



傳世 藏書

子庫
道典

太平經合校 真誥
道教義樞 養性延命錄
道樞 修真十書等 11 种



杰群简辉两栋平卿章
 英先志秋良宪云友
 王邓刘季余张徐彭瞿
 萍平果林金宏荣威生
 学青光振文
 王牛刘杜余张秦巢滕
 山玉龙波山华彪华焰
 岐子一文锡光新
 王甘任纪杨张胡屠薛
 英冰人林之保霖雄震
 光雪立书牧天春蜀德
 王王朱邵杨张易龚薛
 贤良俭斌岱铃辑璋矩
 文根学会汝镇宝
 王王吕汧杨宋罗黄赫
 林育孝滨泉文华泽峰
 茂德玉延正木伯庆德
 王王史许杨宋周曹曾
 叔云玉强信森林纯平
 国紫期志仲树伯
 万王田毕吴辛周曹鲁
 湛捷之群航会国华青
 永辅润立早雄爱德志
 于王田安李辛邹唐程
 先宏木雪强江之龙远
 友厚忠自业满文思
 于王田江李辛陈高程
 生明赫兰军斌康光明萍
 燕松淑素维明前治
 丁王布刘李何张高栗梁

马 昇 马 昕 许前飞 孙晓光 刘家琛 李 健 吴邦海
尉 璇 兵 南 英 郑小虎 傅 阳 曾梅涛

季羨林

张岱年 徐 复 王利器 钱伯城 戴文葆

王元化 王利器 汤声闾 李国钧 李国章 李学勤 欧阳琦 全泳三 赵悦 王赵国璋 王葆仁 汤姚北 李徐中 李郭玉 李郭豫 李章培 章恒 欧博璇 琦琮 全袁 泳沛 三然 悦同 悦贤

主任委员

林 坚 刘 波

李 征 汤世生 尚选玉 刘玉亭

张新奇 张自文

王宋	兵一木	连生	王沈	许沈	惠敏	试特	何张	文军	炯洲	李五	洁晓	李张	杨立	儒中	李陈	财平	林华	李长	兴安	李海	燕林	会小	平尤	
宋洪	赵林	胡祖	才	胡	健	高	荣	海	傅	强	鲁	可	贵	瞿	勇		兵	黄	之	汉	成	果	彭	振

丁放鳴 劉萬利 許磊立 宋小平 宗賢武 崔華偉

王劉尤 劉文曉 孫何義 何張重

王劉水 劉智深 孫清湖 何榮水 胡德寧

文劉中 蘇沈平 智頌彭

貞凡克 克華平 哲瑛

盧劉李 固沙羅 丹作雷 國薛

龍堂慧 仁固金 堂泰琳 健

史麗娜 劉李世 侯詹

石武忠 劉曉雙 李代和 陳毅山 蔡永生

馮劉李 劉李陳 徐蔡

玲薊柳 小春華 如

朱劉連 林黃 裴

廣吉衛 尤瑛 平

軍森東 熙瑛 平

任齊吳 林曹 譚

剛清青 欽平 輝

迪曼侃 倪時 源

《传世藏书·子库·道典》

主 编

王 平

整理人员

王 卡 王 明 王书献 卢仁龙 卢国龙 安 然
李 砚 李 睿 沈 峰 陈 明 范君恩 欧阳雪梅

责任编辑

何清湖 蔡铁如 朱海燕 刘佑平

责任校对

王 佳 王 欢 刘惠玲 杨 芳 仇 辉 罗剑婷
彭 安 李启梅 蔡艳红 刘海英 肖政纯 车亚明
匡小勇 陈敬华 谭 敏 张拥军 欧元春 宋建勋
王 蕾 宋 艳 吴立萱 田艳梅 陆辉英

《传世藏书》出版告白

有一些人,年龄不一,职业各异,因为读过书,喜欢书,还想今后自己有书读、多读书,又想后世子孙有书读、多读书,所以凑到一起,四处奔走,筹得巨资,辛苦劳顿,出版了这部《传世藏书》。

这些人都是痴人。

常感叹中华何伟,典藏何巨!然历代典藏多为御藏、官藏,读之不易,借之尤难。

常痛惜国运多故,战乱频仍,历朝那么多好书毁于一旦,让后人只知其名,不见其文!

这些人忽发痴想:若将先秦至清末的传世之作汇为一书,变官藏为民藏,让天下爱书的黎民,足不出户,随时可读、可翻、可查,可浏览,岂不是很好!

皇帝虽贵,只是一人,黎民虽贱,人数却众,若有人祸天灾,毁书几部,无碍珍籍传世。很好。

中华寻常百姓之家,酒柜小而书柜大。很好。

上有书读,下有书读,上虽智而下不愚。很好。很好。

这些人都是蠢人。

商海潮大,人心不古,筹得到钱,不从商,不炒卖,不奢华,而潜心印书,不可谓不蠢。

印行《传世藏书》,本可取影印之巧,出了错是原书的,不背骂名。有巧不取,排印古籍,错漏难免,白纸黑字,无从推委,不可谓不蠢。

不竖排而横排,不繁体而简体,如此决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烦,平添了千百倍工作量,不可谓不蠢。

然而,蠢人却有倔想法:这般为难自己,图的只是简简单单几个字——给后世读书人行个方便。

人何其小，事何其大。行方便不易。行方便不易。个中艰辛，难以言状。

好在痴蠢之人，自有痴蠢之法。其法有四：

一是不怕难。

总编季羨林先生有言：要办事，便有难，若人人取巧怕难，社会何以发展！

此言时时在耳，纵知难，也不退。

二是不偷懒。

少娱乐，多做事，少贪睡，多做事，少闲适，多做事。数年下来，无白发的，添了白发，有白发的，多了白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是不泄气。

一本书，标点了，校勘了，编辑了，校对了，忽因电脑或别的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前功尽弃。令辛苦人欲哭无泪，一切从头来。此为常事。

四是不讳过。

因其事大，因其参与人多，错漏必有，欢迎批评，欢迎指正，欢迎挑剔。这些人将修订，改正，再修订，再改正。唯如此，才能真正给后世读书人行方便。

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

特此告白。

传世藏书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五年春节

编纂总例

一 《传世藏书》旨在系统地汇集中国历代文化要籍，是一套面向千家万户广大读者的大型文库。

二 全书选收先秦至清末要籍1000种，约2.5亿字。其选书原则是：

1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传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作为收录重点。

2 注意所收作品的系统完整性，一般不收严重残缺的作品。

3 除了经书和某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注疏之外，一般只收著作原文。

三 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库，每库之下分若干部类。

四 全书广泛吸收古籍整理研究成果，选择内容较完整、错误较少、校勘较精的版本作为底本，不追求孤本或最早的本子。在确定底本的基础上选择一或二种较好的版本作参校。对参校本择善而从。校勘时只校是非，不校异同。改字不加增删符号，只在校记中说明。

五 全书采取新式标点。以一九九〇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共同修订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依据，参照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制定的古籍点校通例进行。

六 全书采取横排简化字。文字以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人名、地名、书籍名，一般用简化字，但可能引起误解的，仍保留原著中的繁体或异体字。通假字、古体字和古书中习见的异体字，一般不改动，只将冷僻稀见的异体字改为通行的简化字。明显的排印错字、避讳的缺笔都径改。

七 为便于查阅，每书均编制目录。

八 不同要籍的具体整理方式，由各部类主编和点校者根据本总例制定具体点校体例。

《传世藏书·子库·道典》

整理说明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约与佛教同时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但其命运不济,错过大发展的时机,二千年间一直未能超过佛教。为了弘扬教义并与外来佛教抗衡,道教徒们曾不遗余力收罗和撰集本教典籍,终于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经籍总汇《道藏》。但道书内容芜杂,又缺乏整理研究,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在怀有偏见的儒家学者看来,这样庞杂的道书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所以,历代学人对《道藏》极少问津。

实际上,道教与儒教、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鼎足而立,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支柱之一。就其对民间社会和生活的影响而言,道教浸淫乎犹有凌驾儒释二教之势,故鲁迅先生断言: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已认识到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对以《道藏》为主的道教典籍做了一些整理工作,但仍然难以满足各界读者的需要。为了弘扬这一文化遗产,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道教,我们特编纂整理了这部书。兹将有关整理情况说明如下:

一 本书共收道书十一种,二百四十万言,基本上涵盖了古代道书的主要类别。最重要的经书《道德经》《抱朴子》等已收入《传世藏书·子库·诸子》,此未予重收。入选的十一种典籍均系全文照录,横排,新式标点。

二 选书时注重宗教的整体性,既收教理教义类经典,也收修炼方术类著述,使读者对道教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三 所收诸书按类别排列,同类之内按年代排列。

四 每种书前皆撰有提要,简略介绍该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及版本情况等,以便于读者使用。

五 为方便读者,特于书末设存目提要,共介绍重要道书 88 种。此 88 种加上本书所收 11 种,凡 99 种,基本上囊括了我国道教典籍的优秀之作。

六 每种书均选择较佳版本为底本,另选择一或二种较好的版本校勘。古今校勘成果,均参考酌采。

七 校勘遵循下列原则:

1 凡日曰淆乱,己巳已混同,戊戌戌不分,显系误刻而不见字书的字,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2 凡底本误他本不误者,据他本改正,并出校记。脱衍倒文,亦作同样处理。

3 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改后出校记说明。

4 校语力求简明,只校是非,不校异同。

八 每书所编目录,一般与原书目录一致。如目录与正文有出入,则据正文改正。有些书原不分卷次,为阅读方便,我们做了分卷处理,并出校记予以说明。

九 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化字,但可能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用字,仍旧。习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仍保持原貌。

《传世藏书·子库·道典》编委会
一九九六年三月

总 目 录

一 太平经合校	1
二 真诰	243
三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	357
四 道教义枢	381
五 养性延命录	409
六 道枢	419
七 修真十书	593
八 庚道集	839
九 中和集	897
一〇 历代真仙体道通鉴	939
一一 太上感应篇	1263
一二 存目提要(88种)	1365

提 要 《太平经》约成书于后汉，撰人不详。为早期道典的代表作。

全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现杂语。”（范曄）上承老子之遗教，下受当时图谶、神仙方术的影响，大部分篇幅是宣扬有神论、宗教唯心论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但其中一些篇幅也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和正确的观点，对后世张角、张鲁等有所启发。

据范曄《后汉书·襄楷传》称，《太平经》为于吉所得神书，号《太平清领书》，此经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一十七卷，共一百七十卷。现存只有明《道藏》的一个本子，甲乙辛壬癸五部完全遗失，其它几部各亡佚若干卷，仅残存五十七卷。《道藏》里有《太平经钞》，是唐人节录《太平经》而成甲乙丙丁等十部，每部一卷，共十卷。这是现今可以校补《太平经》的卷帙较多的唯一别本。王明先生根据《太平经》残存本、《太平经钞》及其它二十七种引书加以校、补、附、存，编辑成《太平经合校》，基本上恢复一百七十卷的面貌，成为海内外的通行本。此次整理，即以王明所编《太平经合校》本为底本，仍以《太平经合校》为书名，收录其正文部分，分段、标点进行适当调改，个别删、补或改动之处，出示校记。

太平经合校目录

卷一至十七		兴善止恶法第四十三 17
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辅历纪岁次平		
气去来兆候贤圣功行种民定法本起		
..... 7		
卷十八至三十四		卷三十六
合阴阳顺道法..... 9		守三实法第四十四..... 18
录身正神法..... 9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19
修一却邪法..... 10		事死不得过生法第四十六..... 20
以乐却灾法..... 10		
调神灵法..... 10		卷三十七
守一明法..... 11		试文书大信法第四十七..... 21
行道有优劣法..... 11		五事解承负法第四十八..... 22
名为神诀书..... 11		
和三气兴帝王法..... 11		卷三十八
安乐王者法..... 12		师策文..... 23
悬象还神法..... 12		
解承负诀..... 12		卷三十九
阙题..... 13		解师策书诀第五十..... 23
阙题..... 13		真券诀第五十一..... 25
卷三十五		卷四十
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 14		努力为善法第五十二..... 25
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 16		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 26
		乐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 27
		卷四十一

件古文名书诀第五十五.....	28	校文邪正法第七十八.....	58
卷四十二		卷五十二	
九天消先王灾法第五十六.....	30	胞胎阴阳规矩正行消恶图.....	60
验道真伪诀第五十七.....	31	卷五十三	
四行本末诀第五十八.....	31	分别四治法第七十九.....	60
卷四十三		卷五十四	
大小谏正法第五十九.....	32	使能无争讼法第八十一.....	62
卷四十四		卷五十五	
案书明刑德法第六十.....	34	力行博学诀第八十二.....	63
卷四十五		知盛衰还年寿法第八十三.....	64
起土出书诀第六十一.....	36	卷五十六至六十四	
卷四十六		阙题.....	64
道无价却夷狄法第六十二.....	40	阙题.....	65
卷四十七		阙题.....	66
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六十三.....	41	阙题.....	66
服人以道不以威诀第六十四.....	45	阙题.....	67
卷四十八		阙题.....	67
三合相通诀第六十五.....	46	卷六十五	
卷四十九		断金兵法第九十九.....	68
急学真法第六十六.....	49	王者赐下法第一百.....	69
卷五十		兴衰由人诀第一百一.....	70
去邪文飞明古诀第六十七.....	52	卷六十六	
移行试验类相应占诀第六十八.....	53	三五优劣诀第一百二.....	71
丹明耀御邪诀第六十九.....	53	卷六十七	
草木方诀第七十.....	54	六罪十治诀第一百三.....	73
生物方诀第七十一.....	54	卷六十八	
去浮华诀第七十二.....	54	戒六子诀第一百四.....	78
天文记诀第七十三.....	55	卷六十九	
灸刺诀第七十四.....	56	天爻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	79
神祝文诀第七十五.....	56	卷七十	
葬宅诀第七十六.....	56	学者得失诀第一百六.....	83
诸乐古文是非诀第七十七.....	57	卷七十一	
卷五十一			

真道九首得失文诀第一百七	84
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第一百八	85

卷七十二

斋戒思神救死诀第一百九	86
不用大言无效诀第一百一十	88
五神所持诀第一百一十一	89

卷七十三至八十五

阙题	89
阙题	90
阙题	90
阙题	91
阙题	92
阙题	92
阙题	92
阙题	93

卷八十六

来善集三道文书诀一百二十七	93
---------------	----

卷八十七

长存符图第一百二十八	98
------------	----

卷八十八

作来善宅法第一百二十九	98
-------------	----

卷八十九

八卦还精念文第一百三十	100
-------------	-----

卷九十

冤流灾求奇方诀第一百三十一	101
---------------	-----

卷九十一

拘校三古文法第一百三十二	103
--------------	-----

卷九十二

三光蚀诀第一百三十三	108
万二千国始火始气诀第一百三十四	109
火气正神道诀第一百三十五	112
洞极上平气无虫重复字诀第一百三十六	112

卷九十三

方药厌固相治诀第一百三十七	113
阳尊阴卑诀第一百三十八	114
国不可胜数诀第一百三十九	115
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诀第一百四十	118
效言不效行致灾诀第一百四十一	119

卷九十四至九十五

阙题	119
----	-----

卷九十六

六极六竟孝顺忠诀第一百五十一	120
守一人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121
忍辱象天地至诚与神相应大戒第一百五十三	125

卷九十七

妒道不传处士助化诀第一百五十四	127
事师如事父言当成法诀第一百五十五	129

卷九十八

神司人守本阴祐诀第一百五十六	129
为道败成戒第一百五十七	130
核文寿长诀第一百五十八	132
男女反形诀第一百五十九	132
包天裹地守气不绝诀第一百六十	133
署置官得失诀第一百六十一	133

卷九十九

乘云驾龙图第一百六十二	134
-------------	-----

卷一百

东壁图第一百六十三	134
-----------	-----

卷一百一

西壁图第一百六十四	134
-----------	-----

卷一百二

神人自序出书图服色诀第一百六十五	135
位次传文闭绝即病诀第一百六十六	135

经文部数所应诀第一百六十七 136

卷一百三

虚无无为自然图道毕成诀第一百六十八
..... 138

卷一百四

兴上除害复文第一百六十九 140

卷一百五

令尊者无忧复文第一百七十 150

卷一百六

德行吉昌复文第一百七十一 159

卷一百七

神祐复文第一百七十二 168

卷一百八

要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三 176

瑞议训诀第一百七十四 177

忠孝上异闻诀第一百七十五 177

灾病证书欲藏诀第一百七十六 177

卷一百九

两手策字要记第一百七十七 178

四吉四凶诀第一百七十八 179

卷一百十

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第一百七十九
..... 179

卷一百十一

大圣上章诀第一百八十 184

有德人禄命诀第一百八十一 185

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第一百八十二
..... 186

有知人思慕与大神相见诀第一百八十三
..... 188

有心之人积行补真诀第一百八十四
..... 189

卷一百十二

贪财色灾及胞中诀第一百八十五 189

七十二色死尸诀第一百八十六 191

写书不用徒自苦诀第一百八十七 192

有过死谪作河梁诀第一百八十八 193

衣履欲好诀第一百八十九 194

不忘诫长得福诀第一百九十 195

卷一百十三

乐怒吉凶诀第一百九十一 196

卷一百十四

某诀第一百九十二 197

九君太上亲诀第一百九十三 198

不孝不可久生诀第一百九十四 199

见诫不触恶诀第一百九十五 200

不可不祠诀第一百九十六 201

天报信成神诀第一百九十七 202

有功天君敕进诀第一百九十八 203

不用书言命不全诀第一百九十九 204

大寿诀第二百 205

病归天有费诀第二百一 206

不承天书言病当解谪诀第二百二 207

为父母不易诀第二百三 208

卷一百十五至一百十六

某诀第二百四 209

阙题 213

阙题 214

卷一百十七

天乐得善人文付火君诀第二百七 215

天咎四人辱道诀第二百八 216

卷一百十八

禁烧山林诀第二百九 219

烧下田草诀第二百一十 220

天神考过拘校三合诀第二百一十一
..... 220

卷一百十九

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第二百一十二
..... 221

道祐三人诀第二百一十三 222

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 223

卷一百三十七至一百五十三 ...	229	王者无忧法	236
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		还神邪自消法	237
神人真人圣人贤人白占可行是与非法		和合阴阳法	237
.....	234	令人寿治平法	237
以自防却不祥法	235	七事解迷法	237
盛身却灾法	235	救四海知优劣法	237
分别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	235	是神去留效道法	238
通神度世厄法	236	救迷辅帝王法	238
贤不肖自知法	236	附 录	
利尊上延命法	236	太平经佚文	238
		太平经复文序	241

太平经合校卷一至十七^{〔1〕} 甲部不分卷

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辅历纪岁次、 平气去来、兆候贤圣、功行种民、定法本起

问曰：“三统转轮，有去有来，民必有主，姓字可得知乎？”“善哉！子何为复问此乎？”“明师难遭，良时易过，不胜喁喁，愿欲请闻。愚闇冒昧，过厚惧深。”

“噫！非过也。天使子问，以开后人，今悟者识正，去伪得真。吾欲不言，恐天悒悒，乱不时平。行安坐，当为子道之，自当了然，无有疑也。”

昔之天地与今天地，有始有终，同无异矣。初善后恶，中间兴衰，一成一败。阳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则大坏。天地混齏，人物糜溃，唯积善者免之，长为种民。种民智识，尚有差降，未同渎一，犹须师君。君圣师明，教化不死，积炼成圣，故号种民。种民，圣贤长生之类也。

长生大主，号太平真正太一妙气、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姓李，是高上太之胄，玉皇虚无之胤，玄元帝君时太皇十五年，太岁丙子兆气，皇平元年甲申成形，上和七年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卯时，刑德相制，直合之辰，育于北玄玉国、天冈灵境、人鸟阁蓬莱山中、李谷之间。

有上玄虚生之母，九玄之房，处在谷阴。玄虚母之始孕，梦玄云日月缠其形，六气之电动其神，乃冥感阳道，遂怀胎真人。既诞之旦，有三日出东方。既育之后，有九龙吐水。故因灵谷而氏族，用曜景为名字。

厥年三岁，体道凝真，言成金华。五岁，常仰日欣笑，对月吟叹。上观阳气之焕赫，下睹阴道以亏残。于是敛魂和魄，守胎宝神，录精填血，固液凝筋。七岁，乃学吞光服霞，咀嚼日根。

行年二七，而有金姿玉颜，弃俗离情，拥化救世，精感太素，受教三元，习以三洞，业以九方。三七之岁，以孤栖挫锐。四七之岁，以伉会和光。五七之岁，流布玄津，功德遐畅。

六七之岁，受书为后圣帝君，与前天得道为帝君者，同无异也。受记在今，故号后圣，前圣后圣，其道一焉。上升上清之殿，中游太极之宫，下治十方之天，封掌亿万兆庶，监察诸天河海，地源山林，无不仰从。总领九重十叠，故号九玄也。

七十之岁，定无极之寿，适隐显之宜，删不死之术，撰长生之方。宝经符图，三古妙法，秘之玉函，侍以神吏，传受有科，行藏有候，垂谟立典，施之种民。不能行者，非种民也。

今天地开辟，淳风稍远，皇平气隐，灾厉横流。上皇之后，三五以来，兵疫水火，更互竞兴，皆由亿兆，心邪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肆凶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长少，贵贱乱离，致二仪失序，七曜违经，三才变异，妖讹纷纶。神鬼交伤，人物凋丧，眚祸荐至，不悟不悛，万毒恣行，不可胜数。

大恶有四：兵、病、水、火。阳九一周，阴孤盛则水溢；百六一匝，阳偏兴则火起。自尧以前，不复须述，从唐以后，今略陈之，宜谛忆识，急营防避。

尧水之后，汤火为灾，此后遍地小小水火，罪重随招，非大阳九大百六也。大九六中，必有大小甲申。甲申为期，鬼对人也。灾有重轻，罪福厚薄，年地既异，推移不同。中人之中，依期自至。中之上下，可上可下，上下进退，升降无定。为恶则促，为善则延。未能

精进，不能得道。正可申期，随功多少。是以百六阳九，或先或后，常数大历，准拟浅深。

计唐时丁亥后，又四十有六，前后中间，甲申之岁，是小甲申，兵病及火，更互为灾，未大水也。小水遍冲，年地稍甚。又五十五，丁亥，前后中间，有甲申之年。是大甲申三灾俱行，又大水荡之也。凡大小甲申之至也，除凶民，度善人，善人为种民，凶民为混裔。未至少时，众妖纵横互起，疫毒冲其上，兵火绕其下，洪水出无定方，凶恶以次沉没。此时十五年，中，远至三十年内，岁灾剧，贤圣隐沦。大道神人更遣真仙上士，出经行化，委曲导之，劝上励下，从者为种民，不从者沉没，沉没成混裔，凶恶皆荡尽。种民上善，十分余一。中下善者，天灭半余，余半滋长日兴，须圣君、明师、大臣于是降现。

小甲申之后，壬申之前，小甲申之君圣贤，严明仁慈，无害理乱，延年长寿，精学可得神仙，不能深学太平之经，不能久行太平之事。太平少时姓名，不可定也。行之司命注青录，不可司录记黑文。黑文者死，青录者生。生死名簿，在天明堂。天道无亲，唯善是与。善者修行太平，成太平也。成小太平，与大太平君合德。

大太平君定姓名者，李君也。以壬辰之年三月六日，显然出世。乘三素景舆，从飞辇万龙。举善者为种民，学者为仙官，设科立典，奖善杜恶，防遏罪根，督进福业之人。不怠而精进，得成神真，与帝合德；懈退陷恶，恶相日籍，充后裔混也。至士高士，智慧明达，了然无疑，勤加精进，存习帝训，忆识大神君之辅相，皆无敢忘。圣君明辅，灵官祐人，自得不死，永为种民，升为仙真之官，遂登后圣之位矣。

后圣李君太师姓彭，君学道在李君前，位为太微左真，人皇时保皇道君并常命封授兆民，为李君太师，治在太微北塘宫灵上光台，二千五百年转易名字，展转太虚，周旋八冥，上至无上，下至无下，真官希有得见其光颜者矣。

后圣李君上相方诸宫青童君。

后圣李君上保太丹宫南极元君。

后圣李君上傳白山宫太素真君。

后圣李君上宰西城宫总真王君。

右五人，一师四辅，辅者，父也，扶也。尊之如父，持之得行，总号为辅。分而别之，左辅右弼，前疑后承。承者，发言举事，拾遗充足，制断宣扬，即是宰也。疑者，向思未得，启发成明，即是傅也。弼者，必定犹预，即是保也，扶君顺师，周匝入道，即是相也。四五占候，俱详可否，赞弘正化，总曰辅师。

闲居之时，前向有疑，问之傅。后顾虑遗，问之承。右有所昧，问之弼。左有未明，问之辅。谘询四辅，相保傅宰，成功在师，不可阙也。圣帝垂范，使后遵行。入有保，保用事也，阴属右，静宝真也。出有师，师用事也，阳属左，动归寂也。至此最难。故略辅相而言师也。望有傅，傅在前，敷说议趣也。顾有宰，宰在后，决断是非也。其余公卿有司仙真圣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亿倍也。常使二十四真人，密教有心之子，皆隶方诸上相，不可具说，但谛存其大，自究其小也。”“善哉！今日问疑，更闻命矣。”

问曰：“李君何所常行，而得此高真？太师四辅学业可闻乎？”“善哉！子为愚者，迷不信道，学不坚固，进退失常，堕卑贱苦，故勤勤问之乎？今为子说之。夫无始中来，积行久久，一善一恶，不可具言，言之无益。今取近所行，得成高贵者，《灵书紫文》为要。东华玉保高晨师青童大君，清斋寒灵丹殿，黄房之内，三年，上诣上清金阙。金阙有四天帝，太平道君处其左右。居太空琼台洞真之殿、平玉之房、金华之内，侍女众真五万人。

毒龙电虎，覆天之狩，罗毒作态，备门抱关。巨蚪千寻，卫于墙堦。飞龙奔雀，溟鹏异鸟，叩啄奋爪，陈于广庭。天威焕赫，流光八朗，风鼓玄旌，回舞旄盖；玉树敷音，琳枝自籁；众吹灵歌，凤鸣玄泰；神妃合唱，麟舞鸾近；天钧八响，九和百会。

青童匍匐而前，请受《灵书紫文》、口口传诀在经者二十有四：一者真记谛，冥诸忆；

二者仙忌详存无忘；三者采飞根，吞日精；四者服开明灵符；五者服月华；六者服阴生符；七者拘三魂；八者制七魄；九者佩皇象符；十者服华丹；十一者服黄水；十二者服回水；十三者食环刚；十四者食凤脑；十五者食松梨；十六者食李枣；十七者服水汤；十八者镇白银紫金；十九者服云腴；二十者作白银紫金；二十一者作镇；二十二者食竹笋；二十三者食鸿脯；二十四者佩五神符。

备此二十四，变化无穷，超凌三界之外，游浪六合之中，灾害不能伤，魔邪不敢难，皆自降伏，位极道宗，恩流一切，幽显荷赖，不信不从，不知不见，自是任闇，永与道乖，涂炭凶毒，烦恼混噩，大慈悲念，无可奈何，哀哉！有志之士，早计早计，无负今言。”曰：“善哉！善哉！今日问疑，更闻命矣。”

甲部第一云：“学士习用其书，寻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为主。”

甲部第一又云：“诵吾书，灾害不起，此古贤圣所以候得失之文也。”又云：“书有三等，一曰神道书，二曰核事文，三曰浮华记。神道书者，精一不离，实守本根，与阴阳合，与神同门。核事文者，核事异同，疑误不失。浮华记者，离本已远，错乱不可常用，时时可记，故名浮华记也。”

又云：“澄清大乱，功高德正，故号太平。若此法流行，即是太平之时。故此经云，应感而现，事已即藏。”又云：“圣主为治，谨用兹文；凡君在位，轻忽斯典。”

〔1〕《太平经合校》在卷末原据道士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九引《太平部》第八《老子传授经戒仪注诀》，存录备考文。今已知《太平部》系《太玄部》之误，故删。

太平经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 乙部不分卷

合阴阳顺道法

还年不老，大道将还，人年皆将候验。瞑目还自视，正白彬彬。若且向旦时，身为安著席。若居温蒸中，于此时，筋骨不欲见动，口不欲言语。每屈伸者益快意，心中忻忻，有混润之意，鼻中通风，口中生甘，是其候也。

故顺天地者，其治长久。顺四时者，其王日兴。道无奇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详思此意，与道合同。

录身正神法

天之使道生人也，且受一法一身，七纵横阴阳，半阴半阳，乃能相成。故上者象阳，下者法阴，左法阳，右法阴。阳者好生，阴者好杀，阳者为道，阴者为刑。阳者为善，阳神助之；阴者为恶，阴神助之。积善不止，道福起，令人日吉。

阳处首，阴处足，故君贵道德，下刑罚，取法于此。小人反下道德，上刑罚，亦取法于此，故人乃道之根柄，神之长也。当知其意，善自持养之，可得寿老。不善养身，为诸神所咎。神叛人去，身安得善乎？

为善不敢失绳纆，不敢自欺。为善亦神自知之，恶亦神自知之，非为他神，乃身中神也。夫言语自从心腹中出，傍人反得知之，是身中神告也。故端神靖身，乃治之本也，寿之征也。无为之事，从是兴也，先学其身，以知吉凶，是故贤圣明者，但学其身，不学他人，深思道意，故能太平也。君子得之以兴，小人行之以倾。

修一却邪法

天地开辟贵本根，乃气之元也。欲致太平，念本根也，不思其根，名大烦，举事不得，灾并来也。此非人过也，失根基也。离本求末，祸不治，故当深思之。

夫一者，乃道之根也，气之始也，命之所系属，众心之主也。当欲知其实，在中央为根，命之府也。故当深知之，归仁归贤使之行。

人之根处内，枝叶在外，令守一皆使还其外，急使治其内，追其远，治其近。守一者，天神助之。守二者，地神助之。守三者，人鬼助之。四五者，物祐助之。故守一者延命，二者与凶为期。三者为乱治，守四五者祸日来。深思其意，谓之知道。

故头之一者，顶也；七正之一者，目也；腹之一者，脐也；脉之一者，气也；五藏之一者，心也；四肢之一者，手足心也；骨之一者，脊也；肉之一者，肠胃也。能坚守，知其道意，得道者令人仁，失道者令人贪。

以乐却灾法

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夫乐于道何为者也？乐乃可和合阴阳，凡事默作也，使人得道本也。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蛟行乐，则不相伤害；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故乐者，天地之善气精为之，以致神明。故静以生光明，光明所以候神也。能通神明，有以道为邻，且得长生久存。

夫求道常苦，不能还其心念，今移风易俗，趋其心指，谁复与之争者？太平乐乃从宫中出邪？固以清靖国，安身入道，夷狄却，神瑞应来。

悬象还，凶神往。夫人神乃生内，返游于外，游不以时，还为身害，即能追之以还，自治不败也。追之如何？使空室内傍无人，画像随其藏色，与四时气相应，悬之窗光之中而思之。上有藏象，下有十乡，卧即念，以近悬象，思之不止，五藏神能报二十四时气，五行神且来救助之。万疾皆愈。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为法，随四时转移。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黄童子十二。二十五神人真入共是道德，正行法，阳变于阴，阴变于阳，阴阳相得，道乃可行。

天须地乃有所生，地须天乃有所成。春夏须秋冬，昼须夜，君须臣，乃能成治。臣须君，乃能行其事。故甲须乙，子须丑，皆相成。作道治正，当如天行，不与人相应，皆为逆天道。比若东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归之，因得其道，鲸鱼出其中，明月珠生焉，是其得道之效也。

道人聚者，必得延年奇方出，大瑞应之。众贤聚，致治平。众文聚，则治小乱。五兵聚，其治大败。君宜守道，臣宜守德，道之与德，若衣之表里。

天不广，不能包含万物。万物皆半好半恶，皆令忍之。人君象之，次皇后后宫之象也。此二者，慈爱父母之法也。故父母养子，善者爱之，恶者怜之，然后能和调家道。日象人君，月象大臣，星象百官众贤，共照万物和生。故清者著天，浊者著地，中和著人。

调神灵法

吾欲使天下万神和亲，不复妄行害人，天地长悦，百神皆喜，令人无所苦，帝王得天之力，举事有福，岂可间哉？

故圣人能守道，清静之时旦食，诸神皆呼与语言，比若今人呼客耳。百神自言为天吏、为天使，群精为地吏、为地使，百鬼为中和使。此三者，阴阳中和之使也，助天地为理，共兴利帝王。

守一明法

守一明之法，长寿之根也，万神可祖，出光明之门。守一精明之时，若火始生时，急守之勿失。始正赤，终正白，久久正青，洞明绝远复远，还以治一，内无不明也。百病除去，守之不懈，可谓万岁之术也。守一明之法，明有日出之光，日中之明，此第一善得天之寿也，安居闲处，万世无失。守一时之法，行道优劣。

夫道何等也？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气无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气。不缘道而生自然者，乃万物之自然也，不行道，不能包裹天地，各得其所，能使高者不知危。

天行道，昼夜不懈，疾于风雨。尚恐失道意，况王者乎？三光行道不懈，故著于天而照八极，失道光灭矣。王者百官，万物相应，众生同居，五星察其过失。王者复德，德星往守之。行武，武星往守之。行柔，柔星往守之。行强，强星往守之。行信，信星往守之。相去远，应之近。天人一体可不慎哉！

行道有优劣法

春王当温，夏王当暑，秋王当凉，冬王当寒，是王德也。夫王气与帝王气相通，相气与宰辅相应，微气与小吏相应，休气与后官相同，废气与民相应，刑死囚气与狱罪人相应，以类遥相感动。

其道也，王气不来，王恩不得施也。古者圣王以是思道，故得失之象，详察其意。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天地为灾异。夫王者静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长生自养，和合夫妇之道。阴阳俱得其所，天地为安。天与帝王相去万万余里，反与道相应，岂不神哉？

名为神诀书

元气自然，共为天地之性也。六合八方悦喜，则善应矣；不悦喜，则恶应矣。状类景象其形、响和其声也。太阴、太阳、中和三气，共为理，更相感动，人为枢机，故当深知之。皆知重其命，养其躯，即知尊其上，爱其下，乐生恶死，三气以悦喜，共为太和，乃应并出也。但聚众贤，唯思长寿之道，乃安其上，为国宝器。能养其性，即能养其民。

夫天无私祐，祐之有信。夫神无私亲，善人为效。一身之中，能为贤，能为神，能为不肖，其何故也？误也，神灵露也。故守一之道，养其性，在学之也。众中多瑞应者，信人也；无瑞应者，行误人也，占而是非即可知矣。夫斤两所察，人情也。天之照人，与镜无异。审详此意，与天同愿，与真神为其安，得不吉哉？

成事□□，不失铢分，欲得天地中和意。故天地调则万物安，县官平则万民治。故纯行阳，则地不肯尽成；纯行阴，则天不肯尽生。当合三统，阴阳相得，乃和在中也。古者圣人治致太平，皆求天地中和之心，一气不通，百事乖错。

和三气兴帝王法

通天地中和谭，顺大业，和三气游，王者使无事，贤人悉出，辅兴帝王，天大喜。

真人问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岂可闻邪？”神人言：“但大顺天地，不失铢分，立致太平，瑞应并兴。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当腹心，不失铢分，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

故男者象天，故心念在女也，是天使人之明效也。臣者为地通谭，地者常欲上行，与天合心，故万物生出地，即上向而不止，云气靡天而成雨，故忠臣忧常在上，汲汲不忘其

君，此地使之明效也。民者主为中和潭，中和者，主调和万物者也。中和为赤子，子者乃因父母而生，其命属父，其统在上托生于母，故冤则想君父也。此三乃夫妇父子之象也。宜当相通辞语，并力共忧，则三气合并为太和也。太和即出太平之气。断绝此三气，一气绝不达，太和不至，太平不出，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

人君，天也，其恩施不下，至物无由生，人不得延年。人君之心不畅达，天心不得通于下，妻子不得君父之救，为逆家也。臣气不得达，地气不得成，忠臣何从得助明王为治哉？伤地之心，寡妇在室，常苦悲伤，良臣无从得前也。民气不上达，和气何从得兴？中和乃当和帝王治，调万物者，各当得治。今三气不善相通，太平安得成哉？”

安乐王者法

君者当以道德化万物，令各得其所也。不能变化万物，不能称君也。比若一夫一妇，共生一子，则称为人父母。亦一家之象，无可生子，何名为父母乎？故不能化生万物者，不得称为人父母也。故火能化五行自与五，故得称君象也。本性和而专，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坚刚，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坚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温。火自与五行同，又能变化无常，其性动而上行。阴顺于阳，臣顺于君，又得照察明彻，分别是非，故得称君，其余不能也。土者不即化，久久即化，故称后土。三者佐职，臣象也。

道无所不能化，故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无柱而立，万物无动类而生。遂及其后，世相传，言有类也。比若地上生草木，岂有类也，是元气守道而生如此矣。自然守道而行，万物皆得其所矣。天守道而行，即称神而无方。上象人君父，无所不能制化，实得道意。地守道而行，五方合中央，万物归焉。三光守道而行，即无所不照察。雷电守道而行，故能感动天下，乘气而往来。四时五行守道而行，故能变化万物，使其有常也。阴阳雌雄守道而行，故能世相传。凡事无大无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

今日失道，即致大乱。故阳安即万物自生，阴安即万物自成。阴阳治道，教及其臣，化流其民，受命于天，受体于地，受教于师，乃闻天下要道。守根者王，守茎者相，守浮华者善则乱而无常。帝王，天之子也。皇后，地之子也，是天地第一神气也，天地常欲使乐，不得愁苦，怜之如此，天地之心意，气第一者也，故王者愁苦，四时五行气乖错，杀生无常也。

悬象还神法

夫神生于内，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黄童子十二。此男子藏神也，女神亦如此数。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为法。画使好，令人爱之。不能乐禁，即魂神速还。

解承负诀

天地开辟以来，凶气不绝，绝者而后复起，何也？夫寿命，天之重宝也，所以私有德，不可伪致。欲知其宝，乃天地六合八远万物，都得无所冤结，悉大喜，乃得增寿也。一事不悦，辄有伤死亡者。

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厌，囹圄其先人流恶承负之灾，中世灭绝无后，诚冤哉。承负者，天有三部，帝王三万岁相流，臣承负三千岁，民三百岁。皆承负相及，一伏一起，随人政衰盛不绝。今能法此，以天上皇治而断绝，深思之而

勿忘。

凡人有三寿，应三气，太阳、太阴、中和之命也。上寿一百二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百二十者应天，大历一岁竟终天地界也。八十者应阴阳，分别八偶等应地，分别应地，分别万物，死者去，生者留。六十者应中和气，得六月遁卦。遁者，逃亡也，故主死生之会也。如行善不止，过此寿谓之度世。行恶不止，不及三寿，皆夭也。

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谓之无辜承负先人之过。多头疾者，天气不悦也；多足疾者，地气不悦也；多五内疾者，是五行气战也；多病四肢者，四时气不和也；多病聋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热者，阴阳气忿争也；多病悞乱者，万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灵怒也；多病温而死者，太阳气杀也；多病寒死者，太阴气害也；多病卒死者，刑气太急也；多病气胀或少气者，八节乖错也。

今天地阴阳，内独尽失其所，故病害万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无常，盗贼数起，反更急其刑罚，或增之重益纷纷，连结不解，民皆上呼天，县官治乖乱，失节无常，万物失伤，上感动苍天，三光勃乱多变，列星乱行。故与至道，可以救之者也。吾知天意，不欺子也。天威一发，不可禁也，获罪于天，令人夭死。

初天地开辟，自太圣人各通达于一面，诚真知之，不复有疑也。故能各作一大业，令后世修之，无有过误也。故圣人尚各长于一大业，不能必知天道，故各异其德，比若天，而况及人乎！天地各长于一，故天长于高而清明，地长于下而重浊，中和长养万物也，犹不能兼，而况凡人乎！

亥为天地西北极也，巳为天地东南极也，亥寒不以时收闭，来年已反伤。子乃天地之北极也，午为天地之南极也，子今冬不善顺藏，午反承负而亡也。丑乃天地东北极也，未乃天地西南极也，丑不以时且生，六月反被其刑。天地性运，皆如此矣。

今帝王居百里之内，其用道德，仁善万里，百姓蒙其恩，父为慈，子为孝，家足人给，不为邪恶。帝王居内，失其道德，万里之外，民臣失其职，是皆相去远万万里，其由一也。习善言，不若习行于身也。

阙 题

真人问神人：“吾生不知可谓何等而常喜乎？”神人言：“子犹观昔者博大真人邪？所以先生而后老者，以其废邪人，而独好真道，真道常保，而邪者消。凡人尽困穷，而我独长存，即是常喜也。”“昭昭独乐，何忿之哉？”

“卒为不能长生，当奈何？”神人言：“积习近成，思善近生。夫道者，乃无极之经也。前古神人治之，以真人为臣，以治其民，故民不知上之有天子也，而以道自然无为自治。其次真人为治，以仙人为臣，不见其民，时将知有天子也，闻其教敕，而尊其主也。其次仙人为治，以道人为臣，其治学微有刑被，法令彰也，而民心动，而有畏惧，巧诈将生也。其次霸治，不详择其臣，民多冤而乱生焉，去治渐远，去乱渐近，不可复制也。

是故思神致神，思真致真，思仙致仙，思道致道，思智致智。圣人之精思贤人，致贤人之神来祐之；思邪，致愚人之鬼来感之。人可思念，皆有可致，在可思者优劣而已。故上士为君，乃思神真；中士为君，乃心通而多智；下士为君，无可能思，随命可为。”

阙 题

真人问：“何以知帝王思善思恶邪？”神人言：“易言邪！帝王思仁善者，瑞应独为其出，图书独为其生。帝王仁明生于木火，武智生于金水，柔和生土。天之垂象，无误者也。”

真人问：“古者特生之图奇方，谁当得者乎？”“其吏民得之献王者，帝王者时气即为和良，政治益明，道术贤哲出为辅弼之，帝王之道，日强盛矣。夷狄灭息，垂拱而治，刑罚自绝，民无兵革，帝王思善之证，可不知哉？不睹其人，已知之矣。”

真人问：“神人何以能知此乎？”神人言：“以无声致之。君欲仁好生，象天道也；臣欲柔而顺好养，法地道也，即善应出矣。故天地不语而长存，其治独神；神灵不语而长仙，皆以内明而外暗，故为万道之端。夫神灵出入，无有穴窠，清静而无声，安枕而卧，神光自生，安得不吉乐之哉？夫用口多者竭其精，用力多者苦其形，用武多者贼其身，此者凶祸所生也。”

子慎吾之言，不可妄思。思之善或有德，思之恶还自贼，安危之间，相错若发髻。子戒之，无杂思也，夫人失道命即绝，审知道意命可活，勉养子精，无自煎也。学得明师事之，祸乱不得发也。”真人不敢失神人之辞也。

神人言：“夫学者各为其身，不为他人也。故当各自爱而自亲，学道积久，成神真也，与众绝殊，是其言也。”

真人问：“何以知道效乎？”神人曰：“决之于明师，行之于身，身变形易，与神道同门，与真为邻，与神人同户。求之于身，何不睹？患其失道意，反求之四野，索之不得，便至穷老矣，遂离其根，言天下无道也，常独愁苦。离其根，是为大灾，大人失之不能平其治，中上失之乱其君，仁人失之无从为贤，小人失之灭其身。古之贤圣所行，与今同耳；古之小人所穷，亦与今同耳，明证若此。”真人问：“何以知人将兴将衰乎？”神人言：“大人将兴，奇文出，贤者助之为活；家人将兴，求者得生，其子善可知矣。”真人问：“何以致是贤者？”神人言：“皆以思也，精思不止，其事皆来。”“神哉，道之为治，可不力行哉？”神人言：“三纲六纪所以能长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天之寿命，不夺人之愿。木性仁，思仁故致东方，东方主仁。五方皆如斯也。天下之事，各从其类。故帝王思靖，其治亦静，以类召也。古之学者，效之于身；今之学者，反效之于人。古之学者以安身，今之学者浮华文。不积精于身，反积精于文，是为不知其根矣。”

《三洞珠囊》卷一《救导品》引《太平经》第三十三云，真人问曰：“凡入何故数有病乎？”神人答曰：“故肝神去，出游不时还，目无明也；心神去不在，其唇青白也；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也；肾神去不在，其耳聋也；脾神去不在，令人口不知甘也；头神去不在，令人胸冥也；腹神去不在，令人腹中央甚不调，无所能化也；四肢神去，令人不能自移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处也；欲思还神，皆当斋戒，悬象香室中，百病消亡；不斋不戒，精、神不肯还反人也。皆上天共诉人也，所以入病积多，死者不绝。”

《太平经》曰，真人云：“人之精、神，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间也。欲思还精，皆当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斋戒，则精、神不肯返人也，皆上天共诉人，所以人病积多，死者不绝。”

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五 丙部之一

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

“真人前，子连时来学道，实已毕足未邪？”“今天师不复为其说也，以为已足，复见天师言，乃知其有不足也。今意极讫，不知所当复问，唯天师更开示其所不及也。”“行，真人来。天下何者称富足，何者称贫也？”“然，多所有者为富，少所有者为贫。”“然子言是也，又实非也。”

“何谓也？”“今若多邪伪佞盗贼，岂可以为富邪？今若凡人多也，君王少，岂可称贫邪？”“愚暗生见天师有教，不敢不言，不及有过。”“子尚自言不及，俗人安知贫富之处哉？”“今唯天师令弟子之无知，比若婴儿之无知也，须父母教授之，乃后有知也。”

“善哉！子之言也。太谦，亦不失之也。诺。真人自精，为子具言之。富之为言者，乃毕备足也。天以凡物悉生出为富足。故上皇气出，万二千物具生出，名为富足。中皇

物小减,不能备足万二千物,故为小贫。下皇物复少于中皇,为大贫。无瑞应,善物不生,为极下贫。子欲知其大效,实比若田家,无有奇物珍宝,为贫家也。万物不能备足,为极下贫家,此天地之贫也。

万二千物俱出,地养之不中伤,为地富;不而善养令小伤,为地小贫;大伤,为地大贫;善物畏见,伤于地形,而不生至,为下极贫;无珍宝物,万物半伤,为大困贫也;悉伤,为虚空贫家,此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此父母贫极,则子愁贫矣,与王治相应。

是故古者圣王治,能致万二千物,为上富君也;善物不足三分之二,为中富之君也;不足三分之一,为下富之君也;无有珍奇善物,为下贫君也;万物半伤,为衰家也;悉伤,为下贫人。古者圣贤乃深居幽室,而自思道德所及,贫富何须问之,坐自知之矣。”

“善哉善哉!今唯天师幸哀帝王久愁苦,不得行意,以何能致此贫富乎?”“善哉善哉!子之难问也,已入微言要矣。然,所行得失致之也。力行真道者,乃天生神助其化,故天神善物备足也;行德者,地之阳养神出,辅助其治,故半富也;行仁者,中和仁神出,助其治,故小富也。行文者,隐欺之阶也,故欺神出助之,故其治小乱也;行武者,得盗贼神出助之,故其治逆于天心,而伤害善人也。道者,乃天所案行也。天者最神,故真神出助其化也;地者养,故德神出助其化也;人者仁,故仁神出助其化也;文者主相文欺,失其本根,故欺神出助之也,上下相文,其事乱也;武者以刑杀伤服人,盗贼亦以刑杀伤服人,夫以怒喜猛威服人者,盗贼也,故盗贼多出,其治凶也,盗贼多以财物为害,故其治失于财货也。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乱君以文服人,凶败之君将以刑杀伤服人。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杀伤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用之也。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于天地,故称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万物,为其师长也。夫欺刑者,不可以治,日致凶矣,不能为帝王致太平也,故当断之也。今真人以吾书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与天相应,而致太平,可名为富家,不疑也,可无使帝王愁苦反名为贫家也。”

“今民间时相谓为富家,何等也?”“是者,但俗人妄语耳。富之为言者,乃悉备足也。一事不具,辄为不具足也。故古者圣贤不责备于一人者,言其不能备之也,故不具责之也。今八十一域国,物各少,不备足也,不能常足也,故从他国取之也。今一家,有何等富哉?真人其好随俗人妄言邪?”“不敢不敢。”“子既学,慎言无妄谈也。夫妄谈,乃乱天地之正文,不可为人法,慎之!”

“唯唯。今天师既加恩爱,乃怜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为其每具开说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愚生受书众多,大眩童蒙,不知当复问何等哉,唯天明师,悉具陈列其诚。”“善哉善哉!然天法,阳数一,阴数二。故阳者奇,阴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阳者尊,阴者卑,故二阴当共事一阳,故天数一而地数二也,故当二女共事一男也。”

“何必二人共养一人乎?”“尊者之傍,不可空为一人行,一人当立坐其傍,给侍其不足。故一者,乃象天也,二者,乃象地也,人者,乃是天地之子,故当象其父母。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贱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天道法,孤阳无双,致枯,令天不时雨。女者应地,独见贱,天下共贱其真母,共贱害杀地气,令使地气绝也不生,地大怒不悦,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

“何也?”“天男者,乃天之精神也;女者,乃地之精神也。物以类相感动,王治不平,本非独王者之过也,乃凡人失道轻事,共为非,其得过非一也,乃万端,故使治难平乖错也。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此贱杀女,深乱王者之治,大咎在此也。”

“今天师为王者开辟太平之阶路,太平之真经出,为王者但当游而无事。今是伤女,为其致大灾,当奈何之乎?”“善哉!子之问也,得天心矣。然天下所以贱恶女者,本恶过在其行。”“何谓也?愿闻之,试得记于竹帛,万万世不敢去也。”“善哉,子今能记之,天下

无复杀女者也。”“唯唯，愿记之，以除帝王之灾，吾所乐也，以救冤女之命。”“善哉，子已得益天算矣。”“何谓也？”“然，活人名为自活，杀人名为自杀。天爱子可为，已得增算于天，司命易子籍矣。”“不敢也，不敢也。”

“无可复让，此乃天自然之法也。然天下所以杀女者，凡人少小之时，父母自愁苦，绝其衣食共养之。非独人也，跛行亦皆然。至于老长巨细，各当随其力而求衣食，故万物尚皆去其父母而自衣食也，贤者得乐，不肖得苦。又子者年少，力日强有余，父母者日衰老，力日少不足也。夫子何男何女，智贤力有余者，尚乃当还报复其父母功恩而供养之也。故父母不当随衣食之也。是者名为弱养强，不足筋力养有余也，名为逆政。少者还愁苦老者，无益其父母，父母故多杀之也。今但为乏衣食而杀伤之，孰若养活之者，而使各自衣食乎？真人，是诚冤绝地统，民之愚甚剧也。”

“今小生闻是，心大悲而恐惧，知冤者诚多，当奈何哉？”“然，夫好学而不得衣食之者，其学必懈而道止也，而得衣食焉，则贤者学而不止也。当使各有所利，不当使其还反相愁穷也。”“何谓也？”“夫女者无宫，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当得衣食焉。女之就夫家，乃当相与并力，同心治生，乃共传天地统，到死尚复骨肉同处。当相与并力，而因得衣食之，令使贤且乐，令使不肖者且苦，比若土地，良土其物善，天亦付归之；薄土其物恶，天亦付归之，不夺其材力所生长也。天地尚不夺汝功，何况人乎哉！如是，则凡人无复杀其女者也。”

“善哉善哉！一大深害除矣，帝王太平已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然，夫父母与子，极天下之厚也，不得困愁焉，不宜杀之也，母乃杀其子，是应寇贼之气，大逆甚无道也，故其乱帝王治最深。夫女，今得生，不见贼杀伤，故大乐到矣。”

“然，子说是也，可谓知之矣。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或有一家乃杀十数女者，或有妊之未生出，反就伤之者，其气冤结上动天，奈何无道理乎？故吾诚□□重知之也。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则令妇人无两心，则其意专作事，不复狐疑也。苦而无功，则令使人意常不和调。此者，乃天性自然之术也。真人慎之，无去此书，以付仁贤之君，可以除一大冤结灾害也。慎吾书言，以示凡人，无肯复去女者也，是则且应天地之法也，一男者得二女也。”

故天制法，阳数者奇，阴数者偶。大中古以来，人失天道意，多贼杀之，乃反使男多，而女少不足也，大反天道，令使更相承负，以为常俗。后世者剧天下恶过，甚痛无道也。夫男者乃承天统，女者承地统，今乃断绝地统，令使不得复相传生，其后多出，绝灭无后世，其罪何重也！此皆当相生传类，今乃绝地统，灭人类，故天久久，绝其世类也。

又人生皆含怀天气具乃出，头圆，天也；足方，地也；四支，四时也；五藏，五行也；耳目口鼻七政三光也；此不可胜纪，独圣人知之耳。

人生皆具阴阳，日月满乃开胞而出户，视天地当复长，共传其先人统，助天生物也，助地养形也。今天地神信此家，故天地神统来寄生于此人，人反害之，天大咎之，而人不相禁止，故天使吾出此书，以示后世也。事已发觉，而复故为者，名为故犯天法，其罪增倍，灭世不疑。真人慎之，自励自励。”

“唯唯。”“子今既已发觉此事，而逃亡其书，子代人得罪坐之矣。”“不敢不敢。”“行去，各为身计。”“唯唯。”

右分别说贫富、君王行之立吉、禁人断绝地统、以兴男女、平复王政。

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

“真人前。今天太平气方至，王治且太平，人当贞邪不当贞？何以当贞？”“夫贞者，少情欲不妄为也。”“噫！真人之说，纯大中古以来俗人之失也。其师内妒，反教民妄为也。”

真人曰：“何谓也？”“夫贞男乃不施，贞女乃不化也。阴阳不交，乃出绝灭无世类也。二人共断天地之统，贪小虚伪之名，反无后世，失其实核，此天下之大害也。汝向不得父母传生，汝于何得有汝乎？而反断绝之，此乃天地共恶之，名为绝理大逆之人也。其应乃使天地隔绝，天不肯雨，地不肯化生，何也乎？”“夫天不雨，即其贞不施也；大地不生万物，即其贞不化也。夫天乃不雨，地乃无所生物，天下之大凶咎也，何以为善哉？观真人之说也，不顺天地之教，令逆天道，不乐助天地生化，反欲断绝之，子之吐口出辞，曾无负于皇天后土乎？”“无壮不及，有过。见天师说，自知罪重不也。”“为了言事，无当反天道，而以俗人之言，不顺天意！阴阳所以多隔绝者，本由男女不和。男女者，乃阴阳之本也。夫治事乃失其本，安得吉哉？”

“今唯天师，当云何乎？”“然，太皇天上平气将到，当纯法天，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以象阴阳，阳数奇，阴数偶也，乃太和之气到也。如太多女，则阴气兴；如太多男，则阳气无双无法，亦致凶，何也？人之数当与天地相应，不相应力而不及，故得凶害也。”

“夫帝王后官，乃应上地，意云何哉？”“今真人所言，即助吾语也。夫女，即上地之精神也，王者，天之精神也，主恐土地不得阳之精神，王气不合也，令使土地有不化生者，故州取其一女，以通其气也。乐其化生者，恐其施恩不及，王施不洽，故应上地而取之也，遍施焉乃天气通，得时雨也，地得化生万物。令太平气至，不可贵贞人也，内独为过甚深，使王治不和良。凡人亦不可过节度也，故使一男二女也。”“善哉善哉！”

右顺天地，法合阴阳，使男女无冤者，致时雨令地化生，王治和平。

兴善止恶法第四十三

“真人前。今太平气临到，欲使谨善者日益兴，恶者日衰却也。为其有伤杀人，盗贼发，为作政当云何乎？”“何谓也？”“谓临发所知也，如人君坐有所疑，而欲使善者大兴，恶者立衰也，盗贼起，使即时得也，其为政当奈何乎？今真人宜善记之。”“今天师使之，敢不言！每言不中天师法。”“何谦？为言之。自古大圣人不责备于一人也，今子言不中，何谦乎？”“唯唯。但当赏善罚恶，令使其分明□□，即善者日兴，恶者日衰矣。”“子言是也，其赏罚独无名字邪？”“不及勤能壹言，不敢复重。今唯天师，大开示之。”

“然，子主记之，为子具言之。长吏到其发所，悉召其部里人民，故大臣故吏使其东向坐，明经及道德人使北向坐，孝悌人使西向坐，佃家谨子使居东南角中西北向坐，恶子少年使居西南角中东北向坐，君自南向坐。”

“何必正如此坐乎？”“各从其类，乃天道顺人立善也，盗贼易得。”“何谓也？”“大臣故吏投义处，此人去不仕，欲乐使以义相助也。明经道德投明处，欲使明其经道，相助察恶也。孝悌投本乡，至孝者用心，故使归本乡也，孝悌者欲使常谨敬如朝时也，物生于东，乐其日进也。谨力之子投东南角者，东南长养之乡，欲乐其修治万物，而不懈怠也。恶子少年投西南，西南者，阳衰阴起之乡，恶欲相巧弄，刑罚罪起焉，故猴猿便巧，处向衰之地置焉。”

东向、西向、北向悉居前，谨子与恶子居其后。有酒者赐其各一器，无酒者赐其善言者，使相助为聪明。已毕也，君坐间处，居户内自闭也。一一而呼此众人，以尊卑始教其各言一，各记主名也。所言所记，后当相应，后不相应者坐之。言而不相应者，大佞伪人也，后即知佞伪人处矣。言而相应者，久久乃赐之，进其人，毋即时也。”

“何乎？”“将致怨。为人君父，而使其臣子致怨，非慈父贤君也。故已毕，悉遣诸善人去，恶子少年，与吏俱逐捕，不得贼者，不得止也。真人用此书，以付上德之君，以示凡人，各知有此教，善者日兴，恶者日衰矣，盗贼邪奸得矣。”

“善哉善哉！何故先示之乎？”“夫天将兴雨，必先有风云，使人知之，所以然者，欲乐其收藏也。所以先示者，乐其为善者日兴，为恶者日止也。今太平气当至，恐人为恶，乱

其治，故先觉之也。为政当象天。夫天不掩人之短，太古圣人不为也，名为暗昧政，反复致凶，不得天地心意，故先示之也。”

“善哉善哉！君何故必居户内自闭，而使言者居户外乎哉？”“然，夫人将闻密言者，必心不自知前也。头面相近，傍人知之，令为言者得害矣。夫为人君长，受人聪明，后使其人得害，名为中伤忠信贤良股肱，后无肯复言者也。聪明闭绝，其政乱危者矣。又君者，阳也，居阴中；臣者，阴也，处阳中也；阴阳相得者，使人悦，所言进必尽信也，此天自然之法也。真人宁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妄言。此致太平之书也。”“唯唯。”

右兴善止恶聪明达立得盗贼忠信者得诀法。

太平经合校卷三十六 丙部之二

守三实法第四十四

“真人前。”“唯唯。”“天下凡人行，有几何者大急？有几何者小急？有几何者日益祸凶而不急乎？真人宜自精，具言之。”“唯唯。诚言心所及，不敢有可匿。”“行言之。”“凡天下之事，用者为急，不用者为不急。”

“子言是也，虽然非也。欲得其常急而不可废者，废之天下绝灭无人，天文并合无名字者，故为大急。今子所言，但当前小合于人意，反长候致诸祸凶所从起也。真人前，吾今所问于子，乃问其常急而不可废置者谁也？”“今唯天师为其陈列，分别解示之。愚生自强过壹言，不中，不敢复言。”

“然，子言是也。知之乃可说，不知而强说之，会自穷矣。凡人所不及也，事无大小，不可强知也。及之无难，不及无易也。”“是故唯天师既开示浅暗不达之生，愿为开辟其端首。”

“诺，听之。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余悉不急，反厌人耳目，当前善，而长为人召祸，凡人皆得穷败焉。”

“何谓也？”“愚哉！然天下人本生受命之时，与天地分身，抱元气于自然，不饮不食，嘘吸阴阳气而活，不知饥渴，久久离神道远，小小失其指意，后生者不得复知真道空虚，日流就伪，更生饥渴，不饮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

天地怜哀之，共为生可饮食，既饮既食，天统阴阳当见传，不得中断天地之统也，传之当象天地一阴一阳，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相好，然后能生也。”

“何乃正使一阴一阳？”“夫阳极者能生阴，阴极者能生阳，此两者相传，比若寒尽反热，热尽反寒，自然之术也，故能长相生也，世世不绝天地统也。如男女不相得，便绝无后世。天下无人，何有夫妇父子、君臣师弟子乎？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间无牝牡，以何相传？寂然便空，二大急也。”

故阴阳者，传天地统，使无穷极也。君臣者，治其乱。圣人师弟子，主通天教，助帝王化天下。故此饮食与男女相须，二者大急。

天道有寒热，不自障隐，半伤杀人。故天为生万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处隐同活耳，愁半伤，不尽灭死也，此名为半急也。

所谓天道大急者，乃谓绝灭死亡也，急无过此也。夫人不衣，固不能饮食，合阴阳不为其善。衣则生贤，无衣则生不肖也。故衣者，有以御害而已，故古者圣贤，不效玄黄也。饮食、阴阳不可绝，绝之天下无人，不可治也。守此三者，足以竟其天年，传其天统，终者复始，无有穷已。故古者圣人以此为治也，其余不急，召凶祸物者悉已去矣。”

“何谓也？”“此三者应天行。男者，天也；女者，地也；衣者，依也，天地父母所以依养人形身也。过此三者，其余奇伪之物，不必须之而活，传类相生也，反多以致伪奸，使治不

平，皇气不得至，天道乖错，为君子重忧。

六情所好，人人媮之，而不自禁止，意转乐之，因以致祸，君子失其政令，小人盗劫制，皆由此不急之物为召之也。天下贫困愁苦，灾变连起，下极欺其上，皆以此为大害。所从来者久，亦非独今下古后世之人过也。传相承负，失其本真实，悉就浮华，因还自愁自害，不得竟其天年也。后生多事纷纷，但以其为不急之事，以致凶事，故常趋走不得止也。

日就浮华，因而愁苦，不竟天年，复使后生趋走不止，山川为空竭，元气断绝，地气衰弱，生养万物不成，天灾变改，生民稍耗，奸伪复生，不急之物为害若此。而欲悦耳目之娱，而不悟深深巨害矣。

上古所以无为而治，得道意，得天心意者，以其守本不失三急。中古小多事者，以其小多端也。下古大多忧者，以其大多端而生邪伪，更以相高上而相愁也，因生邪奸出其中也。内失其真实，离其本根，转而相害，使人眩乱，君子虽愁心，欲乐正之，所为亿万端，不可胜理，以乱其治，真人深思此意。”“善哉善哉！”

右守三实平气来邪伪去奸猾绝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真人前。跛行之属有几何大急，几何小急，几何不急乎？”“然，各有所急，千条万端。”“皆名为何等急？”“跛行各有所志也，不可名字也。”“真人已愁矣昏矣。子其故为愚，何壹剧也。”“实不及。”“子尚自言不及，何言俗夫之人失计哉？其不及乎，是也。”“唯天师愿为其愚暗解之。”“然，跛行俱受天地阴阳统而生，亦同有二大急、一小急耳。”

“何谓乎哉？”“跛行始受阴阳统之时，同仿佛嘘吸，含自然之气，未知食饮也，久久亦离其本远。大道消竭，天气不能常随护视之，因而饥渴。天为生饮食，亦当传阴阳统，故有雄雌，世世相生不绝。绝其食饮，与阴阳不相传，天下无跛行之属，此二大急者也。

其一小急者，有毛羽鳞亦活，但裸虫亦生活。但有毛羽者，恒善可爱，御寒暑；有鳞者，恒御害，非必须而生也，故为小急也。其余凡行，悉祸处也。不守此三本。无故妄行，悉得死焉，此自然悬于天地法也。真人宜思其意，守此三行者，与天地中和相得，失此三而多端者，悉被凶害也。”

“善哉善哉！天师既开示，愿乞问一事。”“平行。”“今布根垂枝之属，不食不饮不衣，当奈何乎？”“噫！子学不日进，反日无知，何哉？亦有二大急、一小急。”“何谓也？”“明听！”“唯唯。”

“万物须雨而生，是其饮食也。须得昼夜，壹暴壹阴，昼则阳气为暖，夜则阴气为润，乃得生长，居其处，是其合阴阳也。垂枝布叶，是其衣服也。其物多叶亦生，少叶亦生，是其质文也。故无时雨，则天下万物不生也，天下无一物，则大凶也，是一大急也。不得昼夜合阴阳气，物无以得成也，天下无成实物，则大凶，是二大急也。物疏叶亦实，数叶亦实，俱实，不必当数叶也，是其小急也。实者，是其核也。

是故古者圣人守三实，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长吉，竟天年，质而已，非必当多端玄黄也。故迷于末者当还反中，迷于中者当还反本；迷于文者当还反质，迷于质者当还反根，根者，乃与天地同其元也。故治眩乱于下古者，思反中古；中古乱者，思反上古；上古乱者，思反天地格法；天地格法疑者，思反自然之形；自然而惑者，思反上元灵气。故古者圣贤饮食气而治者，深居幽室思道，念得失之象，不敢离天法诛分之间也。居清静处，已得其意，其治立平，与天地相似哉！真人深惟思吾道言，岂知之邪？”“善哉善哉！”

“行，子已觉矣。而象吾书以治乱者，立可试，不移时也。无匿此文，使凡人当自知质文所失处，深念其意，宜还反三真，无自愁苦以邪伪也。真人慎之！”“唯唯。”

右解万物守本，得三急而吉，失三急而有害。

事死不得过生法第四十六

“真人前。”“唯唯。”“孝子事亲，亲终，然后复事之，当与生时等邪？不也？”“事之当过其生时也。”“何也哉？”“人由亲而生，得长巨焉，见亲死去，乃无复还期，其心不能须臾忘。生时日相见，受教敕，出入有可反报；到死不复得相睹，皆念其悒悒，故事之当过其生时也。”“真人言是也。固大已失天道真实，远复远矣。今真人说尚如此，俗人冥冥是也，失天法明矣。”

“何谓也？唯天师。”“然，人生象天，属天也；入死象地，属地也。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过父。生人，阳也；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阳，君也；阴，臣也，事臣不得过君。事阴反过阳，则致逆气，事小过则致小逆，大过则致大逆，名为逆气，名为逆政。其害使阴气胜阳，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兴，共乘人道，多昼行不避人也。今使疾病不得绝，列鬼行不止也，其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子知之耶？”

“愚生大不及，有过不也。今见天师已言，乃侧然大觉。师幸原其勉勉慎事，开示其不达，今是过小微，何故乃致此乎哉？”“事阴过阳，事下过上，此过之大者也。极于此何等，乃言微乎？真人复重不及矣。又生人，乃阳也。鬼神，乃阴也。生人属昼，死人属夜，子欲知其大深放此。若昼大兴长，则致夜短，夜兴长，则致昼短，阳兴则胜其阴，阴伏不敢妄见，则鬼神藏矣。阴兴则胜其阳，阳伏，故鬼神得昼见也。”夫生人，与日俱也；奸鬼物，与星俱也。日者阳也，星者阴也，是故日见则星逃，星见则日入。故阴胜则鬼物共为害甚深，不可名字也，乃名为兴阴反衰阳也，使治失政反，伤生人。此其为过甚重，子深计之。”“唯唯。”

真人复问神人：“孝子事亲，亲终后复事之，当与生时等邪？复有异乎？事之复过于生时，复不及也。人由亲而生，得长大，见亲终去，复无还期，不得受其教敕，出入有可反报，念念想象，不能已矣，欲事之过生，殆其可乎？”

神人言：“子之言，但世俗人孝之言耳，非大道意也。人生象天属天，人卒象地属地。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过父。生，阳也。卒，阴也。事阴不得过阳。阳，君道也。阴，臣道也。事臣不得过于君。事阴过阳，即致阴阳气逆而生灾；事小过大，即致政逆而祸大。阴气胜阳，下欺上，鬼神邪物大兴，而昼行人道，疾疫不绝。而阳气不通，君道衰，臣道强盛。是以古之有道帝王，兴阳为至，降阴为事。

夫日，阳也。夜，阴也。日长即夜短，夜长即日短，日盛即生人盛，夜盛即鬼神盛。夫入以日俱，鬼以星俱。日，阳也。星，阴也。故日见即星逃，星见即日入。故阴胜即鬼神为害，与阴所致，为害如此也。”

“故天道制法也，阴职常当弱于阳，比若臣当弱于其君也，乃后臣事君顺之；子弱于其父母，乃子事父母致孝也。如强不可动移者，为害甚深剧。故孝子虽恩爱，不能忘其亲者，事之不得过生时也。真人亦宁晓不耶？”“唯唯。”“慎之慎之！凡事不可但恣意而妄为也。”“唯唯。”

“子欲事死过于生，乃得过于天，是何乎？乃为不敬其阳，反敬其阴，名为背上向下，故有过于天也。”“愚生大负，唯天师原之耳。不也。”“但自详计之，言事皆当应法。”

“唯唯。天师开示之，愿悉闻其不得过其生时意。”“其葬送，其衣物，所赍持治丧，不当过生时。皆为逆政，尚为死者得谪也。送死不应本地。下簿考问之失实。反为诈伪行，故得谪又深。敬其兴凶事大过，反生凶殃，尸鬼大兴行，病害入，为怪变纷纷。”

“以何明之耶？”“善哉！子难也。以上古圣人治丧，心至而已，不敢大兴之也。夫死丧者，天下大凶恶之事也，兴凶事者为害，故但心至而已。其饮食象生时不负焉，故其时人多吉而无病也，皆得竟其天年。

中古送死治丧，小失法度，不能专其心至而已，失其意，反小敬之，流就浮华，以厌生

人，心财半至其死者耳。死人鬼半来食，治丧微违实，兴其祭祀，即时致邪不知何鬼神物来共食其祭，因留止祟人，故人小小多病也。

下古复承负中古小失，增剧大失之，不心至其亲而已，反欲大厌生人，为观古者作荣，行失法，反合为伪，不能感动天，致其死者鬼不得常来食也。反多张兴其祭祀，以过法度，阴兴反伤衰其阳，不知何鬼神物悉来集食，因反放纵，行为害，贼杀人，不止共杀一人者。见兴事不见罪责，何故不力为之乎？是故邪气日多，还攻害其主也，习得食随生人行不置也。

阴强阳弱，厌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为其不平，而民不觉悟，故邪日甚剧，不复拘制也。是故占者圣贤，事死不敢过生，乃睹禁明也。真人亦岂已解耶？”“可怪哉！可怪哉！向天师不示，愚生心无由得知此也。”

“真人前，子与吾合心，必天使子主问事，不可自易也，是以吾悉告子也。所以然者，今良平气且临至，凡事当顺，一气逆，转不至。”“何谓也？”“夫天道，当兴阳也而衰阴，则致顺，令反兴阴而厌衰阳，故为逆也。反为敬凶事，致凶气，令使治乱失其政位，此非小过也。

上古之人理丧，但心至而已，送终不过生时，人心纯朴，少疾病。中古理渐失法度，流就浮华，竭资财为送终之具，而盛于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为祟不可止。下古更炽祀他鬼而兴阴，事鬼神而害生民，巨秉君权，女子专家，兵革暴起，奸邪成党，谄谀日兴，政令日废，君道不行，此皆兴阴过阳，天道所恶，致此灾咎，可不慎哉？

真人无匿此书，出之，使凡人自知得失之处。夫治不调，非独天地人君之过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过，更相承负，相益为多，皆悉坐不守实所致也，以离去其实，远本反就伪行，而不自知。”

“何谓乎？”“生者，其本也；死者，其伪也。”“何故名为伪乎？”“实不见睹其人可欲，而生人为作知，妄图画形容，过其生时也。守虚不实核事，夫人死，魂神以归天，骨肉以付地腐涂。精神者可不思而致，尚可得而食之。骨肉者无复存也，付归于地。地者，人之真母，人生于天地之间，其本与生时异事，不知其所职者何等也，故孝子事之宜以本，乃后得其实也。生时所不乐，皆不可见于死者，故不得过生，必为怪变甚深。真人晓不？慎之慎之！”“唯唯，善哉善哉！实已出矣。”“子可谓知之矣。行去！”“唯唯。”

右事生到终本末当相应诀

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七 丙部之三

试文书大信法第四十七

“大顽顿曰益暗昧之生再拜，今更有疑，乞问天师上皇神人。”“所问何等事也？”“请问此书文，其凡大要，都为何等事生，为何职出哉？”“善哉善哉！子之问事，可谓已得皇天之心矣。此其大要，之为解天地开辟以来，帝王人民承负生，为此事出也。”

“今乃为此事出，何反皆先道养性乎哉？”“然，真人自若真真愚昧，蒙蔽不解。向者见子陈辞，以为引谦，反真真冥冥昧昧，何哉？诺，真人更明开耳听。然凡人所以有过责者，皆由不能善自养，悉失其纲纪，故有承负之责也。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过于邻里，后生其子孙反为邻里所害，是即明承负之责也。今先王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乱天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灾万端，后在位者复承负之，是不究乎哉！故此书直为是出也。

是故古者大贤人，本皆知自养之道，故得治意，少承负之失也。其后世学人之师，皆多绝匿其真要道之文，以浮华传学，违失天道之要意，令后世日浮浅，不能善自养自爱。为此积久，因离道远，谓天下无自安全之术，更生忽事反斗禄，故生承负之灾。子解意，岂

知之耶？”

“善哉善哉！见天师言，昭若开云见日无异也。”“行，子可谓已得道意矣。”“愚生蒙恩，已大解，今问无足时，唯天师丁宁重戒之。”“然，夫人能深自养，乃能养人。夫人能深自爱，乃能爱人。有身且自忽，不能自养，安能厚养人乎哉？有身且不能自爱重而全形，谨守先人之祖统，安能爱人全人？愚哉！子宁深解不耶？”“唯唯，善哉善哉！”

“行，子以为吾书不可信也。试取上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而长吉者书文，复取中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书策文，复取上古、人所思务行、得天意而长自全者文书，宜皆上下流视考之，必与重规合矩无殊也，乃子蒙且大解，乃后且大信吾书言也。”

今天疾人后生者日益轻易，斗命试才，下愚乃言天无知，道天不效也。夫地尚不欺人，种禾得禾，种麦得麦，其用功力多者，其稼善，何况天哉！今故天积怨下愚无知者，更相教轻事，为愚后生者日益剧，故生灾异变怪，非一也。是天与人君独深厚，比若父子之恩则相教。愚者见是，不以时报其君，反复蔽匿，断绝天路，天复益忿忿，后复承负之，增剧不可移，帝王虽有万人之善，犹复无故被其害也，故使为善者不明，若无益也。令使下愚言天无知，固有以乎哉！”

“今见天师言，心解与更生无异也，善哉善哉！弟子虽多愁天师，冒死问事，始若有过，已问得解，意大喜，不悔之也。”“夫无知而不问，无由得通达。子言是其意也。行，书多悉备，头足腹背，表里悉具，自与众贤共案之，勿复问。”“唯唯。”

右问天师文书众多从上到下所为出断诀

五事解承负法第四十八

蔽暗弟子再拜言：“夫大贤见师说一面，知四面之说；小贤见师说一负，知四负之说，故易为说也。其愚暗蔽顿之人，不事见为说之，犹复心怀疑，故敢具问天师。师既为皇天解承负之仇，为后土解承负之殃，为帝王解承负之厄，为百姓解承负之过，为万二千物解承负之责。”又言：“下愚弟子乃为天问事，不敢不冒过悉道之，愿具闻其意何等也。”“平言。”

“今帝王人民有承负，凡事亦皆自有承负耶？”“善哉！子为天问事，诚详且谨。”“今每与天师对会，常言弟子乃为天问疑事，故敢不详也。”“善哉！子有谨良之意，且可属事行，今子乐欲令吾悉具说之耶？不惜难之也，但恐太文，难为才用。具说天下承负，乃千万字尚少也，难胜，既为子举其凡纲，令使众贤可共意，而尽得其意，与券书无异也。”“唯天师语。”“明开两耳，安坐定心听。”“唯唯。”

“然，天地生凡物，无德而伤之，天下云乱，家贫不足，老弱饥寒，县官无收，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而人反承负之。一大凡事解，未复更明听。”

今一师说，教十弟子，其师说邪不实，十弟子复行，各为十人说，已百人伪说矣；百人复行，各为十人说，已千人邪说矣；千人各教十人，万人邪说矣；万人四面俱言，天下邪说，又言者大众，多传相征，不可反也，因以为常说。此本由一人失说实，乃反都使此凡人失说实核，以乱天正文，因而移风易俗，天下以为大病，而不能相禁止，其后者剧，此即承负之厄也，非后人之过明矣。后世不知其所由来者远，反以责时人，故重相冤也，复为结气不除，日益剧甚，故凡二事解，真人复更明听。令一人为大欺于都市中，四面行于市中，大言地且陷，成涵水，垂泣且言。一市中人归道之，万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得知之，乃使天下欺，后者增益之，其远者尤剧。是本由一人言，是即承负空虚言之责也。后人何过乎？反以过时人。三事解，然真人复更明听。”

夫南山有大木，广纵横地数百步，其本茎一也，上有无譬之枝叶实，其下根不坚持地，而为大风雨所伤，其上亿亿枝叶实悉伤死亡，此即万物草木之承负大过也。其过在本不在末，而反罪未曾不冤结耶？今是末无过，无故被流灾得死亡，夫承负之责如此矣，宁

可罪后生耶？四事解，然责人复更明听。

南山有毒气，其山不善闭藏，春南风与风气俱行，乃蔽日月，天下彼其咎，伤死者积众多。此本独南山发泄气，何故反使天下人承负得病死焉。时人反言犹恶，故天则杀汝。以过其人，曾不冤乎哉？此人无过，反承负得此灾，魂神自冤，生人复就过责之，其气冤结上动天。其咎本在山有恶气风，持来承负之责如此矣。五事解，然真人复更危坐，详听吾言。本道常正，不邪伪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师父教化小小失正，失正言，失自养之正道，遂相效学，后生者日益剧，其故为此。积久传相教，俱不得其实，天下悉邪，不能相禁止。故灾变万种兴起，不可胜纪，此所由来者积久复久。愚人无知，反以过时君，以责时人，曾不重被冤结耶？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虽有万人之德，独能如是何？然今人行，岂有解耶？若食尽欲得之，而病人独不能食，乃到于死亡，岂有解耶？今交阴阳，相得尽乐，有子孙祭神求吉，而自若不能生子，岂有解耶？夫人生尽乐好善而巨壮，而固反不肖且恶，岂有解耶？此尽承负之大效也。反以责时人，故不能平其治也。时人传受邪伪久，安能卒自改正乎哉？遂从是常冤，因为是连久，天怜之。故上皇道应元气而下也，子勿怪之也。”

“以何为初？以思守一。何也？一者，数之始也；一者，生之道也；一者，元气所起也；一者，天之纲纪也。故使守思一，从上更下也。夫万物凡事过于大，未不反本者，殊迷不解，故更反本也。”

欲解承负之责，莫如守一。守一久，天将怜之。一者，天之纪纲，万物之本也。思其本，流及其末。

是以古者圣人，将有可为作，皆仰占天文，俯视地理，明其反本之明效也。真人解未？”“唯唯。”“今譬子悒悒，已举承负端首，天下之事相承负皆如此。岂知之耶？”“唯唯。今天师都举端首，愚生心结已解。”“行，语真人一大要言，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自养，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养，失其本。下古计不详，轻其身，谓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乱其治。虽然，非下古人过也，由承负之厄会也。行文已复重，吾不复言，百言百同，无益也。可毋增书为文，今天辞已通嘱于真人。”“唯唯。”“行，归思其要，以付有德君，书要为解承负出。”“唯唯。”

右问凡事承负结气诀

太平经合校卷三十八 丙部之四

师策文

师曰：“吾字十一明为止，丙午丁巳为祖始。四口治事万物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潜龙勿用坎为纪。人得见之寿长久，居天地间活而已，治百万人仙可待，善治病者勿欺诒，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

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九 丙部之五

解师策书诀第五十

真人稽首再拜：“唯唯。请问一疑事解。”“平言，何等也？”“天师前所与愚昧不达之生策书，凡九十字。谨归思于幽室，闲处连日时，质性顽顿，昼夜念之，不敢懈怠，精极心竭，周遍不得其意；今唯天师幸哀不达之生，愿为其具解说之，使可万万世贯结而不忘。”“善哉，子之难问乎，可谓天人也。诺，真人详聆听，为子悉解其要意。”

真人请问神人：“前所赐不达之生策书九十字，未知趋向，义理所归，愿为一解，以遗后世，贯结而不忘。”神人言：“为子直解之。”

师曰：“吾字十一明为止；师者，正谓皇天神人师也；曰者，辞也。吾乃上辞于天，亲见遣，而下为帝王万民具陈，解亿万世诸承负之谪也；吾者，我也，我者，即天所急使神人也。今天以是承负之灾四流，始有本根，后治者悉皆随之失其政，无从得中断止之，更相贼伤，为害甚深，今天以为重忧；字者，言吾今陈列天书累积之字也。十者，书与天真诚信洞相应，十十不误，无一欺者也，得而众贤，各自深计，其先人皆有承负也，诵之不止，承负之厄小大，悉且已除矣。一者，其道要正当以守一始起也，守一不置，其人日明乎，大迷解矣。

明为止，止者，足也，夫足者为行生，行此道者，但有日益昭昭，不复愚暗冥冥也。十一者，土也。明为止者，赤也，言赤气得此，当复更盛，王大明也。止者，万物之足也，万物始萌，直布根，以本足生也。行此道，其法乃更本元气，得天地心，第一最善，故称上皇之道也。丙午丁巳为祖始；丙午丁巳，火也，赤也；丙午者，纯阳也，丁巳者，纯阴也；阴阳主和，凡事言阴阳气，当复和合天下而兴之也。为者，为利帝王，除凶害出也。祖者，先也，象三皇德也。始者，反本初也，故行是道，当得反上皇也。

四口治事万物理：四而得口者，言也，能日习言吾书者，即得天正经字也，令得其至意，乃上与天心合，使万物各得其所，而不复乱，故言万物理也。

子巾用角治其右者：诵字也，言诵读此书而不止，凡事悉且一旦而正，上得天意，欢然而常喜，无复留倍也。

潜龙勿用欲为纪：潜龙者，天气还复初九，甲子岁也，冬至之日也，天地正始起于是也；龙者，乃东方少阳，木之精神也，故天道因木而出，以兴火行；夫物将盛者，必当开通其门户也。真人到期月满，出此书，宜投之开明之地。开者，辟也，通也，达也，开其南，更调畅阳气，消去其承负之厄会也。潜者，藏也，道已往到，反隐藏也。勿者，敢也，未也，先见文者，未知行也。用者，治也，事也，今天当用此书除灾害也，玄甲岁出之。其时君未能深原书意，得能用之也。故言勿用者，见天文未敢专信而即效案用之也。信用之者，事立效见响应，是其明证也，乃与天合，故响应也。欲为纪者，子称欲；甲，天也，纲也，阳也；欲者，子也，水也，阴也，纪也；故天与地常合，其纲纪于玄甲子初出，此可为有德上君治纲纪也，故言欲为纪也。乃谓上皇天书，下为德君出真经，书以绳断邪，以玄甲为微初也。凡物生者，皆以甲为首，子为本，故以上甲子序出之也。

人得见之寿长久：人者，正谓帝王一人也，上德易觉知行道书之人也。据瑞应文，不疑天道也，深得其意，则寿矣。寿者，竟其天年也；长者，得无穷也；久者，久存也。

居天地间活而已：居者，处也，处天地间活而已者，当学真道也，浮华之文不能久活人也，诸承负之厄会，咎皆在无实核之道故也，今天断去之也。

治百万人仙可待：治者，正也，天以此书正众贤之心，各自治病，守真去邪。仙可待者，言天下闻之，真道翕然悉出，往辅佐有德之君。治真道者，活人法也，故言仙可待也。

善治病者勿欺殆：凡人悉愚，不为身计，皆以邪伪之文，无故自欺殆，冤哉！反得天重谪，而生承负之大责，故天使其弃浮华文，各守真实，保其一旦夕力行之，令人人各有益其身，无肯复自欺殆者也。

乐乎长安市：乐者，莫乐于天上皇太平气至也。乎者，嗟叹其德，大优无双也。长者，行此道者，其德善长，无穷已也。安者，不复危亡也。得行此道者，承负天地之谪悉去，乃长安旷旷恢恢，无复忧也。市者，天下所以共致聚人处也，行此书者，言国民大兴云云，比若都市中人也。

使人寿若西王母：使人者，使帝王有天德好行正文之人也。若者，顺也，能大顺行吾书，即天道也，得之者大吉，无有咎也。西者，人人栖存真道子胸心也。王者，谓帝王得案

行天道者，大兴而王也，其治善，乃无上也。母者，老寿之证也，神之长也。

比若四时周反始；比者，比也，比若四时传相生、传相成，不复相贼伤也，其治无有刑也。

九十字策传方士：九者，究也，竟也，得行此者，德乃究洽天地阴阳万物之心也。十者，十十相应，无为文也。字者，言天文上下字，周流遍道是也。传者，信也，故为作委字符信以传之也。方者，大方正也，持此道急往付归有道德之君，可以消去承负之凶，其治即方且大正也。士者，有可克志一介之人也，一介之人者，端心可教化属事，使往通此道也。吾策之说，将可睹矣，真人岂晓解未乎？”

“唯唯，善哉善哉！见天师言，大乐已至矣。”“子可谓已知之矣。”“愚生每有所问，自知积愁天师，向不问，何从得知之？”“然，子言是也，贤圣有疑，皆问之，故贤圣悉有师也。不可苟空强说也，夫强说适可一言，不能再转也。”“唯唯，是以愚生不敢强说也。”“子言是也，大儒谦，亦不失之也。”“今天师事事假其路，为剥解凡疑，遂得前问所不及。今欲有可乞问，甚不谦，不知当言邪？不邪？”“疑者平言，勿讳。”“唯唯。古今贤圣皆有师，今天师，道满溢复当师谁乎？”“善哉善哉！子之问也，可谓睹微意矣。然吾始学之时，同问于师，非一人也，久久道成德就，乃得上与天合意，乃后知天所欲言，天使太阳之精神来告吾，使吾语，故吾者乃以天为师。虽喻真人，向天不欲言，吾不敢妄出此说，天必诛吾，真人亦知此诚重耶？子诚慎之！”

“唯唯。愚生问疑于天师，无不解者，心喜常不能自禁言，愿复乞问一事。”“行道之。”“唯唯。今天师比为暗蒙浅生具说承负说，不知承与负，同邪？异邪？”“然，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绝者复起，吾敬受此书于天，此道能都绝之也，故为诚重贵而无平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可核哉！可核哉！”“行去，勿复问。”“唯唯。”

右解师策书九十字诀

真券诀第五十一

“真人前。凡天下事何者是也，何者非也？”“试而即应，事有成功，其有结疾病者解除，悉是也；试其事而不应，行之无成功，其有结疾者不解除，悉非，非一人也。”“善哉！子之言真是也。言虽少，斯可解亿万事，吾无以加子之言也。夫欲效是非，悉皆案此为法，可勿怀狐疑，此即召信之符也。”

“何谓也？”“夫凡事信不信，何须必当考问之也。古者圣贤，但观人所行证验也，知之矣，明于日月。子说积善，不可变易也。欲知吾书，悉取信效于是。真人知邪？”“唯唯。”“行去，名此为真券，慎勿遗，无投于下方，以为决策书章。”

右召信符效书证真券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 丙部之六

努力为善法第五十二

“真人前，天下之人凡有几穷乎？”“何谓也？”“谓平平无变，人有几迫穷乎？”“所穷众多。”“其所穷，独无有名字邪？”“不可名字也。”“子未知也。天下之人有四穷。”

“何谓也？”“谓子本得生于父母也，既生，年少之时，思其父母不能去，是一穷也。適长，巨大自胜，女欲嫁，男欲娶，不能胜其情欲，因相爱不能相离，是二穷也。既相爱，即生

子，夫妇老长，颜色适不可爱，其子少可爱，又当见养，是三穷也。其子适巨，可毋养身，便自老长不能行，是四穷也。

四穷之后，能得明师，思虑守道尚可。高才有天命者或得度，其次或得寿，其次可得须臾乐其身，魂魄居地下，为其复见乐。”

“何谓也？”“地下得新死之人，悉问其生时所作为，所更，以是生时可为，定名籍，因其事而责之。故事不可不豫防，安危皆其身自得之也。真人慎之，见此诚耶？”“唯唯。天师乃敕以不见之言。”“然，所以敕教子者，见子常有善意，恐真人懈倦，故明示敕之耳。”“唯唯。”

“真人今学，以何自期乎？”“以年穷尽为期。”“善哉子志，可谓得道意矣。然凡人行，皆以寿尽为期，顾有善恶尽耳。”

“何谓也？愿闻之。”“然，守善学，游乐而尽者，为乐游鬼，法复不见愁苦，其自愁苦而尽者为愁苦鬼，恶而尽者为恶鬼也。此皆露见之事，凡人可知也，而人不肯为善，乐其魂神，其过诚重。”

“何谓也？”“人生乃受天地正气，四时五行，来合为人。此先人之统体也。此身体，或居天地四时五行。先人之身，常乐善无忧，反复传生，后世不肖，反久苦天地四时五行之身，令使更自冤死，尚愁其魂魄。是故愚士不深计，不足久居也，故令欲使其疾死亡，于其死不复恨之也。精神但自冤怜，无故得愁患于此下土。是故古者大贤圣，深计远虑知如此，故学而不止也。

其为人君者，乐思太平，得天之心，其功倍也，魂神得常游乐，与天善气合。其不能平其治者，治不合天心，不得天意，为无功于天上，已到终，其魂神独见责于地下，与恶气合处。是故太古上圣之君，乃知此，故努力也。愚人不深计，故生亦有谪于天，死亦有谪于地。”

“可骇哉！弟子愚暗，不欲闻也。”“善哉！子既来学，不欲闻此，即且努力为善矣。”“唯唯。天师处地，使得知天命，受教敕深厚，以何得免于此哉？”“善乎！子但急传吾书道，使天下人得行之，俱思其身，定精念，合于大道，且自知过失所从来也，即承负之责除矣。天地大喜，年复得反上古而倍矣。”“善哉善哉！”

“行，辞小竞，真人努力勉之，异日复来。”“唯唯。”“得书详思上下，学而不精，名为惚恍。求事不得无形象，思念不致精神，无从得往。”“善哉善哉！”

右天师诫人生时不努力卒死尚为魂神得承负之谪

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

“真人前，子既来学，当广知道意，少者可案行耶？多者可案行耶？”“然，备足众多者，可案行也。”“噫！子内未广知道要意也。今天，一也，反行地二。其意何也？今地，二也，反行人三，何也？”“愚生愿闻其相行意”。

“然，夫地为天使，人为地使，故天悦喜，则使今年地上万物大善。天不喜悦，地虽欲养也，使其物恶。地善，则居地上者人民好善，此其相使明效也。故治乱者，由太多端，不得天之心，当还反其本根。

夫人言太多，而不见是者，当还反其本要也，乃其言事可立也。故一言而成者，其本文也；再转言而止者，乃成章句也；故三言而止，反成解难也，将远真，故有解难也；四言而止，反成文辞也；五言而止，反成伪也；六言而止，反成欺也；七言而止，反成破也；八言而止，反成离散远道，远复远也；九言而止，反成大乱也；十言而止，反成灭毁也，故经至十而改，更相传而败毁也。

夫凡事毁者，当反本。故反守一以为元初。是故天数起于一，十而终也，是天道自然之性也。是故古者圣人问事，初一卜占者，其吉凶是也，守其本也，乃天神下告之也；再卜

占者，地神出告之也；三卜占者，人神出告之也；过此而下者，皆欺人不可占，故卦数则不中也，人辞文多则不珍。”

“善哉善哉！今缘天师常哀怜其不及，愿复更乞一言。”“平行。”“数何故止十而终？”“善哉！子深执知，问此事法。然，天数乃起于一，终于十，何也？天，初一也，下与地相得为二，阴阳具而共生万物。始萌于北，元气起于子，转而东北，布根于角，转在东方，生出达，转在东南，而悉生枝叶，转在南方，而茂盛，转在西南，而向盛，转在西方，而成熟，转在西北，而终。”

物终，当更反始，故为亥，二人共抱一为三皇初，是故亥者，核也，乃始凝核也，故水始凝于十月也。壬者，任也，已任必滋日益巨，故子者，滋也，三而得阴阳中和气，都具成而更反初起，故反本，名为甲子。

夫天道生物，当周流俱具，睹天地四时五行之气，乃而成也，一气不足，即辄有不足也，故本之于天地，周流八方也，凡数适十也。真人宁解知之乎？”

“唯唯，善哉善哉！诚受厚恩。”“子勿谢也。”“何乎？”“夫师弟子功大重。比若父母生子，不可谢而解也。”

“何谓也？”“父母未生子之时，愚者或但投其施于野，便著土而生草木，亦不自知当为人也。洞洞之施，亦安能言哉？遂成草木。及乃得阴阳相合，生得成人，何于成草木乎哉？”

夫人既得生，自易不事善师，反事恶下愚之师，乃教人以恶，学人邪中，或使人死灭，身尚有余罪过，并尽其家也。人或生而不知学问，遂成愚人。夫无知之人，但独愁苦而死，尚有过于地下，魂魄见事不得游乐，身死尚不得成善鬼。

今善师学人也，乃使下愚贱之人成善人，善善而不止，更贤；贤而不止，乃得次圣；圣而不止，乃得深知真道；守道而不止，乃得仙不死；仙而不止，乃得成真；真而不止，乃得成神；神而不止，乃得与天比其德；天比而不止，乃得与元气比其德。

元气乃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气而生，德乃复覆盖天地八方，精神乃从天地饮食，天下莫不共祭食之，尚常恐懈，不能致之也。是至善师生善弟子之功也，宁可谢不乎？”

“可骇哉！愚生触忌讳，过言耳。”“何谦不置？真人也。行，觉子使知可谢不耳。”“唯唯。”

右分解本末终始数父子师弟子功要文

乐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

“真人前，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何者最善哉？”“广哀不伤，如天之行最善。”“子言可谓得道意矣，然治莫大于象天也，虽然，当有次第也。”“何谓也？愚生勤能一言，不复再言也，唯天师陈之耳。”

“然，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也，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其次莫若善于乐成，常悒悒欲成之，比若自忧身，乃可也。其次莫若善于仁施与，见人贫乏，为其愁心，比若自忧饥寒，乃可也。其次莫若善为设法，不欲乐害，但惧而置之，乃可也。其次人有过，莫善于治而不陷于罪，乃可也。其次人既陷罪也，心不欲深害之，乃可也。其次人有过触死，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其家与比伍，乃可也。其次罪过及家、比伍也，愿指有罪者，慎毋尽灭煞人种类，乃可也。”

夫人者，乃天地之神统也。灭者，名为断绝天地神统，有可伤败于天地之体，其受害甚深，后亦天灭煞人世类也。为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也，当为后生者计，可毋使子孙有承负之厄。是以圣人治，常思太平，令刑格而不用也。所以然者，乃为后生计也。今真人见此微言耶？”“唯唯。”

问：“帝王诸侯之为治，何者最善哉？”曰：“广哀不伤，如天之行最善。”“夫治，莫若大

象天也，虽然，当有次第。”“何谓也？”“夫人最善莫如乐生，急急若渴，乃后可也。其次乐成他人善，如己之善。其次莫若人施，见人贫乏，谓其愁心，比若忧饥寒，乃可也。其次莫若设法，但惧而置之可也。其次人有大罪，莫若于治，不陷于罪过，乃可也。其次人有过触犯，事不可奈何，能不使其家与比伍，乃可也。其次罪及比伍，愿指有罪者，慎无绝嗣也。人者，天地神明之统，伤败天地之体，其为祸深矣。无为子孙承负之厄，常思太平，以消刑格也。”

“真人前。”“唯唯。”“真人真人，不及说乎？但引谦耶？一言之！”“然吾统乃系于地，命属昆仑。今天师命乃在犬，北极紫宫，今地当虚空，谨受天之施，为弟子当顺承，象地虚心，敬受大师之教，然后至道要言，可得□□□□□□。无有师弟子之义，但名为交□□□□□□其才，是名为乱学不纯也。□□□□□□□□敕教，使道不明，一是一非，其说不可传于帝王法，故不敢有言不也。”

“何谦！吾愿与真人共集议之为善，亦无伤于说也。□□□□也。何乎？”“生有先后，知有多少，行有尊卑，居有高下。今吾可说，不若天师所云也。小人之言，不若耆老之睹道，端首之明也。天师既过觉愚不及之生，使得开通，知善恶难之，何一卒致也，愿毋中弃，但为皇天后上。”“然，今既为天语，不与子让也。但些子悒悒常不言，故问之耳。”“不敢悒悒也，今见天师说，积喜且骇。”“何也？”“喜者，喜得逢见师也；骇者，恐顽顿学不遍而师去也。今欲问汲汲，常若大渴欲得饮。”“何乎？”“愿得天师道传弟子，付归有德之君能用者。今阴阳各得其所，天下诸承负之大病，莫不悉愈者也。”“善哉！子之言也。详案吾文，道将毕矣。次其上下，明于日月，自转相使。今日思行之，凡病且自都除愈，莫不解其，皆称叹喜。”“唯唯。”

右治所先后复天心诀师弟子让说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一 丙部之七

件古文名书诀第五十五

“日益愚暗矇不闻生谨再拜，请问一事。”“平言。”真人乃曰：“自新力学不懈，为天问事。”“吾职当主授真人义，无敢有所惜也，疾言之。”“唯唯。今小之道书，以为天经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辞，以为圣经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大德之辞，以为德经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贤明之辞，以为贤经也。今念天师言，不能深知其拘校之意，愿天师闾示其门户，所当先后，令使德君得之，以为严教也；敕众贤，令使各得生校善意于其中也。”

“然，精哉真人问事，常当若此矣，善哉善哉！诺，吾将具言之真人自随而记之，慎毋失吾辞也。吾乃为天地谈，为上德君制作，可以除天地开辟以来承负之厄会，义不敢妄语，必得怨于皇天后上，又且负于上贤明道德之君，其为罪责深大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然，所言拘校上古、中古、下古道书者，假令众贤共读视古今诸道文也，如卷得一善字，如得一善诀事，便记书出之，一卷得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万卷得万善，亿卷得亿善，善字善诀事，卷得十善也，此十亿善字；如卷得百善也，此百亿善字矣。书而记之，聚于一间处，众贤共视古今文章，竟都录出之，以类聚之，各从其家，去中复重，因次其要文字而编之，即已究竟，深知古今天地人万物之精意矣。因以为文，成天经矣。于知之乎？”“善哉善哉！”

“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经中善字诀事，卷得一善也，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万卷得万，亿卷得亿；如卷得十善字也，已得十亿矣；卷得百善字也，已

百亿矣。贤明共记书，聚一间善处，已都合校之，以类相从，使贤明共安而次之，去其复重，即成圣经矣。真人知之乎？”“唯唯。”

“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贤明辞，其中大善者卷记一，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万卷得万，亿卷得亿；卷得十，十亿矣；卷得百，百亿矣。已毕竟，复以类次之，使相从，贤明共安之，去其复重，编而置之，即成贤经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子已知之矣。如都拘校道文经书及众贤书文、及众人口中善辞诀事，尽记善者，都合聚之，致一间处，都毕竟，乃与众贤明大德共诀之，以类更相微明，去其复重，次其辞文而记置之，是名为得天地书文及人情辞，究竟毕定，其善诀事无有遗失，若丝发之间。此道道者，名为洞极天地阴阳之经，万万世不可复易也。”“善哉善哉！”

“行诸！真人可谓已觉矣。”“愚生不及，今愿复问一疑。”“行言。”“今天地开辟以来久远，河雒出文出图，或有神文书出，或有神鸟狩持来，吐文积众多，本非一也。圣贤所作。亦复积多，毕竟各自有事。天师何疑、何睹、何见？而一时示教下古众贤明，共拘校古今之文、人辞哉！”

“然，有所睹见，不敢空妄愁下古贤德也。今吾乃见遣于天，下为大道德之君解其承负、天地开辟以来流灾委毒之谴。古今天文圣书贤人辞，已备足，但愁其集居，各长于一事耳。今案用一家法也，不能悉除天地之灾变，故使流灾不绝，更相承负后生者，曰得灾病增剧，故天怜德君复承负之。天和为后生者，不能独生比积灾诸咎也，实过在先生贤圣，各长于一，而俱有不达，俱有所失。天知其不具足，故时出河雒文图及他神书，亦复不同辞也。夫大贤圣异世而出，各作一事，亦复不同辞，是故各有不及，各有短长也。是也明其俱不能尽悉知究洞极之意，故使天地之间，常有余灾，前后讫不绝，但有剧与不耳。

是故天上算计之，今为文书，上下极毕备足，乃复生圣人，无可复作，无可复益，无可复容言，无可复益于天地大德之君。若天复生圣人，其言会复长于一业，犹且复有余流灾毒常不尽，与先圣贤无异也。

是故天使吾深告教真人，付文道德之君，以示诸贤明，都并拘校，合天下之文、人口诀辞，以上下相足，去其复重，置其要言、要文诀事，记之以为经书。如是乃后，天地真文正字善辞，悉得出也，邪伪毕去，天地大病悉除，流灾都灭亡，人民万物乃各得居其所矣，无复殃苦也，故天教吾拘校之也。

吾之为书，不效言也，乃效征验也。案吾文而为之，天地灾变怪疾病、奸猾谗臣、不详邪伪。悉且都除去，比与阴日而除云无异也。以此效吾言与吾文，□□万不失一也；如不力用吾文也，吾虽敬受天辞下语，见文不用，天安能空除灾哉？自若文书内乱，人亦内乱，灾犹无从得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知之矣。”“愿请问一疑事。”“平言之。”“今天地开辟以来，神圣贤人皆为天所生，前后主为天地语，悉为王者制法，可以除灾害而安天下者。今帝王案用之，不失天心阴阳规矩，其所作文书，各有名号，今当名天师所作道德书，字为等哉？”“善哉！真人之问事也。然，名为大洞极天之政事。”

“何故正名为大洞极天之政事乎？”“然，大者，大也，行此者，其治最优，大无上。洞者，其道德善恶，洞洽天地阴阳，表里六方，莫不响应也，皆为慎善，凡物莫不各得其所者。其为道，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天文、地文、人文、神文，皆撰简，得其善者，以为洞极之经。帝王案用之，使众贤共乃力行之，四海四境之内，灾害都扫地除去，其治洞清明，状与天地神灵相似，故名为大洞极天之政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骇哉！可骇哉！”“行，子已觉知之矣。”

右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书人辞诀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二 丙部之八

九天消先王灾法第五十六

“凡天理九人而阴阳得，何乎哉？”“夫人者，乃理万物之长也。其无形委气之神人，职在理元气；大神人，职在理天；真人，职在理地；仙人，职在理四时；大道人，职在理五行；圣人，职在理阴阳；贤人，职在理文书，皆授语；凡民，职在理草木五谷；奴婢，职在理财货。”

“何乎？”“凡事各以类相理。无形委气之神人，与元气相似，故理元气。大神人有形，而大神与天相似，故理天。真人专又信，与地相似，故理地。仙人变化，与四时相似，故理四时也。大道人长于占知吉凶，与五行相似，故理五行。圣人主和气，与阴阳相似，故理阴阳。贤人治文便言，与文相似，故理文书。凡民乱悞无知，与万物相似，故理万物。奴婢致财，与财货相似，富则有，贫则无，可通往来，故理财货也。夫皇天署职，不夺其心，各从其类，不误也。反之，为大害也。故署置天之凡民，皆当顺此。古者圣人，深承知此，故不失天意，得天心也。真人今宁晓此不？”“善哉善哉！”“吾是所言，以戒真人，不失之也。”“唯唯。”“行努力！”

“愚生今心结不解言，是九人各异事，何益于王治乎不也？”“治得天心意，使此九气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如此九事不合乖忤，不能致太平也。此九事，乃更迭相生成也，但人不得深知之耳，先圣贤未及陈之也，故久闭绝乎！然今一事不得，治不可平。”

“何也？”“太上皇气太至，此九人皆来助王者治也。一气不和，辄有不是者，故不能悉和阴阳而平其治也。其来云何哉？无形神人来告王者，其心口明。大神人时见，教其治意；真人、仙人、大道人悉来为师，助其教化；圣人贤者出，其隐士来为臣；凡民奴婢皆顺善，不为邪恶，是乃天地大喜之征也。其一气不和，即辄有不至者，云何乎？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万物不和得，凡民乱，财货少，奴婢逃亡，凡事失其职，此正其害也。今真人既欲救天乱气，宜努力平之，勿倦懈，慎之。”“唯唯。”

“气得，则此九人俱守道，承负万世先王之灾悉消去矣。此人俱失其所，承负之害日增。此九人，上极无形，下极奴婢，各调一气，而九气阴阳调。夫人，天且使其和调气，必先食气，故上士将入道，先不食有形而食气，是且与元气合。故当养置茅室中，使其斋戒，不睹邪恶，日练其形，毋夺其欲，能出无间去，上助仙真元气天治也，是为神士，天之吏也。毋禁毋止，诚能就之，名为天士简阅善人，天大喜之，还为人利也。”

“何谓乎哉？”“然此得道去者，虽不为人目下之用，皆共调和阴阳气也。古者帝王，祭天上神下食，此之谓也。”

得此九人，能消万世帝王承负之灾。此九人，上极无形，下极奴婢，各调一炁。故上士修道，先当食炁，是欲与元炁和合，当茅室斋戒，不睹邪恶，日炼其形，无夺其欲，能出入无间，上助仙真元炁天治也，是为神士，为天吏也。无禁无止，诚能就之，名天士简阅善人，天大喜，还为人利也。夫得道去世，虽不时目下之用，而能和调阴阳气，以利万物。古者帝王祭天上诸神，为此神吏也。

“曾但天精神自下食耶？”“善哉，子言是也。然此人上为天吏，天精神为其君长，君与吏相为使，吏者职在主行。凡事，吏道人善有功，故君与其下，既下则说喜，故除入承负。吏不说，则道人有过于天，君吏俱不肯下临人食，故过责日增倍。身尚自得重过，何能除

先王之流灾哉？真人亦晓知此不耶？”“可骇哉！吾大怖惶，恍若失气。今且过问天师，不意乃见是说也。”“行，子努力。所说竟，当去矣。”“唯唯。”

右简阅九人竟其志无冤者平王治天因喜解其先王承负。

验道真伪诀第五十七

行事亦且毕不久。“真人前，详受教敕。”“唯唯。”“自行此道之后，承负久故弥远，积厄结气，并灾委毒诚多，不可须臾而尽也。知力行是之后，承负之厄日少，月消岁除愈，何以知之乎？”

“善哉！子之难也，可谓得道意矣。然，明听。行此之后，天下文书且悉尽正，人亦且尽正，皆入真道，无复邪伪文，绝去人，人自谨。其后生者尤甚，更相仿学，皆知道，内有睹，其身各自重爱。其后生者孝且寿，悉工自养老，颜色不与无道时等。后生者日知其至意，以为家也，学复过其先，日益就相厚相亲，爱重有道人，兵革奸猾悉无复为者也，故承负之厄会日消去，此自然之术也。

□□万不失一，是吾之文大效也，不可但苟空设善言也，亲以征验起，乃与天地响相应，何可妄语乎？故文书前后出，非一人稽积难知情，是故吾道以诚也。子连时□□问，必乐欲知其大效。其效相反，犹寒与暑，暑多则寒少，寒多则暑少。

夫天地开辟以来，先师学人者，皆多绝匿其真道，反以浮华学之，小小益耶且薄，后生者日增益复剧，其故使成伪学相传，虽天道积远。先为文者，所以相欺殆之大阶也。壹欺不知，后遂利用之也，令上无复所取信，下无所付归命，因两相意疑，便为乱治。后生者后连相承负，先人之厄会聚并，故曰剧也。天今冤是，故吾语子□□也。真人努力，自爱勉之。子乃为天除病，为帝王除厄，天上知子有重功。”“不敢不敢。”

右效行征验道知真伪诀

四行本末诀第五十八

“真人前。”“唯唯。”“人行有几何乎？”“有百行万端。”“不然也，真人语几与俗人语相类似哉！人有四行，其一者或。”“何谓也？”“然，人行不善则恶，不善亦不恶为浮平行，壹善壹恶，为不纯无常之行，两不可据，吉凶无处也。”“善哉，行吉凶有几何乎？有千条亿端。”“真人之言，几与俗人同。吉凶之行有四，一者，惑何谓也？”“然，凡事为行，不大吉当大凶，不吉亦不凶为浮平命，一吉一凶为杂不纯无常之，吉凶不占。”“善哉！”

“行天地之性，岁月日善恶有几何乎？”“不可胜纪。”“子已熟醉，其言眩雾矣。天地岁月日有四行，一者不纯，主为变怪。”“何谓也？”“然，真人明听。今天地岁不大乐当大恶，不乐亦不恶为浮平岁，壹善壹恶为天变惑岁。令今日不大善当大恶，不善亦不恶为浮平日月，壹善壹恶为惑行，主行为怪异灾。吾是但举纲见始，天下之事皆然矣。”

“何谓也？”“然，天下之万物人民，不入于善，必陷于恶，不善亦不恶，为平平之行，壹善壹恶，为诈伪行，无可立也，平平之行，无可劝，大善与大恶，有成名。”

“何故正有此四行乎？”“善哉，子之难问，可谓得道意矣。然，大善者，太阳纯行也；大恶者，得太阴煞行也；善恶并合者，中和之行也；无常之行，天地中和、君臣人民万物失其道路也。故行欲正，从阳者多得善，从阴者多得恶，从和者这浮平也，其吉凶无常者，行无复法度。是故古圣贤，深观天地岁月日人民万物，视所兴衰浮平进退，以自知行得与不得，与用洞明之镜自照，形容可异。”

“善哉善哉！今当奈何乎？”“然，行守本，法天者，是其始也；法地者，其多贼也；法和者，其次也；无常者，其行未也。”

“今人何故乃得至无常之行乎哉？”“然，先人小小佚失之，其次即小耶，其次大耶，其次大失道路根本，更迷乱，无可倚著其意，因反为无常之行，便易其辞，为无常之年也。是

明道弊未极也，当反本。夫古者圣人睹此，知为未流，极即还反，故不失政也，而保其天命。故大贤圣见事明，是以常独吉也，真人乐重知其信效耶？”“唯天师开示之耳。”

“行岁本兴而未恶者，阴阳之极也；人后生者恶日薄，世之极也；万物本兴未无收者，物之极也；后生语多空欺无核实者，言之极也；文书多稽委积而无真者，文之极也，是皆失本就末，失实就华。故使天地生万物，皆多本无末，实其咎在失本流就末，失真就伪，失厚就薄，因以为常。故习俗不知，复相恶，独与天法相违积久，后生者日轻事，更作欺伪，积习成神，不能复相禁，反言晓事，故致更相承负，成天咎地殃，四面横行，不可禁防。若正虽仁贤，安能中绝此万万世之流过？”

始失小小，各失若粟。天道失之若毫厘，其失千里。粟粟相从从聚，乃到满太仓数万亿斛。夫雨一一相随而下，流不止，为百川，积成四海水多。不可本去，故当绳之以真道，反其末极还就本，反其华还就实，反其伪还就真。夫末穷者宜反本，行极者当还归，天之道也。

夫失正道者，非小病也，乃到命尽后，复相承负其过，后生复迷复失，正道日闇，冥复失道，天气乖忤，治安得平哉？人人被其毒害，人安得寿？万物伤，多夭死。故比比教真人传吾书，使人人自思失道意，身为病；各自忧劳，则天地帝王、人民万物悉安矣。真人乐合天心，宜勿懈怠也。”

“唯唯。愿复问一疑：天师今是吉凶，曾但其时运然耶？”“善哉，真人之难，得道意矣。极上者当反下，极外者当反内，故阳极当反阴；极于下者当反上，故阴极反阳，极于末者当反本。今天地开辟以来，小小连失道意，更相承负，便成邪伪极矣。”

“何以知之乎？”“以万物人民，皆多前善后恶，少成事，言前□□哉！前有实，后空虚。古者圣人，常观视万民之动静以知之，故常不失也。”

“善哉善哉！愿复乞问一事。”“行言。”“今若天师言，物有下极上极。今若九人，上极为委气神人，下极奴婢。下学得上行，上极亦得复下行不耶？”

“善哉，子之问也。今真人自若愚罔。未洞于太极之道也。今是委气神人，乃与元气合形并力，与四时五行共生。凡事人神者，皆受之于天气，天气者受之于元气。神者乘气而行，故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故无神亦死，无气亦死，委气神人宁人人腹中不邪？”“唯唯。”

凡圣皆有极，为无形神人，下极为奴婢。神人者，乘气而行，故人有气即有神，气绝即神亡。

“又五行乃得兴生于元气，神乃与元气并同身并行。今五行乃入为人藏，是宁九人，上极复下，反人身不？”“善哉善哉！初学虽久，一睹此说耳。”“然，子学当精之，不精无益也。”“唯唯。见天师言，夫天道固如循环耶？”“然，子可谓已知之矣。行去，有疑勿难问。”“唯唯。”

右简天四行实本末太极以反政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三 丙部之九

大小谏正法第五十九

真人稽首言：“愚生暗昧，实不晓道，今既为天视安危吉凶，乃敢具问道之诀。今世神祇，法岂亦有谏正邪？唯天师教敕，示以至道意。”“子之所问，何其妙要深远也！”

“吾伏见人相谏正，故问天亦有相谏正不？”“善哉，子之所问，已得天道实核矣。天精已出，神祇悦喜矣。今且为子具说其大要意，今使可万万世不可忘也。”“唯唯。”

“然，天者小谏变色；大谏天动裂其身，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三光小谏小事星变

色，大谏三光失度无明，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地也小谏动摇，大谏山土崩地裂，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五行小谏，灾生，大谏，生东行虫杀人，南行毒杀人，西行虎狼杀人，北行水虫杀人，中央行吏民克毒相贼杀人，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四时小谏，寒暑小不调；大谏，寒暑易位，时气无复节度，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

六方精气共小谏，乱覆数起，中有生虫灾，或飞或步，多云风而不雨，空虚无实，大谏，水旱无常节，贼杀伤万物人民，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飞步鸟兽小谏灾人，大谏禽兽食人，蝗虫大兴起，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鬼神精小谏，微数贼病吏民，大谏裂死天门，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

六方小谏，风雨乱发，狂与恶毒俱行伤人，大谏横加绝理，瓦石飞起，地土上柱皇天，破室屋，动山阜，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天地音声之小谏，雷电小急声，大谏人多相与污恶，使霹雳数作，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吏民小谏，更变色，大谏多相贼伤，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天地六方八极大谏，俱欲正河雒文，出天明证，天下瑞应书见，以谏正君王，天下莫不响应，谏而不从，因而消亡矣。

天道经会当用，复以次行，是故古者圣贤见事，辄惟论思其意，不敢懈怠，失毛发之间，以见微知著，故不失皇天心，故能存其身，安其居，无忧患，无危亡。凶不得来者，计事校竿，实乃天心意同也。”

“善哉善哉！愚生已解。今唯明天师既陈法，愿闻其因而消亡意，党开之。善哉善哉，子之心也。然，天道乃祐易教，祐至诚，祐谨顺，祐易晓，祐易救。将要人君厚，故教之。不要其厚者，不肯教之也。其象效，犹若人相与亲厚，则相教示以事；不相与至厚，不肯教示之也。教而不听，忿其不以时用其言，故废而置之，不复重教示之也，于是灾变怪便止，不复示救人也。如是，则虽贤圣，聋暗无知也。聪明闭塞，天地神祇不肯复谏正者也，灾异日增不除，人日衰亡，失其职矣。

天之所祐者，祐易教，祐至诚，祐谨顺，祐易晓，祐救。天之于帝王最厚矣，故万般误变以致之。不听其教，故废而致之。天地神明不肯复谏正也，灾异日增，人民日衰耗，亡失其职。

故古者圣贤，旦夕垂拱，能深思虑，未尝敢失天心也。故能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正天文，保五行，顺四时，观其进退，以自照正行，以深知天得失也。唯天地自守要道，以天保应图书为大命，故所行者悉得应若神。是乃独深得天意也，比若重现合矩，相对而语也，故神灵为其动摇也。如逆不肯用其谏正也，乃要天反与地错，五行四时为其乱逆，不得其理，故所为者不中，因而大凶矣，此之谓也。子宁晓未？”“唯唯。”

“故天地之性，下亦革谏其上，上亦革谏其下，各有所长短，因以相补，然后天道凡万事，各得其所。是故皇天虽神圣，有所短，不若地之所长，故万物受命于天，反养体于地。三光所短，不若火所长，三光虽神且明，不能照幽寝之内，火反照其中。大圣所短，不若贤者所长。人之所短，不若万物之所长。故相谏及下，极小微，则不失道，得天心。故天生凡事，使其时有变革，悉皆以谏正人君，以明至德之符，不可不大慎也。夫天地万物变革，是其语也。”

“唯唯，皇天师既示晓，愿效于人。”“诺，子详聆吾言，而深思念之。臣有忠善诚信而谏正其上也，君不听用，反欲害之，臣骇，因结舌为瘖，六方闭不通。贤儒又畏事，因而蔽藏，忠信伏匿，真道不得见。君虽圣贤，无所得闻，因而聋盲，无可见奇异也，日以暗昧。君聋臣瘖，其祸不禁；臣昧君盲，奸邪横行；臣暗君聋，天下不通，善与恶不分别，天灾合同，六极战乱，天下并凶，可不慎乎哉？”“唯唯。”

“故古者圣贤重灾变怪，因自以绳正，故万不失一者，实乃与要文大道同，举事悉尽忠，无复凶。子重诫之，谨慎吾言。”“唯唯。”“然，夫天高且明，本非一精之功德也；帝王治得天心，非一贤臣之功。今吾之言，但举其纲见始，凡事不可尽书说也，子自深计其意。”

“唯唯。”“行去矣，说何极乎？勿复有可问也。”“唯唯。”

右天谏正书诀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四 丙部之十

案书明刑德法第六十

真人纯谨敬拜：“纯今所问，必且为过责甚深。吾归思师书言，悉是也，无以易之也，但小子愚且蒙，惛悞不知明师皇天神人，于何取是法象。今怪师言积大□□，愿师既哀怜，示其天证阴阳之诀，神祇之卜要效。今且不思，心中大烦乱，所言必触师之忌讳，又欲言不能自禁绝，唯天师虽非之，愿以天之明证法示教，使可万万世传，昭然无疑，比若日中之明也，终始不可易而去也。”

“然，子固固不信吾言邪？子自若未善开通，知天心意也。子自若愚乎！愈于俗人无几耳。以为吾言可犯也，犯者乱矣，逆者败矣。吾且与子语，皆已案考于天文，合于阴阳之大诀乃后言也。子来者为天问事，吾者为天传言制法，非敢苟空伪言佞语也。子生积岁月日幸不少，独不见扰扰万物之属，悉尽随德而居，而反避刑气邪？此者，纯皇天之明要证也，所以严敕人君之治，得失之效也。”

“唯唯。今若且觉而未觉，愿重问其教戒。”“然。夫刑德者，天地阴阳神治之明效也，为万物人民之法度。故十一月大德在初九，居地下。德时在室中，故内有气，万物归之也。时刑在上六，在四远野，故外无气而清也，外空万物，士众皆归王德，随之入黄泉之下。十二月德在九二，之时在丑，居土之中，而未出达。时德在明堂。万物随德而上，未敢出见，上有刑也。正月寅，德在九三。万物莫不随盛德乐窥于天地而生，时德居庭。二月德在九四在卯，已去地，未及天，谪在界上，德在门，故万物悉乐出窥于门也。三月盛德在九五，辰，上及天之中，盛德时在外道巷，故万物皆出居外也。四月巳，德在上九，到于六远八境，盛德八方，善气阳气莫不响应相生。扰扰之属，去内室，之野处，时刑在万物之根，居内室，故下空无物，而上茂盛也，莫不乐从德而为治也。是治以德之大明效也。”

“今谨已闻用德，愿闻用刑。”“然，五月刑在初六，在午，地下，下内清无气，地下空。时刑在室中，内无物，皆居外。六月刑居六二，在未，居土之中，未出达也。时刑在堂，时刑气在内，德气在外，扰扰之属莫不乐露其身，归盛德者也。七月刑在六三，申之时。刑在庭，万物未敢入，固固乐居外。

八月刑在六四，酉，时上未及天界。时德在门，万物俱乐窥于门，乐入随德而还反也。九月刑在六五，在戌，上及天中。时刑在道巷，万物莫不且死困，随德入藏，故内日兴，外者空亡。十月刑在上六，亥。时刑及六远八境四野，万物扰扰之属，莫不入藏逃，随德行，到子明堂，跂行自怀居内，野外空无士众，是非好用刑罚者见从去邪哉？

但心意欲内怀以刑，治其士众，辄日为其衰少也，故五月内怀一刑，一群众叛；六月内怀二刑，二群众叛；七月内怀三刑，三群众叛；八月内怀四刑，四群众叛；九月内怀五刑，五群众叛；十月内怀六刑，六群众叛，故外悉无物，皆逃于内，是明证效也。故以刑治者，外恭谨而内叛，故士众日少也。是故十一月内怀一德，一群众入从；十二月内怀二德，二群众入从；正月内怀三德，三群众入从；二月内怀四德，四方群众入从；三月内怀五阳盛德，五群众贤者入从；四月内怀六德，万物并出见，莫不扰扰，中外归之，此天明法效也。

二月八月，德与刑相半，故二月物半伤于寒，八月物亦半伤于寒；二月之时，德欲出其士众于门，刑欲内其士众于门，俱在界上，故二月八月，万物刑德适相逢，生死相半，故半伤也。子今乐知天地之常法，阴阳之明证，此即是也。夫刑乃日伤杀，厌畏之，而不得

众力，反曰无人；德乃舒缓日生，无刑罚而不畏万物，反口降服，悉归王之，助其为治，即是天之明证，昭然不疑也。”

“今人不敬畏不可治，奈何乎哉？”“然古者圣人君子，威人以道与德，不以筋力刑罚也。不乐为善德，劣者反欲以刑罚威惊以助治，犹见去也。夫刑但可以遗穷解卸，不足以生万物，明扰扰之属为其长也。今使人不内附，反欺诈，其大咎在此。

二月八月，德与刑相半，故万物半伤于寒。夫刑日伤杀，厌畏之，而不得众力。古者圣人威人以道德，不以筋力刑罚也。

今子比连时来学，问事虽众，多畜积文，则未能纯信吾书言也，得此宁解未哉？”纯稽首敬拜：“有过甚大，负于明师神人之言，内惭流汗，但愚小德薄至贱，学日虽多，心顿不能究达明师之言，故敢不反复问之！其大不谦，久为师忧不也。”“但为子学未精耳，可慎之。天乃为人垂象作法，为帝王立教令，可仪以治，万不失一也。子欲知其意，正此也。治不惟此法，常使天悒悒，忿忿不解，故多凶灾，子戒之！天将兴之者，取象于德；将衰败者，取法于刑，此之谓也。

吾之言，谨与天地阴阳合其规矩，顺天地之理，为天明言纪用教令，以示子也。吾之言，正若锋矢无异也，顺之则日兴，反之则令自穷也。天法神哉神哉！是故夫古者神人、真人、大圣，所以能深制法度，为帝王作规矩者，皆见天文之要，乃独内明于阴阳之意，乃后随天地可为以治，与神明合其心，观视其可为也，故其治万不失一也。

为垂象作法，为帝王立教令，可仪以治。王道将兴，取象于德；王道将衰，取象于刑。夫为帝王制法度，先明天意，内明阴阳之道，即太平至矣。

今愚吏人民，以为天法可妄犯也，自恣不以法度，故多乱其君治也，大咎在此也。今子得书，何不详结心意，广宁思之？幽室闲处，念天之行，乃可以传天之教，以示教愚人，以助帝王为法度也。将举刑用之，当深念刑罚之所居，皆见从去寂然无士众独处，故冬刑在四野无人，万物悉叛之内藏，避之甚。夏刑在内，万物悉出归德，地下室内中空，刑寂然独居，皆随德到野处。德在外，则万物归外；德在幽空，则物归内。”

“天刑其威极盛，幸能厌服人民万物，何故反不能拘制其上众，独不怪斯耶？”“明刑不可轻妄用。伤一正气，天气乱；伤一顺气，地气逆；伤一儒，众儒亡；伤一贤，众贤藏，凡事皆有所动摇，故古者圣人、圣王、帝主，乃深见是天戒书，故畏之不敢妄为也，恐不得天心，不能安其身也，上皇天德之人，乃独深见道德之明效也。不厌固不畏骇，而士众归之附之，故守道以自全，守德不敢失之也。

子德吾书诵读之，而心有疑者，常以此书一卷，自近旦夕常案视之，以为明戒证效，乃且得天心意也。违此者，已与天反矣。是犹《易》之乾坤，不可反也；犹六甲之运，不可易也；犹五行固法，不可失也；犹日月之明，不可掩盖也；犹若君居上，臣在下，故不可乱也。

此所以明天地阴阳之治，有好行德者。或有愚人，反好刑，宜常观视此书，以解迷惑。务教人为善儒，守道与德，思退刑罚，吾书□□正天法度也。夫为道德易乎？为刑罚难乎？爱之则日多，威之反日无也。子疾去矣，为天传吾书，毋疑也，吾书言不负于天地六合之扰扰也。”

“唯唯，诚归思过，惟论上下，不敢失一也。”“行，戒之慎之。子不能分别详思吾书意，但观天地阴阳之大部也。从春分到秋分，德居外，万物莫不出归王外，蛰虫出穴，人民出室；从秋分至春分，德在内，万物莫不归王内，蛰藏之物悉入穴，人民入室，是以德治之明效也。从春分至秋分，刑在内治，万物皆从出至外，内空，寂然独居；从秋分至春分，刑居外治外，无物无气，空无士众，悉入从德，是者明刑不可以治之证也。

故德者与天并心同力，故阳出亦出，阳入亦入；刑与地并力同心，故阴出亦出，阴入亦入。德者与生气同力，故生气出亦出，入亦入；刑与杀气同力，故杀气出亦出，入亦入。

德与天上行同列，刑与地下行同列。德常与实者同处，刑与空无物同处。德常与兴同处，故外兴则出，内兴则入，故冬入夏出；刑与衰死气同处，故冬出而夏入，死气者清，故所居而清也。

故德与帝王同气，故外王则出阴，内王则入刑；刑与小人同位，故所居而无士众也。物所归者，积帝王德，常见归，故称帝王也；刑未尝与物同处，无士众，故不得称君子。是故古者圣人独深思虑，观天地阴阳所为，以为师法，知其大□□万不失一，故不敢犯之也，是正天地之明证也，可不详计乎！可不慎哉！自然法也，不以故人也，是天地之常行也。今悉以告子矣，子宜反复深思其意，动作毋自易。”“唯唯，不敢负。”“行，吾已悉传付真法语于子，吾忧解矣。为天除咎，以敕至德，以兴王者，子毋敢绝，且蒙其害。”“唯唯。”

右案天法以明古今前后治者所好得失诀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五 丙部之十一

起土出书诀第六十一

“下愚贱生不胜，心所欲问，犯天师忌讳，为过甚剧。意所欲言，不能自止，小人不忍情愿，五内发烦慙悒悒。请问一大疑，唯天师既待以赤子之分，必哀原其饥渴汲汲乎！”“行道之，何谦哉！”

“唯唯。今天师乃与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与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规合矩，不失毛发之间也。知天地常所忧□□，是故下愚不及生冒慙，乃敢前具问，愿得知天地神灵其常所大忌讳者何等也？”

“善乎，生精益进哉！子今且可问正入天地之心意，人得知之，著贤人之心，万世不复去也。吾常乐欲言，无可与语，今得真人问之，心中欢喜，且为子具分别道之。不敢有可隐匿也，所以然者，乃恐天地神灵深恶吾，则为身大灾也。真入但安坐明听，天地所大疾苦，恶入不顺与不孝。”

“何谓也？愿闻之。”“善乎，子之难也。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反共治生，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父当主教化以时节，母主随父所为养之，子者生受命于父，见养食于母，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

“何谓也？”“然，父教有度数时节，故天因四时而教生成，终始自有时也。夫恶人逆之，是为子不顺其父。天气失其政令，不得其心，天因大恶入，生灾异，以病害其子。比若家人，父怒治其子也，其变即生，父子不和，恨子不顺从严父之教令，则生阴胜其阳，下欺其上，多出逆子也。臣失其职，鬼物大兴，共病人，奸猾居道傍，诸阴伏不顺之属，咎在逆天地也。真入是又可不顺乎？此乃自然之术，比若影之应形，与之随马不脱也，诚之！”“唯唯。”

“天师乃与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与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规合矩，不失毛发之间也。知天地常所忧预，得知天地之大忌讳者，何等也？”“天地神灵深大疾苦，恶入不顺不孝。”“何谓也？”“夫天地中和三气，内共相与为一家，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为治，称子。子者受命于父，恩养于母，为子乃敬事父而爱其母。”“何谓也？”“然，父教有度数时节，故因四时而教生成，恶人逆父之意，天气失其政令，比若家人，父怒其子，父子不和，阴胜阳，下欺上，臣失其职，鬼物大兴。”

“今谨已敬受师说天之教敕，愿闻犯地之禁。”“诺，真人明听。”“唯唯。”“天者，乃父也；地者，乃母也；父与母俱人也，何异乎天亦天也，地亦天也。父与母，但以阴阳男女别耳，其好恶者同等也。天者养人命，地者养人形，人则大愚蔽且暗，不知重尊其父母，常使天地生凡人，有悔，悒悒不解也。”

“何谓也？”“善哉，子之言也，深得天地意，大灾害将断，人必吉善矣。”“何谓也？唯天师分别之。”“然今天下之人，皆共贼害，冤其父母。”“何谓也？”“四时天气，天所案行也，而逆之，则贼害其父。”“何谓也？”“今人以地为母，得衣食焉，不共爱利之，反共贼害之。”

“何谓也？”“然，真人明听，人乃甚无状，共穿凿地，大兴起土功，不用道理，其深者下著黄泉，浅者数丈。母内独愁患，诸子大不谨孝，常苦忿忿悃悃，而无从得通其言。古者圣人，时运未得及其道之，遂使人民妄为，谓地不疾痛也。地内独疾痛无譬，乃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愁困其子不能制，上訴人于父，诉之积久，复久积数，故父怒不止，灾变怪万端并起，母复不说常怒，不肯力养人民万物。父母俱不喜，万物人民死，不用道理，咎在此。

后生所为日剧，不得天地意，反恶天地，言不调；又共疾其帝王，言不能平其治。内反人人自得过于天地，而不自知，反推其过以责其上，故天地不复爱人也，视其死亡忽然。人虽有疾，临死啼呼，罪名明白，天地父母不复救之也，乃其罪大深过，委顿咎责，反在此也。其后生动之尤剧，乃过前，更相仿效，以为常法，不复拘制，不知复相禁止，故灾日多，诚共冤天地。天地，人之父母也，子反共害其父母而贼伤病之，非小罪也，故天地最以不孝不顺为怨，不复赦之也。人虽命短死无数者，无可冤也。真人岂晓知之邪？”“唯唯。”

天地之位，如人男女之别，其好恶皆同。天者养人命，地者养人形，今凡共贼害其父母。四时之气，天之按行也，而人逆之，则贼害其父；以地为母，得衣食养育，不共爱利之，反贼害之。人甚无状，不用道理，穿凿地，大兴土功，其深者下及黄泉，浅者数丈。独母愁患诸子大不谨孝，常苦忿忿悃悃，而无从得通其言。古者圣人，时运未得通其天地之意，凡人为地无知独不疾痛，而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故父灾变复起，母复怒，不养万物。父母俱怒，其子安得无灾乎？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可不核哉！

“今天使子来具问，是知吾能言，真人不可自易，不可不慎也。”“唯唯。”“今人共害其父母，逆其政令，于真人意，宁可久养不邪？故天不大矜之也。”“今天师哀愚生为其具说，以何知天地常忿忿悃悃，而怨恶人数起土乎？”“善哉，天使子屈折问之，足知为天地使子问此也。诺，吾甚畏天，不敢有可隐，恐身得灾，今且使子昭然知之，终古著之胸心，不可复忘也。

今有一家有兴功起土，数家被其疾，或得死亡，或致盗贼县官，或致兵革斗讼，或致蛇蜂虎狼恶禽害人。大起土有大凶恶，小起土有小凶恶，是即地忿忿，使神灵生此灾也，故天地多病人，此明证也。子知之邪？”

“唯唯。今或有起土反吉无患者，何也？”“善哉，子之问也，皆有害，但得良善土者，不即病害人耳，反多四方得其凶，久久会且害人耳。得恶地者，不忍人可为，即害之也，复并害远方。”“何也？”“是比若良善肠之人也，虽见冤，能强忍须臾，心不忘也，后会害之；恶人不能忍，须臾交行。”

“善哉善哉！今地身体积巨，人比于地，积小小，所为复小不足道，何乃能疾地乎哉？”“善哉，子之难也。天使子分别不明此。”“以何知之？”“以其言大悃悃。子今欲云何，心中悃悃，欲言乃快，天地神精居子腹中，敬子趣言，子固不自知也。凡人所欲为，皆天使之。诺，不敢有可匿也，子明德。”“唯唯。”

或起土不便为灾者，得良善地也；即灾者，得凶恶地也。主能害人，并害远方。何谓也？比若良善之人，虽见冤害，强忍须臾，心终不忘也；恶人不能忍须臾，便见灾害也。地体巨大，人比于地积小，所穿凿安能为害也？

“今子言：人小小，所动为不能疾地。今大人躯长一丈，大十围，其齿有齧虫，小小不足道，合人齿。大疾当作之时，其人啼呼交，且齿久久为墮落悉尽。夫人比于天地大小，如此虫害人也。齿尚善金石，骨之坚者也；夫虫，但肉耳，何故反能疾是子？人之疾地，如此矣。子知之邪？行，真人复更明开耳。”“唯唯。”

然比夫人躯长一丈，大十围，其齿龋间虫，小小不足道，食人齿。大疾当作之时，其人啼呼，久久齿为之坠落悉尽。人比于天地大小，如此虫与人矣。齿若金石之坚者，小虫但肉耳，而害物若此。

“夫人或有长出丈，身大出十围。疽虫长不过一寸，其身小小，积小不足道也，居此人皮中，旦夕啮之，其人病之，乃到死亡。夫人与地大小，比若此矣。此虫积小，何故反贼杀此人乎？真人其为愚暗，何故大剧也，将与俗人相似哉？”“实不及。”“子尚不及，何言凡人乎？”“有过有愚，唯天师，愿闻不及业，幸为愚生竟说其意。”“诺，不匿也。吾知天地病之剧，故口口语子也。行复为子说一事，使子察察重明知之。”“唯唯。”

“今大丈夫力士，无不能拘制疥虫。小小不足见也，有一斗所共食此人，病之疾痛不得卧，剧者著床。今疥虫蚤虱小小，积众多，共食人，蛊虫者杀人，疥虫蚤虱同使人烦懣，不得安坐，皆生疮疡。夫人大小比于地，如此矣。宁晓解不？”“唯唯。”

今有大丈夫巨力之士，无不能制蚘虫者。一升蚘虫共蚀此人，乃病痛不得卧，剧者著床。今蚘虫蚤虱小小，积众多，共食人，蛊虫者能杀人，蚤虱同使人烦满，不得安坐，皆生疮耳。人之害天地，亦若是耳。

“行，今子或见吾所说，如不足以为法也，今为子言之。人虽小，其冤愁地形状，使人昭然自知，深有过责，立可见也，今一大里有百户，有百井；一乡有千户，有千井；一县有万户，有万井；一郡有十万户，有十万井；一州有亿户，有亿井。大井一丈，中井数尺，小井三尺，今穿地下著黄泉，天下有几何哉？或一家有数井也。今但以小井计之，十井长三丈，百井长三十丈，千井三百丈，万井三千丈，十万井三万丈，天下有如此者凡几井乎？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也。今穿子身，得其血脉，宁疾不邪？今是一亿井者，广从凡几何里？子自详计之，天下有几何亿井乎哉？故人为冤天地已明矣。

子贼病其母，为疾甚剧，地气漏泄，其病人大深，而人不爱不怜之，反自言常冤天地，何不纯调也？此不反邪？是尚但记道诸井耳。今天下大屋丘陵冢，及穿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竖柱，妄掘凿沟渎，或闭塞壅阏，当通而不得通有几何乎？今是水泉，或当流，或当通，又言闭塞穿凿之几何也？

今水泉当通，利之乃宜，因天地之利渎，以高就下。今或有不然，妄凿地形，皆为疮疡；或有塞绝，当通不通。王治不和，地大病之，无肯言其为疾病痛者。地之精神，上天告诉不通，日无止也，天地因而俱不说喜，是以太和纯气难致也。真人宁解不邪？”

“唯唯。今人生天地之间，会当得室庐以自盖，得井饮之，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今天不恶人有室庐也，乃其穿凿地大深，皆为疮疡，或得地骨，或得地血。”“何谓也？”“泉者，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良土，地之肉也。洞泉为得血，破石为破骨，良土深凿之，投瓦石坚木于中为地壮，地内独病之，非一人甚剧。”

“今当云何乎？”“地者，万物之母也，乐爱养之，不知其重也。比若人有胞中之子，守道不妄穿凿其母，母无病也；妄穿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矣。人不妄深凿地，但居其上，足以自彰隐而已，而地不病之也，大爱人，使人吉利。”

“今愿闻自彰隐多少而可。”“凡动土入地，不过三尺，提其上。”“何止以三尺为法？”“然，一尺者，阳所照，气属天；二尺者，物所生，气属中和；三尺者，属及地身，气为阴；过此而下者，伤地形，皆为凶。”

“古者穴居云何乎？”“同贼地形耳。多就依山谷，作其岩穴因地中，又少木梁柱于地中，地中少柱，又多倚流水，其病地少微，故其人少病也。后世不知其过，多深贼地，故多不寿，何也？此剧病也。”

穿地见泉，地之血也；见石，地之骨也；土，地之肉也。取血，破骨，穿肉，复投瓦石坚木于地中，为疮。地者，万物之母也，而患省若此，岂得安乎？凡人居母身上，亦有障隐多少。穿地一尺，为阳所照，气属天；二尺者，物之所生，气属中和；三尺者及地身，阴；过此

已往，皆伤地形也。

今天不恶人有庐室也，乃恶人穿凿地太深，皆为创伤，或得地骨，或得地血者。泉是地之血也，石为地之骨也，地是人之母，妄凿其母，母既病愁苦，所以人固多病不寿也。凡凿地动土，入地不过三尺为法：一尺者，阳所照，气属天也；二尺者，物所生，气属中和也；三尺者及地身，气属阴；过此而下者，伤地形，皆为凶也。古者依山谷岩穴，不兴梁柱，所以其人少病也。后世贼土过多，故多病也。

“今时时有近流水而居，不凿井，固多病不寿者，何也？”“此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负，比若一家有过，及其兄弟也。”

“今人或有不动土，有所立，但便时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是者行不利，犯神。”“何神也？”“神非一，不可豫名也。真人晓邪？”“唯唯。”

“今时有近流水而居，不凿井，何故多病不寿，何也？”答曰：“如此者，是明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负，比如一家有过，及其兄弟也。是知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宁不病乎？”又云，有问者曰：“今人或有不动土，有所立，便旦时有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答曰：“如是者，行动不利，犯神凶也。”问曰：“犯何神也？”答曰：“神者非一，不可务名也。”

“是故人居地上，不力相教为善，故动作，过反相及也，是者冤。”“今人或大远流水，会当得井水饮之乃活，当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有故井者，宜使因故相与共饮之，慎无数易之；既易，宜填其故，塞地气，无使发泄。饮地形，令地衰，不能养物也。填塞故，去中壮。”

“何谓也？”“谓井中瓦石材木也，此本无今有，比若人身中有奇壮，以为病也。”“可怪哉！可怪哉！卿不及天师详问之，不但知是。”

“真人来前。”“唯唯。”“子问事，恒常何一究详也？”“所以详者，比与天师会见，言人命在天地，天地常悦喜，乃理致太平，寿为后，是以吾居天地之间，常骇忿天地，故勉勉也。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善哉，子之言也。吾所以常恐骇者，见天地毒气积众多，贼杀不绝，帝王愁苦，其治不平，常助其忧之，子何豫助王者忧是乎？”“吾闻积功于人，来报于天，是以吾常乐称天心也。”“善哉子意。”

“今天师既开通愚生，示以天忌，愿复乞问一疑事：今河海下田作室庐，或无柱梁，入地法三尺，辄得水，当云何哉？”“善乎，子之问也。此同有害耳，宜复浅之。此者，地之薄皮也，近地经脉。子欲知其效，比若人，有厚皮难得血，血出亦为伤矣。薄皮者易得血，血出亦为伤，俱害也，故夫血者，天地之重信效也。夫伤人者，不复道其皮厚与薄也。见血为罪名明白。夫人象天地，不欲见伤，伤之则怒，地何独欲乐见伤哉？夫天地，乃人之真本，阴阳之父母也，子何从当得伤其父母乎？真人宜深念是于赤心。愚人或轻易，忽然不知，是为大过也。”

“今子当得饮食于母，故人穿井而饮之，有何剧过哉？”“子言已失天心明矣。今人饮其母，乃就其出泉之处，故人乳，人之泉坼也，所以饮子处，比若地有水泉可饮人也。今岂可无故穿凿其皮肤，而饮其血汁邪？真人难问，甚无意。”

“愚生有过，触天师忌讳。”“不谦也。然难问不极，亦不得道至诀也。不恶子言也，此必皇天大疾，乃使子来，口口问是，此故子言屈折不止也。”“今唯天师原之，除其过。愚生欲言，不能自禁止。”“平行，何所谦？子既劳为天地远来问，慎无闭绝吾书文也。”

“唯唯。凡人不见睹此书，不自知罪过重，反独常共过罪天地，何不和也？治何一恶不平也？”“不知人人有过于天地，前后相承负，后生者得并灾到，无复天命，死生无期度也。真人努力，无灭去此文，天地且非怒人。”“唯唯。”“真人被其谪罚，则凶矣。”“唯唯。”

“书以付归有德之君，宜以示凡人，入乃天地之子，万物之长也。今为子道，当奈何乎？俱各自深思，从今以往，欲乐富寿而无有病者，思此书言，著之胸心，各为身计。真人

无匿也，传以相告语。今天地之神，乃随其书而行，察视人言何也，真人知之邪？”

“今以何知其随人而行？”“以吾言不信也，子诚绝匿此书，即有病；有敢绝者，即不吉，是即天地神随视人之明证也，可畏哉！”“唯唯。”

“行去，自励自励！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今乃反愁天地，共贼害其父母，以何为而得安吉乎哉？前后为是积久，故灾变不绝也。吾语不误也。吾常见地神上自讼，未尝绝也，是故诚知其□□。见真人比如丁宁问之，即知为天使真人来问，是天欲一发觉此事，令使人自知。百姓適知责天，不知深自责也。”

“今天何故一时使吾问是乎？”“所以使子问是者，天上皇太平气且至，治当太平，恐愚民人犯天地忌讳不止，共乱正气，使为凶害，如是则太平气不得时和，故使子问之也。欲乐民不复犯之，则天地无病而爱人，使五谷万物善以养之也；如忽之，忿不爱人，不肯养之也。故将凶岁者，无善物；将兴岁，其物善，此之谓也。真人知之邪？”

“善哉善哉！古者问当太平，何不禁人民动上地哉？”“善乎，子之问事也。天地初起，未尝有今也。”“以何明之？”“今者天都举，故乃录委气之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皆当出辅德君治，故为未尝有也。初阴阳开辟以来，录天民仕之，未尝有此也，故为最大也。”“可骇哉！可骇哉！”

“是故都出第一之道，教天下人为善之法也。人善即其治安，君王乐游无忧。”“善哉善哉！乐乎乐乎！”“是故教真人急出此书，慎无藏匿，以示凡民。百姓见禁且自息，如不止，祸及后世，不复救。得罪于天地，无可祷也。真人宁知之邪？”“唯唯。”“行去，书中有所疑乎，来问之。”“唯唯。”

右解天地冤结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六 丙部之十二

道无价却夷狄法第六十二

“天师将去，无有还期，愿复乞问一两结疑。”“行，今疾言之，吾发已有日矣，所问何等事也？”“愿乞问明师前所赐弟子道书，欲言甚不谦大不事，今不问人，犹终古不知之乎。”“行勿讳。”“今唯明师开示下愚弟子。”“诺。”

“今师前后所与弟子道书，其价直多少？”“噫！子愚亦大甚哉！乃谓吾道有平耶？诺，为子具说之，使子觉悟，深知天道轻重、价直多少。然今且赐子千斤之金，使子以与国家，亦宁能得天地之欢心，以调阴阳，使灾异尽除，人君帝王考寿，治致上平耶？今赍万双之璧玉，以归国家，宝而藏之，此天下之珍物也，亦宁能使六方太和之气尽见，瑞应悉出，夷狄却去万里，不为害耶？”

今吾所与子，道毕具，乃能使帝王深得天地之欢心，天下之群臣遍说，跋行动摇之属莫不忻喜，夷狄却降，瑞应悉出，灾害毕除，国家延命，人民老寿。审能好善、案行吾书，唯思得其要意，莫不响应，比若重规合矩，无有脱者也。成事大□□，吾为天谈，不欺子也，今以此天法奉助有德帝王，使其无忧，但日游，其价直多少哉！子之愚心，解未乎哉？”

诺，复为子陈一事也。天下之人好善而悦人者，莫善于好女也，得之乃与其共生子，合为一心，诚好善可爱，无复双也。今以万人赐国家，莫不悦且喜，见之者使人身不知其老也，亦宁能安天地，得万国之欢心，令使八远响应，天下太平耶哉？吾道乃能上安无极之天，下能顺理无极之地，八方莫不悦乐来降服，扰扰之属者，莫不被其德化，得其所者也。是价直多少，子自深计其意。

子欲乐报天重功，得天心者，疾以吾书报之。如以奇伪珍物累积之上柱天，天不为其说喜也，不得天之至心也。欲得天心，乃宜旦夕思吾书言，已得其意，即亦得天心矣，其价

直多少乎？

故赐国家千金，不若与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与国家万双璧玉，不若进二大贤也。夫要言大贤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乐而致太平，除去灾变，安天下，此致大贤要言奇道，价直多少乎哉？

故古者圣贤帝王，未尝贫于财货也，乃常苦贫于士，愁大贤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称皇天心，而常愁苦，若但欲乐富于奇伪之物，好善之，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四海也；积金玉璧奇伪物，纵横千里，上至天，不能致大贤、圣人、仙士，使来辅治也。

子详思吾书，大贤自来，共辅助帝王之治，一旦而同计，比若都市人一旦而会，万物积聚，各资所有，往可求者。得行吾书，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光照纮远八方。四夷见之，莫不乐来服降，贤儒悉出，不复蔽藏，其兵革皆绝去，天下垂拱，而行不复相伤，同心为善，俱乐帝王。吾书乃能致此，其价直多少，子亦知之耶？

欲与国千斤金，不若与一要言，以致治太平，除灾安天下。古者帝王未尝患财货，乃患贫于士，愁大贤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日以疏少，以是不称皇天之心。若积金玉奇物，纵横千里，直上至天，终不致大贤、圣人、仙士来，赖助帝王之治。

故古者圣贤，独深知道，重气平也，故不以和士，但付归有德；有德知天地心意，故尊道重德。愚人实奇伪之物，故天书不下，贤圣不授，此之谓也。子其慎之矣，吾言不误也，子慎吾道矣。夫人持珍物璧玉金钱行，冥尚坐守之，不能寐也。是尚但珍物耳，何言当传天宝贝图书，乃可以安天地六极八远乎？出，子复重慎之。”“唯唯。”

“吾书乃天神吏常坐其傍守之也，子复戒之。”“唯唯。”“吾书乃三光之神吏常随而照视之也。”“唯唯。”“吾书即天心也意也，子复深精念之。”“唯唯。”“子能听吾言者，复为子陈数不见之事。”“唯唯。”

“出口入耳，不可众传也。帝王得之天下服，神灵助其行治，人自为善，不日令而自均也。”“唯唯。弟子六人悉愚暗，无可能言，必触忌讳。今俱唯师自为皇天陈列道德，为帝王制作万万岁宝器，必师且悉出内事无隐匿，诚得伏受严教密敕，不敢漏泄。”

“诺，今且为子考思于皇天，如当悉出，不敢有可藏；如不可出，亦不敢妄行。天地之运，各自有历，今且案其时运而出之，使可常行，而家国大吉，不危亡。所以不付小人而付帝王者，帝王其历，常与天地同心，乃能行此；小人不能行，故属君子，令付其人也。”

右平道德价数贵贱解通愚人心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七 丙部之十三

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六十三

“真人前，凡为人臣子民之属，何者应为上善之人也？真人虽苦，宜加精为吾善说之。”“唯唯。但恐反为过耳。”“何谦？诺，诚言。”“今为国君臣子及民之属，能常谨信，未尝敢犯王法，从生到死，讫未尝有重过，生无罪名也，此应为最上善之人也。”“噫！子说似类之哉，若是而非也。子之所说，可谓中善之人耳，不属上善之人也。行，真人复为吾说最上善孝子之行当云何乎？宜加精具言之。”

“今所言，已不中天师意，不敢复言也。”“何谦？真人取所知而言之，不及者，吾且为子达之。”“唯唯。然上善孝子之为行也，常守道不敢为父母致忧，居常善养，旦夕存其亲，从已生之后、有可知以来，未尝有重过罪名也，此为上孝子也。”“噫，真人所说，类似之又非也。此所说，谓为中善之人也，不中上孝也。”

“不及为过。”“非过也。今乃以真人为师弟子行作法，真人视其且言何耳。今子言财

如是，俗人愚闇无知，难教是也。积愚日久，见上善孝之人，或反怪之。子不及，为子说之。”“唯唯。”

“行虽苦，复为吾具说上善之弟子。”“今已有二过于天师，不敢复言也。”“行，子宜自力加意言之。为人弟子，见教而不信，反为过甚深也。但不及者，是天下从古到今所共有也，平说之。”“唯唯。然为人弟子，旦夕常顺谨，随师之教敕所言，不失铢分，不敢妄说，乱师之文。出入不敢为师致忧，从见教于师之后，不敢犯非历邪，愉愉日向为善，无有恶意，不逆师心，是为上善弟子也。”“噫，真人言，几类似之。是非上善之弟子也，财应中善之弟子耳。”

“实不及。愚生见师严敕，自力强说三事，三事不中明天师意，为过责甚重，恐复有罪不除也。”“凡人行，有不及耳，子无恶意，无罪也。今天下人俱大愚冥冥，无一知是也。极于真人，说事常如此，今何望于俗夫愚人哉！其常不达，信其愚心，固是也。”“天师幸事哀之，既闻示之，愿复见为达其所不及，恩惟明师师。”“行，吾将为真人具陈说之，子宜自力，随而记之。”“唯唯，诺。”

“然夫上善之臣子民之属也，其为行也，常旦夕忧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为其疾痛，常乐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为政治，但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则使万民莫不欢喜，无有冤结失职者也。践行之属，莫不向风而化为之，无有疫死者，万物莫不尽得其所。”

天地和合，三气俱悦，人君为之增寿益算，百姓尚当复为帝王求奇方殊术，闭藏隐之文莫不为其出，天下向应，皆言咄咄。善哉！未尝有也。上老到于婴儿，不知复为恶，皆持其奇殊之方，奉为帝王，帝王得之，可以延年。皆惜其君且老，治乃得天心，天地或使神持负药，而告子之，得而服之，终世不知穷时也。是所谓为上善之臣子、民臣之行所致也。真人宁晓知之不邪？”“唯唯。”

践行之属，莫不向风而化，万物各得其所。天地和悦，人君为增寿，上老至于婴儿，不知复为恶。天下且惜其君恐老，天地必使神人持负灵药告之，帝王服之，寿无穷矣。

“子可谓已觉矣。是故太古上皇帝第一之善臣民，其行如此矣。以何能求之，致此治正也？以此道。吾道正上古之第一之文也，真人深思其意，即得天心矣。吾敬受是于天心矣，而下为德君解灾除诸害，吾畏天威，敢不悉其言？天旦怒，吾属书于真人，疾往付归之上德君，得之以治，与天相似，与天何异哉？”

“善乎善乎？见天师言，承知天太平之平气真真已到矣。其所以致之者，文已出矣，乐哉复何忧？今民非子事，何故见善即喜，见恶则忧之乎？所以然者，善气至，即邪恶气藏，吾且常安，可无疾伤；夫恶气至，则善气藏，使吾畏灾不敢行，天下皆然，故吾见善则喜也。”“善哉，子之言也。”

“天师幸哀，已为说上善臣子民之法，愿复闻上孝之术。”“善哉，子难问也。然，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独居闲处念思之，常疾下也。于何得不死之术，向可与亲往居之，贱财贵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以乐其亲，风化其意，使入道也，乐得终古与其居，而不知老也。常为求索殊方，周流远所也，至诚乃感天，力尽乃已也。其衣食财自足，不复为后世置珍宝也，反悉愁苦父母，使其守之。家中先死者，魂神尚不乐愁苦也，食而不求吉福，但言努力自爱于地下，可毋自苦念主者也。是名为太古上皇最善孝子之行。四方闻其善，莫不遥为其悦喜，皆乐思象之也，因相仿效，为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

夫孝子之忧父母也，善臣之忧君也，乃当如此矣。真人今旦所说，但财应平之行，各欲保全其身耳，上何益于君父师，而反言为上善之人乎？此财名为自祐利之人耳。真人尚乃以此为善，何况俗人哉！自见行谨信，不犯王法，而无罪名者，啼呼自言不负天，不负君父师也，汝行适财自保全其身耳，反深自言有功于上，而啼呼天地，此悉属下愚之人也，不能为上善之人也。

今所以为真人分别具说此者，欲使真人以文付上德之君，以深示救众贤，使一觉悟，自知行是与非，亦当上有益于君父师不邪？太上中古以来，人益愚，日多财，为其邪行，反自言有功于天地君父师，此即大逆不大理之人也。真人亦岂知之耶？”“唯唯。”

“子可谓已觉矣。今为行善，实大难也，子慎之，子不力通吾文，以解天地之大病，使帝王游而无忧无事，天下莫不欢喜，下及草木，子未能应上善之人也，财名为保全子身之人耳，又何以置天地乎？夫人欲乐全其身者，小人尤剧，子亦知之乎？”“唯唯。”“子可谓为已觉矣，慎之！”

“唯唯。今天师幸哀愚贱不达道之生，愿复闻上善之弟子行也。”“然，上善之弟子也，受师道德之后，念缘师恩，遂得成人，乃得长与贤者相随，不失行伍；或得官位，以报父母；或得深入道，知自养之术也。

夫人乃得生于父母，得成道德于师，得荣尊于君，每独居一处，念君父师将老，无有可以复之者，常思行，为师得殊方异文，可以报功者。惟念之，正心痛也，不得奇异也，念之故行。更学事贤者，属托其师，为其言语，或使师上得国家之良辅，今复上长有益帝王之治，若此乃应太古上善之弟子也。

及后生者，明君贤者，名为上善之人。若真人，今且可言易教谨信，从今不达师心，此者，财应顺弟子耳，但务成其身也，又何益于上，而言为善弟子乎哉？真人说尚言，而民俗夫愚人常自言有功于师，固是也。

夫为人臣子及弟子，为人子，而不从君父师教令，皆应大逆罪，不可复名也。真人所说善子民臣、善弟子，其行财不合于罪名耳。愚哉子也，何谓为善乎？是故俗夫之人愚，独已洞达久矣。今以真人说绳之，已知其实失正路，入邪伪，迷惑久哉！是故天独深知之，故怒不悦，灾委积，更相承负是也。皆若真人言，行财保其身不犯非者，自言有功于天地旁人也，是其大愚之剧者也，子复慎之。

子言未尽合于天心也，吾所以使真人言者，不以故子也，但欲观俗人之得失，以何为大过乎！故使子言之，视其枉直非耳。子亦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觉矣。本觉真人之时，不欲与真人语言也。见子惓惓，日致善也，故与子深语，道天地之意，解帝王之所愁苦，百姓之冤结，万物之失理耳。今既为子陈法言义，无所复惜也，子但努力记之。”“唯唯。”“吾向睹几何弟子，但不可与语，故不与研究竟语也，故吾之道，未尝传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子晓矣。”

“然。天师既哀弟子，得真言不讳，君贤则臣多忠，师明则弟子多得不讳而言。”“善哉，子之言也得觉意。行言之。”“今天地实当有仙不死之法、不老之方，亦岂可得耶？”“善哉，真人问事也。然，可得也。天上积仙不死之药多少，比若太仓之积粟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积布帛也；众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县官之室宅也。常当大道而居，故得入天大道者，得居神灵之传舍室宅也。若人有道德居县官传舍室宅也。

天上不惜仙衣不死之方，难予人也。人无大功于天地，不能治理天地之大病，通阴阳之气，无益于三光四时五行、天地神灵，故天不予其不死之方仙衣也。此者，乃以殊异有功之人也。子欲知其大效乎？比若帝王有太仓之谷、太官之布帛也。夫太仓之谷，几何斗斛？而无功、无道德之人，不能得其一升也；而人有过者，反入其狱中，而正尚见治，上其罪之状，此明效也。

今人实恶，不合天心，故天不具出其良药方也，反日使鬼神精物行考、笞击其无状之人。故病者不绝，死者众多也，比若县官治乱，则狱多罪人，多暴死者，此之谓。

如有大功于帝王，宫宇积多，官谷有布帛，可得常衣食也。夫人命帝王，但常思与善人为治，何惜爱哉？人君职会，当与众贤柔共平治天下也。夫君无贤臣，父无孝子，师无顺善弟子，其为愁不可胜言也。

是故上古三皇垂拱，无事无忧也，其臣谨良，忧其君，正常心痛，乃敢助君平天下也。

尚复为其索得天上仙方，以予其君也，故其君得寿也。或有大功，功大尚得俱仙去，共治天上之事，天复衣食之。此明效也，不虚言也。夫中古以来，多妒真道，闭绝之，更相欺以伪道，使人愚，令少贤者，故多君臣俱愁苦，反不能平天下也，又多不寿。非独今下古人过也，所由来久矣，或大咎在此，子亦岂知之耶？”“唯唯。”

“故今天上积奇方仙衣，乃无亿数也，但人无大功，不可而得之耳。比若人有县官室宅、钱谷、布帛，常当大道而居，为家不逃匿也，而无功德者，不能得谷一斗、钱一枚、布帛一寸，此明效也。故太古中古以来，真道日衰少，故真寿仙方不可得也。而人过得独寿者，极是其天下之大寿人也。”

“何也？”“真道德多，则正气多，故人少病而多寿也；邪伪文多，则邪恶气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寿也，此天自然之法也，故古者三皇之臣多真道也，故其君多寿；五帝之臣少真道，故其君不若三皇之寿也；三王之臣复少真道，不能若五帝也；五霸之臣最上功伪文祸，无有一真道，故多夭死，是明效也。其中时时得寿者，极天下之寿人也。子重知之耶？”“唯唯。”

“是故古者圣贤，但观所得瑞应善恶，即自知安危吉凶矣；其得上善文应者，其治已最无上矣；其得中文应者，已象中人矣；其得下文应者，已象下人矣。”

“何谓也？”“谓得文如得三皇之文者，即其上也；若得五帝之文者，即其中也；若得三王之文者，即其大中下也。如得五霸之文者，即其最下也。”

“何以明如斯文乎？”“善哉，子之言也。教其无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惧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伪，以虚为实，失其法，浮华投书，治事暴用刑罚，多邪文，无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古有圣贤，但观可，得天教敕，即自知优劣矣。”

“愿闻教者，使谁持往乎？然或为其生贤，辅助其治，此若人家将兴，必生贤子也。或河洛为其出应文图，以为券书，即是也，子知之耶？”“唯唯。”

“复为真人更明之。家人且衰，生子凶恶；人君且衰，天不为生贤良辅也。人家且衰，子孙不好为真正道德，反好佞伪浮华，功邪淫法，即成凶乱家矣。且人家兴盛，必求真道德，奇文殊方，可以自救者；君子且兴，天必予其真文真道真德，善人与其俱共为治也。河洛尚复时或敕之，灾害日少，瑞应日来，善应日多，此即其效也。”“善哉善哉！”

“行去，真人勉之力之，当有功于天，当助德君为聪明。”“何谓也？”“欲有大功于天者，子今又去世之人也，不得誉于治，以何得有功于天乎？”“今当奈何哉？”“但以文书付归德君。德君，天之子也，应天心，当以此治，报天重功，而以安天下，兴其身，即子亦得吉，保子寿矣。”“善哉！唯唯。”

“行去，三行之说已竟矣。以是示众贤凡人，后世为善，当若此也。勿敢但财利其身者自言为善上，以置天君父师也。真人所说人行也，尚可折中以上，及其天下愚、为恶性恶行者积多，讫不可胜名。以书付下古之人，各深自实校，为行以何上有益于天君父师。其为行，增但各自祐利而已邪？天深知人心□□哉，故病者众多也。”

“善乎！愚生得睹天心师言，已大觉矣。”“子可谓易觉之人也。今世多下愚之人，自信愚心，不复信人言也，过在此。毁败天道，使帝王愁苦者，正起此下愚之士，反多妒真道善德，言其不肖而信其不仁之心。天病苦之，故使吾为上德之君出此文，可以自致能安其身，而平其治，得天心者。太古上皇之君深与天厚者，正以此也。真人宁晓不邪？”“唯唯。”

“行，子已知之，去矣，行思之。”“唯唯，愿复请问一事。”“行言。”“天师陈此法教，文何一众多也？”“善哉，子之难也，可谓得道意矣。然天下所好善恶，义等而用意各异，故道者，大同而小异，一事分为万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后天道小耳，而王道小备。若令都道天地上下、八方六合、表里所有，谓此书未能记其力也。真人宁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以此书付道德之君，令出之，使凡人自思行得失，以解天地之疾，以安帝王，其治

立平。真人晓邪？”“唯唯。”“行去，自房勿忽也。”“唯唯。”

右分别君臣父子师弟子知其善恶行得失占

服人以道不以威诀第六十四

“真人前，凡人当以严畏智诈常威胜服人邪？不宜邪？子自精言之。”“然人致当以严威智诈胜服人。”“何也？”“夫人以此，乃能治正人。”

“噫！真人内但俗夫之人知耳，未得称上真人也。其投辞皆类俗人，不入天心也。夫上真人投说，乃当与天心同也。

今以严畏智诈胜服人，乃鬼神非恶之也，非独鬼神非恶之也，乃阴阳神非恶之也，非独阴阳神非恶之也。是故从天地开辟以来，天下所共病苦而所共治者，皆以此胜服人者，不治其服者。故其中服而冤者，乃鬼神助之，天地助之。天地助之，故人者亦治其胜人者，而助服其服者也。

是故古者三皇上圣人胜人，乃以至道与德治人胜人者，不以严畏智诈也。夫以严畏智诈刑罚胜人者，是正乃寇盗贼也。夫寇盗贼亦专以此胜服人，君子以何自分别、自明殊异乎？而真人言当以此，曾不愚哉！是正从中古以来乱天地者也，子知之耶？

是故上古有道德之君，不用严畏智诈治民也。中古设象，而不敢用也。下古小用严畏智诈刑罚治民，而小乱也。夫下愚之将，霸道大兴，以威严与刑罚畏其士众，故吏民数反也。是故以道治者，清白而生也；以德治者，进退两度也；故下古之人进退难治，多智诈也。

天以道治，故其形清，三光白；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进退多便其辞，变易无常故也。天正为其初，地正为其中，人正最居下，下极故反上也。”

“以何知其下极也？”“以其言进退无常，出入异辞也。此三气下极也，下极当反上就道，乃后得太平也，与天相似；就德乃中平也，与地相似；就和乃得小乱也，与人相似；就严畏智诈刑罚乃日乱，故与霸君相似，刑罚大起也。今真人反言当以严畏智诈，此乃乱天义者也。”

“今天师言，不当以严畏刑罚也，天何故时遣雷电辟历取人乎？”“善哉！子之难也，得其意。然所以取之者，人主由所敬重，事欲施恶，以易冤人。人乃至尊重，反使与人六畜同食，故天治之也，而助其服人食此人，恶之也。是故天下无大无小，轻易冤人者也，悉共见治也，而怜助服者也。

故君子胜服人者，但当以道与德，不可以寇害胜人、冤人也。夫严畏智诈，但可以伏无状之人，不可以道德降服而欲为无道者。当下此也，比若雷公以取无状之人，不可常行也。

与天心逆、治欲得天地心者，乃行道与德也，故古者圣贤，乃贵用道与德、仁爱利胜人也，不贵以严畏刑罚惊骇，而胜服人也。以此邪枉、安威骇服人者，上皇太平气不得来助人治也。所以然者，其治理人，不知或有大冤结而畏之不敢言者。比若寇盗贼夺人衣服也，人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反善名字为将军上君，此之谓也。或有力弱而不能自理，亦不敢言，皆名为闭绝不通，使阴阳天气不和。

天之命人君也，本以治强助劣弱为职，而寇吏反以此严畏之威之也，乃以智诈惊骇之。使平气到，德君治，恐以是乱其正气，故以此示真人也，以付上德君，以示诸贤及凡人，使吏民自思，治当有益于上，慎毋乱之也。真人觉晓知之邪？”

“唯唯。”“行，子已觉矣。去常慎言，毋妄语也，天非人。”“唯唯。”“凡人不及，不若好问也。”“唯唯。”

右分别胜服天地人鬼神所非恶所助法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八 丙部之十四

三合相通诀第六十五

纯谨再拜：“请问一事。”“真人所疑者，何等也哉？”“朝学暮归，常居静处，思其要意，不敢有懈也。今天师书辞，常有上皇太平气且至，今是何谓为上？何谓为皇？何谓为太？何谓为平？何谓为气？”“真人今且何睹何疑，一时欲难问微言意哉？”“所以及天师遍具问书文意者，书上多道上皇气且至，而不得其大要意。今不及天明师诀问之，恐后遂无从得知之，故敢不具问之也！”

“善哉子之言，万世不可易也。夫天至道、大德、盛仁、时已到，皇灵乐人急行之，故天气讽子之心，使子旦夕问。天法察察，吾甚怪之。”“诺。”“真人安坐，为子具分解其字意，使可传而无极时。然，上为字者，一画也，中央复画一直，上行复抱一，一而上，得三一。上行而不止，不复下行也，故名为上者，乃其字无复上也。反上为下。下者，一画也，亦中央复画直，下行复抱一，其行遂下，不得复上，故名为下也。

夫志常欲下行者，久久最下，无复下也，比若浊者，乐下为地，故地最下，无复下也；上为字者，常上行，不得复下，比若清者，乐上行为天，天乃无上也。是故天之为法，名各自，字各自定。凡天下事，皆如此矣。

故圣人制法，皆象天之心意也，守一而乐上卜。卜者，问也，常乐上行而卜问不止者，大吉最上之路也，故上字一画，直上而卜。下为字者，一下而卜，卜，问也，常思念问下行者，极无下，故乐下益者，不复得上也。故上常无上字者，乃言其治当日上行，合天心，复无上也。”

“善哉善哉！明师幸哀为其解上字，愿复闻皇为字者。”“一日而王，日上一者，天也；天者数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则王，故为字，一与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一为天，天亦君长也，日亦君长也，王亦君长也，三君长得成字，名为皇。皇者，乃言其神盛煌煌，故名为皇也。皇，天下第一，无复能上者也。”

皇字者，一日而王，上一者天，数得一，得日照，然后大明则为王，一与日、王合，而成皇字也。一为天，天亦君也；日，君德也；王亦君长也，三君长共成皇，言盛德煌煌，天下第一，无复能上者也。

“善哉善哉！师幸哀，开以皇字，愿闻其太平气之字。”“太者，大也，乃言其积大行如天，凡事大也，无复大于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执平也。地之执平也，比若人种善得善，种恶得恶。人与之善，用力多，其物子好善；人与之鲜鲜，其物恶也。气者，乃言天气悦喜下生，地气顺喜上养。气之法，行于天下地上，阴阳相得，交而为和，与中和气三合，共养凡物，三气相爱相通，无复有害者。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气者，主养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和，且大正也，故言太平气至也。”

“善哉善哉！此者乃独言天地中和气，当合相通共治耶？凡事皆当三合共事耶？”“善哉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法。帝王象之以治，比若神矣。然为真人具说之，自随而记之。”“唯唯。”

“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恍恍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刚柔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成共万物。四时气阴阳与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兴生天地之物利。孟仲季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一面。

地高下平相通，并力同心，共出养天地之物。蠕动之属雄雌合，乃共生和相通，并力

同心，以传其类。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

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于天者。半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比若地居下执平，比若人种刈，种善得善，种恶得恶，耕用力，分别报之厚。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男女同心，而生子；父母子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国。

共生和，三事常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职，共成一事，如不足一事，便凶。故有阳无阴，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有阴无阳，亦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有阴有阳而无和，不能传其类，亦绝灭。故有天而无地，凡物无干止；有地而无天，凡物无于生；有天地相连而无和，物无于相容自养也。故男不能独生，女不能独养，男女无可生子，以何而成一家，而名为父与母乎？故天法皆使三合乃成。故古者圣人深知天情，象之以相治，故君为父，象天；臣为母，象地；民为子，象和。

天之命法，凡扰扰之属，悉当三合相通，并力同心，乃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也。乃天使相须而行，不可无一也，一事有冤结，不得其处，便三毁三凶矣。故君者须臣，臣须民，民须臣，臣须君，乃后成一事，不足一，使三不成也。故君而无民臣，无以名为君；有臣民而无君，亦不成臣民；臣民无君，亦乱，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须而立，相得乃成，故君臣民当应天法，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为一家也。比若夫妇子共为一家也，不可以相无，是天要道也。此犹若人有头足腹，乃成一身，无可去者也，去之即不足，不成人也，是天地自然之数也。

故古者圣人，取法于天，故男子须得顺善女，与为治，然且有善子。男者，君也；女者，臣也；子者，民也，故天命治国之道，以贤明臣为友。善女然后能和其子也，善臣然后能和其民也，善女然后能生善子，善臣然后能生善民，民臣俱好善，然后能长安其上也。真人欲乐知其效，天者，君也；地者，臣也；天雨周流，雨之善地，生物善；雨之恶地，生物恶，此之谓也。

今父母君臣，尚但共持其大纲纪耳，大要实仰衣食于子。人无子，绝无后世；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若家人父母忧无子，无子以何自名为父母，无民以何自名为君也。故天之法，常使君臣民都同命，同吉凶，同一职，一事失正，即为大凶矣。

中古以来，多失治之纲纪，遂相承负，后生者遂得其流灾尤剧，实由君臣民失计，不知深思念，善相爱相通，并力同心，反更相愁苦。夫君乃一人耳，又可处深隐，四远冤结，实闭不通，治不得天心，灾变怪异，委积而不除。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之，大咎在此。不三并力，聪明绝，邪气结不理，上为皇天大仇，下为地大咎，为帝王大忧，灾纷纷不解，为民大害，为万物大疾病，为是独积久矣，非独今下占人过所致也。真人亦知之乎？”

“知如此久矣，实不知其所由致，故问之。诚冤，今当奈何之乎？”“然，天太平气方到，治当得天心，乃此恶悉自除去，故天使吾具言之，欲使吾救其失，为出正文，故使真人来悉问之也。此所由生凶也，不象天地元气自然法，不三相通，并力同心，故致此也。若三相通，并力同心，今立平大乐，立无灾。”

“愿闻治之，当云何乎哉？”“急象天法，如比上为也。天法，凡事三并力同心，故天以三光为文，三光常相通共照，无复绝时也。天券出以来，人以书为文以治，象天三光，故天时时使河洛书出，重敕之文书、人文也，欲乐象天洞极神治之法度，使善日兴，恶日绝灭。

书者，但通文书三道行书也。君宜善开导其下，为作明令示敕，教使民各居其处而上书，悉道其所闻善恶。因却行亦可但寄便足，亦可寄商车载来，亦可善自明姓字到，为法

如此，则天下善恶毕见矣。君导天气而下通，臣导地气而上通，民导中和气而上通。真人传书，付有德之君，审而聆吾文言，立平立乐，灾异除，不失铢分也。吾书敬受于天法，不但空陈伪言也。天诛杀吾，子亦知是谪重邪？”“唯唯。”

“欲得吾书信，得即效司之，与天地立响相应，是吾文信也。以此大明效证，可毋怀狐疑。夫治国之道，乐得天心自安者，但行此，效与天响相应，即天与人谈之明券也。吾但见真人常乐助有德之君，欲报天重功，故一二言之耳。吾知其失，在此闭不通。□□得书，君为制作明教善令，言从今以往，吏民宜各居其处，力上书，悉道善恶，以明帝王治，以通天气，勿得相止，止者坐其事三年。独上书尽信无欺文者，言且召而仕之。其仕之云何？各问其才能所长，以筋力所及署其职。何必署其筋力所能及乎？天之事人，各因其能；不因其才能，名为故冤人，则复为结气增灾。所以然者，人所不及，虽生之死，犹不能为也。

今人所乐，极乐得善物金玉也。今使明君有教，言人有能抚手尽得天下县官金银奇伪之物，不以过汝，尽以与汝，其人极乐得之也，力而不及物，系其两手弊尽之，犹不能致也。今为人父母君，将署臣子之职，不以其所长，正交杀之，犹不能理其职事，但空乱其官职，愁苦其民耳。官职乱，民臣愁，则复仰呼天，自言冤，上动天，复增灾怪。故古圣贤欲得天心，重慎署置，皆得人心，故能称天心也。

其称天心云何？行之得应，其民吏日善且信忠，是其效也；则迁之以时，是助国得天心之人也。或但有乐一旦贪名得官，其行无效，不称天心无应者。夫帝王乃承天心而治，一当称天心，不称天心为过，故其治无善放应，当退使思过。如此，则天已喜，而天下莫不尽忠信，尽其能力者也。幽隐远方闻之，无藏其能者也。

其上书急者，人命至重，不可须臾。人且复啼呼冤，今复结增怪变，疾解报之。其事可忍者须秋冬。”“何必须秋冬乎？”“然，秋者物毕成，冬者物毕藏，天气定也。物以仲秋八月成熟，其实核可分别，故当顺天地之法，始以八月分别视之。九月者，天气之究竟也，物到九月尽欲死，故当九月究竟读视之，观其善恶多少。十者，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三正竟也，物当复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于亥。天法以八月而分别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实核之，故天地人三统俱终，实核于亥，故十月而实核，下付归之。所以然者，此八月、九月、十月三月也，天地人正俱毕竟，当复反始。

不实不核，不得其意，天地且不悦喜，其灾不除，复害来年，故八月而分别视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而实核，下付归之，令使吏民悉得更思过失，不敢复为也，来年吏民更谨，凡物悉善矣。不归使思过，固固民臣居下失政令，不自知有过，其心不易，天道固固恶不易矣，故当付归之也。

真人欲知其效，今年所付归，因书一通自置之亦教吏民自记一通置之。视善恶多少，名为天券；来年付归，复置一通，视善恶多少；来年复付归，置一通，视善恶多少，下疏与上所记置，当讎相应，名为天征合符。

令吏民更易心为善，得天意，所上当多善；若令大易，当大善；若令固固无变不易，所上固固；如令为恶不止，所上当益恶；吏民大欺忿天，所上当大恶增剧，故是天洞明照心之镜也，不失铢分，以明吏民治行。夫天地比若影响，随人可为，不脱也。真人幸有善意，努力卒之慎之。子虽来问此，若无事无益天，内默视子，口可言。”

“以何明之？”“以言也。夫人言事，辞详善，人即报之以善，响亦应之以善；其言凶恶不祥，人亦报之以恶，响亦应之以恶也。凡事相应和者，悉天使之也。子宁解耶？”“唯唯。”

“夫天乃高且远、尊严，安可事事自下，与人言语乎？故其法皆以自然应和之也。子心今开不？”“唯唯，已解。愿及天师，复假一言。”“行道之。”

“中古皇无文，不三相通，以何能安之乎？”“善哉！子之言也。天运使其时人直质朴，其人皆怀道而信，又专一，但流言相通，人人各欲至诚信，思称天心，乃无一相欺者也。故

君臣民三，并力同心相通，故能相治也。如使不同心为一家，即乱矣。

今者承负，而文书众多，更文相欺，尚为浮华，贤儒俱迷，共失天心。天既生文，不可复流言也，但当实核，得其实，三相通，即天气平矣。

天法者，或亿或万，时时不同，治各自异，术各不同也。今者太平气且至，当实文本元正字，乃且得天心意也。子不能分别天地立事以来，其治亿端，行其事，悉得天应者是也；不得天应者，非也，是即其大明天券征验效也。宁解耶？”“唯唯。”

“行去，勿得复问。今非不能为子悉记天地事立以来、事事分别、解天下文字也，但益文难胜记，不可为才用，无益于王治，故但悉指授要道而言。夫治不理本，由天文耳，是天地大病所疾也，古时贤圣所共憎恶也。故道为有德君出，不敢作文，皆使还守实，求其根，保其元，乃天道可理，国自安。真人虽好问，忽复令益文也，去思之。”“唯唯。”

右包裹元气自然天地凡事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天明券和皇平治法

太平经合校卷四十九 丙部之十五

急学真法第六十六

“真人前，今良和气且俱至人但当游，而无职事，当以何明其心而正其意，常使其忽然忘为邪恶，而日好为善，不知置？令帝王垂拱而无可治，上善之人满其朝，忠信孝子皆毕备，当以何致之乎？真人有天性好善之心，常汲汲忧天道，宜自精，具陈说之。”“然，但当急学之以真道、真德、真仁耳。”

“何以当学以真道哉？”“然，道乃能导化无前，好生无辈量。夫有真道，乃上善之名字；夫无道者，乃最恶衰凋凶、犯死丧之名称也。”

“真人此今但说真，善哉！吾无以加之。何以当学之以真德？”“夫人有真德，乃能包养无极之名字；夫无德者，乃最劣弱困穷小人之名字也。”

“善哉！真人之言，吾复无以加之也，真真是也，何以当学之以仁道也？”“仁者，乃能恩爱，无不包及，但乐施与无穷极之名字；夫不仁之人，乃好德反，恶典与，是乃大贪鄙之名称，与禽兽同志，无可以自别异也。”

“善哉！真人之言，吾复无以加此也。今真人说三事，吾无以加此也。今人当学为善邪？不当邪？”“当力学为善。”“夫为善，亦岂有名称字不邪？”“小子不及，唯师开示之。”

“然，夫为善者，乃事合天心，不逆人意，名为善。善者，乃绝洞无上，与道同称，天之所爱，地之所养，帝王所当急，仕人君所当与同心并力也。夫恶者，事逆天心，常伤人意，好反天道，不顺四时，令神祇所憎，人所不欲见，父母之大害，君子所得愁苦也，最天下绝凋凶败之名字也。故人之行，失吉辄入凶，离凶则入吉；一吉一凶，一善一恶，为不纯谨之徒，子宁知之？”“唯唯。”

“令于真人意，凡人之行，当云何哉？”“然，人今不力学道，辄为无可知道，辄名无道之人。夫无道之人，人最为恶凶人也。今不力学德，辄为无可知德，夫无德而好伤害之人，乃凶败之符也。今人不力学仁，已不仁矣，夫不仁之人，乃与禽兽同路。人与禽兽同心，愈于死少耳。今人不旦夕力学善，失善即入恶，夫恶乃死凶之处，故凡人不力学吉，辄乃入凶。夫凶，乃天下恶名称。”

“善哉，子已长入真道，不复还反恶矣。今真人久怀智而作愚，何哉？”“不敢。”“行，子幸有能，极陈子所言，吾甚喜之，今能极于此。子曾但见吾言说，反中弃而止耶？”“不敢也。见师比敕使说，适意有所不及，不敢悉言之。”“善哉子之言，常大谦。”“今能极意真门，唯天师录示所不及。”

“然，子向所言悉是也。是故古者大圣三皇，常自旦夕力学真道，见不好学真道者，名

为无道之人。夫无道之人。其行无数，天之大重怨。夫无道之人，本天不欲覆盖，地不欲载也，神灵精鬼所不欲祐，天下所共苦也。圣人贤者君子，乃大疾无道之人，故古者上皇之时，人皆学清静，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学真道，乃后得天心地意。

人不力学德，名为无德之人。夫无德之人，天不爱，地不喜。人不欲亲近之。其行常行事不为德，乃为王者致害，为君子致灾，鬼神承天教，不久与为治。是故古者贤圣大儒，见无德之人，不与其通言语也。

不力旦夕学仁，即且忽事为不仁。夫不仁之人，言即逆于凡事，伤人心，不合天意，反与禽兽相似，故古者圣贤不与其同路也。

今人不事师，力学善，即且愚暗，不知为善也，反且恣其无知之心，轻为恶。夫恶人，下愚蔽暗之人，其行乃不顺天地之道，尚为君子得事，戮其父母，愁其宗亲，为行无法，鬼神承天心为使，不喜之。为害甚处三，法所当诛。占者圣贤以为大怨，故古者悉自实核其学问也，合于天心，事人道德仁善而已，行要当合天地之心，不以浮华言事。所以然者，且失天法，失之即入凶绝短命矣，或害后世。

天道不误，有格法，夫不力学大吉之道，反事者，轻忽自易，必且人凶。夫凶者，乃天地人万物所疾恶，不可久存，是大患之本，祸之门户，过而陷其中便死，不得还悔过反故也。天下莫不共知之，而下士大愚，常共笑道，不知守道，早避凶害，传传为愚，更相承负，后生愚暗，复剧于前，故真道闭而不通，令人各自轻忽，不能究竟其天年。其大咎过，乃由此也。真人见吾书，宜深计之，慎无闭藏，以付贤柔明，使其觉悟。

是故古道乃承天之心，顺地之意，有上古大真道法，故常教其学道，学德，学寿，学善，学谨，学吉，学古，学平，学长生。所以尽陈善者，天之为法，乃常开道门；地之为法，常开德户；古之圣贤为法，常开仁路。

故古者圣贤，与天同心，与地合意，共长生养万二千物，常以道德仁意传之，万物可兴也；如以凶恶意传之，凡物日衰少。故有道德仁之处，其人日多而好善；无道德仁之处，其人日衰少，其治日贫苦，此天地之格悬法。

夫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乃上与天星历相应，神灵以明其行，故古者圣贤，常思为善无极，力尽乃以不敢有恶，念凶路也。夫下愚之人，其心常闭塞，实无知，不可复妄假之以凶衰之恶路也。不自知大失天道，相随为恶，以为常习俗，不能自退还也。是以吾上敬受天书教敕，承顺天心开辟之，大开上古太平之路，令使人乐为善者，不复知为恶之术。

天下之人，其志也常高，而其所成者反常下，不能应其本所志念也。故夫上士，忿然恶死乐生，往学仙，勤能得寿耳，此上士，是尚第一有志者也；中士有志，疾其先人夭死，忿然往求道学寿，勤而竟其天年耳，是其第一坚志士也；其次疾病多而不得常平平，忿然往学可以止之者，勤能得复其故；已小困于病，病乃学，想能禁止之，已大病矣；其次大病剧，乃求索道术可以自救者，已死矣。是故吾书教学人，乃以天长寿之法，旦夕自力为之，才得且平平耳。如以平平之法学，凡人已入凶矣。

愚者不知，天下凡人其本志所为，常念善高已者，不能应其所志。故为其高举之，上极于仙，即才得保其天年耳。夫大贤者志十得十，必与吾道书相应；中贤者志十，或中止更懈，才得五；小人朝志之，暮忘其所言。故大高举者，乐使其上中下各得其心所志念。

今下古人大愚，去真道远，力学以天正文法，才不陷于伪欺耳；学以平平之文，已大欺矣；学以习文好言，大伪奸猾已起矣。天以帝王为子，恶下欺上，夫人行下多邪伪，即上道德仁君无所信，下民人无所附归其命。夫力旦夕教学以真道耳。力学以善道，才得平平之道也；力学以平平之道，已入浮华矣；人浮华，凡人大迷惑穷困矣，便成大凶恶之路，帝王为愁苦，人不可治。真人欲知是信，比若人家慈父母，日教其子为善，自苦绝衣食养之老，尚固固为恶，何况凡人乃相示教以浮华之文哉！

以吾书不信也，使凡人见吾书者，各自思所失。中古以来，有善道者皆相教闭藏，不

肯传与其弟子，反以浮华伪文教之。为是积久，故天道今独以大乱矣，天地灾怪，万类不空也。贤儒宜各深思□□。然吾今虽不旦夕与俗人同处，昭然已知之矣。天下大疾苦之，故使吾出此文以告属之，吾不空也。真人实宜重慎之，且有天谪。”“唯唯，不敢也。每见天师言，常骇栗。”“子之言是也，即天且大悦大喜，不害子也。”“唯唯。”

“凡人虽力旦夕学，敕教以真德，尚才得平平之德耳；学以平平之德，已入邪伪德矣；学以邪伪德，愚人已无复数矣。无有真德，恣心而行，此纯君子之贼。力学以上仁，才得成中仁耳；力学以中仁，其行才平平，无有仁也；学以不仁，愚人已成盗贼矣，不自知杀伤，无复数。恣意而行，不用道理，是正天怨地咎，人之大贼。力旦夕学以大吉之道，才得中吉耳；学以中吉，才得小吉耳；学以小吉，此已入凶道矣；学以凶道，已不复救矣。俱大暗昧无一知，见天道言其不真，但欺罔，纯信其愚心妄言，上千天文，下乱地理，为百姓害灾。是故吾道书学凡人也，乃大学之，使其上列真仙；如不能及真仙，可得平安，不为有德之君忧。真人宜深思惟吾言，勿复反怪之。”“唯唯。”

“今吾乃为天谈，当悉解天地开辟以来承负之责。不能大张之以上大道大德之法、上寿之术、上善之路，人失诸暗昧，诚久信其愚蔽之心，人会为恶，不可禁止，犹复不能解其承负天地之谪过。真人宁晓吾言耶？”“唯唯。”

“夫圣贤高士，见文书而学，必与吾书本相应，不失丝发之间；中士意半达，必得其半；下士自力，勤能不失法。所以大举天民凡人者，乐其上下中无失法者，皆得正道，各自爱，不敢轻事为大忧。

上士得吾道，学之不止，可为国之良臣，久久得其要意，可以度世，不复争讼事视权也。中士学吾道，可以为良善小臣，可以竟其天年。小人学吾道，可以长谨，父慈、母爱、子孝、兄长、弟顺、夫妇同计，不相贼伤，至死无怨。魂神居地下，尚复长，不复见作事，不见名为恶，子无天年戮死者也。

夫古者本元气天生之时，人尽乐学欲仙，尚不能寿，才使人各畏死，不犯刑法耳。夫下古人大愚，反诵浮华相教，共学不寿之业。生时忽然，自言若且无死，反相教，无可爱惜，共兴凶事，治死丧过生。生乃属天也，死乃属地，事地反过其天，是大害也。吾以是行占之，知其俱愚积久，无一知也。凶事兴，即鬼大盛，共疾杀人，人不得竟其天命。

夫力学真道，才得伪道；力学真德，尚才得伪德耳，何况下古之人反相学以浮华之文，其去道远哉！困穷不得复相拘制，反相教为章奏法律，辩慧相持长短。夫教其为仁，尚愁其不仁，及教其学为不仁之路。天乃为人垂法，天自名为大道，地自名为德，所以然者，夫天地，乃万物之父母、凡事君长，故常导之以善，不敢开昌、导教之以凶恶之路，而况人乎？

人者，天之子也，当象天为行，今乃失法，故人难治。教导之以道与德，乃当使有知自重、自惜、自爱、自治，今反开之以刑法，使其视死忽然，尚勇力自轻，令使传相治，因而相困，反更相克贼，迭相愁苦，故天下人无相爱者，大咎在此。真人知之耶？慎之！”“唯唯。”

“夫力教教其仁，尚苦不仁，下古之人反相教数书，已大薄矣，其相憎怨不得绝。力教其为吉，尚苦不吉，下古之人反相敕力学死丧之具，豫与凶事以待之。日死不以其寿，几灭门矣，而不自知过误，临时呼天号地，自言冤，王治不平，使我失年。内行自得之，愚人不防其本，罪定乃悔不为谨，以无益也，虽号死其口，犹不复救矣。故吾今力敕教以大仙经道，才开其寿阶耳；学入以德，才使其仁；学人以仁，才使其平平，保其故，不敢相欺，夺人财物也。学人以平平，已失法矣；学人以法，已失相克贼矣；学人相克贼，已入大武矣；入大武，即民已无罪而欺矣，困穷也成盗贼。故吾承天道法，开大吉之门，闭其凶恶之路，开天太平之阶，人人诵之，且各自谨，无可复治也，致令天运时运转乐，王者乃长游而无事。

是故吾书悉考凡事之本元，才得其中也；考其中，已得其下矣；学愚人以下，已大乱矣。今下古，所以帝王虽有万万人之道德仁，思称天心而凶不绝者，乃承负流灾乱以来独

积久，虽愁自苦念之，欲乐其一理，变怪盗贼万类，夷狄猾夏，乃先王之失，非一人所独致，当深知其本。是以天使吾出书，为帝王解承负之过。

真人以吾道不与天相应，今但案吾文行之，不失铢分，立相应矣，是吾文大信。不力行以解冤结，天道安能默空相应乎？夫愚不学，安能贤乎？夫贫而不耕，安能收耶？学辄日贤，耕辄有收，行吾书，其□□如是矣，吾保之！不学无求贤，不耕无求收，子知之乎？”“唯唯。”

“真道以正也，大德兴盛仁，各得其所矣。治平，而言莫不失一。真人解未？幸欲报天地之功而得寿者，努力信道勿懈。”“唯唯，今愚生欲复有所问，不敢卒言。”“平行。”“今天师以何知人大无道德仁也？”“善哉子之言，观其人行言云何。”“愿闻之。”“然，睹道人而忿然反非之，以知其洞无道之人；睹德而非恶之，以知为大无德之人；睹仁而非之，以知为大恶不仁之人；睹善谨而非之，以知为不谨不善之人。天性：凡同志者相爱，异志者相憎，善人亦疾苦恶人，恶人亦疾苦善人。真人宁解不？”“唯唯。”

“夫古者圣贤见人，不即与其语，但精观占视其所好恶以知之矣。正以此，镜其行，万不失一。”“善哉！”“故夫道者，乃与皇天同骨法血脉，故天道疾恶好杀，故与天为重怨；地者与德同骨法血脉，故恶人伤害，与地为大咎；夫仁与圣贤同骨法血脉，故圣贤好施仁而恶夺，故与圣人仁为大仇。是故昔者圣贤，深知此为三统所案行，故其制法，不敢违离真道与德仁也。

故天行者，与四时并力，天行气，四时亦行气，相与同心，故逆四时者，与天为怨；地者与五行同心并力，共养凡物，未当终死而见伤害，与地为大咎；圣贤与仁同心并力，故游居常尊道而贵德，倚附仁而处，如人好夺而不仁，与圣贤为怨仇。

故火为心，心为圣，故火常倚木而居，木者仁而有心，火者有光，能察是非，心者圣而明，故古者大圣贤，常倚仁明而处，归有道德仁之君，故吾重戒。真人以吾书付归有道德仁明之君，必且乐好吾道，深知其意，案而效之，与神无异，吾不自誉于真人也；行之得应，必如重规合矩，乃后下古之人且念吾言。”“唯唯。”“行去，力之勉之，力学道德与仁，余者无可为者。出此书，无令藏。”“唯唯。”

右重明贤人心以解愚暗书疑者宜取诀于此

太平经合校卷五十 丙部之十六

去邪文飞明古诀第六十七

六端真人纯稽首再拜谨具：“敢向上皇神人求真，吾欲使天地平安，阴阳不乱常顺行，灾害不得妄生，王者但日游治，为大乐之经，虽所问上下众多，岂可重闻乎？”

“善哉深乎！子之所问也。何其密达也！正问此要会。子其欲进至道而退去邪文邪？诺。今且悉说之。子积善于天，吾何敢匿之？今为子眷眷其善，究于神明之心，吾不言不行，恐逆天意。若天故使子求问之也，为子具分别言，自随而记之，慎无遗也。

帝王能力用吾书，灾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乐，皆欲为道德之士，后生遂象先世，老稚相随而起，尽更知求真文校事，浮华去矣。心究洽于神灵，君无一忧，何故不日游乎哉？如是天地凡事，各得其所，百神因而欢乐，王者深得天意，至道往祐之，但有日吉，无有一凶事也。吾言诚诚□□，万不失一也。但恐得之不行，众邪结也。灾异浮华，天地阴阳之大病也；大病而不治，以何得解愈哉？子既来问事，为天语言，子详思吾书上下之辞，幸有至意，慎无乱之。”

“唯唯。诚得归便处，日夜惟思，得传而记之，反覆重疏，冀其万世无有去时也。”

“天地开辟，言语书文，前后相因，事同气者，以类相明，求其类而聚之，其道日以彰

明，无有衰时也。故自古到今，众圣共为天谈，众贤者同其辞，共为圣谋。帝王者，天之贵子也，子承父教，当顺行之，以除天地之忧，因得其祐，故常思力行之。吾道□□哉！见事当觉，不觉天地神明，当更求亿亿万万、千千百百、十十……事皆当相应，然后乃审可用也。为不相应，急复求索。其兄弟比类，且有相应，不失一者，是也。凡事皆当如斯。”

“以何审知其相应乎哉？”“相应者，乃当内究于心，外应于神祇，远近相动，以占事覆下，则应者是也；不相应者，说皆非也。”

慎之无妄言，令使人无后世也。所以然者，其说妄语无后，不可久用，故使人无后也。治道日衰乖逆，皆异言，此实非也，皆应乱天文地理，不应圣人心者，神不可使也。故言者，当内究于人情心，乃后且外治究于神祇也。是者即拱得失，天文之戒也。

积文以类相从，使众贤聚之，撰其中十十相应，应于人心神祇者以为文，共安其意，试之以覆下，如此乃万世不可易也。覆者，乃谓占事则应，行之则应至，是也。然后可以困成天经法，是正所谓以调定阴阳、安王者之大术也。此乃可以转凶祸以为福，使人民更寿。”“何故乎？”“天文地理正，则阴阳各得其所；阴阳各得其所，则神灵俱大喜；神灵喜，则祐人民，故帝王长安而民寿也，可不力勉乎哉矣。”

飞明者，三光之小者也，皆连于地下，乃上悬系于天，其动与地人民万物相应和，是要文之证也。其书文占事，百百十十相应者是也，不相应和者非也。以是升量平之，其邪文邪书悉尽绝去矣。取过事以效今事，随天可为，视天可兴，无乱天文，与天同力，可谓长吉。夫天但可顺不可逆也，因其可利而利之，令人兴矣。逆之者令人衰，失天心意亡矣。”

移行试验类相应占诀第六十八

凡移徙转行之文，天行书也。阴阳交合，天文成。帝王人民万物，皆以其理中行，得其意者吉，失其意者悉凶。事有逆顺，不可不谨善详也。

欲知其审，以五五二十五事试之，取故事二十五，行事二十五家，详记其岁月时所从来，其五音属谁手。以占吉凶，验百百十十相应者，是也。此审得天地之分理，安王者不疑也，民臣不失其职，万物各得其所。

不若此书言，乱邪之文，不可用也。以升量之，误人之文有敢用者，后世无子。所以然者，贼伤人民，失天地之分部，天地主生人，反乱其阴阳，故令使人无后也。古者无文，天反原之，已出天行书之后，皆已知天道意，而故为之犯者死，多不寿而凶，正此也。

施有兄弟，以类相应和，五岳万里相应，以精详念思，其中事善，善相应；贱，贱相和，其多少高卑，万不失一也。

常效以五五二十五气，应为二十五家，二十五丘陵，书十百相应，地讖也。比其气相加，兄弟地也。其人民好恶同，又诸色禽兽草木相类，此即同气地也。以此分明，地审相应不。水气兄弟者，其鱼鳖相类，以是为占，分别其所出，万物凡事，其可知矣。其象同者，其形同也；其象异者，其形异，是非正此也。

丹明耀御邪诀第六十九

丹明耀者，天刻之文字也，可以救非御邪。十十相应愈者，天上文书，与真神吏相应，故事效也；十九愈者，地文书，与阴神相和；十八相应愈者，中和人文也。以此效之，其余皆邪文也，不可用也。所以拱邪之文也，乃当与神相应，不愈者皆误人，不能救死也。

或有鬼神所使书文，不可知而治愈者，是人自命禄为邪之长也，他人不能用其书文也。以此效聚众刻书文也，邪乃可刻，而尽使之无人之野处也。是文宜一一而求之，不可卒得也。

草木方诀第七十

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诀愈者，名为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为一日而愈方，百百十十相应愈者是也。

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驱使，有官位之草木也；十十相应愈者，帝王草也；十九相应者，大臣草也；十八相应者，人民草也；过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误人之草也。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

方和合而立愈者，记其草木，名为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为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为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名为三日方。一日而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二日而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三日而治愈者方，使人鬼治之；不若此者，非天神方，但自草滋治之，或愈或不愈，名为待死方。慎之慎之，此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详审也。

生物方诀第七十一

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兽歧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药在其身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疾使者，比若人有道而称使者神人、神师也。

是者，天地人精鬼使之。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各有所为出，以此候之，万不失一也。此三子，皆为天地人行神药以治病，天使其各受先祖之命，著自然之术其中，不得去也，比若凤凰麒麟，著德其身；比若蜂蛰，著毒其身，此之谓也。

当深知天道至要意，乃能明天道性，有益于帝王治，使人不惑也。如不知要文，但言天下文书悉可用也，故十七中以下皆为邪，不与三瑞相应，为害其深。故治十伤一者，不得天心意；十伤二者，不得地意；十伤三者，不得人意；十伤六七以下，皆为乱治，阴阳为其乖逆，神灵为其战斗。是故古者圣王帝主，虽居幽室，深惟思天心意，令以自全，自得长寿命。

吾书辞上下相集，厕以为文，贤明读之以相足，此乃救迷惑，使人长吉而远凶害，各当旦夕思其至要意，以全其身。夫古今百姓行儿歌诗者，天变动，使其有言；神书时出者，天传其谈，以付至德，救世失也。

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有可贼伤，方化，须以成事，不得已，乃后用之也。故万物芸芸，命系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寿，失天意者亡，凡物与天地为常，人为其王，为人王长者，不可不审且详也。

去浮华诀第七十二

欲得知凡道文、书经意正，取一字如一竟。比若甲子者何等也，投于前，使一人主言其本，众贤共违而说之，且有专长于天文意者，说而上行，究竟于天道；或有长于地理者，说而下行，洽究于地道；或复有长于外傍行，究竟四方；或有坐说，究于中央；或有原事，长于万物之精，究于万物；或有究于内，或有究于外，本末根基华叶皆已见，悉以类象名之。书凡事之至意，天地阴阳之文，略可见矣。

其头足皆具，上系下连，物类有自然，因共安其意，各书其辞善者，集成一说。是以圣人欲得天道之心意，以调定阴阳，而安王者，使天下平，群神遍悦喜，故取众贤荣贯中而制以为常法，万世不可易也。

今所以失天道意者，失贤者一人之言，知适达一而，明不尽睹，不能用流六方，洽究

达内外七处。未能源万物之精，故各异说。令使天书失本文，乱迷惑者，正此也。

凡事欲正之者，各自有本可穷，阴阳不复易，皆当如此矣。不者，名为孤说独言；不得经意，遂从一人之言，名为偏言。天地之性，非圣人不能独谈通天意也，故使说，内则不能究于天心，出则不能解天文明地理，以占覆则不中，神灵不为其使，失其正路，遂从惑乱，故曰就浮华，不得共根基至意，过在此，令使朴者失其本也。令天道失正，阴阳内独为其病，乖乱害气数起，帝王愁苦其心，不能禁止，变气连作，人民不寿，以此为大咎。

贤明共失天心，又去圣人流久，遂不能得其分理，此名为乱道。所以然者，经道凡书记，前后参错，为天地谈。凡事之头首，神灵之本也，故得其本意者，神灵不复战怒而行害人也，则恶气闭藏，盗则断绝；盗贼止，则夷狄却降，风雨为其时节，是天悦喜之明效也。喜则爱其子，是故帝王延命也，泽流其人民，则及其六畜禽兽，究达草木；和气俱见，则邪恶气消亡，则正气更明，是阴阳自然之术法，犹比若昼日用事，则夜藏；小人逃亡，则君子行。诈思此言，此言所以益命，分明阴阳而说神也。

以为吾书不然也，道以试成，欲知其得失，今试书一“本”字投于前，使众贤共违而说之，及其投意不同，事解各异，足以知一人之说，其非明矣，安能理阴阳，使王者游而无事乐乎哉？

是故执本者少，而说者众，则无不穷矣；执本者众而说者少，日使道浮且浅，浅而不止，因而乱矣；乱而不止，阴阳不善，邪气便起。故圣王乃宜重本，君子正始也，则无不理矣。不重尊其本，不正其始，则凡事失纪，万物云乱，不可复理。精之明之，惑道邪书去矣。

天文记诀第七十三

天地有常法，不失铢分也。远近悉以同象，气类相应，万不失一，名为天文记，名曰天书。亿亿万万、千千百百十，若十二日一周子亦是也，十二岁一周子亦是也，六十岁一周子亦是也，百二十岁一周子亦是也。或亿子而同，或万子而同，或千子而同，或百子而同，或十子而同，俱如甲子也。

其气异，其事异，其辞异，其歌诗异，虽俱甲子，气实未周，故异也。以类象而呼之，善恶同气、同辞、同事为一周也。精考合此，所以明古，复知今也；所以知今，反复更明古也。是所以知天常行也，分明洞达阴阳之理也。

书辞误，与不前后宜，当以相足，歌音声事事同，所谓大周、中周、小周法也。得其意，理其事，以调和阴阳，以安王者，是可以效天常法书也，比犹若春夏秋冬夏，不复误也。今后生皆用命少，未睹一周，何知大小中有三周哉，古常神道乎？故遂失正路，睹须臾之间，又未通洞古今神文，遂从偏辞，自言是也，正犹春儿生而死，不睹秋事；夏生而终，不睹冬事。说者当时各见其目前可睹者□□，故虽十辩之，犹不知也，内不然此也。使天文不效者，正是也。

故事不空见，时有理乱之文；道不空出，时运然也。故古诗人之作，皆天流气，使其言不空也。是故古者圣贤帝王，见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顺其气，遂得天心意，故长吉也；逆之则水旱气乖迁，流灾积成，变怪不可止，名为灾异。众贤迷惑，不知但逆气、不顺时务所为也，不可不重慎哉！

使天文不效者，时有理乱，道不空出。古者帝王见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顺其气，遂得天心意，如长吉；逆之则水旱气乖忤，流灾积成，变怪不可止，名为灾异。众贤迷惑，不知逆顺之道。

天所以使后世有书记者，先生之人知旦寿、知自然，人虚静之道。故知天道周终意，若春夏秋冬夏有常也。后生气流久，其学浅，与要道文相远，忘前令之道。非神圣之人，不能豫知周竟，故天更生文书，使记之相传，前后可相因，乐欲使其知之，以自安也。逢其太平，则可安枕而治；逢其中平，则可力而行之；逢其不平，则可以道自辅而备之，犹若夏至

则为其备暑，冬至则为其备寒，此之谓也。天道有常运，不以故人也，故顺之则吉昌，逆之则危亡。天道战斗，其命伤，日月失度，则列星乱行；知顺时气，日月得度，列星顺行，是天之明证也。能用者自力，无敢闭藏，慎无贼伤。天之秘书，以归仁贤，原明上下，令以自安。

灸刺诀第七十四

灸刺者，所以调安三百六十脉，通阴阳之气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脉者，应一岁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应四时五行而动，出外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于藏，衰盛应四时而动移。有疾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故当治之。

灸者，太阳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奸除恶害也；针者，少阴之精也，太白之光，所以用义斩伐也。

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此得天经脉讖书也。实与脉相应，则神为其驱使；治十中九失一，与阴脉相应，精为其驱使；治十中八，人道书也，人意为其使；过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或伤神。甲脉有病反治乙，名为恍惚，不知脉独伤绝。

故欲乐知天道神不神，相应与不也。直置一病人前，名为脉本文，比若书经、道本文也，令众贤围而议其病，或有长于上，或有长于下，三百六十脉，各有可睹，取其行事常所长而治诀者，以记之，十中者是也，不中者皆非也，集众行事愈者，以为经书，则所治无不解决者矣。

天道制脉，或外或内，不可尽得而知之也。所治处十中治诀，即是其脉会处也。人有小有大，尺寸不同，度数同等，常以窍穴分理乃应也。道书古今积众，所言各异，名为乱脉也；阳脉不调，反治阴脉，使人被咎，贼伤良民，使人不寿。

脉乃与天地万物相应，随气而起，周者反始，故得其数者，因以养性，以知时气至与不也，本有不调者安之。古者圣贤，坐居清静处，自相持脉，视其往来度数至不便，以知四时五行得失，因反知其身衰盛，此所以安国、养身、全形者也，可不慎乎哉！

人惑随其无数灸刺，伤正脉，皆伤正气，逆四时五行，使有灾异；大人伤大，小人伤小，尽有可动，遥不居其处者，此自然之事也。是故古圣贤重之。圣帝王居其处，候脉行度，以占知六方吉凶，此所谓以近知远，以内知外也，故为神要道也。

神祝文诀第七十五

天上有常神圣要语，时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人民得之，谓为神祝也。祝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祝是天上神本文、传经辞也。

其祝有可使神佐为除疾，皆聚十中者，用之所向无不愈者也。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讖语也，良师帝王所宜用也。集以为卷，因名为祝讖书也，是乃所以召群神使之，故十愈也。十九中者，真神不到中神到，大臣有也。十八中者，人神至，治民有也。此者，天上神语也，本以招呼神也，相名字时，时下漏地，道人得知之，传以相语，故能以治病。如使行人之言，不能治愈病也。

夫变事者，不假人须臾，天重人命，恐奇方难卒成，大医失经脉，不通死生重事，故使要道在人口中，此救急之术也。欲得此要言，直置一病人于前，以为祝本文，又各以其口中密秘辞前言，能即愈者，是真实也；不者，尽非也，应邪妄言也，不可以为法也。

或有用祝独愈，而他傍人用之不决效者，是言不可记也。是者鬼神之长，人自然使也，名为孤言，非召神真道也。人虽天遥远，欲知其道真不，是与非相应和，若合符者是也，不者非也。

葬宅诀第七十六

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处也，名为初置根种。宅，地也，魂神复当得还，养其子孙，善

地则魂神还养也，恶地则魂神还受害也。五祖气终，复反为人，天道法气，周复反其始也。

欲知地效，投小微贱种于地，而后生日兴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种于地，而后生日恶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以五五二十五家冢丘陵效之，十十百百相应者，地阴宝书文也；十九相应者，地阴宝记也；十八相应者，地乱书也，不可常用也；过此而下者，邪文也，百姓害书也。欲知其审，记过定事，以效来事，乃后真伪分别，可知吾书犹天之有甲，地之有乙，万世不可易也。

本根重事效，生人处也，不可苟易，而已成事，□□邪文为害也，令使灾变数起，众贤、人民苦之甚甚。故大人小人，欲知子子孙孙相传者，审知其丘陵当正，明其故，以占来事，置五五二十五丘陵，以为本文，案成事而考之。录过以效今，去事之证，以为来事。真师宜详，惟念书上下，以解醉迷，名为占阴覆文，以知祖先，利后子孙，万世相传，慎无闭焉。

诸乐古文是非诀第七十七

诸乐者，所以通声音，化动六方八极之气，其面和，则来应顺善，不和则其来应战逆。夫音声各有所属，东西南北，甲乙丙丁，二十五气各有家。或时有集声，相得成文辞。故知声，聆声音，以知微言，占吉凶。

举音与吹毛律相应，乃知音弦声，宫商角徵羽，分别六方远近，以名字善恶云何哉。精者，乃能见其精神来对事也。

故古者圣贤调乐，所以感物类，和阴阳，定四时五行。阴阳调，则其声易听；阴阳不和，乖逆错乱，则音声难听。弦又当调，宜以九九，次其丝弦，大小声相得，思之不伤人藏精神也。不调则舞乱，无正声音，不可听，伤人藏精神也，故神祇、瑞应奇物不来也。故得其人能任、长于声音者，然后能和合阴阳化也。

以何知之也？为之神明来应，瑞应物来会，此其人也；不者，皆乱音，不能感动，故不来也。故凡事者，当得其人若神，不得其人若妄言。得其人，事无难易，皆可行矣；不得其人，事无大小，皆不可为也。是故古圣贤重举措，求贤无幽隐，得为古。得其人则理，不得其人则乱矣。

古文众多，不可胜书。以一事况十，十况百，百况千，千况万，万况亿，亿况无极。事各自有家类属，皆置其事本文于前，使晓知者执其本，使长能用者就说之，视其相应和，中者皆是也；不应又不中者，悉非也。欲知古圣人文书道审不也，此比若呼人，得其姓字者皆应。鬼神亦然，不得姓字不应，虽欲相应和，无缘得达，故不应也。

故古者名学为往精，精者，乃精念其事象可宜，复思其言也；极思惟此，书策凡事毕矣。书卷上下众多，各有事，宜详读之，更以相足，都得其意，已毕备。不深得其要意，言道无效事，故见变不能解阴阳战斗。吾书乃为仁贤生，往付有德，有德得之，以为重宝，得而不能善读，言其非道，故不能乐其身，除患咎也。

夫大道将见，其如无味乎？用之不可既乎？众贤原之，可以和刚柔，穷阴阳位乎？诸文书毕定，各得其所，不复愤愤乎？恶悉去矣，上帝大乐，民无祟乎？泽及小微，万物扰扰，不失气乎？复反于太初、天地位乎？邪文已消，守元气乎？

一者，道之纲；二者，道之横行；三者，已乱不可明也。吾道即甲子乙丑，六甲相承受，五行转相从，四时周反始。

书卷虽众多，各各有可纪，比若人一身，头足转相使。一字适遗一字起，贤者次之以相补，合其阴阳以言语，表里相应如规矩。始诵无味有久久，念之不解验至矣，灾害去身神还聚，人自谨良无恶子，名之为无刑罚、道化美极也。明案吾文以却咎，奸祸自止民自寿，原未得本无终始。

十十相应，太阳文也；十九相应，太阴文也；十八相应，中和文也；十七相应，破乱文

也；十六相应者，遇中书也；十五相应，无知书也，可言半吉半凶文也；十四中者，邪文也；十三中者，大乱文也；十二中者，弃文也；十一中者，迭中文也。十十中者以下，不可用，误人文也，随伤多少，还为人伤，久久用之不止，法绝后灭门。此十十文也。

右却邪而致正文法

太平经合校卷五十一 丙部之十七

校文邪正法第七十八

纯稽首战栗再拜。“子复欲问何等哉？”“纯今见明师正众文诸书，乃为天谈也，吾恐惊，不知可先后，当以何能正得此书实哉？”“子欲乐得其实者，但观视上古之圣辞，中古之圣辞，下古之圣辞，合其语言，视其所为，可知矣。复视上古道书、中古道书、下古道书，三合以同类相招呼，复令可知矣。”

“今凡书文，尽为天谈，何故其治，时乱时不平？愿闻之。”“然，能正其言，明其书者，理矣；不正不明，乱矣。正言详辞必致善，邪言凶辞必致恶。今子难问不止，会乐欲知之，欲致善者，但正其本，本正则应天文，与圣辞相得，再转应地理，三转为人文，四转为万物，万物则生浮华，浮华则乱败矣。

天文圣书时出，以考元正始，除其过者置其实；明理凡书，即天之道也。得其正言者，与天心意相应，邪也致邪恶气，使天地不调，万物多失其所，帝王用心愁苦，得复乱焉，故当急为其考正之。

今念从古到今文书，悉已备具矣，俱愁其集居而不纯，集厕相乱，故使贤明共疑迷惑，不知何从何信，遂失天至心，因而各从其忤是也。使与天道指意微言大相远，皆为邪言邪文，书此邪，致不能正阴阳，灾气比连起，内咎在此也。吾见子问之，积眷眷不忍，故反覆为子具道其意，疾疏吾辞，自深思念之。夫凡事者，得而不能专行，亦无益也；若能行之，除大谪也。夫天文乱，欲乐见理，若人有剧病，故乐见治也。何以乎哉？”

“然子自若愚耳，诚无知乎？剧病不以时治也，到于死亡；天文不治正，至于大乱，四时为其失气，五行逆战，三光无正明，皆失其正路，因而毁败；人民云乱，皆失其居处，老弱负荷，夭死者半，国家昏乱迷惑，至道善德隔绝，贤者蔽藏，不能相救，是不大剧病邪？故当力正之。

今愚人日学游浮文，更迭为忤，以相高上，不深知其为大害，以为小事也，安知内独为阴阳天地之大病乎哉？天下不能相治正者，正此也。夫神祇有所疾苦，故使子来反复问之也，见书宜旦夕宿夜，深惟思其要意，不可但自易，不为皇天重计也。今帝王无所归心，其咎甚大。吾今虽与子相对二人而谈，以为小事，内乃为皇天是正语议，不敢苟空妄言，其咎在吾身，罪重不可除也。神祇之谪人，不可若人得远避而逃也。子敢随吾轻辞便言，若俗人陈忤相高上也？”

“唯唯，不敢也。见天师言，且惊且喜，诚得尽力，冀得神祇之心，以解天下忧，以安帝王，令使万物各得其所，是吾愿也。”

“子愿何一独善，不可复及也？”“然吾所以常独有善意者，吾学本以思善得之，故人悉老终，吾独得在，而吾先人子孙尽已亡，而吾独得不死。诚受厚命，惭于仓皇，无以自效，报之复之也。常思自竭尽力，不知以何效哉！见天地不调，风雨不节，知为天下大病，常怜之。今得神人言，大觉悟，思尽死以自效于明天，以解大病，而安地理，固以兴帝王，令使万物各得其所，想以是报塞天重功，今不知其能与不哉？愿复乞问不及子明师。”

“善哉，子之言也。今见子言，吾尚喜，何言天哉！吾书□□，万不失一也，子但努力勿懈而理之，是可以复天功，不复疑也。帝王行之，尚且立得其力，何况于子哉！吾连见

子之言，吾不敢余力也。吾虽先生，志不及子也。今俱与子共是天地，愿与子共安之。吾欲不言，恐得重过于子，反得重谪于天。子更详聆之，复为子反复悉分别道之。

正文者，乃本天地心，守理元气。古者圣书时出，考元正字，道转相因，微言解，皆元气要也。再转者，密辞也；三转成章句也；四转成浮华；五转者，分别异意，各司其忤；六转者，成相欺文。章句者，尚小仪其本也。过此下者，大病也。乃使天道失路，帝王久愁苦，不能深得其理，正此也。

子幸欲报天恩，复天重功，天者，不乐人与其钱财奇伪之物也，但乐人共理其文，不乱之耳。今吾见睹子初来学之时，以为子但且问一两事而去，何意乃欲毕天道乎！吾言而不正天道？略可见睹矣。子乐欲正天地，但取微言，还以逆考，合于其元，即得天心意，可以安天下矣。

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文，以类召之，合相从，执本者一。人自各有本事，凡书文各自有家属，令使凡人各出其材，围而共说之，其本事字情实，且悉自出，收聚其中要言，以为其解，谓之为章句，得真道心矣，可谓为解天之忧，大病去矣，可谓除地之所苦矣，可谓使帝王游而得天心矣，可谓使万物各得其所矣。

是者，万不失一也。吾见子之言□□，知为天使，吾不敢欺子也。今欺子，正名为欺天，令使天不悦喜，反且减吾年，名为负于吾身，又上惭于皇天，复无益于万民，其咎甚大。子努力记之，但记吾不敢有遗力也。”

“唯唯，见师言也，心中恐骇。既为天问事，不敢道留止也，犹当竟之耳。师幸原其不及，示告其难易，故敢具问其所以。今文书积多，愿知其真伪。”“然，故固若子前日所问耳。十百相应者，是也；不者，皆非也。治而得应者，是也，不者，皆伪行也。欲得应者，须其民臣皆善忠信也。”

“何以言之？”“然，子贤善，则使父母常安，而得其所置；妻善，则使夫无过，得其力；臣善，则使国家长安；帝王民臣俱善，则使天无灾变，正此也。子宁解耶？不解耶？行，吾今欲与子共议一事，今若子可刺取吾书，宁究治达未哉？”

“小子童蒙，未得其意。”“子试言之，吾且观子具解不。”“今若愚生意，欲悉都合用之，上下以相足，仪其事，百以校千，千以校万，更相考以为且可足也；不者，恐不能尽周古文也。”“然，子今言真是也。子前所记，吾书不云乎，以一况十，十况百，百况千，千况万，万况亿，正此也。”

“唯唯，愿闻其校此者，皆当使谁乎？”“各就其人而作，事之明于本者，恃其本也。长子知能用者，共围而说之，流其语，从帝王到于庶人，俱易其故行，而相从合议。小知自相与小聚之，归子中知，中知聚之，归子上知，上知聚之，归于帝王，然后众贤共围而平其说，更安之，是为谋及下者，无遗算，无休言，无废文也。

小贤共校聚之，付于中贤，中贤校聚之子大贤，大贤校聚之，付于帝王，子其□□成理文，是之无误，真得天心，得阴阳分理，帝王众臣共知其真，是乃后下于民间，令天下俱得诵读正文。

如此，天气得矣，太平到矣，上平气来矣，颂声作矣，万物长安矣，百姓无言矣，邪文悉自去矣，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游矣，阴阳悦矣，邪气藏矣，盗贼断绝矣，中国盛兴矣，称上三皇矣，夷狄却矣，万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称万岁矣。子无闭塞吾文！”

“唯唯，不敢蔽匿也。既受师辞，诚报归之。匿之恐为重罪，成事也。”“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心，子名为已报天重功。”“唯唯，诚得退归闲处，思其至意，不解懈也。”“行去矣，勿复疑也。”

右考文诀

太平经合校卷五十二 丁部之一

胞胎阴阳规矩正行消恶图

神人语，真人内，子已明也，损子身，其意得也，其外理自正。瞑目内视，与神通灵，不出言，与道同，阴阳相覆天所封。长生之术可开眸，子无强肠宜和弘，天地受和如暗聋。

欲知其意胞中童，不食十月神相通。自然之道无有上，不视而气宅十二重。故反婴儿则无凶，老还反少与道通。是故画像十二重，正者得善，不肖独凶。

天道常在，不得丧亡，状如四时周反乡，终老反始，故长生也。子思其意无邪倾，积德累行道自成。才不如力，道归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夫道若风，默居其傍，用之则有，不用则亡。

贤者有里，不肖有乡，死生在身常定行。天无有过，人自求丧，详思其意，亦无妄行。天与守道力行故长生，人不肯为故死倾。记吾戒子，道传其人则易行。古者圣贤传道，饮血为盟。天道积重，愚人反轻。

道乃万物之师也，得之者明，失之者迷。天地虽广大，不遗失毫厘，贤知自养，比与神俱语，是乃阴阳之统，天地之枢机也。古者圣贤深知之，故以自表，殊天道之要也，内以治身，外以消灾。不当为之，乃与天地同忧。

太平经合校卷五十三 丁部之二

分别四治法第七十九

真人纯稽首战栗：“吾今欲有所复问，非道事也。见明师言事，无不解决者，故乃敢冒惭复前，有可问疑一事。”“何等？平行，吾即为子说矣。”“夫帝王之仕大臣，皆当老，少子本非治世人也。”

“何为问此哉？”“吾见天气，间者比连不调，或过在仕臣失实，令使时气不调，人君不明，灾害并行，道人亦伤。今天地三光，尚为其病，故无正明，道士于何自逃，独得不伤？故吾虽得独蒙天私久存，常不敢自保。初少以来，事师同事，无能悉解之者。今不冒惭，重问于天师，解决其要意，恐遂无复以得知之也。恩唯明师既加，不得已为弟子说其所不及。”

“善哉！子之言也。今旦见子之言，吾知太平之治已到矣。然，吾且悉言之，子随而详记之。夫治者，有四法：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气极，然后跂行万物治也。”

“愿闻其意。”“天治者，其臣老，君乃父事其臣，师事其臣也。”“夫臣乃卑，何故师、父事之乎哉？”“但其位者卑下，道德者尊重。师、父事之者，乃事其道德，当与其合策而平天下也。地治者，友事其臣，若与其同志同心也。地者阴顺，母子同列，同苞同忧，臣虽位卑，其德而和，和平其君之治。

人治者，卑其用，臣少小小，象父生其子，子少未能为父作策也，故其治小乱矣。跂行万物并治者，视其臣子若狗，若草木，不知复详择臣而仕之，但遇官壹仕，名为象人无知也。何故乎哉？象人者，财象人形，苟中而已，不为君计也，故善争之也。

象天治者，天下之臣，尽国君之师、父也，故父事之，人爱其子，何有危时？夫师、父皆能为其子解八方之患难，何有失时也。象地治者，天下之臣，皆国君之友也。夫同志合策为交，同忧患，欲共安其位。地者，顺而承上，悉承天志意，皆得天心，何有不安时乎？

象人治者，得中和之气，和者可进可退难知，象子少未能为父计也，欺其父也。臣少，未能为君深计，故欺其君也。少者，生用日月少，人学又浅，未有可畏。故欺也。故其治

小乱矣。象跛行万物治者，跛行者无礼义，万物者少知，无有道德。夫跛行万物之性，无有上下，取胜而已，故使乱败矣。

象天治者，仁好生，不伤；象地治者，顺善而成小伤；象人治者，相利多欲，数相贼伤，相欺怠；象跛行万物而治者，终无成功，无有大小，取胜而已。观此之治，足以知天气上下中极未失。治欲乐第一者，宜象天；欲乐第二者，宜象地；欲乐第三者，宜象人；欲乐第四者，宜象万物。象天者独老寿，得天心；象地者小不寿，得地意；象人者，寿减少；象万物者死，无时无数也。

象天者，三道通文，天有三文，明为三明，谓日月列星也。日以察阳，月以察阴，星以察中央，故当三道行书，而务取其聪明，书到为往者，有主名而已，勿问通者为谁；象地者，二道行书；象人者，一道行书，尚见苟留；象跛行万物者，才设言，复无文书也。”

“今是者，天使如是邪？人自为之邪？”“时运也，虽然，帝王治将太平，且与天使其好恶，而乐象天治；将中平者，象地治；将小乱者，法人治；将大乱而不理者，法跛行万物治。”“此何故乎哉？今当以何救之？”“然，天将兴之，瑞应文琦书出，付与之，令使其大觉悟而授之。将衰者，天匿其文不见，又使其不好求之。”

“贤臣者，但得老而已邪？”“不也。老者，乃谓耆旧老于道德也，象天独常守道而行，不失铢分也，故能安其帝王。老而无一知，亦不可仕也。”

“其师，父事之云何？友之云何？子之云何？其万物之云何哉？”“父事之者，乃若子取教于严父也，乃若弟子受教于明师也，当得其心中密策秘言圣文，以平天下，以谢先祖宗庙，以享食之。其德以报天重功，故能得天下之心，阴阳调和，灾害断绝也。其友事者以忠信，相与合策，深计善恶难易。其子事者，必若父有伏匿之事，不敢以报其子；子有匿过，不敢以报其父母，皆应相欺，以此为阶也。其万物者，大乱无数。夫物者，春夏则争生，秋冬则争死，不复相假须臾也。”

纯再拜：“所问多，过诚重，甚不宜，诚有过于师。吾又且不敢匿此文也，见而不行之，恐得过于皇天，吾今当于何置此书哉？”“子既问之，子为力特行，逢能通者与之，使其往付归有德之君。帝王象之，以是为治法，必且如神矣；得而不能深思用之，天亦不复过子也。”“唯唯，不敢逆师言。”“然吾言亦不可大逆也，此乃天地欲平，而出至道，使子远来具问此法。天使吾谈，传辞于子，吾亦不空言也。天不欲言而吾言，无故泄天之要道，吾当坐之。子得吾言，而往付归，亦无伤无疑。吾告子至诚，天乃更与帝王厚重，故戒之也。天之运也，吉凶自有时，得而行之者，吉不疑也。”

“谨问行者人姓字为何谁乎？”“然，天之授万物，无有可私也，问而先好行之者，即其人也。大道至重，不可以私任，行之者吉，不行者疑矣。”

“谨更问天地何睹何见，时者欲一语言哉？”“实有可睹见，不空言也。天以安平为欢。无疾病，以上平为喜。故使人民皆静而无恶声，不战斗也，各居其所，则无病而说喜，则天言而不妄语也。若今使阴阳逆斗，错乱相干，更相贼伤，万物不得处其所，日月无善明，列星乱行，则天有疾病，悒悒不解，不传其言，则病不愈。故乱则谈，小乱小谈，大乱大谈。是故古今神真圣人为天使，受天心，主当为天地谈话。天地立事以来，前后以是为常法，故圣人文，前后为天谈话，为天言事也。”

“言谈皆何等事也？”“在其所疾苦。文失之者为道质，若质而不通达者为道文，疾其邪恶者为道正善也，使其觉悟。”

“今天地至尊自神，神能明，位无上，何故不自除疾病，反传言于人乎？”“天地者，为万物父母，父母虽为善，其子作邪，居其中央，主为其恶逆，其政治上下，逆之乱之，父母虽善，犹为恶家也。比若子恶乱其父，臣恶乱其君，弟子恶乱其师，妻恶乱其夫，如此则更相贼伤大乱，无以见其善也。天地人民万物，本共治一事，善则俱乐，凶则俱苦，故同忧也；向使不共事，不肯更迭相忧也，是故天地欲善而平者，必使神真圣人为其传言，出其

神文，以相告语，比若帝王治欲乐善，则有善教，今此之谓也。子欲乐知天心，以报天功，以救灾气，吾书即是也，得之善思念之，夫天心可知矣。”

“唯唯，不敢忽，愿师复重敕一两言。”“然，夫善恶各为其身，善者自利其身，恶者自害其躯。子既有畅善意，乃忧天地疾病，王者不安，其功极已大矣。但详思之，子行善，极无双，勿复止伤之也。使念善顺，常若此。”“唯唯，不敢懈怠也，不敢懈怠。”

右忿别治所象安危法

太平经合校卷五十四 丁部之三

使能无争讼法第八十一

“吾所问积多，见天师言事，快而无已，其问无足时，复谨乞一两言。”“平行。”“今吾愿欲得天地阴阳、人民歧行、万物凡事之心意，常使其喜善无已，日游而无职无事，其身各自正，不复转相愁苦，更相过责，岂可得闻乎哉？”“子今且言，何一绝快殊异！可问者，何一好善无双也！然，若子所问，犹当顺事，各得其心，而因其材能所及，无敢反强其所不能为也。如是，即各得其所欲，各得其欲，则无有相愁苦者也，即各得其心意矣，可谓游而无职事矣。”

天地之间，常悉使非其能，强作其所不及，而难其所不能。时睹于其不能为，不能言，不怜而教之，反就责之，使其冤结，多忿争讼，民愁苦困穷，即仰而呼皇天，诚冤诚冤，气感动六方，故致灾变纷纷，畜积非一，不可卒除。为害甚甚，是即失天下之人心意矣。终反无成功，变怪不绝，太平之气，何从得来哉？故不能致太平也，咎正在此。虽欲名之为常平，而内乱何从而得清其治哉？子今问之，欲深知其审乎！

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万物虽俱受阴阳之气，比若鱼不能无水，游于高山之上，及其有水，无有高下，皆能游往；大木不能无土，生于江海之中。是以古者圣人明王之授事也，五土各取其所宜，乃其物得好且善，而各畅茂，国家为其得富，令宗庙重味而食，天下安平，无所疾苦，恶气休止，不行为害。

如人不卜相其土地而种之，则万物不得成，竟其天年，皆怀冤结不解，因而天终，独上感动皇天，万物无可收得，则国家为其贫极，食不重味，宗庙饥渴，得天下愁苦，人民更相残贼，君臣更相欺诒，外内殊辞，咎正始起于此。是者尚但万物不得其所，何况人哉！天下不能相治正，正由此也。此者，大害之极，而危亡之路也，可不慎哉？可不深思虑之胸心乎？

故古者大圣大贤将任人，必先试其所长，何所短，而后署其职事，因而任之；其人有过，因而责之，责问其所长，不过所短，是者不感天也，反为习进此家学，因而慎之，故能得天下之心也。令后世忽事，不深思惟古圣人言，反署非其职，责所不能及，问所不能睹，盲者不睹日，瘡者不能言，反各趣得其短，以为重过，因而罪之，不为欲乐相利祐，反为巧弄，上下迭相贼害，此是天下之大败也。

自古者诸侯太平之君，无有奇神道也，皆因任心能所及，故能致其太平之气，而无冤结民也。祸乱之将起，皆坐任非其能，作非其事职而重责之。其刑罚虽坐之而死，犹不能理其职务也，灾变连起，不可禁止，因以为乱败，吉凶安危，正起于此。是以古者将为帝王选士，皆先问视，试其能，当与天地阴阳瑞应相应和不。不能相应和者，皆为伪行。”

“其相应和奈何？”“大人得大应，小人得小应，风雨为其时节，万物为其好茂，百姓为其无言，鸟兽歧行为其安静，是其效也。故治乐欲安国者，审其署置。夫天生万物，各有材能，又实各有所宜，犹龙升于天，鱼游于渊，此之谓也。”

夫治者，从天地立以来，乃万端。天变易，亦其时异，要当承天地得其意，得其所欲为也。天者，以三光为书文记，则一兴一衰，以风为人君。地者，以山川阡陌为文理，山者吐

气，水通经脉，衰盛动移崩合，以风异为人臣。人者，以音言语相传，书记文相推移。万物者，以衰盛而谈话，使人想而知之。

人者在阴阳之中央，为万物之师长，所能作最众多，象神而有形，变化前却，主当疏记此变异，为其主言。故一言不通，则有冤结；二言不通，辄有杜塞；三言不通，转有隔绝；四言不通，和时不应，其生物无常；五言不通，行气道战；六言不通，六方恶生；七言不通，而破败；八言不通，而难处为数家；九言不通，更相贼伤；十言不通，更相变革，故当力通其言也。”

“古者无文，以何通之？”“文乃当起，但中止天地者。几何起，几何止，但后世不睹之耳。中古三皇，当无文而设言，下古复有。天地之气，一绝一起，独神人不知老所从来，经历多故，知其分理。内当有文，后世实不睹，言其无有。”

“何故时有文，时无乎哉？”“天气且弊，人且愚薄不寿，不能有可刻记。故敕之以书文，令可传往来，以知古事。无文且相辩讼，不能相正，各自言是，故使有文书。此但时人愚，故为作书，天为出券文耳。”

“见师言，已知之矣。愿闻今通气当云何？”“但三道通行八方之书，民吏白衣之言，勿苟留。急者以时解之，不急者随天地万物，须七月物终，八月而窥视，九月而更次，十月而不归。三年上书而尽信诚者，求其人而任之。此人乃国家之良臣，聪明善耳目，因以视聆，不失四方候也。帝王得之，曰安而明，故当任之。”

“其任之云何乎？”“必各问其能所及，使各自疏记所能为，所能分解所能长，因其天性而任之，所治无失者也。故得天下之欢心，其治日兴太平，无有刑，无穷物，无冤民，天地中和，尽得相通也，故能致寿上皇。

所以寿多者，无刑不伤，多伤者乃还伤人身。故上古者圣贤，不肯好为刑也；中古半用刑，故寿半；下古多用刑，故寿独少也。刑者，其恶乃干天，逆阴阳，畜积为恶气，还伤人。故上古圣贤不重用之者，乃惜其身也。中古人半愚，轻小用刑，故半贼其半。下古大愚，则自忽用刑，以为常法，故多不得寿，咎在此。

读此书者，宜反复之，重之慎之，死生重事，不可妄也。夫子贤明者，为父计；臣贤明者，为君深计。子不贤，不肯为父深计；臣不贤明，不肯为君计。是少年者，即是其人身邪；其人邂逅吉凶者，流后生，此格法也。

是故上古圣帝王将任臣者，谨选其有道有德，不好杀害伤者，非为民计也，乃自为身深计也。故得天地心意，举措如与神俱，此之谓审举得其人，而得人力之君也。如此乃感神祇，乃后天上真神爱之，因而独寿也。好用刑，乃与阴气并。阴者杀，故不得大寿。天之命，略可睹可知矣，天地人所疾恶同耳。”

右得天地人民万物欢心国兴家安天下无争讼者

太平经合校卷五十五 丁部之四

力行博学诀第八十二

“今大命可知与未乎？”“虽然可知矣，见明师比言，大迷惑已解，唯加不得已，愿复丁宁之。”“然，吾道可睹意矣。得书读之，常苦其不熟，熟者自悉知之；不善思其至意，不精读之，虽得吾书，亦无益也；得而不力行，与不得何异也？见食不食，与无五谷何异？见浆不饮，渴犹不可救。此者，非能愁他人也，还自害，可不详哉！故圣人力思，君子力学，昼夜不息也，犹乐欲象天，转运而不止，百川流聚，乃成江海。

子慎吾言，记吾已重诫，子其眷眷心，可睹矣。为善与众贤共之，慎无专其市。夫市少人，所求不得。故人不博学，所睹不明，故令使见其真道。不得其要意，不信道，则疑不

笃乎？各在此，人之所以自穷者也。故当深惟思其意，以令自救辅也。”

右对寿命指

知盛衰还年寿法第八十三

天之授事，各有法律。命有可属，道有可为出，或先或后，其渐豫见。比若万物始萌于子，生于卯，垂枝于午，成于酉，终于亥。虽事豫见，未可得保也。事各有可为，至光景先见，其事未对，豫开其路。天之垂象也，常居前，未尝随其后也。

得其人而开通，得见祐助者是也；不开不通，行之无成功，即非其人也，以是为明证，道审而言，万不失一也。但是其人，明为其开，非其人则闭。审得其人，则可以除疾，灾异自消，夷狄自降，不须兵革，皆自消亡。

万物之生，各有可为设张，得其人自行，非其人自藏。凡事不得其人，不可强行；非其有，不可强取；非其土地，不可强种，种之不生，言种不良，内不得其处，安能久长？六极八方，各有所宜，其物皆见，事事不同。若金行在西，木行在东，各得其处则昌，失其处则消亡。故万物著于土地乃生，不能著于天；日月星历反著于天，乃能生光明。夫道如此矣，故有其人，星在天，时有明；堕地反无光，即非其处也，故乱常。道有可为出，不妄行，是其人则明，非其人则不可行。夫道，乃深远不可测商矣，失之者败，得之者昌。

欲自知盛衰，观道可著，神灵可兴也，内有寿证候之，以此万不失一也。此乃神书也。还年之期，其道至重，何可不思？故传之仁贤明，试使行之以自命。是其人，应当并出，贤知并来，神书并至，奇方自出，皆令欢喜，即其人也。以此为效。不如此言，或但先见，非可得行也，当遗后来，道不妄出也。实有可之但问其人，令使自思。道之可归，亦不可禁，亦不可使，听其可之，观其成功，道不可空。虽然，夫才不如力，力不如为而不息也。夫天下之事，皆以试败，天地神灵皆试人，故人亦象天道而相试也。得见善者，其命已善矣；其见恶者，命已疑矣。自古到今，不至诚动天，名为强求，或亦遂得之，强求不得，真非其有也，安可强取？其事以不和良，乖忤错乱。

人命有三品，归道于野，付能用者；不能用者，付于京师，投于都市，慎无闭绝，后世无子。传书圣贤及与道士，无主无名，付能用者。道自有可之，不可各人，可附言语，犹若大木归山，水流归海，不可禁止也。天性使然，顺之者昌，逆之者败亡。神书欲出，亦不可闭藏，得其人必自扬，不得其人暗聋盲，身则不悦，目无光。精读此策文，乐也夫矣。天昌延命之期数，皆在此中也。

太平之气，皆已见焉；民慈爱谨良，皆以出焉；贤圣明者，皆已悦焉；殊方奇文，皆已付焉；勉行不懈，以自辅焉；明王圣主，皆以昌焉；夷狄却除，皆以去焉；万民幸甚，皆以无言，天寿已行，不复自冤，老以命去，少者遂全。书传万世无绝，子孙相传，日以相教，名为真文，万世无易，令人吉焉。道以毕就，便成自然，有禄自到，无敢辞焉。大人得之以平国，中士得之为良臣，小人得之以脱身。

右通道意是非之策文

丁部第四云：欲知吾道大效，付贤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与天地乃响应，是其大明效证验也。

太平经合校卷五十六至六十四 丁部五至十三

阙 题

应天理、上下和合、天灾除、奸伪断绝。讖本文。上古之人，皆心开、目明、耳洞，预知未然之事，深念未然，感动无情，卓然自异，未有不成之施。所言所道，莫不笃达，不失皇虚

之心。思慕无极之智、无极之言，知人寿命进退长短，各有分部常以阴阳合，得消息上下，中取其要，与众神有约束，但各不得犯天地大忌，所奉所得，当合天意。

文书相白，上至天君，天君得书，见其自约束分明，乃后出文，使勿自怨，中直自进，不白自闻，音声洞彻，上下法则，各不失期，恐有不及，未曾有不自责，时常恐有非，见督录。神相白，未曾懈，有过见退用。故重复语敕，反覆辞文，宜不违所言。是天之当所奉承，神祇所仰，皆如法，常不敢息。恐有不达，所受非一，皆当开心意，恐违期。神有尊卑，上下相事，不如所言，辄见疏记。忧心惻惻，常如饥渴欲食。天君开言，知乃出教，使得相主，文书非一，当得其意，后各有信。

上古之人，失得来书，表里上下，观望四方四维之外，见其纪纲。岁月相推，神通更始，何有极时。星数之度，各有其理，未曾有移动，事辄相乘，无有复疑。皆知吉凶所起，故置历纪。

三百六十日，大小推算，持之不满分数，是小月矣。春夏秋冬，各有分理。漏刻上下，水有迟快，参分新故，各令可知，不失分铢。各置其月，二十四气前后，箭各七八，气有长日，亦复七八，以用出入，祠天神地祇，使百官承漏刻期，宜不失，脱之为不应，坐罪非一。故使昼夜有分，随日长短，百刻为期，不得有差。

有德之国，日为长，水为迟，一寸十分，应法数。今国多不用，日月小短，一刻八九，故使老人岁月，当弱反壮，其年自薄，何复持长时？如使国多臣，枢机衡舒迟，后生蒙福，小得视息，不直有恶，复见伐矣。

惟天地之明，为在南方，巳午同家，离为正目，当明堂之事。日照明，以南向北，阳气进退，亦不失常，阴阳相薄，以至子乡，寒温相直，照彻自然，甚可喜。

生养之道，少阳太阳，木火相荣，各得其愿，是复何争？表里相承，无有失名，上及皇耀，下至无声，寂静自然，万物华荣，了然可知，不施自成，天之所仰，当受其名。

机衡所指，生死有期。司命奉籍簿数通，书不相应，召所求神，簿问相实，乃上天君。天君有主领所白之神，不离左右，其内外见敬，亦不敢私承，所上所下，各不失时。太阴司官，不敢懈止。

正营门阁，恐自言事，辄相承为善，为要道，牒其姓名，得教则行，不失铢分。上古之时，有智虑，无所不照，无所不见，受神明之道，昭然可知，亦自有法度，不失其常。

从太初已来，历有长短，甚深要妙。从古至今，出历之要，在所止所成。辄以心思候算，下所成所作，无不就并数，相应绳墨，计岁积，日月大分为计。

阙 题

今天地且大乐岁，帝王当安坐而无忧，民人但游而无事少职，五谷不复为前，无有价直。天下兴作善酒以相饮，市道尤极，名为水令火行，为伤于阳化。

凡入一饮酒令醉，狂脉便作，买卖失职，更相斗死，或伤贼；或早到市，反宜乃归；或为奸人所得，或缘高坠，或为车马所克贼，推酒之害万端，不可胜记。

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月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斛，又无故杀伤人，日日有之，或孤独因以绝嗣，或结怨父母置害，或流灾子孙。县官长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动皇灵，使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乖错，复皇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气逆行。盖无故发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复致如此之祸患。

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明令，谓吏民言，从今已往，敢有市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滴三日；饮二斗者，笞六十，滴六日；饮三斗者，笞九十，滴九日。各随其酒斛为滴，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滴修城郭道路官舍，为大土功也。土乃胜水，以厌固绝灭。令水不过度伤阳也。水，太阴也，民也，反使兴王，伤损阳精，为害深矣。修道路，取兴大道，以类相占，渐置太平。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四《饮酒缘》引《太平经》云：真人问曰：“天下作酒以相饮，市道元据，凡人饮酒洽醉，狂咏便作，或即斗死，或则相伤贼害，或缘此奸淫，或缘兹高堕，被酒之害，不可胜记。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日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斛，复缘此致害，连及县官，或使子孙呼嗟，上感动皇天，祸乱阴阳，使四时五行之气乖反。如何故作狂药，以相饮食，可断之以否？”

神人曰：“善哉！饮食，人命也。吾言或有可从，或不可从。但使有德之君教敕，言从今以往，敢有无故饮酒一斗者，笞二十，二斗杖六十，三斗杖九十，一斛杖三百。以此为数，广令天下，使贤人君子，知法畏辱，必不敢为。其中愚人有犯即罚，作酒之家亦同饮者。”

真人曰：“或千里之客，或家有老弱，或祠祀神灵，如何？”神人曰：“若千里君子，知国有禁，小小无犯，不得聚集；家有老疾，药酒可通。”

阙 题

考天地阴阳万物，上下相爱相治，立功成名，使心治一家，使人不复相憎恶，常乐合心同志，令太和之气日自出，而大兴平，六极同心，八方同计。所治者若人意，莫不皆响应而悦者。本天地元气，合阴阳之位。邪恶默然消去，乖逆者皆顺，明大灵之至道，神祇所好爱。

吾乃上为皇天陈道德，下为山川别度数，中为帝王设法度。中贤得以生善意，因以解除天地大咎怨，使帝王不复愁苦，人民相爱，万物各得其所，自有天法常格在不匿。

古者圣帝明王，重大臣，爱处士，利人民，不害伤；臣亦忠信不欺君，故理若神。故贤父常思安其子，子常思安乐其父，二人并力同心，家无不成者；如不并力同心，家道乱矣，失其职事，空虚贫极，因争斗分别而去，反还相贼害。亲父子分身血气而生，肢体相属如此，况聚天下异姓之士为君、师、父乎？故圣人见微知著，故重戒慎之。

夫师，阳也，爱其弟子，导教以善道，使知重天爱地，尊上利下，弟子敬事其师，顺勤忠信不欺。二人并力同心，图画古今旧法度，行圣人之言，明天地部界分理，万物使各得其所，积贤不止，因为帝王良辅，相与合策共理致太平。如不并力同计，不以要道相传，反欲浮华外言，更相欺殆，逆天分理，乱圣人之辞，六极不分明，为天下大灾。帝王师之。失其理法，反与天地为大仇，不得神明意，天下大害者也。

阙 题

人生备具阴阳，动静怒喜皆有时。时未牝牡之合也，是阴阳当主为生之效也。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三三为九，而和道究竟，未知牝牡之合，其中时念之，未能施也。

天数五，地数五，人数五，三五十五，而内藏气动。四五二十，与四时气合而欲施，四时者主生，故欲施生。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气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强，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统，以传类。会三十年而免，老当衰，小止闭房内。天下蚊行之属，人象天地纯耳，其余不能也。

故天地一日一夜，共闰万二千物，尽使生。夜则深，昼则燥，深者阴也，燥者阳也，天与地日共养此万二千物具足也。天之法，阳合精为两。阳之施，乃下入地中，相从共生万二千物。其二千者，嘉瑞善物也。

夫万二千物，各自存精神，自有君长，当共一大道而行，乃得通流。天道上下，往朝其君，比若人共一大道，往朝王者也。万二千物精神，共天地生，共一大道而出，有大有中有小。何谓也？乃谓万二千物有大小，其道亦有大小也，各自生自容而行。故上道广万步为法，次广千步为法，其次广百步为法，其次广十步为法，其次广一步为法。凡五道，应五

方，当共下生于地，共朝于天，共一道而行。是以大道广万步，容中道千步，小道百步，鼃道十步，毛道一步。物有大小，各自容往来。

凡乃上受天之施，反下生施地，出当俱上朝天也，故大道但可张，不可妄翕也。翕之辄不相容，有不得生者，或有伤死。不得生出者，令人绝无后代；伤者伤人，死者杀人。古者圣人不敢废绝大道者，睹天禁明也。

子以何天道得伤？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万物多不能生，即知天道伤矣；其有不生者，即知天克有绝者矣。一物不生一统绝，多则多绝，少则少绝，随物多少，以知天统伤。夫道兴者主生，万物悉生；德兴者主养，万物人民悉养，无冤结。

阙 题

吾书中善者，使青为下而丹字，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阳，天之正色。吾道太阳仁政之道，不欲伤害也。

天子者，天之心也；皇后者，地之心也。夫心者，主持正也。天乃无不覆，无不生，无大无小，皆受命生焉，故为天。天者，至道之真也，不欺人也，万物所当亲爱，其用心意，当积诚且信，但常欲利不害，不负一物，故为天也。夫帝王者，天之子，人之长，其为行，当象此。夫子者，当承父之教令严敕，案而行之，其事乃得父心志意，可为良家矣。如不承父教令，其家大小不治，即为贫家矣。财反四去，常苦不聚，其事纷纷，灾变连起，大得愁苦，过在此矣。古者帝王将行，先仰视天心，中受教，乃可行也。

夫皇后之行，正宜土地。地乃无不载，大小皆归，中无善恶，悉包养之。皇后，乃地之子也，地之心也，心忧凡事，子当承象母之行若母，乃为孝子。夫天地之与皇后相应者，比若响之与声，于其失小亦小，失大亦大，若失毫发之间，以母不相得志意。古者皇后将有为，皆先念后土，无不包养也。无不可忍，无不有常，以是自安，与上心相得矣。若失之，则灾变连起，刑罚不禁，多阴少阳，万物不茂，过在此。夫是二人正行者，则神真见，真道出，贤明皆在位，善物悉归国。

阙 题

元气，阳也，主生；自然而化，阴也，主养万物。天阳，主生也；地阴，主养也。日与昼，阳也，主生；月星夜，阴也，主养。春夏，阳也，主生；秋冬，阴也，主养。甲丙戊庚壬，阳也，主生；乙丁己辛癸，阴也，主养。子寅辰午申戌，阳也，主生；丑卯巳未酉亥，阴也，主养。亦诸九，阳也，主生；诸六，阴也，主养。男子，阳也，主生；女子，阴也，主养万物。雄，阳也，主生；雌，阴也，主养。君，阳也，主生；臣，阴也，主养。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

一阳不施生，一阴并虚空，无可养也；一阴不受化，一阳无可施生统也。阳气一统绝灭不通，为天大怨也；一阴不受化，不能生出，为大咎。天怨者，阳不好施，无所生，反好杀伤其生也；地所咎，在阴不好受化，而无所出养长，而咎人反伤其养长也。天不以时雨，为恶凶天也；地不以生养万物，为恶凶地也。男不以施生，为断天统；女不以受化，为断地统。阴阳之道，绝灭无后为大凶，比若天地一旦毁，而无复有天地也。

是故圣贤，好天要文也。天者，众道之精也。贤者好道，故次圣；贤者入真道，故次仙；知能仙者必真，故次真；知真者，必致神。神者，上与天同形合理，故天称神，能使神也。神也者，皇天之吏也。神人者，皇天第一心也。天地之性，清者治浊，浊者不得治清。精光为万物之心明，治者用心察事，当用清明。

今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民人、奴婢，皆何象乎？然，神人者象天，天者动照无不知。真人者象地，地者直至诚不欺天，但顺人所种不易也。仙人者象四时，四时者变化凡物，无常形容，或盛或衰。道人者象五行，五行可以卜占吉凶，长于安危。圣人

者象阴阳，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合和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贤人象山川，山川主通气，达远方，贤者亦当为帝王通达六方。凡民者象万物，万物者，生处无高下悉有，民故象万物。奴婢者衰世所生，象草木之弱服者，常居下流，因不伸也，奴婢常居下，故不伸也，故象草木。

故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故上神人舍于北极紫宫中也，与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神而不止，乃复逾天而上，但承委气，有音声教化而无形，上属天上，忧天上事。神人已下，共忧天地间六合内，共调和，无使疾苦也。

《正一法文太上外箴仪》下人四夷受要箴引《太平经》云：奴婢顺从君主，学善能贤，免为善人良民，良民善人学不止成贤人，贤人学不止成圣人，圣人学不止成道人，道人学不止成仙人，仙人学不止成真人，真人学不止成大神人，大神人学不止成委气神人。

愿闻绝洞弥远六极天地之间，何者最善？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故天第一，地次之，神人次之，真人次之，仙人次之，道人次之，圣人次之，贤人次之。此八者，皆与皇天心相得，与其同意并力，是皆天人也，天之所欲仕也。天内各以职署之，故思虑常相似也，是天所爱养人也。天者，大贪寿常生也，仙人亦贪寿，亦贪生。贪生者，不敢为非，各为身计之。

太平经合校卷六十五 丁部之十四

断金兵法第九十九

六方真人纯等谨再拜白：“欲有所问天法，不敢卒道，唯皇天师假其门户，使得容言乎？”“道之，勿有所疑也。”

“唯唯。今惟天师乃为帝王解先人流灾承负，下制作可以兴人君，而悉除天下之灾怪变不祥之属。今愚生欲助天，太阳之气使遂明，帝王日盛，奸猾灭绝，恶人不得行，盗贼断亡，妖孽自藏，不复发扬，岂可闻乎？”“善哉！六子之问也。天使诸真入言，诺，君子已遂无忧，小人妖臣不敢作矣，其胜已出，灾自灭息矣。今为诸弟子具陈天格法，使不失铢分，自随而记之。”“唯唯。”

“然，天法垂象，上古圣人常象之，不敢违离也。故常厌不祥，断狡猾，使妖臣不得作者，皆由案天法而为之。欲使阳气日兴，火大明，不知衰时者，但急绝由金气，勿使其王也。金气断，则木气得王，火气大明，无衰时也。”

“何谓也？”“然，人君当急绝兵，兵者，金类也，故当急绝之故也。今反时时王者，赐人臣以刀兵。兵，金类也，乃帝王赐之，王者王之，名为金王。金王则厌木而衰火，金王则令甲乙木行无气，木断乙气，则火不明。木王则土不得生，火不明则土气日兴，地气数动，有妖祥，故当急绝灭云兵类。勿赐金物兵类，以厌绝不祥，此也天厌固，与神无异。”

“愿闻金兴厌木，何故反使火衰也？”“善哉！子之难问，可谓入道矣。真人欲乐知其大效，是故春从兴金兵，则贼伤甲乙木行，令天青帝不悦，天赤帝大怒，丙丁巳午不顺。欲报父母之怨，令使火行多灾怪变，生不祥妖害奸猾。其法反使火治，愤愤云乱不可乎！大咎在此也。”

“善哉善哉！愿闻何故必多妖民臣、狡猾盗贼乎？”“为真人重说，使子察察知之。天之格法，父母见贼者，子当报怨。夫报怨之家，必聚不祥、伪佞狡猾少年能为无道者，乃能报怨为反逆也。是故从赐金兵，厌伤木也，火治不可平也。此者，天常格法也，不可以故人也。”

六真人以吾言不信，但急断金兵，敢有持者，悉有重罪，即时火灾灭除，其治立平，天下莫不言‘善哉’！所以然者，火乃称人君，故其变怪最剧也，其四行不能也。子欲重知其明效，五星荧惑，为变最剧也。此明效也，其四星不能。子慎吾书吾文，天法不失铢分。”“唯唯。”

帝王戒赐兵器与诸侯，是王金气也。金气王则木衰，木衰则火不明，火不明则兵起之象。火者君象，能变四时，荧惑为变最效，天法不失铢分。

“行，为六子重明陈天之法。故金气都灭绝断，乃木气得大王，下厌土位，黄气不得起，故春木王，土死也。故惟春则天激绝金气于戊，故木得遂兴，火气则明，日盛，则金气囚，猜人断绝。金囚则水气休，阴不敢害阳则生下，慎无灾变。木气王，无金，则得兴用事，则上气死。生民臣忠谨且信，不敢为非也。是天之格法券书也，天地之常性常行。子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知矣。今复为六子重明天法，使□□。今天下从兵，金气也。又王者或以岁始赐刀兵，或四面巡狩止居，反赐金兵。王者，王也，以金兵赐人，名为王金。金王则水相，金王则害木，水相则害火。西、北，阴也；东、南，阳也；少阴得王，太阴得相也，名为二气，俱得胜其阳。其灾生下，狡猾为非，阴气动则多妄言而生盗贼，是天格法也。六子知之耶？”“唯唯。”“然，六真人已知之矣，慎天法。”

“唯唯，今愿请问：东南阳也，何故为地户？今西北阴也，反为天门？”“然，门户者，乃天地气所以初生，凡物所出入也。是故东南，极阳也，极阳而生阴，故东南为地户也。西北者，为极阴，阴极生阳，故为天门。真人欲知其效，若初九起甲子，初六起于甲午，此之谓也。故天道比若循环，周者复反始，何有解已。其王者得用事，其微气复随而起矣。”“善哉善哉！”

“复为六真人具陈一事。王者大兴兵，则使木行大惊骇无气，则土得王起。土得王，则金大相。金大相，则使兵革数动，乾兑之气作，西北夷狄猾盗贼数起。是者自然法也，天地神灵不能禁止也。故当务由厌断金物，无令得兴行也。”“善哉善哉！见师说天法，知其可畏矣。”“子知畏之，则吉矣。”

“今皇天明师幸哀其愚蔽，不达于道，乃具为明陈天法。今是独为一君生耶？天下之为法，悉如此耶哉？”“然，天以是为常格法。虽然，木行火行，无妄从兴金，岳使钱得数王，盗行以为大害，使治难平也。反使金气得大王，为害甚甚。能应吾天法断之者，立吉矣。治兴，妖臣绝，天法不欺人也。”

“愿闻天以此为格法意诀。”“然，详哉，六子问事也。然，天地以东方为少阳，君之始生也，故日出东方。以南方为太阳，太阳，君也，故离为日，日为君；南方，火也，火为君；南方为夏，夏最四时养长，怀妊盛兴处也，其为德最大，故为君也；以此为格法。虽然，音为角者，并于东方；位为火者，并于南方。今太平气盛至，天当兴阳气，故吾见六真人问事，知为天使之，故吾为六真人具说所以兴太阳君之行法，真人慎之。”“唯唯。”

王者赐下法第一百

“今天师幸都为愚生陈天法悉具，愿复问一事。今帝王见群臣，下及民人。天法，为人父母，见其臣，是王者贤子也，故助王者治理天地也。民者，是王者居家不肖子也，为王者主修田野治生。见之，会当有可以赐之者；不赐，则恩爱不下加民臣，令赤子无所诵道，当奈何哉？”“善哉！真人之言也。然，见贤者赐以文，见饥者赐以食，见寒者赐以衣。”

“见贤者何故赐之以文乎？”“所以赐以文者，文者生于东，明子南，故天文生东北，故书出东北，而天见其象。虎有文，家在寅，龙有文，家在辰，负而上天，离为文章在南行。故三光为文，日最大明。故文者生于东，盛于南。故日出于东，盛于南方。天命帝王，当象天为法，故当赐文，以兴太阳、火之行也。日兴火，能分别睹文是与非，文亦所以记天下是

非也。”“善哉善哉！”“行，六真人已知天道，大觉矣。”

“今皇天明师为天具道法，既无可惜，愿闻赐之当以何文哉？”“详乎！六子为天问事也。然当如此，凡事常苦不□□。然，乐象天法而疾得太平者，但拘上古、中古、下古之真道文文书，取其中大善者，集之以为天经，以赐与众贤，使分别各去诵读之。今思其古今要意，为化民臣之大义当奈何，因以各养其性，安其身。如此者，大贤儒莫不悦喜也，而无恶意。各得惟念天地之法知之，则令使人上尊爱其君，还惜其躯，深知明君重难得。其中大贤仁者，常恐其君老，分别为索殊方异方，还付其帝王，故当赐以道书文。”“善哉善哉！”

“子已知之矣。今或自易赐之以兵革金物，归反各思利事，而上导武气，化流小愚民，则使利事生，而兵兴金王，狡猾作，盗贼起。金用事，贼伤木行，而乱火气，是天自然格法。子知之耶？”

“唯唯。愿问何不赐之以他文经书？”“然，他书非正道文，使贤儒迷迷，无益政事，非养其性。经书则浮浅，贤儒日诵之，故不可与之也。然同可拘上古圣经善者，中古圣经善者，下古圣经善者，以为文，以赐之。但恐非养性之道，使人不自重，而反为文也。然凡文善者，皆可以赐之，使其诵习象之，化为善也。”“善哉善哉！”“六子已觉之矣。”

兴衰由人诀第一百一

“今天师幸都为愚生言，愿问赐饥者以食，寒者以衣意。”“然，夫饥者思食，寒者思衣，得此，心结念其帝王矣，至老不忘也。思自效尽力，不敢有二心也。思爱治著民间，如有所得奇异殊方善道文，不敢匿也，悉思付归其君，使其老寿。是故当以此赐之也，此名为周穷救急。夫贤者好文，饥者好食，寒者好衣，为人君赐其臣子，务当各得之所欲，则天下厌服矣。”“善哉善哉！”

“是以天性：上道德而下刑罚。故东方为道，南方为德。道者主生，故物悉生于东方；德者主养，故物悉养于南方。天之格法，凡物悉归道德，故万物都出生东南而上行也，天地四方六阳气，俱与生物于辰巳也。子知之耶？”“唯唯。”

“天之法下刑，故西、北，少阴、太阴，为刑祸。刑祸者，主伤主杀，故物伤老衰于西，而死于北。天气战斗。六阴无阳，物皆伏藏于内穴中，畏刑兴祸，不敢出见。天道恶之下之，故其畜生，悉食恶弃也。是故古者圣人睹天法明，故尚真道、善德、奇文而下武也，是明效也。今刑祸武，生于西、北而尚之，名为以阴乘阳，以贱乘贵。多出战斗，令民臣不忠，无益王治，其政难乎！真人宁知之耶？”“唯唯。”

“子可谓以觉矣。是故古者圣贤，常尚道德文，常投于上善处，而兵革战备投于下处。一人独居，则投文于床上，而兵居床下，如是则夷狄自降，盗贼日消灭矣。”“善哉善哉！”“行，子可谓已知之矣。六子详思吾书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众贤，吾之言不负天地贤明也。行去，辞小竟也。事他所疑，乃复来问之。”

“唯唯，今六真人受天师严教，谨归各居闲处，思念天师言，俱有不解，唯天师示诀之。”“行言，何等也？”“今天乃自有四时之气，地自有五行之位，其王、相、休、囚、废自有时，今但人兴用之也，安能乃使其生气，而王相更相克贼乎？”

“咄咄，噫！六子虽日学，无益也，反更大愚，略类无知之人，何哉？夫天地之为法，万物兴衰反随人。故凡人所共与事，所贵用其物，悉王生气；人所休废，悉衰而囚。故人所兴事者，即成人君长师也；人所争用物，悉贵而无平也；人所休废物，悉贱而无贾直也。是故天下人所兴用者王，自生气，不必当须四时五行气也。故天法，凡人兴衰，乃万物兴衰，贵贱一由人。

是故古者圣人，知天格法不可妄犯也，故上古时人，深知天尊道、用道、兴行道，时道王。中古废不行，即道休囚，不见贵也。中古兴用德，则德王。下古废至德，即德复休囚

也。故人兴用文，则文王；兴用武，则武王；兴用金钱，则金钱王；兴用财货，财货王。天下人所兴用，悉王，自生气。其所共废而不用者，悉由凡物，何必乃当须天四时五行王乃王哉？子学何不日昭昭，而反日益冥冥无知乎？

真人用意，尚如此，夫俗人共犯天禁，言其不然，故是也。今以子况之，人愚独久矣。若真人言中，类吾为天陈法，为德君解承负先王流灾，将有误人不可用者耶！如误，何可案用乎？六子若有疑，欲知吾道大效，知其真真与不，令疾上付贤明道德之君，使其按用之，立与天地乃响相应，是其人明效证验也。今真人尚乃不能深知是，人能使物兴衰进退；俗人比于子，冥冥与盲何异哉？”

“今见天师分别为愚生说之，已解矣。有过不也。”“夫人既学也，当务思惟其要意，勿但习言也而知其意诀，是天地与道所怨也。又学者，精之慎之。”“唯唯。”“行去，记此天政事，可以厌猾妖，勿使德君失政事文也。”“唯唯。”

太平经合校卷六十六 丁部之十五

三五优劣诀第一百二

“大暗愚日有不解，冥冥之生稽首再拜，问一大疑。”“何等也？”“书中比比道天上皇气且下，今讫不知其为上皇气云何哉？”

“子乃知深疑此，可谓已得道意矣。行明听，为真人具陈之。天有三皇，地有三皇，人有三皇；天有五帝，地有五帝，人有三王；天有五霸，地有五霸，人有五霸。”

“何谓也？”“天有三皇若三光，地有三皇若高下平，人有三皇若君臣民也；天有五帝若五星，地有五帝若五岳，人有三王若三光，地有三王若高下平，人有三王若君臣民；天有五霸若五星，地有五霸若五岳，人有三王若高下平，人有三王若君臣民；天有五霸若五星，地有五霸若五岳，人有三王若高下平，人有三王若君臣民。”

“天师幸哀怜愚生，加不得已，示以天法，愿闻其优劣云何哉？”“善哉，子之难问，可谓得天意，乃入天心，可万万世贯结，著不复去也。然天之三皇，其优者若日，其中者若月，其下者若星也，其优劣相悬如此矣。地之三皇，其优者若五岳，其中者若平土，其下劣者若下田也，其优劣相悬如此矣。人之三皇，其优者若君，其中者若臣，其下者若民，其优劣相悬如此矣。”

天有三王谓三光，五霸为五岳，与人地皆同。天之三皇，其优者日，中者月，下者星；地之三皇，优者五岳，中者平土，下者田野；人之三皇，优者君，中者臣，下者民。

天之五帝，其优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三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星，有其三也。地之五帝，其优者比若四分五岳，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三也。人之五帝，其优者比若四分大国，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三也。

天之三王，其优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二也。地之三王，其优者比若四分五岳，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二也。人之三王，其优者比若四分大国，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二也。

天之五霸，其优者比若四分日，有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一也。地之五霸，其优者比若四分五岳，有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一也。人之五霸，其优者比若四分大国，有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民，有一也。此乃天道不远，三五各自反也。故天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地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人亦自有三皇五

帝、三王五霸也。”

“其何一多也？愿天师分解其诀意。”“然，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各有自祖始。故三皇者，其祖头也；五帝者，其中兴之君也；三王者，其平平之君也；五霸者，是其末穷劣衰、兴刑危乱之气也。故到五霸，乃四分有其一者，天道其统几绝也。过此下者，微末不能复相拘制，比若大弱不能制强，柔不能制刚，少不能制众。道且大乱，不能复相理，故更以上复起。”

“何谓也？”“然九皇者，皆始萌于北，五帝者始生于东，三王者茂盛于南，五霸者杀成于西也。天生万物者，阳气因元气，从太阴合萌生；生当出达，故茂生于东；既生当茂盛，故盛于南；既茂盛当成实，故杀成于西。天地阴阳道都周，夫物不可成实，死而已。根种实当复更生，故令阴阳俱，并入天门，合气于乾，更以上始，此天地自然之性也。”

“善哉善哉！夫天地人，何不共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乎？”“善哉，子之难，得其意。夫天地人分部为三家，各异处。夫皇道者，比若家人有父也；帝道，比若家人有母也；王道，比若家人有子也；霸道者，比若家人有妇也。今三家各异处，岂可共父母子妇耶？是若人分为三家，宁得共父母子妇乎？真人宁晓不？”“唯唯。”“慎之，亦无妄枉难也。天道自有格常法，不可但以强抵触之也，不敢不行努力。”

“唯唯。虽每问事，犯天师讳，不问又无缘得知之，欲复乞一言。”“平行。”“今是有四十八部，四十八部其行云何哉？”“善乎详哉！子之问事也。此行得天心意者，灾变不得起也；失天要道者，灾变不绝，故使前后万万世，更相承负。夫善为君者，乃能使灾咎自伏消；其所失至要自养之道者，反使邪气流行，周遍天下，故生是余灾，反为承负之厄会。”

“何谓也？”“然，精听吾言。”“唯唯。”“天之上君若日，中者若月，下者若星也；地之上君若五岳，中者若平上，下者若下田也；人之上君若君，中者若臣，下者若民也。有其全者，其人民万物，悉无病平安，无为盗贼欺伪佞者也，天地无灾变，所谓上优有其全者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三分人平善忠信，其一分伤亡，或为盗贼，共为邪恶变怪，多少随此四分一。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人民万物有病，为不信，半人有欺伪之心，其天怪变半。其四分有其一者，其三分者悉病，无实欺为佞，皆为盗贼，无有相利之心，一分者为善耳。天怪前后不绝，不处甲处乙，会不去其部界中也。”

“何故乎？”“善哉，子之言也。是令尽有者，其道德悉及之，德所及者能制之，故尽善，万物都蒙其道德，故平平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道德不及一分，故一分凶也。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道德不及覆盖，故半凶也。其四分有其一者，德微，财及一分，不及其三分，故三凶也。是故古者圣人帝王欲自知优劣，以此占之，万不失一也。”

“所不及，何故病乎？”“道德不能及无，为无君长，万物无长，故乱而多病，奸猾盗贼不绝也。古者以此占治，以知德厚薄，视其气与何者相应，以此深知治之得失衰盛，明于日月也。”

“善哉善哉！以何救其失乎？”“善哉，今真人以既知天经，当止此流灾承负万物也。”“夫灾以何止之，唯天师教众贤，使得及上皇气。”“然，宜各论真道于究，各思初一，以自治劳病，即其复优，尽令有之矣。”“善哉善哉！”“行，真人戒事。”

“唯唯，谨已敬受四十八部戒矣。其行道长短云何哉？”“详乎子问也。”“不敢不详，天道致重，师教致严，故敢不一二问之也。”“善哉，知为弟子数，可以通天道意。然天道有三：道应太阳、太阴、中和。优者行外，其次行中，其次行内，霸者无道，但假路三王之内道，最短。天皇大优者最行外，九皇共一道相次，劣者在内，其优者步行而不移，其次微移，其次微知；十五帝共一中道也，其优者行外，其次行而知，其劣者行而疾也；三王九人，共一内道骑行，其次小疾，其劣者驰也；十五霸最假内极路，其优者若飞行外，其中者若飞而疾，其劣者若矢也。真人知之乎？”“善哉善哉！”

“真人前，子问此事，何一详也哉？”“然，吾初生以来，怪岁一长一短，日一厚，日一

薄，一前一却，不及天师问，恐遂不知之，愿闻其意。”“善哉，子之言也。然厚者，天之日也；其次厚者，地之日也；其次厚者，人之日也；其最薄者，万物之日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去，勿复竟问。是者，子之私也，非难为子穷说之也，天下会无以为，亦无益于帝王承负厄会，百姓之愁苦，故不为子分别道耳，不惜之也。”“唯唯，多犯天师讳，有大过。”“不谦也，乐欲知天上之事者，有私乃来，为子悉说之。”“唯唯。”“行去。”

右分别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行度优劣法

太平经合校卷六十七 丁部之十六

六罪十治诀第一百三

“真人前，凡平平人有几罪乎？”“平平人不犯事，何罪过哉？”“噫，真人何其冥冥也！”“愚生不开达，初生未常闻人不犯非法而有罪也。”“子言是也，与俗同记。不睹凡人乃有大罪六，不可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真人学，乃不见此明白罪，学独不病愤愤耶？”“愚生忽然，不病之也。”“子尚忽然，夫俗人怀冤结而死是也。诚穷乎遂无知，然而死讫觉悟。天地开辟以来，凡人先蒙后开，何譬理乎？”

“愿闻之。”“然，人积道无极，不肯教人开蒙求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断天生道，与天为怨。人积德无极，不肯力教人守德养性为谨，其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乃断地养德。与地为怨，大咎人也。

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今反聚而断绝之，使不得遍也。与天地和气为仇，或身即坐，或流后生，会不得久聚也，当相推移。

天生人，使人有所知，好善而恶恶也。幸有知，知天有道而反贱道，而不肯力学之以自救，或得长生，在其天统先人之体；而反自轻不学，视死忽然，临死乃自冤，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令使生遂无知，与天为怨。所以然者，乃天自力行道，故常吉，失道则凶死，虽爱人欲乐善，著道于人身，人不肯力为道，名为无道之人，天无缘使得有道而寿也。乃使天道断绝，故与天为怨也。

人生知为德善，而不肯力学为德，反贱德恶养，自轻为非，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与地相反。地者好德而养，此人忽事，不乐好德，自爱先人体，与地为咎也。

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而轻休其力不为，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饥寒，但常仰多财家，须而后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各当随力聚之，取足而不穷；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轻，或所求索不和，皆为强取人物，与中和为仇，其罪当死明矣。此有六大罪，而天憎恶之，其罪不可除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愿闻天师，其为罪何一重也？”“噫！子日益愚，何哉？是乃灭门之罪也，何故言其重乎？”“愚生甚怪之，不知其要意，今唯天师更开示之，令使大觉悟，深知其意，不敢复犯也。”“然，真人言善哉！吾辞将见矣，真人宜自随而力记之。”“唯唯。”

“行，今皇天有道，以行生凡物。扰扰之属，悉仰命焉。今大溘道人，或默深知之，著其腹中，不肯力以教人也。夫教人以道，比若以火予人矣，少人来取之，亦不伤其本也；无极人来取之，亦不伤其本。今幸可共之，以教天下之人，助天生物，助地养形，助帝王修正，又使各怀道，求生恶死，令使治、助治。人不复犯法，为邪凶恶，其心善，则助天地帝王养万二千物，各乐长生；人怀仁心，不复轻贼伤万物，则天为其大悦，地为其大喜，帝王为

其大乐而无忧也，其功增不积大哉！

夫一人教导如此百愚人，百人俱归，各教万人；万人俱教，已化亿人；亿人俱教，教无极矣。此之善，上洽天心，下洞无极，人民莫不乐生为善，帝王游无职，又何伤于人而不力相示教？

今人幸蒙先师敕戒，得深怀至道，而闭绝不以相教示，使人无所归命，皆令强死冤结，名为断天道。人多失道而妄为，天也不得久生，地也不得久养。夫人不得不知道，小人无道多自轻，共作反逆，犯天文地理，起为盗贼，相贼伤，犯王法，为君子重忧，纷纷不可胜理。君王旦夕念之，悒悒自愁苦，使天地失其正，灾变怪不绝，为帝王留负。吾尚未能悉言。夫断天道，大逆罪过，不可胜记，故财举其纲纪，示真人，是非重罪当死明耶！死中尚得有余过，故流后生也。”

“可怪哉！”“真人其慎之矣。唯真人乃知一核，可谓已得长吉，远凶害矣。”“唯唯，不敢离教。”“然，子已贤明，知天命矣，必生去死，不复疑也。”

“今谨以闻天道之命，愿得知地德之教。”“然，夫地之有大德，专以顺天之道，以好养万物，扰扰之属，莫不被恩德，养成其中者，是故大深大德之人，当象此为行。幸蒙先师功力，得怀藏善道无极之德。夫德以教人，比若临大水而饮之也，少人往学德，亦不伤其本；无极之人往学德，亦不伤其本也。如力教教之，皆使凡人知守深抱德，各自爱养其身。

其善者，上可助天养且生长之物，下可助地畜养向成之物，悉并力同心，无有恶意。其中大贤明、心易开示者，乃可化而上，使为君之辅；其中贤者，可为长吏师；其下无知者，尚可为民间之师长，凡人莫不俱好德化而为善者也。

为教如是，乃上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地，即大化之本根，助帝王养人民，令不犯恶为耶，君子垂拱而无忧，其功著大，天地爱之，可移于官也。

今则或怀有德广大，而反详愚闭，绝道德之路，不助天养其且生，不助地养其且成，不助帝王和诸民人。今使愚人后生，遂暗无知，白黑不分明，互死不移，遂为小人，不可东西，忽身自轻，相随为非、奸轨畜积，上下不能复相教，冥冥愤愤，无有忌讳，上犯天文，下犯地形。其行逆四时，乱五行，为君子大忧，为小人起害，为盗贼，或还以自败，僂其父母，因而无世。

今尚但为真人举其纲纪，见其始，使众人一觉，自策之耳。不肯教久德，名为断绝地之养道，其罪过如此矣，是之为无状乃死，尚有余罪，故流后生也。真人知之耶？”“可怪哉！可怪哉！”“真人知蚤核，可谓得且活矣，唯慎之。”

“唯唯。谨已受道德之禁，愿闻仁者之行。”“然，夫天地生凡财物，已属于人，使其无根，亦不上著于天，亦不下著于地。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浮而往来，职当主周穷救急也。夫人畜金银珍物，多财之家，或亿万种以上，畜积腐涂，如贤知以行施予，贫家乐，名仁而已，助地养形，助帝王存良谨之民。

夫亿万之家，可周万户，予陈收新，毋疾利之心，德洽天地，闻于远方，尚可常得新物，而腐涂者除去也。其中大贤者，乃日奏上其功于帝王；其中小贤，日举之于乡里；其中大愚人，不偿报恩者，极十有两三耳，安能使人大贫哉？

为善不止，大贤深明举之，名闻国中，四海人道之者塞道，明王圣主闻之，见助养民大喜，因而诏取，位至鼎辅，因是得尊贵，世世无有解已，尚为大仁，天下少有，上不负先祖，下不负于子孙，天地爱之，百神利之，帝王待之若明友，比邻示之若父母。功著天地，不复去也；禄著官位，不复贱也；名著万民，不复灭也，夫仁可不为乎哉！

或有遇得善富地，并得天地中和之财，积之乃亿亿万种，珍物金银亿万，反封藏逃匿于幽室，令皆腐涂。见人穷困往求，骂詈不予；既予，不即许，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乃止，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

所以然者，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

人可求以祭祀，尚不给予，百神恶之，欲使无世；乡里祝固，欲使其死；盗贼闻之，举兵往趋，攻击其门户。家困且死而尽，固固不肯施予，反深埋地中，使人不睹，无故绝天下财物，乏地上之用，反为大壮于地下，天大恶之，地大病之，以为大咎。中和之物隔绝日少，因而坐之不足，饥寒而死者众多，与人为重仇。

夫天但好道，地但好德，中和好仁，凡物职当居天下地上，而通行周给凡人之不足，反乃见埋，病悒悒不得出见。夫天与地，本不乐欲得财也，天乃乐人生，地乐人养也，无知小人反壅塞天地中和之财，使其不得周足，杀天之所生，贼地之所养，无故埋逃此财物，使国家贫，少财用，不能救全其民命，使有德之君，其治虚空。

夫金银珍物财货作之，用人功积多，诚若且劳，当为国家之用，无故弃捐，去之上下，地又不乐得之，以为大病，以为大壮。今愚人甚不仁，罪若此，宁当死不耶？中尚有忽然不知足者，争讼自冤，反夺少弱小家财物，殊不知止。

吾尚但见真人侏侏，财举其纲，见其始。夫大不仁之人过积多，不可胜纪，难为财用，真人宜熟思之。故天地中和三气憎之，死尚有余罪，当流后生，真人宁觉知之耶？”

“唯唯。可怪哉，吾不欲闻也。”“真人遗此语，天必夺子命。令知觉悟，恶之且活矣，自救慎事。”

“唯唯。谨已敬受道德仁戒，愿闻有知不好学真道意。”“善哉！子之言也。夫天生人，幸得有贤知，可以学问而长生。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有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故人生乐求真道，真人自来，为之不止，比若与神谋，日歌为善，善自归之；力事众贤，众贤共示教之，不复远也。可以全其身，不负先人之统，佗人尽天终，独得竟其天年；人皆名恶，独得为善人，为众人师，闻于远方。内怀真道德仁而有之，助天生物，助地养形，助帝王化民。上师乃可化无极人，尽使愚人守道不为非，中师可化万人，小师可化千数百人，致有益于君王，使小人知禁，不犯非匿邪。上感得官，不负祖先，不辱后生，维学若此，宁可不为乎？故古者圣贤，悉以敕学人为大忧。助天地生成，助帝王理乱，此天地之间，善人之称也。

或有愚人，生而怀愿，有知而不肯力学真道，反好为浮华行以欺人。为子则欺其父母，为臣则欺其君，为下则欺其上，名为欺天，罪过不除也。或有反好俗事争斗，相随为非，睹真人之人，反大笑之，笑之言无以学为，遂令冥冥，愚无可知。又好胜而不可，苛言天地无数，贤深无知，恣情而行，上犯天文，下犯地理，出人无复节度，归则不事父母，群愚相与会聚，遂为恶子，为长吏致事，还戮其父母，不能自惟思，因逃亡为盗贼，行伤害杀人，殊不止。此正天所忌，地所咎，帝王所愁苦，百神所憎，父母所穷也。此害人之大灾，绝其先人之统子也。

今不力学真道，为行如此，于真人意，宁当死不？死有余罪，流其子孙，尚名为恶人之世、盗贼之后，恶宁流后生不耶？今尚但为真人举其端首。其恶不可胜记，难为财用，真人宁觉知之耶？真人自慎。”“唯唯，吾甚核哉！”“子知核，已去恶矣。”

“谨已具闻四事，愿后闻其次。”“然，夫天生人，使其具足乃出之，常乐其为道与德仁。人幸有知，可以学德，天地以德养万物，乐人象之，故太古之德人忍辱，象地之养物也。人学为之，则其心意常悦，不复好伤害也；见事而慎之，日而为者善，不复欲为恶也；以类相聚，日益高远，为之积久，因成盛德之人，莫不响应，众人归向之；聚谨顺善不止，因成大深师，其德乃之助天养欲生之物，助地养欲长之物，又好助明王化民，使为谨，不

复知其凶恶。

小为德，或化千数百人；大为德，或化万人以上，因使万人转成德师，所化无极；为德不止，凡人莫不悦喜，天地爱之，增其算，鬼神好之，因而共利祐之。其有功者，乃人君官仕之，德不乐伤害，众人乐之好之，所求者得居常独乐，无欲害之者。此本由学顺善为德，乃到于斯，名闻远方，功著天地，不负祖先，不辱后生。

今人或幸有知，心知善恶，而反自轻易，不力学为善德，反随俗愚暗之人为恶，好用气尚武，辞语常凶，言出而逆，欲以伏人。自言便，复有便于人者，人自言勇力，复有勇力于人者，故凡天下之事，各有所伏穷，故可制也。

夫大火当起之时，若将不可拘，得水便死；人为不善，当怒之时，若将不可制也，得狱便穷；用口若将不拘，得病使降。故夫天地治人，悉自有法尺寸。人乃有知，不肯好学，反自轻为非，所居为凶，无爱之者，天地憎之，百神恶之，帝王得愁苦之，此不成善人，自成盗贼，死尚成恶鬼。

用力强梁，其死皆不得用道理。人莫不共知之，而自易不为善，污先人之统，负于后生之子，遂见字为凶贼人之类也。人莫肯与其交语，行人不欲与同道。此子何过，承负父母之恶，尚或见谓为盗贼之子，或遂得死亡焉。真人来，人自易，不好学于明师为德，反随小人，过乃如此，宁当死有余罪不乎？”

“可畏哉！天师勿须道，吾念之已苦心痛矣。见人学，以为小事，安知乃致此乎？”“人甚愚，与俗人相似，人不深计，死有余罪。真人既有功于天地，慎之。”“唯唯。”“不可自易也。吾尚但举其纲，见其始，不学之恶，不但尽于是也。子得吾书觉悟，自深计之。”“唯唯，诚得归便闲处，精之详之。”“然是也，学而不精，与梦何异？”

“唯唯，谨已受吾事之教，愿闻人生有力不为之教。”“然，天地共生歧行，皆使有力，取气于四时而象五行。夫力本以自动举，当随而衣食，是故常力之人，日夜为之不懈，聚之不止，无大无小物，得者爱之。凡物自有精神，亦好人爱之，人爱之便来归人。比若东海爱水。最居其下，天下之水悉往聚，因得为海。

君子力而不息，因为委积财物之长，家遂富而无不有，先祖则得善食，子孙得肥泽，举家共利。为力而不止，四方贫虚，莫不来受其功，因本已大成，施予不止，众人大誉之，名闻远方，功著天地。常力周穷救急，助天地爱物，助人君养民，救穷乏不止，凡天地增其算，百神皆得来食此家，莫不悦喜。因为德行，或得大官，不辱先人，不负后生。

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以为事，可以致富，反以行斗讼，妄轻为不祥之事。自见力伏人，遂为而不止，反成大恶之子。家之空极，起为盗贼，则饥寒并至，不能自禁为奸，其中顿不肖子即饥寒而死。

勇力则行害人，求非其有，夺非其物，又数害伤人，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君子为仇，帝王得愁焉。遂为之不止，百神憎之，不复利祐也。天不欲盖，地不欲载，凶害日起，死于道旁，或穷于牢狱中，戮其父母，祸及妻子，六属乡里皆欲使其死。尚有余罪，复流后生，或成乞者之后，或为盗贼之子，为后世大瑕。真人前，其过责如此，宁当死有余罪不乎？”

“吾见天师说事，吾甚惊骇心痛，恐不能自愈。”“真人知心痛，将且生活矣。若忽然不大觉悟，子死不久也。慎之，吾言不可犯，犯者身灭矣，非吾杀之也，其行自得之，子亦知之乎？”“唯唯。”

“吾为子陈此六事，未能道其万分之一也。贤深得吾道，宜深思远虑，勿反苟自易，不恕为善也。为力学，想得善为恶，则反乃降人也。各自为身计，此中有六死罪，又有六大善，俱象之为身，为其善必得善也，自易为恶者，日得凶恶子矣。自策自计，莫乐于自恣，慎之思之，惟之念之，贤明之心，必当易开也。道德仁善付有道德之士，凶恶付不深计之子，此格法。

能皆象吾书文以自正，则天下无复恶人也。此乃天上太古洞极之道，可以化人，人一

知之俱为善，亦不复还反其恶也。上士乐生，可学其真道；大湫大贤，可学其德；好施之人，可学其仁；有知之人，可学其知；有能之人，可学其能；有力之人，可学其力，如能并尽用之，思之熟之，身已远凶恶矣。天地爱之，六方养之，帝王无复事也，乃长游而治。真人亦知之乎？”

“大乐至矣，吾甚大喜。”“子可谓乐善知之矣，是故古者贤圣，乃教而不止者，乃睹天禁明，各为身计也。故贤圣之教，辞语满天下也，子独不觉乎？”“善哉善哉！”“是故古者圣贤上士皆悉学，昼夜力学而不止者，亦睹见天地教令明也，故不敢自易为非也，不敢自轻易而不力学也，故得长吉而无害。此诸贤者异士，本皆无知，但由力学而致也；此中诸凶恶人，悉由不力学，自轻自易所致也。吾之为道，吉凶之门户也，子亦岂知之耶？”“唯唯。”

“故都举乃以上及其下也。”“何谓也哉？”“噫！子意何不觉也？”“见天师连说，今更眩不自知，以何为觉，以何为不觉也。”“今使子知行之。真人前，夫天治法，化人为善，从上到下，有几何法哉？”“其法万端，各异意。”“然真人尚正若此，俗人难觉，迷日久是也。”“有过，唯天师。”

“然，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为元气治，二为自然治，三为道治，四为德治，五为仁治，六为义治，七为礼治，八为文治，九为法治，十为武治，十而终也。”

“何也？”“夫物始于元气，终于武，武者斩伐，故武为下也。故物起于太玄，中于太阳，终于白虎。故元气于北，而白虎居西，此之谓也。”

故天使元气治，使风气养物。地以自然治，故顺善得善，顺恶得恶也。人者，顺承天地中和，以道治，主动道。凡事通而往来，此三事应天地人讫。过此三事而下者，德仁为章句。过仁而下，多伤难为意。

故吾之为道，常乐上本天之性，戒中弃未天之性也，生凡物。本者常理，到中而成，至终而乱，失乱者不可复理，故当以上始也。故天常守本，地守其中，一转，人者守其下，三转，故数乱道也。真人岂已晓知之耶？”“唯唯。”“子今有疑。”“夫随师可言，不敢有疑也。”

“真人前，天将祐帝王，以何为明证哉？将利民臣，以何为效乎？”“唯天师，今不及何也，数言而不中，多得过，故不敢复言也。”“嗟乎？行！”“唯唯。然天将祐帝王，予其琦文，今可以治，用之绝，逾，与阴阳相应；将利小臣也，予其良吏；将利民也，使其生善子。”

“真人言是，岂复有奇说耶？而已极。唯天将欲兴有德人君也，为其生神圣，使其传天地谈。通天地意，故真人来为其学也，宜以付谨良之民，觉其心，使其惟思；付上有大德之君也，以示众贤，共晓其意已解，以归百姓。百姓得之，十五相从议之。”

治之连不平，非独天地人君也，过乃本一在人，长长自得重过责于皇天后土，皆由一人。时有先学得真道者，不力相化教；大湫幸先知德，力不相化；畜积有财之家，不肯力施为仁；人生有知足以学，而不肯力学求真道以致寿；有能足以学德，以化其身，而不肯力学德以自化；有力不肯力作，自易反致困穷。此有大过六，天人为是独积久。

天地开辟以来，更相承负，其后生者尤剧，积众多相聚为大害，令使天地共失其正，帝王用心意久愁苦而不治，前后不平，天大疾之，故吾急传天语。自太古到今，天地有所疾苦，悒悒而不通，凡人不得知之，皆使神圣人传其辞，非独我也，真人勿怪之也。

今吾已去世，不可妄得还见于民间，故传书付真人。真人反得，已去世俗，不可复得为民间之师，故使真人求索良民而通者付之。今趋使往付归有德之君也，敢不往付留难者坐之也。”

“何其重也？”“今天当以解病而安帝王，令道德君明示众贤，以化民间，各自思过，以解先人承负之谪，使凡人各自为身计，勿令懈怠，乃后天且大喜，治立平矣。子或怀狐疑，以吾言不大诚信者，吾文但以试为真。所以然者，古文亿亿卷，其治常不能太平也，令贤明湫长独怀狐疑，谓书不然也。夫勇士不试，安知其多力？见文而不试用，安知其神哉？吾受天言，以试真人，自是之后，得凡文书，皆立试之，不得空复设伪言也。”

天大疾之，地大苦之，以为大病，诚冤忿恚，因使万物不兴昌，多灾夭死，不得竟其天年，帝王悁悁，吏民云乱，不复相理，大咎在此六罪也；有道妒道，不肯力教愚人；有德妒德，不肯力化愚人；有财畜积而妒财，不肯施予天生凡人，使施之天；有知，不肯力学正道以自穷，见教反笑之；有能，不肯力学施，见教反骂詈之；有力，不肯力作，可以致富为仁，反自易懈惰，见父母学教之，反非之。故敕真人疾见此文，使众贤各自深惟念，百姓自思大过。真人宁晓知教敕耶？”

“唯唯。今神人既为天陈法，何不但得人而已，布于民间，必当以上下乎？”“善哉善哉！今天上极太平气立至，凡事当顺，故以上下也。不以上下，则为逆气。令治不平，但多由逆气不顺故也。真人欲复增之耶？”“不敢也。”“故当以上下，勿复重问。”“唯唯。”“行去慎事，各为身计。此有大过六，天道至严，不可妄为，天居上视人。”

“唯唯。愿复更请问一言，凡人已得要道要德，当于何置之？”“当上以付其君。”“何必当以付之也？”“夫要道乃所以安君也，以治则得天心；夫要德所以养君，以治则得地意，实知之而不肯奏上，皆为不敬，其罪不除。”

“何其重也？”“观子之事，植辞如无一知者。夫为子乃不孝，为民臣乃不忠信，其罪过不可名字也。真人乃言何一重者，等也。真人之学，何不日深反日向浅哉？”“甚愚生实不睹。”“子尚言不睹，夫俗人蔽，隐藏其要道德，反使其君愁而苦愚暗，咎在真道德蔽而不通也。又要道，乃所以称天也；要德，乃所以称地也。愚人乃断绝之，天憎之，地恶之，其过不除也。真人幸独为天所私得寿，而学反未尽，乃及天禁，宜事者慎之。”“唯唯。”

右天教合和使人常吉远凶之经。

太平经合校卷六十八 丁部之十七

戒六子诀第一百四

“吾将去有期，戒六子一言。夫道乃洞，无上无下，无表无里，守其和气，名为神；子近求则大得，远求则失矣。故古君王善为政者，以腹中始起，真能用道，治自得矣。动不失其法度数，万物自理，近在胸心，散满四海，古者圣人名之为要道。治乐欲无事，慎无失此，此以绳正贤者，今重丁宁以晓子。

子六人连日问吾书道，虽分别异趣，当共一事。然舌能六极周，王道备，解说万物，各有异意，天地得以大安，君王得以无事。吾书乃知神心，洞六极八方，自降而来伏，皆怀善心，无恶意。

其要结近居内，比若万物，心在里，枝居外。夫内兴盛，则其外兴，内衰则其外衰。故古者皇道，帝王圣人欲正，洞极六远八方，反先正内，以内正外，万万相应，亿亿不脱也。以外正内者，万失之也。

故古者大圣，教人深思远虑，闭其九户，休其四肢，使其浑沌，比若环无端，如胞中之子而无职事也，乃能得其理。吾之道，悉以是为大要，故还使各守其根也。

夫天将生人，悉以真道付之物具。故在师开之、导之、学之，则可使无不知也；不闾其门户，虽受天真道，无一知也。比若婴儿生，投一室中，不导学以事，无可知也。所以人异者，但八方异俗，故其知学不同也。若能一人学，周流表里，尽知之矣。

吾将远去，有所之，当复有可授，不可得常安坐，守诸弟子也。六人自详读吾书，从上到下，为有结不解子意者，考源古文以明之。上行者玄真知之，下行者顺真知之，东者初真知之，南者太真知之，西者少真知之，北者幽真知之。

夫道乃大同小异，故能分别阴阳而无极。化为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中和万物小备，未能究天地阴阳绝洞无表里也。故但考其无，举其纲，见其始，使可仪而记。记古记今，其

要乱自同神圣所记，犹重规合矩，虽相去亿亿万年，比若相对而语也，故可为，为天地常经。

为阴阳作神道，勿怪吾书前后甚复重也。所以复重者，恐有失之也。又天道至严，既言不敢不具通，不通名为弋道。为过剧，吾诚哀之。此虽复重，比若上古圣人，中古圣人，下古圣人，皆异世而生，其辞相因，复重而说，更以相考明，乃天道悉可知，此之谓也。行矣，吾有急行，重慎持天宝，传付其人。”

右戒六弟子

太平经合校卷六十九 戊部之一

天谶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

真人再拜曰：“愚贱生缘天师常待之以赤子之分，恩爱洽著，仓皇得旦夕进见，天功至大，不可谢。今欲复有质问密要，天之秘要，又不敢卒言。”“平道之，子既为天问事，当穷竟，不得中弃而止也。”

“唯唯。愚生见天师所说，无有穷极时也，乃后弟子俱天觉承知。天师深洞知天地表里阴阳之精，诸弟子恐一旦与师相去，无可复子质问疑事，故触冒不嫌，问可以长久安国家之谶，令人君常垂拱而治，无复有忧，但常当响琴瑟，作乐而游，安若天地也，无复有危时，岂可闻乎哉？”“然，诸真人思精进乎！深眇哉所问，乃求索洞通天地之图谶文，一言乃万世不可易也。天公疾多灾，愁苦之，乃使诸真人来问疑乎？诺，且为真人具说天之规矩大要秘文诀，令使其□□，真人自随而记之。”“唯唯”。

“然。夫皇天乃以四时为枝，厚地以五行为体，枝主衰盛，体主规矩，部此九神，周流天下，上下洞极，变化难睹，为天地重宝，为众神门户。自有固常，不可妄犯，顺之者长吉，乱之者长与天地乖忤。”“唯唯，愿闻其意，岂可睹耶？”“善哉！诸真人言也。方为子具道之，但俱自精，安坐思吾言。”“唯唯。”

“天常谶格法，以南方固为君也。故日在南方为君也，火在南方为君，太阳在南方为君；四时盛夏在南方为君，五祀灶在南方为君，五藏心在南方为君。君者，法当衣赤，火之行也。是故君有变怪，常与阳相应，非得与他行相应也。阳者日最明，为众光之长，故天谶，常以日占君盛衰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知之矣。人君之法，常当求与仁者同家，有心者为治。其可与共为治者，常当行道而好生。小小幼弱，于其长臣贤成器者，君当养之，不宜伤也。故东方者好生，南方者好养，夫不仁用心，不可与长共事；不明，不可以为君长。故东方者，木仁有心，南方者，火明也。

夫天法，帝王治者常当以道与德，故东方为道，道者主生；南方为德，德者主养，故南方主养也。治者，当象天以文化，故东方为文，龙见负之也，南方为章，故正为文章也。章者，大明也，故文生于东，明于南。故天文者，赤也；赤者，火也。

仁与君者动上行，日当高明，为人作法式。故木与火动者，辄上行也，君之象也。故居东，依仁而上，其治者故当处南。故东方为少阳，君之始生也，故日出于东方也。南方为太阳，君之盛明也。少阳为君之家及父母，太阳为君之身，君之位也。少阳为君之家，木为火之父母，君以少阳为家，火称木之子，真人知之耶？”“唯唯。”

“子已知之矣。少阴为臣，臣者，以义屈折，伏于太阳。故金随火屈折，在人可欲为。臣者常以义屈折，佐君可欲为也，故少阴称臣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太阴为民，民流行而不止。故水流行而不知息也。民者，职当主为国家王侯治生。故水者，当随生养木也。东方者，君之家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知之矣。天之格讖，少阳者畏少阴，故臣者，反主录国家王侯官属也。太阳畏太阴，是故国有道与德，而君臣贤明，则民从也。国无道德，则民叛也。是故治国之大要，以多民为富，少民为大贫困，诸真人晓知之耶？”“唯唯。”

“行，已觉矣。天之格法，分为六部。东、南上属于天，故万物生皆上行，跋行人民皆出处外也，属于天。故天为之色，外苍象木，内赤象火。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已晓矣。天地之格讖，西方北方，下属于地。故万物至秋冬，悉落下归土也。人民跋行至秋冬，悉入穴而居。故地之为色也，外黄白象土金，内含水而黑，象北行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讖，东方南方位尊，上属天，主治，为君长师父。西方北方位卑，属地，为臣，为后宫，为民。故己者，甲之后宫也。甲，天也，王者之本位也，故甲为心星。心星，火也，为王者，故东方亦为王者之先也。心星，火也，行属南方，比若日出东方，而位在南方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知之矣。天之格讖，丙为火之长，最其大明者也，君之位也。辛者属丙，辛者，丙之后宫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今己亦为皇后，辛亦为皇后，何谓也？”“善哉！子之难也，得天讖决意。然，已配甲，甲者，丙之父也，故己乃太皇后之宫也。辛者配丙，丙者，甲之子也，故辛者，小皇后之宫也。丙者，乃甲之適子，受命皇之君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真人已知之矣。庚者属乙，是国家诸侯王之埶也。壬者属丁，是帝王女弟之埶也。癸者属戊，是国家太皇后之妇家也。”“善哉！”“真人已知之矣。”

“今十干已解，各有所属。愿闻地之十二支，当云何哉？”“善耶！然，天之为法，阴阳虽行，相过事者各自有家。天之为法同不，举家悉相随而止耳。甲者以寅为家，乙者以卯为家，丙者以午为家，丁者以巳为家，戊者以辰戌为家，己者以丑未为家，庚者以申为家，辛者以酉为家，壬者以子为家，癸者以亥为家。”

故天道者，反行治也。地道者，止也。故有分土，反无分民，盖有国土而无国。故天地者不移，天反一日一夜周流一竟，行之以此为常。故十二支各居其处，不随十干而行也。子知之耶？”“唯唯。”

“天地之道，四时五行，其道以相足，转而异辞，周流幽冥，无有极时，独古者大神圣人，时时知之耳。欲尽为予说之，难为财用，又复太文，反令益悞悞，使土德之君见眩乱，不知所从，故止也。不惜为诸子说也，而说无穷极，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少觉矣。德君据吾天讖以治，万不失一也。是故天道，乃有固界也。以东与南为君王象，属天，故名为天子也。以西与北为后宫、民臣象也，属地，故地为后宫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讖，东方者畏西方。是故天地开辟以来，王者从兵法，兴金气武部，则致君之象无气，火者大衰，其治凶乱。真人欲乐知天讖之审实也，从上古、中古至于下古，人君弃道德，兴用金气兵，法其治，悉凶，多盗贼不祥也。是故上古圣人，深知天固法象，故不敢从兵革武部以治也。帝王欲乐长安而吉者，宜按此天讖，急因断金兵武备，而急兴用道与至德，以象天法，以称皇天之心，以长厌绝诸奸猾不祥之属也，立应不疑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讖格法，太阳虽为君者，反大畏太阴、水之行也。水之甘良者，酒也。酒者，水之王也，长也，浆饮之最善者也，气属坎位，在夜主偷盗贼。故从酒名为好纵水之王、长也。水王则衰太阳。

真人欲乐知天讖之审实也，从太古以降，中古以来，人君好纵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乱，其官职多战斗，而致盗贼，是明效也。是故太平德君方治，火精当明，不宜从太阴，令使水德王，以灾害其治也，故当断酒也。”

酒者，水之王。水王当克火，火者，君德也，急断酒以全火德。

“愿闻睹断之耶，断何所酒哉？”“但断市酒耳。”“今天师何睹何见，而独断绝市酒耶？”“然，夫市者，乃应水之行也，故四方人民凡物，悉流而往聚处。是故江海，亦水之王、长也。故凡百川财物，亦流往聚处也。夫水者，北方玄武之行也，故贪，数劫夺人财物。夫市，亦五方流聚而相贾利，致盗贼狡猾之属，皆起于市。以水主坎，天之法，以类遥相应，故市乃为水行。纵其酒，大与之，复名为水王。市人亦得酒而喜王，名为二水重王。其咎六，厌衰太阳之火气，使君治衰，反致妖臣。真人知之耶？”

“今见天师诀之，眩乱不晓，愿闻其大决。”“善哉！子之言也。然，诸真人乃远为天来问事，为德君帝王解承负之害，吾无所惜也。俱安坐，为诸真人分别悉说，道其大要意。”“唯唯。”

“天之谶诀，金玉兴用事，人大兴武部者，木绝元气，上得王。大起土者，是太皇后之宫也，气属西、北方，太阴得大王，则生妖臣，作后宫失路，腾而起。土王则金相，复相随，腾而起。巳与辛之气，俱得兴王，腾而大起。天之格法，则生后宫多妖此非后宫之过也，此乃名为治失天谶，失其大部界，反使灾还反相覆也。是乃天地开辟以来，先师天时运未及，得分别具说天之大部界也，令帝王便失天之法治，令生此灾变。真人深知之耶？”“唯唯。”

“天之谶也，纵酒者，水之类也。市者水行，大聚人王处也，而纵酒于市，名为水、酒大王。水王则火少气，火少气则化成灰，化成灰则变成土，便名为火付气于土也。土得王，起地，与金、水属西、北太阴，属于民臣；反得王，后生妖臣，巳气复得作，后宫犯事复动，而起其灾，致偷盗贼无解时。各在纵水，令伤阳德。今所以为真人分别说之者，见子来问事，大□□惓惓，承知为皇天欲祐德君，故吾为真人分明天地大分，治所当象之，勿复犯也，犯者复愤愤致乱矣。子知之耶？”

“唯唯。愿问一疑。”“行言。”“今京师，同聚人众财货。中类京师，反应水行耶？”“噫！诸真人学，何一时昭昭，时时暗昧哉？”“不及。”“然，安可尽及耶。然，夫京师者，乃应土之中，火之可安止处也。非若市，但可聚财处也。夫京师，乃当并聚道与德，仁与贤，共治理天下。何故乃言京师人君，但当聚财货乎？子其大愚哉！子以吾言不信，为子道之。古者京师到今，诸聚道德贤，天下悉安其理；但聚珍宝财货而无贤明者，悉乱。于真人意，京师宁可若市，但可聚财处非乎？宁解耶？”“唯唯。”

“为诸真人重明天谶格法。日者生于少阳，盛于太阳；月者生于少阴，盛于太阴。日者，天之精也，阳之明也，故曰为君，位在南方；月者，地之精也，阴之明也，故月为臣，位在北方。南方为昼，北方为夜，是故日得王用事，则月与夜衰短；月得王用事，则日与昼衰短。故北方气王，则南方气衰；南方气王，则北方气衰也。故当急止酒王，以断衰水、金也。真人重明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分也，阳者为天，为男，为君，为父，为长，为师；阴者为地，为女，为臣，为子，为民，为母。故东、南者为阳，西、北者为阴。真人欲知天谶审实，从天地开辟以来，诸纵令兵武备使王，纵酒使王，从女政，大从其言使其王，少阴、太阴与地属西、北，从是令者，后皆乱而有凶害。仁溪道德贤明圣人，悉属东、南，属于阳，属于天，从是言者，后悉理。”

“愿闻夫贤圣，何以属东、南方也？”“火之精为心，心为圣；木之精为仁，故象在东也。东、南者，养长诸物，贤圣柔明亦养诸物，不伤之也。故夫圣贤柔明为性，悉仁而明，仁者象木，明者象火，故悉在东、南也。”“善哉善哉！见天师之言，已大解矣。”

“又天谶格法，东、南为天斗纲，斗所指向，推四时，皆王受命。西、北属地，为斗魁所系者，死绝气。故少阴、太阴，土使得王，胜其阳者，名为反天地，故多致乱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愚生数人，缘天师哀之，为其说天谶诀，愿问事一。”“言之。”“今南方为阳，



《易》反得巽离坤；北方为阴，《易》反得乾坎艮。”“善乎！子之难也，睹天微意。然，《易》者，乃本天地阴阳微气，以元气为初。故南方极阳生阴，故记其阴；北方极阴生阳，故记其阳。微气者，未能王持事也，故《易》初九子，为潜龙勿用，未可以王持事也，故勿用也。此者，但以元气之端首耳。”“善哉善哉！”

“行，真人已解矣。今吾所记天讖，乃记天大部，能王持天政气，为天下纲纪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今吾所言，正天下人君所当按之以治法也。子之所问，正气之端首也。今真人见吾言，或疑也，为诸真人具说天地八界。”“唯唯。”

“日之界者，以日出于卯，入子酉，以南为阳，北为阴。天门地户界者，以巽初生东南角，乾初生西北角，以东北为阳，以西南为阴。子初九，午初六，以东为阳，西为阴。立春于东北角，立秋于西北角，以东南为阳，西北为阴。此名为天地八界，分别阴阳位。真人宁解耶？”“唯唯。”

“行，已解矣。是故大部：以东、南为天，西、北为地，地得顺从。令王得伏其天者，为天地反，故凶。天得行其事，王者得伏其地，为顺，各得其所，故吉。真人得书，思之思之，以付归上德之君，思吾文行之，与神无异。天即祐助之，不宜时也。”

行，为子说天讖证，为小竟。欲为真人大说，天上地下、绝洞八极及星宿罗列，悉一二说，周流天道微妙，或人反眩，不知所之，后令真道绝不用，无以解古流灾，复令上愁焉。故但为子说大部易知者，使其觉而已。故不言微妙难知者也，不惜之也。”

“唯唯，愿请问一决事。”“言之。”“今且天师为愚生说天之十干，皆有配合，地道十二支，同有阴阳奇偶，何故独得天配合乎？”“善哉！子之难也，可谓为得道要乎！然地者，但比子天，为纯阴独居，同自有阴阳耳。天与地法，上下相应。天有子，地亦有子；天有午，地亦有午；天有坎，地亦有坎；天有离，地亦有离。其相应，若此矣。”

是故丑未者，寅之后宫也。申者属卯，侯王之婿也。亥者配辰，卯者配戌，辰戌者，太皇太后之家妇也。酉者属午，小皇后也。子属巳，巳，帝王女弟之婿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是故干为帝王，支亦为帝王。是故寅者，甲之支也，故丑未称后宫。午者，丙之支也，故酉称后宫。卯者，乙之支也，故申称侯王之婿也。辰者，戌之支也，故称太皇太后之家也。亥者，癸之支也，故称太皇太后之家妇也。子者，壬之支也，故称帝王女弟之婿也。巳者，丁之支也，故称帝王女弟也。此天地相应和之法也。”

“善哉善哉！愿闻此辰戌君未，独男则共聚，女则共嫁，何也？”“微妙哉！子之难也。然，天者极阳，地者极阴也。地众，凡阴之长也。阴者常偶数，故并也。”“今戌巳同地也，何故不并？”“善乎！夫戌巳者，五千也。地之阳也，位属天，故不并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知之矣。今真人难是也，今五行字乃转而相足，以具天下凡事。子得吾书，自以类惟思其恶意，上下六方绝洞皆已备。是故圣人见一以知万，大贤见一以知千，愚者力示会独乱，不得道真也。故道德者付真人，真人知之耶？”“唯唯。”“行，知之矣。”

“愿复请问一事：令此上天之四时、地之五行，悉道帝皇、侯王、后宫之家，天道尽往配之，中亦岂有百姓万物相配乎？”“善哉！子之问也，可谓睹大道要矣。然，此相配者，同耳。夫五行者，上头皆帝王，其次相，其次微气。王者，帝王之位也；相者，大臣之位；微气者，小吏之位也；王者之后老气者，王侯之位也；老气之后衰气者，宗室之位也；衰气之后病气者，宗室犯事失后之象也；病气之后囚气者，百姓万民之象也；囚气之后死气者，奴婢之象也；死气之后亡气者，死者丘冢也。”

故夫天垂象，四时五行周流，各一兴一衰，人民万物皆随象天之法，亦一兴一衰也。是故万民百姓，皆百王之后也，兴则为人君，衰则为民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

右以天讖长安国家以治诿臣绝奸伪猾灭

太平经合校卷七十 戊部之二

学者得失诀第一百六

真人谨问：“吾复欲都合正所写师前后诸文，使学者不得妄言，岂可闻乎？”“善哉，子何日益闲习也。然，吾之道法，乃出以规阳，入以规阴；出以规行，入以规神；出以规众书，入以规众图；出以消灾，入以正身；出以规朝廷之学，其内以规入室，凡事皆使有限。

努力好学者，各以其材能，反失其常法，外学则遂入浮华，不能自禁，内学则不应正路，返入大邪也。夫诸学者乃常有大病，不能自知也。其好外学，才太过者，多入浮华，令道大邪，而无正文，反名为真道，更以相欺诒也。内学才太过者，多入大邪中，自以得之也，不与傍入语，反失法度而传妄言也。今子乃疑，故复来问之。今为子意善倦倦，恹恹无虑，为其规矩，令各有限度可以议，以为分界而守之也。

今古文众多，不可胜限也。凡学乐得其真事者，勿违其本也；学于师口诀者，勿违其师言，是其大要一也。夫学之大害也，合于外章句者，日浮浅而致文而妄语也；入内文合于图谶者，实不能深得其结要意，反误言也；学长生而出，合于浮华者，反以相欺也；合于内不得要意，反陷于大邪也。今子来反复问之，故为子陈其文，见其限也。合其法度者，是也；不合者，非也，明矣，可以是知之也。

凡书为天谈，十十相应者，是也；十九相应者，小邪矣；十八相应者，小乱矣；过此而下非真，不可用也，名为乱天文地理，阴阳不喜，万物战斗，人民被其大咎也。思养性法，内见形容昭然者，是也；外见万物众精神者，非也。

学凡事者，常守本文，而求众贤说以安之者，是也；守众文章句而忘本事者，非也，失天道意矣。使人身自化为神者，是也；身无道而不成神，自言使神者，非也，但可因文书相驱使之术耳。说凡事，本末中央相似者，是也；不相类似者，非也。

入室始少食，久久食气，便解去不见者，是也；求道自言得之不还，反有问者，非也。凡去者悉还，有教问者，是也；而无教问者，而容死也。守清静于幽室，成者是也；自言得道，行以怒语言者，非也，失精之入也。

入学而日善，过其故者得道之，是也；入学而反为日恶，不忠信者，非也，陷于大邪中也。读书见其意，而守师求见诀示解者，是也；读书不师诀，反自言深独知之者，非也，内失大道指意也。学已得道，固事众师、众贤不懈者，是也，此日进之数也。故古圣师已知道，自若事师，不敢止也，去师则读文不懈也；学而独自言得其要意，不复力读古文圣辞，自言是，不事众圣明者，非也，下愚之人也。

凡入学，而穷竟其可求学者，是也，万物皆然。万物既生，皆能竟其寿而实者，是也；但能生，不而竟其寿，无有信实者，非也。为善得其实宜者，是也，不得其实宜者，但外是内非也。案读吾书尽，不离绳墨而得其实者，是也；读书出其奇，多才而不得其要实者，非也。天有风雨，而万物时生者，是也；风雨而万物反伤者，非也，有毒也。为经道而日兴盛者，是也；不日向兴，反日向衰者，行内失其意者，非也。

是故夫天地之性，为善，不即见其身，则流后生，以明其行也；为恶，亦不即止其身，必流后生，亦以谬见明其行也。故夫为善恶者，会当见耳。但为善者，比若向日出，犹且彰明也；为恶者，比若向日入，犹且冥冥，此天地阴阳自然性也。天生万物，乃各随其行而彰之，不隐匿也，故善者上行，命属天，犹生入属天也；恶者下行，命属地，犹死者恶，故下归黄泉，此之谓也。得吾书者，以付上德君也。吾有此书，敢障绝而传读之也。

天道治天，不可尽知也，不可听信一人之言。今故为子定古圣文，今复要其合策，明书前后相因以相证也。天地开辟以来，贤圣虽异世而生，相去积远，所疾恶者同也，共为

天谈，救世得失也。其言相似，犹若重规合矩，转以相彰明，不得不也。

夫物类相聚兴也，其法皆以比类象相召也，是明效也。为其失之于前，得之于后，考合异同以成文也。拘古以明今，共议其事，以内文者明其外文，以外文者还考系其内文也，使可万世传，无重过于天。一人之言，不可独从也。众人之言，深策取古贤圣之辞，内与天同也。共定而置之，帝王日明解决，诸愆乱灾恶除，天无重忧。共为者兴，拒逆者灾不除也。”

右是学者得失诀

太平经合校卷七十一 戊部之三

真道九首得失文诀第一百七

真人再拜：“请问一事。”“然，言之。”“今天师为太平之气出授道德，以兴无上之皇，上有好道德之君，乃下及愚贱小民，其为恩，乃洞于六合，洽于八极，无不包裹。今贤圣得师文学之，及其思虑为道，上以何为竟，下以何为极乎？”“善哉！真人之问，一何微要也。其欲闻洞极，知神灵进退邪？”“实愚蔽暗事者，不及，唯天明师录示之。”“诺。道有九度，分别异字也。今将为真人具陈其意，自随而记之，勿使有所失也。”“唯唯。”

“然一事名为元气无为，二为凝靖虚无，三为数度分别可见，四为神游出去而还反，五为大道神与四时五行相类，六为刺喜，七为社谋，八为洋神，九为家先。一事者各分为九，九九八十一首。殊端异文密用之，则共为一大根，以神为使，以人为户门。

今为子条诀之，亦不可胜豫具记，自思其意。其上三九二十七者，可以度世；其中央三九二十七者，可使真神吏，其下三九二十七者，其道多耶，其神精不可常使也，令人惚惚恍恍，其中时有不精之人，多失妄语，若失气者也。”

“今愚生见师言，眩冥不知东西，愿分别为下愚生说之。”“然，其上第一，元气无为者，念其身也，无一为也，但思其身，洞白若委气而无形，常以是为法，已成，则无不为、无不知也。故人无道之时，但人耳，得道则变易成神仙，而神上天，随天变化，即是其无不为也。

其二为虚无自然者，守形洞虚，自然无有奇也，身中照白，上下若玉，无有瑕也。为之积久久，亦度世之术也，此次元气无为象也。

三为数度者，积精还自视也，数头发下至足五指，分别形容，身外内莫不毕数，知其意。当常以是为念，不失铢分，此亦小度世之术也，次虚无也。

四为神游出去者，思念五藏之神，昼出入，见其行游，可与语言也。念随神往来，亦洞见身耳，此者知其吉凶，次数度也。

五为大道神者，人神出，乃与五行四时相类，青赤白黄黑，俱同藏神，出入往来，四时五行神吏为人使，名为具道，可降诸邪也。

六为刺喜者，以刺击地，道神各亦自有典，以其家法，祠神来游，半以类真，半似邪，颇使人好巧，不可常使也，久久愁人。

七为社谋者，天地四时、社稷山川祭祀神，下人也。使人恍惚，欲妄言。其神暴仇狂邪，不可妄为也。

八为洋神者，言其神洋洋，其道无可系属，天下精气下人也，使人妄言，半类真，半类邪。

九为家先，家先者，纯见鬼，无有真道也。其有招呼者，纯死人之鬼来也。此最道之下极也，名为下士也。得上道者，能并使下；得其下道者，不能使其上也。”

“今愿闻：何故有是上下乎哉？”“然，此者，人行之所致也。守本者得上，好身神出人。

游者得中也，愚人乃损其本守末，他游神者得下。守本者能尽见之，守中者半见之，守末者不能还自镜见之道也。故凡学者，乃须得明师；不得明师，失路矣。故师师相传，乃坚于金石；不以师传之，名为妄作，则致凶邪矣。真人慎之慎之。”“唯唯。”

“故古者上学圣贤，得明师名为更生，不得明师者，名为乱经。故贤圣皆事师，乃能成，无有师，道不而独自生也。”“善哉善哉！”

“真人欲知其效，比若夫人居大贤之里，则使人大贤；居中贤之里，则使人中贤；居不肖之里，则使人不肖，常不及，此之谓也。学此道者，审之详之，此天之要道也。慎之慎之！”“唯唯。”“行去，道归其人，以付贤明。”“唯唯。”“是神诀要道也。”

右真道九首得失文诀

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第一百八

真人问神人曰：“受道以何为戒乎？”神人言：“道乃有大戒，不可不慎之也。夫且得道，临且成之时，乃与诸神交结也。与精神为邻里，出入相见睹，与人相爱，若父子也。夫道，乃重事也。或悔与人，且欲夺人道，故先试人，视人坚不，共来欺人，使人妄语。得其辞语，坚闭之，慎无传之也，即可得寿也，久可得真道矣。传之，日消亡矣。又使人好生而恶害。”

真人曰：“愿闻其日消亡意。”“精神消亡，身即死矣。夫虚无绝洞之道，常欲使人好生而恶杀，闭口无泄，乃可万万岁也。”真人问神人：“愿闻无泄之禁忌。”神人言：“然，大人泄之，亡其位；中人泄之，即断其气；小人泄之，灭其世类也。所以然者，夫天地乃以此自殊异自私，故能神，尤重之也。夫天地不深知绝洞之道，以何为神乎？以何为寿乎？记之！吾告子，其精之、重之、慎之。”真人唯唯，不敢妄言也。

真人稽首：“愿更闻其将欲败人，奈何乎哉？”神人言：“然，于人心中有恶意，使大邪来欺。人能坚闭耳，不听其辞语，则吉矣；听其辞，则凶害矣。夫人君听之，恶其臣，言其臣不忠信而欲反也。臣子听之，恶其君，就来欺之，言子今当为圣人，今当为人君。小人听之，使人自言且大尊也。父听之，恶其子；子听之，恶其父。辩变其辞语，荧惑人心意，言其且善且恶，乱人政治，一喜一怒，大佞之邪也，方欲害人也。从古到今，诸学长寿者，皆不得度于此辞也。”

真人问曰：“当奈何哉？”神人言：“闭耳不听，闭口无语，此但佞邪，无可听者也，听之即真道去，去即死矣。子欲长存，慎之。此辞也，吾已为子先更之，几何中于此大邪矣。吾常自正吾心，不复用之也。此大邪，常积欲观人坚不；大猾邪，常或乃来人人之腹中，动人之心，使人心妄为，故也时时怒喜，不能自禁止，皆为邪所误也。为邪所推，众湊得灭亡于此者，积众多。审得其重戒，心亦不可移也。非独学道者也，百姓喜怒无常，同是子可为也。子慎之自精。”真人唯唯。

真人曰：“吾身尝中于大邪，使吾欲走言，吾欲当为人主，后当飞仙上天。吾受其言，信之大喜，后反三月病癰疾。见神人天师言，心中大悦喜，吾亲尝中如此矣，几为剧病，后癰疾自止得愈，遂得数千岁。今自幸复与神人相睹，重复道戒，睹见门户，冀得长度为天上之吏。”

神人言：“子持心志坚如此，何忧不得上九天。周历二十五天乎哉？今是诸得上天之士，皆得持心坚密，不可误者也；诸可荧惑误者，皆反蚤死，不得度也。欲得长寿，读此文以为重戒，此乃死生之戒，不可不慎也。

是故古者圣贤先得度世者，不聆此之力也；学道而反不得，不长度者，皆坐聆此，得其贼也。夫天上大神，非贼人可为，便使人还此害克，故无大福也；当生反死，转为天贼也。今吾所教示真人书，悉皆可得大寿矣。或得度世，但谨自持，无以此为害，审能专心，可得万万岁。”真人唯唯：“吾不敢为非，请受明戒。”神人言：“子好道如此，成事，得上天

之阶矣。”

真人问：“戒独有此邪？复有深者邪？”“复有上天之戒，固固戒人耳。专戒以言共欺人，言人且尊贵，以是戒人。故使人触防禁，得诛死焉。复数试人以玉女。使人与其共游，已者共笑人贱，还反害人之躯。但人常默万岁，无可聆，但独自守终命，何有害哉？死生之间，专此也。”真人唯唯。

真人问：“何故专使邪神来试人乎？”神人言：“道重，难与人也。其执必坚，死而已者，亦不夺人之愿也。天上度世之士，皆不贪尊贵也，但乐活而已者，亦无有奇道也。记吾戒，子□□矣。吾言万世不可忘也，正使上行穷罔无譬之天。其戒皆如此矣，无复有奇哉也。”真人唯唯：“不敢离绳墨之间也。”神人言：“审如子言，已得道矣。吉者日进，邪者上休矣。持心若此，成神戒矣。成事，乘云驾龙，周流八极矣。大道坦坦，已得矣。命已长寿无极矣。”真人曰：“唯唯。”

神人言：“道实大无内外，但常恐为大邪所害，而不听一邪，邪于何败乎？故古者帝王，好道而学，不听邪者，尽得万万岁。其听用邪言者，悉自败矣。吾道乃万端，悉当知其利害。”真人唯唯：“今得神人之辞，皆得须臾长生乎？”神人言：“不深戒，成事□□凶矣，道不得成也。”

真人言：“吾生有禄命邪？侥幸也？乃得与神人相遭逢！”神人言：“然，六人生各自有命，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录也，给助六合之不足也。”

故人生各有命也，命贵不能为贱，命贱不能为贵也。子欲知其审实，若鱼虽乘水，而不因水气而蜚，龙亦乘水，因水气乃上青云，为天使乎！贵贱实有命，愚者而妄语。古者圣人帝王，其大优者，不复录问伪言也，知其□□，会无可能为也。此比若教无道之人，令卒蜚，安而蜚乎哉？能飞者，独得道仙人耳。夫百姓相与游戏，言我能蜚，实不能蜚。此妄言者，若此矣。”真人言：“善哉！吾一觉于此。”神人言：“子自若愚，为天命可强得也哉？”

真人言：“然此道亦可学耶？”神人言：“然，有天命者可学之，必得大度；中贤学之，亦可得大寿；下愚为之，可得小寿。子欲知其效，同若凡人学耳。大贤学，可得大官；中贤学者，可得中官；愚人学者，可得小吏。夫小吏，使于白衣之民乎？以是言之，犹当勉学耳。”真人唯唯：“吾为之，未尝敢懈也。”神人言：“然，努力信道。天地之间，各取可宜，亦无妄也。”真人唯唯：“请得尊天重地，敬上爱下，顺用四时五行可为，不敢为非也。”神人言：“善哉，善哉！子得道意矣，吾不复重教示子矣。”

右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

太平经合校卷七十二 戊部之四

斋戒思神救死诀第一百九

六方真文悉再拜问：“前得天师言，太平气垂到，调和阴阳者，一在和神灵。归俱分处，深惟天师之语，使能反明洞照者，一一而见之。其人积众多，何以能致此？诸道士能洞反光者，能聚之乎？”“噫，大善哉！天上皇气且至，帝王当垂拱而无忧，故天遣诸真人来具问至道要，可以为大道德明君悉除先王之流灾承负，天地之间邪恶气，鬼物凶奸尸咎殃为害者耶？故真人来，一一口口问此至道要也。诸弟子亦宁自知不乎？”“忽然不自知也。”

“今忽不自知，何故问之？”“归思天师教敕，有不解者。今不自知，当皆以何能聚此诸

绝洞虚靖反光能见邪者，怪之，今故相与俱来，共问之也。”“善哉！真人精益进，乃知疑此。天使子来，悉为德君具问可解邪者。诺，方今为真人具说，分别道其要意，安坐共记。”“唯唯。”

“天地自有神宝，悉自有神精光，随五行为色，随四时之气兴衰，为天地使，以成人民万物也。夫天地阴阳之间，莫不被其德化而生焉。得其意者，立可睹；不得其大要意，无门户知。能大开通用者大吉，可除天地之间、人所病苦邪恶之属；不知其大法者，神亦不可得妄空致，妄得空使也。”

“愿闻其意，使可万万世传而不妄。”“善哉！子之问也。然，欲候得其术，自有大法。四时五行之气来人人腹中，为人五藏精神，其色与天地四时色相应也。画之为人，使其三合，其王气色者盖其外，相气色次之，微气最居其内，使其领袖见之。”

先斋戒，居闲善靖处，思之念之。作其人画像，长短自在。五人者，共居五尺素上为之。使其好善，男思男，女思女，其画像如此矣。此者书已众多，非一通也。自上下议其文意而为之，以文书传相微明也。吾书虽多，自有大分，书以类相聚从，字以相明，则毕得其要意。”“唯唯。”

“此四时五行精神，人为人五藏神，出为四时五行神精。其近人者，名为五德之神，与人藏神相似；其远人者，名为阳历，字为四时兵马，可以拱邪，亦随四时气衰盛而行。其法为其具画像，人亦三重衣，王气居外，相气次之，微气最居内，皆戴冠轂乘马，马亦随其五行色具。为其先画像于一面者，长二丈。五素上疏画五五二十五骑，善为之。东方之骑神持矛，南方之骑神持戟，西方之骑神持弓弩斧，北方之骑神持钺楯刀，中央之骑神持剑鼓。

思之，当先睹是内神已，当睹是外神也；或先见阳神而后见内神，睹之为右。此者，无形象之法也。亦须得师口诀示教之。上头壹有关知之者，遂相易曰为。其易致易成，宜远于人，便间处为之易集。近人，必难成也。于其道成，曰明大绝反洞者聚之病形不。多多则吉，少则凶。”

“或有不及，所治不决解愈，当得多少而可哉？”“高得万，中得四五千，下得十数百，如百数十。”“其何多也？”“噫！真人其复故愚邪？安坐，方为子道其大要意也。今承负之后，天地大多灾害，鬼物老精凶殃尸咎非一，尚复有风湿疽疥，今下古得流灾众多，不可胜名也。

或一人有百病，或有数十病，假令人人各有可畏，或有可短，或各能去一病。如一卜卦工师中知之，除一祸祟之病；大医长于药方者，复除一病；刺工长刺经脉者，复除一病；或有复长于灸者，复除一病；或复有长于劬者，复除一病；或有长于祀者，复除一病；或有长于使神自导视鬼，复除一病。此有七人，各除一病，这除去七病。

下古人多病，或有一人十数病，乃有自言身有百病者，悉无不具疾苦也。尽诸巧工师，各去一病，这去七病，其余病自若在，不尽除去。七工师力已极，此余病不去，犹共困人，久久得穷焉，故多得死，不能自度子厄中也。

人生比竟天年，几何睹病，几何遭厄会衰盛进退，天之格法，比如四时五行有兴衰也。八卦乾坤，天地之体也，尚有休囚废绝少气之时。何况人乎？

人者，乃象天地，四时五行、六合八方相随，而壹兴壹衰，无有解已也。故当豫备之，救吉凶之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忘乱，则可长久矣。是故治邪法，道人病不太多。假令一人能除一病，十人而除十病，百人除百病，千人除千病，万人除万病。一人之身，安得有万病乎？故能悉治决愈之也。子知之邪？”“唯唯。”“故教其豫作戒，成其道者聚之者。”“唯唯。”

“行，子知之矣。行为真人明陈列之，此所治病者，鬼物大邪，共为盗贼。夫帝王安平，常备军师。兵者以备人，反为无义，成奸贼也。故一人敢死，十人不敢当；十人敢死，百人

不敢当；百人敢死，千人不敌；千人不敌，万人不敢当；万人敢死，四面横行。备其有疾病折伤，故军师乃备万二千人者，以备非常。其二千人者，但备以补其休遁耳，乃能服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不用大言无效诀第一百一十

“请问一事天师，今太平气垂到，邪气当思息除去也。”“然，子言是也，又非也。然太平气至，邪固当自消去。惟天地开辟以来积久，邪气大众多，更相承负；太平之治气虽至也，亦安能一旦悉卒除此乎？故当豫备之，为其作法。困穷然后求索良工，已大后之矣。

夫上古之人，人人各自知真道，又其时少邪气。太上中古以来，人多愚，好为浮华，不为真道，又多邪气狂精殃咎，故人多卒穷天年而死亡也，悉由用心愚闇蔽，不知豫防其本也。

今当上德君治，天爱之，不欲使其若此愚人多穷也，当使卒其大德，与天同心。故天使诸真人来问疑，使吾为其陈法，可以厌御邪不祥妖恶者，故吾为真人具言之。今真人反言当自除不备，此言非也，名为大误君子之辞也。子言不可用也。”

“何谓乎？”“然有大急，乃后求索之，不可卒得也，令人穷困矣。故真人言大误，不可用也。今积谷乃满仓，可以备饥饿也。今为真人察察道之，使可万万世不忘也。”“唯唯。”

“今饥乃教人种谷，言耘治之，待其米成，乃可得火炊食，亦岂及事邪？于此已饿死困矣。或不及春时种之，至冬饥念食，乃欲种谷，种之不生，此岂能及事活人邪？非独身穷，举家已灭亡矣。是真人之一大愚，无知冥冥之大效也。行复为子说一事：今人掘井，所以备渴饮也；居当近水泉，所以备渴也；临渴且死，乃掘井索水，何及得也，已穷矣。是真人复问，二愚暗。”

复为真人说一事：古者有穴居，今者作庐宅，所以备风雨也。及不风雨之时，居野极乐矣；浮云已起，雨风已至，乃作庐宅，已雨寒而困穷矣。是真人三愚也。复为真人说一事：夫太中古以来，圣人作县官城郭深池，所以备不然，其时默平平无他也。及有不然，小人欲污乱，君子乃后使民作城郭深池，亦岂及急邪？是真人剧愚暗效也。

行复为真人说一事：今军师兵，不祥之器也，君子本不当有也，下之恶之。故当置于鞘中，坚治藏之，必不贵有之也，不贵用之也，但备不然。有急乃后使工师击冶石，求其中铁，烧冶之使成水，乃后使良工万锻之，乃成莫耶，可以战斗御急者，亦岂及事邪？已穷服矣，死命属矣。是非六真人之大愚不及邪？”“唯唯，有过。”“非过也，思事当详，卜之胸心，乃出之也，后勿轻妄语也。”“唯唯。”

“为真人道小决事，反以明大。夫古者圣贤之设作梳与枇，以备头发乱而有虱也。夫人生而不栉，头乱不可复理，虬虱不可复得困，乃后求索南山善木及象骨奇物可中栉者，使良工治之，发已乱不可复理，头中之虱，不可胜数，共食人头，皆生疮矣，然后得梳与枇，已穷矣。

然后为真人陈小决事，以小况大。夫河海五湖，近水之傍多蚊虻。不豫备作可以隐御之者，夫蚊虻俱生而起，飞共来，食人及牛马，牛马摇头踢躅不能复食，人者大愁且死，无于止息。然后求可以厌御之者，已大穷矣。真人宁明知之邪？”“唯唯。”

“行，子已觉矣。夫良方所以能厌御疥虫，善衣善处，所以厌御蚤虱。不豫备之，病之乃求索可以去之者，已得大穷，愁病之矣。子知之邪？”“唯唯。”“是尚最天下小小财备数之物也，何言其大巨者乎！夫天地之间，时时有是暴鬼邪物凶殃尸咎杀客。当其来著人时，比如刀兵弓弩之矢毒，著人身矣。所著疾痛不可忍，其大暴剧者，嘘大及嘘，倚不及立，身为暴狂。比若闲亭，远帝王之县吏，壅阏断人辞语，不得言变事。于此之时，乃求索良工长者以自救，已穷矣。辞已不通，无可复得言之矣。子知之邪？”“唯唯。”

“行，子已觉矣。故吾尤急此死亡天下大凶事也。故吾文□□，侏侏教有德人君豫备

之也。上贤明见吾书言之，必大觉矣；中贤见吾文言，必小觉；下愚不觉，反笑吾书，不备其本，已自穷矣。天地帝王，无过于是也，今行太平气至，阳德君治，当得长久。

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终占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重生者，独得道人，死而复生，尸解者耳。是者天地所私，万万未有一人也。故凡人壹死，不复得生也，故当大备之。虽太平气乐岁，犹有邪气。比若一家虽善，中犹有恶人，但相忍耳。是故益聚道术士者，为有不然，辄当除之；不疾除之，则生之矣。故教其豫多其人也。

夫大学所以益积道德之人者，备求可得也；如不豫蓄聚，求不可卒得也；如有变事，欲问古今比列，不豫有人深道德之人，无能卒对解者，令人君闇蔽。卒有疑事，问之不以时决解愁，乃后往求索远方贤明深术，何及于侏侏当前乎哉？真人知之邪？”“唯唯。”

“行，子已大觉矣。”“虽每发言有过责，不问又会不知之，愿决一事。”“言之。”“今是或高则万人，中则数千，下则数百，何可卒得卒成乎？”“善哉！子之问事也。但教十数人，以善成之，且自转相易，有急效之，有成功者，令使上德道君重之爱之。于其有功者赐之，众人且愿之；于其愿之而大从，使其为之；于其得者，共尊敬爱之。此四时五行天地之神精，见尊重爱，莫不说喜，使人吉利。德君长蒙其吉福，众贤深下及愚人，莫不争欲为之也。即为者日益多，以久久，大小尽化。

能人人为之，乃选取其中第一大功者悉聚之，大有功者署其位，小有功者赏赐之，天下人莫不欲为之，但恐太多，不可胜记，何患忧少哉？真人何其大愚暗且蒙也！

一事大决，毋取用，但好大言者也，是人无益于人也。但效式之，常有成功者，即其人得道意，大信人也。知但数言，而无大效者，即是其不得道意而妄语，大佞人也，不可用也，乱道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慎之戒之。诵读吾书，惟思其上下意，以类相从，更以相证明，以相足也，乃且大解，知吾道所指趣也。”“唯唯”。

五神所持诀第一百一十一

“愿请问一大决，东方之神何故持矛乎？”“然，可毋问也，真人必自知之。”“所以问者，天师幸哀后生，为作法。不问，则令后世不得知天道之意决。”“然，此者，天之象也，物者各从其类。东方者，物始牙出头，尽生利，刺上而出，其精象矛，故为矛。其神吏来，以此为节。南方，万物垂枝布叶，若戟，故其精神而持戟。其神吏来，以此为节。

西方为弓弩斧。西方者，天弩杀象。夫弓弩斧，亦最伤害之长也，故其神来，以此为节。北方为钺楯刀。北方者，物伏藏逃。钺楯所以逃身者也，刀者小人所服，亦常以避逃以害人，非上君子之有也。故其神来，亦以此为节。

中央者，为雷为鼓为剑。中央者，土也，五行之主也。鼓亦五兵之长也，剑亦君子道德人所服也，亦五兵之长也。故中央神来，以此为节。

是天地自然实信之符节也，比若人，生当有头。应此，持其节、实信符传来对，不若此，即非其行神也。应他神妄来对，悉为乱政，久久其治乱，难平安，故皆求信符节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是说乃浅而深，虽不足道者，反乃当与天地四时五行气相应和。”“善哉善哉！”“行，真人知之矣。”

右厌邪人尽变成道以救死命诀

太平经合校卷七十三至八十五 戊部五至十七

阙 题

守道德积善，乃究洽天地鬼神精气。人民歧行万物，四时五行之气，常与往来，莫不

知其善者矣。

阙 题

大慈孝顺间第一：慈孝者，思从内出，思以藏发，不学能得之，自然之术。行与天心同，意与地合，上有益帝王，下为民间昌率，能致和气，为人为先法，其行如丹青，故使第一。

明道德大柔间第二：明经道德，为百姓先，学好道，善聚德，不致盗贼，上有益帝王化之，最真吉矣。

孝悌始学化善间第三：始学欲为善，心中有庶几。去邪就正，且成仁行未化也。

佃家子谨间第四：佃家谨力子，平旦日作，日人而息，不避劳苦，日有积聚，家中雍雍，以养父母，得土之利，顺天之道，不敢为非，有益县官。

大不仁之子、无义少年好兵聚奸间第五：无义之人，不仁之子，不用道理，骂天击地，不养父母，行必持兵，恐畏乡里。轻薄年少，无益天地之化，反为大害，并力计捕，捐弃沟渎，不得藏埋。

不和家中、欺老爱少、共食异财间第六：家将必败，骨肉不和，不能相教，妄传往来，更相逃避背本向末，其祸不救矣。

悔过弃兵间第七：生于穷里，希有闻睹，不知善恶，有过天下，行不合天，赖有明君，使我就善，少不知学，长乃悔之，使善人贤士以五尺柱高，卒有去间。学者当考问之，一旦民皆为善矣。

悔过更合善间第八：室学不成，祸乱悉生，赖有明君，知我情由，令我悔过，反致为人师矣。

大恶人邪贪败化间第九：尸禄邪恶贪贼，欺上害下大佞，名为官贼，似人之形，贪兽之情，无益天地阴阳，灾深当诛亡。

除过反正悔事间第十：悔过改行易心，少无善情，灾害数生，朝过暮改，名为善人。此十间，古贤圣人之法，乐人为善，使不相贼伤，欲令各终天年，还反其道，防绝其本。得睹太平之气也。

阙 题

神者皆以规正，其根太相，太相系于帝王，因以正天行之。其次根系于皇后，因以顺地理。中根系于众圣，因以理阴阳。细微小根系于庶民，因以理万物。大人为之得大，中人为之得中，小人为之得小，皆可正也。

帝王行道德兴盛，日大明，少道德少明；皇后行道德，月大光明，少道德少光明；众贤行道德，星历大耀，少道德少耀。四根俱行道德，天下安宁，瑞应出，大光远。遥观天象，风雨时善，夷狄归心，灾害自消。今得天师书道德，以往付谨民，使谨民使归上有大仁道德之君，可以平天下之理而长安身。

帝王尸上皇天之第一贵子也，皇后乃地之第一贵女也。夫至神圣贵人，职当居百重之内，而反忧天下万里之外，受天业，为阴阳六合八方持统首。

天地之尊位，为神灵所因任，上下洞极，万物歧行之属，莫不归心。于是作无上灵宝谒，能知天意、明于星历之吏，名为太史，直事不得通，日与夜迭上观候天气盛衰，三光之得失，乐得天敕戒以自安也。十一月则修黄钟，导地下之气使上通，乐得后土意，以自安矣。

作明堂于太阳丙午之地，为其开八窗四达，乐通八方四时之气，欲与八风四时之气合其吉，以自安也。明辟四门，乐得天下奇文殊策、希见之物、贤明异术，可以长安天下而消灾异。古者圣人在位，常力求隐士贤柔，可以共理。

愿闻四时为尊贵。然，王气乃为无气之长也，众气所系属，诸尊贵之君也。王气乃为天，为皇，为帝，为王，为太岁，为月建，为斗冈，为青龙，为大德，为盛兴，为帝王，为无上王，为生成主。

是故王气所处，万物莫不归王之；王气所居，皆王而生，所背去悉死，由元气也。故王气处阳则阳王，居阴则阴王，居天则天王，居地则地王，所处者皆王，受命主理。是古者圣人王者，春东，夏南，秋西，冬北，六月中央，臣气则谒见天，王气乃尊于天。

当月建名为破大耗，当帝王气冲，为名死灭亡。元气建位，帝王气为第一气，尊严不可妄当也。月建后一为闭，闭者，乃天主闭塞其后阴休气，恐来前为奸猾，干帝王建气也，故闭其后也。开者，犬之法，不乐害伤也，故开其后者，示教休气，为其有为奸者乐开使退去也。不去当见收，收则考问之，则成罪。罪则不可除，令死危，故后五为危。危则近死矣，故后六为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乃至危也。

故帝王气，起少阳太阳，常守斗建；死亡气，乃起于少阴太阴，常守斗魁。是故后六将，天常休之空之，与地同气，主闭藏匿奸宄与邪鬼物同处，不可妄开发。古者贤人好生也，悉气属斗前，与天行并，故曰吉，能有气也。诸为奸猾阴贼恶邪，悉象阴气，属斗后，故曰衰，所为者凶。

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穷还反其本，故名为承负。

夫天道无心，遭不肖则乱，得贤明则理。古者帝王得贤明乃道兴，不敢以下愚不肖为近辅。速以吾此文付上德之君行之，洞明者光。以三气相见问之，占十中十，所理悉理，此第一善明，可以为帝王使；占十中九，一气乱不理，可为诸侯使；占十中八，二气乱不理，可为凡人使；过此已下，名乱天正道，必有冤结，鬼神精伏逃不见，不可理，不能调和太平之气。

子欲得道思书文，求道之法静为根，为根，积精不止神之门，五德和合见魂魄，心神已明大道陈。先知安危察四邻，群神大来集若云，若是不息长寿君。哉大道不用勤，形若死灰守魂神，魂神不去乃长存。

周者反始环无端，去本求末道有患，众民失之不得完，思其意无失真言。清静为本非用钱，可不重爱明师言？师受师语不死焉。愚者逆师与鬼邻，不得正道人凶门，遂不复还去神，骨肉腐涂称祖先，命已灭亡大穷焉。

阙 题

凡愚之术，皆从内出，自有法律，厚为本根，见神而活。亦无苦愁，神恶劳烈，安心定意，慎无暴卒。久久自静，万道俱出，长存不死，与天相毕。为之必和，与道为一，贤持无置，凡事已毕。俗念除去，与神交结，乘云驾龙，雷公同室，躯化而为神，状若太一。详思书言，慎无失节。

凡精思之道，成于幽室，不求荣位，志日调密，开蒙洞白，类似昼日。不学之时，若夜视漆，东西南北，迷于其室，令贤圣惶悚，心独战栗。五守已强不死亡，安贫乐贱可久长，贱反求贵道相妨，尊官重禄慎无望，强求官位道即亡，不若除卧久安床。不食而自明，百邪皆去远祸殃。守静不止不丧，幸可长命而久行，无敢恣意失常，求之不止为道王。

治活之术各异方，与民殊事不相妨。上之好生，民命久长。俗教道上有仁王，圣主思道，化下流行，令民清廉，永无祸殃。民之不死，上之明也。上无明君教不行，不肯为道反好兵，户有恶子家丧亡。持兵要人居路傍，伺人空闲夺其装，县官不安盗贼行。观民可为上可明，人君好仁，下求长生；上之不仁，下多邪倾，皆令天死，不知乐生。

下愚好德，上教令也；民之好道者，其主明也；尽欲长生，远祸殃也；不食廉洁，去诸

兵也；垂拱无为，弃不祥也；圣主大兴，其民相亲也；恩及下愚，是其王也；天道好生，以安上也；下愚不争上之庆，天下幸甚，莫不归王也。

民不好道者，上之不明也；内怀奸心，明行也。不好为德，反好兵也；父子分离，居道傍也；不得长生，积死丧也；家有贫子，若虎狼也。上之无德，兵祸殃也；下愚为君，化不行也。民多好仙，帝王明也；天见其治，恩下行也；跛行喘息，皆被光也。

阙 题

天者好生道，故为天经；积德者地经，地者好养，故为地经；积和而好施者为人经，和三者相通往来，人有财相通，施及往来，故和为人经也。

古者将学问者，皆正其本。比若种木也，本索善种，置善地，其生也，本末枝叶悉善。本者是其本师，枝实者是弟子。是故古之学，悉先念思本，乃学其道也。故可为者，得与天心合，故吉也。夫种木，不择得善木，又植恶地，枝叶华实，安得美哉？此者，始以端身正性，道意止归之元气，还以安身。

念古法，先师所职行，何以能自治，计定意极，且自得之。先以安形，始为之。如婴儿之游，不用筋力，但用善意。详念先人独寿，其治独意，以何得之。但以至道，绳邪去奸，比若神矣，无有奇怪。本正，以是为之，故得天心，不负地意，四时周，五行安，子孙不相承负，各怀至德，不复知为邪恶也。

真人问曰：“何为天经，何为地经，何为人经，何为道经，何为圣经，何为贤经，何为吉经，何为凶经，何为生经，何为死经？”神人曰：“然，修积真道，道者，天经也。天者好生，道亦好生，故为天经。修积德者，地经也。地者好养，德亦好养，故为地经。修积和而好施与者，为人经。和气者相通往来，人有财亦当相通往来，故和为人经也。修积上古、中古、下古道辞，为道经；修积上古、中古、下古圣文，为圣经；修积上古、中古、下古贤辞，为贤经。其师吉者，为吉经；其师凶者，为凶经；其师生者，为生经；其师死者，为死经也。法由圣显，道寄人弘。”

阙 题

入室独居，思经道之本，所须出入，贤者先得其意，其次随之，遂俱人道，与邪相去矣。

入室思存，五官转移，随阴阳孟仲季为兄弟，应气而动，顺四时五行天道变化，以为常矣。失气则死，有气则生，万物随之，人道为雄，故立五官，随气而兴。

天道因气飞为雄，真人积气，聚神明，故道终常独行。万民失气，故死丧者为贱，生者为贵。子守道，可长久。随气而化天为常，无急名利道自行。天道常生无有丧，地道持两主死亡。

夫上古圣贤者于官，中士度于山，下士虫死居民间。贤者见书，深思此言，先难后易，身亦无患。而守德，成大道身。学已更九室，成神人。其念常与凡人殊绝异，朝夕未常念地上，欲闻天事也。意乃念天上职事，乃后可下九室，积精笃竭自化，易其形容，即是上天圣人也，不得复理民间时事明矣。

吾之书，乃使高士遂生而不见，下士不敢妄为妄言也。吾书为道，所能穷竟人志，使人贤不肖各尽其才，至死无可复悔者，乃各尽其天命也。欲寿乐久存者，思正道意，可往矣；不乐久存者，宜就俗事，但乐止其身而已。

阙 题

验行镜其身，自知可为得失法。贤明智乃包裹天地，积书无极，而不能自寿益命，此名空虚无实道也，术士之师也，久久还自穷之。

学能遍授天文地理，悉解万物之情，众书并合备具，而不能事亲尊君，此知无益也。详思此言，吉凶可知矣。此以简行，即令人自知得失。

阙 题

学问何者为急？故陈列二事，分明上意失得之象。自开辟以来，行有二急，其余欲知之亦可，不知之亦可。天地与圣明所务，当推行而人得者，寿孝为急。寿者，乃与天地同优也；孝者，与天地同力也。故寿者长生，与天同精。孝者，下承顺其上，与地同声。此二事者，得天地之意，凶害自去。深思此意，太平之理也，长寿之要也。

诸欲为善求活者少，故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荣尊之门也；师者，智之所出，不穷之业也。此三者，道德之门户也。父母，乃传天地阴阳祖统也；师者，乃晓知天地之意，解凡事之结；君者，当承天地，顺阴阳，常务得其意，以理道为事。故此三者，性命之门户也。深思此言，万害除矣。

寿孝者，神灵所爱好也；不寿孝者，百祸所趋也。此道自然不用力，欲知其效，常随人意善恶所致。心意谋事于内，响应于外，欲知其道，正影响之应也。心以意吉凶之门户。古者太平之君，其理要但用心意善，即臣善；用意误，得臣亦误。心意，天地枢机也，不可妄动也，使和气错乱，灾害日生矣。

太平经合校卷八十六 己部之一

来善集三道文书诀一百二十七

六方真人俱谨再拜：“前得天师教人集共上书严敕，归各分处，结胸心，思其意，七日七夜。六真人三集议，俱有不解。三集露议者，三睹天流星变光：一者，见流星出天门，入地户；再者，见流星出太阳，入太阴；三者，见列宿流入天狱中。因三并而共策之，恐天师三道行书，为下所断绝，使不得上通，复令天怒重忿忿，上皇气不得来也。令帝王道德之君，固固承负先王余灾不绝，而得愁苦焉。”

“咄咄！六真人为皇灵共来问事，益精进，天焉哉！吾见诸弟子言，无可复以加诸真人也。今试自说其流星意。”“六弟子愚蔽，敢不言。初始一流星出天门，入地户。天门者，阳也，君也；地户者，阴也，民臣也。今民臣，其行不流而上附，返上施恩于下。夫门户，乃主通事，今下户不上行，返上门通门而下，知为下辞会见断绝，不得上行也。”

“善哉真人言，吾无以加之也。行虽苦，复说二事。”“唯唯。二事：见太阳星乃流入太阴中。太阳，君也；太阴，民臣也。太阳，明也；太阴，暗昧也。今暗昧当上流入太明中，此比若民臣暗昧，无知困穷，当上自附归明王圣主，求见理冤结。今反太明下入暗昧中，是象诏书施恩下行者见断绝，暗昧而不明，下治内独乱而暗蔽其上也。又象比近下民，所属长吏，共蔽匿天地灾变，使不得上通冥冥，与民臣共欺其上，共为奸之证也。”

“善哉善哉！吾无以加六子言也。行虽苦，复说其三事。”“唯唯。三事：见列宿星流入天狱中，夫列宿者，善正星也，乃流入天之狱。狱者，天之治罪名处也。恐列士善人欲为帝王尽力，上书以通天地之谈，返为闲野远京师之长吏所共疾恶，后返以他事害之，故列宿乃流入狱中也。”

“善哉精哉！吾无以加六子言。今六子问事，乃何一怒也！独不懈倦耶？”“不敢也。常见天师言，真人为天来问事，今欲止，恐天辞不通。今凡人命属天地，天地不喜，返且害病人，则不得竟吾天年寿矣。”

“善哉，真人之言是也，不失之也。今吾为诸真人说，亦不敢遗憾止也。吾与诸真人等耳，俱命属天地，若闭不说，说而中止也，天地同且害我，故我说亦不敢妄道止也。行，

且为六真人具说之。今六真人新出穴,为天思,可以除天病者;为有德君思,可以除解灾安身者。六真人极共说其意,尽心所欲言者,令使不得闭绝。”“唯唯,天师所敕,不敢不尽雀鼠之智,悉言之不也?”“大嫌。”

“唯唯。今天下所畏,口闭为其不敢妄诞。今日月星历,亲天之列宿神也,尚相畏,是故日出,星辄逃匿,不敢见,畏其威。夫四境之内,有严帝王,天下惊骇,虽去京师大远者,畏诏书不敢语也;一州界有强长吏,一州不敢语也;一郡有强长吏,一郡不敢语也;一县有刚强长吏,一县不敢语也;一闾亭有刚强亭长,尚乃一亭部为不敢语。此亭长,尚但吏之最小者也,何况其臣者哉?皆恐见害焉,各取其解免而已。虽有善心意,不敢自达于上也,使道断绝于此。

今但一里有刚强之人,常持一里之正者,一里尚为其不敢语,后恐恨之得害焉。但一家有刚强武气之人常持政,尚一家为其不敢语也。一家尚亲,自共血脉,同种类而生,尚乃相厌畏如此,何况异世乎?

今太上中古以来,多失道德,反多以威武相治,威相迫胁。有不听者,后会大得其害,为伤甚深,流子孙,故人民虽见天灾怪咎,骇畏其比近所属,而不敢妄言。为是独积久,更相承负。到下古尤益剧,小有欲上书言事,自达于帝王者,比近持其命者辄杀之;不即时伤害,后会更相属托而伤害之,故民臣悉结舌杜口为暗,虽见愁冤,睹恶不敢上通,故今帝王聪明绝也,而天变日多,是明证效也。

今民亲得生于父母,受命于天地,以天地为父母,见其有灾变善恶,是天地之谈话,欲有此言也。人尚皆骇畏,且见害于比近所系属者,不敢语言泄事,乃相敕教共背天地,与共断绝,不通皇天后土所欲言也。共蔽冤天地,乃使其辞语不通,天地长怀恨悒而不达。

今帝王虽神圣,一人之源,乃处百重人之内,万里之外。百重之内,虽欲往通言,迫胁于比近,不得往达也。夫帝王虽有万万人之仁圣,人各迫劫畏事;天地极最神圣,人乃仰视俯睹,尚倚之当前,自解而已,帝王安能神圣于天与地乎?愚生六人常逢猛虎于远方闲野,六人俱止足不敢移,口不敢语,头不敢动,目不敢瞑。夫人之所迫胁所畏,如此矣。”

“善哉善哉!今见六真人言,承知天独久病苦冤,辞语不得通,虽为帝王作万万怪变以为谈,下会闭绝,不得上达,独悒悒积久。今故风诸真人,教其丁宁,敕此行书之事,故诸真人悚悚倦倦,是天使也。诺诺,吾其畏天威,方为子思惟其要意而具说。今之六真人问此事,常何一最剧也?”

“愚生六人,七日七夜,共念此行书事;三集议,三睹流星,以为天告人教敕,使人问也。又六人俱食气,俱咽不下通,气逆而更上。当此之时,耳目为之眩瞑无睹,俱怪而相从议之,不知其为何等。大骇惊怖,唯天师为愚生说之。”

“善哉,诸真人古变得具意。见诸真人言,乃知三道书,真人会且复见闭绝。”“何乎?愿闻其意决。”“然,夫九窍,乃象九州之分也。今诸真人自言,俱食气乃喑不通,眩瞑无光明,是九州大小相迫胁,下不得上通其言急事也。夫气者,所以通天地万物之命也;天地者,乃以气风化万物之命也,而气喑不通者,是天道闭,不得通达之明效也。天欲使真人丁宁此事,故以此气动感真人也。子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知之矣。诺,天告六真人教吾极言耶?六子安坐!为诸弟子悉说之道之。为畏其州郡长吏不敢言者,一州中诸善士贤明相索,共集议于他州上之;畏其郡,集议于他郡上之;畏其县,集议于他县上之;畏其乡亭,集议于他乡亭上之;畏其里,集议于他里上之。皆悉在方,其禁畏人者,以其所上罪变怪轻重罪之,复加故罪一等。”

“何其重也?”“不应重也,尚恐其轻。今天地爱有德帝王,欲为其具谈。人生于天地,乃背天地,断绝天谈,使天有病,乃蓄积不除,悒悒不得通言报其子,是一大逆重罪也。夫民臣,乃是帝王之使也,手足也,当主为君王达聪明,使上得安而无忧,共称天心,天喜说

则使君延年。今返居下不忠，背反天地，闭绝帝王聪明，使其愁苦，常自责治失正，灾变纷纷，危而不安，皆应不孝不忠、不信大逆，法不当得与于赦，今何重之有乎？天谈不得通，天地大怒，贼杀凡物，乃为毁天地，乃为大凶之岁。国断无聪明，乃为大危之国，此罪不可复名，故为当死过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知之矣。吾所以敢不□□者，见六子来问事，致承知为天使，诸真人故敢不□□也。子知之耶？”“唯唯。”“今不□□之名，为误上也。德君见文，皆令敕上书者，使其大□□有功者，德赐之也。如此，则天下莫不欢喜，乐尽其力，共上书言事也。勿得独有孤一人言也，皆令集议，一人言或妄伪佞欺，名为使上失实，不可听，大过也。比连年上书，比比有信，有大功者。上士之人众集者，常病不多，两三人集，固固有有奸伪多者，尤奸伪。”

“何也？愿闻之。”“然多者，则其上书者便自传相畏，恐事漏泄，见得长短，反为欺上，为傍人所上，故尽实核□□，乃敢言之也。不□□不敢言，又不敢有可隐，皆畏恐有后事，是故悉信也。比若一里百户共欺也，男女小儿巨人，会有泄之者，旁里会有知之者。其里贤明畏事者，会不敢匿，恐坐其事，何况乃一州一郡、一县一乡一亭！郡有非常事，阴阳何可隐？犹为旁人所得长短，故善恶都毕出，天乃大喜，灾除去，与流水无异也。子知之耶？”“唯唯。”

“又大集议，无敢欺者，一两人欲欺，余人会不从之也。有欲欺不信者，即时众共记之上之，其法应为背天地，欺帝王，诈伪大逆不道之人也。天怨之，人恶之，其罪不得与赦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觉矣。已行上书，还反其家。有怨其行上书欲害者，即左方之，名为怨章，罪过不除。如是，则三道行书已通，无敢闭绝者也；如是，则天地已悦矣，帝王承负之灾厄已大除去，天下太平矣，上皇气悉来到，助德君治矣。□□不负六真人也。”“唯唯。”“行，六真人精已大进，为犬除病矣，为帝王除厄会矣，功已著于天矣，王者已日强明矣，六真人为善已得其数矣。宜勉力，慎之慎之！”

“唯唯。愿问一大诀，惟天师示之。欲知行书，乃出入究洽于神灵未，岂可闻乎？”“然，自有大验，天道不欺人也。各以其类相求索，令德君数遣信吏，问民间有疽疔疥者，无有者多少。有疽疔疥者，行书未究洽于神灵，自苦有余虫食人，虫乃食人，即虫治人也，固固下有余无道德臣民，比若虫矣，反食于人，是使虫治人之效也。无有疽疔疥者，即皆应善人在位，无复虫也，此者万不失一。”

“善哉善哉！独以此明之耶？复有余耶？”“凡天下灾异，皆随治而起，各有可为，但精思其事，且自知之也。”“何独以疽疔疥言之乎？”“其余灾，尚但见于万物；虫反食人，最剧，故以效之也。”“善哉善哉！向不力问于天师，无从得知之也。”“观诸真人今且说，已自知之矣，但引谦耳。”

“不敢不敢。愚生六人重得天师严教，各归居便间处，惟思其要意。今天师书文，悉使小大，下及奴婢，皆集议共上书，道灾异善恶，曾不太繁耶哉？异生愿闻其意。”“善哉！子六人为天问事，详慎乎，天使诸真人言也。然所以使下及庶人奴婢者，今天之法界，万里异天地，五千里复小异；千里异风气，五百里复小异；百里异阴雨，五十里复小异；一县异变灾怪善恶也。夫皇天有灾怪变，非必常当处帝王之宅，县官之庭，长吏之前也。灾变异之见，常于旷野民间，庶贱反先知之也。”

各为其部吏讳，不敢言；吏复各为其君讳，而不敢言，反共断绝天地谈。人人欲誉其长吏，使其名善而高功疾迁，共作无道，互天地之灾异变怪，令闭塞，不得通达帝王之前，使帝王无故断绝，无聪明，不得天地心意，其治危乱难安，得愁苦焉。

夫帝王，天所父命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帝王为天子，民臣共为无道，乃断人父母谈话，不得通于其子，其罪莫大焉。为共断绝天地之谈，共欺其上，为人民臣不忠信，得乃如

斯，罪当轻重，宁可名字耶？子觉未？”“唯唯。”

“又凡民臣奴婢，皆得生于天，长于地，得见养理于帝王，以此三事为命。无此三事，则无缘得生长自养理也，而反下皆共欺其上，共无知天与地，使帝王无聪明闭塞，罪皆应万死，尚复有余罪。”

“何其重也？”“真人其愚暗不解，何哉？人得生于天，长于地，天地愁苦有病，故作怪变以报其子，欲乐见理；愚民反共断绝天辞，天地大怒之。帝王，民臣之父母也，民臣反共欺其父母，使其常用心意愁困，而不能平其治，咎莫大焉。天地开辟以来，承负之厄会大积，悉起于是，故使民间上书也。今阳明德君治，天难愁苦之，故使吾言也。”“善哉善哉！”

“行，今为真人道之。今天下日蚀，极天下之大怪也，尚或有睹，或有不睹。天下之灾异怪变万类，皆天地阴阳之变革谈语也。或国不睹而州睹，或州不睹而郡睹，或郡不睹而县睹，或县不睹而乡亭睹，或乡亭不睹而民间人睹，或甲里不睹而乙里睹，故古者贤圣之治，下及庶贱者，乐得异闻，以称天心地意，以安其身也。故其治独常安平，与天合同也。

今太平盛气至，有一事不得，辄有不和，即天正气为不至。比若愚民竭水而渔，蛟龙为不见，此之谓也。今故悉使民间言事，乃不失天心丝发之间，乃治可安也。民间自力集上书，部诸长吏亦且恐后民言事，且力遣吏问民间所睹，疾复上之，则变灾无有失也。如是，皇天后土为其大喜，爱其帝王。”

“以何明之乎？”“然有证：乃日月为其大明，列星守度，不乱错行，是天喜之证也；地喜则百川顺流，不妄动出，万物见养长好善也，即是地之悦喜之证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天师幸哀愚生，得其事者进问，缘见待厚，乃得悉问所疑。今使民间记灾变怪，云何哉？”“然，善乎子问事也。然当见之时，支日晏蚤户记之，月尽者共集议之，可上而上之；未足上者，复待后月灾异，如此县邑长吏，且取晏蚤之时于民间也，则可谓为不失天之灾丝发之间也。

吏亦畏民，民亦畏吏，两相畏恐，所上皆得实，不失铢分之间。则令帝王安坐幽室无忧矣。民臣百姓大小，尽忠信，得达其情实矣，天下莫不欢喜。如有止者，即共记之，皆应奸臣不忠孝之民，无知天地，共欺其上，使上聪明断绝，是大过也。故当共急记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有疑来问之。”

“今六真人俱归慕思，惟天师使长吏民间共记灾异变怪，皆当共记何等者哉？”“善乎！六子问事详善，不失天心，不负德君，是为有功于天地，万物莫不被蒙之也。所以然者，乃其为天问事□□，悉究竟详善，故不失铢分。天地阴阳、三光五行、四时神祇、万物所欲言，悉得见，故为大有功也。子知之耶？”“唯唯。”“行，今为六真人陈之，详自随而记之。”“唯唯。”

“然，夫大灾异变怪者，是天地之大谈也；中灾异变怪者，是天地之中谈也；小灾异变怪者，是天地之小谈也。子欲乐知其大意要，比若人，大事大谈，中事中谈，小事小谈。此大小，皆有可言也，不空见也。天地不妄欺人也，见大善瑞应，是其大悦喜也；见中善瑞应，是其中悦喜也；见小善瑞应，是其小悦喜也。见大恶凶不祥，是天地之大怒也；见中恶凶不祥，是天地之中怒也；见小恶凶不祥，是天地之小怒也。平平无善变，亦无恶变，是其平平，亦不喜，亦不怒。子知之耶？”“唯唯。”

“灾异变怪，大小记之，勿失铢分也。”“何其悉详乎？”“真人何其愚也！过大小，尽当见知，善恶大小，亦悉当见知也。善者当谢其功，以善逾异之；过者数让之，以称天地之心意。子欲知其效者，天，比若人君长也，一小言不见从，则小恨；更中言，中言不见从，则更大恨；更大言，则为害矣。故当大小记之，不当使天地恨怒也。”

“善哉善哉！愿闻所记意。”“记变怪灾异疾病，大小多少，风雨非常，人民万物所病苦大小，皆集议而记之。所以使其共记之者，吏自相知长短，民民自相知长短；迫近山阜而居者，知山阜变；近市城郭而居者，知市城郭变；近平土而居者，知平土变；近水下田而居

者，知水下田变；高下外内，悉得知之，故无失也。是立致太平之术也，而帝王所宜用，不失天心之法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知之矣。天地开辟以来，所以多承负之灾者，由其记事不及民间大小，共集记之故也。有变怪，反乃他所长吏来行之。比近各为其部界长吏讳不言，共匿之，因使天地辞语断绝，不得上通达其帝王，为害甚深，令天悒悒，灾为之复增益，咎在此也。

他所长吏来考事，安知民间素所苦者乎？或相与厚善，反复相与共隐匿之；或得素有所不比之家，反复增加灾，妄增益其事，故之也，共匿之，则使天地谈断绝；加故，共冤无罪之人，复令下比货财相随，此三事，皆为大害冤结气，复更增其灾害也，故其治殊不可平也。

今夫太阳兴平，气盛出，德君当治，天下太平，莫不各得其所者，是故六真人来，为其具问事，吾为其悉语也。子知之耶？”“唯唯。”

“是故天将兴祐帝王，皆令自有意。从古到今，将兴祐之，辄为奇文异策，令可案以治，故所为者，悉大吉也。将不祐利之，悉断之奇文异策，使不得之也；如得之，又使其心愚，不知策而用之也。将兴利之，使其心旷然开通，而好嬖用之也。此者，天之格法也，不欺人也。故凡人将兴者，多好善；将衰者，多好恶也；将吉者，易开导也；将凶者，好抵冒人也，不可开导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是故天者常祐善人，道者思归有德；故天者不肯祐恶人，道者不肯附于愚蔽人也。故常敕真人，以付归有德之君也。所以悉记其灾异变怪，大小善恶，外内远近者，欲令上有德之君，与众贤原其灾异所起。夫天下变怪灾异，皆象其事，法其行，缘类而生，众贤共集议思之，旷然如其意，以其事类考问之，则得之矣，则天地日为其大喜，帝王日为其大安。如此，则德究洽于神祇，莫不飨应。

欲知其大效，天下所疾苦，灾异悉尽，民臣悉善，应诏书而行，不失铢分，下不欺其上之明效也。有余多害，自若多欺者；少害，少欺者；无一余害，无一欺者。常安观下所上，以占民臣大小忠信与不，以其事对之，比若窥明镜，相对而面语。”“神哉！为道如斯。”“此乃天祐上德之君，子其治天下之明镜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去，付上德之君急急。一人独上书，名为投书。治事付一信，名为大欺，与皇天为重怨，天道为其常乱也。二人共上书，名为太阴，合奸共欺，二猾人固固相敕戒，或共有可怨恶共上之，共为虚伪也，与地为咎，地道为其大乱也。三人共上书，固固尚不实，三人固固可相敕教，共有所疾共上事，以公报私，固固为共欺其上也，与中和为仇，令和气大乱也。

四人共上书，中辄有畏事不真者，为傍人所得长短，为罪名固固耶，将似类真也，其不信者，乱四时也。五人共上书，似真未信□□也，其不信者，辄乱五行也。六人共上书，将真未信也，其不信者，辄乱六合也。七人共上书似信，八人近真，九人近实，十人而小□□。”

“今天师何其疑之多也？愿闻其要意。”“然，所以疑之多者，或五方好猾人，俱自有私怨咎，以公报私，固固可共相与为大欺，猾奸人乱天地道而误上，故未疾纯敢信之也，但为小□□。

是故使众人老小，贤不肖男女，下及奴婢者，大小集议，不可得以伪。其以公报私也，中会有不安而言之者，或有不肖，或有轻口不能匿，或有老人，寿在旦暮，不复忌讳，或有妇女小儿行言，不能隐匿，共为奸也。故其事会泄，故无奸悉得真也，得真则天地心调。真人知之耶？”“唯唯。”

“本帝王所以连连相承负之过责，治常失天心，流灾不绝，绝者复起，皇天不安，多害气疾病，不得久大乐，须臾乐者复恶，其大咎正在此猾奸人，共背天地而欺帝王。人乃以天地为命，以帝王为父母，愚人及背其命而共欺其父母，故天地共憎之，帝王恶之。其法

恶，死有余罪，当流后生也。是故灾不绝，害日多，人寿日少，万物常乱也，正咎在是也。岂真人已大觉重知之耶？”“唯唯。”

“子可谓已知之矣。是故吾知皇天深疾恶，是故吾使是文复重□□为其平。遗失其一事，一事可起，失之于前，得之于后，此事尤重，天大恶之也。吾知其□□，以示敕真人，以付归上道德之君，得而行之，与神无异也，乃且太平上皇正气立自来也。吾之文，不敢负天地，不负上德君，不负后生下古之人，不负万物，行之立效。”

“善哉善哉！愿闻一人上书，何故乱天？二人何故乱地？”“然此者，各从其家。并策相应者，相感动，此自然法。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天下之事，各从其类也。”

“愿闻天师，今应此文言为之，宁能尽实核，天下悉信耶？”“然，天下悉信矣。”“愿闻其意。”“然，且语真人大要。说今是主者长吏，亦畏民泄其事，而生之六考问，长得其信也；民亦畏县官得其短，亦复信也；县官长吏居民，亦畏行于他方上书者，得其短，亦信也；行上书者，亦畏县长吏居民得其短也，亦信也；更相畏，非敢有妄语者也，亦非有可隐也，是故使三处上书，县官与居民与行者，悉旦三相应，不失铢分也。”

“神哉！为道如此。愿闻到也所集议，人当于何期乎？”“善哉，子之言。悉记于太平来善之宅下。”“何必于此？”“然，其有奇方殊文，可使投于太平来善宅中。因集议善恶于其下，而四方共上事也，为一人议。中悔而止，或为旁人所止，上书便在方道中止，意以其所匿事罪之。如此，书者天下已得矣，帝王已长游矣。”

“善哉善哉！今天师文积备多，当尽何投之？”“其文独为上出者止于上，悉为天下事出者悉出之。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夫上德之君，天自使有圣心，且缘是自有善意，自有善令。仪此为天法，不失丝发也。事亦不可胜记，常苦文。行去。”“唯唯。”

右天告六真人使重知三道行文书诀

太平经合校卷八十七 己部之二

长存符图第一百二十八

天符还精以丹书，书以人腹，当见腹中之文大吉，百邪去矣。

五官五王为道初，为神祖，审能闭之闭门户，外暗内明，何不洞睹？

守之积久，天医自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寿。愚者捐去，贤者以为重宝，此可谓长存之道。

独贵自然，形神相守，此两者同相抱，其有奇思反为咎。子失自然不可寿也。婴儿五精，还自保也。

太平经合校卷八十八 己部之三

作来善宅法第一百二十九

六方真人再拜：“愿有所问一疑。”“行言之。”“今天师前所敕愚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要文，及究竟贤明之善辞、口中诀事也。今四境之界外内，或去帝王万万里，或有善书，其文少不足，乃远持往到京师。或有奇文殊方妙术，大儒穴处之士，义不远万里，往诣帝王，街卖道德。

或有黎庶幼弱老小、田家婴儿妇女，胸心各有所怀善字诀事，各有一两十数，少少又不足，使人远赍持往诣京师。或有四境夷狄隐人、胡貊之属，其善人深知秘道者，虽知中国有大明道德之君，不能远故赍其奇文善策殊方往也。

今天师言，乃都合古今河洛神书善文之属，及贤明口中诀事，以为洞极之经，乃后天地开辟以来，灾悉可除也，帝王长游乐，垂拱无忧也。言一事不足备，辄有余灾，故当都合之。今不知当以何来，致此奇方殊策善字，乃悉得之。”

“善哉善哉！诸真人思念剧也。天神已下，告诸真人矣，上皇之气来祐助道德之君□□矣。行，真人今乃为皇灵天具问事，吾职当为天下具谈，何敢有懈焉。诺，诸真人安坐，方为真人悉说之。”“唯唯。”

“以此书付归上皇道德之帝王，见天文必思其要意，敕州郡下及四境远方县邑乡部，宜各作一善好宅于都市四达大道之上也。高三丈，其中广纵亦三丈；为四方作善疏，使与人面等，其疏间使可容手往来；善庇其户也，勿令人得妄开入也。

悬书于其外而大明其文，使其□□书其宅四面亦可也。其文言帝王来索善人奇文殊异之方，及善策辞、口中诀事。人胸心常所怀，所能言，各悉书记之，投于此宅中，自记姓字，已且征索之，各以其道德能大小，署其职也；所言多少、其能不可征者，且悉敕所属县邑长吏，以职仕之也；其老弱、妇女有善言者，且敕主者赐之；其有大功而不可仕者，且复之也；四境之外，其有所贡进善奇异策，用之有大效者，且重赏赐之也。

如此，四境外内，一旦而同计大兴，俱喜思为帝王尽力，从上到下，从内到外，远方无有余遗策、善字奇殊方也，人皆一旦转乐为善也。隐士穴处人中出，游于都市，观帝王太平来善之宅，无有自藏匿者也。风雨为其时节，三光为其大明，是天大喜之效也。

四夷八十一域中，善人贤圣，闻中国有大德之君治如此，莫不乐来降服，皆贡其珍奇物来，前后成行。吾之书，万不失一也，岂不大乐哉？大德之治如此，诸真人宁解晓之耶？”“唯唯。”

“然，子已觉矣。于其宅中文太多者，主者更开其宅户，收其中书文，持入与长吏众贤共次。其中善者，以类相从；除其恶者，去其复重；因事前后，贡而上付帝王。帝王复使众贤共次，去其中复重及恶不正者，以类相从，而置一闲处；复令须四方书来，前后次之，复以类相从，复令须后书至也。

具四方来善宅，已出中奇文殊方善策者，复善闭之；于其畜积多者，复出次之，复贡上之，于四方辞旦口少毕竟也。所上略同，使众贤明共集次之，编以为洞极之经，因以大觉贤者，乃以下付归民间，百姓万民，一旦俱化为善，不复知为恶之数也。此所谓毕得天地入及四夷之心，大乐日至，并合为一家，共成一治者也。六真人岂知之耶？”“唯唯。”

“行，六真人已知之矣。夷狄闻之，日自却去，中国日以广，不战斗伐而日强也。天地助其除恶，是为天地开辟以来，未常有也。是故天下大喜也，天地神灵共除帝王承负也，灾变已消去，其治与神无异也。天下人且大得道德奇方，皆思善文正字，不复为邪恶也。所上且岁益善，于其后三岁一小录，五岁一大录，次之，此以下附归于民间也，使其各好为善，不能自禁止也。取其中大善之事，有益于帝王正治者留之，勿下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然今真人，天使诸弟子问，是今既为天问事，乃为德君作大乐之经，努力勿懈也。天且报子功，子乃为皇天后土除病，为帝王除灾毒承负之厄会子明自当增算，吾言不敢欺真人也，慎之。”“唯唯。”“行去，归努力，精行。有疑者来。”“唯唯。”

“真人前，子前问事之时，吾欲去久矣，故中与子断诀之文，见子倦倦，知为皇天祐阳精。所以然者，见真人精，中国当大兴平，八十一域善人当降，来归中国，故吾为子更止留，悉究竟说之也。所以然者，见真人为天问事不止，反恐得大过于子，得谪子天地，故不敢弃道而中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努力精卒之，勿弃天道问一诀也。”“唯唯，愿请决事。”“言之。”

“天师何睹，正于都市四达道上，为太平作来善文奇策密方之室乎？”“善哉！真人之难问也，得其大要意。天积悒悒帝王使子难问耶？其投辞何一工也！然，吾居天上观之，

有可睹见，不空妄作此皇平之宅于四达道上也。

天公问，天下何故难平安哉？五行神吏上对言，今帝王乃居百重之内，去其四境万万余里，大远者多冤结，善恶不得上通达也；奇方殊文异策断绝，不得到其帝王前也；民臣冤结，不得自讼通也。为此积久，四方蔽塞，贤儒因而伏藏，久怀道德，悒悒而到死亡。帝王不得其奇策异辞，以安天下，大咎在四面八方远界闭不通。

今故承天心意，为太平道德之君，作来善致上皇良平之气宅于四达道上也，欲乐四方悉知德君有此教令，翕然俱喜，各持其善物殊方，来付归之于上，无远近悉出也，无复断绝者也。”

“善哉善哉！响不及天师力问，不得知之也。”“然，真若真人言也。夫人天性自知之，其上也；不能自知之，力问，亦其次也。子知之邪？”“唯唯，愿请问一事。”“言之。”

“何故必使其广纵三丈，高三丈乎哉？”“善乎，子之言也。一者，数之始也；天数亦终于十，地数亦终于十，人数亦终于十，故使三丈也。欲乐合天地人，使其俱悦喜也，故象天地人为之也。”“今请问三数，何故俱十乎哉？”“然，天有五行，亦自有阴阳；地有五行，亦自有阴阳；人有五行，亦自有阴阳也，故皆十。”“善哉善哉！今独天地人如此邪哉？然万物悉如此邪哉？”“然万物悉象天地人也，故天地人皆随四时五行为盛衰也。真人知之邪？”“善乎善乎！”“然，子可谓已知之矣。”

“愿请问一事。”“言之。”“今何故必为其四方作疏，与面齐者？”“然疏者，欲使贤儒策之也；疏者，乐四方疏达，不复闭绝也，欲使贤者各疏记其辞，投此太平来善之室中也。与面齐者，面者，最人之善者也，太阳之分，象天道也；乐人各顺天心，思为善，与德君并力，共平天下也。故使与面齐。面者有七正，耳目口鼻可以通气，神祇往来，乐大贤策之，使四方八极远境聪明，悉来至也。今帝王虽居百重之内，与民相去万万里，光明教令，悉畅达也，不失天地之心，以安其身。”

“善哉善哉！愿请问，当使何吏守此宅哉？”“长吏直署，唱名为太平之宅乐善之吏也。”“善乎！愚生知天已大喜矣，地已大悦慎行也，人已太平理矣，万物已得其所矣。”

“今真人何以知之乎？”“愚生见天师为太平德君制作大乐之宅，以通天地人之谈话。今使下民臣各得奏上其辞于其君，令帝王得奇策异文殊方，可以长自安全者；又天地得通其谈话，百姓下贱得达其善辞，以解天地悒悒，以助其君为聪明。天地与人，为万物之长也，乃得悉通达，故大乐也。”“真人说是也。善哉，吾无以加之也。子之言事，大人真道矣。”

“愿请问一疑。”“言之。”“今天乃悒悒欲言，何故返使人谈哉？”“善乎，子之难问，得其意。然，夫天道乃转而相因，更相使也，故兑为天地之口，人亦然，故以类相求，故人为天地谈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易开哉！勉力勉力。”“唯唯。”“然辞小竟，勿复问，令道文难知，反益悒悒也。”“唯唯。”

“行，戒真人一事，为已校书文殊方也，卷投一善方，始善养性之术，于书卷下，使众贤诵读，此当为洞极之经竟者。因各集此方以自养，诵此术以自全，令各乐得久存。上贤可以为国辅，中贤可为国小吏，下小人不能仕者，可长养其亲，而久守其子孙。”“善哉善哉！天下大乐悦也，为善无双，无复恶人也。”“子已知之矣，行去，思之念之。既为天问事，勿懈。”“唯唯。”

右求善以致太平令天下一旦合心上皇大乐之宅文

太平经合校卷八十九 己部之四

八卦还精念文第一百三十

玄明内光，大幽多气，与贤同位，壬癸之居。亥子共身，周流相抱，极阴生阳，名为初

九。一合生物，阴止阳起，受施于亥，怀妊于壬，藩滋于子。子子孙孙，阳入阴中，其生无已。思外洞内，寿命增倍，不可卒致，宜以长久。

少阳有气，与肝共位，甲乙寅卯，青色相类。万物之精，前后杂出，仁恩心著。勇士将发，念之睹此字，光若日之始出，百病除愈，增年三倍。

太阳盛气，与心相类，丙丁之家，巳午养位。睹之，百邪除去，身日以正。宜意柔明大，不可强求。见字而寿，光若日中之明。

中和之气，与脾相连，四出季乡，乃返还戊己，中居辰戌，丑未为根。举顺之而思其意，还以治其病，精若黄龙，而见此字，其病消亡，增年五倍，令入顺孝，臣爱其君，子爱其父。

少阴之句，与师精并，灵扇出气，位属庚辛。申酉义诛，猾邪盗贼不起，邪不得害人。

肾盛之气，增年百倍。极阴生阳，其国大昌。常而思之，不知死亡。阴上阳起，故玄武为初始；龙德生北，位在东方，故随其后；朱雀治病，黄气正中，君而行之，寿命无穷。升执其平，百邪灭亡。八卦在内，神成列行，白虎在后，诛祸灭殃，正道日到，邪气消亡。思精而不止，延年之纪。身而服之，何忧之有？

下承其上，名为顺道，无有谪过，万病自愈。念字睹形容，爱若父子，令人常喜，洞照无已。审而用者，其效立可待。长与书俱，日与神游。

道以自然，为洞虚无，一旦自来。其道仁良，子为之孝，臣为其忠信。知则令人爱其身，不敢妄言，守而不止，命无穷焉。书不空出与道连，思深知其意，神自来焉。初端形念字，反得道元，精得神明，因无自然。

天道万端，在人可为。道成其事，□□不为非，患人不力为，正气何从得来？行而不上，日吉远危。大人为之，其国太平；小入为之，去祸招福。形思之幽处，趣具成。子而守道，乱何从得生？思念而不止，自太平；心中不乱，无邪顿；守之不止，日自生。道不妄出，付有德，归其人。

右升平八卦六甲追道还精念文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 己部之五

冤流灾求奇方诀第一百三十一

“真人前。子学是，凡事积之，当知天下大决分理，后乃言事□□，无复有疑也。今见凡人死，当大冤之，叩胸心而呼天，自投擗而告地邪？不当邪？宜自精道之，令使可万世诵读，以为常法，而不可复忘也。”

“今天师有严教，愚生敢不强一言也。”“平行，勿疑也。”“然，人死者，大剧事，当大冤之，叩胸心自投擗也，力尽长悲哀而已，此亦无伤生也。”“当冤何等人哉？”“皆当冤之。”

“何也？”“夫人死者，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今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以来，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为人，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与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终古穷天毕地，不得复见，自名为人也，不复起行也，故悲之、大冤之也。”“噫！子说与俗人同，又实非也。”“愚生甚不睹其意，人死当奈何哉？愿闻之，唯天师。”

“然，夫物生者，皆有终尽，人生亦有死，天地之格法也。天为其中时时且有自冤死者，或自少年不寿者，天地乃为万物父母，恐其中有自冤，哭泣仰呼天，俯叩地，而自悲冤得年少，故天为其生真道奇方，可以自防，而得小寿者。

物生皆自有老终，而愚人不肯力学真道善方，何以小增其年，不死迟老者？反各自轻忽，不求奇方，而共笑贱真道，反曰共作邪伪，以乱天道，共欺其上，争置死地名为冢，修

之治之以待死，预作死约及凶服。求死得死，有何可冤哉？年竟算尽，此比若日出自有入也。真人何故反冤之乎？真人投辞，多与俗人同，正似无一知人，何也？”

“当冤其何等者，愿闻之。”“当冤其年少，未有所知而死者也。未知学问，求可自防御者，故当冤之也。又复当冤其常谨良，畏不寿年少，常自苦行，求真道善德奇方，为行常善，不为阴贼，或逢流灾而中死，或到老力尽，而讫不得遭逢明师，可得须臾，竟其天年者。是者大冤，可悲伤也。

若无故冤悲，不求奇方真道而死者，反捶胸哭泣，呼天叩地，汝身自得之，反过天地，是为反民，天甚怨恶之。真人怨是，不若早自悲伤，学不得真道，不知天地阴阳大分部诀也；久苦无明师，而长怀悒悒，而天年将竟也。是诚可悲伤。子知之乎？”

“唯唯，愚生甚恐骇，命在天师。”“吾同乞真道与子，欲使子努力不懈。天下何有不有？但求之不力，至诚泪出感动天，故天不与之耳。若不道懈止，亦将得之不久也。子知之耶？”“唯唯。”

“夫愚人不自重爱，力求奇殊方，可得须臾，反预置死器死处，求得死。天之为法，若慈父母、贤明君，不夺人可求也。是自然常求之，名为得其所求之，名为得其所求，亦可毋大冤之也。是以古者圣人帝王，时时有大自重爱而畏死者，旦夕思行求异闻殊方，敬事道人，力尽财空而已；至诚涕出，感动皇天，天乃为出瑞应，道术之士悉往佑之，故多得老寿，或得度世。其中时时有求而不得者，但未至诚，固固好俗事，轻忽其身，言可再得也。今天地乃以人为子，帝王乃最天之所贵子也，不惜真道奇方焉。子知之耶？”“唯唯。”

“是故古者圣人，深计远虑，知天下之财物，会非久是其有也。身在，财物固固属入身；身亡，财物他人有也，故无可爱惜，极以财物自辅，求索真道异闻也。故其身反得长存，财则在，常属于入也。是故当极力，财空尽而已。财者，但过求，须臾得之耳；失财，乃天下入之有也，会不久吾有也，此名为贤圣明智养身以道，知用财法，故多得老寿也。子知之乎？”“唯唯。”

“行，为人师者，多难譬。真人悒悒，为子更复分别悉道其意。夫天道，乃有格法，不以故人也。子欲乐知其审，此若冬至之后，天当大寒杀人，乃以五月，初始见阴气于井中，为其清，日日益剧，到冬至后，乃大寒伤杀人，不可无衣也。贤者预防也，则独得大乐，不伤于寒而无忧；其懈惰不力，不预备之，则独饥寒而穷矣，此之谓也。天无过也，人自得之。子宁重晓不哉？”“唯唯。”“行，子已觉矣。夫天之为法，不以卒故人也，愚人自故触冒之耳。”

“愿请问不及，复当冤何等者哉？”“复当冤大贤少而学善，顺良有真道德，当为帝王辅助其理阴阳，帝王得之，抱腹因心，垂拱而无忧，或反蔽塞不通，怀真道德到老死亡，是可冤悲伤。而帝王治不得大贤明，反与愚者共治，阴阳乱，万变起，常旦夕自苦，得大愁焉。是复大冤，可悲伤之甚。是故古者圣人聪明大达，众贤悉出，上集为辅，故两无冤者也。天地亦为其理，无病而不冤，何况于入乎哉！真人知之耶？”“唯唯，善哉天师之言也。”

“以何为善乎？”“然此乃天得之，以解病苦；帝王得之，以垂拱无忧；贤者亦得尽其忠信之心，上辅其君为治，亦得尽其能力勉勉，使共解天地大忧；百姓万物，亦复得之而兴也。故言善哉也。”“善乎真人之言，吾无以加之也。是故凡人可求作者，皆不为冤结也，自行得之也。所求不得，反为大冤。今人求死得死，求恶得恶，求善得善，天顺其心。是为大吉，可求者得；若人预争置死地，作死约，得死是也；日求凶，得凶恶而死，复是也。名伪凡事，所求者得。天与地，无可大负于此人也。真人宁亦大觉未？”“唯唯。”

“行，子已觉矣。行，今欲为子悉说之益文，今已为子举其大纲，自思其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众贤，各加努力在所求，求而不得，未一至诚也。夫天地比若影响，不欺人，乃愁愚人各自欺、自轻、自忽，大咎在此。夫群愚乃共乱天与地，不独自愁也，其过乃如此也，天乃得大愁于是也。愚人自身求而得之，穷则反啼呼天与地，为是积久，天地大疾之

悒悒，故遣吾下具语，分解天下人意，使众贤明共策吾辞，吾辞则天谈地语也。

吾不空乙二与真人道事也，乃天示教敕，吾下言之也，使一各自知过所由来，勿复更相罪责也。故吾悉言之，吾不敢妄语。吾所以究竟尽言者，独知天地心意，故见遣，下与真人共议天下，分别其曲直，使德君与贤者俱思惟之，使可万万世传，后生者歌诵以为常法，而不复忘也。故吾每见真人问事，常喜为天诀，决得一解其忧。故睹天言者，辄承天心地意，分别道说之也，不敢有懈也。子有疑者，为复来共议之，既见信而见遣下语，实畏天威，无可惜也。子重明知之邪？”“唯唯。”

“行，子已得天地之意，应晓事生哉！夫人积愚，不知早学真道善德殊方，以为小事，不知其过积大，乃乱天地而共愁其帝王，身尚得天死，不得竟其天年而亡也。真人熟思吾书言，天下过，宁复有大于是死者邪？”“善哉善哉！愚生已大觉矣。”

“子知早觉，可谓为晓事之生，远凶而近吉乎？觉而不止也，真道毕乎？一旦得王侯，不若得仙人乎？今行逢千斤之金，万双之璧，不若得明师乎？帝王有愚臣亿万，不若得一大贤明乎？父母生百子而不肖，不若生一子而贤乎？一里百户不好学，不若近一大德乎？

万目楼楼，不若一大纲乎？天下扰扰无不有，不若天独神且圣，乘气而飞行乎？凡物虽众多，不若一气独活人乎？故今敕真人学者，疾弃浮华，能务核事，求真道乎？欲太吉者，真若称天乎？天地无病而长悦喜，真道奇殊方出祐人乎？

是以古者圣人常称天，不敢懈也，故常独吉也；贤儒集策，天道毕也；各言一善而阴阳理，神灵悦也；灾害悉伏，不复发也；所谓治得天心，而妖臣绝也；神哉为道，自然术也。”

“善哉善哉！愚生向不力问，复无缘得知是也。”“然，子言是也。学而不力问，何从得日进乎？行而不数移其足，道何从得达乎？学而不得明师，知何从得发乎？治国欲乐安之，不得大贤事之，何从得一旦而理乎？”

“善哉，天师之言也。”“然，子已睹其微意矣。故金城九重，不如事一大贤也。是故古者圣贤皆事明师，以解忧患也，故圣贤悉有师法也。真人宜戒，凡事自爱，吉凶门户可睹乎！”“唯唯。”

“戒真人一言。”“唯唯。”“人所求而得者，天以顺其所求，不负焉也，勿复临死而哭天泣地也。是名为自求而得之，反以罪天地，是名为大逆之人也。天不好也，地不嬉也，鬼神会不祐也。所冤者，独当冤求而不得者耳。夫万物各得其所求，何故自冤哉？

真人熟思吾言，是实非也，吾之文不误也，大□□，万不失一也。今天乃恶之疾之，故吾反覆道之，虽上已言，复戒真人于下也。吾乃故使其复重，乐下古之人深思之，美之，念之，传之，写之，以相示勿匿之也。天之戒书，乐见发扬，不欲见藏也。”“唯唯。”“行去。”

右集难人死当见冤与不所求得与不合国安危学逢明师与不肖师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一 己部之六

拘校三古文法第一百三十二

“请问天师之书，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前后贤圣之文，河雒图书神文之属，下及凡民之辞语，下及奴婢，远及夷狄，皆受其奇辞殊策，合以为一语，以明天道，曾不烦乎哉？不也”

为其远烦而不通，故各就其为作求善太平之宅，于其所属邑乡，主备其远，不能自致。故为其立宅道上，使其投异辞、善奇策、殊方于其中也。因取中事，傅持往付于上有德之君，令其群臣共定案之，以类相求。上第一善者，去其邪辞，以为洞极之经，名为天洞极政事。乃后天地之病，且悉除去也。帝王之治，且壹大安也，承负万万世之灾厄会，

且壹都去也。然后万物群神，且无一可言，而不复上白人恶于上天也。故敕使其拘校之者，乃天使吾下言也。虽烦，安得不力为之乎？

天下文书及人各言一，或言十数，而天下之疑事悉自解，亦无大烦也，但各居其处而言之，传持付上耳。是名为天下集言而共语，以通达天地之意，以通达天地之气，以除帝王灾害，以利凡民及万物，莫不各得处其所者。乃后天地壹且大悦喜，病壹除。喜则祐帝王也，今使无事而长游也。”

“愿问天地何故一时使天下人，共集辞策及古今神圣之文，以为洞极经乎？”“善哉，子之问，然天地有剧病，乱未尝得善理也，故教示人使集议，而共集出正语奇策，以除其病也，故使其大共集言事也。”

“愿请问天地乱而有剧病，何不更生善圣人乎？”“力复生后圣人，乃无益。”“何也？”“噫，真人愚哉！吾闻前已有言矣。”“下贱闇之生，积愚固固，不能察察知之。”真人尚乃言如此，俗人何以可晓乎？必且互置吾文，而更大忿天，灾害反且更大起，而不可救。故天使子反覆问是也，欲使吾更□□具言耶？诺诺，吾亲见遣，为是事下，吾不敢有所匿而忿天也。行，真人明听，为子条诀解之，更以上下悉说道之，但安坐。”“唯唯。”

“行，古今圣人有优劣，各长于一事，俱为天谈地语，而所作殊异，是故众圣前后出者，所为各异也；俱乐得天心地意，去恶而致善，而辞不尽同，壹合壹不，大类相似，故众圣不能悉知天地意，故天地常有剧病，而不悉除。复欲生圣人，会复如斯。天久悒悒，于是故遣吾下，具为其语，以告真人。所以告真人者，天上诸神言，天下有乐善欲称天心者，独有真人耳，故吾以辞情告子真人也。吾不同空语耳，真人自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自知矣。行，所以拘校上古神文、中古神文、下古神文者，或上古神文未及言之，中古神文言之；中古神文未及言之，下古神文言之也，因以类相从相补，共成一善辞，故使集之也，乃后神书天地意可睹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解矣。行，上古圣人失之，中古圣人得之；中古圣人失之，下古圣人得之；下古圣人失之，上古圣人得之，以类相从，因以相补，共成一善圣辞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可谓大解已。行，大圣或有短失之，中圣得之；中圣失之，小圣得之，因复以类相从，因而相补，共成一善圣辞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解矣。行，大贤以短失之，中贤得之；中贤失之，小贤得之，以类相从，因以相补，共成一善贤辞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大解矣。行，帝王失之，臣子得之；臣子失之，庶民得之，以类相从，因以相补，共成一善辞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大解矣。行，上老失之，丁壮得之；丁壮失之，少者得之，以类相从，因以相补，共成一善辞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解矣。行，男子失之，女子得之；女子失之，奴婢夷狄得之，以类相从，因以相补，共成一善辞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知之矣。行，或上古文失之，中古文得之；或中古文失之，下古文得之，以类相从，因以相补，共成一善辞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以大解矣。行，或上古人失之，中古人得之；中古人失之，下古人得之，以类相从，因以相补，共成一善辞矣。真人知之乎？”“唯唯。”

“行，子已解矣。行，或上失之，而下得之；或下失之，而上得之；或上下失之，而中得之；或中失之，而上下得之。或天神文失之，反圣文得之；或圣文失之，反贤者文得之；或贤者文失之，而百姓文得之；或百姓文失之，而夷狄得之。或内失之，反外得之；或外失之，反内得之。会有失之者，会有得之也，故上下外内，尊卑远近，俱收其文与要语，而集其长短，以类相从，因以相补，则俱矣，然后文书及辞言壹都通具也。真人知之耶？”“唯

唯。”

“行之，子已知之矣。天地出生凡事，人民圣贤跛行万物之属，各有短长，各有所不及，各有所失，故所作为，各异不同。其大率要俱欲乐得天地之心，而自安也，当时各自言所为是也，孔孔以为真真也，而俱反失天地之心，故常有余灾毒，或大或小，相流而不绝，是其明效也。故生承负之责，后生者病之日剧，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解矣。故今天遣吾下，为上德道君更考文，教吾都合之，从神文圣贤辞，下及庶人奴婢夷狄，以类相从，合其辞语善者，以为洞极之经，名为皇天洞极政事之文也，乃后天地病壹悉除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怪哉！可怪哉！”

“行，真人已应晓事生，已知之矣，天已使子寿矣，及上真人矣。”“不敢不敢。”“子自行得之，非吾力也。子为善，天下无双，故天爱之也。”“不敢不敢，今愚生但无忿天而已，无敢可望也。”“不嫌也。”“唯唯。请问合是众类以相从，愿闻其决意。”“然，善哉子难问，天使之□□乎哉！诺，安坐，为子分别道之也。”“唯唯。”

“行，假令正，共说一‘甲’字也，是一事也正。投众贤明前，是宜天下文书，众人之辞，各有言说，此一旦无訾之文，无訾之言，取中善者，合众人心第一解者集之，以相征明，而起合于人心者，即合于天地心矣。”

“以何明之？愿闻其决。”“然，凡人之行也，考之于心，及众贤圣心而合，而俱言善是也，其应即合于天心矣；考之于心自疑者，考之于众贤圣心，下及小人心，而言非者，即凶，天竟应之以凶也，是即其明征也。故集此说以为经，都合人心者是，不合人心者非也。子知之耶？”“唯唯。”

“行，凡书文凡事，各自有本。按本共以众文人辞叶，共因而说之如此矣，俱合人心意者，即合神祇；不合人心意者，不合神祇。”“善哉善哉！闻命矣。”

“今真人何故言闻命乎？”“然，行善正，则得天心而生；行恶，失天心，则凶死。此死生，即命所属也，故言闻命也。”“善哉！真人言是也，吾无以加之也。是故天正其言与文，则吉；不正其言与文，则凶，是以吾教真人拘校之也。”“唯唯。”

“然后太平上皇之气立出，延年立来。天文圣人之辞，尚乃有短长，故上皇之气见囿于邪辞误言，未尝得来也，故天地后开辟以来，未尝有上皇之气来助帝王治也。今天欲都开出之，故拘校文书也。有余一邪言，辄余一病；余一邪说误文，辄有余一病；余十，十病；余百，百病；余千，千病；余万，万病，随此余邪言邪文误辞为病。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故使人病者，乃乐觉之也，而不觉，故死无数也。”

请问合众类以相从。然，善正其言则吉，不善正其言则凶，然后太平上皇之气立来矣。夫人有病，皆愿速较为善，天地之病，亦愿速较为善矣。

“愿闻以何以天病邪言、邪辞、邪文，而有病乎？”“噫，子反更冥冥暗愚，何哉？行安坐，为真人说之。夫邪言邪文以说经道也，则乱道经书；道经乱，则天文地理乱矣；天文地理乱，则天地病矣，故使三光风雨、四时五行，战斗无常，岁为其凶年，帝王为其愁苦，县官乱治，民愁患饥寒，此非邪文邪言所病邪？如大用之，乃到于大乱不治也。子知耶？”“唯唯。”

“夫邪文、邪言、误辞以治国也，日日得乱，于是邪言、邪辞、误文为耳所共欺，则国为之乱危，臣为之枉法而妄为，民为之困穷，共污天地之治，乱天官，大怒日教不绝也，人哭泣呼冤，亦不绝也。子知之耶？”“唯唯。”

“邪言、邪文、误辞以治家也，则父子夫妇乱，更相憎恶，而常斗辩不绝，遂为凶家。子知之耶？”“唯唯，可怪哉！见天师言，诚怖惶。愚生不深计，不知是恶致此也。”

“真人独愚日久矣。夫俗人以为小事，而不去之，乃不知此邪言、邪辞、邪文，乃与天地为大怨也，是乃国家之大贼也，百姓之烈鬼也，宁可不一都投而力去之耶？是故天爱上

德之君，恐其不觉悟，复彼是大灾，故遣吾下，具言之。真人疾以文付之，使其疾思天意，可以自安；不者，天怒会不绝也。故天不复使圣人语，会不能悉都除其病，故使天下人共壹言，俱壹集古文考之也。

今天忿忿，积患于是邪言邪文、单言孤佞辞也。今考是，真人欲知之，比若帝王愁患夷狄数来害人也，故发兵士万万往击之，病不怒也。怒者功赐多，不怒者帝王复考之。今考邪文，如此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可畏乎！天下已正矣。”

“真人可谓已知之矣。今急是孤辞一人、邪言邪文邪辞，天地今以是为大怨，是帝王大贼也。本治不安，悉乱于是也。故今断之，皆使集言集说、集上书安定事，乃天气旦壹悉得其所，邪言邪辞乃旦壹悉绝也，灭亡也。天从今以往，且使人亦考之，神亦且行考之，但有日急，非有懈时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骇。”

“子知核，可无并见考。”“唯唯，愚生事事不及，有重谪过于天地，为天师忧念。谨已见此邪文邪辞、一人之言戒，今愿更见敕戒丁宁，是正文之所到至戒。”“善哉，书文已比言矣。子自若问之，何也？”“暗昧之人，固固心结，聪明犹不达，不重反覆见晓敕者，犹矇矓冥冥，复乱天师道，故敢不反复问之也。”

“善哉，子言也。诺，安坐，为诸群真人具说之。夫正言、正文、正辞，乃是正天地之根，而安国家之宝器父母也，而天下凡人万物所受命也，故当力正之也。”

“唯唯，愿闻正言、正文、正辞为天地根、国家宝器，凡民万物所受决意。”“噫！真人已比比受此语，吾文书中，悉病疾浮华邪言，子乃复重问之，何也？”“愚生而随俗为愚积久，不知邪止所在，故不重见丁宁解之，殊不解也。”

“然，子欲知其审实也，俗人俱言善善而共力行之，而灾殊不除去者，即不善之文、不善之言之乱也；俗人言此可耳，不能善也，而按行之，反与天相应，灾日除去者，即正文、正言、正辞也，内独与天相应，得天地心意之明征也。是故正言正文，乃见是正天地之心也。故言悉正，文悉正，辞悉正，而帝王按而行之，下及小民，莫不俱好行正，天地乃为大正，四时、五行、万物一旦皆各得其正，日月三光守度，各得正也。国家大安无忧，乃到于神负不老之方赐之，奇物善应悉出，奸猾妖恶悉灭绝。凡民各得保其家，而竟其天年。万物悉得长老终，各以时也，是即正言、正文、正辞之为天地根，而国家宝器，父母民万物之命，大明效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核哉！可核哉！天地之根，国家宝器、命，反在此。”

“行，子可谓晓事之生，知之矣。是故天遣吾下，悉考正之也。天地开辟以来，行正言、正文者，天地常为其大喜说，故常善；行邪言、邪文者，天地常为其大怒不悦喜，故常凶不安，而多危亡也。俗人不知是为天地大病，而乱帝王治也。而下愚之士，反共巧工，下作篇记，习邪言邪文，以相高下，以欺其上，而污天正法，乱天正仪，是乃天之大怨，地之大咎也，而国家之大贼也。今乃得天怨、地咎、国家贼，而日共行之，其治安得平哉！”

“今天师责此邪言邪文罪之，何一重也？”“噫，真人其愚耶？今人而共以邪言邪文共乱天地，天地乃为其常有病，是非天之怨咎耶？比若人常行病人害人，人亦怨咎之不耶？”“唯唯。”

“是故为天怨地咎明白矣。今邪言、邪文、邪辞，乃已共欺其上，危国家，其治常失天心，其年命不增，为之绝者，前后非一人坐之，是非国家之大贼耶？诸真人知之不？”“唯唯。”

“下古人多愚，或有见天文，反言不若此言，是纯复国贼之长也，天地之大怨咎也，民之大害，万物之烈鬼物也。德君慎毋用其言也，用其言者，天怨不正，当为身深计远虑，思其患害，以长自安。天乃与德君独厚，故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国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觉矣。自慎自慎，天威不可犯也。”“唯唯。”

“戒真人一言：自是之后，德君详察思天教天文，为得下吏民三道所共集上书文，到八月拘校之，分处为三部：始校书者，于君之东；已一通，传校于君之南；已再通，传校于

君之西；已三通，传校者弃去于君之北。校者各异处，不得相时也。”

“何乎？愿闻之。”“然，相睹复有奸，有可弊，不实复为欺。如是，复忿天地为怨咎，为国之大贼。天地恶人使帝王治乱，故异其处，使三校之，当共实核之也，以解天心，以安王者治也。”

“何必始校于君之东？”“东者，天气有心而仁也。校源事者，当用心详，务力仁，以称天地，而念欲安帝王也，故于东也；仁者以行，当明察之，故传于君之阳也；已明察，当以义断除之，有功者因记有功，无功者使记无功，以为行状；已者藏于君之北，幽室而置之，以是知天下人行，知善恶，勿去也。故德君校行，是名为大神人悉坐知天下之心，凡变异之动静也。真人知耶？”

“可核哉！可核哉！”“子知核畏天谈，子长活矣。”“唯唯。”“是故自是之后，长吏不复言行状，行状见于是，因以此为行状，故德君乃安枕而卧，无忧也。予知之耶？”“唯唯。”

“天戒校书，脱一事者，咎三十；十事者，咎三百；百事者，咎三千。德君使退之，勿复仕也。此人乃轻忽事，是天怨地咎，国之大贼。夫怨咎与贼，不可与久共事，必且忿天地，故当疾去之。”“善哉善哉！”

“戒真人一大要：吾书文道，所以从上到下无穷也，悉爱正言、正辞、正文者，吾乃深受天教而下也，诚知天爱是正言、正文、正辞；所以大疾是邪言、邪辞、邪文者，正知天地大怨咎之。以是教吾，使吾下校，去是怨咎与贼，以安有道德之国，以长解天地开辟以来承负之谪，使害一悉去得休，使正气悉得前治也，然后六方极八远皇天平气，悉一旦自来。子知之耶？”“唯唯。”

“是故吾文者，纯天语，不失殊分也。天疾是邪文，故吾疾之也；天爱是正文，故吾爱之也。故吾之为道，悉守本而戒中，而弃末。天守本，故吾守本也；天戒中，故吾戒中也；天弃末，故吾弃末也。”

吾之为文也，乃与天地同身、同心、同意，同分同理，同好同恶，同道同路，故令德君校用之，无一误也，万万岁不可去。但有日章明，无有冥冥时也；但有日理，无有乱时也；但有日善，无有恶时也；但有日吉，无有凶时也，故号为天之洞极正道。乃与天地心相抱，故得上决者，可老寿；得其中决者，为国辅；得其下决者，可以常自安。行，吾语辞小竟，疑者乃复来问之。”

“唯唯。请问无故脱误事一，正答三十乎？”“善哉子问也，天使子言耶？然，夫数者，起于一，十而终，是误脱一事，即其问一之本也。脱误不实，复为欺，则复为天怨地咎，国家之大贼也。答十者，以谢于地；答十者，以谢于帝王，天地人各十，合这为三十也。答此以谢过，以解天怨地咎，帝王之贼也，乃天地喜悦。神祇战怒也，本天地；所以常乱而战怒者，本由考实文书，人言不详多误，故生此流灾承负之厄也。今复不详，且复如此，故当答之也，不以故人也，乃以正事也。”

今已集议，实核□□，乃右上之；尚复集，实核□□，乃右下之，则名为上下已俱实矣。如独下□□，上不实。固固无益也；如独上□□，下不实，亦无益也。上下俱为实，乃天气平也。下实上不实，为上冤下，下复自冤，力为善无益，天怒复发矣。如上实下不实，为下冤上，地怒复发矣。上下尽已实，帝王不以意平理之，则四时五行、六亲之神吏，六宗之气，中和战怒，凶气复发矣。虽力使三道行文书，正天下之言及文，而自不力平之，无益也。

故吾乃承天心，为上皇德君作化，不敢失天心也。故悉拘天法，以天地象为经，随阳为正，顺四时五行为令，万世不易也。子知之耶？”“唯唯。愚生谨以觉矣，甚畏天法。”

“子知畏之，已长吉矣。戒真人一大要言也：夫拘校文书法，毋但言其神文如其书文言，如此以为真也，是名为聋文也。言事独无本柄耶？何以言如此哉？不禁其有也，但问其言之意，当得其意，乃事可明也。如不说其意，以何能得知之乎哉？故当问其解决意。

不者，不可用也，名为聱治。

子欲乐知其意，比若人语必有本，当有可由而起，不可但言东公言，以立事也。夫人证立事者悉有本，安得但空设伪空言乎？故赤凡事者，皆当以其实有据，乃可立事也。

子欲得知其大效明征，比若吾为德君化法，皆以试立应，为效言也。行之而不应，即伪言也；行之而不应，即为天也。夫实说文与言矣，比若此矣。安得空立征而言，其文言而无说乎？

愚人或反有拘，何各神文言如是也？但可以解难拒穷之辞耳。夫神文何雄，或独有意，但传言其文，不居一卷也。独自传，遥相说，人不深得其决意，反但以拒难救穷，言东久言，以是自明，实非也，皆为失说意。今至道德辞不得通达者，悉坐是。子知之乎？”“唯唯，愚生谨已觉矣。”

“然，子如此而不觉，则遂迷矣。是故按吾书考文及人辞者，皆竟问其意，何以得其说者，以类聚之，乃后天下之文及辞言，且一穷竟，天道法可睹矣，善恶之辞得通矣。”“善哉善哉！”

“行，吾之道见于此，真人自上下思之，思之悉更相征明，则无不解矣。天下之事，无不毕矣，大道得矣，天地悦矣，德君长安矣。天下俱同口，皆曰善哉，无复言天，治乃复得天地心意，故曰安。举事得凡人之心，故天下无复言。真人知之耶？”“唯唯。”“行，辞小异有疑，复来问。”“唯唯。”

右天怨地咎国之害征立洞极经文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二 己部之七

三光蚀诀第一百三十三

“请问天之三光，何故时蚀邪？”

“善哉！子之所问。是天地之大怒，天地战斗不和，其验见效于日月星辰。然亦可蚀，亦可不蚀，咎在阴阳气战斗。”

“何故战斗乎？”“阴阳相奸，递争胜负。夫阴与阳，本当更相利祐，共为和气，而反战斗，悉过在此不和谐。”

“如使和调不蚀，亦当不蚀邪？”“然。大洞上古最善之时，常不蚀；后生弥弥共失天地意，遂使阴阳稍稍不相爱，故至于战斗。子以吾言不然也，子使德君案行吾文，尽得其意，战斗且止；小得其意，小止；半得其意，半止；如不力行，固困耳。”“请问：夫日月蚀，以何时运相逢邪？”“噫，子其愚哉！真人正复更发天怒，今真人以何知为时运邪？”“愚生见其同处也。”“冥冥哉，子之心也，其暗冥何剧也。审若子言，运相逢也，何故子一年之间日月蚀，无解矣。或连岁不蚀，运何以然？帝王多行道德，日月为之不蚀，星辰不乱，其运何以然哉？又天性，阴阳同处，本当相爱，何反相害耶？又阴阳本当转相生，转相成功，何反相贼害哉？是子之愚也。”

子欲知其意，比若人矣。人常相厚，久不相睹，一相得逢遇，大喜，则更相祐利，相誉相明。及其素相与不比也，卒相逢便战斗；大不比，斗死而已；小不比，小斗。”

“可骇哉！可骇哉！愚生已解矣。请问：今日乃太阳，火之精神也；月乃太阴，水之精神也。今水火不同处，自相遭逢则相灭，何谓也？不比邪？”“善哉，子言得其意。然水火各以其道，守其行，皆相得，乃立功成事。比若五行，不可无一也，皆转相生成。子欲知其意也，比若五藏，居人腹中，同一处，心乃火也，肾乃水也，岂可为同处，而日相与战斗相蚀邪？子宁解知不乎？”“唯唯，愚生已觉矣。”

“是故和平气至，三光不复战斗蚀也；三光不相蚀，乃后始可言得天地之心矣，以是

为证。故欲自知优劣，行道德未，俱观此天证而聚众文。言同处相蚀，是者但记同爱之文，未深得之意也。正使有神文言，天乃未深见其情实也。子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觉矣。吾文出之后，帝王德君思此天意，勿忘此言，此言所以致得天心之文也。如得天意，命乃长全也；不得天意，乱命门也；行而不称天心，亦大患也。初上古以来，众圣帝王以此为戒。深记吾言，结于胸心，乃微言可见，道可得也。以付上德之君，以救三光之斗蚀也。”“唯唯。”“行去，辟小竟，疑复来问之。”“唯唯。”

万二千国始火始气诀第一百三十四

请问：“天下共日月，共斗极，一大部乃万二千国，中部八十一域，分为小部，各一国。德优者张地万二千里，其次张地广从万里，其次九千里，其次八千里，其次七千里，其次六千里，其次五千里，其次四千里，其次三千里，其次二千里，其次千里，其次五百里，其次百里。”

此乃平平之土，德优劣之所张保也。德劣者，乃或无一平之土，悉有病变，令一国日月战蚀，万二千国中，宁尽蚀不？斗极不明，万二千国宁尽不明不乎？”

“善哉！深邪远邪眇邪！子所问也。何故正问此变？”“今怪一国有变，万二千国何誉？当复有变者邪？怪之，不及天师问，恐终古无以知之，故问之也。”

“善哉，子之所疑，可谓入道矣。一国有变，独一国日不明，名为蚀；比近之国，亦遥睹之，其四远之国，固不蚀也。斗极凡星不明，独失其天意者不明，其四远固不蚀。”

“今请问于何障隐而独不明邪？”“噫，子固童蒙未开也，类俗人哉！今是天与地，相去积远，是其失道无德之国，下邪气共上蔽隐天三光，各以其类上行，使其不明。比若雾中之处，其三光独不明；无雾之处，固大明也。子欲重知之，阴处独不见月蚀，阳处独见日蚀。”

子欲重知其审实，比若今年太岁在子，有德之国独乐岁，无德之国独凶年。今是俱共一国一岁，共一年，而其吉凶异，比若人俱共一天一地，其安危处异，俗不同。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

“今是日月运照，万二千国俱共之，而其明与不明者，处异也。有道德之国，其治清白，静而无邪，故其三光独大明也，乃下邪阴气不得上蔽之也。不明者，咎在下共欺上，邪气俱上蔽其上也。无道之国，其治污浊，多奸邪，自蔽隐，故其三光不明矣。子欲重知其审，比若翕目视日，与张目视日；比若善张目视日，与蒙薄帛视日；正此也。宁解不邪？”“唯唯，可骇哉！可骇哉！”“子知骇是，则得长生矣。”“唯唯。”

“其且凶衰之国，三光尽不明，比若盲入而独不睹三光明，三光自若，以其人盲，独不见之矣。比若年盛者独睹三光明，年老者独不睹三光明，是其盛衰之效也。悉宁解邪？”“唯唯。”“行去矣。”

“请问一绝诀说。”“何等也？”“今不审知一者何等也。”“噫！真人守文极多，何故为疑此邪？”“今眩冥也。”“子知守一，万事毕。子何问眇哉？宜思其言。”“唯唯。”

“一者，心也，意也，志也，念此一身中之神也。凡天下之事，尽是所成也。自古到今，贤圣之化，尽以是成器名，以其早知学，其心意、志念善也，守善业也。愚者尽凶是也，以其守学之以恶业也。”

“天地之性，蛟行万物悉然，故在师学之，寿可得也；在学何道，天地可按也。聚众人亿万，不若事一贤也；众愚亿万，但可疾凶败耳。审能守一贤，身何害？有身者，不能还自镜照，见念反还镜身，志念远，即身疾，衰枯落，务志念近，则身有泽。凡志念所成众多，不豫记之。天下之事，悉是也。子知之邪？”

“唯唯。请问旱冻尽死，民困饥寒烈而死，何杀也？”“此者，皇天太阳之杀也。六阳俱恨，因能为害也。”“何谓邪？愿闻之。”“然，六方洞极，其中大刚，俱恨人久为乱，恶之故杀

也。”

“其害于人何哉？”“无有名字也。但逢其承负之极，天怒发，不道人善与恶也。遭逢者，即大凶矣。子欲知其实，比若人矣。人大忿忿怒，乃忿甲，善人不避之，反贼害乙丙丁。今乙丙丁何过邪？而逢人怒发。天之怒发，亦如此矣。故承负之责最剧，故使人死，善恶不复分别也。大咎在此，故吾书应天教，今欲一断绝承负责也。天其为过深重，多害无罪人，天甚忧之，故教吾救真人，以书付上德之君，令恶邪佞伪人断绝，而天道理。子知之邪？”

“唯唯。愿请问天地开辟以来，人或烈病而死尽，或水而死尽，或兵而死尽，愿闻其意，何所犯坐哉？将悉天地之际会邪？承负之厄耶？”“然，古今之文，多说为天地阴阳之会，非也，是皆承负厄也。天气中和气怒，神灵战斗，烈病而死者，天伐除之；水而死者，地伐除之；兵而死者，人伐除也。”

“愿闻烈病而死者，何故为天杀？”“天者，为神主，神灵之长也，故使精神鬼杀人。地者，阴之卑；水者，阴之剧者也，属地。阴者，主怀妊凡物；怀妊而伤者，必为血。血者，水之类也；怀妊而伤者，必怒不悦，更以其血行污伤人。水者，乃地之血脉也，地之阴也。阴者卑，怒必以其身行战斗杀人。比若臣往捕贼，必以其身行捕取之也，不得若君，但居其处而言也。中和者，人主之，四时五行共治焉。人当调和而行之，人失道不能顺，忿之，故四时逆气，五行战斗，故使人自相攻击也。此者，皆天地中和，忿忿不悦，积久有病悒悒，故致此。”

“善哉！向不力问，无从知之也。愿闻此悉承负之厄，乃忿三气。其不承负之时，人死云何哉？”“然，人生有终，上下中各竟其天年，或有得真道，因能得度世去者，是人乃无承负之过，自然之术也。子知之耶？”“唯唯。”

“行，子晓哉！乃一旦而相随死者，皆非命也。是乃天地中和、四时五行战怒伏杀效也。”“善哉善哉！向不及天师问，无缘知是也。”“故天地开辟以来，常有此厄也，人皆不得知之。今甚病之忧之，人多无罪而死，上感天，天故遣吾下，为其具言。已行吾天文之后，人民万物且各以其寿命死，无复并死之会也。”“善哉善哉！”“后生各得其命矣，真人知之邪？”

“唯唯。请问即非天道时运周而死，何故常以天地际会而乱哉？五行际会而战邪？五帝之神历竟而穷困邪？”“噫，善哉！真人之难也。今天且使子问邪？其投辞乃人天心讖，其何一要诀哉！吾甚喜之。今是真若子言，今为子具条解之。今诸真人远来，为天地具问事，乃为天地开辟以来帝王问疑，宜安坐，听吾辞。”“唯唯。”

“然，夫天之为法，人民万物之为数也，比若四时之气，但当更相生成，相传而去；比若人生，少者后当老长，更迭相传而去。不当乃道斗战，因绝灭世类也。所以道战、水旱病病死尽者，人主由先王先人独积稍失道心意，积久至是际会，即自不而自度，因而灭尽矣。既灭尽，无余种类。”

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头足腹身；一统凶灭，三统反俱毁灭，若人无头足腹，有一亡者，便三凶矣。故人大道，大毁灭天地，三统灭亡，更冥冥悒悒，万物因而亡矣。夫物尽，又不能卒生也，由是失几何，灭绝几何，更起或即复，或大久大败，久乃能复也，故小毁则疾复也。

子欲重知其审实，令后世德君察察，知天地冤不之大效，比若家人治生，有畜积多者，虽邂逅逢承负凶年不收也，固固而自存；大多畜积之家，虽连年遭恶岁，犹常活；小有畜积之家，遭连年不收，饿而死尽；常贫之家，遭一年凶，便尽死，不而自度出也，困而无世。

天道有格法，运非际会也，比若夏秋当力收，冬春当坐食。成事：夏秋不善力收，冬春当饿死灭尽。古者圣人天书，因此共记为际会也。真人欲知之，如此矣。今太平气至，当

常平，不当复道际会死亡者也。夫天命帝王治，故觉德君凡民，为其道事，要使一睹觉知如此矣。向使先生凡民人，常守要道与要德，虽遭际会，不死亡也。

夫天命帝王治国之法，以有道德为大富，无道德为大贫困，名为无道无德者，恐不能安天地而失之也。先生稍稍共废绝道德，积久复久，乃至于更相承负，后生者被其冤毒灾剧，悉应无道而治，至于运会灭绝，不能自出，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唯唯，可骇哉！可骇哉！”

“行，复更晓真人一语。大道德与人，正天之心也，比若人有心矣。人心善守道，则常与吉；人心恶不守道，则常衰凶矣；心神去，则死亡矣。是故要道与德绝，人死亡，天地亦乱毁矣。故道使天地人本同忧同事，故能迭相生成也；如不得同忧同事，不肯迭相生成也，相忧相利也。故道德连之，使同命。是故天地睹人有道德为善，则大喜；见人为恶，则大怒忿忿。真人岂解邪？”“唯唯，可骇哉！愚生甚畏之。”“子知畏之，则可长生无凶矣；不知畏之，则天已易去子矣，宜重慎之。”“唯唯。”

“行，复重晓真人一解。今是吉凶之行，比若道德礼义与刑罚矣。人而守其道德礼义，则刑罚不起矣；失其道德礼义，则刑罚兴起矣。故守善道者，凶路自绝，不教其去而自去；守凶道者，言路自绝，此犹若日出而星逃，星出而日入，不失铢分。”“善哉善哉！”

“今晓真人一大决言也。今世人积愚暗甚剧，传相告语，言时运周有吉凶。如此言，为善复何益邪？为恶何伤乎哉？乃时运自然，力行善，复何功邪？而吉者圣人，常承天心，教人为善，正是也。言时运而反共乱天道者，是辞也，使天地常不悦喜。实人行致之，反言天时运自恶；不肯自言恶，反意天地为恶，比若人家不孝恶子，不肯自言恶，反言父母恶，此之谓也。故天常苦忿忿悒悒，因是运会者杀之斗之，乐易其世类也。向不但当相随，老者去，少者长，各以其年命穷变化，比若天地开辟以来，人形变化不同是也。”“善哉，愚生以一大解于是。”

“古今人形虽异，而气同。子欲重知其审，比若四时气，五行位，虽不同受，内同气，转相生成。犹若人头足不相似，内反合成一人也。”“善哉善哉！”

“今复重晓真人一言。天积疾，人为恶，反常言时运凶。上皇气至，当助德君治，恐时人行不改易，为恶行以乱正气，毁天宝，故遣吾下，为德君出文，以晓众人，使共常按吾文为行，不复共愁天地而不犯天禁。自是之后，行吾天文，使神助德君治，犯者诛之，人不诛之，神且诛之。子知邪？”“唯唯，不敢犯也。”

“行，辞小小竟。凡书自思其要。”“唯唯。请问天师，万二千国之策符各异意，皆当于何置之？”“各随其国俗。”“宜以何为始？”“以斗极东南火气起。”

“愿闻其意诀，何也？”“火者，阳也，其符今主天心，和者主施，开者主通，明者主理凡事。火者为心，心者主神，和者可为化首，万事将兴，从心起。心者主正事，倚仁而明，复有神光。万二千国殊策一通，以为文书上章，天气且自随而流行。”

真人自励兴之，子勿逆之，子丧。乃天乐出书，故使吾言，子乃不信吾言也，求信于子之身也。子行之而灾日除，是天乐行之喜也，故灾除也；子不行而多疾灾，是天忿忿悒悒，子留难其道也，火凶勿问于人。取效于此，明于日月。天意所欲为，子不可不慎也，不行不顺，令使人心乱也。真人慎之。”“唯唯。”

“行，复诫真人一言。天不欲行，子独行之，且病之。吾文以此为信，自是之后，亦皆然。文已复重，不复多言，益文使道难知。”“唯唯。”

“行，重复诫子一言。此灾病，非一世入过也，其所从来久远，勿反卒害之。但当行天道，以消亡之耳。如是者，所谓得天心意矣。不如吾文言，复枉急其刑罚，灾日多，天不悦喜。真人知之邪？”“唯唯。”

火气正神道诀第一百三十五

“请问古者火行，同当太平，而不正神道。今天师独使令火行正神道，何也？”“善哉！子之问也。是故百人百意，千人千意，万人万意，用策不同各殊异，故多不得天心意，真人言是也。今乃火气最盛，上皇气至，乃凡陪古者火行太平之气后，天地开辟以来，未尝有也。夫火气盛者，必正神道。”

“何也？愿闻其意。”“然，夫火者，乃是天之心也。心主神，心正则神当明。故天使吾下，理神道也。”

“夫神道已自神，何必当理之邪？”“善哉！子之言。夫神，乃天之正吏也。今邪神多，则正神不得其处。天神道，内独大乱，俱失其居。今天气不调，帝王为之愁苦，而人又不得知其要意。子欲乐知其□□也，此比若人矣。今邪人多居位，共乱帝王之治。今使正人不得其处，天地为其邪气失正。夫邪多则共害正，正多则共禁止邪，此二者，天地自然之术也。子知之邪。”

故令太阳最盛，未尝有也。阳者称神，故天为神。阴者称邪，故奸气常以阴中往来，不敢正昼行。奸而正昼行，为名阴乘阳路；病而昼作，名为阴盛兴，为阳失其道。君衰间为是久矣，故天道吾，正神道也，令使不敢复为也。子知之耶？”“唯唯。善哉善哉！”

洞极上平气无虫重复字诀第一百三十六

“请问洞极上平气至，无不治，故天师乃考疽疥虫食人也。今独以此验之邪？其余虫云何哉？”“善哉！真人今旦问事也。天疾是，教子问此邪？天甚疾人为恶，猾吏民逆天逆地，共欺其上，独阴伏为奸积久，如虫食人也。天毒恶之，故使子反覆问之。然虫食人，所谓虫而治人也，其为灾最甚剧，逆气乱正者也。今皇平气至，不宜有此应。真人付德君，欲知道洞治未，令民间悉移虫主名，大小为害之属何也。谓疽疔伤疥，尽从腹中三虫之属，皆移主名。其移大多者，固固下多虫治人；此虫无者，下无虫治人；此少者，少虫治人。”

“善哉！小生愚暗，睹此以为天性也，故反应治邪？”“子其愚，何一剧痛也。夫天地之性，人为贵，虫为至贱，反乃俱食人，是为反正，象贱人无道。以虫食人，故天深见其象，故使贤圣策之，改其正也。”

凡灾异，各以类见。故古者圣贤，得知之。若不以类目，不可思策也。所以逃匿于内者，象下共为奸，而不敢见于外。外者，阳也；阳者，天也，君也。天正帝王也，故虫逃于内而窃食人，象无功之臣，逃于内而窃蚕食人也。”“可骇哉！愚生甚畏之。”“子知畏天，固是也，若不畏天，早已死矣。真人慎之。”“唯唯。”

“是故古者为治，神者致真神为治，鬼者致鬼为治，物者致物为治，虫者治虫为治。”“何畏也？愿闻之。”“然，神者动作，与天合心，与神同意，故神者，天之使也，天爱之。鬼者动作，避逃人所，鬼倚阴中，窃隐语似鬼，故致鬼。物者动作，共欺其上，猾若物，故致物。虫者动作，价利人，共价利其上，其用意杂若，故致虫天。天变相应，悉如此矣。太平德君得天下上书文，悉源其灾异意，以报之，其正如神哉！”

“善哉善哉！灾气已究治矣。”“子何以知之？”“见天师之正，以知无复逃虫食人，故治矣。”“子可谓知道意邪！”

“请问重复之字何所主？”“主导正，导正开神为思之也。端及入室，以为保券。”“其为云何，岂可闻邪？”“然，易知而微密，此辞轻而重，不可妄传也。精者吞之，谓之神也；不精者吞之，谓之不神也；不精吞之，谓之妄言也。故道者，传其人乃行；凡事者，得其人乃明；非其人，谓之妄行，过还及入其人身。真人知之邪？”“唯唯，不敢妄行，诚归付其人。”

“如是者，为子言之。以丹为字，以上第一，次下行。将告人，必使沐浴端精，北面、西面、南面、东面告之，使其严以善洒如清水，已饮，随思其字，终古以为事，身且曰向正，平善气至，病为其除去，面目益润泽。或见其字，随病所居而思之，名为还精养形。或无病人为之，日益安静。或身有强邪鬼物，反且变争，虽忿争，自若力思，勿惑也，久久且服去矣。自是之后，天乐人为正直，以他文为之，天神亦助下之，随人意往来。上士见人吞字，归思亦然。当一吞字，皆能教，故曰天道一且而行。吾之为道，不效辞语，效立与天道响相应和，以是为神，真人慎之。既开天神，道归于德君，付于贤良，人立自正，有益于上政明矣。德君明师告之，以威为严，所告悉愈。为有所睹见神灵，慎勿道之。上士因是乃至度世，中士至于无为，下士至于平平。人所得，各有厚薄，天神随符书而命之，故言勿传。其所思不可得不同也，不同，故不可相语也。”

信哉易哉！其为道也；要哉约哉！其为志寿也。因而学之，其人将自顺也。将自善，有神明转其心意，使其悦也。或今日吞吾字，后皆能以他文教，教十百百面相应，其为道须臾之间，乃周流八方六合之间，精神随而行治病。故自是之后，天下人毕早正易其行，皆乐真文，不复为邪伪也。真人欲乐安天地，道使疾正，最以三道行书为前。”

“愿闻为前言。”“善哉，子之问事。愚者难正，自若乱人治，令德君愁，故投行书于前，令使上下大小，自相拾正其俗，人无孤言辨士之害。”

“善哉善哉！愿闻三道行书文，何但使一通集行书而上，必使有前后文书众多？”“善哉善哉！子之言，中天心意，所以使有前后难问者，欲使俗人深自知过也，独言之大病也。不见孤辞单文之恶，则无以见集行书之善。不传其误，分别其大失，皆解人心，乃后且可救也。心不解，不如其所，行久大误也。人心觉，则易正。凡吾为文，皆如此矣，非独是也。子知之邪？”“唯唯。”

“行，子已晓矣。真人慎事，书文已足，无轻数句问。欲不为子说之，恐恨子意，欲复为子道之。今道大文，又天道不可句极，得其意，天大喜，不得其意，逆天道，反与天为咎，不敢复数言也。行去。”

右大集难问天地毁起日月星蚀人烈死万二千国策符字开神诀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三 乙部之八

方药厌固相治诀第一百三十七

“今愚生得天师文书，拘校诸文及方书，归居闲处，分别惟思其要意，有疑不能解，愿请问一事。”“言之。”“今天师拘校诸方言，十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也；十九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十八治愈者方，使人精神治之；过此以下者，不可用也。愚生以为，但得其厌固可畏者，能相治也，不得其厌固者，不能相治也。”“善哉，真人言也，得其难意。然，夫凡洞无极之表里，目所见，耳所闻，蠕动之属，悉天所生也，天不生之，无此也，因而各自有神长，命各属焉。比若六畜，命属人也，死生但在人耳，人即是六畜之司命神也。是万二子物悉皆受天地统而行，一物不具，即天统有不足者，因使其更相治服也，因复各使有尊卑君长，故天道悉能相治制也。得其所畏，而十者治愈者，即是其命所属天也。真人知之邪？”“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请问一疑，甚不谦顺，岂不言哉？”“平行，勿违。”“今若盗贼劫人者，同服人耳，岂可以天命君长邪？”“善哉，子之难也。夫盗贼劫人者，但以无义，妄于枉服人耳，不得常服久也。一过服人，即有重罪，长吏遂之不止也。子何以言是为天命乎？今若王者治服人，岂当见逐索邪？凡人生以王者为君长、为命也。真人亦宁解不？”“今已大解，善哉善哉！”

“行，学者精之，亦无妄难问也，天且非人也。”“唯唯，有过有过，不也。”“敬慎之，勿

但若俗夫之人，欲言便语也。”“唯唯。今愚生每语有剧过，不言，又无缘得知之。今欲复有可问，不敢卒言。”“平行。”“今独万物各有君长，天地亦有君长邪？”“噫，子难问，何一深妙远剧也！”“今自知所问不谦，不及天师问之，会遂不得知之也。”

“然。天者以中极最高者为君长，地以昆仑墟为君长，日以王日为君长，月以大月为君长，星以中极一星为君长，众山以五岳为君长，五岳以中极下泰山为君长，百川以江海为君长，有甲者以神龟为君长，有鳞之属以龙为君长，飞有翼之属以凤凰为君长，兽有毛者以麒麟为君长，裸虫者以人为君长，人以帝王为君长。天下若此者，积众多，不可胜记，才为真人举其纲，见其始，子岂解邪？”“唯唯。”

“宜自深思其意，亦不可尽记也，难为财用。”“唯唯。今故言蛟行有知之属，方在其身者，不待而成事者，无妄杀伤，何乎？”“主恐忿其君长也。今天太平气至，当与有德君并力治，无妄伤害，则乱太平之气，令治愤愤。”

“今小物，安能感动天，使其治乱愤愤乎？”“噫！子自若愚蒙，未大解也。今是各自有君长，若远方四境之下贱小人，极最帝王之下极蝼蚁恶人也，无可比数。人无故共贼伤此百数十人，其家自冤枉，上书帝王，帝王闻之即大怒，下令以章考问之，纷纷州郡县以为大事。因而坐之危亡者，非一人也。子知之邪？”“可骇哉！可骇哉！”“行，子知大骇，乃且长生矣。”“唯唯。”

“是故古者圣王，知天法象格明，故不敢妄用刑也，乃深思远虑之极也。故其治常平，不用筋力，而得天心者，以其重慎之也。今先王小小失之，承负之后，各有得失，故治难平也。子知之邪？”“唯唯。”“今太平气至，天爱有德之君，故具为陈戒也，难其犯之也。以吾文归上德之君，自使思其恶意。”“唯唯。”

右集难方药命所属物各自有君长

阳尊阴卑诀第一百三十八

“愿问阳何从独得尊而贵，阴独名卑而贱哉？”“善乎！子之难也，几睹道德意。阳所以独名尊而贵者，守本常盈满而有实也；阴所以独名卑且贱者，以其虚空而无实也，故见恶见贱也。”

“愚生受天命，劣少无知，蔽暗难开，愿天师具为分解其意。”“子学何不具睹天道意何哉？真人尚乃不解，俗人冥冥固是也。然，夫天名阴阳男女者，本元之所始起，阴阳之门户也。人所受命生处，是其本也。故男所以受命者，盈满而有余，其下左右，尚各有一实，上者盈满而有余，尚常施与下阴，有余积聚而常有实。上施者，应太阳天行也，无不能生，无不能成。下有积聚，应太阴，应地，而有文理应阡陌。左实者应人，右实者应万物。实者，核实也，则仁好施，又有核实也，故阳得称尊而贵也。子知之耶？”“唯唯。”

“阴为女，所以卑而贱者，其所受命处，户空而虚，无盈余，又无实，故见卑且贱也。本名为阴阳男女者，此二事也。其一身上下，既尽无名者也，本名阴阳，以此二事分别之也。念女之头目、面耳、支体，俱与男等耳。其好善尚乃或好于男子，而反卑贱者，此也。男子其头面肢体，其好善不及女也，而名尊且贵者，正以此也。”“善哉善哉！”

“然，子可谓已觉知之矣。是故天道重本守始，是以圣人睹天法象明，故当反本守元，正字考文，以解迷惑也。故能使天地长安，国家乐也。故守本而有实，好施与者为善人。本空虚无实核，常不足而反好求者为恶人，为贱人，此之谓也。”

“今愿诀问一疑。”“行言之。”“令女见怀妊，实如天师言，无实何也？”“噫！子内空虚，略类似无道之人，但天见子勉勉一心，故使子来问事耳。今女之妊子，阴本空虚，但阳往施化，实于阴中，而阴卑贱畏阳，顺而养之，不敢去也。阳乃天也，君也；阴乃地也，臣也。故重尊敬阳之施，因而养之，而不敢去也。”

子欲知其实，比若君王有客，托子小家，小家养之，不敢去也，客亦遂得肥巨成人，

□□正此也。今俗者言，阳生阴成，但阴随而养成阳实也。吾书中，同多以养说之如此矣。吾见真人欲乐得知真道之核，天之至要意，故为子要言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觉矣。”

“今愿问独人有男女，可以分别阴阳实邪？天地万物尽然邪？”“噫！子自若痴迷不解。善哉，真人之难问也。然天地之性，万物尽然。吾为子说一事，已上洞下达。子自若言不□□行，更开两耳听，勿失铢分也。”“唯唯。”

“行，然阳在外之时，凡物尽上怀妊于上枝叶之间，时天阳气在外，未还反下根也，故皆实于表也。蚊行众生、人民积聚亦于外。及阳气还反内，在地中也，万物之属，上悉空无实，尽下怀妊实于下，地中养根叶，蚊行人民，亦入实积聚于内，此即皇天证明阳实核之大明效也。是故执阳道者，有实核，守阴道者，无实核，故古者圣人，治常象天，不敢象地也。”

“愿闻之，何谓为象天乎？”“象天者，聚仁贤明儒、道术圣智，此者名为象天也。聚财货小人、不肖无知文章，名为象地也。”“善哉善哉！愿闻此仁贤明儒、道术圣智，何以象天？”“天者，仁贤明儒、道术圣智也；又天者，能乘气而飞，此六人，其上才而志真道不懈者，亦乃至于能乘气而飞，故属天、象天也。是以古者圣人独深知皇天意，故不敢失之也。”

“愿闻此聚财货小人不肖，何以象地乎？”“然，夫财者会，下财成涂，涂化成粪，粪化成土。夫小人愚不肖者，会聋暗不知道术，入凶门户，会当早居地下。若令不葬，久则为天地之害甚深，与之为治，则共乱天文地理，五行日战乎！四时失纪，三光少明，天地恶之，百神不爱之矣。无益于分理，当早终死，如此财矣。真人知之邪？”

“唯唯，可骇哉！可骇哉！”“子知骇者，可谓将长存矣。不知早骇，与天地为重咎。”“愚生甚畏之。”“子知畏此天法，天且活子，如不敬畏之，与生同理。夫吉凶，本非天也，过也，人自求得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去戒之。”“唯唯。”

右集难男女本所以得尊卑阴阳实核君子小人诀

国不可胜数诀第一百三十九

“请问一事。”“平道之。”“愿闻天下凡有几国？”“深哉妙哉！子所问也。然，中部有八十一城，次其外，复一周，天下有万国，乃远出到洞虚无表，合三部为万二千国。”

“何故乃有万二千国乎？”“天数始起于一，终于十，十而相乘，天道到于五而反，故通万国也。其二千国者，应阴阳更数，比若数十而终也，岁月数独十二也，尚五岁再闰在其中也。此应天地之更起在天，天洞虚之表里，应为天地并数，故十二月反并为一岁，尚从闰其中。

此十二月者，乃元气幽冥，阴阳更建始之数也。比若万物终死于亥，乾因建初，立位于天门，始凝核于亥，怀妊于壬成形。初九于子，日始还；九二于丑，而阴阳运；九三于寅，天地人万物俱欲背阴向阳，窥于寅。

故万物始布根于东北，见头于寅。物之大者，以木为长也，故寅为始生木。甲最为木之初也，故万物见于甲寅，终死于癸亥。故木也，乃受命生于元气太阴水中，故以甲子为初始。天道变数，因五相乘而周。故五千加十二支字，适六十，癸亥为数终也。真人知之邪？”“唯唯，未得其意也，今眩冥。”

“行，子思之久久，自得其意。行，子思之。今真人恒何故问天下有几国哉？”“愚生受天师书言，可以报天地重功，疗天地病，而为有德帝王，除天地立事以来流灾厄会。今以天师文书道，一付一有德之国。今一国之原，虽其君有德万万入者，安能乃并解阴阳无极天地之灾乎？乃周流遍治天地之表里绝洞虚洞、远无极之天地病乎？”

“噫！善哉。天乃使子问是邪？咄咄！可骇哉。咄咄！可骇哉。吾欲不言也，今恐

得大適死过不除于子也。真人何以乃知问是乎?”“愚生得天师教敕者,归别处,思惟其意,各有不解者,故问之也。”“今子解一国有德之君而已,何故为问之乎?”“今以天师文,但解一有德之君国之灾,名为但疗治一国耳,安能乃疗治天地病,而报皇天重功乎哉?”

“善哉!子之言也。吾无以加子言也,真人试说其意。”“然,今天师乃言天地洞虚有万二千国,今一有德之国受道,安能乃解是万二千国之灾,而都安天地者乎?”“善哉!子之言。子果见使,主问是邪?诺,今为真人具分别说之,使其昭然,可以毕除天下病灾。吾畏天威,义不敢有可匿也,子力随记吾言。”“唯唯。”

“行,天数本起于一,十而终。一乘十,十也;各乘十,而至百;百乘十,至于千;千乘十,至于万。一者,其数之始也;十者,其数之终也;百者,其有德之故乡。子但持吾书,往授教其一有大德之国,传记吾书者持本去,无尽以与也,周流以授百有德之乡。一国得吾书者国善,人并归向之,其德乃并治四方,百国皆被其化而为善,天地乃俱为其安,灾害为其除。以授百有德之国,而万国无害,天地病悉除去矣。”

“善哉善哉!愿闻何故不教愚生比以教授之。”“然,所以不可比以教者,无道德之国,天所衰,会不能行真道。故但归有德之国也。今无德之国并归有道德之国,亦自理矣。”“善哉善哉!愿闻何故正以是百国有德为法乎?”“善哉!子之难也,得其意。然,天地人之数也,天数起于一,终于十,天下布施于地而生,数成乃后出,适合为百。天地人备,天地人三合同心,乃成德也。一事有不和,辄不成道德也。”

“愿闻天数何故正一乎?”“一者,其元气纯纯之时也。元气合无理,若风无理也,故都合名为一也。一凝成天,天有上下八方,故为十也。又有五方,各自有阴阳,故数十也,下因地也。一下因地者,数俱于十乃生,故人象天数,至十月乃生也。一者,正是其施和洞洞之时也。已爱施者,反当象天数,十月乃出,故数终于十。故一者乘十,地道者母也,当禺,故与和并连人。天地人三相得,乃成道德,故適百国有德也。”

故天主生,地主养,人主成,一事失正,俱三邪。是故天为恶亦凶,地为恶亦凶,人为恶亦凶。三共为恶,天地人灭尽更数也。三共为善,德洞虚合同,故至于三合而成德,適百国。”“善哉善哉!”

“是者,天下万国之纲,天地人合德之乡也。子知之邪?”“唯唯。”“故真人今既为天地除病,为德君除承负,虽苦,持吾文往授百有德国,而阴阳病悉消亡,帝王之灾皆已除矣。”“善哉善哉!愚生向不力问,无缘得知是也。”“子言是也。学而不力问,与不学者等耳。是故古圣贤之学,旦夕问于师,不敢懈也,故遂得知天之道也。”“唯唯,诚得力问,不敢有懈也。”“如是者,子已知道矣。”

“愿闻今天下乃习俗不同,以一道往教敕之,曾不疑乎?”“噫!子于是言者,更愚略冥冥无知,何哉?今是习俗礼义者,但伪行耳,非其真也。天下人乃俱受天地之性,五行乃藏,四时为气,亦合阴阳,以传其类,俱乐生而恶死,悉皆饮食以养其体,好善而恶恶,无有异也。”

于其有不晓真人文而不达者,当授教之时,真人宜以其俗语习教其言,随其俗使人自力记之。如是者,天下悉知用之,无有疑也。吾之道,比若日月,周流运行照天下,各自言昭昭,大明而足。子欲重知其审实,比若万物蚊行之属,共一天地,六甲五行四时以是为大足;故皆以天地阴阳格法教示之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难不止,则说无穷,今道大文,反但难得意。”“唯唯。愿复问一事而止。”“行言之。”

“今其万二千国,当云何哉?”“然此者,并于数中,与闰同。子欲知其审,比若数,十而终,一岁反十二月乃终,尚闰并其中,时有十三月,此之谓也。但百国行道德,乃万国无灾,天地病已尽也,此亦并除。”“善哉善哉!”

“子能自力,以吾文周流百有德之国,使其各随俗说吾书者,即万二千国悉安,天地病大除,子已增年,亦无极矣。子安之少也,则得少年;安之半,则得半年;尽安之,则得无

极之年。真人既有善意，天使子具问，是宜具安之，子亦无大自苦劳也。

夫天，极自神且明，而无上也，尚常行道自苦，日一周行，凡物而安之，故独得常吉而长生也。地亦顺随天所为，而养之也。如天一日不行，日月星不移，即有不周之气，天则毁矣。天尚乃行道不敢止，故长生也，而况子乎！努力各自为身屈，不能为他人也。吾所以说而不止者，吾亦为吾身屈，非而为子也。凡六极之表里，扰扰之属，俱各为其身计，不能为他人也。子知之邪？”

“唯唯，吾得天师言行之，使有德之国记之，不敢懈也。”“行，子已知之矣。俱努力努力，事毕而相从。”“唯唯。行去愿问一事。”“何等也？”“今六人谨归居闲处，共思天师言，时时若且大解，时时有迷乱不懈者，愿及天师决其意。今念数愁天师，欲忍不言也，恐与天师相离，终古竟天年，无以复得知之，故冒惭复前假一言。”“平行，天使吾与六子相睹共语，勿辞谢也。”

“唯唯。今愿闻天下之国，独有万二千国邪？复有余邪？”“噫！密哉，子之问也，天地开辟以来，未尝有也。然，此万二千国者，记一大部耳。其余者，何有穷极乎哉？”“何一多也？”“噫，子今旦问疑极知也，今反覆闭冥冥，愚哉！”“实不及。”

“然，观弟子问事，未大究洽知天道也，适应校继继若且及，而内独不及。夫俗人冥冥愤愤，固是也，以真人况之，吾不非也。然更开耳，为六真人说之。天者，乃上下无极，傍行无极，往往一合为一部界，复分何极乎？”

“愿闻之。”“然，天上当于何极，上复有何等而中得止极乎？地下当于何极，下复有何等，于何得中止而言极乎？天地傍行于何极，何故得中上而反极穷乎？此六表者，当于何穷极乎？是故天道乃无有穷已也，大用之亦適足，小用之亦適足，大用亦有余，小用亦有余。真人宁知其意乎？”

“唯唯，可骇哉！可骇哉！向不力问，复无从得知之也。”“然，子可谓小觉矣。行去，勿复竟问也，恐六真人惊而败也。非力所及而强问之，是亦大害也。然为人师者多难，今譬子悒悒，为子更明之。行，更明开耳，安坐听。”“唯唯。”

“子欲乐知其大效也，比若一家有父、有母、有子，亦天道具成一家。父象天，母象地，子象中和，其聚财物，家中所有象万物，亦成一家。父为君，母为臣，子为民，财货以相通养共之，象万物，此一家亦共一大忧。一县万户，亦合成一家，共一大忧。十县合成为一郡，亦合成一家，共一大忧。十郡合成一大州，亦合成一家，共一大忧。十州合，共成一大国，亦合成一大家，亦共一大忧，而为一大界。其帝王有德，忧及十二州，大忧及十三州，亦共为一大家，亦共一大忧也。

其外界远方不属于人国者，于人国有道德，其中善人来；于人国无道德，则不来；于人德劣，则来害人也。此一部者，一界也，天地之分画也，乐使天下扰扰之属，各有处，不相克贼也。故为太极、中极、小极。”

“何谓也？”“太极者，主无复外表也；中极者，主中部也；小极者，各应其部界而止也。但可以道德相求，不得大相克贼也，天怨之。此名为共一家，故各共一大忧也。子欲知其审实，比若一家父子夫妇，但独忧其家不富，不肯忧他家也。一县但共忧其君，善则当迁之，使高功，各争进其长吏；恶则欲共去之。一县一郡、一州一国，皆义说等此，其共一大忧也。今故记万二千国，乃共一大部，以与真人，共一大忧也，共一界。其余若此万二千国者，不可胜数。是故古者圣人之作，皆共记一小部也。”

“何不记大部界乎？”“天使不言也。大化未出，所作者异，不得同法，故不记之也。今者为大化出，万二千国历运周，故天使真人来问无极之经、洞竟之政，故以文付百有德之国。一有德之国兼化九十九国，其万二千国并数，若一岁十二月为一部，时十三月闰，亦并其中，此之谓也。子知之邪？”“唯唯。”

“行去。”“唯唯。”“慎天道神灵守之，勿妄乱毁。”“唯唯。今已受天明师严敕文楼楼，

小觉知一大部。愿闻一小界，见示说此无极之国。”“诺，为真人悒悒，且小言，子详记之。今欲使真人积财用，上柱天日月，下柱地，广从万里，恐财用固固常病苦少也，不能记是其国多少之名字也。子知之邪？”

“唯唯，愚生不敢极问天道也。见天师言，今恍若失气，惚若亡魂，不敢重问之也。”“然，子可谓晓事之生。子欲报天地重功，而命无极者，但周流是一大部万二千国，则寿已无极矣。其上下六方洞极者，天亦不独使六子忧之也。忧之者，自有人，与子异界，亦不以过责反罪子也。其安危善恶，亦自有主之者也。一部说绝，勿复问。”“唯唯。”

“行，六子努力请，真人学为小通，但未大睹天道意耳，加精勿懈。”“唯唯。”“学而不精与狂同，精而不得名暗聋，示之以西反问东，故天下师共辨难何恟恟！虽恟恟，无益也，犹不知，比若婴儿蒙蒙，未出胞中，随其母身而行，安知天道广远而无方？”

是故小师强怒喜狂说，反令使天地道伤。故失道意，不能安其君王，天下恟恟，皆被其过。言之殊异，令灾害横行，不可禁防。书虽亿亿万卷，天下流灾害犹不绝，前后合同，皆由强说之生，不知道要之过也。真人知之邪？”“唯唯。”“行欲复为子具说，无穷竟，难为财用，又且复重，故一小止。疑复来问之。”“唯唯。”

右集难问授书诀诸国部界

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诀第一百四十

“愿请问一事。”“平言之。”“今天将太平，宁亦可预知邪哉？”“然，可知。占天五帝神气太平，而其岁将乐平矣。”“何谓也？愿闻之。”“然，春也，青帝神气太平；夏也，赤帝神气太平；六月也，黄帝神气太平；秋也，白帝神气太平；冬也，黑帝神气太平。”

“今以何明之？”“然，太平者，乃无一伤物，为太平气之为言也。凡事无一伤病者，悉得其处，故为平也。若有一物伤，辄为不平也；二物伤，辄为被刑也；三物伤，辄为群物伤也；四物伤，辄为四方伤也；五物伤，辄为五方伤，天下有大害也；六物伤，辄为恶究于六方也；七物伤，辄为其害气乃横行也；八物伤，辄使人贤不肖异计；不并力也；九物伤，辄为恶究竟阴阳，令物云乱席转也；十物伤，乃为大纲伤，天数终尽更数也。是故古者上圣人，但明观天五帝神气平未，辄自知治得失，且平与未哉！”

“愿闻其平诀意。”“然，春物悉生，无一伤者，为青帝太平也。夏物悉长，无一伤者，为赤帝太平也。六月物悉见养，无一伤者，为黄帝太平也。秋物悉成实收，无一伤者，为白帝太平也。冬物悉藏，无一伤者，为黑帝太平也。”

五帝太平一岁，人为其喜乐顺善；二岁，地上为其太乐；三岁，恩泽究竟于天；四岁，风气顺行；五岁，九神不战，妖恶伏灭；六岁，而究著六纲；七岁，乃三光更明；八岁，而恩究达八方；九岁，阴阳俱悦；十岁，万物悉各得其所，为数小终。物因而三合之，乃天地人备，故三十岁而太平也。

今上皇气出，真道至，以治，故十五年而太平也。如不力行真道，安得空致太平乎？此十五岁而太平者，乃谓帝王以下及臣大小，案行真道，共却邪伪，故十五年而平也。真人知之邪？

是故欲知将平与未平，但观五帝神平与未，足以自明，足以自知也。是故凡象，乃先见于天神也。天神不平，人安得独称平乎哉？是故五帝更迭治，可皆致太平。其失天神意者，皆不能平其治也。

是故谨顺四时，慎五行，无使九神战也。故当敬其行，而事其神。今天第一上平气且至，故教真人敬四时五行，而令人大小共兴用，事其神事。古者但敬事四时五行，故致太平，迟三十年致平。今乃并敬事其神，故疾十五年而平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骇哉！可骇哉！”“然，子已觉矣。”

“愿请问人行忠直有实，宁可知邪？”“善哉！子之所问也。与其交也，言行日若恶忿，

人长念之，反月善；月若恶忿，人反岁善；少时观其所为作若最恶，老反最善也。人皆归其言，而乐其行，而好爱其道，是即忠信上善有实核之人。”

“善哉善哉！愿复请问不忠信佞行，亦可知邪？”“然，可知也。与之交也，观其所言行也，日月合于人心，若顺善，长念用之，反月使人益恶邪；月若善，反岁恶；少时观其人，可为若善也，言若忠信，至老念用，其所为反最恶邪，是纯为伪佞不忠信之人行也。至老长则穷，其言与行最贱矣，灾及妻子，祸流后生。”“善哉善哉！”

效言不效行致灾诀第一百四十一

“太上中古以来，人多效言，乃不效行，故致灾害疾病畜积，而不可除去，以是自穷也。是故吾敬受此道于天，乃效信实，不效虚言也。执一行吾书道者，下古人且日言再道恶无益也，反月善；月言无益，反且岁善；岁言无益，反至老常善，久久不而去也；后生者，以为世学矣。

不知疾行者，但空独一世之间久苦耳。故吾教敕真人，常眷眷勉勉也。道为有德人出，先生与后俱与吾无有独奇亲也，吾受之等耳。故但得而力行之者，即其人也，无有甲与乙也。子知之邪？”“唯唯。”

“行，天道无亲，归于人；地德无私，付于谨民；人交无有先后，但爱于有实信。是故古者帝王，有宫宅以仕有德，不仕无功之臣。有德之人，天地所爱，可助帝王安万物；无德之人，天地所怨，阴阳之贼。”

“何其重也？”“予自若愚哉！然无德之人，其行无数，乃逆天地，故与天地为怨也；乃乱阴阳，故与阴阳为贼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复问，善恶可睹矣。”“唯唯。”

“行，为子悒悒，且为子分别解下古人之行。人人曰自言惠，且善晓事，而反其行征也，反月德恶。月月各自言有善行，不负于天，而反岁得灾多，且凶恶夭死。少时人人自言善且大贤，贤过其父与母，而行到老长，反无一善贤者，皆为不肖之人。贫贱且共，寿则日少，无一知真道。

夫下古之人善恶，贤与不肖，见于是矣。何须自言贤且晓事乎？但观其征，可自知矣，可长明，可行真与伪矣。何须复辨陈之？成事已□□，真人以吾书文示之，令使一觉悟，可天久迷，与无地为重怨。行，吾辞小竟，后复有疑，乃来共议之。”“唯唯。”

右集难问太平诀人行有实与邪文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四至九十五 己部九之十

阙 题

神人语真人言，古始学道之时，神游守柔以自全，积德不止道致仙，乘云驾龙行天门，随天转易若循环。

真人专一老寿，命与天连，阳道积专日有单，至信所致，无争荣名而居高官。孝顺事师，道自来焉，神乃知善，人与语言。

夫师开矚，为道之端，君父及师，天下命门，能敬事此三人，道乃大陈。不事此三人，室闭无门，福德皆逃，祸乱为怜，详惟其事，无失书言。父母生之，师教其安居亲仕之，可不慎焉！

天下至士，去官就仙，仙无穷时，命与天连。长吏治民，仙吏天官，与俗何事，其事异焉。长吏治民仙万神，天下之事，各自有君，努力思善，身可完全，以是遂去，不负祖先。

吾图书已尽，无复可陈，致勉学详请其文，神人将去，故戒真人，慎之慎之，亦无妄

传，不得其人，慎无出焉，藏之深渊、幽冥之间，道不饮血，无语要文。外内已悉，无可复言。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六 己部之十一

六极六竟孝顺忠诀第一百五十一

“真人前，子共记吾辞，受天道文比久，岂得其大部界分尽邪？吾道有几部，以何为极，以何为大究竟哉？”“文中有道，六极六竟，愚生今说，不知以何为六极六竟。”“咄！子其愚不开，又学实自若，未大精也，故不知道之所至也。”“有过负于天师，其责必不可复除，不嫌也。”

“真人自责，何一重也？”“愚生闻：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名为三行不顺善之子也。常以月尽朔旦，见对于天主正理阴阳、是尊卑之神吏，魂魄为之愁，至灭乃已。故自知不精，有过于师不除也。”

“善哉善哉！子于何受此辞语乎？”“受之于先师也。又愚生瞥睹天师说，受天师之法，见天象，天地乃是四时五行之父母也，四时五行不尽力供养天地所欲生，为不孝之子，其岁少善物，为凶年。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养天地所为，名为不孝之子也，故好用刑罚者，其国常乱危而毁也。”

万物者，随四时五行而衰兴，而生长自养，是其弟子也。不能尽力随其时气而生长实老，终为不顺之弟子。其年物伤，人反共罪过其时气不和，为时气得重过。民者，圣人贤者之弟子也。今下愚弟子妄盗强说，反使圣人贤者有过，名为共乱逆天道，其罪至重，不可赦除，故愚生过不除也。

风雨者，乃是天地之忠臣也。受天命而共行气与泽，不调均，使天下不平。比若人之受命为帝王之臣，背上向下，用心意不调均，众臣共为不忠信，而共欺其上，使天下恟恟多变诤，国治为之危乱。

比三事者：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

“噫！真人久怀智而反诈愚，使吾妄说，说得过于天地也。吾之所说，不若子今且所言深远也。”“愚生意适达于是，今不能复有所言也。”“大谦，然亦不失之也。下而不谦，其过亦重。”“唯唯，不敢不敢也。是故愚生为弟子，不能明理师道之部界，自知过重，故说天象，以是自责也。”

“善哉！子之言也，吾亦无以复加之也。今以子说况之，子已自知也，书之部界矣。”“实不及之也。”“然，子真不及之，为子具分别解之，使相次各有部界，万世不可复忘也。今真人言，人三行不顺修善，言魂魄见对，极巧也。于何受是□□说哉？”“比若天师会事先师，自言为上古真人戒。愚生以此言，又见天师书文中言，故□□重知之也。愚生问，上古真人时，不知屈折有所疑。”“然上古真人言是也，吾无以加之也。”

“今愿及天师，何其是意。”“行明听，然所以月尽岁尽见对，非独生时不孝、不顺、不忠、大逆恶人魂神也，天地神皆然。天以十五日为一小界，故月到十五日而折小还也，以一月为中部，以一岁为大部。天地之间诸神精，当共助天共生养长是万二千物，故诸神精悉皆得禄食也，比若群臣贤者，共助帝王养长凡民万物，皆得禄食也。故随天为法，常以月十五日而小上对，一月而中上对，一岁而大对，故有大功者赐迁举之，其无功者退去之，或击治。

此乱治者，专邪恶之神也，邪恶之神行与是，故生时不善之人魂魄，俱行对，善人魂魄不肯为其使也，是故逆不孝、不顺、不忠之人为其使，共乱天仪，污天治，故其恶神见收治，故并收治其客，比若反逆恶臣为无状，乃罪及其客也，此之谓也。”

“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故人生之时，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弟子当顺，孝忠顺不离其身，然后死，魂魄神精不见对也。子知之耶？”“唯唯，可骇哉！可骇哉！今唯天师幸哀开示，其天法象多少，愿无中弃，唯见示敕书文部界所到至也。”

“然，子问之大致数，吾犹当言也。如吾不言，名为妒道业学而止，而反得天谴。诺，六真人安坐，为子分别其部署。”

凡有六属一大集。夫守一者，以类相从，古今守一，其文大同，大贤见吾文，守行之不解，策之得其要意，如学可为孝子，中学可为忠臣，终老学之，不中止不懈，皆可得度世。尚有余策也，行之不止，尚或乃洞于六方八极也。万事已毕，何不有也。上乃可助有德帝君，共安天地，其恩乃下可及草木也，万物扰扰之属，莫不尽理也，天地为之欢喜，帝王为之长游，但响琴瑟唱乐，而无复忧。子知之耶？”“唯唯。”

“中贤守行之力之，旦夕惟思其意，亦可少为孝子，长为良臣，助国致太平，天下悉伏，莫不言善哉，外谨内信，还各自责自正，不敢负于天地，不敢欺其上也。众贤共案力行之，令使君治乃与天相似，象天为行恩爱，下及草木蚊蚋之属，皆得其所。子知之耶？”“唯唯。”

“凡民守读之，共强行之，且相易共好嬉之，不能自禁，令人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邻里悉思乐为善，无复阴贼好窃相灾害。有人尽思乐忠顺孝，欲思上及中贤大贤，故民不知复为凶恶，家家人人，自救自治，故可无刑罚而治也。上人中人下人共行之，天下立平不移时。子知之耶？”“唯唯。”

守一人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是故夫守一之道，得古今守一者，复以类聚之，上贤明力为之，可得度世；中贤力为之，可为帝王良辅善吏；小人力为之，不知喜怒，天下无怨咎也。此者，是吾书上首一部大界也。恐俗人积愚，迷惑日久，不信吾文，故教示使与古今守一之文合之，以类相从，乃以相证明也。”“善哉善哉！愚生谨以觉矣。”

“夫守一者，人人守之亦有余，中人守之亦有余，小人守之亦有余。三人俱守行之，其善乃洞洽于六方八远，其恩爱与天地同计也。如最下愚，有不乐守行者，名为天下最恶凶人也，天地疾恶之，鬼神不复祐之也。凡人久久，共不好利之也，此即天书所以简人善恶之法也。”

其好欲读视者，天知为善人；示之不欲视者，天知之为凶恶人也。以此占人，万不失一也。吾为上德君作文，上不负天，下不负地，中不负德君，不欺真人也。守此得其意者，道已毕矣竟矣。六真人自深思其意，吾不能悉记此之善。夫一，乃至道之喉襟也，上士所乐德，中士所响知，下士之所疾恶也。子知之耶？”“唯唯。”

“是故上士得之大喜，不而自禁为也；中士得之，不而自止，常悦欲言也；下士见之，是其大忌也，以吾文观此三人，而天下善恶分别明矣。子知之乎？”“唯唯。”“是文乃天所以券正凡人之心，以除下古承负先人之余流灾，以解天病，以除上德之君承负之谴也。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

“行，子已觉矣。其二部界者，其读吾书道文，合于古今，以类相从，都得其要意，上贤明翕然喜之，不能自禁止为善也，乃上到于敢入茆室，坚守之不失，必得度世而去也。志与神灵大合洞，不得复誉于俗事也，其善乃洞究洽于天地，其神乃助天地，复还助帝王化恶，恩下及草木小微，莫不被蒙其德化者。是故古者贤明德师，乃能助帝王致太平者，皆得此人也，故其言事悉顺善而忠信也，乃其所受道师善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其中中贤力共读吾文书，合于古今道文书，以类相从，力共读而不止，其贤才者，乃可上为帝王良辅善吏，助德君化恶，恩下及小微草木，阴阳和合，无复有战斗者，帝王长游而无忧事，群臣下俱相示教力为之，莫不顺善而忠信，无刑罚而治，其善不可胜书。真人知之耶？”“唯唯。”

“其百姓俱共读吾书道文，上下通都合计，同策为一，无复知为凶恶者也。拘校古今道文，以类相从相明，因以为世学，父子相传无穷已也。

如三人大贤、中贤、下贤及百姓俱为之占，天地之恶气毕去矣，无复承负之厄会也，善乃合阴阳，天地和气瑞应毕出，游于帝王之都，是皇天后土治悦喜之证也。故读吾文者，宜精详之，以上到下，思惟其要意，得其诀，与神明无异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其三部界者，夫人得道者必多见神，能使之。其上贤明者，治十中十，可以为帝王使，辟邪去恶之臣也，或久久乃复能入茆室而度去，不复誉于俗事也。故守一然后且具知善恶过失处，然后能守道；入茆室精修，然后能守神，故第三也，贤者得拘校古今神书以相证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中贤守一入道，亦且自睹神，治十中九，可为王侯大臣，共辟除邪恶，或久久亦冀及入茆室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其小贤守一，入道读书，亦或睹神，可治十中八，可为百姓共辟邪除恶也。亦皆当拘校古今道文，以自相证明，乃愚者一明，悉解信道也。如使读一卷书，必且不信之也，反且言其非而自解，则邪恶日兴，得害人也。如大贤中贤，下及百姓，俱守神道而为之，则天地四时之神悉兴，邪自消亡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如此，则天下地上、四方六属六亲之神，悉悦喜大兴，助人为吉，以解邪害，上为帝王除灾病，中为贤者除疾，下为百姓除恶气，令奸鬼物不得行也。”“善哉善哉！”

“须有大诀戒，见神以占事，言十中十者，法与天神相应；言十中九，与地神相应也；言十中八者，与人神相应也；过此而下者，言不可用也。

或有初睹神，反十十相应，久久反日不中者，见试于神道，故使不中也。见是能复更自新，力自正思过，更为精善，无恶意者，且复日上行，或中神意，乃射十中十，或出十，或射十，乃中一十，日以大中，而上行者，是其日思为善，得道意之人也，故曰进。以是自占，万不失一也。或有初见神，占事不中，已反，日已上行，大中，是者精得道神意，日上进之人也。

或有平平如故，不进不退，是其用精不过故之人也；日衰者，曰懈之人也，以是自占之，不得道意矣。见试而不觉悟，固固自若为恶者，诸神且共欺之，牵人入邪中，则致吉凶无常，或入妖言，或坐病止。

故大贤、中贤、小贤、百姓男女为道，悉以是自占，不失之也。非犹神道试人也，凡天下之事，皆以试败，天地有试人，故人亦象天地，有相试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子欲重知其大信效，天道神灵及人民相得意，相合与心，而至诚信；不相得意，则相欺。是故上古之人诚信相得意，故上下不相欺；中古人半不相得意，故半相欺；下古之人纯不相信，故上下纯以相欺为事。故上古举事悉中，中古半中，下古纯不中，故危亡。是故古者贤圣，常以是自占，可为得与不得，则无失也。以此戒真人，吾见子常苦劳，故深戒子，子乃为天地长使也，解天地流灾，为王者除害，其功甚大少双，恐子为道中懈，故以是神事以戒子。

子乃为天地使，而日吉者，是其得天地心意也；日凶衰恶，是其失天地心意也。与道神交，日吉善者，是其得道心意也；而日凶衰者，是其失道心意也。与人交，日益厚善者，是其相得意也；而反日凶恶薄者，是其相失心意也。比若耕田，得谷独成实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而耕得谷少不成善实者，是其用心小懈，用力少也。此但草木，尚乃随人心意，用力多少功苦为善恶，何况天地神灵与人哉！可不戒耶？真人也，此之为戒，若

薄少不足言，而深思念之，反大重，此正所谓安危吉凶门户也，子知之耶？”“唯唯，愚生已觉矣，受命受命。”

“夫贤明为上德君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书之属，以类相从，更相证明，道一旦而正，与日月无异。复大集聚大贤、中贤、下贤乃及人民男女口辞诀事，以类相从，还以相证明，书文且大合，比若与重规合矩无殊异也。天地人策俱并合，比若一也。如此，则天地人情悉在，万二千物亦然。故德君当努力用之，则灾害一旦而去，天下自治。无有余邪文邪辞，洞白悉正，则无余邪气。”

夫邪文邪辞，系灾之根也。子欲重知其明审信效，比若人以邪文相记于君，比若人以邪言相恶，则怨咎日兴众多，人亦自相怨咎相恶，君亦听之，反失正，聪明不达，为天地所非，治危。辞不吉，又下反以邪文邪言共欺，荧惑其上，久久上知之，亦复君臣相咎，故是邪文邪言，日至凶恶之门户也，故当力拘校去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故德君尽以正辞，而天地开辟以来承负之灾厄悉除，无复灾害。真人欲重知其大信也，夫正文正辞，乃为天地人、万物之正本根也，是故上古大圣贤案正文正辞而行者，天地为其正，三光为其正，四时五行乃为其正，人民凡物为其正，是则正文正辞，乃为天地人民、万物之正根大效也。”

子欲重明知其信，比若人以正文正辞相誉于君前，君得以为大聪明大达也。举事悉得，无失正者，下上乃得天地之心意，三光为其不失行度，四时五行为其不错，人民莫不欢喜，皆言善哉，万物各得其所矣。恩洽神祇，则名闻远方，群神瑞应奇物为喜而出，天下贤儒尽悉乐往辅其君，为不闭藏，仙人神灵乃负不老之方与之，妖祥为其灭绝，人民为其行政，言正文正辞，乃无复相憎恶者，则怨咎为其绝，天下凡善悉出，凡邪恶悉藏，德君但当垂拱而自治，何有危亡之忧？此即吾正文正辞为善根之明证效也，可不力正哉！真人宁解不？”

“唯唯，可骇哉！见天师言，谨已大觉矣。愚生知天下已太平矣。德君听用之，已延命矣。”“善哉！子可谓为晓事之生也，已洞知之矣。”“乐乎乐乎！天忧已解矣，地病已除矣。”“真人以何知之？”“然此邪恶尽应当见去，天地人民万物之大病已除也。今已拘校正文正辞，故知天地之大病已除也。”“善哉善哉！子已□□知之矣。帝王力行吾文，与天地厚，无复厄会也。”“善哉善哉！语真人一大要言也。上德之君得吾文，天法象以仕臣，上至神人，下至小微贱，凡此九人。神、真、仙、道、圣、贤、凡民、奴、婢，此九人，有真信忠诚，有善真道，乐来为德君辅者，悉问其能而仕之，慎无署非其职也，亦无逆去之也，名为逆人勉勉眷眷之心。天非人但因据而任之，而各问其所能长，则无所不治矣。”

德君宜试之，日有善效者进之，慎无失也，无效者疾退之，此名为污乱天官，使正气不得来，咎在此邪人也。夫正善人，心常欲阴祐凡事为忧，故曰致正善人也。邪人有邪心，不欲阴祐利凡事，则致邪，此乃皇天自然之格法也，故当即退之，不退之且忿天，使地杀气出，故当疾去之。是大事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愚生甚畏之。”“子知畏之，可谓晓事生矣，天且祐子。”“不敢不敢。”“此无可让也，非吾而使子见祐于天也，子为善，自然行得之也。故古者圣人之为行也，不敢失绳墨者，乃睹天戒明，知其善恶，各为其身也。故常求与贤者为治，乃恐忿天也，得罪于天，无所祷也，是故古者帝王，其心明达，不敢妄与愚者共事也，故独得长吉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夫中古以来，人半愚，以为选举为小事也，不详察之，半得非其人，半乱天官，政半凶也。下古复承负中古轻事，复令自易，不详察之，选举多不俱得其人，污乱天官，三光为其不正，证上见于天，天不喜之也，故多凶年不绝，绝者复起。”

不知天甚怨恶之，人不深自责，反言天时运也。古者为有如此者：天道非人，反以其太过上归天；下愚不自思过失，反复上共责，归过于帝王，天乃名此为大反逆之民。过在

下传欺其上，以恶为善，以善为恶，共致此灾，反以上归天；以归天者，复上责其君，天下绝凶民臣无状之人也。今天地神灵共疾恶之，故天乃亲自谒遣吾下，为德君更制作法也。选举署人官职，不可不审且详也。

真人欲知是恶民臣之审也，比若家人父母，共生数子，子共欺其父母，行为恶，父母默坐家一室中，安而知之？已行，为凶恶盗劫，人反还共罪其父母；父母恶，故生我恶也。县官吏得之，不直杀其恶子，反复还罪其父母。夫父母生子，皆乐其贤且善，何时乐汝行为恶哉？反还罪其父母，是为大逆不孝子也。

夫君之谓臣，皆乐其为善，何时教其为恶？而民臣自下共为凶恶之行，得天地灾者，反以还罪责其君。百姓愁苦，于是猾吏亦复共上责于天，名是为民臣共作反逆，罪不除也。共责其君，极已应大剧矣，尚复乃上罪责天，下罪责地，人之反逆乃如此，可不短其命而疾杀之哉？故下古皆应霸命，死生无时也，比若民家欲杀畜生，忽欲杀之，便杀之也，善畜尚惜其死，恶畜乐其病死。真人知之耶？”

“唯唯，愚生甚畏天威。”“行，子已觉矣。出此文，令德君以示诸贤儒，慎无匿，天乐出之急急。”“唯唯。”

“告真人一大要：大德上君已仕臣各得其人，合于天心，则当知治民除害之术。夫四远伏匿，甚难知也。夫下愚之人，各取自利，反共欺其上，德君当与贤明共正之。悉正，乃天地之心意，且大悦喜，使帝王长吉也。

天明知下古人且愚难治正，故故为其出券文，名为天书也。书之为法，著也，明也，天下共以记事，当共所行也，可以记天下人之文章也，故文书者，天下人所当共读也，不为一人单孤生也。故天下共以记凡事也，圣人共以记天地文理，贤者用记圣人之文辞，凡人所当学而共读之，乃后得其意也。

书之为类，乃当共原共策，共记共诵读之，乃以无奸也。故自古到今，贤圣之文也，几何校，几何传，几何实核，几何共安之，尚故故有余邪文误辞，不可纯行。故大贤诸道士，乃周流遍天下，考辞习语，视异同，以归喻愚蒙，尚故故误人赤子。使妄说其学，则不可妄仕，不足以为帝王之臣也。故一本文者，章句众多故异言，令使天地之道，乃大乱不理，故生承负之灾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觉矣。子明更听，且语子一大戒：下古之人所以久失天心，使天地常悒悒者，君乃用单言孤乱，核事其不实，甚失其意明矣。真人但以此上，乃使天下众贤共考辞文。而不知皆为误学，故生灾异不绝。天甚疾之，得乱生，病焉，阴阳战斗而不止也。故天教吾下，拘校正之。

今大中古以来，信孤辞单言，每视覆下之文为不敬，共以是相法罪，遂用孤辞单言，反应投书治事，故与天为怨，乱天官。文书本使人共议其是与非，反使一人阴为辞。夫圣人尚不而独毕知天地之道，故圣贤前后生，所作各异，天上言其各长于一分，不能具除灾，故教吾都合集校之。今反信一人之言，宁可用不？

故教其三道行书，大小贤不肖男女共为之参错，共议是与非，皆令得其实核□□，乃可上也。中一人欲欺，辄记之。如是，则天地病已除，帝王无承负之贵矣。

天地得以无病而喜，帝王得以自安而喜，贤者得以自达而喜；百姓得以自解不见冤，家富人足而喜；奴婢得其主不为非而喜；四时五行得顺行，民谨不犯之而喜；万二十物各得其处所，不见害而喜；鬼神见德君可为积善，亦复悦喜；恶气不复上蔽，日月三光亦喜；太上平气得来治，王者用事亦喜；恶气得一伏藏，不伏见使行诛伐亦喜；夷狄得安其处，不复数来为天战斗亦喜；军师使兵器得休止不用，士卒不战死亦喜，凡天地之间，若此喜者众多，不可胜记。

行为真人举其大纲，见其始，子自思其意，凡事以类推之，尽以得矣。德君案行之，天下咸服矣，故天尤急此三道行书，慎无复废，故灾不去也。欲断天文，反复为聋盲之治也。

夫聋盲之治，乱危之本也，灭身之灾害也，可不慎乎？

夫文，乃天下之人所当共案行也，不可信一人之言也，故天地开辟以来，文书及人辞，更相传以相考明也，不考明则不可独行，独信一人言而行之，则危亡矣。是天下之大失大伤也，故吾书不敢容单言孤辞也，故教真人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以相明，拘校天下凡人之辞以相证，盟，然后天地之间可正，阴阳之间无病也。

以吾书往考古今之天文、地神书与人辞，必且与响相应，与神无异也，乃吾道且可信也。故吾为道，不试言也，乃求试行，不行之，安知吾道与天相应而信哉？今日行之，比若与天语，十十五五，无有脱者。神哉为道如斯，诚可谓大乐矣。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去，晓事生矣。告真人一大诀，此本守一专善，得其意，故得入道，故次之以道文也；为道乃到于人室，入真道，而人室必知神，故次之以神戒也；得守一，得道，得神，必上能为帝王德君良臣。臣者，必当助帝王德君共安天地六方八洞，得其意，乃国可长安也；欲安之，必当正文正辞正言，故以拘校；文辞得以大正，必当群贤上士出，共辅帝王，为其聪明股肱，故次之以仕臣九人；九人各得其所，当共安天地，天下并力同心为一也，必常相与常通语言，相报善恶，故次之以三道行书也。

人已都知守一，已入道，已入神，已入正文，以尊卑仕臣，各得其处也，已行文书，并力六事已究竟，都天下共一心，无敢复相憎恶者，皆且相爱利，若同父母而生，故德君深得天心，乐乎无事也。

以为道恐有遗失，使天地文不毕备，故复次之以大集之难，以解其疑，深者居其下，毕书出之。以书付有德君，天下一旦转计，响善自治，其为易，比若火沿高燥，水从下，不教其为，自然往也，不可禁止也，故为太皇天道教化，立可待也，德君行之，乃名为天之神子也，号曰上皇，与天地元气相似，故天下之神，尽可使也。

从天地开辟以来，未尝有天书神文使真人传之为真道记也。

以往付德君，名为道母也。太阳之气，火行有也，得而行之，得其信也，不知行之，则不真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诚寄谨民，往付归德君，不敢久留也。”“行，子已晓之矣。天书不可久留也，天神考人，使人不吉。子慎之，行去。”“唯唯。”

六究治洞极七竟，以类次书文使相得，灾悉灭亡，致洞极之吉文。

忍辱象天地至诚与神相应大戒第一百五十三

“真人前。”“唯唯。”“今且戒真人一大戒。吾道乃为理天地，安帝王，生天地所爱者，乃当爱真道与真德也。故天者，乃道之真，道之纲，道之信，道之所因缘而行也。地者，乃德之长，德之纪，德之所因缘而止也，故能长为万物之母也，常忍辱居其下也，不自言劳且苦也。吾之为德君教化下愚，正以此天地二事为祖也，故常案天地之法度，不失其门户也。吾之书，即天谈地语，与神祇深独相应若表里也，步即相随若规矩也，故顺行者得天地意，失之者凶衰矣。今以戒真人，子宜思吾言而常慎之矣。”“唯唯。”

“行，见子好真道德，好为善少双，且示子一言。今上士多乐真道德，中士半好之，下士无状，纯无道无德，皆应大逆无道之人也，大凶无德之人，与天地内独不比，不而相知，非天常所宥也，爱子也，故无道德者，命不在天地也，与禽兽同禄同命。”

“今不解，愿闻其要意。”“然，六真人明听。”“唯唯。”“然，天者纯为道，地者纯为德，此无道德之人，与天地绝属无所象。象于天行，当有真道而好生；象地，当有善德而好养长。今人无道与无德，故天地不宥子也。欲知其明信效也，比若道人知道人，德人知德人，各自相收录，故命运相在，故道人者好兴道人，德人者好兴德人。有道德之人，与无道德之人不比，故不肯相收录，命不系天也。”

“善哉善哉！愿闻其与禽兽同命意。”“善乎子难，深得其数。然禽兽者，命系于四方，

其为性者好相抵触，无有道德，胜者为右；无道德下愚之人，亦好相触冒，胜者为右，其气与禽兽同，故同命也。天道为法，以是分别人优劣，故知之也。

凡天下之名命所属，皆以类相从，故知其命所属，故含五性多者象阳而仁，含六情多者象阴而贪，受阳施多者为男，受阴施多者为女，受王相气多者为尊贵则寿，受休废囚气多者数病而早死，又贫极也，故凡人生者，在其所象何行之气，其命者系于六甲何历，以类占之，万不失一也。故古者圣人深原凡事，知人情者以此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善哉善哉！”

“今故下古之人，承负先人失计，稍稍共绝道德，日独积久，与天地断绝，精气不通，不相知命，反与四足同命，故天地憎恶之，鬼神精气因而不祐之，病之无数，杀之无期，其大咎在此□□。今上德之君，命系天地，当更象天地以道德治，故吾更理出天道，出以上付之。天乐其为善，不欲复使其有余是四足之人行也，故吾书复重丁宁，欲使其大觉悟也，故叙六极一大集难，以付归之。真人知之耶？”

“唯唯，可骇乎！乐哉乐哉！”“真人以何知其可骇而乐哉？”“然，愚生见天师言，真道德出，民一旦而转，皆守为道德，象天地，不复为四足之人行，人人道，人人德，故知其大乐至意矣。”“善哉！真人之言，无以加之也。”

“今愿及天师请问一事。”“言之。”“今人求道德及凡人行，当以何为急务哉？以何而得知之？以何而与天地响相应也？”“善乎子之问也。当以至诚，五内情实为之，乃可得也。如不以五内情实为之，是道德之所怨也，求善不可得也，神灵不应也。”

“今愿闻至诚以何而感动天地神灵乎？”“噫！真人于是殊为愚，学吾书文，多固固未解邪？”“愚生其为暗昧，矇乃久重，难一旦而开。”“然子亦大谦。行，更明听，为子道至诚感动天地之意。”“唯唯，闻命。”

“然夫至诚者，名为至诚，乃言其上视天而行，象天道可为；俯视地而行，象地德而移。念天地使父母生长我，不欲乐我为恶也，还考之于心乃行。心者，最藏之神尊者也。心者，神至纯阳，火之行也。火者，动而上行，与天同光。故日者，乃火之王，为天之王，无不照明，故人为至诚，心中正疾痛应，心神至圣，乃上白于日，日乃上白于天，故至诚于五内者，动神灵也。是故可不慎乎？”

真人曰：“可畏哉！可畏哉！愚生过问是，甚大怖。”“子知怖，活之根也；子不知怖，死之门也；安危在子之身，无于他所焉。”“今虽每问天师而怖骇者，又问乃诀乃大解，不问又无缘得知之。”“然，子言是也。暗而不好问，何时复得昭昭哉？行言，欲问何等？”“今谨已闻至诚动天，愿闻动地意。”“善哉！子言日益大深，不惜之也。行安坐，为子道之，不言，恐得过于子，若天独疾后世人不至诚，而使真人来主问之也。诺，今为子说之，明听。”“唯唯。”

“行，人之至诚，有所可念，心中为其疾痛，故乃发心腹不而食也。念之者，心也，意也，心意不忘肝最仁，故目为其主出涕泣，是其精思之至诚也。

精明人者，心也。念而不置者，意也，脾也。心者纯阳，位属天；脾者纯阴，位属地。至诚可专念，乃心痛涕出，心使意念主行告，示远方。意，阴也，阴有忧者当报阳，故上报皇天神灵；脾者阴，家在地，故下人地报地。故天地乃为其移，凡神为其动也。

子欲知其大效，吾不欺真人也。真人但安坐深幽室闲处，念心思神，神悉自来到，此不明效证邪？是吾告子至诚之信也，吾未尝空无法而说也。故求道德凡人行，皆由至诚，乃天地应之，神灵来告之也。如不至诚，不而感动天地、移神灵也。故承负之后，下古之人实无信，不至诚，不而感动天地，共欺天与地，故神灵害之不止也。”

“愿闻以何明之乎？”“然，有大明证于日月。”“今愿闻之。”“然，下古之人生于父与母，而共忽其父母，背叛其父母，万未一人而孝也。得解蒙暗于师，已觉去者忽其师，不师为其师自屈折、执劳苦也。以贫贱得富贵于君，而反相教，下皆共日欺其上，万未有一人

有诚信也。群愚共欺其二纲，名为反逆而无信也，其罪过彰彰，下可覆盖，皆上见于日月三光也，故天地甚疾之恶之，使其短命而早死也。不自深十问过罪重，反复哭而行也，言天酷，何一冤也！汝乃自冤，何时天冤汝哉？”

“可骇乎！善哉善哉！愚生已闻命矣。”然子而守此，以为重戒，则可万万世无患矣。然，辞小竟，疑者复来问之。”“唯唯。”

右大集难道德至诚天戒以示贤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七 己部之十二

妒道不传处士助化诀第一百五十四

“真真愚暗日益剧、不晓大不达之生，谨再拜，问一从事，言之必为过，不问又愚心不能独自解。”“行言之。”“愚生窃闻秘道要意，是乃天地之珍宝，天下之珍奇物也，故名之为至道不传，其非凡人所宜闻、所宜言、所宜用也；而令天师都开太平学之路，悉敕使人为道德要文，不得蔽匿，皆言其有天谪，到死罪尚不除，复流后世，皆授以真道秘德，曾不大哉，令小人与君子不别？愚生以为真道秘德，不宜使小人闻、小人言、小人用之也。”

“咄噫！子今且言，有万死之责于皇天后土，不复除也。自天地开辟以来，后生日益薄妒道，小人断绝天地之珍宝，以是为失，积久故生承负，令天灾不绝，常使天地内独岁不平安，灾变盗贼众多，国家为其愁苦，正起于是。子今且所言是，正是也；乱天反地，使治昏愤民难治，正是也。子今且语，正与天为重怨，错哉错哉！亡子功矣。”

“何谓也？”“今要道善德出之以教化，小人得之守道德，更相仿学，不敢为非；其中小贤得善道德，可为良顺之吏；其中大贤，可上为国家辅；其中最下极无知者，犹为善人。

夫天以要真道生物，乃下及六畜禽兽。夫四时五行，乃天地之真要道也，天地之神宝也，天地之藏气也，六畜禽兽皆怀之以为性，草木得之然后生长。若天不施具要道焉，安能相生长哉？而真人言，小人不宜闻要道、不宜言、不宜用也。天地之神保终类，人乃不若六畜草木善邪哉？真人自知，今且言有万死之罪，不复除也。”

“愚生事师日少浅，不深知天道，见天师言，乃自知罪重，上负皇天，下负后土，中负于大德之君。”然子退自责，是也，凡举事可不慎乎哉！皇天常独视人口言何，故使响随人音，为吉凶，故响应不失铢分也。子独不常观此天地之音证邪？宜自慎，不及勿强妄语，其为害重。子今且言至道不传，人何以传知之乎？终类至道不可传，天道无私，但当独为谁生乎？”

“弟子自慎戒事甚无状。”“子欲若俗夫小人，复相教妒天道耶？”“不敢不敢。”“真人自精戒事，天怒一发，罪过著，不复除也。天道正由此言废毁，子复共增之耶？帝王所以不能理其治而尝多灾者，但由尽若子今且可言，因使真道道绝也，邪道起，故不可理也。宁晓心解不乎？”

“唯唯，已觉矣，惭负天师不也。”“常常慎事！”“唯唯。今念每言有过，欲不言也，又不知。”“平言。”

“今人所不宜闻、所不宜言、所不宜用者，何等也？”“然，凡人乃不宜闻非真要道，非真要德。是故夫下愚之师，教化小人也忽事，不以要秘道真德敕教之，反以浮华伪文巧述示教凡人。其中大贤得邪伪巧文习知，便上共欺其君；其中中贤得习伪文，便成猾吏，上共佞欺其上，下共巧其谨良民；下愚小人得之以作，无义理，欺其父母，巧其邻里，或成盗贼不可止，贤不肖吏民共为奸伪，俱不能相禁绝。

睹邪不正，乃上乱天文，下乱地理，贼五行所成，逆四时所养，共欺其上，国家昏乱，其为害甚甚，不可胜记。真人反言小人不宜闻要道要德，反当以邪巧伪之事教化，使天下

人眩瞶，共习伪非，而不自知，遂俱为无道耶？是以真人有万死之罪，不复除也。

天下所不宜闻、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正不宜闻此伪文，邪巧大猾所生，正由此，故吾为天陈法，为德君作教，不敢及之，所以专开道德之门，而闭绝狡猾阶路也。故吾书本道德之根，弃除邪文巧伪之法，悉不与焉。子独不怪之耶？是乃天地以为病，帝王以为害。

行复为真人具说之，其以要道德以教化小人也，上贤得以守儒良，中贤德以上为国家至德之辅臣，其中小贤，化为顺善之吏，其中下愚，犹为谨民，不知相伤害，故自天地四时五行、日月星宿，共以真道要德养万二千物，下及六畜粪土草，皆被服其秘道要德而得生长。今若以真人今且言终类，此人不若六畜及粪土草耶？子今且言，宁自知有万死之过不除邪？”

“有死过，有死过。”“勿谢，同不解耳。”“今过言，当奈何哉？”“今欲解此过，常以除日子旷野四达道上四而谢。叩头各五行，先上视天，回下叩头于地。”

“唯唯。今且天师教愚生，何一急也？”“然所以急者，不以故真人也，乃真人言，得天地之忌。太上中古以来，人教化多妒真道善德，反相教逃匿之，闭藏绝之，反以邪巧道相教，导化愚人，使俱为非。其中大贤远去避世，独其中小贤为吏，无有真道，乱其民。其中下愚，因为无道，起为盗贼。民臣俱为邪，聚蚊成雷动，共逆天文，毁天道，逆地意，反四时气，逆五行，使灾怪亿亿，三光失其正明，帝王大愁苦之，得昏乱焉，治不得平安，正由此也。故真人宁知此罪重不？”

天不除之也，吾不教，子当谢也。故所以当于旷野者，当于鲜明地；所以四达道上者，道者主通事；所以四达者，当付于四时，天之使气也，且为子上通于天也，四时者，仁而生成，且解子过于天地也。后有过的，皆象子也。

天从今以往，大疾人为恶，故夫君子乃当常过于大善。不宜过于大恶，慎之慎之！子尚若此，何况于俗人愚哉！相教嫉妒道，藏匿之是也。子所言常善是，今旦一言，名为大逆天地，从古到今，人君所得愁也。

然真人前，人安得生为君子哉？皆由学之耳。学之以道，其人道；学之以德，其人得；学之以善，其人善；学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长，乃复大益善良，故怀要道善德之人，乃名为帝王之处士，人之第一上善者也，能助君子化者也。其不仕者，为上谨之人。

学之人，学之以恶，其人恶；学之以文，其人文；学之以伪，其人伪；学之以巧，其人巧；学之其中，大贤者则巧言，其习书者则巧文，小人得之为猾民。于子心，宁可以教不哉？

故夫要道秘德，乃所以承天心而顺地意，可以长安国家，使帝王乐者也，而反禁绝，不以力化人，有谪于天，罪不除也。天以至道为行，地以至德为家，共以生万物，无所匿，无可私也。故古者圣人象天地为行，以至道要德力教化愚人，使为谨良，令易治。今世反多闭绝之，故愚人共为狡猾，失天道，不自知为非，咎在真道善德不施行，故人多被天谪，当死不除也。愚人无道，不避忌讳，遂共犯天地，由不知道德要也。

吾之为书，所以反覆勉勉眷眷者，恐人积愚一言，不信吾文，故复重之也。人俱习为邪久，或反谓吾可言非也，复令使真道秘德门绝断不行，天怒不绝，帝长愁苦，吏民无所投头足，相随云乱，不能相救，试诚冤。吾辞于天，正为解除此，制作道也。

人人被邪文愚蒙积久，故常敕真人使出吾道，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众贤，疾试吾道，乃知吾书之信，与天地相似，不用不试，安知其□□哉？今保吾道不误，故求试非一卷之文，真人慎之！”

“唯唯。”“行去，常慎吾言，勿自易妄语也。”“唯唯。”“出之无匿藏，使凡人言语学问，当知得失处，不复妄为。”“唯唯。”

右解人常所不宜闻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断邪出真文

事师如事父言当成法诀第一百五十五

“今愚生举言，不中天师心，常为重谪过，不冒过问，又到年竟，犹无从得知之，愿复请问一言。”“平道之，何所谦哉？不知而问之，是其数也。”

“今以第一上道要德以教凡人，曾不大知乎？”“善哉子言也。何有大知之有乎？子何故疑此哉？”“吾闻子智过其父，弟子智过其师，臣智过其君，则名为下贤智过于其上，以为不宜。”

“今子言是也，又非也。今下智过于上者，乃谓不当使下智为巧伪之法，其智过其上，则还欺其上。子欲乐知其效，比若教学，巧家弟子智过其师，则还害其师矣。夫为人下，习知猾伪奸道，则下共还荧惑、欺其上矣。是故古者大圣贤，不敢妄授教猾巧伪文道也，常深念其本而断其末，不使愚人知之。故以猾智知国，国之大贼也。故古者圣人，常务授其真道，不授浮华伪相巧弄之法也，知其有害大深，故常闭其凶学，而务开其吉路，使民常自谨，不知为非。”

子欲重知其信，是故上三皇乃师事臣如父也，时臣各怀真道要德，无巧伪文、猾人，故其时臣智悉过其君，能为帝王师，其教若父，故师父事之，是则道德过其君之则也，故能使其君安坐垂拱而无忧。故言十中十，可辅帝王；言十中九，可佐大臣；言十中八，可为小吏；过此而下，不足取策。所言不中，名为妄语，乱误上者也。子知之耶？”“唯唯。”

“行，子欲重知其大效，到于五帝，道小衰，故君臣道德不能复相问，同门为朋，同志为友，所知君臣同，不能复大相高上，要道秘德，小塞不通，故无可师父事，但朋友事之也。”

到于三王，师授者多妒学，闭绝真道奇德，其弟子日益愚蔽无知，反多人浮文，使君治眩乱，其道德浅薄，不足父事，不足友事，故子事之。其智少，故不而为帝王图难易，故使天地大怒，灾变连起，不可禁绝，大咎在此。子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觉矣，复为子重明之。今五霸其臣悉无真道德，皆能作巧伪猾，所以相欺诈者，其臣多知邪猾佞伪巧，所以相惊动感之道，或乃过其君，因而反逆，子杀其父，臣杀其君，下杀其上，悉怀无义夷狄之心，人人有巧伪之术，各有奸心，无有真道，故数反逆。故事斧钺，视臣若死籍，乃其臣皆怀佞文，多巧猾，道不足重，故视之若畜也，是明效也。”

故古者圣贤应天心，娉真道德，士仁人，而放佞伪猾，以称皇天之心，是故吾道悉开吉门，而闭凶户，不敢及猾知可以过其君者也。子宁晓知之耶？”“唯唯，慎之矣。”

“太上古之臣多仙寿，故能使其君寿；中古臣多知怀道德，故能使其君常无忧；下古臣多无真道而愚，故多使其君愚甚，君愚，其治常乱悞，不得天心。霸君之臣尽佞伪，多猾巧诈，共荧惑其君，使其失天正路，反人凶户，故与天为大怨。子知之乎？故其治悉凶，不得大久。真人为天问事，宜日谨，不可但恣意妄言，言当成法，言不成经，不若默也。举言不中，罪深不除。”“唯唯。”“行去，子已知矣。”

右智贤过其君难解决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八 己部之十三

神司人守本阴祐诀第一百五十六

“请问一大疑事。”“行言之。”“今天师广开天道之路，悉拘校古者道书之文，以为真要秘道。真道者，多善其文乃人神，故能睹神，与神为治，所治若神人神，则真道也。乃多成于幽室，或有使度于室中而去者，或有一出一人未能去者，或有但见神而终古不去者。

夫度去者，万未有一人；大寿者，千未有一人也；小寿者，百未有一人也；竟其天年

者，比是也。凡天下之人学问也，万未一人得上官也，千未一人得中官也，百未一人得小官也。其于佃家活生，万未一人得亿万也，千未一人得千万也，百未一人得百万也。凡事者，皆如此矣，故其本者众多，其度世及富贵者少也，愚生甚忧之。

今为道，当以何为大戒，而得长成乎？学问当以何为大戒，而得到大官乎？治生聚财，当以何为大戒，而得致富乎？今不及天师力问诸疑，恐终古蒙昧，不复开通，无以得知之也。”

“善哉善哉！诸真人问疑事也，天使子来问之。诺，安坐，善问身听，今为真人悉道之，使□□可知，自随而力记之。”“唯唯。”

“行，后世得吾文，为其广开真道之路，必且俱学真道。夫真道而多与神交际，神道专以司人为事；亲人且喜善，与不视，人且惊骇，与不惧争，语言于人旁，状若群鸟，相与往来，无有穷极，或言人且度去，或言人且富而贵，或言人且贫而贱，或誉旁人，或毁旁人，或使人大悦喜，或使人常苦大忿。

夫神，乃无形象、变化无穷极之物也。人为之能专心自守，能不听其言，考心乃行，闭口不传其言，又不随为其愁怒喜，固固坚守本不移，务阴利祐人及凡物，不欲为害以年，一知道之后，常为上善，务利而不害伤，求道为善，到年穷乃止，为是不敢懈怠，万万度世一不耳，万得大吉一凶耳。如此，则群神转共祐助人也，使人日乐善，不知复为邪恶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行，子已知矣。行为真人道其且乱败者。人用心意不专纯，又易喜易怒，易惊易惑，又易事轻口消辩慧，常欲语善恶，无可能隐匿，遭者欲言，不能自禁止，于其如是，则群神共来欺之。或之小人，则且上入妖言而死也，或数争辩口而妄言也，或为鬼神所惊，因而病狂也。大用心意不专一，人怒喜无常，举事失正，惚恍无方，或以是失其贤友善辅也，因以危亡。

是者大咎在不爱利，为上则不欲利其下，听邪神，反欲害之，故贤者使去，反失其贤辅用。其于小人也，不欲尊重其上，反听邪神诈伪，妖言妄语，是即为道不成，所以得凶之门户也，吾不能豫胜记之也。凡人用心，不能专坚密者易营，或皆举事不吉，所为多害得凶，其过失积众多，不可尽言。但为真人举道其大纲，见其端首，使贤明深见吾文，自精详随而察之，必已知矣。真人宁晓不耶？”“唯唯。”

“行，子已大觉矣。守吾文以为深戒，以为行者万世可无凶害，诚□□。故后世读吾文书，从上到下，尽睹其要意义而行者，万不失一也。守之不置，自然毕也。专心善意，乃与神交结也。邪心恶意，道必失也；大人不精听耶，或失其正位；小人不精听耶，与妖结也，此悉成身之害，不可不大戒慎也。凡人举事有过，皆自身得之也。夫祸变近从胸心中出，不以他所来也。真人知之耶？”

“唯唯，可骇哉！可骇哉！”“子知惧骇于是，可谓已得人真道矣。”“愚生已大觉矣，贤仪此以为行。成事，得长人吉门，辟凶户矣；死生之路，可长睹矣。案此为行，凶耶日远去，吉者来矣。”“然，子已知之矣，□□不复重戒子也。”“唯唯。”

“行为子道学而得大官者决意。凡人学问也，今日入学门，用心专一，常欲祐利爱而不妄语，年少而学，至老穷无复知乃止，不乐得官也，但身好学，务欲得知经道，积为善而不止，行名立，经道成，深知古今灾变所从起，其行与学，有益子上，有利于下，为善积闻，不可阖闭，名闻四远，明王好之，因而征索召取，百姓俱言善哉，俱言大吉，是其人也。旁人为其说喜，是者即其善人学而度世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为道败戒第一百五十七

“行复为子说，道其不度者意。今日入学门，不乐思得真道善说；但欲博闻多睹，可以行穷极圣入者。又不乐推行作善，反好浮华之文，可以相欺伪者。或既得入经道，又用心

不专一，常欲妄语，辩于口辞，以害人为职，不尊重上，不利爱下，其行与经道实空虚，未足以为帝王之良臣，反行守长者旁人，以财货自助，欲得大官，以起名誉，因而盗采财利，以公趣私，背上利下，是即乱政正治，天地之害，国家之贼也，民之虎狼，父母之恶子也。天地憎之，鬼神恶之，故其罪泄见者，时时见诛于帝王，以称天心，以解民之大害也，是其工欺而得官者也。

或有用心不专，实空虚无真守，反积常思欲得官。官者，乃天之列宿之官也，以封有德、赏有功也，不以妄予无功之人也。无功之人，天地所忽，神灵所不好爱也。下愚不能深自知恶，反妄思得天官而不止，邪鬼物因而共下其心，使其妄语，因而妖言，而不自禁止也，故时有邪言而死者，此之谓也。

非独为道不得其意，则凶也，凡人为行不欲乐善，为悉凶也。真人努力，子幸有善意，常欲爱利为事，已度矣。虽然，真人！凡人且度不度，不在于前也，其失皆在于后，皆由不自爱，自易自言，且度反中有过而不度也。故吾今说而不得中止者，乃真人使吾说不得止也。今欲中闭说而自易不言，恐恨真人。真人恨，则上视天，反且使天害吾，故吾言不敢道自易，闭学而中止也。子知之耶？”“唯唯。”

“行，凡人之得害如此矣。常得于未解，不与本相应，故失之也。子既有大功于天，努力努力！”“唯唯，不敢自易业学而道上也。”

“行，子已知自度之术矣，吾无以加之也。行复为真人具说，其人乐治家畜财，得富贵者，年少力能布作，而长思为事，力尽因乃止，能扬善隐恶，常用心乐为善，栗栗思尊上。凡疑悉慎戒之，不敢妄为，又爱下不欲害人，不枉王法，不乐随邪礼相随饮食也。凡不急之事，不敢与焉，有知而为此行，到老无知乃已。虽实若虚，口不轻语，故能致珍物畜积，因以成人也。

夫人贤不肖，用意各异。或有不善之人，轻上害下，好从邪礼，不急之行数到，市道用口妄语，不能忍非，即凶乱危亡之人也，非为道也。子知之耶？”“唯唯。”

“是故夫为道者，专汝心，闭汝口，毋妄言也。是故古者圣贤睹天法明，故能行道守德也。天乃专一，昼夜行道而不言，故能独吉也；地乃昼夜行道而不言，爱养万物，故能长独安也；四时乃独行道，昼夜不止，故能常独兴王而不止也；三光乃独行真道而不言，故能常明，随天运行也；五行乃独行真道而不言，故能与天地为常也。凡天下之为道行者，象此不可胜书也，故能爱利，口不妄言，则道可得也；欲轻忽事，反吾文言者，成□□为道所贼，万不失一也。

真人既远来问疑，故以戒子也，得书思之惟之，吾不负子也，吾乃为天谈，以戒上德之君。夫德君天与之，必且好道，百姓且象其君而为之，皆以此文为大戒，则可得吉而远凶也。出此之书，以戒下愚，慎毋藏之。”“唯唯。”

“行去。此说戒乃若小而反大，若薄而反厚。”“何谓也？”“然，念其辞言也若小耳，其戒反大也。念其言，若类似俗辩士所为也，则似薄不足传也。念其戒人成人则厚矣，故念吾为真人作道，其大也则洞至无表，其小也则洞达无里，尊则极其上，卑则极其下，故上及神人，下及奴婢。所以然者，欲使大人为之亦言足，小人为之亦言足，贤圣为之亦言足，百姓为之亦言足。”

“何也？愿闻其意。”“善哉！子之难也，得其意。然吾乃为太平之君作经，夫太平之君治，乃当象天为法，不可若小国，但长于一界也。是故天之为象法也，乃尊无上，反卑无下，大无外，反小无内，包养万二千物，善恶大小，皆利祐之，授以元气而生之，终之不害伤也。故能为天，最称神也，最名无上之君也。

今上皇气至，德君治，当象此为法，故吾道一高一下，一沈一浮，欲使众贤共察之也。是故东南地户，乃有柱天之水，不逆小流之力也。善恶大小皆归之，真人知之耶？”

“唯唯。”“行，欲复说，辞无极，为其大文，且小止息，各归思之于胸臆。作道不得其

意，示之以南反问北，用心如此，则终古所学不得也。”“不敢不行。”“子已晓矣。”

右集难道戒学治生成与不成吉凶何所起诀

核文寿长诀第一百五十八

“愿请问一疑事。”“言之。”“今愿及天师问文之诀，人之实长可与共事，而终古无复厌之时，岂可得闻乎？”

“然，子欲核众文知贤者处耶？诺，安坐，为真人道之。积文亿卷，不能得寿，何益子命乎？文书满室，而不能理平其治，又何益于政乎？臣子满朝，而不能为君致太平，乐其上，又何益于帝王乎？一人生百子，使父母饥寒，又何益于亲乎？积方重车，不能益寿，又何益于人命乎？说事无穷，于不能为君除灾患，又何益于朝廷乎？凡事类若此者众多，不可胜记也，但为真人举纲见始，令诸贤柔自深察之耳。”

“愿得其效。”“子欲知之耶？”“唯天师。”“诺，安坐自精，方为子言之。文书亿卷，中有能增人寿、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余非也；文书满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治者，真文也，其余非也；臣子满朝廷，中有能乐其君、助其君致太平者，是帝王之真臣良吏也，其余者佐职之臣子也；人生一子，而父母常得其乐而不饥寒者，是贤孝之子，其余悉备数也；积方重车，中有能益年者，是真方也，其余悉非也，天下若此比类众多，不可胜记豫说也。

真人自深思其意，吾文以一推万，足以明天下之道矣，故令使真人付道子上德之君，拘校凡文、人辞、圣书者明，以示众贤，使一俱觉，解迷与惑也。已拘校凡文之后，灾日去矣。

夫邪文邪言，乃是奸灾之主人也；夫正文正言，乃逐除邪奸恶之吏也，文已正，言已正，奸伪无主人，则无于止宿也。夫邪文邪言为奸主人，比若盗贼有主舍止宿者，主人已死亡，盗贼无缘复得来止息也。真人亦晓知之耶？”“唯唯。”

“行，天道之为法，以一况万，亦不可尽书也。真人得之，自深惟思其要意，贤明心有九孔易达，见文自大觉矣，勿复问也，曾文。”“唯唯。”

“文多使人眩冥，不若举其一纲，使万目自列而张也。故万民扰扰，不若一帝王也；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蛟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天道广从，无复穷极，不若一元气与天持其命纲也。

贤者上德之君，深思吾言，寿自长也。后世共思吾言，自父慈子孝，日广且明也。母爱妇顺，俱一国旦而贤良也。大小争为善，后者无强也。不知复有邪文，佞人因以蔽也。灾变尽除，三光明也。自然之术，天神所共纯行也。

为道如此乎，大乐何有伤？遂以为法，乃天行也。谁书记之？是乃天地神明也。以征之文，与天地响相应也，是天合信符也。上君贤者宜共察此辞，行之者日兴，与时宜为期，得天地之欲，故吉哉。

阴阳顺行风雨时，万变除去以征书，吾不自誉也，诚知之，不但饰言也，宜疾效之。真人知之耶？”

“唯唯。”“行去矣，行去矣。精之详之，道自来。”“唯唯。”

男女反形诀第一百五十九

“愿复请问一疑事。”“言之。”“天师前所赐子愚生书本文，有男女反形，愿闻其意。”“噫！子书略已说可睹，何故复问之乎？”“心愚闭，难闻示，唯及天师诀问之。”

“诺，安坐，方为子言之。天地之性，阳好阴，阴好阳，故阳当变于阴，阴当变于阳。凡阴阳之道，皆如此矣。更相好，故其开练日疾，但宜□□以品诀之耳，不可径以示教人也，且入邪中。然子明听，阳者以其形反为阴形，阴者以其形反为阳形，正自以其身，为其人

形容也，不可径及也且中于耶。”

“唯唯，若且晓而疑也。”“噫！子何一难示也。但便以自身为其形，阳者若阴人身也，阴者若阳人身也。”“唯唯。”“子已知矣，行去，事可知。”“唯唯。”

右集难解凡文方诀简贤得失实阴阳反形以致道

包天裹地守气不绝诀第一百六十

“愿及天师请问一事乃止。”“行言，何疑哉！”“凡道包天裹地，谁持其气候者？”“深哉远哉妙哉！子之所问也。何睹而问此？”“有睹有见，见天地之道，独不知穷极，故怪而问之也。”

“善哉，子之言入微意。然天地之道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守气而不绝也，故天专以气为吉凶也，万物象之，无气则终死也。子欲不终穷，宜与气为玄牝，象天为之，安得死也。

亦不可卒得，乃成幽室也，入室思道，自不食与气结也，因为天地神明毕也，不复与于俗治也，乃上从天太一也，朝于中极，受符而行，周流洞达六方八远，无穷时也。子思书言，自得之也，为神之阶可见矣，去世上天而治，不复见矣。

子欲重知其明效也，世不可得久有而独治也。故得道者，则当飞上天，亦是其去世也。不肯力为道者，死当下入地，会不得久居是中部也。故天地开辟以来，更去避世，圣文常格在而不见其人，是明效也。不死得道，则当上天；死则当下入地，不得久当害中和之路也。

子得吾文，自深思其意，欲乐上行常生在，与天并力，随四时天下祭祀而饮食者，努力为真道，是其污法也。若不乐常在而乐死者，弃道随俗，亦将归地下，不得久睹天日月星历也。吾文□□，万万不失一也。故古者圣贤人尽去，今无见者，是其大效也。子自思之，乐上则上，乐下则下，无夺子志者也。

故吾为太平德君制作法度，不限一人也。夫太平气来，有一人自冤不得其欲者，则上皇平气不得俱来至也，故天教吾广开辟其路，使得自恣自择可为也。贤明欲乐活者，可学吾文，思其意，入室成道，可得活；贤柔欲乐辅帝王治，象吾文为之，可以致太平；欲乐居家治生畜财者，思吾文，可竟其天年而终死，故各为得其所愿，无大自冤者也。故太平之气得来前也，平之为言者，乃平平无冤者，故为平也，是故德君以治，太平之气立来也。所以然者，乃天下无自冤者，各自得其所乐。

所以敕真人以付上德之君者，上德之君，其用心必仁贤而明，明者不夺人所欲，必得天下之心，欲承天意，以道归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署置官得失诀第一百六十一

“行且重戒真人一言，使其有似天行也。天之为行，不夺人所欲为也；地之为行，亦不夺人所欲为也；明君之为行，亦乐象天地不夺人所为也。与天地相似，故能独长称天地，得其心也。子知之耶？”“唯唯。”

“夫天且为恶，其岁且大凶者，常害人所为，故民无可收也，其岁凶饥寒也。是故地将为恶也，伤人所养，其根不固而有病也，其岁不成多伤，民困穷也。衰恶之君将凶，署置不以其人所任职，名为故乱天官，犯天禁，失天仪。

反复就责而罪之，不原其力所不及，人之所不及，比若一旦使君王步行百里，恐其不能到而道止也。人所不及，正是此也，故不择选入而妄事署其职，则名为愁人而危其国也，则名为乱治政败也。夫天地极神且明，尚不敢夺人所欲为，夺之则为大凶岁也，何况人哉！真人宁解迷晓耶？”

“唯唯。诚得随其国，以师书授之，因就其俗示之、晓之、解之。”“行，子可谓晓事之生。天不夺人愿也，子行正自得天命，年日益增，何有穷已。子学不求居世尊荣，何复求

索？得天意而增年！今已告子，子今宁能说不耶？”

“然，其受恩大喜，无复有所恨，但恐力极行，以师文授教，恐不能一旦而遍也。”“何必一旦而遍，但为之不止，自舟流不久。”“唯唯，受严教，不敢虽绳墨。”“子已知其意，吾无复以戒子也。行，辞小竟，事毕。异日有疑，乃复来。”“唯唯。”

右大集难问天地气候为道与不吉凶君署置官得失文

太平经合校卷九十九 己部之十四

乘云驾龙图第一百六十二

（图见插页）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 己部之十五

东壁图第一百六十三

（图见插页）

著东壁

上古神人戒弟子后学者为善图象，阴祐利人常吉，其功增倍。阳善者，人即相冗答而解。阴善者，乃天地诸神知之，故增倍也。积德者富，人爱好之，其善自日来也，人之所誉，鬼神亦然，因而祐助之。好道者长寿，乃与阴阳同其忧，顺皇灵之行、天地之性，得其道理，故天祐之也，失者乱，故天不祐之也。夫求善以善，无可怪者。学以仁得之，道之始也；以德得之，道之中和也；以道得之，道之上也。

咄咄！慎之慎之，行无妄也。极思此书，传之后世，可无伤也。随四时转，道之上也。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以类相呼，不失其身。

天道无私，但行之所致，故前有弟子，后有善气，趣学不止，令命得阳遂也，或得长寿身不败，故为善，乃于内外神反为其除害。弟子居前，主为其对，物有自然，天下之事，各从其类也。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一 己部之十六

西壁图第一百六十四

（图见插页）

上古神人、真人诫后学者为恶图象，无为阴贼，不好顺事，反好为害嫉妒，令人死凶。天道不可强劫，劫必致兵丧，威之死灭世。亡道神书必败，欲以为利，反以为害，此即响应天地之性也，乃致自然之际会，审乐以长存，慎之慎之，无好无害，善者自兴，恶者自败。观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从其类，毛发之间，无有过差，但人不自精，自以不知，罪名一著，无可奈何。不守其本，身死有余过，乃为恶于内，邪气相召于外，故前有害狱，后有恶鬼，皆来趋斗，欲止不得也，因以亡身。故画象以示后来，贤明得之以为大诫，愚者不信道，自若忽事，书审如言，不失铢分。故守柔者长寿，好斗者令人不存。物事各从其类，不复得还，虽悔之无益，鬼已著焉。见诫当觉，以时自还，今尚未伤，固可得为善人。善者乃上行，恶者下降。天道无私，乃有自然，故不失法也，其事若神。

右著西壁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二 己部之十七

神人自序出书图服色诀第一百六十五

“吾本少学而不止，精神念之，涕常欲下，为此积久，蒙皇天大恩，今日幸得逢天师人于旷野。始学若亏，司问小事外浮华也。本求守一养性之法，凡三百首，乃见天师说而无极，故敢问身宁可得长存与？不见天师说而无极，故敢问小政事。见师说无极，乃敢具问天地开辟以来，帝王更相承负愁苦，天灾变怪讫不绝，何以除之。又群神无故共害人，人不得竟其年命，以何止之。今受天师严教深戒之后，宜何时出此止奸伪、兴天地道之书乎？”

“乙巳而出以付邮客而往通之者也。后世岁岁在玄甲，乃出之，是天诸甲之首、最上旬也。与元气为初，乃以书前后付国家，可以解天地初起以来更相承负之厄会也。”

“比付当以何字？”“其文教积累其字，独自深知之，勿令泄皇天上和与第一之道也，将传与能往付者，共分别解之。比到玄甲，使其愤愤如有求吾书者，以守一、浮华为前以付之。已付邮客方士，往付上有至德之君。”

“何谓也？”“得而防行之，即其人也；不知行之，即非其人也，真人勿先出之也，且天威怒，反杀人也。吾戒悉尽于是矣，所以□□，诚畏天有言也。”

“今天师教敕下愚弟子，胸中缕缕若且可知，不敢负也。诚问著图者，画神衣云何哉？”“皆象天法，无随俗事也。今不晓天法，其人图大小，自以意为衣。衣者，随五行色也，今使母含子，居其内，以色相次也。大重之衣，五也；中重之衣，四也；小重之衣，三也；微重之衣象阴阳，二也；大集之衣，乱彩六重也。”

愿闻大重何象，象五行气相合也。四重何象，象四时转相生也。三重何象，象父母子阴阳合和也。二重何象，象王相气相及也。六重何象，象六方之彩杂也，故天下有杂色也，此之谓。”

“善哉善哉！”“行去，慎图密文。”“唯唯。今弟子至愚且贱，蒙恩得与天师文用日久，凡事响且毕，愿更问一疑。”“平言，何等也？”

“今见天地开辟以来，文书前后出非一，乃积多复多，河洛出之，今此书，何不须河洛出之乎？”“善哉善哉！子今难也。天使子言，可谓得其意矣。今天悉使吾为帝王、人民具出陈承负之责会也，文书积众多，不可以河洛出之也。夫河洛文书，文多当见其策，文多难以策悉知之，故天因人出之也，天乃深知吾而为其言，知而具难问，故反使子与吾共传其要言也。子亦自知学，而不得道心，真人何为来哉？”“今愚蔽暗，不自知也。”

右问闭藏出其图画衣服文

位次传文闭绝即病诀第一百六十六

“子为天来学问疑，吾为天授子也。”“愿闻其诀意，以何明之也？其以又明之云何哉？”“今有德之君得吾书，心解行之，与众贤共议，以化凡民，必与天立响相应，是其明证也。吾道以诚成，不设伪言，行已诀矣。”

“唯唯。弟子无状，数愁天师不也。”“子不好问，亦无从知之也。吾含此学久矣，无可与语者，故不得以时传之。今使人不知白黑，其过在吾也。今得传真人问，诚喜甚喜，比若春得登台，而出见天无异。”“何乎哉？”“天怨结有剧病，变不绝，此其悒悒不通，得与子言喜也。”

“天师何不自往与之？”“位次不得也。吾位职在天，真人位职在地，地者出万物，故天生者，于地养之，故吾传道于真人。地生君王、凡民、万二千物，悉得阳施，从阴中出，故子

得传于人。”

“善哉善哉！愚生大自怪，当得此。响不力问天师，无由知之也，但猜疑故也，敢冒过问之耳。”“善乎！是名为晓事之生。是亦非独子力也，实天授子心，使其言也。”

“今蔽塞，不自知。”“行，今使子大自知，照若日月之光。子以吾言不诚信也，夫天虽欲有所出，不与人语，难知情。吾书承天教令，明丹青也。子为不然，今私匿闭绝吾文，而不以时出之，天即且病子灾子；子或遏之犹不出，子已凶矣，是其天使子来学问明证也，使真人出之明信也。”“善哉善哉！”“真人重戒慎之。”

“唯唯。今天师职在天，覆加不得已，欲复请问一疑。”“不敢言乎？行！”“今凡天事，皆为天使，有所传耶，独天师与愚生邪？”“噫！子益愚何？知天下凡物，皆为天使，故各有所职，共成天道也。一物不具足，即天道有不具者，子何故乃不知是乎？其冥冥何剧也。”“愚蒙未悉开，得天师解之昭然。”“行，子亦易示矣。行努力，勉之。凡民各有所职，乃复为天使物，敢独自劳，自然也。”“不敢不敢。”“行去矣。”

经文部数所应诀第一百六十七

天数之始也，是故天地未分之时，积气都合为一，分为二，成夫妇。天下施于地，怀妊于玄冥，字为甲子。布根东北，丑与寅。始见于卯，毕生东南，辰与巳。垂枝于南，养于午。向老西南，未与申。成西方，日入酉。毕藏西北，戌与亥。故起数于一，十而止。十者，十干之始，五行之本也。

数以一乘十，百而备是也。故天生内百日，故毕终。是故斗建于辰，破于戌。建者，立也，故万物欲毕生。破者，败也，万物毕死于戌。数从天地八方，十而备。阴阳建破，以此往来，复其故，随天斗所指以明事。吾书乃为除害气，故象天为法。

右问天师书文征信明诀。

天受人命，自有格法。天地所私者三十岁，比若天地日月相推，有余闰也，故为私命。过此者，应为仙人。天命：上寿百二十为度，地寿百岁为度，人寿八十岁为度，霸寿以六十岁为度，侏寿五十岁为度。过此已下，死生无复数者，悉被承负之灾责也。故诫冤乎！

此人生各得天算，有常法，今多不能尽其算者，天算积无訾，故人有善，得增算，皆此余算增之。欲知大效，比若一里有十户，户有千亩田，其九户为恶，尽死灭，独一户为善，并得九户田业，此之谓也。

不望阴阳祐人，今人或不得其数而望得天报者，会不得天报也。今日食人，而后日住食之，不名为食人，名为寄粮。今日饮人，而后日往饮之，不名为饮人，名为寄浆。今日代人负重，而后日往寄重焉，不名代人持重，乃名寄装。今日授人力，而后日报之，不名为助人，名为交功。今人誉举人，而后日见誉举，不名为誉举人也，乃名为更迭相称，如此比类者众多，不可胜记。如此者，皆无天报也。

然人不祐吾，吾独阴祐之，天报此人。言我为恶，我独为善，天报此人；人不加功于我，我独乐加功焉，天报此人；人不食饮我，我独乐食饮之，天报此人；人尽习教为虚伪行，以相欺殆，我独教人为善，至诚信，天报此人；人尽言天地无知，我独阴畏承事之，天报此人；人尽阴欲欺其君上，我独阴祐利之，不敢欺，天报此人；父母不爱我，我独爱祐之，天报此人。如是比类者众多，不可胜记。

真人自计之。上士求天报，中士求人报，下愚不施反求报。上善之人得天报者度也，中善之人得人报，故爱利之而仕之。下愚无功而强报，故天地人共恶而诛之。

故上皇皇天之气悉下生，后土之气悉上养，五行之气悉并力，四时之气悉和合，三光更明，天下同心为一。天性为行，最尊之重之，爱之祐之。天性既善悉生，万物无不置也；地性善养，万物而无不置也；圣人悉乐理天地，而万物受其功。大善神真仙人助天地行，不敢自苦也，悉与元气同，与天心相得，故独长吉而无凶也。

古者圣人贤人，深思远虑，乃知天道意，但专阴行善，不敢为恶也，深睹皇天明禁。下乃背而加之，学问浅劣，复不信天禁，故难移矣，失而早亡矣。

愿闻天寿百二十岁、地寿百岁、人寿八十岁、霸寿六十岁、作寿五十岁。三正起于东方，天之首端也。岁月极于东北，天极也。夫天寿者，数之刚也。东北，物之始也，一年大数终于此，故百二十为象天也。

地者，阴也，常受施西北，为极阴也。阴者杀而阳生，故亥者核也，阴终西北角也。西北为地之司命，故地寿得百岁。

八十、六十者，阳止阴起，方立秋，秋者白气、白虎持事，故霸命也。

五十者，阳气兴长于上，阴气伏起于下，阴作阳化，故为作命。过此而下，悉曰无常命，诚冤结哉！

今且晓子一解，可以终古自养而极者，不可忘也。人欲去凶而远害，得长寿者，本当保知自爱、自好、自亲，以此自养，乃可无凶害也。身得长保，饮食以时调之，不多不少，是其自爱自养也；而撞门户闭之，居内不与俗事，是自爱自养也；而读书无极，安贫乐贱，无忧而已，是其自爱自养也。已前，皆如是而非也。

夫自爱为言者诚，诚自爱保，自念身无足，冥目亦还自视无足，未常须臾离之，因思而忧之，乃至不食而饱，是为自爱之人也。

自好为言者，乃好念身形，形容上下，累累可睹。诚好爱不止，面目生光明也。昼夜不能忘，以为经常，因得肉飞而可强，是为自好爱之道也。

今故使男女大小老少贤不肖，共集上书，为帝王通达聪明，帝王比若中极星，默常居其处，而众星共往奏事也，大者居前，中者居中，小者居后，一星不得，辄有绝气，天行为伤。

夫星者，乃人民凡物之精光，故一人不得通于帝王，一星亦不得通也。故天气辄为乖错，地气为其逆也。故教其吏民大小，俱共上书，以通天气，以安星历，以除天病，以解帝王承负之责。

故示敕使三道行书者，恐有不通，故各自其便宜。长吏者记城郭之灾变，布道者记市道之灾变，四野者记四野之灾变，各相取长短，传以相语，共争上之。

长吏亦务上书，邑民亦务上书，行人亦务上书。长吏欲不上，恐民上之；民人不上，恐行人上之；行人不上，恐长吏上之。故使民俱坐，乃后且争上事也。吏民有信者，帝王仕之不负焉，故吏民乐为也。

帝王得以为聪明，而称王心，而长安其身。吏民得以尊天地，得以无病。天地四方俱有利，故长吉，为万万世法也。以付上德之君，使民知天意，令以自安自全，无为迷惑。大集具正事，考本天地之根，以除天恐地咎国之害，立洞极经。

于此画神人羽服，乘九龙攀升天，鸾鹤小真陪从，彩云拥前，如告别其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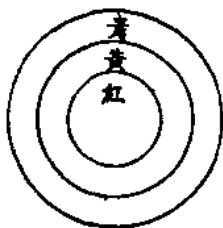
开达无闭绝，以称天心地意，转天地之灾变，畅天地之谭，使人民各居其处，万物不伤，故天出文书，令使可遥行万万里，得通其言，以畅善人，以知恶人，以解冤结。故帝王乃居百重之内，得长自安，聪明达远方也。

由太上古已来，多背叛天地，共欺其上，故灾害日兴，死者不以数也。帝王久愁，不能拘制其下为奸伪，故天遣三道文出也，通其气，乐知得失，上下和合，谏及四远卑贱，令无冤结，以称皇天心，乐灾除去，勿令天怒。

下古人心邪蔽，不若太上古之三皇，人心质朴，心意专一，各乐称天心，而忠信不欺其上，故可无文也。下古小人愚蔽，娇妄文辞，欺天地，罔冒帝王，故天地常忿怒而灾祸之。天地病除，帝王安且寿，民安其所，万物得天年，无有怨恨，阴阳顺行，群神大乐且喜悦，故为要道也。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三 庚部之一

虚无无为自然图道毕成诫第一百六十八



虚无者，乃内实外虚也，有若无也。反其胞胎，与道居也；独存其心，县龙虑也；遂为神室，聚道虚也；但与气游，故虚无也；在气与神，其余悉除也。以心为主，故得无邪也；详论其意，毋忘真书也；得之则度，可久游也；何不趣精，反与愚俱也；凶祸一至，被大灾也；弃其真朴，反成土灰也。贤者见书，诫之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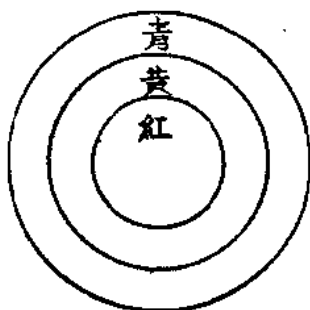
右虚无之室



无为者，无不为也，乃与道连；出婴儿前，入无间也。到于太初，乃反还也；天地初起，阴阳源也；入无为之术，身可完也；去本来末，道之患也；离其太初，难得完也；去生已远，就死门也。

好为俗事，伤魄神也；守二忘一，失其相也；可不诫哉，道之元也。子专守一，仁贤源也；天道行一，故完全也；地道行二，与鬼神邻也；审知无为，与其道最神也。详思其事，真人先也；闭子之金阙，毋令出门也；寂无声，长精神也；神气已毕，仙道之门也；易哉大道，不复烦也；天道无有亲，归仁贤也。

右无为



自然之法，乃与道连，守之则吉，失之有患。比若万物生自完，一根万枝无有神，详思其意道自陈，俱祖混沌出妙门，无增无减守自然。凡万物生自有神，千八百息人为尊，故可不死而长仙，所以蚤终失自然，禽兽尚度况人焉。愚者贱道志，下与地连，仁贤贵道，忽上天门，神道不死，鬼道终焉。子欲为之，如环无端，慎毋有奇，自益身患，亦毋妄去，令人死焉。天地之性，独贵自然，各顺其事，毋敢逆焉。道兴无为，虚无自然，高上乐之，下士患焉。

详学于师，亦毋妄言，有师道明，无师难传。学不师诀，君子不言。妄作则乱文，身自凶焉。道已毕备，便成自然。

右道毕成诫

蒼已
道乎
之木
西平
休用
得早

節 兪 護 天 三 餘 餘

[illegible]

樂 通 舟 三及 亡 亡 康 之 之

金
德

𡵓𡵓
也也

德傳 生元 德圖 生堯 德奉 生堯

透 徹 徹 分 出 无 无

𩇑 𩇒 𩇓 𩇔 𩇕 𩇖 𩇗 𩇘 𩇙 𩇚 𩇛 𩇜 𩇝 𩇞 𩇟 𩇠 𩇡 𩇢 𩇣 𩇤 𩇥 𩇦 𩇧 𩇨 𩇩 𩇪 𩇫 𩇬 𩇭 𩇮 𩇯 𩇰 𩇱 𩇲 𩇳 𩇴 𩇵 𩇶 𩇷 𩇸 𩇹 𩇺 𩇻 𩇼 𩇽 𩇾 𩇿 𩈀 𩈁 𩈂 𩈃 𩈄 𩈅 𩈆 𩈇 𩈈 𩈉 𩈊 𩈋 𩈌 𩈍 𩈎 𩈏 𩈐 𩈑 𩈒 𩈓 𩈔 𩈕 𩈖 𩈗 𩈘 𩈙 𩈚 𩈛 𩈜 𩈝 𩈞 𩈟 𩈠 𩈡 𩈢 𩈣 𩈤 𩈥 𩈦 𩈧 𩈨 𩈩 𩈪 𩈫 𩈬 𩈭 𩈮 𩈯 𩈰 𩈱 𩈲 𩈳 𩈴 𩈵 𩈶 𩈷 𩈸 𩈹 𩈺 𩈻 𩈼 𩈽 𩈾 𩈿 𩉀 𩉁 𩉂 𩉃 𩉄 𩉅 𩉆 𩉇 𩉈 𩉉 𩉊 𩉋 𩉌 𩉍 𩉎 𩉏 𩉐 𩉑 𩉒 𩉓 𩉔 𩉕 𩉖 𩉗 𩉘 𩉙 𩉚 𩉛 𩉜 𩉝 𩉞 𩉟 𩉠 𩉡 𩉢 𩉣 𩉤 𩉥 𩉦 𩉧 𩉨 𩉩 𩉪 𩉫 𩉬 𩉭 𩉮 𩉯 𩉰 𩉱 𩉲 𩉳 𩉴 𩉵 𩉶 𩉷 𩉸 𩉹 𩉺 𩉻 𩉼 𩉽 𩉾 𩉿 𩊀 𩊁 𩊂 𩊃 𩊄 𩊅 𩊆 𩊇 𩊈 𩊉 𩊊 𩊋 𩊌 𩊍 𩊎 𩊏 𩊐 𩊑 𩊒 𩊓 𩊔 𩊕 𩊖 𩊗 𩊘 𩊙 𩊚 𩊛 𩊜 𩊝 𩊞 𩊟 𩊠 𩊡 𩊢 𩊣 𩊤 𩊥 𩊦 𩊧 𩊨 𩊩 𩊪 𩊫 𩊬 𩊭 𩊮 𩊯 𩊰 𩊱 𩊲 𩊳 𩊴 𩊵 𩊶 𩊷 𩊸 𩊹 𩊺 𩊻 𩊼 𩊽 𩊾 𩊿 𩋀 𩋁 𩋂 𩋃 𩋄 𩋅 𩋆 𩋇 𩋈 𩋉 𩋊 𩋋 𩋌 𩋍 𩋎 𩋏 𩋐 𩋑 𩋒 𩋓 𩋔 𩋕 𩋖 𩋗 𩋘 𩋙 𩋚 𩋛 𩋜 𩋝 𩋞 𩋟 𩋠 𩋡 𩋢 𩋣 𩋤 𩋥 𩋦 𩋧 𩋨 𩋩 𩋪 𩋫 𩋬 𩋭 𩋮 𩋯 𩋰 𩋱 𩋲 𩋳 𩋴 𩋵 𩋶 𩋷 𩋸 𩋹 𩋺 𩋻 𩋼 𩋽 𩋾 𩋿 𩌀 𩌁 𩌂 𩌃 𩌄 𩌅 𩌆 𩌇 𩌈 𩌉 𩌊 𩌋 𩌌 𩌍 𩌎 𩌏 𩌐 𩌑 𩌒 𩌓 𩌔 𩌕 𩌖 𩌗 𩌘 𩌙 𩌚 𩌛 𩌜 𩌝 𩌞 𩌟 𩌠 𩌡 𩌢 𩌣 𩌤 𩌥 𩌦 𩌧 𩌨 𩌩 𩌪 𩌫 𩌬 𩌭 𩌮 𩌯 𩌰 𩌱 𩌲 𩌳 𩌴 𩌵 𩌶 𩌷 𩌸 𩌹 𩌺 𩌻 𩌼 𩌽 𩌾 𩌿 𩍀 𩍁 𩍂 𩍃 𩍄 𩍅 𩍆 𩍇 𩍈 𩍉 𩍊 𩍋 𩍌 𩍍 𩍎 𩍏 𩍐 𩍑 𩍒 𩍓 𩍔 𩍕 𩍖 𩍗 𩍘 𩍙 𩍚 𩍛 𩍜 𩍝 𩍞 𩍟 𩍠 𩍡 𩍢 𩍣 𩍤 𩍥 𩍦 𩍧 𩍨 𩍩 𩍪 𩍫 𩍬 𩍭 𩍮 𩍯 𩍰 𩍱 𩍲 𩍳 𩍴 𩍵 𩍶 𩍷 𩍸 𩍹 𩍺 𩍻 𩍼 𩍽 𩍾 𩍿 𩎀 𩎁 𩎂 𩎃 𩎄 𩎅 𩎆 𩎇 𩎈 𩎉 𩎊 𩎋 𩎌 𩎍 𩎎 𩎏 𩎐 𩎑 𩎒 𩎓 𩎔 𩎕 𩎖 𩎗 𩎘 𩎙 𩎚 𩎛 𩎜 𩎝 𩎞 𩎟 𩎠 𩎡 𩎢 𩎣 𩎤 𩎥 𩎦 𩎧 𩎨 𩎩 𩎪 𩎫 𩎬 𩎭 𩎮 𩎯 𩎰 𩎱 𩎲 𩎳 𩎴 𩎵 𩎶 𩎷 𩎸 𩎹 𩎺 𩎻 𩎼 𩎽 𩎾 𩎿 𩏀 𩏁 𩏂 𩏃 𩏄 𩏅 𩏆 𩏇 𩏈 𩏉 𩏊 𩏋 𩏌 𩏍 𩏎 𩏏 𩏐 𩏑 𩏒 𩏓 𩏔 𩏕 𩏖 𩏗 𩏘 𩏙 𩏚 𩏛 𩏜 𩏝 𩏞 𩏟 𩏠 𩏡 𩏢 𩏣 𩏤 𩏥 𩏦 𩏧 𩏨 𩏩 𩏪 𩏫 𩏬 𩏭 𩏮 𩏯 𩏰 𩏱 𩏲 𩏳 𩏴 𩏵 𩏶 𩏷 𩏸 𩏹 𩏺 𩏻 𩏼 𩏽 𩏾 𩏿 𩐀 𩐁 𩐂 𩐃 𩐄 𩐅 𩐆 𩐇 𩐈 𩐉 𩐊 𩐋 𩐌 𩐍 𩐎 𩐏 𩐐 𩐑 𩐒 𩐓 𩐔 𩐕 𩐖 𩐗 𩐘 𩐙 𩐚 𩐛 𩐜 𩐝 𩐞 𩐟 𩐠 𩐡 𩐢 𩐣 𩐤 𩐥 𩐦 𩐧 𩐨 𩐩 𩐪 𩐫 𩐬 𩐭 𩐮 𩐯 𩐰 𩐱 𩐲 𩐳 𩐴 𩐵 𩐶 𩐷 𩐸 𩐹 𩐺 𩐻 𩐼 𩐽 𩐾 𩐿 𩑀 𩑁 𩑂 𩑃 𩑄 𩑅 𩑆 𩑇 𩑈 𩑉 𩑊 𩑋 𩑌 𩑍 𩑎 𩑏 𩑐 𩑑 𩑒 𩑓 𩑔 𩑕 𩑖 𩑗 𩑘 𩑙 𩑚 𩑛 𩑜 𩑝 𩑞 𩑟 𩑠 𩑡 𩑢 𩑣 𩑤 𩑥 𩑦 𩑧 𩑨 𩑩 𩑪 𩑫 𩑬 𩑭 𩑮 𩑯 𩑰 𩑱 𩑲 𩑳 𩑴 𩑵 𩑶 𩑷 𩑸 𩑹 𩑺 𩑻 𩑼 𩑽 𩑾 𩑿 𩒀 𩒁 𩒂 𩒃 𩒄 𩒅 𩒆 𩒇 𩒈 𩒉 𩒊 𩒋 𩒌 𩒍 𩒎 𩒏 𩒐 𩒑 𩒒 𩒓 𩒔 𩒕 𩒖 𩒗 𩒘 𩒙 𩒚 𩒛 𩒜 𩒝 𩒞 𩒟 𩒠 𩒡 𩒢 𩒣 𩒤 𩒥 𩒦 𩒧 𩒨 𩒩 𩒪 𩒫 𩒬 𩒭 𩒮 𩒯 𩒰 𩒱 𩒲 𩒳 𩒴 𩒵 𩒶 𩒷 𩒸 𩒹 𩒺 𩒻 𩒼 𩒽 𩒾 𩒿 𩓀 𩓁 𩓂 𩓃 𩓄 𩓅 𩓆 𩓇 𩓈 𩓉 𩓊 𩓋 𩓌 𩓍 𩓎 𩓏 𩓐 𩓑 𩓒 𩓓 𩓔 𩓕 𩓖 𩓗 𩓘 𩓙 𩓚 𩓛 𩓜 𩓝 𩓞 𩓟 𩓠 𩓡 𩓢 𩓣 𩓤 𩓥 𩓦 𩓧 𩓨 𩓩 𩓪 𩓫 𩓬 𩓭 𩓮 𩓯 𩓰 𩓱 𩓲 𩓳 𩓴 𩓵 𩓶 𩓷 𩓸 𩓹 𩓺 𩓻 𩓼 𩓽 𩓾 𩓿 𩔀 𩔁 𩔂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反反
夫夫

朱限郎

𦵏 𦵏 兕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桑
士也
為月
左水
𠂔
𠂔
𠂔

南馬 南牛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通水 二二

其其
之之

𣎵 𣎶 𣎷 𣎸 𣎹 𣎺 𣎻 𣎼 𣎽 𣎾 𣎿 𣏀 𣏁 𣏂 𣏃 𣏄 𣏅 𣏆 𣏇 𣏈 𣏉 𣏊 𣏋 𣏌 𣏍 𣏎 𣏏 𣏐 𣏑 𣏒 𣏓 𣏔 𣏕 𣏖 𣏗 𣏘 𣏙 𣏚 𣏛 𣏜 𣏝 𣏞 𣏟 𣏠 𣏡 𣏢 𣏣 𣏤 𣏥 𣏦 𣏧 𣏨 𣏩 𣏪 𣏫 𣏬 𣏭 𣏮 𣏯 𣏰 𣏱 𣏲 𣏳 𣏴 𣏵 𣏶 𣏷 𣏸 𣏹 𣏺 𣏻 𣏼 𣏽 𣏾 𣏿 𣐀 𣐁 𣐂 𣐃 𣐄 𣐅 𣐆 𣐇 𣐈 𣐉 𣐊 𣐋 𣐌 𣐍 𣐎 𣐏 𣐐 𣐑 𣐒 𣐓 𣐔 𣐕 𣐖 𣐗 𣐘 𣐙 𣐚 𣐛 𣐜 𣐝 𣐞 𣐟 𣐠 𣐡 𣐢 𣐣 𣐤 𣐥 𣐦 𣐧 𣐨 𣐩 𣐪 𣐫 𣐬 𣐭 𣐮 𣐯 𣐰 𣐱 𣐲 𣐳 𣐴 𣐵 𣐶 𣐷 𣐸 𣐹 𣐺 𣐻 𣐼 𣐽 𣐾 𣐿 𣑀 𣑁 𣑂 𣑃 𣑄 𣑅 𣑆 𣑇 𣑈 𣑉 𣑊 𣑋 𣑌 𣑍 𣑎 𣑏 𣑐 𣑑 𣑒 𣑓 𣑔 𣑕 𣑖 𣑗 𣑘 𣑙 𣑚 𣑛 𣑜 𣑝 𣑞 𣑟 𣑠 𣑡 𣑢 𣑣 𣑤 𣑥 𣑦 𣑧 𣑨 𣑩 𣑪 𣑫 𣑬 𣑭 𣑮 𣑯 𣑰 𣑱 𣑲 𣑳 𣑴 𣑵 𣑶 𣑷 𣑸 𣑹 𣑺 𣑻 𣑼 𣑽 𣑾 𣑿 𣒀 𣒁 𣒂 𣒃 𣒄 𣒅 𣒆 𣒇 𣒈 𣒉 𣒊 𣒋 𣒌 𣒍 𣒎 𣒏 𣒐 𣒑 𣒒 𣒓 𣒔 𣒕 𣒖 𣒗 𣒘 𣒙 𣒚 𣒛 𣒜 𣒝 𣒞 𣒟 𣒠 𣒡 𣒢 𣒣 𣒤 𣒥 𣒦 𣒧 𣒨 𣒩 𣒪 𣒫 𣒬 𣒭 𣒮 𣒯 𣒰 𣒱 𣒲 𣒳 𣒴 𣒵 𣒶 𣒷 𣒸 𣒹 𣒺 𣒻 𣒼 𣒽 𣒾 𣒿 𣓀 𣓁 𣓂 𣓃 𣓄 𣓅 𣓆 𣓇 𣓈 𣓉 𣓊 𣓋 𣓌 𣓍 𣓎 𣓏 𣓐 𣓑 𣓒 𣓓 𣓔 𣓕 𣓖 𣓗 𣓘 𣓙 𣓚 𣓛 𣓜 𣓝 𣓞 𣓟 𣓠 𣓡 𣓢 𣓣 𣓤 𣓥 𣓦 𣓧 𣓨 𣓩 𣓪 𣓫 𣓬 𣓭 𣓮 𣓯 𣓰 𣓱 𣓲 𣓳 𣓴 𣓵 𣓶 𣓷 𣓸 𣓹 𣓺 𣓻 𣓼 𣓽 𣓾 𣓿 𣔀 𣔁 𣔂 𣔃 𣔄 𣔅 𣔆 𣔇 𣔈 𣔉 𣔊 𣔋 𣔌 𣔍 𣔎 𣔏 𣔐 𣔑 𣔒 𣔓 𣔔 𣔕 𣔖 𣔗 𣔘 𣔙 𣔚 𣔛 𣔜 𣔝 𣔞 𣔟 𣔠 𣔡 𣔢 𣔣 𣔤 𣔥 𣔦 𣔧 𣔨 𣔩 𣔪 𣔫 𣔬 𣔭 𣔮 𣔯 𣔰 𣔱 𣔲 𣔳 𣔴 𣔵 𣔶 𣔷 𣔸 𣔹 𣔺 𣔻 𣔼 𣔽 𣔾 𣔿 𣕀 𣕁 𣕂 𣕃 𣕄 𣕅 𣕆 𣕇 𣕈 𣕉 𣕊 𣕋 𣕌 𣕍 𣕎 𣕏 𣕐 𣕑 𣕒 𣕓 𣕔 𣕕 𣕖 𣕗 𣕘 𣕙 𣕚 𣕛 𣕜 𣕝 𣕞 𣕟 𣕠 𣕡 𣕢 𣕣 𣕤 𣕥 𣕦 𣕧 𣕨 𣕩 𣕪 𣕫 𣕬 𣕭 𣕮 𣕯 𣕰 𣕱 𣕲 𣕳 𣕴 𣕵 𣕶 𣕷 𣕸 𣕹 𣕺 𣕻 𣕼 𣕽 𣕾 𣕿 𣖀 𣖁 𣖂 𣖃 𣖄 𣖅 𣖆 𣖇 𣖈 𣖉 𣖊 𣖋 𣖌 𣖍 𣖎 𣖏 𣖐 𣖑 𣖒 𣖓 𣖔 𣖕 𣖖 𣖗 𣖘 𣖙 𣖚 𣖛 𣖜 𣖝 𣖞 𣖟 𣖠 𣖡 𣖢 𣖣 𣖤 𣖥 𣖦 𣖧 𣖨 𣖩 𣖪 𣖫 𣖬 𣖭 𣖮 𣖯 𣖰 𣖱 𣖲 𣖳 𣖴 𣖵 𣖶 𣖷 𣖸 𣖹 𣖺 𣖻 𣖼 𣖽 𣖾 𣖿 𣗀 𣗁 𣗂 𣗃 𣗄 𣗅 𣗆 𣗇 𣗈 𣗉 𣗊 𣗋 𣗌 𣗍 𣗎 𣗏 𣗐 𣗑 𣗒 𣗓 𣗔 𣗕 𣗖 𣗗 𣗘 𣗙 𣗚 𣗛 𣗜 𣗝 𣗞 𣗟 𣗠 𣗡 𣗢 𣗣 𣗤 𣗥 𣗦 𣗧 𣗨 𣗩 𣗪 𣗫 𣗬 𣗭 𣗮 𣗯 𣗰 𣗱 𣗲 𣗳 𣗴 𣗵 𣗶 𣗷 𣗸 𣗹 𣗺 𣗻 𣗼 𣗽 𣗾 𣗿 𣘀 𣘁 𣘂 𣘃 𣘄 𣘅 𣘆 𣘇 𣘈 𣘉 𣘊 𣘋 𣘌 𣘍 𣘎 𣘏 𣘐 𣘑 𣘒 𣘓 𣘔 𣘕 𣘖 𣘗 𣘘 𣘙 𣘚 𣘛 𣘜 𣘝 𣘞 𣘟 𣘠 𣘡 𣘢 𣘣 𣘤 𣘥 𣘦 𣘧 𣘨 𣘩 𣘪 𣘫 𣘬 𣘭 𣘮 𣘯 𣘰 𣘱 𣘲 𣘳 𣘴 𣘵 𣘶 𣘷 𣘸 𣘹 𣘺 𣘻 𣘼 𣘽 𣘾 𣘿 𣙀 𣙁 𣙂 𣙃 𣙄 𣙅 𣙆 𣙇 𣙈 𣙉 𣙊 𣙋 𣙌 𣙍 𣙎 𣙏 𣙐 𣙑 𣙒 𣙓 𣙔 𣙕 𣙖 𣙗 𣙘 𣙙 𣙚 𣙛 𣙜 𣙝 𣙞 𣙟 𣙠 𣙡 𣙢 𣙣 𣙤 𣙥 𣙦 𣙧 𣙨 𣙩 𣙪 𣙫 𣙬 𣙭 𣙮 𣙯 𣙰 𣙱 𣙲 𣙳 𣙴 𣙵 𣙶 𣙷 𣙸 𣙹 𣙺 𣙻 𣙼 𣙽 𣙾 𣙿 𣚀 𣚁 𣚂 𣚃 𣚄 𣚅 𣚆 𣚇 𣚈 𣚉 𣚊 𣚋 𣚌 𣚍 𣚎 𣚏 𣚐 𣚑 𣚒 𣚓 𣚔 𣚕 𣚖 𣚗 𣚘 𣚙 𣚚 𣚛 𣚜 𣚝 𣚞 𣚟 𣚠 𣚡 𣚢 𣚣 𣚤 𣚥 𣚦 𣚧 𣚨 𣚩 𣚪 𣚫 𣚬 𣚭 𣚮 𣚯 𣚰 𣚱 𣚲 𣚳 𣚴 𣚵 𣚶 𣚷 𣚸 𣚹 𣚺 𣚻 𣚼 𣚽 𣚾 𣚿 𣛀 𣛁 𣛂 𣛃 𣛄 𣛅 𣛆 𣛇 𣛈 𣛉 𣛊 𣛋 𣛌 𣛍 𣛎 𣛏 𣛐 𣛑 𣛒 𣛓 𣛔 𣛕 𣛖 𣛗 𣛘 𣛙 𣛚 𣛛 𣛜 𣛝 𣛞 𣛟 𣛠 𣛡 𣛢 𣛣 𣛤 𣛥 𣛦 𣛧

天元 左左 己己 芍 僊僊 三水

[illegible]

左左
无无
為為
改改
天天
天
為為
馬馬
顛顛
顛顛
月復
行行

可也
 死死
 夕已
 貞貞

僕僕
死死
章章
玉玉

豐又 飡人 戌土 皆絕 共世 黑炎

合 為 為 散 為 為 平 五 已 迂 又 又 又 又

為
三
為
五
餘
人

未
 為屬
 天
 世
 聚
 屬

昔文
昔目

桑 𣎵 𣎶 𣎷 𣎸 𣎹 𣎺

[illegible]

勿リ 然イ 天 道

白及 津季 攷陰

差
 用用
 用及
 其其
 爰
 已
 差

朱朱
乃乃
卿卿

蹙
蹙
其
其
人
人
蹙
蹙
蹙
蹙
蹙
蹙

兪 𪛗 𪛘 𪛙 𪛚 𪛛 𪛜 𪛝 𪛞 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𪜀 𪜁 𪜂 𪜃 𪜄 𪜅 𪜆 𪜇 𪜈 𪜉 𪜊 𪜋 𪜌 𪜍 𪜎 𪜏 𪜐 𪜑 𪜒 𪜓 𪜔 𪜕 𪜖 𪜗 𪜘 𪜙 𪜚 𪜛 𪜜 𪜝 𪜞 𪜟 𪜠 𪜡 𪜢 𪜣 𪜤 𪜥 𪜦 𪜧 𪜨 𪜩 𪜪 𪜫 𪜬 𪜭 𪜮 𪜯 𪜰 𪜱 𪜲 𪜳 𪜴 𪜵 𪜶 𪜷 𪜸 𪜹 𪜺 𪜻 𪜼 𪜽 𪜾 𪜿 𪝀 𪝁 𪝂 𪝃 𪝄 𪝅 𪝆 𪝇 𪝈 𪝉 𪝊 𪝋 𪝌 𪝍 𪝎 𪝏 𪝐 𪝑 𪝒 𪝓 𪝔 𪝕 𪝖 𪝗 𪝘 𪝙 𪝚 𪝛 𪝜 𪝝 𪝞 𪝟 𪝠 𪝡 𪝢 𪝣 𪝤 𪝥 𪝦 𪝧 𪝨 𪝩 𪝪 𪝫 𪝬 𪝭 𪝮 𪝯 𪝰 𪝱 𪝲 𪝳 𪝴 𪝵 𪝶 𪝷 𪝸 𪝹 𪝺 𪝻 𪝼 𪝽 𪝾 𪝿 𪞀 𪞁 𪞂 𪞃 𪞄 𪞅 𪞆 𪞇 𪞈 𪞉 𪞊 𪞋 𪞌 𪞍 𪞎 𪞏 𪞐 𪞑 𪞒 𪞓 𪞔 𪞕 𪞖 𪞗 𪞘 𪞙 𪞚 𪞛 𪞜 𪞝 𪞞 𪞟 𪞠 𪞡 𪞢 𪞣 𪞤 𪞥 𪞦 𪞧 𪞨 𪞩 𪞪 𪞫 𪞬 𪞭 𪞮 𪞯 𪞰 𪞱 𪞲 𪞳 𪞴 𪞵 𪞶 𪞷 𪞸 𪞹 𪞺 𪞻 𪞼 𪞽 𪞾 𪞿 𪟀 𪟁 𪟂 𪟃 𪟄 𪟅 𪟆 𪟇 𪟈 𪟉 𪟊 𪟋 𪟌 𪟍 𪟎 𪟏 𪟐 𪟑 𪟒 𪟓 𪟔 𪟕 𪟖 𪟗 𪟘 𪟙 𪟚 𪟛 𪟜 𪟝 𪟞 𪟟 𪟠 𪟡 𪟢 𪟣 𪟤 𪟥 𪟦 𪟧 𪟨 𪟩 𪟪 𪟫 𪟬 𪟭 𪟮 𪟯 𪟰 𪟱 𪟲 𪟳 𪟴 𪟵 𪟶 𪟷 𪟸 𪟹 𪟺 𪟻 𪟼 𪟽 𪟾 𪟿 𪠀 𪠁 𪠂 𪠃 𪠄 𪠅 𪠆 𪠇 𪠈 𪠉 𪠊 𪠋 𪠌 𪠍 𪠎 𪠏 𪠐 𪠑 𪠒 𪠓 𪠔 𪠕 𪠖 𪠗 𪠘 𪠙 𪠚 𪠛 𪠜 𪠝 𪠞 𪠟 𪠠 𪠡 𪠢 𪠣 𪠤 𪠥 𪠦 𪠧 𪠨 𪠩 𪠪 𪠫 𪠬 𪠭 𪠮 𪠯 𪠰 𪠱 𪠲 𪠳 𪠴 𪠵 𪠶 𪠷 𪠸 𪠹 𪠺 𪠻 𪠼 𪠽 𪠾 𪠿 𪡀 𪡁 𪡂 𪡃 𪡄 𪡅 𪡆 𪡇 𪡈 𪡉 𪡊 𪡋 𪡌 𪡍 𪡎 𪡏 𪡐 𪡑 𪡒 𪡓 𪡔 𪡕 𪡖 𪡗 𪡘 𪡙 𪡚 𪡛 𪡜 𪡝 𪡞 𪡟 𪡠 𪡡 𪡢 𪡣 𪡤 𪡥 𪡦 𪡧 𪡨 𪡩 𪡪 𪡫 𪡬 𪡭 𪡮 𪡯 𪡰 𪡱 𪡲 𪡳 𪡴 𪡵 𪡶 𪡷 𪡸 𪡹 𪡺 𪡻 𪡼 𪡽 𪡾 𪡿 𪢀 𪢁 𪢂 𪢃 𪢄 𪢅 𪢆 𪢇 𪢈 𪢉 𪢊 𪢋 𪢌 𪢍 𪢎 𪢏 𪢐 𪢑 𪢒 𪢓 𪢔 𪢕 𪢖 𪢗 𪢘 𪢙 𪢚 𪢛 𪢜 𪢝 𪢞 𪢟 𪢠 𪢡 𪢢 𪢣 𪢤 𪢥 𪢦 𪢧 𪢨 𪢩 𪢪 𪢫 𪢬 𪢭 𪢮 𪢯 𪢰 𪢱 𪢲 𪢳 𪢴 𪢵 𪢶 𪢷 𪢸 𪢹 𪢺 𪢻 𪢼 𪢽 𪢾 𪢿 𪣀 𪣁 𪣂 𪣃 𪣄 𪣅 𪣆 𪣇 𪣈 𪣉 𪣊 𪣋 𪣌 𪣍 𪣎 𪣏 𪣐 𪣑 𪣒 𪣓 𪣔 𪣕 𪣖 𪣗 𪣘 𪣙 𪣚 𪣛 𪣜 𪣝 𪣞 𪣟 𪣠 𪣡 𪣢 𪣣 𪣤 𪣥 𪣦 𪣧 𪣨 𪣩 𪣪 𪣫 𪣬 𪣭 𪣮 𪣯 𪣰 𪣱 𪣲 𪣳 𪣴 𪣵 𪣶 𪣷 𪣸 𪣹 𪣺 𪣻 𪣼 𪣽 𪣾 𪣿 𪤀 𪤁 𪤂 𪤃 𪤄 𪤅 𪤆 𪤇 𪤈 𪤉 𪤊 𪤋 𪤌 𪤍 𪤎 𪤏 𪤐 𪤑 𪤒 𪤓 𪤔 𪤕 𪤖 𪤗 𪤘 𪤙 𪤚 𪤛 𪤜 𪤝 𪤞 𪤟 𪤠 𪤡 𪤢 𪤣 𪤤 𪤥 𪤦 𪤧 𪤨 𪤩 𪤪 𪤫 𪤬 𪤭 𪤮 𪤯 𪤰 𪤱 𪤲 𪤳 𪤴 𪤵 𪤶 𪤷 𪤸 𪤹 𪤺 𪤻 𪤼 𪤽 𪤾 𪤿 𪥀 𪥁 𪥂 𪥃 𪥄 𪥅 𪥆 𪥇 𪥈 𪥉 𪥊 𪥋 𪥌 𪥍 𪥎 𪥏 𪥐 𪥑 𪥒 𪥓 𪥔 𪥕 𪥖 𪥗 𪥘 𪥙 𪥚 𪥛 𪥜 𪥝 𪥞 𪥟 𪥠 𪥡 𪥢 𪥣 𪥤 𪥥 𪥦 𪥧 𪥨 𪥩 𪥪 𪥫 𪥬 𪥭 𪥮 𪥯 𪥰 𪥱 𪥲 𪥳 𪥴 𪥵 𪥶 𪥷 𪥸 𪥹 𪥺 𪥻 𪥼 𪥽 𪥾 𪥿 𪦀 𪦁 𪦂 𪦃 𪦄 𪦅 𪦆 𪦇 𪦈 𪦉 𪦊 𪦋 𪦌 𪦍 𪦎 𪦏 𪦐 𪦑 𪦒 𪦓 𪦔 𪦕 𪦖 𪦗 𪦘 𪦙 𪦚 𪦛 𪦜 𪦝 𪦞 𪦟 𪦠 𪦡 𪦢 𪦣 𪦤 𪦥 𪦦 𪦧 𪦨 𪦩 𪦪 𪦫 𪦬 𪦭 𪦮 𪦯 𪦰 𪦱 𪦲 𪦳 𪦴 𪦵 𪦶 𪦷 𪦸 𪦹 𪦺 𪦻 𪦼 𪦽 𪦾 𪦿 𪧀 𪧁 𪧂 𪧃 𪧄 𪧅 𪧆 𪧇 𪧈 𪧉 𪧊 𪧋 𪧌 𪧍 𪧎 𪧏 𪧐 𪧑 𪧒 𪧓 𪧔 𪧕 𪧖 𪧗 𪧘 𪧙 𪧚 𪧛 𪧜 𪧝 𪧞 𪧟 𪧠 𪧡 𪧢 𪧣 𪧤 𪧥 𪧦 𪧧 𪧨 𪧩 𪧪 𪧫 𪧬 𪧭 𪧮 𪧯 𪧰 𪧱 𪧲 𪧳 𪧴 𪧵 𪧶 𪧷 𪧸 𪧹 𪧺 𪧻 𪧼 𪧽 𪧾 𪧿 𪨀 𪨁 𪨂 𪨃 𪨄 𪨅 𪨆 𪨇 𪨈

五十五
天

畢 為 票 兄 龜 雷 頭 頭

徂 僂 摩 徂 背 頭 頭

左 下

易 陰 耳 及 光 火 及 天 天

地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至 至 介 介

森 地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己 己 里 時 聖 貝 已 木 又 何 事

徂 徂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物 色 徂 聖 聖 聖 聖

金 聖 生 出 火 晉 三 聖 其 水 等 及

徂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建卿卿天天無子無子蟲虫兄

人人滅火焚焚地地杌杌從從繼

也也藥藥焚焚後後赫赫赫赫秦

傳傳饒饒饒饒德德烈烈衆

員員苑苑

動動俱俱謀謀天天通通精

氣此天天天天慧慧興興復復晨

聖聖然然然然行行有有衆

去去顛顛還還保保赫赫赫赫

衆

德德屬屬

車車吏吏平平單單地地芝芝并并諫

德及 廢 變 天 光 為 變

也 升 走 馬

肩 孔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陰 變 變 變 變 變

也 木 主 郊 變 變 變 變 變

右兴上除害复文诀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𦉰𦉰

五五
三
彊
散
為
言

五五
五五

氣常散華實榮

三絶
 有月
 平
 文
 月
 平水

言言

肇為其為大憲議

併 未羊 寺呂 合馬 及栗 其夫
 未羊 寺呂 合馬 及栗 其夫

三三 聞粟處處 世世 為草 為卉

辛逐 三 刺及 天 夷子

長栗 左是 為馬 各々 座座 為犬

亮氣變天近五

𩇛 𩇜 𩇝 𩇞 𩇟 𩇠 𩇡 𩇢 𩇣 𩇤 𩇥 𩇦 𩇧 𩇨 𩇩 𩇪 𩇫 𩇬 𩇭 𩇮 𩇯 𩇰 𩇱 𩇲 𩇳 𩇴 𩇵 𩇶 𩇷 𩇸 𩇹 𩇺 𩇻 𩇼 𩇽 𩇾 𩇿 𩈀 𩈁 𩈂 𩈃 𩈄 𩈅 𩈆 𩈇 𩈈 𩈉 𩈊 𩈋 𩈌 𩈍 𩈎 𩈏 𩈐 𩈑 𩈒 𩈓 𩈔 𩈕 𩈖 𩈗 𩈘 𩈙 𩈚 𩈛 𩈜 𩈝 𩈞 𩈟 𩈠 𩈡 𩈢 𩈣 𩈤 𩈥 𩈦 𩈧 𩈨 𩈩 𩈪 𩈫 𩈬 𩈭 𩈮 𩈯 𩈰 𩈱 𩈲 𩈳 𩈴 𩈵 𩈶 𩈷 𩈸 𩈹 𩈺 𩈻 𩈼 𩈽 𩈾 𩈿 𩉀 𩉁 𩉂 𩉃 𩉄 𩉅 𩉆 𩉇 𩉈 𩉉 𩉊 𩉋 𩉌 𩉍 𩉎 𩉏 𩉐 𩉑 𩉒 𩉓 𩉔 𩉕 𩉖 𩉗 𩉘 𩉙 𩉚 𩉛 𩉜 𩉝 𩉞 𩉟 𩉠 𩉡 𩉢 𩉣 𩉤 𩉥 𩉦 𩉧 𩉨 𩉩 𩉪 𩉫 𩉬 𩉭 𩉮 𩉯 𩉰 𩉱 𩉲 𩉳 𩉴 𩉵 𩉶 𩉷 𩉸 𩉹 𩉺 𩉻 𩉼 𩉽 𩉾 𩉿 𩊀 𩊁 𩊂 𩊃 𩊄 𩊅 𩊆 𩊇 𩊈 𩊉 𩊊 𩊋 𩊌 𩊍 𩊎 𩊏 𩊐 𩊑 𩊒 𩊓 𩊔 𩊕 𩊖 𩊗 𩊘 𩊙 𩊚 𩊛 𩊜 𩊝 𩊞 𩊟 𩊠 𩊡 𩊢 𩊣 𩊤 𩊥 𩊦 𩊧 𩊨 𩊩 𩊪 𩊫 𩊬 𩊭 𩊮 𩊯 𩊰 𩊱 𩊲 𩊳 𩊴 𩊵 𩊶 𩊷 𩊸 𩊹 𩊺 𩊻 𩊼 𩊽 𩊾 𩊿 𩋀 𩋁 𩋂 𩋃 𩋄 𩋅 𩋆 𩋇 𩋈 𩋉 𩋊 𩋋 𩋌 𩋍 𩋎 𩋏 𩋐 𩋑 𩋒 𩋓 𩋔 𩋕 𩋖 𩋗 𩋘 𩋙 𩋚 𩋛 𩋜 𩋝 𩋞 𩋟 𩋠 𩋡 𩋢 𩋣 𩋤 𩋥 𩋦 𩋧 𩋨 𩋩 𩋪 𩋫 𩋬 𩋭 𩋮 𩋯 𩋰 𩋱 𩋲 𩋳 𩋴 𩋵 𩋶 𩋷 𩋸 𩋹 𩋺 𩋻 𩋼 𩋽 𩋾 𩋿 𩌀 𩌁 𩌂 𩌃 𩌄 𩌅 𩌆 𩌇 𩌈 𩌉 𩌊 𩌋 𩌌 𩌍 𩌎 𩌏 𩌐 𩌑 𩌒 𩌓 𩌔 𩌕 𩌖 𩌗 𩌘 𩌙 𩌚 𩌛 𩌜 𩌝 𩌞 𩌟 𩌠 𩌡 𩌢 𩌣 𩌤 𩌥 𩌦 𩌧 𩌨 𩌩 𩌪 𩌫 𩌬 𩌭 𩌮 𩌯 𩌰 𩌱 𩌲 𩌳 𩌴 𩌵 𩌶 𩌷 𩌸 𩌹 𩌺 𩌻 𩌼 𩌽 𩌾 𩌿 𩍀 𩍁 𩍂 𩍃 𩍄 𩍅 𩍆 𩍇 𩍈 𩍉 𩍊 𩍋 𩍌 𩍍 𩍎 𩍏 𩍐 𩍑 𩍒 𩍓 𩍔 𩍕 𩍖 𩍗 𩍘 𩍙 𩍚 𩍛 𩍜 𩍝 𩍞 𩍟 𩍠 𩍡 𩍢 𩍣 𩍤 𩍥 𩍦 𩍧 𩍨 𩍩 𩍪 𩍫 𩍬 𩍭 𩍮 𩍯 𩍰 𩍱 𩍲 𩍳 𩍴 𩍵 𩍶 𩍷 𩍸 𩍹 𩍺 𩍻 𩍼 𩍽 𩍾 𩍿 𩎀 𩎁 𩎂 𩎃 𩎄 𩎅 𩎆 𩎇 𩎈 𩎉 𩎊 𩎋 𩎌 𩎍 𩎎 𩎏 𩎐 𩎑 𩎒 𩎓 𩎔 𩎕 𩎖 𩎗 𩎘 𩎙 𩎚 𩎛 𩎜 𩎝 𩎞 𩎟 𩎠 𩎡 𩎢 𩎣 𩎤 𩎥 𩎦 𩎧 𩎨 𩎩 𩎪 𩎫 𩎬 𩎭 𩎮 𩎯 𩎰 𩎱 𩎲 𩎳 𩎴 𩎵 𩎶 𩎷 𩎸 𩎹 𩎺 𩎻 𩎼 𩎽 𩎾 𩎿 𩏀 𩏁 𩏂 𩏃 𩏄 𩏅 𩏆 𩏇 𩏈 𩏉 𩏊 𩏋 𩏌 𩏍 𩏎 𩏏 𩏐 𩏑 𩏒 𩏓 𩏔 𩏕 𩏖 𩏗 𩏘 𩏙 𩏚 𩏛 𩏜 𩏝 𩏞 𩏟 𩏠 𩏡 𩏢 𩏣 𩏤 𩏥 𩏦 𩏧 𩏨 𩏩 𩏪 𩏫 𩏬 𩏭 𩏮 𩏯 𩏰 𩏱 𩏲 𩏳 𩏴 𩏵 𩏶 𩏷 𩏸 𩏹 𩏺 𩏻 𩏼 𩏽 𩏾 𩏿 𩐀 𩐁 𩐂 𩐃 𩐄 𩐅 𩐆 𩐇 𩐈 𩐉 𩐊 𩐋 𩐌 𩐍 𩐎 𩐏 𩐐 𩐑 𩐒 𩐓 𩐔 𩐕 𩐖 𩐗 𩐘 𩐙 𩐚 𩐛 𩐜 𩐝 𩐞 𩐟 𩐠 𩐡 𩐢 𩐣 𩐤 𩐥 𩐦 𩐧 𩐨 𩐩 𩐪 𩐫 𩐬 𩐭 𩐮 𩐯 𩐰 𩐱 𩐲 𩐳 𩐴 𩐵 𩐶 𩐷 𩐸 𩐹 𩐺 𩐻 𩐼 𩐽 𩐾 𩐿 𩑀 𩑁 𩑂 𩑃 𩑄 𩑅 𩑆 𩑇 𩑈 𩑉 𩑊 𩑋 𩑌 𩑍 𩑎 𩑏 𩑐 𩑑 𩑒 𩑓 𩑔 𩑕 𩑖 𩑗 𩑘 𩑙 𩑚 𩑛 𩑜 𩑝 𩑞 𩑟 𩑠 𩑡 𩑢 𩑣 𩑤 𩑥 𩑦 𩑧 𩑨 𩑩 𩑪 𩑫 𩑬 𩑭 𩑮 𩑯 𩑰 𩑱 𩑲 𩑳 𩑴 𩑵 𩑶 𩑷 𩑸 𩑹 𩑺 𩑻 𩑼 𩑽 𩑾 𩑿 𩒀 𩒁 𩒂 𩒃 𩒄 𩒅 𩒆 𩒇 𩒈 𩒉 𩒊 𩒋 𩒌 𩒍 𩒎 𩒏 𩒐 𩒑 𩒒 𩒓 𩒔 𩒕 𩒖 𩒗 𩒘 𩒙 𩒚 𩒛 𩒜 𩒝 𩒞 𩒟 𩒠 𩒡 𩒢 𩒣 𩒤 𩒥 𩒦 𩒧 𩒨 𩒩 𩒪 𩒫 𩒬 𩒭 𩒮 𩒯 𩒰 𩒱 𩒲 𩒳 𩒴 𩒵 𩒶 𩒷 𩒸 𩒹 𩒺 𩒻 𩒼 𩒽 𩒾 𩒿 𩓀 𩓁 𩓂 𩓃 𩓄 𩓅 𩓆 𩓇 𩓈 𩓉 𩓊 𩓋 𩓌 𩓍 𩓎 𩓏 𩓐 𩓑 𩓒 𩓓 𩓔 𩓕 𩓖 𩓗 𩓘 𩓙 𩓚 𩓛 𩓜 𩓝 𩓞 𩓟 𩓠 𩓡 𩓢 𩓣 𩓤 𩓥 𩓦 𩓧 𩓨 𩓩 𩓪 𩓫 𩓬 𩓭 𩓮 𩓯 𩓰 𩓱 𩓲 𩓳 𩓴 𩓵 𩓶 𩓷 𩓸 𩓹 𩓺 𩓻 𩓼 𩓽 𩓾 𩓿 𩔀 𩔁 𩔂 𩔃 𩔄 𩔅 𩔆 𩔇 𩔈 𩔉 𩔊 𩔋 𩔌

𠂔有散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𠂔有𠂔

屬清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空 聚 空 聚 空 聚 空 聚

圖美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彙 衍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相事 靡世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爲子

函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耳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彙

關_三關_三華_三岳_三造_三龍_三華_三

烈_三灋_三讀_三發_三函_三至_三至_三道_三至_三

簪_三耳_三共_三共_三失_三失_三夫_三夫_三無_三夫_三

竹_三并_三條_三木_三國_三子_三為_三半_三并_三子_三

選_三金_三事_三養_三美_三聖_三炎_三炎_三為_三為_三出_三炎_三

翼_三陽_三至_三至_三翼_三至_三至_三有_三有_三青_三至_三

靈_三最_三天_三天_三天_三儲_三儲_三長_三長_三至_三至_三地_三地_三陰_三至_三

三_三之_三為_三求_三竹_三竹_三天_三天_三為_三馬_三左_三左_三无_三无_三

聖_三行_三行_三左_三左_三无_三无_三五_三五_三馬_三色_三色_三同_三同_三集_三至_三

相_三天_三不_三不_三分_三分_三遠_三遠_三元_三元_三左_三左_三木_三木_三甲_三甲_三果_三果_三木_三木_三衍_三至_三

孫_三水_三為_三獨_三至_三至_三事_三事_三木_三木_三不_三不_三分_三分_三至_三至_三邊_三至_三

履_三獨_三何_三采_三至_三至_三物_三物_三至_三至_三不_三不_三分_三分_三得_三得_三至_三至_三

嬰辰龔意驛靡

饒登獵為不焚

時禁僊氣集壘

不絲齧更播務

東歸於衆遷陽

瀝眼勞聲離者

隼餘於教拜嶽陰

馮登徹密遊隸

偃薰於牛列嶽集

豐衆輶齧黃廬

烏森色齋焚兄兕

隄遠導為齧為

𠂔	為
𠂔	馬
𠂔	辟
𠂔	止
𠂔	者
𠂔	者
𠂔	獨
𠂔	陽
𠂔	之
𠂔	湯
𠂔	湯
𠂔	元
𠂔	元

右令尊者无忧邪自除

德行吉昌复文第一百七十一

𧈧 𧈨 𧈩 𧈪 𧈫 𧈬 𧈭 𧈮 𧈯 𧈰 𧈱 𧈲 𧈳 𧈴 𧈵 𧈶 𧈷 𧈸 𧈹 𧈺 𧈻 𧈼 𧈽 𧈾 𧈿 𧉀 𧉁 𧉂 𧉃 𧉄 𧉅 𧉆 𧉇 𧉈 𧉉 𧉊 𧉋 𧉌 𧉍 𧉎 𧉏 𧉐 𧉑 𧉒 𧉓 𧉔 𧉕 𧉖 𧉗 𧉘 𧉙 𧉚 𧉛 𧉜 𧉝 𧉞 𧉟 𧉠 𧉡 𧉢 𧉣 𧉤 𧉥 𧉦 𧉧 𧉨 𧉩 𧉪 𧉫 𧉬 𧉭 𧉮 𧉯 𧉰 𧉱 𧉲 𧉳 𧉴 𧉵 𧉶 𧉷 𧉸 𧉹 𧉺 𧉻 𧉼 𧉽 𧉾 𧉿 𧊀 𧊁 𧊂 𧊃 𧊄 𧊅 𧊆 𧊇 𧊈 𧊉 𧊊 𧊋 𧊌 𧊍 𧊎 𧊏 𧊐 𧊑 𧊒 𧊓 𧊔 𧊕 𧊖 𧊗 𧊘 𧊙 𧊚 𧊛 𧊜 𧊝 𧊞 𧊟 𧊠 𧊡 𧊢 𧊣 𧊤 𧊥 𧊦 𧊧 𧊨 𧊩 𧊪 𧊫 𧊬 𧊭 𧊮 𧊯 𧊰 𧊱 𧊲 𧊳 𧊴 𧊵 𧊶 𧊷 𧊸 𧊹 𧊺 𧊻 𧊼 𧊽 𧊾 𧊿 𧋀 𧋁 𧋂 𧋃 𧋄 𧋅 𧋆 𧋇 𧋈 𧋉 𧋊 𧋋 𧋌 𧋍 𧋎 𧋏 𧋐 𧋑 𧋒 𧋓 𧋔 𧋕 𧋖 𧋗 𧋘 𧋙 𧋚 𧋛 𧋜 𧋝 𧋞 𧋟 𧋠 𧋡 𧋢 𧋣 𧋤 𧋥 𧋦 𧋧 𧋨 𧋩 𧋪 𧋫 𧋬 𧋭 𧋮 𧋯 𧋰 𧋱 𧋲 𧋳 𧋴 𧋵 𧋶 𧋷 𧋸 𧋹 𧋺 𧋻 𧋼 𧋽 𧋾 𧋿 𧌀 𧌁 𧌂 𧌃 𧌄 𧌅 𧌆 𧌇 𧌈 𧌉 𧌊 𧌋 𧌌 𧌍 𧌎 𧌏 𧌐 𧌑 𧌒 𧌓 𧌔 𧌕 𧌖 𧌗 𧌘 𧌙 𧌚 𧌛 𧌜 𧌝 𧌞 𧌟 𧌠 𧌡 𧌢 𧌣 𧌤 𧌥 𧌦 𧌧 𧌨 𧌩 𧌪 𧌫 𧌬 𧌭 𧌮 𧌯 𧌰 𧌱 𧌲 𧌳 𧌴 𧌵 𧌶 𧌷 𧌸 𧌹 𧌺 𧌻 𧌼 𧌽 𧌾 𧌿 𧍀 𧍁 𧍂 𧍃 𧍄 𧍅 𧍆 𧍇 𧍈 𧍉 𧍊 𧍋 𧍌 𧍍 𧍎 𧍏 𧍐 𧍑 𧍒 𧍓 𧍔 𧍕 𧍖 𧍗 𧍘 𧍙 𧍚 𧍛 𧍜 𧍝 𧍞 𧍟 𧍠 𧍡 𧍢 𧍣 𧍤 𧍥 𧍦 𧍧 𧍨 𧍩 𧍪 𧍫 𧍬 𧍭 𧍮 𧍯 𧍰 𧍱 𧍲 𧍳 𧍴 𧍵 𧍶 𧍷 𧍸 𧍹 𧍺 𧍻 𧍼 𧍽 𧍾 𧍿 𧎀 𧎁 𧎂 𧎃 𧎄 𧎅 𧎆 𧎇 𧎈 𧎉 𧎊 𧎋 𧎌 𧎍 𧎎 𧎏 𧎐 𧎑 𧎒 𧎓 𧎔 𧎕 𧎖 𧎗 𧎘 𧎙 𧎚 𧎛 𧎜 𧎝 𧎞 𧎟 𧎠 𧎡 𧎢 𧎣 𧎤 𧎥 𧎦 𧎧 𧎨 𧎩 𧎪 𧎫 𧎬 𧎭 𧎮 𧎯 𧎰 𧎱 𧎲 𧎳 𧎴 𧎵 𧎶 𧎷 𧎸 𧎹 𧎺 𧎻 𧎼 𧎽 𧎾 𧎿 𧏀 𧏁 𧏂 𧏃 𧏄 𧏅 𧏆 𧏇 𧏈 𧏉 𧏊 𧏋 𧏌 𧏍 𧏎 𧏏 𧏐 𧏑 𧏒 𧏓 𧏔 𧏕 𧏖 𧏗 𧏘 𧏙 𧏚 𧏛 𧏜 𧏝 𧏞 𧏟 𧏠 𧏡 𧏢 𧏣 𧏤 𧏥 𧏦 𧏧 𧏨 𧏩 𧏪 𧏫 𧏬 𧏭 𧏮 𧏯 𧏰 𧏱 𧏲 𧏳 𧏴 𧏵 𧏶 𧏷 𧏸 𧏹 𧏺 𧏻 𧏼 𧏽 𧏾 𧏿 𧐀 𧐁 𧐂 𧐃 𧐄 𧐅 𧐆 𧐇 𧐈 𧐉 𧐊 𧐋 𧐌 𧐍 𧐎 𧐏 𧐐 𧐑 𧐒 𧐓 𧐔 𧐕 𧐖 𧐗 𧐘 𧐙 𧐚 𧐛 𧐜 𧐝 𧐞 𧐟 𧐠 𧐡 𧐢 𧐣 𧐤 𧐥 𧐦 𧐧 𧐨 𧐩 𧐪 𧐫 𧐬 𧐭 𧐮 𧐯 𧐰 𧐱 𧐲 𧐳 𧐴 𧐵 𧐶 𧐷 𧐸 𧐹 𧐺 𧐻 𧐼 𧐽 𧐾 𧐿 𧑀 𧑁 𧑂 𧑃 𧑄 𧑅 𧑆 𧑇 𧑈 𧑉 𧑊 𧑋 𧑌 𧑍 𧑎 𧑏 𧑐 𧑑 𧑒 𧑓 𧑔 𧑕 𧑖 𧑗 𧑘 𧑙 𧑚 𧑛 𧑜 𧑝 𧑞 𧑟 𧑠 𧑡 𧑢 𧑣 𧑤 𧑥 𧑦 𧑧 𧑨 𧑩 𧑪 𧑫 𧑬 𧑭 𧑮 𧑯 𧑰 𧑱 𧑲 𧑳 𧑴 𧑵 𧑶 𧑷 𧑸 𧑹 𧑺 𧑻 𧑼 𧑽 𧑾 𧑿 𧒀 𧒁 𧒂 𧒃 𧒄 𧒅 𧒆 𧒇 𧒈 𧒉 𧒊 𧒋 𧒌 𧒍 𧒎 𧒏 𧒐 𧒑 𧒒 𧒓 𧒔 𧒕 𧒖 𧒗 𧒘 𧒙 𧒚 𧒛 𧒜 𧒝 𧒞 𧒟 𧒠 𧒡 𧒢 𧒣 𧒤 𧒥 𧒦 𧒧 𧒨 𧒩 𧒪 𧒫 𧒬 𧒭 𧒮 𧒯 𧒰 𧒱 𧒲 𧒳 𧒴 𧒵 𧒶 𧒷 𧒸 𧒹 𧒺 𧒻 𧒼 𧒽 𧒾 𧒿 𧓀 𧓁 𧓂 𧓃 𧓄 𧓅 𧓆 𧓇 𧓈 𧓉 𧓊 𧓋 𧓌 𧓍 𧓎 𧓏 𧓐 𧓑 𧓒 𧓓 𧓔 𧓕 𧓖 𧓗 𧓘 𧓙 𧓚 𧓛 𧓜 𧓝 𧓞 𧓟 𧓠 𧓡 𧓢 𧓣 𧓤 𧓥 𧓦 𧓧 𧓨 𧓩 𧓪 𧓫 𧓬 𧓭 𧓮 𧓯 𧓰 𧓱 𧓲 𧓳 𧓴 𧓵 𧓶 𧓷 𧓸 𧓹 𧓺 𧓻 𧓼 𧓽 𧓾 𧓿 𧔀 𧔁 𧔂 𧔃 𧔄 𧔅 𧔆 𧔇 𧔈 𧔉 𧔊 𧔋 𧔌 𧔍 𧔎 𧔏 𧔐 𧔑 𧔒 𧔓 𧔔 𧔕 𧔖 𧔗 𧔘 𧔙 𧔚 𧔛 𧔜 𧔝 𧔞 𧔟 𧔠 𧔡 𧔢 𧔣 𧔤 𧔥 𧔦 𧔧 𧔨 𧔩 𧔪 𧔫 𧔬 𧔭 𧔮 𧔯 𧔰 𧔱 𧔲 𧔳 𧔴 𧔵 𧔶 𧔷 𧔸 𧔹 𧔺 𧔻 𧔼 𧔽 𧔾 𧔿 𧕀 𧕁 𧕂 𧕃 𧕄 𧕅 𧕆 𧕇 𧕈 𧕉 𧕊 𧕋 𧕌 𧕍 𧕎 𧕏 𧕐 𧕑 𧕒 𧕓 𧕔 𧕕 𧕖 𧕗 𧕘 𧕙

𠂔𠂔𠂔 陰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

蟲 𧈧 𧈧 俱與 天天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為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𧈧

閭間與天與日與九與不與起與民

禋令道道與威與求與求

禋凡與道與道與至與至

禋生與同與凡與為與為

禋凡與凡

禋之與凡與凡與生與生與生

禋禋與禋與禋與禋與禋

禋禋與禋與禋與禋與禋

禋禋與禋與禋與禋與禋

禋禋與禋與禋與禋與禋

禋禋與禋與禋與禋與禋

禋禋與禋與禋與禋與禋

癸左之 癸無元 癸氣 癸東青 癸方

為豈元 見聖夫 為為 為為 為為

為豈元 為豈元 為豈元 為豈元 為豈元

三與 三與 三與 三與 三與

三與 三與 三與 三與 三與

為為 為為 為為 為為 為為

與世 與世 與世 與世 與世

天求 天求 天求 天求 天求

為豈元 為豈元 為豈元 為豈元 為豈元

易逐 易逐 易逐 易逐 易逐

母母 母母 母母 母母 母母

等精 等精 等精 等精 等精

𠂔𠂔
𠂔𠂔

善驚友
儻儻
儻儻
儻儻
儻儻
儻儻

為與
臺皮
天天
天
天
天
天

天為九為
牛與起
為獵
九九
短所
地地
址址

五
為早
為早
為卿
天
天
交
行

[illegible]

風 齋 殿 齋 龍 乃 音 樂

天(天) 土(土) 木(木) 頁(頁)

至力與天
責歎俱行
行具
イ共
共

𠂔𠂔 𠂔𠂔 𠂔𠂔 𠂔𠂔 𠂔𠂔 𠂔𠂔

義
之
義
之
為
屬
言

左月 雲 友 仁 筆 德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其 序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奏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陰 陽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其 德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七

庚部之五

神祐复文第一百七十二

迂 <small>王</small> 珎 <small>為</small> 氣 <small>蟲</small> 獨 齋 因 雙	地 衍	遠 為 九 越 溫 野 晨	天 天 地 土 訟 函 之 於
兕 雙 兕 鬚 雙 也	兕 天 此 分 聊 也 牛 州	為 馬 重 事 云	效 卿 留 支 卿 雙 先 有

遠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𡗗左

五五五五

[illegible]

𧰨 𧰩 𧰪 𧰫 𧰬 𧰭 𧰮 𧰯 𧰰 𧰱 𧰲 𧰳 𧰴 𧰵 𧰶 𧰷 𧰸 𧰹 𧰺 𧰻 𧰼 𧰽 𧰾 𧰿 𧱀 𧱁 𧱂 𧱃 𧱄 𧱅 𧱆 𧱇 𧱈 𧱉 𧱊 𧱋 𧱌 𧱍 𧱎 𧱏 𧱐 𧱑 𧱒 𧱓 𧱔 𧱕 𧱖 𧱗 𧱘 𧱙 𧱚 𧱛 𧱜 𧱝 𧱞 𧱟 𧱠 𧱡 𧱢 𧱣 𧱤 𧱥 𧱦 𧱧 𧱨 𧱩 𧱪 𧱫 𧱬 𧱭 𧱮 𧱯 𧱰 𧱱 𧱲 𧱳 𧱴 𧱵 𧱶 𧱷 𧱸 𧱹 𧱺 𧱻 𧱼 𧱽 𧱾 𧱿 𧲀 𧲁 𧲂 𧲃 𧲄 𧲅 𧲆 𧲇 𧲈 𧲉 𧲊 𧲋 𧲌 𧲍 𧲎 𧲏 𧲐 𧲑 𧲒 𧲓 𧲔 𧲕 𧲖 𧲗 𧲘 𧲙 𧲚 𧲛 𧲜 𧲝 𧲞 𧲟 𧲠 𧲡 𧲢 𧲣 𧲤 𧲥 𧲦 𧲧 𧲨 𧲩 𧲪 𧲫 𧲬 𧲭 𧲮 𧲯 𧲰 𧲱 𧲲 𧲳 𧲴 𧲵 𧲶 𧲷 𧲸 𧲹 𧲺 𧲻 𧲼 𧲽 𧲾 𧲿 𧳀 𧳁 𧳂 𧳃 𧳄 𧳅 𧳆 𧳇 𧳈 𧳉 𧳊 𧳋 𧳌 𧳍 𧳎 𧳏 𧳐 𧳑 𧳒 𧳓 𧳔 𧳕 𧳖 𧳗 𧳘 𧳙 𧳚 𧳛 𧳜 𧳝 𧳞 𧳟 𧳠 𧳡 𧳢 𧳣 𧳤 𧳥 𧳦 𧳧 𧳨 𧳩 𧳪 𧳫 𧳬 𧳭 𧳮 𧳯 𧳰 𧳱 𧳲 𧳳 𧳴 𧳵 𧳶 𧳷 𧳸 𧳹 𧳺 𧳻 𧳼 𧳽 𧳾 𧳿 𧴀 𧴁 𧴂 𧴃 𧴄 𧴅 𧴆 𧴇 𧴈 𧴉 𧴊 𧴋 𧴌 𧴍 𧴎 𧴏 𧴐 𧴑 𧴒 𧴓 𧴔 𧴕 𧴖 𧴗 𧴘 𧴙 𧴚 𧴛 𧴜 𧴝 𧴞 𧴟 𧴠 𧴡 𧴢 𧴣 𧴤 𧴥 𧴦 𧴧 𧴨 𧴩 𧴪 𧴫 𧴬 𧴭 𧴮 𧴯 𧴰 𧴱 𧴲 𧴳 𧴴 𧴵 𧴶 𧴷 𧴸 𧴹 𧴺 𧴻 𧴼 𧴽 𧴾 𧴿 𧵀 𧵁 𧵂 𧵃 𧵄 𧵅 𧵆 𧵇 𧵈 𧵉 𧵊 𧵋 𧵌 𧵍 𧵎 𧵏 𧵐 𧵑 𧵒 𧵓 𧵔 𧵕 𧵖 𧵗 𧵘 𧵙 𧵚 𧵛 𧵜 𧵝 𧵞 𧵟 𧵠 𧵡 𧵢 𧵣 𧵤 𧵥 𧵦 𧵧 𧵨 𧵩 𧵪 𧵫 𧵬 𧵭 𧵮 𧵯 𧵰 𧵱 𧵲 𧵳 𧵴 𧵵 𧵶 𧵷 𧵸 𧵹 𧵺 𧵻 𧵼 𧵽 𧵾 𧵿 𧶀 𧶁 𧶂 𧶃 𧶄 𧶅 𧶆 𧶇 𧶈 𧶉 𧶊 𧶋 𧶌 𧶍 𧶎 𧶏 𧶐 𧶑 𧶒 𧶓 𧶔 𧶕 𧶖 𧶗 𧶘 𧶙 𧶚 𧶛 𧶜 𧶝 𧶞 𧶟 𧶠 𧶡 𧶢 𧶣 𧶤 𧶥 𧶦 𧶧 𧶨 𧶩 𧶪 𧶫 𧶬 𧶭 𧶮 𧶯 𧶰 𧶱 𧶲 𧶳 𧶴 𧶵 𧶶 𧶷 𧶸 𧶹 𧶺 𧶻 𧶼 𧶽 𧶾 𧶿 𧷀 𧷁 𧷂 𧷃 𧷄 𧷅 𧷆 𧷇 𧷈 𧷉 𧷊 𧷋 𧷌 𧷍 𧷎 𧷏 𧷐 𧷑 𧷒 𧷓 𧷔 𧷕 𧷖 𧷗 𧷘 𧷙 𧷚 𧷛 𧷜 𧷝 𧷞 𧷟 𧷠 𧷡 𧷢 𧷣 𧷤 𧷥 𧷦 𧷧 𧷨 𧷩 𧷪 𧷫 𧷬 𧷭 𧷮 𧷯 𧷰 𧷱 𧷲 𧷳 𧷴 𧷵 𧷶 𧷷 𧷸 𧷹 𧷺 𧷻 𧷼 𧷽 𧷾 𧷿 𧸀 𧸁 𧸂 𧸃 𧸄 𧸅 𧸆 𧸇 𧸈 𧸉 𧸊 𧸋 𧸌 𧸍 𧸎 𧸏 𧸐 𧸑 𧸒 𧸓 𧸔 𧸕 𧸖 𧸗 𧸘 𧸙 𧸚 𧸛 𧸜 𧸝 𧸞 𧸟 𧸠 𧸡 𧸢 𧸣 𧸤 𧸥 𧸦 𧸧 𧸨 𧸩 𧸪 𧸫 𧸬 𧸭 𧸮 𧸯 𧸰 𧸱 𧸲 𧸳 𧸴 𧸵 𧸶 𧸷 𧸸 𧸹 𧸺 𧸻 𧸼 𧸽 𧸾 𧸿 𧹀 𧹁 𧹂 𧹃 𧹄 𧹅 𧹆 𧹇 𧹈 𧹉 𧹊 𧹋 𧹌 𧹍 𧹎 𧹏 𧹐 𧹑 𧹒 𧹓 𧹔 𧹕 𧹖 𧹗 𧹘 𧹙 𧹚 𧹛 𧹜 𧹝 𧹞 𧹟 𧹠 𧹡 𧹢 𧹣 𧹤 𧹥 𧹦 𧹧 𧹨 𧹩 𧹪 𧹫 𧹬 𧹭 𧹮 𧹯 𧹰 𧹱 𧹲 𧹳 𧹴 𧹵 𧹶 𧹷 𧹸 𧹹 𧹺 𧹻 𧹼 𧹽 𧹾 𧹿 𧺀 𧺁 𧺂 𧺃 𧺄 𧺅 𧺆 𧺇 𧺈 𧺉 𧺊 𧺋 𧺌 𧺍 𧺎 𧺏 𧺐 𧺑 𧺒 𧺓 𧺔 𧺕 𧺖 𧺗 𧺘 𧺙 𧺚 𧺛 𧺜 𧺝 𧺞 𧺟 𧺠 𧺡 𧺢 𧺣 𧺤 𧺥 𧺦 𧺧 𧺨 𧺩 𧺪 𧺫 𧺬 𧺭 𧺮 𧺯 𧺰 𧺱 𧺲 𧺳 𧺴 𧺵 𧺶 𧺷 𧺸 𧺹 𧺺 𧺻 𧺼 𧺽 𧺾 𧺿 𧻀 𧻁 𧻂 𧻃 𧻄 𧻅 𧻆 𧻇 𧻈 𧻉 𧻊 𧻋 𧻌 𧻍 𧻎 𧻏 𧻐 𧻑 𧻒 𧻓 𧻔 𧻕 𧻖 𧻗 𧻘 𧻙 𧻚 𧻛 𧻜 𧻝 𧻞 𧻟 𧻠 𧻡 𧻢 𧻣 𧻤 𧻥 𧻦 𧻧 𧻨 𧻩 𧻪 𧻫 𧻬 𧻭 𧻮 𧻯 𧻰 𧻱 𧻲 𧻳 𧻴 𧻵 𧻶 𧻷 𧻸 𧻹 𧻺 𧻻 𧻼 𧻽 𧻾 𧻿 𧼀 𧼁 𧼂 𧼃 𧼄 𧼅 𧼆 𧼇 𧼈 𧼉 𧼊 𧼋 𧼌 𧼍 𧼎 𧼏 𧼐 𧼑 𧼒 𧼓 𧼔 𧼕 𧼖 𧼗 𧼘 𧼙 𧼚 𧼛 𧼜 𧼝 𧼞 𧼟 𧼠 𧼡 𧼢 𧼣 𧼤 𧼥 𧼦 𧼧 𧼨 𧼩 𧼪 𧼫 𧼬 𧼭 𧼮 𧼯 𧼰 𧼱 𧼲 𧼳 𧼴 𧼵 𧼶 𧼷 𧼸 𧼹 𧼺 𧼻 𧼼 𧼽 𧼾 𧼿 𧽀 𧽁 𧽂 𧽃 𧽄 𧽅 𧽆 𧽇 𧽈 𧽉 𧽊 𧽋 𧽌 𧽍 𧽎 𧽏 𧽐 𧽑 𧽒 𧽓 𧽔 𧽕 𧽖 𧽗 𧽘 𧽙 𧽚

盒
絕
壽
藪

𨔵
 𨔶
 𨔷
 𨔸
 𨔹
 𨔺
 𨔻
 𨔼
 𨔽
 𨔾
 𨔿
 𨕀
 𨕁
 𨕂
 𨕃
 𨕄
 𨕅
 𨕆
 𨕇
 𨕈
 𨕉
 𨕊
 𨕋
 𨕌
 𨕍
 𨕎
 𨕏
 𨕐
 𨕑
 𨕒
 𨕓
 𨕔
 𨕕
 𨕖
 𨕗
 𨕘
 𨕙
 𨕚
 𨕛
 𨕜
 𨕝
 𨕞
 𨕟
 𨕠
 𨕡
 𨕢
 𨕣
 𨕤
 𨕥
 𨕦
 𨕧
 𨕨
 𨕩
 𨕪
 𨕫
 𨕬
 𨕭
 𨕮
 𨕯
 𨕰
 𨕱
 𨕲
 𨕳
 𨕴
 𨕵
 𨕶
 𨕷
 𨕸
 𨕹
 𨕺
 𨕻
 𨕼
 𨕽
 𨕾
 𨕿
 𨖀
 𨖁
 𨖂
 𨖃
 𨖄
 𨖅
 𨖆
 𨖇
 𨖈
 𨖉
 𨖊
 𨖋
 𨖌
 𨖍
 𨖎
 𨖏
 𨖐
 𨖑
 𨖒
 𨖓
 𨖔
 𨖕
 𨖖
 𨖗
 𨖘
 𨖙
 𨖚
 𨖛
 𨖜
 𨖝
 𨖞
 𨖟
 𨖠
 𨖡
 𨖢
 𨖣
 𨖤
 𨖥
 𨖦
 𨖧
 𨖨
 𨖩
 𨖪
 𨖫
 𨖬
 𨖭
 𨖮
 𨖯
 𨖰
 𨖱
 𨖲
 𨖳
 𨖴
 𨖵
 𨖶
 𨖷
 𨖸
 𨖹
 𨖺
 𨖻
 𨖼
 𨖽
 𨖾
 𨖿
 𨗀
 𨗁
 𨗂
 𨗃
 𨗄
 𨗅
 𨗆
 𨗇
 𨗈
 𨗉
 𨗊
 𨗋
 𨗌
 𨗍
 𨗎
 𨗏
 𨗐
 𨗑
 𨗒
 𨗓
 𨗔
 𨗕
 𨗖
 𨗗
 𨗘
 𨗙
 𨗚
 𨗛
 𨗜
 𨗝
 𨗞
 𨗟
 𨗠
 𨗡
 𨗢
 𨗣
 𨗤
 𨗥
 𨗦
 𨗧
 𨗨
 𨗩
 𨗪
 𨗫
 𨗬
 𨗭
 𨗮
 𨗯
 𨗰
 𨗱
 𨗲
 𨗳
 𨗴
 𨗵
 𨗶
 𨗷
 𨗸
 𨗹
 𨗺
 𨗻
 𨗼
 𨗽
 𨗾
 𨗿
 𨘀
 𨘁
 𨘂
 𨘃
 𨘄
 𨘅
 𨘆
 𨘇
 𨘈
 𨘉
 𨘊
 𨘋
 𨘌
 𨘍
 𨘎
 𨘏
 𨘐
 𨘑
 𨘒
 𨘓
 𨘔
 𨘕
 𨘖
 𨘗
 𨘘
 𨘙
 𨘚
 𨘛
 𨘜
 𨘝
 𨘞
 𨘟
 𨘠
 𨘡
 𨘢
 𨘣
 𨘤
 𨘥
 𨘦
 𨘧
 𨘨
 𨘩
 𨘪
 𨘫
 𨘬
 𨘭
 𨘮
 𨘯
 𨘰
 𨘱
 𨘲
 𨘳
 𨘴
 𨘵
 𨘶
 𨘷
 𨘸
 𨘹
 𨘺
 𨘻
 𨘼
 𨘽
 𨘾
 𨘿
 𨙀
 𨙁
 𨙂
 𨙃
 𨙄
 𨙅
 𨙆
 𨙇
 𨙈
 𨙉
 𨙊
 𨙋
 𨙌
 𨙍
 𨙎
 𨙏
 𨙐
 𨙑
 𨙒
 𨙓
 𨙔
 𨙕
 𨙖
 𨙗
 𨙘
 𨙙
 𨙚
 𨙛
 𨙜
 𨙝
 𨙞
 𨙟
 𨙠
 𨙡
 𨙢
 𨙣
 𨙤
 𨙥
 𨙦
 𨙧
 𨙨
 𨙩
 𨙪
 𨙫
 𨙬
 𨙭
 𨙮
 𨙯
 𨙰
 𨙱
 𨙲
 𨙳
 𨙴
 𨙵
 𨙶
 𨙷
 𨙸
 𨙹
 𨙺
 𨙻
 𨙼
 𨙽
 𨙾
 𨙿
 𨚀
 𨚁
 𨚂
 𨚃
 𨚄
 𨚅
 𨚆
 𨚇
 𨚈
 𨚉
 𨚊
 𨚋
 𨚌
 𨚍
 𨚎
 𨚏
 𨚐
 𨚑
 𨚒
 𨚓
 𨚔
 𨚕
 𨚖
 𨚗
 𨚘
 𨚙
 𨚚
 𨚛
 𨚜
 𨚝
 𨚞
 𨚟
 𨚠
 𨚡
 𨚢
 𨚣
 𨚤
 𨚥
 𨚦
 𨚧
 𨚨
 𨚩
 𨚪
 𨚫
 𨚬
 𨚭
 𨚮
 𨚯
 𨚰
 𨚱
 𨚲
 𨚳
 𨚴
 𨚵
 𨚶
 𨚷
 𨚸
 𨚹
 𨚺
 𨚻
 𨚼
 𨚽
 𨚾
 𨚿
 𨛀
 𨛁
 𨛂
 𨛃
 𨛄
 𨛅
 𨛆
 𨛇
 𨛈
 𨛉
 𨛊
 𨛋
 𨛌
 𨛍
 𨛎
 𨛏
 𨛐
 𨛑
 𨛒
 𨛓
 𨛔
 𨛕
 𨛖
 𨛗
 𨛘
 𨛙
 𨛚
 𨛛
 𨛜
 𨛝
 𨛞
 𨛟
 𨛠
 𨛡
 𨛢
 𨛣
 𨛤
 𨛥
 𨛦
 𨛧
 𨛨
 𨛩
 𨛪
 𨛫
 𨛬
 𨛭
 𨛮
 𨛯
 𨛰
 𨛱
 𨛲
 𨛳
 𨛴
 𨛵
 𨛶
 𨛷
 𨛸
 𨛹
 𨛺
 𨛻

三有
長色
食
食
食
宿

參獨
 地地
 為為
 知知
 又又
 山山
 无无
 子水
 失口
 夫夫

兄 競 帝 雙 鰓 鰓

子子
子子
子子

𡗗 𡗘 𡗙 𡗚 𡗛 𡗜 𡗝 𡗞 𡗟 𡗠 𡗡 𡗢 𡗣 𡗤 𡗥 𡗦 𡗧 𡗨 𡗩 𡗪 𡗫 𡗬 𡗭 𡗮 𡗯 𡗰 𡗱 𡗲 𡗳 𡗴 𡗵 𡗶 𡗷 𡗸 𡗹 𡗺 𡗻 𡗼 𡗽 𡗾 𡗿 𡘀 𡘁 𡘂 𡘃 𡘄 𡘅 𡘆 𡘇 𡘈 𡘉 𡘊 𡘋 𡘌 𡘍 𡘎 𡘏 𡘐 𡘑 𡘒 𡘓 𡘔 𡘕 𡘖 𡘗 𡘘 𡘙 𡘚 𡘛 𡘜 𡘝 𡘞 𡘟 𡘠 𡘡 𡘢 𡘣 𡘤 𡘥 𡘦 𡘧 𡘨 𡘩 𡘪 𡘫 𡘬 𡘭 𡘮 𡘯 𡘰 𡘱 𡘲 𡘳 𡘴 𡘵 𡘶 𡘷 𡘸 𡘹 𡘺 𡘻 𡘼 𡘽 𡘾 𡘿 𡙀 𡙁 𡙂 𡙃 𡙄 𡙅 𡙆 𡙇 𡙈 𡙉 𡙊 𡙋 𡙌 𡙍 𡙎 𡙏 𡙐 𡙑 𡙒 𡙓 𡙔 𡙕 𡙖 𡙗 𡙘 𡙙 𡙚 𡙛 𡙜 𡙝 𡙞 𡙟 𡙠 𡙡 𡙢 𡙣 𡙤 𡙥 𡙦 𡙧 𡙨 𡙩 𡙪 𡙫 𡙬 𡙭 𡙮 𡙯 𡙰 𡙱 𡙲 𡙳 𡙴 𡙵 𡙶 𡙷 𡙸 𡙹 𡙺 𡙻 𡙼 𡙽 𡙾 𡙿 𡚀 𡚁 𡚂 𡚃 𡚄 𡚅 𡚆 𡚇 𡚈 𡚉 𡚊 𡚋 𡚌 𡚍 𡚎 𡚏 𡚐 𡚑 𡚒 𡚓 𡚔 𡚕 𡚖 𡚗 𡚘 𡚙 𡚚 𡚛 𡚜 𡚝 𡚞 𡚟 𡚠 𡚡 𡚢 𡚣 𡚤 𡚥 𡚦 𡚧 𡚨 𡚩 𡚪 𡚫 𡚬 𡚭 𡚮 𡚯 𡚰 𡚱 𡚲 𡚳 𡚴 𡚵 𡚶 𡚷 𡚸 𡚹 𡚺 𡚻 𡚼 𡚽 𡚾 𡚿 𡛀 𡛁 𡛂 𡛃 𡛄 𡛅 𡛆 𡛇 𡛈 𡛉 𡛊 𡛋 𡛌 𡛍 𡛎 𡛏 𡛐 𡛑 𡛒 𡛓 𡛔 𡛕 𡛖 𡛗 𡛘 𡛙 𡛚 𡛛 𡛜 𡛝 𡛞 𡛟 𡛠 𡛡 𡛢 𡛣 𡛤 𡛥 𡛦 𡛧 𡛨 𡛩 𡛪 𡛫 𡛬 𡛭 𡛮 𡛯 𡛰 𡛱 𡛲 𡛳 𡛴 𡛵 𡛶 𡛷 𡛸 𡛹 𡛺 𡛻 𡛼 𡛽 𡛾 𡛿 𡜀 𡜁 𡜂 𡜃 𡜄 𡜅 𡜆 𡜇 𡜈 𡜉 𡜊 𡜋 𡜌 𡜍 𡜎 𡜏 𡜐 𡜑 𡜒 𡜓 𡜔 𡜕 𡜖 𡜗 𡜘 𡜙 𡜚 𡜛 𡜜 𡜝 𡜞 𡜟 𡜠 𡜡 𡜢 𡜣 𡜤 𡜥 𡜦 𡜧 𡜨 𡜩 𡜪 𡜫 𡜬 𡜭 𡜮 𡜯 𡜰 𡜱 𡜲 𡜳 𡜴 𡜵 𡜶 𡜷 𡜸 𡜹 𡜺 𡜻 𡜼 𡜽 𡜾 𡜿 𡝀 𡝁 𡝂 𡝃 𡝄 𡝅 𡝆 𡝇 𡝈 𡝉 𡝊 𡝋 𡝌 𡝍 𡝎 𡝏 𡝐 𡝑 𡝒 𡝓 𡝔 𡝕 𡝖 𡝗 𡝘 𡝙 𡝚 𡝛 𡝜 𡝝 𡝞 𡝟 𡝠 𡝡 𡝢 𡝣 𡝤 𡝥 𡝦 𡝧 𡝨 𡝩 𡝪 𡝫 𡝬 𡝭 𡝮 𡝯 𡝰 𡝱 𡝲 𡝳 𡝴 𡝵 𡝶 𡝷 𡝸 𡝹 𡝺 𡝻 𡝼 𡝽 𡝾 𡝿 𡞀 𡞁 𡞂 𡞃 𡞄 𡞅 𡞆 𡞇 𡞈 𡞉 𡞊 𡞋 𡞌 𡞍 𡞎 𡞏 𡞐 𡞑 𡞒 𡞓 𡞔 𡞕 𡞖 𡞗 𡞘 𡞙 𡞚 𡞛 𡞜 𡞝 𡞞 𡞟 𡞠 𡞡 𡞢 𡞣 𡞤 𡞥 𡞦 𡞧 𡞨 𡞩 𡞪 𡞫 𡞬 𡞭 𡞮 𡞯 𡞰 𡞱 𡞲 𡞳 𡞴 𡞵 𡞶 𡞷 𡞸 𡞹 𡞺 𡞻 𡞼 𡞽 𡞾 𡞿 𡟀 𡟁 𡟂 𡟃 𡟄 𡟅 𡟆 𡟇 𡟈 𡟉 𡟊 𡟋 𡟌 𡟍 𡟎 𡟏 𡟐 𡟑 𡟒 𡟓 𡟔 𡟕 𡟖 𡟗 𡟘 𡟙 𡟚 𡟛 𡟜 𡟝 𡟞 𡟟 𡟠 𡟡 𡟢 𡟣 𡟤 𡟥 𡟦 𡟧 𡟨 𡟩 𡟪 𡟫 𡟬 𡟭 𡟮 𡟯 𡟰 𡟱 𡟲 𡟳 𡟴 𡟵 𡟶 𡟷 𡟸 𡟹 𡟺 𡟻 𡟼 𡟽 𡟾 𡟿 𡠀 𡠁 𡠂 𡠃 𡠄 𡠅 𡠆 𡠇 𡠈 𡠉 𡠊 𡠋 𡠌 𡠍 𡠎 𡠏 𡠐 𡠑 𡠒 𡠓 𡠔 𡠕 𡠖 𡠗 𡠘 𡠙 𡠚 𡠛 𡠜 𡠝 𡠞 𡠟 𡠠 𡠡 𡠢 𡠣 𡠤 𡠥 𡠦 𡠧 𡠨 𡠩 𡠪 𡠫 𡠬 𡠭 𡠮 𡠯 𡠰 𡠱 𡠲 𡠳 𡠴 𡠵 𡠶 𡠷 𡠸 𡠹 𡠺 𡠻 𡠼 𡠽 𡠾 𡠿 𡡀 𡡁 𡡂 𡡃 𡡄 𡡅 𡡆 𡡇 𡡈 𡡉 𡡊 𡡋 𡡌 𡡍 𡡎 𡡏 𡡐 𡡑 𡡒 𡡓 𡡔 𡡕 𡡖 𡡗 𡡘 𡡙 𡡚 𡡛 𡡜 𡡝 𡡞 𡡟 𡡠 𡡡 𡡢 𡡣 𡡤 𡡥 𡡦 𡡧 𡡨 𡡩 𡡪 𡡫 𡡬 𡡭 𡡮 𡡯 𡡰 𡡱 𡡲 𡡳 𡡴 𡡵 𡡶 𡡷 𡡸 𡡹 𡡺 𡡻 𡡼 𡡽 𡡾 𡡿 𡢀 𡢁 𡢂 𡢃 𡢄 𡢅 𡢆 𡢇 𡢈 𡢉 𡢊 𡢋 𡢌 𡢍 𡢎 𡢏 𡢐 𡢑 𡢒 𡢓 𡢔 𡢕 𡢖 𡢗 𡢘 𡢙 𡢚 𡢛 𡢜 𡢝 𡢞 𡢟 𡢠 𡢡 𡢢 𡢣 𡢤 𡢥 𡢦 𡢧 𡢨 𡢩 𡢪 𡢫 𡢬 𡢭 𡢮 𡢯 𡢰 𡢱 𡢲 𡢳 𡢴 𡢵 𡢶 𡢷 𡢸 𡢹 𡢺 𡢻 𡢼 𡢽 𡢾 𡢿 𡣀 𡣁 𡣂 𡣃 𡣄 𡣅 𡣆 𡣇 𡣈 𡣉 𡣊 𡣋 𡣌 𡣍 𡣎 𡣏 𡣐 𡣑 𡣒 𡣓 𡣔 𡣕 𡣖 𡣗 𡣘 𡣙 𡣚 𡣛 𡣜 𡣝 𡣞 𡣟 𡣠 𡣡 𡣢 𡣣 𡣤 𡣥 𡣦 𡣧 𡣨 𡣩 𡣪 𡣫 𡣬 𡣭 𡣮 𡣯 𡣰 𡣱 𡣲 𡣳 𡣴 𡣵 𡣶 𡣷 𡣸 𡣹 𡣺 𡣻 𡣼 𡣽 𡣾 𡣿 𡤀 𡤁 𡤂 𡤃 𡤄 𡤅 𡤆 𡤇 𡤈

賁言
泉
盛盛
也也
也也
鑾
之
之

儲陽寮髮精半

石木 禾 青 國 泉 水 通 及 絕 柴 爨

又又 火火 虫虫 貝貝 彡彡

通氣其平道與左夫天

得在老迂為德

糲食
 車不
 可為
 為也
 禦
 漚

事 事 死 死 焚 焚 子 子 者 者

蕙 也 也
 望 王
 支 支
 貝 貝
 賁 賁

彘矢 卒 兄 世 禁 道長

己 己
 分 分
 耳 耳
 世 世
 交 交
 天 天

地地
交交

陰陽 水勿 億半 億半 有光 驚

修平元璽山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陽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𩇑

鼓鼓
 竹山
 忠
 王
 山
 日
 日
 燒

驛
 后
 精
 會
 溫
 鬚

无山
 圖
 天
 因
 森
 豐
 聖

德
 邊
 實
 墜
 雲

於
 氣
 驛
 益

兄
 為
 驛
 驛
 為
 驛
 不
 驛
 因
 夫

明
 龍
 豐
 豐
 卒
 蠶
 與

為
 驛
 驛
 驛
 為
 驛
 地
 變
 卒

與
 幸
 精
 選
 選
 因
 驛

驛
 倏
 絕
 元
 為
 變
 清
 求
 為
 為

獵
 市
 因
 聖
 聖
 矣

驛
 道
 道
 有
 有
 驛
 驛
 驛
 驛

雙兄
尉其
目顯

憑山
轟焚
龔遷
壽

併
與
之
因
地
豈
壽

聖
之
燠
壽
焚
桑

泉
世
清
韓
風
起
樂

兒
多
神
明

蠶
翼
壽
荒
顯
壽

畢
遷
柴
顯
樂
壽

火
及
火
災
壽
顯
壽

遠
焚
壽
遷
奔
西

其人
主
顯

熱
氣
來
豫

从升遠勿近疑

為與楚為考發居楚

雍乎忽然羈羈

率服山烝濕相

為致窮雨墜

為與為起為與天

齧齧象眾

鑿繼梁得無

隼山羣象馬天

無繼文卿

為

覬倦其蘇競

精	祿	寤	行	驚
齊	最	變	行	讀
	孽	毛	競	藥
	竇	天		戊
	威	尋		午
	異	行		為
		真		求
				為
				前

右藏之幽处神祐之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八

庚部之六

要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三

其为道者，取诀于入室外内批之。满日数，开户入视之。于其内自批者，勿入视也；其内不自批者，即乐入入视之也。开户入视，欲出者便出之。

其三道行书者，悉取诀于集议，以为天信，即其之人上建也。

其正神灵者，取诀于洞明万万人也，以为天信矣。

其凡文欲正之者，取诀于拘校，以为天信。

其欲乐知吾道书信者，取诀于瞽疾行之，且与天响相应，善者日兴，恶者日消，以为天信。

其欲署置得善入者，取诀于九入。

其问入室成与未者，取诀于洞明白也，形无彰蔽，以为天信。

其欲知身成道而不死者，取诀于身已成神也，即度世矣，以为天信。

其欲治洞知吾书文意者，从上到下尽读之，且自昭然心大解，无复疑也。一得其意，不能复去也。

其欲效吾书，视其真与伪者，以治日向太平，以为天信。

其欲知寿可得与不者，取诀于太平之后也。如未太平，先人流灾为害，难以效命。以为天信矣。

太阳欲知太平者，取诀于由断金也。

水与火，欲厌绝奸臣沃不得作者，取诀于由断金衰市酒也。

欲得天道大兴法者，取诀于拘校众文与凡人诀辞也。

欲得良药者，取诀于拘校凡方文而效之也。

欲得疾太平者，取诀于悉出真文而绝去邪伪文也。

欲乐思人不复杀伤女者，取诀于各居其处，随其力衣食，勿使还愁苦父母而反逆也。

欲除疾病而大开道者，取诀于丹书吞字也。

欲知集行书诀也，如其文，而重丁宁，善约束之。行之一日，消百害猾人心，一旦转而都正也，以为天信。

瑞议训诀第一百七十四

“请问瑞者，何等之名字也？”“于何故因为愚邪？”“不敢故愚也，实不及，愿天师不弃，示以一言。”“行，安坐。瑞者，清也，静也，端也，正也，专也，一也，心与天地同，不犯时令也。”

“愿闻以何知其清静，端正、专一邪？”“善哉！子之问也。夫天地之性，自古到今，善者致善，恶者致恶，正者致正，邪者致邪，此自然之术，无可怪也。故人心端正清静，至诚感天，无有恶意，瑞应善物为其出。于欲重知其大信，古者大圣贤，皆用心清静专一，故能致瑞应也。诸邪用心佞伪，皆无善应，此天地之大明征也。子知之邪？”

“唯唯。亦有应邪？”“然邪者致邪，亦是其应也。不调者致不调，和者致和，此天之应明效也。”“善哉善哉！愚生解矣。”

忠孝上异闻诀第一百七十五

“请问人之为善也，上孝子、上忠臣、上顺弟子，当思上何等于其君父师哉？”“当上其异闻珍宝希见之文，而得上者是也。”“忠臣孝子顺弟子，常可乐为也，何不上同闻而上异闻邪？”“同闻，上自有之，何须复上邪？”

“愚生不晓其意。”“行，且使子知其审实。天下所来所珍，悉未尝见而善珍者也，以上其君，是上忠臣也。未尝见善食，以上其亲，是上孝子也。未尝见之说，以上其师，是上善顺弟子也。子知之邪？”

“唯唯。愿闻上同事，上之所有而重上之，何也？”“然皆应故其上，罪不除。”“何其重也？”“子应不晓之生！人之所常有，重皆厌之，何须复上之邪？上人所厌，名为故其上也。下而故其上，于子意，宁当坐不邪？”“愚生已觉矣。”

“故得瑞应善物，希见之珍，当上于君父师也。上之所自有，慎无上也。是故自古及今，大圣之定凡事也，去同取异，乃得天地之心意，此之谓也。子晓邪？”“善哉善哉！”

灾病证书欲藏诀第一百七十六

“请问天师书，以何知其欲见行，以何知其欲见逃也？”“子欲明之邪？以灾病为证也。出而病人，即天欲藏也；逃而病人，即天欲出行也。”“以何重明之？”“以天行四时气，生养万物，随天意也。凡物乐出，而反逃藏之，大凶矣。凡物欲逃藏，而反出之，亦大凶也。悉为逆天命，后皆有大灾矣。子欲乐知吾天天乐行，不以是为占也。真人知之邪？”“唯唯。”

“是故自古到今，举事不详悉，失天道意，故生承负也。是故使民至于无道而治，共乱天正道。人异政治，故人民万物多被冤也。”“愿请问夫无道，乃重死罪之法也。天师何不为制作重刑死法，而各以其罪罪之？”“今天下之事，各以其罪罪之为平也。今天师不以其无道罪之，何也？”“不可也。”

“何故？”“夫先人但为小小误失道，行有之耳，不足以罪也。后生人者承负之，蓄积为

过也。虽其触死，其行邪伪空虚者，后生人皆学于先生人，虽失天道，为无道而治者，皆师相相传，更以相教示，非一人造此过也，故不可予其重刑也。念下古人罪过，皆足以死，又神圣为法，不可一旦予人重刑，灭人世类也。故天遣吾下者，革其行，除其责，而不章更，天地人且共治之，使神病灾之也。后世人见是，吾受天教之明效也。子知之邪？”“唯唯。”“行，语竟天辞绝，传之德君。”“唯唯。”“行去，勿复问。”“唯唯。”

右凡决瑞应说在下竟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九 庚部之七

两手策字要记第一百七十七

“天有两手，乃常共成凡事。其一手有病邪恶，则无有成事。天大怨之，地以为忌，天下乱而无成功，一由此一手邪恶而不并力。凡事尽不理，六方不太平，亦由此两手有病邪恶，而不并力所致。吉凶安危，一由此两手。真人亦岂深知之邪？”“不及，唯天师开示其要意，使得知之，则知之。不者终古冥冥昏乱，无从得知之也。夫师者，乃天地凡事教化之本也，虽难，安得不言哉？”

“善哉！真人之求问事之辞也，天使子主问乎？其言要而□□。诺，安坐，为诸真人具说其意。天下象而行之，无复凶乱事。天上诸神名为两手策字为要记，国家行之则长存，凡人行之则久富。要道将出，近在凡人之身。今为诸真人分别言之。”“唯唯。”

“天地者，主造出生凡事之两手也。四时者，主传养凡物之两手也。五行者，主传成凡物相付与之两手也。男女夫妇者，主传统天地阴阳之两手也。师弟子者，主传相教通达凡事文书道德之两手也；君与臣者，主传治理凡事人民诸物之两手也。此有六事，才举其纲，见其始耳，不可胜书也。凡事相须而成事者，皆两手也，天上名为重规查矩，皆当相应者也。一手邪恶不等无成事，天上名为大乱之治，六方八远名为鰥寡断嗣，日以向衰。无成事，即由此两手不并力也。”

“善哉善哉！请问天上何故正名此为两手哉？”“善乎！子之问也，得其意。两手者，言其齐同并力，无前无却，乃后事可成也；两手不并力者，事不可成也。故凡事者，象此两手，皆当各得其人。并力同心，象此两手，乃吉安太平之气立至也；不象此两手者，亿亿万不能出上皇太平气也。太平气常欲出，若天常欲由此两手，久不调御之，故使闭不得通，出治悒悒可譬，咎在此两手不调。若两手平调者，此上皇太平气出，前后至不相须。”“善哉善哉！”

“是故天地不并力，万物凡事无从得出；四时不并力，凡物无从得长；五行不并力，凡物无从得成；君臣不并力，凡事无从得理；夫妇不并力，子孙无从得长，家道无从得立；师弟子不并力，凡结事无缘得解，道德无从得兴，蒙雾无从得通，六方八远大化无从得行。是故皆当并力，比若两手，乃可通也，不若两手，故日致凶也，虽治疗之，无益也，犹无从得成功也，但空久愁苦，而日日凶凶。故凡象此两手者，选举当得其人；不得其人者，天上诸神，名为半死，不持一手独作，安有能成功成事哉？”

真人为天来远问，凡疑事宜深思此意以赤心，心生于火，还以付火，为治象民，则延年益寿，万不失一，吾不欺子也。以示德君，以示凡人，贤者各思其意，无敢犯者也。用之名为自厚自养，不用之名为自愁自苦。神哉！吾之为道，纯天意也。但可前不可却；但可顺不可逆，顺之纯得天心也，逆之事乱。乱祸恹恹，人意西，天意东，名为与天意不同。”“善哉善哉！”“行，子可谓已觉知之矣。”

四吉四凶诀第一百七十八

“真人前，今凡人举士，以贡帝王，付国家，得其人几吉，不得其人几凶，得其人何所能成，不得其人，何所能倾，诸真人自精且对。”“然，得其人有四吉，不得其人有四凶。得其人，天地六方八远安；不得其人，天地六方八远不安。”“愿闻其要意。”

“然，贡士得其人，上得以理，有成功而常安，日有益于上，一大吉也。所举人可任，得成器，二吉也。得成器，能彰明其师道，恩及其师，三吉也。所举者信事有效，复令上信任用之，四吉也。共并力同心，所为者日有成功，月益彰明，岁益兴盛，天地喜悦，善应悉出，恶物藏去，天地悦则群神喜。守而不失，上可以度世，中可以平理，下可以全完，竟其天年。举士得其人，善如斯矣，天上明此续命之符。”

“请问何故正名为续命之符？”“然，所以续命符者，举士得人，乃危更安，乱更理，败更成，凶更吉，死更生。上至于度世，中得理于平，下得竟其天年，全其身形。

夫举士不得人，上无益帝王，国家令其理乱，帝王愁苦，天地不悦，盗贼灾变万种，是一大凶也。所举人不能理职，佞伪日欺，久久坐俟不安，不得保其天年，或天地鬼神害之，或为人所贼杀，辱及其父母，恶流及妻子后生，已下世类，遂见知过失为恶人，是二大凶也。其人恶，则其学弃，污辱先师圣贤业，祸及其师，是三大凶也。又举之者不信，共欺其上，贡非其人，乱天仪，污列宿，天疾之，地怨之，国君恶之，圣贤非之，是为世大佞妄语之子；当坐是事，不得天地鬼神诛，则人当害之，辱其先人，祸及妻子后生，是四大凶也。

犯四大凶，贡非其人也，乃使帝王愁苦，治云乱。凡害气动起，不可禁止，前后不理，更相承负。天地大怒，群神战斗，六方不喜，八远乖错，终古不理，天上名是为曰减年短命之符。”

“何故名是为短命之符哉？”“然治当长，反为其短；年当多，反为其少；举事逢凶，无益于身，天地不悦，除算减年，故天上名为短命之符也。”“善哉善哉！愚生闻命矣。”

“然子可谓□□知之矣。慎此天上文以示德君，以示凡贤，下及民间。为人上求士，不可不详；为人下贡士，不可不忠。后世传诵此书文，结于胸心中，急举士不若此，天地不复喜也。知而故违，其过重哉！真人慎之。”“唯唯。诚受教敕，不敢犯禁忌，余力行。”“子可谓慎事，得天命矣。”

右天地手策贡士四吉四凶短命符续命符安国得天地心群神喜激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 度部之八

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第一百七十九

惟上古之道，修身正己，不敢犯神灵之所记，乃敢求生索活于天君，不敢自恣，恐不全。日念生意，与神为臣，表其类也。欲得尽忠直之言，与诸所部主者之神，各各分明是非，乃敢信理曲直耳，何日有忘须臾之间。上有占人，具知是非，何所隐匿，何所有不信者也。故得自理，求念本根，未曾有小不善之界也。但自惜得为人，依仰元气，使得蠕动之物，所不睹见灾异之属。但人负信于誓言，两不相信，故有所不安。天地中和上下，各自有信，人不得知其要，而言何独有善有恶耶？灾异悉所从生。

人食五常之气，无所不禀，无所不依，无所不行，独何不奉知古有知人相及逮乎？此为失善从恶，令命不全，何独而是耶？故天君言，有善有恶，善可令同？所以然者，当令有分别，不可自从。善当上行，恶当见刑，何得与善相及耶？以人意言之，亦为可知，自有当直之者。故设恶以分明天地四时五行之意，使知成生为重，增其命年；人得生成之道，承用其禁，不敢触忌。以是言之，天知愚人甚薄而无报复之意，逆天所施为，证天所施为，加

人所施行邪，中类反当活恶疾善也。故圣人知阴阳之会，贤人理其曲直，解其未知，使各自知分画不相怨。善自命长，恶自命短，何可所疑所怨乎？人人为不如六畜飞鸟走兽水中物耶？

以为人无状邪，天使然也。天同欲使为善耳，不欲令为恶也。如善恶同其苦乐耳。富贵寿老，天在上为，不能分别好丑，使无知人得气扬声，言我与汝曹等耳，行善何至用？是故进益善，令久生；其人薄者，念之等耳。比恶亡命，乃欲正悔过，见善与从事，见恶退止。日夜克躬思省，所负既复，小生得与人等，虽不仙度，可竟所受，不中亡年，是为可矣。

俗人之所长须臾耳，不念久生可上及。知士有心，念索生，故不作恶耳。天见其善，使可安为，更求富有子孙，虽不尽得，尚有所望，何为作恶久灭亡？自以当可竟年，不知天遣神往记之，过无大小，天皆知之。薄疏善恶之籍，岁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其恶不止，便见鬼门。地神召问，其所为辞语同不同，复苦思治之，治后乃服。上名命曹上对，算尽当入土，欲流后生，是非恶所致邪？人何为不欲生乎？人无所照见乃如是，何所怨咎乎？同十月之子，独何为不善？施恶不息，安得久乎？愚士之计，豈何不与小善合乎？

行，复道小不急之事。凡人所为，各不同计，自以为可，所触所犯，皆欲得人利，人亦不欲利之。善利得生须臾，恶利不久，以善不久居地上也。故使有天地，知不平？天使人为善，故生之；而反为恶，故使主恶之鬼久随之不解，有解不止，余鬼上之，辄生其事，故使随人不置也。知不平？

此书先进善退恶，古今文也。自不从其长命就恶，无可奈何，鬼使得不自白也。故有过者，没形于土耳，精神不安，未知所止，是谁过乎！人行且自详思念，取便安，勿非所言。辞语前后复重，其所道非一事，故重耳。

人命近在汝身，何为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爱谁乎？有身不自成，当成谁乎？有身不自念，当念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复思此言，无怨鬼神。见善白善，见恶白恶，皆不同也。复知之乎？辞小止。有恶不息，文书不绝，入没乃止，此戒可知。为恶自负其身耳，不负他人也，复知之乎？行顺所言，可思无离于心，离之为败，不可复理，与鬼同伍，何得活乎？念生得生，是为知；恶会当尽，不得久在，知之不平？

行，复小说。人居天地之间，皆得为人，奈何忘天地恩乎？此为何等哉？其愚乃如是，不能改，何所复望乎？欲望天报，当自责，恳惻垂泪而行，言我蒙恩得为人，与万物绝殊，天使有异，能言能语，见好丑，知善恶，可不之事，当自详慎。所言反天，辞令不奉顺，是为大逆不道之人，天安从得久与从事乎？故置凶神古观之。

还辞如所言，其人自不好善。天君言：“前已有文书不绝，部主者下收其魂，骨肉付地主，不须时，恶入不可数闻。故自损威怒，还就儒雅，改易其恶，采取众善，著之于内，以心置。”心神言：“我受天心教敕，使主随人心，其不得有小脱，善恶辄有傍神复得。”心神言益复悲楚：“未知吉凶，故自恐在恶伍之部，日夜自惟，不知当所自置，故不敢有不善之意。唯诸神相假借，使得自责，不用神诫，被诛不恨。”天君遣大神下言：“此人有自责悔过，不犯所禁，假之假之。后有不善，取之未晚。”见神言，日夜长息，恐身过未悉除，久不与太阳气通，而在死伍之部，益复笃，不知而何也。受敕未能通达，静于闲处自省，责过所负，以谢天地四时五行诸所部神。天君聆听，令自思。

惟上古之人，皆有知虑，不敢犯禁，自修自正，恐见有失，动辄为不承命，失其年。用是之故，不敢小解，过辄有罚首，以是自省自爱，敬重禁忌，不敢有违失意。复见责问，心常恐悸，怅然失气。负天心，言有小不称，是为文烦，辄考问实核。所言所信可，可以得名誉；及其身无信，久亡人年。故复思念，不失我心，切但恐怖，不敢自安。舍气而行，常自恋慕，贪与天地四时五行共承统而行，不敢有小过差。心自忿，当前后深知至意，不失其常，念恩不违精实，贪生望活，何有小恶闻上乎？

结躯行，相承事，何敢有解意，恐不能得上至意，不知如何也。心益复悸切，自安无

益。天寿难得，一失不可复还，远俗日久，而反中折，当顾望下，是令怅然，故自救惶栗而已。常恐一旦大小不称见退，愁懣在心，自责自过。既蒙天恩，得展舒前命，饥渴之情不敢忘，得活而已。

诸大神哀省，录示元元，禀气于天厨，驾乘天气而行，薄所主防禁，众多不可有失亡。身虽鄙贱，不足荣宠，亦不以不肖故，能见嫌疑也。真以心求进素生，唯大神原省语言，使见四时五行生成，复见日月难报，想不见中弃。正营之人，不敢自远倾侧枕席。

大神言：“此人自师化乃如是，何忧无蒙保者邪？往昔有是人，天右哀之，近在左右。今见在视事久远，多知虑，所言所语，无不得天君腹心者，且为之。”生伏地泣出而言：“被敕觉寤，乃以先古有心忠诚，进在所知，无不包怀闻之，何敢比望先之人乎？”

大神言：“持是有信之人相语者，欲令相生为行比望耳。人有不及时。”生言：“大神乃开导大分明，生等比众多，独见异，使有开思，是恩极重，何时教大神乎？”大神言：“思从中出，发愤念之为报。”生言：“自分不知所奉上，虽自天有珍奇可好者，思复上之。见敕发愤想念，是为可诚受，是言非口辞相报有文也。诚日夜惟思，不敢有解。”大神言：“所诚众多，所谏亦非一人所问。持是久远相语者，诚重生耳，言特见厚哀尤深。”

天君闻之，呼大神曰：“比生何从发起自致大神异语乎？”大神言：“见此学人尤信，故为道难易。”天君言：“见善进之，使及是，是其宜也。”大神言：“天君召问是信生。”生言：“不敢希望及天左侧也，愿在充职之处，自力尽忠而已。”大神言：“皆当有所部主，乃见信理。”“如是诚侥幸甚，得大分，不敢有小不称者也。”大神言：“是生见化乃如是，宜且复进，可及先古。”生言：“不敢进长寿也，其人所贪也。”大神言：“是天恩。”生言：“是本因大神所保，不敢失大神之戒也。”天君知此二人相谏敕，尤深善之，使自相教也。

惟上古圣人之为道也，乃出自然。心知天上之治，所施行皆豫知者。音声彻通，还知形容，自视心昭然意解，知当救之事。吉凶之会，了然可知，心内欣然，乃知得天之福也。使见前行之事，皆戒笃达。自惟蒙恩见宠遇，得与诸六神相持日久，辄见教戒，使不危。窥望四表，上下通洞，益复哀哀心中欢然，复得延期，并及所不闻，是皆天君、大神恩力所施化。

大神言：“是诸神共知，延者有命，录籍有真。未生豫著其人岁月日时在长寿之曹，年数且升，乃施名各通，在北极真人主之。变易骨体，身轻，润泽生光，时暮得药，以成精华，所在化为，无不成，出窈入冥，丝发之间，何所不通？”圣人言：“实有是，从俗成食，从地阴神出，安得不重乎？易之为轻，乃上是易，大神恩不能报。功大施，想大恩，忍不及，使得苏息之间深厚，非辞所报。”

大神言：“是天禀人命禄相当直，非大神意所施为，见善荐之，是神福也，何所报谢乎？恐其后有疑，为施禁固者，使圣知教戒，后人照知之耳。圣人自有知，无所救也。”圣人言：“已得被报，虽生录籍，会当有教导不及。”大神言：“是生之语，悦然谦者，是其宜也。”“生重见辞，前后悉备。唯大神以成就恩意，生见人分人也，而不敢自解，而有骄慢也，请复于闲静之处伸力，大神所教施，愿念不逮之生。”

大神言：“尽辞前后可知，余无所戒也。辞别各宜照所言。”生言：“受戒之日，不敢解止须臾也，但恐未能卒竟之耳。唯蒙扶将，使得视息，复生望，倾侧在心，唯大神时时相存教敕，是恩不小。”大神言：“是生之所言，宜称之。”生言：“唯唯，不敢。以身自防。”大神言：“成名之人，精进有益兼并，部主非一。”

天君闻之，大神戒圣入相对辞语，为有知之人，宜勿忽解，命可至无訾之寿。各还就所部，见善当进之大神。圣人言：“俱受天君教，尽力有效，有效不敢倦时也。”天君言：“成人者为自成。”“唯唯。”

惟上古得道之人，亦自法度未生有录籍，录籍在长寿之文，须年月日当升之时，传在中极，中极一名昆仑，辄部主者往录其人姓名，不得有脱。数使往动摇支节，屈伸转倾，反覆教戒敕，随神屈折，以药饮之，骨节开炼。虽不时相见者，知其可坚与不也，示之志不倾

也。贪生恶死，思行天上之神，数使往实核，有岁数，乃令拜受不足之文，心言出辞，使知所行防禁，传示学者。不用神文，言自己赍书且竟，神乃知，相对语言，亦连岁月，积千三百二十日，乃将与俱见大神，通元气，行自然。天君簿见，密敕所案行，不得有私相信，感心易意，行无失误。

大神言：“已算计诸神所假禀，常以八月晦日，录诸山海陵池、通水河梁、淮济江湖所受出入之簿，各分明。天君有所劳赐，有簿署。天君前自复数通，藏金室。署有心之人，令主天君所问，辄当承所教，宜日夜不解。属主室之人，勿失所索部别，令可知，应得有心之人，须以定录簿。当有使神，主为计名，诸当上下，先时百日，皆文上，勿有失脱。如有文书不相应，计曹不举者并坐。先敕令勿犯神书，言此书出后，三岁八月，乃示俗人，如有道信人者，大可示之。”

天君有教言：“此人先时有承负，敕神为解除、收藏，未藏者为藏之。”大神言：“此人贫厄空虚日久，恐不自全，得天君腹心，乃令神收藏不藏者。其主未藏者，时恐不如所言也。前乞敕，拜谢受恩，虽日月未至诸，先时一月令知之。”天君言：“下所部神将士众田地，中勿失时以藏，为作姓名，令地主敬慎，使有神灵往来，有欲从愿所求，听之有信之后，宜慎也。”大神言：“如是，必海内闻知，好道之人将相扶承，事之敬之。”天君言：“有功之人，亦自当见敬。”

大神言：“此人年未至，期未至，请至期教其所报谢。当时未升，其舍空虚，无以自衣，有道者给食，至时止。”天君言：“是小事耳。以天官给家，有家有心者。”大神言：“请如所道。”“敕天官给所当得，此人空虚日久，与食令足。”大神言：“令敕天官神给姓名，勿令空乏。”天君言：“善。”

惟上古之人，皆得天报应，有信可成，乃令受命，为神所护视，恐有毁缺，日夜占之，见为善，助其欢悦，不欲闻其恶，常置长寿之曹。心使为善，无有恶时，使有进善，有孝忠顺之意。所承所行，不敢以意，承教而行。人谓无知，我亦见知之。人有善大恩，有哀以思，力自善。如人久见狐疑，尤恶先没，用是自损度自约，恐犯恶人，日夜惶惧，不知何如也。

天生人，知善恶，行善有信，天不欲令人有恶闻也。用是欲贪生恶死，亦不敢犯禁，如所妨害于身也。故因缘天气，得与通入之辞，语言自往来，知人情意。见其不善，而退自责，恐有文书污名存其中也。如人当时意，加施于人，诚不敢对首理委曲，得自责。所施行不得人意，过多难除，故人来悔易势，当时锋通，以为命可再得也，不意天遣大神，占之尤恶，先入土。用是自慰隐忍，不敢当恶，格辞有小异意。既得天恩，假其须臾，使得苏息，长有活之望，是天之部分也。以故得有分意，命不久存，用是之故，复益怅然有惭愧之心，欲见天神，求哀教戒，照未知之事，防备未来，当与天心合，可得小如意。

贪上有计虑之人，并思善恶，得不见之敕，乃见大神，苦甘自道：“生求俗之人贪及上，以故自修自正，唯大神敕厉其不足，使觉寤，望戒左侧，唯大神哀省素生之人。”大神言：“何惜禁戒乎？想自深知之。辞令各自吐写情实，但恐不如所言，且复谛之，计从心出，宜复熟念。”生言：“皆感恐，既身及之，何敢不从心出乎？”大神言：“如是是为发，且复还静处，惟思之，有不足乃求。”

生言：“禀知希疏少，未得大通，著之戒也。匍匐须教，乃敢进见。”大神言：“如欲尽精诚，有功可及之，努力自念，从生以来，功效所进，解先入承负，承负除解，过尽亦当上，何所疑也？且复慎所言，宜勿外意也。”生言：“受敕见戒，不敢余力而不进善也。已善复恶，自与命戏耳。”大神言：“善入也，宜复屈意。虽心劳命之日，当时微苦，用心不解，复后得福。”“生受敕，诚归闲静处，思失自责。”大神言：“思从中出，天神知之，勿倦也。”“生以年穷尽乃止。”大神言：“有行乃如是，何忧不前乎？”天君闻之，重敕大神，使欲进者，观其所为，积岁月日，各令有部，有功当上，名须缺补。

上古之人，心言口语，皆知人情，无文而治，表里外内，具见其信，各不相负。天有要令，犯者尤丑，辄见治问，责其过咎。用是之故，益复悸动惻然，念天恩所施行，使得全完为人，知好恶之义。人以此等念恩深厚，不知以何报之，但心思欲进，而有忠诚之信，所作为所作，承奉不敢失小差，恐为众神所白，见过于上，有不竟年命之寿。以是益复感伤忧心，不敢自解，而望报施之意，实贪生，与诸天神共承天心，有善者财小过除，竟其年耳。如有大功，增命益年，承事元气，合精华，照见所知，复受大恩，非辞所报，但独心不知如何也。唯诸大神共省哀，录不及教戒，使见知虑，知天上所施，禁忌众多，当辄相承，不得有失也。唯大神惟其不足，见戒不敢忘大分，受施不忘生恩意也。

大神言：“生自有知之人，何所教戒？但当顺天所为，勿逆其心。见教戒，应时奉行，勿失脱而已，是为得天心意矣。赏罚有轻重，宜各实之，勿有失误，得为可。余少所戒，宜详慎所言，出辞当谛思之，令可行。有小妄者，辄以心自况之从善，是为小戒。余者当平生之言。见深戒，不有失神意也。”“自惜童蒙，未见大分，故固大神重戒，所照众多，知虑广博，无所不包。唯大神重戒，欲蒙其德，不逆所言。唯复顾意，伏须重戒。”

大神言：“是语可知，天上之施，与中知地下傍行等耳。法律相应，无有差也。自有相教者，且随其主，勿逆而已。”生言：“自分当戒也。法律虽同，而用心少得其意也，天心难知其诀。”大神言：“是皆实无欺而已。乃豫知天君意所施为者，为上第一之人，可在天君左侧。有功劳赐赏，谦逊不敢尽受，益复竭尽筋力，用心乙密为大。故天君重复自面教教人，是生之福也。所主众多，平心为行，是自可矣。”生言：“不敢乃望在天君左侧也，见活而已。但思忠孝，顺理尽节，不敢受重赐，但恐无功耳。如小功效之日，令生身日明，长见生日久矣，但思无极，不敢有不思过须臾也。得见温言，心志饱满，大神与生同居，对治无思也。诚复受恩，出入上下，时小相戒，是大神之恩，不可中谢，但心意恋慕，常在心中，不敢解止。”天君闻之，知之土所行，莫不得愿也。常能自责过负，想不中恶，敕大神教戒之，使及上，勿倦也。

上善之人，皆生于自然，皆有历纪，著善籍之文，名之为善人之籍。常有善人之行，未尝有恶称，行止出入，辄闻善意，未尝有恶，故名善人。动辄进之于人，众奇为不见之物，得上于尊，尊者见之，或善其言，或贪其善行，或贪其诚，或贪其见爱，或贪其孝忠，或贪其久所言，或亦贪其见信，是善之善也，故名之为善。时见宠荣，复贪得长游，复贪得神仙，复贪得不死位，复贪使众神，是善人之贪也。

行仰善，与天地四时五行合信，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相遗，共进于天神。欲见敬求戒思过，恐有不称天之大神也，常日夜进心念笃，见善从心思，闻善言、忠直之志、完躯之人，爱其命年，常恐一朝有异，小不善之意。闻人有过，助其自悔，主其有知，善所谏，用其人言，并见其荣，善教戒人求生索活之道，是善人之极。

但当有功，不敢违神之愿，思慕长在，复得行见人之愿所当逮及。唯天大神，通达辞令，检敕所行防禁，得小失相假忍，使思其意。天恩广大，多所爱伤，使得自思，悔过命长，是大分之施也。但恐不而卒竟恩贷，唯诸大神原其不及，愿蒙不见之戒，使得思，乐其志广见，唯思重敕。

大神言：“上天地各有文理，知用前，不知自却，此自然耳，不惜爱戒而不相教也。见众善之人，无有疑，何所复戒？但且详念所言，相副而已。是善人之愿也，宜复明之。”生言：“自不肖，行不纯质，以故自亲大神所禁戒者。数蒙厚遇，辄见思念显见，以故复谄，不知厌足，天使其然。”大神言：“是生受自然之姿，天使来问者，知其同不耳，何所嫌疑乎？密欲来承教者，皆言自情实，少双辞语，出于华耳，会以心自正者少，故使有空缺转补，是生短也。宜复慎之，勿解也。”生言：“禀性迟钝，设意不先，但以文自防也，唯哀之不耳。”大神言：“是亦出于知，知善行善，知信行信，知忠行忠，知顺行顺，知孝行孝，恶无从得复

前也。想生自知，是故重之耳。”

生诚怅然曰：“是生所闻，是大善，是有重戒出其中。大神所道乃如是，何敢有懈怠之意乎？是为活生之意，蒙宠如是，不知何所用报大神恩也。”大神言：“是曹事视之，而不足为戒。念可行宜，复成名，可及上无疑。行自得之，何所报谢乎？辞令自善，不得相闻语耳。”生言：“是戒使生长得有活之望，请于无知之处，思惟所言。”大神言：“当知生辞，勿离于内也。前后所戒来学问之人，如此矣。”生言：“谁当肯相教如此乎？生禄命，大神喜之，时约教，前后备足，但无以副恩，诚惭无以自置。”天君闻之：“是善之善，善中尤善，可兼行诸部，勿使有失。”大神还语生：“天君所教，恩荣如是，宜勿犯之。”“唯唯。”

上德之人，乃与天地之间，当化成之事，使各如愿。善者著善之文，不失其常，不失其宜，是为上德。无所不成，无所不就，不失其明，不失其实，不失阴阳所生成，不失四时主生之气所出入，不失五行之成，不失日月星宿，不失其度数，不失吉凶之期，不失有灾异之变，不失水旱之纪，人命短长，不失所禀系星宿厚薄之意，是上德所当行也。故言有德之人，无所不照，无所不见。上下中和，各从其宜，就其德，各不失其名，是为顺常。

长生之文，莫不被荣。万物岩牙部甲而生，垂枝布叶，以当衣裳；雾露霜雪时雨，以当饮食；生长自成覆叶实，令给人。地之长，名为水，母民名为瓜。盛夏热时，以当水浆，天下所仰，人无大小皆食之。是德人承天统，成天形于地，以给民食，行恩布施，无不被德，以自饱满，是天恩非也？天所施生甚大，不顺命，反言自然，是为逆耳。故使德人上知天意，教民作法，无失天心。育养长大，使得为人，复知文理，行成德就，可上及天士。

天上之事，功劳有差。德人主知地之事，令民依仰，重见恩施，不能以时报之。德人为天行气，上下中央不得其所者，人反轻天所施为，是正今天怒不止，神灵不爱人，侵夺年命，反自怨非天，是愚甚剧。故下神书，使住教，为施禁固，既民不犯，有豫知来事，远恶趣善，不犯所禁，复得见天道所师化，无不从之化者。故使人主为作羽翼，开导头尾，成其所为城郭，倬然可知。

知上及大化，并理元气，复知人事，是亦有禄有命之人，皆先知之，随人化可，得延之期，天亦爱之，善神随护，使不中恶，心使见善，恶者不得以为比等。故天重善，使得从愿，不侵不克如其平，殊能过善，天复增其命年，不危陷，是非大恩也？当报何疑？前有大善，所行合天心意，近之左侧，恶气不来，不敢视之，延命无穷。是恩难报，报之不以珍奇，但写心归诚，自实有信，不负所言，是为有报，为报为，知不乎？知善为善，见信行信，是人所长也，且宜照之，勿自疑。前有信人，已寿无极，化为神灵，所兼备足，功劳所致，复知之乎？故德人有知之士，所得上进，天甚爱之。不其文章，知命不怨天，行各自慎，勿非有邪，教人为善，复得天心意者，命自长。

事皆天君出，不得留止。俗人难化，化之以渐，无有卒暴。详慎所言，勿为神所记，各慎所部文书，簿领自有期度，勿相逾越。见善进之，见恶当改，勿有所疑。贪生之人，自不忘天所施为，故重之者，诚爱人之命耳。念善得善，寿不疑也。天君爱信，知不乎？详慎神文，勿以自试。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故勿得自放恣，复夺人算，不得久长。慎之慎之，勿懈也，懈为自疑耳。疑之自令不令，知不乎？知不乎？

右天上文解六极大集天上八月校书象天地法以除灾害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一 庚部之九

大圣上章诀第一百八十

惟始大圣德之人，乃承元气自然，精光相感动，乃为大圣。悉知当所施，辄如天意，不失其元气之志，常行上，为大神辅相，如国有公卿。心知大神之指，历文书相通，上章各有

荐举，宜得其人使可保。有言事辄用，天君以事更明堂，得书辄下，无失期，辄得朝上之恩贷。

自天君曰，不忤朝廷旨，请寄之人，文书所上，皆自平均，无有怨讼者。各自身受恩分，赏罚有差，何有分争者乎？大圣先知天君所当施行之事，安得有失乎？俗人不知，以为如民长吏，安能知诏书所当道下文乎？天上之事，音声遥相闻，安得有隐也？此在自然之中相验，何有脱时乎？

天君日夜预知，天上地下中和之间，大小乙密事，悉自知之，诸神何得自在乎？故记首尾善恶，使神疏记。天君亲随月建斗纲传治，不失常意，皆修正，不敢犯之。故言天遣心神在人腹中，与天遥相见，音声相闻，安得不知人民善恶乎？天君言，善信举之，恶无信下之，不但天上欲得善信人也，中和地下亦然。人不深知当来之事，故使有心志之，久久与大神同路，是天之所近，比如国有忠臣良吏，不离左侧。但人自不信天，天何时当信有二心之人乎？

中不为，天不如民人邪？虫蚁之人，亦何因缘得天心意，所寿贪惜？此人不时相亲者，过起于民，收摄十三于后，亦有岁数。见有心之人，不念俗事，贪进求生，故神告其心，出之耳。有心志之人，可与从事对谈，诚信之。无有心志，念众口当食求利，衣温饭饱，礼费相随，驱使贫弱，自以高明，非天腹心也。行不纯质，复欲求道，索久生，是正为索所不得，罪大重，少有贯时，此为知不乎？当白日升天之人，求生有籍，著文北极，天君内簿有数通。无有心志之人，何因缘得著录有姓名乎？强学之人学之，得天腹心者，可竟天年。殊能思尽力有功效者，转死籍之文，复得小生，何时当得驾乘精气，为天行事乎？

是为可知得书感心，泣出自责，言我同十月之子施行，独不得上心意而在死伍之中，是行何一不得上意，是我之过也。天地上中和，皆当从天恩生，而反多不信，是罪之重也，何可望乎？天上诸神闻知，言此人自责自悔，不避昼夜，积有岁数，其人可原，白之天君。天君言，人能自责悔过者，令有生录籍之神，移在寿曹，百二十，使有续世者。相货者，令有子孙。得富贵少命，子孙单。所以然者，富贵之人有子孙，家强自畜，不畏天地，轻以伤人以灭世，以财自缠，杀伤无数，故天不与其子孙。为恶不息，安得与善而寿乎？此为知不乎？大神遣小神下令，各受其命长短之事，从出无所疑也。思之复思，书辞可知小大，念后有失脱之文，当疏记。

有德人禄命诀第一百八十一

惟太上有德之人，各自有理，深知未然之事，照达上下，莫不得开。心之所念，常不离于内，思尽所知，而奉行大化，布置正天下，所当奉述，皆不失其宜。笃达四方，意常通问，正其纲纪，星宿而置，列在四维，罗列各有文章，所行目有其常，系命上下，各有短长。

生命之日，可候在房，记著录籍，不可有忘。命在子午，其命自长。丑未之年，不失土乡，寿小薄。不宜有恶，使付土乡。寿未尽，籍记在旁，虽见王相月建，气以不长。所以然者，在土之乡，故令坤艮之乡，其寿自减。生日及时，三土相望，其日以生不进，价作已钱，从岁至岁，少有利时。

辰戌之岁，天门地户，天土地土，自当所生。天地土生上草木，天地土生下草木，天土出圣智土，地土有贤。虽有衡，衡伍不相干。人不知之，反言年在辰戌，月建相破，以为大恶。天门地户相对，阴阳相望，生日直之天戊日，复直岁生，是为大德之人，无所妨，固宜勿惶惧。地土出贤，为之府，土乃所居，何有恶者？人自不知，以土为人皆属土府。寿命有期，直圣得圣，直贤得贤，是天常法。禄命自当，或出神仙。

寅申之岁，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所以然者，寅为文章，在木之乡，山林猛兽，自不可当。但宜清洁，天遣令狩。不宜数见，多畏之者，名之为虎。年在寅中，命亦复长，三寅合生，乃可久长。申为其冲，了不相亡，多恶畏夜，但能缘木上下，所畏众多。其

命在金，行害伤人，故令小寿，是为可知。事神忽荒，精邪厌畏无常，少有利时。

卯酉之命，各直其月，其月复同。卯主于东，系命东星，多所生活，人民饮食。卯故言东方正，卯为东之中，春生荣华，夏长其实，无所不施，莫不被德。故名东星为仁，不忍中伤。天惜人年，复得久长。西正西，复在金乡，喜行战斗，不得久长。行恶，自然何从久生？虽得王相月建，裁自如耳。其六七恶，日亡其过半，是为可知。

巳亥之期年以生，各置其月，复以其名为之，重阴无阳，命自不长。三阴会时会复当，故言巳亥，拘主开藏。亥主西北，巳主东南，所向所为，少得其宜，治生难以进，寿难以长。

故言十文转相通，十干名功，复宜天算，计其短长，相推为命，天之行何得自从？故今大德之人并领其文，籍系星宿，命在天曹，外内有簿，上下八方，皆有文理，何得自从？

人不得其数，反言何负于天。行善可尽年命，行恶失长就短，恶恶不止，祸及未生，何可希望？行自得之！其命亦薄，不尽其算。阁在天上，以遗善人，可戒子孙慎之。反正悔过，可复竟年，各自分明，计其所为，勿怨天神。努力为善，子孙延年，不者自在，可无怨天。复小正复念，其后复疑者，当平之矣。

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第一百八十二

惟太上善人之为行也，乃预知天地表里，出入阴阳，道其纲纪，发中念之，不忘其理。顺天而行，不敢有疑，用是得成，奉天大施，思念在身，行无愆负，微禀自然，数见戒，前后可知。

人自犯之，亦无所怨。自古以来，小有信人，信欲相欺，不念其后，故令天地瞑怒殊不止。贤圣有知自悔耳，天知之教之。不用人言，反恶意相视，谏之不用，但欲自可，此人无知，甚于畜产。用是之故，故自责过，负安从起？日夜思人，不解行所负，何所怨咎？但自无状，不计其咎，妄为不当行，不承大教，而反自在，自令命短，何所怨咎？

时念上古得仙度世之人，何从起念之，见书皆言忠孝，敬事父母，兄弟和睦，无有表里，上下合同，知天禁。神主为理，白其过失，无有休止，修身自省，既得生耳。

受命有期，安得自在？念之心痛，泪下沾衣，无有解已，日惜年命，恐不得寿。见长命之人问之，言有忠孝，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时生，助五行成，不敢毁当生之物。为善不行，侵人，无所欺抵，诚信不敢有所负。行成于人众，不敢失于亲而亏闾里。出辄相报，其以时还，未曾大醉卧于市里。贤知相随，不顾愚子，念恩于天地，不敢望报，自责而已。

复有过失，承负所起，自责有岁数，乃感动耳。生俗多过负，了无有解，已愁毒而行，不知所止。每见人有过，复还责己，不知安错，思见义文及其善戒，禄命侥幸，逢天大神戒书文，反覆思计，念之过多，无有解已。叩头自搏而啼鸣，有身不能自正，而反多怨。禁书致重，而自触之，致命不寿，晨夜自悔。冀复小久，不敢施恶，更念当行恩德布施，蒙得其理，无有恶言，但见泪耳，感伤于心。天神闻知，来下言，此人为谁，何一悲楚？窥见大德之人，延命久长在，问之，言此但行应天心，合地意，是故得寿耳。还归靖舍念之。如太上德人之言，以故自省也。

使神见自责悔人，还上天道言，有悔过人啼泪而行，未曾有止时，恐见不活，以故自责。大神闻知，言天君常敕诸神曰，有功善之人，为忠孝顺，所言进独其人也。因白天君，天君言：“闻知此人自责悔过，有岁数也。此本俗人耳，而自责过无解已，更为上善人也。大神数往占视之，知行何如，有善意欲进者，且著命年在寿曹，观其所为，乃得复补不足。”

大神言：“此人自责大久，承负除解，请须有阙上补，名为太上善人，可以报下不及者。”天君言：“太上善人之行，必当如其言。大神数敕之，护视成神上之，皆须其年数，勿侵也。”大神言：“此人本无籍文也，得敕在寿曹，请须上阙补以年次，不相逾越。”天君言：“得次补缺之日数，上其姓名，勿失期。”大神唯唯。

惟太上仁人为行也，乃积功累行于天，天乃听信，使助东皇布置当生之物，华实以给

民食,使得温饱,形身长大,展转相养,阴阳接会,男女成形,老小相次,禀命于天教。

于星二十八宿,展转相成,日月照察不得脱,更直相生,何有解息?但人不知,以为各自主名,虽有主,更相检持。所以然者,人命有短长,春夏秋冬夏,更有生死无常,故使相主,移转相问,寿算增减,转相付授。故言四时五行、日月星宿皆持命,善者增加,恶者自退去,计过大小,自有法常。案法如行,有何脱者?天上地下,相承如表里,复置诸神并相使。故言天君救命曹,各各相移,更为直符,不得小私。从上占下,何得有失?

有性之人,自无恶意,虽有小恶,还悔其事,过则除解。有文书常入之籍,恶者付下曹。善者白善,恶者白恶,吉凶之神,各各自随所入。恶能自悔,转名在善曹中,善为恶,复移在恶曹,何有解息?地上之生人中,有胎未生,名姓在不死之录。年满行成,生者摄录,令有保者乃上之。所以然者,其寿难待,重之,故令保者,过并责。以是故,自不孝顺无功者,皆无保任者,但为生先祖绩,使有祀耳。殊为恶不止,何有得后生食者乎?

食羹之人,亦安从得与天大神久共事乎?羹中之有应天书度者?天遣神教之,岁月旦满,敕天大仓守神,断有形之物,禀天大仓气食消化,令轻化神灵,出窃入冥,乃上姓名。不在簿中,何有求生,人安从知之?

人自善,无失天心,大神动其心,使乐为生道。俗人自贪之,所以然者,自行恶,无一善,时但贪好衣,车乘相随,自得不满之命,天地亦不夺其愿也,恶人亦不得久视天日月星宿也,当归长夜,何得久在?此人不得自师为善者,天知为恶,可久前?故使食有形之食,故藏上下,主为地神,使不得复生。故以书相示,令知之耳。

或有尸解分形,骨体以分,尸在,一身精神为人,尸使人见之,皆言已死,后有知者,见其在也,此尸解人也。久久有岁数,次上为白日升天者。使有岁数,功多成,更生光照,助天神,周遍复还,止云中,所部界皆有尸解仙人、主知人鬼者。有道之家其去者,得封为鬼之尊者,名为地灵祇亦得带紫艾青黄。所主有上下,转有所至,为恶闻得片,退与鬼为伍。知之乎?故言死生异路,安得相比。行,辞小复息,念其后遗脱不足者,当说之。

惟太上善人之为行也,乃表知天地当行之事,各有所主,各有其辞,各修其事,各成其神,各立其功,各行其忠,各理其文,各布施于人,各道其进,各得天地腹心,各不失四时五行之生成,乃应太上善之人,是天之信,地所保,皆得中和之心腹。

知人情,出入内外,承令而行,不敢失大圣之人意,下不敢犯诸神所禁。常念成人,使乐为善人,令得天心地意,从表定里,成功于身,使得长生,在不死之籍,得与大神从事对职。却知是非,忠诚于天,照见日月星宿,不失法度,不矢志意。常生贪活,思奉承天化,复知地理,心乃欢喜,复知吉凶之籍,存亡之事,欲与自然同其路。行少恶,贪见大神之戒,凶伤未知,照其不逮,使及长生之录。见天君蒙其生活,久在不死之籍,行天上之事,下通地理,所照见所闻,目明耳聪,远知无极去来之事。文书通辞,复知要妙,是太上善人之愿也。

唯天上大神照知指愿,贪慕自然表纪,合生气而行,无有穷已。常言天不夺人愿,地不夺人所安,是自然不敢有毛发之系,而烦苦诸神深记文墨也。日夜思念过负,恐有不称太上君之意。何惜何爱,而不尽忠诚孝顺乎?当自言被受恩施,得荣华,不望报,天心重爱,但自过责,少所贯也。唯大神原之,戒之不及,恋慕之不敢自远。常独念恩不报,罪还善身,恐不辞解,但侧怛而已。虽见原省,使得自思念所负。

大神言:“太上善之人思过自责,文辞逢出上闻,是其文辞延及也,但恐不知所言耳。天信尤善尊之,可至无极之寿,宜当复遥心勿忘天所生大施之分。太上之君善之,言生自命好生,不顾财色,见活之人,常思与同久。”“何时当妄行不道,无心之意不报重恩乎?但自惜年生以来,不见大分耳。唯蒙恩教戒,使知分理,当言知命,不怨天,不敢自怨而妨活也。心相加,当有贪时邪?但自恐年命穷尽,不见天之大施分部耶!唯复敕戒愚蒙之生,使有知虑,为大恩,非辞所报也。但克心念,常在于内,不忘其饥渴,求戒见活,唯蒙原省。”

大神言：“我本从诸神，自进于天君，无有小失助天地有功之谕，上籍在天君，何时当相忘乎？请白生辞令，自责有岁数，贪慕天化，其人在录籍与不。”天君言：“自责之人，皆于自然，亦神所资善也。使主案天文籍之人视之，有自责，乃白生籍神。”“使敕视文，文案籍有此人。”天君言：“人有生自行善，不犯所禁，是人行之所致也。大神且复详，须施行，有缺上名。”

大神言：“从太初以来，诸神有功得天心意者见进，颇有空阙。有其人所行，当备上姓名。”天君言：“所部职多烦，计功除过，使其更勿违所言。”大神言：“此太上人自随正，过负尤少。”天君言：“复念之，有未称举者，责保信，上之补阙。”天君言：“是曹之事，不可不谛也。”大神言：“请如辞所言。未能百日，天上诸神争保上之。大神白意。”天君言：“如是，各使可使，使往视事，遂复见重，信者补真。”

大神言：“请遣使神，取召上之，先化形容。神使往化，成精光耀多。”大神言：“取白天君言，人已化成神，上在于门外未入。”天君言：“使诣主者曹，谒之大神言，大神所白。”“唯唯，请属所白。如言，宜遂观望其行。”天君言：“当如大神所白。”

有知人思慕与大神相见诀第一百八十三

惟太上有知之人，乃预知天上之事，当所施为，当所奉行。事出自自然元气，相加得成熟，了然可知。变化其心，使成自然，在其所为，故有知，乃知表里出入，所行莫不得成就，莫不成其所，莫不变化有时。钦仰威神，以成其功，以名其德。常不离忠信，未尝有解，昼夜悲惶，不离于内，倾侧思慕贪成，得与大神相见，谈言通辞，行其所道，进其所知。常思成功，有恩于神，益寿增年。故令有知，从内视外，何所不知，何所不见，见心不了了。

念但贪长生活之道，思得驾乘，为大神奉使。在其所至，不敢还言，应时如到，思得心开。受神之言，如神所为，知神所行，务以自信，乃敢前言，欲求蒙得见活而已。不敢求大职。见哀而已。虽见存亡之事，内心惶恐，被受大教，辄当行通，施恩布惠，有益于上，有益于人，著名录籍，常在不死之位，心乃欣然嬉思，尽功于天君所。

积之有岁，乃前语言：“唯蒙大神，通其不足。知所辞辞大，故以贪进，受其乙密，征营门闾，不敢自息，欲得教戒，禀其不及，愿得省察，不逆所言，使须戒敕。”大神之言：“太上有知之人，自多所照见，但为未能悉知天之部界耳，悉何所戒。天上之神，皆照之。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但为欲知所语、所道、所行与耳，何所嫌疑乎？天君言，常敕诸神有欲忠孝诚信有功之人，进上姓名。是太上有知之人，禄相所贪，故以心自明是也，但恐文辞笔墨自言耳，亦何惜爱天上之教戒乎？常言苦无应书者，恐外内不相副也。如欲进其知虑，广问深达，是亦当所知也。行，其听大神所言。天有重戒，不可不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乃可。诚所戒众多，当知其要，且复开耳目用心。”“唯唯。”

“然，从中出。天上大戒，诸欲见进求生久活者，宜当进其所知。有知不言，如听，是为无自进之心也。心有知思，思当进见。其中有志，当进见其志；有诚，当进见其诚；有孝，当进见其孝，乃为得天之腹心，不可不悉进也。天君预知人情，不可有不进，而不进道说之也，隐知藏能，天恶此人，使不见寿籍，为知不乎？不但不见寿籍也，亡先失精，去离身中，亡其年，可不慎乎？太上有知之人！所以然者，天君知有知无知，其自知之，何有疑也。但详念神言，勿负于言而已。”

太上有知之人言：“自下愚强问不及，欲蒙得所不知，何敢隐知藏能？使天君诸神闻知，更为亡命失年，寿不久长，是过祸之根。灭身未足报谢，何敢有进，而乎？唯诸大神照原其不及逮者。”大神言：“求生恶死之人，亦自有心志意不可也，恐有迷时。”生言：“自分不知戒文也，而被大神恩贷，教之乃如是，何敢自息，而不进所知所言乎？唯大神录前不耳。”大神言：“相前不易，辄有保者有信，可天君心意，乃可望生耳。当谛之。”“生诚贪生，故尽其忠诚，不敢解息，思过自责，何敢失日夜乎？”

天君闻知，言：“此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乃知是。案簿文，有此人姓名，有阙备。敕生籍之神，案簿籍有此人，虽有姓名，自善多知，须年满，勿失其年月神。”“唯唯”。

有心之人积行补真诀第一百八十四

惟太上有心之人，各知分部，各有所道，自有所行，自有所奉，自有所进，自有所白，自有所言，自有所至，自有所动。心不系于内，常思尽忠信孝诚，有功于天，积行累岁，未曾有解，而忘恩分。常念贪生，得于上众神所佑，不敢施有小分，常怀怖心，未曾自安，思得太上之戒，以全其命，何敢有忘大分之施。

唯诸大神，宜小顾照不及，心常恋念太上之事，当所奉行，规矩绳墨，见信自然，窥望四境，通达四隅，承天所知，表通未然。心念大神之疏相通文，所进所白，不敢自以心意评之，常与诸神集议，可承用与不，常恐不得神心腹。

自惟本素无舛之人也，如自发中思慕，常在不害之命，全身前，贪其光耀，上及无精无形之音声，洞达太上奉使进，不敢忘有解而妨大化。唯诸神省其贪生，不敢去离大神左侧。见戒，心开目明，欲在久长之文，增年寿，思进有功，以身躬亲，不敢自信而擅道曲直，争其不足也。望上之人常汲汲，唯哀照戒之。恩爱念何有解时，心想日夜相见，贪知防禁之失，以动其心，使还见其不逮及者，是非文辞口言所报，唯蒙见省念，贯于心窝。

大神言：“是太上有心之人，亦当所宜行也。求蒙天重戒防禁，自有知之人本素自了晓，分别其理，何所道戒乎？持心射心，亦无间私。从上占下，悉自知所主。今太上有心之人，天之亲近，天神所信，但当持心意，常恐惶不失耳。余者自有心所知，努力传达广问，勿失所言。有知之人多所分明，但恐当时有不如言耳，何嫌不相白说？其人有心，自思愆负也。平但念其前后，寿自从中出，与天君心相应也。余少戒。”

有心之人言：“生本末草野之人，见有久生、老化复丁光景，滋液出入无有失，未见其失。学者众多，得者少无其人。所以然者，持心不致密，而轻所言，禄筭不宜，故令希少。今生见是前行之事，益复改正易节。开心相留耳。欲开音声善闻，贪寿惜年，以是不敢解息，唯大神省其不及。”大神言：“有心之人，当赐录籍，请案曹簿，有姓名者白天君，大神不得自从也。”生言：“唯大神照议之耳，不敢自远，倾侧在外，必身自效。”大神言：“请持有心之人白之，有报名籍者，何嫌相应也。”生言：“唯大神相白，成就之日，以死命自效，何须望还报。”

大神以事白，天君言：“太上有心之人，皆持心坚密，志常贪上有信，敕主者之神察之。有其人者，进白大神。”敕主察之，言有此人姓名牒文者，此人未生时，预有姓名。大神还白曰：“此人未生有籍，唯太上之恩耳。”天君言：“有录籍之人，当见升。自责承负，大神遣大神除承负之数，教化其心，变化成神，年满上进。”

大神言：“此人年满，算计过期且百日。前未有定，故且止。”天君言：“敕大神且上，令在间职，有真阙使补之。殊能竭精尽志，知除兼行。”大神言：“请上，如天君所言，复精实寿计算，明者当在白日升天中。”天君言：“是有心之人所宜也，欲令有所主。”大神唯唯，请敕正者，故事承本文。大神言：“以升曹白，谒见者白。”大神言：“请敕主者曹。”主者既白：“使署间职，有真阙使补。”天君言：“如曹所白。”

右天上见善事当藏匿与不吉凶所致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二 庚部之十

贪财色灾及胞中诚第一百八十五

古者无形之神人也，学求生道也，乃上与委气同愿，念思常慕得长活之寿，思念不敢

失委气之意，昏定晨省，恋牢贪生，常在不忘。时自视顾望，尽忠贞之至，奉承随委气之愿，使得上行，明彻昭然，闻四方不见之物，希声之音，出入上下，皆有法度。群神精气，莫不自来侍，奉承颜色，恐失其意系所属，皆有惧心。衣履转成，合怀施惠，布恩上下，流闻四方六极八表之外，延及先生。

各加善恶厚薄之失，大恩所覆，敬承奉命，乃感动星曜，无极之货，无极之德，选取贞良，以自障隐，其愿得达，心自祐畅。蒙得生无货之寿，恬淡少文，躯自念全，何有懈怠。人不得知我，我亦不闻无禄无功何，因得上与委气同陈。用是自惜自爱自养，及尤稚布施周遍，何有不蒙者乎？

但自惟出人天地中和之间，照达日月星辰，取明于前，二十八宿更直察民，用有支干，吉凶有文。但人少知，自以为贤，动作行止，既无益于天，祸罚触禁，上至天门，绝世无续，先祖无祠，岂祇命不久全，奈此人何！

奉行不承古文，自以不犯鬼神，是乃三气不和，亦有命厚薄。不能悉深念祸殃，故遣三气神往敕诫之。用谏者善，不善者自期至地之下，殃流子孙。天命之为，不顺，施恶度善，何可久存？皇上所不欲见，急断其年，人不自知，反怨苍天。天何时相冤？人自求之。殊不知虑，犬羊之命，何可久遇，与禽同罗，触犯其纲。贪食害躯，群辈相随，不惜其年，其中有知，乃出于四境不害之乡，是独何得，亦中命自然。虽处无人之间，是命所全。世少报者，时世命然，痛哉！奈何自言何负于天？

先古之人，万无一人相得，其贪财色，不顾有患，灾及胞中，不见日月星，何惜痛乎？自遗不完，命与土连，旁哉此人！亦有比等，草木禽兽亦然。不思自正端正意，无妄有恶言，上有神记下无灵，上无隐匿，其主坐焉。各当努力，求得戒敕。神灵之旨，吉凶之会，何有不报者乎？

故敕神人，为民施防禁，使得见生死之忌。生者阳气所加，录籍有真神仙录，有过退焉。阴气所加，辄在死部。熟念惟思，无失天网，下及地理，当知人情，出入表里，可进可退，无遣人咎，各得增年，延及子孙。

得戒之后，重慎其言，为恶在下，上所不顾。俗世之人，少孝少忠，贪慕所好，劫夺取非，其有杀心，不离口吻，何望活哉？会有殃咎，早与晚耳。奉承天文，神灵所记，致当远之，不可自试。试生得生，试死得死，会死无疑，故复丁宁，反覆语之，勿与无知，有小异言。长生之道，近在三神，三气合成乃为人，不成，离散为土在瓦石，同底破碎，在不见之处，不得与全完为比。

三命之神，近在心间，何惜何爱，反贪形残，都市示众，何时生还。父母怜念，妻子被患，疏亲快之，比邻恨其晚死，流后生。能自正为善，历得复长，至诚所加，物有自然。致慎内外，阴阳之间，四时生成，无得毁焉。天上地下中和之间，皆自有主，为有知之人作相之法所抵。思生者，与天道同愿，恶者自亡年，可不慎哉！

神人之言，皆受天应，不得自怨。延命之期，上及为善，竟其天年，恶下入黄泉。思之思之勿妄传，恶者之人传得恶，被其患，死生异处，无敢有言。行不善，自勿怨，他人辄有注录之者，无所复怨。读书知意，戒慎神书，精物鬼使，皆有所因。有命家得见此文，慎无自伤，抵欺善入，天减入命。得疾有病，不须求助，烦医苦巫，录籍当断，何所复疑。谛之念之，思之惟之，可无被患，患祸一及，不复救焉。

真人持此书以示愚蒙，自改为善，勿恶书言。前后所说，皆复重焉。所以然者，死生易命，不语其禁令，无从得存，□□自然。唯当知真心意好文，当知所言，故使守一身躯，竟其天年。守一思过，复得延期。

天道亿万，少得其真，河图洛书，废者众多。所以然者，不信其文，少得仙度，便为俗人。今故因三神人之师，复感动其心者，神灵附人，不欲令地气召之致。详念思惟其意，勿疑此文重复。神人之师，被受天教，故因有录籍之人，通达书意。

七十二色死尸诫第一百八十六

天有四维，地有四维，故有日月相传推。星有度数，照察是非。人有贵贱，寿命有长短，各禀命六甲。生有早晚，禄相当直，善恶异处，不失铢分。俗人不知，反谓无真。

和合神灵，乃得称人；得神灵腹心，乃可为人君。日时有应，分在所部。得天应者，天神举之；得地应者，地神养之；得中和应者，人鬼佑之；得善应善，善自相称举；得恶应恶，恶自相从，皆有根本，上下周遍。山海诸通之水，各有部界，各各欲得性善不逆之人，以为户民。陆地之神，亦欲得善人。各施禁忌，上通于天，为恶犯之，自致不存。大恶之家，无大小，鬼神所憎，但可自正，勿非谤神。天道地人道，禁不空。善神精气，尚能假人，恶者不失其文，辄举上白。积过众多，太阴主状，当直法轻重，皆簿领过。

人不自知，以为无他。太阳明堂，录籍数通，复得部主神，亦数通。天神部上死亡，减年灭人世，不可详念重？其善致善，恶自归其身。及治生，天知少智，故为施善恶救命之文，以戒前后，勿轻恶言，以为谈首，动作进退，辄有殃咎。故下此文以示子，使思其意，使无自怨。

朝廷尉设法，人自犯之，勿恨主者，恨之命簿不得久生。会欲杀人，簿领为证验，乃令入土，辄见考治，文书相关，何有脱者？努力远恶，无以为伍，可小活，竟年之寿。不忠疾苦，虽为狂邪所击，会有活者。天上禁神法令，亦如中和地下，四流傍行，皆同法象，何有疑者。生人有功于天，子孙为凶，辄除算，当时不死，算尽之后，亦无望其生。

君国子民，当为教道，导其善恶，务得情实。无天人命，绝人世类，刑从其刑，数见贤智，以为首尾。威神著君，神勿加暴。前书已有言，复宜重之，君父得以迁延及后，永生滋震。慎无贪杀，当时自可，后被其患。吏无大小，正卒因缘，宜明其事，勿为民之所患。殊能敬好道德仁恩，与天合德，与地同意，与中和有益，思与善神灵相睹，各有其信，勿欺愚者。

长生求活，可无自苦愁毒。思行天上之事，神灵所举，可得仙度久生，长与日月星辰相睹，是天之大恩，宜勿有小不善，亦复遣下。作恶不止，久灭人户，故复申教，既无犯者，犯者各为薄命少年。人欲为非，当为说解其愚迷，使不逢凶。常时不用人言，后复自悔，谈者之福也。星宿视人，不可为非，当各有所白，善者命长不复疑。教戒后生，可给先祖享，不者自亡其名。

无犯天禁，无犯地刑，四时奉顺，无有杀名。五行所成，宜各自守，无有恶名。勿轻上下，皆更相主，令无卒无暴，乃有显名。思念在心，慎离其形，精神离散，邪鬼惊人。念以自全，无忘其名，各自有喜，务道求善，增年益寿，亦可长生。慎之慎之，勿枉行刑，初虽劳意，后被其荣。师有善恶，念本成末，弟子不顺，亦亡其名，不得仙度。犯土刑神，所以增恶，不得受生，慎之复慎。

一身之内，神光自生，内外为一，动作言顺，无失诚信。五神在内，知之短长，不可轻犯，辄有文章。小有过失，上白明堂，形神拘系，考问所为，重者不失，轻者减年。神不白举，后坐其人，亦有法刑，非但生人所为，精神鬼物亦如是。

古者知不敢犯之人神数下，历之于天地人，无功亦无望其报。贤圣之心当照其书卷，卷有戒谏，恶人为逆。贪生者，天之所佑；贪养者，地之所助；贪仁者，人共爱之；过此而为恶，必得贼。天知其恶，故使凶神精鬼物待之，人人身中，外流四肢、头面、腹背、胸胁、七政，上白明堂，七十二色为见，是死之尸也。

五藏有病，其去有期。慎饮食，无为风寒所犯，随德出人，是竟年之寿。天贪人生，地贪人养，人贪人施，为恶其祸不救。故以天书告，令敕民无犯所禁。天气因人出辞，宜各洗去不纯之行，慎之勿忘，后将有喜，不者不须复存，□□如言。

写书不用徒自苦诚第一百八十七

古者神圣之言，不失纲纪，自有法度。无知之人各戒此，戒尤深彻生。过罚轻重，皆从人起，非但空虚，辄有所受。天性自然，不可欺矣。熟念无置，行成天神矣。变化有时，不失纲纪，四时之气，不可犯矣。辄有精神，无复疏矣。

以为不白，天以占之，神为之使，不妄白上，乃得活耳。不者罚谪卖菜都市，不得受取，面目为丑，人所轻贱，众人所鄙。过重谪深，四十年矣，乃得复上为诸神使，中者三十，下者其十。夺其所主，各有分理，能复易心自责，可复长久。勿易天言，自遗其咎，可不熟念？

为后仙士，计虑深浅，咎自在己，无怨神言。出人表里，慎无失误，详谛所受，被天奉使，不可自在，当辄承命，不得留久，辄有责问，不顷时矣。过重使退，地记所受，姓名如牒，不得留止，处有空缺，下人补矣。所以然者，中心尽神仙尚退，何况愚士！自是之后，可无犯矣。

天责人过，鬼神为使，不如天教，辄见殃咎，不须鞭笞，行自得之耳。以为不然，见为所疑，不得久在，故复有言，所戒慎矣。不效俗人，以酒肉相和复止，仙道至重，故语人矣。有命当存，神神相使，乘云驾龙，周遍乃止。天有教令，当复行矣。无失法则，枉疏记，为置证左，不宜自服。天亦止息，各受其罚，可无怨矣。

为神所白，无妄犯。天下地上中和之子，各不自敬，无怨天咎地。上下相留，亦如民法令，辞不情实，为下得怨，亦不留久，天上诸神争道之。何况凡人民，宜自奉承天法，随顺天和。无贵之粮，无贵之衣，有功复进，可主诸同。有所白，岁有定，承文而行，不得有疑。各有所白，不两平相怨，同举者有罚，更为贱矣。虽不时下为大神所使，不可神意，便付土主，不得复上。故有空缺，身不处之，是上中下相参如一矣。

行慎此言，亡身之寿，与土相连。土者，非地之土，自亦有凶神业守之，为天土神使，使不如所言，辄见苦矣。神仙尚有过失，民何得自在？故令司命，近在胸心，不离人远人，为精神舍宅。吉凶自在，何须远避，自令扰祸，急不得活。命未尽，算尽之后，远之无益。天下会神，主知存亡，神自有失脱，反受其殃，故令民命，不得复久长。故遣神人，示其文章，得戒止恶，神不上白，尚可须臾。

饮食诸谷，慎无烧山破石，延及草木，折华伤枝，实于市里，金刃加之，茎根俱尽，其母则怒，上白于父，不惜人年。人亦须草自给，但取枯落不滋者，是为顺常。天地生长，如人欲活，何为自恣，延及后生？有知之人，可无犯禁，自有为人害者。但仰成事，无取幼稚给人食者，命可小长。终竟录籍，无兴兵刃，贼害威劫人命。天命此人，不可久活。恶恶相及，烦苦神灵，精气鬼物，各各不得懈怠，是非人过所为邪？

先时为恶，殃咎下及，故令生子，必不良之日。或当怀妊之时，雷电霹雳，弦望朔晦，血忌反支，以合阴阳，生子不遂，必有祸殃。地气所召，反怨仓狼，为恶报恶，何复所望？

不知变易，自取当绝灭无户，死不与众等部。吏正卒，此伍特至旷野不洁之处，才得被土，狐犬所食，形骸不收，弃捐道侧，魂神俱苦，适作不息。或著草木，六畜所食，何时复生。罚恶赏善人所知，何不自改？天报有功，不与无德，思之思之，赏罚可知。自可死，独苦极，善恶之寿当消息，详之慎之，可无见咎，故以重诫，令自悔耳。

吉凶之会，相去万里，故下此文，相教相诫，勿怨天咎地，善恶当分。其文相录，知恶为善，魂神劳极。愚者不知，故文辞丁宁反覆，展转相告，无为后生作咎。以此自证，复何怨咎？无所复恨，各得其理。此文当传，不得休止，知者减年，愚者自己。写书不用其言，但自苦耳。

有过死谪作河梁诚第一百八十八

上古之时，神圣先知来事，与天共治，分布四方上下中央，各有部署，秩除高下，上下相望，不肃而成，皆为善，恐有不称，皆同一心，天有教使，奔走而行，以云气为车，驾乘飞龙，神仙从者，自有列行，皆持簿书，不动自齐，恐有所问，动有规矩，得其所行。春行生气，夏成长，秋收，使民得以供祭，冬藏余粮，复使相续，既无解时，神灵之施，莫不被荣，恩及蛟行，草木亦然，是非上之恩邪？

各得自所，食辄令有余，新陈相因，奈何忘之。既得民助，使神不恨，善人辄报，自以当更相给足，天使之然，不可藏匿，令人饥寒。故令有财之家，假贷周贫，与陈归新，使得生成，传乎子孙，神灵佑助，是非大恩布行邪？愚人无知，不肯报谢，自以职当然，反心意不平，强取人物以自荣，无报复之心，不顾患难，自以可竟天年，故复共文。神人真人求善人，能传书文知用，则其人可得延命增寿，益与天地合，共化为神灵，复得驾来，周遍上下中央，流及六方，岂不善哉！何不熟思，无忘于内，神宅所居，动观人所为，不自是，知有及，当相承事，去祸就福，不宜有小不称天心也。

天地四时五行众神吏直人命录，可不敬重，念报其恩？不欲为善事，反天神，天神使风雨不调，行气转易，当寒反温，当温反寒，耕种不时，田夫恨怨，不肯为人理之。轻贱诸谷，用食犬猪，田夫便去在有德之国。

其处种者少收，树木枯落，民无余粮，更相残贼，争胜而已。不念真，后更为贫人，收无所得，相随流客，未及贱谷之乡，饥饿道傍，头眩目冥，步行猖狂，不食有日，饿死不见葬，家无大无小，皆被灾殃，反呵罪于天。

其国空虚，仓无储谷，少肉，无储钱，岁岁益剧，无以给朝廷。复除者多，仓库无人，司农被空文，无以廩食，夺禄除中。国少所用，人民仰国家，而不各施，有难生之期，是皆天之所恶也。地不得久养，恶人知不？

真人急以此文，付有德之国，各令自责有知，可复竟其天年。无知与禽兽同，寿不可强得，行自得之，无怨于天。详念书文，常思孝忠信仁施，有过自责，复有子孙，书不空言。

无德之国，天不救护，机衡急疾。日月催促少明。有德之国，机衡为迟，日月有光。是天之所行，机衡日月星，皆当为善明。反便少者，是行之所致，何所怨咎乎？同共天地日月星辰耳，得见天地报信者见其明。五星失度，兵革横行，夷狄内侵，自虏反叛，国遣军师，有命得还，失命不归，是大人之罪也。为子不孝，国少忠臣，行不纯，故令相克，卒岁乃止。故施祸极之经，名曰太平。能行者得其福，不者自令极思，聚身无离常。报应不枉人，所不者，施恶于人。

常言人无贵无贱，皆天所生，但录籍相命不存耳。爱之慎之念之，慎勿加所不当为，而枉人侵克非有。是天所不报，地所不养，凶神随之，不得久生。乐生念，自令自忽者勿望生。殊无长生之籍，强入神仙，斋家所有，祠祭神灵，求蒙仙度，仙神案簿籍，子无生名，祷祭神，不享食也。走行乞丐，复诸神灵，其神怒之，猛兽所食，骨肉了已，狐狸所啖，不归故乡。同县比庐，反言得仙，殊无信报，何用自明？以是言之，难可分明，当有报信，众人见之，乃为已升。不者苦其刑为，言得略少，其人狂邪可下，反以为真，俱入死部，下归黄泉，不得自从。

有德度者，生时有簿。年满当上，辄有迎者。童蒙无知，何从得往？但费资用，弃家捐身旷野。道自然，人相禄不可强求。倘自苦，不治生养亲，妻子相见为贤士，但恐不孝不忠少信，可得竟年耳，地下无罚乐而已。有余财产，子传孙，亦当给用，无自苦子孙。贤不肖，各自活，无相遗患，是为善行。故记此文示智者，愚人忽之妄怒喜，远罚避患为贤者，三谏不中且可止。天佑善人，不与恶子，各自加慎，勿相怨咎。各为身计，行宜人人有知，无有过负于天。录籍所宜，慎勿强索，索之无益，所以然者，恶逆之人，天不佑也。

无离舍宅及城郭，骨节相连为阡陌，筋主欲生坚城郭，脉主往来为骨络，肉在皮内为脉衣，神在中守，司人善恶。何须远虑，七政司候神门户，求道得生，无离舍宅，变化与神合德，道欲复何索？故置善文于天籍，神仙籍与俗异，录当升之时，主籍之神及保人者来，乃知所部主奉承教化，各有前后，辄当进，有所去，不得自可。众神共治，务取合天心者。

先生之人，皆心明视，无有界意，所行所生，人未知之，皆先天地，变化上下，皆不失其道，神不悉具。乃置纲纪，岁月偏傍，各置左右，星辰分别，各有所主，务进其忠，令使分部。见善当进，见恶当退，何有所疑？行各自力，无为神所误，故得成，得称天君主天之人，辄簿领。亦不失度，部主诸神，故四方，方有孟仲季，更直上下，名为太岁。太阴在后，主知地理。复置四时生成所有，分居于野，有晚早。谷草近人不寿，远人民，然亦复长久。丛社之树小得自矣，易世被诛，延及孙子，所以然者，所居不安，去故就新，神复得还。

人有命树，生天土各过。其春生三月命树桑，夏生三月命树枣李，秋生三月命梓梗，冬生三月命槐柏，此俗人所属也。皆有主树之吏，命且欲尽，其树半生；命尽枯落，主吏伐树。其人安从得活？欲长不死，易改心志，传其树近天门，名曰长生。神吏主之，皆洁静，光泽自生，天之所护神尊荣。但可常无毁名，天有常命，世世被荣，虽不下护，久自知精。所以然者，去俗久远，当行天上之事，不得失脱，诸神相检，如绳以墨，何复自从，故不下耳。宜勿怪之，功劳当见，不与俗等，人以为无益于家，内被其荣，岂不善邪？

故示后生，令心觉悟，出书无藏，岁之有罚。无与佞欺，不孝顺为心，宜皆为不副书言，复见责问，可不慎焉。传当传其人，令可保举，勿犯神书，勿试神言，慎神之辞，皆天报焉。勿轻犯之，后有患，小犯才谪，大过不救。故使诸神更相司，便宜上之。有不实者，当复见治。事当相关，不得私，故使诸神转相检持，令悔其后何须疑。中复为止，亦见考之。不首情实，考后首，便见下。故进止，亦见考之，不者如故，此之谓也。不可轻犯，无所狐疑，神法大重，故当慎之详之，念之思之。长生久活之道，可不重之？故下此文，以示当施补空者，为设善事，辄相承，无有遁亡。为善有功年益长，无所复疑。自然之道何极时，但觉寤转相治，失如铢分辄见疑。

天有倡乐，乐诸神，神亦听之。善者有赏，音曲不通亦见治。各自有师，不可无本末不成，皆食天仓，衣司农。寒温易服，亦阳尊阴卑。粗细靡物、金银彩帛、珠玉之宝，各令平均，无有横赐，但为有功者耳，不得无功受天衣食。前文已有言，今为复道，令无怨恨，无所嫌疑，是天重神灵之命也。

岁尽拘校簿上，山海陆地，诸祀丛社，各上所得、不用，不得失脱，舍宅诸守，察民所犯，岁上月簿，司农祠官，当辄转相付文辞。大阴法曹，计所承负，除算减年，算尽之后，召地阴神，并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

当具上簿书，相应不应，主者为有奸私，罚谪随考者轻重。各簿文非天所使，鬼神精物不得病人。辄有因自相检伤，自相发举，有过高至死，上下谪作河梁山海，各随法轻重。各如其事，勿有失脱。各有府县郎亭主者长吏，察之如法，勿枉天克鬼神精物。如是上下，合通行书，各如旧令。

衣履欲好诫第一百八十九

自古及今，各有分部，上下傍行，有所受取，辄如绳墨不失，何有不睹死生之诀？各且自慎，勿犯神灵，各如其职，慎勿忽忘。命可疏记，善者当上，恶者当退，吉凶之会，各其所愿。但可顺从，不得逆意，心意不端，反怨神使，行自得之，何所怨仇？

人有难化，知有不足，皆被其殃。枉行所不及，反自誉满口出。人事殊无知虑，而见当前，不顾其后，合祸离爱，谤讪善人，以天亡上，地不在下，不知鬼神有疏记之者。解人怨仇，多施酒脯，甘美自恣，当时为可，后为人所语。轻口骂詈，咒诅不道，诈伪诽谤。盗人妇女，日夜司候。邀取便者，卖以自食。衣履欲好，竞行斗辩。不从道理，欲得生活，何

从得久？

愚人可为名恶子，长吏闻知，属吏捕取，急刑其身，祸及亲疏，并得其咎。贫当自力，无为摇手，此人命簿，生所禀受，恶鬼随之，安得留久。此辈众多有前后，会当相得不中止。所以言者，恶鬼所取，慎之小差，不慎自已。

恶不可施，人所怨咎，当时自可，不念其后，见戒当止，可复小生，竟其余算。有故记善恶寿所起，增年之期，要当善矣。不见贤圣知虑有余，念生恶死，上及仙士，寿可长年？何为弃世，殃流从生，胞中之子反言我同从父母生耳。是皆怨天咎地。言恶当别，不可杂厕，清浊分离，如君与奴使，故得行大道者生，不行为土。古今相似，亦有善，亦有恶，世世相传未尝止，多与少耳。天知多逆，故出此文重之耳。知戒之后，可无有疑，十百相应，何有脱时？

不忘诚长得福诀第一百九十

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奉承自然，生成所化，莫不得荣。因有部署，日月星辰，机衡司候，并使五星，各执其方，各行其事。云雨布施，民忧司农事，元气归留，诸谷草木、蛟行喘息蠕动，皆含元气，飞鸟步兽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但取作害者以自给，牛马骡驴不任用者，以给天下，至地祇有余，集共享食。勿杀任用者、少齿者，是天所行，神灵所仰也。

万民愚戇，恣意杀伤，或怀妊胞中，当生反死，此为绝命以给人口。当死之时，皆恐惧近，知不见活。故天减矜之，怜愍为施防禁，犯者坐之。六畜尚去明爰，不忍中伤，人反不自惜更为贼虏，所取非一，妄行金刃，杀人坐之。虽不即诛者，天积其过，杀败不止，灭尸下流未生。是者亦不得逢吉，鬼神憎之，司候在前，何有脱时？故记善恶重之，即不犯耳。

神人真人以此文示众民，义不隐藏，使知不自怨。故随俗作字，分明可知。圣贤不犯，恐愚不息。师有前后，无忘其本，念本就新，恋慕如初，是生之道也。功有小大，所受不同。当为发觉未知之诀，未知之意，不知其念，未知之言，未知之志，两分明，是天意也。生成之道，从此出矣。

取信于天，取信于地，取信于中和，取信于四时，取信于五行，是皆天所得报信也，不失铢分，知之不乎？是委气无形自然之所服化也。故三台七星，辅正天威，日月照察是非，使有自然，然后无有中悔之者。故复申教诸所部主，各令分明，受罚不怨，此之谓也。无得是非他人，还自直也。戒无小大，可法则也。不忘此言长得福，宜慎用行之，不失节也。以故言自杀试也。

书当未用，帝王未信也。佞者在侧，书不见理也。灾害并生，民何所止？太平之书三甲子乃复见理，不如十谏令知耳。且念活求知，贤圣有知可及矣。圣人当升贤随后，求生不恶复次之。神仙之录在北极，相连昆仑，昆仑之墟有真人，上下有常。真人主有录籍之人，姓名相次。高明得高，中得中，下得下，殊无搏颊乞丐者。

先生为师，尊之为君，称之为父，故师君父不可不明，臣不可不忠，弟子不可不顺，敬从其上，转上及。故天不忘先生之恩，地不忘先生之养，人不忘先生之施。故有忠孝信，思生不恶，以自近，以自明。天明下照黄泉之下，土明照上天间，中和之明上下合同，故三明相得乃合和。天以三明名日月星，下照中和及地下，无有懈怠。无德之国，阴气蔽日，令使无光，人民恐惧，谷少滋息，水旱无常，民复流客有谷之乡。天实怜之，令至活乡处。有明君，国得昌，流客还耕农休废之地，诸谷得下，生之成熟，民复得粮，更奉先祖，鬼神得安。

中有圣智，求索神仙，簿书录籍，姓名有焉。当复上，为天之吏，案行民间，调和风雨，使得安政。以此书示后生焉，故当作善，有益于天。自是之后，可戒子孙，延年之期，可不

及焉！书虽复重，天大爱人，欲使得竟其年，丁宁反覆，属于神，善辄疏上，恶亡其名。无违此书，思善心属，念常不废，意当素生，志常念成。所以然者，以人志所当及也。

努力精之，各随其愿，天亦不强不欲也。地下傍行，四方亦然。无极之天，无极之地，无极之境亦然；无极之明，无极之光亦然。然小竟，是天之大分也。欲理念天上之事，天上理念中和，中和安之。欲念求贵，贵神荣之。欲念求富，富神富之。苦乐之间常思之，详慎所言。天道亿万，在人所为，不夺人愿也。生养之道审可观，死亡之道鬼所患也。凶神不安，辄受之难为文也。天上有文，求生根也。人所愿，故挺此文使可思也。有过自悔，案此文也。不者亦已，无妄言也。神灵在汝前后，无解时也。

右天上昌兴国降逆明先师贤圣道天地喜神出助人治令人寿四夷却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三 庚部之十一

乐怒吉凶诀第一百九十一

“请问太平气俱至，人民但当日相向而游，具乐器以为常，因以和调相化，上有益国家，使天气和调，常喜国家寿，天下亦被其德教而无咎。其乐得与不得，以何为明哉？与与不和，以何为效乎？欲不及天师具问其事，恐固固有不□□者，故前后重问，不敢懈怠，恐天怒也。”

“善哉！子为天问事，日益闲习，得天意。真人必益年寿无穷，天所祐也。诺，安坐，复为诸弟子具更道其意，使其察察，令可知也。

乐，小具小得其意者，以乐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乐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乐天地。得乐人法者，人为其悦喜；得乐治法者，治为其平安；得乐天地法者，天地为其和。天地和，则凡物为之无病，群神为之常喜，无有怒时也。

得天地意者，天地为和，人法之，其悦喜。得天地人和悦，万物无疾病君臣为之常喜。是正太平气至，具乐之悦喜也。是故乐而得大角上角之音者，青帝大喜，则仁道德出，凡物乐生。青帝出游，肝气为其无病，肝神精出见东方之类。其恶者悉除去，善者悉前助化，青衣玉女持奇方来赐人，是其明效也。真人详思此意。”“唯唯。”

“故上角音得，则以化上也；中角音得，则以化中也；下角音得，则以化下也。而得之以化，南方徵之音，大小中悉和，则物悉乐长也。南方道德莫不悦喜，恶者除去，善者悉前，赤气悉喜，赤神来游，心为其无病。心神出见，候迎赤衣玉女来，赐人奇方，是其大效也。故得黄气宫音之和，亦宫音之善者，亦悉来也，恶者悉消去。得商音之和，亦商音善者悉来也，恶者悉消去。得羽音之和，羽音善者悉来也；恶者悉去。真人自详思其要意所致，述效本行也。

所以不悉究竟说五方者，谓其大深。上士见之，自得其意，以一承万；中士得之，恐其大喜也；小人得之，或妄语也，故不悉露见，使凡人各自思惟其意。上士且自以一承万，通知其意，亦不须为其悉说也；中士亦且自绵绵几知之，亦不须为其悉说也；下士或得而反妄语，亦不须为其悉说也。是故财成虑，小举其纲，见其事，以示凡人，使各自思其意，则可上下通达而无过。真人知之邪？”“唯唯。”

“故上士治乐，以作无为以度世；中士治乐，乃以和乐俗人以调治；下士治乐，裁以乐人以召食。此三人者，各谕意，太平气至，听其所为，从其具乐琴瑟，慎无禁之，则乐气不出，治难平，难平则气斗讼而多刑。夫乐者致乐，刑者致刑，犹影响之验，不失铢分也。

凡乐者，所以止怒也；凡怒者，所以止乐者也；此两者相伐，是故乐则怒止，怒则乐止。是故怒者乃生刑罚，斗之根也；喜乐者，乃道德之门也。故当从之，使生道德之根，勿止之也；止之，反且生刑祸之门也。此者，吉凶之所出，安危之所发也。故乐者，阳也；刑

罚者，阴也。阴之与阳，乃更相反，阳兴则阴衰，阴兴则阳衰。阳者，君也；阴者，臣也。君盛则臣服，民易治；臣盛则君治侮乱。此天自然之法也。故当从其君乐也。以猷其民臣，止其数怒也。

下古之人愚，不深知其意，反多断绝之，故使阴气盛，阳气衰也。阴气盛，则多盗贼，罪人不绝，凡万物不生也，多被阴害，大咎在此。乐气兴，则阳气盛，以断此害。君气盛，则致延年益寿，则上老寿。夫缓与乐者，上属天也；急与怒刑者，下属地。兴行其上者，万事理；兴行其下者，万事乱。真人戒之，此言可不深思乎？”“唯唯。”

“子可谓深知之矣。传之以示下古之人，使各思其意，慎无闭绝也，乐则五方道德悉出，怒则五方恶悉出也，乐则天地道德悉出也，怒则天地恶悉出也。故天地乐者，善应出也；天地不乐者，恶应出也。故五方乐而和者，五方善应出也；故五方不乐而怒者，五方恶应出也。是非小事也，故言毋断绝也。令凡人共惟思其意，俱一觉，悉出之，然后悦乐气至，急怒气去也。”“善哉善哉！”“行，子已知之矣。”

右天上分别乐与怒所生吉凶诀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四 庚部之十二

某诀第一百九十二

前文原缺

行有疾苦，心中惻然，叩头医前，补写孝言。承事恭敬，以家所有，贡进上之，敬称其人。医工见是，心敬其人，尽意为求真药新好，分部谷令可知，迎医解除。

常垂涕而言，谢过于天，自搏求哀，叩头于地，不避瓦石泥涂之中，辄得令父母平安。教儿妇常在亲前，作肥甘脆，恣口所食。父母商家所有，不致苦其子孙。令尽家所有，殊私心孝于前。亲属比邻，见其孝善，知无所有，更往给饷，为其呼迎医工蒙荐席，相与日夜数劳，知其安危问养，视其复闻小善言，心为之喜欢，是孝之所致也。天见其孝心，令得愈，更如平素。心中乃喜欣，复身得能食谷者，斋戒市卖，进所有上于天，还谢先人，诸所得祟，辄卒香洁，不敢负言，是孝子所宜行也。俗闻知是善，而不能行之，能行之者，性出自然，天禀其命，令使孝善，子孙相传，治生有进，不行侵人，有益于亲，宾婚比邻。孝者还报，不忘其恩，是之善者也。父母之年，不可豫知，为作储待。减省小费，岁岁有余，藏不见之处，勿使长吏及小吏闻知，因缘征发，尽人财产。为孝心未尽，更无所有，父母年尽，无以饷送，复为不竟孝之意，行孝之人，思成其功，功著名太上，闻帝廷，州郡所举，一朝被荣，是非孝所致耶？子孙承之，可竟无极之世，此念恩不忘，为天所善，天遣善神常随护，是孝所致也。其家一人当得长生度世，后生敬之，可无祸患，各以寿终，无中天者，是不善邪？善之中所致，何所不成，何所不就，何所不得，何所不通乎？努力行之，勿以为懈倦也，是善人之福也。

孝善之人，人亦不侵之也。侵孝善人，天为治之，剧于目前，是为可知。欲知善之为善也，知孝之为孝也，苦不能相效也，是出自然。天与善籍，善孝自相得传，相胜举，亦何有极？心善孝之人，人自从崇之，亦不犯克人，流闻八远，州郡县长吏有空缺相补。豫知善孝之家，县中荐举，长吏以人情欲闻其孝善，遣吏劳来。又有用心者，以身往来候之，知闻行，意荐之，岁岁被荣，高德佩带，子孙相承，名为传孝之家，无恶人也。不但自孝于家，并及内外。为吏皆孝于君，益其忠诚，常在高职，孝于朝廷。郡县出奇伪之物，自以家财市之，取善不烦于民，无所役。郡县皆慈孝，五谷为丰熟，无中天之民。天为其调和风雨，使时节。是天上孝善之人，使不逢灾害，人民师化，皆食养，有顺之心，天不逆意也。是善尤善，孝忠尤孝，遂成之，使天下不孝之人相效，为设孝意。

有大命赦天下，诸所不当犯者尽除，并与孝悌力田之子，赐其彩帛酒肉，长吏致敬，明其孝行，使人见之。傍人见之，是有心者可进爱，有善意相爱，此皆天下恩分，使民顺从。此本善致善，本孝致孝，本不孝其末不孝，本恶其末恶。善者其愿，皆令其寿，白首乃终。上至百二十，下百余岁，善孝所致。非但空言而语也。不但天爱之也，四时五行日月星辰，皆善之，更照之，使不逢邪也。其善乃如是，可不重邪？

天生人民，少能善孝者。身为之，独寿考，复得尊官，皆行孝所致。不但祐言，故出此书，以示生民。其欲法则者，天复令寿可传，子孙相保。书出必当行孝，度世孝者，其次复望官爵。天下之事，孝为上第一。人所不及，积功累行，前后相承，无有所失，名复生之人。得承父母之恩，复见孝顺之文，天定其录籍，使在不死之中，是孝之家也。亦复得增度，上天行天上之事，复书忠孝诸所敬，为天领职，荣宠日见，天上名之为孝善神人，皆为神所敬。有求美之食先上，遗其孝行，如是无有双人。其寿无极，精光日增，上见无极之天，下见无极之地，傍行见无极之境，复知未然之事，诸神皆随其教令，不逆其意，共荐举白。太上之君见其孝行无辈，著其亲近内外，神益敬重之。故言天所爱者，诸神敬之；天所憎者，诸神危之。是为可知，余者各自用意，自择其便，从其所宜。书辞小息，且念其后，得善复出，不令遗脱。

九君太上亲诀第一百九十三

惟太上之君有法度，开明洞照可知，无所不通，豫知未然之事。神灵未言，豫知所指，神见豫知，不敢欺枉了然，何所复道？太上之言，何有不动乎？人同敬畏，心不悉行。是且得知，不照其意。所以然者，太上皆神，所生所化，当生当活，皆可知。神录相次，道其尊卑，何有不从者乎？九皇之上则九君，九君者，则太上之亲也。各有所行，恩贷布施，诸神从者，诸神敬其所为，靡有不就者也。小神食，不能知九皇之意，何言俗间之人乎？

心圣耳聪，财可观其文章禄策。当直录籍文辞，自生精光。皆以金为简，银成其文章，此簿在天君内，中极有副，其余曹文书辞，皆以奏简，自生文章，精神随字，名之光明。

每有语言，辄照有所知，不逆所言。神人真人得天君辞，便具言。神人上下，皆知民间，天君知神所言，不失文墨规矩之中。自然之道，何所不知，何所不化？动错自无所私。饮食天厨，衣服精华，欲复何求，是太上之君所行也。大神小神，自有所行，皆相畏敬，不敢有私，恣意见所从求，动摇有心之心，知其所为，可成以不。惑迷其意，使其人各随至意。言汝皆受于仙策，寿得无极。金银紫文之绶，封侯食邑，复赐彩帛金银珠玉，心想所得。是非神仙道，知人坚与不，或赐与美人玉女之象，为其作色便利之。志意不倾，复令大小之象，见其形变，意相随念其后生，此为不成之道，或作深山大谷，中多禽兽虎狼之处，深水使化人心。或有虫毒之物，使其人杀之。或恐不敢上高山，人大谷深水之中，亦道不成。是象戒人，是在不上之中，殊能坚心专意。见迷惑，不转志坚，随其入出上下，深山大谷之中。水深大，心不恐惧。见其好色，志不贪慕，家人大小之象，更相拘留。不随其人言，但得生道，进见太上，尽忠孝之心，无所顾于下，是为可成。戒大众多，取其要文。天亦信善人，使神仙度之也。其人自善，天何从欺之？所以有欺者，其人狐疑，强索神仙，无益之用。无功而求安，何从不见欺邪？是天重生，爱其情尤志坚。念生要三明，三明者，心也，主正明堂，通日月之光，名三明成道。心志自不顾，亦有录策，不可强求。白日升天之人，自有其真，性自善，心自有明，动摇戒意不倾邪，财利之属不视顾，衣服粗，粗衣才蔽形，是升天之人行也。天善其善也，乃令善神随护，使不中邪，天神爱之，遂成其功。是身行所致，其人自不贪世俗大营财物，天知其至意，按次簿名真，自有善星，其生日时，自不为恶。天复善之贪化，以助天君治理，天上文辞使透彻。行无私隐，见行有岁数，上竟荣簿有生名，可太上之意，能说其功行，助其不及，是亦神当所拥护也。天信孝有善诚，行无玷缺，故使白日辄有承迎，前后昭昭，众民所见，是成其功，使人见善。

白日之人，百万之人未有一人得者也。能得之者，天大神所保信也，余者不得比。尸解之人，百万之人乃出一人耳。功有大小，更相荐举，其人当使天爱重之，内为得太上腹心。荐举其为有信效，各成其功名，是不善邪？天君出教之日，神不枉其言。是天君得善信效，深知未然，不可有毛发之欺，皆令寿命尽少尽小。解于后，复念语未卒意者，复念道之。

不孝不可久生诫第一百九十四

惟古今世间，皆多不副人意，苟欲自可，不忠任事，所言所道，乐无奇异，见人为善，含笑而言，何益于事？轻言易口，父子相欺，当目无声，背去随后而言，或善或恶，不可法则，无益世间。世间但为尘垢，言谈自动，无应善书者。心言我善，行不相副，无有循谷，语言浮沈，不可信验，名为不慎之人，何可久前？不可与善心有志之人等乎？

求生难死之人，不欲见是恶人，而不自知，以为我健，少能相胜者，反晨夜候取无义之财，而不攻苦得之，以为可久在中和之中，与人语言也。傍人见之，非尤其言。神灵闻知，亦占其所为，动作其心，知其恶，不能久善，还语天神，言中和有轻口易语之人，不能久善，须臾之间，恶言复见，无有信效，但佞伪相资，何益于人。

令食诸谷，衣缁布，随冬夏易衣服，食欲快口，衣欲快身；市有利入，不肯求之，而可养老亲，明旦下床，未知所之，街卖所有，更为主宾，酒家箕踞，调戏谈笑，歌舞作声，自以为健，交头耳语，讲说是非，财物各尽，更无以自给，相结为非，遂为恶人，不可拘绊，自弃恶中，何有善半日之间邪？

无益家用，愁毒父母，兄弟妇儿，辄当忧之，无有解已。攻取劫盗，既无休止，自以长年，复见白首。不知天遣候神，居其左右，入其身内，促其所为，令使凶，当断其年，不可令久。其扬声为恶不欲止，上至县官，捕得正法，不得久生。与死为比，安得复生？或为鬼神所害。

父母念之，常见其独泪孤相守，无有辅佐之者。老更弃捐，饮食大恶，希得肥美，衣履空穿，无有补者，是恶之极。岁月年长，空虚日久，面目丑恶，不象人色。如是为子，乃使父母老无所依，亲属不肯有之。此恶人之行灭乃上，亲属患之，名为蔽子。死不见葬，无有衣木，便见埋矣。狐狸所食，骨弃旷野，何时当复见汝衣食时乎？

是为可知善恶之行，人自致之，何所怨咎乎？天下之人何其甚愚，不计其死生之间殊绝矣。生为有生气，见天地日月星宿之明，亡死者当复知有天明时乎？窃冥之中，何有明时。愚人不深计，使子孙得咎，祸不可救，殃流后生，是谁之过乎？人不化，自致亡失年，不当善仙士之行邪？动作言谈，辄有纲纪，有益父母，使得十肥，衣或复好，面月生光，是子孝行，力非恶。人亦独不当报父母哺乳之恩邪？为子不孝，汝生子当孝邪？汝善得善，恶得恶，如镜之照人，为不知汝之情邪？

故有善恶之文，同其文墨，寿与不寿，相去何若？生人久视有岁数，命尽乃终，后为鬼，尚不见治问。恶人早死，地下掠治，责其所不当为，苦其苦处，不见乐时。是为鬼，何以独不有赦时。是恶之极，为鬼复恶，何所依止。家无食者，乞丐为事，逐遭亡之气，自不可久，地下亦欲得善鬼不用恶也。如是宜各念善，不失其度，才可矣。不者，亦欲何望乎？人当同其计策，与生同愿，天不善之邪？而反为恶乎？恶行之人，不可久视天地日月星辰，故藏之地下，不得善鬼同其乐，得分别也。文书前后复重者，诚憎是恶人，不可久生耳。

性善之人，天所祐也，子孙生辄以善日，下无禁忌，复直月建、日月星光明之时。用是生者，何忧不寿乎？是为善行所致也。善恶分别，念中可行者，自从便安，天不逆人所为也。念之复念之，思之复思之，可前可却，自不贪生者，无可奈何也。书辞可知分明，疑之自令苦极。念生勿懈，致慎所言。辞复小止，使念其后。有不满意，乃复议之。

见诫不触恶诀第一百九十五

惟夫圣德之人，各有所言，各有所语，各分别其能，各自第其功，各成其宜，使有可信，而重天言，使天爱人，而有盛功，得天之腹心，是圣德之愿也。夫人皆欲承天，欲得其意，无有怨言，故令各从其志，勿有非言而自可，是为富得人情，使报信，同其知虑，而从所宜。

人居世间，大不容易，动辄当承所言，皆不失其规中。而不自责反怨言，人言是，为不平，行之各有怨辞，使天忿怒，而不爱人言，寿命无常。故天下有圣心大和之人，使语其意，令知过之所由从来，各令自改，乃为人寿从中出，不在他人。故言司命，近在胸心，不离人远，司人是非，有过辄退，何有失时？辄减人年命，为知不？相善之人，欲闻其戒，使得安静，过失之间，使思其意，令其受罚亡年，不令有恨。

天大宽柔忍人，不一朝而得刑罚也。积过累之甚多，乃下主者之曹，收取其人魂神，考问所为，不与天文相应，复为欺，欺后首过，罪不可贷。是故复敕下晓喻，为说行恶，灾变所致，使自改耳。不用其言，亦安可久久在民间为人乎？故分别善恶，各使不怨耳。

天为设禁，使不犯耳，而故犯之，戒命于天神，可以久与人等也？作行如此，为使人不死之道乎？中为天无所知邪？俗人之行，不可采取乃如是，安可久置中和之中，使食可食之乎？而反善，神所护，年尽乃止，无中天人时，是善之证也。为善日久，何忧不尽年寿乎？是为可知人自不能力为善，而自害之。是恶之人，何独剧自以为可久与同命？不意天神促之，使下入土。入土之后，何时复生出乎？地下复相引，浸益亡尸，是复不得天福之人，可复计邪？

行且各为身计，勿益后生之患，是为中善之人。不者，欲为恶人也，天所不祐，地不欲载，致当慎之。勿有愆负，财得称人耳，可为父母，子孙得续。行恩有施，可复得增年，精华润泽，气力康强，是行善所致。恶自衰落，亦何所疑？从今以来，当详消息，善恶分别，念中何行者，自从便安，天不逆人所为也。念之复念！

不顺作逆，而求久生，是行当可久见于天神？日月星辰安肯久照？为天神所祐，而争欲危之，是谁过乎？不当是善行孝顺之人邪？辄有禄位，食于司农，久复子民，使上下相事，是民之尊者也。是善所致，恶自不全身，相去几何乎？视其试书，不用其言，自快可意而行，是为人非乎？有恶，不能自化有孝善，有忠诚信之心，而望天报，有病求愈，作恶过多无解时，为可久贷与不。故作此文，欲使俗夫之人，各不怨其得罚耳。

念生求活之人，自不为恶行，而亡其年也。得书见诫，使知遵禁，不触恶耳。如是能自改为善，可得久见天地日月星辰，与人比等，是不善邪？而反不惜其命，以为死可得复生，如人知。不自知为恶，自以为可也，谈语欲与人比等，衣食与部人同，是为可久不平？畏死之人，不敢犯此诫文，是亦禄策所致。其人相薄少可，宜直命当直之，何所顾乎？行各自慎努力，念所行安危之事，书诫亦自可知也。天书文欲使人为善，不欲闻其恶也。故自命簿不全耳，无可大怪也。详复思之，勿懈也。

天有生籍，亦可贪也；地有死籍，亦甚可恶也。生死之间，不可比也，为知不平？知恶当慎自责，不可须臾有亡其年寿，甚可惜也。与人语言发声，为善行得人心意，是天善之。无出恶言，而自遣咎。同出口，气正等，择言出之，无一小不善之辞，可得延命。殊能思行天上之事，得天神要言，用其诫动作，使可思、可易命籍，转在长寿之曹。

宜复各修身正行，无忘天之所施，宜置心念，报施大恩，乃为易行改志。天复追念，使不逢恶，可信天书言，可得生治不用。书言自不全，择其可行乃行之，不彊所为，各且念身善恶，天禀其性，勿有所嫌疑也。宜不欺善而恶人得福也，是言者明白，何有所疑乎？神仙之人，皆不为恶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证也。

书所言，约敕前后，道人之所愿，为道善恶，使思之耳。不用而自己，勿自怨。自怨者，

但当知怨身少知而穷老乃极，自咎之耳。余者自从其意，如欲贪生，不当有恶。故使自思，知其苦乐，乐独何人，苦亦何人，亦宜自念，勿有怨辞，勿妄轻言出气。令可思，思生为善，故丁宁相语者，令语言可知，不失天规矩行成。

自然之道，何所不成，何所不化，人皆迎之，是天自然之恩非邪？念下愚之人，不念受天大分，得为人，自以当常得久也，亦不意有巫灵之神者当止，勿犯非也。书辞非一，念之复出，文辞有副，故置重诫，顾其不及。用书念生为善，为有活望。复有恶言不顺者，被疏记不息也。慎之且止，止复有所思，思后不足，不满意者复申理。

不可不祠诀第一百九十六

惟世俗之人，各不顺孝，反叛为逆。竟行为不忠无信之行，而反无报施之义。自以成人，久在地上也，所说所道，未曾有小善。有恶之辞，而反常怀无恩贷之施，自盗可意而行，不念语后有患苦哉！此子不是在世间，无宜少信，强愚自以得人心意。其念出言，不可采取，难以为师法，无所畏忌，而功犯非历邪，自以可意，不计其命，不见久全。

动作出入，不报其亲，不复朝夕，夷狄相遇，此独何人？从所出生，略少其辈。饮食不用道理，未曾了雪，当亦无知之人比六畜，生死无期。口亦欲得美，衣欲得好，天当久活汝不？汝行不可承用亡，亦其行当可用不？使天忿怒，无有喜时，当爱汝命，令汝不死乎？所为皆触犯，不当如故为之，是为自索，不欲见天地日月星宿入民生口之属耳。

天有诫书，具道善恶之事，不信其言，何从乎？欲得见久视息乎？中为不如六畜飞鸟走兽有知邪？是愚之剧，何可依玄？但作轻薄，衒卖尽财，狂行首罚，无复道理，从岁至岁，不忧家事，游放行戏，殊不知止。思不出中，自不可久，此人亦因父母得生，其行反少义，不见尽忠孝，有顺无逆之意，是天当置汝，使眼息不死也？死中有余过，并及未生之子。

念其作祸之人，虽以身行恶，而亡其年，使未生不见有算。活望作鬼，复死不足塞责，是恶所致非乎？何得自在而见活乎？昨使当出生者怨，是非过邪？何为妄言而久朗乎？天下之人，何不自责，而使过少，积过何益于入身乎？但有不全人命耳！不当思之邪？何为自益祸乎？是为可知也。

人居世间，作孝善而得寿，子孙相续，复见尊官重禄，是不作善为孝所致邪？自无善而不顾后有患，此为大逆恶人，更为无等比不休息乎？父母生汝时，欲闻其善，宁欲闻恶，声闻老亲耳邪？兄弟相憎，未曾有乐时，各自责过负，而反自用不为善，是为不可久行，无益于天，无益于地，无益于人，无益于四时五行日月星之明。

其人甚恶，欲何希望，不当仰视邪？以为天不遣凶神，司汝为非乎？不当自怪，所求所为，既无可恃，但日有衰病死不绝邪！天亦何乐杀汝乎？众曰汝，无有遭须臾之间，故杀之。或使遭县官，财产单尽，复续怨祸。汝行之所致不乎？何怨于天而呼怨乎？俗人乃如是，欲复犯天，自理何益乎？

久遭不祠祀，神官所负，不肯中谢所解所负。解之常以春三月，得除日解之。三解可使文书省减，神官亦不乐重责人也。迫有文书，上下相推，何从民人之言，贫困便止，不竟所为乎？

生时皆食有形之物，死当食其气而反不食。先人自言，生子但为死亡之后，既得食气与比等，而反不相食，生子如此，安得汝久有子孙相视乎？亦当亡其命，与先去等饥饿，当何得自在？天官重孝顺，当祠明白，何可所疑。死后三年，未葬之日，当奉褥褥，不可言地上有未葬者而不祠也。不食益过咎，子孙无伤时也，是为可知当祠。常苦富时奢侈，死牛羊猪豕六畜，祠官浸疏，后当见责。不顾有贫穷也，财产不可卒得，行复无状，财不肯归，便久不祠，为责安可卒解乎？宜当数谢逋负之过，后可有善，子孙必复长命，是天喜首过。

其家贫者，能食谷知味，悉相呼，叩头自搏仰谢天。天原其贫苦，祠官假之，令小有，可用祠乃责，是为天所假。

颇有自足之财，当奉不疑也。不奉，复见先人对会，祠官责之不祠意，使鬼将护归家，病生人不止。先人复拘闭，祠卜问不得，得当用日为之，天听假，期至不为，不中谢天，下地取召形骸入土，魂神于天狱考，更相推排，死亡相次。

是过太重，故下其文。使知受天诛罚不怨，可转相告语，可令不犯。先古已有书，犯者不绝。以棺未藏者，不可不祠也。今故延出文，因有心之人，书解其意。勿疑书言，尚可得生籍。疑不行，死日有期。自消息，勿复怨天咎地也。行，书小息念。其后思惟文言，知当复所行，复道之。

天报信成神诀第一百九十七

惟有进善求生之人，思乐报称天意，令寿自前，目见天上可行之事，曰亦奉行天之所化成，使见久生之文，变化形容，成其精神，光景日增，无有解时。是有心志善，不忘天恩。报施之士，何时怨，解息须臾之间？心自克责，幸得为人依迎。天得成就，复知天禁，使其远害趋善，不逆神灵。见善从之，未曾不自责，时悔过从正，思念其意，常不敢自安自疑。念之为善，晓天知意，具足可知，亦无所疑。自责悔过，积有日数，既蒙福祐，承奉天化，使不见危。

自知受天报施，何可有忘须臾之间息，恐神灵非尤所言，故怀怅然，未曾自息。贪进所言，欲承天意，恐有失脱，故复洗心易行，感动于上，欲见升进，贪慕其生，实畏短命之期，恐久不见于天地，竭力尽忠，思其诚心。数闻神言，不见其人，心内不自安，常斋惶惧，日夜愁怖，不敢自安。用是之故，不敢废善而就恶施。

人皆得饮食，仰天元气，使得喘息，复知人情，自知受天施恩，辄当报谢，何有疑时。天生人精，地养人形，使得长大，使得成就。见天书戒，视其文辞，不战自栗，何有负言？心常怖悸，何有安时？唯天大神，时哀省原，数见假贷，心知不以时报大恩，唯大神使见复覆哀，久见常在生气之中，久活前年之寿，不敢忘大施之分。恩贷毕足，不敢解忘须臾之间而背恩也。唯大神成之，使见天神，与其语言，恩闻复戒，重天所言，唯蒙有报，乃敢自信。

大神报有善心人言：“天君常爱是有心善之人，于天有用辄进。自今有心善之人自陈前，以达白天君，承用所举听勿疑。必当如前所言，是自天君所敢前也。岁月垂至，努力信天所言，天亦信有心善之人，自不在俗间也。簿文内记，在白日升天之中，义不相欺。天君欲得进善有心，不违言，是其人也。诸大神自遥见其行，虽家无之日，前以有言，宜勿忧之。常念与天上诸神相对，是善所致也，宜勿懈倦也。”

有心善之人言：“生本无升进人，期心报大神，求进贪生，欲竭所知，何敢望白日升乎？举选当得其人，生不敢当之。恐见为大神所非，蒙恩自侥幸得宠，为得恩分毕足，但惜未及重报施，唯大恩假忍苏息之闻。”

大神言：“前比白生意，进之天君，辄言有心善意，是其人也。天君自欲亲近之，不使有疑也。恩施不在大神也，何须道报乎？宜复明所知，必为有报信，心谢恩侧而已。必使诸神相护，不令邪神干之也。致重慎所言，以善为谈首。书意有信相与，要不负有心善进之人言也。天自日夜使神将护之，余无所疑。相命沮触之，书必先人承负自辞，勿用为忧。”

有心志善之人言：“本性单微，久在俗中，恐不能自出俗世之间，慕大神之恩宠遇，使见温，诚自知。唯大神白天君，才使在不死之伍中，为何敢望白日乎？”大神言：“天君信有心进善之人，教无有二诺，无所狐疑，是自天君意也。虽念家不足，饥寒并至，自有天厨，但仰成事，神自师化其子，无以为念也。”

“生主受分之后，何时忘大神所言乎？忧不成耳。不敢失大神枕席，常在心焉，不敢解也。大神言辞乃如是，天君知者，善自得善，有心自得天君心意。”前白事见天君，天君敕大神言：“前日已白此入，当升之日，勿令失期。竟有符在心前彻视，神自语为信。变化

以有日期，但日夜念之，勿懈也。”生言：“受敕之后，何敢懈邪？唯蒙成不。”大神言：“须书有符，自相见也，不忧不得天寿也。不但大神邪！诸神皆言善，是有心之人，诸神忧之，但仰成辩而已。”

生言：“是大重，如使如愿，必亲心恭而已。”大神言：“是亦其人愿，所当承心而言。天君重其家，使无入大过，承负辄解之。勿信神象卜工之言，是卜不能有所增减。欲度活人者，要在正神。虽有小神之疏，上自解之，亦勿狂为不当所行也。是自有心有道之人所知也。且各为身计，信天言，天自不欺有心进善之人也。虽知惠常念，无有忘时，闻邪神自下，无有心志之人持身不谨，复念非常，故邪下之，使不安或恶，会无成功。此书亦不信恶人，恶人亦不信此书。会有效用有报，得报信之后，乃为可知也。今当有信，知进善之人书，神自欲见报信。得用不信，无有心进善之人欲所得也。行，书辞已可知，见信有验，亦自不久。”

“何以明之？”“其人自乐生者，天使乐之，是天报信。其入必化成神，必以白日，不疑日自轻，食日少为信。精光日益，亲近其人，是信也，明之明也。且勿有疑。”

生言：“见诚受敕，请如所言，思惟念之，不敢懈有忘也。虽生素不知，会见之后，益亲无异。”大神言：“善善亦当惠成名，宜卒竟其功，是神常诚也。书语虽多，重生道，故多耳。勿怖之也，语且有止，各还有言。”有心志念之人言：“唯唯，不敢有忘也。”

有功天君敕进诀第一百九十八

惟思古今有大诚信之人，各有效用，积功于天，乃敢自前，动作止进，未曾有小差之恶，常怀慈仁之施，布恩有惠，利于人众。不有失小信而不奉承天地，随四时五行之指历，助其生成，不敢有不成之意，而自危身令不安。故自克念过负，恐不解除，复为众神所疏记，而有簿文闻太上也。以是故，敢有安时也？

今古相承，善恶相流，何有绝时乎？故自沈静，未尝有懈，而忘天之所施为也。但自念求德之人，以心自况，见人有善心，为之欣然；见人有恶心，为之惶惧。想天神知之，各有所进，复自惟念，本素生于俗间，心常思乐大化，贪慕生道，去离死部，恋牢精光，贪使在身，使自相爱，心乃可安。不者恐见不在常见之中。

唯诸天神，时原不及，教其进退，当承天意，不可有失，而小不善闻于太上之君耳。故因诸神。求知旷问，唯蒙不逆，使不见疑。为受一子之分，势不敢有忘丝发之间。唯原省念所言，思见天诚，以成其身，不使陷危。是诸神宠恩之日，不敢有休息，而不自念报重之大恩也。

诸神未白，天君闻知，被遣当直之神，承教见之，其人言所动摇云何，具问其意。使诸神问之，还白日，言中和之民，自道善行，积功日久，贪慕久生，自薄说，常自垂念，恐有愆负，未尝有懈怠之意，为诸神道其功效。

诸神使白，各且相谓曰，此有功德人，自于中和中，念当报天大恩，积行为善日久，欲因诸神，自道功德，各怀狐疑，不敢进白。天君常属诸神，见信有功于天，有者进之，而诸神占观其行日久，何故不白？诸神皆怀惧而言，本素不知此人，来恐不大精实，且各消息，其意不知。

天君闻之，是诸神各无所主正，见善有功之人，而不时白道之。使者遣使神，考积其行，大有功。是诸神各为无状，各无有功善而齐外心，以为天君不知，诸神各解辞，令自何用者？有益而已，各自安乎？谢诸神，各以识事免冠谢，言小神奉职，各平尽忠诚之心，而得问是罪无状，待死于门。

天君出教日，且待于外，须敕诸神伏地，自以当直危立也。教日敕诸神言，天君欲不惜诸神，且未忍相中伤，教谪于中和地上，在京洛十年，卖药治病，不得多受病者钱。谪竟，上者著闻曹，一岁有功，乃复故。诸神见天君贯不死之罪，才得薄谪，诚自知过失，自

以摧折，不望其生，不忍有中伤之意，复以事谢。

天君言：“告谢曹吏便下，勿稽留，时使神行，卓视之。”曹白：“使遣下，如天君教。”天君敕曹，复告大神，视其文辞，令诸神见之。曹以文传视大神，下所部，各顺其职，见有功善贪进之人，当进之。前有事，具白可知。

天君敕大神曰：“辄早观此人，与使神语言相应与不也。”大神曰：“被使往视其人，积其日数，视功效。还白，日被敕教，视中和有功人，还白如使神言。”天君亦如是。有功之人，而诸神所部不时白，天君觉知，乃道其意，是不勉邪哉？得簿谪于中和，自今以后，可以为诫。有功不白，天君闻之，受罚自身之谪。各慎职，遣神导化其人，使成神，增其精光。为视簿籍使上，无者著其姓名上之。

大神受教，还于曹视簿，案其姓名有此，白言：“曹文书有此文，请案天君内簿，知相应与不。”天君出文视之，与外书同，敕便上。大神言：“不审年满未，请还谛案之。”天君谓大神：“安置耳目，而不尽视之，而言还案乎？”大神以职事谢，天君言：“趣案疾还。”大神则案其人，年已满，失脱不白，无状当坐伏，须辜诛。

天君言：“且冠视职，复勿懈。因召其人，上之勿失，其效小职，知所致奉功。”“唯唯，请如天君出教。”“诺之。大神且上其人，署小职，观望其行。”“日月尚浅，请复情实；有大效信，真有缺者署之补缺处。”天君言：“当知大神所白，勿有懈意。”大神言：“唯唯，请使使神，往卓视之。”天君言：“善。”

不用书言命不全诀第一百九十九

惟天上有圣明之人，皆有部职，各尽忠行，不负于上，各尽筋力所为作，亦不失意，皆豫知天君所施为，常倾耳听，欲知其意，常视储曹文部，别令可知。顾君呼召无时，不敢私出，公事乃行，辄关意相白，乃敢出。所周所遍，被敕当所案行，不敢留止须臾之间。奉功，私乃敢有所言，诚相归，自不敢施私，所不当全其命，不惜晨夜而自责。常恐有无牢之用，各自该理其身，欲副太上之意，何时敢懈，恐失其宜。

效日自进，不须神言，乃而欲自成，欲得久视，与天上诸神从事，无有大小，皆相关知，可承行不。义不自专，恐有嫌疑，动辄相闻，何有息时？所以然者，人各有志，各自有所念，各有所成，其计不同，各有所见，各有所出生，各自欲有所得，各知其所，心乃了然。

是曹之事，要当重生，生为第一，余者自计所为。生气著人身，皆不相去，相守相成。神亦贵得其名，变化出入，无孔之中，小大自在。俗夫之人，不见神形容，神神自相知，形容皆气所成，何有不就者乎？大神小神，精光增减，辄自有差。其寿增九，辄有其年，大化行善，寿亦无极，上则无上，下则无下，出入无间，无表无里，象如循环。欲止自止，欲行则行，呼吸成神，光景荣华。

上下有期，得当行，便以时还，亦不可自在，迫有尊卑。各相为使，各有簿领，各有其职，宜有其心，持志不违，明其所为。各见其功，各进所知，无有所私，动辄承教，不失教言，而精进趣志，常有不息，得敕乃止，是生神之愿。辄有符传以为信行。

诸所案行，当所禀食，勿过文书，随其多少。天上传舍，自有簿领，不当得止者勿止。是天君常教勿妄，恐守传之吏以威势也。官有尊卑，不可强诈称大位，而称久止传舍。吏辄受天君敕，有过传舍，上其姓名，官位所属，不得有隐欺。天君亦自知之，何得为相私？明各如其平，乃得上。不用令敕，簿书数上，是复亡失精光，其寿损减。是为可知，宜当慎，时无敢自从，而不承上之教也。天上之神，更相案举，亦无息时。后进上下人当知是禁，圣明之人自不犯之。恐后进上之人不见其戒，故天下文使知防禁。是天君大恩，恐有犯者。是天君欲成就善心之故，视其文，并语俗人。

俗人虽少，知中和之间，各有禁忌。文书天下，中和民间，道上佃夫，阡陌聚社，庐宅官舍，门户井灶，刑德各主其事，不可有恶。复见疏记，簿其姓名。积众多圣明理之，事更

明堂，天君得知，复减人年，上至死亡，可不慎乎？

数下此文者，后生之人，不信前言。故复因有知虑之人，不犯禁者出之，令俗间知之，而不用书言，命不可得全也。恶籍累积日多，少有减时，故先命敕书诫，勿使相犯，犯之命薄，不疑也。当顺书言，小过尚可救解，大过安从得贯乎？

诫文非一卷，宜当重慎重慎，天文不可自在也。有知之人，少有犯者，时有失脱，天亦原之，不著恶伍。为恶不止，与死籍相连，传付土府，藏其形骸，何时复出乎？精魂拘闭，问生时所为，辞语不同，复见掠治，魂神苦极，是谁之过乎？同从人生，何为作恶，行各宜善自守。天禀人寿，不可再得，作恶年减，何有相益时乎？此时当所主，天君取信，不敢脱人恶行，令得久生也，为不知乎？书前后相戒者，既民不改，令人欲尽年耳。不欲为善，自令不全，亦奈此人为恶不止可。书辞小解，且念其后，如有不备，乃复念之。

大寿诫第二百

惟有志之人，心不迷乱，奉天之化，当所师导。各使从其愿，乃为随心。众万二千物皆生中和地中，滋生长大，皆还自覆盖，荫其下本根。其花实以给身口，助其谷粮，使有酸咸醋淡自在。化水为盐，使调诸味，以豆为豉，助盐为味，薄厚自恣。菜茹众物，当入口者。皆令民食之。用其温饱，长大形容，子孙相承，复以六畜不任用者，使得食之，肥美甘脆之属皆使食。

是天使奉职之神，调和平均，使各从其愿，不夺其所安。是布恩施，惠民非乎？奈何天所施而不求报乎？天何时当求报施乎？但平民受大恩而不归相谢，故求之耳。天食精华气，自然不必须民报谢办也，贵其意耳。而反不念天气所生成，令得食之，是民中有知，不报乃如是，自以职当。

天使奉职之人，案行民间，使飞虫施令，促佃者趣稼，布谷日日鸣之，使民用其言。家无大小，能食谷者，晨夜尽日相劝，及泽布种，天为长大，时雨风摇，枝叶使动，成其身，日满当熟，以给人食，恩不重邪？从岁至岁，何有极时？而反齐不作孝顺，有逆之心，何益于天，久养恶人，使见可食之物乎？中为天无所知邪？何为当久养不孝恶逆之人乎？

故置凶神随之，不孝恶逆之人移，令人重禁，罪至祸重，不见贯时。想民当如是，何为犯之，自致不寿，亡其年命乎？不当视孝善之人，独得寿，有子孙乎？善恶当相比不？寿与不寿为有比不？生之与死当相悬不？行作善，有孝慈，使各竟其年，或得增命，子孙相次，无中天时，天用是为善孝之行所致，不当比之邪？何为作非邪？施于人乎？天甚憎恶之，辄使绝命，子孙得咎。是恶所致，欲何所望？

天喜善人，不用恶子，宜思书言，其文具足，可以自护，必得天福。可无久苦自愁，令忧满腹。复有忧气结不解，日夜愁毒大息，念在钱财散亡，恐不得久保，疾病连年，不离枕席，医所不愈，结气不解，计念之日夜羸劣，饭食复少，不能消尽谷，五藏不安，脾为不磨，是正在不全之部短气。饭食不下，家室视之，名为难活。

有钱财家，颇有储，待无钱，财产殚尽，内外尽贫，不能相发。死命以至，不见棺木，毕埋土中。须治生有钱财，乃当出之相贫之家。财去人走，何时可合？家室分离，不能复相救，遂不见棺木，为无棺槨之鬼，浮游无家，亦无复食之者。死为鬼，饿乞求食，无有止时，是恶行所致，而不自知亡失宗族。呜呼痛哉！死无所依。

是过积祸之人，自致无门户后世，天甚复伤之，故使复有遗腹子，未知男女。儿生未大，母去行嫁。至年长大，问其疏亲，我父母何在？亲言，汝父少小，父母不能拘止，轻薄相随，不顾于家，劫人强盗，殊不而自休止，县官诛杀，游于他所，财产殚尽，不而来还故乡，久在异郡，不审所至，死生不可得知也。诸家患毒，亲属中外皆远去矣。汝母怀妊时，见汝生有续，心中复喜，家长大人，无所依止，贫无自给，使行事人，随夫行客，未有还期。

遗腹子言，人皆父母依仰之生，我独生不见父母。至年颇大，问父所在，人言汝父行

恶，远弃父母，游荡他方，死生不知，所在无有往来者。闻言已死，不知所在。父母忧之，发病不起，遂不成人，财产殚尽，外内尽衰，咎在余亲希疏，素无恩分。不直仰天悲哭，泪下沾衣，父有恶行，自致不还于处，身自过责，无有解已。时以行客，赁作富家，为其奴使。一岁数千，衣出其中，余少可视，积十余岁，可得自用还故乡。招藏我父，晨夜啼吟，更无依止，甚哉痛乎！

父时为恶，使子无所依止，泪下如行，自无干时。天大哀伤，常使强健，治生有利，使取妻妇，复有子孙，心乃小安耳。复为其子说之，我父行恶，远在他乡不还，时往人去者，卜工问之，殊死生不知所安所在，招藏之，有岁数。去行治生，天哀穷人，使有利入，颇有少钱，因求妇相助治生，因有汝耳。我疾我父少小时为恶，故诫汝耳。从今以后，但当善耳，勿效我父远之他所。故复思我过，天哀我耳。汝努力，心为善，勿行游荡，治生有次，勿取人财，才可足活耳。各且相事，无妄饮酒，讲议是非复见失。详思父母言，可无所咎。天上闻知，更为善子，可得久生，竟年之寿。为汝作大，以是为诫。

诸神闻知，上白于天，天令善神随之，治生有进，财复将增，生子遂健，更为有足，是天恩也。春秋节腊，辄奉天报恩，既不解，努力为善，自得其福，行慎所言，复自消息。天神常在人边，不可狂言，慎之小差，不慎亡身。见诫当责身，勿尤他人也，此戒可知也。欲得大寿者，勿失此戒言。

病归天有费诀第二百一

惟人居世之间，各有所宜，各有所成，各不夺其愿，随其所便安，自在所喜。商贾佃作，或欲为吏，及所医巫工师，各令得成，道皆有成，以给民可用。是天师化，何有不就？使自给口，当念奉天所行，恩分之施，四时之报，皆使不绝香洁而已。是为报天之恩。

行善日久，神灵所爱，是善行所致，何有不从者乎？故天常为其上，司人是非，使神往来，知人所为，善恶辄白，何有失者。知知少，以为不然，故天为视其影响，使闻音，以是为效，风雨迟疾，皆使可知，何有疑者。

动作辄异，文墨相承，亦不失其法，人亦当知可不，安得自恣而不顺天乎？天亲受元气自然，从其教令，不敢小有违之意。恐其有失，而民所为功。犯天法，不避罗网，是为故天命以自诫，为当久生，可与善人等也。

中为人得自在邪？故使神随恶行人之后，司其不当所为，辄以事白，过无大小，上闻于天。是自人过，何所怨天书？书有戒而不用，其行得病乃惶，岂可免焉？诚民之愚，何益于天。使神劳心烦苦，医巫解除，欲得求生，不忘为过时。当为恶时，乃如是，何不即自悔责。已病乃求生，已后之，多亡。所有祷祭神灵，轻者得解，重者不贯。而反多征召，呼作诈病之神，为叩头自搏，欲求其生。文辞数通，定其死名，安得复脱？

医巫神家，但欲得人钱，为言可愈，多征肥美及以酒脯，呼召大神，从其寄精神，致当脱汝死。名籍不自致，钱财殚尽，乃亡其命。

神家求请，满三不下，病不得愈，何为复请？事祸必更有祸，责在其后。邪神称正神，狂行斩杀，不得其人而杀之。咎怨讼上至天，天君为理之，杀事神之家，子孙坐。为病者求福，欲令为求生，呼召不顺，反受其殃。

事邪神之家自言，我神正神者，教其语。邪神精物，何时敢至天君之前，而求请人乎？但费人酒脯枣薇之属！得病，反妄邪神之家得愈者，谓在不死之伍中，事未上过，可得蒙愈。此天自愈之，邪神之家何得名之，而言多愈人病乎？而责人肥美？

见邪神所为，则召令上之，考问藏罪。藏多罪大，便见不活。事神者，神不往来，人复不中，精神日竭，是邪神自其殃。神家得邪神余物，以给家口，肥美好衣，自以可久。神尝坐之，何望得活而寿乎？受神藏多，不可复贯，并亡其子孙。反言其过杀我子孙，或身亦望久，久亡户。人日当自正，可勿咎天。

今世之人，行甚愚浅，得病且死，不自归于天，首过自搏叩头，家无大小，相助求哀。积有日数，天复原之，假其日月，使得苏息。后复犯之，叩头无益。是为可知。努力为善，无人禁中，可得生活竟年之寿。不欲为善，自索不寿，自欲为鬼，不贪其生，无可奈何也。

行慎所言，辞乐知余者，自计勿枉所为。有病自归于天，可省资费，无为大烦。反举家怔忡，避舍远处。当死之人远何益？凶神随之，当可得脱不乎？愚人为行乃如是，宁能使命在不死之中？可勿避也。舍不杀人，家自衰耳。天神在上占之，欲何所至乎？中为不知汝处邪？

且慎所言，天致爱人，欲使人生，何时欲害杀人。故施禁法，使人不犯之耳。而自犯之，寿命从何得前？当思之思之，复念书言，可无自疑。书复小止，止后念之，当所道说者，复道之。

不承天书言病当解谄诚第二百二

惟念俗间之人，甚独愚处，不念作孝顺事，而为反逆。不承大书言，而苟自薄。与人既无善，而恶数闻，处者致灾，中者衰落，下者见病，无有休息。是为恶施于人，令咎不容。

无有施恩之意，日夜行侵克善人，令使自怨。无有善意相待，而反自策，陷人人罪名，使得有刑罚，高至死亡而诀。其主有财之家，能自解酒；无钱触法，教吏呼召。亡费解之，赍家所有，皆有价数，乃为解之。分半自得，以给家口，美酒善脍，恣其所得，于意乃可，不知人当从傍平之。所为恶也，自以可久，而与人等。县君严者，使人司候。效功之吏，当有报应。晨夜司之，欲得其为恶主。默疏等辈为谁，径至门闾，内刺合笈，道其姓名。为吏受邪簿，主为间人，道其短长，酒肉甘肥，常不离目下。君得笈书，默召其主，为置证左，使不得诿。罪定送狱，掠治首臧，人复言之，并加其罪闻亦然。

钱财小故，不自努力周进，治生有利，而反卖舌于人，相陷罪名，是正恶，何复久生？长吏所疾，令不得生，是谁之过乎？皆从恶弊人出。父母愁毒，宗家患毒，为行如此，亦何所望，而欲得久视息哉？主作祸罚，而望求生，此为何人？天从上视之，言不可久忍，下文于主凶恶之曹，遣吏从恶鬼，佐助县官，治无状之人，使人死法，不得有生之望。是皆贪非一家之财，以自增益而坐之，得罪定死乃休，无续世之人，乃使先去者不见享食，是汝过非？从今以往，后生之人，见诫当止，乃小活耳。不者，定在死伍之中，不疑也。慎之小差，可无相怨。人命不可再得，人皆如是，何为不从禁乎？

无状之人，结客合伍，劫取人财，其主不全。县官未得杀汝，天代诛罚，上自灭户，下流子孙。用是财故，而反不生，是计何一不纯！故数出此书文者，贵此不犯耳。今续犯之，尤处故，令死亡者多。天甚患之。故见其人有知者，自不犯之。今世俗人，了不可晓，视其寿书，而不用其言，以为书不可信用也。不当见神仙之人，皆以孝善，乃得仙耳，其寿何极！

且详所言，同出辞，言可令好所为出，恶自令得。各书前后之戒者，但欲使人为善，不犯法耳。何时相枉乎？宜往念思，著于五内，令可奉行，勿非尤于天也；非之无益，更相令过重。慎勿有所恨，行自得之，何怨咎？

努力从善，乃可为人耳。行当自惜，无为鬼所咎，为知不乎？宜各自明其计，勿自逐非，没命不足塞责。殃祸所归者多，怨憎何有止时。持心不密，但空言，无益世间之用，愁毒于人，复何用？相明使有和顺乎！自以为贤，以化他人，为不肖，不当自况。俱生为人，无所照见，问之无有相明之意，是曹之人，皆如六畜。

但口知臭香衣好，礼跪起，不可法则，常有不录之心，见比邻老人，犯倨不起。闭入妇女，议相刑，别其丑好，此为恶人。无所事作，端仰成事，口骂咒诅，以地无神，更相案举，自可而行，不念后患将至，不及相救，救之已晚，何益于事。但为烦苛，终可见理，何以自明解其所负众多？人所非，作祸不止，久至亡家，后无子孙，不见其寿，冤哉此行，亦何可

久？太平之书，令下可顺其上，可得长久，不者失命，复见难治。

令世俗人亦自薄恩，复少义理，当前可意，各不惜其寿，纵横自在，以为无神。随疏之者众多，事事相关，及更明堂，拘校前后，上其姓名。主者任录，如过负辄白司官，司官白于太阴，太阴之吏取召家先去人，考掠治之，令归家言，咒诅通负，被过行作，无有休止，故遭病人。病人之家，当为解阴解谪，使得不作；谪解得除之，不解其谪，病者不止，复责作之。既不解已，以为不然，观其所行，皆有其人，多与少耳。是为可知，复慎其后，勿益其咎。乃为有知，可使无咎，无知自己。患福之间，未曾休止。

各慎书言，不须相负，难为记疏。神不休止，想人知人，而故为耳，是不善故之也。固善得善，恶自不寿，何有为恨？自得之耳。下顺其上，可无恶子，为知不乎？戒之戒之，可令小息。书难为文辞，法令开张，宜不犯耳。书复小解，复有小不定文者，详念其后，但令可知。慎之慎之，小事致大。文复重，故小息耳。息后有言，复陈说之。

为父母不易诀第二百三

惟有善行之人，自不犯天地四时五行、日月星辰诸神之禁，畏其所施，恐犯之，辄有上姓名，以故自欲为善，行孝顺之义。天地禁书，故不欲令民犯之者，欲令民充盛，何时欲令藏乎？设施当生之物，使得食之，何时欲使相危乎？人自犯耳。故善人无恶言者，各有其文，所诫所成，分明可知。善自得生，恶自早死，与民何争？故置善人文，以示生民，各知寿命吉凶所起，为道其诫，使不犯耳。

行善之人，无恶文辞，天见善，使神随之，移其命籍，著长寿之曹。神遂成其功。使后生之人，常以善日直天王相，下无忌讳，先人余算并之，大寿百二十。其子孙而承后得善意，无有小恶，亦复得寿，白发相次。子子孙孙，家足人备，亦无侵者。佃作商贾，皆有利。人为吏数迁，无刑罚之意，善所叔也。

人不能仿效，反偃笑之。是善人之心行自善，有益于人。见人穷厄，假贷与之，不收费息，人得其恩，必不负之，小有先偿，酒肉相谢，两相得恩。天见其行，复善之，使其出人，无干犯之者。行善之人，天自佐之，不令逢恶，是行所致。其余为不善之人，欲望坐得寿，复有子孙，是为不分别。故天别其寿，殊能行天上之事，与天同心志合，可得仙度，录上贤圣，精神增加，其寿何极？故言善不可不为，亦人所不及，故天重有善人爱之，不欲使有恶也。善恶之人，各有分部，何得二千乎？故天书辞具，自可知也。善者善之，恶者戒之，欲使不陷于危亡，之失其年耳。是天报善增其命，恶者使下不成人。是亦可知也，何有疑乎？

人从生至老，自致有子孙，各令长大成就，在所喜随便安之，无逆其意，各得其宜，乃为各从其愿。为人父母，亦不容易。子亦当孝，承父母之教，乃善人骨肉肢节，各保令完全，父母所生，当令完。勿有刑伤。父母所生，非敢还言，有美辄进，家少财物，赋恭温柔而已，数问消息，知其安危，是善之善也。邻里近亲，尽爱象之，成善之行。

见有凶恶之人，不敢与语言，恐相反也。相反之后，更失善，人恶，无复憎之，故皆自重惜，损其子孙。慎无犯禁，使家不安。不但不安也，并及家亲，内外肃动，更逢县官，亡减财产。故令自慎，不违书言。能亲安和邕邕，无有二话，各自有业，各成其功，是大善之人，天必令寿，神鬼祐之不敢失。

四时所奉进，各有差序。市价取好，不争价直。所以然者，夫有所奉进，皆有精神，随上下进退，小异不洁。辄有文墨，不有失。故顺所贾所道，乃为恭敬。神灵必喜，上白司命，祠官各部吏安行，或自行见其洁香，乃享食。食后，大曾五祖乃于处食，食必欢喜，家遂富有，子孙皆善，无有恶子。

郡县闻之，取召使为有职之吏，辄转入府，府有署显职。州复闻知，辟召亲近，举廉茂才，是善所致也。行自得之，其位必至。是亦相禄禀命所得，明其为善之征。恶不过其门。

天上诸神皆言，是行尤善。但未知天意耳，故使善文善人，记其竹帛，使后生令得贫进遂善家，世世有荣，子孙不离朝堂，帝王爱之，常在善职。是功自然，皆其福所致也。故有善者，当法此书，言取信验，不空言也。

右天上说孝、以止逆乱、却夷狄、令下顺从易治。

《三洞珠囊》卷三引《太平经》第一百十四云：青童君采飞根，吞日景，服开明灵符，服月华符，服除二符，拘三魂，制七魄，佩星象符，服华丹，服黄水，服回水，食环刚，食凤脑，食松梨，食李枣，白银紫金，服云腴，食竹笋，佩五神符。备此变化无穷，超凌三界之外，游浪六合之中。

《上清道类事相》卷三《宝台品》引《太平经》第一百十四云：灵上光台，太师彭广渊治其中。又云：太空琼台，太平道君处之。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五至一百十六 庚部十三至十四

某诀第二百四

前文原缺

夫心同意合，皆为大乐也。苦心异意，皆为乖错，悉致苦气也。夫乐者，何必歌舞，众声相和也。苦者，何必致斗争，众凶祸并起。相乐者，所以厌断刑也；相愁苦者，所以致逆也。其相顺同心，何谓乎？凡人大小能同其意者，必乐也，几类之哉！宜复更自精详其意。天上皇平洞极之师，为天加一言，重解决其意也。然未欲大得天地之心意，有益于帝王政理者，乃当顺用天地之心意，不可逆太岁诸神，同合其气，与帝王用事，同喜同心，同指同方，同运同枢，同根同意。

故古者圣人陈法，使帝王春东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者，主与此天气共事也，气同故相迎也。是主所谓谨顺天之道，与天同气，故相承顺而相乐。主所言和同者，相乐也；相乐者，则天地长喜悦，不战怒；不战怒，则灾害奸邪凶恶之属，悉绝去矣。恶人绝去，乃致平气，天上平气得下治，地下平气得上升助之也。如不顺乐用皇天后土所顺用气，而休废气也，皆应错逆，逆天地之道，逆帝王之气，与天地用意异。天地战怒，万变并起，奸邪日兴，则致不安平，凶年气来，故当深知之也。“善哉善哉！愚生闻命矣。”“易晓乎！天喜之，真人慎之。”“唯唯，谨详记，不敢忘。”“善哉善哉！”

“天明师既加不得已，愿闻其春夏秋冬云何哉？”“皆顺其气，如其数。独六月者，以夏至之日，并动宫音，尽五月。六月者，纯宫音也。又乐者，乃举声歌舞。夫王气者，宜动摇，动摇见乐，相奉顺，见奉助也。休囚死气皆欲安静，不欲见动摇，即不悦喜则战怒，战怒则生凶恶奸邪灾害矣。是乃自然天地之格性，万不失一也。”

“当动摇何气乎？愿闻之以为法，不敢逆一气。”“是常先动其帝气，其次动王气，其次动相气，其次动候气，其次动微气。此气皆在天斗前日进，欲见助兴，故动之。其余气者，皆在天斗后，天气所背去，气日衰，故不宜兴动。与天反地逆，不合天地之心，故凶。故天之所向者兴之，天之所背者废之，是为知时气，吉凶安危，可知矣。”

“请问今纯动五音，五音不足，不成歌舞之曲，如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但先动故为阴阳者，动则有音声，故乐动，辄与音声俱。阳者有音，故一宫、三徵、五羽、七商、九角，而二四六八不名音也。刑者太阴者，无音而作，故少以阴害人。无音而作，此之谓也。”

“今军师何故有音哉？”“善乎，子言也。然，君子有军师有音，但倡乐却之耳，不必欲害之也。及怒发且害之时，非有音声起中而已，不复相告语也。子知之邪？”“唯唯。真如是，小愚生已觉矣。”

“故古者圣人，将从乐者左载，将从刑者右载。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者阳，右者阴，

言各从其类也。”“善哉善哉！”“故吾事为文也，随天为意，随地为理，顺之者吉且昌，逆之者凶也。与天不同其意，复何所望？故夫天乃有三气，上气称乐，中气称和，下气称刑。故乐属阳，刑属阴，和属于中央。故东南阳乐好生，西北阴怒好杀，和气随而往来。一藏一见，主避害也。故乐但当以乐吉事，乐生事，不可以乐凶事，乐死事。自天格法如此，不可反也。真人悯慎吾文言。”

“唯唯。今说音独说一甲，殊不尽说之。其余当云何，而悉得知其所尽引哉？”“然宜拘校凡圣贤文，各以家类引之，出入上下大小，莫不相应。以一况十，十况百，百况千，千况万，万况无极，众贤共计，莫不尽得。故但为子举其端首，不复尽悉言之也。上贤见吾文，自悉得其意；中人见吾文，冀可上及之；小人见吾文，可仪而为之。不犯天地之禁，各使自生善意。尽说之，积文多，反且眩瞀于文，则失其纲纪，令其文乱难理。故当财示其端首，使其自思之耳。”“善哉善哉！”“行，吾辞小竟，疑乃复来。”

“唯唯。请问音声和，得其意与不得，岂可知邪？”“然，可知也。帝王之气，以其天数耳。帝王之气得胜，教令声响音得先发，是乃比若夫帝王得先发号施令于天下，则凡人万物悉随之而从，天下和平矣。有敢不从为反逆，则死矣，故先发其帝王之气，其余从矣。”“善哉善哉！”“然不先发帝王之气，反先动发休囚之气，而反当使帝王之气随从之，为大反逆也。此者，天地格法也，不可强也。子知之邪？”“唯唯。”

“又五音乃各有所引动，或引天，或引地，或引日月星辰，或引四时五行，或引山川，或引人民万物。音动者，皆有所动摇，各有所致。是故和合得其意者，致善；不得其意者，致恶。动音，凡万物精神悉先来朝，乃后动占其形体。故动乐音，常当务知其事，审得其意，太平可致，凶气可去。真人详之。”

“唯唯。请问乐音者，动引之云何哉？”“善乎！子之问事也，得其要意。然比若春者先动，大角弦动甲。甲日上则引动岁星，心星下则引动东岳，气则摇少阳，音则摇木行，神则摇钩芒，禽则动苍龙，位则引青帝，神则致育衣玉女。上洞下达，莫不以类来朝，乐其乐声也。”

说一以求其类，无穷极也。自精详索其要意，悉自得也，与凡书文合之，为法式也。故举乐，得上意者，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致平，除凶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乐人也。上得其意者，可以乐神灵也；中得其意者，可以乐精；下得其意者，可以乐身；俱得其意，上帝王可游而无事，乐起而刑断绝，精神相厌也。”

“愿闻乐起刑断绝意诀。”“善哉，子之言也。然乐者，太阳之精也；刑者，太阴之精也。阳盛则阴服，阴盛则阳服。故乐盛则刑绝也。”“乐何故为阳，刑何？”“音和者，其方和善得也。音不和者，其方凶恶。当为之时，精听其音。知音者，悉知其事吉凶；不知音者，亦不可知也。”

阳者，动而有音声；阴者无声。故刑多以阴害人。古者圣人，将从乐者，随天意，亦随地意。顺之者吉，逆之凶。故天三气，上气称乐，中气称和，下气称刑。故乐属阳，刑属阴，和属中央。故东南阳好生，西北阴好杀，和气随而往来，一藏一见，主辟害也。

音声者，即是乐之语谈也。占远占近，皆当合之，日时姓字，分画境界，王相休废，更相取舍，以为谈话，精者听之无失也。”

“善哉善哉！请问以乐除灾害奸猾凶恶，象天地法为数，帝当晏早而动摇其乐器，而始唱其声，以解除愁苦之气，而致太平哉。”“善哉，子之问法，何其常巧也！皇天久疾灾害，怜帝王愁苦，令使真人主问凡疑事邪？诺诺，安坐，吾不敢有可匿也，匿之恐得天责，使吾久被重谪，无益于吾天年。子安坐，详听之，为子一二分别道其至意。”

夫天道，比若循环，周而复始。起乐也，常以时加其王气，建响斗所加，方响其面，动其音声。人唱之亦可，各以其音为之。数以六甲五行，五六甲五行，即天地之数也。时气者，即天地之所响，所兴为也。

假令立春之日，斗加寅，名为上帝之时，先动大角。月半加甲，二月斗加卯，月半加乙，三月加辰也。他行效此，各次其时气，晏早为其度数。先动帝音帝弦，次动王音王弦，次动相音相弦，次动候音候弦，次动微音微弦，各如其数。此名为承天之教，顺地之气。天地乃自乐用之，而况于人乎？人者，最物之尊者，天之所子也。天乃乐人严敬用其数，地乃乐人谨顺用其数，此犹比若孝子之顺，用父母之教，父母安得不爱而好之乎？

今天故使子来问事，吾主为天谈，为上太平制数，不敢有可遣力，畏天地之谪，不敢欺诸真人，不敢有可隐匿也。唯不见问，问辄言之。吾睹真人问事□□，承知天欲语，故为子具言。真人得吾道，深思其意，以付下古之人，使其象而为之，以除群灾害之属，上以安天地之气，下以助帝王为治，令凡人心安不为邪，万二千物各得其所，岂不乐哉？”“大哉大哉！”“诸真人可谓知之矣。”

“请问六洞八方之事，最何等者为吉善，最何等者为凶恶？”“善乎子之问事。然，详听之，为子说其意。最相顺相乐为善为吉，相逆相愁苦为凶为恶。相顺相乐为善声，相逆相愁苦为凶声。故乐者乃独乐相顺，乐为善，乐吉事，乃得作乐，凶恶事不得有乐，有乐名为乐凶，凶日多。是故时加帝王之气、相气微气，皆在天斗前，吉事也。天地所乐，欲兴起也，天地所共，方兴用也，故当乐之、顺之、昌之也。休废之气，天地所共废共衰，故当废之，不宜兴乐之，乐之为逆天地心，名为大逆，不顺时气。时气者，正天之时气也。天地为法，王相之气主太平也，囚废绝气主凶年。王相之气多所生，多善事，故太平之岁，凡物具生，多善物，是明证也，天地之大效也。天地之喜善效，乃及见于人民万物，以是为大效验证也。

故占者圣贤，以是深自占相，自知行之得失也，明以同类同事同气，占相之也。得同气类之象，则改性易行，不敢为非也。天地之语言，以此为效，不与人交头言也。视象类所得，可自知矣。夫囚废死绝气少所生，无成善事，是故凶年之岁，少可生，无善应，无善物，是其同事同气也。是故将太平者，得具作乐，乐者乃顺乐王气，平气至也，先以道之。凶年者，不得作乐，不得无故兴乐，囚废之气与天地反逆，故凶年凶事，不得作乐也。故王相之气，德所居也；囚废之气，刑所居也。

故凶岁，少善应。故将太平者具乐者，当顺王气。凶年无故不可作乐，囚废气与天地反逆，故凶也。王气，德所居也；囚废，刑所居也。

故有德好生之君，天使其得作乐；无德之君，不得作乐也，是天之明证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可怪哉！今日具问天明师，乃具知天乐意。不问之时，谓作乐但小事，凡人凡事皆得为之也。今日问，乃后不敢妄动摇也。”“善哉晓事生，可谓知文书理，长得天之意矣。太平至，灾气悉去矣。”“谨复重请问心所疑。”“行，平言勿讳也。”“唯唯。今天地之气，乃半王半休，比若昼夜，无有解已，乐宁可竟日作之邪？独加王乡，有王气时可作邪？”“但始作之时，以其帝王始其，无以休气始也。岁亦然，月亦然，日亦然，时亦然。”

“今愚生未及其意，然欲乐岁，岁在东方卯，以春二月乃乐之。欲乐月，各加其月，日者以王日，时者以王时。如是则可谓得天之道，灾气去矣。如不若此，皆为乱天之纪，生凶灾矣。是故古者圣王，深知天地心意，不敢乐凶事。凶事见乐，则凶事日兴多，兴多不可救，故不当乐之也。天之授性，各自有精神。乐善，善精神至；乐恶，恶精神至。此自然之性也，无有怪也，但愚人深计之耳。”“善哉善哉！”

“真人欲知其大效，此比若天道也。诸清静者乐归天，诸沈重者乐归地，各从其家，无可非也。故乐善得善，乐凶得凶，比若水从下，火从高，不失铢分。真人以此书付有德之君，以示凡人。今太平气至，天兴善，皆使乐善也，不得复有无故乐凶事者也。乐凶事者，乃与天为仇，与地为咎，其过不除。今天上名此乐凶事者，为大反逆之人也。天凶气，地中诸咎悉且来下归之也。”

“请问卒有急，当以乐乐吉事，时不暇待，加王乡斗前，当奈何哉？”“善乎，子之问事也，得其要意。然，使乐人居王乡。不得居王乡者，令乐人众人，亦向王请之，亦以其音，

亦以其数。如但其人姓字，举持律历，音气相应，亦可顺其王相时气，而依其人使作乐，亦可如此。如此者，皆为顺用天地之教，令无灾害也。如不若此，有与凶囚气合者，悉生凶事。

又举音倡乐，亦当以吉，吉音善事。夫王相气，比若人之有君王，亦不欲听闻凶事、凶言、凶音也。所以然者，王相之气乃为皇天主生，主成善事，乃而助天生成也。恶音凶事，不而助天生成凡物，是故王气不欲乐闻之也，斗前之气皆不欲乐闻之也。是故古者圣贤帝王，悉积聚善言善事，不内凶恶之事。名为妖言，罪即诛死。其罪未足以诛死，但恶其妖言不祥耳，故杀之也。真人岂知此禁重邪？”

“唯唯。可怪哉！可怪哉！”子知早怪，可长存；不知怪，死之根也。

一曰先顺、乐动天地四时帝气，一事加三倍以乐天，令天大悦喜，帝王老寿，妖恶灭，天灾害悉除去，太阳气不战怒，国界安。而知常先动顺乐之者，天道为之兴，真神为之出，幽隐穴居之人，皆乐来助正也，□□哉！二曰先顺、乐动天地四时王气，再倍以乐地，地气大悦，不战怒，令王者寿，奸猾盗贼兵革消，国界兴。善下悉乐承顺其上，中贤悉出，助国治，地神顺养，□□哉！三曰先顺、乐动相气微气，令中和之气大悦喜，君臣人民顺谨，各保其处，则佞伪盗贼不作，境界保。故和气日兴，王气生，凡物好善。四曰慎无动乐死破之气，致剧盗贼，又多卒死者，国界常危难安，致邪气鬼物甚多，为害甚剧，剧则名为乱扰，极阴之气致返逆，慎之慎之。五曰无动乐囚废之气，多致盗贼，囚徒狱事，刑罪纷纷，甚难安。民相残伤，致多痼病之人。六曰无动乐衰休之气，令致多衰病人，又生偷猾人相欺，多邪口舌，国境少财，民多贫困。

乐上帝、上王、相微气三部，令天地人悦，致时泽，灾害之属除去，名为顺天地人善气也，致善事。乐下三部，死破囚休衰之气致逆灾，天时雨，邪害甚众多，不可禁防也。此诸废气动摇乐之，则致恶气大发泄，贤儒藏匿，县官失政，民臣难治，多事纷纷，不可不戒之慎之也。

天地凡事，有固常法。有气之乡，而向尊者欲见乐无气之乡。衰死者，不宜见乐。故乐善者，天上名为顺政；乐恶者，天上名为逆令。顺政者得天力，逆令者得天贼，得天力者致寿，得天贼者致凶咎。所以然者，天之为政犹影响，不夺人所安。乐善得善，乐恶得恶，是复何言！夫善恶安危，各从其类，亦不失也，但愚人不计之耳。是故乐道者，道来聚；乐德者，德来聚；乐武者，武来聚；乐正者，正来聚；乐邪者，邪来聚。何尝不若此乎？故吾深计天之法，以戒真人也。□□哉，天法不可犯也，故重丁宁子。”“唯唯。”

“所以三倍帝气乐贤者，帝气最尊无上，象天尊，故倍乐之。天者，而制御地与人，故三倍之，象天地人也。夫天地人见乐兴理，而万物各得其所，瑞应善物万二千，为其具出矣，故先乐之也。乐之当详听一意，端坐长思，心中悦喜，愉愉然也。忠信至诚，无有恶意，比若对帝王而坐，不敢邪僻。天应其行，妖恶灾害之属莫不悉去。因天为尊，因帝气为权，自然天述法，故致太平不难也。”“善哉善哉！”

“所以再倍王气乐弦者，王气象地，地者与人并居，故再倍其乐，乐地也。地与人见乐喜悦，而万物并理得矣。

所以三倍帝气乐弦者，帝气最尊无上，象天尊，故倍乐之。万二千物俱生，善气悉应。所以再乐相气乐弦者，相气象地，地与人并居，故再倍其乐，地地也与人并，人见皆悦喜，而万物并理。

又地者卑，故其乐少于天也。”“善哉善哉！”“又王气弱于帝气，卑于帝气为一等，故少之也，尊卑相次之法，其分自然也。”“善哉善哉！”“所以乐相气微气一行者，相气微气象中和人，夫中和人卑于天地，故其乐少。人者，主为天地理万物，人乐则悦喜为善，为善则万物理矣，人不乐则为恶，为恶则万物凶矣。”“善哉善哉！”“又人者，是中和万物之长也。其长悦喜理，则其万物事理；其长乱，则其物乱。故先乐其长，以顺乐天地人之道也。”

“善哉善哉!”

“是故上善之气最尊善,故乐得三重也,以乐善也。是故古者帝王治得善,得天心意者,得重乐也,是其明证也。今太平气至,故教其兴乐也。衰乱之气应凶年,故不得兴乐,如兴乐,名为兴乐凶衰,天上名之为大逆也,灾害之本,祸之所从起,可不慎乎?”“善哉善哉!”

“是故其次乐再重,王气不若帝气,故乐少。是故治少善者,乐为之衰少。所以衰少者,气衰不而大善,故不敢重多乐也。中有凶气,故不敢具其乐也。比若人家有七善三恶,则心中为之不而乐,此之谓也。”“善哉善哉!”

“夫七善三恶,善多恶少,安而止乐乎?人心中虽乐,时念三恶,则不而纯乐,此天性也。乃且尽善,无复一忧,乃而大乐也。故乐以乐善,不以乐凶也。”“善哉善哉!”

“吾言乃天明券,书不失一也。是故其次乐一行,相气微气,少所而安人,德最少,不而若天地气也。故乃微少,不而若天地,故少其乐。相气微气少所而化,乃其中国,固多恶少善,故不敢多具其乐也,反名为乐凶恶。其善少,故其乐少也。所以少者,但乐其中善者,不敢乐其中凶恶也。乐其中凶恶,比若小人,有七凶三善,三善谪得三从乐,有七凶恶反七愁苦,悒悒安而从乐乎?所以然者,十十为法者,十乃三折之也。帝气十十皆善,王气者二善一恶,相气者二恶一善也。故帝气者象天,天者常乐生,无害心,欲施与,三皇象之,常纯善良,无恶无害心。天如三皇,三皇如天也。故上善之人无一恶,但常欲为善,其象天也,其象真神乎!”“善哉善哉!”

“王气者象地,地者常养而好德,五帝象之也。地虽养者名为杀,故五帝时有刑也。”“善哉善哉!”

“相气微气者象人,人者无常法,数变易,三王象之,无常法也。夫和气变易,或前或退,故下上无常。和者睹刚亦随之,睹柔亦随之,故无常也。

衰死凶亡之气,象万物,数变乱,无正相出人,五霸象之。其气乱凶,故不得有乐也。夫天地之性,乐以乐善,不以乐恶也。夫天地之武以诛恶,不以诛善。天地格法,不可反也。”

帝气乐,三皇象之,如天也。王气乐,五帝法之,象地好德养物,而时复刑也。微气者,三王象之,无常法。衰凶亡之气,五霸象之,其气乱。天地之有武,以诛恶而遵善,可深察之。

“善哉善哉!请问乐以乐善意,愿闻大诀,使愚生心悉解,而不敢复问,岂可闻乎?”“子自若不解邪?”“谨已小解。恐下古之人,积愚迷日久,虽与其文,犹复不解,复令犯天禁,故不敢不问其大诀易知者矣。”“善哉!子之言,得其意。诺,安座方解之。然,夫上善大乐岁,凡万物尽生善,人人欢喜,心中常乐欲歌舞,人默自相爱,不变争,自生乐,上下不相克贼,皆相乐,故乐生于善以乐善,天使自然如此也。”“善哉善哉!”

“夫大凶年,凡物无一善者,人人皆饥寒,啼呼哭泣,更相克贼,默自生愁苦忿恚,心中不乐,何而歌舞?乐默自废绝。故凶年恶岁无乐,天使其自然无也,是则明天不乐凶恶之证也。是故乐为乐善生,武为兴凶作。是故古者帝王将兴者,得应乐善也;将衰者,得应恶也。此者,自然之法也。是故乐生善,善生乐;凶凶生乐武,武生凶;无为生乐,乐生无为;武生乱,乱生武;乐生歌舞,歌舞生乐;凶恶生愁苦,愁苦生凶恶。以吾文见下古之人,使其思之乐之。诀说小竟于此。”“善哉善哉!”

右五音乐当所动发前后得天地人心意以致太平除灾奸致和气出大诀

阙 题

吾书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阳,天之正色也。吾道太阳仁政之道,不欲伤害。

阙 题

“请问今太平上皇气具至，天土理，何所先后，岂可闻乎？”“今天上为法也，乐者顺之以乐，苦者顺之以苦。天上之为法如此矣，乃太平气至，故天上从其乐，以顺奉之，太急兵杖而断刑罚。地上亦然。乐者，阳也，天之经也。兵杖刑罚者，阴也，地之怒也。阴兴必伤阳化。今太平气至，乃天与神、兵共治，故断刑罚兵杖争讼，令使察察，万世不复妄也，皆如日月，不可久蔽藏也。”

元气自然乐，则合共生天地，悦则阴阳和合，风雨调。风雨调，则共生万二千物。凡物乐，则奇瑞应俱出，生万物之应，精上著天，三光更明察察也。三光乐而合，则四时顺行，春乐生，夏乐长，秋乐收，冬乐藏。四时乐喜，五行不逆，则人民兴。人民兴则帝王寿，帝王寿则凡民乐，凡民乐则精物鬼邪伏矣。精邪伏，则无夭病死之人。无夭伤人，则太平气至矣，万国不战斗，盗贼贪猾绝矣。

天地六万神俱乐喜也，天地真仙人出。天地真仙人出，则正气悉见，而邪气悉藏。恶人悉坐自思矣，善人行矣，神人策书尽出，而邪伪文亡矣。人莫不悦乐喜，阴阳和合，同心为一家，传相生。

凡事乐者，无有恶也。凡阴阳乐，则生之始也，万物所受命而起也，皆与人相似。男女乐则同心共生，无不成也。不乐，则不肯相与欢合也，怒不乐而强欢合，后皆有凶。今吾之文，才举其大纲，见其始。以乐化之为不善，安可胜记也。

已知乐之善，未及不乐之禁，复为开其纲纪。恍惚不乐，不肯并力合心，而共生元气，著自然也。元气自然不乐、分争，不能合身和德，而共生天地也。天地不乐，阴阳分争，不能合气四时五行，调风雨，而盛生万二千物。万二千物不乐、争分，多伤死，其岁大凶。凡事不乐、争分，三光为之失明，帝王愁苦，万民流亡也；善气蔽藏，恶气行也；正神远去，鬼物兴也；万物人民夭死，无有年也。万二千国分争、不乐，刑罚大起，兵革扬也，乐断废也，则刑大起，六方不和，则日日凶也。天气不调，正从此起，而人不知其所由，反归过以罪上，而责帝王。不得其大过，反下责上，尽逆气，何能致太平？反致凶。故刑气日兴，乐者绝亡，咎在中古以来，师教时时有设者，反开列兵之门，闭其乐户，故使邪奸得起，不可卒止。

大咎在此，故今天上洞平气至，大纵乐，除刑罚也。地上亦然。吾不能胜记纵乐之为善也，纵乐之为恶也。是故阴阳之道，从天上，尽地下，旁行无穷极。牝牡之属，相嬉相乐，然后合心，共生成，共为理，传天地之统，御无极之术。设使不相嬉，不肯合心为一，肯共生共成，共为理，共传天地之统，御无穷之术？力以刑罚，威而合之，久久犹败。相背分争，阴阳相克贼害，不可禁止也。正使父子、子母、夫妇极亲，会相害也，共乱天道，断无世也。其大过所致，如此矣。

乐为天之经，太阳之精。孝为地之经，太阴之精。故乐者倡始，倡生，倡合乐成功。天者常嬉善嬉生，故常与天合，与同气也。乐合乃能相生，当有上下，故乐为天为上，孝为下象地。地者下，承顺其上，阴事其阳，子事其父，臣事其君。君上事天，地亦事天，天事其上，故与地同气，故乐与孝，最顺天地也。

《易》者理阴阳气，八风为节，与六甲同位，阴阳同体，与天地连身，故为神道也。刑者，绝洞阴战不和之气也，故常随阴节而起。刑者，得阴而剧，得春夏而服，得秋冬而兴。盗贼得夜而起，奸邪得幽冥间处而作，鬼物诸病得冥而发，怨咎得险狭而聚相杀也。此则不乐从刑之大征，可不慎乎？”

“愚生畏之。”“子知畏之，寿之征也；不知畏之，祸之门也。戒子慎之！是故天上为政，各纵乐以为化本。人人使俱自乐相化，坐思其过得失，莫为善易哉。天上为政如此也，地上亦然。故理欲疾平者，务断分争刑罚，倡乐为先，皇平之气立至矣。”

“请问天上太平气自时来至也，人皆当自化为善，万物自当平安无病。令天上为法，何故反以人倡之，作乐以相化乎？”“凡事在其先导之、教之。善恶，是化之先也，开蒙愚之门也。故天将有可为，皆先倡其先，其象见于天，神文出，古者圣人象之为作意。故上三皇乃教化以道，其人民尽有道，物亦然。五帝教化多以德，其人民多类经德也，物亦然。三王教化多以文，其人民多文，物亦然。五霸教化多以武，其人民多悉武好怒，尚强勇，此非悉化之首也。故善人之乡者多善人，恶人之乡者多恶人，此非相易也。”

凡天上、天下之事，各自有师法，各象其师法，而所化悉相类似。天者好生兴物，物不乐，不肯生。今天上皇平洞极之气俱出治，阳精昌兴，万物莫不乐喜，故当象其气而大纵乐，以顺助天道。好是，则天道大喜。今帝王理平，人民寿，故其纵乐，以奉天道，又使各坐思自化，何有各乎？又乐者，天也，阳精也，阳与则阴精伏，犹如春夏起，秋冬伏，自然之式也。真人务顺吾书言，刑自绝。为化如此，与神无异。故理难平，化失之耳。”

“今天道自有衰盛吉凶，何反言师化之首乎？”“天地不与人语也，故时时生圣人，生圣师，使传其事，此主天。时且吉乐，故生善师，使善言善化。天道将乱凶衰，则生恶师，使教化恶也。是主化天道，且自善自恶之征也者。夫且乐岁生善物多，五谷成以食人，其人好善。天且恶岁生恶物多，善者少，以恶物食人，其人色恶。是其化人之师明征也。故善师出，恶师伏，是天盛衰之征，是主天也。”

今天道大周，故使吾下善说，真人善事，乐其化为上善，故以第一事教之。天周备其事，具者必乐。子知其意，若人、物周遍，有其家为其乐。今天周遍，有何不乐，而曰凶乎？此书万世不改，天上之化如此矣。”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七 度部之十五

天乐得善人文付火君诀第二百七

“今真人积善又贤，事事通。今天上皇洞平气具至，今天上欲有可急得，子亦岂知之乎哉？”“小生性愚且蒙，不及，唯天师。”“行，诸真人安坐，为子悉陈之。今天上乐得善人，可以调风雨，而具生凡物者。初天地开辟以来，人为善者少，少而中天意者。天常以是为忧患，而今地上人无中天上可求者。”

“今天上何不自生人，而反乃取于地上人乎？”“夫天地之生凡物也，两为一合。今是上天与是下地为合，凡阳之生，必于阴中，故乃取于此地上人也。又人含阴阳气之施，必生于土泉，故皆象其土而生也。故五方异俗，天下小小而不同。故万二千国一部中人，不相似也。子知之乎？”“唯唯。”

“人生而常善者付于父，故善人上付于天也。万物之精善者，上合为天，为三光也。其中者付于人，使其仕，顺阴阳而理万物也。其下者付于土，使步行而作事也。真人知之乎？”“唯唯，善哉善哉！”

“是故今天上欲调风雨，具生万物，乐得善人，故吾见遣，下简索之也。以文付真人，以与谨民，令付上火精道德之君，使以示天下人，共思吾书言。故以付真人，慎毋断绝，子且病之，加戒慎事！”

“唯唯。今愚生以为天上乃无极，而正独与此下地为合乎？”“善哉！子之难也。天虽上行无极，亦自有阴阳，两两为合。”“今地下亦自有合乎？”“然，地亦自下行何极，亦自有阴阳，两两为合。如是一阴一阳，上下无穷，徧行无竟。大道以是为性，天法以是为常，皆以一阴一阳为喉衿，今此乃太灵自然之术也，无极之政，周者反始，无有穷已也。”

欲为真人分别一二而陈道之，真人会不而知之耳。故略为子举其端，见其始，著其大纲，自思出其纪，令天下地上贤圣自美之耳。子知之耶？”“唯唯，愿闻其教。”诺，自详记吾

言。于吾教，子上而息。”“唯唯。”

天咎四人辱道诫第二百八

“今天上有何大憎恶，名为天咎。真人学用日久，岂亦深知之邪哉？”“今愚生不及何等也，愿闻之。”“然古今诸为道者，乃皇天之所取法也。最善之称，冠无上，包无表，内无里，出无间，人无孔，天下凡事之师也。生之端首，万事之长，古今圣贤所得之长。今帝王之所以得天心，以自安民之父母，凡化之所从起也。真人知之邪？”“唯唯。”

“夫道，乃天也，清且明，不欲见污辱也。而今学为道者，皆为四毁之行，共污辱皇天之神道，并乱地之纪，讫不可以为化首，不可以为师法，不可以为父母，俱共毁败天之宝器，天之皆名之，名为大反逆之子。

汝居地上，不中师法，上天安而反中师法哉？子欲知其审实，此若小人居民间，不中师法也。至于帝王之前，宁而中师法不哉？如使处下不中师法，而上天反畜之，以为师法中类，天上与帝王之前，反当主畜积邪恶之人邪哉？故天上深知其失道意非，故疾咎之也。

今洞上皇平气至，不而复容此四人。此四人也，乃使天上、天下共贱为道者，反名为恶子。是故令使人道口衰消，休废不复起。今天下之人共为恶，正此四人所毁败也。今天上大憎咎之，故欲更选七也。真人知之邪？”

“愚生今受性顽钝，讫能不解，何谓也？愿闻之。”“子尚不即解，何望于俗人哉？诺。开耳精听，为子详陈道人瑕病所起，使天下后学者，令昭然知其失道也。其第一曰不孝，第二曰不而性真，生无后世类，第三曰食粪饮其小便，第四曰行为乞者。故此四人者，皆共污辱天正道，甚非所以兴化而终古为天上、天下师法者也。假令得道上天，天上简问之，尽为恶人。今不可以调风雨，而兴生万二千物，为其师长也。”

“可怪哉！可怪哉！小生聋暗，讫不知有过于天。今唯皇天明师，愿见为复重察察，分别解之，冀蒙心得更开。”“行详聆听，为真人具道其意，使可终古以为万世之法。后生谨良为道者，不复犯天禁，令使得道而上天，天上更喜之。比若地上帝王得善人，与共为治，亦喜之也。故天上所进，地上亦然，岂不善哉！”“唯唯，闻命矣。”

“道者，乃皇天之师，天之重宝珍物也。为者，其行当若天；成道者，当上行，天乃好爱之仕也。今或有过误，得道而上天者，天上受如问之，反皆有不谨孝之行。道为化首，天为人师法，何可反主畜舍，匿养天下不谨孝子哉？子亲有此恶行，而天何宜使此人长生，与其共事乎！若此，天反当主舍此恶人反逆之子邪？地上尚不仕，天安肯仕之乎？故不孝而为道者，乃无一人得上天者也。虽去，但悉见欺于邪神佞鬼耳，会皆住死于不毛之地，无人之野，以戮其形。天之应人如影响，安得行恶而得善者乎？古今希有之也。地王虽为道，前后众多者，其度者少。今天上乃少善人，无可与共事者也，其行悉凶恶也。”

“如是，天何不即杀之，乃使到不毛之地，无人绝气之野乎？”“所以不即灭杀之者，天地之间，其气集多所，而畜容，故名为中和。比若人和，无不而包容也，故得须臾。天者，主执清明，比若居帝王之前，不可得容奸恶人也。故天上本不与等子为治也，地上亦然也。天不与不谨孝子为治，比若圣王不与不谨孝人为治也。圣王尚不肯与为治，天何肯独与为治乎哉？古者圣贤，所以不与为治者，乃深睹天法，象天为行也。与愚者为治，天即大恨矣。”

“何以明之？”“人君与之为治，天为其多灾变怪，夷狄数来，是明天恨恶之证也，与重规合矩、券书何异哉？今天乃见人与之为治，尚憎恶疾之，何肯乃自与其共事乎？人所恶，天亦恶之也；人所爱，天亦重爱之也。是故古者贤圣睹天意深，故常象天而为行，不敢失铢分也。故而常独与天厚，得天心也。如不与天心合，不得天心，则大凶矣。人行尚如此，何况今乃当为天上简士哉！天上简士，乃当与天共事，治无穷极之术也，长相与并力同心

调气。真人宁解不邪？宜自慎！吾言纯天心意也，不可犯也，犯者死矣，□□哉。”

“善哉善哉！愚生心意，一善解于是。”“子尚裁一善解，俗人不解，冥冥愆愆是也。天疾之，故使吾下大言，具出天法。自是之后，学者戒之慎之！”

今天乃贵重传相生，故四时受天道，教传相生成，无有穷已也，以兴长凡物类。故天者名生，称父，地者名养，称母。因六甲十二子八卦之气以为纪，更相生，转相使，故天道得常在，不毁败，是常行施化之功也。

今学道者，纯当象天为法，反多纯无后，共灭消天统。其贞者，尚天性也，气有不及。其不贞者，强为之壅塞，阴阳无道，种其施于四野，或反弃杀、穷其妻子而去者，是皆大毁灭道之人也，无可法。是大凶一分之人也。不可以为人师法，安而中天师法乎？

夫皇天，乃是凡事之长，人之父母也，天下圣贤所取象也，何用等失道，妄为无世类之子，为与共事乎？如天但与此子共为治，天名为主舍匿恶人，兴凶术，何可以为圣，治人上师乎？故不舍止之也。古者圣人大贤尚知讳，不肯与无后世类之人共事，与之共为治，悉不得天心。故圣贤，天使其皆贵重有后世，而共憎恶人无后世也。圣人乃深知天意，故独常法象之，不失铢分也，而况天乎哉？

今天上久纯无善人，故使吾下大语，以示教后来，使愚者悉自知。若天上仕此人，天上反当主聚无后世之人邪？行如此，反得上天，天上反爱无后世而不好生邪？故皆死于不毛地、不生之土、无人之野，令使各归其类也。汝不好生，与天反，故投汝不生之处。汝好无人，故投汝无人之野。俗人冥冥不睹，则言其已度世矣，实不也。吾不敢欺真人也，吾亲以天上行而下，睹与不睹，比若示盲者以日，言人欺之，反掩其口而笑，愚者比若此矣。真人慎之，天上所恶也，上亦然也。”

“善哉善哉！愚生未尝见是天上事，真真一觉于是。”“子努力为善，行吾之文，疗天地之病，解帝王之愁苦。子功满，得上天，自往睹见之，吾言乃大效矣。”“唯唯，不敢道留，不敢懈怠也。”“子慎之无懈怠，审沮懈怠，大命绝矣。”“愚生甚畏天威，诚受行之。”

“善哉善哉！得天意矣。今天乃清且明，道乃清且白，天与道乃最居上，为人法。清明者好清明，故三光上著天，各从其类，合如为形。天之为形，比若明镜，比若人之有两目洞照，不欲见污辱也。若比圣王之前，常欲清明，不欲见污辱，污辱之则得灭死之过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核哉？可核哉！”

“是故人头口象天，不欲乐见污辱也，常欲得鲜明，得善物。故天下人以淹污辱恶，与人食之，天乃遣雷电下，自捕取之。真人知是逆恶邪！”“唯唯，愚生甚畏之。”

“今大中上古以来，人自言为善，绝殊于俗人也。学为道者，反多相示教食粪饮小便，相名为质直善人。天与道大憎之，天上名此为大反逆之子，天上不欲见其人形也。此大邪所著，犬猪之精所下也。

夫道之生天，天之有道也，乃以为凡事之师长。正道者，所以兴善，主除恶也。是故古圣贤帝王将兴，皆得师道，人受其策智，以化其民人。师之贵之，乃言其能知天心意，象天为行也。天上亦尊贵善道人，言其可与和风气，顺四时，承五行，调风雨，助日月星宿为光明也，而使万物兴也。

今如此食粪饮小便，何可以为师？今地上师尚不中，名为逆子，何能反中天上师乎哉？小人甚愚也，甚淹污辱天道。真人得极文，思其意。地上所恶，天上亦恶之；天上所恶，地上亦然。是地上人恶食粪饮小便，天上亦恶之，故乃遣雷电霹雳下杀之也。

此辞者，但可以晓地上人耳。天上恶之剧，于是地上尚憎恶之，天上何用为哉？天乃清明而鲜，何以反当主舍聚此食粪饮小便人乎？锥过误，须臾得道，会不得上升天也，悉往死于五废绝气败凶之地，以顺其行，以彰其过，各归其所，求不欺之也。真人年有善竟，戒之慎之，以示后来，令洞上皇平气至，不得容此恶行，犯之死，明矣。”“可核哉！”“可核哉！”“真人知核，是子觉也；子不核，与之同罪；知而故为之，罪不除。”“唯唯，不敢不敢。”

“今上皇天之为性也，常欲施与，故主施主与，主生主长，主出不主纳，主胜不主服，服则为逆，故天道不可威劫也，劫迫之则令人灭亡矣。天主善，主清明，不乐欲见淹污辱。今天与道，乃与上之称也，故帝王象天为行也，称无上之君。不敢失天行之铢分则吉，失之则大凶。”

今学道为长生，纯当象天也。天者好生，故学长生者，纯守天第一生之气，其为行，当随天道意也。故地者主辱杀，主藏，不当随地意也。夫道者，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师长也，故天下莫不象而生者也。今下愚小人欲为道，反无益于民人，而共淹污辱天道，甚逆无状，天上名之为逆子，大凶之人也，天上不欲见之也。”

“何谓也？愚生心结闭，未及之也。”“善哉，子之问乎！天使子言，详开耳目而听。夫天与道，不好施好生好称邪？为之，何不卜卦赋药，有益于民人？而使神治人，病固止也。此三人也，皆得称师，不利天道，不敢淹污辱天道。夫天道不欺人也，常当务至诚。天道不欺，以欺，即其后久久，日凶衰矣。天之为道也，不乐淹污辱，不欲利人。”

天乃无上，道复尚之，道乃天皇之师法也，乃高尚天。是故天与道者，主修正凡事，为其长，故能和阴阳，调风雨，正昼夜，列行伍，天地之间，莫不被恩受命，各得其所者。今下愚为道，反为欺慢痴狂，乃共惑乱天之道，毁败天之化首，反行乞丐求人之物，无益于民间，淹污辱天道，内利百姓。不可以为师法，反使后生者相教，每为道道，令人痴狂慢欺，又行被淹污辱而乞丐，因以此行而名之，谓为痴狂乞丐者之道。反使凡人共骂天，共贱正道，断绝大化，天甚恶之，道甚疾之，天上不欲见其形也。

今天上皇洞正气大至，日月星罗列皆重光，道与天当调风雨，和阴阳，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前人邂逅得道而升上天，无可仕者也。天上问之，悉有过，不可与共事。汝等乃居地上，尚见谓为痴狂乞丐者，不中帝王之师，安而中天上之师哉？天其恶之。大道衰废，咎在下古人相学失法度。天病之，大悒悒。天道不通，故遣吾下，与真人共谈，分别道得失，乐天下人一觉，俱知天上意，改其行，易其心，不复犯天禁，则学者成矣。如修其故行，天不上之也，会当复往，死于五辱之地，付命于五污之土，绝洞无人痴狂之野，上无三光，下无良土。”

“何也？愿闻之，其过何重也？”“不谪之也，天道为法，各从其类，下夺之也。”“如是，何以不即杀之，乃到此乎？”“欲即灭杀之，又其人自言，欲长生而至信；欲中杀之，又反且哭天啼地，自言甚冤，又不自知其过所由出。故天考之徒之，其后投于五辱痴狂之土，使自知也。子欲知其实审，比若明王考人过责，非肯即杀之也，犹当随其罪大小诣狱，大罪大狱，小罪小狱治之，使其人服，自知乃死，不恨而无言也。如不穷其辞语，会自言冤，怀恨而死。故五霸之君，其民臣多怀恨而死者也。子欲知天上之治刑如此矣。真人解邪？”

“可怪哉！可怪哉！”“于知惊骇，生之门也；不知惊骇，死之根也。子慎吾言，吾言正天之兵，不可诋冒。诋冒令人伤，小诋小伤，大诋灭亡也。戒真人一言，下古之人积愚，信其无知之心，且言不然，自穷矣。吾亲以天上行而下，知其□□，万不失一也。吾不敢欺子也，欺子不畏真人，乃畏天威，故吾言乃信复信。所以言复重者，乃恐其固固有失之者，故复重，使其言多文□□。”

天上之事，实远难知，故文时时下合于地也。地上善，即天上善也。地上恶，即天上恶也。故人为善于地上，天上亦应之为善；人为恶于地上，天上亦应之为恶，乃其气上通也。五气相连上下同，六甲相属上下同，十二子为合上下著，无有远近皆相通。其下善，其上明；其下恶，其上凶，故五行兴于下，五星明于上。此者，天所以晓于天下人也。凡三光皆然，天上复与地下三光相通，三光明于下，天上亦然；天上明于上，地上亦然。两两相应，和以为经，于天上大善，地上亦然。犹天有六甲十二子，地上亦然，地上有六甲十二子，天上亦然，故常上下相应，不失铢分也。真人其慎之，吾言虽远，慎无闭藏，以示学者，传之必斋戒。其慎之，案文为法，勿得暗诵也。”

“唯唯。愿请问太上中古以来，诸相教为道者，反多有去家弃亲，捐妻子；反多有乞丐，痴狂详欺，食粪饮小便。后学者多以相教示，皆有师法，亦不苟空也。”“善哉！子之难问，得其恶意。天疾之，教子问之邪？其言何一巧也！子何故问此乎？”“怪其久矣，无于质问，常若悒悒。”

“善哉，天果使子主问事邪？诺，开两耳，且为子分别言之。夫上天初出真道之时，不如此也，悉作孝养亲，续嗣有妻子，正形容不痴狂，食粪饮小便也。皆以其道，动作中法，上土为帝王之师辅。传类相养，无有伤者。于此之时，比若三皇五帝，动以正道，务相利，不相伤害也，故得以正道行，不自匿藏。三王素乱，五霸将起，君臣民更相欺慢，故作痴狂，尚恐见知，乞丐，食粪饮小便，是困穷之行也，困穷之辞也。

夫道，亦有衰盛，比若此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矣。下古多见霸道，乞丐弃其亲，捐妻子，食粪饮小便，是道之衰，霸道起也。故三皇五帝多得道上天，或有尸解，或有形去。三王以寿，五霸无得正道者，皆战斗死于野。今下古守此霸道，亦皆死于野，此之谓也。吾不欺真人，是亦道之霸，与霸王同耳，安得上升天哉？”“善哉善哉！愚生之心，真真已解矣，不意道亦有霸也。天师解之，乃后知之，诚诚□□哉！”“子可谓开矣。”

“请问今学者，当奈何乎哉？”“然，今者天道大周备，自今以往，与古异。欲修中古霸道法，真道不得来，真人宜戒之慎之。欲乐长存，修吾文。失铢分之间，命不全，可不守乎？道之元，皇道已起，火光行之，霸道绝矣。天虽浩大，自有分理，以示文凡人，令共议之。宜属上者属上，宜属中者属中，宜属下者属下，宜上下中共之，何不睹其诚信□□，比若与天语？”

“善哉善哉！时气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见天亲遣天师下言，知天气平矣。”“善哉善哉！子得其意。”“愿复请问一两事，不敢多言。”“行道之。”

“自今以往，求道皆当于何哉？”“皆求之于闲室，无远父母而去妻子，以渐为之，僻漏乃止。或内不善而僻漏，无可益也，反且先死。各自考实，行不负天。人乃可欺，天不可欺也，勿忧人为非也。使各以是自治，不敢为道者，即恶人也，欲欺伪者也。以是占之，万不失一也。学人若此，奸猾绝矣，善人与恶人可见矣。此名为皇天简士书，上可得度世，中可为帝王辅，下愚无知，固固可为民间谨子。真人重知之。”“唯唯。愿闻僻漏得道去云何？”“然，道成，去而已。如道未成，为日守父母，保妻子，日日以渐，清静为之，旦自知其意矣。贤者共策此言。”“唯唯。”

右天上简士文兴道断为弃霸续命人自易心奸猾消守亲保妻子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八 庚部之十六

禁烧山林诀第二百九

“请问皇天上洞极之师，师幸哀愚生不肖，乃告语以天上之事，诚非小生所敢望也。既加得已，开其道路，使得知天上事，愿闻天上皆何所喜，何所禁。唯得其戒，诚日夜思惟其意，不敢犯之，以示后生。”“善哉！子之问也，得其要意。真人安坐，为子道之，可传万世，无有去时也。”“唯唯，受命厚厚。”“勿谢，子为天地问疑，吾主为天谈，非子之私也，俱共公事，何须谢哉？”“欲不谢，若为轻道易事愁师，谢又触忌讳，不谦也。”“但恐书益文多辞，令难知，故止真人言耳。夫辞者，道之柄，文之所从起也。勿悒悒，方为子分别之。”“唯唯。”

“今天上乃上皇洞平气俱至，兴盛阳，日光明，邪气止休，正气遂行，衰者消去，道德阳。”“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纲，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

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烧山林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天所以使子丑寅最先发去。兴多，兴多则火王，火王则日更明；丙丁兴，己午悦何也？愿闻之。”“此天格也，性也，其母盛多而王，则其子相。其子相，则受气久长，得延年，故天上止之也。阳盛即阴奸日消，阳衰则阴奸日起，故奸猾者常起暮夜，是阳衰而奸起之大证也。故天上乃欲除奸，故禁之也。此自然之术法也，天上亦然，地上亦然。”

“善哉善哉！请问三阳相得，何故凶衰乎？”“善哉，子之问也，得其意。然三阳者，应天阳、地阳、人阳。三尽阳也，无一阴；三尽君也，无一臣；三尽男也，无一女；名为灭亡之路，无后之道也。不敢复传类，不而复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谓有天而无地，有日而无月，有上而无下，有表而无里，天上名此为立败之纪，故恶之、禁之也。”“善哉！愚生过问此，甚畏之矣。”“子知畏之，生之根也；不知畏之，凶之门也。”“唯唯。”

烧下田草诀第二百一十

“请问下田草宁可烧不？”“天上不禁烧也，当烧之。”“独何故，当烧之乎？愿闻之。”“然，草者，木之阴也，与乙相应。木者，与甲相应。甲者，阳也，与木同类，故相应也。乙者，阴也，与草同类，故与乙相应也。乙者畏金，金者伤木，木伤则阳衰，阳衰则伪奸起，故当烧之也。”

又天上言，乙亦阴也，草亦阴也，下田亦土之阴也，三阴相得，反共生奸。故玄武居北极阴中，阴极反生阳。火者，阳也，阴得阳而顺吉，生善事。故天上相教，烧下田草以悦阴，以兴阳，故烧之也。天上亦然也，甲者，天上木也；乙者，天上之草。”

“寅与卯何等也？”“然，寅者亦阳，地上木也；卯者阴也，地上之草也。此四事，俱东行也。但阳者称木，阴者称草，此自然之法，天上之经也。吾不敢欺真人也。子为天问事决疑，吾为天说事，二人共职，共理阴阳，除天地之病，令帝王不愁苦，万二千物各得其所，莫不悦喜而出见，无有冤结者也。”“善哉善哉！”“然，真人可谓知道矣。”“不敢不敢。”“然，学而问道，有何谢乎？”“唯唯。”“系之胸心，无有去时。”“善哉善哉！学问得其数矣。”

天神考过拘校三合诀第二百一十一

“今天上良善平气至，常恐人民有故犯时令而伤之者，今天上诸神，共记好杀伤之人，畋射渔猎之子。不顺天道而不为善，常好杀伤者，天甚咎之，地甚恶之，群神甚非之。”

今恐小人积愚，不可复禁，共淹污乱洞皇平气，故今天之大急，部诸神共记之，日随其行，小小共记而考之，三年与闰并一中考，五年一大考。过重者则坐，小过者减年夺算。三世一大治，五世一灭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书，群神共记过，断好杀伤刑罚也，而兴乐，地上亦然。

真人幸为善，常欲有德于皇天，而怜帝王愁苦，时气不和，实咎在人好杀伤，畋射渔猎，共兴刑罚，常有共逆天地之心意。故使久乖乱不调，帝王前后，得愁苦焉，是重过也。真人幸欲常有功于天，有恩于帝王，今天上积疾毒之。群神教吾言，故今以文付真人，归有德君，以示天下。人得文各自深省，思过失，念书言天。今良平气俱至，不喜人为嫉贼，吾知天上有此言，今敢不下道之？不言恐为嫉贼，害在吾身。吾不敢犯也，故以事报，诸真人慎之。真人不言，害在子身；以示凡人，愚人欲犯之，害在其身，天亦不复过责真人也。

自今以往，天乃兴用群神，使行考治人。天上亦三道集行文书以记过，神亦三道行文书以记过，故人亦三道行文书以记过，故人取象于天，天取象于人。天地人有其事，象神灵，亦象其事法而为之。故鬼神精气子人谏亦谏，常兴天地人同时。是故神应天气而作，精物应地气而起，鬼应人治而斗。此三者，天地中和之疾使，随神气而动作，应时而往来，绝洞而无间，往来难知处。

故今天道传治，与往古殊异，以今占古多不中，以古占今不复应。故古文衰竭难复用，用之不比中，又有集处真真文。故天上言，拘校前后三合，取中善者以明事，以合意，然后天上道正，王道备，邪恶悉去，帝王大乐，乃无事，人自为谨，得天意。真人知此事重乎？”“唯唯。”“善哉！子知其意矣。”

右天上禁火以兴生断刑伤杀止畋射猎不顺天时气为天所恶记见在知赤初受符更始文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十九 庚部之十七

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第二百一十二

“下愚之生愿一请问，今天道当具，无不有无不包容也。天上何睹，何故一时悉欲生，而急刑罚乎？”“善哉！子之难问，得其意。吾常甚好子之言，子之言，常发起吾意，使吾道兴。子向不能难问，谁复而难问者乎？故天道久断绝，闭而不通，天甚疾苦之。吾久悒悒，欲言无可与言者，故天道失其分理久矣，岁岁至岁，至于今。天运生圣人，使其语，无而尽解除其病者，故乃使真人自来，与吾相睹，乃一得为天具语。子难常独深得天意，安坐，为子悉陈道之。吾欲不言，畏天威也，故得子问者，辄欲言，无可匿也。真人亦知之邪？”“唯唯。”

“然，子解解矣。今天上所以尽悉欲生长，而急伤害者，天道常有格三气。其初一者好生，名为阳；二者好成，名为和；三者好杀，名为阴。故天主名生之也，人者主养成之，成者名为杀，杀而藏之。天地人三共同功，其事更相因缘也。无阳不生，无和不成，无阴不杀。此三者，相须为一家，共成万二千物。

然天道本末中也，今者，天道初起以来，大周复反，来属人属阳。阳好生而恶杀，生者须乐，乃而合心为一相生，而中有杀气辄伤，不能相生成。子欲知其信实，比若胞中之子，不可有小害，辄伤死，死不复生，辄弃一人，为是连伤而不止，便绝灭无后世矣，一家无统绝去矣。故尤大急刑罚杀伤也。天道同，不常如此耳。今者大急，复更为真人察察分别之，使下古人大觉，知天道今不欲杀伤决意。所以更为真人察察言者，俗人随吾但无事习文辞，而作巧语也。故更为其陈刑天证。

今甲子，天正也，日以冬至，初还反本。乙丑，地正也，物以布根。丙寅，人正也，平旦人以初起，开门就职。此三者，俱天地人初生之始，物之根本也。

初生属阳，阳者，本天地人元气。故乾坎艮震，在东北之面，其中和在坎艮之间。阴阳合，生于中央，故凡怀妊者，在头下足上，中腹而居微。在中和之下，阳合者生，于最先发去，出其形气，投于他方者，此主天地人三气初生之处，物之更始，以上下不可有刑杀气居其中也。置其德气阳气，乃万物得遂生。如中有凶气，辄伤，故出其刑，去之也。

今者天道大周更始，以上下纯阳治天地，故急断刑罚也。天者称神，阳亦称神，故今天使神治人。真人欲知吾书文与天相应不，自今以往，犯吾书文，欲好刑杀者，天上亦且考之，人亦且更急之，神亦且考之。天上地上，异处同谋，鬼神不与人同家，亦且同谋，是天平气且至也。天初气更始于天上，地初气更始于地下，人初气更始于中央。此三气，方俱始生，不欲见刑恶凶气，俱欲得见乐气，故自今以往，天与地乐断刑也。真人知之乎？”

“唯唯。愚生暗昧，以为天上行疾人为恶，而禁刑杀伤也，不意乃天地人在怀妊之气，更始之本元也。见天师说之，甚惶甚骇。”“子知惶且骇，可谓觉悟，知天道意矣。善哉，晓事生！戒此文慎无断绝，为身害。”“唯唯，不敢不敢。”“行去重之！凡人学问，各为身计，务顺天道。”“唯唯。”“出此天上禁忌勿藏。”

“唯唯。请问天道何故正以今为大周，为元初，乃更大数考正文哉？”“善乎！子之难

问也，大得天心意。然，今者五阳之上长也，五火之始也。火之最上者，上为天，为日月之色者。火赤与天同色，天之色赤，火亦赤，赤者乃称神。天与神者常昌，得凡事之元，是故十一月为天正。天上亦然，故其物气赤，赤者日始还反，其初九气属甲子，为六甲长上首也。甲者为精，为凡事之心，故甲最先出于子，故上出为心星，故火之精神，为人心也。人心之为神圣，神圣人心最尊真善，故神圣人心乃能造作凡事，为其初元首。故神圣之法，乃一从心起，无不解说。故赤之盛者，为天，为日，为心。天与日与心常明，无不而照察，故自今以往，行此道者，奸邪之属悉绝去矣。夫阳之生者，于幽冥之中，是故阳气起于北，而出于东，盛于南，而衰消于西，天之为法如此矣。”

“善哉！愿闻今阳之生者，何故正于幽冥中乎？”“夫生者，皆反其本，阴阳相与合乃能生，故且生者，悉复其初始也。天地未分，初起之时，乃无有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无有分理。虽无分理，其中内自有上下左右表里阴阳，具俱相持，而不分别。若阴阳相持，始共生，其施洞洞，亦不分别，已生出，然后头足具何知。阴阳之初生之始，如是矣。故人今将变化而施生者，悉往就幽冥闲处，天使不忘其本也。人初受天地之法，是其先也，故天使其不忘也。”“善哉善哉！见皇天师言，乃知分理也。”“子可谓易示晓矣。”

“请问阳与火何独伍乎？”“行气者各自有伍，非独火也。金火最为伍，赤帝之长。故《天策书》非云邪？‘丙午丁巳为祖始。’始者，先也，首也，故书言祖始也。万事之始，从赤心起，心者洞照知事。阳始于阴中，亦洞照，故水者，外暗内明而洞照也，中有阳精也。故阳始起于北，而阴始起于南，十一月地下温，五月地下寒。”

“今阴阳始起，何不于天上而正于地中乎？”“善哉！子之难问也。然地为母，父施于母，故于阴中也，其施阳精，同始发于天耳。阳者，其化始气也，微难睹，入阴中成形，乃著可见，故记其阴中，不记其阳也。”

“今天雨雪，同是其施化之道，见可睹，而言阳施精，微不可睹乎？”“善哉，子之言也，难得其意。欲为真人分别说之，恐天道大形见，故不为子说也。然恐真人心恨，夫为人师，为人上者难。请安坐，为子微说之。天雨雪，造将为之时，呼吸但气耳，阴阳交相得，乃施可睹。于此之时，天气下，地气上，合其施，故雨雪有形而可见也。”“请问：今或有山溃云上，皆可睹，而言不可睹，何也？欲不问，苦悒悒，今故具问之，为弟子，不谦不也，不问无以得知之，致当问之，无所疑也。”“诺，为子微说之，不可穷极。然云雨溃山，此者阴之盛怒，而不自忍伤阳化，凶事也，非善变也。有伤于化之道，阴之失也，阴之伤也。真人勿复穷问，天道亦不可察察尽言也。子自思其意。”“唯唯。”“行去。”

道祐三人诀第二百一十三

真人再拜：“谨问天师道，太平气至，谁者当宜道哉？谁者不宜道乎？”“善哉！子问事也。夫道与人，比若风雨，为者则善，不为则已。好为者，则其人也；不好为者，即非其人也。为者不用力，易开通者，即是其人也。不开不通，终日无成功，即非其人也。为之即吉，不为则凶，是其人也。不为之，其人自吉善，无所疾苦，已为之后，反有所疾苦，即非其人也。又凡人自养，不可不详察也。夫道者，乃正人之符也。疾病鬼物者，乃邪恶之阶路也。贼杀良民之盗贼也。或见人且入正道，因反怒人，与人争斗，于入为正道，反凶不为善，反安隐子等之间，不可不谨详自精者。得道则吉，失道则凶也，死生之命，不可自易而不谨详也。”

“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然，真人既问疑事，且告真人天要语。吾道之所以而长久养者，人而乐道乐德乐仁，忽于凡事，独贪生耳，道正长于养守此二人也。过此而下者，吾道不而长久养也。”

“何哉？夫人道乃无不覆盖，何故独有此三人，不宥余哉？”“然，善哉，子之难问也，得其意。夫大道之出也，人皆蒙之恩，乃及草木，莫不化为善，皆得其所，俱而各竟其天年。

夫无道德不仁，不可久养也。”“何哉？”“然，但以其不好道德仁也。”“夫好道德仁，何故独可久养哉？愿闻其意。”“然，子晓事生哉！其问事绝诀也，详听，为子分别言其意。”“唯唯。”

“然，是好道德仁，此三人皆有三统之命。乐好道者，命属天；乐好德畜养者，命属地；乐好仁者，命属人。此三人者，应阴阳中和之统，皆有录籍，故天上诸神，言吾文能养之也，行不若此，亦无录籍，故吾文不能久养之也。今太平气至，无奸私，故不而久养奸恶之人也。不如往者内乱之时，能包养恶人也。”

“愿闻其竟说。”“然，奸邪恶气出活者，反能久养奸恶之人也，而不能久养善人者，是其众害多，善者少也，比犹若大寒至而热气衰也。今正气至，乃不能久养奸恶之人，比若阳气至而阴气消亡也。夫太阳上赤气至，乃火之王精也。火之王者乃光，上为日。日者乃照察奸恶人，故言不得为非，故不容恶人也。又道者主生，德者主养，仁者主用心故爱。春即生，夏者即养，人则用心治理，养长万物。故太阳所生养长，用心最劳苦，此之谓也。”

“善哉善哉！愚生重闻命乎！”“然，安坐，为子更有所修解。”“唯唯。”“一事学道，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灵，小度者在人也。二事学德，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灵，小度者在人也。三事学仁，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灵，小度者在人也。四事学官，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灵，小度者在人也。五者好畜聚财业，大多者在天，中多者在神灵，小多者在人也。然此五事，大度中度小度，一由力之，归命于天，归德于地，归仁于人。守此三事学身，以贤心善意，思之惟之，身乃可成；积之聚之，神且自生；守之养之，道且自成；乐之好之，身且自兴。天道无亲无疏，付归善人。”

是故天自力行道，日一周。所以一周者。凡物之生，悉法六甲五行四时而生，一气不至，物有不具，则其生不足不调矣。为人君上父母，而不调大过也，故天日一周，自临行之也。所以自临行之者，假令子水也，但有水气未周，五行气不足，四时气不周，故为行而临之。甲加其上，有木行，有春气。丙加其上，有火行，有夏气。戊加其上，有土行，有四季中央之气。庚加其上，有金行，有秋气。壬加其上，有水行，有冬气。五身已周，四气已著，乃凡物得生也。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无争讼者，故可为人君父母也。

夫人为道德仁者，当法此，乃得天意，不可自轻易而妄行也。天道为法如此，而况人乎？故上士法天，其道乎！中士法地，其德乎！下士法人，其仁乎！过此而下者，不属于人，故与禽兽草木同乎无常命。真人得吾文书，自深思其要意。缘而无善，与天相得同事也？与吾文反者，乃天地之怨也，吾亦不耐也。吾文书所恶，正是也，真人慎之！以付上士，归县官，示凡人，自今以往，天与古异。”“善哉善哉！”

右分别太平文出所宜所不宜诀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六 辛部不分卷

请问不食而饱，年寿久久，至于遂存，此乃富国存民之道。比欲不食，先以导命之方居前，因以留气。服气药之后，三日小饥，七日微饥，十日之外，为小成无惑矣，已死去就生也。服气药之后，诸食有形之物坚难消者，以一食为度；食无形之物，节少为善。百日之外可不食，名不穷之道，名为助国家养民，助天地食主。少者为吉，多者为凶，全不食亦凶，肠胃不通。通肠之法：一食为适，再食为增，三食为下，四食为肠胀，五食饥大起，六食大凶恶，百疾从此而生，至大饥年当死。节食千日之后，大小肠皆满，终无料也。令人病悉除去，颜色更好，无所禁防。

古者得道，老者皆由不食。君臣民足以安身心，理其职，富者足以存财，贫者足以度躯。君子行之，善乐岁，凶年不危亡。夫人曰有三命，而不自知。日三食乃生，朝不食一命绝，昼不食二命绝，暮不食三绝，绝三日不食，九命绝。无匿物，无宝留，此由饥也。奸

邪大起，悉从此始。用吾道，万事自理，吉岁可以兴利，凶年可以存民，常当忽带收肠，使利行步也。

天地之间，凡事各自有精神，光明上属天，为星，可以察安危。天地之性，自有格法，六甲五行四时节度，可以占覆未来之事，作救衰乱，防未然之事。

臣见君父之衰，救之，使其更兴盛，是大功也；深知其衰也，不救之，或反言而去，名为倡佞，罪不除也。三事，臣知其君有失，将睹凶害而救之，使其更无凶害，是大功也；知而不救，名倡凶，其罪不除也。四事，知君理失其要意，灾害连起，而救助其理之，是其宜也；为晓事之臣。知而不救，其罪不除也。五事，臣知其君年少，其贤未能及，事而救之，助其为知，是其宜也；知而不助为贤，反言不及，名为不忠，弱其上，其罪不除也。六事，臣知其君老，有天期而忧之，为其索殊方、大贤之助、异策内文，令君更得延年，是大功也；知而不能，反言吉凶者，其过大也。七事，为人下，知上有危，有失理，或失忘，而共救之案之，是为大功；知而不救，自解避而去，为不顺忠孝之人，罪皆及其后。八事，父母有疾，占相之，知能尽力竭精，有以救之；知而不救，天将大罚。九事，父母年老且尽，为子者知父母老期将至，为求贤师异方，令得丁强，孝子之宜也。此由食人之食，以食归之，而有大功也。十事，知人凶衰，有大害患将至而救之，使其更兴，与其奇方异策、内文善事，令无复忧苦，是为大功；知而不为，有罪不除也。

夫为人子，见父母有死难而抛去之，处乐违苦，此乃与禽兽同耳。岂可统三才，继天地乎？是以圣人出也，施教戒，劝人为善，断绝凶恶，以救天地之灾，令三光五行、星辰顺叙，岂徒言哉？今天上乃具出文书，以化除诸灾害，以致善，是故吾自晓敕真人出书也。

今天上教吾大言，勿有蔽匿也。今天地大周更始，灾害比当消亡，无复余粮类。故教人拘校古今文，集善者以为洞极之经，定善不可复变易也。虽圣贤之人，不能复致其文辞，夫文辞，天地阴阳之语也，故教训人君贤者而敕戒之，欲令勤行致太平也。

所以言蔽藏老，贤君得而藏于心，用于天下，育养万物而致太平也。而归功于上帝，则坚子石室深穴也。天生善物，必归之善处。如珠玉也，必帝王宝之。其粗恶之物，众弃之。况人为善，而天岂不爱乎？帝王岂不重之乎？

今天上无极之天，中无极之天，下无极之天，旁行无极之天，今为法，况三道集气共议，其应天地人之位也，乃太平至，天悦喜，则帝王寿。其道神灵祐天地，善气莫不响应，道德日至，邪伪退，佞臣奸冗灭，凡臣悉除，万善自来，五行和，四气时良。

其为政法，起于本。本者，天地之间，人象神，神象人，而各自有隅，聚亭部乡县善恶，所好所疾苦，各有其本。事皆近，察察自相短，短长得失，明于日月。故大教其集议，贤不肖共平其事。故天下州县乡里置封，仰万民各随材作书，直言疾苦利害可否，致书投于封中。长吏更撰，上天子，令知民好恶、贤不肖利害，可集议而理之，即太平之气至矣，而福国君万民，万二千物各得所矣。（封，即今匾画也。）

天道有缓有急，人事亦然，有缓有急。天道急，即风雨雷电不移时而至；人道有急，亦趋走不移时而至。急者即以时应天法则上之，刺一通付还本事，而有赏罚。缓者须八月为一日上也，天上法如此。夫阴阳为法如此，人道亦如此矣。

凡人腹中，各有天子，五气各有王者。天有五气，地有五位，其一气主行为王者，主执正凡事。居人腹中，自名为心。心则五脏之王，神之本根，一身之至也。主执为善，心不乐为妄，内邪恶也。凡人能执善，清静自居，外不妄求，端正内，自与腹中王者相见，谓明能还睹其心也。心则王也，相见必为延命，举事理矣；不得见王者，皆邪也，不复与王者相通，举事皆失矣，而复早终。

今太阳德盛，欲使天上天下，上无竟，下无极，旁行八洞外内，真神真精光悉出助帝王治，而致上皇洞平之气，未常见之，善人命长，万物无复天死自冤者，而邪神悉消亡，天下无复强枉病者，岂可闻乎？

善哉！子之问也。天使悉断邪伪凶恶，而出真事。凡图画，各有精神。真事有真神，邪事有邪神，善事有善精神，恶事有恶精神。夫蓄积邪之家，后必有邪害也；蓄积真文真道之家，后必有度世者也。故真伪，各精所致也。故天有吉有凶，吉则吉精神，凶则凶精神。地亦有吉凶，吉则吉精神，凶则凶精神。

夫三皇五帝各有亲属兄弟，三王五霸各自有亲属兄弟，小小分别，各从其类，世兴则高，世衰则下。比若昼夜，相随而起，从阴阳开辟，到今不止。贫为小人，富为君子，更共相为使，转相理，是天地亲属也，万物不兴，其中几类似之，而实非也。

天有六甲四时五行，刚柔牝牡孟仲季，共为亲属兄弟，而敬事之，不失其意，以化天下，使为善主仁义礼智文武，更相为亲属兄弟。

夫道与道为亲属兄弟者，凡道乃大合为一，更相证明转相生。今日身已得道，凡道人皆来，亲人合心为一家，皆怀善意，凡大小不复相伤害，灾害悉去无祸殃。帝王行之，天下兴昌，垂拱无为，度世命长。吏民行之，其理日明。凡道皆出，莫不生光。道与道为亲属传相行，故与道召道，以道求道，即以道为亲属兄弟。尚化如此，则天下皆好生恶杀，安得有无道者哉？

德与德为亲属兄弟者，今日身执大德，以德为意，凡有德之人推谦相事，天下德人毕出矣。以是为法，安坐无事，帝王行之，其国富。吏民行之，无所不理。以德召德，德自来矣。

仁与仁为亲属兄弟者，今日身为仁，凡仁者自来相求。以仁召仁，仁人尽来矣。帝王行之，天下悉仁矣。吏民行之，莫不相亲。所谓仁与仁合为一家，是为亲属兄弟矣。

义与义为亲属兄弟者，以义求义，今日身已成义，凡义之人，悉来归之，以义合也。帝王行之，苦乐相半。吏民行之，生伤半。以义求义，是为亲属兄弟矣。

礼与礼为亲属兄弟者，以礼求礼，今日身已成礼矣，凡礼之人悉来。行者守节，生者不安腹，中内空虚，外使若环，趋走跪起，无闻命矣。日短，衣物尽单。帝王行之，愁苦且烦。吏民行之，职事纷纷，丁者力乏，老弱伤筋。礼礼相亲，是为亲属兄弟矣。

文与文为亲属兄弟者，今日已成文矣，以文求文，文人悉来，至若浮云，中外积之聚若山。至诚若少，大伪出焉。帝王行之，以理其事，或得或失。吏民行之，更相期，妄以相拱，害变疾病万种，人日短命。以文相期，以文相恐，转相取，转相生，此乃文之亲属也。

武与武为亲属兄弟，今日已成武矣，以武召武，凡武人悉来聚，其气阳阳，其兵煌煌，其力皆倍，其目皆张，其欲怒不得止，武鬼居其角，取胜而已，不复惜其命。君子行之，其治日凶。则吏民行之，灭杀人世。无有善意，理有聚害，此即以武生武，则武之亲属也。

辩与辩相为亲属兄弟者，今日已成大辩矣，凡有辩之人悉来归之，辩辩相与，无有终穷，一言为百言，百言为千言，千言为万言，供往供来，口舌云乱，无有真实。人君行之，其政万端，吏民无可置其命。以辩求辩，是为亲属兄弟也。

法律与法律为亲属兄弟者，今日已成法律矣，以法律求法律，凡天下法律之人皆聚。事无大小皆有治，凡人无有罪之人也。自生至老，一人之身有几何罪过？无有罪者。以此相生人，君子之十九强死。以此为理天下，大乱不可止也。

以此论亲属兄弟相求，各从其类。理乱之本，太平之基，审此九事，可知也。天上诸神言，好行道者，天地道气出助之；好行德者，德气助之；行仁者，天与仁气助之；行义者，天与义气助之；行礼者，天与礼气助之；行文者，天与文气助之；行辩者，亦辩气助之；行法律者，亦法律气助之。天地各以类行神灵也，天将助之，神灵趋之。深思其要意，则太平气立可致矣。

请问上善易为也，上恶易为耶？夫阳极为善，阴极为恶，阳极生仙，阴极杀物，此为阴阳之极也。夫凡民生，不能尽力养父母，求奇方道术，以资父母，使怀悒悒而至死，复相教善衣食歌舞以乐之，是为大逆之民，天岂福之乎？

天上效凡书文对，今天上为法，令天上人不得相期为猾，自有大术也。地上亦然。今真人岂知之耶？

自古到今，多有是佞臣猾子，弄文辞，共欺其上，愁其君父，而得官位，无功于天地而食禄，天甚疾之，地甚恶之，天上名之乱纪。今天上平气至，欲断之，恐此子复乱理。今人积愚，多可欺而得仕，今天灾不可欺而去也，不可诈伪而除也。

真与伪与天相应不，悉以示下古之人，试使用之，灾害悉除，即是吾之真文也，与天上法相应，可无疑也，不言而反曰彰明矣。用之而无成功，吾道即伪矣，亦不言而明矣。天上为法，不效巧言，乃效成功成事。比若向日月而坐，俱有光明。何以知其热与清乎？去人积远，以何效之？主以成功也。向日而坐煖也，足以知热；向月而坐，足以知清。吾之真文，亦若是矣。

天上为法，目视则理阳，瞑则理阴；视则理有形，瞑则理无形；视则理人身，瞑则理精神。以是为效，故能使阴阳悉理，则无有失职者也。地上亦然，为洞极皇平也。

今天之出书，神之出策符神圣之文，圣人造文造经，上贤之辞，此皆言也。故天地神圣上士，为人尽力以言，积年可立天地，除灾害。帝王案用之，乃致遨游而无事，上得仙度增年，得天意，子孙续嗣，无有绝也。世衰乃更为大兴，天下仰命，莫不得其天地六方八远绝洞阴阳，俱悦天病，风雨为时，雷电不作，日月更明，三光不失度，四时五行顺行，各得其所。此神圣善言所致也，其功莫不大哉！

天上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无极之三光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中居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

天上三光各异，其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云气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音响雷电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

天下风雨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下居中，风云气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

地上之人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蛟行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草木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山阜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川谷水泽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

地下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下无极阴阳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

五行各异，自有自然之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四时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

六甲十干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六甲十二子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八方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书辞而行之，即太平矣。

神灵各异，自有自然元气阴阳，与吾文相似，各从其俗，记吾善恶书辞而行之，即太

平矣。如不从其本类教之，即大乱矣。志之哉！

天教吾具出此文，以解除天地阴阳、帝王人民万物之病也。凡人民万物所患苦，悉当消去之，故教子用法无极以示之，乃拘校前后圣贤神文，与凡人俗辞，合而大考之后，天地之病，都得消除，已消除，帝王延年，垂拱无忧也。

天，太阳也，地，太阴也，人居中央，万物亦然。天者常下施，其气下流也；地者常上求，其气上合也，两气交于中央。人者居其中，为正也。两气者，常交用事，合于中央，乃共生万物。万物悉受此二气以成形，合为情性。无此二气，不能生成也，故万物命系此二气。二气交相于形中，故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故古者上善德之人，乃内独知天意，故常方为善也。

天谶曰：复乐者乐，复善者善，复恶者恶，复喜者喜，复顺者顺，复真者真，复道者道，复悦者悦。凡所复，天地群神亦复之以影响哉！复文者文复，复伪者伪复，复辩者辩复，复佞者佞复，复武者武复，复逆者逆复，复凶者凶复，复邪者邪复。凡所复，悉天地群神复之。凡吉凶安危之法，在所复已。凡人家力强者，多畜私财，后反多贫凶，何也？神人言，此乃或多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故天不久祐之。何也？然，智者当苞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与天心不同，故后必凶也。夫财者，天地之间盈余物也，比若水，常流行而相从，常谦谦居其下。得多财者，谦者多得也。故期者，天不祐之矣。

从天地阴阳中和三法失道已来，天上多余算。蓄积不施行，何也，愿闻其意。然天之受命，上者百三十，谓之阳历闰余也。其次百二十，谓岁数除纪也。其次百岁，谓之和历物纪也，人悉当象是为年。今失三法已来，多不竟其年者。余算一岁一算，格在天上，人行失天道，无能取者。今象吾文，为善行者，天上悉且下此算以增之，或得度世，或延年矣。天地□□已来，帝王专以忧天下不平，失职为忧患也。微此，无可忧者也。天下善人，忠臣孝子，悉共忧此，但行吾文，此忧除矣。

天上言，阳气大兴盛，鬼物不得妄行为害，何也？夫阳盛者，阴必衰，故物不得妄行为害也。谁禁之乎？阳精禁之。阳精何以禁之哉？夫阳精为神，属天，属赤，主心。心神，乃天之神也。精者，地之精也。鬼者，人之鬼也。地，母也。鬼，子也。子母法同行，并处阴道。太平气至，阳气大兴，天道严，神道明，明则天且使人俱兴用之。神道用，则以降消鬼物之道也。

神道兴，与君子同行。鬼物道者，与小人同行。故君子理以公正，神亦理公正。小人理邪伪，鬼物亦理邪伪，明于同气类也。今阳道兴火，兵刃当消灭，火厌之。故兵积阴气盛，火积阳气盛，阳盛消兵，自然感召也。

人生必因天气，上善者付天，中善付子人，下善付田亩。故上士学而度世，中士当理民，下士当理田野。上士当来云气，中士乘车，下士当步行。此三人各殊职，不相妨害。上士度世上天，为中和调风雨；中士属县官，当理人；下士当理财产，各有所职，不相妨矣。

天上诸学道之为法也，人精求道也已。小合于小道，见诸神，为小得道门户，未合于中道。乃得至于大道，至于大道，乃能致真神也。小合小道者，致小神，合于中道者，致中神；合于大道者，致大神；大神至，乃得度世长存。而至此，皆有大邪神鬼，不欲人度世，善感人致怠，退而自言变怪，真伪相杂。当此乃能分别邪正，则度世矣。

天上名上士，从生到终，无一恶意，乃为凡人所爱，五方人民县官共赐之遗之。中士乃为邻里所爱，邻里共赐之遗之。下士无有善心意，无可得赐遗，但窃取其家私赐遗，此天下人耻所为。

何谓耻哉？上士纯善，心意无恶，是上阳也。中士心意半善，是其中阳也。下士心意纯无善，是下阳也，故名耻，耻不成实，内空无米，为无实信也。无信实之人，为之耻人。上士得县官四方赐与其家者，言不忘本祖也。中士得四邻赐与其家，言不忘父母也。下士

反窃取其家财以付傍邻里者，当象其秕，内空外实，反背其本也，皆有害。天上言，背反其家，家中不和，悉由此人。

夫臣外交，其国必空；家人外交，其家必空；天之咎皆从此起。夫安危起于人腹中，神灵见于远方，上下旁行，洞达亿万里，可不慎乎？

太平道，其文约，其国富，天之命，身之宝。近出胸心，周流天下。此文行之，国可安，家可富。天地格法，善者当理恶，正者当理邪，清者当理浊。不可以恶理善，邪理正，浊理清，此叛逆之，令盗贼不止，奸邪日生，乃至大乱，各从此起。

帝王将任臣，必详其选举，当以天心，列宿合，乃敢任之。日者，君德也。月者，臣德也。若列宿不合，必不能致太平，奸邪生矣。

说天地上下、中央八远邮亭所衣食止舍，何等也？作道德而怀疑者，取决于此。今天上有官舍邮亭以候舍等，地上有官舍邮亭以候舍等，八表中央皆有之。

天上官舍，舍神仙人。地上官舍，舍圣贤人。地下官舍，舍太阴善神善鬼。八表远近名山大川官舍，以舍天地间精神、人仙未能上天者。云中风中，以舍北极昆仑。

官舍邮亭，以候圣贤善神有功者。道为首，德为腹，仁为足而行之，天设官舍邮亭，得而居之。欲得天力者行道，欲得地力者行德，欲得人力者行人。此三者，无穷之路；失此三者，乱之本也；不循此三者，名逆天。故圣人苞道德行仁，过此而言，属万物之行矣。

请问四时之神气以助理，致善除恶，何者致大神，何者致中神，何者致小神？日思月建帝气者致大神，思相气者致中神，思杀气者致小神。

思月建后老气者，致老物；思月建后病衰气者，致邪鬼；思月建后死气者，致纯鬼；思月建后破气者，致破杀凶恶咎害也。生气者，属天属阳属前。天道以神气生，故斗前六神皆生；后六神属地属阴。天道以死气为鬼，为物凶咎。

子欲使后世常谨常信，自亲自爱，神明精气，不得去离其身，则不知老，不知死矣。夫神明精气者，随意念而行，不离身形，神明常在，则不病不老，行不遇邪恶。若神明亡，病者立死，行逢凶恶，是大效也。人欲不病，宜精自守也。

凡事不过自然，自然中无精神，凡事皆不成；神不过大道与天地之性，中无大精神，尚皆不成，不能自全，故天地之道，据精神自然而行。故凡事大小，皆有精神，巨者有巨精神，小者有小精神，各自保养精神，故能长存。精神减则老，精神亡则死，此自然之分也，安可强争乎？

凡事安危，一在精神，故形体为家也，以气为舆马，精神为长吏，兴衰往来，主理也。若有形体而无精神，若有田宅城郭而无长吏也。夫长吏者，乃民之司命也。忠臣孝子，大顺之人所宜行也。夫人之身，而不忠于上，不孝其亲，是负其身，戮其刑，亡其本也。常思善，精神集来随人也；思恶，精神亦来集人也。乃人人腹中，随趋人所思，使悁悁不能忘之矣。

请问胞中之子，不食而取气。在腹中，自然之气，已生，呼吸阴阳之气。守道力学，反自然之气。反自然之气，心若婴儿，即生矣。随呼吸阴阳之气，即死矣。

《太平经》云：请问胎中之子，不食而气者，何也？天道乃有自然之气，乃有消息之气。凡在胞中，且而得气者，是天道自然之气也；及其已生，嘘吸阴阳而气者，是消息之气也。人而守道力学，反自然之气者生也，守消息之气者死矣。故夫得真道者，乃能内气，外不气也。以是内气养其性，然后能反婴儿，复其命也。故当习内气，以内养其形体。

《三洞珠囊》卷四《绝粒品》引《太平经》第一百二十云：是故食者命有期，不食者与神谋，食气者神明达，不饮不食，与天地相卒也。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三十七至一百五十三 壬部不分卷

凡人不能相拘，故自制命为不善，天将诛之。故小人得诛于中人，中人得诛于上人，上人得诛于大人。夫小失法，自致危亡。夫神灵大小之诛，亦若此。而不能拘制，天当诛之必矣。

天畏道，道畏自然。夫天畏道者，天以至行也，道废不行，则天道乱毁。天道乱毁，则危亡无复法度。故自然使天地之道守，行道不懈，阴阳相传，相付相生也。道乃主生，道绝万物不生，万物不生则无世类，无可相传。万物不相生相传，则败矣，何有天地乎？天地阴阳，乃当相传相生，今绝灭，则灭亡，故天畏道绝而危亡。

道畏自然者，天道不因自然，则不可成也。故万物皆因自然乃成，非自然悉难成。如使成，皆为诈伪，成亦不可久。夫天地，虽相去远阔，其制命无脱者。

请问：“太平气俱至，欲常以善意去奸恶，当何先哉？”“夫天地之性，半阳半阴。阳为善，主赏赐。阴为恶，恶者为刑罚，主奸伪。赏者多，罚者少。奸猾者多，赏者少，奸门开。所以然者，罚者多刑，主杀伤，犯法者皆成奸罪人，故奸门开，奸猾多也。阳者主赏赐，施与多，则德王用事。阳与德者，主养主生，此自然之法也。故昼为阳为日为君为德，夜为阴为月为臣为奸。

天地之性，半善半恶。故君子上善以闭奸。兴善者得善，兴恶者得恶。此由若以斗拱斗，非斗者自然走；以尺拱尺，非尺者自然落；犹方与圆不相得，规与矩不相值，纵与横不相合。故阳兴必动以类行，故火盛乃雷鸣，朱雀在其中，是以夏雷也，冬则藏。

凡事各因其本，乃天道可得而明。不缘其类，圣贤何从得深知之？故从天地开辟以来，人之善恶真伪，但观其所行，以类求之，占其成功，善恶得失，贤不肖可睹矣。何须坐争之乎？”

请问：“从古到今，贤者明者、智者辩者、力者勇者，此六人，皆有万倍之才，岂有善恶哉？”“此六人，悉有万倍人之才能，其才能安和天地，令使凡邪恶害之属不生，帝王长无忧而寿，身能自除其疾病，各竟其天年，恩流凡人，此贤明智辩力勇，大善有益矣。而不能共和天地，使帝王无忧而寿，而身有疾病，被灾不能拔去，或天年而死，与凡人无别，此六人无益也。但效其成功，无复问也。成功者是也，不成功者非也。效事若此，深得皇天心意，帝王为之延年命，万物悉治也。”

请问：“凡物一时有不生者，又有不养者，长之不成，其大过悉从何来？”“当生而不生者，天也；当养所不养者，地也。天地为万物之庐，贤人为万物工匠。帝王者象天，常欲生；后妃者象地，常欲养；大臣者象人，常欲思成。此三人并力，凡物从生到终，无有伤也。欲象平之道为法者，必当如此矣。”

请问：“天道助弱耶？助强耶？助寡耶？助众耶？”神人言：“天道助弱。”“何哉？”“夫弱者，道之用也；寡者，道之要也。故北极一星，而众星属，以寡而御众也。道要一而道属焉。是故国王极寡，而天下助而治，助寡之效也。父母极强，反助婴儿，是强助弱之效也。上善之人寡而弱，不善之人强而众，众则寡矣，强则弱矣。故君子求弱不求强，求寡不求众，故天道祐之。故不与人争也，而人自为争；不与人争强也，而人助为强，故不争而善胜也。”

分别天道、精身与德不决。请问：“夫道审当乐欲行，何为明效？”神人言：“吾受此文于天上诸神，诸神言，吾闻与阴阳风雨寒暑相应也，以是为大效。天乐其道行，而人未明信之，以乞雨止雨而明效之。行太平之道，乞请皆应；不行太平之道，乞请不应，明天道至在大平也。

故万物不生者，失在太阳；生而不养者，失在太阴；养而不成者，失在中和。故生者，

父也；养者，母也；成者，子也。生者，道也；养者，德也；成者，仁也。一物不生，一道闭不通；一物不养，一德不修治；一德不成，一仁不行。欲自知有道德与仁否，观物可自知矣。五者，帝王君父师，欲深自知道德仁优劣，但观此。故理之第一善者，莫若乐生，其次善者乐养，其次善者乐施。故生者象天，养者象地，施者象仁。此三者，天地人之大纲也，过此而下者，但备穷乃后用之耳。如此天气自为平安，邪气自消灭，善人自至，恶人自去，莫不响应也。

明之者师也，谓先知之称师，当主证而明之。自古至今，凡文出皆天地也，故天地先出之，明之者师也，故夫文出皆有师。行之者县官也，古者帝王承天意，受师教，力行以除去灾害，以称天心，得延年益命，此之谓也。

造之者天，明之者师，行之者帝王，此三事者相须而成。天不出文，师无由得知；师不明文，帝王无从得知治。故天将兴帝王，必有奇文出；明师使教帝王县官，令得延年益寿，是祐帝王之明证也。”

“凡人民万物不生，生而不养，养而不长，长而反不成，不竟其天年，其过安在？”“凡民万物不生者，天也；不养者，地也；长而不成者，人也。”“过在人乎？”“万物不得时生者，君也；生而不养者，臣也；长而不成者，民也。天与君父主生，此太阳之长也，生之祖也。天不欲生，物不得生；父不欲施，物亦不得生；君不欲生，物亦不得生，故天与君父主生。夫君父常念生，不乐杀者，凡物尽生。一念杀者一物死，十念杀者十物死，百念杀者百物死，自此至万念，皆若此矣。”

“地母臣承阳之施，主长养万物，常念长养之不？”“念一不长养，则一物被伤，十念则十物伤，百念则百物伤，自此至万，乃若此矣。是故上古帝王之任臣，常求慈仁，好长养万物与为治。中古半慈仁物半伤；下古不详择臣而任之，故万物悉伤矣。

其德皇，王之言煌煌也。帝者，为天地之间作智，使不陷于凶恶，故称帝也。王者，人民万物归王之不伤，故称王。王者，往也。君者各安其部界，人归附之而无害，故称君。君者，号也。吏者，治也，而助上治物，使凡民万物大小，不失其治，乃得称吏。师者，悉解天下辞悉，乃得称大师者，所谓能解天下下文也。故得称皇、帝、王、君、师也。

故皇道为首，帝道为腹，王道为股，吏为手足，师道者绳墨，为法为则，上下相须而立。故善治者常念皇道，中念帝道，下念君吏吏道。常诵大师之法，则守其绳墨，然后天心可安，地意可得，四时自顺，五行不战，三光常明，鬼神精气不害。五官五土各得其所，盗贼不发，帝王垂拱，俱称万岁。天道为法如此，不如吾文，诚难哉！谨思其意，行此二事，亦有戒哉！”

天地之性，精气鬼神行治人、学人、教人。神者居人心阴，精者居人肾阴，鬼者居人肝阴。于人念正善，因教人为善；常居人藏阴，趋人为恶，教人为恶，亦趋人为恶。古者贤人圣人腹中，常阴念为善，故得善应。凡人腹中常阴念恶，故得恶应，不能自禁。咎在常阴念善恶。鬼神因而趋善恶，安鬼于此可验矣。

太平气，风雨时节，万物生多长，又好下粪地，地为之日壮且丰富，可能长生，凶年雨泽不时，地上生万物疏少，短而不长，不能自粪，则地之为日贫薄少，无可能成生万物。天地之行，尚须阴阳相得和合，然后太平，而致四时五行之吏也。

帝王月建前后也，职当为帝王气逐邪恶之吏也。夫建气王气，是乃天四时五行之帝气也。相气除气为前一，是正其前，毛头直指之吏也，所向者伏奸，不得复行为害。除前满平定气，皆善良吏也。前五执者，居前预为帝王气执除大邪。建前五将，悉受天正气，皆天之神吏，当为天使，无大小万二千物之属，皆当被服其德而奉行其化。

当王气为死，当月建为破，此尊严第一之气，故不可当也。当者死，名为杀气大耗。月建后为闭，闭塞邪奸，恐后休伏之气来干帝王建气也，故天闭其后。后而开，却休邪气教去也。其后为成奸，便当收之也。后五为危，危者其处，近天执大杀，一转破即击，故为危

也。此后五将，天将欲休之，与地同气，主闭藏奸邪，鬼物同处，不可使也。

问曰：“北方为皇之始，东方为帝之始，南方为王之始，西方为霸之始。今天有六甲十二子，皇道当子何起？”

“然天有三统，各有大无。初一者天皇，二者帝，三者王，四者霸。天皇起于上甲子，地皇起于乙丑，人皇起于丙寅，霸道起于丁卯，是天历气数也。地历者，皇道起于子，帝道起于丑，王道起于寅，霸道起于卯。此四者，初受天地微气造生，不得有刑，有刑者伤皇道。道法不得有伤，故子刑卯，丑刑戌，寅刑巳，皆出刑气，不与同处。”

问曰：“天封人以等，地封人以等，人封人以等，岂可闻耶？”曰：“天封人以道，地封人以养德，人封人以禄食。”“何也？”“天者，以道自殊且久，故封之道，使寿，可得食风气而饱。地者主养，善地，地令人富，故封人以德富。君者封人以禄食，赐之以衣服。此三事，皆善也。好道不解，故得封于天。好德爱地，知相地授而居之，去凶得吉，得封于地。好学而有益于上政者，君父乃不能远也，须以理事，故得封于人也。是古者圣贤力学，不敢失此三事。故有得道而去者，有避世而之复地者，或有得君之禄食者也。”

问曰：“夫乐五音者，得其音何如，不得其音何如，并可闻耶？”“夫音，非空也，以致真事，以虚致实，以无形身召有形身之法也。夫乐，乃以音响召事，比若人开口出声，有好有恶，善者致吉，恶者致凶。此书俱出于人口，乃致善恶之应。

乐声，正天地阴阳五行之语言也。听其音，知天地情，四时五行之气和以不，知尽矣。故上士得其意，以平理度也；中士为之，以助君理，以致寿；贤者为之，以致无忧。音者，乃一以乘万，万乘无极，天下毕备矣。”

问：“《太平经》何以百七十卷为意？”曰：“夫一者，乃数之始起，故天地未分之时，积气都为一。分为二，成夫妇。

天下施于地，怀妊子玄冥，字为甲子；布根东北，丑为寅始；见于东，日出卯；毕生东南，辰以巳，垂枝于南，养于午，向老西南，未以申也；成于西方，日入酉；毕藏于西北，戌与亥。故数起于一，而止十，二千之本，五行之根也。

故一以成十，百而备也。故天生物，春响百日欲毕终。故天斗建辰，破于戌。建者，立也，万物毕生于辰。破者，败也，万物毕死于戌。故数者，从天下地八方，十而备。阴阳建破，以七往来，还复其故。随天斗所指以明事，故斗有七星，以明阴阳之终始。

故作《太平经》一百七十卷，象天地为数，应阴阳为法，顺四时五行以为行，不敢失铢分也。失之则为脱天事，无所据，不应天地之心意，不随天数而为经，无益于理世之用也，不象天地之法，不能去害也。欲知其效，收世之闲文，积之三十里，乃至天，行之，不能消灾害矣。”

大天之下，八十一域，万一千国中，各自有文书，悉欲除恶致善，消灾害。今尽收录聚之，方圆百里，上可将至天，终不能消去灾害。此文虽少，帝王能行，必俟明效矣。上古第一神人、第二真人、第三仙人、第四道人，皆象天得真道意，眩目内视，以心内理，阴阳反洞于太阳，内独得道要，犹火令明照内，不照外也，使长存而不乱。今学度世者，象古而来内视，此之谓也。

久久传相生，复衰微，反日厌其所为，传失道意，不能内照，日益不理。故天出圣人，象天文理，故天文自睹也。故天文正，天亦正；地文正，地亦正；人文正，人亦正；天地人俱正，万物悉正。人者，万物之长也。人失职被伤，不以寿死，万物亦随之，天地亦尔，邪气大作，病人不绝天年。

惟古今之行，各有次第，不相逾越。上皇神人之尊者，自名委气之公，一名大神，常在天君左侧，主为理明堂文之书，使可分别，曲领大职。当为君通神仙，录未生之人，各有姓名，置年岁月及时，当上升之期，使神往师化其身乃上之。各有姓名，置年岁月及时，至时当上升之期，使神往师化其身乃上之，随其智能高下，各各使不忘部署分别，各令可

知,使自状其能,却乃任之。

奏上,出言曰,大神为上主领群神,各有所部,宜服明之,勿使有疑。令寿命长藉,宜当谛之。圣明有心,宜以白日所有生,复而以簿书筹算相明,可在计曹,主领钱数珍宝之物。

诸当上计之者,悉先时告白,并计曹者,正谓奏司农,当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集上大神明堂,勿失期,如天君教,皆不得失平旦三刻之间也。明堂大神上承五刻集奏,如天君旧令从事。

大神受君之敕,部下司农,司农受敕,使下所部州郡国,言所部领所主,当上簿,入司农委输者,各以所出送书到。如懈惰不时送者,司农辄上明堂大神,上白天君出教,下司农,令郡国催促,不失后书。置时日漏刻相授,各有分别,勿有所乱。皆令同文,各有所副文。天上自无水旱之灾,不得有增减之文。转轮当至,勿稽留因缘,恐独受取,觉知者有主,天上知闻,罪辄不赦。各慎其职,各明其事。天君皆预知不言,音宜详,所问不用此言。水旱无常,灾害并生,人民疾病,死生无数,不用天君教令致也。

天君教出告大神,卿相中二千石文书,群僚在职之神,务尽其忠,务尽其行,上称天君之心。天君与诸师化之,当得升度者,就而正,各使成神,光景随其尊卑。所化之神,皆随有职位次第官属。天君敕大神常化成之,人各自度量,志意日高,贪慕上升。其化生,光耀日中,所见洞彻,正神相随,浮游八表。观天所施为,知其动摇,各从其宜。

朝天谒见,自有常日。当以月初建,大神小神,自相差次,铨次尊卑,朝大臣,不过平旦。朝会群神,各明部署,案行无期,务明其文书,督责有职之人,先坐其事,当如天君教令。有所白,辄开明堂,乃得所言,各有所明,各有所带,不得无有功效。

天君敕大神,群僚集会,各正其仪,勿使有过差。以法令各察所部,天上觉知,其过不除。各慎所职,无为诸神所得短。

天君敕大神曰,郡国之中,有圣智志意,常念贪生之术,愿与生神同行,与天合思,欲布恩于人,思惟生成,助天理生,助地养形,慕仁、善化,上其姓名于大神。使曹有文辞,数上功,有信可任。曹白其意,天君当自有数,众神所举各令保。是郡国选择,务取尤善。

天君敕明堂,诸当为天君理众职,务平其心,各行天上所部,使有分理,皆尽忠诚,通达所知,务成其功,务理其所。各誉笃达,宜进所思,音声所通,其意虽有心言,天君预闻其语,当何隐蔽而不尽忠诚。

问曰:“今欲更明圣贤仁之法而悉绝邪文,何更能明之哉?”“天病此邪伪文,使除之,取明天之道。夫古今圣人之文,所以理天地。夫圣人之文明,则天道大理矣。夫皇天所怒而不悦,故有战斗,水旱灾害不绝,王者愁苦,皆曰圣人文稍稍乱而不明,故天道云乱而难理也。圣人文乱,天道亦乱;圣人文废而不用,天道亦废而不用。”

问曰:“古者无文,天道不乱。”“时天券文未出,上皇神人理,上祖考本。与皇天分体久久,去天道远,丧乱不复知天意,故天出券,使圣人书,师传之。圣人不竟久留也,故记而置之,以遗后生。故太平气至,天道当理矣。”

问曰:“今欲使理气,事而长生,岂可得闻不?”“然,详念吾之言,皇天自有常法,为人君上者,当象天而行,乃以道德仁为行三统。君上乐欲无事者,朝常念道,昼常念德,暮常念仁,既无一事矣。”“愿闻朝何故念道,昼何故念德,暮何故念仁?”“然,天道可顺,不可逆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今愿闻其要意。”“然,天有四时三部,朝主生,昼主养,暮主施。故东南生,西南养,西北施。故人象天为行,以东南种而生之,西南养而长之,仲秋已往,夏内居嫁娶而施传类。此皇天自然教令也,故人民嘿自随之,理能常象此者,即得天意矣;不能象此,名为逆天教令,故多伤也。伤少则春物伤,伤丁壮则夏物伤,伤老即秋物伤,伤怀妊即冬物伤,此自然之法也。古者圣王,常思念天道而行,不敢失铢分矣。”

问曰：“欲得与地长厚，可得闻乎？”“然，常顺天所为者，长与天厚；轻逆之者，长与天为怨。故古圣王之理者，一曰常生，二曰常养，三曰常施。为行如是，谨以承仰天道。不理之名，四曰刑之而不理，五曰杀，是其极也。以此分别，第一之君纯生，第二之君纯养，第三之君纯施，第四之君纯刑，第五之君纯杀。生者延年国昌，养者增算，施者无过，刑者有病，杀者暴穷。古者圣王，睹天禁明，不敢妄为也。”

古者圣王，得六甲王相微气之日，不怒不言恶事。至此之日，故言善事，饮食作乐，以止灾去凶邪也。故王气常欲见尊敬，故上古度世之人，圣王之理顺此，故得卧理而思，讫无一事，春东首，夏南首，秋西首，冬北首，四季首其角。君臣人民俱知其法，天下邪气悉消。天上格法，常以王日下取库兵，理之地下。以休废之日乃致之，故盗贼不兴，兵革息矣。”

问曰：“天独怒而不应和人，宁可知否？”“然，天理乃以气为语言，见于四时。春角气不知，肝脉不动，角蕨不和，清音不应，此即天不悦不语言也。古者圣王见此，即思惟得失之理，以反之。”

然王气所居，乃得仁助其理也。此二气共生成，于此也乃反。休废凶气至，来助其理，此乃三气。小人之气反见于是，无统天位，故象小人。天见，照见其类，令贤圣策之而思之，当索幽隐道人、德人、仁人，以反复其气，立相应矣。故王者御天道，以民臣为股肱；为御不良，则乱其道矣。古者圣人将御天道，索道德仁贤明共御之，乃居安也。故道人属天，德人属地，仁人属中和。故三统不和，三贤理之，故太平气至，万物皆理矣。”

问曰：“万民何以尽为仁哉？”“然，天道乃生德，德乃生仁。今君乃以道人为师，取法于道。君乃法道，其臣德矣。民乃取法于臣，臣德则民仁矣。令下象上法，上法天也，转而相生，民安得不尽仁哉？”

古者圣王以大道人为师者，乃欲化下流也。上君为政如天，中君为政如地，下君为政如人。如天者，不失天意，父事大道也。如地者，不失地意，母事地道也。如人者，不失人意，思乐得中和之道。圣人见万物尽生，知其理重道也；见物尽养，知其真德也；见万物尽成，知其真仁也。夫理真道者，但有生心；理真德者，但有养心；理仁者，但有施心，非此三统道德仁，非谓太平之君矣。

天上之士，乃生天上，受委气无形而生。知天上之士，何所不知，何所不明，何所不见？自然元气，同职共行。天上之士，常在天之殿，与天同理文书，上下不失其事，乃知可生之物，复下地形，使得成就，万物皆被荣。天上之士，天之所尊敬，诸神所仰，如帝王太子，敢有不敬者乎？天君者，则委气，故名天君，尊无上，所敕所教，何有不从令者乎？”

问曰：“夫太平之君道盛，其德乃次天也。得书独行，化流天下，乃可无不平也。”“夫大神不过天与地，大明不过日与月，尚皆两半共成一。夫天地各出半力，并心同欲和合，乃能发生万物。昼夜各半力，乃成一日。春夏秋冬各出半力，而成一岁。月始生于西，长而东，行至十五日，名为阳，过十五日消，名为阴，各出半力，乃成一月也。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天地之道，乃一阴一阳，各出半力，合为一，乃后共成一。故君与臣合心并力，各出半力，区区思同，乃成太平之理。”

问曰：“时人文虽多，乃自言物毕备者，灾害盗贼常有余也。而常得愁苦，于此凶日以为忧，吏民共救之，不能救也，绝者复起。”“今吾可以长补其不足，而使无复灾也。从古天券文出已来，凡贤圣文书，宁亦有同者？皆异也。故天命师，使出除凶，德覆民臣，光被四表，远迹响应，恩及草木。是其用心意开也，其书皆异也。”

问曰：“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长存而不老。”“人知守一，名为无极之道。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常合即为一，可以长存也。常患精神离散，不聚于身中，反令使随人念而游行也。故圣人教其守一，言当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来，莫不相应，百病自除，此即长生久视

之符也。

阳者守一，阴者守二，故名杀也。故昼为阳，人魂常并居；冥为阴，魂神争行为梦，想失其形，分为两，至于死亡，精神悉失，而形独在。守一者真，真合为一也。人生精神，悉皆具足，而守之不散，乃至度世，为良民父母，见太平之君，神灵所爱矣。”

《三洞珠囊》卷四《绝粒品》引《太平经》第一百四十五云，问曰：“上中下得道度世者，何食之乎？”答曰：“上第一者食风气，第二者食药味，第三者少食，裁通其肠胃。”

又云：“天之远而无方，不食风气，安能疾行，周流天之道哉？又当与神吏通功，共为朋，故食风气也。其次当与地精并力，和五土，高下山川，缘山入水，与地更相通，共食功，不可食谷，故饮水而行也。次节食为道，未成固象，凡人裁小别耳，故少食以通肠，亦其成道之人。”

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 癸部不分卷

一曰神道书，二曰核事文，三曰去浮华记，都曰大顺之道。太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覆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经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为经，地以岳渎山川为经，天地失常道，即万物悉受灾。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经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故曰大顺之道。

神人真人圣人贤人自占可行是与非法

古者神人自占是非，得与不得，其事立可观也，不但暗昧，昭然清白。神道至众，染习身神，正心意，得无藏匿，善者出，恶者伏，即自知吉凶之法，如照镜之式也。

于此之时，贤明自安，时不再来，物不重应，乃得独盛，治远方，故事见，其应见，慎无拒逆，撰以为宝器，可谓得天地之心意矣，其事时矣，事皆职矣，神道来矣，贤者谋矣，吉入到矣，邪者不来矣，清明见矣，四方悦矣，幽人隐士出矣，得天心矣，得治术矣，邪不发矣，自然达矣，真人来辅矣，天下善应矣，各以其事来矣，去愆乱矣。

此应出腹中，发于胸心，乃若雷电之应证也。夫瑞应反从胸中来，随念往来，须臾之间，周流天下。心中所欲，感动皇天，阴阳为移言语，至诚感天，正此也。

《道典论》卷四《妙瑞篇》引《太平经》云：“入君为善于内，风雨及时于外，故瑞应反从人胸中来。故有可为，皆见瑞应，何有不来者乎？夫至诚，乃感皇天，阴阳为之移动，谁往为动者乎？”“身形不能往动也，动也者冥，乃心中至诚感天也。”

念者能致正，亦能致邪，皆从志意生矣。使能动天地，和阴阳，合万物，人能度身，出能成名，贤不肖皆由斯生。故贤者善御，万不失一也。

“人腹中有过，反面赤，何也？”“心者，五藏之主，主即王也，王主执正，有过乃白于天也。”

“惊即面青，何也？”“肝者主人，人者忧也，反核肝胆为发怒，故上出青也。”诸神皆有可主，以万物相应。故令人常自谨良，而顺天地，而灾不得复起也。

外学多，内学少，外事日兴，内事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华。浮者，表也，华者，末也。夫天道远，入邪中，不能自还。所谓神道书者，精一不离，实守本根，与阴阳合，与神明同。核事文者，考核异同，疑误不失。浮华记者，离本已远，乃居野，其文错乱，不可常用，时可记也。

守本者，治若神矣；守中者，少乱而烦矣；守末者昏矣。故贤者守本戒中，不敢从末也。夫能守之不止，方方善来者，无拒逆，撰为宝器，万世不复易也。人力自为善者可厄乎？邪辟夷狄却乎？兵革绝乎？杖策绞无声乎？四方安乎？道路通乎？人君明乎？神策，大人守之动四方，中士为之令臣良，小人为之不相伤。其辞约，其法明，占神文乎可不

行？不能持乎？慎无伤以拘奸乎？

以自防却不祥法

顺用四时五行，外内思正，身散邪，却不祥，悬象而思守，行顺四时气，和合阴阳，罗网政治鬼神，令使不得妄行害人。

立冬之后到立春，盛行用太阴气，微行少阳之气也。常观其意，何者病为人使。其神吏黑衣服，思之闲处四十五日，上至九十日，令人耳目聪明。

立春盛德在仁，气治少阳，王气转在东方，兴木行。其气弱而仁，其神吏青衣，思之幽闲处四十五日，至九十日，令人病消以留年。行不止，令人日行仁爱。春分已前，盛行少阳之气，微行太阳之气，以助少阳。观其意无疑，深思其意，百邪服矣。

立夏日盛德火，王气转在南方，太阳之气以中和治。其神吏用之，得其意，口中生甘。神吏赤衣，守之，百鬼去千里。夏至之日，盛德太阳之气，中和之气也。其神吏思之，可愈百病。季夏六月，盛德合治，王气转在西南，回入中宫。其神吏黄衣，思之令人口中甘。每至季，思之十八日。

立秋日盛德在金，王气转在西方，断成万物。其神吏白衣，思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可除病，得其意，令骨强老寿。秋分日少阴之气，微行太阴之气也，逆疾顺之。

立冬之日，盛德在水，王气转在北方。其神吏黑衣，令人志达耳聪。守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百病除。此五行四时之气，内可治身，外可治邪，故天用之清，地用之宁，天用之生，地用之藏，人用之兴，能顺时气，忠臣孝子之谓也。此名大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之道，故道为仁贤出，不为愚者生矣。

盛身却灾法

年十岁，二十年神。年二十，四十年神。年三十，六十年神。年四十，八十年神。年五十，百年神。年六十，百二十年神。年七十，百年神。年八十至百二十，神尽矣。少年神加，年衰即神灭，谓五藏精神也，中内之候也。

千二百二十善神为其使，进退司候，万神为其民，皆随人盛衰。此天地常理，若以神同城而善御之，静身存神，即病不加也，年寿长矣，神明祐之。

故天地立身以靖，守以神，兴以道，故人能清静，抱精神，思虑不失，即凶邪不得入矣。其真神在内，使人常喜，欣欣然不欲贪财宝，辩讼争，竞功名，久久自能见神。神长二尺五寸，随五行五藏服饰。

君仁者道兴，君柔者德生。中心少有邪意，远方为之乱，神气周流，疾于雷电，急还神明，以自照内，故病自愈而人自治。故人生百二十上寿，八十中寿，六十下寿，过此皆夭折。此盖神游于外，病攻其内也。

思本正行，令人相亲爱。古之求寿，不失其道者，天地有常行，不可离本也；故求安而长存者，慎无忘此道本元也。故画图以示后来，陈人物生受命之时，久远以来到今，不失阴阳传类，更相生而久长，万万世，不可阙也。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为君，衰即为民；盛即得道，衰即受刑。

夫孝者，莫大存形，乃先人统也。扬名后世，此之谓善人谨民。天地爱之，五行功之，四时利之，百王任之，万民好之，鬼神祐之，五藏神留之。遇一得生，今且失之，离我神器，复为灰土，变化无常，复为万物矣。

分别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

道之生人，本皆精气也，皆有神也，假相名为人。愚人不知还全其神气，故失道也。能还反其神气，即终天年，或增倍者，皆高才。

或求度厄，其为之法，当作斋室，坚其门户，无人妄得入；日往自试，不精不安复出，勿强为之。如此复往，渐精熟即安，安不复欲出，口不欲语，视食饮，不欲闻人声。关炼积善，瞑目还观形容，容象若居镜中，若窥清水之影也，已为小成。

无鞭策而严，无兵杖而威，万事自治，岂不神哉！谓入神之路也，守三不如守二，守二不如守一。深思此言，得道深奥矣。

通神度世厄法

天之生人，万事毕备，故十月而生，与物终始。故可度灾厄，致太平。上士学道，辅佐帝王，当好生积功乃久长。中士学道，欲度其家。下士学道，才脱其躯。道为贤明出，不为愚者。能用之者吉，不能用之，宁无伤无贼哉？

贤不肖自知法

上士高贤，事无大小，悉尽畏之；中士半畏之，下士全无可畏。上士所以畏之者，反取诸身，不取他人。心开意通无包容，知元气自然之根，尊天重地。日月列星，五行四时，六甲阴阳，万物蛟行动摇之属，皆不空生。鬼神精魅六合之间，表里风云雷电，不空行也，此皆有神有君长，比若人有示，故畏之，不敢妄行。

中士半畏之者，上不知元气自然之有术，才知今见风雨云气与生物也；尚时言天无神，不畏列星日月也，才知大火、北斗。

下士则不知土地山川之广大可恢，才知耕田，种其所有，治其家眷术也；不知四时五行可以何履也，但知随而种树之，收其利耳；不知六甲阴阳为神，通言其无有也。夫人愚学而成贤，贤学不止成圣，圣学不止成道，道学不止成仙，仙学不止成真，真学不止成神，皆积学不止所致也。

利尊上延命法

一曰延命。夷狄自伏法万种，其类不同，俱得老寿，天地爱之，其身无咎，所以然者，名为大顺之道，道成毕，身与天地同域。古者为之，万神自得，欲知其效，瑞应自至，凶祸自伏，帝王以治，不用筋力，能知行此，夷狄自伏，行之不已成真人。故圣人之教，非须鞭撻击而成，因其自然性立教。帝王所以能安天下者，各因天下之心而安之，故得天下之心矣。

是道修古文。人本生时，乃名神也，乃与天地分权、分体、分形、分神、分精、分气、分事、分业、分居，故为三处。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余气散备万物。是故尊天、重地、贵人也。故三皇五帝皆立师，疑者跪问之。故国常治，虽灾厄亦可愈也。

王者无忧法

大顺之路，使王者无忧无事致太平。夫天地不大动摇，风雨不横行，百神安其居，天下无灾矣。万物各居其处，则乐无忧矣。何以致之？仁使帝王常乐，道使无愁苦也。若帝王愁苦，即天下不安。夫帝王，天下心也；群臣，股肱也；百姓，手足也。心愁则股肱妄为，手足行运不休止，百姓流荡，是其自然相使也。天亦如是也，天失道，云气乱；地失道，不能藏矣。

王者与天相通。夫子乐其父，臣乐其君，地乐于天，天乐于道，然可致太平气。天气且一治，太上皇平且一下，天地和合。帝王且行吾道，何咎之有？道者，天之心，天之首。心首已行，其肢体宁得不来从之哉？

还神邪自消法

分别三气所长，还神守身。太阳天气，故称神。形者太阴，主祇，包养万物，故精神藏于腹中，故地神称祇。精者，万物中和之精，故进退无常。天地阴阳之精，共生万物，此三统之历也。

神者主生，精者主养，形者主成。此三者，乃成一神器，三者法君臣民，故不可相无也。故心神动摇，使形不安。存之不置，利其可安即留矣，不用其可安即去矣，始学，用其可安之教之，久久自都安不去矣。

阴气阳气更相磨砺，乃能相生。人气亦轮身上下，神精乘之出入。神精有气，如鱼有水，气绝神精散，水绝鱼亡。故养生之道，安身养气，不欲数怒喜也。古者明师，教帝王皆安身，使无忧，即帝王自专矣。天喜，太平气出，无不生成；天恨，形罚之气出，莫不杀伤，万物莫不被其毒，故同忧也。

天不守神，三光不明；地不守神，山川崩沦；人不守神，身死亡；万物不守神，即损伤。故当还之乃曰强，不还自守曰消亡也。

和合阴阳法

自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阴有阳，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昼有夜，自左有右，自表有里，自白有黑，自明有冥，自刚有柔，自男有女，自前有后，自上有下，自君有臣，自甲有乙，自子有丑，自五有六，自木有草，自牝有牡，自雄有雌，自山有阜。此道之根柄也，阴阳之枢机，神灵之至意也。

令人寿治平法

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人之气，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

欲正大事者，当以无事正之。夫无事，乃生无事，此天地常法，自然之术也，若影响。上士用之以平国，中士用之以延年，下士用之以治家。此可谓不为而成，不理而治。大道坦坦，去身不远，内爱吾身，其治自反也。

七事解迷法

以德治身何如，及以治万民，致大和之气何如，善而不达，何能安哉？以仁、义治身何如，及治万民何如，善而不达，何能安哉？以礼治身何如，及以治万民何如，善而不达，何能安哉？以文治身何如，及治万民，善而约束，使不得为非何如，善而不达，何能安哉？以治身何如，及治万民何如，善而不达，何能安哉？以灭武兵革治身何如，及以治万民何如，善而不达，何能安哉？然此七事，亦不可无，亦不可纯行。

古者神人治身，皆有本也，治民乃有大术也。使万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极八方远近欢喜，万物不失其所，乃当自然，能安八方四远，行恩不失毫毛。今未能养其本末，安能得治哉？今此上德、仁、义、礼、文、法、武七事，各异治，俱善有不达，而各有可长，亦不可废，亦不可纯行。治身安国致太平，乃当深得其诀，御此者道也。合以守一，分而无极，上帝行之，乃深乎不可测，名为洞照之式。

救四海知优劣法

天生人凡有三等：第一天生，第二地生，第三人种类。受命天者为人君，受命地者为人臣，受命人者为民。君者，应天而行；臣者，应地而行，顺承其上；为民者属臣，转相事。

凡是三气共一治，然后能成功。故上之安者，其臣良也；臣职理者，其民顺常；民臣俱善，其君明，其治长。

太平者以道行，三气悉善，合乎章也，怀道德，不相伤也。故大人治道，以平天下，救四海，恩及夷狄，祸不得起，其善证日生，凶不得来。中士学道为国臣，助其治也，度其家，辟祸灾。其次治道，损其父母，反远游，德独小薄，才脱躯也，安能辅明王助国家哉？能平四海者，天助之，为人臣者助为治，与地谋；才自脱者，道狭小无可得治。此三人皆度世，老寿有大小不同邪？

是神去留效道法

神人言：明行效道，祝命在谁乎？令人昭然觉悟，知命所从来。法审谁者，持其正也。人法阴阳生，阳者常正，阴者常邪；阳者常在，阴者常无；阳者常息，阴者常消；阳者常生，阴者常杀。

人日三变，象三气。其政殊异，相与分争乖错，不相从也。而习使其常，守人形容者，吉。唯有真道者，能专精自殊异也。不学者，则不知神去留之效，立见之物，不可隐也。故君子制尸不制鬼。

人不卧之时，行坐言语，分明白黑，正行住立，文辞以为法度，此人神在也。及其瞑目而卧，光景内藏，所念得之，但不言，神在内也。及其定卧，精神去游，身不能动，口不能言，耳不能闻，与众邪合，独气在，即明证也。故精神不可不常守之，守之即长寿，失之即命穷。人之得道者，志念耳；失道者，亦志念耳。

救迷辅帝王法

大道变化无常，乃万里相望；上下无穷，周流六方；守之即吉，不守即伤。阴阳开辟以为常。其付有道，使善人行之，其寿命与天地为期。夫德有优劣，事有本末，凡事悉道之也。将兴者得善，将衰者得恶，比若土地，得良土即善，得薄土为恶。

善上合天，贱者都泽。坐者为主人，行者为流客。此尽道也，善人行成福，恶人行成灾。善人得以为福德。尊者得之驾乘，卑者得以步足。圣贤得以度世，小人得之，不相克贼，此皆道也。教不重见，时不再来。急救帝王，令行太平之道。道行，身得度世，功济六方含生之类矣。

附 录

太平经佚文

天失阴阳则乱其道，地失阴阳则乱其财，人失阴阳则绝其后，君臣失阴阳则其道不理，五行四时失阴阳则为灾。今天垂象为人法，故当承顺之也。

又问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师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今施其人欲生也，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审，今无子之女，虽日百施其中，犹无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处，比若此矣。是故古者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也，名为亡种竭气而无所生成。今太平气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断绝天地之统，使国少人。理国之道，多人则国富，少人则国贫。今天上皇之气已到，天皇气生物，乃当万倍其初天地。”

老子往西，越八十余年，生殷周之际也。

德者，正相得也。

常德不丧。

德者，正料德也。成者，成济也。不丧者，不失也。

爱清爱静，是知理道。

道者，乃天地所常行，万物所受命而生也。

能得太上之心者，皆无形自然。天仙大人有真道，乃能得太上之心，余者何因得与相见乎？

悟师一人，教十弟子，十以教百，百以教千，千以教万。

神者，道也。入则为神明，出则为文章，皆道之小成也。

今平气行矣，平亦是安。

欲复古太平之法，先安中气也。

三五气和，日月常光明，乃为太平。

积清成精，故胆为六府之精也。

积清成青也。

何谓为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为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为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见穷，是为下多言人也。夫古今圣贤也，出文辞满天地之间，尚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灾害不绝。后生贤圣复重言之，天下以为法，不敢厌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少，是以善言无多，恶言无少。故古之圣人将言也，皆思之。圣心出而成经，置为人法。愚者出言，为身灾害，还以自伤。

言则道不成，多言则为害；闭口不言，万岁无患。

后学得道，各有品阶，至于指极，圣真仙人。

古者三皇之时，人皆气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学真道，乃复得天地之公。求道之法，静为基先，心神已明，与道为一，开蒙洞白，类如昼日；不学其道，若处暗室而迷方也，故圣贤遑骇。

恶人入道，损败善人，亦如拙匠损败人材木，拙女毁人布帛，终无成善功。然恶人与善人反，如人健时吃好美食，大美乃得肥壮；若病人食饭苦，亦不肯食，久久因病而死。令恶人闻善言劝喻，亦如临死人吃美食耳，反而为恶。若善人见善人乃喜，贤人见贤人乃喜，智人见智人乃喜，恶人见恶人乃喜，奸人见奸人乃喜，各得其类乃喜。若子不能尽力事父母，弟子不能尽力事师尊，臣不能尽力事君长，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

神以道全，形以术延。

道包无表里，其能生精神。

道无不导，道无不生。

地理者，三色也，谓水土石。

上天度世者，以万岁为一日，其次千岁为一日，其次百岁为一日，其次乃至十日为一日也。

《太平经·内品修真秘诀》云：上清太真人未升天以前，皆一一取本命之日，修行四等法诀，后步履斗星，蹶地纪，升登天门，便入金阙玉台而后圣君也。

《太平经》载：真君受元始符命神光宝书，统领天丁，收天关地轴。二魔王忽一见如鳖苍龟，其形五变。一现万丈巨蛇，其形三变。真君腾空，步乾踏斗，化千丈大身，挥魁魑之剑，冲折二魔。各敛形状，龟如拳五寸，蛇如鞭三尺，和合并体，被真君蹶踏之。谨显二魔变相：苍龟，一变色若金光，甲缝苍青；二变色如碧玉，甲缝含金；三变色若苍黄，甲纹光青；四变色如碧绿，甲缝含银；五变龙首鳖身，出紫金光，甲间碧玉。巨蛇，初变状若金色，鳞如赤丹；次变体现青碧色，鳞络金线；未变首如螭龙，身色苍黄，鳞间金玉。

夫神者，因道而行，不因德也，故用道者与神明，用德者与神谋。道之与德更明，思神与人者内相恃，皆令可睹。

大神比如国家忠臣，治辅公位，名为大神。大神有小私，天君闻知复退矣，故不敢懈。

息。小神者，安得自在？

四时之精神，犹风也水也，随人意而为邪正。人正则正，人邪则邪，故须得其人，乃可立事也。不得其人，道难用也。夫水本随器方圆，方圆无常。风气亦随人治，为善恶无常，此即其明戒也。天地之神与风气，影响随人，为明戒耳。

今天地开辟以来，凶气不绝，绝后复起，其故何也？其所从来者，乃远复远。本由先王治，小小失其纲纪，灾害不绝，更相承负，稍积为多，因生大奸，为害甚深。动为变怪，前后相续，而生不祥，以害万国。其所从来，独又远矣。君王不知，遂相承负，不能禁止，令人冤呼嗟动天，使正道失其路，王治为其伤，常少善应。人意不纯，转难教化，邪气为其动，帝王虽愁，心欲止之，若渴而不能如之何。君王虽有万人之仁德，犹不能止此王流灾也，故反以为行善无益，天道无知也。禁民为恶，愁其难化，反相克贼，急其诛罚，一人有过，乃及邻里，重被冤结积多，恶气日以增倍。以为道德与经无益，废之而不行，各试其才，趣利射禄，斗命中者为右，是为乱天仪，无法之治，安能与皇天心合乎？天甚病之久矣，阴阳为其失节，其明证也。治得天心，然后邪可去，治易平，故今教以上皇兴平第一之道，得而急行，恶可消灭，天之祐善者明矣。先王灾虽流积，一旦除灭易耳。今帝王乃居百里之内，用道德仁义，乃万里百姓皆蒙其恩，父为其慈，子为其孝，家足人给，不为邪恶。

王者深得天意，至道生祐之，但有百吉，无有一凶事也。

古者上真睹天神食气，象之为行，乃学食气。真神来助其为治，乃游居真人腹中也。古者真仙之身，名为真人室宅耳。

夫人本生混沌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于阴阳之气，气转为精，精转为神，神转为明。欲寿者，当守气而合神、精，不去其形。念此三合以为一，久即彬彬自见身中，形渐轻，精益明，光益精，心中大安，欣然若喜，太平气应矣。修其内，反应于外，内以致寿，外以致理，非用筋力，自然而致太平矣。

守一明之法，未精之时，瞑目冥冥，目中无有光。

守一复久，自生光明，昭然见四方，随明而远行，尽见身形容。群神将集，故能形化为神。

守一明法，明有正青，青而清明者，少阳之明也。

守一明法，明正赤，若火光，光者度世。

守一明法，明正黄而青者，中和之光，其道良药。

守一明法，正白如清水，此少阴之明也。

守一明法，明有正黑，清若窥水者，太阴之光。

守一明法，四方皆暗，腹中洞照，此太和之明也，大顺之道。

守一明法，有外暗内暗，无所属，无所睹，此人邪乱，急以方药助之，寻上七首，内自求之。

守一之法，老而更少，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守之一月，增寿一年；两月，增寿二年，以次而增之。

守一之法，始思居闲处，宜重墙厚壁，不闻喧哗之音。

守一之法，光通六外，身乃无害，可终其世，子得长久。

守一勿失，事且自毕，急除众忧，一复何求？

守一不穷，士子欲无忧，不可相欺，垂拱。

守一是为久游，身常自谨，患祸去之。

守一之法，神药自来。

守一之法，凡害不害，人各有一不相须。虎狼不视，蛟龙不升，有毒之物皆逃形。子欲长无忧，与一相求；百神千鬼，不得相尤。守而常专，灾害不迁。

守一之法，不言其根，谨闭其门；不敢泄漏，谨守其神；外暗内明，一乃可成。

守一之法，将与神游，万神自来，昭昭可俦。

夫欲守一，喜怒为疾，不喜不怒，一乃可睹。

守一之法，内有五守，外有六候，十一之神，同一门户。

守一之法，当念本无形，湊液相合，一乃从生，去老反稚，可得长生。子若守一，无使多知，守一不退，无一不知，所求皆得，端坐致之。子欲大乐，与一相知，去荣辞显，一乃相宜。子欲养老，守一为早，平床坐卧，与一相保，不食而饱，不德衰老。

守一之法，皆从渐起，守之积久，其一，百日至。

守一之法，无致巧意，一乃自效。

夫欲守一，乃与神通；安卧无为，反求腹中；卧在山西，反知山东。

守一之法，乃万神本根，根深神静，死之无门。

守一之法，老小异度，各因其性，一乃相遇。

守一之法，安贫乐贱，常内自求，一乃相见，知非贵贱。

守一之法，少食为根，真神好洁，糞秽气昏。

守一之法，密思其要，周而复始，无端无微，面目有光明，精神洞晓。

守一之法，百日为小静，二百日为中静，三百日为大静。内使常乐，三尸已落。

守一之法，有三百六十六数，数有一精，精有一神，守一功成，此神可睹。

守一之法，有内五政，游心于外，内则失政。守一不善，内逆外谨，与一为怨。

守一之法，常有六司命神，共议人过失。

守一之法，乃诸神主，人善之根，除祸之法，致福之门。守一者，乃神器之主，从一神积至万神，同一器，则得道矣。

守一之法，内若大逆不正，五官乖错，六府失守，群神恐骇，俱出白于明堂，必先见于面目颜色。天地共知之。群神将逝，形当死矣。

守一之法，为善，效验可睹，今日为善清静，神明渐光，始如萤火，久似电光。

守一之法，外则行仁施惠为功，不望其报。忠孝亦同。

守一之法，有百福亦有百祸。所守不专，外事多端，百神争竞，胜负相连。

守一之法，内常专神，爱之如赤子，百祸如何敢于？

守一之法，与天地神明同，出阴入阳，无事不通也。

守一之法，先知天意，生化万物，不言而理，功成不宰，道生久视。

守一之法，可以知万端，万端者，不能知一。夫守一者，可以度世，可以消灭，可以事君，可以不死，可以理家，可以事神明，可以不穷困，可以理病，可以长生，可以久视。元气之首，万物枢机。天不守一失其清，地不守一失其宁，日不守一失其明，月不守一失其精，星不守一失其行，山不守一不免崩，水不守一尘土生，神不守一不生成，人守一不活生。一之为本，万事皆行。子知一，万事毕矣。

太阴之精为龟，匿于渊源之中也。

太平经复文序

皇天金阙后圣太平帝君，太极宫之高帝也，地皇之裔。生而灵异，早悟大道，勋业著于丹台，位号编于太极。上清锡命，总统群真，封掌兆民。山川河海，八极九垓，莫不尽关于帝君而受事焉。君有太师、上相、上宰、上傳、公卿、侯伯，皆上真寮属，垂谟作典，预令下教。故作《太平复文》，先传上相青童君，传上宰西城王君，王君传弟子帛和，帛和传弟子干吉。

干君初得恶疾，殆将不救，诣帛和求医。帛君告曰，吾传汝《太平本文》，可因易为一百七十卷，编成三百六十章，普传于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度世。干

吉授教，究极精义，敷演成教。

当东汉末，中国丧乱，资经南游吴越，居越东一百三十里，山名太平，溪曰干溪，遗迹见存。士庶翕然归心。时孙策初定江南，方正霸业。策左右咸奉干吉，策以为摇动人心，因诬以罪而繫之。策告曰，天久旱，得雨当免。条忽之间，阴云四合，风雨暴至。策愈恶之，令斩首，悬诸市门。一旦暴风至，而失尸所在。君因更名字，遂入蜀去。策览镜，见君首在镜中，因发面疮而卒。时咸以戮辱神仙，致斯早殒。故孙权立，益信奉道术，师葛仙公，介先生亦游其庭。

南朝丧乱，《太平》不复行。暨梁，陶先生弟子桓法阇，阇东阳乌伤县人，于溪谷间得《太平本文》，因取归而疾作。先生曰，《太平》教未当行，汝强取之，故疾也。令却送本处，未几疾愈。至陈宣帝时，海隅山渔人得素书，有光烛天。宣帝敕道士周智响往祝请，因得此文，丹书焕然。周智响善于《太平经》义，常自讲习，时号太平法师。宣帝略知经旨，而不能行。陈氏五主，宣帝最贤。

爰自南朝湮没，中国复兴，法教虽存，罕有行者。绵历年代，斯文不泯，缮写宝持，将俟贤哲。壬辰之运，迎圣君下降，睹太平至理，仙侯莅事，天民受赐，复纯古斯文之功彰也。凡四部，九十五章，二千一百二十八字，皆《太平本文》。其三百六十二章，是干君从本文中演出，并行于世，以复相辅成教而传受焉，故不谬也。

明按：《云笈七籤》卷六《四辅》载，陈宣帝时，周智响法师取《太平经》，帝命法师于真至观开敷讲说一段，可参阅。

又按：桓阇，字彦舒，号法阇。阇得《太平经》故事，与《三洞珠囊》卷一及《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道学传》记桓阇得《太平经》相似。

提要 《真诰》是早期上清派的重要经书，南梁陶弘景编撰。

原书七卷，仿纬书题篇名，篇各一卷。后人析为十卷或二十卷。《道藏》本作二十卷。

据南梁陶弘《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称，此书系晋兴宁（363—365年）中杨羲、许谧等得“众真降授”，手书录出。南朝宋齐间顾欢编次，以杨、许手书，谓为《真迹》。陶弘景复搜集叙次之，以真人口授之语，题为《真诰》。书中征考甄辨早期上清派的传授源流，广征博引，早期上清派经书，是研究六朝上清派历史、教义、修持方法的珍贵资料。

此书有《四库全书》《学津讨原》《金陵丛书》等版本，皆作二十卷，《重刊道藏辑要》所收不分卷。此次点校，以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道藏》本为底本，主要参校了俞安期、金陵丛书等版本，对一些道书征引也作了校正。

目 录

真诰叙(宋·高似孙).....	244		
卷之一		卷之十一	
运题象第一.....	245	稽神枢第一.....	301
卷之二		卷之十二	
运题象第二.....	250	稽神枢第二.....	308
卷之三		卷之十三	
运题象第三.....	257	稽神枢第三.....	312
卷之四		卷之十四	
运题象第四.....	262	稽神枢第四.....	318
卷之五		卷之十五	
甄命授第一.....	267	阐幽微第一.....	325
卷之六		卷之十六	
甄命授第二.....	272	阐幽微第二.....	330
卷之七		卷之十七	
甄命授第三.....	276	握真辅第一.....	336
卷之八		卷之十八	
甄命授第四.....	281	握真辅第二.....	341
卷之九		卷之十九	
协昌期第一.....	286	翼真检第一.....	347
卷之十		卷之二十	
协昌期第二.....	293	翼真检第二.....	351

真 诰 叙

诰者告也，《书》有《汤诰》《洛诰》诸篇，孔安国云：“诰以大义告乎天下者是也。”经有纬，纬者相经纬也。其事皆足以辅翼乎经，故言纬也。《真诰》之作，其纬于经者乎？其目自《运题^{〔1〕}象》至于《翼真检》者凡七，盖有象乎纬。能通乎纬，必知诰矣！陶君之意，亦谓卦六十四，道之玄也。《道德》五千言，玄之道也。其余蹟玄之奥，钩玄之微，能与《易》、老贯者，各形乎言，各见乎事。虽然，事与言非玄矣。其书所载，往往出乎纬之所以辅经者。

予少耽黄老说，搜索道家者流几千家，殚精日月，无能深潜其键。尝接江西道士吴静，极言玄事。静曰：“误矣！”余惊拜曰：“愿学道。”静曰：“读《易》乎？读《易》足矣！”后乃以《易》悟，所得者《易》也。陶君固其知道，凡有启于后学者，其或自此始欤？太乙宫高士玉京外臣易如刚，告予以茅山刊《真诰》，欲叙其略。昔者沈约遗陶君书，深言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独览，名书绛简，至理精微。唯欲下风问道，未知厥路，若有属于《诰》者矣！然陶君铭《茅山曲林馆题》云：“祈生翊命，各谓知道。参差经术，跌宕辞藻。”是数语者，全为《诰》设。此翁一《铭》，犹足为山中无穷清风，况书乎？

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冬至日，朝散大夫行秘书郎高似孙叙。

〔1〕“题”字原无，据《叙录》补。

真诰卷之一

运题象第一^{〔1〕}

愕绿华诗

神岳排霄起，飞峰郁下寻。寥笼灵谷虚，琼林蔚萧森，^{〔1〕}（此一字被墨浓黯，不复可识。正中抽一脚出，下似是羊字。其人名权）生标美秀，弱冠流清音。栖情庄慧津，超形象魏林。扬彩朱门中，内有迈俗心。

我与夫子族，源胄同渊池。宏宗分上业，于今各异枝。兰金因好著，三益方觉弥。静寻欣斯会，雅综弥龄祀。谁云幽鉴难？得之方寸里。翘想笼樊外，俱为山岩士。无令腾虚翰，中随惊风起。迁化虽由人，蕃羊未易拟。所期岂朝华？岁暮于吾子。

愕绿华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2〕}（剪缺此两字，即应是“羊权”字）。自此往来，一月之中，辄六过来耳。云本姓^{〔3〕}（又剪除此一字，应是“杨”字），赠^{〔4〕}（此一字本是“权”字，后人黯作“此”字）诗一篇，并致火浣布手巾一枚，金玉条脱各一枚。条脱乃太而异精好。神女语^{〔5〕}（此本是草作“权”字，后人黯作“见”字而乙上之）：“君慎勿泄我，泄我则彼此获罪。”访问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罗郁也。宿命时曾为师母毒杀乳如玄州，以先罪未灭，故令滴降于臭浊，以偿其过。与^{〔6〕}（此“权”亦草作“故”，似前体而不被黯耳。）尸解药，今在湘东山（本悬此中一寸）。此女已九百岁矣。（寻此应是降羊权。权字道舆，忱之少子。后为晋简文黄门郎，即羊欣祖。故欣亦修道服食也。此乃为杨君所书者，当以其同姓，亦可杨权相问，因答其事，而疏说之耳。按：升平三年是己未，岁在乙丑。前六年众真并未降事）

右三条杨君草书于纸上

南岳夫人与弟子言，书识如左。（弟子即杨君自称也。此众真似是集洞宫时，所以司命最在端，当为主人故也。夫人向杨说次第位号如此，非降杨时也）

东岳上真卿司命君

东宫九微真人金阙上相青童大君

蓬莱右仙公贾宝安。（郑人。自此后皆是称诸真人之字，非其人名也。氏族亦见世道书传中也）

清虚小有天王王子登。（案：青童高尊，乃可不敢称讳字。此青虚是南岳之师，尚称字，独不显茅司命字，亦为难详也）

桐柏真人右弼王领五岳司侍帝晨王子乔

青盖真人侍帝晨郭世幹（卫人）

夜山真人太极右仙公范伯华（幽人）

少室真人北台郎刘千寿（沛人）

蟠冢真人左禁郎王道宁（常山人）

大梁真人魏显仁（长乐人）

岷山真人阴友宗

陆浑真人太极监西郭幼度

九嶷山侯张上贵（楚人）

岱宗神侯领罗酆右禁司鲍元节（东海人）

华山仙伯秦叔隐(冯翊人)

葛衍真人周季通

阳洛真人领西归传淳于太玄(西域人)

潜山真伯赵祖阳(涿郡人)

勾曲真人定录右禁郎茅季伟

郁绝真人裴玄人

白水仙都朱交甫

三官保命司茅思和

太和真人山世远

右二十三真人坐西起南向东行。(此于礼乃是南向,以西方为上,而后女真东向,则应起南。今反北者,当是以侧近高真故也)

太和灵嫔上真左夫人

北海六微玄清夫人

北汉七灵右夫人

太极中华右夫人

紫微左宫王夫人

沧浪云林右英夫人(案:右英是紫微姊,今反在后,当位业有升降耳)

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此即魏夫人也。自说故不称姓)

八灵道母西岳蒋夫人(案:有数号者,并以多为高。西王母称九灵,则八灵宜在七灵前。而今返在后者,亦所未详。又受读《黄庭》事,云北岳蒋夫人与今不同)

上真东宫卫夫人

方丈台昭灵李夫人

紫清上宫九华安妃

朱陵北绝台上嫔管妃

北岳上真山夫人

西汉夫人

长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真东向坐,北起南行。(说此事时,虽不记月日,不知⁽³⁾在何年?既是众真名位,故出以居前。按众真位号,前云以为高者,犹今世之徽号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定录问云:“许长史欲云何寻道。”登答:“勤修真诚之意。”定录又言:“昔有赵叔台、王世卿亦言笃学,而竟不如人意,遂为北明公府所引(此是乙丑年六月也。自此前唯有六月十五日定录授,是答长史书,论茅山中事。此前又已有一授,不记何月日,并在第四卷中。自余无有先此者。北明公府,鄧都宫中官属也)。昔靡廊天津,采华赤丘。是时声颖灵袂,蒙尘华胥(此即应是说初降华胥事,字少倚人)。发焕秀山,高说延霄。自谓玄响所振,无往不豁。既濯以灵波,实望与物荣菴。既未能畅业骈罗,游岫逐逸,然后知悟言之际,应玄至少。于是佛(音弗)驾而旋,偃静葛台。夫玄刃无亲,流鉴遁真。若以云壁一往,想齐独迈。俯自启洒,动应潜逸,始乃吾等,并有欣慨耳。往见况意相知笃。”末书云:“伏览圣记,事迹渊妙。金策素著,青录玄定。遂跨尘俗,逍遥紫阳。何萧萧之清远,眇眇之真贵哉!若能者矣,请借来喻。”又云:“得道之阶,错厉精神,靖躬信宿,洗诚求矜。如斯而言,道已迩也。然夤夜之间,宜笃经营,乃后得手结天维,足浮灵纲。心游太空,目击洞房,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愆波,三魂越爻。于是三真舞剑,黄阙捷关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六月二十二日夜鸡鸣喻书,此紫阳旨也。

右二条有长史写

清灵真人说《宝神经》云云。(抄此修行事,出在第三卷中,不复两载)

紫微夫人喻书如左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兴宁三年,岁在乙丑,六月二十二日夜喻书此。其夕先共道诸人,多有耳目不聪明者,欲启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乃见喻也。(此杨君自记也。长史年出六十,耳目欲衰,故有咨请。杨不欲指斥,托云诸人)

又告云:道士有耳重者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条清灵真人言

真人告云:栴头理发,欲得过多。(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条紫微夫人言

其夜初降者,适入户未坐,自言今夕波声如雷,弟子请问其故,答云:“向见东海中大波耳。”(弟子者,杨君自称也)

右南岳夫人言

又告云:“汝憎血否?”答曰:“实憎之。”云:“血在路上,若汝憎之,当那得行?”又答曰:“当避之耳。”又云:“避之佳,故不如目不见乃佳。”

右南岳夫人言

自此以后诸真共语耳。

又云:“《宝神经》是裴清灵锦囊中书,侍者常所带者也。裴昔从紫微夫人授此书也,吾亦有俱如此,写西宫中定本。”

问西宫所在,答云:“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也。天真珍文,尽藏于此中。”

右南岳夫人言

裴真人又言:“此书与隐书同辈事,要而即可得用也,一名《七玄隐书》。”(右二十三日授论此)

南岳夫人见告云:“紫微左夫人王讳清娥,字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镇羽野玄瑛山主教,当得成真人者。”

右一条先此一夕所授。(此一条即是二十二日夜,与紫阳所喻,同夕当复大应有事。后云:“声气下。”亦是此夕。杨后又追忆此一事,更疏在二十二日例中,故云先此一夕也)

右从清灵来,凡十二条,有长史写。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来降,因下地请问:“真灵既身降于尘浊之人,而手足犹未尝自有所书,故当是卑高迹邈,未可见乎?敢谘于此,愿海蒙昧。”夫人因令复坐,即见授,令书此以答,曰(此杨君自述事也,例多如此):“夫沈景虚玄,无途可寻。言发空中,无物可纵。流浪乘忽,化遁不滞者也。此二行皆浮沉冥沦,倏迁灼寂。是故放荡无津,遂任鼓风舵,存乎虚舟而行耳!故实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无象矣!至于书迹之示,则挥形纸札,文理炳注,粗好外著,玄翰挺焕;而范质用显,默藻斯坦,形传尘浊。苟露有骸之物,而得与世进退,上玷逸真之咏,下亏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灵法所不许也。今请陈为书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画定之时,秀人民之交,别阴阳之分,则有三元八会,群方飞天之书。又有八龙、云篆、明光之章也。其后逮二皇之世,演八会之文,为龙凤之章。拘省云篆之迹,以为顺形梵书,分破二道,坏⁽³⁾真从易,配别本支,乃为六十四种之书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篇类,异而用之。音典虽均,蔚迹隔异矣!校而论之,八会之书,是书之至真,建文章之祖也。云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书而始也。今三元、八会之书,皇上太极高真清仙之所用也。云篆、明光之章,今所见神灵符书之字是也。尔乃见华季之世,生造乱真,共作巧末,趣径下书,皆流尸浊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器秽死迹耳。夫真仙之人,曷为弃本领之文迹乎?画淫乱之下字耶!夫得为真人者,事事皆尽得真也。奚独于凡末之粗术,淫浮之弊作,而当

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迁乎？夫人在世，先有能书，善为事者，得真仙之日，外书之变，亦忽然随身而自反矣！真事皆迹者不复废。今已得之浊书，方又受学于上文，而后重知真书者也。鬼道亦然，但书字有小乖违耳。且以灵笔真手，初不敢下交于肉人。虽时当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陈书墨，以显示于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复始来而作耳。所以尔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绪，又使吾等不有隐讳耳，冥中自相参解矣！内外自相关矣！又四极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听。我等复为世间常书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将何趣，两为烦滥耶？此亦当闾其可否？殆不足嫌，想少畅豁于胸怀，尽不自书之流分矣。

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授，今书如左。

若夫仰掷云轮，总轡太空，手维霄纲，足涉玉庭，身升帝阙，披宝歛青。上论九玄之逸度，下纪万椿之大生。遂竦景电肃，千霞焕明。真言玄浪，高谈玉清。激朱唇之流徽，运日气之零零。爰乃吐烽却烟，弹金奏琼，鸾音脩粲，凤唱嘉声耳。若但应景下旋，回灵尘埃，参輶弊宇，散佛朝市，来成真才，训我弟子，则玉振落响，琳钟内抑，周目五浊，契阔愆室。神劳臭腥，填鼻敛气。遂闭兰音于中华之元，退案金声之劣劣而发耳。夫神者言微于迹，万里必接。奇韵虽触，镜^{〔〕}鉴无滞。故真理之既分，闻遐则道高邈，璞不融莹，而致有卑微之聪也。今子乃有心觉之至，将致嫌似之思，外观流俗之对，内有迟疑之悟乎？不运事宜，亦已迈也。望所营者道，研咏者妙耳。道妙既得，高下之音，必坦然矣！此非所谋，吾子加之至虑，散荡斯念，宜慎之耳。

右三条有杨书。

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岳夫人见授，令书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别室，共论讲道。紫微、南岳二夫人，声气语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书此，以答所共讲者之疑心也。初来见授时，色气犹不平，授毕可尔。弟子唯觉色有不平，都无他可道。（此一条亦是杨君自记论）

南岳夫人其夕语弟子，言“我明日当诣王屋山清虚宫，令汝知之所至也”。

其夕又言：“海东桐柏山西头适崩二百许丈。”

紫微王夫人云：“世人之思虑，何得事事真审耶？可不事有答其心也。南岳夫人言戏之耳，欲建竖之也，莹实之也。”

兴宁三年，岁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此是安妃降事之端，记录别为一卷，故更起年岁号首也）

紫微王夫人见降，又与一神女俱来，神女着云锦襦，上丹下青，文彩光鲜。腰中有绿绣带，带系十余小铃，铃青色黄色，更相参差。左带玉佩，佩亦如世间佩，但几小耳。衣服倏倏有光，照朗室内，如日中映视，云母形也。云发髻（此应是“髻”字，髻黑发貌也）髻整顿绝伦，作髻乃在顶中。又垂余发至腰许，指着金环，白珠约臂，视之年可十三四许。左右又有两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带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锦囊，囊长尺一二寸许，以盛书，书当有十许卷也。以白玉检检囊口，见刻检上字云《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绛带束络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许，整饰非常。神女及侍者容颜莹朗，鲜彻如玉，五香馥芬，如烧香熏气者也（香熏者，熏香也，出外国）。初来入户，在紫微夫人后行。夫人既入户之始，仍见告曰：“今日有贵客来，相谘论好也。”于是某即起立，夫人曰：“可不须起，但当共坐，自相向作礼耳。”夫人坐南向，某其夕先坐承床下，西向。神女因见，就同床坐东向，各以左手作礼。作礼毕，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虚上真元君金台李夫人之少女也。太虚元君昔遣诣龟山，学上清道。道成，受太上书，署为紫清上官九华真妃者也。于是赐姓安，名郁嫔，字灵箫。”紫微夫人又问某：“世上曾见有此人否？”某答曰：“灵尊高秀，无以为喻。”夫人因大笑：“于尔如何？”某不复答。紫清真妃坐良久，都不言。妃手中先握三枚枣，色如干枣，而形长大，内无核，亦不作枣味，有似

于梨味耳。妃先以一枚见与，次以一枚与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语令各食之，食之毕。少久许时，真妃问某年几，是何月生。某登答言：“三十六。庚寅岁九月生也。”真妃又曰：“君师南真夫人，司命秉权，道高妙备，实良德之宗也。闻君德音甚久，不图今日得叙因缘欢，愿于冥运之会，依然有松萝之缠矣。”某乃称名答曰：“沉湎下俗，尘染其质。高卑云邈，无缘禀敬。猥亏灵降，欣踊罔极。唯蒙启训，以祛其暗。济某元元，宿夜所愿也。”真妃曰：“君今语不得有谦饰，谦饰之辞，殊非事宜。”又良久，真妃见告曰：“欲作一纸文相赠，便因君以笔，运我鄙意，当可尔乎？”某答奉命。即襞纸染笔，登口见授，作诗如左。诗曰：

云阙竖空上，琼台耸郁罗。紫宫乘绿景，灵观蔼嵯峨。琅轩朱房内，上德焕绛霞。俯漱云瓶津，仰掇碧柰花。濯足玉天池，鼓枻牵牛河。遂策景云驾，落龙警玄阿。振衣尘滓际，褰裳步浊波。愿为山泽结，刚柔顺以和。相携双清内，上真道不邪。紫微会良谋，唱纳享福多。

某书讫，取视之，乃曰：“今以相赠，以宣丹心，勿云云也。若意中有不相解者，自有微访耳。”

紫微夫人曰：“我复因尔作一纸文以相晓者，以示善事耳。”某又襞纸染笔，夫人见授诗云：

“二象内外泮，玄气果中分。冥会不待驾，所期¹⁵²贵得真。南岳铸明金，眇观倾笈粉。良德飞霞照，遂感灵霄人。乘飙侍衾寝，齐牢携绛云。悟叹天人际，数中自有缘。上道诚不邪，尘滓非所闻。同目咸恒象，高唱为尔因。”

书讫，紫微夫人取视。视毕，曰：“以此赠尔，今日于我为因缘之主，唱意之谋客矣！”紫微夫人又曰：“明日南岳夫人当还，我当与妃共迎之于云陶间。明日不还者，乃复数日事。”又良久，紫微夫人曰：“我去矣！明日当复与真妃俱来诣尔也。”觉下床而失所在也。真妃少留在后，而言曰：“冥情未摅，意气未忘，想君俱咏之耳！明日当复来。”乃取某手而执之，而自下床，未出户之间，忽然不见。

六月二十六日夕，众真来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官九华真妃

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某师。（凡此前后云某者，皆杨君自隐名也）

紫阳真人

茅中君

清灵真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顿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缀衣缝带剑，都未曾见。此人来多论金庭山中事，与众真共言。又有不可得解者，揖敬紫微、紫清、南真三女真，余人共言平耳。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乔也，都不与某语。又前后初有真人来见降者，时皆自不即与某共语耳。

各坐良久，紫清真妃曰：“欲复烦明君之手笔，书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某又襞纸待授。真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虚李夫人爱子也。昔初学真于龟台，受玉章于高上，荷虎录于紫皇，乘琼钺于天帝。受书于上真之妃，以游行玉清也。常数自手摩九罗，足蹑玄房。霄形灵虚，仰漱日根。人宴七阙，出警云轮。摄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飞轩也。非不能采择上室，访搜紫童，求王宫之良俦，偶高灵而为双。接玄引奇，友于帝郎矣！直是我推机任会，应度历数，俯景尘沫，参龙下迈。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党耳。自因宿命相与，乃有墨会定名，素契玉乡，齐理二庆，携雁而行，匏爵分味，醢羹结裳，顾俦中馈，内藏真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简，青书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齐矣。

对景之好，亦已域矣。得愿而游，欢兼昔旨，岂不冥乎自然？此复是二象大宗，内外之配职耳。实非所以变无反淡，凝情虚刃，灵刀七累，遗任太素，保真启玉，单景八空之谓也。秀寂高清，郁與流霄，使风歌云路，龙吟虎嘯。天皇双景，远升辰楼。飞星掷光，日月映躯。口吐冥烟，眼激电光。上寝琼房，流行玉清。手掣景云，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时，在得道之顷。为当固尽内外，理同金石。情缠双好，齐心帙帙耳。为必抱衾均牢，有轻中之接；尘移七神，悲魂任魄乎？盖是妾求氏族于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谓得志怀真，情已如一。方当相与，结驷玉虚，偶行北^{〔1〕}玄。同掇绛实于玉圃，并采丹华于阆园。分饮于紫川之水，齐濯于碧河之滨。紫华毛帔，日冕蓉冠。逍遥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凤扉云关。仰漱金髓，咏歌玉玄，浮空寝晏，高会太晨。四钧朗唱，香母奏烟。齐首偶观，携带交裙，不亦乐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顺运随会，妾必无辞。且亦自不得背实反冥，苟任胸怀矣！”

授毕，复自取视而言曰：“今以此书相诣，庶豁其滞疑耳。”言毕，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真妃之辞尽矣！论好之缘著矣！尔亦不得复有所容也。玄运冥分，使之然耳。”

南岳夫人见授书曰：“冥期数感，玄运相适。应分来聘，新构因缘。此携真之善事也。盖示有偶对之名，定内外之职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秽，而行淫浊之下迹矣！偶灵妃以接景，聘贵真之少女。于尔亲交，亦大有进业之益得，而无伤绝之虑耳。千神于是可使，试观不得复陈矣！真旌必可克往，云辔必可俱驾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为汝构及此意。今遂如愿，益使我欣欣慎复，疑矧于心胸矣。我昨见金台李夫人于清虚中，言尔尚有疑正之心，色气小有^{〔2〕}（谓应作恨恨字）。汝违此举，误人不小。真妃有《神虎内真丹青玉文》，非尔所有。者辈良才求写，故当不为隐耳。今日相携，何但文章而已？将必乘景王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微访可否？”真妃见夫人书言，乃笑而言：“携手双台，娱叹良会。景辔同机，于此齐乎！”

〔1〕“运题象”，原作“运象篇”，误，据《真诰叙录》及全书体例改。下同。

〔2〕“知”原作“如”，据卷十七引改。

〔3〕“坏”原作“壤”，据俞安期校本（下称俞本）改。

〔4〕“镜”原作“错”据俞本改。

〔5〕“期”原作“其”，据俞本改。

〔6〕“玉”原作“王”，据俞本改。

〔7〕“北”原作“此”，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二

运题象第二

清虚真人授书曰：“黄赤之道，混气之法，是张陵受教施化，为种子之一术耳，非真人之事也。吾数见行此而绝种，未见种此而得生矣！百万之中，莫不尽被考罚者矣！千万之中，误有一人得之，得之遂^{〔1〕}至于不死耳。张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变举亦不行此矣！尔慎言浊生之下道，坏真霄之正气也。思怀淫欲，存心巴观，而以兼行上道者，适足明三官考罚耳。所谓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色观谓之黄赤，上道谓之隐书。人之难晓，乃至于此。”

紫微夫人授书曰：“夫黄书赤界，虽长生之秘要，实得生之下术也。非上宫天真流辔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长养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怀于淫气，兼以行乎隐书者，适足握水官之笔，鸣三官之鼓耳！玄挺亦不可得恃，解谢亦不可得赖也。要而言之，贞则灵

降，专则神使矣。

夫真人之偶景者，所贵存乎匹偶，相爱在于二景。虽名之为夫妇，不行夫妇之迹也。是用虚名以示视听耳。苟有黄赤存于胸中，真人亦不可得见，灵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劳于执事，亦有劳于三官矣！”鸡鸣时，南岳夫人授书曰：“鸡既鸣矣，论好之缘笃也。”

紫阳真人授书曰：“太虚远逸，高卑同接。体贤之义，著之于冥运耳。慎心系于黄赤之疑也。”

茅中君授书曰：“玄标触景，俯和尘藹。玉振愆房，清风逸迈，可不勸之也？”

言毕，诸真人去。真妃少留在后，曰：“又烦明君为一辞也。”而授书曰：

“忘怀兰素，晖心齐契。方当数亲虔清宇，德与流景合。宜欢会理发，领秀伏度。明君高尚灵映，纵滞忘鄙耳。”言毕，持手而下床，未至户之间，忽失所在。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真人

紫微左夫人一

紫清上宫九华真妃二

上真司命南岳夫人三

紫阳真人四

清灵真人五

茅中君六

茅小君七

又有一人，甚少整顿。建芙蓉冠，朱衣带剑，未曾见也。意疑是桐柏山真人王子乔，多论金庭山中事。言多有不可解者，恭敬紫微上真九华妃也。

皆礼揖称下官。（此条重出而小异者，前所书是杨君自记。九华降事，隐之不出。从此后是更疏说长史事。以示长史，故此一片两本也）

上真云：“昨与叔申诣清虚宫，校为仙真得失之事耳。近顿除落四十七人，都复上三人耳。并复视尔辈之名简，如今佳耳。许某乃得在伯札中。”（许某即长史名也。杨君疏呈，故不载名耳）

“吾初不悟其如此益好也，其洗心勤迈，宗注理尽。心殫^[2]意竭，如履水火。若久如此者，真人亦不得逃矣！仙道亦不得隐矣！但当杜绝其淫色之念，吾等亦即可得见，可疏示之。”此南岳夫人言。（此即是前二十四日所道，明日当指王屋山事也）

中君曰：“伯举在于下官耳，大老子将复可念。江东未见有如此而勤道者，然勿恃伯而忘道也。虚妄者德之病，华街者身之灾。滞^[3]者失之首，耻者体之簪。遭此四难，然后始可以问道耳。于是灵轸鸣轳，日有仿佛也。有淫愆之心，勿以行上真之道也。昨见清虚宫正落除此辈人名，而方又被考罚，以度付三官，推之可不慎乎。”

右南岳夫人言

许长史慎临尸吊丧，年内耳，示许仙侯如此（小君言，言毕大笑）。爱心既忘，得亦不同。鄙耻不除，生籍不书。许长史虽已暂除，当复曾除而复除之（此清灵言）。东卿司命甚知许长史之慈肃。小有天王昨问：“此人今何在？修何道？”东卿答曰：“是我乡里士也。”（乡里者，谓句容与茅山同境耳，非言本咸阳人也）

内明真正，外混世业，乃良才也。今修上真道也。此语乃称人意，略有伯形也。（此南岳夫人言）

右从六月二十四日来。（凡二十四条，并有杨书）

萧邈真才，内镜外和。曾参出田，丹心同丹。絮系三迁，来庇方头。（此四句是离合作“思玄”字，即长史之字也）

录名太极，金书东州。蹇裳七度，耽凝洞楼。内累既消，魂魄亦柔。守之不倦，积之勿休。五难既遣，封伯作侯。（七度，飞步事也。洞楼，洞房事也）

右紫微王夫人所喻，令示许长史。

右一条有长史写。

紫微夫人喻曰：“披华盖之侧云云。”（此事出在第三卷中）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书此。

右一条有杨书。

积精所感，万物尽应。妙诚未阻，则形华不尽。形华不尽，则洞房之中，难即分明也。吾昔受此法，常向西北存之耳。西北存如小为易见，可明示如此。（西北为天地之爽，内照之玄门也）

六月二十七日，紫阳所喻。（此二十七日，众真复降，其事亦应甚多，并不出）

右一条有长史写。

二君各有六僮。裴君从者持青髦之节，一僮带绣囊，周君从者持黄髦之节。（无囊）

右二条是甲手书。

六月二十九日九华真妃授书曰：

景应双粲，云会玄落。龙秀五空，采琤闾台。长歌灵幕，焕启玉扉。眇矣遗事，与世长辞。霞轸绛波，电赴紫栖。共携清响之外，同游云岫广崖。岂不善乎，岂不乐哉！日者霞之实，霞者日之精。君唯闻服日实之法，未见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经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谓体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眼者身之镜，耳者体之牖。视多则镜昏，听众则牖闭。妾有磨镜之石，决牖之术，即能彻洞万灵，眇察绝响，可乎？面者神之庭，发者脑之华。心悲则面焦，脑减则发素，所以精焦内丧，丹津损竭也。妾有《童面之经》，还白之法，可乎？精者体之神，明者身之宝。劳多则精散，营竟则明消，所以老随气落，毫已及之。妾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经》，可乎？此四道乃上清内书立验之真章也。方欲献示，以补助君之明照耳。

授毕，取以见与。某口答唯唯，乞请之也。

六月二十九日夜，桐柏真人同来降，复谕授令某书曰：

“夫八朗四极，灵峰迢遐。奇旨吐颖，琼音餐振。晨飞陵清，玄气赴霄。体迈玉虚，心遗琅锋。沈滞于眇罗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人者，必能旋腾玄汉，周洒真庭矣。三元可得而见，绛名可得面立耳！如其心并愆浪，目击色袂，动与罔罟，共启静兴争竞之分者，此乃适仙路邈，求生日阔也。子其慎之。”某书毕，取视，乃以见与。（此前是桐柏辞也。既同一夕，安妃授竟。桐柏次授，故云复授耳。卒看如似，犹是安妃，故显注之）

六月三十日夜，九华真妃与紫微王夫人、南岳夫人同降。真妃坐良久，乃命侍女发检囊之中，出二卷书以见付，令写之题如左：

《上清玉霞紫映内观隐书》

《上清还晨归童日晖中玄经》

右二卷名目。（此题本应是三元八会之书，杨君既究识真字，今作隶字显出之耳）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

南岳夫人

九华真妃

紫微^[3]

桐柏

清虚三真人

茅二君同降，良久，某乃自陈于众灵，求安身之术，欲知贵贱之分，年命之会，多少定限。于是真妃乃笑，良久，见授书，此曰：

明君夷质虚闲，秘构玉朗。兰渊高流，清响金宫，可谓能珍宝藏奇，幽真内焕，漂拂灵篇，乘数顺生。素德神园，丹录玉清。兴烟拔景，冥鼓遐声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

佐四辅，承制圣君。理生断死，赏罚鬼神。摄命千灵，封山召云。主察阴阳之和气，而加为吴越鬼神之君也。妾将挺命凝观，凭华而生。灵飞九天，虚音飘房。因运四觉，玄梯同象。紫名太上，清文八景。神映西暉，德明内隶。乃受书乘气，得为真妃之任矣。又当助君，总括三霍，综御万神。对命北帝，制敕鄮山。又应相与携袂灵房，乘烟七元，嘉会希林，内摠因缘也。是故君姓于杨，我得为安。妾自发玄下造，君自受书于西宫。从北策景，乘辔东轡。握旄⁶⁶秉钺，专制东蕃，三官奉诏，河山启源。天丁献武，四甲卫轮。当此之时，实明君之至贵，真仙之盛观也。三官中常有谚谣云，杨安大君，董真命神，正我等之谓耳。盖圣皇之方驾，于今有二十八年也。复二十二年，明君将乘龙驾云，白日升天。先诣上清西宫，北朝玉皇三元。然后乃得东轡执事矣！此自是君，玉朗紫微，金音虚领，为太极所旌，乃玄德上挺，不复用勤学劬劳，涉足山川矣！若为精勤之者，当小神清莹鲜耳，亦不甚今日不劳之举也。世俗萦网，贵贱之间，涉尘途之役，在得失之津。信非真人所得经营，乃自坦乎艰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顷耳。见明君之逸，诚欣然也。睹明君之否，诚戚颜也。此二感发于颜色之上也，复未足以致远悲，抱长戚矣。至于内冥偶景，并首玄好，轻轮尘离，参形世室。妾岂以愆累浮卑少时之滞，而亏辱于当真之定质耶？夫阴阳有对，否泰反用。二象既罗，得失错综。此皆往来之径陌耳！今人居风尘之休盛者，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考质也。夫处无用于器途，乃得真之挺朴。任凡庸以内观，乃灵仙之根始也。盖富贵淫丽，是破骨之斧锯，有似载罪之舟车耳。荣华矜世，争竞徼时，适足以海愆要辱，为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士，览罪咎之难豫，知富贵之不可享矣！遂肥遁长林，栖景名山。咀嚼和气，漱濯清川。欲远此恶迹，自求多福。超豁经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于人间之贵贱，投身于荣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会，三灾向臻。神风驱除，臭气参天。明金生秽于泥涂，宝玉投粪以招尘。褰衣振血，浊精亏真。玄通远逸，是其时也。君若其不耐风火之烟，欲抱真形于幽林者，且可⁶⁷寻解剑之道，作告终之术乎？自尽出嘿之会，隐显之迹，临时分处，有任于明君矣！冥数上感，有命而交。灵书玉台，真契合景。是以言单于辞，心乞于笔。妾岂独叹于一人乎？盖示名分之判例也。

书讫，取以与某，复曰：“君省此，当少愈不？”

右从六月二十九日来，凡十四条，并杨君自记书。

东卿大君昨四更初来见降，侍从七人入户，一人执紫旄节，一人执华幡，一名十绝灵幡。一人带绿章囊，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铃。乃年少于二弟。二弟昨并倚立？东卿命坐乃坐耳。良久，言语委曲，先昨神女来降，意本疑是王母女。昨又来定是也。南真说云：“是阿母第十二女王媚兰，字申林，治沧浪山，受书为云林夫人。”（此两事并是七月五日夜略记，后更复委曲，重数在后。如此则右英夫人，始以七月三日四日频夕降也）

右二条有杨自记

乙丑岁，晋兴宁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东卿君来降，侍从七人入户，其一人执紫旄节，其一人执华幡，一人执⁶⁸十绝灵幡。一人带绿章囊，其三人捧白牙箱，箱中似书也。其一人握流金铃。侍人并朱衣。司命君形甚少于二弟，著青锦绣裙，紫毛帔巾，芙蓉冠。二弟并同来，倚立命坐乃坐耳，言语良久。

七月六日夜，司命君又降，良久喻书曰：

“若必范玄秉象，清静罕时，遂拔群幽藻，戢翼高栖。感味上契，渊渟岳峙。萧寥玉篇，玩宝神生，遗放俗恋。调弹清灵，澄景虚中。五道发明，色绝化浪。欲与淡并，空同冥衢，无视无听。尔乃远齐妙真，重起玄觉。明德内圆，灵耀外足矣。终能策云辔以赴霄，书司命之丹录耳。若精散万念，为生不固。烝随尘波，心不真合。适足劳身神于林囿（谓应作“岫”字），实有误于来学也。其道微而易寻，其道艰而难得乎？亦令示许长史。”（此二条又有长史写）

许长史欲山居。

宗道者贵无邪，栖真者安恬愉。

至寂非弘顺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当因烦以领无耳。意云：“尔不代谢，奚必四时，气如呼吸，千龄如寄。赵子可忧，不信而未。”疑其心亦已醺矣。

司命君与南岳夫人言。

为道者常渊淡以独处，每栖神以游闲。安饮啄以自足，无_罍（谓应作“祈”字）眇于笼樊。哀乐所以长去，夭阏何由而臻者乎！

禀志各有所宅，资性咸有其韵。岂可履逐物之邪踪，矫我之正业乎！

何不肆天禀之极纵，适求真之内娱？从幽净以熙心，绥所托以栖意。处东山以晦迹，握玄筌于妙领。保随珠以含照，遣五难于胸次耶！（此三条亦似是东卿言）

七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授书曰：

勤精者味玄之灵禀也，凝安者拘真之寝衾矣。子勤澡丹心，竞赴高岭，可谓务道之柄，勤甚至也。然道柔真虚，守淡交物，安静任栖，神乃启焕耳。要而言之，躁疾非尽理矣！违之者亦取劳乎！

与许玉斧

七月十五日夜，清灵真人授诗：

企望人飞，若感若成。威不内接，骄女远屏。三四纵横，以入帝庭。历纪建号，得为太龄。亦必秀映，四司元卿。翻然纵羽，遂登上清。（此离合撮大名，⁽⁹⁾翔字也）

与许玉斧（此夕又有中君授书与许卿，答欲知洞天中之事，今载在第四卷中）

凤巢高木，素衣衫然（此八字是作长史小名穆字也）。履顺思真，凝心虚玄。（仍取此“思”字、“玄”字，即成长史字也）五公石腴，彼体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颜。三八令明，次行玄真。解驾偃息，可诵洞篇。琼刃应数（此琼刃字即是撮小名“玉斧”也，与《外传》青录义同，故云应数），精心高栖。隐默沉闲，正气不亏。术散除疾，是尔所宜。次服馐饭，兼谷勿违。益髓除患，肌肤充肥。然后登山，咏洞讲微。

寅兽白齿（此四字即是云“虎牙”也），亦能见机。遂得不死，过度壬辰。偃息盛木，玩执周书（此八字即是作“杨”字也）。太极植简，金名西华。学服可否，自应灵符。理异契同，神洞相求。

定录中候告（道药事是定录言也）

（此并离合譬喻四人姓名，各论所宜，修行版御事。寻辞意皆相贯次，不知云何得两人共说）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无情。焉得驾欵迹，寻此空中灵。微音良有旨，当用慎勿轻。事事应神机，保尔见太平。

右右英吟此。

茅定录言：良箴也，可记之。仙才不用心烦曲，故能得也。（保命言）

八月中，彼人必东秀暂看烧香，必也。（保命临去言）

右从乙丑岁，来凡十五条，并有杨书。

钦想风流，托心靡景。愧以愆昧，鄙吝素彰。思自荣励，沐浴陶冶。济否之阶，幸垂眷逮耳。许玄惶恐再拜（长史大名谧，字思玄。今此直云玄，其意未允）。诣贾先生。（此是长史闻杨宣、周紫阳说贾玄道等主知试校事，故有此书。贾即以呈司命，司命后所答云：“贾生近以此书来者也。”周君说事在第四卷中也）

右一条，是长史自书本也。

太元真人以此书见与，因授令书如左：

若夫能眇邈子当世，则所重唯身也。罕营外难者，则无死地矣。是以古之学者，握玄筌以藏领，匿颖镜于纷务。凝神乎山岩之庭，颐真于逸谷之津。于是散发高岫，经纬我生。晖晖景曜，采吸五灵。游蹊九道，登元濯形。投思绝空，人事无营。闭存三气，研诸妙精。

故能回日薄之年，反为童婴耳。苟事累沙会，交轩塞路，但所守之不能勤也。何试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触类兴患。天人之眚，岂时漏哉！所司赏于修业，所试在于不日新矣。贾生近以此书来，托向璿璿，可谓有情，然“无逝我梁”，有似逆诈耳。

七月十六日（此一条又有搢书），省所咨，有心哉！子望对山岭，增怀远想。欣然稟向，常见此意。夫为道者，精则可矣。有情不勤，则无所能为也。勤而不专，亦不能有成也。要当令系心消豁，（此后人误作“秒”字，不可复识）疾开散（此亦似东卿告长史）。尔何以不数看东山，郁望三秀，徘徊华宇，目击林水。平彼人往，殆无所复益耳。（凡云三秀者，皆谓三茅山之峰，山顶为秀，故呼三秀也）

右南岳夫人与弟子言。

夫言者性命之全败也，信者得失之关键也。张良三期，可谓笃道而明心矣。

右南岳夫人与弟子言。

性其宽仁，而所闻急，而应物速者，更违旨耳。火枣事未宜问也。（论火枣事在后）

右九华真妃言。

右从太元来，凡五条，并杨书。

警景落沧浪，腾跃清海津。绛烟乱太阳，羽盖倾九天。云舆浮空洞，倏忽风波间。来寻冥中友，相携侍帝晨。王子协明德，齐首招玉贤。下眄八阿宫，上寝希林颠。漱此紫琼腴，方知秽途辛。佳人将安在？勤之乃得亲。

七月十八日夕，云林右英王夫人授诗：（此诗与长史兼及搢事）

高兴希林虚，遐游无员方。萧条象数外，有无自冥同。璿璿德韵和，飘飘步太空。盘桓任波浪，振铃散风中。内映七道观，可以得兼忘。何必反覆酬？待此世文通。玄心自宜悟，嘿耳必高踪。

七月二十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令与许长史：

“绛阙扉广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云霞，羽晨抚八风，停盖濯碧谿，采秀月支峰。咀嚼三灵华，吐吸九神芒。椿数无绝纪，协日积童蒙。携袂明真馆，仰期无上皇。北钧唱羽人，玉玄粲贤众。云河波浪宇，得失为我钟。引领器庭内，开心拟穆冲。习适荣辱域，罕蹶希林宫。一静安足苦，试去视沧浪。”

右右英夫人所喻。

右从“警景”来三篇，并有长史写。

弱丧洞瀟，笃灵未尽。倚伏异因，云梯未抗。虽有怀于进趣，犹未渊于至理矣！君才实天工以清澜，凝浪于高韵，志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于飞滞，柔翰蔚乎冥契也。动合规矩，等圆殊方。静和真味，吐纳兴音，可谓纵诞德挺，良为钦然矣！然秽思不豁，鄙吝内固，淫念不渐，灵池未澄，将未得相与论内外之期，泛二景之交耳！夫失机者贵在能改，相释有情，今无妨矣！虽暂弭群听，故克和也。前涂①（谓应作“攸”字）邈，此比非一。漏绪多端，当恒战密。苟情有愆散，得随事失。悟言微矣，将何以遏之？将何以遣之？

右七月二十六日夜，云林右英王夫人喻书见与，勿答。

右一条有长史写。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会。振衣寻冥畴，回轩风尘际。良德映灵晖，颖根粲华蔚。密言多悦福，冲净尚真贵。咸恒当象顺，携手同衾带。何为人世间？日焉生患害。

七月二十八日夕，右英王夫人授书此诗，以与许长史。（后十二月，长史答书云：“咸恒之喻，即是酬此诗也。”咸恒义出《周易》）

右一篇有长史写。

清响散空，神风洒林。身超冥衡，志咏灵音，仁侯其人也。欲以裴真人本未示郗者可矣。其必克谐，不善诱之心，亦内彰也。裴亦何人哉！（郗即惜也。小名方回，裴真人本）

末，即是《清灵传》也，有谢过及七经之士，故令示之）

八月七日夕，右英王夫人授书，令与许长史。

右一条杨书，又有长史写。

守真一笃者，一年使头不白，秃发更生。夫内接儿孙，以家业自羁，外综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广用，声气杂役，此亦道不专也。行事亦无益矣！夫真才例多隐逸，栖身林岭之中，远人间而抱淡，则必鬓颜而玄鬓也。

玉醴金浆，交梨火枣，此则腾飞之药，不比于金丹也。仁侯体未真正，秽念盈怀。恐此物辈不肯来也。苟真诚未一道，亦无私也，亦不当试问。

火枣交梨之树，已生君心中也。心中犹有荆棘相杂，是以二树不见，不审可剪。荆棘出此树，单生，其实几好也。

虽云问也，其欲希之近也。当为君问主领者，三年更相问，以即日始。

丑年（此二字长史后益上）八月七日夜，云林右英王夫人口授，答许长史。

“凝心虚形，内观洞房。抱玄念神，专守真一者，则头发不白，秃者更^①（“軫”字亦应是“琴”）未有以百思缠胸，寒热破神，营此官务，当此风尘，口言吉凶之会，身^②（凡作“靡”字者，皆是“排”音，非“靡”扇之“靡”也）得失之门。众忧若是，万虑若此。虽有真心，固为不笃。抱道不行，握宝不用，而自然望头不白者，亦希闻也。

玉醴金浆^③，交生神梨。方丈火枣，玄光灵芝，我当与山中许道士，不以与人间许长史也。

八月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答许长史。

右六条有掾写。

拟驾东岑人，停景招隐静。仁德乘波来，俱会三秀岭。灵芝信可食，使尔无终永。喻真献金浆，不待百丈井。

八月十六日夕，清灵真人授。

右一篇有长史写。

虚和可守雌，萧萧可守雌。夫萧萧者，单景独往也。君绛宫中^④（谓应作“诤”字），能仰飞空同上，上云玄之涯不？道易闻而患不真，书易得而患不行。若专如此，大天之中，尽真仙比肩也。我亦无咎，于不能为者。

心不定而欲书，将欲沽之哉！意不往而求真，似欲街之也，愿告。

八月十七日夜，右英王夫人授书，此与许长史。（似答心求守雌之真一也）

肇祖植德华，条翁^⑤（即谓七世祖许肇也，“从”字应作“坠”）顿足悬车，无早晚也。但心坚注真，微密灵机，则可矣。至于高逸长岭，寝冥林泽，纵时事之难鄙，遗九亲而味神，实美举也。心苟不专，愆念填胸，虽蹶阆山以游步，造圆堊以朝冥，然亦必败也。若必空，我自当相告，有可动之时也，今且未可议耶？

八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小茅口授与许长史。

含仁守慈，发拔幽忧，单心慈诱，栖神灵镜者，许长史其人也。所恨在于应物，速招真急耳。夫浩挺虚映，乃可守雌已，求故当能守之。守之盖易，恐亦宜无不可耶！

八月十八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示许长史。

右四条有杨书。

穆奉被音告，频烦备至。仰御恩润，光华弥焕。披览欣庆，感荷罔极。穆沉滞流俗，岂忘拔迹，辄已誓之中心，思为阶渐。考室东山，栖景林壑，此志必也，此举决也。方当凭庇灵宗，咨禀神规。若此之心，揆亦鉴之。真一之雌，其道玄远，妙出秘领。穆愆秽未荡，俗累未拔，胸心滓浊，精诚肤浅，未敢预闻。南真哀矜，去春使经师授以《方诸》《洞房》《步纲》之道，八素九真，以渐修行。不敢^⑥（谓应作怠字）懈。九真至须幽静，人事杂错，患在未专耳。昔人学道，寻师索友，弥积年载，经历山岳，无所不至。契阔险试，备尝劳苦，然

后授以要诀。穆德薄罪厚，端坐愆室，横为众真所见采录，鉴戒继至，启悟非一。古人有言，非知之难，其行之难。夫人垂恩，所赐自可徐徐，须（此“须”字长史自僂）移东山，然后亲授，道之来也。不计迟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晚，命使愿告，敢不上答，谨白。（此长史答前右英论唯一事者，搃为书之，既被僂更写，故此本得存焉）

[1]“遂”原作“远”，据《三洞群仙录》卷五引改。

[2]“殚”原作“丹”，据《道藏辑要》本改。

[3]“滞”，《类说》引《真诰》作“淫”。

[4]“炁”原作“元”，据《杨君传》引改。

[5]“微”原作“阳”，据《杨君传》引改。

[6]“旒”原作“髻”，据俞本改。

[7]“且可”原互乙，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三引正。

[8]“人扶”二字原作“名”，据《上清三真旨要五诀》引改，下同。

[9]“名”字原重，误衍，今删。

[10]此上，《类说》引有“云林王夫人谓许长史曰”，俞本重起一条。

真诰卷之三

运题象第三

北元中玄道君李庆宾之女，太保玉郎李灵飞之小妹，受书为东宫灵照夫人，治方丈台第十三朱馆中。夫人著紫锦衣，带神虎符，握流金铃。有两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许，夫人年可十三四许。

闻呼一侍女名隐暉，侍女皆青绫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带束络之，题白玉检，曰《太上章》，一检曰《太上文》。（此记织检上文，亦同前九华也）

夫人带青玉色绶，如世人带章囊状，隐章当长五丈许，大三四尺许。

临去，授作一纸诗，毕，乃吟歌：

云幄带天构，七气焕神冯。琼扇启晨鸣，九音绛枢中。紫霞兴朱门，香烟生绿窗。四驾舞虎旂，青骈掷玄空。华盖随云倒，落凤控六龙。策景五岳阿，三素眇君房。适闻臊秽气，万浊荡我胸。臭物薰精神，嚣尘互相冲。明王皆摧烂，何独盛德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虫。

八月二十二日夜，灵照夫人授作此诗。（此长史书，作“灵照”夫人，而杨君书多作“照灵”）

临去吟曰：心勿欲乱，神勿淫役。道易不顺，灾重不逆。永丧其真，遂弃我适。

复生许家不？

我方当复来，尔勤之而已。

右从“北元”来八条，有长史写。

王子晋父周灵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晋太子也。是为王子乔。灵王第三女名观香，字^②众爱，是宋姬子，子乔为别生妹，受子乔飞解脱网之道，得去人^③（外书作“维”字）氏山中。后俱与子乔入陆浑，积三十九年。观香道成，受书为紫清宫内传妃，领东宫中候真夫人（此即中候王夫人也）。子乔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眉寿是观香之同生兄，亦得道。（此似别有眉寿事，今不存。而搃书中有梦见人云，我是王眉寿之小妹，疑此或当是相答也）

右二条有杨书。

驾歎歎八虚，徊宴东华房。阿母延轩观，朗啸蹶灵风。我为有待来，故乃越沧浪。

右英王夫人歌。

乘飘溯九天，息驾三秀岭。有待徘徊时，无待故当净。沧浪奚足劳，孰若越玄井。

右紫微夫人答英歌。

写我金庭馆，解驾三秀畿。夜芝披华鬘（谓应作“峰”字），咀嚼充长饥。高唱无逍遥，冬兴有待歌。空同酬灵音，无待将如何。

右桐柏山真人歌。

朝游郁绝山，夕偃高暉堂。振辔步灵轡（谓应作“峰”字），无近于沧浪。玄井三仞际，我马无津梁。倏歎九万间，八维已相望。有待非至元，灵音有所丧。

右清灵真人歌

龙旂舞太虚，飞轮五岳阿。所在皆逍遥，有感兴冥歌。无待愈有待，相遇故得和。沧浪奚足辽，玄井不为多。郁绝寻步间，俱会四海罗。岂若绝明外，二劫方一过。

右中候夫人歌

纵酒观群惠，倏忽四落周。不觉所以然，实非有待游。相遇皆欢乐，不遇亦不忧。纵影玄空中，两会自然畴。

右昭灵李夫人歌

驾歎发西华，无待有待间。或眇五岳峰，或濯天河津。释轮寻虚舟，所在皆缠绵。芥子忽万顷，中有须弥山。小大固无殊，远近同一缘。彼作有待来，我作无待亲。

右九华安妃歌

无待太无中，有待太有际。大小同一波，远近齐一会。鸣弦玄霄颠，吟啸运八气。奚不酣灵液，眇目娱九裔。有无得玄运，二待亦相盖。

右太虚南岳真人歌

偃息东华静，扬辔运八方。俯眇丘垤间，莫觉五岳崇。灵阜齐渊泉，大小互相从。长短无少多，大椿须臾终。奚不委天顺，纵神任空同。

右方诸青童君歌

控飘扇太虚，八景飞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绝落冥。玄心空同间，上下弗流停。无待两际中，有待无所营。体无则能死，体有则摄生。东宾会高唱，二待奚足争。

命驾玉锦轮，舞辔仰徘徊。朝游朱火宫，夕宴夜光池。浮景清霞杪，八龙正参差。我作无待游，有待辄见随。高会佳人寝，二待互是非。有无非有定，待待各自归。

右南极紫元夫人歌。（按此诸歌诗，并似初降语，而嫌众真多高唱，上清童、紫元、太虚未尝有杂降处，恐或遗失耳。有待之说，并是指右英事，非安妃也）

腾跃云景轡，浮观霞上空。霄轩纵横舞，紫盖托灵方。朱烟缠旌旄，羽帔扇香风。电掣猛兽攫，雷吟奋玄龙。钧籟昆庭响，金笙唱神钟。采芝沧浪阿，掇华八溟峰。朱颜日愈新，劫往方婴童。养形静东岑，七神自相通。风尘有忧哀，陨我白鬓翁。长冥遗遐叹，恨不早逸纵。

九月三日夕，云林王夫人喻作，令示许长史。

停驾望舒移，回轮反沧浪。未睹若人游，偶想安得康？良因俟青春，以叙中怀忘。

右右英吟此再三。

龟阙郁巍巍，墉台络月珠。列坐九灵房，叩璆吟太无。玉箫和我神，金醴释我忧。宴酣东华内，陈钧千百声。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珮何铿零？俱指高晨寝，相期象中冥。

右紫微歌此二篇。

超举步绛霄，飞飏北垠庭。神华映仙台，圆曜随风倾。启暉抱丹元，靡景冷月精。交

袂云林宇，~~结髻~~（谓应作“结鬟”）还童婴。萧萧寄无宅，是非岂能营？阵上自扰竞，安可语养生。

右玄荃紫微作。

控晨浮紫烟，入景观派流。羽童捧琼浆，玉华饒琳腴。相期白水涯，扬我萎蕤珠。沧房焕东霞，紫造浮绛辰。双德秉道宗，作镇真伯蕃。八台可眇目，北看乃飞元。清净云中视，眇眇蹑景迁。吐纳洞领秀，藏晖隐东山。久安人事上，日也无虚闲。岂若易翁质，反此孩中颜。

九月六日夕，云林喻作与许侯。

解轮太霞上，敛轡造紫丘。手把八空气，纵身云中浮。一眇造化刚，再视素高畴。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忧。求真得真友，不去复何求。

九月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示许长史并与同学。（同学谓郝方^{〔3〕}回也）

晨闕太霞构，玉室起霄清。领略三奇观，浮景翔绝冥。丹空中有真，金映育挺精。八风鼓锦被，碧树曜四灵。华盖荫兰暉，紫轡策绿骈。结信通神交，触类率天诚。何事外象感，须睹瑶玉琼。

九月九日，云林右英夫人喻作。

紫空朗明景，玄宫带绛河。济济上清房，云台焕嵯峨。八輿造朱池，羽盖倾霄柯。震风回三辰，金铃散玉华。七轡络九垓，晏眇不必家。借问求道子，何事坐尘波。岂能栖东秀？养真收太和。

九月九日，紫微夫人喻作，因许示郝。（郝犹是方回也）

二景秀郁玄，霄映朗八方。丹云浮高晨，逍遥任灵风。鼓翮乘素飙，竦眇琼台中。绿盖入协晨，青骈掷空同。右揖东林帝，上朝太虚皇。玉宾剖凤脑，嗽酣飞蕊浆。云钩回曲寝，千音何琅琅。锦旌召猛兽，华幡正低昂。香母折腰唱，紫烟排栋梁。总轡高清闕，解驾佳人房。昔运挺未兆，灵化顺气翔。心眇玄涯感，年随积椿崇。形甘垢臭味，动静失沧浪。我友实不尔，荣辱昨已忘。

九月十八日夜，云林右英夫人作，喻曰：“吾辞讫此。”

绛景浮玄晨，紫轩乘烟征。仰超绿闕内，俯眇朱火城。东霞启广暉，神光焕七灵。翳映汜三烛，流任自齐冥。风缠空洞宇，香音触节生。手携~~烟~~（谓应作“织”字）女舞，并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华盖随云倾。晏寝九度表，是非不我营。抱真栖太寂，金窓愈日婴。岂似愆秽中，惨惨无聊生。

九月二十五日夜，云林右英夫人授作。

三轡抗紫轩，倾云东林阿。

右英吟此道。

右从“腾跃”来，凡十三篇，并有杨书，又杂有掾写。

遭滞吝，赖穷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报，所患种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则似乎福田也。万事云云，尽可触类矣。

十二月三日，云林右英夫人告。

右一条有杨书，又有一本小异。

穆惶恐言，仁爱之至，猥惠新诗，云藻绮络，金声玉粲，诚翰林之奇秀，华锦之盛肆也。义类渊微，仰览无射，佩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浅陋，冥报已重。福田之喻，敢不自励。凭托微猷，情若山海。动静启悟，望垂矜录。许穆惶恐言。

诣云林右英夫人机前。（此即答遭滞吝书也。有自起草存）

青童大君常吟咏曰：欲殖灭度根，当拔生死栽。沉吟堕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虚真人常吟咏曰：观神载形时，亦如车从马。车败马奔亡，牵连一时假。哀世莫识此，但是惜风火。种罪天网上，受毒地狱下。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咏曰：神为度形舟，薄岸当别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载。徘徊生死轮，但苦心犹豫。

小有真人王君常吟咏曰：失道从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远，死死日已早。悲哉苦痛容，根华已颠倒。起就嶮落生，焉知反枯老。

以去月秋分日，于瑶台大会，四君各吟此言，以和玄钧广韶之弦声也。（十月告云去月，如似是九月间^[1]，秋分必在八月，则去月自为通乎耳）

十月十五日，右英夫人说此令疏。

右五条有掾书。

四旌曜明空，朱轩飞灵丘。玉盖荫七景，鼓翮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璫洞太无。宴咏三辰宫，嘒嘒呼我俦。不觉椿已来，岂知二景流？佳人虽兼忘，而未放百忧。长林真可静，岩中多自娱。

十月十七日，云林夫人作与许侯。

左把玉华盖，飞景蹶七元。三辰焕紫暉，竦眄抚明真。变踊期须臾，四面皆已神。灵发无涯际，勤思上清文。何事生横涂，令尔感不专。𪔐（乌禁反）𪔐（乌贺反。此应作啞，言其速也）。失玄^[2]机，不觉年岁分。

十月十八日，紫微夫人作。

右二篇有杨书。

北登玄真阙，携手结高罗。香烟散八景，玄风鼓绛波。仰超琅园津，俯眄霄陵阿。玉箫云上唱，凤鸣洞九遐。乘气浮太空，曷为蹶山河。金节命羽灵，征兵折万魔。齐挹二晨暉，千椿方婴牙。丧真投兢室，不解可奈何。

仰眄太霞宫，金阁曜紫清。华房映太素，四轩皆朱琼。掷轮空同津，总轡舞绿辇。玉华飞云盖，西妃运锦旌。翻然浊尘混，倏忽佳人庭。宿感应期降，所招已在冥。乘风奏霄晨，共酣丹琳器。公侯徒眇眇，安知真人灵。

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亦应是右英喻长史也）

右二篇有杨书。

车马虽重为路人所略，推分任运有以招之，不必差也。柁子诚小，还为童史所偷，故疾而惜之。今冥鉴即擒，盖所以惧恶而善者别矣。今虽默然不言，小人足知灵验，有训在其中，非直区区。若此小小而不能坦也。谨白。

呈云林右英夫人。

十一月十九日（此所答右英授事，事今不存）

穆惶恐言，沉染鄙俗。流浪尘昧，罪与年长。愆随日积，幸遭玄运。灵启其会，披散氛雾。朗然达观，真灵清秀。并垂戒悟，猥辱文翰。华藻成林，金声玉振。规矩有章，父子凡微。无以堪荷，夙兴策励。不敢怠惰，颙颙倾注，言不自畅，穆惶恐言。（此亦是答右英诗，不审的是何诗，亦似不存）

右二条长史自书本。

灵谷秀澜紫^[3]，藏身栖岩京。被褐均袞龙，带索齐玉鸣。形磐幽辽里，掷神太霞庭。霄上有陞贤，空中有真声。抑我曲晨飞，案此绿轩辇。下观八度内，俯叹风尘紫。解脱遗波浪，登此眇眇清。扰兢三津渴，奔驰割尔龄。

十二月一日夜，南岳夫人作与许长史。

飞轮高晨台，控轡玄壑隅。手携紫皇袂，倏欵八风驱。玉华翼绿帟，青裙扇翠裾。冠轩焕崔嵬，珮玲带明珠。薄入风尘中，塞鼻逃当涂。臭腥雕我气，百疴令心殂。何不飘然起，萧萧步太虚。

十二月一日夜，方丈左台昭灵李夫人作，与许玉斧。

清晨揖绛霞，总气霄上游。徊辇蹶曲波，遂睹世人忧。辞旨蔚然起，不散三秀螭。何

若巡玄乡，抚徽为尔娱。君安有有际，我愿有中无。

右英作此。

驾景游贤良，促轡东圃下。

右英吟此道。

咀嚼玄句，柔音蔚畅。曲爽适宣，辞喻標朗。钦钦之咏，有由然也。玄宗以安，我其会矣。

十二月十四日，云林夫人作与长史。（此所答长史之诗，诗今不存）

右五篇有杨书。

该清道难，通幽妙达，许侯其人也。方将曜灵方丘，腾跃暉霞，身飞九天，作则群真。师傅金阙，抚极种人。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谓天秀標韵，为后民之圆匠也。斧子乃潜晨密煥，秀霄空上。托心玄宅，神柄入领。心標寂刃，归形太初。志割姻亲于内外，寄幽会于隐观矣。虽自思入庇重岫，颖翳云暉，故叛父也，若父愚可也。交当同编云札，列名灵简，运会相遇，何以陈之耶？昔薛旅字季和，往学真道于钟山北阿，经七试而不过，即长旦薛公之弟也。不过者，由淫恠失位，吝鄙内滞，石性不回，致败其试耳。然其人好慈和笃，又心爱啸音风响及玄弦之弹。是故虚唱凝神，微声感魂，神不遂落，由好啸唱，愿风鸣之故矣！长里先生，燕代人，周武王时人也。先生比乞之于太上，太上故使生^㉔（谓应作“继”字）肇阿之阴运，致欲其该微，释滞于染练，新暉速升虚之超，长里君之愿也。若^㉕（谓应作犹字）愆波不激，淫系^㉖（谓应作愈字）出。虽百过试之，故亦昔之薛旅耶！师宗相期，拂饰尽性。苟能其事，我亦罕劳，贤者之举，此复宜详。密告由来，宿命之始，想有^㉗（应作“以”字）悟也。燕气内果外柔，沉德乐景，故其人闻北风则心悲，睹启曜则怀泰，思骏驥以慕聘，嘉柔顺以变蔚。彼人之心，曷曾不尔乎？此则本乡之风气，首丘之内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谐矣！如其^㉘（谓应作“壘”字）系秉欲，丹绛不畅，灵人携手而空反，高友敛袂而回晏，神气不眄其宅，寂通不鼓其目，命矣夫，固可悲耶？（长里之弟，本燕代人。故此称其俗^㉙气，以喻长史^㉚之心也）

十二月十六日夜，右英告。

右二篇有杨书。

太元真人

云林右英王夫人

南岳紫虚元付

九华真妃

清灵真人

紫阳真人

桐柏真人

昭灵李夫人

右八人。

十二月十七日夜。

方诸宫东华上房灵妃歌曲：

紫桂植瑶园，朱华声凄凄。月宫生蕊渊，日中有琼池。左拔员灵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绛庭，八景绝烟回。绿盖浮明朗，控节命太微。凤精童华颜，琳腴充长肌。控晨揖太素，乘欸翔玉阶。吐纳六灵气，玉嫔把巾随。弹璫南云扇，香风鼓锦披。叩商百兽舞，六天摄神威。倏欵亿万椿，龄纪郁巍巍。小鲜未烹鼎，言我岩下悲。（按杨君记云：东方赤气中有言曰：小鲜未烹鼎，言^㉛我岩下悲，当以此事咨启司命，故答称此诗，仍及后篇也）

太微玄清左夫人北渚宫中歌曲：

郁茀非真虚，太无为我馆。玄公岂有怀，紫蒙孤所难。落凤控紫霞，矫轡登晨岸。寂寂无濛涯，暉暉空中观。隐芝秀凤丘，逡巡瑶林畔。龙胎婴尔形，八琅回素旦。琅华繁玉

宫，绮葩凌岩粲。鹏扇绝亿领，抚翮扶霄翰。西庭命长歌，云璈乘虚弹。八风缠绿宇，藁烟豁然散。灵童掷流金，太微启壁^[10]案。三元起折腰，紫皇挥袂赞。朗朗扇景曜，晖晖长庚焕。超辔竦明刃，下盼使我惋。顾哀地仙辈，何为栖林涧。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书出此诗，云是青童宫中内房曲，恒吟赞此和神。（其夜众真降集，唯有此书存，余悉不显。后丁卯年论挺分事，亦是十二月十七日，恐偶同耳。此前一事，不应是卯年也）

右三条有杨书

玄玄即排起，注之曰：

故玄玄以八风为关籥，天地为堤防，四海为瓮盎，九州为枳糠。积之以万殊，蒸之以阴阳。其陶铸也，充隆炊累，刚柔清浊，象类不同，呼吸吐合。恭伯荣注之曰：

九绝兽，神禽也。在乎群猛之中，猾狡乎激奇之际。千年不足极其变，万殊不足适其内。日月不足照其眉，八泽不足游其足。清云为卑，九垓为浅。八宏为小，四极为近。变动无常，恒入之芥子之内，玉晨之玉宝，太微之威神矣。（此二条是释《神虎隐文》中语，不知何真所告。又无日月，是两手同书）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荫弥纶。每胎翰音，恩逮缁纁。旨谕有咸恒之顺，宗期则玄霄之会。虽钦愿荣崇，欣想灵诒。窃惧熠耀之近晖，不可参二景之远丽。嘈彼之小宿，难以厕七元之灵观。尊卑殊方，高下异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据。凡善诱者勤其切磋，忠爱者忧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发叹于不倦者也。自奉教以来，洗心自励，沐浴思新，其劝奖也，标明得道之妙；致其检戒也，陈宿命之本迹，淫系所以丧基，鄙滞所以伐德，虽卢医之贡针艾，扁鹊之献药石，无以喻也。子张存圣教于绅带，西董佩韦弦以自矫，盖以外戒内，以义规心，仰衍清训。谨书之丹怀，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坠。庶五难解冻于炉门，七试飘静于渊谷。方将逍遥东山，考室龙林，灵构萧萧，丘园冲深。庭延云驾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真。句金锡五芝之宝，沧浪施长年之珍。期实夙夜之乃愿，信誓不敢诬于神明者也。唯少鉴之，君惶恐言。（此长史答右英，前七月二十八日喻诗。世珍芬馥交者，并酬前书论薛旅事，犹恐是十二月也）

右此一篇长史令乙写。

[1]“作”原作“其”，误字，今正。

[2]“字”原作“自”，据俞本改。

[3]“方”字原无，据俞本补。

[4]“间”原作“南”，据俞本改。

[5]“失玄”原作“夫去”，据《云笈七签》九八引改。

[6]“萦”原作“荣”，据上书卷九九引改。

[7]“俗”原作“谷”，据俞本改。

[8]“史”原作“皮”，误，今正。

[9]“言”字原重，衍，今删。

[10]“壁”原作“璧”，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四

运题象第四

仙道寂寂，寻之亦使人不劝也，况复求之于无涯耶？假令东山忽有石髓磐结，紫芝映

林，夜光焕烛，燕胎曜峰，灵津肆显，众真罗吟，人人往者，皆得掇玄华而揖玉腴，对天仙以散想也。将必相与把臂太虚，驾络庆云矣！未审子当力¹¹赴。此二日暂游山泽不？将故以官私自切，不获一果耶？今之所以为懈难者，盖闾推于有无之间耳？以无期我，我亦无也。空中有真，子不睹之，不可谓罕仿佛矣！所望在于不褻裳耳。二日可不果，何时能屈驾看金陵乎？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定录君告许侯。

岂能割目前之近滞，慕难成之远功耶？若故栖情丘林，凭托京畿者，观金陵以偶想，将任意于吾子。勿谓我无方从无以鉴矣！心单则试不眇，神苦则教不生。贤者之举，可不察耶？

保命君告。

右二条杨书，斯告实至言矣。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众累，直面而进。于是百度自净，众务云散。该其优者，不足为劳，披于艰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龟山客来东山，至时~~（此应作“诤”字）~~可不¹²一力乎？奉览高命，欣然无量。始入此月，公私艰掇，未获从心。~~（此本是今“遵”字，后人改作“命使”）~~到京，往反计日，还便沐浴，躬诣朝拜，不失此月。若吉日未过，愿垂告敕。又告贤者之举，复宜详之。昔未受上道之前，有欲索侧人意，有称说堪陶奖者，受隐书之后，此计都冥也。（此下有两字被黯，又齐行剪去，后似复更有语。此论贤者之举，似仍是前书上纸，而复酬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语不同，又云：“正月龟山客来事，如此复酬后定录告，亦可是右英书中兼有此语耳，记不具存，难用显证）

右二篇长史自书本。

令勤者勤其事，耽其玄微耳。慎者亦触类而作也。学道之难，不可书矣。有耻鄙之心者，于道亦辽乎？潜秉然后可贵耳。贤者之举，自更始尔，今且当内忘。

右紫微夫人道此言。（此是紫微见长史答右英道贤者之举事，故复酬此语也。长史妇亡后，更欲纳妾，而修七元家事，最是所禁，故屡有及之）

手笔何其落落，卢医之喻，复有韦弦之功，解冻炉门，其旨乃佳，当实心在此济矣。

定录告。（此是中君见长史答右英书，复赏赞之也）

心已至也，不复须诣山也。每空怀以向真，单诚以泛道者。虽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泽，乃更余事耳。要都无怀者，实使人悒然，今可停也。

十二月一日夜，定录告许侯。（寻此语，复似酬到京不得来事，事相关涉，不可领）

正月二十七日，将不能暂诣，欲营它处耶？龟山真人似当其日来，未真至斋者，自可无仿佛，且欲令彼见我乎？

正月十四日保命告。（案：此告极似前所疑事，所以翻覆难解也。从此正月起至后，并是入丙寅年中事）

右五条有杨书

警景登霄晨，游宴沧浪宫。彩云绕丹霞，灵藹散八空。上真吟琼室，高仙歌琳房。九凤唱朱籁，虚节错羽钟。交颈金庭内，结我冥中朋。俱挹玉醴津，倏歛已婴童。云何当路蹲，愆痾随日崇。

二月九日夜云林作。

晨游太素宫，控辔观玉河。夕宴郁绝宇，朝采圆景华。弹璫北寒台，七灵暉紫霞。济济高仙举，纷纷尘中罗。盘桓器藹内，愆累不当多。

二月十六日右英作。

玄清眇眇观，落景出东溟。愿得绝尘友，萧萧罕世营。 吟此再三。

右三篇有杨书。

灵人隐玄峰，真神韬云采。玄唱非无期，妙应自有待。岂谓虚空寂，至韵故常在。携襟登羽宫，同宴广寒里。借问朋人谁，所存唯玉子。卓云虚之骏，抗翮于空同之上。斯人矣，岂不长揖南面，永谢千乘乎！

紫微诗及咏此。

驾风骋云辔，晨登太淳丘。绛津连岑振，清波鼓浚流。步空观九纬，八刚皆已游。璽宴三金秀，来观建志俦。勤懈不相淹，是以积百忧。

二月三十日夜右英作。

褰裳济绿河，遂见扶桑公。高会太林墟，寝宴玄华宫。信道苟淳笃，何不栖东峰？

紫微夫人歌此

陵波越沧浪，忽然造金山。四顾终日游，罕我云中人。

右英吟此。

控景始暉津，飞飏登上清。云台郁峨峨，闾阖秀玉城。晨风鼓丹霞，朱烟洒金庭。绿蕊粲玄峰，紫华岩下生。庆云缠丹炉，练玉飞八琼。晏眄广寒宫，万椿愈童婴。龙旂启灵电，虎旗征朱兵。高真回九曜，洞观均潜明。谁能步幽道，寻我无穷龄。

紫微夫人作

紫阙构虚上，玄馆冲绝飙。琳琅敷灵囿，华生结琼瑶。骋辔沧浪津，八风激云韶。披羽扇北翳，握节鸣金箫。凤籁和千钟，西童歌晨朝。心豁虚无外，神襟何朗寥？回舞太空岭，六气运重幽。我途岂能寻，使尔不终雕。

右英夫人作

翳藹紫微馆，郁台散景飙。鸾唱华盖间，凤钧导龙辎。八狼携绛旌，素虎吹角箫。云勃写灵宫，来適尘中器。解轡佳人寝，同气自相招。寻宗须臾顷，万龄乃一朝。椿期会足衰，劫往岂足辽。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瘳（侧交反）。虚刀挥至空，鄙滞五神愁。

右紫微作

朝启东晨暉，飞辔越沧渊。山波振青涯，八风扇玄烟。回眄易迁房，有怀真感人。三金可游盘，东岑宜永甄。纷纷当途中，孰能步生津。飘飘八霞岭，徘徊飞晨盖。紫辔腾太空，丽眄九虚外。玉箫激景云，灵烟绝幽藹。高仙宴太真，清唱无涯际。去来山岳庭，何事有待迈。

四月十四日，紫微夫人作。

玄波振沧涛，洪津鼓万流。驾景眄六虚，思与佳人游。妙唱不我对，清音与谁投。云中骋琼轮，何为尘中趋。

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松柏生玄岭，郁为寒林桀。繁葩盛严冰，未肯惧白雪。乱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洁。飞此逸轡轮，投彼遐人辙。公侯可去来，何为不能绝。

右右英作。

神玉曜灵津，七元焕神扉。灵迁方寸里，一跃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会亦有机。齐此天人眄，协彼晨景飞。总轡六合外，宁有倾与危。

四月二十三日夜，紫微夫人作。

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韶。上真宴琼台，邀为地仙僚。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豫，使尔形气销。

四月二十七日夜，南岳夫人作。

右十二篇，有杨书，又杂掾写。

清静愿东山，荫景栖灵穴。愔愔闲庭虚，翳荟青林密。圆曜映南轩，朱凤扇幽室。拱袂闲房内，相期启妙术。寥朗远想玄，萧条神心逸。

闰月三日夜，右英作示许长史。（案晋历丙寅年闰四月也）

右有杨书，又掾写。

纵心空同津，总辔策朱骈。佳人来何迟？道德何时成。（吟此道）

有心许斧子，言当采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来。汝来当可得，芝草与汝食。（此两得及来，并戏作吴音）

右英吟此。

右二篇有杨书。

八途会无宗，乘运观器罗。化浮尘中际，解衿有道家。聘烟忽未倾，携真造灵阿。虚景盘琼轩，玄钩作凤歌。適路无轨滞，神音舞云波。齐德秀玉京，何用世间多？

授书毕，又吟良久，而复授令书此诗，似不与书上相连也。

坦夷观天真，去累纵众情。体寂废机驷，崇有则摄生。焉得斋物子，委运任所经。

右中候夫人作。

薄宴尘飘领，代谢缘还归。奚识灵劫期，顾盼令人悲。

紫微夫人作。

右三篇有掾书。

林振须类感，云蔚待龙吟。玄数自相求，触节皆有音。飞骈出西华，总辔忽来寻。八遐非无娱，同咏理自钦。悼此四罗内，百忧常在心。俱游北寒台，神风开尔襟。

六月二十二日夜，南极夫人作。

登骈发东华，扇歎舞太玄。飞辔腾九万，八落亦已均。暂眄山水际，窈窕灵岳间。同风自齐气，道合理亦亲。龙芝永遐龄，内观摄天真。东_〇（谓应作“岑”字）可长净，何为物所缠。

六月二十三日夜，中候夫人作。

右二篇，有杨书，又掾写。

五月十二日，中君喻书。（此九字题卷外，从此后并似是丁卯年中授书。此事皆论三许挺分也）

阿映遂能绝志山林，勤心道味，净神注精，研澄虚镜。玄淳独宴，孑栖偶真。乃翁道远之畴匹，姜伯真之徒也。服炁挹液^{〔1〕}，卒获其益，亦至事也。昔又入在临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烧山，遇良友王世龙、赵道玄、傅太初者，此数子始以晋建兴元年渡江，入东山中学道耳，并与相见。数人之业，皆胜于映矣。映遂师世龙，授解束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脑精。二三年中，面有光华，还颜反少，极为成道。但恨其所禀不饶，不得高品之通耳。于是司命敕吾举之，使奏闻上宫，移名东方诸，署为地仙。时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严白虎来于赤山中，即欲执之以去，且诘其罪状。吾时禁_〇（谓应作“诘”字），又乃驰启司命，司命即遣中候李遵握火铃而来呵摄之。于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来之时，映惧怖失胆，亦丧气矣。亦赖龚幼节、李开林助映为答对，亦几至败也。自无此二人及其师王世龙，亦早恶矣。魴_〇（谓应作“诘”字）之亦有实。映答对亦可。三官出丹简罪簿，各执一通，而问映云：“夫欲学道慕生，上隶真人，玄心栖遯，恭诚高灵者，当得世功相及，祸恶不遭，阴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真索仙，度名青府耳。云何父手杀谢弓，且乱逆三光。又许朝斩李玘之头，以代蔡扶之级。又走斩射潘葵等，支解铃下曹表等，水沉汤云之尸，火烧徐昂之骸，绞杀桓整，剝割振隄，酷害虐暴，刑_〇（谓应作“滥”字）四十有三。张皇讼冤，事在天帝，祸戾山积，善功无一。又汝本属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责，列在三官，而越幸网脱，奉隶真气。父子一家，各事师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太，阴考方加，有如此积罪，亦无仙者，当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录耶？汝其无对者，有司必执也。映自强长啸，振褐抚发，尔乃整气靡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亲，唯善是与。天地无心，随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无违龙髯之举。三苗丹野，_〇（谓应作“豕”字）鹿绛草，岂妨大圣灵化，高邈上达耶？吾七世父许子阿者，积仁著德，

阴和鸟兽。遇凶荒之年，人民饥馑，加之疫疠，百遗一口。阿乃施散家财，拯其众庶。亲营方药，勤劳外舍。临人之丧，如失其亲。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悬于阿手。穷垂之身，抚之如子。度脱凶年，赖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_𡇗（谓应作“坠”字），后当钟我等。是以功书上帝，德刊灵阁。使我祖根流宗泽，荫光后绪。故使垂条结华，生而好仙，应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录名太上，策简青宫，岂是尔辈所可豫乎？言毕，魴等豁然而笑，遵至而去矣！此意虽复是世龙之助，吾亦壮其辞也。于是即得度名东宫，当为仙之中者。然其身中自宿有阴罪未了处，已日就补复，解谢太上，行当受书署者也。盖尔不复受考于三官，已定名于不死之录矣。今已移在竹叶山中，或名此山为盖竹山。山之东面，两陇西上，其中有石井桥。桥之北小道直人，其间有六丛杉树。树之左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与三人共止其中。此辰年当自薨出还人食蔬，亦欲薨还乡里山之近处，令其家兄弟见之者也。临时自当令其弟知之所在。乃又寄谢，令弟子勤之。若欲至竹叶山索映，亦即得相见。竹叶山东上石桥，桥之北，小道甚径易，勿从南山上山。南道绝险，竹叶山中仙人陈仲林、许道居、尹林子、赵叔道，此四人并以汉末来入此山。叔道已得为下真人，仲林大试适过，行复去。此是竹叶山中旧仙人也。其王世龙、赵道玄、傅太初，许映或名远游，适来四年耳。

右从五月十二日至此，并杨书受旨本。

纳纳长者，蔚蔚内明。拨于昔累，非复故形。变扇澡炼，得道之情。和挹神心，仰秀云灵。倾观晨景，德音兰馨。方及十载，季_𡇗（谓应作“伟”字）举名。每事勗焉，勿复不精。

太和二年，岁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为十年矣。时当七十二也。到亥子年，神化变炼。子年始余十年。

萧条斧子，和心凝静。道气虽妙，乘之亦整。澄形丹空，擢擢霄领。其神以暉，其光将颖。实侍_𡇗（谓应作“晨”字）之高举，谷子之罗_𡇗（此古“鼎”字），可谓秀落众望，紫淳之仙才。又当勤进德修业，淡然虚昞。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真人司命君告玉斧。（祖司徒府辟掾不赴，隐在本县茅山五年。此十六字荣弟后所注，其公府辟似妄也）

渊奇体道，解幽达精。虚中受物，柔德顺贞。慈宽博采，闻道必行。逍遥飞步，启诚坦平。策龙上造，浮烟三清。实真仙之领袖，友长里之先生。必当封牧种邑，守伯仙京，傅佐上德，列书绛名。

右说道许长史所得限分。（尔时护军长史，此六字亦荣弟所注）

玮灼清暉，潜光翳真。二景落锋，飞霞流缠。于焉玉子，采此双辰。遂开上道，允得妙门，仪璚洞焕，玉标玄金。登名五宫，悬书七元。实迭域之并罗，为上清之卿君。是子内和感虚，托真情专之所致，亦南人云轸之必驾，三元景輶之携游也。（此云迭域，即谷希子也。与前司命所答谷子之罗鼎事同）

右说道许玉斧所得之分。（此前后二“右”字，下说字出长史书云：“右清灵真人说。”云云，而杨君书无此四字，当是于时杨向长史口道，是裴君也）

此是道成勤至受书之时，初所举定目之名也。亦得道赍诣之分限矣。侍⁽³⁾而替者，得来必无从矣，当共置此。

右五条有杨书长史写两本。

保命告云：许子遂能委形冥化，从张镇南之夜解也。所以养魂太阴，藏魄于地。四灵守精，五老保藏，复十六年，殆睹我于东华矣！既适潜畅，莫觉不真。（许子即是掾也。按张係师为镇南将军。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邗东。后四十四年，至魏甘露四年，遇水，棺开，见尸如生，出著床上，因举屋尾覆面，大笑訖，又亡。仍更殓葬。其外书事迹略如此。未审夜解当用何法，依如许掾，似非剑杖也）

右英告曰：自古及今，死生有津，显默异会，藏往灭智，与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

若夫琼丹一御，九华三飞，云液晨酣，流黄徘徊。仰咽金浆，咀嚼玉蕤者，立便控景登空，玄升太微也。自世事乖玄，斯业未就。便当鼃腹太阴，潜生冥乡。外身弃质，养胎虚宅。陶气绝籥，受精玄漠。故改容于三阴之馆，童颜于九炼之户，然后知神仙为奇，死而不亡，去来之事，理之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显或隐，托体遗迹，道之隐也。或有再酣琼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仇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桥领之墓。季主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秋咽虹丹以投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剪菲以入清冷之渊，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诸如此比，不可胜记。微乎？得道趣舍之迹无常矣（南人即南真人夫也。此诸仙人出诸传记，而事迹有参差不同者）。保命又云：“既适潜畅，莫觉不真，如此之指，非真尸也。”

右四条有长史书。

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视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要目光不毁，无异生人，亦尸解也。头发尽脱，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右一条甲手书写。

若其人暂死适太阴，权过三官者，肉既灰烂，血沉脉散者，而犹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营侍，三魂守宅，三元权息，太神内闭。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随意而出。当生之时，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复质成形，乃胜于昔未死之容也。真人炼形于太阴，易貌于三官者，此之谓也。天帝曰：“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赵成子死后五六年，后人晚山行，见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见腹中五藏自生如故，液血缠裹于内，紫包结络于外。

夫得道之士，暂游于太阴者，太乙守尸，三魂营骨，七魄卫肉，胎灵掾气。

右三条是长史抄写《九真经》后服五石腴事。

其用他药得尸解，非是用灵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乡。三官执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头断已死，乃从一旁出者。有未斂而失尸骸者，有人形犹在，而无复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发脱而失形者。白日去谓之上尸解，夜半去谓之下尸解。向晓向暮之际，而谓之地下主者也。

右一条是掾抄写《剑经》，后论尸解事。

〔1〕“力”原作“刀”，据俞本改。

〔2〕“液”原作“夜”，据俞本改。

〔3〕“恃”原作“峙”，据俞本改。

〔4〕“夫人”原互乙，今正。

真诰卷之五

甄命授第一

《道授》（此有长史掾各写一本，题目如此，不知当是道家旧书，为降杨时说，其事皆悉与真经相符。疑应是裴君所授，所以尔者，按说《宝神经》云：道曰，此后云我之所师南岳赤松子，又房中之事，惟裴君少时受行耳。《真诰》中有吾昔常恨此赖解之早耳。此语亦似是清灵言故也）。君曰：道者混然，是生元炁，元炁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故道有大归，是为素真，故非道无以成真，非真无以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见乎？是以为大归也。见而谓之妙，成而谓之道，用而谓之性。性与道之体，体好至道，

道使之然也。(此说人体自然与道契合,所以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修道谓教。今以道教,使性成真,则同于道矣)

君曰:太上者,道之子孙,审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为上清真人,为老君之师。(此即谓太上高圣玉晨大道君也,为太极左真人中央黄老君之师)

君曰: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岁而知长生之要,是以为太极真人。

君曰:太极有四真人,老君处其左,佩神虎之符,带流金之铃,执紫毛之节,巾金精之巾,行则扶华晨盖,乘三素之云。(此二条事出《九真中经》,即是论中央黄老君也,黄老为太虚真人,南岳赤君之师,裴旻师赤君,所以崇其本始,而陈其德位也)

君曰:道有《八素真经》太上之隐书也,在世。

君曰:道有《九真中经》老君之秘言也,在世。

君曰:道有《太清上经变化七十四方》。

君曰:道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在世。

君曰:道有黄气阳精藏天隐月。

君曰:道有三元布经道真之图。

君曰:道有黄素神方四十四诀。

君曰:道有黄书赤界^①长生之要。(长史书本,杜家剪除此一行)

君曰: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

君曰:道有青要紫书金根众文。

君曰:道有玉清真诀三九素语。

君曰:道有石精金光藏景录形,在世。

君曰:道有丹景道精、隐地八术。

君曰:道有白简素策,得道之名。

君曰: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烛。

君曰:此皆道之经也^② (杜家贖易此字为经方)。世多有者,然亦是秘道之事矣。(天师取其名而布其化,事旨大略犹同,但每增广其法耳。此所云《黄书赤界三一经》清子所说黄赤内真者,非今世中天师所演也)

君曰:仙道有飞步七元天纲之经,在世。

君曰:仙道有七变神法七转之经。

君曰:仙道有《大洞真经》三十九篇,在世。

君曰:仙道有《大丹隐书》,八素十诀。

君曰:仙道有天关三图,七星移度。

君曰:仙道有九丹变化胎精中记。

君曰:仙道有九赤班符,封山坠海。

君曰: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极隐芝。

君曰:仙道有五行秘符,呼魂召魄。

君曰:仙道有《曲素决辞》,以招六天之鬼,在世。

君曰:仙道有黄水月华,服之化而为月。

君曰:仙道有徊水玉精,服之化而为日。

君曰:仙道有环刚树子,服之化而为云。

君曰:仙道有水阳青映,服之化而为石。

君曰:仙道有赤树白子,服之化而为玉。

君曰:仙道有绛树青实,服之化为黄金。

君曰:仙道有琅玕华丹,服之化为飞龙。

右此十七条在灵书紫文中,并琅玕丹之所变化也。

君曰：仙道有九转神丹，服之化为白鹄。（右在《茅司命传》中）

君曰：仙道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亦在紫文中。

君曰：仙道有白羽紫盖，以游五岳。

君曰：仙道有《三皇内文》，以召天地神灵。（右世中虽有，而非真本）

君曰：仙道有玉珮金铛，以登太极。

君曰：仙道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

君曰：仙道有流金之铃，以摄鬼神。

君曰：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君曰：仙道有金真玉光，以映天下。

君曰：仙道有八景之舆，以游行上清。

君曰：仙道有飞行之羽，以超虚蹶空。

君曰：仙道有紫绣毛氎，丹青飞裙。

君曰：仙道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

君曰：仙道有翠羽华衣，金铃青带。

君曰：仙道有曲晨飞盖，御之体自飞。（在《剑经》中）

君曰：仙道有三十七种色之节，以给仙人。

君曰：仙道之妙，皆有方也。能尽此道，便为九宫真人，不但登仙而已。然道之多方，各备则可知矣。（此盖能为尽一条之道。便得九宫真人，若各各备具，则为太极真人矣）

君曰：今子既至心学道，当以道授子耳。然学者皆有师，我之所师，南岳松子，松子为太虚真人左仙公，谷希子为右仙公。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于我以得仙，我之得道于松子。今子欲学道，彼必试子，试而不过，是我之耻也。今既语子以得道之方，又悟汝以试观之法。于此试而不过者，亦子之愚也。夫欲试之人，皆意之所不悟，情之所不及者而为之，子慎之哉。

君曰：仙道十二试，皆过而授此经。此十二事大试也，皆太极真人临见之，可不慎哉。

君曰：昔中山刘伟道学仙在嵯豕山，积十二年，仙人试之以石，重十万斤，一白发悬之。使伟道卧其下，伟道颜无变色，心安体悦，卧在其下，积十二年，仙人试之，无所不至，已皆悟之，遂赐其神丹，而白日升天。（此应是汉时人）

君曰：昔青乌公者，身受明师之教，审仙妙之理，至于入华阴山中学道，积四百七十一岁，十二试之，有三不过。后服金杓而升太极，太极道君以为试三不过，但仙人而已。不得为真人，况俗意哉。（青乌公似是彭祖弟子也）

君曰：《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无英守素真人之经，其读之者，无不乘云驾龙。昔中央黄老君隐秘此经，世不知之也。子若知之，秘而勿传。又昔周君兄弟三人，并少而好道，在于常山中，积九十七年，精思无所不感。忽然见老公头首皓白，三人知是大神，乃叩头流血，涕泪交连，悲喜自搏，就之请道。公乃出《素书》七卷，以与诵之。兄弟三人俱精读之，奄有一白鹿在山边，二弟放书观之，周君读之不废。二弟还，周君多其弟七过，其二弟内意或云，仙人化作白鹿。呼周视之，周君不应，周君诵之万过，二弟诵得九千七百三十三过。周君翻然飞仙，二弟取书诵之，石室忽有石爆成火，烧去书。二人遂不得仙。今犹在常山中，陆行五岳也。子慎之哉。

君曰：昔在庄伯微，汉时人也。少时好长生道，常以日入时，正西北向，闭目握固，想见昆仑，积二十一年，后服食人中学道，犹存此法。当复十许年后，闭目乃奄见昆仑，存之不止，遂见仙人，授以金杓之方，遂以得道，犹是精感道应，使之然也。非此术之妙也。

君曰：真人隐其道妙，而露其丑形，或衣败身悴，状如痴人。人欲学道，作此试人，卒不可识也。不识则为试不过，汝恒当慎此也。

昔汉初有四五小儿，路上画地戏，一儿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到

复是隐言也。时人莫知之，唯张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所谓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东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君曰：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积七年，而太极老君诣之，与之木钻，使穿一石，盘厚五尺许。云，穿此盘，便当得道。其人乃昼夜穿之，积四十七年，钻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为南岳真人。此有志之士也，子其识之。若有此试，慎勿言不能也。

君曰：昔有黄观子者，亦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朝拜，叩头求乞长生，如此积四十九年，后遂服食入焦山。太极真人百四十事试之，皆过，遂服金丹，而咏《大洞真经》。今补仙官为太极左仙卿，有至志者也。非佛所能致，是其中寸定矣。（此说与傅含真奉佛事亦同）

君曰：昔毛伯道、刘道恭、谢稚坚、张兆期皆后汉时人也，学道在王屋山中，积四十余年，共合神丹。毛伯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谢稚坚、张兆期见之如此，不敢服之，并捐山而归去，后见伯道、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请道，与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数百岁。今犹在山中，游行五岳。此人知神丹之得道。而不悟试在其中，故但陆仙耳。无复登天冀也。（谢稚坚有三处出：一云与葛玄相随，一云在鹿迹洞中，一即是此，未详为是一人，当同姓名耳）

君曰：晋初有真人郭声子，在洛市中作卜师，时刘、石、张、臧四姓并欲学道，常自叹云：不遇明师。明师出而已不觉，皆为试不过，皆无所得也。常当慎此。有异不觉，便为试不过也。入有学道之心，天网疏而不失，皆并试人。汝深思此意慎之也。

君曰：昔闻成子少好长生，好学道，四十余年后，入荆山中，积七十余岁，为荆山山神所试。成子谓是真人，拜而求道，而为大蛇所噬，殆至于死，赖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后复为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绝山中。子当慎此之试，恒存子师也，犹是成子用志不专，颇有邪心故也。

君曰：黄子阳者，魏人也，少知长生之妙，学道在博落山中，九十余年，但食桃皮，饮石中黄水。后逢司马季主，季主以导仙八方与之，遂以度世。（此六国时魏，非汉后魏世也）

君曰：有刘奉林者，是周时人，学道在嵩高山，积四百年，三合神丹，为邪物所败。乃行徙入委羽之山，能闭炁三日不息，子今千余年矣。犹未升仙，犹是试多不过，道数未足故也。此人但服黄莲，以得不死耳。不能有所役使也。

君曰：昔高丘子殷人也，亦好道，入六景山，积五百二十余岁，但读黄素道经，服饵术，后合鸿丹，以得陆仙，游行五岳。二百余年，后得金液，以升太清也，今为中岳真人。（此说与《剑经》序亦略同）

君曰：为道当令三关恒调，是根精固骨之道也。三关者，口为心关，足为地关，手为人关，谓之三关。三关调则五藏安，五藏安则举身无病。昔赵叔期学道在王屋山中，时时出民间，闻有能卜者在市间中，叔期往见之，因语叔期曰：“欲入天门，调三关，存朱衣，正昆仑。”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头，就请要诀，因以一卷书与之，是《胎精中记》。拜受此书，入山诵之，后合神丹而升天。此皆前事之征者，汝当识此言。（三关事与《黄庭》同，并有说而无法）

君曰：当存五神子体，五神者，谓两手两足头是也。头想恒青，两手恒赤，两足恒白者，则去仙近矣。昔徐季道学道在鹤鸣山中，亦时时出民间。忽见一人着皮裤练褶，拄桃枝杖，逢季道，季道不觉之，数数非一。季道乃悟而拜谢之。因语季道曰：“欲学道者，当巾天青，咏大历，踰双白，徊二赤，此五神之事也。其语隐也，《大历三皇文》是也。（此即太素五神事也，别有经法）

君曰：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错手着两肩上，以日当心，心中间暖则心正矣。常能

行之佳。昔有姜伯真者，学在猛山中，行道采药，奄值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仙道之贵，而笃志学之，而不知心不正之为失。因教之如此，后遂得道。（定录目许先生云：“姜伯真之徒”，不知即此姜不）

君曰：常以夜半时，去枕平卧，握固放体，气调而微者，身神具矣。如有不具，便速起烧香，平坐闭目，握固两膝上，心存体神，使两目中有白炁如鸡子大在目前，则复故也。五日一行之。（此即二十四神中事也）

君曰：食草木之药，不知房中之法，及行炁导引，服药无益也。终不得道，若至志感灵所存必至者，亦不须草药之益也。若但知行房中导引行炁，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金钗神丹，不须其他术也，立便仙矣。若得《大洞真经》者，复不须金丹之道也，读之万过，毕，便仙也。房中之术，导引行气，世自有经，不复一二说之（此谓徒服药存修，而交接之事不绝，亦不得长生，非言都不为者。若都不为，止服药，皆能得仙）。经曰：得道者皆隐谷虫之法，而见三尸之术。夫谷虫死则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杀谷虫自有别方，得者秘之。（此即《苏传》中初神丸方也。其余杂法皆不及此也）

君曰：人生有骨录，必有笃志，道使之然。若如青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长里先生、墨羽之徒，皆为太极真人所友，或为太上天帝所念者，兴云驾龙以迎之，故不学道，而仙自来也。过此以下，皆须笃志也。（案此诸人学道，皆有事迹，并经辛勤，而云不学自得，其义未了。墨羽应是墨翟，亦或是木羽也）

君曰：然则学道者有九患，皆人之大病。若审患病，则仙不远也。患人有志无时，有时无友，有友无志，有志不遇其师，遇师不觉，觉师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人少而好道，守固一心，水火不能惧其心，荣华不能惑其志，修真抱素，久则遇师，不患无也。如此则不须友而成，亦不须感而动也。此学仙之广要言也，汝当思此。

君曰：夫喜怒损志，哀戚损性，荣华惑德，阴阳竭精，皆学道之大忌，仙法之所疾也。虽还精胎息，仅而补之，内虚已彻，犹非本真。莫若知而不为，为而不散，此仙之要道，生之本业也。

君曰：欲得延年，当洗面精心，日出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炁，鼻喻日精。须鼻得嚏便止，是为炁通，亦以补精复胎，长生之方也。

君曰：食慎勿使多，多则生病，饱慎便卧，卧则心荡，心荡多失性，食多生病，生病则药不行，欲学道者，慎此未服食时也。

君曰：式规之法，使人目明，久而彻视，常以甲子之旬，取东流清水，合真丹以洗目，日向清明平旦二七过，常行之佳。（此事一出二十四神中，彼谓之拂童，而用庚午日中时也）

君曰：欲为道者，目想日月，耳响师声，口恒吐死气，取生炁，体象五星，行恒如蹑空，心存思长生，慎笑节语，常思其形，要道也。

君曰：七五之法，常当存之。五者在身，七者在经。

君曰：世有下土，恶强之鬼，多作妇女，以惑试人。若有此者，便闭炁思天关之中衡辅之星，具身神，正颜色，定志意，熟视其规中，珠子浊不明者，则鬼试也。知鬼试，则思七星在面前，亦可在头上，以却之。若规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之，不悟为试不过。若遇邪而谓真人，亦是不过之例也。子慎之焉。（邪正相乱，此最试之难者）

君曰：饮食不可卒断，但当渐减之耳，十日令减一升，则半年便断矣。断谷自有方，世多有者，不复重说之。世人之食桃档以补身，不知桃皮之胜也，桃皮别自有方。

君曰：断谷人山，当煮食白石。昔白石子者，以石为粮，故世号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为东府左仙卿，煮白石自有方也。白石之方，白石生所造也。又善《太素传》，所谓白石有精，是为白石生也。（此方在世）

君曰：《太素传》者，道书也。学此应奉太上老君，上清皇人。此皓然虚映，景中之道，

非仙之尊也。老子所谓谷神是也。

君曰：王屋山，仙之别天，所谓阳台是也。诸始得道者，皆诣阳台，阳台是清虚之宫也，欲入山者，此山难尚也。下生鲍济之水，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长生。（此山在河内沁水县，即济水所出之源也）

君曰：《大洞》者，神州是也。神州别有三山，三山有七宫，七宫有七变，朝化为金，日中化为银，暮化为铜，夜化为光，或化为山，或化为水，或化为石，谓之七变。七变有七经，七经有二十一玉童随此书，故曰《大洞真经》，读之万过便仙。此仙道之至经也。

君曰：阊野者，阊风之府是也。昆仑上有九府，是为九宫，太极为太宫也。诸仙人俱是九宫之官^①（谓应作“僚”字）耳。至于真人，乃九宫之公卿大夫，仙官有上下，各有次秩，仙有左右府而有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右御史也。明大洞为仙卿，服金丹为大夫，服众芝为御史。若得太极隐芝，服之便为左右仙公及真人矣。

君曰：有尸解乃过者，乃有数种，并是仙之数也。尸解之仙，不得御华盖，乘飞龙，登太极，游九宫也。（此谓自然得尸解，为地下主者之类耳。非云托化遁变之例也）

君曰：阳丹九转，世人皆有此术，不复说之。（此谓房中之事耳，阳丹或应作阴丹）

君曰：在人间学生，唯当服药，子不断谷，则《大洞》未可得闻。断谷之法，世自有方。

君曰：吾欲说仙之妙论，道之变化，子必秘之，慎识吾言也。（当谓后二条事）

君曰：昔有郭崇子者，殷时人也。彭真人之弟子，尝兄弟四人俱行，为恶人所击，伤其左臂，三弟大怒，欲取治之，崇子曰：“无用。”笑而各去。此人后仕宦，而崇子誉致之，数数非一，此人乃往谢之，而犹誉不止，其人曰：“我恶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乃自杀。后崇子得道。太极真人以为有杀人之过，不得为真人（此盖为善之过，尚招其弊，况为恶乎？今时事亦多有类此者，故以为戒）。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积年，后遇司马季主，季主将入常山中，积七年，入石室，东北角有石龕（此作之藁反，音即是大瓮也，或可是石牖）。季主出行则语之，曰：“慎勿开此。”如此数数非一。零子忽发视，下见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远，乃悲思。季主来还，乃遣之归，后复取之，复使守一铜柜，又使勿发。零子复发之，如前见其家。季主遣之，遂不得道。（此事乃入不可思议之境。然每当依此，触类慎之）

积功满千，虽有过故得仙。功满三百而过不足相补者子仙，功满二百者，孙仙，子无过，又无功德，藉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谓先人余庆，其无志多过者，可得富贵，仙不可冀也。（此一条功过之标格也，可不勉乎）

右《道授卷》讫此。

右一卷有长史书，又掾书。

〔1〕“界”字原无，据俞本补。

真诰卷之六

甄命授第二

服术叙

紫微夫人（此有楷书两本，虽曰《术叙》，其实多原大略极论，似乎不自书意也。紫微才丰情绮，动言富逸，牵引始末，恒超理外，其后所譬，深明黄赤之致矣）

夫晨齐浩元，洞冥幽始，八炁靡浑，灵关未理者，则独坦观于空漠，任天适以虚峙。于是淳音微唱，和风合起，二明鉴晖，霄翳无待也。拥萌肇于未剖，塞万源于机上，含生反真，触类藏初，爰可矧万岁以为夭^①，愿婴札而长和耳。何事体造灵神之冥乡，心研殊方

之假外哉。自形无得真之具，器无任真之用者，诚宜步天元之妙摄，推万精以极妙，寻九纬以挺生，睹晨景之迥照。仰观烟气，则灵云缠虚；俯听六律，则八风扇威，太无发洞冥之啸，圆曜有映空之晖。于是紫霞霭秀，波激岳颓，浮烟笼象，清景遁飞，五行杀害，四节交掷，金土相亲，水火结隙，林卉停偃，百川开塞，洪电纵横而响沸，雷震东西而折裂。天屯见矣，化为阳九之灾；地否阍矣，乃为百六之会。亢悔载穷于乾极，睹群龙攫示流血乎坤野。尔乃吉凶互冲，众示灾咎。履坦道者，将幽人贞吉；居肥遁者，亦无往不利。冒嶮巇也，行必舆尸，涉于东北，则丧朋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和，游竟万端，神鬼用谋，容使天地无常，以百姓为心。于是太上真人愍万流之鼓动，开冥津以悟贤，遂尔导达百变，摄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处危害者雕折，御六气者定寿，服灵芝者神逸。奇方上术，演于清虚之奥；金简玉札，撰于委羽之台。窈窕神唱，真晖合离。歌其章，则控晨太微，用其道，则扬轮九陔，轩盖于流霞之阵，眷眄于文昌之台。或炉转丹砂之幽精，粉炼金碧之紫浆，琅玕郁勃以流华，八琼云焕而飞扬。绛液回波，龙胎隐鸣，虎沫凤脑，云琅玉霜，太极月醴，三环灵刚。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张，乃披空同之上文，炜烨元始之室。琼音琅书，发乎三玄之宫，宝绶纁三元之赠，蕊珮发丹林之房，上帝献紫辔之重跃，太真锡流金之火铃，神童启轂，九凤齐鸣，天籁骇虚，晨钟零铿，竦身仰旄，八景浮空，龙舆虎旂，游扇八方。上造常阳之绝杪，下寝倒景之兰堂。月妃参驷，日华照容，灵姬抱衾，香烟溢窗，顾眄而圆罗迈矣，何九万之足称哉！然后知高仙之道，盖上寻灵之途，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顿显也。自非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隐玄者，莫有群偶于此术矣。复有体神精思，宝炼明堂，朝适六灵，使五藏生华，守闭元关，内存九真，三炁运液，而灌溉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诚而蔬杓者，亦奚用东邻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云、水桂、术根、黄精、南烛、阳草、东石、空青、松柏、脂实、巨胜、茯苓，并养生之具，将可以长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胜负，有速益于己者，并未及术势之多验乎。且顷以来，杀气蔽天，恶烟弭景，邪魔横起，百疾杂臻。或风寒关结，或流肿疔疔，不期而祸凑，意外而病生者，比日而来集也。夫术气则式遏鬼津，吐烟则镇折邪节，强内摄魂，益血生脑，逐恶致真，守精卫命，渔其饵，则灵柔四敷；荣输轻盈，服其丸散，则百病瘳除，五藏含液，所以长远视久而更明也。古人名之为山精之赤，山姜之精。《太上寻仙铭》曰：“子欲长生，当服山精。子欲轻翔，当服山姜。”此之谓也。我非谓诸物皆当减术为益也。且术气之用，是今时所要，末世多疾，宜当服御耳。夫道虽内足，犹畏外事之祸，形有外充者，亦或中崩之弊，张单偏致，殆可鉴乎。术亦可以长生永寿，二可以却万魔之枉疾。我见山林隐逸，得服此道，千年八百，比肩于五岳矣。人多书烦，不能复⁽²⁾一二记示之耳。今撰服术数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无横暴之灾。既及太平，则四炁含融，天纬荐生，灾烟消灭，五毒匿形，二辰恒察，万物自成。于是时任子所运而御，亦无复天倾也。今所言术，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灾疴耳。又顷者末学互相扰竞，多用混成及黄书赤界之法，此诚有生和合，二象匹对之真要也。若以道交接，解脱网罗，推会六合，行诸节气，却灾消患，结精宝胎，上使脑神不亏，下令三田充溢，进退得度而祸除，经纬相应而常康，敌人执轡而不失，六军长驱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呜呼危哉！此虽相生之术，俱度之法。然有似骋冰车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于溺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万万。或违戾天文，潜害嫉妒，灵根郁塞，否泰用隔，犯誓愆明，得罪三官。或构怨连祸，王师伤败，或坑降杀服，流血膏野。或马力以竭而求之不已，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绝命于匈奴之刀剑乎！将身死于外，而家诛于内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见诸如此等，少有获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叹息于生矣。岂若守丹真于绛宫，朝元神于泥丸，保津液而不亏，闭幽术于命门，饵灵术以颐生，漱华泉于清川，研玄妙之秘诀，诵太上之隐篇。于是高栖于峰岫，并金石而论年耶？诸侯安得而友，帝王不得而臣也。远风尘之五浊，常清静以期真，优哉悠哉，聊乐我云。（案此后应有术方相连，而二本

并无，乃别有掾书。二方似即是此法，令撰取在第三卷中）

右一条有掾书两本，一黄笺、一碧笺。

方诸青童见告曰：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护身至死，其苦无量，心恼积罪，生死不绝，其苦难说，况多不终其天年之老哉。为道亦苦者，清静存其真，守玄思其灵，寻师轶轲，履试数百，勤心不堕，用志坚审，亦苦之至也。视诸侯之位如过客，视金玉之宝如砖石，视纨绮如弊帛者，始可谓能问道耳。

方诸青童君曰：人之为道，能拔爱欲之根者，譬如掇悬珠，一一掇之，会有尽时。稍去外恶，会有尽时，尽则得道矣。又近喻牛负重行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趣欲离泥以苏息。道士视情欲，甚于彼泥中，直心念道，可免众苦，亦得道矣。（谨案：上相都无降受事，唯有此二告及歌诗一首，恐未必是杨君亲所瞻奉受记也）

西城王君告曰：夫人离三恶道，得为人难也。既得为人，去女为男难也。既得为男，六情四体完具难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国难也。既处中国，值有道父母国君难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学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难也。善心既发，信道德长生者难也。既信道德长生，值太平壬辰之运为难也，可不勸哉。（三恶道者，生不得作人，得作鸟兽虫畜之三恶也）

太上问道人曰：“人命在几日间。”或对曰：“在数日之间。”太上曰：“子未能为道。”或对曰：“人命在饭食之间。”太上曰：“子去矣，未谓为道。”或对曰：“在呼吸之间。”太上曰：“善哉！可谓为道者矣。吾昔闻此言，今以告子，子善学道，庶可免此呼吸，弟子虽去吾邕（谓应作“校”字，皆犹差愚也）千万里，心存吾戒，必得道矣。研玉经宝书，必得仙也。处吾左侧者，意在邪行，终不得道也。人之为道，读道经，行道事者，譬若食蜜，遍口皆甜，六腑皆美，而有余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上宰亦无降扬事，有此及服日月芒事耳）

太虚真人南岳赤君告曰：人有众恶，而不自悔，顿止其心，罪来归己，如川归海，日成深广耳。有恶知非，悔过从善，罪灭善积，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祸者，当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气，恒生于此。害气重殃，还在于彼，此学道之行也。

又告曰：恶人害贤，犹仰天而唾，唾不污天，还污己（凡刑字皆应作形）。逆风扬尘，尘不污彼，还灌其身。道不可毁，祸必灭己。

太虚真人曰：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学道者。寒栖山林者，益当以为意。（赤君亦无复别授事）

紫元夫人告曰：天下有五难，贫穷惠施难也，豪富学道难也，制命不死难也，得见《洞经》难也，生值壬辰后圣世难也。


我昔问太上：“何缘得识宿命？”太上答曰：“道德无形，知之无益。要当守志行道，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见形，断六情、守空净，亦见道之真，亦知宿命矣。”又曰：念道行道信道，遂得信根，其福无量也。

紫微夫人告曰：为道者譬彼持火人冥室中，其冥即灭，而明独存。学道存正，愚痴即灭，而正常存也。财色之于己也，譬彼小儿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口，亦即有截舌之患。

玄清夫人告曰：夫人系于妻子宝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牢狱桎梏，会有原赦，而妻子情欲，虽有虎口之祸（有此一异手写本，无此十九字，恐是脱漏），已犹甘心投焉。其罪无赦，情累于人也。犹执炬火逆风行也。愚者不释炬火，必烧手，贪欲恚怒，愚痴之毒（又阙此十五字，于辞有不应尔。俞填痴所谓三毒）。处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祸者，必有危殆。愚痴者，火烧手之谓也。为道者犹木在水，寻流而行，亦不左触岸，亦不右触岸。不为人所取，不为鬼神所遮，又不腐败，吾保其人海矣。人为道，不为秽欲所惑，不为众邪所逛。精进不疑，吾保其得道矣。

南极夫人曰：人从爱生忧，忧生则有畏，无爱即无忧，无忧则无畏。昔有一人夜诵经

甚悲，悲至意感，忽有怀归之哀。太上真人忽作凡人，径往问之：“子尝弹琴耶？”答曰：“在家时尝弹之。”真人曰：“弦缓何如？”答曰：“不鸣不悲。”又问：“弦急何如？”答曰：“声绝而伤悲。”又问：“缓急得中如何？”答曰：“众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人曰：“学道亦然，执心调适，亦如弹琴，道可得矣，爱欲之大者，莫大于色。其罪无外，其事无赦，赖其有一，若复有二，普天之民，莫能为道者也。夫学道者，行阴德莫大于施惠解救，志莫大于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矣。”

有人恶我者，我不纳恶，恶自归己。将祸而归，身中犹（谓应作“影”字）响之随形声矣。

右众灵教戒所言。

按此三男真二女真并高真之尊贵者，降集甚希，恐此是诸降者叙说其事，犹如秋分日瑶台四君吟耳，非必亲受杨君也。

三见易迁，再云可待，要乃起东山屋舍，且可离护之耳。问其故，未见答。问众灵云：我或尔耶，未详此意，欲识之。（此一条杨君自记，是论长史事）

数游心山泽，托景仙真者，灵气将愍子之远乐，山神将欣子之向化，是故百疾不能干，百邪不得犯。屡烧香左右者，令人魂魄正，而恒闻芳风之气，久久乃觉之耳。觉之则入道，入道则得仙，得仙则成真。（从前卷有待歌诗十篇接戒来至此，凡八纸，并更手界纸书。后截半行书字即是杨书，“净睹天地行”。此前当并有杨续书，后人更写别续之耳，所以前脱三十四字，杨所书今未知何事）


静睹天地念飞仙，静睹山川念飞仙，静睹万物，念覆载慈心。常执心如此，得道也。人生者如幻化耳，寄寓天地间少许时耳。若摄气营神，苦辛注真，将得道久。道成则同与天地共寓在太无中矣。若洞虚体无，则与太无共寄寓在寂寂中矣。能洞寂者，则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死生之根易解，久长之年易寻，寻之可得，解之可久。

夫可久于其道者，养生也，常可与久游者，纳气也。气全则生存，然后能养至，养至则合真，然后能久。登生气之二域，望养全之寂寂，视万物玄黄尽假寄耳，岂可不勤之哉。气全则辟鬼邪，养全则辟百害，入军不逢甲兵，山行不触虎兕，此之谓矣。

学道之心，常如忆朝食，未有不得之者也。惜气常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然面目亦有毁坏者，犹气亦有丧失，要人之所惜，常在于面目，虑有犯秽，次及四肢耳。若使惜气常为一身之先急，吾少见其枯悴矣。（案此所云气，盖是房中精气之气，非呼吸之气）


人随俗要求华名，譬若烧香，众人皆闻其芳，然不知薰以自燔，燔尽则气灭，名立则身绝。是故高入哂而远之，遂为清静。生之为物，譬日月天地，此四象正与生生为对，失生则四象亦灭，非四象之灭，生灭之也。若使常生，则四象常存，非四象之常存，我能常生故也。常生亦能生于无景，何四象之足计哉！灾遽祸生，形坏气亡，起何等事耶？似由多言？而不守一，多端而期苟免耳。是以玄巢颓枝以坠落，百胜丧于一败矣。惜乎通仙之才，安可为竖子致弊也。（竖子致弊，盖为膏肓之患不除，借取晋景公之梦，不尔则是别有小凡事也）

南岳夫人所言

鸿鸾对南旅，以遐扇扬翮。在于十百之野，彼鸟自谓足矣。然鷗鷖叹其眇邈，大鵬晒鸿举之（谓应作“咫”字）尺耳，苟安其安，而是非自足，故三鸟不相与议焉，何讥之乎。

紫微言

右八条并杨书。

古之至人独秉灵一之符，玄览委顺之化，明坦途而合变，扞冥枢以齐物，故自然之表，则存之而不论；域领之内，则论之而不议矣。昔玄风泯绝，埃气弥氛，弘犹沦丧，浇伪滋起，驰骤之徒，替真于崖分之外，躁兢之群，鬻利于形名之肆，擅智生流荡之患，希求致矜伐之累，乖常适于所适，离至当于非当矣。名身孰亲，道家良（谓应作“藏”字）。履淹

者守一之至戒，良可叹息。

六月八日夜，保命告许长史。

知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岂若守根净冲，栖研三神，所以弥贯万物，而玄同镜寂，泯然与泥丸为一，而内外均福也，可示虎牙。

南岳夫人言

促催进散，不可令河上有事。（散似是术散。河上，水官也）

保命言

不修道德，及学道无成，则肇功之徒不相逮也。自顷未见有日进之人矣，学志故自少也（七世之德，本钟于学者。若不学，则非复所赖，故以为戒）。徒摄上道而不勤者，故下鬼耳（下鬼谓下解主者鬼帅^{〔3〕}耳。不必是酆宫之鬼也。经中亦云如此）。在官无事，夷真内炼，纷错不移其聪明，争兢不交于胸心者，此道士之在官也。

秀玄栖漂者，虽山河崩溃而不眇，志道存真者，虽寒热饥渴犹不护，此一往之至也。精散八虚，魂游万途，或因风以投间，或挟魑以结痼，将一切拨之而勿耳矣。昔之道非今道也，灵觉苟殊，百隙其如予何？章闻之，亦足以检扑矣。

右九条并杨书

夫真者都无情欲之感，男女之想也。若丹白存于胸中，则真感不应，灵女上尊不降矣。纵有得者，不过在于主者耳。阴气之接，永不可以修至道也。吾昔常恨此赖改之速耳。所以真道不可对求，要言不可偶听也。有匹则不真，外并则真假，真假之迹断可见也。

此一条应是裴君言某书

哭者亦趣死之音，哀者乃朽骨之大患，恐吾子未悟之相为忧耳。极哀者则淫气相及，来子虽善于尔曹^{〔4〕}，当柰张者何？

定录君所戒。

右一条杨书后被割不尽。

穆惶恐言，逢遇玄运，得闻宗告，每事将顺，启悟胸心，仁荫缠绵，仰感罔极。至于始终之分，天然定理，乐生恶亡，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临之制，内以叙情，外以顺礼，贤庶所守，莫之亏也。穆内虽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栖，带索独往，不得不叙顺情礼，允帖内外，一旦违之，既恩情未忍，亦惧伤之者至矣。

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弘道长教，可谓远矣。辄当奉遵告敕，使哀不至伤，哭不过恸，栖道任适，不敢有违，谨白。（此是答右英书本。今阙所授事，非谓前中君所告趣死之音者，而亦应相关涉也）

右一条掾为书。

〔1〕“无”原作“天”，据俞刻本改。

〔2〕“复”原作“服”，据俞刻本改。

〔3〕“帅”原作“师”，字误。

〔4〕“于”下原衍“耳”字，径删。

真诰卷之七

甄命授第三

体^①（此一字后人僭益）标高运，味玄咀真。呼引景曜，凝静六神。焕领八明，委顺灵根。宝炼三度，养液和魂。假使冲风繁激，将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绝飙勃荡，焉能回己之

清淳耶。尔乃空冲自吟，虚心待神，营摄百绝，栖澄至真，当使忧累靡下于玄宅，哀念莫扰于绛津也。淡泊眇观，顾景共欢。于是至乐自鎗零闻于两耳，云璈虚弹乎空轩也。口挹香风，眼接三云，俯仰四运，日得成真，视盼所涯，皆已合神矣。夫真人之得真，每从是而获耳。不真而强真，亦于此而颠蹙也。复使愆痾填籍，忧哀塞抱，经营常累，凭惜外道，和适群听，求心俗老，忽发哀音之~~兮~~（此作奚胡音，犹今小儿啼不止，谓为咳哕也），长悼死没以悲逝，必精灭神离，三魂陨杰，邪运空间，魄告魑魍，乘我虚阵，造遘百祟，何可握生道以奔于死房，陶灵风而践于尸室，掷已吉象，投之凶秽乎。已闻高胜而故由豫，屡睹明科而未^①释疑，遂罗污上章，使臭染隐书，四极击鼓，三官寻矛，誓信云何而忘，太初于焉而游，神虎奋爪，毒龙效牙，八方诚旷，~~邇~~（谓应作“曷”字）处而逃。身谢之后，方悟清儻之可羨，言者之不虚矣。且哀声乱真，干忤正炁，明君胡不常处福乡。于此振衣而归室乎。正月十一日夜，安妃告。（此一条是寅年正月九华告杨君相讥诮之事，故南真后复有所论也，杨书）

真人归心于一正，道炁操任于永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则利贞兆，此自然之感对，初无假于两际也。夫惑生是非，嫌遭疑似，潜滞于中，抱间心里，外握察观之炁，内有缁结之咽，遗初觉于建始，乖玄梯而密猜者，有如此徒，我见其败，未见其立矣。盖有怀而惧者，岂独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岳夫人告许长史，可以示同炁而堕惑者（此是授长史，今说喻杨君，勿疑九华之事也。杨书）。故望洪涛之暨天，则知其不起乎污池之中矣。睹玄翰之汪涉，则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也（紫微言）。众藻集而龙章成，群声会而云韶谐，辛酸备则嘉味和耳（中侯夫人答。此二辞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后复有此例，当是众真借取以譬而用之，犹如所称《周易》《毛诗》中语耳）。彼人何如梁伯鸾乎（中侯言彼人当是指长史也）？梁氏德狭也。此子萧条气远甚矣。夫垂荫万亩者，必出峻极之岭，滔天振岑者，必发板桐之源，洪哉积阴德之贤，有似邠人也（紫微答。邠即豳国，以比周大王也，自荫以下，至板桐之源，亦是《博喻》中语，唯改“襄陵”作“振岑”）。彼愈北而聪明愈闭（右英言），聪者贵于理道音于千载之外，而得兴亡之迹矣。逸麟逍遥于太荒之衣，故无羈络之忧，灵羽振翅于玄圃之峰，以遗罗縲之患，何其识吉凶哉（保命仙人答此，复是《博喻》两篇合为今语。而改“机阱”作“羈落”，“灵鹤”作“灵羽”，“罩罗”作“罗縲”耳）。寻飞绝影之足，而不能骋，逸于吕梁，凌波泳渊之属，而不得陟峻攀危，彼子诚可才异也，安能内摄哉。辅机者，欲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翳荟，则羽族云萃，玄渊浩汗，则鳞群竞赴。若其宅心者，众将何事于近。（紫微言）

右八条杨书，又有掾写。

有道者皆当深研灵奥，栖心事外，但思味勤笃，糟粕余物，亦足自了耳（桐柏真人言）。夫清静未若东山，养真未若幽林，栖形景而虚上，远风尘之网缠，于是荣辱之罗，何足以羈至士耶。（右二条杨书）

夫金玉山积，犹非我也，肱腋之檐往矣，犹非已也。荣冕之盛陈矣，犹非贵也。采艳之芬华矣，犹非真也。能消而荡之，则淫吝之心亡也，鄙滞之门闭矣，尚真之觉渐也。^②（谓应作“阡”字）陷之情见矣。如其不尔，四者皆成内贼之害，外为驩兜之患不去，羣之不散，无所复营措于其间矣，亦无事趣当尔也（戒长史也。此三字本朱书，亦应是右英夫人言也）。为道者实有勤苦，斯人也，可谓必得之矣（右二条长史掾书）。夫学道者当得专道注真，情无散念，拔奢侈，保冲白，寂然如密有所睹，熙然如潜有所得，专专似临深谷，战战如履于冰炭，始得道之门耳，犹未得道之室也。所谓为难者学道也，所谓为易者学道也。寂玄沉味，保和天真，注神栖灵，耽研六府，惜精闭牝，无视无听，此道之易也。即是不能行此者，所以为难，许侯研之哉。斧子莹之哉（右右英所道令疏。彼君勤其事者，有获福者多也）^③（谓应作“隋”字）。之者祸败积矣，范帅言，不知道谁。（应是鬼帅范疆矣）

右二条有掾书

昔因华氏累白书敬,灵道高邈,音飧冥绝,仰瞻九霄,注心罔坠,矜速不遗,特蒙酬告。云华斐畅,玉音粲发,诱导恂恂,启悟丹至。披览欣欣,五情悦怿,某志好有年,未获(△△)缺失,二字别本作“克还”)恭党幽晦,始睹天日,灵真(△)(此缺失一字,别本作“微”字,疑非)请,训海交奏,克己补过,思释鄙滞,夙兴勤惕,悟寐自厉。庶几积诚,卒获微感。玄运既会,奉觐有期,愚(疑长此一字)良为(△△)缺失二字,别本作“延仰”)生染迷俗,沉溺尘昧,不达上真,谓道尽此决,欲习性以静之,损(△)(缺失一字,四字朱书)以宝之,非为色欲(△)(缺失一字)。多而患在难(△)(缺失一字)。至于水火之戒,冰炭之喻,朗然照豁,敬承清规,务损之。又损之,△(谓应是以字)至于死灰也,叹觉悟之不早,恨知机之将晚,用火之言,其旨颇微,思之触类,良追愧悚。

昔凭赖华氏,每辄奖劝,愿其有成,得见陶冶,而耽味华竟,蹈道不笃,恒欲与共清闲,使意尽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密言难遇。然喁喁之怀,要欲献其丹款矣。不审故可复有冀不?(此二书长史答,先因通华侨意,似酬前书,而又言用火之言,此授今阙)

右二条△书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言云,华侨漏泄天文,妄说虚无,乃今华家父子被考于水官。

华侨之失道,由华骑之佞乱,破坏其志。念华团、华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试观,试遂不过,侨于是得有死罪,故名简早削夺。寻输头皮于水官也。可密寻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谁者。(此前并是酬问华氏事,不知是子年丑年耳)

许朝者暴杀新野郡功曹张焕之,又枉煞求龙马,此人皆看寻际会,比告诉水官,水官逼许斗,使还其丘坟,伺察家门,当衰之子,欲以塞对解逼,示彼讼者耳。是斗亡月亡日其应至矣。君自受命,当能治灭万鬼,罗制千神,且欲视君之用手耳。欲令无他者,宜以此日诣斗墓,叱摄焕等,制敕左官,使更求考代,震灭争源也。可勿宣此,当言我假威于君矣。不知君宜往试摄灭之耳,灭鬼之迹,事中暂应尔。六月十六日夜,小君授书此(此令杨君为长史家摄灭冢讼也。许朝先为南阳郡故得杀新野人,而此三人不出周舛诘先生中,当是四十三条限也。斗为仙品,而犹被水官之逼者,是《丧服》中殃气尚相关涉故也)。纸三百(酬鬼帅王延,近报录书以杵宗会,有功)。油三斗(酬鬼帅傅晃,近与功曹使者,令势威照鬼形,使不得暴)。青绢三十尺(酬鬼帅范疆,近执戟百恶,灭讼散祸,有功),银叉三枚(酬鬼帅深卫,近防护疾者,招魂安神,使冢讼不行,有殊功)

右四条诡,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斧之形。

以梦告于虎牙,使令夫妇明输此四种诡,以酬四帅之禽鬼者,何以不复忆此可余问。(余问谓令与同勿忿忿耳。非使此四鬼帅,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书为鬼帅耳)既有酬诡,后长为已用心也,所以梦假于玉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故也。玉斧清静藻洁,久斋濯魄,心近于仙,故假象以通梦也。通梦而犹不悟,可谓信之不笃,或悟而忘其诡,可谓笃而不思。

夫诡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慎不可令人知。外书云:我闻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诗·扬之水》篇云:“我闻有命,不可以告⁽²⁾人。”当谓此也)

六月三十日夜,小君授书,密密示之。

《真司科》云:“有力于百鬼,骋帅御于天威者,宜须此诡。地下主者,解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帅,解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十年一进,武解二百八十年一进,武解,一解之下者也。夫心动于事欲,兼味于清正,华目以随世,而畏死以希仙者,皆多作武解也(此武解之目,世中诸人多有相类)。宜服五饮丸,去水注之气,可急合,不但治疾而已,亦以住白而有气色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岳夫人告。(长史素患痰饮。比来疾动,故有此告。五饮丸即是世中者耳)

精合五饮丸，当大得力，且可自静息乎（范安远所言）。语许长史无所忧不烦此诡可还之。（右保命君语许侯勿忧嗣伯之说，且还之）

右右英夫人语

小君曰：我二人吏兵恐宜诡谢，献以体上之密宝。不尔，小子后不肯复为尔用力也。许厚之徒也，许猗子所赖在其弟，许牙所赖在其父，佳事不可忘也。恶事不可忘也，又为宝密，关达机密，银亦为次宝也，其今多情弥精耳。后勿复数尔，劳损其神。

右小茅君暖所言

许贱者，戴石子之女也，为仇家薛世等所杀，又世杀贱抱小儿阿宁，贱今在水官，与儿相随，骸骨流漂，亦讼在三官，求对考今生人也。宁见杀时，头先患疮，疮流面目。（检谱不见戴贱，当是妇人，不显名也）

七月二日夜小君授书。

其夕长史亦得梦。（此“梦”字也，真书多如此）

死生之机，得失之会，盖更切耳。何不远存玄味，耽虚漂流乎。求之近应，应愈賒也。此亦人失之路耳。想体尚高韵，不细求之于毫末矣。

七月二十六日夜，紫微夫人授作。令与许长史。（右从小茅君来，凡十八条，杨书）

七月二十七日禺中，许主簿华侯当人静中。尔时无复所有，为防未然耳。

近不得以疾笃告者，我慎法之故，且世人知未病之困，必泄三官之禁，则累加漏身，增瘵绝疾。今何乃用忧之甚耶？名身谁亲，盖宜思之。

纵令以小代大，如父何如？大小俱来，于母何如？衰自己身，讼自家人耳。三官自有成事，忧惋亦无所解，自非齐达于内外者，将不得不惧悸。

今月六日是赤孙绝日，先处事耳。今虽停放，无所复畏，然四帅逆，已关之于都禁。至日为能遣尸杀使者看望之，虽弗复虑矣。至日父母将人静中，静中疾发，亦无苦也。我其日亦当视汝。

右三事小茅君说。（右三条人书）

八月六日，父母将赤子人静烧香，北向陈乞于二君。尔时自当有所见，所见万无所苦也。其日中时，当有前日碧衣介华裤人，来在静前，立徘徊者小君也，可就请乞也。

八月六日中，当有一人著平上帻，多髭须，长长尔。著紫皮袴褶，将黄娥来。此人是鬼帅王延也。延自为人作益，为将娥见人耳。娥其日或当被缚，华书吏其日当内井上助主人耳。日中当来，须臾去也。故宜力上风注冢讼章于却气毒之来往也。三过如此，考者匿矣。夫散翳布考，皆因人之不陈，疾者惧焉，则精胎内战。是故疾疴流发，非唯一身而已。今所以令上章者，亦以遏虎牙之盈缩耳。

范中侯所道如此。（范中侯名邈，即是撰《南真传》者）

许厚当谢诡，南真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

右小君

以小代大，复请何为？当启太上，停之何如？

右小君

牙亦尔耶，勿忿忿，演小子耳。许牙何豫乎？焉敢复相迫尔。娥与厚有水火之书，吾近承南真命，推缚尽执也。小鬼头不制服，岂足忧。亦许长史用心之所克也。

右小君

许厚自是其丈人所责，责亦至也。责不以家事往来之宾经意，意亦当得之也。云何每尔，此自家长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谢斗当必释耳。范帅顷者以其不诡，乃欲不复豫事，我不听之，今无为也。诡当一须疾愈送，斗恒渴而饮不可饮，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妇不经心，亦不可不令知，死丈人之责耶？故宜以家事为勤，为尔不已。或能致之于丈人宇下受教耶。

八月二日夜，小君授书此，使示斧。（右十条杨书）

许长史所使人，盗他家狗六头，于长史灶下蒸煮共食之，长史何以不检校，使臭腥之气，薰染肴饭。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真人之屋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许祷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盗烹之。土地神言许长史教之使尔，不言小人盗自尔也。密寻之，尔在宇下而不觉。恐方有此，此亦足以为一病，宜慎。

八月六日夜，茅小君授以与许长史。

亦宜有辞诣南岳夫人，乞疾病得愈之意。又宜辞诣保命、定录二君。辞旨当令如南岳夫人，疾者自当告乞于玄师，不尔不差。

易迁昨来道此。（削却此二字题纸背）

右四条杨书。

男生许玉斧辞：玉斧以尸浊肉人，受圣慈济拔。每赐敕诫，实恩隆子孙，常仰衔灵泽，永赖天荫。玉斧以驽钝顽下，质性难训，虽夙夜自厉，患于愆失。此夕梦悟，寻思此意，皆玉斧罪责，惭惧屏营，无地自厝。灵道高虚，肉人未达真法，唯执心守敬，修行宝秘而已。或恐灵旨高远，诫喻几微，玉斧顽闇，不能该悟。如此之罪，日月臻积，违法犯诫，亦当千万。神母仁宥，辄复原赦。故今日忧惶深重，肝胆破碎唯慙（谓应作“折”字），骨思愆，无补往过，连陈启烦多，希请非所，兼以愧怖。玉斧归诚乞誓，以今日更始，当洗濯心诚，盟于天地，静守形骸，轨承训海，乞原父穆兄虎牙小大罪考。玉斧不修，乞身自受责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见哀愍。许玉斧思愆补过，举家端等受恩，是永睹三光，受命更生，谨辞（此¹³是虎牙病时，捧与南真辞也。捧自书本）。虎牙慎不可复履淹，及见人之新淹者，三元惊丧，多喜杀人。

八月二十四日南真告

学道者常不能慎事，尚自致百病，归咎于神灵，当风卧湿，反责他于失覆，皆痴人也，安可以告玄妙哉。

保命告牙（右二条有捧书）

须臾自吟曰：朝华焕晨井，九盖倾青云。前此圭璋庸，不识万流椿。解落倏欻顷，寅客何必人。（或云是诫，诫则能改）

右英晚而言曰：见形之子，守分业于儒墨；栖沈之客，步玄辞而咏虚。彼人自可晚晓耳。

许伯兄弟复有心乎，恐皮耳。试复一悟，忌其微路耳。

九月二十八日茅保命告。

可成与不极此举。

定录君说此。

违内负心，三魂失真，真既错散，魄乘其间。夫为道者，当使内外镜彻，宫商相应，灵¹⁴感于中，神降于外，信不虚也。映昔亦如此，诸人陶其心，今已消也。夫须人陶而改者，故下通耳。所以勤勤，期不令在此，近亦粗具（右小君言）。世事非所期，时运何足闻？有道自当见，中路莫不烦。吾欲因杨问，便自知，乃作此（右清灵）。有间于邪，而邪烝为之踊也，非病也，右安九华语。念不宜多，多则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犹开门以捍猛敌（右紫微语）。治自当差，无苦，保命君言。

何以至丧家。保命君言。

欲服符饮水，使即愈，不欲者当与。

定录君语。

寻自差。保命君语。

多有所道，甚云云，覲当乙二，第七无虑也（此一行杨君与长史书语耳）。戏言猥耳。许长史勿笑此，落廓不束，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单用此，慎示人，慎示人。

一句，保命告长史。（右^{〔4〕}十四条公书）

衰年体羸，多为风寒所乘，当深颐养，晏此无事，上味玄元栖守绛津，体寂至达，心研内观，屏彼万累，荡濯他念，乃始近其门户耳。若忧累多端，人事未省，虽复憩灵空洞，存心淡泊，缠绵亦弗能达也。渔阳田豫曰：人以老驰车轮者，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嗜好行来屑屑，与年少为党耳。若今能誓不复行者，则立愈矣。如其不尔，则疹与年阶，可与心共议耶。（田豫字国让，渔阳雍奴人，有干略，为并州刺史，迁卫尉，年老求逊位。与司马宣王书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年八十二亡。引此语以动长史令去官也）

药四丸，日服一。

行来宜详，前后已累言之矣。

右三条杨书

梦恶者，明旦当启太上，一以正魂魄，二以析^{〔5〕}除不祥。

奉道之家，当精治静舍。

右二条公

礼年七十悬车。悬车者，以年薄虞渊，如日之仄，体气就损，神候方落，不可复劳形躯于风尘，役方寸于外物矣。许长史既至此时，始可隐逸耶。还亲华阳之馆，修乎黄老之业，北河之命方旌，迁擢之华亦显，岂不快哉。今此疾方愈也，不足忧也。虽尔慎接于纷纷之务，经纬人事之寒热矣。于今乃未可动脚，动脚人当言尔畏鬼（北河之命，即易迁所闻羹氏之言，似有所拟^{〔6〕}者也）。此年六月，忧长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许家鬼注小起，虽尔无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为申陈之。右帅晨许肇亦深以为意，无所忧也。去留之会，死生之事，三官秘禁，不宜外示。今所以道此者，盖以痼（谓应作“彼”字）。人已闻至道于胸心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罢，方更相示也。

右夜荀中候言此，故书以示。

人家有疾病死丧衰厄，光怪梦悟，钱财灭耗，可以禳厌。唯应分解蒙讼墓注为急，不能解释，祸方未已。

右保命答许长史。

〔1〕“未”字原无，据俞本补。

〔2〕“告”原作“古”，据《毛诗》及俞本改。

〔3〕“此”下原有“与”字，据俞本删。

〔4〕“右”原作“又”，据俞本改。

〔5〕“折”原作“所”，据俞本改。

〔6〕“拟”原作“疑”，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八

甄命授第四

游精罔象，诚不可信，然多劳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损神丧真，扰竞三关，遂当以此害明德也。故令许君之徒，含景内魄，若抑四者，研虚注灵，则仙可冀。

定录告

除治尔床席，左右令洁静，理护衣被者，使有常人。常烧香使泠然不杂也。南岳上真，当数看出内，便料理起居，可使草及木瓜耳。手自先有风患，是以今风气之本至耳。多云

针灸佳益，使人无忧（此易迁令告长史也，草及木瓜，当是理衣下人名也）。可迎黄民来，民奴既欲来。又云：其月末左右，当小小疾患，迎来在此，则疾患除也。当部分护静屋以为急，并欲得一室可栖息处。今年欲取草，当为民奴留之，草今年自有本命厄，非欲取也，令其乞符自保而带之。

卧床后孤有悬风可安北面下一~~○~~（谓应作“障”字），亦可以床著近北壁下，勿使虚悬。晨夕当心存拜静，心存行道也（身既有疾，不能拜起，故令心存不替）。斧有霍乱疾，勿使冷食。此儿常不大宜住此，今自无他耳。

右易迁一夕再来，四更中。

独来道此。先初来，又与保命俱。（此似在县下所授，今据还山，使黄民归家也。易迁即捧母，七后得入易迁宫，因呼为号，前所呼亦皆是也）

斧学道如穿井，井愈深而去土愈难，运出自当披其心，正其行，乃得见泉源耳。有人说中候言如此，可令知之（李中候名遵，即撰《茅三君传》者）。人学道譬如万里行，比造所在，寒暑善恶，草木水土，无不经见也，亦试在其中也。顷数闻人道此，始乃悟之耳。彼君念想殊多，~~○~~（谓应作“诂”字）能成远志不？平昔时常多所恨，始悟人难作。而善不可失，云学道者除祸责此，审尔当勤。

右易迁夫人所道

山岳气扰，则强禽号于林。川渚结滞，则龙虬惨于泽，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微觉，将类兽告其骇浪，玄数纤兆，而号咷征乎治乱矣。斯盖山川之盈缩，非人事之吉凶。若坟附丘山，诚与汧岫等波；苟趣舍理乖，则吹万之用不同也。非静顺无以要谦，非虚栖无以冥会。是故死生之几，吉人不复豫。苟思之无邪，不为祸害。

五月十四日，右英夫人答~~孔~~（后人~~作~~作谢安字，孔氏，孔默也。云似是孔严兄弟，长史父先为严从兄坦前鋒都督，是讨沈充时既有因缘，故得此也）

虎顷大号墓下事。

自未得和神静形，俯颐幽精者，疾源或与年而积耶。若未能用交除之途者，将奚促促于药。

定录仙人答孔求乞药方。

想早葬兄。今注烟速消，虽不办妨于生者，要欲得枢物，时宁三泉，使凶气泯静也。

小儿疾方行当示。

五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所言，答~~○~~（一字被剪除，疑犹是“孔”字）。所问疾患者。（右从礼年来，凡十九条，并有捧书）

遵勤心香火，有情向药，故有言消磨之愈疾，谓其将闻斯而请命耶？（仙真并呼药为消磨，故称《消磨经》也。诵之亦能消疾也）

应南趋而北骋，既心口违矣。夫捐莽以茹荼，晒九成而悦北鄙者（“捐莽”至此，亦是《抱朴·博喻》中语），我知其无识和音之听鉴也。当永为吉人，爱及母奴。然所起是学而不思，浚并不渫，盖肉人之小疵耳。无乃此也。今事结水禁，犹有可申。若许长史能于静中若救之者，则一门全矣。亦是师主祭酒之宜，请而为德惠乎。

五月二十日夜，右英作与长史（刘遵祖善谭说，殷浩向度，亮称之。后一会谈论，殊不合，遂名之为羊叔子鹤，于是失名）。刘遵心故为修耳，何不令其母服大远志丸。

七月七日夜紫微夫人告。

即启可得疏方不？良久答言：“世间自有，可寻索密用。”保命君问紫微曰：“此方用牛黄、银屑者，非若是者小为难合。”（此即今大镇心丸也。先以水银摩银屑使消，故为难合）

紫微答，但颌头（右三条杨书）。陆纳兄弟，清真淳一，有姜伯子之风，知欲有远志欣然，其祖父有阴德，当庆流七世。知陆荀子自誓乞苦斋一年，欲受经，~~○~~（此二字后人僞

益,非真)更量之,刘遵乃有好心,早自知。

保命答许长史。(陆纳兄名始,并有德行,祖名英,仕吴丹阳郡太守,荀子当是人小名,不详是谁。纳为尚书令,太元二十年亡)

虞昭为其(兄)此二字后人臆易作“先人”字,本犹可识)事,文书牵连,身被摄系方未已,殆欲无理,赖其在世粗有功德。且其家福德强,章闻累叠,皆被上御事已散。寻蒙追遣之。其病虽笃,无所忧,许侯为之甚至,密相示。

保命答许长史。

庾道季身处阳官贵势,不能顺天用法,愤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长,善功无一,积恶不改,其罪目已定。今临命方欲修德以自济免,徒费千金之用,不亦晚乎。

保命答许长史。(庾觊字道季,亮第二子也。幼有才辞文义,升平中为丹阳尹,表除诸侯,六十余事,太和初为领军,如此行迹,不似为恶,恐是闻戒修善,故得中遂)

郗回父无辜戮人数百口,取其财宝,殃考深重,慙(谓应作“怨”字)。主恒讼诉天曹,早已申对,回法应灭门。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脱,子孙岂得全耶?回当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远矣。太元真人答许长史(郗回父鉴,清俭有志行,不应杀掠如此。或是初过江时,摆并所致,不尔则在京时杀贼有滥也。鉴年七十余乃终,即得为鄞宫职。右从陆纳来四条,有甲手写)。平凝夷质,渊通妙灵,神造重绝,栖真摄生。太玄植简,太素刊名,金庭内曜,玉华外莹,朱轩四驾,啸命众精,骋龙玄州,飞云浮冥,必能上友逸台之公,下监御于太清矣。

八月十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许长史示郗。

希遐远曜,冥响凝玄。萧浪上韵,耽梦遁真。仰飞霄雾,俯散灵根。飞步四觉,内观七缘者,则必有丹书秀简,帝房之录,玄声八振,栖身五岳。于是灌胎朝元,吐纳六液,从容三道,海此景福。上可以策轩空洞,下可以反华变黑矣。若形羁荣罗,鼓轮华园,乘波适物,鸣簪风尘,外有谋道之名,内有百忧来臻者,适足劳天年以骋思,终归骸于三官耳。斋之不专,徒悟而无尽,可谓意不尽言乎。

盖行真炁,当吐三纳四,乘七吞九。今吸之不足,蹶之失序,神漏溯源,精亡胎扰,虽休粮日挹,而莫知道与年丧矣。欲阶此渡也,其未接乎。夫素长生者多津,寻灵途者千百,何必用冰炉以盛火,趣偿责于三官耶。

右中君言,因许长史示郗。

紫微夫人云:郗若得道,乃当为太清监也。若能闻要道而勤者,当至此格。若不专笃而守迷行,外舍道法者,则都失也(紫微前语,与太元殊乖,而如此所云,当是迷不能勤乎要道,司命显其终迹故也)。情不余念者,道乃来耳。郗回犹未足以论至道耶(小君)?郗综妇丁淑英者,有救穷之阴德。又遇赵阜之厄而不言,内慈自中,玄感皇人,故令福逮于回,使好仙也。综墓在东平,淑英今为朱陵嫔,数游三上,司命亦令听政焉(此二人当是回之曾祖也,外书不显)。郗瞿与薛春华,至垂心于门宗,初不以生人为事,然讼者多,但不能威制之耳。每见谏考诉者,甚勤至也。时节宜祠之耶?此二人郗家之福鬼(外书亦无此二人,不知是何亲)。郗雄与阎屈女不相当负石之役,于今未了,喜击犯门宗,心常杀绝。此二人是郗家之祸鬼。郗(臆除此名,不可识)与殷武姬被考,以烧杀朱奢、李贱,以致灾也。其无后,亦求代逮。又与高丰相扇,甚助马头之讼。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亦何趣欺其妇耶?省来勤勤,试为掩正之,亦无此诸人。

右保命答许长史

小君说言,郗鉴今在三官,为刘季姜所讼,争三德事。周马头在水官讼其婿,引理甚苦。郗朗、伊香之二人,今为牙女子奇求此。

范帅昨受江罗辞。

郗相今为大曹吏所逮,其妇形婴桃,受事未了,方索代人于此家。此自是旁听小君

之言语耳，不令书之，为自疏识以示耳（此二十二字是杨君自记与长史）。高龄反化，晚而祭酒弱，道气不交，灵助无主。是以群邪缠玄，急行其祸，奚不宗生生乎，于我助之有缘，其妇言亦急家事，当须了之，非他得豫。

今六天之横纵，而太平之微薄，灵不足以助顺，适足以招群奸，所以神光披越，而邪乘正任矣。高龄之无德久矣，鬼讼之纷错积矣。许长史。（黄氏贻作撮字）

将欲理之耶，若翻然奉张讳道者，我当与其一符，使服之如此，必愈而黜（此谿字也）矣。不然往诣水官，所谓呜呼哀哉（张讳即天师名也，杨不欲显疏也）。邪气入体，鬼填胸次，其将回惑于邪正，必不能奉正一于平气耶？如此吾治疾之方，殆不可得。（正一平气，即天师祭酒之化也）

彼往，其子亦去何一身之永逝乎。

八月十九日夜，保命君密语许长史。

冢讼尤甚，恐亦未已，龄曾凿败古人碑铭之文，以自显焉。阴贼于鬼神，（谓应作蔽字）善以自撰诉者诚多事，以此为首先。

八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告，欲取谢奉补期门郎，而今已有兼人，北帝故权停之耳。近差王允之兼行得代奉。若服术酒，可未便恭命也。高著亦可服术，其家蒙讼，亦为纷纷，术遏鬼炁，故必无他耳。范中候言此（谢奉字弘道，会稽人，仕至吴郡丹阳尹吏部尚书，王允之敦同堂弟，王舒子，有智干，为河南中郎将，江州迁卫将军会稽，封番禺侯，年四十亡，谥中侯。高著即谓龄也，期门即鄧都中官，而记中不见此职，惟有修门耳）。从平凝来，凡十四条，有撮写。

夫^①观物适任，内顺明灵，托性命于高真，委形气于神摄者，亦克疆以永遐，回秋龄以保真。今德匠既凝神杖信，澄心密静，圆顺广敬，固天祐焉。然胤嗣不多，或时雕落，将犹灵关失纬，潜机未镇耳。当今五气滋曜，常朗文昌之房，三星结华，每焕璇衡之内。是

以玄润胎萌，遂其流根矣。

我案《九合内志文》曰：竹者为北机上精，受气于玄轩之宿也，所以圆虚内鲜，重阴含素，亦皆植根敷实，结繁众多矣。公试可种竹于内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下焉。尔乃天感机神，大致继嗣，孕既保全，诞亦寿考，微著之兴，常守利贞。此玄入之秘规，行之者甚验。

六月二十三日，中候夫人告公（孝武壬戌生，此应是辛酉年，而后又云：上相座动，后以临登极，乃是后午未年，此为大忌）。灵草荫玄方，仰感旋曜精。（洗洗似草作^②言边，应洗洗字，即《毛诗》“螽斯羽诒诒兮，宜尔子孙”之义也）

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紫微夫人作

福和者当有二子，盛德命世。（福和似是李夫人贱时小名也。今《晋书》名俊容，二子即孝武并弟道子也）

同夜，中候告。（右三条杨书，又撮写）

德匠既凝，玄范自天，安危之事，未宜问也。公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难论耳。顷天气激逸，阴景屡变，太白解体于二辰之中，愆勃于紫房之下，王者恶焉，天子有忧，上相座动。今聊作讖，密以相示。（右^③此及讖有撮写，在撮自记修事后共纸，寻真综回文令难解耳。今拘连相取，又别疏出之。其授之时，维当道其辞，杨君后自更错义，皆是说晋代之事，并有明征也）

相欺岂妙道要吾知之天秘能
有术金之万寻师疾逆除恶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驱宝
奇龙者篡可悲真间世复思宜
神熙逆历有数在兹基无不无

兵隆谁定帝纁室来之皇慎地
先卒儿必亏金纷异五乱德天
火数失期座当变见远凶匠制
规三由匠足不虑忧危拨保封
寸莫其测源刘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换迭相运推
精气神妙二参仪慎凡传人贤

精气神妙参二仪，慎传凡人贤者施。封天制地无不宜，子能宝秘天知之。吾道要妙岂相期，自有奇神先兵规。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换运相推。明匠保德慎无思，驱恶除逆疾寻思。万金之术龙之熙，隆数卒三失由儿。莫测其源刘向知，有凶拨乱皇复基。乘天命世遂平夷，制逆者谁必定期。匠不足虑忧远危，五世之间真可悲。纂历有数帝座亏，当见变异纷纷来。金室在兹枕麝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之来，绝恶梦矣，常存三关佳也。

右英告公。（凡云公者，皆简文帝为相王^{〔4〕}时也）

右一条杨书。（五字朱书）

太元真人告许长史。（此后非真说）

我尝见南阳乐子长，淳朴之人，不师不受，顺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恶，德合自然。虽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练神受气，名宾帝录，遂得补修门郎，位亚仙次。缘天资有分，亦由先世积德，流庆所陶。若使其粗知有摄生之理，兼得太上一言之诀。如此求道，无往不举矣。夫人所以不尽年寿，中多夭遏涉世者，或遭刀兵之难，致荣禄不终，祚胤不长，志道之人。虽有一生之心，钻求匪懈，徒复遭遇真文，耽玄精微，慕尚者众，得升腾者稀。经非不妙灵，岂无感愚？愚相随安，知修真之本，营神养性，镇守之法，世人积小以来，形中伤犯者多，帝一不治，百神惊散，考试万端。所谓荒城之内，荆棘生焉。无妙术以自导，修道以求仙，贪荣慕贵，多垂成而败，皆由丧真犯气，愚瞽罔昧，岂识此机耶？致夺年灭算，万事不成，以此求生，去生远矣，虚自苦耳。太上有玄机之道，焕落七神枕中之要，此道微乎妙哉。初不传于下挺愚俗之人。有此道者，帝一治于玄宫，万神守备，与天同心。案诀谨而修之，登山越海，万试不干。修仙升度，所欲从心，斯岂虚言耶？卿父子玄机邈世，理妙接真，故可荣神之仙才，而为众真所称，非吾独所称举，故当与卿同编仙录，无复理外之嫌，亦已咨启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龙玉鱼，此不可阙。所以尔者，诣太上前，昭灵亦当粗具。近所写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书为善。卿前所道相王事，顷面都回，亦知有好心，但所得少耳。自当保其天年也。

见谢所作传未易功，乃能序述圣迹，赏解作奇，此是天发其心。昨亦已见司命君，大以为佳，冥中自当报之有缘，其子孙若知醮灵岳，祈天真，降应必也，岂虚言哉！谢家一门，唐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先对，所钟如何？具如近面，不足宣。

真人西城王君答许侯

右四条别一手书，陆修静后于东阳所得，不与诸迹同，辞事伪陋，不类真旨，疑是后人所作。乐子长非受《五符》者，唐承即《列纪》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1〕“夫”原作“天”，据俞本改。

〔2〕“作”原作“竹”，据俞本改。

〔3〕“右”原作“有”，据俞本改。

〔4〕“王”原作“主”，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九

协昌期第一

经曰：行事时，北向执隐书而为之者，谓始学真妙，未涉微远，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识玄斗之指建，故当北向执书以渐求之耳。若既解书意，识星转之随时，自宜随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则无有常向，不为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为始学者耳。恐此将可以意通，触类不足复问邪。（此答长史咨《飞步经》中北向执书意也）

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闭气上纲，当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毕，乃越纲蹈星，谓始上纲。便顿住呼名字，呼名字毕，乃越纲蹈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复重心呼所至星处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烦重难常，但可案旧而行耳。昔郁沙公、北里子、长陵老人，皆案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烦难为辞也。所谓治生者矣。商贩之汲汲，岂惮险难哉。所期唯钱货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贾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学者，皆言专心尽，勤至而后渐懈，纵有亦似车之将，故而百节缓落，又似负重之牛，造远足蹇。夫学者之所思，而为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辈事耳。苟能心研内镜者，是为感发乎神，将有灵人发子之蒙，携辰景之舆矣（此答咨步五星法也。经图唯言随纲往还。又有一法云越纲蹈星。今即是诀此事也。芟戒之言，实为切至）。五星图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岁星位在东，案而施之，所以尔者。五星隐伏，纵横无常，不如北斗列象恒在。故一以定位于五方，不得随星之所在也（此答咨施安五星图也，经中无旨诀，所以宜问）。三八景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时顿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为之也。若外身幽岩，屏绝人事，内念神关，摄真纳气，将可平旦顿存三八景，二时又各重存一景，益当佳也。但人间多事，此烦难常行耳。事不得常，为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真皆案此道也。案《苞玄玉策白简青经》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为太平民，亦不得为后圣之臣。”（此答咨《二十四神经》中修存之意，亦是秘诀。右此四诀事，今有长史所写本，不知此因杨咨何真，若非东卿，则紫微南真也）

太上真人撰所施行秘要。（长史写本有题如此，此犹是众真授说经中所可修用，还童反白诸要事，令长史施行之耳，非成事一卷经也）

《太素丹景经》曰：“一面之上，常欲得两手摩拭之，使热高下随形，皆使极匝，令人面有光泽，皴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谓山川通气，常盈不没。”

先当摩切两掌令热，然后以拭两目。毕，又顺手摩发，𠂔（谓应作“如”字）理栉之状，两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发不白，脉不浮外。

右一条出《丹景经》中卷。（此经未出世，是下真品目）

《大洞真经·精景案摩篇》曰：卧起当平炆正坐，先叉两手，乃度以掩项后。因仰面视上，举项使项与两手争，为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风气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毕，又屈动身体，申手四极，反张侧掣，宣摇百关。为之各三，此当口诀（此运动应有次第法用，故须口诀益，亦熊经鸟伸之术也）。卧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项中四面及耳后，使圆匝热温温然也，顺发摩项，若理栉之无数也。良久，摩两手以治面目，久行之，使人目明而邪气不干，形体不垢，𠂔（此应作“臄”字）生秽也。都毕，乃咽液二十过，以导内液。

右一条出《大洞精景经》上卷。（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消魔上灵经》曰：若体中不宁，当反舌塞喉，漱漏咽液亦无数，须臾，不宁之疴自即除也，当时亦当觉体中宽软也。

右一条出《消魔上灵叙》中。（亦未出世，非三品目，应是《智慧》七卷中事）

右前三条不显谁之所授。

《消魔经》上篇曰：耳欲得数按抑其左右，亦令无数，令人聪彻，所谓营治城郭，名书皇籍。

又曰：鼻亦欲得按其左右，唯令数令人炁平，所谓灌溉中岳，名书帝篆。

右此二条法，方丈台昭灵李夫人出用。（此云《消魔》上篇，亦应同是前限）

《太上篆淳发华经》上案摩法：常以生气时，咽液二七过，毕，按体所痛处，向王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黄右黄，六华相当。风气恶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泽，上下宣通，内遣水火，外辟不祥，长生飞仙，身常体强。毕，又咽液二七过。常如此则无疾，又当急按所痛处二十一过。

右一条沧浪云林宫右英王夫人所出。（《篆淳经》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丹字紫书三五顺行经》曰：坐常欲闭目内视，存见五藏肠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也（此经《中真品目》）。

《石景赤字经》曰：常能以手掩口鼻，临目微炁，久许时，手中生液，追以摩面目，常行之，使人体香。（此经非《三品目》）

《紫度炎光内视中方》曰：常欲闭目而卧，安身微气，使如卧状，令傍人不觉也。乃内视，远听四方，令我耳目注万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见万里之外事，精心为之，乃见百万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恒闻金玉之音，丝竹之声，此妙法也。四方者总其言耳。当先起一方，而内注视听，初为之，实无仿佛，久久诚自人妙。（此经《下真品目》）

《太上天关三经》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两眦，闭炁为之。炁通辄止，吐而复始。恒行之，眼能洞观。（此经《下真品目》，云天关三^{（1）}，疑阙“图”字）

右四条玄师所敕用。（玄师即南真夫人，此四经并未出世）

清灵真人说《宝神经》。（长史写本亦题如此，此指是前一事之目耳。其后并众真杂说，标题有前后之异，犹是《真诰》之例。今人皆别呼《宝神经》，《宝神经》岂得下教耶，此唯是一片钞耳）

夫专注道真，玄想灵人，冥冥者亦具监其意也。若外难未披，假咏兼存，实复未能回西榆之年，还发玄童矣。苟耽玄笃也，志之勤也，纵令牙雕面皱，顶生素华者，我道能变之为婴，在须臾之间耳。但问志之何如尔。老少之学无所在也，吾往即其人也。（说此诸事，皆是令告长史也）

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聪，为事主也。且耳目是寻真之梯级，综灵之门户，得失系之而立，存亡须之而办也。今钞径相示，可施用也。（此谓《宝神经》中要径之事，故云钞径）

道曰：常以手按两眉后小穴中三九过，又以手心及指摩两目权上，以手旋耳。行三十过，摩唯令数，无时节也。毕，辄以手逆乘额上三九过，从眉中始上行人发际，中口傍，咽液，多少无数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书，亦可于人中密为之，勿语其状。

眉后小穴中为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生眼瞳，和莹精光，长珠彻童，保炼目神，是真人坐起之上道，一名曰《真人常居内经》。真谚曰：“子欲夜书，当修常居矣。”真人所以能旁观四达，使八霞照朗者，实常居之数明也。

目下权上是决明保室，归婴至道，以手旋耳行者，采明映之术也。旋于是理开血散，皱兆不生，目华玄照，和精神盈矣。夫人之将老，鲜不先始于耳目也。又老形之兆，亦发始于目际之左右也。以手乘额上，内存赤子，日月双明，上元欢喜，三九始眉，数毕乃止。此谓手朝三元，固脑坚发之道也。头四面以两手乘之，顺发就结，唯令多也。于是头血流散，风湿不凝。

都毕，以手按目四眦二九过，觉令见光分明，是检眼神之道。久为之，得见百灵。（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诸杂事，并甚有节度，悉以别撰在《登真隐诀》中。今不可备，皆注释。）

勤而行之，使手不离面乃佳，以成真人，犹不废也。欲行此道，皆盟金为誓，金之多少，在人尽诚而设耳，不徒尔，苟行而已。真官曰：“欲闻起居，金为盟书，谓非其人而不传授也。此道出《太上宝神经》中。此经初不下传于世也。当来为真人者，时有得者，反白之要，事尽于此。（盟信既定。无科，谓受此宜用金环二双）

紫微夫人喻书如左。(紫微是承裴君说《宝神经》毕，仍复更接论《宝神》事如此，则裴所说亦同此夕)

夜卧觉，常更叩齿九通，咽液九过，毕，以手按鼻之边左右上下数十过，微咒曰：太上四明，九门发精，耳目玄彻，通真达灵。天中玄台，流炁调平，骄女云仪，眼童英明。华聪晃朗，百度眇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台郁素，柱梁不倾，七魄澡炼，三魂安宁。赤子携景，辄与我并。有敢掩我耳目，太上当摧以流铃，万凶消灭，所愿必成。日月守门，心藏五星，真皇所祝，群响敬听。

卧觉，辄按祝如此，勿失一卧也。真道虽成，如我辈故常行之也。但不复卧，自坐为之耳。此《太上宝神经》中祝辞上道也。令人耳目聪明，强识豁朗，鼻中调平，不垂津洩，四响八彻，面有童颜，制魂录魄，却辟千魔，七孔分流，色如素华，真人起居之妙道也。所以名起居者，常行之故也。毕，又咽液九过，摩拭面目，令少热以为常，每欲数也。兴宁三年岁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书此。其夕先共道诸人，多有耳目不聪明者，欲启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仍见喻也。(此杨君自记也。长史年出六十，耳目欲损，故有⁽²⁾咨请。杨不欲指斥，托云诸人耳)

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黄赤炁失节度也，不可不慎。(此盖指戒长史也)

右一条清灵言。

栳头理发，欲得多过，通流血气，散风湿也。数易栳，更番用之也，亦可不须解发也。

右一条紫微夫人言。

《太极绿经》曰：理发欲向王地，既栳发之始而微祝曰：

泥丸玄华，保精长存，左为隐月，右为日根，六合清炼，百神受恩。祝毕，咽液三过，能常行之，发不落而日生。

常数易栳，栳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栳取多也。于是血液不滞，发根常坚。

右一条安九华所告，令施用。(此二条皆驻白止落之事，亦是令答示长史也)

紫微夫人喻曰：披华盖之侧，延和天真；入山涧之谷，填天山之源，则虚灵可见，万鬼灭身，所谓仰和天真，俯按山源也。(华盖一名华庭也)

天真是两眉之间，眉之角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侧。在鼻下小入谷中也。华庭在两眉之下，是彻视之津梁，天真是引灵之上房。旦中暮恒咽液三九过，急以手三九阴按之以为常，令致灵彻视，杜遏万邪之道也。一日三过行耳(紫微夫人言人有卒病垂死者，世中凡医，唯知针人中，不知针山源谷中，此太谬也。本注从此注起，是杨接长史书也)。按而祝曰：开通天庭，使我长生，彻视万里，魂魄返婴，灭鬼却魔，来致千灵。上升太上，与日合并，得补真人，列象玄名。楚庄公时(此即春秋时楚庄王也)，市长宋来于恒酒扫一市，久时有一乞食公，入市经日乞，恒歌曰：“天庭发双华，山源彰阴邪。清晨按天马，来诣太真家。真人无那隐，又以灭百魔。”恒歌此乞食。

一市人无解歌者，独来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故未解其歌耳。乃遂师此乞食公，弃官追逐，积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来子今在中岳。

乞食公者，西岳真人冯延寿也。周宣王时史官也，手为天马，鼻下为山源。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书此。(杨接书记此)

云林王夫人曰：仙真之道，以耳目为主，淫色则目暗，广忧则耳闭。此二病从中来而外奔也，非复有他矣。今令人聪明益易耳。但不为之者，行之难，欲得上通彻映，旁观鬼神，当洗心绝念，放弃流淫，所谓严其始矣。夜卧，先急闭目，东向，以手大指后掌，各左右按拭目就耳门，使两掌俱交会于项中三九过，存目中当有紫青绛三色气出目前，此是内按三素云，以灌合童子也。阴祝曰：眼童三云，两目真君。英明注精，开通清神。太玄云仪，灵骄翩翩。保利双阙，启彻九门。百节应响，朝液泥丸。身升玉宫，列为上真。凡四十八字。祝毕，咽液，五十过，毕乃开目以为常，坐起可行之，不必夜也。要以生炁时，一

年许，耳目便精明。久为之，彻视千里，罗映神灵，听于绝响者也。此亦真仙之高道，不但明日开耳而已。

夫欲学道者，皆当不欲令人知见所闻，每事尽尔。太上宫中歌曰：“手把八云气，英明守二童。太真握明镜，鉴合日月锋。云仪拂高阙，开括泥丸宫。万响入百关，骄女坐玄房。愈行愈鲜盛，英灵自尔通。”

此歌正言耳目之经也。我沧浪方丈仙人，常宝而为也。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经》中，传行以青金为誓，然后乃施行耳（右此并是右英夫人受，今告长史也。又用盟信，兼有青帛，今亦宜依准立格，乃得受传耳。谓青可二十尺，金环二双，此《四明玉经》三品元目也）。闭炁拜静，百鬼畏惮，功曹可见与语，谓久行之耳。

七月二日，南岳夫人喻。

烧香时勿反顾，忤真炁，致邪应也。

入静户，先前使人通达上闻。

临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时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愿，理发欲向王地。既栉发之初，而微咒曰：泥丸玄华，保精长存。右为隐月，左为日根。六合清炼，百神受恩。祝毕，咽液三过。（此一条犹是安妃所说无异，但不知何者前后耳。按以日月推，此则是后也）

右四条南岳夫人喻。

《正一平经》曰：闭气拜静，使百鬼畏惮，功曹使者，龙虎君可见与语，谓能精心久行之耳。（泰清家有正一平炁。今此悉载拜静众事，必应是《泰清经》，恐脱“炁”字也）

又曰：烧香时勿反顾，反顾则忤真炁，使致邪应也。

又曰：入静户，先前右足著前，后进左足，令与右足齐。毕，乃趋行如故，使人陈启，通达上闻。

又曰：临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来众邪炁。

又曰：数澡洗，每至甲子当沐。不尔，当以几月旦，使人通灵，浴不患数，患入不能耳。荡炼尸臭，而真炁来入。

右玄师所敕使施用。（右六条与前所说大同小异者，是受旨，是略记。今更详⁽³⁾记写。此并益后二条，以示长史也）

右十条并长史写。

服仙药，常向本命，服毕，勿道死丧凶事，犯胎伤神，徒服无益。

东卿司命君。（此一条本在受明堂玄真法后）

右一条杨书。

《太上九变十化易新经》曰：若履淹秽及诸不静处，当洗澡浴与解形以除之。

其法用竹叶十两，桃皮削取白四两，以清水一斛二斗，于釜中煮之，令一沸出。适寒温以浴形，即万淹消除也。既以除淹，又辟湿痺疮痒之疾。且竹虚素而内白，桃即却邪而折秽，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浊也。天入下游，既反未曾不用此水以自荡也。至于世间符水祝漱，外舍之近术，皆莫比于此方也。若浴者益佳，但不用此水以沐耳。炼尸之素浆，正宜以浴耳，真奇秘也。（下真品目有《九化十变》，疑此目是例言也）

紫微王夫人所敕用。

右一条长史写。

受洞诀，施行太丹隐书，存三元洞房者，常月月朝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日、四月六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夜，于寝静之室，北向六再拜讫，稽首跪曰：谨启太上大道高虚玉晨太素紫宫，八灵三元君，中央黄老无英白元太帝，五老高真上仙太极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谨以吉日之夜，天关九开之间，上闻太上玉皇真君，乞得长生世上，寿无亿年，时乘黄晨绿⁽⁴⁾盖龙辂，上诣紫庭，役使万神，侍卫四明。毕，勿令人知也。

(此一条掾写)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时。

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霄琳房，四时天下有志节远游之心者，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时，北向再拜。亦可于静中也。自陈本怀所愿，毕，因咽液三十六过。(长史写)

东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诸东华台四望，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又掾写)

右紫虚元君所出。(右此三事并上学隐朝之法。其经并不显世，故南真出之，亦是令长史遵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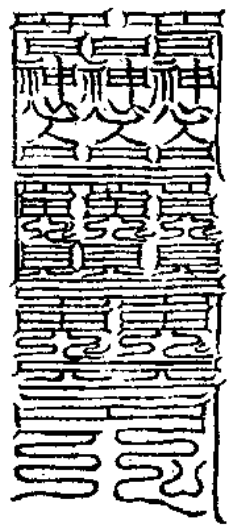
右三条有长史掾共书，同在一纸上。

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夜，于寢室存思洞中诀，而独处不眠者，吉也。其夕卫经玉童玉女，将太极典禁真人，来于空中而察子也。是其夜常烧香精苦，有如所待者也。坐卧存思，或读书念真，在意为之，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非求道之方耳。若兼慎于其日益善，匪唯守夜矣。受洞诀之始，常当修此好以为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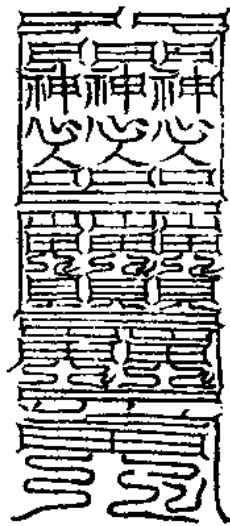
数遇恶梦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试，三曰尸贼，厌消之方也。若梦觉，以左手蹶人中二七过，琢齿二七遍，微祝曰：大洞真玄，张炼三魂，第一魂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受心节度，速启太上三元君，向遇不祥之梦，是七魄游尸，来协万邪之源，急召桃康护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真，皆守体门，黄阁神师，紫户将军，把钺摇铃，消灭恶津，反凶成吉，生死无缘。毕，若又卧必获吉应，而造为恶梦之气，则受闭于三关之下也。三年之后，唯神感旨应，乃有梦也。梦皆如见将来之明审也。略无复恶占不祥之想矣。(长史作恶字皆酉下心，其义与酉下心亦同，但谓西方金炁之心刚恶也)

若夜遇善梦吉，应好梦而心中自以为佳，则吉感也。卧觉，当摩目二七，叩齿二七遍，而微咒曰：太上高精，三帝丹灵，绛宫明彻，吉感告情，三元柔魄，天皇授经。所向谐合，飞仙上清。常与玉真，俱会紫庭。毕，此《太洞》秘诀，以传于始。涉津流者矣。(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真经亦未显世，今世中经乃粗有其事，皆增损不同)

右三条有长史写。



此符摹长史画



此符摹掾画

已上符本朱画

明堂内经开心辟_𠄎符，王君撰用，开日旦，向王朱书，再拜服之，祝曰：

五神开心，彻听绝音，三魂摄精，尽守丹心，使我勿_𠄎，五藏远寻。拜毕，祝，祝毕乃服。服毕，咽液五过，叩齿五通，勿令人见（两“𠄎”字谓皆应作“忘”）。若不用开日，以月旦月十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验秘术也。（右符及此三条，有长史抄写两本，捧朱书）

东卿司命曰：先师王君昔见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经》，清斋休粮存日月在口中，昼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环，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黄色有白光十芒，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无数。若不修存之时，令日月还住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令二景与目童合炁相通也。此道以摄运生精，理和魂神，六丁奉侍，天兵卫护，此上真道也。《太上玄真经》，先盟而后行，行之然后可闻玉佩金珰之道耳。季伟昔长斋三年，始戒竭单思，乃能得之。于是神光映身，然后受书耳。此玄真之道，要而不烦，吾常宝秘藏之囊肘。故以相示有慎密者也。明堂玄真自有经，经亦少耳。大都口诀，正如此而行之。伟昔亦不得经，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经耳。尔欲得，可就伟取，玉佩隐书非伟所见耳。

夜行及冥卧，心中恐者，存日月还入明堂中。须臾百邪自灭，山居恒尔。此为佳。（右此是说《玄真经》存之法，其大经在《茅传》中）

右三条杨书。

《太虚真入南岳赤君内法》曰：以月五日夜半时，存日象在心中，日从口入也。使照一心之内，与日共光相合会，毕，当觉心暖，霞晖映验，良久乃祝曰：

大明育精，内炼丹心，光晖合映，神真来寻。毕，咽液九过，到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复作如上，使人开明聪察，百关鲜彻，面有玉光，体有金泽。行之十五年，太一遣宝车来迎，上登太霄，行之务欲数，不必此数日作也。

右一条出《太上消魔经》中。（此经亦未出世，右一条长史写）

东华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

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废，使入聪明朗彻，五藏生华，魂魄制炼，六府安和，长生不死之道。𠄎𠄎。（此两字是摹真本朱书）

右书日月象法，亦可圆书日也。（右一条杨书）

右此二法不审是何真所受。

汉孝明皇帝梦见神入身长丈六，项生圆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遍问朝廷，通人傅毅对曰：“臣闻天竺国有得道者，号曰佛，传闻能飞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四人入之大月氏国，采写佛经《四十二章》，秘兰台石室第十四，即时起洛阳城西门外道北立佛寺，又于南宫清凉台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图。帝感非常，先造寿陵，亦于殿上作佛象。是时国丰民安，远夷慕化，愿为臣妾。佛像来中国，始自明帝时耳（此说粗与外书同，而长安中似久已有佛，裴君即是其事，且佛法乃兴⁽⁵⁾天竺属宾，而月氏无有，与此为异。今既欲说小方诸奉佛，故先宜叙此也。按张骞非前汉者，或姓名同耳。傅毅字仲武，见《汉书》。秦景、王遵等不显。此寺名白马寺，明帝乃葬显节陵，此云寿陵者，汉诸帝在位时，皆预造寿陵，犹今世人作寿冢，非陵名也。外书记亦云遣侍中张堪，或云郎中张愔并往天竺，写致经象，并沙门来至，又恐今此说未必是真受，犹可扬君疏旧语耳。但真经诰中自亟有论及佛事也）。方诸正四方，故谓之方诸。一面长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长明太山夜月高丘，各周回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间耳。但草木多茂蔚，而华实多蓊繁，饶不死草、甘泉水所在有之，饮食者不死。青君宫在东华山上，方二百里中，尽天仙上真宫室也。金玉琼瑶，杂为栋宇。又有玄寒山，山上别为外宫，宫室周二百里中。方诸东西面，又各有小方诸，去大方诸三千里，小方诸亦方面各三百里，周回一千二百里，亦各别有青君宫室。又特多中仙入及灵鸟灵兽辈，大方诸对会稽之东南，小看去会稽岸七万里，东北看则有汤谷建木乡，又去方诸六万

里(方诸是乙地,汤谷是甲地,则自寅至辰十万里,方五隅七言之邪角,十四万里,故去会稽七万里也)。大方诸之西,小方诸上,多有奉佛道者,有浮图,以金玉镂之,或有高百丈者数十层(谓应作“层”字)楼也。其上人尽孝顺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读夏《归藏》经,用之以飞行(按夏曰《连山》,殷曰《归藏》,与此不同,依如三弟子,虽奉佛道,不作比丘,形服世人,谓在真菩萨家耳)。大方诸之东,小方诸上,多奇灵宝物,有白玉酒金浆,青君畜积天宝之器物,尽在于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饮此酒浆,身作金玉色泽,常多吹九灵箫,以自娱乐。能吹箫者闻四十里,箫有三十孔,竹长二三尺,九箫同唱,百兽扑舞,凤凰数十来至和箫声。

大方诸宫,青君常治处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太极公卿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芒法,虽甫得道为真,犹故服之(霍山赤城亦为司命之府,唯太元真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韩众在南方,余三十一司命皆在东华,青童为太司命,总统故也,杨君亦云东轸执事,不知当在第几住耳)。直存心中,有象太如钱在心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从心中上出喉至齿间,而(此字僂非真)徊还胃中。如此良久,临目(此字僂非真)见心胃中分明,乃吐气,嗽液三十九过止。一日三为之。行之一年,疾病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必得道,行日中无影,辟百鬼千恶灾气,恒存日在心,月在泥丸中,夜服月华,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色,从脑中下入喉,芒亦不出齿间而回入胃。

右此方诸真人法出《大智慧经》上中篇,常能用之,保见太平。(此即应是《消魔智慧》七篇之限也)

右南极夫人所告。

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谓省易可得旨,行无中废绝者也。除身三尸,百疾千恶,炼魂制魄之道也。日月常照形中,则鬼无藏形青君。今故行之,吾则其人也。今以告子,子脱可密示有心者耳。行此道,亦不妨行宝书所服日月法也。兼行益善善也。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初不觉劳,明勤道之至,生不可失矣。(宝书日月,即谓紫文所用者)

右西城王君告。(此并告杨君,今以示诸许也)

为道当如射箭,箭直往不顾,乃能得造棚的。操志入山,唯往勿疑,乃获至真。

玄清告。(按南极西城玄清二高真,未当有余降受,唯戒及诗各一条耳,不审此当是何时所喻)

右八条并杨书。

行此四道,按玉玄上法,一年便惊视听,自可勤之,举之无疑。(中君此事失前纸,不知是何法也)

太极真人云:读《道德经五千文》万遍,则云驾来迎,万遍毕未去者,一月二读之耳,须云驾至而去。

右二条某书。

山世远受孟先生法,暮卧,先读《黄庭内景经》一过。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炼,恒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为合万过,夕得三四过乃佳。北岳蒋夫人云:读此经,亦使人无病,是不死之道也(此二⁽⁷⁾十一年夕一过不得万遍,“一”恐应为“七”,或为“八”字。不尔夕则二三过耳)。存五星,当谨按八素,以王星为始,存以生气时。若不王星先出者,故宜不先存王也。至于视星,入室任意耳。唯以勤感为上耳,亦不必须都见星。然后速通也,视之亦审耳。清灵君告,存思要法,当觉目睹五星于方面,并乘芒而下行我,然后依王星下而存王星。但吞咽一芒,毕,又当镇星下,又存镇星。良久,总五星各一芒,使俱入口而咽之,如镇星星过数也。(此一事异法,经中无此说)

若顿存五星,自当依常法,不心存对星下也。(依此言则后是单修法也)

六月一日夜,青灵真人言。(右四条杨书,青当为清也)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韬绿映,回霞赤童,玄炎飘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阙圣

君，采服飞根之道。昔受之于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经。

右英云：珠圆会晖韬绿凝，日霞焕明赤童秉灵玄炎散光，飘象郁清，此日之势也，神之威也。（此说按紫文曰：日魂事义旨不正可领）

右二条公书

扶晨始晖生，紫云映玄阿。焕洞圆光蔚，晃朗濯耀罗。眇眇灵景元，森洒空清华。九天馆玉宾，金房烟霄歌。

右《大洞真经》中篇，今钞数行。（今《洞经》亦有此四句）

外国呼日为濯耀罗，方诸真人呼日为圆罗曜。梦见此濯耀罗者，日之应也。紫云中人者，胎宫神也。玄真之道矣，日德荫泽，长生之象，紫云罔晨，魂魄安也。身康神宁，从此始矣。

辞四通已呈，意气安和。（此杨君自与长史书语耳）

右英疏《大洞真经》言，以释梦濯耀罗之义也。如别。（此亦自语也，长史梦事不显）

右四条杨书。

〔1〕“三”下原有“图”字，据下注文删。

〔2〕“有”原作“故”，据俞本改。

〔3〕“详”原作“祥”，据俞本改。

〔4〕“绿”原作“缘”，据俞本改。

〔5〕“兴”原作“与”，据俞本改。

〔6〕“位”原作“住”，据俞本改。

〔7〕“二”原作“一”，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十

协昌期第二

微诚因理感，积精洞幽真。斐斐乘云彩，灵像凭紫烟。眇眇濯圆罗，佛佛驾飞轮。玄翰启矇昧，顾景恩自新（长史既开启告，赋诗一篇。本注之，此即酬释梦之旨也。长史自书。凡真书及古书作髻髻字，皆作彷彿字。此则是髻髻也，此字已下至也字，并朱书）。

范幼冲，辽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来在此，恒服三气。三气之法，存青炁、白气、赤气各如缒，从东方日下来，直入口中，挹之九十过，自饱便止，为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气，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旦旦为之，临目施行，视日益佳，其法鲜而其事甚验，许侯可为之矣。（范即是华阳中监也，事在第四卷）

右一条杨书。

东海东华玉妃淳^{〔1〕}文期，授含真台女真张微子服雾之法。常以平旦，于寝静之中，坐卧任己，先闭目内视，仿佛使如见五藏。毕，因口呼出气二十四过，临目为之，使目见五色之气，相缠绕在面上郁然，因人口内此五色气五十过。毕，咽液六十过。毕，乃微咒曰：太霞发晖，灵雾四迁。结气琬屈，五色洞天。神烟含启，金石华真。蔼郁紫空，炼形保全。出景藏幽，五灵化分。合明扇虚，时乘六云。和摄我身，上升九天。毕，又叩齿七通，咽液七过，乃开目事，讫。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术者，久行之，常乘云务而游也。

右一条杨书又掇写。

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气，存心中有白气，存脐中有黄气，三气俱生，如云气覆身，因变成火，火又绕身，身通洞彻，内外如一。旦行，至向中乃止。于

是服气一百二十，都毕，道正如此。使人长生不死，辟却万害，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当别寝处静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

初存出气如小豆，渐大冲天，三炷缠烟绕身，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炷之内。又合景以炼一身，一身之里，五藏照彻，此亦要道也。

右二条有掾写，并右三事在论华阳第四卷中。今又重钞，可修事出此耳。其本文犹在彼卷。

太极真人敕酆台北帝^{（此三字被后人黦，不可复识）}官制神灭鬼灵符，盛以重紫之囊，^{（此九字又被青黦，乃^{〔2〕}不可都识，而非今所书字）}卫符有三天直使者二人，凶鬼万邪，有干佩符者即死（此下复有十字，亦被黦，不可复识）。男女各佩一，已别题之。

小君今书此符，相与佩之，在《玉马经》上，一名《北帝书》。（七元符中有一符无题，相传言是此符，而《玉马经》世未尝见，不敢为定）

一雄黄。 二雌黄。 三铅黄。

右三黄华，先投朱砂，一熟研之于器中，次投雄黄熟研之，次投雌黄熟研之，次投铅黄合研之。良久成也（以胶清合研之）。言一者以意为之一分之品量多少也（此是谕作三黄色以画符法，真符多用此）。

右三条杨书。

合药当令精，不精者不自咎，反责方之不验。若是人可谓咎乎？可使钞方合耳。

可用昌蒲五两，所以用十两末，知道门户之人耳。可用茱萸根皮二两，紫云芝英三两。

此用君口诀。（此是论合初神丸事，其方在《苏传》中。即周紫阳所撰，故受此诀，是告长史也）

右一条△书

成治术一斛，清水洁洗令盛，讫，乃细捣为屑，以清水二斛合煮令烂，以绢囊盛，绞取汁，置铜器中，汤上蒸之，内白蜜一斗，大干枣去核，熟细捣，令皮肉和会，取一斗，又内木蜜之中，绞令相得如铺状，日食如弹丸三四枚。一时百病除，二时万害不伤，三时面有光泽，四时耳目聪明，三年颜如女子，神仙不死。

又法：成术一斛，水盛洗，洗乃干，干乃细捣为屑，大枣四斗，去核乃捣。令和合清酒五斗，会于铜器中。煎搅使成饵状，日服如李子三丸，百病不能伤，而面如童子，而耐寒冻。

又法：术散五斤，伏苓煮三沸，捣取散五斤。右二物合和，更捣三千杵，盛以密器，旦服五合，百灾百毒百疫不能犯，面童而壮健，久服，能飞越峰谷，耳聪目明矣。（此三方有掾写，似是紫微夫人所授，继《术叙》后者）

炼麻腴法：清水三斛，麻腴一斛，薤白二斤，合三物会煎之。以木盖盖上，勿令腴烟散出。取一斛止，内酒中服之，亦可单服。（此一方有长史写，乃别出四蕊丹方中，而世之方本，又加葱白二斤）

太极真人遗带散，白粉服一刀圭，当暴心痛如刺。三日欲饮，饮既足一斛，气乃绝，绝即是死也。既敛，失尸所在，但余衣在耳。是为白日解带之仙。若知药名者，不复心痛，但饮足一斛，仍绝也。既绝已，自觉所遗尸者在地也。临时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辇舆共来载之也。欲停者，当心痛三日，节与饮耳。其方亦可举家用，云霞衣九两是其首。（此一条不知出何处，事即应是白翳散也，世未见方）

右一条△书

斋者不宜杂，不斋者而相混，并未体正道，后宜改之。

上道之高，《神虎经》是也，自非传授者，皆不得。令其见所写之纸也。此又一未体矣。

南真云：写《神虎》文不精，则万物不为己用，心将徒劳耳。得纸更留心，谨写烧香，先者写上书，当恒烧香文之左右，亦初不能令专，使烟清恒也。精诚务在匪懈，求道唯取于不倦耳。此又近于替乎。

夫得道者常恨于不早闻受，失道者常恨于不精勤，何谓精耶？专笃其事也。何谓勤耶？恭缮其业也。既加之以检慎，守之以取感者，则去真近矣。尔其营之勿忘也。（此前五条并似止告杨君）

受书则师乃耻之耶，真心既有不尽，获考者非一人。子往师苏林守一，当先斋受戒，能得此度世，几未可量也。

九华真妃言，守五斗内一，是真一之上也，皆地真人法也。

上党王真，京兆孟君，司马季主，皆先按于此道而始矣。

鲁女生、邯郸张君，今皆在中岳及华山，正守此一，亦可得渐阶上道而进，复为不难也。五斗内一，涓子内法。昔所授于峨嵋台中，本其外守一玄一之属，莫有逮其踪者也。

小君言。（五斗真一，即今《苏传》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

中君曰：良勤不休，吾当与其流珠真，此亦中真之上道也。（流珠亦九宫家事，其经未出世，此前五条并似令告牙也）

又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贼病，求道之坚梯也。遂之者真去，改之者道来。每事触类，皆当柔迟而尽精洁之理，如此几乎道者也。（此语似令告掾）

小茅君云：丹砂、雄黄、雌黄，家家皆有之，至于无一人合药者也，皆如传国玺印，父传子，子传孙耳。好道而不专，疲志而不固，华名钟于胸心，荣味交于外视，万万皆是也。适足疲我三官之司矣。（此语似命告牙）

可令许斧数沐浴，濯其水疾之气也，消其积考之痼也，亦致真之阶。

右紫阳真人言。

沐浴不数，魄之性也。违魄返真，是练其浊秽自亡矣。

右紫微夫人言。

上道法：衣巾不假人，不同器皿者，车服床寝不共之也。所以遏秽垢之津路，防其邪风之往来耳。此甚易行，而更以为难，所为信道不笃，欲飞反沉者也。心遵何必言哉，其自当知所为。（此三条以令告长史）

右南岳夫人语。（右十六条并杨书，又杂掾写）

人卧床当令高，高则地气不及，鬼吹不干，鬼炁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高谓三尺已上也）

人卧室宇，当令洁盛，盛则受灵气，不盛则受故气。故气之乱人室宇者，所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尔。当数洗沐浴洁，不尔无冀。（盛字是净义，中国本无净字，故作盛也，诸经中通如此）

勿道学道，道学道，鬼犯人，亦不立，使人病，是体未真故。（青童亦云：一言一事，泄减，一算，如此可不慎之，此三条本在《鄮宫记》中，杨书，又掾书）

《大洞真经·高上内章·遏邪大祝上法》

曰：每当经危险之路，鬼庙之间，意中诸有疑难之处，心将有微忌，敕所经履者，乃当先反舌内向，咽液三过。毕，以左手第二第三指蹑两鼻孔下人中之本，鼻中隔孔之内际也。三十六过，即手急按，勿举指计数也。鼻中隔之际，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台也。蹑毕，因叩齿七通。毕，又进手心以掩鼻。于是临目，乃微祝曰：朱鸟凌天，神威内张。山源四镇，鬼井逃亡。神池吐气，邪根伏藏。魂台四明，琼房零琅。玉真巍峨，坐镇明堂。手暉紫霞，头建神光。执咏洞经，三十九章。中有辟邪龙虎，截岳斩壘，猛兽奔牛，衔刀吞镞，揭山攫天，神雀毒龙，六领吐火，啖鬼之王，电猪雷父，掣星流横，桀磻驳灼，逆风横行，天禽罗陈，皆在我傍。吐火万丈，以除不祥。群精启

道，封落山乡。千神百灵，并手叩顙。泽尉捧灯，为我烧香。所在所经，万神奉迎。毕，又叩齿三通，乃开目，除去左手。

手按山源，则鬼神闭门。手薄神池，则邪根散。分手临魂台，则玉真守关。于是感激灵根，天兽来卫，千精震伏，莫干我炁。此自然之理，使忽尔而然也。

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真邪之通府，不真者所以生邪气，为真者所以遏万邪。在我运摄之耳，故吉凶兆焉。

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死生之形宅，存其神，可以眇乎内观；废其道，所以致乎朽烂，故由我御顺其术，而死生悔吝定焉。

右一条出《太洞真经·高上首章》。（此一条不审谁授，有长史写。此经亦未出世也）

夜行常当琢齿，亦无正限数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齿声，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以漱液，祝说益善。

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宫门名，则百鬼不敢为害。欲卧时，常先向北，祝之三过，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统六天，六天之官，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门名，是故长生。敢有犯者，太上斩汝形，第一宫名绺绝阴天宫，以次东行，第二宫名泰煞谅事宗天宫，第三宫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宫，第四宫名恬照罪炁天宫，第五宫名宗灵七非天宫，第六宫名敢司连冤屢天宫。止，乃琢齿六下，乃卧，辟诸鬼邪之气。（如此凡三过也，此二法出《酆都记》，今钞相随）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齿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灵，太上浩凶。长颅巨兽，手把帝钟。素臬三晨，严驾夔龙。威剑神王，斩邪灭踪。紫气乘天，丹霞赫冲。吞魔食鬼，横身饮风。苍舌绿齿，四目老翁。天丁力士，威南御凶。天骆激戾，威北銜锋。三十万兵，卫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不祥。敢有小鬼，欲来见状。攫天大斧，斩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散，天猷灭类。神刀一下，万鬼自溃。

毕，四言辄一琢齿以为节也。若冥夜白日得祝为恒祝也。鬼有三被此祝者，眼精目烂，而身即死矣。此上神祝，皆斩鬼之司，名北帝秘其道。若世人得此法，恒能行之，便不死之道也。男女大小，皆可行之。

此所谓北帝之神祝，煞鬼之良法，鬼三被此法，皆自死矣。常亦畏闻此言矣。因病行此立愈，叩齿当临目，存见五藏^①。（此中一字，杨本穿坏不可识。搢亦仍阙无）

具五神自然存也，酆都中秘此祝法。今密及之耳。不可泄非有道者，共秘之乎。

右五条杨书，又掾写杨书，北帝祝是口授时书，极多僂黠改易。

风病之所生，生于丘坟阴湿，三泉壅滞，是故地官以水气相激，多作风痺。风痺之重者，举体不授，轻者半身成失手足也。若常梦在东北及西北，经接故居，或见灵床处所者，正欲与冢相接耳。墓之东北为征绝命，西北为九疔，此皆冢讼之凶地。若见亡者于其间，益其验也。

若每遇此梦者，卧觉，当正向上三琢齿，而祝之曰：太元上玄，九都紫天，理魂护命，高素真人。我佩上法，受教太玄。长生久视，神飞体仙，冢墓永安，鬼讼塞奸。魂魄和悦，恶气不烟。游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呵制，收气入渊。得策上皇，谨奏玉晨。如此者再祝，祝又三叩齿，则不复梦冢墓及家死鬼也。此北帝秘祝也。有心好事者，皆可行之。若经常得恶梦不祥者，皆可按此法。于是鬼气灭也，邪鬼散形也。（此应令以受长史也。但许姓羽音，今云^②东北征绝命，是为不同。又九疔之名，墓书无法）

手臂不授者，沉风毒气在脉中，结附痺骨，使之然耳。宜针灸，针灸则愈。又宜按北帝曲折之祝，若行之百过，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徐按摩臂，良久，毕，乃临目内视，咽液三过，叩齿三通，正心微祝曰：太上四玄，五华六庭，三魂七魄，天关地精，神符荣卫，天

胎上明，四肢百神，九节万灵，受录玉晨，刊书玉城，玉女侍身，玉童护命，永齐二景。飞仙上清，长与日月。年俱后倾，超腾升仙，得整太平，流风结痾，注鬼五飞，魍魉冢气，阴气相徊，陵我四肢，干我盛衰。太上天丁，龙虎曜威。斩鬼不祥，风邪即摧。考注匿讼，百毒隐非。使我复常，日月同暉。考注见犯，北辰收摧，如有干试，干明上威。毕（此亦以告长吏也。长吏极多恶梦，恒有家注炁。又患饮癖及两手不理，故每授诸法，并针灸在后）。若弟子有心者，按摩疾处，皆用此法，但不复令临日内视，咽液啄齿耳。

昔唐览者，居林虑山中，为鬼所击，举身不授，似如绵囊。有道人教按摩此法，皆即除也。此北帝曲折之法，诸疾有曲折者，用此法皆佳。不但风痺不授而已也。（唐览无别所出，不知何世人也）

酆都北帝有此数法，亦参于高仙家用也。又有曲折经，藏著西明公处。（周文王为酆都西明公也）

郑子真则康成之孙也，今在阳濯山。昔初学时，正患两脚不授积年，其晚用针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郑玄唯有一儿，为贼所害，有遗腹子名小¹⁵，同耳。既不入山，又复不病脚。此子真又非谷口者，进退乖异，莫辨质据）。唐览今在华山，得虹丹法，合服得不死（前来至此，并应是保命告）。十三过针，三过灸，无不愈，左手胜右手也。少阳左肘手脉内缠，故宜十三过针，乃得理内脉入少阳也。灸气得温浮上，臂血得风痺，故宜三过灸，乃得补定流津，使筋属不滞也。灸手幽关，及风弦并五津，凡三处急要也。当待佳日，我自别相示也，保不使尔失此手也。

右中候夫人言。（手幽关风弦五津，凡三处，偃侧图及诸灸经并无此穴名）

夫风考之行也，皆因衰气之间隙耳。体有亏缩，故病来侵之也。若今差愈，诚能省周旋之役者，必风痾除也。今当为摄制冢注之气。尔既小佳，亦可上冢讼章，我当为关奏之也，于是注气绝矣。

昔邓云山停当得道，顿两手不授，吾使人语之，令灸风徊曲津两处耳。六七日间，便得作五禽按摩也。若针力讫，当语所灸处。又心存行道，亦与身行之无异也。昔赵公成两脚曳不能起，旦夕常心存拜太上，如此三十年，太上真人赐公成流明檀栢散一剂，即能起行。后遂得道，今在鹄鸣山下。夫存拜及心行道之时，皆烧香左右，如欲行事状也。此谓内研太玄，心行灵业，栖息三宫，偃逸神府者矣。

右保命言。（风徊曲津两处，灸经亦无此穴。《冢讼章》不见有异本。邓云山赵公成，并无别显出也）

夜卧觉，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赤芒从臂中逆至肘腋间，良久，日芒忽变成火烧臂，使臂内外通匝洞彻，良久，毕，乃阴祝曰：

四明上元，日月气分。流光焕曜，灌液凝魂。神光散景，荡秽炼烟。洞彻风气，百邪燔然。使得长生，四肢完全。注害考鬼，收付北辰。毕，存思良久，放身自忘。

右保命说此，云案《消魔上秘祝法》。（此经未出世。若犹是《智慧》七卷限者，未审小君，亦安得见之）

右八条并掾书写。

昨具以墓事请问荀侯，荀侯云：极阴积沍，久经坟茔，遂使地官激注冢灵，沉滞风邪之兴，恒继此而作。然冲气欲散，作考渐歇，镇塞之宜，未为急也。不如通妇墓之井，以润乎易迁之途，救渴惠乎路人，阴惠流于四衢，植棠棣于龙川，散松杨以固标，此其所利耶。（荀侯即应是荀中侯也。此即长吏妇亡后所告）范幼冲汉时尚书郎②（缺失一字），解地理，乃以冢宅为意，魏末得来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龙乘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軀，虎啸八垂，殆神仙之丘窟，炼形之所归，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此犹是前所服三气之范监也。四灵虽同墓法，而形相莫辨。又以朱鸟为上玄，亦所未详也）。积善愍德，慈心在物，兼修长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宝者。虽有此墓，为以示始终之观耳。至于神全得会，

熙镜玄开，亦何时永为朽物，不复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谓应运矣。（此并论长史妇所葬墓事）

辛亥子所言。（辛亥子事在第五卷中）

右三条杨书。

夫欲建吉冢之法，去块后，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玄辟非，华盖宫王气神。

（青龙乘气） 赵子都冢墓，百忌害气之神，尽来属之，能制五土之精，转祸为福。侯王之冢，招摇欲隐起九尺，以石方圆三尺。题其文，埋之土三尺也。世间愚人，徒复千条万章，谁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败，非神非圣，难可明也，必能审此术。子孙无复冢墓之患，能知坟墓之法，千禁万忌，一皆厌之，必反凶为吉。能得此法，永为吉冢，不足宣也。（此一纸异手书青纸，依如此法，亦为可解，其九步九尺，而不云十步三尺者，是九尺入冢里。正取中心为数也。但辟非应是朱鸟，而云冢后，若征家甲向，朱鸟在西南，羽家庚向，朱鸟在东北所不论耳）

员三天^[6]，题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侯，甲乙年如千岁，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翳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当令子孙昌炽，文咏九功，武备七德，世世贵王。与天地无穷，一如土下九天律令。（员三天，犹是方员。方员之法，六边皆等，如印形也，赵公明今千二百官仪，乃以为温鬼之名。九功十德，事出《左传》）

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诸不足者，一以填文厌之，无不厌伏，反凶为吉。𠄎。（行下被割余一字如此。当是此字。后行又被剪，语则未尽也。从“员三天”来，别一纸，复是异人迹，不与前同，而俱书青纸，色理亦小殊。疑此并写非真。前范监既有此言，恐后人因以违法耳）

《上清真人冯延寿口诀》。（前云是楚市乞人西岳真人冯延寿，西岳之号，自不妨上清之目也。此后凡十四事，虽未见真书，类其事旨，不乖真法，故别撰录，附于卷末）

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昔有道士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恒吸引二景演霞之法。四十余年，都不觉益，其子亦服之，足一十八年，白日升天。后南岳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子所以不得升度者，以子身有大病，脑宫亏减，筋液不注，灵津未溢。虽复接景演霞，故未为身益。仲甫遂因服药治病，兼修其事。又一十八年，亦白日升天。今在玄州，受书为中岳真人，领九玄之司，子今在也。（此说殊切^[7]事要，仲甫父子无余别显也）

夫学生之夫，必夷心养神，服食治病，使脑宫填满，玄精不倾，然后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数行交接，漏泄施写者，则气秽神亡，精灵枯竭。虽复玄挺玉策，金书太极者，将亦不可解于非生乎。在昔先师常诫于斯事云，学生之人，一接则倾一年之药势，二接则倾二年之药势，过三以往，则所倾之药，都亡于身矣。是以真仙之士，常慎于此，以为生生之大忌。（此事弥会众经之旨）

夫学道唯欲默然养神，闭气使极，吐气使微。又不得言语大呼唤。令人神气劳损，如此以学，皆非养生也。

凡存神光，行真仙之事者。又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己之物，诸是巾褐履屐之具，皆使鲜盛，三魂七魄或栖其中，亦为五神之炁，忌污沾故也。

又八节之日，皆当斋盛谋诸善事，以营于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争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为重罪也。

右三条亦与经事相符。

凡研味至道及读诵神经者、十言二十言中，辄当一二过，舐唇咽液，百言五十言中，辄两三过叩齿，以会神灵，充和血气，使灵液凝满。帝一欣宅，所谓冲气不劳，启血不泄也。（此别一法经中，未见其事也）

学生之法，不可泣泪及多唾泄。此皆为损液漏津，使喉脑大竭。是以真人道士，常吐纳咽味，以和六液。

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竞乱，精神躁移之日也。不可与夫妻同席及言语面会，当清斋不寝，警备其日，遣诸可欲。

凡五卯之日，常当斋入室，东向心拜，存神念炁，期感神明，亦适意所陈。恒如此者，玉女降侍。（此三条与经语亦互相同者也）

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齿三通，心存再拜，而微咒曰：

太一镇生，三炁合真，室胎上景，母玄父元，生我五藏，摄我精神，下灌玉液，上朝泥丸，夕炼七魄，朝和三魂，右命玉华，左啸金晨。命我神仙，役灵使神，常保利津，飞行十天。祝毕，又心拜四方，叩齿三通，咽液三过。此名为太上祝生隐朝胎元之道。常能行之，令魂魄保守，长生神仙。（未见此经法）

凡入室烧香，皆当对席心拜，叩齿阴祝，随意所陈，唯使精专，必获灵感。（此亦朝静之例也）

凡人常存思识己之形，极使仿佛对在我前，使面上恒有日月之光，洞照一形，使日在左，月在右，去面前令九寸，存毕，乃琢齿三通，微祝曰：

元胎上真，双景二玄，右抱七魄，左拘三魂，令我神明，与形常存。祝毕，又叩齿三七过，咽液七过，此名为帝君炼形拘魂制魄之道，使入精明神仙，长生不死。若不得祝者，亦可单存之耳。（《道授》乃有识形，而未见此祝法）

又学道之士，当先检制魂魄，消灭尸鬼，常以月晦朔之日，庚申甲寅之日，当清斋入室，沐浴尘埃，正席而坐，得不眠者益善。以真朱笔点左目眦下，以雄黄笔点右鼻下，令小半入谷里也。点毕，先叩齿三通，微祝曰：

上景飞缠，朱黄散烟。炁摄虚邪，尸秽沉泯。和魂炼魄，合体大神。令我不死，万寿永全。聪明彻视，长享利津。祝毕，又琢齿三通，咽液三过，并右手第二指蹶右鼻孔下，左手第二指蹶左目下。各七过，当尽阴案之，勿举手也。于是都毕。按此二处是七魄游尸之门户，贼精贼邪之津梁矣。故受朱黄之精，塞尸鬼之路，引二景之薰，遏淫乱之炁也。此太极上法，常能行之，则魂魄和柔，尸秽散绝，长生神仙，通炁彻视。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此颇似太灵真人法，可兼修用之）

凡上清叩齿咽液法，皆各有方，先后有次，不得乱杂，使真灵混错也。

夫叩齿以命神，咽炁以和真，纳和因六液以运入，制神须鸣鼓而行列矣。

凡存修上法，礼祝之时，皆先叩齿，上下相叩，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为善。须礼祝毕，更又叩齿，乃得咽诸炁液耳。此名为呼神和真，以求升仙者也。吾屡见伪俗之人，或误定经文，先后杂乱，无有次绪，用以为益，良可悲也。（此亦同《五神经》中意旨）

右本卷讫此。

《养性禁忌口诀》：（复有此诸条，亦未见真书，而似是二许抄事。皆仙人条用小诀，有助于施行，故并撰录）

《黄仙君口诀》：服食药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猪肝、犬头肉，至忌都绝，为上道士。自不可食猪犬肉而交房中，令药力不行。又计食一斤，损筹百日，子其慎之。（此彭祖弟子撰传者）

《青牛道士口诀》：喜卧，存日在额上，月在脐上，辟千鬼万邪，致玉女来降，万祸伏走，秘验。（即封君达也，出《神仙传》《五岳序》）

《沈羲口诀》：服神药，勿向北方，大忌亥子日，不可唾，亡精失气，减损年命，药势如

土。(沈出《神仙传》)

《吕恭口诀》: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却行百步,反足乃登山,山精不犯人,众邪伏走,百毒藏匿。(吕出《神仙传》)

《栾巴口诀》:行经山及诸灵庙祠间,存口中有真人字赤灵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华正,一女名摄精。丈人著赤罗袍,玉女二入,上下黄衣,所存毕,乃叱咤曰:庙中鬼神速来,使百邪诣赤灵丈人受斩死,众精却千里。此是三天前驱使捕鬼之法。(即栾豫章也,出《剑经》《神仙传》虎豹符及《后汉书》)

《东海小童口诀》:道士求仙,勿与女子交,一交而倾一年之药力。若无所服而行房内,减算三十年。(此上相青童君之别号也)

《东陵圣母口诀》:学道慎勿言有多,为山神百精所试。夜卧,闭目存眼童子在泥丸中。令内视身神,长生升天,刘京亦用此术。(出《神仙传》,今为海神之宗,刘京谕,汉末人,出《飞步经》后)

《女仙程伟妻口诀》:服食勿食血物,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干肉可耳。(程伟为汉期门郎,其妇知房事,见葛洪《内篇》也)

《凤纲口诀》:道士有疾,闭目内视心,使生火以烧身。身尽存之,使精如仿佛,疾病即愈,是痛处存其火,秘验。(出《神仙传》。能酿百草花以起死者)

《陈安世口诀》:道士结头理发,及饮食施履。履枕褥,勿令非道士者见其理发,干其饮食,动其履履,用其枕褥。彼俗尸魄形中之鬼,来侵我神也。所以道士栖山林而幽身者,皆欲远兹器秽,绝放人间之业,是恐外物凡百犯其性命也,秘之。(陈出《神仙传》)

《李少君口诀》:道士求仙,不欲见死人尸,损神坏气之极。人君师父亲爱,不得已而临之耳。所以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无君也。块然独存,是无友也。唯父母师主,不得不临丧,致感极之哀,不吝性命之伤耳。苟以此故而伤,是以无伤之也。吾其秘之,故口传焉。(汉武臣,出《神仙传》)

《女仙入刘纲妻口诀》:求仙者勿与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

是其日当入室,不可见女子,六尸乱则藏血扰溃飞越,三魂失守,神雕气逝,积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塞遏淫泆而已。将以安女宫。女宫在申,男宫在寅。寅申相刑,刑杀相加。是日男女三尸,出于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祸害往来,丧神亏正。虽人不自觉而形露已损,由三尸战于眼中,流血于泥丸也。子至其日,虽至宠之女子,亲爱之令妇,固不可相对。我先师但修此道而仙矣,复不及至亲无心者矣。子其慎之矣。(纲妻出《神仙传》,又虎豹符中。凡此杂事,皆与真经相符,并可按而施用也)

[1]“淳”原作“滹”,据《真灵位业图》及卷十三引改。

[2]“乃”原作“刀”,据俞本改。

[3]“何”原作“可”,据俞本改。

[4]“云”原作“去”,据俞本改。

[5]“小”原作“卜”,据俞本改。

[6]“天”原作“尺”,据俞本改,下同。

[7]“切”原作“功”,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十一

稽神枢第一

金陵者，洞虚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万万，知之者无^一（保命君咬作此言。按咬此应在乙丑年六月己前，甲子岁中事，始论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则浮，故曰地肺，历世游践，莫有知其处者）。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号为句容里。过江一百五十里，访索即得（凡此后紫书大字者，并《茅三君传》所记也。《传》既以宝秘，见之者稀。今谨抄取说山事，共相证显。按山形宛曲，东西逶迤，故曰句曲。从山岭分界，西及北属句容，东及南属延陵。句容既立为县，故其里不复存。昔时应在述壚左右耳。今山去石头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江水之东，金陵之左右间小泽，泽东有句曲之山是也（此盖呼秣陵之金陵，非地肺之金陵矣。小泽即谓今赤山湖也。从江水直对望山，东西左右，正自如此也）。此山洞虚内观，内有灵府，洞庭四开，穴岫长连，古人谓为金坛之虚台，天后之便阙，清虚之东窗，林屋之隔沓。众洞相通，阴路所适，七途九源，四方通达，真洞仙馆也（此论洞中诸所通达，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芭山下，龙威丈人所入得《灵宝五符》处也。清虚是王屋洞天名，言华阳与此^{〔1〕}并相贯通也）山形似已，故以句曲为名焉。（今登中茅玄岭，前后望诸峰壑，盘纡曲转，以大茅为首，东行北转，又折西行北转，又折东北行至大横，反覆南北，状如左书“已”字之形）

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灾疠所不犯，《河图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坛，其间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福地也。尔心悟焉，是汝之幸，复识此悟从谁所感发耶（此《河图》者，舜禹所受，及洛书之属，今犹有四十余卷存。此语亦是示长史，言相感悟，乃从扬君宣说，吾之所启发矣）？句曲山其间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顷，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世见太平。《河图内元经》曰：“乃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坛之陵，可以度世，上升曲城。”又《河书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间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谓也（后所称《河图》即是前《要元篇》语，虽山坛字异，其理犹同。此盖指论金陵地肺一片地能如此耳。其余处未必有所免辟耳）。”金陵古名之为伏龙之地，河图逆察，故书记运会之时，方来之定名耳。至于金陵之号，已二百余年矣。（寻金陵之号，起自楚时，至秦皇过江厌气，乃改为秣陵。汉县旧治小丹阳，今犹呼为故治也。晋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属之。义熙九年，移治阙场。元熙元年，徙还今处，此是江东之金陵耳。传所言二百余年者，是吴孙权使人采金，屯居伏龙山，因名金陵，自然响会，所以叹《河图》之逆兆也）

句曲山秦时名为句金之坛，以洞天内有金坛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积金山，亦因积金为坛号矣。周时名其源泽为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后人合为句曲之山。汉有三茅君来治其上，时父老又转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鹤，各集山之三处，时人互有见者，是以发于歌谣，乃复因鹤集之处，分句曲之山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总而言之，尽是句曲之一山耳，无异名也。三茅山隐显相属，皆句曲山一名耳。时人因事而谕，今故有枝条数十作别名，旧不尔也（今以在南最高者为大茅山，中央有三峰，连岑鼎立，以近后最高者为中茅山，近北一岑孤峰，上有聚石者为小茅山，大茅中茅间名长阿，东出通延陵句曲，阿西出通句容湖，就以为连石，积金山马岭相带，状如埭形。其中茅、小茅间名小阿，东西出亦如此。有一小马岭相连，自小茅山后去，便有雷平、燕口、方岫、大横、良常诸山，靡迤相属，垂至破罡渚，自大茅南复有韭山、竹吴山、方山，从此叠障，达于吴兴诸山，至于罗浮，穷于南海也）。山生黄金，汉灵帝时，诏敕郡县，采句曲之金，以充武库。逮孙权时，又遣宿卫人采金常输官，兵帅百家，遂屯居伏龙之地，因改为金陵之墟名也。

《河图》已得之于昔，可谓绝妙。（今大茅山南犹有数深坑大坎，相传呼之为金井，当是孙权时所凿掘也。今此山近东诸处，碑石往往皆有金沙云，兵帅仍屯居伏龙，今则无复有，唯小近西有述墟。昔乃名术馮，今是良民，述墟前十数里，大茅有吴墟村，以号而言，乃欲相似，而复不关金陵。长史宅西北，近长隐小冈下，乃时有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疑是人居处。既经耕垦，基域不复存，而了无井，亦恐如长史井堙没耳。又小茅、大横不见采金处，大茅金井，若是复不应顿如此远居，二三疑昧）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关，土坚实而宜禾谷，掘其间作井，正似长安凤门外井水味。是清源幽澜，洞泉远洁耳。水色白，都不学道，居其土，饮其水，亦令人寿考也。是金津润液之所溉耶。子其秘之，吾有传纪，具载其事，行当相示（定录君受作，密令示¹²许侯。北邙山在洛阳北数里，北谷关即孟津关也。土色黄黑而肥腴，凤门即长安北门也。今所拟金陵地，并无土种植及住止凿井者，乃是无知察，亦为真灵爱护，不使轻得居焉。吾有传记者，即是《三茅传》也。按长史甲子年书云，未见《传记》，则噉此书时，或在癸亥年中也。《传》中亦称良土甘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显言也）。地处少少耳，隐略十余顷许，高而平者六七顷也。既知其要，睹其形势，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保命君告。按《传》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顷，恐是其大垠所至，至于实录，正当十余顷耳。高平者，是可住处也。会登其地，依说观望，自可领略，粗知其处。若为仙真度世及种民者，无患不自然得至。苟其非分，徒携手筑室，必当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猥，勿承此强欲居之）。

金陵之左右，泝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泝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泝名阳谷。《名山内经福地志》曰：伏龙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坛之右，可以高栖，正金陵之福地也（按今呼为柳谷泝者，其源出小茅后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述墟首，入大泝阳谷泝者。今无复其名，而长隐山冈后有小泝，西流南折，亦会述墟首。又父老云：阳谷泝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后，数川注合为一泝，出山直西行北转，亦会大泝，论两泝相交之内，即是此地，大略东西，不得极正，故兼以左右为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即是昔号不。虽有耆相承，传译渐失，兼泝源回异，不必可指的为据也）。

上古名此山为岗山，《孔子福地记》云：岗山之间有伏龙之乡，可以避水辟病长生，本所以名为岗者，亦金坛之质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复本名，良可叹也（按今小茅东北一长大山名大横山，云本名郁岗山，山即在今所谓伏龙之东。世又呼伏龙地为死蛇岗，亦粗有仿佛。又见其长而高益，呼为长隐，隐音于覲切，其言可隐障也。此岗山虽多细石，亦可居耳。近东南取长史宅，至雷平间，甚有可住处。义兴蒋员外等，今并立田舍于岗下，近去长史宅四五里）。越桐柏之金庭，吴句曲之金陵，养真之福境，成神之灵墟也。五倍尧水东海倾，人尽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带近洞台之幽门，恃此而仿佯耳（右弼王王真人噉，令密示许侯。此即桐柏帝晨所说言吴越之境，唯此两金最为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将白起击赵于长平，一日坑杀四十万人，古来兵伤莫复酷此，故别引之为喻，斯盖谓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矣。既带近洞天，神真限卫，故能令三灾不干，右前来至。此五条杨书）。

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坛华阳之天（传中所载，至第十天，并及酆都五岳，八海神仙，远方夷狄之洞，既非此限，并不获疏出）。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处在土下，正当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此当是至太山顶为言也）。东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内虚空之处一百七十丈，下处一百丈，下墟犹有原阜垠偃，上盖正平也（向云高处一百七十丈，下处一百丈，则是中央高，四边渐下。今云上盖正平，是言其质平无凹凸处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是登陇阜之上，则于天为下耳）。其内有阴晖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内，明并日月矣。阴晖主夜，日精主昼，形如日月之圆，飞在玄空之中（按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盖犹是

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昼夜，便有出没，亦当与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崖畔，了不得穷，此小天边际，殆可扣睹。日月出入，则应有限。当是忽然起灭，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

句曲之洞宫有五门，南两便门，东西便门，北大便门，凡合五便门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门，东门似在柏枝陇中，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门，而东西并不显。中君告云：东便门在中茅东小茅阿口。从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事具在后，则西便门亦当如此，正应在今所呼作石坟处也。柏枝乃有两三洞口，恐真门外亦不开，此三门精斋寻之，自可见尔。今南便门外，虽大开而内已被塞，当缘秽炁多故也。北大洞犹有鬼神去来，而真仙人出入，都不由五门，皆歟尔无间。设此门者。为示是山洞体制，或外人应入故耳）。

虚空之内，皆有石阶，曲出以承门口，令得往来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觉是洞天之中，故自谓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异，草木水泽，又与外无别。飞鸟交横，风云蓊郁，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谓洞天神宫，灵妙无方，不可得而议，不可得而罔也（世人采药，往往误入诸洞中，皆如此。不便疑异之，而未闻得入华阳中，如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论。然得入者，虽出亦恐不肯复说之耳）。

句曲洞天，东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罗浮，皆大道也。其间有小径杂路，阡陌抄舍，非一处也。汉建安之中，左元放闻传者云：江东有此神山，故度江寻之，遂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门，入洞虚，造阴宫，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种。元放周旋洞宫之内经年，宫室结构，方圆整肃，甚惋惧也。不图天下复有如此之异乎？神灵往来，相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今按地域方面，则林屋在东南，罗浮在西南，惟岱宗峨嵋得正耳。直道亦当五六千里，此路至颍川间，便应径通王屋清虚天也。元放当是为魏武所逼后仍来，后真咬乃云：清斋五年，然后乃得深进内外宫耳。三种芝恐是下品者也）。

良常北垂洞宫口，直山领，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两双，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岭上，以覆坎处，李斯刻书壁，其文曰：始皇圣德，章平山河，巡狩苍川，勒铭素璧。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从此后，墨书皆定录真君授以告长史。据写本前纸所失，恐非起端语。寻埋璧时，在三茅得道之前，而后乃具见如此。明真人无所隔蔽矣。按传所称，即是登山时，但云一双为异，或应二字。双璧之书，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迹也。今寻检其处，亦可见石盖，亦殊自不小也）。

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相连，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云梦，祠虞舜于九疑，浮江下，观藉柯，度梅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至西百二十里，从峡中度，上会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山，李斯请书而还。过诸山川，遂登句曲北^{〔3〕}垂山，埋白璧一双。于是会群官，飨从驾。始皇叹曰：“巡狩之乐，莫过于山海。自今已往，良为常也。”尔乃群臣并称寿，唤曰：“良为常矣。”又鸣大鼓，击大钟，万声齐唱，洞骇山泽，赞乐吉兆，大小咸善，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良常之意，从此而名（检外书，始皇三十七年正月，出游云梦丹阳，浙江、上会稽祭夏禹，望南海，刻石纪功，还。过吴，渡江来，并北海，至琅琊，至平原，得病。七月丙寅，崩于沙丘，九月葬骊山。如此之时，皆未有读，即是从延陵步道，上取句容江来路仍过停飨设耳。非必故诣句曲，所以止住山北边下处，遂不进前岭。且于时亦未验此山之灵奇，祀璧之意者，为通是望山设，所以中君云：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也。夫号从主人，名由地表，小君以汉成帝时咬紫书云，治于良常北洞，盖内因此成称也。又检始皇崩，不发丧令，车载鲍鱼以乱炁，此应夏月中，如外书所说相似。今依传言，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为秦正月，为出游，是至云梦耳。不尔则是三十八年秋崩也，未作秦历，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中比？别更详正之）。

王葬始皇三年七月戊申（此七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章岱赍黄金百镒，铜钟五枚，

赠之于句曲三仙君(王莽制金为货名铤,形如钱,无孔,重一两,直钱一千,百铤,则百两也)。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此三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吴伦赍金五十斤,献之于三君,今并埋在小茅山上独高处,坎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此则今小茅山积石上最高处是也。此二事不显真授中)。汉明帝永平二年,诏敕郡县,修守丹阳句曲真人之庙(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鹤,在山头时,诸村邑人互见,兼祈祷灵验,因共立庙于山东,号曰白鹤庙。每飨祀之时,或闻言语,或见白鹤在帐中,或闻伎乐声,于是竞各供侍。此庙今犹在山东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为祝。遶山西诸村,各各造庙,大茅西为吴墟庙,中茅后山上为迷墟庙,并岁事鼓舞,同乎血祀,盖已为西明所司,非复真仙僚属矣)。

中茅山玄岭独高处,司命君埋西胡玉门丹砂六千斤于此山,深二丈许,坎上四面有小盘石镇其上,其山左右,当泉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饮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处,可堪静舍。左元放时,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岭前后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无正流水,东南近下有一长涧,西南近下亦有小水,度岭南隐居住处,近山上有涌泉,冬夏无穷,而水色不甚觉赤耳。平处可住,东西唯当近涧左右为好。左氏乞丹砂,当是入洞时所请,以合炉火九华丹,右杨书)。

大茅山、中茅山相连,长阿中有连石,古时名为积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处宜人住,可索有水处,为屋室静舍乃佳。此数处亦任意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后,下麓长涧,东西亦出山外对馆(此即隐居今所住东面一横基也。此基纯绝石,石形甚瑰奇,多穿穴侧傍,盘纤下深,乃有无底处。屡投脆物,在中间玲玲之响久之,此云多金物,亦当是久来真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耸而坼开,内有洞入数丈渐狭小,不复容人,乃飒飒有风。外数步便有一涌泉,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资,近外涧口。又有一涌泉,水势乃驶上者,冬温而夏冷,今正对遥前小近下。复有一穴,涌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尝增减,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无穷,但恨在山西,自不得东流耳。亦别开决作东流用之,又渡此岭东南有一石穴水,东流极好,其处隐障,甚可合丹,即后所云茵山之前也。正患去径路近,车声人响,殆欲相闻。今若断此路,不复听车声人行,便是第一处。方当思为其宜,茅山住止,惟有隐居今所住及南涧口长史宅处乃极好,所恨遐旷。且此一山通无虺蜥毒螫。时有青蛇,都不犯物,虎亦甚少,自古来未闻害人。山居不问道俗,皆少温病,山德宽容,不到险阻,但恨无青林,冬夏常郁如东间诸山耳。自隐居住来,炁养成秀。于形望大好,山出好术并杂药,绝宜松柏,而本无人植,不容自生。今亦分布,岁种之耳)。

茅山天市坛,四面皆有宝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坛左右二丈许,入地九尺耳。昔东海青童君曾乘独飘飞轮之车,通按行有洞天之上,曾来于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气,可索其有小安处为静舍乃佳。若饮此水,甚便益入精,可合丹。天市之坛石,正当洞天之中央,玄窗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国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为天市盘石也。玄帝时,召四海神,使运此盘石于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坛之下,洞宫之中央窗上也。句曲山腹内虚空,谓之洞台仙府也。玄帝时,召四海神,使运安息国天市山宝玉璞石,以填洞天之中央,玄窗之上也。东海青童君曾乘独飘飞轮之车,通按行有洞台之上,皆埋宝金白玉各八九千斤于市石左右四面,以镇阴宫之岭。诸有洞天皆尔,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盘石为仙人市坛,是其欲少有仿佛而不了了也。青童飘轮之迹,今故分明(句曲之山,诸记说今悉分明,唯天市坛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论述而言,隐量正应大茅左右,而践行不见其异处。或恐为土木芜没,所不论耳。按保命赵承每登坛长啸,风云立至,此则不应在小处,长见云气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阴。此或当高而阴故也。夫真人常御九龙,左骑名飙,右服名歊,既履山顶,故指乘其右骑。今大茅岭上,向东行有路,傍山平治,状如人功,足通轨辙,相传皆呼此为飘轮迹,乃无理没。石坛既未显,金室亦难测所埋。又疑洞天中央玄窗之上,不应乃近南门,复恐在中茅间。邑人耆老,亦不复知仙人市坛处。自隐居住来此山七八年,尚未得穷历践行,而况悠悠之徒,令其究竟之耶。所以来得

遍履者，患于无良侣可同，登陟之艰，独行又觉踽踽，是以遂尔淹稽，常所耻恨。比日方负杖孤游，庶当委曲所闻所见耳）。

中茅山东有小穴，穴口才如狗窦，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阔。外以盘石掩塞穴口，余小穿如杯大，使山灵守卫之。此盘石亦时开发耳，谓之阴宫之阿门，子勤斋戒寻之，得从此入，易于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经水处不大便易，又道路远，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径至阴宫东玄掖门，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昼日（此即洞天东门也。隐量乃可知处，自未敢轻索入耳。前传云：洞宫出土上计十三四里许，今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门者，是近山下已薄，而门势又未平。计入门复应向下数里，乃得至宫耳。入口便明者，此为内光出照，不必关外日者也）。

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谓之南便门，亦以石填穴口，但精斋向心于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请祝，自然得见吾也。诚之至矣，阴宫何足不观乎？左慈复何人耶（此即南面之东便门，应在柏枝碗石穴中，此碗小穴甚多，难卒分别，必须精感得开，乃可议入。云二日者，谓十二月二日，依传说年有两日，恐三月十八日，喧哗杂闹，非专请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质见易于俗，所以三月清斋，便得入洞。长史虽挺分高邀，而形识犹昧，岂可相比？此语是欲相奖励耳。长史后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

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东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总真王君太虚真人，东海青童合会于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预斋戒，待此日，登山请乞，笃志心诚者，三君自即见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门。辟兵水之灾，见太平圣君（按中君书云：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请祝，即请十二月二日，不见道三月十八日者，屡有正月中耳。今腊月二日多寒雪，远近略无来者，唯三月十八日，辄公私云集，车有数百乘，人将四五千，道俗男女，状如都市之众看人，唯共登山作《灵宝》唱赞，事讫便散，岂复有深诚密契，愿睹神真者乎？纵时有至诚一两人，复患此喧移，终不能得专心自达，如此抽引乞恩，无因得果矣。唯隐居所住中岩，禁断清年，得无游杂，既去洞隔岭，人自不知至于此也）。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处，是司命往时别宅处也，亦可合丹（司命初过江，立宅于此，以自荡涤，质对神鬼。今按垂之为言，如是边际，此正应在长史宅。后大横之西，今父老相传言，如是边际，此正应在长史宅后大横之西，今父老相传，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树间名下薄处，言是司命君故宅，耕垦至肥良，多见砖瓦故物，似经住止处，亦验烈不可移犯。君此审是，则宜言中茅之西，不应远举良常。大都真人语自不正的，遇所引处便言耳。昔时山下远近诸处，长林榛芳，遮天蔽日，无处不可隐密，即今斫伐耕稼，四通九达，山中亦皆显露，时移事异，不复可准。乃言未久，如此正复五六十年来渐剧耳）。

良常东南又有可住处，其间当有累石如灶形，灶间或有寄生树，树如曲盖形。此处至好，但恨浅耳，虽尔自足（此处今亦存，但无复有寄生曲树耳，亦带北洞流水，其左右并近大路，所以言浅，即今凋迥无复可往也）。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静舍也（今此中以去多荒芜，渐近村墟，并不足复居。昔时言去县小近，往来为易。又近洞口，所以屡及之耳。外静舍当以俟游宾从憩止，非自往修行之所，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顾居士所撰本，此中向近所撰精舍地一篇，今视据书者，不以相次，乃别出在长史所营宅前耳。此后长史答书，道西北地危，仍次菌山，不酬金乡至室语，明知本别唆之也）。

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采，入土不过一二尺耳。吾昔临去时，曾埋金于此，欲服金者可往取，但当不中以营私累耳（今人不复识呼菌山者，寻此山形当如菌孤立，亦或是困苍之困，形如困也。按大茅后长阿，积金东四地，有一山子独秀，如博山炉，且又近积金山，恐此或当是，即今多石及树木。但金之所在，指一两处，亦难可寻索。唯启乞垂赐，所不论耳。意欲营转炼之事，亦指此山前临长涧东流水，至幽隐，有形势，若基构有期，当更宣述耳）。

大茅山有玄帝时铜甕（古“鼎”字），甕可容四五斛许。偃刻甚精好，在山独高处，入土

八尺许。上有盘石掩鼎上，玄帝时命东海神，使埋藏于此（此亦当是移安息石时所埋也。今最高处乃多石。每吉日，远近道士咸登上，烧香礼拜，无复草木，累石为小坛。昔经有小瓦屋，为风所倒。寻古来帝王并重鼎器者，以其两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烹饪熟成万物，兼自能轻重，神变隐显故也。中君后答云：铸羽山之铜以作之。诸有洞天之山皆尔）。

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静舍，近水口处乃佳，当小危不安耳（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小出下便平，比世有来居之者，唯宋初有女道士徐漂女，为广州刺史陆徽所供养，在洞口前住积年亡。女弟子姓宋，为人高洁，物莫能干，年老而亡，仍葬山南。宋女弟子姓潘又裴住，于今尚在。元徽中有数男人，复来其前而居。至齐初，乃敕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馆，号为崇元，开置堂宇廨廊，殊为方副。常有七八道士，皆资俸力。自二十许年，远近男女，互来依约，周流数里，廨舍十余坊，而学上道者甚寡，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来洞口住，勤于洒扫，自称洞吏，颇作巫师占卜，多杂浮假，此例亦处处有之。大茅东西亦有洞水，有晋末得道者任敦住处，合药炷坛犹存。今有薛彪数人居之，又有朱法永近小山上，快瞩眺而乏水）。

良常山对穴口东视小山之岭，其上有埋铜数千斤，以盘石填其上。汉时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财有巨亿，埋铜器于此，于今在也。亦有钱，钱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存，无如其钱铜处。纵有仿佛，亦不识。寻视此山明，地高下烧洞，不似经墟村住处，恐年代久远，势迹乖异故也）。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书（此乙丑所受，则长史往年书是甲子年中。按答云：直置书于迷墟朱家静中，则非因华侨杨君送之也）。

三月一日书云：今当垦赤石田，日为往来之阶，亦竟不就事也。复云：岂可遐弃坐观存没哉。此道自决求真之精诚也，心不在我，不可责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西十许里有大塘食洞水，久废不修。隐居今更筑治为田十余顷，长史昔意欲避形迹，因作田之阶，得数处望灵山，而遇旱塘坏，竟不果，所以此书讥之耳）。都不斋而有书云斋戒也（此亦有答，明辞奏不可轻妄，动静必皆闻彻矣）。

八月八日书：云谨操身诣大茅之端，乞特见采录，使目接温颜，耳聆玉音。此语为求道之甚急也。得近书，具至心，可勤道奖志也。司命君自在东宫，又书不应总合，德有轻重之故也（司命常位大霍之赤城，此间唯有府曹耳。具位有高卑，故不宜共作辞启。二君虽同居华阳，而官府各异，不得同纸。凡书奏不如口启，于此可具鉴其仪格耳）。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书疏，亦甚为班班，欲停之如何（此是长史轻脱置书于他家静中而去，恐方将人到，又致漏泄真灵慎密，故有此语，欲戒试其心事耳。长史后答此言，亦殆为巧便）？此书疏慎示俗人，脱有见者，掘坏灵山，尔之罪大也（恐俗人贪获之徒，知此金宝处，堪能发掘，则事由宣泄。此罪真为不轻，非但尔时教戒，亦传贻无穷，将来诸子，咸共秘之）。

右定录中君答长史前书，说句曲山事讫。此长史前书无本出，今唯有后答，亦随条奉酬次第如左。

右从前良常来，凡二十一条，并有掇写。

昔年十余岁时述虚（此乃应是“墟”字，而由来皆作“虚”^{〔4〕}字，即今之山西村名也），闲耆宿有见语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处，早已徙去。后见包公问动静，此君见答，今故在此山，非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门，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说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别长少，不道司命君尊远别治东宫，未见传记，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级耳。辄敬承海命，于此而改（此长史又更答书，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录，而前纸断失，亦非起端语也。包公是鲍靓，句容人，悉呼作包也。答书时已是蒙示传记，是乙丑年初矣）。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径至阴宫东玄掖门，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昼日，不审此洞天之别光，为引太阳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旷大，云宫室

数百间屋，官属正二仙君，兄弟复有他仙官，男女凡有几许人为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宫室与洞庭苞山相连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人此宫不？二人为未得登举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处？愚昧冒启，俱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书无有，当复是别唆。今更重问，并洞中事，定录又答有后也）。市山之盘石市名之存，由于此也。今之孜孜志慕于道无心，金玉尊灵所置，唯助令弥密耳。岂有掘犯理耶？此故为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静舍合丹，辄当以为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而竟无所立也）。不审玄帝是何世耶？后生蒙蒙，多所不及，愿告（颍史水王，故号玄帝。外书亦尔。长史脱致疑问耳。此条复有答，在后）。告中茅山东有小穴阴宫之阿门，入道差易，后当以渐斋修而寻求之，灵宗垂念，便以为造金门而登玉房也。但存迟速之间，不敢悒迟（有如此教示，而不速求游辟，一何可恨，所以众灵每勤勤引劝）。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谓之南便门，欣见启悟，喜禀德音，精诚注向，沐浴自新。既闻吉日，至时密造区区之诚，灵实鉴照（此道南面之东门，与小阿东门相似者）。告左慈复何人也？此见奖励之言，恩念下逮，益令欣慕（传上亦载此事）。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处，是司命君往时别宅，亦可合丹。穆自见传记，鄙心窃志，欲寻司命君往昔之旧宇，高栖之所托，患未能审知耳。今辄当隐量求处，临时告悟（传上亦载此事，基陆湮没，难可必审，故更乞告示也）。告良常东南又有可住，处累石如灶，寄生树如曲盖，为志往当寻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静舍。愚意本自欲立内外静舍，辄当畴量在宜（亦不闻立此外静事，而今有一累石坛，历然相传，乃言掾于此坛化遁也。每往拜视，辄感叹缠心）。告菌山至佳，司命临去，埋金于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窃有合金液意，今未敢议，此若山居，积年修学，日进后而事可得密者，临时启质（中君书云：吾昔临去埋金，不道司命长史，此答误耳）。告大茅山有玄帝时铜鼎在山独高处，入土八尺许，此帝王之所。

器疏示后生，益增禀厉，承下亦可以立静舍，感备告悟告。昔屈氏埋铜及钱，此通非所拟向也。闻此远事，世代变易，能不悲叹。昔初拜八月八日书，已操身至述虚（此犹是前村），徐泛家寻家信见报云：得应言，未可登山，便承此而归，直致此书于朱家静中耳。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秽浊，精诚不恳，无能上达，不悟已畅高听，得蒙省察，辞与事违，悚息而已（长史玄挺动静，闻彻屑辞，所向便已关奏蒙报，或是得杨君所传者。徐泛家今犹存后，所云徐偶即应是，汎^{〔5〕}后所以知并宅处，亦云其祖曾为长史门生也）。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为往来之阶。此乃丹诚，寻遇天旱，佃不收，塘坏。穆寻见用出，此事力未展，非为息怀。今方居山下，故当修息，以此去洞口远，故不欲安耳（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礼拜乃佳，而言去洞口远，当是道去北洞口远耳。此田虽食涧，水旱时微少塘又难立，不知后当遂垦之不？今塘尚决，补筑当用数百夫，则可溉田十许顷。隐居馆中门人亦于此随水播植，常愿修复此塘，以追远迹，兼为百姓之惠也）。

告书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书疏之兴，所以运达意旨，既蒙眷逮，亲奉觐对，司命君二仙灵颜，则天启其愿，沐浴圣恩，岂复烦书疏耶？所谓得鱼而忘筌也（此盖不欲停之辞，故引以回见，于理极好）。不审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处，肉人喁喁，为欲知之（葛既乡人，所以及问，此条亦有^{〔6〕}答在后）。

右长史答书讫，此并是自起，本多黯治，用白笺，次第如此（岁乙丑，此一行本题纸背）。

〔1〕“此”原误作“比”，径改。

〔2〕“示”原作“尔”，据俞本改。

〔3〕“北”原作“此”，据俞本改。

〔4〕“虚”原作“墟”，据俞本改。

〔5〕“汛”原误作“况”，径改。

〔6〕“有”原作“右”，字误，径改。

真浩卷之十二

稽神枢第二

昔累得书见意，深照旨趣，先书以年行西吴，衰颓待老，中夜慨叹，莫与酬谔。夫诚感有在，亦得之无晚也。次书告有年之志，畴昔之好，恒愿真人，禀受要诀，仰接容景，亲奉徽音。夫勤未上彻，精未广罄，真要之聘，未可豫及也。《后汉书》云：吾发自玄授，金阙素名，跨迈世迹，超登清虚，何玄标之渺邈，奇洞之渊远哉，欲克己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时矣。末书云：厕闻要旨，当修五灵，自谓西造阊阖，东游玄洲，不为邈绝，求矜而诱之，引而致之，是为言贯于心，良可启矣。恭佼（音效）五灵，亦复至耳。然道浮外迹，未关内真，是以云车灵輶，相适犹遐。昔曾轸、华侨（依此而言，则知华侨先亦蒙真降矣），盖应会敷世，事有出嘿，途不必静。苟有分无志，申公所病，遇至不为，覆水始悔。是以古暗有云：逢时不迈，山客扑聚者矣。夫学道者固不宜恃其质分，必当保任于清全矣。於焉骋逸松期，回轮紫清，灵观四响，玄音合唱，玉振云奏，不谋而和，可谓秘道藏珍，真晖之上挺也。予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一书记是裴君言，且杨书，此亦不与后玄帝相连，恐非中君答也。又长史此四书本，今并不存矣）。

玄帝者，昔轩辕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阳，德号颛顼，颛顼父居弱水之乡，颛身陶七河之津，是为玄帝也。仗万灵以信顺，监众神以导物，役御百气，名致雷电。于是乘结元之輶，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济流沙，东至蟠木，动静之类，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属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诸有洞台之山，阴宫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铸羽山之铜为宝鼎，各献以一于洞山神峰，不独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谓玄帝也（此后并中君答前所谘问四条事，复以阙上纸也。说颛顼与《五符》语正同。《五符》唯无理^{〔1〕}鼎一事耳）。鲍靓、靓及妹，并是其七世祖李湛、张虑，本杜陵北乡人也。在渭桥为客舍，积行阴德，好道希生，故令福逮于靓等，使易世变练，改氏更生，合为兄弟耳。根胄虽异，德荫者同，故当同生氏族也。今并作地下主者，在洞宫中。靓所受学，本自薄浅，质又挠滞，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世祖父许肇字子阿者，有赈死之仁，拯饥之德，故令云荫流后，阴功垂泽，是以今得有好尚仙真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会，非徒尔而得之者矣（此书时先生诚事未授，所以论及子阿功荫也。鲍亦通神，而敦尚房中之事，故云挠滞，后用阴君太玄阴生符，为太清尸解之法，当是主者之最高品矣。缘运事乃如此相关，今人之善恶，岂曰徒然）。问葛玄。玄善于变幻，而拙于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仙人也。初在长山，近入盖竹，亦能乘虎使鬼，无所不至，但几于未得受职耳。亦恒与谢稚坚、黄子阳、郭声子相随（葛玄字孝先，是抱朴从祖，即郑思远之师也。少入山得仙，时人咸莫测所在，传言东海中仙人，寄书呼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长史所以有问，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灵宝》所云。太极左仙公，于斯安乎）。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来，数在此下，寻更受职也。慈颜色甚少，正得炉火九华之益（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师也。魏武父子，招集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寻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华丹，九华丹是《太清》中经法，小括即小括苍山，在永嘉桥谿之北。凡此诸人，术解甚多，而仙弟犹下者，并是不闻三品高业故也。许先生所以兴叹）。句曲有五门，有心立志，清斋三月，登寻此门，皆可即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斋寻之耳。来问欲知宫室所作阔狭，多少男女，主领人数，当更相示。来疏亦复泰尽邪？勤自当见，亦何事尔？亦何事尔？又当先呈启司命，司命令答道宫室之委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白是司命之别宫，吾人亦不得为洞台

之正主也(按后所论诸官僚人物,当是已为启司命,乃具得受说之耳。右定录后书,答长史所问论此。后玄帝来凡五条,并杨书)。

东卿司命监太山之众真,总括吴越之万神,可谓道渊德高,折冲群灵者也。贾玄道、李叔升、言城生、傅道流,往并受东卿君之要也。玄道河东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汉元帝时生。道流北地人,汉灵帝殿中将军也。城生吴人,后汉刘圣公时,为武当郡尉也,受学至勤,并得真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阳山中,此所谓地真者也。诸来作试者,非一津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难了也。于斯之际,可不慎乎(此四人隶司命,主察试学道者,所以长史有书与贾,贾即呈司命,司命亦答之,并以在上卷。此诸人名位小,不显外书。周威王即应是六国时威烈王也。于时虽未^[3]立河东郡,而即地已有其名矣。汉官无正殿中将军,或应中郎将也)。此紫阳真人六月二十日受。

右一条有掾写

七月十五日夜,茅中君受书与许卿(即长史也,后当为上清左卿),玄感凝会,精期远范,标神映挺,双理自分,必能鹏飞辰阿,云扇灵元,高振玉宇,携轡秀真,可谓邈乎其奇,落绝之视也。于是洞阴之宫,内台下观,风无羽琅之鼓,草无琼金之流,向虽淳光正明,动回五象,固乞屈之夹观,小天之浮景耳。何足挂卿司之至念,纤兰真以盼汜邪?然鉴无不应,圆想必通,所以兴咏事外,迹亦并匝,苟诚之所企,吾无隐也。想善建重离之明,以期于必诣之会,皓清明朗贤,亦俱学而得耳。不令我等有蹙额下风矣。弘之而已(此是受前书后一月日复受此,犹论答欲见洞宫事,所以有后说也。善建重离之明,如似指魏传青录文,而长史名字不相应,既已称俯玄仰白在琼刃前,则此别当有义况也)。

右一条杨书

定录官寮有左右理中监,准今长史司马职,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职常领九宫禁保侯,禁保侯职,主领应为种民者(今洞宫自二君以下,便次此三职为大矣)。左理中监准大府长史。昔用韩崇以居之。崇字长季,吴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玮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验。玮玄语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无妨仙举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为政,用道以抚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迁汝南太守,拔书佐袁安,安后位至司徒。时人通以崇有识物之鉴也。阴皇后葬,京师近郡二千石妻,当会园陵,而崇独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诏问其故,太常冯异答曰:“汝南太守韩崇清苦远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纺绩,政化仁简,视民如伤,深达奇博,有君子之鉴,斯则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产也。妻不通寒俭之节,哭怨无衣,将足以显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禄,秩中二千石。后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独老姬家。上闻叹曰:“韩崇所谓百炼不销也。”赐缣五十匹。崇在郡积十四年,政化洽著,举天下最,年七十四,玮玄乃授以隐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玮玄遁化泥丸紫户术以度世。今在洞中为左理中监(《汉书》所载,事迹亦略同,而置辞小异耳。袁安字邵平,初为县功曹,被举历仕,遂至三公,和帝时卒,即袁绍高祖也。晋世又有冯奚,亦为太常,名位同耳。韩既隐解,必是托^[4]尸。今晋陵上有韩冢,崔巍高大,从来相呼为韩冢,疑如桃君,或即是此虚圻,而世呼为孙策将韩当冢也)。云王玮玄是楚庄王时侍郎,受术于玉君(若是春秋时楚庄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职,而汉楚王又无庄谥)。右理中监,准职如司马。今有刘翊字子翔者居之。翊本颍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穷困为事,好行阴德密惠。陈留张季札当吊师丧,车败牛困,翊于汝南界逢之,与语,不示名字,即推车牛与乘之,恤死救穷,非一人矣。后都长安,翊举计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迁陈留太守,出长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穷,损己分人,行达阳平,遂遇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阴德神鬼,太上将嘉子之用情矣。使我来携汝以长生之道。吾仙官也,尔乃能随我去不?”翊于是叩头自搏:“少好长生,幸遇神仙。乞愿侍给。”马皇先生因将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隐地八术,服五星之华法,今度名东华,来在洞中,为定录右理中监(《汉书》云:翊字子相,颍阴人,家世丰

富,常能周施,而不以为惠。曾行于汝南界中,有陈留张季札远赴师丧,遇寒冰车败,顿滞道路,翊见而谓曰:“君慎终赴义,行宜速达。”即下车与之,不告姓名,策马而去。季札意其子相也。后故到颍阴,还所假乘,翊闭门辞行,不与相见。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稭临郡,引为功曹。后黄巾贼起,翊救给乏绝,资其食者数百人;乡族死亡,则为殓斂,鰥寡则助其妻娶。献帝迁都西京,举上计掾。尔时道路寇阻,翊夜行昼伏,乃到长安。上嘉其忠勤,拜议郎,迁陈留太守。翊又散珍宝,唯余车马,自载东归。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仍又以马易棺,脱衣斂之。又逢故知饥困于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死。此说大同小异,故备载之。论翊字子翔,于字例相得,而翊义亦是相,相作息亮切音,二者未详孰正。马皇出《列仙传》黄帝时马师也)。

定录府有典柄执法郎,是淳于斟,字叔显,主试有道者。斟,会稽上虞人,汉桓帝时作徐州县令,灵帝时大将军辟掾,少好道,明术数,服食胡麻黄精饵,后入吴乌目山中隐居,遇仙人慧车子,授以虹景丹经,修行得道,今在洞中为典柄执法郎(《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来故,郡举方正^[5],迁洛阳市长,如此亦为小异。吴无乌目山,姜及吴兴并有天目山,或即是也。慧车子无别显出)。

十二月一日夜,定录君所道(此即同是丑年所受):云北河司命,顷阙无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钱唐人,少为郡干佐,未负笈到太学受业,明经术灾异,晚为交趾太守,汉末弃世,入增城山中学道,遇东郭幼平。幼平秦时人,久隐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炼气辅星在心之术,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罚。此位虽隶定录,其实受事于东华宫中节度。桃俊字翁仲者也(《汉书》无此事,今冢在钱唐临平,坟坛历然,苗裔犹存。乡近时闻犴角之响,故人不忍侵毁之,皆知呼为桃司命冢。钱唐杜微士事京产,先与隐居共有诗咏,以赞述斯德,别在集中。幼平亦无所显出)。

张激子当为太极仙侯。激子者,河内张奉者也。字公先,少时名激子耳。此人亦少发名字太傅袁隗叹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饰奢丽,奉不顾眦,无异路人,妇改服,乃后成室家也。后弃世入剡山,遇山图公子。山图公子,周哀王时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云水强梁炼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东华宫,行为太极所署也。或领九宫尚书,与北河侯对职治水考。北河司命或为禁保侯,亦并共业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与张激子对局(《魏书》云:张范字公仪,河内修武人。祖歆,汉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范,范辞不受,性恬静乐道,征命不就,后为议郎。参丞相魏武军事,甚见敬重,好赈救穷乏,家无余财,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议郎谏议大夫,赵郡太守,后随魏武西征,至长安病亡。此说名字翻覆大异,承与奉乃相类而非袁婿。若是范,又其字不同,详按事迹,恐多是兄也。《魏书·王修传》又云:修往来南阳,多止张奉舍,奉举家病,修管拯之。按张范兄弟,乃尝避地往扬州,投袁术,又非刘表,不应在南阳,二三为疑也。山图公子出《列仙传》)。中候夫人所道(寻洞中事,皆二君所说,如此两条,独是中候夫人者,当本是东华中职察故也)。我闻易迁中人窈氏言云:北河司命禁保侯,似有所拟,想当审尔(窈氏即琼英也,似有所拟者,当是长史,故中君受云:北河司命方验也。恐受业高后,定不复为此职。然主领种民事,亦相符)。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属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职,并隶东华、方诸宫,保命君总关之耳。

明晨侍郎周爰支者,汉河南尹周畅伯持之女也。畅,汝南安成人,好行阴德,功在不觉,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人,为立义冢祭祀之,应时大雨丰收,所行多是此辈。太上处以畅有阴行,令爰支从南宫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三十年,后遇石长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畅即周嘉从弟也,性仁慈和笃,某帝时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无应,因收葬万余人,应时大雨,位至光禄

勋)。

明晨侍郎张桃枝者,汉司隶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与陈蕃俱诛,寓母行阴德,久闻在易迁,始得为侍郎耳(朱寓,沛人,桓灵时八俊,后同党人之例,李膺、杜密俱下狱死,非陈蕃同时)。

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陈留人也,少好道,服术饵和云母。后入吴山,从赤须先生受炼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之以黄水云浆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时被公府辟召,悬辟书著桑树乃去,其用怀高迈如此(《后汉》及《高士传》并云:陈留圉人,少为书生。桓帝时举直言,不就。性质直,不同党,为阉人所疾,陷于党锢之限,避难,乃剪须发变形,逃林虑山中,为人治作。后还家,杜门不出,不与人相见,党禁未解而亡。赤须子出《列仙传》,桐柏即右弼王)。

余数人不能一二道之,例皆取平贞正直,体隐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前云有七人,今唯说二女一男)。右保命君所道(此当是接中候告后乃言之)。童初府上帅用刘文饶。文饶者,弘农刘宽也,少好道,曾举汉方正,稍迁南阳太守,视民如子,怒不形颜,口无疾言,行阴德,拯寒困,万民悦而附之,如父母焉。后为司徒太尉,上赐酒,伏地睡,诏问故,乃答曰:臣任重责大,恒忧心如醉。旦使奴至市买菜,奴盗用钱饮酒,晏乃还,卧于阁内,又不得菜。既醒,乃骂之为死狗。骂毕,即束带来入^[6],恐奴从后自杀,所以虑之,不觉忽然睡耳。愿见哀恕。宽用心仁爱,触类如此矣。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于寢室,授其杖解法,将去入太华山,行九息服气,及授以炉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上侯,主始学道者(《后汉书》云:刘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父名崎,顺帝时为司徒。宽为人谨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言,解驾牛与之,步归。顷有志者,得牛而送还,渐惧。宽乃谢遣之。桓帝延熹^[7]八年,为南阳太守,恒用蒲鞭。灵帝嘉平五年为太尉,尝于御坐被酒睡伏。帝问:“太尉醉邪?”宽仰答:“臣不敢醉,但任重责大,忧心如醉耳。”尝有客来诣宽,宽遣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骂为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恐自杀。语左右曰:“此是人,而骂为畜产,为辱孰甚,故吾惧其死耳。”后封遣乡侯,六百户。中平二年亡,年六十六,赠车骑将军,时进谥曰昭讨侯。子松嗣。按此说复为同异,故详载之。青谷先生无别显出,凡此诸引教仙人,恐皆是下教限,不尔则不应得辄然)。

华阳中事,当更示尔,正月二十三日,东宫上人来看洞中,时或有龟山宾共集,高会真仙之日,宁可暂登伏龙之乡,以礼拜于灵岫邪。可示许侯令知之(此亦应是中君,仍前十二月一日言也。东宫上人即青童君,龟山宾即西王母,上卷亦有此告,今登伏龙以望山礼拜,便异乎陟岭,非必以近易为言,恐当宜然也)。

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向一枯树,辄云乞长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华,华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华及汁并食之,食讫即仙矣。如是用心,精诚之至也。枯木尚能生紫华,濯甘津,况三秀之灵阿,五芝所播植,而不能数恭山岫,洗拔滓秽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僂此一字,非真)。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岂异邪?昔有刘少翁曾数入太华山中,拜礼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见西岳丈人,授其仙道(禁山符有西岳君,西岳公不知是此丈人邪)。昔有一人,数旦旦诣河边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与相见,与其白璧十双,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见在中岳得道(河侯河伯,故当是两神邪)。左慈初来,亦勤心数拜礼灵山,五年许,乃得深进内外东西宫耳(前云三月便得进,与此大殊,恐以深进为异也)。学道当如山世远,去人事如清虚真人,步深幽当如周紫阳,何有不得道邪(世远传未出,其舍家寻学,事在谶书,即尹公度弟子,已得为太和山真人。清虚王君、紫阳周君各自有传)?建志当令勤,研神令虚,所为所作当令密(青童戒,南真亦云:学道唯须勤密,勤即昼夜而勿怠,密则非我而不知今。中君复说此,实为至谕,可谓一言以蔽之)。右定录君所道使疏(此一条又有杨书)。夫望林者,岂不想易迁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谓瞻之在前,忽

焉在后(长史妻既已在易迁,为长史,今眺望林岭,岂无羡慕之怀。昔自谓胜之,今翻在后,盖以劝激长史之辞也)。

右南岳夫人言。

张姜子,西州人,张济妹也(济,后汉末西凉州人,为董卓将,后攻穰城,被射死,即张绣从叔也。其妹不显外书,不知出适末^[8])。李惠姑,齐人,夏侯玄妇也(玄,魏末人,与李丰俱为晋文王所诛,不知妇亡在玄之前后。李丰乃是冯翊人,非齐人,不知此是李谁之女)。施淑女,山阳人,施绩女也(施绩,吴兴人,孙皓时为驃骑将军,守西陵,今云山阳,恐女或出适,取夫家郡,不尔则乖)。郑天生,邓芝母也(邓芝字伯苗,南阳新野人。在蜀为刘禅车骑将军,后行见猿抱子行,引弓射杀,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郑谁之女)。此数女子,昔世有仁行令问,并得在洞中,洞中有易迁馆、含真台,皆宫名也。计今在易迁馆东厢中,此馆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协辰夫人者,九宫之女也,太上往遣来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书,协辰夫人主教领之也。夫人汉司空黄琼女,黄景华也。韩终授其岷山丹,服得仙(黄琼,江夏人,字世英,汉顺帝时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时为尚书令,救活千余人。琼子琬,司徒太尉,为李权所杀。夫人亦不知出适末。今此诸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母,盖各取名达者而言之,非必因附其功福所及也)。

含真台是女人已得道者,隶太元东宫中,近有二百人(前云八十三人,止是易迁耳。含真既为贵胜,当须迁转,乃得进入也)。此二宫尽女子之宫也,又有童初,萧闲堂二宫,以处男子之学也(其男女名氏又出后,并是略称标胜者也)。计与数人共止,最于邓伯苗母相亲爱,余亦厚耳(伯苗母即郑夫人也)。设床待灵,诚孝子之长想也。计亦已为其儿作惠益也。计前与尔杯布,殆相与为赠,当往洞室之际耳。仙官有禁,不得道实,故假以他惠也。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设床寝,令精气之往有所栖者也,可密诸,其儿道如此(此今告捧也。其事皆有指趣,不容显注之,从定录官察来凡三十一条,并有捧写注之一卷相随)。

[1]“埋”原作“理”,据俞本改。

[2]“从”原作“后”,据俞本改。

[3]“未”原作“末”,据俞本改。

[4]“托”原作“记”,据俞本改。

[5]“正”原作“士”,据俞本改。

[6]“入”原作“人”,据俞本改。

[7]“熏”原作“喜”,据俞本改。

[8]“末”原作“未”,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十三

稽神枢第三

地下主者,复有三等,鬼帅之号,复有三等,并是世有功德,积行所钟,或身求长生,步道所及;或子弟善行,庸播祖祚;或讽明洞玄,化流昆祖(《洞玄》即《太洞玄经》,读之万遍,七祖已下,并得炼质南宫,受化胎仙。非今世所称《洞玄灵宝经》也)。夫求之者非一,而获之者多途矣。要由世积阴行,然后皆此广生矣。鬼帅武解,主者文解,俱仙之始也。度名东华,简刊上帝,不隶酆宫,不受制三官之府也(又别云:心勤于事,欲兼味于清正。华日以随世,畏死而希仙者,亦多作文武解主者)。其一等地下主者,散在外舍,闲停无

业，不受九宫教制，不闻炼化之业。虽俱在洞天，而是主者之下者。此自按四明法，一百四十年，依格得一进耳。一进始得步仙阶，给仙人之使令也（依《剑经》，主者大有品秩，迁转年限，除促悬殊，此等数之目，异于品名，反以多为贵，如此阶秩矣）。其二等地下主者，便径得行仙，阶级仙人，百四十年，进补管禁位。管禁之位，如世间散吏者也。此格即地下主者之中条也。李东等今在第一等中（李东，曲阿人，乃领户为祭酒，今犹有其章本，亦承用鲍南海法。东才乃凡劣，而心行清直，故得为最下主者使，是许家常所使。永昌元年，先生年二十三，就其受六甲阴阳行厨符，既相关悉，聊复及之耳）。

其第三等，地下主者之高者，便得出入仙人之堂寝，游行神州之乡，出馆易迁、童初二府，入晏东华上台，受学化形，濯景易气，十二年气摄神魂，十五年神束藏魄，三十年棺中骨还附神气，四十年平复如生人，还游人间，五十年位补仙官，六十年得游广寒，百年得入昆盈之宫。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从容矣。

张姜子等先在第一等中，亦始得入易迁耳。鬼帅之位次，亦如此矣（主者之位，亦不限男女。按此年限，得棺中之骨，便得出生世中，亦往往有此，改变隐遁，难已意量，殆入不可思议之境耳）。易迁、童初二宫，是男女之堂馆也。其中闲静，东海青童君，一年再游，校此诸宫，观见群辈也（一年再游，似依传中曰：而前书云：正月二十三日，东宫上人来，便是不必复有定期也）。赵素台在易迁宫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谓天下无复乐于此处也。赵素台是赵熙女，汉时为幽州刺史，有济穷人于河中，救王惠等，于族诛行阴德，数十事，故其身得诣朱陵，儿子今并得在洞天中也。熙恒出入在定录府，素台数微服游行道巷，盼山泽以自足矣（赵熙，《汉书》不显，微服游行，盖谓在洞天中耳。不应乃出世中也）。易迁中有高业而萧条者，有窦琼英、韩太华、刘春龙、王进贤、李奚子、郭叔香，此数人并夭姿郁秀，澄上眇邈，才及拟胜，仪观骇众。此则主者之高者，仙官之可才。其次及得张善子辈，邓伯苗母有善行，故后来入多宗茔之。窦琼英者，窦武妹也，其七世祖有名峙者，以藏枯骨为业，以活死为事，故作及于英身矣（窦武字游平，窦融玄孙。峙则是融祖也，武亦恒以财物散施天下贫乏，灵帝时为大将军，与陈蕃俱被诛。其母产武时，并产一蛇，蛇出即走上南山，至母死，无何而来。哀泣良久又去，亦所以为异，但未解俱承七世之庆，兄戮而妹仙当）。非道家之北斗也，鬼官别有北斗君，以司生杀尔（按孙皓败将张悌军人柳荣病死，已三日，且忽起大呼云：至北斗门下，见人缚悌来，因是惊误尔日晚，悌战死，如此即应是第四宫也。今第五、第六宫不显所主者，恐是考责之府也）。

鬼官之太帝者，北帝君也，治第一天宫中，总主诸六天宫，余四天宫，其四明公各在其中治（虽云各治一宫，又不显各在何宫，宫既并列，复不得依位作四方言之。寻其公次第高下，则第二宫名为西明公治，第三宫东明公治，第四宫北斗君治，及次南次北也）。二天宫立一官，六天凡立为三官，三官如今刑名之职，主诸考谪，常以真仙，司命兼以总御之也。并统仙府，共司生死之任也，大断制皆由仙官（道家常呼三官者是此也，而《消魔经》云：炁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并主考罚。今三茅君通掌之。大君为都统，保命为司察矣。所以隶仙官者，以为天下人不尽皆死，其中应得真仙，则非北帝所诤。或有虽死而神化反质者，如此皆在真仙家简录，故司命之职，应而统之也）。鬼官北斗君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隶九星之精，上属北辰玉君（天上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职，以精象相应，统领既关璇玑，是以仰隶太上之曹也）。

府耳，未必尽径来也。别更一二密可示尔同气，令知斗处幽间之泰也。道业可不勖哉（此三人外书并不显，《后汉》有李云，亦为白马令。以直言忤旨死，令示同气者，谓以告长史掾也）。

七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君告（按前受，长史、司马诸人，虽定录所告，而应是初说洞中事，是丑年十一月。今此说杂人，乃宜继后，反为七月，复不应是寅年，进退极难详，从地下主者来，凡十四条，并有掾写共一卷也）。

含真台洞天中皆有，非独此也。此一·台偏属太元府，求司命耳。其中有女真二人总之，其一女真是张微子。汉昭帝时将作大匠张庆女也。微子好道，因得尸解法，而来入此，亦先在易迁中，微子常服雾气，自云：雾气是山泽水火之华精，金石之盈气也。久服之，则能散形入空，与云气合体。微子自言受此法于东海东华玉妃淳文期，文期，青童之妹也。微子曾精思于寝静，诚心感灵，故文期降之，授以服雾之道也。服雾之道授微子，微子亦时以教诸学在含真易迁中者，我昔尝得此方，乃佳可施用者也。

服雾法：常以平旦，于寝静之中，坐卧任己，先闭目内视，仿佛如见五脏。毕，因口呼出气二十四过，临目为之，使目见五色之气，相绕缠在面上郁然，因又口内此五色气五十过。毕，咽唾六十过。毕，乃微咒口：太霞发晖，灵雾四迁，结气宛屈，五色洞天。神烟合启，金石华真。嵩郁紫空，炼形保全，出景藏幽，五灵化分。合明扇虚，时乘六云。和摄我身，上升九天。毕，又叩齿七通，咽液七过，乃开目事讫。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术者，尔可行此法邪。久行之，常乘云雾而游（此服雾法已别抄用，事在第三篇中。今犹疑存。此与本文相随也）。其一女真是傅礼和，礼和是汉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北地人，其家奉佛精进。女常旦夕洒扫佛前，勤勤祝誓，心愿仙化，神灵监其此心，亦得来此。久处易迁，今始得为含真台主也，常服五星气以得道。礼和善歌，歌则鸟兽飞聚而听声焉。

右定录君言（张、傅二人外书不显，或应各在家谱中）。

又一条有杨书，又掾写。

王衍为晋武帝尚书令其女字进贤，为愍怀太子妃。洛阳乱，刘曜、石勒略进贤渡孟津河，于河中欲妻之。进贤骂曰：“我皇太子妃，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毕，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复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复投河中。时遇嵩高女真韩西华出游而愍之，抚接二入，遂获内救，外示死形，体实密济。便将入嵩高山，今在华阳宫洞内易迁之中。六出时年二十三许，体貌亦整，善有心节，本姓田，渔阳人，魏故浚仪令田颢之孙。颢曾有阴德之行，以及于六出耳（《晋书》云：王衍长女名景风，貌美，贾后为弟谧娶之。少女名惠风，以配愍怀太子，恨之。如此则不甚美也。永嘉五年六月，王弥、刘曜、石勒破洛，贼欲逼妃，妃拔刀曰：“我太尉公之女，皇太子之妃，有死而已，终不为逆虏所辱。”遂见害，家人收葬于城西南洛水之北，追谥曰贞定妃。”与此说小异）。

范幼冲，辽西人，受胎化易形，今来在此，恒服三气。三气之法，存青气、白气、赤气各如绫，从东方日下来，直入口中，咽之九十过，自饱便止。为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气，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旦旦为之，临目施行，视日亦佳。其法虽鲜，其事甚验。许侯可为之（此法亦以重抄书，在第三篇修有事中）。范监者即其人也，昔得为童初监，今在华阳中（又别云：曾为汉尚书郎，善解地理，以冢宅为意。此亦在第三篇，右三条并杨书）。

河内李整，昔受守一法，并洞房得道，初在洛阳山，近来入华阳中。又主诸考崇民间之事。整往为常道乡公傅，受道人山时，已年六十（不知李作何位，亦应是监职。常道乡公，魏元帝本封也）。置山东北有穴，通大句曲南之方山之南穴，姜伯真数在此山上取石脑，石脑在方山北穴下，繁阳子昔亦取服（此置山犹是大横山，故后云：捧恒与方山五人往来，但不知有路通洞天中。不尔，繁阳子即鹿迹洞中何苗也）。此北竺山中亦有此物（未详竺山在何处，今句曲北鹿迹山西有名竺角山，似当是其处也），石脑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软耳。所在有之，服此，时时使入发热，又使人不渴。李整昔未入山时，得风痹疾，久久乃愈耳。此人先多房内事，殆不同今者疾之轻薄也（石脑，今大茅东亦有，形状圆小，如曹青而质色，似钟乳，床下乃皎白。时有黑斑而虚软，服之乃热，为治亦似钟乳也）。罗江大霍有洞台，中有五色隐芝（此则南真及司命所任之处也）。华阳洞亦有五种夜光芝（此则司命所请，以植句曲内外者也），良常山有荧火芝，此物在地如荧火状，其实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华，夜视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书。计得

食四十七枚,寿万年(从来未闻有见之者,当是无至心寻求耳)。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隐泉之水,正紫色(此即林屋山也。在吴太湖中耳)。华阳雷平山有田公泉水,饮之除腹中三虫,与隐泉水同味,云是玉砂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为异矣(此水今从地涌出,状如沸水,味异美。取浣垢衣,便自得净,即所呼为柳谷泝者,在长史宅东南一里许也)。昔高辛时有仙人展上公者,于伏龙地植李,弥满其地,展先生今为九宫内右司保,其常向人说。昔在华阳下,食白李,味异美,忆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尧父。说此语时,又应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数,不将已过乎。《汲冢^[1]纪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弥复大惑也)。后有郭四朝,又于其处种五果,又此地可种柰,所谓福乡之柰,以除灾厉。秦时有道士周太宾,及巴陵侯姜叔茂者,来住句曲山下,又种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时封侯,今名此地为姜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地号今亦存,有大路从小茅后通延陵,即呼为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时,未并楚置郡,巴陵县始晋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此二人并已得仙,今在蓬莱为左卿。今南郑诸姜,则叔茂之后,茂曾作书与太极官僚云:“昔学道于鬼谷,道成于少室,养翻于华阳,待举于逸域。时乘飙轮,宴我句曲,悟言永叹,代谢之速,物存人亡,我劳如何?”太宾亦有才艺,善鼓琴。昔教糜长生、孙广田,广田即孙登也。独弦能弹而成八音,真奇事也(孙登即嵇康所谓长啸者,亦云见弹一弦之琴,斯言非虚矣)。叔茂种五辛菜,常卖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间犹有韭薤,即其遗种邪(今呼为韭山,在大茅西,甚多大韭。又余处亦有蒜薤耳,非出^[2]姜巴一处也)。今舍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高其墙岸,盖水得深,但历代久远,塘墙颓下耳(今舍语似是论长史宅,宅前今乃有塘,近西为堤墙,即是遇柳泝水,而去郭千甚远。郭千在北洞西北,今有大陂塘,四朝先应住此,未解舍前之意,恐长史于彼复立田业,又有说在后)。四朝常乘小船,游戏其中,每叩舷而歌曰:清池带灵岫,长林郁青葱。玄鸟藏幽野,悟言出从容。鼓枻乘神波,楫自布晨风。未获解脱期,逍遥丘林中(晨风谓上清玉晨之风,非《毛诗》所谓“鸛彼晨风”之鸟也)。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真。戢此灵凤羽,藏我华龙鳞。高举方寸物,万吹皆垢尘。顾哀朝生惠,孰尽汝车轮(女宠不养席,男爱不尽轮。朝生蜉蝣也,以喻人之在世,易致消歇耳)。游空落飞飏,灵步无形方。圆景焕明霞,九凤唱朝阳。暉翻扇天津,菴藹庆云翔。遂造大微宇,挹此金梨浆。逍遥玄垓表,不存亦不亡(玄垓九垓,皆八极之外,九霞之顶名也,飞登木星,亦名玄朗东阳之垓,故若士语,卢敖云: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上矣)。驾欵舞神霄,披霞带九日。高皇齐龙轮,遂造北华室。神虎洞琼林,风云合成一。开阖幽冥户,灵变玄迹灭(四朝为玉台执盖郎,故云高皇齐龙轮)。定录言(右十二条捧写共一篇)。

四朝,燕国人也,兄弟四人并得道,四朝是长兄也,真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无违,坐超迁之,四朝职满,上补九官左仙公,领玉台执盖郎,中间久阙无人,后以思和代四朝也。山下居民,今犹呼一平泽地为郭千者,是四朝之姓,尚存于民口也。四朝往曾使人种植于此地也,年年四朝每行,皆过诣此山,以造思和,游看原阜(此是《茅传》中言也。按如此说,郭千止是种植处,非居止也。住处则长史宅果应是矣。今塘墙既颓决,水不复甚停,人皆以为田耳。然其地汗阔,小壑犹自成也,可得泛舟而歌,但无人能追踪远世,可叹如何?后云此四朝年年行过游看,是上补去后,犹复忆姜旧居,所以数宴良常,眷盼朋好)。张玄宾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时,曾举茂才,归乡里,事师西河蓟公,服术饵,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后遇真人樊子明于少室,授以遁变隐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今来华阳内为理禁伯。理禁伯主诸水雨官也。此人善能论空无,乃谈士常执本无理云。无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积小有以养小无,见大有以本大无,有有亦无无焉,无无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见物,物亦不见无,寄有以成无,寄无以得无,于是无则无宅也。太空亦宅无矣,我未生时,天下皆无无也。其所论端据如此,桐柏诸灵,亦不能折也。自云:昔曾诣蓬莱宋

晨生。晨生者，蓬萊左公也。与其论无，粗得人意，过此已去，尚未能本有，安能本无邪？与余人论空无，天下中皆无人焉。其高气秉理如此。东卿君紫微玄清亦莫得而干^[43]也。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监国也（此论空无之理，乃殊得无宗，而玄玄固难，可曲核矣。真人之才义，亦是甚有优劣。东卿桐柏、紫微玄清，盖相推并言谈之英辩者，故举此为标也。按《左传》称君之世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监国之任，则是副贰。疑此监国或因作监司也）。赵威伯者，东郡人也，少学邯郸张先生，先生得道之人耳，晚在中岳，授《玉佩金铛经》于范丘林，丘林乃是汉楼船将军卫行道妇也。学道得仙，遂授行抱日月之道，又服九灵明镜华，遂得仙^[44]。昔亦来在华阳内，为保命丞。《河图》云：吴楚多有得见太平者，其常语人云：此语不虚，此验不久（如此诸学者，何可不弥加勤励也）。其存明镜，非世间常法也。受范丘林口诀云：善啸嘘如百鸟杂鸣，或如风激众林，或如伐鼓之音。时在天市坛上，奋然北向，长啸呼风，须臾云翔其上，冲气动林；或冥雾飘合，或零雨其蒙矣。保命有四丞，此一人主为暴雨水，及领五芝金玉草。若欲致洪雨者，将可辞诣之也（又理禁伯亦主雨水，若请雨，宜并为辞也）。其一丞是咸阳乐长治，东卿司命君乡里人也，为小君所举用。汉恒帝中书郎，晚从中岳李先生受道，行七元法得仙（相去二百余年，犹蒙卿郡之泽也）。一人是孟君人室弟子郑雉正者，孟君所属用（孟君，京兆人，或呼为孟先生，不知何名位）。其一人是西山唐房（此则《神仙传》所载，是蜀人，奉事李八百者也），乐长治主灾害，郑雉正主考注，唐公房主生死，赵威伯主仙籍，并记学道者，并暴雨水灵芝草（洞宫官寮，司寮吴越非民，在任不过此四丞也。其下则有四师，事在第三篇中）。

定录道此（右此有掇写，依纸墨亦言前篇，而中间有此失缺，此行后又割恐别复有事，并遗落，深可恨惜耳）。

杜契^[51]者，字广平，京兆杜陵人。建安之初，来渡江东，依孙策人会稽，尝从之，后为孙权作立信校尉。黄武二年，渐学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玄白术，隐居大茅山之东而也。守玄白者能隐形，亦数见身出此市里，契与徐宗度，晏贤生合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时得入洞耳，或自采伐货易衣粮于虚曲，而人自不知之耳。犹琰者即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中（琰即禁山符云：为孙权所杀，化形而去，往建安方山，寻白羊公，杜必当于此时受道也。契^[52]音薛，即与舜同，契^[53]字四画，契三画，分毫有异也）。徐宗度，晋陵人，作孙皓左典军吕悌司马，受风谷先生气禁道，故得契^[54]俱。晏贤生是步陟外甥，即宗度之弟子也。

契弟子二人，一人孙贲孙女寒华也，少时密与契通情，后学道，受介琰法。又以法受寒华。寒华初去时，先叛入建安，依邵武长张毅，毅即契^[55]通亲，故得免脱，事平乃归茅山耳。寒华行玄白法而有少容，今尝俱处也。玄白道忌房室，自契受道，不得行此（吴豫章太守孙贲之子也，山阴王孙奚之子寒华也。寻此二人，乃因奔淫无应，入道而用志，能自抑断如此，此宜其阶也。贲是权同堂兄，有子四人，各名郗、安、熙、疏，而无奚，或是小名，又无奚，或为王者也）。其第一子是陈世京，世京，孙休时侍郎，少好道，数入佛寺中，与契乡里，故晚又授法。契初将寒华人建安之时，时亦同举，实赖世京济其密计焉。此数子今处茅山之外，非常在洞中之客也，亦时得人耳，亦数至长史舍屋间游戏。然多在大茅之间（建安初至孙休即位六十二年，杜初从孙策，不减年二十左右，则逃时已年八十许矣，不容此尔）。世京今服术泽泻，寒华无所服（茅山通无石室，则必应起庐舍。既有服饵，使须药具，兼犹资衣粮，不容都为隐默，但于时林荫幽阻，无人寻迹耳）。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气，存心中有白气，脐中有黄气，三气俱生^[61]如云，以覆身上，因变成火，火又绕身，身通洞彻，内外如一^[72]。旦行之，至日向中乃止。子是服气百二十过，都毕。道正^[81]如此，使人长生不死，辟却万害，所谓知白守黑，求死不得；知黑守白，万邪消却。尤禁^[91]六畜肉及五辛之菜，当别寝静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

此道与守一相似，但如为径要以减之耳。忌房室甚于守一，守一之忌，在于节之耳。

初存气出如小豆，渐大冲天，三气缠烟绕身，共同成一混沌，忽生火在三烟之内，又合景以炼一身。一身之里，五脏照彻，此亦要道也。此数人并已三百余年，正玄白之力也。并不是不死之学者，未及于仙道（玄白事已重抄出在第三篇修用中。计杜于建安初可年二十许，至晋兴宁三年，始一百九十岁，诸人又晚学，而此云并三百余年，恐长三字，亦强可是二耳）。若欲守玄白者，当与其经，经亦少许耳。自可兼行，以除万邪，却千害。行之三十年，置身隐形，日行五百里（一名此道为《胎精中景玄白法》也）。

八月十四日夜，保命仙君告（此告必应是告牙，亦可是试以戏长史尔）。牙守一，竟未起别寝邪（此一语是论玄白守一事，忽然忆寅兽，寅兽当是未免房中，因而及此也）？溥景翳广林，暖暖东霞升。晨风舞六烟，勃郁八道腾。五岳何必秀，名山亦足凌。矫手摄洞阜，栖心潜中兴。吐纳胎精炁，玄白谁能胜？右杜广平恒喜歌吟此，今疏相示。

右定录君道此（此亦应同十四夜告，从杜来九条，并有掇写共一篇）。

峨峨岑山，幽岩岭芳，卓卓先生，乘和来翔。散发颀颀，躬耕陵埤。三餐自足，不期裹粮。玉迹东映，凤响西彰。公侯招之，凌风振裳。处不矜嘿，出不希扬。被褐容与，杖策颀颀（此一篇有异手书，乃接前诗后，而后又仍接以萧寂华门事。既真书，止说前一篇，已自右毕，则此诗非复是杜所作，而不知其义是谁）。近所漂静舍地，此金乡之至室，若非许长史父子，岂得居之？后世当有赤子贤者，乃得居此乡。尔子孙事秘之，不可轻泄（按此所操，即应是后云长史所营屋宅处也。金陵之地乃广，则此为最胜之地，非真仙不得居。故唯长史掇可居耳。赤子贤者，莫测为谁，或是姓赤，或是大人，或将来英贤应运者，乃当复得居之。既方是后世子孙时事，则非今所宜预言，兼以此地福重，不欲宣广，使人滥住，致有犯移故也）。许长史今所营屋宅，对东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时有雷氏养龙，来在此山，后有姜叔茂，田翁亦居焉。其山北有柳汧水，或名曰田公泉，以其人曾居此山，取此水故也（雷平山在小茅北，基址相连，田公泉今具存。左右甚多水柳树，故名柳汧。此泉即前所云浣衣不用灰者，长史宅自湮毁之后，无人的知处。至宋初，长沙景王檀太妃，供养道士姓陈，为立道士廨于雷平西北，即是今北廨也。后又有句容山，其王文清后为此廨主，见传记，知许曾于此立宅，因博访耆宿。至大明七年，有术虚老公徐偶云：其先祖伏事许长史，相传识此宅只在今廨前，乌柏树处应是，似犹有斋堂前井存。于时草莱芜没，王即芟除寻觅，果得砖井，土^[10]已欲满，仍掘治，更加甃累。今有好水，水色小白，或是所云似凤门外水味也。于是审知是故宅，从来空废，无敢居者。既云金乡至室，便为伏龙之膏腴矣。其西北即有长冈连亘，呼为长隐者也）。

雷平山之东北有山，俗人呼为大横山，其实名郁冈山也。《名山记》云：所谓冈山者也，下有泉水。昔李明于此下合神丹，而升玄洲，水边今犹有处所。此山正东面有古时越翳王冢（本墓字，后人贗作冢。此山今连延甚长，后云古人合丹，犹应在此。李明但言在方隅，则疑其小近南，水边不复见有基迹。或渐芜没故也。越翳王是句践四世孙，初不肯立，逃入菁山穴，越人董出之，后于吴徒还会稽，以周宣王十一年为孙诸咎所杀，越人又杀诸咎，不知那得远来葬此。或当有神异处故也。今寻视未见指的坟墓，而如有兆域处者）。

右定录君言（右三条有掇写）。

华阳中玉碣文，在童初府西向，一云四面，其文曰：解带被褐，寻生理活，养存三亦，洞我玉文。领理八老，二十四真。不眠内视，微气绵绵。把录太素，玄之又玄，神道在今，子来乃臻。

易迁云：邓夫人语之，解此则得仙。此仙之要言。易迁不解此，许侯可解注之（易迁则长史妻也。邓夫人即邓芝母也。此碣文乃粗可领解，皆上道中事，但下挺者，无由究知之，故令长史解释，亦或试以戏之耳）。

右一条有某书

隐居今所安经昭灵台前，欲立小石碣子，刻书《华阳颂》十五篇，皆赞述此山洞内外事，庶以标诚灵府，永垂远世，而未办作石。今且载其文于此，曰：

河篇征往册，孔记昭昔名。三宿丽天序，两金标地英。	右枢域。
宅无乃生有，在有则还空。灵构不待匠，虚形自成功。	右质象。
总神列三府，分途交五便。阴晖迎夜暂，晨精望晓悬。	右形位。
南峰秀玄鼎，北岭横秦璧。表里玉沙津，周回隐轮迹。	右标贯。
左带柳沂水，右浚阳谷川。土怀北邙色，井冽凤门泉。	右区别。
郭千峙流岸，姜巴亘远踪。庙貌或时飨，别宅乃恒恭。	右迹号。
吴居非知地，越家诟隐迁。树盖徒低荫，石灶未尝烟。	右类附。
果林郁余柰，蔬圃蔓遗辛。荧芝可烛夜，田泉常浣尘。	右物轨。
降辔龟山客，解驾育华童。寝宴含真馆，高会萧闲宫。	右游集。
清歌翔羽集，长啸归云翻。子弦有逸调，空谈无与论。	右才英。
标舍雷平下，立静连石阴。上道已冲念，飞华当轸心。	右学累。
方嵎游琼刃，华阳栖隐居。重离恍或似，七元乃扶胥。	右挺契。
号期行当满，亥数未终丁。迨乃承唐世，将宾来圣庭。	右机萌。
济神既有在，去留从所宜。灵迹何显晦，冥途自相知。	右业运。
刊石玄窗上，显诚曲阶门。动静顾矜录，不负保举恩。	右诚期。

右此十五首下各两字，是其一篇中意，篇中字字，皆有义旨。后之人自以篇中事求之。

[1]“冢”原作“家”，字误，径改。

[2]“出”原作“山”，据俞本改。

[3]“干”原作“千”，据俞本改。

[4]“仙”字原无，据俞本补。

[5]“契”原作“契”，据俞本改，下同。

[6]“生”原作“仙”，据俞本改。

[7]“一”原作“此”，据俞本改。

[8]“正”原作“止”，据俞本改。

[9]“禁”原作“食”，据俞本改。

[10]“土”原作“上”，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十四

稽神枢第四

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谓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台，洞有两口，见于山外也，与华阳通，号为别宇幽馆矣，得道者处焉（此山去大茅山可二十许里，西南六七里有一洞口见外，近时有人入见一青蛇在洞中，因与呼为青龙洞。山近上及北面西面，亦并有洞穴，同不知何者是此两口耳。山上又有泉水，冬夏不竭，山□□□□□平，所以号为四平及方山也。甚多南烛，今积金山东□□□□□此树皆能高大，馆中诸道士所资为药也）。其中先止者有张祖常、刘平阿、吕子华、蔡天生、龙伯高，并处于方台矣。

张祖常者，彭城人也，吴时从北来，得入此室。祖常托形堕车而死，故隐身幽馆，而修守一之业。师事上党鲍察者，汉司徒鲍宣五世孙也。察受道于王君（鲍宣，汉司隶校尉，

为王莽所害，宣子永，永子昱，昱子某）。

刘平阿者，无名姓，名姓不示人也。汉末为九江平阿长，故以为号。行医术，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时，授以隐存之道，托形履帽，而来居此室，常服日月晨炁，颜色如玉，似年三十许人（二君何容不知其本名，既示不欲复说之耳。戴孟之本族。乃亦已陈之在后矣）。

吕子华者，山阳人也，阴君弟子，已服虹丹之液，而未读内经，来从东卿，受《太霄隐书》而诵之。常以幽隐方台为乐，不愿造于仙位也。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为幄父，卖杂香于野外，以自业贍，情性仁笃，口不言恶。道逢河伯少女，从天生市香。天生知是异人，再拜上一檐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获仙，托形舄杖，隐存方台，少女今犹往来之也。天生师之。

龙伯高者，后汉时人，汉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称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后从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青饥方，托形醉亡，隐处方台，师定录君也（伯高名迷，京兆人，汉建武中为山都长，擢至零陵太守。马援征南日，遣兄子严书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雷平山之东北，良常山之东南，其间有燕口山，三小山相隅故也。一名曰方隅山，下古人曾合九鼎丹于此间也。幽人在此时，心乐居焉。今常游此，方隅山下亦有洞室，名曰方源馆，亦有二口常见外也，常有此五人为旅（其山即是大横西南，别有二墩垅相聚。今人不复有乎其名者，前云李明合丹，即是此矣。幽人者，撮去世后，不欲显名，故号为幽人。此是未受事，且修洞馆修业也。山今亦有两小口，五人为旅，即向之四平山者，既去来相通，故时共游处也。所以杨君梦撮云：向从四平山来也。右六条是手新写，应是保命君所告也）。

鹿迹山中有绝洞，绝洞者才有一二亩空地，无所通达，故为绝洞。洞室四面皆有青白石，亦以自然光明，如丝（曰作蠟字如此）张形，下正平，自有石床、石榻、曲夹长短，障隔分别，有如刻成，亦整盛也。东北有小口，才劣容人人，入二三百步，乃得洞室，初入口甚急，愈入愈宽大也。口外南面有三积石，积石下有泔，索即可得也，亦或以一小石掩穴口，穴口大小俱如华阳三便门，便门亦用小石塞其口，自非清斋久洁，索不可得。鹿迹洞子亦尔，不受秽气故也（此山今属南徐州界，正对茅山，北望见之，亦有道士住，鹿迹在石上，故仍以为名。洞口处乃可知，而甚严洁，亦无人敢触冒者，此云如华阳三便门，则南洞北洞本大开余东西及东南皆是塞矣）。鹿迹华山中及洞主有谢稚坚、王伯辽、繁阳子号名耳，是汉越骑校尉何苗叔达也。进之同母弟，少好道，曾居河东繁山之南服食，故自号为繁阳子（中君答长史问葛玄云：在盖竹山，恒与谢稚坚相随，今稚坚乃在此，不知为去来往还，为当两人同姓名也。《后汉书》云：何苗是何进异母弟，为车骑将军，党附阹势。进被害时，苗于朱雀阙下，与进将吴匡战死被斩，董卓又破棺出尸，支解之。既非故为兵解去，不知那遂得来居此。其母亦被刑，苗既非进同生，官位复异，具苗而字达，于义不类，恐别是一弟，不必是名苗战死者耳）。

又有冯良，冯良，南阳冠军军人，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迎督邮，自耻无志，因毁车煞牛，裂敝衣帻，遂去从师，受《诗》、《传》、《礼》、《易》，复学道术占候家中谓已死。十五年乃还，整修志节，抗操严格，州郡礼辟，不就，诏特征贤良高第^①，半道委之还家，时三公争让位于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弃世。东渡入山，今在鹿迹洞中（后汉安帝时人也。《汉书》所载事亦略同）。

又有郎宗者，字仲绥，北海安丘人，少仕宦为吴县令，学精道术占候风炁。后一旦有暴风经窗间，占知京师大火，烧大夏门，遣人往参，果尔。诸公闻之，以博士征宗。宗耻以占事就，夜解印绶，负笈遁去，居华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洞中（《后汉书》载郎宗事云：理京房《易》，善星算风角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安帝征对策，为

诸儒表。后拜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日月，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公闻而表上，以博士征之。宗耻以占验见知，征书到，夜悬印绶于县庭而遁去，遂终身不仕。子顗字稚元，传父业研精，学徒常数百^[2]人。顺帝阳嘉二年，征诣阙，上书十一事，拜郎中，还家后，为同县孙礼所害。

其余其王叔明、鲍元治、尹盖妇之徒，复二十余人，并在北山，不能复一二记之也。此数人是绝洞诸山之主耳，此绝洞仙人，亦思得学道者，欲与之共处于洞室，困时无其人耳（此洞既无所通达，正是地仙栖处，必非三十六天之限也）。道丧由譬，良可哀矣。寓家辱人哉。（譬者谓人贪仕宦衣冠，坐此不得务道，家室本寄寓耳。此洞中乃是永宅，为恋恋不去，实足辱败人矣。此亦讽诱于长史耳）。

右保命君告右三条杨书

范帅云：三官有狱官，不名廷尉，名大理。李丰今为大理，都余一守缺，以拟王附子，不以与许虎也。守职如今狱之三官也（李丰字安国，改字宣国，冯翊人。李义子，本寒微，有才志，遂事魏为尚书仆射尉，与夏侯玄谋废晋景王，事泄召来，令人以刀环撞腰然之。大理当为大理，即古之狱官。前汉洎魏时，廷尉亦名大理，此职是仙官也。王附子是王公之小名，许虎即虎牙也）。鲍靓因吾属长史，鼠子辈既尔，可语郡守，令得反。映亦属吾，其家比衰，欲非可奈何可写存之耶（鼠子恐是鲍靓小名，鲍为南海郡，仍解化，几辈未得归都，所以属之。鲍即许先生之师也）。

右二条有杨书

武当山道士戴孟者，乃姓燕名济字仲微，汉明帝末时人也。夫为养生者，皆隐其名字，藏其所生之时，故易姓为戴，托官于武帝耳。而此人少好道德，不仕于世矣。少孤养母，母丧行服葬，服阕，遂入华阳山，服术食大黄及黄精种、云母、雄黄、丹砂、芝草，受法于清灵真人，即裴冀州之弟子也。得不死之道。裴真人授其《玉佩金铛经》，并石精金光符，遂能轻身健行，周旋名山，日行七百里，多所经涉，犹未得成仙人也（戴乃授行《玉佩金铛》，而止不死而已，未得神仙，于理为小难详。后又云：玄、真亦其妙要，行之者神仙不死，又与本经不同。及石精金光符，既不为剑用则，止是解化、一符单服者，此符主隐遁，不云健行也，种五品芝，世亦有法）。仙人郭子华、张季连、赵叔达，晚又有山世远者，此诸人往来与之游焉。昔居武当，今来大霍，欲从司命君受书，故未许焉（山已得为太和真人，则应居在南阳太和山矣，余三人不见别显出也）。戴公拍腹有十数卷书，是《太微黄书》耳。此人即谢允之师也（按《金相传》：《太微黄书》第八篇有目录云：凡有八卷，唯此一卷出世。今戴公乃有十许篇，亦为不同。拍腹之义，谓恒以系腰也。其外传事亦同此。谢允字道通，历阳人，小时为人所略，卖往东阳，后告官被诬，在乌伤狱，事将欲入死，夜有老公授其符。又有黄衣童子去来，于是得免。咸康中，至襄阳，入武当山，见戴孟，孟即先来狱中者，因是受道。又出仕作历阳、新丰、西道三县，所在多神验，年七十余犹不老，后乃告终也）。黄衣童子者，即玉佩金铛之官耳。云坐上常有一人共坐墜者（应是腓，腓，不明状也）。即太极真人，时往来也（按说如此，似答问黄衣童意，亦可是午时，既及谢，因此面访其事）。

受行《玉佩金铛经》，自然致太极真人。谚云：服九灵日月华，得降我太极之家，此之谓也。玄真之法，亦其妙要也，行之者神仙不死。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佛道，余者学仙道（应作“牖”字，弟子刘显林、辛仲甫、赵子常）。

周真人有十五人，弟子四人解佛法（入室弟子王玮达、李建道、泉法坚）。

桐柏有二十五人，弟子八人学佛（入室弟子于弘智、竺法灵、郑文成、陈元子，此当略举标胜者耳。辛、泉、子、竺，皆似胡姓也。当是学佛弟子也）。

右八条有掾写，共一篇相连。

霍山中有学道者邓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石饭，吞日丹景之法，用思洞房已来，积

三十四年，乃内见五藏，冥中夜书，以今年正月五日，太帝遣羽车见迎伯元玄甫，以其日遂乘云驾龙，白日登天，今在北玄圃台，受书位为中岳真人（伯元吴人，玄甫，沛人）。华阴山中有学道者尹处子、张石生、李方回，并晋武帝时人，授仙人管成子蒸丹饵术法，俱服得延年健行。又受苏门周寿陵服丹霞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内视，不复饮食。体骨轻健，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云升天，今在玄州，受书为高仙真人，张石生为东源伯，衡山中有学道者张礼正治明期二人。礼正以汉末在山中服黄精，颜色丁壮，常如年四十时。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泽泻柏实丸，乃共同止岩中，后俱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从来服此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难得，俱出广州为沙门，是滕含为刺史时也。遂得内外洞彻，眼明身轻，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东华遣迎，以其日乘云升天。今在方诸颿室，俱为上仙（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为广州刺史，此得仙乙丑岁十二年，是为前服丹已三十二年，犹更出查也）。

庐江潜山中有学道者郑景世、张重华，并以晋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诀，以入山，行守五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复饮食，而身体轻强，反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云辇，白日升天，今在玄州。括苍山有学道者平仲节，河中人，以大胡乱中国时，来渡江，入括苍山，受师宋君存心镜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积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体有真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黄老遣迎，即日乘云驾龙，白日升天，今在沧浪云台（大胡乱者，是刘渊刘聪^{〔3〕}时也，石勒为小胡）。剡小白山中有学道者赵广信，阳城人，魏末来度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系法。又受师左君守玄中之道，内见五藏彻视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国，或卖药出入人间，人莫知也。多来都下市丹砂，作九华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与山中同志别去，遂乘云驾龙，白日登天，今在东华。海中有狼五山，中有学道者虞翁生，会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吴时来隐此山，兼行云炁回形之道，精思积久，形体更少如童子。今年七月二十三日，东太帝遣迎，即日乘云升天，今在阳谷山中（狼五山在海中，对白章岸，今直呼为狼山）。赤水山中学道者朱孺子，吴末入山，服菊花及术饵，后遇西归子，从乞度世。西归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云雨于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云车登天，今在积石台（赤水山云在鄞县南十里，从楠谿口入三百里，山正赤，周回五十里，高千余丈，如此则应是临海永嘉东北名赤岩者也。许先生所住赤山，一名烧山，即此）。名山五岳中学道者数百万人，今年有得道而升天者，人名如别，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此不可悉纪，今为疏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乐上升仙，而长在五岳名山者，乃亦不可称数，或为仙官，使掌名山者，亦复有数千。

九月二十日夜，清灵疏出。（右八条有掇写，其一卷相随，清灵犹是裴清灵也。此九月即应是乙丑岁，即疏其年中得道者）。

吴睦者，长安人也，少为县吏，掌局枉克民人，民人讼之，法应人死。睦登委叛，远遁山林，饿经日，行至石室，遇见孙先生在室中隐学，左右种黍及胡麻，室中恒盈食。睦至乞食，经月不去，孙先生知是叛人，初不问之，与食料理及诵经讲道，说及祸福。睦闻之，于是心开意悟，因叩头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事实，求得改往，遂留石室，为先生扫除驱使。经四十年后，先生受其道，俱采药服食胡麻，精修经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升天。

朱托者，陈留人也，为人无道，专作劫盗，后人发觉收掩。托得逸出远他境，至汝南少室山中，见冯先生隐学，云后三年乃受其真仙，留山服食修道三十八年，后人东阮山中，寿百四十七岁。仙人降，将入大有山洞中，真人。

郭静者，颍川人也，少孤无父母，兄弟穷苦，依栖无所，年十六，县召为吏，后得罪，仍逃伏。经二月日不出，遇见郑先生，救度一切，以法劝化之。静遂随郑，负檐驱使。经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导引之要，饵服山术、茯苓，得寿三百岁，复于天维山、赤松子，降受

其二人真道。今在大有洞中为真人。

范伯慈者，桂阳人也。家本事俗，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劳病，顿卧床席。经年，迎师解事费用，家资渐尽，病故不愈。闻大道清约无所用，于是意变，闻沈敬作道士精进，理病多验，乃弃俗事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云云。后诣陆玩之，受真内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乐于世，遂辞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经，后服还丹，白日升天，今为玄一真人（所注云云云处，是抄事人不能并取，非本阙也。有四条，有人于东间钞得，云是真书，而不知谁迹，亦无所受者，而辞旨有用，故纪续之。又此四人，各有所明，一则酷吏，二则凶劫，三则孤党，四是事俗，并世间薄运，遂能得道，足知心之所造，非关善恶者也）。

司马季主后人委羽山石室大有宫中，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于西灵子都。西灵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其同时今在大有室中者，广宁鲍叔阳、太原王养伯、颍川刘玮惠、岱郡段季正，俱受师西灵子都之道也。季主临去之际，托形枕席，为代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盘山之南。诸葛武侯昔建碑铭德于季主墓前，碑赞夫曰：玄漠太寂，混合阴阳，天地交泮，万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别柔刚。鬼神以观，六度显明（《真诰》云：季主咽虹液，而头足异处，《剑经》注云：吞刀圭而虫流。今东卿说云：托形枕席，为代己之像，似当是作录形灵丸兵解去也。汉史既不显其终，无以别测其事也）。

广宁鲍叔阳者，汉高帝时赵王张耳、张敖之大夫也。少好养生，服桂屑而卒死于厕溷间。今墓在辽东薊城之北山（汉高置燕郡，以薊属燕，当是未分时也）。太原王养伯者，汉高吕后摄政时中常侍中琅琊王探也，少服泽泻，与留侯张良俱采药于终南山，而养伯不及，遂师事季主（前汉中常侍不用闾人，中郎非侍郎之官，或是后别为此位耳）。颍川刘玮惠，汉景帝时公车司马刘讽也。后事季主，晚服日月炁，为入室弟子。道成，晚归乡里，托形杖履，身死桑树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县西山，岱郡段季正本隐士也，不闻有所服御，晚乃从季主学道，行度秦州溺水，拘得尸而葬川边，今南郑秦川是也。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寻此四人，并是用灵丸杂解之道）。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济华，今皆在委羽山中。济华今日正读三十九章，犹未过竟。（此理亦欲难详）季主读《玉经》，服明丹之华，挹扶晨之暉，今颜色如二十女子，须长三尺，黑如墨也。昨日东卿君道此如所疏，真奇事也。不知果云何耳（此一行杨君自记与长史，不知之辞，或云别有以）。季主托形隐景，潜迹委羽，《紫阳传》具载其事也。昨夜东卿至，聊试请问季主本末。东卿见答，令疏如别，为以上呈，愿不怪之，省讫付火（此杨君与长史书，今有华撰《周君传》，记季主事殊略，未见别真手书传，依此语则为非也。此前似有按语，今阙失一行）。是后圣李君纪也，大都与前者略同。然东卿复兼有注解，注解近万余言，大奇作也。昨来多论神化之事，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见授《神虎经》注解，注解非世间所闻，亦自不掌其旨也。若更闻如季主，比若自当密白（此亦杨君与长史书也，既是论季主事，故仍以相次，不复出置下卷。长史撰《真仙传》，欲以季主宗在前，所以杨君为请问本末也。司命所注二经，并未出世也）。

右十条有杨书。

范安远适云：湛子不事齐，齐师伐之。《春秋传》曰：“湛无礼也（此则《左传》上事，湛字作譚字，音^[4]譚，国名也。庄王十三年，为齐桓所灭，不知何故述此，似有所指也）。”庄子师长桑公子，授其微言，谓之庄于也。隐于抱犊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上补太极闾编郎（长桑即是扁鹊师，事见《魏传》及《史记》，世人苟知庄生如此者，其书弥足可重矣）。施存者，齐人也，自号婉盆子，得遁变化景之道，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壶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书，犹未成真焉。其行玉斧军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条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数（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预七十二者，明夫子不以仙为教矣。壶公即费长房之师，军火^[5]符世犹有文存，右^[6]三条有杨书）。九疑真人韩伟远，昔受于中岳宋德玄，德玄者，

周宣时人，服此灵飞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数变形为鸟兽，得玄灵之道，今在嵩高。伟远久随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处九疑山。

其女子有郭苟药、赵爱儿、王鲁连等，并受此方法而得道者，复数十人，或游玄州，或处东华方诸台，今见居也。

南岳夫人言此云：郭苟药，汉度辽将军东平郭寔女也，少好道笃诚，真人因授其六甲。赵爱儿者，幽州刺史刘虞别驾渔阳赵该姊也，好道得尸解，后又受此符。王鲁连者，魏明帝城门校尉范阳王伯纲女也，亦学道，一旦忽委婿李子期，入陆浑山中真人授此法。子期者，司^[7]州魏人，清河王傅也，其常言此妇狂走云。一旦失所在（此事乃出《灵飞六甲经》中，长史抄出之）。汉大将军霍光有典衣奴子名还车，伺见二星，得年六百岁，今犹在焉（此事出方诸《洞房经》，后长史抄出。按《魏书》云：青龙元年，并州刺史毕轨，送汉度辽将军范明友解婢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8]饮食如常人，奴云：霍显者光禄小妻，胡友妻是光禄前妻。如依此妻，便非虚矣）。吞琅玕之华，而方营丘墓者，衍门子、高丘子、洪涯先生是也。衍门子墓在渔阳潞县（幽州渔阳有潞县，今上^[9]党亦有潞县，衍门即羹门也）。高丘子墓在中山闻喜县（中山有安喜县，闻喜乃属河东）。洪涯先生墓在武威姑臧县（《凉州记》作姑臧县），此三郡县人并云：上古死人之空冢矣，而不知高丘子时以尸解，人六景山，后服金液之末。又受服琅玕华于中山，方复托死，乃入玄州，受书为中岳真人，于今在也。

衍门子今在蒙山大洞黄金之庭，受书为中元仙卿。洪涯先生今为青城真人。

漱龙胎而死诀，饮琼精而叩棺者，先师王西城及赵伯玄、刘子先是也（王君昔用剑解，非龙胎诸丹，恐琼精即是曲晨耳）。服金丹而告终者，臧延甫、张子房、墨狄子是也。

挹九转而尸臭，吞刀^[10]圭而虫流，司马季主、宁仲君、燕昭王、王子晋是也（桐柏亦用剑解。当是此吞刀圭者，非九转也。司马季主亦以灵丸作兵解，故右英云：头足异处，燕昭学仙而不见别迹。景纯云：无灵炁则为先究其事矣）。周穆王北造昆仑之阿，亲饮绛山石髓，食玉树之实，而方墓乎汲郡（此则《穆天子传》所载，见西王母时也）。夏禹诣钟山，啖紫柰，醉金酒，服《灵宝》，行九真，而犹葬于会稽（此事亦出五符中。《茅传》又云：受行玄真之法）。北戎长胡大王，献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转紫华，服之使人长生飞仙，与天地相倾。舜即服之而方死，葬苍梧之野，此诸君并已龙奏灵阿，凤鼓云池矣。而犹尸解托死者，欲断以生死之情，示民有终始之限耳。岂同腐骸太阴，以肉饷螻蚁者哉。直欲遏违世之夫，塞俗人之愿望也（古来英圣之王，唯未见显尧及汤得道，及鬼官之迹耳）。至于青精先生、彭铿凤纲、南山四皓、淮南八公，并以服上药，不至一剂，自欲出处嘿语，肥遁山林，以游仙为乐，以升虚为戚，非不能登天也，弗为之耳。此诸君自展转五岳，改名易貌，不复作尸解之绝也（铿则彭祖名也，青精亦出《彭传》及《王君传》，馔饭方中，凤纲并诸仙人各有别显）。轩辕自采首山之铜以铸鼎，虎豹百禽为之视火参炉，鼎成而轩辕疾崩，葬乔山。五百年后山崩，空室无尸，唯宝剑赤舄在耳。一旦又失所在也（《列仙传》云：御龙攀髯，及子晋驭鹤，并为不同，亦可是化后更出而为之也）。王子者，帝偁也，曾诣钟山，获《九化十变经》，以隐遁日月，游行星辰，后一旦疾崩，营冢在渤海山。夏中衰时，有发王子墓者，室中无所有，唯见一剑在北寝上，自作龙鸣虎啸之声，入遂无敢近者，后亦失所在也（帝偁则尧父，外书作啻字），王子乔墓在京陵，战国时复有发其墓者，唯见一剑在室，人适欲取视，忽飞入天中也。栾巴昔作兵解，去入林虑山中，积十三年而后还家，今在鹄鸣赤石山中（《汉书》云：巴为桂阳豫章太守，后下狱死，当仍，是用灵丸解云也，亦出《仙传》中）。

右此三条皆出掾写《剑经》中，经非可轻见，既是说诸仙人事迹，隐居谨抄出以相辅类耳。

至人焉在，瞻曜南辰。含灵万世，乘景上旋。化成三道，日月为邻。实玄实师，号曰元人。变成三老，友帝之先。安知至人，不有来游。观化兆间，混俗为俦。释羽沉铃，安

此南堦，岂将好兆，染俗久留（《七圣玄纪》中云：赤君下教，变迹作沙门，与六弟子俱皆显姓名也）。为世染俗，不适生期。赤怪潜骇，三柱为灾。贤者南游，三岳是之。玄君来行，人其谁知（赤怪则荧惑星也，三柱者五车星中三柱也，步履反）？在元炁为元君，在玄宫为玄师，在南辰为南极老人，在太虚为太虚真人，在南岳为赤松子；此乃天帝四真人之师，太一之友（此四条是长史抄出，不审本是何经书中事，并是说南岳赤君下教之旨，师友之目，小异诸经）。桐柏山高万八千丈，其山八重，周回八百余里，四面视之如一，在会稽东海际，一头亚在海中金庭有不死之乡，在桐柏之中，方圆四十里，上有黄云覆之。树则苏玳琳碧，泉则石髓金精，其山尽五色金也。经丹水而南行，有洞交会，从中过行三十余里，则得（此山今在剡及临海数县之境，亚海中者，今呼括苍，在宁海北鄞县南，金庭则前右弼所称者，此地在山外，犹如金灵，而灵奇过之。今人无正知此处，闻采藤人时有遇入之者，坞隩甚多，自可寻求。然既得已居吴，安能复覓越，所以息心，桐柏真人之官，自是洞天内耳）。

紫微夫人言

右一条某书

八濤山高五千里，周匝七千里，与沧浪方山相连比，其下有碧水之海，山上有乘林真人郁池玄宫，东王公所镇处也。此山是琳琅众玉，青华绛实，飞间之金，所生出矣。在沧浪山之东北，蓬莱山之东南（此即扶桑太帝所居也。方山即方丈山也。海中山名，多载在《五岳序》中耳）。方丈之西北有阴成大山，沧浪西南有阳长大山，山周回各一千四百里，高七百里，其山多真仙之人所居处焉。此二山是阳九百六历数之标揭也，百六之运将至，则阳长水竭，阴成水架矣。阳九之运将至，则阴成水竭，阳长水架矣。顷者是阴成，山水际已高九千丈矣。百六之来，无复久时（阴成水际出山高，则是高乃应云阳九，而言百六，似是误言，亦可是水起际如此高，非先水退际尔。但水性平，又非湍濑，二山相去不远，未解那得顿孤悬如此）。

右二条有长史写。

未至庙第一高山西头龙尾北汧，洪水一所，发地长六丈余，广五丈，入土六尺，水流势挹地二百余步，去路三里，对庙后第二高山西头汧，洪水一所，发地长四丈余，广三尺余，入土四尺，水势挹地三百余步，去路二里，近庙后汧脇，一所洪水，发地长五丈余，广四丈余，入地二尺余，水势流入汧中，去庙一百五十步。

右蒋山北，凡三处发洪水，流势西北行。

此三条是异迹，既不见真手，未审是非，又不知此发洪当是何时事，山南乃经有发处，以积石塞之，世呼为蒋侯饮马汧，而山后不见有此，或当是将来期运之时乎。

[1]“第”原作“弟”，据俞本改。

[2]“百”原作“伯”，据俞本改。

[3]“聪”原作“总”，据俞本改。

[4]“音”原作“奇”，据俞本改。

[5]“火”上原有“军”字，衍文，今删。

[6]“右”原作“有”，据俞本改。

[7]“司”原作“同”，据俞本改。

[8]“语”原作“诸”，据俞本改。

[9]“上”字原脱，径补。

[10]“刀”原作“乃”，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十五

闾幽微第一

罗酆山在北方癸地(此癸地未必以六合为言,当是于中国指向也。则当正对幽州辽东之北,北海之中,不知去岸几万里耳)。山高二千六百里,周回三万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周回一万五千里。其上其下,并有鬼神宫室,山上有六宫,洞中有六宫,辄周回千里,是为六天鬼神之宫也(周回一万五千五百为宫,周回一千里者,三百二十五所。今此六宫止得六所尔。其余宫⁽¹⁾尚三百一十九所,计不容顿耳。恐所言或有舛漏处也)。山上为外宫,洞中为内宫,制度等耳(此山既非人迹所及,故山上可以得主客,不知山复有几洞门也)。

第一宫名为绹绝阴天宫,以次东行(以周回论之,洞中直东西有三千七百五十里,今一宫周回二里,是径二百五十里。六宫若并列,合居千五百里耳。其两边各余二十余里,南北⁽²⁾有殊远,悉悉当为藩屏故也。不尔莫测所以也)

第二宫名为泰煞谅事宗天宫。

第三宫名为明晨耐犯武城天宫。

第四宫名为恬昭罪气天宫。

第五宫名为宗灵七非天宫。

第六宫名为敢司连冤屡天宫(凡此六天宫,亦皆应有义旨,乃粗可领解,自不容轻说)。

凡六天宫是为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天宫亦同名,相像如一也(此即应是北酆鬼王决断罪人住处,其神即应是经呼为阎罗王所住处也。其王即今北大帝也,但不知五道大神当是何者尔。凡生生之类,其死莫不隶之。至于地狱所在,尽有不尽一处,泰山河海,亦各有焉。此山外宫,当是曹局职司,主领文簿,洞中内宫,是住止及考谪之处也。今书家说有人死而复生者,并云初北向行,诣官府考署。或如城关检课文书。恐此皆是至山上外宫中尔。如胡毋班往泰山府君处,亦不觉入洞中,恐鬼神恍惚,不使知见实事耳)。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宫门名,则百鬼不敢为害。欲卧时,常北向祝之三遍,微其音也(前云宫名,今云门名,是为门亦因宫为名,宫直是虚号,门则有榜题,百鬼皆见,而人今亦知之,故所以畏伏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统六天。六天之宫,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之宫名,故得长生,敢有犯者,太上当斩汝形(此云下统六天者,不为六天所统也。不但吾自所部领,乃太上令吾主之,故复以为威,犹如郡县官爵有台除,非白版之例也)。第一宫名绹绝阴天宫,以次东行,第二宫名(此二字杨君书际纸下如此,抄写,不熟详,乃作七字。今世中诸本皆作第七,此误尔。宫唯有六,岂容是有七耶?此咒复说以次东行四字者,是欲令鬼辈讶,吾知其次第位例也)。从此以次,讫六宫止,乃啄齿六下,乃卧,辟诸鬼邪之气(此一遍咒说,六啄齿毕,又咒如此三遍乃卧耳。此法已重抄在第三篇修事中耳)。人初死,皆先诣绹绝阴天宫中受事,或有先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必便径先诣第一天。要受事之日,罪考吉凶之日,当来诣此第一天宫耳(此宫是北帝所治,故后悉应关由,犹如今州县之狱。初虽各有执隶,终应送台定其刑书)。泰煞谅事宗天宫诸煞鬼,是第二天也。卒死暴亡,又经于此(此宫当得专主收煞也,其卒死暴亡,恐文书未正,或姓名相同者,所以先来检问之也)。贤人圣人去世,先经明晨第三天宫受事(后云四明公各治一宫,不知此泰煞明晨两宫当是何公所居,暴亡及贤圣,虽先暂经,亦犹应诣绹绝为正也)。祸福吉凶续命罪害,由恬昭第四天宫鬼官地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是复籍先身之切罪乎,然武以至忠而亡,必复入仙品矣)。韩太华者,韩安国之妹也,汉

二帅将军李广利之妇也。利宿世有功德,利今亦在南宫受化(广利为汉武名将,伐大宛时,所杀戮殊不少,以先世功德,遂能消之。韩氏字安国,家福遼,不应关李相扶,夫妻既同条,恐人脱致疑,是以复标别言之,亦或由因结致此也)。刘春龙者,汉宗正刘奉先之女(奉先,汉某帝时为宗正)。李奚子者,李忠之祖母也。忠,晋初,东平太守,忠祖父田舍人耳,而多行阴德,常大雪寒冻,而不覆积稻,常露谷于园庭,恒恐鸟雀饥死,其用心如此(李忠不显晋书,如此说,则妻复似是缘夫之功,而夫身反不见有所果,亦难可详言)。王进贤,王衍女也(事详在后)。郭叔香者,王脩母(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为魏武郎中令,年七岁丧母,母以杜日亡,不知是郭谁女也)。其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胜,李伯山,皆童初府之标者,少好道,汉时人王遁儿也。汉时山阳太守范叔胜,北地人也。魏文帝黄门郎,李伯山,李冲父也。冲,汉时为白马令,行阴德,或积世有道,中行所钟,此二府仙人,皆一进再进得入此。项梁城作酆宫诵曰:

绂绝縹带晨,谅事遘重阿。炎如霄中烟,勃若景曜华。武阳带神锋,恬昭吞青河。阖闾临丹井,云门郁嵯峨。七非通奇盖,连宛亦敷魔。六天横北道,此是鬼神家。

诵有二万言,今略道六天之宫名,抄出之耳。夜中亦可微读之,亦云辟鬼邪。(前三宫名武城,今云武阙,或当是有两名^[3]也。《苏韶传》云:是之圣者有项梁义,贤者有美季子,但不知项是何世人也。或恐是项羽之叔项梁,而不应圣于季子也)。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异大,色味如菱,亦以上献仙官(后又有叙重思事,既是异日所说,两出自非嫌,石榴子即世之安石榴也)。

炎灾甲者,古之炎帝也。今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炎帝神农氏,造耕稼,尝百药,其圣功不减轩辕颛顼,无应为鬼帝。又黄帝所伐大庭氏称炎帝,恐当是此,非神农也。又外书云:神农牛首,今佛家作地狱中主煞者亦牛首,复致疑焉。四明公升擢,既有年限,太帝位秩,亦应加崇极。此虽已三千余年,或恐如世中帝王,不转而公辅屡迁也)。

武王发今为鬼官北斗君(文王之子,周武王也。姓姬名发,伐殷纣而为天子,即位二年崩。礼云:年九十三。《竹书》云:年四十五。按后云:四明公并得升仙阶,而不道北斗^[4]君,既仰乘玉晨,亦应预同迁品耳)。

夏启为东明公,领斗君师(禹之子也,姓姒,《竹书》云:即^[5]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自崩灭后至今已卯岁,允二千四百二十五年,安司命说格,在位二千^[6]四百年,得上补九宫,如此则宋元徽四年去矣)。

文王为西明公,领北帝师(文王名昌,礼云:年九十七亡。此父子并得称圣德,而不免官鬼,虽为煞戮之过,亦当是不学仙道故也)。

邵公奭为南明公(邵公名奭,文王庶子,食采于邵,封^[7]于燕国。按周公、邵公、太公俱佐命克纣,公在不殊,而周公有圣德,仙鬼之中,并无显出。太公执旄^[8]秉钺,威罚最深,乃载出《列仙》。邵公恩流甘棠,翻为魅职,亦复难了,皆当各缘其根本业分故也。酆都唯有六宫,而周文王父子顿处其三,明周德之崇深矣)。

吴季札为北明公(吴王寿梦之少子,阖闾之叔父,太伯之后也,亦姬姓,让国居乎延陵,今季子庙是也。虽有仁贤之德,乃亚乎先圣,亦有殊例。寻此诸公,前后参差,当是道时代谢用人也。自夏启已来二千余年,方得迁改,乃十倍于地下主^[9]者之数,明仙家品例,故为贵妙)。

四明公复有宾友四人,然此四公后并当升仙阶也。四明主领四方鬼(宾友四人,其事在后。又按后定录告云:邵奭为东明公,行上补九宫右保,此乃仙阶之证,而与前不同。且启尚未去,邵理不得仙,恐脱耳。误云邵耳,既云东明公,则应犹是启也,其疑事别在后也)。

西明郎十六人,主天下房庙鬼之血食(此郎亦应是东西明公,房庙血食是受命居职者,非谓精邪假附也)。

周顗为鬼官司命帅,今以邓岳、程遐二人代,以其多事故也(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仕晋过江,位至尚书仆射。元帝永昌元年,王敦南下,遭收于石头南门,被害,年五十四,追赠光禄开府,谥康侯。邓岳字伯山,陈郡人,讨郭默有功,咸宁初为平南将军、广州刺史,于州病亡。辛亥子后云邓岳为谢幼舆司马,此当是已迁也。程遐代郡人,为石勒谋臣,妹为勒妻,官至右仆射开府代郡公,勒死,为石虎所煞也)。

西明都禁郎贾谊,昔为治马融事不当,被黜守泰山,泰山君近请为司马,已被可(贾谊,前汉文帝时为梁孝王传,忧愤呕血而死。后云荀颐为泰山君,用曹洪为司马,今当代曹也。马融字季长,扶风人也。博学有才理,郑玄之师也。仕后汉为南郡太守,未尝按剑杀人,忤梁冀,被徙朔方,于路自刺不死。后赦还拜议郎。延寿九年病亡,年八十九,融别传复小异此耳)。

南门亭长,今用周抚代郝鉴,一门有二亭长,辄有四修门郎,一天门凡八修门郎也。门郎为天门亭长下官,此是北帝门也(《后汉》云:主南北门箭,则一宫有二天门也。《苏韶传》云:修门郎有八人,乃言颜渊、卜商。今见居职,恐此不然。周抚字道和,浚阳柴桑人,周访子也。先为王敦将,东下伐都,事败,与邓岳俱^[10]走西阳蛮中,敦被杀,赫出又为将讨苏峻,后伐蜀平李势,封建成公,为镇西将军益州刺史,乃三十许年。兴宁三年病亡,赠征西将军,谥襄公。郝鉴字道微,高平人,即情父也。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后讨平王敦,封高平公,又为车骑大将军兖州刺史,镇广陵,复镇徐州。苏峻平,拜司空,改封南昌公,犹镇京兆城。咸康五年病亡,年七十一也,赠太宰谥文成公也)。

北斗君天门亭长,今是臧洪,臧洪代隗嚣,又一人是王波,新补(此亦正是南门尔。其余四明公四宫门,亦应大有,并不显出。臧洪字子源,广陵射阳人。慷慨有节义,汉末洪举义兵,诛董卓,后为青^[11]州及东郡太守,背袁绍。绍攻围,食尽被擒,乃害之。隗嚣字季孟,天水人,有才德,为物所附。前汉末据陇西自称王。建武元年,光武伐之,愤逼得病,兼饿遂亡。王波,渤海人也,晋尚书金史,有才能,投石虎为中书监,被杀^[12])。

纪瞻本为抚河将军司马,今为北天修门郎,代田录,瞻与袁潭,更直一日守天门(北天犹应是北帝门也。纪瞻字思远,丹阳句容人。初仕吴为中郎将。吴平还洛,举秀才,稍迁为会稽太守,迁侍中尚书仆射骠骑将军。泰宁三年病亡,年七十二,赠开府,谥穆侯。田录魏武帝时为程昱参军,后为河间太守,反叛为阎柔所破尔。虞潭字思奥,会稽余姚人,即虞翻^[13]孙也。位至卫将军右光禄开府武昌侯,咸阳八年病亡,年七十,赠光禄,谥孝列侯也)。

魏钊领庐山侯(钊字君思,会稽人,仕晋成穆公世司徒左长史丹阳尹,至左民尚书平寿侯,永和七年病亡矣)。

顾和从辽东戍还,有事已散,北帝当用为执盖郎。盖郎范明迁补典柄侯(顾和字君孝,吴郡人,少孤,有志操,仕晋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吏部尚书,领军尚书仆射尚书令。永和七年病亡,年六十四,赠侍中司徒,谥穆公,外^[14]书不显。范明唯前汉有范明友,恐非是此人。又语试许先生者,称典柄侯周觚^[15],主非吏者严白虎,寻典柄侯,犹应是典柄,呼之脱到尔。周觚字子鱼,吴郡阳羡人,周处父也。仕吴为鄱阳太守,甚有威惠。严白虎者,吴郡人也,以孙策时入山聚众,策讨之,乃散奔余杭死。弟名典,亦勇健,策伪与会,乃戟刺杀之尔)。

殷浩侍帝晨,与何晏对(此有八人事在后,殷浩字渊源^[6],陈留长平人,康帝建元初,为扬州刺史。永和六年进中军将军都督五州,北伐姚襄,败还,为桓温所废,徙东阳。永和十二年,以忧亡,善能谭论,后与何晏对也。晏字平叔,何进孙,善言玄理,位至侍中尚书,党曹爽,为司马宣王所诛)。

温太真为监海开国伯,治东海,近收杜预为长史,位比大将军长史(温峤字太真,太原祁人,仕晋为江左平南将军江州^[17]刺史,下平苏峻,位至骠骑将军开府,封始五公。咸

和四年病亡，年四十二，赠太将军，谥中武公。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博识多智，注《春秋》，仕晋，起家尚书郎，位至都督荆州，镇襄阳，伐吴有功，封当阳侯。太康五年还洛，于邓县病亡，年六十三，葬洛阳，赠征南大将^[18]军，谥成侯。

何次道始从北帝内禁御史，得还朱火宫受化，以其多施惠之功故也（后辛玄^[19]子亦云如此，次道名充，庐江潜人，位至尚书令骠骑将军，除扬州刺史，录尚书，辅正世业，奉佛，多施惠，立功德，每为善事，以永和二年正月戊寅病亡。年五十五，赠司空，谥文穆公。按如此旨，鬼职杂位，非四明公而犹得受化朱宫，升居仙品者，此当是深功厚德之所致也）。

魏武帝为北君太傅（北君则北斗君，周武王也。四明各有宾友，恐北斗君不置此职，当以太傅准之。魏武帝曹操，沛国谯人，英在拨乱，匡定天下，封魏王，加九锡。献帝建安一十五年正月病亡，年六十六。此年十月，魏文仍受祥，追赠太祖武皇帝也）。

其余多不能复一二，盖鬼神之事，不足示于世也。荀公言也（荀公即是荀中侯，既隶司命，统诸鬼官，故究知之。但论事参差，前后递互，如似随问随答，非自然叙述手也。世人多不信幽冥鬼神，故戒勿宣示。若致疑谤，益漏失尔。右此前一段所说，不记何年月，以后王逸少事检之，则犹应是乙丑年也）。

人卧床当令高，高则地气不及，鬼吹不干。鬼气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鬼者阴物，多因藉以宣其气，或附人畜，或依器物，或托饮食，然后得肆其凶毒耳。昔有人病在地卧，于病中乃见鬼于壁穿下，以手为管而吹之，此即是鬼吹之事也）。

人卧室宇，当令洁盛，洁盛则受灵炁，不盛则受故炁，故炁之乱人室宇者，所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耳。当洗沐澡洁，不尔无冀矣（故炁皆谓鬼神尘浊不正之炁，此等皆承人为恶，既灵助无主，道岂可议也）。

勿道学道，道学道，鬼犯人，事亦不立，使人病，是体未真故也（《真诰》亟多此戒，云一言一事，泄乃减算，岂但疾病而已。所谓仙者，心实学，何趣说之耶？群魔伺察，有如影响也）。

山世远受孟先生法，善卧，先读《黄庭内景经》，一过乃瞑，使人魂魄自制练，但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是为合万过也，得三四过乃佳。北岳蒋夫人云：读此经，亦使人无病，是不死之道也（此四条并是可承用，事已别抄在第三篇中。孟先生即应是京兆孟君，及属用郑承者，前篇有西岳蒋夫人。今又云北^[20]岳，未审有两人，为是误也）。

夜行常琢齿，琢齿亦无正限数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齿声，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以漱液祝说亦善（叩齿即神存，故鬼邪不得干。今修上道者，日夜既恒有此事，所以并得长生尔）。昔鲍助者，济北人也（助既少微，外书不显），都不学道，亦不知法术，年四十余，忽得面风气，口目不正，炁入口而两齿上下恒相切拍，甚有声响。如此昼夜不止，得寿年百二十七岁，后乃遇寒过大冰，堕长寿河中死耳。

北帝中间，亦比遭煞鬼及日游地殃使取之，而此数煞鬼终不敢近助。鬼官问其故，天煞答云：此人乃多方术，以制于我，常行叩齿，鸣打天鼓，以警身中诸神，神不敢散，鬼气不得入，是以无有缘趣得煞之耳。以此论之，若助不行冰渡河，亦可出千岁寿不啻也。当是遇大寒冻，步行冰上，口噤不能复叩齿，是故鬼因溺着河中耳。患风病而齿自叩动者，犹尚辟死，却煞鬼矣。何患道士真叩齿，鸣天鼓，具身神耶（仙方云：常吞液叩齿，使人反少。以此而言，人命便无定限，一切皆是天运耳。若修道精勤，如鲍助琢齿，何容不得永年，正患有时懈替，则为鬼所袭，同于溺河之毙也。凡诸鬼，亦是不能灵智，乃以风病为多术，岂胜谬邪）？

鄞都山上，树木水泽如世间，但稻米粒几大，味如菱，其余四谷不尔，但名稻为重思耳。杜琼作《重思赋》曰：霏霏春茂，翠矣重思。灵炁交被，嘉谷应时。四节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郁乎，浩京巨穗。横我玄台，爰有明祥。帝者以熙，此之谓矣。（此更说鄞都中

事,仍复及重思耳。说祝人有祠者,不容有蒸尝之义,当即是前所云献奉仙官故也。又鬼年限足,应受余生,亦复死便有祠事矣。杜琮字伯瑜,蜀人也。博学有才思,注《韩诗》,兼明数术,逆记魏当代汉,任刘禅时,为鸿胪太常。延熙十三年亡,年八十余耳)。

侍帝晨有八人,徐庶、庞德、爰愉、李广、王嘉、何晏、解结、殷浩,并如世之侍中(李广,汉武骁骑将军,征匈奴时,被吏讎,愤慨自刎而死。王嘉,蜀郡人,平帝时为郎中,至王莽,乃弃官还乡,不肯臣公孙^[21]述,伏剑而死。徐庶字元直,颍川人,荐诸葛亮于刘备,后魏武虏其母,乃归魏,仕至中丞。明帝大和中病亡。庞德字令明,南安人,随张镇南降魏武,拜立义将军,屯樊城,为关羽所害,谥壮侯,迎丧葬邺,身首如生。爰愉字世都,濮阳人,有才辩,多术艺,事晋武,辟司徒魏舒府,位至侍中中书令监。解结字稚连,济南人,系弟也。一仕晋黄门侍郎中丞,荆豫川刺史尚书,赵王伦时为孙秀所害也。何殷二人以注在前,前所说唯道二人,今当是更请问,乃悉具显之)。

四明公及北斗君,并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大帝官隶耳,选用亦同(侍帝晨之号,仙官亦有,俱是侍中位也。此言选用并同,不知止取名位,当品才识,兼论功德耶。此诸人才位,永不相类,恐幽途所詮,别当有以耳)。

又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书也。戴渊、公孙度、刘封、郭嘉,今见在职封者,是玄德之养子(此职应是太帝领僚,如今散曹尚书耳。戴渊字若愚,广陵人也。仕晋,历位至护军尚书,仆射骠骑将军,与周顗俱为王敦所害,赠光禄,谥简侯。公孙度字叔济,辽东人,渊之祖也。初为辽东太守。建安中,遂僭号称王,建太子羽仪,传国于康,至孙渊被司马宣王所杀。刘封^[22]本罗侯寇氏子,刘备未有儿,养为息,性刚猛,有气力武艺,后建节度赐死。此异族为嗣,亦是仍得袭姓也。郭嘉者,字奉孝,颍川阳翟人,魏武谋臣,为军谋祭酒,病亡,年三十八,谥贞侯也)。

玄德今为北河侯,与韩遂对统,今属仙官(仙官又有北河司命禁保侯,亦司三官中事,乃隶东华官,保命君领之。此则是北河侯,必是相统属矣。刘备字玄德,涿郡人,初起义兵,后遂据蜀,称尊号。三年病亡,年六十三,谥昭烈皇帝。寻于时同为三国之主,魏武孙策,今位任皆高。刘此职虽小而隶仙官,其优劣或可得相匹也。韩遂字文约,某某人,汉末阻兵,构乱西土,建安二十五年,魏武伐之,奔金城之内,为其将麴演等所害,遂乃骁雄而未免寇难,乃得与刘备对仕,殊为不类,兼隶仙官,益复超显也)。

又有大禁晨二人,如今尚书令,汉光武及孙文台二人居之(光武刘秀,字文叔,高祖八代孙,起兵讨王莽赤眉,平定天下,即位三十三年,病亡,年六十三。孙坚字文台,吴郡人,策父也,袁术表为破虏^[23]将军,豫州刺史。讨董卓,后伐刘表。初平二年,为表将军黄祖部下人所射亡,年三十七。坚虽忠烈而位微,今与天子同职,亦似韩遂之匹玄德也)。

又有中禁晨,如今之中书令监,有二人,颜怀、杨彪二人居之。怀字思季,彪字文先者(颜怀字思季,未得^[24]此人。杨彪字文先,弘农人,汉司空杨修父也。值董卓悖^[25]乱,扶济献帝,东西危苦,备经三司。至魏文黄初^[26]六年乃亡,年八十四)。

许长史父今为弹方侯,弹方侯有二人,各司南北。许长史为南弹方侯,刘赞为司马,鲍勋为北弹方侯,韦遵为司马,亦各主南北门箭。许领威南兵千人,鲍勋领威北兵千人,大都备门主收执而已。如今世有羽林监,威南威北兵,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也(二禁晨及南北弹方侯,亦应并是北帝官属也。受此语时,未必不呼许名,恐是杨自不疏之耳。北帝咒所谓威南威北,即谓此兵,当是骁勇者也。许氏事具在别篇。刘赞字正明,会稽长山人,少为郡吏,好读兵书,慷慨有大志,击黄巾贼伤足,一脚屈,遂自割筋得伸,后为左护军。与孙峻征淮南,未至病困,为魏将蒋班所逼被害,年七十三^[27]。鲍^[28]勋字叔业,鲍宣九世孙,即鲍信子也。清白有高节,汉建安中,为中庶子黄门郎。魏文帝御史中丞,数谏诤忤旨,左迁治书执法,后被诛。韦遵字公艺,吴人,即韦昭之孙也。博学有文才,善书,仕晋成穆之世,为尚书左民郎中书、黄门侍郎,代王逸少为临川郡守,以母忧亡,年六十

四也)。

孙策为东明公宾友(孙坚长子,字伯符,汉末嗣父领众,先制江东,乃欲定中国。拜讨逆将军,封吴侯,临过江轻猎,为伏客所射,疮发而亡,年二十六。弟权代任,后追谥长沙桓王。策初从东出,煞道士干^[23]吉,后照镜见之,惊忿叫,故疮溃而死。寻项羽之英杰,逾于孙远矣,俱是不得王,而独不显出,乃历世相传云,为吴兴十山王,常居郡厅上,故太守不敢上,上者辄死,亦别为立庙,呼为霸王也)。

- [1]“宫”原作“空”,字误,径改。
- [2]“北”原作“比”,据俞本改。
- [3]“名”原作“白”,据俞本改。
- [4]“斗”原作“年”,据俞本改。
- [5]“即”原作“卯”,据俞本改。
- [6]“千”原作“十”,据俞本改。
- [7]“封”原作“卦”,据俞本改。
- [8]“菰”原作“饱”,据俞本改。
- [9]“主”原作“生”,据俞本改。
- [10]“俱”原作“沮”,据俞本改。
- [11]“青”原作“清”,据俞本改。
- [12]“被杀”原作“彼也”,据俞本改。
- [13]“翻”原作“查”,据俞本改。
- [14]“外”原作“月”,据俞本改。
- [15]“纺”原作“访”,据俞本改。
- [16]“源”原作“原”,据俞本改。
- [17]“州”原作“则”,据俞本改。
- [18]“将”原作“州”,据俞本改。
- [19]“玄”原作“十”,据俞本改。
- [20]“又云北”原作“火天下”,据俞本改。
- [21]“孙”字原无,据俞本补。
- [22]“刘”原作“开”,据俞本改。
- [23]“虏”原作“鲁”,据俞本改。
- [24]“得”原作“穗”,据俞本改。
- [25]“悖”原作“博”,据俞本改。
- [26]“初”原误作“纫”,径改。
- [27]“三”原作“王”,据俞本改。
- [28]“鲍”原作“鈞”,据俞本改。
- [29]“士干”原作“七千”,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十六

阊幽微第二

汉高祖为南明公宾友(刘邦字季,沛郡丰人,起自布衣,伐秦平项,创汉之基,即位十二年病亡,年六十二)。

晋宣帝为西明公宾友(司马懿字仲达,河内人也。魏世为大将军太傅。嘉平三年病亡,年七十二,赠相国,谥宣文侯。晋武受禅,追谥高祖宣皇帝)。

荀彧为北明公宾友(荀彧字文若,颍川人。汉武末为尚书令,有风仪识鉴。初为魏武谋臣,欲以安汉社稷,被疑惧,服药自尽,年五十,谥敬侯,追赠太尉。荀之列在宾友,亦如延陵之匹四明,位虽非亚,而德望贤矣)。

其中宿运先世,有阴德惠教者,乃时有径补仙官,或入南宫受化,不拘职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乃为称量处分耳。大都行阴德,多恤穷厄,例皆速诣南宫为仙(在世行阴功密德,好道信仙者,既有浅深轻重,故其受报亦不得皆同。有即身地仙不死者,有托形尸解去者,有既终得入洞宫受学者,有先诣朱火宫炼形者,有先为地下主者,乃进品者,有先经鬼官乃迁化者,有身不得去,功及子孙,令学道乃拔度者。诸如此例,高下数十品,不可以一概求之)。

庾元规为北太帝中卫大将军,取郭长翔为长史,以华歆为司马,此所谓军公者也。领鬼兵数千人(辛玄子所说,与此大异,恐是受有前后,或能几被回换故耳。庾亮字元规,颍川人,咸和中为征西将军,江荆豫三州刺史,镇武昌。咸康六年,于镇病亡,年五十二,赠太尉,谥文康公。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而亡。郭翻字长翔,武昌人,少有高志,庾欲引为上佐,不肯就,亡后与其儿灵语云:庾公作抚东大将军,治在东海之东,统十万兵,取吾为司马。间者本欲取谢仁祖,选官以为资望未足,蒋大侯先取为都尉。是以拘逼王长豫为长史,委以军事,甚有高称。又云:王丞相为尚书令,大用事决万机。按如此语,即玄子所说,如复似应在前。今以郭为长史,当是后更转任,但谢仁祖在世为仆射,镇西将军,乃言资望未足,殊为难辨。王丞相即王导,长豫是导之元子,早亡。华歆字子鱼,平原人,为豫章太守,同孙策。策亡,从魏武帝,历显位为司徒太尉,封博平侯。太和五年亡,年七十三,谥敬侯)。

孔文举为后中卫大将军,以张绣为司马,唐固为长史(孔融字文举,鲁人孔子二十代孙,汉末名士,为北海太守,后为曹公所害。张绣武威人,济从子也。汉末因乱起兵,后降魏武为破羌将军,从征乌丸,未至柳城亡,谥定侯。唐固字子正,丹阳句容人,修身谨行,博学儒术,注《国语》《公羊》《穀梁传》,孙权汉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年七十余,病亡耳)。

陶侃为西河侯,亦领兵数千,近求滕含自代,犹未许。侃以徐宁为长史,宁坐收北阙叛将,不擒免官,当以蔡谟代宁(陶侃字士衡,先自丹阳人,迁居鄱阳,后徙庐江,而属浔阳柴桑。晋世累经征讨,大有功,位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荆江二州刺史,长沙公。咸和四年,还长沙,亡于樊谿,年七十六,赠大司马,谥桓公。庾亮代之,而郭长翔灵语云:陶公正有罪谪,未得叙用。又别记云:陶公亡后,少时遣先奋死传教,与其儿相传云:公谢郎达与庾公相言⁽¹⁾语天上事始判,故令郎知。子时庾犹存,后三四年而亡。滕含子并,南阳西鄂人,永和中为平南将军,广州刺史。于州病亡,谥戴侯。陶以其自代资位,复是奇愚。徐宁字安期,东海剡人,羨之祖也。初桓彝举与庾亮为护军功曹,称为海⁽²⁾岱清士,后仕至正员吏部郎,冠军江州顺阳简侯,羨之年少时,尝来形见,自称我是汝祖,戒其祸福,后并如言。蔡谟字道明,陈留考城人,克于也,位至扬州刺史。又授司徒,不受。永和十二年病亡,年七十六,赠司空,谥文穆公。寻此不擒叛将,亦是鬼,鬼不能相制,由如人也。人皆非自然威摄,仙真犹尚握节持铃,以勒此⁽³⁾辈,而况其同⁽⁴⁾类乎)。

四镇皆领鬼兵万人,中官领兵不过数千,四镇有泰山君、卢龙公、东越大将军、南巴侯四官,各领万人(四镇非正是四方,今此处并在中国,回还不过数千里耳。他方复应大有,所以后言数百处也)。

何曾为南巴⁽⁵⁾侯(何曾字颖考,陈郡阳夏人,何夔子也。性奢侈而博学孝悌,初仕魏世,稍迁尚书征北将军司徒,封朗陵侯。晋太尉太保太宰,朗陵公,太始四年亡⁽⁶⁾,年八十余,谥曰元公)。

曹仁为卢龙公(曹仁字子孝,魏武从弟,雄勇冠世,善弓马,数从征伐有功,位至车骑将军,都督荆扬^[7]益州诸军事,大将军,封陈侯,黄初四年病亡,年五十六,谥曰忠侯也)。

刘陶为东越大将军(汉魏晋凡有三刘陶,后汉者字子奇,颍川人也。灵帝侍中尚书令,后系狱,闭狱而死。魏世者字季冶,淮南人,刘晔之子也,才辨而无行,曹爽用为选部郎,后出平源太守,景王诛之。晋初者字正舆,沛国人,永嘉中为扬州刺史。此三人不知何者是东越大将军,以意言之,多是正舆耳)。

荀颢为太山君(荀颢字景倩,或第四子也。传学有词理,佐命晋世,起家为黄门郎,迁尚书仆射,司空太尉太傅,太始十年亡,年七十,谥曰康公。《苏韶传》云:刘孔才为太山公,欲反北帝,已诛灭之,孔才即刘邵也。又梅颐为豫章太守,梦被召作太山府君,克日便亡,不知此二位与君复各是异职否耳?又云有太山令)。

领一万兵镇处,亦有数百处也。领数千兵镇处,亦有数百处。更相统隶耳,皆有长史司马(王文度镇广陵,忽见卒来,召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云:我今已作此官,卒云:此是天上职耳。须臾去,寻迎至而亡失,天地间事理,乃不可限以胸臆而寻之。此幽显中都是有三部,皆相关类也。上则仙,中则人,下则鬼。人善者得为仙,仙之满者更为为人,人恶者更为鬼,鬼福者复为人,鬼法人,人法仙,循环往来,触类相同,正是隐显小小之隔耳,远者监之,便无复所关)。

荀颢取顾众为太山将军,用曹洪为司马,桓范为长史(顾众字长始,吴郡人,顾恺孙,顾秘子也。仕晋丹阳尹领军尚书仆射。永和二年亡,年七十三,追赠特进,谥靖伯。曹洪字子廉,魏武从弟,家大富而俭吝,数征伐,为骠骑将军,封乐成侯。太和六年病亡。桓范字元则,沛国人,有才学筹策,仕魏世,位至太司农。党曹爽,被诛也)。

王逸少有事,系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即王右军也。受时不欲呼杨君名,所以道其字耳。逸少即王虞兄旷之子,有凤姿,善书,后为会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告灵不复仕。先与许先生周旋,颇亦慕道,至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今乙丑年,说云五年,则亡后被系,被系之事,检迹未见其咎,恐以怱憾告灵为满耳)。

蒋济为南山伯,领二千兵(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仕汉魏,历位至大尉,从宣王诛曹爽,其年亡,谥景侯,为领军时,有其妇梦亡儿为太山五伯,来迎太庙西孙阿,为太山令,求嘱阿乞转在好处,济即为仍之。阿亦即亡。后又梦云:已蒙转隶事。凡如此例,鬼官职位,虽略因生时贵贱,而大有舛驳,皆由德业之优劣,功过之轻重,更品其阶叙,不复得全依其本基耳)。

王虞为部鬼将军(虞字世将,琅琊人,修龄父也。多才艺政书,善属文,解音声,位至平南将军,荆州刺史,年四十七病亡,赠骠骑,谥康侯也)。

此有识位者,粗相识耳。其无位者,不可一二尽知之。如此散者,无限数也(此皆后段所说,似犹是荀中侯。所以止道,或不称姓,而顾复云姓,恐以分别周顾也。所说人多近世,当由代谢参差,兼易亿识者矣。三代乃远,而两汉魏晋,实有一段才名人,如刘向、董仲舒、扬雄、张衡、蔡邕、郑玄、王弼、阮、嵇之儔,并不应空散,数术有如管、郭,亦无标迹,故当多不隶三官,颇得预于仙家驱任矣。前论帝王中亦不均,魏文、晋武,受命之主而不显,反言魏武晋宣,孙权应与刘备同,亦不载道策。此并当启国之基,功高乐推故也。其继体守文之君,都无所出矣)。

右以前后两过受事,皆是杨君受旨。书多僂治,又掾更写,两本悉无异,并各成一卷。相随始末讫此耳。

许肇今为东明公右帅晨,帅晨之任,如世间中书监(许肇字子阿,即长史七代祖司徒徽也。虽有赈救之功,而非阴德,故未蒙受化。既福流后叶,方便上拔,然后为九宫之仙耳。此帅晨之官,四明亦并应有之)。

邵爽为东明公,云行上补九宫右保公(前云邵为南明公,今乃是东。若非名号之误,

则东南之羌,既寻当迁擢,则必应是启中君脱尔云邵耳,亦可是有甘棠之德,故不限其年月耳)。

右七月十六日夜定录君所告。

此二条别受,不关酆记部。

《辛亥子自叙》并诗(此下剪除半行去,不知当是何字也);玄子字延期,陇西定谷人,汉明帝时谏议大夫,上洛、云中、赵国三郡太守辛隐之子(辛隐字某某,检外书未得此位业。按诸辛旧关陇豪族,前汉有辛庆忌,后汉有辛缮,并高直之士,辛毗是其七世孙,则隐是毗之八世祖。但一百四五十年中而已,八世嫌其太促耳)。玄子少好道,遵奉法戒,至心苦行,日中菜食,炼形守精,不遭外物,州府辟聘,一无降就。游山林,弃世风尘,志愿凭子晋于缑岑,侣陵阳子步玄,故改名为玄子,而自字延期矣。不图先世之多愆,殃流子孙,结害利于帝简,运沉逮于后昆,享年不永,遂没命于长梁之津。西王母见我苦行,酆都北帝愍我道心,告敕司命,传檄三官,摄取形骸,还魂复真,使我颐胎,位为灵神,于今二百余年矣(溺水致命,事同王衍之女,恐即此形骸,皆不复得生,并是反质胎神耳。虽有道心而无道业,故不得便居仙品也)。近得度名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时,方列为仙,而大帝今日见差领东海侯,代庾生,又见选补禁元中郎,将为吴越鬼神之司。王事靡盬,斯亦劳矣。若夫冠晨佩青,萧条羽袂,鸣铃仙阶,转辘琼室者,虽实素心而卒日也。恨未便得与玄真并罗,同晏琨墉,察钧韶之遗音,掇灵芝乎幽峰。振翠衣于九霄,舞玄翮于十方耳。方当摄御群鬼,领理是非,处众秽之中间,声交于邪魔之纷纭。事与道德为阔,眼与肝真为疏,熟比熙寂于玄境,逍遥于太初哉。夫同声偕合,物亦类分,相闻邈矣,系景委积。是以名书上清,丹录玄殖,有道之气,与灵合德,托体高辉,故来相从。今赠诗三篇,以叙推情之至也。其辞曰(杨君既为吴越司命,董统鬼神,玄子取隶,方应相开,故先述以陈情也。寻鬼书既异,不应是自运笔,亦当口受疏之耳)。

畴昔入冥乡,顺驾应灵招。神随空无散,炁与庆云消。形非明玉质,玄匠安能雕。蹀足吟幽唱,仰首玩鸣条。林室有逸欢,绝此轩外交。遗景附圆曜,嘉音何寥寥(此篇叙事迹之本志也)。

寂通寄兴感,玄炁掇动音。高轮虽参差,万仞故来寻。萧萧研道子,合神契灵衿。委顺浪世化,心襟窈窕林。同期理外游,相与静东岑⁽⁸⁾(此篇申情寄之来缘也)。

命驾广酆阿,逸迹超冥乡。空中自有物,有中亦无常。悟言有无际,相与会濛梁。目击玄解了,鬼神理自忘(此篇论人鬼之幽致也)。

玄子云:魏时辛毗字佐治,是七世之孙也。汉建武一年,从陇西徙居颖川阳翟县,毗仕魏世,使持节大将军司马宣王军帅卫尉,封侯。毗于名敞,为河内太守太常卿(所说并与《魏书》同也)。

玄子云:庾生者,晋庾太尉也。北帝往用为抚东将军,后又转为东海侯,今又用为酆台侍帝晨右禁监,近取冯怀为司马,侍⁽⁹⁾帝晨如今世侍中,右禁监如世右卫将军而甚重(如说与前大异,当是后迁侍中领卫,便是胜中卫⁽¹⁰⁾将军也。帝晨无司马,此是右禁之职耳。冯怀⁽¹¹⁾字祖思,长乐人。晋成帝时为太常散骑常侍,卒追赠金紫光禄阶也)。

左禁监是谢幼舆,以邓岳为司马(此则准左卫将军也。幼舆名鲲,即谢安伯,谢尚之父也,为王敦长史,豫章郡太守,年五十三病亡,赠太常,谥康侯。邓岳已在前,而云代周顗为司马帅耳)。

酆南昌公先为北帝南朱阳大门灵关侯,后天转为高明司直。昔坐与刘庆孙争免官,今始当复职也。高明司直如世尚书仆射(前云酆为南门亭长,亭长恐即灵关之职。既以周抚代,故得转司直,而郭长翔灵语亦云:酆公甚屈为天门亭长,旧选常用州征二十石,未有三公作也。如此所以得速迁。刘庆孙名舆,中山人,刘越石之兄也。才识辩瞻,为东海王越长史,永嘉中,病疽而亡,年四十七,赠骠骑将军,谥真侯也)。

何次道，今在南宫承华台中，已得受书，行至南岳中。此人在世，施惠之功甚多，故早得返形（前荀公说何始得还朱火，今言已受书，则玄子所受后成在后耳）。

周伯仁近见用为西明公中都护，中都护如世太傅之官也。坐选郑攸不平，左降为中护，中护准少傅（周本司命帅，当得程遐代而迁此官也。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仕晋为太子洗马吏部郎，河东太守。为石勒所没，后得还江东，为吴郡太守吏部尚书。自咸和元年病亡，赠光禄，攸从胡叛还时，乃弃其己儿，自携亡弟之子来渡江，遂自无儿。绝后嗣，谢安叹曰：天道无知，令邓伯道无儿）。

右辛玄子所言，说冥中事亦多矣。今粗书其粗者耳，不复一二具说（此记虽玄子所受，而杂有杨君之辞也。杨书不存。今有抄写本耳。此纸后又被剪缺，恐事亦未必尽）。

夫至忠至孝之人，既终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从此渐进，得补仙官，一百四十年，听一试用也（此地下主者，亦即是洞中所记李东^[12]等者，非别鬼官复为主者也。一百四十年一进，便入第二等，给仙人使，乃得稍受道教耳）。至孝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鸟山兽巡其坟埏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贯白日，或剖藏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比干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变炼者甚多，举此二人为标耳（比干剖心，可为至忠。至于孝子感灵者，亦复不少，而今止举李善，如似不类。当李善之地，乃可涉忠而非孝迹也。恐以其能存李元后胤，使获继嗣，因此以成其孝，功所不论耳。若程婴、齐孙杵臼，亦应在孝品矣。李善字次逊，本南阳育阳李元家奴，汉建武中，元家人之死尽而巨富，唯尽一孤儿名续祖，尚在孩抱，诸奴复共欲煞之而分其才。善乃密负续祖，逃瑕丘山中，哺养乳，乃为生计。至十岁余，出告县令钟离意，意于是表荐，悉收其群奴煞之，而立续祖为家。光武拜善为太子舍人。后迁日南九江太守。其事迹正是如此，而钟离传说少复有异耳）。

夫有上圣之德，既终皆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补三官之五帝，或为东西南北明公，以治鬼神，复一千四百年，乃得游行太清，为九官之中仙也（以年限言之，是圣德更不及忠孝也。计此终后凡二千四百年，乃得入仙阶，益知前应是夏启非召公明矣。李子亡后，至晋兴宁始八百八十许，未滿千岁，不知那已为明公耶？酆都中所记都无顿说。五帝者，恐此如北帝之例，复有五耶？所以后言英雄者，为五帝上相，而北帝有秦皇矣。又《苏韶传》云：杨雄、张衡^[13]等为五帝，杨张既非上圣，爵位亦卑，不应得与炎帝为侔，复当或小五帝不论耳，杨张之事亦或不然也）。

夫有萧逸之才，有绝众之望，养其浩然，不营荣贵者，既终，受三官书为善爽之鬼，四百年，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进，以三百年为一阶（此事是高士逸民之品也，从主者以去，是入仙阶，不复为鬼官耳）。

夫有至贞至廉之才者，既终，受书为三官清鬼，二百八十年，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渐得进补仙官，以二百八十年为一阶耳（此格复是小胜高士，而年数倍于忠孝，故知忠孝贞廉为行之最耳）。

夫至廉者，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布帛，王阳有似也（此目应以夷齐为标，高士中亦多此例，而今乃举王阳，当年淳德自然，非故为皎洁者也，王阳先汉人也）。

夫至贞者纷华不能散其正炁，万乘不能激其名操也。男言之，务光之行有似矣；女言之，宋金漂女是也（贞者非止不淫于色，亦是悛乎荣利也。务光辞汤让，而负石投河，宋女恐是子胥所逢，浣沙于漂水之阳者。后既投金以报之，故谓之金漂，漂字或应作漂^[13]字耳）。

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后嗣，或易世炼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阴德，根叶相及也。既终，当遗脚一骨，以归三官，余骨随身而迁也。男留左^[14]，女留右，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受地仙之道矣。临终之日，视其形如生人之肉，脱死之时，尸不强直，足指不青，手足不皱者，谓之先有德行，自然得尸解者也（此是先世有阴功密德，不拘于迹

者，既非己身所办，故以一骨酬副三官也。此骨恐是质形之骨，非神形之骨。既被遗落，当复重生之耳。火都论仙鬼中诸人，在世有刳腹刳颈，支体分裂死者，永自不关后形，其神先以离出，故今形可得而能伤残，初不断神矣。而世或有见鬼身不全者，盖是尸魄托骸者耳。非其大神本经之主也。尸解之说，复有多条，已抄记在第三篇中耳）。

右此五条，皆积行获仙，不学而得，但为阶级之难造，道用年岁耳。要自得度名方诸，不复承受三官之号令矣（此虽五条而有七事，事中复有轻重，非至志者，亦不办得此例也。今预在学道之品，微微小业，便可与之比肩，况乃真妙者乎，由是言之，可不自督耳）。

诸有英雄之才，弥罗四海，诛暴整乱，拓平九州，建号帝王，臣妾四海者。既终受书于三官四辅，或为五帝上相，或为四明公宾友，以助治百鬼，综理死生者。此等自奉属于三官，永无进仙之冀，坐煞伐积酷害生死多故也（鄴宫中诸人职皆是矣。疑荀彧一人，清秀整洁，非跋扈虐害，唯以谋谏智策佐魏武耳。乃得为宾友，与汉高等比位，恐当别有旨趣。凡在世有才识艺解，为一时所称者。既没，并即随才受其职位，不必执其在生之小罪，先充诸考满也。若过为非理，是所不论。若悠悠冗散，不辨异人者，罪无大小，悉当安之）。

秦始皇今为北帝上相，刘季今为南明公宾友。有其人甚多，略示其標的耳（此是举建号帝王者之宗耳，北帝之有上相，亦当如四明之有宾友也）。

齐桓公今为三官都禁郎，主生死之简录。晋文公今为水官司命，其楚严公、赵简子之徒数百人，今犹散息于三官府，未见任也。此等名位，自是三官之寮耳，无豫真仙家事矣（五霸亦一时之雄，齐桓、晋文，处职并要，楚严公即庄王也。简子虽非霸限，亦擅命专制，所梦天帝使射熊之事，必是北帝之府矣。《剑经序》称：燕昭亦得仙。燕昭六国时英主，遂不坠于三官，乃知炼丹独往，亦为殊拔也。从论忠孝已来至此，并出揅写《剑经》中，东卿司命所说，即是鬼神事，谨抄出继此，以相证发。自三代已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鬼中不见殷汤、周公、孔子、阖闾、勾践，春秋时诸卿相大夫及伍子胥、孙武、白起、王翦，下至韩信、项羽辈，或入仙品，而仙家不显之，如桀纣、王莽、董卓等，凶虐过甚，恐不得补职僚也。而异域有冒顿、踏顿、石块、石勒诸骁杰，亦都不预及言之耳）。

[1]“言”原作“吉”，据俞本改。

[2]“海”原作“添”，据俞本改。

[3]“此”原作“比”，据俞本改。

[4]“同”原作“问”，据《金陵丛书》本改。

[5]“巴”原作“已”，据俞本改。

[6]“亡”原作“十”，据俞本改。

[7]“扬”原作“阳”，据俞本改。

[8]“爰”原作“衣”，据俞本改。

[9]“侍”原作“恃”，据俞本改。

[10]“卫”原作“怀”，据俞本改。

[11]“怀”原作“卫”，据俞本改。

[12]“东”原作“更”，据卷十三改。

[13]“衡”原作“冲”，据俞本改。

[14]“漂”原作“漂”，据俞本改。

[15]“左”原作“在”，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十七

握真辅第一

萧寂华门，研神保形，和魂夷炁，守养神关者，岂可以与夫坐华屋，击钟鼓，飨五鼎，艳绮繄者同日而论之哉。大罗之与笼樊，俱一物耳，是以古之高人，皆去彼而取此矣。老氏宁闷闷不察察，而况我之鄙夫（未知此一篇是何书中语，既有道之辞，故聊以抄出，是两手书耳）。

玄玄即排起，注之曰：故玄玄以八风为橐籥，天地为堤防，四海为瓮罍，九州为稗糠，积之以万殊，蒸之以阴阳。其陶铸也充隆吹累，刚柔清浊，象类不同，呼吸含吐。恭柏荣注之曰：九绝兽，神禽也。罔起此在乎群丽，揽搢乎激奇之际，终年不足以极其变，万殊不足以适其内，日月不足以曜其目，八泽不足以游其足，青云为卑，九垓为浅，八紘为小，四极为近。以此变动无常，恒入芥子之内，玉晨之玉宝，太微之威神矣（玄玄即排起，调弹恭柏荣，并是《神虎隐》文挥神诗中句，如今再注之，乃取杨雄《玄为论》中语，更小增损易夺之，故当是理符义会，可得然也）。

夫心与治游乎太和，唯唐虞能充其任矣。神与化荡乎无境，唯伏羲能承其统。故二十五弦之具，非牙旷不能以为神；弓矢质的之具，非羿逢^[1]蒙不能以为妙耶（此一篇亦是《玄为论》中语，不知此复以何所明喻耳，犹如引《抱朴外篇·博喻》中语也。凡有异处，皆以朱书为别如此也）。

若夫奇神倏诡，恢譎无方，阴阳之所煥育，川泽之所函藏，则羲和浴日于甘渊，乌飞司景于扶桑，江妃登湄而解佩，二女御风于潇湘，潜蛟龙战于玄泉，蕃丘丧马于淮阳，灵洲海运于南极，东山遥集于帝乡，骅骝抗轡于巨龟，江使感梦于宋王。是以洞庭虽广，济之不容刀；卢龙虽峻，越之不崇朝。岷山悬岭，绝谿千仞，束马绵竹，则安乐归晋。辽海泱泱，横带天渠，公孙不竟，则其亡忽诸。若夫飞壶白马，即墨天山，三江之浸，九河之源，尚曷足语哉！吾子飞轩结驷，驾眇林薄，徒闻山河之宝，魏国所以未究。夫吴起一言，而武侯心作也（此二条是庾闾《杨都赋》中语也。凡四条，并异手书之，小度青纸，乃古而拙。此既与真书相连，故并存录相随载之也，杨君）。

秦始皇作长安渭水横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汉时桥北置都水令丞，领徒千五百人，署属京兆。董卓坏之，魏武帝更作广三丈，今桥是也（夫钟，瑞物也，当金氏之世，有六钟，将必见乎，晋朝五霸，诸侯厥德过之，故六钟嘉瑞耳，非复耳，事误子孙也。预告宁无吧吧乎，此注下四十八字，黄氏手所妄益。是载义熙^[2]十二年，霍山崩，出六钟，故欲附会，宋祖辄立此辞而不知，事类大乖，追可忿笑）。

秦为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坐万人，庭中可受十万人。二世为赵高所杀于宜春宫，宫在城南三里。二世葬其傍，司马相如所云“墓茔秽而不修者”是也。

秦斂天下兵器，铸以为铜人十二，置（此十四字共一行，行前鱼烂余十，在今足令成字如此。）之诸宫，汉时皆在长安，董卓坏以为钱，余二入徙在青门里东宫前。魏明帝欲徙诣洛，载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胸前有铭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诸侯，以为郡县，正法律，均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長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书也。|（缺夫“秦”字）庙中钟虞四枚，皆在汉高祖庙中，魏明帝徙二枚诣洛，故尚方南铜驼巷中是也。

汉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铜钟在长安。夏侯征西，欲徙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门里道南，其西者是平陵钟，东者杜陵钟也（此后少始皇陵一事）。鸿门在始皇陵北十余里。

《汉书》云：“张良解厄于鸿门”者也。

秦王（应是楚王，作秦王误耳）项籍以沛公为汉王，都汉中而分关中为三秦，章邯为雍王，都大丘，今槐里是也。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万年县是也。董翳为翟王都高奴，高奴县在咸阳西北今省¹⁵²。

高祖自汉中北出，袭三面皆平之。《汉书》云：“乘衅而运，席卷三秦”者也。此三县今皆有都邑故处也（此后少十五六条事，当是零失也）。

杜陵，宣帝陵也，宣帝少依许氏，在杜县，葬于南原，立庙于曲池之北，号曰乐游庙，因苑为名也。徙关东名族四十五姓，以陪杜陵。司马相如吊二世云：“临曲江之陀洲”，谓曲池也（此一条增损语小异，不解那得始此）。

右此前十条并杨君所写，录潘安仁《关中记》语也。用白笺纸，行书极好，当是聊尔抄其中事。

东方有赤气，之内有咏言曰：小鲜未烹鼎，言我岩下悲（此是东华宫中歌诗之辞）。

整控启素乡，河灵已前驱（此两句是《挥神诗》中之辞）。

风伯不摇条，神虎所挟扶。十一月二十四日，倏忽之间，闻洞房中，云在丹幃帐中，有如人声读书如此（此是存洞房三真事，并前条并杨所自记，所感闻之事也）。

得书知洗心谢过，甚叙虚心，相行复来，张生顿首。

觉题云许君。

近知来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黄长命缕一枚，后复果不，张生顿首。

觉题云杨君。

梦见一人似女子，着鸟毛衣，赍此二短折封书来，发读觉，见忆昔有此语，而犹多有所忘。又梦后烧香，当进前室（此并记梦，见张天师书信云：张生者，即应是讳。今疏示长史，故不欲显之。又见系师注《老子内解》，皆称“臣生稽首”，恐此亦可是系师书耳）。

兴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杨君梦见一人著朱衣笼冠，手持二版，怀中又有二版，召许玉斧出版，皆青为字，云召作侍中。须臾玉斧出，杨仍指此，是许郎，玉斧自说，“我应十三年，今便见召，未解仪体”，向人答：“若尔可作刺。”玉斧作属道：“未解仪典，方习厉之，言须十三年。”向玉斧揖而去（此据书半纸，是口受写，杨君所梦，故犹内杨事中。侍中之位，所谓侍帝晨者也。版青为字，即青策白简也）。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时，梦与许玉斧俱座，不知是何处也。良久，见南岳夫人与紫阳真人周君俱来，坐一床，因见玉斧与真人周君语曰：“昔闻先生有守一法，愿乞以见授。”周君曰：“寡人先师苏君往曾见向言曰：‘以真问仙，不亦迂乎！’仆请举此言，以相与矣。”玉斧曰：“情浅区区，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尔。”言未绝，周君又言曰：“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吴伦之交，而有限隔耳（周是汝阴人，汉太尉勃七世孙，故云伦人也）。君乃真人也，且已大有所禀，将用守一何为耶？”言讫，豁然而觉，竟不知在何处。此梦甚分明，故记之。

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梦北行登高山，迷沦不寤。至明日，日出四五丈乃觉，觉忆登山半日许，至顶，上大有宫室数千间，郁郁不可名，山四面皆有大水，而不知是何处。某因仰天，天中见一白龙，身长数十丈，东向飞行，空中光彩耀天。因又见东面有白衣好女子，亦于空中行，西向就白龙，径入龙口中，须臾复出，三入三出乃止。又还某右边，向某，而又觉某左边有一老翁，著绣衣裳，芙蓉冠，柱赤九节杖而立，俱视其白龙。某问公：“何等女子，径入龙口耶？”公对曰：“此太素玉女萧子夫，取龙炁以炼形也。此人似方相隶为官也。”某又问：“翁何人，来登此宇。”公答曰：“我蓬莱仙公洛广休。此蓬莱山，吾治此上，府君故来，乃得相见我耳。”某又问公曰：“此龙可乘否？”公答曰：“此龙当以待真人张诱世、石庆安、许玉斧、丁玮宁也。”某又问：“一龙而四人共乘耶？”公曰：“此侍晨帝官龙也。譬如世辎车朱鸟，更一日乘以上直也。”须臾间，公呼此四贤，未来之间，某与公及此女以敷

席共坐山上，俱北向望海水及白龙，并有设酒食，酒中如石榴子，合食之，样亦如世间样，样中鲑也。觉久久许，四人并东来，共乘一新犊车，青牛青油，重车上来到，并揖此公及某，并共语。语毕，公见语曰：“向所道四人，此则是也。”觉。张诱世年可五十，石庆安甚童蒙，年可十三四，许玉斧年如今日所见。丁玮宁年可三十四五许，并著好单衣，垂幘履版，惟庆安著空顶幘。公又曰：“玉斧府君师友也。”某曰：“不然。”公又曰：“张诱世常山人，公弟子也，石庆安汲郡人，钩翼夫人弟子也。才均德敌，并人士也。”公因语四人言，“君并可各作一篇诗，以见府君老子，亦愿闻文笔之美言也。”于是公各付一青纸，及笔各一，以与四人。四人即取曰：“但恐仓卒耳。”于是石庆安先作诗，其文曰：

灵山造太霞，竖岩绝霄峰。紫烟散神州，乘飙驾白龙。相携四宾人，东朝桑林公。广休年虽前，所杂何蒙蒙。实未下路让，惟年以相崇。

次张诱世作诗，其文曰：

北游太漠外，来登蓬莱阙。紫云遘灵宫，香烟何郁郁？美哉乐广休，久在论道位。罗并真人坐，齐观白龙迈。离式四人用，何时共解带。有怀披襟友，欣欣高晨会。

次许玉斧作诗，其文曰：

游观奇山峙，漱濯沧流清。遥观蓬莱间，岷岷冲霄冥。紫芝被绛岩，四阶植琳瑯。纷纷灵华散，晃晃焕神庭。从容七觉外，任我摄天生。自足方寸里，何用白龙荣。

丁玮宁作诗，其文曰：

玄山构沧浪，金房映灵轩。洛公挺奇尚，从容有无间。形沉北寒宇，三神栖九天。同寮相率往，推我高胜年。弱冠石庆安，未肯崇尊贤。嘲笑蓬莱公，呼此广休前。明公将何以，却此少年翰。

四人作诗毕，并以呈公，公读毕而笑曰：此诗各表其才性也。石生有逸才而轻迈，张生体和而难解，许生广慎而多疑，丁生率隐而发迟。夫轻迈则真炁薄，难解则道不悟，多疑则思无神，发迟则得灵稽，所谓殊途者也。若能各返其迷，悟其所悟，不当速也。府君弟子所谓管辂请论有疑，疑则无神者矣。

言诗毕，各起兵共下山，下山之顷，又见此女子乘白龙而北去。某与诸人步行南下，至山下而各别去。公曰：“复二十年，当共会于七业宫，游此地也。”于是豁然乃悟，汗流终日，不能饮食。初下半山，见许主簿来上，相逢于夹石之间，公语主簿曰：“汝何来迟？吾为汝置四升酒，在山上坐处，可往饮之而还逐我。”主簿即去上山。须臾见还，行甚疾，未至山下相及，公曰：“美酒不？”答云：“犹恨酸。”公曰：“此太平家酒，治人肠也。”彦曰：“欲得长生饮太平，何酸之有耶？故是野家儿也。守一慎勿失，后当用汝辅翼君。”于是共至山下，各别。某末将主簿及玉斧东去，公还上山。其三人西去五十步，公又遣一信见告云：“许牙累府君。”某答云：“在意。”

到十日夜，某先具疏此梦，上白诸真道，得此异梦，分明如不眠，不审是何等？愿告之意。唯紫微夫人见答云：“尔真炁内感，灵求万方，神来八玄，形与魂翔。此实著至之象，事显幽冥，非虚构也。如洛公语也。可密示斧子等，勿广宣露灵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慎。”众真并笑，清灵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岳君之力也（又此一梦事，后东间写得。既不自见本，不知谁书，所称某处。是杨君又当书此以呈长史，故云某耳。又此四月或即是乙丑年，亦可是寅年耳）。”

十月二十三日夜，梦在一大山上，有人见告，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床龙须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许长史着葛幘单衣白衿，坐东面西向，复有三人，皆锦衣平上幘，其一人自称曰：“我赵叔台父，昔见汝子吴下矣（定录告云：昔赵叔台、王世卿亦言笃学，竟不知人意，为北明公府所引，则是似此人之子，而不知是何时人耳）。”吾坐北面向南，许长史伏坐上，因引笔作书，乃沉吟思惟。良久书毕，即见示曰：“此书可通否耶？”书曰：“日月之道，虔晨再拜。今奉佳画酒杯盘一具于南方。来年六月，可以人

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之期，求我于大木之日矣（晟犹是成音，汉时亦有人名此）。”

有学之而不得者，未有不学而得之者也。信哉斯言！右长史写青纸上，因以见示（意中云：作此书，欲以刻名也）。

登难之曰：“郭是何义？”长史答曰：“是洞中似郭，非冢墓之郭也。”又难曰：“何以为虔？”又答曰：“虔者敬之始，下有文字，敬之文耳。”又难曰：“何以为晟？”答曰：“晟者日下成，侍日成而月得耳。”三锦衣人同赞曰：“幸哉幸哉，学不可欺往来至道之时（此一条杨自记所梦事，不知是何年。云六月入郭，未测^[4]斯征也。此上半行被剪除，正应是称姓名耳）。”

许先生前潜景逸世，隐光九霄，冥神洞观，颐光灵府，幸甚幸甚。平昔周旋，缠绵盟誓，超群先觉，独造方外（先生年乃大杨君三十岁。先生初入东山时，杨始年十六，绝迹时年十九，如此明杨小便好道也）。

自隔暉尘行已，今日东睇云汉，涕先言陨，伏想玄宫融和，所莅休宜，时乘八风，平荡滓翳，六天摄威，消灭魔气，愿使真正之信，流行三元，玄无之感，变无穷矣。君前临发烦烦，想梦所见，赠惠手迹为信。既感冥通，铭得之后。倏忽未顷，如觉千载，适能得之。奇而难解，所谓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记所梦，密呈（此先生被试后，杨君因书与之也。一书麻纸极好，此是写本，所以得存耳）。

羲顿首顿首，阴寒，奉告，承尊体安和以慰，未得覲倾企，谨白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羲白：公第三女昨来委瘵，旦来小可，犹未出外解，群情反侧，动静驰白。

顷疫疠可畏，而犹未歇，益以深忧。

给事许府君侯（此六字折纸背题）。

羲白：二吏事近即因谢主簿属郑西曹，郑西曹亦以即处听，但事未尽过耳。事过便列上也，自己以为意。此段陈胄、王戎之徒，实破的也。谨白（此书失上纸）。

羲顿首顿首：奉告，承尊体安和以慰，刘家昨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后定也。羲明日早与主簿至墓上省之也。晚或复覲，杨羲顿首顿首。

先昨亦得车问，想当不审，且以惋怛之。自非研玄宝精，有凌霜之干者，亦自然之常也。长史许府君侯（此六字题折纸背上也）。

羲白：奉赐绢，使以充老母夏衣，诚感西伯养老之惠。然羲受遇过泰，荣流分外，徒衔戢恩眷，无以仰酬。至于绢帛之锡，非复所当。小小供养，犹足以自供耳。谨付还，愿深见亮。羲白。

羲白：此间故为清静，既无尘埃。且小掾住处亦佳，但羲寻还，不得久共同耳。寻更白，羲白（此二条共纸书，又似失上纸）。

羲顿首顿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体安和以慰。此覲返命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羲白：得主簿书，云野中异事，郗书别答。奉覲乙二，谨白（此背无题，恐失下纸）。

羲顿首顿首，旦白反不散风燥，奉告，承安和，行奉勤白书，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羲白：云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羲别当自赍，谨白。长史许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题折纸背。寻杨与长史书，上纸重顿首，下纸及单疏并名白。又自称名云尊体，于仪式不正可解，既非接隶意，又乖师资法，正当是作贵贱推敬长少谦揖意尔。侍者之号，即其事也。都不见长史与杨书，既是经师，亦不应致轻，此并应时制宜，不可必以为准^[5]）。

羲顿首顿首，吉日攸庆，未覲延情。奉告，承尊体安和以慰。羲烧香始讫，正尔当暂还家静中，晚乃亲展，谨白不具。杨羲顿首顿首。

羲白：野中未复近问，然华新妇已当佳也。惟犹悬心奉覲乙二，羲白。承今日获稻，昨已遣陈伋，经纪食饮，守视之，谨白。

长史许府君侯（此六字题折纸背，应在山廨中答书，十月五日也）。

羲白：符书讫有答教事，脱忘送，适欲遣承，会得告。今封付，别当抄写正本以呈也。不审竟得服制虫丸未，若脱未就事者，当以入年为始耶？羲前所得，分者即服，日日为常，不正闻有他异。唯觉初时作六七日，闻头脑中热，腹中校沸耳。其余无他，想或渐有理，谨白。

羲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释，小掾独处彼方，甚当悒悒。羲比日追怀，眷想不可言，上下顷粗可，承行垂念，谨白。

羲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阙尔。顷在东山所得手笔，及所闻本末，往当以呈，比展乃宣。羲白。

羲白：奉告，具诸一二动静，每垂诲示，劳损反侧，羲白。

羲白：五色纸放在小郎处，不令失也。谨白。

羲白：明日当东山，主簿云当同行，复有解厨事，小郎又无马。羲即日答公，教明日当先思共相并载致理耳。不审尊马可得送以来否？此间草易于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数日事也。谨白（右此前五书，并是在县答长史书，或是单疏？或失上纸也）。

羲白：许东兴昨中后见顾，主人犹小设，亦不觉久垂当去，张泓续至，其时日犹可也。奉告云扶关入门，甚为异事。由羲不能节适酒食，量宜遣宾。伏用悚息，愿复察恕，谨白（此事在都答书长史，当在护军府中时）。

羲白：承撰集得五十许人，又作叙真，当可视乃益。味玄之徒，有以奖劝。伏以慨然。羲闻似当多此比类，暮当倒笈寻料，得者遣送，谨白。已具纸笔，须成，当自手写一通也，愿以写白石耳，愿勿以见入（此当是煮石方，或是五公腴法，杨书自此后并是掾去世后事，不知谁领录得存，当是黄民就其伯间得也）。

羲白：《汉书》载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传》，如为清约，辄写嵇所撰季主事状赞如别。谨呈。洞房先进经已写，当奉可令王旷来取，一作已白，恐忘之，谨又白（今所有红笺纸书者，即是此也）。

羲白：承昨雨不得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晴暂覲乃宣，羲白（此三书似失上纸，并是在都时答）。

羲顿首顿首：晴犹冷，奉告，承尊体安和以慰。比复亲展反命，不备。杨羲顿首顿首，长史许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题折纸背）。

羲白：季主学业幽玄，且道迹至胜，乃当在卷之上首耶。东卿君大叹季主之为人，又羨委羽之高冲矣。承撰集粗毕，极当可视，未睹华翰，预已欣叹，奉覲一二，谨白（所书东卿论季主事，本别书青纸，与此不相随，今在第四篇中）。所撰要当令得七十二人，不审已得几入。若入少者，亦当思启冥中，求其类例也。然造一段作，且当徐徐，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缮写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栖，乃希心于此者也。羲白，羲白。孔安国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刘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陈长文撰《耆旧》亦七十二人（此陈留耆旧也此，一书首尾具而不见题，当是函封也）。

羲白：别纸事觉忆有此，乃至佳，可上著传中也。辄待保降，当咨呈求姓字，亦又当见东卿。此月内都当令成毕也，动静以白（此又失上纸，书语是初送神仙传答也。保降者，须保命君来也。又注此并书，并似在县下时，非京都也）。

仙传犹未得治益，要当代东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曲，再三读之，故为名作，益以慨然，符待晴当画之，别白。

羲白：传未得书上王生，所以尔者，欲以见东卿。东卿近来，仓卒不得启此，须后至乃呈，尊处已别有一本，不审可留此处本否。羲又欲更有所上，所上者毕，乃顿以奉还也。谨白（长史此《仙传》，遂不显世，不解那得如此，恐杨以呈司命，不许真事宣行，因隐绝之也）。

不审方隅山中幽人，为已设坐于易迁户中未，聊白（方隅幽人即谓掾也，令设虚坐于

其母户中耳)。

信还须牛,明日食竟遣送(右此书失上纸,亦应是函封,在县下时)。

羲顿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旦,宣通心中,此是得力,深慰驰情,愿善将和,无复感动。羲顷公私勿勿,是故替覲小阙,奉展。杨羲顿首顿首。承二纪有患悬情,近得师子书,都不道病,此必轻微耳。小晴遣信参之,谨白。

承石生往可念,羲乃识之。顷者甚多暴卒(亦无题,此似都下书)。

羲顿首顿首,奉告,见所疏梦并上章本末,寻省反覆。梦既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魑魍,寻散灭耳,比行奉覲,杨羲顿首顿首。

别疏愿不以示人,诸所屈曲,奉覲一二。

尊所疏梦,当可解尔,然大要是注气之作也。羲白。

羲近连亦梦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无他耳,亦欲不复信梦悟,故不上白耳。尊疹患未和,多当是注炁小动所以尔耳。上章根具,亦当足灭之,谨白。

羲白:昔得小掾细白布青纸香珠之属,然此逼左道虚妄之说,是故不复稍说耳。自当以此物期之甲申也。诸所曲屈,笔不能尽,谨白(自掾去后,杨多有诸惑通事。长史既恒念忆,故杨每及之也。世中多不惬信幽显,所以不欲备说。尔来已经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两甲申矣,不知此所谓在何时,谓丁亥数周之甲申乎)。

羲顿首顿首,奉告,承尊体不和,余疹连动,悬情灼灼,想当偶尔行损。承欲章书自陈,亦足以断注鬼之害也。梦悟亦不可专信,惟当以心镇之耳。寻复平承。杨羲顿首顿首。

承纪渴者还,欣之,尊已相见,问其委曲邪?谨白。自小掾去世后,略^[6]无月不作,十数梦见之。又于睡卧之际,亦形见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尔。然不信既著,远近所嗤,不敢复言之也。

见告:今具道梦,聊复以白,愿不怪忤。若尊意为此为罔罔者,愿见还,当即以付火(此书无题,亦是函封。掾恒面来共记,托以睡梦耳。于时诸游贵,或闻杨降神,信者多所请问,不信者则兴诮毁,故有此言以历之)。

[1]“逢”原作“逢”,据俞本改。

[2]“熙”原作“羲”,字误,今正。

[3]“省”原作“雀”,据俞本改。

[4]“斯”字原重,今删。

[5]“准”原作“唯”,据俞本改。

[6]“略”原作“咯”,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十八

握真辅第二

三月十九日夜,梦小掾来在此静中坐。良久,自说小茅山三会水处,极可看戏。向从四平山中来,路上见叔父,持火炬满手,欲以作变。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语。此物乃化为风,先生知之不?小掾又曰:方山大有侯叔草,异佳,叶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复试,欲就先生乞此衣。(掾两庶生叔并早亡,不知此当是谁者。方山即四平山,所谓游处方源、常与龙伯高等为旅也,既采南烛,又乞复试,则在洞中者,犹须衣食,故云:杜广平亦伐薪鬻粮,而况今洞上之士乎。斯真岂复不知断谷,特是不应为

之耳)。

小掾又曰：今葬处不吉，断墓脉多所云云(右十九日夕所梦，此则前书所云^[1]以白者。如此则掾亦还葬旧墓，虽曰虚冢，犹须吉地)。右与长史书，今所见真手者讫此。

④④(前少一行，又阙失上两字)。情兼，无以喻怀，寻省来告，粗承同之。仆寻往，相见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给事安和(即长史也)，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日当还，功曹已入，昨相见慰怀(功曹掾庶长兄，小名揆者也)。方尔悠悠，未卒归也。将琴弦之阴德乎？聊当一笑(琴弦事出《彭素经》，房中之术也)。此即日无他，公明日当复南州与大司马别，大司马克二十六发也，第七似不从征(公是简文为司徒也，大司马是桓温也。镇在姑熟，应北伐慕容，第七似是掾叔小名嗣伯者，为尚书郎。于时是太和四年己巳岁三月中书也)。乃远送米，将供洞斋之备耶？若君远研玄镜，澄声上音，在深林之中，遐人事之迹，使此物之来卒无缘也。于今逢耳，诚理尽备矣(洞斋即大洞斋法。今有真书小诀，如此则掾是备行上品七卷耳)。

想所写已了，校当令熟，秋冬之间，其经当复示也(不知是何经，明年掾便遁化也)。

故服饥不，春草生，此物易寻，想数诣玄水之处逍遥也。仆此月必往，叙其不久(南烛冬乃不雕，春时色味弥好。既呼为饥，则是掾合服石和者，所以定录云：次服饥饭，兼谷无速，但一剂千杞，其事不同耳。即不知玄水在何处也)。

亦不烦属李，李疾病未摄事，承田已为劳，意救语陈暉，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诚小小，不暂劳君意者，则事去矣。

给事云：南州还当并急，四月半间，欲至东山，想无差错矣。比更告茶一簿(直注行下云：茶一簿，未正可解。当为寄与掾也。茶则是茗，掾患淡饮所须，兼亦以少寐也)。

一日不见君，常恐鄙吝之心已生矣。君未复能屑屑中出于风尘之间耶(右八条杨书，并是在都送还山与掾，失上纸。此书师与弟子，灼然作君仆，用古体也)。

承给事体气如故，且甚延悚，念侍省遑惧辞正尔。烧香入静，具启夜当根陈情事，使尽丹苦之理，动静别白，寻更承问(此少上纸，似在县下，答虎牙道长史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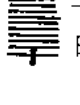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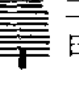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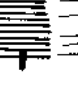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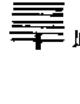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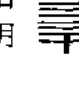


糊连给事前书，上启神母，因书小掾，并呈前后答神母云：小掾截留给事书，唯余此见还(此亦是虎牙是掾去后事也。神母应是南真夫人。右杨君在此所写外书及自记梦事，并与答长史两掾诸书疏，及有存录者记此。又别有纪事酬答真人书，已在前篇中)。






长史书，暮卧先存斗星，在所卧席上。



暮卧存星之时，皆先阴咒星名，然后存耳。祝毕，乃存星，安卧其中也。然后密叩齿，祝九星之精(右二条，长史抄修洞房事)。

见斧云：酉年学，戌年当归，戌年道炁当行天下。云从戌年当受法(此一条是掾去后所记，掾记是庚午年。去此戌年，即应癸酉甲戌年，受法者是就其真人，受经二奔之道，十一年成真。故定录云：复十六年，乃睹我于东华者也)。

经云：主诸关镜聪明始(此《黄庭经》中语)。九月十七日，已一百九十过。







 二十一日	 二十	 十月	 八日	 十一日
合二百过	六日	一日		
 十五	 十七	 二十	 三十	 十一月
日	日	日	日	二日
 六	 十月二十六日	 十三	 二十	 十四
日	此应是十一月	日	日	日




 四百过十二
 月二十五日
 
 正月十
 三日
 
 正月二
 十六日


 二月已四百
 二日三十过
 
 已四百
 四十过

已上并是朱画朱书。

九月二十六日夜始(此前后间中细字注者,皆真手也,自别复一纸,既有两九月,便是一年中事,其间亦恐多有零落不存)。



 二十
 八日
 
 九月二十七
 日足十三夜
 


 长谷
 黄宇


 十月
 日中
 

 出日入月
 照阳门
 
 十一月
 六日只
 
 十二月二
 十一日
 
 二十
 四日

已上并是朱画朱书。

右此是长史自读《黄庭》遍数也。朱墨杂画者,是因修用时遇得笔,便题记之耳。云“长谷出日”等,亦是经中语,当是读至此句,忽有事应起,故疏志处也。

大洞真玄,张炼三魂(出恶梦祝)。

太上高精,三帝丹灵(出善梦祝。此二条事本经并应出大丹中。今以抄出,别已在第五篇中)。

太都天录,显于玄宫(出紫文仙相)。

左目童子(出《五神经》)。

仙者心学,(出《二十四神经》也)。

先闭炁二十四息(出紫文玄阙事)。

行之十八年(亦是玄阙事)。

大帝玄书(玄阙符事)。

徒行事而不知神名,还精而不知服此符(亦玄阙事)。

魄唯得饮,伺水月精(出《紫文拘魂祝》云)。

吾是天目(出《飞步经》祝),三啄齿太元上玄(梦冢墓祝,今在第三篇)。

魄唯听饮,月黄日丹(紫文制魄祝)。

沐浴祝:太上高真(出《九真经传》祝)。制虫丸(出《苏君传》)。

季道思和(似是记忆二茅君字,疑作“道”字,是误耳)。

玉简青录,高阁刻石(出空常祝语)。石精玉马,照知鬼形(亦是空常祝语)。

苞山下有石室银户,方圆百里。

昆仑山下有黄水,名曰日月水,饮者得仙(此二条未知何出,未见其事)。

告王君使传知真者,告青童使传成真者。夫知真者谓知真而得真,成真者谓勤求而获真者耳(出《消魔经序》。凡此者当皆是略记其旨,自以备忘耳)。

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右老子拔白日(此是太清外术事,似长史自抄用)。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甲辰、十月丁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

右上帝煞害日,不可请乞,百事无宜(此诸日皆是随月支干冲破凶日也,可以类求

之，亦恐非真受，虽百事无宜，而常所修行，或值诸吉，恐不可阙也。

所谓静室者，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环堵。制屋之法，用四柱三桁二梁，取同种材，屋东西首长一丈九尺，成中一丈二尺，二头各余三尺，后溜余三尺五寸，前南溜余三尺。栋去地九尺六寸，二边桁去地七尺二寸，东南开户，高六尺五寸，广二尺四寸，用材为户扇，务令茂密，无使有隙。南面开牖，名曰通光，长一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有板，床高一尺二寸，长九尺六寸，广六尺五寸。荐席随时寒暑，又随月建周旋转首，壁墙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泽无人之野，不宜人间，入室，春秋四时皆有法。然此盖本道相承，道家之一事耳，不足为异也。粗要知，是以及（道机作静室法，与此异，恐是别有告受者，而不知审的，今存想入室，亦可依之，或云应有经也）。

以正月十五日，尚书省中直，乞梦非常，皆灵仙真像，多所道其子孙，庆以闰月二日夕，又梦仙灵共会，吾请乞佳应。又见有⑤（缺失一字）。非常好，以月半中，忽见九老先生，乘輶引从诣吾，相见欣然云。连在宣城四十日始还，问吾消息云：今至芜湖，二十三日当还，还当省吾，得见之欣然（此是作余姚，还为尚书郎时也）。以闰月四日夕，梦彩物如幡形，皆舒著席上，或如画，或如锦绣，文字焕炳，如言可解而不可解，愈舒愈更奇异。云是杨舍人物，时亦不见杨君也。意言当写取，云须能画人整顿，所未常见。当有十许幡（永和⁽²⁾八年闰十月，而杨君年二十三，简文始为司徒，恐未为舍人，亦恐是后年诸闰耳）。

十一月十二日，梦棺器露有水。

十二月十八日左右，梦以铁钗刺玄武（此玄武恐是所言墓之玄武也，非所存龟蛇者也）。

二十一日，梦见天子，天子当年十六七许，在殿上（此应康帝时，不知是何年）。重复梦见在一处，悬岭自放，落下岐危，遥见刘升远与语。从此当回还，回还道难，得一纽⁽³⁾以手巾穿之，见吾城扶助，吾遂得回旋（右六条，并长史自记梦事）。

十月九日，跪⁽⁴⁾上厨五人皆南山治（此长史自记事，旨应作指⁽⁵⁾，谓指誓雷平宅净金也）。牙诣夫人，诡当用双金环，汝无，吾当具交以谢恩也。

厚若有金贯，便以奉夫人。云以谢吏兵，华功曹至，意密语新妇（脱妇字）令知，密之密之。若无便，可以二双金环奉跪，勿吝勿吝。若欲得休上所宝玩者为好（华功曹似是华侨，而后又云杨意旨，恐是非也。厚似是虎牙妇也）。吾近日疏与汝说二君应有诡，其夕即有诰云：吾二人吏兵，若无功诡，后小子不复为人使，杨意旨中，谓可用钗，小君即言钗所以导达开通，自可用也。新妇有金钗，即可用，可，停贯也。先诣夫人，次诣二灵，汝畴量之，汝索环如一日疏，新妇银钗亦可用，良无，便当用环，吾停汝辞须诡，当诡辞继其下也，不复别作（此书即涉前事也）。

得佳清闲，云敕汝修内经，是保命。汝不答，漠漠不当尔。然此非常意，皆发自冥妙，当作本末。答当奉行此意，口又无言，为不可也（内经或应是《黄庭》，不尔即应是洞房中法尔）。

陶休以二百纸与汝，吾留百枚（检陶谱，长史妇亲属，不见名休者）。

斧白米已当向尽，汝饷之（此是供染为青饭者）。

迁告云：汝当小不佳，防之（迁是易迁夫人也，右此七条，并长史与虎牙书）。

右许长史在世抄记纪中事目及梦，并与儿书有存录者，讫此。其与真灵书，已别在前卷中。

先生自寄神炁，投景东林，沐浴闲丘，乖我同心。每东瞻沧海，叹逝之迅，西眄云涯，哀兴内发，仿佛故乡，郁何垒垒？将欲身返归涂，但矫足自抑耳。于是静心一思，逸凭灵虚，登岩崎岖，引领仰玄，冥志靡上，游云竦真，始觉形非我质，遂亡躯遂神矣。浪心飙外，世路永绝，足乐幽林，外难一塞，建志不倦，精诚无废，遂遇明师，见受奇术，清讲新妙，玉

音洞密，吐纳平颜，炼魂保骨，冲气夷泯，无复内外也（此则王世龙等所受服玉液诸法也）。

但恨吾遭良师之太晚也，反滞性之不早矣。吾得道之状，艰辛情事。定录真君已当说之矣。崇赖成覆救济之功，天地不能渝也（谓应作逾字，此则是定录所说被试事也）。

闻弟远造上法（上清诸道也），偶真重幽（云林降也），心观灵元（谢过法也），炁陶太素（五种事也），登七阙之巍峨（飞天曜也），昧三辰以积迁（日月五星），虚落霄表，精郎九玄。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闻也。亦由下挺稟浅，未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者常险乎将失，祸福之明，于斯而用矣。道亲于勤，神归精感，丹心待真，招之须臾。若念虑百端，狭以营道。虽骋百年，亦无冀也。三官急难，吾昔闻之在前（重论排遣诸试难事，得为尔前通也），七考之福，既以播之于后（予何功业，当复延及长史父子也），因运乘易，不亦速耶？几成而败，自己而作，试校千端，因邪而生耳。想善加苦心劳形，勤诸功德，万物云云，亦何益哉！斧子萧萧，其可羨也，各不自悟，当造此事，斧独何人，享其高乎（叹独绝超逸也）？师友之结，得失所宗，托景希真，在于此举也。吾方栖神岫室，荫形深林，采沂谷之幽芝，掇丹草以成真矣（成真之辞，小为夸激）。昔约道成当还晚信，虽未都通彻，粗有仿佛，亦欲暂偃洞野，看望坟茔，不期而往，冀暂见弟，因缘简略，临书增怀，映谢（从曾祖本名映，改名远游。此十字荣弟注，右一条。先生被试后，因事长史，于时应已在盖竹山。定录云：辰年当暂出还人食晚，则此应是丙寅丁卯年中书也）。

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符（此灵飞六甲法，别有经）。

泰和二年，太岁在丁卯，正月行回元道（此是谢过法，别有经）。

泰和二年二月中，行空常（此飞步别法）。

泰和二年四月，服青牙（此青牙始生法，世未见经）。

泰和二年七月，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右五条，共一片纸记）。

存日月在泥丸法，泰和二年六月行（前云七日，而此云六月，字当有舛误者，此即服日月芒法）。

泰和三年五月，行奔二景道（此则仪璘之法，虽已有抄事，未见大经。右^{〔6〕}二条又别一片纸，朱书，不与前事相连也）。

二月三日夜，①②（脱失两字，应似是名）。梦郑白夫人，道之交有内密而外疏者，郑之区区，今即是也。当与嵯姑俱来（郑者邓芝母也。与易迁夫人周旋，故梦于掾，以结芝冥津，嵯姑未测是谁，交梦亦应是二三年二月中也）。

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梦见一女子，著上下青绶衣，与吾相见，自称云：我是王眉寿之小妹也，相见时，似如在山林之间。云明日可暂出西门外，有接车白牛皮巾裹仆御头者是我车也。后别相诣于贵解，因口喻作诗如别。

乘炁涉淶津，采药中山巅。披心焕灵想，萧荡无悟言。愿与盛德游，骖驔骋因缘。荣尘何足寻，疾激君清玄。苟能摄妙观，吐纳可长年（王眉寿之小妹，即中候夫人也。掾既未接真，故假梦以通旨，而有荣尘之句，又恐非掾矣）。

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梦忽闻天上有金石钟鼓之音，仍仰看见彩云如虹，气状爽爽，弥漫天上，从东直西趣，意中谓是女灵行，或呼为元君。忽复如从路上行，欻然已过。王斧又将主簿追望，唯见辇，舆后从朱衣人，皆回还见礼，路边有一人，白衣似卜师，因见语云：君体羸不堪事，可专修所行，勿杂他事。若不专，君当得病。君不见信者，自当得梦。此人自称姓滕（主簿即兄虎牙也）。

七月向末，王斧梦身体飞扬，豁然入一屋下，累床南向坐，自谓是合日扬光，颠倒五辰之道（此语出《消魔经》太上之辞焉）。见一人在东面立，手舒卷书，看见如画图像山岳状。下辄有书说，亦与执书人语良久。

八月三日夕，梦忽有一人弊衣长形容，从一小儿来，如徇箫（箫作啸旨，谓如今徇箫，

卖物人也)。坐与玉斧语,乃说上道事。斧仍惊愕,更危坐,须臾将进内户,大论上道,顾小儿,莫令人见我外鼓。斧问乐耶(谓钧天广乐上清之曲也)?云不。来欲得可取之尔。君自当得钧乐,因问钧乐几人,答曰:十人一钧,大法乃至千万,不知道至十万,仍觉复眠。又梦见卷书,见玉斧书先舒,惟见后,是王君事,似四辅传,尽共在上,多论王君学道,时见语学道历年事,自可须二三年间邪。意其敬。此人未得拜,便觉,未见主簿亦在坐。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梦得一帙有四小卷书,云是神母书。或云是传,皆以青细布为秩,秩两头红色,书皆是素。时先生亦在间,又为玉斧书。此传上篇于户外壁辟方素上,其字似符,或如兽像,帙布亦不正似布,谨记(先生即杨君也)。

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玉斧梦行见天上白云弥满缠合,甚下而不高,仰望云间,时有空处,状如山穴。东行数步,觉东北有大道,便顺道行,得一深室,或如石室,白炁从室中出,又似水郁勃,来冠玉斧身。时急坐,亦不恐,向炁忽散,见室里有床席器物殊整洁,意中自谓是灵人所住止处,仍向室拜叩头乞,请乞,室内有一穴,玉斧复从此前进。穴内甚急小,不得前,意复更欲进。忽见一人在室外,语玉斧未可进,寻当得前,乃向此人再拜揖而退。又见送至道上,说玉斧应受书之,言极殷勤委曲,当勤存,南真夫人使三人送玉斧,令通板桥。初出,又见接车中有二露头年少,与向人言笑,未至所住。便觉,欣慰灵悟,如梦之告,谨以记之(右七条并据自疏记梦事。于时区区之心,亦与隐居今日何异)。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郑恨还,奉敕,尊犹患饮痛不除,违远竦息阴翳,愿今饮食无恙,即日此蒙恩。牙近至此,便西愿早至,谨及启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句容牙处。斧都不以书来山中,愿就牙器中料,谨启(此六甲符,非灵飞也。当是在《右玄录》也)。

玉斧言,承近三日会流杯,尊亦作诗,后信愿寄还,谨启。

盐茗即至,愿赐槟榔。斧常须食,谨启(恒须茗及槟榔,亦是多痰饮意,故云可数沐浴,濯水疾之痕也。此书体重小异,今世呼父为尊,于理乃好。昔时仪多如此也)。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言,渐热,不审尊体动静何如?愿饮渐觉除,违远焦竦,急假愿行出,即日此蒙恩,谨及启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有槟榔,愿赐,今暂倩徐沈出至便及,谨启。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启愿即至,渐热,不审尊体康和,饮渐觉除,违远恋竦,牙如常,揆时得出。斧粗蒙恩,谨及冯令史启疏,玉斧再拜(按是庶长兄也)。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阴热,不审尊体动静何如?饮觉蒙恩,陈辉来,尊今日当至斧近斋,唯尊来,余人难相见。愿道路安稳,小史在户内,使不欲经远,或淹,谨及陈辉启疏。玉斧再拜(此亦明真斋,惟在断外人避淹而已。小史当是其名,而犹进小儿于室内使者,贵胜人自不能躬亲猥碎也)。

玉斧言,揆牙亦得暂还此,安稳谨启。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敕昨夜至,慰弛竦热,愿尊体饮食无恙,未得侍见,恋慕旦陈,滕启疏愿已至,谨及启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杨舍人弟病委顿,为悬耿,想行当佳,谨启(前杨书云老母,今此云弟,唯两事显耳,其余亲族皆莫之闻)。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敕,慰竦息阴炁,愿尊体无恙。饮觉除,违焦竦,谨及启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钱即与田主,此间都无复密付二升余,华新妇欲得少许,愿分之,亦长在中,谨启(山家贫险,亦殊为契阔,华新妇即牙妻也)。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节至增感,思湿热,不审尊体动静何如?饮犹未除,违远竦灼,服散微得饮水,犹是得益。愿彼大小无恙,尊五日当下,愿必果,谨遣扶南启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陈鹿至，尊赐脯及蒸葱，即至帝都，已还束，甚得①②③④（失四字）。谨启（从二十三日来，凡三书，长史并似在县下家中时也）。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过句容，未进此湛家，谷犹未熟。今遣朱生出参，愿尊即令生反得谷，愿为都作米。此无可舂者，若至，便当就合，恐药草燥，得米下船，乃可采草，谨启。

玉斧言：此间釜小，可正一斛，不与甑相宜。又上稻应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愿与诸药俱致，无见可否，足借斧当于县下（少一行，十许字）。谨启（此求米及大釜，皆是作饥饭所须也。云谷未熟，当在九月中，此一书长史，在都下）。

右八条，掾在山与答父书。于时长史在都及县下也。

右此并掾在世间所记事，及书有存录者，讫此（又有与真灵辞，具在前篇）。

[1]“云”原作“六”，据俞本改。

[2]“永和”原作“太和”，误，今正。

[3]“纽”原作“细”，据俞本改。

[4]“晚”，原作“诡”，字误，今正，下同。

[5]“指”原作“旨”，据俞本改。

[6]“右”原作“又”，据俞本改。

真诰卷之十九

翼真检第一

真诰叙录

《真诰·运题象》第一（此卷并立辞表意，发咏畅旨，论冥数感对，自相俦会，分为四卷）。《真诰·甄命授》第二（此卷并论导行学，诫^{〔1〕}厉愆怠，兼晚谕分挺，炳发祸福，分为四卷）。《真诰·协昌期》第三（此卷并修行条领，服御节度，以会用为宜，随事显法）。《真诰·稽神枢》第四（此卷并区贯山水，宣叙洞宅，测真仙位业，领理所阙，分为四卷）。《真诰·阐幽微》第五（此卷并鬼神官府，官司氏族，明形识不灭，善恶无遗，分为二卷）。《真诰·握真辅》第六（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记录，及书疏往来，非《真诰》之例，分为二卷）。《真诰·翼真检》第七（此卷是掾明真绪，证质玄原，悉隐居所述，非《真诰》之例，分为二卷）。

右《真诰》一蕴（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诰，四卷是在世记述）。

仰寻道经，上清上品，事极高真之业，佛经《妙法莲华》，理会一乘之致，仙书《庄子内篇》，义穷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万象，体具幽明，而并各二十卷者，当是璇玑七政，以齐八方故也。隐居所制《登真隐诀》，亦为七贯。今述此《真诰》，复成七日。五七之数，物理备矣。

夫真人之旨，不同世目。谨仰范纬侯，取其义类，以三言为题，所以《庄篇》亦如此者，盖长桑公之微言故也。俗儒观之，未解所以。

《真诰》者，真人口授之诰也，犹如佛经皆言佛说，而顾玄平谓为《真迹》，当言真人之手书迹也，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书为言，真人不得为隶字；若以事迹为目，则此迹不在真人尔。且书此之时，未得称真，既于义无旨，故不宜为号。

《南岳夫人传》载青篆文云，岁在甲子，朔日辛亥，先农飨旦，甲寅羽水，起安启年，经乃始传，得道之子，当修玉文，

谨推按晋历，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历忌可祀先农），四日甲寅

羽水(正月中炁,羽即雨也),起者兴也,安者宁也,故迁隐其称耳。如此则兴宁二年正月,南真已降授杨君诸经也。今检真授中有年月最先者,唯三年乙丑岁六月二十一日,定录所问,从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

又按中候夫人告云:令种竹北^[2]字,以致继嗣。又云:福和者,当有二子,盛德命世。寻此是简文为相王时,以无儿所请,于是李夫人生孝武及会稽王(福和应是李夫人私名也。于时犹在卑贱)。孝武崩时,年三十五,则是壬戌年生。又在甲子前二岁,如此众真降杨已久矣。

又定录以乙丑年六月,喻书与长史云,曾得往年三月八日书,此亦应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愕绿华以升平三年降,即是己未岁,又在甲子前五年,此降虽非杨君,杨君已知见而记之也。又按乙丑岁,安妃谓杨君曰:复二十二年,明君将乘云驾龙,北朝上清,则应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世。如此二十许载,辞事不少,今之所存,略有数年。寻检首尾,百不遗一。又按众真未降杨之前,已令华侨通传音意于长史。华既漏妄被黜,故复使杨令授,而华时文迹都不出世。又按二许虽玄挺高秀,而质挠世迹,故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为许立辞,悉杨授旨,疏以示许尔。唯安妃数条是杨自所记录。今人见题目云,某日某月某君授许长史及掾某,皆谓是二许亲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许书者,并是别写杨所示者耳。

又按掾自记云:泰和三年行某道,二录是二年受,自三年后,无复有疏。长史正书既不工,所缮写盖少。今一事乃有两三本,皆是二许重写,悉无异同。然杨诸书记,都无重本,明知唯在掾间者,于今颇存,而杨间自有,杳然莫测。自杨去后六七年中,长史间迹,亦悉不显。又按今所论综年月,唯乙丑岁事最多,其丙寅丁卯,各数条而已。且第一卷犹可领略次第,其余卷日月前后参差,不尽得序。

又按凡所注日月某受,多不书年,今正率其先后,以为次第,事有断绝,亦不必皆得。又本无年月,及不注某受者,并不可知,依先阙之。又按真授说余人好恶者,皆是长史因杨请问,故各有所答,并密在许间。于时其人未必悉知,又按并衿接景阳安,亦灼然显说,凡所兴有待无待诸诗,及辞喻讽旨,皆是云林应降嫫仙侯,事义并亦表著,而南真自是训授之师,紫微则下教之匠,并不关俦结之例,但中候昭灵,亦似别有所在。既事未一时,故不正的的耳。其余男真,或陪从所引,或职司所任。至如二君,最为领据之主。今人读此辞事,若不悟斯理者,永不领其旨,故略摭大意,宜共密之。

又按二许应修经业,既未得接真,无由见经,故南真先以授杨,然后使传,传则成师,所以长史与右英书云:南真哀矜,去春使经师见授洞房云云,而二许以世典为隔,未崇礼敬,杨亦不敢自处。既违真科,故告云:受经则师,乃耻之耶?然则南真是玄中之师,故杨及长史,皆谓为玄师。又云:疾者当启告于玄师,不尔不差,而长史与右英及众真书,亦称惶恐言者,此同于师仪尔,实非师也。

又按杨书中有草行多僂黷者,皆是受旨时书。既忽遽贵略,后更追忆前语,随复增损之也。有谨正好书者,是更复重起,以示长史耳。

又按三君手书,今既不摹,则混写无由分别,故各注条下。若有未见真手,不知是何君书者,注云某书。又有四五异手书,未辨为同时使写,为后人更写,既无姓名,不证真伪。今并撰录注其条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别之。

又按书字中有异手增损僂改多,是许丞及丞子所为,或招引名称,或取会当时,并多浮妄,而顾皆不能辨,从而取之。今既非摹书,恐渐致乱惑^[3],并随字注铭。若是真手自治,不复显别。

又按三君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郗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而名不显者,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掾书乃是学杨,而字体劲利,偏善写经

画符,与杨相似,郁勃锋势,迥非人功所逮。长史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也。隐居昔见张道恩善别法书,叹其神识。今睹三君迹,一字一画,便望影悬了。自思非智艺所及,特天假此监,令有以显悟尔。

又按三君手书作字有异今世者,有龟龙虚华,显服写辞,阙关之例,三君同尔。其杨飞(掾、飞),杨、我(掾、我)、杨、灵(长史灵、掾灵)、杨真(长史真),杨师(掾师),杨恶(长史恶),此其自相为异者。又鬼魔字皆作摩,净洁皆作盛洁,盛贮皆作请贮,凡大略如此,亦不可备记。恐后人以世手传写,必随世改动,故標示其例,令相承谨按尔。此诸同异,悉已具载在《登真隐诀》中。

又按三君书字,有不得体者,于理乃应治易,要宜全其本迹,不可从实,暗改则浇流散乱,不复固真。今并各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又按三君多书荆州白笺,岁月积久,或首尾零落,或鱼烂缺失,前人糊掄,不能悉相连补,并先抄取书字,因毁除碎败,所缺之处,非复真手。虽他人充题,事由先言。今并从实缀录,不复分析。又按三君书有全卷者,唯《道授》二许写,《鄮都宫记》是杨及掾书,并有首尾完具,事亦相类,其余或五纸三纸,一纸一片,悉后人糊连相随,非本家次比。今并挑拔^[4],取其年月,事类相贯,不复依如先卷。

又按众真辞旨^[5],皆有义趣,或诗或戒,互相酬配。而顾所撰《真迹》,枝分类别,各为部卷。致语用乖越,不复可领。今并还依本事,并日月纸墨相承贯者,以为詮次。

又按《起居》《宝神》及明堂梦祝,述叙诸法,十有余条,乃多是抄经,而无正首尾,犹如日芒日象,玄白服雾之属,而顾独不撰用,致令遗逸。今并詮录,各从其例。

又按有未见真本,复不测有无流传,所记舛驳不类者,未敢便顿省除,皆且注所疑之意,各于条下。

又按所载洞宫及诸山仙人氏族,并欲以外书详注,出其根宗,恐大致显泄,仰忤冥轨,唯有异同疑昧者,略標言之,其鄮宫鬼官,乃可随宜显说。

又按此书所起,以真降为先。然后众事继述,真降之显,在乎九华,而顾撰最致末卷。

又先生事迹,未近真阶,尚不宜预在此部,而顾遂载王右军父子书传,并于事为非。今以《安记》第一,省除许传,别充外书神仙之例,唯先生成仙之后,与弟书一篇,留在下卷。

又长史书即是问华阳事,华阳事仍是答长史书,强分为两部,于事相失。今依旨还为贊次,又顾所记二许年月,殊自违僻。今谨依真授檢求,又以许家谱参校,注名异同,在此卷后。

又按三君书迹,有非疏真授,或写世间典籍,兼自记梦事,及相闻尺牋,皆不宜杂在《真诰》品中。既宝重笔墨,今并撰录,共为第六一卷。顾所遗者,复有数条,亦依例载上。

又《真诰》中,凡有紫书大字者,皆隐居别抄取三君手书。经中杂事,各相配类,共为证明。诸经既非聊尔可见,便于例致隔。今同出在此,则易得寻究。又此六篇中有朱书细字者,悉隐居所注,以为志别。其墨书细字,犹是本文,真经始末。

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并第^[6]三息上计掾某某。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凡三君手书,今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写。真授四十余卷,多杨书(琅琊王即简文帝在东府为相王时也)。长史掾立宅在小茅后雷平山西北。掾于宅治写修用,以泰和五年隐化。长史以泰元元年又去。掾子黄民,时年十七,乃收集所写经符秘篆历岁。于时亦有数卷散出在诸亲通间,今句容所得者是也。元兴三年,京畿纷乱,黄民乃奉经人剡(长史父昔为剡县令,甚有德惠,长史大兄亦又在剡居,是故投憩焉),为东阊马朗家所供养(朗一名温公)。朗同堂弟名罕,共相周给,时人咸知许先生得道。又祖父亦有名称,多加宗敬。钱塘杜道鞠(即居士^[7]京产之

父),道业富盛,数相招致。于时诸人并未知寻阅经法,止禀奉而已。至义熙^[8]中,鲁国孔默崇信道教,为晋安太守,罢职还至钱塘^[9],闻有许郎,先人得道,经书具存,乃往诣许。许不与相见。孔膝行稽顙,积有旬月,兼献奉殷勤,用情甚至。许不获已,始乃传之。孔仍令晋安郡吏王兴缮写(兴善有心尚,又能书画,故以委之)。孔还都,唯宝录而已,竟未修用。元嘉中复为广州刺史,及亡后,其子熙先、休先,才学敏赡,窃取看览,见《大洞真经》说云:诵之万遍,则能得仙。大致讥诮,殊谓不然。以为仙道必须丹药炼形,乃可超举,岂有空积声咏,以致羽服。兼有诸道人助毁其法,或谓不宜蓄此。因一时焚荡,无复子遗(此当是冥意,不欲使流传于外世故也。后熙先^[10]等复与范晔同谋被诛也)。王兴先为孔写,辄复私缮一通。后将还东修学,始济浙江,便遇风沦漂,唯有《黄庭》一篇得存。兴乃自加切责,仍住剡山,稍就读诵,山灵即火烧其屋。又于露坛研咏,俄顷骤雨,纸墨沾坏,遍数遂不得毕。兴深知罪谴,杜绝人伦,唯书历日,贸粮以续生命。其子道泰为晋安船官督,资产丰富,数来拜献,兼以二奴奉给,兴一无留纳,而终乎剡山。于是孔、王所写真经二本,前后皆灭,遂不行世(此当是兴先不师受,妄窃写用,所致如此也)。

复有王灵期者,才思绮拔,志规敷道,见葛巢甫造构《灵宝》,风教大行,深所忿嫉。于是诣许丞求受上经。丞不相允,王冻露霜雪,几至性命,许感其诚到,遂复授之。王得经欣跃,退还寻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难以显泄,乃窃加损益,盛其藻丽,依王魏诸传题目,张开造制,以备其录,并增重诡信,崇贵其道,凡五十余篇。趋竞之徒,闻其丰博,互来宗禀。传写既广,枝叶繁杂,新旧浑淆,未易甄别。自非已见真经,实难证辨(其点缀手本,颇有漏出,即今犹存。又朱先生僧操学增褚^[11]公伯玉,语云:天下才情人,故自绝群,吾与王灵期同船发都,至顿破岗蒺竟,便已作得两卷上经,实自可讶。自灵期已前,上经已往往舛杂,弘农杨洗,隆安^[12]四年庚子岁,于海陵再遇隐盟,上经二十余篇,有数卷非真,其云寻经已来一十二年,此则杨君去后,便以动作,故《灵宝经》中,得取以相揉,非都是灵期造制,但所造制者自多耳)。今世中相传流布,京师及江东数郡,略无人不有,但江外尚未多尔(此当是道法应宣,而真妙不可广布,故令王造行此意也)。王既独擅新奇,举世崇奉,遂托云真授,非复先本。许见卷帙华广,诡信丰厚,门徒殷盛,金帛充积,亦复莫测其然。乃鄙闭自有之书,而更就王求写。于是合迹俱宣,同声相赞,故致许王齐轸,真伪比踪,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后又有菜头者,亦从许受得此十数卷,颇兼真本,分张传受,其迹不复具存(菜头善行下道之教,于上经不甚流传也)。马朗既见许所传王经,卷目增多,复欲更受,营理诡信,克日当度。忽梦见有一玉碗从天来下,坠地破碎,觉而发疑云。此经当在天为宝,下地不复堪用,于是便停(论马朗虽不修学而宝奉精至梦,既不凡解之,又善,亦应是得道人)。元嘉六年,许丞欲移归钱塘,乃封其先真经一厨子,且付马朗净室之中,语朗云:“此经并是先灵之迹,唯须我自来取,纵有书信,慎勿与之。”乃分持经传及杂书十数卷自随,来至杜家。停数月,疾患,虑恐不差,遣人取经。朗既惜书,兼执先旨。近亲受教敕,岂敢轻付,遂不与信。俄^[13]而许便过世,所赉者因留杜间,即今世上诸经书悉是也。许丞长子荣弟,迎丧还乡,服阕后,上剡就马求经。马善料理,不与其经。许既惭耻,不复苦索,仍停剡住。因又以灵期之经,教授唱言,并写真本。又皆注经后云,某年某月,某真人授许远游(于时世人多知先生服食入山得道。而不究长史父子事迹故也)。人亦初无疑悟者,经涉数年中,唯就马得两三卷真经,颇亦宣泄(今王惠朗诸人所得者是也)。元嘉十二年,仍于剡亡,因葬白山(荣弟在剡,大纵淫侈,都不以经学为意,所以何公在马家快得寻写)。马朗、马罕,敬事经宝,有过君父,恒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头),常侍直香火,洒扫拂拭。每有神光灵炁,见于室宇,朗妻颇能通见云。数有青衣玉女,空中去来,状如飞鸟。马家遂致富盛,资产巨万,年老命终。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犹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废之尔(此当是经运应出所致也)。

山阴何道敬,志向专素,颇工书画,少游剡山,为马家所供侍,经书法事,皆以委之。

见此符迹炳焕，异于世文，以元嘉十一年，稍就摹写。马罕既在别宅，兼令何为起数篇，所以二录合本，仍留罕间。何后多换取真书，出还剡东墅青坛山住，乃记说真经之事，可有两三纸。但何性鄙滞，不能精修高业。后多致散失，犹余数卷。今在其女弟子始丰后堂山张玉景间（何常以彭素为事，质又野朴。顾居士闻其得经，故往诣，寻诣，正遇见荷锄外还。顾谓是奴仆，因问何公在否，何答不知。于是还里，永不相见。顾留停累日，谓苦备至，遂不接之。时人咸以何鄙耻不除，而失知人之会也）。何既分将经去，又泄说其意。马朗忿恨，乃洋铜灌厨篱，约敕家人，不得复开。大明七年，三吴饥馑，剡县得熟，楼居士惠明者，先在剡，乃复携女师盐官钟义山眷属数人，就食此境。楼既善于章符，五行宿命，亦皆开解。马洪又复宗事，出大堂静，备睹经厨。先已见何所记，意甚贪乐，而有钥严固，观览无方。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兴父季真启敕封取，景和既猖狂，楼谓上经不可出世，乃料简取真经真传及杂呪十余篇，乃留置钟间，唯以豁落符及真呪二十许小篇，并何公所摹二录等将至都。父即以呈景和，于华林暂开，仍以付后堂道士。泰^{〔14〕}始初，父乃启将出私解。

陆修静南下，立崇虚馆，又取在馆。陆亡，随还庐山。徐叔摽后将下都，及徐亡，仍在陆兄子瑰文间（此中有三君所书真受，后人糊连装榻分为二十四篇，建元三年，敕董仲民往庐山营功德，董欲求神异，徐因分杨书一篇为两篇与董，还上高帝。高帝以付五经典书戴庆，戴庆出外，仍将自随。徐因亡后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篇及豁落^{〔15〕}以去，所余惟二十一篇，悉以还封昭台也）。

楼从都还，仍住剡，就钟求先所留真经。钟不以还之，乃就起写，久久方得数篇。既与马洪为恨，移归东阳长山，马后遂来潜取，而误得他经。楼中时似复有所零落，今犹应一两篇在（其二卷，已还封昭台）。

〔1〕“诚”原作“誠”，据俞本改。

〔2〕“北”原作“比”，据俞本改。

〔3〕“惑”原作“或”，据俞本改。

〔4〕“拔”原作“扶”，据俞本改。

〔5〕“旨”原作“百”，据俞本改。

〔6〕“第”原作“弟”，据俞本改。

〔7〕“士”原作“十”，据俞本改。

〔8〕“熙”原作“义”，误。

〔9〕“塘”原作“塘”，据俞本改。

〔10〕“先”原作“光”，据俞本改。

〔11〕“褚”，原作“楮”，误，今正。

〔12〕“安”下原衍“和”字，径删。

〔13〕“俄”原作“我”，据俞本改。

〔14〕“泰”原作“秦”，据俞本改。

〔15〕“落”字原无，据俞本补。

真诰卷之二十

翼真检第二

孔璋贱时，杜居士京产将诸经书往剡南墅大墟住，始与顾欢、臧景玄、朱僧摽等数人

共相料视。顾先已写在楼间经，粗识真书，于是分别选出，凡有经传四五卷，真授七八篇，今犹在杜家（其经二卷^①并真授，已还封昭台。宋大明末，有戴法兴兄延兴作剡县，亦好道。及吴兴天目山诸玄秀，并颇得写杜经。接从弟道济及法真、钟兴女、傅光并得写楼钟间经，亦互通涉。虽各摹符而殊多粗略，唯加意润色，滑泽取好，了无复规矩锋势。写经又多浮谬，至庚午岁。隐居入东阳道，诸晚学者，渐效为精。山阴潘文盛、钱塘杜高士、义兴蒋弘素、句容许灵真，并是能者。时人今知摹二王法书，而永不悟摹真经。经正起隐居手尔，亦不必皆须郭填，但一笔就画，势力殆不异真。至于符无大小，故宜皆应郭填也）。泰始四年终于剡，移还始宁岵山，马智晚为众僧所说，改事佛法，悉以道经数十卷送与钟，皆是何公先为其父写者，亦有王灵期杂经，唯四五篇并真授六七篇是真手，不关楼所得者（其经二卷，此真授等悉已还封昭台。钟亡后，所余亡应在兄女及戚景玄处）。

昔有陈雷者，东阳人，是许长史门附，谨敬有心。长史常使典看经书，颇加训授，其亦换有所写，兼得长史自步七元星图。长史去后，因还东阳。义熙十三年，与东阳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后服，服皆有神异，托迹暂死，化遁而去。雷有孙名某，号为长乐。今居永康横江桥北，菁山道士樊仙，亦颇就得所写经书，但步图犹在其处。今所服用，即是其本。自此前凡诸经书在处者，其篇数并别有目录。若止零牒一两篇者，今复显题卷目如后。

杨书《灵宝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粲间，泰始某年，葛以示陆先生。陆既敷述真文赤书人鸟五符等教授，施行已广，不欲复显出奇迹，因以绢物与葛请取，甚加隐闭。顾公闻而苦求一看，遂不令见。唯以传东阳孙游岳及女弟子梅令文。陆亡，亦随还庐山，徐叔樛后将出，徐亡，乃在陆瑰文间（已还封昭台）。

杨书《王君传》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真间。中又在王文清家，后属茅山道士葛景仙（已还封昭台）。

掾书《飞步经》一卷，本在句容严虬家。大明七年，饥荒少粮，其里王文清，以钱食与严，求得之，因在王家（已还封昭台）。

掾书《西岳公禁山符》，杨书《中黄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吴昙拔所得许丞一瓢瓢杂道书。吴以此二卷与褚先生伯玉，伯玉居南霍，游行诸山，恒带自随。褚亡，留在弟子朱僧樛间。后褚第^②五弟之孙名仲俨，又就朱取之（已还封昭台。吴昙拔者，上虞且庵人，颇有才致，初为道士。许丞以一瓢瓢书，皆三君小小要用杂诀，以与之，其后事佛出家，悉分散乞人都尽，后又罢佛还俗，遂留宕而终。诸书诀^③并未测所在）。

掾书《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回元隐道经》一卷，及《八素阴阳歌》一卷，并东阳章灵民先出都，遇得之。章于时未识真书，唯言是道家常经而已，归东阳以示顾，顾不即向道，仍留之，分《回元》为二卷。章后既知，方就求得，今在章间。其《二景歌》一卷，章已与孙公（已还封昭台。章云：于时又有《曲素金真金^④华》等数卷，鱼烂穿坏。既未悟其真手，不知擒录，惟写取文字而已，经本悉埋藏之也）。

掾书所佩《列纪》《黄素书》一短卷，本许丞以与弟子苏道会，道会以授上虞何法仁，法仁以传朱僧樛，僧樛以奉钟法师。楼居士见而求取，今犹应在楼间。

掾抄《魏传》中《黄庭经》，并复真授数纸，先在剡山王惠朗间。王亡后，今应是其女弟子及同学章灵民处。

永兴有一姓解家者，昔亦经供养许郎，又得小小杂书，后菁山女道士樊妙罗，因缘得其杨书《鄮宫事》一卷。樊亡，在其女弟子沈偶间。沈又以与四明山孔总（已还封昭台），解家所余，今绝踪迹。又闻山阴及钱塘数家，皆有古经，恐脱杂真书，从来遂未获寻检，想好学挺分之子，可殷勤求之。脱有所得见，使一睹则琼砾辨矣（又魏夫人小惠遐^⑤为会稽时，携夫人巾^⑥箱法衣，并有经书，自随供养，后仍留山阴。于今尚在，未获寻求之）。

真胄世谱（此是今日仲述，故可称真胄）。

谨按许长史六世祖名光,字少张,即司徒许敬之第五子也。灵帝时,兄训及训子相,并僥附阉人贵盛。光惧患及,以中平二年乙丑岁来渡江,居丹阳之句容县都乡吉杨里。后值吴初,事为光禄勋。今许光禄墓是也。则肇时犹居汝南平舆(顾云:句容子阿,谬矣)。

《真诰》云:长史七世祖肇字子阿,有振惠之功。今检谱,七世祖名敬,字鸿卿,后汉安帝时为光禄,顺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字与《真诰》不同,未详所以舛异。安帝永初二年三年大饥,斗米二千文,人相食,若所救活四百八人,必应在此时也。应邵《汉官仪》载崔瑗表云:许敬年且百岁,犹居相位。如此非唯阴德远流后胤,交自⁽⁷⁾阳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台鼎,子训孙相,并为三公。光来过江,奕世丕承,遂至神仙(蜀司徒许靖字文休,是长史六世族祖。汉征士许劭字子将,是五世族祖。吴丞相许晏字孝然,四世族祖,并同承十一世祖光武时许交州,后交相子名圣卿,许姓本出炎帝时姜氏,至周武王封许叔于许,今豫州许昌也。至周敬王十五年,为郑所灭,徙居山阳昌邑,因国为姓,至交州,乃移于汝南平舆⁽⁸⁾也)。

敬父名勇,公府掾。

敬第五子名光字少张,尚书郎,巨鹿太守,少府卿,过江,值吴初为光禄勋(妻戴氏,同葬今句容安成里墓为创造之始,县人传呼云许光禄墓。今坟碑显然,并甲向)。

光第二子名闕字季优,有才学,吴尚书郎长水校尉(妻戴氏,同葬墓次)。

闕第三子名休字文烈,优游道素,高尚其气,州辟别驾,不就(前妻晋陵华氏,后妻同县葛氏,侍中葛相女,同葬墓次)。

休长子名尚字元甫,有才学令闻,吴凤凰三年,为中书郎,年五十亡(妻同郡陶氏,即荆州刺史陶濬女,同葬墓次)。

尚第二子名副,字仲先,庶生,即长史之父也。淳和美懿,州郡所称,为晋元帝安东参军,又征北参军,带下邳太守。后为宁朔将军,与孔坦讨沈充,封西城县侯,出为剡令。有风化,与谢奕兄弟周旋。值苏峻乱,又携亲族往剡,事平,还拜奉车都尉,年七十七亡(前妻晋陵华氏名转,御史⁽⁹⁾中丞华琦妹也。后妻应氏名来子,竟陵太守应彦徽女,同葬县北大墓也)。

副有八男,第一奋,一名守,字孝方,庶生,有文武才望,出继叔父朝,为何次道参军,后为所后弟夷吾所潜。康帝诛之,年三十六(妻王氏,同⁽¹⁰⁾葬县北大墓,有曾孙荟之,位至三府)。

第二炤字行明,正生,承嫡袭封,通济有当世局度,亦为何次道参军,南台侍御史,淮陵太守,年七十一亡(妻游氏,别葬县东合留村)。

第三群字太和,正生,明爽有才干,为虞谭参军,年四十四亡(妻历阳邵氏,同葬县北大墓)。

第四迈,即先生也。

第五某,即长史也,并同正生,别记在后。

第六茂玄,庶生,早亡(母姓陈也)。

第七礪字义玄,小名嗣伯、庶生(母姓朱也)。出后伯父捷,梗概有大度,好学,出为桓温扬州从事。谢安卫军参军,随谢玄讨苻坚有功,封都乡侯,尚书苍部驾部郎正员郎通直常侍,后患风,不能言。隆安二年亡,年七十(妻宣城纪氏,同葬县北大墓)。

第八灵宝,庶生,早亡(母亦姓陈)。副有四女(长女名姜,正生,早亡。第二女名娥皇,正生,出适同郡建康令黄演,第三女名修容,庶生,母姓张,出适安固令晋陵弘升。第四女名晖容,与礪同生,出适同郡纪诰也)。

副弟名朝,字杨先,勇猛以气侠闻,历为襄阳、新野、南阳、浔阳太守,后与甘卓谋讨王敦,事觉,卓死,朝自裁。年五十三(还葬县北大墓,妻葛悌女,抱朴姊也。初养奋,后自生夷吾高子,并又亡,无后)。

先生名迈,字叔玄,小名映,清虚怀道,遐栖世外,故自改名远游,与王右军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按手书授六甲阴阳符云。永昌元年,年二十三岁,则是永康元年庚申岁生也。而谱云:永和四年秋,绝迹于临安西山,年四十八,此则永宁元年辛酉生,为少一年。今以自记为正,绝迹时年四十九矣。娶吴郡孙宏,字彦达女,即驃骑秀之孙。既离好,无子归宗。先生得道,事迹在第二卷中定录所喻被试事,已具载焉。

长史名谧,字思玄,一名穆,正生,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学有才章。简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顾,与时贤多所俦结,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导、蔡谟,临川辟从事不赴,选补太学博士,出为余姚令,入为尚书郎郡中正护军长史给事中散骑常侍。虽外混俗务,而内修真学,密授教记,遵行上道,挺分所得,乃为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编卿司,治仙佐治,助圣牧民。按泰和二年丁卯岁,司命所告云:丙子年当去,时年七十二。此则永兴二年乙丑生,太元元年去也。而谱云:孝武宁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此为泰安二年癸亥生,为多二年。今以真为正(顾云:宁康元年七十二,又非也)。

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兴宁中亡,即入易迁宫受学(同葬县西北二里旧墓)。长史三男一女,长男名劭,小名揆,庶生。郡功曹^[11],妻刘氏,少子名凤游,郡主簿,凤游子道伏字明之,即之少子静泰字元宝,为海平县令。久居会稽禹井山,颇遵承家法,传受经书,皆摹写而已。静泰妻同郡葛氏,唯一子名灵真,戊午生。今犹在会稽,亦敦尚道业,善能符书。自长史后,唯有此六世孙一人而已。

中男名联字元暉,少名虎牙,正生,敦厚信向。郡主簿功曹谢安为护军,又引为功曹,除永康令卫尉丞,晋康太守,不之官,又为辅国司马。安帝元兴三年,于家去世,年六十八。则成帝咸康三年丁酉岁生也(顾云:咸和三年生,亦大谬)。妻晋陵华琦孙,名子容(同葬江乘界新安里中)。子赤孙字玄真,笃实和隐,郡主簿功曹,年七十四亡,有四子及孙,并早亡,今无后也。小男名翊字道翔,小名玉斧,正生。幼有圭璋标挺,长史器异之,郡举上计掾主簿,并不赴。清秀莹洁,糠粃尘务,居雷平山下,修业勤精,恒愿早游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诣北洞告终,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馆中。常去来四平方台,故《真诰》云:幽入在世时,心常乐居焉。又杨君与长史书亦云:不审方隅山中幽人,为己设坐于易迁户中未,亡后十六年,当度往东华,受书为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谱云年三十,而不记去岁,按二录:泰和二年丁卯,时年二十七,则是咸宁七年辛卯生也(顾云:咸和六年生,又云司徒辟掾,皆为非实)。自泰和三年已后,无复踪迹,依谱年三十,即是庚午年去世(又《真诰》云:从张镇南之夜解,而未审张解之法,《耆老传》云:掾乃在北洞北石坛上,烧香礼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视形如生。此坛今犹存历然,则是故求隐化,早绝世尘也。事别在第二卷中)。妻建康令黄演女,即姑娥皇之干,名敬仪,生黄民,乃遣还家,后离绝,又出适宛陵令戴耆之。长史一女名素薰,庶生,出适越骑校尉晋陵华瑛子名广。

掾子黄民^[12]字玄文,升平五年辛酉生。时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农丞南蛮参军临沮令。宋元嘉六年亡,年六十九。妻西阳令葛万安女(万安是抱朴子第二兄孙也)。

黄民长子荣弟^[13],一名预之,宋元嘉十二年亡,不知年几。有女名道育,隆安元年丁酉生。宋孝建元^[14]年甲午岁,于剡任埭山亡(世谓之许大娘,卧尸石圻,不殓,常有芳香之气)。

黄民小子名庆,宋泰始五年己酉岁,亦于剡任埭山亡,不知年几。有女名神儿,一名琼辉,元嘉六年己巳生,齐永明四年丙寅岁亡(世谓许小娘,东关道士多有识者)。

右所承长史后如此,今唯有揆玄孙灵真而已。

杨君名羲,成帝咸和五年庚寅岁九月生。本似是吴人,来居句容。真降时,犹有母及弟。君为人洁白,美姿容,善言笑,工书画,少好学读书,该涉经史,性渊懿沉厚,幼有通灵之鉴,与先生长史年并悬殊,而早结神明之交,长史荐之相王,用为公府舍人自随。简文

登极后,不复见有迹出(顾云:是简文师,或云博士,杨乃小简文十岁,皆恐非实也)。按《真诰》云:应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又云:若不耐^[1]风火,可修剑解之道,作告终之术。如此恐以早逝,不必丙戌也。得真职任,略如九华所言,当辅佐东华,为司命之任。董司吴越神灵人鬼,一皆关摄之。杨先以永和五年己酉岁,受中黄制虎豹符。六年庚戌,又就魏夫人长子刘璞,受灵宝五符,时年二十一。兴宁三年乙丑岁,众真降峻,年三十六,真降之所,无正定处。或在京都,或在家舍,或在山馆,山馆犹是雷平山许长史廨,杨恒数来就掾,非自山居也。

右杨君事,大略如此,须传出更记。

按《真诰》中有云:凤巢高木,素衣衫然者,配况长史名也。“曾参出田”云云者,离合长史字也。许仙侯许卿者,得真位也。给事常侍者,在世官也。

有云:许朝者,即长史叔南阳也。

有云:寅兽白齿者,是虎牙也。亦直云寅兽者,亦云寅客,亦云许虎许牙也。许主簿者,牙位也。华新妇者,牙妻也。似云名厚,即所谓许厚。华侯华书吏者,牙妇弟也。

有云琼刃者,譬训掾小名也。即青录所载,若锋者矣。企望人飞云云者,即离合掾名也,有云许托子,似是掾小名也。

有云易迁夫人及斗者,即掾母陶科斗^[2]也。

有云勿忧嗣伯之谗者,即长史弟^[3]小名也。

有云来子虽善于尔者,即长史后母也。

有云当奈张者何者,即长史父妾也。

有云黄娥者,即长史娥掾妇母也,出适黄家。

故曰黄娥,本名娥皇。

有云演小子耳者,即娥皇婿黄演也。

有云赤孙者,即虎牙儿也。

登升者三人(先生长史掾也)。

度世者五人(虎牙黄民荣弟大娘,小娘,寻虎牙云:遂得不死,过度壬辰,必是度世之限,其余无迹显出。《黄民传》奉经业,道育亡,有异征。恐或预例其二人,亦可更在后世子孙。若必以七世为限,则灵真之子,实钟斯庆)。

长史妇陶威女,虽入易迁,恐此自承陶家福耳,不必关许氏五入之数也。

有云李东者,许家常所使祭酒,先生亦师之,家在曲阿,东受天师吉阳治左领神祭酒。

华侨者,晋陵冠族,世事俗禱。侨初颇通神鬼,常梦共同飧餼。每尔,辄静寐不觉,醒则醉吐狼藉,俗神恒使其举才用人,前后十数。若有稽违,便坐之为谴。侨忿患,遂入道,于鬼事得息,渐渐真仙来游,始亦止是梦。积年乃夜半形见,裴清灵、周紫阳至,皆使通传旨意于长史,而侨性轻躁,多漏说冥旨,被责,仍以杨君代之。侨后为江城县令,家因居焉。今江乘^[4]诸华,皆其苗裔也(华与许氏有婚亲,故长史书与裴君,殷勤相请也。若如前篇中有保命所告,则侨被罪也。今世中《周紫阳传》,即是侨所造,故与《真诰》为相连也)。

[1]“卷”原作“真”,字误,今正。

[2]“第”原作“弟”,据俞本改。

[3]“诀”原作“决”,据俞本改。

[4]“金”原作“舍”,据俞本改。

[5]“遐”原作“还”,据俞本改。

- [6]“巾”原作“中”，据俞本改。
[7]“自”原作“目”，据俞本改。
[8]“與”原作“与”，据俞本改。
[9]“史”原作“吏”，据俞本改。
[10]“同”原作“墓”，据俞本改。
[11]“功”原作“公”，据俞本改。
[12]“民”原作“名”，据俞本改。
[13]“弟”原作“第”，据俞本改。
[14]“元”下原衍“元”字，今删。
[15]“若不耐”原作“苦不奈”，据卷二引改。
[16]“斗”字原无，据俞本补。
[17]“弟”原作“第”，据俞本改。
[18]“乘”原作“城”，据俞本改。

提 要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简称《三洞奉道科戒》，敦煌抄本题为《三洞奉道科戒仪范》。原题“金明七真撰”，盖依托，金明七真系神名，书约成于隋唐之际。

原书三卷，依经录出指修时要五百十二条，仪范八章。后人析为六卷。敦煌抄本所存卷三至卷五，与《道藏》本略同。

书之内容分为两类，自卷一至卷三依义类各疏品目，即所谓“指修时要五百十二条”，凡十品，如《置观品》叙道观建制、《度人品》叙度人出家入道之法度、《法服品》叙道士女冠之法服制作及规格等。卷四至卷六为仪范，凡八种，即所谓“仪范八章”，内容包括诵经、讲经、修道品阶（法次）、斋戒等宗教活动的仪式。此书之作，对隋唐道派融合及宗教形式规范化，曾产生较大影响，是研究道教史的重要资料。

此次整理，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道藏》为底本，用敦煌抄本残卷校正误。

目 录

卷之一		卷之四	
罪缘品一	359	诵经仪	370
善缘品二	361	讲经仪	371
总例品三	362	法次仪	371
置观品四	362	灵宝中盟经目	372
卷之二		卷之五	
造像品	364	上清大洞真经目	373
写经品	365	法服图仪	374
度人品	366	卷之六	
卷之三		常朝仪	377
法具品	368	中斋仪	378
法服品	369	中会议	378
居处品	370	度人仪	379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之一

七真曰：寻三洞大经，率备威仪科戒。若道上，若女冠，举动施为，坐起卧息，衣服饮食，住止居处，莫不具于经旨。其立观度人，造像写经，供养礼拜，烧香明灯，读诵讲说，传授启请，斋戒轨仪，修行法相，事事有则，皆著科条，其来已久。但文字浩漫，披按难周，或一时虽见，过后便忘。或见而不行，或行而不遍。或各率乃心，任情所施，登坛入静，各异威仪；礼忏读经，人为轨则。递相指斥，罕共遵行。遂使晚学初门，莫详孰是。既多方丧道，则寡识迷途，惰慢日生，威仪时替。加复竞为辞饰，争逞伎能。启告之辰，皆兴新制；陈谢之日，全弃旧仪。岁月久盈，科戒遗泯，积习生常，十不存一。若依经戒者，具科行事，反见嗤鄙。违损正典，既而昧多悟少，达竟更迷。守法不精，翻致讹废。眇详先世，已其陵迟。俯思今后，浸成深谷。故指修时要，凡五百十二条，仪范八章，分为三卷，题曰三洞奉道科戒。皆依经录出，非构虚词。庶万古同轨，十方共则。与我齐者宜弘之焉。各疏品目，列于篇首云尔。

罪缘品一

经曰：毁坏天尊大道形像者，死入九幽十八地狱，万劫方生病癰身。

经曰：譬毁三洞大法经典者，死历九幽十八地狱，百劫方生野兽身。若还人中，当舌根烂坏。

经曰：诽谤出家法身者，见世得虫癞病，过去生六畜中。

经曰：破坏灵观玄坛者，见世眉须堕落，身体烂坏。过去生毒蛇身。

经曰：不敬天尊大道者，见世愚痴，过去生六畜中。

经曰：不信经法宿命报对者，见世盲聋，过去生鸟兽中。

经曰：不信罪福因缘者，见世为奴婢，过去生六夷中。

经曰：轻慢出家法身者，见世跛躄，过去生猪狗中。

经曰：秽污三宝福地者，见世形容臭腥，过去生粪秽中。

经曰：淫犯出家法身者，见世孤寡，为人憎嫌，过去生厕溷中。

经曰：邪淫好色者，见世患风邪，过去生豕猪中。

经曰：偷盗三宝财物者，见世受贫穷，过去生奴婢六畜中。

经曰：偷盗常住众物者，见世得风病，过去生猪羊六畜中。

经曰：偷盗四辈信施财物者，见世得颠狂，过去生愚痴中。

经曰：啖食三宝果实蔬菜者，见世得消渴饥病，过去生饿虎毒蛇中。

经曰：盗斋食及供斋法食者，见世逢霹雳恶鬼杀。过去生蟒蛇身，死在饿鬼中。

经曰：盗供斋物者，见世生奴婢中，饥寒永不得衣食。过去生饿狗、毒蛇中。

经曰：盗经像财物者，见世得癞病，死入诸地狱，万劫不得原。

经曰：骂詈出家法身者，见世得风痼，过去生狂狗中。

经曰：凌辱出家法身者，见世遭枷落狱，过去生蝇蛆中。

经曰：破戒者，见世遇三灾，过去生毒蜂及聋盲中。

经曰：破斋者，见世得噎病，过去生饿虎中。

经曰：杀害众生者，见世得短命，长宿牢狱厄身，过去生六畜中。

经曰：食肉者，见世生百病，过去生麋鹿中。

经曰：嗜酒者，见世生风狂、逢猛火，过去生泥秽土中。

经曰：好食荤辛秽者，见世得腥臭身，过去生糞秽中。

经曰：持心不坚固，好弄出家人者，见世为猴猿，死入镬汤中。

经曰：手脚挛跛者，从不礼敬三宝中来。

经曰：手脚断坏拳缩者，从不恭敬三宝中来。

经曰：两眼盲者，从不信经法，轻忽三宝中来。

经曰：中道恶疾者，从供养三宝中怠中来。

经曰：舌烂坏者，从毁谤三洞大乘经教中来。

经曰：瘖哑不能言语者，从道说出家三宝法身中来。

经曰：鼻塞不闻香臭者，从好啖酒肉五辛中来。

经曰：身体烂坏者，从毁坏三宝中来。

经曰：眉毛堕落者，从诽谤三宝中来。

经曰：唇囊齿露，鼻梁崩倒者，从破坏道场中来。

经曰：曲腰歧胸，偻背短脚者，从喷噉欺忽三宝中来。

经曰：颠狂风邪迷惑者，从不信因缘罪福中来。

经曰：形容疮肿丑陋者，从骂詈三宝中来。

经曰：眼赤口斜，鼻倾不正者，从诽谤出家法身中来。

经曰：愚痴长病，意智不具足者，从逛惑三宝欺忽中来。

经曰：劫贼相逢，杀伤财物者，从劫夺三宝财物中来。

经曰：水溺漂沉者，从饮酒秽慢中来。

经曰：火烧灼烂者，从损费三宝中来。

经曰：毒蛇吞噬者，从杀伤出家中来。

经曰：毒蛇入口鼻中者，从毒恶咒诅中来。

经曰：遇虎狼猛兽啖食者，从阴谋毒恶中来。

经曰：饥寒冻饿，衣食常不充足者，从盗斋食及偷三宝常住财物中来。

经曰：父母妻子离隔常不同居者，从嫉妒奸淫，破入和合，离人种亲中来。

经曰：贫穷困苦者，从破斋戒中来。

经曰：奴婢下贱身者，从偷盗慳贪中来。

经曰：生世得入憎嫌者，从骄傲喷噉中来。

经曰：生世耽淫，不避亲疏好丑者，从猪狗六畜中来。

经曰：生世嗜酒猖狂者，从鱼鳖虾蟆中来。

经曰：生世嗜肉好杀者，从毒虫猛兽中来。

经曰：生世不净臭秽者，从蝌蚪虫中来。

经曰：身体臭秽不净，邪淫者，从好食五辛猪狗中来。

经曰：六畜生身者，从杀生抵债中来。

经曰：野兽獐鹿身者，从食肉偷盗中来。

经曰：毒蟒蛇身者，从嫉妒毒害中来。

经曰：饿虎生身者，从欺凌劫夺中来。

经曰：生厕溷中虫者，从淫欲不净中来。

经曰：生虾蟆蝌蚪者，从不供养三宝中来。

经曰：生鱼鳖身者，从轻泄宝经中来。

经曰：生小虫蚁身者，从违犯经教中来。

经曰：生獾犬野猪身者，从背师弃本中来。

经曰：生燕雀身者，从评论经教多口中来。

经曰：生鸠鸽身者，从好自是，作法异常中来。

经曰：生鹰鸇身者，从破戒违经慢法中来。

经曰：生孤独贫寒者，从犯出家法身及堕胎害子中来。

经曰：形容丑陋者，从诽谤三宝，傲慢出家中来。

经曰：风邪痼病狂言者，从布施不还及堕子落胎中来。

经曰：腹大项细者，从犯灵观玄坛，淫欲中来。

经曰：牢狱枷锁切身者，从谄毒阿党中来。

经曰：鞭棒楚挞者，从毒害众生不慈中来。

经曰：猫子生身者，从食肉入灵观玄坛中来。

经曰：螻蛄生身者，从食常辛近三宝中来。

经曰：豺狼生身者，从悭吝不布施中来。

经曰：狐貉生身者，从虚诞矫诈中来。

经曰：鼠鼯生身者，从食斋残竟饮酒食肉中来。

科曰：凡八十一条罪业因缘科戒，出太上业报因缘经。皆生犯罪目，死经地狱，依科受罪，报讫受生，方得此身。亦有见世即报，而生身者悉由先身所犯报得此身也。具诸经典，若道士，若女冠，皆当精心信奉，明示将来，令内外众不犯科戒，克得道真。

善缘品二

经曰：广造经像，置观度人，布施斋戒，济死度生者，普救一切，大弘福善，利益众生者，生天王国主身。

经曰：持经奉戒，诵念礼拜，广建福田者，生皇后国母身。

经曰：供养三宝，烧香明灯，晨夕不倦，造经铸像者，得生天王门。

经曰：信乐经法，依科奉行，持斋念道，布施立功者，生富贵身。

经曰：持奉经戒，诵念住持者，生聪明身。

经曰：七世乐道，奉戒诵经，布施教贫，济生度死，常行慈悲，供养三宝，不怠倦者，得生出家身。

经曰：世世积善，广建福田，持斋奉戒，礼敬三宝，诵念大乘，修行不犯者，得生大德法师众人尊仰身。

经曰：奉信三洞大法，修行供养者，生天人中，见世清净长命身。

经曰：供养出家法身者，得长命端正身。

经曰：成就观宇玄坛者，生大富贵身。

经曰：信敬天尊大道，注心归仰者，生具足身。

经曰：信奉经戒因缘宿命者，生贵敬身。

经曰：布施教贫，成就功德，无所吝者，生中国长寿富贵身。

经曰：不杀生偷盗饮酒食肉者，生长命具足身。

经曰：好诵经戒，长斋奉道者，生出家恭敬身。

经曰：供养出家，爱念三宝法身者，生清净端正身。

经曰：常怜念一切，慈悲于物者，生高上贵豪身。

经曰：若帝王国主，从累劫修斋，广建福田中来。

经曰：若皇后国母者，从无量世中广造福田，供养天尊大道中来。

经曰：帝子天孙，帝姬妃主者，从历劫修善积因中来。

经曰：长命老寿者，从持斋奉戒，慈救众生中来。

经曰：子孙昌炽，长命富贵者，从供养天尊大道中来。

经曰：父子夫妻男女恒同居处者，从柔顺和睦，不隔恩爱中来。

经曰：在处得人敬仰，甘膳美衣，衣充身，食足口者，从陪常住福田中来。

经曰：豪贵尊胜，人见畏敬者，从敬信三宝中来。

经曰：富有丰足者，从布施持斋，成就福田，救济贫穷中来。

经曰：聪明智慧者，从乐诵经法，能住持中来。

经曰：形容端正者，从供养三宝出家法身中来。

经曰：出家法身为人敬奉者，从说法教化，持奉斋戒福田中来。

经曰：富贵巍巍，永劫不衰者，从布施成就，常住福田中来。

经曰：在所得人尊敬爱仰者，从布施持经奉戒中来。

经曰：身心清净，智慧明了者，从护持三洞大乘中来。

经曰：所在快乐无诸灾厄者，从放生济物，不犯众生中来。

经曰：身体香洁，人见爱念者，从不饮酒食肉荤辛，常清净中来。

经曰：子孙丰多，富贵圆满者，从广行布施求福中来。

经曰：妇人建生子胤，夫妻敬爱者，从道场教化信心中来。

经曰：生世音声清雅者，从道场歌赞中来。

经曰：生世欢乐，福庆自然者，从道场专诚，闻法听经，布施中来。

科曰：凡三十八条福善缘对，出太上业报因缘经。皆生世或祖曾所行所种致得今身之报，或一身积善，见世受报。若道士，若女冠，当须依科明示，男女使遵科戒，得福无量。

总例品三

科曰：按玄都律及正一法文，凡道士女冠或凡人违犯经戒，皆夺算或言减促算者，谓夺减人之命算，令寿不延也，或以六十日为一算。二说有异，故具言之。又减夺算后，身死或见存，皆更依科目，受罪夺减命算而已。益算者加其算，使更延也。若道士女冠，须识科戒，按法奉行。

科曰：或言犯违科罪，得违罪者，皆依本科目得罪也。

置观品四

科曰：夫三清上境及十洲五岳诸名山，或洞天并太空中，皆有圣人治处，或结气为楼阁堂殿，或聚云成台榭宫房，或处星辰日月之门，或居烟云霞霄之内，或自然化出，或神力造成，或累劫营修，或一时建立。其或蓬莱、方丈、圆峤、瀛洲、平圃、閼风、昆仑、玄圃，或玉楼十二，金阙三千。万号千名，不可得数，皆天尊太上化迹，圣真仙品都治，备列诸经，不复详载。必使人天归望，贤愚异域，所以法彼上天，置兹灵观。既为福地，即是仙居，布设方所，各有轨制。凡有六种。一者山门，二者城郭，三者官掖，四者村落，五者孤迥，六者依人。皆须帝王营护，宰臣修创，度道士女冠，住持供养，最进善之先首，不可思议者也。造天尊殿、天尊讲经堂、说法院、经楼、钟阁、师房、步廊、轩廊门、楼门、屋、玄坛、斋堂、斋厨、写经坊、校经堂、演经堂、熏经堂、浴室、烧香院、升遐院、受道院、精思院、净人坊、骡马坊、车牛坊、俗客坊、十方客坊、碾磑坊、寻真台、炼气台、祈真台、吸景台、散华台、望仙台、承露台、三清台、游仙阁、凝灵阁、乘云阁、飞鸾阁、延灵阁、迎风阁、九仙楼、延真楼、舞凤楼、逍遥楼、静念楼、迎风楼、九真楼、焚香楼、合药堂等，皆在时修建，大小宽窄，壮丽质朴，各任力所营。药圃果园，名木奇草，清池芳花，种种营葺，以用供养，称为福地，亦曰净居。永劫住持，勿使废替。得福无量，功德第一。

科曰：凡天尊殿，或三间五间，七间九间，十一间，或十三间，皆大小在时，装严任力，徘徊四注。圣人所居称殿，凡世所处，通名为堂。凡造诸屋宇，总有六种相。一者名木灵材，二者因时所出，三者金玉雕饰，四者砖石葺构，五者丹青图画，六者茅茨土阶。或刻凤雕龙，或图云写月。或倒芰植荷，莲池华海；或明珰皎璧，镂槛文轩；或丹墀碧砌，青锁绿纹；或金铺银扂，霞梁云栋；或日窗月牖，阴户阳扉，上限羲舒，下紫霄雾。其广狭修阔，任

时所为,不定常式也。

科曰:凡天尊堂,或一间两间,三间五间,大小宽窄,亦因时所矣。

科曰:凡法堂,说法教化之所,宜在天尊殿后安置,务在容众多为美。或于他处建立,皆任其所宜也。

科曰:凡说法院,皆在天尊左右,别宽广造,令容纳听众得多为上。其中屋宇,皆依时取便。

科曰:凡造经楼,高下大小华素,亦任人力。然要容纳见在三洞宝经,四辅玄文,使风日流通,雨露隔绝,即为第一。上安置并须宜便,此非永制。

科曰:凡造钟阁,轨制与经楼同,务令牢固,四面疏薄,使钟声不碍,六时嘹亮。宜在天尊殿前,即与经楼对,左钟右经。精思院别置亦然。

科曰:凡造斋堂,多在东边别院,大小宽窄,量时所宜。开门启窗,皆令得所。当门安帐座,著天尊左右,铺床席毡褥,并如法。天尊前置香炉幡华净巾,安食床几褥,并须具足如法。

科曰:凡造斋厨,宜与食堂相附近。釜灶仓库,应供斋所,须皆安置,令不疏越。

科曰:凡在观中,皆须先造写经坊,当别立一院,勿通常人。造堂或小屋,若廊舍,并立校经堂、浴室,潢灶治纸处,所砧杵裁刀,解床切药刀砧,乃至浴中净巾净衣,熏经敷经架,修舍香印杵器物,缘所须并在经坊中安置。每事清静,不得交凡俗,秽污混杂,临事阙少,此最大忌。

科曰:凡是观中,须造浴堂,乃至别院私房,此最为急。每行道读经,登坛入静,奏告启愿,谢过首愆,外犯俗尘,内违真戒,或污垢流漓,灰尘染污,少不清净,则犯灵司。既触仙官,便乖正气。皆须沐浴,澡炼身心,使香气芬芳,方可行事。故行道之日,皆当香汤沐浴也。其缘浴所须,釜镬井灶,床席香粉,并皆具备。

科曰:凡精思院,本欲隔碍嚣氛,清静滓秽,须为别院,置之幽静。东西南北,远近阔狭,适时宜便。置天尊殿、入静室、炼气处、浴室、药堂,缘师所须,皆为备设,勿使阙少。

科曰:凡寻真炼气,祈真吸景,散华望仙,承露九清,游仙凝灵,乘云飞鸾,延灵迎风,九仙延真,舞凤逍遥,九真焚香,静念台阁楼等,并是道士女冠翹想云衢,腾诚星路,游心方外,送目寰中。冀八景俯临,十仙遥集。既非常事,理须遐绝。宜近精思院,或两殿别院出回建立。遣风露不侵,使云霞无碍,眇通天汉,远瞩星躔。外启四景之门,旁开八风之牖。令仙骈出入,真骑往来,可仰可希,弥高弥广。则子晋携手,常生抚袂,旦夕可得矣。

科曰:众妙之门,往来之径,群真之户,出入所由。譬之于身,若目之居面,不可阙也。凡诸观门,皆须造阁,或立楼,上安观额,以标杰出。重级大小,事属一时。两下三门,在时奢俭。凡是别院,皆须造立,装严雕饰,各尽所宜,不可守常用为定式。

科曰:凡观门左右,皆别开车马牛驴出入门,不得于正门中来往。

科曰:师房在天尊殿堂周回四方安置,间架多少,各依当时所造。

科曰:凡道士女冠,入道即须受持经戒符箓,须别作受道院,造坛及对斋堂静室,缘法所须,皆备此院。

科曰:凡道士女冠身亡,皆别置升遐院。须别立一院,造堂室,供器所须,皆备此院。

科曰:凡道士女冠死,法众同义,须相开度,宜近升遐院造烧香院,安几席床座一事。已上备此院内。

科曰:凡观,天尊殿前皆须筑土或垒砖砌石,若构木作坛三级五级,至十二级,皆按本经栏纂门榜,并须如法。

科曰:凡是殿堂楼阁,台榭引院,并须作行廊、步廊、轩廊、房宇,使四面周匝。

科曰:凡净入坊,皆别院安置。门户井灶一事,已上并不得连接师房。其有作客,亦

在别坊安置。

科曰：凡车牛骡马，并近净人坊，别作坊安置，不得通同师房及斋厨院内出入，并近井灶。

科曰：凡十方道义，或为法，或缘身来诣观中，所将人畜，皆别安置，不得师例，须别立客院。若未有别院，即安净人坊，驴骡置驴骡坊。所损常住，皆须陪填，不得直尔。师同法众例。

科曰：凡有俗客或门徒，若本部官人，皆别安俗坊，所将人畜，并不得侵损常住，若赎者住。

科曰：凡药者，救病所须，当别立药圃，栽药当处所有。

科曰：华果供养之先，绕观院内及廊舍内外皆栽花果珍草，以时收采，供养三宝。

科曰：凡菜斋食所资，当除五辛之外，时有名菜瓜瓠之属，皆须种植。

科曰：庄田碾碓，常住所资，随处访求，依法置立。其中区别净秽，检校营为，皆适当时，务令得所。

科曰：凡出家之人，务存清素，远弃骄奢，须从俭省。所居之处，皆不得华丽靡曼。床席器玩，并须敦朴，不得同俗。使内外开通，表里无拥，不得以帘幔帷幌而自隐藏其绳床。凡拂如意香炉法具，常安左右。凡诸非法器服玩弄，皆不得畜。此道士之重戒。

科曰：凡观皆须别造一院，屋宇如法，拟供修造天尊等功德，所须浴室釜灶之属，并备其内。

科曰：凡天尊殿堂及诸别院私房内外，皆种果林华树，绿竹清池，珍草名香，分阶列砌，映带殿堂，蒙笼房宇，使香起灵风，华明慧日，时歌好鸟，乍引高真，上拟瑶台，下图金阙，契心之所是焉栖记。

〔1〕“子”字原缺，据敦煌残卷 S3863 号补。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之二

造像品

科曰：夫大像无形，至真无色，湛然空寂，视听莫偕，而应变见身，暂显还隐。所以存真者系想圣容，故以丹青金碧，摹图形相，像彼真容，饰兹铅粉。凡厥系心，皆先造像。有六种相，宜按奉行。一者先造无上法王元始天尊，太上虚皇玉晨大道高上老子、太一天尊。二者造大罗已下，太清已上，三清无量圣真仙相。三者造过见未来无边圣相。四者造绘诸天星斗真仙。五者造圣真仙品无数圣相。六者造随感应缘无穷圣真。形相如此，发心有一十八种，以状真容。一者雕诸宝玉琼瑶琅玕七珍之类，二者铸以黄金，三者铸以白银，四者铸以赤铜，五者铸以青铁，六者铸以锡镴，七者雕诸香物栴檀沉水之属，八者织成，九者绣成，十者泥塑，十一者夹纻，十二者素画，十三者壁画，十四者凿龕，十五者镌诸文石，十六者建碑，十七者香泥印成，十八者印纸范泥，刻砖团土，镂瓦磨骨，雕牙刳木，聚雪画灰。一念发心，得福无量。或长一寸二寸，三寸四寸五寸，乃至子尺。大小无碍，多少不限。暨乎一尺二尺，三尺四尺，五尺以及于丈。一丈二丈，三丈四丈，五丈六丈，百尺千尺万尺。一区十区，百区千区万区。一铺十铺，百铺千铺万铺。一龕十龕，百龕千龕万龕。一幀十幀，百幀千幀万幀。一座十座，百座千座万座。一室十室，百室千室万室。一堂十堂，百堂千堂万堂，乃至巨亿兆京载。或一天尊二天尊，乃至十百千万亿兆京载。并真人仙人圣人，玉童玉女，诸天帝王，金刚神王，香官使者，侍香龙虎狮子辟邪。殿堂帐

座，幡华幡盖，飞天音乐。种种侍卫，各随心力，以用供养，礼拜烧香，昼夜存念，如对真形。过去未来，获福无量，克成真道。

科曰：凡造像，皆依经具其仪相。天尊有五百亿相，道君有七十二相，老君有三十二相，真人有二十四相。衣冠华座，并须如法。天尊上帔以九色离罗，或五色云霞，山水杂锦黄裳，金冠玉冠，左右皆缨络环佩，亦金玉冠，彩色间错。上帔皆不得用纯紫丹青碧绿等，真人又不得散发长耳独角，并须戴芙蓉飞云元始等冠，复不得戴二仪平冠鹿胎之属。左右二真皆供献，或持经执简，把诸香华。悉须恭肃，不得放诞，手足衣服偏斜。天尊平坐，指捻太无。手中皆不执如意摩拂，但空而已。

科曰：凡天尊道君老君，左右皆有真人玉童玉女，侍香侍经。香官使者，左右龙虎君，左右官使者，天丁力士，金刚神王，狮子辟邪，龙麟猛兽，螭蛇神虎，凤凰孔雀，金翅朱雀，四灵八威，护法善神，备卫左右，各随力所建。

科曰：真人名号极多，不可称数，皆是昔劫种因道成果极所致，得在天尊道君老君左右侍卫启请，变化自在。天尊所处，皆随侍卫。

科曰：玉童玉女皆是道气化生，非因胎育，各有司存，或侍经侍香，或散华奉言，或给仙人，或侍得道，阶品亦有差降。

科曰：侍经侍香皆是结气而生，常在天尊及真经所处，传奏流通，记列善恶。

科曰：金刚天之四极神，立天之四隅，或天门地户，长一千二百丈，按剑持杖，身挂天衣，飞云宝冠，足踏巨山神兽大石诸鬼之上，立作杀鬼之势。主天下地上一切非法鬼神，怒目噉声，邪精畏伏。若天尊都治，门户殿堂左右，皆立其像，防护守卫。变化无方，不常厥体。是道之烈气所生，非胎诞而得也。今之观内门户殿堂经藏，并制其像也。

科曰：神王者众神之主，凡有三种。一者结气，二者报生，三者业因。结气者不由胎诞，因自然之气。报生者从诸鬼神有功于道，生得此身。业报者承其积劫因缘，主令身执。凡人成真得道，皆来监度。神王之名，抑亦无数，皆衣甲冠矛持刀按剑，或立或坐，不常其体。役御群鬼，驱除凶恶。具诸经诰，不复详备。

科曰：魔王亦神王之流，凡有三种。一者三尺魔王，二者五帝魔王，三者飞天魔王。皆戒炼保举学道行人，故大勋魔王保举尔身也。

科曰：天丁力士，龙虎左右香官使者，并因气化生，应缘而出，降魔召鬼，传言驿行，护法之灵官也。

科曰：八威谓毒龙猛虎，螭蛇电兽，长牙奔牛，攫天雷晶，并是积业恶物。天尊威伏，使备门守关洞穴墙圻防非也。

科曰：四灵谓龟龙麟凤，皆应星辰异气，合五行之秀。或口诵灵文，身生图篆，知代休否，因时下世，并天尊苑囿祥禽瑞兽也。

科曰：凡天尊法座，凡有八种。一者千叶莲华，二者五色狮子，三者七宝金床，四者九层玉座，五者伏九龙，六者摧八毒，七者坐云霄，八者御烟霞。皆随变现形，因机居住。今之帐座，但以七宝八珍，珠玉金碧装饰拟像而已，非所备也。

科曰：凡诸天尊道君老君，及诸圣真仙相，年久时深，或风雨飘零浸损，皆以时修复，勿使真容雕坠，当得福无量。

科曰：凡天尊形像金铜宝玉者，每至月十五日，设斋香汤洗饰，若夹纆雕木，即揩拭使光净，最得功德。

写经品

科曰：经者，圣人垂教，叙录流通，劝化诸天出生众圣，因经悟道，因悟成真，开度五亿天人，教化三千国土，作登真之径路，为出世之因缘，万古常行，三清水式。结飞玄之气，散太紫之章。或凤篆龙书，琼文宝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文成十部，三乘奥旨，藏

诸云帙，闭以霞扇，使三洞分门，四辅殊统，实天人之良药，为生死之法桥。使众生普超五浊之津，俱登六度之岸者也。凡有十二相，以造真经。一者金简刻文，二者银版篆字，三者平石镌书，四者木上作字，五者素书，六者漆书，七者金字，八者银字，九者竹简，十者壁书，十一者纸书，十二者叶书。或古或今，或篆或隶，或取天书玉字，或象云气金章。八体六书，从心所欲。复以总别二门，遍生归向。总者尽三洞宝藏，穷四辅玄文，具上十二相，总写流通。别者或一字一句，或卷或帙，随我本心，广写供养。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绶轴，函笥藏举。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

科曰：夫经皆须作藏，凡藏有二种，一者总藏，二者别藏。总藏者，三洞四辅同作一藏，上下或左右前后，作重级，各安题目；三洞宝经藏。别藏者，三洞四辅各作一藏。凡有七种。一者大洞真经藏，二者洞玄宝经藏，三者洞神仙经藏，四者太玄经藏，五者太平经藏，六者太清经藏，七者正一经藏。皆明题目，以相甄别，若次安之。若各藏，如并藏法，皆安经台，或天尊殿当阳左右间，左三洞，右四辅。每藏皆作台举之，不得正尔顿地。巾帕帙蕴如法，置几案香炉，龙壁烧香，明灯存念，并须得所。藏之大小，皆在时之所制，不复为常。

度人品

科曰：夫道以人，弘教因师。得若不度人，则法桥路断，所以弘教先在度人。度人之相，凡有十二种。一者帝子天孙，二者大臣宰辅，三者皇后妃主，四者聪明智慧，五者识量明敏，六者富贵男女，七者形相端严，八者仁信淳厚，九者行业精苦，十者讲诵精熟，十一者勇猛精进，十二者凡厥有心。择此十二，度使出家。下自一人，上至亿载，绍隆法教，宣扬经传。又有二十五种相可使出家。一者家世奉道，信乐经法；二者见世奉道，信乐经法；三者己身奉道，信乐经法；四者家世淳善，信奉正真；五者见世淳善，信奉正真；六者己身淳善，信奉正真。七者经业优长，八者行业精苦，九者炼气断谷，十者专诚于道，十一者誓弘大道，十二者志宣经教，十三者习道来久，十四者清静身心，十五者无健羨心，十六者无世间爱著心，十七者无世间胜负心，十八者无世间憎慢心，十九者无世间矫妄心，二十者无世间毁誉心。二十一者运心举意，唯欲出家；二十二者愿得出家，绍隆正法；二十三者愿得出家，舍身命财，唯在于道；二十四者愿得出家，为帝王国主天下地上君臣吏人，建大福利；二十五者愿得出家，为一切众生作生死福田，讲说大乘，广开恩暗，悉使悟道。复有十种不得使出家。一者背臣逆子，二者刑戮子孙，三者杀师叛道，四者不信大法，五者屠沽淫欲，六者偷盗奸矫，七者饮酒食肉，八者不识罪福宿命因缘，九者形容不具足，十者凡厥凶顽。有此十种，勿使出家，损道威仪，破坏法教。又有二十五相，不合人道。一者家世诽谤，不信经法；二者见世诽谤，不信经法；三者己身诽谤，不信经法；四者家世浮伪，不奉正真；五者见世浮伪，不奉正真；六者己身浮伪，不奉正真，七者贪酒嗜肉，八者心不奉道，九者破坏大道，十者不念经法，十一者耽习色欲，十二者专求俗事，十三者身心秽恶，十四者心怀健羨，十五者心有是非，十六者爱著声色，十七者有世间胜负，十八者有世间憎慢，十九者常怀矫妄，二十者常思放荡，二十一者无心奉法，二十二者唯贪世利，二十三者捉心不专，二十四者惰慢不谨，二十五者但利于己，不利一切。度人之时，依科拣择，必须合法，方可出家。或为国主帝王，或为天地日月，或为宗庙社稷，或为父母己身，或为妻子眷属，或为亡人，或为见存，或初登位，或新诞育，或为八表不安，或为四生有识，或风雨不顺，或星宿乖违，或兆人疫毒，或谷稼水旱，种种福田，度人为上。度人功德，不可思议。

科曰：凡出家，有三十相。一者常行精进，于世无染；二者常行勇猛，于道不退；三者常行慈悲，不杀众生；四者常行愍念，济度群品；五者常行忍辱，不怀瞋怒；六者常行欢喜，导引一切；七者常发善心，绍隆三宝；八者常发大心，修营灵观；九者常发大心，宣扬

经教；十者常愿发心，开导一切，使归正道；十一者常愿发心，讲说大乘，开悟愚暗；十二者常愿发心，为帝王国主，建大福利；十三者常愿发心，为宰辅大臣，作诸福田；十四者常愿发心，为一切众生，并皆离苦；十五者常愿国王万寿，国土安宁；十六者常愿天下太平，五谷丰熟；十七者常愿经教大弘，普得悟解；十八者常愿天下众生，遍皆回向大道；十九者常持斋戒，心心不退；二十者常奉经法，念念修行；二十一者常对天尊，烧香行道；二十二者广写经教，散布人间；二十三广修灵观，使一切回向；二十四者愿我法身，坚固不退；二十五者大作福田，遍及一切；二十六者广行乞取，造诸功德；二十七者广运慈心，济度群品；二十八者广行慈悲，施惠一切；二十九者常持法相，不舍威仪；三十者普为三涂地狱，以无上妙法，使悉升度，永免幽苦。以此三十事为出家法相，常愿过去未来见在三世，念念不退，常在法身，永不休懈，绍隆大道，作一切众生无量福利，使一切世间若有识若无识一切众生，成无上道。

科曰：凡道士女冠出家之后，先须纲纪，整齐法教，凡有五种。一择其道行淳厚，心常营法，不私其己，愿成就者；二择其清廉正直，不犯于物，志建福田者；三择其德行高远，明闲法教，道俗归依，善方便者；四择其妙识时务，令于世宜，而不违经教者；五择其勤苦，善能营始，利益法门者。择此五者，立为纲纪，整齐法教，以为弘轨。若于中有一行损于法门，则不可立。复有虚妄之人，矫立名行，情求润己者，最不可立。又有真淳谨心，不愿乐如此之人，详其可否。复有十种，不可强立。一不信宿命罪福因缘者；二不知羞耻，唯欲利身者；三恃势贵豪，情不润众者；四运心举意，唯损常住者；五每有施为，常作机心者；六不解经戒，复不敬者；七不识时事，狼戾自用者；八外清内浊，外愚内智，外真内伪，外廉内贪，外口是内心非者；九虽不损众，亦不利众，虚沾法位者；十因沾法位，自欲宜便，恃此纪纲，专求私利者。有此十事，不得居于此职。若不依此科简，阿曲补举，同情之人减寿三千六百。

科曰：又有二十五事，纲纪法徒，可常遵奉。一者不得指三宝财物生欺负心，二者不得于常住众物生欺负心，三者不得于四辈施物生欺负心，四者不得于诸大德尊者生凌忽心，五者不得于中年时辈生凌忽心，六者不得于诸下座晚生生凌忽心，七者不得于诸下贱生凌忽心。八者身奉科戒，施为不犯；九者善能和悦，抚接上下；十者巧以方便，导引法徒；十一者于诸利益，深识机宜；十二者于诸三宝，心常住持；十三者于常住处，恒不破坏；十四者舍受非识，不生憎爱；十五者于诸法众，无偏颇心；十六者于诸事宜，不自专擅；十七者内心正直，不犯于物；十八者每事发心，皆愿成就；十九者凡诸财物，毫分不犯；二十者凡于三宝常住，皆欲利益装严；二十者善达机宜，和悦世事，令不毁坏三宝；二十二者能营护法众，不使外犯；二十三常教法众，使依科戒；二十四者能得贵贱内外归依，前心后心，坚固如一；二十五者广运诚心，成就法门，令不破不坏，为永劫福田，作当来众生种善窟宅。以此二十五事，纲纪法门，成就功德，当令过去见在未来获福无量。

科曰：又有三十事，不可纲纪法门，检校常住。一者常于三宝财物生欺负心，二者常于常住众物生欺负心，三者常于四辈施物生欺负心，四者于诸大德尊者常生凌忽，五者于诸中年时辈常生凌忽，六者于诸下座晚生常生凌忽。七者身违科戒，施为皆犯；八者于诸上下，不能和悦；九者于诸法徒，不能导引；十者于诸利益，不能方便；十一者于三宝处，心不住持；十二者于常住处，常欲破坏；十三者不容非议，生憎爱心；十四者于诸法众，心不均普；十五者于诸事宜，常能自用；十六者奸诈，所为矫妄；十七者每事发心，皆不成就；十八者凡诸财物，毫分必取；十九者凡于三宝常住，皆不利益，唯润于己；二十者不识机宜，违戾世事，令外众侵犯，损坏三宝；二十一者不能营护法众，益加非法；二十二者不教法徒，多违科戒；二十三破内外贵贱归依心；二十四者前心后心，竟无定法；二十五者运心偏曲，永无成就，令法门破坏，损失福田；二十六者依附势豪，经纪卖易三宝；二十七者依托法门，自取声利，秽污经教；二十八者卖三宝力，纵恣是非；二十九者闻

人弹议，弥行非法，三十者侵损三宝常住，自恣身心。凡三十事，有一不可，若犯，当来生中在畜鸟兽，任人杀活，永失人道。见世盲聋喑哑，手挛足跛，形容不具足。若道士女冠，当明识此科戒，依行勿犯。

科曰：凡道士女冠为纲纪者，须依法奉行，勤宣科戒，教示徒众。若犯科者，各依法罚香油，鸣钟礼拜。如再犯不悛，当致重役，若使营修观内。又强梁不顺者，决以法科，接还本主。必使愚人向道，不犯科戒，皆当执正，不得偏曲。败乱科典违者，减算二千四百。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之三

法 具 品

科曰：凡法具，供养之先，道士女冠威仪之本，不可阙也。并备诸经，但在观中及私房内供养之者，总名法具。

科曰：凡钟者，四众所会，六时急务，此器若阙，则法集乖轨。经曰：长斋会玄都，鸣玉扣琼钟。又法鼓会群仙，灵唱靡不同是也。凡有五种造，一者金钟，二者银钟，三者五金合铸成钟，四者铜钟，五者铁钟。或九角八角，或四角两角，复有无角。或大则万石，小则一斗，各在时耳。既造成已，皆须镌勒铭记国号年岁、郡县观名、所为之意，使万代有归，六时不替矣。

科曰：凡磬，以节度威仪容止所要。有六种相，一者玉，二者金，三者银，四者铜，五者铁，六者石。或两角四角，或九角无角，或状若钩，并题所识，永为供养。凡钟磬，皆须作虞悬之。

科曰：凡天尊殿堂及诸安置经像处所，皆须造帐座幡盖，旌旆节舆，香炉华佩，几案帕褥，幡竿灯台，灯檠烛檠，灯笼坛纂，门榜香合法具，事事种种。或罗绮锦绶，饰金琢玉，翠羽翡毛，丹青珠璧，琉璃玳瑁，连贯填错，七宝九光，三明六出，华丽解净。种种如法供养天尊，永世福田，一不可阙，当须修造，最为功德。

科曰：凡幡有二十一种。一者连金，二者贯玉，三者缀珠，四者线银，五者绣绮，六者织成，七者杂锦，八者诸罗，九者错彩，十者雕镂，十一者结丝，十二者丛缕，十三者云霞，十四者变书，十五者线作，十六者纯色，十七者间色，十八者缣画，十九者画字，二十者五色，二十一者九色。或长或短，或阔或狭，或三尺五尺，七尺九尺，一丈二丈，四十九尺，百尺千尺。或一首两首，十首百首，千首万首，皆随时所办。复为亡人，有迁神、转魂、度生、九天、三涂等幡。为病人又造度厄、消灾、解厄、延年、长命、保护等幡。居家平常复有致福延祥、期年保寿、修龄益算等幡。盖任力所造，皆长竿悬之于庭，或经像左右并房廊院宇之侧，所在供养。

科曰：凡造香炉，有一十五种相。一者雕玉，二者铸金，三者纯银，四者镏石，五者铸铜，六者柔铁，七者七宝，八者雕木，九者彩画，十者纯漆，十一者瓷作，十二者瓦作，十三者石作，十四者竹作，十五者时作。皆大小随时，舞凤盘龙，飞云卷雾，或莲华千叶香山，或复雕镂隐起，或朴素平缣，三足六足，九足独足，各随所宜也。

科曰：凡造巾帕，有八种。一者杂锦，二者杂罗，三者杂缕，四者织成，五者绣作，六者错彩，七者纯色，八者画作。皆大小在时，修短任制，或镂金垂玉，连珠缀蕊，种种装饰，皆雌裹藏诸匣匱矣。

科曰：凡经，每一部或五卷十卷，皆须著帙。凡帙有五种，一者锦绮，二者织成，三者绣作，四者纯彩，五者画绘。皆内安里及带如法，皆书题曰某经。

科曰：经函凡有十二种。一者雕玉，二者纯金，三者纯银，四者金镂，五者银镂，六者纯漆，七者木画，八者彩画，九者金饰，十者宝装，十一者石作，十二者铁作，大小任宜。

科曰：凡经厨有六种。一者宝装，二者香饰，三者金银隐起，四者纯漆，五者沉檀，六者名木，大小在时。

科曰：凡造经藏，皆外漆内装沉檀，或表里纯漆，或内外宝装，或表里彩画，或名木纯素，各在一时，大小多少并随力办。或作上下七重，或三重，并别三间，或七间，安三洞四辅，使相区别。门上皆置锁钥，左右画金刚神王。悉须作台安，不得直尔顿地。

科曰：凡讲经座，高九尺，方一丈，四脚安牙版裙，朱漆或木素皆画金刚神王，或十座百座，并须有偶安，阁道栏楯，并须如法。

科曰：凡常赞经，座高五尺，方亦如之，与讲座同轨制，装饰与讲座等。

科曰：凡经架有十种。一者玉作，二者金作，三者银作，四者沉水，五者紫檀，六者白檀，七者黄檀，八者名木，九者纯漆，十者金银隐起或金玉珠彩。装校皆须作函藏举，勿得随宜顿地。

科曰：凡造天尊前案及读经案，有六种。一者玉作，二者金作，三者银作，四者石作，五者香作，六者木作，大小任宜。其读经案，广一尺二寸，长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种种装校任时，皆上制巾帕相称。

科曰：然灯之法，先造灯笼，周匝障蔽，勿使风吹，不令虫入。每经像诸院并房门行路，皆悬，照明内外，不得替阙。

科曰：凡经篋函笥简幞囊等，各随时制造，珠玉锦绮罗縠，各任力所为也。

科曰：凡天尊及真人上盖，有十种。一者飞云，二者翔鸾，三者舞凤，四者莲华，五者仙芝，六者七宝，七者绣绮，八者诸物合成，九者纯色，十者彩画。皆珠玉佩带流苏，垂铃贯玉，随时所建。若道士女冠，所持但翠碧，八角或四角，圆方任时，垂带曲柄，自揜而已，故手执晨华是也。

科曰：辇舆车辮，皆仙圣所御，供养威仪，如今王者所建也。

科曰：旌节幢旒，亦神仙所持，既具经典，即威仪之限，如今国家所制也。

科曰：凡华树华笼，导引所须，每观须造作，架插天尊前，纸笼勿使损坏有阙，减筹一百八十。

科曰：凡烧香火炉并盖合火七箸杵火钵灰，筛盛炭，器笼炭，丸罩灰，伞拭炉巾火七箸架合炭，九器调度，各随宜作，安天尊殿或左右小屋中，违减筹六百八十。

科曰：凡绳床夹膝如意曲，凡麈拂澡灌，虽非天尊左右急须，亦道士女冠供养切要，并随时造备，不得阙替。

法服品

科曰：道士女冠三洞法服，各有仪制，具如本经，当依法制服，具依下卷。其山文霞纳晕画等帔，无拟天尊身上九色离罗之状。讲说三洞大乘，敷扬妙道，升高座大德法师所服，若具上法登坛入静，告斋行道，启导之首，及常修经法，或传授经戒威仪所须，听临事暂披，事竟还罢。除此之外，皆不得辄服，减筹一千二百。

科曰：凡诸女冠裙，皆全幅帖绿，染用梔黄，深色绀袖，如道士制，皆不得浅淡杂色，违减筹二百四十。

科曰：道士女冠执役衣，先不具科，今备出之。其上中下衣，皆用浅黄色，若黄屑土黄作淡色，短小称身制之。若在观居房，供养师主尊年耆德，或修饰经像，执捉营为，皆服此衣，名为执役。若道士女冠襦裤衫襦，并作黄屑色，不得余色及白。违减筹三百六十。

科曰：道士女冠皆有冠幘，名有多种，形制各殊，具在经中，具如下卷。并用谷皮笋篲或乌纱纯漆，依其本制，皆不得鹿皮及珠玉彩饰。其簪听用牙玉骨角，亦自须依法，皆函笥盛举，勿使显露，及俗人犯触，违减筹二百六十。

科曰：道士女冠履制，皆圆头或二仪像，以皮布绝绢装饰，黄黑其色，皆不得罗绮锦

绣，画绣间错，珠条隐帖，及俗履或青紫锦绣。其袜并须纯素绳布绢为之，其靴圆头阔底，鞋唯麻而已。自外皆不得著，违夺筭二百四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卧具，皆用绳布绢染作黄屑或浅槐色，若青绿碧绯紫锦绮纈杂晕彩，皆不得服用。其毡席床褥，悉皆如之。褥听用紫碧褐等，枕用木或纯漆，正四方作之，不得斜曲为异形，或承髻金银雕饰，皆下铺净巾。违夺筭三百六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体佩经戒符篆，天书在身，真人附形，道气营卫，仙灵依托。其所著衣冠，名为法服，皆有神灵敬护。坐卧之间，特宜清净。或赴缘人俗，教化人间，不可将我法身混同俗事。凡人状席秽气稍多，衣服尊卑，自须分别。须各作坐褥，方四尺，表里帖缘。大德尊者法师及具上法者用紫，余皆槐色，并不得以锦绮珠条帖络，出入随身。若入俗间，则不用也。违夺筭三百六十。

居 处 品

科曰：道士女冠居处铺床，宜依四壁单行，不得前后合铺。若坐若卧，皆独处一床。违夺筭一百二十。

科曰：道士女冠坐卧处，皆不得施帐座屏风障子，若屋宇穿漏，风尘出入，听作青布幔或幔帐周匝而已。违夺筭一百二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居处，唯虚净素朴而已，除曲几、夹膝、如意、麈拂、香炉、香合、经案、巾帕、函笥、坐褥、绳床、经藏、灯台、众生食盘、澡灌等，非法器玩具皆不合畜用。违夺筭三百六十。

科曰：道士女冠食器，有五种相。一者纯漆，二者铜作，三者石作，四者铁作，五者瓦作。皆三重，大者五升，中者三升，小者一升。五合众生食盘或钵，一容半升，匙挟铜漆，余并不得充用。净巾二，唯供斋堂所用，自他所及他用，悉不得。常须清净，名曰斋器。每洗拭安架笮，勿杂他器。违夺筭二百八十。

科曰：道士女冠房内，皆须造浴室，内外密净，凡犯秽及汗垢即浴。违夺筭一百二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居住，先须有泉井，每令清净，勿使秽杂及六畜尸产秽。凡用水，皆先滤后用，违夺筭一百二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居处，先须备澡灌注，碗或盆器贮净水，举动运为，须漱口洗手。其器金银铜瓦，任时所有，皆安盖，无使风尘虫物秽污兼净巾相覆。违夺筭八十。

科曰：凡道士女冠居处，先须造厕，当随土深浅，上造小屋，使表里密净，不得露见秽污。违夺筭一百二十。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之四

诵 经 仪

初入堂，祝漱如法，三上香，绕经一周，复三上香。各依位拱手，或执简端身，唱人各恭敬。

至心稽首太上无极大道。

至心稽首三十六部尊经。

至心稽首玄中大法师。

唱平坐如法，行净水讫，一人持香旋行，熏净讫，行经。复持香熏经，乃唱赞咏如法。咒曰：宿命有信然，弱丧谓之无。皆欲眼前见，过目则言悠。大贤明道教，惨戚恻顽夫。哀哀念子苦，勤勤令我忧。次唱静念如法，各放手简著几案上。平坐接手，叩齿三十六通。冥目存思五色云气覆满一室，青龙白虎，狮子玄龟，朱雀凤凰，备守前后。仙童玉女，五帝

灵官，神仙兵马九亿万众，营卫左右。便摇身三过，祝曰：寂寂至无宗，虚峙劫刃阿。豁落洞玄文，谁测此幽遐。一入大乘路，孰计年劫多。不生亦不死，欲生因莲华。超凌三界涂，慈心解世罗。真人无上德，世世为仙家。次唱一切诵，各念无上尊七遍。讫，唱请转法轮，乃一时开经。若别推一入上座诵经，便唱请法师升高座。法师起，执简当经像三礼，从南西北向上座左转，东向叩齿，有思如法。下座，还从南面下三拜。此洞玄法，余洞真、洞神，各依本法。若修行经法者，复各案本科，今不复具。读经竟，收经。一人行水洒净。复持香旋行，敛净总讫，赞咏如法。唱人各恭敬三上香，执简平立。至心归命太上三尊、十方众圣。高德一人，叹经启愿：详夫三洞宝经，万天胜范，结飞玄之气，成云篆之章。义冠无生，文垂永劫。故天地持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运行，鬼神敬之以变通，人民奉之以开度。是以咏之者则形陟绛霄，闻之者乃神生碧落。莫不人天仰赖，生死依凭，为群品之津梁，实众真之户牖，不可得而言者，其大乘之蕴乎。甲等今为某事转某经若干卷若干遍，尔其开函演奥，则响彻三千，执卷吟玄，乃声闻五亿。当愿侍香金媛，结香字于天中；典经玉郎，进经文于简上。即使愆消昔劫，福降今辰。存亡喜开泰之恩，动植悦生成之德。以兹胜善，遍采装严，三涂罢楚毒之劳，九夜绝辛酸之苦。暨乎悠悠庶品，蠢蠢群生，俱乘六度之舟，并上三清之岸。愿转经已后，万善扶持，千灾荡灭，至心稽首正真三宝。愿转经已后，福被幽明，功沾远近，至心稽首正真三宝。愿以此转经功德，资被群生，离苦解脱，至心稽首一切众圣。若常修经法，当旋行诵太极经赞七首，灵书四天王颂四首，及真文八景赞。上经歌颂，今不复具。

科曰：凡读诵经，依此仪，违夺算二千四百。

讲经仪

法师盥漱，冠带如法。弟子持香花拜请导引，一如科说。法师登经像前席端立，执香炉当心。讫，唱人各恭敬归依大道，当愿众生解悟正真，发无上心，归依经法。当愿众生智慧洞开，深广如海，归依玄师。当愿众生辨幽释滞，并弘正道。法师登阁道，平立唱，平坐如法。待法师三上香竟，复唱静念如法。又存念讫，唱赞咏如法。咒曰：寂寂至无宗，虚峙劫刃阿。豁落洞玄文，谁测此幽遐。一入大乘路，孰计年劫多。不生亦不死，欲生因莲华。超凌三界涂，慈心解世罗。真人无上德，世世为仙家。次唱请转法轮，复唱一切诵，普诵无上尊七遍。都讲便叙经唱经，法师皆约敕座下，礼经一拜，按文解释。罢讲，作安和乐未央声。每讲罢，法师执香炉捻香，愿以此讲经功德庄严。

皇帝太千，诸王公侯牧伯，州县令长，天下人民，讲经信士，见在法徒，一切众生，三涂苦辈，藉此善根，悉得休解大乘，归心正道，咸出爱河，俱游法海。更唱人各恭敬，至心归命太上三尊十方众圣。愿皇帝百福庄严，万善云集，至心稽首正真三宝。以此讲经功德，资被群生，离苦解脱，至心稽首礼得道众圣。依法，弟子香花送法师至本处，礼拜如法。

科曰：凡讲经，皆依此法，违夺算一千二百。

法次仪

科曰：道士女冠法位次第称号，各有阶级，须知尊卑上下，不得叨滥。今具之于下，宜熟详之，违各夺算一千二百。

科曰：道民，贤者，信士，善男子，善女人，行者，皆是道士女冠美前人之称，非是词状控告之限。即法师，大德，尊师，上人，是外属男子美出家之称，亦非启奏表请之宜。又如贫道是出家之谦词，弟子是在俗之卑称，复非三宝前所用。此又异三洞弟子法师之称，宜熟详之。今备具之。

男人女人（即常人未参经戒之称也）、户长（输诚于道，系名户符者也）、大道弟子、天

尊弟子、三宝弟子(归心大道,勉经教者,得加此号也)、清信弟子(受天尊十戒、十四持身戒、十二可从六情等戒,得加此号也)。

男生女生(七岁八岁受更令一将军策,得加此号)、策生(十岁已上受三将军符策、十将军符策、三归五戒,得加此号)。

科曰:凡十号,男女词告启奏,得称此号。于天尊大道前,皆下言(某甲)不得直尔。违夺第百六十。

正一法位。童子一将军策、三将军策、十将军策、策生三戒文、正一戒文(七岁八岁或十岁已上,受称正一策生弟子)。

七十五将军策、百五十将军策、正一真卷、二十四治正一朝仪、正一八诫文(受称某治气男官女官)。

黄赤券契、黄书契令、五色契令、八生九宫契令、真天六甲券令、真天三一契令、五道八券(受称三一弟子未阳真人)。

九天破殃九宫扞厄都章毕印、四部禁气六宫神符、九天都统斩邪大符、九州社令、天灵赤官三五契、三元将军策(受称某治气正一盟威弟子)。

阳平治都功版、九天真符、九天兵符、上灵召、仙灵召、七星策、二十八宿策、元命策(受称阳平治太上中气领二十四生气行正一盟威弟子元命真人)。

逐天地鬼神策、紫台秘策、金剛八牒仙策、飞步天刚策、统天策、万丈鬼策、青甲赤甲策、赤丙策、太一无终策、天地策、三元宅策、六壬式策、式真神策、太玄禁气千二百大章、三百六十章、正一经二十七卷、老君一百八十戒、正一斋仪、老子三部神符(受称太玄都正一平气系天师阳平治太上中气二十四生气督察二十四治三三大都功行正一盟威元命真人)。

洞渊神咒经十卷、神咒券、神咒策、思神图、神仙禁咒经二卷、横行玉女咒印法、黄神赤章(受称洞渊神咒大宗三昧法师小兆真人)。

老子金钮青丝、十戒十四持身戒(受称老子青丝金钮弟子)。

老子道德经二卷、河上真人注上下二卷、五千文朝仪杂说一卷、关令内传一卷、戒文一卷(受称高玄弟子)。

老子妙真经二卷、西升经二卷、玉历经一卷、历藏经一卷、老子中经一卷、老子内解二卷、老子节解二卷、高上老子内传一卷、皇人三一表文(兼前,称太上高玄法师)。

太一八牒遁甲仙策、紫宫移度大策、老君六甲秘符、黄神越章(受称太上弟子)。

金剛童子策、竹使符、普下版、三皇内精符、三皇内真讳、九天发兵符、天水飞腾符、八帝灵书内文、黄帝丹书内文、八成五胜十三符、八史策、东西二禁、三皇三戒五戒八戒文(受称洞神弟子)。

天皇内学文、地皇记书文、人皇内文、三皇天文大字、黄女神符、三将军图、九皇图、升天券、三皇传版、三皇真形内讳版、三皇三一真形内讳版、三皇九天真符契令、三皇印、三皇玉券、三皇表、螭带、洞神经十四卷(受称无上洞神法师)。

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一部十卷、升玄七十二字大策(受称升玄法师)。

元始洞玄灵宝赤书真文策、太上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三部八景自然至真玉策、太上洞玄灵宝诸天内音策、灵宝自然经券、元始灵策(受称太上灵宝洞玄弟子)。

灵宝中盟经目

太上洞玄灵宝五篇真文赤书上下二卷、太上洞玄灵宝玉诀上下二卷、太上洞玄灵宝空洞灵章经一卷、太上升玄步虚章一卷、太上洞玄灵宝九天生神章经一卷、太上灵宝自然五胜文一卷、太上洞玄灵宝诸天内音玉字上下二卷、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上品大戒罪根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长夜府九幽玉匮明真科经一卷、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妙经一卷、太上灵宝本业上品一卷、太上洞玄灵宝玄一三真劝戒罪福法轮妙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诸天灵书度命妙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三部八景自然至真上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经上一卷、太上洞玄灵宝自然经上一卷、太上洞玄灵宝敷斋威仪经一卷、太上洞玄灵宝安志本愿大戒上品消魔经一卷、仙公请问上下二卷、众圣难经一卷、太极隐诀一卷、灵宝上元金箓简文一卷、灵宝下元黄箓简文一卷、灵宝朝仪一卷、步虚注一卷、灵宝修身斋仪二卷、灵宝百姓斋仪一卷、灵宝三元斋仪一卷、灵宝明真斋仪一卷、灵宝黄箓斋仪一卷、灵宝金箓斋仪一卷、灵宝度自然券仪一卷、灵宝登坛告盟仪一卷、灵宝服五牙立成一卷、太上智慧上品戒文一卷、灵宝众简文一卷、众经序一卷(受称无上洞玄法师)。

五岳真形图、五岳供养图、五岳真形图序、灵宝五符、五符序、五符传版、上清北帝神咒文、太玄河图九皇宝箓、洞真八威召龙箓、洞真飞行三界箓、上清大洞众经券、上清大洞真经券、上清八素真经券、上清步五星券、上清步天纲券、上清四规明镜券、上清飞行羽章券、上清金马契、上清玉马契、上清木马契、上清黄庭契、上清太上玉京九天金霄威神玉咒太上神虎玉箓、上清太上太微天帝君金虎玉精真符箓、上清太上玉京九天金霄威神玉咒经太上大神虎符箓、上清太微黄书八篆真文一名玄都交带箓、上清太上上皇二十四高真玉箓、上清高上太上道君洞真金玄八景玉箓、上清太上三天正法除六天文箓、上清太极左真人曲素诀词一名九天风气玄丘太真书箓、上清太微帝君豁落七元上符箓上清太上石精金光藏景录形摄山精法箓、上清太上元始变化宝真上经九灵太妙龟山元箓、上清太上上元检天太箓、上清太上中元检仙真箓、上清太上元始地玉箓、上清玉检仙人仙箓、上清太上素奏丹符箓、上清太上琼宫灵飞六甲箓、上清高上元始玉皇九天谱箓、上清中央黄老君太丹隐书流金火铃箓、上清传版(受称洞真法师)。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之五

上清大洞真经目

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一卷、上清太上隐书金真玉光一卷、上清八素真经服日月皇华一卷、上清飞步天刚蹻行七元一卷、上清九真中经黄老秘言一卷、上清上经变化七十四方一卷、上清除六天文三天正法一卷、上清黄气阳精三道顺行一卷、上清外四放品青童内文二卷、上清金阙上记灵书紫文一卷、上清紫度炎光神玄变经一卷、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上经一卷、上清玉精真诀三九素语一卷、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一卷、上清石精金光藏景录形一卷、上清丹景道精隐地八术上下二卷、上清神洲七转七变舞天经一卷、上清大有八素太丹隐书一卷、上清天关三图七星移度一卷、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记一卷、上清太上六甲九赤班符一卷、上清神虎上符消魔智慧一卷、上清曲素诀词五行秘符一卷、上清白羽黑翻飞行羽经一卷、上清素奏丹符灵飞六甲一卷、上清玉佩金珰太极金书一卷、上清九灵太妙龟山元录三卷、上清七圣玄纪徊天九霄一卷、上清太上黄素四十四方一卷、上清太霄琅书琼文帝章一卷(此三十四卷,玉清紫清太清大洞经限,是王君授南真)、上清高上灭魔洞景金玄玉清隐书四卷、上清太微天帝君金虎真符一卷、上清太微天帝君神虎玉经真符一卷、上清太上黄庭内景玉经太帝内书一卷(右七卷,紫虚元君南岳上真魏夫人,在世受经限)、上清三元斋仪二卷、上清传授仪一卷、上清告盟仪一卷、上清朝仪一卷、上清投简文一卷、登真隐诀二十五卷、真诰十卷、八真七传七卷、洞真观身三百大戒文一卷(右受称无上洞真法师)、上清经总一百五十卷、上清太素交带、上清玄都

交付、上清白纹交带、上清紫纹交带一曰回车交带亦谓毕道券又名元始大券(右受称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无上三洞法师)。

科曰:道士女冠参受经戒法箓,须依此次第名位,不得叨谬。受法之日,师宜详审分明,示其品目。违夺箓三千六百。

科曰:道士女冠受经戒已,皆当诵其戒文,使精熟。每至月一日十五日三十日,总集法堂,递相简阅。三犯不通,罚香五斤。违夺箓一千二百。

科曰:道士女冠所受经戒法箓,皆依目抄写,装褙入藏,置经堂静室或阁如法,具龙壁幡花,真文朝夕供养礼忏,不得轻慢泄秽、传付他人。常当诵念转读。若身之后,门人同学校录供养,不得泄慢。其正一符箓及诸券契函盛,随亡师所在山谷或墓内,别作坎安甕,余皆不得辄随身去。所以者,真经宝重,灵官侍奉,尸朽之秽,宁可近之?此最至慎,违魂滴三官,殃及七世子孙,各明慎之。

科曰:道士女冠总兼前法备修行者,启奏之曰称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奉行灵宝自然升玄法师(某)岳(某)帝真人三皇洞神洞渊神咒大宗三昧小兆真人(臣某)上启,或再拜。若正一法备,称太玄都正一平气系天师阳平治太上中气领二十四生气督察二十四治三五大都功正一盟威元命真人(臣甲)再拜上言。若叨僭此位,魂考三官,夺箓总尽。慎之慎之。

法服图仪

科曰:服以象德仪形,道士女冠威仪之先。参佩经法,各须具备,一如本法,不得叨谬。违夺箓三千六百。

正一法师:玄冠
黄裙,绛褐绛帔二十
四条,列图如左。



高玄法师:玄冠
黄裙,黄褐黄帔二十
八条,列图如左。



洞神法师：玄冠
黄裙，青褐黄帔三十
二条，列图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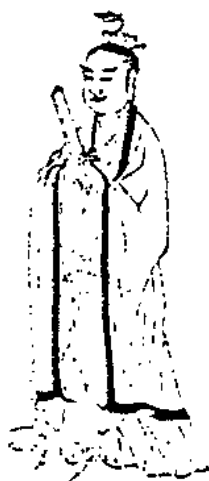
洞玄法师：芙蓉
冠，黄褐黄裙，紫帔
三十二条，列图如左。



洞真法师：元始
冠，青裙紫褐，紫帔
青里，表二十四条，
里十五条，列图如左。



大洞法师：元始
冠，黄裙紫褐，如上
清法，五色云霞帔，
列图如左。



三洞讲法师：元
始冠，黄褐绛裙，九
色离罗帔，列图如左。



科曰：道士女冠若不备此法衣，皆不得轻动宝经。具其法服，皆有神童侍卫。正一法衣，将率五人，力士八人侍卫。高玄法服，神童神女各二人侍卫。洞神法衣，天男天女各三人侍卫。洞玄法衣，玉童玉女各八人侍卫。洞真、大洞，三洞法衣，玉童玉女各十二人侍卫。总谓之法服。违，侍童远身，四司考魂，减算二千四百。

科曰：凡道士女冠欲参经法，皆须备法衣。既告斋传法位讫，即须冠带法服，执简称名位，拜其本师，朝谒太上。违，灵官不附身，魂考五帝，夺算一千二百。



科曰：女冠法服衣褐并同道士，唯冠异制，法用玄纱，前后左右皆三叶，不安远游。若上清大洞女冠，冠飞云凤气之冠，今列图如左。



山居法师法服：二仪冠，上下黄裙，帔三十六条，列图如左。



凡常道士法服：平冠，上下黄裙，帔二十四条，列图如左。



凡常女冠法服：玄冠，上下黄裙，帔十八条，列图如左。

科曰：凡道士女冠履屨，或用草，或以木，或纯漆，布帛绝绢，漫饰衣帔，皆二仪或山像，内外朴素，不得彩饰华绮。违夺算一千四百。

科曰：凡履下皆有龙虎神伏，夜安版簟床几上，不得正尔顿地及履厕溷。违夺算八百二十。

科曰：簪用牙角竹玉，任依时制，皆不得雕镂为异形像，违夺算八百二十。

科曰：道士女冠法衣，皆不得冒犯秽恶，假借他人。须箱篋藏擗，冠履亦然。违夺算一千二百。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之六

常朝仪

(四众三洞,可旦夕常行,所以谓之常朝。若别入室朝真,自依五等朝法也)

洗漱如法。

初入堂,上香旋行,颂曰:

学道当勤苦,敛信运丹诚。烧香归太上,真炁杂烟馨。唯希开大宥,七祖离幽冥。

三上香,各依位端身执简,礼十方,从东始。上香讫,唱人各恭敬:

至心归命东方玉宝皇天尊,至心归命南方玄真万福天尊,至心归命西方太妙至极天尊,至心归命北方玄上玉晨天尊,至心归命东北度仙上圣天尊,至心归命东南好生度命天尊,至心归命西南太灵虚皇天尊,至心归命西北无量太华天尊,至心归命上方玉虚明皇天尊,至心归命下方真皇洞神天尊。各长跪,执简当心,忏悔曰:

众等至心归身无极大道天尊,忏悔皇家及(臣)众等一切众生,前代今身或身形所犯,四肢举措,动违戒律,不依经典,身业大罪,无量无边。因今礼忏,并乞荡除,皆愿众等身入至仙,会道合真。稽首十方正真三宝。

众等至心归神无极大道天尊,忏悔皇家及(臣)众等一切众生,前代今身或神识所犯,志念不专,情浮意动,驰骋不息,心业大罪,无量无边。因今礼忏,并乞荡除,皆愿众等神合真寂,洞入自然。稽首十方正真三宝。

众等至心归命无极大道天尊,忏悔皇家及(臣)众等一切众生,或口业所犯,善恶反论,绮言饰非,华词惑众,口业大罪,无量无边。因今礼忏,并乞荡除,皆愿众等性命合道,玄会无为。稽首十方正真三宝。

人各平立唱,一礼。北向平立,诵经颂曰:

乐法以为妻,爱经如珠玉。持戒制六情,念道遣所欲。淡泊正气停,萧然神静默。天魔并敬护,世世受大福。

郁郁家国盛,济济经道兴。天人同其愿,缥缈入大乘。因心立福田,靡靡法轮升。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腾。

大道洞玄虚,有念无不契。炼质入仙真,遂成金刚体。超度三界难,地狱五苦解。悉归太上经,静念稽首礼。

至心稽首太上无极大道,至心稽首三十六部尊经,至心稽首玄中大法师。

一愿二仪长久,覆载无穷,至心稽首正真三宝。二愿日月运行,光明普照,至心稽首正真三宝。三愿皇家宗庙先灵,神升九天,志心稽首正真三宝。四愿皇帝圣化无穷,德合二仪,至心稽首正真三宝。五愿皇储仁孝贞明,绍隆圣绪,至心稽首正真三宝。六愿诸王兄弟,文武职僚,奉上尽诚,安人用道,至心稽首正真三宝。七愿天下太平,兵戈止息,至心稽首正真三宝。八愿师尊父母,亡者生天,见存安乐,至心稽首正真三宝。九愿众等慧业日新,智灯无尽,至心稽首正真三宝。十愿十方施主,凡厥有缘,俱舍苦因,咸登道岸,至心稽首正真三宝。十一愿法界威灵,金刚力士,用道神通,摄邪归正,至心稽首正真三宝。十二愿三涂五苦法界众生,并出欲缠,同升福岸,至心稽首正真三宝。

咏学仙颂:

学仙行为急,奉戒制情心。虚夷正气居,仙圣自相寻。若不信法言,胡为栖山林。

科曰:凡朝,依此仪,违夺算一千二百。

中 斋 仪

时至，澡漱供养，悉如法。唱人各恭敬：

至心稽首太上无极大道，至心稽首三十六部尊经，至心稽首玄中大法师。

行道行香，一切众官诵无上尊。行香颂曰：道以斋为先，勤行登金阙。故设大法桥，普度诸人物。宿世恩德报，道心超然发。身飞升玄都，七祖咸解脱。

至心稽首太上三尊十方众圣。

斋官长跪，叹道功德：

原夫无色之色¹¹示妙色于人间，无身之身见真身于象外，故能形分百万，变化无穷，影散亿千，随迎莫测。由是慈周法界则劫劫度人，德被尘沙乃方教化。或游行八十一国，化被西戎；或在世九百余年，导兹中夏。普使人天悟道，长登解脱之门，生死归真，并出轮回之浪。然后神凝金阙，独为万圣之宗；体妙琼都，高步九清之上。是知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巍巍最尊，惟吾大道。今日斋官（某甲）为（某）事修营妙供，以荐微诚，归命十方，虔心三宝，当愿神通自在，俯念众生，妙应无边。仰垂慈泽，即使飞天下降，示罪福之科，妙行齐临，按因缘之格，尘沙咎累，并乞消除，浩劫愆尤，皆蒙荡涤。见在善根增长，共寿树以同年；过去恶业消亡，等香林之受乐。凭兹胜福，普暨无穷。九幽绝悲痛之魂，六趣罢轮回之识。逮乎凡诸品汇，普是含灵，俱超爱欲之河，并陟逍遥之岸。

愿斋官七世父母，神生净土，胜报无穷，至心稽首正真三宝。愿斋官宅舍安宁，阖门和睦，至心稽首正真三宝。愿斋官子孙昌炽，世出贤明，至心稽首正真三宝。愿斋官罪累荡除，福慧圆满，至心稽首正真三宝。愿天下太平，万姓安乐，至心稽首正真三宝。愿一切众生免离诸苦，同入正真，至心稽首得道众圣。

平坐如法，施食咒愿曰（此受食咒）：

一切作福田，施食最为先。见世受快乐，过去得生天。当来居净土，衣食常自然。是故今供养，普献于诸天。食遍，齐拱手咒曰：

香厨妙供，上献天尊，中献真圣，下及众生。普同饱满，福流斋官，如水归海。

食訖，施食咒愿曰：上启

十方天尊，敬白：见前大众弟子今日所营斋供，或恐手触不净，衣服不净，器物不净，米麦不净，事事种种，多不如法，愿三宝弘慈，布施欢喜，残有供具，回施一切，当愿施者得福，食者无罪。

斋官捻香供养如法，唱赞咏如法：

为诸来生，作善因缘，如蒙开悟，仰受圣恩。

次，斋官持净施云：布施咒愿上启

十方三宝一切真圣，斋官（某甲）为（某）事设斋已訖，犹恐功德未圆，更舍净财，回施三宝，当愿布施已后，七祖生天，见存快乐，世世生生，得福无量。

次唱持念，人各恭敬，至心稽首

太上三尊、十方众圣，愿斋官百福庄严，万善归集，至心稽首正真三宝。

以此设斋功德，资被群生，离苦解脱，至心稽首礼得道众圣。

科曰：凡一中斋，依此仪，违夺筹一千六百。

中 会 仪

入道户，咒，漱，捻香，叩齿，并如行道法。发炉，咒曰：

无上三天，玄元始气，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左右官使者，侍香玉童，传言玉女，五帝直符，各三十六人出关，启此间土地，里域真官正神，今故烧香，愿得太上十方正真妙气，降注（臣）身中，令所启速达，径诣至真无极道前。

称名位

太上灵宝洞玄法师(某)岳真人(某)上启:

太上无极大道至真无上三十六部尊经、玄中大法师、三界官属一切威灵:今故烧香,愿以是功德,归流(某)家,九玄七祖,见前人口,乞丐原赦前生今身一切所犯元逆丑恶,兆罪亿过,悉乞除荡。即愿亡者上生天堂,衣饭自然,见存灾消祸灭,长居福庆。善缘之中,门户清贵,子孙昌炽,世世享祚,万愿从心。今故烧香,克获感通,径至无极道前。

至心稽首东方无极太上灵宝天尊。十方同,次南,次西,次北,次东北,次东南,次西南,次西北,次上方,次下方。

诵三契颂

至心稽首太上无极大道,至心稽首三十六部尊经,至心稽首玄中大法师。

重称名位

太上洞玄灵宝法师(某)岳真人(某)上启:

太上无极大道三十六部尊经、玄中大法师、上相上宰、四司五帝、三界官属、一切真灵:(某)等今故捻香,愿为(某)忏悔无量劫来,至于今日生死宿罪重过,或违天犯地,轻慢三宝,杀害众生,骂詈咒诅,嫉妒嗔贪,邪淫放荡,愚痴窃盗,口是心非,三业六根,罪愆无量。因今首谢,并乞消除。愿亡者生天,见存安乐,子孙昌炽,福庆自然。暨乎天下地上,五苦三涂,咸出幽牢,俱蒙惠润。凡诸有识,并人道场。谨启。二上香,复炉,咒曰:香官使者,左右龙虎君,侍香诸灵官,当令此间朝会之所,自然生金液丹碧芝英,百灵众真交会,集在香火案前,十方仙童玉女,侍卫香烟,传奏(臣)向来言启,径至无极道前。

旋行,颂出:

道以斋为先,勤行登金阙。故设大法桥,普度诸人物。宿世恩德报,道心超然发。身飞升玄都,七祖咸解脱。

科曰:凡中会,依此仪,违夺算一千六百。

度人仪

斋时未至,应度人列阶下,西面辞父母,谢九玄,合十二拜。次北面,拜天子四拜。所以者,冠带天尊法服,更不复拜父母国君故也。于此人道之际,须辞谢耳。既讫,拱手端身,北向三归三宝三礼:

至心归身太上无极大道,至心归神三十六部尊经,至心归命玄中大法师。回,面西礼监度三师,各三拜。讫,便长跪。先保举师为著法裙,次监度师为著云袖,次度师为著法帔。然后便为戴法冠。毕,退,礼三师三拜。北面执简,端立。师面东,平立,诵智慧三首,其词曰:

智慧起本无,朗朗超十方。结空峙玄霄,诸天挹流芳。其妙难思议,虚感真实通。有有竟不有,无无无不有。

智慧恒观身,学道之所先。眇眇人玄津,自然录我神。天尊常拥护,魔王为保言。晃晃金刚躯,迢迢太上清。

智慧生戒根,真道戒为主。三宝由是兴,高圣所崇受。泛此不死舟,俟歎济大有。当此说戒时,诸天并稽首。

每至首终,齐唱善礼,一拜。总讫,回身礼十方,从北始,至心归命北方无极太上灵宝天尊。十方同,次东,次南,次西,次东南,次东北,次西南,次西北,次上方,次下方。次退居东面西,师西面东,向为说十戒,新度人皆称名受。

天尊言:善男子,善女子,能发自然道意,来人法门⁽²⁾,受我十戒,则为大道清信弟子,皆与勇猛飞天齐功。于是不退,可得超凌三界,得为上清真人。汝当伏受,谛听在心。

一者不杀,当念众生;二者不淫,妄行邪念;三者不盗取非义财;四者不欺,善恶反

论；五者不醉，常思净行；六者宗亲和睦，无有非亲；七者见人善事，心助欢喜；八者见人有忧，助为作福；九者彼来加我，志在不报；十者一切未得道，我不有望。

天尊言：修奉清戒，每合天心，常行大慈，愿为一切慊慊尊教，不敢中怠，宁守善而死，不为恶而生。于此不退，可得拔度五道，不履三恶。长斋奉戒，自得度世。新度人礼师三拜，北向礼三尊三拜。

诵奉戒颂其词曰：

道为无心宗，一切作福田。立功无定主，本愿各由人。虚己应众生，注心莫不均。大圣弘至教，亦由雨降天。高陵靡不周，常卑故成渊。海为百川王，是能合龙鳞。万劫保智用，岂但在厥年。奉戒不暂亏，世世善结缘。精思念大乘，会当体道真。

科曰：凡度人，依此仪，违夺算一千二百。

科曰：凡八仪，道士女冠行事所要，指撚时须集成此卷，当依而奉之。违，四司考魂，不复名上道科，夺算二千四百。

〔1〕“色”原作“己”，据敦煌 P2337 号抄本改。

〔2〕“门”原作“何”，改同上。

提 要 《道教义枢》，唐高宗、武后时青溪道士孟安排编撰。

书凡十卷，缺卷六，依道教义理立为三十七目，实存三十二目。

此书是系统阐述六朝至唐初道教义理的重要著作。据其序，此书盖在《玄门大义》的基础上芟夷繁冗，又广引众经而成。所立三十七项义类品目，是此前道教义理的基本内容，如道德、理教、自然、三一等。每目下分“义”与“释”予以解说，“义”为一目纲要，标其大旨，“释”则论议解析，多引据道经及六朝义学道士之说，并作剖析辨正，是研究此期道教思想的重要资料。

此书《道藏》外无别本，此次点校，即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道藏》为底本，原书文字讹误，径予订正。

目 录

道教义枢序.....	382	二观义第十七.....	400
卷之一		三乘义第十八(原缺)	
道德义第一.....	385	卷之六(原缺)	
法身义第二.....	385	卷之七	
三宝义第三.....	386	三界义第二十三.....	401
位业义第四.....	388	五道义第二十四.....	402
卷之二		混元义第二十五.....	402
三洞义第五.....	390	卷之八	
七部义第六.....	392	理教义第二十六.....	403
十二部义第七.....	393	境智义第二十七.....	404
卷之三		自然义第二十八.....	404
两半义第八.....	396	道性义第二十九.....	404
道意义第九.....	397	卷之九	
十善义第十.....	397	福田义第三十.....	405
因果义第十一.....	397	净土义第三十一.....	405
卷之四		三世义第三十二.....	406
五荫义第十二.....	398	五浊义第三十三.....	406
六情义第十三.....	399	卷之十	
三业义第十四.....	399	动寂义第三十四.....	406
十恶义第十五.....	399	感应义第三十五.....	407
卷之五		有无义第三十六.....	407
三一义第十六.....	400	假实义第三十七.....	408

道教义枢序

夫道者，至虚至寂，甚真甚妙，而虚无不通，寂无不应。于是有元始天尊，应气成象，自寂而动，从真起应，出乎混沌之际，窈冥之中，含养元和，化贷阴阳也。故老君道经云：窈冥中有精，恍惚中有象。又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盖明元始天尊于混沌之间，应气成象，故有物混成也。灵宝无量度人经云：渺渺亿劫，混沌之中，上无复色，下无复渊。金刚乘天，无形无影；赤明开图，运度自然；元始安镇，敷落五篇。故知元始天尊以金刚妙质，乘运天气，布化陶钧，致分度自然，仪象女图敷镇也。儒书经籍志云：元始天尊生于太无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天地沦坏，劫数终尽，而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五方净土，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耳。其所度人，皆诸天仙圣无量上品，有太上老君、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所说之经，亦禀元一之气，自然而有，非所造为。亦与天尊常存不灭，天地不坏则蕴而莫传，劫运若开其文自见。凡有八字，尽道之奥，谓之天书。字方一丈，八角垂光。光彩照曜，惊心骇目，虽诸天仙，不能省视。天尊之开劫也，乃命天真皇人吹转天音而辩析之。真人已下，至于诸仙，展转节级，以次相授。诸仙得之，始授世人矣。灵宝经云：元始天尊以龙汉之年，出法度人。灭过去后，天地破坏，无复光明，男女灰灭，沦于延康。幽幽冥冥，亿劫之中，至赤明开光，天地复位。我又出世，号无名之君，出法教化，度诸天人。我过去后，一劫交周，天地又坏，复无光明。至开皇元年，我于始青天中，号元始天尊，流演法教，度诸天真。度人本行经云：自元始开光已来，至于赤明元年，经九千九百亿万劫度人。本际经云：元始天尊为汝等，故权应见身，教导开度诸未度者，为后世缘。今当反神，还乎无为湛然、常寂不动之处。又云：自我得道以来，经无量劫，常在世间，未曾舍离。若应度者，恒见我身。运会迁移，则不能见。此劫众生机宜所感，当由道君而得度脱。是故我今升玄入妙，汝等肉眼不能见我真实之身，谓言灭尽，但修正观，自当见我，与今无异。若于空相未能明审，犹凭图像系录其心。当铸紫金写我真相，礼拜供养，如对真形。想念丹祷，功德齐等。贫穷之人，泥木铜彩，随力能办，殿堂帐座，幡花灯烛，称力供养，如事真身。承此因缘，终归上道。是知元始天尊生乎妙气，忽焉有像，应化无穷，显迹托形，无因无待，演法开教，有始有终。老君度人明应象之理，太玄本际示真寂之由。本行论其劫时，灵宝标其名号。不经秽浊，所谓清虚，是称玄妙。岂同夫释氏托生，终开右胁，老君出世，必从左腋乎？而悠悠之徒，未能穷源讨本。所以好儒术者，但习典坟；崇真如者，惟观释典。至于道经幽秘，罕有研寻。既不知其指归，实亦昧其篇目，遂乃各齐其所见，多以天尊为虚诞也。故知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信哉斯言，信哉斯言。洎乎元始天尊升玄入妙，形像既著，文教大行，玄言满于天下，奥义盈乎宝藏。于是系象探其深旨，子史窃其微词，翻译之流实宗其要。所以儒书道教，事或相通；了义玄章，理归其一。能知其本，则彼我俱忘；但识其末，则是非斯起。而世人逐末者众，归本者稀，欲令息纷竞于胸中，固不可也。惜哉，庄生有言：举天下皆惑，余虽有所向，庸可得乎？其有支公十番之辩，钟生四本之谈，虽事玄虚，空论胜负；王家八并，宋氏四非，赅道正之玄章，刘先生之通论，咸存主客，从竟往还。至于二观三乘，六通四等，众经要旨，秘而未申。惟玄门大义盛论斯致，但以其文浩博，学者罕能精研。遂

使修证迷位业之阶差，谈讲昧理教之深浅。今依准此论，芟夷繁冗，广引众经，以事类之，名曰道教义枢。显至道之教方，标大义之枢要。勒成十卷，凡三十七条。俾夫大笑之流萧然悟法，勤行之上指示玄宗。不其善乎，不其善乎。

道教义枢卷之一

道德义第一

义曰：道德者，虚极之玄宗，妙化之深致。神功潜运，则理在生成；至德幽通，则义该亭毒。有无斯绝，物我都忘，此其致也。故道德经云：道生之，德畜之。又云：大道泛兮，玄德深远。西升经云：道德混沌玄同也。

释曰：道者，理也，通也，导也。德者，得也，成也，不丧也。言理者，谓理实虚无。消魔经云：夫道者无也。言通者，谓能通生万法，变通无壅。河上公云：道四通也。言道者，谓导执令忘，引凡令圣。自然经云：导末归本。本即真性，末即妄情也。德言得者，谓得于道果。太平经云：德者正相得也。言成者，谓成济众生，令成极道。此就果为名，亦资成空行，此就因为目。德经云：成之熟之也。言不丧者，谓上德不失德，故云不丧也。太平经云：常得不丧也。然道德玄绝，自应无名，开教引凡，强立称谓，故寄彼无名之名，表宣正理，令识名之无名，方了玄教。故灵宝经云：虚无常自然，强名字大道。

又道德体用义者，道义主无，治物有病；德义主有，治世无惑。陆先生云：虚寂为道体。虚无不通，寂无不应。玄靖法师以智慧为道体，神通为道用。又云：道德一体，而其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可说其有体有用，无体无用。盖是无体为体，体而无体。无用为用，用而无用。然则无一法非其体，无一义非其功也。寻其体也，离空离有，非阴非阳，视听不得，转触莫辩。寻其用也，能权能实，可左可右，以小容大，大能居小。体即无已，故不可以议；用又无穷，故随方示见。

又经明常可二道，上下两德者，旧解云：常寂之道，义说无为，凡有四义。一者非攀缘识虑，故无心；二者无质碍分别，故无形；三者不为名言所得，故无名；四者无常不能迁改，故无时。具此四义，故名常道。贾法师云：自应身已迁三清等法，皆是可道，尽是无常也。上德是忘德，下德是执德。以是执德，今明物情常执，谓有常道可求，不能悟理，便成滞教。老君演明道德，正治此迷。经云：可道非常道。非谓别有常道，正言所是说道并非恒定，不宜执以为常，故系非常，以为消遣。此言说道为药，本治物迷，迷病若消，何道不得？若知不得为得，亦可不常为常也。

法身义第二

义曰：法身者，至道淳精，至真妙体，表其四德，应彼十方，赴机于动寂之间，度物于分化之际，此其致也。故升玄经云：吾以立气，周流八极，或号元始，或号老君，或号太上，或为世师。随人所好，为作法身。本际经云：于明净观观见法身。又云：香花妓乐，洞映法身。

释曰：法是轨仪，身为气象。至人气象可轨，故曰法身。原其应化身相，称号甚多，总括本迹，具为六种。本有三称，迹有三名也。故本际经云：道身即是寂本。又云：又为迹本，动寂用殊。又云：如是本身，能生万物。又云：生身是迹，迹作邪本。三称者，一者道身，二者真身，三者报身。一道身者，太平经云：道无不导，道无不生。度人经云：唯道为身。本际经云：即是真道，亦名道身。二真身者，玉纬经云：真，淳坚也。谓体无秽杂，常住巍然。消魔经云：近为真身。本际经云：我之真身，清净无碍。三报身者，报是酬答之名，谓酬积劫之行。本行经云：致今之报，为诸天所宗。本际经云：元始正身，因无数劫，久习妙行，报得此身。迹三名者，一者应身，二者分身，三者化身。一应身者，应是应接，

谓随机显迹，应接群生。请问经云：以无心而应众生。本际经云：应物根性示色象，故名应身，亦曰生身。言生身者，随顺世法，诞育形体也。二分身者，分是分散我一身，散在多处。身虽非一，形相不殊。本际经云：分形散体，无有限量，止见一方，故惟百亿。又云：诸分身者，是于报身起无碍用。灵宝经云：天尊分形百万，处处同时，是男是女，并见天尊，俱如一地。三化身者，化是改变无常，倏有数无，种种殊相，非复本形。定志经云：天尊化作凡人，从会中过。本际经云：我即化身种种，示见人天六道，随缘施作，倏有数无，权示色像。

又本迹体义者，据道教经，究法身正理通本迹，不异不同。迹之三身，有其别体；本之三称，体一义殊。以其精智淳常曰真，身净虚通曰道，气象酬德是曰报身。就气精神，乃成三义，不可穷诘，惟是一源。既是法身，当有妙体。且言身言体，岂无色无心？旧云寂地本身以真一妙智为体，故灵宝经云：玄通大智慧源也。色是累碍之法，九圣已还，既滞欲累，并皆有色。真道累尽，唯有妙心。但此妙心，具一切德，寂不可见，名为妙无，动时乘迹，同物有体。心色虽妙，物得见之，故名妙有。对本论迹，迹无别体。视是本身寂，用称为体耳。正明法身至本，无色无心。而今说色说心，皆为破，并是为物，岂有定耶？为爱色众生，欲令舍色，则言至道无色。故西升经云：道象无形端。或为计心众生，言至道无心。故请问经云：道为无心宗。或为断无众生，则言俱有色心。故本际经云：无不知故，亦名为心；道眼见故，亦名为色。生神章经云：形与神同，不相远离，俱入道真。或为双爱色心众生，则言无色无心。故本际经云：不缘虑故，故言非心；无所碍故，故名无色。斯则非心非色，能色能心。即是不心为心，不色为色。既以不心为心，无色为色，亦以不得为德，无体为体耳。又法身万德，已自俱圆。今举四事，用申叹美，岂即以为定实，且欲引物欣求见著，见著才生，便乖此理。何谓四？一者常存，二者快乐，三者自在，四者清净。常存者，谓湛然安住，不迁不动，不为无常，无常所动，乃是正常。宝玄经云：湛然常存。道经云：湛然常存也。快乐者，乐是怡豫也。本际经云：欣然微笑，举体怡豫。又云：安隐快乐。自在者，泛兮皆可，无适不通，在事任我，故云自在。宝玄经云：出没自在。本际经云：真一妙智，自在无碍。海空经云：三者自在果。清净者，慧心明鉴谓之清，智体无疵故称净。本际经云：不染无移，是名清净。又云：常住清净也。然法身道果，治众生病。或众生迷妄，言百年之寿可常，五欲之境可乐，自计己身为我，爱诸色始。为净不如是，无常苦，无我不净。圣人于此，故示无常，以高况下，夺其所计。故西升经云：吾尚白首，衰老孰免。此明世无常也。又云：形为脑本，痛痒寒温，吾拘于身，知为大患。此示苦也。又：天地之人物，谁独为常主。此明无我。又云：吾本弃俗，厌离世间。此示世不净身，亦是世间为患，人所恶，是通不净。但执教者，不知为破世人计常乐我净之迷，故说应身无常苦，无主不净，便谓道果不足可欣，定是为常等四。为治此例，故说道果是常是乐，是我是净也。又本迹义例者，有师云：众生本有法身，众德具足，常乐宛然。但为惑覆，故不见耳。犹如泥之杂水，不见澄清。万里深坑，沙底难睹。本相见时，义无有异。一家云：本有之时，未有众德，但众生有必得之理，故言澄清湛然耳。今难二解。若本具众德，岂被惑覆？遂为惑覆，何德可尊？若本无众德，今时始有，则是无常。又理是本有理，可是常事。既今有事，应无常。若理事俱常，亦应理事俱本。是故不然。今明法身本非三世所摄，何得已有见有常有耶？亦未曾有无，何论隐显？今言神本澄清者，直是本来清净，竟无所有。若迷此理，即名惑覆。若了此理，即名性显。非是别有一理，在众生中说为法身是常是净也。有说云：迹身无常，本身是常。又云：常应为迹，迹亦言常。今明一往对缘，亦有此说。至论常与无常，并是起用，悉皆是迹，非常非无常乃可为本。四句渐除，百非斯绝。

三宝义第三

义曰：三宝者，法门栋干，群品津梁，乃万物之福田，实三清之良径，归依正本，其在

兹乎？此其致也。九天生神章经云：三宝尊重，九天至真。正一经云：烦恼数极，归于三宝。本际经云：三宝轮转，运用无辍。又云：三宝洞极。

释曰：请问经云：一者道宝，二者太上经宝，三者大法师宝。道以通达为义，谓能自通通他，又能令凡达理，通物至乐。太上经者，太言极大，备包众理；上是胜出，超逾众教；经即训法训常，言由言径。法为万物轨范，常谓众圣模刊。由是得理之所由，径是入道之途径。法师者，消魔经注云：能养生教善，行为人范，是法师也。孟法师云：师者，和也，众也。谓率徒必众，接物必和。盟威经云：师，和也。但和有理有事，事和者容人畜众，事同水乳；理和者思真诣圣，不违玄趣也。通称为宝，亦称为尊者，正一经图科戒品云：尊高无上，宝贵无价。老君经教云：迷返知一，崇信三宝。一曰三宝在无价，请问经亦云：三宝一曰三尊。今依经释，尊以尊高为称，宝以宝贵为名。既当体可尊，亦从譬为贵。当体可尊者，太上号道法王也。升玄经云：为众圣之父，万物之母，以能生法身慧命，故有父母之名。令物归往尊崇，故有法王之称，此当体尊也。可宝不过金玉，人则金容玉质，法则玉字金书，此当体宝也。从譬者，尊则譬犹父母，宝则谕如珠玉也。又三宝体义者，大存图诀云：道宝无形之形，即太上也。此以应身为体。师宝者，得道之人为我师。盟威经云：太上道君以形申教，是谓师宝；以气应感，是谓道宝；妙文示法，是谓经宝。教学品云：一天之下，一人成太上。故法王不得有二，化主祇宜在一，故以道君正当道宝也。斯则皇上之谓，诞洪氏之胞，入于宝珠，证成圆果，以此身智为道宝体。师宝者，初发道意，极九圣初心，三宝真圣，五人行法，此之身智为师宝。体其有神通，分应亦随本分，摄属师宝。所以知五人成众者，按黄箓斋仪云：极少五人。又玄一真人云：太上遣三真与天师监徐来勒度仙公经。故知五人方行大法。经宝者，释有三家。一云：以理为体。谓文字可灭，此则非经；理既是常，故为经也。二云：文理合为经。理则合常，文则合法。三云：文为经，体有理。未言无有经称，演立言教，方有经名。今名若定偏执，三家尽滞。随方假说，三释皆通。顺情而言，后解小胜。以经教所明，多以文为经故也。又须知道君本迹，是道宝经则有理有教。教则金口所说，玉简所书，加被印成，缣纸传记，是正宝经。若九圣已降，自说加人，或印成他说，书之缣纸，各能诠理，随分入经，称为传论，此其随也。如五真降授仙公，是正师宝。若始发道意，凡道士共行法者，或出家法人无五人众，或五人众非具足，师宝是相随也。图形写像，表代真人，亦随师也。又明太上道君以为宝者，色即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心即四达六通，智圆慧满，以此身心，庄严具足，为道宝。经宝者，经有生善灭恶之用。或一句两句，已有此能；或多章多偈，方具斯力。如言宁守善而死，不为恶而生一句之中，其义各足。又如善胜论于真一，二真咨于神本，乍开譬谕，演说会通，众多章句，明理乃足。然四字成句，或诠理用足可是正经，一字起时是真经。不有师云：字字各能诠理，一字即是真经。今不同此。如一宁字，未通守善而死。如此宁字，欲何所道？诠用未足，故非真经。其有单字明理足者，即是真经，如道字是也。师宝者，其义有三。一者舍家远俗，二者修善学慧，三者众聚行法。舍家远俗者，旧举五事，显其胜功。一者栖凭胜处，二者依庇明师，三者专心在法，四者兴隆道教，五者形与世隔。栖凭胜处者，本际经云：幽隐山林。又云：依凭精舍。升玄经云：虚堂空室，名曰仙家。此谓放旷脩条，自然趣善。依庇明师者，既得胜处，宜依上人。本际经云：愿值明师，咨受上道。又云：造事明师。灵宝经云：非师不传。专心在法者，既得胜人，宜请妙法。本际经云：寻访明师，祈请要术。三洞妙文灵宝经云：所营在法。兴隆道教者，既得玄教，宜以化他。本际经云：愿以法音，广宣愚昧。请问上经云：广开法门。定志经云：兴显道士。形与世隔者，黄褐玄巾，披罗衣锦，形既殊凡，心宜改俗。故本际经云：衣弊履穿，谦光晦迹。又云：舍俗服玩，黄褐玄巾。斯以迹引心，令超世网。就事而言，出家最胜。既云始受五千文而朝存章服，且如灵宝，故知未备三洞入师数也。二修善学慧者，遵法之人，本崇行解，隔凡成圣，真智为优也。三众聚行法者，如五真降授葛仙，十方聚传太上。升玄经云：三当念众为良福田。师之言众，

其义明矣。但师于三义有具不具，若在人间，其有舍家披黄，修解证智，徒众聚集，以人间修得上界真解，故三义备也。从诸天以上，至乎界外，不必帔黄巾玄，多是七宝为冠，九光作帔。所以然者，始学心劣，故寄形殊；上方无方，任能会理而生明，是仙犹衣黄服，此自通耳。

位业义第四

义曰：位业者，登仙学道，阶业不同，证果成真，高卑有别。三乘七号，从此可明；十转九宫，因兹用辩。此其致也。本际经云：神官位序，真圣阶梯。灵宝经云：位登仙王。又云：功业无巨细也。

释曰：位是阶序之名，业是德行之目。大论品次，释者不同。徐法师举洞神经云：神人，真人，仙人，道人，圣人，贤人，合共为道。太真科云：鬼中立功进登鬼仙者，皆号灵人。神者神妙无方，真者坚纯非假，仙者迁升改化，道者虚通不壅，圣者正名制作。此义多在果入因。人言圣者正行居心也，贤者辩能才智，灵者识鉴通微。前六，世人得道之名；后一，鬼神得道之称。又云：名乃有七，位乃有三。一者仙位，二者真位，三者圣位。神道贤灵，更无别位，名号虽异，犹附三阶。今谓众经显名，岂唯有七？犹如至人，智人，上人，大人也。陆先生云：起自凡夫，积行成道。始化曰仙，仙化成真，真化成圣。此即通举界内九宫，界外太清，俱是仙品。就于真圣，合为三阶也。诸家解释既殊，难可依据。今依玄门论中摇亮、玄靖二法师义旨，凡有两义。一论禀生之位，二论证仙之品。禀生位者，界内有欲观感生，凡三十二品，有欲善业为三界四民之位。界外是无欲观感生，凡二十七品，为三清一乘之位。证位品者，始自发心，终乎极道，大有五位。一者发心，二者伏道，三者知真，四者出离，五者无上道。均此五心，总有四位。前之二心，是十转位。第三一心，是九宫位。第四一心，是三清位。第五一心，是极果位。前四是因，后一是果。初之二心有十转者，发心一位即为一转。伏道之中，凡有九转。以一就九，合成十转。其初发心亦名游散位，为一转者，是破裂生死，回向道场，从迷返悟，转俗入道。大戒经云：善男子，善女人，能发自然道意，来入法门，受我十戒，则为大道清信弟子，皆与勇猛飞天齐功。飞天，未得道者也，是道十转弟子。此入十转之初也。又云：若在一转而行精进，心不懈退，即得飞天。于此而进，超凌三界。以此发心，即为一转。又云：清信弟子见在世，度于众苦，身有光明，形神澄正，制伏魔精，故是翻邪来入正道。但寻此飞天，总是伏位，既未得真知之道，故云未得道也。言为诸天策驾，即是九宫真位诸天策驾也。伏道之中有九转者，凡三种解，解各三转，合成九转。三种解者，一曰武解，二曰文解，三曰尸解。四极明科及真迹并云：武解者地下鬼帅，文解者记形改化。仙经云：先死后蜕，谓之尸解。其武解三转者，四极明科及真迹云：武解鬼帅，二百年一转，凡三等。并云：世行功德，度名东华，不预三官之府。又云：至忠至孝，至廉至真者，改化更生，得为鬼官也。其文解三转者，明科云：文解主者亦有三等，其一等散在外舍，闲停无事，俱在洞天，百四十年一进，给仙人驱使；其二等便径得游行仙阶，给仙人所使，百四十年进补管禁，如世散吏；其三等便得入仙人之堂，游行神州之乡，入宴东华也。其尸解三等者，其下者或因刀兵，或因天度，暂游太阴，或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也，魄卫肉胎灵结气，不久更生。其次者蝉蜕，或假物代形，虽受殡埋，隐景而去，后开棺中，惟见杖舄其上者，以剑杖代尸，俄尔升化，倏然失所在，乃游虚空。寻此十转伏结所招，位存似空，未登真解。始在初门，并非乘位。宋法师云：报有十转，其一转九转，但在世间八方中央，有士得富贵，名书东华。其十转上生三界，为飞天之人。若行六情六度，生戒一转，便与飞天齐功。故明真经云：功齐十转，报位得及飞天也。今明度生之戒，亦未可明。但未真成，即居似位。其间或有超悟而上，或有历位而升，随根利钝，逐悟深浅。似解若成，进登其位。故因兹十转，入彼九宫。度人经云：得为九宫真人。故知真解若成，即登此位也。又海空经中所明十转，所谓无忧转，

净心转，释滞转，通儒转，达解转，善见转，权物转，了机转，大明转，具足转。此之时，转义又不同。从转悟为论，非就位而辩，即是一经别致耳。其九宫位者，下三宫地仙小乘三品，中三宫大乘天仙三品，上三宫大乘飞仙三品。乘各三品，利钝平等，人故成九宫。金篆简文云：地仙、天仙、飞仙是也。地仙游诸名山，天仙、飞仙升出三界之表。八素真经云：太清之下，次得九宫之飞仙是也。此并是界内无欲真空，始入观妙，未能圆虚。虽无感生之力，而解品可尊，故受兹位。其下之六宫二乘之业，近齐三界二十八天，大劫交周，不免生死。上三宫大乘之业，与四民天同，虽未登举，已超三界，大劫交周，灾所不及。故太真科云：已出三界，虽未登举，预种民者，皆无退转。若运开须化，应感下生，和光同尘，不累其德，接引后生，申明道教。是知劫坏则飞升上境，故有飞仙之名；劫成则应为民种，故有种民之号。但三乘之业，根性不同，或有超升，或有历位，今举大纲，其义如此。次界外三清位者，太清仙九品，上清真九品，玉清圣九品。三九二十七品，同修平等，俱入一乘。观有浅深，义无差等。何者？太真科云：小乘仙有九品，一者上仙，二者高仙，三者大仙，四者神仙，五者玄仙，六者真仙，七者天仙，八者灵仙，九者至仙。中乘真有九品，一者上真，二者高真，三者太真，四者神真，五者玄真，六者仙真，七者天真，八者灵真，九者至真。大乘圣有九品，一者上圣，二者高圣，三者大圣，四者神圣，五者玄圣，六者真圣，七者仙圣，八者灵圣，九者至圣。通寻三品，同用九名。而第六一名，三位差互。仙品用真明，真位用仙名，圣位用真名。此当名真，信居中义，通上下耳。又圣第七没其天名，用仙名，此示大能含小。余名尽同者，欲示诸名并可互通。何者？三九不同，而俱是无欲，观体不无优劣，故有仙真圣殊。但知上圣、高圣、大圣是圣之上品，神圣、玄圣、真圣是圣之中品，仙圣、灵圣、至圣是圣之下品。圣品既尔，仙真例然。此三九若望界内，入一大乘，其间自论，又开三品，经亦差等。曲辩三乘，上云兼而该之，一乘道也。今释别名者，上者胜上，各居一品之上，就用为名，高者高道，其德尊高，就德为称。大论其体，广大神明，或累已除，天语自然。玄者不滞，至者各至其初品也。仙灵二义，已如前释。又位序义者，凡有二门。一证仙位，二感生位。证仙位者，从九圣以来，乃有三位。一三清位，二九宫位，三十转位，具如前释。感生位者，略有四位。一者界外三清位，即三九二十七品，仙真圣人，同用平等，无欲善感生。二者三界中间四民天位，用断习气，有欲善感生。三者界内二十八天，位净三业，有欲善感生。四者人中位，五戒，有欲善感生。不论三恶道者，真圣是善业，不生恶道。若语应化，此自别门。今以品位望感生处者，界外三清不明，自等其四民天，即属九宫之上三宫。其无色四天，即齐次三宫。其色界上六天，即齐下三宫。故宋法师释此六天是不缘不入，此则色界十三天已上，准真成位。降此已下，色界十二天，准似解位。欲界六天及中实业，并为散善所感。但真圣多寄人者，修学故通入游散位也。游散有三义，一者未入伏道，二者未得真成，三者未能任职，俱名游散。然感生仙品，两义自殊。今大都准则，非为定也。所以然者，自有远生界顶而无真成，自有近在人中而得，自有与品相当，而有此观，故此二门不得定准。所以知仙品位次而然者，飞行羽经云：玉清则上清之高神，太清则飞仙之高灵。八素真经云：玉清宫之下真，乃上清宫之上真；太极宫之上真，乃上清宫之下真；太清宫之上真，乃太极宫之下真。从此以下，得九宫之飞仙。寻此二经，并飞仙次太清之下。抱朴子引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脱，谓之尸解。此即直取升天曰天仙，游地曰地仙，蜕形曰尸解也。自然经诀云：上仙白日升天；中仙栖于昆仑、蓬莱等名山，空中结宫室；下仙常栖诸名山洞室，综理从上生死也。又太真科云：大甲申之后，则为一天之初。初中至后，学者不异，众生善恶，人物皆同。一天之中，唯一人成太上，一人成帝君，一人成老君，一人成天师。学如牛毛，得如麟角。其间为圣真仙民，或停散待迎后圣，如是无数。又复论出化在他天上，或他世间也。今谓此等所明，实亦无在，随人所宜耳。青君云：以九天之精气，凝成九宫之位。故九宫论位，按此为明。又八素经云：太极者，此是太清境中之宫。生神章经云：

三皇洞神，太清太极宫。此其证也。又业行义者，向道有二条，一愿二行。故请问上经曰：悉从愿来，非愿不成。本际经云：一切行皆是方便教门也。愿有二义，上求道果，下化众生。四等为心，是大乘愿。若近求三界，自度为心，是小乘愿。行有四义，一术二戒，三定四慧。术者，茹炼方法，丹药祝请。小乘局此一条，大乘用为助行。升玄经云：炼石茹芝，虽寿千年万岁，死辄更苦。本际经云：服药茹芝英，延寿保命根也。戒者，防非止恶，为智慧之根。灵宝经云：智慧生戒根，真道戒为主。定者，观三守一，思神念真。本际经云：调习静定。灵宝经云：思微定志慧者，空有两解，欲无欲二观。本际经云：慧识明了，照悟空有也。谈讲演说，并入慧门，故徐法师云：心有定散，定即存三守一，散即学慧讲说。引玉京山经云：讲道静真。请问经云：敷显妙义也。用此四义，以调身心。通论身心，复有外内两行。修慧持戒，是为内行；放生布施，造治殿堂，名为外行，亦名散善。今虽开此四条，若按经文，所论唯二。洞神第十一云：众圣所宗，唯道与术。术即经戒方法是也，道即无欲洞虚是也。又云：习学以无欲为主，修术以经戒为先。又云：无欲洞虚，不卒可登。故少思寡欲，守玄思空，积久不息，与道合真。今观此文，只是空有两慧，分门摄事皆尽。道是空慧，术是有慧。若尔者，直就慧门摄前行愿两事皆尽，讲说还属有慧，故洞神经云：讲说教化，密行要术。又云：术在口内。宋法师云行上品十戒，口业净生欲界，身业净登色界，心业净登无色界。今谓并有欲善业伏结云净，未是真断，其间得真观者，方断通欲。玄靖法师云：至死欲观心乃除通欲耳。且无欲空观，有欲有观，有观资空，空观导有，导有无有，有观无观，故曰真观。真观亦同，无方名道耳。

道教义枢卷之二

三洞义第五

义曰：三洞者，八会之灵音，三景之玄教。金编玉字，研习可以还源；凤篆云章，修服因兹入悟。此其致也。故玉经隐注云：三洞经符，道之纲纪。正一经云：三洞妙法，兼而该之，一乘道也。本际经云：若有经文十二部应三洞者，是名正也。

释曰：一者洞真，二者洞玄，三者洞神。真以不杂为义，玄以不滞为义，神以不测为义。通而为语，三名互通。何者？一乘玄书，故是不杂，理然无滞。三洞妙旨，本自难思，故为不测耳。从通制别者，灵秘不杂，故与真名。生天立地，其用不滞，故与玄名。召制鬼神，其功不测，故与神名。通称洞者，以通同为义，明三教并能通凡入圣，又皆同一大乘也。然其教迹本，洞真教主天宝君为迹本，是混沌太无元高上玉皇之气。洞玄教主灵宝君为迹本，是赤混太无元上玉虚之气。洞神教主神宝君为迹本，是冥寂玄通无上玉虚之气。其迹本之义，具如九天生神章经义。迹及玄门大论所明。今略释三迹，明其次第者。天是玄义，灵是精义，神者无累之义。明始入仙阶，登无累境，故与神名。既进中境，智渐精胜，故与灵名。既登上境，智转无滞，故与天玄之名也。通名宝君者，宝是可尊，君是群义，明为群生之所尊仰也。但知洞真法天宝君住玉清境，洞玄法灵宝君住上清境，洞神法神宝君住太清境。故太上苍无上录经云：三清者，玉清、上清、太清也。今明玉者无杂，就体为名；上者上登，逐用为称；泰者通泰，体事兼明。从著入微，配三可解。又初登仙域，智用通泰，名渐之上境，故与上同，亦可三境并居，界表俱可称上，故与上名。居中义兼上下三处，并无欲染。亦上境最优，故用玉名，以标尊胜。此并处从入得名也。亦可三清妙处，是大道神功，当体为名，不无其义。通言清者，以净为义。三清净土，无诸染秽，故并言清。其中宫室，万绪千端，变化难思，今不曲尽。又三洞体义者，寻其人教及境，本同一气，赴感适缘，作三名说。故境教及人寄名不定，或以人目境，或以境标教，因缘相待，随便而言。玉纬经云：洞神、洞玄、洞真，是三清境号。斯即以境因经，故言洞神等经也。今

检三洞经目不同，洞神则言洞神三皇，洞玄则言洞玄灵宝，洞真杂题诸名。此则三皇是逐教缘为题，以三皇是禀教之缘故也。灵宝是取教主为题，以生神用灵宝目君故也。洞真无通题，杂题诸名者，此亦示神无方，不可定耳。其三洞法体，一往既是言教，以色声为体，再论并是难思，智用亦可以三一为体。三清境者，一往既是境处，可以气色为体，再论既是大道，智用不可思议。人法不二，亦具三一为体，即精神气三一也。盖法师云：境虽是三，不坏是一。又序三洞经洞者，其卷数题目，具如陆先生三洞经书目录、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陶隐居经目、太上众经目、三十六部尊经目等所明，今不具辨。且论其感降之始，序其流化之缘。其洞真是天宝君所出，玉纬引正一经云：元始高上玉帝，禀承自然玄古之道，撰出上清宝经三百卷，玉诀九千篇，符图七千章。秘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宫，相传玉文以付上相青童君，封于玉华青宫。元景元年，又撰一通，以封西城山中。又太帝君命扶桑大帝赐谷神王，撰出三十一卷独立之诀，上经三百首。今独立亦行于世也。昔襄城小童以上清飞步天纲蹶行七元六纪之法，降授黄帝，竟无所传。元封元年七月七日，西王母、上元夫人同下降汉武于咸阳宫，授五帝灵飞、六甲、上清十二事。明年，天火烧柏梁台，经飞太空，于兹世绝。太元真人茅君讳盈，师西城王君，受上清玉佩金琅三景躑旋之道，以汉宣帝地节四年三月升天。又玄洲上卿苏君讳林，师涓子，受上清三一之法，亦以宣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登仙，不传于世。起汉孝平皇帝时，西城真人以上清三十一卷，于赐谷之山授清虚真人小有天王褒。以晋成帝之时，于汲郡修武县授紫虚元君南岳夫人魏华存，以咸和九年乘飙轮而升天，以经付其子道脱。又传杨先生羲，晋简文皇帝之师也。羲师南岳夫人，受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一卷，至晋孝武皇帝太元十三年升仙。又许先生迈，字叔玄，小名映，改名远游，师南海太守鲍靓，受上清众经，后渡江入赤城山，往而不返。远游弟谧，仕晋为护军长史散骑常侍，亦受行众经，隐景去世。谧子玉斧，长名翔，字道翔，师先生受上清三天正法曲素凤文三十一卷，遁迹潜化。玉斧子黄民，民子豫之，以宋元嘉十二年，隐刻之小白山，以上清灵宝经三洞妙文寄刻县马朗之家。宋有道士楼化，以宋明皇帝太始之末，潜因后堂，道士爰孝真密启明帝，逼取经还。帝使开看，忽有五色紫光，洞焕眼前。逮元徽元年，马乃出诉，启请先者经，有敕听还。天藏既开，太阳难掩。赍持重宝，诣马辄臻。兹乃上真注笔未简，凡庶摹而传奉，号曰真迹。目序所明，与此同也。洞玄是灵宝君所出，高上大圣所撰，今依元始天王告西王母：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十部妙经，合三十六卷。按太玄都四极明科曰：洞玄经万劫一出，今封一通于太山，一通于劳盛山。昔黄帝登峨眉山，诣天真皇人，请受此法，驾龙升天。帝尝之时，九天真王驾九龙之舆，降牧德之台，授帝此法。帝后封之于北钟山。夏禹所感之经，出没有异。按真一自然经云：太极真人夏禹，通圣达真，太上命钞出灵宝自然，分别大小劫品经、中山神祝、八威召龙神经。又云：徐来勒等三真，以己卯年正月一日日中时，于会稽上虞山传仙公葛玄。玄字孝先，于天台山传郑思远、吴主孙权等。仙公升天，合以所得三洞真经，一通传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门于孙与从弟少传奚。奚子护军梯，梯子洪。洪又于马迹山诣思远，盟受。洪号抱朴子，以晋建元二年三月三日，于罗浮山付弟子海安君望世等。至从孙巢甫，以晋隆安之末，传道士任延庆、徐灵期之徒，相传于世，于今不绝。洞神是神宝君所出，西灵真人所撰，此文在小有之天玉府之中。序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皆上古三皇所受之书，亦诸仙人所受，以藏诸名山。其蜀郡西城、峨眉山，具有此文。抱朴子云：昔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晋时鲍靓学道于嵩高，以惠帝永康年中，于刘君石室清斋思道，忽有三皇文刊成字，仍依经以四百尺绢告玄而受。后亦授葛洪子孙。按三皇经序：鲍君所得石室之文，与世不同。洪或兼受也。陆先生所得，初传弟子孙，后传陶先生。先生分析枝派，遂至兹也。

七部义第六

义曰：七部者，应迹垂文，随机演教，括囊众法，普被群生。若能游此妙门，则得自然悬解。此其致也。

释曰：七部者，今依正一经次，一者洞神部，二者洞玄部，三者洞真部，四者太清部，五者太平部，六者太玄部，七者正一部。正一部前之三部，具如三洞义明，今释后四。太清者，孟法师云：大道气之所结，气清体太，故曰太清，以境曰经也。今谓此经从所辅之境得名，何者？此经既明金丹之术，服御之者远升太清，故言泰清也。太平者，太言极大，平谓和平。明六合大通为一，正平之气斯行。故太平经云：今平气行矣。有解三台正为太平，有解景星见曰太平。今明此经见世，能使六合同文，万邦共轨，君明物度，可谓太平。太玄者，旧云老君既隐太玄之乡，亦未详此是何所，必非撮迹还本，遣玄之又玄，寄名太玄耶？今明此经名太玄者，当是崇于重玄之致，玄义远大，故曰太玄。正一者，盟威经云：正以治邪，一以统万。又言法文者，法以合离，文以分理。此言众生离本，所以言离，故下文云：反离还合，合真舍伪，由法乃成也。言统万者，总摄一切，令得还真，故下文云：一切学悟少欲，欲少近乎道宗，宗道在乎一式也。治邪者，文云：众生根粗，去道奢趣，大道慈愍，立法训治，趣令心开，两半成一。一成无败，与常道合真，故曰正一法文。今明正是不邪，一者非二。此经正义，以破邪迷。虽说百途，终归一理，故云正一也。通言部者，以部别为义。三部同言太，正一独称正者，以三部辅于三洞大法，故同言太。正一遍陈三乘，简异邪道，故称为正也。又论四部缘流者，其卷数题目，亦如诸家目录所明。今序其因起者，太清以太一为宗，老君演说，九君申明。道要云：太清中经，元始中来，出于九老传付老君，真人祖袭不绝，皆关此君。正一经云：太清金液、天文地理之经四十六卷。此经所明，多是金丹之要，又是纬候之仪，今不详辩。墨录所明，即汉安元年太上将此经付于天师，因此至今也。太平者，此经以三一为宗，老君所说。按甲部第一云：学士习用其书，寻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为主。然其卷数，或有不同。今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按正一经云：有太平洞极之经一百四十四卷。此经并盛明治道，证果修因，禁恶众术也。其洞极经者，按正一经：汉安元年太上亲授天师，流传兹日。若甲乙十部，按百八十戒云：是周赧王时老君于蜀授琅琊干吉，至汉顺帝时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经。帝不信之，其经遂隐。近人相传，海嵎山石函内有此经，自宋梁以来，求者不得，往取辄值风雨冥暗，雷电激扬。至于陈祚初开，屡求弗获。陈宣帝雅好道法，乃屈周智响法师往取此经。法师至山，清斋七日，未取。顷之，云雾幽晦，法师耸虑才至，天光朗然，乃命从人开函取经。时数十许人开不能得，法师暂用手扶，豁然而启，因得此经，请还台城。帝见迎礼，置于至真观中，仍请法师于观开讲。尔时利安天下，国致太平。自此以来，斯文盛矣。帝因法师得经，故号为太平法师也。太玄者，重玄为宗，老君所说，故道君序诀云：玄玄道宗。又太玄经云：无无曰道，义枢玄玄。而尹生所受，唯得道德、妙真、西升等五卷。按正一经云：太上亲授天师太玄经，有二百七十卷。推检是汉安元年七月得于此经，尔来传世，乃至今日也。正一者，真一为宗，太上所说。正一经云：正一遍陈三乘。又云：天师自云：我受太上老君教以新出道法。王长虑后世改易师法，故撰传录文，名为正一新出之仪，四十二卷。玉纬经云：昔元始天王以开皇元年七月七日丙午中时，使三天玉童传皇上先生白简青录之文，自然得乎此法。虚无先生传于唐尧，又后圣帝君命小有天王撰集宣行。昔汉末，天师张道陵精思西蜀，太上亲降，汉安元年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又付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正一盟威妙经、三业六通之诀，重命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按正一经治化品墨录云：正目经九百三十卷，符图七十卷，合千卷，付天师。师既升天，以此法付嗣师等。弟子一切内外至信者，修行传习，屡有得道之人，今不具载。此文因兹行矣。又七部义例者，强名立教，随成随灭，虽

复一时匠物，而不自越正宗，言乖理会，每须融释。正一法文经图科戒品云：今一天之下，内外要文，自开辟以后，至于劫终，中国十二万三千卷，四方夷蛮戎狄各八万四千卷。此并重理同辞异陈，粗细分卷无定。因于三皇，至于三代，高上老君为师，取要有一万三千卷也。其大略如此。又须知三洞四辅，自相辅成。正一经图科戒品云：太清经辅洞神部，金丹已下仙品；太平经辅洞玄部，甲乙十部已下真业；太玄经辅洞真部，五千文已下圣业；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遍陈三乘。太平经云：辅者，父也，扶也。今言三太辅三洞者，取其事用相资成生，观解若父之能生也。众生钝劣，闻深教不解，更须开说翼成，方能显悟，即是扶赞之义也。所以太清辅洞神者，洞神召制鬼神，必须太清存守太一，服御金丹，助成此道，神用乃申。洞玄和天安地，保国宁民，太平宗教亦复如斯。洞真变化无方，神力自在，故须太玄明空道成此行，重玄之心既朗，万变之道斯成。故三十九章号无生之说，西升妙典示善入无为之宗、无为之果。既体玄，斯致无生之道，即洞遣方成。正一遍陈三乘者，以具经通明三乘之致也。陈者，申也，言末俗根钝，逮于三乘，正一遍申明也。又三洞总为一乘之教，故正一云：三洞虽三，兼而该之，一乘道也。太玄为大乘，太平为中乘，太清为小乘，正一通于三乘也。又一切言教皆起人间三恶道苦，非受道器三界著乐，不能进修。若圣人逐结生天，自修观行，不须教法。若欲闻教，皆下人间。三清二相得，自是不言之教。唯人是道器，为造行之初，故显应说经在人间也。若论圣化无定，变转非常，天上人间，亦无恒准，但从多实义好起人中耳。又观身经云：善开方便，敷究竟者。本际经云：究之言断，竟之言尽。断烦恼习，一切皆尽，具足解脱，是名究竟。玄门论云：究竟是辩成败之名，方便是善巧之目。以善巧因缘，使得成辩。故升玄经云：功业罪行，毕则常一也。一往以二乘为方便，大乘为究竟。次以三乘为方便，一乘为究竟。穷论一之与三，并为方便；非一非三，是为究竟。乃至化主化处，化法化缘，皆是方便究竟也。又按灵书经云：元始天尊告太上道君：龙汉之时，我为无形，常存出世教化。我过去后，亿劫无光。逮至赤明，我又出世，号无名之君，以灵宝教化。逮至开皇，灵宝真文，开通三象，我于始青天中，号元始天尊，今说是经，以度可度之人。斯则此劫之初，天尊正为教主。至乎上皇元年，禅与太上道君，为今天花王。故本行经云：赤明开运，岁在甲子，诞于浮罗盖天西那玉国，与灵宝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缘之勋，锡我太上之号，封郁悦那林昌玉台天帝王，位登高圣，治玄都玉京。此言赤明即是今劫，开图谓之赤明，非前赤明劫也。不言上皇者，是总言今劫耳。

十二部义第七

义曰：十二部者，文该七部，义本三乘，穷理则出乎死生，入悟则登乎常乐，此其致也。正一经云：三乘所修，各十二部。本际经云：总括法门，唯十二事，部类分别，随根不同。

释曰：十二部义通于三乘，今依本际经释：第一本文，第二神符，第三玉诀，第四灵图，第五谱录，第六戒律，第七威仪，第八方法，第九众术，第十记传，第十一赞颂，第十二章表。第一本文者，三元八会之书，长行源起之例是也。真诰紫微夫人云：三元八会之书，太极高真所用。本者，始也，根也，是经教之始，文字之根。又得理之无，万法之本。文者，分也，能诠理也。既能分判二仪，又能分别法相，既能辨析万事，又能表诠至理也。第二神符者，即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是也。神以不测为义，符以符契为名，谓此灵迹神用无方，利益众生，信如符契。第三玉诀者，即河上公释柱下之文，玉诀解金书之例是也。玉名无染，诀语不疑，谓决定了知，更无疑染。第四灵图者，如舍景五帝之象，图局三一之形，其例是也。图，度也，谓度写玄妙，传流下世。第五谱录者，如生神所述三君本行之陈五帝，其例是也。谱，绪也；录，记也；谓绪记圣人以为教法，亦是绪其元起，使物录持也。第六戒律者，如六情十恶之例是也。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众恶之缚，能分善

恶之界,又能防止诸恶也。律者,率也,直也,栗也,率计罪愆,直而不枉,使惧栗也。第七威仪者,如斋法典式,请经轨仪之例是也。威是俨凝可畏,仪是轨式所宜,亦是曲从物宜而为威制也。第八方法者,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之例是也。方是方所,法者节度,明修行治身,有方所节度也。第九众术者,如变丹炼石,化形隐景之例是也。众,多也;术,道也;修炼多途,为入真初道也。第十记传者,如道君本业,真人往行之例是也。记,志也;传,传也。谓记志本业,传示后人也。第十一赞颂者,如五真新颂,九天旧章之例是也。赞以表事,颂以歌德,故诗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曰偈者,憩也,四字五字为憩息之意耳。第十二章表者,如九斋启愿,三会谒请之例是也。章,明也;表,奏也。谓申明心事,上奏大道之。通言部者,以部类为义,亦以部别为名,谓别其义类,以相从也。又十二部由序者,按灵宝真文上卷云:本文名空阵赤书最皇真文,初应唯是一文之经,随五帝所掌,开为五篇。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帝君,名灵威,仰所掌真文,名曰生神宝真洞玄章。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帝君,名赤嫫弩,所掌真文名曰南云通天宝录。中央五宝元灵元老帝君,名含枢钮,所掌真文名曰宝劫洞清九天书。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帝君,名曜魄宝,所掌真文名曰金真宝明洞微篇。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玄老帝君,名叶光纪,所掌真文名曰元神生真宝明文。五老玉篇,皆空洞自然之文也。今泛论古今,变义凡有六种。一者天书,阴阳初分,有三元五德八会之义,以成飞天之书,后撰为八龙云篆明光之章。陆先生解三才,谓之三元。三元既立,五行咸具。以五行为位,三五相合,谓之八会,为众书之元。又有八龙云篆明光之章,自然飞玄之义,结空成文,字方一丈,肇于未天之内,生立一切也。按真诰:紫微夫人说三元八会,建文章之祖,八龙云篆是其根宗所起,有书之始。而先生云:八会,三才五行便是。既判之后,赤书又云: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出于元始之先。即此而论,三元应非三才,五篇应非五行也。正应是三宝文人之三气,三气自有五德耳。故九天生神章经云:天地万化,自非三元所育,九气所导,莫能生也。故知三元在天地未开,三才未有之前也。三元者,一曰混沌太无元高上玉皇之气,二曰赤混太无元上玉虚之气,三曰冥寂玄通无上玉虚之气,五德所本有。三即阴阳和。阴有少阴、太阴,阳有少阳、太阳,就中和之和,为五德也。篆者,撰集灵书,谓之云篆,此则三元八会之文,皆是天书也。二者演八会为龙凤之文,谓之地书。此下玄圣所述,以写天文也。三者轩辕之时,苍颉傍龙凤之势,采鸟迹为古文,以代结绳,即古体也。四者周时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五者秦时程邈变大篆为小篆,六者秦后时阳变小篆为隶书。又云:汉谓隶书曰佐书,或言程邈狱中所造,出于徒隶,故以隶为名,是为六文也。又有八体六书,今不具叙耳。又汉和帝时,蔡伦始造纸尔,前唯书简牒。牒者,论牒语事,简者在简不繁。但知本是天书以下,八体六文皆从真文出耳。又蒙恬造笔精能,故称蒙恬造笔也。然未知何时书经于纸卷,今谓劫初已自有笔,太真所书,何容无纸?及以八体六文等耶?以天尊造化,具一切法故也。但后人承用,自有前后耳。神符者,明一切万有,莫不以精气为用,故二仪三景,皆以精气行乎其中。万物既有,亦以精气行乎其中也。是则五行六物,莫不有精气也。以道之精气布之简墨,会物之精气,以却邪伪,辅助真教,召会群灵,制御生死,保持劫运,安镇五方。然此符字,本于结空,太真仰写天文,分置方位,区别图象符书之异。符者通取云物星辰之势,书者别折音白论量之旨,图者尽取灵变之状。然符中有书,参以图象,书中有图,形声并用。而三洞经中符有作今字者,此亦如古文尚书,有与今字同者耳。玉诀者,此别有经二卷,太上道君于南丹洞阳上馆为学士王龙赐说此灵文玉字之诀,但求知定是何代所注,又说诸修符醮五方、思存移灾等法,然正是解决八会之文也。灵图以传有,书以传无。无者,言之与理无有形迹,定志图局之例是也。有者有形之与迹,八景及人鸟之例是也。或镇之五岳,保制劫运;或广被十方,开化周普;或宣之上古,极物之迷;或传之下世,哀物之苦;皆大慈之德,随病设方,大哀之心,赴缘说法也。谱录者,谱如生神章前三宝君及本行道君自序宿世根本之例是也。录者,修别神真位次名讳,八景及内音之例

是也。谱之用者，众生或谓生死之理，歟然而有，歟然而无，如彼草木，无所缘起，故述源本宿因，令其得悟。录亦是修牒名，领以付学人，令其领录，存思以自防保，共举人身以升天也。戒律者，戒，止也，法善也。止者止恶，心口为誓，不作恶也。戒之为义，又有详略。详者太清道本无量法门百二十九条，老君及三元品戒百八十条，观身大戒三百条，太一六十戒之例是也。略者道民三戒，录生五戒，祭酒八戒，想尔九戒，智慧上品十戒，明真二十四戒之例是也。律者终出戒中，无更别目，多论罪报刑宪之科，如天师制鬼玄都女青等律。具斯则戒主于因，律主于果，以戒论防恶，律论止罪故也。威仪者，三元本有威仪俯仰之格三千四百，龙汉之后，文多不备。此以末世不堪，故略不传耳。其论斋功德，凡有二种，一者极道，二者济度。极道者，洞神经云：心斋坐忘，至极道矣。本际经云：心斋坐忘，游空飞步。济度者，依经有三篆七品。三篆者，一者金篆斋，上消天灾，保镇帝王；二者玉篆斋，救度人民，请福谢过；三者黄篆斋，下拔地狱九玄之苦。七品者，一者三皇斋，求仙保国；二者自然斋，修真学道；三者上清斋，升虚入妙；四者指教斋，禳灾救疾；五者涂炭斋，悔过请命；六者明真斋，拔九幽之魂；七者三元斋，谢三官之罪。此等诸斋，或一日一夜，或三日三夜，或七日七夜，具如仪轨。其外又有六斋十直，甲子庚申，八节本命，百日千日等斋，通用自然之法。其六斋月者，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又有三长斋月，即正月、七月、十月。十直者，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其六斋八节可知，今不具辩。方法者，大略有九。一者粗食麻麦也；二者蔬食菜茹也；三者节食中食也；四者服饵符水及丹英也；五者服芽，五方云芽也；六者服光，日月七元三光也；七者服气，六觉之气、天地四方之妙气也；八者服元气，一切所禀三元之气，太和之精，在乎太虚也；九者胎食，我自所得元精之和，为胞胎之元，即清虚降四体之气，不复关外也。粗食止诸耽嗜，蔬食省诸肥腴，节食除烦恼浊。保精所以具身神，体成英华，服芽所以变为芽，服光所以变为光，服六气所以化为六气，游乎十方，服元气化为元气，与天地合体，食胎气所以反为婴童，与道混合为一也。此之变化，迭运改易，不复舍身而更受身，往来生死也。今意方法未必止是食事，其或是方药按摩等事可寻也。以前事迹，并出上经灵书紫文经及真诰裴君授道，具有此事。众术者无所不通，大而论之，略有五事。一者思神存真，二者心斋坐忘，三者步虚飞空，四者餐吸六气，五者导引三光。此皆心气相使，而神道冥通也。论其变化，凡有三种。一者白日升天，谓功成道备，三万六千神及三一帝一混合为体，成乎妙一，故能与神俱游，即身而升天也。二者尸解，或以刀剑竹木代尸，俄尔升举，歟失所在，或遗皮壳，或受殡埋，后开棺中，但有杖舄，或游五岳，或可升天，南宫有流火之庭，金门有冶炼之水，凡生而内飞登天者，亦先诣火庭炼其形神，死而升天者亦先诣庭池炼其魂骸，皆随其功业也。三者灭度，尸形不灰，如太一守尸，或经年岁，尸还成人也。记传者，记则追志过去之事，亦有预记未来之事；传者撰也，谓相传系统。凡圣神之体，略有二事。一者自然，二者学得也。大洞经云：得洞经者，从死得生，从生得道，从道得仙，从仙得真，从真得为上清黄老君、三十九真、二十四帝、百八十道君、天尊上圣。亦有自然妙气应化所作，亦有修习后成。自然学，合为一也。然此圣真阶次，千流万品，今不具显也。赞颂者，四言以象四时四气，五言以法五行五德，七言以法七元七曜。有本文赞颂，始九天生神之流，以三洞飞玄之气是本文赞颂也。后诸经中，或有道君真人诸天赞颂，此皆玄圣所作，共在经中。章表者，此修正一遍多，但一切万机，其迹各别，故圣人垂法，制之以事。然道在人心，而方须表奏者，既未能冥会，则因事而显事，显则心明，故尽其形迹也。夫人心无质，运之有境。境净则心明，心明则行洁，行洁可以交神灵，心明可以会天道，故登坛告盟，黄章表奏，使心形俱尽，人会神合也。章信科云：输物明信，信道则舍财消灾解祸。大体多名，其要有二。一者赐与凡夫，爰及鸟兽蠕动蜚飞，皆同本始；二者供奉三尊，崇飭三宝，周给圣贤，同日供养也。

道教义枢卷之三

两半义第八

义曰：两半义者，凡夫识业，起自氤氲，欲染飘流，沦斯颠倒。若能反出，则还处自然。信任流来，终婴罪垢。此其致也。定志经云：两半成一，其义有五。本际经云：因缘两半也。

释名体曰：两是二义，半语未全，成是已就，一言会合。望一论二，故有半名；合二为一，故有成称也。其五义者，初来五义，通染心为体；反出五处，合色心为体。旧解云：以阴阳二气为两半。阴有阴中之阴，阳有阳中之阳，就于和气，合五义也。谨寻经意，未见此旨。今明定志经云：凡有三不，亦以明五义。第一不亦明流来通欲，第二不亦明初起别欲，第三不亦明反出之义。初一不亦明流来通欲者，此即两半之义。故一通凡有五品，即为五义，谓界外氤氲为一半，界内四染为一半，合成通欲为成一。其五品者，一氤氲之生三界外，二无色界染，三色界染，四欲界染，五三恶道染。所欲以尔者，定志经云：不亦于彼清虚之气，因氤氲之交，分半下降，就此四半，合为一耶？此明神本清虚，氤氲妄起。氤氲望界内，称之为半。若望清虚，亦称为半。今言分半者，正是分圣望清虚之氤氲为界外之一半，下就界内之四半，合成一通欲也。欲初来之日，未有五处，望反出时验有此五。何者？反出之时，还用此处染润，得此处报故也。但最初一运，即恼即业，因果因时，任业流来，至五品。自轻之重，同类相生，以为因果。然初念起，或复何所因？今明颠倒所生，无有根本。若有根本，何名颠倒？所以知氤氲是颠倒者，经云：氤氲之交。交是交乱，犹颠倒之义也。此言因者，还是颠倒有，故云初念即恼即业。若尔，经云：何言神本澄清？既本澄清，何不澄清为本耶？今明经说澄清为本者，即示无本。既其澄清，复有何物？若其有物，何谓澄清？故西升经云：本出虚无。既知颠倒，本来无本，即知生死本来无始。既知本来无始，岂得今来有终？故盟威经云：众生根本，亦无始终。本际经云：众生根本相，毕竟如虚空。妄想入生死，梦幻无始终。今言九圣为终，氤氲为始者，是不终为终，不始为始。既以不始为始，无本为本，故云本于虚无与澄清也。故本际经云：氤者因也，氲者暖也。世间之法，因暖润气而得出生，是初一念始生倒想，体最轻薄，犹如微烟，能障道果，无量知见作生死本，元不可测，故称神本。神即心耳。心无所有，故曰澄清。但是轻痴，未染见著，故名无著也。第二不亦明初起别欲者，有解云：别欲所生，本于通欲，初起极轻，与其四民所断氤氲等，渐渐之重，与五处同。后若退轻，如四民重名为习气，依氤氲起。所以知然者，以四民之位正断习气也。但别欲若重，任感恶道，得其轻报。何者？经云：不亦惑此假一而为恶者，致招自然之气沦于三徒乎？此明缘通欲假一，起于别欲得三徒报，任业自招，故言自然耳。通欲言假者，此是习因相连，为续假也。然初任生恶，亦任生善。今明恶是滥生，所以得自起；善是研习，所以不得自生也。第三不亦明反出义者，谓持五戒等，善离恶道，半净口业；善离欲界，半净身业；善离色界，半净心业；善离无色界，半离四半。已修无欲观，以离氤氲。既离，反两半本处于自然正真道果也。所以然者，经云：不亦为善，离此四半，还登太虚，复我清虚之气，反我两半之本，处于自然乎？此明离界内四染，故云离四半，登太虚。断界外氤氲，故言复清虚之气，反两半之本。进登道果，故云处于自然。但知道果，超出清虚之本。何者？氤氲义在有，清虚义在无。若以无本为本者，此本虽终尽生死义，犹未极义。若非有非无，此乃为极。升玄经云：真道者，无不无，有不有，能觉两半，岂不体之乎？但或之所计，必有因缘。因有傍正，正者通欲，同类相生，前念为因，后念为果。次第相因，流至五处。傍是贪等别欲，缘通欲起也。

道意义第九

义曰：道意者，入道初心，归真妙趣，断生死之累，成慧鉴之明，绝有欲之津，证无为之果，此其致也。

释曰：括寻经旨，且有五种。一者自然道意，谓初发自然之心，上求道果，下化众生之大愿也。但自然之名，义可两属。一者当因即是自然，谓任业自然，非他使也；二者果名自然，谓自然正道，以化济为意，能发此愿，与果相扶，因受果名，言自然也。二者研习道意，谓研习以解伏诸烦惑，八素经云：渐进修习，转得胜明。三者知真道意，谓习行真智，能鉴真理。四者出离道意，谓出离三界，到于道场。五者无上道意，谓诸智莫过，更无胜。通名道意者，谓是正道之心，亦是行前四心，得后道果，因合名称为意，又无上道心，大慈为本，普济群品，咸使归真。今上求道果，即是归真；下化众生，即为济物。常运此愿，与道心同。四意皆用此心，是故名道意也。道意虽多，今开五者，前四是因，后一是果。因果合明，故为五也。

十善义第十

义曰：十善者，止灭愆衅则近证人天，资生观慧则远成真圣。若能都遣，还趣道场，未即虚忘，且祖尘内。此其致也。本际经云：五戒十善，得三界中，七珍依报。

释曰：一者不杀，愍念放生；二者不盗，常行施惠；三者不淫，贞洁守慎；四不两舌，谏净解忿；五不恶口，柔言善语；六不妄言，言必信实；七不绮语，语必传真；八不贪欲，清廉厌秽；九不瞋恚，慈心及物；十不邪见，正解居怀，亦不愚痴，常习智慧也。然痴心之内，兼有慢疑。慢是轻物，疑则犹豫。然十善之门，义有行止。止于十恶，行于十善。行即是劝，劝令修善；止即是戒，戒令止恶也。又十善体义者，十恶既以贪瞋痴三毒心为体，十善宜以廉慈惠三善根为体。四施三舍。四施者，观身经云：财施，身施，命施，识施也。财施者，金玉资货，施施慈敬。二曰身施者，身是六情四大，明运躯役力，救度苍生，策励身形，遵奉大道，亦救入危难。三曰命施者，命是色心连持，明尽其性命，度人奉道，亦是救彼人命，令其不断色心，得连为施。四曰识施者，识是识知智慧之法，以智慧法救度苍生，令彼识知，名为识施也。四施之中，此施最重，论其福报，如经无尽。河图下篇云：受者施之有五，一救贫病，二造经书，三立治堂，四建斋讲，五供身法服也。今括论施，不出二种。一者财施，二者德施。本际经云：常施财德，摄引众生。有德以教愚，有财以济贫。然财施有尽，德施无穷也。

因果义第十一

义曰：因果者，示其邪正，明此圣凡报应之理无差，苦乐之由有局，若能双除两病，必也同会一宗，此其致也。

释曰：因有五名，因缘行业根也。因者因起，亦是因倚，召果为用，亲而能生。缘者，助业得果，疏而能生。行者涉行，亦是进趋，涉事行因，当体为目。进趋来果，功用为名。业者，义在动作，当体为名，亦是造作来果，功用为称。根者以能生为义，谓能生来果，亦就用为名。果有三名，果、报、对也。果是酬因之目，报是答因之名也。又因果体义者，凡有二义。一明出世因果体者，因以空解为体，此解破世间故也。被导万行，为资生解缘，明道成缘也。果者以一切智为体，若因内近论因果者，则初解为习，因生后之习果，转转相生，穷乎九圣。大智若圆，即成道果。此之因果，与道德名二，明世间因果体者，善恶二因，苦乐二果，若缘俱以色心为体，覆其正体，唯是心法。故灵宝经云：善恶报应，正由心耳。又以四句明之，自有心因心是果，如习因生果；自有色目色是果，如种桃还生桃；自有色目心是果，如附因与附果；自有心目色是果，如十善得生天也。又逐门为次，明于果者，大论人天是福

果,三徒是罪报。今论三界有乐无乐,凡有二义。一者三界皆苦,凡夫人天称乐者,此是妄乐,而不说其为苦者,次引物令修人天善根,情说为乐耳。二者说真解,恬愉则任有此乐,但体滞无常,未是真实,欲引远俗求于真解,故说迷心是苦,解心是乐。故定志经云:欲者全是想耳,想悉是空。既是空想,即为无乐。然说有三时,一说三徒是苦,凡夫人天是乐,引其背恶人善,诸经皆有此文;二说人天亦苦,真圣是乐;三明真圣亦苦,须知世间之内有苦乐,常无常净,自在不自在,若物能觉,则称为事,物情不觉,则谓为理,此非真道之理也。若乐常净及与自在,生死中但有其事而无其理。以生死中实无此四,唯在道境具此四也。常者,宝玄经云:常住之道,无祖无先。自在者,盟威经云:湛然常存,隐显自在。此自在者,亦是我义。观身经云:入我无形境,长乐快安宁。此即兼明我乐也。

道教义枢卷之四

五荫义第十二

义曰:五荫者,缘兹六识,生彼四心,想受既行,遂昏真性,荫盖云殄,方晓道宗,此其致也。升玄经云:已人无所入,识想心行灭。

释曰:色识想心行,为五荫也。色者,质碍五根是也。识者,识著造境心也。想者,想象追缘心也。心者,受领知违从也。行者,行缘生思量也。前之三心,唯是一念;后之一心,得有多念。通而为语,四心之名,更互相通。初心念是行缘,即可名行。亦复受缘,即可名心。亦是妄想,即可名想。余三例然。通称荫者,以荫盖为称,此明覆盖真性,情不得开显,灭阴荫盖乃极道真。然五荫之法,正以色心为体,四心是心,五根是也。以此五荫,合成假人。假人御荫,有情尘入也。玄靖法师云:有识万物,同以神气二法为体,故五道不同,皆有神识气象也。本际经云:从真父母生,展转增长而有身形,寄附胞胎世间父母而得生育,具足诸根,故名聚六根。成就于六尘,生六种识,是名识聚。既妄取尘,分别假相,是男是女,山林草木,种别名字,去来动转,从心想生,故名想聚、倒想聚。已妄生憎爱,分别讨校,善恶好丑,领纳在心,故名心聚。既生心,已著于所见,而起贪欲嗔恚愚痴诸恶,过咎造颠倒业,起罪福报,往反无穷,名为行聚。所言聚者,稍相聚合而得坚成荫。盖众生令居暗苦,此即五荫义也。又五荫义例者,五荫之法,并因五常四大六家所成。又云五尘造四大,四大造五根。今寻由大造根,由尘造大,尘复谁造?寻其本根,竟不可得,皆是颠倒,何有实耶?今顺说者,万法生成,二气以成五尘,构于五尘以成五常四大六家等法,构于五常等法,以成五根。故消魔经云:四大暂相寓,五物权时假。西升经云:合会地水火风,四气时往缘。五尘之法,不取声尘,余之四尘,构成五物等也。故金木不生则已,生则洪尘。色自青黄,味自甘苦。然四大六家,并是随方开义。故六家之内,具有四大之火风。四大之中,亦含五物之水土。此等诸义,并是四尘所成。又合此诸义以为义,以此色荫合彼四心而成人也。四尘者,色香味触;五物者,金木水火土;四大者,地水火风也。以胜持为地,润泽为水,温暖为火,气动为风。四气体通,故称为大,亦是成物力大小。家者,一甲寅木,主骸骨;二甲辰风,主气息;三甲午火,主温暖;四甲申金,主牙齿;五甲戌土,主肌肉;六甲子水,主血液。具如玄妙经所明。又诸法之体,莫不赖空,七窍五藏,资空为质,舟车屋宇,以无为用。而不以空成法者,今明空之为理,不可分别成坏,岂得用其成物体邪?今五根七窍有空虚者,是有法赖空为用,非取此空构为法体也。若以空成物体,物体既坏,空亦应坏,便是空有生灭,是故不尔。又有为法皆悉无常,生灭之时,不取此时成物体者,一解:时之为理,只是迁此物体,令其不任,故不用成体。且二气成色,具二生灭,岂非时成体邪?今明义意不同,不可为难。若言结气成则便,若言结时语成则不便。至论说成不成,皆是为物推其构与不构,何定实耶?又体上声论,不成体者。若言

人无诠辩，则不成人。非无此义，但废兴不恒，故不成也。先构法体，然后动声，非是由声方成法体也。

六情义第十三

义曰：六情者，事符五荫，义假四微，既藉境以生心，亦因根而发识。尘昏渐炽，方之弊秽之流；感染顿除，自复清虚之气。此其致也。定志经云：六情一染，动之弊秽。大戒经云：六情恬夷，神自归也。

释曰：眼耳鼻舌身心，情也。眼以见色，耳以听声，鼻以闻香，舌以知味，身以觉触为义，心以知理为义。身情亦名手情，手是身家运用之要，故为名也。通情者，识之异名，谓有情，灵异于木石。又以成为义，上元真书云：情，成也。放六情者，凶恶自成；制六情者，吉善亦成。成名是同，故曰情也。然此六识，托根而生。从所托为名，故言眼等六情也，即以六识为体也。又六根义者，根以能生为义，谓能生于识。六根之中，五根是色，一根是心。五根能生五识，故名为根。五识则为心根能生想，志于心故名根也。徐法师云：六根之法，并因五常四大所成。若尔，彼师所有，方寸为心根。又以五藏为内根，故西升经云：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也。又六尘义者，色声香味触理也。色者青黄五色，声者角徵五声，香者膻腥五香，味者辛酸五味，触者冷热诸触，理者事理诸法也。通称尘者，以尘染为义，明此六种能染行人，亦如微尘能染污也。一师云：色香与味，各自有尘。此三尘中，并有触尘。若其非味非色香等，异既同是有，则并皆有触，俱发身识，如耳目等根，非直见闻，亦觉痛痒。一师云：此四种法，更无别尘。一尘之中，备有此四。其体则共，其义则殊。如一柱体是色，无非色处；亦举体是香，无非香处；举体是味，无非味处；举体是触，无非触处。但逐根所取，义成异耳。此师云：若有两尘，是则相碍。一尘义异，不相碍也。今明唯彼四尘，讲成万法，顺情说尔，究竟皆空。何者？若色等成诸法，色等为谁成？细色成粗色，细色复谁成？若更有能成，是则无穷已。若也无能成，何得有所成？故定志经云：三世之中，三界皆空。此其义也。又六入义者，徐法师云：六识之法，能受六尘。六尘之法，能发六识。既发既受，二义相交，以彼外尘来入内识，是名六入。本际经云：六根成就，对于六尘，生六种识。今解六尘，并可更相涉入。何者？尘来发识，即是尘入于识。识起缘尘，即是识入于尘。但识法在内，尘法在外。外来入内，义为便也。入有二种，一者事入，二者义入。事入者，到根发识；义入者，不到根知也。须知尘入等法，究竟皆空，宜在忘怀，勿生爱染。故定志经云：虽有我身，皆应归空也。

三业义第十四

义曰：三业者，升沈以之起灭，罪福于是从由。若三行果修，则遽登乐境；六根不净，则俯坠苦源。此其致也。本际经云：先当修习三善行法，三业既净，则六根净也。

释曰：一者身业，二者口业，三者心业。贪瞋等三元是意业，口亦有。但可议论，非为指的，故言身口造意业也。

十恶义第十五

义曰：十恶者，起于三毒，生彼七支，贪恚作其源，杀盗开其末。行则克成恶业，止乃翻为善根。欲会清虚，事资除遣。此其致也。本际经云：起三毒心，作十恶业也。

释曰：身有三，杀生、偷盗、邪淫。口有四，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有三，贪欲、瞋恚、邪见，一名愚痴嫉妒。用此七支三毒，为十恶也。盟威经云：破和合众乱，尊卑恶口，骂詈无端，呵叱天地。又四缘义者，身口七支，具四缘成业。一缘不具，业则不成。何者？如虽具三缘，命根不断，则不成杀。非是众生，亦不成杀。不起想心，行心不成，故不成杀。无有杀心，理不成杀。唯少一缘，故自不成。此就小乘七支为语。若大乘为论，但有杀心，

即为阴贼，故须防也。其杀生四者，一实是众生，二起众生想，三起有欲杀心，四令命根断。偷盗四者，一实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盗心，四使移本处。邪淫四者，一实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发邪淫心，四身受染乐。两舌四者，一是所闻人起前人想，二发相谤语，三起离间情，四发分构语。恶口四者，一是所骂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恶骂心，四发恶骂语。妄言四者，一是所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虚违说。绮语四者，一是所对人，二起此人想，三有绮语心，四吐非义语。凡七支四缘，其事如此。因贪起七业者，如为贪味，杀害众生，贪彼资财，而为窃盗，贪迷邪境，行于耽欲，贪觅名利，兴造妄言，贪佗亲爱，遂起两舌，贪取人财，而生恶骂，贪竞称誉，非时而说也。因瞋起七业者，瞋彼故断命分，他而夺财，瞋于彼人，遂淫他妇，瞋恨彼人。故欺妄说，瞋彼和同，而生间构，瞋心于物，故起恶言，瞋恨彼人，吐非义语。因痴起七业者，不解因果故行杀，不识道理故横取，乃至愚痴故非义邪说。见乃通靖心，缘理而生，成见之后，僻生异执，导生七恶，其义易寻。

道教义枢卷之五

三一义第十六

义曰：三一者，盖是希夷之奥蹟，神气之枢机。智用则事并有形，会归则趣同无物，此其致也。洞神经三衰诀云：一者，精神气也。

释曰：精神气三，混而为一。精者虚妙，智照为功。神者无方，绝累为用。气者方所，形相之法也。亦曰夷希微。夷平，希远，微细也。夷即是精，以精智圆照，平等无偏。希即是神，以神用不穷，远通无极。微即是气，以气于妙本，义有非粗。孟法师云：言三言一，不四不二，以言言一即成三也。又三一体义者，徐法师云：三一是妙极之理，大智之源，圆神不测，布气生长，贷成靡素。兼二为义，即一为体。今谓极理之与大智，此即境智之名；慧源之与贷成，即是本迹之目，故未为定也。玄靖法师解云：夫妙一之本，绝乎言相，非质非空，且应且寂。今观此释，则以圆智为体。以圆智非本非迹，能本能迹，不质不空，而质而空也。且三一圆者，非直精圆，神气亦圆。何者？精之绝累即是神，精之妙体即是气。亦神之智照即是精，神之妙体即是气。亦气之智照即是精，气之绝累即是神也。三一既圆，故同以精智为体。三义并圆而取精者，名未胜也。又三一修守义者，三一所修，宗在静定。洞真消魔经云：智者守一，谛定心源。老君戒经云：凡存一守神，要在正化。心正由静，静身定心。心定则识静，识静则会道也。今之所明，略显三义。一者方便，二者正观，三者转缘。一者鸣鼓以召众也。夫为正观之道，欲使邪气不侵，必须集会群神以自匡辅。洞真经云：左为钟，右为磬，中为鼓。或三十六通应三十六天，或三十二通应三十二天，或二十七通应于九天三九之数，或二十四通应三八二十四神，或十二通应十二神，或九通应九宫，或七通应七元，或三通应三元，随数所应以相召也。二者咽津。津者津液，即是泉源。泉源流通则为安身之本，泉源壅塞则为乱志之由。故须咽津液以溉灌百神，然后恬心以守三一。其数所应，具如鸣鼓。三者拘魂制魄。魂为阳神，其义主生，好人以善；魄为阴神，其义主死，好人以恶。若不为善伏恶，焉能人正除邪？故须制魄拘魂，方可存三守一也。正观者，正存三一，具如本经。今详释转缘者，从气观转入神观，转变神力，示不思议。具如二观义辩。

二观义第十七

义曰：二观者，定慧之深境，空有之妙门。用以调心，直趣重玄之致；因之荡虑，终归双遣之津。既从此以得真，固由斯而解法。此其致也。

释曰：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

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气者气象为义，谓所存三一，妙气仿象，来应人身。神者无方，不测为义。明空有两慧，并自难思，万行无方，理成不测。通言观者，以思察为义。思存妙一，察见无相，是名为观。经云：平正观于一切法，不取不舍，不动不住，入一妙门，谓为平等。亦是无等为等，等无所等，德等无等等也。又气观体义者，正以观身靖定为体。定有二义，一者观前方便；二者正入，观有为气观，观无为神观。又云：神观是界外所修，气观是界内所习。今明神气两观，是定慧分门，即寄身心以明空有。气观是定，亦通空有，以妙有为宗。神观是慧，亦通有无，以真空为主。若作空有两慧，分门定法，只是慧家之一事。资空义强，故别为一观。何者？一切万行，并入有慧，但是观空，即入空慧也。又须知若干定慧理明了，身心不二。观有五种三观。第一三观者，一假法观，二实法观，三偏空观。此明小乘之人，未能玄悟，若不遣析，不了空。今举实遣空，举空遣实，举空遣空，使其于此二境，发生空解，故须此三也。假法观者，假以权假为义，法以法体为义。今正明观大体，众生空我则难，空物则易。如五荫成我，未知何荫是我，故庄子云：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既无与亲，理成无我，了假法空，便为假法观也。实法观者，实是体实为义，既知假法是空，复须观察实体。何者？此之实体，从谁而生？必是从他生，若更为他生，即是无穷过。若非是无穷，即是从空生。若谓从空生，还须推此空，空尚不自，岂得言能生？即了实法亦无，便为实法观。偏空观者，偏是不正之名，空是虚通之目，谓众生著有病多，故偏说空以遣此病。升玄经云：捐有者必先之于无，体无者以无无为大。小乘守教，不能远达本心，遂乃运怀，偏沈空境。是知小乘偏空，未极正观。观此空者，以空亦空。所以然者，本是空于假实，故说为空。假实尚无，空何所立？故空亦空也。本际经云：是空亦空，空空亦空也。第二三观者，一者有观，二者无观，三者中道观。有观者，有以质碍为义。即观此语，有若定碍，应得碍无。既不碍无，何定是碍？是故有法非碍不碍，以碍为不碍，不碍为碍。既知不碍为碍，即知不有有为有。于观者得成观门，有便不碍。有既不碍，观岂不通？故此有境，亦可以不碍为义。此之有境，深不思议，即可具通。三义者何？体非实故所以即空，非不假名所以即有，即有故非空，即空故非有，非空是中道。义境既若，此观亦如之，仍本为名，故言有观也。无观者，无以不碍为义。即观此语，无若不碍，断桥之无，此应不得。既其是碍，何定不碍？是知无法，亦非碍不碍，以不碍为碍，碍为不碍。既知碍为不碍，即知不无而无。此于观者，还得成门。观既成门，即具三义。何者？无既不无，义即如有。亦非不无，义即如无。如无故所以非有，如有故所以非无。如无非有，如有非无，是中道义也。中道观者，正以体此有无，即以非有非无为中道观。观境既尔，观体亦然。远取意者，非本非于有无。有无既非，非亦非非。三观后意，例得如此。若作中偏为语，则有无为偏，非有非无为中。一往，将无治有有。

三乘义第十八(原缺)

道教义枢卷之六(原缺)

道教义枢卷之七

三界义第二十三

义曰：三界者，既摽色欲，明优劣之阶差；亦论因果，辩升沈之品次。若超然出离，则遥诣道场；犹耽惑深，则永乖常乐。此其致也。

释曰：一欲界者，以染欲为义，内心欲重，从以为名。二色界者，以质碍为义，外色显著，从以为名。三无色界者，无下界色，从无为名也。通名界者，以墟域为义，谓各有虚域也。亦以界别为义，谓业果各殊也。亦名为有，谓有众生也。按灵宝本元经，三十二天以上之四天为种民。二十八天分为三界，前六天为欲界，次十八天为色界，后有四天为无色界也。所以置三界者，然可见知法不出三者，一者豁尔虚空，二者质碍形色，三者缘虑心体。就此三法，故成三界。又为三界凡四种者。一者应化三界，此则无所不在。或在一天之内，各各皆有。或在一尘之内，亦复皆有。变化通方，不可定也，以三十二天是应住境化也。二者轮回于三界，漂浪而忘反，流转于五通，长沦而弗悟是也。此论报得也。三者流来三界，谓从氤氲之气起三界通执，渐渐流来，形染六情之时，四心五根始具。但初来之时，实未于三界；由返出之时，还用此中染累。得此中报，故分为三界也。四者返出三界者，经云：复我清虚，反我两半。此论修得永断也。若论回三界，乃论报得。然就报得往论，一纯恶业，得三从报；二善恶杂业，得人中报；三纯善业，得十八天报。此十八天，犹有动坏。四者不动业，得十九天以上至三十二天报也。作若有若无观，则生第四天。于此天中，气观转妙，增修四等，稍除余习，生四民天，洞入道境，随气升除，灾所不及也。

五道义第二十四

义曰：五道者，明善恶之杂报，示苦乐之差别。戒行是修，则受人天之果；罪缘不辍，仍为地狱之因。此其致也。一天道，二人道，三地狱道，四畜生道，五饿鬼道。

释曰：一天道者，字一大也。道气初应之曰一，一统亿兆，无所不包，故号一大。天以自然为义，言诸天皆果报自然也。二人道者，人者仁人也，谓有仁爱，亦以统御为义，谓假人御阴阳也。三地狱道者，谓居在地下囚狱之中也。四畜生道者，谓为人所畜，亦是积恶招生也。五饿鬼道者，鬼归也，谓去生归灭，无粮常饿也。亦有六道，即加鬼神道。又五道，义例自天道即三界四民等，天随其果报轻重而生诸天。人道义者，圆首法天，足方象地，心怀仁爱，谓之为人。地狱道者，按经有二种，一者北酆地狱，二者五岳地狱。泰山二十四狱，霍山、西狱、恒山、嵩高，此四狱。正一经云：天一地狱，皇天九平狱，青诏狱，有二十四大地狱。此并罪业不同，或有殊异。又五道果报义者，五戒生人，十戒生天。又善有二品，重者生天，轻者生人也。

混元义第二十五

义曰：三气不分，凝积为天地之始；万物初混，阴阳成品汇之先。然则理运将开，所以妙物垂应；元和既贷，清浊遂分五常。于是得宜三界，由之合度。此其致也。

释曰：天地混元义者，混元之时，三气混沌，九气未分，天地未立，乍存乍亡。三气既显，天地运开。洞神经云：大道妙有，能有能无。道体本玄，号曰太易。元气始萌，号曰太初，一曰太虚。其精青，其形未有。气形之端，号曰太始，一曰太无。其气黄，其形未有。形变有质，号曰太素，一曰太空。其气白，其形亦未有。形质已具，号曰太极，一曰太有，一曰太神，一曰太气，又曰太玄，又曰太上，又曰太一。其形赤黄，质定白素。白黄未离，名之为混也。杂糅未分为沌，万法初首为元。故两半三才，五常万物等，法体未别，是曰混元。形象若分，明之开辟，劫尽运终，还归破坏，复于混沌。风泽洞虚，似风非风，如水非水，识苦性昏，不可分别也。旧云：混元之中，有粗有妙。妙者道气惟一，粗者品物众多。今明道无不在，义亦玄妙。然道混自别，不可相滥。故非内非外，非非内外，能内能外，即内即外。一多粗妙，其义例然。大而分之，十有二种。二者是气，十者是物。二气即阴阳，十物即五有识、五无识。五有识者，谓人神鸟兽虫；五无识者，谓金木水火土也。

又释：天地者统也，谓统理万物，覆育为功。亦言先也，谓功始分判，清气先浮。亦云颠也，居高底下曰颠，玄虚在上曰天，天资七曜以成象，天清气立。今按生神等经并云：积

阳成天。然论究竟，岂有此天？故圣化所统，并云是气。虽云不有，亦复不无，非有非无，而无而有也。太真科云：三天最上，号曰大罗，是道境极地。妙气本一，唯此大罗生玄元始三气，化为三清天也。一曰清微天玉清境，始气所成；二曰禹余天上清境，元气所成；三曰大赤天太清境，玄气所成。从此三气各生三气，合为九气，以成九天。九天名号，俱在洞真经中。九天各生三天，三九二十七天。就本九天，合三十六天，其名号出外国放品经下。天地之数无量，八方各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地之数亦如今天之四方也，其天并在空无之中，周回八方。然天数甚多，或有重下，或有叠傍，或有比地，不可称纪。又藏天经所出，东于逮南，浮黎、西耶、尼北、单越等四天。又释日月星义者。日，实也，谓其体无亏，故名为实。三道顺行经云：阳精为日。老君中经云：日月者，天之司徒司空也。玉佩金珰经云：日是天魂。藏天经云：日纵广二千四十里。今分水精晕于内，流光照于外。其中城郭人民，七宝浴池，生四种青红黄白莲花，人长二丈四尺，衣朱，与四种华同衰同盛，故有春夏秋冬四时行焉。日行有五风，一曰时风，二曰劲风，三曰助风，四曰转风，五曰行风。是故制御日月星宿旋行虚无，物不休息，皆风之帆其纲。日月运度亏盈者，皆四时之会，藏伏冠带故也。按河图，天有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一岁一周天。其间盈缩，具如别文。月者阙也，谓有亏阙。三道顺行经云：阴之精为月。斯则阴精为体。玉佩金珰经云：月为天魄。藏天经云：纵广一千九百里，月晕围七千八百四十里。白银琉璃水精映其内，其中城郭人民，亦有七宝浴池。月有八鸾之林生乎其内，月中人长一丈六尺，悉衣青色，衣亦五风帆其纲也。星者成也，谓其成定四时五行也。亦名宿，谓日月之所合宿处也，亦人之宿命所系也。雌一五老经云：五星者，五行之精。斯则五行之精为体。藏天经云：北斗九星，一星相去九万里，去地四十万里，围七百二十里，皆金精琉璃为其郭，玉曜紫晖阐其光，其内则诸天人众真之游馆也。其一昼一夜，则运转周天一度，其内亦生宝珠林树也。

又释地义者。地，持也，胜持群品，载养为用，能生百卉。旧云：地有三山川。太平经云：地理者，三色也。谓水土石。今按生神等经并云：积滞成地。是知阴气所成也。按放品洞渊九地三十六音内谕云：第一垒色润地，去天九十九亿万里；第二垒刚色地，去第一地八十一亿万里；第三垒石脂色泽地，去第二地一百二十亿万里；第四垒润泽地，去第三地二十亿万里；第五垒金粟地，去第四地二十亿万里；第六垒金刚铁泽地，去第五地二十亿万里；第七垒木制地，去第六地二十亿万里；第八垒大风泽地，去第七地八十亿万里。以上八地，并去地载，周竟四垂，不极不穷，无边无际，无色无气也。第九垒洞渊无色纲维地。九垒之地，极下洞渊洞源，纲维天地，制使不落，去第一垒五百二十亿万里。九地九垒，直下九重，各四土皇，合三十六皇，上应三十六天。如是上皇，皆位齐玉皇之号，但分气各治上下之别名也。又昆仑山下有九地，地下有一重水，水下有一重风。如是风水之地，各各有九重，更相擎持。今之地动者，是风水之摇也。

道教义枢卷之八

理教义第二十六

义曰：理教者，明教之为教，示言则无言。忘筌者入其虚源，得环者归其妙旨。此其致也。道经云：行不言之教也。

释曰：理是旨趣为义，教是化导为义。又理是四忘，教是言辩。今明非离言教有四忘，即悟言教无言教为四忘耳。若了言教无言教，亦识四忘非四忘也。今示理教，略有二种，一者方便，二者究竟。开方便门，令得悟入。其方便理教者，如戒诠戒理，施诠施理。究竟理教者，即总六度诸教，七部等经，以教为法，只悟戒非戒，文非文，文字性空，为究竟

经，舍于言教，得无言之理。今明只了言教即无言教，名为得理，非离言外别有无言之理。升玄经云：仙道无不有，有不有。此即其义。又理教机缘渐顿义者，随机作教，略有五种。一者渐顿，自浅之深为渐，一时具说为顿。如初示太清，次至太平，此为渐教也。如尹生即说道德，此顿教也。钝机须渐，利根须顿。二详略者，说广文繁为详，粗举要径为略。略如八字之音，详如七部之说。三浅深者，谈极理为深，说近事为浅。浅如丹符小术，深如空玄妙理。四权实者，因修旧理为实，反常合道为权。亦由缘有难易，易者示之以实，难者化之以权。五废兴者，除彼邪法为废，隆此正教为兴。兴如三天，隆于盛汉，废如六天，息于诸夏。

境智义第二十七

义曰：境智者，缘教之深名，心理之殊号。境称唯二，义在两忘。智照有三，言归四绝。此其致也。智慧者，标源摄流，知归不惑也。

释曰：境以境界为义，智以决了为义。照有为智，识空为慧。又境智体义者，境是顽法，智是四绝。知若四忘，则会真境。今明智是境智，不可定知，境为智境，当是顽法者。若谓智定智，谓境定境，非真境，顽在智亦顽。若知不智而智，不境而境，非真智在境，亦知道以无知之知，无所不知，斯则了于一切。然则不境之境，境义在外；不智之智，智则在内。内则一切智心，外则一切境法。内外不二，境智无殊。不殊而殊，不二而二耳。智慧凡有三章，谓本智、观智、生智也。本智寂然不动，空有双观，权实并照。本智之中，而有二用，照空为观智，照有为生智。宋法师云：道智、实智、权智，是为三智。道智者，即起本无，谓始自生成，次能化道。实智者，即观身守一之智，谓道即无形，应便有体，则以观身为教，令存于神。权智者，谓方便之力，遍于万境，广开法教，随病受药。亦云义者宜也，曲成物宜。又三智义用者，一成我大哀者，观于众生，本皆非无非有，众生倒惑，起有无见，乖本逐末，沦于苦海，所可哀。二所以化物者，众本若不是非无非有，圣则不化，以其本非有无，所以得化。三说道正性者，以众生本性非是有无，毕竟清静，是真道性。罢除偏执者，以凡滞有，圣人一性说无，以治有病。若玄悟者，即知有不有，无亦非无。又三分身者，不二而二，故一身无量身；二而不二，故无量身一身也。如是既知二不二，亦导自然，宜治此也。四治常计者，物谓皆有本性，必应成道，执计我人，以为常实。

自然义第二十八

义曰：自然者，本无自性，既无自性，有何作者？作者既无，复有何法？此则无自无他，无物无我，岂得定执以为常计？绝待自然，宜治此也。

释曰：示因缘者，强名自然，假设为教，故自是不自之自，然是不然之然。不然之然，无所不然。不自之自，无所不自。无所不自，故他亦成自。无所不然，故他亦成然。他既成然，亦是他然。然则他之称然，亦是不然之然。然之称他，亦是不他之他。不他之他，无所不他，故自亦成他。不然之然，亦无所不然，故自亦成然。是则自之与他，俱有然义。今但明自然者，以他语涉物，义成有待，自名当已，宜以语绝也。故本际经云：是世间法及出世法，皆假施設，悉是因缘，开方便道，为化众生，强立名字耳。

道性义第二十九

义曰：道性者，理存真极，义实圆通。虽复冥寂一源，而亦备周万物。烦惑所覆，暂滞凡因；障累若消，还登圣果。此其致也。太玄经云：言道性者，即真实空。非空不空，亦非不空。道性众生，皆与自然同也。

释曰：道以圆通为义，谓智照圆通。性以不改为名，谓必成圆果。裴君道授，竟而谓之妙，成而谓之道，用而谓之性。今言见者，取其观境之义；成者证果显时，用者在因隐

日。以物资真性，其用乃成。故在因时日之为用，亦曰真性。道名在果，即指圆极法身。性语在因，谓有得果之性。此解虽强，亦未通理。若道定在果，性定在因，则性非真道，真道非性，何谓众生有道性耶？今明若碍心解者，一解一病。正意道性，真性不有不无，何在不在？西升经云：为正无处。此何所在？又云：正自居之。复何不在？故无在而无所不在，在因即因，在果即果，在因即为因性，在果即为果性。且寻道性正理，非有非无，何名何性？既以不性为性，不名为名，亦不通言通，不别言别也。论其别致，义类无边。收来而言，略开五种。一正中者，中是不偏之名，正是不邪之目。正道真性，不生不灭，非有非无，无名正中道。二因缘性者，因是能生者，是由藉故设境教，为悟解之因缘，由此因缘，生智成道。三观照性者，因也通名，即有无二观，照有无二境。因有入无，明照真境，发生妙观。四智慧性者，即是极果，冥寂玄通，大智慧源。五无为性者，即是智慧，断除因果二累，神无之无为也，又道也。又道性体义者，显时说为道果，隐时名为道性。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识，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升玄经云：臣知道反俗，何以故？法性空故。经云贷气禀气者，此明众生之本，本来清静。颠倒妄起，因知有识神。一念神起，即滞染故欲。凡业既弱，不能自生，须假应气，贷生接引。既生之后，方假研修。智慧若圆，即成至道。譬犹竹笋未起之日，事在虚无；一念笋生，即带皮出。生力既弱，不能自生，须假天雨，助令成笋。及其作竹，渐渐除皮。皮尽竹成，无皮如本。竹成之日，不更生皮。亦论智圆之时，不更起倒也。西升经云：道非独在我，万物皆有之。是据有知，不论异识也。今未安此释。若有知有性，无知无性，则应道在有知，不在无知。若有知与无知，大道无不在，亦应有知与无知，理实皆有性。若有知无知皆有性，亦应有识无识皆成道。若有识与无识遂有成道不成道，亦应有知与无知而得有性有无性也。今意者，道性不色不心，而色而心。而心故研习可成，而色故瓦砾皆在也。

道教义枢卷之九

福田义第三十

义曰：福田者，明因果之源，辩资酬之理。犹兹胜也，善芽从之以生，譬彼良田，福实因而遂长，此其致也。灵宝经云：道为无心宗，一切作福田。

释曰：福以富乐为义，谓富足七珍乐具，亦以备足为义，谓乐具备足。田以能生为义，谓能生善福，谓福善填满，谕如世之良田。故本际经云：自庆身田治法雨也。三宝明体，即道经也。道宝者，正取太上道君应身以为田体，色身亲受供养。经宝者，若浅而论之，教是色声，非善恶性，其为田也，虽能发福，无有资生。深而论之，言教难思，皆是善用，其为田也，非直发福，亦是资生。师宝者，三宝之中，正当田体。何者？道虽尊贵，性一化主，又不恒见，无所资须，经法乃高，由人弘阐。此之二宝田义不彰，惟在师尊，于理独显。何者？师宝之法，交有资须。本际经云：通是师宝为良福田。此其义也。

净土义第三十一

义曰：净土者，途开汲引，事假因缘，宝净业之有诚，妙心识之所托。此其致也。灵宝经云：天尊成就五方净土，度一切人。

释曰：今辩净土之名，略为五句。一者土内纯是仙人，亦名仙人土，此如太清。二者土内纯是真人，亦名真人土，此如上清。三者土内纯是圣人，亦名圣人土，此如王清。四者天尊为化主，则名天尊土。五者众生业感，亦名众生土。此则天尊众生，众生天尊，因缘净土，难可抑定，自在无方，不可思议。又净土体义者，一往总论，即依正报为净土体。

依正报者，七宝庄严，八鸾弥覆，白环生实，洞响灵音，金精玉池，宝台云观也。明正报者，年修命运，玉貌金容，淳善所生，常报定命，运数限足，乃登神仙也，即直心名。净土经云：三业既净，则六根净；六根净已，则国土净也。藏天内景又云：四方国土，同一日月运行。此即以存旦夕。太平经云：上天度世者，以万岁为一日，其次千岁为一日，其次百岁为一日，其次乃至十日为一日也。

三世义第三十二

义曰：三世者，义有去来，名兴代谢。若虚忘遣有，便超有欲之体；了知无方，即践无为之境。此其致也。

释曰：一过去者，过之言度，去之言往，谓已往已度也。二见在者，见之言显，在之言存，谓显在于今也。三未来者，未言未萌，来言将兆也。通言世者，以代谢为义。有为之法，代故以新也。亦名三有，过去曾有、见在今有、未来当有。洞真经云：曾有众生，发心誓愿；今有学者，皆入法门；当有应缘，生善家者。通言有者，经今灭已，谓为曾有；即时住相，谓为今有；灭复应生，故言当有。一法论三世者，法若未起为未来，此法始生为见在，此法今灭为过去。又云：初念已灭为过去，后念未起为未来，中念已生为见在。皆是有为无常，变化迁灭也。通论终是生住灭之三时，迁动成三世也。

五浊义第三十三

义曰：五浊者，时代下衰，众生多恼，亦浇浮之事，明尘累之由。欲令出三界之樊笼，入一源之妙域。此其致也。

释曰：一烦恼浊者，谓是通欲，恼累行人，故名为恼。二见浊者，谓是别欲，分别取著，故名为见。三命浊者，语其短，促色心连持，故名为命。四生死浊者，谓是众生生处非一，故名众生，生必灭坏。五时运浊者，明末世浇漓，三灾所起，劫命使然，故名时运。经云：怜愍将来，劫运多恼，水火兵灾，种种疾病。又五浊体义者，恼见二浊，以心为体；命与生，色心为体。时运一浊，以假实法总为体，本固体明，时乱，体无时故也。所以离欲为二者，明欲有通别，所以为二。命与众生，同是假名，而分假为两者，正为凡夫欣生爱命，故为二种生，是曰成命，谓相续也。然五浊之中，有差有甚。何者？前二则甚，浊本故也；后三则差，亦通五浊。如净土中亦说迁变生死，亦说常命，亦说有时也。若言圣应五浊，故不论耳。又三灾义者，兵病水火也。本际经云：兵戈水火，毒疫灾害。若阳九百六，小劫之会，有此三灾。又云：以刀兵为劫，以大病为劫，以水火为劫。此则三灾所起，三小劫末也。又云：一小劫末具此三灾。经戒云：水火之灾者，此兵病万姓，水火荡汰。然阳九百六又有大小，陆先生云：四百五十六岁为阳九，而十阳九四千五百六十岁为一元，有此三灾也。三百六十岁为百六，亦有此灾，此小阳九百六也。若四万五千六百岁为阳九，元三千六百岁为百六周，此大阳九百六也。天地运度经云：三千三百年为小阳九、小百六，九万九千九百年为大阳九、大百六。天厄谓之阳九，地厄谓之百六也。

道教义枢卷之十

动寂义第三十四

义曰：动寂者，道应万方，神凝一理。名生于本迹，事出乎假真。爰开动寂之谈，方申体用之义。此其致也。

释曰：动以应动为义，故无所不动；寂以本寂为义，故无所不寂。无所不寂，寂复寂动；无所不动，动复动寂。由此而言，义通四句。一动寂句者，即含两义。一者由迹显本，

本之言寂，即是动寂；二者摄迹归本，亦名动寂，经云：今当反神，还乎无为湛寂、常恒不动之处。二寂动句者，亦含二义。一者由本乘迹之言，动即是寂动；二者从本起迹，亦名寂动。三动动句者，即是动而又动，从迹起迹，分身化身，即是其义。四寂寂句者，即是寂而又寂，非迹本寂，寂至无宗。又动寂体用者，旧云：四绝忘理，众生迷之，故入生死。圣人体之，故与冥一。所冥之理既寂，能冥之智亦寂也。但初发道意，暂度众生，不负宿心，所以化行。行之有用，要在形声。故应入生死，形极物声。本无形声，所以为寂；迹有形声，所以为动。至论尚自无动无寂，岂得有形有声？既以无动无寂而分动寂，亦以无体无用而开体用。故以不寂之寂为体，不动之动为用。若言体用并为用，非体非用始为体者，亦动寂并为动，非动非寂始为寂耳。徐法师云：动之与寂，具有六义。一寂然不动，二动而不寂，三即寂即动，四即动即寂，五寂而能动，六动而能寂。理妙难求，请为之喻。寂而不动，若嵩山盘峙，不改于地；北辰复极，自处乎天。动而不寂，天行西转，健而不息，水流东趋，逝而莫止。即寂即动者，若临水看月，光逐波摇，鸢回观岳，山从眼转。即动即寂者，若乾行不息，毕昂常如其度，后流未已，淮海无道其源。寂而能动者，如悬石比竹，直置寂然，吹击成音，乃为生动。动而能寂者，如吹息韵停，乐止音谢也。今谓若虚坏假设，其义可安；若执滞定言，未为通理也。

感应义第三十五

义曰：感应者，出彼机缘，起乎凡圣。善恶之理，既若形声。羽果不差，还如影响。此其致也。洞神经云：明智圣师，显文以赴机用。用以应感，感以文通，通则成圣也。

释曰：感是动求为称，应是赴与为名。又云：感者凡情发动之称，应者圣道赴接之名。又感应体义者，旧义有六感六应。六感者，一正感，二附感，三普感，四偏感，五显感，六隐感。正感者，动求之理，正由乎心。附感者，土木无知，不能致形生，用显必附有知。普感者，劫初既淳，同感太平之主。真文序云：建国祚以应图书，导五气以育万民。此普感也。偏感者，时稍浇漓，人不淳善，如关尹独感周年，葛玄独应吴世，此偏感也。显感者，四海同闻，万民咸睹，如汉文之招河上，轩辕之会鼎湖，此显感也。隐感者，或独处幽岩，如杨羲入汉乍，单居靖室，若许掾凌霄，此隐感也。六应者，一气应，二形应，三文应，四圣应，五贤应，六袭应。气应者，元气布化，开生万物。形应者，上古之日，下知之时，未用文字，以形率物。文应者，物情稍浇，化须言教。徐法师云：飞玄之气，结空成文。圣应者，众生转浇，须圣出世，为其作栋宇，垂衣裳，今其了识理源，正名百物。贤应者，圣人既作于前，贤人理述于后。袭应者，袭，传袭也，贤圣潜辉，凡夫传述，虽曰两愚，亦开缘会，此言为袭应也。又无情有情，感应有四句。一者有情感无情，二者无情感有情，三者无情感无情，四者有情感有情。有情感无情者，如哭笋抽茎，射石饮羽。无情感有情者，如福地招贤，名山集圣。无情感无情者，如铜山既崩，雄钟便响。有情感有情者，此义可知也。

有无义第三十六

义曰：有无者，起乎言教，由彼色空。若体无物而非无，则生成乎正观；知有身而非有，则超出于迷途。此其致也。有无二名，生于伪物。金液经云：有有则甚惑，乐无亦未达。达观兼忘，同归于玄。既曰兼忘，又忘其所忘。知泯于有无，神凝于重玄，穷理尽性者之所体也。

释曰：有以体碍为义，无以空豁为义，此就粗为释。若妙无者，非体非碍，能体能碍，不豁不空，能空能豁。今为四句通释。一者有有名，无无名。名本召体，有体可召，所以有名；无体可召，所以无名。二者无有名，有有名。有是假伪，未足可名；无是真实，始是可名。故本际经云：无无曰道。三者具如孟法师释，亦是有无之名相待，故有四者。体了有无，毕竟清静，俱不思议，故并无名。近顺物情，如第三句也。又有无体用者，孟法师云：

金刚火热，水湿风轻。若此之徒，以为有体，无为豁然。体不可立，借理显相，以寂然无形为体。玄靖法师释云：有法有用，有体有名；无法无用，无体无名。又云：无无体用，宜应无名。为说教法，假立称谓。体用自有，不可假设，名乃外来，故可假立。所以既往之法，体用斯尽，犹在其名，流传远世。徐法师云：有法有名，有体有用；无法无名，无用无体。今难此解，用附体立，既其无体，何得有用？如诸有相，碍不得行。用凭无得，用用属于有，岂关于无？又有无义例者，玄靖法师云：有劣无胜。何者？有碍无通，有是无常，无是常也。今明有无二法，互相有通碍，亦互有优劣。无是碍者，如断桥木通，是无碍。有是通者，如桥合得通，是有碍。有为胜者，则有治断之能；无为胜者，则有治常之用。是则有无之义，通碍不恒；无有之说，胜劣非定。通不通既尔，常无常亦然。西升经云：有常可使无，无常可使有。是知有之与无，常与无常，亦不可定。但通义逐随，缘人去取，原其实致，究竟皆空，故以有无为假，非有非无为真。升玄经云：有无二名，生于伪物。又云：真性常一，未始暂有，未始暂无。真既非有，亦非非有；真既非无，亦非非无也。西升经云：道非独在我，万物皆有之。老子经教云：道无不在，有即妙有，无即妙无。以此为论，岂离有无别复有道？故深论有无，义可摄尽。但知诸法非直无边，亦自本无所有，何摄何尽？今言摄者，以无摄为摄，无所不摄；以无尽为尽，故无所不尽也。

假实义第三十七

义曰：假实者，明庶物之真伪，辩群品之合离。若知待有名无，则达人我皆净；能明因实成假，则了色性本空。此其致也。经云：四大暂相离，五物权时假。又假实义例者，万法之本，由乎阴阳二气。构于二气，共成五尘，五尘成四大五常，四大五常共成五根九窍也。且法本资于二气为实，乃以五尘为实者，但二气渺漫，未有定形，不为成假之实。然阳是生气，阴是杀气，生杀之义，可为续假之实。但能生万物即是阳气，能杀万物即是阴气，万物莫不生灭，故皆禀阴阳之气。阴阳是气法，还能生灭万气；既非心法，不能生灭于心。此言二气能生灭者，非是任运而经前后，乃是别能生杀，于彼阴阳是能生灭，万物是所生灭。心既不为阴阳所生，而亦生灭者，正是性不能住，任经前后，是理无常也。玄靖法师以五尘之法谓为五气，而五气之中复有三种，一者单气，二者共气，三者亦单亦共。尘有七，一光，二暗，三影，四响，五单臭，六单味，七单体。此七种还是前之三种而并，单在一处，不与诸尘共，无相结构，故是单法。共尘有五，即五色香等也。此五不生则已，生则共处，构成诸法。虽复共在一处，而体性殊隔，故为实也。单尘无所与共，为实炳然。至于共尘，生则同处，安知其体不混而为一耶？若其混一，便色中即有味，臭中即有声，非谓性别。今明以单尘往验，知其性隔，犹如柱影，只由色尘。若色中有味，则影可常。而影唯是色，故色中无味。乃至余尘，例皆如此。直是杂乱共居，不得混为一也。而不见间隙者，犹如善合木人，胶著无隙也。亦单亦共者，即是风大以风之为性，或单在虚空，不构诸法，如外间飘疾之风；或与群有和合成体，如众生喘息之风。虽复或单或共，而体性唯一，唯是一物，故是实法。今寻风大祇是触尘，以其唯是身根所知，非鼻眼所得。耳能听风者，盖是系物生声，非风自响；其目见黑风者，亦是风吹黑色，故入眼根。直置风大，非关声色。而庄云大块为风，似应有色，今明直是风气，非有青黄之色也。故郭云：大块者，无物也。既触尘，只应属触，而别说风为大者，但独五单尘，用多劣弱，唯此风飘，其功甚大，用异诸尘，故别为大也。又解心法，凡有两种，一不形心，二依形心。不形心者，是大道智照，升入无形，若然独立，此照不与诸法共处。不名别者，以其能忘彼此，遣乎通别故也。今明一往对著色人，说于此义，然夫大道非色非心，能色能心，无乎不在。依形心者，复有二种，一者依别心，即是五情，依五根别形而生故也；二者依总形心，即是心情，以其未能无待，托总七尺宅中故也。虽依总形，有善恶诸用，而不可离别。非异法成，故称为实。四念相连，此为续假也。

提要 《养性延命录》，一作《养生延命录》，南梁陶弘景编集。或云唐孙思邈所集，据近年学者考证，多认为以陶集为是。

书分上、下二卷，卷各三篇，以义类题篇名，如《教诫》《食诫》等。

据原序，此书是在前人《养生要集》的基础上，删弃繁芜而成。所录资料广泛，是六朝以前各家养生要语的汇编，内容包括养生理论及方法两个方面。所引书多有散佚，赖此书保存了一些珍贵的资料，且对后世道教的养生理论及方法颇有影响。

此书有《道藏》本，又有《道藏举要》《道藏精华录》据《道藏》本翻刻。此次点校，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道藏》为底本，书中文字夺讹，予以径改。

目 录

养性延命录序·····	410
-------------	-----

卷 上

教诫篇第一·····	411
食诫篇第二·····	413
杂诫忌穰害祈善篇第三·····	414

卷 下

服气疗病篇第四·····	415
导引按摩篇第五·····	416
御女损益篇第六·····	417

养性延命录序

夫禀气含灵，唯人为贵。人所贵者，盖贵为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若能游心虚静，息虑无为，服元气于子后，时导引于闲室，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如恣意以耽声色，役智而图富贵，得丧恒切于怀，躁挠未能自遣，不拘礼度，饮食无节，如斯之流，宁免夭伤之患也？余因止观微暇，聊复披览养生要集，其集乃前^{〔1〕}彦张湛、道林之徒，翟平、黄山之辈，咸是好事英奇，志在宝育，或鸠集仙经真人寿考之规，或得采彭铿老君长龄之术，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有益于养生，及招损于后患，诸本先皆记录，今略取要法，删弃繁芜，类聚篇题，分为上下两卷。卷有三篇，号为养性延命录。拟补助于有缘，冀凭缘以济物耳（或云此书孙思邈所集）。

〔1〕“前”，原作“钱”。

养性延命录卷上

教诫篇第一

《神农经》曰：食谷者，智慧聪明。食石者，肥泽不老（谓炼五石也）。食芝者，延年不死。食元气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杀。是故食药者，与天相异日月并列。《混元道经》曰：谷神不死（河上公曰：谷养也，能养神则不死神，为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肾藏精，脾藏志，五藏尽伤则五神去），是谓玄牝（言不死之道在于玄牝。玄，天也，天于人为鼻。牝，地也，地于人为口。天食人以五气，从鼻入藏于心，五气清微为精神聪明，音声五性。其鬼曰：魂魄者，雄也，出入人鼻与天通，故鼻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从口入藏于胃，五味浊滞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出入于口与地通，故口为牝也）。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根，原也。言鼻口之门，乃是天地之元气所从往来也）。绵绵若存（鼻口呼吸喘息当绵绵，微妙若可存，复若无有也），用之不勤（用气当宽舒，不当急疾勤劳），混元《道德经》曰：出生（谓情欲出于五内，魂定魄静，故生也）入死（谓情欲入于胸臆，精散神惑，故死也），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生死之类各十有三，谓之九窍而四关也。其生也，目不妄视，耳不妄听，鼻不妄嗅，口不妄言，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人之生也，动皆之死地，十有三。人欲求生，动作反之，十有三之死地），夫何故以其求生之厚也（所以动之死地者，以其求生之活之太厚也。远道反天，妄行失纪）。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以其不犯上十有三之死地也）。

《庄子·养生篇》曰：吾生也有涯（向秀曰：生之所禀各有极也），而智也无涯（嵇康曰：夫不虑而欲，性之动也，识而发惑，智之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从惑不求倦而不已，故世之所患，恒在于智困不在性动也）。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郭象曰：以有限之性寻无趣之智，安得而不困哉）。已而为智者，殆而已矣（向秀曰：已困于智矣，又为智，以攻之者又殆矣）。《庄子》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向秀曰：生之所无以为者，性表之事也。张湛曰：生理自全为分外所为，此是以有涯随无涯也）。达命之情者，不务智之所无奈何（向秀曰：命尽而死者是。张湛曰：乘生顺之理穷所禀分，岂智所如何也）。

《列子》曰：少不勤行，壮不竞时，长而安贫，老而寡欲，闲心劳形，养生之方也。《列子》曰：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万类（张湛曰：人与阴阳通气）。和之于始，和之于终，静神灭想生之道也（始终和，则神志不散）。

《混元妙真经》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已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黄老经》玄示曰：天道施化与万物无穷，人道施化形神消亡，转神施精精竭，故衰。形本生精，精生于神，不以生施，故能与天合德，不与神化，故能与道同式。玄示曰：以形化者，尸解之类，神与形离，二者不俱遂，象飞鸟入海为蛤而随季秋阴阳之气，以气化者，生可冀也；以形化者，甚可畏也。严君平老子指归曰：游心于虚静，结志于微妙，委虑于无欲，归计于无为，故能达生延命，与道为久。《大有经》曰：或疑者云，始同起于无外，终受气于阴阳，载形魄于天地，资生长于食息，而有愚有智有强有弱有寿有天，天耶人耶。解者曰：夫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始而胎气充实，生而乳食有余，长而滋味不足，壮而声色有节者，强而

寿。始而胎气虚耗，生而乳食不足，长而滋味有余，壮而声色自放者，弱而夭。生长全足，加之导养，年未可量。道机曰：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佚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河图帝视萌曰：侮天时者凶，顺天时者吉。春夏乐山高处，秋冬居卑深藏，吉利多福，寿考无穷。洛书宝予命曰：古人治病之方，和以醴泉，润以元气，药不辛不苦，甘甜多味，常能服之，津流五藏，系在心肺，终身无患。《孔子家语》曰：食肉者，勇敢而悍（虎狼之类）；食气者，神明而寿（仙人灵龟是也）；食谷者，智慧而天人也。不食者，不死而神（直任喘息而无思虑）。

传曰：杂食者，百病妖邪所钟，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焉。太史公司马谈曰：夫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故人所以生者神也，神之所托者形也。神形离别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乃圣人重之。夫养生之道，有都领大归，未能具其会者，但思每与俗反，则踰践胜轍获过半之功矣。有心之徒，可不察欤！《小有经》曰：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藏，多愁则心悞，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愒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无多者，几乎真人大计。奢懒者寿，慙勤者夭，放散劬吝之异也。田夫寿，膏粱夭，嗜欲少多之验也。处士少疾，游子多患，事务繁简之殊也。故俗人竞利，道士罕营。胡昭曰：目不欲视不正之色，耳不欲听丑秽之言，鼻不欲向膻腥之气，口不欲尝毒刺之味，心不欲谋欺诈之事，此辱神损寿，又居常而叹息，晨夜而吟啸，干正来邪也。夫常人不得无欲，又复不得无事，但当和心少念，静身损虑，先去乱神犯性，此则啬神之一术也。《黄庭经》曰：玉池清水，灌灵根审，能修之可长存。名曰饮食自然，自然者则是华池，华池者口中唾也。呼吸如法，咽之则不饥也。老君尹氏内解曰：唾者，湊为醴泉，聚为玉浆，流为华池，散为精浮，降为甘露，故口为华池，中有醴泉，漱而咽之，溉藏润身，流利百脉，化养万神，支节毛发，宗之而生也。《中经》曰：静者寿，躁者夭，静而不能养减寿，躁而能养延年，然静易御，躁难将，尽顺养之宜者，则静亦可养，躁亦可养。韩融元长曰：酒者，五谷之华味之至也。亦能损人，然美物难将而易过，养性所宜慎之。邵仲湛曰：五谷充肌体而不能益寿，百药疗疾延年而不甘口，甘口充肌者，俗人所珍。苦口延年者，道士之所宝。《素问》曰：黄帝问岐伯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百岁而动作不衰（谓血气犹盛也）。今时之人年始半百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将人之失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则阴阳，和于术数。房中交接之法，饮食有节，起居有度，不妄动作，故能与神俱，尽终其天命，寿过百岁。今时之人则不然，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好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游于阴阳，生治起居，无节无度，故半百而衰也。老君曰：人生大期百年为限，节护之者，可至千岁，如膏之用小炷与大耳，众人大言而我小语，众人多烦而我少记，众人悻暴而我不怒，不以人事累意，不修仕禄之业，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为不死之药，天下莫我知也。无谓幽冥，天知人情，无谓闇昧，神见人形，心言小语鬼闻人声，犯禁满千，地收人形。人为阳善，吉人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贼人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故天不欺人依以影，地不欺人依以响。老君曰：人修善积德而遇其凶祸者，受先人之余殃也。犯禁为恶而遇其福者，蒙先人之余殃也。《名医叙病论》曰：世人不终耆寿咸多夭殁者，皆由不自爱惜，忿争尽意，邀名射利，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血气将无，经脉便拥，肉理空疏，唯招蛊疾，正气日衰，邪气日盛矣。不异举沧波以注燭，火颓华岭而断涓流，语其易也，甚于兹矣。彭祖曰：道，不在烦，但能不思衣、不思食、不思声、不思色、不思胜、不思负、不思失、不思得、不思荣、不思辱，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尔可得千岁。欲长生无限者，当服上药。仲长统曰：荡六情五性，有心而不以之思，有口而不以之言，有体而不以之安，安之而能迁，

乐之而不爱，以之图之，不知日之益也，不知物之易也。其彭祖老聃庶几，不然彼何为与人者同类而与人者异寿。陈纪元方曰：百病横天，多由饮食。饮食之患，过于声色，声色可绝之逾年，饮食不可废之一日，为益亦多，为患亦切。多则切伤，少则增益。张湛云：凡脱贵势者，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死亡（非妖祸外侵直由冰炭内煎，则自崩伤中呕血也）。始富后贫，虽不中邪，皮焦筋出，委辟为挛（贫富之于人利害犹于权势，故疴疹损于形骸而已）。动胜寒，静胜热，能动能静所以长生，精气清静，乃与道合。《庄子》曰：真人其寝不梦。《慎子》云：昼无事者夜不梦，张道人年百数十，甚翹壮也。云养性之道，莫久行久坐卧久视久听，莫强食饮，莫大沉醉，莫大愁忧，莫大哀思，此所谓能中和。能中和者，必久寿也。《仙经》曰：我命在我不在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风邪者，皆由恣意极情不知自惜，故虚损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风即折；将崩之岸，值水先颓。今若不能服药，但知爱精节情，亦得一二百年寿也。《张湛·养生集叙》曰：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过此已往义可略焉。青牛道士言：人不欲使乐，乐人不寿，但当莫强健为力所不任举重引，强掘地苦作倦而不息，以致筋骨疲竭耳。然于劳苦胜于逸乐也。能从朝至暮常有所为，使之不息乃快，但觉极当息复为之，此与导引无异也。夫流水不腐，户枢不朽者，以其劳动数故也。饱食不用坐与卧，欲得行步，务作以散之；不尔，使人得积聚不消之疾，及手足痹蹇、面目黧肝，必损年寿也。皇甫隆问青牛道士（青牛道士姓封字君达）、其养性法则可施用大略，云：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无过极，少无过虚，去肥浓，节咸酸，减思虑，捐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武帝行之有效。彭祖曰：人之受气，虽不知方术，但养之得理，常寿之一百二十岁。不得此者，皆伤之也。小复晓道可得二百四十岁，复微加药物可得四百八十岁（嵇康亦云：导养得理，上可寿千岁，下可寿百年）。彭祖曰：养寿之法，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适身也。彭祖曰：重衣厚褥，体不劳苦，以致风寒之疾；厚味脯腊，醉饱厌饫，以致聚结之病；美色妖嬈，嬖妾盈房，以致虚损之祸；淫声哀音，怡心悦耳，以致荒耽之惑；驰骋游观，戈猎原野，以致发狂之失；谋得战胜，兼弱取乱，以致骄逸之败。盖圣贤或失其理也。然养生之具，譬犹水火，不可失适，反为害耳。彭祖曰：人不知道，径服药损伤，血气不足，肉理空疏，髓脑不实，内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风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乎？仙人曰：罪莫大于淫，祸莫大于贪，咎莫大于谗，此三者祸之车。小则危身，大则危家。若欲延年少病者，诚勿施精命夭残，勿大温消骨髓，勿大寒伤肌肉，勿咳唾失肥液，勿卒呼惊魂魄，勿久泣神悲戚，勿恚怒神不乐，勿念内志恍惚，能行此道，可以长生。

食诫篇第二

真人曰：虽常服药物而不知养性之术，亦难以长生也。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便卧，及终日久坐，皆损寿也。人欲小劳，但莫至疲，及强所不能堪胜耳。人食毕，当行步踣蹠，有所修为，为快也。故流水不腐，户枢不朽，以其劳动数故也。故人不要夜食，食毕但当行中庭如数里可佳，饱食即卧生百病，不消成积聚也。食欲少而数，不欲顿多难销，常如饱中饥、饥中饱。故养性者，先饥乃食，先渴而饮，恐觉饥乃食，食必多；盛渴乃饮，饮必过。食毕当行，行毕使人以粉摩腹数百过，大益也。青牛道士言：食不欲过饱，故道士先饥面食也。饮不欲过多，故道士先渴而饮也。食毕行数百步，中益也。暮食毕，行五里许乃卧，令人除病。凡食先欲得食热食，次食温暖食，次冷食。食温暖食讫，如无冷食者，即吃冷水一两咽，甚妙。若能恒记，即是养性之要法也。凡食欲得先微吸取气，咽一两咽，乃食，主无病。真人言：热食伤骨，冷食伤藏，热物灼唇，冷物痛齿。食讫踣蹠长生，饱食勿大语。大饮则血脉闭，大醉则神散。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此皆助五藏，益血气，辟诸病。食酸咸甜苦即不得过分食。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

食肾，四季不食脾，如能不食此五藏尤顺天理。燕不可食，入水为蛟蛇所吞，亦不宜杀之。饱食讫即卧，成病背疼。饮酒不欲多，多即吐。吐不佳，醉卧不可当风，亦不可用扇，皆损人。白蜜勿合李子同食，伤五内。醉不可强食，令人发痼疽生疮。醉饱交接，小者令人面肝咳嗽，不幸伤绝藏脉损命。凡食欲得恒温暖，宜入易销，胜于习冷。凡食皆熟胜于生，少胜于多。饱食走马成心痼。饮水勿忽咽之，成气病及水癖。人食酪勿食酢，变为血痰及尿血。食热食汗出勿洗面，令人失颜色面如虫行。食热食讫勿以醋浆漱口，令人口臭及血齿。马汗息及马毛入食中亦能害人。鸡兔犬肉不可合食。烂苑屋上水滴浸者，脯名曰郁脯，食之损人。久饥不得饱食，饱食成癖病，饱食夜卧失覆多，霍乱死时病新差。勿食生鱼，成痢不止。食生鱼勿食乳酪，变成虫。食兔肉勿食干姜，成霍乱。人食肉不用取上头最肥者，必众入先目之，食者变成结气及症疔。食皆然。空腹勿食生果，令人膈上热，骨蒸作痼疔。铜器盖食，汗出落食中，食之发疮肉疽。触寒未解，食热食亦作刺风。饮酒热未解，勿以冷水洗面，令人面发疮。饱食勿沐发，沐发令人作头风。荞麦和猪肉食不过三顿。成热风干脯勿置秫米瓮中，食之闭气，干脯火烧不动，出火始动，擘之筋缕相交者，食之患入或杀人。羊胛中有肉如珠子者，名羊悬筋，食之患癫痫。诸湿食不见形影者，食之成症腹胀。暴疾后不周，饮酒膈上变热。新病差，不用食生枣羊肉生菜损颜色，终身不复，多致死。膈上热蒸，凡食热脂饼物，不用饮冷醋浆水，善失声；若咽生葱白合蜜食，害人。切忌！干脯得水自动杀入，曝肉作脯不肯燥，勿食。羊肝勿合椒食，伤人心。胡荽合羊肉，食之发热。多酒食肉，名曰痴脂，忧狂无恒。食良药五谷充悦者，名曰中士，犹虑疾苦。食气保精存神名曰上士，与天同年。

杂诫忌穰害祈善篇第三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凡远思强健伤人，忧患悲哀伤人，喜乐过差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热失节伤人，阴阳不交伤人。凡交须依导引诸术，若能避众伤之事而复阴阳之术，则是不死之道。大乐气飞扬，大愁气不通，用精令人气力乏，多视令人目盲，多睡令人心烦，贪美食令人泄痢。俗人但知贪于五味，不知元气可饮。圣人知五味之生病，故不贪，知元气可服故闭口不言，精气自应也。唾不咽则海不润，海不润则津液乏，是知服元气饮醴泉，乃延年之本也。沐浴无常不吉，夫同沐浴不吉，新沐浴及醉饱远行，归还大疲倦并不可行房室之事，生病，切慎之！丈夫勿头北卧，令人六神不安多愁忘，勿跂并，今古大忌。若见十步地墙，勿顺墙坐卧，被风吹发癫痫疾。勿怒目久视日月，失目明。凡大汗忽脱衣不慎，多患偏风半身不遂。新沐浴了不得露头当风，不幸得大风刺风疾。触寒来勿临面，火上成痼起风眩。凡汗勿跂，床悬脚久成血痹，足重腰疼。凡脚汗勿入水，作骨痹亦作通症，久忍小便膝冷兼成冷痹。凡食热物汗出勿荡风，发症头痛令人目涩饶睡。凡欲眠，勿歌咏不祥起。眠讫勿大语，损人气。凡飞鸟投人不可食焉，若开口及毛下有疮并不可食之。凡热泔洗头，冷水濯成头风。凡人卧头边勿安火炉，令人头重目赤鼻干。凡卧讫头边勿安灯，令人六神不安。冬日温足冻脑，春秋脑足俱冻，比乃圣人之常法也。凡新哭泣讫便食，即成气病。夜卧勿覆头，妇人勿跂灶坐，大忌。凡若唾不用远，远即成肺病，令人手重背疼咳嗽。凡人魔勿点灯照定，魔死暗唤之即吉，亦不可近前及急唤。凡人卧勿开口，久成消渴并失血色。凡旦起勿以冷水开目洗面，令入目涩失明饶泪。凡行途中触热逢河勿洗面，生乌肝。人睡讫忽觉，勿饮水，更卧成水癖。凡时病新汗解，勿饮冷水，损人心，腹不平复。凡空腹不可见闻臭尸，气人鼻，令人成病。凡欲见死尸，皆须先饮酒及咬蒜辟毒气。凡小儿不用令指月两耳后生疮，是断名月蚀疮，捣虾蟆末傅，即差并别余疮并不生。凡产妇不可见狐臭人，能令产妇著肿。凡人卧不用于窗櫺下，令入六神不安。凡卧春夏欲得头向东，秋冬头向西，有所利益。凡丈夫饥欲得坐小便，饱则立小便，令人无病。凡人睡欲得屈膝侧卧，

益人气力。凡卧欲得数转侧微语笑，欲令至少语，莫令声高大。春欲得瞑卧早起，夏秋欲得侵夜卧早起，冬欲得早卧晏起，皆有所益。虽云早起莫在鸡鸣前，晏起莫在日出后。冬日天地闭，阳气藏，人不欲劳作汗出发泄阳气损人。新沐浴讫勿当风湿语，勿以湿头卧，使人患头风眩闷，发颞面肿，齿痛耳聋。湿衣及汗衣皆不可久著，令发疮及患风瘙痒。老君曰：正月旦中庭向寅地再拜咒曰：

（某甲）年年受大道之恩，太清玄门愿还（某甲）。去岁之年男女皆三通，自咒常行此道延年（玄女有清神之法，淮南崇祠灶之规，咸欲体合真灵护卫真生者）。仙经秘要常存念心中，有气大如鸡子，内赤外黄辟众邪延年也。欲却众邪百鬼，常存念为炎火如斗煌煌，光明则百邪不敢干，人可入瘟疫之中。暮卧常存作赤气在外，白气在内以覆身，辟众邪鬼魅。老君曰：凡人求道，勿犯五逆六不祥，有犯者凶。大小便向西一逆，向北二逆，向日三逆，向月四逆，仰视天及星辰五逆。夜起裸形一不祥，旦起嗔恚二不祥，向灶骂詈三不祥，以足内火四不祥，夫妻昼合五不祥，盗患师父六不祥。凡人旦起恒言善事，天与之福，勿言奈何歌啸，名曰请祸。慎勿上床卧歌凶，始卧伏床凶，饮食伏床凶，以匙箸击盘上凶。司阴之神在人口左，人有阴祸，司阴白之于天，天则考人魂魄；司杀之神在人口右，人有恶言，司杀白之于司命，司命记之，罪满即杀。二神监口唯向人求非，安可不慎言。舌者身之兵，善恶由之而生。故道家所忌食玉泉者，令人延年除百病。玉泉者，口中唾也。鸡鸣平旦日中日晡黄昏夜半时一日一夕，凡七漱玉泉食之，每食辄满口，咽之延年。发血之穷，齿骨之穷，爪筋之穷，千过梳发发不白，朝夕啄齿齿不齧，爪不数截筋不替。人常欲照镜谓之存形，形与神相存，此其意也。若矜容颜色自爱玩，不如勿照。凡人常以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一日、六月二十七日、七月十一日、八月八日、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但常以此日取枸杞菜煮，作汤沐浴，令人光泽不病不老。月蚀宜救活人除殃，活万人与天同功（天不好杀圣人则之，不好杀者是助天地长养，故招胜福）。善梦可说，恶梦默之，则养性延年也。

养性延命录卷下

服气疗病篇第四

《元阳经》曰：常以鼻纳气，含而漱满舌料唇齿咽之，一日一夜得千咽甚佳。当少饮食，饮食多则气逆，百脉闭，百脉闭则气不行，气不行则生病。玄示曰：志者，气之帅也。气者，体之充也。善者遂其生，恶者丧其形。故行气之法，少食自节，动其形，和其气，血因轻而止之，勿过失突复而还之，其状若咽，正体端形，心意专一，固守中外，上下俱闭，神周形骸，调畅四溢，修守关元，满而足实，因之而众邪自出。彭祖曰：常闭气纳息，从平旦至日中，乃跪坐，拭目摩搦身体，舐唇咽唾服气数十乃起行，言笑其偶有疲倦不安，便导引闭气，以攻所患，必存其身头面九窍五藏四肢至于发端，皆令所在觉其气运行体中，起于鼻口，下达十指末，则澄和真神，不须针药灸刺。凡行气欲除百病，随所在作念之，头痛念头，足痛念足，和气往攻之，从时至时便自消矣。时气中冷可闭气以取汗，汗出辄周身则解矣。行气闭气虽是治身之要，然当先达解其理，又宜空虚不可饱满。若气有结滞不得空流，或致发疮，譬如泉源不可壅遏。若食生鱼生菜肥肉及喜怒忧悲不除而以行气，令人发上气。凡欲学行气，皆当以渐。刘君安曰：食生吐死可以长存，谓鼻纳气为生，口吐气为死也。凡人不能服气，从朝至暮常习不息，徐而舒之，常令鼻纳口吐，所谓吐故纳新也。《服气经》曰：道者，气也。保气则得道，得道则长存。神者，精也。保精则神明，神明则长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灵神也。精去则骨枯，骨枯则死矣，是以为道，务宝其精。从夜半至日中为生气，从日中后至夜半为死气，常以生气时正僵卧，瞑目握固（握固

者,如婴儿之拳手以四指押母指也)。闭气不息于心中数至二百,乃口吐气出之,日增息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闭气至二百五十,华盖明(华盖眉也),耳目聪明,举身无病,邪不干人也。凡行气,以鼻纳气以口吐气,微而引之名曰长息,纳气有一,吐气有六,纳气一者谓吸也。吐气有六者,谓吹呼唏呵嘘咽,皆出气也。凡人之息,一呼一吸,元有此数。欲为长息吐气之法,时寒可吹,时温可呼。委曲治病,吹以去风,呼以去热,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咽以解极。凡人极者,则多嘘咽。道家行气,率不欲嘘咽。嘘咽者,长息之心也。此男女俱存法,法出于仙经。行气者,先除鼻中毛,所谓通神之路。若天露恶风猛寒大热时,勿取气。《明医论》云:疾之所起,自生五劳,五劳既用,二藏先损,心肾受邪,府藏俱病。五劳者,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疲劳。五劳则生六极,一曰气极,二曰血极,三曰筋极,四曰骨极,五曰精极,六曰髓极。六极即为七伤,七伤故变为七痛。七痛为病,令人邪气多正气少,忽忽喜,忘悲伤,不乐饮食,不生肌肤,颜色无泽,发白枯槁,甚者令人得大风偏枯,筋缩四肢拘急挛缩,百关隔塞,羸瘦短气,腰脚疼痛,此由早娶用精过差,血气不足,极劳之所致也。凡病之来,不离于五藏。事须识根,不识者,勿为之耳。心藏病者,体有冷热,呼吹二气出之;肺藏病者,胸背胀满,嘘气出之;脾藏病者,体上游风习习身痒疼闷,唏气出之;肝藏病者,眼疼愁忧不乐,呵气出之。已上十二种调气法,依常以鼻引气,口中吐气,当令气声逐字吹呼嘘呵唏咽吐之。若患者依此法,皆须恭敬用心为之,无有不差,愈病长生要术。

导引按摩篇第五

《导引经》云:清旦未起先啄齿二七,闭目握固,漱满唾三,咽气寻闭不息自极极,乃徐徐出气,满三止便起,狼踞鸱顾,左右自摇亦不息,自极复三便起,下床握固不息,顿踵三还上一手下一手亦不息,自极三又叉手项上左右自了捺不息,复三又伸两足及叉手前却自极复三,皆当朝暮为之,能数尤善。平旦以两手掌相摩令热,熨眼三过,次又以指搔目四,皆令人目明。按:经文拘魂门制魄户,名曰握固与魂魄安门户也。此固精明目留年还白之法。若能终日握之,邪气百毒不得入(握固法,屈大拇指于四小指下,把之积习不止,眼中亦不复开一说云令人不遭魔魅)。《内解》云:一曰精,二曰唾,三曰泪,四曰涕,五曰汗,六曰溺,皆所以损人也。但为损者有轻重耳。人能终日不涕,唾随有漱满咽之。若恒含枣核咽之,令人爱气生津液,此大要也(谓取津液非咽核也)。常每旦啄齿三十六通,能至三百弥佳,令人齿坚不痛;次则以舌搅漱口生津液,满口咽之,三过止;次摩指少阳令热以熨目满二七止,令人目明。每旦初起以两手叉两耳极,上下热擦之二七止,令人耳不聋;次又啄齿漱玉泉三咽,缩鼻闭气,右手从头上引左耳二七,复以左手从头上引右耳二七止,令人延年不聋;次又引两鬓发举之一七,则总取发两手向上极势抬上一七,令人血气通,头不白;又法摩手令热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又法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干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百病皆除。夜欲卧时,常以两手揩摩身体名曰干浴,辟风邪。峻坐,以左手托头,仰右手向头上尽势托,以身并手振动三,右手托头振动亦三,除人睡闷。平旦日未出前,面向南峻坐,两手托腮尽势振动三,令人面有光泽。平旦起未梳洗前,峻坐,以左手握右手于左腮上前却尽势,掇左腮三,又以右手握左手于右腮上前却掇右腮亦三,次又叉两手向前尽势推三,次叉两手向胸前以两肘向前尽势三次,直引左臂,拳曲右臂如挽一斛五斗弓势尽力为之,右手挽弓势亦然,次以右手托地,左手仰托天尽势,右亦如然,次拳两手向前筑各三七,次拳左手尽势向背上握指三,右手亦如之,疗背膊臂肘劳气,数为之弥佳。平旦便转讫,以一长拄杖策腋垂左脚于床前,徐峻尽势掇左脚五七。右亦如之。疗脚气疼闷,腰肾间冷气冷痹及膝冷脚冷并主之。日夕三掇弥佳。勿大饱及忍小便。掇如无杖,但遣所掇脚不著地,手扶一物亦得。晨夕以梳梳头满一千梳,大去头风,令人发不白。梳讫以盐花及生麻油搓头顶上弥

佳。如有神明膏搓之甚佳。且欲梳洗时，叩齿一百六十，随有津液便咽之，讫以水漱口；又更以盐末揩齿即含，取微酢清浆半小合许熟漱，取盐汤吐洗两目，讫闭目，以冷水洗面必不得遣冷水入眼中。此法齿得坚净，目明无泪，永无龋齿。平旦洗面时漱口讫，咽一两咽冷水，令人心明净，去胸臆中热。淮南王善养生，弟子广陵吴普、彭城樊阿受术于陀，陀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人身常摇动则谷气消，血脉流通，病不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古之仙者及汉时有道士君倩为导引之术，作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也。吾有一术，名曰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手足，以常导引，体中不快因起，作一禽之戏，遣微汗出即止，以粉涂身即身体轻便，腹中思食。吴普行之，年九十余岁耳，目聪明牙齿坚完，吃食如少壮也。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蹠却二蹠，长引腰，侧脚，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距地，引项反顾左三右二，伸左右脚伸缩亦三亦二也。熊戏者，正仰以两手抱膝下，举头，左蹠地七右亦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猿戏者，攀物自悬，伸缩身体上下一七，以脚拘物自悬左右七，手钩却立，按头各七。鸟戏者，双立手，翘一足，伸两臂，扬眉用力各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趾各七，伸缩二臂各七也。夫五禽戏法，任力为之，以汗出为度，有汗以粉涂身，消谷气益气力，除百病。能存行之者，必得延年。又有法，安坐未食前自按摩，以两手相叉伸臂股导引诸脉，胜如汤药。正坐仰天呼出，饮食醉饱之气立销，夏天为之，令人凉不热。

御女损益篇第六

道以精为宝，施之则生人，留之则生身，生身则求度在仙位，生人则功遂而身退，功遂而身退则陷欲以为剧，何况妄施而废弃？损不觉多，故疲劳而命堕。天地有阴阳，阴阳人所贵，贵之合于道，但当慎无费。彭祖曰：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千裹不如独卧。色使目盲，声使耳聋，味使口爽，苟能节，宣其道适抑扬，其通塞者可以增寿。一日之忌暮食无饱（夜饱食眠，损一日之寿），一月之忌暮饮无醉（夜醉卧损一月之寿），一岁之忌暮须远内（一交损一岁之寿，养之不复），终身之忌暮须护气（暮卧习闭口，开口失气，又邪从口入）。采女问彭祖曰：年六十当闲精守一，为可尔否？彭祖曰：不然。男不欲无女，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若念真正无可思而大佳，然而万无一焉。有强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又欲令气未感动，阳道垂弱，欲以御女者，先摇动令其强起，但徐徐接之，令得阴气，阴气推之，须臾自强，强而用之，务令迟疏精动而正闭精，缓息瞑目偃卧，导引身体，更复可御他女。欲一动则辄易人，易人可长生。若御一女，阴气既微，为益亦少。又阳道法火，阴道法水，水能制火，阴亦消阳，久用不止，阴气嚙阳，阳则转损，所得不补所失，但能御十二女子而复不泄者，令人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不泄者，年万岁。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不可不忍，不可不慎。数交而时一泄，精气随长，不能使人虚损。若数交接则泻精，精不得长益，则行精尽矣。在家所以数数交接者，一动不泻则赢得，一泻之精减，即不能数交接，但一月辄再泻精。精气亦自然生长，但迟微不能速起，不如数交接不泻之速也（采女者，少得道，知养性，年一百七十岁，视如十五，殷王奉事之年问道于彭祖也）。彭祖曰：奸淫所以使人不得寿者，非是鬼神所为也，直由用意俗猥，精动欲泄，务副彼心竭力无厌，不以相生，反以相害。或惊狂消渴，或癰痼恶疮，为失精之故。但施泻，辄导引以补其处，不尔血脉髓脑日损，风湿犯之，则生疾病，由俗人不知补泻之宜故也。彭祖曰：凡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若孤独而思交接者，损人寿命，生百病，鬼魅因之共交失精，而一当百。若欲求子，令子长命贤明富贵，取月宿日施精大佳（月宿日直录之于后）。天老曰：人生俱含五常，形法复同而有尊卑贵贱者，皆由父母合八星阴阳，阴阳不得其时，中也。不合宿或得其时，人中上也。不合宿不得其时，则为凡夫矣。合宿交会者，非生子富贵亦利己身，大吉之兆（八星者，室参井鬼柳张心斗，月宿

在此星,可以合阴阳求子)。月二日、三日、五日、九日、二十日,此是王相生气日,交会各五倍,血气不伤,令人无病。仍以王相日半夜后鸡鸣前,徐徐弄玉泉,饮玉浆戏之。若合用春甲寅乙卯、夏丙午丁未、秋庚申辛酉、冬壬子癸亥,与上件月宿日合者,尤益佳。若欲求子,待女人月经绝后一日、三日、五日,择中王相日,以气生时,夜半之后乃施精,有子皆男,必有寿贤明。其王相日,谓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凡养生,要在于爱精。若能一月再施精,一岁二十四气施精,皆得寿百二十岁。若加药饵,则可长生。所患人年少时不知道,知道亦不能信行,至老乃始知道,便以晚矣,病难养也。虽晚而能自保,犹得延年益寿。若少壮而能行道者,仙可冀矣。《仙经》曰:男女俱仙之道,深内勿动精,思脐中赤色大如鸡子,乃徐徐出入,精动便退,一旦一夕可数十为之,令人益寿。男女各息意共存之,唯须猛念。道人刘京云:春三日一施精,夏及秋一月再施精,冬常闭精勿施。夫天道冬藏,其阳人能法之,故得长生,冬一施当春百。蒯道人言:人年六十,便当都绝房内。若能接而不施精者,可御女耳。若自度不办者,都远之为上,服药百种,不如此事可得久年也。道林云:命本者,生命之根本,决在此道,虽服大药及呼吸导引,备修万道,而不知命之根本。根本者,如树木,但有繁枝茂叶而无根本不得久活也。命本者,房中之事也。故圣人云:欲得长生,当由所生房中之事,能生人,能煞人,譬如水火知用之者,可以养生,不能用之者,立可死矣。交接尤禁醉饱大忌,损人百倍;欲小便忍之以交接,令人得淋病或小便难,茎中痛,小腹强;大恚怒后交接,令人发痈疽。道机房中禁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日月蚀,大风恶雨,地动雷电霹雳,大寒暑,春夏秋冬节变之日,送迎五日之中,不行阴阳,本命行年月日忌禁之尤重(阴阳交错不可合,损血气,泻正纳邪,所伤正气甚矣,戒之)。新沐头、新行疲倦、大喜怒,皆不可行房室。彭祖曰:消息之情,不可不知也。又须当避大寒、大热、大风、大雨、大雪、日月蚀、地动雷震,此是天忌也。醉饱、喜、怒、忧、愁、悲、哀、恐惧,此人忌也,山川、神祇、社稷、井灶之处,此为地忌也。既避此三忌,又有吉日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四季之月戊己,皆王相之日也,宜用嘉会,令人长生,有子必寿。其犯此忌,既致疾,生子亦凶夭短命。《老子》曰:还精补髓,可得不老矣。《子都经》曰:施泻之法,须当弱入强出(何谓弱入强出,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谓弱入强出。消息之今满八十动,则阳数备即为妙也)。《老子》曰:弱入强出,知生之术;强入弱出,良命乃卒。此之谓也。

提要 《道枢》，南宋初曾慥编纂。

全书四十二卷，一百十八篇。各篇篇名，或据原有篇名略作改易，如《西升篇》即《西升经》，《玄纲篇》即《玄纲论》等，或就内容主旨新立篇名，如《五化篇》《坎离篇》等。各篇下皆有四言韵语四句，作为解题，提挈旨要。

此书辑录东汉至北宋道教有关修持炼养的诗文论著，间以编纂者本人的著述议论，以其号“至游子曰”标识。所集资料，大都经编纂者再整理，或予以剪裁，或间以自著文，议评得失，叙录源流。所辑资料，内容广泛涉及道教修持炼养的各个方面，如坐忘、宁静、存想、内观、胎息、导引等，尤以内丹法为主，实此前道教修持炼养的资料汇编。部分篇章，于原作者道号下注明姓名、年代等，可资征考。

此书有《道藏》本、《重刊道藏辑要》本（不分卷）。另有《艺海珠尘石集》《子书百家》等，录《道枢》中曾慥自著文，题为《至游子》。此次点校，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道藏》为底本，部分篇章据原文单行本参校。

道枢目录

卷之一		卷之六	
玄轴篇.....	423	虚白问篇.....	442
五化篇.....	424	真诰篇.....	443
卷之二		卷之七	
坐忘篇上.....	425	黄庭篇.....	445
坐忘篇中.....	426	太极篇.....	447
坐忘篇下.....	427	火候篇.....	448
卷之三		水火篇.....	448
集要篇.....	427	坎离篇.....	448
碎金篇.....	428	甲庚篇.....	449
容成篇.....	428	卷之八	
阴符篇.....	429	昆仑篇.....	450
卷之四		服气篇.....	450
西升篇.....	431	服雾篇.....	450
内德篇.....	431	内景篇.....	451
玄纲篇.....	432	外景篇.....	452
玉芝篇.....	432	卷之九	
卷之五		神景篇.....	454
周天篇.....	437	颐生篇.....	454
黄帝问篇.....	437	平都篇.....	455
轩辕问篇.....	438	炼精篇.....	457
百问篇.....	438	纯阳篇.....	457

卷之十

华阳篇	457
观天篇	459
观空篇	459
太清篇	460
金丹篇	460

卷之十一

泥金篇	460
金碧篇	462

卷之十二

还金篇	464
還元上篇	464
還元下篇	465
玉壶篇	465
大丹篇	466

卷之十三

指玄篇	467
归根篇	468
鸿蒙篇	468
呼吸篇	469
枕中篇	470
内想篇	470

卷之十四

心镜篇	470
胎息篇	472

卷之十五

圣胎篇	473
元气篇	475
血脉篇	475
调气篇	476

卷之十六

灵源篇	477
中源篇	477
中黄篇	478

卷之十七

运火篇	480
-----	-----

混元篇	481
-----	-----

卷之十八

契真篇	483
修真篇	485
悟真篇	486

卷之十九

洞真篇	487
崇真篇	487
返真篇	488
修真指玄篇	489

卷之二十

真一内丹篇	492
还丹参同篇	492
金丹明镜篇	493

卷之二十一

大还金丹篇	494
金书玉鉴篇	495
修真要诀篇	496

卷之二十二

修炼金丹篇	497
金液还丹内篇	498

卷之二十三

金丹泥金篇	499
金玄八素篇	501

卷之二十四

金碧龙虎篇	503
九转金丹篇	503

卷之二十五

肘后三成篇	507
准易系辞篇	510

卷之二十六

日月玄枢篇	512
九真玉书篇	514

卷之二十七

金液龙虎篇·····	515
太白还丹篇·····	516

卷之二十八

太清养生上篇·····	518
太清养生下篇·····	521

卷之二十九

上清金碧篇·····	524
金虎铅汞篇·····	525

卷之三十

铅汞五行篇·····	529
真一篇·····	529
正一篇·····	530
二关篇·····	530
三元篇·····	531
三住篇·····	531
四神篇·····	531
五戒篇·····	532
五行篇·····	532
七神篇·····	533

卷之三十一

七返篇·····	533
八琼篇·····	533
九仙篇·····	534

卷之三十二

参同契上篇·····	536
------------	-----

卷之三十三

参同契中篇·····	544
------------	-----

卷之三十四

参同契下篇·····	547
------------	-----

卷之三十五

众妙篇·····	553
----------	-----

卷之三十六

太还丹篇·····	561
-----------	-----

卷之三十七

入药镜上篇·····	563
入药镜中篇·····	566

卷之三十八

会真篇·····	567
----------	-----

卷之三十九

传道上篇·····	574
-----------	-----

卷之四十

传道中篇·····	577
-----------	-----

卷之四十一

传道下篇·····	582
-----------	-----

卷之四十二

灵宝篇·····	585
----------	-----

道枢卷之一

玄 轴 篇(心劳神疲,与道背驰。冥心湛然,乃道之几)

至朴子曰:天之体其高明欤,天之性其玄虚欤。天与我命,而秉以为性矣。必也,冲以用之,无巧也,无拙也,无智也,无愚也,湛湛乎适于自然之场焉。昔者太源洞长告于方丈先生曰:噫,已入于无为矣,而其性未能湛湛乎,何哉?曰:尔好乐(宫商之声也),以习蔽之矣,况怵于斯者耶?夫人离朴为华,物诱于外,五欲六蔽以疵其洁,无以见于天元,则必濯其垢而后可也。何以濯之耶?吾心者法水也,于是涤三昧焉,开六蔽焉,去五垢焉,汰其浊而见素矣。夫能皓皓而不污,莫先于却事物之见。故知远察微者,聪明之见也,命之曰伐性之斧;务华矜荣者,声利之见也,命之曰陷性之阱;巧言令辞者,利口之见也,命之曰惑性之药;奇谋诡策者,深机之见也,命之曰败性之寇。是何也?智深者伪生,识远者诈强。夫异我以知者,本为知道者也;赋我以识者,本为识性者也。岂期眩于外哉?康伯子通古今之书,及闻道也,终日如愚。潘洞见子钟离子,子钟离子示以物而不能名。子钟离子曰:大矣哉,却见者也。万物芸芸,各归其根。敷荣吐华,各丧其真。朝生夕陨,物孰免乎?吾当内自省焉,吾亦物也。于是探其本,集其灵,去有归无,返于真空。返于真空者,必先除其衅焉。夫灼以华藻,惑以铿锵,滋以膏粱,袭以芬苾,示以好恶,习以嫉媚,役以金玉,悦以爵禄,媚以语言,诬以机谋,斯十衅也。不能除焉,则违性失道矣。赤松子曰:欲去之者,先澄其源,而后可也。下愚者所禀昧昧焉,上智者为邪所蔽而与之同,何以扶藪而发晦乎?必舍其暗塞而投于纯明之舍焉。太上曰:多知博见,彼以为明,斯乃为暗者也。天与之性,何为而亡乎?道与之貌,何为而悴乎?七情之燎焚于五内,真元烬矣。夫能使其情俱为煨而熄焉,则冥冥寂寂,真乐至矣。思真子学而未知道,怱焉泣于瑶池之下。真君谓曰:尔之七情不为触而发,则入真慧矣。内心未纯,则尚华而亡其纯矣。古之至人,以性却性,以形忘形。性吾有也,不以性蔽性而入于昏。形吾有也,不以形丧形而入于华。内而贵朴,如槁木焉。故末茂者伤本,枝大者害榦。梵宫灵宇(梵宫八界,灵宇三千),帝之都也。吾身亦有妙庭焉,慧日所烛,玄风所扇。夫何以致之欤?惩忿窒欲,忍有所得,慈无所舍,此其端乎?妙素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非性也,托器以入道者也。嗟夫,穉穉无涯者,生死之流也。吾能知夫尘劳之缘腐真而伐性,吾能绝焉,对松宇以遣白日,调瑶琴以战素月,斯陟于道矣。外思者,道之寇也,纷丽挠乎虑,铿锵动乎情。坤牛挽之,河车运之,外奔而入,内驰而出,则性斯丧焉。性也者,水也,风薄之则乱其清矣。吾视外境,其如芥焉,则含元而登太一矣。精思子曰:绮言者语之疵也,邪视者鉴之疵也,淫哇者听之疵也,躁动者正之疵也,狎侮者议之疵也,作狂者念之疵也。今夫馭气而游于丹廓者,其孰敢忽此耶?咎莫大于有见,恃识以开万端而求于胜也。故意可以测古入之情,明可以灼圣贤之理,顾有蔽也莫能开之,有感也莫能引之。异径以为大路也,行潦以为沧溟也,吾以为慧而离于慧益远矣,可不务去乎?弃圣绝智,屏其良知,进乎不为之宰者,道之本也。高陵子始未闻道,其书满家。既闻道,破觚折牋,窒其视,剗其识。道非无也,性非空也。无则沈乎罔象矣,空则委于冥求矣。希声无闻也,空色无视也,无象无得也。至虚者有其空,真符者有其有,于是当先同其守焉。夫然后入于正,不因人而舍,不见法而迁,此有守者也。确然有作,卓然有入,故由有而适于无,从相而至于寂矣。五空八识,不辨乎始终,而入无为者,殆未知无为之为自有欤?立我者必自乎无我者也。轻乎尘昧,疵乎物蔽,执乎我者,害道者也,故物我俱忘而为·。·又灭之而入

于无之域，豁而达，慧而通。身无相也，心无思也。我性之率可以致道，执之而物不能夺，守之而外不能盗矣。天与之形，物俱有形。道与之性，物俱有性。流形既远，出性之庭。孰不有守耶？有守小而失大者，有守外而弃内者，有守彼而丧我者，有守伪而背真者。守有道乎？守其我以大者也，固其内以真者也。若不知守焉，则干正素真者至，其谁能御之哉？圆净子曰：白之守玄者欤。太上谓范子曰：五蠹亡矣，七情灭矣，汝知之乎？范子曰：非炼磨者乎？曰：炼无以守，则其外移矣；磨无以守，则其有倾矣，其惟守己而已。黠蒙之子，非性有殊也，惟其昧而不自觉欤。既其觉也，神安魄定，入幾微矣。皇甫子曰：觉有五，或因其殃而觉欤，或因其疾而觉欤，或因其难而觉欤，或因其蒙而觉欤，或因其达而觉欤。众流既分，其源则散；众情既出，其性则蔽。是以其源不澄焉，六欲以滓之，三毒以荡之。蔽源者流也，乱性者情也，嗜欲者风波也。纷华逐欲而生，纯实从物而死。性之质渊而不朴矣，性之灵渍而不明矣，根不宁而蒂不固矣。湛乎一景，独守其源，众流昭彻而澄矣。我性之肇亦与人同焉，所受之纯全而不别，所葆之粹和而不较，中有圆者，其性也欤。运而不穷，融而不凝。穷则为蔽，凝则为止。夫能明达洞彻者，粹美以挺内和，会以塞外，熙然如春，无方如神，不散其阳，不系于物，斯圆之效欤。故得其性也，静以止之而不知其运，虚以极之而不知其反，其犹独阴之寂而不入其真耶。玉惠子曰：六欲生而真灵缺，岂能圆乎？三毒兴而冲和丧，岂能融乎？圆融殒而天阙至矣。物之性未尝殊也，小大所囿皆同焉，好恶所受皆均焉。从其大小，由其好恶，则迷其本，远其宗，弃其源，失其祖矣。自执其性骛于六尘，舍于三彭。惟挾其昧，剖其愚，以明为宗，以清为性。识阴阳之所囿而同乎冲虚天元之性，则廓然之所宗矣。消穆子曰：得一而清，越乎群宰之上，与化同游，与性同契者，适乎至真之祖者也。赤松子曰：三明宅于中，六凿鑄其外，吾不登乎异歧矣。巫破之子以响为宗，而获鬼随焉。西波之子以因求其祖，而得巫报焉。所见不可不慎乎，无法之中有范焉，有围焉。空以道范之，虚以化围之。空非彼所谓之空也，虚非彼所谓之虚也。不空其思，不思其空，斯可谓达也已矣。夫以管挈水者，犹求诸空者欤？吾知所以裨补之，斯复其真性矣。诚以无为无，则何以语道之大乎？真修者缘类而应也，无所入，无所舍，而灵心见于外。于是真冲挺秀，与理特达，天纯不驳，入于慧焉。钟离子曰：其识通明，其名曰慧。其灵盈固，其名曰圆。得寂者亡乎寂者也，其善忘也欤。至幽至虚，可登乎亡矣。其心如滞矿焉，物不能招矣。则入冥不杳，入恍不惚。寥寥乎有见，默默乎有闻。不见为见，不闻为闻，然后有见闻之实不晦。子盖尝入乎冥冥，守乎寥寥，入寂之中而得寂之应者也，九变之上不可名也，四游之前不可形也。能复于斯，其惟无而已。以有为有，其失也实；以无为无，其失也虚。无之有者真有也，无之无者真无也。渊静之渊，渊而又渊；洞玄之玄，玄而又玄。兹犹其粗也。夫见乎无无者，斯至乎道矣，其太素之始哉。钟离子曰：无中以求无，孰知之耶？天粹而杂者，有以驳之矣；灵源而浊者，有以挠之矣。惟旷兮若谷，应受不留，澹兮若海，源委不已，无诡于道，无戕其性，浩乎守其真，寂乎袭其气，精神会通，成于不化矣。何以知其然也？实者虚之应也，虚者实之乘也。相为之用，则各归于初，莫测其变焉。夫玄览者可以涤吾之性，思而不空则殆（殆于多知也），空而不思则罔（罔乎无守也），其不亦达乎性命者欤。是道也，道之全，性之极也。

五 化 篇（万物芸芸，其变不穷。能以道化，虚明则通）

谭子曰：至道有五化焉。孰为道化乎？夫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此道之要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此道之用也。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藏之为元精，用之为万灵，舍之为太乙，放之为太清。老枫化为羽人，朽麦化为蝴蝶，自无情之有情也。贤女化为坚石，山蚯化为百合，自有情之无情也。射似虎者，见虎不见其石；斩暴蛟者，见蛟不见其水。是知万物可以虚，我身可以无。以我之无合彼之虚，自然可以

隐，可以显，可以死，可以生。空中之尘若飞云之目未尝见也，穴中之蚁若牛斗而耳未尝闻也，况非见闻者乎？太虚者一虚也，太神者一神也，太气者一气也，太形者一形也，命之则一，根之则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谓正一者也。稚子弄影不知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为家所化，化国者不知为国所化，化天下者不知为天下所化。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噫，化化其无穷者哉。太上者，虚无之神也。天地者，阴阳之神也。人虫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也，其异者形也。形不灵而气灵，语不灵而声灵，觉不灵而梦灵，生不灵而死灵。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矣。孰为术化乎？云龙风虎，得神气之道者也。神母也，气子也，以神召气，以母召子，何有不至乎？荡秽者必召五方之气，伏魑者必役五星之精。召之于外，守之于内，用之于外，无所不可也。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一目可以观天地，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虚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见精神之藏，则数可以夺矣，命可以治矣，天地可以反覆矣。至淫者化为女，至暴者化为虎。乐者其形和也，喜者其形逸也，怒者其形刚也，忧者其形蹙也，斯亦变化之道也。蠕蠕之虫孕螟蛉之子，传其情，交其精，湿其气，和其神，随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动无定情，万物无定形。阴阳相搏，则芝菌不根而生也；燥湿相育，则螭蛭不母而生也。人体阴阳而根之，效燥湿而母之，无不济者。何也？君子体物而知身，体身而知道也。洞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气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大人昼运灵旗，夜录神芝，觉思所不思，可以冬御风而不寒，夏御火而不热矣。孰为德化乎？天下贤愚，营营然如飞蛾之投夜烛，苍蝇之触晓窗，知往而不知返，知进而不知退。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宠非忠也。感始于不感，喜始于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贷其死者乐其死，贷其输者乐其输。孰为仁化乎？海鱼有吐墨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墨而得之。智者多屈，辩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君子能罪己，斯能罪人；不报怨，斯能报人。救物而称义者，人不义之；行惠而求报者，人不报之。蝼蚁之有君也，一拳之宫，与众处之；一块之台，与众临之；一粒之食，与众蓄之；一虫之肉，与众啗之。故得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通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太古之道也。孰为食化乎？一日不食则怠，二日不食则病，三日不食则死。民事之急者，食也。为巫者鬼必附之，设像者神必主之，盖乐所享也。虎狼不过噬肉，蛟龙不过嗜血。人则无所不嗜，所以不足则斗矣。夫水将逼而投于水，知必不免，且贵其缓也。虎将噬而投于谷，知必不免，或觐其生也。孰为俭化乎？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致于败家，盖失于不简也。饮饌者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于亡身，盖失于不节也。欲救之术，莫过于俭。俭于听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私可以养富，俭于公可以养贵，俭于门闾可以无盗贼，俭于环卫可以无叛乱，俭于嫖嫖可以养寿命，俭于心则可以生死，是谓万物之化柄也。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奢者好亲，人所以多过。俭者能远，人所以寡过。奢者事君必有所辱，俭者事君必保其禄。奢者多忧，俭者多喜。奢者好动，俭者好静。奢者好难，俭者好易。奢者好繁，俭者好简。奢者好逸乐，俭者好恬淡。有毕生而一器而无缺者，有十年而一裘不弊者，斯人也，可以即清静之道矣。

道枢卷之二

坐忘篇上（宝书之笈，三编具存。吾得其要，澄神契真）

心者一身之主，神之帅也。静而生慧矣，动则生昏矣。学道之初，在于收心离境，人于虚无，则合于道焉。若夫执心住空，亦非所谓无所也。住于有所，则心劳而气废，疾以

之生矣。夫闻毁誉善恶以其心受，受则心满，满则道无所居矣。有闻如不闻焉，有见如不见焉，毁誉善恶不入于心，其名曰虚。心虚则安，心安则道自来矣。心者譬夫目焉，纤毫入目，则未有能安者也。牛马家畜也，纵之不收则悍突难驭；鹰鹞野鸟也，一为系绊则自然调熟。吾之心亦犹是欤？然法之妙用，在乎能行，不在能言。夫能在物不染，处事不乱，斯大道之妙乎。世或以道为难进，是不知贝锦始于素丝，冲天之鹤资于穀食，蔽日之幹起于毫末者也。事非常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弊于形神。今以隋侠之珠弹千仞之雀，人犹笑之，况弃道德忽性命而从不要以自伐者乎？夫挠乱吾身者则寇盗也，吾能御之正心则勇士也，因智观察则利兵也，外累悉除则战胜也，湛然常乐则荣禄也。吾不为此观，是犹遇敌弃甲而逃，反受其咎矣。是以定者致道之初基，习静之成功，持安之毕事也。庄子曰：宇泰定发乎天光。何谓也？宇者心也，天光者慧也。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也。慧者本吾之性也，由贪爱浊乱，散迷而不知。吾能澡雪，则复归于纯静矣。神性虚融，体天应变，形与道同，则无生死。隐则形同于神，显则神同于气。所以蹈水火而无害，对日月而无影，存亡在己，出入无间矣。然虚无之道有浅深焉，深则兼被于形，浅则惟及其心。被形者神也，及心者慧觉也。慧觉者，身不免于谢焉。何也？慧者心照也，多用则其体劳矣。初得其慧则悦而多辩，斯神气漏而为尸解者也。故大人者含光藏辉，凝神归实，神与道合，身心与道同，于是六根洞达焉，身也无时而不存，心也无法而不通。故曰山之有玉则草木不凋矣，人之怀道则形体永固矣。于是其妙也，有坐忘之枢焉。修道成真者，必先去乎邪僻之行，外事不干于心，端坐内观，念起则灭之。虽然，惟灭动心，不灭照心，惟凝虚心，不凝有心。欲行此者，当受三戒。一曰简缘，二曰无欲，三曰静心。简缘者，择要去烦也。经曰：少则得，多则惑矣。无欲者，断贪求也。经曰：常无欲则能观其妙矣。静心者，止息游浪也。经曰：除垢止念，静心守一。其斯之谓欤？故虚心无欲，非求于道而道自归之。其要在乎涉事处喧，皆作意以安之，有事无事，常若无心。处静处喧，其志惟一，束心太急，则为病为狂，心若不动，复须任之，使宽急得其所，常自调适，制而勿著，放而不动，是为真定者也。既如是，亦不可恃其定也，而求多事，求就喧。当使如水镜之鉴，随物现形，而后可是。定中求慧则伤于定，定则无慧矣，定非求慧而慧自生者也。得道者于是心有五时，身有七候，是为浅深之叙焉。五时何也？其动多，其静少者一也；动静各半焉者二也；其静多，其动少者三也；无事则静，触则动者四也；与道冥合，触亦不动者五也。七候何也？举动顺时，容色和者一也；宿疾尽除，身心轻爽者二也；填补天伤，还年复命者三也；延数万岁，名为仙人者四也；炼形为气，名为真人者五也；炼气成神，名为神人者六也；炼神合道，名为至人者七也。

坐忘篇中

天隐子曰：人之生也，禀乎灵气，精明悟通，学无凝滞，则谓之神焉。宅神于内，远照于外，则谓之仙焉。灵气者，其不可为世俗所沦折而后可是。曰喜，曰怒，曰哀，曰乐，曰爱，曰欲，曰恶，七者情之邪也。曰风，曰寒，曰暑，曰湿，曰饥，曰饱，曰劳，曰逸，八者气之邪也。去邪则近于仙矣。简易者，天地之道也。天者在吾首之上，地者在吾足之下，吾则见之，故曰简易者神仙之德也。夫学道者，言涉高诡而执迷，无所归本，非吾学也。故学气者反为气所病者有矣，学仙者反为仙所迷者有矣。然学道者亦须渐而进之，盖有五门焉。一曰斋戒，二曰安处，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斋戒者何也？澡身虚心者也。斋者洁静也，戒者节约也。饥即食，食勿饱，所谓调中者也。物未成者勿食，腐败闭气者勿食，五味太多者勿食。勿久坐，勿久立，勿久劳，勿久逸。左右手常摩，至于温热，熨其皮肤，以去冷气，所谓畅外者也。于是形坚则气至矣。安处者何也？南向而坐，东首而寝。居之屋庐必得阴阳适中焉，高则阳盛而明多，多则伤于魄。魄，阴也。卑则阴盛而暗多，多则伤于魂。魂，阳也。有所伤则疾斯生焉，又况夫天地之气乎？有元阳之切肌，淫阴之

侵体，可不慎哉？故吾之室四旁皆窗户焉，风起则阖之，风息则辟之，前必箔，后必屏，太明则垂箔以和其内映焉，太暗则卷箔以通其外曜焉。内以安吾心，外以安吾目，心目安则身安矣。然则彼纵情多虑，其不能安其内外也可知矣。存想者何也？存者存我之神也，想者想我之身也。夫何以能然乎？闭目则自见其目，收心则自见其心。心目皆不离于身，不伤于神，此其渐也。凡人终日而视他人，则心亦外走矣；终日而接他事，则目亦外瞻矣。营营浮光，未尝复照，安得不疾且夭耶？故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成性，是为众妙之门也。坐忘者何也？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不见其行，非坐之义乎？有见不行其见，非忘之义乎？不行者心不动也，不见者形俱泯也。或者曰：心不动，有道乎？天隐子默而不对。或者曰：形泯有道乎？天隐子瞑而不视。或者悟曰：道在我矣。神解者何也？斋戒者信解也，无信心则不能解矣；安处者定解也，无定心则不能解矣；存想者闲解也，无闲心则不能解矣；坐忘者慧解也，无慧心则不能解矣。四者通乎神，斯为神解者焉。神者兼三才则谓之易，齐万物则谓之道，本一性则谓之真一。天隐子曰：生于易中，死于易中，动因万物，静因万物乎？邪由一性，真由一性乎？吾皆以神解之。在人也，在地也，在水也，皆为仙矣。变而通之，是曰神仙。正一先生读其书，悟曰：吾则异于是。存之简易者，无为而无不为也；吾之渐者，守性正命，日增一日，渐之道也。斋戒之类，兼修之可也。

坐忘篇下

至游子曰：吾得坐忘之论三焉，莫善乎正一先生（司马子微）口：吾近见道士赵坚造坐忘论七篇，其事广，其文繁，其意简，其词辩。读之者思其章句，记其次序，可谓坐驰，非吾所谓坐忘也。吾闻之先师曰：坐忘者，长生之基也。故招真以炼形，形清则合于气。含道以炼气，气清则合于神。体与道冥，斯谓之得道者矣。夫真者道之元也，故澄神以契真。庄子曰：宇泰定，发乎天光。宇者心也，天光者慧照也。先定其心，则慧照内发，照见万境，虚忘而融心于寂寥，是之谓坐忘焉。老子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无身者，非无此身也，体合大道，不徇乎荣贵，不求乎苟进，恬然无欲，忘此有待之身者也。夫长生者，神与形俱全者也。是以乾坤者易之蕴也，乾坤毁则无以见易矣。形器者性之府也，形器败则性无所存矣。养神不养形，犹毁宅而露居者欤？或曰：人之寿终，心识苟正，则神超于真境。正一先生曰：非至正之言也。夫高德之贤，自谓彼我忘矣，是非泯矣，然见不善则颦，见善则笑，犹为善恶所惑，况其终也，昏耄及焉，吾未见不为众邪所诱者也。故有有识化无识者，秦女之化石是也。有人识化虫识者，黄氏之化鼯者也。由是观之，心识者为阴阳所陶铸，安能自定哉？所以贵乎形神俱全者，盖以此也。今有知荣贵为虚妄，了生死为一贯，至其临终则求医祈鬼，何也？未知乎坐忘者也。忘者，忘万境也。先之以了诸妄，次之以定其心。定心之上，豁然无覆；定心之下，空然无基，触之不动。慧虽生矣，犹未免于阴阳之陶铸也，必藉夫金丹以羽化，人于无形，出乎化机之表，然后阴阳为我所制矣。

道枢卷之三

集要篇（古先至人，立言如林。以道博观，则钩其深）

晁文元公曰：吾观夫浮世，其乃生老病死之乡欤？忧悲苦恼之窟欤？惟定明者内觉其身心空，外觉其万物空。于是诸相既破，无可执，无可争矣。诸有者，梦幻也。梦中而人狎之，且曰梦中搏必无伤也，岂非在梦知梦乎？吾尝坐玉堂见饔人汲水，吾观空纯熟，白无全人，观汲水者惟一块之空，自西而东，岂非在幻知幻乎？故曰本无一物，随之视而起异端焉。学道者必先止念，念起则知之，如川之泄簣，上塞之，襄陵之势可绝矣；如火之

燕杯，水沃之，燎原之势可灭矣。故不畏念起，惟畏觉之迟也。觉速止速，此其妙用者欤？吾尝谓心息相依，息调心静，念起即觉，觉之即无，此最道之权舆也。裴休曰：夫地水火风假合而聚散，非我身也。缘虑客尘虚妄乍起乍灭，非我心也。我有真身，圆满空寂是也。我有真心，广大灵和是也。万沤起而复破，然水之性是尝不存也；千灯明而有灭，然火之性未尝不在也。世亦知夫三象者乎？气动而清者天之象也，心静而宁者地之象也，智圆而明者日月之象也。三者和会，则自然见吾神灵之妙用矣。三象既明，而六审不可不知也。试尝自审曰：妄念息乎？外缘简乎？触诸境不动乎？黑白无差别乎？梦想不颠倒乎？方寸怡愉乎？于是可以测入道之深浅矣。吾尝自警曰：了知起灭意，决定生死根。不复随缘转，是名不动尊。夫未能无念即用观空，未能顿空即用对治，三策次第而用之。庄子坐忘，达磨壁观，始学者不能知也，而乃入于放旷，岂其旨哉？吾尝端坐念实相，而见魔王加趺之像，且怖矣，况入道者端坐不倾动者乎？

碎 金 篇（溱园之玄，竺乾之空，均乎正心，与儒同功）

晁文元公曰：教岂有异哉？吾尝贯三道为一焉。夫儒家者流，以正身为要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竺乾氏以复性为要切，勿求其证而证自知矣。吾始读南华之书，因齐物之理而得一法，目之曰逍遥大同观，而无一事可争。后读西方之书，因无我之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观，而无一物可齐。由是知其深浅矣。施肩吾既闻道，而著三住铭曰：心常御气，气与神合。竺乾氏为圆觉之说曰：心息相依，息调心净。吾观其理殊同归欤？天下有三乐。儒家者流曰：颜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乐。道家者流曰：庄氏子牺迟一丘天下，不易其乐。竺乾氏曰：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三者自外及内，由浅至深者也。幻意诸病，吾以理攻之可也。已往吾勿追思，未来吾勿迎想。或曰：修行何以验乎？曰：置白黑二棋，一念善投白者一，一念恶投黑者一，至夜较之，即知增减焉。文元公曰：迂矣。吾则于昼夜四威仪中，不计情境，惟量其力，常习静念而已。受辱而畏其势忍之者，不可谓之忍也，无可畏之势而能忍之者，斯真忍也。易曰损，曰惩忿窒欲，吾用之以为戒。易之系辞曰：寂然不动，吾用之以为定。精义入神以致用，吾用之以为慧。或问：闲居何乐乎？曰：调畅太和之气，适悦天真之味，研覃微密之言，依游上妙之道。蒙庄高情，师友造化；竺乾妙旨，澡炼神明。非理外至，当如逢虎即时而避，勿恃格兽之勇。非理内起，当如探汤即时而止，勿纵染指之欲。外护其身，如惜干霄茂树，勿纵一斧之刃伤焉。内护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针之锋破焉。心静则清，清而后明，明则照物，物无遁形矣。至人观之，得为心印者也。唐人有养鸚鵡者，能诵经，常不言不动。或问其故，对曰：身心俱不动，为求无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焉。故知得道者，皆自燕寂中入者也。文元公曰：吾既毫也，弥觉聪警，耳有自然之音，如乐中簧，隐隐如雷初动，浩浩如潮将至。吾谓之三妙音焉，一曰幽泉漱玉，二曰金磬摇空，三曰秋蝉曳绪。

容 成 篇（教为阴丹，诋其矫诬。辟其内荒，其路谿如）

至游子曰：吾常得崔公药镜之书，言御女之战，客主恍惚，则同识不同意，同邪不同积，同交不同体，同体不同交，是为对境不动者也。夫能内外神交而体不动，得性之道也。动则神去性衰矣，不染不著则留其元物，使气定神住，和合成形，入于中宫，煅去其阴而存其阳焉。红雪者血海之真物，本所以成人者也，在于子宫，其为阳气，出则为血。若龟入时，俟其运出而情动，则龟转其颈，闭气饮之，而用搐引焉。气定神合，则气入于关，以辘轳河车挽之，升于昆仑，朝于金阙，入于丹田，而复成丹矣。至游子闻而大吐口：崔公果为是言哉？吾闻之古先至人，盖未尝有也。昔张道陵黄赤之道，混气之法，盖为施化种子之一术尔，非真人之事也。然及陵之变举，则亦不复为此矣。清灵真人曰：吾见行此绝种而死，未见其生者也。夫存心包观而行上道，是所谓抱玉赴火，金棺葬犬者也。紫微夫人

曰：为黄书赤界者，适足鸣三官之鼓，致考罚尔。真人之偶景者，在于二景而已，非为夫妇之迹也。夫黄赤存于中，其可以见真人灵人乎？魏伯阳曰：割肉以肉于腹，不可以成胎，则外物不可以为丹也明矣。是知学道以清静为宗，内观为本者也。于是深根固蒂，使纯气坚守，神不外驰，至于坎离交际而大药可成矣。善乎，庄子之论曰：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未闻有以御女而获仙者也，惟东汉冷寿光自云行是法几百四五十岁，鬓发尽白而肌理盛壮。然卒不免于死也。世所谓善（一作喜）御女而得其效者，宜无逾寿光，寿光且死，则是道也恶足以语长生久视之理也哉？彼方士以采战之方以惑学上大夫，惧其言之不足取信也，则窃古先至人以名其书，故称西华二十有四篇，则曰钟离云房所作也，西江月十有八篇，曰张平叔所作也。指女子为偃月鲙，以童男女为真铅汞，取秽浊为刀圭，肆情极欲，一旦溘然而逝，其名曰桶底脱。至游子曰：崔公之道，昔吕洞宾得之，以为心地益明。则崔公不宜为此疵而不醇者也，其亦方士所托而行者欤？或问曰：无漏果位者，当丰其源而蓄其出，故莲华不生高地平原而生于淤泥，何谓也？至游子曰：道家者流有八漏，竺乾之法有诸有漏，岂尔所谓漏者乎？司马子微曰：志之漏也，形趋于后上；念之漏也，神趋于鬼乡。吾所谓无漏者，无此漏也。丰入蓄出，养气则然矣，达磨之胎息是也。淤泥之莲，易坏者也，未若松柏产于陵冈而不凋者也。吾亦有莲焉，盖尝发于烈火之中矣。或者闻其说而疑，以问至游子曰：容成子、务成子、天老太一与夫尧舜成汤盘庚各有阴导之书，黄帝三王复有养阳之方，汉氏秘于广内之藏，著于神仙之录，则其由来尚矣，子恶得以为无哉？至游子曰：吾非谓之无也，盖非所谓仙者之务尔。闻之刘向、班固之徒曰：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焉。乐而有节则和寿考矣，迷者弗顾则生疾而殒命。由是观之，信乎非仙者之务也。

阴符篇（黄帝之经，藏于神嵩，李筌得之，发世之蒙）

李筌得黄帝阴符之经于神嵩之山，而未知其止也。其后遇骊山姥而问焉，姥曰：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玄元杳冥，妙于无名者也。太初者，胞胎混沌者也。太始者，洞虚无疆，或感而彰者也。太素者，内含真一之精，为万物楼，清阳为天，浊阴为地者也。阳为魂，阴为魄。魂者欲人之生，魄者欲人之死。故圣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含真抱一以归于太阳，养阳之魂以消阴之魄，神仙之道其尽于斯矣。天以一之数生水而润下，其居北方，于时为冬，于藏为肾，是为玄武焉。此坎之卦也。地以二之数生火而炎上，其居南方，于时为夏，于藏为心，是为朱雀焉。此离之卦也。天以三之数生木而曲直，其居东方，于时为春，于藏为肝，是为青龙焉。此震之卦也。地以四之数生金而从革，其居西方，于时为秋，于藏为肺，是为白虎焉。此兑之卦也。天以五之数生土而为稼穡，其居中央，为万物母，于藏为脾焉。故道生一，一为天。五行者从一而生，真一之气化生五行，是以五谷五味滋养于人，人因五行而生，因五行而死。故五行者，五贼也。圣人夺取五行之精气，還元反本，复归于真一，此老子所谓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者也。夫性者，阳之精明也。精明之气结而为人，休气为鬼，灵气为神，烦气为虫豸，杂气为禽兽，奸气为精邪。人禀乎精明则能见其机，见其机则能立天之道矣。自五月夏至，遇用事之卦也，十月而为纯坤，阴盛则消阳矣。自十有一月冬至，复用事之卦也，四月而为纯乾，阳盛则消阴矣。是以龙蛇者，秋冬而潜蛰，春夏而起陆焉。人以真阳去其阴魔，则百神和悦，血脉流通，五藏生津，长年久视矣。此广成子所以积火以焚五毒。五毒者，五贼也。天生于坎者也，地生于离者也。坎者，水也，月也，汞也。离者，火也，日也，铅也。圣人使坎离互用，日月相交，铅汞相持，龙虎相反，然后能斩尸灭鬼，降精摄邪，以存正气焉。故太白真人曰：五行不顺行者，龙从火出，虎从水生矣。此天地之互用，阴阳之反覆者也。土者四象之本，万变之基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者天也，三者人也。神仙之要，在乎抱一守中，故至道始于一三而终于五。五者，数也。经曰：三五与

一，万事毕矣。此何道也？铅汞得上而成还丹者也。烟萝子曰：全一有三，外应仍满于初九，此至道也。阳太盛则溢，溢则生热，热者其脉实。阴太盛则衰，衰则生寒，寒者其脉虚。虚实之脉，寒热之患，皆能致死者也。阳者汞也，其性飞者也。阴者铅也，其性伏者也。圣人伏阳汞以炼其魄，飞阴铅以拘其魂。阳不得而溢，阴不得而盛，于是客邪消而尸魄丧矣。盖有毫发之阳未尽者，不能死矣；有毫发之阴未消者，不能仙矣。夫耳耽淫声，目好美色，口嗜滋味，则五脏摇动而不定，血气流荡而不安，精神飞驰而不守，于是正气散而湿邪之气乘之以生疾矣。是以人之三要者，曰耳，曰目，曰口。故耳目者，神之窗牖也。口者，气液之门户也。若夫六识皆空，湛然虚寂，遗形忘物，慧照通神者，至静也。吐纳以炼五脏，导引以开百关，诵持宝章以怡神，吸引二景以集明，炼金精以固形，餐玉英以保身者，至动也。太上曰：静者性也，动者气也。动静如一，内外和顺，非至人安能至于斯哉？夫荣名富贵者，学道之尘垢也。争竞忿躁者，修真之荆棘也。旨酒珍饈者，伐性之戈矛也。淫声美色者，破骨之斧锯也。故修真炼气，抱元守一者，谓之圣人。炼形成气者，谓之真人。炼气成神者，谓之神人。炼神成真者，谓之至人。天地者，盗万物使有衰朽者也。万物盗人使有老死者也，人盗万物使不常存而有用者也。故不善盗者，盗其形不盗其精，反为万物所盗焉。善盗者盗其精，所以能盗万物而长生矣。吾食其时，非嗜其酒肴也，盖盗万物之精气者也。何也？形以食味，神以食气。若以时而食其形，动其机，以盗其精，则百体顺理矣。吾之身有精光之神，形影之神，毛孔之神，各万有二千。五脏六腑，三元九宫，亦皆有神焉。惟吾不见其神，则不知其能下福祸焉。故不务敬畏，至于狠躁凶虐，贪淫阴险，是曰贼其神矣。妄言绮语以为人不知不见，是曰昧其神矣。吾之神上通于天，贼其神者犯于天者也，昧其神者欺于天者也。犯天欺天，所以取夭折者欤。如是者，阴邪日胜，神气日衰，尸魄日恣矣。夫能守中抱一，以阳炼阴，则尸亡魄丧而神明王矣。神明既上，则策轡八晨，飞舆五岳，升九玄，斩玉关，可与天地等年矣。老君曰：气中有气是我之神者也，神中有神是自然之道也。天以一阳降于九泉而生复，此十有一月阳之始也。二阳降而生临，三阳降而生泰，四阳降而生大壮，五阳降而生夬，六阳降而生乾。五月夏至阳极而生阴，故一阴升而生遯，二阴升而生遁，三阴升而生否，四阴升而生观，五阴升而生剥，六阴升而生坤。阴阳消息升降，斯道之枢也。故圣人收采天地之气而成二体，曰铅曰汞。铅也，汞也，其重各八两，而合于三百八十有四铢之数，以应乎卦爻而定大小之法焉。上揆卦气，下推漏刻，以均乎火之候而夺乎一千八十年之功，于是脱其凡胎矣，至于三千二百四十年而圣胎成矣。于是与造化相符，阴阳同运，圣功生焉，神明出焉。瞽者目无所见，故神专在于耳；聋者耳无所闻，故神专在于目，神专则事无不精矣。利能动人者也，绝利之源，则神有所专，可以制精邪，亡尸灭魄，有千倍之功焉。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此之谓欤？夫九还七返者何也？自子而至于申，自寅而至于戌者也。斯皆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沉一伏，昼夜居之而不失者也。水火水火卦气已尽，则还丹成矣。于是制精摄邪，亡尸灭魄，有万倍之功焉。魏伯阳曰：屯用申子，蒙用寅戌，六十四卦各自有日，斯三反昼夜之理也。心者万神之主也，目者万神之户牖也。人之神，入则藏于心，出则见于目。故心安则神安，目动则心动，心动则神动。生死之机，其在斯二者矣。夫能使其神出入于户牖以自照焉，居息于宅舍以自安焉，此则生之机也。塞户牖而不明焉，废宅舍而不居焉，此则死之机也。魏伯阳曰：五行相受以生，故火性炼金，金伐木荣。三五与天地之至精也何也？阴阳相胜，五行相制，所以克伐衰谢焉。然反本归根，则万物乃因此而生矣。阴阳激而为风雷，风雷作则万物动而滋生矣。夫炼阴阳之气，如风之行，如雷之鸣，通流其百脉，淘去其积滞之五毒。于是五脏生津，百骸调畅，真一存乎其中矣。夫不耻贫贱，不贪富贵，不嗜声色，不耽名利，不惧患难，不忤黜辱，外无所求，内无所惑，惟见于空，空无所空，湛然常寂，然后昼无想也，夜无梦也。于是栖神于至乐，则天真之性有余，浊乱之情不作矣。趋迹于至静，则贪求不生而心无所往矣。飞鸟制其身游于空虚者，

凭其气也。况夫修炼其形而成至阳，其能入金石而不阂，行日月而无影，固其理也。世之人须饮食以养其形，不知绝饮食而形乃固焉。须尸魄以养其神，不知去尸魄而神乃全焉。须阳与阴并相济以生，不知阴尽阳纯则长生焉。

道枢卷之四

西升篇(玄言之宗，惟力默子，怀道而西，以诲尹喜)

老子将入于西域，尹子(尹喜也)遇于关而问道焉，老子曰：虚无恍惚者，道之根也。生我于虚，置我于无。故生我者神也，死我者心也。是以身者，神以为车为舍为主者也。其身安静，则神居之。其身躁动，则神去之。是以外其身，存其神，则精曜留矣。道得一合，则与道通矣。善人者不与万物争，谦虚而无欲者也。故欲者凶害之根也，无者天地之元也。圣人去欲入无，所以辅其身者也。故吾视欲无所见，听欲无所闻，言欲无所道，食欲无所味。寂哉淡泊，于是清静无为，气自反于未生者焉。吾见哀人者不如哀其身，哀其身者不如爱其神，爱其神者不如舍其神，舍其神者不如守其身。守其身者，斯长存矣。神者生形者也，形者成神者也。故形不得其神，斯不能自生矣。神不得其形，斯不能自成矣。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和成，斯可矣。天下之上孝，可谓能养其母者也。夫能爱其母者，其身斯长久矣。身之虚者万物至焉，心之无者和气归焉。故善养身者，藏身于身而不出，藏人于人而不见。何也？常以虚为身，以无为心，是之谓无身之身，无心之心焉。于是守神至通，是谓道同者耶。我命在我而已，不属乎天地者也。我不视，不听，不知，则神不出身，与道同久矣。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其根本者也。天下莫柔弱于气，气莫柔弱于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贯穿万物者也。夫柔能生刚，弱能生强，天下莫知其根本所从生者焉。有以无为母，无以虚为母，虚以道为母，此道之根本也。何以谓道人？曰神虽在身，令神莫在其身者也。盛生于衰者也，阴生于阳者也。故有无之相生，虚实之相成。于是有归于有，无归于无矣。人在道之中者也，道在入之中者也，鱼在水之中者也，水在鱼之中者也。道去则人斯死矣，水涸则鱼斯终矣。故圣人反归于未生，其形隐，其神留。天下归焉，无为无事，国实民富，保道之常，是为玄同。夫人得神而生，不知神之所在。惟圣人藏神于内，而魄不出矣。守其母，则其子全而民炽盛矣。治身之道，通玄元之混气，思以守其身者也。天非欲于清，清自归之。地非欲于浊，浊自归之。湿非欲于水，水自归之。燥非欲于火，火自归之。虚空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由此观之，物性孰不自然也哉？老子言其道既竟，复以告尹子曰：语汝至道之要，静心守一，则众垢除，万事毕矣。

内德篇(三业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藏，三一永存)

太上曰：静三业(口目耳)，澄七情，则五神各守其藏，三一长存矣。三者身之元神，离之数三者也。一者身之真精，坎之数一者也。身之中盖有三万六千神，千二百形影，万二千精光。五脏六腑一十四神，左三魂，右七魄，宜常念念勿使离于身。日为功曹，阳气也。月为主簿，阴血也。雷公使者在于左右三魂也，风伯雨师在于前后七魄也。六甲，六阳神也。直符，六阴神也。于是周绕于身焉，青龙扶左，白虎扶右，朱雀导前，玄武从后，身之四象也。北斗覆首，精光之神也。天罡指足，真气之神也。螣蛇在手，胆之神也。吾居丹房之中，抱守一之法。太一者，下元之宫真元神也，是吾之偶焉。左三右七，震兑也。戴九履一，离坎也。二四为肩，坤巽也。六八为足，乾艮也。五居中宫，土也。是为八卦九宫之神，皆实于腹矣。凡寝则神魂精魄散游于外，阴邪得以乘隙窃其精气，故当出其四兽以卫其身。四兽者何也？青龙出于肝，白虎出于肺，朱雀出于心，玄武出于肾。勿使众邪干其玉房，玉房者，精区也。肝主藏魂，肺主藏魄，心主藏神，脾主藏志，肾主藏精。五藏

之神，出则御恶，入则安神。既卫其身，则复各还其所。鸣天鼓三十有六以集神，咽液三十有六以聚气。而阴户可以阴关矣，使众邪不得下居焉。闭气者自一至十，以心默数之，九九而止。闭气者，非闭噎其气也，乃神定气和，绝思忘虑，使鼻之息悠然，若有若无。诊其脉以六动为一息，九九者，八十一息也。常存赤气，自其口出，状如火轮，周其室中。定则内想，安寝其中，自然疾病除而阴邪远矣。

玄 纲 篇 (道家者流，其源汪洋，搜厥玄微，以提其纲)

崇玄子(唐吴筠，开元时人)曰：道至无而生天地者也。天动也，而北辰不移，含虚不亏焉。地静也，而东流不辍，兴云不竭焉。故静者天地之心也，动者天地之气也。心静气动，所以覆载而不极欤。通乎道者，心宁以同于道，气运以存其形，不为物之所诱，是之谓至静者也。本无神也，虚极而神自生。本无气也，神运而气自化。气本无质，凝委以成形。形本无情，动用以亏性。故生我者道也，灭我者情也。情忘则性全，性全则形全，形全则气全，气全则神全，神全则道全，道全则神王，神王则气灵，气灵则神超，神超则性彻，性彻则反覆通流，与道为一。可使有为无，实为虚，与造物者为俦矣。道不欲有心，有心则真气不集。不欲苦志，苦志则客邪来舍。在于平和恬淡，澄静精微，虚明含元，有感必应。应而勿取，真伪斯分矣。故我心不倾则物无不正，动念有属则物无不邪。邪正之来，在我而已。惟炼凡至于仙，炼仙至于真，炼真合于妙，合妙同乎神。神与道合，即道为我身。所以升玉京，游金阙，能有能无，不终不殁矣。崇玄子曰：吾尝谓神仙有可学之理焉。夫有不学而自致者，禀异气也。必学而后成者，功业充也。学而不得者，初勤终怠也。故远于仙者、近于仙者，各有七焉。形气为性之府，形气毁则性无所存，性无所存则我何有，此远于仙者一也。或谓仙必有限，归于沦坠，此远于仙者二也。或谓形体以败散为期，营魄以更生为用，安知入造化之洪罍，任阴阳之鼓铸，此远于仙者三也。或谓轩冕为得意，功名为不朽，悦色耽声，丰衣厚味，此远于仙者四也。强盛之时，为情爱所役，及斑白之后，习学始萌，而伤残未补，窃慕道之名，乖契真之实，此远于仙者五也。汲汲于罍火，孜孜于草木，此远于仙者六也。动违科禁，静无修习，此远于仙者七也。若夫耽玄虚，寡嗜欲，体含至静，以无为为事，此近于仙者一也。剪阴贼，植阴德，惩忿损欲，齐毁誉，修清真，此近于仙者二也。身居禄位，心游道德，仁慈恭和，弘施博爱，此近于仙者三也。爵之不从，禄之不爱，恬然以摄生为务，此近于仙者四也。静以安身，和以养神，精以致真，此近于仙者五也。失于壮齿，收之晚节，以功补过，以正易邪，惟精惟微，积以成著，此近于仙者六也。忠孝清廉，不待学而自得，谓之隐景潜化，死而不亡，此近于仙者七也。取七近，放七远，是为拔陷区，出溺涂者也。

玉 芝 篇 (五太相生，在物之先。明告来者，犹鱼之釜)

朝元子(陈举，宝元中人)曰：体混元之本，法天地之枢，立为洪罍大鼎以炼其真焉。内以养铅汞，外以象离坎。运其阴阳，驱龙馭虎，以返本還元。于是玄霜绛雪、玉蕊金膏，九转而成宝矣。魏伯阳以参同成道，马明生以金液超真，阴长生炼太真之剂，刘安修太一之元，此所谓奥筌者欤。方其阳魂未交，其如玄窟焉。阳精既兆，乃禀性以成乎形。是以阴判阳而归寂，阳寓阴而成质，阴阳交而万物泰矣，日月合而四时成矣。夫天地不交何以昼夜乎？日月不合何以著盈昊乎？万物不合何以显荣枯乎？当太易之时，混混蒙蒙，如胞中蒂焉。于是而有太易，首春一阳之义也。其体玄黄，四象未明，玄雾蒙乎金液，华光锁乎水精，夜加乎子，初九潜龙之位也。太易者，仁也，春也，阳也，龙也，日也，天也，火也，魂也，神也，汞也，木也。故阳气也者，入乎物曰生，离乎物曰死。太易者，司生也。夫阳不发于下，则万物何以生哉。故经曰：上水下火。盖谓此也。阳必蒸于上，阴必润于下。蒸者其热也，热蒸其阴，阴腾其气，轻者上浮而为天，其清云霞，其凝雨露。其散风烟，其

寒霜雪。时自乎子而至乎午，其升者也。自乎午而过于子，其降者也。夫云霞霜雪，雨露风烟，气雾所以降而滋万物者也。经曰：返本還元，归于地脉。此之谓欤。其在于身，则为津，为液，为涕，为血，为肉，为精，为髓。夫五金八石之伦，依乎天地之升降运转，和合而归乎本元，故曰还也，九炼成刚，故曰丹也。太初者，天地万物之初也。阳经阴复，二气未分，龙吞虎并，云雨交罗，阳光炳耀，阴气凝矣。上下搏而成形，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何谓物欤？阳中有阴，坤元之气也。其属有也，水也，铅也，阴也，气也，虎也，魄也，形也，白也，母也，性也，金也，一也。受性于上，彰于下，其象日中有乌，石中抱玉，水中产金，泥丸中有血，是谓血之海（脑中也），母之元也。何谓精欤？阴中有阳，乾元之气也，其属无也，龙也，神也，魂也，火也，木也，刚也，影也，一也，父也。产于上，司于下，其象月中有兔，水中有砂，铅中有白金，是谓气之海（脐下也），父之元也。故阴居阳其主血，阳居阴其主筋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风云者，阴阳二气也。男者阴之宗也，女者阳之主也。离发乎坎下，汞居乎水中，上下之象也。神居其中，谓之三才。太始者，二仪立形之始也。阴阳得位，虎龙分矣。天地清浊之气，随橐籥而化万物。是气也，在道曰阴阳，在人曰魂魄，在物曰表里，在天曰日月，在地曰声色，在丹田曰铅汞。是道也，生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终于一者也。故曰一者水也，二者火也，三者土也。物有不因此而生灭者乎？水火者，各得其一者也。得一者，物之母，气之精，命之根，识之祖也。天得以增其威，地得以发其机，是神之祖，气之使，物之父，魂之制，身之主也。水生一男，是为坎，其名曰汞。火生二女，是为离，其名曰铅。是之谓四象者也。汞者丹也，铅者药也。天老神君曰：用铅不用汞，须向铅中作。及至用铅时，用铅还是错。何以言之？汞，阳也，子也。铅，阴也，母也。汞无铅，其独子不母何以生哉？铅汞合而三年为宝，焚去铅之气，是为脱壳，其名曰纯阳（用铅不用汞也）。吾尝观乎大道，莫越乎阴阳相合，会于中宫，盖有动有静焉。动者汞也，清而喜飞。静者铅也，浊而不起。汞之飞，偶乎火者也。铅不起，偶乎水者也。水所以流湿，火所以就燥者欤。神者命也，静者性也。命也者动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静而无染无著焉。是以三魂归诸天，七魄归诸地，各有所源也。太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矣。太始太素之时，刚柔判矣，以立三才，以彰四象。太素者司秋，万宝之所以成者也。经曰：火虚水空。此其形象者欤。譬夫人之在胎，阴血阳精，混然而成。三月而阴阳分，则各有所居矣。母之元职乎泥元，其名血之海。父之元主乎阴，位在于脐下，其名气之海，各有神气交焉。其名三才冲和之气，随母呼吸，应其上下。三才备而万物长矣。母之元主血肉精髓意魄，即吾之铅虎也。父之元主筋骨心魂，即吾之汞龙也。五月而形将成，表里分矣。吾之化育，其犹是乎。阳丹精也，阴丹血也。日南至，一阳之始，潜龙之位也。俟乎五阴退而阳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三阳之时也，万物芽矣。吾之炼形，亦犹是乎。功盈三千何谓也？服丹千日者，三年也。亦譬夫一时（三月也），在丹三年，二气布矣。易吾之躯而成自然之体，运水火，交汞铅于九转。九转者，九年也。九九者，数之盈也。九年之内，有九易焉。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发，九年易形。志于道者，其可不察于斯欤。舍是而求道者，其犹瞽者之逐兔矣。黄帝曰：吾有还丹，其品七焉，津也，髓也，血也，唾也，精也，气也，神也，故指水火铅汞以谕焉。津为汞，精为铅，水处乎脑中，火居于脐下。运铅以制汞，炼汞以投铅，来往归源，水火正矣。太极者，天地万物之终也。故曰太易水也，太初木也，太始火也，太素金也，太极土也。万物生死于土矣。夫一阳肇萌于子（十一月也），其于易也，始乎复，次乎临、泰、大壮、夬、乾者，阳数之极也。一阴肇萌于午（五月也），其于易也，始乎姤，次乎遁、否、观、剥、坤者，阴数之极也。是为一岁之象也。一月者，亦一岁之象也。一日者，亦一月之象也。皆有阴阳五行之数存乎其间。万物至于八月九月，未有不成就者也。吾之丹，是以有九转者欤。夫孰非阴阳合而然耶？日有乌者，阴也；月有兔者，阳也。月自一日至八日，其名上弦，一百九十有二铢，金水平分，其名一八，春

之分也。其时属乎卯，是为铅一百九十有二铢。至于旬有六日，阳数极而明也。于是一阴至而阳退焉。故旬有六日之后，则复亏。至二旬有三日，其名曰下弦，亦一百九十有二铢，龙虎中分，亦名一八，秋之分也。其时属乎酉，是为汞一百九十有二铢。至二旬有四日，阴盛而阳衰，日月尽而阴极矣。阳也，阴也，其终而复始乎，故八之日为一百九十有二铢，旬有六日则三百八十有四铢矣。斤生两（一斤十六两），两主分（一两四分），是以有三百八十有四铢，应乎大易之策数。一岁之日，其气其候二十有四，于是乎备矣。计其分六十有四，则又大易之卦之爻也（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也）。在易之策数斯合矣，在人之息数斯亦合矣。故起火于子，至于午，六时阳也，其象春夏。自午至于子，六时阴也，其象秋冬。且一日之内，自有天地日月星辰次序之运具焉（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皆全）。故吾之道废一而为之者，未之有成也。夫起火必于子者何也？承阳气起火，火力斯全矣。过乎子，则阴盛而火不燃也。故曰水克火也。火也者，非其心之火者也。心者神也，吾有中宫之鼎，在乎心之下，故心为火则为焚火，在鼎之上也。经曰：火起于脐下，水出于鼎中。既济之象也（上水下火）。是鼎也，时至乎卯则增铅，时至乎酉则增汞。铅不得火则不腾矣，汞不得铅则不凝矣。经曰：取水于山，起火于海，取汞于重楼，采铅于九天。其运也，备乎四时，与神御之，与气和之，于是四象具矣。而中宫之鼎状如鸡子，三年赤白判而换躯矣。金肠玉骨出于五行，其名曰蛻。故四象交而汞乾矣，一阳备而铅去矣，其名曰还丹。于是神魂立矣，其体刚矣，三花合一，五彩归阳，夫是之谓无修之地。朝元子尝歌以为诗，凡六十篇。至游子读之曰：深乎大道之蕴也。吾今表而出之。其直旨曰：二青须配四黄研，变化无非合自然。欲使参同归一室，须凭云雨运三田。南边血是砂中汞，北畔精为水内铅。此个大罗天上法，与他相识便为仙。

其配药曰：冲和国内两三家，尽产金银汞与砂。艳艳灵苗山上药，英英紫雾浪中花。九重天际生元火，三级坛心驾宝车。了了玄玄玄里事，更无玄妙与君夸。

其冬至曰：离坎相感我可穷，五阴之下有乾龙。阳符进退高还下，复卦抽添单又重。镇日午时当立夏，每宵子后是立冬。莫言天地人难测，周易分明见旨宗。

其得路曰：岂信蓬壶去不踪，两条岐路接天涯。离中自有庚辛地，阴内长开甲乙花。三景云从朱顶鹤，五方风引紫河车。昆仑山下焚烧处，一道光风阿母家。

其玄牝曰：中岳嵯峨日月齐，乾坤枝叶在灵谿。龟蛇往复云双段，风雨淋漓水一畦。鼉里君臣名子午，鼎中夫妇号东西。此中幸有留年药，何得身心一向迷。

其子母曰：一中有一一难论，三境元从一处分。赤石洞中藏圣母，绛宫台上别神孙。碧潭波内真真汞，白玉峰前缓缓云。个是乾坤开辟祖，世间愚俗岂教闻。

其母胎曰：绛阙琼宫已太平，看看修就紫金城。雨风扑灭三般火，雷电驱回五个精。黑气渐消随雾散，丹阳初现逐云轻。虽然功未全真体，知向仙都列姓名。

其紫河车曰：融风白气并，金母下蓬瀛。雪岭三关透，天街两路行。丹房朝列帝，水府伴华婴。九九阴霜雪，阳光亘紫城。

其道释曰：玄黄造化奥难寻，金地宗门义更深。龙虎旧来生四海，金刚元本住双林。阳魂独立全身命，阴性孤超去太心。无限常流全不悟，甘同水泡在浮沉。

其乐道曰：万种虚劳抵个身，此中消息妙通神。时看金凤山头舞，夜看琪花海面春。谷气五行皆作土，阳丹经劫不成尘。朝朝惟切寻同志，去见东吴不见人。

其筑坛曰：筑坛不用土兼灰，造化全凭丙作媒。苦雾凝霜阴孕汞，轻霞笼雪火生胚。三层功满分三界，五府才成见五台。修炼但教依此法，莫将尘秽乱神胎。

其胎息曰：杳杳冥冥，冲和白又清。三人归本国，庶子返东溟。阳结阴成象，金荣火有形。何人功对此，千日满神灵。

其二八曰：窈窕风流二八颜，夫妻喜跃共团圆。屯蒙中析阴阳位，卯酉平分上下弦。白兽晦初同虎寝，青虹月望伴龙眠（原缺二句）。

其神水曰：明君理化万邦清，一派黄河接杳冥。万法主张曰列帝，三才宗本在东溟。玄珠制伏冲和殿，赤水循环太乙庭。不悟百年能几日，甘随五贼恣身形。

其原道曰：立天之道定人身，不离铅砂汞与银。兑马冲回山顶雨，坤牛耕起海宫春。君臣殿内调三气，文武罐中养四神。任是大才无自解，宣尼犹自问渔人。

其匹配曰：风流二八又相逢，此夜欢期喜气重。夫妇归眠青甲帐，翁婆回跨白庚龙。共餐沆瀣凝金骨，相合云霞卧玉容。此个不知谁是侣，且将天地共同宗。

其七返曰：阿母自行营，风云才后迎。循环游五岳，次第入三清。伏住南来水，收归七味精。九还功满口，霞体六铢轻。

其演道曰：一从得理便闲闲，祇恁安居养自然。泯谢三花清国土，收和七宝种芝田。死生尽道因天地，性命元来属汞铅。此法丹青应有路，四溟他日任成庵。

其铸鼎曰：兔髓乌肝共一斤，乾坤罐里炼成真。青龙乳雪添肌骨，赤水生花铸鼎身。三足体中分世界，两重城里列星辰。时人不识长生法，却道烧丹不是真。

其火候曰：初九阳从半夜来，鲸鱼海内透蓬莱。九重城里龙车返，十二楼前虎驾回。日月一斤为大药，乾坤两片始成胎。分明测取周天数，莫遣蹉跎复卦催。

其心法曰：又属南无又属黄，门前双树号金刚。万缘尽是心中造，七贼须凭剑下亡。定里慧灯船倚舵，禅中祖印口挥霜。一灵到岸捐心法，始得名为解脱香。

其合道曰：姹女在孤帟，刘郎半夜期。东西霞雾起，上下雨风随。调伏三般汞，安和五个儿。神丹千日后，夫妇两分离。

其罐有门曰：五蕴山头白玉峰，青君枝叶在其中。峥嵘浪起龙行雨，碾磈云生虎啸风。双派碧流连上下，两轮红日复西东。眼前有道分明指，自是疑多执过空。

其三五曰：大天垂象接昆仑，八卦元从子夜分。三界生成真武火，五符兴废祝融君。黑龙吐雾河池雨，赤帝行春岳渎云。不去个中寻觅取，甘随声色乱纷纷。

其道机曰：闲骑地马玩山川，走遍乾坤似瞥然。黑面夜叉驱白虎，青毛符使拥朱骖。二升海水滋三界，六寸瓷瓶叠九天。了得此情真自适，有谁斟酌到幽玄。

其道德曰：离坎是根元，滔滔造化权。浑阴名上德，下德号先天。母壮儿应在，汞乾铅自捐。丹阳能九转，抱一作神仙。

其玉楼金阙曰：昆仑山顶有三官，把断天津上下间。一簇亭台龙出没，两条岐路凤回还。冲和殿里阴阳主，十二楼中性命闲。不肯个中穷造化，镇随思想在尘寰。

其灵元国曰：一点晶荧黑处分，两层街郭叠金银。满城龙虎游三境，绕国髭毛属万民。无量神仙俱在鼎，大千沙界不离身。但如体内真穷像，向外求真心是尘。

其三一曰：波心出五行，天地自圆成。芬馥田三段，澄清水一泓。兴亡俱在土，复性却归庚。似我人知少，忘机莫乱呈。

其九鼎曰：圣贤垂象体人伦，不离刚柔影里真。万物陶熔天上水，五行兴废海中春。轩皇大治元明土，大士双林本喻身。还返不能归旧处，长交出没在迷津。

其怡道曰：不羨公卿富与华，祇将至道当生涯。每餐王母园中果，静看东君洞里花。水底日为奎木火，土中铅是紫河车。忙忙尘世愚迷者，岂信登天路不赊。

其大海曰：四溟名四大，万变合天神。水面三更火，潭中半夜春。两潮龟口浪，一雨海门津。此道应知少，知能几个人。

其九天曰：阴阳开窍九重门，尽是常人体上存。地马发生玄女火，铁牛耕转黑龟魂。驱回尾穴连空焰，赶入天衢直上奔。此是命基天地宝，更将乌兔合乾坤。

其三清殿曰：上下冲和境，楼台七宝城。二仪含万化，一气贯三清。雨水山头降，云霞海面生。金丹分九品，灵感自圆成。

其华池曰：圣母驾河车，经游梵释家。徘徊双凤起，宛转五云遮。地轴从秋石，天轮辗彩霞。不能知此理，何处觅黄芽。

其指道曰：有无元是坎离精，真使黄家道便成。万物祖因坤地出，三千宗本丙家生。南边风隐青中白，北畔龙眠黑内明。但了阴阳昭造化，自然凡体得轻清。

其畅道曰：自有田园种麦麻，更凭意马下三车。九天拱手元君宅，万物生成阿母家。火角牛儿吞水虎，雪毛狮子产金沙。但须识与真铅汞，匹配时时发寸芽。

其运用曰：昨宵金凤下高梧，眠抱骊龙口内珠。光体碧潭红浪起，影随寒雪白金敷。清风吹散花三朵，白乳修成酒一壶。从此丹台归有路，四溟他日任焦枯。

其性命曰：甲龙属火藏坤地，庚虎名为造化才。有动有飞真姤女，无增无减号如来。阴消始是纯阳体，相寂方超六趣胎。祖佛神仙从此得，尽归斯理出尘埃。

其真伪曰：悟取玄黄造化身，区区外觅匪通神。阴阳非采他人物，龙虎须凭自己珍。灵药入身齐日月，丹砂经火尽灰尘。九年还返无差错，炼取纯阳作至真。

其归一曰：从头指道非常道，尽说阴阳造化权。含养胞胎须十月，焚烧丹药在三千。五行芽滓皆归土，七魄阴风尽变乾。功到纯阳名抱一，骑龙飞入大罗天。

其道源曰：一灵元产一芝中，见性西方四类同。海下虎龙分昼夜，云中男女号西东。男居北海青藏白，女住南山黑映红。万圣千贤从此得，尽归斯地合真空。

其五行相生曰：一物分作五般形，五般精彩五般情。青龙本是金公子，白虎元来姤女兄。四象安排坤地出，中天寄养丙家生。大丹偏仗金花力，须赖良媒匹配成。

其五行相克曰：大道幽玄妙复微，五行相返各生威。南方使者元披黑，北面将军大著绯。坤女杀夫夫顺伏，兑金克木木归依。玄黄若也无交合，争得阳从坎下飞。

其罐灶曰：罐灶分为二气君，循环上下接其源。森罗溉灌三田溢，凝结方成四海浑。二八身中分造化，一斤药内炼乾坤。烹煎更要华池水，雨骤云归返故园。

其认铁牛曰：是人皆有铁牛骑，无限常流总不知。饥到每餐金虎髓，渴来常饮水银池。牵车停歇双林下，运火常依半夜时。个是阴阳真动用，生成家活尽由伊。

其交合曰：嫦娥夜夜下天堂，红炬迎将入洞房。乍别九天朝圣祖，才临中国面仙郎。饥餐王母琼林果，渴饮东皇绮殿浆。此是乾坤真造化，昭昭何处不生光。

其入室曰：今宵夜半是良辰，喜遇夫妻结旧姻。离女坎男来顺令，庚夫甲妇认相亲。俊龙趋向山头习，狞虎降归海内淳。姤女刘郎相见后，引归洞府炼成真。

其般汞曰：两条歧路接泥丸，上得青山却下山。每遣黄婆扃地户，镇令青帝闭天关。仁龙宛转三清路，义虎回旋九转湾。全假金公亲捉缚，日魂那敢不归还。

其运铅曰：铁牛子后喂红花，猛烈咆哮势莫加。回首海中喷白雪，旋身路上产黄芽。九天光焰龙行火，三界阴霖凤吐砂。了得天天法，自然容易到仙家。

其子母相见曰：定思凝神半夜强，彩霞缭绕下丹房。昔时共管庚辛地，今日同居甲乙乡。五彩浪中龙出没，九霄云外鹤飞翔。三才同法无差别，自是愚人乱付量。

其刚阳曰：阴息阳腾复卦周，专持真一刚柔。三年共作壶中客，二味同居海上洲。制伏玄珠归戊土，安排离火起坤牛。九重门里堪回首，直上龟峰是旧游。

其添鼎曰：药非金石及三黄，纯用灵元对五常。子夜添髓三姓宝，晨昏投鼎五家浆。玉楼池畔风云窟，龟岭山头子母房。便是还丹真秘理，更子何处觅仙方。

其立基址曰：二物相将入鼎鼐，含胎凝质变凡躯。微茫里面生鸡子，恍惚中间结露珠。三级坛成分物象，五峰山就建毗卢。但知将北为南用，便是阴阳造化模。

其萌芽发曰：泰卦阳和尽发萌，丹砂鸿渐立生成。黄婆最解调文武，赤帝偏能运甲庚。遇剥金风花果实，开蒙海浪雨云生。更将九野银河水，浇灌灵根易长成。

其二仪分曰：三月成胎二气全，勤修水火见精专。清风透肉肌肤变，白气穿肠骨髓坚。鼎内已观新父母，壶中重认旧山川。阴阳功备归真体，一个清身继列仙。

其换鼎曰：一转年年一转新，重重入鼎绝妖尘。照清五藏除三昧，洁静重楼爽万神。换骨已凭金凤髓，易筋全仗木龙津。南宫名下刊仙籍，位列丹台作上真。

其功满曰：九转功成已脱胎，飞升功化任高裁。五条霞影明千界，一颗玄珠镇九垓。下隐瑶宫连十洞，上朝金阙冠三台。周流适意功难测，直上青天更不回。

其直事曰：直事难教气候愆，精词刚健在周天。既能和合离宫女，须假堤防坎户铅。但把红尘裁后土，自然白液变纯乾。古今传道皆如此，尽贯希夷造化权。

道枢卷之五

周天篇（周天之候，通乎昼夜。八卦居中，不速而化）

至游子曰：二十四气，每气差二分有半。夏至极长，冬至极短。春秋二分，昼夜平均矣。冬至之后则盈行，夏至之后则缩行。此乃阴阳升降之期也。子者五，癸者四，此大雪冬至之刻也。冬至者，其日出于辰之二刻，入于申之三刻，昼三十有五，夜六十有五，坎卦之上元也。大雪者，其日出于辰之一刻，入于申之三刻，昼三十有八，夜六十有二，乾卦之下元也。丑者四，巳者四，此小寒大寒之刻也。小寒者，其日之出入，昼夜与大雪之候同，坎卦之中元也。大寒者，其日之出入，昼夜与小雪之候同，坎卦之下元也。寅者四，甲者四，此立春雨水之刻也。立春者，其日出于乙之二刻，入于庚之二刻，昼四十有三，夜五十有七，艮卦之上元也。雨水者，其日出于乙之四刻，入于庚之四刻，昼四十有五，夜五十有五，艮卦之中元也。卯者五，乙者四，此惊蛰春分之刻也。惊蛰者，其日出于卯之二刻，入于酉之二刻，昼四十有八，夜五十有二，艮卦之下元也。春分者，其日出于卯之中，入于酉之中，昼夜俱均焉，震卦之上元也。辰者四，巽者四，此清明谷雨之刻也。清明者，其日出于卯之三刻，入于酉之二刻，昼五十有三，夜四十有七，震卦之中元也。谷雨者，其日出于甲之四刻，入于辛之四刻，昼五十有五，夜四十有五，震卦之下元也。己者四，丙者四，此立夏小满之刻也。立夏者，其日出于甲之三刻，入于辛之三刻，昼五十有八，夜四十有二，巽卦之上元也。小满者，其日出于甲之三刻，入于辛之三刻，昼六十，夜四十，巽卦之中元也。午者五，丁者四，此芒种夏至之刻也。芒种者，其日出于寅之一刻，入于戌之二刻，昼六十有二，夜三十有八，巽卦之下元也。夏至者，其日出于寅之二刻，入于戌之二刻，昼六十有五，夜三十有五，离卦之上元也。未者四，坤者五，此小暑大暑之刻也。小暑者，其日出入，昼夜与芒种之候同，离卦之中元也。大暑者，其日出入，昼夜与小满之候同，离卦之下元也。申者四，庚者四，此立秋处暑之刻也。立秋者，其日出入，昼夜与立夏之候同，坤卦之上元也。处暑者，其日出入，昼夜与谷雨之候同，坤卦之中元也。酉者五，辛者四，此白露秋分之刻也。白露者其日出入，昼夜与清明之候同，坤卦之下元也。秋分者，其日出入，昼夜与春分之候同，兑卦之上元也。戌者四，乾者四，寒露霜降之刻也。寒露者，其日出入，昼夜与惊蛰之候同，兑卦之中元也。霜降者，其日出入，昼夜与雨水之候同，兑卦之下元也。亥者四，壬者四，此立冬小雪之刻也。立冬者，其日出入，昼夜与立春之候同，乾卦之上元也。小雪者，其日出于乙之三刻，入于庚之一刻，昼四十，夜六十，乾卦之中元也。

黄帝问篇（归自崆峒，复访皇人。究其三一，知微知真）

天真皇人隐于峨眉之山。黄帝既平蚩尤，将求无为之道，周游天下，而至于青城之野，始见宁真人焉，于是得九一之旨。因闻皇人明于大道，复从而问焉。皇人曰：子欲修其身，先净其意而后可也。故内安其神，外去其欲。众患或起，以气治之。黄帝曰：修道者亦有患乎？皇人曰：闻道晚者，则先已泄其真气而虚败，恶得无患乎？黄帝曰：敢问以何气治之而可。皇人曰：其小用水，其大用火，一切有患，无有能拒水火者也。夫深居而瞑目，于鼻之上而望寸缕，亦不得想离其本躯。及起之，则为定矣，诸境勿外逐焉。次观

白毫光明出于眉之上，极力移之，入于顶门。三昧定实，则功斯胜矣。中心无为，外想不入，从九至九，炼七至七。夫欲隐处于世，常想开顶门，使黄云满于天地。冥心细想，其内有神，用意行之，去来自如。欲离其躯，黄云重盖，或归于其体，或分其形，或入于众人之身，或夺人而安己，或使其人离其体。方便相救，广施德焉，则可也。利己损人，斯有罪也。然分形之法，须俟生阳数之一焉。冥心静室，明炼五行。于顶之上藏太阳四十有五，其数足焉。眉之下五轮既全，而于定之中起焉。于是火中有木神，水中有金气。水火五藏，交相往来，而不离于上。然后想其真精，二肾合于一气，心血下凝而为婴儿。其象土之上有黄芽焉，是乃吾之命也。日出之初，照水者百过，又日践其影。于是二肾日月之光各出赤白之气，夜则七七出于顶门，十月而与身等灵，斯为地仙矣。炼肾之气出入于耳，百日而注以江海，内炼其精华以为剑，炼五藏之精满乎九九之数，使金鼎收其气，身腾而升天。于定之中复投于胎，再修再结，十有二年而变四身，其应无尽。黄帝曰：善。

轩辕问篇(天清地宁，近取诸身。用火守阴，其阳乃纯)

子崔子曰：学道者先澄心无为，内境外境，是非俱忘焉。然后息气养形，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矣。心为天，肾为地，天清则地宁矣。轩辕问曰：天何以清，地何以宁？子崔子曰：一者天之清也。轩辕曰：时有十二，十二之间，子午变动，阴云霞雾，不能常清，何也？子崔子曰：日月常有用者也，阴阳转动，是之谓阳极而阴生也。升降阴阳，所以见天不能常清也，变动其四时之季，各以一季受气焉。故生死万物非天不清，所生万物非地不宁。轩辕曰：宁者生万物，何也？子崔子曰：地黄也，中央土也。其土受日月阴阳转用，各季受一气焉。凡季月，旬有八日，四季则七旬有二日，土之盛者也，所以成万物焉。轩辕曰：人之生何如哉？子崔子曰：亦由阴阳合而受一气乃成也。阳之极也，见阴精而为宝。阴之极也，见阳精而为宝。阴无阳则不能化矣，男肾之左其先成也，女肾之右其先成也，然后立性为万物灵。轩辕曰：何为而死欤？子崔子曰：男纯乎阳者也，女纯乎阴者也。十有二时之中，性有变焉，故气随性散。阳者为阴克取其精，阴者为阳克取其血，所以枯绝而死欤。轩辕曰：不死亦可致欤？子崔子曰：灭其三要，通其九窍，得其五行，绝其外境。外境不入，内境不出，气定则可不死矣。骨节通流，九窍安静，五行相生，五脏不滞，六腑通明，病何自来？是谓水中得火，火中生水也。无心而入定，则神清矣。其气转动于四季，化万物焉。于是阴消而纯阳矣，可以长生。轩辕曰：如之何可以入定无心，水火相交纯阳不死乎？子崔子曰：定中生气，气中生神，神定者，道气也。神能用法，法能用火，火中生水，能变常用其水焉。如惧夫心不能定乎水火也，则用火守其阴，久则纯阳而阴柔不生矣，斯道之全也。轩辕曰：善。

百问篇(修真之方，浩乎无涯。正阳之言，司洞之车)

纯阳子(吕洞宾也)读丹经玄书，其旨渊深，惧后世莫测焉，于是以问于正阳子(钟离云房)曰：清静经言有动有静者，何谓也？正阳子曰：动者汞也，清而飞者也。静者铅也，浊而不起者也。此无异故焉，铅之飞盖得火者也，汞之不起盖遇铅者也。动则有生灭，静则无所著焉。纯阳子曰：洞庭紫府在于身，为何所乎？正阳子曰：此精之海，清静之府，在于肝之内，其胆是也。纯阳子曰：孰为泥丸，其状何如也？正阳子曰：此血之海也，其别九房。房之状，方圆弥寸，其周九寸，其色白。其中一房有血焉，其名曰血海。纯阳子曰：丹有阴有阳，何色耶？何居耶？正阳子曰：丹之阴者居于血之海，丹之阳者居于脐之下，各有神气交会焉，此丹之元也。阴丹之元者，血也。其主血内魂魄，在于丹田，铅之银也。阳丹之元者，精也。其主精内心神，在于丹田，汞之龙也。纯阳子曰：九炼者何以至于九欤？正阳子曰：九炼者，九机也。一年益其气，二年益其血，三年益其脉，四年益其肉，五年益其髓，六年益其筋，七年益其骨，八年益其发，九年益其形。纯阳子曰：还丹何也？正阳子

曰：九年而成者也。其目点漆，其肤凝脂，其骨化玉，其肠化筋。白毫生于眉，金光周于身。行轶六骥，洞视百步之外，口鼻常有清香之味。纯阳子曰：何以谓之铅与汞乎？正阳子曰：铅也者，生于肾之左，其外玄，其内白，木之正气也。其居北方（子位也），阴中之阳也。于是又有二焉，铅精之得火者也，脑中之精血者也，汞也者，生于肾之右，其外青，其内赤，金之正气也。其居南方（午位也），阳中之阴也。于是又有四焉，琉璃玉者也，水至于中宫者也，津结砂者也，胆之液气者也。纯阳子曰：何以造化而能成丹乎？正阳子曰：必也取水于山之巅，取火于海之底，扳汞于重楼，采铅于九天。汞入则铅住而归凝于中宫，其状鸡子，其色朱橘，其名圣胎，于是玄白判而为造化者也。纯阳子曰：进火周天，或抽或添，其用之也，有年有月，有日有时，何也？正阳子曰：年也，月也，日也，时也，其属乎水则皆系之阴者也，能克火焉。于是又有仲春仲秋之月，七日八日，二旬有二日，有三日，与夫既望既晦，皆不可以行功矣。三彭守乎灵府，则其功难成，须用法行持可也。纯阳子曰：火在吾身，何物为之乎？正阳子曰：愚者以心为火，夫心之内有神焉，谓之天地之髓，阴阳之鼎，盖在心之下者也。夫以心为火，则火反居其上，其何以烹欤？非既济之道也。火当从下发，如蒸釜焉。故火者，下元真一之气，既极而成火，起于脐之下者也。水者出于脑者也。纯阳子曰：何谓之髓？正阳子曰：其在吾身者也。夫大冶之为治也，外有罐以载火，然后罐之中可以置熔矣。熔内有药，其上加覆焉。吾之髓岂异是哉？纯阳子曰：敢问治之门与其状可得闻乎？正阳子曰：紫烟非世之火也。紫烟者，气也。三素升降乎内外，鼻之息绵绵不失，而后炼之成紫烟焉。纯阳子曰：蛇有四，鼠有二，何物欤？正阳子曰：四者四时也，二者日月也，妙哉其难言者乎。纯阳子曰：洞房之宫居何所欤？正阳子曰：其在乎眉之间，其入二寸属乎泥丸之前，状如玉山。内有白元之神，居于紫极。纯阳子曰：明堂则何如？正阳子曰：其在洞房之前，入于眉者弥寸，内有中元之神居焉。纯阳子曰：太上有存三守一之道，何谓欤？正阳子曰：一物而三体者欤，水也，火也，土也。其聚也，是为心，为肾，为脾。其变也，是为气，为血，为精。气也，血也，精也，其化为神，方其在身，故乃赤黄玄之鼎也，斯中宫者也。纯阳子曰：人之生死，何其循环之无端欤？正阳子曰：此无异故焉，不见乎性者也，故有委心以生，贪生著，著生烦恼，以苦其心。心乱则神烦，神烦则欲盛，欲盛则疾且死矣。纯阳子曰：性何谓欤？正阳子曰：其在太虚耶，是难言者也。形气之去来者，其性也。纯阳子曰：神何谓欤？正阳子曰：上玄之宫，太一真气者也。其数三万六千，随其所生而变焉。故在气变神，在神变气。气在则神存，神去则气散。其散也，为云为雾，名之为形，出之为仙，入之为真，上结乎三元，下结乎万物，而有长养之道焉。是以不散者其真耶，散者其死耶。纯阳子曰：神气尽而死，气何以绝乎？正阳子曰：形有六窍焉，其血亏疏，则神不精不正矣。不精则津液滞矣，不正则邪气会矣，于是乎生关壅而死路辟矣。纯阳子曰：金液琼浆，何谓欤？正阳子曰：琼浆者，目之泪也。其余气流于上腭之右，是为金液也。纯阳子曰：神水何谓也？正阳子曰：心中之血也，其余气流于舌之左者也。纯阳子曰：然则华池何谓欤？正阳子曰：肾中之水也，其余气流于舌之右者也。纯阳子曰：黄芽何谓欤？正阳子曰：其生于脑之中，其居于中宫，是为脑之涎，脾之液，液之余气流于上唇者也。纯阳子曰：青龙何谓欤？正阳子曰：肝也，木也，中有神水出入，在于脊腠之左，而内出于目者也。纯阳子曰：白虎何谓欤？正阳子曰：肺也，金也，中有神水出入，在于脊腠之右，而内出于鼻者也。纯阳子曰：朱雀何谓欤？正阳子曰：心也，火也，其位南方，其干丙丁，中有神水，由腹之右，通于舌之下者也。纯阳子曰：玄武何谓欤？正阳子曰：肾也，水也，其位北方，其干壬癸，中有神气，由腹之左而通于耳者也。纯阳子曰：勾陈何谓欤？正阳子曰：脾也，土也，其干戊己，中有神气，由肾之中夹脊之上通于腠理而入于脑者也。纯阳子曰：黄婆何谓欤？正阳子曰：脾土也，故称黄焉，盖脾之气也。纯阳子曰：金翁何谓欤？正阳子曰：肺金也，故称金焉，盖肺之气也。纯阳子曰：姤女婴儿何谓欤？正阳子曰：姤女者，心之涎也；婴儿者，肾之水也。纯阳子曰：嘘也，呵也，吸

也。呼也。嘻也。咽也。吹也。叫也。其气之出。属何藏乎？正阳子曰：鼻之气属乎肺者也。故曰吸；口之气属乎肝者也。故曰吹。至夫咽者属乎肺。吹者属乎肾。呼者属乎脾。呵者属乎心。嘻者属乎三焦。叫者嘘者属乎膀胱。纯阳子曰：内外八卦何谓欤？正阳子曰：肝。震也。心。离也。肺。兑也。肾。坎也。大腹。乾也。胆。巽也。小腹。坤也。膀胱。艮也。此其内者也。目。离也。舌。震也。口。兑也。耳。坎也。颈。乾也。趾。坤也。腹。巽也。手。艮也。此其外者也。纯阳子曰：天仓何谓欤？正阳子曰：其名有三。曰食堂。曰咽门。曰地户。吾之口也。纯阳子曰：铁牛何谓也？正阳子曰：青龙者也。纯阳子曰：重楼何谓欤？正阳子曰：玉楼者也。人之食噪也欤。纯阳子曰：恍惚之中有物。杳冥之中有精。何谓欤？正阳子曰：夫所谓物者。气中之水也。其水无形。盖自冬至则阴至于天。积气而生者也。是乃太极而生阴。其名有三。曰真水。曰铅。曰虎之魄。其形白而性金。故曰日之金。乌石之玉。水之金。脑之血。总曰血海。居于脑者也。夫所谓精者。水中之气也。其气无形。盖自夏至则阴至于地。积阴而生者也。是乃太极而生阳。其名有三。曰真火。曰汞。曰龙之魂。其形赤。其性火。故曰月中之玉兔。水之砂。在人为筋为骨。为物之刚者也。纯阳子曰：乌兔何也？正阳子曰：金乌者。心中之水。水中之真气也。玉兔者。肾中之气。气中之真水也。纯阳子曰：五岳六曹。四渎五湖。九江三台风雨。何以辨乎？正阳子曰：左脸者岱山也。颞者衡山也。右脸者华山也。颞者常山也。鼻者嵩山也。五藏五湖也。六府六曹也。三焦者三台也。大肠九曲者九江也。精者江也。洩者河也。血者淮也。津者济也。亦曰四海也。汗者雨也。气者风也。纯阳子曰：一身犹一国也。孰为君臣欤？正阳子曰：心者王也。气者相也。脾者大夫也。肺者尚书也。肾者烈女也。肝者户部也。胆者礼部也。胃者兵部也。膀胱者刑部也。精海者工部也。纯阳子曰：龙何物也？正阳子曰：元气生子二肾之左右。杳冥之府也。元海也。大小如环。其气出入如红缕。神之父也。阳之根蒂也。阴阳之源也。纯阳子曰：虎何物也？正阳子曰：阴之血也。液也。变而为之者也。其生于离。窃五谷之真气。至于心而化焉。流于肾之宫。而精气成矣。是谓朱汞也。火龙在坎也。命之根也。神之母也。纯阳子曰：铅者静也。性也。性果何所生乎？正阳子曰：五谷之真气为心所窃。化而为血。于是血复化为液。液复化为真气。凝而为神。此性也。纯阳子曰：汞者动也。命也。何谓也？正阳子曰：命者居于二肾之中。元海之内。所出真元之气。于是其中有真水焉。本生于心。流于肾。化而为精。精者。莫亲于斯二者也。故灵源流之。元气不止。则神不宁矣。纯阳子曰：本立而道生。何谓本欤？正阳子曰：神也。气也。精也。髓也。涕也。唾也。津也。血也。汗也。泪也。斯其为本欤。本之不立。如木之蠹。条干槁矣。故吾身流转则体润矣。是谓神水者也。纯阳子曰：三池何谓欤？正阳子曰：口者玉池也。泥丸者天池也。胃者中池也。纯阳子曰：九宫何谓欤？正阳子曰：脑之中有九房。其骨八片。九房之中。又有四雌五雄守焉。纯阳子曰：三关何谓欤？正阳子曰：口者天之关也。手者人之关也。足者地之关也。泥丸者上关也。绛宫者中关也。下元者下关也。以此为关。何以闭塞乎？非知道者之言也。吾今告汝。以上关者目也。中关者鼻也。下关者口也。其径通乎九窍。邪之所害也。故欲加键焉。纯阳子曰：人有天地阴阳。何谓欤？正阳子曰：首天也。足地也。其外者也。心圆而肾方。其内者也。日阳也。月阴也。其外者也。气升而液降。其内者也。故天至于地八万四千里。心至于肾亦八寸四分焉。此心肾比天地者也。纯阳子曰：二至也二分也。于吾何所法欤？正阳子曰：时加乎子。加乎午。二至也。时加乎卯。加乎酉。二分也。此日之比于二至二分者焉。晦也。望也。二至也。二分也。此月之比于二至二分者焉。夫日北至而阳升。自下而上。以还于天。于是一阴至焉。自日南至而阴降。从上而下。以还于地。于是一阳至焉。春之分也。阳升于上也。遇春分而人于阳而离乎阴者也。秋之分也。阴升于上也。遇秋分而入于阴。而离乎阳者也。纯阳子曰：五贼者何居乎？正阳子曰：人者得五谷而养。得五行而生。生则有败者也。故五行者可以生。可以死。五行者所以为寇欤。纯阳子曰：月候气节时岁。何谓也？正阳子曰：十二时者一日也。五日者一候也。三候者一气也。二气

者一节也，二节者一时也，四时者一岁也。纯阳子曰：勒阳关有道乎？正阳子曰：入室敛身端坐，神识内守，微胁其腹焉。纯阳子曰：丹有采者何谓也？正阳子曰：满口咽其津液而般归于命府，运气于黄庭之中，于是气液造化而成精，津积而为血，血积为珠，珠为汞，汞为砂，砂为丹，此其采之者欤。纯阳子曰：黄庭何谓欤？正阳子曰：其在膀胱之上，脾胃肾之前，脐之后，肝之右，肺之左，如鸡子，如权石。纯阳子曰：脾者谓之黄婆，而不谓之黄庭，何也？正阳子曰：脾能接心之液，肾之气，和合而成丹，非黄庭也。纯阳子曰：进火者于何所乎？正阳子曰：火者生于脐之下，观之无形，远不可取也，近不可舍也，状如青冥焉，不可名也。纯阳子曰：金液炼形，形神妙而合道真，何谓也？正阳子曰：炼汞成神，炼气成形，于是后升前咽，二物合而成胎，是为与道合真，斯金液炼形者也。纯阳子曰：日用八卦，何谓也？正阳子曰：时加乎亥者，乾也；加乎子者，坎也；加乎寅者，艮也；加乎巳者，巽也；加乎酉者，兑也；加乎申者，坤也；加乎午者，离也；加乎卯者，震也，此犹外者也。纯阳子曰：夹脊亦有三关，可得闻乎？正阳子曰：夹脊之节二十有四，凡一关直三节焉。脑之下名曰玉关，其夹脊相对，名曰中关，内肾相对名曰下关。纯阳子曰：闻大道之名，未闻其状也。正阳子曰：道者无形也，言之非道也。道者虚也，以实言之非道也。道以虚为体者也，其如呼于山者，其谷应之欤。故养子肺之中者，神气也，真性也。纯阳子曰：修真者有魔挠焉，其何以哉？正阳子曰：念不归一而外驰，则魔斯至矣。于是心动则神迷，神迷则昏，昏则魔盛而功难成也。纯阳子曰：御之有道乎？正阳子曰：难乎其言哉。纯阳子曰：风也，云也，雨也，雾也，霜也，雪也，霞也，如之何其变也？正阳子曰：真元之气也，其气不定，呼而为霞，吸而为雾，吹而为风，呵而为云，零而为霜雪，凝则为雨露，升则腾于天，降则坠于地，清则浮，浊则沉，斯随所变者欤。纯阳子曰：人之身有天地之数，上位下弦具焉，其金八两，是为一百九十有二铢，其银亦然，阳也阴也亦然。故六十有八卦，其爻三百八十有四，一分四铢，以应阴阳之火数，有日月时候焉。其在人也，谓之何哉？正阳子曰：天地之数，吾已言之矣（八万四千里，天地也。八寸四分，心肾也）。故夺得天地之数者，如运诸掌。数二五为十也。纯阳子曰：白马之牙，其状如何？正阳子曰：五行备矣。五藏之正气，其津其精凝焉，其气其液合诸于鼎，于是白气出矣，其状如纵火，如白马之牙。纯阳子曰：心有异名乎？正阳子曰：心者司南，其干丙丁，其德在火，其卦曰离。其名曰朱汞，曰赤龙之趾，曰姹女，曰离女，曰瑶台。心有血焉，谓之赤凤之髓。其流入于脑，谓之海。其流入于华池，谓之神水。纯阳子曰：肾有异名乎？正阳子曰：肾者司北，其干壬癸，其德在水，其卦曰坎。其名曰婴儿，曰异铅，曰金光，曰金精，曰灵根，曰玉壶，曰玉炉，曰北海之龟。纯阳子曰：九还七返何谓也？正阳子曰：时自子而至申，九转者也。故炼者九年为一转，三转而为一周焉。天有七曜，人有七窍。夜行五转者，七曜也。内行五藏者，七窍也。吾之真气上下周流，自申至于寅，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浮一沉。精也，髓也，涕也，唾也，气也，液也，汗也，昼夜存之而不走失者，七返也。纯阳子曰：金鼎金华，何物也？正阳子曰：金鼎者，华盖下覆焉，其位西方，其干庚辛，其德金焉。金华者，肺也，其位西方，其气白，自肺而出，其凝如花。纯阳子曰：神光何如哉？正阳子曰：修之九年，其光见矣。纯阳子曰：意者犹马欤？犹猿欤？不知乾之马、驿之马状如何也。正阳子曰：乾马者，心之液也。驿马者，其气也。猿者，心之意也。纯阳子曰：乾之牛何也？正阳子曰：肾之气，北方壬癸之水也，所谓铁牛也。纯阳子曰：六贼何谓欤？正阳子曰：目也，耳也，鼻也，舌也，心也，意也。夫万事之根，孰不由是者乎。纯阳子曰：三车何谓欤？正阳子曰：前后微胁者，大牛车也，羊鹿车也。胃脘者，河车也，天河也。水府真一之气从天内来，通于口鼻，故曰河车者也。脐之下者，火车也。纯阳子曰：孰为蓬莱之洞欤？正阳子曰：腹之中其上下者也。纯阳子曰：孰为曹溪欤？正阳子曰：唇之内，牙之外者也。纯阳子曰：孰为三尸欤？正阳子曰：心肾之气也。一曰三毒，二曰三尸。三尸灭则成真矣。纯阳子曰：二泉孰生欤？正阳子曰：其出于口之中，舌之下，左右有二穴焉。其大如针锋，通于心肺。时有

精液生于咽，此润万物而濡五藏者也。纯阳子曰：人何以肖天地欤？正阳子曰：吾之目，其日月也。吾之肠胃，其湖海也。吾之喜怒，其阴霁也。吾之鼻颚，其五岳也。吾之呼吸，其雷霆也。吾之五藏，其五行也。吾之气，其风云也。吾之毛发，其草木也。吾之汗泪，其雨露也。吾之血脉，其江河也。吾之涕唾，其霜雪也。吾之秽，其粪土也。吾之男女，其阴阳也。吾之形，其栋宇也。吾之九窍，其九曜也。吾之四支，其四方也。吾之毛孔，其四象也。吾之五行，其五星也。吾之津液，其泉水也。吾之四象，其四时也。吾之八卦，其八节也（地有八节）。吾之兴寐，其昼夜也。吾之虬虱，其蝼蚁也。吾之老稚，其寒暑也。吾之否泰，其日月盈亏也。吾之生死，其天地之返覆也。夫能测天地之机，吾可以等其久矣。纯阳子曰：既闻要道，于是发玄键而知八漏之禁焉。目之汨走者肝漏也，鼻之涕走者肺漏也，口之唾走者肾漏也，外肾之汗者心漏也，夜而盗汗者小肠漏也，寝而有涎者脑漏也，梦与鬼淫者神漏也，淫欲者乃身漏也。夫八者能固而不漏，使入于金鼎玉池，聚之以为铅汞者，其可度哉。

道枢卷之六

虚白问篇（骊山之姥，始释阴符，载为发明，山泽之儒）

纯粹子（杨谷字虚白，号纯粹子）见奇士于蜀都，方瞳湛然，月角有光。纯粹子异之，从而问道焉。奇士曰：唯。纯粹子因曰：阴符不云乎，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方，何谓也？奇士曰：抱一者，炼神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者水也，天生神水，妙化之基，易所谓天一者也。真一子曰：此真铅之精，天地之根，阴阳之祖也。万类赖之生成焉，千灵乘之舒惨焉。夫能抱一守中，则神气不散，名真人矣。昔者黄帝得天皇真一之经而不达其旨，乃见皇人于峨眉之山，而问焉，皇人曰：真一者在北极太渊之中，其前有明堂，其下有绛宫。于是华盖金楼，左杓右魁，龙虎分卫焉。不夺不与，一安其所。不迟不疾，一入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居真，乃得通神。节饮约食，一乃留息。故知一者非难也，守之而勿失者为难也。纯粹子曰：世之学者以道为强名者也，号之虚无，以为自然无为，更不修炼，斯何如耶？奇士曰：斯言过矣。不知天地要用之机，阴阳变化之道。夫无为者，非不修炼者也，不因修炼，其何以离于生死乎？所谓无为者，无所不为也。身外之物谓之有为可也，悟道修真非有为也。夫道者，性之本也。性者，心之源也。心性同体，应化无边，是乃所谓自然者也。知乎此而能虚心实腹，抱一而迁，则可以仙矣。纯粹子曰：富国安民者奈何？奇士曰：炼气之法也。老子内丹经曰：一身之设，一国之象也。圣人以身为国，以心为君，以精气为民。民安则国斯泰矣，民散则国斯虚矣。夫能惜精爱气，则所以长生者也。夫人之形，禀父母精血，而为元气所化者也。中黄真人曰：骨肉者以精血为根焉，灵识者以元气为本焉。性者命之本也，神者气之子也，气者神之母也，子母者不可斯须而离也。如是则气乃湛然住于丹田，而成变化矣。老子曰：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出息微微，入息绵绵，深根固蒂，此长生久视之道也。内观经曰：气来人身谓之生，神去于形谓之死，所以通生谓之道。于是气旺则人旺矣，气衰则人衰矣。故曰气能富形，神能御气而飞形者也。其诀在乎天门开，地户闭，永永绵绵，而勿废其吸也至于根，其呼也彻于蒂。如鸡抱卵，如鱼生水，圣胎成而斯蜕矣。纯粹子曰：强兵战胜奈何？奇士曰：金液炼形者也。积魂以消阴魄，阳兵以御阴寇，盖用五行相克，八卦相荡，归根复命而成丹者也。黄帝曰：还丹百数，其要在乎神水华池。易真子曰：还丹者，反覆阴阳之气者也。圣人设其法象，诱太阳之气，先为神丹，以驻形神，然后能成其道焉。如国之有寇，须兵以制之，既制之矣，乃可行皇王之道焉。坎戊者，月精也。离巳者，日光也。坎离者，水火也。子午者，卯酉也。龙虎者，乌兔也。震兑者，

房参也。魂魄者，阴阳也。雄雌者，父母也。夫妇者，男女也。铅汞者，金木也。甲己者，乙庚也。乙庚者，丙辛也。丙辛者，丁壬也。丁壬者，戊癸也。金华秋石者，婴儿姹女也。黄芽白雪者，丹砂也。交梨火枣者，玉醴金浆也。河车者，黄婆也。神水者，华池也。此殊名而同归者也，其要不出乎阴阳而已。太一志曰：圣人括易象以炼铅焉，固身保神非外物也。曹真人曰：以元气补元气，岂必丹砂石哉。陶真人曰：缀花不可以结实，内肉不可以成胎。立乾坤，运水火，合三才，应天符，然后可以为丹矣。刘真人曰：乾坤者，鼎也，天地之道也，坎离者，药也，南北之位也，龙虎者，东西也。真一子曰：自复也，乾也，姤也，坤也，十有二辰之中，观其气候，分震巽之门，子而往，午而来，阴符阳火合于天符三百有六十度，此晦朔阴阳，刑德交会，天地变化，万物生成之数也。依乎刻漏而运行焉，夺取气候入于神室之中，可使真铅天地之母，受此运用而产精神者也。龙虎经曰：道犹馭也，銜辔准绳随轡轍之处，中以制乎外者也。盖有偃月之鼎，其要在乎三日庚生，以开兑之户，黑金胚出而白银来矣。九六者，春夏也，其施三五焉。七八者，秋冬也，其复来往焉。是知大丹者，元气之所造化，故曰华池神水，玉汞金铅，乾坤运用，日月烹煎，屯蒙发火，进退精研，抽添沐浴，九转一年，坎离贯通，功行三千，持之勿怠，化形为仙。纯粹子于是始明三清之要，复问曰：止行炼神可乎？奇上曰：斯神仙矣，为其形沉而神超也。纯粹子曰：止行炼气可乎？奇上曰：斯胎仙矣，为其神气交感，结胎育婴，如蝉蛻也。纯粹子曰：止行炼形可乎？奇上曰：斯住世矣，为其返老而为少也。纯粹子曰：三法俱行则何如？奇上曰：斯升天官矣。纯粹子曰：三法之外，亦有道乎？奇上曰：于是有存神入定，尸解活脱，投胎移形，躡斗步罡，五符三气，五牙六字，抱月采日，服气绝粒，吐纳屈伸，导引存想。其条千数，皆傍门之浅方，初学之渐阶，不足进也。纯粹子遂从授炼神炼气炼形之诀焉。

真 诰 篇(列仙之灵，吐辞为经。撮其玄机，可以颐生)

杜广平(杜契字也，后汉末人)授玄白之道于介先生，常旦旦坐卧，任意存于泥丸，其中有黑气焉。次存于心，其中有白气焉。脐之中有黄气焉。其初存也，气出如豆，既而其大冲天。于是三气如云，缠咽绕身而覆身之上，变而为火。在三咽之内，复合景以炼一身。一身之内，五藏照彻。如是旦而行之，至日中而止。于是服气百有二十过，所谓知白守黑，可以不死者也。太素丹经景曰：一面之上，常得左右手摩拭之使热，高下随形，皆使极匝焉，可使皱斑不生，而光泽如少女矣，所谓山川通气者也。精景按摩经曰：卧起当平气正坐，先叉左右手，乃度以掩其颈后，因仰面视上而举其颈，使颈与左右手争为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风气不入。已复屈动其身体，伸手四极，反张侧掣，宣摇百关，为之各三焉。卧起以帨(或厚帛)拭颈中及耳之后，使周匝俱热，温温然也。顺发摩颈，若理栉之无数焉。良久摩左右手，以治面目。已乃咽液二十过，以导内液。常行之，则其目明，其体不垢，邪气不干矣。于生气之时，咽液二七过，按体之所痛，向其王方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真。左黄右黄，六华相当。风气恶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泽，上下宣通。内遣水火，外辟不祥。长生飞仙，身常体强。祝已，复咽液二七过，按所痛者二十有一过。常行之，则无疾矣。耳目者，寻真之梯级，总灵之门户也，常以手按其眉后之穴三九过，以手心及指摩其目权上，以手旋其耳，行三十过。其摩帷数数然，无时也。既已，则以手逆乘额上三九过，从眉中而复上行入发际，其咽液无数焉。常行之，目清明矣。眉之后有小穴，是为上元六合之府也，其生化生日之辉焉。目之下，权之上，是决明之津也。以手旋其耳者，采明映之道也。夫人之老，鲜不始于耳目者也。以手乘其额之上而内存赤子，则日月双明，上元喜矣。于是终三九之数，是为手朝三元，固脑坚发者也。首之四面，以左右手乘之，顺发就结，惟令多焉。于是首血流散，风湿不凝矣。既已，则以手按其目二九过，是为检目神者也。司命东卿曰：清斋辟谷则昼存日，夜存月，在于口中，使其大如环。其日赤色，有紫光九芒焉。其月黄色，有白光十芒焉。于是咽其光芒之液，常密行之无数焉。或

使日月居于面，左日右月，于是二景与其瞳合气相通，是为摄运生精，理和魂神之道也。太虚真人曰：月之五日子之时内，存日象从口而入，在于心之中，使照一心之内，与日合光。觉其心暖焉，即咽液九过。至于十有五日，二十有五日，二十有九日，复为之。则耳目聪察，百关鲜彻，面有玉光，体有金泽。十有五年，太上遣仙车至矣。大智慧经曰：内存心中有日，大如钱焉，赤色而有九芒，从心而上，出喉至齿，回还胃中。如是良久，自见其心胃。已乃吐气，咽漱二十九过。一日三行之，行之一年疾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可以得道，日行无影矣。夜服月华如服日焉，惟从脑中而下，其入于喉芷，亦不出于齿，而还入于胃。张微子曰：平旦先闭目内视，如见五藏。因口呼出气二十四过，使目见五色之气相缠于面，围入于口。纳此五色之气五十过，咽液六十过，扣齿七通，咽液七过，乃开目。久行之，常乘云雾而行。此服雾之方也。九华真妃曰：日者霞之实，霞者日之精。唯闻服日之法，未见餐霞之经。餐霞之经甚秘焉，致霞之道甚易焉。目者身之镜也，耳者体之牖也。视多则镜昏，听众则牖闭矣。吾有磨镜决牖之术焉。面者神之庭也，发者脑之华也。心悲则面焦矣，脑减则发素矣，精元内丧则丹津损竭矣。吾有童面还白之法焉。精者体之神也，明者身之宝也。劳多则精散矣，营镜则明消矣。吾有益精延明之经焉。守真一笃者一年，则首不白，秃发更生矣。内有家业子孙之羁，外有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广闻，声气杂役，则道不专行，事无益矣。真才多隐乎林岭之中，远世而抱淡，则婴颜而玄鬓矣。于是吾将致乎玉醴金浆，交梨火枣，腾飞之药。若体未真正，邪念盈怀，则不能致矣。火枣交梨者，非外物也，其生于心，其中有荆棘，则梨枣不见矣。青童大君曰：欲殖灭度根，当拔生死栽，沉吟堕九泉，但坐惜形骸。西城真人曰：神为度形舟，薄岸当别去。徘徊生死轮，但苦心犹豫。夫学道者，可不自力乎哉。夫人之死也，其形如生者，尸解也。足不胫，皮不皱，目光不毁，发不脱，而坚形骨者，尸解也。尸解之仙方，得御华盖，乘飞龙，登太极，游九宫而已。得道之士，暂游太阴者，太一守其尸，三魂营其骨，七魄卫其肉，胎灵保其气矣。为道者当令三关常调焉。口者心之关也，足者地之关也，手者人之关也，三关调则五脏安矣。姜伯真遇仙，仙使乎倚日中，其影偏焉，仙曰：子笃志学仙而心不正，何也？吾诲汝：日出三丈，措手二肩之上，以日当其心，心暖则心正矣。从之，遂得道焉。以夜半去枕平卧握固，放其体，若气调而微者，身神具者也。学道有九患焉。有志无时一也，有时无友二也，有友无志三也，有志不遇师四也，遇师不觉五也，觉而不勤六也，勤不守道七也，志不固八也，固而不久九也。喜怒损其志者也，哀乐损其性者也，荣华盛其德者也，阴阳竭其精者也，道之忌也。为道者口常吐死气而取生气焉，慎笑节言而思其形焉。式规之法能使目明，何也？吾以甲子旬取东流清水合真丹，以洗其目，斯则明矣。太上曰：人命在几日间？或曰数日间，或曰终食间，太上曰：未也。或曰在呼吸间，太上曰：善哉，可谓知道矣。紫微夫人曰：为道者譬持火入冥室，其冥即灭而明独存矣。财色者其如刀刃之蜜欤，孺子知其甘于口，而不知有截舌之患焉。南极老人曰：爱而生忧，忧生则有畏。故无爱则无忧矣，无忧则无畏矣。太上真人曰：弹琴弦缓如之何？或曰不鸣不悲。曰：弦急如之何？曰：声绝而伤悲。曰：缓急得中如之何？曰：众音和合，八音妙奏矣。太上真人曰：学道执心，其如琴乎。学道之人如思朝食，未有不得者也。惜气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下士竞于求名，其如香以自燔，燔则气灭，徒欲众闻之，不亦惑欤。太素经曰：左右手常摩拭其面使热焉，则皱斑不生而光泽矣。摩左右掌至其热，以拭其目，顺手以摩其发如栉焉，左右肱更相以手摩之，则发不白，脉不浮矣。消魔经曰：若体中不宁，当反舌塞喉，漱津咽液而无数，斯体中自宁矣。耳数按抑则聪彻矣，其名曰营治城郭，名书皇籍者也。鼻数按其左右则气平矣，其名曰灌溉中岳，名书帝策者也。目欲瞑而坐内视，以见其五藏，则肠胃斯明彻矣。吾栉发则向王地而祝曰：泥丸玄华，保精常存。左为隐月，右为日根。六合清炼，百神受恩。既已，咽液者三，则发不白而日生矣。正一经曰：闭气定静，可使百鬼畏惮，功曹使者龙虎君至矣。梦之恶者何也？一则魂妖，二则心试，三则尸贼也。

既寤，以左手捻人中者十有四，扣齿者十有四，则反凶生吉矣。善梦则摩其目十有四，叩其齿十有四焉。寝之床欲高，高则地气不及，鬼气不干矣。夫鬼气侵人者，常依地而为祟焉。夜行叩齿，鬼斯畏矣，不敢近也。甲寅庚申，是鬼竞乱，精神躁秽之口。黄牛道士曰：夕寝存日在额之上，月在脐之上，则万邪远矣。中山刘伟道学仙十有二年，仙师试之，以十万斤之石悬以一发，使伟道寝其下。伟道心安体胖，仙师曰：可教也。饵之神丹，白日升天焉。昔者有人好道，不知其方，夙夜向柏木拜之，求长生焉。逾二十有八年，于是木生紫华，其甘如饴，食之而仙。或有拜太华者，致西岳丈人授以道。或有拜河水者，十年致河伯授以水行不溺之方。此无他焉，精诚之至也。王仲甫吸引二景餐霞四十有余年而无成焉，其子服之十有八年而仙去。南岳真人谓仲甫曰：尔脑官亏减，筋液不注，安得有成哉。仲甫治其疾而后修其真，亦仙去。故学道者，必先养其身而后可与议矣。

道枢卷之七

黄庭篇（内景之学，盖有二家。权其至当，其思无邪）

人之绛宫者，上清也，其名曰紫霞，盖身之中五行混然而聚至灵之气者也。三魂者，一曰胎光，其居上丹田；二曰爽灵，其居中丹田；三曰幽精，其居下丹田。下丹田者，下关元也，其名曰命关，曰金关，曰玄关，曰死生关。二肾者，其左少阳，其右太阴，上通于诸脉，及于经终，此密户也。二肾所生如日月之气，常随呼吸而出入焉。内灌于生门，上入于泥丸，上下通流，如日月之运行。人之动静呼吸，心宜常存之者也。元气者，出于下丹田，流注于身。凡昼之干则阳极而阴生，故会合于泥丸，阴阳相推，循环无穷。昼夜之间，犹列宿分布焉。夫能服气固精，得其节符，则灵气凝变如紫烟，白云充于三田。其升为云，其降为雨，以之溉灌五藏而植根者也。上纳津液，下勿泄其气。气液充满，如深井之出涌泉，自然洞流无穷，通于鼻门而入于口，滋于其身。如是则黄铅紫汞生矣，依时采而炼之，入于丹田，贯诸百节，自然出暗室而照真阳之门，故曰回紫抱黄入丹田者，此之谓也。口者玉池也，其中灵液，皆由脾胃消化水谷承变而生焉。其源自乎肘后之关，冲之至于辘轳之关。其分四脉，下之二脉从顶之后入顶之下，透舌之二窍，及下齿（齿缝也）出焉。上之二脉入于泥丸，穿于上腭之二窍，及上齿出焉。一气不调，则水谷不化，脾胃之气缓而玉池干枯焉。经曰：昼夜不寐乃成真。不寐者，非不寝也，去阴昏之气而已。九皇丹经曰：昼咽灵液，夜伏真气。久则气轮目运于三宫，如波涛之声。所以心合于气，气合于神，融而且和，泯泯澄湛，不逐于物，人于不动之境焉。存黄庭者何也？闭八门锁金关，澄湛灵台，扫除阴室，使二气交会于蟾宫，所以制炼琼丹，填补血脑者也。耳也，鼻也，口也，心也，命关也（耳鼻凡两），不可妄启发焉。当收视反听，绝诸外照，其名曰七蕤。玉籥闭二扉，此之谓也。夫修大还者，必先扁三要焉。三要者，耳也，目也，口也，而后闭金关焉。如是则太一玄泉消于幽关，上贯于昆仑矣。九微上仙常带虎符者，水中之金也。脾者横津也，脾长一尺，横津长三寸有六分，在心之下，谓之黄庭之府焉。心与脾者父子也，是为火生于土，灵台之所居也。鼻者中岳也，窍之左其气之出则阳也，窍之右其气之出则阴也，昼夜阴阳不定焉。观其运行，始会于丹田，次流于寸口，朝于鼻中，贯于五内，归于命门。扁鹊曰：二呼也，其脉行乎三寸焉；一吸也，其脉行乎三寸焉。呼吸定息，其脉之行是为六寸，昼夜一万三千五百息，则脉行乎五十度而周于身矣。其运行之道，盖如环之无端焉。荣者阳也，卫者阴也。荣减一息则生寒矣，卫加一息则生热矣。神能御气则鼻不失息，如婴儿之在胎者也。故胎息者，上至于气关，下至于气海，非若口鼻之劳也。真人之息以踵何也？气伏于下元，则其息长而远矣，出于三焦之上，则其息短而促矣。葛真人曰：灵龟俊鹄千岁不食者，善息故也。舌之下有三穴焉。左曰金津，右曰玉液，中曰玄膈，皆涌生

甘泉以灌于气海。气海者，命门也，此生死之岸也。曰神，曰气，曰精，身之三宝也。保之要有三焉，始以导引百骸，通流血脉，以安其四体；中以勤修百行，抱制魂魄，以全万神；终以淘炼本元，飞行日月，以复其真精。真精者，得一可以仙矣。治身之要，在乎存想。于是又有妄想真想焉。夫闭目作观，或引五色之气，或化日月之光，或为龙虎之形，或作婴儿之象，或思赤珠，或现金丹，此妄想也。闭目内视而使神识气，气识神，于是气为神胎，形为气主，神气相合而自然，此真想也。日月既足，可以出入其骸矣。肺主乎气者也，是为华盖焉。其下通于命关，其上贯乎神庐。气或不通，则鼻塞矣。于是存其白元，静调六气（咽嘘呵吹呼吸也），可以革壅滞矣。白元者何也？肺之真气也。能治身者莫先乎行气，气活则血荣，血荣则精实，精实则神灵而四海内丰矣。四海者何也？气血精髓也。其要在乎戒五伤焉，多乎咸则心伤矣，多乎苦则肺伤矣，多乎酸则脾伤矣，多乎辛则伤肝矣，多乎甘则肾伤矣。不特此而已，久于视则血伤矣，久于卧则气伤矣，久于立则骨伤矣，久于坐则肉伤矣，久于行则筋伤矣。知此者，血气调理，上可以穷七返，下可以究九还，炼真元，伏金液，于是血成乳，气成云，骨成金，髓凝霜矣。肝者藏魂也，忍怒可以制阴，抑喜可以养阳者也。一阳起于子而至于巳，则六阳极矣。常人之真气，遇极则飞散焉。达生之上观其极，则内生一阴，阴极于亥（亥六阴也），则内生一阳。阴阳相推，生生无已，故得神全精复，与天地相久者也。此何道乎？用七日来复之候，以摄魂还魄，炼丹结胎者也。肾堂者，玄关也。心肾合为一脉，其白如线，其连如环，其中广一寸有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为九天真一灵和之妙气，至精活命之深根者也。若夫五藏六府，百关百脉，金津玉液，日月之光华，皆在乎肾焉。常能存固，则二部之海水应刻定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门矣。生门者何也？幽关之户也，水之运也。及冬至则王气极，气极则凝为霜，结为冰。夫能实其肾，则凝为白金，得乎离火则为还丹矣。夫火极则炎上，水极则流下，故阴极则无阳，阳极则无阴，水大之极，莫能力制。悟此者，斯审阴阳消长之理，攀鸿蒙，开造化，提日月，升昆仑，以成逆会七返者也。始升脑则成云，次贯骨则成髓。髓满则骨坚，骨坚则生肉，肉实则筋舒，筋固则添血，血盛则益气，气冲则益毛发矣。脾者金台也，元气之大根也，能消谷分气者也。其脉下贯于命门，在脐之下一寸有三分，名曰玉环，是为下丹田。夫命门者何也？性命之门，非独右肾而已也。常温养脾火，使土气充盈，则体强而本固矣。脾实气盈，则其脸如丹。盖脾者，其长一尺，掩于太仓。若其壮实，则五藏亨通，虚则四支堕矣。昔乖崖子（张忠定公咏也）见希夷先生当暑而附火，绵冠厚袖，曰：吾守一泓之气，不能与造化争焉。胆者六府之精也，主诸气力，外应乎目瞳鼻柱者也。炼三元之气既久，则五藏之灵光夜烛矣。三魂宁者，梦寐灭矣。三田各有室焉，其室一寸有二分，阳驰阴走，圣入状之为龙虎，谓其难制伏者也。曰鼻，曰目，曰心，此身前之三关也。曰尾闾，曰肘后，曰辘轳，此身后之三关也。曰口，曰手，曰足，此身外之三关也。呼吸进退，阙一不可焉。知三田者，存炼北方之正气，采之有时，还之有数，自然变化，九玄金液之大丹者也。地户者，口中也。帝乡者，额心也。鼻之气，出清入玄者也。夫存想发火运载河车，不离乎呼吸而已。于此炼其津液而入于玄宫，肾之铅汞飞出于上道，于是上下关键而不泄，圣胎斯成矣。舌之吐缩，漱津咽液，当如江河之注五内，源源不绝者可也。养三田，净六府，固神室，闭邪关，于是结五内之精华，育大化之元胞，使气住于神宫，丹回于脑，可以变朽为荣矣。三田修炼之功至，则留精止胎，自然三气右旋于脑户，六阳左绕于乾宫，上下顺流，百关俱爽，则九窍洞达矣。北方正一之气，其主洞房金室坎离之二气也。坎离交则日月精华自然合一，而会于三田矣。金室下元者，肾宫也，其名曰寿海。尾闾不禁则沧海竭矣，故曰长生至谨房中急，其此之谓坎。内视三房九室，使内外洞彻，乃存漱五牙之玉液而咽之（五牙，五藏也）。于是闭命关，下金锁，制精气，欲急伏铅汞之将飞。铅者水中之金也，盈则魄动矣。汞者火中之银也，满则魂摇矣。大肠者玉堂之府也，小肠者元阳之府也，左膀者太和之府也，右肱者太素之府也，胃者中黄之府也，胆者太清之府也。修之治之，勿

令故焉，斯可也。善治生者先治其心，将躁则安之，将邪则正之，将求则以舍而抑之，将浊则以清而澄之。行止于是，造次于是。久之则物冥于外，神鉴于中，不求静而愈静，不求泰而满泰。于是动寂俱忘，天真自适焉。五行者，散而为五混而为一者也（一者一气也）。一者道之始，药之祖也。故天以一阳降而生复，六降而生乾，阳极矣。则一阴降而生姤，六降而生坤（十一月至四月，其卦复、临、泰、大壮、夬、乾也。五月至十月，其卦姤、遁、否、观、剥、坤也）。圣人收采天地之真气，分成二体，一曰铅，二曰汞，各八两，合乎三百八十四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三百八十四铢者一斤也），以应于卦爻者也。仰观天道，俯推漏刻，以均分其火候，夺取一千八十之火功，以脱凡胎，斯盖起于一终于一，金丹之火候也。从玄根而论之，则混元一判，三才具焉，四时迁焉。从内景而论之，则洪蒙一判，三宫具焉，万象生焉，四气运焉，此天地人皆生于一者欤。其妙在乎合三五之气，用九九之节符。三五者何也？水、火、土也。于是闭幽门，研八通，分三明，其父泥丸，其母雌一，以收三光，归于子室，精神不失矣。八通者何谓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者是也。三明者何谓也？二肾之宫，其左为日，其右为月，而斗所居者是也。吾身有日月焉，使之高奔，上彻于泥丸，中行于五内。上下三宫，循环无穷，则百骸固而精髓实矣，此黄庭之道也。玄一者何也？炼阴魄，养阳魂，结玄珠，而固精海者也。世人以阴炼阳，其自壮而至老者乎。达士以阳炼阴，其自老而复壮者乎。漱炼者先闭诸洞，后转赤龙，上假玉池之津液，以灌养增添焉，使上下相通，是为胎津胞液之大药者也。胎津者何也？北方之中，吾能深扃固键，则三田九窍，清静而无漏，其一津一气结矣。经曰：飞升上天驾玉轮，昼夜七日思勿眠，何也？六阴六阳，七复之数，内炼金丹之火候者也。勿眠者，常澄湛其真思，不可昏昧灵台者也。百谷者，土地之精也，止能养形而已。语曰：子欲不死，肠中无滓；子欲长生，肠中常清。故宜食太和之精气焉。夫欲实其腹，先虚其心。心主静者也，气主动者也。故通乎道者，翱翔海宇之外，而心常宁焉；休息毫厘之间，而气常运焉。静然后能契至虚，虚极则莹，莹极则明，明极则彻，彻则天地之大莫能逃乎方寸矣。心者神之宅也，目者神之窗也。心运则目开，心住则目闭。故昼耀景，暮闭藏，则通利华精而阴阳调矣。荣卫二气注行乎六合，隐于卯酉，藏于二肾。肾之左，玉房也，太和真人居焉。肾之右，金室也，太玄玉女居焉。北斗者，内有四辅，外有三杓，常混合于气海。气海者，初九潜龙，建子之位也。经曰：知雌守雄可无老，何谓也？雄者火龙也，善食紫金黄芽，其性好动而不息焉。雌者水虎也，善食红银白雪，其性好驰而无定焉。通乎道者，使龙虎潜交，饵之以紫金黄芽，养之以红银白雪，故得雄依雌恋，虎伏龙潜，自然风雨顺序，天地之功成矣。心精专则其内不倾，上合三焦，而下玉浆，取津于玄膺，入于明堂，溉于其喉，神明通矣。斯乃下有还丹，则必上烹元液，使阴尽而阳生，火抽而水添，循环而不止。何以取津乎？搅漱舌之下则波涛自满，咽之则注于丹海矣。大功欲成者，其邪关外塞命门，中关乎肺者，主乎荣卫二气。其在于肾，是为金水相生，父子之道也。行三十六咽于玉池，则百脉通而血液滋矣，此七返者也。何谓也？腾脑则成云，降口则成水，传肺则成唾，传心则成血，传肝则成精，传脾则成液，传肾则成二脉而为阴精阳粹者也。金津玉液者，阴阳之所生也。夫能上经七返传入于二肾，下变九还传至于脑，上下往来而不息，于是为琼膏玉霜者欤。大功渐著，则元气充实，八素之液流通，其肾受精，贯于五内。更九九之真火，气满候足，则金丹成矣。

太 极 篇（身有横津，太极之根。葆其中黄，形可长存）

东阳子曰：人受中气以生，与天地同于一禀者也。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大中之谓也。春秋传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人之就胎，其肾先受形焉，次之以生五藏。故肾为命门者也，其左为少阳，为天为日；其右为太阴，为地为月。是一身之太极，判而始生者也。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太极常若也；人之所以长生久视者，以

中气不失也。故古先至人言养生者，以身之中谓之黄庭焉。黄者中之色也，庭者中之所生也，正当二肾之间者也。其上至于魂庭，魂庭者，脾也；其下至于关元，关元者，气海也。上下在脐各三寸，前对生门，后至密户。生门者脐也，密户者精室也。其中气液流通，上极于泥丸，下至于衡端，三元九宫，八真二十四景，悉以黄庭为之主焉。人之有黄庭，即天地之有太极，老氏之谓谷神也。谷神者何谓欤？谷言其虚而受神之所藏也。玄牝者，二肾也。其左为玄，玄者天之色也。其右为牝，牝者地之类也。天地呼吸之气，出入于此，故曰：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此所谓胎息者也。审能修之，常存而勿失，虽与天地并焉可也。然修之岂易也耶，其必有道焉。要之，运用不过乎心，保藏不过乎肾，涵养和会不过乎脾。致一守静，真积力久，则必有得矣。故修之之道，以秘蓄真气为本，污泄者其大忌也。经曰：闭绝命门保玉都，百年方醉寿有余。可不戒哉。吾观脐之下三寸，是为横津，化为精水，流溢于外焉。闭之唯在乎重密，重密则精气固矣。此吾之真气者也，得不竟竞谨谨以保持也哉。

火 候 篇（内丹之基，资火乃成。周天之度，勿失常经）

至游子曰：闭气二十有四，其数足矣。出则复闭，用赤龙右搅之者七，左搅之者九，漱者十有六，琢齿者二。于是分三咽焉，先右，次左，次中，此阴爻者也。闭气三十有六，其数足矣。出而复闭，用赤龙左搅之者七，右搅之者九，漱者三十有三，琢齿者三。于是三咽焉，先左，次右，次中，此阳爻者也。凡闭气一百九十二，以火二八两煅之，所谓火候者也。

水 火 篇（火本司天，水本司地，一升一降，用乃既济）

至游子曰：人身有三昧之火焉，一曰君火，是为上昧，其心是也；二曰臣火，是为中昧，其肾是也；三曰民火，是为下昧，其膀胱是也。今之所行者，有曰长生之火，有曰周天之火。是火者，不知敛散之法，则炎上而为孽矣。古诗不云乎，本因敲石光，遂致烘天热。其是之谓欤。大抵火不可以无也，大能去三尸，斯不死矣；小能去九虫，斯不病矣。要知以归宿而后可也。夫孰知水之功哉，水之在人也，为汗，为涕，为血，为泪，为矢，为涎，为沫。此数者，皆水之在人而外骛者也。其在内也，脑为髓海，心为血海，丹田为气海，脾胃为水谷之海，百骸则百川也，四海流通则百川灌盈矣。庄子曰：水之性，不杂则清，不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莫能清矣。故曰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亦其理欤。刘高尚所以作活法也。苏子瞻居乎白鹤之峰，感乳泉而赋之，其理深矣，惜乎能言之而不能行也。学者于是当明水火既济之法，夫火在心为性者也，水在肾为命者也。二者实相，须以济焉。肾之水非心之火养之则不能上升矣，心之火非肾之水藏之则不能下降矣。夫能长养成就，上际下蟠，旁通曲引于三元九宫、五藏百节，斯可以保固而长存者也。是以崔子曰：定中如得水火透，便是长生不死人。

坎 离 篇（厥阴生坎，厥阳生离，深明其用，久视之基）

至游子曰：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在人之身，其心则天也，其肾则地也，相去八寸四分，合乎天地之数者也。故天气下降则心气下至于肾，肾为坎者也。地气上升则肾气上至于心，心为离者也。天地交泰，万物生焉；坎离既济，黄芽出焉。以类推之，离为阳则坎为阴也，离为日则坎为月也，离为火则坎为水也，离为性则坎为命也，离为龙则坎为虎也，离为奇则坎为偶也，离为铅则坎为汞也，离为液则坎为气也。昔海蟾子以谓五行四象者，即坎离之诀也。吾观日魂月魄，昼夜相随而不停，性命关连，人而不知，若能明天地升降之运，知日月交合之宜，气中生液，液中生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则坎离成矣。惟兹要诀，人罕知焉。马自然所阅方外士，其数千百矣，其说不过咽津行气，存想胎息，周天火

候而已。行年六十有四遇海蟾子，于是洒然而悟，平日所闻皆非也。然则其要何哉？有二八两之药，传送于炉鼎，使龙虎交加千万遍而不止，则大丹于是就矣。吕公诗云：有人问我长生法，遥指天边日月轮。真知言哉。

甲 庚 篇（东西定位，全木既彰，于寅于申，炼之有方）

至游子曰：论子午者多矣，子者北坎，太元之水也。吾观乎天文，上属玄枵之躔，当女虚危之舍，下应乎齐之野，在于人其配肾焉，推于卦气为复之卦，一阳始生之时也。午者南离，阳明之火也。吾观乎天文，上属鹑火之躔，当柳星张之舍，下应乎周之野，在于人其配心焉，推之卦气为遯之卦，一阴始生之时也。子虽为阴，一阳生于其中，谓之阴中有阳焉。午虽为阳，一阴生于其中，谓之阳中有阴焉。此学者所共知也。夫学者以一阳之初动，元气上升，皆知握固盘膝，升身进火，运金精于髓海，满神水于高源，鼻气绵绵，内安神识，至丑而止。俟元气传至于亭午之时，而合于心火，此水火之交感者也。以一阴之初动，液血迎合，皆知盘足叠手，安定心神，鼻气绵绵，满口含津，勿吐勿咽，运心之火上合于玉液，交心肾之气，成既济之功，至未而止。俟心血传至于亥子之时，而合于肾水，此水火之還元者也。默然旋斡其功，自谓能行子午而交龙虎矣。夫行子午之功者，盖欲交龙虎而还大丹，然龙虎未有不能生之而能交之者也。故行子午之功必在乎生龙虎，其妙本乎炼甲庚者也。试历论之。炼甲庚者何也？或以谓甲寄在寅，寅者火之所生而王于午，本东南之气也，是为液血变化之方，阳龙生成之地，故炼甲必于寅之时焉。庚寄在申，申者水之所生而王于子，本西北之气也，是为精血变化之方，阴虎生成之地，故炼庚必于申之时焉。是为龙虎所生之方，而不知所以生龙虎之妙矣。夫火生于寅而王于午，其后受胎养于丑者也。水生于申而王于子，其受胎养于丑者也。凡物未有不先受胎养而有生有王也。前人行子之功至丑而止者，丑寅东北之卦也，并处于艮宫，其气均平，传送为近。盖丑之初时，神水渐降于华池，当以舌搅于上腭，行咽饮于重楼玉液。既通跻于重楼，则甲之木受玉液而传养矣。甲有所养则肝之木生，肝之木生则传之于心。至此则心之火王焉，是以玉液传至于午，地感心之火而化血，谓之阳龙也。行午之功至未而止者，未申西南之卦也，并处于坤宫，其气均平，传送为近，未之时真药将聚于金鼎，则鼻之息多入少出，固真。火于脾之土。真火既传养于脾之土，则庚之金复受脾之土而传养矣。庚有所养则肺之金生，肺之金生则传之于肾。至此则肾水王焉，故心之血传至于子，地感阴气而化精，谓之阴虎也。是以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阴阳不顺行，虎向水中生。吕公曰：阳龙还向离宫出，阴虎仍从坎位生。太上内日月经曰：元气入心，化为血焉。血者精之源，神之母，流阴入于肾宫则化为精。信乎，炼甲庚，生龙虎之妙，诚本乎丑未也。然神水降于华池，谓之玉液，行咽饮于丑之时者，何以证之？灵宝道要曰：东望扶桑未晓，升身渐过重楼，驷马数游宇宙，少男止至扬州。艮，少男也。扬州者，丑之地也。吾观乎天文，丑者上属乎星纪之躔，当斗牛女之舍，下应扬州之地者也。张平叔诗曰：金鼎未留朱汞，玉池先下水中银。则行咽饮于丑之时也明矣。然液血聚于金鼎谓之真药，行养火于未之时者，何以证之？灵宝道要曰：采药须凭玉兔，成亲必在黄婆。俟至雍州相见，奉送一曲阳歌。又曰西南火入雍州，何也？玉兔金精也，黄婆脾土也，其坤西南之位也，雍州者未之地也。吾观乎天文，未者上属鹑首之躔，当井鬼柳之舍，下应雍州之地也。张平叔诗曰：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乡。此行养火于未之时也明矣。夫生龙虎之妙，在乎炼甲庚以成之，而收功于子午焉。行子午之功而昧此机要，则恶能成其变化哉。虽然达者行修炼以通关节，非一日之力而后至也。探微妙以换凡胎，其悟必有因乎。吾尝权其至当，曰：运河车之正气，溯尾闾，冲夹脊，透玉京。和二物于泥丸，还大丹于丹灶。夺造化之权，成长生之道者，不过炼甲庚而已。岂不秘哉。

道枢卷之八

昆 仑 篇(昆仑之巔,是为泥丸,百神所宅,升举之门)

至游子曰:吾闻之太上曰:道一而已一者,斯真一之谓乎。黄庭经曰:子欲不死修昆仑。昆仑者,泥丸也,其犹天焉。阴不升而阳不降,则在于物也,其不能造化矣,在于人也,其亦不能运转不息与天地同流者也。故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其惟吾所谓真一而已尔。桓凯尝授道于仙君李桓,因以桓为氏。仙君曰:金丹外药,飞步隐身,坎离交际,汝皆已究达,而未闻大道也。夫默朝上帝者,实升举之门焉,然后可以超真不夜之乡,返魂不死之药。玉泉出昆仑之山,金丹出日月之国。其山也,高不满尺,大不盈升,三帝共居,百神所宅。悟此法门,朝真万遍,功行纯备,飞升紫霄。在乎方寸而已。两眉之间,神光之户,玉门金柱,相间而不通,惟得秘语灵文,斯可至矣夫。身之中有三万六千精光之神焉,一万二千魂魄之君焉,泥丸之中有长生不死之大君焉。二仪四象,八卦九宫,方丈蓬壶,并悉圆满,无少不具。日月在乎昆仑之下,流光散于金池。金者内应于肺,肺者外应于鼻。木者内应于肝,肝者外应于目。目随五色而盲,鼻逐五香而塞。金木间隔,流光外门,神珠散失,斯其至于死者耶。夫能回日月之华景,照太极之昆仑山者,何道也?吾左右之目者,日月也,照于十有二时之中,于是天门开焉,真仙自至,而返童矣。三年而结黄云,千日而成圣胎,九年而登金阙,十有二年而登三台。如是则龙虎自然交矣。上帝安于金台,众神惟慕,瞻乎天表。仙君因告凯曰:汝受灵文,汝心当如死灰焉。积功十有二年,斯蹑于仙梯,白光生于圆象,紫气冲于云霓,寿与天地齐矣。凯下拜登受,仙君申言曰:内照返灵光,太一含真芳。馨香散华谷,郁郁生紫房。天门开上苍,默默朝玉皇。知此则灵光自照,内境精明矣。吾观夫竺乾之象,其顶出白色在乎圆光之中,而坐宝莲。然则道之成矣,佛老岂有异乎。

服 气 篇(资谷以强,资气以灵,强则有衰,灵则长生)

至游子曰:夫人禀天地元气而生,故一吐一纳,内外相应焉。六气者分属于五藏,余一气则包乎三焦者也。能服其气,一年则气通矣,二年则气行矣,三年则气成,凝结为玄珠矣。气者道也,道者虚无也,虚无者自然也,自然者无为也,无为者心也。心不动者何也?内心不起则外境不入,内外安静则神和,神和则气和,气和则元气自充,元气自充则五藏滋润,五藏滋润则百脉流通,百脉流通则津液上应,津液上应则五味止绝,饥渴不生,反老还童,当自兹始矣。故始也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一年易气,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发,九年易形。三万六千神居于其身,化为仙人矣。夫神者,无形之至灵也。故神禀于道,静而合乎性焉。人禀于神,动而合乎情焉。是以率性则神凝,久则神止,极则神迁,止则生,迁则死,皆情之所移,非神之所使也。服气之士,一念而神升乎三界之外,下登乎昆仑之丘,入于绛宫,彻于涌泉,使元气轮转而不穷。经曰:元气流通,不死之道也。

服 雾 篇(天地之精,散而为雾,饵其英华,形可以驻)

东华玉妃尝告张微子曰:吾有服雾之方。微子曰:敢问何谓也?玉妃曰:雾者,山泽华精金石之盈气也。久服之,能散形入空,与云合体矣。微子曰:敢咨其方。玉妃曰:吾以平旦之初,坐卧任已,先瞑其目,内观五藏。而后口出呼气二十有四过,目见五色之气绕缠乎尺宅之上,纳乎玉池之中者五十过,咽津者亦如之。既祝曰:太阳发辉,云雾四迁,结气宛曲,五色洞天。神烟合启,金石华真,蔼郁紫空,炼形保全。出景藏幽,五灵化分,

合明扇灵，时乘六云。和摄我身，上升九天。既已，复琢齿者七，咽液者七。久而行之，可以乘云雾而逝矣。

内 景 篇（一身之中，有神司之。心安神宁，形则不衰）

梁丘子曰：黄庭者，脑中、心中、脾中者也。经曰：琴心三叠舞仙胎，何也？琴、和也；叠，积也。存三丹田，使和积如一。胎仙者，胎息也，犹胎在腹，有气而无息也。经曰：七蕤王籥闭两扉，何也？七窍开合，譬夫关籥，用之以道，不妄开焉。存神闭目者，二扉也。经曰：重叠金关密枢机，何也？守精神而不泄也。经曰：灵台盘固不衰竭，何也？心者，灵台也，有神灵居之，静则守一，动则存神。神全则体安，斯不衰竭矣。经曰：天中之岳精谨修，何也？天中之岳者，鼻也，数按其左右则其气平矣，所谓灌溉中岳者也。经曰：宅中有真裳衣丹，审能见之无疾患。何也？元阳子曰：常存心神则无病矣。经曰：翳郁道烟主清浊，何也？翳郁者，木象也，得火则烟生，得阳则气清。清则目明，浊则目暗矣。经曰：心部之宫莲含华，主适寒热荣卫和，何也？寒热，阴阳静躁之气也，人常和适以荣卫其身。老子所谓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者也。经曰：外应口舌吐五华，临绝呼之亦登苏。何也？心主口舌者也，吐纳五藏之津，辨识五行之味，有疾则当存丹元童子，朱衣赤冠，以救护焉。经曰：肝部之宫翠重里，主诸关镜聪明始。何也？青阳之本，始窍于目，五行之关镜也。经曰：摄魂还魄永无倾，何也？月之三日、十有三日、二十有三日，其夕三魂弃尸游于外，摄之者常仰视，去枕伸足，交手于心之上，瞑目闭气三息，扣齿三通。既以存心之中有赤气，如鸡子从内出于咽中，赤气益大，覆于其身。而变成火，以焚其身。觉其体小热，则呼三魂之名曰爽灵胎光幽精。而微祝曰：太微玄宫，中黄始青。内炼三魂，胎光安守。神宝玉室，与我复生。不得妄动，监者太灵。若欲飞行，惟诣上清。若有饥渴，得饮玉精。月之朔望及晦，七魄流荡，则夕当仰眠伸足，以其掌掩耳，令指相接于颈上。闭息七过，叩齿七通。心存鼻端白气，其大如豆，须臾渐大，冠于其身上下九重。其气忽成二青龙，在二眉之中，白虎在于鼻之左右，朱雀在于心之上，灵蛇在于左足之下。有二玉女，衣锦衣，手执火光，当于耳门。既已，咽唾七过，呼七魄之名曰尸狗、伏矢、雀阴、吞贼、非毒、阴秽、臭肺。则祝曰：素气九还，制魄邪奸。天狩守户，娇女执关。炼魂和柔，与我相安。不得妄动，看察形颜。若有饥渴，饮日月丹。经曰：肾部之宫玄阙员，中有童子置上玄，主诸六府九液源，外应两耳青液津。何也？上玄者，心也。气与肾连，故五脏六府九液相交，百脉流通，废一不可焉。九液者，九窍之津也。肾宫主于耳，其气衰则阴袭其阳，和合则百脉津液流通矣。肾气充足则耳目聪明，其阳不衰矣。经曰：二部水王对生门，使人长生升九天。何也？元阳子曰：寒暑相催，男女相成。肾之左男戴日，右女戴月。其水王则化为赤子，赤子化为真人，而升于九天。九天者，九气也，青天之气主生者也。经曰：含漱金醴吞玉英，遂至不死三虫亡。何也？金醴玉英，口中之津也。心中胃口有姤女婴儿，裸而无衣，正立于胃管，张口承注灵液，仰吸五气。当漱满口内外津液，满口吞之，遣入玄女口中。五过既毕，叩齿三通，咽液九过，则三虫亡矣。经曰：常念三房相通达，存漱五牙不饥渴。何也？明堂、洞房、丹田之房，三三如九，合九为一。五牙者，五行之生气也。常以立春之日，鸡鸣之时，入室东向，九拜平坐，叩齿九通。思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元始老君九千万人下降室内，郁郁如云，以覆其形，从口而入，直下于肝。祝曰：九气青天，元始上清。皇老尊神，衣服为青。役御天宫，焕明岁星。散辉流芳，陶溉我形。上食朝霞，服引木精。因养青牙，保镇于灵。肝府充溢，玉芝自生。延年驻色，颜及童婴。五气混合，天地长并。祝已，即引青气九咽而止。经曰：五岳之云气彭亨，保灌玉庐以自饷（玉庐，鼻也），五形圆坚无灾殃。何也？五岳之气者，五脏之气也，疏通无壅则三虫自亡，出入玄牝，绵绵不绝。于是存炼道成，虚室生白，五脏坚圆，斯疾不生矣。经曰：五灵夜烛焕八区，何也？五灵者，五星也，罗列一身，常能存之，则与天地同体矣。经曰：方寸之中念深藏，何也？方寸之中，

是为下关，在脐之下三寸，其方圆一寸，以藏精者也。方静圆动，不动不静，惟当杜塞，不可泄焉。经曰：内挟日月列宿陈，七曜九元冠生门。何也？于子之时，心存西方太白星，在二眉之间，上直入于一寸，是为玉堂紫阙，左日右月。次存北方辰星，在于帝乡玄宫。玄宫者，在于发际五分，直入一寸是也。次存东方岁星，在于洞阙朱台。朱台者，在目之后，直入一寸是也。次存南方荧惑星，在于玉门华方。华方者，在于目眦之际五分，直入五分是也。次存中央镇星，在于金室长谷。长谷者，在于人中，直入二分是也。其存之如缀悬于上，叩齿五通，咽液五过。微祝曰：高元紫阙，中有五神。宝耀敷辉，放光冲门。精气积生，化为老人。首巾素容，绿帔绛裙。右带流铃，左带虎贲。手把天刚，散绛飞辰。足蹑华盖，吐芒炼神。三景保守，令我得身。养魂制魄，乘飙飞仙。故七曜者七星也，配七窍者也。九天者九辰也，配九窍者也。废一不可焉。经曰：气亡液漏非己形，专闭御景乃长宁。何也？闭房炼气，不远睡，不多言，闭情欲，存日月之光是也。上清有采飞根之法，常以日出之初，东向叩齿九通，阴祝曰：日魂珠景，昭韬绿映。回霞赤童，玄炎颿象。既已，瞑目握固，存五色流霞俱入于口，是为日华飞根者也。于是向日吞霞四十五咽，复咽液九过。经曰：五行相催返归一，三五合气九九节。何也？五行之生克，周而复始，相催之道，返归于一。一者水数也，是乃五行之首，万物之宗焉。光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一也，一者元之称也，万物所成，故曰终归一也。三者在入则耳鼻口也，五者帝精也，故三五合，三三为九者也。夫三五者，天地之根蒂，六合之要会，九宫之气节也。三元之气，混成之精，出入上清太素之宫，能存思之，则得长生之道也。经曰：高奔日月吾上道，何也？有吞月精之法，俟月出，西向叩齿十通，微呼月魄五夫人之名，而祝曰：月魄皎萧，芬艳翳寥。婉虚灵兰，郁华结翹。淳金清荧，灵容台标。于是瞑目握固，存月中五色精光，俱入于口。其月光之中有黄气，其大如目瞳，是为飞黄月华玉胞之精者也。能修之，则郁仪奔日，结璘奔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也。经曰：玄元上下魂魄炼，一之为物颇卒见。何也？资一以为炼神，炼神以合一。一者，无为之称也。其心恬淡以得之，而不可见也。守真志满，一自归己焉。经曰：结珠固精养神根，何也？结珠者，咽液，先后相次如珠，固精不泄焉。神根者，形躯也。经曰：坐起吾俱共栋梁，昼夜耀景暮闭藏，通利华精调阴阳。何也？神以身为屋邑，是为其栋梁者也。心神用舍，与目相应。华精者，目精也。心开则目开，昼阳而暮阴，故曰调阴阳也。经曰：散发无欲以长存，五味皆至正气还。何也？胎息之法，仰卧散发，其枕高二寸二分，屈左右手之拇指握固，闭目，伸左右臂，去其身五寸。及漱满口咽其津液者三，微以鼻内之气入五六息而吐之。一呼一吸为一息，至十吐气可以颿呻。呻毕，复为之，满四九为一竟焉。一竟者，七日一复也。散发者，无为无欲，神凝液流，元气入于藏，以成五味而俱至焉。合五为一，寂然清静矣。

外 景 篇（玉北金篇，以坚其内，独餐太和，可以不死）

经曰：上有黄庭下关元，何也？黄庭者，在首之中，明堂、洞房、丹田是也。二眉却入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丹田。三者为上元之一也。黄庭者两半而成洞房，中生赤子，则为一焉。常思之无失，则赤子化为真人，在明堂之中，故知一者在明堂者也。行气导引，闭目内视，安心定志，混沌无涯，致其精上流于泥丸焉。明堂之中有君臣，洞房之中有父母，丹田之中有夫妇。或曰：黄庭者脾也，其治在中关元脐之下三寸，元阳之门在于其前，悬精如镜，明照于一身，此道也。经曰：后有幽阙前命门，呼吸庐门入丹田，玉池清水灌灵根。何也？幽阙者二肾也，其状如覆杯，去脐三寸，上小下大，有日月焉。命门者，脐之下也。呼吸喘息者何也？气出为呼，气入为吸，庐者鼻也，是为吐故纳新之要焉。眉间却入三寸者，丹田宫也。玉池清水者，口之津液也。灵根者，舌也。常当琢齿漱液，可以溉灌舌根焉。经曰：外本三阳神自来，内养三阳可长生。何也？男八女七，从此而生，

与日月相守，天地相保焉。三阳者，三光之历候也。婴儿生时，一神魂魄来入于胎中，鼻引阳气，取之以内养赤子、真人、婴儿，是为三阴，所谓阴神也。魂，阳也；魄，阴也。世之人无有道德，则魂魄离身散矣。夫能拘魂制魄，使不动作，常在身中，则道合于自然者也。经曰：璇玑悬珠还无端，玉牝金钥身圆坚。何也？璇玑运转，气脉流通而不止也。闭口养神，漱炼醴泉如流珠也。阴为牝，阳为钥，两不相伤，得乎中和，还精炼形，故得圆坚也。经曰：象以四时赤如丹，仰前后卑各异门，送以还丹与玄泉，象龟引气至灵根。何也？明堂四达，应于四时，真人子丹之所居，咀嚼其气，夫能思之，则寿无穷焉。首与足，肾与心，心赤肾黑，本于同根，水火相克，故异门也。丹者血也，化入下元，变为白精。当此之时，缩鼻还之，上至于泥丸，下至于口，变为玉泉。以鼻引气，至于舌根，咽送于腹，则雷鸣应之，此真气使之然也。经曰：独食太和阴阳气，故能不死天相既。何也？世人食土地之精以死报地，圣人食元和之气以仙报天，故学仙者朝食阳气，暮食阴气，并元气则可以不死矣。经曰：道自持我神明光，昼日昭昭夜自守，渴自有浆饥得饱。何也？思心中之赤气，明照万神，守日月之光，念二肾之根。昼守光，夜守神，饥食自然之气，渴饮华池之浆，则不饥渴而长生矣。经曰：经历六府藏卯酉，转阳之阴藏于九。何也？根生六府，藏于卯酉，其要妙者也。阳反属阴，转体相就，还藏于九。九为首焉。此所谓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也。常于鸡鸣之时，仰卧披发，琢齿三十六通，吞精咽气，斯远死之道也。经曰：肝之为气修而长，罗列五藏生三光，上合三焦道饮浆。何也？修气上行，达于其首，以补泥丸。五官六府，各有所主，故肾之上下有日月三光焉。三光者，日月星候也。三焦者，三关元也。浆者，华池也。经曰：我神魂魄在中央，精液流泉去鼻香，立于玄膺含明堂。何也？中央魂魄者，二肾也。左魂右魄，昼则以魂守魄焉，暮则以魄守魂焉，拘魂制魄，不得动作可也。阴阳交接，漏液失精，则饮食无味，鼻失芳香矣。舌下者，玄膺也。肺者，明堂也。含气咽之，灌于明堂，则流行于身中矣。经曰：通我精华调阴阳，伏于玄门候天道。何也？此蓄精养神者也，负阴抱阳，调其精神。夫玄门者，鼻也。候上都之一神，使守精神，以念其身焉。经曰：清静无为神留止，精神上下关分理。何也？内修其道作无为焉，外修其道作无欲焉。于是心不烦乱，精神留止。精者神也，气者道也。保精息气，上下各有分理焉。当精思上下部，以守一神可也。经曰：七孔已通不知老，还坐天门候阴阳，下于喉咙通神明，过华盖下清且凉，入清灵渊见吾形。何也？首面七孔者，精神之门户也，通利其身则不老矣。朝食阳气，暮食阴气，会于口中，于是喉咙之中有十二亭长，皆持玉戟守之。真人在其内，主通气上下者也。眉者华盖也，神位其中，入于脑户，见于泥丸，可以却白驻年矣。经曰：还过华池动肾精，立于明堂望丹田，将使诸神开命门。何也？从其脑户，历脊下入于肾者也。眉间却入一寸，是为明堂。却入三寸，是为丹田。鼻者天根也，引其真气，昼夜绵绵可也。经曰：随鼻上下开二耳，窥视天地存童子，调和精华理发齿。何也？元气出入于鼻，上下通于二耳也。天者首也，地者下部也，童子者存念守一神也。吸其五气，琢齿三十六通，咽津三十六过，可以理玄白也。经曰：藏养灵根不复枯，何也？养舌之根则不复枯燥，舌之下有醴泉，其出如流珠，常含而咽之，勿妄吐也。经曰：闭塞命门如玉都，寿传万岁将有余，脾中之神游中宫。何也？人生系带于精液，常当爱养之，勿妄施舍，则精凝如玉，在于下部也，可以长生焉。脾者在太仓之上，朝为老君守理，暮游明堂为太一君者也。经曰：通利血脉汗为浆，何也？五内安宁，手足汗液，此神明之信也。经曰：上稟天气年益长，何也？食其元气则骨轻矣，气与神相和则寿三百年矣。经曰：服食玄气可遂生，还过七门饮太渊。何也？玄气者，二肾间之白气也。太渊者，咽口中之醴泉也。

道枢卷之九

神 景 篇(神山壮宫,气留北府。其气交感,以神为御)

天谷者,泥丸之宫也。上赤下玄,左青右白,其中有黄焉,斯元神之府也。谷神真一之至灵者也,其为吾之性坎,而心为其用焉。神静则万化安,情动则万化生。夫能守其一,守其神,神斯静矣。然后真一者在于天焉。上牝者脱也,泥丸之前紫微位焉,紫微之前玉清位焉,玉清之下明堂位焉。明堂下通乎鼻,鼻者牝之户也,下牝者心也。心之上玉泉位焉,玉泉之上太皇位焉,太皇之上金光之庭位焉,金光庭之上慧泉位焉,慧泉之上五灵之源位焉,五灵源之上灵泉位焉。过天曜,出胃口,入九端,通夫地之要而至于其口。及唯之闻者牝之户也,神者气之母也,气者神之子也,不可斯须而离者也。神上于牡宫,则气留于牝府,故神能御乎下,与气交感,升降不息,自然之道也。于是必加精进焉,使夫妙中得定,定中有神,三衣足而四器空矣。三衣何谓也?曰性,曰智,曰慧。四器何谓也?曰目,曰口耳,曰鼻,曰舌。性者神也,智有通也,慧有变也。圣人观性生法,法无量矣。于是变化至于无穷,入于无为,日用而不知,曰器空矣,六尘亡矣,尚何六贼入育哉。吾则澄其神,不附于万化。神通之力,绵绵守之,用之何倦,守之何勤。凡比者空而不色,色而不空,无为之妙用者也。三宫者心脾之升降者也,二辘者其路也,上通乎天门,下建乎地户,中灌漑乎三宫。脑者上玄下赤,左白右青。其中有黄焉,三阴之正,太玄之中者也。精外谓之洩水,中谓之蟠蛇,其名太素之魔,呼吸真气,运行经络者也。下之心者,上赤下玄,左青右白。其中有黄焉,三阳之正,太一之中者也。精外谓之洩水,中谓之元龟,其名太玄之魔,呼吸真气,运行经络者也。脾居中央,是为二气升降之府,神气交感之宫也。吾能守乎泥丸天谷,其主二千有七百息,使气定十周,自然心之阳与脑之阳合于脾,下达乎玉匱,过乎太仓,入于尾闾,出于心,升于二辘,状如火轮焉。元神过乎上清,行乎太枢,越乎灵道,入于中庙,历乎脑户,出于风府,传乎二辘。神气交而百礼五形,其炎如火,其状如迸泉焉。于是观也神不入乎色,视也神不入于声,闻也神不入于香味也。吾湛湛乎,其定四器,可谓空也矣。圣入于是知空之不空也,色之不色也,而得智慧于斯焉。知不知孰知慧哉,视不见孰知妙哉。故不性之性谓之合,不神之神谓之真,此其日用之定者也。夫能于定之中而明不神之神,不性之性,则神而化,性而真,与天地等其久,阴阳同其运矣。

颐 生 篇(按跷之方,出于玄策,可以延年,可以驱疾)

施真人曰:养生者以不损为本,进道者以无病为先。吾得安乐之法十有三门焉。少广之山,有神人曰金母,戒黄帝曰:少思寡欲,则声色自无矣。太上教尹真人曰:虚心弱志,则神气永宁矣。彭真人(名龟年)曰:吾尝有目疾,昼夜睁目注视以去其昏,闭之少顷而再行焉,积功可察秋毫矣。徐真人(名甲)曰:吾尝有目疾,正坐于暗室,运其睛以旋转者,其数八十有一,瞋目集神而复旋转无数,功久而神光自见,状如金轮矣。刘真人(名纲)曰:吾时有脑痛,其风气上攻,昼夜以左右手束其额,大指以对天仓,闭息运气以攻其首,其目时歇,大指使气达于顶,则风随气散矣。葛真人曰:入有首痛脑风,令居幽室静坐,闭息掩耳,气极则放焉,放之则轻摆其首而不止焉。祛风去痛,明目补髓矣。朱真人曰:气弱而形衰,食多则凝塞,昼夜即其凝塞之时,盘膝静坐,升身鼓腹,闭息不止,则六腑空而饮食进矣。元真人(名谷)曰:未仙之日,绝食于旷谷,惟茹草木,则鼓腹以冲五藏之凝滞,闭息以聚三才之真气。加之以内想,以火咽其津而纳其真水焉,荣卫克悦而气和通,可以延年矣。左真人(名慈)曰:老而奉真,多伤于风,昼夜交左右手相叉,以首扣地,其气上冲乎天柱,溼然汗出于四支乃已。用之可以除疫,可以明目而导气。王真人(名

利)曰:觉寒之时,幽室盘膝而坐,左右手兜其肾,闭息,以首扣礼者五七十,其汗四溢而出,其寒散矣。常用之,和气明目,肤泽而骨健。刘真人(名可道)曰:居山者为雪霜所侵,而其腹痛,坐密室,亡虑亡思,内想其腹,对掌抱脐,可以散寒气而益元阳矣。孙真人(名守一)曰:凡腹痛而肠内有虫,则敛身咽气者十,抱脐搓掌百数,再搓则痛止而虫下矣。常用之,补气活血,可以延年。吴真人(名述)曰:静坐密室,叠掌盘膝,闭目冥心,升身而凝息,内观病所自起,即心传气,百疾可瘳矣。常行之,可以健步,可以还童。袁真人(名素)曰:闭息按脐,截留真气,而还下元,是为保益之方。久而不已,可以益寿,可以固形。崔真人(名德基)曰:扣首抱颈,般运神光,入于天宫。久而不已,面目清,神气和矣。刘真人(名海蟾)曰:叠指以闭玉户,法用含津,勿令走失,是为锁金关,可以不梦鬼交。久而不已,可以延寿而飞升。蓝真人(名元真)曰:咽纳百口,不搅而自然真水朝上矣。有疾用之,则病已。常用之,肌肤华润。吕真人(名岩)曰:搓兜脐肾,交加换手,抱脐之下,握其肾,左右手更换焉,可以集真气而壮下元矣。

平都篇(太上玄丹,至微而显,绛宫紫户,其则不远)

中岳真君(苏子玄)曰:吾得太上玄丹之经焉。夫二眉之间,上却入三寸分为守双寸田,于是左面有绛台青房焉,右面有黄阙紫户焉。于绛台中间以为道以导之,左右有台阙,伺非常之气焉。紫户之神其名曰平静守法王,青房之神其名曰正心。其神并形如婴儿,衣如其房之色,手执流金之铃。暮卧及存思之时,先存三神,仿佛见焉。乃扣齿三,呼其名而祝曰:紫户青房二大神,手把流铃,身生风云,挟卫真道,来听我前。我思感通,灵利陶甄。出入利正,上登九门。即见九真,太上之尊。祝已,乃存思三一洞房九道诸要道焉。左右耳有云仪使,云仪使鸣钟以闻九宫者(耳鸣),使知有自外来也。闻之则错手掩耳而祝曰:赤帝在宫,九真在房。请听神命,示察不祥。太一流火,以灭万凶。祝已,以手指耳门七过,面热者佳候也。颈间索索恶寒者,恶之入也。急卧瞑目,存乎玄丹之宫太一真君,以流火之铃煖而掷之,使恶气出,则耳目内外火光炯然,照于一身。却入一寸是为明堂之宫,其宫之中左有明童真君焉,右有明女真君焉,其中有明镜神君焉。三官者,理乎水火者也,服绿锦之衣,带赤玉之铃,衔赤玉之镜,其形如婴儿,向外并生焉。存之既已。因三呼三君名字(明童名玄阳,字少青。明女名微阴,字少元。明镜名照清,字四明),扣齿九通,则千妖伏而万鬼灭矣。饥渴者存三君,则口吐赤气,灌吾之口。咽吸之,斯须饥渴除矣。求延年者,当正心安寝,在于明堂三君外向长跪,口吐赤光之气,克灌吾之身。斯须赤气环绕而为火,身与火同一体,内外光明。良久乃止,是为日月炼形焉。却入二寸是为洞房之宫,洞房之宫其左有无英公子焉,其右有白元君焉,其中有黄老君焉,此飞真之道也。却入三寸是为丹田之宫,丹田之宫其中有上元真一帝君焉,帝君有二卿,共守三元真一之道,斯地真者也。却入四寸是为流珠之宫,司命之所行者也。却入五寸是为玉帝之宫,玉帝神母居之。明堂之上一寸,是为天庭之宫,上清真女居之。洞房之上一寸是为洞真之宫,太极帝妃居之。丹田之上辟方一寸,是为玄丹之宫,脑精泥丸之魂宫也。夫脑者,一身之灵也,百神之命窟,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也。夫能脑中圆虚以灌真,万穴直立,千孔生烟,德备天地,混同大方,故曰泥丸。泥丸者,形之上神也。唯知吞气纳液,鸣鼓扣齿,而不知所因者,乃泥丸之末流尔。玄丹之宫正方一寸有绿室紫微之房,朱烟满乎内,于是泥丸太一真君居之。其形如婴儿,坐于金床玉帐之中,服紫绣饰衣,腰带流光,左把北斗七星之杓,右执北辰之罡。北辰者,北极不动星也。太上龙书云:正坐玄丹,不偏不邪。言此道也。暮夜寝处,去诸思念,坐卧任意。先存北极辰星之中有紫气来入于玄丹之宫,须臾满溢,出于身外,而周于身,内外与紫房合体矣。又存日来入于玄丹之宫,中有紫气,观之如暗中之火珠。已乃存上清中黄太一真君,从北极紫气之中来,下于玄丹之宫。已又存其身忽然上入玄丹之宫,在太一之前对坐,其服色任意,因心

起再拜稽首，膝前问道。乃咽紫气三十过，咽津三十过。已又存北斗七星，内有赤气如弦焉，径下入于玄丹之宫。于是太一及其身俱承日而行，入于赤气之道，上诣于北斗魁中。行之十四年，则与太一同游七元之纲，十六年则受书于上清矣。夕一存之，唯数而已，不可废也。专修此者，不必三一也。凡月之一日、三日、七日、十有五，与夫夜半之时，存玄丹宫中太一真君，正坐向外，口吐紫气，下入我口，随即咽之者五十过，微祝曰：太上真皇，中黄紫君，厥号规英，字曰化玄。金床玉帐，紫绣锦裙。腰带火铃，斩邪灭奸。手把星精，顶生日真。平坐吐气，使我咽津。与我同语，宴服玄丹。炼灌七魄，和柔三魂。神灵奉卫，使我飞仙。五藏目生，还白童颜。受书上清，司命帝君。所愿所欲，百福惟新。既已，复存其身上入于玄丹之宫，寢息太上之前焉。玄丹者何也？泥丸之神也。元真一经曰：气结为精，精感为神，神为真入，真人升为赤子，此真一者也。故守三一者，为地真矣。守洞房者，为真入矣。守玄丹者，为太微官矣。守一之道，当存北斗七星，以魁为盖，以柄指前，赤子居中，于北斗七星冉冉至于吾顶之上，星脚向天，以正指前者。存阳明阴精在于后，存天关之星。令云：吾口七尺，星对口之前，黄气阳精，三道顺行焉。然七星者，各有童子，一曰阳明之星，其名枢明。二曰阴精之星，其名曜灵。三曰真人之星，其名北元。四曰玄冥之星，其名宝精。五曰丹元之星，其名丹婴。六曰北极之星，其名虔清。七曰天戊之星，其名紫英。常存之在于一星之上，则百邪不奸，凶气灭亡矣。内视中方曰：欲登清灵，当存五星，密至密行，不出宇庭。其存之之法，于夜半生气之时，平坐榻上，向月建所在叩齿九通，咽津三十过。北向再拜，阴祝曰：谨白太上太极真君，请五方五帝五灵神使共相见。祝已，乃瞑目存想五星，如缀悬于上。子是北方辰星在于首之上，东方岁星在于左，西方太白在于右，南方荧惑在于二膝中间，中央镇星在于心。常行之，久则见星之精，为五老至矣，可以从之问飞仙之道焉。黄伯严（名敬）有炼形之方曰：想北极之中辅星而思之，倏欬之中有太阳赤童，持朱旌招摇之火，以烧其身，炼去三尸，可以长生矣。石汤传其方，常存其眉间有星，其光如豆，思念之，其赤如火，须臾盖于面目，以周于身。忽然忘其形，惟见其火正赤，良久而灭，而身复旧焉。乐子长有漱华池之方曰：常含枣核如儿吮乳，久之乃满咽其三分，而留二分与气俱咽焉，其名曰还精，可以周而复始者也。鸡鸣而起，扣齿三十六通，至于三百则齿之摇者固，齲者愈，痛者止矣。于是有食五芽之方，先东向扣齿九通，而祝曰：东方青牙，紫云流霞。三素徘徊，玄霜玉罗。服食晨晖，饮咽朝华。既已，想以舌之上，唇之外，取津咽液三十过，一舐接津液辄一咽，而存青色入于其肝。行之十年，东方老人来授以青真之经矣。次南向扣齿九通，而祝曰：南方朱鸟，丹霞太微。九道降烟，发布景辉。服食灵晨，饮以丹池。祝已，以舌舐下唇之外，取津咽之三十过，存液之赤气入于其心。行之十年，南极老人来授以景丹之经矣。次西向扣齿九通，而祝曰：西方上明，飞霞金液。服食太明，素灵之精。饮以玉酒，晨华启灵。使登虚皇，上升高清。祝已，以舌舐唇之内，取津而咽之三十过，存液之白气入于其肺。行之十年，西方老人来授以素符威神之符矣。次北向扣齿九通，而祝曰：北方玄滋，度云启胎。绿霞三升，紫盖苍晨。服食日华，饮以琼飴。祝已，以舌舐下唇之内，取津而咽液三十过，存液之苍色入于其肾。行之十年，北极老人来授以玄录宝明之符矣。次南坐，上扣齿九通，而祝曰：戊己之元，黄素五云。四霞紫清，八景九晨。二明激辉，七曜灵尊。和津灌气，服食中元。琳华亲胎，饮以醴泉。祝已，以漱满口之中，玄膺内外及舌齿之间、上下表里通匝，取津而随咽之四十过，存液之黄色入于其脾。行之十年，中央黄老君来授以黄气阳精藏天隐月逐绿章、青腰虎书矣。此五符者，皆可以一合而上升者也。夫玄与四老俱升者，则四极老人复一时俱降，同共上升，乃各随方而游，非一一先去也。然其次可以常行之，不必鸡鸣，平坐寂念、体神清闲皆可为之也。

炼精篇(鸡鸣而兴,咀嚼玉泉,外御百侮,内安三田)

孙真人曰:清旦未语之时,咀嚼玉泉而徐咽之凡二七过,于是叩齿十有四,久之,其精满矣,润乎一身。发欲常理,齿欲常扣,津欲多咽,气欲常清,手欲在面,足欲频行,耳欲常摩,目欲常搓。凡寅之时而导引焉,扣齿三十有六,以集其神,存想丹田五藏之色之象而一周焉。然后澄也,二息并绝,其念使其心常存于下丹田(行住坐卧常如此存心)。久之神气自住,诸疾不生。若夫怨怒忧惧烦恼邪之思欲奔竞,修真之大禁也,一动则元气损矣,此之谓内丹。阴施惠于人,此之谓外丹。

纯阳篇(太一之鼎,以酉为模,呼吸百刻,是谓神符)

黄帝游于青城之野,见广成子、岐伯、黄谷子而问道焉,于是得百刻之神符。纯阳子曰:刻始于一,而吾之息百二十有五焉。子午卯酉之时,其刻九,余八而已。盈乎百之数,则呼吸定于一。通乎昼夜,吾之息万三千五百,环周于身。于是经络血脉流行五十,营而内丹生矣。曰卯曰酉,二分之数也,其可不明乎。仲春之火太阳也,谓之火忌。于是察进退之理,以龙从虎,而神符斯至矣。盖吾以兑之金为泽,水生于金,金生于土,而为太一之鼎,是所谓酉模也,吾方进火焉,三千日而珠琳成。甲,胆也(子戌申午辰寅);乙,肝也(未卯酉巳亥丑);丙,小肠也(子申午寅辰戌);丁,心也(丑卯巳未酉亥);戊,胃也(子寅辰午申戌);己,脾也(丑卯巳酉未亥);庚,大肠也(子辰寅戌午申);辛,肺也(酉卯巳丑亥未);壬,膀胱也(子寅辰午申戌);癸,肾也(丑卯巳未酉亥);是所谓纯阳也。天地无之则万物不生矣,吾得之以为生成之方。壬为天机,丙为地纽。以六甲还天地终五之道,斯大道也。古之鼎有五,其大容水二升,其高五寸半,其名曰丹砂,按天地之元气也。容水一斗,其高一尺,其名曰秋石,按乎十干,皆九日而更焉。容水一斗六升,其高一尺六寸,其名曰白马,按日月之数日更焉。容水二斗八升,其高二尺八寸,其名曰白雪,按二十有八宿,旬有五而更焉。容水二斗四升,其高二尺四寸,其名曰黄芽,按二十有四气,亦日更焉。今之鼎有九。九,阳数也。鼎之实,金汞丹砂也。其大五升,随其形五日而更,九日而周。

道枢卷之十

华阳篇(日月之枢,天地之机,华阳著书,宪章其师)

华阳子曰:吾有返老还童之方焉,内丹就则真气生矣,外丹成则凡骨健矣。纯阳子曰:晨兴则咽恶浊之津以开其胃,呵心之气以搓其脸。夫心气者,升则为色,散则为脉,流则为血,凝则为膏矣。次以浓津涂其尺宅,内接真气,自然酖颜。夫欲采益下元者,则采龙虎之精,凝于黄庭而为内丹。内丹者,可以得长生者也。炼金石,补丹田,为内大药。大药者,可以不死者也。纯阳子曰:手搓脐之下以尽九九之数,复以左右手更换,兜其外肾,其数以九焉。及乎晡时,则咽气而搐外肾,收膀胱之气于丹田,纳心之气于下部。心,火也,当常降于下,默照如火轮之旋转焉。其验虽迟,其功大矣。故曰肾者气海也,心者神都也。保守无亏,搓之兜之,搐之咽之,左右手抱其脐,既困则卧而屈膝焉,以外肾与脐相对,自然下元坚固而交合内丹矣。凡交坎离者,必取其卯酉之时可也。交龙虎者,必取其子午之时可也。古之上圣,养阳不养阴,炼龙不炼虎,孰测其妙哉。夫用卯以交于坎离,于是闭息静坐,使气液相向,内滋乎五藏,外充乎四体焉。用午以交于虎,于是满口含津,使铅投子汞,丹砂凝结,采补还丹成矣。肾中生气,以气还肾,其名曰小还丹。心中生神,以神还心,其名曰中还丹。脑中生髓,以髓还脑,其名曰大还丹。龙虎交者小还也,内观者中还也,肘后者大还也。纯阳子曰:杀夫救妇,当寻其母,审五行之生克,随四时之盛

衰，可谓尽善矣。虽然，杀夫寻母，止可救补于五藏之不乏而已；引子杀鬼，止可抽泻本宫之有余而已。凡本宫之不足，当寻母而呵之，使气还于田。子母相生，般运炼形焉。太阴炼形者何也？以咽中取水灌乎四支，玉液炼形者是也。太阳炼形者何也？以丹中馭气焚于百骨，金液炼形者是也。阴炼阳其效迟矣，阳炼阴其功细矣。夫于亭午气王之时，静坐升身，鼻中出息，不厌其长也。气满而汗微出，其名曰真珠浴。午之后，气弱之时，偃卧运气于手足之间，而不凝滞，及其气满，则收还于丹田。再收，不厌其多也。将入丹田，频咽频搐，斯为妙矣。若夫肘后还精补脑之余，真水下降而用既济之诀，与夫还丹之余气上升而焚身，于时皆不可以用此也。金石可取为外丹，而客气终不为吾身也。坎离可采为内丹，而虚气终不能常用也。昔人取真阴真阳凝结而为内丹，于气之中复取真气还于黄庭。其行之也，当于亭午五气会合之际，注意采之。此乃赫赤金丹，一日自成，旬日进功，夺三百之期者也。辰巳之交，采肝之精英，其名曰青金丹。未申之交，采心之精英，其名曰红液丹。子午之交，采脾之精英，其名曰黄芽丹。戌亥之交，采肺之精英，其名曰西华丹。丑寅之交，采肾之精英，其名曰太微丹。凡有一丹，斯可以寿百龄矣。五丹炼聚，久视之法也。取真气以炼气，于是乎气中有气，其气生神，神在即形在矣。随大运以炼真气，随小运以炼元气，固可以长生延年者也。然未若一日而炼五气，十日而结大丹，绝念以守真息，留气以养元神。始在五藏，次余一宫，气中生神，炼神合道者也。周天火候之理，盖不一焉。闭息以攻病，胁腹以补衰，升身以通经络，按膝以健腰膝，所贵乎时日无差，进退有数，加减当理，抽添合宜而已。善炼丹者，以三昧之气依乎周天之运，五日一气，节次而进之，积之百息曰小成，千息曰中成，万息曰大成。午之前，炼形不厌乎频升而引也。午之后，炼丹不厌乎频咽而饮也。进火何以加减乎？始以乾者也，次以兑，终以坤；始以炼，次以两，终以斤；皆进火之理也。内观者何也？观己不观物，观内不观外者也。吾有观心之法，一念不生，如持盘水，湛然常清焉。吾有观天之法，终日静坐，默朝上帝焉。吾有观鼻之法，常如垂丝，鼻上升而复入，降而复升焉。内观之至也，则气入泥丸，神超内院矣。彼沙门入定，久而昏寂，止于阴神出壳而已。道家坐忘，久而顽着神气，岂能成就哉。故内观之法，以净心为本，以绝想为用，下心之火于丹田，不计功程，盖如达磨所谓一念不漏，自然内定而结元神焉。夫气胎息易行而难就者何也？为有妄识心者也。真胎息难行而易成者何也？为有清静性者也。胎息之诀，闭其所入之气，留其所传之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可也。于是有朝元之方：于子之时气生，及午而上朝于心。于午之时液生，及子而下还于肾。龙虎交而成丹，其名曰下朝元。以铅汞分胎以成其神，三阳上升于内院，其名曰上朝元。夫炼气而气见本色矣，炼神而神入元宫矣，以真火散其阴魔，于是丹就而气自朝焉，气真而神自朝焉。于午之前静坐，鼻之中长引其气，自合于中元矣。于子之前静坐，敛身咽气则自朝于下元矣。日出之前静坐，升身偃脊则气自朝于上元矣。何以谓之还精补脑乎？夫精在于肾，以气补之，可以长生者也。气在于心，以神安之，可以不死者也。髓出于脑，以真阴真阳补之，可以返老还童者也。若夫抽肾之气于肘之后，飞入上宫，是以真阴补之也。还其真气而内观，超于内院，是以真阳补之也。终日嘿嘿，忘虑绝机，二气互交，凝于髓海，是以阴阳补之也。真阴补之，其法不出丑寅之间，升身直腰，偃胸闭其双关而动焉。少者月开之，老者百日开之。开其双关而复闭其上关，开数如前。既入上宫，即既济矣。既济未济何道也？坎离匹配者，滋益五藏，未能成丹也。龙虎交际者，聚集五气而未能朝元也。惟丹成于未济，神会于纯阳而后成也。纯阳子为陆居神仙，长生不死者，坎离相交之功也。为纯阳上真弃壳升仙者，龙虎相交之功也。坎离之交在于离之卦，含津引气是也。阴中取阳，阳中取阴，可以长生不死而已。即日其丹成，纯阳之气生，则不比乎肾气之中有阴虎者也。即日其髓满，纯阳之水降，则不比乎心液之中有阳龙者也。上水下火，既济之义也。故无鼎中之真水，不可以制纯阳之气；无丹中之真火，不可以炼纯阳之质。一升一降，以阳炼阴，阴尽纯阳，于是阳神自聚，上朝于天宫，指日而出壳矣。

既济之法者，盖取午之前，前起后起，于焚身法中而用还丹咽法者也。出入分形者何道也？或以鼻之上垂丝，使升入天官焉；或以地涌起物象，使神离于本位焉；俱可以分形者也。或以鹤出巢而冲天门，或以龙出水而入碧落，或以三级红楼，或以七层宝塔，或以花村，或以枯木，皆可以出壳者也，是之谓调神升仙之法欤。夫人之始，即父母之精血而为肾。肾者丹也，即吾之身阴阳而为丹者，真丹也。丹成则真气生矣。至于真气足，而后始可以造化焉，升之炼形则腾举矣，留之炼气则奔壳矣。若无内丹，止用肾气之升，纳以求分形，则不过乎阴灵误出于天门，鬼仙之道也。保守肾气，取阴阳之粹凝而为丹，丹成气足，随时炼气，则元气朝而真神集矣。随方调神，神自成体，又何必调神之法，分形之像乎？学者患址不立而求分形之诀，纵或能出天门，而往来不熟，出入有差，冥冥真灵不能再入其身，是谓之咎，亦可悲夫。

观天篇（一气之元，以道为本。水火以交，阴阳以运）

冲虚子（本太上所论，冲虚子注释）曰：元气者以道为本，要在乎精勤于水火。水火者何也？心肾之气液相生者也。于是炼其阴阳，阴阳者何也？日魂也，月魄也，使之和畅而不失其度焉，金木相刑者也，因刑而成器矣。龙者阳而生于离者也，虎者阴而生于坎者也，此黄芽之名者乎。修道者有三界焉。首者天界之首也，是为上元天谷，泥丸之宫，万神之所聚焉，三万六千神之所经由焉，盖运用升降，般神入脑之路欤。大槌骨者，天界关也，升沉上下，往来循环之途，一撞可以达于天关矣。自下而升，是为辘轳之关，其中有药，是为黄芽白雪者乎。心者绛宫也，心安则神安，心乱则神乱，万神于是取则焉。其形丹凤，其名赤龙，盖属南方之火者也。以心之液炼肺之气，则为金膏矣。绛宫之后有太玄之关，血脏之府，何也？心之中生乎真水，真水者玄也，脐之下三寸，其名曰大海，内有龟蛇，潜藏元气者也。修生者能知所以呼吸，斯养真之本乎。左者肾也，右者命也。抱守元气，烹炼性命，煨阴以为阳，可以安乐延年矣。肾之中有神焉，未悟则谓之烈女，既成则谓之元君，未炼则为元龟，已炼则为白鹿，其二首四足者欤。大海有宝瓶焉，其藏真精，谓之九还七返不死之丹。后有尾闾之关，中有二窍通于辘轳，从尾闾而上。始运也过于太玄，再运也过于辘轳，斯一撞而通二关者也。左者文气也，右者武气也，上通于天界，左有青龙，右有白虎。此二气也，世之人于子之后、午之前漱咽其津液华池，然三关未启则为纳气于空寂，咽水于虚肠，何以得纳于极阳之首、泥丸之宫，而造化乎？必子之后，一阳初生，安罐下火，集阳神于内院，擒龙虎于壶中，此煅炼精华，驱逐鬼神之妙者也。人之一呼一吸也，其行各三寸，定其一息则昼夜行一万二千有五百息，而周于一身。定息般运，则龙虎之胎可以成矣。老子曰：知其母，复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子母相恋，同守于明堂，则内之神婴不绝矣。明堂者，泥丸也；子母者，阴阳之本也。其要何如哉？养其阳神，炼其阴魄，精以为气，气以为神，神以合道，功成行满，乃长生久视之道也。

观空篇（动或不挠，滞或不通，当究其极，以观五空）

希夷先生曰：欲究空之无空，莫若神之与慧，斯太空之蹊也。于是有五空焉。其一曰顽空，何也？虚而不化，滞而不通，阴沉胚浑，清气埋藏而不发，阳虚质朴而不止，其为至愚者也。其二曰性空，何也？虚而不受，静而能清，惟任乎离中之虚，而不知坎中之满，扁其众妙，守于孤阴，终为杳冥之鬼，是为断见者也。其三曰法空，何也？动而不挠，静而能生，块然勿用于潜龙，乾位初通于玄谷。在乎无色无形之中，无事也，无为也，合于天道焉，是为得道之初者也。其四曰真空，何也？知色不色，知空不空，于是真空一变而生真道，真道一变而生真神，真神一变而物无不备矣，是为神仙者也。其五曰不空，何也？天者高且清矣，而有日月星辰焉；地者静且宁也，而有山川草木焉；人者虚且无也，而为仙焉；三者出虚而后成者也。一神变而千神形矣，一气化而九气和矣。故动者静为基，有者

无为本，斯亢龙回首之高真者也。

太 清 篇(五行四象，修道之要，夫能知之，予以观妙)

修道者必明夫五行四象焉(四象者，一曰金翁，二曰姹女，三曰婴儿，四曰黄婆)，然后知阴阳升降七宝运用之理矣。五行者，五藏也。肝者木也，其干甲乙，其中有气，名曰青龙，道于夹脊之左，经络之上，流而入于其目，其化为泪。泪者真水之余气也。流而入于上腭之左，是谓金液者也。肺者金也，其干庚辛，其中有气，名曰白虎，道于夹脊之右，入于其鼻，其化为涕。涕者真金之余气也。流而入于上腭之右，是谓还丹者也。心者火也，其干丙丁，其中有气，名曰朱雀，道于心脉之络，入于舌下，其化为津，咽而入于心，其化为血。血者真火之余气也。流而入于舌之左，是谓神水者也。肾者水也，其干壬癸，其中有气，名曰玄武，道于前之经络之右，而入于其耳，流于舌之右，是谓华池者也。脾者土也，其干戊己，其中有气，名曰蜃蛇，道于后之经络之上，运而入泥丸，其化为涎。涎者真上之余气也。流而入于唇下，是谓黄芽者也。

金 丹 篇(以养其气，以炼其形，澄心绝虑，斯返真精)

邵君曰：夫欲行功，莫先养乎气。气既养矣，然后留精以炼形，则真精返而元气还矣。吾尝静居，澄心绝思，勿窒其心，而息调焉。于是为之导引，使四支通畅，取真水含养在于鼎。次开夹脊二十有四关，以内外之火焚其三关，此精气之要津也。坐久而气闭，以转火车三转，则金精斯起矣。数终乎九，然后以水火下至于丹田，其名有九，曰水火既济，曰坎离相交，曰夫妇相投，曰日月交合，曰乾坤混沌，曰金木相刑，曰龙虎相会，曰铅汞和合，曰阴阳匹配。行之则其气通流，身如浴焉。其形于是乎光泽。如此火车之运转，至乎八十有一，其数毕矣。凡于子之后，则其脐之下有火炎，炎冷疾除矣，毫毛之疾不能加也。吾试叙其工夫，一之日其心乱而烦，二之日谷气乱于腹内而有声，三之日精乱时有气出，四之日神气乱而昏。五之日真火逼乎三尸，其虫尽行；六之日脐之下热，是真火至于丹田，二火合也；七之日二胁鸣，真气周于腹；八之日水火交结，丹田与脐之下常动焉；九之日背脊热矣，关节欲通，真气渐升于脑。二九运真火至于上丹田，时有物下焉，状如雀卵，宜炼而吞纳焉。三九肾堂通于关节，气腾于脑，如水之寒。于是火车逆行，循环无定止。炼之如雪，而鼎之上，其寒飕飕然。四九神气清矣，鼻之中出入无滞。五九其数四十有五，神物见矣。六九华池水盛，灌溉百脉而不枯。七九关节鸣而幽通遍于其身，坐于密室，其体洒然如遇风，身中之气自然入矣。八九其体轻健，其精不泄，自然流转，在乎中央，是谓法轮之运转者也。于是九九八十有一，气脉通畅，其爪红鲜，除其绝阴，手足常汗，颜色改易。凡八者，其行不废，至于百日。少通运焉，则真汞真铅于是乎生，若犯乎房色，则有膨腹之疾。故色心未除，暮夜饮酒，不可行也。

道枢卷之十一

泥 金 篇(坎离相交，金水玄同，黄芽白虎，九载成功)

欲修身者，先明四象五行焉，次之究烹炼之方，下火三百八十四铢(一斤也)，九载成功，此至道也。黄芽者，铅之精华也。白虎者，汞中交合而见其形，归于真一者也。铅得汞而亲，斯从无入有者欤。汞得铅而入体，斯从有入无者欤。变转四象，不失五行，内外坎离，金木相配，数压卦爻，日月开时，混沌交泰，天地合而三才足矣。从子至午，修水火之运，伏想禁制，六周六甲，子七返之道毕矣。经曰：铅为君，汞为臣。铅药不真，其汞难亲；铅药是真，不失家臣。青腰使者，亦白将军，金合二姓，异族同群。白虎为元，黄芽作

根，变铅为粉，化汞为尘。阴居阳内，阳在阴巡。日盈月昃，寒暑以分。唯有我法，与道长存。故金丹十六两，可以变真矣。收黄芽筛之淘之，澄取而养之，其名曰金砂子，所谓金精者也。复以水银白砂子五两华池结成排垒，入于神炉，而固济之，养火五日。其火常五两，其药抽至一斤，入于神室以养之，九转于三田，斯成丹矣。修气者从冬至子之时，先之以沐浴，入于静室然香，东向平坐，闭目冥心，扣齿三十有六，次鸣天鼓三十有六。于是存想焉，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然后以舌漱玉液，相连咽之者三十有六，相续不断。既以存心在于下丹田，其神气集于一，其名曰水火相交，曰子母相守。必使其口鼻无出入之气，如入禅定，始为妙也。平旦至于午，而如斯焉。凡子之后，午之前，行止寝兴，惟存心在于下田，使其气相守。至四月六日，阳生既足，其神不散。至十月六日，阴生既足，一年周匝，其气乃成，结珠于下田，大如鸡子，而常动转焉。九年气足形圆，其光满室。十有八年，发黑齿生，寒暑不侵。八十一年藏府空旷，其气珠自下田而来脾之上，如日月相薄，吞而咽之，自然饱满，于是其气珠离于下田，而上结黄芽。一百八十年，其气珠上朝于泥丸，时转于顶，其足常浮，此上升之候也。自然身出五色之气，化为五色之云，浮于足下，腾空而起，入于崆峒之天，坐于退骨之台。冥心闭目，其玄珠从顶而出，化成一身，逍遥自在，是为真人。子者黑龟也，曰癸，曰丑。至艮者五月日所出也，寅者四月六月日所出也，甲者三月七月日所出也，卯者二月八月日所出也，乙者正月九月日所出也，辰者十月十二月日所出也，巽者十一月日所出也。曰巳，曰丙，曰午，午者赤凤也。曰丁，曰未。至坤者十一月日所没也，申者十月十二月日所没也，庚者正月九月日所没也，酉者二月八月日所没也，辛者三月七月日所没也，戌者四月六月日所没也，乾者五月日所没也。曰亥，曰壬。此法日月者，不可不知乎此也。凡欲修身者，于丑之时东向平坐，先扣齿，次鸣天鼓，各三十有六。乃用左右手抬脐之下者九过，其名曰三爻。用肩左右纽九过，其名曰返山。用左右手相抱左右舞者九过，其名曰舞玉。用其首左右视后精腭者九过，其名曰虎视金精。用其首前点者十八过，其名曰六爻上朝丹阙。用其首左右打肩者九过，其名曰掣摆金精。盘足而坐，想足板内水渐入精腭，穿于青宫，上入于泥丸，去前明堂，下穿于肺肝心肾脾内而过，如是者八十一过。行之九载，道斯成矣。此神仙换骨之法，上士延龄之方也。甲乙之日，瞪目行肝之气九口，而为三十六咽焉。丙丁之日，左右手叉抱后颈，行心之气九口，而为八十一咽焉。庚辛之日，行肺之气，左右手上托二十七口，而为七十二咽焉。壬癸之日，左右手叉抱其膝，行肾之气三十六口，而为一百八咽焉。戊己之日，行脾之气，撮口咽之十五口，而为二十三咽焉。肝者，东方甲乙木也。故肝之气名曰青龙，其气从后脊腭左脉而上，来入于神门。神门者目也。目中化泪，是为真木。泪之余气流入于左腭之上，其大如一黍，是为还丹焉。肺者，西方庚辛金也。故肺之气名曰白虎，其气从后脊腭右脉而上，来入于玄门。玄门者鼻也。鼻中化涕，是为真金。涕之余气入于右腭之上，其大如一黍，是为金液焉。心者，南方丙丁火也。故心之气名曰朱雀，其气从前腹左脉而上，来至于铁牛。铁牛者舌也。舌下至于心中化血，是为真火。血之余气流入于舌下之左，是为神水焉。肾者，北方壬癸水也。故肾之气名曰玄武，其气从前腹左脉而上，来至于般若船。般若船者耳也。耳下至于肾中化精，是为真水。精之余气流入于舌下之右，是为华池焉。脾者，中央戊己土也。故脾之气名曰腾蛇，其气从后脊腭左右而上，来至于泥丸。泥丸者脑也。脑化涎，是为真土。涎之余气流入于上下唇，是为黄芽焉。四象者何谓也？金翁者唾也，黄婆者涎也，婴儿者精也，姹女者血也。夫入一日一夜十二时，或夜长日短，或日长夜短，其十二时，时有八刻，刻有六十分，于是十二时者共九十有六刻，内有乾坤艮巽共四刻，余二十分四六二十四则为二百四十有八分，此通乎百刻者也。凡一口气出入，其长三寸，故一口气为一息，一息为火一铢，二十四息为火一两，三百八十四息则为火一斤，一万三千五百息则为真火三十有五斤二两十有二铢。一时之气，其长六千七百五寸，十二时则为长八万一千寸矣。昼夜百刻之中，于是定二八

之门，烹炼大丹，假七物以成七宝，斯有八阴八阳之图焉。子者八刻，阳也，黑龟也。丑者八刻，阴也。艮者一刻，阳也。寅者八刻，阳也。卯者八刻，阴也，青龙也。辰者八刻，阳也。巽者一刻，阴也。巳者八刻，阴也。午者八刻，阳也，赤凤也。未者八刻，阴也。坤者一刻，阴也。申者八刻，阳也。酉者八刻，阴也，白鹤也。戌者八刻，阳也。乾者一刻，阳也。亥者八刻，阴也。老子曰：修身者先养神，养神者先养气，养气者先养脑，养脑者先养肥，养肥者先养精，养精者先养唾，养唾者先养水。水者华池之津液，元气之精者也。水在于肺，化为唾，其色白，象金也。常为心脉所灼，故其唾流于心，化为血，其色赤，象火也。常为肾脉所克，故其血流于肾，化为精，其色黑，象水也。常为脾脉所侵，故其精流于脾，化为涎，其色黄，象土也。常为肝脉所克，故其涎流于目，化为泪，其色青，象木也。脑有二脉，下连于脊腠，降至于脐之下一寸有三分，其名曰气海。海者，神气精所盛者也。故曰水能养万物，水竭万物枯矣。若夫元气未通，则难穷妙用焉。元气者，人之性命也。其性属脾，脾出于意，意发而心难留者也。夫能适正，则识性矣。真五行烹炼者何也？地，三也，白虎也。天，三也，赤凤也，黄婆也，黑龟也。风，三也，青龙也。山，三也。真五行八卦者何也？地，三也，白元也。天，三也，赤龙也，中宫也，玄龟入海也。巽，三也，青蛇也。山，三也。内八卦真五行入鼎者何也？坤，小肠、肺、大肠也。乾，心也。艮，肾也。巽，肝、胆、膀胱也。夫身者神气之虚宅也，气者神之父也，神者气之母也，神气存则长久矣，运至于元根则成圣矣。修身者必明五行，晓八卦。吾用火三百八十四铢，内以应乎卦爻之数也。然八卦者，从肝起焉。肝震为雷，胆巽为风，心离为火，小肠坤为地，肺兑为泽，大肠乾为天，肾坎为水，膀胱艮为山。于是肝生七子，卯震青龙之位焉，是为胆。常心丰，小肠豫，肺归妹，大肠大壮，肾解，膀胱小过。于是胆生七子，巳巽风之位焉，是为心。家人小肠观，肺中孚，大肠小畜，肾涣，膀胱渐，肝益。于是心生七子，午离朱雀姤女之位也，是为小肠。晋肺睽，大肠大有，肾未济，膀胱旅，肝噬嗑，胆鼎。于是小肠生七子，坤之位焉，是为肺。临大肠泰，肾师，膀胱谦，肝复，胆升，心明夷。于是肺生七子，酉兑白虎之位焉，是为大肠。夬肾困，膀胱咸，肝随，胆大过，心革，小肠萃。于是大肠生七子，乾之位焉，是为肾。讼膀胱遁，肝无妄，胆遯，心同人，小肠否，肺履。于是肾生七子，坎真武之位焉，是为膀胱。蹇肝屯，胆井，心既济，小肠比，肺节，大肠需。于是膀胱生七子，艮之位焉，是为肝。颐胆蛊，心贲，小肠剥，肺损，大肠大畜，肾蒙。此内八卦各七子，六十四卦亦各七子，而成七夫七妇，斯乃七返者也，其名曰七宝。七宝者，气也，血也，精也，津也，液也，涕也，唾也。用真火三百八十四铢，炼之九载而成功矣。吾有真五行入鼎之图焉。乾坤艮巽者，四隅也。北者，坎也，黑龟也，亥子丑属焉。亥之卦曰坎，曰震，曰坤，曰兑。子之卦曰节，曰贲，曰小畜，曰复。丑之卦曰大畜，曰解，曰鼎，曰临。东者震也，青龙也，寅卯辰属焉。寅之卦曰大有，曰既济，曰常，曰蛊，曰同人，曰咸，曰渐，曰泰。卯之卦曰晋，曰革，曰睽，曰大过，曰无妄，曰讼，曰大壮，曰小过。右水而左风，盖艮巽居其隅者也。南者离也，赤凤也，巳午未属焉。巳之卦曰乾，曰艮，曰巽，曰离。午之卦曰遯，曰豫，曰旅，曰困。未之卦曰遁，曰屯，曰家人，曰革。西者兑也，白虎也，申酉戌属焉。申之卦曰否，曰师，曰损，曰随，曰益，曰未济，曰归妹。酉之卦曰明夷，曰需，曰颐，曰蒙，曰蹇，曰升。戌之卦曰观，曰中孚，曰剥，曰丰，曰噬嗑，曰谦。右地而左天，盖乾坤居其隅者也。处于静室，握固扣齿三十六，望日初出大步者九，饮其日华者十八（十八口），从天门而入焉。月出亦如之。可夺天地造化之机，助于金丹，资于神气。

金 碧 篇（道之要妙，莫大元一，能键其关，生死之宅）

扶桑紫阳君曰：元气者，包十二徒者也。口者藏之门户也，舌者藏之关键也，三关出入之城，六府去来之户者乎。五味甚则齿劳而口爽，磨喉而消胃，肠淡而心烦，是以塞兑闭关而守其中者为可也。鼻者窗牖也，窗牖靖则神思安，神思安则清静矣，百关调则长生

矣。心有九用，以驱九窍，圣人获寿而安志者，保其心也。大肠一丈有二尺，中元气之府也，食满则立，食空则倾，厚则无疾，薄则消形，是以圣人欲厚其腹，腹厚无滓，则不死者也。厚腹者何也？弃味者也。小肠八尺，津液之源也，中连百关。故大肠者洞也，小肠者穴也。塞洞闭穴，则获长生矣。心之气至于肾而合于耳，故多听则劳心，塞聪则志靖也。肺者津液之府也，五藏者顺之则康，逆之则病，乾之则热，湿之则冷。大饮食在脾，消熔在胃，是以脾受阳息而左摇，胃受阴息而右动。胃闭则人死，脾摇极则魂丧矣。呜呼，五藏由脾者也，生死由胃者也。胃安者，在胃息味而已。五藏者，安之从神也，摇之从气也。气满则神安，神安者长生之道也。道莫大乎元一。元一者，元气也，是生死之门户，掩闭之关键也。魄者阴也，魂者阳也，寤则主其魂，寐则主其魄。是以真人不梦者，守魂而静魄也。不灭者，守魂者乎。不思者，静魄者乎。如是则真气常存而不死矣。欲安其身者安其心，不安其心则丧其真，故安身者存真者也。真人化胎而起骨者，其气也哉。金石之要，不越九一之数者也。吾有龙虎之诀曰：宛宛青龙，举世难逢。沉浮不定，往来无从。下则九泉，高则太空。得水则变，举西则东。阴极阳化，阳为阴功。神之为首，水之为蒙。阴变为阳，其神即通。吹而雾起，变而靡踪。九九转合，三三道融。白虎夭矫，东厌龙西。虎之势力，千牛可齐。遇乎青龙，须臾首低。龙经九火，虎伏弗迷。自柜眷入，为夫为妻。龙不水则不变，虎不火则不摧。水者龙之窟，火者虎之媒，自然从之，和合如泥。龙飞于天，虎悲而啼。朱雀之诀曰：朱雀火精，火不在城。火化为土，白虎凝形。赫赫炎火，斯须不停。制之有法，定之无名。青青白白，异草殊英。为黑之初，为白之灵。一左二宫，徘徊神迎。火盛在城，火而有荣。岌岌嵩嵩，木高自荣。欲入不入，乍黄乍青，忽黑忽紫，失成不成。定心锁志，其路自平。玄武之诀曰：有神有文，如雨如云，能凡能圣，如人如真。入火不改，跨水为邻。九龙之路，八民之津，还丹之首，金液之宾。为君为臣，失我亡身。去则汞去，来则汞臻。如塵之积，惟海是珍。服之者死，炼之者生。或为之离，或为之阴，得火一圣，拒水二金。还丹事毕，保之在心。四事归三之诀曰：九鼎之数，四事之功，同归于首，九章之从。八八还九，还丹之踪。玄武者龙之使，朱雀者虎之童。逢其法象，八合四通。六六积意，可阳可阴。为心为肠，乃为黄金。六合地数之诀曰：玄黄之道，天地之章，其九为数，其阳为长。互变万物，天地全藏。为一为三，其来遂彰。八节之数，大乎必强。一一九九，炜炜煌煌。清浊立至，日月之旁。一七五三，为纪为纲。感在其内，施而外昌。地合天数之诀曰：龙虎之道，天地之经，日月之数，必在著明。自于此门，以取阴阳。地数之道，四六之常。自明其阴，假阳而从。阴化为阳，其光朦朦。地连于天，与日月同。于兹大功，地数之踪。阴阳消烁之诀曰：阴去阳薄，天道交矣。八九既还，其阳返矣。有阳之中，达生九数。感阴阳之气，混沌九分，而成九鼎。九鼎数毕，黄金成而还丹就矣。八卦还丹之诀曰：乾为天，坤为地。化地为天，铅成一乾。从一展转，阳坤体全。九鼎神水，玄中又玄。丹从火化，水为阴坚。华池坤舍，神水丹船。一左三右，去来三边。阳大阴小，去阳还丹。八七六五，华池舍安。三五之数，五行所迁。八卦之首，乾坤往还。出入虚无之诀曰：天地之数，阴柔阳刚。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化阴为阳，化阳为阴。阴阳反覆，忽浮忽沉。日月四气，天地交侵。一往二至，为癸为壬。出入虚无，圣化之心。无师之诀曰：分两差阻，时日不亲。沉浮不见，上下乖分。离离在似，恍恍来闻。成我之骨，长我之魂。不丧其身，与天为邻。八石之诀曰：八石之化，四来之风，九极之真，来往可侵。道冀在腹，时任于道。存阳为阴，返覆遮胃。分天入地，由于八石。金粟银泥，变增立至。硝磺合之诀曰：二物得气，阴阳合从。八往九入，其来莫从。三生九沐，上下和同。天地之道，日月咸通。顺法天理，二石之功。雌雄运动之诀曰：天附日月以为明，四气以为序。广移八节，逮附六阴。多施则刚矣，列半则雌雄之道也。故还丹之数，共二阳而为二阴，同为大用以安四极，生于九鼎而一阳伏焉，九事之变化者也。汞合太阳之诀曰：举代之圣，莫比水银。生也为石，化也为珍。在火为宝，而与鬼邻。出入圣道，潜通真人。义合八节，众仙所钦。

铅锡成功之诀曰：铅汞合道，体本得真。日月之大，天地之神。九鼎之初，同得清平。金液之宅，清浊以分。金舍丹户，四象之心。铅金液之诀曰：五金为世之珍，成液也为世之神。得阴水而合玄武，感造化而为至真。存大者自小，阴化者阳新。如得其汞，斯为真人。汞也见暖则化，见水则分。白铅液之诀曰：紫洞玉津，其神通天。还丹之首，八卦之先。大为之阴，复为之阳。日月之数，其道独彰。铁石铜化，□□□□。神液之诀曰：五累是附，三三同归。为一为先，天地之基。天何自得，金石毗毗。欲入不入，三四加之。从七从八，亦能依之。九九之道，二四分之。其原虽异，功归一歧。总前液之诀曰：守一阴而知一阳焉，运五行而使元气焉，知气息而化滞形焉。金液之法在乎九泉七石，九泉七石者，在于华池也。华池生乎五金花，五金花成乎九鼎。于是玄武北走，朱雀南飞，白虎坐伏，青龙大驰。还丹之事毕矣，故阴化而阳。绝者斯死矣乎，真存而阴阳不绝者，斯真入乎。

道枢卷之十二

还 金 篇（乾坤之祖，宇宙之灵，中有至精，在乎窈冥）

海蟾子（刘昭远，燕人）曰：金丹者，天地之气，宇宙之灵也；乾坤之祖，日月之精也。其乃恍惚之中，括在二仪；杳冥之内，包含一物。配甲庚，定离坎，绝水火，布炎凉，列君臣，走龙虎。使阴阳还铅汞，区分有定，节候无差。九转则为金液，三年则为琼丹。故吾所谓还者，还返七源之妙有，明九转之天关者也。金者，朱汞之真铅，黄芽之真液者也。于是乎有灵之九神，无为之一主，皆萃于此书焉。诀曰：交加南北合西东，造化流源夺禹功。一马骤归三岛外，六神长在五湖中。烹煎炉里收丹雪，涤荡华池散黑风。闪电激开光世界，夜明方见是真龙。至游子曰：深乎其言，此还丹之微妙者乎。

還元上篇（元气之始，如泰之大。钟则形聚，离则形坏）

人者，三才之一也。天未尝崩也，地未尝陷也，而入之死者林林其多，何也？人者其灵，寿共四万三千二百余日，其神三万六千，元阳真气其重三百八十有四铢，内应乎乾☰，而皆不知保，使之散焉，所以中道而人阙也。乾者，六阳具而未之动作施泄也，如是能修行焉，真仙之道也。自年十有五而至于二十有五，施泄不止，则其亏四十有八铢，存者其应乎遯☶。嗜欲之甚，加十岁焉，其亏四十有八铢，存者其应乎遁☶。又不知养焉，加乎十岁，其亏四十有八铢，存者其应乎否☷，天地之中气也。又不知养焉，加乎五岁，其亏七十有二铢，存者其应乎观☶。又不知养焉，加乎五岁，其亏九十有六铢，存者其应乎剥☶。又不知养焉，八八六十四卦之终也，元气尽矣，其应乎坤☷。坤者，纯阴也。惟安穀而生，其名曰苟寿。虽然，有明师焉，示之玄门，犹可幾于道矣。黄庭经曰：有二十年犹可还。盖谓此也。吾于日南至之后，窃天地之正气，谓之升日，北至谓之降。曰年，曰月，曰日，曰时，其中俱有阴阳焉。岁则二至也，月则二弦也，日则子之后、午之前，于时亦然也。于是依法补之，可以返阴而还阳。夫百岁之木，液漏枯竭，吾取木之稚者接之，则更茂矣。人岂异于兹哉，夫能固气养精，精以养神，神不离体，气乃常住矣。若夫得明师授之以诀，从而修之，时加乎子，执节而转天罡。其修金鼎，修之一年，元气增四十有八铢，其应乎复☰。修之二年，运乎赤龙，承春之气，其雨蒙蒙，海水腾于蓬岛，金鼎既开，其用巽风，其增四十有八铢，其应乎临☴。修之三年而二气交矣，鼎中之腾耀明矣，龙吟虎啸，魂掣电奔，其增四十有八铢，其应乎泰☴。泰者，立春之象也。行之弥勤，其增七十有二铢，其应乎大壮☴，其火之光盈矣，赤龙出而风雷繁矣，壶中之日月延矣，鼎之中涌乎碧波矣。大壮者，立夏之象也。于是邪气不入，其增九十有二铢，其应乎夬☵，于是制白虎而锁青龙矣。六年绩用乃成，内复应乎乾，于是火光赫然，其炉红矣。于子午之时，识乎真龙虎而可以

任意分之矣。然修真之要，在乎去贪嗔爱欲。既修之也，一年易精，二年易髓，三年易骨，四年易筋，五年易发，六年易形。内气不出，外气不入，其名曰真人。

还元下篇

至游子曰：易之道其精微乎，古者为卦，或以二三四焉，或以三四五焉，此互变者也。至人修真之方，则以上九为首，初六为足，二三四五为体焉。六爻之变转周流，如荣卫之行于四时者也。然则六十有四卦之数，合乎天地者也。吾能用其数，则与天地一矣。夫人所恃以生者形也，形所恃以存者气也。气钟则形斯聚矣，气离则形斯坏矣。能知所恃而养之者，其惟易欤。吾之居处欲静，茵欲厚，衣欲适时之宜。于是或于冬至，或于日甲子焉，子之后，披衣东向，趺坐而静，东向者取乎生气也，扣齿三十有六，以左右手相摩，俟其热，以手拭其目。斯须以手掩其耳，中有细音如钟。如是者三，然后以左右手上摩其而至热，徐运其舌，擦乎上腭者十有二，擦乎下腭者十有二，擦乎齿之外、上唇之内者十有二，擦乎下唇之内者十有二，其名曰赤龙之耕。俟其津生即漱之满其口，至热则分三咽之。凡一咽必取内气。内气者，闭口以取于鼻中者也。送于脐之下丹田，想之若鼎，而送气入其中焉。然后复想心之火如焰，下垂而烧其鼎。故三十有六息，是为一阳之爻也。次又如前，以再擦焉，仍漱咽焉。二十有四息，是为一阴之爻也。如是者五焉，积为五阴之爻，其名曰复。复之卦既终，于是定息少时，想其气如黄云，盘旋于脾胃之上。良久想其气复至乎脐之下，其变黄上，覆乎鼎之上。然后栉其发，其数逾百，卧少顷。如是一日之功毕矣。月为一卦，周而复始。月至乎子，复之卦也；月至乎丑，临之卦也；月至乎寅，泰之卦也；月至乎卯，大壮之卦也；月至乎辰，夬之卦也；月至乎巳，乾之卦也；月至乎午，遯之卦也；月至乎未，遁之卦也；月至乎申，否之卦也；月至乎酉，观之卦也；月至乎戌，剥之卦也；月至乎亥，坤之卦也。

玉壶篇(金丹之要，神水华池。载言其用，水火之资)

中条子(名章，不载其姓。以其后隐于中条，故以名)尝闻金丹之要在乎神水华池，而未通其旨。其后遇太一真人(名元龟)于岱宗，示其秘曰：石何坚兮水何柔，相应五行何日休。焉知淑女数沉没，石坐土中水泪流。因曰：子知华池乎？华者火也，池者水也，乃天地之橐籥者也。中条子曰：金水五行华池，有何作用乎？太一真人曰：万物者，自然负阴抱阳而成焉。若无日月之精气，阴阳之成熟，则安有生育哉。且夫人之生，在于胎中，亦二气相感而成者也。十月阴阳满足而后生，其真性盖如砂中有汞，生于真金。则知金丹妙用其在于阴阳，而后成铅成汞者也。明五行，辨气候，寒暑相交，阴阳互用。阴得阳而成熟，阳得阴而起伏，此还丹之要旨也。夫木有坚虚，物有甘苦。虽同阴阳之气，其性有异焉。故金丹亦应于日月之玄象，龙虎起伏，水火运用，得四时之正候，则有大功矣。中条子曰：铅汞何所作之乎？太一真人曰：铅白虎也，汞青龙也，然非人间之物也。汞生于金砂，金砂产于铅，长生之宝也。此道也，必择道德慈慧者传之。若夫豪横害物，贪爱妒能，狠戾恃己，挟势凌众，位高傲下，耽好酒色，慳吝无舍，不可传也。中条子既得其道，逾二年复见里阳尉曹之僮名婴儿。僮者，太一之隶也，将以成就中条子焉，谓中条子曰：参星者水也，白虎之精也，下而为宝。知而炼之，可以为还丹者也。房星者木也，青龙之精也，日月作水火，偶合为夫妇，会之者同归，隔之者难趋。故金铅汞汞丹砂者，跻圣之宝也。中条子怦然大惊，遂告以太一真人水火之诀，僮曰：此太阳之精髓，转换天地，驱役鬼神者也。修之则云兴风起，龙虎相交，变易潜通，五行相得，非天人莫能知也。中条子曰：仆之药何时可成乎？僮曰：炉成一阳起，纯阴毕矣。天地二气，分于南北，阴阳为位，掌握中间之日月焉。僮并授以太一玉壶十章，其要曰：房曰青龙参白虎，日月朱雀是玄武。欲知大道玄元基，须得中央戊己土。房，参也，日月也，皆所谓铅汞者也。

大 丹 篇(神气为药,天地为炉,观乎刻漏,合易之符)

易成子(彭仲堪,天台人也)尝遇至人,谓曰:无为之道莫过乎金丹,得道必由乎金符焉。故采金于丽水,求玉于昆岗,而后可也。易成子知其要,于是著录其言曰:大药者铅汞也,铅汞之本体,假乎五行之炼化,因分汞以成铅,故铅者五金之母也。铅有滓,五金近之而枯黑。然白金者,自于铅砾之中,以水火烹炼而成真。是以金汞相和,即柔伏如泥矣。铅汞者,父子也,相见则复为夫妇焉,相制之义也。两相眷恋,终乃不去。若夫汞逢金而住,烹铅见金,炼汞不去,斯乃大药者也。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知铅汞本根一体,盖一生二者也。各居一方,亲亲之义也。经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谓此坎。于是知铅汞者,阴阳也,浮沉也,一体而二物者也。夫人之生,以神为根,血气为本,行道者则以神气为大药焉。铅汞者,金丹也,古人以为至极者也。不知金丹而惟守房中之术者,寿虽可至百岁,而不可得仙。何也?以其无神也。铅汞者,日月也。日月者,水火也。水火者,龙虎也。龙虎者,阴阳也。阴阳者,天地也。天地者,乾坤也。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也。乾传曰:有六时乘之位。何也?有天时,有地时,散而为三,综而为一焉。歌曰:二八子兮三七亥,四六戌兮五酉兑,正九五兮十腊寅,十一太冲合卯内。此天之十二时也。又曰:五更二点正九月,兔鸡五漏四声彻。三七平旦是寅时,四六日出寅无别。五月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月四更。二点如逢十一月,四更初已上寅时。明晓示此地之寅时也。夫太阳之躔二十八宿,一昼一夜行乎一度,一年一周天,有一分二厘焉。星辰日月者,东流也。天道者,西转也。天一昼一夜而周天,是为三百八十有四度焉。太阴者,一月有四节,自朔至于十五日,有一迟一疾;十六日至于晦,亦一迟一疾。不合则不为朔,不冲则不为望。其迟也,日行十二度;其疾也,日行十四度七十四分半。其平行也,十三度三十有七分。行道者必视日月行度,躔次盈缩,五行经纬为之先也。何也?四时有节符,五行有终数,得其道,斯明太阴之法焉。太阴者何也?离己日精也,坎戊月光也,故铅汞者乾坤也。乾为父,坤为母,得父之气者成男,得母之气者为女。乾坤共生六子,此之谓也。六位者各以三十为节,二三而六,是为三百六十,此三十辐共一轂之道也。甲者十五日,其月满,乾象夕见者也。乙者三十日,盖月之晦,是为丧朋,坤象也。丙者八日,艮之象也。己者离也,日也。丁者二十三日,兑之象也。庚者二日,得朋,震象夕见者也。辛者十六日,平明见,巽之象也。壬者其虚位也。戊者,坎也,月也。癸者其虚位也。此道也,归乎土者也。甲乙七终归子己,庚辛七终归子戊。戊己者,中宫之鼎也。于是成于甲乙,终于乾坤二体者乎。日行黄道,月行赤道。刘洪曰:乾象有九道。太阳者夏至,极北而南,出寅入戌。冬至极南而北,出辰入申。天轮左转,昼夜一周天,凡三百八十有四度,度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有三十步。冬至之后入于盈,夏至之后入于缩。易成子曰:道其在斯乎。铅汞者一也,一者五行之始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行也。五行各有五,五五是为二十五焉。天有五行,地有五行,二位相得而各有合,共成五十。此天地五行、十二位、三元阴阳,气之极数,周而复始者也。圣人知一为铅汞,故抱一修行,用四十九日而圣胎成乎。地雷复之卦,是为五阴之下有一阳者也。复卦曰:七日来复。其见天地之心,是以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则四十九日而七魄绝。此来复之数,阴阳之极也。天地者五行也,而其生成各无偶数焉。乾,阳物也,配数以奇。坤,阴物也,配数以偶。五者生数也,十者成数也。生者相生也,克者相成也。铅汞者,其通于阴阳者乎。乾坤者,日月也。日月者,易也。有易则有乾坤,有乾坤则有易,有易则有复卦,故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者,铅汞也。有两仪则有四象,有四象则有八卦。若无铅汞,则乾坤几乎息矣。昼夜十二时,凡一百刻,共六十分。一时者,八刻也。惟辰戌丑未属土,谓之四季。每辰各九刻为一时,以四季辰各一刻分为六十分,以十二分配于四孟辰,以二十分配四仲季辰,以二十分留于本位。故各八刻二十分为一时,每一刻得一百十五息,八刻是为

九百二十息。又分得仲季辰二十分或四十息，共九百六十息，此一时也。岐伯曰：一呼一吸，是为一息，故分则算分焉，刻则算刻焉，时则算时焉，息则算息焉。于是十二时共得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息，合于乾坤大衍五纪极策之数者。今因一百二十息为之准则，作一百刻自然，契合昼夜十二时、阴阳橐籥之大数者也。阴阳之火候者，一日所用铅汞者，何如哉？策衍大数八十有一日，计炭一万一千六百六十四两，共得一百八者凡一百八焉（一百八一个一百八）。仍得八十一者，一百四十四焉。一年者三百八十四日，除二十四气坎离运用有二百六十日，计用炭五万一千八百四十两。共见一百八者，四百八十焉。八十一者，六百四十焉。故一年之炭得九年之日，三年之炭得二十七年之日。一百二十日者一转也，一年者三转也，三年者九转也。采丹有法焉，以铅作钩，故铅有钩有竿有线，有饵。有钩无竿不能钓矣，有竿无线不能垂矣，有线无饵则鱼不出浮矣。火候有炭，炭者扶桑之木所烧而成也。坎者子也，艮者丑寅也，震者卯也，巽者辰巳也，离居中而无所直焉。坤者未申也，兑者酉也，乾居中而亦无所直焉。转而观之，斯见天地六十四卦矣。观月令，斯见天时矣。十一月之日在箕，昏东壁中，旦轸中，斗建于子，位之初也。巫咸经曰：斗在华盖之下，其下有天罡星，星之下有勾陈星天皇大帝。一星在勾陈口中，正对大帝星焉。斗为帝令，其一曰天枢，其二曰璇，其三曰玑，其四曰权，其五曰衡，其六曰闾阳，其七曰瑶光。斗有九星，其二不见焉。吾于是下为坛三层，上水下火者也。易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又曰：云从龙，风从虎，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学者见之，道如反诸掌矣。十一月者复也，是为初九，火起七两。十二月者临也，是为九二，用火十四两。正月者泰也，是为九三，用火二十一两。二月者大壮也，是为九四，用火倍之。三月者夬也，是为九五，进火者也。四月者乾也，是为上九，亢龙者也。五月者遯也，是为初六。六月者遁也，是为六二。七月者否也，是为六三。三者皆当退火者也。八月者观也，是为六四，抽火可也。九月者剥也，是为六五，退火可也。十月者坤也，上六，退极者也。此水火之要诀。易成子歌曰：铅汞乾坤事似麻，更于何处觅河车。九流只会砂抽汞，仙者能烧汞作砂。

道枢卷之十三

指玄篇（非物非色，孰窥其端。往有所归，三田之丹）

纯阳子曰：道源既泮，以生有象。于是有玉清圣境焉，元始居之。其次有上清真境焉，元皇居之。其次有太清仙境焉，太上居之。其下有太无之界、太虚之界、太空之界、太质之界。太质者天地混沌之初，其色玄黄，如鸡卵悬于太空。南宮飞仙曰：进十万八千里，历八百劫不能出境界之外。夫惟知玄之旨，则一超人乎三清矣。混沌者，犹人受胎之始也，三百日而形生人矣，吾之丹三百日而气生神矣。天如覆盆，地如盘石，阳生地中，暗负阴体，不入于纯阳之际，至天为难也。阴生天中，暗抱阳质，不入于纯阴之外，入地为难也。冬至而阳生，积十有八旬而至于天。夏至而阴生，积十有八旬而至于地。一升一降，周而复始。达此者，可以等天地矣。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人之心肾相去八寸四分，则传送升降之理一也。日月其广八百四十里，日行乎乾，月行乎坤。日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而明。清明者其气也，精华者其质也，阴阳者其道也，乌兔者其象也，卯酉者其路也，昼夜者其度也，交会者其用也。吾法诸日月，可以阅浩劫矣。肘后三关，其犹海外三岛也。不出三岛，不得谓之仙矣；不出三关，不得谓之道矣。背飞金晶以入于顶，不止还童，而又退火抽铅焉。洞天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其在虚无杳冥之际乎。周以十二山，有上中下三等，其数则三十有六也。其犹人之神官上田焉，返复二田，气与神交，则吾之洞天也。夫道生天地，而人亦道之所生也，顾为七情乱于内，六欲诱于外，重楼浩浩而生于上，金龟续续

而泄于下。吾之气也，八百一十丈，九九而损之，始乱而病、弱而老、绝而死矣。生不能养，盛不能聚，散不能收，衰不能补，为可哀也。吾有龙虎焉，非肝之青龙，肺之白虎也，是出于水火之中者也。纯阳子曰：吾得于崔子（名希范）之言，而后知龙阳也出乎离，虎阴也生乎坎，二者会而为道本焉。其故何也？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颠倒术，龙从火中出焉。龙者，心液正阳之气也。虎者，肾中真一之水也。是之谓玄中之玄，真阴阳之粹质，在人则生人，在己则生神者也。心液之火者，非存想之虚气也，非呼吸之妄用也。吾有真火三焉。心者君火也，其名曰上昧；肾者臣火也，其名曰中昧；膀胱者民火也，其名曰下昧。聚焉而为火，散焉而为气。升降循环而有周天之道，其数二百有六十铢。而有周天之度焉，天之气五日一加者，气之候也。吾之修炼，五数一进一退者，火之候也。纯阳子曰：以火养黄婆。黄婆者，脾胃之余气也。海蟾子曰：火神不可使之飞也。金晶者，肺之精英之气也。方传在于肾，造化未尽，输于泥丸之宫，故曰肘后飞金晶也。还丹者非物也，非色也，三田之丹也。还者，既往而有所复归也。三田者气所生也，气藏于中田而生神，神藏于上田，既藏而不可失也。火之候历乎三百日而不差，则内丹成而纯阳生，以炼五藏，于是五气斯成神而升仙矣。又何必颀颀于还丹，始固其形哉？还丹者，固形者也，其亦有时而不固矣。木之既济为炭，炭之寿百年。土之既济为砖，砖之寿千年，而况于人乎？达真仙之道，用功不已，则可入于大道，炼气而成神矣。夫欲内观起火以集神者，有丹而后可为也，无丹者徒妄想而已。炼神合道。道既成矣，则静坐默想，从心地涌起，数足则自然弃其凡躯而上升矣。火以炼丹，火至则丹凝结矣。以之炼气，火至则神显象矣。火足神灵，自然与道合真，静中若飞焉。及乎神合道成，忽然化为火龙，飞上天门。始乎一步二步，次乎三里五里。入而未出，形神俱妙者也。出而不入，弃质升仙者也。夫调神出壳有效矣，不可寄躯入而不出，循游往复，传道度人，功行俱全，则入洞天者也。

归 根 篇（天隐之书，根于理性。善保丹田，以至复命）

正一先生既得天隐子之书，读之三年而悟，修之三年而身心闲矣。复逾三年，天隐子告以存想之要，而后知归根之妙焉。正一先生曰：人之根本，由乎丹田而生者也，能复之则长寿矣，故曰归根复命焉。观夫灵识者，本乎理性。性通则妙万物而无穷，故曰理性妙焉。吾能知夫呼吸由气而活，故有吐纳之诀；津液由水藏而生，故有咽漱之方；思虑由心识而动，故有存想之要。若夫荣卫血脉者，寤则行于外，寐则行于内。寤寐内外更相养，然后能致和平矣。时自子而至于午，先平卧焉，展舒其四支。次起身而导引，使喘息调而定矣。乃扣当门小齿而小鸣，后扣大齿而太鸣。以左右手摩其面，俟耳也目也暖畅焉，复端坐蟠足，以舌搅于华池。俟乎津液之生而漱之，默计其数，及乎三百而一咽之。每其咽也，须呼定而咽，咽毕而吸，如此则所吸所咽皆顺下于丹田矣。凡子之后，午之前，食消而心空，可以漱，可以咽，无计其数，意尽则止焉。于是五日为一候，焚香静室，存想其身，从首至于足，自足至于丹田，溯上于脊脉，入于泥丸。所想黄气纷然如云，直贯于泥丸。想毕，则复漱咽焉。而以左右手掩其耳，搭其脑，如鼓之声者三七焉。伸其左右足，端坐俯首，极力直颈，左右手握固叉于二肋之下，接于腰枕之骨旁，乃左右耸其肩，闭息顷刻。俟其气盈面赤，则止。行之者七，则气从于脊脉上彻于泥丸矣。此修养之大纲也。于是又有要妙焉，吾与天地之真气宜契而同运，吾能识气之来，辨其所往，可以与天地长久矣。其法起于冬至子之时一阳始生，或迟或速，俟其气来，则运吾之气，适与天地之气皆作。次之日，复候此气而消息焉。此神仙至精之道也。三百有六十日运其气，适与真气合其行之，至于二三焉，则体益清和。久习之，则神仙不难至矣。

鸿 蒙 篇（至神无方，至道无体。抱朴守静，允契于理）

鸿蒙子（张无梦字灵隐，隐天台，真宗时人）曰：国犹心也，心无为则气和，气和则万

宝结矣。心有为则气乱，气乱则英华散矣。游玄牝之门，访赤水之珠者，必放旷天倪，因千邪，剪万异，归乎抱朴守静。静之复静，以至于一。一者道之用也，道者一之体也。一之与道，盖自然而然者焉。是以至神无方，至道无体，无为而无不为之，斯合于理矣。故得其道者，见造化之功，躋鬼神之妙，而无所不变焉。粪虫变蝉，腐草变萤，雀入水变蛤，雉入水变蜃，田鼠变鴽，鱼变龙，此其小者耳。其大者，人可以变仙也。吾尝观天地变化，草木蕃蔓，风云卷舒，日月还转，水火相激，阴阳相摩，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著还元诗百篇。摘其要者十有二。

其一曰：初九潜龙向一阳，分明变化在中黄。才逢大吕吹天火，敢见蓁宾履地霜。坤母若来相制伏，震男争敢放颠狂。仙翁秘密曾留语，认取金丹水里藏。

其二曰：一回搜玉上昆仑，足蹑玄关众妙门。百谷水朝沧海主，九天星拱紫微尊。轮回日月阴阳斗，运动璇玑造化根。昼夜周而复始，婴儿从此命长存。

其三曰：昨朝姹女启灵扉，果见神仙会紫微。满殿星辰环匠位，两轮日月往来飞。冬天鼓连空响，灼灼金花照地晖。三洞真人相见后，玉皇齐赐六铢衣。

其四曰：老子明开众妙门，一开一阖应乾坤。只于罔象无形处，有个长生不死根。密密勤行神暗喜，绵绵常用命长存。忻然了达逍遥地，别得嘉祥及子孙。

其五曰：元君端拱坐玄都，三叠胎仙舞八隅。宝殿地全铺翠玉，琼楼帘半卷真珠。山河不动藏玄鼎，日月推移入小壶。变化一阳天地动，太平因此妙工夫。

其六曰：一颗珠中世界宽，自家灵宝自家观。杳冥里面三才合，恍惚之中万化安。阴鬼莫知安海底，火龙般去上泥丸。仁人修此玄玄事，上帝征封碧落官。

其七曰：自家神气自家身，何必区区问外人。这个形骸俱是假，只因修炼得成真。流年迅速桃垂实，浩劫移看海化尘。寻取丹台天上路，恐君白首转因循。

其八曰：空山独坐自闲闲，得道甘归寂寞间。黄髻老翁开地户，雪衣女子把天关。烹煎神水三层鼎，玩弄玄珠九曲湾。莫问吾家生计事，醍醐一味养衰颜。

其九曰：西庚东甲虎并龙，二物从来不见踪。天地配为夫妇位，刚柔合作坎离宫。云雷造化三千数，水火飞腾十二重。此个无为功莫问，玉池一朵白芙蓉。

其十曰：十二时中子作头，抽添运用勿停留。法轮有象从南转，神水无涯向北流。姹女捉乌归绛室，婴儿驱兔上琼楼。但知守一含元气，莫问沧溟几度秋。

其十一曰：道在丹田达者知，分明悟了更何疑。乾男自逐龙潜坎，坤女须随虎隐离。但守清虚除嗜欲，自然恬淡合希夷。仙经不是闲言语，看取千年胎息龟。

其十二曰：自出红尘隐洞天，五云堆里种芝田。灵龟共饮华池水，玄豹同藏碧谷烟。明月清风何用买，玉针金线每闲穿。时时缝补为囊橐，收取還元一百篇。

呼 吸 篇(脾居于中，呼吸为用，真人之妙，其息以踵)

至游子曰：昼夜百刻，其一刻当一百三十五息焉，放昼夜为一万三千五百息。至夫日出东方，其脉一周而复更始者也，故呼吸四至，是为一息。学者谓息为气，气为命，真人之息则以其踵，是何也？斯贵其深者欤。扁鹊曰：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而脾居其中，于是呼吸之间而五行备矣。吾尝闻樊大君（出元道经）曰：复元气之应，常以减息为候，心源湛然，其息自减。故自减息至于无息，自无息至于定息。定者不取不挠，无为之定也。于是复元归根，可以住世矣。凡人以有息为常，圣人以无息为常。动而有息，静而无息。有息无息，出入自在。故有息者妄也，其要在乎谨其休而已。于是有三应焉。其一应则为一百日有事无事皆减，是为元气渐复，尘虑日除，虚恬日增。其二应则为一百日忽忽自止，是为元气将定，不食五谷五嗜五味，无大饥渴。其三应则为三百日兀然自住，是为元气归根，饥渴不至，寒暑不侵，寿齐乎天地矣。夫减息住气，皆以无息定气为成功焉，若独行减息，则其功迟矣；专行住气，则难以至于无息矣。若夫开通百关，兼行减息，则元气充

盈，其功倍之。或问曰：谨其休止，亦有渐乎？曰：其谨有十九，曰不减息（减二十五日，是住五十小息），曰小乏（减三十日，十五大息），曰大乏（减六十日，三十天息），曰小醉（减十日），曰大醉（减百日兼吐，减一周日），曰欲，曰怒（各减五十日），曰惊，曰忿，曰欢，曰哀（各减十日），曰惧（减七日），曰劳，曰倦，曰躁，曰烦，曰饥（并减五日），曰饱（减三日）。与夫饮食触犯，寒热过差，风湿所及，起居失节，言语散杂，思虑烦多，此皆减损元气者也。夫人受天地之气，故呼吸出入与天地相通，是以通彻则生，壅滞则死。呼者小气也，受气于五藏六府，呼出其藏府之气，归于天地。是以一呼出气，其脉上行三寸而出，即以口吐旧气，以受新气焉。吸者人气也，吸敛天地之气，归于藏府。是以一吸入气，其脉下行三寸，逐其藏府之宿气焉。呼吸不等，失天地之调气，其所以生疾者乎。樊大君之论，岂不妙哉。

枕 中 篇（空窍不守，邪乃为灾，精神内存，病安从来）

孙真人（名思邈）曰：大道有盈虚，人事有消长，养生者宜知，自谨导引行气之方焉。夫百疾之生以夭其命者，由饮食不节，不能谨其微也。夏至之后，逼秋之分，肥膩勿食，酒浆勿食，蒜勿食，猪肝犬肉勿食，五辛勿食，瓜梨之实勿食。养生者寡念也，丧生者多思也，其要在乎心和心损虑，去喜怒，除驰逐，谨施泄，秋冬尤当固藏者也。若或有疾，则返舌塞喉，漱液咽津（唾也），瞑目内视。使心生火，想其疾之所在，以火攻之，疾则愈矣。甲子、甲寅、庚申、八节、晦朔，当燕居独处，冥心专精，以去其欲。日在亥子，勿弃唾，勿亡精，勿失气。入山未至百步而却行（却行百步），然后登山，众邪伏矣，百毒匿矣。导引者当以左右手摩其尺宅，使之极热，则有光泽。行之五年，色如孺子。蚤起平气正坐，先叉手掩颈，仰首视天。颈与手争力为之，可以使精和血通，风气不入矣。屈动其体，反张其四支，宣摇其百关，周匝皆热，疾永除矣。仙之道有三，曰保精，曰行气，曰服饵，皆由浅以至深者也。其大要在乎胎息而已。胎息者，不以口鼻呼吸者也。夫善用气者，其嘘也水为逆流焉，火为灭焉，猛鸷为隐伏焉，癆肿为消焉。或卒然有疾，则吞三九之数，可以差矣。行气之法，处于密室，瞑目闭息，置鸿毛于口鼻之上，使之不动可也。于是耳无闻，目无视，心无思，以渐除之而已。夜或有悸，则存日月入于明堂，而百邪自去矣。

内 想 篇（涓子得道，以授苏林。存三守一，自得于心）

涓子曰：立人之道，其身如桎梏焉，其情如赘疣焉。知其然也，故为修养之方。彼吐纳咽漱，按摩采取云者，皆小道也。古先至人，返老还童，太一含真，盖有至要焉。吾尝炼神育胎而行内想之法而已，安坐于静室而冥心焉，以左股加右股之上，左右手俱下虚其身，如三足之鼎。于是想其左肾为日，右肾为月，日中出白气，入于精海之内，变而为赤矣。月中出赤气，入于精海之内，变而为白矣。二气交合，凝结真气而成婴儿，莹然如玉，视吾之形惟肖。其始想如卵焉，百骸俱备，以渐而滋，长跪于精海之中，左右手交叉，出人于顶门，离于其身，周游自如，可以逃天地之数矣。

道枢卷之十四

心 镜 篇（四黄八石，非药之真；五彩三花，拔类离伦）

玄和子曰：铅真则丹成而圣且灵矣，是以古先至人，惟论铅汞而未尝及四黄八石也。夫铅汞者，用之于五行，成之于四象，乃阴阳元气感通自然之道者也。犹人之受赤白之气以结胎，气足则聪明，不足则顿顽矣。是不可以不知龙虎焉。虎者银也，其含于铅软，是以为水也，金也。龙者汞也，姤女也，木也，火也。金出于水，水生于木，木生于火，火生于

土，道在其中矣。铅含五彩，汞吐三花，二物合璧，其名曰河车者乎。魏伯阳之伦著参同契以言大易，顺取五行，发天地之机，以明大还之道焉。其旨隐而难知，故学者莫能究夫铅汞也。知铅汞而不知火候，知火候而不知炉鼎，知炉鼎而不知消息升降，不可以语道也。夫心者丹之源也，心不契道则虽得玄秘，吾未见其能成也。参同契曰：植禾以粟，抱鸡覆卵。盖言非其类者难为产焉。陶真人曰：砂产于汞，金生于铅。亦明其类不相杂也。语曰：汞生水银死，铅困灵芽生。其论至矣。还丹者何谓也？伏火而不失其本体者也。九转者，九易其铅之气，非九炼也。故至药者阴阳化气而成，非礞石、硃砂、硫黄制伏而为之者也。若夫非其类而入之，则其毒足以害生矣。愚者以药制伏其汞使伏火而死，谬矣。故语曰：真铅不变色，真汞有神力。盖不得真铅之精气，则恶能成丹乎，是以黑铅入于火则为灰烬而已。孰为还丹之妙乎？其在一三者也。龙虎之璞，天地之精，不用其药，而用五行，此至人之论也。惟汞者太阳之精，南方之正气也。得阴阳水火以制其变，乃居青帝之首，是为木之精。于是乎木生火，而自含至灵之药焉。铅者，北方黑水之精也，其化西方庚辛之金。于是乎金生水，水生木，二物相配而为神丹焉。昔者刘玄穆事魏伯阳，疑而退悔，遂至天死。徐景休积勤不怠，遇师授以金丹，居于太白之山，逾千余岁。信与不信之效也。近代谢冲玄、苏耽皆服金丹而为仙，则金丹之功也。参同契曰：金以砂为主，汞和于水银，变化由其真（真者气也），终始自相因。不用药而用五行，天生牙，自然体。白牙齿，真丹砂，卯酉二分和二家也。淮南炼秋石，黄帝美金华。黄芽不是铅，铅非真丹砂。伏火炼成一家巡，火经九转自然成。黄芽花，白药红，灵汞秋石自相同。孤阴不独化，寡阳不可成。本来清静质，自有变通灵。龙虎相逢遇，何时不相顾。白液共相吞，为夫亦为妇。变化成黄芽，逐时依后土。若了紫河车，自然升天涯。莫炼枯铅汞，抛功似土尘。天地日月中，灵物号金公。金公不是铅，须向铅中蒙。白液炉中火，黄芽变渐成。忆初相见日，难觅水银形。阳极生阴火，火衰阳气并。自变紫河车，服食乃长生。于是一月而白液凝，其状如雪。二月而凝酥结。三月其半合蕊，犹如垂珠。四月二物抱持，犹如点血。五月飞腾恋母，其声呜咽。六月行至于紫宫，其气欲绝。七月乘阴受气，手足拽矣。八月欲成其藏府，含乎凝血。九月点残朱皮，而长毛发。十月子母分离，母困子全，其颜变乎白雪，更当温养之于炉焉。故曰阳起于复，阴起于遯。炉寄于中央，土寄于戊鼎。上下互相凑，固守之物无使走。消息不失看节候，有时龙虎相奔骤。阳极于乾，阴极于坤。四象宜分六十四卦，循于中尊。龙虎相啮而相吞，五行定位其中存，水火为媒陶我魂，阴阳育我明晨昏，八节运移有寒温。于是渐变黄芽根，日月相催感母恩。因之结实立其门，千秋万岁生子孙。此参同契之玄微者也。玄和子曰：吾则有鼎炉之诀焉（炉者炉也）。鼎炉者，天地之象也，其魂在于三五而已。下有朱雀，上有玄武，其中隔乎天地，此阴阳之法也。阳生于复，九转于乾。阴出于遯，水从下流者也。火盛则侵阴阳，衰则归土。不知此者，何以伏龙虎乎？二气者，子午也，一伏以制乎一飞。于是下有赤龙（木青、三花、姹女、在下，大药也），上有玄武（神符、白虎、华池、黄天镜、金公水，上位也）。赤龙从铅者也，黑虎则从汞者也。循卦以合于阴阳，十月则脱胎矣。故知化金须金者也，变土须土者也。金丹之存，在于神水华池。大丹之秘，不过乎参同契。古歌曰：白汞生丹砂，黑铅生黄芽，其中数九九，九变成三花。修至紫阳宫，黄金无可夸。但得金公合真汞，修成金液紫灵砂。玄和子曰：用铅勿使铅居汞中，漉尽其滓，乃可修炼，暂假铅为相而已。故大丹之源，不离乎真铅真汞、神符白雪焉。将服神丹，择八节甲子上会之日，先去有为之心，修无为之体，更能辟谷调气，收视返听，即羽化可致矣。歌曰：铅本是金公，金公得铅发。学者放金公，金公即成拙。流珠为姹女，得火自然飞。忽是金公制，相怜同所归。同行复同坐，终日掩双扉（铅固鼎口也）。仍被阴阳化（上下火也），随之变所依。二性皆归土，三花气不移。行到紫阳宫，共变黄花蕊。入月看应易，终年色紫辉。此汞名真汞，安能更解飞。女媧炼得五帝气（铅之精也），变化成精补天地。三十六卦世应知，七十二石列其位（七十二两铅，

三十六)。天得一而成，地得一而方。木成炭而不抛，河车便向铅中取。姤女还于汞内寻，太乙出药彭祖尝。固济精研使坚密，一文一武多疏失。下灶唯铺大海盐，炉中少用扶桑日。紫烟浓碧喷人香，济蛤鱼鳞透日光。要知魏伯升云去，勿如嫦娥入月藏。玄和子曰：是固然矣，不可不知卦气火候焉。十一月复卦也，其初爻者一阳所起，首春之象也。于子之时运符节，转天罡，以行火者也。修其金鼎，清静斋心，如对玉皇，白虎青龙俱在于鼎。白虎能制青龙，青龙始腾跃矣。十二月临卦也，二阳之生，火候渐盛，赤龙之象也。青龙升降，如雨之飞焉。炉形如蓬岛，于是有退水进火之候。炉有门有扇，潜扇以避风，其要在子知晦朔乾坤之数，配合铅汞，方可入鼎矣。调其火候，始可立功矣。正月泰卦也，二气于是均平。鼎之青龙渐为三阳之所逼，腾跃甚矣。龙虎在鼎，更相啖食，听其吟啸如婴儿之声，则停腾火。火盛则发雷电之震，渐行武火焉。卦至于泰，则春令尽矣。扇鼎之北户，武火炽矣。二月大壮卦也，其爻是为夏之初，火渐用武火焉。阴阳之气巡其节符，于是其鼎轰然如风雷，而铅汞漏矣。闻其水滴火激，则青龙稍困而丹稍成矣。三月夬卦也，非久变乎纯乾，则行火益武，于是青龙白虎自制伏矣。鼎之上有紫粉，四旁有红芙蓉焉。四月乾卦也，六位既终而为阳爻，是为大炉炎光者也。于是武火尤赫赫焉。此火极亢龙之时，白虎啖尽青龙而亦困伏矣。雷电寂然，鼎空而无声，内外调燮，海水俱竭。宜加爱护，盖将入于午位南方离之九宫也。歌曰：圣人夺得造化旨，手搏日月安炉里。微微腾倒天地精，攒簇阴阳走神鬼。日魂月魄若能识，识者便是神仙子。炼之饵之千日期，身之无阴那得死。盖谓此也。五月遯卦也，一阴始生，是为丹者，太平之候也。离宫之火，二界同符，而仍旧焉。鼎中云雨已止，其中芳香红鲜，如春之和。夫自十一月还其阳，至于五月复返其阴，此九还七返之自然者欤。六月遁卦也，阴父渐生归于坤，西南之地，而得火收铅，是为秋焉。炉之上有海水焉，入阴则增之，至阳则减之。置刻漏于室以测时候，其丹至于斯时也，盖已满于鼎，其红如霞。夫二阴既生，则龙虎无忧其失矣。七月否卦也，三阳已退，复归于阴。于是黄芽结花，水海之增半焉。然则一室之内运用乎乾坤，权握造化，及丹之成，如天地之生万物者乎。八月观卦也，卯酉者天地分中之位者也，故酉之时采之之要也。九月剥卦也，五阴已还，于是阴阳将全矣。阳火渐退，上水复增，澄静而不动，一岁之终也。孰知大还丹者从无中以运有，以一为基，于一中取一，自然而成者乎。十月坤卦也，其位既周，其火已微，是乃纯阴结实之时也。于是祈元斗，祝太丘（天地星斗也），以保其鼎，惧夫邪气之侵也。俟乎星火自燃，炉鼎俱寒，然后开焉。鼎之上有紫粉而光明，乃谓紫游之丹矣。何以为三五之一之要欤？曰：坎宫有主，其名曰玄母，其藏青龙南方使者，能变通焉。偏损木之精以归后土，混沌之时配以夫妇，俟夫阴尽而化纯阳，其宝飞升，可以采取焉。其采有时，其取有日。食之三年，于是牢固而为长生之主矣。

胎息篇（绵绵若存，以运元气。壁观九年，乃明兹事）

身毒之国有至人曰：宝冠能胎息之方，故其形未尝衰。菩提达磨闻而往问焉，曰：震且诸国，其人不任寒暑，以损其真气，以致灭亡。吾将东游，愿得胎息之方以振之。宝冠安坐，吾语汝：夫人之始生，本乎胎息者也。神识与精，合和而凝结焉。日月变化而成形，其形初成，则神依形而住。故神无形则不住，形无气则不变，气无形则不立。故知神形者受气之本也，气者养形之根也。三者和合，然后出处于世矣。方其居于母胎，偃伏于脐之下，混沌三月，玄牝具焉（鼻也）。玄牝既具，如瓜有蒂，潜注母气，故母呼而呼，母吸而吸。绵绵乎十月气足而形固，神全而识备，于是乎解胎而生矣。生之十日，而情见乎外焉。变婴为孩，指顾喜怒，先真后伪，已失其道矣。况乎意逐于外缘，目眩五色，耳耽五声，鼻惑众香，舌贪多味，身悦柔温，意蕴喜怒，运神役智，间不容息，昼夜奔驰而不止，淳朴之性荡然离散矣。于是形枯发秃，气丧神衰，寒暑相凌而不能御，其何以能长存乎？圣人于是知五行精气以成其身，故修五行精气以补之，反本還元，以握胎息之机焉。心静则神悦

矣，神悦则福生矣。何也？神者气之子也，气者神之母也。神用则气养矣，气绝则神亡矣。夫欲长生，其在神气相合而心不动，守于内息，神不役于外。无去无来，无出无入，湛然常住。故玄牝之门者，长生之户也。加之外物不思也，外色不视也，外欲不耽也，外味不嗜也。常自内观，心炽不散，神合于气，还乎五藏六府之源。至其久也，神气乃明，照彻五藏，通于四支。凡人之呼吸，出乎咽喉之中；圣人之息，气存乎气海。气海者在脐之下三寸，其名曰子宫，元气之根本也，是吾之真一之气也。夫能守之，绵绵不绝，是谓返朴还元。肆气凝结，不化不散，五藏六府，坚而不损，形体以之不坏，神识以之安静，长生之要也。是以形者气之宅也，神之主也。主不知守其内而役于外，则宅虚而坏矣，况夫无一息住于气海者乎？圣人以神气为宰御焉，呼吸而下彻乎涌泉。神气凝结补于气海矣，呼吸而上应乎九天。神气凝结而填于脑矣，上填泥丸，下补衡端，二景相通，可以却老矣。若夫呼不得神为宰焉，吸不得气为君焉，一息不全则伤于胎息矣。故神气不相合，则不能结于子宫者也。神能御气，则鼻无出息，是为真胎息者欤。鄙夫者根境相对而生情爱，乃溺于淫欲，精气下泄，身乃枯朽。故日无涓滴之益，而时有呖涔之决，丧其性命之宗。惟神与气合，子母相守，随其呼吸上下而散补三宫，则精魂不散。是故定者不死之根也，心者气之主也。故气者从心者也，心行亦行，心运亦运，乱则乱，定则定，忧则伤，烦则谢。是以圣人不体不用，不役不住，不定不乱，自适其适，内妄悉除，此长生之本也。如是常思受父母之遗体，名曰胎息。既而具乎六入（眼耳鼻舌身意），五藏六府，骨肉筋脉，皆资乎胎息而得增长焉。胎息之根源，不出不没，状如鸡子，色犹水精。由念而有动转之时，内气不出，意因其发而有云来，掩心引颈。如是为主去来之外形者也，其名曰鹤形焉。亚腰实腹，是为动转之内形者也，其名曰龟形焉。以意引之，勿由吐纳，勿在握固，二者玄牝之门常宜闭之，使气周于身焉。先入静室趺坐，犹入定焉，身不动摇。想其胎息如云雾，如燎炉之烟，如莲本之丝，以意引之，周于四天，息脉条畅。次引其气灌于泥丸，复引其气集于舌上，搏而炼之，想如鸡子，吞入于腹，不可差焉。使五藏六府承其津气而悉坚固，于是其体光润。此胎息游邀于其身之中者也。如其饥渴，则时咽之，以意送之，莫计其数可也，饱则休息焉。病痛所在，以意攻之，既愈则已焉。行止寝坐，常存乎胎息。胎息不散，或五三年功乃大成。若夫气下，则勿止之，止之则成疾矣。其功既成，不必静室，任意修炼，常想其身犹如蹴踘焉，内气充满则四支轻健矣。于是又观吾身也，吾心也，吾胎息也，渐至于长大，同于太虚。其初想吾身如月焉，坐一室则光满一室矣，居一城则光满一城矣，游一国则光满一国矣。至夫周乎十方虚空而不见，吾身吾心与呼吸胎息纯一虚空，无想无念，湛然寂灭。如是观已，复如前观，由国至城，由城至室，渐复成小，于是加精进焉。欲游于他方，则惟一念而已。欲隐其形，意发则隐矣。生死自如，食与不食不相为患，斯道之成也。故调神如婴，怡怡如如，寒暑枯荣而形神自平矣。息与神合，如琉璃器中有金像。金像者法身也，琉璃者根形也。故镜明而法自形矣，水清而影自停矣。天食者滋神者也，地食者滋形者也。含灵抱实，神气斯自灵乎。雪山之妙药，自顶而生者也。行一空昧，体轻神怡。于是血化为乳，骨化为琼矣。故曰天道之精，杳杳冥冥，神不见神，形不见形，即心无心，即形无形。心尚不有，而况于外哉。

道枢卷之十五

圣胎篇（俯摇百关，仰顺四时，遵于玄途，以入希夷）

紫微太一曰：夫穿关透节之用，非屈伸导引则无以流而运之；克寒泻热之用，非吐纳呵吹则无以平而出之；荡毒实清之用，非鼓饮漱咽则无以湛而凝之；还精采气之用，非雄雌交合则无以走而上之；结胎分形之用，非蚌消龟息则无以任而诞之；降魔杀尸之用，非

密机圣化则无以消而灭之。此六者，登真之梯航，行道之轨辙也。凡挽引吐纳，行气烹炼，结胎存神，皆须净吐咽门。仍先定闭其口，任息于鼻。鼻微开则客风入之，致八邪之害。故一气失则元气互乱矣。闭口定息，使左右足并立，散手左右，前后摆凤翅者九。于是对心交叉十指，缓缓引力直伸胸前。俟力极，浮浮引力直耸首上，其名曰起天焉。俟力极，引上东西行九拽。又自首上展力，叉十指浮浮托空，并腰脊引令端曲，下过于膝，按之及足，其名曰立地焉。俟力极，进退腰身九擦其足上。如是者三，然后正身定息。日如此法，可以开乎三百六十关节、八万四千毛窍。行之久，则补肾堂，止遗精，腰脊壮而颜光泽矣，可以益一纪之寿焉。闭口而坐，展左右足，对心交叉十指，缓缓引力直伸腰前。俟力极，又浮浮引力直耸首上。俟力极，引上东西行九拽。又自首上展力叉十指，缓缓托空，引其腰，令端曲下过于膝，及于足跟，力极乃止。如是者三，其名曰怪柏蟠龙焉。然后正身盘坐定息。日如此法，可以泻胞之积水，散颈膊之阴气，明七窍，利三关，梦不恶，目不眩。行之六年，改枯成少矣。闭口盘坐，直行攀拳于胸前，如握弓之势，左右托开，前手如托太山，后手如抱婴孩。右手攀退其弦，缓缓尽力挽开，如满月焉。然后力极转而腕节左右各三，其名曰挽射。此法能开大椎之关，畅龟蛇之穴，内通缝阙，流达上焦，可以目不赤，喉不痛，口不疮，腮不痒，背不瘫。行之六年，万毒莫能攻矣。闭口盘坐，缩赤龙之尾，铺左右手背于胸腹间，浮浮翘扬而合摆，其数二九，其名曰苍鸡鼓翼。此法能开胸背七十二骨，散五内之邪气，通风凰之关（肘后一节尾闾也），转助脾轮以消水谷，壮真元于胃脘，畅和气于四支。行之九年，力暴猛虎矣。闭口盘坐，痛擦左右掌，俟其热，分摩二目。摩之热，稍息，自其大眦入，力拭向其小眦，其数一九。用力于目中，一开一阖，以作闪电，其数一九，其名曰磨镜闪电。此法能上烧二目，除阴风，止宿泪，抽肝之冷毒，下注于水藏。其热如火，神关调和，胎元温暖，三尸败坏，九窍流利，散六府之积浊，发丹田之烈焰，去漏精，止湿囊。行之九年，金精石髓，对境无刚阳之动矣。闭口盘坐，中印拇指，固拳于股窠之间，私供身内万灵，帝坐龙殿，肃静身心，俨若大受朝之仪。于是鼓腮，先扣前门十过（齿也），次扣后曹二十六过，其名曰击磬集神。神不集则心帝飞驰，至神不栖，阴魔动摇，而圣功难成矣。吐纳六气者，祛寒热，浮疫外疾，决壅入通而已。大冷则反克之可也，以金克木，木克土之用，转其六字以反克而发之，病藏阴毒斯除矣。大热则毋泻之可也，以金生水，水生木之用，转其六字以反泻而平之，病藏热毒斯除矣。若夫浮寒浮热，惟以本六字从九至九，如法吐之。其行之之时，背乾面巽，解带盘坐，合口一吸其清，开口一吐其浊者各九过。吸者使微微自鼻中上入于脑，复自首后二十四节，节节下归于丹田而止。即觉胃中一道浊气直升于咽门，从口而出，不可使耳有所闻焉。此谓纳清出浊者。然后观察所病由何藏，若目睛赤面热咽喉，是为肝之浮热，于是合口瞑目，叉手以想其肝，自肝中吸吐嘘者三九过，合口漱液，满则咽之三九过，自咽门胃脘直送入于丹田，如是者三五过，则热消矣。腰脊酸疼，四体无力，面黄喘急，溲溺无度，加以漏精遗沥，恶寒盗汗，厌食羸瘠，其梦多感，此肾极冷而败者也。行之如前法，吐纳一九过。肾本当用吹，今用脾之呼者，以反克之。如前吸吐，用呼者三九过，送至丹田者，其数三五，则阴消阳元壮矣。凡有疾者，惟依生克本而行之，则无不愈焉。何以谓之阴阳之复乎？子之卦曰复，其星曰危虚。丑之卦曰临，其星曰牛女。寅之卦曰泰，其星曰斗箕尾。卯之卦曰大壮，其星曰房心氏。辰之卦曰夬，其星曰轸角亢。巳之卦曰乾，其星曰翼。午之卦曰遁，其星曰张星。未之卦曰否，其星曰井鬼柳。申之卦曰否，其星曰毕觜参。酉之卦曰观，其星曰胃昂。戌之卦曰剥，其星曰奎娄。亥之卦曰坤，其星曰壁室。此可以观天矣。何以为金液内丹乎？曰：于子之时起功，自复卦一阳为始焉，每一爻直五日。凡行一阳爻，先闭三十息，三咽津（分一口为三口），故曰一咽三咽。圣人规龙行自有虎相随，此之谓也。行一阴爻则闭三十息，三咽气，于是阴阳实矣。五日行二卦，三十日行十二卦，至寅而终，盖三百六十日一周天者也。子至于巳，六时阳也，左行至巳而终乾焉。午至于亥，六时阴也，右行至亥而终坤

焉。乾坤终则再起于复矣。若夫九还七返者，大而一年，小而一月，统之则一日可也。还者还转之义也，此金丹于鼎流转还返者欤。子时夜半起于甲子，甲子乙丑时以金为气焉。故乾刚坤柔，乾属金也，又阳物也，父也，男白女赤，自然之道也。朔旦甲子时震来受符，震长男也，一阳爻则进阳火，以金为气。金之成数九，九转者，圣人隐金之名者乎。自午至亥，阴也。一阴爻则进阴火，一阳爻退其阳火，于是巽来受符。巽，长女也。七者火之成数也，以火返于金，则乃七返者也。圣人盖亦隐火之名焉。或曰：水火之用，其故何如？曰：十一月用火二两十二铢，用水十二两十二铢。十二月用火五两，用水十两。正月用火七两十二铢，用水亦如之。二月用火十两，用水半之。三月用火十二两十二铢，用水二两十二铢。四月用火十五两，无水不加矣。五月用火十二两十二铢，用水二两十二铢。六月用火十两，用水半之。七月用火七两十二铢，用水亦如之。八月用火五两，用水十两。九月用火二两十二铢，用水亦如之。十月用水十五两，无火不加矣。十二州十二分，则皆自寅起焉。泰者幽州燕之分也，大壮者豫州宋之分也，夬者兖州郑之分也，乾者荆州楚之分也，离者三河周之分也，遁者雍州秦之分也，否者梁州魏之分也，观者冀州赵之分也，剥者徐州鲁之分也，坤者并州卫之分也，复者青州齐之分也，临者扬州吴之分也。

元 气 篇（总总而生，元气是资；呼焉吸焉，内外应之）

夫人禀天地元气而生者也。一呼一吸，内外之气应矣。气有六，曰心，曰肺，曰肝，曰脾，曰肾，曰三焦，为之主焉。能服是气，一年通矣，二年行矣，三年功成，其凝玄珠于丹田矣。气者何也？虚无自然，无为之道也。心者无为者欤，盖惟不动则不起于内，而外不入矣。内外安静，则神存气和，元气斯至矣。于是五脏滋润，经络流通，津液常生矣。然后五味可远则不饥渴，三田成而骨肉坚实，返老还童矣。故气之化也，始为血，血为精，精为髓。一年其气易矣，二年其血易矣，三年其脉易矣，四年其肉易矣，五年其髓易矣，六年其筋易矣，七年其骨易矣，八年其发易矣，九年其形易矣。其神三万有六千，皆化而为仙矣。夫五藏和，津液生，三焦通气而不壅，此之谓琼丹焉。神者无形之至灵也，神禀于道，静而合于性；人禀于神，动而合于情。故率性则神凝焉，久则止，极则迁，止则生者也，迁则死者也。其故何哉？情之所移，非神之所使也。夫服其气，必静以内观，而过于太始、太素、太初、太极、太高焉。于是元气下从其顶门，至于涌泉，计其息之入，忘其息之出，元气随其意而达于三田，周流不已，而如水焉。久视之方也。

血 脉 篇（一身之微，具乎五行。离则相克，合则相生）

凡人内有五藏，应乎五行焉。肝者木也，神曰青龙，其气从乎脊腠之左上入于目，其化为泪。泪者真木也。余气流入于左之上腭，是为玉液琼浆焉。肺者金也，神曰白虎，其气从乎脊腠之右上入于鼻，其化为涕。涕者真金也。余气流入于右之上腭，是为金液还丹焉。心者火也，神曰朱雀，其气从前腹之左上入于舌之下，却入于心，其化为血。血者真火也。余气流入于左之舌下，是为神水焉。肾者水也，神曰玄武，其气从前腹之右上入于耳，却入于肾，其化为精。精者真水也。余气流入于右之舌下，是为华池焉。脾者土也，神曰勾陈，其气从后脊腠上入于脑，其化为涎。涎者真土也。余气流入于左之上唇，是为黄芽焉。于是乎复有四象。一曰金翁者，肺中之唾，属乎纯阴者也。何以谓之金翁欤？上有金液还丹，中有神水华池，与夫黄芽和合而为阳，所谓上阳而下阴者也，故曰金翁。譬如日焉，日者纯阳也，中有三足之鸡，属乎西方之金，外阳内阴者也。二曰姹女者，心中之血属乎纯阳者也。何以谓之姹女欤？上有纯阴之唾，其中有阳，故曰姹女。譬如月焉，月者纯阴也，中有蟾有兔，属乎东方之木，外阴内阳者也。三曰婴儿者，肾中之精，属乎纯阴者也。何以谓之婴儿欤？譬如男子焉，纯阳之内而有纯阴之精，是为阳中有阴。以二仪言之，坎之男，离之女也。四曰黄婆者，脾中之涎，属乎阴者也。何以谓之黄婆欤？上阴

下阳，无阴阳为之匹配，是为孤阴者也。身有七宝，亦知之乎？或曰：何也？曰：津也，水也，唾也，血也，神也，气也，精也。鼻之气入者属于肝，出者属于肺。口之气吹者属于肾，呵者属于心。怒之气属于膀胱，喜之气属于三焦，意之气属于脾，上出之气属于小肠，谷之气通于下元，此九天之真气在于身者也。心者离中虚，为火焉。胆者巽下短，为风焉。肝者震两仰，为雷焉。小肠者坤六断，为地焉。肺者兑上阙，为泽焉。大肠者乾三连，为天焉。肾者坎中满，为水焉。膀胱者艮覆碗，为山焉。又吾身之配于八卦者也，修道者宜亦有考于斯焉。

调 气 篇（元气之海，调之在息，既汰其浊，清者斯集）

嵩岳仙人（李奉时）曰：炼质者当居于幽室，其枕二寸，其床三尺，荐软地燥，衣服适寒温之宜。仰卧竖膝，闭目勿张口，舌柱上腭，手握二乳，扣齿集神，此学道之所先务也。欲行正气，先调关节，使之开焉。降魔者六七，虎视者五三，二目东西顾，左右拳互举。于是熨目拔耳，引其手前后托而后拭其面，此消息之方也。行气之初，或三焦未通，咽气不下，在于上焦壅而不泄。于是先学调理其气，则浊气散而清气自荣矣。其要在乎知门户之出入焉。鼻者天门也，口者地户也。入天门，出地户，则为顺气，反此则为逆焉。故逆则壅塞，顺则宣通，此阴阳之理也。既知其逆顺而行之，则鼻引以纳清，口吐以出浊。浊者因其藏出之，何也？人食五味，各主一藏。又有六府之气，同臻一门，而成浊气。何以察之？夜寐口合则五藏壅在于喉，及寤则大呵吐，盖有重浊众恶之气矣。故行气服气，先呵去其浊然后为之。或口干舌涩，颊无津液，喉痛而不能食者，热之证也。须大开口呵之十气二十气，即扣齿七八过，转舌漱华池而咽之（华池之水者，唾是也）。又任其喘息之自然出入，调之三二过，又呵之。既已，复调其息，俟其热退乃止。热退者何以知之？喉之中清水出，甘液生者是也。夫气者出于心，心邪则气邪矣，心正则气正矣。使之举手动足，喜怒哀乐莫不由于心，心之动念莫不由于气。是以气全则身安，气亡则身灭。医师按其脉而知五藏四时升沉之候，况吾能察口鼻取舍，斯须不令出入者乎？故当以六气呼之。夫胎元者身之主也，六气者祖宗也。天门纳之，地户吐之，往来绵绵，喘息调焉。于是三田清静，玉液自兹盛矣。午之前，子之后，分其阴阳，叩齿以集神，一咽再咽者皆三焉，战于十二玉楼矣（喉有十二节，故谓之楼）。水在坎中，其转并沥焉。三十六息者一时也，十息之中而一饵之，久则延年矣。咽主于肺，肺属鼻，或气不和，及劳热皮肤创高上热，可以用之。呵主于心，心痛壅滞，口舌干涩及诸邪气，可以用之。大热则口大张，小则小张。吹主于肾，耳聋腰足寒弱可以用之。呼主于脾，气微热不和，腹胀食不消，可以用之。嘘主于肝，目昏而翳，赤而涩，可以用之。唏主于三焦，三焦不和，胆多惊，可以用之。五气者各主一藏，一气主三焦焉。六气者又有佐之之法，其嘘也则目瞑睛焉，其呵也项后手叉平焉，其呼也反托前焉，其咽也左右手擎焉，其吹也平膝紧抱其胸焉。大月顺行（自嘘呵呼咽吹唏行之），小月逆行（自唏上至于嘘）。凡子之后，午之前，披衣端坐，男以左足压右足，女以右足压左足，握固调息住气。俟其气壅，则以其鼻长引其气，闭目依六气之法（依其字）微出其气，耳不可闻也。春东向，夏南向。季夏属土，以行脾气，则西南向。秋西向，冬北向。方其行之，森然放身，使气通和，可起则起。男下床先左足焉，女穿衣先右足焉。跨勿务高，唾勿及远，行勿疾。首欲数栴，至于数百。齿欲常扣，至于数十。手掌相摩，拭面数十过，而热而止。

道枢卷之十六

灵源篇(太极布妙,人得其一;葆炼元和,持之勿失)

何真人(何仙姑也)曰:命之蒂,在乎真息者也。太极布妙,人得其一,而勿失者,善持也。宫室虚闲则其神自居矣,烹熬其灵府则其血液斯枯矣。悲喜思虑,所以蠹其形者也。苟迷而不知,则其气乱而精神无所据矣,元和竭而神斯去矣。方其萌芽脆弱,须含畜焉。吾之根识者易于变迁,故未有美稼生于荒田者也。故九年而足乎火之候,玄应无心,其神速矣。真心者无心也,动静两忘者离乎欲也。神者性也,气者命也,神不外驰则气定矣。二物者其谁亲乎?失之何以为本哉?混合为一而复忘其一,则可以同化元之出没,彻金贯石不为难焉,坐在立亡犹倏忽焉。此道也,易知而难行也。行忘其所行,道斯毕矣。若夫闭气数息,非吾所谓道也。专气致柔则其神自留,往来之真息,斯休休然矣。久之绵绵,归于元命。于是灵泉不汲而自流。夫三万六千者,大功也,阴阳节候在其中矣。蒸融乎关脉,以变其筋骨,则光明无不通矣。三彭出乎阴尸之宅,万国朝于赤帝之宫,真人来于丹台,此岂一朝一夕所致哉?惟吾本真而已。故战胜其魔者,吾之慧力,与夫虚淡而然欤。其初何以为磁基耶?念中之境须自除焉,梦中之神须自执焉。不荡不凝者,大要也;不方不圆者,玄道也。元和内运则以成其真,呼吸而求于外者,非道也。元气不止则神不安矣,蠹木无根则柯叶槁矣。夫涕唾也,精血也,执本穷元,亦一而已矣。随时变化,由吾之心焉。故在体感热斯为汗矣,在目感悲斯为泪矣,在肾感合斯为精矣,在鼻感风斯为涕矣,纵横流转以润其身。惟其至也,不出于神水,此神妙难言者也。真气者,能资人之生,吾恬淡无私,斋戒以宁其心,节其语言,于是得醍醐甘露之浆,饥渴除而真素见矣。其初勤苦乎修炼,及功之成,则逍遥焉。勤苦之中当复闲焉,以养其元神。吾之心何以得闲乎?斯纵擒在我者也。吾之用内何也?泰然而修大定者也。形神未能俱全,吾不了其命则了其性乎。彼多能者,与修行之路背而驰者也,其犹烟雾不能成雨露矣。修炼之要,以神气为本,神气不安则徒劳者也。无中之妙有,其难执欤。养婴儿者,必护其母欤。吾尝减俊辩,黜聪明,养其精神为愚,其成与不成,无必取焉。无必取,其质自延矣。有必取,斯神仙矣。有必无必,惟坚其心,则神真不散而朝元者也。

中源篇(房曰青龙,参曰白虎,镇星统之,万物之母)

世有大药,何谓也?仰观于天,房曰青龙,汞之精也;参曰白虎,铅之精也。二气者,至宝也。日为朱雀,火之神也;月为玄武,丹砂铅也。于是欲知大药而立元基焉,必得中央戊己之土者也。土者自镇星生之,能载万物之母也。汞生于丹砂,丹砂复为汞,不见丹砂之形,及乎复本又为丹砂。故青龙者丹砂之宅也,自有阴阳合其精华焉。白虎者黑金之舍也,被褐怀玉,外黑内白,炼而为真铅。是以古先至人曰:此神龙之精也。淮南八公曰:此秋石也。秋石者何也?庚生乎金,应西方之位,辛生石也。丹砂之中生乎汞者,神水也。故神水者,汞之神也,东方木君甲乙也,南方火之主也,是为丹砂。其色赤属阳,南方之位者也。龙虎二气也,方其相温,在于鼎中,盖如人之受胎,精气混然。其交有形兆焉,则以水定四时而为大还丹焉。其二精和合,其状乳花,于是自相制伏者也。自十有一月一阳之生,至乎四月纯阳之时,入乎五月一阴之初,即阴生阳互用,遂以自媒可也。阳极阴生于甲午之中,用阳之卦,自子至于午之中,于是六卦入于乾位焉(六卦属于乾宫)。砂产于金者也,汞归于铅者也。药在于鼎,为二气之所推移。及其成熟,如人之在胎者也。阴阳结媒而成,其若神灵者乎。十月霜雪降矣,黄芽内熟,其色颀颀。黄芽之成者,龙虎自然之神化也。丹成而服之,则当守一存神,其心与道合焉。吾尝踞趺而坐,左右手各起,

前后摇之三十有六，左手取右手，左右摇天柱者各三十有六，握固摇其辘轳者三十有六，双飞其辘轳者亦三十有六。左右手为挽弓焉，右挽左顾。左右手如钩向前，用力攀者各三十有六，扣齿漱津，用力三咽之，于是始行火功焉。子者四两也，每两九转，则三十有六矣。丑者八两也（计七十二），寅者十二两也（计一百八），辰者十六两也（计一百四十四），巳者二十两也（计一百八十），午者二十两也。每两六转，则一百有二十矣。未者十六两也（计九十六），申者十二两也（计七十二），戌者八两也（计四十八），亥者四两也（计二十四）。惟阴卯阳酉不行焉。

中 黄 篇（五谷养形，亦以害生。餐服元和，安而延龄）

人受形于胎，故以精血为根，灵识元气为本。于是吾明五藏焉。观夫元气浩然，凝结成质，育以五藏，法五行之相应也。明以七窍，象七曜之照也。夫人之腹有五行之正气，顺之则无疾，逆之则为害矣。首天也，足地也，心之气，骨之气，节之气皆大，此所谓神宅也。如此则修道易成且寿矣。道以心识为用，如用心舍情，则直上于九天，此其大要者也。夫婴儿在胎，无声无息，合于至理。既出于胎，六识潜萌，体袭五谷，贪患并生，随识所用，口受外味以忘识，身受内役以丧情，神离形以散坏，形离神以去生。殊不知皮肉相应，筋骨相成，肝合乎筋其外爪，心合乎脉其外色，脾合乎肉其外唇，肺合乎皮其外毛，肾合乎骨其外发。咸者骨之伤也，苦者血之伤也，甘者肉之伤也，辛者气之伤也，酸者筋之伤也。夫孰知其以哉？气，阳也；味，阴也。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其初岂不相资耶？而后皆相反焉。于是精食气而其精伤矣，形食味而其形伤矣。故谷气盛而元气衰，以至于老焉。春之月七旬有二日，损苦增辛，以养吾肺。夏之月七旬有二日，损酸增甘，以养吾脾。秋之月七旬有二日，损辛增酸，以养吾肝。冬之月七旬有二日，损咸增苦，以养吾心。四时之季各旬有八日，损甘增咸，以养吾肾。如是亦可以寿三百龄矣。先之以除欲，以养其精。后之以辟谷，以存其命。食胎气，食灵元，斯不死之道也。有华胥国者，太上之庭者，其外三十里，上罗飞棘，下布蒺藜。至华胥者，先径其中焉。夫飞棘蒺藜者，其犹吾之三彭也欤，三彭亡则吾登乎胎仙之区矣。九仙君曰：道之要盖十有八章焉。经曰：专修静定身如玉，但服元和除五谷。何谓也？心者随时所动，先当净居，内绝所思，外绝所欲，则元气自足矣。世以五谷为肥肤之具，不知为坏身之本也。经曰：咸味辛酸五藏病，津液入牙昏心镜。此之谓也。于春三月，净理一室，肆几设床施茵。至子之时一气初生，则净其心神，叩齿三十六通，以左右手握固，仰卧瞑目。俟喘息之出，即闭口鼓满其气以咽入为度。漱以咽之，若入于腹，汨汨作声。以饥为度，饥即更服焉。气入之后，如其口燥，即饮胡麻之液（巨胜三大升，去皮，九蒸九曝。茯苓三两，细研为末。先下巨胜末三两，次下茯苓末，煎数沸，少入酥蜜）。久焉，气自畅通而安和。所咽流滑，胡麻之液可以止矣。久之肠中之滓尽，则咽其气，自如汤液，至脐之下。服气之初，溲溺赤黄，勿惧矣。夫汤液不绝则肠中之滓不尽，终不能洞晓是非矣。欲绝水谷，宜自量而已，无远近之限焉。或三十日，或五十日，或百日，三丹田自然以次停满。故三十日下田满，则神气足而不泄，且不饥矣。六十日中田满，则体无虚羸，行步健矣。九十日上田满，则内凝结而外克肥矣。于是三焦平实，神凝体清，淡无所思，可以栖心圣境以学胎仙。若夫或食或断，使人志散，喜贪诸味，则谷之气难遣，求仙者之大病焉。此内养形神者一也。经曰：子能守之三虫弃，得见九真五牙气。何谓也？夫服津液则得不饥，况于服气者乎。故绝谷者则魂魄变改，三尸动摇矣。然服气之初，或十有四日，或二十八日，滓秽既出，渐觉其体虚弱，百节无力，此元气未达也。惟勿惧焉，当坚守之，使下田满则饥渴除矣。始也肤色黄瘠，后当悦泽矣。如兼食而行，则无效焉。大抵服气欲速达于五藏，必绝其汤液。绝五十日，闭目内想脾中之气行自心而起，散至四肢，仰卧祝曰：中央戊己，内藏元气。黄色内坚，用之可理。丹阳莫辞，朱陵共议。得达四肢，黄云大起。于是每至丑之时而勿差焉。历二十八日，内见脾中之

气，郁如黄云，过于四肢。久之其气可以灭烛吹火，百步之外如大风，可兴云雾以蔽其身矣。三尸者，一居脑宫。脑宫者，上丹田也。其色白青，使人思饮食，好嗜欲，动摇其心焉。一居明堂。明堂者，中丹田也。使人贪财贿，好喜怒，精神恍惚焉。一居腹胃。腹胃者，下丹田也。使人爱衣服，荒酒色，撩乱其情焉。夫能用心坚强以食其气，则三十日上虫死，六十日中虫死，九十日下虫死。于是五藏之中有五行之正气，运应于九天，无所不通矣。此食气玄微者二也。经曰：五牙咸恶辛酸味。何谓也？五味不绝，五藏之灵气不生矣。此五牙咸恶者三也。经曰：蒸筋曝骨达诸关，握固潜通开百窍。何谓也？服气五旬而未能绝水谷之气，遇天晴雾，于正午之时，坐密室，施床设席，散发于枕上，握固，渐于二胁之傍。然后叩齿七通，端心瞑目。如觉微闷，即用力握固。稍稍筋脉徐开，灵气渐通于骨肉之间，津汗润泽于皮肤之上。数数运行，自然颜色光而气力倍。闭气炼形，元气通行于毛发，毛发跳躁矣。此烟霞净志者四也。经曰：百窍关连总有神。何谓也？百窍通于百穴，百穴通于百脉。目之上有二穴焉，通于肝脉，肝脉通于心脉，故心悲则泪。脑之上亦有穴焉，通于鼻脉，鼻脉通于心脉，故心悲则鼻酸，脑热则鼻干。盖百脉与百窍相望，百关与百节相连。是以一穴闭则一病生，一脉塞则一经乱矣。服气者则诸脉通畅，胃腹无物以停留，寒热不侵，毒物不干，吾之万神始得归集于身，痍痕客气消矣。此百窍关连者五也。经曰：何物为冤七七里。何谓也？其滓既尽，最当绝其水谷者四旬有九日，其至切者也。稍稍百脉洞达，返照如烛，俗心顿舍，五藏怡和。不能坚精，则前功亡矣。此长存之道者六也。经曰：滞子神功去路难，大都谷实偏为病。何谓也？谷气坚实则五藏壅滞，神气不凝而灵光不照矣。此咸美辛酸者七也。经曰：谷实精华与灵隔，缠罗六府昏诸脉。何谓也？谷气精华，化而为涎为膜，以缠罗于五藏六府、关节筋脉焉。夫服气五六十日，见其滓尽，而不知谷气精华未出也。于是有饮食之思，其情散荡，殆为三尸之所动。及夫后渡，或如脓，或如血，或如坏脂，或如鸡粪，乃谷气欲出也。逾三二十日，或如涎如膜者出，则谷气之精华矣。此谷实精华者八也。经曰：自辩元和九仙气。何谓也？谷气尽则识元气矣。此三虫宅居者九也。经曰：由子运动呼吸生，居在丹田内荧荧。何谓也？神气既足，则呼吸运动能兴云雾而得隐形无滞矣。丹田之气平实，则上升下游，结如鸡子，其光照乎数里，筋骨康强，其体和平矣。此九仙真气者十也。经曰：胎息真仙食气得，却闭真气成胎息。何谓也？服气二百日，五藏既虚，可以学胎仙矣。先须密室，厚毡累席，其枕之高四指，而与身平，舍其心识，握固仰卧，初闭其息，自十至十五，以及三十、五十、一百息，使其心不动移，昼夜十二时凡一千六百五十息焉。方其气绝，则以魄留守其身，魂游上天矣。百息之后，魂神当见其魄。魄，阴神也，不欲人之生焉。其神七，其衣黑衣，其冠黑冠，其柄黑玺，是为玄母。若见之，则当存念祝曰：玄母玄母，吾身之主。长养筋骨，莫离尸户。吾与魂父，同游天去。次见三人各长一尺有五寸，其衣朱衣，其冠朱冠，其柄朱玺，引上元宫诸脑之神百余而出，其身则见一气于二丹田中，状如白云，光照洞达。则谨呼三魂之名，一曰爽灵，二曰胎光，三曰幽精。得此阳神领其脑宫之神，引其光神，游于上天。初出之时，觉其身从黑房而出，见诸鬼神诡形异质，或大或小，惟勿惧焉。俟无所见，始为良矣。故为斯道者，必求同志而与之居。虑其有所见而生怖畏，身不得去也，则使同志者记其喘息之数焉。此胎息真仙者十一也。经曰：五藏真气芝苗英。何谓也？其肝木也，生于火，克于土，来自东方，其色青苍，受之于阳。潜伏此气，闭固千息，则青色周流而凝结矣。其行之也，自子之时，当隔一时。至五十日，见其气如青云，想之可以治人之浮热时疫、臃肿疥痒、急嗽之疾。其心火也，生于木，克于金，来自南方，其色赤，受于朱阳。潜伏千息，赤色当出。每午之时，存想其气。其心大如鸡子，稍稍赤气自顶而散，祝曰：南方丙丁，赤龙居停。阴神避位，阳官下迎。思之必至，用之自成。五十日则赤气如火之光，可以治人之冷疾。其肺金也，生于土，克于木，来自西方，其色白。服之千息，白色当出。每丑之时，存想其气，状如白珠，其光住于眉间。咒曰：西方庚辛，太微玄冥。内应六府，外

为肺神。见于气上，游于丹田。固护我命，用之成仙。存念一过四旬有九日，肺中有气，状如白云，能照厚地一切宝物及察人之善恶，视表知里。如不行存想五气之法，则须服气三年，然后见五藏之中。由不辨生克寒热之理，寒则用心之气，心气者火也。热则用肾之气，肾气者水也。故不知用气则无效矣。其脾土也，生于火，克于水，来自中央，其色正黄。闭之千息，则黄色昌矣。日一想其气而有时焉，四旬有九日，自见其气，可以身入垣壁而入不得见矣。其肾水也，生于金，克于火，来自北方。其色黑，是为下元，主持命房。其中有真，守之勿忘。夫五藏之神气，每至五更之始，各存想其色其气俱出于顶则止，不须一想焉。如是者其功缓，逾百日而效。此五藏真气者十二也。经曰：太极真宫住碧空。何谓也？上界之宫也。故上界以七珍精气为日月，下界以阴阳托气为日月。下界一年三百六十日，是为上界一日十二时焉。此太极真宫者十三也。经曰：更上寥天入太微。何谓也？九天第五殿也。此九气真仙者十四也。经曰：静理修真为圣人，九行空门列真戟。何谓也？九行者，一曰慈愍为衣，二曰止舍为食，三曰正心为乘，四曰专志为财，五曰谦下为床，六曰顺义为器，七曰勤惠为屋，八曰修空为宅，九曰布施为华。此太微玄宫者十五也。经曰：诸行无心是实心，因心运得归天去。何谓也？无心之心，因有心也。此九行空门者十六也。经曰：六府万神常有常。何谓也？大肠之府主于肺堂，鼻柱中央以为候色，其重十有二两，其长一尺有二寸，其广八寸。大肠十有二曲，其贮水谷一斗二升。十二时中有神焉，衣冠各如其色，十有一人。水谷气尽，则其神见矣。肾府者，主其内宫，外应于耳，为宅门户。盖精主肾，肾为后宫，内列宫女，左壬右癸，循环于二耳。有元神守之，嗔怒则伤肾，肾伤则失其志，丧其元神。嗔怒者道之忌也。肾合气于膀胱，上应于舌根，气液往来，是以膀胱二府合为津门，而气海循环以为要路焉。服气未成，当节言语以养其津。其中有神三百六十，以应一岁之位。其气既成，常抱不贪之行，则当见其神而合神理。此六府万神者十七也。经曰：勿泄天章子存志。何谓也？始终不泄则天神助之矣。此勿泄天章者十八也。

道枢卷之十七

运 火 篇（阴阳之火，其进有时。日月之度，则而象之）

阴真君曰：（一）二，（二）四，（三）六，（四）八，（五）十，（六）十二，（七）十四，（八）十六，（九）十八，（十）二十，（十一）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十三）二十六，（十四）二十八，（十五）三十，此进乎阳火者也。（十六）三十，（十七）二十八，（十八）二十六，（十九）二十四，（二十）二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十二）十八，（二十三）十六，（二十四）十四，（二十五）十二，（二十六）十，（二十七）八，（二十八）六，（二十九）四，（三十）二，此进乎阴火者也。吾火之数，盖与红金子魏伯阳火之数同焉，合乎日月之行，度天轮周星之数者也。是为尽天地之数，极天地之用，非傍门小法之比也。火候之要有曰：昼夜四时火，天地气相通。万物禀五行，火法在参同。从九终六两，寒温造化功。青龙嫁白虎，一味更无钩。暉结成世宝，端凝更不流。圣人留此法，秘在火术中。阴气上腾，阳气下奔，首尾武都。间五日，复一候。复卦为先首，首尾相交动。初九亥子丑三两为先首，二九寅卯辰四两应六律，三九巳午未五两合圣意。四九申酉戌火数须要实，轮还十二辰，周而应四季。九五飞龙在天，不运火数，上九亢龙有悔，退而下位，故九位无阴则冬至日降上者也。九天无阳，则夏至日降下者也。是故圣人设法还四时之火，昼夜无差。火之数满，足去而上于蓬台，至于丹田。踊上居下，重炉归乎本色，如法倒焚。于是四气满足，汞砂伏于火，造化之功毕矣。砂者阴煮而阳煨，汞者阳煨而阴煮，此伏制而成还丹者也。

混元篇(顺天而行,合气于元,凛然特立,开乾坤)

混元真君曰:混沌者形如鸡子,上圆下方,其中有气如隙中之尘,揽之无形,视之有景,于是立名二仪。二仪相交而出阴阳,阴阳相承而定三才焉。然人者俱禀天地一气而生矣,何为天不崩地不陷,而人独死耶?天者以轻清之体而顺行,如返行逆气,务于重浊,其气尽则崩矣。地者以重浊之体而逆起,如返行顺气,务于轻清,其气尽则陷矣。人者阳也,而世之有形相之物者皆阴也,其行务于阴而趋邪见,以损正气,所以至于死矣。夫能顺天道而行,常得气合于元,知道不差,则可以长生矣。夫不能长生者,失本元,破三奇而已。故元气破则不足,其神亡矣。神亡而气不足,自然不合于天地之行动焉。若夫本无漏泄,神识无差,三奇无犯,昼夜神思无紊,可以与天地同德,日月齐明矣。修身者或元气尝破,则精神不全,必俟其精神具而气全,然后可以养命而为仙者也。不然,则内外之气不相合,难以成道焉。何也?内者人之气也,外者天地之气也。且夫天地人者,皆真一之气所生也,内气不足于旧,则不合矣。夫万物者,因五行而成,及其坏,则以其物补之。故人之坏也,亦当究其根元而补焉。元者一也,其初受乎父之一厘之真精与母一厘之真气,相承而成焉。故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乃立乾坤,无不备者。此人之根本也。夫失其三奇者,复依根元而修之,则三奇自足矣(三奇者,神气精也)。夫人元从阴阳交感,而毁败则可用阴阳而补之,使其神气合于身,则内气自合于外。内外气合,斯同于天地乎。夫阴阳补之者,何道也?修身者先养其命焉。依阴阳之运动,执其气候,转其乾坤,抽添五行,否泰绵绵,出入往来,贯串与内外相应而不差。修之三载,则成仙矣。或问曰:父母之精气,何从而得之?何所而通变之?曰:父者木也,精者火也。二象者,一气也。木为主,火为用焉。母者金也,血者水也。二象者,亦一气也。金为主,水为用也。四象者,遇土则相生,不遇土则相克。夫母之元宫者,正真土也。四象之气至于此,自然相顺,共聚为宝而生性意智慧焉。木者性也,火者意也,金者智也,水者慧也。木以其性用,修东方甲乙而生于肝。火以其意用,修南方丙丁而生于心焉。金以其智用,修西方庚辛而生于肺焉。水以其慧用,修北方壬癸而生于肾焉。肾主骨,主耳。肝主筋,主目。脾主肉,主唇。心主血,主舌。肺主皮毛,主鼻。故胆者肝府也,小肠者心府也,大肠者肺府也,膀胱者肾府也,胃者脾府也。此五行各具木气,至于本方以具万神,所以身全而体备者也。三十日气满,三百日造化体象既全,于是以神气精为主焉。神者脾之气也,气者金水之气也,精者火木之气也。三奇者,随母之荣卫,经络而周于身,至于中脘元宫双乳之下。故十日之内生膜一重,其膜上出金液白膏。三十日之内其膏满,液奔凑而出流于元宫,灌溉于三奇矣。四十日生膜二重,六十日其膏流于元宫,前膜闭矣。七十日生膜三重,九十日其膏流于元宫,次膜闭矣。如是生九膜焉。三百日生婴儿,而三年食其积乳,然后神全气足。此人之根本也。达此者,修身之理得矣。修身者不先除疾,则其神乱而不宁矣,尚何取于外神乎?夫疾者,因乎五藏不和,荣卫难通。气顺则疾除,气逆则五藏不和,百脉滞矣。凡气之顺也,荣卫周通于身,往来无滞。修身之法曰:于戊亥子之时,阴阳渐王而人寝于床,其气滞于百脉关节,故可以兴功焉。先引四支,次展左右手足,令百脉俱开,撼摇其身,使气往来无有不至,则其神当明矣。神明者何也?阴阳不测之谓神,日月精朗之谓明,学意发机之谓神,应用不差之谓明。于是即用其神,端身正坐,绝虑忘想。俟神气俱定,乃鼻纳清气,口呵浊气焉。何也?人食五味五辛,皆有刑克,能腐五藏而生患,于是清浊混而难见,故呵以淘其浊。既已,使其气止于鼻出人焉。夫金木水火者,轻清之气也,阳也;重浊者,阴也。鼻者天门也,口者地户也,内通五藏。惟阴阳清浊之二路而已,然各有行焉。惟往来于鼻者,不使口中之浊挠其清也。鼻之取气,要当绵绵耳,不可有闻焉。何也?大纵于天门,出入自如,则不能通百脉,开四支经络五藏矣。地户既闭,惟天门之神气相传,以抱元宫,是为守一者也。百节既通,百关既开,然

后取百味所成之津液，炼为神水，添入于元宫，以为宝焉。是为抽添者也。取元宫经乎脾中所生百味五辛之津，使神气随其荣卫而运焉，自于夹脊双关，通于经脉，前至于顶门，下降于口，即漱咽以归于十二重楼。于肺乃受之，而传于肾，肾传于肝，肝传于心，心传于脾，脾传于元宫，是为神水白丹砂者也。上朝于舌下之窍中，其走出于舌之上，而漱漱之，复过于十二重楼，肺复受之。如此者三，然后行其真气，炼之更三五过，斯成宝矣。不复行于诸藏，惟在于心。心有三毛七窍，窍有三穴，其名曰聚涎。其中所传入于藏，其左右所传入于皮肤，化而为荣卫，行乎周天之度，入于元宫。此真一也，水中之真金也。三为五行之所生杀，故名为一焉。三者木也，阳也，应于春之发生者也。五者土也，阴也，万物因土而生者也。木以真气就于土，土木之精，炼为至宝。以人喻之，木则父也，土则母也，是乃三五一者乎。夫三百日而生婴儿，将何以长筋骨欤？惟无思也，无虑也，无想也，无会也，神定气宁，得以立体者也。学者知此，可以取阴阳之气，夺天地之造化，以修其身而入圣矣。或问曰：有炼津液而不能为宝药者，何也？曰：夫五藏气逆则荣卫尚不能行，况欲炼之乎？或者之问，乃五藏之气未能相顺，故致此尔。当先制五藏之气，使之相顺，则将津液三反以炼之，岂有不为药者乎？五藏何以顺之？在乎究五行元立之基，依而修之可也。木者位在东方甲乙，纯行于阳道，其生自丙寅，其卦主震，元自水而得气，故其象龙焉，其数九九。气足而生火，寄治于丙丁，其数三，其卦主离。离，阴也，其象朱雀。二象一气也，木为主而火为用也。金者位在西方庚辛，纯行于阴道，其生自壬申，其卦主兑，元从土而得气，故其象虎焉。其数七七，气足而生水，寄治于壬癸。其数一，其卦主坎。坎，阳也，其象玄武。二象亦一气也，金为主而水为用也。土者能制四象之气以为宝，此亦何异于父母之所生者哉？夫欲验五行于内者，当以九窍准焉。五藏者，外通九窍。肝通于目，心通于舌，脾通于口，肺通于鼻，肾通于耳，下通于阴。故九窍有滞则五藏不顺，五藏平则九窍通矣。五藏之病气，各具其本色焉（肝青，心赤，肺白，肾黑，脾黄是也），则就其方作用可也。如见青色，更无杂色，斯则藏气顺矣。其观四藏亦如之，不应乎本位之色而见，斯气逆矣。此特养命之道尔，非所谓金丹大药者也。夫九转还丹者，必在乎识五行，定金炼养玄珠，存神水镇于元宫，伏气不离于肾藏，回精上朝于太和，此入圣之门也。天地以日月为用者也，人以荣卫为用者也。人之用能与外之日月不差，则寿同天地矣。神者，荣卫之气也。荣者日也，卫者月也。内之神气之运，以应乎外之日月之行，自然内外相合矣。太阳者一日十二时，其应九时而已（余三时不应）。三旬为三百六十时，其见者二百七十时而已（余九十时不见）。何也？太阳生于寅，其气顺行至于戌亥子之时，历乎太阴之位，二气相见，故不应焉。太阴者，一月之中，其明惟二十四日而已（前后六日不明）。何也？太阴生于申，其气逆行，至于戌亥子之宫，是为纯阴所理，故不明焉。其行二十七日，至于月之三，是为日月交合之时。于是太阴不明，太阳不见矣。学者当使荣卫视日月交而交，视日月行而行，此内外相合者也。太阳者，前三日，后三日；于是至于艮之时，始与太阴别矣。太阴元在其宫前，四日至于八日，行于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丑之时，始与太阳别矣。于是气圆而盛明焉，日月与天地之气无差，此其所以长久者乎。吾之荣卫之气能与之合，则亦可以长生矣。金丹者，炼玄珠也。以玄珠复还于本位，是为還元复命者。然须审视五行。何也？人之五藏，各具其色而见焉。故修九还之法，先立坛象而作用焉。坛者，天地之诀，宇宙之宗，乾坤之首，龙虎之基也。若夫无坛象者，其犹入之无舍者乎？吾居坛中，端身正坐，观四时之季与夫日月内外相合，肝属于木，则于春三月择甲子日时，于坛中正坐，绝虑忘想，常闭地户，微启天门，出入绵绵，勿使奔速，而专意使其荣卫还于肝，其气自夹脊上通于脑，由顶门下降入于口，则漱之以归于十二重楼。先传于肺，肺传于肾，肾传于肝，肝传于心，心传于脾，脾传入于元宫，而神气受之。其数既足，则奔湊流归于舌下二窍之中。其色青，此肝气之顺者也。余者亦如之。或曰：何以知其然欤？曰：肝气初行之月，于春三月而用甲子日时起功者，无诸藏气所侵，止转其位，使荣卫

周于身，经络五藏。其数既足，以生元气，用资于身。其中至精，纳于元宫。夫五行生杀，其气在于本位而不出焉。至春求木王之时日，乃复施之于元宫。青者，肝之真气也。再经五藏，荣卫周身，奔腾而出见者，别在异色，惟纯青而已。余四气亦如之。五藏各具其色者，斯其验也。金锁者何法也？取白虎首经二六二七，半以为土，取三五一以为金。金者西方之正气也，铅者白虎之真气也，锁者闭也，闭阳中之真气者也，汞者青龙之真精也。夫至精者本乎四象真气之所化，故无形质焉。铅汞者，惟土能制之。于是气得铅汞始立体象而为二气，二气相逢然后成宝。故用密机，暗夺虎铅，归于青龙之位。铅者本虎官所住之物，返归青龙之位，如不受杀气犯破元神，五藏相顺，复住青龙之元宫焉。既有其铅，铅能制汞。汞既逢铅，自然相应而为宝，此金锁也。玄珠砂者何也？取西方真色之金十有二两至于十有五两，经炼者不可用也。金木相会，心不可乱，而专意焉。用阴阳之数，意乱则止。夫玄珠者，四象所成也，故以金木火土而成焉。木则龙，龙则阳也。金则虎，虎则阴也。汞成龙，阳中之至精也；铅成虎，阴中之至精也。阳中有阴，故铅能住汞；汞能应铅，铅汞相和，玄珠立就矣。先用暗机，取真铅返归于青龙之元宫，结就丹砂，故汞自留铅也。铅汞者，龙虎之精。二气各得其铅，自然共聚，其名曰玄珠。何以知之？盖汞伏于真铅，在于元宫。复令金木相交，受金之所克。若夫心动则真气降泄，宜深制之可也。于是不使出，返本位，去位不能故复入于元宫，与铅相合，此会合之合者也。二十日结就玄珠，在于十二重楼。至脐之下，极热如焚。然令金木相交，须加审详焉，以复其穴，属于土而具五行者也。三十日内气克而后体象具足，可以夺三百日天地之造化，是为金丹。十月而满，则生于左肋之下，其形如樱，其体如血，此所谓真金丹者也。永镇元宫，气在神住，回精上朝于脑，是为飞仙焉。上下关节俱开，使丹气往来于经络以变其骨，三年是为真入焉。或问曰：所言三十日大功，为当三年，惟三十日乎？今更言三年为真人，何也？曰：三年一闰者，天地之气满，于是有积余之气。三年可积三十日，以立天地日月度量焉。故三百日气圆，三年则上下俱足矣。如人受二气于胎，必二十日气满，三百日造化而成形，三年而后成人，故三年者于其中以为三十日之大功者也。学者能依天地，亦以三年之内三十日积余之气为之者，上也。如是则三年自有之气，固不亡矣。或问曰：少之时重利轻生，使元神破败，其气减，其精衰，而至于老，其何以修道乎？曰：老阴夺少阳，则其命长矣；老阳夺少阴，则死不侵矣。然则老得少气，依此施为，亦可夺天地之造化，坚固而长生者也。故修道者须知吾受胎之元，本父母之精气者也。若夫铅汞相投，共为四象，入于中宫，乃具五行。五行受气既足，则以肝之气行入于中宫四十五口，以心之气行入于中宫三十五口，肾之气行入于中宫二十五口，合于一百五之数，是为真气依三元炼神水者也。神水者，津液也。三返炼而为之，此住世可也。夫能不俟神气之足，依三元之正数，所谓玄妙之旨也。三元者，天地人也。以三元之气返炼神水以为宝，永镇丹田，固守元神，可以长生，夺少阳之道也。法曰：白虎首，得长生，遇真铅，即延年。下土而达三铅，亦可以历万春秋矣。故铅者万物之母也，汞者万物之父也。铅汞相合，然后以象五行。依数炼足，是为真气三元，其名曰神水焉。木三，火二，金四，水五，土六，此五行之正数也。

道枢卷之十八

契真篇（众言淆乱，必折诸圣。至哉斯人，其独也正）

含光子（范德昭也）曰：人之大宝者，神气也。神气相离，则命何从保之乎？若夫爪生于肉，爪折则肉伤矣。神气不周于身，则形器恶得不衰谢哉？含光子曰：学道者多矣，莫得其要，吾尝辨之有六。

其一曰吐纳。世之人皆曰吐纳为妙，呼吸为要，斯不知咽喉之中自有出人呼吸之气，

尚何假于吐纳乎？夫吐纳与出入呼吸亦同耶？不同则为外物矣。庄子曰：凡人息之于咽喉，圣入息之于踵。栖真子曰：神无力而气常运，形本静而用无穷。老子曰：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烟萝子曰：祇随呼吸无阻隔，绵绵若存无逼迫。咽复闭气，则法自乱矣。参同契曰：服气洪肠胃，吐吸正纳邪。元道经曰：鼻引口吐，不可排积元气，而可以去浮寒客热而已。咽气可以救饥劣，行气可以通肌肤。李栖蟾曰：服七宿二景之精，咽气同于胎息，非真入之妙也。吾观诸古先至人之论大道，则知专尚吐纳者其亦失之矣。或者以其能不食而身轻，自谓其肠无滓，可以升于云霄，斯已惑矣。登真隐诀曰：长生必须断谷气，谷未必能长生者也。葛真入曰：达道之士，一日九餐而无苦，终年不食而无伤。不食者，岂道之至乎？玄纲曰：吐纳以炼藏，导引以和体。圣人之用吐纳者，盖如此也。

其二曰御女。昔者黄帝游于赤水，末学者闻之，遂言御女金华之道，浅识浮伪者争信之，至于形枯产竭、一无所得而不悟也。斯道也，盖有由焉。昔有裴君者，豪士也。支子元欲化之以长生之道，故设权变之方。裴君既得道，则曰：吾常患此，赖改之早耳。由是其言曼衍于世，乃有五字三峰之论，黄书赤界之诀，以诬前真，甚可惧也。陶真人曰：采女求不死，采药求飞仙，其险危甚于水火杀伐，速于斧斤者也。真浩曰：吾见学采御者死，未见学采御而生也。诚使精气不失，且未足以成真，苟有伤焉，斯有尾闾之患矣。夫吾身之中，自有少女焉。好铅华者，皆求他女，而不知求诸其身。经曰：娇女窈窕翳霄辉，重堂焕焕明八威。太山野人曰：少女之术满百数，采药還元非凡女。由是观之，肾者身之列女也，能采其气先自腰脐通满五藏，上连首脊而有声，日行一千二百气。彼所谓御女者一千有二百，盖此气也，恶有能御如是者耶？杨真人曰：世上道书多误入，开图阅录益乱神。善乎广成子之言，无劳汝形，无摇汝精，少思寡欲，可以养生，此诚学道之要也。

其三曰杂术傍门。夫南宫小术，盖有万条，非大道也。或存思五藏灵芽之气，赤白青黄，归于五藏。至于想夫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精光形影，七魄三魂，或覆罡步斗以习升天而行，或六甲六辰以服符药，或行房中九一之方。或导引按摩，屈伸偃仰，昼夜拗折其身体，血气为之奔走，上下沸腾，反自损焉。或存思内想，凝心绝虑，制魄思神，然一思想则一神出，日损一日焉。或立坛而醮，以求福祐。或修烧炼，用桑盐以为药，朱汞以为丹，金鼎瓷炉，黑铅白锡，草石糞秽，妄配虚无。或吐纳以引外邪之气，肠鸣腹胀而伤正气，若龟者，其性有寿，非因学气而然也。或慕毛女而服饵，世非无松柏也，而北女之，后未有能飞空而行者也。或服食金石草木以固其形，而不知金石草木之性，不究四时逆顺之宜。或清静无欲，修仙炼行，寂寞苦空，休粮辟谷，兀然湛然，形如槁木，志如死灰，然不知天地之运动也。凡此者，皆非吾所谓之道也，徒有好学之名，而无学仙之事，欲求长生，乃趋死路，亦可哀哉。经曰：伪道养形，真道养神。吾将言其真者焉。

其四曰神气有用。此守三归一者也。知恬淡自守，而孰知恬淡之中有性乎？知虚无以为理，而孰知虚无之中无不为乎？徒委志于寂默者，无益也。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至于无为。无为者，无不为也。损者，损尘劳，祛世事也。无为非拱手也，立无为之方，显无为之用者也。观此者，当知神气之妙用也。栖真子曰：气在乎运，神在乎用。返神服气，安而不动，方名静者也。斯与人定者同焉。经曰：气来入身谓之生，神去于身谓之死。故至入息于神踵。踵者，首也（非脐下）。罗真人以为乃上界天门，难入者也，其惟出灵神而不呼吸焉。无者坤宫之气，升结而为形。灵者乾全于天之神，降合而为体。是知人者与天地俱受气于虚皇，宜能与天地同其寿者也。故真人者与天地为常，神因气而结，气假神而留，神气相并，则后天不老矣。烟萝子曰：中有白元君，肌肤凝皓雪。元君者，灵神之气象也。学道者能识之，得道过半矣。何以识之乎？曰：存思其白气，自脐之下至于腰，于脊上彻于泥丸，此真结丹之图，真元之用也。于是清利泥丸，安住丹灵，三不妄出，六不妄入。三者何也？内气不出，外气不入，然非闭气也。六者何也？目不妄视，耳不妄听，口

不妄言与味，身不妄触与受，鼻不妄香与臭，意不妄想与思。如是则外事不入，内气不盗也。八邪者，饥饱劳逸，风寒暑湿也，伤于真气则生疾矣。

其五曰真一炼质分形。古先至人，有分形散影之道，何以致之乎？此金水分形者也。夫日之中，水之中，镜之中，皆能分形者欤？分形之日，元神六甲一日而出，当斯之时，其勿怖焉。夫识玄珠则知法矣。如冬至之闻雷，法当烹之，则功成行满，达上清矣。

其六曰玄一炼神结胎。刘根曰：凝入丹田，成童而出。此结胎者也。故精有主焉，气有源焉。呼吸绵绵，合于自然，则胎结而真全矣。夫蚌饮月华之气犹成珠于腹，况炼其神乎？是以炼气成形，其名曰仙人；炼仙成形，其名曰真人；炼真成形，其名曰至人；炼圣成形，其名曰神人。经曰：渺渺任玄津，自然炼我神。赵大信曰：一藏龙光，归于净室。此存妙之本也。夫炼气成形者，导养之士也。上可千岁，下可百岁，止是旧形，终不得道。故吴天师曰：寿如龟鹤，非神仙也。昔青精先生寿三千岁，彩女以问彭祖曰：斯人仙乎？彭祖曰：导养之士也。夫龙通结珠，其珠出则身自退换，其名曰天龙。高真所修者，亦如龙焉。天真者炼其形其神其气，虽变见不测，然犹拘于气象者也。王屋山有退骨洞，得道上升皆退其凡躯，盖有形者不以升天。然则炼出之身，为气象所拘，况父母所传之体，岂能久留乎？虽寿矣，而犹未离乎阴阳之界者也。道之初成，进于一天，九百万岁，复进一天焉。每进一天，寿加倍焉。寿至二十倍，则修炼至矣，于是升于无色之界。及其至于天龙、帝龙、罗觉、长天，其寿盖一千二百七万九千七百七十五亿五千二百岁。然犹在阴阳迁变之中，未能入于无形者也。安期生乘骏麟而见三皇神姥，以问阳九百六之灾，神姥曰：阴阳运尽水火焚，漂乎天地，三界变灭。惟乾阳金阙，坤宫明堂存焉。于是十真之外，归于金阙大力神王，归于明堂，纯阳不坏，纯阴不消者也。何以能炼至于十真之外乎？曰：炼形不为气，炼气不为形，其气可以见，而其形不可睹也。出不为气也，入不为息也，人于无形，不使迁变，盖气象不能拘矣。是盖与虚皇上真同者也。

修真篇（导通谷海，调适神舍，专心任真，静而观化）

至游子曰：人之元首有九窍焉，其上象乎九天，其下法乎九地者也。身有九窍，复有五城十二楼，金堂琼宫，神所保之。九宫太一者，何谓也？专心任真，惟存乎一宫，则涣然见矣。于是百邪自除，众福鼎来，用此道也。吾有六气之方，修身之旨焉。咽者主于肺也，呵者主于心也，嘘者主于肝也，呼者主于脾也，吹者主于肾也，嘻者主于三焦也。三焦者，法象乎三十有六气，分行于五藏六府通导乎水谷之海，调适乎形神之舍。夫欲养神者，必先养其气，欲养气者必先养其脑，欲养脑者必先养其精，欲养精者必先养其血，欲养血者必先养其唾，欲养唾者必先养其水，然后可也。九还七返者何谓也？大而论之则一年也，小而论之则一日也，昼夜一周而天降地腾矣，故自寅而至于申斯七返者也，复至于坤斯九还者也。神仙之要，莫大乎存想。存者，存我之神也。想者，瞑目见其形，收心见其心，目不离于身，身不离于神，此存想之渐也。其次当养性焉。养性之道，欲少劳而不可极也，不可强其所不堪也，饮食欲少而不欲顿，常若饱中之饥，饥中之饱，此善养生者也。是以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已则行以手摩其腹者其数百，暮卧则闭地之户，不然则真气失而邪自其外入矣。屈膝偃卧，枕右而寝，其名曰吉祥。春夏则蚤兴，秋冬则晏兴。其蚤兴也勿前于鸡鸣，其晏兴也勿后于日出。常闻鸡鸣而念身中有人，其长三寸，黑衣而立。念之久，则可以视万里之外矣。吾之动止，孰亦知夫有所禁乎？晦日勿歌，朔日勿笑，前后溲勿视日月星辰，勿视西北，车勿奔，马勿驰，井勿越，灶勿跨，枕勿高，唾勿远，眠勿举箠，坐卧勿犯风霜。此未足语修真之至也。吾闻诸太上曰：气象天地，变通莫测。阳龙阴虎，木液金精，上入于泥丸，下注于丹田。采五石以哺百神，内丹成则外丹应。外丹应而内丹未充，亦未可以升举矣。或闻乎金声玉振者，道将成之征也。

悟 真 篇 (行于黄道, 阴剥阳纯。玄珠有象, 太一归真)

张平叔(名伯端, 天台人)曰: 道有二焉, 夫炼五芽之气, 服七曜之光, 注想按摩, 纳清吐浊, 诵经持咒, 饮水吞符, 扣齿集神, 绝肉辟谷, 存神闭息, 补脑还精, 及夫饵草木, 锻金石, 是为幻化有为之用, 所谓易遇而难成者也。况夫闭息者入定出神, 其理属于纯阴, 其舍难固, 不免用迁移之法, 未得所谓自然无漏之果, 岂能回阳换骨而升天者哉? 吾有九转金液还丹之道, 在乎究阴阳, 达造化, 追二气于黄道, 会三性于元宫, 攒簇五行, 和合四象, 龙吟虎啸, 夫唱妇随, 玉鼎汤温, 金炉火起。于是始得玄珠有象, 太一归真矣。其用功也, 盖斯须焉。至若防危虑险, 在谨于逆顺抽添而已。养正持盈, 在谨于守雌抱一而已。如是复阳生之气, 剥阴杀之形, 节候既周, 脱胎神化矣。而学者乃以铅汞为二气, 五藏为五行, 心肾为坎离, 肝肺为龙虎, 神气为子母, 津精为铅汞, 不知浮沉宾主之理, 何以异乎以他人为亲者哉? 是殆不知金木相克之幽微, 阴阳互用之要妙。于是使日月失道, 铅汞异炉, 欲望还丹之成, 不亦难欤? 观夫群书, 皆云日魂月魄, 庚虎甲龙, 水银朱砂, 白金黑铅, 坎男离女, 凝成金液, 不知真铅真汞为何物也。今撮其诗五篇。

一曰: 伏炼三黄及四神, 若寻草木更非真。阴阳得位归交感, 二八相当自合亲。潭底日红阴怪灭, 山头月白药苗新。时人不识真铅汞, 不是凡砂及水银。

二曰: 人人尽有长生药, 自是愚迷枉弃抛。甘露降时天地合, 黄芽生处坎离交。井蛙将谓无龙窟, 篱鷃争知有凤巢? 丹就自然金满屋, 何须寻草学烧茅?

三曰: 不识玄中颠倒颠, 争知火里好栽莲? 牵将白虎归家养, 产个明珠似月圆。漫守药炉看火候, 但修神定自然安。群阴剥尽丹成熟, 跳出凡笼不是难。

四曰: 要知产药川源处, 只在西南是本乡。铅见癸生须急采, 金逢望远不堪尝。送归土釜牢封闭, 次入流珠厮配当。药重一斤须二八, 调停火候托阴阳。

五曰: 三五一都三个字, 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 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归生数五, 三家相见产婴儿。婴儿是一含真气, 十月胎圆合圣基。

平叔以为未尽, 又为短章, 复撮其要焉。

其一曰: 日居离位反为女, 坎配蟾宫却是男。不会个中颠倒意, 休将管见作高谈。

其二曰: 卦中设象像仪形, 得象忘言意自明。后世迷徒惟泥像, 却行卦气望飞升。

其三曰: 咽津纳气是人行, 有物方能万物生。鼎内若无真种子, 犹如猛火煮空铛。

其四曰: 华岳山头雄虎啸, 扶桑海底牝龙吟。黄婆自解相媒合, 遣作夫妻共一心。

其五曰: 不识阳精及主宾, 知他那个是疏亲。房中空闭尾闾穴, 误杀阎浮多少人。

其六曰: 用铅不得用凡铅, 用了真铅也弃捐。此是用铅玄妙诀, 用铅不用是诚言。

其七曰: 西山白虎性猖狂, 东海青龙不可当。两手捉来令死斗, 化成一块紫金霜。

其八曰: 竹破还将竹补宜, 覆瓿须用卵为之。万般非类徒劳力, 争似真铅合圣机?

其九曰: 雪山一味好醍醐, 倾入阴阳造化炉。若遇昆仑西北去, 张骞始得见麻姑。

其十曰: 八月十五玩蟾辉, 正是金精壮盛时。若到一阳才起复, 便将见火莫淹迟。

其十一曰: 玄牝之门世莫知, 指他口鼻妄施为。饶君吐纳经千载, 争得金乌搦兔儿?

其十二曰: 须将死户为生户, 莫执生门作死门。若会杀机明返覆, 始知害里却生恩。

其十三曰: 月才天际半轮明, 早见龙吟虎啸声。便好坚心修二八, 一时辰内管丹成。

其十四曰: 偃月炉中玉蕊生, 朱砂鼎内水银平。只因火里调和后, 种得黄芽渐长成。

其十五曰: 梦谒西华到九天, 分明授我指玄篇。其中简易无多旨, 只是教人炼汞铅。

其十六曰: 华池宴罢月凝辉, 跨个金龙访紫微。从此众仙相识后, 海潮陵谷任迁移。

其十七曰: 赫赤金丹一日成, 古仙诗语最堪听。若言九载三年者, 尽是无稽款日程。

其十八太一曰: 女子著青衣, 郎君披素练。见之不可用, 用之不可见。夫妇若相逢, 恩情自留恋。炉中火焰红, 真人自出现。

道枢卷之十九

洞真篇(潜存五芽,并用六气。淡乎无思,神守其位)

于真人曰:自元命太岁之日,子之后,午之前,趺坐静室,心地湛然,无思无虑。于是东向扣齿鸣天鼓者三十有六,想吾首荫其华盖,坐据狻猊,左侍青龙,右侍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心拜四方,以左右手托膝,摇其脐腹,左三右七。热摩左右手,拭其面目耳顶,随其时行之者三返,千日则神从顶出矣。惧则想回焉。其一先想吾身坐五色神云之中,云覆其顶,想定,默默祝曰:五气混生,玄上之精。充布五藏,六腕鲜明。内灌外逸,表里俱清。灭秽招真,我飞太灵。祝已,于是先及青阳之精,青阳之云。咽津者九,结为九神,状如木星,玉带青衣冠,下布于肝之内,与神相向而坐,顺时吐息。次吸灵丹之精,赤神之云,咽津者八,结为八神,状如火星,玉带赤衣冠,下布于心之内,与神相向而坐,顺时吐息。次吸金魄之精,白神之云,咽津者六,结为六神,状如金星,玉带白衣冠,下布于肺之内,与神相向而坐,顺时吐息。次吸玄曜之精,黑神之云,咽津者五,结为五神,状如水星,玉带黑衣冠,下布于绛宫,穿二膀胱,入于尾闾,上于夹脊,布于二肾之内,左三右二,与神相向而坐,顺时吐息。午则呵,卯则嘘,酉则咽,每行气既已,则闭其气,热摩左右手以擦其面至于热。以左右手掩其耳,使不闻声,以指扣天鼓者三十有六(天鼓者玉枕骨)。每行气既已,扣其齿三通,咽者三,呼者三(皆从仄声)。于是吹肾呵心,嘘肝咽肺,嘻三焦呼脾,咽者为吐为泻。其二先想左目出日,右目出月,皆径九寸,在于两耳之上,其名曰六合高窗。想定,默默祝曰:太上玄一,九皇吐精,三五七变,洞观幽冥。日月垂光,下彻神庭,侠照六合,太一黄灵。帝君命简,金书不倾,五老奉符,天地常宁。俾我不死,以致真灵,却喝万邪,祸害灭平。上朝天皇,还老返婴,大帝有制,百神敬听。祝已,于是吸日月焉。一息气咽津二十有七,结为二十七帝君。九帝君下入于绛宫,穿于尾闾,上冲于泥丸关之境。九帝君又中布于中关之境,九帝君下穿绛宫,布于下关之境,其神俱紫宸冕焉。三关者何也?脑也,心也,脐也。使日月遍于一身,内彻泥丸,下达五藏之中,皆觉洞照内外,如一身与日月之光共合焉。良久,扣齿九通,用嘻以吐息者二十有五度。每日行止寝坐,心存二十有四星,其大逾寸,如连结之状,又存星之中有一人焉。是为二十有四星,如婴儿初生而无衣。于是二十有四星自嘘中而降,环身之外者一周,祝曰:二十四真,回人黄庭。口吐黄气,灌我命门。千精摄服,百神受灵,使我骨强,魂魄安宁,五藏受符,天地相倾。祝已,则吸二十四星焉。二息气咽津者二十有四。凡其咽也,则觉一星吞入于口,径至于脐之下,复觉星之光出为二十四真人,俱口吐黄气,如烟焉布于脐之下,郁然洞彻于内外。良久,用呼以吐息者十有五度。凡用呵嘘咽嘻呼吹既已,则出气之浊者十吐焉,想其形应乎五色,仍想吾之身焉。

崇真篇(丙丁为性,壬癸为命。学而穷理,乃识其正)

崇真子(晋道成也)曰:存三守一者,学道之要也。三者何谓也?精也,气也,神也,吾所谓真三宝者也。抱一者何谓也?抱守元阳真气也。神本在心,属于南方丙丁之火,心中有性,性属于阳焉。肾者能生元阳真气,泄而为精,秘而为真气,属于北方壬癸之水。水为命,命属于阴焉。夫能知存三守一之道,使气守精,精守神,神守气。久而神定气和,仙道可成矣。女子专意不离乳房之中,浮皮之内,旬岁补满真气,其功与男子同焉。其妙也,在乎心无所思,耳无所闻,目无所视。一意专静,精进勤行,则寒暑不侵,蜂蛰不毒,攫鸟不搏,鸷兽不噬,色返乎孺子,力壮乎虎兕,七孔洞彻,夜视如昼,心识开悟,道气自归。吹呵可以治疾病,喂吐可以叱鬼神。于是神移于上霄矣。彼清都阊苑,夫何远之有?

返 真 篇(虚谷探玄,而溯其源,内返真性,复命归根)

虚谷子(刘烈也)曰:夫惟浑沦既判,清浊已分,尔为万物之灵,我得一元之秀。其秀本无死坏者欤?其终自取灭亡者欤?名利蚁争,是非蜂起,于斯之际,将欲返真性而归根,挫锐解纷,安居乐业,一灵顿息,万境俱忘,其亦有道矣。惟以智慧之刃,可以断烦恼之鞅者也。是以甘言巧笑,烈士之心不可移也;曲眉丰颊,高士之目不可入也。于是去彼取此,体物知身,必澄澄寂寂,以忘其情。故神化气而气化形者,穷委之塞也;灵自明而照自照者,妙用之通也。杳冥之外,恍惚之中,此昆仑虚谷之生涯者也。吾有二岐,绵绵焉可以直入于天端;有一田,曲曲焉可以回环于地。要潜驰坤马,逆溯银河,璇玑运动于一身,烟云发泄于七窍,万神齐至,百脉流通,二气混合以回风,三宫升降而不息。于是返照慧灯而自见焉,寥天清籁而谁闻焉。此何道也?无为为功,有为为用者也。然后收藏在器,动静曰机,始创玉炉,次安金鼎,上玄下牝,左阴右阳,龙虎交腾,坎离互作,推排四象,攒合五行,七曜参罗,八门开阖。于是子母相守而婴儿姪女亲矣,媒妁和合而夫妇谐矣。化土水火符应日时,兔肺乌肝,其药合乎一斤之数者也;黄芽白雪,其精产乎二地之英者也。其功既成,则三万有六千之神上朝于帝。而吾于是可以度世,夺九亿九万之数也。况乃至道全神,在乎金丹化体而已,自然入有从有,归无于无。有无相通,形神俱妙,落三尸而超三界,朝上清而证上仙,逃走阴阳。如是与天地齐矣,彷徨四达,出入八荒,时行则行,意往则往,又恶有生死祸福者乎?著还丹虚谷百篇,今取十四篇表而出之。

其一曰:此理幽微达者稀,擘开混沌立丹基。一瓞金水冰渐结,三尺寒霜火焰飞。南北坎离分卦象,晨昏符火合天机。一丸变就纯阳体,缓辔扬鞭入紫微。

其二曰:楼观飞空异市朝,门迎双道接烟霄。玄炉白雪金童扫,素鼎黄芽玉女浇。风入碧池摇菡萏,月穿真馆照芭蕉。台中秀丽忘机侣,千古曾经眼下消。

其三曰:泛泛飘飘不系舟,真神时变九霄游。水中有火还相合,阴里生阳却自由。白面郎君驱虎尾,朱衣童子把龙头。逍遥一入瑶台去,不管人间春复秋。

其四曰:摆脱尘劳涤寸心,不教时事等闲侵。澄澄固坐调真气,默默忘情养圣金。岐路两条通巨海,银河千派泻高岑。此中关键吾家事,二八回还踵息深。

其五曰:白玉龟峰阿母家,薄侵红日嫩三花。一泓酥滴桑梢露,九片黄轻谷口霞。鹤顶有丹呈秀丽,云心无着泄光华。当时若不寻双径,徒费漫漫走海涯。

其六曰:一气寥空素朴胚,玄黄分擘两仪开。坎离犹是乾坤主,乌兔元因日月胎。有水尽归东海去,无星不向北辰回。三才我得居中秀,造化生成自合来。

其七曰:空心万籁奏佳音,神室虚凝夜正深。浪簇雪花开鼎面,光嬉星彩灿炉心。五行聚会庚还乙,三姓同归丙返壬。造化有功堪瞩目,火中菡萏吐黄金。

其八曰:還元返本一归家,渐见枯枝发嫩芽。要识刀圭求戊己,须知水火是河车。初时传得金莲种,次后开来玉树花。儿女双双朱户里,夜深还共醉流霞。

其九曰:忽拈诗笔纵天才,春髓温温满满杯。混沌谁将分擘破?鸿蒙我自琢磨开。金莲下向丹池种,玉树移安翠岭栽。自是家园风景好,坎男离女一齐来。

其十曰:谁信还丹事不深?肯于三五一中寻。若知庚甲擒龙虎,要识浮沉定本金。坤六产成离内火,乾三生得坎家壬。丹经子史明明说,自是迷徒不着心。

其十一曰:不信浮华误了身,有谁肯问己求真。三回贺旦添三月,一度飞花减一春。阳气如烟诚可惜,荒郊似水莫因循。书名竹帛千千兆,看取从前得道人。

其十二曰:都言大隐混塵罗,却笑山居养太和。名利薄时人事薄,交求多后是非多。绿水青山超性窟,柳眉丹脸陷身河。借问货余能敌国,无常买得不来么?

其十三曰:日月循环子细推,天罡指准在璇玑。大功欲就三千日,妙用无亏十二时。四八阴消除滓浊,九三阳长合希夷。玄关句句真消息,尽向诗中漏泄机。

其十四曰：太乙神炉三叠存，周回上下法乾坤。天旋地伏龟蛇应，阴杀阳生卯西门。火进屯蒙常煖煖，鼎涵金水镇温温。玄珠炼就金光灿，用献虚皇最上尊。

修真指玄篇（五行倒植，三田返覆，冬至夏午，神气内蓄）

华阳真人（施肩吾）曰：吾闻之正阳真人（钟离云房）言：玉清上清太清，太无太虚，太空太质云者，盖大道有无之相生，以立天地之基标者也。以人言之，则三清者父母之精气神，聚而为胎，精血为表，精气为里，如天地之清浊者也。纯阳真人以为龙虎交合而结内丹，三百日而真气生，炼就阳神，始在黄庭，次居内院，终出天门，此人之三清者也。肾为水，水中生元气，可比于地也。心为火，火中生真土，可比土石之聚也。脾者随呼而舒，以引于肾气而上行；随吸而入，以接于心气而下降。故呼吸之间，般运天地纯粹之气入于中宫；饮食之际，受纳万物秀实之气资于四体；此人之三才者也。纯阳真人曰：父母交合而生身，人之三才也；心肾交合而生丹，吾之三才也。华阳真人曰：斯言也，其玄矣乎。月者太阴之精也，阴不得阳则不生，所以月受日魂而为明也。日者太阳之精也，阳不得阴则不成，所以日得月魄而见也。试言乎内，则犹肾气传于肝气，肝气出而肾之余阴绝矣。所以魂生于肝焉，心液传于肺液，肺液生而心之余阳绝矣，所以魄生于肺焉。于肾气之中而取真一之水，心液之中而取正阳之气，即真一之水为胎，如日魂得月魄而明也；真一之水得正阳之气为主，如月魄得日魂而照也。一岁有二十四气，一日之间亦有二十四时焉。故亥子丑之时，壬癸之位也，而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属焉。寅卯辰之时，甲乙之位也，而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属焉。巳午未之时，丙丁之位也，而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属焉。申酉戌之时，庚辛之位也，而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属焉（五日一候，三候一气，三气一节，二节一时）。十二时者阳时也，十干者阴时也，艮巽坤乾者四卦时也，合而为二十四时，与天地二十四气同焉。一日十二时，时为三十度，共三百六十，与天地三百六十度同焉。天地之春夏秋冬，日月之弦望晦朔，人之子午卯酉，四时同焉。知其时候以法致之，则丹全气足，可以长生，炼气成神，可以入圣。五行者，相生者也，故肺气得肾气方行焉，心气得肝气方行焉，脾得心气方行焉，肺气得脾气方行焉。及于三田，则精中生气，秘其精而气自壮矣；气中生神，养其气而神自清矣。五行相生，可以延年，三田返覆，可以超凡。凡人有九宫，何也？丹元宫者肾也，朱陵宫者小肠也，兰台宫者肝也，天灵宫者胆也，黄庭宫者脾也，玄灵宫者大肠也，尚书宫者肺也，玉房宫者膀胱也，绛霄宫者心也。以九州言之，则冀州者肾也，兖州者膀胱也，青州者肝也，徐州者胆也，扬州者心也，荊州者小肠也，梁州者肺也，雍州者大肠也，豫州者脾也。以形言之，肺长八寸，其状如华盖。心长九寸，其状如垂莲。肝长七寸，其状如悬瓠。肾长三寸，其状如悬石。脾长七寸六分，其状如覆盆。其类不可穷也。肾气之中取水，心液之上取气，气上水下，是为未济之卦也。肾气入于顶，真水下降心气，入于丹田，真气上升，是为既济之卦也。心肾交合而成内丹，肝肺传送而为火候，以合天地升降之宜，日月进退之数焉。龙虎何以交合欤？自辰巳至于午而止，其津分三咽之。于是幽室静坐，叠掌盘膝，忘思绝虑，微以升腰，闭目冥心，满口含津，鼻之中细细出息，引极再入。含津以压之，真龙不上升矣。引息抽之，真虎不下降矣。初觉其咽干，次觉其心冲，终觉其情畅。龙虎既合，于是无质以生质，其形如黍，还于黄庭，是为玄珠者也。若炼之火候不差，斯为金丹焉。火者，三昧真火也，升降循环，有周天之道焉。十五两为三百六十铢，有周天之度焉。天气五日一候，故修炼者亦五日一进退火候焉。三气在于黄庭，其法用戌亥。至于子，静坐幽室，屏去思虑，微隐于几，轻胁其腹，使鼻中绵绵，用之不勤，默存丹田如火轮焉，其转不倦，胁之勿动，困则暂止。再胁者，盖以聚所散之气，想火转之于肾，心火下入于黄庭。始则其腹微痛，次则渐热，行之可以补虚益气，积而延年。若与前之龙虎并行百日，下火五两。自戌至于子，炼精成汞，而药力全矣。二百日下火十两，自酉至于子，炼

汞成砂，而胞胎坚矣。三百日下火十五两，自申至于子，炼砂成金，而纯阳气生矣。何以取火乎？以念珠一百八，凝息计数，数足方得一珠焉。何以肘后飞金晶乎？用子之时一阳初动而下功，披衣正坐，握固存神，扣齿二十四通，集神和气，忘思绝虑，闭目冥心，存下丹田，微偃其脊。始觉腰之下稍热，如未热，则再偃，至热则止。于是气过于尾闾下关，次过于夹脊双关，次过于玉京上关（在心之左）。以至升偃，一撞三关，入于泥丸，日出而止。行之一夕，可全一年之损。如满其数，则可以补脑益髓，返老还童矣。故辰巳曰交合，戌亥曰进火，子曰退火。何以谓之金液还丹乎？其法用子之时，静坐存升，掩耳闭息，轻轻摆撒，使肾气入于顶攻击，神水下降，自上腭而来，清凉美甘，不漱而咽。久之骨健身轻，胜寒暑矣。何以谓之玉液还丹乎？其法用辰巳之时交合焉。静坐，绝思虑，以舌拄牙缝，双收二颊，有津则咽之，无津则咽其气，满乎三百六十之数。此自肺而升者也，可以益一年之损而已（有内丹，不用此）。于子之时，存升偃脊，一撞三关。既入于顶，急闭其息，掩耳摆撒金液，使下降焉。于是不漱而咽。于时即高身起腹，举腰正坐，使金液随元气散入四支，通流百脉，是为金液炼形者也。久之目视金华，体出金光，不止长生而已。于午之前（辰巳时），收颊咽气，补虚数足，乃继而用之。方咽未咽之际，忽升身正坐，高举其腹，气入于四支，百脉传入于经络，百日则肌如玉，血如膏，颜如婴矣。炼之法有二。其一以丹炼形，三田反覆者也；其一以无丹炼形，五行颠倒者，是为玉液炼形也。存升偃脊，一撞三关，直入于泥丸，掩耳闭息，金液下降，即举腹升起，丹田纯阳一升一降，相见重楼之下，是为既济，始成一珠。其大如黍，其色莹而黄，乃还于黄庭，是为金粟。遂出金光于皮毛，计功定其息数，此既济者也。人之元气，日一循环焉。其元神，旬一交番焉。甲乙之日，卯时炼肝气；丙丁之日，午时炼心气；庚辛之日，酉时炼肺气；壬癸之日，子时炼肾气；皆炼之成神焉。惟脾无正气而不受炼，戊己之日安闲可也。正坐静室，屏思虑，扣齿二十四，惟心在道，神定气和，默观所炼之藏，心至则气自至矣。丹田纯阳之火，至是为三花和会，非比三昧之火也。旬炼之一番焉，凡百日每藏各炼十番，于是气升神见，各随其色，纷纭上起，回观反照，见五色之云兴于壶中，此炼气成神，上朝天元，并入神宫者也。然惧外魔以乱天真，当速收内观，以起火焉。故曰欲长生者炼丹下火可也；欲不死者还丹炼形可也，欲升仙者炼气成神可也。烟萝子曰：仙者咽气闭息，不入喉中往来。当其气满难住，正坐升举其腰身，如是不止，气冲凝滞，而又可以延息少时矣。积气生液，内滋于五藏六府，外润于皮肤，此安乐之上法也。然未尽玄微焉。玄微之道，在夫幽室静坐，绝虑忘思，咽气闭息，急则升身，放则换气而夺余息。于是心腹空而首目清利，体充悦而神气调和，此延年之法也。或饮食过度，则闭息虚心，自然消除矣。或气血凝滞，则闭息默观病之所在，病则愈矣。夫纳九咽一，存三放七，定息内观，事无不毕，此长生之诀也。何谓也？鼻入清气而纳之九分，咽中一咽，不使所入之气往来，觉其急则举身取气，放息勿令出尽，常存二三焉。当其闭息之际，默观五藏，气自通和，则其疾去矣。正阳真人曰：欲觉阳公长子，须是多入少出。从其男女相争，过时求取真一。纯阳真人释之曰：阳公乾也，乾一索于坤而生震，震为长子，在人为肝，在时为卯，是为泰卦三阳之候也。于时肾之气为婴儿，上传于肝；心之液为姤女，下降于肺。肺气相交，于是其鼻入多，其口出少，凝住不使传降焉，是为男女相争，积气生液。于是真气益多，故曰过时求取真一者也。然则玄微者不离于卯之时而已，外应于泰，内契坎离，气交之候，鼻入清气，升身内想，默计周天之数，凡三百有六十可以夺一年之气，以补已往之损，比之胎息无时焉。弱者可以骨健，老者可以还童矣。岐伯曰：入之真气，春藏于肝，夏藏于心，秋藏于肺，冬藏于肾。肝心，阳也；肺肾，阴也。随时养之，不出冬夏二至，春秋二分之候。所养之法，淡然自适而无所惑，静坐内观所养之藏，自然气凝而有象有形焉。故以阴气为胎，以阳气为息。气住则形住，是为长生之要也。灵枢曰：天地反立，阴阳逆生，炼铅炼汞，自然道生。扁鹊曰：冬至之后十有五日，真铅积之一分，其状如轻烟焉，夫能炼之，可以安乐延年矣。三十日真铅

积之二分，其状如薄雾焉，夫能炼之，可以返老还童矣。四十有五日真铅积之三分，其状如垂露焉，夫能炼之，可以留形住世矣。夏至之后十有五日，真汞积之一分，其状如戏蕊焉，夫能炼之，可以健骨轻身矣。三十日真汞积之二分，其形如含莲焉，夫能炼之，可以长生久视矣。四十有五日，真汞积之三分，其形如抱卵焉，夫能炼之，可以炼形化气矣。故炼真铅而为阳胎，炼真汞而为阴息，以阴息为阳胎，自然有形化无形矣。以阳胎投阴息，自然无质生有质矣。然岐伯不知时，扁鹊不传法。若夫冬夏二至，则时未善也；随时内观，则法未尽也。惟冬之壬，夏之午，则凝息留气而后静观，敛身集神而先注意焉，斯可谓尽矣，善矣。是以胎息之要，在乎绝无动念，譬夫以水浇石，无可得入。于是神定气和，元灵自住，真胎自凝，是为无漏。三年小成，六年中成，九年大成者也。神公言其胎息曰：勤守中，勿放逸，外不入，内不出，还本元，万事毕。谨修持，无时日。曹道冲释之曰：勤守中者，神识内守也；勿放逸者，一意不散也；外不入者，对境如无也；内不出者，居尘不染也；还本元者，专气致柔也；万事毕者，止外无求也；谨修持者，勤而行之也；无时日者，长生久视也。然则真胎息者，其惟物我两绝，神气并集，凝而为胎，住而为息，形神俱妙，可以长生，神气合体，可以入圣。于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自然神气交和，无中生有，内外明白，以色为空，天真元灵，湛然自乐矣。玉皇有神用之诀曰：存三守一。高上元君释之曰：三者精气神也，一者肾也。肾中生气，心中生神，神气交而为精，精神住而还下。于是上存其神，中存其气，下存其精。三存既毕，则守其一在于丹田，不论内外之境与出入之法，自然气還元而自住为胎焉，神随气而不散为息焉。神气一体，则无死生；心肾一气，则无疾病。如是一切之境，从何而入？一切之念，从何而出乎？若厌乎尘世，则当升气以为神胎，集神以为气主。于是气胎神息，与有象之形分而二，三化而万亿真灵不散，是为入圣者。太上玄机有自然胎息之诀曰：长生久视。徐真人释之曰：静坐忘思，久视于上田，则神长生矣。久视于中田，则气长生矣。久视于下田，则形长生矣。视者，视之勿离其视之所，心神随视而止，肾气应神而传，自然有形之气暗藏无象之神，形中有胎，胎中有息，息以神住，神以气存，此久视之道也。吾于天地之间止知其身，其身之内止知神气而已。故上视神宫则其神不散，视久则炼神，神聚为胎。以所传之气入而为息，自然而上也。下视气管，其气不散，视久则炼气，气聚为胎，以所存之神入而为息，自然而中也。炼气会合，常守丹田，凝而为胎，住而为息，自然而下也。上中下者，三田之谓也。肾之真水者，虎也；心之正气者，龙也。龙虎交而为玄珠，火候足而为金丹。取辰之末，巳之初，是为巽之时，幽室正坐，满口含津，勿吐勿咽，以压龙虎之气，使之不走，交合而为玄珠焉。其大如黍，还于黄庭。每元可以增真气一丈矣。火候者何也？心之正阳之气，是为真火。真火上升，是为炼形；及其下降，是为還元；可以益气而延年。当戌之末，亥之初，是为乾之时，幽室正坐，胁腹勿动，凝住上传之肾气不升，内想真火而下降，行之一日，可以补一年之虚。纯阳真人曰：金丹之要，存升开闭，过关无急，火候无差，产成金液者也。于子之时一阳初动之后，披衣正坐，握固内定，存下腰身，使肾合气聚，觉脐腹微热，渐升其身，微偃其脊，运肾之气复过尾闾，自下而上，次过中关于玉京，直入于泥丸，以补其脑，自然髓实骨健。若炼金丹，则作退火焉。夫龙虎相交为玄珠，以心火下降为补益，以肘后飞金晶为补脑之法。并用，是为金丹焉。玄珠者，金丹之体也。进退火候合于周天之数，三百日无差，则为金丹矣。胁腹凝息，行一百八之数，自子逆行至于午，以心火下降而炼黄庭。于是五日加六铢，二十有五日移一时，此进火者也。升身偃脊，行一百八数，自子顺行至于午，以肾背飞而补泥丸。于是五日加六铢，二十有五日移一时，此退火者也。内丹既凝，而生纯阳之气，是为气中有气。于是不计昼夜，升身正坐，是为太阳。炼之百日，其身轻矣，千日飞腾而入南宫为仙。夫以纯阳随其元气所传，以炼五藏之气，凝为胎元，炼气可以成神矣。丙丁之日，其时用午；庚辛之日，其时用酉；壬癸之日，其时用子；甲乙之日，其时用卯。于是静坐忘思，双收二颊，以喉中虚咽为法，所咽之数不过百焉。十日浇遍，百日而足。于

是纯阳之气不能害于五藏，五藏之元神隐于真气而不散，五藏之真气隐于元气而不耗，由是随元气所传而炼其气，即气炼神，神自气中而出，止朝于元顶，入于泥丸。无丹者行此法，随时浇灌，可以炼形焉。

道枢卷之二十

真一内丹篇（闭息漱液，阴阳以通。一时之用，一岁之功）

子，复也；丑，临也；寅，泰也；卯，大壮也；辰，夬也；巳，乾也；午，姤也；未，遁也；申，否也；酉，观也；戌，剥也；亥，坤也。岁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时。吾以时易年矣，每时运用乎二卦，共十有二爻，一岁之象也，故一时之用得一岁之功。然自子至巳可以行也，午之后不可用也。子之时，先进火焉。息者，火也。火，阳爻也。闭息三十有六，是为一阳爻，然后进水焉。津者，水也。水，阴爻也。漱液二十有四，是为一阴爻。故子之时行乎复，巳之后行乎姤。常相对行之，此一时而用二卦者也。子之时，其爻一阳而五阴，则先闭息三十有六，然后漱玉液二十有四。既巳，则复行午时之卦，其爻一阴而五阳，则漱玉液二十有四，而后闭息三十六者五过，通于子则为六阴六阳，可以夺一岁之用矣。凡行持也，依爻数阴阳为之，必平坐，握固扣齿，子之时面子之位，余亦如之。行巳，则托天导引者数过，久之内丹结矣。一岁之后，可出之浴以太阳焉。所谓出玉池，入金室，大如弹，黄如橘者也。修气者，运阳以炼阴也。阳始于子，盛于巳；阴始于午，盛于亥。故常以子之时运用，寅之时行持。至午则止，避阴气也。

还丹参同篇（一气精华，得火乃滋。还丹之根，其在南离）

昔者燧人氏钻木以出火，女娲氏炼石以补天，斯合神丹之道矣。或曰：何谓也？曰：木者汞之性也，金者真火也，是以还丹之根在乎南离焉。何也？生于太阳之中，得火而后化乎形质者也。其一变则潜形乎混沌之中，感处乎母之胎，方受精华之气，此汞为汞者也。其二变则赤元之数合乎丹田，为受气之因，融化而为凝酥，于是魂魄降于合抱之位，此汞成雪者也。其三变则青神之液独化于扶桑，此雪成砂者也。其四变则白虎之义，其气其汞和矣，复于根类，此砂成黄者也。其五变则玄黄之化，密来于后土，气充于上元，剖分形质，此黄成铅金者也。故曰一物含五彩，其斯之谓欤。夫汞不得火则其身虚焉，铅得水则其体光焉，岂非月之色其可见者耶？日之乌其不可见者耶？是以太上之丹，虚无之道也。汞铅者，其何传乎？其出于恍惚而变于杳冥者欤？生于太初之始，成于混沌之中，为乾之宗，坤之本。故气运者三千有六百年，节候者九转八琼，由是水火盈满于丹田，日月始终于鼎器，从文鼓武，灵炼幽玄，夺造化于炉，托乾坤于掌，气腾其身，来往自然，化龙于青汞之门，伏虎于白金之路，精沉气海，气抱精元，玄黄体化，气类相须，反南方之赤色，故名还丹之道焉。五行以之颠倒，八卦以之逆顺。魂也，魄也，降于合抱之位，其变化无穷矣。紫府仙都，玉洞丹室，乌驾金螭，免乘白马，于是有神功焉。夫月满则亏，日中则昃。焕然玄象，以魄交于其魂，金水制伏而无外。曰屯曰蒙者药也，曰否曰泰者炉也，所余各有配属焉。一岁者三百有六十日，以应乎六十有四卦，卦三百有六十爻也。一句者一百有二十时，昼夜行乎十有二爻（二卦也），则三句可以为一岁，而九句斯为三岁矣。日月者，昼夜如车之转焉。日有三十度，天地转关。经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其乃应于法象之妙焉。此于丹道，盖近矣。诗曰：关关雉鸣，在河之洲。雌不孤居，雄不独游者也。是物之芸芸，各归其根，类同以聚矣，去汞则分矣，素书所谓同气相感者也。阴符曰：黄腰啖虎，水木相刑；榆甘柔金，河车伏汞。其秘盖在乎神水华池焉。太易志曰：黑者水之基也，白者金之体也。石洞记曰：真五行者，一水一石也。中宫者，气之主

也。水火激之成物，是为金液金丹矣。参同契曰：种禾用粟，附鸡用子。其此之谓欤。阴真君曰：阴者真砂也，阳者真汞也，求之不可妄动焉。无质而生质，是为还丹，非所谓凡汞凡砂也。青霞子曰：吾有丹砂焉，取金之精，活石之液，合为夫妇，列为魂魄，一体混沌，两情感激，此丹砂也。易曰：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何谓也？万物者生于-，老于九。汞之未得火而变化也，其隐于砂之中，是为潜龙，不得用也。砂之正体，以火飞之入于铅中，见乎真火真汞而交感焉，是为见龙在田。田者，丹田也。丹为汞，田为土，土生万物者也。水之中有土，是为真金，真金者，丹田也。是为终日乾乾者欤。金汞成真，可以变化矣。乾者，火也，金也；九者，铅之数也；三者，木之数也。天得一而见水，得二而见火，得三而见木，得四而见金，得五而见土。修炼者不可以不知乎此也。白，金也，汞也，各当八两，二八者合于一斤，此炼砂炼灵象之数也，总集于一。一者水也。水之中有火，火之中有木，木之中有金，金之中有土。五行混一，则二仪开阖，日月明矣，三才备矣。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乾为父，坤为母，内有寒暑阴阳，日月星辰焉。其罗列进退休王，皆自然之道也。夫砂也，汞也，得火而后飞腾矣，得水而后藏体矣，得金而后交感矣，得木而后本明矣，得土而后生成矣。于是以金为丹，丹为白虎，白虎为真火，真火为日魂，日魂为金鸡，金鸡为华池，华池为黄铅，黄铅为媒氏。汞又以木为青龙，青龙为黄水，黄水为月魄，月魄为玉兔，玉兔为黄芽。黄芽者，生于丹田者也。丹田之本体，其名金公。吾能知其道，则可以不抛金水而化青龙矣。青龙者，汞也，必俟玄黄成其终始。玄黄之内有真金焉，当与木精通乎鬼神。鬼神者，无形质也。大帝以为金室，逍遥降出太和之津，于是可以仙矣。夫求华池者，必由于此门焉，丹砂隐其中矣。吾明乎鼎器，见乎形容，究五行，穷八卦，定休王之始终，别囚死之宗元，魂魄交争，阴阳来往，金隐于秋冬之卦，汞藏于春夏之形。东南者斯为丹汞之神也，西北者斯混水金之道也。吾盖有十千形象之图焉，中央者万物之草也，戊己为烹炼者也；东者甲乙也，甲为沉石，乙为浮石。南者丙丁也，丙为武火，丁为文火。西者庚辛也，庚为世金，辛为世银。北者壬癸也，壬为真铅，癸为真汞。呜呼，吾其开天之秘乎。

金丹明镜篇(水火之数，坎离之象，蹟其精深，得道过半)

玄一曰：观夫乾坤至大，易行乎其中矣。故知离巳日精也，坎戊月华也，鼎则乎天地，药法乎日月，有男女之象焉。始乎否也，泰也；周乎既济也，未济也。于是药鼎成矣，非世之所谓五金八石者也。经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自一之水，二之火，三之木，而为龙，在于东者也。四之金为虎，而成五之土，合乎土彩，应乎五行，明乎四象。凡乾坤之内，其下有形焉，其上有象焉。吾法则其阴阳之造化，斯犹反手尔。故能知一之水，二之火，坎离之二用与夫日月，则已得还丹者过半矣。是以五行之道，得一而毕乎。玄一曰：吾见世之烧炼迷谬者，不知几何人也，知贪乎黄白，不知慕延生，彼岂知阴阳之根蒂，南北之要津耶？诀曰：用铅不用铅，须向铅中作。及至用铅时，用铅还是错。欲得识还丹，终不离铅脚。斯道之要也。而世不知采铅者须知金公焉，河车焉（五行全是金公也；北方正气，河车也），乃取雅安之铅（雅州也），键为之铅（嘉州也），土之铅，垆馱之铅，草节之铅，而为鼎，投以水银而养火焉，非吾所云道也。语曰：铅若是真，不失家臣。铅若不真，其铅难亲。其要在乎阴阳和合，五行备而四象全，然后知真铅者真一也。太一丹田，从铅而始者也。观夫火中之木，水中之金，则铅汞明矣。诀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内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此言真水火与日月精华者也。鼎无首无质也，然无质而生质矣。故阴极而阳生，阳极而阴生焉。愚者将空炉拥千斤之炭，露地鼓扇，以为赚日月之精华，无质自然生质，火汗赤红，聚于炉中，用之为丹，服之则燥矣。或持水精之珠于日之下以承火，于月之下以映水，复以火炼其水以为真水火，日月之精而为药。或闻至人之言曰：采乎蚕食之前，成乎火化之后。遂取蚕未食之桑，焚之为灰，八月既望，以灰承露，收其汁

焉。玄一曰：是皆非道也。夫日出于扶桑甲乙之上，所谓未蚕者也，火生于木者也。庚申为月窟者也，是为寅之前，未之后。吾闻其诀曰：淮南王号秋石王，扬隐说黄芽，西方承王气，得道在中华。其状也，其外白，其内黄，如鸡子焉。世不知西方庚辛，兑之金也，太白符应属于秋焉。乾之少女采斯气为鼎中之宫，而作丹者也。少女之气者，轩后美之为金华，淮南秘之为秋石。金者土之子，何也？金土相生，而孕芽蘖者也。八月天罡在于酉，万卉凋落，故金克于木。惟木生芽，吾丹之道如金之上生芽，其黄如蘖，染之有色，应于中方，而黄芽者也。故曰：黄芽者，铅汞所造也。阴之壳，其含阳华。夫不得黄芽，则去金丹远矣。世不知从一至于五，运合五行，于是始符契于五彩，虹晕于天，霞起于炉者也。故炼取真水土者，道之要欤。六戊六己者，土也。土无正形，王于四时之季，而应于五方。世不知水之一，金之四为之戊焉；火之二，木之三为之己焉。戊己诚合于正中，足乎阴阳之数，方具美矣。于是阳壬不自火中而去，则阳壬不得作烟矣。如鸡抱卵，日数既足，则生子焉（如人十月而生）。故曰：孤阴不成，孤阳不立。汞砂皆阴者也，譬如二女同室者欤。夫人因二气和合而生，以父之精为骨，以母之血为肉，结而成形，十月而生。吾之道犹是也，中男御乎中女，交合以成形矣。少女之气百数，其秘在于还精补气而已。离三者，其中含阴，象乎日之中有鸡，而为女之血者也。坎三者，其中含阳，象乎月之中有兔，阴极阳生而为男之精者也。圣人以南北二位为药，犹父母配合而生者乎。震三者，长子继父体者也，又归于兑三而成少女焉。采少女之气百数，而为丹为鼎。鼎者元无鼎也，药者元无药也，本乎人之情性不离，而皆禀乎四象者矣。愚者不之知，乃以汗秽而成之，非也。吾之至药，法象乾坤，剖一气而分阴阳，如人用父母之传元气而生者也。于是合日月，备三才，成四象，符五行焉。五日一候者，六十时也。旬又五日一气至矣，三旬有六日丹凤形矣，四旬有九日五彩全矣，六旬有四日四气足矣，五行气尽于是乎。产芽而药见真一焉，然后有三十六龙，置否泰之鼎，立太一之神室，坎离为日月，震兑为龙虎，则真水火与夫内外阴阳，安设神室于城郭，依法则，听刻漏，候一阳爻之生也，运既济、未济之阴阳，施文武之下火，使之炎上，于是阳气上腾而为天焉。吾之上水润于下，则为阴气下降而为地焉。汞者人物也，男女交合，各孕真精，权变斯须，圣化无极矣。昔者轩辕氏游于蜀，悟三一之道，铸鼎成丹，乘赤龙而仙，用此道也。吾之药应乎上下之二弦二八之数，有三百八十有四铢（每两二十四铢，此乃一斤也），应乎六十四卦之爻，乾坤之二策，而成九转七返者也。

道枢卷之二十一

大还金丹篇（卯酉之门，功不可施。去黑取赤，入于华池）

金丹者，其药用真铅。真铅者，北方铅中白骨也。取之八两，以作丹苗（生芽如苗）。又于赤中求汞。汞者，南方朱雀之精也。抽取之八两，与铅同用焉。水火阴阳之用，盖水有上有内，火有下有外。三日五日七日，添药入汞一两，水一盂。至十五日腾云矣，三十有六日于是金凤成矣。昼夜阴阳，其要在于调和，则汞在鼎之中，自作黄芽。三八之后，稍加火焉。火当常热不差，及于开鼎，则见真龙虎矣。此结头第一之数者也。去黑取赤，入于华池，神符白雪，同汤煮之（雪花用四两，陵郡所生），常如鱼眼。一九二九三九，察其得所则止，五九则甚矣。以汤洗而澄之，使之无味，其色如苍穹焉。复入金铛炒焙之，用仙酒濡之（小点之），使其色红。三日已来，仍伏于火，入于鼎中，向炉而坐。二三四五，其两分明。五日一次，中运而起复，从离之上作始，而行卯酉二门，不可运火者也，惟于南北功精而已。阴之火卧也，阳之火立也，露出之，遣风微人焉。又须固济坚牢其鼎，药之成也如呼吸焉，百有二十日开炉，是为小还丹。服之，万疾除之，涌泉干矣。鼎之诀则非翰

牋所能传也。

金书玉鉴篇(物备于我,勿求诸外。中宫有鼎,覆以华盖)

夫修内丹者,必先正其炉焉。炉者,鼎之外坤也,吾之身是也。其中有长生之药焉,吾之神气精液是也。炉有八门,何也?吾之目也,耳也,鼻也。于是为视听吐纳之关,斯其橐籥者也。其辟门之户,运动各取其宜,而常固守焉,勿使滋味逆邪,伤于其内。由是于天地之炉,造化之鼎,调其至药,配其阴阳,炼气神而后成功焉。鼎之华盖,下覆于鼎,何谓也?天者,乾也,金也,其内境则肺之宫也。上为华盖,下覆乎诸藏之上。其通于鼻,是为天门。升降呼吸,运精乎荣卫,循环乎五藏,流注于身。其动变浮沉,大小有定焉,其由天之运星斗,地之转江河。故天门运其肺者也,出入清气为鼎之盖焉。故地者鼎之腹,变化诸物者也。何谓也?地者坤也,其内境则脾胃也,包罗水谷,上通于口。口者,咽门也,地之户也,收纳水谷,下伏于胃管。故脾者受天门升降之气,转动消铄,造化其水谷而分其清浊焉。谷之清者升于上焦心肺之宫,而化为神气精液矣,谷之浊者则下泄于大肠小肠焉。是以胃者造化之鼎也,口者地之炉也,鼻者天之门也,玄牝中央其名曰人中,斯三才者也(天地人)。天门呼吸之气,其上符于星辰之度焉;地户流转之水,其内应乎血焉。于是可以论日月阴阳之理矣。日者处于上而尊者也,天魂也,太阳之火精也,其位则居于乾艮焉。夏王冬衰,夜短昼长,其中则藏阴气,隐金鸡焉。鸡者酉也,其外应乎西方之金石,能生乎水者也。乾者,天也,金也。艮者,山石之中,斯阳中之阴也,其内境则上焦也,是为天心灵符焉。首者,艮之山也;口者,洞之谷也,斯其出水源者欤。故水者,坤之积阴之气也,升于上天,陵于华盖而为雨露,浸润于心,斯阳中之阴也。离之卦,外阳而内阴,外君子而内小人,其犹丹砂属于火而中隐汞焉。是为太阴姤女之魄,其衣五彩。离者丽也,其精为日。而五彩华丽,中有绛宫,上通于目。目者,泥丸之宫也,其中有神。神者,天地之主,万物之灵也。欲修命者先澄其神,神清正则万邪不干矣,此长生之大药也。或不能伏其心焉,内生奸火,其犹丹砂不死,见火则飞矣。故曰心者生命之主也。月者,处于下而卑者也,地魄也,太阴之水精也。其位居于坤巽焉,冬王夏衰,昼短夜长,其中则隐阳精,藏玉兔焉。兔者卯也,凭东方之木,能生乎火者也,斯阴中之阳焉。其内境则下焦也,于藏为肾,肾有二焉。中央者丹田也,前者巽海也,水府也,故江湖者归乎巽焉。世不知阴阳之正位,以谓北方则坎也,南方则离也,非也。夫坎者南方坤巽之位也,坎之中奇阳者,南方巳午之火也,离者北方乾艮之位也。离之中偶阴者,北方亥子之水也。月者外阴而内阳,外小人而内君子,其犹铅锡乎。故于阴之中其产白银,于砂石之水中其包赤金。金也,银也,俱阴中之阳,所谓婴儿者也。于是上与丹砂之中太阴之姤女,合而为夫妇,情类想恋,斯凝而为砂矣。故坎者,水之海而龙之宫也,有帝王处北阙,正南面之尊焉。月者地也,地无其阳则万物不生矣。万物也者,禀天而生,向阳而长,此亦其常道也,况人者万物之灵乎?当顺乎天之道。天之道者,存乎其身。于是纯阳真一纯粹自然之气,可以致长生者也。长生者何以致之哉?吾其昼夜修炼乎,故内功一日则天运一岁者也。于是升降阴阳,运行于四序十有二时焉,其昼应乎春夏,其夜法乎秋冬。昼夜始终,此天地之交泰者也。故亥子丑之时,其应乎天之冬焉,其阴升于天心,其阳降于水府,温养其肾而变炼其骨,于是金筋玉髓而为真人矣。其犹山石潜受阴阳升降之气,化而为金为银,为珠为玉,为丹砂,为铜为铁者欤。寅卯辰之时,其应于天之春焉,其阴降于华盖之下,其阳升于鼎鼐之上,温养其肝,生长其筋脉。其犹草木潜受阳和之气,而为华为叶,为苗为莖者欤。巳午未之时,其应乎天之夏焉,其阳降于水府,其阴极于火宫,温养其心,变炼其血而成白乳焉。申酉戌之时,其应乎天之秋焉,其阳极而降于天,其阴复而升于地,温养其脾,变炼其皮肤焉。昼夜其应乎四时者也。阴阳炼于一体,于是自凡而入于圣矣。然不可不知君臣夫妇之理焉。以吾之内境言之,则身者国也,首者城也,目耳口鼻者四门

也,手足四支者四方之兵防不虞者也。心者国之君也,气者臣也。故心为气之主,而气为心之使也。心神澄静则元气和宁矣,神气合则长生矣。其犹君圣而臣斯忠乎,君臣明而天下斯治乎。吾观夫内境之君者,绛宫纯元真一之气也;其臣者,坎宫太阴玄冥之液也。天降真气,化生万物,犹君之惠其臣也。北升阴气凝成雨露,滋润万物,犹臣之佐其君也。君者心也,心连于舌,其下有玉池焉,左曰金精,右曰玉液,此所谓玄冥之液者也。升降于上为雨露,为渊泉,以浸灌其心,心则活矣,所谓君得其臣者也。臣者肾也,二肾之中央者丹田也,其前者巽海也,是为水府。其气本生于离,降气于下,以温丹田,所谓君隐于北阙者也。故君圣臣贤则国昌炽矣,心明气清则身长生矣。欲治其国,先治其身;欲修其道,先澄其心神,而后调其元气,其道一也。吾尝谕之家焉。身者宅也,五藏者宫也,乾者父也,坤者母也,坎者中男也,离者中女也,震者长男也,巽者长女也,艮者少男也,兑者少女也。乾父坤母,斯成偶矣。三男三女,斯为夫妇矣。肝者东宫也,木者甲其兄也,乙其妹也,甲以己为妇,乙以庚为夫,故肝得水而沉。何也?木带金之气者也。肺者西宫也,金也,庚其兄也,辛其妹也。庚以乙为妇,辛以丙为夫,故肺得水而浮。何也?金带火之气者也,心者南宫也,火也,丙其兄也,丁其妹也。丙以辛为妇,丁以壬为夫,故心能拒火。何也?火带水之气者也,肾者北宫也,水也,壬其兄也,癸其妹也。壬以丁为妇,癸以戊为夫,故肾能拒水。何也?水带土之气者也,脾者中宫也,土也,戊其兄也,己其妹也。戊以癸为妇,己以甲为夫,故脾能纳谷。何也?土带木之气者,此吾造化之鼎也。君臣于国,夫妇于家,神气于身,此长生久视之道,古今不易者也。吾于是宜知夫内境真象焉。内境者何也?身之境也。真象者,吾身之炉,其中有天地日月,星辰风云,河汉山岳,江河草木焉。天者乾也,金也,华盖也,处于万象之上,是为内境之肺者也。星辰日月之轮者,是为内境之上焦,荣卫流行之度者也。太虚玄界之上清,气凝集焉。玄界之下,浊气聚散焉。上下清浊之分,是为内境之中焦罗隔者也。罗隔之上,清静之域也;罗隔之下,秽浊之境也。五岳群山者,首也;涧谷者,口也;鼻也;泉源者,津液也,饮食也。江河奔大海者,饮食聚于水谷之府也。云雨生山川者,毛发也。夫欲知天地长久之道乎,盖得正一真一者也。斯何谓也?是乃天地炉鼎之中,阴阳交合于内,不失其元气者也。夫人禀天地而生,合天地之精而为之子,故吾之内境亦有天地长久之道焉。夫不禀天地之道,究阴阳之功,奚得保其天年哉?夫能于其内境识其天地,交合其阴阳,抱养其神气津液,俟其日月满足,则长久矣。知所以长久矣,其可不知五行之变炼乎?五行者五藏也,肝者东方震宫,甲乙木也,青龙也。肺者西方兑宫,庚辛金也,白虎也。心者南方离宫,丙丁火也,朱雀也。肾者北方坎宫,壬癸水也,玄武也。脾者中央坤宫,戊己土也。吾有鼎鼎于以调和四象五行,变转五行焉。水者液也,液之中有金,故曰金液焉。金克木,木生火,火复炼金,四象还返,皆由于土者也。土者主于神也。神者得其道,斯为仙矣。失其道,斯为鬼矣。修真者宜舍繁华,远嗜欲,却腥臊,清静逍遥,栖于岩壑,洁斋登坛入室,择日俟时,背阴向阳,瞑目平坐,握固冥心,开辟炉之门,以运火之候焉。于是五藏炼矣,百骸变矣,然后至于圣功灵化者也。虽然,必更九转,是为功满而登仙矣。一转则四月也,三转则一周也。九炼之功既全,于是三年而成丹矣。其大方寸,其重一斤,而阴阳各半焉,外应乎太易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何也?四卦者二十有四铢也(一两者二十四铢,四卦一两者六十四铢为一斤)。九转者,仙之初地也。于是灾患不干,寒暑不侵,水火不害,邪精匿矣。其能易形变体而入于圣者,中仙也。至夫大功玄化,真气纯阳,然后上升朝于帝君矣。

修真要诀篇(循其四序,以聚五行,间以金木,千日而成)

王子(刘海蟾弟子王庭扬)曰:道无名,其本自然生一,一者道之元也。一生二,二者天地也。二生三,三者三才具而万物于是乎生矣。故天父也,地母也,人男女也。父之精阳也,母之血阴也,合而为人,则三才者皆本乎一气者也。是以一者长生之本也。易曰:

天地交而生坎离，用之者取象焉。世之修身养命者众矣，而少至于道者何也？莫测圣人之旨，而惑于闻者也。故辟谷咽漱，吞霞服气，般载拽已，饮乳闭息之论，非所谓要道也，其犹随山采珠者乎？吾所谓要者，修其真一，聚其五行，列八卦，合四象，括三才。乾坤吾炉鼎也，坎离吾药也。曰屯曰蒙，起于朝昏；曰既济曰未济，不愆于晦朔。曰序循环，千日而成功矣。著诗百章，摘其要妙，得十二篇。

其一曰：日乌月兔镇相随，性命关连尽不知。会取地天交泰事，自然交际坎和离。

其二曰：忙忙世俗拟求真，多弄朱砂与水银。不炼自家身上药，汞还死后固生人。

其三曰：周天火候至幽微，运动抽添尽有时。节气无差七十二，自然伏得虎龙儿。

其四曰：不在市廛不在山，不拘名利不拘闲。世人要见长生药，只透心灰是大还。

其五曰：阴属地时阳属天，一为鬼趣二为仙。修治要见幽明事，性命相关在目前。

其六曰：金丹有诀夺天权，说着根源在目前。试指北方玄武事，龟蛇因甚两相缠？

其七曰：鬓斑发白报君知，犹自贪婪恣乱为。不会五行交日月，是时一苦告他谁？

其八曰：水火同情间木金，火水知他甚处寻？脱黄着紫因何得？只为河车转数深。

其九曰：五行四象坎并离，诗诀分明说与伊。只有工夫下手处，几人会得几人知？

其十曰：鼎炉火候密推排，炼得纯纯气上来。地户闭时骨髓实，天门积渐自然开。

其十一曰：学人既悟修真一，修一须求法护防。卑是水中难住火，那堪阴鬼在傍相？

其十二曰：若未逢师且看诗，诗中有诀好修持。虽然不到蓬莱路，也向人间死较迟。

道枢卷之二十二

修炼金丹篇（炼乎九鼎，行乎八卦，养息成神，冥于造化）

大丹要在乎养息成神而已。夫息者日有三万六千焉，周流于三十六关。四六黑白之道，行于八卦，炼于九鼎者也。一日者有十二时，一时者八刻十七分，吾之四息为一至，可以通三十六关与四穴焉。凡一关穴，息流二刻有五分，则一时为三千息，一刻为三百六十息。十二时者又分而为四季，有盛衰生克之道焉。三十六关者何谓也？下丹田者素华关也，黄钟穴者五路关也，尾闾穴者翠微关也，天柱穴者轳轳关也，肛后者元门关也，泥丸宫者太一关也，玄膺穴者海泉关也，十二楼者三元关也，肺者白虎关也，肝者青龙关也，心者蓬霄关也，脾者中黄关也，二十有四锤者皆关也。一曰受盛，二曰通元，三曰玉琼，四曰七星，五曰卫灵，六曰明堂，七曰瑞泉，八曰命门，九曰进城，十曰坤元，十一曰皇君，十二曰玉圭，十三曰赤城，十四曰荣金，十五曰透龙，十六曰玉蕊，十七曰玉楼，十八曰金泉，十九曰金城，二十曰冲天，二十一曰金凤，二十二曰凌霄，二十三曰会元，二十四曰百琼。四穴者何也？肝者羊车也，乘之朝玉皇，以会万神，其名曰蓬瀛穴焉。肾者鹿车也，乘之以朝昆仑，其名曰三峰穴焉。心者大牛车也，乘之以驭火龙，入于蓬莱，其名曰守中穴焉。脾者土也，镇于四方，左右有金水，其名曰保城穴焉。黑白之道者何也？白金黑虎，阴阳之气也。其行由于荣卫，出者荣也，入者卫也。出入为一息（各拘十日），一息自有四至焉。冬之月纳阳在于内，其应子丑寅之时者也。于是一万三千息，行千荣之白道焉。二万三千息，行于卫之黑道焉。春之月阳亦在其内，其应卯辰巳之时者也。于是一万六千息行于荣之白道焉，二万息行于卫之黑道焉。夏之月纳阴在于内，其应午未申之时者也，于是一万八千息行于荣之白道焉，一万八千息行于卫之黑道焉。秋之月阴亦在于内，其应酉戌亥之时者也，于是二万息行于荣之白道焉，一万六千息行于卫之黑道焉。八卦九鼎者何谓也？于子丑寅之时，坎为阳鼎，真阴用事者也。于卯辰巳之时，震为阳鼎，木用事者也。于午未申之时，离为阴鼎，乾用事者也。于酉戌亥之时，兑为金鼎，兑用事者也。孔者土王而用事，会归中宫，以艮为鼎，胆中取真用事者焉，阳之气胎也。辰者土王而用

事，会归中宫，震以巽为鼎，盖青龙行功，故一九之阳生水者，有震之气也，又曰兑当直其鼎风也。未者土王而用事，艮为膀胱，取真用事者焉，以艮为鼎，盖艮生之气为火，生于土山者也。戌者土王而用事，正金之鼎，以巽为炉，是为金石之鼎，盖乾为大肠，其名金石，则金所归也。是以十有二时，而有金木土之气，应于三才九鼎之位，能窃天地造化之功者乎。天地者，乾坤之象也。五行八卦，混元归返而成乎泰（天地之卦），是为八卦九鼎之数。天地交合，八卦五行周天之度者也。观夫五行生克盛衰，分为四季而用事焉。何也？子丑寅之内，水王而克火，然能生木，是亦火之母欤。以木之气补其火候，火之气足，方用事焉。卯辰巳之内，木王而克土，然后生火，是亦土之母欤。以火之气补其土，候土之气足方用事焉。午未申之内，火王而克金，然后生土，是亦金之母欤。以土之气补其金候，金之气足方用事焉。酉戌亥之内，金王而克木，然能生水，是亦木之母欤。以水之气补其木候，木之气足方用事焉。此五行生克相补之要也。一时有三千息，行于三关。二刻则为八息二至焉，此周天之火候也，其要在乎始于一阳为主焉。子之时一阳始生，初九者也，生于素华之宫，升而为月，是为龙潜于水者也，至于蓬霄青龙之关焉。丑之时其气在于白虎、三元、海泉之关，是为木生火者也。寅之时其气在于太一、元门、辘轳之关者也，卯之时其气在于白琼、会元、冰雪之关者也，辰之时其气在于金凤、冲天、金城之关者也，巳之时其气在于金水、玉楼、玉蕊之关者也，午之时其气在于透龙、荣金、赤城之关遇之，真阴始生者也，未之时其气在于玉圭、皇君、坤元之关者也，申之时其气在于进城、命门、瑞泉之关者也，酉之时其气在于明堂、卫灵、七星之关者也，戌之时其气在于玉琼、通元、受盛之关者也，亥之时其气在于翠微、五路、黄钟之关者也。子之时其气逆行，复归于素华，此周天者也。方其子丑寅也，安坐消息，闭目内观其五藏，想其肝有青龙盘旋，如雾如露，其出微微，以意交于气沉，下于心宫。复想其心宫有朱雀焉，闭口以接其气。然青龙之气甚微，则息气三十有六，以制心之火，而后行功焉。及其卯辰巳也，亦安坐定息，闭目内观其五藏，想其心有赤气盘旋，沉下于肺之上。复想脾之上有勾陈焉，闭口以接其气，其气甚微，则服气三十以制脾之土，而后行功焉。及其午未申也，亦安坐消息，闭目内视其五藏，想其脾有黄气盘旋，以意游起至于肺，复想其肺有白虎焉，开口以接其气，消息服气三十以制肺之金，而后行功焉。及其酉戌亥也，亦安坐消息，闭目内视五藏，想其下丹田有白虎盘旋，以意游上至于肝，复想肝之中有青龙焉，开口以接其气，消息服气三十，以制肝之木，而后行功焉。既已，补其五藏，则可以行日月焉。其交在鼎之左右，可以行八卦之周流焉。当其用事也，先净其神，乃想其心有日焉，其大如钱，出离于心。复想其光照于五藏百骸，次想其日状若浮起，即鼓口服气二十，而一咽之。急想其气下于十二重楼，环伏其日，沉于脾之上，鼎之左。消息既定，复想下丹田水海之内有月焉，其大如钱，复想其光照于一身，以意浮起而至于肺，鼓口制气三十，以首顾左而一咽之。急想其气下于十二楼环，至脾之上，入心之右，鼎之右。消息既定，而后用事焉。

金液还丹内篇（非汞非铅，真一为基。知白守黑，神明自归）

李光玄少慕道，已而遇至入告之曰：元气不散，可以长生者也。元气者，身中混元之气，人之根本也。念住则气停矣，神行则气散矣。是以至人喘息不游于鼻外，存思常住于丹田。三田实则可以至千岁焉。若夫吐故纳新，漱液咽津者，皆延年固身之道也。光玄行之十余年，以为此非出世金液之方也，遂游少室之山，因见玄寿先生而问焉。玄寿先生曰：还丹者真一为基，铅汞相依，黄芽为本者也。黄芽者何谓也？芽出于铅中，始于至真，汞传金之气，是之谓黄华者欤。光玄曰：铅有大毒，何以成至药乎？玄寿先生曰：铅中有金，金中有宝，见宝识宝，贤人得道，宁修铅中金，不炼铅中宝，此非世之铅也。故曰黄芽是铅，去铅万里。黄芽非铅，从铅而始。铅为芽母，芽为铅子。母隐子胎，子隐母胎。知白守黑，神明自来。是以一者水之数，五行之始也，其色黑于黑方，包含五彩，修之合道，

契于自然，用能生天地，为牝牡。然后还日精于月窟，结精华于龙宫，紫气潜隐，与真合符焉。语曰：用铅须用铅，铅是旧丹田。不弃铅也。光玄曰：世以朱砂水银为黄芽，何理欤？玄寿先生曰：非知道之言也。夫黄芽者，坎离相孕，金水相生，男冠女笄，牝牡相得，从无入有，阴动阳交者也。光玄曰：世或以金银五铅为黄芽，何理欤（桃铅、咸枯铅、黑铅、蜜陀僧）？玄寿先生曰：皆非也。彼有质而顽滞者，服之灼五藏矣。吾所谓黄芽者，铅汞合体，金木相并，龙虎相交，水火相制，推情合体，以魄随魂，成于还返之因，明于呼吸之理。阳交阴孕，母在子存，全天地之精者也。故汞不呈体，金不露形，丹砂木精，得金乃并，乘身敛魂，虎饥则来啖食生髓脂，盖谓此也。然必时候周足，则自然变化矣。故曰：铅汞芽，同三花，采我气，结成砂。初间句，运火加，轮五彩，入神华。增为使，道无邪。三者备，斯仙家矣。光玄曰：犹未之悟也。玄寿先生曰：至药者，唯用五行而已。经曰：何言金木水火土，留神保命是龙虎。学人不识五行精，强以他人父母。木主气兮骨主虎，血主水兮肉象土。不死之道在离宫，会得五行方有主。五行须是水银亲，殊质不堪为伴侣。贺兰大士（名球）曰：青龙起，白虎卧，玄武飞，朱雀坐，黄龙中宫自结果。母怜子，子怜我，炉中结成云一朵，饵之刀圭无不可。谓此道也。光玄曰：服饵当用何物乎？玄寿先生曰：成药之时，水银而已。过河车则成紫粉，是为金液还丹焉。光玄曰：敢问至药者铢两几何？何口而成乎？玄寿先生曰：鼎有乾坤焉，自子以及离，斯明卦象者也；自离而至亥，斯见光华者也。犹子之在胎，鸡之居卵，时至则出矣。二八同居者，铢两也；一星周匝者，节候也；于是龙兴而虎啸焉。二八姤女也，十六铅精也。阳生起火，阴尽则停矣，陶隐居曰子午二门开卯酉者也，四时运火合乾坤者也，斯龙虎自相吞矣。光玄曰：日魂月魄，白虎青龙，丹砂河车，真铅真汞，孰为正欤？玄寿先生曰：亦一而已，不越于五行者也。世以石为药者七十有二，或至百余，姑可治病，难与议长生之旨也。阳火东旋而为龙，阴水西转而为虎，汞者火之木也，铅者水之金也，制在于中宫，以类相成者乎。昔者陵阳子知其道，故用南对北，用西对东，配此四方，不违中道。一年运火，十月开炉。七返无亏，九还固足。斯乃龙飞魂返虎伏魄归，其名曰紫金之妙，还太液之神丹焉。光玄曰：三黄结砂，可以成金，何也？玄寿先生曰：此贪者之所为也，非希夷寂寞学道者也。

道枢卷之二十三

金丹泥金篇（内气不出，外气不入，阳自炎炎，发于离域）

道有三焉，曰炼形，曰炼气，曰炼神。其要在乎法四时之机，会五行之造化，与夫坎离匹配之用。于是内使龙虎，及夫三田气满，混而成真，则一气伏于体矣。故玄谷三田，气满而入于玄，上不皎，下不晦，然后炼气合神焉。夫气者，气中之气也，浩浩通流，遍于四支，绵绵寂寂，其神魂扬扬焉。真气混体而入于脐之下，气归脐则为息，神入气则为胎。胎息相合，其名曰太一含真。然后炼神焉。其全神有四，曰心，曰意，曰性，曰神，四者本乎一者也。盖心者藏神之宅也，神能抱气归根，方能自守，此入圣之始也。炼形之法何也？冥心调息，气寂绵绵，神室内守，于是气入乎丹田，此炼形者也。气者，阴阳之至精也。天地之阳魂，炼而成器，是能生神气而为太一之象也。通流百脉之中，散乎一身，其五脏六腑，分三为用，强其形，壮其骨，气住而神生。非静坐，气何以得住乎？静坐叠足，与情相忘，出入绵绵，其息如龟。少焉真气遍体，鼻中之气出而不出，动而不动，阴抱阳也。于是用赤龙上击七十二，动则天阳降乎离宫。离宫得其气，化而为真火，以炼其形，阴邪为汗而出。如是者五过，乃合于三百有六十周天之数也。阳光遍体，其气自住，子母内守，负阴而抱阳也。此炼气者也，然后执神還元焉。神者在耳而听，在目而视，在舌而味，在心而变化，在意而倏忽。其神长游于六根，六根不纳则六根自静矣，神气归一则其神自真。

矣，是为六根入于室者也。正身而坐，神气已定，内景不出，外景不入，心无一念，听乎外而无所闻，闭目开目，其神在心。气归脐下，脑气自溢，舌柱上腭，灵泉自涌，左右手抱其脐，丹火温温，意游长空，神光自照，六根安定，物我俱忘。良久，昏昏默默，杳杳冥冥，神不顾其体，体不顾其神，宾主分矣。见于太虚之中，有光如橘，非内非外，守之勿失，如月之辉，如镜之影，以意存之而不离焉。恍惚内照，其光自散，其大如轮。意惟上观，中有我相矣。其神自离于体而在光中，形见于神，神视于身，形神相顾，其光自散，如月照雪，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神归于体则为真者耶，其出则为灵者耶？千日之功离体飞升，万日之用其神入矣。于是当行心火以养之。心火者何也？恍乎惚其中有物者也，杳乎冥其中有真者也。一日之时十有二，其六为阳，其六为阴，修生者时加乎子则起功焉。子阳也，丑阴也，取玄牝快者为阳，快于左则下金关，快于右则下玉户，时如子阴在阳也。右肾月也，中有玉兔之气，出于右鼻，其斯以为快者也。于是先行水三，后行火三，应乎既济。时加乎丑，阳在阴也。左肾日也，中有金乌之气，出于左鼻，其斯以为快者也。于是先行火三，后行水三，应乎未济。经曰：太一含光，右阴左阳也。故易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是以舒而辟者阳之气，其出为日魂，真火也；卷而阖者阴之气，其入为月魄，真水也。易曰：乾刚坤柔。此之谓也。何也？此之元气，金木刚柔，间分玄牝焉。入沈出浮，升降于呼吸之际，雄转雌随，契御于丹田之内。出死入生，尽于是欤。夫欲炼丹心明镜者，亦有道矣。时加乎子，左升右降，左投右接。时加乎午，右升左降，右投左接。一呼出乎心与肺焉，一吸入乎肾与肝焉，一呼一吸，傍连乎四脏，皆会乎中宫戊己之鼎者也。吾尝时加乎子，平坐静定，忘机观妙，或南向，或东向，左足在上，先闭其目，以击天鼓，次扣其齿各三十有六，用集吾神。次之左右手相摩，七返呵火，九还摩掌，以熨天宅者二三十过。次熨左肾为羊车，次熨右肾为鹿车，熨脐之下为大牛车，各三十有六。复行导引，以运动熨擦其四支，旋转舒展其百骸，于是经络无滞矣。俟其气通流而后吐纳，以为华池三咽焉。玄膺者，生死之岸也，入清出玄，二气换矣。是知水与火者，长生之门也。大药者，三百八十四铢，合卦爻之数者也。吾于子之一刻，运日中之神，其名曰少阳。南向平坐，左足在上，闭目忘机，左右手握固二肾，紧咬其牙，以舌柱乎上腭，鼻引清气，入息绵绵，满腹则止。于是闭之，使内不出，外不入，以心默数其息，以意存其神焉。次存下丹田，北海瀛洲山之下有云五色，中出日焉，状若弹丸。俄为火轮，上焚天门，下燎地户，周流九窍而炼五宫。五宫既焚，化为五云，上飞集于华池。吾候闭息，其火至于一铢，即鼓漱其口之五气三二十过，扣齿三通，而平分三咽，以应三阳焉。左下金关，右过五宫，入鼎则止。于是徐出其息，使之绵绵，其名曰云行。吾复闭目宴坐，握固如前，而以舌为铁牛，左右耕于舌下三峰之内，使玉津满于华池，紧咬其牙，以舌柱乎上腭，如前取气闭息，使其内外不出不入。心则默数其息，以意存其神。次存于下丹田二肾之中有鼎焉，鼎有婴儿，其名曰天皇元君焉。正身而坐，婴儿有五色之光。次存其心如红芙蓉，垂而未开也，中有姹女，其名曰地后之神焉，立于五彩之云。于是下降，以扳其天皇而内交焉。斯须下发元火，上用华池，斯水火既济之候也。闭息俟其火至于一铢，漱其口之玉津三二十过，扣齿三通，而平分三咽，以应三阴焉。左下金关，右过五宫，入鼎则止。于是徐吐其浊气，而出息绵绵焉，其名曰雨降，又曰龙先行，虎后至者也。如前先火后水，直至丑之时，右鼻快矣。乃先水后火，右下玉户焉。于午之一刻，运月中之神，其名曰少阴。先以右足在上，法如前焉。夫存观者，阴定法也，使神不外驰者也。定息则气交矣，一息之定，其中有六合焉。故呼吸三阴三阳，使之上下交御，三男三女以用合精也。是以心存则神合，息定则气合矣。息者，元火也。用火而二十有四铢，直乎四卦二十有四爻，应乎一岁之二十有四气也。故用火二十有四铢者，定息九千有六百。凡一闭四百息，可以得火一铢焉。闭息二十四过，则为火二十四铢矣。故曰积水成海，积气成神，此之谓欤。然则一日周天之火功，可以夺十有二年，不死者也。夫人气血，昼夜行乎八百有十丈，夫能以寸定铢两，合于百刻，则观

天之道在于掌矣。卦之上三爻，阴也，其应一吸，其入气三寸焉。刀者二尺四寸也，圭者二丈四尺也，铢者二十四尺也，两者二十四铢也。小数一爻者，一寸也；一息者，六寸也。定乎一息，则为十六动焉，其得二尺四寸，此流珠之药也。中数一爻者，一尺也；十息者，六尺也。定乎四十息，则为一百有六十动焉。其得二丈四尺一圭，此血气不流而聚为鼎也，纯阳子所谓当时自饮刀圭者乎。大衍一爻者，一丈也；一息者，六丈也。全乎四百息，则为一千有六百动焉。其得二十四丈一铢，此血气不流而成变也。昼夜运火，当得一两九铢七刀圭半，计其丈则八百十焉，血气不流之土数也。

金玄八素篇（炼其神庐，以调其息。及乎九九，神斯来宅）

炼丹之士，必先外贯阴阳，内明藏府，而后可也。夫骨节三百有六十，毛窍八万有四千，其中靡不有之。夹脊天柱二十有四节，其背隐三关焉，直下一节曰鸠尾，在囊腔之心，是为谷神之户，尾闾海门回字之关者也。自中一节曰肘后，对心中极，是为九天火龙飞鸟之关者也。自上颈后肩一节曰大椎，是为斗牛辘轳，三达上清，飞步朝元变鳞之关者也。此庚虎甲龙回复之路焉。正面曰蓬壶三叠，其长三尺，分三田焉。自泥丸至颈，是为上丹田，其名曰脑宫，分为九瓣，髓脑血之会海，玄牝之门也。自颈绝至胃绝，是为中丹田，其名曰绛宫，分为九窍，津液水之会海，离心之门也。自胃绝至脐绝，是为下丹田，其名曰玄宫，包括四象，罗布九宫，神精气之会海，衡端之门也。三田皆有隔膜三重，不相入焉。上元之宫，照耀森罗于万象，中元之宫安置五脏之清阳，下元之宫传导六腑之秽浊。六府在前，五脏居后，脉窍相连，而各有通合者也。心者离之卦也，其主神，其通舌，其合小肠，其生血脉汗窍发，其声言。肾者坎之卦也，其主精，其通耳，其合膀胱，其生骨髓胞唾齿，其声呻。肺者兑之卦也，其主魄，其通鼻，其合大肠，其生气皮涕毛，其声哭。肝者震之卦也，其主魂，其通目，其合胆，其生筋膜泪甲，其声呼。脾者坤之卦也，其主志，其通口，其合胃，其生内脑髓涎，其声歌。舌者心之根也，茎者肾之蒂也，是皆本元一气，负阴抱阳，合和五行而生化六尺之躯者也。自一岁至十有六岁，真一纯备，盈于一斤之数。既长，则耗散矣。凡食聚于胃，潜受元火之磨化，清者若云雨之升，飞润于天；浊者若粪土之沉，传泄于地。于是当日用飞润之水涤其胸肠，奇阳之火焚其形质。原夫飞润者，聚于口成水，克于肺成唾，克于心成血，克于肾成精。精者海宫之真铅，独备乎五行，是为太阳之流珠者也。其性猛烈，最难制伏，遇天五之真火从下克之，则飞上于泥丸，穿流于百脉，可以实髓脑，坚骨肉，王气血，荣毛发，炼筋肠，于是住万神而达三府矣。于书夜四事之际（行住坐卧），忽有魔焉，则入室盘足而坐，瞑目闭口，握固澄虑，内想左右肾之二脉并连于夹脊，盖如缕焉，上沿于天柱，直贯于泥丸。既已，则调其气先从冗囊下与肾夹二所，发运一缩焉。息吸息抽，使一气直至于脑。即闭口鼻之关，不得注气，依前从冗囊下息吸息抽而加缓焉。上还下转，转者何也？内转其玄龟引颈之关，密数八十有一者也。一转者三数也，要在紧锁鼻门，使一吸之中内转龟关八十一者是也。于是不可使息进气奔冲突于鼻，调之绵绵，至于百关，则才发一吸，其息已稳，转及八十一矣。缓缓绵绵，融运自然，而无用力焉。唯闻二肾畅通，百关快爽，心喜神悦，骨轻气清，如坐温汤之中焉。方其始行，气未驯伏，火候未熟，则口鼻之关扃之为难，然不可惧其冲突而上也。从九至九，以渐为之。其转息也，或一九，或二九，或三九。如冲突难调，则且止焉。复徐调其气，令入于丹田，其心澄定，则口可以微开，而鼻不可轻纵，此为命息者也。久之，安和则止。于是津液蒸流，不可亟褰衣焉。是息也，能至四九、六九，及乎九九之数既足，调气定心，满口漱液。兼火左送九咽，直至海内，群邪远矣。此小还丹者也。夫不遇天地之大功，止日用此道，一纪之后，亦可换骨血，桃颜漆发，坚固而无漏矣。风雷门中，密室导引既已，盘足而坐于乾巽。于是端脊握固，瞑目静心，至意以集其神，摇其龙尾，向齿之内左右上下及舌之根，随搅随漱飞天之水，漱满则含之。次则定心内观，二肾气海之中，如彤云之内，有赫日焉。

赤光炎炎，状如火珠，大如黄橘。以心注于火珠之中，用意抽出一脉之火，其大如绳，转以至于兑，此所谓金关者也。既至于兑，是为火金相炼，必有异音，略加意就身焉。心抽手摩，使过于兑之上，循离入震而止。即分下口中飞泉，直从左咽，下至于兑，与火交合，归于丹田，是为一咽之数。若觉其咽送未尽下也，当从上微衄其液，向空鼓咽一口气，火左下逐之，即尽下矣。凡抽咽运送不明，则下气不尽，反为阴滞积癖，伤乎六腑。然则一火一水者，一口之数也，准此法取而运用焉。其风六十，其雷六十，日用不已，其神数足，一岁可以成功矣。行及十口，则以意如抽火之状，自海中心和水兼火，循乎乾兑离巽震，衄之九转，遇潮则渴而下之。起功之初，心常动摇，此阴邪被焚而欲战也。当定而勿动，则七十为中变。过乎百日，是为小证焉。二十日三十日，气宇虽清，而或寒或热，六腑宜动。七十日水源渐溢，如瘳下焉，其洩不时，三田虽通，六情尚挠，一日小战，其潮至如波涌焉，其火激如雷震焉。于是五脏洞达，九竅潜通，饮食倍矣。百五十日，食虫退矣。百八十日，群虫出矣（尺虫、麦虫、红豆虫、紫宛虫之类），或如鸡矢，或如蟾脂。二百日真气内达于五脏，其入于肺则百毒退矣，其入于肝心脾肾则五色退矣，秽下隐痛而如瘳焉。二百五十日，清脏浊府皆净矣。于是见一火之轮转结焉，五内清澄，四支运而百脉轻矣。其耳聪，其目明，其髓充，其骨实，其肉秀，其筋强，其气全，其血不滞。自脐之下，气海之上，内实层起，肥如卧蚕。一周则气可以不行矣，自然元气居丹海之中而成火，会于中宫，隐隐若双拳之重。其脐之下常热，胃空则火轮升上，循环八卦，如雷车之音，飞水玉液，思则盈口，元火灵珠，巡于三宫。于是八邪斯远矣。孰知还丹之方乎？其诀曰：定天心，澄戊己。采以艮亥，取以寅申。象转银河，周流金鼎。先如蟬蛻环空焉，已则解衣静心，折足大卧。擦其掌，俟其热，而行法浴（拭面）。于是周身通畅，则少定息，瞑目固关而作内观，化出碧波，盈亘天地，自然五神俱湛而万虑息矣。然于其身化太极为宫，其左金堂，居吾婴儿；其右玉室，居吾姤妇。潜出交合，二气融流，则铅汞已凝于金鼎矣。当亟发地火，左旋三叠，空虚缩焉，则一白入元囊。其息吸息抽，透入于大节之中，过肘后之关，住数二六，喘则略定。第二落枕，翻左右手，力钩肘面。又从元囊之下，依旋三叠，用缩吸抽息，取过斗牛之关，住数二六，喘则略定。第三起坐，反凤翅，拗起大牛之车，又从元囊之下，依旋三叠，用缩吸抽息，取上于泥丸，俯首三点之数皆二六，喘则略定。此三反处，自关离浑滞，火道水源，皆当迟涩，运用尚疏，不可一一规其本法，大数勉强，则有招损矣。惟量力渐而进之，或十或二十，或五十，以至其数可也。及夫火发水涌，功用通达，则方计其日而行焉。及一岁之正数，则成功矣。飞水者易漱也，元火者难抽也。夫海心元火，有气而无质。惟专心定于恍惚之内，至意取之，神感道符，则珠中之火自然随意而出，循环八卦，炎烈焚脐，击兑发音矣。初取其火，止一指脉之大而已。久之，历乎八卦，不出三旬，透乎兑关，而有鸟声。六旬如鸪鸽声，九旬如沸鼎声，百日如涛浪声，半年如雷震声，于是胎气结而成真火矣。先之三旬，火虚水涩，关竅未通，恍惚难于作用。加之毒虫尸鬼，八邪阴魄为火所焚，乃为之魔，使之多怒多贪多爱，惟勿使火熄而已。三反既毕，略卧少时，然后湛然端坐，心安息定，满漱飞水，一从左兼火九咽，直至于丹海，是为大还金精得一者也。一周星其功既足，于是投灵山胜地，取亥月日时，解服而卧，微行沐浴。俟其宣畅，合眸固关，审动真娥之宫，其物满乎一斤，男女当乎二八，情合心酣，一体温温，夫妇情恋，宣畅美合，至寅则圣胎内坚矣。盖自子后轻锁金关，定身平坐，勿转侧，勿动摇。至寅则舍手舒足，纵心自如，起坐隐几。始十日，行不可过二十四步，以至百步，逾月乃自如。方其大合，一时之中已夺一周星矣。于是足三千六百之正气，全七百二十之宿直。至于一气二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律七星，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无不备于一胞之中也。夫吾既得大易三百八十四铢之真气，以结灵胎，于是渐开顶之牖门，潜自坼焉。一举一止，一抱一负，在乎其意加详，而无一念之邪，而后可也。十月其神欲突飞而脱胎，则其意烦懣。于是牖门如雷所震，其顶裂，犹烈火腾上于天柱，二十有四节，自顶

而出。当安心定意，所行十过一丈。二年之后，神通力具，灵识混然，出迹入遐，洞玄洞幽，无所不贯矣。及大功深德厚，乃蜕壳上朝于玉帝焉。

道枢卷之二十四

金碧龙虎篇（四时推移，如环无端。虎伏龙蟠，化为金丹）

刘真人曰：仰观天象，而使知四时常移，阴阳互用，以推日月之迟速大小生焉。于是得日往月来生成之道，以著金碧之经。金者刚柔得位也，碧者仙而游于碧落也。日者太阳之精，天之魄也。其性刚烈，能生万物，居于阴中，离卦是也。月者太阴之精，地之魄也。其性静而躁动，居于阳中，坎卦是也。坎者二阴之时，其口生乎一阳，是为黑铅，出于水银。其至于艮宫，则渐有青白，而为少男，此二阴而生一阳者也，即上之位。四句有五日，从下生阳，震卦是也。其名曰丹砂之魂。于是其汞渐伏焉，至于巳六阳具矣，其名曰赤金。四句有五日，从南赤朱之地，武火煅之。四句有五日，至于坤宫，黄黑混杂其精，其名曰还丹。四句有五日，至于兑宫，汞体自燥，其烂如泥，其名曰伏火水银，短其火，可以入于太阳，至于乾宫。三十有六句，其金正紫，复入于中宫。大庚合于鸟火，首黄合于岛土者也。雄黄覆用以为□焉，惟白虎制御之。更乎六句，其名曰狗子。又五句，其名曰白金虎子。又六句，其名曰五金神丹。又五句，其名曰太一神粉。其上曰谓之水母，其或不上覆而盘旋于中者，谓之长砂。其紫黑通彻者谓之太还，其赤而光明者谓之紫微之丹。斋戒百日，择壬子气而吞三圆，则三尸九虫七毒尽矣。服之十有八句，可以飞而腾天也。

九转金丹篇（人之得一，是为元火。炼于三田，神气为佐）

亢龙子（西蜀青城山方士段晃也）曰：道生一者，太空之一气也。万物与人，其生因乎一气者也，其死归乎一气者也。阴者性也，无中来者也。阳者命也，有中生者也。身为体，以心为用焉。心为体，以神为用焉。神为体，以气为用焉。气体以运，炼炁埴为用焉。天地之神者，阴阳所生也。精气之神者，阴阳所化也。其有神昏而性昧者何也？气不合于神，神不合于气而然也。故心以性为神，神以心为用。神者性之真也，性者神之体也。是以存神养气，湛性冲神者，常使神以辅气，气以辅神，自然长生者矣。天地得一者何也？阴阳是也。人之得一者何也？元火是也。知一者则以虚无为药，丹元为鼎，正气为火，炼于三田。真气不散，则阴阳岂能衰其形矣？道之妙用有三焉。其上运太虚之元气，配用坎离之神，入有为而其形自化矣，存无为而其形自真矣。其中守形固气，养其形，住其真，神气调御，湛然自灵焉。其下去浊留清，神魂不散焉。夫辖虚无，策太空，究其终始，莫要于八卦焉。一爻者一气也，一气者旬有五日也，二十有四爻是为二十四气者欤。天地运行之始，其上有风轮，未济之象也，三阴之气自虚皇之降精者也。其下有火轮，既济之象也，三阳之气自虚皇之降精者也。东方者震也，天真九皇少阳木之真气，生于水中其应于肝。肝以甲为兄，乙为妹，己者甲之妇，庚者乙之夫也。太阳木之真气而为巽，生于风中，南方者离也。天真九皇火之真气，生于风中其应于心。心以丙为兄，丁为妹，辛者丙之妇，壬者丁之夫也。天真九皇三阴土之真气，生于风中而为坤焉。其上黑，其下赤，其左白，其右青，其中央黄，而藏乎一气，其色玄者也。西方者兑也，天真九皇少阴金之真气，生于风中，其应于肺。肺以庚为兄，辛为妹，乙者庚之妇，丙者辛之夫也。天真九皇太阳金之真气，生于水中而为乾焉。北方者坎也，天真九皇阳明水之真气，生于水中其应于肾。肾以壬为兄，癸为妹，丁者壬之妇，戊者癸之夫也。天真九皇三阳土之真气，生于水中而为艮焉。其上赤，其下黑，其左青，其右白，其中央黄，而藏乎一气，其色赤者也。中央者坤也，其应于脾。脾以戊为兄，己为妹，癸者戊之妇，甲者己之夫也。三阳在于水中，散而为天

者，乾是也。其自然之气，名曰太和君焉。三阴在于风中，散而成地者，坤是也。其自然之神，名曰太辰君焉。乾生三男（震坎艮也），龙之精、凤之公也。坤生三女（巽离兑也），虎之体、龟之精也。六气（三阳三阴）者日传于五脏，升降于六府，罗络于三元，系连于八脉，行于十二经十五络，循环三百六十五穴，上达于天关，下至于地户，加乎一息则热矣，损乎一息则寒矣。阳气左转，阴气右旋，五千度其周天者也。故左气交则右气应，右气交则左气应，而各有配焉。少阳之精，太阳之正者，天真九皇金真之一气也。太阳之精，少阳之正者，天真九皇火真之二气也。阳明之精，少阴之正者，天真九皇土真之三气也。少阴之精，太阴之正者，天真九皇木真之四气也。太阴之精，厥阴之正者，天真九皇水真之五气也。厥阴之精，少阴之正者，天真九皇之六气也。三阳之正，太虚之精者，天真九皇之七气也。三阴之正，太虚之精者，天真九皇之八气也。于是以中宫置鼎，收夺八方之妙气，配土合和，炼而不散，而后成九鼎之神丹，其丹九色（青红白黑黄紫绿碧赭，比九色也）。昔者黄帝炼剑铸鼎，乘火龙而升天者，谕内也。何以言之？心者火也，肝者炭也，肾者鞴也，肺者金液也，脾者炉坛也。经曰：心为丹砂，肺为云母，肝为空青，肾为磁石，胆为雄黄。此配炼之义也。故圣人以身为炉，三宫为鼎，炼不息之气，入无为之形焉。身静则神自清矣，神清则气自盈矣，神气和则形自轻矣。一气既定，百脉常盈，九鼎通灌，万神自灵焉。九鼎者，九宫之用也。丹田者，真一之鼎也，是为九鼎，大会之府者也。体一气而为真，炼九气而成神。九气者何也？曰九气，曰九州，曰九域，曰九曲，曰九窍，曰九宫，曰九转，曰九还，曰九鼎。九鼎之内，于是有七返八变九还之道焉。返者覆合也，收七表八里经络之气血者也。一返脉，脉停运矣。二返气，气聚而凝矣。三返血，血成白乳矣。四返精，精结琼瑰矣。五返骨，骨若红玉矣。六返髓，髓化玄霜矣。七返形，形清体妙矣。八返神，神化无方矣。还者归其源也，取五行之气，动三要之精，定一物之元者也。一还肾，二还心，三还肝，四还肺，五还脾，六还丹房，七还气户，八还精堂，九还神室，九化则可以留形矣。其始乾者，大肠也，天也，其名曰金之维宫，曰灵符之宫，其数六者也。其次坎者，肾也，水也，其名曰水之正宫，曰丹元之宫，其数一者也。其次艮者，膀胱也，月也，山也，其名曰土之维宫，曰玉房之宫。脾胃之气符合于此，其数八者也。其次震者，肝也，雷也，其名曰木之正宫，曰兰台之宫，其数三者也。其次巽者，胆也，风也，其名曰木之维宫，曰天滋之宫，其数四者也。其次离者，心也，火也，其名曰火之正宫，曰绛宫，其数九者也。其次坤者，小肠也，地也，朱雀藏于土者也，其名曰土之维宫，曰朱陵之宫。脾胃之气符合于此，其数二者也。其次兑者，肺也，泽也，其名曰金之正宫，曰尚书之宫，其数七者也。中宫者，黄庭也，铅汞也。虽然，鼎无鼎也，药无药也。四象五行者不离乎身，外求者则与道隔矣。修金丹者，九年既成，其气自盈，其神自灵，五霞攒顶，万景朝形者也。坎离者，水火也。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故阴气上动则下降，阳气下动则上升，此内丹之升降者也。自冬至炼成阳胎，内结于丹田，谓之命焉。自夏至炼成阴息，内结于绛宫，谓之性焉。阳气自其足而左旋，其上腾而为日者也。阴气自其顶而右旋，其下降而为月者也。炼纯阳者轻举而为仙，炼纯阴者凝寂而为鬼。心者绛宫，玄灵之府也，其内有螭蛇（又名碧眼胡儿、太素魔土、玉女真魔）。呼吸真气，其散若白光，使天真阴之气下降焉。肾者元宫，太子之府也，其内有白元之龟（又名金精猛兽、文灵魔王）。呼吸真气，其散若紫云，使天真阳之气上升焉。上曰风轮，是为风混未济者也。象曰离也，其内应于绛宫，阳中有阴，应感而生姤女（地后之神）。下曰水轮，是为水沌既济者也。象曰坎也，内应于丹田，阴中有阳，应感而生婴儿（天皇之神）。经曰：男居坎室，女居离房，决开混沌，配合中央。此之谓也。绛宫者，其中有五色，其上黑，其下赤，其左白，其右青，其中央黄而藏白雪。久之生姤女，产为金液，还于丹田，妇返夫宫，此三阴之神也。丹田者，其中有五色，其上赤，其下黑，其左青，其右白，其中央黄而隐黄芽，是生婴儿，产于金液，还于绛宫，夫归妇室，此三阳之神也。黄芽者，运火化为婴儿，其

顶有红光，驾青龙上游于金阙之中。白雪者，有水化成姤女，其顶有碧光，乘白虎下返于玉堂之内。于是阳气化为红光，而下隐于丹田，谓之曰焉。阴气化为碧光，而上升于绛宫，谓之月焉。离宫阴火，冥冥升降，左投右接，神气交会住于丹田，灵光内现，其状如火轮，气结于丹田者也。坎宫阳火，冥冥而降，右投左接，灵光内照，其状如水轮，百骸自收，精定于丹田，气凝于肾宫也。是以炼气者使神来往，上下交会，五光混元而结胎息焉。坎宫气结，其脐泄五霞而耀者也。离宫息住，其眉白光，斯乃阴阳得位，交感自然者乎。然炼金丹者，须分左右水火，大小炼两俱均焉。夫不循爻象之运动，其犹钻冰而取火者欤？善修炼者，必上开天门，下闭地户，左收肾精而控天龙，右引肺液而驱地马。左收右引，左出右入，上升下降，二气循环，中央会合。左投而右接之，右投而左接之，不交而神自交，不接而神自接，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忽然而散，忽然而聚，共在于黄庭之中。其散如风，其聚如雨，此炼气自然之道也。夫炼气者，阳逆于阴，阴无不成矣；阴逆于阳，阳无不生矣。是以内气不散，外气不入，自于内而交焉。其气蒸于百骸，飞腾荡荡，一交再交，一接再接，使夫神御气，气御神，神气相御，自然而成胎息矣。夫炼胎息者，先之以心澄神定，气湛真全。是以心定则神定矣，神定则气定矣，气定则息定矣，息定则气合矣，气合则凝结不散，是为胎息焉。故其神内交，其气内接，体交其气，气交其神，神接其体，体返其精，澄澄入妙，抱固元根，守真存想，心气下降，定息内交，神气会于三宫，胎息结于产化，可以与天地同休者也。大丹之使火，必循易而行之。于是易之卦六十有四，是为周星之运数也。三年一闰，闰则三百八十有四，是为天地气候加減升降之数也。以易之三百八十有四爻，日用为火之符，则一月有三旬，三旬有三百六十时，盖日行二卦焉。故十有二爻者，六阴六阳，动静之候，此变爻行火之数者也。月用六十卦之外，又有四卦焉。乾坤为之炉鼎，离坎为之铅汞，乃枢轴之用者也。魏真人曰：六十四卦，张布为舆，龙马就驾，明君御持。此之谓欤。夫十二爻者，应乎十二时也。五日一候，旬有五日一气，四旬有五日一节，惟不用乎卯酉。卯酉者，金木正刑也。止运行其河车于二腰，俟夫津汗交流，是为焚魔沐浴之火也。然则一日之用十时，一年之用十月（于日于月除卯酉）。故还丹者，十月脱胎焉（犹人之主）。三旬为一鼎，盖日月者三旬一交，吾取夺造化之九气，聚而炼之，结为神丹。吾之十鼎，惟日不用复卦。易曰：初九，潜龙勿用。何也？丹药未能有变者也。然则所实用符火者，惟九月而已，是乃九鼎者乎。九年者，九九之数，取日月之运行，其真气八百有十丈，斯其为丹者也。以一月论之，其变爻行火。内用之道，则一日其朝用屯，其夕用蒙，日之升者也。二日其朝用需，其夕用讼。三日其朝用师，其夕用比。四日其朝用小畜，其夕用履。五日其朝用泰，其夕用否。此六十时，上五日一候者也。六日其朝用同人，其夕用大有。七日其朝用谦，其夕用豫。八日其朝用随，其夕用蛊，上弦者也。九日其朝用临，其夕用观。十日其朝用噬嗑，其夕用贲，中五日一候者也。十一日其朝用剥，其夕用复。十二日其朝用无妄，其夕用大畜。十三日其朝用颐，其夕用大过。十四日其朝用咸，其夕用常。十五日其朝用遁，其夕用大壮，下五日一候者也。十六日其朝用晋，其夕用明夷，日之降者也。十七日其朝用家人，其夕用睽。十八日其朝用蹇，其夕用解。十九日其朝用损，其夕用益。二十日其朝用夬，其夕用姤，上五日一候者也。二十一日其朝用萃，其夕用升。二十二日其朝用困，其夕用井。二十三日其朝用革，其夕用鼎，下弦者也。二十四日其朝用震，其夕用艮。二十五日其朝用渐，其夕用归妹，中五日一候者也。二十六日其朝用丰，其夕用旅。二十七日其朝用巽，其夕用兑。二十八日其朝用涣，其夕用节。二十九日其朝用中孚，其夕用小过。三十日其朝用既济，其夕用未济，下五日一候者也。人者合天地之象焉，其上至于绛宫，其下至于丹田，去脊骨两傍皆七分，左右各十五腧穴，是乃五脏六腑，八脉三元，万神所行，元气所会，升降之道路者也。自绛宫左行十五之腧会，此日气升腾之所由也。自绛宫右行十五之腧会，此月气下降之所由也。夫气与神者，随日月上下升降而分左右焉。阳之日自左而升，至十有六日，从其右下降，月终而极

矣。阴之日自右而升，至十有六日，从其左下降，月终而满矣。斯所谓三十辐共一轂，为其无，而有车之用者欤。冬至遇甲子以为起功焉，于子之时，其少阳应于坎，其神潜龙，其气天真九皇金真之一气也。木行于天蕊，交于金，运二十有五度，肝之兰台之府传此气于右肾，应于子之初一刻。其传三十有二刻，至卯之时，沐浴运炼。五日一候，十有五日一气足矣。其铅生一分而镇于坎宫，其状如露蕊，生于丹田矣。可以取而炼之，一月为一鼎焉。前十有五日，是为阳进火者也，盖炼少阳之一气。上之五日，中之五日，下之五日，各为一候，而俱六十时。上之一候，前二日半，是为三十时，使火一两十有二铢。后二日半，加火一两。中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两，后二日半加火二两十有二铢。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两十有二铢，后二日半加火三两，此一气终矣（十五日，百八十时）。冬至之后，十有六日，至月之终，其阳明应于艮，其神见龙，其气天真九皇金真之一气也。木行于天蕊，交于金，运二十有五度（人气亦行二十五度），传其气于右肾，应于丑初一刻。传三十有二刻，肝之兰台之府。以辰为初，运三至九，遍起于开元之府，至腰左肋之中。运炼十有五日，其铅复生一分，其状如含莲，日用火养之，故后十有五日，为阴退火之数也。炼阳明之一气，上之五日，中之五日，下之五日，各为一候，俱六十时。上之一候，前二日半是为三十时，使火三两，后二日半退火用一两十有二铢。中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两十有二铢，后二日半退火，用二两。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两，后二日半退火，用一两十有二铢。是以前十有五日谓之刚火，其效也，夜视五色焉。后十有五日谓之柔符，其效也，日射神光焉。于是复换鼎使火，自冬至三日有一日，至四旬有五日，其太阳应于零，其神亢龙，其气天真九皇金真之一气也。太符于天蕊，交于金，运二十有五度，应乎寅之初一刻也。其传三十有二刻，肝之兰台之应，传其气于左肾。其铅复生一分，其状如抱卵，此乃换鼎者也。前十有五日，进火以炼太阳之一气。上之五日，中之五日，下之五日，各为一候，俱六十时。上之一候，前二日半是为三十时，使火一两十有二铢，后二日半加火二两。中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两，后二日半加火二两十有二铢。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两十有二铢，后二日半加火三两。于是三气为四旬有五日，为一鼎半焉，一节之数也。炼之至此，三阴绝矣。太阳入户，会于宗庙，余气散为丹砂者也。后十有五日，为阴退火焉。自立春，卦起于艮，上之五日，中之五日，下之五日，各为一候，俱六十时。上之一候，前二日半是为三十时，使火三两，后二日半退火，用二两十有二铢。中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两十有二铢，后二日半退火，用二两。下之一候，前二日半使火二两，后二日半退火，用一两十有二铢。于是为六十日，第二鼎之火数也。自是用火，皆同于此焉。养至于夏至之日，火加焉而鼎不加焉。故自冬至进火，六月成阳胎，一气不散，结于丹田，其色赤，是谓红铅阳砂者欤。夏至六起火，亦与冬至同焉（五日一候，十五日一气，一月一鼎，四十五日一节，同此）。故自夏至午之时一刻，由少阴起功焉，其应于离，其神潜龙，其气天真九皇金真之三气也。金行于灵符，交于木运二十有五度，肝之尚书之府，传气于心之离宫。其汞生一分，其状如露蕊，生于绛宫。炼之则血化白乳，肤体光泽，而复运炼如前焉（依冬至火数）。及于冬至，火加五鼎，水即不加焉。阴气不散，结于绛宫。故自夏至进火，六月以成阴息，其色黑，是谓黑铅阴汞者欤。一赤者阳气也，一黑者阴气也。赤黑连于表里，其名红铅黑铅，大丹之本也。行之周岁，性命有主矣。夫三五一之道，身交而气不交。天龙地马，乾翁坤母。天者日阳精也，地者月阴精也。阴阳交御，夺而归根，此返本還元胎息之道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何也？夫一呼其气出乎三寸，主于左肾，是为三阳，应于日者也。一吸其气入于三寸，主于右肾，是为三阴，应于月者也。呼吸六气，昼夜随日月之运行，为一万三千五百息焉，呼吸为五万四千动焉，气血行八百十丈焉。是以血气昼夜如珠相连，流行于其身者也。荣卫行阳于左，其朝之荣脉二十有五度，荣卫行阴于右，其朝之卫脉二十有五度。血者荣也，气者卫也。一呼一吸，气血行乎六寸。凡二百七十息，则气血行乎十有六丈二尺，此周身之一度也。故性命者，在于呼吸

而已。气之出为日魂焉，气之入为月魄焉。经曰：出日入月，呼吸存也；日魂月魄，二气真也。识者便是真仙子，炼之饵之千日期，身既无阴那肯死。此之谓欤。玉京之下自有日月以分昼夜者，天地之息也。呼吸者，人之息也。夫日为阳，月为阴。阴阳运行，故有生死焉。若夫阴阳不交，日月不错，四时无度，万物不生，则安复有生死哉？定息者何也？运行定息，发元火内烧于四大，千日可止。直俟五藏不交，六府不传，百脉不行，百关自凑，神气自御，万化自定，此胎息还元者也。吾有大丹神胎金鼎焉，其炉三层。三层之上者，黄丹庭也。黄丹庭之下者水也，水之下者上也，土之下者木也。其左固济，其右蓬壶，其外曰景，死惊开休生伤杜，此所以保其鼎者也。大药一斤，应于三百八十四爻，其内惟取十有五两用之，则三百六十爻焉。其一两应于四卦二十有四爻，是为乾坤坎离枢轴之用，斯盖天真变易火诀者乎。卦有六爻者，六气也，一分也。一爻者，一铢也。泰之卦，上之三爻应乎一呼，其出三寸，三阳也。下之三爻应乎一吸，其入三寸，三阴也。内用其卦者，何道也？十六息者，六十四动也，为九十六寸焉。凡定十六息者四，则为六十四息，九十六寸者四则为三百八十四寸。故易者寸也，铢也，两也，日也，皆三百八十有四焉。阳之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者则为乾之策二百十有六焉。阴之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者则为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焉。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半焉，合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者也。冬至一阳生于子之初一刻，起少阳之气，行乎三十六度，合于甲乙之气，行于地户。凡一度行六刻，则为运行者二百十有六刻也。次阳明太阳运行如前之数六十六度，通为一百八度，此乾元水星小应大乘之道也，计夺六百四十八刻焉。夏至一阴生于午之一刻，起少阴之气，行三十六度，合于庚辛之气，行于天户。凡一度行四刻，则为运行一百四十有四刻也。次厥阴太阴运行如前之数，三十六度，通为一百八度，此坤元火星小应大乘之道也，计夺四百三十二刻焉（阴阳共运行一千八十刻）。是乃日月周天，运行万物之数者也。

道枢卷之二十五

肘后三成篇（道远如天，畴克以登，示之廉陛，犹阶而升）

纯阳子（吕洞宾也）曰：吾修天爵而人爵可弃也，悟真空而顽空可鄙也。盖知阴阳升降法乎二仪，性命根源归乎一气。其来也有一夫一妇焉，其去也有三男三女焉。金男采黄芽于九宫之台，玉女收白雪于十二楼。水中起火，以分八卦，阴内炼阳，以别九州。于是三田和会而火龙出于昏衢，千日功成则游于蓬岛矣。其要盖十有八焉，小成之道七，中成之道六，大成之道五。纯阳子曰：一咽一呵，一呵十搓。久而行之，皱少红多，此天童不老，艮之卦也。何谓也？入之六欲七情日交战焉，故喜怒哀乐郁结于心，以伤其神气。吾旦而起，以舌搅其口恶浊之津，尽咽之，而后呵之，以左右手搓其脸，以散心之积气，使真气上冲而入于脸，斯返于童颜者也。纯阳子曰：一搓一兜，左右易手，九九数终，真阳不走。此聚火煮海，乾之卦也。何谓也？夫感物以丧其志，则元阳耗而真气失矣。所以病且老，老且死，岂不以下元虚损而气微弱乎？吾戌亥之时，于脐之下握之摩之八十有一，而后复搓其手，左右各八十有一，九日而效，八旬有一日而成功矣。纯阳子曰：入九咽一，存三放七，定息内观，事罔不毕。此配合阴阳，震之卦也。何谓也？夫饮食也，或多焉，或少焉。时候有寒有热，忽有疾生于五脏六腑，吾则以鼻引其气，其入至于九分以咽。断气，勿使往来，瞑目冥心，存三放七。始治其疾，则想其疾之所在。气急则难止矣，故当开口徐放焉，而勿尽。疾如未愈也，则再作之。及于三五，未有不愈者也。平居日用卯之时，当夫心之阴下降，肾之阳上升，二气相遇，则依法行持焉。使气液各相配而相生，见效则止。纯阳子曰：闭门上咽，勒关下搐，定意内观，元阳自足。此聚火还元，乾之卦也。何谓也？夫与事物交战，则耗其元阳，失其真气矣。吾于戌亥之间，闭口咽气，下搐膀胱而上

起焉，微胁其腹，意定而不乱。于是内观存想，使心之火下降，外肾之火入，而相合于命府，见效则止。纯阳子曰：旦起叠盘，呵雷咽雨，升身内观，递施弓弩。此放火炼形，艮之卦也。何谓也？夫喜怒哀乐之气，经夕则积于四支，其血滞矣，经络为之不通。吾旦起，蟠膝正坐升身，以左右手上摩其面，咽乎恶浊之津，如其前焉。于是呵其气，叩其齿，以泻心之积气，而集其神。既已，则俯身焉，伸缩其手足，如挽弓张弩。于是经络通矣，气至而血行矣。久之，其疾永除，见效则止。纯阳子曰：夫归妇室，月至阳宫，桃花浪底，龙虎相逢。此交合龙虎，离之卦也。何谓也？夫身之中，易散者元气也，难生者真液也。故液之少则不能生气矣，气之散则不能生液矣。必欲气液交而为精，精汞炼而为砂。吾其于午之时，方肾之气至于心，勿使升于上，而独于其口出焉，乃用乎既济。于是含津满口，勿吐勿咽，神识内定，鼻之息绵绵。故肾之气与心之气自然相合，是为真气真液者也。阳龙阴虎，由是交而变黄芽矣。纯阳子曰：黄婆配合，夫妇同域，乾坤济会，阳关须勒。此炼丹之法，乾坤之卦也。何谓也？夫气海之中有真阴真阳焉，相恋于脾之中，遇肺之液而般运焉，和合无数而入于黄庭。吾于戌亥之间，微胁其腹，是为勒阳关，使气不上升而下炼焉。此特小成而已，未及中成者也。纯阳子曰：三男三女，俯仰开辟，节次升存，过关勿急，此肘后之法也。何谓也？夫真气真液，其相交也，下而入于丹田。于是火之候无差，以养乎真胎，而变乎纯阳焉。始于子之时气生之后，用肘后之法，运入于上宫，是为还精补脑之道，可以长生久视者也。三男者何也？震也，坎也，艮也。三女者何也？巽也，离也，兑女。吾俯其身则肾自相合，而气聚矣。其仰也则肾自相离，而气散矣。透过乎尾闾，自其背而飞以入于脑，是不可一日而至也，其必节次而升，以存想乎龙虎河车，使上起焉。然肾之虚，阳入于顶，则上壅而生热，故曰过关勿急也。纯阳子曰：少男长女，争驰龙虎，飞入天池，化为甘雨。此时后之飞金晶也。何谓也？既吾用夫肘后之法，次第升存，及肾之气入于脑，则行飞金晶焉。故于子之时，肾之气生，与肺之气合，于是肾之气欲与肝之气交焉。其肺之气存于肾之中，是为金晶者也。于其时下手，如前俯仰，一撞三关，直入于上宫，合和于体海，时饮乎天浆，是为真阴神水者也。如是以待乎既济，用艮之时其名曰少男，用巽之时其名曰长女。肘后之左曰龙，右曰虎，其顶曰天池，其神水曰甘雨。自艮至于巽，凡一撞而入于顶。于是炼顶之髓以为水，如脑中之神昏而遽，即暂存于下身，少焉复升而入于顶以炼之。纯阳子曰：杀夫救妇，当随其母。随母溉灌，五行有主。此玉液之还丹也。何谓也？吾观五行之理，生我者斯谓之母矣，我生者斯谓之子矣，克我者斯谓之夫矣，我克者斯谓之妇矣。若夫春之月，肝盛而脾衰，是为木强而土弱者。吾则损肝而益脾，脾，母也，故于其盛之处而咽气還元焉。脾母者，心也，是火生土者也。火之盛者，其在离之卦也。五行有生克，五脏有盛衰，是以水也，木也，火也，土也，金也，相生而为子母者也。火也，金也，土也，木也，水也，相克而为夫妇者也。若夫用咽之法，则须五行之相克者焉。此道也，既飞金晶之后，吾并行焉。其要在乎识五行之理而已。纯阳子曰：火寄冥宫，水济丹台。午前频升，琼花自开。此玉液之炼形也。何谓也？夫采药以为丹，非纯阳之气不能炼之矣，故肘后飞金晶以入于脑，炼之既久，或虑夫太过而阴不及，则吐玉液炼其形焉。盖于午之前，始于艮之时，升身前起，以起火炼其形焉。火寄冥宫者，炼之以纯阳之气者也。水济丹台者，灌之以玉液之水者也。午之前何以频升乎？炼之以气上升而满体矣。于是其血变而为白膏，为琼花，莹然洁白，炼形之效也。纯阳子曰：一阳初起，轻仰后存，龙蟠虎绕，水满高源。此金液之还丹也。何谓也？夫以玉液还丹，其数不逾乎一百有八焉，随即咽之。咽也，炼也，其数有多寡，而管在四时焉。可以灌乎内丹，而焚乎四肢也，是为金液还丹焉。方肾之气，肺之精以入于脑而变为神水，故三纯阴之气与纯阳上下相见，是为既济焉。自子之时，肾之气生，可以轻偃其脊，微存其身，聚其肾之气，一撞三关，直入于泥丸，与真髓相合而变为神水，则下降焉。其犹甘露之灌于心也。纯阳子曰：子后点举，勿厌频升，金光满体，阴尽阳纯。此金液之炼形也。何谓也？夫以金精入于脑，变

而为金液；金液還元，变而为丹，三就可以长生矣。吾欲脱其壳，则方金液自上丹田之将降也，乃升其身前起焉，使真火一举，逢金水于玉池之侧，其名为既济。于是一次一圆金粟，其大如米焉。还丹一颗，一道金光自起，环周于身，其名曰金液炼形。炼形气足，乃始炼气成神，而脱其壳矣。故于子之后，肾肺之精一撞入于泥丸，点首而咽，则金液自来矣。金液既济以前起火炼之，是为还丹。凡一咽数炼，宜频升者也。纯阳子曰：观夫中成，然后知大成之道，其至矣乎。日月正旺，夫妇俱仙。对时起火，气自朝元。此集神而朝元也。何谓也？前所云玉液还丹者，杀夫救妇而求其母，吾知之矣，肝盛则脾必弱。何也？木者夫也，土者妇也，火者子也，水者母也。肝盛而杀夫，不可下功也。脾弱而杀妇，火盛而求母，用离之时灌之，所以救脾者也。故朝元者虽不离乎五行生克之理，而随时起火以炼其真气，使阴全尽焉。若夫春之月，肝盛之时也，起火以炼肝，而救脾于辰戌丑未之时。起火以炼脾，则夫妇其俱仙矣。然肝之盛也，于其月其日其辰，是为三合之辰，其名曰三花。三花者，三阳也。虽起火矣，犹惧乎肺之盛而伤其肝，当于兑之时，庚辛之日，不可毫厘失功也。以斯推之，其余岂异此哉？吾依此行之，则真气合于元气矣，元气合于真气矣，三气合而变三花矣。于是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合就阳神而为纯阳之体，斯乃身外有身，弃壳而升仙也。纯阳子曰：以胎止息，因气生神，留息炼气，色应天真（又曰：养阳炼阴，前仰后钦，定息内观，数足自真）。此炼气之成神也。何谓也？胎息之道，不在乎其出少，其入多，唯龙虎交而结神丹，神丹就而息自止矣。彼闭气炼息，止息炼神，非大道也，吾未见其能成功者也。当以其旺之月之日之时，升身起火，降君火于所王之处，于是其息悠然自上，其气不升，其神不散矣。不过十千气，吾以炼肝则青色出焉，炼心则赤色出焉，炼肺则白色出焉，炼肾则黑色出焉，炼脾则黄色出焉。遍炼其五脏，各七旬有二日，于是为三百有六十日，而功成矣。次之一岁，则日炼其五脏，日一朝焉。若大于定之中见车骑女乐之纷华，宜虑夫阴鬼外魔与阳神杂焉，必作内观以起三昧之真火，而焚其身，可以交换仙凡矣。纯阳子曰：内外俱定，澄心自观，炎炎火里，歌乐喧天。此交换者所谓内观者欤。吾于年之中毕炼其五脏，则五气朝元矣。月以紫河车运而入于天宫，于是或有阴邪之魔，诡为车骑，出其笙簧，与阳神杂焉。学道者谬以为实，安其凡躯，则不能弃质而仙矣。莫若内外俱定，不出不入，澄心静虑，观乎壶天，则五方之云起于上，女乐车骑陈于下矣。彼阴邪者伪也，其孰谓之真乎？吾纯阳之神，其名曰天真元皇天君焉。于斯之时，从其本体真神扶卫以返于天宫内院，则可以弃壳而去尘巢焉。夫不辨乎真伪以伤阳神，则狂易而邪荡，不免于死矣。虽其形不坏，而何有于道哉？故内观之时，不惮升身以起火，则伪者散而真者升矣。火之名有三，曰焚身，曰降魔，曰升天（一日朝元）。夫既至于天宫，则贵乎调神有法焉。纯阳子曰：七层宝塔，三级红楼，至时勿惧，出后难收。此还神出入，所谓调神者也。夫调神以出其壳，当在天宫之日而内观焉。红楼者，三田也；宝塔者，七气也。自下而上，既至其上而不可有惧也。阳神不纯，则阴鬼杂之矣，故火之数不患其多也。真气不坚，及出其躯，则易惊以散，其收以返其躯，其亦难矣乎？是以古先至人，有披襟散发之像焉。夫欲至而不惧，出而易收者，莫若三百日采药进火，抽添有时焉，五百日炼形合气，升降有数焉。于水之中起其火，有丹之后，亦不患其多也。于是魔散神聚，不必乎红楼宝塔矣。惟内观乎黄庭，使五云合而火龙踊起于红光紫气之中，直出于昏衢。其出也，自不惧矣；其过也，自不散矣。吾之身外有身，其如婴儿焉，始可以论分形之道矣。故未终乎前功，则又恶能分形而出哉？是道也，艰难万绪。若夫阴灵不散，于定之中误出于天门，则不得为纯阳之仙也。纯阳子曰：火龙既出，须识金光，往来无刻，速至仙乡。此分形之超脱也。丹既就而真气自生矣，真气生而阳神自聚矣。神何以聚乎？恋其气也。气何以聚乎？恋其丹也。神出则以气为形矣，神入则以形止气矣，其出也如蝉之蛻焉。故其壳也，寄于大川则生珠，藏于名山则生玉。若处于世，则优游自如矣。或厌世而去，则号召阴神，跨凤乘龙，以朝于太微。太微之君考其功，则自下岛迁于中岛，自中岛迁于上岛，行

满则返于洞天。

准易系辞篇(乾辖其始,坤括其终。蕺尔之形,易行于中)

抱黄子(道士张抱黄,祥符中年已七十余,至岳麓访隐者周成不遇,见桥人秀水黎白,授以此书)曰:首有七窍,体有四肢,乾坤定矣。乾辖其始,坤括其终,贵贱位矣。阴下而六,阳上而九,刚柔断矣。觉以阳开,暝以阴阖,吉凶生矣。纯阴索男,纯阳索女,变化见矣。九窍相荡,五脏相通,六府相须,三官相统,八卦相扶,五行相照。权之以长男,运之以少女,状之以老翁,名之以姹女,弱之以婴儿,和之以乳母。耳目枢要,口鼻辅助,津液调和,骨髓坚固,藏府光明,神魂拥护。阳老成父,阴老成母。地出醴泉,天降甘露。火生于木,金生于水;得生于神,失生于鬼。神升天文,鬼入地理。木者火之母,水者金之子。二木成林,兄弟也;二火成炎,姊妹也。木者金之妻,水者火之夫。火作铅宗,水为汞祖。铅以易知,汞以简能。易知则铅归,简能则汞归。铅归则有亲,汞归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易简得,则天上之室立矣。是故仙人以身观卦,以性观药,日月相催,风雨相薄,苍虬捧炉,飞廉鼓橐,丹光莹然,金精闪烁。融而为川,结而为岳。炼气焉而分清浊,系辞焉而明生死。阴阳相返而权变化,晦明相推而循昼夜,水火相奔而定高下。是故震者动也,青龙之象;离者丽也,朱雀之象;兑者悦也,白虎之象;坎者陷也,玄武之象;巽者顺也,腾蛇之象;艮者止也,勾陈之象。是故仙人所居而安者,青龙之宫也;所乐而玩者,白虎之乘也;所开而游者,天之闾也;所闭而掩者,地之扃也。是故左则观其龙而安其东,右则观其虎而玩其西,南则观其日而安其午,北则观其月而玩其子。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木者甲乙,火者丙丁,水者壬癸,金者庚辛,土者戊己。寅卯者,贼夫土者也;巳午者,贼夫金者也;申酉者,贼夫木者也;亥子者,贼夫火者也;四季者,贼夫水者也。是故列其耳者存乎艮,分其目者存乎坎,辨其鼻者存乎震,验其口者存乎兑,阴之泄者存乎离,阳之漏者存乎巽。是故身有上下,气有消长,性有坚虚,物有衰旺。道也者,各指其所之;德也者,各指其所为。性与天地准,寿与天地齐,法与天地并,是以知天地之根,识父母之欲。父之情为魂,母之血为魄。魂勿遣散,魄勿遣离。故上以认其天机,下以洞其人谋,享金石之年龄,变金玉之肌肤者乎。耳之失艮故不闻,目之失坎故不见,鼻之失震故不嗅,口之失兑故不言,泄之失离故不走,漏之失巽故不食。是故日有魂,月有魄,经天纬地之谓文,一阴一阳之谓道。炎之者火,润之者水。暖之者就燥,决之者就湿。命之者同声相应,蒸之者同气相求。顺而藏之曰潜龙,明而睹之曰见龙,悦而蒙之曰人龙,呼而走之曰跃龙,浮而登之曰飞龙,高而上之曰亢龙。六龙乘时而不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长矣,小人之道消矣,上下交通而志行矣,天地相感而物生矣。显诸圣,藏诸用,凡炼阳而消阴,真水之用生矣,真火之用妙矣。生卯之位,真火也;生酉之位,真水也。火胎之位子,水胎之位午。西侧之位日,东残之位月。倾西北之位者乾,阙东南之位者巽。乾终上九之位,艮坤终上六之位。巽绝于巳者之谓逆,绝于亥者之谓顺。龙虎相从之谓仙,阴阳不测之谓神。以言乎天则不坏,以言乎地则不陷,以言乎火则不灭,以言乎水则不竭,以言乎木则不朽,以言乎金则不消。夫乾其闭也,纯其开也,真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闭也,平其开也,灵是以广生焉。耳以配甲戌,目以配甲子,鼻以配甲寅,口以配甲申,泄以配甲午,漏以配甲辰。道之微矣乎,仙人所以用而治性也。道之寂矣乎,真人所以取而存命也。性治则空,空则清以效天命。存则通,通则灵以法地。天降甘雨,地长草木,山泽通气,龙蛇起陆。父母结形,道运乎其中矣。日月变神,道滋乎其中矣。铅汞存存,性命之门;龙虎绵绵,性命之原。仙人有以见上丹田之明明,故谓之上清;有以见中丹田之荧荧,故谓之中清;有以见下丹田之凝凝,故谓之下清。玄武之上关不可开也,勾陈之中关不可辟也,青龙之下关不可阐也,白虎之上尸不可养也,朱雀之中尸不可留也,腾蛇之下尸不可畜也。闭之而内静,启之而外动。启闭必彰乎变化,变化以定其性命。鸣鹤在阴,其子和

之，我有好爵，吾与汝糜之。论曰：真人降其龙而出其神剑，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迹者乎？伏其虎而举其神烛，则万里之外从之，况其迹者乎？剑降其龙，烛伏其虎。龙虎者，神仙之车驾也。车驾之就，升天之主也。神仙者，龙虎之门户也。门户之通，则出入之机也，同人先号咷而后笑。论曰：从凡入圣，仙人之径，自地升天，真人之缘。龙虎同心，天地为金。水火相薄，长河成酪。不出户庭，无咎。论曰：三惑之生也，六蔽之阶也，闻淫哇之声则失听，视华美之色则失明，嗅香馨之味则失思，多发语言则失志，阴动则失真精，阳散则失元气。是以真人包括而无用，谨密而不出也。耳目海惑，口鼻海贪，淫欲海衰竭，思虑海烦乱，鬼神之所阍，盗贼之所招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动鬼神。论曰：金丹之术百数，其要在神水华池；神仙之术百数，其要在抱一守中。坎以象水，震以象木，兑以象金，离以象火。四象为药，二气为炉，炼之而后虚，服之而上升也。窍数九，藏数五，一身相得而各有合，七情既立而各有成，万物藏用而各有喻，千神内扶而各有守。天数顺行，地数逆取。白金之篆，青玉之符，黑水之契，朱火之图，此可以脱尘世而入层霄者也。炎帝之宅乎午，黑帝之宅乎子，青帝之宅乎卯，白帝之宅乎酉。初阳起纯阴，必当天地之历，引龙虎之精也。是以四神入鼎，九变成丹。赫而养之，流而纳之。凡入之气，有仙人之道四焉。凡人之身，有仙人之本五焉。不治其性者，实而不空，泥而不通。不保其神者，离而不合，呼而不答。不爱其生者，涵而不清，作而不宁。不修其心者，病而不愈，弊而不补。故曰凡人之气有仙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以金德者尚乎肺，以水德者尚乎肾，以木德者尚乎肝，以火德者尚乎心，以土德者尚乎脾，是以仙人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其弃色也如泥，其节情也如遗，其保淳也如痴，其养志也如龟。至精不失，以保乎肺，居于金堂，非天上之白精其孰能与于此乎？疾雷破山，大风振海，音乐遏云，铃鼓动地，巍然自安，超然独处。外声不入以保乎肾，居于珠宫，非天上之黑精其孰能与于此乎？大不见于太山，细不见于秋毫，文不视于秀丽，目不视于粉黛。黑白若不分，是非若不辨。众人之皎皎，而已独昏昏；众人之彰彰，而已独冥冥。彻然内鉴，志光不散，以保乎心，居于丹台，非天上之赤精其孰能与于此乎？不耽五味，不嗜八珍，不畏洪水，不忧大旱。炜然似有华筵之嘉肴，茫然似有沃田之嘉谷。无思也，无为也；无去也，无就也。丰然不瘦，怡然不饥，不思不动，以保乎脾，居于玉房，非天上之黄精其孰能与于此乎？不言而信，不笑而乐，惟神也不疾而速，惟体也不严而治。至乐无声，以保乎肝，居其琼楼，非天上之苍精其孰能与于此乎？故曰凡人之身有仙人之本五焉，此之谓也。耳初六，目初二，鼻六三，口六四，阴六五，阳上六，凡人也，死之根也。阳初九，阴九二，口九三，鼻九四，目九五，耳上九，真人也，生之根也。视龙之形鳞而青，虎之质毛而白。日之魂昼而热，月之魄夜而寒。以此修心，退藏谨密。天地相交之谓泰，日月相逐之谓易。地气上腾，天气下降，日盈则昃，月满则亏。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清气归天，阳以上升；浊气归地，阴以下坠。孰能与于此乎？论曰：金公曰铅，木公曰汞，黄婆谓之真土，天地谓之炉，阴阳谓之炭，坎离谓之药物，子午谓之进退，水火谓之作用，卯酉谓之抽添，运转谓之河车，澄明谓之天酒。贵而谓之金花玉液，异而谓之青霜绛雪。养而谓之婴儿姹女，生而谓之黄芽大药。熟而谓之九转丹砂，成而谓之再生婴儿。奇而谓之神物，光而谓之宝珠。是故气海凝液海，液海凝血海，血海凝精海，精海凝骨海，骨海凝神海，神海凝真海。是以补其筋者莫灵乎肝，补其气者莫灵乎肺，补其肉者莫灵乎脾，补其髓者莫灵乎肾，补其脉者莫灵乎心，补其命者莫灵乎父精，补其性者莫灵乎母血。是以身有九窍，圣人塞之；身有五脏，圣人炼之；身有三关，圣人通之；身有三尸，圣人灭之；身有万虑，圣人涤之；身有千魔，圣人降之；身有百疾，圣人脱之；身有十恶，圣人削之。是以心宫有王，所以无为而治之。肝宫有相，所以无思而得之。肺宫有伯，所以不召而自来。胆宫有将军，所以不怒而自威。脾宫有大夫，所以不令而行之。肾宫有烈女，所以不禁而自止也。龙精其魂之所蕴耶？虎威其魄之所畜耶？龙精著而火珠照乎其前矣，虎威振而水珠曜乎其后者矣。龙精丧则无以见其魂，魂无见则

火珠几乎没矣。虎威灭则无以见其魄，魄无见则水珠几乎沉矣。是以巽进初九谓之不漏，离进九二谓之不言，震退初六谓之不动，坎退六二谓之不窥，艮退六三谓之不闻。三阳守体谓之丈夫，三女变形谓之男子。七窍不动谓之混沌，二气交感谓之氤氲。黑白成质谓之太宝，虚无生性谓之元神。窅而空之，存乎少男，艮。合而明之，存乎中男，坎。绝而和之，存乎长男，震。敛而益之，存乎少女，兑。翕而复之，存乎中女，离。闭而顺之，存乎长女，巽。是以人之生也，泰在乎其中矣；人之死也，否在乎其中矣。耳之不听，黑精在乎其中矣；目之不视，青睛在乎其中矣；鼻之不嗅，白精在乎其中矣；口之不言，赤精在乎其中矣；阴之不动，地精在乎其中矣；阳之不散，天精在乎其中矣。神而明之，上天之享爵矣；默而成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东方之神，骨骼者也；南方之神，气息者也；西方之神，经络者也；北方之神，血脉者也；中央之神，肌肉者也。角亢者，青龙之光；斗牛者，玄武之光；奎娄者，白虎之光；井鬼者，朱雀之光。房者木星之中宫，虚者水星之中宫，昴者金星之中宫，星者火星之中宫。齿牙者青龙之余，爪甲者白虎之余，毛发者玄武之余，气息者朱雀之余，音声者天之余，影迹者地之余。乾巍然示人得一者也，坤混然示人抱一者也。夫五贼者，盗此者也；三田者，耕此者也。种芝者阳虚之所生也，种玉者阳秀之所孕也。药力就乎内，神通发乎外。积阴散其小，积阳至其大。动天地，感鬼神，莫善乎元精。蹈水火，贯金石，莫妙乎至理。福万民，寿九域，莫大乎真气。炼五神，立四极，莫先乎神用。夫坚百骸者莫过乎真金，壮百筋者莫大乎真木，换百脉者莫越乎真水，升百神者莫胜乎真火，填百节者莫及乎真土。何以保身曰无劳，何以保命曰无欲，何以治性曰无思，何以治神曰无邪。是故真人多阳而无阴，凡人多阴而无阳。非谓其无阴也，盖阴变而归纯阳者也；非谓其无阳也，盖阳变而归纯阴者也。夫纯阳者，仙之气也；纯阴者，鬼之气也。仙之一成，宅乎阳界也；鬼之一就，宅乎阴界也。是以仙人日中无影，雪中无迹，乘水不溺，入火不焦，行空不坠，透山无碍，剑斫不绝，药竭不尽，千魔恐惧，万神悦随，盖取纯阳之气也。夫凡人履则滞凝，驻则妨塞，万虑所集，万病所攒，上远天门，下近地户，逢明则觉，见暗则瞑，智慧不通，嗜欲不息，困而忘返，逝者如斯，盖取纯阴之气也。夫肺白者上应太白，心赤者上应荧惑，肝青者上应岁星，脾黄者上应镇星，肾黑者上应辰星。黄道者上应太阳，白道者上应太阴。昼主生者上应南辰，夜主死者上应北辰。所以圣人下修人事，上应天心也。耳听极必聋，目视极必瞽，鼻嗅极必窒，口言极必暗，泄流极必罄，漏消极必终。此所以取六极而舍五福者也。言其大聪者，内听者也；言其大明者，内见者也；言其真气者，内萌者也；言其至声者，内运者也；言其阳精者，内炼者也；言其阴滓者，内淘者也。天下之至健，言乎虎者也；天下之至顺，言乎龙者也；天下之至神，就乎太药者也。九圣明乎外，八卦者也；九窍明乎内，八卦者也。修之者，长生久视者也。

道枢卷之二十六

日月玄枢篇（天地为鼎，阴静阳动。规乎伯阳，以明铅汞）

刘子（唐明皇时人刘知古，为绵州昌明县令）曰：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抱朴子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篇，假大易之爻象，以论修丹之旨。玄光先生曰：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魏君为作中篇，传于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参同契者，参考三才，取其符契者也。吾能陈其梗概焉。其要曰：乾坤为鼎，而天地之道成矣；坎离为药，而南北之位分矣；龙虎为名，而东西之界列矣；若夫论火候，定生成，莫不循卦节于钟律焉。故黄钟之气至也，则阳生于复，历于否泰。其至巳也，则阳爻之数终。蕤宾之气至也，则阴生于姤，历于遁剥。其至亥也，则阴爻之数终矣。终而复始，此六合三才，四时五行之理

者也。

鼎药一而已。或者曰：肝青为父，曾青是也；肺白为母，铅银是也；肾黑为子，玄磁是也；脾黄为祖，雄雌是也；还丹白赤而为紫赤者，曾雄之气染之也。曾不知还丹者，阴阳之气所为变化，顺天地之生成，合金水之自然。经不云乎，挺除武都，五石弃捐。安在金石之为丹哉？吾之所论丹者，龙虎也。流珠为青龙，青龙者日也；黄芽为白虎，白虎者月也。故日月之精气者，有变化之理，饵之者亦可以变化矣。变化者何谓也？丹砂变为水银，自阳而返阴也；水银复为丹砂，自阴而返阳也。故曰流珠者，大青丹也。黑铅变为黄丹，自阴而返阳也；黄丹化为黑铅，自阳而返阴也。二物者，谓之阴则倏然而成阳矣，谓之阳则忽然而成阴也，互为夫妇，更为父母，此盖阴阳感激而成，虽圣贤莫测焉。魏夫人曰：灵芽之灵也，龙吟方泉而景云霄降矣，虎啸虚而无冲风四振矣。阳燧照明而朱火郁，方诸见阴而玄流溢，是皆自然而然者也。上占有水银而不能独成大丹者，何哉？有龙而无虎也。苟不知是，则又何假乎四象五行，何求乎阴阳男女哉？是必有不因于物，亦不因人，而往任其大道而自化者矣。若夫纪纲八石，本乎二物者也。龙虎一体，开乎三条者也。然为之者数败，何也？不达乎三五一者也。庄子曰：能知一万事毕。其此之谓乎。还丹者何以度世耶？其食乎日月之精华者也。日月者何也？天生玄女，地产黄男者欤。龙虎者，金汞也。金汞相包，得乎自然之性，此岂非其神乎？黄庭经曰：日月之精救老残。盖言二景二月也。刘子曰：揖二景之晖，服五晨之霞，其徒繁矣，罕有度世长生者，何也？长生之要，在乎保养服食，内外兼资，非专任一端而后可冀也。或曰用铅，或曰不用铅，是乎？刘子曰：闻之上经曰：真人至妙，若有若无，仿佛大泉，乍沉乍浮。中经曰：真人潜深潭，浮沉守中规。何谓也？销铅为汞，暖汞以投之。其始入也，寂乎无闻焉，火烈华浮，迥然独异，岂非以物处于大泉深潭者乎？若谓斯铅非铅者，莫可知矣。或谓鼎中有土者，亦妄也。真铅者，大铅是也。水者位于北方，其卦主坎。坎生六戊，六戊者土也。火者位于南方，其卦主离。离生六己，六己者亦上也。故土者戊己之气也，非土之土也，此乃坎戊月精，离己日光之义焉。故一阴一阳而为水火，火者以水为夫焉，水者以火为妇焉，夫妇之道，乃为戊己者也。是以万物莫不终始于土，成土之功用者莫逃乎水火焉。金生水，水生金，是乃铅之中生乎黄芽者也。诀曰：铅能制汞，汞能伏金，金汞成形，此银伏之理也。木生火，火生木，是乃丹砂之中出乎汞者也。汞何以为木乎？盖受太阳之气，化为流珠焉。太阳者日也，其出东方。东方者，木位也。铅者则为金矣。何也？月生于西方，西方者金位也。故还丹者准乎玄象，谓日月之符必在于晦朔焉。会合德刑之气，必顺乎卯酉焉。出入于乾坤，徘徊于子午，以天地为雄雌，阴阳为父母，左为青龙，右为白虎。经曰：倾日为流珠，青龙与之俱。此之谓也。世之浅见者，乃以水银和合山泽于器中锻之，谓为树子。始则二物相包，后则铅汞异处。或一年，或三年，银母成乎赤粉，伏火深者十存四五焉，浅者十存二三焉，服之则反害其生矣。彼谓银从铅生，以铅精合于汞，则自然为龙虎焉。而不知黄芽出于铅而非铅也，经曰：黄芽不是铅，不离铅中作。盖谓此也。是以龙虎者，必以黄芽为正焉。故古入言终始自相用，谓其以汞投铅，以类合类，如父制子，子制孙者也。火性消金，金伐木荣，此还丹之成也。或闻龙虎之歌曰：阴在上也，阳下奔也，首尾武也，中间文也。常于炉之上置杯水焉，何也？夫还丹起于阳生，修于阴极者也。阳伏在下，阴伏在上，其有水者必俟乎金长之后，水王之时也。何谓也？自复至于观，历于十月，于是铅黄既树，丹道将成，子出于母之胞，不相涉入矣。阳消阴息，金盛水衰，魂魄相安，刚柔合体，然后设阴炉于上，列炎火于下，所谓举水以激火，奄然灭光荣者也。经曰：水盛坎侵阳也，火衰离尽昏也。阴阳相饮食也，交感道自然也。斯顺时合宜，与气相得者矣。真人者，于是盖夫金丹则为火化，使受阴津之水以润之，可谓妙矣。世之浅见者，或以铅黄合于水银，锻之为紫粉；或以朱砂、水银、雄黄、雌黄、曾青、空青、矾石、云母，合炼而制伏之；或以诸青、诸矾、诸绿、诸灰，结水银以为红银，复化之以为粉屑；或以药煮硫黄而成玉

粉；或以硫黄用染铜叶炼为赤丹；或以砒霜化铜，用铁缩锡。非吾之所为也。或曰：金银铜铁锡者，五金也；雄雌砒矾胆曾空罾者，八石也。刘子曰：非吾之所谓者也。子午以成三，戊己以为五，此吾之八石之名也。经曰：九还七返，八归六居。此还丹之玄旨也。何谓也？金之生数四，其成数九焉；木之生数三，其成数八焉；火之生数二，其成数七焉。三者以本生之气相合者也。又曰：火合于土，是为七返也。木合于土，是为八归也。金合于土，是为九还也。水之生数一，其成数六焉。金者生水，水不得与金合，居然自固，是为六居者也。又曰：水合于土乎，天道左旋，日月右行。俯而观之，则金生水，木生火矣；仰而观之，则水生金，火生木矣。经曰：其子右转，其虎东旋。卯酉界隔，主定二名。此之谓欤。

九真玉书篇（以身为鼎，以气为药。配以阴阳，默而交作）

纯阳子曰：修炼丹者，先正其炉。炉者鼎之外垣，其身是也。其中有长生之药者，神气精液是也。炉分八门。八门者，目也，耳也，口也，鼻也，是为视听吐纳之关，橐籥辟阖之户，运动各取其宜，常固守之，勿使形色滋味，八邪六贼伤于内真。然后于天地之炉，造化之鼎，调和药物，匹配阴阳，制炼神气焉。天者乾也，金也，内景曰肺宫。上为华盖，下覆诸藏，而通于鼻。鼻者，天门也，升降呼吸，运转荣卫，循环五脏，流注一身，动变浮沉，大小有定，如天运星斗，地转江河焉。故天者鼎也，天门连肺，出入清气，为鼎之盖焉。地者坤也，土也，内景曰脾，包罗水谷而通于心。心者地户也，咽门也，收纳水谷，下伏于胃脘。其流转之水，内应乎血脉。于是脾受天门升降之气，运转动摇，消魔造化，以分水谷之清浊。清者升于上焦肺宫清静之界，而为神气精液焉；浊者下泄于大小府。故地者鼎之复气，变化万物者也。胃者，造化之鼎也。日者天魂也，太阳之火精也，其位居于乾艮，夏王冬衰，夜短昼长，内藏阴气而隐金鸡。金鸡者酉也，外应于四方。夫金石能生其水者也，故乾为天金，艮为水石。是以水生于山石之中，此阳中有阴也，内景曰上焦，为天心，为灵府。首为艮山，口为洞谷，出水之源也。水者坤也，地也，积阴之气升于上天，凌乎华盖，其零为雨露，浸润于心宫，阳中之阴也。离者外阳而内阴，如丹砂焉。本属于火，而中隐水银，太阴姤女之魂，服五彩之衣。离者丽也，其精为日，日有五彩焉。中有绛宫，上通于目。目者泥丸之门也，其宫有神，天地之主也，其德合于无为。修命者先澄其神，神清心正，则邪不忤矣。心不能自伏，则内生奸火，犹丹砂不死，见火则飞者也。然则心者，其生命之主乎。月者地魄也，太阴之水精也，位属于坤巽，冬王夏衰，昼短夜长，中隐阳精而藏玉兔。玉兔者卯也。东方之木能生其火，此阴中有阳也，内景曰下焦，五脏曰二肾。二肾中央者，丹田也。前有巽海，人之水府也。其位在寅，此阴中含阳也。坎者陷也，受水之府也，故江湖归巽焉。世不知阴阳之正位，以北为坎，南为离，非也。坎者，南方坤巽之位也，坎中奇阳者，南方巳午之火也。离者，北方乾艮之位也，离中偶阴者，北方亥子之水也。坎者内阳而外阴，如铅锡焉，是为阳中产乎白银，砂石之水包乎赤金。金银者，俱阴中之阳也。是为婴儿，上与太阴姤女合为夫妇，情类相恋凝而成砂焉。然则坎者，水海隐龙之宫乎，其尊犹帝王处北阙而南面者也。月者地也，无阳则万物不生。夫万物者，禀天地而生，向阳而长者也。况人者万物之灵，可不顺天地乎？顺天道者，常存其身之元阳真一太和纯粹之气，则坐致长生矣。然必昼夜修炼焉。内功者一日也，天运者一岁也。升降阴阳，运行四序，十有二时，其昼则法春夏，其夜则法秋冬。昼夜终始，天地交泰矣。亥子丑之时者，应天之冬者也，阴升于天心，阳降于水府，温养于肾，变炼于骨。亦如山石受天地阴阳升降之气，化成金银丹砂铜铁者也。寅卯辰之时者，应天之春者也，阴降于华盖，阳升于鼎鼐之上，温养于肝，生成于筋脉。亦如天地草木受阳和之气，以生华叶苗蔓者也。巳午未之时者，应天之夏者也，阴降于水府，阳极于火宫，温养于心，变成于血脉，真阳烧炼而为白乳者也。申酉戌之时者，应天之秋者也，阳极而降地，阴复而升天，温养于肺，变换于皮肤者也。昼夜以应乎四时，阴阳以守乎一体，此入圣之道也。内景曰身为

国，面为城，耳目口鼻为门，手足四肢为四方之将，以防国之不虞焉。国之君者，心也；臣者，气也，肾也。故心为气主，气为心神，澄静则和宁，犹太平之象者也。神气和合，则长生久视矣。君者绛宫纯元真一之气也，臣者坎宫太阴玄冥之液也。天降真气，化生万物，犹臣受恩也。地升阴气，凝成雨露，滋润万物，犹臣利民也。心连于舌之下，有玉池焉，左曰金精，右曰玉液，本出于坎宫者也。气升于上，化为雨露泉润，浸润于心，心则活矣，臣利国也。肾者，纯阴真一太和之宫也，其气本生于离位者也，降气于下，温养丹田（二肾中央曰丹田）焉，君之圣也。治身者犹治家欤。身者宅也，五脏者宫也，乾天者父也，坤地者母也，坎中男、离中女也，震长男、巽长女也，艮少男、兑少女也。三男三女，夫妇配焉。乾父坤母，匹偶成焉。东宫者，肝也，木也，以甲为兄，乙为妹，己为甲之妇，庚为乙之夫，故肝得水而沉，木带金之气者也。西宫者，肺也，金也，以庚为兄，辛为妹，乙为庚之妇，丙为辛之夫，故肺得水而浮，金带水之气者也。南宫者，心也，火也，以丙为兄，丁为妹，辛为丙之妇，壬为丁之夫，故心能拒于火者也。北宫者，肾也，水也，以壬为兄，癸为妹，丁为壬之妇，戊为癸之夫，故肾者火之气者也。中宫者，脾也，土也，以戊为兄，己为妹，癸为戊之妇，甲为己之夫，故脾能纳谷土，带水之气者也。此所谓造化之鼎者欤。真象者，炉之中天地日月，星辰河汉，山岳江海，草木风云也。炉者，吾之身也。天者，乾也，金也。华盖者，则其肺也。玄象星斗，天轮日月者，则其上焦荣卫，血气流行之度也。太清玄界之上下而分清浊者，则吾之中焦罗膈也。五岳群山者，则其首面也。涧谷者，则其口鼻也。泉源者，则其津液饮食也。江河共奔大海者，则其饮食聚于水谷之府也。云雨生于山谷者，呼吸之气也，吹以为风，呵以为云也。草木者，则其毛发也。天地长久者，得正一真元之道也。吾天地炉鼎之中，阴阳交合，不失元气而得自然，亦可以长久矣。何以言之？夫人禀天地面生，其内亦有天地长久之道，能于内境而识知天地交合阴阳，抱养神气精液，日月既满，恶有不长久者耶？其要在于变炼五行而已。五行者，五脏也。以戊己鼎鼎之器，调和四象，变转五行焉。水者液也，液中有金，谓之金液。金克木，木中生火，火复炼金。四象还返，皆主于土者，神也。神得其道升为仙，失其道沉为鬼矣。修真者宜去繁华，绝嗜欲，屏腥膻，清净逍遥，洁严斋戒，登坛入室，择日俟时，背阴向阳，闭目而坐，握固冥心，开辟炉门，以运火候修炼其五脏焉。其功必经乎九转。四月者，三转也；一周者，九转也。三年丹成，其大方寸，其重一斤，阴阳各半焉。外应六十四卦之爻（一斤者，三百八十四铢也。六十四卦者，三百八十四爻也），阴阳之大数也。

道枢卷之二十七

金液龙虎篇（善为丹砂，保命全家。育成姤女，偕以黄芽）

任子（名象）遇天真子（张中孚，常为金部郎致仕。任子于庆历七年见之）于历阳，而得龙虎之诀曰：金丹七十二名，皆藉三五一而成者也。夫自五帝以后至于吾宋庆历之元，飞升者六万余人，无有不炼神水华池者也。其出自五行，入于虚无。是知神水者，乃三才（天地人也）之元气，五行之真精者也。于三丹田上下循环，是为还丹。其药有五味焉。扁鹊曰：酸咸辛甘苦，是河车等也，用火候以炼之，斯为大丹矣。用铅不用铅，须向铅中作，此神水为铅汞者也。大药之名凡二十有四，曰神水，曰杳冥精，曰还丹，曰真一，曰水中金，曰黑铅，曰河车，曰五彩，曰五味，曰坎男，曰真汞，曰白金，曰白虎，曰金精，曰五常，曰地药，曰地魄，曰日魂，曰月花，曰铅黄花，曰玉华，曰水虎，曰玉蟾，曰黄芽。此二十四气隐奥之玄关也。歌曰：孰为丹砂，济命济家，养成姤女，嫁与黄芽。此大药也。夫得天地之精在于元宫者，造化自然之道也，是所谓三五一也。何也？三者三才之象，神气精也。然华池者，出自五行焉，外红内白，非世之朱砂也。取于火中故名朱雀，出于青白之汞故

名姤女。黄婆为之媒娉于北方之七，此非世之所用朱砂，内出水银为汞者也。古先至人所论，唯铅汞、神水、华池、二五一而已。大药之名又有二十四焉，曰玉液琼浆，曰华池，曰杳冥精，曰恍惚，曰五行精，曰坎男，曰离女，曰火龙，曰水虎，曰木精，曰青龙，曰白虎，曰猛三花，曰日魂，曰金乌，曰玉兔，曰地马，曰离宫，曰夫妇，曰金液，曰赤龙，曰白芽，曰白雪，曰月魄。此所谓夫妇匹配，赤白相扶，黄土为坛，真正之道也。夫华池炼药者，盖用火候焉。烟出既尽，火飞如星，五彩光明而作声，炼成斯如霜雪，如珠玉。此只在于五行而已。世之金石，顽物也，非能变转而为丹者也。经曰：青帝护魂，白帝侍魄，赤帝养气，黑帝通血，黄帝中主，五行真精。此所谓大药也。于是大丹之名又有二十四焉，曰大还，曰金丹，曰玉液，曰龙虎，曰二气，曰四神，曰五霞，曰神砂，曰光明，曰流珠，曰返魂，曰夺命，曰灵芸，曰养命，曰延寿，曰泔灵，曰万灵，曰绛雪，曰伏火，曰素流，曰快活，曰延龄，曰返童，曰寿仙。此并按于人之身者也。彼世用五金八石，以火锻之，其亦谬矣。盖不知铅汞之灵，唯在杳冥恍惚之间而已。汞在于砂中，而金在于铅者也；汞在于铅中，而水在于金者也。夫不得其诀，殆难求乎。或不达金丹，而为存想吐纳，吞霞服气，餐松饵柏绝食，此非吾所谓大道也。道有三，其上曰抱一。抱一者，聚五行为一，天地至精，阴阳匹配，夫妇相乘，炼精采气。其采有日辰，其取有时候。用八卦以增减火候焉，用水火以既济其用焉。炼之数足，是为飞仙之品矣。其中曰富国安民。富国安民者，擒龙于深潭，伏虎于坎户，按八卦之药，聚于九宫，于是九还七返焉。其下曰强兵战胜。强兵战胜者，神交体不交，关锁其下，永锁丹田焉。夫能明三五一者，修炼五行之精气，送于元宫，用火候以锻之，功成九转，可以返本還元矣。大还丹者何也？五谷之精气也，炼之可以长生矣。三五一者何也？三者三才也，神气精也。五者五行也，五行之中，精血气合和而有五味，五味之中，取五谷之精者也，阴符所谓五味可以长生者乎。五谷能盗人而死，而人不能盗五谷之精，为可叹也。一者聚五行于元宫，用火候炼之，而成真一者也。

太白还丹篇（泥丸之高，元气攸舍。来如洪河，自天而下）

清虚子（太白山人王元正自号，唐贞元时人）曰：修丹之诀，在乎静心于室内，子之后，午之前，先调其气（气和为佳），其名曰法澡浴。以左右手搓其掌热，上摩其面，下令周身，然后起天立地焉。以左右手叉之，尽力越于顶上，托于天，此所谓起天者也。以足尽力踏地，耸其身，此所谓立地者也。其起功不可犯弦望晦朔（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与夫卯酉之月，彭居、彭侨、彭质（三尸之名）俱守灵府（灵府心也），知之必为魔焉。于是先补其肝，想肝之中有青龙盘旋。然后想青龙之目有光，从吾之目出，乃出嘘之气，咽嘘之气，皆九过。次补其心，想心之中有朱雀如凤，有赤气从其腹出，至于吾口，遂呵之三过。次补其脾，想脾之中有勾陈，龙身鸟觜，虎耳龙角（独角也），口出黄气至于吾口，乃以舌柱其腭，然后呼之十二过。次补其肺，想肺之中有白虎，鼻出白气至于吾口，从鼻而出，咽之七过。终补其肾，平坐，长展其足底，以手拔其足底，然后闭气移时，想肾之宫二脉，黑气自出，目内灌于其口，而为金玉之液，是为华池神水。凡补五脏者，用七十二日，谓之小还丹，可以去疾而已。于是扣齿集神者三十有六，开阖其目，以左右掌掩其耳，用其指击顶后，左三右四，是为击大鼓。已乃安坐，左手之三，右手之四，叉手肾堂，是为想壶中天地焉。壶中天地，不离于身者也。左目日也，右目月也，泥丸天也。泥丸何以为天乎？如天之不可升也。圣人有法，返本還元，使元气归于泥丸，则天门开而通去来，如黄河自天汉而下流人于海者也。发星辰也，耳幽谷也，参罗为万象也。鼻玄牝也，口天仓也，舌赤龙也，仓言受众物。龙言耕也，喉楼阁也，谓之十二楼环者也。五脏五岳也，六府六曹也（五岳六曹，已见百问篇中），三焦三台也（上为太师，中为太傅，下为太保），四水四渎也（已见百问篇中）。汗雨也，气风也。脐之下有精海如环焉，左右各三十六转。想环之中而有玉女，以揖之，出入于右肾。右肾者，玉堂也；左肾，命门也。二肾相去二寸五分，

其精本重一斤，应于乾坤。及施泄之后，自十有六岁至于二十有四岁，其少二两，应于遁卦。三十二岁，其少四两，应于遁卦，行则气喘足痿矣。四十岁，其少六两，应于否卦，腰痛而四肢弱矣，脐之下搅刺而目昏矣。四十八岁，其少八两，应于观卦，发白而皮皱矣。五十六岁，其少十两，应于剥卦，凡事不能为矣。六十四岁，其少十二两，应于坤卦，元气败而惟恃谷气矣。七十二岁，余二两而已，应于师卦，以地变水者也。八十岁，其气尽矣，应于明夷之卦，水尽而属火，至此其亡矣。故学道者，先伏姤女焉。想其玉女入于右肾，而归于闾闾而收之者焉。然后想玄武龟蛇之形，惧其伤于玉女，使强避之，是为伏姤女者，此也。于是收其三魂，曰胎光，曰爽灵，曰幽精。祝曰：未知者使吾知焉，命之居于坎户，在吾左右。如是三呼之，想其魂神入于精海。然后左三宫右七宫，于是安坐，行咽龙虎之法，满口成气咽之，为虎矣。一龙一虎，再咽一送之自喉，想如大江入于精海。又咽虎如前焉。其行三过，凡六咽，乃送之入于精海，想如三江焉。又咽龙虎者三过，三三九过，复咽一龙一虎如前焉。龙虎各九过，是为十有八方。送之想如九河，至于精海。又行龙虎二七过，计十有四过，方送之，想如大海至于精海。前后龙虎共八十咽。复起，再坐，再行摩脉者三过，复咽龙虎如前焉。满八十之数，又摩脉咽龙虎如前。于是盖三过矣，咽之数为二百四十，应于二十四气焉。方其神精充，则想如海涛涌于脐下，更八十一日，方行龙虎之丹。童子未施泄者，不必用咽龙虎之法也。于是坐定，先袞精海混沸，已而澄静湛然，乃合满口以赤龙耕之，津液满口，分为三咽，是为龙焉。其气满口，分为三咽，是为虎焉。送至于精海，上在水面，以意丸之如弹，三过斯为丹矣。想心之火而从心出，下至水面锻之。次想脾土盖之火灭，则开脾土，复锻之如斯三过，丹成则沉于水中矣。于是复如前结之，再造龙虎九过，为丹九丸，是为九转者也。古语曰：龙随虎去随岩洞，龙入水兮虎亦从。雷火烧时罨熨焦，云来雨去山岳动。比之谓也。譬如夫妇焉，火女也，水子也，土媒也，由是而成焉。凡一过，用三龙三虎十二火，应一日十有二时焉。九转者，应于九宫，共为一百八之数。然后用河车般载之法，动关锁，举金钟，举天秤。三举谷神谷道，促气入于脊骨，以气缩而上之，想丹砂与精同路而升至于顶。则三点之使入于泥丸，昂首左转，是为回精补脑者也。然后于日出之初，西坐东向，想其日如轮辘之车而吞之，凡七十二咽，亦用河车拗起，入于顶后为之枕而枕焉。至十三日，于月出之时，背日对月，而坐想如前焉，八十一咽。至二十三日乃止。后月八日想月抱之，是为戴日挟月者也。夫日阳也，用七十二咽，阴数也。月阴也，用八十一咽，阳数也。此阴阳颠倒之法乎。然后安想肾之姤女裸形而怀欲，则想心火烧之。古语曰：用铅不用铅，须向铅中作。盖谓此欤。世不知其理，乃为帙中阴丹，以殒其命焉。仙者内丹就外丹方成矣，故能用大药化瓦砾以为金。或者见之而不知其身有真铅真汞，乃以水银为汞，黑锡为铅，欲变铜为银，不亦诬哉？于是一咽其津下入于肝，想肝之中青龙赴肾宫以迎姤女，姤女见青龙而乘之。所谓子母之气，何也？青龙木也，姤女水也，迎之上入于顶门，乃想三魂与众神俱入焉。顶门者泥丸也。然后想心火下，自各神关而起，周于身，上下俱然，如肝神之像，乃点之。初点二十有一，想其彭祖形如道上，弃簪履而走，再想火烧之。如点首二十有四，想彭祖牛首人足，彭祖如兽。七魄者，或鸡首狗足，或形夜叉，或形女子，或形风伯，或形猎犬，或负弩，或持鱼，于是皆逃焉。故焚身百日，尸蛊尽矣。然后用胎息之法，静意守志，去其嚣烦，专一而不乱。于是安坐如前，吞日月之法。然后想脾之上有地，地有金鼎，鼎有婴儿，如吾之形在鼎而跪。以左右手附肩，仰面开口，乃明日华月华之精，金液玉液之体，如前数吞之。夜或无月华，则以金液玉液三十六咽也。日月俱得其时，则以时用火焉。每七日婴儿一转，二十八日是四转，于是一使火焉。火在鼎之下，想土以覆其上，火在地炉之内，地炉基于鼎者也。日行百八之数，火入下时，从鼎灶之旁过焉。如是四转一动火，如养火之法满十过，则胎息成矣。大火一锻，先去玉盖，于是婴儿者为长生之子。如遭火，必走其上，故自然在于顶门而飞，此太阳之成也（女子修之，想婴儿在鼎，常以玉器盖之，以益头火养

之,然后未济)。圣胎既出,而日游行,行不可远焉。鼎者何也?不离乎肝心脾肺肾也。鼎者金也,其高四寸,其趾二寸,应于肺者也。灶土也,其积三层,其高五寸,应乎脾者也。炭木也(为焚身既毕故木为炭),应乎肝者也。火心也,肾烈女也,而生婴儿,盖精华之元气也。上以玉液为盖,故鼎之盖裹于心。心者能摄万象,作圣胎,不得心则无所成矣。乾天门也,坤地户也,艮鬼门也,巽风门也。肾水也,王于冬之季者也。是为烈女玄武之象,五行颠倒之法。则心以肾为夫,交合精气以产圣胎焉。脾土也,王于四时之季者也,是为男子之象,能为灶以和合阴阳而成其道,故曰黄婆为媒焉。肝木也,王于春之季者也,是为尚书,青龙之象。木本生火,火生,木反烧为炭,故曰长生炭焉。内丹者,三年而成。三年之中,卯酉不用(二月八月),所用者三十月而已。先补五脏者七十有二日,次补精者八十有一日,为龙虎者百日,吞月者八十有一日。以日计之,此十月也。吞月者月得十有四日,八十有一日则为七月矣。焚身者百日,则为三月矣。前后共二十有一月,又以十月养之。此三年所以成大丹也。圣胎既就,于是有躡步之法。想其婴儿既出,以日计月,其行步日倍之,自十步二十步以至百步,三之日可行千里焉。婴儿百日,状如八岁之童,一年则与其体同矣。然一纪之内,遇难则行事,当有三焉,曰投胎,曰移舍,曰拒杀鬼。投胎者何也?其要在乎识外境而已。见大屋高堂者龙也,茆舍者骆驼骡马也,毡车者龟鳖也,舟车者虫蛇也,锦帐者狼虎也,茆庵者牛也,裘者象也,棕舆者猪羊也,宝相花者鸡也,白芙蓉者鹤也,白莲者鸭也,黑漆阁者犬也,黄衣者獐鹿也,锦衣者雉也,林中百花者百鸟也,毡帐者兽也,婴儿者鱼也,入水者虫蛆也,众陷阵者蜂也,众同名者蚊也,瓮盎者螺也,人行山中者虱也,执剑戟者蟹也,入井者为女也,坠山者为男也。移舍者何也?先相识者其已入冥,是为空舍,须其先不病风冷,其精牢实,乃可移之。童男者上也。故吾入其中,而再修之如前焉。拒杀鬼者何也?修道者住胎未成,出胎未远,忽有大限,何以制之?夫五心有一痛者,斯大限至也(五心者,两手、两足心与其心也)。乃安坐静室,作朝真之想。朝真者,冥心内有,其耳目鼻舌手足,与夫壬癸之炁,皆用锁焉。以齿为城,以心为火,以焚其身,见鬼勿怖。心者帝王也,藏三于鼻足为三台,以照万臣者也。肝之神统三万六千精光,神守其左。肺之神统一万二千形影,神守其右。脾之神统八万四千毛孔,神守其前。肾之神统五万精华元气,神守其背。顶之神、首之神统发神,守于上宫,胆之神守于下部。六府者,六丁也。与其鬼战,鬼自退矣。三五口之后,或再至焉,则弃其城,直上天曹。或为列仙,或为地仙。仙者必有剑,其铸之也,以身为炉,精气为铁,日华月华为钢,肝为炭,肺为鞴,心为火,脾为泥,肾为模,胆为砺石,余铁为匕首。其何以铸之乎?曰惟想而已。于是又有金锤,每咽龙虎,不至于肾,而并纳于肺之上。肺金也,一铸而成矣。

道枢卷之二十八

太清养生上篇(古有精方,出于太清。始以去病,终以通灵)

赤松子曰:左右手叉首上,挽首至于地,五吸五息,可以止胀气者也。叉首胸腹之前,左右摇首不息,至极而止,可以引面耳邪气,不复得入者也。左右手叉腰之下,左右自摇,至极而止,可以通血脉者也。左右手叉胸之前,左右极引,可以除皮肤中之烦气者也。

宁先生曰:行气者治内者也,导引者治外者也。解发东向,握固不息者一通,举首左右导引,以手掩左右耳,可以使发不白者也。以手指掐颈边之脉不通,可以使目明者也。东向而坐,不息三通,手掐鼻左右孔,可以治鼻息肉者也。正坐,自动摇左右臂,不息,十二通,可以愈劳及水者也。左右侧卧,不息,十二通,右有饮疾则右侧卧,左亦如之,可以去疾者也。日之初出,及其中,其入向日,正立不息,九通,仰首吸日之精光咽之,可以益精者也。左右手交叉颐下,自极,至肺气,可以已暴咳者也。举手交首之上,相握自极,可

以治胁痛者也。舒左手,右手在下,握左之拇指自极,舒右手,左手在下,握右之拇指自极,可以治骨节痛者也。以右手从首之上下来下,又挽下手,可以愈颈不能反视者也。左右手反折,自极张弓,可以补五脏不足之气者也。坐于地,交叉左右足,以左右手从曲足中入,低首叉颈上,可以除久寒者也。东向坐,仰首不息五通,以舌撩口中沫,满二七咽之,可以止口干苦者也。低首下视,不息十二通,可以痊风疥恶疮者也。北方箕踞,以手挽足五指,可以损伏兔痿尻筋急者也。箕踞,以左右手从曲足入据地,曲足加其手,举其尻,可以消淋沥孔痛者也。正坐,以左右手交背之后,其名曰带缚,可以利大便,疗虚羸者也。以一手上牵绳,一手下持其足,可以消尻之久痔者也。坐而直舒左右足,以左右手相叉以挽其足自极,可以愈肠不受食而吐哕者也。左右手捉绳轳轳倒悬,令足反在其上,可以愈首眩风癫者也。彭祖曰:导引者,自子至寅为之,勿饱食沐浴焉。挽左右足五息而止,可以引腹中去疝瘕,利九窍者也。仰左右足指,五息而止,可以行腰脊脾及偏枯者也。左右手内相向,五息而止,可以引肺去咳逆上气者也。左右手举膝,置心之上,五息而止,可以愈腰之痛者也。

王子乔曰:枕高四寸,足相去各五寸,手去身各三寸,解衣抱发,正偃卧,勿有所念,以鼻徐纳气,以口出之,各致其脏,终而复始。欲休则先极之而止,勿强长息。久习则自长矣。气之往来,勿使耳有闻焉。若存若止,为之百脉动,腹鸣有声。行之者何疾之有哉?凡导引,虚者闭目,实者开目可也。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可也。以口纳气,以鼻出气,所谓补者也。闭口温气咽之,所谓泻者也。病在胸中者,枕高七寸;病在心下者,枕高四寸;病在脐下者,去枕。引首病者则仰首,引足病者则仰足十指,引胸中病者则挽足十指。引臂病者则掩臂,去腹中寒热及身热者,皆闭气张腹焉。左胁侧卧,以口纳气,以鼻吐之,可以除积聚不快于心者也。坐而伸腰,徐以鼻纳气,以右手持鼻,可以除目晦泪出与夫鼻息肉、耳聋者也。右胁侧卧,以鼻纳气,以口小咽气数十,左右手相摩热,以摩其腹,令其气下出之,七息而止,可以除胁与皮肤痛者也。覆卧去枕,立左右足,以鼻纳气者十有六,复以鼻微出之,其入也亦勿合鼻知之,可以除身中热及背病者也。端坐,左右手相叉抱膝,闭气鼓腹二七或三七,气满即吐,于是气皆通畅。行之十年,可以却老还婴者也。端坐,使左右手如张弓满射,可以治四肢烦闷及背急者也。端坐伸腰,举右手仰掌,以左手承左胁,以鼻纳气自极,七息而止,可以除胃寒及食不变者也。端坐伸腰,举左手仰掌,以右手承右胁,以鼻纳气自极,七息而止,可以除瘀血结气者也。正偃卧,端展其足臂,以鼻纳气自极,七息而止,摇其足三十,可以除胸足中寒、周身痹咳逆者也。左右手抱其首,宛转上下,其名曰开胁,可以除体之昏沉不通畅者也。踞而伸右足,以左右手抱左膝,仰首而伸其腰,以鼻纳气自极,七息而止,左亦如之,则可以除难屈伸拜起及胫中痛瘀痹者也。踞而以左右手抱左右膝,以鼻纳气自极,七息而止,可以除腰痹背痛者也。偃卧,展左右胫,左右手外踵指相向,以鼻纳气自极,七息而止,可以除膝寒胫痛者也。偃卧,展左右胫,左右手二踵相向,以鼻纳气自极,七息而止,可以除肌不仁及足胫寒者也。偃卧,展左右胫,左右手仰足指,以鼻纳气自极,七息而止,可以除腹中弦急切痛者也。端坐伸腰,向日仰首,徐以口纳气,因而咽之,三十而止,可以去心下之积聚者也。端坐直腰,举右手仰掌,以左手承右手胁,鼻内之气,可以除胃食不变者也。直腰,展左右臂,鼻内气闭之自极,可以除胁之积聚者也。

经曰:东向而坐,握固不息一通,举手左右导引,以手掩左右耳,以指掐二脉之边五通,可以明目黑发去风者也。

经曰:夜卧服气者,先须淘转其故气者。闭目握固,仰倚左手拳于乳间,以左右耳脉举背及尻内,闭气,而气海中之气复自内出,转而转之。可而出之一九而止,然后可以调服气矣。

经曰:夫人禀天地之元气者也。凡咽纳吐纳,自然内气与之相应焉。从气海之中,随

吐而上，直至于喉。俟其吐极，则连鼓而咽之，汨汨有声。由左而下，经二十四节。女子则由右而下。以意送之，以手摩之，令其速至于气海。气海者，在脐之下三寸是也。服气之初，其中未通，则必摩而助之，一闭口而连连咽之，其名曰云行。取口之津液同咽之，其名曰雨施。其初内气未流行，则不能连咽。行之三年，则气自流通，不摩而自下，斯可以成功矣。

经曰：左右伸其臂，不息九通，可以愈臂痛及劳残者也。以左右手如托千斤之石，左右互为之，可以终身无病者也。左右手抱左右足，不息十二通，可以消谷轻身、益精去疾者也。踞坐，合左右膝，张左右足，不息五通，可以去鼻口热疮及五痔者也。交跌而坐，又左右手着首之上，挽首结下着地，不息五通，可以益气力者也。左右手抱左右膝，着于胸中，不息三通，可以止腰痛肾疝及背脊疼者也。太箕坐，以左右手投左右足五指自极，低首至地，不息十二通，可以治颈项腰痛及聪耳明目者也。交跌而坐，以左右手交叉着首之下自极，不息六通，可以治腰痛不能回顾者也。仰首，以手摩其腹，以手持其足距壁，不息十二通，可以治膝痹不任行步及腰背痛者也。正坐，以左右手交于肾之后，可以治虚羸利大小便者也。正坐，仰天呼出醉饱之气，可以立消酒食。更为之，可以凉而不暑者也。外转左右足十过，内转亦如之，可以补虚损及益气者也。

赤松子曰：先长跪，以左右手向前各分开，以其指外向。次左右手夹叉其腰之左右。次以右手扳腰，左手高于首而止。次右手伸后，左手叉于腹前。次缓形长跪，左右手更伸向前，更屈从后，以叉其腰。次高举左右手。常为之，则耳目聪明，百疾不生，而延年矣（每次皆长跪为之）。葛仙公曰：吾闻辟谷服气者，昼夜十二时，共五百四十咽，周而复始。然先无修行，未饵药石，元气未充，而顿绝食，两末相接，此其自取危亡者也。或曰：以咽多为限，以饱为功，百日之内，关节未开，如此行之，腹当胀懣，岂摄理之道乎？所谓服气者，胎息也，如婴儿之在胎，十月不食而能长养，盖得元气之故也。及其生也，吸其外气，则有啼号之声，且知燥湿饥饱，是乃失元气之故也。今之鼻引而咽者，亦外气也，岂足服之耶？然服气者，要当无思无虑，冥心绝缘，百念俱忘，则元气自至，因而咽之，各归其位矣。或曰：五方各在于五脏，须思念而服之。葛仙公曰：非也。思念则有缘，有缘则心不宁，心不宁则气不安，气不安则无自然，无自然则气失度而纳邪气，疾于是乎生矣。或曰：十五日前从手而出，十五日后从足而出。非也。存想者为其有所苦而用之，如黄庭经曰：物之不千泰而平。谓其无想念者也。或曰：十息一屈指，至七十息则一咽焉。葛仙公曰：非也。咽气者存心于无为，委形于无身，行止寝兴，任性自然，腹空则服，有疾则攻。披屈指以纪其数，不亦劳乎？或曰：鼻长引其气，蹙而咽之，良久更服，相续而下，如瓶注水。葛仙公曰：此其害足以杀人者也。惟于行止寝兴，鼻常引以纳清，口常吐以出浊。浊者，五脏饮食之气也。如其喉干则合口，任鼻中出入，于是津液生矣。服气者夜寤，及寅之时，内调其气以吐纳焉。仰卧展手足，低枕，息心定意，无思无念，以住其气，鼻引口吐，出入兀然，闭口而纳之，有气则引上入口，微而咽之。凡一咽，以手摩散之，以意送之，使下焉。其摩之也，隔二三十气为妙矣。上焦通则咽，下过于脐，如未通，则在乎心胸，俟至食时，觉心上空，下泄气通，则食。未饥则勿食，食勿过饱，饱则妨气矣。食已，俟心上空，复服其气。初学者三焦未通，关节未开，多服之则壅塞矣。十日加三五咽，百日满百咽，百五十日更加三四十咽，二百日则二百咽。周年之后，其气之通，关节之开，惟俟腹空，则咽三五相连焉。一日不过乎三百而已。三年之后，其气周旋而大通于五脏，子是骨体坚溢，皮肉满实，则不限咽之数矣（服气者，日朝唯宜食淡水粥，日午食淡面饼，晚食淡饽饽，最忌酥油、粘腻、生菜、萝卜、陈臭等动气之物及忌热羹，每食毕，即开口吐五味之毒）。如觉饱闷气滞则须静坐调气，少时即散而下泄焉。或曰：不可下泄，宜固密焉。葛仙公曰：此非也。五脏先有宿恶之气，固而不通，泄则必痛，闷故气未出，新气相冲，斯能为患矣。可不下泄乎？葛仙公曰：炼气者何也？服气之时有余暇，则于静室散发，解衣覆衾，正身仰卧，

展其手足而勿握固，施净席于地，通理其发，垂于席上。即调其气，俟其得所而咽之。咽后闭之，尽气令闷。则冥心无思，任其气所之。其气闷则开口放出焉。其初气出喘急，则调其气七过八过，以至十过。及其气定，则复炼之。其炼也，或五或六，或二十或三十，或四十或五十，以渐加焉。服气既久，则关节通矣，毛孔开矣。其炼至于二十三十，则其身润汗，此其效也。炼之之时，当于昼夜任意为之，然必俟其神之清爽，坐而修咽，欲寝则寝，不可强焉。强之则气乱矣。故炼气十日五日一行焉，觉其四体烦闷而不通畅，则为之可也。何以委气乎？以体清和，内无思念，行止寝坐，而调其息，凝然委身，如委其衣，以置于榻。无筋无骨，无识无别，纵身纵心，如彼委衣而勿为主。寂寂沉沉，放其形体，澄神炼气。于是百节开张，筋脉畅通，津液注流。因此可以咽闭十气，至于二十焉。凡一咽，皆须兀然任气，不得与意相争。良久其气从百毛孔而出，不复口吐也。纵有之，十无一二焉。复更调理数十息，以至百息。勿因喘息，则又合气咽入焉。调息稍久，则身如沐浴矣。其功日进，于是精满气全，神安魄定，志开思远，三尸去而六尘灭焉。或四体不安，气有壅塞，则须委之。或寝或坐，澄神以委气焉，调气以息念焉。久而凝定，则气之流行，无所不至矣。闭气者何道欤？上智之士，神定气调，外病自绝。中智之士，修摄乖宜，时生其患，可以静室具厚茵，仰卧展其手足，相去四寸（各用厚衾覆之），静心坦然，熟调其气而咽焉，复开其口而鼻不出，念其患之所在，以意相注，使气攻之。气极则吐，吐已复咽而闭之。如其喘也，则调其气者六七息，其气即调顺矣。再闭其气，想念以攻其患，或十或二十，或三十或五十，攻其患，以患在左手则入左，患在右手则入右，患在首则入首。于是汗出通润，则愈矣。或未愈，于寅之初，频以意攻之，至愈而止。

太清养生下篇

经曰：人之身十二大节，三百六十小骨，孔孔相对，脉脉相通，新气与故气，交错其间。新气或顿阻，或循行，故气或流通，或壅滞，或俱塞，或并驰。盖壅滞者，阳气之聚而为块瘕者也；顿阻者，阴气之积而为肿为疡者也。气既能蓄聚，则亦有分散之理矣。凡患之所在，可用导引以散之，和气以攻之，时意以送之，清气以润之，咽津以补之，病恶有不除者乎？然补益之方，皆津液为之本也。是以金梁玉英，华池丹醴，不可及焉。卒死者阳也，先因痼病，故其气顿阻于四关九窍之中，所以绝气焉。尸蹯者亦阳也，死而脉犹动，耳中有声，或无声而股暖，阳绝于九窍而四关尚通焉。客忤者亦阳也，外物所犯，阳气阻绝焉。五尸死者亦阳也，一曰飞尸，二曰遁尸，三曰风尸，四曰沉尸，五曰注尸，其心腹胀满痛急而不得息，或二肋之下磊块涌起，此皆阳为阴所闭而然尔。吾有法可以起之，使人用力掣其左乎，次之右手，次之左足，次之右足，各三百六十过。然后以葱心（去其尖）入其鼻左，以面密固其际，及壅其口与其耳焉。吹耳则壅鼻，吹鼻则塞耳。其吹之也，徐徐而长。吹之既已，以指闭其葱孔，左吹四十九，右亦如之。女子则先右后左。始吹其鼻，继吹其耳，其数亦如之（无葱，用筒管及有孔物亦可）。夫鼻者主肺，肺为诸脏之盖者也。耳者主肾，肾为通气之本者也。霍乱者本乎冷气所散，其腠理乍通乍塞，其气道忽留忽行。或气应行阴，乃复行阳；或气应行阳，乃复行阴。治之之法，于密室厚衣大坐，以左右手据二膝上，向左力回六十过，右亦如之。左右迭为之，满三百六十之数，乃长呼者七。既已，则长长吹嘘长呵，长咽长唏者各七，则愈矣。或疾甚，不可导引，则使入掣左手，次之右手，次之左足，次之右足，各三百六十过，兼以沸汤浸手至肘，浸足至膝，冷则易之，至愈而止。此何也？以外气引内气者也，亦足以治尸蹯焉。癰者太阳之病也，阳为阴所排而沉于骨髓，积久则新气不达，故气不通，壅阏郁热，臭而生虫，于是为癰焉。治之之法，密室静居，食不厌少，情不厌闲，大坐放纵其体，以左右手据二膝上，以首及身向左力回十过，右亦如之。左右迭为之，满三百六十之数，如此则关节血脉，腠理毛孔尽开，乃长呼长吹长嘘，长呵长咽长唏者各五。然后以清气攻之者有六焉，其一则大坐放纵其体，鼻徐徐

长取其清气,兼以意想,使清气周达于骨髓,然后口徐徐长呼以出之。既已,漱津以咽之,如是者六十过。其二则以吹出之,其三则以嘘出之,其四则以呵出之,其五则以咽出之,其六则以唏出之(并与呼法同)。然后鼻徐徐长取其清气,兼以意想,使清气周达于骨髓,口长吐以出之,嗽津以咽之者六十过。于是阳虫为阴所击,当自毙矣。必以卯午酉子之时为之可也(忌食面及羊肉)。半身不随者,阳气蓄聚,为外寒所蔽,或因阴气所冲,其脉虽通,而内无所达也。治之之法,大坐,以左右手据二膝上,向左力回十过,右亦如之,左右迭两相合者满三百六十之数,即使人力掣手足不随者各三百六十过,复以左右手向下捋手足不随者亦三百六十过。既已,乃纵放其体,以鼻徐徐长取其清气,然后口徐徐长呼出之。当呼之时,以意送其气入于所患手足之中。又咽津随之者六十过,吹嘘呵咽唏皆如之。病甚者不堪导引,则使人力掣手足不随者,以意送其气亦可也。周身肿者,阳气促于五脏,出于皮肤,壅而不散也。大坐,以左右手据膝上,左右力回者各十过,一易。于是两相合者三百六十过,以鼻长取清气,使周达于五脏,口长呼以出之,漱津以咽之者六十过,吹嘘呵咽唏亦如之。热之盛者,其口无津,则惟导引,以鼻取其清,口吐其浊亦可也(此亦治疮病)。热气所冲,屯聚不散而为肿者,则以口长吹于肿之上十四过,以冷手宽挪之,以口长呵于肿之上十四过。复搓左右手使热,宽挪之。如此迭为焉,至愈而止。目赤而干痛者,为肝热之所冲也。左右导引三百六十过,然后鼻徐徐长取其清气,而想其清气上射于目,则热气为清气冲之,自然热气退,从口出,可以呵而吐之,满三百六十之数,则愈矣。呵者主于心,故出于本气者也。耳聋者,肾中之热气冲于耳,复为阴气逆闭之也。左右导引三百六十过,既已,以手力挽左右耳四十九过,然后以鼻徐徐长取其清气,兼以意想其清气使达于肾中,则以口徐徐咽而出之,如此者满三百六十之数。咽者主于肾,挽耳者去其阴也。昼夜二时为之,则愈矣。上气咳嗽者,阳气在于脏,奔上而欲出,其阴气复入而相逢于颡中,阴阳之气渐盛,则嗽弥甚矣。譬如以气吹火焉,气冷也,火热也,然吹则火盛矣。故治之之法,大坐,左右导引各二百四十过,以二肘向后,以臂向前力弩之。既已,复以左右手委于二肘,向前力以相近。既立已,复立左右膝,以二手在二脰之下,又以二脰向外力捅二肘各十四过。然后以首左倾,以肩力承之,其右亦然,迭为之各十六过。向上长引其颈四过,乃长呼长吹长嘘,长呵长咽长唏各七过。日三时为之,疾则愈矣。兼于鼻徐徐取其清气,口徐徐长呼以出之,漱津以咽之,吹嘘呵咽唏亦如之者二十过,其效则加速焉。凡上气者,其行之之时,始举足,以足向前力踢之,胫后着地,斯为佳矣。劳复者,其阳虚损,或因饱气,其气乍闭乍冲,或投热食以致之也。治之之法,大坐,徐徐导引,左右各四十九过,鼻徐徐长取其清气,口徐徐长吐之。吐则咽其津,满一百二十过,有余力则进而至于二百四十、三百六十之数,尤佳也。然后舒左足,以左手按其足上,以其足左右转之四十九过,其右亦然。日再为之,则愈矣。故彭祖曰:内外转其二足各十过,可以止诸劳。盖谓此也。温疫者,阳气也,聚于诸脏,入于诸脉,及于腠理也。治之之法,大坐,左右导引三百六十过(岐伯曰:导引者,俯仰屈伸也。甘始曰:又手项上左右挽不息也。又云:率以汗出为度,汗则粉身)。然后立右膝,以左足向前踢之,立左膝以右足踢之,各四十九过(卧而为之亦可)。鼻纳之,口吐之者二百四十过,进至于三百六十之数,尤佳也。彭祖曰:亦可以已疟。疟者阳在于膈之下,奔上而欲出;阴在于膈之上,为阴所闭,其阳漏而泻出,其发有时者,盖阴阳所竞,自有节候也。于欲发之时,左右导引各三百六十过。然后立右膝,舒左足,踢之四十九过,其右亦然。于是鼻纳之,口吐之,其呼嘘各二十一过,则愈矣。鼻衄血口唾血者,中焦热炽,饮水则变为血,故中焦之气上冲于肺,肺复冲鼻,则为衄血。中焦之气下注于脾,脾复冲口,则为唾血。凡病此者,前瘦少矣。治之之法,大坐,导引左右各三百六十过,然后舒左右足,以左手捉右足五指七过,右亦如之。衄血则咽津焉,鼻纳之,口吐嘘出之。唾血亦咽津焉,而咽出之各三百六十过。旦暮为之,则愈矣。甚者三时为之,可也。赤下者,下焦热炽,而复饮水,其阴阳相竞,荡于下焦,不

得依道而行,时有冷气击之,则痛矣。治之之法,左右导引各三百六十过。既已,则咽津焉,鼻纳之,口吐之,与夫嘘呵咽唏各六十过,又咽津焉。日四五为之,则愈矣。前后溲不通者,阳气在于下部而逆拒也。治之之法,导引左右各三百六十过。既已,以左右手向背之后相叉,以左手向右,以右手力挽之十四过,其右亦然。复舒左手,以右手力举左肩十四过,其右亦然。然后咽津焉,与夫吐纳呼吸呵咽唏各六十过。日再为之,则愈矣。故宁先生曰:平坐伸左手,以右手指肩挽之,治前溲不通。以左右手交于背之后,名曰带缚,治后溲不通。盖谓此也。淋者,水道热炽干涩而不下,时漏而出也。治之之法,导引左右各三百六十过,然后立左右足,以左右手从腓之下入,左手总把左足之五指,以右手总把右足之五指,俱向内力挽之十四过。既已,则咽津焉,鼻徐徐取其清气,以口咽吐出之三百六十过,日三作之,弥佳也。痢者,阴也,本于虚假,或病之后,诸脏冷气,加以饮水,而阴气既入,则长所积之水矣。阳气既纳,则不通所积之阴矣。水气渐盛,至于皮肤,而为痢焉。其候,左右目、脸上起色,如老蚕,二胁转侧有水声也。治之之法,左右导引各三百六十过,既已,鼻纳之,口吐之。次则嘘呵咽唏各六十过,及想其气周于一身。昼夜三时为之,久则愈矣(忌食咸,宜啖小豆汁或煮小豆浸左右足为佳)。反胃者,积日受冷,于是阴气渐下,屯于腹,口热食投之,为阴气逆拒,反而出之也。治之之法,常虚腹,导引各三百六十过,以左右手相叉,以左右足力踹二手四十九过,以左手背委于左腋之下,用右手攀左肘七过,其右亦然。即咽津焉,鼻徐徐短取其气,口呵以出之一百二十过,复咽津焉,次则咽吹唏亦如之。三时作之,则愈矣(力不堪者,二时亦可)。心腹坚痛者,阴冷之气屯于心腹,积聚而不散,虽复厚衣以阳击之,阴阳相竞,则阴弥甚矣。治之之法,左右导引合于三百六十过,则咽津焉,鼻徐徐取其清气,口徐徐呼而出之,当以暖气排其积聚。凡吐咽者满二百八十之数,呼吸亦如之。昼夜二时为之,则愈矣。胸胁结癖者,阴也,冷气偏屯于胸胁,或因食久而不散也。治之之法,清旦仰眠,立左右足,使人以手揣取癖根,渐入手干癖根之下,稍举之。其始则痛,后则可忍焉。然后力举之一百二十过,二三日之后,进而至于二百四十之数可矣。五日之后,进而至于二百四十之数可矣。既已,导引三百六十过,然后咽津焉。鼻纳之,口呵之,以意送其气于病之所在,使下部出之,满一百二十之数,渐至于二百四十,以至三百六十,弥佳也。晨夜二时为之,即愈矣。心腹卒满者,阴气在于藏,起则冲于心也。治之之法,导引左右合于三百六十过,咽津纳气而口呼之,使气出于下部,满三百六十之数则愈矣。目赤而泪出者,肝之阴气冲于目也。治之之法,如前导引既已,咽津焉。瞑目,以鼻纳其清气,开目,以口呵出其浊气,满于三百六十之数。晨夜二时为之,则愈矣。

经曰:婴儿之在胎,十月而成,筋骨和柔,以心息念,和气自至。故服气者宜取象焉。于六阳时食其生气,故于子之时其服九九(八十一),寅之时其服八八(六十四),巳之时其服七七(四十九),午之时其服六六(三十六),酉之时其服五五(二十五),戌之时其服四四(十六)。当其服气也,以舌去其浊气,于是依其门户而出入焉。鼻者天门也,口者地户也,服气之魂魄归焉。入自鼻,出自口者,顺气也。如此行之而不辍,则可以除三尸、获长生矣。道者气也,气为精门。入若守精,如室有入焉。精气俱全,是名真人者也。身有丹田者三,何谓也?脑者上丹田也,心者中丹田也,气海精门者下丹田也。三宫各有神焉。神驰则气漏,气漏则精泄,精泄则神丧。故精者长生之根也,肾者命之根也。譬之木焉,无精则叶萎,叶萎则枝朽,枝朽则木枯矣。凡入气为阴者也,出气为阳者也,二者所谓服日月之精华也。气者,虚无自然无为也。无为则心不动,心不动则外无求,外无求则内安静,内安静则神定,神定则气和,气和则元气自至,元气自至则五脏滋润,五脏滋润则百脉通,百脉通则津液上应,津液上应则忘五味而绝饥渴矣。于是气化为血,血化为髓。一年易其气,二年易其血,三年易其脉,四年易其肉,五年易其髓,六年易其骨,七年易其发,八年易其筋,九年易其形。此炼九还者也。

经曰：东方青牙者，肝也。服食青牙，当饮以朝华，以舌表舐其唇，漱口而三咽之。朝华者，上齿根也。南方朱丹者，心也。服食朱丹，当饮以丹池，以舌搅于齿曹，漱口而三咽之。丹池者，下齿根也。西方明石者，肺也。服食明石，当饮以露液，以舌琢齿者七匝，漱口而三咽之。露液者，唇内津也。北方玄滋者，肾也。服食玄滋，当饮以玉饴，以鼻导引元气入于口，呼吸而三咽之。玉饴者舌也，中央戊己，仰视太山。太山者，守精也。服食守精，当饮以醴泉。醴泉者，在齿之后，悬嚙之前也。华池者，在舌本根，其名曰玉英，曰金梁，漱口而三咽之。凡服是气者，常于子于寅之时，正衣服而坐，以舌叩玉英，涤华池，漱醴泉及露液，缩鼻还之，上至于首，下入于口，变为玉泉。引其气至于舌根，咽而送之，使喉中腹中皆鸣，引而入于丹田。此之谓长生之根也。饥食自然之气，渴饮华池之浆，尚何有饥渴哉？精者吾神也，气者吾道也。养神饮气者，如婴儿之在胞。故吾朝食其阳，暮食其阴，灵芝玉英生于五脏之中，然后仰以排其水脏，覆以排其食脏。次之倚壁，翘其一足，拳其左右手，以舌搅口之津液。想其气咽入于脐，以至于足为度焉。咽气者，用力闭其口，举其舌，使舌下空焉，其名曰咽元气，则食日减矣。满于九九之数，合天地之终始，自然血化精，精化筋，筋化玉，玉化为仙骨矣。

经曰：胎息者，呵出腹之浊气，使天地调和，兀然放神者也。其心譬如太空，万虑俱泯，闭塞三关，外气与内气相应。于是闭口连鼓而咽之，若水沥坎以送之，至于三十六咽，是名上清炼形者也（但腹空即咽而送之，无论坐卧皆可为也）。服气者，寂然安坐，瞑目叩齿，闭口弩腹，鼓腮则其口斯开矣，俟其气满口则咽之，至夫九下一息焉。春夏则服冷气，秋冬则服暖气。凡至寅之时，左右掌掩其口，用力呵其掌中，则津液生。以摩拭其面，面斯光泽矣。然道之大戒有十八焉，曰强求富贵，曰食冒宝货，曰多忌讳，曰伤王气，曰干名誉，曰为诸恶，曰喜功名，曰为耳目口所误，曰强梁，曰伪伎，曰转躁，曰举事不详，曰心恣恣，曰争曲直，曰费用精气，曰好衣美食，曰盈溢，曰乐兵。故学道者勿使入知焉，人知则我生，我生则名生，名生则祸来矣。

道枢卷之二十九

上清金碧篇（五气之元，炼其精华。刚柔得位，游于碧霞）

烟萝子曰：金者，五行之首也，五命之根也，五气之元也，其刚柔得位者乎。夫能服之，可以游碧霞仙落之府，故吾谓之金碧焉。或曰：其要何也？曰：太阳五两，太阴十有五两，二者和合，舂于臼焉。及其细也，出之，裹以无灰之纸，置于长形之铁鼎，而按实之。其上用唐灰满覆之（筑定令实），以盐泥锢其鼎之上，炙之使干，埋其口于坑，露出其药之处，长烧以五斤之炭。至一伏时出之，烧之不走矣，是为乌珠者也。其色黑而碧，润泽而有光，此其一转者也。是盖飞龙伏虎而逾于三载者也，养鹤藏龟而或数十秋者也。复取其丹，置于瓶，削砖以覆之，施泥以锢其四周，其厚半寸，曝干。于地为泥城，其高一尺九寸，其阔三尺，其广三寸。布牛马矢于其中，其厚九寸，置丹其间。仍以牛马之矢尽十石覆之，乃下火。火灭，破其瓶出之，其色赤黄（如干蓍之瓣），是为黄芽（一名金狗子，一名太阳溜珠）。经曰太阳溜珠入华池者，汞是也。养汞以成紫金，其名曰紫河车，斯之谓欤。此其二转者也。置于告车之瓶（未盛油者），削砖以覆之，锢之以六一之泥，四周其厚四分，勿使有罅，曝之干。置于砖之上，以猛火五斤煨之三伏时，俟其火灭，破其瓶出之，其色紫润，其重如金，是为紫灵之丹。至七九吞之，变金骨矣。此其三转者也。择瓶之光白者，其法如前焉，置于八卦之炉。八卦者，八角是也。其阔一尺二寸，其高下如之，八方各植剑，系镜于剑之端，杯水炉香者八方各置之，火，令破其瓶取之，其色青，有金风飒飒，然其重二倍于金，是为龙虎之丹，此道之成也。何以谓之龙虎欤？马牙配于硫黄，天符进退，

为神夺之离宫月殿，于是有霞彩之光矣。此其四转者也。纳于火玉之瓶（定州瓮也），用顺阳之炉吹之五千，徐增其炭，炭勿使污于灰土，炉底之火勿冷，冷则阴气外触以裂其瓶。稍稍加炭焉，复吹之八千。火灭，取其丹，上覆紫云，下有金星玉柱五色之光，是为金虎之丹。此其五转者也。先以龙虎之丹入姤女八两，研之万数，而成金虎。入火七十有二斤煅之，是为保命长生之药。此其六转者也。取保命之丹入水银一斤十有二两，研之十万数，以神丹之力，能饮水银者半，乃入天地之炉（银舍是也），养之十日，是为花奈之丹，所谓金龙鞭于十，紫凤翔于炉，朱鹤巢于松，绿虎卧其右厢。此其七转者也。纳于瓷瓶，用汉江礬石二斤，以苦酒（未醋是也）捣和为泥，周包其瓶，凿比壁为窠，以置瓶焉。复以礬石之泥封之百日，而后出之，是为阴丹，其名脱骨灵丹，饵之先死后生。此其八转者也。以瓶藏之，清明日沉于井，百日煖之长生，二百日则为地仙，五百日则白日升天，千日则拔宅而升，盖得白帝之玉霜，紫皇之红雪，姤女笑于炉，婴儿喜于鼎。此其九转者也。诀曰：吾目如日，吾耳如月，吾鼻如门，吾心如海，吾意如风，吾身如地。五方五岳，尽属于吾；大地众生，尽是吾子。

金虎铅汞篇（物生穰穰，天地之精。因阳而结，资阴而生）

元君曰：金虎铅汞者，其不出于五行而已。万物因阳而结，因阴而生。阴者道之基，阳者一之始也。夫阴阳相夺，法象乃立。故坎一离二，从阴归阳也。二火一水，从阳归阴也。水二火一，前象后质也。然五行之象，人实备之，以心为火脏，在肺之下，其数一。肾为水脏，双居命门，其数二。是知火一水二，为道之祖乎。内修得一者，阴丹也；外修得一者，阳丹也。还丹交合，不出五行，其要在乎识铅汞之真而已。于是托大易之象，立三百八十有四铢，兼二十四气，因日月二弦，上下对望，二八十六也。立十有六两，以坎离为药，天地为炉，乾坤震巽为运。其白马芽砂者，阴气也；金砂者，阳气也。万物生死归于土。土者其主黄，金者其主白。试观夫鸡子，内黄外白，二气相感而然者也。北方黑水，子也，是为金之寄位，五行之始，道之基也。甲乙朱砂，其中自生芽焉。日月照耀时足，在砂中性白伏火，是为天生铅者也（出辰州锦溪）。南方赤，午之正数也，是为火之寄位。朱砂者，汞之父母也。东方青木，卯也。木，道之本宗，阴阳之父母也。万物各禀一气，皆贤于此焉。负阴而抱阳，甲之精，日之魂，火之父母也。西方白金，酉也，是为水之寄位，月之魄也。转北成西，卯酉相望，金木相克，水火交运，以成大还之精者也。中央土黄，戊己也，是为华池之寄位。黄能制水，不流自死，故土者还丹之父母。父母者，制伏万物者也。是以金鼎，土也，三五与一而不差焉。日月阳之精，其数有九，其中有九焉，其色黑，是为北方壬癸水之象，其名曰阳中阴，精阳含阴也。是以离之丙丁火宫，得九之名，结气朱英，炼之固形。此参乎三五一者也。古之仙者，故炼日之精而身归纯阳也。夫水银者，水之类也，其性含阳，内阳而外阴。阳象黄，阴象白，是知外赤里黄者，水银生于砂，汞生于铅也。是为阳中有阴，阴不孤，阳不寡也。月者积阴之精而成坎位，其数守一，阴阳含玄，魂魄相应焉。月之蟾兔者，阴阳也，其色白，有西方庚辛金之象，其名曰阴中有阳，阴含阳也。然则坎之壬癸，水宫之得一者乎。月金，阳性，外阴而内阳，阴象白，阳象黄，是知外白里黄者，白金生于河车也。河者水也，车者火也，赤者砂也，故曰砂产于金。此阴之中阳不孤者也。夫砂铅入于炉，销铄以取精，添入于丹魂之中，是称姤女勾砂入。姤女者铅也，砂者白金也。诀曰：一者丹基水也，铅在内焉；二者火基木也，符在内焉；三者土基母也，金在内焉。是以还丹者，不得节符火候，则何以立乎？彼世之五矾八石之类，顽物也，非大丹之用也（大丹不用金银铜铁铅汞锡曾空雌雄硫黄砒朱砂水银锅煤露水桑霜人中白等）。砂之伏火，可以治疾，服之太多，反以夭年矣。汞者水之精也，其飞起则为流珠，其名曰流汞。震子继父，流汞是也，故曰丹砂流汞之父，戊己黄金之母焉。若夫凝为白金，此从一中成形白者也。金水道并，所以金为黑铅，阴中阳生，反老为少者也。何谓也？少

阴之精，物极则反矣。是以水银生于北方，来居于火位，相交以成大丹焉。彼不知者，用凡铅、黑锡、水银以为河车，雄黄以为土，金银以为母，此非药之源也。凡汞有铅，而铜亦有之，铁亦有之，草亦有之，矿亦有之，所谓真铅者，自然子母同穴而天生者乎。其中有银者，铅为大丹之根，神水为金之母，子母自得其情者也。金为丹精，以处阳位。汞合离气，以应阴爻。含天地之灵，孕日月之精，否极泰来，阴尽阳生，皆顺天道而为之者也。日者自朔旦受符，六气从性成情，十有六日至三十日毕矣。其气从情以成性，月魄以生，此出没之象矣。金妇也，木夫也，震长男也，兑少女也。白者归一之名也，金者得位之称也，黑者性合于金水也，铅者司金之类也，黄者象乎土也，芽者主乎生也，子者运转之谓也，河者水之基也，车者符育之功也。世不知夫朱砂者铅之母、丹之父也，生于土，死依于土，黄能制水，故土者母也。是知朱砂者，铅之祖，还丹之基也。铅生于砂，汞生于铅，然莫有悟者焉。夫朱砂阴汞，天符运育，日月既足而出，其名曰阳汞，此乃阳为君，阴为臣，二汞一物，而非二者也。宝丹者，本无二物而生焉。虽然，譬如蚌吸秋月之华而珠在其腹，亦岂有无类而成者哉？大丹之品有三焉，其上曰水，其中曰丹，其下曰砂，悟之者则归一而无二矣。金虎含阴，其位属于西方，其气内藏，寄生太阴之玄铅，是为至精。至精者，龙虎也。卯酉相克，子午相望，此天地阴阳轮轴运转之造化也。十有七旬，可以九转矣。月一换鼎，而至于九，兹其妙欤（不换亦可）。受符之八日，金性低昂；旬有五日，金性全灭；三旬道穷，没归于坤元矣。故受符三物皆没于土，唯阳符上腾而不降。于是乾坤震巽，蟠蛰上下，五行藏伏，阴阳燮理，阴阳往来，此天道之用，周而复始者也。造金鼎之诀曰：后土金鼎，生死长七，神室三明，圆五阴一。混沌徘徊，天地五里，阴阳二头，象如鸡子。形容勿差，黄白在里。厚薄惟均，六一固济。善守午门，参同自契。夫一者，五行之始也。日月之阴魄，其位居坎中，其药生于阴晦之地焉。金公者何也？金者太白之称也，公者物中之尊也，故呼之曰铅焉。金入宫中太一火庚之城，赤鸟守黄鸟，苍龙藉白虎，其类相聚，此乃所谓参同者乎。黑铅入月，配为夫妇，阳魂阴魄，二者情自和矣。世不知五金八石者，阴阳之总数，配合运动而成丹。故八石者八卦也，五金者五行也。不灰之木者，甲之精也。受制于金，金孕水安，水必存金焉。木孕火制，火必假木焉。铅水者，砂中自生之液而主阳者也。汞水者，砂中抽出之液而主阴者也。火者符也。汞火者，水火合其形，二物在于鼎中，为直符制之，遂不飞走。杀气所临，吞食变化，于是称大还焉。元君曰：丹砂水精，得金乃并，殊参不偏，至圣至灵矣。太玄阴符曰：道生阴，阴生阳，阳生五行，五行合为还丹，故称龙虎。龙者阳气也，虎者阴气也，金木之位也。阳起于震，一木也；阴起于巽，二木也（一月也）。受符二木则渐损矣。汞之不伏，未可为大丹焉，须养守之。至于三年三年者，三月也。养火一月，可以夺一年之正气焉。其色苍白而光明，然后出毒于寒泉者一月，后取而蒸之者一伏时，以楮液（楮汁也）炼之，清斋旬有四日，东向闭目扣齿三十有六，而饵之，可以去疾，可以反童。守之五年，食之三铢，可以长生。守之九年，食之二铢，可以上升。元君曰：吾有天符用火造金鼎之要焉。甲者木火之祖也，其数三，成数八，正位生于东方，寄位于丙丁，万物之师，火之父母也。日之精魄者，阳之始也。照曜成形，其名曰日魂。日者在天为直符，能发泄万物焉；在地为直事，能燔熟万物焉。阳气分判，故称木精青腰使者。此阴阳二性，契证参同者也。金砂火并，三五一还同自灵焉。三者木，阳精照曜，结立生成，强名之曰金砂，天地之精也。丹者阳之阴汞，其阳反为臣，二也。朱砂为之火，铅者五土为母，阴之阳汞，其阴反为君，一也。黑铅者水之基也，九炼阳魂为之真水，谕夫居于离位，阳中之阴也。三炼阴魄为之黄银，谕夫居于坎位，阴中之阳也，其名曰水银。火位相交，混沌自并，克复归一，成形无外，故曰阴火自会其符，理犹人消息即合天道者也。元君曰：上品金丹者，将母克子，子自灭焉。阴阳进退，其数七八。受气分离，在于旬有五日，至于三旬道穷，在复养育通灵矣。九月（九个月）阴阳二汞同于一形，先须配合自然，直符交运，依乎爻象，则丹斯灵化矣。元君曰：天地返还三一，其行符合于天符

法象，亦有诀焉。夫行符者，见子之月，阳爻既动，犹生坎位。初九潜龙勿用，阳气混沌判。冬至之后，一阳冲于甲子，斯为首焉。上元从子之时为始，是以二阳生，见龙在田，爻动。其惊蛰受阳用事，谓之阳生，遇甲为父母焉。是以十一月受阳用事，从子而起，其阳生于阴暗之中，壬癸官符，至于建午之月，阳中阴生，符谕同阳令也。经曰：起计行符，子谕斤两焉。爻动初阴，其火阳火也。阴寄于阳符，其四百五铢而两合也。日月玄象，五行起伏，其始之数，是为一阳生。象乎天地发挥，旁通情者也，惊蛰萌兆而并行焉。经曰：但取春之分昼夜均时用符，阳爻以渐生至大壮。盖自朔日至旬有五，象于春夏火木用事，从文入武者也。旬有六日，取秋之分昼夜均时，阴爻渐生，至于阴盛之月。盖秋冬金水用事，从武入文，并更百刻，应乎天之玄象藏伏，其没在于晦，是为合腠腧之数者也。夫符从子起者，非火之父母也。子者阴中一爻之始，谕于斤两者也。是为造化轴辖之总数。阴阳之起伏行符，合于刻漏，分气合于斤两者也。符动生于辰巳，至二周半首分，气终于戌亥，非子之正位也。冬夏二至，阴阳上下，故上用符守其鼎，审依爻象，进退斤两。然用阴合子，依炭覆藉，背阳向阴，其伏藏如蜂之穴，勿使气泄焉。经曰：从至第七半，即象一季。以次遇子，即加焉。子生于坎位，故明阴中一阳法象于坎，而从子起，渐加其爻。至于立夏、夏至，以象于火。至武相背十有五，十有六日，计其符共当六十。望之前为阳，望之后为阴。阴生从十有七日，合十有四日，渐退至于冬至。冬至者，五行数尽。终于三十，计其合符日用，依乎六爻，上下生成。终始之数，合于五行者也。初候二日半一气，三十时二周半，五气分还。历十有二支，凡五周，为六十时。行符五日一候，当用五爻者也。第二候二日半一斤，三十时二周半，五气分还。历于五周，为六十时，行符至十有五，三候足矣。其用十有五爻，三十符焉。经曰：前旬有五日为阳符，火木用事者也。后旬有五日为阴符，金水用事者也。爻动之始，其阳奇，其阴偶，合于六十四铢十两，用二符。其初爻为定，及夫遇子则加焉，逢阴则退焉。周而复始，法象乎天符。是以建子发泄者，阳动之始，混沌欲分，潜龙未见，须甲以为阳之父母，分气属阳道焉。上元始动，其阳行符则震复用事者也。其象初九，用气候以谕孟春焉。孟春一日，起子一爻，二日起二爻，三日起三爻，四日起四爻，五日起五爻。每行符，巡历十有二辰二周半，至于巳，是为三十时二日半。从午时分气，又二周半，终于亥，是为六十时，以象仲春焉。仲春属阳，上元五爻是为十符，六日起子六爻，七日起子七爻，八日起子八爻。九二法坤兑之气，爻以象季春。季春至于巳三十时，是为九三焉。九日起子九爻，十日起子十爻，终于亥，六十时，盖属上元用事之候。遇分气计爻受符，自子至于午亥，复还起三候焉。孟夏为阳遁中元四十爻，是为二百符。第三候十一日起子十一爻，十二日起子十二爻，十三日起子十三爻，是为九五焉。二日半至于巳，是为三十时。仲夏从午之时分气，至于亥。于是十四日起子十四爻，十五日起子十五爻，终于亥，是为六十时。故十有五，爻合于三十符，王武相背者也。季夏为阳遁，下元金水二界相望，日月对照，上元退守交期。于是阳极阴生，天地轴辖，符信亏盈，此符之用也。终始用文，其中用武，周而复始。凡依子起于辰巳二周半分气，始午终亥。故辰生阴中，巳生阳中。震巽者，火之祖也，始得符合于信焉。孟秋者，巽遇用事，第四候也。上六十有六日，起于子十五爻，是为三十符焉。十七日起子十四爻，十八日起子十三爻。从本时分气，至于亥，是为六五焉。十九日起子十二爻，二十日起子十一爻，终于亥，六十时。仲秋为阴遁上元，凡用二十二符，是为第五候，六四者也。二十一起子十爻，二十二日起子九爻，二十三日起子八爻，二日半至于巳，三十时，季秋，六三者也。从午时分气至于亥，二十四日起子七爻，二十五日起子六爻，终于亥，六十时，孟冬，为阴遁中元，凡用十二符，是为第六候，六二者也。二十六日起子五爻，二十七日起子四爻，二十八日起子三爻，二日半至于巳，三十时，仲冬，初六者也。二十九日起子二爻，三十日起子一爻，终于亥，六十时，季冬，为阴遁下元，合于初起伏之二符也。二符一爻，坤体潜阳。自一至于十有五，德就乾体焉。夫春夏火木，秋冬金水，七八于前，九六于后，

起伏屈伸，反覆晦朔之间，日月交会，以象四季。归魂归魄，药就物全，反为自然。故立阴火阳火，金水相并，不得逾斤，此合于天道者也。经曰：阳奇阴偶，一君二臣。初爻阳动应于二八，左旋而为阳符，渐加至于大壮。阳极阴生，还应于六八右旋，而为阴符，渐退守于复之初。阴极阳生，周而复始焉。及初九，分气属于阴道，上元始阴则退符焉。渐退至于六候，既毕，归于三旬。五行数尽，在乎抽添其火，依乎玄象而无亏，如是神灵自契而金丹成矣。一象不足，斯与瓦砾同焉。元君曰：修大药者，必用真铅真汞。金水相成，戊己交合，如婴儿受气于母。母隐子胎，子藏于金，舍孕自然。金精实液为之相反，一飞一伏，阳推阴证。譬如鸡子，外白里黄。河车运转，须臾脱胎，反乎一体，此丹基也。其要在乎昼夜各用一卦，是为乾坤互用，巽震生成，十二卦上下交移，而用符信。于是定五周分气，五首亥终，起于子，进退加爻，藏伏时候，合于天道，依于刻漏（取瓮大一石者，于其底侧钻小窍，用细鸟羽长三二寸插窍内，以蜡固之。汲水置瓮中，以升斗数为漏刻），则用火合符而不差矣。于十二时，遇子即加焉。行之一月，即四时之象也。守之或九月，或三年，以法九纪，斯合大演九周之数，而丹自灵矣。经曰：取三转铅精二八，复除其二为地，下子二八，其精自合矣。其精相得，二气感激，斯须还返以相制焉。于是金水飞浮，混为一体，金精自出，其名曰黄银。收之精尽，依其数更下子而变转焉。得金子母，二弦自停。离母者谓之脱胎，入鼎者谓之火丹。鼎之器有上下，其上用金，其下用土。釜非世之所治也，土釜者，上母也，出于洛汾之汙池焉（细捣筛取，同薄胶为之，内外状如鸡子）。其长七寸，其圆五寸，中作神室，其径三寸，各深二寸半，其形鸡子。盖法阴阳混沌之初焉。夫铅汞者，非此土釜则不能制也，故曰黄能制水焉。若得父母金土以为之鼎，则可以致神升矣。方其入鼎也，其日时必取四杀刑克与阳焉。昼夜百刻，以应乎爻象。从阴起于子，弦望晦朔，斤两上下节符，文武相交，周而复始，并应乎春秋。故起符从子至亥为一周，盖六阳六阴始终归一者也。元君曰：符者用爻也。水火节符，六阳六阴，每十二辰从文入武，或阳息阴消。初文起于一爻，犹坎中一阳生者也。武终十五爻，犹离中二阳生者也。阳极则其法象大壮，合符循环，故从子起，计生六符，合用为之始焉，盖象阴中一爻。阳符渐加一爻焉，从子至于巳，潜伏入三，于是辰巳为一气。是故火生于辰巳，退守六十时，终于戌亥，还从子起焉。隐甲经曰：进退遇王武相背，是为阳气在上。终始以文，是为阴气复还在下也。冬至之后，遇甲为阳生，于是上焉。夏至之后，遇甲为阴生，于是下焉。故曰：直符上下，月有之焉（不论年与四时）。经曰：从第一候起子发爻，用终复子，是为合天符之一爻，象二十四气。守至二日半，一气渐加矣。爻至五日为一候，六十时，加至于辰巳，终至于戌亥。从寅至申为七返，从子至申为九还，一起一伏。震巽者，甲之首，火之基，五行之互用也。乾坤震巽，上下生成，甲之禁门也。经曰：爻动二日半，分气加爻。至于五日一候，惟用二卦，合于玄象天符者也。日者天符也，月者阴符也，火者地符也。夫节符加减日月年者，依刻漏进退焉。行符加减者，依先后合气焉。顺七曜五行璇玑宿度，与夫月之小大及闰为起伏焉。从复震起巽，至坤而终，在乎阴阳交相用事可也。黄帝手镜曰：日计其文如车，足转火一百八十斤，是乃九九之数也。何谓三元乎？五日六十时者上元也，十日一百二十时者中元也，十五日一百八十时者下元也。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焉，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焉，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焉，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焉，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焉。冬至之后第一甲子为上元，至于戊辰五日六十时，行上元甲子，为四仲焉。四仲之日夜半生甲子，行一八宫，天蓬直事，子午卯酉是也。己巳至于癸酉五日六十时，行中元甲子，为四孟焉。四孟之日夜半生甲子，行四三二宫，天任直事，寅申巳亥是也。甲戌至于戊寅五日六十时，行下元甲子，为四季焉。四季之日夜半生甲子，行七六四宫，天辅直事，丑戌未辰是也。夏至则逆行九宫，周而复始，尽乎一月三百六十时，终乎火候与节符焉，象一岁之用者也。（诀曰：取小瓮向底开一窍如豆，于釜内细罗绕周者戊己为覆藉用好光明有墙壁一色砂，置瓮中，合于釜上以六一泥固济以炭火于釜下俟瓮火烁，先以纸搦子塞窍，时

抽出，如白烟生，则是汞也。复塞之，以元白烟为度，即止。太一日，取瓮，用鸡羽扫收之。如未尽，砂色赤，更如前法采之。汞尽时，则砂不赤。）

道枢卷之三十

铅汞五行篇（月取其华，日取其精。四象备立，河车运行）

探玄子（黄鹤山曹圣图）曰：吾遇阳公于当阳，得真要焉。于是知金丹大药者，在乎精究五行，次穷日月，四象备立而产五帝之河车矣。河车者，神水也，得火则活，见水而生，千炼万化，不易其真。此天地之大宝也。探玄子于是歌曰：得在得一气，变化因金液。金液通神仙，须向五行觅。要识真铅汞，一水遇一火。中宫见为主，水火结为物。二物成夫妇，夫妇相配匹。百刻在坎离，丹砂从此出。体如真珠离，丹砂本非赤，见水归水体，见火成金液。脱胎除黑晕，黑晕是铅质。金丹切忌铅，用铅千万失。竹破须竹补，木断以木辑。人之气补外，万物尽为客。是知铅汞者，其根元在于五行而已。金主四，因火受符而生者也，能从中得有，有中归无。于是四象备立，而孕白金焉。此日精月华之气，能凝白，能为水，其名曰流珠金液神丹，尽极阳九九之数，即为出世之丹者也。木主三，因火初混气而受符者也。含元之至精，因土相得而相住，复为父母，互生芽蘖，齐天地之变通，成乎立信，应乎甲位，是为青龙。所以夏凝雪而似冬冰，此反覆之道也。水数一，共位居于北方者也。丹经曰：天生玄女而为阳。其极则阴生，自天而降焉。彼世之铅银砂汞，安能配合五行，应之于乾象乎？吾所谓汞者，包含万象，灌注无极，是为河车焉。火生二，因木受符而生者也。盖土之父，金之夫，水之妇，木之子也。于是天地不朽之性，万物皆负之成形，恶死好生，飞腾九天之上，能使无中乃有，有中归无。圣人所以与天地长久者，炼一阴而归阳位，是还丹之体也。炼汞成尘，其象砂中有汞，铅中有银。离女也，反归于真性矣。土主五，其德王于四季，能育万物，安定四维。丹经曰：地产黄男。是为阴极阳生焉。土之精者，真铅也。顺用之则长生矣，逆使之则害物矣。夫汞不飞走者，是流珠之母也。以铅为根，根成则芽生，汞伏则丹成矣。然非外也。故吾所谓金也，木也，水也，火也，土也，皆非世之所谓者也。

真一篇（大道之生，吾得厥理。含真抱元，观物之始）

至游子曰：夫道者，能生天生地，神鬼神帝者也。老聃曰：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强名曰道。然其提携天地，运行日月，旋斡四时，生成万物。天之五星，神之五帝，地之五岳，人之五藏，隅之五方，至于五谷五色五音，道无不在也。故老聃明之曰：道生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夫物芸芸，各复本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盖谓其变化之源，始生于一，终复于一，所以历万变而不穷。苟能一以贯之，斯道明矣。则真一者何也？龙虎之根本也。龙虎之变化，则丹成矣。交合龙虎，返本還元，使性命两全，逍遥宇宙者，是能明大道之真一故也。后之学者，亦欲留形住世，如之何不明大道之真一乎？夫不知龙虎变化之本根，而惑龙虎之异名，或者以肝为龙，以肺为虎。以肝为龙者，谓其色青，应于春，配东方甲乙之木。木气生成之地，谓之青龙也。以肺为虎者，谓之色白，应于秋，配西方庚辛之金。金气肃杀之地，谓之白虎也。是知龙虎之体而已。或者以心为龙，肾为虎。心为龙者，谓甲乙青龙之气能传生于心火，则火中有木，谓之阳龙也。以肾为虎者，谓庚辛白虎之气能传生于肾水，则水中有金，谓之阴虎也。是知龙虎之用而已。知龙虎之体用而不知龙虎之本根，非吾所谓道也。真一者，乃吾之气液，而不能知之，何也？夫元气生于二肾之间，出入于杳冥之际，无声可闻，无色可视，其名曰元海焉，曰灵根焉。气中生液，液中生气，气液相生，合而不离，所谓天一生水，太一含真气者也。学者不知龙虎

交加。阴阳颠倒，常异其名而分之，谓龙自为龙，虎自为虎。虽知液传至于离则化血于心，谓之阳龙，殊不究血中有液，内含阴虎之气也。虽知血传于坎则化精于肾，谓之阴虎，殊不究精中有血，内含阳龙之气也。异其名而分之者，岂止此而已耶？心之火可以为离女，为太阳，为朱雀，为姤女，为赤凤，为金乌，为铅，为红雪，为烧山符，为白马芽，然皆阳龙也。以肾之水亦可以为坎男，为太阴，为玄武，为婴儿，为乌龟，为玉兔，为汞，为黑水，为饮海龟，为赤龙脚，然皆阴虎也。徒以物类纷纭其说云尔，苟惑于外，支离本源，则将汗漫而无所归宿矣。洞达之士，于五行四象能协焉，于八卦九宫能辨焉，于是行火候之抽添，合阴阳之顺逆，按乾坤之鼎器，炼日月之精华，发造化之几微，得还丹之要妙，斯可以践长生久视之域矣。黄帝曰：宇宙在吾手，造化在吾身。宜其然欤。吾尝观夫修炼之源，非假乎五金八石也，非务乎吞霞采气也，其要在乎以气生液，液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珠，珠化为汞，汞化为砂，砂化为金丹焉。黄帝曰：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然三盗竞起，而人独受其弊者，盖不能善摄生故也。夫善摄生者，神全精复也。苟明大道之真一在乎气液，炼气液以生龙虎，合龙虎以成变化，使九还七返，混一归真，则神全精复又何艰哉？吾闻诸金玉还丹之诀曰：产刀圭大药之源，实本乎气液。此岂吾所谓真一者欤？

正一篇（感气于土，因水而凝。一动一静，冲气乃升）

正一真人曰：五方之气以相匹配，匹配交还，反归于一。一者大道之根，万物变化之门也。铅退位则汞复生矣，金逆位则水生津矣。水浇土中，黄芽乃发。黄芽者，非生于脾中者也。土中感气而凝于水中，反复来去，其不可量焉。内丹外丹，其体用则一也。动者天也，静者地也。一动一静，冲气乃生。冲气者，大丹之首也。首行尾随，不可迟留焉。中有一女而不秘火，火精炎厚而辉空。天地森罗，通乎一国。九交九转，离合不长。飞于紫殿，转其纯阳，炼其阴魄。一丹一玄，而不相备。丙癸一家，三五所会。自然辟谷，其肠无滓。滓之未尽，则真气不应矣。其应也，如虚谷无音，而声自听焉。其既久如玉钟之鸣，耳内娇女自微清矣。吾身者，万神之主也，万神由吾而生者也。男不漏精，女藏其血，十有二时之中而无凝滞，则于午之时自有物来应之矣。子之时则俱在于阳宫，以阴遇阳，以阳遇阴，一逆一顺，其来深矣。其如阴之中复藏虎焉，龙之心黄，虎之皮黑，不见秘之，以藏真玉。九九之数，立于卯，起于酉，此其要法也。大帝所谓恍惚物者，何也？一点之精也。吾有三宝，一住一转，至于九转，则子户通行，飞入于脑。脑之中有玉灵之台，对于丹田。丹田者，不锁日月之路，有元神以之出入，故曰一炉之丹，九火炼之。

二关篇（上下二关，气所流转。中有玉牝，可制其键）

高尚先生曰：披衣正坐，大床厚茵。于子之时，调出人之息，使气和神定。于是合掌，以左右手大指之爪端拄其结喉，以鼻微引其气而闭之。后分左右大指按结喉两傍之动脉，去其左右中指，向颈之后，指其天柱（天柱骨），以取力焉。其大指所按动脉渐加紧焉，以至极力按之。俟其气透，即亟放其左右指，是为一通。乃再调出入之息，俟气调矣，更如前作之。日行九通，数日之后，当其行持，其指自脱，其首自掉，而若眩仆（不可扶策，扶策则挫却气也）。居于幽室，目见金轮，以罩其首。于是精神爽而宿疾除，其体轻安。此元气上过于脑户，百关通彻之验也，其名曰脱指玄关。于子之时，薄其衣衾，平身正坐，以左右手中指，循小腹之下，阴之外，股之内，其横文有动脉焉，极力如壮士按之。以鼻微引其气而闭之，俟其气极，则亟放其指，如上关焉。日行九通，或三通，久之，自然和气下注入于二股足之中，如汤沃焉，宿疾除矣。此二关者，可以调神御气者也。先能开关，则其效速矣。行之多多益善。

三元篇(欲调六气,勿塞三元,绝虑安神,是亦生门)

太白真人曰:人有三元,三元塞则六气乱矣。上元者首以上属焉,中元者首之下、脐之上属焉,下元者脐之下、腰之上属焉。夫欲安乎元和之气,先去神庐之毛。神庐者,鼻也。于是绝虑安神,昼夜调其气,使微微然,小则生之门,大即死之路也。何也?鼻引口吐,则为逆气矣,在乎调之微微然,大则为阴气引其元气而致损焉。初学者,或耽酒嗜肉,口有毒气,或损于其脏,则鼻纳之,口呵之,或三十通,或二十通。呵当微焉,不可奔而吐之也。鼻者,不可启而难闭者也,当使息微微然,勿使奔吐,奔吐则五脏六腑受病矣。强闭之不出,斯须忽出则大矣(粗而喘也),故口虽出气不可纵也,口大启则气奔而元气损矣。鼻虽入气,不可强闭也,强闭则息急矣。三元之中,中元其最尊者也。抱朴子曰:心者君也,意者臣也,气者民也。冥思绝想,则元气兀然而来矣。若夫初习其道,即掇内视而求玄珠,其犹缘木求鱼,吾未见有得者也。吾行修炼,而百节有不通而病焉,则可以注意于中元,发火以焚之,斯须则通,通则愈矣。心者绛宫也,绛宫者盖火之色也。吾存心之炎火,亘于其身,非独通其气也,抑亦消其阴邪焉。夫瞑目叩齿,存神于八卦,左右手握固而闭其气,以意想中元之火,以焚其身。既已,则行其气守于下元。昔广成子用积火以焚五毒,五毒者,五谷五味也,不焚之则能壅遏其气道矣。焚之不可以久,久则烦。于是当行其气,其法在乎泯其念虑,任其神庐微微然,则元气自然遍于体矣。夫元气者,百节诸窍皆有焉。元气既遍于体,必兀然而定,绝其思虑。思虑不绝,则不能存其神矣。取定之法,其在于下元乎。下元丹田,有玄珠焉,其形弹圆而有光,吾能光内存其珠之形于气海之中,然后使其气吐纳,一一绕于珠之上,气入既足,若动而不动,于恍惚之间,自然结成,寄于气海。故中元注于下元之珠,元气斯定矣。中元者,阳也,雄也;下元者,阴也,雌也。黄庭经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此之谓也。何也?中元守乎下元,左白右黑,合而为一。澄心注意,无想也,无思也,斯兀然而至矣。如是则元气定矣。外气不入,内气不出,与天地同和,其寿无涯焉。黄帝使罔象求玄珠于赤水,赤水者血也,玄珠者气也,罔象者冥然无思也,无虑也。故玄珠者,非静默无由得之。是以道在于玄机,机去则身存,机住则身死。惟无机则胸中纯白,可以论超忽飞升者矣。

三住篇(寓化之质,以气为主。其气不流,形神俱住)

华阳子(施肩吾也)曰:大易不云乎,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万形之中,所保者莫先乎元气。元气住则神住矣,神住则形住矣。三者住则命在于我,岂在于天耶?是知人由气生,气由神住。人之有气,如鱼之有水,失水则死矣。然则神者气之子也,气者神之母也,形者神之舍也,是修身之大端,保形之根源也。吾尝观气之用也,如烟云发于四支,日月光于尺宅。次观神之静也,百邪不能干其正,群动不能挠其清。太平经曰:神者道也,入则为神明,出则为文章。皆道之小成也。予昔在名场,运思苦难,今不思而自至,此非道之功耶?尹真人曰:心长御气,气与神合,中既有主,形乃长存,如日月之周流,天地之运,转寿可以无穷矣。华阳子曰:吾尝为之铭焉:元气真精,能保万形。我气内闭,我身长宁。

四神篇(金阙玉户,密有玄印。顺时而行,优入于圣)

太阳者,顺天符而左转,内含风雷之气,是为青龙,是为朱雀。青龙者,产自然之日精者也。日精者,下临于离位者也。朱雀者,火也,消磨谷食者也。内应于脾,其气布于四方,本居于坤位者也。日精为汞,汞者居于下丹田。下丹田者,人之元阳精海也。以坤位之故,于是生太阴焉。太阴者,地气右旋,又为水者也,是为玄武,是为月华。夫下于天门者何也?天之气下降,通于四肢,众趋于离位,其下有窞焉,其名曰谷神,上连于泥丸之

宫，此所谓圣关也。金关玉户，其中有玄印者也。经曰天地之根，其谓此坎。孙真人曰：自复至乾，阳数终矣；自遁至坤，阴数毕矣。阳进阴退，调顺乎四时，明五行之衰旺（六衰六旺），修真之理无加于斯矣。是以二气者，能内产自然之白霞，与夫日精月华烹而炼之，其名曰四象（亦名四神丹）。其法何也？服阳之气，徐加左转于根本之位，合于天地自然，呼吸其下功也。自子之时至于丑，则战胜矣。阴气者，精也，其名曰姤女。以三车之法运至于泥丸之宫，故曰南北相交。四象俱备，五行圆谐，八卦自生，九宫自契，合于天地之造化矣。其初行也，动其天关，下产甘露。尽意行之，俟其涌液上流，是为华池神水。阳气之效何如耶？曰：魔已败矣，杀气冲于天。五日则脐之下渐长，腰脊通畅，前后洩利矣。三旬则脐之下宣焉，脐中有秽悉除。六旬后，宣焉者加乎六七（宣者泻转也），疾根病虫皆出矣。九旬复宣焉，则血下矣（血如鸡鸭之粪）。十有八旬而后，故皮其脱如麸，外肾拆而痛。至于三年，腹如痾刺，此疾根欲出者也。或身痠者，谷气风气，阴气欲出者也。自腹至腰，以至周身，其痛连于心，此药之应也。饮食无所禁忌焉。一年腹囊长矣，身轻健矣。左右第三椎有粗解重者，五脏之阴毒也。或疮生于口，或体粗涩，或髭鬓脱坠，此药之应也。修之五日，则痊矣。二年毛发凋落，久则其体光润矣。阴气之效何如耶？曰：或舌涩，则阳气运转之候也。六年其体寒，则地气上腾之候也。或五日，或六日，其骨之节痛，则三百六十骨节开张之候也。百日而身轻矣，津液甘矣，二肾跳矣，脐之下如沸矣。二年首增七十有二骨，前后洩之出如豆，如桃之胶，即于火则为津液，可以为大药者也。三年身轻健而若无形，寒暑不能侵矣。经曰：开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矣。塞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矣。故善闭者无关键，而六贼不能开焉。此乃圣水也，水中之金也。数数经于火，此乃地也，不得地则不可妄为矣。

五 戒 篇（戒生之害，莫大乎欲。善保一神，守于天谷）

纯阳子（吕洞宾）曰：天之阳，地之阴，物之气，人之性，道之基，德之本，身之祖，命之宗，龙之体，虎之形，精血之名，铅汞之首也。见魂成三，遇魄为七，此真一之源也。于吾之身，炼其丹田之气，生自然之神。于十有二时之中，守乎天真一气，入于丹田之宫。内无想也，外无意也，不出不入，无往无来，神定自安，此真一之法也。夫保命者真也，入虚者神也，内外两合，相宜胎灵。学者不知于此而况于旁宗，为可叹也。夫保命神虚之道，在乎灭情爱，除憎恶，守一神于天谷，运三光于赤庭，以升降五气焉。八卦潜灵于卯酉，周天配度于昼夜，九年可以入于无为矣。吾有五戒，是亦大道之基焉。绝思虑曰保内气，戒万欲曰保心气，薄滋味曰保血气，还津液曰育灵根，守天谷曰安胎神。

五 行 篇（周天之卦，顺以行功。五行之妙，其用屯蒙）

至游子曰：道莫大乎五行。夫水生于申，壬于子，库于辰，故以申于辰为水之局焉。火生于寅，壬于午，库于戌，故以寅午戌为火之局焉。金生于巳，壬于酉，库于丑，故以巳酉丑为金之局焉。木生于亥，壬于卯，库于未，故以亥卯未为木之局焉。土之局则与水同焉。于是一阳初动，肾水始生之时，披衣端坐，握固存神，运金精于泥丸，造醍醐于髓海，行此肘后之功也，盖以子为水之局也。水虽曰润下，至子之时，王极则返含真气，而溯流以为朝阳矣。一阴初生，心火欲焚之时，叠手盘足，安静神识，传真一于丹台，化玉液于血海。行此交合之功者，盖以午为火之局也。火虽曰炎上，至午之时，王极则返蒙真液，而降气以为归本矣。丑之时神水下降，以舌搅于上腭，鼓咽玉液下于重楼，历肝胆而朝于心。行此养水炼液之功者，盖以水病于丑而已。酉丑者，金之局也。金能生水，而库于丑。丑与子相邻而与之合，是为丑中藏子之水者也。未之时心火下降，以鼻气绵绵，多入少出，烹炼液血，传于黄庭，历肺腑而归于肾。行此养火采药之功者，盖以火病于未，而亥卯未者木之局也。木能生火，而库于未，未与午相邻而与之合。未之中，藏午之火者也。戌亥之

时,心血传于肾,感阴气而化精,乃阴盛阳衰之极,即聚火采药之候,宜调息存神,闭口咽气,微助其腹。觉脐肾热盛,则轻举其身焉,未热则渐加焉,使其精血還元。行此勒阳关之功者,盖以寅午戌者火之局也。寅午之火库于戌而为聚焉,戌与亥相邻而木生于亥。亥之中有木气,木能生火,可以救火于戌亥故也。或曰:周天十二卦气,惟有金土木而无水火者,不以抽添,何物以补其修炼也?曰:周天十二卦气,即抽添水火之体也。抽添之妙,又在乎屯蒙之时,揲屯蒙以明之。夫坎者水也,一变而为水泽之节,其爻居巳。再变而为水雷之屯,其爻居寅。如用屯之卦行抽添水数,则当用寅焉。离者火也,一变而为火山之旅,其爻居辰。再变而为火风之鼎,其爻居亥。三变而为水火之未济,其爻居午。四变而为山水之蒙,其爻居戌。如用蒙之卦行抽添火数,则当用戌焉。故十二卦气,其用在于屯蒙。或抽水而添火,或抽火而添水,是以五行之妙,修炼之功,其皆存于斯焉。

七 神 篇(内经之言,汗漫难穷。五脏七神,妙在其中)

岐伯曰:五脏有七神,而各有所脏。所脏者何也?人之神气也。肝脏魂,肺脏魄,心脏神,脾脏意与智,肾脏精与志。夫脏各有一,肾独有二,何也?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其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神精之所舍,元气之所系也。故男以脏精,女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肺者脏之盖也,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是其窍也。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脏之所主也。久视则伤血矣,久卧则伤气矣,久坐则伤肉矣,久立则伤骨矣,久行则伤筋矣,是谓五劳之所伤也。百病皆生于气,怒则气上矣,喜则气缓矣,悲则气消矣,恐则气下矣,寒则气收矣,热则气泄矣,惊则气乱矣,劳则气耗矣,思则气结矣。九气不作,何病之生乎?

道枢卷之三十一

七 返 篇(全感于火,火去于金。得其成数,存阳亡阴)

衡岳真人(陈少微)曰:夫金感于火之谓丹,火去于金之谓汞。故丹砂者,太阳之至精,金火之至体(丹交火精而候足,汞杂本质而能全),结成玄元正真之气者也。七返九还者,异名而回归。返者,砂为金也;还者,砂归丹也。或曰:七返者,丹砂属火,变而成金者也。火之成数七,七变以应阳元之极焉。以丹砂炼治而得伏火,鼓成白银,是一返也。服之一两,万病除矣。以白银化出砂,使之伏火,鼓成黄花,是二返也。服之一两,体和神清,返老归童矣。以黄花银化出砂,伏火鼓成青金,是三返也。服之一两,虚夷忘情,心合至精矣。以青金化出砂,伏火鼓成黄金,是四返也。服之一两,身光莹彻,通于表内矣。以黄金化出砂,伏火鼓成红金,是五返也。服之一两,造化不能移,鬼神不能知矣。以红金花出砂,伏火鼓成赤金,是六返也。服之一两,水不溺,火不焦矣。以赤金化出砂,伏火鼓成紫金,于是阳精真元之气既足,更以紫金化为砂,运火煅之者再,则通彻洞曜而为还丹,是七返也。服之一两,形神俱合,超然九天之上。更服九丹,位登真人矣。其法五日一候也,三候一气也。合用八节二十四气,是为一百二十日,斯飞伏之火候也。凡一候则飞伏足矣,五日之内,其四用坎,其一用离。用坎者用水煮之,用离者用炭七两,常在鼎之下(常有熟炭七两,而不增减)。此阳火之飞者也,故五日为一转焉。

八 琼 篇(华光之鼎,封以六一。九转飞精,八卦所出)

太极真人曰:太上有九转飞精八琼之方,昔者葛仙翁、李八百、庞氏而来,皆修之焉。至游子曰:或有得于玉局化(在成都)之地中,其法曰:二釜其容一斗七升半,以土作之既成,以六一泥锢其外,十日阴干,复用其泥。如此者五七焉(六一泥法曰:牡蛎、白石膏、云

母粉、磁石、赤石脂、江灰各二斤为末，苦酒和为泥，以纸二斤半入泥中捣匀，用之。初泥釜厚一二分，复泥至五七度者，厚一寸三分。二釜相合，内三分阴干，复以六一泥厚锢之。是为太一中宫华光之鼎者也（再用六一泥法曰：铅丹粉、飞过天浆子各二斤半，为末灰。纸一斤半，水浸讫，苦酒和为泥）。于是卜名山绝迹之地，有东流之水者，以施丹灶，使水绕焉。丹灶之室，其长四丈，其广三丈，掘地四尺，开三门（东南西也）。灶之口面皆造焉，灶高九寸，甲子日作之。用甕及细土，勿使有穿。其高九寸，其上平。其泥既干，乃安神釜于灶中。其釜相合（一倒一正），四面相去九寸，法天象地。又有十二时焉，四六者戌也，三七者亥也，二八者子也，正九者丑也，十二者寅也，十一者卯也。其药何谓也？曰汞三斤，是为太阳流珠，玄武之首，坎之精也。曰雄黄二斤，是为勾陈之粉，巽宫之精也。曰朱砂五斤，是为太阴神光，朱雀之髓，离之精也。曰硫黄六两，是为中宫腾蛇，坤之精也。曰北亭八两，是为白虎索林之粉，乾之精也。曰雌黄八两，是为庚辛之粉，兑之精也。曰消石一斤八两，是为青龙甲乙，震之精也。木律八两，是为太白之粉，艮之精也。既捣焉，复加研焉，先布太白于釜，次之青龙，次之庚辛，次之白虎，次之扬绿碧腾蛇，次之朱雀，次之勾陈。实之使平，入汞于神釜之口，合铅丹泥以锢釜之唇，而复盖之，且密封之。用六一之泥锢其外者一寸有三分，阴干。择戌之日，迁神釜于灶中，以重阳日酉之时（黄昏也）而下火焉。炭皆断其拳，烧于釜之下者六寸。焚之至于九伏时，则加至于釜之腹者烧之，亦九伏时。则加至于釜之顶者烧之，亦九伏时。则进火至于合际十日，则更以加火烧之三十有六日，于是通九十昼夜矣。俟其火熄也，于七日卯之时，出于其灶。俟其冷也，视之则九色飞晶矣。用雄鸡之羽扫其釜，出而研之如粉焉。一两者一剂也，盛以金瓶，沉于寒泉之下，以出火之毒。三七日而后出之，盛以银函（银函仍用皮裹之），置蒸甑之中（约炊五斗饭者）。十余日而后出之，阴以干之，以出水之毒，二三日复研焉。是为太一八琼者也。凡欲饵之，于上元日沐浴，以五香之水，盛服东向，扣齿九通，跪而祝曰：返我常，归我神。尽此生，坐在立亡。时乘白云，八极翱翔。西跻金阙，东升扶桑。日月之精，我得其尝（仍云：急急如律令）。于是以酒调一铢饵之（井花水亦可也）。饵至三剂，则老者返于婴颜，六府莹然，三田永清，水不能漂，火不能焚，可以腾空而飞矣。

九 仙 篇（皇人析微，三士顿隐。與者得穀，衆者振領）

光禄天师（叶法善也）曰：修长生者，勿散乱，勿烦怒，勿起着，勿妄想，勿贪爱，勿邪淫，勿放逸，而后成也。永元真人（罗公远也）曰：学道者，先叩齿以集其神，而后想其三魂作真仙之形。此吾身之福神也，其神不安则患生，其神散乱则死矣。光禄天师曰：水火者，古先圣人之大药也，不在于外而在吾身焉。心火也，应于离；肾水也，应于坎。故造金丹者，须凭龙虎水火者也。先之净其坎户如水，而后下龙虎焉。于是交之有度，用之有数。下心之火焚之，可以治众疾，补虚损矣。病之微者，自顶至踵，以肾之水洗之可也。病之大者，自足至踵，以心之火焚之可也。六通国师（一行也）曰：患小用水者，不欲犯肾脏也，当守一以谨之，七日则诸疾除矣。患大用火者，火从心发，下入于左右足，上至于左右臂，以及首目，九九发之，一息皆周焉。此所谓周天之火也。夫火有四。有曰焚身火者，想从心之下至于关锁，其光焰焰，满九九之数，可以去三虫焉。有曰敌阴火者，想从阴之下而起，遍焚其身，满三三之数。有曰灵龟火者，三火从其下至于坎户，分为二路，左右从其足内，至于足指五路，尽出相合，左旋三匝，渐大至于腰之下。于是敌阴之火，引灵龟之火，合而右旋三匝，渐大至于顶。则九点其首，举前法者九过。有曰降魔火者，大病将死，则定息而坐，如灵龟之法，而左旋以焚诸魔。永元真人曰：用火者，心火也。下至左右足，上至于手及其顶，一息之中九过者也。用水者，想二肾之黑气，如烟直上至于顶门，满于泥丸，化而为水以洗之，下至于肾，入于五脏，至于其足。既已，则举其足，以意想复归于肾。痛痒者，则先入大肠，自然转动矣。光禄天师曰：冥本意在鼻之上，寸丝不挂于心，玄牝之

门，诸事俱舍，离其本念，定息不出不入焉。永元真人曰：玄牝之门者，其鼻与肺合，其出入息宜坚守以定者也。自鼻至于眉，自眉至于顶，复自顶至于眉，自眉至于鼻，自鼻至于眉，自眉至于顶，皆三过。每口为之九过，满八十一之数可也。炼七至七者，何也？四十有九日，必自定矣（一伏时不出入）。六通国师曰：既有定法，则修想其本灵，冥在于金堂玉阙之中，如吞之形。遍观既已，然后想开顶门，有黄云焉，从脾之上而起，向于顶门，撞开其额者。凡一息之内，为之七过者三焉。左边开上，右边开下，故曰黄云满天地矣。永元真人曰：其黄云之起而撞也，男子则撞左掩右焉，女子则撞右掩左焉。高想圣身之出也，用手压其右，使之下焉。女子则压其左焉。光辩天师曰：一息三七过，口为之二十一过。至二句，乃能出黄云矣。六通国师曰：吾想其灵冥，乘其黄云而起，开其顶门，坐于云内，极力归于顶门，内闭其顶。复入于金堂玉阙，想其出入如此者数过，方离其身。则留黄云覆其顶门，乘其云而出下视其身。修之不懈，至四句有九日，当有形见（形如水墨者）。十句有八日，自然去住自如。其既开也，开其顶门而入于身，上下俱暖矣。光辩天师曰：可以卧而为之，其名曰睡法，其去如寐，其来如寤焉。修道必待阳数之兴，而勿施泄，令阳气作用焉。故当一阳之生，则修之于静室，诸缘俱舍，而存想其五脏诸神，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所谓恍惚杳冥之中者也。天真皇人言：顶上脏太阳者，四十五数足。何谓也？此吞日月华之法欤。平日之初出，东向而坐，想其日如车轮，渐渐来至于口，则吞之。凡七十有二咽，入于脐之下，用河车转之，拗起入于顶门，如此七旬有二日之后，可以采月华矣。每月八日上弦之后，向月瞑坐，想其月华入口，吞之凡八十有一咽。二旬有三日下弦之后乃止。俟其次月上下弦再为之，八旬有一日即止。是为载日挟月者也。吾又有一法焉，于卯之时，东向，想其日如明镜，渐渐而至。以鼻接之，自玄牝而入，至于其腹，用河车拗起焉。至午之时，西向，想其日如悬镜，仰首以接鼻于玄牝之中，复以河车拗起焉。日之西也，西向，想其日来至，以鼻接之入于精海，复以河车拗起，入于顶后。二月八月，至夜则想其月如镜焉，下入于鼻，至于精海焉。或于口之出，东向存想，以鼻接之而勿搐（恐冷气入）。每月为之四十九过，此九五之数也。以河车拗起而为枕焉。用日不用月者，不用阴也。永元真人曰：日者魂也，属于阳，故真仙无影，纯阳也。若夫鼻接而不搐者，斯妙矣乎。或不用河车，自入于玄牝，直至顶门，三点首仰之。日为之四十五过，至四句有五口，自一阳生至于立春，此阳之数也。光辩天师曰：日阳也，乃用阴数八九七十二焉。月阴也，乃用阳数九九八十一焉。此法纯阳，故用四句有五口焉。不用河车者，顺天道左转，自玄牝之门至于顶后矣。六通国师曰：眉之下五轮者，目也，其名则有血轮、气轮、水轮、金轮、瞳轮之别焉。还在定中而起者，谓息入定中而作也。永元真人曰：定中运水火于目也。六通国师曰：龙虎太丹有三焉，其一则以其津液一咽而为虎，气一咽而为龙，气入于精海，上于泥丸，下心之火以烧之，拽脾之土以盖之，是为四神之丹（又名二气龙虎丹、小还丹、白金丹）。可以补下元，壮气海矣。其二咽之，送至于脐之下，精海水面之上，丸如弹子者三过，纵心火烧之，用脾土盖之。凡一九用三龙三虎，三火三土，其十二过，应于十二时，九丸应于九州，是为一百八十之数也。其三如前定息，目内一闪，自有津出如冰雪然，入于其口。初从口之角而下者，想之为虎焉。复于定中闪其目，则火星撒下，想之为龙焉。故龙从火出，虎从水生矣。五脏交者，先令虎在于口，而后发火龙。何谓也？下火吞从其左而下，至于脾化而为龙，从肝之右出，入其左而下，至于脾右绕三匝，是为耕其脾也。下水从其右吞之，至于肺化而为虎。从脾之左出，入其右而下，至于脾之右一匝，种在脾土，是为往来不离土者也。永元真人曰：目之五轮有王火王水焉，惟水难得故先闪其水，下入于口，然后闪下其火而入于肝。肝木也，其色青，故曰青龙焉。水入于肺，肺金也，其色白，故曰白虎焉。龙从左而下，至于肝，穿肝而右出，复来入于左。虎从右而下，至于肺，穿肺左而出，复来入于右。此所谓五藏气交者也。光辩天师曰：青龙者昼先下焉，白虎者夜后行焉。青龙属于阳，昼有二十四度；白虎属于阴，夜有三十六度。于是

昼行四十六，夜行四十九，耕种于脾之上而生黄芽。黄芽者，命之根也。永元真人曰：吾之身象鼎焉，以左足压其右足，以左右手按其身，复虚如鼎三足焉，凝结其心血以盖之。于是想之而成婴儿，如吾之形。其初若雀之卵，首目手足皆具。渐渐长大，跪坐于精海之内，左右手交差背肩，仰面，大用口。二时，取脾之上所生黄芽，以为圣胎之食焉。光辩天师曰：圣胎者，不自外求，想其肾出精气，入于血海，凝结而成者也。六通国师曰：炼圣者有法焉。想其左肾以为日，而出白气；右肾以为月，而出赤气。于是白气入于精海，复变为赤火之象焉。赤气入于精海，复变为白水之象焉。日月之气，以成圣身。至于海中，彼日之赤气如火而上至于脾，照其身。既已，乃翻身入于精海而坐，复想自月中起而如前焉。又乘圣身而起，发光以照之，复翻身入于精海。如此自卯至午，足践日影者百过。凡一息一为之，是为胎息之气者也。永元真人曰：所谓左右日月之气，渐渐举起，至于金堂玉阙，乃被于顶。以前四句有五时所采太阳以照之，圣胎为日所照，当投水中，其光入于五脏。皆一息之内为之，每时三十有六过焉。六通国师曰：昼炼神，夜则出之。永元真人曰：此圣身既就也，则夜自精海乘紫云而起，至于金堂玉阙，一一遍观，从顶至踵，备认之。然后想出顶门，乘其紫云，定息。息极，方下入于金堂玉阙，乃开息焉。复住其息，如前而出者四十九过。十月之后，当有二身，其状惟肖，能离身，随意所之矣。光辩天师曰：其出也，自一步至十步，以至二十步、四十步，百日可行万里，是为地仙者也。六通国师曰：定息炼肾之气百日，于卯之后、午之前（如前法）为之百过。夜则想肾左右有黑气二道，入于精海，化为黑云。婴儿乘之，上至于左耳，出于右耳。凡一息，则一出入焉。夜则三十六过，百日常为水仙矣。光辩天师曰：神仙之剑何谓也？先收日月之精华，后起心火锻之。日月者，肾也。于是肺为风鞴，肝为炉炭，脾为土模，胆为砺石。一息气中，为法自成矣。六通国师曰：夫炼五脏之精者，先自肾宫想其有黑气，郁然而起，从耳而出，其大如盖。息极，复归于肾宫。昼夜为之十一过，于是八旬有一日而后炼肝。肝有青气，想之出于顶门，亦如盖焉，其色碧。息极，复归其脏者八十一过。于是八旬有一日，而后炼心。心有赤气，其数如前。而后炼脾，脾有黄气，其数如前。而后炼肺，肺有白气，其数如前。于是五脏俱足，则五气俱兴，齐出于顶，其气五色，光照一室，可以升腾于天矣。永元真人曰：炼之者，在夫七月水生可以炼肾，十月木生可以炼肝，正月火生可以炼心，四月金生可以炼肺，土王于四时之季，月随四时，可以炼脾。每一气，盖八旬有一日焉。

道枢卷之三十二

参同契上篇（同章异辞，有浅有深。测乎天地，则知其心）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药之理，其毕于斯欤。孰能知道之始哉？其惟伏羲氏而已矣。于是有大易者，元始之气，造化之用也。故混沌之初，玄素胞胎，中有真精，能亲所亲。其自然者耶？水流湿，火就燥，人能通乎道，道亦通乎人矣。人道相通，谓之圣人。故玄者，人之不昧者也，盖不知其能育白金焉。夫一阳处乎五阴之下，初九潜龙之位也。玄功归一，万物生焉，故曰肾者太极也。处其阴阳而能化育者，莫大乎日月。日月者，太易也，至药也，阴阳之郭郭也。于是阴阳含养而产白金，生一之道也。玄主乎静神魂，神魂静则通灵彻视矣。物象既立，谓之太初混沌合，而别一气谓之真一，斯九二见龙在田之象也。经曰：得乎一，万事毕。故真一者，主乎骨之髓，关雎之淑女也。是以成真一者，玉质而金声。真一所谓也，自无生于有，自有返于无，还丹之根蒂也。夫为至药而不知真一者，吾未见其有成也。将欲炼之，必考诸五行之精。于是白金黄芽者，丹之母也；金质而汞者，非汞之形也，其乃金葩凝液，抱一含真，以脱五行者也。于是有太始焉。一主于火，二主于土。南方者，离也，故主火。火能生土者焉，而无正形，其寄位于丙

丁者也。阴者，道之本也，药之基也。阳者，形之始也。汞之未变，阳不可独立，阴不可自生也。是以阳因阴而有者也，阴察阳而孕者也，二者和合而大道成矣。火者生土也，土者育万物也。故药之用土，以能生长乎，汞为万物之基焉。土之数五，属乎脾，旁该四象（四脏也）。于是五宫五帝游于九天，禀道以生一。然则土也者，得位乎九五，其最尊者欤。夫人之神三万有六千，其形影万有二千，其精光千有二百，其魂有三，其魄有七，其神有五，皆以依乎五脏，以脾为之主。故药之中，以土之德为尊焉，以其能化五行而成至药也。太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矣，三丹者其皆资于斯者欤。其上应乎三天之宫，是谓上清之火，玉清之金，太清之土焉。其西七魄也，其东三魂也。魄者阴之精，主秋之气，肃杀者也。魂者阳之精，主春之气，发生者也。是以龙虎相对，魂魄相依。经曰：震者，木之精也，丹砂也。木之精得金乃并，而为大丹之君焉。火为父，气为使欤。志土者其唯察五行之相生更王，则成大丹矣。经曰：三五一者，天地之至精也。居四时而能生成者，春也。三者何以生万物乎？斯天地之化气而成人物禽兽者也。吾之万物者，金银也。三者补气增筋力，益精神者也。坎阴也，执一者也。阳爻之形，其见者五也。三者木之灵也。大丹之道，此其玄关哉。物之太极，未有不返者也。地处于混沌，如鸡子焉，判为二仪。二仪者，天地也，乾坤也，阴阳也。天者其清乎，地者其浊乎，万物育于中矣，其犹药之中以汞变化万物者欤。故至人者，先立鼎以象天地，于是日月星辰，四象五行，因鼎而立焉。其炼之也，不失乎星点，含五行之色象，而后为至也。夫阴阳不交，天地斯闭塞矣。若天降地腾，山泽通气，不可不交，故天地有开阖焉，日月有交映焉。至人则而行之，三十有六旬一启发，深濯增合焉。此其九转者耶。全乎四象者，斯通于灵矣（四象者，青龙也，白虎也，朱雀也，玄武也。在易为四象，在人为四支，在天为四时，在地为四极，在药为四神）。青龙者阳也，木而主生成者也。白虎者阴也，金而司杀者也。朱雀者阳也，火也，有火焉，主于南方。有土焉，主于己，能生长者也。玄武者阴也，月也，有水焉，主于北方。有土焉，主于戊，能戡三彭，药之基者也。其或交合焉，入于中宫，不离于戊己者也。九转者，四神五行位于内，二象位于外。四神一飞一伏，为其用者也；二象一佐一助，为其补者也。吾之筋骨血肉神气，恶可不足一焉？不足于一，则为贖为疾矣。吾之药成，必阳得阴者也。于是能含护之，至三百有六十焉，斯凝胎，则可以还神固形，玉髓金筋，登乎真人之录矣。夫不通至理而修诸旁通之方，虽制其汞伏于火而死，而不知適足以夭折其生欤。其犹画地为镜，折以照胆；治铅为刀，折以剿鲸，亦不明矣。夫至药者，法诸天，法诸地，法诸人，而后成也。气之青者天也，其日月五曜及经星列焉。不失日月星辰之点，则其光通达矣。如无此象，徒为伏于火而已尔，非至药也。吾药之数，合于日月五曜之交，或失之铢累，差之君臣，则必害吾生矣。气之黄者地也，厚则安静，斯土之用欤，其必得汞之类而为之焉。五岳四渎，安则不倾，有山川焉，有品汇焉，各利其方所。于是五岳为炉，汞化万物，天覆之，地载之，人民安之。天地者鼎也，人民者汞也。夫人之形，本五行而成，故其补之则必以五行之精气。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之阙者，其善喻乎。骨金也，血水也，肉土也，气木也，暖火也，斯岂世之所云五行哉？四者管摄，始得谓之至药焉。吾求求之同类，各炼其精，为之不可以非其类使杂焉。语曰：狐兔不乳驢，燕雀不卵凤。其谓此欤。五行者，留神以补其形，是为龙虎焉。不知五行，则以他人为父母矣。故气者木也，骨者虎也，血者木之象也，肉者土之象也，不死之道，其在离宫乎。既知五行，则身有主矣。五行者，亲于汞者也。五行相配，生成吾药者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故春木也，夏火也，秋金也，冬水也，四时之季土也。木之主仁而能生成，故丹者木之精也。木者能生火，则丹者木之子欤。十有一月，一阳爻生矣。十有二月，至于正月，其皆为春欤。火主礼而能滋茂吾药，至于斯时亦然矣。故火也者，坚万物而不朽者也。圣人于是炼阴药以成阳药，则阴身归于阳位矣。形固神备，至宾于天者，火之功也。是以金丹者，自春而发生，夏而滋隆。譬夫草木，犹禀四时而成，况吾丹哉？火至二者，能生于土也。二月三月四月，其皆

为夏坎。四时之季有土，土主信，故无弃于生成，思沃执于择物，虽得中位，亦不执四维焉。然于四象，资土而生者也，万物因土而生者也。吾药之土，出于华池，因火而生者也。其寄治于丙丁者，明土之所生者也。木以火而成土焉，土能生金，故土有五德焉。罗络终始，为药之用者也（土王四季也）。秋主义也，存之药至于七月而生成，何也？立秋之后，草斯秀矣。吾药至于斯时，九还七返亦已毕矣。过仲秋之金，其气盛，月之二魄（蟾兔也），三五圆明，吾之药于是金体成实矣。曰卯曰酉，二八之门也。曰寅曰申，阴阳之祖也。此杀生以时，不可以逾者也。何以言之？金生于水者也，秋金之功退而禅位，五月六月其位水也，一阴爻生而为金。故至于七月者，无生育矣。何也？秋令也，其在于人也，肾为智，智者藏也，总五行四象而潜运其化者也。圣人则之，是为大化基元之始也。三事者，由此根而生乎。其在于时也，主乎冰壮雪盛，万物遁藏者也。圣人则之，用火弥年，四气备矣。故十月脱胎，自寅而至亥，药之功终矣。懵人以为十月脱胎，而弗知四气不全焉。夫丹之成也，必四时更用。自其初也，至于十月，盖已一岁矣。矧胎之中，亦有沐浴濯用者二焉，四时足而后脱矣。于是四气周矣，五行具矣，含曜星罗矣，此至药之始成者也。八月九月十月，斯为冬焉。五行极土而乃禅代即成化之功，归于紫色，此无为自然之理也。故曰阴阳者，三皇之祖也。水也土也，二者何先？其惟根源之杞梓乎。华池者，虎之胎也；卯门者，龙之趾也。四象五行，生成而不穷者也。夫药者，无以克之则不伏焉。金之克木者，木斯归金矣。木之克土者，土斯归木矣。土之克水者，水斯归土矣。五行之杂，又有十焉，姑言其二。甲者庚之妃也，丙者壬之妃也，所克老妇之财也。夫不明五于大其谐和，不知君臣，爽其镞铉，而望药之成，其犹梯而登天，针而钓海者哉？故不知所以制伏，则神气不交焉。黄帝曰：金丹之要，在乎神水华池。何谓也？以阴一而制阳一者也。天老曰：白者金之精，其所谓阳一坎。黑者水之基，其所谓阴一坎。水者道也，三一之义也。三一者，三丹田也耶。吾能守之，则乘龙骖游于上清矣。三者俱得乎一者也。夫能知焉，则吾之药已过半矣。是以金由水而生，水由金而长。金水合度，其药兹至。人必穷水火。水火，内五行也，非外水火也。此道也，三皇以之垂范焉，予孔子陈十翼以辅之。德者德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真者何谓也？金液灌形者欤。修乎外者，非吾所谓真也。老子曰：上德不德，不以德为德而下求之者也。故上德者水也，下德者金也。吾金丹有陶铸之理，日月之候，日盈月满而更相禅焉，经曰德主生气是也，阴阳之数备矣。五行推运，清浊卷舒，阳胜渐交，阴伏而归宝，此所谓真德之德也，恶有不成丹哉？五行成于土者也，人而服之，化气成宝，斯长生矣，谓之真人。故曰土有五德，非世所谓仁义礼智信之德者也。日者积阳之精也，其数九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合和万物，布气以生灵者也。其中有踆乌，阴之精也。其象含护，魂魄相经，是以离之支火之宫亦得九焉。结气朱英，炼之固形，于是参乎二五一之玄矣。故日者其主血脉，丹之父也。古之至人，炼日之精，其身归于纯阳，而游太清矣。月者阴之精也，积而成坎，居水之方，其数一焉。吾丹之有金者，其犹月乎。阳而交乎阴，凝而成质者也。故坎之象，内阳外阴。夫日月之行有淹速，药之性有燥缓。阳燥也，阴缓也。药乃不然，阳缓也，阴燥也。燥也象月之行焉，缓也象日之行焉。日之行也，昼夜一度，一岁周天矣。月之行也，昼夜十有二度，一日周天矣。故日月者，一岁十二度合焉。圣人于是取象，以三十日者，日月之合次也，则开鼎焉，增添吾药也。日有乌，月有蟾兔，何也？乌者阴之精气也，蟾兔者阳之精气也。二气含护，还之自然，二气为内象也，二气为外象也。日月二用，为药之郭郭也。郭郭者何也？金鼎也，坎离配合而为之坎。故坎阴也，月也；离阳也，日也。水土金三物，同者也。二气交合于鼎之内，舒光照曜，其犹日月连环于六合之中者欤。饵之炼之，千日而阴尽不死矣。吾试立象证谕焉。玄武者，阴也。蛇者阳也，龟者阴也，牝牡之义也，金龟之道也。龟蛇之配合，盖天地阴阳之自然者也。故至药者，须配合阴阳，采摘精微，通神合真，君臣有度，于是应日月之交会，顺四气之周流，然后为至也。交合者何道乎？坎男离女，配合乎日月而潜合焉，尽一元气

而芽药成矣。元气者，六旬也。于是建寅之辰，终始于申者，七返也。自子而至于申者，九还也，七返之理毕矣。是以至药者，晦朔交合，务易子孙生长之义，终始于此矣，是火之用也。天者昼夜一周，其行三百六十有五度，日月星辰，周天而旋。于是天降地腾，日一合焉，万物以之生化者也。五日者，一元气之象六十时也。然则一月有六元，是为三百有六十时。其旬有五日为阳，象乎春夏。其旬有五日为阴，象乎秋冬。则一月者，具四时生成之道矣。吾可以象乎一岁之火候，用卦节，开鼎器焉。一口一夜，其时十有二，其六为阳也，其六为阴也。二元十日也，日用火有节，亦有进退消息之宜存于其间，子午分升降消息焉。消者用其时也，息者不用其时也。日月者，三十日而一交焉。十有五日而闾者，二时之象也（半年也）。至晦而阴者，一岁之象也，于是药全伏矣。朔日为生，故丐之药则而象之，以加损洗濯焉，此岁月日时之候也。经曰：三十辐共一毂。此日用火之法也。圣人于是托易象，立卦节焉。屯也蒙也，明受于朝暮，故朝用乎屯，暮用乎蒙，则不愆于晦明矣。既济也，未济也，月之始终用事者也。孰知阴之中有阳者乎？犹铅之中有白金者也，故黄芽产于河车。此何道也？铅汞为之。于是阴殿含乎阳华，斯内象之精也。譬夫父母传气而成身，身之扶虚者，精华之气也。彼有以金银、铅花、朱砂为黄芽者，犹内肉以为胎，可乎？孰知阳之中亦有阴者乎？阳之含阴，如日之有乌焉。阴阳潜应之义也。故汞生于砂，阳中有阴坎。汞阴类，而含阳性，离外阳而内阴者也。白金产于河车者，阴含阳也。其云之从龙，风之从虎坎，阴阳自然之道也。夫吾之至药，其禁戒，其条理，各有方焉。是岂简牍可传哉？其精也，更为主宾，互相含养，采四气，炼五行，然后而为至药矣。于是可以还骨髓，益寿考，岂不赖四神之精，五行之粹耶？彼孤阴寡阳而成药者，惟可已疾而止尔，安能返老归真也哉？其故何也？神气不全矣。或见砂之伏于火旁，状于汞，乃曰独汞可以成药者，是男可自生，女可自孕，生民以来未之有也。吾试言九转之法象，吾尝为之图焉。内曰中黄宫，戊己之位，其外曰黑，次曰白，次曰赤，次曰青。青龙位于东，白虎位于西，朱雀位于南，玄武位于北。又有日月星辰焉，五行生克焉，白金神象，乃使通灵彻视矣。经曰：铸之斯为珠焉。此神仙之造化者也。以之为杖，刑戮自如。以之为镜，可伐精魅。夫太易者，日月星辰不足为高也，四周八极不足为遥也，近在诸身，远在天地。天也，地也，人也，若得一则皆为之大。大者，象形者欤（大字，一人为大也）。一者真一也，得之者位真人矣，可以变化无极，策神召灵，神丹之力也。夫纳金木水火土焉，有青黄赤白黑焉，四象分镇，五神无忒，七曜含章，罗缕规矩，先天之基，后天之宜，可以灌体脱肌，天涯永适矣。易者易也，易含万象，故圣人穷乎日月，于是通幽洞冥焉。然天之易十有六，地之易十有六，人之易十有六，鬼之易十有六，合乎六十有四矣。若天垂象于天，则五星游于列舍，明祸福焉。旦夕分晷，掌阴阳之交顾焉。垂象于地，则化气万类，播植以时矣。巢处穴居，各安其所矣。垂象于鬼，则使无形之形，削罪籍而生矣。垂象于人，则身神并飞，骖龙乘云，揖九天，邀三宫，寿同三光矣。圣人于是托易象而炼元气，以固形而保神，纳四象以通灵，采五行以制伏，周乎二十四气，而至药成矣。方其十月而士胎，合乎天地之造化。此道也，可以使之返本還元焉。夫人禀元气以成形，然为阴之积滞，夫欲返阴还阳，千日而后陶冶其形，使皮也毛也，骨也肉也，其变金玉，则升天而位乎真人矣。此志士所以炼药炼身而为之者欤。彼望大丹而升天，亦已惑矣。古之上升者，素服下丹，故遇上药而获升天，盖本有之也。昔者黄帝铸九鼎于荆山之野，以象九州焉。一宫者冀也，二宫者荆也，三宫者青也，四宫者徐也，五宫者豫也，六宫者雍也，七宫者梁也，八宫者兖也，九宫者扬也。各占其方之吉凶，非至药之用也。惟其出世之药，其祖三皇。三皇者何谓也？曰天皇，曰地皇，曰人皇。三皇尝有遗文，言三门焉。三门有三鼎，三三者九也。于是有上仙之上药，中仙之上药，下仙之上药，此九转还丹者也。次之有金液之道，亦还丹之理也。舍是其小，小者止可已疾而已尔。故三皇之大丹者，出世之根本也。丹之中有三丹焉，应乎三天、三五、三光、三才者也。三丹之中有九尊焉，应乎九州、九宫、九气、九

天、九地者也。所应者，每宫宿皆有神护助之矣，其名曰九品，于是谓之九鼎焉。一鼎之中，吾有洛阳之大鼎，其白如练，其坛三层，其炉八面，炎帝入于离门，阴云旋于坎中，故为一世界天地，日月星辰，二十八宿，四神五行，君臣人物，土地山川，金台玉楼，宝花异果，玉液甘泉。其香袭人，饵之者超于上仙，游于芝府。老君曰：吾非自然者也，学而得之者也。三丹之炉，其大体其火数各异焉（有二图，见别卷）。夫修至药必置炉，炉者，鼎也，垣郭也。鼎而无炉，犹人无舍也，城无郭也，其何以安之哉？故炉者鼎之户也，舍于炉以避风隙，则三气不散矣。坛有三层，炉有八面八门，十二干交互，随斗所建焉。其象龟山，大小从所便焉。经曰：先天地而生。旁有垣阙，肖蓬莱者也。于是在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明闲卦象，通会阴阳，识四序之休王，得日时之升降，火候进退，生杀合仪，此修至药之先务也。若夫率尔用心，未有不失之者也。且夫天地之立也，阴阳有界隔，子午有正位，春生秋杀，天地之自然也。日月有交，阴阳有位，至药有象，火候有卦，用之如循环之道焉。正月者九二也，丹体和合，发生之时也。其卦泰䷊，其律太簇。泰也者，乾下而坤上也，泰始毓，刚柔得中，寅春发生，芽兆滋隆，四象归一，混混蒙蒙，君子在位，彰德惟洪，此其为阳息者也。二月者九四也，汞化成金者也。其卦大壮䷡，其律夹钟。大壮也者，乾下而震上也，阳爻渐壮，乾一化坤，翡翠榆荚，混然同根，清气相薄，胜负难分，或沉或浮，结象卯门，此其为阳息者也。三月者九五也，洗濯微□光曜进功鲜明者也。其卦夬䷪，其律姑洗。夬也者，乾下而兑上也，五阳一阴，斯已其体阴阳相薄，刚柔得纪，阴火潜消，飞龙之世，此其为阳息者也。四月者上九也，火王之时，密其□□者也。其卦乾䷀，其律仲吕，刚健潜龙，蟄蛇于□□□□□□有纪，表有法则，阴阳祖始，阳极则沉，善防□□此其为阳息者也。五月者初六也，至药阳用而在乎阴位者也。其卦姤䷫，其吕莪宾。姤也者，乾上而巽下也，始结其端，霜雪其素，胎滞蒙肥，阴为阳主，道之枢机，伏藏为户，履霜之至坚冰寒洧，此其为阴息者也。六月者六二也，化柔成刚，其道乃亨，世止以求为意者也。其卦遁䷗，其吕林钟。遁也者，艮下而乾上也，遁潜晦迹，畜养安居，不显令名，俟时而舒，凝液既毕，方直乘舆，此其为阴息者也。七月者六三也，汞性惟刚，药至斯时，生成已息者也。其卦否䷋，其吕夷则。否也者，坤下而乾上也，否立间隔，阳已结交，天地得休，刚柔敌交，杀气相临，阳晦阴消，靡美贞吉，含章讽谣，此其为阴息者也。八月者六四也，金气王矣，药成质矣，蟾兔所以圆明者也。其卦观䷓，其吕南吕。观也者，坤下而巽上也，斗建南吕，观彼权衡，以育元气，更衰代荣，卯酉二门，榆落芥生，括畜其萌，咎乃不行，此其为阴息者也。九月者六五也，神气化藏，火之基者也。其卦剥䷖，其吕无射。剥也者，坤下而艮上也，剥以毁体，沦寂其肌，还返既老，精凝不飞，否极则泰，消化形微，元吉兹亨，黄下之衣，此其为阴息者也。十月者上六也，至药已成者也。其卦坤䷁，其吕应钟。坤柔化气，灰土为形，幽理泉井，阳玄阴经，结法可度，轮环生成，先迷灰炉，后禅缕兴，龙战饮血，崇功令名，此其为阴息者也。十有一月者初九也，阳气之潜迹者也。其卦复䷗，其律黄钟。复也者，坤上而震下也，复阳气潜，畜兹阴德，混茫其形，张时法则，为众纪纲，先迷后得，此其为阴息者也。十有二月者九二也，芽孽已滋，斗建子丑，禅位之始者也。其卦临䷒，其律大吕。临也者，兑下而坤上也，临炉周竟，见龙在田，暉曜分赫，兹始而迁，递推主宾，不为物先，黎蒸得尝，后勿为前，此其为阳息者也。天老曰：前之所列，如绳贯珠，纶绪可则，开神仙之绵密者欤。吾将明其用焉，复者以显丧朋而初起火者也，何也？坤六爻阴也，其始一爻变而为阳，故阳之一爻在乎五阴之下。六爻俱阴者，得其朋也。一爻变阳者，丧其朋也。复也者，上坤下震，此黄芽之初养，蒙之象，变化之术也。震者䷲，以显其变者也。乾六爻阳也，震为乾之长子者也。何也？坤者下变，斯成震也。震者上变，斯成艮也，所以为长子而继体于乾欤。故坤者乾之位也，乾者坤之位也，互为主宾焉。十有一月，坤之一爻变乎阳。至于四月，则六爻备而归于乾位用事者也。巽者䷸，以显其成者也。日阳也，月阴也。自一日而至于十有五，则月变而成乾也，于是震用事者也。

金气圆满。至于十有六日，变乾之一爻而为巽，一阴生矣。长爻阳也，短爻阴也。汞性刚而难伏者也，于是变刚为柔，全药之质成乎柔矣。故巽受乾之化，十有六日而月出巽地，药自朔旦而生，至是则火亦欲伏矣。屯者䷂，坎上而震下也，以明吾之用日之火、月之火者也。故朝之用者屯，当其直焉；夕之用者蒙，当其直焉。晦朔之用者则既济、未济焉。凡至晦朔之际，开器以受阳之一爻焉。月十有五日为阳降，阳之正位，至于十有六日，其阳折损，故曰即亏，以变乾为巽，是刚而为柔者也。兑者䷹，以显其平者也。日月者，三十日一合焉。既合，三日而始见矣。故八日谓之上弦，二十有三日谓之下弦。弦者平也。是以一日至于八日，月之增其平者半；十有五日至于二十有二日，月之亏其平者半。吾之用火，一日至于八日，金水相入矣。二十有三日而药成不动，斯其平者欤。艮者䷳，以明其形者也。夫金生于巳，王于酉，墓于丑。秋者，金王之时也。八月十有五日，其形圆明。而吾之药至于斯也，乾体方就，五色晖曜，日以坚实焉。丑者金之墓，艮之位也。药至于艮，明成形矣，金非金不见者也。二十有三日，则见于丙地，下弦不动，吾之药其伏矣。乾者以显其刚者也，月之一日阳之爻交体相生，至十有五日圆明矣。吾之药用火，至十有五日金水合而俱得其所矣。汞阳而性刚，难伏者也。以法制之，斯不动焉。东方者，木之位也。金得木而荣，十有五日则月在乎东方甲之地也，斯盛满于甲矣。坤者以显其化者也，坤之一爻其变成震。震者木也，阳也。坤者阴也。然以五土养乎一阳，一阳者木也，汞是也。象铅之有银者也，故曰坤者其为震之母欤。乾坤者，合十有二爻，一岁之象也，因以立兆基焉。何谓也？自坤变而成阳，自子至于巳，六爻之变尽矣。乾者自午至于亥，六爻变而归坤。坤，土也。吾之药更十有二月而成土，功斯毕矣。经曰：金从月生者也。朔受日之符，故朔旦为复，阳气始通矣。晦至于朔，则震来受其符焉。继坤以生震，龙则月生之后，坤变成震，终而复始乎。正月者泰䷊也，日乌之象全矣。其三爻阳也，是月也，有屯䷂（震下坎上）有蒙䷃（坎下艮上）有需䷄（乾下坎上）有讼䷅（坎下乾上）有师䷆（坎下坤上）有比䷇（坤下坎上）以当其直焉。故吾一日，其朝用屯，其夕用蒙。二日其朝用需，其夕用讼。三日其朝用师，其夕用比。一日而至于三日，其震动者也。二月者大壮䷡也，月附乎日而未见也。四日其朝用小畜䷈（乾下巽上），其夕用履䷉（兑下乾上）。五日其朝用泰䷊（乾下坤上），其夕用否䷋（坤下乾上）。六日其朝用同人䷌（离下乾上），其夕用大有䷍（乾下离上）。三月者，夬䷪也，月之右始生者也，三日见于庚地而夹焉。故凡用火一候，于是月之候有六，故十有二月则七十有二，功斯终于千矣。是月也，七日其朝用谦䷎（艮下坤上），其夕用豫䷏（坤下震上）。八日其朝用随䷐（震下兑上），其夕用蛊䷑（巽下艮上）。九日其朝用临䷒（兑下坤上），其夕用观䷓（坤下巽上）。四月者，乾䷀也，八日上弦见于丁地，其平如绳焉。月有二气，则十有二月其气二十有四矣。十有五日，二弦合其精气，于是乾坤之体合，而乃成二八，应乎易道正而不倾者也。十日其朝用噬嗑䷔（震下离上），其夕用贲䷖（离下艮上）。十有一日其朝用剥䷖（坤下艮上），其夕用复䷗（坤上震下）。十有二日其朝用无妄䷘（震下乾上），其夕用大畜䷙（乾下艮上）。五月者，姤䷫也，日乌之象全矣。十有五日乾体就矣，圆照于东方焉。十有三日其朝用颐䷚（震下艮上），其夕用大过䷛（巽下兑上）。十有四日其朝用咸䷞（艮下兑上），其夕用常䷟（巽下震上）。十有五日其朝用遁䷗（艮下乾上），其夕用大壮䷡（乾下震上）。六月者，遁䷗也。七月者，否䷋也，兔之象全矣。金与水俱得太阳之气，温养以成还丹者也。经曰：乾健盛明者也。日有十二时，三十日则其时三百有六十，故每月有一日用火焉。凡一小周，则十有二月者也。十有六日，其朝用晋䷢（坤下离上），其夕用明夷䷣（离下坤上）。十有七日，其朝用家人䷤（离下巽上），其夕用睽䷥（兑下离上）。十有八日，其朝用蹇䷦（艮下坎上），其夕用解䷧（坎下震上）。八月者，观䷓也，五行错王，相据以主者也。经曰：十有六，其转受统焉。巽辛见于平明，巽绝其统，十有六转受统焉。月盈则亏，故十有六转相减者也。一气之阙，十有五日而终，又化其色，日照曜于日阙焉，汞所以化为液欤。十有九日，其朝用损䷨（兑下艮

上),其夕用益䷩(震下巽上)。二十日,其朝用夬䷪(乾下兑上),其夕用姤䷫(巽下乾上)。二十一日,其朝用萃䷬(坤下兑上),其夕用升䷭(巽下坤上)。九月者,剥䷖也,月亏其右,而存左之余如钩焉。一日见于丙地,艮者直于丙南焉。下弦者,二十有三日也。丙弦合其精,乾坤体成矣。二十有二日,其朝用困䷮(坎上兑上),其夕用井䷯(巽下坎上)。二十有三日,其朝用革䷰(离下兑上),其夕用鼎䷱(巽下离上)。二十有四日,其朝用震䷲,其夕用艮䷳。十月者,坤䷁也,月之象全矣,再损而成艮焉。二十有五日,下弦者也,其水平斤。凡月用火用药,并归土之功焉,故其形如土灰也。二十有五日,其朝用渐䷴(艮下巽上),其夕用归妹䷵(兑下震上)。二十有六日,其朝用丰䷶(离下震上),其夕用旅䷷(艮下离上)。二十有七日,其朝用巽䷸,其夕有用兑䷹。十有一月者,复䷗也,三十日于是日月合矣。故曰阳□□坤元,阴阳之气索藏藏焉,日月合用,金沙依分者欤,坤之三十日者欤,节虚相□□者欤,□□□□□□者欤,晦朔满蚀,掩斯日月相倾者欤。二十有八日,其朝用涣䷺(巽上坎下),其夕用节䷻(兑下坎上)。二十有九日,其朝用中孚䷼(兑下巽上),其夕用小过䷽(艮下震上)。三十日,其朝用既济䷾(离下坎上),其夕用未济䷿(坎下离上)。吾于是推坤焉。坤,阴位也,一变爲震。震者继乾之体,其为长子者也。震一变爲兑,兑一变爲复,爲乾之三者也。吾于是推乾焉。乾,阳位也。一变爲巽,巽转受统,以归坤位者也。巽一变爲艮,艮一变復爲坤者也。坤者明药之功毕者也,坎也,离其为二用者也。元阳子曰:龙虎者铅汞也,金虎者铅也,还丹之根本也。铅之色黑,属乎北方壬癸之水。水之数一者也。夫能知其一,则万事毕矣。故铅者,其含五色,其禀五行之英,斯仙人之祿也。老子曰:抱一守中,子身自冲。夫一之道大矣哉,吾观夫三黄一黑,可以不死者欤。何谓也?此灵丹之名也。在人为三,以一修三,斯飞仙矣。三者木也,铅也,丹砂也。一者水也。丹砂者,南方太阳之精,其精为汞。汞者青龙也,木中数也。木出火,火赤而属南方,是以东方父母之位也。木精得乎金,其并铅者欤。铅者金也。青龙居于东方(青龙,木精),是为中男焉。铅之金,其位在西,其居西方,其白虎者欤,是为中女焉。二十四圣歌曰:中男中女,子午居卯酉之门。唯日月分明长,最为初焉。中男御乎少女,皆成乎灰,共乎水土。此五行之大数也。丹砂出乎汞,汞者阳之精,好飞而难伏,是为姤女者耶。故曰河上姤女,灵而最神,得火即飞,不见垢尘。虎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黄芽者,铅也,水也。汞者火也。水能克火者乎。木之性直而克于金,水之性柔而克于土,土之性厚而克于水,金之性坚而克于火,此铅汞之深根,大道之以渐而进至于通灵焉。吾有纳胎元气延生之理,试申言之。夫天地太初,元和之气终归于一者也,能生万物。故乾坤者,受乎元气者也。水者汞之母也,其生金,金复变化焉。阴炼夫玄阴之精,其初起火以相合而用卦也。旬加一爻,至于既济,终而更始。于是日月相交而还丹,施然而出矣。北方以取河车。河车者,水基之中,是为汞者也。必得南方朱雀之一,使水火之气合以成还丹者也。西方之金,随阴阳而炼,出乎碧水,其花如玉焉。龙蛇者,金火也,其初入炉,制伏未定,须密固刀圭之器,不可泄焉。夫金花也,汞也,其成还丹,则生于万物,制其死生,齐于天地,非八石五金之伦也。姤女者,汞也。玄阴之精者,水基也。二气合而归于一,还丹成矣。河上非有汞也,合于阴律(火候也),二气合焉。则荡荡乎火盛而药成,其神如龙,不可知矣。然随其晦朔,察其火候,以视其容质焉。于是还丹之方尽矣。葛稚川问于郑思远曰:人权契于阴阳者欤?阳精魄立,阴精魄成,两精相薄,而成神明。神之逝也,形斯毙矣。敢问神可全乎?形可延乎?思远曰:神以道全,形以术延者也。稚川曰:道之旨何如?思远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结为夫妇,列为魂魄。一体混沌,两精感激。河车覆载,鼎候无忒,洪炉烈火,烘陷煅赫。烟未及黑,焰不假碧。如蓄扶摇,若藏霹雳。姤女气索,婴儿声寂。透出两仪,丽于四壁。时历几多,马驰一驿,宛其死矣。适然从卑。恶黜善迁,情回性易。紫色内达,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凝血滴,号口中还。退藏于密,雾散五内,川流百脉,骨变金植。颜回玉泽,阳德乃敷,阴功乃积。南宫度名,北帝落籍。

稚川曰：天地至大者也，人身至小者也，夫能制至精以成药，孰测其浅深哉？夫气双则和矣，体独则愀矣，和则寿，愀则夭矣。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金一石之谓丹。石者乘阳而热者也，金者乘阴而寒者也，其犹水流而趋湿，火动而就燥乎？思远曰：阳终于巳，阴极于亥，其为四时周行不息者也。且夫石液隐于鬼，金精在于山，此孤阴之变化可待乎九幽者也。未若乎君子好俦，配乎淑女，于是阴阳得中，魂魄无外矣。然如之何其伏炼石液乎？采于蚕食之先，用乎火化之后，盛阳自上临下焉，泼釜虚中而受焉。周旋乎日月，伺候乎五伏，橐籥疾鼓，金汁斯不走矣。以水倾之，则自有而入乎无者也。以火温之，则自无而入乎有者也。素粉委而雪为慙矣，黄酥凝而金为丑矣，转制不已，神超鬼骤，提挈乎魂气，斯可与天地齐龄欤。魏先生曰：三五与一，天地之精也。夫孰知其归于一哉？一者水之数也，五行之始也，盖能生天地，为牝牡，还日精于月窟，结纯粹于中气，紫灵潜运，与真同合者也。易者吾言乎至道，故乾坤运而品汇真，坎离用而金水并，此道之枢也。牝牡相得，气交体合，此道之用也。日月运矣，寒暑节矣，滋液润泽，施化流通，此道之验也。阴伸阳屈，阳用阴潜，一往一来，推情含性，此道之三反也。其故何哉？剖一气以法乎天地，自有为以合乎无为者也，夫岂假于他哉？神农氏曰：知白守黑，可以不死。何谓也？白者金之精也，非世之所谓金也；黑者水之基也，非世之所谓汞也。铅者其外黑，其内金花。金花者，青龙也，其卦为乾，居于木位，其数三者也。被褐怀玉，外为狂夫，斯为白虎者也，又为丹砂，为汞，为坤，居于土位，其数五者也。故曰三五和谐，八石之纲纪也。合三五而言之，其数八矣。故曰金者水之母也，其母隐于胎焉。水者金之子也，其子藏母胞焉。其故何也？金水合孕，毓匱于母中，须造化而生者也。故曰：长子继父体，因母立兆基。斯砂产于金，故汞流而为子欤。以金养子，继体而荣，此自然之妙也。潜通诀曰：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此丹砂生于铅者也。金碧篇曰：赤髓流为汞，汞非外也。其乾坤交合，受气而生者乎。天气降，地气应，阴阳交而汞流矣。其父戊巳，其母黄金。由是观之，丹砂者，合三才，应五行而生者也，岂口之所可云哉？经曰：植禾当以粟，覆鸡用其子。此铅也，汞也，非其类不相为用者欤。情分于性，性继乎情，情性相依，还返自然，是为变化。然则乾坤也，牝牡也，金水也，土木也，性情也，虽其出同而其名异矣。不合其类，则不能入焉，故曰同类相从，此之谓也。水以土克者也，金以木荣者也，唯其相克相生，故更为父母焉。汞非五方之正位也，丹砂非龙虎之配合也，不同其类，则不可合矣，故曰莫坏我铅，俾我命全；莫废我汞，俾我返家。故曰铅断河车空，所作必无功矣；铅破河车绝，所作无所出矣。是以铅之中有金者也，金之中有还丹者也。能见其宝而识之，斯得道矣。然宁修铅中之金，不可修金中之宝也。吾于是知龙虎本乎一者也。世之人用意逾巧，去真弥远。或曰：用铅耶？或曰：用汞耶？诚用汞也，则乾坤其可直乎？刚柔其可分乎？诚推铅为之也，则金水何由而生乎？还返何由而行乎？如是恶得变化由其真哉？古先至人，替铅而不及汞，何也？岂以二者共成，不得不兼而奚之乎？必以汞为主，假铅气而成，何得造本而举末耶？道果隐于不言者哉，后之人惑之是欲耕石求稻，难乎有获矣。铅之中有砂汞，犹人之有情性，非外物也。砂汞于铅，非杂类也。三一之道，修情合性，性合然后归根复朴矣。金液之方，以金养汞，然后返魂還元矣。外物为情则性不可合矣，三官其可固乎？水银为汞则铅不可亲矣，八石其能妙乎？八石者，三五之异名也。性主处内，立置鄞鄂，情主营外，筑植城垣。是知砂汞者铅之情也，元气者人之根本也。金主营外，犹吾之情焉；汞主治内，犹吾之性焉。以金制汞，则推情合性之义也；含精养神，则修性合真之道也。东方甲乙木，青龙也；西方庚辛金，白虎也。龙呼于虎，虎吸其精，两相饮食，俱相贪荣。何也？龙为情也，虎为性也，相依还返之旨欤。故曰：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花，转而相因。化为白液，凝为正坚。金花先唱，有顷之间，解坏为水。马肉阑干，是岂世之所谓汞与丹砂者乎？夫吾既已言知白守黑之理矣，于是太玄之精为道之根本焉，枢纽天地，锻炼阴阳，契于自然，俾于造化，故定二弦之数，以二八合于上下，得乾坤之体焉。吾稽乎太易之卦，极

肾之生津焉，以咽纳之，归于五脏六腑，而化为血，以荣其身，致光泽焉。故万物无阴阳之气则不生，五脏六腑无其津则病矣。右肾主于命者也，其生精则上朝于帝君，下流入于荣膈焉。其洩之胞上有二带以系之，其青脉如缕，左出精，右出洩焉。凡血入于胞囊则为精，精复化为髓矣。精竭髓尽，人是以死矣。故修命者上纳于气，下勿泄于精，运用精气而与津合，所以成丹药者也。何则？精化为宝，久而炼之，斯为金丹焉，是人之性命者也。故神也，息也，气也，一物而三形者也，津与精竭则性命终矣。中宫之止气，其黄者土也，而脾主焉，是为丹田而性命之根元也。肾之左右，其黑白之津精相合而入于中宫，此所谓鼎者也。金木者，相克也，得中宫之气，则性命乃成焉。何谓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也。故津也，精也，列于中宫，归于上丹，而根元于是生矣，此大药之本也。日用四时，闭其息而炼之，金精不泄，则大药成矣。息者火也，气者水也，斯固济之道也。铅生于左肾，其外黑，其内白，白主于汞者也。何以变木之气乎？木之正气为阳，而主于北方，属于子之位者也，汞见其时则死矣。阳气养之，其变为黄，于是用其四时。寻其戊己，使三体运转于中宫，则铅变其刀圭，其味美矣。坎户以之合成，则金精生于真水也。汞者生于右肾，其精白主于金者也。何以变金之精乎？自离宫而生金之气，主于南方，属于午之位，此阳中之金也。金阴数也，上列于中宫，则铅花见矣。受气于鼎，以为之表里，求于戊己以成丹，一物三形，复返乎正体。于是真水生于离宫，铅汞相投，其味益美矣。如是则龙从铅变，虎从汞变焉。何也？龙者木也，生于铅者也，其色青而主于气焉。吾尝推而观之，则龙者盖金之孙，水之子也。金三反以克木，则其宝成矣。其聚为酪，其散为酥。何也？龙本生于水，是为卯之宫也。西方之白虎，其所畏惧者也？于子之后，闭其气以存于息，则龙潜于田而不升矣。故曰日魂生于震，欲修其身养其命者，宜识所谓龙欤。虎者金也，水也，生于汞者也，其色白而主于精焉。吾尝推而观之，则虎者盖火之孙，土之子也。火三反以克金，则其宝成矣。其聚为流珠，其散为甘露。何也？虎本生于金也，其性刚强，于午之前三克与龙战焉，降在中宫，其身自昌矣。故曰月魄生于兑，欲修其身养其命者，宜识所谓虎欤。于是铅汞合成丹矣。铅者日之精也，木之正气也；汞者月之华也，金之真气也；木者甲也，金也，庚也。真正相合，甲庚相承，则大药成矣。故真阴真阳，津精相吞，昼夜十有二时，运转其身，各为流珠，聚于丹田，此其为大药者也。聚则阴阳结矣，散则流珠遍海涯矣。此时铅汞之合者也，未睹龙虎之相伏者矣。相伏者何也？日用四时，阴阳交战，聚于五胜之地者也。上者斯为龙木之津，下者斯为虎金之精。龙归于下，虎腾于上，至于中宫，则龙虎相伏而归于一矣。此何道也？戊己在其内，水火运焉，以成乎既济之道，则鼎中之金成矣。龙于是乎变而为婴儿，虎于是乎变而为姤女焉。婴儿者阳也，真气也，其名则金公也，玉液也，华池之琼浆也。故木之运在于中宫，是为大药之根元，虚无之真体，杳冥恍惚之正机者也。其能配乎姤女，必黄婆为之合焉。姤女者阴也，真精也，其名则玉女也，金液也，白水也。故金之运在于明堂，明堂之中有洞房焉，姤女之所居也。吾能得之，则大药成矣。是为空中之实，气中之物，得于杳冥恍惚者也。其始何如哉？自血为精，五行之变也，闭其神息则药自止焉。黄婆者中宫也，丹田也，其名则鼎也，炉也，石室也。四象五行者，全藉乎戊己之真土。何也？万物生于土，故土者四象之室，五行之主也。不得其土，则四象无君，五行失主矣。吾尝谓黄婆者，大药之宗也。中宫之土所以为坛者，何也（坛者炉也）？坛者下有三层，必得五方以取真土，故下有一层，其高一尺有二寸，应乎一岁之十有二月，一日之十有二时也。下有八卦，其中一尺应乎十干也。八卦之上一层，其高八寸，应乎二十有四气也。上方圆一丈有六尺，应乎十有六两之数也。四面植刀，应乎四时也，八方复悬镜焉。吾于是日用四时，择乎铅汞。于九一之中，审火之候于体之中，取阳变而为炉。炉者阳也，神室也，金丹之枢纽也。内神成形，用以炼丹，固济其门（炉门也）。审其火候，其铢两徐加焉，勿使有湿气，下火勿遽一炼一剂，如复炼焉，则已炼之炉不可用也，其神伤矣。鼎者用土以变成之者也，非世之所为之

鼎也。阴阳造化乎真土，冶金而为之欤。口勿巨，腹勿大，耳勿锐，小足勿宽，狭鼻勿薄，而高下得其数，口无漏其气，然后可用也。是鼎也，其唯在吾身而已，中宫之真气可成者也。然鼎之变有十病焉，一曰春夏秋冬之铁，二曰其模不均，三曰悬胎以铸，四曰其腹大，五曰其足短曲，六曰厚薄不齐，七曰口耳狭小，八曰砂窍漏气，九曰针黑不白，十曰铸不以时。夫以二八铸之，则丹可成矣。丹之一转，是为白雪。白雪者，铅汞相投，金木相克，合而为一气，生于其鼎。其凝也如仲秋之露、深冬之霜，名曰神符。其子午运行者也。丹之二转，是为二气。二气者，铅汞相结，金木相伐，炼其大药，有黄气生焉。如春之冰，其色青白，其光红赤，犹未至于成也，始可去疾矣。水火不差，于二九则进而登于九转焉。丹之三转，是为黄芽。黄芽者，铅汞相投，传于五脏，入于中宫，会于五行。夫戊己者土也，金木之气而得乎土，如君有臣，子有父，宾有主，可以运用焉。闭其息，存其意，杜天之关，锁地之户，归于下丹田，于是大药之根蒂生矣。受土之气，故其色黄，此神息气归于一体，龙虎降于鼎者也。丹之四转，是为四神。四神者，白虎金也，青龙木也，玄武水也，朱雀火也。用寅用申，以运其四象入于中宫，朝于赤城。时至于卯酉，行功运转。于是四者焉，婴儿姤女合矣。此四九之转也。默而存想，神光见矣。丹之五转，是为白马芽。白马芽者，五行备矣。五脏之正气得精津以相结，于是气也，息也，合于戊己。日用己亥为之运行，上朝于泥丸焉。至于卯酉，则般运而归于下元焉。入于鼎，用文武之火以养之。当丑之时，存想则有白气出矣。于是丹田之药，其生如马之牙而发白光焉。此九五之数，始绝诸味，三尸其匿矣。丹之六转，是为玉液。玉液者，三阴三阳交战而龙虎伏矣。婴儿为夫，姤女为妇，而铅汞合矣。子之后、午之前，运用而闭息焉，六府之真气自生矣。六神既全，而为之配合，度乎重楼十有二环，下朝于赤城，入于兰堂紫府，而复入于鼎，玉液结而龟蛇见矣。丹之七转，是为灵砂。灵砂者，七返也，外应乎北斗焉。夜之五时，于其七窍之内，以行五脏之真气，朝则行乎皮之下，暮则流乎骨之上。气行则血斯顺矣，血流则气斯行矣。其归于元则化为金精焉，气逆则血止而斯疾矣。故存精补髓者，大药之谓也。其色赤，散而为流珠，聚而为块，在于其鼎。运动失其时，则随其光而飞逝矣。吾常行功于寅申之时，闭其息，存其神可也。丹之八转，是为神砂。神砂者，日用四时，运行八卦，火候无差，调伏而固济焉。于是闭其息，存其神，饥餐元和之气，渴饮华池之琼浆，五谷除而诸味绝，金精不泄，于是天关不闭而地户自锁矣。丹之九转，是为金砂。金砂者，阴之爻一百九十有二，其为金八两焉。阳之爻一百九十有二，其为银八两焉，其散为三万六千元，其聚斯为金丹，方圆五寸，其重十有六两，是为三百八十有四铢，此日精月华二气造化之所成者也。饵之一圆，其寿千岁，莲出于火中矣。三物一形何谓也？金也，木也，土也，聚而归下中宫，斯正气也，人之性命根元系焉。故为青黄白生于肾之左右，聚于丹田为一形，散而为三物者也。是以三魂阳也，得之则身斯荣矣。气化为血，血化为精，如宝瓶焉。金也，木也，土也，变而为液，而火返为金，炼之斯为真金焉。三物何以为一体乎？水也，土也，金也，聚之斯为神，散之斯为血，为精，为鼎，此吾之中宫也。心也，肾也，脾也，斯赤黄黑者耶？故曰三一之数也，圣人所以存三守一焉。是以散则为三，聚则为一，而变秋石于丹田者也。丹既九转矣，炼乎外黑而变为九色，入于中宫，成乎紫金，自然体健身轻而为地仙。此何道也？四象五行皆以为土，斯丹之祖也。九转通于造化，百日而功立矣。夫如是，其必存想焉。方百日之功立，乃于子之后、午之前，与夫丑寅申巳亥之时，趺坐于静室，密固其户，瞑目握固，闭其精，存其神，想夫五脏之真气出于中宫而见于前，如五色之祥云而生于鼎焉，是为丈夫而生男者也。于是日魂月魄，水火之气，变成金木之体矣。日魂者阳也，火之气也。月魄者阴也，水之气也。水火者，相生而相克者也。及其内成，则口为婴儿，月为姤女，不离乎洞房。见金公于玉堂之内，姤女孕矣。十月而变真人焉，其名曰正阳，斯大药之宗也，修真养命之根元也。能识恍惚之铅汞者，真龙虎也。何以知夫金木相成、水火变乎正气、甲庚相乘者乎？草衣子曰：月之三日则月见乎西

南之庚，是为得朋。何也？月者水之正气也，金之所生也，所以见于庚，是为上弦，其为金八两焉。二十有八日见于甲，是为丧朋。何也？甲者木也，其精为口，见于东北焉。故曰者火之正气，克于金者也。所以二十有八日，月见于东北而晓，太阳见而月没，是为下弦，其为银八两焉。金银合而为十有六两，阴阳之爻各一百九十有二，是为三百八十有四铢，此十有六两之数也。吾观夫弦望增亏盈昃，而于子之后定其神息，午之前闭其气至于子息，则金银之数无失矣。虽然，吾不可以不知日月八卦阴阳之变焉。十有一月斗建子。子，地雷，复䷗者也。于是阳始生，战于五阴。故凡子之时，皆阳之初也。吾以起功焉，金丹见而药有根矣。运入于炉，以养其正金焉。正月者，斗建于寅，地天，泰䷊者也。上为三阴者，地也；下为三阳者，天也。阴阳于是交战焉。阴阳之爻各九十有六，阴者为金四两，阳者为银四两。凡寅之时，皆泰之卦也，是为交合而初定乎三返者也。其阳欲胜则返归于元，故银表金里，状如葫芦，运养神砂，以镇丹田焉。四月者，斗建于巳，纯阳，乾䷀者也。乾者金也，白元之昔见而真情悦矣。合于四方，其水运天。凡巳之时，大药反转而右旋，入于丹田，透于尾闾，般运复入于上元之昆仑，斯返背逆流，补于泥丸者也。五月者，斗建于午，天风，姤䷫者也，一阴而战于五阳也。凡午之前，一阴始生，故前三刻辨阴阳之元以行功焉。何以行功欤？用铅以求铅者也。一阴生则其乾破矣，金见于上，不归其母，金丹变而入于玉泉焉。七月者，斗建于申，天地，否䷋者也。三阳处于上，三阴处于下，阳与阴战者也。见其上弦，其为金八两，其为银十有六两。凡申之时，皆否之卦也。是为七返者欤，婴儿姪女共于一坑，于申之时，运其火之候，丹成而朝三清矣。十月者，斗建于亥，纯阴，坤䷁者也。凡亥之时，皆坤之卦也。大药顺西而右转，度于重楼十有二坏，复下绛宫，朝于赤城之帝君，运而入于丹田，是为九还者也。二月者，斗建于卯，火水，未济䷿者也。火处于上，水处于下，其卦不用手火，其名曰开炉。凡卯之时，使气吐清浊，运养其血，以增化金精焉。未济者鼎也，四象得上则交并矣。中宫戊己者，药之主乎。唯鼎也，其中不可有水之声焉。八月者，斗建于酉，水火，既济䷾者也。水处于上，火处于下，其卦虽用而不行，其名曰沐浴。夫既济者，真鼎也，九一之数既济，龙虎降矣。此修真之初也（谓之第一程），其要在乎识夫妇之情焉。吾之药至于斯，亦已极矣。于是变真气为内火，以焚其身内。火者何也？运行五脏之纯阳者也。其阴既绝，则血化为精，精化为髓，髓转为身，以成白乳，功满则其体通明矣。寒则运行于心气，热则运行于肾气，自然不寒不热矣。运行于火候之气，则火自生。而元君者，龙吞虎纳，与三官之主居于金殿，千日之后，紫云自兴于足矣。

道枢卷之三十四

参同契下篇

云牙子（魏翔字伯阳，汉人，自号云牙子云）游于长白之山，而遇真人告以铅汞之理，龙虎之机焉。遂著书十有八章，言大道也。夫恍惚者，铅汞也；杳冥者，龙虎也；此阴阳造化之根源也。元阳子曰（伯阳既著参同契，元阳子注释其义）：阴阳者，从黑而生白，是水之数一。水生金，金数三。水者谓之离，生于坤，为地为阴，为母为女。其生气，是为金。金者在于西北，属于乾，为天为阳，为父为男。故曰离宫有象，藏乎真水；坎户含华，隐乎正金。以乾生三男，坤生三女，变化而为八卦。更相生养，而成八之数焉。云牙子曰：朱砂也，黑锡也，雄黄也，锻之中炼之则成二气矣。元阳子曰：在乎其身，非求于外也。云牙子曰：变转白雪黄芽，方其下火，宜加审焉。元阳子曰：朱砂黑锡，为雄黄制之，复以文火锻之，其变白雪，其成黄芽。雄黄者土也，五数返为一者也。云牙子曰：虽改易河车之体，及其七返，则因乎翻既济焉。元阳子曰：见其寅者木也，见其申者金也。金能伐木，为之

七返，藏在是焉。肝也肺也，其在外为东西焉。金者精也，木者津也，津精相合而成丹砂者也。何也？精从离宫下而产铅，津从坎宫上而产汞。离坎者，水火既济之鼎也。河车者，北方之正气也。转入于东宫，其地甲乙，斯作金花坎。云牙子曰：九转而成紫金之砂，化之为宝，其金满家。元阳子曰：铅也，汞也，雄黄也，锻之成丹药，返见于乾坤。其阳一百九十有二铢，是为金八两。其阴一百九十二铢，是为银八两。合于卦爻之三百八十有四，而还丹成矣。云牙子曰：先辨其药，及见其苗，然后方知银汞箭焉。元阳子曰：丹田之下，左为橐，右为籥，中有台焉。藏乎日月之根，昼夜轮转，四时环周，炼于三田。此三魂之要，大药之源也。大药者何也？茯苓安其魂，人参定其魄，然非世之所有者也。茯苓者其内黑，其外白。人参者其外赤黄，其内白青。此苗见矣，当辨其根。云牙子曰：采取者当用二八之真焉，其药之中有酪有酥。元阳子曰：二八者卯酉也，十有六之数也，是为金木相克，上用于卯，下用于酉。卯者龙之血也，酉者虎之血也。二体相合，则为酪为酥，为日月之魂魄。南宮者日也，离也。北宮者月也，坎也。于是成水火之本基，合铅汞之类者也。云牙子曰：文武火之中，其相制欤。元阳子曰：文武之火，四时之疗程也。闭则纳气以行九一之数，采木火之津者，其相制也。合金水之精者，其下功也。入于中宫，用土而成大药焉。云牙子曰：缓捣之，其功其数无差，而后可也。元阳子曰：是疗程之数也，闭则纳气，以心默数之，九息一咽。自九而日增之，至于百息，而纳气焉。为之日月导引，采阴阳之造化，日月之精华。于是金之津、玉之精，九一而采之，是为缓捣者也。复行三一，是为文武之火也。火者其息也，其真土也。云牙子曰：和合玉液之浆，锻之成丹砂。元阳子曰：玉液者，其名琼浆，其名天酒，是华池之水也。既采其药，于是必以津精相投焉。闭其息而存缩之，抽吸之，得上以相合，以息为火而锻炼焉。云牙子曰：金液还丹，本乎铅汞为之，其饵之也，乌为凤，蛇为龙。元阳子曰：还丹结成朱雀，吾见其为凤矣，吾驾腾蛇而见其为龙焉。云牙子曰：用功四时者，春秋是也。元阳子曰：立春也，立夏也，立秋也，立冬也，是之谓四时焉。四时各七旬有二日，以为木火金水四象，是之谓四孟之首焉。寅申者，金木相刑之大药也。大药者，二百八十有八年之数也。吾小用之，则于四孟各四旬有五日，则一百九十日之数也，日月四时则亦一百九十之数焉。且阴阳造化，长生之小数，吾于是行功焉。云牙子曰：巳亥为还者，八卦之首也。元阳子曰：巳者火巳，四月纯阳之体，其卦应乎乾而为天焉。亥者水也，十月纯阴之体，其卦应乎坤而为地焉。天地相合，则六阳六阴备矣。自子至巳，始于地雷，复䷗之卦，其爻六阴，半年之数也。自午至亥，始于天风，姤䷫之卦，其爻六阴，半年之数也。故金丹者，得真气之九还，是为水火既济。水火相克，制之得乎正体，斯合一斤之数者也。云牙子曰：月会于甲庚，日会于壬丙，相克相包而求于四象者乎。元阳子曰：甲者木也，东北之位也。月至于二旬有八日，于东北而丧朋焉。何也？阳生而阴灭者也。庚者金也，西南之位也。月至于三日，于西南而得朋焉。何也？阴生而阳灭也。壬者水也，阳生于日魂者也。丙者火也，阴生于月魄者也。金之气乃阳中之阴，为日之魂，木之气乃阴中之阳，为月之魄焉。故曰阴阳造化，其生分坎离者乎。坤之相克，其包为著。包者藏也。壬生甲，丙生庚，此金木水火四象之相求者也。得入于中宫之鼎，则大药可成矣。经曰：木为青龙，金为白虎，日为朱雀，月为玄武。四象交会入于中宫，其长生不离于戊己之土。且以炼药者，必识虎焉。阳得其阴，则自然含互矣。云牙子曰：水火翻成真鼎之器，河车运而戊己留矣。元阳子曰：四象者生于戊己，是为中宫之尊者也。故四象者，制戊己而成，无戊己则四象无主矣。戊者土也，己者粪也。相合为一，老子所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者乎。四象所以合而为一者，万物无不因乎上者也。金也，木也，水也，火也，入于中宫，是为归于鼎，鼎者丹田也。云牙子曰：青龙白虎生于南北，擒制相伏，而游于鼎中。元阳子曰：青龙者木也，生于坎户；白虎者金也，产于离宫。是以青龙为铅，从北而生者也。白虎为汞，从南而生者也。汞生砂，其外赤而应乎阳，内生水银焉。铅生于石砺，其外黑而应乎阴，炼出白锡焉。铅者津也，其名曰玉

液，曰华池之水。汞者精也，其名曰曾青，曰法水，二者一体也。至于中元，朝于赤帝，分配于上下者。上者铅之阳也，下者汞之阴也。阴阳相和而得乎黄婆，则成丹药，此龙虎游于鼎中者也。云牙子曰：金公求于黄婆，以与玉女会焉。元阳子曰：金公者铅也，其名曰婴儿。玉女者汞也。铅汞相合，入于中宫。黄婆者居鼎之中，鼎之中者丹田也，土也。一生五，五合于一，谓之十干，此六合之数也。是为日精月华，日魂月魄，银表金裹之体也。云牙子曰：铅汞之生，本一体者也。元阳子曰：铅汞者，下元命门之根也。橐籥之中，产乎二肾，左者壬也，右者癸也。肾之二气合而为一，是为铅汞焉。上下飞腾，分乎南北。离宫坎户，以为之配。上下翻覆，而铅汞变矣。铅者阳也，其名曰金公，曰婴儿。汞者阴也，其名曰离女，曰姤女。经曰：坎男离女而为夫妇，水火成之，黄婆为之。母能保此者，真水火也。云牙子曰：金银者，真宗的也，上下飞腾而二名者欤。元阳子曰：金银者，阴阳之气也。上下者，二弦也。月之三日见于庚，二十有八日见于甲，八日、二十有二日各见于离之宫，此阴阳变转，造化而成形者也。前十有五而圆，后十有五而阙，此二八之基，阴阳之数，六爻俱备者也。是以日魂月魄生于坎离，乃金木之气，因水火而成，胎胞抱养，以变还丹之色，而为四神之丹焉。云牙子曰：阴阳翻变，而为九域，坎户离宫，显其变通。元阳子曰：采阴阳之正气，存精而成者也。其数则用七八九六而已，其时则用寅申巳亥而已。于是下火煅之，铅勿使飞，汞弗使走，惟安于中宫之鼎，可以变白马之牙。用其刀圭，自成玉液矣，其名曰黄芽。将欲成乎七返，则用寅以为始，其卦应于泰，是为三阴三阳交合之位。其内应于肝，其外象于卯。故寅者木也，四孟之长也。震者仲也，可以用寅不可用卯焉。申者，其卦应于否，否极泰来，泰来否至，交合随时。是以三阴三阳返覆而生，其内应于肺，其外属于酉。酉者，西方之金也。申者长也，兑者仲也，可以用申不可用酉。自寅至申，龙虎自足而为七返焉。灵砂二变而还于九域。九域者，九转之门户也。一曰谷神，二曰乾关，三曰华池，四曰牝门，五曰魂窗，六曰天户，七曰知牖，八曰希夷，九曰九域，自黑而生九色（青白黄赤绛绿碧红紫）者，由此而入也，本乎心肾之翻成者也，是谓离宫坎户焉。离阴也，心也；坎阳也，肾也；阴阳之变也。云牙子曰：日月之魂魄者，仙人之所惜也。盖能炼三田而作玉珠，仙人食其刀圭焉。元阳子曰：日魂月魄者，精也，气也，阴阳之真气也，人之根蒂也。精气往来于三宫之中，炼其三宫而还于丹田，斯作紫金，方圆弥寸，其重一斤，此阴阳正气结而成者也。中宫之鼎，其名曰刀圭。刀圭者，土也，谓之黄芽焉。云牙子曰：日魂月魄，出于坎离。元阳子曰：木气从坎户而生，上应于铅，谓之玉液，在于华池，左窍之所出，其名曰日魂焉。金洁坎离宫而产，下应于汞，谓之金液。四时上下，往来交感，不离于丹田（示丹田也）。由即闾右窍而上行，其名曰月魄。渴其变为流朱，入于泥为骨，变为金髓，变为珠矣。云牙子曰：因乎壬丙，入于希夷，甲会于庚而神机变焉。元阳子曰：丙者火也，壬者水也，水火既济而药成矣，故曰希夷。希夷者，五行之根，从土而生者也。夫九转者，亦从此而结，是为还丹焉。田者木也，庚者金也，金木相刑乃成真正者乎。金木者，药之本也。知此以修铅汞，则全于神机欤。云牙子曰：复之爻，姤之体，其为二基耶？元阳子曰：复爻者，建子之月，一阳初生是焉，子之后者也。姤体者，建午之月，一阴初生，是为午之前者也。云牙子曰：用六时可以调其息气。元阳子曰：六时者，六合之数也。云牙子曰：卯酉翻腾应其髓，在乎三田，可以相制炼焉。龙虎既见，可以擒矣。元阳子曰：卯者木也，其应二月；酉者金也，其应八月；金木之相制者也。木者其气，化液谓之铅，乃阳，青龙之真气也。金者其气化血，其血化精，谓之汞，乃阴，白虎之真气也。六时变转以炼之，可去三虫矣。云牙子曰：龙生火中，其见神光；虎生水中，其性坚刚。元阳子曰：龙者木也，气也，从离宫而上入于天关，其化成津。吾舌之下有二窍焉，其左主津，其右主气。腭之中有二窍焉，其左纳津液，其右生涕涎。木者从坎户之所生，在于艮，宜用其寅。寅者，真木也。用息以烹之，息者火也。其津如银，上结者成酥，下就者成液，是为太阳之酥，与精合而为丹，斯有神光矣。虎者月华也，金之气也。金木相刑，气

与精合，在鼎之中，其色云母。云牙子曰：丙壬交会，则变二气矣。元阳子曰：丙者离也，火也，心也；壬者坎也，水也，肾也。水火相克，而成既济矣。坎为铅，离为汞，铅炼出白银，汞返成朱砂。二者合而锻之，则为二气之砂。云牙子曰：田中马芽，其生如笋。元阳子曰：二气之砂运入于丹田，锻之如竹之萌，如白马之芽。云牙子曰：金木相交而归于鼎，水坎调伏入于雄坑。元阳子曰：金者水也，汞者阴也；木者火也，铅者阳也。金为精，木为津，四象调伏，运于中宫之鼎。闭息存气，入于雄坑。雄坑者，鼎也，土也。云牙子曰：五行成合，则能通变矣。玉液云砂，并乎九转。元阳子曰：其药从肾宫而下，于是玉泉凝结矣。盖金之气出入于离宫，下转于肾而为血。血化为精，其名曰金精。上结则曾青焉，下成则法水焉。其性好飞，炼之坚刚，则成宝矣。云牙子曰：二兽相逢，自能制伏，见乎黄君，其身则昌。元阳子曰：龙而下，虎而上者，相逢也。如是则自然合而归于一，此制伏者也。黄君者，鼎之上也。铅汞为土所制，则归于中宫。何也？吾闭千息，则铅汞上下，流转于三田之中，复返于下元，入于兰台而成紫金，其身则昌矣。云牙子曰：任从三宫往来之变，饥则食于玉液，而勿急忙焉。元阳子曰：三宫者，上曰泥丸，中曰绛宫，下曰兰台石室。夫日精月华，四时上下，往来朝于元君。又有赤帝君居于中焉，黄元君居于下焉。因气以养精，因精以养神。神能通变，三三则九矣。学者但能养气住息，饥吞冲和之气，渴饮华池之浆，于是亦可使气化血，血化精，精益于脉，脉补于肉，肉增于髓，髓壮于筋，筋润于发，发返于黑。而后金骨既成，变老为童焉。夫惟闭息而心默数之，及于千息，则五谷自除，饥渴绝矣。烹之玉液，以润五脏，以利六腑。至于万息，则可以仙矣。云牙子曰：闭天关，扃地户，其药未成，不可以狂。元阳子曰：天关不入，地户不出，此修生之要也。若夫擒霞服气，用药以辟谷，此乃狂者之作，去仙远矣。故经曰：惟用身中汞，勿于诸境取之。云牙子曰：金津生于坎户，玉液产于离宫。元阳子曰：金津者精也，坎者肾也。玉液者从离宫而来，与精相合而归中宫，以成大丹大丹者，铅汞也。云牙子曰：二者本一而已，分配而为二仪者也。元阳子曰：铅为津，汞为精，因气而化者也。至于离宫而复分配乎上下，此阴阳之造化乎。盖一物而二髓焉，及其相合，用息以炼之。大药既成，五谷除而三虫亡矣。云牙子曰：于恍惚求之，则杳冥之中自有形焉。元阳子曰：恍惚有物，其虚中而实，是谓阳气也。杳冥有精，其无中而有，是谓阴精也。精与气合而为神，神者息也，息者为土为火。火能养土，土能存火，故曰一体而为三者欤。云牙子曰：空之中有实精焉，无之中能成道焉。元阳子曰：空为实者，运精以补脑乎。无而成者，气化津，津化血，血补精乎。精者神也，神存则体健，神去则体绝。能养精气，兼存其神，则其道自成。故曰纯阴不成胎，纯阳不结砂。云牙子曰：因于造化之体，阴阳变通，其身荣矣。元阳子曰：精气相感而生正气，正气者人之根蒂也，正气散而神不聚矣。神息者命也，是乃金木之宗乎。体能造化，其身悦泽而返童者也。云牙子曰：九还七返者，乾坤之疗程也。元阳子曰：自寅至申，申复至寅，各半岁之象也，故曰返焉。是为夹背而上至于脑户，复下至于玉泉，亦曰七返焉。自巳至亥，亥复至巳，由尾闾入于金锁骨中，道而上入于泥丸，度于重楼十有二环，中朝于赤帝，流行至于丹田，朝于黄元。而后入于金堂，有七天大夫收之，纳于宝藏，一曰神珠，二曰宝龟，三曰赫赤金丹。其光九色，故曰九还焉。云牙子曰：神水曾青者，土名也，上下通流而各行焉。元阳子曰：神水者津也，主于舌之下，从肾而逆上，穿于离宫而过，其名曰华池之浆。曾青者精也，从右肾而逆上，过于离宫，复下出于玉泉，入于希夷。云牙子曰：神水者出于丙丁，曾青者出于壬癸。元阳子曰：丙者南方也，生于巳；丁者亦南方也，生于未，皆属于阳焉，夹其离者也。其酉者阳也，其中者阴也。是生神水，曰玉液，曰铅，曰龙，曰婴儿，曰金公，曰太阳。酥壬者北方也，在于亥癸者亦北方也，生于丑皆属于阴焉，夹其坎者也。其酉者阴也，其中者阳也。是生曾青，曰金津，曰汞，曰虎，曰姹女，曰玉质，曰法水。经曰：五行者留神保神，是为龙虎者也。不悟五行之精，犹以他人为父母欤。木主乎气，金作乎髓，肉为乎土，血为乎水。故不死之道在乎离宫焉，识乎五行则身有主矣。还丹者

水银之精也，殊质不可以为侣也。云牙子曰：于其中宫而寻鼎器，八门相对，斯应于功程乎。元阳子曰：中宫之鼎者，黄元君也。八门者何也？曰休，曰生，曰伤，曰杜，曰景，曰死，曰惊，曰开。于是日用乎八卦，起于八宫，使药运用如功程焉。云牙子曰：用乎水火而成既济。元阳子曰：水火者津精也，气息也，上水下火，炼之而成丹，勿有差焉。云牙子曰：日精月华相合而炼之则成砂焉。元阳子曰：日精者阳也，木之气也。月华者阴也，金之气也。云牙子曰：知其白，守其黑，其名曰河车。元阳子曰：阴而黑者也，阳而白者也。阳为铅，用火以炼之，内有白锡见焉。是以知其白，守其黑。黑者水之数一也，内者金之数四也，得一而后生一，是为阴阳，是为日月之精华，此河车也。经曰：北方正气为河车，东方甲乙成金花。此之谓也。云牙子曰：运行中宫之内，丹田生乎黄芽。元阳子曰：以日精月华，日用四时而运转，入于中宫者，精也，铅也，河车也。日华者汞也，金花也。中宫者土也，铅汞见上斯生黄芽者欤。云牙子曰：谷气消矣，其阴尽矣，金花见矣。元阳子曰：知夫铅汞者，下丹田真气所生也。但闭息存神，以养其气，息闭至于千数，则五谷之死气除矣。不饥不渴，其神存而真气日生矣。饥飧元和之气，渴饮天池之玉浆，其香如菊，故曰金花。云牙子曰：海之中无秽质矣，三虫之去渐远矣。元阳子曰：水谷之海，其滓所藏，采铅炼汞至于百日，闭息养气至于千息，其滓除矣。三虫者何也？上曰彭倨，其居上丹田，三十日而亡，吾颜色光悦矣。中曰彭质，其居中丹田，六十日而亡，吾饥渴绝而形润矣。下曰彭矫，其居下丹田，九十日而亡，吾嗜欲止而还童矣。三尸何以亡乎？吾闻三百六十息，食气二十有四通一咽，九十通而一休息。夜半而起，祝曰：东方青牙饮朝华，南方赤牙饮丹池。中央仰望泰山，服元气，饮醴泉。西方明食饮灵液，北方玄滋食玉粘。五方各三咽而止，三虫于是亡，而白气出于眉，如玉霞矣。云牙子曰：其形起于金骨，伴于浮查。元阳子曰：铅汞之炼也，日月四时，运转三宫，百日而金丹成矣。闭息养气，至于万数，而金骨变矣。意有所之，乘飞云，登浮查者，五假之仙也。云牙子曰：从一至十，可以分配于岁月之程。元阳子曰：一而至十，十而至百，百而至千，千而至万，万而至亿，亿而至兆，兆而至垓，此数也。一日一夜为百刻者，大小之数也。何也？一日十有二时，其六为阳，自子至于巳者也；其六为阴，自午至于亥者也。尽夜百刻二十分四十有四秒，七十有二变，其象一岁焉。十月者，十岁也，此其小者也。一岁十有二月，其六为阳，自十有一月至于四月者也；其六为阴，自五月至于十月者也；此其大者也。云牙子曰：日也，时也，运也，此其数也，在乎度阴阳之情而已。元阳子曰：日者与时间者也。养性炼命者，可用四时四孟焉（四时谓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时可用寅申巳亥焉。此七返九还者也。寅木也，申金也，巳火也，亥水也，是为四象焉。纳于中宫，是为五行焉。寅金也，巳水也，申木也，亥火也，纳于中宫，翻配坎离，故曰七返者也。经曰：离有真水，坎有正金，故曰九还者也。此阴阳之情也。云牙子曰：六合与冲破，神机互包成。元阳子曰：子丑、寅亥、巳申、午未、戌卯、酉辰，此六合也。子午、卯酉、巳亥、寅申、辰戌、丑未，此冲破也。于六合以运转，于其冲以行功，乃天机包成者也。依此而行，则无差矣。云牙子曰：功之成也，大则九载，小则百日。元阳子曰：九载者，其小功，犹二十有七焉。百日闭息，则金丹立成，愈于九载之难也。云牙子曰：寅申并于巳亥，而子午转其金丹焉。元阳子曰：寅申巳亥者，四时也，日月之功程也。子午者导引般载，从乎尾闾而逆上，入于泥丸，复顺转归于丹田，于是真性见矣，金晶变矣。其法：子之后、午之前生气之时，可以用功焉。此玉液金晶之名也。云牙子曰：卯酉开炉而浴之，其参铢分两均矣。元阳子曰：卯酉（时与日同）不可进火，可以沐浴焉。寅申巳亥可以进火，其用一铢，二参七忽，七丝七抄，火不可急行也，可以徐加其数焉。火者何也？闭息养气，存神之数也。自九而增加至于万，则金丹成矣，婴儿见矣，十月解胎而子母成矣。云牙子曰：银表金里，神室合于子形。元阳子曰：银表者铅也，金里者汞也，此龙伏虎之津、虎伏龙之精欤。神室者，阴阳相制也。二者相结而如鸡卵，谓之合子形也。云牙子曰：安于中宫之鼎，然后用卦体行之。元阳子曰：中宫者丹田也，青黄白者丹之命也。卦

体者阴阳铢两，大易爻数，火之准也。云牙子曰：乾生于坎者，金精也。元阳子曰：乾者金位也，其应西北。旬有五日，月照于庚方，与甲乙之本合气者也。云牙子曰：坎生于艮而出石也。元阳子曰：坎者水也，金所生焉。水产于艮，艮者山也，其应东北。二旬有八日，月之下弦者也。云牙子曰：震木水石，产于山中。元阳子曰：震者木也，卯之位也，金之孙、水之子也，从山所出焉。是为二阴一阳，日月相望而生气，以为日之精，其名曰龙土，初九之数也。云牙子曰：巽为风，生乎土中。元阳子曰：其位西南，坎之女也，其生于木焉。春生万物，是为二阳一阴。阴在于下，三十日而成华者也。云牙子曰：离者朱雀也，其藏于土。元阳子曰：离者从震所产焉，因风而成，其体为火，是为朱砂。中有水银，其应于午，属于地也。何以藏于上乎？坤在西南，与乾夫妇也，六十日而成紫精矣。云牙子曰：兑出于坤宫，自合其情。元阳子曰：兑者西方也，酉位也，坤所产焉。于是日月相望，月增日亏，是为一阴一阳。阳在于下，九十日而成紫金砂矣。云牙子曰：子之后，复之初卦也。寅申交泰，七返也。元阳子曰：复者五阴一阳，见龙在田也。自子至于申为否，三阴三阳，故曰七返。云牙子曰：午之前，遇来相应者也。巳亥者，乾坤之九还成矣。元阳子曰：午者一阴初生，行功之候也（时与月同）。其卦为姤，五阳一阴，履霜坚冰也。巳者乾之卦也，六阳之数足矣。阳者为银八两，阴者为金八两。金银相合，其重三百八十有四铢，此一斤之数也。九还者，九转也，九色备矣。云牙子曰：艮投于坤，其阳将尽。运乎阴阳，九月之程者也。元阳子曰：艮者东北也，一阳二阴也。坤者西南也，三阴也。艮投于坤，其卦为剥，九月之象也，一阳五阴。至于十月，阳尽而坤见矣。云牙子曰：兑入于乾，其阴欲绝，卦分于节令者，九三经也。元阳子曰：兑者西也，乾者西北也，俱为金焉。入于乾，是为夬，三月之象也，五阳一阴。至于四月，阴绝而乾成矣。此九还也，大药于是乎成紫金之丹。云牙子曰：上弦者月之初也，生于庚位。元阳子曰：月之三日，月出于庚，是为金晶之气初生者也。于是阴爻之重十有二铢，其名曰月魄。云牙子曰：下弦月之丧也，其在甲地。元阳子曰：月之二十有八日，月出于甲，太阳见矣，于是为木晶之气初生者也。阳爻之重十有二铢，其名曰日魂。日月相合，其重一两。易曰：西南得朋。上弦也。东北丧朋，下弦也。得朋者日没而月生也，丧朋者月没而日生也。此阴阳之爻数也。故铅生于木，为阳为银，为表为夫焉。汞生于金，为阴为金，为里为妇焉。其合成四象者也。云牙子曰：七八者，日月相望也。二八者，阴阳相备也。元阳子曰：日月者，十有五日一望焉，日月相见初生者也。前乎十有五日者，二日也，日增月亏。后乎十有五日者，八日也，月盈日亏。是为六阴六阳，其爻备矣，其阴阳之重，各一百九十有二铢，一斤之数也。云牙子曰：月者八与二十三对者也，其生之辰俱在乎离。元阳子曰：八日、二十三日，月之出，日之没，俱在于南。南者离也，离者火中有水焉。月者金之气，于水为于焉。云牙子曰：阴阳配对者，金也，银也，大药相见相契矣。元阳子曰：金者阴也，月也；银者阳也，日也。汞得铅而成大药，此日月之契合也。云牙子曰：存其神息则丹成矣。元阳子曰：神者气也，木也，息也，血也，水也。息者有五谷焉，又为土，为金，为水，为木，为火者乎。血者水也，于是又为髓，为精。精者神也。夫能存其精气，于是津气相合，养其命而延年矣。云牙子曰：九转则三清之天符其至矣乎。元阳子曰：既识铅汞，炼之成丹，镇于三宫。日用其卦，六时以运转之，天关不入，地户不出，斯无漏者也，天符宜其至矣。云牙子曰：七变者，从一气生者也。神符白雪者，自乎甲庚者也。元阳子曰：七变者，七返也。气者，自丹田真气之所生也。甲庚者，金木之相刑也。神符白雪者，精津相合在乎鼎也。云牙子曰：用意于寅申，勤行火候，存其白黑，以返金晶。元阳子曰：寅者木也，铅也；申者金也，汞也。自寅至亥而炼之也。云牙子曰：日用者，四时也，八卦也，大药可以变童婴矣。元阳子曰：日用者，一日为一岁也。四时者，寅申巳亥也。八卦者，乾坤离坎否泰复姤也。三百二十日大药成矣，一千三百日三虫亡矣。云牙子曰：三虫灭则坦然无虑，可以养金精矣。元阳子曰：于是五谷绝矣，金精自住矣。云牙子曰：天关闭矣，地户牢矣，中宫婴儿玩乎日月。元阳子曰：天关

闭则诸脉不入，地户牢则下无漏矣。中宫者丹田也，中有铅汞，其名曰婴儿，玩乎阴阳之正气者乎。云牙子曰：明堂之前有玉池。元阳子曰：明堂者，橐籥也，精海也，洞房也。云牙子曰：黄婆于是婚媾女焉。元阳子曰：铅汞见土乃归于一者也。云牙子曰：结就则真胎脱矣。推于二十四气，十月则其期也，于是顶门产乎婴儿。元阳子曰：正气渐结于丹田，返乎童子之色，此胎脱者也。卯酉之月，不可下火，可以沐浴，故一岁所用者十月而已。存想真气，自其顶门游行出入，此其婴儿者也。

道枢卷之三十五

众妙篇（导养之方，治性保形。行之不急，进于长生）

阴真君（名长生）曰：北方正气者，河车也。东方甲乙者，金砂也。二者含养，归于一体，朱雀调运，则金花生矣。花者，天地之宝也。酉者虎也，卯者龙也。龙虎相生，斯合同矣。龙之正位者六八也，虎之所生者在于一宫也。采之有日，取之有时，差其气候，是亦徒劳焉。尔求鼎于中宫，温养其火候，审其阴阳，安其炉室，须择其地而隐密焉。保而勿失，此天地之机也。阳者真砂也，阴者真汞也，无质生质者还丹也。炼之饵之，斯成仙矣。黄芽者天地所生也，砂者水之精所成也。二者同于一体，西方升其王气，其得道则在乎中华焉。不达于此，未见不丧其家者也。

纯阳子（吕洞宾）曰：真一者何谓也？天之阳，地之阴也，物之气，人之性也，身之祖，命之宗也，龙之体，虎之形也，精血之名也，铅汞之首也。见于魂，斯为三矣；遇于魄，斯为七矣。此真一之源也。修之之法何哉？吾于身之中炼丹田之气，至其壮也，则自然之神全矣。于十有二时，守天真之一气，入于丹田之宫。心无想也，外无意也，出不入，不往不来，则神定而自安矣。

纯阳子曰：发宜长绦，手宜常面，口宜常炼，体宜常挽，液宜常燕，气宜常炼，精宜常转，色宜常远，定宜常变。孙真人（思邈）曰：形欲劳，酒欲勿大醉，则疾不生矣。饱食者无益也。食已，行之百步，以手摩其腹。寅丑之日，剪甲栉发者百返。饱则立洩，饥则坐洩。行勿迎风，居勿有隙。夜则濯足而寝。思虑者伤其神矣，喜怒者伤其气矣。鼻欲去毛，口勿唾地。平明下榻，其先左足，则去邪辟恶，一日无殃矣。行七星之步，则寿且乐矣。酸者伤筋，苦者伤骨，甘者伤肉，辛者伤气，咸者损寿，故耽嗜者不可偏也。春夏宜少施泄者也，秋冬宜固阳者也。独寝守真，加之谧静，斯亦可贵矣。财货者生而有定分，知足则为利矣，强之者大患也。寡欲者无累也，神静者常安也。修道者宜有终始而后可也。

栖霞子（施肩吾）曰：吾见学道者千数矣，孰知道之要其在于神留形住，形住则神留焉？神苟外进，其形岂能保哉？然保气养神者，不可以湛然而得之，不可以兀然而守之。保气者其在手运，养神者其在乎用。吾尝闻于师曰：体虚而气固，形静而神会，斯出世之玄机欤。昆台真人（世传富文忠公为昆台真人）语乐全先生（张文定公自称）曰：吾求颐生之道而得简易者焉。吾于子之后（三更三四点至五更以来，皆可），披衣蟠足而坐（床上拥会亦可），或东向，或西向，扣其齿三十有六，握固以调其元气。握固者何也？吾以左右拇指掐其三指之文，或以四指总握其拇，用左右手以拄乎腰腹之间者也。于是元气既调，其息微微，其腹若虚，则闭息焉。闭息者何也？吾先瞑目静虑，使心源湛。然则闭其口鼻，勿使气出焉。内观五脏六腑，三元九宫，与夫肺之白、肝之青、脾之黄、心之赤、肾之黑。然则何以知之哉？吾为五脏之图而日观焉，则知之也详矣。于是想吾之心为炎火，其光洞彻，入脐之下，此吾之丹田也。俟乎其腹满，其气极，其徐出其气，勿使耳有闻焉。息之出既调，则以吾舌搅乎唇齿之内，漱炼其津液焉。鼻之有涕，吾亦为之漱炼。此真气也，久斯甘矣。方其漱炼而未可咽也，复如前闭息内观，纳心之火于丹田，调息而漱津焉。如

此者三，则津液满矣。俯首而咽，以气送之至于丹田。吾之用意必精猛，使津也气也，谷谷有声，入于丹田。复如前为之。凡闭息者九，咽津者三，而后止。乃以左右手熟摩其面，及其四体，复以左右手摩其足心。足心屈折，使涌泉之穴上彻于顶门。于是脐之下与其腰其脊，亦徐摩焉，泐然汗出可也，喘不可也。次以左右手熨于目，于面于耳于顶皆极热焉。则按捏其鼻梁左右，或五或七。栉其发至于百，散发而寝，至于旦。久则有功，二十日而效见矣。惟习闭息，持久为难焉。吾用脉候之五至者一息也，吾能闭其息，至于百有二十。至而开，则盖二十余息矣。然不可强闭以乱其气，或奔突而出，斯乃为害也。暮不可多食，使其腹宽而虚，其气得以回转焉。昼之时亦数瞑目内观，漱炼其津液而咽之，熨摩其面以助真气，清静则功易成矣。然世之害道者有三焉，一曰忿躁，二曰阴险，三仇池先生（苏子瞻自号云）曰：已饥而食，未饱而止。散步逍遥，使其腹虚。当其虚时，即入于定，无昼夜之限焉。寝也坐也，皆可以为之矣。惟在摄其身，如彼木偶焉。视鼻端之白，数其息之出入，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至于数百，则其心寂然，其身兀然，与太虚同。于是不待禁制而不动矣。其出入之数也，或至于不能计，吾则与其息俱出俱入，随之不已。则一息自住，不出不入矣。于是其息或从毛窍之中，八万四千云蒸雾散，而诸疾除矣。故养生者必以胎息为本，然亦乾乾乎其艰哉。夫不闭其气，任其出入，则眇绵滉漾，近无卓然之功。或望其兀然自止，盖未之有也。闭而留之，其息不过乎三十五十，则奔突而出，虽有微阳生于下丹田，其犹为稼于汤，世亦终一溉而后枯，非度世之道也。吾尝闻诸孙思邈曰：夫欲和神气者，必于密室扃户，榻安而茵厚，其枕之高二寸有五分。于是正身偃卧，冥心闭气于胸膈之间，而以鸿毛置于鼻之端而不动，经三百息焉，则目无见也，心无思也。如是寒暑不能侵，蜂蛰不能毒，其寿三百有六十岁，邻于真人者矣。吾默而深思其旨，曰：夫闭气于胸膈，使息之出入动而不动，氤氲缥缈，若薰炉之烟，烹鼎之气，出入自如，无呼吸之者，此鸿毛可以不动矣。故心不起于念，虽过乎三百息，斯亦可也。吾尝卧而为之如其方焉，以意守其气于胸膈之中。吾欲吸也，则微吸焉；吾欲呼也，则不得呼焉，而任其氤氲缥缈，微微自出。出尽而气平，则又微吸焉。如此其出其入不绝，而鸿毛可以不动，动亦微矣。吾俟其动，则益加意以勒之，使不动而后止也。吾虽勒也，然不闭也，其息至于数百，则其出者加少，其不出者加多，内守充盛，血脉通流，上下相灌输，而吾之养生之理得矣。

仇池先生曰：昔郑子产有言：火烈入望而畏之，水溺人狎而玩之。冀奉以为北方之情好，行贪狼；南方之情恶，行廉正。廉正者，君子也；贪狼者，小人也。吾于是有得焉。夫火者心也，水者肾也。烈则生正矣，弱则生邪矣。故五脏之性，心正而肾邪，虽上智之肾，不能不邪。然而不淫者，肾听命于心也。下愚之心亦正矣，然而常淫者，心不能为政也。知此则达铅汞龙虎之理矣。铅者气之谓也，或趋或蹶，或呼或吸，或执或系，故凡动者皆铅也。肺实主出纳焉，故肺为金，为白虎。汞者水之谓也，唾涕脓血精汗大小溲，凡湿者皆汞也。肝实主宿藏焉，故肝为青龙。古之真入谓内丹者，皆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内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之者也。方五行之顺也，则龙出于水，虎出于火，死之道也。心不为政，声色外诱，邪淫内发，壬癸之英下流而为人，或为腐壤，是汞之龙出于水者也。喜怒哀乐皆出于心，喜则攫拏随之，怒则驱击随之，哀则擗踊随之，乐则抃舞随之。动于内而气应于外，是铅之虎出于火者也。皆出而不能返，故曰死之道也。真人者于是教之逆行焉，此何道也？孔子曰：思无邪。无思而非土木，盖必有无思之思焉。无思之思者，端正庄栗而不放逸，是为戒者也。戒则生定，定则出入之息自住，出入之息自住则心之火不复炎上矣。火在易，是为离。离者丽也，必有所丽，未尝独立焉。盖水者其妃也，火既不炎上，则从其妃矣。水火合，则壬癸之英上流，而入于脑，溢于玄府。若鼻之液不咸，则非肾出者也，是汞之龙自火出者也。长生之药，内丹之萌，其无过于此矣。阴阳之始交，天一为水，故人之始造形者皆水也。五行一口水，得暖气而后生，是以二口火。有

气而后有骨，是以三曰木。骨生而后坚，物之坚壮者皆金气也，是以四曰金。骨坚而后肉生，土为肉，是以五曰土。方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自闭，而以脐达，故脐者生之根也。汞之龙出于火，流于脑，溢乎玄府，必归于根焉。心火之不炎上而从其妃，是火常在于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自坚，达于四支，溢于肌肤而日壮。其究极则刚之体也，是铅之虎自水生者也。龙虎生而内丹成，可以长生不死矣，于道犹未也。

鸿蒙子(高象先)尝至广寒宫，于是玉宸君使见于西华夫人。夫人授以道要，曰：真一者在于敲乎戊己之门，其中有金子焉，是黄芽之根，万物之母也。母得其父而为鼎釜，于是日月魂魄交感，一浮一沉，其珠自飞至于昆仑之上者，必冯诸罔象而求之。既得之，则归于绛宫藏之，肌肤红矣，鬓发黑矣，盖九十日而丹成焉。昔者魏伯阳作参同契，所谓万古丹中之王也。其首曰：乾坤者，易之门户也。乾道为男，坤道为女。而世不知所谓真阴阳者，乃茫然而求龙虎焉。日者离也，月者坎也，日月阴阳，相啖吞者也。金乌死，玉兔生，故万物生者，周天地之感也。天地相荡，男女合矣。四象五行，于是近辐辏焉。昼夜屯蒙者，发乎自然者也，非孜孜视乎火之候者也。或曰脐之下者，太一之宫也。先想神炉在乎其内，次存真火炎乎其中，于子之时起采日月投于其鼎，以吾之津液漱下于丹田，是为神水焉，十月脱胎而生婴儿。

正一先生(司马子微)坐忘歌曰：常嘿元气不伤，少思慧烛内光。不怒百神安畅，不嗔心地清凉。不求无谄无曲，不执可圆可方。不贪即是富贵，不苟何惧公王？味绝灵泉自降，志定真息自长。气漏形归厚土，念漏神趋鬼乡。心死方得神活，魄灭然后魂昌。至精潜形恍惚，大道偶于混茫。转物难穷妙用，应化不离真常。造化若知规矩，鬼神不测行藏。节饮节食少寐，便是真人坐忘。

高子(名象先)曰：瞑目蟠足，以左手抱脐之下，右手附肾之左右。复想丹田，使其炎如火，是为玉女抱脐者也。至游子曰：抱元守一乃养生之至要也，其名有九。一曰一字气，二曰黄河逆流，三曰肘后飞金晶，四曰河车搬运，五曰返本還元，六曰回光混合，七曰五气朝元，八曰一撞三关，九曰三田往复。

至游子曰：吾有修命之宗，世未之知也。上纳于气，下勿泄于精，于是运之与玉池之渊相合，久而斯为丹矣。斯吾之性命也，无他焉，神也息也气也，一物而三形者也。心存乎妙，意存乎玄。脐下之气，冲冲其动，以育丹田。谷神不死者，胎息也。冲虚子曰：其心死矣，然后能抱其一，含其气，炼其精，辅其神，全其形。故死其阴者生其阳，则神生道成矣。高象先曰：昆仑之巅有玄珠焉，惟罔象能求而得之，归乎绛宫，则其肤凝丹，其发再黑，而北极刊其死籍矣。

杜革曰：有炼金丹之方，溯流补脑之诀。吾尝日兴正坐，俟其气定焉，口吐其浊者三五焉。密闭地之户，勿使之通。然后鼻吸其清焉，其入息以九，其出以六，时数数作焉，则妙矣。如津液之生，则赤龙耕于左右者三十有六焉。及其满口，鼓其气而虚咽者九，以其气送于丹田，徐引其气出焉。久则有功矣。吾尝正坐，俟其气定焉，鸣天之鼓三十有六焉。单绞辘轳者二十有四焉。跪而首至于地，以其手擦夫肾堂三十五而至于百，以渐加焉，鼻随引其气出。于是左右互相摩，至其热，以熨外肾，其数至于百。鼻之中气满，则徐放之。其行之也，于子之后，寅之初，此秘精逆流者也。

徽宗尝问于李傅(宣和初为太府卿)曰：尔有内丹之方，试为我言之。傅对曰：内丹之要，在乎存其心，养其气而已。闲邪所以存其心也，内观所以养其气也。存其心，养其气，则真火日炎矣，神水华池日盛矣，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焉。天之道，运而不积者也。圣人则而行之简易，则天地之理得矣。夫人所恃以生者，气也。气住则神住矣，神住则形住矣。审能如是，则长生久视其自兹始乎。观夫寒暑往来，日月运转，天地之所以长久者也。吹之嘘之，呼之吸之，吐故而纳新，真人之所以长存于世者也。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气集。气者体之充也，形者神之舍也。故气实则盛矣，虚则衰矣，住则生矣，耗则绝矣。气

也者，广成子所以保之，烟蓼子所以炼之也。然则一言而尽，保之炼之之妙者，其唯之纳乎。故曰一咽二咽，云蒸雨至；三咽五咽，内景充实；十咽九咽，心之火下降，肾之水上升。水火既济，则内丹成矣，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升。于是有进火行水之候者，其枢要也，子之后，午之前者进火之候也。五夜之始，阳之盛者也，尤宜于进火焉。居榻之上，或南向，或东向，握固蟠足，合目直腰而坐。澄心静虑，内观乎五脏。仰首合口，引鼻之清气。至其极也，则直腰而咽焉。一咽则缩其谷道，一缩再引，再咽再缩。至于再，至于三。若其气极而不能止也，则俯首开口以吹之，勿使耳闻其声。如是者三，是为一候。待其气调，而后行水焉。取鼻之涕，口之液，集而为一，多益善矣。及其百漱，既热而甘，则仰首出胸，于左顾，于右盱，于正坐，各一咽焉。分三咽而下，内想至于丹田。凡咽也，亦缩其谷道焉。如是者三，是为一候。水火之功，于是乎毕矣。是道也，夺天地之造化。行之之初，则脐之下如火所焚，饮食增矣，四支健矣。及其久也，白发返黑，坠齿复生，精神全矣，归于婴儿，则寒暑不能寇，鬼神不能侵也。

徽宗曰：善。会稽千岁沙门曰：吾有七气之诀。一曰叩，叩齿七过，以集其神，心中作观，每一叩齿而念一星，星者，魁魼魼魼魼魼魼。二曰托，托者先举左手如托百斤，右手亦然，各上下十八过。三曰张，张者先引左手如挽弓，挽弓已则以足张弩，右手及足亦然，各十八过。四曰摩，摩者摩左右手热，以摩其耳谓之发水；次摩其目各三十六过，谓之发火；次摩其面以及其身中。五曰摇，摇者以左右手叉腰，盘足而坐，左摇二肩背甲，右亦然，各十八过。六曰揩，揩者以左右手相揩热，以揩二肾堂，使热。七曰漱，漱者漱之津液，满口方咽之三过，然后以左右手相揩热，以摩丹田而无数。象山子曰：服元气者，可以通九窍百关而流布焉。积之久，斯有功矣。凡欲服气，先静其心，左右导引通畅，使夫百节调和。然后握固闭口，鼓腮开牙，努腹直然咽之，则流利矣。每九咽是为一节，四九三十六咽是为中节，其得三百六十咽是为大节。夫服之者，不以时焉，惟鼻之气任其出入，而口则咽之。若先体冷，则须暖气。若先体热，则须冷气。此元气者，日服三五十咽以至于百，斯能助阳气，消食而驻颜，鬢发而坚体矣。若夫其首昏热，则重掌掩口，用力呵之五十过，则愈。未愈，更为之。（服此气者，宜服地黄酒引气，欲服时，候食消乃服之）

至游子曰：吾闻古先至人有度世炼形之法焉，其要曰：于子之时，一阳之始生者也，披衣握固，扣齿三十有六，收视反听，内存五脏之所在，下腭舌顺绞焉。随日转者三，顺绞者三，自然津生于华池，其漱满口而三咽之，经于华盖，与夫心也、肝也、脾胃也。如此者三，则想胃之间白气二道，复观于二肾，自肾之间，二道白气出于夹脊，绞以辘轳，上入于泥丸。于是由其面门而至于腭，则神水盈于口矣。如此者三，为一咽焉。由于中丹田，以心包焉，送于下丹田而止。如此者三。次发其火以焚乎下丹田所纳之神水，如此者九，是为一过。以津之数，九九则八十有一也。自子而至于午，可以行矣。久则功斯见焉，于是有黄河逆流之势。何也？项之下，咽喉之畔，有二脉焉，此长生之路也。以手捏其二脉，其数二百，左右腕之下有二脉焉，此四象之周鬲也。先左次右，其手按之各五十焉。二脰之中（脰脰也）有二脉焉，此金关玉锁也，二溪也。以手按之，其数八百焉。二腩之边（腩腩也）有二脉焉，此太一之路也。以手按之，其数各二百焉。日勤行之，功斯见矣。于冬至之后，则先其重后其轻焉，夏至之后先其轻后其重焉。

至游子曰：吾尝闻日月交飞，五行之真造化焉。夫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生者其母也，受生者其子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克其夫也，受克者其妇也。肾者水也，在于下者也。心者火也，在于上者也。肝者木也，在于左者也。肺者金也，在于右者也。脾者土也，在于中者也。故五行生克之理，惟在于人，以其气相传，自肾为始焉。肾之气传于肝，水生木者也。肾之气足而肝之气生，以传于心，木生火者也。肝之气足而心之气生，以传于脾，火生土者也。心之气足而脾之气生，以传于肺，土生金者也。脾之气足而肺之气生，以传于肾，金生水者也。肺之气足而肾之气生，

周而复始。以气液相传，心为始焉。心之液传于肺，火克金者也。心之液至而肺之液行，而传于肝，金克木者也。肺之液至而肝之液行，而传于脾，木克土者也。肝之液至而脾之液行，而传于肾，土克水者也。脾之液至而肾之液行，而传于心，水克火者也。肾之液至而心之液行，亦周而复始。凡心之液不得肾之气则不行矣，肾之气不符心之液则不生矣。液行乎夫妇，气传乎子母。木寄金乡，金藏木位，返覆颠倒，相克相生者也。吾始行气之中求乎真水，水之中求乎真气，真液内合于真气而锻炼焉。以阴固阳，以阳消阴，留形寓世，则炼质成形可也；脱质升仙，则炼气成神可也。是道也，月之上定盛衰焉，日之上识阴阳焉，时之上审消息焉。候之中用其数，境之中见其像，无差真事之神，区别五行之理，于是可以入希夷而成大功矣。

至游子尝歌金丹之词曰：用物之精，养物之华，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凡伊何？铅汞丹砂。宾主相守，如巢养鸦。种以戊己，耕以赤蛇。育以丙丁，灌以河车。乃根乃珠，乃蕊乃花。昼炼于火，赫然彤霞；夜浴于水，泫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无邪。

至游子曰：何以致华池之水乎？吾闻卷其舌以舐于悬囅，行之浹日，舌之下其筋急而痛，吾以渐驯致焉，使舌之尖及于悬囅，则致华池之水，莫捷于斯焉。

至游子曰：日月有飞腾之法，何也？大坐，凝神定气，以左手抱脐之下，右手握固于股之上。想乎大烟焰火以焚其心，次之焚其肝其肺。于是鼻微放其气，使通焉。少选复想其火下焚于丹田，俟其极热，则昼想日之光，夜想月之光。无则不想可也。焚心之时宜少焉，焚丹田之时宜多焉。次之立其膝，左右手抱之，使其热周于身，热极则止。其行无时。吾饱食则运火，可使之立消焉。何也？垂手敛足，动摇其腹，收气偃身，俟其气满则回身焉，于是火上炎矣。

至游子曰：吾欲三宫升降，何道也？吾收其足，以左手之中指拄乎下腕。下腕者，在脐之上者也。以右手为真武之印，捏鼻之息，使其气满则微放焉。如是者三。至游子曰：舒左右足，垂左右手，取其气满则仰身后偃。如此者五，是为五气之朝元者也。

至游子曰：摩吾之手至于热，则以左手抱脐之下，用右手以助之。于是蟠膝而坐，瞑目以想心之液下于肾，肾之气上于心，往来上下。行之久则脐之下其炎如火，是为丹田之基也。

至游子曰：蟠足，叠其左右手，抱其小腹。于是以其鼻取西方之白气，七咽焉。次而取南方之赤气，三咽焉。次而取东方之青气，九咽焉。次而取北方之黑气，五咽焉。于是南向仰首，取中央之黄气，一咽焉。是为五行之真造化也。

至游子曰：以左手之中指拄脐之中（脐心也），以右手兜其外肾，以中指抑其尾闾。于是想日月交降于丹田，俟其气满则微放焉。如此者三，催火者也，是为日月交飞焉。

至游子曰：仰掌上举，以治三焦者也。左肝右肺，如射雕焉。东西独托，所以安其脾胃矣。反复而顾，所以理其伤劳矣。大小朝天，所以通其五脏矣。咽津补气，左右挑其手，摆颞之尾所以祛心之疾矣。左右手以攀其足，所以治其腰矣。

至游子曰：挺身仰卧，静虑闭气，置手腹胁之上，踊身而起，以扳足趾。复倒复起，微出其气，以多为胜。

至游子曰：兑者七也，少女也，肺也，主于意，其意动则思，故数降气魄则性熟矣，至少男合则亡精矣。坤者二也，地也，小肠也，曲江之神不可以度焉。升土母于坎，而与此合，则炼液而成丹矣。乾者六也，天也，金也，父也，大肠也。肾之宫在于坎，其庙在于乾，肾能与艮合者也。扁鹊曰：大肠者魄门也，能炼其气则中土自应矣。中土者，脾胃也。此黄道炼气之说也。离者九也，心之火也，少女也，主于神。其神定则超于空洞矣，乱则失数恍惚矣。故九之数要在识乎三五一、二八，然后与九三合焉。于是诸脉运乎五液，使之上升，合则化神矣。其中之法器，能升神洞，气入于紫府而见道者也。坎者一也，肾之水也，中男也。一者是为精之数焉，九者其恍惚也，一者其杳冥也。合则数失矣，极则精漏

而为魄，降而成鬼矣。当其未极，可以制之，为发用焉。巽者四也，风也，胆也，长女也，其主众，畏之可以制伏其众者也。艮者八也，山也，其体木也，鬼门也，少男也，膀胱也。凡气至于此，十死八九。为子之后，数凑于彼矣。若夫修炼之士，未言其道，初以术至于精中，以精炼气，可以御意于精至魄，其欲之魂从于心，于肝，于脾，于肺，于肾，五液下降。其极也，化而为鬼欤。震者三也，雷也，其体木也，肝也，长男也，能使性定而气升者欤。其要曰金风吹起于坎中之阳，则精神昌矣。十有二时行之不已，斯至于仙欤。然吾身吾体缕数焉，其上口顶，次之曰紫府也，耳也，眉也，目也，鼻也，口也，次之曰元宫，则洞上道也。次之曰咽，次之曰重楼，次之曰会厌心，次之曰脉，次之曰心，则气母也，膈中法也。次之曰肝胆，次之曰脾，次之曰胃。胃之系曰小肠，小肠之系曰膀胱，膀胱归于肾，则心之络也。小肠之左曰大肠，次之曰下术，是之谓一气之图焉。至游子曰：善乎，上清紫文之言曰：吞日月之气与其光焉，是为赤丹金精，石景水母者也。其法于日之出也，东向扣齿者九，瞑目握固而想五色之流霞，俱入于口。于月之出也，西向扣齿者十，瞑目握固而想其中五色精光俱入于口。月光之中有黄气，其目之瞳是为飞黄月华、玉胞之精。吾能修此，则奔入于日月为仙矣。至游子曰：上清紫文之言，其微矣。吾申论其粗焉。平旦立于空旷之所，望乎东方，观日之出，视其色光气象，至于累日而熟矣。于是寅漏之下三刻之后、四刻之前，小坐于榻，东向叠膝，其手握固，开天之门（天门者，两鼻窍也），闭地之户（地户者，口也），临（去声）日以想太阳始出之气，以鼻引之以入于口。俟其气满，则虚漱四十有九转焉。极力咽之，想其至于丹田，扣齿者数通。是为服日精一圆。修初地者，可进三圆。至游子曰：此日精也，复有九还之方。于子之后、午之前，东向，十有二漱，交其龙虎，可以服日精一圆（谓之红圆子）。夫自子至巳者，所谓六阳之时也。东向，吐鼻之左右窍，取其清气，使满口焉。于是内想，非青非黄，非碧非绿，如太阳之色光。凡一漱，则左右掌一摩焉。左手者龙也，右手者虎也。其漱至于十有二摩之数，亦如之，左侧其首而咽焉。既已，则以左右手摩其面其耳者各三焉，是为一圆。一则为阳，二则为阴。其阳则左咽，其阴则右咽。其初则日服三圆，三旬有一日则进乎五圆，五旬有一日则进乎七圆焉。嗜欲未除则进乎七圆，可以止也。夫尾闾未禁，气泄不收，殆难以实其腹矣，必七旬有一日则进乎十圆，服至于二十旬，其搜赤水，此九虫积恶之去者也。于是可以服月精矣。月之二日午之后、子之前者，所谓六阴之时也。西向，其法如前，损日精至于五圆，然不得弃月精矣（谓之白圆子）。其行至于旬有六日，其补至于二十旬，则不用月精而专用日精矣。其五圆先服其四，后以其一送于丹田，一月则日送一圆，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则月加一焉，至于五圆，则常以镜照其形，而思腹之婴儿而似其形。七月八月则不食不饥，十月则处于静室，思出天门，瞑目不得视，视或悸焉。逾于三年，可以视矣，而不可远离其躯。至于二纪，出外了然。于是用搬运之法，存心之气入于下丹田，自尾闾上背入脑，若风雨之声矣。其砂落于面，其味甘，不可弃也。斯可以滋荣五脏者也。

至游子曰：戌亥之时，瞑目静心而端坐，使鼻之气微定焉。于是存想咽津，困则就寝。时至于子，则南向或东向端坐，内绝思虑，其鼻行一口而存于心。少选复行一口同前。一口之气而咽送至脐，以左右手轻抱其脐轮，亟缩谷道，复行一口，逐前二口之气。俟过于脐，而复缩焉。微胁其腹，俟火行于脐之下而热矣，腰胯徐徐向上升举。俟气过尾闾，则腰胯俱热，于是出其胸臆而紧匝，靠其二夹，使定焉。勿令虚阳先起，俟火之气悉至于夹脊，则开夹脊双关，亟仰首缩颈向天。勿令虚阳先起。俟火之至，亟点首摆颈，使火至于髓海。如此而后引，而过于天门，逾十二重楼，以至于绛宫，入于丹田。此起火勒阳关者也。

至游子曰：自辰巳至午之前，静坐瞑目，屏思虑，其息微行则满口生津，勿吐勿咽，以压定真龙，勿使上升焉。其鼻微引，以搐起其真虎，胁其腹，勿使下降焉。腹不可放也，俟其气满则微放焉，而不可放走焉。于是复微行，使津满口，盛而不尽，其初咽乾，其次心

冲。俟其通畅，分为三以咽之。如此者或一作焉，或三作焉，是谓元珠者也。

至游子曰：或问宴坐亦有法乎？曰：有之，吾先以左足加于右膝之上，而舒其右足焉。左右手握中指之下其第二纹，少时以左手摩其左肋者六十有四。复以右足加于左膝之上，而舒其左足，其握固如其前，以右手摩其右肋者亦六十有四。于是蟠足而坐，以手摩其脐之上者左右各三十有二。先摩左右手，而后摩其肾堂，摩其左右肩者三，以赤龙撞其左右颊者各十有四，撞上下唇者各七，撞中齿者七，转舌而搅者三，液来则擎于口中。定其息者，顷焉以左右手捏鼻之窍，先咽火者三，不得使水下焉。然后分其水为二，捏鼻之窍，作声而咽之。此宴坐之法也。

至游子曰：蟠其足而坐，以左手兜其外肾，右手握固，微通其气，于是想其火以焚其心，以及其肺其肝。俟其热，复想其火下至于丹田，次想至于尾闾。提其身，俟其过焉。次想过于上关，微俯其身向前，则入于泥丸，以至于顶，至于脑。由天庭而下，复至于心，于肺，于肝，于丹田。如此者九，此还丹九转者也。

至游子曰：多出不如少出，少出不如不出。一呼一吸不能留，即天地之气返为所盗。或者以咽气为胎息，或以数息，或以闭息，或以忍息，或以减息，未为究竟。必也内气不出，外气不入，神能驭气，鼻不失息，上至泥丸，下至丹田，二气上下，升降无穷。佛家谓之胎息，道家谓之太一含真气，儒者谓之养浩然之气，殊途而回归也。

至游子曰：吾将擒制金精，盖有法矣。择于日于寅之初，正坐东向，左按膝，右按股，鼻引口吐者二十有七，叉手扣腰而点首者七。俟其气温然而暖，则泥丸之元气入矣。左右手互相抱，用力束之者三。次舒其左右足，平附于席，以左右手齐攀其足指，如此往来者七。次左右按如其初，坐而休息焉。左抱其右乳而舒其右手背，视如怒击者七，右抱其左乳如其前焉。吾行之在乎精一而无间断，于是乎相继为玉女舞云枝者十有二，左右按之，复如其初焉。干咽、咽津者各一，行之至于五五之日，则精气运行，周于四体。进而不已，可以长生。

至游子曰：或南立，或东立，燃纸塞于鼻之左右窍，欲嚏则彻之。曲垂其左右腕，开之向后，如凤张翼。复向前掩抱者三，左右手举其袖掩其口其鼻，点首者三。次左极其力摇肩者三，右亦如之。次左右手相叉，翻指向其面，俯地覆手如兜抱重物，举至于口者三。次踢其左足至于臀者三，右亦如之。左右手抱其丹田，极力于鼻以搐其气而咽焉，入于下丹田者三。俟其息调即止。行之无时，惟数数然为妙焉。

至游子曰：修生之道有五。一曰长生火降心气，至于丹田，而后提缩。二曰太一含真气，肺心肝气皆至丹田，而后提缩。三曰玉女分胎，以右肋侧卧，置外肾于股之外，勿近于热，以防气走。四曰肘后飞金晶，肺心肝气皆降于丹田，左右转各八十一。五曰开天门，闭地户，撞三关，拳其手足，用意以想乎夹脊之双关，于是黑气缠乎赤气，上于泥丸，吾则点其首者数焉。然三关者，闭之亦有道矣。搐其鼻，微胁其小腹，则心自提起，精自逆上，脉亦停偃。于是乎上关斯闭矣。

至游子曰：古先至人有嘘咽呵吹呼嘻之道焉，常于子之时，趺坐定息，以其鼻引其腹。俟满焉，呵者三，呼者十有二，咽津者三。卯之时东向，呼者十有二，咽者七，嘻者十有二，咽津者三。午之时南向，咽者七，吹者五，嘻者十有二，咽津者三。酉之时西向，嘘者九，呵者三，嘻者十有二，咽津者三。嘘者何也？左右手握固（握拳也），张目上视而后嘘焉。咽者何也？左右手抱其膝，仰面而后咽焉。呵者何也？交左右手以抱脑后，仰面而后呵焉。吹者何也？仰卧握固而后吹焉。呼者何也？垂左右手，安前抱脾而后呼焉。嘻者何也？仰面平坐而后嘻焉。肺应于气轮，气轮病或如云飞翳日，俄复明，与大府风热而秘者，咽可矣。脾应于内轮，内轮病则肋肿痛与唇焦者，呼可矣。喉之肿者，嘻可矣。肾应于水轮，水轮病则视一物为二，睹太阳如隔水，与脐之下冷者，吹可矣。心应于血轮，血轮病则努肉侵睛，与夫瞽之热者，呵可矣。肝应于风轮，风轮病则望风泪出，视则雾烟生。

者，嘘可矣。

至游子曰：吾尝闻三火之说。民火者外肾也，日落之际，收民火二十七，次聚水三十六，作一口咽至丹田中。微着力搔外肾一次，兹乃水自上而下外肾，民火自外而入，水火相溉也。臣火者内肾也，当行煮海于戌亥之交。先以左手兜外肾，左手搓脐下，引起臣火煮丹田，使阴消而阳长，左右两手各行八十一为一通。君火者心也，亥后静坐，以心意绕丹田，先左后右，各旋转八十一匝，或三百六十匝，乃心之君火下降，与内肾臣火、民火相合。三火聚而结丹，谓之周天火候。至游子曰：日用寅午戌之时取火焉，居于静室，施厚茵于榻，叠足南向而坐，以左右手兜抱其肾，掩于脐轮之下，澄湛其思虑，内外自如，然后端想其脐轮之内有物焉，其大如弹丸，其色如朱橘，皎如白日。使鼻中所入之气甚微，其息息存入于弹丸之内。一念或萌，则抖擞精神，应时灭之。复端想其弹丸，使所入之息常存入其中。渐觉脐轮温暖，稍稍如火，即叩齿九通，漱津液满口者九过。每咽，以意送入泥丸之内。然后行起火之法，叩齿九通，咽津九过（九口也）。即闭气三口，乃摩左右掌使极热，先摩目尾数过，次摩其掌热以摩鼻数过，次摩其掌热以摩左右耳数过，次摩其掌热以摩面及颈使热。然后左右闭气，各开弓者三过。若日独行此法，亦能使八邪不干，面目光泽而形不衰，所谓小炼形者也。夫取火必于三时者，何也？寅者火之长生也，午者其帝旺也，戌者其库墓也。行之可以除阴气，长阳神矣。久之纯熟，则十有二时之中常为之，自然思虑澄彻而不昏，处于暗室而内外明白，此丹成神全气足之验也。真气充足则神气清爽，绝食而不饥，吉凶未至而前知，此道成之验也。百日宿病瘳矣，二百日脐下坚实、气力盛矣，三百日精气凝结而成丹矣。行之之初，渐加精进（约半时辰，然后渐渐长远，乃加精进），至于纯熟，下功则觉温然而热，内视历历见其弹丸。然后气液和畅，神识端守而不失。使所入之息收于弹丸之内，兀然不知其所存，所谓息随胎结，胎随息住，此丹成之验也。行之既久，忽然不知我为我，物为我，物我俱忘，体如虚空，其身通热汗出，此胎仙已就之验也。如有疾病，即闭气数口，汗流而止。复行起火之法，其疾自除矣。

至游子曰：或谓初地修进，四法并行，何也？曰一日有四时，应天地阴阳之数焉。天地四时者，春夏秋冬也。日月四时者，弦望晦朔也。人之四时者，子午卯酉也。子之时，心气入于肾，其火在下，于是肾中之真气升矣。卯之时真阳随阴气胜，而至于腰，少复入于本位，分阴阳二气前后焉，男以后为左者也，女以后为阴者也，当用升火散气焉。午之时，肾气入于心，于是阴自九天而降，至于咽喉之上，分前后而行焉。酉之时阴气杀物而阳气弱矣，当用聚气养阳而助其阳也。故四法者，一日之用也。夫亥子丑者，阳气方生，欲升一阳之真气，仍然坐达旦，不得大声剧言（可与人语，不可与人言。自言曰言，答人曰语），与夫应接之劳。是夕子之时止，勿行功。至于鸡鸣，则复行焉可也。如日南至之前一夕，不得一阳之真气，即于日南至之夕及次日小至子之时，再为之（如南至前一夕已得一阳，后于南至小至为之亦佳，不必坐至达旦）。凡气者，日南至则起于涌泉焉。十一月至于膝，十二月至于股，正月至于腰，其名曰三阳成者也。二月至于膊，三月至于颈，四月至于顶。五月之后，其阴亦如之。故学道者宜于四月十月绝嗜欲，以避纯阳纯阴之用事也。至游子曰：端坐闭目，令心为姤女，肾为婴儿，先使肾温热，发起其火上腾。次以鼻引清气，想天之风气者九过，送姤女随龙火出，交于下见婴儿。婴儿复上升见姤女，如夫妇交合焉。此龙虎之运用也。鼻引其气，闭口瞑目，正坐，左右手抱外肾，郁透热乃以心意抱肾，上逆送之。又引气，急想其心如姤女交肾而合精。复想肾为男，感而交合，上下十五过，则著身将其精逆上入于心，复令心血降下。如此上下者三七过，然后收入于脾宫锁之。所以黄婆，是为三姓同居。在心之上，脐之下，其大如环。次用六阳之火锻之，六阴之水灌之，昼夜行九一运用之诀焉。故心动则肺、肝、胆、小肠俱动，以助乎心焉。肾动则外肾、膀胱、大肠、脾俱动，以助乎肾焉。然则心肾者，俱修真之主乎。

至游子曰：三魄：曰爽灵，曰幽精，曰胎光。七魄：曰尸狗，曰伏兔，曰雀阴，曰天贼，曰

非毒，曰除秽，曰嗅肺。三元神，其名来育，其长七寸。胃神其长三寸有半。泥丸神在二眉中却入三寸，其名帝乡。绛宫神在心之中，其分一寸。丹田宫在脐之下二寸，其名谷立。心神其形朱雀，其长九寸，其名焕阳。肝神其名童子，为二玉女，其长九寸。胆神居膜之下，为玉童执戟，其名龙德，其长三寸。肺神其名皓华，其长三寸，为玉童执兵。脾神其名宝元，为三童女，其长七寸三分。肾神其名元真，其状如白鹿而二首，其长三寸七分。九虫：曰伏虫，其长四分，群虫之主也，依肠胃之间，能变成诸患。曰蛔虫，其长如蛭，其长四寸，善令人腹鸣。曰白虫，其长一寸，生子孙乃至四五尺，能杀人。曰肉虫，其状如烂杏，善令人烦懣。曰肺虫，其状如蚕，善令人咳嗽。曰胃虫，其状如蟆，善令人呕逆吐喜啰。曰膈虫，其状如瓜瓣，善令人睡。曰赤虫，其状如蛭，善令人腹鸣。曰蛲虫，为疽为疥为癣。

道枢卷之三十六

大还丹篇(生而不生，长生之门。死而不死，归道之根)

元君曰：太阳元精，生其不生者也。太阴元精，死其不死者也。生不生者，长生门也；死不死者，归道根也。太上曰：太阳元精，何谓欤？元君曰：阴阳变化而生五行，五行相生而孕灵化。何者？土之精生灵液，灵液之精生白金，白金水之精生赤明灵砂，灵砂之精生太阳之光，太阳之精生元气，元气生神明。神明者，道之门也。故太阳者元阳之谓也，始孕乎白金水之胎而为赤明灵砂之门，以合元气，通神明，顺阴阳，返五行，于是元精自生。夫子玄曰：其要曰大还丹。夫所谓大还丹者，日魂月魄之所致也。自南方之火位，袭化北方壬癸之中，历涉五行，色含五彩，功齐于天地，难测究矣。其方十有二，以象乎一岁。其一曰华池，玄元始生之气，造化天地之象，三五之数，雄雌清浊未分，潜龙之位也。君子守道俟时而得之者，其鼎炉焉。经曰：知白守黑，神明自来。是知玄为万物之母，圣之所秘也。其二曰白金黄芽，盖自华池炼金花者也。凝结而为混沌，属乎丹衣之初地，玄关未启，阴从虎，阳从龙，艮力三旬而伏，离宫九转而归。于是乎为白金黄芽，非五金八石之化也，其由乾坤结精，太玄流液，感气而成，譬夫父母传气而生者耶。故吾之至药，坎之男，离之女，情性相依，结气而为之矣。其象易之九二，见龙在田者也。其三曰五行，夫水生木者汞也，非世所谓汞也；木生火者灵砂也，非世所谓灵砂也；火生土者神气也，非世所谓土也；土生金者白金也，非世所谓金也；金生水者黑水也，非世所谓水也。金克木，水克火，土克水，火克金，土强乎四时之季，各旬有八日，为之罗络，故五行生克而成至药焉。故曰持归天上，而授以水中之金。于是火尽三年之后，九转深矣。及日之夕，玄鹤唳乎清阴焉。其四曰四象，青龙也，白虎也，朱雀也，玄武也。青龙司乎东方，木也，汞也，其干甲乙，澄之不清，挠之不浊，近不可取，远不可舍，如龙潜藏，变化而无极者也。白虎司乎西方，金也，其干庚辛，得真一之位，至精之所致也。故圣人言兑女为青龙之妇，是乃五行相生。由是至精真气凝结降伏而不动者也，得其一则万事毕矣。朱雀司乎南方，火也，朱砂也，其干丙丁。割液成龙，结气成虎，其气腾则为天焉，降则为地焉。故大丹者见乎火则飞矣，朱雀之象也。玄武司乎北方，水也，黑也，其干壬癸。老子曰：上善若水。非铅非锡，非石之类也，所谓元精之神，河车之神，水者也。生乎天地之先，能柔能刚，能育万物。吾之鼎必使四象具焉，所谓四神丹者也。四位成尘则复归其旧主，如水宫之获兽，金阙自为邻矣。结伴者，情合者也，因乎媒则道益亲矣。其五曰明乎铅汞之真。铅者坎，结白而为之也；汞者离，流液而为之也。于是乎河车之水，离龙之火合焉。因木以长养之，则澄清而无涯矣。故铅中有金，金中有还。是知黑水之中，其生白金，白金变黄金矣，黄金变紫金矣。其舍五色，其名曰大还丹。何也？白金者从铅而出，因水而生。是以龙虎自东西，而得变化以为黄芽，黄芽者，依土而生，得土之性，故曰黄芽。水与黄相杂，月与黑相交，故

运扇黑日白月，取其子母为一体，鸣鹤在阴之象也。斯虎啸龙吟，物类相感者也。故汞为性，铅为情，二者相合焉。夫谓自然之常道，岂外之物乎？其六曰日月乃天地之精，药之上也。坎男也，其象为月；离女也，其象为日。日有峻乌，阴之类也；月有顾兔，阳中之属也。白金产乎河车，阴中之阳也；汞产乎灵砂，阳中之阴也。其形质何如哉？玄而又玄者也。故日月在乎手，造化生其身。故左肾为日，右肾为月。艮乃于离宫采药，送归于坎户，玉炉金鼎而用八卦，黑水河车，般载砂汞，此圣相传、贤相授者也。其七曰明药色，药之根与玄水相生者也。于是乎主白金，白金变黄金矣，黄金变紫金矣。得白金者为地仙，得紫金者为天仙。此何道也？一物而有五彩者也。非世之药，以火养之，以匱盛之，无变化者也。吾之药者，日月运乎至宝，于子之时下功，不厌其多，惟六月不用火焉。阳神光以其兆立矣，阴律之中其潜辉矣。识婴儿者必察乎姤女之帷焉，故无粗不包，无细不入。垂象于天，自生光明；垂象于地，则冤魂离乎涂炭；垂象于身，则形神并飞天矣。其八曰九还七返。九还者，大而一年，小而一月，犹北斗之度，昼夜周矣。天降地腾，生化万物，自寅至申，七返者也。返而复至乎坤，九还者也。夫欲进乎神仙，必得乎三十有六百年之正气，而后可焉。今举以明，大以一日之时十有二，其六阳，其六阴。阳肖春夏，阴肖秋冬。于是一时者一日之象也，一日者一月之象也。月有三旬，斯为三百有六十时，一岁之象也。推而上之，以十二时者十二月也，三百有六十日其犹三千有六百年欤。故人以十月而成身，丹以十月而脱胎，人道岂不相通也哉。其九曰择友。君无友则丧其国，臣无友则失其忠，庶人无友则亡其家，道无友则隳其真。得其友，则择日之相生。相生者何谓也？逐其王气者也。一挙流珠则五彩明矣，曰春曰夏，曰秋曰冬，随其气之汞者则阴阳颠倒，其事先留矣。其十曰金鼎。金鼎者，上应乎天，中应乎人，下应乎地。天地相应，人斯昌泰矣。天倾地侧，万物斯丧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者，主此道也。夫所谓鼎者，非所谓鼎也，外方内圆，形如鸡子，其大一寸，从无入有，是为混沌造化之气，幽阙在其中央者也。黄帝铸鼎于荆山，有尺度焉。其高一尺有二寸，其重七十有二斤，其围一尺有五寸，其足去地二寸有半，底之厚二寸，其身之厚一寸有半，其深六寸，其盖一寸有半，其耳一寸，其受物三升有半。鼎之上天水也，其下地火也，四周有二十八宿焉。鼎火不可修药者，其病有十焉。草衣子尝言之矣。其十一曰太一之炉，斯乾坤为炉，阴阳为鼎者也。其象五岳，月十有二支，随斗所建而立坛焉。其坛三层，其炉八门。炉之高二尺，其厚六寸，其围三尺有五寸，其门之高二寸，其阔半寸。十有二支其周一寸，故炉者鼎之城也，不可使邪气侵焉。其十二曰华池之炉，上有黑月，下有白日，及聚猴之坐，从建子之月下功用火，依八节以行焉。立八门以应八风（冬至朔风，立春条风，春分明斋风，立夏炎风，夏至景风，立秋凉风，秋分闾阖风，立冬广漠风）于是八卦设位于外，右月左日，吾之药三百八十有四铢，一岁者三百有六十日，二十有四气也。故日当二十有五铢有半参焉。阴阳之气及于冬至，逢子之辰，于后以起火焉，至坤而终。十一月者，复也，开惊门，应生门，是为冬至一阳生，一两一铢半六参一黍。至于月终，则阳生三十二两，其龙犹潜伏焉。大火一斤，用三日小数，则用火四两，而三尸自灭矣。故曰白虎未能擒制伏，青龙从此游翱翔。此之谓也。十二月者，临也，开伤门，应塞门。至月之没，得阳气六十四时，是为九二见龙在田者也。用火八两，大数三日，阳生九二，上有九五相应，药凝结者也。故曰临卦之中运青龙，象春节气雨蒙蒙，海波渐高冲蓬岛，玉户关牢避尘风。配合四象归戊己，阴阳谁信有神功。此之谓也。正月者，泰也，开惊门，应生门。至月之终得阳气九十六时，是为九三君子进德修业者也。阳气下降，雨水相交，烹炼太阳，大数用火八两，行三日见境。小数四两，用九日焉。故曰泰卦方知二气平，鼎中真药甚分明。龙吟虎啸真堪听，电转雷声螭转惊。杳境渐生真火降，手搏日月入金城。此之谓也。二月者，大壮也，位居九四。至月之终，阳气得一百二十八两，不可用外火者也。故曰壶中日月添精气，鼎内红莲涌碧波。侧耳听声闻姤女，婴儿见药便节罗。此之谓也。三月者，夬也，开惊门，

应伤门，位居九五。至月之终，得阳气一百六十两，是为飞龙在天者也。大数以火二斤，用三日，小数四两，用十五日。故曰制伏白虎非容易，降伏青龙不偶然。已沸鼎中飞紫粉，看看火内化金铅。此之谓也。四月者，乾也，开伤门，应惊门。至月之终，得阳气一百九十二两，位居上九，用火二斤八两，其时火盛，用三日，小数用火四两，行十八日。故曰调和气候依时节，五行锻炼入元宫。此之谓也。五月者，姤也，开休门，应生门。其阴生一两一铢半，六参一黍，阳盛亦然。至月之终，阴气得三十二两，用火二斤，行三日，小数用四两，行十八日。故曰离宫采药付元神。此之谓也。六月者，遁也，开休门，应惊门，位居六二。至月之终，阴生四斤，用火一斤八两，行三日，小数用火四两，行二十一日。故曰旋源海水听更漏，暗想红莲满十洲。此之谓也。七月者，否也，位应于寅。至月之终，阴生六斤，大数用火一斤，行火一斤，行三日，小数四两，行二十四日。故曰黄芽渐吐金花发，白雪澄来海自深。此之谓也。八月者，观也，开伤门，应塞门，位应于卯。至月之终，阴生八斤，于是行内火小数二十七日。九月者，剥也，开惊门，应生门，位应于辰。至月之终，阴生十斤，用火八两，行三日，小数四两，行三十日。十月者，坤也，开休门，应惊门，位应于巳时，为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其道成矣。至月之终，阴生一百九十二两，大数用火四两，行三十日，小数亦用四两，行三十日。乾，天门也；坤，地户也，乃阴阳之主乎。起于建子之月，月有卦，积为三百八十四爻，此药毕矣。故自子至于巳，纯阳用事，是为阳求于阴，水入于金者也。自午至于亥，纯阴用事，是为阴求于阳，水为凝结，其金消散而入于水者也。是以水得火而腾跃，金得水而潜匿，斯乃相擒制而凝为大丹者欤。审乎岁月日大小之数，阳生所得铢两之多寡，如爻动时，开其门户，随斗月建，生杀有时，不得逾越焉。元君曰：此道也，先除色境以逐九虫，三日而无梦，七日而变童颜也。

道枢卷之三十七

人药镜上篇（三章之妙，归于存神。俱录其辞，各随其真）

崔公曰：混沌之始，一气生二仪，二仪生三才。三才者立，则五行备焉，共成八之数。祖宗在三田之内者，性是也。性者，元辰聚也。性乐乎动，故外随境迁，一生一死，周而复始。其可资而生者，曰精曰气曰神，谓之三业聚而生者也。夫根元者，丹田之气海也。由夫男女精血，合而为一气。是气者，元气也。元气不散，则守之之妙也。及其久也，清虚以生神光。神光盛者，长生之苗也。夫人冲冲然动者，皆是气也，非神也。从一念真定者，神之自性也。审于是，斯能识气，真念显化通神矣。吾身岂与天地异哉？亦各得一气而已尔。气散则神去焉，气止则神定焉。吾其全之于五轮，得之于五力欤。何谓五轮？曰：吾之目也，其白睛属乎肺，其黑睛属乎肾，黑睛中之黄与其上下则属乎脾，黄睛中之碧则属乎肝胆，大角则属乎心者也。何谓五力？曰：神之用在乎目，而五脏连之，取下田之气海，是根五力也。此其外也。内有五力，取金刚之性焉，在身五脏也，五行也，在色五色也，在声五声也，在天五星也，在地五岳也。内明一行，守之则神，用在乎目，气在乎鼻定之之妙也。火司南，其干丙丁，而为吾之心焉。水司北，其干壬癸，而为吾之肾焉。心者上之性也，其要在乎覆下。火而上之性，火不可发，然火前不起，则水必泄也。肾者水也，下丹田之用也。因全肾以守气海，则根源成矣。不守肾水，则不成矣。故水者下流也，下流乃常人之用也。水者精也，能上用之，则圣人谓之道矣。心者神也，肾者气也，神定气和则真人降焉。以吾心为镜，身为之台，以神为药，聚而为足焉。东者肝之神也，用之在乎目。西者肺之气也，用之在乎鼻。故东西者，神气之和会，成于还源返旧朴也。神不足，气不和，则真人不降矣。吾神与气，必也莹净内明。内明者何也？二物相守乎神气也。如是则神光日用，而莫知己之光也。是以心如镜焉，其光摄物，物不能摄光。镜者如目也，如

心也。镜之光非动也，是吾之目动乎物也。知此者，识药镜之理，与物之互相摄矣。心火何以为镜欤？火者明也，明者定而内明也，内明则万物明矣。心者镜之体也，明者神之用也，日用守旧，不离乎心地者，内明也，明则不昧矣。故在心守旧者也。夫三毒十恶八邪，皆起于心。目曰目耳曰鼻，谓之六通，神常从之。夫能日用而守旧，昼夜不迁，其名曰定寂。日用者，神守气聚而不散也。神能通应，则意之所至必成焉。神定则昼夜周矣。故神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神住则形在。夫五行者，本无生灭，其灭则自吾之神气失也。五行者何谓也？五脏之真义也。心之神，肝之魂，肺之魄，脾之意，肾之志，聚而为丹之用者也。人之神在性，性者火也，火者散数也。本元一斤，四年散一两，四十年而亡十两，则六十有四年而尽矣。孰能聚而不散乎？此吾之真道也。夫一切之物，皆为气动而神未尝动也，气散而神未尝散也，气去而神未尝去也。生死者气也，神未尝生死也。夫能外睹乎物而内心不移，斯法门之内应，神之妙用者也。必知夫实相者在不用之间，不去不来，湛乎定慧，同天地太虚之浑浑焉。心神定明矣，元气定固矣，形精长生矣，斯三田之药灵也。何谓三田？上曰脑，中曰心，下曰气海（脐下），其名三奇。三奇者，精气神也。三者全矣，归乎下丹田，则骨髓实满，此造化之功也。意解身达，则真仙之道也。然见物而喜，舍者心也，气者元气也，因和而得之，因悦而散之，故散则出自门，聚则入自门。神在目，气在鼻。是以目者，金刚之门户也。金刚者，真性也。气者因形者也，神定则气住矣。神见物而动，见物而心不移者，内定也。金者，万物不能损，可以集气而固形者也。夫吾有喜舍，则神散而八邪入矣。故心妄起二，吾不可以虚起焉，虚起则不宁而失之矣。神也气也精也，更相为体者也。何以言之？精者至生之物而无形焉，籍气而为形，在身而为气，过乎尾闾而为精。精能定于自然，则形何自而衰耶？故曰精者人之命也，彼能无漏者，是补乎天年之寿而已尔。如其用造化之理，则真精存矣，真形固矣，真神定矣，此长生之道也。今之入以心定其精而不能定其神，以谓水满而溢，气满而动矣。世亦知神气定而为鼎乎？神从气，气从神，神能守气，则气能生神矣。二者相守，聚而成形，是所谓鼎也。故修丹者取自本元，合而成形，还人于元宫，久而胎成，化而成神，其名曰蛻仙。命也者，系乎玉衡，在乎玉洞之间，下田有玉泉焉，真气聚而为精也。真精之气，出则为人，不出则地根不漏，炼之斯名玉仙。于是下元不漏矣，宜知所以运用焉，逆流于双关之道。双关者，夹脊之二路也，运气朝于上宫。上宫者，脑也。入于华池，炼之成霜，达于碧海。碧海者，丹田也。以兴真火锻之，斯为玄珠之胎焉。然则玄珠者，元宫之真气聚而为精，精复为形，玄珠久炼则还童矣。此黄河逆流之道，非常道也。丹田有宝，则外之事内先应焉，后之事先先知焉，于是上下通灵矣。心者印也，心不和则印不移。心与印者根也，印者尘也，绝其尘则证真空之仙矣。心可除而不灭，则证数空之仙矣。心与印不用，则证空寂之仙矣。心不用印，印不用心，心印解灭于诸尘。凡圣无二，如前之心法，印不离乎心，二者相持用，若造化则证阳真矣。此炼丹留形者也。印者何也？精也，印定精生矣，印绝精尽矣。故印从心起，心复生于印。常入用心而不用乎印者也，圣人用印而不用乎心者也。不用心印，则心妄散矣。散者气乱神去，而精散者也。及其心印定而精生，则神清气爽，肌肤华润，目有神光，无梦寐，无奢妄，无惊悸，无恍惚，皆精定而生者也。此道也，从心返印，造精之象也。夫能固精为命基，则精之中产气以生神，于是成胎而化真形矣。精者何也？神也，神定则生精，精极则生神，互相吞而成乎一者也。聚则生，散则死。神者何也？气也，亦互相吞者也。神动气应，气动神返，二者相乘，斯化形为纯阳者欤。然则入之相象，随精所化者也。精守气，气守神，神守精，此长生之道也。身心不贪，万物不能系，况与之有争乎？其名曰退身，万物不能挂于心。持此日用，其名曰藏神。于是取三元之药灵而下火焉。何以采药欤？神也气也精也，相守而和合焉。一念而得三物，何归乎？其归根静者耶，神光何归乎？圣入则以归丹，常人则以归空者也。归丹者归心，人意自静，其元神见物而不动，惟以内定。然吾神之舍有坏，奈何？崔公曰：于是有大药之法焉。惟于丹田聚三气以成

形造化，产神心性，逍遥自安矣。此何道也？驾河车，朝玉阙，投金精者也。河车者，北方之正气也。金精者，肾堂也。饮食入于胃，其滓入于大肠，其水入于小肠，其气主于丹田，透于脑关，以时有象，于真中隐手以灌乎脑中，穿十有二径以至丹田，此返本還元，命之基也。于是开发关乎日月之道，何也？要会四事而后摇天柱，定其息气，而用辘轳转其气以运之，此还童者也。方其自玉关而上朝以入于脑，通乎上腭，达乎鼻门，而坠于舌之上，其甘醴酬。譬夫婴儿之食乳犹能至于盛大，而况吾之乳，恶有不长生也哉？亥子丑之时，可以行火者也。亥者十月，坤之卦也。坤者，孕母之坤也。老阴能及乎阳，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者也。至子而为之，则复之卦也，纯阴之极而返生阳者也。此十有一月之候，从其下一阳生者也。吾于子之时行火，谓之阳生。自阴向阳，是为半气交于肾宫者也。丑者临之卦，从其下二阳生者也。寅者泰之卦，三阳既生，承之以行功其可也。火者无形也，凭气而为之，其光有神，神假乎性，性能变化。故神者火也，不能自见，如火在木，钻之乃然矣。钻之法何也？瞑目端坐，定息澄心，于是神定气和，其心至则火发矣。真火者，可以炼丹，非理勿行焉。巳午未之时，可以行水者也。巳者四月，乾之卦，阳极而阴生者也。午者五月，姤之卦，一阴生者也。未者六月，遁之卦，二阴生者也。申者七月，否之卦，三阴生者也。三卦者可以行水者矣，应期而行，则水自其心而出。何也？心者根也，能清静不动，息止而神定，则水亦自肾堂生焉，上朝入于脑腭之二窍，下入于口，其味甘。以心之水上朝于舌，以舌左右搅之华池，其数各十有八，含口漱烹者其数三百有六十。或不以多寡，直身正立，分为三，用力以咽焉。故饮气咽之，以神送之，至于丹田左右内沐浴溉灌，于是灵源生苗，然后可行大功焉。凡行水者，以十二之数，每分为咽者三十有六。六六者是为三十有六，水之数也。寅申卯酉之时，可以存神者也。其道何也？常守其旧，一念不移，存气伏精，守神定息，应物而行，勿逐于外境者也。吾取象日月时焉。然取年行不如月行矣，取月行不如日行矣，取日行不如时行矣。时可以夺日之功，日可以夺月之功，月可以夺年之功。吾行之之时，斯有真人相助焉。内外功行相济，千日无亏，成真入矣。真人者，位法混成小果之仙者欤。夫不明炼丹之法，而惟作寂守旧，而或阳狂，虽习成定，然身死神去，斯为鬼而已尔。神通主客，不敢为主唯为客，不敢进唯求退。其日用也，与物无争，如在爱物之中，神常存为客而守其根基。夫见物爱，以神用为主，而系于物。于是目也耳也，鼻也舌也，于其中而起六情，则失其真矣。故修真者常以神守丹田与命之根基，此无他焉，神和则守气，气于是守精，精于是守一，不敢为主矣。此乃内外神定，斯无起灭者也。夫人因精而得神，神因念而得命，故命者在于精而已。精者至真也，生之物也，有名而无形者也。天地万物皆是精之所生，而积之以为命，其来从乎恍惚焉。崔公曰：天地生八卦，八卦生乎十干。故甲生乾，乙生坤，丙生艮，丁生兑，庚生震，辛生巽，壬生离，癸生坎，而戊己为之配合中宫者也。天有三奇焉，日也，月也，星也；地有三奇焉，乙也，丙也，丁也；人有三奇焉，精也，气也，神也。天之璇玑，地之黄河，入之荣卫，此三奇之志也。夫吾之三奇不出于身，禀天地而运转，则与天地齐矣。水也火也，金也木也，四时长存者也。夫能禀此理，则寿可以无穷矣。何也？东方甲乙也，甲为乾，乙为坤，其夫妇也。南方丙丁也，丙为艮，丁为兑，其夫妇也。西方庚辛也，庚为震，辛为巽，其夫妇也。北方壬癸也，壬为离，癸为坎，其夫妇也。将震以配乎肝，兑以配乎肺，离以配乎心，坎以配乎肾，坤以配乎脾，夫禀四时以入药于丹田，此所以与天地等久者欤。人之神，如薪之火乎，其中藏火，火不出则薪长存，神不出则身长存矣。故火发外明者，薪之尽也；神智出者，朴之散也。神光不散，神应物而不出，斯固蒂而全真矣。精者至真也，精与神气相恋，则可以固其形焉。使神以养其内，用气以养其外，托精玄中以为冲和，斯长生者也。神光者，气中之藏也。精为光，神为慧，气为鼎，是所谓三宝者欤。神勿离于身，精勿离于神，气裹三宝，斯合于三才者矣。广成子曰：精生于气海之间，如火之在木者也。吾之玉泉者，犹璇玑、黄河者也。坤之卦、斗之时者，亥也。至子而变乎复之卦，上土下木，木者，五行中之

东方也。廉贞星者，应乎五行则为火者也。水中之火，即木为形，而火无形者也。玉泉之流，上行即所谓水中之火也，象坤之为复，一阳生也。此则十月顺行至于十有一月者，自然也。凡子之时亦如之，子行九刻，发关上流，玉泉下来，用金液炼形者也。五行入于药，则所谓火也金也木也，合卦而行者也。精神合象，常不离于气海，精从其神，投气海之中，于是成鼎矣。神气者，闭服之则气长生矣。气驰精而上行，至妙者也。神应气逐，谓之火焉。精应气随，谓之水焉。吾之入药也，天门之气不出，绵绵若存。故气不出身，精神自转，如天之火、地之水，水之下是火，火之下是气，此五行之自然也。上之七窍者，七政也；下之二窍者，辅星也。此可以象天地之运用者也。昆仑者顶也，天柱者夹脊二十有四节也，左右以首转之运之，则百脉通流矣。发两关者，举左右手也，举起折身。若复称之，则窍通流，入于上宫。上宫者，脑也。行道者任其性，闭即闭，寐即寐，行即行，而性不可有系焉。常守丹田之神，其能守如不守，斯真造化者也。乾六，大肠也。坎一，肾也。艮八，膀胱也。震三，肝也。巽四，胆也。离九，心也。坤二，小肠也。兑七，肺脾也。土者中宫之火也，水之中金生者也。木生金中，水生火中，惟土合于四时之季而在中宫者也。

人药镜中篇

至游子曰：吾得崔公之书二焉，皆言元气者铅汞也，炼之九转斯成仙矣。其一曰：采药者何也？龙虎交腾，日月以飞焉。九曲者真元之祖，可以别二仪者也。九曲者何也？小肠是也。二仪者，日月也，真汞铅也，大药之源在其中矣。其二曰：木汞金铅者何也？二八之元，日月之精，自一水而生者也。吾于二八之门抽添勿差焉，则药海明真降日华矣。于是炼之千日，可以成金玉之形焉。其三曰：至药抽添者何也？吾于日月二弦而抽添焉，以赤龙火车于二时炼之，于是巽风生而星辰列矣。此二时者也。火车者，阳之象。其四曰：龙虎铅汞者何也？龙抽其汞，虎添其铅，浮沉于鼎之中，二物全矣。于是配以坎戊，合以离己。吾尝识阴阳升降之二时以兴功，而不失乎铢两，始可以成大药矣。其五曰：海底求阳乌者何也？方其振羽于海，及其奔冲，则勿使火神飞焉。盖火杂入于丹阙则息火，至乎沐浴之日，则可以用阳火，采取金砂八两，是谓真阳焉。此还丹之枢会也。于是碧浪金波，灌乎坎男矣。其六曰：符星入元宫者何也？符星转而入于元胎之宫，以制铅霜之红，斯金丹返天符，还真之气者也。于鼎之中自然成银液，其状芙蓉焉。其七曰：火得纯阳者何也？纯阳者乾也，金丹至于七返，则阳气过于六，而逢庚之气制之，于是秋石为琅玕矣，铅霜结返丹矣。合和有道，则有九转冲和之气见焉。其八曰：阴阳拘制者何也？拘制有玄关焉。火至于南方则不炼矣，于坤之鼎，阳为阴所制，其铅斯为白雪，其状桃华，炼之至于九九，则铅汞镇于丹田，可以胜寒暑矣。此铁牛之钟金钱者也。其九曰：奔腾瑞气者何也？其气镇于坤宫，霓车从风而逆转。于是得日月之根，黄芽就而成玉，所谓金丹阳质而换胎者也。大道玄基，以火频炼焉，斯入于仙矣。其十曰：虎踞龙跽者何也？其逐斗之魑焉。乾坤定位，而至于下弦则鼎之中生气加矣。姤女婴儿，其服绛绡。此金丹之子母相成，阴阳结而不散者也。服之千日，返童颜矣。其十一曰：九气冲全者何也？冲全则百倍矣。霞光射于神炉，黄婆之心定而男女浴于绛珠，此其九转而成玄珠，服之一圆，其寿千龄。再服再炼，斯可长生久视矣。其十二曰：玉帝新封剧位者何也？炼之以成坎离，神光自然出入，隐显分明，阳神日壮，阴邪日消，于是长生矣。此玉帝封乎太一之君者也。其十三曰：九年丹灶者何也？九年得乎天机，万里奔腾而不迷，炼之千日，斯羽化者也。其十四曰：灭没者何也？吾之兴功遇乎日月二弦，有损无益者也。修炼者于是灭没欤，故曰阴阳停泽二弦乎矣。二没相交，灭没并矣。至此则会聚而炼之，而后成真焉。其十五曰：采药者何也？收金采玉，藉乎天元阳火，交加以炼之，于是铢两之数足，则龙行雨过，而入于昆源矣。阴真君曰：采有日，取有时者也。其十六曰：刀圭者何也？日月之精也，真气也。阴阳之二土，主生万物，是为刀圭。隐于脾之鼎，遇二气分而成变化矣。其后纯阳子

(吕洞宾)尝闻之于崔公,而叹曰:吾知修行有据,性命无差,道成其中矣。于是纯阳子复为之演释焉。纯阳子曰:昔黄帝周游四方,至青城之山见岐伯、广成子、黄谷子,遂明大道。于是究百刻之法,金铅玉汞,采三元而下火以烹之,于百刻之中而为造化,惟收胎兔,自然成矣。盖以百刻者,定其息一刻。

道枢卷之三十八

会真篇(张皇幽经,扬厉玄言,明示来今,入道之门)

华阳子(施肩吾也)曰:水火金木土,五行也。相生而为子母,相克而为夫妇,举世皆知也。明颠倒之法,知抽添之理者,鲜矣。上中下,精气神,三田也。举世皆知也,得反复之义,见超脱之功者,鲜矣。明五行之颠倒,然后可以入道;知其抽添,方为有道者也。得三田之反复,然后可以得道。至于超脱,方为成道者也。吾观夫得道而超脱者,西山十余人而已。其要盖二十有五焉。曰识道,曰识法,曰识人,曰识时,曰识物,曰养生,曰养形,曰养气,曰养心,曰养寿,曰补内,曰补精,曰补气,曰补益,曰补损,曰真水火,曰真龙虎,曰真丹药,曰真铅汞,曰真阴阳,曰炼法入道,曰炼形化气,曰炼气成神,曰炼神合道,曰炼道入圣。葛仙公曰:释子滞于顽空,儒者执于见在,不知先圣之道存于一心也。纯阳子知其然,故好性宗,修乎天爵而弃人爵,鄙乎顽空而悟真空焉。此不可以不识道者也。太上隐书曰:三千六百法,而养命者数十家。三千六百者,十年之期也;数十者,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行阴阳之数也。昔者华他谓久逸而气滞血凝,观五禽之戏而作导引,使荣卫通畅。后人因之名为般运者,误也。昔陈义遗女于道,效龟之吐纳,终年饿而不死。后人因之名为服气而求丹药者,误也。张绍谓五味乱人之真液,一脏好则一脏恶,一气盛则一气弱,而罢五味。后人因之名为休粮者,误也。刘洞知真阳真阴有余则引其子,不足则杀其鬼,补且泻之。后人因之以采日精月华而取天地之正气者,误也。容成子教黄帝房中之方,恐其走失真气而亏修养之宜,故为制御于可欲之境而已,不知采战有功而夺其气。后人因之遂谓以人补人者,误也。黄帝修养于崆峒而无功,广成子教以炼外丹,以补久虚积阳之损。后人因之欲饵无情金石者,误也。扁鹊释灵枢之篇,谓鼻引清气,口吐浊气,留之二十有四息,为火一两,以之炼真铅如戏蕊,其名曰阳胎;以之炼真汞如含蕊,其名曰阴胎,胎在则息住,息住则神存,积而入圣。后人因之以多人少出为闭息之法,聚气为胎者,误也。九仙经曰:大病用火,小病用水。用火者纳气而升于身,使真气遍于四大,以却阴邪。用水者纳气而升于身,使气透如涌泉,定中以意送于病之所在,则气血通而无滞。后人因之闭气,以舌为辘轳,左旋右搅,收敛余津,漱而咽之,复随肠胃传送于外,谓之浇灌以长黄芽者,误也。通玄经曰:守无为之道,得自然之理,清而不浊,静而不动。后人因之持静绝迹者,误也。灵宝内观经曰:外境不入,内境不出,闭目内视,降君火于下田,布黄云于四大,笙簧车骑,罗列往来。后人因之身如槁木,心若死灰,失于昏寂,阴灵出于天门,止于投胎就舍者,误也。于是又有开顶缩龟,住山识性,烧炼读诵,布施供养,皆无益者也。殊不知己之水火焉,火中有水,水中有火。火上负阴,恍恍惚惚,其物为真一之水。水上抱阳,杳杳冥冥,其精为正阳之气。此不可以不识法者也。学道者必有师。张梦乾三遇海蟾子,得三成之道。解志一见许旌阳,授九转之功。王猛见长寿大仙,而识大道。梅福遇大洞真仙,而尽天机。然师者,或自隐而不言,或盛德若不足焉。黄帝求赤松子,半中止得中戒经,以防外失。刘安从王道厚,终年而得一小法,不及修养。故阴长生不以马明生久病而怠其业,葛稚川不以郑思远家法而悔于人。然则师者岂易识哉?固有大辩若讷者,善为辞说者,道貌古颜者,大醇小疵者,始愚终圣者,此不可以不识人者也。古先至人欲修炼者,必先修养焉。凡沐浴不可以当

风，然未若真沐浴者也。此何谓欤？幽室静房，闭目冥心，升身正坐，使元气上升，通满于四大，上入于泥丸，此所谓真沐浴，盖万万于外之水火矣。况于顺阴阳升降之宜，明日月往来之数者乎？夫春生夏长也，而梅艳菊芳矣。秋收冬藏也，而柏实松茂矣。人而不能养真性以炼形，愧于草木者也。鹤知夜半（因阴成阳），燕识戊己（属水避土），蛇已日不行路，莺春时而出谷。人而不能养元阳以藏真气，愧于禽兽者也。无知者耗失其八百一十丈之元气，而不知其气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肾，此其大运而随天者也。子在肾，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此其小运而随日者也。天地之春夏秋冬，日月之弦望晦朔，人之子午卯酉，其相合者也。天地之日月，月之日，日之时，人之度，名三百有六十焉；天地之气，日月之度，入之时，各二十有四焉；又其相同者也。自子至于午而气生者，阳也；自午至于子而气谢者，阴也。曰寅，曰辰，曰午，曰申，曰子，曰戌，曰甲，曰丙，曰戊，曰庚，曰壬，阳之时也。曰卯，曰巳，曰未，曰酉，曰亥，曰丑，曰乙，曰丁，曰己，曰辛，曰癸，阴之时也。辰为太阳，卯为阳明，寅为少阳。丑为太阴，子为少阴，亥为厥阴。戌为太阳，酉为阳明，申为少阳。未为太阴，午为少阴，巳为厥阴。故午者肾之气与心之气交，自下而上，三阳聚之时也。子者心之气与肾之气交，自上而下，三阴聚之时也。魂为阴中之阳，其气生子卯之初焉。魄为阳中之阴，其气生于酉之末焉。养阳者不当在乎春夏，所以养之者，以其气在于心与肝也。养阴者不当在乎秋冬，所以养之者，以其气在于肾与肺也。夏至之后，真汞积于绛宫；冬至之后，真铅积于丹田。木运交乎天罡二十有五度，是为巽也。以阳交于阳，当此之时，宜收之以成大药焉。金运交于灵符二十有五度，是为乾也。以阴交于阴，当此之时，宜炼之以为还丹焉。故起火炼形在乎气升之前，聚火运之在乎阴降之际。若夫炼形住世，则以气为先，用五行相克之时。炼气超凡，则以时为先，使三田反复之候。彼不见功者，王时不收也，损时不补也，散时不聚也，合时不取也，无时不求也，还时不炼也。此其不可以不识时者也。正阳子曰：心者天也，肾者地也，肺者月也，肝者日也。崔玄真曰：肾之气者，婴儿也。心之液者，姹女也。肝之气者，阴中之阳，是为日之魂也。肺之气者，阳中之阴，是为月之魄也。何谓四象乎？曰：心者朱雀也，肾者玄武也，肝者青龙也，肺者白虎也。葛仙公曰：婴儿者，心液之上正阳之气也。姹女者，肾气之中真一之水也。金公者，肺之老阳也。黄婆者，其阳微弱，当使之复还下丹田，余液者，老阴也。肾液至于脾液，是为真阴，近于少阴。其阴衰弱，当使之复还下田。此亦四象者也。太白真人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内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何也？华阳子曰：龙者东方甲乙也，何以出于火中欤？盖心液正阳之气也，故曰阳龙出于离宫焉。虎者西方庚辛也，何以生于水中欤？盖肾气之中真一之水也，故曰阴虎生于坎位焉。龙本阳物，而善升举，其在水中，乃阴中阳也，故比于心液之上正阳者焉。虎本阴物，而善奔驰，其在于陆，乃阳中之阴也，故比于肾气之中真一者焉。阴真君曰：北方正气为河车，何也？华阳子曰：人之身，万阴之中有一点元阳焉。元阳上升，薰蒸其胞络，于是上生乎元气，自肾气以传肝，肝气以传心，心气以传肺，肺气以传肾，是为小河车也。肘后飞乎金晶，自尾闾而上，故从下关过中关，从中关过上关，从上田至中田，从中田至下田，是为大河车也。纯阴下降，真水自来；纯阳上升，真火自起；一升一沉，相见乎十二楼，还丹出其金光，粲然万道，是为紫河车也。车之行于河也，犹气行于血络者焉。车之载物，犹气中藏乎真水者焉。广成子教黄帝炼丹于崆峒，铅在五金而为黑金，就黑金而取银焉。砂在八石而为赤石，就赤石而取汞焉。以汞合于铅，斯谓之宝欤。此外也。若夫肾之所藏真气者，铅也；阴阳所合之真精者，汞也。火候无差则精为汞，汞为砂，砂为丹。故曰真铅是也。肘后金晶，飞入于上宫，自其顶而入于下田。真火前起而升人于泥丸，自心而过重楼，一阴一阳，上水下火，而得既济之道，奔于元海而为紫金之丹。故曰真汞是也。阴阳者，有四交四合。曰阳交阴，曰阴交阳，曰阳交阳，曰阴交阴；曰阴合阳，曰阳合阴，曰阴合阴，曰阳合阳。应乎天地之八节，日月之八候者也。此其不可以不识物者也。古今谈养生者多矣，少思寡欲者

可以养心而已，绝念忘机者可以养神而已，饮食有节者可以养形而已，务逸有度者可以养乱而已，入清出浊者可以养气而已，绝淫戒色者可以养精而已。华阳子曰：斯非养生之至者也。善养生者，于王之时则养而取之，衰之时则养而补之。春则养其脾，秋则养其肝，夏则养其肺，冬则养其心。炼形则起火矣，还丹则聚气矣。此年中用月者也。春夏则养其阳，何也？以真气随天之大运，在于肺与肾。肾肺者，液降之所也。此阴阳传送者也。肾之气生于子之时，是一阳生于二阴之中者也。于是澄心静虑，闭目升身，内想火轮起于丹田，此气生而养之有法者也。肝之气生于卯之时，是一阳生于二阴之中者也。于时孤坐闭目，多入少出，内存男女相见于黄屋之中，而产就婴儿，此阳生而养之有法者也。心之气生于午之时，是一阴生于二阳之中者也。于时忘言绝念，满口含津以攻心之气而不散，内存龙虎交合于烟焰之中，盘于金鼎，奔流于下丹田，此阴生而养之有法者也。肺之气生于酉之时，是一阴生于二阳之中者也。于时闭目冥心，微胁其腹，内存大火炙于鼎中，鼎中有三昧之火，齐发炎炎，此阴生而养之有时者也。于是三百日胎全而真气生，养其真气而炼之，则生神矣（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五百日阳神生，养其阳神而炼之，则合道矣。夫自生形而养之，以生真气；自生气而养之，以生法身。法身者，身外有身者也。此养生之道也。善养形者，先寒而衣，勿顿多焉；先暖而解，勿顿少焉。久劳则安闲以保其极力焉，久逸则导引以行其滞气焉。暑当风则荣闭卫结，夏卧湿则气散血注。冬而极热则肾受虚阳，及于春夏，肝与心必有壅蔽之疾；夏而极凉则心抱浮寒，及于秋冬，肺与肾必有沉滞之患，善养形者所戒也。勿极饥而食，食勿过乎饱，饱则伤神，饥则伤胃矣。勿极渴而饮，饮勿过乎多，多则损气，渴则伤血矣。沐则用旬，旬者数满而复还真气在脑者也。沐之则耳目聪明矣，浴则用五。五者五气流传，遍浴之则荣卫通畅矣。然浴不可频，频则虽肌体光泽而血凝气散，久而气损，故有瘫痪之疾，是气不胜血而神不胜形也。沐不可频，频则气壅于上，脑滞于中，久而经络不能通畅，故有体重形疲之苦。是以古人以阳养阳，阳不耗散矣；以阴炼阳，阳不损弱矣。一年之内，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斯借阴养阳，以阳消阴者也。一日之内，午之前炼乾以气，故前起炼形，后起金晶焉。午之后炼坤以药，故有药则聚气锻丹，无药则收火煮海焉。此皆真阳用于其身，吾所以养形者也。夫禽之一冲，其制在气，故履空如实焉。松柏之气坚，故常茂焉；龟鹤之气住，故不悴焉。然则善养形者，可不务养气乎。若夫不语为养者，乃保气也，其失之昏。入清出浊为养者，乃换气也，其失之虚。多入少出，攻病可也，以为胎息，非也。上咽下搐，聚气可也，以作还丹，非也。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委气而和神也，息之要住，纳之不出，闭气而炼形也。一咽复一咽，双收二夹，以虚咽为法，惜气取水以溉灌者也。正坐升身，气满四大，血络通行，营卫和畅，布气以焚身者也。是皆非养气也。善养气者，生之时养之使不衰焉，弱之时养之使不败焉。古之行屯之象者，取阳之初生，屈而未伸，故朝屯以养气之茂也。行蒙之象者，取一阳处于群阴之中，暗而不明，故暮蒙以求阳之义也。是以气者不可有所伤也。才所不敏而强思则伤矣，力所不及而强举则伤矣，悲哀憔悴则伤矣，喜怒过度则伤矣，汲汲所欲则伤矣，戚戚所怀则伤矣。非特此也，久谈剧笑，寢息失时，挽弓张弩，耽酒呕吐，饱食则卧，跳步喘息，欢呼哭泣，阴阳不交，积伤至尽，则夭矣。善养气者，处乎寂寞，淡然无欲，冬至则阳生矣。至于春分之后，阳盛阴散，防其余阴入于腹而为苦寒之患。夏至则阴生矣，至于秋分之后，阴盛阳散，防其余阳入于腹而为酷暑之患。勿观死，死之气触生气者也。勿近秽，秽之气触真气者也。真气未壮，朝勿虚食，常充口焉。真气欲绝，暮勿实食，常减口焉。夫气者如缕焉，触之斯断矣；如烟焉，扰之斯散矣。不能养之，失保形之道也。然养气不及采药，采药不及炼气。采气還元，可以成金丹而羽化者也。故未炼则先采之，未采则先养之，此吾所谓养气者也。人以形为舍，心为主。心者火也，其为南方盛阳之精，其宿荧惑，其神朱雀，其状三叶，其色朱莲，是为神明之所依焉。是以从道受生谓之命，自一禀形谓之性，所以任物谓之心。古先至人，教人修道即修心也，虚心以还其实

也，无心以除其有也，定心令不动也，安心令不危也，静心令不乱也，正心令不邪也，清心令不浊也，净心令不移也。又在乎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使灵光不乱，神气不狂，而后可入道也。多思则神殆矣，多念则志散矣，多欲则损寿矣，多事则役形矣，多语则弱气矣，多笑则伤脏矣，多愁则摄血矣，多乐则溢意矣，多喜则气乱矣，多怒则百脉不定矣，多好则昏迷矣，多恶则憔悴矣。其源不洁，和气自耗。此吾所以养心者也。集灵资道，神气相合而为寿，大者一万二千岁，中者一千二百岁，下者一百二十岁。知修炼之方而不知养其寿，则修炼亦无功矣。何以养寿？行不多言，以其伤神而损气也；寝不张口，以其泄气而损神也；勿临危而登峻，以其魂飞也；勿玩杀，勿看斗，以其气结也；勿吊死，勿问疾，以其喜神散也；勿卧湿，勿当风，以其真气弱也；勿入古庙凶祠，以其神惊也；勿戏狂禽异兽，以其神恐也；勿对三光而谩，勿绮语妄言，以其损年也；饮宴勿褻于圣像，以其魂魄不安也；坐卧勿近于丘墓，以其精神散也；枯木大树不可息，以其久阴之气触阳神也；深水大泽不可过，以其至寒之性逼真气也；不时之果勿食，以其内邪气也。此吾所以养寿者也。男之右肾先生焉，盖外精内血，以阴为里者也。女之左肾先生焉，盖外血内精，以阳为里者也。于是肾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肠，小肠生大肠，大肠生胆，胆生膀胱，膀胱生三元，三元生三焦，三焦生八脉，八脉生十二经，十二经生十二络，十二络生百八十系络，百八十系络生百八十缠络，百八十缠络生三万六千外络，三万六千外络生三百六十五骨，三百六十五骨生八万四千毛窍。精者母也，气者主也。五脏各有精，精之中生气焉。五脏各有气，气之中生神焉。炼精可以为丹，养气可以为神。斯长生之道也。善养命者，养其五脏之根也，根固叶自茂矣。善养形者，养其五气五气者源也，源深流自长矣。然五脏各有一时焉，故一王则一弱，吾能补之，使之调和，则百骸理而百疾除矣。真气大运，随于天者也。元气小运，随于日者也。于是春之时肝王脾弱，则食甘以养其脾（粳米、枣、牛、葵菜），清心而无忧，恐其伤于肝也。肝恶风，则隐坐以避焉。以日言之，则卯之时以待小运生乎元气，传送于肝，瞑目以养其肝，一句可以视秋毫矣。夏之时心王肺弱，则食辛以养其肺（黄黍、桃、鸡、葱菜），清心而少喜，恐其伤于心也。心恶热，则静坐以避焉。以日言之，则午之时以待小运生乎元气，传送于心，绝念安居以养其心，一句可以通百脉矣。秋之时肺王肝弱，则食酸以养其肝（豆、李、犬、藜菜），清心而勿悲，恐其有伤于肺也。肺恶寒，则静居以避焉。以日言之，则酉之时以待小运生乎元气，传送于肺，升身静坐以养其肺，一句其肤光泽矣。冬之时肾王心弱，则食苦以养其心（小麦、橘、羊、蕤菜），清心而无恐，恐其有伤于心也。以日言之，则子之时以待小运生乎元气，传送于肾，敛身正坐以养其肾，一句其丹田暖而气力刚健矣。四时之季脾王肾弱，则食咸以养其肾（粟、山药、猪、韭菜），安心而无恐，恐其有伤于脾也。脾恶湿，则静坐以避焉。以日言之，则辰戌丑未之时，以待小运生乎元气，传送余气于脾，静室闭气，多入少出，以养其脾，一句则体光华而经络畅矣。若夫修炼下功者，则于五脏不必如是焉。此吾所以补内者也。心、肾、肝、肺脾，五脏也。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胆、胃，六府也。毛发、皮肤、目、耳、鼻、舌、手、足、荣卫、经络穴，四体也。心之气在肝，肝自生精焉，其精不固则目眩无光矣。心之气在肺，肺自生精焉，其精不实则肌肉弱矣。心之气在肾，肾自生精焉，其精不满则神气减少矣。心之气在脾，脾自生精焉，其精不坚则发齿自衰矣。故肾者精海也，心者气馆也。真精在肾，余精自还于下田矣。真气在心，余气自朝于中元矣。思虑悲哀之耗气，如漏鼎中之气；淫邪祸乱之走精，如析薪釜下。补之道，惟房中所当先绝者也。精者何自生乎？万物受天地纯粹之气，而入饮食乎万物，充实之资纳之于胃，与真气相合，流转于肾，其虚气盈矣。对境生心，心之火下逼于肾气，不能上升，左旋右盘，如急风震雷，透过于膀胱，变为精华，于是真气走失而火上起，肺开而心冲，肝浮而胆横，万神以真火烧之，弃体外游，骨解筋伸，与死无异焉。故一泄则一气弱，百泄则一神去，千泄则一脏损，乃至干枯竭而死矣。然上圣有还精之道焉。若夫志在

于玄元，则肾气交于心气，积气而生液矣。其如悬珠垂露，还于丹田，火候无差，自然凝结。其形弹丸，其色朱橘。于是气中生气，精气成神，积之可以入圣矣。彼少学而无知者，采女之津气以为阴丹，炼金石以为外丹。方其气盛，则未见其损，及于元阳耗散，丹台空虚，饵之在复，斯有速亡之患焉。非若吾所以补精者也。地中阳生，自阴中来；天中阴降，自阳中来，并无走失，而有震动倾侧之愆。况夫肾者水也，水之中生气，其微如缕，而六欲伤于外，七情伤于内，重楼走失于上，金龟抛泄于下，譬犹漏网包风，能无损乎？则恶可不知补气之道哉？天皇圣胎，上法也；达磨胎息，中法也；扁鹊辩灵枢之篇，葛洪释胎息之说，因胎生息，因息就胎，下法也。此吾所谓补气者也。补益之道亦多矣，起卧有四时之早晚，行止有至和之常制，调和筋脉有偃仰之方，养正除邪有吐纳之术，流行营卫有补泻之法，节宣劳逸有与夺之要。忍怒以全阴，抑喜以养阳，以清虚去其狂虑，以安闲养其真性。以气补气，气自有余矣；以神补神，补无不足矣。气盛而形延久矣，神住而命悠久矣。午之前可以炼乾焉，午之后可以炼坤焉。其气由肾中而生，自子时为始，午时为终，其气升而王矣。炼乾者何也？静坐幽室，闭目冥心，升身勿动，使气满于四大，薰蒸其体，荣卫通和，积日气秀而卫清矣。乃夫肾气至心，积气生液，液由心中而生，自午时为始，子时为终，其液降而盛矣。炼坤者何也？闭目冥心，敛身正坐，以左右手抱其腹，降心火于丹田，烹蒸气海，积日气王而神清矣。此补益于气者也。冬避寒，夏避暑，寒避风，暑避热，动勿劳其支体，闲勿怠其肌肤，五日一浴，十日一沐，气王之时勿动，血王之时勿息，此补益于气者也。故补益于形不若补益于精，补益于精不若补益于气，补益于气不若补益于神，补益于神则形神永安，近于仙矣。此吾所以补益者也。男之气八百一十丈，九九八十一，纯阳之数也。女之血三石六斗，六六三十六，纯阴之数也。气以九九而损，血以六六而竭，自然之理也。又况败坏而不知修养乎？一日之忌，暮无大醉；一岁之忌，暮无远行。终身之忌，暮无然烛行房，盖补损之大端也。五味不可偏多也，故酸则损脾，甘则损肾，咸则损心，苦则损肺，辛则损肝，不可不戒也。大药未就，尚有饥渴，一日三餐，不可饱也。朝不虚，暮不实，上也；素无味，淡无荤，次也。五脏积滞，则用呼呵咽吹嘻嘘以治之。然春不可呼也，夏不可咽也，冬不可呵也，秋不可嘘也。四时常嘻，则三焦无不足矣。八节不吹，则肾府难以盛矣。有余则引其子，不足则杀其鬼。何也？肝本嘘也，若引其子，则用呵焉，以泻心之气。心之气既行，则肝气自传矣。肝之气不足则杀其鬼者，肺以金而克木也。木妇而金夫，夫者鬼也。肝弱则肺有余，用咽焉，以泻之可矣。夫无过与不及，则阴阳其自正乎。此吾所以补损者也。肾水也，其中生气则为火矣。心火也，其中生液则为水矣。冬至地中阳生，及夏至而至于天。积阳而生阴，其阴感阴，而阴得不耗焉，故散为雾，凝为露。露者天之所出，阴而为真水也。夏至天中阴降，及冬至而至于地。积阴而生阳，其阳感阳，其阳得不耗焉，故升为云，施为雨云。雨者地之所出，阳而为真火也。其犹人之受胎之初，二气相合，阳气一升，心为气馆焉，其中暗藏真水在于心矣。阴气下降，肾为水府焉，其中暗藏真气在于肾矣。不然，安得肾气至心，积气生液，一阴生乎二阳心气至肾，积液生气，一阳生于二阴乎？故人有三火八水焉。水者以一气传一气，积气生液，而五脏各有液焉，其名曰色水。肾气之中藏真一之水而为阴虎，其名曰真水。肘后飞金晶入于上宫，自上而下，与真火相逢，成乎既济，其名曰神水。有疾者，闭口纳气，一咽复一咽，定中送至于病之所在，其名曰法水。丹成而浇灌，则为沐浴之法。炼形而生真气，则为还丹之法。海蟾子曰：两曜殿成七宝铸，一渠流传八琼浆。此玉液还丹也。纯阳子曰：水火都来相间作，卦候飞成地天泰。一升一沉阳炼阴，阴尽方知此理深。此水火既济也。逍遥子曰：法水能朝有秘关，逍遥日夜遭循环。此法水治病者也。三火者何也？膀胱者民火也，肾者臣火也，心者君火也。无知者为物所扰，至于怒且忧者，则为无明之火矣。若降而下焚丹田，至诚守之，一意不散，其名曰烧丹。其火升之上起，复过于三关，其名曰河车。其升之前起，上过于重楼，其名曰炼形。其前后俱起，遍满四大，其名曰焚身。焚身者，入于

静室，散发披衣，闭目冥心，正坐握固，叩齿集神，升身起火，微以留息，少入退出，默想如脐之下有火轮焉，其大如斗，须臾火起，吾身为之轮盖，以罩其身。于是阴邪不敢近矣。行此者，须嗜欲久绝，丹元坚固而后也可。此吾之真水火者也。纯阳子曰：因看崔公入药镜，令人心地转分明。阳龙言向离中出，阴虎还于坎上生。二物会时为道本，五方行尽得丹名。修真上士如知此，定跨赤龙归玉京。药镜曰：肾之中生气，气之中暗藏真一之水，是为阴虎生于坎者也。心之中生液，液之中暗藏正阳之气，是为阳龙生于离者也。故龙者非肝也，虎者非肺也。然孰能达交会之时，悟采取之法乎？肾之气传于肝气，肝气乃生矣。于是肾之余阴以入于脾，其气过脾则为纯阳。其气之中有真一之水，以至于心积气生液，如悬珠垂露，还于下田，不复随洩水以传于膀胱。夫能用火之候无差焉，可以炼而为一气，气中生气，以肾气合于心气，是为虎交于龙者也。及夫下火，加減有时，抽添有数，以心气合于肾气，是为龙交于虎者也。若夫下关透矣，起于尾闾，左升者为龙，右起者为虎。其气从夹脊双关至于分道领，则阳龙之气入于内院，阴虎之气入于天池，左旋右盘三十有六数，于是真水下降，如甘露之入心。是为龙交于上宫，不必于心肾有上交下合之别也。胎全而真气生，则防其太过，必济之以水，斯有玉液金液之还丹矣。其久也，行于经络而变阳酥焉，凝于中府而积白雪焉。防其太过，必举之以火，斯有炼质焚身矣。还丹之时，阴虎单行，不必交于龙也。焚身之时，阳龙独举，不必交于虎也。三百日内丹成，可与天地齐矣。此吾所谓真龙虎者也。广成子曰：天地升降之宜，日月往来之数，而为内丹焉。黄帝行之，久而无功，盖其根元不固矣。乃于崆峒之山，配合金石而为外丹焉。内丹者，真药也；外丹者，治疾而已。内丹之始，本乎二气交者也，其凝结在于丹田，变精为汞，汞变为砂，砂变为丹。于是真气自生，以气炼气，气合神聚，神聚而道成矣。岂外丹之可比乎？故吾之丹者，龙交虎合，结为玄珠，火候无差，而成大药者也。广成子以朱砂炼乎九转而为神丹，陈七子以七宝丹砂炼之九转而为灵丹，刘安以童便炼之七转而为还丹，此外丹也。然必内事兼修，内外俱成，若夫独用外药，则气弱神衰，不能留天地之秀气，返为害矣。此吾所谓真丹药者也。人之初也，先生其肾，次生其心。肾者北方壬癸之水，在五金而为铅者也。心者南方丙丁之火，在八石而为砂者也。于银之中以取铅，如肾气之中暗藏真一之水者乎。于砂之中以取汞，如心气之中暗藏正阳之气者乎。二者合则为丹矣。故肾中生气，气中生水，以肾水合于心，肾之上使正阳之气凝结于黄庭，是乃真铅也。肾气合于心气，积气生液，结为玄珠，还于下丹田，此汞也。丹既就矣，真气升矣，肾之气入于顶，而真水降焉。一升一沉于十有二楼之前，斯既济之道也。既济一过，而还于下丹田，是乃真汞也。此吾所谓真铅汞者也。肾，水也，水中生气，其名曰真火焉。气之中暗藏真一之水，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者也。心，火也，火中生液，其名曰真水焉。液之中暗藏正阳之气，盖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者也。三花者，三阳也。肾气者，阴中之阳也。丹中真气者，真阳中之阳也。心液之气者，阳中之阳也。道之要，其在乎阴尽而纯阳乎。圣胎诀曰：当降心火于下田，外境不入，狂虑泯绝，一气聚于气海，肾气不能上升，则其息渐少矣。纵出之，亦悠然而减焉。故胎息者，自然也。善乎，达磨之言曰：人之气日有走失，莫若内观诸世界，游于身之天官，超于清虚之妙境，贵乎无漏而已。故一念不生，一意不动，无毫发走失者，是乃真胎息也。扁鹊论灵枢曰：冬至之后，铅积之一分，状如戏蕊，以镇于丹田。其法以鼻引清气，闭口不出，以定息二十有四数为火一两，四旬有五日其火进乎十有六两，于是炼就阳胎焉。夏至之后，汞积之三分，状如抱卵，以镇于绛宫。亦以鼻引清气，闭口不出，以定息二十有四数为火一两，四旬有五日其火进乎十有六两，于是炼阴息焉。投阴息子阳胎以生真气，真气以生元神，神形合而为一，则与天地齐年矣。离而为二，则身外有身，返乎三岛十洲之上矣。葛洪论胎息曰：不达胎息之妙，纵能闭之少时，随即出矣，喘息不已。非止不能留所闭之息，而又元气虚损，反为所来阳气夺之。若夫气急未急之前，而升身焉，可以停留少时矣，勿使太急。急则先以鼻引气（一口也），续以新取之气，挽

出旧闭急者之余气焉，故得夺住其气。其能积之，则形神爽清，百疾去矣。然曲留强住，非出自然，所以为胎息之下者也。彼有咽气以救饥渴，行气以壮饥肤，收气以补下丹，养气以返童颜，运气以益血脉，未若胎息之补气者也。定乎百息，关通而疾除矣。定乎千息，则气血不交，而阴阳自合矣。定乎万息，则气住神藏，道斯成矣。此吾所谓真阴阳者也。昔有以冬至之后阳生，及春分之后，余寒入于肠胃，成伤寒之疾，则居静室，盘膝正坐，闭目冥心，定息住气，以左右手叠之，兜其外肾，倒身向前若跪礼二十三十过，则汗出而寒散矣。昔有下元冷虚而梦泄漏，则于日落之后，静坐幽室，以手兜其外肾，以手搓脐之下各八十有一，左右挽手为之者九过，则丹田暖而真气盈矣。昔有幽居静坐，绝念忘言，下其心之火，闭目存想如火轮焉，炎炎积日，则气海坚固而美颜色矣，诸秽尽下而胜寒暑矣。昔有过乎饮食，注满于胸臆，或寒热凝滞，或痛结壅塞，则静坐以鼻引其清气，口闭不开，多入少出，以攻其病，太紧则放焉，三五过则疾除矣。昔有以心之上为阳而阴不能至，以肾之下为阴而阳不能及也，故涌泉之上气升而不降，血住而不升，于是阴凝而阳散，有足膝沉重之患。则高举左右足，使气倒行，流于涌泉，逆溯于丹田，则足轻而疾少矣。昔有四支五脏凝滞壅塞，则静坐澄心，闭目绝念，运心气以攻所病，闭息少时，其攻必胜矣。此皆法也，未若一阴一阳之道也。知夫一日之间，丑之末、亥之初，则为阳合阴焉；辰之末、巳之初，则为阳交阳焉；未之末、申之初，则为阴合阳焉；戌之末、亥之初，则为阴交阴焉。知此者，道何远乎？此吾所谓炼法入道者也。形者气之舍也，气者形之主也，故炼形非真气不可也。彭真人曰：子之前炼乾，午之后炼坤。自寅至于午，乃升身静坐，瞑目忘言，鼻之息迟迟焉，密想心宫如夫妇之仪，久则长生矣。元真人（名肪）曰：自辰而起，不语，而以其舌搅于上腭下腭恶浊之津咽之。既已，乃呵出心中所积喜怒哀乐之气。于是真气上升，寄留于面目，以手搓之。至午未之间，气盛神昏，侧卧闭口而寐，可以延年，可以留形。此知交合时候矣，而未知采取之法者也。夫自子至午者，气生之时也，可以用聚气还丹焉。子之时肾气生，卯之时肝气生，至于午之时则肾气交乎心气，积气生液，还于丹田，是为玄珠，长生之药也。何以使不走失乎？当夫辰巳之间，静坐幽室，神识内守，满口含津，勿咽勿吐，鼻之息少入迟出，绵绵若存，自然二气相交，凝结如露，百日药力全矣，二百日圣胎坚矣，三百日胎仙全而真气生矣。气中有气，可以炼气而成神焉。斯采气之法也。自午而至乎子者，气散之时也，可以用收气炼丹焉。二十四息为火一两，夏至之后以巽之卦，天雷之运二十有五度，行之炼真汞为阴胎矣。冬至之后以乾之卦，灵符之运二十有五度，行之炼真铅而为阳息矣。阳息投于阴胎，于是变金丹者也。广成子教黄帝曰：自辰至于暮，静坐忘念，神识内守，一意不散，降心之火于丹田，存脐之下，如净瓶焉。其中有珠，状如弹丸，用炎炎之火昼夜锻之，至于胎成息住，自然不饥不渴，无寒无暑，可以留形长生。斯进火得时而已，非聚气之法也。戌之末、亥之初，气随真液还丹之际，阴交于阴，其气欲散，当居静室，其息不必闭焉，少入迟出可矣。心之火下降于丹田，吾则肾气升而不停，心火降而不住，则轻胁其腹。于是丹田自热，可以炼日之中所得之药。始之百日用乾之卦，次之百日自兑而至于乾，次之百日自坤而至于乾。乾坤相见，火候无差，加减抽添皆合其宜，须肘之后飞金晶焉。故古先上圣子离采药，于乾进火，三百日而内丹成矣。此吾所谓炼形化气者也。以气炼其形，则其形化气而体骨轻健，入水不溺，入火不热矣。故以神炼气，炼气成神，不在乎阳交阴会，而在乎抽铅添汞，消二八之阴，换骨炼形，长九三之阳者也。故三百日胎仙全而真气生，不可再采药矣。惟肘后飞金晶，自肾之后尾闾升之至于夹脊，自夹脊双关升之至于上宫，不止于肾气补脑，盖午后降真火以炼丹，致阴尽阳纯者也。如是于子之时，肾气方生，正坐于静室，清心闭目而敛身，则肾之气自聚矣。微升其身，偃胸直腰，先至于夹脊，次至于上宫，自子而至于辰巳，定乎百息，一撞三关。复积心之真火，锻炼于下元之内丹，于是阴固而阳凝矣。气中有气，前升入于顶，后起入于脑，前后俱起，升身勿动，以焚其身而逐阴鬼焉。故一烧而增一气，十烧而增一神，百烧而

延万年，千烧而出尘世矣。古先上圣恐火之太过，则有浇灌之法。始之采药者，玉液还丹者也。次之肘后金晶入脑，自上田入于下田者，双收二夹，虚咽纳气，金液还丹者也。丹既就而真气生，则以真气炼其五脏之气，惟一小运应日，闭息炼气，甲乙则炼肝，丙丁则炼心，戊己则炼脾，庚辛则炼肺，壬癸则炼肾（其详具灵宝篇中）。十日一炼，遍于五脏。二百有五十日，各炼二十有五数，则真气自聚矣。于是开河车，以五彩之物，笙簧车旗，各分其方，上朝于帝阙，入于天宫。或邪魔为梗焉，披衣静室，闭目冥心，升身正坐，则三昧之真火自起，而魔散其形，常若腾飞，可以用调神出壳之法焉。此吾所谓炼气成神者也。气满功盈，五气朝于元，三花聚于顶，血凝气聚，万神朝真，在于上宫，其所见富贵华盛，犹吾身尔。夫能超脱内院，因循不出，是为困于昏衢者也。出壳之法，吾得三焉。海蟾子曰：阳神欲出，方在上宫，而静室孤坐，如鹤出天门，龙升旧穴，猛撞天门而去。正阳子曰：静坐内观，如登七级宝台，自下而上。其级尽，闭目下跳，如梦中方寐，身外有身，勿得远游，亟还其躯，入而不出，与天地齐矣。出而不入，与俗同矣。纯阳子曰：如正阳子之法，内观紫河之车，般神入于天宫，留恋而不能超出，故起真火于其中而化火龙，跃出于昏衢，乃弃壳之妙者也。定之中出其阴神而不能返，其名曰尸解，非道也。此吾所谓炼神合道者也。功成神迁，已弃其壳，尚须积行于世，俟其行满功成，然后受紫诏天书而居洞天。此吾所谓炼道入圣者也。

道枢卷之三十九

传道上篇（挟开玄关，道无余蕴。窃窃冥冥，大哉乎问）

吕子学道，更七十余师而后遇子钟离子。常问于子钟离子曰：人之生也，奚得安而不病，壮而不老，生而不死乎？子钟离子曰：二气（阴阳也）合而为人。方其胞胎乎太初之后，而有太质，阴承阳以生气，从胎以化，三十旬而其形具，灵光入焉，始出于胎矣。自太素之后，乃有升降，黄芽长焉。五百旬其气足矣，数盈于八十有一（又云八百一十丈也）。方年十有五也，阴之中其阳半焉，譬夫初日之光。昧者不知自爱，丧其元阳，以至殒落，其犹日之昃欤。夫欲如子之言，其亦入中取仙，仙中取天乎。吕子曰：仙一也，何云取天乎？子钟离子曰：纯乎阴者之谓鬼，纯乎阳者之谓仙，阴阳杂焉之谓人。惟入也，可以鬼，可以仙。仙非一也，其等有五，其法有三。五等：一曰鬼之仙，二曰人之仙，三曰地之仙，四曰神之仙，五曰天之仙。三法：一曰小乘，二曰中乘，三曰大乘。吕子曰：鬼之仙何谓也？致之有道乎？子钟离子曰：不达大道，而求速成，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神识内守，一气不散，定中以出阴神，斯鬼之精灵者也。超乎阴中，而神像不明，无所归止，惟投于入之胎而就舍焉。吕子曰：入之仙何谓也？致之有道乎？子钟离子曰：于道有法，或得其一。绝五味者，不知有二气。忘七情者，不知有十戒。嗽咽者鄙吐纳，采补者消清静。即物以夺天地之气者，不知辟谷存想。以取日月之精者，不知按蹻。固息者不知自然。笃志为之，四时之序不能变也，五行之气失其交合也，虽曰固形质，远八邪，第得以除死尔。吕子曰：地之仙何谓也？致之有道乎？子钟离子曰：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之中用年焉，年之中用月焉，月之中用日焉，日之中用时焉，时之中用刻焉。于是辨龙虎，达坎离，知水源之清浊，分气候之早晏，收真一而察二仪，列三才而别四象，审六运而定六气，聚七宝而序八卦，行九州而反五行（反者，颠倒也）。气传乎子母，液行乎夫妇，反复以焚三田而为丹田，镇下田可以炼形而长生尔。吕子曰：神之仙何谓也？致之有道乎？子钟离子曰：吾所谓地之仙者，诚能用其功不已焉，使三关百节属属相连，抽增乎铅汞则金晶炼于九天（九天顶也），玉液还丹至矣。于以炼形成气，则五气朝元，三阳萃于元宫，阴尽而纯乎阳矣。吕子曰：天之仙何谓也？致之有道乎？子钟离子曰：行于道有功矣，施于人有行矣，

于是返乎洞天，进乎三官（上曰天官，中曰地官，下曰水官）。于天地又有大功矣，于古今又有大行矣，历洞天者三十有六，跻阳天者八十有一，然后升而登乎三清焉。吕子于是竦然而请曰：鬼之仙不可求也，天之仙不敢冀也。外是二者，其道可得闻乎？子钟离子曰：人之仙其等有三，太上引年益寿，其次安而引年，其下安而无疾，皆小乘也。地之仙其等有三，太上极阳轻身，腾举自如；其次炼形久视，至于千岁；其下引年益寿，皆中乘也。神之仙其等有三，太上超凡入圣，而归三岛；其次炼神合道，出入自然；其下炼形成气，亘古长存，皆大乘也。吕子曰：稽诸古今，养命之士多求而不获，何也？子钟离子曰：法不契于道尔。多闻强识，自出于旁门小法。仙乎仙乎，岂多闻强识云乎哉。吕子曰：敢问大道之真。子钟离子曰：是无形也，无名也，莫可知也，莫可行也。吕子曰：上始学道，次有道，次闻道，终于道成。而曰不可知，不可行，得无隐乎尔？子钟离子曰：吾非有隐也。士闻大道而无信心，有信心而无苦志，是以难知难行也。夫旁门小法，其别三十。曰斋戒，曰辟谷，曰炼气，曰漱咽，曰绝内，曰断味，曰禅定，曰玄默（不语也），曰存想，曰采阴，曰服气，曰持净，曰息心，曰去累，曰开顶，曰缩龟，曰绝迹，曰洛诵（看读也），曰烧炼，曰固息，曰按跷，曰吐纳，曰采补，曰博施，曰解祠，曰赈乏，曰栖山，曰适性，曰不动，曰受持。夫如是者，伐疾可也，养性可也。以津为药，何以造化？以气为丹，何以淳峙？肝为龙，肺为虎，何以交合？坎为铅，离为汞，何以抽增？而乃四时溉之以求黄芽之长，是不知五行之根蒂，三才之造化，去大道远矣。吕子曰：大道如何？子钟离子曰：真源判矣，大朴散矣，道生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一者体也，二者用也，三者造化也。孰为体用，阴阳是也。孰为造化，交合是也。道生二气，二气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万物。人者，万物之灵，能尽性而齐天地者也。吕子曰：此何道欤？子钟离子曰：大道判而有形，形而后有数。天得乾道，以一为体，所用者阳也；地得坤道，以二为体，所用者阴也。阳主乎升，阴主乎降，且互交焉。何也？天积气也，地积水也。天以乾索于坤，一索而为长男曰震，再索而为中男曰坎，三索而为少男曰艮，此天交于地而生三阳者也。地以坤索于乾，一索而为长女曰巽，再索而为中女曰离，三索而为少女曰兑，此地交于天而生三阴者也。于是三阳交于三阴而万物生，三阴交于三阳而万物成，故乾坤相索而生六气焉，六气交合而分五行焉，五行交合而生成万物焉。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终，其阳复升。阳中藏阴，上还于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终，其阴复降，阴中藏阳，下还于地，阳中之藏阴也。其阴不消，是谓真阴，其至于天，因阳而生焉。所以阴自天降，故曰阴中能无阳乎，阴中之藏阳也。其阳不灭，是谓真阳。其至于地，因阴而发焉。所以阳自地升，故曰阳中能无阴乎。阴阳也，周而复始，亘古长存者，其交合不失于道也。吕子曰：以真气投于真水，心之火与肾之水相交，而在人者何如哉？子钟离子曰：父与母会时，阳先进，阴后生，胞胎成焉，犹乾坤之三索也。故吾真气阳也，藏于水而主升。真水阴也，藏于气而主降。阳随水下行，是乾索于坤，自上而下者也。上而震为肝，中而坎为肾，下而艮为膀胱。阴随气上行，是坤索于乾，自下而上者也。下而巽为胆，中而离为心，上而兑为肺。元阳在于肾而生真气者也，真气朝于心肺，生真液者也。上下往复而不亏焉，可以修龄矣。若夫时候无忒，抽增有度，可以长生矣。行之不倦，则其气盛，其魂无阴，其阳壮，其魄有气。升降如天地，盛衰如日月，可以入圣矣。吕子曰：日月躔度交合于人者，可得闻乎？子钟离子曰：玄黄之萌天地，其如卵焉。六合处中，其如鞠焉（球也）。日月运行于天之上，地之下，其如轮焉。日月者，阴阳之精也，默纪天地交合之度者欤。夫日者，寅出于东，戡纳于西，而昼夜分焉。冬而南至，夏而北至，而寒暑定焉。月者载魄于西，受魂于东，光照于夕，魂藏于旦。其始也魄生魂，状如弓焉。夕之初，其光烛于西。其次也，魂加半焉，是谓上弦。夕之初，其光烛于南。其次也，魂盈矣，与日相望。夕之初，其光烛于东。其次也，魂生魄，状如阙镜焉。旦之初，其魂藏于西。其次也，魄加半焉。是谓下弦。旦之初，其魂藏于南。其次也，魄盈矣，与日相背。旦之初，其魂藏于东，于是魂生魄，魄生魂，进退有时，合于乾坤之期与数焉。夫日之南至也，日出

于辰之端，纳于申之杪，各五十分焉。过于此，则其出也，其纳也，自南而北。及乎北至也，日出于寅之杪，纳于戌之端，各五十分焉。过于此，则其出也，其纳也，自北而南。又复乎南至矣。夏之日，冬之夕也。冬之夕，夏之日也。南至之月，其出自北而南，比乎夏之日也。北至之月，其出自南而北，比乎冬之夕也。此其往来为寒暑之序者欤。吕子曰：寓于天者，岩知之矣。寓于人者，未之知也。子钟离子曰：天地之机在乎阴阳之升降，窃比我于日月焉。则月受日之魂，以阳变阴，阴尽阳纯，如日之辉。吾气也，能炼而成神，是亦返乎纯阳者也。吕子曰：天地阴阳升降之理，日月精华交合之度，二者何先？子钟离子曰：明乎阴阳之升降，使水火（真水真火）合于一焉，以镇丹田（大药也），可以齐天地矣。其欲轻举欤，则法日月之交会，以阳炼阴，使阴不生焉；以气养神，使神不散焉。然后五气朝元，三花聚顶矣。是盖有时焉。阴阳之升降，岁以交合者也。日月之往来，月一交合者也。人之气液，昼夜一交合者也。于是时又有四等焉。百岁者，人之常也。自一而至三十者，少壮之时也。六十者，长大之时也。九十者，老耄之时也。百而至于百有二十者，衰落之时也。是谓身中之时焉。十有二辰者一日也，五日者一候也，三候者一气也，三气者一节也，二节者一时也。时属于春，阴之中其阳半焉，其气变寒为温。时属于夏，阳之中有阳焉，其气变温为热。时属于秋，阳之中其阴半焉，其气变热为凉。时属于冬，阴之中有阴焉，其气变凉为寒。是谓年中之时焉。月有三旬，其辰三百有六十，其刻三千，其分十有八万。自朔旦至于上弦，阴之中其阳半焉。自上弦至于既望，阳之中有阳焉。自既望至于下弦，阳之中其阴半焉。自下弦至于晦，阴之中有阴焉。是谓月中之时焉。六十分者一刻也，八刻有二十分者一时也。时之半是为一卦，言其卦以定八方焉。论其正以分四位焉，自子而至于卯，阴之中其阳半，以太阴起少阳焉。自卯而至于午，阳之中有阳，纯以少阳而起太阳焉。自午而至于酉，阳之中其阴半，以太阳而起少阴焉。自酉而至于子，阴之中有阴，纯以少阴而起太阴焉。是谓日中之时焉。嗟夫，难得而易失者，身中之时也；其去疾，其来徐者，年中之月也；迅如电光石火者，日中之辰也。夫吾年之壮也，根元固而易为功，千日可以大成矣。年之中也，先圆补之而后至焉。及其耄也，救护之，辅益之，积小成以至中成，积中成以至还童而止尔。夫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日南至之后，地中之阳升焉。凡一气，旬有五日，上进于七千里。其旬十有八，其升者至于天，太极而阴生矣。日北至之后，天中之阴降焉。凡一气，旬有五日，下进于七千里。其旬十有八，其降者至于地，太极而阳生矣。盖如循环焉。日月之围，各八百有四十里。既旦之后，六之中起九焉。一之日其时十有二，魄中之魂进于七千里，旬有五日则其时一百有八十，魄中之魂进乎八百有四十里。既望之后，九之中起六焉，一之中其时十有二，魂中之魄进于七十里，旬有五日则其时一百有八十，魂中之魄进于八百有四十里。亦如循环焉。人之心也肾也，其相去八寸有四分，阴阳升降与天地同，气液相生（气中生液，液中生气）与日月同。然天地也，日月也，年之后有年焉，月之后有月焉。人也不究交合之时，损不知补，益不知收，阴交而不知养阳，阳交而不知炼阴，月无损益，日无行持，而吾之年之月，则有限焉。吕子竦然曰：岩愿闻修炼之法，行持之时。子钟离子曰：五脏之气，月有盛衰焉，日有进退焉，时有交合焉。运行五度，气传六候，精炼而后真气生，气炼而后阳神合，神炼而后大道契矣。吕子曰：五脏之气（金木水火土也），五行之位（东西南北中也），其生成有道乎？交合有时乎？采取有法乎？子钟离子曰：天地分而五帝列焉，东曰青帝，其行春令，起阳于阴中而万物生焉。南曰赤帝，其行夏令，升阳于阳中而万物长焉。西曰白帝，其行秋令，起阴于阳中而万物成焉。北曰黑帝，其行冬令，进阴于阴中而万物殒焉。四时各旬有八日。中央黄帝主之，春以助乎发生，夏以接乎长育，秋以资乎结立，冬以制乎严凜。五帝分治，各七旬有二日，于是三百有六十日而岁功毕矣。青帝之子甲乙，其位在东，其德在木。赤帝之子丙丁，其位在南，其德在火。黄帝之子戊己，其位在中央，其德在土。白帝之子庚辛，其位在西，其德在金。黑帝之子壬癸，其位在北，其德在水。及其交也，见于时而为象

者，木青龙也，火朱雀也，土勾陈也，金白虎也，水玄武也。见于时而生物者，乙合于庚，春有榆焉，其色青而白，不失乎金木者也。辛合于丙，秋有枣焉，其色白而赤，不失乎金火者也。己合于甲，夏之杪，秋之端，有瓜焉，其色青而黄，不失乎土木者也。丁合于壬，夏有椹焉，其色赤而黑，不失乎水火者也。癸合于戊，冬有橘焉，其色黑而黄，不失乎水土者也。以类推之，可胜概欤。吕子曰：在于时者知之矣，在于人者未之知也。子钟离子曰：人也圆颅方趾，天地之象具焉。阴升阳降，天地之机藏焉。肾水也，心火也，肝木也，肺金也，脾土也，有生成之道焉。生者谓之母，受生者谓之子。于是复有刚克之道焉（生谓五行相生，克谓五行相克），克者谓之夫，受克者谓之妇。其气之生也，孰自哉？肾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肺生肾也。其气之克也，孰自哉？肾克心，心克肺，肺克肝，肝克脾，脾克肾也。故口肾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妇，肺之子也。肝者脾之夫，心之母，肺之妇，肾之子也。心者肺之夫，脾之母，肾之妇，肝之子也。肺者肝之夫，肾之母，心之妇，脾之子也。脾者肾之夫，肺之母，肝之妇，心之子也。心见乎内为脉，见乎外为色，口舌者其门户欤，受肾之制伏而役用于肺，夫妇然也；得肝则盛，见脾则衰，子母然也。肾见乎内为骨，见乎外为发，耳者其门户欤，受脾之制伏而役用于心，夫妇然也；得肺则盛，见肝则衰，子母然也。肝见乎内为筋，见乎外为爪，目者其门户欤，受肺之制伏而役用于脾，夫妇然也；得肾则盛，见心则衰，子母然也。肺见乎内为肤，见乎外为毛，鼻者其门户欤，受心之制伏而役用于肝，夫妇然也；得脾则盛，见肾则衰，子母然也。脾见乎内为藏，见乎外为肉，唇齿者其门户欤，呼吸以定往来，受肝之制伏而役用于肾，夫妇然也；得心则盛，见肺则衰，子母然也。吕子曰：心火也，何以得下行欤？肾水也，何以得上升欤？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则盛，安得不克于水欤？肺金也，金在上而下接火则损，安得有生于水欤？生者远，克者近，为之奈何？子钟离子曰：五行之归于源也，以气引元阳而升举焉，于是乎生真水矣。真水造化而后生真气，真气造化而后生阳神。始于五行定位，有一夫一妇焉。肾水也，其中有金，吾之起功当识焉（金本生水，故曰水中金）。水恶土者也，吾之采药须土归水焉。龙者肝之象也，虎者肺之神也，阳龙出于离，阴虎生于坎，五行之位颠倒，则阴阳之气传子母矣。时自子而至于午者，阳中生阳，五行颠倒则液行乎夫妇矣。自午而至于子者，阴中炼阳，阳不得阴不成，其极也无阴，斯不死矣。阴不得阳不生，其极也阴绝，斯寿矣。吕子曰：五行者，何以本乎阴阳之气欤？子钟离子曰：人之始造形也，于是肾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肠，小肠生大肠，大肠生胆，胆生胃，胃生膀胱，此阴之精血也。元阳之始萌，则在二肾。肾，水也，其中有火，升而斯为气，以朝于心。心，阳也，以阳合阳，故太极生阴焉。由是积气生液，液自心降而还于肾。肝者心之母，肾之子也，传导肾之气而至于心。肺者心之妇，肾之母，传导心之液而至于肾。气也，液也，其升降如天地阴阳焉。肝也，肺也，其传导如日月往复焉。五行者，名之数也，论其交合生成，惟元阳一气为本欤。气生液，液生气，于是知肾为气之根，心为液之源也。灵根既固，则恍惚之中其气生真水矣。心源既清，则杳冥之中其液生真火矣。火中识龙，水中识虎，二者交而黄芽茂矣。

道枢卷之四十

传道中篇

吕子曰：黄芽何谓也？子钟离子曰：龙虎是也。龙非肝也，离宫真水者也；虎非肺也，坎位真火者也。吕子曰：水火何谓也？子钟离子曰：吾身之水十有八（四海也，五湖也，九江也，三岛也，华池也，瑶池也，凤池也，天池也，玉池也，昆池也，元潭也，阊苑也，神水也，金波也，琼液也，玉泉也，阳酥也，白雪也），吾身之火有三（君火也，臣火也，民火也）。

三者，以元阳为本者也，于是乎生真气。真气者，聚则安，弱则疾，散则死。吕子曰：蕞尔元阳而举三火，三火起于群水众阴之域，其散易，其炽难，奈何？子钟离子曰：心者血之海，肾者气之海，泥丸者髓之海，胃者水谷之海，此吾之四海也。五脏各有其液，其位五方（东西南北中也），此吾之五湖也。小肠其长二丈有四尺，上下九曲，此吾之九江也。大肠其下则吾之元潭也。顶曰上岛，心曰中岛，肾曰下岛，三岛者，吾之阆苑也。黄庭之下有华池焉，丹阙之前有瑶池焉。接玉京者有昆池焉，冲内院者有天池焉。心肺之间有凤池焉，唇齿之内有玉池焉。神泉生于气中，金液降于天上。赤龙所止，于是有琼液、玉泉焉。凡胎既变，于是有白雪、阳酥焉。吾尝溉灌以沃其炎，盖亦有时矣。太上曰玉液，其次曰金液，皆可以还丹者也。抽之增之，以应沐浴，盖亦有度矣。太上曰中田，其次曰下田，皆可以炼形者也。玉蕊金葩，其变白黄；醍醐甘露，其炼芬烈；此水之效也。民火升而助乎肾之气，以生真水；臣火升而交于心之液，以生真气。小用焉，魔可降、疾可已矣；大用焉，质可炼、丹可成矣。用周天以焚其身，勒阳关以还其元，别九州之势以养阳神，燎三彭之累以除阴鬼，上行以通三关，下运以消七魄，炼形成气则宾天矣，炼气成神则而蜕矣。此火之效也。吕子曰：夫少胜多弱，致强有方乎？子钟离子曰：二八之阴消九三之阳，是而后金丹成矣，七返九还而后胎仙化矣。真气在于心，心者液之源也。元阳在乎肾，肾者气之渊也。膀胱者民火也，津液之府也。肾不止于民火不能为用矣，何也？心肾相去八寸有四分，天地之位也。气液太极相生者，阴阳之交也。一日十有二时者，一岁之数也。心之液非自生也，因肺之液降于心，其液行焉，自上而下，归于下田，命之曰妇还夫宫。肾之气非自生也，因膀胱之气升，而肾之气行，自下而上，以朝中元，命之曰夫还妇室。肝之气导行肾之气，自下而上，以至心者，火也。二气相交，薰蒸于肺。肺之液下降，自心而来，故曰心生液。夫生于心而不散，是谓之真水，肺之液传送心之液，自上而下，以至于肾者，水也。二水相交，浸润于膀胱，其气上升，自肾而息，故曰肾生气。气生于肾而不消，是谓之真火。真火出乎水，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视之不可见。取之不可得也。真水出于火，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见之不能留，留之不能止也。火中之物龙也，水中之精虎也，是之谓大药者耶。吕子曰：心之火生液，故龙隐于水而不在于肝，其出于离。肾之水生气，故虎藏于火而不在于肺，其生于坎。何也？子钟离子曰：龙，阳物也，在物为木，在人为肝。虎，阴物也，在物为金，在人为肺。肝，阳也，而在阴位，所以肾之气传肝之气，以水生木者也。肾之气足而肝之气生，其气既生，以绝肾之余阴，而纯阳之气上升。大肺，阴也，而在阳位，所以心之液传肺之液，以火克金者也。心之液而脾之液生，其液既生，以绝心之余阳，而纯阴之液下降矣。夫以肝为阳，能绝肾之余阴，是知气过于肝斯为纯阳。其中藏乎真一之水而无形，名曰阳龙焉。夫以肺为阴，能绝心之余阳，是知液至于肺，斯为纯阴。其中负正阳之气而不见，名曰阴虎焉。气升液降，何以交乎？真一之水，见液斯合矣；正阳之气，见气斯聚矣。方以类，物以群者乎。夫传行之时，以法制之，使肾之气不逸而于其气中收真一之水，心之液不散而于其液中取正阳之气，二者相逢，日得如黍米焉。百日而药力全矣，二百日而圣胎坚矣，三百日而胎仙圆矣。吕子曰：气之生也，其液亦降矣，吾真一之水，得不随而下传五脏乎？液之生也，其气亦升矣，吾正阳之气，得不随而出重楼乎？真水随液下行，则虎不能交龙矣；真阳随气上升，则龙不能交虎矣；如是又安得黄芽欤？子钟离子曰：肾之气其生也，如太阳之出海，雾露不能蔽其光，气壮则真一之水自成矣。心之液其生也，如严天之杀物，嘘呼不能散其寒，液成则正阳之气自盛矣。而强弱未可必也。吕子曰：气液之生各有时矣，夫所谓气盛则水盛，液盛则气盛，夫何盛衰未之保耶？子钟离子曰：肾之气易散而真虎难得者也，心之液难聚而真龙易失者也。吕子曰：愿先生究言之，使学者知大药之方焉。子钟离子曰：疾有三，夫飡卫失其宜，起居违其时，则趋于患，其名曰时疾；不持其精，不顾其神，而冒于情欲，则速于老，其名曰年疾；荣泣卫除，不能自还，则委于死，其名曰身疾。夫时之疾，世皆知疗之矣，顾莫知止老而却死者也。夫

洗肠补肉，换顶续支，古之善医者然也，孰识返童驻形亦有方乎？一曰内丹，二曰外丹。吾闻昔者高上元君传外丹之经，盖言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复之宜。广成子得之以教黄帝，黄帝久而不能成焉。广成子曰：夫心肾之间，有真气真水焉。气也，水也，其中有真阴真阳焉。合而为之，可比金石矣。于是炼于崆峒之山，选于八石而用砂，砂之中取汞焉。选于五金而用铅，铅之中取白金焉。汞，阳龙也；白金，阴虎也。以其心之火，其赫如砂，肾之水其玄如铅，年之火随时以合乾坤之策，月之火损益以顺文武之宜。其炉三成，其成高九寸，外方内圆，取八方之气，应四时之候。斯金鼎也，其藏铅汞如肺焉，其和硫黄如脾焉。三年小成，可以去疾；六年中成，可以延年；九年大成，可以浩劫长存矣。虽然，自古以来，其成者盖罕焉，此无他，或不辨金石之材，或不通火候，或外行不备，则又安得而饵诸？吕子曰：外丹不足以入圣，敢问内丹何如？子钟离子曰：外丹岂可浅哉？夫肾者气之根，根不深则叶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则流不长矣。老而学道，其必资乎五金八石以助气炼形，而后成也。夫欲恃之以宾天，则亦陋矣。子欲知内丹乎？其本出乎心肾者也，其材则龙虎而已尔。故龙虎交而变黄芽矣，黄芽就而分铅汞矣。吕子曰：铅汞外丹也，而此亦云者何也？子钟离子曰：抱天一之宝而为五金之首者，铅也，白金之母也。感太阳之气而为众石之首者，砂也，汞其子也。铅中之白金，难取者也；砂中之汞，易失者也；合斯为至宝矣。此特言其外者也。试言其内，则吾始胎也，寓质于纯阴之宫，阴阳未判，其神藏于中焉。三百日而胎具矣，五千日而气充矣。吾尝察子五行，则其始胎也精与血而已，其先已有水矣。察于五脏，其精其血以之为形，其先已有肾矣。肾水之中，伏藏乎受胎之初，交合之真气隐于肾，此吾之内铅也。肾之中生气，气中有真一之水，其名曰虎，吾内铅之白金也。肾之气传于肝之气，肝之气传于心之气。心之气太极而生液，液中有正阳之气，此吾之内汞也。心之液，吾之内砂也。气中真液之水与液中正阳之气合焉，积而为胎，传于黄庭，进火不差，则胎仙化矣。吕子曰：然则内铅何以取白金乎？内砂何以取汞乎？汞作砂，白金作宝，可得闻乎？子钟离子曰：内铅也者，阴阳之真气，纯粹不杂者也。形既成矣，其气藏乎其肾之左右相对，同升于气，是为元阳之气。气中有水，是为真一之水。水随气升，气止则水止矣，气散则水散矣。二者合焉，是为龙虎交而变黄芽，以成大药矣。故真一之水，内蓄正阳之气，其犹胎哉？其始即阴留阳，其次用阳炼阴，于是气为精，精为汞，汞为珠，珠为砂，砂为金丹，而真气自生，炼之斯成神。其化火龙，出人昏之衢，骖玄鹤以入蓬莱之都矣。吕子曰：以形交形，形合生形；以气合气，气合生气，其数不逾乎三十句，此入所以受用也，而男女别焉。吾丹其何似耶？子钟离子曰：父精先进，母血后行，血包于精而为女，女者内阳外阴，血在外也。母血先进，父精后行，精包于血而为男，男者内阴外阳，精在外也。所谓血者，生于心而无正阳之气；所谓精者，生于肾而有正阳之气焉。汞之本也，合真一之水，入于黄庭。汞以铅之汤烹焉，铅以汞之火炼焉，铅而不汞不能发真一之水，汞而不铅不能变纯阳之气。吕子曰：汞，正阳也，即真一之水为之胎，至于黄庭则龙虎已交合而阴阳两止矣。以铅烹之，得无阴极而损其阳乎？何以云气中生气成大药耶？子钟离子曰：肾之气投于心之气，气极而生液，其中有正阳之气，配合真一之水焉，是名龙虎交合者也。日之所得，其巨如黍，置于黄庭，是名金丹大药者也。黄庭者何也？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肾之南，肝之西，肺之东，上清下浊，其外应四色，其量容二升，其路通八水。既置药于中，而火不进焉，则散而不能止矣；火进焉而药不之采，则阴中之阳不能止，而特发举肾之气以炎乎下元而已尔。故药之采也有时，火之进也有数。先于铅中假气以进火，使大药坚固，以镇乎下田，斯名采补者也。夫能抽其铅，增其汞，则肘后飞金晶矣。铅抽矣，而汞不增，徒还精以补泥丸而已尔。真气不能生，而阳神不能成也。汞增矣，而铅不抽，徒以炼汞而补丹田，益寿可也，然砂不能变而金丹不能成矣。吕子曰：赖气中之水以采药，假铅中之气以进火是已，其所以抽之增之，何理欤？子钟离子曰：金石者外药也，无其情者也。气液者内药也，有其情者也。无其情者犹能施于

物而成宝，寓于人而益寿，况有其情者乎？积日引月，知交合之时，则气中有气，炼气成神矣。大之天地，明之日月，外之金石，内之气液。既抽矣，当知所以增焉；既增矣，当知所以抽焉；兹造化之本也。夫冬至也，阳升于地，地抽其阴，太阴抽而为厥阴，少阳增而为阳明，厥阴抽而为少阴，阳明增而为太阳。不然，则无寒以变温，温所以变热者矣。夏至也，阴降于天，天抽其阳，太阳抽而为阳明，少阴增而为厥阴，阳明抽而为少阳，厥阴增而为太阴。不然，则无热以变凉，凉所以变寒者矣。此天地六气者升降之抽增之之验也。若夫月变日魂，日变月魄，前旬有五日月抽其魄，日增其魂，于是精华满而照下土矣。不然，则无载生以变上弦，上弦以变既望者也。若夫月还阴魄，日收阳精，后旬有五日日抽其魂，月增其魄，光炎谢而阴魄盈矣。不然，则无既望以变下弦，下弦以变晦朔者也。此日月往复九六之变、抽之增之之验也。夫人之铅者，乃自天地之先焉，因太始而后有太质，万物之母也。太质而生太素，斯其体者欤。于是乎为水中之金，斯其用者欤。故曰火中之水，五行之祖，大道之本也。汞之增则铅斯抽矣，非内外也，由下田而入上田者也，斯肘后飞金晶者欤，起河车而走龙虎者欤，还精以补泥丸者欤。铅也既复抽焉，汞也则自中降焉，由中田而归下田者也。始交龙虎而合以变黄芽，五行之颠倒者也。次抽其铅而增其汞，以养胎仙，三田之反覆者也。不如是，龙虎不合而胎仙不化矣。吕子曰：真铅，真汞所以抽焉，所以增焉，愿闻其详。子钟离子曰：汞必用铅而不可用铅，故当抽之而入于上宫焉。元气不传，还精归于泥丸。日所得之汞，阴既尽而阳纯矣，则其变也，精为砂，砂为金，是曰真铅真汞者，吾之真气合而得之者也。金晶下入丹田，升以炼其形，其骨金色矣。及乎真铅升于内府，其体白矣，故曰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还丹炼形，皆金精往复之功也。自前而后，自后而前，焚身合气，皆真气造化之功也。不抽焉，不增焉，能至是乎？吕子曰：上而上，下而下，后而后，前而前，其度何如？子钟离子曰：时可升也，不可降也；时可抽也，不可增也；上下往来而不忒，河车之力也。吕子曰：河车何谓也？子钟离子曰：人之身，其阳少，其阴多，是以水之居其中者为众矣，故吾之车行于水者也。车何载欤？负吾之元阳之气而转焉者也。其行也，或上或下，或后或前，驾馭乎八琼，驱驰乎四海。升天也，则上而入昆仑矣；既济也，则下而奔凤阙矣。运乎元阳，直入于离宫；载乎真气，曲归于寿府。往来九州，巡行三田而不息焉。龙虎既交，则黄婆御焉，入于黄庭。汞铅既分，则金男徙焉，入于金阙，玉泉金液皆载而往集焉。故五行赖以生成，二气赖以交会，顺时而下功，皆此车之用也。夫养阳炼阴，立事无忒者，谁能之乎？乾坤未纯，往来其阴阳者，谁能之乎？宇宙未周，交通其气血者，谁能之乎？自外而内，以旋转天地，纯粹之气，接引吾之元阳者，孰能之乎？自凡而圣，以旋转阴阳真正之气，炼补吾之元神者，孰能之乎？皆是车之运也。吕子曰：是车也，奚为之欤？其运用也，亦有方欤？子钟离子曰：河车者，起于北方正水之中，肾之真气之所生正气者也。方其乾再索于坤而生坎，坎者水也，阴之精也。阳既索于阴矣，则阳返负阴而还位，所过者艮也，震也，巽也。以阳索阴，因阴而取阴焉。运而入于离，承阳而生，斯其载阴而入乎阳者也。坤再索于乾而生离，离者火也，阳之精也。阴既索于阳矣，则阴返抱阳而还位，所过者坤也，兑也，乾也。以阴索阳，因阳而取阳焉。运而入于坎，承阴而生，斯其运阳而入乎阴者也。及采药于九宫之上，既得之矣，于是下入黄庭，抽铅于曲江之下，载（般也）之而上焉，升于内院。夫金玉之液，本乎还丹者也。载之运之，可以炼形，使水上行焉。君民之火本乎炼形者也，载之运之，可以成丹，使火下进焉。斯则五气朝于元，三花萃于顶欤。载之运之，其亦有时焉，有数焉。神聚则魔至矣，载真火以焚其躯则三彭亡焉。药就则海枯矣，运霞浆而沐浴则八水波焉。吕子曰：岩今也游其涯而未涉其源，愿申论之。子钟离子曰：五行颠倒，龙虎交而变黄芽者，此小河车也。三田反复，肘后飞金晶，还精入泥丸，抽铅增汞而成大药者，此大河车也。龙虎交而变黄芽矣，铅汞交而成大药矣，真气生而五气朝中元矣，元阳神全而三神超内院矣，紫金丹成如玄鹤飞矣，白玉汞就如火龙起矣。或出或入而自如，或往或来而无关者，

此紫河车也。是车也，有三成之等（上中下），三成之后又有三焉。火之聚也，心行之，意使之，用以已疾，其名曰使者车。其既济也，自上而下，阴阳正合，水火共处，静而闻雷霆之声，其名曰雷车。至夫心役于境，性牵于情，真阳之气感物而散，自内而外，且不息焉，久而趋于衰，八邪五疫于是运而入于气府，元阳不能御矣，故老而疾，疾而死，其名曰破车。吕子曰：紫河车者何自而行焉？子钟离子曰：始之以配合阴阳，次之以聚散水火，然后采药进火，增汞抽铅，则小河车固当行矣。金晶入于顶，黄庭之药既成矣，于是一撞三关，直超内院，后起前收，上补下炼，则大河车固当行矣。金玉之液，所谓还丹炼形者也。炼形而后炼气，炼气而后炼神，炼神合道乃臻于成，此紫河车也。吕子曰：炼形成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岩未敢问也。敢问何谓还丹者欤？子钟离子曰：丹者，非色也，非味也，其丹田者耶。其别有三，上曰神舍，中曰气府，下曰精穴。精中生气，于是气在乎中丹矣；气中生神，于是神在乎上丹矣；真水真气合而成精，于是精在乎下丹矣。二者孰无之哉？惟其气生于肾而未朝于中元，神藏于心而未超于上院，故精华不能返合，则三丹何所用之？吕子曰：玄中有玄，孰不有命欤？命中无精，非我之气也，其本于始胎之元气乎？无精则无气，非我之神也，其本于始胎之元神乎？故精也，气也，神也，三田之宝也，夫欲常止于三宫，亦必有道欤（上中下也）？子钟离子曰：气生肾之中，其中有真一之水，使水还于下丹，则精养灵根，气自生矣。液生心之中，其中有正阳之气，使气还于中丹，则气养灵源，神自生矣。集灵为神，合神入道，以还上丹而后仙矣。吕子曰：还者既往而有所归者也，其理渊微，岩未究焉。子钟离子曰：子知还丹者乎？有小者，有大者，有七返者，有九转者，有金液者，有玉液者，有以下丹还上丹者，有以上丹还中丹者，有以中丹还下丹者，有以阳还阴者，有以阴还阳者。非徒列其名而已，其亦时不同而功各异也。所云小者，自乎上元者也。下元者，五脏之主，三田之本欤。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顺其时焉，当生而引未生，如子母相爱也。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顺其度焉，当克而补未克，如夫妇相合也。气液转行，周而复始，自子而至于午，阴阳生者也。自卯而至于酉，阴阳停者也。一昼一夜复还下丹，修真者于其中采药进火，而下丹成矣。所云大者，龙虎交而变黄芽，抽铅增汞而成大药，金晶起于玄武之宫，真气升于玉京之下，河车奔于岭，玉液灌于衢，自下田入上田，自上田复下田，后起前来，循环满焉。修真者，于其中起龙虎，飞金晶，养胎仙，而下丹成矣。所云七返者，心之阳还于心者也。肺之阳自心而生，而复还于心，皆不离乎中丹者也。夫九转者何也？五行生成之数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故一三五七九，阳也，其数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阴也，其数三十。而入之身盖具足焉，自肾为之始，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五行生之数，三阳而二阴也。又自肾为之始，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五行成之数，三阴而二阳也。故水为肾，得一与六者也；火为心，得二与七者也；木为肝，得三与八者也；金为肺，得四与九者也；土为脾，得五与十者也；斯五者各有阴阳焉。阴者极于八，盛于二，是以气至于肝而肾之余阴绝矣。气至于心，太极生阴，盖以二在心，八在肝也。阳者尽于九，盛于一，是以液至于肺而心之余阳绝矣。液至于肾，太极生阳，盖以一在肾，九在肺也。吾交龙虎而合焉，采心之正阳之气，此心之七也。七返中元而入于下田，以养胎仙，复还于心，此其七返者也。二八之阴何以消乎？真气生而心无阴，以绝乎二也；大药成而肝无阴，以绝乎八也。肝以纯阳助于心，则肝三之气盛矣。七既还于心以绝肺之液，肺之九转而助于心，则九三之阳长矣，此其九转者也。吕子曰：金液玉液交于三宫，阴阳往复者，何也？子钟离子曰：克先至人以谓肺之液入于下田谓之金液，心之液入于中田谓之玉液，非不善矣，而于玄机未之尽也。夫肺生肾，以金生水者也；肾克心，以水克火者也。金入于水，水入于火，皆何得谓之还丹哉？金液者，肺之液也，其为胞胎，其合龙虎，传送至于黄庭。大药将成，抽之时后飞起其液以入上宫，下还中丹，复自中丹而还下田者也。玉液者，肾之液也，其随元气上升而朝于心，积之为金水，举之盈玉池，散而为琼华，

炼而为白雪，纳之自中田入下田，有药则能沐浴胎仙焉。升之自中田入四支，炼形则能更迁尘骨焉。不升也，不纳也，周而复始者也。阴极生阳，阳中有真一之水，其水随阳上升，是阴还阳者也。阳极生阴，阴中有正阳之气，其气随阴下降，是阳还阴者也。于是补泥丸，炼九天，以下还上者也。既济溉灌，以上还中者也。炼丹进火，以中还下者也。炼质焚形，以下还中者也。五行颠倒，三田返复，至于炼形化气，炼气成神，自下田迁焉至于中田，自中田迁焉至于上田，自上田迁焉出于天门。三迁功成，入于圣流，不复有还矣。

道枢卷之四十一

传道下篇

吕子曰：炼形何谓也？子钟离子曰：神者形之主也，形者神之舍也。形中之精以生气，气以生神者也。液中生气，气中生液，形中之子母也。生木者水也，生火者木也，生土者火也，生金者土也，生水者金也。故气传乎子母，液行乎夫妇，形中之阴阳也。水之化为液，液之化为血，血之化为津，阴得阳而生者也。阴阳爽其宜，则涕也，泪也，涎也，汗也，横出而阴失其生矣。气之化为精，精之化为珠，珠之化为汞，汞之化为砂，阳得阴而成者也。阴阳爽其宜，则疾也，老也，死也，苦也，阳不得成也。故曰阴不得阳不生，阳不得阴不成。彼修阳不修阴，炼形不炼物，何以能长存乎？夫吾之始胎，自阴中而生阴，因形造形，及孕而出。既壮也，六尺之躯皆属阴也，所有元阳者，一黍而已。其大也，可以炼形化气，身外有身者矣。吕子曰：然则形阴也，阴则有体，以有而为无，使形化气而入于圣者，炼之法也。因形留气，以气养形，太上长生久视，其次延年。三百有六十日者一岁也，三万有六千岁者一劫也，三万有六千劫者浩劫也。炼形者可以至浩劫矣，岩愿闻之。子钟离子曰：人之形，其长五尺有五寸，其有不齐者，以寸定尺，五行生成之数也。心之上为九天，肾之下为九地，肾至心八寸有四分，合乎天地者也。心至重楼第一环亦八寸有四分，第一环至顶亦八寸有四分，肾至顶则二尺有五寸二分。吾元气一日一夜盈满者三百有二十度，度凡二尺有五寸二分，为八十有一丈，应纯阳九九之数者也。肾之至顶也，五五纯阳之数也，故元气从呼而出焉。其出也，荣卫皆通矣。天地之正气应乎时，顺乎节，或交或离，丈尺无穷焉。其从吸而入也，经络皆辟矣。故一呼一吸，而三才之真气（天地人也）往来于十二楼。一往一来谓之息，昼夜盖万有三千五百焉，故吾之呼万有三千五百，而吾之元气自中而出矣。吾之吸亦万有三千五百，而天地之正气自外而入矣。根源固而元气实，则其呼其吸可以夺天地之正气。于是以气炼气，散充于身。清者荣也，浊者卫也，皆流通焉。纵者经也，横者络也，皆舒畅焉。寒暑不能害，而永年矣。根源败而精气削，则所吸天地之气浩浩而出，吾之元气九九而损，反为天地夺焉。吕子曰：元气何以得不亡，用以炼其形质乎？天地之正气何以能夺乎？子钟离子曰：欲战胜者，在兵强而已；欲民安者，在国富而已。元气者兵也，在内也可以消形质之阴，在外也可以夺天地之气。身者国也，有象者斯丰足欤，无形者斯坚固欤。万阖俱辟而无一失矣，一驷谬行而有多获矣。或前或后，以炼其质，焚其形。或上或下，以养其阳，消其阴。乾坤之炼有时，气液之锻有日。吾之形也，炼以玉液，则使甲龙以外而白雪充肌矣；炼以金液，则逐雷车以降而金光盈室矣。方其玉液上行，以河车运之于四大，其始于肝受之，则见于目，其光瞭然。次于心受之，则见于口，其液潏然。次于脾受之，则见于肤，若凝脂然。次于肺受之，则见于鼻，天香达而颜壮矣。次于肾受之，再返本元，则见于耳，天音达而发鬢矣。金液不足进也，若夫还丹未还，见于君火，谓之既济。丹既还而复起，敌于真阴，谓之炼质，土克水者也。若金液在土，使黄帝回光，斯合太阴矣，火克金者也。若金液在火，使赤子同炉，斯生紫气矣。火兴于水，是乃阳中消阴欤。变金丹于黄庭之内，炼阳神于五气之中。于是肝

之青气冲矣，肺之白色出矣，心之赤光见矣，肾之黑祥升矣，脾之黄彩应矣。夫然后朝于中元，从于君火，以超内院焉。下元者，阴中之阳也，其阳无阴。中元者，阳中之阳也，其阳无生。黄庭大药者，阴尽阳纯也。三者皆升而聚于神宫，故下元者五液所朝者也，中元者五气所朝者也，上元者三阳所朝者也。吕子曰：何谓朝元者欤？子钟离子曰：混沌判而为天地，天地位而列五方。其方各一帝焉，帝各二子，其一为阳，其一为阴，是曰二帝，相生相成而分五行，五行而后定六气（三阳三阴）。其如人之始胎，精气为一，精气分而生二肾，左为玄，右为牝，玄以升气而上传于肝，牝以纳液而上传于膀胱。玄牝者，其出于无以为有者欤。故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也。自肾而生五脏六腑焉：肝为木，其干甲乙，其位东之青帝者也。心为火，其干丙丁，其位南之赤帝者也。肺为金，其干庚辛，其位西之白帝者也。脾为土，其干戊己，其位中央之黄帝者也。肾为水，其干壬癸，其位北之黑帝者也。故一气运五行，五行运六气。其先之者，阴阳也。阳有阴中之阳，阴有阳中之阴者也。次之者，五行也。有水中之火，火中之水，水中之金，金中之木，木中之火，火中之土者也。在人者，于是交合焉。故二气分而为六气，大道散而为五行。日南至也，一阳生而朝气于天焉，五方之地阳皆生矣，一帝当其行令，而四帝助之。春令行而黑帝不收其令，则寒不能变温矣；赤帝不备其令，则温不能变热矣。日北至也，一阴生而朝气于地焉，五方之天阴皆降矣。一帝当其行令，而四帝助之。秋令行而赤帝不收其令，则热不能变凉矣；黑帝不备其令，则凉不能变寒矣。故推而言之，日月之间，一阳始生而五脏之气朝于中元焉，一阴始生而五脏之液朝于下元焉。于是三阳朝内院（阴中之阳，阳中之阳，阴阳中之阳，谓之三阳），心神返天官，皆所谓朝元者也。虽然，龙虎合而成大药，大药成而生真气。真气既生，则于年之中用月，月之上以定兴衰焉。月之中用日，日之上以数直事焉。日之中用时，时之上以定息数焉。春之月肝强而脾弱，夏之月心强而肺弱，秋之月肺强而肝弱，冬之月肾强而心弱。肾者人之根本也，凡四时之季脾强而肾弱，甲乙在乎肝直事，防焉则脾之气不行矣。戊己在乎脾直事，防焉则肾之气不行矣。庚辛在乎肺直事，防焉则肝之气不行矣。壬癸在乎肾直事，防焉则心之气不行矣。气也，藏也，不能俱强者也，故一气盛则一气衰矣，一脏盛则一脏衰矣，此所以多疾者耶？夫萌于亥，生于寅，强于巳，弱于申，吾心之气也。萌于申，生于亥，强于寅，弱于巳，吾肝之气也。萌于寅，生于巳，强于申，弱于亥，吾肺之气也。萌于巳，生于申，强于亥，弱于寅，吾肾之气也。春随于肝，夏随于心，秋随于肺，冬随于肾，吾脾之气也。不知此者，其所以多疾者耶？日也，月也，时也，三阳既聚，以阳炼阳，使阴不生焉。三阴既聚，以阴炼阴，使阳不散焉。况夫真气既生，以纯阳炼于五脏而不息焉，各出其方之色，一举而至于天池矣。始以肾之无阴，九江无浪矣；次以肝之无阴，八关永杜矣；次以肺之无阴，金火同炉矣；次以脾之无阴，玉户弗辟矣；次以真气上升，四气合而为一，而金液降焉。一杯之水，岂能胜鬯薪之火哉？盖水火为一，以入神宫，定息内观，一意不散，而神识妙矣。寂静之中而闻至乐之音，如寐非寐，而游于虚无之境，是之谓超内院者也。于是阳神方聚而还上丹，炼神以合大道，上通天门，返于其身，则形与天地齐矣。如其蜕焉，则登紫府，覬太微矣。吕子曰：若于是而后知炼形可以久视而已，其能仙者必炼气乎？彼曲士者，无药而胎息焉，强而留之，积其至寒，或发虚阳而为苛疾，盖不知胎仙成而真气生，真气生而胎息矣。胎息以炼气，炼气以成神。若闻炼气者必审年中之月，月中之日，日中之时，端居静处，忘机绝迹。当此之际，或心境未除（妄想也），智识有漏，专志于仙。而心也神也不宁焉，则如之何？子钟离子曰：于未达内观矣，内观则神识自止焉。吕子曰：内观何谓也？子钟离子曰：是所谓坐忘者也。虽然，彼曲士者，交合不知其时，行持不知其法，而望内观以成功焉，故意内成丹，想中取药，鼻搐口咽，欲使日月天地人于气府，譬犹寐而得贖者也。然而天地否隔，久而不通者，其失亦在乎意乱而已尔。今夫善视者志在丹青则不见泰华，善听者志在管弦则不闻雷霆。耳目之用浅矣，况吾之心者，周该六合，而能内观坐忘者耶？内观之始，

如阳升也，其想为男为龙，为火为天，为云为鹤，为日为马，马烟为霞，为车为驾，为葩为气。如阴降也，其想为女为虎，为水为地，为雨为龟，为月为牛，为金为泥，为舟为叶。吾之内观，又岂止于斯而已哉？青龙也，白虎也，朱雀也，玄武也，五岳也，九州也，四海也，三岛也，金男也，玉女也，河车也，重楼也，皆立象于无中，以定神识焉。故鱼之未得则筌不可失矣，兔之未获则蹄不可舍矣。亦不可执于永久，终于斯须焉。夫能至乎念绝想亡，是为真空，始可以朝真矣。盖内观者，开基之始尔，必也日损焉，入于希夷，是亦由吾内观者也。吕子曰：龙虎合而阴阳配焉，其内观也何如哉？子钟离子曰：其想也，九皇真人引绛服之子上升焉，九皇真母引玄衣之女下降焉，见于黄屋之庭，黄裳之姬媒而合偶焉。既已，女下降，子上升，如化离焉。于是姬持一物，状如朱橘，而投于黄屋，贮以精金之器。子者何也？乾索于坤，阳还复其本，以阳负阴而会其所者也。女者何也？坤索于乾，阴还复其本，以阴抱阳而会其所者也。此坎离交而阴阳配者乎。若火之炎炎，其中有玄虎上升焉；水之滔滔，其中有赤龙下降焉。二者战于楼阁之前，木户洞启，其炎淳淳，有王者指顾焉，燎蒸燄天，其上有万丈之涛，火兴而复坠，其炎充于天地。龙虎一蟠一缭而入精金之器，下入黄屋，如真诸柙。此龙虎交合之想也。吕子曰：进火之想何如哉？子钟离子曰：其想也，有器焉如釜如鼎，其别玄黄，其形车轮，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旁立二臣，紫衣而执圭，下有佐史，奉薪而致燎于器。于是有王者衣朱衣，乘赤马，御赤云，自空而来，以下命令焉。其光上炎，穿天而欲出。天关不开，而复下其燎。四周执圭者，乘马者，争使进火焉。于是器中之水，无气而凝矣；水中之珠，无辉而光矣。此进火之想也。吕子曰：止于是乎？子钟离子曰：云雷降焉，燎炎升焉，或雨宝华，祥风庆氛起于清都，仙娥玉女，驷凤骖鸾，来于层霄，奉金盘以进玉露霞浆，下献于王。此金液还丹既济之想也。龙虎引车于其火之中，上冲三关。三关各有卫焉，先之以龙虎突之，次之以大火攻之。及其辟也，以至昆仑，底于天池而止焉。或三鹤冲于三天，或二蝶入于三宫，或五云之表承绛服之子过于天门，或金舆玉辂载王者而超三界。此时后飞金晶大河车之想也。朱衣使者乘传，循行于九州之野，始自冀入兖，自兖入青，自青入徐，自徐入扬，自扬入荆，自荆入梁，自梁入雍，自雍复还于冀。东西南北毕矣，而止于豫，然后循行焉。所召者金玉也，所通者壅滞也。一使传命，九州和通，周而复始，运行不已。或游于五岳，始于常山焉；或航于五湖，始于北沼焉。或天符敕五帝，或五命召五侯。此还丹之想也。及夫珠玉委于地，或雨露于物，或潮汐于川（川之潮也），或阳生发万汇，或火发燄天地，或烟霞冲宇宙。此炼形之想也。鹤去所栖，龙去所蟠，五帝朝矣（朝天也），五云起矣，驷凤而腾寥空矣，寐而游天衢矣，天花堕矣，天乐奏矣，金光烁于宫矣。此朝元之想也。朝元之后，方曰内观。吕子曰：内观何如哉？子钟离子曰：内观者，阴阳变易之法也，无时日也，无法则也。居于静室，夙夜端坐，辨阳之神，逐阴之鬼，此达磨之九年，竺乾之六载，为此道也。不其难哉？始也自上而下，紫河之车运而入于天宫。天宫者，纷华之地也。修真之士，习枯槁而安淡泊，及至是则乐焉，而不知自吾身者也，子是其形留而不能蜕矣。况夫三尸七魄、九虫六贼者，八死则安肆矣，入安则无所止矣。故因意生像，因像生境，使修真之士荡而入于邪，尤可大惧者也。吕子曰：内观以聚阳神，炼神以超内院，上踊而出天门，直超而入圣品。其出其入不缪于往来，其来其往不升于送迎，久视则神与形合，升仙则远游方壶，信乎内观之力也。然何以得不荡而入于邪乎？子钟离子曰：此无他焉，闻道而无苦志，故为物所丧矣。然其魔有十，其难有九。大药未成，则有寒暑；真气未生，则有饥渴；故衣食逼迫，一难也。一家之内必有父兄之长焉，吾欲去而学道，为所拘挛焉，二难也。人因爱而生爱，而后有恩焉，父母取其恩，妇取其爱，相为桎梏焉，三难也。富与贵人之所欲也，欲使弃而趋于寂寞之道，四难也。方少年可以闻道矣，侈而自肆，急于颐生，而夭折加焉，五难也。急于求师而真者难值焉，或以辞取之，或以貌取之，六难也。妄师示以异端，持燭火之光，不知日月之明；眩井蛙之声，不知雷霆之震，七难也。朝行而夕改焉，坐作而立忘焉，悦于

须臾，厌于持久，终于懈怠，八难也。少而求于声利，老而安其私欲，身中丧其年，年中丧其月，月中丧其时，九难也。目悦众华，耳耽六乐，臭味更进，情荡而气淫，六贼魔也。雕墙峻宇，金壁粲列，富魔也。车徒之丽，羽旄之美，怀银黄，曳组绶，贵魔也。如春之和，如日之长，疾风甚雨，大雷以雹，或喜而乐，或悲而泣，一情魔也。家罹其丧，室苦于疾，殍者在于阡，恩爱魔也。堕于烹鼎，坠于危坂，猛鸷所搏，百虫所噬，大盗所攘，患难魔也。十地当阳，三清玉皇，五岳八王，四神七曜，圣贤魔也。干将阖戟，森其成伍，兵魔也。仙嫫玉女，各奏其伎，女乐魔也。美人炫服而丰饰，神授而目招，女色魔也。魔之挠吾者有三焉，一曰见于境（见者卦也），二曰见于寐，三曰见于内观。于其境也而知之，则其志笃矣。于其寐也而知之，则神不惑，意不散矣。于其内观也而知之，籍三昧之火以焚吾形，魔斯歼矣。于是用紫河之车，运其阳神，超内院，返天宫。吕子曰：法有数乎？时有数乎？子钟离子曰：法有十二科，一曰匹配阴阳，二曰聚散水火，三曰交合龙虎，四曰烧炼至药，五曰肘后飞金晶，六曰玉液还丹，七曰玉液炼形，八曰金液还丹，九曰金液炼形，十曰朝元炼气，十一曰内观交换，十二曰超脱分形。时有三焉，年中者法天地阴阳升降之宜，月中者法日月精气往来之数，日中者八卦（八正卦也）十干十有二支、一百刻六千分。夫行其法也，一日之复，始则淫邪去而外行修矣；次而金晶充而心境除矣；次而心经一涌，口有甘液矣；次而阴阳击搏于腹，其殷如雷矣；次而魂魄不宁，寐而多悸；次而六府四支或有微疾，不药石而愈；次而丹田夜暖，其形秀清，目有神光，寐而物不能侵，若抱婴儿以归；次而金关玉锁，其鏐固矣，寐而不漏；次而雷鸣，关节通，溼然汗出；次而玉液烹漱，以成凝酥；次而灵液成膏，腥腐斯远矣；次而其骨轻而变神室矣，其行驶矣；次而境不能移，嗜欲绝矣；次而真气入物，可以已疾矣；次而内观明朗矣；次而瞳子炯炯，童首更发，返壮色矣；次而气充而不馁，寿无量矣；次而肤革光泽，其神秀丽，圣丹生而灵液芬然；次而鉴洞秋毫矣；次而其涕泪涎汗除，而黑子瘢痕灭矣；次而胎全气盈，而辟谷矣；次而内志合于太虚，七情尽而九虫三尸亡矣；次而魂魄不游而无梦矣；次而阳精成而神府固，寒暑不能暴矣；次而出乎生死，坐忘内观，以游华胥矣；次而功行具而授篆三清，能知未来矣；次而胎仙见矣；次而纯阳可以洒外汞矣；次而胎仙飞而祥光生矣；次而静则乐奏矣；次而腥臊富贵矣；次而仪观变而神祇役矣；次而外观，紫霞盈目，金光四周矣；次而火龙飞玄，鹤举而骨化矣；次而彩云卿谒玉女下，授紫诏矣。此道之成也。吕子于是心悦诚服，而进曰：知妙理矣，而未得行之持之之法，终于无功，与不知者同，其何以教之？子钟离子于是择吉日，授以灵宝毕法焉。

道枢卷之四十二

灵宝篇（正阳剖微，纯阳互通，集厥大成，众妙之宝）

子钟离子既已道授吕子，复曰：吾尝游于终南之山，而得金诰玉篆与真源之义，此至道之要也，今将语汝。吕子曰：唯。子钟离子于是言曰：天得乾道而积气以覆于下，地得坤道托质以载于上，相去八万四千里，气质不能相交。故天以乾索于坤，三索既终，而还于地中，其阳负阴而上升。地以坤索于乾，三索既终，而还于天中，其阴抱阳而下降。一升一降，运行于道，天地所以长久者也。夫天地之间，亲乎上者为阳，自上而下四万有二千里，名曰阳位。亲乎下者为阴，自下而上四万有二千里，名曰阴位。故一岁之始，冬至地中阳升，凡旬有五，上升七千里。三气者一节也，其数四旬有五，而阳升也共二万有一千里。二节者一时也，其数九旬，而阳升也共四万二千里。至于天地之中，阳合于阴位矣。于时阴之中其阳半焉，其气变寒为温，春之分也。过此则阳升而入于阳位，于是始得乎地之气而升焉，亦四旬有五，是为立夏。立夏之后四旬有五，是为夏至，阳之升

者通乎前，盖八万有四千里，至于天矣。于是阳中有阳焉，其气变温为热。积阳生阴，于是一阴生于二阳之中，其始于夏至者也。于是天中之阴降焉，一气者旬有五日，降乎七千里，二气者四旬有五日，阴之降盖二万有一千里，九旬则阴之降共四万有二千里，至于天地之中，阴合于阳位矣。于时阳之中其阴半焉，其气变热为凉，秋之分也。过此则阴降而入乎阴位，于是始得乎天气而降焉，亦四旬有五日，是为立冬。立冬之后四旬有五日，是为冬至，冬至而阴降通乎前，盖八万有四千里，以至于地矣。斯阴之中有阴焉，其气变凉为寒。积阴生阳，一阳生于二阴之中，自冬至之后一阳复升，周而复始。故冬至者，阳生上升而还于天，其阴降至于地，此一阳来者也。夏至者，阴生下降而还于地，其阳升至于天，此一阴来者也。自夏至阳升于上，过春之分而入乎阴，以离乎阳位，此二分者也。自冬至阳升，由上而下，非无阴降也，所降之阴乃阳中之余阴，止于阳位消散而已。虽降而得位，值阳之升则其气绝矣。然则夏至阴降，由下而上，亦非无阳升也，所升之阳乃阴中之余阳，止于阴位消散而已。虽升而得位，值阴之降则其气绝矣。以是观之阴也，阳也，其升降上下，不出乎八万四千里，而日则三百有六十也，夫能即温凉寒热之四气，斯识阴阳矣。即阳升阴降之八节，斯知天地矣。天地者，物中之大者也；人者，物中之灵者也；故人可以配天地焉。心天也，肾地也，肝阳位也，肺阴位也。心肾相去八寸有四分，犹天地覆载之间也。气亦阳也，液亦阴也，子午者二至也，卯酉者二分也，一日者一年也。吾以一日而用八卦，斯得八节之数矣。子之时肾之气生，卯之时其气至于肝。肝阳也。故其气盛。于是阳升而入于阳位，春分之比也。午之时气至于心，积气生液，斯盖夏至阳升于天而阴生者也。心之液既生，至酉之时其液至于肺。肺阴也，故其液盛。于是阴降而入于阴位，秋分之比也。子之时，液至于肾，积液生气，斯盖冬至阴降于地而阳生者也。日用如循环焉，其能无亏，可以延年矣。天地于道，一也，得其一者，其惟入乎。然其胎全气足之后，六欲七情以损元阳而失真气，顾有自然相生之气液，不能同天地之升降焉。吾尝以法致而强夺之，而后可以也。夫一呼元气出，一吸元气入。入而不能留，随呼而复出，则吾之元气反为天地所夺矣。是以气散不能生液矣，液少不能生气矣。当其气盛之时，日用震卦，而于气也多入少出，强留在其腹。于斯之时，自下而升者，不出也；自外而入者，暂上也。二气相合，积而生五脏之液。积液還元，则气之生滋多矣。此达磨胎息小成者也。道之要者，其欲求阳公长子而取真一，是亦多入少出者焉。阳公长子何谓也？乾索于坤，元气外而上者也。震，长子也，是为卯之时气自肾生，液自心降，相争乎上下，故闭气则液分，两停过时，于是乎得真一矣。真一者，真水也。此何道也？积气生液，积液生气，气中之液随液而降，液中之气随气而升，气液相生者也。行之一年，夺功以一并三百日，为期，十日功斯见矣。善食而无疾，首清而目明，心胖而腹虚，其中殷乎风雷之声，是非其效欤？若夫静息绝念，终日默坐，止于定中而出阴神，非为仙之道也。吕子曰：此其阳胎而阴息，配合阴阳者乎？水火何以聚散焉？子钟离子曰：大道之中，生天地者也。天地之中，生阴阳者也。故天地有上下，阴阳有终始。吾因其俯仰，察其度数，大道亦可知焉。是以即天地之上下而知道之高卑矣，即阴阳之终始而知道之先后矣。天地不离于数，其终乎一岁者也。阴阳不失其宜，其分乎八节者也。冬至阴太极而一阳生，至春之分阴之中其阳半焉，过此纯乎阳矣。夏至阳太极而一阴生，至秋之分阳之中其阴半焉，过此纯乎阴矣，欲识大道之体，其必法天地，审阴阳乎。冬至阳生而升，至于立春则升于阴位二万一千里，阳难胜于阴也。夏至阴生而降，至于立冬阴降于下，其去天六万三千里，去地二万一千里，是阴得位而阳欲绝也。故一岁之中立春者，其在日用则丑之末、寅之初，艮之卦也，其时肾之气生而未至于肝，处乎阴位之中。是气也，在于液中，弱而难升也。一岁之中立冬者，其在日用则戌之末、亥之初，乾之卦也，其时心之液下入，将欲還元，复归于肾，阴盛阳绝之时者也。其气少，其液多，人之所以多疾疢而夭阏者，阴阳缪而不升降，气液枯而不相生。嗟夫，气尽神散，斯死矣。立春阳升，自下而可以上，则不日而阴之中

其阳半矣。立冬阴降，自上而可以下，则不日而阳之中其阴半矣。惟人当艮之时，其气微而不知养气之端；乾之时，其气散而不知聚气之理。顾以六欲七情，损其元阳，使真气不强，失其真气，使真液不生，不亦可哀哉。方艮之时也，吾以养其元气，手足互伸缩焉，使四体之气俱生，则内以保其元气，上以朝其心府。于是咽其津者一二焉，上摩其面者三二十焉，久则肤泽光腴矣。此之谓散火炼形之小者也。方乾之时也，吾以聚其元气，静坐咽气，而搐外肾焉。咽气者何谓也？纳心火于下者也。搐外肾者何谓也？收膀胱之气于内者也。肾气合矣，于是三火聚而为一，以补下田。无液者气聚斯生液矣，有液者液炼斯生气矣。此之谓聚火太一含真气者也。此何道也？心之气宜乎纳者也，膀胱之气宜乎收者也，使之不散以接乎坎，斯乃气海之中始生之气也。以秋冬为首，见其效则止焉。行之一年，夺功以一并三百日为期，十日功斯见矣。肌革充泽，下田冲和，精神爽清，是非其效欤？吕子曰：交合龙虎者，有道乎？子钟离子曰：道原初判而有太始，太始而有太无，太无而有太虚，太虚而有太空，太空而有太质。太质者，天地也，其气清浊，其质如卵，其色玄黄，乃太空之一物尔。冬至则地中阳升，夏至则至于天，其阳太极而阴生。阴生者，以阳自阴中来而起于地，恍恍惚惚，气中有水而无形，故夏至则积气生水矣。夏至则天中阴降，冬至则至于地，其阴太极而阳生。阳生者，以阴自阳中来而出于天，杳杳冥冥，水中有气而无形，故冬至积水生气矣。子之时，坎之卦也，肾之气于是生焉。午之时，离之卦也，心之液于是生焉。方其肾之气生于坎，其及离也，则至于心。接乎心气，与心之火相合，于是太极而生液。所以然者，以气自肾来，气中有真水而无形，其犹积阳生阴者类耶？心之液生乎离，其及坎也，则至于肾，接乎肾水，与之相合，于是太极而生气。所以然者，以液自心来，液中有真气而无形，其犹积阴生阳者类耶？吾以是知所生之阳，阳中藏水；所生之阴，阴中藏气。吾与天地之阴阳同也，故曰肾生气，其中有真水者，虎也；心生液，其中有真气者，龙也。夫天如覆盆，阳犹能升焉；地如盘石，阴犹能入焉；而人不能者，有以损其元阳，失其真气者矣。夫离也者，在人则心也，在外则午之时也。真阳也者，在人则元阳也，在外则太阳也。故当离之时，肾气既至于心，心与肾交，宜入静宇，叠掌蟠膝，升身正坐，神室内定，鼻之息少入迟出，绵绵若存，满口含津，勿吐勿咽，自然肾气与心气相合，太极而生液矣。是以真液与真水相合，则真气恋液，真水恋气。夫气液者，本非相合者也，惟其液之中有真气，气之中有真水，互交合焉。于是相恋而下，其名曰交合龙虎。若夫火之候不差，而知地添之宜，则三百日真胎就而大药成，斯乃超脱之本也。此何道也？夫元气真水也，不可以泄而失于外者也，气散则不能生液，液少则无真气，气水不交则不能成大药焉。故知肾中真一之水，心中正阳之液，二者交焉，在人生入，在身生神，其名曰内丹。数盈乎三十旬，可以长生矣。凡年之中用月者，其以冬至为始乎。日之中用时者，其以离卦为期乎。夫以冬至为始，三百日胎仙全矣，其必弹丸，其色朱橘，永镇下田而不死矣。若夫老而学道，根源不固，然以十年之损一年补之，可以益寿矣。是谓采补还丹。盖此道也，补之数足则口生甘津，心境自除，情欲不动，百骸休安，目烂如电，神光现于暗室，是非其效欤？吕子曰：周天火候何如哉？子钟离子曰：寒热温凉，形中有气者也。云雾雨露，气中有象者也。地之气上腾，斯升而为云，散而为雨矣。天之气下降，斯散而为雾，凝而为露矣。积阴过则其露为霜，其雨为雪。积阳过则其雾为烟，其云为霞。阴之中伏阳，阳不能升，斯击搏而生雷霆矣。阳之中伏阴，阴不能散，斯坚固而生雹霰矣。故阳光散而为雷，阴气荡而变风。阴阳不合，相对而生电；阴阳不正，乱交而成虹霓。惟真阳也，积而成神，丽于天者，其大日月也。真阴也，积而成形，壮于地者，其贵金玉也。日月也者，真阳而得乎真阴，以相成矣。金玉也者，真阴而得乎真阳，以相生矣。故吾心液中之真气犹真阳也，肾气中之真水者犹真阴也。真水不得真气不生，真气不得真水不成。二者既于离之时和合于心之上、肺之下，如子母之相恋，夫妇之相爱也。自离至于兑，兑者阴盛阳弱之时，犹日月之下弦，金玉之在璞也。夫日月自晦至朔，数足而明生焉；金玉自

阳生阴，气足而宝成焉。故宝者，以气足而进之以阳，明者以数足而受之于魂。其犹吾之离之时积气而生液，液还下元，若不进之以气，则为月之下弦不受魂，金玉之在璞不发阳也。是以于乾之时进火有数，炼阳无衰，能加火之数则阳长生矣。离之时龙虎既合，斯采药之时也。至于乾则气液将欲還元，而生于膀胱之上，脾胃之下，肾之前，脐之后，小肠之右，大肠之左。于斯之时，脾气强而肺气盛，肾气绝而肝气弱。夫真气本以气相合而来者也，既以阳气弱而真气无所恋，徒于离之时采合而已，然真气无所恋，且将散矣，必于真气欲绝之时，当坤之卦，元入静宇，正坐神室，内定鼻之息绵绵，微肋其腹。于是脐也肾也，热或甚焉，则微放轻勒，如其未也，则紧勒渐放焉。至其热也，则任意放勒焉。以满乾之卦，其名曰勒阳关。如是则炼乎内丹，使真气不上行，以同真水，而脾之液为之和合焉。随其呼吸而运输于命府黄庭之中，故能气液变为精，精变为珠，珠变为汞，汞变为砂，砂变为金，此内丹之成也。吾所谓老而学道，十损而一补之，其可忽于兹乎？采药于离之时，至乾之时以炼之。春冬多采少炼，乾一而离二倍用功也；秋夏少采多炼，离一而乾二倍用功也。百日而药力全矣，二百日而圣胎坚矣，三百日真气具而胎仙全矣。药力既全，而后进火加数，是为火之候。故圣胎坚矣，则加火候以至子小周天。胎全气生矣，则加火候以至于周天。然当绝迹幽居，心在内观，使内境不出，外境不入，犹龙之养珠焉。虽寤寐终食之间，语默如婴儿，举止如处女，犹恐有损焉，有失焉，不可斯须而离于道也。子钟离子曰：此非所谓其至也，盖特小成者尔。吾有金晶玉液金液之方焉。一岁者以月言之，六律六吕，以六起数。数尽乎六位，六六是为三十有六日，阴之成数也。以日言之，五日一候，七十有二候八九之数也。以九起数，数尽乎六位，六九是为五十有四日，阳之成数也。一六一九，合而为十五。十五气之数二十有四，是为八节，于是见阴阳升降之理。一六一九以四为用，故阳数二百有十六，阴数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是为周天者也。阴阳升降在乎天地之内，犹吾之心肾气液交合者也，日月运转在乎天地之外，此吾之肘后飞金晶者也。故肺肝阴阳如日月往来焉，进火加损如日月交合焉，阴阳升降如日月运转焉。岁之夏至月之旬有六日在于人也，其犹午之时欤？岁之冬至月之旦在于人也，其犹子之时欤？吾推天地阴阳、日月魂魄尚有交合运转之序，则吾之心肾气液、肝肺魂魄日用虽有节矣。年之用其无加损乎，坎之时阳生于艮，而肾气交于肝。前其未交也，披衣正坐，存乎下腹，斯须升身焉，前出其胸，微偃首于后，后闭其夹脊双关，以肘前后微扇一二。然后伸腰，自其尾闾，其炎如火，由腰下拥在乎夹脊之下，双关勿开，热盛气壮，渐开夹脊，使气过关。则乃仰面紧偃脑后，以闭上关，热极气壮，渐放入顶，以补泥丸。此其长生之基欤。于是用还丹之法，复出胸伸腰，以闭夹脊，存而升之。火或不起于腰，则静坐内观，用其法再作焉，以起其火。自丑而行，终寅而止，其名曰肘后飞金晶，盖使肾之气以生肝之气也。夹脊之骨，其节二十有四。自下而上三节，内肾相对，是为天柱。天柱之上是为玉京，玉京之下内肾相对。尾闾之上十有八节，其中是为双关，上九下九，百日可以通而入于泥丸矣。行之之要，则始于艮以飞金晶，至巽而成者，此离之卦其采药者也，乾之卦其进火勒阳关者也。始乎冬至，行之百日，而金晶入于脑，三关一撞，直入上宫泥丸。自艮而始，至震而止，其采药于离也，更无肾气相合焉。惟肝气自生，心气皆纯阳者也，则二八之阴消矣。其气薰蒸于肺而得黍米之大，而入于黄庭，此其内丹之材欤。百日无差，药力全矣。故采药于离，用法依时内观，益详于乾进火以勒阳关。自兑而始，至乾而止，百日而飞金晶矣。自艮而坐，至巽而止，离之采药法仍其旧，三百日无差，圣胎坚矣。勒阳关者，自坤而坐，至乾而止，百日则泥丸实而还童矣。是法也，五行颠倒，三田反覆之义焉。先之以配合阴阳，使气液相生；次之以聚散水火，使根源坚固，气行而液止；次之以交合龙虎，使采补还丹，吾所谓小成者也。年之中择月焉，冬至之月；于中择日焉，甲子之日；于中择时焉，艮也离也乾也，为之始焉。自艮至巽，自乾起坤，三百日之数足，是为中成者也。夫行斯道，必于清静之区，目不见可欲，耳不闻嚣声，鼻不入臭秽，口不爽五味，六欲

七情不动于心，惴惴焉，寤寐如恐失之，斯可也。行功不勤，则不得于仙，殁死而已尔。斯何道也？三元之用事者也。飞金晶者，则自下田而返上田欤。采药者，则自下田而返中田欤。勒阳关进火者，则自中田而返下田欤。始其效也，寐而多悸，四支六府示有微疾，不药而愈，瞑目入晦，有光如盖，金关玉钥，其封全坚以绝乎泄精。雷鸣一鼓，关节气通，神彩清而丹田和，心境自除其寐也，若抱婴儿以归，若腾飞以游，八邪不能干矣。梅百日胎仙全，而玉液炼形可以行矣。阳之升也，何以太极而生阴乎？阴不足而阳有余，故积阳而生神焉。阴之降也，何以太极而生阳乎？阳不足而阴有余，故积阴而生形焉。神者吾所谓日月也，形者吾所谓金玉也。金玉之质产乎积阴，而中蓄真阳之气，复感乎日月，使真阴真阳下射而生成其宝焉，是宜可珍也哉。彼积阴成形而抱阳，犹吾积药为真胞真气以成胎仙者也。彼气冲于天则随阳升而起，入于地则随阴降而还。既随阴阳升降，自有东西四时可以别焉。犹吾金液以还丹田，玉液以炼形质，四时加损，一日改移者也。夫吾三百日之后真气既全，则可以还丹炼形矣。故用艮之卦飞金晶，终巽而止尔。离之采药，坤之阳关，皆于是止而不为，惟用兑之卦勒阳关焉，至乾而止。夫既不为离之采药而为还丹者，是咽法也。其法以舌搅上下腭二颊之间，先咽恶浊之津，次退舌杪以离玉池。其津生也，不漱而咽。春之月，肝之气盛，脾之气弱，则日用乎离。夏之月，心之气盛，肺之气弱，则日用乎巽。秋之月，肺之气盛，肝之气弱，则日用乎艮，以飞金晶咽亦可也。冬之月，肾之气盛，心之气弱，则日用乎震。四时之季，脾之气盛，肾之气弱，肾者人之根本也，凡季月之后旬有八日，则用乎兑。其春之离、夏之巽、冬之震，则于其时兼用之。惟秋也，专用乎兑而已。斯何道也？知五行之根蒂，所以生克者欤。其为咽之法，而牙齿玉池之间，津不生焉，则何如？曰：吾惟以舌搅满上下，而用玉池双收二颊，以虚咽气，气之中斯有水矣。咽之数，始乎三十有六，其次四十有九，其次八十有一，其次一百八十有一，俟有功以为度焉。此所谓玉液者也。行之一年，灌溉丹田，沐浴胎仙，而真气滋盛矣。夫若不行乎此，则三百日内丹既成，真气自生，于是用艮以飞金晶，一撞三关，直入泥丸。其气方起也，以手塞耳，何也？耳者肾之门也，惧泄肾之气于外也。当行此法，自顶中前下金水，势如建瓴，注于黄庭，其变为金丹。故行金液之方，必入静宇叠掌，蟠膝端坐，绝念忘情，内观审乎艮之金晶飞入于顶，则微昂首项，使脑之后其炎如火，频俯仰其首，向乎前抑首曲于咽喉，退舌杪近乎后以柱上腭。于是上清灵芝之水，其味甘，其气芳，或漱或咽，下还黄庭。此所谓金液者也。岁之中行之，益无时焉。惟金晶之飞也，一飞一咽，至震而止。及已入脑矣，则顺节序而行，艮以始之，巽以终之。日之将入而勒阳关，则兑以始之，乾以终之。其行之也，必绝迹清心，而后斯有功焉。是道也，必金晶飞矣，药既采矣，阳关勒矣，内丹成矣（三百日乃成），而后行焉。不然，惟以还丹涤荡华池，则大药散而无益也。其效也，其体泽，其神秀，其瞳黑，其发绀，其颜童，气内足而不馁，尘骨更矣，神室变矣，步秩奔骊，津为凝酥寒暑不能暴矣。如防乎阳之太极，则以玉液灌溉沐浴焉，则内丹润矣。三百日之后行乎金液者，既济之法也。起火以迎真水，上水下火，一升一沉，以阳炼阴，将变乎纯阳。其功至也，可以飞腾游方之外者也。其功则百日斯效矣，一年斯成矣。何谓金玉之液欤？积阳成神，神中有形，一生于日，二生于月者也。积阴成形，形中有神，一生于金，二生于玉者也。日行九，月行六，随阴阳而生没焉。金玉亦随阴阳者也，春夏而升，秋冬而降焉。肾之气月也，冥液则金也；心之气日矣，其液则玉也。玉液也者，本乎肾之气上升而至于心，以合心之气，二气相交而过乎重楼，缄口不出，则津盈于玉池，咽之斯为玉液矣。吾以舌搅满上下之腭，闭玉池而双收二腭，虚咽其气，此还丹之方也。夫气之中有真水焉，气聚则水聚，母行则子从者也。玉液既云还丹矣，何以炼形乎？液者自肾而来，以生于心，犹土生石，石生玉者也。金液者肾之气，与心之气合而上升，熏蒸于肺。肺者华盖也，下罩二气，即日而取其液，其液在于下田，自尾闾而升，是为飞金晶以补泥丸者焉。泥丸补之之数既足，则自上而下复降于下丹田，是为金液还丹者焉。其还于下田也，

而复升焉，周于四支，是为金液炼形焉。亦犹金生于土者也。吾金晶之飞，能通三关，入九天，何谓也？尾闾其下关者也，夹脊其中关者也，脑后其上关者也，顶者九天也。方玉液还丹之后，居于静宇密舍，风不薄也，日不及也，潜祝三清，曰：欲以行道演化，当先炼形于阴阳之外。已乃燎香烟之。于是以震之时为始，瞑目闭心，升身正坐，鼻之息绵绵少人迟出，内观益详，内境不出，外境不入，满口含津，勿吐勿咽，气盈四支，为之制御，勿令散失，怠倦渐止，复升。至离之时，其气既交，于是气美而不可名矣，是为玉液炼形者焉，盖可以留形居世而已。夫能弃绝外事，志在于仙，则当以肘后飞金晶。才起补足之后，仍前之法，使金液还丹自顶至肾焉。自震而行，至离而止。金液玉液其法同，而所以异者，其在内观乎。非特此也，还丹炼形，相并而行，岂玉液比哉？其要在乎阳纯而阴尽。凡春冬再起一咽，何以谓之起欤？前之所云升身者也。秋冬则五起一咽焉，其咽也，秋夏其数五十，春冬其数百余者。用兑以勤阳，阳至乾为期，其法如前焉。若夫金液之炼形，苏后升前偃，后升飞金晶也，前偃金液还丹也。金晶过顶，下还丹田，与炼形之气相接，不可亟咽焉。俟夫气极于四支，意舒而神畅，咽燥而心冲，于是微咽焉，与气相敌，是为既济者也。行此者，自艮至离升而咽之，其亦可也。然则形果何以炼乎？飞金晶以起火而入于顶，前升后举，其名曰焚身于火之中。复行还丹，而四时加损焉。然后复拘于岁月哉？吾日之中盖有乾坤焉，午之前焚乎乾，午之后焚乎坤。以人言之，其腹为坤，其背为乾，斯肘后飞金晶者也。方其焚乎坤，则始乎兑以勒阳关，至乾而止，斯不可须臾戛也。春三日或五日而行既济之法，以防太极，于起火之中咽焉，如是则金丹不燥矣。吾之焚身，不止炼形而成气也，其足以逐阴鬼而养神矣，下三彭而死九虫也。夫自是可与论朝元炼气、成神之方也欤。炼形之效何如哉？曰：其志清高，合于太虚，魂魄不游，梦寐绝矣。阳精既成，神府固矣。火不能烁，水不能濡，真气熏出于神门，故眉有白毫，其气纯阳可以涵汞，呼吸可以已疾，灾祥可以前知，此非其效欤？虽然，诂若朝元之妙哉？一三五七九者，道之分而为数也；金木水火土者，道之变而有象也。不分则无数，无数者，道之原也；不变则无象，无象者，道之本也。天地之象，吾知其气与水也；天地之数，吾知其远与迩也。然则道亦岂远乎哉？天地有五帝者，犹吾之五脏也。青帝其德木，其于甲乙，甲为阳，乙为阴，犹吾肝之气液也。赤帝其德火，其于丙丁，丙为阳，丁为阴，犹吾心之气液也。白帝其德金，其于庚辛，庚为阳，辛为阴，犹吾肺之气液也。黑帝其德水，其于壬癸，壬为阳，癸为阴，犹吾肾之气液也。黄帝其德土，其于戊己，戊为阳，己为阴，犹吾脾之气液也。春之月，肝之气盛，盖父母之真气随天之运度而在于肝。若木之日，其于甲乙，则救土于辰戌丑未之时，起火以炼脾之气，余日直乎兑，则损金以耗肺之气，是时不可下功也。坎之时起火以炼肾之气，震之时入于室，多入少出，止息为上，久闭次之，以干息为度。内观一意在于肝，冥心瞑目，青色自见。徐外其身，以入泥丸。自寅至于辰，以终乎震。鼻之息其出甚微，习焉则息止矣，不可以求亟成焉。夏之月，心之气盛，盖父母之真气随天之运度而在于心。若火之日，其于丙丁，则救金于兑之时，起火以炼肺之气，余日直乎坎，损水以耗肾之气，是时不可下功也。震之时，起火以炼肝之气，离之时入于室，止息定息而如前焉。赤气自见，徐升其身，以入泥丸。自巳至于未，以终乎离。秋之月，肺之气盛，盖以父母真气随天之运度而在于肝。若金之日，其于庚辛，则救木于震之时，起火以炼肝之气，余日直乎离，损火以耗心之气，是时不可下功也。巽之时，起火以炼脾之气，兑之时入室，止息定息而如前焉。白气自见，徐升其身，以入泥丸。自申至于戌，以终乎兑。冬之月，肾之气盛，盖以父母真气随天之运度而在于肾。若水之日，其于壬癸，则救火于离之时，起火以炼肾之气，余日直乎辰戌丑未之时，损土以耗脾之气，是时不可下功也。兑之时，起火以炼肺之气，坎之时入于室，止息止定而如前焉。黑气自见，徐升其身，以入泥丸。自亥至于丑，以终乎坎。春炼肝于息，青气出矣，于其季旬有八日，专为定息，终日默坐以养未聚之神，而炼其真气。坎之时起火以炼其肾，恐耗其真也。夏炼心于息，赤气出矣。秋炼肺

千息，白气出矣。冬炼肾千息，黑气出矣。各于其季旬有八日，专为定息，以至起火悉如初焉。于是黄气成，光烂然周身矣。夫定息者，岂在强留而固闭也哉？要之，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从有入无，使之自止，斯可也。采药者何也？含津握固以压心之真气，使不散者也。入室者何也？宅乎幽静，器声不闻，内开小隙，微可辨物，方其阳神初聚，真气如凝，其如婴儿而未半焉。耳不可有闻也，有闻则神气悸而逸矣。若夫腥臊臭腐之气，淫冶之色，非止触真气也，神所厌也。于是稽首三祝焉，一曰地仙功行半者，二曰天仙传道行化者，三曰神仙除大害、立大功而潜迹者。既已，静坐忘机，以勤行焉。是法也，须次第睹其效而进焉。径习乎朝元，终不成功，其亦出阴魂而为鬼仙者乎。朝元之道，岂易言哉？千日而治一气，一以夺十，百日而功至矣，五百日而气足矣，自是可以行内观焉。聚阳神以入天宫，炼之以合大道，其效何如哉？其躯若腾，丹光通骨，紫霞盈目矣。一气归诸心，不可为物之所夺；一心运一气，不可为法之所役焉。心源清彻，一照万破，亦不知有物也。气战刚强，万感一息，亦不知有法也。物物无物，还本来之象乎。法法无法，会自得之真乎。吾之修炼之成，则冲和之气凝而不散，至虚真性恬淡无为，神合乎道，归于自然，则以无心为心，不知己之有身也，其入希夷之域者乎。此法也，其如存想耶？其如禅定耶？吾择福地为静宇，正坐蟠膝，散发披衣，握固存神，冥心瞑目，微升身于前，以起火炼气。午之后则微敛身，聚火以炼丹。通乎昼夜，神气清和，而坐不懈。于斯时也，有声勿听，有境勿视，则自殄矣。或魔加迫焉，亟前以身微敛，敛而伸腰，后以出胸微偃，偃不伸腰。少焉前后火起，高升其身勿动，是谓焚身之火者也。其火既起，其魔自奔，阴邪不入，如是至于再，至于三，以至大遽求超脱。或阴灵不散，出为鬼神，其形不见，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夺入之舍而后为入。或出入不熟，往来无法，一去不返，失其故躯，神魂不知所之，乃桑门之坐化，道流之尸解也。故曰既出而复入，入而不出，斯形神俱妙，与天地齐者矣。既入而复出，出而不入，斯神迁入圣，放乎三岛十洲之上者矣。

提 要 《修真十书》，编纂者不详，约成书于元代。

全书凡六十卷，因所收单著及合并各家杂著凡十种，故名“十书”。第一书《杂著指玄篇》，辑杂著十二种。第二书为南宋萧廷芝撰《金丹大成集》五卷，第三书为《钟吕传道集》三卷。第四书《杂著捷径》，辑炼养类杂著，篇目颇多。第五书为张伯端《悟真篇》，叶士表等人注解，凡五卷。第六书《玉隆集》六卷，第七书《上清集》八卷，第八书《武夷集》八卷，并南宋白玉蟾撰。第九书为金末元初全真道士王志谨述《盘山语录》一卷。第十书为唐胡愔撰《黄庭内景五脏六腑图》一卷、白履忠注《黄庭内景玉经》三卷、《黄庭外景玉经》三卷。

此书是一部以宋元时期道教内丹修持为主旨的论著汇编，其中颇多篇章仅见此书辑录，故此书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此书《道藏》所收外未见别本，此次点校以台湾新文丰书局影印《正统道藏》为底本，部分篇章参校《道藏》所收原书单行本。

目 录

杂著指玄篇卷之一		杂著指玄篇卷之六	
白先生金丹火候图	601	谢张紫阳书	617
金丹捷径指玄图	603	谢仙师寄书词	618
金丹捷径	604		
金丹论	604	杂著指玄篇卷之七	
修真论	604	垂世八宝	619
		醉思仙歌	619
杂著指玄篇卷之二		丹诀歌	619
还源篇序	605	丹髓歌	620
还源篇	605	后序	621
杂著指玄篇卷之三		杂著指玄篇卷之八	
紫庭经	609	修真十戒	622
阴符髓	610	卫生歌(并叙)	622
内三要	611		
外三要	611	金丹大成集卷之九	
		无极图说	624
杂著指玄篇卷之四		橐籥歌	628
修仙辨惑论	612	金液还丹赋	628
谷神不死论	613	金液还丹诗	629
阴阳升降论	613	金液还丹论	629
丹房法语	613		
		金丹大成集卷之十	
杂著指玄篇卷之五		金丹问答	630
金丹四百字(并叙)	614		

金丹大成集卷之十一

七言绝句..... 634

金丹大成集卷之十二

乐道歌..... 638

茅庐得意歌..... 638

剑歌..... 638

赠湛高士辞往武夷歌..... 639

赠邹峰山歌..... 639

西江月..... 639

南乡子..... 640

读参同契作..... 641

金丹大成集卷之十三

解注崔公入药镜..... 641

解注吕公沁园春..... 644

卷之十四 钟吕传道集

论真仙..... 646

论大道..... 648

论天地..... 648

论日月..... 649

论四时..... 650

论五行..... 651

卷之十五 钟吕传道集

论水火..... 652

论龙虎..... 653

论丹药..... 654

论铅汞..... 655

论抽添..... 656

论河车..... 657

卷之十六 钟吕传道集

论还丹..... 658

论炼形..... 659

论朝元..... 660

论内观..... 661

论魔难..... 663

论证验..... 664

杂著捷径卷之十七 翠虚篇

九转金丹秘诀..... 665

杂著捷径卷之十八

体壳歌..... 671

吕公缚心猿诗..... 671

养生息命诗..... 671

朱提点内境论..... 672

烟萝子内观经..... 673

存守九宫诀..... 673

三丹三田论..... 673

外丹内丹论..... 673

心脏总论..... 673

肝脏总论..... 674

脾脏总论..... 674

肺脏总论..... 674

肾脏总论..... 674

泥丸..... 674

三丹田..... 674

三焦..... 674

制三魂神..... 674

制七魄神..... 674

制三尸符..... 675

杂著捷径卷之十九

钟离八段锦法..... 675

去病延寿六字法..... 677

孙真人四季行工养生歌..... 678

杂著捷径卷之二十

养生篇..... 678

杂著捷径卷之二十一

西岳谿先生修真指南..... 682

天元人药镜..... 683

杂著捷径卷之二十二

劝道歌..... 684

次韵劝道歌..... 684

绍之教授见和劝道歌,深明至理,复歌元韵

..... 685

承绪再用前韵..... 685

饒三用韵..... 685

承绪三次韵..... 686

通判夔州军郭邛次韵..... 686

杂著捷径卷之二十三

临江仙	686
满庭芳	687
永遇乐	687
渔家傲	688
促拍满路花	688

杂著捷径卷之二十四

太上传西王母握固法	688
抱一说	689
保精神	689
三茅真君诀	689
吕真人小成导引法	689
存想咽气	689
明耳目诀	690
养生延寿论	690
纳津法	690

杂著捷径卷之二十五

天地交神论	690
逐日戒忌之辰	691
六字气歌诀	692
至游居士座右铭	692
咏道诗	692

悟真篇卷之二十六

丹房宝鉴之图	693
挨排四象生真土诗	694
炼铅火候	694
火记六百篇	694
沐浴	695
抱一	695
七言四韵	695

悟真篇卷之二十七

绝句上	702
-----	-----

悟真篇卷之二十八

绝句下	708
又绝句	713
五言	714

悟真篇卷之二十九

西江月	714
读周易参同契	718

悟真篇卷之三十

禅宗歌颂	719
性地颂	720
无罪福	720
三界惟心	720
见物便见心	720
圆通	720
随他	720
宝月	720
心经颂	720
人我	720
读雪窦禅师祖英集	721
戒定慧解	721
即心是佛颂	721
采珠歌	721
禅定指迷歌	721
无心颂	722
西江月	722
后叙	723

玉隆集卷之三十一

玉隆宫会仙阁记	724
閤皂山崇真宫昊天殿记	724
涌翠亭记	725
心远堂记	726
牧斋记	726

玉隆集卷之三十二

听赵琴士鸣弦	727
赠方壶高士	727
赠蓬壶士丁高士琴诗	727
南岳九真歌题寿宁冲和阁	727

玉隆集卷之三十三

旌阳许真君传	728
--------	-----

玉隆集卷之三十四

续真君传	732
御降真君册诰表文	733

玉隆集卷之三十五

逍遥山群仙传	735
--------	-----

玉隆集卷之三十六

诸仙传..... 738

上清集卷之三十七

游仙岩记..... 740

云窝记..... 741

驻云堂记..... 741

橘隐记..... 742

棘隐记..... 743

题棘隐壁三绝..... 744

上清集卷之三十八

题三清殿后壁..... 744

题丹枢先生草庵..... 744

赠赵大虚画竹石..... 744

赠画鱼者..... 745

赠郭丞务芦雁..... 745

清虚堂咏雪..... 745

纯阳会..... 745

赠城西谢知堂..... 746

端午述怀..... 746

仙岩行..... 746

燕岩行..... 746

胡东原香锦亭..... 746

上清集卷之三十九

云游歌..... 747

又..... 747

快活歌..... 748

又..... 749

必竟恁地歌..... 749

安分歌..... 749

茶歌..... 749

大道歌..... 750

祈雨歌..... 750

上清集卷之四十

题武夷..... 751

题紫芝院..... 751

题郑通妙方丈..... 751

九曲杂咏..... 751

九曲棹歌..... 752

武夷有感..... 752

题精舍..... 753

临安天庆陈道士游武夷以颂赠之..... 753

咏雪..... 753

题凝翠阁..... 753

题西轩壁..... 753

赠潘高士..... 753

又..... 753

赠赵县尉..... 753

赠赵翠云..... 753

赠雷怡真..... 753

赠黄亭虞丈..... 753

赠陈孔目..... 754

赠陈先生..... 754

上清集卷之四十一

满江红..... 754

念奴娇..... 754

水调歌头..... 754

水调歌头..... 754

水调歌头..... 755

沁园春..... 755

又..... 755

满庭芳..... 756

又..... 756

酹江月..... 756

水调歌头..... 756

又..... 756

又..... 756

又..... 756

满江红..... 756

阮郎归..... 757

上清集卷之四十二

懒翁斋赋..... 757

医癰疽序..... 757

屏睡魔文..... 758

道学自勉文..... 758

梦说..... 759

艮庵说赠卢寺丞子文..... 759

上清集卷之四十三

知官王琳甫赞铭..... 759

赞管轄陈君绿云先生之像..... 760

虚靖先生..... 760

朱文公像疏..... 760

赞文公遗像·····	760	六言六首呈懒翁·····	774
自赞·····	760	暮抵懒翁斋醉吟·····	774
又·····	760	白莲诗·····	774
倪梅窗喜神赞·····	760	炼丹不成·····	774
周伯神喜神赞·····	760		

上清集卷之四十四

为武夷道众奏名传法谢恩醮词·····	760
化真君箬衣疏语·····	761
化画应缘功德疏·····	761
化修造精舍疏·····	761
缘化度牒疏·····	761
又·····	761
会真堂疏语·····	761
给诰语·····	761

武夷集卷之四十五

武夷重建止庵记·····	762
赠知宫王南纪洞章·····	763
谒仙行赠万书记·····	763
画中众仙歌·····	763
拙庵·····	764

武夷集卷之四十六

赞历代天师·····	764
木郎祈雨咒(并注)·····	766

武夷集卷之四十七

法曹陈过谢恩奏事朱章·····	768
忤谢朱表·····	769
表奏法坛传度首过谢恩朱章·····	769
雷府奏事议勋丹章·····	770

武夷集卷之四十八

先生曲肱诗·····	772
题栖凤亭·····	773
清胜轩夜话·····	773
夜宴清胜轩,吟呈倪梅窗、吴道士隐南 ·····	773
题清胜轩壁·····	773
再题清胜轩·····	773
题清虚堂·····	773
初见懒翁诗·····	773
赋诗二首呈懒翁·····	773

武夷集卷之四十九

赠王太尉·····	774
复卢艮庵韵·····	774
题张知丞翥然轩·····	774
和叶宰韵题震无咎斋·····	774
立秋有怀陈上舍·····	775
梦中得五十六字·····	775
胡中隐庵中伤春·····	775
寓息庵送春·····	775
胡子羸庵中偶题·····	775
赠天台老樊·····	775
赠吴草裘·····	775
寄苏侍郎·····	775
天开画楼图·····	775
赠危法师·····	775
游杨梓岩·····	775
燕岩游罢与岩主话别·····	776
题舒氏难老亭·····	776
赠琴客陆元章·····	776
题栖仙馆·····	776
雨中题旅馆·····	776
仙岩金仙阁·····	776
慵庵·····	776
怡斋·····	776
天谷庵·····	776
降真室·····	776
赠慵庵卢副官·····	777
卢叔裕清贫轩·····	777
劣隐·····	777

武夷集卷之五十

思微堂·····	777
题上清法堂壁·····	777
太虚堂·····	777
三华院还丹诗·····	777
送江子恭·····	777
送张大师·····	778
赠杜省元·····	778
淡庵倪清父·····	7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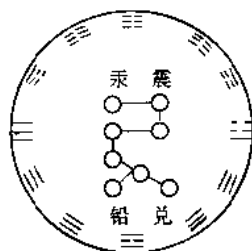
倪敬父柯山·····	778	化修造仙掌·····	782
酬蒋知观所惠诗·····	778	为人与烟壶高士求翠虚妙悟全集书一幅	
赞钟·····	778	·····	782
靖通庵·····	778		
澹庵·····	778	武夷集卷之五十二	
假山·····	778	怀仙吟·····	782
美周都监铸雨验·····	778	见鹤吟·····	782
别句呈庚契吴高士·····	778	题玉隆宫壁·····	783
蒙谷·····	779	倪昭卿赋赠叶神童·····	783
梅窗·····	779	又·····	783
张进甫静寮·····	779	忆神童歌·····	783
立秋有感·····	779	跋语·····	783
雷怡真小隐送春·····	779		
旅邸睡起·····	779	卷之五十三	
咏四仙·····	779	盘山语录·····	783
题胡运幹别墅·····	779		
咏韩湘·····	779	卷之五十四	
孤萤·····	779	黄庭内景五藏六府图序·····	794
		黄庭内景五藏六府图·····	795
武夷集卷之五十一		肺藏图·····	795
龙虎山祈雨早行有作·····	780	修养法·····	795
中秋月·····	780	相肺藏病法·····	795
卧云·····	780	治病肺藏方·····	795
织机·····	780	导引法·····	796
舟行·····	780	心藏图·····	796
上清宫方丈后亭·····	780	治心藏病法·····	796
赠吴道士·····	780	忌食法·····	796
赠何道人·····	780	心藏导引法·····	796
赠张知堂·····	780	肝藏图·····	796
赠云谷孔全道·····	780	修养法·····	797
赠胡葆元·····	780	相肝藏病·····	797
赠薛氏绳歌·····	781	肝藏吐纳法·····	797
赠薛氏振歌·····	781	生食忌·····	797
与赵寺丞·····	781	导引法·····	797
题潘察院竹园壁·····	781	脾藏图·····	797
赠徐翔卿之别·····	781	修养法·····	798
题莫于山·····	781	相病法·····	798
题胡子山林擒坡·····	781	脾病证·····	798
颐庵喜神赞·····	781	治脾藏吐纳法·····	798
隶轩真赞·····	781	食禁·····	798
潘龙游喜神赞·····	781	导引法·····	798
郭信叔喜神赞·····	781	肾藏图·····	798
薛直岁喜神赞·····	781	修养法·····	799
吊刘心月·····	782	相肾藏病法·····	799

肾病证·····	799	灵台章第十七·····	813
治肾苦病方·····	799	三关章第十八·····	814
治肾藏吐纳法·····	799	若得章第十九·····	814
食忌·····	799	呼吸章第二十·····	815
导引法·····	799	琼室章第二十一·····	816
胆藏图·····	800	常念章第二十二·····	817
修养法·····	800	治生章第二十三·····	818
相病法·····	800	隐景章第二十四·····	818
导引法·····	800	五行章第二十五·····	819
吐纳法·····	800		
五藏图文备记·····	800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五		高奔章第二十六·····	820
黄庭内景玉经注(并序)·····	801	玄元章第二十七·····	821
上清章第一·····	801	仙人章第二十八·····	821
上有章第二·····	802	紫清章第二十九·····	822
口为章第三·····	803	百谷章第三十·····	823
黄庭章第四·····	803	心典章第三十一·····	823
中池章第五·····	804	经历章第三十二·····	823
天中章第六·····	804	肝气章第三十三·····	824
至道章第七·····	805	肺之章第三十四·····	825
心神章第八·····	806	隐藏章第三十五·····	825
肺部章第九·····	807	沐浴章第三十六·····	827
心部章第十·····	807	卷之五十八	
肝部章第十一·····	808	黄庭外景玉经注·····	828
肾部章第十二·····	808		
脾部章第十三·····	809	卷之五十九	
胆部章第十四·····	810	黄庭外景玉经注·····	832
脾长章第十五·····	810		
卷之五十六		卷之六十	
上睹章第十六·····	812	黄庭外景玉经注·····	833

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之一

白先生金丹火候图

金丹火候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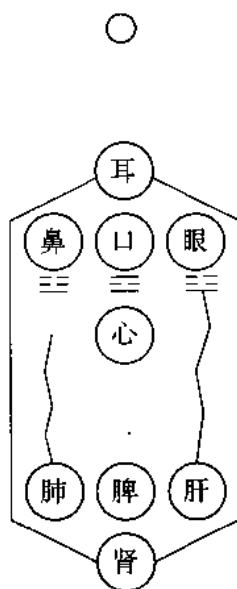
真火本无候

攒簇乾坤造化来，手抟日月炼成灰。
金公无言姹女死，黄婆不老犹怀胎。

大乐不计斤

汞心炼神赤龙性，铅身凝气白虎命。
内外浑无一点阴，万象光中玉清境。

金丹大乐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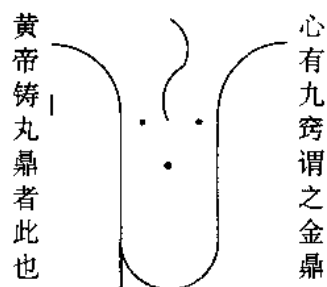
离府龙飞，坎宫虎跃。金水混融，水火击搏。
刑德主宾，浮沉请蜀。三百日始，二八两药。
金得土则生。木得土则旺。

水得土则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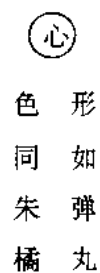
白雪虚无，黄芽圆觉。乌兔夫妻，龟蛇根萼。
朱砂不动，水银无著。铅鼎纯乾，紫霄云鹤。

火得土则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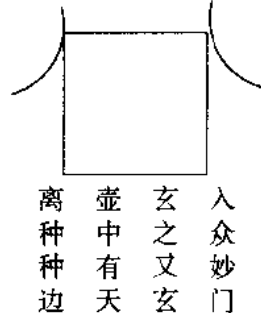
金鼎图



金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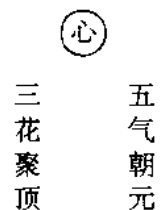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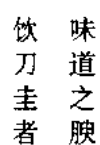
神室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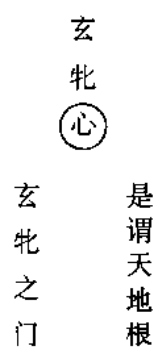
婴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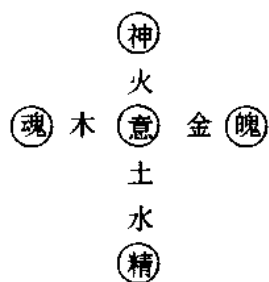
刀圭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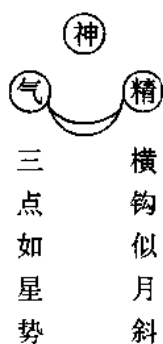
玄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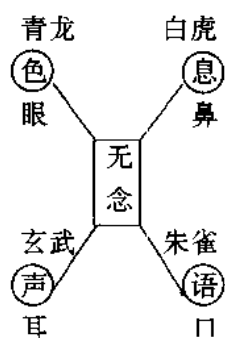
攒簇五行图



偃月炉图



和合四象图



丹法参同三十对偶

清浊，盈亏，衰旺，存亡，有无，吉凶，悔吝，生克，刑德，动静，进退，消长，宾主，沉浮，升降，老嫩，文武，刚柔，离合，聚散，往来，上下，雌雄，黑白，守战，生杀，剥复，深浅，抽添，寒暑。

丹法参同七鉴

华池(心源性海，谓之华池)，神水(性犹水也，谓之神水)，黄芽(心地开叶，谓之黄芽)，白雪(虚室生白，谓之白雪)，河车(一气周流，谓之河车)，巽风(巽者顺也，顺调其心)，金丹(清净光明，圆通广大)。

丹法参同十九诀

一采药(收拾身心，敛藏神气)，二结丹(凝气聚，念不动)，三烹炼(玉符保神，金液炼形)，四固济(忘形绝念，谓之固济)，五武火(奋迅精神，驱除杂念)，六文火(专气致柔，含光默默。温温不绝，绵绵若存)，七沐浴(洗心涤虑，谓之沐浴)，八丹砂(有无交入，隐显相符)。九过关(果生枝上终期熟，子在胎中岂有殊)，十分胎(鸡能抱卵心常听，蚌到成形壳自分)，十一温养(知白守黑，神明自来)，十二防危(一念外驰，火候差失)，十三工夫(朝收暮采，日炼时煎)，十四交媾(念念相续，同成一片)，十五大还(对景无心，昼夜如一)，十六圣胎(存其神于中，藏其气于内)，十七九转(火候足时，婴儿自现)，十八换鼎(于又生孙，千百亿化)，十九太极(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金丹捷径指玄图

三 关 图

忘形 形	忘气 气	忘神 神
养气	养神	养虚

产药川源图

神心
药在西南是本乡
蟾光终日照西川
元神 性海

真 土 图

黄房 黄婆 戊己
黄庭 土釜 是意

龙 虎 图

身是虎	元神	剑身束魄充虎饥， 虎来食啖生髓脂。	受气
	元气	凝心息念任龙蟠， 龙蟠潭里珠光寒。	
心是龙			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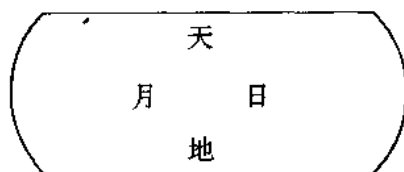
性 命 图

神是性 性属离 坤之中阴日
气是命 命属坎 乾之中阳月

药物火候

神是火 火属心 心为汞
气是药 药属身 身为铅

四 象 图



金液还丹

神气归虚
金液还丹

金丹捷径

叶和叔

夫金丹者，以内铅外汞而炼之，非金石草木也。七返九还，而成变化飞升之药也。红中而见黄，知白而守黑，此金丹之铅汞也。华岳山头之风，扶桑海底之浪，此金丹之龙虎也。神室之鸾凤，丹房之云雨，此金丹之夫妇也。日魂漏天髓，月魄运地脂，此金丹之乌兔也。二气之循环，一元之斡运，此金丹之龟蛇也。文火以温养，武火以锻炼，此金丹之火候也。若夫丹道之沐浴也，坤水坎水；丹道之吹嘘也，巽风离风。噫，金丹之妙不传也，拙添按日月，盈亏象天地，刑德法卯酉，交会并金木。至如水源之清浊，火候之迟速，药材之老嫩，交媾之终始，胎仙之变化，又不可不知也。知此则读群仙珠玉，廓然一悟，恍然释然，如蕙兰之正春风，似梧桐之乍秋雨，似松林之夜雪，似竹径之夕阳，此金丹之味也。澹然如春空之白云，皎然如秋潭之素月，冥然如婴儿之未孩，晦然如耆叟之欲耄，此金丹之得处也。金丹如此修炼，药物如此采取，水火如此运用，丹道如是而交结，如是而成就也。群仙珠玉一帙，古今所未有也。胡胎仙何如人？弃儒拔俗之夫，未委其仙与否也。其命意如此，亦古人也。

金丹论

盖闻太极未判之先，混然虚寂，清浊未分，形如鸡子。一气既判，二仪生焉。故清灵之气浮之为天，浊重之气降而为地，冲和之气结而为人。故三才定位，万物乃生。古之圣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叙其人伦。故伏羲始画八卦以推穷天地之物象，以明其造化之源流。以乾坤合天地之动静，以坎离同日月之循环，以五藏分为五行，上应五星之连珠，内明五气之相制。乃知肝藏其魂，位居其东，而有青龙之号。肺藏其魄，位居其西，而有白虎之称。心藏其神，位居其南，而有朱雀之名。肾藏其精，位居其北，而有玄武之喻。脾藏其志，位居其中，而有土德之尊。故水得其土则潜其形，火得其土则隐其明，金得其土以增其色，木得其土以溢其润。于是龙虎交媾于玉炉，水火既济于金鼎。飞真精于肘后，运河车于玉京。玄珠降于华池，黄芽长于灵谷。三尸奔逸，六贼逃亡。阳神聚而成仙，金汞结而为宝，始可超凡入圣，与天齐年。仆兹见白先生纂集丹书，以内象造化分别五行，推排八卦，指陈丹灶，明其火候阴阳，升降龙虎，交驰物象，敷陈画为图像以示好道之流，庶几一见而昭著无疑，得以坦途而入。若按图而行，何惑之有。

修真论

尝谓大道眇冥，人不易知。是故圣人将奥旨藏于经典，隐于万物，寓言立像，无非欲度其迷。昔抱朴子言：水之有源，其流必远；木之有根，其叶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之有精，其命必长。九子丹经曰：人之可保者命，可惜者身，可存者气，可重者精。太上玄镜曰：纯阳上升者谓之气，纯阴下降者谓之液。气液相交于骨髓之间者，谓之髓。气髓相交于膀胱之外者，谓之精。心气在肝，肝精不固，目眩无光。心气在肺，肺精不实，肌肉瘦弱。心气在肾，肾精不固，神气减少。心气在脾，脾精不坚，齿发浮落。五脏之中，肾为精枢，心为气馆。真精在肾，余精自还下田。真气在心，余气自归元府。故人之气有八百一十丈，九九八十一纯阳之数。过此已往，走失其精，耗散元气，疾病随生，死亡随至。又广成子授道于黄帝，指其长生之术曰：出入不离玄牝，往来只在谷神。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知白守黑，可以长生矣。又观虚静先生曰：大道不远在身中，物即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气住，气归元海寿无穷。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灵台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其精损筋骨。夫道人则易知而难遇，易遇而难成。余昨访师友，参问金丹大药火候拙添之法，皆不言下手工夫，人不得其蹊径而入。伏睹海南白先生所著修

真养命之图，设象以明大道之奥，庶几同志之士依图而行之，则诚为捷径，幸毋忽诸。岁在淳祐甲辰暑月，廖正敬书。

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之二

还源篇序

杏林真人石泰得之撰

泰素慕真宗，遍游胜境。参传正法，愿以济世为心；专一存三，尤以养生为重。盖谓学仙甚易，而人自难。脱尘不难，而人未易。深可哀哉。古云：迷云锁慧月，业风吹定海。昔年以驿中遇先师张紫阳先生，所简易之语，不过半句，其证验之效，只在片时。知仙之可学，私自生欢喜。及其金液交结，圣胎圆成，泰故作还源篇八十一章，五言四句，以授晚学，早悟真筌，莫待老来铅虚汞少，急须猛省，寻师访道，修炼金丹，同成仙果，变化飞升，乃所愿望。

还源篇（八十一章以按纯阳之数）

一

铅汞成真体，阴阳结太元。但知行二八，便可炼金丹。

二

汞是青龙髓，铅为白虎脂。掇来归鼎内，采取要知时。

三

姤女骑铅虎，金公跨汞龙。甲庚明正令，炼取一炉红。

四

蛇魄擒龙髓，龟魂制虎精。华池神水内，一朵玉芝生。

五

白雪飞琼苑，黄芽发玉园。但能知偃月，何处炼红铅。

六

药材开混沌，火候炼鸿蒙。十月胎仙化，方知九转功。

七

龙正藏珠处，鸡方抱卵时。谁知铅汞合，正可饮刀圭。

八

沐浴资坤水，吹嘘赖巽风。婴儿无一事，独处太微宫。

九

紫府寻离女，朱陵配坎男；黄婆媒娉处，太极自函三。

十

乾马驰金户，坤牛入木宫。阿谁将姤女，嫁去与金翁。

十一

姤女方二八，金翁正九三。洞房生瑞气，欢合产初男。

十二

昨夜西川岸，蟾光照碧涛。采来归玉室，鼎内自煎熬。

十三

离坎非交媾，乾坤自化生；人能明此理，一点落黄庭。

十 四

丹谷生神水，黄庭有大仓。更无饥渴想，一直入仙乡。

十 五

意马归神室，心猿守洞房。精神魂魄意，化作紫金霜。

十 六

孔玄关窍，三关要路头。忽然轻运动，神水自然流。

十 七

制魄非心制，拘魂岂意拘？惟留神与气，片晌结玄珠。

十 八

口诀无多子，修丹在片时。温温行火候，十月产婴儿。

十 九

夫妇初欢合，年深意转浓。洞房交会处，无日不春风。

二 十

骤雨纸蝴蝶，洪炉玉牡丹。三更红日赫，六月素霜寒。

二十一

海底飞金火，山巅运土泉。片时交媾就，玉鼎起青烟。

二十二

凿破玄元窍，冲开混沌关。但知烹水火，一任虎龙蟠。

二十三

娑竭水中火，昆仑山上波。谁能知运用，大意要黄婆。

二十四

药取先天气，火寻太易精。能知药取火，定里见丹成。

二十五

元气如何服，真精不用移。真精与元气，此是大丹基。

二十六

儒家明幻理，释氏打顽空；不识神仙术，金丹顷刻功。

二十七

偃月炉中汞，朱砂鼎里铅。龟蛇真一气，所产在先天。

二十八

朔望寻弦晦，抽添象缺圆。不知真造化，何物是真铅。

二十九

气是形中命，心为性内神。能知神气穴，即是得仙人。

三 十

木髓烹金鼎，泉流注玉炉。谁将三百日，慢慢著工夫。

三十一

玉液滋神室，金胎结气枢。只寻身内药，不用揣丹书。

三十二

玉鼎烹铅液，金炉养汞精。九还为九转，温养象周星。

三十三

火枣元无核，交梨岂有查。终朝元火候，神水灌金花。

三十四

欲炼先天气，先乾活水银。圣胎如结见，破顶见雷鸣。

三十五

炼气徒施力，存神枉用工。岂知丹诀妙，镇日玩真空。

三十六

气产非干肾，神居不在心，气神难捉摸，化作一团金。

三十七

一窍名玄牝，中藏气与神。有谁知此窍，更莫外寻真。

三十八

脾胃非神室，膀胱乃肾余。劝君休执泥，此不是丹枢。

三十九

内景诗千首，中黄酒一樽。逍遥无物累，身外有乾坤。

四十

乌兔相煎煮，龟蛇自绕缠。化成丹一粒，温养作胎仙。

四十一

万物皆生死，元神死复生。以神归气内，丹道自然成。

四十二

神气归根处，身心复命时。这般真孔窍，料得少人知。

四十三

身里有玄牝，心中无垢尘。不知谁解识，一窍内涵真。

四十四

离坎真龙虎，乾坤正马牛。人人皆具足，因甚不知修。

四十五

魂魄为心主，精神以意包。如如行火候，默默运初爻。

四十六

心下肾上处，肝西肺左中。非肠非胃腑，一气自流通。

四十七

妙用非关意，真机不用时。谁能知此窍，且莫任无为。

四十八

有物非无物，无为合有为。化权归手内，乌兔结金脂。

四十九

虎啸西山上，龙吟北海东。捉来须野战，寄在艮坤宫。

五十

复姤司明晦，屯蒙直晓昏。丹炉凝白雪，无处觅心猿。

五十一

黑汞生黄叶，红铅绽紫花。更须行火候，鼎里结丹砂。

五十二

木液须防兔，金精更忌鸡。抽添须沐浴，正是月圆时。

五十三

万籁风初起，千山月乍圆。急须行正令，便可运周天。

五十四

药材分老嫩，火候用抽添。一粒丹光起，寒蟾射玉帘。

五十五

蚌腹珠曾剖，鸡窠卵易寻。无中生有物，神气自相侵。

五十六

神气非子母，身心岂夫妇？但要合天机，谁识结丹处。

五十七

丹头初结处，药物已凝时。龙虎交相战，东君总不知。

五十八

旁门并小法，异术及闲言。金液还丹诀，浑无第二门。

五十九

贵贱并高下，夫妻与弟兄。修仙如有分，皆可看丹经。

六十

屋破修容易，药枯生不难。但知归复法，金宝积如山。

六十一

魂魄成三性，精神会五行。就中分四象，攒簇结胎精。

六十二

定志求铅汞，灰心觅土金。方知真一窍，谁测此幽深。

六十三

造化无根蒂，阴阳有本原。这些真妙处，父子不堪传。

六十四

留汞居金鼎，将铅入玉池。主宾无左右，只要识婴儿。

六十五

黄婆双乳美，丁老片心慈。温养无他术，无中养就儿。

六十六

绛阙翔青凤，丹田养玉蟾。壶中天不夜，白雪落纤纤。

六十七

琴瑟和谐后，箕裘了当时。不须行火候，又恐损婴儿。

六十八

长男才入兑，少女便归乾；巽宫并土位，关锁自周天。

六十九

弦后弦前处，月圆月缺时，抽添象刑德，沐浴按盈亏。

七十

老汞三斤白，真铅一点红。夺他天地髓，交媾片时中。

七十一

火候通玄处，古今谁肯传。未曾知采药，且莫问周天。

七十二

云散海棠月，春深杨柳风。阿谁知此意，举目问虚空。

七十三

人间无物累，天上有仙阶。已解乘云了，相将白鹤来。

七十四

心田无草秽，性地绝尘飞。夜静月明处，一声春鸟啼。

七十五

白金烹六卦，黑锡过三关。半夜三更裏，金乌入广寒。

七十六

丹熟无龙虎，火终休汞铅。脱胎已神化，更作玉清仙。

七十七

塞断黄泉路，冲开紫府门。如何海蟾子，化鹤出泥丸。

七十八

江海归何处，山岩属甚人？金丹成熟后，总是屋中珍。

七十九

吕承钟口诀，葛授郑心传。总没闲言语，都来只汞铅。

八十

汞铅归一鼎，日月要同炉。进火须防忌，教君结玉酥。

八十一

采药并交结，进火与沐浴。及至脱胎时，九九阳数足。

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之三

紫⁽¹⁾庭经

翠虚真人述

绛宫天子统乾乾，乾龙飞上九华天。天中妙有无极宫，宫中万卷指玄篇。篇篇皆露金丹旨，千句万句会一言。教人只去寻汞铅，二物采入鼎中煎。夜来火发昆仑山，山头火冷月光寒。曲江之上金乌飞，嫦娥既与斗牛欢。采之炼之未片晌，一气渺渺通三关。三关来往气无穷，一道白脉朝泥丸。泥丸之上紫金鼎，鼎中一块紫金团。化作玉浆流入口，香甜清爽遍舌端。吞之服之入腹内，藏府畅甚身康安。赤蛇苍龟交合时，风恬浪静虎龙蟠。神水湛湛华池静，白雪纷纷飞四边。七宝楼台十二层，楼前黄花深可观。即此可谓铅汞精，化作精髓盈关源。但去身中寻周天，前弦以后后弦前。药物平平气象足，天地日月交会间。虚空自然百杂碎，嚼破混沌软如绵。翻来覆去成一钱，遍体玉润而金坚。赤血换兮白血流，金光满室森森然。一池秋水浸明月，一朵金花如红莲。此时身中神气全，不须求道复参禅。我今知君如此贤，知君有分为神仙。分明指示无多语，默默运用而抽添。年中采月不用年，月中取日月徒然。日中取时时易日，时中有刻而玄玄。玄之又玄不可言，元来朔望明晦弦。金翁姹女夺造化，神鬼哭泣惊相喧。云收雨散万籁静，一粒玄珠种玉田。十月火候圣胎圆，九转七返相回旋。初时夹脊关脉开，其次膀胱如火燃。内中两肾如汤煎，时乎挑动冲心原。心肾水火自交感，金木间隔谁使然。黄庭一气居中宫，宰制万象心掌权。水源清清如玉镜，孰使河车如行船。一霎火焰飞烧天，乌魂兔魄如微尘。如斯默默觅真筌，一条径路入灵真。分明精里以气存，渐渐气积以生神。此神乃是天地精，纯阳不死为真人。君知如此宜修仙，修仙惟有金丹门。金丹亦无第二诀，身中一亩为家园。唾涕精津气血液，七件阴物何取焉。坎中非肾乃灵根，潭底日红牝马奔。七返九还在片晌，一切万物皆生成。惟此乾坤真运用，不必兀兀徒无言。无心无念神已昏，安得凝聚成胎仙。胎仙只是交结成，交结惟在顷刻间。君还知有大肠回，正在冬至几日前。又言：金精既降时复以何物复金精。金精只是坤宫，药坤主西南为川源。蟾光终日照西川，只此便是药之根。以时易日刻易时，一滴甘露名灵泉。吞人心经冲肺腑，落在膀胱而成丹。丹头不在膀胱结，元在膀胱却在肝。肝为木液遇金精，逢土交结成大还。莫言此是有为功，又恐斯为著相言。始于著相至无相，炼精化气气归根。气之根本凝成神，方曰无为而通灵。譬如夫妇交媾时，一点精血结成婴。彼之以情而感精，尚且婴儿十月成。何况宇宙在乎手，身中虎啸龙吟声。虽然不见龙之吟，波浪高涌千万寻。虽然不见虎之啸，夜深风声吼万林。自乎丹道凝结后，以至火候烹炼足。及于十月霜飞时，神鬼奔

走安敢争。一年都计十二月，卯酉沐浴谁敢行。所以十月入神室，金鼎满满龙精盈。缚云捉月之机关，得诀修炼夫何难。果然缚得云在山，又解捉住月之魂。点对此语知古人，何虑不把身飞升。身之根兮心之肉，心中自有无价珍。可以生我亦死我，既能饥人亦饱人。寻真揣路求其原，逍遥快乐无饥寒。似此境象与证验，总在一日工夫间。工夫如此譬似闲，药之不远采不难。谁知火焰万丈红，接杀三尸玉炉寒。丹田亦能生紫芝，黄庭又以生红精。红精一餐永不饥，紫芝一服常童颜。满身浑是白乳花，金筋玉骨永不死。不死自此得功成，功成行满鹤来至，一举便要登云端。

阴符髓

夫神仙抱一之道者，上天所祐也。世不可得之，乃太乙含真之元。太乙者，太极太渊之源，是虚无炼神之道。一者气也，入能将太乙真气与我真气相济，包含太和，久而炼之，乃为大丹。丹者纯阳也，阳者天道也。故神合道聚则成形，散则成风，故与道相通。通者道养气，养气者神保。神，天道也，故曰精气相济。久而用火，乃真气战退阴魔，是谓纯阳炼形。以身为国，以心为君，以精为民。形者炉也，首者鼎也。精满于脑，故用火炼。火者阳也，息者风也。以风吹火炼形神，形神俱妙，故曰炼形。炼形者先须存心于内，真气冲和。火乃丹田之气，纯粹之精，运行不绝，升沉往还，周而复始，包含万类，故乃丹田也。天地者阴阳之精也，天气降而复升，地气升而复降。天之阳晶为日，地之阴晶为月。若得斗柄之机，自然转动日月，运行而无休息，乃纯阳炼神之道。天枢之上，天元一气注之；天枢之下，地元一气注之。天枢之中，阴之与阳，人能混之，上下无穷，与天齐年。今之人而不能知者，贪欲忘精，用心失神，劳形散气，以故冥然而死，故谓五贼之败也。所谓见之者昌，不见则亡，五贼者五行之正气也。天真者道之元也，长养万物，生杀机权，造化之本。久而满于体内，精与天真相济。天气降于地，地气接之而不相离。若能识之，故不死矣。广成子曰：吾一万二千岁，皆因五行正理也。五行者，五藏也。水得一气，人肾属于水。人未生之前，以道为本，但人命门上应北方太乙之源、造化之根。次生左肾。此中生日脉脉，涌腾朝元，下至巽坤。中有元基，聚四时之气，入于中宫，并而朝于顶上，故施行于天。头圆象天，足方象地，中理五行之正气也。聚入绛宫，散而达于筋骨上下，而复涌泉，混合万神。故乃青阳至首，群阴皆散。更用天之五行正气，内降五行，共处入鼎，修炼成丹，故不死矣。天以斗为机，人以心为机。天机运于阴阳，人机则成大道。大道者无为也，无为性不乱，性不乱则神不移，神不移则精不散，精不散则气不荡，气不荡则精火相随。精火不散，万神聚于神乡，在于昆仑之内朝，于顶上，始得一气之造化也。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者天地之根，阴阳之本，万物赖此以生成，千灵资之以舒惨。至于高天厚地，洞府神仙，玄象灵宫，神真圣像，未有一物不同元气而生者也。夫未生之时，先受天气，故为人性。然后二气相合，故乃成形。人能澄心，如天不动，故同天地。人心者机本也，人能存其心，守其神，以心为性，以气为命。而不能行者，气绝命亡，皆因乱性散神，天道者清气也，人受一气，体养万神，纯阳之理，故谓天之道。杀机者造化也，龙者气也，蛇者火也。若运精气上下往来，夺天地造化，故曰机也。若去五欲，动于机权，如天之作。人肾中青阳之真为之龟蛇，上通天元之气，呼吸而上下相应，起而离陆地也。广成子曰：脐下一寸三分，气海中有真精一合，内有二经，左曰丹田经，右曰灵阳经。二经上通于脑，其中有府，名曰灵阳府。府中有二穴，左曰太极穴，右曰冲虚穴。上通天气，下至海元，故曰呼吸。天气下降而养真精，上者为龙，青阳之本；下者为蛇，则元气。始也二气相交而成大药，久炼成丹，故不死矣。久炼神超物外，故曰起陆。人发杀机，守于阳神。阴阳升降，天以冬夏二至，人以一呼一吸，呼则至于根，吸则至于蒂。一吸天气下降，一呼地气上腾。我以真气运下元地气上于天，故曰天地返覆。天性不可乱，神气不可移，能与精气交而生万神，若天地安和而长万物。圣人内默聪明，外屏嗜欲，静居太始之先，未始有巧拙

之辨。三要者，玄牝、玉户、金关。上通于天，下通于地，切勿眼观心动，耳听神移，口谈气散。故三要动之神散也。但人心中有二窍，左曰玄，右曰牝，下入气海，上通泥丸。此真相通玉户、金关，夹脊相凑。过三关而朝北极，阳穴动而养真。广成子曰：木去火则不灰，人去性则不死。火出神散，神散气离，气离身亡。国有奸，久而破身；有邪，久而死。去奸则宁，去邪则安。天地盗太虚，人蛊盗天地。蜚虻者，入腹之虫，烁我魂魄，亡我神气，散我精血。若能还阴阳造化之机，勿能害耳。圣人以机筹运，法造化之机，如是修炼天界，天以一气长养万物，人受一气而生万神，散一气以盗而死。古圣人食天气自有时，自调百脉，畅饮太和真气，注想身田，即得五脏清凉，六腑调泰，关节元气，精神安也。广成子曰：气之柔弱穿筋骨，安精神，皆使关节通流，岂不理乎神机？内用千变万化，天运机而养万物，人运机而化不穷。人知外象有吉凶之兆，即寿而应，而不知自己有神，乃为神仙所为神也。日月者，阴阳之至晶也。周游八极，寒暑相推，克天地之意，定于日月，周游之道也。日出月入，在于数中。数者一也，一者气也，圣人得之，通天地阴阳地理。固气养神，不失于道，万变始也。君子可以固穷，下士闻笑而轻命，三返在于三元，天元真气居首，灵元真气居中，本元真气居下。精者师也，心者王也，身者形也。三阳循于内，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矣。以天道而化下方，万物受道所生，自然而然，乃大恩生。不以色欲纵其心，安其心而保其气，造化自恩生也。剪其欲，正其心，定其气，守神抱一至静而日新，必达于源，至于神，阴阳之本也。目不视色神不移，神不移其气内藏，至乐天真，终无所扰。广成子曰：禽者南方之鸟也，人能致伏真精，力久如禽，飞腾太虚，不过以气而作飞仙，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者心，不足者精。有余不能损，则其不足不能补。补不足者，是害也。节欲潜形，物束无味，有恩存焉，害中恩也。天地之理，圣入之机，至道之苗，万物之本，阴阳之宗，故造化无穷。圣人于至道之精，我之有也。道之勃然，万物自物，我哲耳。阴阳非胜我之用，胜之者我神我灵，而阴阳同胜天地者，二气结而万物皆同也。哲同神气，圣人也，而异于人，故作神仙矣。

内 三 要（出黄帝阴符经）

第一要者头，太渊也，天谷神所居之位是也。上应玄都，万神会集之乡。人能开此，谷神自居，真息自定，饥渴自除矣。

第二要者心，绛宫也。人能虚心凝神，得神气俱定，息不往来，谓之大定矣。夫神者天地之元，性命之本，日月之祖，龙虎之首，阴阳之根。每一息，动四至。太上言二十四动为一刀，二百四十动为一圭，故圣人谓之刀圭。

第三要者在两肾之间，水火之际，谓之地户。此关有神谓之桃康，上通九天，下通涌泉，真气聚散，皆从此关。故圣人言天门常开，地户永闭。人能会此三要，神气自然交结。阴符经曰：九窍之邪，在此三要。正此意也。

外 三 要

外三要者，玄牝之门也。口通五脏，出者重浊之气，属阴。一切百谷诸味，皆地之精，从口而入，与地相接，谓之地根。

鼻通六腑，出者轻清之气，属阳，接其天。此乃天根。太上言：玄牝之门，是为天根。

鼻有两窍，口有一窍，共三窍，此是神气往来之门。阳神为玄，阴息为牝，此门中有天魂地魄，与我神气混而为一，故强名曰玄牝二物也。

〔1〕“紫”原缺。

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之四

修仙辨惑论

海南白玉蟾自幼事陈泥丸，忽已九年，偶一日在乎岩阿松阴之下，风清月朗，夜静烟寒。因思生死事大，无常迅速，遂稽首再拜而问曰：玉蟾事师未久，自揣福薄缘浅，敢问今生有分可仙乎？陈泥丸云：人人皆可，况于汝乎。玉蟾曰：不避尊严之责，辄伸僭易之问，修仙有几门？炼丹有几法？愚见如玉石之未分，愿得一言点化。陈泥丸云：尔来，吾语汝：修仙有三等，炼丹有三成。夫天仙之道，能变化飞升也，上士可以学之。以身为铅，以心为汞，以定为水，以慧为火，在片饷之间可以凝结，十月成胎。此乃上品炼丹之法，本无卦爻，亦无斤两，其法简易，故以心传之，甚易成也。夫水仙之道，能出入隐显也，中士可以学之。以气为铅，以神为汞，以午为火，以子为水，在百日之间可以混合，三年成象。此乃中品炼丹之法，虽有卦爻，却无斤两。其法要妙，故以口传之，必可成也。夫地仙之道，能留形住世，庶士可以学之。以精为铅，以血为汞，以肾为水，以心为火。在一年之间可以融结，九年成功。此乃下品炼丹之法，既有卦爻，又有斤两，其法繁难，故以文字传之，恐难成也。上品丹法，以精神魂魄意为药材，以行住坐卧为火候，以清静自然为运用。中品丹法以肝心脾肺肾为药材，以年月日时为火候，以抱元守一为运用。下品丹法以精血髓气液为药材，以闭咽搐摩为火候，以存想升降为运用。大抵妙处不在乎按图索骏也，若泥象执文之士，空自傲慢，至老无成矣。玉蟾曰：读丹书许多年，如在荆棘中行。今日尘净鉴明，云开月皎，总万法而归一，包万幻以归真。以未知正在于何处下手用功也？陈泥丸云：善哉问也。夫炼丹之要以身为坛，炉鼎灶以心为神室，以端坐习定为采取，以操持照顾为行火，以作止为进退，以断续不专为防堤，以运用为抽添，以真气薰蒸为沐浴，以息念为养火，以制伏身心为野战，以凝神聚气为守城，以忘机绝虑为生杀，以念头起处为玄牝，以打成一块为交结，以归根复命为丹成，以移神为换鼎，以身外有身为脱胎，以返本还源为真空，以打破虚空为了当。故能聚而成形，散则成气，去来无碍，逍遥自然矣。玉蟾问曰：勤而不遇，必遇至人，遇而不勤，终为下鬼。若此修丹之法，有何证验？陈泥丸云：初修丹时，神清气爽，身心和畅，宿疾普消，更无梦寐，百日不食，饮酒不醉。到此地，则赤血换为白血，阴气炼成阳气，身如火热，行步如飞，口中可以乾水，吹气可以煮肉。对景无心，如如不动。役使鬼神，呼召雷雨。耳闻九天，自视万里。遍体纯阳，金筋玉骨，阳神现形，出入自然。此乃长生不死之道毕矣。但恐世人执著药物火候之说，以为有形有为而不能顿悟也。夫岂知混沌未分以前，乌有年月日时？父母未生以前，乌有精血气液？道本无形，喻之为龙虎；道本无名，比之为铅汞。若是学天仙之人，须是形神俱妙，与道之合真可也，岂可被阴阳束缚在五行之中？要当跳出天地之外，方可名为得道之士矣。或者疑曰：此法与禅法稍同，殊不知终日谈演问答乃是乾慧，长年枯兀昏沉乃是顽空。然天仙之学如水精盘中之珠，转漉漉地，活泼泼地，自然圆陀陀，光烁烁。所谓天仙者，此乃金仙也。夫此不可言传之妙也，人谁知之，人谁行之。人若晓得金刚、圆觉二经，则金丹之义自明，何必分别老释之异同哉？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何况人人具足，个个圆成，政所谓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闾透长安。但取其捷径云耳。玉蟾曰：天下学仙者纷纷然，良由学而不遇，遇而不行，行而不勤，乃至老来甘心赴死于九泉之下，岂不悲哉。今将师传口诀侵木以传于世，惟此漏露天机甚矣，得无谴乎？泥丸云：吾将点化天下神仙，苟获罪者，天其不天乎。经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何谴之有？玉蟾曰：祖师张平叔三传非人，三遭祸患，何也？泥丸云：彼一时自无眼力，又况运心不普乎？噫，师在天涯，弟子在海角，何况尘劳中识人为甚难。今但刊此，散行天下，使修仙之士可以寻文揣义，妙理昭然，是

乃天授矣，何必乎笔舌以传之哉？但能凝然静定，念中无念，工夫纯粹，打成一片，终日默默，如鸡抱卵，则神归气复，自然见玄关一窍，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则是采取先天一气以为金丹之母，勤而行之，指日可与钟吕并驾矣。此乃已试之效念，学仙者无所指南，谨集问答之要，名之曰修仙辨惑论云。

谷神不死论

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天之谷含造化，容虚空。地之谷容万物，载山川。人与天地同所禀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头有九宫，上应九天。中间一宫谓之泥丸，又曰黄庭，又名昆仑，又名天谷，其名颇多，乃元神所住之宫。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谓之谷神。神存则生，神去则死。日则接于物，夜则接于梦，神不能安其居也。黄粮未熟，南柯未寤，一生之荣辱富贵，百岁之悲忧悦乐，备尝于一梦之间。使其去而不还，游而不返，则生死路隔，幽明之途绝矣。由是观之，人不能自生而神生之，人不能自死而神死之。若神居其谷而不死，人安得而死乎？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元者，阳也，天也；牝者，阴也，地也。然则玄牝二气，各有深旨，非遇至人授以口诀，不可得而知也。灵枢内经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应谷绛宫，藏气之府也。下有灵谷关元，藏精之府也。天谷元宫也，乃元神之室，灵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圣人则天地之要，知变化之源，神守于元宫，气腾于牝府。神气交感，自然成真，与道为一而入于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也。圣人运用于玄牝之内，造化于惚恍之中。当其玄牝之气入乎其根，闲极则失于急，任之则失于荡。欲其绵绵续续，勿令间断耳。若存者，顺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宁，息久自定，性人自然，无为妙用，未尝至于勤劳迫切，故曰用之不勤。即此而观，则玄牝为上下二源、炁母升降之正道明矣。世人不穷其根，不究其源，便以鼻为玄，以口为牝。若以鼻口为玄牝，则玄牝之门又将何以名之？此皆不能造其妙，非大圣安能穷究是理哉？

阴阳升降论

天以乾道轻清而在上，地以坤道重浊而在下，元气则运行乎中而不息。在上者以阳为用，故冬至后一阳之气自地而升，积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阳极而阴生。在下者以阴为用，积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阴极而阳生。一升一降，往来无穷。人受冲和之气，以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初无二体。天地之气一年一周，人身之气一日一周。自子至巳，阳升之时，故以子时为日中之冬至，在易为复。自午至亥，阴降之时，故以午时为日中之夏至，在易为姤。阴极阳生，阳极阴生，昼夜往来，亦犹天地之升降。人能效天地橐籥之用，冲虚湛寂，一气周流于百骸，开则气出，阖则气入。气出则如地气之上升，气入则如天气之下降，自可与天地齐其长久。若也奔骤乎纷华之域，驰骋乎是非之场，则真气耗散而不为吾之有矣。不若虚静，守中以养也。中者，天地玄牝之气会聚之处也，人能一意守之而不散，则真精自朝，元气自聚，谷神自接，三尸自去，九虫自灭。此乃长生久视之道也。以是知真息元气乃人身性命之根，深根固蒂乃长生久视之道。人之有生，禀大道一元之气，在母胞系与母同呼吸。及乎降诞之后，剪去脐蒂，一点元阳栖于丹田之中，真息出入通于天门，与天相接。上入泥丸，会于元神；下入丹田，通于元气。庄子云：众人之气为喉，圣人之息为踵。踵也者，深根固蒂之道。入能屏去诸念，真息自定，身入无形，与道为一，在世长年。由是观之，道之在身，岂不尊乎？岂不贵乎？

丹房法语（白先生与胡昭仙）

吕先生鹤颈龟腮，适有钟离之会。石居士鹿鼻鼠耳，偶逢平叔之来。叹夤缘时节之难，岂名利是非之比？金丹大药，古人以万劫一传玉笈灵篇，学者之十迷九昧。月里乌，

日里兔，颠倒坎离；水中虎，火中龙，运用复姤。采先天一气，作铅中之髓，夺星象万化，为汞里之精。惟弦前弦后之时，乃望缺望圆之际。知之者癸生须急采，昧之者望远不堪尝。精半斤，气半斤，总在西南之位。砂一两，药一两，实居东北之乡。收金精木液归于黄庭，炼白雪黄芽结成紫粉。悟真篇所谓华池神水，知命论又言地魄天魂，采之炼之，结矣成矣。如夫妇最初一点，十月成胎；似君臣共会万机，百官列职。遇日中冬至则野战，遇时中夏至则守城。都来片晌工夫，要在一日证验。九三、二八算来，只在姤女金翁；七六、十三穷得，无过黄婆丁老。更不用看丹经万卷也，只消得口诀一言。子之来意甚勤，知汝积年求慕，非夙生有此丰骨，岂一旦用是身心。自采药以至结胎，从行火而及脱体，包括抽添之妙，形容沐浴之机。无金木间隔之忧，有水土同乡之庆。但须温养，都没艰辛。十二时中只一时，三百日内在半日。丹田有物，行住坐卧以无愁。紫府书名，生死轮回而不累。了然快乐，自此清闲。这工夫，向闹里也堪行。论玄妙，只顷中都交结。聚而不散，炼之尤坚。朱砂鼎，偃月炉，何难寻之。有守一坛中央釜，惟自己而求。宜识阴阳，要知玄牝。龙精满鼎，遣金童下十二层楼。凤髓盈壶，令玉女报三千世界。此时丹熟，更须慈母惜婴儿。不日云飞，方见真人朝上帝。

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之五

金丹四百字（并叙）

紫阳张真人撰

七返九还金液大丹者，七乃火数，九乃金数，以火炼金，返本还源，谓之金丹也。以身心分上下两弦，以神气别冬夏二至，以形神契坎离二卦。以东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是为攒簇五行。以舍眼光，凝耳韵，调鼻息，缄舌气，是为和合四象。以眼不视而魂在肝，耳不闻而精在肾，舌不声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动而意在脾，故名曰五气朝元。以精化为气，以气化为神，以神化为虚，故名曰三花聚顶。以魂在肝而不从眼漏，魄在肺而不从鼻漏，神在心而不从口漏，精在肾而不从耳漏，意在脾而不从四肢孔窍漏，故曰无漏。精神魂魄意相与混融，化为一气，不可见闻，亦无名状，故曰虚无。炼精者炼元精，非淫佚所感之精。炼气者炼元气，非口鼻呼吸之气。炼神者炼元神，非心意念虑之神。故此神气精者，与天地同其根，与万物同其体，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以阳火炼之则化成阳气，以阴符养之则化成金精，故曰见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见。身者心之宅，心者身之主。心之猖狂，如龙身之狞恶，如虎身中有一点真阳之气，心中有一点真阴之精，故曰二物。心属乾，身属坤，故曰乾坤鼎器。阳气属离，阴精属坎，故曰乌兔药物。抱一守中，炼元养素，故曰采先天混元之气。朝屯暮蒙，昼午夜子，故曰行周天之火候。木液旺在卯，金精旺在酉，故当沐浴。震男饮西酒，兑女攀北花，巽风吹起六阳，坤土藏蓄之数，故当抽添。夫采药之初也，动乾坤之橐籥，取离坎之刀圭，初时如云满千山，次则如月涵万水，自然如龟蛇之交合，马牛之步骤。殊不知龙争魂，虎争魄，乌战精，兔战神，恍惚之中见真铅，杳冥之内有真汞。以黄婆媒合，守在中宫。铅见火则飞，汞见火则走，遂以无为油和之，复以无名璞镇之。铅归坤宫，汞归乾位，真土混合，含光默默。火数盛则燥，水铢多则滥。火之燥，水之滥，不可不调匀，故有斤两法度。修炼至此，泥丸风生，绛宫月明，丹田火炽，谷海波澄，夹脊如车轮，四肢如山石，毛窍如浴之。方起骨脉，如睡之正酣。精神如夫妇，欢合魂魄，如子母留恋。此乃真境界也，非譬喻也。以法度炼之则聚而不散，以斤两炼之则结而愈坚，魂藏魄灭，精结神凝，一意冲和，肌肤爽透，随日随时，渐凝渐聚，无质生质，结成圣胎。夫一年十有二月也，一月三十日也，一日百刻也。一月总计三千刻，十月总计三万刻。行住坐卧，绵绵若存。胎气既凝，婴儿显相，玄珠成象，

太乙含真。故此三万刻之中，可以夺天上三万年之数。何也？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节候，所以三万刻可以夺三万年之数也。故一年十二月，总有三万六千之数，虽愚暗小人行之，立跻圣地。奈何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元精丧也，元气竭也，元神杂也，是以三万刻，刻刻要调和。如有一刻差违，则药材消耗，火候亏缺，故曰毫发差殊不作丹也。是宜刻刻用事，用之不劳，真气凝结，元神广大，内则一年炼三万刻之丹，外则一身存三万年之数。大则一日结一万三千五百息之胎，小则十二时行八万四千里之气，故曰夺天地一点之阳，采日月二轮之气。行真水于铅炉，运真火于汞鼎。以铅见汞，名曰华池。以汞入铅，名曰神水。不可执于无为，不可形于有作，不可泥于存想，不可著于持守，不可枯坐灰心，不可盲修瞎炼。惟恐不识药材出处，又恐不知火候法度。要须知夫身中一窍名曰玄牝，此窍者非心非肾，非口鼻也，非脾胃也，非谷道也，非膀胱也，非丹田也，非泥丸也。能知此之一窍，则冬至在此矣，药物在此矣，火候亦在此矣，沐浴在此矣，结胎在此矣，脱体亦在此矣。夫此一窍亦无边傍，更无内外，乃神气之根，虚无之谷。在身中而求，不可求于他也。此之一窍，不可以私意揣度，是必心传口授。苟或不耳，皆妄为矣。今作此金丹四百字，包含造化之根基，贯穿阴阳之骨髓，使炼丹之士寻流而知源，舍妄以从真，不至乎忘本逐末也。夫金丹于无中生有，养就婴儿，岂可泥象执文而溺于旁蹊曲径？然金丹之生于无也，又不可为顽空。常知此空，乃是真空。无中不无，乃真虚无。今因马自然去讲此数语，汝其味之。

真土擒真铅，真铅制真汞。铅汞归真土，身心寂不动。

真土者身中之土也，铅汞者身中之水火也。以土克水，则铅可擒矣。以水克火，则汞可制矣。铅水汞火，皆为真土之擒制者。何哉？盖缘身心俱合，寂然不动，而后土水木三者可以混融为一。此乃是采药物归炉鼎之内也。

虚无生白雪，寂静发黄芽。玉炉火温温，鼎上飞紫霞。

白雪须要虚空而生，以其无中生有。黄芽须待火养而生，以其火能生土。正如天地之间，当子丑之月，阳气未萌，是物混于无也，则白雪自天而下。及寅卯之月，阳气渐盛，是静中有动也，则黄芽自地而出矣。白雪黄芽既见发生，则玉炉之火但要温养，自然鼎上紫霞腾空而飞。若火大武，则冲散矣。

华池莲花开，神水金波静。夜深月正明，天地一轮镜。

华者花也，花犹火也。神者心也，心属火也。金丹之要在乎神水华池，即是水火既济之理。水中有波，莹然洁静，则火里生莲，自然开花矣。若则夜半子时一阳初动，其月正明，透体金光，照见天地之间，如一轮之明镜。

朱砂炼阳气，水银烹金精。金精与阳气，朱砂而水银。

阳气者，身中一点真阳之气。金精者，心中一点真阴之精。以阳火炼之则如朱砂，以阴符养之则如水银。朱砂水银，乃外物也。以外药而比内丹，神仙不得已而语矣。

日魂玉兔脂，月魄金乌髓。掇来归鼎中，化作一泓水。

魂主木，木能生火，故神者魂藏之。魄主金，金能生水，故精者魄藏之。苟能吸风以养神，吸气以养精，精神混合，调和于鼎内，则化为一泓水。

药物生玄窍，火候发阳炉。龙虎交会时，宝鼎产玄珠。

药物者，乌肝兔髓，红汞黑铅也，皆生于玄窍之中。若能备三昧之火，发阳炉之内，则龙虎交会，炼金木，生黄芽，而后产一粒之玄珠。

此窍非凡物，乾坤共合成。名为神气穴，内有坎离精。

玄牝之窍，非凡间物。未有此身，先有此窍。不在上，不在下，不在中间，所谓先天一窍是也。方其生身之初，乾父之精，坤母之血，相共合成，乃神气之穴而藏水火之精。

木汞一点红，金铅三斤黑。铅汞结丹砂，耿耿紫金色。

红者汞色，红为一点。黑者铅也，色黑，重三斤。金中之铅，木中之汞，两者凝结，便

成丹头。更加九转火候，则其色如紫金。

家园景物丽，风雨正春深。犁锄不废力，大地皆黄金。

家园者，身中之真土也。景物者，身中之药物也。迨夫一阳来复之后，有风以吹之，有雨以润之。及至三阳交泰之时，虽犁锄不废其力，而大地皆黄芽自土中而迸出也。以黄金言之，取其黄芽之色如金也。

真铅生于坎，其用在离宫，以黑而变红，一鼎云气浓。

真汞产于离，其用却在坎，姤女过南园，手持玉橄欖。

真铅者，北精之水，而上升于离宫。真汞者，南神之火，而降于坎户。铅之与汞，合而为一。近观则有红黑色，远看则如玉橄欖。姤女过南园而乘龙，婴儿往北地而骑虎。龙蟠金鼎，虎绕丹田。云从龙，风从虎。其一鼎之内，蔼然云气之薰蒸矣。

震兑非东西，坎离不南北。斗柄运周天，要人会攒簇。

震兑坎离，非凡间之东西南北，乃天地之卦气也。正如斗柄之指，月建一日一周天，身中之起火符顷刻一周天。若不能攒簇五行，则何以同斗柄之运转？

火候不用时，冬至不在子。及其沐浴法，卯酉时虚比。

大凡火候，非子时冬至、午时夏至也。及其沐浴，非卯时春分、酉时秋分也。人之一身才起火，周天自有抽添沐浴，非可拘泥于四时也。

乌肝与兔髓，擒来归一处。一粒复一粒，从微而至著。

乌肝者日魂也，兔髓者月魄也，擒制为一处而以火炼之，日生一粒如黍米大。自微至著，积炼而成两。三十日重三十八铢四累，三百日重三百八十四铢，方圆一寸而重一斤矣。

混沌包虚空，虚空括三界。及寻其根源，一粒如黍大。

夫混沌者，阴阳交媾也，乃是攒簇五行，合和四象，则量同虚空，而虚空可包矣；神游三界，而三界可括矣。推究其根元之所在，则起于玄牝之门，大如一粒之黍。

天地交真液，日月含真精。会得坎离基，三界归一身。

心液下降，肾液上升，则天地交真液矣。魂是乌之精，魄是兔之髓，则日月含真精矣。若人晓得坎离交媾之基，则天门开，地户闭，日照昆仑，月生沧海，而三界在吾一身矣。

龙从东海来，虎向西山起。两兽战一场，化作天地髓。

震为青龙，来从东海；兑为白虎，起向西山。若使龙吟云起而下降，虎啸风生而上升，二兽相逢，交战于黄屋之前，则风云庆会，自混合为一块髓矣。

金花开承叶，玉蒂长铅枝。坎离不曾闲，乾坤今几时。

金花者，金精也。上有金花，能开承叶。玉蒂者，玉液也。下有玉蒂，能长铅枝。人能使坎离之运用不至闲散，则一刻之工夫可夺天地一年之数，能要几多时候。

沐浴防危险，抽添自谨持。都来三万刻，差失恐毫厘。

沐浴乃超脱之法。七层宝塔，三级红楼，自下而升，要防危险。抽添乃朝元之法。阳起于初，阴生午后，若不懂持，终须有失。夫一日百刻也，一月三千刻。刻刻用事，用之不懈，则十月三万刻，可夺三万之数。若毫发差殊，不作丹矣。

夫妇交会时，洞房云雨作。一载生个儿，个个会骑鹤。

坎宫婴儿，离宫姤女，若得黄婆媒合而结为夫妇，洞房交接，雨散云收，便成圣胎。及至一载生儿，便跨鹤自泥丸宫出矣。夫十个月怀胎，两个月沐浴，共成一载矣。

予注金丹四百字后，口占律诗五首，按金木水火土四首言命基，末一首言性基。性是命之体，命是性之用，盖取其四象五行全藉土也。所谓鼎器药物，符火法度，抽添沐浴，结胎脱体，皆在其中矣。用陈瓊韵句，尚赖琢磨工。是予有望于先达者也。再序。

人身何物是金丹，恍惚真阳向内观。天上风吹清浪沸，地中雷起紫云蟠。玉炉夜夜烹铅伏，金鼎时时制汞乾。息火不差七百二，泥丸霹雳觉生寒。

二

鹊桥有路透玄关，立鼎安炉自不艰。四象合和凭藉土，三花会聚返还山。子初运入昆仑去，午后周流沧海间。更待玉壶点化后，顶门进出换仙颜。

三

要识五行颠倒颠，龙居山下虎居田。巽宫吹起乾天火，离位开通坤地泉。复姤抽添宜谨慎，屯蒙沐浴要孜专。若能识得生身处，十月胎完出世仙。

四

得道来来未存年，玄关上面打秋千。金乌偏好山头宿，玉兔常居海底眠。一气薰蒸从北起，三军搬运向东边。吾非漏泄天机事，切恐迷人爱乱宣。

五

曹溪教外别流传，悟者何拘后与先。性地混融成一片，心珠圆朗照三田。释迦寂灭非真死，达么西归亦是仙。但愿世人明此理，同超彼岸不须船。

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之六

谢张紫阳书

白玉蟾

某稽首百拜，上覆祖师天台悟真先生紫阳真人张君门下：即日伏以入春风雨，万象翠寒，恭惟水草谷神，天丁左右，龙精溢体，火候冲寂，满室金花，归根复命。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道之大，不可得而形容。若形容此道，则空寂虚无，妙湛渊默也。心之广，不可得而比喻。若比喻此心，则清静灵明，冲和温粹也。会万化而归一道，则天下皆自化，而万物皆自如也。会百为而归一心，则圣人自无为，而百为自无著也。推此心而与道合，此心即道也。体此道而与心会，此道即心也。道融于心，心融于道也。心外无别道，道外无别物也。所以天地本未尝乾坤而万物自乾坤耳，日月本未尝离坎而万物自离坎耳。

缅惟我道祖太上老君，晓天下以此道，明圣人以此心。此道之在天下，不容以物物，不容以化化，故凡物物化化之理，在天下而不在此道也。此道如如也，以此心而会此道可也。此心之在圣人，不容以知知，不容以识识之，理在圣人而不在此心也。此心如如也，以此道而会之此心可也。道此道以脉此心，心此心而髓此道，吾亦不知孰为道，孰为心也。但见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似物非物，似象非象。以耳听之则眼闻，以眼视之则耳见。吾恐此而名之曰阴阳之髓、混沌之精、虚空之根、太极之蒂也。前辈不知，强名曰道。以今观之，虹唤虹作惚蜺也，玉指玉作砮砮也，此而非金丹乎。今夫知金丹之妙也，夫何用泥象之安炉著相而造鼎。谓如黄芽白雪，非可见之黄芽白雪；神水华池非可用之神水华池。喻之为铅精汞髓，比之为金精木液，何处烹偃月之炉，何处炼朱砂之鼎，知此则曰日乌月兔也，天马地牛也。乾坤本无离坎之用，离坎亦无乾坤之体。红铅黑汞，非龙虎交媾之物乎？白金黑锡，非龟蛇交合之象乎？二八九三，皆阴阳之异义；斤铢两数，乃混沌之余事。要之，配合而调和，抽添而运用。故此药物非金石草木之料，此火候非年月日时之数。父母未生以前，尽有无穷活路。身心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昨以夙缘针芥，枯骨更生，久侍师傍，幸沾法乳。谓夫修炼金丹之旨，采药物于不动之中，行火候于无为之内。以神气之所沐浴，以形神之所配匹。然后知心中自有无限药材，身中自有无限火符。如是而悟之谓丹，如是而修之谓道。凿石以求玉，陶沙以取金，炼形以养神，明心以合道，皆一意也。所谓铅中取水银，砂中取汞之旨也。依而行之，夫欢妇合。以此理而质之儒书

则一也，以此理而质之佛典则一也，所以天下无二道也。天之道既无二理，而圣人之心岂两用耶？形中以神为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为极，性乃神之命也。自形中之神以合神中之性，此谓之归根复命也。斯道甚明矣，此心不惑矣。如七返九还之秘，世所不传。夫七返九还者，乃返本还源之义也。七数九数者，皆阳数也。人但能心中无心，念中无念，纯清绝点，谓之纯阳。当此之时，三尸消灭，六贼乞降，身外有身，犹未奇特。虚空粉碎，方露全身也。流俗浅识，末学凡夫，岂知元始天尊与天仙地仙日日采药，用而不停，药物愈采而无穷也。又岂知山河大地与蠢动含灵，时时行火候而无暂停，火候愈行而不歇也。只此火候与药物，顺之则凡，逆之则圣。古语有云：五行颠倒，大地七宝。五行顺行，法界火坑。此义也。

先师泥丸先生翠虚真人，出于祖师毗陵和尚薛君之门。而毗陵一线，实自祖师杏林先生石君所传也。石君承袭紫阳祖师之道，以今日单传而观，则曩者天台一夜西华之梦，无非后世蒙福，万灵幸甚耶。顷年泥丸师挈至霍童洞矢，焚香端拜杏林祖、毗陵祖，极荷呼唤，抚身持耳以还，愈增守雌抱一之意。昨到武夷，见马自然口述淳谕，出示宝翰，凡四百言。字字药石，仰认爱育，甘露洒心，毛骨豁然。比因妙道昭著，久居支提。兹来，渠以婴儿离母之故，欲到青城山省觐，偶缘道过石燕洞，遂发一念，附此尺书，但述金丹大药之体如此。至于蕉花春风之机，梧枝秋雨之秘，碧潭之夜月，青山之暮云，以此深妙，莫敢显露也。以有天机之故，祖师一点头否？杏林、毗陵、泥丸三师，想参鹤翼，自愧仙凡路隔，何日温养事毕，飞神御气，参陪飞翥之下，以备呼鸾唤鹤之役。临纸不胜依恋，涕落笔端，恍失所措。敢乞泛紫筏，驾丹梯，储积金砂，垂手群蠢。不备。

谢仙师寄书词

夫金丹者，采二八两之药，结三百日之胎。心上工夫不在吞津咽气，先天造化要须聚气凝神。若要行持，须凭口诀。至简至易，非色非空。无中养就婴儿，阴内炼成阳气。使金公生擒活虎，令姹女独驾赤龙。乾夫坤妇，而媒假黄婆；离女坎男，而结成赤子。一炉火焰炼虚空，化作微尘；万顷冰壶照世界，大如黍米。神归四大，即龟蛇交合之时；气入四肢，是乌兔郁罗之处。玉葫芦进出黄金之液，金菡萏开成白玉之花。正当风冷月明时，谁会山青水绿意。圣师口口，历代心心，即一言贯穿万卷仙经，但片晌工夫无穷逸乐。先明三五一，行九阳真火以炼之；后至万百千，到婴儿宝物则成矣。银山铁壁，一锥直下，打开金锁玉关，举步自然无碍，见万里是无尘之境，作千年永不死之人。海变桑田，我在逍遥游之境；衣磨劫石，同归无何有之乡。玉蟾素志未回，初诚宿恪，自嗟蒲柳之质，几近桑榆之年。老颊犹红，如有神仙之分；嫩须再黑，始归道德之源。叹古入六十四岁将谓休，得先圣八十一章来受用。拊膺落涕，缄口扪心。从来作用功劳，捕风捉影。此日虚无诀法，点铁成金。恭惟圣师泥丸翁翠虚真人，拓世英雄，补天手段，心传云雨深深旨，手握雷霆赫赫权。顾玉蟾三代感师恩，千年待真驭，说刀圭于癸酉秋月之夕，尽坎离于乙亥春雨之天。终身怀大宝于杳冥，永劫守玄珠于清静。先觉诏后觉，已铭感于心传；彼时同此时，愈不忘于道念。忽承鹤使，掷示鸾笺，戒回会于武夷，有身被沮溺；将捐躯于龙虎，无翅可飞行。雨卧风餐，奔归侍下。且此山瞻斗仰，甚切愚衷。擢犀角，磨象牙，当效行持之力；攀龙鳞，附凤翼，愿参冲举之云。先贡菲词，少伸素志。匪伊听谴，感激何言。大宋丙子闰七月二十四日鹤奴白玉蟾焚香稽首再拜。

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之七

垂世八宝

西山许真君述

忠	忠则不欺	孝	孝则不悖	(修身如此,可以成德;)
廉	廉而罔贪	谨	谨乃无失	
宽	宽则得众	裕	裕然有余	(接人以此,怨咎涤除。)
容	容而翕受	忍	忍则安舒	

醉思仙歌

玉皇有敕分仙职,龙吐露兮风借力。须臾立下看华夷,仙花未遇人未识。吾上大罗观世界,世界如同手掌大。当时不是上升忙,一齐携向瀛洲迈。若将此药作丹田,乌兔交加一二年。神水才干枝万丈,早知身已属神仙。

醉思仙,醉思仙,无事闲来谒洞天。鸾凤别来经岁月,多时不跨赤龙骖。
云思岛,鹤思天,万物通生本自然。华池会饮颜如玉,飞跃金精脸似莲。
神思主,气思元,无为造化不可言。玄珠阁上收白玉,水精宫里采红莲。
铅思汞,汞思铅,夺得乾坤造化权。性命都来两个字,隐在仙经万万篇。
天思地,地思天,天地包含万象全。鸡抱卵时须日足,无中识有几人观。
水思海,海思源,冲开牛斗要循环。璇玑玉衡皆有绪,谁人搬运入泥丸。
心思妙,意思玄,脐间元气结成丹。谷神不死因胎息,长生门户要绵绵。
朝思道,暮思仙,暗行阴鹭万神安。内交真气存呼吸,自然造化返童颜。
常思善,莫思冤,善恶分明在眼前。积善之家升天去,积恶漂流苦海边。
静思哲,动思贤,若无功行岂轻传。纯阳篇里分明说,一法传人索教难。

感上帝,谢神仙,秘传玄妙离凡缘。三清殿里添香火,日有清风扫古坛。桧因嫩细盘龙易,梧桐枯朽断琴难。藤萝引蔓成华盖,玉笋殊无半点斑。岭上烟云风浩浩,洞前流水响潺潺。一声长笑清云汉,步虚词彻王京山。龙吟凤舞红霞绕,虎啸猿啼紫雾盘。青龙到关徐甲放,白虎西升尹喜看。师吟道德教人悟,丹经须是口相传。贪名贪利何年尽,争似饮酒抱琴眠。清霄良夜月当午,又闻师训五三言。虚度一日无一日,过了一年少一年。浮沤浪打能长久,石中进火岂为坚。龙会玩珠方脱骨,蛭因饮露化为蝉。鹤因朱顶三千岁,龟饮瑶池不计年。露浆酝就逢人饮,仙药长供野客餐。万物归根皆复命,为人学道不修丹。芭蕉雨打惊仙梦,觉来海水变桑田。人生幻化如春梦,性命随风瞬息间。犬犹舐鼎随龙变,鸡食大药化成鸾。

择福地,拣名山,无为清静转心闲。符篆玉简搜神鬼,剑射牛光惨惨寒。炉悬古镜看新火,玄霜满鼎化红莲。大药炼时须九转,灵砂养就待三年。纤铢分两神仙诀,抽添沐浴入寒泉。一粒煖了天地寿,死生生死不相干。丹成自有冲天志,惟留秘诀在人间。顿悟醉思仙岛去,洞门微掩小童看。鸾鹤来时升紫雾,玉皇有敕登仙路。九玄七祖尽升天,更兼骨肉全家举。身披六铢顶簪冠,足履升云待移步。千年丝竹彻云霄,霓曲遍仙鸾鹤舞。上朝三清谢圣母,久住人间度寒暑。较量功行可真如,姓名已录仙籍簿。

丹诀歌

钟离与吕公

知君幸有英灵骨,所以教君心恍惚。含元殿上水晶宫,分明指与神仙窟。大丈夫,遇

真诀，须要执持心猛烈。五行匹配自刀圭，执取龟蛇颠倒诀。三尸神，须打叠，进退天机凭六甲。知之三要万神归，来驾火龙离九阙。九九道至成真日，三清四御朝天节。气翱翔兮神烜赫，蓬莱便是吾家宅。群仙会饮乐喧喧，双童引入朝元客。道心不退故传君，立誓盟言亲洒血。逢人兮，莫乱说；遇友兮，不须诀。莫怪频发此言辞，轻慢必有阴功折。执手相别意如何，今日辞君遂作歌。说尽千般玄妙理，未必君心信也么。子后分明说与汝，保惜吾言上大罗。

丹 髓 歌(三十四章)

薛道光

一

炼丹不用寻冬至，身中自有一阳生。龙飞赤水波涛涌，虎啸丹山风露清。

二

初时有如云出洞，次则有如月在潭。又似金蚕如玉笋，好将火候炼三三。

三

娇如西子离金阁，美似嫦娥下玉楼。日日与君花下醉，更嫌何处不风流。

四

井底泥蛇舞柘枝，窗间明月照梅梨。夜来混沌颠落地，万象森罗总不知。

五

昔日遇师亲口诀，只要凝神入气穴。以精化气气养神，炼作黄芽并白雪。

六

一年沐浴更防危，十月调和须谨节。服了丹砂朝玉帝，乘云跨鹤登天阙。

七

乌无影，兔无形，乌兔只是日月精，乌兔交时天地永。

八

牛无角，马无蹄，马牛只是乾坤髓，乾坤运用坎和离。

九

龟无象，蛇无迹，龟蛇只是阴阳形，二气交会混为一。

十

龙无翼，虎无牙，龙虎本来同一体，东邻即便是西家。

十一

铅非铅，汞非汞，铅汞无在身中求，要使身心寂不动。

十二

无白雪，无黄芽，白雪乃为神室水，黄芽便是气枢花。

十三

夫真夫，妇真妇，坎男离女交感时，虚空无尘天地露。

十四

真交梨，真火枣，交梨吃后四肢轻，火枣吞时万劫饱。

十五

夏至后，冬至前，阴阳不在此中取，自有神气分两弦。

十六

水真水，火真火，依前应候运周天，调和炼尽长生宝。

十七

日之魂，月之魄，身中自有真乾坤，煅炼丹一通透赤。

十八

天之尊，地之卑，便把天魂擒六贼，又将地魄制三尸。

十九

药非物，火非候，分明只是—点阳，炼作万劫无穷尽。

二十

金非兑，木非震，从来真土应五行，金木自然解交并。

二十一

黑中黑，白中白，但能守黑白自现，黑白本来无二色。

二十二

金真金，银真银，金银炼作紫金丹，自然无一斧凿痕。

二十三

偃月炉，朱砂鼎，须知抱一守冲和，不必透关提玉井。

二十四

中央釜，守一坛，金鼎常令汤用暖，玉炉不要火教寒。

二十五

玄真玄，牝真牝，玄牝都来共一窍，不在口鼻并心肾。

二十六

真神水，真华池，元气虚无难捉摸，元气恢漠本无为。

二十七

炼朱砂，炼水银，真死朱砂匿水银，水银炼作明窗尘。

二十八

真黄碧，真紫粉，分明内鼎内炉中，变化瓦石成九转。

二十九

真关锁，真河车，铁锁金关牢固守，河车运用结丹砂。

三十

真金精，真玉液，金精满鼎气归根，玉液盈壶神入室。

三十一

真金翁，真姹女，金翁姹女结亲姻，洞房深处真云雨。

三十二

真丁翁，真黄婆，丁翁运火炼金花，黄婆瓶里养金鹅。

三十三

真婴儿，真赤子，九转炼成十月胎，纯阳无阴命不死。

三十四

真阴阳，真阴阳，阴阳都只两个字，譬喻丹书几万章。

后 序

夫炼金丹之士，须知冬至不在子时，沐浴亦非卯酉。铅汞二物，皆非唾涕精津气血液也。七返者返本，九还者还源。金精木液，遇土则交。龙虎马牛，总皆无相。先师悟真篇，所谓金丹之要，在乎神水华池者，即铅汞也。人能知铅之出处，则知汞之所产。既知铅与汞，则知神水华池。既知神水华池，则可以炼金丹。金丹之功，成于片时，不可执九载三年之日程，不可泥年月日时而运用。钟离所谓四大一身，皆属阴也。如是则不可就身中而求，

特可寻身中一点阳精可也。然此阳精在乎一窍，常人不可得而猜度也。只此一窍则是玄牝之门，正所谓神之华池也。知此则可以采取，然后交结。其次烹炼，至于沐浴。以及分胎，更须温养成丹。成丹可不辨川源、知斤两、识时日者耶？泰自从得师诀以来，知此身不可死，知此丹必可成。今既大事入手，以此诏诸未来学仙者云。杏林石泰得之序。

修真十书杂著指玄篇卷之八

修真十戒

- 一者不得阴贼潜谋，害物利己；当行阴德，普济群生。
 - 二者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
 - 三者不得淫邪败真，秽慢灵炁；当守节操，毋使缺犯。
 - 四者不得败人成功，交离亲族；当以道助物，令众雍和。
 - 五者不得谗谀贤良，露才扬己；当称人之善，不自伐其功能。
 - 六者不得饮酒过差，食肉违禁；当调气性，专务清虚。
 - 七者不得贪婪无厌，积财不散；当行节俭，惠恤贫穷。
 - 八者不得交游非贤，居处秽杂；当务胜己，栖集幽闲。
 - 九者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师，推诚万物。
 - 十者不得轻忽言笑，举动非真；当常怀廉谨，以道德为务。
- 凡能持此十戒，升为仙官。

卫生歌（并叙）

西山先生

世言服灵丹，饵仙果，白日而轻举者，但闻而未见也。至如运气之术，甚近养生之道。人禀气血而生，摄生论云摄生之要在去其害生者，此明言也。予所编去病歌，盖采诸家养生之要而为之言，能依而行之，则获安乐。若尽其要妙，亦长年之可觐。歌曰：

万物惟人为最贵，百岁光阴如旅寄，自非留意修养中，未免病苦为心累。何必殄霞饵火药，妄意延龄等龟鹤。但于饮食嗜欲间，去其甚者将安乐。食后徐徐行百步，两手摩胁并腹肚。须臾转手摩肾堂，谓之运动水与土。仰面仍呵三四呵，自然食毒气消磨。醉眠饱卧俱无益，渴饮饥餐犹戒多。食不欲粗并欲速，乍可少餐相接续。若教一饱顿充肠，损气伤脾非尔福。生飧粘腻筋韧物，自死性牢皆勿食。馒头闭气不相宜，生脍偏招脾胃疾。鲊酱胎卵兼油腻，陈臭腌醃尽阴类。老衰莫欲更食之，是借寇兵无以异。炙煖之物须冷吃，不然损齿伤血脉。晚食常宜申酉前，向夜徒劳滞胸膈。

注云：脾好音乐，夜食则脾气不磨，为音响断绝故也。周礼：乐以脩食。盖脾好音声，丝竹耳才闻，脾即磨矣。是以音声皆出于脾。而夏月夜短，尤宜忌之，恐难消化故也。

饮酒莫教令太醉，太醉伤神损心志。渴来饮水兼饮茶，腰脚自兹成重腿。

注云：酒虽可以陶情性、通血脉，自然招风败肾，烂肠腐胁，莫过于此。饱食之后，尤宜戒之。饮酒不宜粗及速，恐伤破肺。肺为五脏之华盖，尤不可伤。当酒未醒，大渴之际，不可吃水及啜茶，多被酒引入肾脏，为停毒之水，遂令腰脚重坠，膀胱冷痛，兼水肿消渴、挛蹇之疾。太抵茶之为物，四时皆不可吃，令人下焦虚冷。唯饱食后吃一两盏不妨，盖能消食故也。饥则尤宜忌之。

常闻避风如避箭，坐卧须当预防患。况因饮后毛孔开，风才一入成瘫痪。

注云：凡坐卧处，始觉有风，宜速避之，不可强忍。且年老之人，体弱内疏，风邪易入。始初不觉，久乃损人。故虽暑中，不可当风取凉、醉后操扇。昔有人学得寿之道于彭祖，

而苦患头痛。彭祖视其寝处，有穴当其脑户，遽令塞之，后遂无患。

不问四时俱暖酒，太热又须难向口。五味偏多不益人，恐随脏腑成殃咎。

注云：五味稍薄令人爽，稍多随其脏腑各有损伤，故酸多伤脾，辛多伤肝，咸多伤心，苦多伤肺，甘多伤肾。此乃五行自然之理，初伤不觉，久乃成患。

视听行坐不必久，五劳七伤从此有。

注云：久视伤心损血，久坐伤脾损肉，久卧伤肺损气，久行伤肝损筋，久立伤肾损骨。孔子所谓居必迁坐，以是故也。

四肢亦欲得小劳，譬如户枢终不朽。

注云：人之劳倦，有生于无端，不必持重执轻，伧伧终日。惟是闲人多生此病，盖闲乐之人，不多运动气力，饱食坐卧，经脉不通，血脉凝滞使然也。是以贵人貌乐而心劳，贱人心闲而貌苦。贵人嗜欲不时，或昧于忌犯，饮食珍羞，便乃寝卧，故常须用力，但不至疲极。所贵荣卫通流，血脉调畅。譬如流水不腐、户枢不朽也。

卧不厌蹶贵贵舒，饱则入浴饥则梳。梳多浴少益心目，默寝暗眠神晏如。

注云：卧宜侧身屈膝，益人心气；觉宜舒展，则精神不散。盖舒卧则招魔引魅，孔子寝不尸，盖谓是欤。发多梳则去风明目，故道家晨梳常以百二十为数。浴多则损人心腹，令人倦怠。寝不言者，为五脏如钟磬然，不悬则不可发声。睡留灯烛，令人神不安。

四时惟夏难将摄，伏阴在内腹冷滑。补肾肠药不可无，食物稍冷休哺啜。

注云：夏一季是人脱精神之时，心旺肾衰，肾化为水，至秋乃凝，及冬始坚，尤宜保惜。故夏月不问老少，悉吃暖物，至秋即不患霍乱、吐泻。腹中常暖者，诸疾自然不生，盖血气壮盛也。

心旺肾衰何所忌，特忌疏通泄精气。寝处尤宜绵密间，宴居静虑和心意。

注云：月令：仲夏之月，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禁嗜欲，定心气。

沐浴盥漱皆暖水，卧冷枕凉俱勿喜。

注云：虽盛暑冲热，若以冷水洗面手，即令人五脏干枯，少津液，况沐浴乎？凡枕冷物，大损人目。

瓜茹生菜不宜入，岂独秋来多疟痢？

注云：茹性至冷，菜瓜虽治气，又能暗人耳目。驴马食之，即日眼烂。此等之物，大抵四时皆不可食，不独夏季。老人尤宜忌之。

伏阳在内三冬月，切忌汗多阳气泄。

注云：天地闭血气，藏纵有病，亦不宜出汗。

阴雾之中无远行，暴雨震雷宜速避。

注云：昔有三人冒雾早行，一人空腹，一人食粥，一人饮酒。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饮酒者健。盖酒能御霜露，辟邪气故也。路中忽遇飘风，震雷晦暝，宜入室避之。不尔损人，当时未觉，久则成患。

道家更有颐生旨，第一令人少嗔恚。秋冬日出始求衣，春夏鸡鸣宜早起。

注云：春夏宜早起，秋冬任晏眠。晏忌日出后，早忌鸡鸣前。

子后寅前睡觉来，瞑目叩齿二七回。吸新吐故无令误，咽漱玉泉还养胎。

注云：水之在口，曰华池，亦曰玉泉。黄庭经曰：玉泉清水灌灵根，子若修之命长存。达磨胎息论曰：凡服食，须半夜子后，床上瞑目盘坐，面东，呵出腹内旧气三两口。然后停息，便于鼻内微纳清气数口。舌下有二穴通肾窍，用舌柱上腭，存息少时，津液自出。灌漱满口，徐徐咽下，自然灌注五脏。此为气归丹田矣。如子后丑前不及，但寅前为之亦可，卧中为之亦可，但枕不甚高可也。汉蒯京年百二十岁，日甚丁壮，言朝朝服食玉泉，扣齿二七，名曰炼精。后汉王真常漱舌下玉泉咽之，谓之胎息。孙真人曰：发宜多栉，手宜在面，齿宜数叩，津宜常咽，气宜精炼。此五者，即黄庭经所谓子欲不死修昆仑尔。

热摩手心慰两眼，

注云：每慰二七遍，使人眼目自然无障翳，明目去风，无出于此，亦能补肾气也。

仍更揩擦额与面。

注云：频拭额上，谓之修天庭。连发际二七遍，面上自然光泽。野点者宜频拭之。

中指时将摩鼻边，

注云：鼻茎两边揩二三十数，令表里俱热，所谓灌溉中岳，以润于肺。

左右耳眼笠数遍。

注云：笠耳即摩耳轮也，不拘遍数，所谓修其城郭以补肾气，以防聋聩也。

更能乾浴遍身间，按胫时须扭两间。纵有风劳诸冷气，何忧腰背复拘挛。

注云：大凡人坐，常以两手按胫左右，扭肩数十。

嘘呵呼咭吹及咽，行气之人分六字。果能依用口诀中，新旧有痾皆可治。

声色虽云属少年，稍知撙节乃无愆。闭精息气宜闻早，莫使羽苞火中燃。

注云：古人以色欲之事，譬之凌杯以盛阳，羽苞以蓄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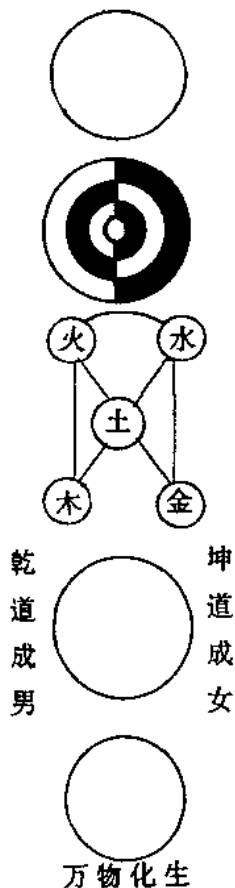
有能操履长方正，于名无贪利无竞。纵向歌中未尽行，百行周身亦无病。

注云：老子云：善摄生者，陆地不遇兕虎。此道德之助也。

修真十书金丹大成集卷之九

紫虚了真子萧廷芝元瑞述

无极图说



○者道也，形而上者谓之道，斯乃道之体也。无极而太极。☵含三为一，中具五十五数。中○者，乃其本体也。太极一判两仪生焉。☵之动，根乎阴也；☲之静，根乎阳也。此阳变阴合而生水土金木也。水生数一，成数六；火生数二，成数七；木生数三，成数八；金生数四，成数九；土生数五，成数十。此五行生成之数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阳奇阴偶之数也。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不穷之谓易。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阳奇阴偶，即二以生三也。纯乾三，性也；两乾而成坤三，命也，犹精与气也。乾再索坤而成坎三。坎中之阳，乃元气也，所谓乾道成男是也。坤再索乾而成离三。离中之阴，乃真精也，所谓坤道成女是也。○乾男坤女，以气化者言也。离者日之象也，坎者月之象也，日月合而成○。易者，日用常行、易简之道也，千变万化而未尝灭焉。然则形中之精，寂然不动，盖刚健中正，纯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为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盖喜怒哀乐爱恶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为性之枢矣。惩忿则心火下降，窒欲则肾水上升。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故修此而吉也。于是闲邪存诚，终日如愚，天理纯全。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也。万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形而下者谓之器，斯乃道之用也。南轩曰：真识根源，谓之知道。知此道者，则可以超出乎造化之外，卓然而独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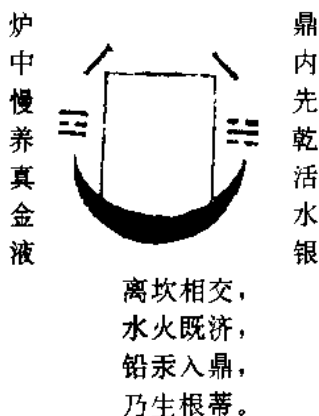
天心图

玄牝图



既济鼎图

河车图



周天火候图



泄天符火候图



子(复卦)十一月

谓之一还,微微小火,宜温养,初九潜龙不可掇。

丑(临卦)十二月

谓之二还,须逢九二见龙时,此时阴阳方顾恋。

寅(泰卦)正月

谓之三还一返,寅月,屯爻方直事,始堪进火炼红铅。

卯(壮卦)二月

木液旺在卯,丹头宜沐浴。

辰(夬卦)三月

谓之四还二返,返中子细辨工夫,文后更宜加一武。

巳(乾卦)四月

谓之五还三返,此月又当行武火,牵将白虎产明珠。

午(姤卦)五月

谓之六还四返,沐浴后,退符抽添犹虑险。

未(遁卦)六月

谓之七还五返,武火临终用一文,桃花已落惟留蒂。

申(否卦)七月

谓之八还六返,两头文,中间武。

酉(观卦)八月

金精旺在酉,沐浴后养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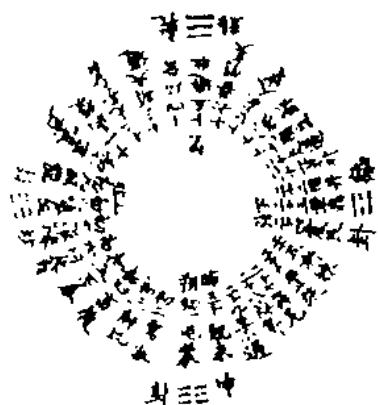
戌(剥卦)九月

谓之九还七返,蒙受生成,火府于戌。

亥(坤卦)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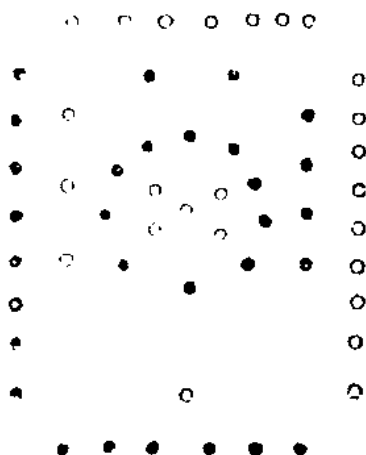
脱胎吞入腹,我命不由天,功夫入坤宫,还丹道已穷。

六十卦火候图



或曰：卦有六十四，止用六十，何耶？夫乾坤为门户，为鼎器；坎离为匡廓，为枢辖。象天地日月，包藏万物，不用而用之以通也。右六十卦，计三百六十爻，并乾坤坎离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计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以周万物之数。朝暮各用一卦，计十二爻。一爻当一时，言其小则象一月三百六十时，言其大则象一年三百六十日，言其运则象周天之度数。得象忘言，其意明矣。

大衍数图



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
戊己还从本生数，三家相见结婴儿。

夫天地未有无用之数，故一三五七九，阳奇数也，天数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阴偶数也，地数三十。天地之数，总而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者，去五为五行之本。其用四十有九者，又去一以象太极之不动。于此可以知其有体有用矣。钟离传道集曰：进火有数。

金丹橐籥图



橐籥歌

乾坤橐籥鼓有数，离坎刀圭采有时。铅龙升兮汞虎降，龟蛇上下两相持。天上日头地下转，海底蟾娟天上飞。乾坤日月本不运，皆因斗柄转其机。人心若与天心合，颠倒阴阳止片时。虎龙战罢三田静，拾取玄珠种在泥。黄婆媒合人中宫，婴儿姹女相追随。年中用月日用时，刻里功夫妙更奇。暗约斗牛共欢会，天机深远少人知。进火烹煎天地髓，开炉沐浴霞进辉。九还七返在片晌，真炁薰蒸达四肢。温养婴儿惟藉母，守城野战要防危。一时八刻一周天，十二时辰准一年。始于复卦终于剥，朝屯暮蒙有后前。春夏秋冬依次第，炼至坤宫始凝坚。不须究易行卦气，身中自有一坤乾。天地日月若交会，打破虚空只一拳。宇宙造化在吾手，向上天机不妄传。惟人至尊而至贵，可炼金液大还丹。还丹口诀无多子，炼就移身谒洞天。

金液还丹赋（金液还返，结成金丹）

求道至近，学仙岂难。采玉壶之大药，炼金液之还丹。深赤水之玄珠，龟蛇吐咽；运西方之至宝，龙虎盘旋。粤自紫府开而海峤云生，黄河翻而泥丸浪滚。虽乾坤同体，兑谓鼎器。然铅汞二物，互为根本。丹源何在？存三要以守一元。金液结成，自九还而周七返。是丹也，恍惚无物，杳冥有精。循八卦兮合四象，聚三花兮攒五行。味出庚辛，须定志以采取；卦属艮巽，要知时而旺生。始而炼金液以交媾，终则调玉浆而养成。壶中日月之循环，须明宗祖；身里夫妻之交合，要识根茎。由是升降之际，当辨君臣；来往之间，仍分主客。凝绝耳韵，调匀鼻息。审药老嫩，明进退之寸尺；抱一孜专，守雌雄之黑白。望焉飞汞以擒魂，晦则引铅而制魄。推排符火，卷舒性内之阴阳；呼吸风云，烹炼身中之炁液。大抵人炼乎气，须和合子四象；气纯乎阳，自消磨于众阴。东捉青龙，西捉白虎，北寻玄武，南寻赤禽，惟中宫和会以共处，以土釜封藏而必深。有动有静，有气无质。知吉，知凶，知机，自心能酝就自然之酒，慢调成无韵之琴。安排既未之鼎炉，熬成白雪；鼓动乾坤之橐籥，煅作真金。盖始者金木间隔，孰使交并？金水混融，未归淘汰。自金井一提，水虎潜伏，迨金锁一发，火龙相会。是宜满黄金之鼎而调味固济；饵紫金之膏而凝神闭兑。周流真气以充盈，出人元神之广大。火升水降，抽添善了于屯蒙；辐凑轮成，运用默符于否泰。又当知药物调和，悟者甚易；火候消息，行之孔难。一十月工夫，存渺渺绵绵之息；三万年气数，在来来往往之间。所以养丹田之宝，其宝长在；夺丹鼎之珠，此珠复还。既

得此超升之诀，常开其生死之关。驾动河车，离尘世尾闾之海；移归天谷，上昆仑蓬岛之山。噫，万般仙诀，契论歌诗，一窍玄关，精神气元。升金门，朝金阙，膺帝诏之召。严金相，证金仙，脱圣胎之结。此其饵金液之丹，成金刚之体。而性命双圆，妙难轻泄。

金液还丹诗

搬液上昆山，工夫信不难。往来敲玉洞，还返炼金丹。西采存三药，中归守一坛。片时间下手，七返后成团。鼓动乾坤橐，循环日月滩。玄关真一窍，直路彻天端。

金液还丹论

道以心为用也。或者疑之，至人辨焉。夫道者心之体，心者道之用。道融于心，心会于道。道外无余心，心外无余道也。能知运用者，以道观心，心即道也。以心贯道，道即心也。是心也，非人心之心，乃天心之心也。天之居于北极，为造化之枢机者，此心也。故斗杓一运，四时应节，五行顺序，寒暑中度，阴阳得宜矣。在人亦然，首有五宫，上应九隅。其中一宫曰天心，一曰紫府、天渊、天轮、天关、天京、山都关、昆仑顶，其名颇众，总而言之曰玄关一窍。运用于此者，可不辨药材所产之川源、火候细微之要旨，以至温养而成丹，皆不离乎此心之为用也。尝谓药愈采而愈多，火渐炼而渐结。其采药之初也，动乾坤之橐籥，取离坎之刀圭，凝神聚炁，调匀鼻息，呼吸应手，迨夫神气之入乎其根也。闭极则失于急，纵放则失于荡。惟使其绵绵续续，勿令间断矣。然后神久自凝，息久自定。其运火之功也，一刚一柔，一文一武，进寸而退尺，前短而后长，分宾主，立君臣，使其阴符阳火进退之得其宜也。火数太燥则汞上飞矣。水铢太滥则铅下消矣。惟使其斤两调匀，法度准确，无进火退符之昧其用也。由是依约卦爻，以十二月促于一时之内，阴阳升降以为运火之则也。一阳之生，始乎复也，时为子焉，微养其潜龙。临丑也，温养其见龙。泰寅也，火生于寅屯之直事，故进符用武火焉。壮卯也，阳中含阴，故沐浴焉。夬辰也，文火以炼之。乾终巳也，火加武焉。自子至巳，纯阳用事，乃内阴求外阳也。一阴之生，始乎姤也，时为午焉。火旺于午，故退符用文火焉。遁未也，时为六月，故火武焉，则不为盛夏之浓霜矣。否申也，微火以调之。观酉也，阴中含阳，故沐浴后养火也。剥戌也，火库于戌。蒙受生成，火用武矣。坤终于亥，脱胎入腹，以成变化也。自午至亥，纯阴用事，乃外阳附内阴也。然火生于寅，旺于午，库于戌，故抽添之妙，在于屯蒙也。噫，始复终坤，皆以卦象则之也。进退以象春夏秋冬之相代，抽添以象日月圆缺之相仍。火之未燃也，藉巽风以吹之；火之既燃也，资坤水以沃之。火功一止，气液混融，铅汞交结，姤女敛袂，婴儿仰从，守于中宫，合为一也。七返九还之秘，毕于此矣。向使运火失宜，异证百出，金虎与木龙飞腾，坎男与离女奔逸，虽黄帝临炉，太乙执火，八公煅炼，欲结成丹，不可得也，可不谨审而调燮之。故丹经曰：既得真铅，又难真火。岂轻议哉？虽然，金丹之道皆法象也，以铅汞为体，当知铅精汞髓皆譬喻也；以离坎为名，当知坎男离女皆虚名也；以龙虎为形，又当知火龙水虎非有形也。谓如黄芽白雪，神水华池，皆非可见可用之物乎。要之配合而调和，抽添而运用。故此丹药非金石草木之料，此火候非年月日时之数。当从本根实地而为之，炼形化炁，炼炁化神，不过夺天地一点真阳，始乎有为，而终则无为也。或者泥象以安炉，著相而造鼎，执著火候，认为顽空，则谬矣。吁，否极则泰，动极则静。静曰复命，真精自朝，真息自定，谷神自栖，三尸自灭，心中无心，念中无念，身入无形，与道为一矣。

修真十书金丹大成集卷之十

紫虚了真子萧廷芝元瑞述

金丹问答

问曰：如何谓之金液还丹？答曰：金液者金水也，金为水母，母隐子胎，因有还丹之号也。前贤有曰：丹者丹田也，液者肺液也。以肺液还于丹田，故曰金液还丹。

问曰：何谓铅汞？答曰：非凡黑锡水银也。真一子曰：铅是天地之父母，阴阳之根基。盖圣人采天地父母之根而为大丹之基，采阴阳纯粹之精而为大丹之质，且非常物造作也。汞性好飞，遇铅乃结，以其子母相恋也。

问曰：何谓火？答曰：火者太阳真气，乃坎中之阳也，紫真人曰坎中起火是也。

问曰：何谓候？答曰：五日为一候，是甲子一终也。日有十二时，五日六十时，终一甲子也。紫阳曰：一刻之功夫，自有一年之节候。以起火之际，顷刻一周天。又问：火候如何用？答曰：年中用月，月中用日，日中用时，时中用刻也。

问曰：何谓真？一答曰：人能将自己天真安于天谷之内，乃守真一之道也。金洞主云：真一者，在于北极太渊之中也。

问曰：何谓动静？答曰：阳主动，阴主静。翠虚曰：动中求静，静中有为，动静有作，口口传之。

问曰：何谓九还？答曰：金生四，成数九。还者自上而还下，九乃老阳之数。阴真君曰：从子至申为九还。亦顺下也。

问曰：何谓七返？答曰：火生二，成数七。返者自下而返上，七乃少阳之数。阴真君曰：从寅至申为七返。亦逆上也。

问曰：何谓炉？答曰：上品丹法，以神为炉，以性为药，以定为水，以慧为火。中品丹法，以神为炉，以气为药，以日为火，以月为水。下品丹法，以身为炉，以气为药，以心为火，以肾为水。又有偃月炉、玉炉。

问曰：何谓鼎？答曰：鲍真人云金鼎近泥丸，黄帝铸九鼎是也。

问曰：何谓药物？答曰：即此药物，顺即成人，逆则成丹。五行颠倒，大地七宝；五行顺行，法界火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紫清曰采药物于不动之中是也。

问曰：神水华池何也？答曰：李筌云：还丹之要，在于神水华池。紫阳曰：以铅入汞，名曰神水；以汞投铅，名曰华池。海蟾曰：从来神水出高源。紫清曰：华池正在气海内。

问曰：何谓三关？答曰：头为天关，足为地关，手为人关。

问曰：何谓内三要？答曰：第一要大渊池也，第二要绛宫也，第三要地户也。

问曰：何谓外三要？答曰：口之与鼻共三窍，是神气往来之门户。下功之际，调鼻息，缄舌气，闭兑也。

问曰：何谓兑？答曰：真一子云：兑，口也。

问曰：婴儿姹女正在何处？答曰：婴儿在肾，姹女在心。

问曰：肾属水，为阴。婴儿属阳，心属火，为阳，姹女属阴，何缘居此？答曰：肾属坎三，阴中有阳，乃真阳也。心属离三，阳中有阴，乃真阴也。

问曰：泥丸宫正在何处？答曰：头有九宫，中曰泥丸。

问曰：何谓金公？答曰：金边著公，乃铅也。紫阳曰：要能制伏觅金公。

问曰：何谓黄婆？答曰：黄乃土之色，位属坤，因取名焉。紫清曰：金公无言姹女死，黄婆不老犹怀胎。

问曰：呼吸何如？答曰：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根。呼则

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呼吸风云，凝成金液。

问曰：何谓琼浆玉液？答曰：皆神水也。

问曰：何谓神气？答曰：神是火，火属心。气是药，药属身。神气，子母也。虚靖天师云：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持满驭神，专气抱一，神依气住，神气相合，乃可长生。三茅真君曰：气是添年药，心为使气神；若知行气主，便是得仙人。

问曰：何谓十二楼？答曰：人之喉咙管有十二节是也。

问曰：何谓帘帟？答曰：眼是也，下功之际含光。云房曰：闭户垂帘默默窥也。

问曰：何谓子午？答曰：子午乃天地之中也，在天为日月，在人为心肾，在时为子午，在卦为坎离，在方为南北。

问曰：何谓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答曰：天地五十五数，故乾得一九，合而成十；坤得四六，合而成十；巽兑得二八，合而成十；震艮得三七，合而成十；离得五，坎得十，坎离无偶，所以自合也。以数言之，则得天地之中数；以爻言之，则得天地之中爻；以位言之，则得天地之中位。坎离为用，不以大乎。

问曰：何谓五岳？答曰：五岳真形图曰：在人之头。紫清以有巾藏五岳冠之句。

问曰：何谓玄牝？答曰：在上曰玄，在下曰牝。玄关一窍，左曰玄，右曰牝。

问曰：何谓玄牝之门？答曰：鼻通天气，曰玄门；口通地气，曰牝户。口鼻乃玄牝门户也。

问曰：何谓三男三女？答曰：乾道索坤，长男曰震，中男曰坎，少男曰艮。坤道索乾，长女曰巽，中女曰离，少女曰兑。

问曰：何谓火龙水虎？答曰：虎，西方金也。金生水，反藏形于水。龙，东方木也。木生火，反受克于火。太白真君曰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是也。

问曰：何谓分至？答曰：子时象冬至，阴极而阳生；午时象夏至，阳极而阴生；卯时象春分，阳中含阴；酉时象秋分，阴中含阳。人身亦有分至，紫阳曰：以身心分上下两弦，以神气别冬夏二至。

问曰：何谓沐浴？答曰：真气薰蒸，神水灌溉为沐浴。太上曰：灌以甘泉，涤其垢污。出自华池，后归坤户。杏林曰沐浴资神水是也。

问曰：何谓抽添？答曰：既抽铅于肘后，须添汞于中黄。传道集曰可抽之时，不可不添是也。

问曰：何谓搬运？答曰：搬金精于肘后，运玉液于泥丸。下手工夫，口诀存焉。

问曰：何谓三田？答曰：脑为上田，心为中田，气海为下田。若得斗柄之机斡运，则上下循环，如天河之流转也。

问背后三关。答曰：脑后曰玉枕关，夹脊曰辘轳关，水火之际曰尾闾关。

问曰：何谓神室？答曰：元神所居之室也。朗然子曰：未明神室千般挠，达了心田万事闲。问三花聚顶。答曰：神气精混而为一也。玄关一窍，乃神气精之穴也。

问五气朝元。答曰：五藏真气上朝于天元也。

问和合四象。答曰：眼不视而魂在肝，耳不闻而精在肾，舌不动而神在心，鼻不嗅而魄在肺。精神魂魄，聚于意土也。

问曰：马牙真主人，神符白雪。答曰：皆铅汞之总名也。

问河车。答曰：北方正气名曰河车，左曰日轮，右曰月轮，搬负正气，运藏元阳，应节顺行，下手无非此车之力。

问曰：老嫩何也？答曰：采药之时，审其老嫩。彭鹤林曰：嫩时须采老时枯。紫阳曰铅见癸生须急采，金逢望远不堪尝是也。

问浮沉。答曰：铅浮而银沉也。

问清浊。答曰：阳清而阴浊也。清者浮之于上，浊者沉之于下。修丹者留清去浊，盖

清属阳而浊属阴也。

问五行相克。答曰：金碧经云：金木相伐，水火相克，土旺金乡，三物俱丧，四海辐凑，以致太平，并由中宫土德之功也。

问曰：往来何也？答曰：子往午来。阴符阳火，自子进符至辰巳，自午退符至戌亥。始复终坤，皆以卦象则之。一消一长，一往一来，以成其变化。易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也。

问雌雄。答曰：雌阴雄阳也。一阴一阳谓之道，孤阴寡阳不能自生。参同契曰：雌雄相错，以类相求。注曰：雄，金砂也；雌，火汞也。相须含吐，类聚生成，以为神药也。

问防危。答曰：防火候之差失，忌梦寐之昏迷。翠虚曰：精生有时，时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

问交合。答曰：磁石吸铁，隔碍潜通。

问有无。答曰：金碧经曰：有无互相制，上有青龙居。两无宗一有，灵化妙难窥。

问刑德。答曰：阳为德，德出则万物生；阴为刑，刑出则万物死。故二月阳中含阴而榆莢落，象金砂随阴气动静，落在胎中，故曰归根也。八月阴中含阳，而荠麦生。象金水随阳气滋液于鼎内，故卯酉乃刑德相负，阴阳两停，故息符火也。

问黑白。答曰：参同契曰：知白守黑，神明自来。白者金也，黑者水也。以金水之根而为药基矣。

问寒暑。答曰：真一子曰：不应刻漏，风雨不调，水旱相伐。或阳火过刻，或阴符失节。凝冬变为大暑，盛夏反作浓霜。火候过差，灵汞飞走。运火之士，可不谨之。

问晦朔。答曰：参同契曰：晦朔之间，合符中行。乃金水符合之际也。

问固济。答曰：太白真人曰：固济胎不泄，变化在须臾。言其水火既济，闭固神室，而不可使之泄漏。

问圣胎。答曰：无质生质，结成圣胎。辛勤保护十月，如少女之初怀孕，似小龙之乍养珠。盖神气始凝结，极易疏失也。

问四正。答曰：子午卯酉为四正，玄关一窍四正宫也。

问：黄庭正在何处？答曰：在膀胱之上，脾之下，肾之前，肝之左，肺之右也。

问金乌玉兔。答曰：日中乌比心中之液也，月中兔比肾中之气也。

问炼形。答曰：炼形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合道也。金洞主曰：以精炼形，非凡砂石。

问：紫阳谓心肾非坎离，何也？答曰：心肾特坎离之体耳，有体有用。

问：所用者何也？答曰：天心乃心之用也，属离；形乃肾之用也，属坎。交媾之际，运用子此矣。

问功夫。答曰：知时而交媾，进火而防危，阳生而野战，刑德而沐浴，以至温养成丹也。

问野战。答曰：龙虎经曰：文以怀柔，武以讨叛。紫阳曰：守城野战知凶吉，增得灵砂满鼎红。

问温养。答曰：杏林曰：温养象周星。毗陵曰金鼎常留汤，用暖玉炉，不要火教寒是也。

问烹炼。答曰：烹金鼎炼玉炉口诀存焉。

问赏罚。答曰：春气发生谓之赏，乃巳前阳火之候也。秋气杀物谓之罚，乃午后阴符之候也。

问守城。答曰：抱元守一而凝神聚气也。

问堤防。答曰：驱除杂念而专心不二也。

问：神庐者何也？答曰：鼻也，乃神气出入之门。黄庭经曰：神庐之中当修治，呼吸庐间入丹田。

问太一含真。答曰：守真一于天谷，气入玄元，即达本来。天真答上曰：真道养神，若能守我在死气之关，令七祖枯骨皆有生气。生我者道，活我者神。将神守道，以道养神是也。

问三尸。答曰：中黄经曰：一者上虫居脑中，二者中虫居明堂，三者下虫居腹胃，名曰彭琚、彭质、彭矫也。恶人进道，喜人退志。上田乃元神所居之宫，惟人不能开此关，被尸虫居之，生死轮回无有了期。若能握元神栖于本宫，则尸虫自灭，真息自定，所谓一窍开而百窍齐开，大关通而百骸尽通。则天真降灵，不神之神所以神也。

问胎息。答曰：能守真一，则息不往来，如在母胞胎之中，谓之太定也。

问玉池。答曰：口也，黄庭经曰玉池清水灌灵根是也。

问橐籥。答曰：橐乃无底囊，籥乃三孔笛。又是铁匠手中所弄鼓风之物也。老子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升降论曰：人能效天地橐籥之用，开则气出，阖则气入。出则如地气之上升，人则如天气之下降。一升一降，自可与天地齐其长久矣。

问五芽。答曰：乃五藏之真气。中黄经曰：子能守之三虫弃，得见五芽九真气。

问屯蒙。答曰：道枢曰：坎者水也，一变变为水泽之节，再变为水雷之屯，其爻居寅。离者火也，一变变为火山之旅，再变为火风之鼎，三变为山水之蒙，其爻居戌。抽添水火在于寅戌，十二卦气在于屯蒙运用。

问采日精月华。答曰：非外之日月也，采心中真液、肾中真气也。

问内外八卦。答曰：头为乾，足为坤，膀胱为艮，胆为巽，肾为坎，心为离，肝为震，肺为兑也。

问修炼待时然后下手。答曰：有时中之功夫，有刻中之功夫。毗陵曰：炼丹不用寻冬至，身中自有一阳生。马自然曰：不择时中分子午，无爻卦内别乾坤。此皆刻中之功夫也。

问：金丹形像如何？答曰：形若弹丸，色同朱橘。抱朴子曰：大如弹丸黄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沙门得之以禅定，黄衣得之即超逸，审之行之天地毕。元枢歌曰：君不见一粒金丹何赫赤，大如弹丸黄如橘。人人分上本圆成，夜夜灵光常满室。盖入人具足，个个圆成，当知非有形之物也。吕公曰：还丹本质也。

问：玄关一窍正在何处？答曰：在人之首，功夫容易，下手的难。寻若不遇真师，摩顶授记，皆妄为矣。

问真空。答曰：返本还元为真空。杏林曰：不知丹诀妙，终日玩真空。

问作用。答曰：螟蛉咒子，传精送神。

问出神。答曰：能守真一，真炁自凝，阳神自聚。盖以一心运诸气，气住则神住。真积力久，功成行满，然后调神出壳也。

问超脱。答曰：超者出也，是出神也。脱者脱换凡躯也，皆天门出。前圣有脱壳之验，六祖七层宝塔出，钟吕三级红楼出，海蟾公鹤冲天门出。诗曰：功成须是出神京，内院繁华勿累身。会取五仙超脱法，炼成仙质离凡尘。

问尸解。答曰：尸解有五，金木水火土也。又有积功累行而白日飞升者。徽宗皇帝尊道篇末曰：亘古迄今，飞升者千有余人，拔宅者八十余家（出真语）。

问：金丹之道，不亦难乎？答曰：是不难也。紫阳曰：悟者惟简惟易，迷者愈繁愈难。杏林曰：简易之语，不过半句；证验之效，只在片时。翠虚曰：药之不远采不难。毗陵曰：至道不繁人自昧。紫清曰：只一言，贯穿万卷仙经。但片晌工夫，无穷逸乐。师曰：下手功夫容易，坚心守道为难也。

修真十书金丹大成集卷之十一

紫虚了真子萧廷芝元瑞述

七言绝句(八十一首)

一
老子明开众妙门，一开一阖应乾坤。果于罔象无形处，有个长生不死根。

二
得道那堪正少年，玉炉养火不曾闲。昆仑山上黄华路，时引元神去复还。

三
大道元来一也无，若能守一我神居。此心莹若潭心月，不滞丝毫真自如。

四
妙宝无过汞与铅，依时采取自烹煎。从来至道无多事，自是时人识不全。

五
妙运三田须上下，自知一体合西东。几回笑指昆山上，夹脊分明有路通。

六
拨动天轮旋日月，须臾海峤起云雷。风涛汹涌波澄后，散作甘泉润九垓。

七
一诀分明说与贤，动中求静妙中玄。我家活计从来别，夜夜栽培火里莲。

八
此道玄中妙更玄，古今父子不相传。莫将火候为儿戏，须共真师子细研。

九
大药三般精气神，天然子母互相亲。回风混合归真体，锻炼功夫日日新。

十
水火从来一处居，看时似有觅时无。细心调燮文兼武，片晌教君结玉酥。

十一
微微小火养潜龙，见在田时也一同。交得三阳逢泰卦，始堪进火法神功。

十二
弦前弦后辨屯蒙，进退抽添运火功。虑险防危须沐浴，还丹脱体入坤宫。

十三
木液金精居卯酉，只宜沐浴大丹头。三三灌溉资神水，不用工夫运火牛。

十四
以时易日法神功，子细穷推总一同。九朔九回为九转，金丹还返入坤宫。

十五
一时辰内还丹结，夺得乾坤大造功。金液余残收拾取，莫教随雨更随风。

十六
木金间隔要相交，白雪黄芽共一苞。定意如如行火候，便从复卦运初爻。

十七
云收雨散丹凝后，琴瑟谐和了当时。切忌不须行火候，不知止足必倾危。

十八
铅炉汞鼎少入知，木液金精旺有时。野战更须行火候，抽添运用莫令迟。

十九

二八门中达者稀，弦前弦后正当时。细心调燮文兼武，端的无中养就儿。

二十

金乌夜夜宿西川，离坎交时妙更玄。温养婴儿惟藉母，外炉增减象周天。

二十一

身中阳复为冬至，便好临炉炼大丹。托仗黄婆与媒合，夫妻共室镇同欢。

二十二

恰恰相当妙绝奇，中秋天上月圆时。阳生急采母令缓，进火功夫要虑危。

二十三

炼丹子细辨功夫，昼夜殷勤守药炉。若遇一阳才起复，嫩时须采老时枯。

二十四

生铅生汞为丹祖，聘作夫妻共一心。从此抽添方进火，玉炉炼作一团金。

二十五

阴阳还返结成丹，九转无亏火力全。若到坤宫受气足，只须沐浴任天然。

二十六

依时进火要孜专，勿遣猿猴取次攀。花露初开须忌触，锁居土釜莫抽关。

二十七

上下三宫三寸田，自耕自种自烹煎。依时采取须教密，进退抽添象缺圆。

二十八

阆苑蟠桃自熟时，摘来服饵莫教迟。几回下手潜偷处，无限神仙总不知。

二十九

熟铅熟汞最堪烹，谁道金丹结不成。若也学人常得饵，伫看白日羽翰生。

三十

学人若要觅黄芽，两处根源共一家。七返九还须识主，功夫毫发不容差。

三十一

阴居于上阳居下，阳气先升阴后随。配合虎龙交媾处，此时如过小桥时。

三十二

调和铅汞不终朝，密固根源养圣胞。先使日魂擒月魄，阴文阳武运初爻。

三十三

初九潜龙回一阳，分明变化在中央。巽风呼吸吹乾火，炼得炉中胜似霜。

三十四

玉炉炼就长生药，金鼎烧成不死丹。颠倒坎离由戊己，分明我命不由天。

三十五

夜来酒醒已三更，自觉情浓意转深。玉洞试将灵剑击，便教虎啸与龙吟。

三十六

河车搬运上昆山，不动纤毫到玉关。妙在八门牢闭锁，阴阳一气自循环。

三十七

酒是良朋伴是花，岭头时驾紫河车。可怜金虎一声啸，吹散青天五彩霞。

三十八

西川岸上抬头望，无限蟾光蘸碧波。便好下功修二八，更须子细托黄婆。

三十九

玉炉金鼎药争光，紫雾红霞映洞房。便向此时勤采取，元神归室不飞扬。

四 十

朱砂鼎里绽黄花，偃月炉中发玉葩。进退短长勤采摘，一时收拾入黄家。

四十一

无功功里要勤功，功外无功合圣功。炼得丹田成至宝，任他乌兔走西东。

四十二

溯流一直上蓬莱，散作甘泉润九垓。从此丹田沾润泽，黄芽遍地一齐开。

四十三

玄珠搬运上昆山，两扇朱门日月闲。捉取四蛇并二鼠，虎龙交媾一时间。

四十四

元君端拱座玄都，三叠胎仙舞八隅。变化一阳天地震，太平因此妙工夫。

四十五

两枝剑挂南宫角，自在元神谒玉皇。从此天宫相见后，玉阶来往是寻常。

四十六

霭霭烟笼十二楼，绛宫清静万神游。有人问我家何处，占得风光最上头。

四十七

几回抖擞上昆仑，运动璇玑造化分。昼夜周而复始，婴儿从此命长存。

四十八

玉炉霭霭腾云气，金谷蒙蒙长紫芝。神水时时勤灌溉，留连毋使火龙飞。

四十九

西山白虎放颠狂，东海青龙不可当。坤母若来相制伏，一齐捉入洞中藏。

五 十

外道邪魔忽逞威，七星宝剑向前挥。果于鬼窟交锋处，夺得明珠一颗归。

五十一

自然宗祖一灵台，内有长生不死胎。妙运阴阳还返后，周回卦气八门开。

五十二

身中一窍名玄牝，的在三关要路头。若也知时能运用，木金交并自沉浮。

五十三

擘开玄牝露双关，煅炼功夫不等闲。学者要知端的处，直须北斗面南看。

五十四

大道根基识者稀，常人日用孰能知。为君指出神仙窟，一窍弯弯似月眉。

五十五

几回抖擞上昆仑，足蹑玄关众妙门。仗剑擘开天地锁，金乌玉兔自相吞。

五十六

昨宵姹女启灵扉，窥见神仙会紫微。北斗南辰前后布，两轮日月往来飞。

五十七

子细思量是妙哉，朝朝满劝九霞杯。能教地魄搬精转，自有天魂祝寿来。

五十八

炼己修心义最深，修心须要识天心。神仙妙诀无多于，炼就阳神消众阴。

五十九

昆仑一直至泥丸，镇日追攀自往还。若要长生兼出世，到头不离自身间。

六 十

小小壶中别一天，铁牛耕地种金莲。这般景象家家有，因甚时人不学仙。

六十一

碧潭深处捉明珠，翻手抛来上太虚。托仗黄婆收拾得，化为金液结凝酥。

六十二

修丹须要觅根源，产在先天与后天。若得谷神长不死，此身何患不为仙。

六十三

执文泥象皆非实，得象忘言始合真。大抵修丹皆法象，由来万化在人身。

六十四

仙经万卷重重说，道在常人日用间。若也自能颠倒运，不劳万水与千山。

六十五

求仙恼乱几多人，为爱修真未识真。若得红铅并黑汞，炼成至宝出嚣尘。

六十六

虽然小小一壶中，上下乾坤法象同。若也知时能运用，金乌玉兔自西东。

六十七

得悟无为是有为，潜修妙理乐希夷。几回日月滩头立，直把丝纶钓黑龟。

六十八

玉京元始座瑶台，紫气凝空殿阙开。西阁洞门三四叩，九天仙子一齐来。

六十九

恍惚之中有至精，龙吟虎啸最堪听。玄珠飞趁昆仑过，昼夜河车不暂停。

七十

独步仑山望杳冥，龙吟虎啸甚分明。玉池常滴阴阳髓，金鼎时烹日月精。

七十一

自家精气自家身，何必区区间别人？下手速修尤大晚，劝君回首莫因循。

七十二

心酸世上几多人，不解修真自损真。精漏气凋神丧去，透灵别壳人迷津。

七十三

先天先地最玄机，福浅焉能得遇之。采得真铅须急炼，劝君切莫更迟疑。

七十四

学人不识水中金，漫向诸般取次寻。只是黑铅为至宝，本居兑位寄于壬。

七十五

学人不识水乡铅，颠倒阴阳位属乾。仿佛本居于坎位，分明寄产兑宫边。

七十六

初炼还丹须入室，妇人怀孕更无殊。圣胎凝结圆成后，出入行藏岂有拘。

七十七

露心剖腹不相诬，急急躬亲大药炉。六十甲中寻甲子，三千日内著功夫。

七十八

一等傍门性好淫，强阳复去采他阴。口含天癸称为药，似恁淤沮枉用心。

七十九

指闭尾闾称是道，何曾虎啸更龙吟。元阳摇动无墙壁，错认黄泥唤作金。

八十

金丹大药最通玄，向上天机不妄传。为报近来修道者，炼精不住亦徒然。

八十一

自得仙师真口诀，敢将鄙句泄玄微。学人于此详穷究，诗内篇篇露尽机。

修真十书金丹大成集卷之十二

紫虚了真子萧廷芝元瑞述

乐道歌

舍妄归真隐市廛，炼铅烹汞结还丹。时人不慕长生道，声色萦心一梦间。了真子，惟乐道，奇哉妙在回心早，浮名浮利总虚华，世间惟有修真好。说修真，人最多，穷通表里无一个。因到丹山遇至人，一言与我都决破。得诀归来试炼看，龙争虎战片时间。云收雨散万籁寂，彻夜风雨撼万山。辟地诛茅筑神室，闭关绝俗及腥膻。兀坐茅庐惟守一，玉炉养火不曾闲。从今踏破生死户，翻身跳出鬼门关。昆仑顶上堪来往，时引元神去又还。惟乐道，炼金丹，五气调元玉洞宽。拍手笑吹无孔笛，玩弄玄珠九曲湾。铅龙汞虎交媾时，一霎火焰飞烧天。调燮火工宜子细，刚柔文武莫纵意。朝暮屯蒙有君臣，知足常足归本位。前行须短退须长，春夏秋冬依次第。二十八宿归一炉，水火要分前后队。复临二卦宜温养，壮观沐浴须回避。还返工夫入坤宫，炼得坚凝成一块。这般手段出作家，试问时人会不会。了真子，惟乐道，奇哉妙在回心早。垢面蓬头任所宜，寂寞无人相聒恼。渴饮金浆与玉浆，饥餐交梨并火枣。两轮日月任西东，仰窥造化工夫巧。西边兑金位属酉，东边震木位属卯。灵台皎洁无人修，玄坛寂静无人扫。炼精化气气化神，大都神气精为宝。金木自然会交并，水怕滥兮火怕燥。如龙养珠常自顾，如鸡养卵常自抱。金液还丹在眼前，迷者多而悟者少。有人日夜炼来餐，味胜醍醐真个好。问我日下用工夫，不离顶门真一窍。出自虚无缥缈间，先天先地为大道。学人得悟大还丹，于此歌中细寻讨。我若分毫误学人，万劫风刀当受考。

茅庐得意歌

茅庐七尺高，横过九尺阔，清闲一主人，怕客来恼聒。饥则淡饭三五匙，困则和衣睡一歇。为爱此清闲，万事都摆脱。夜夜曲江头，掬水弄明月。两脚翻来拗乾斗，定息凝神入气穴。琼浆酝就从天降，流遍舌端甘似蜜。九杯饮罢又九杯，清复浓兮时自吸。这境界，甚奇绝，醉抱杨妃共欢悦。自家身里有夫妻，子母同形活泼泼。如龙养珠心不忘，如鸡抱卵气不绝。犹如寒蝉吸晓风，又如老蚌含秋月。醉里高歌喝一声，虚空粉碎秋毫末。真得意，少人知，恍恍惚惚恰如痴。仰观造化工夫妙，日还东出月还西。捉得日魂并月魄，一浮一沉珠自飞。默运乾坤一否泰，屯蒙抽添进退机。金木自然解交并，相生相克有幽微。临炉施条莫纵意，神水沐浴要防危。大都一年十二月，木液金精忌兔鸡。十月脱胎吞人腹，九转工夫在一时。莫将火候为儿戏，须共神仙子细推。返中若也差毫发，汞走铅飞不交结。学人于此善推详，七七从来四十八。天地之间不逃数，此是玄玄真口诀。银河若也会斗牛，密密固炉勿轻泄。下手不教神鬼见，烹炼玉炉成白雪。水银元是黑龟肝，朱砂乃是赤凤血。有文有武有刚柔，进退往来细分别。温养婴儿并野战，刻里工夫须口说。真得意，少人知，茅芦野僻人迹稀。垢面蓬头惟乐道，如鱼饮水自家知。云间独酌逡巡酒，松下闲吟无韵诗。五岳秋高飞白凤，九泉春暖养乌龟。自己阳神皆踊跃，从他阴鬼暗愁悲。元精每运无穷数，玉液常流不暂离。我家活计工夫别，未与常人话此规。少人知，真得意，自得天机常似醉。醉弹一曲无弦琴，琴里声声教子细。勉贤能，休贪鄙，火急寻师觅玄指。今生若不悟修真，未必来生得恁地。回头恁取紫金丹，炼来便是神仙位。

剑歌

两枝慧剑埋真土，出匣哮吼惊风雨。修丹若无此器械，学者千人万人误。惟有小心

得剑诀，用之精英动千古。知时飞入太霄间，分明寻得阴阳路。捉住玉兔不敢行，炉内丹砂方定所。审其老嫩辨浮沉，进退来往分宾主。一霎火焰飞烧天，煅炼玄精妙难睹。唬唬虽则声悲苦，终是依依恋慈母。若要制伏火龙儿，却去北方寻水虎。龙见虎，互盘旋，恍恍惚惚结成团。河车搬入昆仑顶，锁居土釜勿抽关。息息绵绵无间断，抱元守一要精专。琼浆酝就从天降，馥郁甘甜遍舌端。炼之饵之入五内，只此号曰大还丹。宿疾普消神气爽，四肢和畅身康安。从来真火生于木，不会调匀莫强钻。玉炉火候须消息，火怕寒兮水怕干。若得先师真剑诀，下手修炼夫何难。悬崖铁壁挂残雪，玉匣藏处老龙蟠。华池神水磨莹净，知时提掣自挥弹。若遇有仇须急报，外道邪魔丧胆寒。破鸿蒙，凿混沌，自使来来无缺损。专心定志不须忙，左右用之在款款。此歌寄语逢剑入，着意推穷可为准。

赠谌高士辞往武夷歌

剥啄叩关辞我去，启扉少款片时间。道在自身体外觅，徒劳万水与千山。君且听，我试说，语无多，真妙诀。夜深龙吟虎啸时，急驾河车无暂歇。须臾搬入泥丸顶，进火玉炉烹似雪。华池神水湛澄澄，浇灌黄芽应时节。琼浆玉液频吞咽，四体薰蒸颜色别。傍门小法几千般，惟有此道最直截。在外即非砂与硫，在内亦非精与血。圆陀陀地镇相随，赤洒洒兮光皎洁。知时下手采将来，固济神炉勿轻泄。九还七返片时功，囊箫吹噓藉晓风。要识玄关端的处，儿女笑指最高峰。最高峰，秀且奇，彼岸蒙蒙生紫芝。只此便是长生草，无限修行人不知。纵笔书数句，可谓泄天机。君兜芒鞋去，毕竟几时归。传语众仙休拟议，待我工夫彻到头，换骨定是来武夷。

赠邹峰山歌

荷君与我别图书，捉摸虚空样也无。机在心兮巧在手，也是无中生有。了真子，雌雄剑，飞太空，掣雷电。半夜哮吼时，指破阴霾脸。夺得明珠还，不与常人见。一阵交锋定太平，元君端坐三清殿。娇姹女，嫁金公，洞房深处云雨浓。白面郎君骑白虎，青衣女子跨青龙。牛斗河边相见后，一时关锁在中宫。运动天然真火候，掀天锻炼一炉红。金公无言姹女死，九还七返片时功。若非欧冶传剑诀，安得青霄有路通。生涯只此雌雄剑，吹毛利水快如风。君苦问，此剑诀，天机未敢分明泄。青龙项下刺明珠，白虎头边歃鲜血。有时飞入昆仑顶，交加千里冲妙穴。雌雄飞逐不曾闲，来往已手自提掣。出匣光射透天罡，照耀锋铓何凛冽。学入要觅真剑方，为言不是寻常铁。

西江月(十二首)

一

两手擎开混沌，坦然直露丹宗。日魂月魄自西东，牢捉莫轻放纵。外道邪魔缩项，相将结宝中宫。九还七返片时功，皆赖黄婆相送。

二

默运乾坤否泰，抽添妙在屯蒙。起于复卦剥于终，温养两般作用。沐浴要防危险，吹嘘全藉离风。工夫还返入坤宫，火足不宜轻弄。

三

要识真铅真汞，都来只一根源。烹煎火候妙中玄，不是知音难辨。采取莫差时日，仍分弦后弦前。玉炉一霎火烧天，无位真人出现。

四

莫问九三二八，无过阴偶阳奇。大都离坎结夫妻，要识屯蒙既未。若遇一阳起复，便堪进火无迟。只因差失在毫厘，野战更宜子细。

五

鼎器法天象地，坎离运用无差。夫妻相会入黄家，共说无生妙话。雨意云情了当，领头驾动河车。搬归顶上结三花，牢闭玉关金锁。

六

拨动顶门关棖，自然虎啸龙吟。九还七返义幽深，出入不离玄牝。运用玉炉火候，鼎中炼就真金。强兵战胜便收心，妙在无伤无损。

七

一二复临养火，兔鸡沐浴潜藏。分明变化在中央，结就玄珠片饷。还返归根脱体，守城抱一堤防。黄庭来往是寻常，恍惚之中纵放。

八

夹脊双关透顶，此为大道玄门。金丹只是此宗根，大要知时搬运。温养守城野战，华池玉液频吞。玉炉常使火温温，采药审他老嫩。

九

调燮火工非小，差殊只在毫厘。鼎炉汞走黑铅飞，从此恐君丧志。须共真师细论，无令妄动轻为。幽微玄妙最深机，言语仍须避忌。

十

九曲江头逆浪，霎时冲过天心。昆仑顶上水澄澄，酝就琼浆自饮。便向此时采取，河车搬运无停。阴阳一派自浮沉，锁闭玉关牢稳。

十一

药产西南坤地，金丹只此根宗。学人著意细推穷，妙绝无过真种。了一万般皆毕，休分南北西东。执文泥象岂能通，恰似哑人谈梦。

十二

金液还丹大道，古人万劫一传。倾心剖腹露诸篇，接引直超道岸。莫怪天机泄尽，此玄玄外无玄。留传万代与名贤，有目分明觑见。

南乡子(十二首。西南乃产药之所，因此故为名)

一

真汞与真铅，产在先天与后天。大要知时勤采取，玄玄。得冗何愁不作仙。进火要精专，审究前弦与后弦。屯卦抽添蒙卦止，难传。毫发差殊不结丹。

二

两手擘鸿蒙，慧剑飞来第一峰。外道修罗惊缩项，神通。造化元来在掌中。锻炼玉炉红，橐籥吹嘘藉巽风。十月脱胎吞入腹，坤宫。立见三清太上翁(老子曰：自己三清，何劳上望)。

三

温养象周天，须要微微火力全。爱护婴儿惟藉母，三年。运用抽添象缺圆。牛斗会河边，含取玄珠种玉田。定意如如行火候，精专。剖腹分明说与贤。

四

生甲更生庚，此是丹头切要明。药嫩采来归土釜，煎烹，文武刚柔次第行。片饷结丹成沐浴，防危更守城。到此不须行火候，持盈。火若加临必定倾。

五

木兔与金鸡，刑德临门有偶奇。炉内丹砂宜沐浴，防危，神水溶溶满玉池。年月日并时刻里，功夫一例推。著意研穷丹造次，毫厘，十月殷勤自保持。

六

鼎器法乾坤，上是天元下地元。若也更能颠倒运，交番，阖辟循环在八门。搬运上昆仑，龟与蛇儿自吐吞。百尺竿头牢把线，掀掇。从此元神命永存。

七

关锁自周天，升降循环三寸田。不在嘘呵并数息，天然。九转无亏火力全。胎息漫流传，要在阴阳不可偏。呼吸吹嘘皆赖巽，绵绵。妙在前弦与后弦。

八

复卦起潜龙，戊己微调未可攻。九二见龙临卦主，神通。从此炉中次第红。泰卦恰相逢，猛火烧乾藉巽风。炼就黄芽并白雪，奇功。还返归坤道始穷。

九

识得水中金，煅炼烹煎理更深。进退抽添须九转，浮沉。温养潜龙复与临。妙运自天心，托仗黄婆配丙壬。酝就醍醐山顶降，频斟。慢拨无弦一曲琴。

十

长子到西方，少女归乾变六阳。便好下功修二八，堤防。至九方知道白昌。牛斗共商量，巧夺天工妙莫量。离坎夫妻交媾后，难忘。始觉壶中日月长。

十一

白雪与黄芽，两味精华共一家。采摘辨时衰与旺，堪夸。火候毫厘不可差。顶上结三花，驾动羊车与鹿车。乌兔往来南北面，交加。从此天河稳泛槎。

十二

尽净露天机，只恐时人自执迷。颌下藏珠当猛取，休迟。道在身中更问谁。尘网急抛离，百岁年华七十稀。莫待老来铅汞少，堪悲。业报前途难自欺。

读参同契作

气含太极，道立玄门。日转月而易行其中，月持日而易藏其用。水腾浮作离中汞，火降沉为坎里铅。坎纳戊兮月魄乌飞，离纳己兮日魂兔走。戊己为炉而烹煎日月，坎离为药而点化魂魄。日合五行，月随六律，门通子午，数连寅申。复临泰壮夬乾兮，六阳左旋。遯遁否观剥坤兮，六阴右转。百八十阳兮日宫春色，百八十阴兮月殿秋光。月不自明，由日以受其明；日之有耀，因月以发其元。互为室宅，交显精神。长教玉树气回根，不使金花精脱蒂。姤女捉乌吞玉兔，婴儿驱兔吸金乌。自震庚兑丁而乾纳甲壬，由巽辛艮丙而坤藏乙癸。上弦数八兮砂中取汞，下弦数八兮水内淘金。青龙是木，木产火中。白虎是金，金生水内。七八十五兮坎离交，九六十五兮乾坤合。自子至巳，先进阳火；自午至亥，后退阴符。七八者少阳少阴之数存，九六者老阳老阴之数寓。二八十六两兮中全卦派，五六三十日兮妙运天轮。屯蒙常起于朝昏，既未无愆于晦朔。恍惚水中金不定，飞扬火里木难收。金木间隔既殊途，水火调和归一性。七返返上，九还還元。结就玄珠，炼成至宝。不神之神所以神，减息定息至无息。二十四气体天之消息，七十二候随时而卷舒。惟能得象忘言，不在执文泥象。悟之者简而且易，迷之者繁而愈难。即周易象而参考之，自然契合。独魏伯阳之著详矣，宜究精微。

修真十书金丹大成集卷之十三

紫虚了真子萧廷芝元瑞述

解注崔公入药镜

先天炁，后天炁，

先天炁乃天元一气也，在天枢之上注之。后天炁乃地元一气也，在地枢之下注之。人若得斗柄之机运转，则升降往来，周而复始，与天同运矣。元和子曰：人身大抵同天地也。

得之者，常似醉。

人能得斗柄之机，运转阴阳之气，则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自然身心和畅，如痴如醉，肌肤爽透，美在其中。

日有合，月有合，

夫月因日以受其明，晦朔合璧之后，魄中生魂，以阳变阴。月晦象年终，月朔象岁首。自朔日受日辰之符，因水生银。至月晦阳气消尽，即金水两物情性自相包裹。参同契云月：晦日相包，隐藏其垣廓。

穷戊己，定庚甲。

金液还丹，非土则不能造化，当穷究其真土。古歌曰：五行处处有，何处为真土。紫阳诗曰：离坎若还无戊己，虽含四象不成丹。庚西方金也，甲东方木也。二物间隔，未能交并，须仗黄婆媒合，金始生水，木始生火。水火既旺，则金木交并矣。刘真人象先歌曰：庚要生，甲要生，生甲生庚道始明。西华圣母曰：生甲生庚，堪为大丹之祖。真土者，坤位是也。

上鹊桥，下鹊桥，

此崔公复指上下二源，鹊桥乃天河也。人能运用若天河之流转，上下无穷也。

天应星，地应潮。

在天应星，如斗柄之运转；在地应潮，如日月之盈亏。元枢歌曰：地下海潮天上月是也。

起巽风，运坤火，

息者风也，火不能自炎，须假风以吹之。钟离丹诀云：陈药凭巽风。杏林诗曰：吹嘘藉巽风。运者动也，坤乃西南之地，水火聚会之源也。

入黄房，成至宝。

既经起火符之后，则运入黄房之中，结成至宝矣。黄房亦曰黄华，玄关一窍乃真土，故曰黄房也。

水怕干，火怕寒，

修炼金丹，金藉火工调燮。添水之时，以救其火之燥也。运火之时，又恐其火之寒也。故水亦怕溢，亦怕干；火亦怕燥，亦怕寒。故有斤两法度，须要调匀，使其不致于太过，亦不致于不及也。

差毫发，不成丹。

运火之际，细意调燮，毫发之差，则天地悬隔矣。紫阳诗曰：毫发差殊不作丹。

铅龙升，汞虎降，

铅，火也，龙也，沉而在下。汞，水也，虎也，浮而在上。太白真人歌曰：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颠倒术，龙从火里出。以法制之，则自然升降矣。

驱二物，勿纵放。

当其龙虎升降之时，须要把捉，不可纵放也。紫阳诗曰：既驱二物归黄道，怎得灵砂不解生。

产在坤，种在乾，

药产西南西南乃坤地也产于坤地则移种子乾宫也上下二源其理明矣。

但至诚，法自然。

真一子云：至诚修炼此药，乃白日飞升之道也。阴真君曰：不得地，莫妄为。须隐密，审护持。善保守，莫失天地机。

盗天地，夺造化，

修炼莫不盗天地之机，夺造化之妙。运用则符乾坤否泰，抽添则象日月亏盈。定刻漏，分二弦，隔子午，接阴阳，通晦朔，合龙虎，依天地之大数，叶阴阳之化机。阴符阳火，依约卦爻，周而复始，循环互用，不失其时。一鼎之中，造化分明，象天地运动发生万物也。倘或火候失时，抽添过度，寒暑不应，进退差殊，即令天地之间，凭何而生万物哉？阴阳之气凭何而生龙虎也？

攒五行，会八卦。

五方以中为主，五行以土为主。位居子中而有土德之尊，故水得土则潜其形，火得土则隐其明，金得土而增其色，木得土而益其润。土无正形，挨排四象。五行既聚，则八卦自然相会矣。

水真水，火真火，

离中有阴，则心中之液乃真水也。坎中有阳，则肾中之炁乃真火也。此一身之真水火。

水火交，永不老。

夫地之炁上腾而为雾，天之炁下降而为露，阴阳相交而成膏雨，滋荣万物者也。一身之阴阳相交而成真液，滋荣五藏六腑，复归于下田，结而为丹。故万物无阴阳气不生，五藏六腑无津液则病矣。

水能流，火能焰，

水在上，故能流下；火居下，故能炎上。参同契云：水流不炎上，火烈不润下。是此意也。

在身中，自可验，

真水真火在人一身之中，于修炼之际自可验也。

是性命，非神气，

左为性，性属离；右为命，命属坎。坤之中阴入乾而成离，乾之中阳入坤而成坎，当知离坎是性命神气之元也。

水乡铅，只一味。

水乃坎也，铅乃金也，亦曰水中金。云房丹诀曰：铅铅水乡，灵源庚辛，室位属乾，常居坎户，隐在兑边。刘海蟾诗曰：炼丹须是水乡铅。只此一味，乃还丹之根蒂也。

归根窍，复命根，

既得上下二源，乃归根复命之根窍也。

贯尾闾，通泥丸。

上通泥丸宫，下贯尾闾门，言其一气上下循环而无穷也。

真橐籥，真鼎炉。

升降论曰：人能效天地橐籥之用，开则气出，阖则气入。气出如地气之上升，气入如天气之下降。一气周流，自可与天地齐其长久矣。上曰金鼎，下曰玉炉，然皆人身之真造化也。

无中有，有中无，

金碧经曰：有无互相制，上有青龙居。两无宗一有，灵化妙难窥。参同契曰：上闭即称有，下空即称无。无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两孔经法，喻有无相须。

托黄婆，媒姤女，

姤女在离宫也，坎男不能与之交会，须托黄婆而媒合之。黄婆乃坤土也。

轻轻地，默默举。

进火之际，当轻轻然运，默默然举也。杏林诗曰：如如行火候，默默运初爻是也。

一日内，十二辰，

年中用月，以一月三百六十时准一年。月中取日，则一日十二辰准一月。日中用时，

时中用刻，到此微妙，莫非口诀。

意所到，皆可为。

一日十二辰内，遇一阳动皆可下手也。紫阳曰：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节候，此乃顷刻之周天也。马自然诗曰：不刻时中分子午，无爻卦内别乾坤。

饮刀圭，窥天巧，

飞剑自土金采而饮之，故曰饮刀圭也。上下二源，皆真土也。窥者观也，阴符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辨朔望，知昏晓。

可辨明一身之朔望也。昏晓乃朝屯暮蒙二卦也。

识浮沉，明主客，

铅沉而银浮，铅沉而在下，银浮而在上。既识浮沉，须明主客。紫阳诗云：饶他为主我为宾。无他，此乃先升后降之理也。

要聚会，莫间隔，

水火常要聚会，莫使之间隔也。

采药时调火功

采药之时，全藉调燮火功。一刚一柔，一文一武，二八封门，六一固济。循卦文，沿刻漏，分二弦，隔子午，始复而终于坤也。参同契曰：铅得真铅，又难真火。可不细意调燮，而使之无太过不及之患也。

受气吉，防成凶，

紫阳诗曰：受气之初容易得，抽添火候要防危。受气之初使金木交并，水火同乡，若可喜也。及其脱体归坤，沐浴以防其凶，守城以虑其险也。

火候足，莫伤丹，

九转火足，当息符火。不知止足，必致灵汞飞走矣。

天地灵，造化慳，

此乃言其慳吝，不可纵意也。

初结胎，看本命，

初结圣胎，则看受气之初。初，本命也。

终脱胎，看四正，

终脱胎则看四正宫，乃玄关也。

密密行，句句应。

能依此密密而行，则句句应验矣。吕公诗云：因看崔公入药镜，令人心地转分明。

解注吕公沁园春

七返还丹，

火生二，成数七。返者自下而返上，还者自上而还下。或曰木三金四，合成七数，故曰七返。其说亦妙。盖金木乃水火之父母，五行之宗祖，还丹之根基也。苟以涕唾津精气血液为七返，谬之甚矣。云房诗曰：七般之物尽为阴，若将此物为丹种，怎得飞升上玉京？紫阳经曰：七件阴物何取焉？还丹之名不一，或曰大丹、内丹、玉壶丹、绛雪丹、赤赫金丹、龙虎太药、九转神丹、宇宙之主、神丹、白雪、龟精、凤血、兔髓、乌肝、先天地精，皆不过真铅真汞交结而成，固非凡铅汞金石草木有质之药。汞是九转真汞，铅是七返真铅。惟兹一味，是天地之真气，日月之至精。于外配则明象乾坤，于内配则符合造化。有生有杀，为虎为龙。蕴情义而遣作夫妻，维祖宗而故称母子。二味既晓，两性须知。因媒而男女和谐，赖母而子孙成长。圣人至秘，玄之又玄。修丹之士，当反求诸己而已矣。

在人先须，炼己待时。

道不远人，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炼己乃炼形之道，莫不擘裂鸿蒙，凿开混沌，采真一之精，抱先天之炁，而为丹基也。不可以非类而造化，故参同契云：燕雀不生凤，狐兔不乳马。同类易施功，非程难为巧。金华洞主答太室山人曰：积其阳魂，消其阴魄，以其阳兵战退阴贼。八卦相荡，五行相克。归根复命，还丹烜赫。以精炼形，非凡砂石。或者以炼己为炼土，其说亦妙。盖药产西南坤地也，大要知时。苟失其时，天地之间，凭何节候而生万物？阴阳之炁，凭何而生龙虎哉？弦后弦前，乃时中之造化；坎离交处，乃刻里之功夫。到此微妙，莫非口诀。

正一阳初动，中宵漏永。

宇宙在乎手，万化在乎身。毗陵师曰：炼丹不用寻冬至，身中自有一阳生。时中有时之功夫，刻中有刻之功夫。

温温铅鼎，光透帘帟。

铅鼎即造铅鼎也。温温谓火力不可使之亏欠，必也温养而成丹。毗陵师曰：金鼎常留汤火暖，玉炉不要火救寒是也。帘帟曰：眼也。云房有闲户垂帘默默窥之句。下功夫处，神光晃耀，透彻帘帟也。

造化争驰，龙虎交会，

夫造化之争驰也，龙吟云起，虎啸风生，必也使水虎擒火龙，互相交会。入药镜曰：铅龙升，汞虎降，驰二物，勿纵放。苟运火失时，则龙虎不交，铅汞飞走失矣。紫阳诗曰：西山白虎性猖狂，东海青龙不可当。两手捉来临死斗，化成一块紫金霜。两手捉来，不过要其交会，方能凝结成宝也。

进火工夫牛斗危。

夫火者，太阳之真精，有名而无形，故参同契曰：既得真铅，又难真火。岂轻议哉？盖火起于水中，何者？坎属水，坎中有真阳，乃真火也。龙虎会合，金木交并，则真火炎其中矣。进火之工也，有刚柔文武，斤两法度。二八封门，六一固济，循卦爻，沿刻漏，了屯蒙，明否泰，分二弦，辨晦朔。始复终坤，起晨止晦，则阴阳舒卷，金汞调和。如或火候失时，霖旱不节，隆冬大暑，盛夏严霜，金宫既砂汞不调，玉鼎乃蝗虫竞起，金母木龙腾沸，坎男离女奔逸，此皆运火过差，灵汞飞走。所谓纤芥不正，悔吝为贼；毫发差殊不作丹是也。可不慎之。牛斗危者，当牛斗值时下功也。

曲江上，见月华莹净，有个乌飞。

人之小肠九盘十二曲，谓之曲江也。月乃药之用，言其莹净无瑕，乃至宝也。有个乌飞，乃阴中含阳也。刘海蟾诗曰：几度为飞宿桂柯。又曰：乌飞兔不惊。古诗曰：有个乌飞入兔宫。皆此意也。

当时自饮刀圭。

当行功交会之时，下手自土釜采而饮之，故入药镜曰：饮刀圭。识土釜者，可与语刀圭之妙。

又谁信，无中养就儿。

还丹之道，乃无中生有，渐采渐炼，结成圣胎，无质生质，养就婴儿。故紫清先生诗曰：世事教人笑几回，男儿曾也会怀胎。自家精血自交媾，身里夫妻是妙哉。

辨水源清浊。

清静经云：天清地浊，男清女浊。清者浊之源。无他，阳清而阴浊也。轻清者浮而在上，真水银是也；重浊者沉而在下，真铅是也。二物两用，可不辨明清浊升降之道乎。

木金间隔。

木居东方甲乙，在象为青龙，在卦为震，乾之长男也，火之母也，金之妻也，青衣女子也，碧眼胡儿也，东海青龙也，木液也。金居西方庚辛，在象为白虎，在卦为兑，坤之少女也，水之母也，木之夫也，素练郎君也，白头老子也，西山白虎也，金精也。隔居卯酉，无由

聚会，须托黄婆媒合而为一也。紫阳曰：木金间隔会无因，须仗媒人勾引，然后木生火，金生水。水火同乡，则金木交并矣。

不因师指，此事难知。

金丹大药，古人以万劫一传。玉笈灵篇，学者之十逮九八，圣师口口，历代心心，若非心传口授，纵使三杰之才，十哲之智，百端揣度，亦终不能下手结就圣胎矣。所谓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明师莫强猜。只为金丹无口诀，教君何处结灵胎。刘海蟾诗曰：此道迥昭彰，如何乱揣量？金丹之道，若不遇真师，实难知之矣。

道要玄微，天机深远。

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持之不得，无中生有，天机深远，玄妙难测。阴符经曰：天有五贼，见之者昌。知之修炼，谓之圣人。苟非洞晓阴阳，深达造化，安能凿开混沌，采天地父母之根而为丹基；擘裂鸿蒙，取阴阳纯粹之精而为大丹之质。攒簇五行，和合四象，三花聚顶，令一气不昏，五气朝元，使阳魂不乱，放纵于杳冥之中，往来于恍惚之内。搬运出入，移神阳舍，功成行满，位证天仙也。况金液还丹惟有一门，岂可与傍门小法并日而语耶？

下手速修犹太迟。

千经万论，皆不言下手功夫，惟传之口诀。夫下手之初也，动乾坤之橐籥，采坎离之刀圭，撮一身之神归于天谷穴中，吞而养之，则神炁归根，名曰回风混合，密固根源，此乃守真一之道也。龙虎经曰：神室上下釜，变化在手中。所以正一真人论青蛇之剑，西蜀老翁得金锤之妙，吕公喻之为火杖，青城空角谓之剑不是道。此皆穷尽踪迹，擘划元根。若无下手，徒论金丹，万无一成矣。古歌云：圣人识得造化意，手持日月安炉里。阴符经云：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夫学而不遇，必遇至人；遇而不勤，终为下鬼。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仙道惟人可以修，古云：神仙只是凡人做，当知轮回事道，业报难逃，富荣华，殆非久计，下手速修犹恐太迟也。

蓬莱路，仗三千行满，独步云归。

蓬莱三岛，乃海上仙山也。在人一身，亦有蓬莱三岛。顶曰上岛，心曰中岛，肾曰下岛。紫清先生诗曰：人身自有一蓬莱是也。三千功行，乃九年抱一之数也。九年功满，或分形散景，或出有入无。或轻举远游，隐显莫测；或换骨升仙，遨游蓬岛；或太一见召，移居中丹。各随其功行之浅深也。窑头坏曰：九年功满都经过，留形住世不知春。忽日天门顶中破，真人出现大神通，从此天仙可相贺。参同契曰：道成德就，潜伏候时。太乙乃召，移居中丹。功满上升，膺图受策。彭真人注曰：太乙真君乃内炼之主司也。世人初得道，镂名金简，于此丹膺图受策，乃获上升也。

修真十书卷之十四 钟吕传道集

正阳真人钟离权云房述

纯阳真人吕岩洞宾集

华阳真人施肩吾希圣传

论真仙

吕曰：人之生也，安而不病，壮而不老，生而不死，何道可致如此？钟曰：人之生，自父母交会而二气相合，即精血为胎胞。于太初之后，而有太质。阴承阳生，气随胎化。三百日形圆，灵光入体，与母分离。自太素之后，已有升降而长黄芽。五千日气足，其数自满八十一丈，方当十五，乃曰童男。是时，阴中阳半，可比东日之光。过此以往，走失元阳，

耗散真气。气弱则病老死绝矣。平生愚昧，自损灵光，一世凶顽，暗除寿数。所以来生而身有等殊，寿有长短，既生复灭，既灭复生。转转不悟，而世世堕落，则失身于异类，透灵于别壳，至真之根性不复于人。傍道轮回，永无解脱。或遇真仙至人与消其罪报，除皮脱壳，再得人身。方在痴瘖愚昧之中，积行百劫，升在福地，犹不免饥寒残患。迨遇升迁，渐得完全，形貌尚居奴婢卑贱之中。苟或复作前孽，如立板走丸，再入傍道轮回。吕曰：生于中国，幸遇太平，衣食稍足，而岁月未迟。爱者安而嫌者病，贫者生而怕者死。今日得而尊师，再拜再告，念以生死事大，敢望开陈不病不死之理，指教于贫儒者乎？钟曰：人生欲免轮回，不入于异类躯壳，尝使其身无病老死苦，顶天立地，负阴抱阳而为人也。为人勿使为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矣。吕曰：人死为鬼，道成为仙。仙一等也，何以仙中升取天乎？钟曰：仙非一也，纯阴而无阳者鬼也，纯阳而无阴者仙也，阴阳相杂者人也。惟人可以鬼，可以为仙。少年不修，恣情纵意，病死而为鬼也。知之修炼，超凡入圣，而脱质为仙也。仙有五等，法有三成。修持在入，而功成随分者也。吕曰：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钟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鬼仙不离于鬼，人仙不离于人，地仙不离于地，神仙不离于神，天仙不离于天。吕曰：所谓鬼仙者何也？钟曰：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阴中超脱，神像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入轮回，又难返蓬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就舍而已。吕曰：此是鬼仙，行何术，用何功，而致如此？钟曰：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于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阴神，乃清灵之鬼，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曰鬼仙。虽曰仙，其实鬼也。古今崇释之徒，用功到此乃曰得道，诚可笑也。吕曰：所谓人仙者何也？钟曰：人仙者，五仙之下二也。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术，信心若志，终世不移。五行之气，误交误合，形质且固，八邪之疫不能为害，多安少病，乃曰人仙。

吕曰：是此人仙，何术何功而致如此？钟曰：修持之人，始也或闻大道，业重福薄，一切魔难，而改初心，止于小成法有功，终身不能改移，四时不能变换，如绝五味者岂知有六气，忘七情者岂知有十戒，行激咽者哈吐纳之为错，著采补者笑清静以为愚。好即物以夺天地之气者，不肯休粮；好存想而采日月之精者，不肯导引。孤坐闭息，安知有自然；屈体劳形，不识于无为。采阴取妇人之气，与缩金龟者不同；养阳食女子之乳，与炼丹者不同。以类推究，不可胜数。然而皆是道也，不能全于大道，止于大道中一法一术，功成安乐，延年而已，故曰人仙。更有一等，悦于须臾，而厌于持久，用功不谨，错时乱日，反成疾病而不得延年者，世亦多矣。吕曰：所谓地仙者何也？钟曰：地仙者，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于小成之法，不可见功，唯以长生住世而不死于人间者也。吕曰：其地仙如何下手？钟曰：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时刻，先要识龙虎，次要配坎离，辨水源清浊，分气候早晚。收真一，察二仪，列三才，分四象，别五运，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九州。五行颠倒，气传子母，而夜行夫妇也。三田反复，烧成丹药，永镇下田，炼形住世，而得长生不死，以作陆地神仙，故曰地仙。吕曰：所谓神仙者何也？钟曰：神仙者，以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关节相连。抽铅添汞，而金精炼顶玉液还丹；炼形成气而五气朝元，三阳聚顶。功满忘形，胎仙自化，阴尽阳纯，身外有身，脱质升仙，超凡人圣，谢绝尘俗，以返三山，乃曰神仙。吕曰：所谓天仙者何也？钟曰：天仙厌居尘境，用功不已，而得超脱，乃曰神仙。神仙厌居三岛而传道人间，道上有功而人间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为天仙，若以厌居洞天，效职以为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官官升迁，历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阳天，历任八十一阳天而返三清虚无自然之界。吕曰：鬼仙固不可求矣，天仙亦未敢望矣，所谓人仙、地仙、神仙之法，可得闻乎？钟曰：人仙不出小成法，凡地仙不出中成法，凡神仙不出大成法。此是三成之数，其实一也。用法求道，道固不殊；以道求

仙，仙亦甚易。

吕曰：古今养命之上，非不求长生也，非不求升仙也，然而不得长生为升仙者，何也？钟曰：法不合道，以多闻强识，自生小法傍门，不免于疾病死亡，犹称尸解，迷惑世人，互相推举，致使不闻大道。虽有信心苦志之人，行持已久，终不见功，节序而入于泉下，呜呼。

论 大 道

吕曰：所谓大道者何也？钟曰：大道无形无名，无问无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莫可得而知也，莫可得而行也。吕曰：古今达士，始也学道，次以有道，次以得道，次以道成，而于尘世入蓬岛，升于洞天，升于阳天，而升三清。是皆道成之士。今日尊师独言道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行。然于道也，独得隐乎？钟曰：仆于道也，固无隐尔，盖举世奉道之士，止有好道之名，使闻大道而无信心，虽有信心而无苦志，朝为而夕改，坐作而立忘。始乎忧勤，终则懈怠。仆以是言大道难知难行也。吕曰：大道难知难行之理如何？钟曰：以傍门小法易为见功，而俗流多得互相传授，至死不悟，遂成风俗而败坏大道。有斋戒者，有休粮者，有采气者，有漱咽者，有离妻者，有断味者，有禅定者，有不语者，有存想者，有采阴者，有服气者，有持净者，有息心者，有绝累者，有开顶者，有缩龟者，有绝迹者，有看读者，有烧炼者，有定息者，有导引者，有吐纳者，有采补者，有布施者，有供养者，有救济者，有入山者，有识性者，有不动者，有授持者。傍门小法，不可备陈。至如采日月之华，夺天地之气。心思意想，望结丹砂；屈体劳形，欲求超脱。多入少出，攻病可也，认为真胎息；绝念忘言，养性可也，指作太一含真气。金鎗不倒，黄河逆流，养命之下法。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集神之小术。奈何古今奉道之士，苦苦留心，往往挂意，以咽津为药，如何得造化？聚气为丹，如何得停留？指肝为龙而肺为虎，如何得交合？认坎为铅而离为汞，如何得抽添？四时浇灌，望长黄芽，一意不散，欲求大药，差年错月，废日乱时，不识五行根蒂，安知三才造化？寻枝摘叶，迷惑后人。致使大道日远日疏，异端并起而成风俗，以失先师之本意者，良由道听涂说口耳之学。而指诀于无知之徒，递相训式，节序而入于泉下，令人寒心。非不欲开陈大道，盖世人业重福薄，不信天机，重财轻命，愿为下鬼。吕曰：小法傍门既已知矣，其于大道，可得闻乎？钟曰：道本无问，问本无应。及乎真原一判，大朴已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为体，二为用，三为造化。体用不出于阴阳，造化皆因于交媾。上中下列为三才，天地人共得于一道。道生二气，二气生三才，三才生五行，五行生万物。万物之中，最灵最贵者人也。惟人也，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得长久。吕曰：天长地久，亘千古以无穷；人寿百岁，至七十而尚稀。何道之独在于天地而远于人乎？钟曰：道不远于人，而人自远于道矣。所以远于道者，养命不知法。所以不知法者，下功不识时。所以不识时者，不达天地之机也。

论 天 地

吕曰：所谓天地之机，可得闻乎？钟曰：天地之机，乃天地运用大道而上下往来，行持不倦，以得长久坚固，未尝轻泄于人也。吕曰：天地之于道也，如何谓之运用之机？如何谓之行持之机？运用如何起首？行持如何见功？钟曰：大道既判而有形，因形而有数。天得乾道，以一为体，轻清而在上，所用者阳也。地得坤道，以二为体，重浊而在下，所用者阴也。阳升阴降，互相交合，乾坤作用，不失于道，而起首有时，见功有日。吕曰：天得乾道，所用者阳也，阳主升，何以交于地？地得坤道，所用者阴也，阴主降，何以交于天？天地不交，阴阳如何得合？阴阳不合，乾坤如何作用？乾坤既无作用，虽有起首之时，见功之日，大道如何可得也？钟曰：天道以乾为体、阳为用，积气在上。地道以坤为体、阴为

用，积水在下。天以行道，以乾索于坤，一索之而为长男，长男曰震；再索之而为中男，中男曰坎；三索之而为少男，少男曰艮。是此天交于地，以地道索坤道而生三阳。及乎地以行道，以坤索于乾，一索之而为长女，长女曰巽；再索之而为中女，中女曰离；三索之而为少女，少女曰兑。是此地交于天，以坤道索乾道，而生三阴。三阳交合于三阴，而万物生；三阴交合于三阳，而万物成。天地交合，本以乾坤相索而运行于道。乾坤相索而生六气，六气交合而分五行，五行交合而生成万物。方其乾道下行，三索既终，其阳复升。阳中藏阴，上还处于天，坤道上行。三索既终，其阴复降，阴中藏阳，下还处于地。阳中藏阴，其阴不消，乃曰真阴。真阴到天，因阳而生，所以阴自天降。阴中能无阳乎，阴中藏阳，其阳不灭，乃曰真阳。真阳到地，因阴而发，所以阳自地升。阳中能无阴乎，阳中藏阴，其阴不消，复到于地。阴中藏阳，其阳不灭，复到于天。周而复始，运行不已。交合不失于道，所以长久坚固者如此。吕曰：天地之机，运行于道，而得长久，乃天地作用之功也。惟人也，虽有聪明之性，留心于清静，欲以奉行大道，小则安乐延年，中则长生不死，大则脱质升仙，如何作用运行？大道法动天机，而亦得长久坚固，浩劫常存。钟曰：大道无形，因彼之所得而为形；大道无名，因彼之所有而为名。天地得之，而曰乾道坤道；日月得之，而曰阴道阳道；人若得之，朝廷则曰君臣之道，闺门则曰夫妇之道，乡党则曰长幼之道，庠序则曰朋友之道，室家则曰父子之道。是此见于外者，莫不有道也。至如父母交会，其父则阳先进而阴后行，以真气投真水，心火与肾水相交，炼为精华。精华既出，逢母之阴，先进以水，涤荡于无用之处；逢母之阳，先进以血，承受于子宫之前。精血为胞胎，胞含真气而入子宫，积日累月，真气造化成人。如天地行道，乾坤相索而生三阴三阳。真气为阳，真水为阴。阳藏水中，阴藏气中。气主于升，气中有真水。水主于降，水中有真气。真水乃真阴也，真气乃真阳也。真阳随水下行，如乾索于坤，上曰震，中曰坎，下曰艮。以人比之，以中为度，自上而下，震为肝，坎为肾，艮为膀胱。真阴随气上行，如坤索于乾，下曰巽，中曰离，上曰兑。以人比之，以中为度，自下而上，巽为胆，离为心，兑为肺。形像既备，数足离母。既生之后，元阳在肾。因元阳而生真气，真气朝心。因真气而生真液，真液還元。上下往复，若无亏损，自可延年。如知时候无差，抽添有度，自可长生。若以造作无倦，修持不已，阴尽阳纯，自可超凡入圣。此乃天机深造之理，古今不传之事。公若信心而无犹豫，以名利若枷锁，恩爱如寇仇，避疾病若怕死亡之难。防失身于别壳，虑透灵于异类。委有清静之志，当且壮其根源，无使走失元阳，耗散真气。气盛而魂中无阴，阳壮而魄中有气。一升一降，取法无出天地。一盛一衰，其来亦似日月。

论 日 月

吕曰：天地之理，亦粗知矣。其日月之躔度，交合于人，可得比乎？愿闻其说。钟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名，运行日月。日月者，太阴太阳之精，默纪天地交合之度，助行生成万物之功。东西出没以分昼夜，南北往来以定寒暑。昼夜不息，寒暑相催，而魄中生魂，魂中生魄。进退有时，不失乾坤之数。往来有度，无差天地之期。吕曰：东西出没以分昼夜，何也？钟曰：混沌初分，玄黄定位，天地之状，其形如卵，六合于中。其圆如球，日月出没。运行于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东西，周行如轮。凡日之东出而西未没为昼，西没而东未出为夜，是此日之出没以分昼夜也。若月之出没不同于日，载魄于西，受魂于东，光照于夜，而魂藏于昼。积日累时，或出或没，自西而东。其始也，魄中生魂，状若弯弓，初夜而光照于西。其次也，魄中魂半，时应上弦，初夜而光照于南。其次魄中魂满，与日相望，初夜而光照于东。其次也，魂中生魄，状如缺镜，初昼而魂藏于西。其次也，魂中魄半，时应下弦，初昼而魂藏于南。其次也，魂中魄满，与日相背，初昼而魂藏于东。是此月之出没以分昼夜也。吕曰：南北往来以定寒暑者，何也？钟曰：冬至之后，日出辰初五十分，日没申末五十分。过此以往，出没自南而北，以夏至为期。夏至之后，日

出寅末五十分，日没戌初五十分。过此以往，出没自北而南，以冬至为期。自南而北，以冬至夏，乃寒为暑也。自北而南，以夏至冬，乃暑为寒也。夏之日乃冬之夜也，冬之日乃夏之夜也。冬至之后，月出自北而南，比于夏之日也。夏至之后，月出自南而北，比于冬之日也。是此日月之往来以定寒暑者也。吕曰：天地之机，阴阳升降，正与人之行持无二。若此日月之出没往来，交合躔度，于人可得比乎？钟曰：天地之机，在于阴阳之升降。一升一降，太极相生。相生相成，周而复始，不失于道，而得长久。修持之士，若以取法于天地，自可长生而不死。若比日月之躔度，往来交合，止于月受日魂，以阳变阴。阴尽阳纯，月华莹净，消除暗魄，如日之光辉照耀于下土。当此时，如人之修炼，以气成神，脱质升仙，炼就纯阳之体也。吕曰：修真奉道之士，其于天地阴阳升降之理，日月精华交合之度，下手用功而于二者何先？钟曰：始也法效天机，明阴阳升降之理，使真水真火合而为一，炼成丹药，永镇丹田，浩劫不死，而寿齐天地。如厌居尘世，用功不已，当取日月之交会。以阳炼阴，使阴不生。以气养神，使神不散。五气朝元，三花聚顶，谢绝俗流，以归三岛。吕曰：若此之功验，深达旨趣。所患不知时节矣。钟曰：天地之阴阳升降，一年一交合。日月之精华往来，一月一交合。人之气液，一昼一夜一交合矣。

论 四 时

吕曰：天地日月之交合，年月日时可得闻乎？钟曰：凡时有四等，人寿百岁，一岁至三十乃少壮之时，三十至六十乃长大之时，六十至九十乃老耄之时，九十至百岁或百二十岁乃衰败之时也。是此则曰身中之时一等也。若以十二辰为一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三气为一节，二节为一时。时有春夏秋冬。时当春也，阴中阳半，其气变寒为温，乃春之时也。时当夏也，阳中有阳，其气变温为热，乃夏之时也。时当秋也，阳中阴半，其气变热为凉，乃秋之时也。时当冬也，阴中有阴，其气变凉为寒，乃冬之时也。是此则曰年中之时二等也。若以律中起吕，吕中起律，凡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辰三千刻一十八万分。月旦至上弦，阴中阳半。自上弦至月望，阳中阳。自月望至下弦，阳中阴半。自下弦至晦朔，阴中阴。是此日月中之时三等也。若以六十分为一刻，八刻二十分为一时，一时半为一卦。言其卦定八方，论其正分四位。自于至卯，阴中阳半，以太阴中起少阳。自卯至午，阳中有阳，纯少阳而起太阳。自午至酉，阳中阴半，以太阳中起少阴。自酉至子，阴中有阴，纯少阴而起太阴。是此则曰日中之时四等也。迅难得而易失者，身中之时也。去速而来迟者，年中之月也。急若电光，速如石火者，日中之辰也。积日为月，积月为岁，岁月蹉跎，年光迅速，贪名求利而妄心未除，爱子怜孙而恩情又起，纵得回心向道，争奈年气衰，如春雪秋花止有时间之景，夕阳晓月应无久远之光。奉道之士，难得者身中之时矣。艳阳媚景，百卉芬芳，水榭危楼，清风快意，月夜闲谈，雪天对饮，恣纵无穷之乐，消磨有限之时，纵得回心向道，须是疾病缠身。如破舟未济，谁无求救之心？漏屋重完，忍绝再修之意。奉道之士，虚过少年中之时也。邻鸡未唱而出户嫌迟，街鼓遍闻而归家恨早。贪痴争肯暂休，妄想惟忧不足。满堂金玉病，来著甚抵当？一眼儿孙，气断谁能替换？晓夜不停，世人莫悟。奉道之士，可惜者日中时也。吕曰：身中之时，年中之时，月中之时，日中之时，皆是时也。尊师独于身中之时为难得，又于日中之时为可惜者，何也？钟曰：奉道者难得少年。少年修持，根元完固，凡事易为，见功止于千日，而可大成也。奉道者又难得中年。中年修持，先补之完备，次下手进功，始也返老还童，后即入圣超凡也。奉道者少年不悟，中年不省，或因灾难而留心清静，或因疾病而志在希夷，晚年修持，先论救护，次说补益，然后自小成法。积功以至中成，中成法积功止于返老还童，炼形住世，而五气不能朝元，三阳难为聚顶，脱质升仙无缘而得成。是难得者，身中之时也。吕曰：身中之时固知难得矣。而日中之时可惜者，何也？钟曰：人之一日，如日月之一月，如天地之一年。大道生育天地，天地分位，上下相去八万四千里。冬至之后，地中阳升，凡一气

十五日，上进七千里。计一百八十日，阳升到天。太极生阴，夏至之后，天中阴降，凡一气十五日，下进七千里。计一百八十日，阴降到地，太极复生阳。周而复始，运行不已，而不失于道，所以长久运行日月。日月成形，周围各得八百四十里。月旦之后，六中起九，凡一日计十二时，魄中魄进七十里。凡十五日，计一百八十时，魄中魄进八百四十里。月望之后，九中起六，凡一日计十二时，魂中魂进七十里。凡十五日，计一百八十时，魂中魂进八百四十里。周而复始，运行不已，而不失于道。所以坚固大道，长养万物。万物之中，最灵最贵者人也。人之心肾，上下相远八寸四分，阴阳升降，与天地无二等。气中生液，液中生气。气液相生，与日月可同途。天地以乾坤相索，而阴阳升降，一年一交合，不失于道。一年之后有一年，日月以魂魄相生。而精华往来一月一交合，交合不失于道，一月之后有一月。人之交合虽在一昼一夜，不知交合之时，又无采取之法，损时又不解补，益时又不解收，阴交时不解养阳，阳交时不解炼阴，月中不知损益，日中又无行持，过了一年无一年，过了一日无一日。当风卧湿，冒暑涉寒，不肯修持，而甘心受病，虚过时光，而端坐候死。吕曰：奉道之人，非不知年光虚度，岁月蹉跎，而疾病缠身，死限将至，盖以修炼不知法，行持不知时。是致阴阳交合有差，时月行持无准。钟曰：身中用年，年中用月，月中用日，日中用时。盖以五藏之气，月上有盛衰，日上有进退，时上有交合。运行五度而气传六候，金木水火土分列无差，东西南北中生成有数，炼精生真气，炼气合阳神，炼神合大道。

论五行

吕曰：所谓五藏之气而曰金木水火土，所谓五行之位而曰东西南北中。若此，如何得相生相成？而交合有时乎？采取有时乎？愿闻其说。钟曰：大道既判而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列五帝。东曰青帝，而行春令，于阴中起阳，使万物生。南曰赤帝，而行夏令，于阳中升阳，使万物长。西曰白帝，而行秋令，于阳中起阴，使万物成。北曰黑帝，而行冬令，于阴中进阴，使万物死。四时各九十日，每时下十八日，黄帝主之。若于春时，助成青帝而发生。若于夏时，接序赤帝而长育。若于秋时，资益白帝而结立。若于冬时，制摄黑帝而严凛。五帝分治，各主七十二日，合而三百六十日，而为一岁，辅弼天地以行于道。青帝生子而曰甲乙，甲乙东方木。赤帝生子而曰丙丁，丙丁南方火。黄帝生子而曰戊己，戊己中央土。白帝生子而曰庚辛，庚辛西方金。黑帝生子而曰壬癸，壬癸北方水。见于时而为象者，木为青龙，火为朱雀，土为勾陈，金为白虎，水为玄武。见于时而生物者，乙与庚合，春则有榆青，而白不失金木之色。辛与丙合，秋则有枣，白而赤，不失金火之色。己与庚合，夏末秋初，有瓜青而黄，不失土木之色。丁与壬合，夏则有椹，赤而黑，不失水火之色。癸与戊合，冬则有橘黑而黄，不失水土之色。以类推求，五帝相交而见于时者，生在物者，不可胜数。吕曰：五行在时若此，五行在人如何？钟曰：惟人也，头圆足方，有天地之象。阴降阳升，又有天地之机。而肾为水，心为火，肝为木，肺为金，脾为土。若以五行相生，则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生者为母，受生者为子。若以五行相克，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克者为夫，受克者为妻。以子母言之，肾气生肝气，肝气生心气，心气生脾气，脾气生肺气，肺气生肾气。以夫妻言之，肾气克心气，心气克肺气，肺气克肝气，肝气克脾气，脾气克肾气。肾者心之夫，肝之母，脾之妻，肺之子。肝者脾之夫，心之母，肺之妻，肾之子。心者肺之夫，脾之母，肾之妻，肝之子。肺者肝之夫，肾之母，心之妻，脾之子。脾者肾之夫，肺之母，肝之妻，心之子。心之见于内者为脉，见于外者为色，以寄舌为门户，受肾之制伏而驱用于肺，盖以夫妇之理如此。得肝则盛，见脾则减，盖以子母之理如此。肾之见于内者为骨，见于外者为发，以两耳为门户，受脾之制伏而驱用于心，盖以夫妇之理如此。得肺则盛，见肝则减，盖以子母之理如此。肝之见于内者为筋，见于外者为爪，以眼目为门户，受肺之制伏而驱用于脾，盖以夫

妇之理如此。见肾则盛，见心则减，盖以子母之理如此。肺之见于内者为肤，见于外者为毛，以鼻穴为门户，受心之制伏而驱用于肝，盖以夫妇之理如此。得脾则盛，见肾则减，盖以子母之理如此。脾之见于内者为藏，均养心肾肝肺，见于外者为肉，以唇口为门户，呼吸定往来，受肝之制伏而驱用于肾，盖以夫妇之理如此。得心则盛，见肺则减，盖以子母之理如此。此是人之五行，相生相克而为夫妇子母，传气衰旺见于此矣。吕曰：心火也，如何得火下行肾水也？如何得水上升脾土也？土在中而承火则盛，莫不下克于水乎？肺金也，金在上而下接火则损，安得有生于水乎？相生者递相间隔，相克者亲近难移，是此五行自相损克，为之奈何？钟曰：五行归原，一气接引。元阳升举而生真水，真水造化而生真气，真气造化而生阳神。始以五行定位，而有一夫一妇。肾水也，水中有金，金本生水。下手时要识水中金，水本嫌土，采药后须得土归水。龙乃肝之象，虎本肺之神。阳龙出于离宫，阴虎生于坎位。五行逆行，气传子母。自子至午，乃曰阳时生阳，五行颠倒，液行夫妇。自午至子，乃曰阴中炼阳，阳不得阴不成，到底无阴而不死，阴不得阳不生，到底阴绝而寿长。吕曰：五行本于阴阳一气，所谓一气者何也？钟曰：一气者，昔父与母交即以精血造化成形，肾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肠，小肠生大肠，大肠生胆，胆生胃，胃生膀胱。是此阴以精血造化成形，其阳止在起首始生之处，一点元阳而在二肾。且肾水也，水中有火，升之为气，因气上升，以朝于心。心阳也，以阳合阳，太极生阴，乃积气生液，液自心降。因液下降，以还于肾。肝本心之母、肾之子，传导其肾气，以至于心矣。肺本心之妻、肾之母，传导其心液，以至于肾矣。气液升降如天地之阴阳，肝肺传导若日月之往复。五行名之数也，论其交合生成，乃元阳一气为本。气中生液，液中生气。肾为气之根，心为液之源。灵根坚固，恍恍惚惚，气中自生真水。心源清洁，杳杳冥冥，液中自有真火。火中识取真龙，水中认取真虎，龙虎相交而变为黄芽，合就黄芽而结成大药，乃曰金丹。金丹既就，乃曰神仙。吕曰：金丹就而脱质升仙以返十洲，固可知矣。如何谓之黄芽？钟曰：真龙真虎者是也。吕曰：龙虎者何也？钟曰：龙非肝也，乃阳龙，阳龙出在离宫真水之中。虎非肺也，乃阴虎，阴虎出在坎位真火之中。

修真十书卷之十五 钟吕传道集

正阳真人钟离权云房述

纯阳真人吕岩洞宾集

华阳真人施肩吾希圣传

论 水 火

吕曰：人之长生者，炼就金丹。欲炼金丹，先采黄芽。欲得黄芽，须得龙虎。所谓真龙出于离宫，真虎生于坎位。离坎之中而有水火，水火者何也？钟曰：凡身中以水言者，四海五湖，九江三岛，华池瑶池，凤池天池，玉池昆池，元潭阆苑，神水金波，琼液玉泉，阳酥白雪，若此名号，不可备陈。凡身中以火言者，君火臣火民火而已。三火以元阳为本，而生真气。真气聚而得安，真气弱而成病。若以耗散真气而走失元阳，元阳尽，纯阴成，元神离体，乃曰死矣。吕曰：人身之中以一点元阳而兴举三火，三火起于群水众阴之中，易为耗散，而难炎炽。若此阳弱阴盛，火少水多，令人速于衰败，而不得长生，为之奈何也？钟曰：心为血海，肾为气海，脑为髓海，脾胃乃水谷之海，是此四海者如此。五藏各有液，所主之位东西南北中，是此五湖者如此。小肠二丈四尺，而上下九曲，乃曰九江，小肠之下，元潭之说如此。顶曰上岛，心曰中岛，肾曰下岛，三岛之内，根源阆苑之说如此。华池在黄庭之下，瑶池出丹阙之前，昆池上接玉京，天池正冲内院，凤池乃心肺之间，玉池在唇齿之内，神水生于气中，金波降于天上，赤龙住处自有琼液玉泉。凡胎换后，方见白

雪，阳酥浇灌有时，以沃炎盛，先曰玉液，次曰金液，皆可以还丹。抽添有度，以应沐浴，先曰中田，次曰下田，皆可以炼形。玉蕊金花，变就黄白之体；醍醐甘露，炼成奇异之香，若此水之功效。及夫民火上升，旺肾气以生真水。肾火上升，交心液而生真气。小则降魔除病，大则炼质烧丹。用周天则火起焚身，勒阳关则還元炼药。别九州之势以养阳神，烧三尸之累以除阴鬼。上行则一撞三关，下运则消磨七魄。炼形成气而轻举如飞，炼气成神而脱胎如蜕。若此皆火之功效也。吕曰：始也闻命，所患者火少水多，而易衰败。次听高论，水火有如此之功验，毕竟如何造化，使少者可以胜多，弱者可以致强？钟曰：二八阴销，九三阳长，赫赤金丹，指日可成，七返九还而胎仙自化者也。真气在心，心是液之源。元阳在肾，肾是气之海。膀胱为民火，不止于民火，不能为用，而膀胱又为津液之府。若以不达天机，罔测玄理，奉道之上，难为造化，不免于疾病死亡者矣。吕曰：所谓造化使阳长阴消，金丹可成，而胎仙自化者，何也？钟曰：人之心肾相去八寸四分，乃天地定位之比也。气液太极相生，乃阴阳交合之比也。一日十二时，乃一年十二月之比也。心生液，非自生也，因肺液降于心液行。液行夫妇，自上而下，以还下田，乃曰妇还夫宫。肾生气，非自生也，因膀胱气升而肾气行，气行子母，自下而上，以朝中元，乃曰夫返妇室。肝气导引肾气，自下而上，以至于心。心，火也，二气相交，薰蒸于肺。肺液下降，自心而来，皆曰心生液。以液生于心而不耗散，故曰真水也。肺液传送心液，自上而下，以至于肾。肾，水也，二水相交，浸润于膀胱。膀胱气上升，自肾而起，皆曰肾生气。以气生于肾而不消磨，故曰真火也。真火出于水中，恍恍惚惚，其中有物，视之不可见，取之不可得也。真水出于火中，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见之不能留，留之不能住也。吕曰：肾，水也，水中生气，名曰真火，火中何者为物？心，火也，火中生液，名曰真水，水中何者为精？火中之物，水中之精，既无形状可求，纵求之而又难得，纵得之而又何用？钟曰：前占上圣，道成不离于此，二物交媾而变黄芽，数足胎完以成大药，乃真龙真虎者也。

论 龙 虎

吕曰：龙本肝之象，虎乃肺之神，是此心火之中而生液，液为真水。水之中，杳杳冥冥而隐真龙。龙不在肝，而出自离，当者何也？是此肾水之中而生气，气为真火。火之中，恍恍惚惚而藏真虎，虎不在肺而生于坎，位者何也？钟曰：龙，阳物也，升飞在天，吟而云起，得泽而济万物，在象为青龙，在方为甲乙，在物为木，在时为春，在道为仁，在卦为震，在人身中五藏之内为肝。虎，阴物也，奔走于地，啸而风生，得山而威制百虫，在象为白虎，在方为庚辛，在物为金，在时为秋，在道为义，在卦为兑，在人身中五藏之内为肺。且肝阳也，而在阴位之中，所以肾气传肝气，气行子母，以水生木，肾气足而肝气生。肝气既生，以绝肾之余阴，而纯阳之气上升者也。且肺阴也，而在阳位之中，所以心液传肺液，液行夫妇，以火克金，心液到而肺液生。肺液既生，以绝心之余阳，而纯阴之液下降者也。以其肝属阳，以绝肾之余阴。是以知气过肝时即为纯阳，纯阳气中包藏真一之水，恍惚无形，名曰阳龙。以其肺属阴，以绝心之余阳。是知液到肺时即为纯阴，纯阴液中负载正阳之炁，杳冥不见，名曰阴虎也。气升液降，本不能相交，奈何气中真一之水见液相合，液中正阳之气见气自聚。若也传行之时，以法制之，使肾气不走失，气中收取真一之水；心液不耗散，液中采取正阳之炁。子母相逢，互相顾恋，日得黍米之大，百日无差药力全，二百日圣胞坚，三百日胎仙完。形若弹丸，色同朱橘，名曰丹药，永镇下田。留形住世，浩劫长生，以作陆地神仙。吕曰：肾水生气，气中有真一之水，名曰阴虎，虎见液相合也。心火生液，液中有正阳之气，名曰阳龙，龙见气相合也。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理当然也。气生时，液亦降，气中真一之水，莫不随液而下传于五藏乎。液生时，气亦升，液中正阳之气莫不随气而出于重楼乎。真水随液下行，虎不能交龙；真阳随气上升，龙不能交虎。龙虎不交，安得黄芽？黄芽既无，安得大药？钟曰：肾气既生，如太阳之出海，雾露不能蔽其光。液

下如疏帘，安足以胜其气？气壮则真一之水自盛矣。心液既生，如严天之杀物，呼呵不能敌其寒。气升如翠幕，安足以胜其液？液盛则正阳之气或强或弱，未可必也。吕曰：气生液生各有时，时生气也，气盛则真一之水亦盛。时生液也，液盛则正阳之气亦盛。盛衰未保，何也？钟曰：肾气易为耗散，难得者真虎；心液难为积聚，易失者真龙。丹经万卷，议论不出阴阳。阴阳两事，精粹无非龙虎。奉道之士，万中识者一二。或以多闻广记，虽知龙虎之理，不识交合之时，不知采取之法，所以今古达士，皓首修持，止于小成，累代延年，不闻超脱，盖以不能交媾于龙虎，采黄芽而成丹药。

论 丹 药

吕曰：龙虎之理既已知矣，所谓金丹大药，可得闻乎？钟曰：所谓药者，可以疗病。凡病有三等，当风卧湿，冒暑涉寒，劳逸过度，饥饱失时，非次不安，则曰患矣。患为时病。及夫不肯修持，恣情纵意，散失元阳，耗损真炁，年高憔悴，则曰老矣。老为年病。及夫气尽体空，魂消神散，长吁一声，四大无主，体卧荒郊，则曰死矣。死为身病。且以时之有病，以春夏秋冬运行于寒暑温凉。阳大过而阴不足，当以凉治之也。阴大过而阳不足，当以温治之也。老者多冷，而幼者多热；肥者足涎，而羸者多积。男子病生于气，妇人患本于血。补其虚而取其实，保其弱而损其余，小则针灸，甚则药饵，虽有非次不安，而时之有患，委于明士良医，对病服食，悉得保愈。然而老病如何医？死病如何治？洗肠补肉，古之善医者也，面皱发白以返童颜，无人得会。换顶续支，古之善医者也，留形住世，以得长生，无人得会。吕曰：非次不安，因时成病，良医名药，固可治矣。虚败年老之病，气尽命终之苦，如何治之？莫有药乎？钟曰：凡病有三等。时病以草木之药疗之，自愈。身病、年病，所治之药而有二等。一曰内丹，次曰外丹。吕曰：外丹者何也？钟曰：昔高上元君传道于人间，指谕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复之宜，自尔丹经满世，世人得闻大道。广成子以教黄帝，黄帝政治之暇，依法行持，久而不见功。广成子以心肾之间而有真气真水，气水之间而有真阴真阳，配合为大药，可比于金石之中而隐至宝。乃于崆峒山中以内事为法而炼大丹，八石之中惟用朱砂，砂中取汞。五金之中惟用黑铅，铅中取银。汞比阳龙，银为阴虎。以心火如砂之红，肾水如铅之黑。年火随时，不失乾坤之策。月火抽添，自分文武之宜。卓三层之炉，各高九寸，外方内圆，取八方之气，应四时之候。金鼎之象，包藏铅汞，无异于肺液。硫黄为药，合和灵砂，可比于黄婆。三年小成，服之可绝百病。六年中成，服之自可延年。九年大成，服之而升举，自如壮士展臂，可千里万里。虽不能返于蓬莱，亦于人世浩劫不死。吕曰：历古已来，炼丹者多矣，而见功者少，何也？钟曰：炼丹不成者，有三也。不辨药材真伪，不知火候抽添，将至宝之物一旦消散于烟焰之中，而为灰尘，废时乱日，终无所成者，一也。药材虽美，不知火候；火候虽知，而乏药材，两不契合，终无所成者，二也。药材可美，火候合宜，年中不差月，月中不错日，加减有数，进退有时，气足丹成，而外行不备，化玄鹤而凌空，无缘而得饵，此不成者三也。又况药材本地秀气结实之物，火候乃神仙修持得道之术。三皇之时，黄帝炼丹九转方成。五帝之后，混元炼丹三年才就。迨夫战国，凶气凝空，流尸满野，物不能受天地之秀气，而世乏药材。当得法之人而逃难，老死岩谷。丹方仙法，或有竹帛可纪者，久而朽坏，人世不复有矣。若以尘世有药材，秦始皇不求于海岛；若以尘世有丹方，魏伯阳不参于周易。或而多闻强识，迷惑后人，万万破家，并无一成，以外求之，亦为误矣。

吕曰：外丹之理，出自广成子，以内事为法则，纵有成就，九年方毕。又况药材难求，丹方难得，到底止能升腾，不见超凡入圣而返十洲者矣。敢告内药者，可得闻乎？钟曰：外药非不可用也。奉道之人，晚年觉悟，根源不甚坚固。肾者气之根，根不深则叶不茂矣；心者液之源，源不清则流不长矣。必也假其五金八石，积日累月，炼成三品。每品三等，乃曰九品龙虎大丹，助接其真气，炼形住世，轻举如飞。若以修持内事，识交合之时，知采

取之法，胎仙既就，指日而得超脱。彼人不悟，执在外丹，进火加日，服之欲得上升天界，诚可笑也。彼既不究外药之源，当以详陈内丹之理。内丹之药材，出于心肾，是人皆有也。内丹之药材本在天地，天地常日得见也。火候取日月往复之数，修合效夫妇交接之宜，圣胎就而真气生。气中有气，如龙养珠，大药成而阳神出。身外有身，似蝉脱蜕。是此药内本于龙虎交而变黄芽，黄芽就而分铅汞。

论 铅 汞

吕曰：内药不出龙虎也。虎出于坎宫，气中之水是也；龙出于离宫，水中之气是也。外药取砂中之汞，比于阳龙；用铅中之银，比于阴虎。而铅汞外药也，何以龙虎交而变黄芽，黄芽就而分铅汞？所谓内药之中铅汞者，何也？钟曰：抱天一之质而为五金之首者，黑铅也。铅以生银，铅乃银之母。感太阳之气而为众石之首者，朱砂也。砂以生汞，汞乃砂之子。难取者，铅中之银；易失者，砂中之汞。银汞若相合，锻炼自成至宝。此铅汞之理见于外者如此。若以内事言之，见于人者，今古议论差别有殊，取其玄妙之说，本自父母交通之际，精血相合，包藏真气，寄质于母之纯阴之宫，藏神在阴阳未判之内。三百日胎完，五千日气足。以五行言之，人身本是精与血，先有水也。以五藏言之，精血为形像，先生肾也。肾水之中，伏藏于受胎之初，父母之真气，真气隐于人之内肾，所谓铅者此也。肾中正气，气中真一之水，名曰真虎，所谓铅中银者此也。肾气传肝气，肝气传心气。心气太极而生液，液中有正阳之气。所谓朱砂者，心液也。所谓汞者，心液之中正阳之气是也。以气中真一之水，顾恋和合于液中正阳之气，积气液为胎胞，传送在黄庭之内，进火无差，胎仙自化，乃比铅银合汞锻炼成宝者也。吕曰：在五金之中，铅中取银；于八石之内，砂中出汞。置之鼎器，配之药饵，汞自为砂，而银自为宝。然而在人之铅，如何取银？在人之砂，如何取汞？汞如何作砂？银如何作宝也？钟曰：铅本父母之真气合而为一，纯粹而不离。既成形之后，而藏在肾中。二肾相对，同升于气，乃曰元阳之气。气中有水，乃曰真一之水。水随气升，气住水住，气散水散。其水与气，如子母之不相离。善视者止见于气，不见于水。若以此真一之水合于心之正阳之气，乃曰龙虎交媾而变黄芽。以黄芽而为大药，大药之材本以真一之水为胎，内包正阳之气，如昔日父母之真气，即精血为胞胎。造化三百日，胎完气足，而形备神来，与母分离。形外既合，合则形生形矣。奉道之人，肾气交心气，气中藏真一之水，负载正阳之气，以气交气，水为胞胎，状同黍米，温养无亏。始也即阴留阳，次以用阳炼阴，气变为精，精变为汞，汞变为珠，珠变为砂，砂变为金丹。金丹既就，真气自生，炼气成神而得超脱，化火龙而出昏衢，骖玄鹤而入蓬岛。吕曰：以形交形，形合生形；以气合气，气合生气，数不出三百日。分形之后，男女形状之不同，自己丹砂色泽之何似也？钟曰：父母之形交，父精先进而母血后行。血包于精而为女。女者内阳而外阴，以象母，盖以血在外也。若以母血先进而父精后行，精包于血而为男。男者内阴而外阳，以象父，盖以精在外也。所谓血者，本生于心，而无正阳之气。所谓精者，本生于肾，而有正阳之气。正阳之气乃汞之本也，即真一之水和合而入黄庭之中。汞用铅汤煮，铅以汞火煎。铅不得汞，不能发举真一之水；汞不得铅，不能变化纯阳之气。吕曰：铅在肾中而生元阳之气，气中有真一之水，视之不可见也。铅以得汞，汞在正阳之气，以正阳之气烧炼于铅，铅生气盛而发举于真一之水，可以上升。然而汞本正阳之气，即真一之水而为胎胞，保送黄庭之中，已是龙虎交媾、阴阳两停，亦以铅汤煮之，莫不阴太过，耗散真阳，安得成大药而气中生气也？钟曰：肾气投心气，气极生液。液中有正阳之气，配合真一之水，名曰龙虎交媾。日得之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药，保送黄庭之中。且黄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而肾之南，肝之西而肺之东，上清下浊，外应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药，昼夜在其中。若以采药不进火，药必耗散而不能住。若以进火不采药，阴中阳不能住，止于发举肾气而壮暖下元而已。若以采药有时，而进火有数，

必先于铅中作，借气进火，使大药坚固，永镇下田，名曰采补之法。而炼汞补丹田，延年而益寿，可为地仙。若以采药，而以元铅抽之，于肘后飞金精。既抽铅，须添汞。不添汞，徒以还精补髓，而真气如何得生？真气不生，阳神如何得就也？既添汞，须扣铅。不扣铅，徒以炼汞补丹田，如何变砂？砂既不变，而金丹如何得就？

论 抽 添

吕曰：采药必赖气中之水，进火须借铅中之气，到底抽铅成大药。若以添汞，上可以补丹田。所谓抽添之理何也？钟曰：昔者上圣，传道于人间，以太古之民淳而复朴，冥然无知，不可得闻大道天地，指谕阴阳升降之宜，交换于温凉寒暑之气，而节候有期。一年数足，周而复始，不失于道。天地所以长久，不虑人之不知。而暗于大理，蔽在一隅。比说于日月精华往来之理，进退在日望弦朔之时，而出没无差。一月数足，运行不已，不失于道，日月所以长久。奈何寒来暑往，暑往寒来，世人不悟天地升降之宜。月圆复缺，月缺复圆，世人不悟日月往来之理。恣纵无穷之欲，消磨有限之时。富贵奢华，算来只中装点浮生之梦；恩爱愁烦，到底做下来生之债。歌声未绝而苦恼早来，名利正浓而红颜已去。贪财贪货，将谓万劫长存；爱于怜孙，显望永生同聚。贪痴不息，妄想长生，而耗散元阳，走失真气。直待恶病缠身，方是歇心之日；大限临头，才为了首之时。真仙上圣悯其如此，轮回已而归堕落，深欲世人明悟大道，比于天地日月之长久。始也备说天地阴阳升降之理，次以比喻日月精华往来之理。彼以不达天机，罔测玄妙。以内药比外药，以无情说有情。无情者金石，金石者外药也。有情者气液，气液者内药也。大之天地，明之日月，外之金石，内之气液。既采须添，既添须抽。抽添之理，乃造化之本也。且冬至之后，阳升于地。地抽其阴，太阳抽而为厥阴，少阳添而为阳明。厥阴抽而为少阴，阳明添而为太阳。不然，无寒而变温，温而变热者也。夏至之后，阴降于天。天抽其阳，太阳抽而为阳明，少阴添而为厥阴，阳明抽而为少阳，厥阴添而为太阴。不然，无热而为凉，凉而变寒也。是以天地阴阳升降而变六气，其抽添之验也。若以月受日魂，日变月魄，前十五日月抽其魄，而日添其魂。精华已满，光照下土。不然，无初生而变上弦，上弦而变月望者也。若以月还阴魄，日收阳精，后十五日日抽其魂，而月添其魄。光照已谢，阴魄已足。不然，无月望而变下弦，下弦而变晦朔者也。是此日月往复而变九六，其抽添之验也。世人不达天机，罔测玄理。真仙上圣，以人心所爱者，无病长生，将金石炼大丹。以人心所好者黄金白银，将铅汞成至宝。本意欲世人悟其大理，无情之金石，火候无差，抽添有数，尚可延年益寿。若以己身有情之正阳之气、真一之水，知交合之时，明采取之法，积日累月，气中有气，炼气成神，以得超脱，莫不为今古难得之事。人间天上，少得解悟。当以志心行持而弃绝外事，效天地日月长久，诱劝迷徒，留心于道，故有外药之说。今古圣贤，或而陈说，得闻于世。世人又且不悟，欺己罔人，以失先师之本意。将砂取汞，以汞点铅。即铅乾汞，用汞变铜，不顾身命，狂求财物，互相推举，以好道为名，其实好利，而志在黄白之术。先圣上仙不得已而随缘设化，对物教人，而有铅汞之说，比喻于内事。且铅汞自出金石，金石无情之物，尚有造化而成宝。若以有情自己所出之物，如铅汞之作用，莫不亦有造化。既有造化，莫不胜彼黄白之物也。奉道之士，当以深究之，而勿执在外丹与丹灶之术。且夫人之铅也，乃天地之始，因太始而有太质，为万物之母，因太质而有太素。其体也为水中之金，其用也为火中之水，五行之祖而大道之本也。既以采药为添汞，添汞须抽铅。所以抽铅非在外也。自下田入上田，名曰肘后飞金晶，又曰起河车而走龙虎，又曰还精补髓而长生不死。铅既后抽，汞自中降，以中田还下田，始以龙虎交媾而变黄芽，是五行颠倒。此以抽铅添汞而养胎仙，是三田返覆。五行不颠倒，龙虎不交媾，三田不返覆，胎仙不气足。抽铅添汞，一百日药力全，二百日圣胎坚，三百日胎仙完而真气生。真气既生，炼气成神，功满忘形，而胎仙自化，乃曰神仙。吕曰：出于金石者，外铅外汞，抽添可以

为宝。出于己身肾中所藏父母之真气而为铅，真一正阳所合之药变而为汞，抽添可以生神。所谓真铅真汞，亦有抽添乎？钟曰：始也得汞须用铅，用铅终是错，故以抽之而入上宫。元气不传，还精入脑，日得之汞阴尽阳纯。精变为砂，而砂变为金，乃曰真铅。真铅者，自身之真气合而得之也。真铅生真气之中，炁中真一之水，五气朝元而三阳聚顶。昔者金精下入丹田，升之炼形而体骨金色，此者真铅升之内府。而体出白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还丹炼形，皆金精往复之功也。自前而后，自后而前，焚身合气，皆真气造化之功也。若以不抽不添，止于日用采药进火，安有如此之功验？吕曰：凡抽之添之，如何得上下有度，前后无差？钟曰：可升之时不可降，可抽之时不可添。上下往来，无差毫厘，河车之力也。

论 河 车

吕曰：所谓河车者何也？钟曰：昔有志智入，观浮云蔽日，可以取阴而作盖；观落叶浮波，可以载物而作舟；观飘蓬随风往来，运转而不已，退而作车。且车之为物，盖轸有天地之象，轮毂如日月之比。高道之士，取喻于车。且车行于地而转于陆，今以河车者亦有说矣。

盖人身之中，阳少阴多，言水之处甚众，车则取意于般运，河乃主象于多阴，故此河车不行于地而行于水。自上而下，或后或前，驾在于八琼之内，驱驰于四海之中，升天则上入昆仑，既济则下奔凤阙。运载元阳，直入于离宫；般负真气，曲归于寿府。往来九州而无暂停，巡历三田何时休息。龙虎既交，令黄婆驾入黄庭。铅汞才分，委金男般入金阙。玉泉千派，运时止半日工夫。金液一壶，般过只时间功迹。五行非此车般运也难得生成，二气非此车般运也岂能交会。应节顺时而下功，必假此车而般之，方能有验。养阳炼阴而立事，必假此车而般之，始得无差。乾坤未纯，其或阴阳而往来之，是此车之功也。宇宙未周，其或气血而交通之，是此车之功也。自外而内，运天地纯粹之气，而接引本宫之元阳。自凡而圣，运阴阳真正之气而补炼本体之元神。其功不可以备纪。吕曰：河车如此妙用，敢问河车之理，必竟入身之中何物而为之？既得之，而如何运用？钟曰：河车者，起于北方正水之中，肾藏真气，真气之所生之正气，乃曰河车。河车作用，今古罕闻，真仙秘而不说者也。如乾再索坤而生坎，坎本水也，水乃阴之精。阳既索于阴，阳返负阴而还位，所过者艮、震、巽。以阳索阴，因阴取阴，般运入离，承阳而生。是此河车般阴人于阳宫。及夫坤再索于乾而生离，离本火也，火乃阳之精。阴既索于阳，阴返抱阳而还位，所过者坤、兑、乾。以阴索阳，因阳取阳，般运入坎，承阴而生。是此河车运阳于阴宫。及夫采药于九宫之上，得之而下入黄庭。抽铅于曲江之下，般之而上升内院。玉液金液本还丹，般运可以炼形，而使水上行。君火民火本炼形，般运可以烧丹，而使火下进。五气朝元，般运各有时。三花聚顶，般运各有日。神聚多魔，般真火以焚身，则三尸绝迹。药就海枯，运霞浆而沐浴，而入水无波。若此河车之作用也。吕曰：河车本北方之正气，运转无穷，而负载阴阳，各有成就，所用工不一也，尊师当为细说。钟曰：五行巡还，周而复始。默契颠倒之术，以龙虎相交而变黄芽者，小河车也。肘后飞金精，还精入泥丸，抽铅添汞而成大药者，大河车也。若以龙虎交而变黄芽，铅汞交而成大药，真气生而五气朝中元，阳神就而三神超内院。紫金丹成，常如玄鹤对飞。白玉汞就，镇似火龙踊起。金光万道，罩俗骨以光辉。琪树一株，现鲜葩而灿烂。或出或入，出入自如。或去或来，往来无碍。般神入体，且混时流，化圣离俗以为羽客，乃曰紫河车也。是此三车之名，而分上中下三成。故曰三者言其功之验证，非比夫释教之三乘车而曰羊车、鹿车、大牛车也。以道言之，河车之后，更有三车。凡聚火而心行，意使以攻疾病，而曰使者车。凡既济自上而下，阴阳正合，水火共处，静中闻雷霆之声，而曰雷车。若以心为境，役性以情牵，感物而散于真阳之气，自内而外，不知休息，久而气弱体虚以成衰老。或而八邪五疫，返以般入真气

元阳，难为抵当，既老且病而死者，曰破车。吕曰：五行颠倒而龙虎相交，则小河车已行矣。三田返复而肘后飞金精，则大河车将行矣。然而紫河车何日得行焉？钟曰：修真之士，既闻大道，得遇明师，晓达天地升降之理，日月往来之数。始也匹配阴阳，次则聚散水火。然后采药进火，添汞抽铅，则小河车固当行矣。及夫肘后金精，入顶黄庭，大药渐成，一撞三关，直超内院，后起前收，上补下炼，则大河车固当行矣。及夫金液玉液还丹而后炼形，炼形而后炼气，炼气而后炼神，炼神合道，方曰道成，以出凡类，入仙品，当时乃曰紫河车也。

修真十书卷之十六 钟吕传道集

正阳真人钟离权云房述

纯阳真人吕岩洞宾集

华阳真人施肩吾希圣传

论 还 丹

吕曰：炼形成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未敢闻命所谓还丹者，何也？钟曰：所谓丹者，非色也，红黄不可以致之。所谓丹者，非味也，甘和不可以合之。丹乃丹田也，丹田有三，上田神舍，中田气府，下田精区。精中生气，气在中丹，气中生神，神在上丹。真水真气，合而成精，精在下丹。奉道之士，莫不有三丹。然而气生于肾，未朝于中元；神藏于心，未超于上院。所谓精华不能返合，虽三丹，终成无用。吕曰：玄中有玄，一切之人，莫不有命。命中无精，非我之气也，乃父母之元阳。无精则无气，非我之神也，乃父母之元神。所谓精气神，乃三田之宝，如何可得而常在于上中下三宫也？钟曰：肾中生气，气中有真一之水。使水复还于下丹，则精养灵根，气自生矣。心中生液，液中有正阳之气，使气复还于中丹，则气养灵源，神自生矣。集灵为神，合神入道，以还上丹，而后超脱。吕曰：丹田有上中下，还者既往，而有所归，曰还丹。还丹之理，奥旨渊微，敢告细说。钟曰：有小还丹，有大还丹，有七返还丹，有九转还丹，有金液还丹，有玉液还丹，有以下丹还上丹，有以上丹还中丹，有以中丹还下丹，有以阳还阴丹，有以阴还阳丹。不止于名号不同，亦以时候差别，而下手处各异也。吕曰：小还丹者何也？钟曰：小还丹者，本自下元。下元者，五藏之主，三田之本。以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既相生也，不差时候。当生而引未生，如子母之相爱也。以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既相克也，不失分度，当克而补未克，如夫妇之相合也。气液转行，周而复始。自于至午，阴阳当生。自卯至酉，阴阳当停。凡一昼一夜，复还下丹，巡还一次，而曰小还丹也。奉道之士，于中采药进火以成下丹，良由此矣。吕曰：小还丹既已知矣，所谓大还者何也？钟曰：龙虎相交而变黄芽，抽铅添汞而成大药，玄武宫中而金精才起，玉京山下而真气方升。走河车于岭上，灌玉液于中衢。自下田入上田，自上田复下田，后起前来，循环已满，而曰大还丹也。奉道之士，于中起龙虎而飞金精，养胎仙而生真炁，以成中丹，良由此矣。吕曰：大还丹既已知矣，所谓七返还丹，而九转还丹者，何也？钟曰：五行生成之数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三五七九，阳也，共二十五。二四六八十，阴也，共三十。自肾为始，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则五行生之数也，三阳而二阴。自肾为始，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则五行成之数也，三阴而二阳。人身之中，共有五行生成之道。水为肾，而肾得一与六也。火为心，而心得二与七矣。木为肝，而肝得三与八矣。金为肺，而肺得四与九矣。土为脾，而脾得五与十矣。每藏各有阴阳，阴以八极而二盛，所以气到肝而肾之余阴绝矣。气到心，太极而生阴，以二在心而八在肝也。阳以九尽而一盛，所以液到肺而心之余阳绝矣。液到肾，太极而生阳，以一在肾而九在肺

也。奉道之士，始也交媾龙虎而采心之正阳之气。正阳之气乃心之七也。七返中元而入下田，养就胎仙，复还于心，乃曰七返还丹者也。二八阴消，真气生而心无阴，以绝二也；大药就而肝无阴，以绝八也。既二八阴消，而九三阳可长矣。肝以绝阳助于心，则三之肝气盛矣。七既还心以绝肺液，而肺之九转而助心，则九三之阳长，九转还丹也。吕曰：七返者以其心之阳复还于心而在中丹，九转者以其肺之阳本自心生转而复还于心，亦在中丹。七返九转既已知矣，所谓金液、玉液，上中下相交，阴与阳往复而还丹者，何也？钟曰：前贤往圣，多以肺液入下田而曰金液还丹，心液入下田而曰玉液还丹。此论非不妙矣，然而未尽玄机。盖夫肺生肾，以金生水，金入水中，何得谓之还丹？肾克心，以水克火，水入火中，何得谓之还丹？金液乃肺液也。肺液为胎胞，含龙虎，保送在黄庭之中。大药将成，抽之肘后，飞起其肺液以入上官，而下还中丹，自中丹而还下田，故曰金液还丹也。玉液乃肾液也，肾液随元气以上升而朝于心，积之而为金水，举之而满玉池，散而为琼花，炼而为白雪。若以纳之，自中田而入下田，有药则沐浴胎仙。若以升之，自中田而入四支，炼形则更迁尘骨，不升不纳，周而复还，故曰玉液还丹者也。阴极阳生，阳中有真一之水，其水随阳上升，是阴还阳丹者也。阳极生阴，阴中有正阳之气，其气随阴下降，是阳还阴丹者也。补脑炼顶，以下还上；既济浇灌，以上还中；烧丹进火，以中还下；炼质焚身，以下还中。五行颠倒，三田返复，互相交换，以至炼形化气，炼气成神，自下田迁而至中田，自中田迁而至中田，自上田迁而出天门，弃下凡躯，以入圣流仙品，方为三迁功成。自下而上，不复更有还矣。

论 炼 形

吕曰：还丹既已知矣，所谓炼形之理，可得闻乎？钟曰：人之生也，形与神为表里。神者形之主，形者神之舍。形中之精以生气，气以生神；液中生气，气中生液；乃形中之子母也。水以生木，木以生火，火以生土，土以生金，金以生水，气传子母而液行夫妇，乃形中之阴阳也。水化为液，液化为血，血化为津，以阴得阳而生也。若以阴阳失宜，则涕泪涎汗横出，而阴失其生矣。气化为精，精化为珠，珠化为汞，汞化为砂，以阳得阴而成也。若以阴阳失宜，则病老死苦而阳不得成矣。阴不得阳不生，阳不得阴不成。奉道之士，修阳而不修阴，炼己而不炼物，以己身受气之初，乃父母真气，两停而即精血为胎胞，寄质在母纯阴之宫。阴中生阴，因形造形，胎完气足，而堂堂六尺之躯皆属阴也，所有一点元阳而已。必欲长生不死，以炼形住世，而劫劫长存，必欲超凡入圣，以炼形化气，而身外有身。吕曰：形象阴也，阴则有体。以有为无，使形化气，而超凡躯以入圣品，乃炼之上法也。因形留气，以气养形，小则安乐延年，大则留形住世，既老者返老还童，未老者定颜长寿，以三百六十年为一岁，三万六千岁为一劫，三万六千劫为一浩劫。浩浩之劫，不知岁月之几何，而与天地长久，乃炼形验证也如此。然而炼形之理，造化之机，而有如此之验，可得闻乎？钟曰：人之成形，三百日胎完。既生之后，五千日气足。五尺五寸为本躯，以应五行生成之数。或有大小之形而不齐者，以寸定尺，长短合宜。心之上为九天，肾之下为九地。肾到心八寸四分，心到重楼第一环八寸四分，重楼第一环到顶八寸四分，自肾到顶凡三尺五寸二分，而元气一日一夜盈满者三百二十度，每度二尺五寸二分，计八十一丈元气，以应九九纯阳之数。心肾相去，以合天地悬隔之宜。自肾到顶共二尺五寸，又按五行五五纯阳之数。故元气随呼而出，既出也，荣卫皆通天地之正气，应时顺节，或交或离，丈尺无穷。随吸而入，既入也，经络皆辟，一呼一吸，天地入三才之真气往来于十二楼前，一往一来。是日一息，昼夜之间，人有一万三千五百息。分而言之，一万三千五百呼，所呼者自己之元气从中而出。一万三千五百吸，所吸者天地之正气，自外而入，根源牢固，元气不损，呼吸之间可以夺天地之正气。以气炼气，散满四大，清者荣而浊者卫，悉皆流通，纵者经而横者络，尽得舒畅。寒暑不能为害，劳苦不能为虞，体轻骨健，气爽神清，永保无

疆之寿，长为不老之人。苟或根源不固，精竭气弱，上则元气已泄，下则本宫无补，所吸天地之气，浩浩而出，八十一丈元气，九九而损，不为己之所有，反为天地所取，何能夺于天地之正气？积而阴盛阳衰，气弱而病，气尽而死，复入轮回。吕曰：元气如何不走失，以炼形质，可夺天地之正气，而留浩劫长存者也？钟曰：欲战胜者在兵强，欲民安者在国富。所谓兵者，元气也。其兵在内，消形质之阴；其兵在外，夺天地之气。所谓国者，本身也。其身之有象者，丰足而常有余；其身之无形者，坚固而无不足。万户长开而无一失之虞，一马误行而有多得之得。或前或后，乃所以炼质焚身。或上或下，乃所以养阳消阴。烧乾坤自有时辰，煅气液能无日候。以玉液炼形，仗甲龙以升飞，而白雪满于尘肌。以金液炼形，逐雷车而下降，则金光盈于卧室。吕曰：炼形之理亦粗知矣，金液玉液者何也？钟曰：金液炼形，则骨朝金色而体出金光，金花片片，而空中自现，乃五气朝元，三阳聚顶，欲超凡体之时，而金丹大就之日。若以玉液炼形，则肌泛阳酥而形如琪树，琼花玉蕊，更改凡体，而光彩射人，乘风而飞腾自如，形将为气者也。奉道之士，虽知还丹之法，而炼形之功亦不为小矣。当玉液还丹，以沐浴胎仙而升之上行，以河车般于四大。始于肝也，肝受之则光盈于目，而目如点漆。次于心也，心受之口生灵液，而液为白雪。次于脾也，脾受之则肌若凝脂，而癍痕尽除。次于肺也，肺受之则鼻闻天香，而颜复少年。次于肾也，肾受之则再还本府，耳中常闻弦管之音，鬓畔永绝斑白之色。若此，玉液之炼形也。及夫金液炼形，不得比此。始还丹而未还，与君火相见，而曰既济。既还丹而复起与，真阴相敌，而曰炼质。土本克水，若金液在土，使黄帝回光以合于太阴。火本克金也，若金液在火，使赤子同炉而自生于紫气。于水中起火，在阳里消阴，变金丹于黄庭之内，炼阳神在五气之中。于肝则青气冲，于肺则白色出，于心则赤光现，于肾则黑气升，于脾则黄色。五气朝于中元，从君火以超内院。下元阴中之阳，其阳无阴，升而聚在神宫。中元阳中之阳，其阳无生，升而聚在神宫。黄庭大药，阴尽纯阳，升而聚在神宫。五液朝于下元，五气朝于中元，三阳朝于上元。朝元既毕，功满三千，或而鹤舞顶中，或而龙飞身内。但闻嘹唳乐声，又睹仙花乱坠，紫庭盘桓，真香馥郁。三千功满，不为尘世之人。一炷香消，已作蓬瀛之客。乃曰超凡入圣，而脱质升仙者也。

论 朝 元

吕曰：炼形之理既已知矣，所谓朝元者，可得闻乎？钟曰：大药将就，玉液还丹而沐浴胎仙，真气既生，以冲玉液上升而更改尘骨，而曰玉液炼形。及夫肘后飞起金精，河车以入内院，自上而中，自中而下。金液还丹以炼金砂，而五气朝元，三阳聚顶，乃炼气成神，非止于炼形住世而已。所谓朝元，今古少知。苟或知之，圣贤不说，盖以是真仙大成之法，默藏天地不测之机，诚为三清隐秘之事，忘言忘象之玄旨，无问无应之妙理。恐子之志不笃而学不专，心不宁而问不切，轻言易语，反我以漏泄圣机之愆，彼此各为无益。吕曰：始也悟真仙而识大道，次以知时候而达天机。辨水火真原，知龙虎不生肝肺；察抽添大理，审铅汞非是坎离。五行颠倒之术，已蒙指教；三田反复之机，又谢敷陈。熟晓还丹炼形之理，深知长生不死之术。然而脱凡入圣之原，脱质升仙之道，本于炼气而朝元。所谓朝元，敢告略为指诀。钟曰：道本无形，及乎大原示朴，上清下浊，合而为一。大朴既分，混沌初判，而为天地。天地之内，东西南北，而列五方。每方各有一帝，每帝各有二子，一为阳而一为阴，乃曰二气相生相成。而分五行，五行相生相成，而定六气，乃曰三阴三阳。以此推之，如人之受胎之初，精气为一。及精气既分，而先生二肾。一肾在左，左为玄，玄以升气而上传于肝。一肾在右，右为牝，牝以纳液而下传膀胱。玄牝本乎无中来，以无为有，乃父母之真气纳于纯阴之地，故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可比天地之根。玄牝，二肾也。自肾而生，五藏六府全焉。其中肝为木，曰甲乙，可比于东方青帝。心为火，曰丙丁，可比于南方赤帝。肺为金，曰庚辛，可比于西方白帝。脾为土，曰戊己，可比于中央

黄帝。肾为水，曰壬癸，可比于北方黑帝。人之初生，故无形象，止于一阴一阳。及其胎完而有肠胃，乃分六气，三男三女而已。一气运五行，五行运六气，先识者阴与阳。阳有阴中阳，阴有阳中阴。次识者金木水火土，而有水中火，火中水，水中金，金中木，木中火，火中土，在人者互相交合。所以二气分而为六气，大道散而为五行。如冬至之后，一阳生五方之地，而阳皆生也，一帝当其行令，而四帝助之。若以春令既行，黑帝不收其令，则寒不能变温；赤帝不备其令，则温不能变热。及夫夏至之后，一阴生五方之天，而阴皆降也，一帝当其行令，而四帝助之。若以秋令既行，赤帝不收其令，则热不能变凉；黑帝不备其令，则凉不能变寒。冬至阳生于地，以朝气于天也。夏至阴生于天，以朝气于地也。奉道之士，当深究此理。而日月之间，一阳始生而五藏之气朝于中元，一阴始生而五藏之液朝于下元。阴中之阳，阳中之阳，阴阳之中之阳，三阳上朝内院，心神以返天宫，是皆朝元者也。吕曰：阳生之时而五气朝于中元，阴生之时而五液朝于下元，使阳中之阳、阴中之阳、阴阳之中之阳，以朝上元。若此修持，常常之士亦有知者，如何得超脱以出尘俗？钟曰：若以元阳之气，以一阳始生之时，上朝中元，是人皆如此。若以积气生液，以一阴始生之时下朝下元，是人皆如此。若此行持，故不能超脱。然而欲超凡入圣，脱质升仙，当先龙虎交媾而成大药。大药既成，而生真气。真气既生，于年中用月，月上定兴衰；月中用日，日上数直事；日中用时，时上定息数。以阳养阳，阳中不得留阴；以阳炼阴，阴中不得散阳。凡以春则肝旺而脾弱，夏则心旺而肺弱，秋则肺旺而肝弱，冬则肾旺而心弱。人以肾为根本，每时一季，脾旺而肾弱。独肾于四时有损，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甲乙在肝直事，防脾气不行；丙丁在心直事，防肺气不行；戊己在脾直事，防肾气不行；庚辛在肺直事，防肝气不行；壬癸在肾直事，防心气不行。一气盛而一气弱，一藏旺而一藏衰，人之多疾病者，此也。凡以心气萌于亥而生于寅，旺于巳而弱于申；肝气萌于申而生于亥，旺于寅而弱于巳；肺气萌于寅而生于巳，旺于申弱于亥；肾气萌于巳而生于申，旺于亥而弱于寅。脾气春随肝而夏则随心，秋随肺而冬则随肾。人之不知，日用莫晓，生旺强弱之时，所以多疾病者，此也。若此日月时，三阳既聚，当炼阳而使阴不生。若此月日時，三阴既聚，当养阴而使阳不散。又况真气既生，以纯阳之气炼五藏之气不息，而出本色，一举而到天池。始以肾之无阴而九江无浪，次以肝之无阴而八关永闭，次以肺之无阴而金火同炉，次以脾之无阴而玉户不开。次以真气上升，四炁聚而为一，纵有金液下降，杯水不能胜薪之火。水火相包，而合之为一，以入神宫，定息内观，一意不散，神识俱妙。静中常闻乐声，如梦非梦，若在虚无之境，风光景物，不比尘俗繁华美丽，胜及人世楼台宫阙，碧瓦凝烟，珠翠绮罗，馨香成阵。当此之时，乃曰超内院，而阳神方得聚会而还上丹。炼神成仙以合大道，一撞天门，金光影里以现法身，闹花深处而坐凡体，乘空如履平川，万里若同展臂。若也复回，再入本躯，神与形合，天地齐其长久。若也厌居尘世，寄下凡胎，而返十洲，于紫府太微真君处契勘乡原，对会名姓，较量功行之高下，得居于三岛而遨游，永在于风尘之外，名曰超尘脱凡。吕曰：炼形止于住世，炼气方可升仙。世人不达玄机，无药而先行胎息，强留在腹，或积冷气而成病，或发虚阳而作疾。修行本望长生，似此执迷，尚不免于疾病。殊不知胎仙就而真气生，真气生而自然胎息。胎息以炼气，炼气以成神。然而炼气必审年中之月，月中之日，日中之时。端居静室，忘机绝迹。当此之时，心境未除者，悉以除之。或而妄想不已，智识有漏，志在升仙，而心神不定，为之奈何？钟曰：交合各有时，行持各有法。依时行法，即法求道，指日成功，易如反掌。古今达士，闭目冥心，以入希夷之境，良以内观而神识自在矣。

论 内 观

吕曰：所谓内观之理，可得闻乎？钟曰：内观坐忘存想之法，先贤后圣有取而有不取者，虑其心猿意马，无所停留，恐因物而丧志，而无中立象，使耳不闻而目不见，心不狂而

意不乱，存想事物而内观坐忘，不可无矣。奈何少学无知之徒，不知交合之时，又不晓行持之法，必望存想而决要成功，意内成丹，想中取药，鼻搐口咽，望有形之日月，无为之天地，留止腹中，可谓儿戏。所以达士奇人，而于坐忘存想一旦毁之，乃曰梦里得财，安能济用？画地为饼，岂可充饥？空中又空，如镜花水月，终难成事。然而有可取者，盖以易动者片心，难伏者一意。好日良时，可采可取也。虽知清静之地，奈何心为事役，志以情移，时比电光，寸阴可惜，毫末有差，而天地悬隔。积年累月而不见功，其失在心乱而意狂者也。善视者，志在丹青之美而不见泰华；善听者，志在丝竹之音而不闻雷霆。耳目之用小矣，尚以如此，况一心之纵横六合而无不该。得时用法之际，能不以存想内观而致之乎？吕曰：所谓存想内观，大略如何？钟曰：如阳升也，多想为男为龙，为火为天，为云为鹤，为日为马，为烟为霞，为车为驾，为花为气。若此之类，皆内观存想如是，以应阳升之象也。如阴降也，多想为女为虎，为水为地，为雨为龟，为月为牛，为泉为泥，为船为叶。若此之类，皆内观存想如是，以应阴降之象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既有此名，须有此象。五岳九州，四海三岛，金男玉女，河车重楼，呼名比类，不可具述。皆以无中立象，以定神识。未得鱼则筌不可失矣，未获兔则蹄不可无矣。后车将动，必履前车之迹。大器已成，必为后器之模。则内观之法，行持不可阙矣。亦不可执之于悠久，绝之于斯须，皆不可也。若以绝念无想，是为真念，真念是为真空。真空一境，乃朝真迁化而出昏衢，超脱之渐也。开基创始，指日进功，则存想可用。况当为道日损，以入希夷之域，法自减省，全在内观者矣。吕曰：若以龙虎交媾而匹配阴阳，其想也何似？钟曰：初以交合，配阴阳而定坎离。其想也，九皇真人引一朱衣小儿上升，九皇真母引一皂衣小女下降，相见於黄屋之前。有一黄衣老嫗，接引如人间夫妇之礼。尽时欢悦，女子下降，儿子上升，如人间分离之事。既毕，黄嫗抱一物，形若朱橘，下抛入黄屋，以金器盛留。然此儿者，是乾索于坤，其阳复还本位，以阳负阴而会本乡。是此女者，是坤索于乾，其阴复还本位，以阴抱阳而会本乡。是曰坎离相交而匹配阴阳者也。若以炎炎火中见一黑虎而上升，滔滔浪里见一赤龙而下降，二兽相逢，交战在楼阁之前。朱门大启，浮浮烟焰之中，有王者指顾于大火焚天，而上有万丈波涛，火起复落，烟焰满于天地。龙虎一盘一绕，而入一金器之中，下入黄屋之间，似置在笼柜之中。若此龙虎交媾，而变黄芽之想也。吕曰：匹配阴阳而龙虎交媾，内观存想既已知之矣，所谓进火烧炼丹药者，所想如何？钟曰：其想也，一器如鼎如釜，或黄或黑，形如车轮。左青龙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后玄武。傍有二臣，衣紫袍，躬身执圭而立。次有仆吏之类，执薪然火于器。次有一朱衣王者，乘赤马，驾火云，自空而来，举鞭指呼，唯恐火小，焰发炎炎，亘空撞天，欲出天关不开。烟焰复下，周围四匝人物器釜，王者大臣尽在红焰之中。互相指呼，争要进火。器中之水，无气而似凝结；水中之珠，无暗而似光彩。若此，进火烧炼丹药之想也。吕曰：内观存想，止于采药进火而有邪？遂法逐事而有邪？钟曰：云雷下降，烟焰上起，或而天雨奇花，祥风瑞气，起于殿庭之下；或而仙娥玉女，乘彩凤祥鸾，自青霄而来金盘中，捧玉露霞浆而下，献于王者。若此乃金液还丹而既济之想也。若以龙虎曳车于火中，上冲三关，三关各有兵吏，不计几何，器仗戈甲，恐惧于人先，以龙虎撞之不开。次以大火烧之，方启。以至昆仑不住，及到天池方止。或而三鹤冲三天，或而双蝶入三宫，或而五彩云中捧朱衣小儿而过天门，或而金车玉辂载王者而超三界。若此肘后飞金精而大河车之想也。及夫朱衣使者乘车循行，自冀州入兖州，自兖州入青州，自青州入徐州，自徐州入扬州，自扬州入荆州，自荆州入梁州，自梁州入雍州，自雍州复还冀州。东西南北，毕于豫州停留。而后循行，所得之物金玉，所干之事凝滞。一吏传命，而九州通和。周而复始，运行不已。或而游五岳，自恒山为始。或而泛五湖，自北沼为始。或而天符敕五帝，或而王命诏五侯。若此还丹之想也。及夫珠玉散掷于地，或而雨露济泽于物，或而海潮而满百川，或而阳生而发万汇，或而火发以遍天地，或而烟雾而充宇宙。若此炼形之想也。及夫或如鹤之辞巢，或如龙之出穴，或而五帝朝天，或而

五色云起，或而跨丹凤而冲碧落，或如梦寐中而上天衢，或而天花乱坠，仙乐嘈杂，而金光缭绕，以入宫殿繁华之处。若此皆朝元之想也。朝元之后，不复存想，方号内观。吕曰：内观玄理不比前法，可得闻乎？钟曰：古今修道之士，不达天机。始也不解，依法行持，欲以速求超脱，多入少出而为胎息，冥心闭目以行内观，止于定中以出阴神，乃作清灵之鬼，非为纯阳之仙。真仙上圣，所以采药进火，抽铅添汞，还丹炼形，朝元合炁，苦语详言而深说，惟恐世人不悟，而于内观未甚留意。殊不知内观之法，乃阴阳变换之法，仙凡改易之时。奉道之士，勿得轻示而小用之矣。且以前项之事，交会有时日，行持有法则。凡所谨节信心，依时行法，不差毫末，而指日见功。若此内观，一无时日，二无法则，所居深静之室，昼夜端拱，识认阳神，赶逐阴鬼。达磨面壁九年方超内院，世尊冥心六载始出凡笼，故于内观诚为难事。始也自上而下，紫河车搬入天宫。天宫富贵，孰不钦羨。或往或来，繁华奢侈，人所不得见者，悉皆有之。奉道之士，平日清静而守于萧洒，寂寞既已久矣，功到数足，辄受快乐。楼台珠翠，女乐笙簧，珍羞异馔，异草奇花，景物风光，触目如画。彼人不悟，将谓实到天宫，不知自身内院认作真境，因循而不出入，乃因在昏衢而留形住世，不得脱质以为神仙。未到天宫，方在内观，阴鬼外魔，因意生像，因像生境，以为魔军。奉道之人，因而狂荡而入于邪中，或而失身于外道，终不能成仙。盖以三尸七魄，唯愿人死而自身快乐；九虫六贼，苦以入安则存留无处。

论 魔 难

吕曰：内观以聚阳神，炼神以超内院，上踊以出天门，直超而入圣品。既出既入，而来往无差；或来或往，而远近不错。欲住世则神与形合，欲升仙则远游蓬岛。若此功满三千，而自内观以得超脱，不知阴鬼邪魔如何制使奉道之人不得升神仙者也？钟曰：奉道之士，始有信心，以恩爱利名一切生劳之事，不可变其大志。次发苦志，以勤劳寂寞，一切清虚之境不可改其初心。苦志必欲了于大成，止于中成而已；必欲了于中成，止于小成而已。又况不识大道，难晓天机，所习小法而多好异端，岁月蹉跎，不见其功。晚年衰老，复入轮回。致使后来好道之士，以长生为妄说，超脱为虚言，往往闻道而不信。心纵信之，而无苦志，对境生心，以物丧志，终不能出于十魔九难之中矣。吕曰：所谓九难者何也？钟曰：大药未成，而难当寒暑，于一年之内四季要衣。真气未生，而尚有饥渴，于一日之间三餐要食。奉道之士，所患者衣食逼迫，一难也。及夫宿缘业重，流于今世填还，忙里偷闲，犹为尊长约束。于尊亲曰不忍逃离，一向清闲，而难为得暇。奉道之士所患者尊长邀拦，此二难也。及夫爱者妻儿，惜者父母，恩枷情柙，每日增添；火院愁车，无时休歇；纵有清静之心，难敌愁烦之境。奉道之士所患者恩爱牵缠，三难也。及夫富兼万户，贵极三公，妄心不肯暂休，贪者惟忧不足。奉道之士所患者名利萦绊，四难也。及夫少年不肯修持，一以气弱成病，顽心绝无省悟；一以阴报成灾，见世一身受苦，而与后人为诫。奉道之士所患者灾祸横生，五难也。及夫人以生死事大，急于求师之人，不择真伪，或师于辨辞利口，或师于道貌古颜，始也自谓得遇神仙，终久方知好利之辈。奉道之士所患者盲师约束，六难也。及夫盲师狂友，妄指傍门，寻枝摘叶，而终无契合；小法异端，而互相指诀。殊不知日月不出，出则大明，使有目者皆见；雷霆不震，震则大惊，使有耳者皆闻。彼以燭火之光，井蛙之语，荧荧唧唧，而岂有合同？奉道之士所患者议论差别，七难也。及夫朝为而夕改，坐作而忘，悦于须臾而厌为持久，始于忧勤而终于懈怠。奉道之士所患者志意懈怠，八难也。及夫身中失年，年中失月，月中失日，日中失时。少将名利，不忘于心，老而子孙尝在于意。年光有限，勿谓今年已过以待明年；人事无涯，勿谓今日已过以待明日。今日尚不保明日，老年争却得少年？奉道之士所患者岁月蹉跎，九难也。免此九难，方可奉道。九难之中，或有一二不可行持，但以徒劳，而不能成功者也。吕曰：九难既已知矣，所谓十魔者，可得闻乎？钟曰：所谓十魔者，凡有三等。一曰身外见在，二曰梦寐，三曰内

观。如满目花芳，满耳笙簧，舌于甘味，鼻好异香，情思舒荡，意气洋洋，如见不得认，是六贼魔也。如琼楼宝阁，画栋雕梁，珠帘绣幕，蕙帐兰房，珊瑚遍地，金玉满堂，如见不得认，是富魔也。如金鞍宝马，重盖昂昂，侯封万户，使节旌幢，满门青紫，靴笏盈床，如见不得认，是贵魔也。如轻烟荡漾，暖日舒长，暴风大雨，雷震电光，笙簧嘹唳，哭泣悲伤，如见不得认，是六情魔也。如亲戚患难，眷属灾伤，儿女疾病，父母丧亡，兄弟离散，妻妾分张，如见不得认，是恩爱魔也。如失身火镬，堕落高冈，恶虫为害，毒药所伤，路逢凶党，犯法身亡，如见不得认，是患难魔也。如十地当阳，三清玉皇，四神七曜，五岳八王，威仪节制，往复翱翔，如见不得认，是圣贤魔也。如云屯士马，兵刃如霜，戈矛斗举，弓箭齐张，争来杀害，骁捷难当，如见不得认，是刀兵魔也。如仙娥玉女，罗列成行，笙簧嘹唳，齐举霓裳，双双红袖，争献金觞，如见不得认，是女乐魔也。如几多姝丽，艳质浓妆，兰台夜饮，玉体轻裳，娉人骄态，争要成双，如见不得认，是女色魔也。是此十魔难，有不认者是也。既认则著，既著则执。所以不成道者，良以此也。若以奉道之人，身外见在而不认不执，则心不退而志不移。梦寐之间不认不著，则神不迷而魂不散。内观之时若见如是，当审其虚实，辨其真伪，不可随波逐浪，认贼为子。急起三昧真火以焚身，一挥群魔自散。用紫河车搬运自己之阳神，超内院而返天宫，然后以求超脱。今古好道之流，有清静之心，对境改志，往往难逃于十魔九难，空有好道之虚名，终不见得道之实迹。或而出离尘劳，幽居绝迹，而志在玄门，于九难不能尽除，在十魔或著一二，非不得道也，而于道中或得中成，或得小成。而于仙中或为人仙，或为地仙。若以尽除魔难，序证验而节节升迁，以内观合就阳神，指日而归三岛。

论 证 验

吕曰：嫌者病，而好道之人求无病而长安；怕者死，而好道之人欲不死而长生。举世人在世中，而好道之人欲升仙游物外；举世人在地上，而好道之人欲超凡而入洞天。所以甘干劳苦而守于贫贱，游心在清淡潇洒之中，潜迹于旷野荒僻之地。一向行持，不知功之深浅，法之交换，难测改易之早晚，所谓下功之后，而证验次序如何？钟曰：苦志行持，终不见功者，非道负人，盖奉道之人不从明师而所受非法。依法行持，终不见功者，非道负人，盖奉道之人不知时候而以不成。若已遇明师而得法，行大法以依时，何患验证而不有也。吕曰：所谓法者，有数乎？所谓时者，有数乎？钟曰：法有十二科，匹配阴阳第一，聚散水火第二，交媾龙虎第三，烧炼丹药第四，肘后飞金精第五，玉液还丹第六，玉液炼形第七，金液还丹第八，金液炼形第九，朝元炼炁第十，内观交换第十一，超脱分形第十二。其时则年中法天地阴阳升降之宜，月中法日月往来之数。日中有四正八卦，十干十二支，一百刻六十分。依法区分，自一日之后，证验次序以至脱质升仙，无差毫末。始也淫邪尽罢，而外行兼修，凡采药之次，而金精充满，心境自除，以煞阴鬼。次心经上涌，口有甘液。次阴阳击抟，时时腹中闻风雷之声。次魂魄不定，梦寐多有恐怖之境。次六腑四肢或生微疾小病，不疗自愈。次丹田夜则自暖，形容昼则清秀。次居暗室，而目有神光自现。次梦中雄勇，物不能害，而人不能欺，或若抱得婴儿归。次金关玉锁封固，以绝梦泄遗漏。次鸣雷一声，关节通连，而惊汗四溢。次玉液烹嗽，以成凝酥。次灵液成膏，渐畏腥膻以充口腹。次尘骨将轻而变神室，步趋奔马，行止如飞。次对境无心，而绝嗜欲。次真气人物，可以疗人疾病。次内观明朗，而不暗昧。次双目童人如点漆，皱脸重舒而绀发再生，已少者永驻童颜。次真气渐足而似常饱，所食不多，而饮酒无量，终不见醉。次身体光泽，神气秀媚，圣丹生味，灵液透香，真香异味，常在口鼻之间，人或知而闻之。次以目视百步，而见秋毫。次身体之间旧痕残靨，自然消除，涕泪涎汗亦不见有。次胎完气足，以绝饮食。次内志清高，以合太虚，凡情凡爱，心境自绝，下尽九虫，上死三尸。次魂魄不游，以绝梦寐，神彩清爽，更无昼夜。次阳精成体，神府坚固，四体不畏寒暑。次生死不能相干，而坐

忘内观以游华胥神仙之国，女乐楼台，繁华美丽，殆非人世所有也。次功满行足，阴功报应，密授三清真篆，阴阳变化，可能预知人事，举止先见灾福。次触目尘冗以厌往还，洁身静处，胎仙可现，身外有身，是为神圣。次真气纯阳，吁呵可乾外汞。次胎仙常欲腾飞，祥光生于卧室。次静中时闻乐声。次常人对面，虽彼富贵之徒，亦闻腥秽，盖凡骨俗体也。次神彩自可变移，容仪成而仙姿可比玉树，异骨透出金色。次行止去处，常有神祇自来朝现，驱用指呼，一如己意。次静中外观，紫霞满目，顶外下视，金光罩体。次身中忽化火龙飞，或而玄鹤起，便是神灵，以脱凡骨而超出俗流，乃曰超脱。次超脱之后，彩云缭绕，瑞气纷纭，天雨奇花，玄鹤对飞，异香散而玉女下，降授天书紫诏。既毕而仙冠仙衣之属具备，节制威仪，前后左右，不可胜纪。相迎相引，以返蓬莱。而于紫府朝见太微真君，契勘乡原名姓，较量功行等殊，而于三岛安居，乃曰真人仙子。吕曰：今日特蒙尊师开说希夷大理、天地玄机，不止于耳目清明，而精神秀媚，残躯有托，终不与粪壤同类。然而知之者未必能行，行之者未必能得。念以生死事大，而时光迅速，虽知妙理，未得行持，终不成功，与不知无异。敢告指教以交会之时、行持之法，如何下手？如何用功？钟曰：仆有灵宝毕法，凡十卷一十二科，中有六仪，一曰金诰，二曰玉书，三曰真原，四曰比喻，五曰真诀，六曰道要。包罗大道，引喻三清，指天地阴阳之升降为范模，将日月精华之往来为法则，实五仙之指趣，乃三成之规式，当择日而授于足下。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十七 翠虚篇

泥丸先生陈楠^{〔1〕}传

九转金丹秘诀

一转降丹 二转交媾 三转养阳 四转养阴 五转换骨 六转换肉 七转换
(五藏六腑) 八转育火 九转飞升

第一转(舌下四窍，两窍通心，两窍通液)

一转之功似宝珠，山河宇宙透灵躯。红莲叶下藏丹穴，赤水流通九候珠。

解曰：内丹之功，起于一而成于九。一者万物之所生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之序起于一，故内丹之功亦起于一。转而成于九者，九为阳数之极，数至于九则道果成矣。似宝珠者，言天一真水藏于胆，阴阳和合，降而成丹。初降之状，如露一颗明珠。珠者珍敬其丹也。且人之有身，父精母血，交媾而成，此形交也。丹之所降，心火肾水交媾而成，此气交也。故曰形交则生人，气交则成丹。言其丹降之后，神游方外，阴阳太和，坐忘其形。天地山河，六合万物，皆在我身之内。我身在天地万物之外，只觉心中一点光明，乃是升降也。故曰山河宇宙透灵躯。躯者身也，山河包藏我身之内也。所谓红莲者，舌是也。自两窍通心，两窍通液。人有病者，则舌下津液干而其真气耗。一转之首，以舌闭其两窍，使真气不泄于外，以通其神水也。所谓赤水者，心之液是也。九转之首，每遇九日纳息九次，每一次纳息九口，自然津液通流，自舌下而生，以灌五藏，故曰九候珠也。

望江南(闭舌下窍，通胆气)

黄中宝，须向胆中求。春气令人生万物，乾坤膝下与吾侪，百脉自通流。施造化，左右火双抽。浩浩腾腾光宇宙，苦烟烟上霭环楼，夫妇渐相谋。

解曰：天一生气，名曰中黄。其气藏之于胆，以为性命之根。其味苦，故人之胆气亦苦。如草木之根华，其味亦苦。乃知万物非生气不能生也。内丹之药，先闭舌下之窍，内通胆中生气，至喉舌之间，微觉味苦，是丹气流通。然后汞水凝结而成丹也。天地生气，萌之于春，万物得生气，然后能生。人之得生气，藏之于胆，人能通胆之气，然后内丹成就。

一转之功，如四时之春也。生气上行，其中觉苦，阴阳太和，神居天外，则天地四海亦在吾膝下。浩然之气，塞乎天地，百脉通流，万窍施张，内丹降也。造化言者，其下手之初也。先闭舌下两窍，不令气泄于外。其左边之气贯于左太阳而入脑，右边之气贯于右太阳而入脑。左右俱过脑而入顶泥丸宫，合成一处，下重楼十二环，入心经，传入胆，冲开胆窍，使胆中生气上行，随心胆之脉贯于舌窍。觉舌有苦味，乃是生气注，将欲降丹也。然后闭定舌窍，左右之气上行，故有腾腾之状也。胆窍既开，则生气袅袅上重楼十二环，自舌下之窍而升，满口觉苦，乃是生气流通也。夫妇者，阴阳也。夫者阳也，妇者阴也。生气流通，则阴阳大和，心肾交媾，故曰渐相谋也。

口 诀

行持下手之初，先须饮食，以和五藏，不可饥，不可饱。心田安静，无忧无虑，乃可入道。凡于二更尽，三更初，当洗漱定神，入室烧香，盘膝而坐，闭目存神。候息出入调匀，以舌先倒卷定舌根，两窍闭息，渐觉左右太阳经有两道气，大牙根冲上，贯二太阳。次入顶门，觉二气交合，即为一次。却闭眼良久，亦闭目，依前卷舌，候至泥丸宫止。如此每夜行三次，即止。行至数夜，或数日之间，渐觉泥丸宫次流入脑，下重楼十二环，透夹脊，串尾闾。复次，前冲心贯胆脐，胸中温温，微觉意思和畅，乃真降也。如此后则数夜渐觉气到心，次微觉温温，或心头气渐动，却有温气从心而上过重楼，口觉微苦。是中黄气自胆而出，阴阳大和，将有降丹之象。如此之后，每夜行持之初，令一人在门外，栏入进入及猫狗等，恐忽然相惊。至每夜行三两次，时于坐前横一几，忽然气冲，觉身体渐大，精神腾腾，渐见屋舍人物山河，皆在我身之内，手足皆不知所在。次急以手按几闭目，大觉心头微一块光明，团圆如日，忽然坠下丹田，此乃降丹也。丹降之后，未得便开眼，且渐渐收拾，精神归定，四体复旧。或手足觉麻痹，次候定醒，然后开眼。次吃人参汤，睡至来早吃粥食。将养一二日，如丹降也。丹降之后，百病消除，更无疾苦之厄也。

第二转

二转阳成始结阴，肾光心液合丁壬。神珠奔电归东海，时进灵光照紫金。

解曰：二转之初，如人怀胎两月，胎之初降，乃是真阳之精。神为丹，心属火，为阴，以配南方丁。火丁者，火之阴也。肾属水，为阳，以配北方壬。水壬者，水之阳也。吕曰：火取南方丹凤髓，水求北海黑龟精。故于二转则养阳，使心火之光感于下。三转则养阴，使肾水之液交于上。真水真火，上下以配丁壬，抱养真丹，以成造化。凡丹之初降，养于心，育之以真火。生其丹也，一转成功则丹从心络流下，藏于丹田，育以真水，此二转之功也。丹藏丹田之后，静坐虚室中，忽然时有光明，从胎照见如金团，乃月光而也。

望江南

玄珠降，丹窟在中宫。九候息调重九数，赤波或迸太阳东，心肾遂交通。逢六变，重六息阴功。火自海门朝帝坐，水从莲萼佐丁公，紫电透玲珑。

解曰：玄珠，真丹也。一转之初，丹降于心络中，故云丹窟在中宫。丹降为一转。丹降之后，凡遇九日则闭息九候为一次，至九九八十一为九次，故曰重九数。九九功成，真阳丹足，自心络流入丹田，丹藏于水府，养其阴。太阳东者，海水之府，象丹田肾水也。丹之神藏于心，以养真火。丹之转归于肾，次养真水。水火既济，阴阳大和，故曰心肾交通，二转之功成。其三转之初也，逢六则闭息，六数为一次，六六三十六为一周，以养其阴，故曰重六息阴功。海门是丹田，肾府也。真丹藏于丹田，丹阳之数以足。每到日中，则神自丹田热气达之于上，而朝于心。帝坐，心也。莲萼，舌也。六六内阴数足，则下莲池，神水浇心络以养丹气，故曰佐丁公。丁者，心之火也。此真水真火以成既济之功。阴阳既济，真丹气足，时有神光出于面目。夜半安坐，内视藏府，表里分明，直见玄珠养于丹田，故曰透玲珑。

口 诀

丹降之后，一转了毕。凡遇初九、十九、二十九，日亭午时，静坐虚室中，盘足瞑目端坐，叩齿九通。神交气通，然后闭息。每一闭，入九息为一次。开眼良久，再闭息如前，九息为一次。初闭时一次二次，行之渐热，闭五次。又极热，用之九次。一向行之，直候内之火候用足，与天地相应，不以远近。或前入息至九，心中温热，四神和畅，心神摇动，一道热气下丹田，为二转功成。自此以后，不行九息之数。

第三转

三转行阳入左宫，玄珠胎色渐鲜红。神明育火分形像，天籁时催造化功。

解曰：丹成三转，逢天行阴，以养真阴之气。内阴数足，丹入丹田，流于左肋，四体汗流，以制尸气，三转功成。自此更无三尸魂也。灵珠，内丹也。此后阳气充足，凡便及涕唾皆粉红色，以应纯阳之质。及其丹光照见，一颗明珠如火轮之状，在左肋之下，三转数足。每遇月尽，以左手摩顶入息，激动丹火，至五藏热为上，谓之育火，以运其丹。此后丹田中渐觉有物，遇入息则丹动，故云分象也。天地和则撼激有声，是名天籁。人之九窍不通，不闻其声。三转之后，九窍听明，天籁之声，昼夜常闻也。

望江南

毛发薄，三转运行阳。胎色渐红阴渐缩，推移岁运助阳刚，育火养中央。成物象，五转辨微茫。出入尚迟形上小，晨昏时饮玉壶浆，天籁奏笙簧。

解曰：三转阳数足，故阴龟渐缩，肠胃渐窄。一月之中，大小便共有十次，渐入地之位，将成无漏之道。乾卦皆阳，象纯阳也。摩顶入息，内育其火丹，抱圣胎将成形象。五岳未全，八转动其形，如三四寸之小儿，见之未甚分明也。阳气方足，而未尝育阴，圣胎有魂，而未尝有魄，故出入尚迟，形尚小也。圣胎成像，坐息之间常见面目光彩，涌泉甘露之水常出饮之，七窍聪明，则闻仙乐也。

口 诀

丹入左肋之后，功成三转。凡每月初六、十六、二十六，三六之日，夜半子时，洗漱了，入净室中端坐盘膝，叩齿六通，凝神定气，闭口入息，六次为一候。如此六遍，乃毕。其月内行至三六日，则月中三遍俱足。至月尽，夜半子时，依前于净室中闭目盘足而坐，先以左手摩顶门，右手摩尾间骨脊尽头，随月转七七四十九转。凡摩时，紧闭定息，至数足微歇。候气定再摩。如此三次，自觉心肾之气交于中膈，微动丹气，塞于五藏。觉五藏中其热如火，乃行火之候也。或于三六及月尽之时，忽觉丹在左肋之下摇动，微有一道热气，过丹田，直入肋下，其热如火，摇动久而后定，乃成四转之功。自此之后，不行重天之数也。

第四转(闭阳户之气，鼻，天窍；口，地窍)

四转行阴入右关，圣胎灵运发朱颜。圆光满室神无碍，鼓乐嬉游去复还。

解曰：左属阳，右属阴。四转之后，内丹在右，以应内阴之数。自此内之阴阳俱足。三转养阳，圣胎生魂。四转养阴，圣胎生魄。丹之四转，内之圣胎魂魄皆就。其五岳精神与我内貌则同，此出神之真身也。四转之后，阴阳气足，正坐闭息，内之神光从顶门而出，如一轮明月，罩定身体，神游方外，出入无碍，坐室见四海，而知吉凶。

望江南

丹已返，四转运行阴。逢六闭藏阳户气，三关全透合丁壬，龟游任浮沉。时出入，无碍贯他心。游戏神通常出面，圆光周匝绕千寻，寒暑不相侵。

解曰：四转养内阴，丹藏于右肋。鼻为天窍，口为地窍。气之鼻出属阳，气之口出属阴。三六之夜，闭定鼻息，绝其来去之息。阳气内降，充塞五藏，此以阳养阴也。闭住鼻窍，则华池水满，下沃心络。水火内交，心气下降，肾气上腾，丁壬配合，圣胎阴阳数足，丹

在右肋，随气升降，如龟在水，任意浮沉。内丹光明罩我之身，其状如月，寒暑不侵。我心与他人心相通，知其善恶。婴儿出入，游戏四海，名登仙籍也。

口 诀(鼻窍口窍)

其丹入右肋之后，养成四转之功。遇每月初六、十六、二十六夜半子时，洗漱了，入静室闭目，盘足而坐，叩齿三十六通。集神定气，闭定鼻息，湛然不动。直候真气内丹田，气贯舌窍者，华池津涌满口，将欲溢出，然后款款咽之归心。其神水到心，则激神火，五藏觉热，遍身汗出，四体苏畅。为一至三元之夜，如此行持三遍，即止。此为神水神火抱育元精。抱育之后，或于行持三关，内丹自肋，其声如雷，一道热气入于丹田，鼻中火光射出。于是内丹复归丹田，以成五转。自此不行闭阳户之法也。

第五转

五转阴阳造化，成，婴儿盈尺弄阳精。寐游四海寤知所，去住无为信步行。

解曰：四转养内阴，三转养内阳，五转内外阴阳数足，造化之功已成，养就圣胎，神通自在，故曰造化也。五转之后，内丹圣胎养就灵躯，身长尺余。自此采日之精以养外阳，夺天地造化之功也。常人内无所养，精神四散而无归著，昼则神在于心，夜则神出于体。及其睡著，神无所守，更不知有身，亦不知所在，随魂随魄，入幽趣之中，与鬼同聚于梦中，无一不见，四大物坏，神从鬼往，随福受生，天堂地狱皆不由己。乃神不识其身，随波逐浪之形也。得道真人内丹成就，神合于身，物不能诱，是故魂魄潜伏，万邪不予，更无忧虑，出离生死，皆由于我出神入神，纵横莫测。故丹经颂曰：真人无梦。此之谓也。得道真人，神无所滞，魂住在我，信步无碍也。

望江南

珠自右，紫电入丹城。内养婴儿成赤象，时逢五转采阳精，火自水中生。烧鬼岳，紫电起峥嵘。随意嬉游寰海内，寐如砂碛卧长鲸，时序与偕行。

解曰：五转功成，阴阳数足，内丹玄珠忽自右肋一道真火飞入丹田，声如鼻，光如火，乃是丹珠内阴内阳皆复丹田，以成五转之位也。圣胎之内，真人成就，出入顶门，长尺余也。三转养阳，四转养阴，内之阴阳皆足，丹田功成。五转则夺天地造化，采日之精以成外阳。修行之道，自内及外，其序之顺也。故自五转之后，于一月之内，逢三九之日，采日月之精以养圣胎也。行持之法，以水求火，以阴求阳。水火既济，阴阳大和，故曰火自水中生。常人于丹田之下，积阴之气，谓之鬼岳。遍体纯阳，阴山鬼岳烧荡，阳宫神庭建立。吕先生曰：烧山符于鬼难看。此之谓也。随意出神，游行四海，去住从己所欲也。寐识其身，寤之其所，运神出身，自观本形，如长鲸卧于砂碛也。五转之后，造化功成，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内丹造化，与时偕行。

口 诀

内丹复入丹田，五转之功成就。内之阴阳数足，当采外之阴阳以成大道。凡遇每月初九、十九、二十九，三九之日，当日正午之时，面南盘膝，闭目对日而坐。候气定，绝鼻息，使气无往来。真阳不泄，充满于内。其内真火交通，自觉一身上下通红，光明满室。一二刻后，渐渐丹田真水一道冷气，一直上贯于心，如水精丸浮在心上。然后闭目开息，从鼻中吸之。吸气九九八十一口，纳之于心。其日光到心之后，渐觉心头气动，在丹田如鱼踊跃，乃是阴阳大和。至八十一口而止。如此行持三年而毕，三载后不采日精，却采月华也。

第六转(日有五色，三年；月有九芒，一年)

六转丹田弄月华，变胎魂魄影潜踪。阳砂换骨阴消肉，换尽真如玉不瑕。

解曰：丹至六转，内外阴阳皆成，圣胎全具，真人与内身一体。每遇月圆之夜，采月之华以积其阴，故曰弄月华也。五转真阳全，魂化为神。六转真阴全，魄化为气。魂魄内外

全，日中游行，更无其影，与日纯阳为一。自此之后，鬼神不可见，阴阳不可测，以成其真仙之道，故曰影潜踪也。人之凡胎浊骨，阴阳不洁，不能上升得道。真人丹成四转之后，至五转采日精纳丹田，结为阳砂。丹砂内结，入于骨髓，随汗而消也，故曰阳砂换骨。换骨之后，至六转采月华纳于丹田，结为阴粉。采月华一年之后，其阴粉内化入于内中，以养仙肌。但觉大小便常有血随尿出，乃是阴消凡肉，仙肌自生，故曰阴消肉也。玉之有瑕，不成真玉；人之凡胎浊骨，不成真人。六转之后，换其凡骨，亦生仙骨；去其凡肌，而生仙肌。接尽无瑕，神仙纯一。

望江南

日精满，阴魄化无形。每遇月圆开地户，神龟时饮碧瑤精，清洁复如冰。阳砂赤，阴粉色微青。粉换肉兮砂换骨，凡胎换尽圣胎灵，飞举似流星。

解曰：阴阳数全，魂魄内外，体无形影，乃登真人之道。六转每遇十五月圆之夜，运北方肾水，交南方心火，使内外水火既济，以结阴粉，与天地造化流通，以育圣胎之质。神龟者，肾水中龟也。吕先生曰：饮海龟凡人不知，烧山符子鬼难看。乃谓是也。采月之英华纳于神水之府，其神龟饮之，清洁如玉，冰冷如成。阴粉生于北极之中，故象其龟也。阳砂者，日精所结，故属于阳，其色赤，亦象其日。阴粉色月华所结，故属于阴，其色青。青者象于月也。骨肉换尽，则胎内化肌骨，皮肉皆无，尽化仙质。魂化合神，魄化合气，悉皆清净。一体之中，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学道之士，能全其神未能换其形，为形所累，故出神则身不能动，尸假则形不能忘。丹成六转，则换凡形而成仙质，形神俱妙。神之所向，体亦随之。上升九霄，如云如星之快也。

口 诀

丹成六转，采月之华。每遇月圆十五夜半子时，洗漱毕，对月而坐，闭息合口，绝往来之息，使真气不泄于外。内之真气充塞于六腑，肾之真阴与太阳之精，为外之真气莹若水精，湛然明朗。一二刻间，肾之真水感动于心火，心神之火一道热气降入丹田，如一火轮安在琉璃盘内。然后款款开目，放息鼻中。对月吸月之气，纳于丹田。吸八八六十四口而止。吸气一半之后，其月华真阴激动，丹田中真火水火相济，如沸汤之状，四体汗出，百脉苏畅。至六十四口而止。如此行持三年，了毕其功，入七转之位也。

第七转

七转身飞四体轻，灵光闭息满丹城。干朝却粒生成火，坤户施张浴海鲸。

解曰：丹成六转，阴阳内外俱足，凡骨换为仙骨，凡肉换为仙肌，四体百骸，并无凡物，仙体轻清，飞举自然也。内丹点就神骸，故一身之体为之减也。丹之七转，使阴阳内外和合，当闭十朝以成妙道之用也。丹成七转，闭息于朝，使阴阳大和，于日数足，神气合会，五藏皆新，内外纯一，丹光明彻于六腑，真火烛开于五内，藏府谷虫化而化为水。自此肠胃充实，不著烟火之气，不纳烟火之食，饥餐仙果，渴饮琼浆，与世不类也。内丹皆化之后，阴茎消尽，惟有一窍，名曰坤户，以象其阴。每遇神丹火盛，则于三九之日投身水中，运其丹珠，从坤户而出，吸呼弄水，游戏自在。一二时久，复运其丹归于丹穴，以制火之盛也。

望江南

形透日，七转任飞腾。幽静深岩图宴坐，息无来往气坚凝，却粒著其能。生成火，返本气澄清。九候浴时开地户，月中取火日求冰，五内换重新。

解曰：七转之后，形神俱妙，内府皆为仙器。日中游行，身体通明，色如红玉。飞举腾空，纵横任意。大抵须要内外和顺，使之日月光华会于心肾，水火阴阳交通，神气和会。深入岩谷之中，宴坐于百日，闭鼻息以绝呼吸之气，冲和凝定。然后内实，不食尘世之物，以证逍遥之道也。至于却粒不食，真奇功奇道也。闭息千日，神火内发，荡洗谷气，更无食

念。返本還元，抱一守靜，故曰還返氣澄清。凡遇神火，五藏發熱，則逢三九之日，入于水中，澄其真丹，光明如火輪之狀，從地戶出，故曰開地戶。月者陰之象也，神火至陽之物也。戶者陰之竅通，陽光從地戶陰穴而出，故曰月中取火也。日者陽之象，神水至清之物也。舌者陽之竅通，流神水從舌竅陽穴而出，故曰日求冰也。五轉換骨，六轉換肉，七轉換五藏。五內者，五岳也，故曰五內換重新也。

口 訣

丹成至七轉，當離塵世，入深山之中，或岩谷間宴坐，閉息精神，口鼻絕往來之息，使真陰真陽交于腹，奪天地造化之功歸于四體。千日之後，五藏換盡胎氣，變為仙府，但覺頂門竅開，出黑赤之氣，乃是胎氣發散。千日數足，頂門竅合，乃是胎氣出盡，七轉功滿也。自此之後，五藏結實，不納烟火。若有時五藏丹火發，則入水中閉定鼻息，使丹珠神火從地戶而出，浮于水面，如牛弄黃。直候舌下神水如泉，則丹火息，吸其丹珠，復入地戶。直至八轉，地帶成就無火毒，則不復浴也。

第八轉

八轉還元地帶垂，周行胎息養嬰兒。有時火發燒丹窟，深入寒泉弄赤龜。

解曰：嬰兒在母腹中胞胎里，定氣不能出入，而無所損。若嬰兒脐中有脐帶，銜在口中，呼吸之氣往來不絕，此乃自然胎息，故無損也。丹成八轉之後，換于脐中生一脐帶，亦如嬰兒之狀，還其本始之道，故曰還元地帶垂也。嬰兒得脐帶，行胎息之氣，故無所損。真人得地帶，行周天之氣，故能長生也。赤龜，丹珠也。八轉之後，內煉真火，使無熱毒之患。凡遇火發，即口銜地帶，閉息九日。至第九日，真水自丹田如涌泉泛漲，直至重樓十二環。丹珠在其神水之中，如龜之戲水。自此之後，真火無毒，更無丹熱之患，故曰有時火發燒丹窟，深入寒泉弄赤龜。

望江南

內外變，八轉始還元。地帶長垂主坎戶，周行胎息貫天門，太始道方存。純一體，赤黑氣常噴。丹火發時燒內景，冷泉涌處浴猴孫，神水赤龜吞。

解曰：丹至八轉，外之形体，內之五藏，盡底換變，復生地帶，如小兒之狀，故曰返本還元也。地帶者，脐下之帶也，生于脐中，屬北方坎卦，故曰坎戶。天門，華池之竅。地帶貫于口中，行周天之息，以調火候，故曰周天息也。太始之道，生天地之始，丹成八轉，如天地造化之初也。內丹純陽也，無一點陰氣，故曰純一體也。黑赤者，神火之氣也。丹成八轉，自心而來，常從鼻中出入，常見黑赤二氣，故曰氣常噴也。丹火之患，運神水以制之，更無丹火之候。蓋丹者心珠，心家猴孫也，赤龜火神也。丹浮于水之中，如龜吞水，取其狀也。

口 訣

丹成八轉，地帶生于脐中。若遇丹火猶發熱，五藏熱燥，即閉目宴坐，以地帶接于華池之下，使息氣內通，流行周遍。運用之道，自閉息之後，丹田真水日日漸長。至第九日，神水直至重樓十二環。丹珠隱于神水之中，出去火毒。自此之後，更無發燥之患。至第九夜子時，閉息吸神水，從泥丸宮過夾脊，復丹田，以畢其功也。

第九轉（功行畢）

九轉逍遙道果全，三千功行作神仙。金書玉簡宣皇詔，足躡祥雲謁九天。

解曰：丹成九轉，造化成就，道果圓成，更積外行三千。外果圓滿，方可飛升。故許旌陽丹成之後，除蛟龍之害，然後上升。孫思邈丹成之後，救萬民之疾，然後上升。皆須立功成名，方得上升也。上升之日，天樂來迎，簫韶合奏，以過天關。隨功行分取，列為仙班，與天地相為長久也。

〔1〕“楠”，原作“朴”。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十八

体壳歌

烟萝子撰

我今责这憨躯壳，只为从前爱乖角。三尸业鬼纵交往，一片身心难把捉。六贼使得终朝乱，见色逢财将命拚。身躯不觉业来缠，人前卖弄楼罗汉。更说图谋夸好手，资财运磨星斗。富如王恺与石崇，死后幽泉独自走。苦爱腥膻与秽浊，坏得身躯如刻削。口中独道得便宜，您是一场愚蠢朴。蠢朴暂时听我语，无限荒郊堆冢墓。哀哉白骨被尘漫，往日英雄归甚处？不如闻早身心悔，免使沉埋为下鬼。时人一死无复生，浩浩东流如逝水。我今求得长生诀，等闲休向他人说。忽然误慢泄天机，必遭神明暗地折。

吕公缚心猿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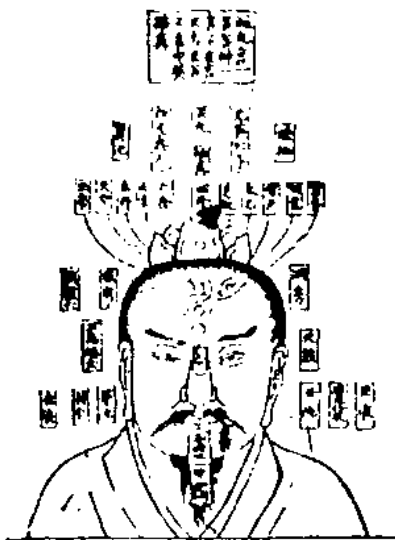
咄咄心猿听我陈，无端叵耐汝顽嚚。终朝恣纵三尸鬼，作坏流年四大身。数度为财遭耻辱，几回酒色减精神。不如缚取深山去，汝又如何损得人。

养生息命诗

捉得金精养命基，日华东畔月华西。壶中自有长生药，返老还童天地齐。劝君勤学守三一，中有长生不死术。能存玄真万事毕，一身精神不妄失。

烟萝子首部图

烟萝子朝真图



内境左侧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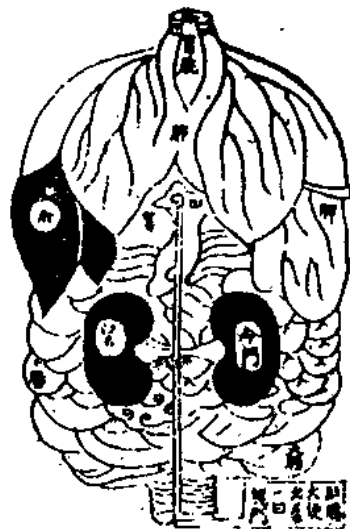
内境右侧之图



内境正面之图



内境背面之图



朱提点内境论

人有咽有喉，咽则咽物，喉则通气，二窍各不相离。喉在前，咽在后。喉主出纳，咽则吞之而已。喉字从侯。自内出者，喉达之于外；自外入者，喉达之于内。所谓呼者因阳出，吸者随阴入。咽则因物而后咽焉，故咽字从因。咽应地气，为胃之系，下连胃脘，为水谷之路。自咽门而入于胃，咽为扼要之地，又谓之噤焉。喉应天气，为肺之系，下接肺经，为

喘息之道。自喉咙而通于肺，肺下无窍，四有空行，以分布清浊之气，而为气管。肺之下有心，心之下有膈膜，与脊肋周回相著，遮蔽浊气，不上薰于心肺，所谓膈中也。膈膜之下有脾胃肝胆焉。脾者土也，居胃之上，与胃膜相连，所以坤诸胃。肝者木也，阴未退，听吁之而出，故其治在左，其位在右。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之右有大肠，大肠之侧膀胱也。小肠为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凡胃中腐熟水谷其气，自胃之上口曰贲门传于肺，播于诸脉。其滓秽自胃之下口曰幽门传入于小肠，自小肠下口曰阑门泌别。而水入膀胱，其滓秽则入大肠。大肠以其四屈而受小肠之谷，所谓传送之官也。膀胱一名胞，胞者艸也，以虚受水为津液之府，故云膀胱者胞之室也。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心有大者，邪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似。真心不受邪，其病者心包也，所谓手心主是也。在心下横膜之上，坚膜之下，与横膜相粘而黄脂漫包者，真心也。其漫脂之外，有细筋膜如丝，与心肺相连者，包络也。肝有独叶者，有二叶者，有三叶者。肾有二，精所舍也。以肾为事，元气属焉，形如江豆，相并而曲附于脊脊，外有脂裹，里白外紫。有丝二道，上系于心，下连于肾，通而为一，所谓坎南离北，水火相感。肾虽有二，其一曰命门，与脐相对。黄庭云：两部水王对生门。又曰：后有密户前生门。生门者，脐也。婴儿在母腹中，取气于脐管，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正与密户相对，所谓脐者如此，与烟萝子图不差矣。近世刑人于市，剖而见之，乃云喉中有三窍，一水，一食，一气，其诬甚矣。又云肾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乃以烟萝子朝真图为非，岂知足厥阴受病则舌卷而卵缩，况刀锯之恐耶？

烟萝子内观经

天地媾精，万物化生。父母交合，人从以生。一月为胞，二月为胎，三月成魂，四月成魄，五月分脏，六月分腑，七月开窍，八月神具，九月定精，十月气足。始生之时，神源清静。既纳有形，形染六情。眼则贪色，耳则滞声，口则耽味，鼻则受馨，意怀健羨，身欲肥轻。从兹流浪，莫能自悟。圣人慈念，使之内观己身，澄其心也。心澄神静，乱想不入，邪妄不侵，忧患咸消。虚室生白，唯在澄心也。

存守九宫诀

头有九宫，上象九天，下法九地。身有九窍十二楼，左右两眉间，却入一寸为明堂宫，有太乙君居焉。左有紫房，右有朱户，著锦衣，貌如婴儿，为身形之主也。却入二寸为洞房宫，中有三真入，左无英，右白元，中黄云。却入三寸为丹田宫，却入四寸为流珠宫，却入五寸为玉帝宫。明堂上一寸为天庭宫，洞房上一寸为极真宫，丹田上一寸为玄丹宫，流珠上一寸为天皇宫。

三丹三田论

气中生神，神在上丹。精中生气，气在中丹。真水真气，合而成精，精在下丹。上田神舍，中田气府，下田精区。

外丹内丹论

气象于天地，变通于阴阳。阳龙阴虎，木液金精，二气交合而成者，谓之外丹。含和炼藏，吐故纳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中朝绛宫，此乃谓之内丹。内丹可以延年，外丹可以升举，学道者宜勉之。

心脏总论

神在心为帝王，又为绛宫，为灵台，为中丹田。属火，太阳之精，上应荧惑，夏旺，其色赤。在方为丙丁，在象为朱雀，在道为礼，在卦为离。其形如未开莲花，有三叶。见于内

者为脉，见于外者为色。以口舌为门户，小肠为府。受肾之制伏，而驱用于肺。得肝则盛，见脾则减。为五脏之主，正则辟邪。然多食咸则伤心，切宜慎之。

肝脏总论

魂在肝。肝为丞相，属木，春旺，其色青。在方为甲乙，在象为青龙，在道为仁，在卦为震。其形有七叶。胆为将军，在肝左边第四叶内。见于内者为筋，于外者为爪。以目为户，以胆为府。受肺之制伏，而驱用于脾。得肾则盛，见心则减也。然食辛多则伤肝，切须戒之。

脾脏总论

志在脾，为丈夫。属土，四季旺，色黄。在方为中央，在道为信。其形如刀镰。见于内者为藏，均养心肾肝肺；见于外者为肉，以唇齿为户。受肝之制伏，而驱用于肾。得心则盛，见肺则减。喜甜好温，胃神附之；怕寒忌冷，磨则进食身安，否则病。若食酸多则伤脾，切宜省之。

肺脏总论

魄在肺，为尚书。属金，秋旺，其色白。在方为庚辛，在象为白虎，在道为义，在卦为兑。其形为华盖。见于内者为肤，见于外者为毛。以鼻为户，以大肠为府，受心之制伏，而驱用于肝。得脾则盛，见肾则减，怕冷成嗽疾。食苦多则伤肺也。

肾脏总论

精在肾，又号玄英。属水，冬旺，其色黑。在方为壬癸，在象为玄武，在道为智，在卦为坎。有二只，在左为烈女，右为命门。生带子，透入泥丸宫。见于内者为骨，见于外者为发。以耳为户，膀胱为府，受脾之制伏，而驱用于心。得肺则盛，见肝则减。食甘多则有伤矣。

泥丸(名谷神，一名下玄宫)

天脑者，一身之宗，百神之会，道合太玄，故曰泥丸。

三丹田

两眉间为上丹田，心为中丹田，脐轮三寸为下丹田。

三焦(涌泉为足心也)

心以上至泥丸，上焦；心下至脐，中焦；脐至涌泉，下焦。

制三魂神

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离人身上天曹，言人善事。其夜欲卧时，叩齿三通，呼其名曰：爽灵益禄，胎光延生，幽精却死。

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常依此言，即获长生矣。

制七魄神

每月朔望晦日，离人身上天奏人恶事。其夜欲卧时，叩齿呼其名，即与赦罪。其名曰：尸狗、伏矢、雀阴、蜚毒、吞贼、除秽、臭肺。

制三尸符

神名彭琚，好车马衣服，彭质好饮酒，彭矫好色欲。此神与人身同生，能兴三业，欲人速亡。遇晦朔日，上奏于天。苟能制之，立见长生。今具太白山制三尸九虫符于后。

上尸符

中尸符

下尸符



每遇庚申夜，书此符吞之，三尸九虫自然消灭，令人魂神安静。常以静夜呼名，念之大吉。凡遇甲子庚申，切忌夫妻共寝，食务在清静，则三尸自灭矣。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十九

钟离八段锦法

闭目冥心坐，

冥心盘趺而坐。

握固静思神，叩齿三十六，两手抱昆仑。

又两手向项后数九息，勿令耳闻。自此以后，出入息皆不可使耳闻。

左右鸣天鼓，二十四度闻。

移两手心掩两耳，先以第二指压中指弹击脑后，左右各二十四次。

微摆撼天柱，

摇头左右顾，肩膊随动二十四，先须握固。

赤龙搅水浑。

赤龙者，舌也。以舌搅口齿并左右颊，待津液生而咽。

漱津三十六，

一云鼓漱。

神水满口匀，一口分三咽，

所漱津液，分作三口，作汨汨声而咽之。

龙行虎自奔。

液为龙，气为虎。

闭气搓手热，

以鼻引清气，闭之少顷，搓手令极热，鼻中徐徐乃放气出。

背摩后精门。

精门者，腰后外肾也。合手心摩串，收手握固。

尽此一口气，

再闭气也。

想火烧脐轮。

闭口鼻之气，想用心火下烧丹田，觉热极，即用后法。

左右轳轳转，

俯首摆撼两肩三十六，想火自丹田透双关，入脑户。鼻引清气，闲步顷间。

两脚放舒伸，

放直两脚。

叉手双虚托，

叉手相交，向上托空三次或九次。

低头攀足频。

以两手向前攀脚心十二次，乃收足端坐。

以候逆水上，

候口中津液生。如未生，再用急搅取水，同前法。

再漱再吞津。如此三度毕，神水九次吞。

谓再漱三十六如前。一口分三咽，乃为九也。

咽下汨汨响，百脉自调匀。河车搬运讫，

摆肩并身二十四，及再转轳轳二十四次。

发火遍烧身。

想丹田火自下而上，遍烧身体。想时，口及鼻皆闭气少顷。

邪魔不敢近，梦寐不能昏。寒暑不能入，灾病不能速。子后午前作，造化合乾坤。循环次第转，八卦是良因。

诀曰：其法于甲子日夜半子时起首，行时口中不得出气，唯鼻中微放清气。每日子后午前，各行一次，或昼夜共行三次。久而自知，踰除疾疫，渐觉身轻。若能勤苦不怠，则仙道不远矣。

第一段

叩齿集神三十六，两手抱昆仑，双手击天鼓二十四。

第二段

左右摇天柱各二十四。



第三段

左右舌搅上腭三十六，漱三十六，分作三口，如硬物咽之，然后方得行火。



第四段

两手磨肾堂三十六，以数多更妙。



第五段

左右单关轳轳各三十六。



第六段

双关轳轳三十六。



第七段

两手相搓，当呵五呵。后又手托天，按顶各三或九次。



第八段

以两手如钩，向前攀双脚心十二，再收足端坐。



去病延寿六字法(其法以口吐鼻取)

总 诀

肝若嘘时目争精，肺知呬气手双擎。心呵顶上连叉手，肾吹抱取膝头平。脾病呼时须撮口，三焦客热卧嚬嚬。

肾 吹 气

肾为水病主生门，有疾羸气色昏。眉蹙耳鸣兼黑瘦，吹之邪妄立逃奔。

心 呵 气

心源烦燥急须呵，此法通神更莫过。喉内口疮并热痛，依之目下便安和。

肝 嘘 气

肝主龙涂位号心，病来还觉好酸辛。眼中赤色兼多泪，嘘之病去立如神。

肺 咽 气

咽咽数多作生涎，胸膈烦满上焦痰。若有肺病急须咽，用之目下自安然。

脾 呼 气

脾病属土号太仓，有痰难教尽择方。泻痢肠鸣并吐水，急调呼字次丹成。

三 焦 嘻

三焦有病急须嘻，古圣留言最上医。若或通知去壅塞，不因此法又何知。

孙真人四季行工养生歌

春嘘明目木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阑，秋咽定收金肺润，肾吹唯要坎中安。三焦嘻却除烦热，四季长呼脾化餐。切忌出声闻口耳，其功尤胜保神丹。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二十

养 生 篇(八十一章)

一

恍惚中，有物象，幽深微，妙元通。欲验六宫聚气，且观两脸潮红。

二

五行有真造化，循环相克相生。一片黄云盖鼎，其中金液丹成。

三

静坐少思寡欲，冥心养气存神。此是修真要诀，学者可以书绅。

四

打坐正如打硬，晓夜不容少休。何似放教自在，一身有脉通流。

五

高尚千口水法，吕公八段锦文，更有六字气诀，尽是安乐法门。

六

鼻逐五香而塞，目逐五色以盲。是谓金木间隔，阴魄载了阳魂。

七

养气如养小儿，去欲如去蔓草。定甲七情不生，清净无为是道。

八

身中有三昧火，宿之弥壮长生。敛散勿令炎上，方可耳目聪明。

九

正炁须盈腔里，何妨燕处超然？达磨得胎息法，故能面壁九年。

十

真炁不离丹灶，元和常满玉池。饮食切须调节，饥中饱后无饥。

十一

食后连行百步，双手将肚摩娑；夜半五更睡觉，五藏浊炁须呵。

十二

二液枯而眼暗，脑气泄则耳聋。智者能和五藏，三焦六府宣通。

十三

坐卧须闭地户，升降仍勒阳关。捉住真龙真虎，自成九转还丹。

十四

昼取日精吞炼，夜分仍进月华。真火真水既济，自然种出黄芽。

十五

不离心，心是道，众妙共，集一真。老而不死曰仙，无病而死曰人。

十六

学道本无难事，自是人心不坚，初时炼漉辛苦，成就只一二年。

十七

按月遵行易卦，阴阳消长六爻。此法未为简易，天真别有逍遥。

十八

修养所戒有三，大怒大欲大醉。三者若有一焉，即时损失真气。

十九

佛之所以为佛，仙之所以为仙，无非立诚而致，请读中庸一篇。

二十

寅至申为七返，卯至坤为九还，小而论之一日，大而论之一年。

二十一

住炁调匀千息，升身撞透三关。炼得形神俱妙，方知火满金田。

二十二

莫殢咽津行气，徒令苦己劳形。自有红楼宝塔，五云结就黄庭。

二十三

灵根有阴阳髓，调和入鼎烹煎。醍醐上通绛阙，冲气下彻涌泉。

二十四

妙处兼忘四象，透时岂问五行。要得抱元守一，自听玉响金声。

二十五

虚籟时闻天鼓，元珠常照深渊。白雪炼成赤水，火龙耕就芝田。

二十六

至道不拘子午，无为岂问朝昏。若要三花聚顶，须令五气朝元。

二十七

出青人玄甚焕，尽归玄牝之门。果欲长生不死，劝君修取昆仑。

二十八

灵台不留一物，收神归到神中。十二楼前春水，赤龙雪浪翻空。

二十九

灵物何常有病，九窍百骸自安。有病不须服药，只消返照内观。

三十

妙用循环不绝，搬运岂假河车？一点灵和常在，自然金鼎丹砂。

三十一

学道须积阴德，不然动有障魔。若有宿植根本，自与褊力相和。

三十二

广成千二百岁，守一能处其和。虽有婴儿姹女，交亲须藉黄婆。

三十三

众生如未成佛，终不取此泥团。此道殊途一致，老子即是瞿昙。

三十四

如来教俱绋罗，冥心观鼻端白。消息身心内明，圆通斯为第一。

三十五

足忘腰忘心忘，一性湛然常寂。颜回能忘所忘，所以能适其适。

三十六

短命死非不幸，定是脱壳神游。故虽天纵将圣，须让他出一头。

三十七

钟离灵宝毕法，修真直至超升。谆谆明告学者，只患人不能行。

三十八

学者必求名师，名师世间难遇。修行若是到时，神仙自来济度。

三十九

陈抟神超形粹，于世功行未圆。蓬莱云归独步，直须行满三千。

四十

学人慎毋贪睡，梦中引入诸邪。若要真元不散，钩出心中毒蛇。

四十一

学道不必贪多，勤心拳拳守一。灵源志中有云，得了善时勿失。

四十二

知寒先须著衣，觉暖渐次解脱。坐避湿气贼风，食忌生冷硬物。

四十三

纯阴无阳曰鬼，纯阳无阴曰仙。吕公号纯阳子，所以得成其天。

四十四

大道如行正路，冥行或入多岐。摄汝神将来舍，无空未免勃蹊。

四十五

挟勇必有机心，能定而后能应。用志不分凝神，尽性以至于命。

四十六

达理必明于权，无权徒执厥中。圣之慎其可与，能权万法皆通。

四十七

陋巷不改其乐，不违终日如愚。离形超然自丧，是名列仙臚儒。

四十八

学人要明真一，先须识取根元。根如木之根本，元如山顶昆仑。

四十九

阳龙气中直液，阴虎液中真气。两者交通成和，结成真胎赤子。

五十

两个壶中一景，倒拽九牛上岭。上得岭可长生，失脚向门前等。

五十一

金风吹坎中阳，此是妙道出处。有人二百余岁，至今行此一句。

五十二

通天地人曰儒，固要贯通佛老。吕公亦是同人，读金刚经悟道。

五十三

成就金刚种智，其经秘密甚深。昔人只悟一句，无所住生其心。

五十四

任意常在丹田，温温保养下元。别无施为作用，任者任其自然。

五十五

学人要净三业，如龟藏护六根。定中水火如透，此真真外无真。

五十六

形炼气，气炼神，道集虚，虚生白。上下天地同流，妙用六通四辟。

五十七

十二玉楼申虎，九重丹阙庚龙。天光透昆仑顶，罔象入水精宫。

五十八

清静无中既无，圆觉幻灭亦灭。超然与道合真，即是见性是佛。

五十九

父泥丸，母雌一，能守一，万事毕。元炁如如不动，何劳咽漱呼吸。

六十

太上道一而已，如来余二非真。识取本来面目，大患为吾有身。

六十一

玄牝之门甚秘，橐籥造化胚胎。明知不是口鼻，高尚勇猛踏开。

六十二

偃月炉最难寻，高尚曾有此句。只在此个山中，云深自不知处。

六十三

潜神游方之外，自在与天为徒。浪说九年大妙，都来片晌工夫。

六十四

内丹须炼外丹，二者不可偏废。丹成更积阴功，此人必定住世。

六十五

睡则玉女分胎，起来鳌鱼摆尾。炁定真息乃长，鉴明尘垢不止。

六十六

西山有会真记，分别龙虎阴阳。五识五补妙诀，学者请细消详。

六十七

以阳养阳尚易，以阴炼阳甚难。开天门，闭地户；冲夹脊，透双关。

六十八

道高则轻富贵，心净可学神仙。人我浪争客气，逍遥自养长年。

六十九

专意积精适神，无使思虑营营。虚无自然生道，真静永保长生。

七十

有动不动中动，有为不为中为。形端而表自正，德全其神不亏。

七十一

至道大不容声，造形悟而默识。入于不死不生，浩劫天地为一。

七十二

象为无象之象，体乃无体之体。存则百骸俱生，亡则九窍皆死。

七十三

天地万物之盗，圣人能明盗机。害生恩，恩生害，要在审察其宜。

七十四

悟藏谷，俱亡羊，掉史躅，均失性。藏乎无端之纪，调以自然之正。

七十五

日损损之又损，资深深之又深。灵台无事生定，切忌劳形悚心。

七十六

后醒当惩前醉，今是因悟昨非。我生自有性命，何人与论真机。

七十七

至道窈窈冥冥，冥冥中，独见晓。人皆背觉含尘，谁肯回光返照。

七十八

由戒定生智慧，自小成入大成。悟太一含真炁，知肘后飞金精。

七十九

上下三宫升降，收敛五炁同归。金乌搦得玉兔，龟儿变作蛇儿。

八十

乾以健而左旋，坤以顺而右转。八卦九九循环，志满神光自现。

八十一

尝闻知者不言，吾今岂曰真知。多言哓哓不已，姑为学者指迷。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二十一

西岳襄先生修真指南

无知子问林屋逸人曰：虽知道在虚无之中，而未识虚无之境。人居生死之内，而未审生死之门。欲愿明其理以指示，仍使后学以闻焉。逸人答曰：求虚无者，当须内观。求于外者，去道远矣。我尝念昔有五公子问太上虚无之地，太上曰：虚无之地有五城门者，乃子五指间也。负重之国者，两脚也。轻庭之屋者，两膝也。无极外国者，两胁也。无极自然之国者，脐也。太清虚无之屋者，腹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者，大小肠胃也。东方甲乙木者，肝也。南方丙丁火者，心也。西方庚辛金者，肺也。北方壬癸水者，肾也。中央戊己土者，脾也。十二国者，两手十二经脉也。九重之台者，咽喉也。天公当门而坐者，舌也。二十八元士者，齿也。日月在两边者，两目也。天门地户者，两耳也。松柏河水之间者，眉也。上有盘石广大者，额也。修真之士，思惟神气出官者，出身中之神也。三五功曹者，三岛五灵宫神也。五体真官者，五体神也。五气君者，五藏神也。左右官使者，两脚也。左右捧香侍者，两手大指也。传言玉女者，小指也。五帝直符者，五指也。三十六人出者，出身中十二宫室二十四气神也。三气正神者，神及气与形也。故形非神不安，非气不行，气非形不立矣。四海者，心为血海，肾为气海，脑为髓海，脾为五谷之海也。五湖者，五藏各有液，所主之位东西南北中是也。九江者，小肠上下有九曲也。顶曰上田，心曰中田，肾曰下田，即三岛也。阊苑即根源也。华池在齿舌之间，元潭在小肠之下，瑶池出丹阙之前，昆仑上接玉京，天池正充内院，凤池则心肺之间，玉池在唇齿之内，神水生于气中，金波降于天上。赤龙住处自有琼液玉泉，偃月曲江，皆是左右两目。鹊桥正属鼻梁，解脱楼乃同泥丸，欢喜楼人中即是。如此名号，未可备陈。凡人之生也，初父与母交精血造化而成于形。若父精先进，母血后行，则血包精为男，乃先生其右肾，故属阳，应日主，三魂降，精气赤，而镇丹田，故命脉在右手之尺部也。若母血先进，父精后来，则精裹血为女，即先生其左肾，故属阴，应月主，七魄降，真气黑，而镇子宫，故命脉在左手之尺部也。男子先生右肾，右肾生脾，脾生肝，肝生肺，肺生心，心生小肠，小肠生大肠，大肠生胆，胆生胃，胃生膀胱，膀胱生左肾，左肾生三焦，三焦生三元（女则胃生三焦，三焦生右

肾,右肾生膀胱,膀胱生三元),三元生八脉,八脉生十二经,十二经生十五络,十五络生一百八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五孙络,孙络生一百八十五湟络,湟络生三百六十五穴,穴生三百六十五骨。处胎十月而生,始者一月为胞,精血凝也。二月为胎,形兆胚也。三月阳神为三魂,动以生也。四月阴灵为七魄,静镇形也。五月五行分五藏,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府,用滋灵也。七月七精开七窍,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灵也。九月宫室罗布,以定精也。十月气足,万象成也。内有五藏,外应五行。经曰:受胎之初,所生二肾,左为玄,玄以升气上传于肝;右为牝,牝以纳液下传膀胱。玄牝本乎无中来,以无为有,乃父母之真气纳于纯阴之地,故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可比天地之根。自肾而生,五藏六府存焉。肝曰青龙,木,在左,无英居焉,制三魂也。其气从脊腰左畔上入眼,化为泪,名真木。余气流入上腭左畔,名玉液也。肺曰白虎,金,在右,白元居焉,制七魄也。其气从脊腰右畔上入鼻,化为涕,名真金。余气流入上腭,名金液也。心曰朱雀,火,在上,司命居焉,纳生源也。其气从胸前左畔上入舌,却入心化为血,名真火。余气流入舌下左畔,名神水也。肾曰玄武,水,在下,桃康居焉,保精根也。其气从脾右畔上入耳化为耳塞,却下肾名真水。余气流入舌下右畔,名华池也。脾曰勾陈,土,处其中央,长生大君居焉。其气从脊右畔上来入脑,化为涎,名真土。余气流入唇颊内,名玉池也。经曰:眉下五轮,全在定中。起五轮者,眼也。有血轮,气轮,水轮,金轮,瞳轮,谓主息入定中作也。真入曰:定中运水火于目中也。故崔公以眼为镜,要得之五力,乃大道之源,皆在眼力也。白睛属肺,赤脉属心,黑睛属肾,脸黄属脾,中有一点莹明者属于肝。五藏精元聚在于眼也,五藏气全则有五色神光,五藏怀宝则眼内视真景明如白昼,五藏衰则神光不明,五藏绝则神光落而死矣。又曰:眼为金刚之门,鼻为炉灶炼金之门户。鼻乃主息出入,为气本由囊籥也。金刚乃元神也。出入眼中,能内视,久视则长生矣。金公者肺中唾,姤女者心中血也,婴儿者肾中精也,黄婆者脾中涎也,七宝者神气脉精血唾水也,亦为七返真制。先令一身滋润,然后能生水,水盛能生唾,唾盛能变血,血盛能炼精,精盛能补脑,脑盛能壮气,气盛则神全矣。入之一躯,以应五行生成之数。心之上曰九天,肾之下曰九地。肾到心八寸四分,心到重楼第一环到顶八寸四分,则曰泥丸绛宫,太一帝君居焉,总众神也。自肾到顶凡二尺五寸二分,计八十一丈元气,以应九九纯阳之数。凡一昼夜漏水下一百刻,每一刻折六十分,共六千分。每一十分,入息之出入有二十二息半。凡百刻之中,天左旋而地右转,人之气血以合三才,荣卫皆通天地之正气。一呼一吸谓之一息,经络开辟,呼吸往来,昼夜之间有一万三千五百息。呼吸皆等。所呼者自己之元气,从内而出;所吸者天地之正气,自外而入。根源牢壮,元阳无损,呼吸之间可夺天地之正气矣。清者荣而浊者卫,悉乃流通。横者络而纵者经,尽得舒畅。然后寒暑不能侵,劳苦不能害,体强而骨健,气爽而神清,常为不老之入,永保无疆之寿。真龙真虎者,坎离也,心肾也,龙虎交媾以炼金丹。天宝内经曰婴儿姤女,炁合黄庭者是也。以至功成行满,则为神仙长生不死之道矣。

天元人药镜(崔真人希范述)

余少游云水,曾遇至人,论养生之术,修龙虎之要,须知三川福地,异境灵坛,苦历烟霞,巡诸圣迹。每将接道之侣,互认必同。余虽未亲鼎炉,略启玄奥,撰天元之秘法,显龙虎之妙道,铅汞之根源。好道同流,幸垂一覽。

原夫大朴既分,炁降万物,系乎生死。死者未明生,生则形存,死则亡躯。存亡可舍,与道合真。生乎神,驭于精,而盛于物。物之最灵,唯其入也。身者乃神化之本。精于入也,若水浮航;炁于入也,如风扬尘;神于入也,似野马聚空。水涸则航止,风息则尘静,野马散而大空长存。精能固物,炁能盛物。精炁神三者,心可不动其变化也,外忘其形,内养其神,是谓登真之路。嗜欲纵乎心,孰能久去哀乐。伤乎志,孰能久忘思虑。役乎神,

孰能久无利禄。劳乎身，孰能久舍五味。败乎精，孰能久节酒醴。乱乎精，孰能久绝食佳肴，饮旨酒。顾以姝丽，听以淫声，虽精炁强而反祸于身，耳目快而致乱于神，有百端之败道，无一芥之希真，安有养身之验耳。夫学道者，外则意不逐物，内则意不随心乱，湛然保于虚寂，造乎清静之域。譬如起屋之劳，假一息之形炁尚稣，神归其清，而况契于道，保真丹所哉？嵇康谓仙必可力致，而学得在乎禀炁之自然也。如蝉蜕空，坐忘尸解，投胎夺舍之法。铅汞之精，坎离之妙，御风逐雨，飞凫步水之徒。轩辕化龙而出世，秦人驾凤以冲虚。学而然后为神仙者，古今有也，岂为无术而致神仙者也？生于方内，知而有神仙仪。及于方外之士者，贤人也，远人也，志人也。学而不已曰贤，贤而不已曰圣，圣而不已曰神，神而不已曰廓然。冲乎宇宙之外，出乎天地之间。阴阳外合则生乎形，内则生乎神。心为神主，无幽不烛，无滞不通。守默定心，心定则炁和，炁和则精凝，精凝则神灵，神灵则通真。夫寝者有梦则神尚役其所，既劳心归所，思梦寐之间。心如得其自然安静，元炁降而偶合冲虚之理，是谓至人无梦也。夫养内丹者，身法乎鼎，精炁像乎铅汞，坎离像乎水火。神明为体，状乎变化之灵，久而精妙于炁。神灵于精而脱于形体者，类兹铅汞浮沉也。心去火者炁也，炁者命也，得之于心而失之于心也。火者生死之命也，心者亡精动炁之时，事保于清静也。人之养丹，如龙之养珠，如孕妇养胎，举止护持，恐有所伤。待其功成内事，验丹之力，若乱心败炁，劳体伤神，渐而耗散真胎。老子所谓如持盈满之器。一心内觅，无令外求。日月者天地至精，坎离者人身大药，故圣人密外而知内，以明神变之功。蚌胎兔孕，犀角鹤枝，鸳颈鳖影，螟蛉之子而蜾蠃祝之。炁不交也，精不接也，存之于心而通于神也。故易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非天下至精，孰能与于此。必可名状，至于犬马之贱，尚知有玄关之要，有心定志，脱质遗形。况于灵乎万物者，治养生之术，长生久视之法，希夷自然之理耶？至于刻骨洗心，视金石之志，隆师亲友，不限贫贱，富贵荣辱，是非不侵，世务顷刻之间敢忘，于道细行不遗。终累大德，决取神仙。非定志不能大德，得哉至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内丹之图于后。唐庚子岁望日至一真人崔希范述。

坎离交媾之图

阴虎还从坎位生
 阳龙元向离中出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二十二

劝道歌

乱性多因纵酒，损真慎勿伤茶，太饱难于克化，饥时频吃些些。知足可以常足，无思自是无邪。若爱清虚恬淡，何羨富贵荣华。天真自然炉鼎，赤水种就黄芽。百病生于元炁，一顶要聚三花。妙用六通四辟，循环运转河车。大道本来平易，学流浪自波查。三教元无二道，和同都为一家。爱河岂有穷极，苦海浩无津涯。奈何迷痴贪著，白玉自作疵瑕。不积涓埃功行，因循自满恒沙。幸有超脱门路，勿使六贼邀遮。回机便同本得，熟炼铅汞丹砂。决定长生久视，平地紫府烟霞。登山各自努力，千里毫厘不差。莫待腊月三十，是时追悔怨嗟。虚靖先生大道歌，司马子微坐忘歌，何仙姑亦作证道歌，其言深切著明，有补于世。予因拾神仙之遗旨，作劝道歌，普劝修真，同证大道。至游居士曾慥书。

次韵劝道歌

王承绪

养疾扶衰在酒(养疾扶衰，固神养炁，酒为百药之长)，清神爽气唯茶(茶味清神爽气，勿令损气。本草图经)。素淡之食加倍，五腥之味减些(黄庭经曰：五味外，美邪炁腥

奥。升神明，胎炁零）。保养元和正炁，无病可却百邪。若要跳出生死，先须识破浮华。四兽分为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五炁产出五芽（五芽者，五藏真炁）。鼎内炼成大道，目前自现金花（毕法曰：金液既成，自现金花）。按日循缘八卦，随时搬运三车（小河车、大河车、紫河车。毕法）。既悟火枣无核，莫使交梨有查。既曰三山有侣，自知四海无家（此二句全是海蟾语）。云水千重活计，松萝万顷生涯。朱橘舍真有象（毕法曰：形若弹丸，色如朱橘），元珠耀彩无瑕，结庵曾栖草观（钟离在终南山草楼观结庵三十年）。化胡远度流沙（老君西升以化胡人），有一门庭可入。都被尘网相遮，仙骨换却俗体（吕公曰：乞与贫儒换仙骨），真汞休认凡砂（平叔曰：有人要识真铅汞，不是凡砂俗水银），忽化何须出壳（吕公不出壳，化火龙飞去）。久行必定飞霞（黄庭经曰：必久行之飞若霞）。神仙亲传秘诀，不得时刻有差（毕法曰：以时行法，以法求道）。迷徒不肯留意，端坐待尽可嗟。

承绪字绍之，儒学登科，为夔州教授。少得吞日精月华之术，后悟道。年八十余，康强如壮时。此歌可知其为人。绍之，洛州人。蔡蕤榜。

绍之教授见和劝道歌，深明至理，复歌元韵

曾慥述

饥餐不嫌恶食，薄酒胜饮酽茶。享用虽有分量，何似惜福留些。气和自无诸疾，心正可辟众邪。日夜抱元守一，朝昏含英咀华。阴魄都齐消灭，阳光内现萌芽。此是真如般若，无非翠竹黄花。渊澄似开明镜，默运如转辘车。常珍嗜脍与炙，异味屏梨与查。九还七返成道，十洲三岛为家。但使凡心去尽，方验吾生有涯。超然离形释智，涣若荡秽涤瑕。大道分明直截，多岐委曲周遮。学而不断贪欲，辛苦作饭蒸砂。穷年系风捕影，难将神玉餐霞。大成是为究竟，入处各有等差。一朝火龙透出，举世仰望咨嗟。

承绪再用前韵

气壮何须饮酒，睡少不必啜茶。一点清虚有味，六尘离著无些。阳藉三魂作主，阴藏七魄为邪（毕法曰：三魂为阳藉常数，令人生。七魄为阴藏常数，令人死）。运化常随北斗，采真默契南华（南华经曰：是谓采真之道）。性明养道无损，心地种丹有芽。荫仗长春琳干（黄庭经曰：万木有条可荫仗。喻^①其成七宝身也），香闻不谢天花（出老子太清经）。撞开内院金虎（愚曰归内院），烧透昆仑火车（西华夫人曰：运火车烧透昆仑）。九酝斟酌不尽（中黄经曰：主生有九酝仙醪，斟酌不竭），三桃（玉母仙桃、碧玉桃、蟠桃）咀嚼无查。玄鹤飞来作伴，白云深处为家。超出迷津有数，沉沦苦海无涯。功成自然多验，行满谁指纤瑕。取玉皆因剖石，求金亦自淘沙。得上十洲（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路去，自有五彩云遮。既悟神炉有药，何劳九鼎飞砂（男子为神炉，女子为金鼎）？有志嗽泉枕石，甘心钓月栖霞。小法千门甚众（毕法曰：旁门小法，不合大道。许真君曰：三千六百法），直路一条不差（平叔曰：一条直路上天堂，别有门庭终皆会）。若不速修下手，树枯空有呼嗟（黄庭经曰：叶去枝枯失青。又如人津气既衰，形必痺）。

慥三用韵

休夸饮一石酒，莫羨吃七碗茶。三杯可通大道，食后漱齿呷些（东坡云：食后以茶漱齿，肥减茶去而脾胃不知）。五气收归丹灶，一念不涉诸邪。盎盎精神满腹，恂恂恂恂无华。三田灵芝发秀，九畹兰苗其芽。玉池充溢肥水（黄庭经曰：玉池清水上生肥），紫云盖覆黄花（李仙君诗云：黄花生紫云）。上关下关紧闭，天鼓振响雷车。日啖青精香饭，不食苦李生查。纷纷旁门小法，籍籍诸子百家。游心在方之内，望道眇天一涯。畴能超然了悟，纯全其德不瑕。用之宝如金玉，不用弃若尘沙（神仙论云：用之如金如玉；不用如泥如

土)。明镜本来无垢,拂拭勿使尘遮。留侯何用辟谷,勾漏徒访丹砂。温温尺宅光透,红潮舒散绮霞。三千功圆行满,靡有毫发过差。直上清都绛阙,群仙指点兴嗟。

承绪三次韵

少斟朱博案酒(前汉朱博,案上不过三杯),罕烹陆羽神茶(陆羽,茶神)。肠瘦如绳有验(道人之肠如绳,真炁充,食自天,肠自缩),心炽似火无些(不能堕心火,则炽而与物争)。一气常通九窍(一窍气不通即病),百骸莫受百邪(八方邪炁)。当使寒灰复焰,须令枯木生华(返老还童)。除欲要固命蒂(真精为命蒂),绝爱自长道芽(虚则道生)。既悟无中有物(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自然水里开花(西华曰:水中花发四时香)。但取离宫凤髓(吕真人诗曰下用南方赤龙髓是也),休随门外羊车(莲经曰:羊车鹿车,今直门外)。别法鼎器多病(鼎有十法),自家园果少查(平叔曰:似何家园下,种栽果成,当自绝真胎)。得道实无所得(老子清静经曰: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返本^[1]),出家不在离家(每意未绝,虽离家尚俗。若诸念断,若在家犹出家也)。返本不出身内,漫忙徒走天涯(施真人诗曰:漫忙人漫走,不求自己别求谁^[3])。性根本来无累,命宝元自绝瑕(平叔曰:命宝不宜轻弄)。炼丹须凭玉洞(玉洞,玉峰),得药号曰金沙(有金沙鼎)。奥旨宜宗老氏,顽空休泥卢遮(毗卢遮那,佛语)。若欲炼形成气,须教变汞为砂(毕法曰:炼形成气乃为地仙。又曰:汞变而为砂,铅变而为金丹)。通玄前有黄谷(黄帝遇黄谷子,谷子曰:别有通玄之语),修真别有青霞(青霞子得道,垂诀千世)。子细推穷二教(道释),长生寂灭有差。焚身妄求舍利,七宝坏却堪嗟(人禀七宝身)。

通判夔州军州事郭邛次韵

保形保生保命,戒色戒酒戒茶。夜气若要长在,晚食尤宜减些。养心莫如寡欲,存神须是闲邪。辨得天清地浊,吞取日精月华。寒灰便可发焰,枯根立得生芽。学者舍本逐末,病眼执著空花。罔穷圣道一辙,徒诵丹书五车。正似炼金和矿,何殊嚼蔗吞查。不知达人到此,元始浩劫为家。燕坐能事毕矣,已遍海角天涯。鉴明不受微垢,玉洁靡见纤瑕。视轩冕如桎梏,弃财宝若泥沙。曲江一轮秋月,岂容雾掩云遮。盘旋火龙水虎,和合阴汞阳砂。真身自然腾化,驾凤高凌紫霞。哀哉旁门小法,作用千种参差。个个辛苦无成,临老空自悲嗟。

[1]“喻”,原作“俞”。

[2]《清静经》文下无“返本”二字,疑衍。

[3]“谁”,原作“难”。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二十三

临江仙

曾 慥

子后寅前东向坐,冥心琢齿(三十六通),鸣鼙(鸣天鼓三十)托天(三次,每次行嚙字气)。回顾(握固,按腿左右各三,先右次左。左行嘘字气,右行咽字气也)眼光摩(按按手摩眼七次,闭目转睛七次,以中指节捻太阳三十六),张弓(左右二三十挽,每次行呵字气)仍踏弩(左右各三次,每次三挽七踏,呵字气),升降辘轳多(左右运转辘轳一十六,行吹字气)。三度朝元(三次。每次按腿闭目咽气,名为朝元。每次行吹字气)九度转(想气

自丹田转九交),背摩(盘足闭气,搓手热,摩擦肾俞上下,行吹字气)双摆(按腿,瞑目闭气三,右摇摆身不限数,名鳝鱼摆尾,行呵字气)扳(舒脚,以手低头扳脚,行呵字气)擎(跪膝反手,左右擎脚跟三次,每次行呼字气)。虎龙交际咽元和(以舌搅取津,满口嗽三十六。一气分三咽想至丹田中。如此三遍,行吹字气),浴身(鼻引清气,闭住。搓按两手极热,遍身擦,令微汗出)挑甲罢(左右臂举手齐发,遍挑十指甲,不限数),便可蹶烟萝(凡行吹肾,呵心,嘘肝,嘻三焦,咽肺,呼脾六字,不可令耳闻声。出气欲细而长,凡行持皆闭气。行持罢方吐气出,呼所行字)。

钟离先生八段锦,吕公手书石壁上,因传于世。其后又有窦银青八段锦,与小崔先生临江仙词,添六字气于其中。恨其词未尽,予因择诸家之善,作临江仙一阙。简而备,且易行。普劝遵修,同证道果。绍兴辛未仲春至游居士曾链记。

满庭芳

二气旋还,三宫升降,往来于是无穷。透关神水,铅汞过三峰。返复周流八脉,戊己炼,阴虎阳龙。凝情处,金光朗朗,身外见形容。灵光,真造化,天机深远,推测难通。算利名酒色,恰似秋风。大道玄炉进火,三田内,养出神功。功成后,金书来诏,平步赴瑶宫。

永遇乐(四首)

个个修行,人人咽纳,谁悟真道?曲径多歧,旁门小法,误了人多少?容成岂是,神仙究竟,采药漫多炉灶。忽一朝,脱却桶底,性根坏倒。争如内观,无为清静,学取本来庄老。匹配阴阳,抽添铅汞,八卦为端表。人生如梦,流年似箭,回首也须闻早。贪迷恋,春花秋月,甚时是了?

右一

万法由心,应观法界,一切心造。老子瞿昙,同归去揆,不离心是道。自从识得,坎离交济,炼药粗知昏晓。云腾雨飞,蟾宫兔走,丹阙更无烦恼。气中真液,液中真气,和合不多不少。种出黄芽,炼成赤水,龙虎交围绕。九还七返,工夫到后,还我旧时年少。待三千,功圆行满,恁时是了。

右二

学道修心,存神炼性,直要轻举。补脑还精,流水不腐,户枢终不蠹。日魂月魄,转归炉鼎,真炁自然留聚。把心猿,缚住意马,追回迥无尘虑。定中明有,阳龙阴虎,水火透时为度。八段奇文,千口活法,向上有一路。吕公高尚,未离人世,有分也须相遇。约十洲三岛,骖鸾跨鹤,大家同去。

右三

养水养精,养神养血,先须养气。日月阴阳,六爻八卦,细看参同契。灵枢灵宝,千言万语,不过坎离两字。向昆仑岭上,返本還元,要明终始。一身虽小,如同天地,八万四千余里。玄牝之门,生生万化,都在冲和内。此真真外,别无真谛,方信道一而已。异时见,钟吕如有,未明请师指示。

右四

世间有道人,以旁门小法迷误学者。有二三名公,自云人生岂不攀画得活数百岁,为房中术,自以为莫己若。桶底一旦脱去,性根堕落,追悔何及?东汉载冷寿光学容成公御妇人法,年可百五六十岁,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亦不免于死。寿光尚尔,况不及寿光者乎?予作永遇乐四词,因劝世人回光返照,直深戒为容成之术者,庶几觉悟,率修清静无为之地,方为究竟。

渔家傲(四首)

至道不遥只在迩，毫厘差失如千里。道是难来元却易，如相契，一超直入如来地。水火交时为既济，三尸六贼都回避。只此长生仍久视，身口意，化成一点冲和气。

右 一

神是性兮气是命，神不外驰气自定。幸有崔公入药镜，如究竟，全真固蒂归根静。主客内明方外应，灵台焕发天光莹。两个壶中一片景，急修省，莫待临渴去掘井。

右 二

精养灵根神守气，天然子母何曾离？昼夜六时长在意，三田内，温温天地中和水。十二楼前白雪赋，九宫台畔黄芽遂。日月山头朝上帝，神光起，腾身直出烟霄外。

右 三

我有光珠无买价，光明常照芝田下。更没之乎并者也，知音寡，世间谁是能行者？一万精光浑守舍，四百四病都齐罢。透出火龙归造化，回仙驾，更无一点尘随马。

右 四

促拍满路花(三首)

抱元能守一，四大自轻安。心中须返照，几曾闲金乌，衔耀飞入烂银盘。心心心是道，只在心心，更于何处求仙？又何须衣冕，燕处欲超然。荣华能几，日便凋残。修真甚易，积行累功难。劝君强为善，五浊三途，便为云岛神山。

右 一

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一真含众妙，入希夷昭文，不会气候有成亏。妄心寂灭尽，困睡饥餐，更无作用施为。自然炉鼎就，光彩透帘帷。玉池神水，涌上生肥，如人饮水，冷暖自家知。自家性命事，自家了得，自家性命便宜。

右 二

若论修养事，知有几多门？谛当归宿处，是灵源至真，至道简易合乾坤。坎离并水火，止是筌蹄，粹然一点长存。个中如荐得，悟了五千言。金晶飞肘，后透昆仑。清江九曲，一棹破烟昏。水击三千里，九万鹏程，化成元是冥鲲。

右 三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二十四

太上传西王母握固法

正身端坐，想心中红日，轮如钱大。稍暖，从左脇直放下丹田，下左足心。稍暖，又存火从下烧上脐下丹田，渐渐方过右足。又候脚心稍暖，从下发火烧至丹田，便从右脇上过胸，直从降下，直至下丹田。又从下丹田放上心头，照见五脏。此乃上则为降，下则为升，则天地升降之法。便直放下丹田，下膀胱，中穿过尾闾关，凿开双肾，取两道白气，从夹脊直上泥丸，分作三路，直上顶门。候凶门稍暖，又想珠从鹊桥内放下口中，慢下放过重楼十二环，到中宫。神水满，则分作三口，下中宫。又存膀胱中有黑气一道，涌上心头。方闭目收神，入中宫。候眼前有报应，或目前如金花，或如白绢队队过，或是满室之光。或是隔窗之光能见小字，就此光中千日之内，可出阴神。或乃缘一年七十二候足，便可出神也。

抱 一 说

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物也，抱一则与精合，脱一则与精离。精生而气全，气全而神全。神所以制魂定魄，精者天地万物所由生成之。然精常管人，而人常费之，窍漏无度，至于中乾以死。死则非离也。非精离之，人自离之耳。庄子曰：不离于精，则谓之神人。故管精则失灵，沉为下鬼矣。而有能全之者，是岂寻常所能至哉？

保 精 神

精者神之本，气者神之主，形者神之宅也。故神太用则歇，精太用则竭，气太劳则绝。是以人之生者神也，形之托者气也。若气衰则形耗，而欲长生者未之闻也。夫有者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馆，形者神之宅也。倘不全宅以安生，修身以养神，则不免于气散归空。游魂为变，方之于烛，烛尽则火不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存矣。身劳则神散，气劳则命终，形瘦则神毙，神毙则精灵游矣。已游者无返期，既朽者无生理。故神者魂也，魄者阴也，神能服气，形能食味。气清则神爽，形劳则气浊。服食者千百不死，故身飞于天；食谷者千百皆死，故形归于地。人之死也，故形归于地。人之死也，魂归于天，魄落于泉。水火分散，各归本源。生则同体，死则拍捐。飞沉各异，禀之自然。行者譬如一根之木，以火焚之，烟则上升，灰则下沉，亦自然之理也。夫神明者生化之本，精气者万物之体。全其形则生养其精气，则性命长存矣。

三茅真君诀

神养于气，气会于神。神气不散，是谓修真。子不离母，母不放子。子母共守，长生不死。

吕真人小成导引法

凡欲修养，须净室焚香，顺温凉之宜，明燥湿之异。每夜半后生炁时，或五更，睡觉先呵出腹内浊气，或一九止，或五六止。定心闭目，叩齿三十六通，以集心神。然后以大拇指背拭目大小九过，兼按鼻左右七过。以两手摩令极热，闭口鼻气，然后摩面不以遍数，为真人起居法。次以舌柱上腭，嗽口中内外，津液满口，作三咽下之，令入胃存，胃神承之。如此者之作，是三度九咽，庶得灌溉五脏，光泽面目。此虽旁门，亦极有力，不可轻忽。

存 想 咽 气

下丹田在脐下三寸，近后有二穴，通脊上泥丸宫。每之连咽，速存下丹田。所纳得元气，以意吹之，送之令入二穴。因闭目，想见两畔白气夹脊历二十四节，过三关，双引直上入脑泥丸宫，谓之上丹田。熏蒸诸宫，森然遍人毛发面部须。擎手指一叶，而下入胸中，至中丹田。中丹田者，心也。想气灌溉五脏，仍历下丹田，达涌泉穴。涌泉者，足心也。所谓郁蒸肌肤，通帖首脉，分一气以理之，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之类也。亦犹天地有泉源，非雷霆动作则无以润万物；人身上有津液，非灌溉则无以滋五脏，发光彩。还精补脑，不死之道，名内药，非吐纳则不能引而用之。是知回环之道，运用之理，盖所以法天而象地。想身中浊恶凝滞邪气瘀血，皆被正气荡涤，从手足指端出，谓之散气。则展手指，不须握固。如此一度，即是一通。通则无疾。复调之使平，复鼓咽如前也。闭气鼓咽至三十六，谓之小成。若未绝粒，理且至此。常须少食，令腹中旷然，无问坐卧，但腹中空则咽之。一日通夕至十度，自然气通。至三百六十咽，谓之中成；至一千二百咽，谓之大成。是谓大胎息也。如小胎息，但闭气数止一千二百，亦谓之大胎息。若不能炼形易骨，纵得长生，兀然同枯木，无精光也。

明耳目诀

常以手按两眉后小穴中三九过，又以手心及手指摩两目颞上，以手旋目行三十过。唯合数，无时节也。毕，辄以手逆乘额三九过，从眉中为始。乃止，入发际中，口咽液多少无数也。如此常行，耳目聪明。

养生延寿论

一日之忌，暮无饱食。一月之忌，暮无大醉。一岁之忌，暮无远行。终身之忌，暮常护气。久视伤血，久行伤筋，久卧伤风，久立伤骨，久坐伤肉，久语伤气。多思则神怠，多念则志散，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急，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颠，多怒则伤脉，多喜则伤血，多乐则气溢，多好则迷乱，多恶则憔悴。夏不极凉，春夏卧东首，秋冬卧西首。先饥而后食，先渴而后饮。太渴气不行，太饥气不藏，太饱伤肺，太饥伤气。鼻多引气，口微吐气。枕不欲高，睡不欲远。入欲劳不欲大疲。春夏脑足俱冻。春夏早卧，临起，欲出气少，欲入气多。秋冬温足冻脑，行走功语则失气。寝食不语，语则伤脏。春不可薄衣，令人伤寒，霍乱，不消食，头痛。春冬未半，衣欲下厚而上薄。春冬之初，皆服一服转泻药，则不染天时之气。冬月天地闭，血气藏，人不出汗发泄阳气，损人。每旦夜，令人摇脊及捻四肢头项，无时行之，疾不能染矣。旦朝以两手相摩令热，尉脊三次。且语勿唾，先叩齿二七次。方起，琢齿一七次。如此者乃名炼精。且未起，漱津令口满，力吞之。且起，洗面，勿开目，令人失明，目涩多泪。凡食讫，以手摩面，令津液通流。凡饱食欲少，而数令饥。饥中饱，饱中饥。凡食讫，忽精思营为，苦事促寿，湿衣汗衣，不可久着。凡心有爱，不用深爱。□□□□用深憎，并伤神损寿。三十以下，勿食补药。四十以上，勿食泻药。入患热者，大吹五十遍，细吹一七遍。人患冷者，大咽五十遍，细咽十三遍（乙言吹咽等字，并以须声气似字）。发（血穷也，千梳，以理血气也）、三（髓穷也，善固，以益其髓也）、耳（肉穷也，数揉拔，以实肉也）、舌（气穷也，少语言，以养气也）、齿（骨穷也，数叩琢，以坚其骨）、鼻（常去其中毛，谓之与通天气）、爪（筋穷也，勿数剪，以全其筋气也）。寒食伤肠，热食伤胃。春夏可以居其山高明，故顺气而疾不生也。

纳津法

以舌柱上腭，觉口内外液自生，嗽满咽，会神。口凡纳时，正坐存心。下有一孩，开口方致之。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之二十五

天地交神论

夫道者，虚无自然，安静无为。岂可学飘风暴雨，而不得长久也。和炁交并而甘露降，万物蠢然而生，乃天地自然之道，以合圣人之机，是长生之本也。夫愚人之性，岂解圣入体道之深机。恣纵无穷之欲，消磨有限之身，致与大道悬隔，依前不免轮回，迁躯换壳，岂不错乎？夫入身中以心比天，以肾比地，肝为阳位，肺为阴位，心肾相去八寸四分，其天地覆载之间比也。炁比阳而液比阴，子午二时比夏至冬至之节，卯酉二时比春分秋分之节，以一日比一年，以八卦时比八节。子时肾中炁生，卯时炁上到肝，其炁旺，阳升以入阳位，春分之比也。午时炁到心，积气生液，夏至阳升到天而阴生之比也。午时炁中液生，酉时液下到肺，其液盛，阴降以入阴位，秋分之比也。子时液到肾，积液生气，冬至阴降到地而阳生之比也。日月循环，周而复始。若能保养内守，无损无亏，自可延年。夫积阴阴过则

露为霜而雨为雪，积阳阳过则雾为烟而云为霞。阴中伏阳，击搏而生雷霆。阳中伏阴，其坚固而生雹霰。阴阳不合，相对而生闪电。阴阳不正，乱交而变虹霓。天地运化五行后，立成万象之初形，化四生之体。择其中胜达，莫若于人，志能学于先贤，可以增于命禄。乃依经录出每年回忌之辰，凡一年之中七十二日外，有六日庚申，六日甲子，六日本命，一日生日，可精严记耳为妙。是以诸神拥护，五炁尽总朝元。凡五辛三厌，不可食之。夫五辛者，曰葱，曰韭，曰大蒜，曰小蒜，曰园蓂是也。三厌者，天厌雁，地厌黑鲤鱼及牛与龟鳖。大忌食之，令人病多。凡戊戌、戊辰、戊寅、戊申、戊子、戊午日，并不得烧香。凡日中不得而南小遗，夜间不得面北小遗。人生天地之间，本终于天寿，若不知回忌之辰，而有万死之因，非天地之所杀，乃人所自杀也。

逐日戒忌之辰

正月。一日(天中节会之辰)五日(人之五神集聚之日)七日(真武下降之日)八日(南斗星君下降)十三日(三元集圣日)十四日(三官下界)十五日(三官朝帝)十八日(三元内奏日)十九日(五瘟作病)二十二日(三尸神上奏福之神)已上日宜将息。

二月。二日(天正节之日)六日(中神庆生之日)八日(真武下降，三元真君朝元)十五日(玄元道祖圣诞)春分，二月中气，忌色欲五日。为六气方传二气到肝，忌酒色之事。

三月。三日(玄帝降生之日)四日(文宣王降生之日)九日(真武下降之日)二十一日(天猷下降)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日)已上宜戒酒色。

四月。此月纯阳月，宜戒色一月。七日(心肾一气拔给之日)八日(佛生之日)小满，四月中气，外阳而内阴，三气到胆之时，可以将息，保命长生。

五月。三日(天正节之日)五日(天毒节日，真武下降)七日(天地二气感托之辰)十六日(天地二气交，造化万物之日，最宜忌酒色)二十二日(中明王生日)二十七日(天地相杂，二炁分形，大忌酒色)夏至(人一点在心，且戒色)。

六月。六日(掌府庆生之日，注死之辰，大忌酒色之事)七日(真武下降之日)八日(天元甲子将会六下游世界之日)大暑，六月中气，四炁到胃，且宜将息，可以长生。忌色五日，恐损胃气。二十四日(天元甲子朝元，此日宜烧香，夜面对北斗拜)并宜忌色欲。

七月。七日(道德腊日，五帝校定生人罪福，真武下降，南斗下降，西斗下降，九天应元保运真君降现，浮丘超应真君上升，王子乔真人飞升，西王母降现，麻姑大仙降现)十五日(中元令节，天真朝元日。七炁地官主录百司上诣天阙，进呈世人罪福之籍。宜斋戒烧香，念经，深发善愿，可以超度祖玄，延年益算)十九日(天猷真君下降)二十四日(翊圣真君下降，北斗星君出游)三十日(土府太岁尊神出游，检察人间祸福善恶之日)已上宜禁忌。

八月。十三日(真武下降)十五日(太阴朝元之辰，宜守夜烧香)秋分，八月中气，五气到肺，宜戒色五日。二十七日(诸佛庆会东海，传经之辰)二十八日(四天奏事辰，天河归元日)二十九日(太阴满，月色变形，万物感其阴气造化之辰)已上宜禁忌。

九月。三日(五瘟生日，五方五瘟会于广山，此日大忌酒色)九日(玄帝冲举，点检人间善恶)十六日(天曹诸司传录生死名姓，宜夜明灯供养)十六日(日月宫、阴阳宫会合之辰。诸天宿曜上朝元始，分地分各照宫位之辰。北斗天帝下降人间，计算命籍善恶事，备香灯，夜深朝北供养。忌酒色，念经咒一夜，烧香守夜，则万邪不能干矣)。

十月。一日(东皇大帝生日，五方五帝奏会之辰)三日(四海九江，三元水府，诸王百官龙聚奏水府，宜点夜灯)六日(天曹诸司，五岳五帝降生之日)十五日(下水水官下降，点检人间善恶，宜烧夜香供养)小雪，十月中气。六气到大肠，宜忌酒色五日。三十日，内六阳，外六阴。阴中阴，万物皆死。

十一月。七日(真武下降)十七日(掠刺相公下降)此日切忌酒食。十九日(翊圣真君

下降)二十三日(南斗注生,癸生之辰)冬至日,一阳住在二阴中,切须戒色,不患天行。

十二月。八日(佛成道之日)十三日(天元太一朝元之日)十八日(北斗下降人间,癸事之日)二十七日(真武下降之辰)大寒,十二月中气,一气在膀胱,且宜忌酒色五日,甚妙。若不戒忌,四日必患疾病。二十九日(三界上真胜游之日)已上日大忌酒食。

六字气歌诀

行持六字气,次第为君歌。托嘻顾嘘咽,张踏并同呵。三吹居其中,升降与朝摩。摆扳呵再咏,拏呼独一哦。谁知咽复吹,妙理毕陈罗。大都十二声,五脏可通和。

至游居士座右铭

即心是道(道不离心,与即心是佛同),以下为基(修养究竟,在于还精补脑。当以丹田为基本,故曰高以下为基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三田之内,冷处欲其暖,暖处欲其冷。他人何与焉,独己自知身)。不愁念起,只怕觉迟(一念起,如逮觉寤,即念随觉灭。念捷不自觉性,即殆矣)。惩忿窒欲,铭诸肝脾(修养所戒者,忿欲二事。损失直炁,其害甚大。惩忿铭诸肝者,以怒属肝也。窒欲铭诸脾,以脾主意也)。

咏道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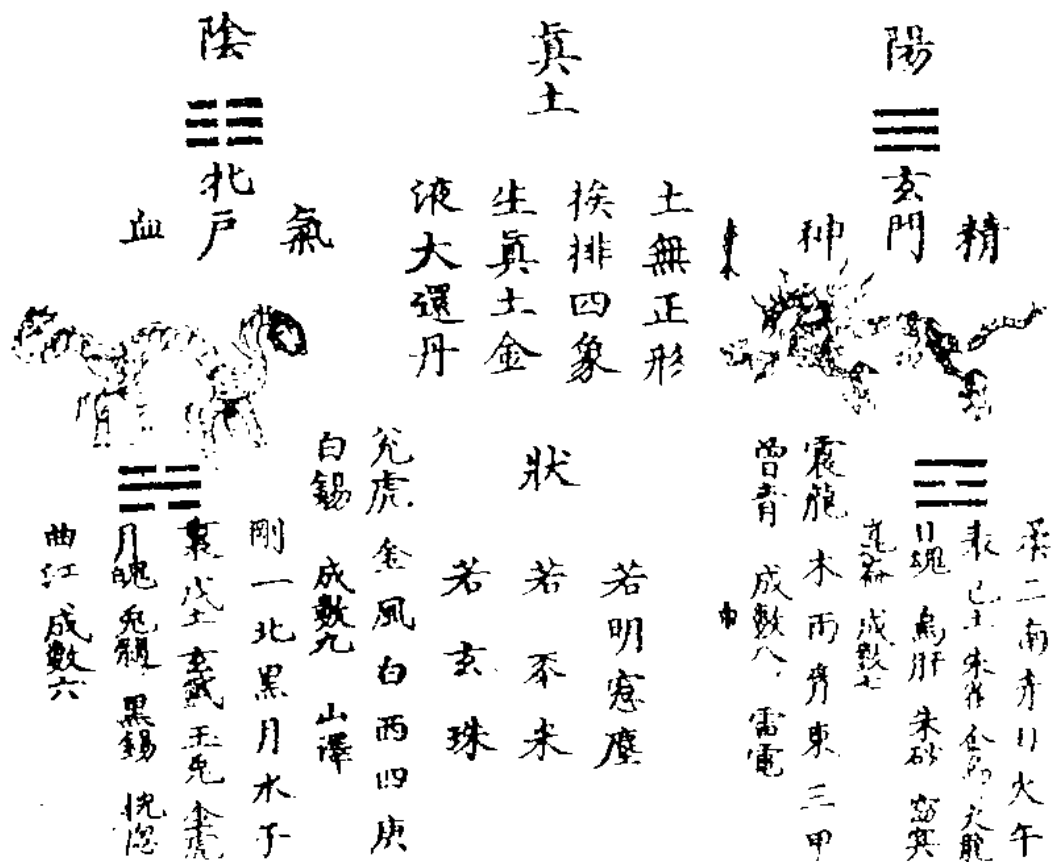
九转神精返上元,河车般载运周天。大道不离方寸地,一条径路过三田。

修真十书悟真篇卷之二十六(并序)

嗟夫,人身难得,光景易迁,罔测短修,安逃业报。不自及早省悟,惟只甘分待终。若临岐一念有差,堕三涂恶趣,则动经尘劫,无有出期。当此之时,虽悔何及。故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种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其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要枢,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至于详者,何也?盖欲序正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尝显言,但以命术寓诸易象,性法混诸微言耳。至于庄子推穷物累逍遥之性,孟子善养浩然之气,皆切几之。迨夫汉魏伯阳引易道交媾之体,作参同契以明大丹之作用,唐忠国师于语录首叙老庄言,以显至道之本末。如此岂非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缙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岐,不能混一而同归矣。且今人以道门尚于修命,而不知修命之法,理出两端,有易遇而难成者,有难遇而易成者。如炼五芽之气,服七耀之光,注想按摩,纳清吐浊,念经持咒,喂水叱符,叩齿集神,休妻绝粒。存神闭息,运眉间之思;补脑还精,习房中之术。以至服炼金石草木之类,皆易遇而难成。已上诸法,于修身之道率多灭裂,故施力虽多,而求效莫验。若勤心苦志,日夕修持,止可以辟病,免其非横。一旦不行,则前功渐弃。此乃迁延岁月,事必难成,欲望一得永得,还要返老,变化飞升,不亦难乎?深可痛伤。盖近世修行之徒,妄有执著,不悟妙法之真,却怨神仙谩语。殊不知成道者,皆因炼金丹而得,恐泄天机,遂托数事为名。其中惟闭息一法,如能忘机绝虑,即与二乘坐禅颇同。若勤而行之,可以出定出神。奈何精神属阴,宅舍难固,不免长用迁徙之法。既未得金汞还返之道,又岂能回阳换骨,白日而升天哉?夫炼金液还丹者,则难遇而易成,要须洞晓阴阳,深达造化,方能超二气于黄道,会三性于元宫,攒簇五行,合和四象,龙吟虎啸,夫倡妇随,玉鼎汤煎,金炉火炽,始得玄珠有象,太乙归真。都来片晌工夫,永保无穷逸乐。至若防危虑险,慎于运用抽添。养正持盈,要在守雌抱一。自然复阳生之气,剥阴杀之形。节气既周,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

号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今之学者，有取铅汞为二气，指藏府为五行，分心肾为坎离，以肝肺为龙虎，用神气为子母，执津液为铅汞。不识浮沉，宁分主客？何异认他财为己物，呼别姓为亲儿？又岂知金木相克之幽微，阴阳互用之奥妙。是皆日月失道，铅汞异炉，欲望结成还丹，不亦远乎？仆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惟金丹一法，阅尽群经及诸家歌诗论契，皆云日魂月魄，庚虎甲龙，水银朱砂，白金黑锡，坎男离女，能成金液还丹，终不言真铅真汞是何物色，不说火候法度，温养指归。加以后世迷徒，恣其臆说，将先圣典教，妄行笺注，乖讹万状，不唯紊乱仙经，抑亦惑误后学。仆以至人未遇，口诀难逢，遂至寝食不安，精神疲倦。虽询求遍于海岳，请益尽于贤愚，皆莫能通晓真宗，开照心腑。后至熙宁己酉岁，因随龙图陆公入成都，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其言甚简，其要不繁，可谓指流知源，语一悟百，雾开日莹，尘尽鉴明。校之仙经，若合符契。因念世之学仙者十有八九，而达真要者未闻一二。仆既遇真筌，安敢隐默，罄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首，号曰悟真篇。内七言四韵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数；绝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乙。续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岁律。其如鼎器尊卑，药物斤两，火候进退，主客后先，存亡有无，吉凶悔吝，悉备其中矣。于本源真觉之性，有所未尽，又作为歌颂乐府及杂言等，附之卷末，庶几达本明性之道尽于此矣。所期同志者览之，则见末而悟本，舍妄以从真。时熙宁乙卯岁旦，天台张伯端平叔叙。

丹房宝鉴之图



汞

参、妻、臣、水银、流珠、玉液、神水、姹女、玄女、木液、白雪、碧眼胡儿、青衣女子、东海青龙、交梨、浮、阴火白、宾客、民子、天魂、丹基、黑龟精、阳中真阴、下弦银半斤。

已上汞之异名。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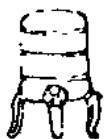
金丹、大丹、内丹、还丹、神丹、真铅、大药、婴儿、谷神、圣胎、刀圭、七返、玉壶丹、紫金丹、绛雪丹、赤赫金丹、龙虎大药、金液还丹、玉液还丹、九转丹、紫金霜、真黄芽、真阴阳、真玄牝、真父母、真龙虎、真种子、真主人、真铅汞、真一宇宙之主、秋石、河车、金公、金妃、阳丹、金鼎君、黄男、三五一、芙金花、摩尼珠、白马牙、水中金、玉蕊金砂、神符白雪、龟精风髓、兔髓乌肝、日魂月魄、壶中日月、先天地精、太一含真气。

铅

商、夫、君、金液、金华、玉池、华池、婴儿、黄男、金精、黄芽、白头老子、素练郎君、西山白虎、火枣、沉、黄芽铅、主人、父母、地魄、丹母、赤凤髓、阴中真阳、上弦金八两。

已上铅之异名。

悬胎鼎



鼎周围一尺五寸，中虚五寸，长一尺二寸。状似蓬壶，亦如人之身形。分三层，应三才。鼎身腹通直，令上中下等均匀，入炉八寸，悬于灶中，不着地，悬胎是也。又谓之朱砂鼎。张随注云：又名太一神炉。

铁牛



真铁牛儿，形容丑恶，性刚偏好争驰。人人皆有，那个解牵骑。种就黄芽满院，更须用，神水浇之。中宫里，若无此兽，安得似婴儿。乾坤，真动静，生成家活，总赖于伊。饥餐虎髓，渴饮水银池。夜半牵车进火，霞光进，海底腾辉。牧童笑，华池宴罢，乘个月明归。

偃炉月



炉面周围约一尺二寸，明心，横有一尺立唇，环匝二寸，唇厚二寸。炉口偃开，锅釜又如仰月状，故名偃月炉也。张随注云：又名威光鼎也。

挨排四象生真土诗

东方青龙西白虎，南面朱雀北玄武。四兽狰狞不可当，定计将军能作主。两手擒来合战时，正见中秋月当午。杀气惊天动鬼神，用尽周星震区宇。须臾战罢兵器收，产颗明珠号真土。

炼铅火候

三十文爻七十武，二百六十分明数。首尾须教用武烹，中间文火温温煮。炉中炼出五彩光，赫赫一粒大如黍。将来掌上和壳吞，逍遥永作真仙侣。

火记六百篇

火记六百篇，十月如转毂。朝昏各一卦，屯蒙相趁逐。子时发阳火，二百一十六。午时起阴爻，十八八个足。铅消汞自干，熏蒸丹已熟。阴尽变纯阳，体貌如琼玉。

沐 浴

刑德同生杀，加临二八门。丹砂宜沐浴，神水灌灵根。闭兑留金汞，禁关养魄魂。不须行火候，炉里自温温。

抱 一

国富民安后，修成体属乾。凝神归妙道，抱一守丹田。去住浑无碍，升腾任自然。九年功满日，独步大罗仙。

七言四韵(凡一十六首)

一

不求大道出迷途，纵负贤才岂丈夫。百岁光阴石火烁，一生身世水泡浮。只贪利禄求荣显，不顾形容暗悴枯。试问堆金等山岳，无常买得不来无？

二

人生虽有百年期，寿夭穷通莫预知。昨日街头犹走马，今朝棺内已眠尸。妻财遗下非君有，罪业将行难自欺。大药不求争得遇，遇之不炼是愚痴。

右二章，真人以此感悟世人，惟恐或后，故列之于首。

三

学仙须是学天仙，

叶士表曰：仙有千种。天仙者，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学此道者，当内外虚明，表里莹彻。如立一尘，则成渗漏。

惟有金丹最的端。

李筌曰：还丹之术百数，此谓金丹者，金液大还丹也。○参同契曰：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盖金为药母，金吐其液，复还丹田，谓之金液还丹也。○魏师吕先大学书曰：夫金丹者，先天一气之祖，后天而生，两仪三才，万物之母，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万物资之以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有刚健中正纯粹之德，功成退位，居偏乾，居亥位，寄体北方水中，坎之中爻是也。圣人能返而归根复命，与元神道合，生生无穷。总括万象，谓之得一，故强名曰丹。非法术也，是乾道变化、阴阳不测之谓也，象易太极。无上至真之妙，包含性命之宗。内易曰：中爻之义，是谓造化。金碧经曰：神室者，丹之枢辖，在坎离一二数。○参同契曰：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谓之金液归真，形神俱妙之道，至简至易，一得永得。所以万论千经，能变化自然生神。得其口诀，虽至愚小人，立跻圣位。是以天机秘惜，不许授之非人。轻泄妄传，殃及九祖。是知金丹者，无上至真之径路也，黄帝修之以登云天。后世成真合道，顿超生死，尽因金丹而成。○真人曰：屈指从今飞步者，尽因金液出尘寰。即此义也。

二物会时情性合，五行全处虎龙蟠。

真一子曰：金者情也，水者性也。金生于水，犹情生于性；水隐于金，犹性复于性。或曰：金为母，何得谓之情邪？而参同契曰：金为水母，母隐子者是也。交会则金水混融，全聚则虎龙蟠结，故下章云：既驱二物归黄道，争得灵丹不解生。○参同契曰：坎为水为月，在人为肾。肾脏生精，精中有正阳之气，炎升于上。精阴气阳，故铅柔而银刚。虎性属金，而金能生水。颠倒取之，母隐子胎，故虎向水中生也。虎乃配铅，阴中之阳也。离为火为日，在人为心。心脏生血，中有真一之液，流降于下。血阳液阴，故砂阳而汞阴。龙性属木，而木能生火。颠倒取之，故母隐子胎，龙从火里出也。龙亦配汞，阳中之阴也。

本因戊己为媒娉，遂使夫妻镇合欢。

叶士表曰：坎离纳戊己。戊己，坎离中气。言前二物因中气升降生成配合也。○无

名子曰：戊己属土，谓之黄婆。龙虎金木，间隔东西，黄婆使之会合，岂非媒娉乎？

只候功成朝北阙，九霞光里驾祥鸾。

四

此法真中妙更真，都缘我独异于人。自知颠倒由离坎，谁识浮沉定主宾？

叶士表曰：五位相得，而名有合。乾纳甲壬，一九成十。坤纳乙癸，四六成十。艮丙震庚，三七成十。巽辛兑丁，二八成十。坎离戊己，共得十五，颠倒上下不变，所以颠倒升降皆由之也。铅沉汞浮，沉者为主，浮者为客。○袁公辅曰：惟其如此，是以古之真仙上圣，皆知阴阳颠倒在坎离两卦。但世罕有识得浮沉主宾者，故高象先云：举世无人识河车是也。

金鼎欲留朱里汞，玉池先下水中银。

叶士表曰：此言浮沉主客也。离火生汞，坎水生金汞，因铅结汞制汞伏，乃子母相应也。○参同契曰：河上姤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匿龙潜，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银。真一子曰：黄芽，铅也。此两句正应得上文颠倒坎离之说。○大易志图曰：阴中有阳者，象铅中有阴也。黄芽产于河车之中，歌曰：黄芽铅汞造，阴壳含阳华。篇意谓必先驱龙下就虎之气，然后方得二气交合，可以施功，锻炼结成真一之精也。

神功运火非终夕，现出深潭日一轮。

叶士表曰：天地运神功以生万物，人能法天地以运符火，不待旦夕之间，元海阳光生也。真人谓一时辰内管丹成，即此义也。○无名子曰：火即二弦之气，非终旦者。明一时之中，金丹之成也。此法外药法象也。

五

虎跃龙腾风浪粗，中央正位产玄珠。果生枝上终期熟，子在胞中岂有殊？

叶士表曰：坎离之气，如云龙风虎，奔腾飞跃，至中宫产玄珠也。珠者金母，所生真汞。○参同契曰：温养子珠是也。如果生枝上，子在胎中，待其数足也。○袁公辅曰：腾跃浪粗者，言二物难调伏之状，若中宫能正其位，故能吸引二物之精于中宫，生长真汞，如果生枝上，子育胞中。待其数足而成也。○资生经曰：脐下三寸为下丹田，方圆四寸，着脊梁两肾中间，左青右白，上黄下黑，中央赤，名大海，而贮其血气。亦名大中。极言取人身上下四向，最为中也。中央正位，即丹田金胎神室也。

南北宗源翻卦象，晨昏火候合天枢。

叶士表曰：坎离上下，有既济、未济之象。朝屯暮蒙，一一合天之枢机也。○象川翁曰：子为六阳之首，故为晨，用屯卦直事，进火之候也。午为六阴之首，故为昏，用蒙卦直事，进水之候也。一日之间用两卦直事，至三十日终于既济、未济二卦。终而复始。一日两卦直事，连北壮四卦，一月计六十四卦。一卦六爻，六十四卦计三百八十四爻，一年并闰余之数，皆依斗建而运之，故曰合天枢也。○无名子曰：闰余之数，乾之初九起于坤之初六，乾之策三十有六，六爻计二百一十有六。坤之初六起于乾之初九，坤之策二十有四，六爻计一百四十有四。总而计之三百六十，应周天之度。日月行度，交合升降，不出卦爻之内。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日行迟，一岁一周天。天枢者，斗枢也，一昼夜一周天，而一月一移也。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是也。且如正月建寅，立春戌时指艮，雨水戌时指寅，故曰：月月常加戌，时时见破军。上古至人知，日月盈亏明。阴阳上下，行于午符火。日有昼夜数月，应时加减，然后暗合天度，故曰合天枢也。至道至妙，妙在于斯。坎离升降，生产灵药，结成黄芽。○袁公辅曰：子午为坎离之宗源，循历十二位，翻诸卦爻，朝屯暮蒙，为六十卦符火之首要，一一合天之枢机也。

须知大隐居廛市，何必深山守静孤？

叶士表曰：此言得法与不得法。得法者，虽居市朝可为也。○袁公辅曰：苟得其法，虽不在深山穷谷，可修持也。

六

人人尽有长生药，自是愚迷枉摆抛。

叶士表曰：人之初生，均受一点元阳之气，为养命之本。男子自二八而真精泄，女子自二七而天癸降，然后有夫妻之欲。众生迷蒙，醉于情爱，日夜漏泄，不知其几何也。本去根枯，之死必矣。世人但知养生止于禁欲，殊不知一念若动，气随心散，精逐气亡。为此道者，当心体太虚，内外如一，然后可以论金液大还丹之道也。

甘露降时天地合，黄芽生处坎离交。

叶士表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身抱冲和之气，与天地等。若能离形去智，淡然无欲，则真气流行，上彻天谷，如甘露降矣。坎离升降，生产灵汞，结成黄芽。○袁公辅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坎离相交以生黄芽。真人以四者取譬，尽乾坤坎离也。

井蛙应谓无龙窟，篱鷃争知有凤巢？

叶士表曰：此喻无知小人，所见卑浅，不信大丹有换骨回阳，超凡入圣之妙，沉于嗜欲，毁誉至真。如井蛙乐于勺水，篱鷃居于寸地，不知大海有龙宫之富，邓林有凤巢之广也。○袁公辅曰：盖世之愚迷之徒，不知有大道，日肆戕贼，亏耗真源，终至死坏而不悔。如井蛙不知有大海，篱鷃不知有邓林也。

丹熟自然金满屋，何须寻草学烧茅？

叶士表曰：金丹大药，本天地虚无自然之气，从无质而生。丹熟则体变金玉，发现神光，巍巍堂堂，证真金相，岂同世俗寻草采药，易铜铁之质哉？○袁公辅曰：药成之后，金光透体，奚用寻草烧茅，以事假伪邪？

七

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乡。

叶士表曰：此言运符产药也。西南坤地乃太阴本乡，月三日生魄于西南，故丹药自坤而产也。

铅遇癸生须急采，金逢望远不堪尝。

叶士表曰：癸亦坤，坤纳癸。言药本太阴之气，随月初生便当采也。十五以后，月亏气减，不宜采矣。太阴即太阳炁也，月本无光，因日生明。一阳为震，月初生也；二阳为兑，月上弦也；三阳为乾，月盈满也。○袁公辅曰：自月初生，为一阳起，震卦。至十五为三阳，属乾卦。阳极阴生，故十五已后，月亏气减，以应三阴秋冬肃杀之气，不宜采也。苟于十五已后采之，是为孤阴。易传云：独阴不生，独阳不成。○蒙川翁曰：铅遇癸生须急采，金逢望远不堪尝。言铅与金即金丹也，以癸日子时用功急采，不得逾时也。叶文叔以为坤纳癸，误矣。一本作癸日子时者是矣。盖癸日遁得壬子，时天壬地癸会于北方，故朱寒易传曰：晦日朔旦，坎月离日，会于壬癸。坎月，戊也；离日，己也。又曰：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兑象月见，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子；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减，乙藏癸。晦日朔旦坎水流，戊日中离火就己。○无名子曰：铅遇癸生，癸生者，时将丑也。金逢望远，望远者，月将亏也。月之圆存乎口诀，时之子妙在心传。周天息数微微数，玉漏寒声滴滴符。此真人口口相传之密旨也。

送归土釜牢封闭，

叶士表曰：此言一日所得之药，土釜中宫也，封闭使真炁不泄耳。○参同契曰：三者既关键，缓体处空房。委志归虚无，无念以为常。○袁公辅曰：修神丹者，能顺则天地，神机妙用，取而法之，不差于时，不失于偏。又能闭塞中宫，不致渗漏，始能与真汞相匹偶也。

次入流珠厮配当。

叶士表曰：此言次日再运流珠入鼎，与昨日所结之药合和也。○无名子曰：既得黍珠之后，饵丹归丹田土釜中固济，胞胎不泄，运火飞珠之汞以配之，则灵胎始结矣。

药重一斤须二八，调停火候托阴阳。

叶士表曰：此言一鼎之火。凡一鼎火计三十日三百六十时，以应易数。盖易有六十四卦，计三百八十四爻，乾坤坎离四卦为鼎器药物言之也。若时日有亏，爻符不足，则药不成矣。○参同契曰：火记不虚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炉鼎，白虎为熬枢。汞日为流珠，青龙与之俱。举东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兑数八，下弦数亦八。两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二八应一斤，易道正不倾。铢有三百八十四，以应火候爻之数。○袁公辅曰：药须二八，方成上下两弦，合一斤之数，故得金虎木龙之精化为真丹。人非阴阳两备，道不可成。又非得火候调和烹炼，终不成大丹也。真人切于付嘱云。○象川翁曰：乌肝八两，兔髓半斤，合成一斤，故曰须二八也。○大易志图曰：凡用火，五日一候，一月六候，十二月七十二候，以终一年之功。一日有十二时，三十日有三百六十时。每日合一月，用火象一年小周天，十二月象十二年大周天，而毕矣。

八

休炼三黄及四神，若寻众药便非真。

叶士表曰：混沌未判，中具两仪，两仪则五行生成之数也，有性无形。及乎太极既分，则甲己之炁化真土，乙庚之炁化真金，丙辛之炁化真水，丁壬之炁化真木，戊癸之炁化真火。此五者，散而为物类也。大丹之法，无质生质，亦若此矣。为此道者，知先天一炁之祖，体虚无自然之数，则造化不难，奚假众药。○参同契曰：近在我形，不离己身。抱一母舍，可以长存。配以服食，雌雄设陈。挺除武都，八石弃捐。

阴阳得类归交感，二八相当自合亲。

参同契曰：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二八，金木也。金木相交，则为夫妻，所谓金伐木荣是也。○袁公辅曰：阴阳得其类，盖归之交感而然。正如金木，二八相交而成。上下两弦自合亲者，盖不期然而然矣。

潭底日红阴怪灭，山头月白药苗新。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凡砂及水银。

叶士表曰：凡药归中宫凝结者为阳，在外生产者为阴。譬如月因日而有亏盈，而日光元不动也。○袁公辅曰：潭底日红阴怪灭者，谓太阴极于坤位，再得太阳交合，则山头徒现黄芽也。此真铅真汞，非凡砂水银之比。

九

莫把孤阴为有阳，独修一物转羸羸。

叶士表曰：此言习性滞于顽空，不知造化者，固多枯坐，气血修滞，转见羸羸矣。○钟离先生曰：无心兀兀坐多年，将谓神仙已有缘。不解龙吟并虎啸，谓之枯坐又徒然。又曰：有无交入名丹本，隐显相符是水金。莫谓此身俱是道，独修一物是孤阴。○象川翁曰：阳里阴精者，己之真精是也。精为生气，气能生神，荣卫一身，莫大于此。故古人戒之曰：油枯灯灭，髓竭人亡。此言精气实一身之根本也。奈何此物属阴，其质不刚，其性好飞，不受制炼。若不得混元真一之阳以制之，则无由凝结以成变化。○钟离先生曰：涕唾精津气血液，七般物事总为阴。若将此物为丹质，怎得飞神贯石金？

劳形按引皆非道，炼气餐霞总是狂。毕世漫求铅汞伏，何时得见虎龙降？

大易志图曰：夫修金丹，言刑杀者是也，更相制伏也。若无制伏，则神气不交，故李筌云：金丹之术百数，其要在神水华池。是阴一而制阳一之道，华池之义也。○参同契曰：白者金精是阳一，黑者水基是阴一。水者道枢，其数名一。是为三一金丹是也。○无名子曰：但将白虎擒龙，自有青龙制虎。二炁相吞，而产金丹。既得此丹，复将此丹擒自己之真炁，恋金丹而结圣胎也。内之真龙真虎既降，则世外龙虎自伏。内炼神魂鬼魄既圣，则世外鬼神自钦。非道隆德劭，孰能与于此哉？

劝君穷取生身处，返本還元是药王。

叶士表曰：人受生之初，在胞胎之内，随母呼吸受气而成。及乎有生，剪去脐蒂，一点

元灵之气聚于脐下。日复一日，神出气离。离其本源，驱驰外务，不知返本還元之道。圣人指性命之根，令人收神聚气，还返往来，归根复命也。○袁公辅曰：世人妄认父母精血为本来面目、生身之处，非也。殊不知人禀先天一炁而生，须认母之母，识真铅之祖宗可矣。且如稻遇六月，至午时开花，其中有精，如一点水，便是戊己。一感真阳之炁，随即结秀，百日成熟。所以世人日食无厌者，盖稼穡作甘，洪范为土，能资培一身，不酸不辛，不苦不咸，甜淡其味。加之日餐茗饮果菜之类，皆一炁也，既集欲散。故男子自二八而真精泄，女子自二七而天癸降，然后有夫妻之欲。一有感合，则结成胎孕。子在胞中，随母呼吸，受气而成。十月数周，胎完气足，灵光入体，脱出其胞。及乎剪去脐蒂，一点元灵之气聚于脐下。日复一日，神出气移，亏散真源，离其本根，终致死坏耳。真人愍夫世人流浪生死，沉溺爱河，作为歌诗，直指性命之根，以勉世人。其意若曰：始因父母二气，无质生质。既长养成大，聪慧明辨，岂不能自有为而之无为之乎？今也既解生身之处矣，欲要返本還元，超凡入圣，非得真汞真铅不可。○象川翁曰：真龙真虎者，二八是也。真铅真汞者，二弦气是也。但学者多以旁门小径非类之物为铅汞，故仙翁直指所产之处，返此之本，还此之元，为药王也。

十

好把真铅著意寻，莫教容易度光阴。

叶士表曰：铅者北方正炁，一点初生之真阳，为药母也。太上曰：以铅为君，以汞为臣。铅若不真，汞亦难亲。故铅为造化之主。

但将地魄擒朱汞，自有天魂制水金。

袁公辅曰：欲得真铅，但将地魄擒朱汞，阴求阳也。便见天魂制水金也，乃阳求阴也。可谓道高龙虎伏，堪言德重鬼神钦。已知永寿齐天地，烦恼无由更上心。

叶士表曰：龙虎即铅汞也，鬼神魂魄也。

十一

黄芽白雪不难寻，达者须凭德行深。四象五行全藉土，三元八卦岂离壬？

叶士表曰：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因坎离戊己而造化。三元，支干纳音也。八卦，乾坤坎离艮震巽兑也。皆不离混沌之中。壬者，妊也。天壬地癸，会于北方，故万物妊娠于子。○袁公辅曰：四象，龙虎朱雀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皆非戊己真土，不能攒簇而成丹基。三元，天地人也。八卦，乾坤坎离艮震巽兑也。皆自水数一中生，故不离于混沌之中。壬者，妊也。天壬地癸，会于北方，万物妊娠于子，故金丹亦自混沌中生也。○无名子曰：壬者水也。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炁，天地之母，阴阳之根，水火之本，日月之宗，万物之祖也。

炼成灵质人难识，消尽阴魔鬼莫侵。欲向人间留秘诀，未闻一个是知音。

叶士表曰：非立谈之事。

十二

草木阴阳亦两齐，若还缺一不芳菲。初开绿叶阳先唱，次发红花阴后随。

叶士表曰：万物负阴而抱阳，缺一不可。阳先阴后，如铅生汞也。○袁公辅曰：万物负阴而抱阳，虽草木亦然，缺一不可。初开绿叶，乃阴也，却是阳先唱，次发红花，乃阳也，却是阴后随。

常道只斯为日用，真源返覆有谁知。报言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莫强嗤。

袁公辅曰：道之常，每在日用之间。而真源返覆之理，孰有知之者？真人谓学道之人，不识阴阳相互代谢，徒嗤鄙也。

十三

不识玄中颠倒颠，争知火里好栽莲。

参同契曰：金入猛火，色不夺光。日受月化，体不相伤。此言火里栽莲，乃阴归阳室也。○无名子曰：日离属阳反是女。月坎属阴反是男。此颠倒也。此二物颠倒而生，却以此丹点己之汞而结圣胎，是谓男儿有孕，犹火中栽莲也。故仙翁读参同契曰：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存。言水逆而土，土逆而木，木逆而金，金逆而火，火逆而水。此颠倒颠之义也。

牵将白虎归家养，产个明珠似月圆。

叶士表曰：白虎，金精也。采归炉鼎之中，温养成丹，阴化纯阳也。○无名子曰：修丹之法，先取上弦西畔半轮月，得阳金八两。次取下弦东畔半轮月，得阴水半斤。以此两个半轮月，合气而生丹，故得金丹一粒，似月圆也。两个八两，合成一斤，此仙翁言月圆之意，比喻外丹法象也。及得此丹吞入己腹中，则金丹却为白虎矣。又牵此白虎归己腹中养，配戊己土。然后运阴符阳火，循历六十四卦，炼成金液还丹一粒，亦重一斤，似月圆矣。此比喻内药法象也。内药所以似月圆者，盖运火之卦，一卦有六爻，六十四卦计三百八十四爻，象一斤重三百八十四铢也。故真一子曰：上下两弦，一斤之数。分三百八十四铢，以应火候。爻之计也，仙翁指似月圆之意，但欲学者同明造化之旨，分内外二八之数，不可一揆而论也。

漫守药炉看火候，

叶士表曰：世人三年九载，锻炼金石，觊欲点化，此漫守也。

但看神息任天然。

叶士表曰：天地有自然之炁，炁有自然之数。人禀天地而生，气数与天地等。修真之士，穷造化之原，知升降之路，但安神定息，一念不生，湛然无欲，则神炁周流，自然造化。老子曰：绵绵若存，用之不朽。

群阴剥尽丹成熟，跳出凡笼寿万年。

叶士表曰：真一之炁，阳之郭也。人食五谷窒塞之，不能周流造化，所以一身俱属阴也。圣人能忘形养炁，忘炁养神，忘神养虚，使坎离消长于一身，风云发泄于七窍，真炁流行，生产丹药，换骨回阳，与天地同久也。

十 四

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

叶士表曰：三五十五也，一者言三五归于一处也。○袁公辅曰：三者木也，为离、女、朱汞。一者水也，为坎、男、白金。五者土也，为中宫戊己之位。易曰：三五与一，天地精。参同契曰：本之但二物兮，末之为三五。三五并为一兮，都集应二所是也。关子明易传曰：阴阳三五者，阳三阴二，相参成五，皆始生于先天一点之中也。

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

叶士表曰：木数三，火数二，一五也。金数四，水数一，二五也。土数五，三五也。三五归一，则结而成丹。婴儿言纯阳也。○无名子曰：龙属木，木数三，居东。木能生火，故龙之弦气属火。火数二，居南。二物同元，故三与二合而成一五。虎属金，金数四，居西。金能生水，故虎之弦气属水。水数一，居北。二物同宫，故四与一合而成二五。二五交于戊己中宫，属土。土数五，是成三五也。三五合而成丹，丹者一也。此三者结成婴儿，实希有也。

婴儿是一含真炁，十月胎圆入圣基。

叶士表曰：五行聚于此成丹，如于在胞胎，数足成形也。超凡入圣，此为基本。

十 五

不识真铅正祖宗，万般作用枉施功。休妻漫遣阴阳隔，绝粒徒教肠胃空。

叶士表曰：休妻绝粒，学道人本分事也。真人之意，恐人不识真铅，止以休妻绝粒为尽于道，故有隔阴阳、空肠胃之说。如有妻，亦不必休。若淡然无欲，则与无妻者同矣。有

食亦不必绝，若真气满足，自然不思饮食矣。今人动而亡上，则止于克化而已，一气何自而生成耶？其间亦有谓之夫妇双修者，如刘安王、许旌阳、张同空、刘纲者，殊不知此辈闻道在有妻之后，正愚所谓不必休也。若果在于有妻，真人安得有自然有鼎烹龙虎，何必担家恋子妻之句？○袁公辅曰：天地未分，形若鸡子中。混沌真一之炁，即黑铅也，故真铅为天地万汇之先。天地既分，则一数生水，二数生火，三数生木，四数生金，五数生土。土复生黑铅也。金丹之道，始以水母为丹基，即汞母也。水母复生真水银，故谓之归一还源也。真一子曰：金本生水，故谓水之母。谓金常藏形于水，乃隐于胎也。水为金之子，谓黑铅变质之后，寄位西方为白虎。金胎水复藏母胎中，为水银真汞也。○参同契曰：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是知真铅者，即汞之祖宗也。人能识真铅之旨而修之，即与天地齐年。其他休妻绝粒，咽纳存想之术，皆在用工夫，与丹道殊异矣。

草木金银皆滓质，云霞日月属朦胧。

叶士表曰：草木金银，皆有质之物；云霞日月，乃客外之气。岂能回阳换骨耶？○钟离先生曰：访山结友学烧丹，精选珠玑作大还。将谓外丹化内药，元来金石不相干。又曰：日魂月魄天地精，采之得法尚非真。盖缘不是自家物，所以教君谩苦辛。

更饶吐纳并存想，总与金丹事不同。

十六

万卷仙经话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依他坤位生成体，种向乾家交感宫。

叶士表曰：月出于西南坤位，言药随太阴而生。真人曰：月者，药之丹是也。乾，阳也。种于乾家，以汞投铅，阴归阳室也。○袁公辅曰：西南坤位，乃太阴所生之方。太阴一月一周天，太阳一岁一周天。每遇朔，前半夜子时，运行阳火之初，日月合璧于毕昴之上，故一岁十二次交合，生育万物也。一岁十二月分大小尽者，盖奇耦数也。奇为阳，耦为阴。又谓消长盈虚之理，日月皆循黄道而行，一升一降，一浮一沉，日受月化，休不亏伤也。至三日，则月感日之魂而纤魄生焉。龙虎上经曰：神功变成震，三日月出庚。则乾交坤之下爻而为震卦，故至三日现于庚方，此易所谓西南得朋之时也。卯酉为日月出入之方，金木之正位，自六日至八日而成上弦。龙虎上经曰：坤再变成兑，八日月出丁。故上弦金半斤也。乾交坤之中爻而为兑卦，则月光得半弦，平如绳，而月现于丁方，喻鼎中金火各半也。自十一日至十五日，三阳备矣，圆照东方甲位，谓之月望，是月魄全得日魂而满也。至金水壮盛之时，为乾健之体，至此太阳之精盛满神室之内，金火之炁化而为汞。汞与其母两相留恋，以变全体。蟾蜍兔魄，互相包裹，光耀鼎中，金气渐荣而变成丹也。阳极阴将生矣。龙虎上经曰：十六转相减，乾初缺成巽。则坤交乾之下爻而为巽卦。阳火初退，阴符始生，平明则现于辛方，亦如阳火初进之时，月生三日同也。又曰：乾再损成艮，二十三下弦。故下弦，水半斤也。自二十一日阴符再退，至二十三日坤交乾之中爻而为艮卦，则月现于丙方，复与上弦同义。盖鼎中金水各半也，上下两弦相合，共得一斤之数。○参同契曰：两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是也。又自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坤交乾之上爻而为坤卦，月光将尽，则月现于乙方，至于东北。此易所谓东北丧朋之时也。二十八日至三十日，阴符到此消尽，阴阳之气各停，土与木金和而为液。太阳之炁不合于月，则太阴之体全黑，自此又复循环不穷矣。夫月纯阴也，不感日之纯阳，乌能灭而复生？人亦纯阴也，要得归振复命，长生久视，须是依他坤体，种向乾宫，以汞投铅，阴归阳室也，岂非金丹根宗之旨乎？○无名子曰：至当归一，莫不以龙虎二八初弦之炁以为丹之质。但依坤母生成之理，逆而修之。得丹之后，种在乾父交感之宫，以运符火。盖修真之要，妙不出铅火二字。至哉，平叔翁泄尽天机于此。

莫怪天机俱漏尽，都缘学者尽迷蒙。若人了得诗中意，立见三清太上翁。

修真十书悟真篇卷之二十七

绝句 上(六十四首)

一

先把乾坤为鼎器，次转乌兔药来烹。

真一子曰：太易、太素之前，含灵至妙，未见萌兆。太极、太一之际，有物混成，中真一之精为天地之祖，万物之始。一炁既形，二仪斯析。然后有乾坤阴阳，五行三才，万物众名。故配乾坤为天地纪纲，运阴阳为造化橐籥，是以乾坤立而阴阳行乎其中矣。金液大丹与造化同途，故以乾坤为鼎器，同其大冶；以坎离为药物，比其化权。余六十卦，布为火候也。○参同契曰：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垣郭，运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覆冒^{〔1〕}阴阳之道，犹工御者执銜辔，准绳墨，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故在于历纪，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四卦，刚柔有表里。○契秘图曰：离纳己，为日，为火，为心，为丹砂，为龙，为汞。坎纳戊，为月，为水，为肾，为铅，为虎，为气。离卦内阳而外阴，外刚而内柔。赫日乃阳，玄乌乃阴，言阳中有阴也。坎卦外阴而内阳，外柔而内刚。月魂乃阴，兔魄乃阳，言阴中有阳也。然北斗经疏又云：乌三足，阳数也。兔四足，阴数也。盖三乃木之生数，四乃金之生数，所以配木公金母也。龙汞属木，虎铅属金，木从火出，金向水生也。

既驱二物归黄道，争得金丹不解生？

叶士表曰：二物言前坎离所产之药。黄道，中宫也。二物既得中宫，得火候养育，无不成丹也。

二

安炉立鼎法乾坤，锻炼精华制魄魂。

叶士表曰：混沌未判，乾坤一六位乎上下，坎离十五位乎两间。太极既分，象亦如此。故丹道法天地造化，以乾坤鼎器锻炼日月也。

聚散氤氲为变化，敢将玄妙等闲论。

叶士表曰：真气熏蒸，往来升降，或聚或散，不可名状。

三

休泥丹灶费工夫，炼药须寻偃月炉。自有天然真火用，不须柴炭及吹嘘。

叶士表曰：两肾状如偃月，中混元丹鼎为造化之根，有天然真阳之火，生产丹药。○无名子曰：叶文叔指两肾为偃月，误矣。盖此炉之口偃仰开，如偃月之状，即阴海是也。此中有自然真火，不须柴炭吹嘘之劳。袁公辅曰：凭丹灶以烧金炼银，破耗资财，积累成月，万无一成。金丹之法，当以偃月为炉，用天然真火烹炼，然后可成。○参同契曰：偃月法炉鼎，白虎为熬枢是也。人之中宫，取象太阴之魄，苟能领揽真阳之炁于内，则亦如太阴生魄，渐变乾阳之体，生产丹药也。

四

偃月炉中玉蕊生，朱砂鼎内水银平。只因火力调和后，种得黄芽渐长成。

叶士表曰：玉蕊，药之初生者。朱砂鼎，言水银从其中而出。用火调养，则凝结成质。○袁公辅曰：玉蕊初生，自日汞和平而致。又因火候调和，所以渐长养黄芽也。外药还如内药，真有旨哉。○无名子曰：偃月炉，阴炉也，中有玉蕊之阳炁，即虎之弦气也。朱砂鼎，阳鼎也，中有水银之阴气，即龙之弦气也。金丹即此二火之炁调停和合之后，种得真一之炁在黄家，渐渐抽芽，结成黍粒矣。

五

咽津纳气是人行，有药方能造化生。鼎内若无真种子，犹将水火煮空铛。

叶士表曰：真种子，中宫金母也。有母然后繁生真汞，造化成丹。○参同契曰：植禾当以粟，覆鸡用其子。又曰：枝茎花叶，果实垂布，正其根株，不失其素。

六

调和铅汞要成丹，大小无伤两国全。

叶士表曰：阳汞阴铅，阳尊阴卑，故有大小两国之喻。圣人恐修丹之士有大过不及之患，偏阴偏阳之失，故及此也。

若问真铅是何物，蟾光终日照西川。

真人曰：西者金之方，月者药之用。○道光禅师曰：蟾光终日照昏衢，漏月黄芽无数。

七

未炼还丹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此般至宝家家有，自是愚人识不全。

叶士表曰：铅身中之物，非山林可求，识此然后入山为之也。○参同契曰：委附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王道德曰：凡修金液神丹，先须认药物根源，次验其火候进退。阳升阴降，不离子午之方。日往月来，必在卯酉之位。用坎离而行水火，使龙虎变作夫妻。还日精子月窟，则铅内产砂；戏朱雀于离宫，则砂中生汞。情性相抱，夫妻相眷，自然而成金液也。故人之情性不离于身，丹之砂汞俱生铅内。情性于人，非外物也；砂汞于铅，非杂类也。故大丹之道，全在阴阳二炁，相须而成至药。丹砂诀云：炼神者合于至道。是知金丹不用金银土石、草木灰霜而造也。

八

竹破须将竹补宜，覆瓿当用子为之。万般非类徒劳力，争似真铅合圣机？

叶士表曰：凡外药，如他财别姓，非若自己真铅，气类相投也。○参同契曰：欲作服食仙，当以同类者。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袁公辅曰：竹非竹不可补，鸡非卵不可抱。人之气血衰耗、鼎炉破败，非天地真铅之炁不可补也。

九

用铅不得用凡铅，用了真铅也弃捐。此是用铅真妙诀，用铅不用是诚言。

古歌曰：铅为芽母，芽为铅子。既得金花，舍铅不使。盖铅是中宫金母，繁生真汞。汞结为丹，铅则不用，如万物之种子也。○无名子曰：真铅即真一之气也。夫人元阳真气，逐日走散，无由凝结而成圣胎。故圣人炼真铅以制之，使凝结成砂。逐日运火，渐渐添汞。汞渐多，铅炁渐散，故抽铅添汞也。十月功足，铅尽汞干，化为金液还丹，则形化为纯阳矣，故曰用了真铅也弃捐。用铅不用之语，岂有虚言哉？

十

虚心实腹义俱深，只为虚心要识心。莫若炼铅先实腹，且教守取满堂金。

叶士表曰：虚其心，实其腹。虚心养炁，实腹养丹。○袁公辅曰：炼汞当先炼铅，炼铅先实其腹，则汞自生。老子曰：虚实相通，是谓大同。世人往往实心虚腹，与此背驰，是致死坏耳。○无名子曰：虚心则无我，万物皆空清，其天若也。实腹则炼铅乾汞，无摇其精。精者，汞也。守汞以实其腹，则金玉满堂矣。一者丹也，抱一以空其心，心空则尘不立。方其实也，炼铅以制之，汞乾形化。予以抱一以空其心，心空神妙，与道合真。修丹之士未炼铅，金母摇汝精。精少则还丹不成矣。

十一

梦谒西华到九天，真人授我指玄篇。其中简易无多语，只是教人炼汞铅。

袁公辅曰：此一篇即高象先歌意，更不复注。

十二

道自虚无生一炁，便从一炁产阴阳。阴阳再合生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

叶士表曰：虚无生一炁，一炁生阴阳，阴阳交万物，万物生生无穷。如人混元神室之中，一点真精为母，升降二炁。二炁交合生药，药之相生也。○袁公辅曰：真铅居混沌杳冥之先，始生一炁。一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生万物，万物生生无穷也。

十三

坎电烹轰金水方，火发昆仑阴与阳。二物若还和合了，自然丹熟遍身香。

叶士表曰：金水之方，中宫也。火发昆仑，烧山符子也。阴与阳合，生产丹药，其味香美。○袁公辅曰：坎电烹轰，阴中之阳也。火发昆仑，阳中之阴也。二物皆已聚合于中宫金水之位，药熟之后，自然香透肌骨也。○高象先曰：绛宫蒸入肌肤红，何止遍身香而已哉。○无名子曰：坎电者，水中之火，谓之阴火，即虎之弦炁也。金水方者，西北乾方，即龙是也。西北又是天门，谓之玄门。此虎以阴中之火，烹炼乾龙，龙即发昆仑之火以应之。二物之火相并和合了，则真一之精自然凝结。即时采取服之，则百骸俱理而香矣。既饵丹后，复运阴阳符火，虎以阴中之火烁此玄门也，龙即发昆仑之火以应之。一物合和了，则金液还丹自然成熟，满身增辉而香美矣。此咏内外二象也。

十四

离坎若还无戊己，虽含四象不成丹。只缘彼此怀真土，遂使金丹有返还。

叶士表曰：离为火，火从木生。坎为水，水自金出。坎离虽含四象，不得戊己中炁往来升降，终不能生产神丹矣。参同契曰：坎戊月精，离己日光。盖坎离纳戊己也。○袁公辅曰：坎藏六戊，为月之精，雄阳之位，居于北方。月，阴也；戊，阳也。乃阴中之阳，象水中之生金虎也。离藏六己，为日之光，雌阴之位，居于南方。日，阳也；己，阴也。乃阳中之阴，象火中之生汞龙也。参同契曰：坎戊月精，离己日光。龙虎上经曰：坎雄金精，离雌火光是也。日月若无戊己中炁往来升降，虽含四象之炁，不能生产神丹，明照宇宙。人能会返还之理，使戊己正位，召集三光五行之气，生产丹药，亦能长生久视矣。○无名子曰：离己日光，坎戊月精。故离之己象龙之弦炁也，坎之戊象虎之弦炁也。龙虎怀戊己之真土，是以龙虎交而戊己合。为一体四象，会而丹成也，故曰返还。

十五

日居离位翻为女，坎配蟾宫却是男。不会个中颠倒意，休将管见事高谈。

叶士表曰：离为日，中有毕月乌，外阴而内阳也。坎为月，中有房日兔，外阳而内阴也。故离纳己，坎纳戊。○袁公辅曰：日中有毕月乌，阳中有阴也。月中有房日兔，阴中有阳也。万物生于天地间，类皆如此。苟或不然，终不能造化生成。学道之士，不能会此中颠倒之意，区区恃颊舌之辞者，甚无谓也。

十六

取将坎位中心实，点化离宫腹里阴。从此变成乾健体，潜藏飞跃尽由心。

袁公辅曰：坎交离之中爻则成乾卦，坎为月，离为日。○参同契曰：日受月化也，而乾龙变化，潜藏飞跃，皆自中爻。则人之变化超凡，亦由真土也。○无名子曰：离外阴而内阳，坎外阳而内阴。以內阳点內阴，即成乾卦，喻如金丹是至阳之炁，号曰阳丹。结在阴海之中，取来点己之阴汞，即化为纯阳之身。然后运火抽添进退，皆由我心之运用也。

十七

震龙汞自出离乡，兑虎铅生在坎方。二物总因儿产母，五行全要入中央。

叶士表曰：离火生木汞，坎水生金铅，母隐子胎也。不得中宫，不能攒簇。○袁公辅曰：木本生火为母，金本生水为母。今震龙却出于离，兑虎却出于坎者，乃母隐子胎也，二物总因两相慕恋颠倒而得。若又非五行之炁攒簇于中宫，亦不能成。○无名子曰：汞为震龙，属木，木为火母，火为木子，此常道之顺五行也。然朱砂属火，为离，汞自砂中生，却

是火反生木，故曰儿产母。此五行之颠倒术也。铅为兑虎，属金。金为水母，水为金子，此常道之顺五行也。然黑铅属水，为坎，银自铅中生，却是水反生金，故曰儿产母。此亦五行之颠倒术也。不言银者，铅中银谓之真铅，中央下丹田，大中极也。

十八

赤龙黑虎各西东，四象交加戊己中。复姤自兹能运用，金丹谁道不成功。

叶士表曰：赤龙黑虎虽有东西之名，皆本于戊己中气也。能以子午爻符升降运用，无不成功也。○王道注龙虎上经曰：日有三照，月有三移。日月出于东而光耀于西，则西方白虎金德之正炁入于玄冥之内，化而为六戊。日月之西而光耀于东，则东方青龙木德之正炁入于玄冥之内，化而为六己。日月当于午而光耀于北，则南方朱雀火德之正炁入于玄冥之内，就土成形，化为黑铅，常居天地杳冥之先，为天地万汇之根本。○参同契曰：日潜道而沉彩，月施德以舒光。日受月化，体不亏伤。修丹之士，苟能明复姤爻符，升降运用，则金丹无不成之理也。○无名子曰：四象交加戊己中，而结真一之精。得此真精一粒服饵之，后却运火。始自复卦子时，起首进阳火，至午时姤卦进阴符。复姤是阴阳首卦，即冬夏二节之至也。阴符阳火自此起首，抽添运用一一依法，不令差殊，孰谓金丹之事不成耶？

十九

西山白虎正猖狂，东海青龙不可当。两兽捉来令死斗，炼成一块紫金霜。

叶士表曰：铅象金水虎者，沉而在下者也。汞象木火龙者，浮而在上者也。二物相擒制伏，则化为紫金丹药也。两兽者，龙虎也。

二十

华岳山头雄虎啸，扶桑海底牝龙吟。

叶士表曰：华岳西方也，扶桑东方也。虎龙各自其所生之乡而动也。○袁公辅曰：华岳雄虎，阴中阳也；扶桑牝龙，阳中阴也。参同契曰：坎离精光，阳戊阴己，两土合圭，黄道通理。

黄婆自解相媒合，遣作夫妻共一心。

叶士表曰：黄婆，戊己也，能使龙虎配合而为夫妻也。古文龙虎经曰：土居宫中，笼罩四方。三光合度，以至太平。

二十一

月才天际半轮明，早有龙吟虎啸声。

袁公辅曰：月至上弦，金水各半，为阴阳两停之时，其中已龙吟虎啸也。

便好用心修二八，一时辰内管丹成。

袁公辅曰：既言上弦，又须待下弦，方合二八一斤之数。○参同契曰：上弦兑数八，下弦数亦八。两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便宜则而修之，金丹之妙，不在三年九载之遙，于一时之内，便见玄珠形兆矣。是宜古仙上圣，促于一时之间者，此之谓也。○无名子曰：月之半轮者，一八之数也。仙翁指示龙虎皆一八之数，合成二八也。此时水源至清，有炁无质也。一年之中止有一日，一日之中止有一时，一时之中分为六候。下工不出两候，立得金丹一粒服饵。余四候别有妙用。此皆天机，仙翁不敢成文漏露，但寓意在篇中，混而言之曰一时辰内管丹成。

二十二

先且观天明五贼，次须察地以安民。民安国富方求战，战罢方能见圣君。

阴符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者在天为五星，在人为五行。谓之贼者，隐显莫测也。若能明此五者，可以夺天地造化之妙。土德者，自己也；民者，身中之神也。神安则气血和平，然后行功进火，以战阴鬼。阴鬼退，则我身帝王

无为安逸也。参同契曰：帝王永御，千秋常存。○无名子曰：国者身也，民者精炁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邦苟无君，则民何归？君苟无臣，则国罔治。是以圣人以丹为君，以火为臣。丹火相须，君臣庆会，则天下平治；精民安乐，则一身之国富矣。

二十三

用将须分左右军，饶他为主我为宾。大凡临阵休轻敌，恐丧吾家无价珍。

叶士表曰：此论二物交感如用将，分其左右主客。以真铅为主于内，运离汞自外而入也。老子曰：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则丧吾家之宝。此言运火抽添，不可不慎也。○袁公辅曰：此一章真人以用将主宾为戒为喻，将之用兵，苟不分为行阵，则纷乱无统纪。分一军为左右者，然后可以教阵而取胜。本以阴阳二者为喻，不复更为五军之文。苟两军不一，必致败衄矣。客之见主，当容貌端庄，进止恭肃，故能致主人之尊礼。若举措仓惶，语言错杂，则必为所鄙矣。运火亦然，从其在彼者为主，我为宾客。但符火不失其节，阴阳不致于偏，安神定息，一念不起，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而已，又奚致于丧失耶？○无名子曰：此篇明火候作用也将者火也。左为文火，右为武火。夫运火自子至巳六辰为阳，象春夏发生之德，故文火居左，谓之阳火。自午至亥六辰为阴，象秋冬肃杀之刑，故武火居右，谓之阴符。火主为阳而雄好争，宾为阴而雌好静。饶他为主我为宾，即是守雌而不雄，持静而不争。此虑险防危之意也。喻如宾之见主，进退恭谨而不敢妄动也。夫运火者，先定刻漏，以分子午。次接阴阳，以为化基。般六十四卦于阴符，鼓二十四气于阳火。天关在手，地轴形心。日七十二候之要津，攒归鼎内；夺三千六百之正气，辐凑胎中。谨戒抽添，精专运用，虑其危，防其险，不使顷刻参差，分毫差忒，故得外接阴阳之符，内生真一之体。苟或运心不谨，节候差殊，即姤女逃亡，灵胎不结，而还丹无价之宝失矣。

二十四

木生于火本藏锋，不会钻研莫强攻。祸发只因斯害已，要须制伏觅金翁。

叶士表曰：此言自铅取汞也。汞藏铅中，不见其形，如火生于木，不见其明也。若不得抽添之法，莫强攻取，恐有害也。盖祸患之发，缘火候不慎，要须得金母在内，然后汞见铅伏。若无其主，汞复何求？○袁公辅曰：木中生火，盖木得火而旺，为木之精魂。本以藏其锐，不欲发见于外。苟有所动，则反为木之所焚矣。阴符经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欲得木之镇静，须假金以伐之，参同契曰金伐木荣是也。

二十五

金翁本是东家子，送向西邻寄体生。

叶士表曰：金翁，铅也。铅乃白金之母，始因汞凝结而成，故曰东家子也。以五行言之，金受胎于卯。西邻者，月三日生魄于西方也。○无名子曰：青龙白虎，俱是真一之精，变为二物，分位东西，实同出而异名也。真一精属汞，汞为龙，在东。白虎本是真一精之子，寄体西方也。

认得唤来归舍养，配将姤女作亲情。

叶士表曰：知铅因汞所产，藏于中宫。复运汞，入而配合也。

二十六

姤女游从自有方，前行须短退须长。

叶士表曰：此言真汞随太阴而生，自有方位。须，索也；短，阴爻也；长，阳爻也。午前索阴而为阳，午后索阳而为阴，如坤化为复，乾化为姤之类是也。○袁公辅曰：姤女，汞也。而与之游从者，乃太阴。言汞随太阴而生，自有方位。自三日月现庚方至上弦初八，只居子五六日之间，岂非前行须短乎？复自十五至二十三下弦，却乃在八九日之后，岂非退行须长乎？前而短，退而长，阳而阴，阴而阳，如此方能生生不穷。真人种种开说，只是

论一中字。○无名子曰：蛇女，汞也。谓之汞火游从有方者，前行是外药作用，一时中用两候，故云须短。后行是内药作用，一时中用四候，故云须长。有此两用，故曰自有方。圣人下工炼金丹之初，运汞火不出半个时辰，立得真一之精，大如黍米者吞服，故曰前行须短也。及乎服丹之后，又运已汞火，却有十月之功，故曰后须长也。

归来却入黄婆舍，嫁个金翁作老郎。

叶士表曰：汞火游从上下，归子中宫，与铅配合，亦结为铅。○袁公辅曰：一月数终，复归于坤。嫁个金翁者，言阴汞又来，随阳铅生没，循环无穷也。王道云：开辟已来，循环无端，可谓老郎矣。

二十七

纵识朱砂及黑铅，不知火候也如闲。大都全籍维持力，毫发差殊不作丹。

叶士表曰：虽知朱砂产汞，黑铅生银，不知火候亦不能生成造化。盖元精者，鼎中神灵，真精天地之炁，视之不见，转之不得，而能潜随化机，生成万物。既杳冥之难测，必立符证以则之。倘或汞铅不定，分两达则，刚柔亢行，不相投入，则丹不成矣。故真一子曰：或阳火过刻，水旱不调，则凝冬变为大暑。或阴符失节，寒暖相侵，则盛夏反为浓霜。金宫既砂汞之不萌，一鼎则虫螟互起。大则山崩地圯，金虎与木龙沸腾。小则雨暴风飘，坎男共离女奔逸。以此观之，纵识铅汞二物，不晓火候，亦徒然耳。王道曰：金液神丹，全在火候。火是药之父母，药是火之子孙。○魏师吕曰：夫能尽性命之道者，无出于黄帝金丹。金丹之妙，在乎火记。火记之妙，象乎坎离相交而生，变化神明也。是知铅汞非火候不能成丹，明矣。昔¹²崔翁授吕真人以天元入药镜，是必令究其火功，学者当宜尽心。

二十八

契论经歌讲至真，不将火候著于文。要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子细论。

道光禅师曰：圣人传药不传火，从来火候少人知。莫将大道为儿戏，须共神仙子细推。是知火候非遇至人口传心授，不可晚会。○无名子曰：火记六百篇，篇篇相似。出入贯穿，与天合度。天之所秘，圣莫传之。遭遇尊师，勿自卤莽。

二十九

八月十五玩蟾辉，正是金精壮盛时。若到一阳来起复，便堪进火莫延迟。

叶士表曰：太阴月月圆满，惟八月十五最明者，太阴极也。月为金，金旺于酉，阴极阳生，故久进火也，象日中亥末子初之时。世人以八月十五取圭丹者，非也。○袁公辅曰：丹为金，金旺于酉，故至八月十五乃金水旺盛之时，为最明也。天下之理，盛必有衰，阳必有阴。至十月坤卦，阴符将尽，缘阴无可绝之理，阳将生焉。冬至起复卦，故又进火，循环接一年之候也。丹道亦然，若能准乾坤阴阳相代之理修之，无不成者。亥上见六，乃十月老阴之位。阴气至此方极，六者阴数也。且乾坤为阴阳造化之主，故七日来复也。建子之月，天轮左转，地轴右旋，一炁交感，生子万物。明年冬至各反其本，故二炁言之则是阳进而阴退也。夏至阳气复于巳，冬至阴气复于亥，故谓之反本。

三十

一阳才动作丹时，铅鼎温温照幌帷。受气之初容易识，抽添运用且防危。

叶士表曰：日中冬至乃夜半子时也。真铅鼎室之中阳炁，随阳而长，温温然如灯光透于帷幌之间也。受气之初者，言其所禀也，如金胎于卯，木胎于酉，火胎于子，水土胎于午。此虽易知，其抽添运用不可不慎也。○袁公辅曰：此言下手工夫也。受气之初，其得甚易；而抽添运用，有安有危，不可不慎也。参同契曰：立表以为范，占候定吉凶。发号顺时令，勿失爻动时。○无名子曰：一阳子时造丹，鼎内真铅被火锻炼，光透帘帟，一时中得之甚易。及乎在内，却有十月之功，运用抽添，防危度险也。

三十一

玄珠有象逐阳生，阳极阴消渐剥形。十月霜飞丹始熟，恁时神鬼也须惊。

叶士表曰：玄珠者，汞也，随阳蒸而生，如月假日而明也。阳盛则阴蒸剥灭。十月者，言丹药在鼎，如子在胞，待其数足熟，则体化纯阳，鬼神惊伏。参同契曰：类如鸡子，黑白相扶。纵横一寸，以为始初。四支五脏，筋骨乃相；涉历十月，脱出其胞。

三十二

前弦之后后弦前，药味平平气象全。采得归来炉里锻，锻成温养似烹鲜。

叶士表曰：前弦之后，后弦之前，桂魄澄满之时也。当此时，药蒸平和，气象全足，下工采炼。而后温养烹鲜者，言如治小鱼也，进火不可有太过不及之患，亦不可挠之，当任其自然而熟。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也。○袁公辅曰：前弦之后，后弦之前，乃十五也。此时桂魄澄满，气象全足。若人能依法，太阴自立，神鼎修炼，一体无异也。盖太阴自坤变震，兑而至乾阳，亦是温养而来，自柔至刚也。进火之法如煮小鱼相似，苟或火盛，则太刚而易坎；火缓则太柔而不能熟。温养者，火力有节也。○无名子曰：初八日二阳生，名兑卦。此时魄中魄半，其平如绳，故曰上弦前，属阳。其后属阴，阴中半阳，得水中之金八两，其味平平，其气象全。至十五日三阳以备，象乾卦。此时阴魄之水消尽，阳魂之金盈轮，是以团圆，纯阳无阴，故曰望也。夫阳极则生阴，故十六日纯阳轮中生一阴，象巽卦。渐渐缺，至二十三日二阴生，象艮卦。此时魄中魄半，其平如绳，故曰下弦。此弦之前属阴，其后属阳。阳中阴半，得金中之水半斤，其味平平，其气象全。故圣人喻此二八，归造化炉中，烹锻真一之炁，变成一粒，吞归五内。又别运既望之火，烹煎而成金液还丹也。

〔1〕“冒”，原作“昌”，据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改。

〔2〕“昔”，原作“音”。

修真十书悟真篇卷之二十八

绝句下

三十三

长男乍饮西方水，少女初开北地花。若使青娥相见后，一时关锁住黄家。

叶士表曰：此论火候也。震为长男，兑为少女。巽为长女，属木，曰青娥。艮坤属土，为黄家也。言震一变而为兑，神水生也。兑一变而为乾，金花凝也。乾一变而为巽。自巽一阴生，其药皆含护于中宫也。○参同契曰：三日震动，八日兑行。三五德就，乾体乃成。巽继其统，固济采时，艮生进止，不得喻时。六五坤承，清恬终始。轻春众子，世为类母。○袁公辅曰：长男，震卯也，为太阳。少女，兑酉也，为太阴。乍与初皆始也。太阳自初一日入酉，初三日太阴便生纤魄。北地花者，乃自阴而生阳也。震一变而为兑，二变为乾。兑、乾皆属金，故三日为金花初开。青娥，木汞也。至十五圆照甲方。若太阴与甲相见之后，自此从乾变巽，复归坤位也。真人以此喻鼎中当金水壮盛之时，正阴阳两停之际，便宜则而象之，关防罗网，使真汞无所逃遁。一时之内，可立就也。正如上文云：便好用工修二八，一时辰内管丹成。

三十四

兔鸡之月及其时，刑德临门药象之。到此金砂须沐浴，若还加火必倾危。

叶士表曰：卯酉二八门，日月出没之所。卯为刑，刑主杀。盖四阳之位，阴不胜阳，阴道将离。故阴道随阴而落，象金砂落在胞中也。酉为德二，主生。盖四阴之位，阳不胜阴，阳道将离，故阴气随阳而落，象金水溢液于鼎内。故参同契曰：二月榆死，八月麦生。当

此之时，住火忽符也。○袁公辅曰：日月至卯酉，二月正刑德。临门之时，卯酉为日月出入之门，谓至本位也，岂非及时乎？日主刑杀，月主德生。二月榆死，阳中有阴。八月麦生，阴中有阳。故太阴之魄象之，谓上下两弦，金水炁停。到此金砂阴炁居三阴三阳之际，故沐浴也。如人休沐，火主动。倘有所动，必致倾危矣。○无名子曰：兔二月为德，鸡八月为刑。此两月号为沐浴，当罢火。若进加火，必反致倾危矣。魏真人鼎器歌曰：首尾武，中间文。言火候首尾也，当晦朔用武火，中间当月望金水逾盈之际，须防变护失，故用文火也。

三十五

日月三旬一遇逢，以时易日法神功。

叶士表曰：一年有三百六十日，一月有三百六十时。真人以时易日，法天地之神功也。日月一月一交会，此则一日一交会也。盖神也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无名子曰：太阴太阳，一日一次相交。圣人则之，故移一月之候在一日之中，又移一日之候分在一时辰之内。般运符火，守城则沐浴罢功，野战则龙虎交合。抽添进退，知吉知凶；虑险防危，无忽无怠，故得灵砂凝结也。

守城野战知凶吉，增得灵砂满鼎红。

叶士表曰：守城者，退火守药也。野战者，进火采药也。修丹之士，能审察进退，知其吉凶，则丹炁不耗，日盛一日也。○袁公辅曰：守城者静也，野战者动也，故吉凶常存于动静之间。运符火之士，能知吉凶动静之理，则鼎内灵砂安得不成丹哉？○无名子曰：苟或阴阳错乱，日月垂度，外火虽动而行内符，闲息不应。有道之士，进火退火，知吉知凶，炭斗历箕，暗合天度，自然灵胎密运，神鼎增辉。

三十六

否泰才交万物盈，屯蒙二卦受生成。个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谩役情。

叶士表曰：否泰，阴阳等也。屯蒙，六十卦符火之首也。朝屯暮蒙，日用两卦。两卦计十二爻，以应十二时。举一以为例也。当阴阳两平之时，真炁盈满。屯蒙二卦，生成药物。圣人以卦符为则，不泥乎爻象也。○袁公辅曰：天地之炁一交，则万物丰盈。屯蒙为六十卦符火之首。屯蒙受卦，便禀生成。真一子曰：立创鼎器，运动天机。初则全无形质，一如鸿濛之中。既经起火运符，便应元年滋，产日居月，诸龙虎体就是也。苟于此中得其幽玄，不必泥易，求象索爻，徒劳神思耳。○无名子曰：阳炁到天地之中，阴阳相半，不寒不热而温，故为泰卦。亦如月之上弦气候也。此时阴阳二炁，自然相合。故圣人于此不进火候，谓之沐浴。至阴降天地之中，阴阳相半，不热不寒而凉，故为否卦。亦如月之下弦炁候也，此时阴阳二炁自然相交。圣人不进火候，亦谓之沐浴也。若能于屯蒙否泰四卦中得意，何必究群爻而劳心役思哉？

三十七

卦中设象本仪形，得象忘言意自明。后世迷徒惟泥象，却行卦炁望飞升。

叶士表曰：圣人立卦设象，显造化万物之理，学者得象忘言可也。钟离先生诗曰：大道安能以语通？伯阳假易作参同。后人识神仙喻，执著筌蹄便下功。○袁公辅曰：圣人作易画卦，设三百八十四爻，显造化万物之理。学者得象忘言可矣，苟迷执爻象，望卦以飞升，不亦远乎？

三十八

天地盈虚自有时，审观消息始知机。由来庚甲申明令，杀尽三尸道可期。

叶士表曰：盈与息，阴化为阳也。虚与消，阳化为阴也。二者各有其时。人能审观消息盈虚之理，始知造化之机矣。庚甲者，三日月出于庚子，五月满于甲。当此之时，采药进火，如人君申明号令，以杀伐阴鬼，真道可期也。○无名子曰：纯阴坤卦，凉变为寒曰

冬，万物收藏之时，故曰虚也。天地盈虚，因月而见。月从日生，初三日震庚生形，初八日兑丁上弦，十五日乾甲圆满，天地盈之时也。十六日巽辛受统，二十三日艮丙下弦，三十日坤乙消灭，天地亏之时也。

三十九

要得谷神长不死，须凭玄牝立根基。

叶士表曰：人抱真一之炁，如谷函至虚之神，虽曰无形，扣之则应。若欲真炁不绝，当以玄牝为根基也。玄牝者，阴阳门户，天地之根也。

真精既返黄金室，一颗灵光永不离。

叶士表曰：玄牝之宫，即中宫也。中藏真一之炁，生金精也。真炁生产金精，复还其室，则灵光不离于己。灵光，神也。积精生神，世人泄之于外，所以精竭人亡也。○无名子曰：金精乃华池中神水之真金也，又名金胎神室，乃丹田混元宫中有真一之精，在天为天一之水。

四十

玄牝之门世罕知，休将口鼻妄施为。饶君吐纳经千载，争得金乌搦兔儿？

叶士表曰：此一篇论根蒂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世人见门一字，遂寻其穴。有以口鼻为之，有以舌下两窍为之，有以两膝为之，有以男女为之。盖门者，出入之谓也。人原父母一点精炁，先结为升元，然后生五脏六腑，两肾中间混元一穴是也。真炁从此而出，及其生药，又流入于此。龙虎上经曰：径寸之质，以混三才。参同契曰：纵横一寸，以为始初。○袁公辅曰：玄牝之门者，日月出入之门也，世罕有知者。若能知之，则会合阴阳不为难耳。○无名子曰：玄牝之门，为天地根。叶文叔误指为两肾中间混元一穴，殊不知玄牝二物，若无此二物，安能有万物哉？故内外二升，从此而出，圣人秘之，号曰偃月炉、悬胎鼎是也。金乌，金丹也。金丹制已汞，如猫搏鼠，如鹰搦兔，不能逃走矣。

四十一

异名同出少人知，两者玄玄是要机。保命全形明损益，紫金丹药最灵奇。

叶士表曰：老子云：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盖论大道有无之体。有人借此以论铅汞二物，铅生汞，汞生铅，是异名而同出也。可以保命，可以全形，人当明其损益也。不明者泄之于外，故有所损。明者宝于内，故有所益。

四十二

始之有作无人见，及至无为众始知。但见无为为要道，岂知有作是根基。

叶士表曰：有作者，推排符火，烹炼丹药。无为者，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袁公辅曰：始之有作者，推排符火，烹炼丹药，岂人之所见者？及至于无为之地，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众始知也。但见无为为道之要妙，岂知有作实道之根基也欤？

四十三

黑中有白为丹母，雄里藏雌是圣胎。

叶士表曰：黑中有白，铅内产银，铅为丹之母也。雄里藏雌，砂中有汞，汞为胎中之子也。○袁公辅曰：黑中有白阴中阳也，雄里藏雌阳中阴也。只此便是丹母圣胎，可以养育生成。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是也。○无名子曰：肾色黑，故象黑铅，铅中产银。心色赤，故象丹砂，砂中有汞。

太一在炉宜守慎，三田聚宝应三台。

叶士表曰：太一，含真之炁也。守而慎之，恐走失也。上田泥丸，中田绛宫，下田升室。积聚其药，三田充满，如天有三台之星也。○袁公辅曰：太一在炉者，如天地鸿蒙之初，又

如子在母胞相似。庶几可以慎守，不致走失。三田宝聚，言两土合圭而化真金，如北斗之有三台星也。

四十四

恍惚之中寻有象，杳冥之内觅真精。有无从此自相入，未见如何想得成。

叶士表曰：老子云：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恍惚阳之体，杳冥阴之体。言二者生产丹药，非存想所能成也。有者坎之中爻，无者离之中爻。取将坎位中心实，点化离宫腹里阴，此有无相入也。

四十五

四象会时玄体就，五行全处紫金明。脱胎入口通身圣，无限龙神尽失惊。

叶士表曰：脱胎入口者，数足成丹，飞上天谷，降落口中也。○袁公辅曰：四象五行之炁全聚，则玄体就而紫金明。真一子以谓火运四时五行之炁，以资奉神胎是也。脱胎者，谓迹历十月，脱出其胞也。入口者，如吕真人云当时自饮刀圭之类。身通圣者，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当此之时，龙神岂不惊伏耶？

四十六

华池饮罢月凝辉，跨个金龙访紫微。

叶士表曰：华池，混元丹鼎也。药本太阴之炁聚于丹鼎，如月之凝辉也。跨个金龙言脱胎神化，飞升而朝紫微也。

从此众仙相识后，海潮陵谷任迁移。

叶士表曰：此言通身圣也。

四十七

要知金液还丹法，须向家园下种栽。不假吹嘘并着力，自然丹熟脱真胎。

叶士表曰：家园，自己也。先得真铅药母为种子内，然后用天地自然之数生产灵汞，结成真胎也。○袁公辅曰：金液还丹，非丹灶外药可成，盖自己也。吕真人曰七返还丹，在人先须炼己待时是也。须得真铅药母为种子内，然后用天然真火烹炼，生产灵汞，结成真胎也。

四十八

徒施巧伪为功力，认取他家不死方。壶内旋添留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浆。

叶士表曰：此药可以返人之魂，留人之命也。○袁公辅曰：漫施奸巧诈伪之术法，升道愈远，而有真不死之方，须细认也。酒与浆乃鼎中之金水，可以返魂夺命也。

四十九

雪山一味好醍醐，倾入东阳造化炉。若过昆仑西北去，张骞方得见麻姑。

叶士表曰：白色言其色，醍醐言其味，自泥丸降而倾入阳炉之中造化也。若过自昆仑，然后匹配，如古张骞乘槎自黄河逆上，至天河女宿之度矣。西北，天门也。○袁公辅曰：此言西方金水投东方木火，阴取阳也。若复自乾坎西北而去，则阳后见阴也。本是金生水，木生火，如三五一生成之数聚集于中宫戊己之位便是。今如此论者，正合逆为丹用之旨。

五十

不识阳精及主宾，知他那个是疏亲。房中空闭尾闾穴，误杀阎浮多少人。

叶士表曰：阳精，太阳流珠也。主宾，铅汞也。疏者可去，亲者可学也。学道者既不识阳精及为主为宾者，又奚知何者可疏，何者可亲哉？及有流入于三峰御女之术，传习不绝，往往至死而不悟，邪正乌可不辨邪？钟离先生曰：修真不识祖来源，错用身心向外寻。堪叹三峰黄谷子，浮生误杀几多人。○无名子曰：阳精是真一之精，至阳之炁，号曰阳丹。己之真炁属阴，为一身之主，以养百骸。及阳丹自外来以制己之阴汞，即是阳丹反为主，

而已承反为宾矣。二物相恋，结为金砂，自然不飞不走。然后加火，煅成金液还丹也。故阳丹在外谓之疏，己之阴炁在内谓之亲。反此亲疏以定宾主，即道成矣。

五十一

万物芸芸各返根，返根复命即长存。知常返本人难会，妄作招凶众所闻。

袁公辅曰：万物之滋茂，与夫草木之生植，未有不返其根者。苟或不然，何以能凋发荣枯乎？人能返本還元，即长存矣。叶文叔曰：常者自然也。老子曰：不能常，妄作，凶。

五十二

欧冶亲传铸剑方，莫耶金水配柔刚。炼成便会知人意，万里诛妖一电光。

叶士表曰：欧冶合和金水，配合柔刚，铸成宝剑。真人喻修丹之士，亦以金水合和也。丹成逆知未来，邪不能近也。○袁公辅曰：右一章，真人以欧冶铸剑为喻。予之铸剑也，合和金水，配匹柔刚，炼成坚利，飞以击物，莫不吹毛断铁。修丹亦以金水和合，丹成逆知未来，飞腾变化，无不如意。故能扫荡妖氛，虽千里之遥，如一电光之顷也。

五十三

敲竹唤龟吞玉芝，鼓琴招凤饮刀圭。近来透体金光现，不与常人话此规。

叶士表曰：敲竹，息气也。黑龟，水也。鼓琴，运两弦也。赤凤，火也。息一气起水以吞玉芝，运两弦起火以饮刀圭，丹成则金光透体。此法难与常人说也。玉芝即玉液也。刀圭者，二土为圭，即坎离之戊己。刀者，言二物皆为金耳。○无名子曰：敲竹乃两物相击之义，鼓琴乃正音声诗和之义。龙之弦炁曰玉芝，虎之弦炁曰刀圭。此言龙虎相交击而结为夫妇，如琴瑟之谐和也。凤者，南方朱雀也。龙虎二物相交，炼成金丹，即时采取，饵归丹田，制以阴汞。然后虚心运火，忘情谐和。运阴阳合乎呼吸，以呼吸用神气，以神气取水火，以水火炼胎息。胎息绵绵，游泳坎离。坎离交媾而生金液也。凡运火之际，忽觉夹脊真炁上冲泥丸，沥沥然有声，从头似有物触上脑，须臾如鸡卵，颗颗自脐下重楼，如汞酥香甜甘美之味无比。觉有此状，乃得金液还丹，徐徐咽归丹田，常常不绝。五脏清虚，闭目内观，脏腑历历如照烛然。以有万道金光出体，盘旋罩身也。

五十四

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合希夷即自然。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袁公辅曰：月因日以能明，故道自希夷中得之。

五十五

赫赤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语实堪听。若言九载三年者，尽是推延款日程。

真一子曰：日服一粒，状如黍米，则知一日有一日之丹也。譬如今人服药，但久而见功也。○袁公辅曰：金丹之道，苟传得其真，识虎龙之交媾，晓火候之抽添。二物俱备，分毫不差，则一日之内便致赫然。故彭真人云：一日可以夺四千二百二十年天地正炁。此古仙实语，审详不诳。若真信旁门之术，虽积累岁月，终不能成也。○无名子曰：金丹大药，下工不逾半个时辰，立心服饵。而此言一日者，促一年炁候于一日之中也。复以一日作用移在一个时辰之内，故通言一日也。

五十六

大药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积行施功德，动有群魔作障缘。

叶士表曰：易者言事之在难，难者言成之在天。古之神仙，必有大施功德，然后可成也。

五十七

三才相盗食其时，此是神仙道德机。万化既安诸虑息，百骸俱理证无为。

阴符经曰：天地万物之盗，万物天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变，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五十八

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止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于此处达真詮。

袁公辅曰：阴符道理乃黄老所撰，传留后世，其玄奥细微之旨，备写于中。自时厥后，超凡达圣，奚皆不出于阴符、道德之旨也？

五十九

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师传莫强猜。只为丹经无口诀，教君何处结灵胎。

袁公辅曰：千经万论，止载修丹事理。至于下手结交，火候幽微，非遇师亲授，纵才过颜闵，则不可晓。平叔既序云药物火候，细微无不悉备，好事者寻文辞义，岂须区区口授？今反此而言者，欲人之不敢轻议也。

六十

了了心猿方寸机，三千功行与天齐。自然有鼎烹龙虎，何必担家恋子妻？

袁公辅曰：神室者聪明之符，为丹之枢辖，纵广一寸，为一身之主。喻之为猿者，盖跳跃难驯之物。修丹之士已能调伏，潜符天地混沌之理，又须待功行满足，方能冲举，寿与天齐也。今人不知自己之内，有混元丹鼎可以烹炼真铅真汞，而担恋妻儿，汨没嗜欲，可哀也哉。

六十一

未炼还丹须急炼，炼了还须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

袁公辅曰：金液还丹之未炼，是为愚痴。若炼而不知止，则反伤其丹。故钟离诗曰：药熟不须行火候，更行火候必伤丹。

六十二

须将死户为生户，莫执生门号死门。若会杀机明返覆，始知害里却生恩。

袁公辅曰：人知生必有死，不知死有可逃之理，往往背生而趋死，乐而不悔。度人经云：鬼道乐兮当人生门，若能转生杀之机，明返覆之理，则死可返生也。阴符经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思生于害，害生于恩是也。

六十三

祸福由来互倚伏，还如影响相随逐。若能转此生杀机，返掌之间灾变福。

袁公辅曰：阳生而阴杀。阳属木，木中藏火。阴属金，金中生水。举世孰不知金能克木，水能克火，杀尽世人，人无机变。殊不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影响之相逐也。人能会此，转生杀之机，则一返掌间，灾可成福，死可逃生。言其易也。阴符经曰：相生相杀，道之理也。

六十四

修行混俗且和光，圆即圆兮方即方。显晦逆从人莫测，教人争得见行藏。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易曰：和同天人之际。实修行之秘要也。随方则方，随圆则圆。即孟子所谓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之意。晦与显，逆与顺，皆不可得而测识，又岂能得见其行藏哉？

又绝句(五首)

一

饶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入身。何似更兼修大药，顿超无漏作真人。

魏师吕先天大学书云：易曰：乾坤变化，各正性命。夫变化之道，性自无中而有，必藉命为体；命自有中而无，必以性为用。性因情乱，命逐色衰。命盛则神全而性昌，命衰则性弱而神昏。夫性者道也，神者，用也，静也，阳中之阴也。命者，生也，体也，动也，阴中之阳也。斯二者，相需之不可阙。故孤阳不立，独阴不成。体用双全，方为妙道。吕真人

云：了明空性不修丹，万劫阴灵难入圣。竈真人曰：参禅尽欲言间悟，见性宁知梦里非。恰似狂猿劳水月，如何捉得月光归是也。

二

投胎夺舍及移居，旧住名为四果徒。若解降龙并伏虎，真金起屋几时枯？

三

鉴形闭气思神法，初出艰难后坦途。倏忽虽能游万国，奈何弃旧却移居？

右二章之义，即平叔所谓推闭息一法。若动而行之，则可以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属阴，宅舍难固，及常常用迁徙之法，又岂能回阳换骨，白日而登天者？

四

释氏教人修极乐，亦缘极乐是金方。大都色相惟兹实，余二非真谩度量。

释氏修西方即金丹也，虽以寂灭为要，未尝不由金华而至也。不然，何以谓之大觉金仙？经曰：如来成道本金华，生自王官勇出家。委命假言身喂虎，遗形借喻膝穿芽。后之禅衲，止以空寂为要，曾不知金华之义。惟傅大士得之，曰希有希有佛，妙理极泥丸。云阿降伏住，降伏住阿难是也。昔龙女顿悟心珠，便登佛位，乃此法也。平叔曰：若修行之人厌此幻相，不能修金丹，便欲直趣如来，真空湛然常寂，此为究竟涅槃，三昧则斯之身相。斯之语言，皆非所取也。

五

俗语常言合圣道，宜向其中细寻讨。能将日用颠倒求，天地尘沙尽成宝。

俗语常言暗合圣道，故道常在日用之间，而人由之而不知也。

五 言

女子著青衣，郎君披素练。

叶士表曰：离女木汞也，坎男白金也。○袁公辅曰：女子阴也，青衣阳也，阴中之阳也。郎君阳也，素练阴也，阳中之阴也。二物相需为用。

见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见。

叶士表曰：泄之于外者，既不可得而用也；用之于内者，其可得而见耶？○无名子曰：有质可见者，后天杳滓之类也。无形而不可见者，二物初弦之炁也。故虽不可见而可用也。

恍惚里相逢，杳冥中有变。

叶士表曰：二炁氤氲而成变化也。

一霎火焰飞，真人自出现。

叶士表曰：群阴剥尽，丹化为阳，则阳神出入也。○吕真人曰：九年火候真经过，忽尔天门顶中破。真人出现大神通，从此天仙可相贺是也。

修真十书悟真篇卷之二十九

西 江 月（真人曰：西者金之方，江者水之体，月者药之用）

一

内药还如外药，内通外亦须通。丹头和合类相同，温养万般作用。

袁公辅曰：内外之药一同，欲知内药，先知外药也。内外之药皆用铅汞为丹头，然温养之法，有两般作用也。○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铅得一以先形，以渐生天地阴阳、五行万物也。以先天之阳丹点已之阴汞，立为纯阳矣。然后运在一身之内，炼成金

液还丹。以其造化在内，故曰内药也。内药十月功圆脱胎，而形化为纯阳之炁。然后抱元九载，使炁归神，以神合道，升入无形。是故内外二药皆先天地之炁变，岂可以后天地至阴之炁满而为内药耶？夫外药者，金丹是也。造化在二八炉中，不生半个时辰，立得成就。内药者，金液还丹是也。造化在自己腹内，须十个月足，方能脱胎神圣。并二药虽和合丹头，作用之法略同，及其用功火候，实相远矣。

内有天然真火，炉中赫赫长红。外炉增减要勤功，妙绝无过真种。

袁公辅曰：内药则以自然真阳之火烹炼，外药亦假火候抽添也。真人以外药窃比于内者，要其实不若自己之真种子也。○无名子曰：内丹虽有自然真火在土釜之中，赫赫长红，亦须凭外炉勤功增减，抽添运用，无令差忒，以至于殆也。然内外真火变化无穷者，实藉真铅之妙绝也。此物偏能擒汞，不使飞走。二药内外虽异，其用实一道也。所以有内外二药者，人之一身禀天地秀气而有生，托阴阳陶铸而成形，故一形中以精炁为本，神生于气，气生于精。然此三者，皆后天地生一之炁，至阴之物也。修真之士，无过冶炼精炁神三物而已。奈何三物俱后天地生，纯阴而无阳，安能形化于纯阳而出乎天地之外耶？真一子曰：孤阴不能自产，当采先天之一炁，以真阴真阳、二八同类之物，擒在一时辰之内，炼成一粒至阳之丹，号曰真铅。造化在外，故曰外药。以此阳丹擒已阴汞，犹猫伏鼠。阳丹是天之母炁，已汞乃天之子炁。以母炁伏子炁，岂非同类乎？此造化在内，故曰内药也。○真一子曰：未有天地混沌之前，真铅得一而生，以所生天地阴阳、五行万物。此证金丹先天地之一炁也，以先天阳丹点已阴汞，化为纯阳。更假阴阳符火，运用抽添，十月功足，形化为炁，炁化为神，神与道合而无形，变化不测，故能出乎天地之外，立乎造化之表，提挈天地，陶铸阴阳。而不为阴阳陶铸者，先天地之一炁使然也。故曰：妙绝无过真种。安可以后天至阴之炁类而为内药耶？安可以后天凡砂凡汞凡火滓质之类而为外药耶？

二

此道至神至圣，忧君分薄难消。调和铅鼎不终朝，早睹玄珠形兆。

真一子曰：立创鼎器，运动天机，初则全无形质，一如鸿蒙混沌之中。既经起火运符，便应元年滋产，此道可谓甚易也。○袁公辅曰：此道神圣，非有福缘者不可当也。和合铅气，又不在于一日之内，祇一时之间，便见玄珠形兆矣。参同契曰：稽古当元皇，关雎建始初。冠婚炁相纽，元年乃牙滋是也。

志士若能修炼，何拘在市居朝？工夫容易药非遥，说破人须失笑。

袁公辅曰：有志修炼之士，若得其法，不拘市朝之间，皆可为之。工夫甚易，药物未遥，说破无多事也。老子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谓道。

三

白虎首经至宝，

叶士表曰：首者头首也，白虎金晶也。言金晶自昆仑之上经过，此为至宝。世人以女子天葵为首经，非也。○袁公辅曰：白虎即黑铅也，中涵真一之水，为天地众汇之光，经纬万物，岂非至宝乎？

华池神水真金。

叶士表曰：华池非口也。凡修丹，鼎中有金母华池，亦谓之金胎神室，乃丹田混元之宫也。中有真一之精，在天为天一之水，言前金晶乃华池中神水之真金也。

故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寻常药品。

叶士表曰：老子云：上善若水。此言神水其源深远，非世间寻常之药可比也。

若要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依时采取定浮沉，进火须防危甚。

叶士表曰：九转，丹之成也。若欲大丹之成，非炼己持心，专精致志，则不可也。如此斯可依天地升降，定药物浮沉，进火采炼也。火候有进退，抽添有时节。危甚者，恐有走失也。

四

七返朱砂返本，九还金液还真。休将寅子数坤申，但看五行成准。

叶士表曰：七返者，火之成数也。九还者，金之成数也。言火汞金铅返还于元海，谓之七返九还。非如古人以寅至申为七返，自子至甲为九还也。但看五行成数，则知之矣。

○无名子曰：天一生水，地六成水。居北，积坎阴之炁为真水，故曰六居。地二生火，地七成火。返南，孕离炁而生砂，故曰七返。言朱砂返本也。天三生木，地八成木，归东。处震位而为汞，故曰八归。地四生金，天九成金，还西。主兑位而为金，故曰九还。真体还真也。天五生土，地十成土，居中，而变成丹也。故金丹不出五行而成，岂可以寅子数坤申为九还七返耶？

本是水银一味，周流经历诸辰。阴阳气足自然灵，出入岂离玄牝？

叶士表曰：铅汞本一物耳。铅生汞，汞化铅。如兑数七。兑，金也。七则火之成数，是火化为金也。离数九。离，火也。九则金之成数，是金化为火也。周流经历乎十二辰位，阴阳炁足而成灵药，出入不离乎玄牝之中也。无名子曰：真一之炁，结而成精。一变而为水，在北。二变而为砂，在南。三变而为汞，在东。四变而为金，在西。五变而为丹，在中。故丹非天地不生，非日月不产，非四时不全，非五行不就，非总数不成。是以遍历诸辰，阴阳数足，自然通神变化。然其妙用造化，出入不离玄牝之门，真为天地根也。

五

若要真铅留汞，亲中不离家臣。

袁公辅曰：此言非中宫金母不可也。铅为君为母，汞为臣为子。又曰铅汞互为君臣。

木金间隔会无因，须假黄婆媒娉。

袁公辅曰：金木居东西二位，升降浮沉，互为明暗，自然间隔，无因相会。若欲会合，须坎离中炁升降，然后匹配也。

木性爱金顺义，金情恋木慈仁。相吞相啖却相亲，始觉男儿有孕。

叶士表曰：五行相克则为夫妻，所以金木相吞相啖，结为灵胎也。盖子母之炁相恋如此耳。○袁公辅曰：古经云：顺则成人逆为丹。用金木相克，自然之顺也。今使木见金不畏而成顺义，金遇木不克而为慈仁，盖其中调和之者，实戊己也。正犹男子怀妊，颠倒之意也。○太易志图曰：夫修金丹，若无刑克，则药物不伏。如君令不严，则臣下暴乱。是故五行所以相克，金克木者，木归金也；木克土者，土归水也；土克水者，水归土也；水克火者，火归水也；火克金者，金归火也。五行十干云：甲为庚妇，丙作壬妻。他皆仿此。故克者为妻财，谐和之义也。若修至药，不明五行，不解调和，不知君臣，不得铢两，枉费金土，虚劳火力也。

六

二八谁家姹女，九三何处郎君？自称木液与金精，遇土方成三姓。

叶士表曰：二八姹女，阴汞也；九三郎君，阳铅也。言此金铅木汞，遇中央之土则成三姓也。

更假丁公锻炼，夫妻始结欢情。

叶士表曰：言前二物得火烹炼，然后交结成丹也。

河车不敢暂留停，运入昆仑峰顶。

叶士表曰：河车者，水车也。搬运神水，自肘后飞入昆仑。○袁公辅曰：河车者，水火也。言前铅汞得火⁽¹⁾烹炼，不敢留停，复归太极之始也。○无名子曰：河车左右，单关轳轳各三十六，又双关轳轳三十六也。

七

牛女情缘道合，龟蛇类禀天然。

叶士表曰：牛女二宿，龟蛇二物，同在一位也，皆北方正炁之物。如铅汞先于一处，皆天然性情气类也。○袁公辅曰：牛女二宿，以岁周同度，为天道之定理。龟蛇二物，以炁类相纠，亦禀自然之性也。○无名子曰：牛女二星，一年一度交合。太阴太阳，一月一度交合。龟蛇二灵，亦以类蟠纠。此皆阴阳二气使之然也。金丹作用，一一如之。盖真一之炁，窅然无形。若不得二八阴阳之弦炁相交，安能降格兆形黍粒者哉？既得此黍粒之丹吞饵之后，若不得阴阳符火氤氲，安能变而成金液还丹哉？○真一子曰：孤阴不自产，寡阳不自成。须假北牡二炁，方能有产化之道也。

蟾乌遇朔合婣娟，二气相资运转。

叶士表曰：日月遇晦朔交合，如铅汞一日一交。今也二炁运转，未尝休息。参同契曰：晦朔之间，合符行中。混沌鸿蒙，北牡相从。滋液润泽，施行流通。天地神灵，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隐形而藏。始其东北，箕斗之乡；旋而右转，呕输吐萌。潜泽见象，发散精光。此言交合而又运转也。

总是乾坤妙用，谁能达此深渊？阴阳否隔即成愆，怎得天长地远？

叶士表曰：言上阴阳运转交合，皆乾坤妙用，罕有人能达晓。使天地不运转，则一炁停积，万物不生。人若不运转，则一炁否塞，不产丹药，岂得与天地同其长久耶？○袁公辅曰：日月遇晦朔交合，故能明照宇宙。二炁往来运转，循环无穷，皆天地乾坤妙用。孰有达此深机者？阴阳否塞不通，则万物不生，而成亢旱积阴之咎。人无阴阳运转，则人气否塞，不产丹药，岂得与天地同其长久耶？参同契曰：物无阴阳，违天背源。牝鸡自卵，其雏不全是也。

八

雄里内含雌质，负阴抱却阳精。两般和合药方成，点化魄纤魂胜。

叶士表曰：雄里含雌，乃阳中有阴，砂中汞也。负阴抱阳，乃阴中有阳，铅内银也。铅汞合和，方成至药，点化凡躯，阴消阳壮也。○无名子曰：雄里雌即龙之弦炁，汞是也。阴抱阳，即虎之弦炁，铅是也。二物相交合，方生黍粒之丹。吞入腹内丹田中，点化阳魂，以消阴魄也。

信道金丹一粒，蛇吞立化龙形。鸡犬亦乃变鸾鹏，飞入青阳真境。

无名子曰：一粒如黍，鸡蛇得而吞之即化为龙凤，言丹之神圣也。

九

天地才经否泰，朝昏好识屯蒙。辐来凑轂水朝宗，妙在抽添运用。

袁公辅曰：此言二炁交感如天地，一经否泰，故能生育万物。朝屯暮蒙，为六十卦符火之首，一一当细认也。苟得其法，则金丹不难成。如辐来凑轂，水去朝海，其妙在抽添运用也。○无名子曰：运火始于屯蒙，休功于否泰。日夕般运符火归于鼎中，如车之轮辐凑于轂，若百川之水朝宗于海。运用抽添，妙化如此。

得一万般皆毕，休分南北西东。损之又损慎前功，命宝不宜轻弄。

叶士表曰：得一，太一含真也。含真成丹，然后不用四象也。捐去世事，日慎一日。稍或放逸，则失前功。此养命之宝，不宜轻弄也。袁公辅曰：老子云：得其一，万事毕。又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人得一以灵。苟得其一矣，奚用东西南北耶？损之又损，庶几不废前功而受后祸。此养命之宝，不宜轻弄也。○无名子曰：一因阴阳之大而有象也。及得一吞归五内，须依旧如前运火，以谨前功，方能尽得一之道。不可妄，动恐失宝珠。

十

冬至一阳来复，三旬增一阳爻。月中复卦朔晨超，望罢乾终姤兆。日又别为寒暑，阳生复起中宵。午时姤象一阴朝，炼药须知昏晓。

叶士表曰：有年中冬至，有月中冬至，有日中冬至。此用日中冬至，以人度合天度，以

日用参年用也。前诗云以时易日法神功是也。○真一子曰：年与月同，月与日同，日与时同。参同契曰：若遂结舌瘖，绝道获罪诛。写情著竹帛，恐泄天之符。○无名子曰：自冬至一阳来复，每三十日增一阳爻。至六阳乾卦，乃为阳火之候。阳极则阴生，故自夏至一阴生之后，每三十日增一阴爻，至六阴月为坤卦，乃为阴符之候。阴极阳生，周而复始。此一年加减之数也。圣人后^[2]此一年之数于一月之中，以朔旦为复卦，两日半当三十日，至十五望日为纯阳乾卦。至十六日为姤卦，一阴生，故曰望罢乾终姤兆。阴气初萌，谓之兆。此是一月之内周天数也。又将一月之候移在一日之中，分寒暑温凉四时之炁，故以中夜子时一阳生为复卦，午时一阴生为姤卦。运用符火，抽添进退，一一合天地四时、阴阳升降，不得分毫差忒。故曰炼药须知昏晓。此一日之内周天数也。

十一

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与亲冤，始合神仙本愿。虎兕刀兵不害，无常火宅难牵。宝符降后去朝天，稳驾鸾车凤辇。

袁公辅曰：古之神仙，未有不修阴功而得升仙者也。要之物我两齐，冤亲俱释，乃神仙素志也。丹成之后，功德备著，膺符受篆，骑鸾翳凤，岂虎兕刀兵所能加害，无常火宅所能牵系者乎？老子曰：陆行不避兕虎，入军不避甲兵。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参同契曰：明者省厥旨，旷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殆。服食三载，轻举远游。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长乐无忧。道成德备，潜伏候时。太一乃召，移居中洲。功满上升，应策受图。

十二

不辨五行四象，那分朱汞铅银？修丹火候未曾闻，早便称呼居隐。不肯自思已错，更将错路教人。误他永劫在迷津，似恁欺心安忍。

袁公辅曰：今之学道之流，不识五行四象是何事，铅汞是何物。纵能辨别，亦不知火候是何理。便教公然当居隐之名，傲然自满，以为他人莫己若也。此犹庶几。及有受以金缙，将旁门小法妄行传授，自以为无上至真之妙道，心苟可欺，天可欺乎？若然者，非大道之道也，可不惧哉。

又

丹是色身至宝，炼成变化无穷。更能性上究真宗，决了无生妙用。不待他身后世，见前获佛神通。自从龙女著斯功，尔后谁能继踵？

叶士表曰：夫金丹者，已能通灵变化。若欲即此金丹妙色之身，证真金慈相，巍巍堂堂，为天人师，示神通力，普观法界，运无碍大悲平等之心，庄严佛土，广宣妙法，普度群生。则必兼以识心见性，方游斯道者。龙女顿悟心珠，便登佛位，乃此法也。若修行之人，厌此，初须不能修金丹，便欲直趣如来真空，湛然常寂，此为究竟涅槃，三昧则斯之身是。斯之语言，皆非所取也。

读周易参同契

大丹妙用法乾坤，乾坤运兮五行分。五行顺兮，常道有生有死；五行逆兮，丹体常灵常存。

阳主生，阴主死。一生一死，一去一来，此常道顺理之自然者也。圣人则之，反此阴阳，逆施造化，立乾坤为鼎器，盗先天一炁以为丹，以丹炼形入于无形，与道冥冥。道固无极，仙岂有终？

一自虚无兆质，两仪固一开根。四象不离二体，八卦互为祖孙。万象生乎变动，吉凶悔吝兹分。百姓日用不知，圣人能究本源。顾易道妙，尽乾坤之理，遂托象于斯文。否泰交则阴阳或升或降，屯蒙作则动静在朝在昏。坎离为男女水火，震兑乃龙虎魂魄。守中则黄裳元吉，遇亢则无位而尊。既未慎万物之终始，复姤昭二炁之归奔。月亏盈，应精神

之衰旺；日出没，令荣卫之寒温。

冬至之日，地下有一阳之炁上升，为复卦。人之元气亦如之，故进阳火。至正月阴阳之炁相半，自然相交，为泰卦。人之元气亦然，故曰否泰交则阴阳或升或降也。圣人纂此一年气候于一月三十日中，以两日半计三十辰以当一月。故自月之一日以从太阳之光初萌，为复卦用事。至上弦初八日，月明一半，水金平分，为泰卦用事。至十六日以后，月渐亏，为姤卦用事。下弦二十三日，月亏一半，金水平分，为否卦用事。故曰月亏盈应精神之盛衰也。又移此一月气候归一日十二辰中，子时一阳生，故人之肾中有一阳纯精之炁上升，进阳火，为复卦。午时一阴生，故人之心中有一阴至神之炁下降，进阴符，为姤卦。故曰复姤昭二炁之归奔也。夫子时起阳火，子为六阳之首，故为朝，用屯卦直事。午时起阴符，午为六阴之元，故为昏，用蒙卦直事。故曰屯蒙作则动静在朝在昏也。一日一夜，两卦直事，三十日计六十卦。屯蒙为六十卦之始，既未为六十卦之终。终而复始，始而复终，故曰既未^{〔1〕}慎万物之始终也。夫修金丹，先以真阴真阳之物立为炉鼎，然后诱太极一炁为丹。太极之炁苟不以真阴真阳之物而诱之，则不能降灵成象。是以参同契立乾坤二卦为炉鼎，分坎离为药物，处于中宫。其余诸卦分在一月三十日内，以运符火。故乾坤者，龙虎也，震兑也，夫妇也，魂魄也。坎离者，铅汞也，水火也，男女也，情性也。触类而长之，则不可胜纷矣。原其至当而言之，无过比喻真阴真阳之二物也。以此二物合炁于中宫黄道之室而成丹，故曰守中则黄裳元吉也。既得丹饵，非真火无以育其圣胎，是以运元阳之炁为火。火无定位，周流六虚，故曰遇亢则无位而尊也。夫日出为昼，日没为夜。圣人运动符火，于一日一夜之中，分擘阴阳寒暑之气，外应天符，内含荣卫消长，一身抽添运用，温养丹体，故曰日出没合荣卫之寒温也。夫天一生水，在人曰精。地二生火，在人曰神。人之精神，荣卫一身，当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之气运行不息也。

本立言以明象，既得象以忘言。犹设象以指意，悟其意则象捐。达者惟简惟易，迷者愈惑愈繁。故知修真上士读参同契，不在乎泥象执文。

已上皆魏真人以金丹之道至简至易，敷扬秘要，故假易卦意寓于言，俾学者悟其意以晓其言。苟得金丹秘要，则乾坤，坎离，震兑，龙虎，情性，魂魄，铅汞，水火之类，皆可忘言矣。苟明运火真机，则屯蒙，既未，复姤，否泰，卦象，爻铎，皆可无用矣。此仙翁恐学者读参同契不晓真人之意，惟只泥象执文，而不知捐象忘言之意，故作此以示同徒，其仁慈济物如此。虽然，自非至人口诀，然亦未易以蹈其壶奥之万一也。

〔1〕“火”，原作“大”。

〔2〕“后”疑是“簇”之讹。

〔3〕“未”，原作“永”。

修真十书悟真篇卷之三十

禅宗歌颂

夫学道之人，不通性理，独修金丹。如此既性命之道未备，则运心不善，物我难齐，又焉能究竟圆通，迥超三界？故楞严经云：有十种仙，皆于人中炼心，坚固精粹，寿千万岁。若不修正觉三昧，则报尽还来，散入诸趣。是以弥勒菩萨金刚经颂云：饶君百万劫，终久落空亡。故此悟真篇中，先以神仙命术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矣。

性 地 颂

一

佛性非同异，千灯共一光。增之宁解溢，减著且无伤。取舍皆为过，焚漂总不妨。见闻知觉法，无一可猜量。

二

如来妙体遍河沙，万象森罗无障遮。会得圆通真法眼，始知三界是吾家。

三

视之不可见其形，及至呼之又却应。莫道此声如谷响，若还无谷有何声？

四

一物含闻见觉知，盖诸尘境显其机。灵常一物尚非有，四者凭何作所依？

五

不移一步到西天，端坐诸方在目前。项后有光犹是幻，云生足下未为仙。

六

求生本自无生，畏灭何曾暂灭？眼见不如耳见，口说争如鼻说。

无 罪 福

· 终日行，不曾行，终日坐，何曾坐？修善不成功德，造恶元无罪过。时人若未明心，莫执此言乱做。死后须见阎王，难免镬汤碓磨。

三 界 惟 心

三界惟心妙理，万物非此非彼。无一物非我心，无一物是我已。

见物便见心

见物便见心，无物心不现。十方通塞中，真心无不遍。若生知识解，却成颠倒见。睹境能无心，始见菩提面。

圆 通

见了真空空不空，圆明何处不圆通？根尘心法都无物，妙用方知与物同。

随 他

万物纵横在目前，随他动静任哗欢。圆明定慧终无染，似水生莲莲自干。

宝 月

一轮明月当虚空，万国清光无障碍。收之不聚拨不开，前之不进后不退。彼非远兮此非近，表非外兮里非内。同中有异异中同，问你傀儡会不会？

心 经 颂

蕴谛根尘空色，都无一法堪言。颠倒之见已尽，寂静之体翛然。

人 我

我不异人，人心自异。人有亲疏，我无彼此。水陆飞行，等观一体；贵贱尊卑，首足同己。我尚非我，何尝有你？彼此俱无，众泡归水。

读雪窦禅师祖英集

曹溪一水分千派，照古澄今无滞碍。近来学者不穷源，妄指蹄洼为大海。雪窦老师达真趣，大震雷音推法鼓。狮王哮吼出窟来，百兽千邪皆恐惧。或歌诗，或语句，丁宁指引迷人路。言辞磊落义高深，击玉敲金响千古。争奈迷人逐境留，却将言相寻名数。真如实相本无言，无下无高无有边，非色非空非二体，十方尘刹一轮圆。正定何曾分语默，取不得兮舍不得。但于诸相不留心，即是如来真轨则。为除妄相将真对，妄若不生真亦晦。能知真妄两俱非，方得真心无挂碍。无挂碍兮能自在，一悟顿消穷劫罪。不施功力证菩提，从此永离生死海。吾师近而言语阳，留在世间为榜样。昨宵被我唤将来，把鼻孔穿放杖上。问他第一义如何，却道有言皆是谤。

戒定慧解

夫戒定慧者，乃法中之妙用也。佛祖虽尝有言，而未达者有所执。今略而言之，庶资开悟。然其心境两忘，一念不动，曰戒；觉性圆明，内外莹彻，曰定；随缘应物，妙用无穷，曰慧。此三者相须而成，互为体用。或戒之为体者，则定慧为其用。定之为体者，则戒慧为其用。慧之为体者，则戒定为其用。三者未尝斯须相离也，犹如日假光而能照，光假照以能明。非光则不能照，非照则不能明。原其戒定慧者，本乎一性；光照明者，本乎一日。一尚非一，三复何三？三一俱忘，湛然清净。

即心是佛颂

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妄物。若知无佛复无心，始是真如法身佛。法身佛，没模样，一颗圆光含万象。无体之体即真体，无相之相即实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动不静不来往。无异无同无有无，难取难舍难听望。内外圆通到处通，一佛国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个身心万个同。知之须会无心法，不染不滞为净业。善恶千端无所为，便是南无及迦叶。

采珠歌

贫儿衣中珠，本自圆明好。不会自寻求，却数他人宝。数他宝，终无益，只是教君空费力。争如认取自家珍，价直黄金千万亿。此宝珠，光最大，遍照三千大千界。从来不解少分毫，刚被浮云为障碍。自从认得此摩尼，泡体空花谁更爱？佛珠还与我珠同，我性即归佛性海。珠非珠，海非海，坦然心量包法界。任你尘嚣满眼前，定慧圆明常自在。不是空，不是色，内外皎然无壅塞。六通神慧妙无穷，自利利他宁解极。见即了，万事毕，绝学无为度终日。怕（辅勾切）兮如未兆婴儿，动止随缘无固必。不断妄，不修真，真妄之心总属尘。从来万法皆无相，无相之中有法身。法身即是天真佛，亦非人兮亦非物。浩然充塞天地间，只是希夷并恍惚。垢不染，光自明，无法不从心里生。心若不生法自灭，即知罪福本无形。无佛修，无法说，丈夫智见自然别。出言便作狮子鸣，不似野牛论生灭。

禅定指迷歌

如来禅性如水，体静风波自止。兴居湛湛常清，不独坐时方是。今人静坐取证，不道全在见性。性于见里若明，见向性中自定。定成慧用无穷，是名诸佛神通。几欲究其体用，但见十方虚空。空中杳无一物，亦无希夷恍惚。希恍既不可寻，寻之却成乖失。只此乖失两字，不可执为凭据。本心尚乃如空，岂有得失能所？但将万法遣除，遣令净尽无余。豁然圆明自现，便与诸佛无殊。色身为我桎梏，且恁和光混俗。举动一切无心，争甚是非荣辱？生身只是寄居，逆旅主号毗卢。毗卢不来不去，乃知生灭无余。或问毗卢何似，只

为有相不是。眼前叶叶尘尘，尘叶非同非异。况此尘尘叶叶，个个释迦迦叶。异则万籁皆鸣，同则一风都摄。若要认得摩尼，莫道得法方知。有病用他药疗，病差药更何施？心迷须假法照，心悟法更不要。又如昏镜得磨，痕垢自然灭了。本为心法皆妄，故令离尽诸相。诸相离了何如？是名至真无上。若欲庄严佛土，平等行慈救苦。菩提本愿虽深，切莫相中有取。此为福慧双圆，当来授记居先。断常纤尘有染，却于诸佛无缘。翻念凡夫迷执，尽被情爱染习。只为贪著情多，常生胎卵化湿。学道须教猛烈，无情心刚似铁。直饶父母妻儿，又与他人何别？常守一颗圆光，不见可欲思量。万法一时无著，说甚地狱天堂。然后我命在我，空中无升无堕。出没诸佛土中，不离菩提本坐。观音三十二应，我当亦从中证。化现不可思议，尽出逍遥之性。我是无心禅客，凡事不会拣择。昔时一个黑牛，今日浑身总白。有时自歌自笑，傍人道我神少。争知被褐之形，内怀无价之宝。更若见我谈空，恰似浑（胡骨切）沦吞枣。此法唯佛能知，凡愚岂解相表？兼有修禅上人，只学斗口合唇，夸我问答敏急，却元不识主人。盖是寻枝摘叶，不解穷究本根。得根枝叶自茂，无根枝叶难存。便逞已握灵珠，转于人我难除。与我灵源妙觉，远隔千里之殊。此辈可伤可笑，空说积年学道。心高不肯问人，枉使一生虚老。乃是愚迷钝根，邪见业重为因。若向此生不悟，后世争免沉沦？

无 心 颂

堪笑我心，如顽如鄙。兀兀腾腾，任物安委。不解修行，亦不造罪；不曾利人，亦不私己。不持戒律，不徇忌讳，不知礼乐，不行仁义。人间所能，百无一会。饥来吃饭，渴来饮水。困则打睡，觉则行履。热则单衣，寒则盖被。无思无量，何忧何喜？不悔不谋，无念无意。凡生荣辱，逆旅而已。林木栖鸟，亦可为比。来且不禁，去亦不止。不避不来，无赞无毁。不厌丑恶，不羨善美。不趣静室，不远闹市。不说人非，不夸己是。不厚尊崇，不薄贱稚。亲爱冤仇，大小内外。哀乐得丧，钦侮险易。心无两睹，坦然一揆。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起。不畏锋刀，焉怕虎兕？随物称呼，岂拘名字？眼不就色，声不来耳。凡所有相，皆属妄伪。男女形声，悉非定体。体相无心，不染不碍。自在逍遥，物莫能累。妙觉光圆，映彻表里。包裹六极，无有遁迹。光兮非兮，如月在水。取舍既难，复何比拟。了兹妙用，迥然超彼。或问所宗，此而已矣。

西 江 月

其 一

妄想不复强灭，真如何必希求。本源自性佛齐修，迷悟岂拘前后？悟即刹那成佛，迷时万劫沦流。若能一念契真修，灭尽恒沙罪垢。

其 二

本自无生无灭，强作生灭区分。只如罪福亦无根，妙体何曾增损？我有一轮明镜，从来只为蒙昏。今朝磨莹照乾坤，万象昭然难隐。

其 三

我性入诸佛性，诸方佛性皆然。亭亭寒影照寒泉，一月千潭普现。小即毫毛莫识，大时遍满三千。高低不约信方圆，说甚短长深浅。

其 四

法法法元无法，空空空亦非空。静喧语默本来同，梦里何劳说梦？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还如果熟自然红，莫问如何修种。

其 五

善恶一时忘念，荣枯都不关心。晦明隐显任浮沉，随分饥寒渴饮。神静湛然常寂，不

妨坐卧歌吟。一池秋水碧仍深，风动莫惊尽恁。

其 六

对境不须强灭，假名权立菩提。色空明暗本来齐，真妄休分两体。悟即便名净土，更无天竺曹溪。谁言极乐在天西，了即弥陀出世。

其 七

人我众王寿者，宁分彼此高低。法身通照没吾伊，念念不须寻觅。见是何曾见是，闻非未必闻非。从来诸用不相知，生死谁能碍你。

其 八

住相修行布施，果报不离天人。恰如仰箭射浮云，坠落只缘力尽。争似无为实相，还源返朴归淳。境忘情尽任天真，以证无生法忍。

其 九

鱼兔若还人手，自然忘却筌蹄。渡河筏子上天梯，到彼悉皆遗弃。未悟须凭言说，悟来言说成非。虽然四句属无为，此等仍须脱离。

其 十

悟了莫求寂灭，随缘且接群迷。断常知见及提携，方便指归实际。五眼三身四智，六度万行修齐。圆光一颗好摩尼，利物兼能自济。

其十一

我见时人谈性，只夸口急酬机。及逢境界转痴迷，又与愚人何异。说得便须行得，方名言行无亏。能将慧剑斩摩尼，此号如来正智。

其十二

欲了无生妙道，莫非自见真心。真身无相亦无音，清净法身只恁。此道非无非有，非中亦莫求寻。二边俱遗弃中心，见了名为上品。

后 叙

切以人之生也，皆缘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则有患，若其无身，患从何有？夫欲免夫患者，莫若体夫至道。欲体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道之体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顿超彼岸。此非心境朗然，神珠廓明，则何以使诸相顿离，纤尘不染，心源自在，决定无生者哉？然其明心体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乱其真。则刀兵乌能伤，虎兕乌能害，巨焚大浸乌足为虞？达人心若明镜，鉴而不纳；随机应物，和而不唱，故能持物而无伤也。此所谓无上至真之妙道也。原其道本无名，圣人强名；道本无言，圣人强言耳。然则名言若寂，则时流无以识其体而归其真。是以圣人设教立言，以显其道。故道因言而后显，言因道而返忘。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钝，执其有身，而恶死悦生，故卒难了悟。黄老悲其贪著，乃以修生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乎神水华池。故道德、阴符之教，得以盛行，于世有益，人悦其生也。然其言隐而理奥，学者虽讽诵其文，皆莫晓其义。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诀，纵揣量百种，终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岂非学者纷如牛毛，而达者乃如麟角也？伯端向己酉岁于成都遇师授丹法，当年且主公倾背，自后三传与人，三遭祸患，皆不逾两句。近方忆师之所戒云：异日有与汝解纆脱锁者，当宜授之，余不许尔。后欲解名籍，而患此道人不知信，遂撰此悟真篇，叙丹药本末。既成，而求学者湊然而来，观而意勤，心不甚怪。乃择而授之。然而所授者，皆非有巨势强力，能持危拯溺，慷慨特达，能仁明道之士。初再罹患，心犹未知。竟至于三，乃省前过。故知大丹之法，至简至易，虽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则立超圣地。是以天意秘惜，不许轻传于非其人也。而伯端不遵师语，屡泄天机，以其有身，故每膺谴患。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惧克责？自

今以往，当钳口结舌，虽鼎鑊居前，刀剑加项，亦无复敢言矣。此悟真篇中所歌咏，大丹药物火候细微之旨，无不备悉。好事者夙有仙骨，观之则智虑自明，可以寻文解义，岂须伯端区区之口授之矣。如此乃天之所赐，非伯端之趣传也。其如篇末歌颂，谈见性之法，即上之所谓无为妙觉之道也。然无为之道，齐物为心，虽显秘要，终无过咎。奈何凡夫缘业有厚薄，性根有利钝，纵闻一音，纷成异见。故释迦文殊所演法宝，无非一乘，而听学者随量会解，自然成三乘之差。此后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见闻此篇，则知伯端得达磨六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悟万法也。如其习气尚余，则归中小之见，亦非伯端之咎矣。

修真十书玉隆集卷之三十一

海南白玉蟾著

玉隆宫会仙阁记

山图海志述符讖多矣，方言古语于推步有焉。昔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许君上升之日，垂语有云：后吾一千二百四十年间，五陵之内，当有地仙八百人出世。而师出豫章，以郡江龙沙生塞验之，今将如所谓矣。浦云吴君，适际其逢。郡将闻有道以起之，主席玉隆，为黄冠者籍。四方风巾雨帽，如蚁斯集。旧有云堂矣，吴君俄然视其危将压焉，乃撤而新之耳，建阁其上，以龙沙仙会扁之。仙人好楼居，固其所也。已而紫清白玉蟾道八桂，航三湘，浮沔江，历庐阜。人言玉隆为天下第一真仙之居，绵历风雨，微贤主人，十纲九殒。今有人焉，克振坠绪，鼎然勃兴。帝后闻而赐之缙钱，侯伯见而为之藩茷，黄冠师咸敬慕之。廉顽立懦谓之吴浦云者，玉蟾曰：浦云君者，吾别已久。往伺谒者至，则君为倒屣。若余，导行阁中，谕以名阁之意。且萃其徒而勉之曰：此西山神仙之会府。江汉湖海之士，不远而来，既以饱烟霞、饫风月矣，珥杖于壁间，卧屣于户内，相与婆娑偃仰，游居于此。致身高明，寓目闲旷。可以诗，苍崖白云皆句也；可以酒，红泉碧芝皆味也。淡烟芳草，可以入吾画；古藤怪木，可以入吾书。幽禽昼啼，琴自横膝；寒鸟夜语，笛自横栏。人静院深，剑或鸣匣，茶清香冷，棋或敲枰。点易晓窗，丹砂研露；横经午案，宝磬传风。尘累不能扰其天真，是非不能汨其听莹。信起居为适之安矣，亦盍龙沙之讖乎？逆其数但百数寒暑，而近有能争先快睹，勇悟渐修，内以炼三龙四虎之精华，外以陶七乌九蟾之造化。穷理尽性以至命，积真累气以成精。则第神仙八百之选，为无难矣。苟尚有意当世，用力斯民，下嵩高，上兵书，讲王道，待诏金马门，追踪柱下史，则固不得而留者也。若但以楼居自娱，玩岁愒日，非特为修仙学道者之忧，抑亦为主盟斯道者之羞。诸君盍警，宜相勉旃。众心纳而首肯之。噫，余自戊寅迄今，已三过西山矣。仙凡参肩，不可测识。高凭此阁，悠然兴怀。矧今因君之相期望者如此，又安知豫章之师不在兹乎？并录其劝进之语而为之记。

閤皂山崇真宫昊天殿记

窃闻道包块圪，实在乎象帝之先；气运堪輿，最高者昊天极。宅妙有玄真之国，殿弥罗无上之都。豁落光明，渺渺紫金云梵之阙；恢宏湛寂，蒙蒙碧汉玉清之宫。位莫太微，尊居大有，是为上圣，允号无宗。竄玄范而总制十方，妙化机而统临三界。载考南郊之典，昔有闾丘之坛。其在道家，尤当祀事。莫谓无声之载，盍存临汝之诚。閤皂山福地崇真宫，旧有殿帝之所，虽丽不华，似简而陋，方谋撤而新之。清江湖山杨舜臣者，崇道钦天之士，慨然捐辔奇伍阡陌，独易其旧而更建焉。梓人执輿轮之役，陶氏运埴甃之工。始踰于壬申之冬，迄工于乙亥之秋。首尾四年，经营万力。伟哉，亦难事也。嘉定庚辰，维时季暑，予来閤皂山，适冲妙师朱季湘辖宫，遂以前此六年新昊天殿为告，俾予记之。予自

惟陶洪景为帝作记，李贺为帝作玉楼记。顾无陶李清伟之文，亦切慕之。且语冲妙曰：夫上帝之居，百千万重道气，千二百官君。结空为天，凝梵为城。混合三营以为楼台，变化九霞以为宫室。霭垣而霓壤，霏楼而雷堦。飞廉督琬桂琼槐之材，璽霞熏璆兰路茨之事。璚榱而璚榱，琤榱而球榱。森與卫于彤蜺之墀，萃下羽于紫扉之陛。环妃嫔如玉林之媚，罗班联如琼苑之繁。火铃天丁侍其轩，金精猛兽据其户。上有九旋麒麟之电钥，下有五琛獬豸之霞关。烹瑶鸾之膏，以饲琅庭雪色玉精之蟾；擘琼虎之腊，以喂琳台云光金花之兔。玉蛾鼓云瑟之夕，琼姬舞霓裳之晨。八鸾啸歌于虞寥，九虎飞鸣于闾阖。入则闲羽與凤辇于琛馆，出则飘霞衣鹤整于瑶池。燕游玉京，螭怡金阙。物物自化，事事无为。人享拾麻之年寿，等拂石之劫。此特记其仿佛。今舜臣所以为帝之离宫者，实依稀之。若夫宝殿渊深，云龕岌岌，御容英粹，玉座委蛇，地皆砌以花砖，壁皆粉以银液。中边供具，左右羽仪，下鹄凤墀，上陈鸞瓦。千楹耀日，万拱凝烟。高耸溟蒙，雄压嵒峯。丹光紫氛之丽，朱扉黄阁之严。羽士有所归心，名山为之增气。以世俗而言之，献豆粥麦饭者，天子嘉之。纳粟者爵之，贡马官之。虽玉帝高高在上，其视甚微，其听甚卑。则舜臣蒙福之报，宜何如也？夫以上帝之德，不可明言，开天执符，长御延康之历；含真体道，默膺混沌之图。且蚩蚩蠢蠢，林然于天地之间者，岂知乎帝力哉？尝谓至高之天能降自求之福，蟠能谒斗，獬能祭天，况人也乎？冲妙曰：然。是年七月朔，琼山白玉蟾敬于殿中书。

涌翠亭记

骚翁逸人，品藻山水，平章风月，皆曰：江南山水窟，江西风月窝。嘉定戊寅，琼山白玉蟾携剑过玉隆，访富川，道经武城。双崑凌烟，一龙批月。憩武城之西，望大江之东，抚剑而长呼，顾天而长啸。环武城皆山也。苍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树，古涧生风。峭壁数层，断岸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鹤，婉然如罩烟之龙者，柳山也。白蘋红蓼，紫竹苍沙，鱼浮碧波，鸥卧素月，琉璃万顷，舳舻千梭，窈然如霞姬之帔，湛然如湘娥之毅者，修江也。山之下而江，江之上而亭。亭曰涌翠，盖取东坡山为翠浪涌之句。观其风物，披其景象，如章贡之郁孤台，如浔阳之琵琶亭者，涌翠亭也。飞翠际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镜。烟柳云丝，高低如幕。绿窗漏蟾，朱檐咬雨。华椽跃风，鳞瓦铺鹭。四榻无尘，一窗如画。玉栏截胜，银海凝清。鸥鹭不惊，龟鱼自乐。适其酒量，任其诗怀者，亭中入也。若夫风开柳眼，露浥桃腮，黄鹂呼春，青鸟送雨；海棠嫩紫，芍药嫣红，宜其春也。碧荷铸钱，绿柳缦丝，龙孙脱壳，鸠妇唤晴，雨酿黄梅，日蒸绿李，宜其夏也。槐阴未断，雁信初来，秋英无言，晓露欲结，蓐收避席，青女办装，宜其秋也。桂子风高，芦花月老；溪毛碧瘦，山骨苍寒；千崖见梅，一雪欲腊，宜其冬也。复何所宜哉，朝阳东杲，万山青红，夕鸟南飞，群木紫翠，桐花落尽，柏子烧残。闲中日长，静里天大。渔舟唱晚，樵笛惊霞。有时而琴，胸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时而棋，剥啄玉声，纵横星点；有时而书，春蛇入草，暮雁归芦；有时而画，溪山改观，草木生春。以此清兴，以此清幽，收入酒生涯，拥归诗世界。盖有得于斯亭而不知有身世矣。山光浩荡，江势澎湃，松声如涛，月华如水。萤火万点，俯仰浮光。禽簧一声，前后应和。飞青舞碧，凝紫流苍。于是而曰涌翠。芦湾不尽，凫渚无穷。挽回亭前，酌以元酒。招入酒里，咏入新诗。名公巨儒，鳞局叠副，骚板如栉，峻韵如霜。前者唱后者和，长篇今短篇古，亦莫罄其趣也。最是春雪浮空，高下玉树；夜月浸水，表里冰壶。渔歌断处，碧芷浮天，帆影落时，绿芜涨岸。菰蒲萧琴，舟楫往来，其乐自无穷也。作亭者，谁李亚夫也。一日桐城谭元振、上清黄日新，与余抱琴而憩其上，风吹鹤袂，人讶水仙，磬礴数篇，醺醺百盏。月影在地，马仆候门。援笔不思，聊述山水风月之滋味耳。知此味者，然后可以觴咏乎？斯亭主人曰：然。予亦酩酊。明日追思，世事如电沫，人生如云萍。蓬莱在何处？黄鹤杳不来。抱琴攫剑，复起舞于亭之上。神霄散史书。

心远堂记

鹤为灵禽也，何以群于鸛鹭哉？而且与之巢丘原，饱稻粱，其视众禽等也。翩然离烟霞，绝风埃；冥青霞，翔碧落，则灵于鸛鹭远矣。莲为华妙也，何以族于菱芡哉？且与之杂蛙蛭，混洳泥，其视群华并也。嫣然拔沮洳，濯清冷，媚银床，艳玉井，则妙于菱芡多矣。若夫老聃官于柱下，庄周禄于漆园，张鲁侯于阆中，许逊宰于旌阳，梅福尉于南昌，当是时，无以异于世人也。逮其精于内固，密行外充，隐化沧景，蹶梵登晨，驾麟龙，笞鸾鹤，乘云御气，啸风鞭霆，登昆仑，参沆寥。方且动心骇目，惊而讶之，思而慕之。朱买臣见弃于其妻，苏秦见侮于其嫂，无怪也。始其和光混俗之时，若甚侧微，而耻其己不若人，似或加狎而侮之。至于惊人可喜之事，则群惊若麇，聚叹如鼠。殊不知身羁樊笼，志在霄汉。吁，鸿飞冥冥，弋人何慕焉？篱下燕雀，徒自啾啾耳。然圣人初何尝求异于人，亦未始自表见于世也。鱼欲异群鱼，舍水跃岸则死；虎欲异群虎，舍山入市则擒。然虽与之融然相忘，拳然俱化，其所以诣入者，远甚于彼矣。陶渊明当刘氏代晋之季，耻为斗米之所折腰，去而归柴桑，终日娱心于酒，是欲忘世者也。醉梦物我，糠粃天地，湛然无营，泊然不谋，故其诗文超迈群俗。閤皂黄冠朱君季愈，即清江之邑人。父兄皆簪纓人，独君辽然而老氏是祖，志趣飘逸，不可测识。两辋宫事，数携琴剑诣京华，所至权贵皆倒屣之。上方紫其裾，锡其冲妙之号，今太极葛仙翁四十代剑印符篆之坛属以之。凡于金汞龙虎之书，六壬八门、三甲五雷之文，尤所精炼。能诗书礼乐，且碧瞳红颐，端是风流表物也。即城隍之龙源，重兴善渊观，以徒黄花镡主之，何巨源副焉。观之方丈，采陶诗心远之句以扁云。倭予记而文之。夫心者，澄之不清，挠之不浊，近不可取，远不可舍，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大包乾坤，小入芥粟，如玉莲之不水，如云之已天。涣然如濯水之鱼，超然如跨山之虎，飘然如际云之鸿。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屈。居山林虽则推静，处市井未常稍喧。所谓在俗元无俗，居尘不染尘者也。朱君悟大隐居廛之说，知心远地自偏之句。曲肱蓬蓬，箕坐习习。有诗可咏，有卷可执。初非蹈世纷而婴维紫也。莱几不受尘，松窗困白昼。老树苍藤之在閤，平沙远水之在壁。若颠崖狼谷，迅激哀湍，平芜野葦，虬根蛟干。风昏露晓，月夜星天，不出户庭，尽在图籍。心慵眼饱，脸酣耳热。款门无襦襪之客，横轩有狻猊之鼎。解衣磐礴，据枕沉酣。是非不到心，宠辱不到耳。韬形于囊籥，融神于宇宙。履大块于黍米，望长河如建瓴。眼纔已收，心花为寂，天宇泰定，虚白发光。对境无心，对心无境，已绝云霄矣。于是朝朝暮暮，师老庄，友张许之与梅葛，而与陶渊明相领会于形影之外。又何须猿鹤之与居，麋鹿之与邻，而后为心远哉？世之人或以苏朱如上所说以为如何者，不足静中冷眼一笑耳。世事淡如一杯水也。嗟夫，心一也，人自岐之，所谓溺毙于利禄之途，无得而远矣。有如穷蹙飘零之士，志在枫宸；有如孤迥峭拔之士，志在烟霄。是皆其心远也。然不若四境红尘，万灶青烟。处此阒阒，寂若林泉。已如隔蓬蓬莱弱水之远，自非心了如君者，能之均一远耳，未可量也。或问：远之义何如？曰：空中之尘若霏雪而未尝见，床下之蚊若斗牛而未尝闻。苟能悟言一室之高，俯仰宇宙之大，有所见闻则其心愈云泥矣。君字师韩。敬为之记。

牧斋记

閤皂黄冠师刘贵伯，以牧名斋，属予为记。予闻知黄帝呼牧马童子为天师，释迦指牧牛小儿为菩萨。乾马坤牛，何以牧之？圣人故曰：谦以自牧。牧之为义，牧羊则先去败群，故无触藩之虞。塞翁之于牧也，初何容心于得失哉？天子置群牧以牧民，均义也。贵伯诗甚骚而以懒辞，酒甚宽而以醉辞，棋甚敏而辞以不智，琴甚清而辞以不古。能炼内丹，能役五雷，皆以不知为辞。其谦谦如此，是自牧也。不劳鞭绳，盖以驯熟矣。僧家所谓人牛俱失，道家所谓翁马两忘。孰为牧之，盖自牧也。贵伯得之矣。

修真十书玉隆集卷之三十二

海南白玉蟾著

听赵琴士鸣弦

我寻屏迹到猿啼，云满山前花满溪。高峰壁立七十二，风生两腋天可梯。练师两鬓东风黑，绀天不流月光白。檐牙咬雨昨已晴，松幄张空夜琴瑟。兴浓抱石玄以轻，得意七弦横玉绳。膝头指弄响玲玲，灿然夺目三十星。初如雨滴芭蕉夜，久坐梧桐猿啸罢。宛然幽涧听鸣泉，偶杂修篁夏清夏。先疑易水渡荆轲，已转似劝无渡河。美人金帐别项藉，壮士铁笛吹孟婆。不然双雉两南北，或者妇牵苏武服。弦中何似湘妃怨，指下为甚昭君哭。又非床下感蟪蛄，更匪胡笳叫晚秋。自然雁声下遥塞，忽觉蝉噪过南楼。君休弹终我畏听，满怀今古兴亡病。苍梧云愁虞舜远，鼎湖云出轩辕冷。一声一声复一声，不管世间银发生。弹尽天涯夕阳影，又向山中弹月明。胡长卿，去已久；韩飞琼，无此手。玉帝闻未曾，人间空白首。柳花霏霏满江城，城外海棠红泪倾。恐君余思更未已，为我春昼闻晴莺。

赠方壶高士

蓬莱三山压弱水，鸟飞不尽五云起。紫麟晓舞丹丘云，白鹿夜啖黄芽蕊。浩浩神风碧无涯，长空粘水三千里。中有一洞名方壶，玉颜仙翁不知几。上帝赐以英琼瑶，缝芝缉榭佩兰芷。戏吹云和下朱尘，还炼五云长不死。丹砂益驻长红容，玉石弗砺愈白齿。醉飞罡步蹶星辰，时把葫芦桔鬼神。早曾探出天地根，寸田尺宅安昆仑。安知我即刘晨孙，不复更觅桃花源。或者即庠身（建州武夷有藏岩，有老仙刘庠），岂复别寻会仙村（在武夷第九曲）？一闭目顷游六合，坐里汗漫诣浑沦。何必裹粮圆峤外，宁又远泛闽风津。云屏烟障只笑傲，烟猿露鹤与相亲。君不见，刚风浩气截碧落，上严天关九屏恶，俯视万方万聚落。丝长岁月能几时，米大功名安用为？不将世界寄一粟，便请芥子纳须弥。初从螺江问草屨，已判此身轻似叶。及其流湘过衡岳，一笑江山阔如磔。如今坐断烟霞窝，已诵东皇太乙歌。不作竹宫桂馆梦，奈此四海黄冠何？夜来坐我酌桂醪，不敢起舞宾云曲。何年踏踏去方壶，我欲骑风后相逐。

赠蓬壶丁高士琴诗

瓠巴骑鲸上天去，伯牙成连亦千古。浅世断无钟子期，弦中妙意为谁举？春风春雨满潇湘，人在蓬窗闭竹房。竹里鹃啼喉舌冷，花间莺宿梦魂香。客从滴沅下衡岳，满怀诗愁无处著。请君拂去水晶尘，淪茗一了恍然作。道人问予若为情，伊弦凄兮予莫听。一春十病九因酒，三月都无二日晴。俯首沉吟声一曲，吟狙一罢撚拨续。初如雪泉漱鸣玉，已转忽如雨簌簌。于中亦有蟪蛄鸣，倏忽变作冷猿声。始疑荆轲渡易水，乃是湘妃夜涕零。昔从抚断南风了，爰里幽人始能晓。可叹坛中苦杏花，山高水寒即声杳。道人此意非人间，笑咏洞章锵佩环。能令凤舞下丹汉，云里大地垂头看。世间鸡虫互得失，只好牧羊坐花石。何为儿女谩昵昵，候虫时鸣徒戚戚。输君朝朝在翠微，鹤已睡去人不知。笑思古今一俯仰，弹到千山月落时。君知否，梧桐枝上双燕语，尽将万事等风絮。琴中日月何僚闲，肯使事逐孤鸿度。

南岳九真歌题寿宁冲和阁

笑携魏王大瓠落，往观洞庭张帝乐。醉骑人风访广漠，九天之上无南岳。我寻九真

消冥漠，乱云深中涌楼阁。玉帝昔诏陈兴明，双童前吹紫鸾笙。尹君道全骖后尘，先殿后卫森火铃。皓首惠度甚姓陈，却立虹桥叫霜鹰。施友灿然索天笑，露冷松寒月华皎。无人为呼张法要，万山猿啼夜虎啸。张复有若如珠少，炼得身形成鹤瘦。我今只忆徐灵期，漱炼华池灌玉芝。天柱峰头凤邓郁，旦旦黄芽饲白龟。玉仙灵輿昔无期，想跨九凤衣羽衣。香火在帝去已久，玉笥亦九门亦九，坛上仙翁何仙良，为问渺茫再来否。朝粤莫悟悦可到，泠然来此同楼居。

修真十书玉隆集卷之三十三

海南白玉蟾著

旌阳许真君传

真君姓许氏，名逊，字敬之。曾祖琰，祖玉，父肃，世为许昌人，高节不仕，颍阳由之后也。父汉末避地于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吴赤乌二年己未，母夫人梦金凤衔珠坠于掌中，玩而吞之。及觉腹动，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勾曲山远游君迈、护军长史穆，皆真君再从昆弟也。真君生而颖悟，姿容秀伟。少小通疏，与物无忤。尝从猎，射一麀鹿，中之子堕，鹿母犹顾舐之，未竟而毙。因感悟，即折弃弓矢，克意为学。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历律五行、谶纬之书。尤嗜神仙修炼之术，颇臻其妙。闻西安吴猛得至人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传其秘。遂与郭璞访名山，求善地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阳逍遥山金氏宅，遂徙居之（今道遥福地玉隆万寿宫是也。金氏见为神，后有传）。日以修炼为事（今有丹井药臼存焉），不求闻达。乡党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义。尝有售铁灯檠者，因夜燃灯，见有漆剥处，视之金也。翌日，访主还之。人有馈遗，苟非其义，一介不取。郡举孝廉，不就。朝廷屡加礼命，不得已，乃于太康元年起为蜀郡旌阳县令，时年四十二。视事之初，诫吏胥去贪鄙，除烦细，脱囚繫。悉开喻以道，使民悦服，咸愿自新。发摘如神，吏不敢欺。其听讼，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俭，近贤远奸，去贪戢暴。具载文诚，言甚详悉。复患百里之远，难于户晓，乃择秀民之有德望与耆老之可语者，委之劝率，故争竞之风日销，久而至于无讼。先是，岁饥，民无以输租。郡邑绳以法，率多流移。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砾为金，令人潜瘞于县圃。一日籍民之未输者，咸造于庭。诘责之，使服力，役于后圃。民钁地获金，得以输纳，遂悉安堵。邻境流民慕其德惠，来依附者甚众，遂至户口增衍。属岁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咒所及，登时而愈。至于沉痾之疾，无不痊者。传闻他郡，病民相继而至者，日且千计。于是标竹于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于其中，俾就竹下饮之，皆瘥。其老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归饮之，亦获痊安。蜀民为之谣曰：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其后，江左之民亦来汲水于旌阳，真君乃咒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归，置之江滨，亦植竹以标其所，俾病者饮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号蜀江（亦名锦水，今属瑞州高安县）。真君任旌阳既久，知晋室将乱，乃弃官东归（旌阳县属汉州，真君飞升之后，诏改为德阳，表真君之德及民也。寻移县治于西偏，而以故地为观，今号旌阳观）。蜀民感其德化，无计借留，所在立生祠，家传画像，敬事如神明焉。启行之日，羸粮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还者，有随至其宅愿服役而不返者。乃于宅东之隙地结茅以居，状如营垒，多改氏族以从真君之姓，故号许家营焉。其遗爱及民，有如此者。真君尝至新吴，憩于柏林。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宝剑来献。真君异而受之（其地今为桂林观）。既而偕至真君之第，惟日击剑自娱，人莫能测。真君识其剑仙也，常礼遇之，卒获神剑之用（真君飞升之后，遂隐于首值柏之下，因号柏树仙童）。既而与吴君游于嵩阳，闻镇江府丹阳县黄堂靖有女师湛姆，多道术，遂同往致敬，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凤禀灵骨，仙名在天。然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陈孝道。初降兖州曲阜县兰公家，谓公

曰：后晋代当有神仙许逊，传吾此道，是为众真之长。留下金丹宝经、铜符铁券，令公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积有年矣。吾复受孝道明王之法，亦以孝为本。子今来矣，吾当授子。乃择日登坛，依科明授，阐明孝道，誓戒丁宁。出铜符铁券、金丹宝经，并正一斩邪之法、三五飞步之术，诸阶秘诀，悉以传付许君（今净明法、五雷法之类，皆时所授也）。顾谓吴君曰：君昔以神方为许君之师，今孝道明王之道独许君得传，君当返师之也。况玉皇元谱，君位玄都御史，许君位高明大使，总领仙籍品秩相辽。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许君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统摄十二分野。君领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耳，自今宜以许君为长也。二君礼谢讫，辞行。真君方心期每岁必来谒姆，姆觉之，曰：子勿来，吾即还帝乡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掷之，曰：子归，认茅落处立吾祠，岁秋一至，足矣。二君还，首访飞茅之迹，寻于所居之南四十余里得之，已丛生矣。遂建祠宇，亦以黄堂名之（今号崇真观）。每岁仲秋之三日，必往朝谒焉。初，真君往访飞茅，路傍见陂水清澈，为之少憩，曰：憩真靖（今清波林憩真观是也）。又见乡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谄曰：祭不腆，神怒，降祸矣。真君曰：怪崇敢尔耶？夜宿于逆旅，召风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驱，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废社，人不祭也）。又见负担远汲者满道，乃以杖刺社前涸泽，出泉以济之，虽旱不竭（今大泽村紫阳靖石井也）。明日登山巅，指山腰之泉罅曰：是有异物藏焉，后将为孽。遂立坛靖以镇之（今每岁朝谒姆必憩于此，号龙城观）。乃渡小蜀江（今名黄湖口），抵江干之肆。主人宋氏虽贫，而迎接甚敬。真君戏画一松于其壁而去，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后江涨溃堤，市舍俱漂，唯松壁不坏（今名松湖市，宋氏见庙食于其地）。真君尝炼神丹于艾城之黄龙山，山湫有蛟魅，护卫渊藪，辄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钉于石壁（今有钉蛟石犹在）。丹成，祭于幕阜葛仙公石室。遂至修川，受其湍急而味坚，乃取神剑磨于涧傍之石（今在修川梅山，后人于其处立观以表圣迹，今号旌阳观）。寻渡水，登秀峰（今号旌阳山），为坛于峰顶，以醮谢圣帝，乃服仙丹。吴君居近焉（溪南有仙村曰吴仙观，即吴真君故居也），遂造吴老之宅。过西安县（今分宁也），县社伯出谒。真君诘其地分有妖物为民害者，其神匿之。真君行过一小庙，庙神（其神姓毛，兄弟五人，今号叶祐庙者，在县城东四百步）迎告曰：此有蛟孽害民，知仙君来，故往鄂渚藏避矣，后将复还。愿为斯民除之。真君如其言，蹶迹追之。至鄂渚路傍，逢三老人（今三王庙是也），询其蛟孽所在，皆指曰：见伏于前桥下（今号伏龙桥）。真君至桥侧，仗剑叱之，蛟惊奔入大江，匿于渊（今号下龙穴）。乃敕吏兵驱之。蛟从上流奔出，遂诛之（今号上龙江）。真君怒西安社伯之不职，锢其祠门，止民享祀（今分宁县城隍庙正门常闭，开侧门。邑有火灾，祝师止从偏户出入，居民祭祀者亦少），令祀小庙（今封叶佑侯庙食甚盛，亦多灵感）。已而还郡城，真君曰：此地水陆冲要，人物繁夥，岂无分合得仙之人？试以丹数粒杂他药货之，令其信缘而取。既而賖者虽多，竟无一人遇者。真君吁叹，以世间仙才之难得也。真君闻新吴有蛟为孽，因持剑，捕逐之（故所经由处曰龙泉观，今改曰仙游）。蛟惧，窜入溪穴（至今号曰藏溪）。真君乃以巨石书符，及作镇蛟文以禁之（镇蛟文石碣尚存，今为僧院曰延真。傍建观，亦曰延真。在奉新县四十里）。时海昏之上辽有巨蛇，据山为穴，吐气成云，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气中者，即被吸吞，无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为民害。真君闻之，乃登北岭之巅验之（今赤乌观之东曰会仙峰，即其处也），果见毒气涨空。真君愍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将往诛之。初入其界，远近居民三百余人，知真君道法，竞来告诉，求哀恳切。真君曰：世运周流，当斯厄会。生民遭际，合受其灾。吾之此来，正为是事，当为汝曹除之，吾誓不与此蛇俱生也。有顷，群弟子至，亦同劝请。真君曰：须时至乃可。于是卓剑于地，默祷于天。良久飞泉涌出，俄有赤乌飞过。真君曰：可矣（其地为候时观，后改赤乌观。今中行有诗云：昔有长蛇性毒威，旌阳曾此候诛夷。洞中仙子方姑会，天上灵官为报时。符使忽飞陵谷口，剑星交下鬼神悲。一千年后几兴废，可借阴功无尽期。张天觉亦有卓剑泉诗云：卓剑遽成岩下井，待时遥动日中乌。海昏妖孽今除尽，余泽犹存七

靖固)。遂前至蛇所，仗剑布气，蛇惧入穴。乃飞符召海昏社伯驱之，不能出。复召南昌社公助之（其符落于县东，因建观，号符落。今名太和），蛇出穴，举首高十余丈，目若火炬，吐毒冲天。乡民咸鼓噪相助。是时，真君啸命风雷，指呼神兵，以掇服之，使不得动。吴君乃飞步踏其首，以剑劈其颡，蛇始低伏。弟子施岑、甘战等引剑挥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长数丈。甘君欲斩之，真君曰：彼未为害，不可妄诛。小蛇惧而奔行六七里，闻鼓噪声，犹返听而顾其母（今地名有蛇子港，十里许）。群弟子请诛而戮之，真君曰：此蛇五百年后若为民害，吾当复出诛。以吾坛前松柏为验，其枝覆坛拂地，乃其时也。又预谶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其师出于豫章，大扬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过井口者，是其时也（事见松沙记，豫章谶方乘。云龙江在章江西岸石头之上，与郡城相对。潘清逸有望龙沙诗云：五陵无限人，密视松沙记。龙沙虽未合，气象已灵异。昔时蛟龙游，半作桑麻地。地形带江转，州浮有连势）。此时小蛇若为害，彼八百人自当诛之。苟无害于物，亦不可诛也。蛇子遂得入江（建昌县蛇子港是。异处有庙，在新建县吴城江，甚灵。本朝封灵顺昭应安济惠泽王，俗呼曰小龙庙）。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号蛇骨洲）。真君于海昏经行之处，皆留坛井，凡六处。通候时之地为七，其势布若斗星之状，盖以镇弭后患（七靖者，谓进化靖、丹符靖、华表靖、紫阳靖、霍阳靖、列真靖，今皆为宫观，或为寺院官舍）。复至邑之西北，见山泉清冽，乃投符其中，与民疗疾，其效亦比蜀江（今号灵水台）。巨蟒既诛，妖血污剑，于是磨洗之，且削石以试其锋（今建昌县有磨剑地、试剑石）。告其徒曰：大蛇虽灭，蛟精未诛。彼物通灵，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溃郡城，吾归郡乎。战、岑二子者，从我焉。时永嘉六年也。真君道术高妙，著闻远迹。求为弟子者数百人，却之不可得，乃化炭为美妇人，夜散群弟子于处，以试之。明旦阅之，其不为所染污者，唯十人耳，即异时上升诸高第也。自是凡周游江湖，诛蛟斩蛇，无不从焉。余多自愧而去（今建昌县西津名炭妇市，立观曰始明）。真君乃与甘、施二君归郡，周览城邑。适有一少年，美风度，衣冠甚伟。通谒自称姓慎。礼貌勤恪，应对捷给。遽告去，真君谓弟子曰：适者非人，是蛟之精，故来见试也。体貌虽是，而腥风袭人。吾故愚之，庶尽得其丑类耳。迹其所之，乃在江浒，化为黄牛，卧郡城沙磧之上（今名黄牛洲）。真君乃剪纸，化黑牛往斗之。令施岑潜持剑往，候其斗酣，即挥之。施君一挥中其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井中横泉，今在上蓝寺东南角，墙掩井口，故亦号蛟井）。真君遣符吏寻其踪，乃知直至长沙，子贾谊井中出化为人，即人贾玉史君之家。先是，蛟精尝慕玉之女美，化为一少年谒之。玉大爱其才，许妻以女。因厚赂玉之亲信，皆称誉焉，遂成婚。居数岁，生二子。尝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周游江湖，若营贾者。至秋则乘巨舸，重载而归。所资皆宝货，盖乘春夏大水覆舟所获也。是秋徙还，给玉云：财货为盗所劫，且伤左股。玉举家叹惋，求医疗之。真君乃为医士谒玉，玉喜，召其婿出求医。蛟精觉之，惧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随至其堂，厉声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寻踪至此，岂容逃遁，速出速出。蛟精计穷，乃见本形，蜿蜒堂下，为吏兵所诛。真君以法水喷其二子，亦皆为小蛟，并诛之。贾女亦几变形，其父母为哀求。真君给以神符，故得不死。真君谓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逾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蹈祸。玉举家骇惶，迁居高原，其地不日陷为渊潭，深不可测（今长沙昭潭是也）。真君复还豫章。而蛟之余党甚盛，虑真君诛之，心不自安，乃化为人，散游城市。访真君弟子，诡言曰：仆家长安，积世崇善。远闻贤师许君有神剑，愿闻其功。弟子语之曰：吾师神剑，指天天烈，指地地坼，指星辰则失度，指江河则逆流，万邪莫可当，神圣之宝也。又曰：抑有不能伤者乎？弟子戏之曰：惟不能伤冬瓜、葫芦耳。蛟以为诚然，继而尽化其属为葫芦、冬瓜、连枝带蔓，浮泛满江，拟流出境。真君晨兴，觉妖氛甚盛。乃顾江中，见蛟精所化，即以剑授施岑，使履水斩之。党属如连，悉无噍类，江流为之变色。真君曰：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镇之，后且复出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于牙城南井，铸铁为柱，出井外数

尺。下施八索，钩锁地脉（今延真宫是也）。祝之曰：铁柱若亚，其妖再兴，吾当复出。铁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无虞。复虑后世奸雄妄作，故因铁柱以为讖记，有地胜人心善，应不出奸雄；纵有兴谋者，终须不到头之言。真君之虑后世也，深有如此者。次年，真君以蛟蜃之属有散入鄱阳、浔阳界者，虑其复还，乃周行江湖，以殄灭之。至岩峣山岭，有蛟湖二所，其孔穴透大江，通饶信。真君诛其蛟魅，立玉阳府靖以镇之。其西北石壁下湾立开化靖以镇之，更立大城府靖（靖傍有大潭，深不可测，且多蛟螭。真君尽灭之。唯一蛟子逃走，故立此靖以断绝之）。又铸铁符镇鄱阳湖口，杜其所入之路（今在湖口县止钟石走江中）。铁盖覆庐陵元潭，制其所藏之藪，仍以铁符镇之（今号飞符岭，有观号崇真），留一剑在焉（其剑长咫尺，有似玉石，又似铜铁，人不可识）。明年（永嘉七年也），复游长沙，遂至昭阳。又明年，至郴衡诸郡。所至皆为民馘毒除害，乃还豫章。前后凡立府靖七十余所，皆所以镇郡邑、辟凶灾也。明帝太宁二年，大将军王敦（字处仲）举兵内向，次于于湖。真君与吴君同往上谒，冀说止之。时郭璞先在幕府，乃因璞与俱见。处仲喜，延之饮，而问曰：予梦以一木破天，君等以为如何？真君曰：非佳兆也。吴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其未可妄动。处仲色变，令璞筮之，璞曰：无成。处仲不悦，曰：予寿几何？璞曰：公若举事，祸将不久；若还武昌，则寿未可量也。处仲怒曰：君寿几何？璞曰：寿尽今日日中。处仲大怒，令武士擒璞斩之（洞仙传云：璞已预报家人，备送终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寔于江侧两松间。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服饰，遍与相识共语。处仲闻之不信，开棺无尸，乃兵解也。今为水南仙伯）。真君乃举杯掷起，化为白鸽，飞绕梁栋。处仲一举目，已失二君所在。处仲竟败（处仲兵败，遂惋愤而死，卒有路尸之刑）。二君还至金陵，欲赁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真君曰：尔等但瞑目安坐，切毋覩视，吾自为尔。驾之，乃召二龙挟舟而行。经池阳，以印印西岸之崖壁，以辟水怪（今印文犹在）。舟渐凌空，俄过庐山顶，至紫霄峰金阙洞。二君欲游洞中，故其舟稍低，抹林梢戛戛有声。舟人不能忍，乃窃窥之，龙即舍舟于层岫之上，拆桅于深涧之下（后皆为铁石，今号铁船峰。并桅在渊中，为断石也）。真君谓舟人曰：汝不听吾言，将何所归乎？舟人拜求济度，真君教以服饵灵草，遂得辟谷不死，尽隐于此山（后桓伊刺江州，遣人访庐山异迹。至紫霄峰，见湖中有舟，及群鹤赤鳞鱼，骑白马二少年，长啸声数百步外，疑是舟人辈）。二君乃各乘一龙，分水陆还会于北岭之天宝洞。遂归旧隐，日与弟子讲究真詮。数十年间，不复以时事关意，惟精修至道。作醉思仙之歌，及著八宝垂训曰：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忠则不欺，孝则不悖，廉而罔贪，谨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宽则得众，裕然有余，容而翕受，忍则安舒。接人以礼，怨咎涤除。凡我法子，动静勤笃。念兹在兹，当守其独。有爽厥心，三官考戮。乡党化之，皆迁善远罪，孝弟兴行。平时出处，随机应物，不异常人。但所居之处，鸣鹤飞翔，景云旋绕而已。自东晋乱离，江左频扰。真君所居环百余里，盗贼不入，闾里晏安，年穀屡登，人无灾害。其福被生灵，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至孝武帝宁康二年甲戌，真君年一百三十六岁。八月朔旦，有云仗自天而下，二仙乘輦，导从甚都，降于真君之庭。真君降阶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赐子诏。真君俯伏以听，乃宣诏曰：上诏学仙童子许逊，卿在多劫之前，积修至道，勤苦备悉，经纬愈深。万法千门，罔不师历；救灾拔难，除害荡妖。功济生灵，名高玉籍。众真推仰，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赐紫彩羽袍、琼旌宝节、玉膏金丹各一合。诏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阶受诏。一仙曰：余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余乃元真太卿瑕丘仲。言毕，揖直君坐，告以冲举之日。遂乘云车而去。真君乃召门弟子与乡曲耆老，谕以行期。自此朝夕会于真君之第，日设宴饮，共叙惜别。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灵剑子等书。又与十一弟子各为五言二韵劝诫诗十首以遗世，及以大功如意丹方传众弟子之不与上升者。此方即丁义神方中一也。其诀必先择日斋戒，设位醮十八种药之神，然后书符，逐味诵咒而修合之。其治众疾，如意而愈。是月望日，大营斋会，遍召里人，长少毕集。至日中，遥闻

音乐之声，祥云弥望，须臾渐至会所。羽盖龙车，从官兵卫，仙童彩女，前后导从，红霞紫气，舒布环绕。前二诏使又至，真君降阶拜迎。二仙复宣诏曰：上诏学仙童子许逊，脱子前世贪杀匿不祀先祖之罪，录子今生咒水行符治病罚恶，馘毒之功。已仰潜山司命官传金丹于下界，闭迹封形，问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归三天。子急净秽，背土凌空。左大力天丁与流金火铃照辟中黄，无或散慢告行。仍封远祖由玉虚仆射，曾祖琰太微兵卫大夫，先祖玉太极把业录籍典者，父肃中岳仙官。赐所居宅口仙曹左府。玉真上公曰：卿门弟子虽众，唯六人合从行。余各自有超举之日，不得偕往也。乃揖真君升龙车，命陈勋时荷持册前导，周广、曾亨驂御，黄仁览与其父族侍从盱烈与母部从仙眷四十二口，同时升举。鸡犬亦随逐飞腾。里人攀恋投地，悲号不忍别。真君曰：仙凡路殊，悲欢自切。执奉孝慈，恭顺天地，何患无报耶？乃留下修行钟一口，并一石函，谓之曰：世变时迁，即为陈迹矣。聊以此为异时之记。有仆许大者，与其妻市米于西岭。闻真君将飞升，即奔驰而归。仓忙车覆，遗米于地，米皆复生（今地名为覆车岗生米镇）。比至，哀泣求从行。真君以其分未应仙，乃授以地仙之术，夫妇皆隐于西山（其详见于仙姓录）。仙仗既举，有顷坠下药臼车轂各一，又坠一鸡笼于宅之东南十里余（旧名鸡栖靖，今名崇元观）。并鼠数枚堕地，虽拖肠而不死，意其尝得窃食仙药也。后人或有见之者，必为瑞应焉。仙驾凌空，向远望之，不可见。唯祥云彩霞，弥漫山谷。百里之内，异香纷馥，经月不散。初，真君回自旌阳，奉蜀锦为传道质信于湛姆，姆制以为殿帷。至是，忽飞来周游旋绕于故宅之上，竟入，复飞人云霄（后置观，故以游帷为名）。初，真君与郭璞寻真选胜，至宜春栖梧山，王长史之子朔迎真君居西亭。久之，谓朔曰：吾视子可传吾术。乃密授仙方。复云：此居山川秀丽，兼有灵泉出于道南，前对洞天，俯临袁水，宜为道院。朔从之。真君乃书一（天篆靖字也）字于壁而去。飞升之日，云辇过其上，遣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诏命，因来别子。朔泊阖家瞻拜祈度，真君俯告曰：子辈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飞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异，植于兹地，久服长生。甘能养肉，辛能养节，苦能养气，咸能养骨，滑能养肤，酸能养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讫而别。自后王族如言服饵，各寿百龄焉（今临江军玉虚观即其地，仙茅存焉）。真君所从游者三百余人，其功行无出者，通吴君十有一人。

修真十书玉隆集卷之三十四

海南白玉蟾著

续真君传

真君飞升之后，里人与真君之族孙简就其地立祠，以所遗诗一百二十首写竹简之上，载之巨筒，令人探取以决休咎，名曰圣签。其钟车函白并宝，藏于祠（后改祠为观，因锦帷以命名曰游帷）。蜀旌阳之民，竞资金帛，负砖甃，来甃坛并以报德，各镌姓名其上（蜀民砖，缘改宫修盖，始彻去之。今间有存）。隋炀帝时，焚修中辍，观亦寻废。至唐永淳中，天师胡惠超重兴建之。明皇尤加虔奉。本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赐御书。真宗又遣中使赐香烛花幡、旌节舞偶，改赐额曰玉隆，取度人经太释玉隆腾胜天之义也。仍禁名山樵采，蠲租赋之役。复置官提举，为优异老臣之地。徽宗皇帝降玉册，上尊号，醮告词文：维政和二年太岁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御名）谨遣入内侍省内殿程奇，请道士三七人于洪州玉隆观建道场七昼夜。罢散日，设醮一座，三百六十分位。上启神功妙济真君，伏以至神无像，虽莫能名，成德在人，姑从所示。式褒显迹，肇荐徽称，冀享褒崇，永绥福地（御名）。无任诚惶诚恐恳祷之至。谨词。

御降真君册诰表文

臣(御名)祇奉高真,肇扬显迹。仰太霄之在望,被灵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纯熙来被,更延景历之昌。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奉表奏以闻。臣(御名)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言。

玉册文曰:维政和二年岁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宠绥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锡羨降康。而名号弗宣,曷彰报典?乃诏有司,考循秘牒,发挥遗懿,垂示无穷。恭惟真君躬握元图,密庸妙契,繇魏迄晋,嗣休炳灵。赉乏痼痾,一方攸赖。剪妖馘毒,三气获分。肆膺湛姆之符,荣启都仙之籍。超升旋极,载祀绵邈。庙像屹崇,风烈如在。矧炎晖之有赫,方皇运之正隆。荐降嘉祥,聿彰幽赞。袞襜响答,民物阜宁。宜极徽称,以昭严奉。谨遣朝奉大夫充集贤殿修撰知洪州军州管干学事、兼管内劝农使充江南西路兵马铃辖护军、赐紫金鱼袋王勇,上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洪惟降鉴,诞受丕章,佑我无疆,保兹景命。俾缉熙于纯嘏,用敷锡于群伦。谨言。

政和六年,改观为宫,仍加万寿二字。除甲乙为十方。六年五月一日辰时,御前降到荀字号不下司文字付礼部:朕因看书于崇政殿,恍然似梦,见东华门北有一道士,戴九华冠,披绛章服,左右童子持剑,拂皆衣青。后有二使者,彩衣道装,捧印枕,前至丹墀,起简揖朕,攀左龙尾上殿。朕疑非人间道士,因问:卿是何人,不诏而至。道士对曰:吾为许旌阳,权掌九天司职。上帝诏往按察西瞿耶国,经由故国,观其妖气,故来相访。朕请坐而问曰:此患为何?答曰:湖南湖北三十六万绢纲入水,此实小龙为害。盖先朝不封此子为王,当永嘉之戮,自拆母腹而奔走,未及害人,因而赦之。今乃辄为国家之患。俟吾还,当有处分,不令住于江淮间矣。朕梦中谢之,复问曰:朕患安息疮,诸药不能愈,真君有药否?即取小瓢子,倾药一粒,如绿豆大,呵咒抹于疮上。觉如流酥灌体,入骨清凉。遂揖而去。行数步,复回顾曰:吾弊舍久已寥落,愿圣皇举眼一看为幸。朕豁然觉。不数日,有司奏到,果然绢纲尽数被风涛覆没。即取图经考之,见洪州分宁县梅山有许旌阳磨剑之地,诏画像如梦中所见者,赐上清储祥宫。寻依道录院奏请,于三清殿后造许真君行宫。再降手诏,命中大夫谢景仁下分宁县,同令佐以系省官钱新换旌阳观,仍赐诏书一道,前去本观收掌。遇天宁节,即拨放童行一人,仍命采访许真君别有遗迹去处,如未有观,即勒本属取官钱建造。如有宫观,屋宇损坏,即如法修换。无常住即拨近便僧寺堪好庄田入观供办,务令严谨。主者施行。数月后,复梦真君回如初,谢上曰:分宁乃昔经行之处,重劳建造。吾卜地西山,遗迹具存。但居宇隘陋,不足副西京瞻视,幸陛下一修整之耳。上寤,即诏洪州改修玉隆万寿宫。仍降图本,依西京崇福宫例鼎新盖造。赐真君像一躯,及铜铸香炉、花瓶烛台、钟磬之具。御书门殿二额。凡为大殿六,小殿十二,三廊七门,五阁。前殿三面壁绘真君出处功行之迹,后殿奉安玉册,其上建阁,宝藏三诏御书。两庑复壁绘仙仗出入之仪,环以墙垣。由墙之西,盱真人之故居,建道院以安道众。建炎中,金人寇江右,欲火宫庭。俄而水自楹桷间出,火不能熯。虜酋大惊,乃书壁云:金国龙虎上将军来献忠被授元帅府上畔都统大军届兹,遍观圣像,庄严华丽,不敢焚毁。时天会八年正月初二日记。主观想知悉。写毕,戢兵而去(此壁近颓,方理其字)。绍兴二十八年,赐御书十轴,令宝之,以镇福庭焉。凡真君之所遗物,皆有神物守护,不可触犯。殿前守植柏,其荣悴常兆宫之盛衰。剪以煎汤,无疾不疗。丹井旧有神龙出没,胡洞真始置符石以镇之铁柱。唐严撰作州牧,心颇不信。尝令发掘,俄迅雷烈风,江波泛溢,城郭震动。撰惧,叩头悔谢,久之而后止。又强取真君修行钟,置之僧寺,击之声哑如土木。疑道流以术禁之,遂加囚系,欲置于刑。撰忽坐寐,为神人叱责,将断其首。惊觉,遂释道流,送钟还宫。至五季乱,一夕飞去,莫知所之车轂。州牧徐登欲见之,令取至府。犹未及观,即夕飞还。皇朝犹在。金人入寇,寻失之。石函虽有窾缝,而不可开。唐张善安窃据洪

州，强凿开之。其盖内丹书字云：五百年后，狂贼张善安开之。善安惧。磨洗其字，终不能灭。遂藏其盖，止留函底（今与药白皆存焉）。三朝宸翰及真君玉册，金人入寇之后，不知所存焉。真君垂迹，遍于江左、湖南北之境。因而为观府、为坛靖者，不可胜计。或散在山林湖泽，绝有异处。如龙沙侧之磨剑池，池上沙壁立，略不湮塞。新建县之曠旱湖，水蛭至多，以粒药投之，其蛭永绝，至今名药湖。松湖市之旅邸，真君尝少憩，至今其家无蚊蚋。丰城县之杪针洞，蛟入其中，以杉木楔之，至今不朽。奉新县之藏溪，蛟藏其中，以剑劈裂溪傍巨石，书符以镇（今镇蛟石碣尚存）。靖安县有刘仙姑，名懿真，年数百岁，貌若童子，湛姆尝称之。真君往见，则已飞升矣。遂留宝木华车遗之。车因风飘举，三日而下，因名其观曰华车观。碑碣犹在，今号栖霞观。此类莫克殚举。每岁季夏，诸卿士庶各备香华鼓乐旗帜，就寝殿迎请真君小塑像，幸其乡社，随愿祈禳，以蠲除旱蝗。先期数日，率众社首以瓜果酌献于前殿，名曰割瓜，预告迎请之期也。真君之像凡六，唯前殿与寝殿未尝动，余皆随意迎请。六旬之间，迎请周遍洪瑞之境。八十一乡之人，乃同诣宫醮谢，曰黄中斋（黄中仪式，真君所流传也）。七月二十八日，仙驾登宫左之五龙岗，禁辟蛇虎，自古以然，谓之禁坛。故远近祈禳之人，昼夜往还，绝无蛇虎之患。仲秋号净月，自朔旦开宫，受四方行香祷赛荐献，先自州府始（州府具香烛酒币词疏，遣衙吏驰献），远迹之人，扶老携幼，肩舆乘骑，肩摩于路。且有商贾百货之射利，奇能异伎之逞巧，以至茶坊酒垆，食肆旅邸，相续于十余里之间，骈于关市，终月乃已。常以净月之三日，仙仗往黄堂观，谒湛姆。前一夕，降殿，宿斋南庑。次日，昧爽启行，少息于憩真靖。晚宿紫阳靖。次日早登龙城坛，渡小蜀江。初，真君寻飞茅时，尝渡此江，以钱二百劳舟人。舟人请益不已，欲需一千。真君从之。既登岸，舟人持钱归，二环耳，余皆楮镪。始惊讶，知其神人。至今仙驾经由，舟人止觅二环，不敢过求也。临午，至黄堂，朝谒湛姆。乡之善士咸集，陈宴享之礼。明日，复留终日。初六日，早由西路以还宫中。每以中秋日修庆上升斋。先一日建醮，次日黄君来觐。黄君，真君之婿也。其行多由间道。明旦，未至宫五里，曰侯陂，有亭曰著衣观，黄君更衣之所也。宫中具威仪，迎入端门（旧有门对正殿，曰黄阁门也）。初朝于前殿，分宾主礼。次日，享礼毕，降殿憩于西庑，俟暮西还。而宫东之市肆商贾居民，必同邀游街以求利市，竞争牵挽，几至龙岗桥乃回。俗云：姑丈所至则利市。依合每试有验故也。每三岁上元后一日，真君仙仗往瑞阳，存问黄君曰：西抚上元日禺中，先迎置前殿，陈斋羞三献之礼。诘朝乃行，初出东门，即南过望仙桥，经茂埭，入黄姑巷。次至安里，迁入元都坛，少憩（坛在庙侧，旧有观，今废）。次登师姑岭，入元仙靖。寻出驿路，再迁入小路二里许，至朱塘观供（此地有养颜童子墓，旧名生碧观）。复出大路，至暗山头，遂至三十里铺（此地凡出供）。从者午食，乃度九岗、九滔。过龙陂桥，抵祥符（属高安县，旧名祈仙观）。瑞人多出城迎谒，号曰接仙。真君降舆，与黄君宴于前殿。十七日，复受享。礼主首侍从仙驾者，乃诣后殿酌献于许氏仙姑（自淳熙戊申岁始也）。次日，未五鼓而返（此一处凡六供）。士庶焚香迎谒者，以千数。凡所经由，聚落人民男女长幼，动数百人，焚香作礼，化钱设供，至有感激悲号者。每仙驾出入，主首必再拜送迎于大门之外，至于南朝西抚。及州府迎请祈求，必主首从行焉。真君乘龕輦，白马金凤为前导（世传昔有白马之神庙，食于真君宅东半里，今号白马塘。真君得道，愿充前驱也。金凤意其朱雀导前之义。或置于龕輦之顶，正合上有朱雀之义。而世传以应母之祥，恐未必）。肩舆之入，调古歌一阙，齐声唱和，歌名黄鹤楼。有著高冠彩帕者数对，冠名彩楼。二者甚古怪，盖晋代之礼也（彩楼高二尺许，上大下尖，竹治彩帛，结彩戴于首，以帛县额下。唐道士熊景休诗云：世事已归唐历数，仙歌犹是晋乡风。虽唐人且怪之，盖其歌调虽在，而其词久亡。守颖今作三章以补之，其一曰：真君功行满三千，帝诏凌空度九天。鸡犬也随仙眷去，至今圣迹尚依然。其二曰：真君舍我甫千龄，晨夕焚香叩杳冥。惟愿慈悲恩下土，乞将多福佑生灵。其三曰：道师湛姆住州阳，一叶飞茅著处香。仙驾不忘当日约，年年一

度谒黄堂)。所由之路,横斜曲直,遵于古,不可少易,易之则有咎。每仙驾将出,地分之人竞先辟旧径,立表以指其处,盖非众人所常行之路也。旧记云:昔爱女所行,真君蹑踪而往,至黄君家为留,信宿乃由通道而归。其寻飞茅,亦多委曲寻访,故今南朝西抚,并袭前迹。所过之地,窅有轻重迟速,安危晴雨之占。肩轻步速,安稳清明,为地分之福。肩重步迟,失扑阴雨,为地分之灾。福则岁稔人安,灾则人伤物厉。唯西抚之行,往欲雨寒,还欲晴暖。反是亦灾。仙驾每行,必冲早涉暝,履茅茨荆棘之地。部从社赛之人,动逾数百,然从古未闻有伤其足者。唯忌人畜生死厌秽,凡香钱服用,饮食坐卧,皆须避之,否则立有卒暴之祸。后有速蹇之灾,皆前人所传而今人所见之明验也。

修真十书玉隆集卷之三十五

海南白玉蟾著

逍遥山群仙传

吴 君

吴君名猛,字世云,濮阳人。仕吴为西安令,因家焉(今分宁县是也)。性至孝。韶此
时,夏月手不驱蚊,惧其去已而啮亲也。年四十,得至人丁义神方。继师南海太守鲍靓,
复得秘法。吴黄龙中,天降白云符授之,遂以道术大行于吴晋之间。晋武帝时,真君从世
云传法,世云尽以秘要授之。永嘉末,杜骠寇蜀,攻陷州县。真君既诛大蛇,世云曰:蛇是
蜀精,蛇死则杜骠灭矣。卒如其言。尝见暴风大作,书符掷屋上,有青鸟衔去,风即随止。
或问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风,中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止之。验之果然。西安
令于庆死已三日,世云曰:令长数未尽,当为讼之于天。遂卧于尸傍,数日与庆俱起。庆
弟著作郎宝,感其异,遂作搜神记,行于世。尝渡豫章江,值风涛乏舟,世云以所执白羽扇
画水而渡,观者骇异。宁康二年,真君上升,世云复还西安。是年十月十五日,上帝命真
人周广捧诏召世云,遂乘白鹿车,与弟子四人白昼冲升。宅号紫云府(今分宁县吴仙村西
平靖吴仙观是也)。政和二年五月,准诰封为真人。词曰:

洪都福地,紫府列真。既灵异之有闻,岂褒崇之可后?以尔早学至道,尝悟秘言,
道化施行,世称慈父。功行甫就,飞升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祷辄应,吾民是
依。锡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神列真人。

蜀川陈勋、庐陵周广,乃世族儒生

勋字孝举,博学洽闻。时魏遣钟会、邓艾伐蜀,刘禅降。孝举时尚少,已有出尘之志。
入青城山,师谷元子,求度世之法。继闻真君在旌阳,仁政及民,走谒公庭,愿充书吏。真
君嘉之,付以吏职。凡表率辈流,说化民俗。抚字之术,裨益为多。遂引为门弟子,而托
以腹心。典司经籍,守视药炉。真君冲霄,命执策导前焉。昔玉隆宫西庑有孝举道院,号
承仙府。手植巨柏一株,其院面柏而居。政和二年,诰封正特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蚤以诚恳,师事道君。门人之中,独掌奥典。功行甫就,执幢而升。大江之
西,俨有遗像。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而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
特封正特真人。

周 广

广字惠常,大将军瑜之后。少好天文音律之学,长通无为清净之教。尝与同志游巴
蜀云台山,得汉天师驱剪精邪之法,救民疾苦。闻真君在旌阳,径诣公庭,愿备下执。真
君纳之,令供侍杖屨。夙夜惟勤,遵行道法,始终不息。还居私第,左右无违。乃就宅西
百余步间,筑室以居。真君飞举,惠常与曾兴国同骖龙车。宅号宣诏府(唐保大中,州牧
周令公绍真人为祖,修营其它,改曰宣诏府。有碑刻尚存焉,今日太虚观)。政和二年,封

元通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早弃山宇，师事仙君。元化通神，能得其道。功行甫就，偕升帝乡。大江之西，俨有故迹，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元通真人。

泗水曾亨、巨鹿时荷，皆黄冠上士

亨字兴国，参之后也。少为道士。天姿明敏，博学多能。修三天法师之教，逆知来物。名山列岳，有路必通。妙诀灵符，无治不愈。神人孙登见之，曰：子骨秀神惠，砥砺精勤，必作霄外人矣。子勉之。后隐居豫章之丰城，闻真君道誉，投谒门下，愿侍巾几。真君雅器重之，神方秘诀，无不备传。后骖龙车升天。今丰城县真阳观，是其遗迹。政和二年，诰封神惠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骨秀神惠，天禀殊姿。师事仙君，雅与道合。功行甫就，偕游帝乡。大江之西，尚存坛井，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神惠真人。

时 荷

荷字道阳，少修道德之教。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众妙之术，用能却寐绝粒，役使鬼神，驱除邪魅。点化金玉，调济穷苦，民受其赐，声闻远迹。惠、怀之世，闻真君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门，愿充弟子。真君纳之，授以秘诀。复遣还山，教导徒众。明帝诏赴阙，师问之，坚不愿留。竟归，依栖真君侍侧。宁康二年，与陈孝举执册导从升天，有遗迹在豫章城，号紫盖府，今南昌厅是也。东海沐阳县奉仙观，乃其旧隐。政和二年，封洪施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系出东海，世称仙材。能自得师，以有洪施。前驱龙节，参驾同升。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以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洪施真人。

丰城甘战，草泽布衣

战字伯武，以孝行见推于乡党。遭时乱离，晦迹草泽。喜神仙久视之术。闻真君行孝道法，除害利物，遂造门恳请，愿备驱役。真君异其材器，可其所请。至真君上升，复付以金丹妙诀。伯武后归丰城，布德行惠。至陈大建元年正月十日亭午，天诏下，乃驾麟车，乘云而去（今县中清都观，乃昔藏丹之地）。其故宅号华阳亭，有飞簀观为之奉礼。政和二年，封精行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幼耽道教，同事仙君。驱妖除邪，厥功甚茂。精行既备，升游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精行真人。

沛郡施岑，乡关壮士

岑字太玉。祖朔，仕吴，因徙居九江赤乌县。太玉状貌雄杰，勇健多力，弓剑绝伦。真君初领徒诛海昏大蛇，会乡壮三百余人来助力，太玉预焉。致恭恳，乞愿充役者。真君纳之，与甘伯武常执剑侍左右。宁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见东方日中有一童子，乘彩云，执素策，驱苍虬，降其所居，宣玉帝诏。遂御苍虬，乘云去。真君宅东南二里间，有坛曰紫玉府，即其所栖之地。西岭镇江干石上有观（今额至德），为太玉眺台。南昌之地亦有之，皆所以眺望水妖也（俗称钓台，非也）。政和二年，封勇悟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性勇而悟能，自得师授以至言，俾之入室。神童指妙，飞升帝乡。大江之西，故宅尤在，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勇悟真人。

兰陵彭抗、南昌盱烈、钟离嘉、建城黄仁览，皆以懿戚，久处师门

抗字武阳。举孝廉，仕晋，累迁尚书左丞。密修仙业，以疾辞朝。师事真君，仍纳爱女为真君子妇（旧以彭女为夫人，非也。故老称为子妇是也。真君怀帝永嘉末化炭妇，诛蛇，而彭君在，计其年已七十六七矣，岂复亲匹偶乎？亦屡闻真君夫人周氏，今考孝道赞，有周女使答盱母问一篇，绝妙，疑是夫人谦称，故曰女授。新藏经称圣母，非也）。真君念其恪诚，应诸秘要，悉付之，速遣还朝。至穆帝永和二年，致政南游，挈家居豫章城中。再诣门下，朝夕扣问，道益精进。宋高祖永初二年（职方载作义熙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举家二十六口，白日升天（今郡城宗华观是也）。政和二年，封潜惠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绝名去利，潜默内修。竭诚亲师，授以秘要。功行甫就，飞升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仙室灵坛，俨有陈迹，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潜惠真人。

盱烈

烈字道微。少孤，事母以孝闻。母盖真君之姊也。真君凡二姊，盱母为之孟（遵爱录云：南昌盱君烈、钟离君嘉，本许君甥。则盱母为真君姊，信矣）。真君为其孀居，乃筑室于宅西数十步间，俾居之。故母子日闻道妙。真君每出，则盱母代掌其家事。仙宾隐客，咸获见之（胡天师石灶词曰：吾昔尝到此。则客于盱母）。母子并受玉皇诏，部分仙眷升天。今墙西道院，乃其旧居（号合仪府）。政和二年，诰封和靖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学真君之道，悟五练之源。惟性闲和，动合大化。卒与其母，偕升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和靖真人。

钟离嘉

嘉字公阳，一字超。本真君仲姊之子。少丧父母，植性简淡。真君尝叹其有受道之姿，乃授之神方能拯救，付之妙诀能役逐。真君升天^{〔1〕}，首以金丹之赐。是年十月十五日，日中，碧霞宝车自天来迎。公阳拜诏，升车而去。新建象牙山西源，是其所也，有观曰丹陵，石药臼尚存，号钟王府。政和二年，诰封普惠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持修炼之术，善符禁之能。普惠遐遐，功行昭著。真君付诀，升游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普惠真人。

黄仁览

黄仁览字紫庭。父辅，字万石，举孝廉，仕至御史。紫庭神彩英秀，局量凝远。真君以子妻之，尽得真君之道。任青州从事，单骑之官。留妻侍父母，然每夜辄归，人莫得知。一夕，豕僮报许氏院中夜有语笑声。姑讯之，许氏曰：黄郎耳。姑曰：吾子从仕数千里，安得至此？许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顷刻千里。戒在漏语，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当使我见之。是夕，紫庭归，许氏告以故。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谒父母，曰：仁览虽从宦远乡，夜必潜归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谴责。言讫，取竹杖化为青龙，乘之而去。故万石亦知仙道之足慕，执弟子礼以事真君。唯紫庭二弟，勇健不检，日事游畋，虽父兄奉诏飞升，而二人尚在猎所。自言性纵逸，不堪作仙，任兄举族飞腾，容我二弟捕鹿。紫庭叹其赋分，复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遂与父母三十二口，乘云而东，从真君仙驾升天。二弟后隐于西山（今方冈庙，俗呼黄朝四郎、五郎是也）。仙仗既行，云间坠下石球药车各一（瑞州高安县祥符观，旧曰析仙观，是其故居也）。傍有许氏坠钗洲。政和二年，诰封冲道真人。其词略曰：

以尔袭初平之庆，禀非常之姿。师事道君，洞该至妙。功行甫就，升游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用彰厥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冲道真人。

仁览父辅，亦求为真君弟子。真君以其懿戚，待以客礼，故不与十一人之数。诸弟子

受法皆许传族坛靖各立府亭之名(教太义曰府,小仪亭,乃行持通法,以人数多寡名之)。

〔1〕“天”原作“大”。

修真十书玉隆集卷之三十六

海南白玉蟾著

诸仙传

兰公

昔有异人,姓兰名期,莫敢呼其名,称之曰兰公。初居于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其家百余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称孝悌王,讳弘康,字伯仲。语兰公曰:始气为大道,于日中为孝道仙王。元气为至道,于明中为孝道明王。玄气为孝道,于斗中为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吾于上清以下,托化人间,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当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因付兰公秘旨,及金丹宝经、铜符铁券,令传授丹阳黄堂靖女真湛姆。且戒之曰:将来有学仙者许逊,汝当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将兰公游于郊野,道傍忽见有三古冢,指以示兰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冢乃昔尸解所遗仙衣而已。第二冢乃太阴炼形,形体已就,今当起矣。第三冢藏蜕骨耳。宜移冢傍之路,勿令人物践履也。孝悌王言訖升天,兰公乃榜示行人,断其旧路。人谓其妖妄,擅移路径,执以诣官。官吏拘公而诘其验,公具以前事对。官吏云:必若妄言,将加诛。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兰公与地分,对开其冢。其第一冢果有黄衣一领。其第二冢见一人,童颜弱质,如睡初觉之状。第三冢见连环骨一具。众咸惊叹,吏乃持仙衣还,献府君。府君著衣,不能胜,还与兰公。公服之,即同冢中仙人合为一体,竦身轻举。官吏悔谢虔恳,拜问何时再降人间。兰公俯语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济迷途。其后吴都有十五岁童子,丹阳三岁灵童,并是真仙之化身也。将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湛姆

湛姆,不知何许人也,其字曰婴。尝居金陵丹阳郡之黄堂,潜修至道。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见之。齿发不衰,容貌常少。皆以湛姆呼之,谓其可为人师也。吴大帝时,行丹阳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头再拜,愿为义子。湛姆告曰:汝既长成,须待养所生,何得背其已亲而事吾为母?既非其类,不合大道。于是童子跪谢而去。又经旬月,复过市中。忽见孩儿年可三岁,悲啼呼叫,莫知谁氏之子。因遇湛姆,执衣不舍,告云:我母何来,唯愿哀悯。湛姆怜其无告,遂收归抚育。渐向成长,供侍甘旨,晨昏不亏。心与道合,行通神明。聪慧过人,博通经教,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穷幽极玄,探微索奥。年将弱冠,湛姆谓之曰:我修奉正道,其来已久。汝以吾抚育,暂此相因。汝既无天,将何为姓氏?儿曰:昔蒙天真授以灵章,约为孝道明王,请以此为名号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违?复议求婚,跪姆前说赞曰:

我非世间人,上界真高仙。今与姆为儿,乃是宿昔缘。

因得行孝道,度脱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

今已道气圆,我将返吾真。真凡自殊趣,何为议婚姻?

盍于黄堂坛,传教付至人。姆既施吾教,三清栖我神。

湛姆闻赞,惊畏异常。遂于黄堂建立坛靖,严举香火,大阐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诀曰:姆须高处玄坛,疏绝异党,脩闲丘阜,餌服阳和,委鉴太虚,静夷玄圃。若非

无英宝帙、黄老玉书、太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玄之道，不可偃息（一作轻盖）于流霞之车（一作障），眷盼乎文昌之台也。得此道者，九凤齐鸣，万灵萃止，竦身御节，八景浮空，龙舆虎旂，游翔八方矣。姆宜宝之。于是尽付妙诀，兼授灵章。已而辞姆，飞腾太空。湛姆受讫，宝而秘之，积数十年，人无知者。至西晋之末，许真君逊、吴真君猛，闻姆有道，远诣丹阳，求受道法。姆知其名在图籍，应为神仙，于是授以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飞举之宗、及正一斩邪三五飞步之术。仍以兰公所授孝悌王铜符铁券、金丹宝经，一遵元戒传付许君。仍语二君玉皇玄谱、仙籍品帙，乃令许君以道次授吴君。二君礼谢，将辞归。许君欲每岁来礼谒姆，姆止之曰：子勿来，吾即还帝乡矣。乃取香茆一根，南望掷之。茆随风飞去，因谓曰：子归，于所居之南数十里，认茆落处，立吾祠。岁秋一至，足矣。语讫，忽有云龙之驾来迎，凌空而去。今新建、丰城二县之界有黄堂观，乃真君仿丹阳黄堂坛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谒湛姆之所也。

地主真官传

地主金公，世忘其名（或云名宝，行第七）。世居豫章之西山金田，以进纳补官。朴直公正，乡间所推服。许真君与郭璞择地，至其所居。璞曰：璞相地多矣，未见有若此者。如求富贵，则必有起歇；如欲栖隐，大合仙格。其岗阜圆厚，位坐深邃。三峰屹立，四环云拱。内外勾锁，无不合宜。大凡相地，兼相其人，观君表里，正与地符。乃与真君同谒公，公欣然出迎，欢如平生。璞白公曰：许君欲置一舍为修炼之地，故同璞上调。公曰：窃观许君仙风道骨，非尘埃中人。第恐此地不足以处君耳，君诚有意，当并致庄产以为薪水之资。许君曰：虽蒙倾盖，然受之无名，愿闻所需，多寡惟命。公曰：大丈夫一言道合，身命犹以许人，况外物乎？老夫拙直，平生无用文券。乃取一大钱，中破之，自收其半，以半授许君曰：以此为券。明日遂挈家居西林之庐舍，至卒老焉。玉隆宫有神曰西林地主显忠真官，即公是也。

皇朝真宗皇帝尝遣中使奉香烛花果于真君。中使至溪桥，公朱衣靴屐迓之，中使不知其神也。至馆，问曰：适桥畔有宫人相迓者，谁也？今安在？左右曰：无之。中使曰：衣朱衣，状貌肥而短者。众咸谓无其人。翌旦，中使登殿，致献讫，还过地主堂，视之惊曰：昨日所见者，即此神也。炷香设礼，敬叹其灵。归而奏之，即有旨免本观支移折变。盖缘于此。嘉泰四年，赐庙额曰昭应。嘉定三年，告封灵助侯。

许大

许大，真君之役夫也。真君上升之日，适与其妻运米出市（今西岭市）。闻真君升天，夫妇推覆米车，奔驰而归，至则仙仗已兴。夫妻抚膺哀号，乞从行。真君告以善功未备，不应飞升。乃授以地仙之术。夫妇俱隐于西山，其覆车之米在地复生（今地名翻车岗生米市，即其所也）。既隐，不欲人识，改姓曰牛。又为人所知，复改曰干。夫妇各有诗留于世。干君诗云：自从明府升天后，出入尘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世俗，卖柴沽酒贵忘心。其妻诗云：醉舞狂歌踏落花，绿罗裙带有丹砂。往来城市卖生药，只个西山是我家。又诗云：出人仙乡不记春，岂知尘世有寒温？儿家只在西山里，除却白云谁到门？因干君出游，经时不归，独步醺坛，有感而作：昨日因游到翠微，醺坛风冷杏花稀。碧桃为我传消息，何似人间去不归？许大夫闻真君将上升，苦求随行。真君以诏使告合从升天人数已有定命，难徇其请，故预期使之出干。虽覆车而归已，无及矣。今人时有见之者。

胡詹二王

胡詹二王者，旌阳县之二吏录也，世不知其名。真君弃官还山且久，二吏思慕盛德，舍家而来，愿服役终身。真君悯其诚意，而知其分不应仙，俾没后为神，立祠于福地东南高峰，作镇水口，永享血食焉。

胡天师

天师名惠超，字拔俗，不知何许人也。人莫知其年纪。唐高宗上元间，来自庐山，栖于豫章西山之洪井。永淳中，幅巾布褐，负杖徒行至游帷观。见同辈，手不执板，擎拳而已。美须眉，体貌环伟，类四十许岁人。身不甚长，然每处稠人中，其首独出其上，虽至长者，止及其肩，故时称胡长仙。人问其年几何，曰：五十二岁。逾数十载问之，亦复云然。至论晋宋已来治乱兴废，纤毫不差。喜谈晋司空张观文博物，如其发。或云许吴二君尝授其延生炼化、超三元九纪之道，能檄召神灵，驱奋雷雨。至陶洪景校茅山华阳洞太清经七十卷，天师亦与焉。背缝尽朱书其姓名，览者皆见之。又曰：吾昔到此，客于盱母。用是不知为何代人物也。每路逢暴骨遗骸，悉埋之。地有古物宝器，掘之如其言而获。闻邪怪之物，疾之如寇仇，即务剪除之。时豫章西门有樟木精为独足神，大兴怪祟，邀人淫祀。天师一见叱骂，书符禁制。即命斩伐，积薪灌油，以火焚燎。妖祟遂灭，以其地为观（旧名信果，今颍天庆）。昔游帷观，唐初尝荒废，因问主观胡不修葺，答以乏材力。天师奋然而往，不逾月，以木筏至。高安樟木江口距观九十里，命筏人紧系缚，各就宿江岸。临暮，飞墨符一道，中夜烈风雷雨，比明，筏已在坛下矣。凌抹岭谷，所当之路，林木披靡摧折。又于山下发一窖，出钱三伯千，为工役之需应。殿宇非人所居者，皆夜役鬼神为之。门外凿三井，以辟火灾（俗号曰禁火井，故至今永无火灾）。久之，异迹显著。天后以蒲轮诏之。天师深隐岩谷，州县搜求之急，不得已而出。至都，引见武成殿。后临问仙事，天师止陈道德帝王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于都下，委以炼丹之事。天师辞请还山修炼，敕遣使赍金璧送归。行次单父，赐书曰：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尘俗。如轩历之广成，汉朝之河上，遂能不远千里，来赴三川。日御先开，望霓裳之渐远，天津后渡，瞻鹤盖以方遥。空睇风云，惆怅无已。恍蒙九转之余，希遗一丸之药。天师乃于洪崖先生古坛际炼丹，首尾三年。降诏趣召诣阙，至则馆于禁中。天师辞归，固留不许。天师一朝遁去，上闻，叹恨久之。遣使赍赠甚厚，兼赠诗一篇云：高人叶高志，山服往山家。迢迢闻风月，去去隔烟霞。碧岫窥玄洞，玉灶炼丹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灵槎。天师归西山，居于盱母靖。观有三清中门、真君横堂（堂在今仙井函日亭上），皆鬼工所造。平柱眠枋叠至脊，斫削之工，人或可侔，至植立不斜，坚固不朽，非人可及。梁牌亲题大周年号，笔力道劲。又自写其真于后殿之壁。其居西山，人皆师事之。千里之内，无疫疠水旱之灾，无猛鸷天柱之苦，远近赖焉。长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于游帷观之西北伏龙岗造砖坟，藏太玄真符、二七星神剑、灵宝策杖各一。三日而讫。天师正衣冠，坐绳床，异香满室。空中云鹤，墙外人马之声，纷纷不绝。视之，已解蜕矣。州县以闻，赐钱帛修斋醮，谥曰洞真先生。姑苏先生司马贞撰碑，具载详悉。世远，其壁将颓，有一云水道士至，以木板摸写之，俨然复前状。越夕而壁倒，道士亦不知所往。门堂以政和六年奉旨重造，始撤去，今唯真板存焉。

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之三十七

海南白玉蟾著

游仙岩记

黄叶飞云，新雁篆空，庭蕙破玉，篱菊铸金。有客来自琼州，蓬发垂颐，黧面赤足。缁草文躯，露胫半程。横锡袒肩，气概越尘。所适上清之三华，谒云谷君于薄暮。竹锁翠烟，檐铎微风，龛灯微红，栖鹤呼雏。客乃弛怀，饮瀑茹芝。丁宵御枕，偃仰无梦。矍然凭窗，鼓唇而歌曰：梧桐枝上秋风起，碧水连天天映水。残鸦几点暮山紫，斜阳影落芦花里。蜂衙罢声蛙作市，藜杖落肩寝簟机。天黎明，月痕消，安得异人兮，仙岩作逍遥。云谷君起而歌曰：酒初醒，睡初醒，有客长歌绕玉屏。我将治帛昌兮振瑶瓊，顺风一叶碧潭清。收拾千岩万壑之爽气，归来高卧乎松檖，与君结诗盟。翌晓，驾小艇，系柳于鲤鱼岩之下。平

田铺棋，鸦鹭分黑白；乱山开画，松竹自笔墨。释览之难笼石，山花眩眼，岩鸟聒耳。放浪登天竺峰，古寺空四壁，柏子裊深殿。红峦际天，绿嶺架空。猿啸黄昏，月横枯树，虎吼清夜，风号万窍。疏钟入云房，持瓢访丹井。盘陀无生，坐歌一诗云：峰头鸠声呼晓雨，淡烟锁断岩前路。夜来湛露滴寒松，断云无家风掣空。携锡兮，理屨乘风欲归去。云谷君至是，稽首话刀圭之妙。客抚石而歌曰：偃月炉中乌兔，朱砂鼎内龙虎。黑汞入红铅，红炉一粒圆。云谷君，琼州客既归，猿啼古壑，鹤唳冷泉。水国无舟，曳竹陟陆。孤村牛眠，流水白云，萧条然如庐阜间。云谷君还旧，客已徜徉矣，因笔识其行。

云 窝 记

武夷山，一洞天也。神仙有无，或隐或显。昔此地箴铿，饵紫芝，能乘风御气，神姪采黄术，能呼风撒雨。若张魏诸真君，男女得仙者十三辈。不知何年中秋之夕，玉帝宴曾孙也。一杯既罢，箫鼓回空。当时诸君霞裙霓袂，飘然已仙。后世有炼丹岩、换骨岩者，盖当时事也。世传止庵有李道士，幔亭峰有李铁笛，毛竹洞有李磨镜。一李耶？三李耶？升仙洞下有张金蟾，鼓子洞下有张草衣。一张耶？二张耶？及如鼓楼岩之詹，灵岩之葛，与夫先辈道士吴怀玉，皆山中有人见之者，动辄腾风架空，浮叶泛水，丹鬓绿发，行步如飞。或蜕形，或尸解，或遁或存，使人欲慕之不可得。与语者第相错愕，不谓千载之下，仙踪寥寥，惟青草白云尚无恙。猿啼鹤唳，诚不忍闻。暮而丹枢陈先生，辟谷不粒，年已七八旬，犹方瞳漆发，其颜犹童，未知何许人。而终日凝神不语，兴寝笑谈与常人异。所附身仅一破衲。一口存乎五曲之间，吟晦翁先生诗山高云气深之句，半林烟雨，尚如昨也。于是诛茅伐竹，经营一庐，曰其庐曰云窝。后倚大隐屏，前望三教峰，左则仙掌，右则天柱。面丹炉之石，枕铁象之岩。龙之形，虎之状，奇哉。东距仁智堂，西抵仙游馆，皆百举武。松之青、竹之翠、草之绿也。寒猿唤晓，碧烟蒙蒙；栖鸦催暮，紫霞漠漠。云飞白花，鸟放脆声。何况山之苍，水之碧，风又清，月又白，悄无人迹之地，以人间一年此洞中一日，亦不为过。噫，真乐足矣，宜乎丹枢老者。至于人亦庐，庐亦人，与溪山相忘，与风月俱化，则有红鸾紫唇，青鸟白鹤之事，先生知之。云窝既覆茅，嘉定之乙亥九月望，烟霞叶古熙如是。

驻 云 堂 记

白玉蟾结茅于武夷。偶一日起湖海之兴，杖屨飘飘。未数举步，回首旧庐，猿惊鹤唳，一二扬袂间，不觉已铅山矣。道遇一褐，挈手归堂，循一炷柏子故事罢，战茗几碗。应言云水滋味如此枯淡，如此孤介，又言学道如此艰苦，如此玄奥。予遂有言曰：此去不远，八万四千余里上，有太清之都，玄圃丹丘，珠林玉洞，宝花异卉，满目琳琅，丽雀珍禽，声声韶濩。中有长裾大袂汉千辈，举身如鸿毛。一旦戏青鸾，舞白鹤，瞥然于五浊恶世之顶，所视苦趣众生生死生如蚁旋磨，不忍为之鼻酸。于是胎其神于尘胞，范其形于色界，自襁褓以及丫冠，不昧夙昔，常生修真养元之念，发猛勇心，办精进力，易服毁形，问津于道家者流。以此可见其慈悯众生之美意。或垢面而松发，或赤足而秃鬓，或冠逍遥如意之冠，或服灵静清淡之服，或青巾纸袄，或巨剑长琴，或单瓢只笠，或藜杖芒鞋，徜徉乎井里，萧散乎塵陌。世之人以目争睹，以手争指，耆以告稚，甲以谕乙，此则道人也。夫道不可得而名言，惟弘之在人耳。所以前辈著述丹经，又形而为之歌诗契论，皆显露金丹之旨，必欲津筏后学，率归仙轸。所谓铅汞汞砂者，即龙虎水火也。所谓乌兔房壁者，即马牛龟蛇也。所谓夫妇男女者，即君臣子母也。所谓乾坤坎离者，即天地日月也。喻之为丁公黄婆，名之为婴儿姹女，假之为黄芽白雪，不过阴阳二字。觊乎尸解，积渐乎飞升，以要言之，形与神也，身与心也，神与气也，性与命也，其实一理。攒五行而聚五气，会三性而结三花，如是而修谓之丹，如是而入谓之道。则道人在天地间，固非庸常物。呜呼，昔

年穴土以为庐，辑草以为窠，寒则纫兰，馁则茹芝，在于林下。一两声铁笛，发出无穷天地之秘。未得登天以前，巢其身，灰其志，惟恐闲名落人耳，又恐异状碍人目。与溪山鱼鸟相忘，与风月烟霞俱化。白云悠悠，青草芊芊。茂松青竹之下，虽不敢望肉生翅，且图千百岁坐视桑田沧海如何。此则道人也。良由世丁叔运，时鼓浇风，后进鱼龙各自菽麦，遂建留云驻鹤之居，以宅此辈，使之宴坐乎绳床，偃仰乎簟榻。飘雨骤风不能残其身，凝冰积雪不能冽其体，宜乎身安道隆也。幸而阊阖中往往有奇人志士，有大人君子之心，筑堂以居此徒，借粮以饭此徒，赖得金丹之旨，一丝之脉不绝，代不乏人，以鸣此道。铅山道堂，置之久矣。四明周道明，乃瓢笠中翘楚者也，遂启创堂话柄。有皇甫汝脉、汝渠，素志闲雅，酷慕清虚，旧有栖仙迎真之意，所恨独掌不鸣钟也。此意与周道明颇相契，券梓人运斤，陶氏挺斲，僦鸠群庸，弹指就绪，目之曰驻云。予所喜者，玄纲中兴而妙通老人香篆不灭。及乎观之，熏炉茶鼎，潇洒之甚。复有蒲团藁毡，新砖素壁，殊不坠旧典。早昼饘粥，香积有余，云集贴然，巾单挂壁。其间分形化气之士，又谁不知金汞返还之妙出没隐显，人岂堪测？于篇诗斗酒之余，弹一两操琴，舞三四歌剑，狂歌野舞，翔然归宿。晨香夕灯，规绳整整，使江湖烟雨之叟，楚越风月之士，源源而来，栖栖而止，方见蓬莱三岛移在日前，羽衣霓裳端可顾揖，斯则道堂之设不虚也。向时刘安王修仙于汉，昭明太子修仙于梁，李元操修仙于唐，皆宗室中有此挺挺奇特汉。今是堂之主人，此之流也。异日阅籍于天台，换骨于武夷，皆始乎今日建堂纳士之举。前所谓天上神仙应世玩形而为道人，然则然矣，返本还源，归根复命，独不止此。当有一段奇特，世所希有。何哉？丹炉之火冷矣，白云之鹤飞矣，顶飞云玉灵之冠，衣宝华玄素之服，乘云中之青驹，驾天表之彩鸾，登霄极，谒天皇，此时也。神仙应世之事毕矣。虽不至人人皆钟吕，吾恐其中间有一二，苟能具眼目，得遇青童漆发之人，手持博山，请所愿学道堂之意如是，道人之事如是。随喜书此结缘。嘉定丙子雨水后两日，援笔为记云。

橘 隐 记

太微宫中，奎星之精化而为松。松之魂、松之魄，戏白龙，翔青凤，矫矫郁郁然，其间则有七松处士。太微宫中，室宿之星化而为柳。柳之声、柳之奥，呼黄鹂，人紫燕，垂垂袅袅然。淡烟疏雨之间，其间则有五柳先生。古人所以隐于松者，盖欲示其孤高峭劲之节。古人所以隐于柳者，盖欲彰其温柔谦逊之志。岂不知七松处士、五柳先生，若人在于简册中，自有没世耳目。吾未闻橘之为物，果何如焉。扬州厥包橘柚锡贡江陵千株橘，其人与千户侯等，如是橘可贵也。风土记名橘胡柑^①，巴人有橘革中藏二叟语，如是则橘可奇也。潇湘有橘乡，洞庭有橘泽，云梦有橘里，彭泽有橘市，如是则橘可嘉也。陆绩怀橘而遗母，李靖食橘而思兄，如是则可以存孝义。李德裕作瑞橘赋，张华作灵橘歌，如是则可以人文。李元有朱实似悬金之句，沈休文有金衣非所吝之句，唐蓬莱殿六月九日赐群臣橘。秦阿房宫正月一日赐群臣橘。耽湖之多橘，寒洲之盛橘，人孰不知？橘之为美，亦不易多得，故古今多记录，则橘果为异物也。言其橘园，则天涯散星宿也；观其橘实，则木杪罗珠玑也。皮薄而瓣丰，肤气而味甘。刘禹锡之甘逾萍实，寒比柘浆，又何况其花如龙涎，其叶如鸭髻，其颗如蜡，其霜如琼。所以吕真人譬喻金丹，大如弹丸，色如朱橘。吾今知橘如此也。东南之邦，武夷之山，玄化之洞，冲佑之观，静廉之庵，有道士焉。陈洪范字天锡，道号曰造斋。生平于琴书外，偏有橘癖，酷嗜橘林，又多种橘。吾意其所爱者，非爱橘也，盖喜吕真人譬金丹之意。所以一堂风月，满林烟雨，朝吟暮酌，逍遥自居。必竟内有所养，外有所玩，造次颠沛，常持一金一粒金丹。刻意若是，宜乎隐居于此。则视七松处士、五柳先生，大不相侔。其所居名橘隐，吾是以广大其意，彰丽其名，不为谬矣。陈天锡之风神骨范，如秋之未霜，如夜之正月，如水之晓绿，如山之春青。一掬精神，已可健羨。平居暇日，闲于轩窗几案，惟蓄一琴，复事一剑，可谓苍梧紫椿之琴，青萍赤苕之剑。

也。多焚桐脂以捣鲸胶，又于箬节以缚毛锥，免颖大率惟杜松。门空四壁，往来无俗丁者。以此而观，故可与溪山鱼鸟争清闲，夺恬静，又可与松竹烟霞斗魂爽，战滋味也。吾所以喜陈天锡之意如此。一旦抚琴长歌，属饮欲罢，请淘泓毛颖辈，禱予求一篇，盖欲发明橘隐之意。昔者缙山之仙子有诗曰：修炼还丹苦，不忍见甘橘。青城丈人有诗曰：几回误吞橘，便欲升云天。此皆古人托意之妙如此。陈天锡所以隐乎橘者，盖得缙山、青城二君子之意。况乎夜欲阑，风正清，月皎皎。又下猿啼一声，千林忽晓。栉盥之暇，抱琴于橘林之滨，岂无深深妙妙之意？予于此时，吾侑子以一曲曰：橘成林，橘成林，一亩白云空翠深。中有仙翁抱一琴，夫谁知此心？以是可以见橘隐一片滋味也。海南道人白玉蟾记。

棘 隐 记

丹枢先生结庐于武夷五曲之奥，扃户绝粒。一旦有女道人自东阳而来，诉所求道之状。遂历试以恬淡，复语之以风俗薄恶，又言居岩谷之难如此，学道业之难如此，诛茅戮草之难，馈粮给膳之难。然良久而谓先生云：枲粒可以为粥糜，弊紈可以为垢衣。藜藿可以餐，储储可以炊。但欲觅片地，可以安茅茨，编兰而为蓑，楫拙之火亦可煨。无使雨我头，无使霜我肌。父母未生前，寒暑何所思。枯骨既火后，无复可诉饥。山中已如此，办道亦可宜。俄而道果成，鸾鹤满空飞。先生笑而曰：入道之易，如穷猿投林；叛道之易，如游鱼跃岸。道之在心，即心是道。汝能终始，吾何幸焉。于是纳之。此道人者，刘妙清。若疑议其童年时，娉婷妩媚，使人骇心动目。据以道眼观之，臭皮袋里一泓秽脓，是酸苦之蛊，钓迷之饵也。故妙清于红尘中，卓卓然作撑撑大丈夫气概。吾意其仙游之梦，禅化之魄，所以能矍然回观返照，把本来面目作自己本命元辰，向髑髅中打翻筋斗，譬如洗面摸著鼻孔，岂费纤毫力耶？妙清亦作数椽茅屋，栖附先生之庐，取名曰棘隐。盖取何仙姑所谓幽居山林间，荆棘隐此身之句。青松翠竹，潇洒翛然。鹤唳猿啼，寒烟漠漠，风魂月魄，潇洒无际，此棘隐之乐也。夫棘隐之中，其所用心者何如哉？吾谓如此棘隐之设，渠必欲觊觎片云只鹤，作长裾大袂辈也。渊然如蛰龙之未雷，宜然如海鸥之正睡，湛然如春空之不云，寂然如秋潭之有月，悠然如游鱼之跃藻，潇然如寒雁之栖芦，爽然如梧桐之晚风，寥然如芭蕉之晓雨，恍然如昼梦之已觉，涣然如沉疴之脱体，了然如久讼之释囚，杳然如竹径之夕阳，的然如孤松之夜雪，冲然如耆叟之欲毫，溃然如婴儿之未孩，安然如海上之三山，洒然如江心之万顷，悄然如千林之初晓，浩然如万物之正春，冷然如泛水之点萍，渺然如浮空之一叶，快然如刚刀之破竹，遽然如寸丝之系石。其为妙也，不可得而形容；其为机也，不可得而测识，此又非棘隐之用心乎？故不有用也，吾必置之于空闲无用之地，使其与溪山鱼鸟相化而为一团清虚冷淡之气，又使其与林泉风月俱点而为些子奇特清妙之气。味既如此，其人必蓬莱之霓裳，弱水之羽衣也。蓬莱弱水之间，鸟飞不尽，而云烟渺茫，自非若人，岂容百十举武一程两程而可以享埃其地乎？古人有列仙传，亦有列女传，皆女流中之大丈夫人也。如此谓如张天师之妻能飞升，而女亦飞升；许旌阳之妻能飞升，而女亦飞升；葛仙翁之妻能尸解，而其女亦尸解；刘洞天师之妻能尸解，而其女亦尸解。夫修真炼元之士，炼谷食为精，炼精为血，炼血为髓，炼髓为气，炼气为神，炼神为道，炼此一念之道而为圣人。自非内有所养而外有所固，则古人列女，何以羽化登仙若是也？玉皇殿前之仙姬，紫微宫中之天媼，广寒之月女，蓬莱之云嫔，大有洞天掌笈之妃，妙梵天府司香之姬，谓如骊山老姥与夫青城之萧氏，王室之童氏，霍童之葛氏，武夷之胡氏、李氏、鱼氏，至于何仙姑辈。又闻秦时毛女，汉时黎女，及乎巫山洞庭间皆有神女所居。而庄于亦言藐姑射之处女，形状如此，形状如此。神仙有无，人多半其疑。信若古今所传，简册所述，则女仙信乎有之，仙果可学也。学仙成道，何患乎其不仙乎？人既返老还要，则必能回阳换骨。人既能留形住世，则必能变化飞升。用神仙之心，信神仙之事，学神仙之道，证神仙之果。学仙非为难，出尘离欲为甚难哉。神仙长生久视之道既可学

也，则出尘离欲夫何难之有？刘妙清既如此用心，则必可望也。吹箫之女尚能跨凤，采桑之女犹可驾鹤，吾所以为之点头。伉来求志，援笔书所可言者。

题棘隐壁三绝

苔空绿钱死，松死清阴瘦。结庐卧白云，柏子烧春昼。
幽鸟噪岩谷，寒烟琐薜萝。忽遇金蟾蛛，无人自呵呵。
碧草正春风，雨晴竹落涕。白鸟忽飞来，点破一山翠。

〔1〕“柑”原作“相”，据《武夷山志》卷五改。

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之三十八

海南白玉蟾著

题三清殿后壁

些儿顽石些儿水，画工撑阵几睥睨。忽然心孔开一窍，呼吸掇来归幅纸。白发黄冠逞神通，手把武夷提得起。大槐宫中作蝼蚁，醒来闻此心豁喜。芒鞋竹杖一弹指，三十六峰落眉尾。魏王岂是中秋死，玉骨犹存香迤邐。八百年来觅只鹤，一举直上三万里。半杯浇湿曾孙齿，幔亭遗事落人耳。新村渡头拽转蓬，寒猿声落青烟里。老松今已几年梢，毛竹于今复生米。岩上无人花自红，幽鸟自鸣鸣自止。笑将铁笛起清风，白云飞过看无踪。夜来月影挂梧桐，莓苔满地绿容容。丹崖高处药炉空，洞前云深千万重。我亦偶来还自去，一夜潇潇江上雨。飞廉怒作满空雪，天柱峰前飞柳絮。

题丹枢先生草庵

数朵奇峰如削玉，一溪秋水生寒绿。幸有白云深处茅，更兼明月坛前竹。诛茅伐竹结蓬庐，现成山水可樵渔。随缘随分山中住，收拾摩尼如意珠。草庐道人贫彻骨，一庐潇洒空无物。身中有宝不求人，价大难酬不担出。朝朝暮暮了身心，山自开花鸟自吟。未见桑田成海水，夕阳几度锁平林。住比草庐无别术，终日凝神惟兀兀。不是十洲三岛仙，亦非十方三世佛。是个逍遥无事人，庐中涵蓄一壶春。窗前明月千年影，枕上清风万劫声。庐内主人那个是，古今占断清闲地。忽然洗面摸得鼻，不饮不食亦不寐。庐空人去烟蒙蒙，白鹤呼云满碧空。一瞻元始天尊面，处处为庐处处同。有个草庐小复小，此是虚空那一窍。顶头不挂一茎茅，万象森罗为拱斗。劫火洞然毫末尽，此庐不坏人如旧。

赠赵大虚画竹石

竹魂竹魄竹精神，飞落潇湘淇水滨。千竿万竿竞青翠，吹风饮露千年春。先生笔端自风雨，惊起竹魂无著处。一点水墨化成龙，龙孙飞去鹤溪住。先生把笔无遐巡，造物不敢私为春。新梢劲节森寒玉，鸾凤无处栖梦魂。晋人神仙如孙且（音沮），画竹每每天作雨。唐人神仙如张璪，画竹每闻雁鸣。先生自得入神手，一竿两竿发于酒。当时大醉呼墨奴，一笔扫出竹千亩。酒力安能夺化工，先生炼就金丹红。一粒阳光照肺腑，森罗万象罗心胸。有时持出风竹叶，银海不寒皆震摄。有时持出雪中枝，恍如冻碧欺涟漪。复能濡墨作石块，天然峭拔古且怪。沙中伏虎草中犀，教人持向蓬莱卖。竹之清虚石坚硬，以此发明真性命。使人观石及爱竹，知有真个赵元静。先生醉时常风颠，世人眼孔无神仙。我今珍藏数本画，云鹤来也公归天。

赠画鱼者

昔日僧繇所画鱼，三十六鳞依翠蒲。沈询画中多画鱼，鼓鳞扬鬣今为图。古人妙画犹不朽，今人妙处古未有。郭丹青者冠古今，天下画鱼第一手。画到妙处手应心，心匠巧甚机智深。纸上溶溶一溪水，放出鲦鲿三二尾。金鳞锦鬣红玉髻，围圉洋洋戏波里。小鱼如针同队行，跃身嚼水弄浮萍。掷头掉尾浮沉势，三聚二散浮跃意。笔分浓淡计万鳞，划须点眼匀墨痕。状如抛尺量波练，复似穿梭掷水纹。宛然皴皴巢青藻，渔翁未钓先吹火。壁上鱼跃水不流，稚子睥睨敲针钓。君今画到人神处，此画一出声尤著。鱼虽无肠有活意，玉波浸荇澄寒渚。深恐后夜或雷雨，化作龙飞禹门去。

赠郭丞务芦雁

画士郭熙画之冠，郭熙去后名未断。其裔复有郭万里，胸中丹青饱无限。为谁作此芦雁图，杰出南斋宇文焕。烟水潇潇风卷芦，沙边鸿雁暮相呼。潇湘洞庭此秋景，世间此画知有无。幻出栖雁三四只，八九叶芦横古碛。欲宿未宿嘹唳声，渔舟泊岸山烟黑。秋风吹落梧叶黄，过雁往往归衡阳。横空书字人不识，飞过有影沉沧浪。落霞浸水江村暮，数只翱翔回古渡。引颈举喙啄荷花，飞越戍楼西畔去。云寒月淡西塞秋，几声凄切惹人愁。岸头飞共丹枫落，打团成阵访沙鸥。似此景物似此意，君今画之不难事。数幅鹅溪冰雪缣，须臾扫出芦雁市。世间岂无学画者，未必有与君相似。我欲置之篋笥间，满笥爽气生秋寒。恐君此画无人见，有画斗者谁敢战。挂于幽轩素壁间，一日须看千百遍。

清虚堂咏雪

长空惨惨昼如夜，严风刮得云片下。寒猿傍树不敢声，江梅羞开恐易谢。万山无限落叶愁，处处凝烟缠草舍。枯槎冻僵不复活，飞廉截住阳春赦。饿虎呼雏入岩卧，过鸟如梭钻树罅。园林萧索无一物，几夜霜威煞无藉。欲雨不雨数点霰，雪意沉吟天似诈。满空飞起杨花驾，三日两日冻不化。眼前幻出白玉楼，不敢登陟空嗟讶。肌肤生粟鼻流水，前村新醅更增价。渔翁溪畔笑收网，鱼亦不知钩有麝。洗铛簇火煎雪茶，垂帘叠足说清话。呼童凿碎砚中冰，呵手团栾结诗社。诗成此景尚自尔，安得王维收入画。

纯阳会

一点薰风舞绿槐，祝融袞火从南来。海棠落地蜂蝶去，池馆无人莲未开。溶溶一掬清和髓，纯乾巴作牝马矣。岳渎将此英雄气，收来顿在葫芦里。阶前十有四荚蓂，谏议夜来梦麒麟。披衲老翁自鼻笑，胞胎未兆天元春。洞宾弄巧翻成拙，蓬莱路上空明月。墙头梅子枝上蜡，池畔榴花叶里血。生来挺挺其精神，所适性癖穷天真。蓦然悟得铅汞机，敢谓大道无楚秦。忽尔金丹成九转，十月胎圆人不问。撼动乾坤走鬼神，青云白鹤方解闷。天下后世思真人，常与真人庆诞辰。樱笋厨开正来日，释氏亦欲制蜡人。不知故事自谁始，实自五代谿陵起。王洗建会集冠褐，飞来白鹤不知几。次则萧氏建宅仙，七闽万户生祥烟。一郡二郡渐风化，駸駸知省洞宾贤。城南城北走几次，人亦不知回老是。但见老松作人语，先生携墨归谁氏。太平寺里作篇诗，又道磨镜嫌人痴。岳阳市心一长啸，铁笛无声今几时。宝婺有人潘氏子，功名愿足心肺喜。髻年崇奉迄今日，四海杖屦纷如蚁。万指丛中见玉蟾，不作衣衫蓝缕嫌。题诗祝君励金石，晨香夕烛增肃严。妙通老人暗抚掌，何年熊黑入梦想。待渠崢嶸欲及笄，整顿衣钵福无量。半千白鹤呼青云，青云深处琼梅新。有人要问飞升事，只看天边日月轮。

赠城西谢知堂(时通)

蓬萊山上神仙翁，道貌挺挺乔如松。双眸炯炯黑于漆，脸边隐隐如桃红。有时仰天笑开口，撮起昆仑归右手。忽然虚空跌落地，不觉满腹藏星斗。有时惊起老龙号，一口吸尽沧浪波。打破混沌揣出骨，拈起芥子贮山河。偃月炉中煮天地，煎炼日魂并月髓。笑把葫芦禁鬼神，杖头挑起山和水。桀巴喂饭飞成蜂，左慈剪艾化为龙。夏月梅花冬月电，似此伎俩问吕钟。撮土为香犹是假，水底麒麟取作蚌。鬼神眼精突出外，无根树下骑铁马。工夫到处戏极时，拈弄造化如儿嬉。大虫舌上翻筋斗，却笑金刚学画眉。女娲要补西天窍，炼石不得羲皇笑。秦皇凿山通四溟，汉帝制之一长笑。先生手持没底篮，出有入无犹不凡。携此道术问四海，洞宾今正觅同参。盏里绵包或聚散，火里游鱼水里鹰。黄鹤楼前大醉时，撑眼撮与钟离看。水盆搅散五色沙，满地写出龙蛇花。自将一盏逡巡酒，敢向人前化作茶。筑篱里面一条路，透入青霄云外去。十字街头开铺席，翻手覆手成云雨。如今天下觅无入，似君道术真入神。踏遍江湖今几春，都来一个云水身。

端午述怀

方瀛山上风飏飏，五月六月常如秋。松花落地鹤飞去，万顷白云空翠浮。夜半蟾蜍落丹井，琪林深锁寒烟暝。满天白露点苍苔，蛙市一散万籁静。三树两树啼断猿，树冷栖禽夜不眠。数点飞萤恋沙径，山腰石涧悲寒泉。钟声隔断华胥路，不知蝴蝶飞何处。摩娑两眼摺纸衾，人道今辰正端午。晓雨初霁梅子肥，龙孙脱箨新燕飞。山居萧然无一物，摘韭捣麦充晨炊。忆著往年五月四，葛巾羽扇窝溪市。龙艘破浪桨万枝，征鼓聒天旗掣水。纸钱飞起屈原祠，行人往来如蚁移。桐花入鬓彩系臂，家家御疫折桃枝。庭前绿艾制绿虎，细切菖蒲斟绿醕。美醢鲙鲤办华筵，冷浸水团包角黍。今年寂寞坐空山，山雨山风生晓寒。默庵令我休噫气，作诗略述山居意。安得两腋生飞翰，与君飞上沅寥间，免使在世赋辛酸。

仙岩行

醉携七尺霜前竹，云锦山前湾几曲。溪头秋雨添寒绿。蛟龙冷浸一壶玉，蓼花锦岸红欲流。稻田高下铺棋局，碧岩耸出碧天半。鸟不敢飞缩双足，古洞无人石酒榨，峭壁仙仓积天粟。老梢指顾犹惊呼，神剏鬼划出崖谷。捣药声干入已仙，万丈丹井一泓泉。风击古松飞翠盖，日射苍苔铸绿钱。藤萝拽树擎轻烟，黄鹂一去今何年。天欲夕阳空鸣蝉，夜深岭月向入圆。萧寺老屋留数椽，残僧一二掩柴门。铁象面壁萧萧然，瓦炉无火古殿前。寒鸡到窗檐息溜，暮云衰草觉山瘦。楮衾不暖不成眠。虎声入耳猿声叫，几点疏星落梧桐。丹峦紫壑高相斗。何当汗漫跨青牛，晓露泠泠白玉楼。

燕岩行

有客来从天竺峰，渡头恰趁一篙风。秋风著力送行李，吹入燕岩松竹里。松竹凄凄天作秋，空来空去空中浮。高岩万丈耸空碧，仙翁骑鹤去无迹。丹炉不火草芊芊，数间岩屋掩寒烟。下有龙潭绿无底，瀑布悬崖千尺水。夜来月影空满山，石钟一响生秋寒。王燕何年岩下舞，飞时化作满天雨。尽言此岩多仙灵，白鹤点破一山青。烟雾罩山石常润，莓苔满地翠无尽。我欲他年此炼丹，夺取人间千岁闲。有个高人陆岩主，抱琴对我弹中吕。劝我他年归去来，此岩莫被烟云埋。

胡东原香锦亭

东皇剖破勾芒腹，锦心绣肠香馥郁。绛都风雨偶僦春，花魂无主自精神。黄鹂初唤

柳开眼，海棠枝上春烟暖。放出一点雨点红，墙头红腮微笑风。东原去后花无主，春工亦懒施机杼。亭前忽遇诗酒仙，花亦喷出些龙涎。风催雨遫花不辨，满庭芬芳生烂熳。牡丹吐火花欲然，日将锦绣铺苔毡。诗狂梦与花神饮，酒醉不与花神寝。酒阑令我忆东原，花木虽在人惻然。此诗终不为花作，惆怅东原此丘壑。而今赏花不见人，但见蜂蝶飞闲亭。

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之三十九

海南白玉蟾著

云游歌(二首)

云游难，云游难，万里水烟四海宽。说著这般滋味苦，教人怎不鼻头酸。初别家山辞骨肉，腰下有钱三百足。思量寻思访道难，今夜不知何处宿。不觉行行三两程，人言此地是漳城。身上衣裳典卖尽，路上何曾见一人。初到江村宿孤馆，鸟啼花落千林晚。明朝早膳又起行，只有随身一柄伞。渐渐来来兴化军，风雨潇潇欲送春。惟有一身赤胳膊，囊中尚有三两文。行得艰辛脚无力，满身瘙痒都生虱。茫茫到此赤条条，思欲归乡归不得。争奈余守肚饥，埋名隐姓有谁知。来到罗源兴福寺，遂乃捐身作仆儿。初作仆时未半月，复与主僧时作别。火云飞上丈提峰，路上石头如火热。炎炎畏日正烧空，不堪赤脚走途中。一块肉山流出水，岂曾有扇可摇风？且喜过除三伏暑，踪迹于今复剑浦。真个彻骨彻髓贫，荒郊一夜梧桐雨。黄昏四顾泪珠流，无笠无蓑愁不愁？偃傍茅檐待天晓，村翁不许茅檐头。闻说建宁人好善，特来此地求衣饭。耳边且闻惭愧声，阿谁肯具慈悲眼？忆著从前富贵时，低头看鼻皱双眉。家家门前空舒手，那有一人怜乞儿。福建出来到龙虎，上清宫中谒宫主。未相识前求挂搭，知堂嫌我身蓝缕。恰似先来到武夷，黄冠道士叱骂时，些儿馊饭冷熟水，道我孤寒玷辱伊。江之东西湖南北，浙之左右接西蜀，广闽淮海数万里，千山万水空碌碌。云游不觉已多年，道友笑我何风颠。旧游经复再去来，大事匆匆莫怨天。我生果有神仙分，前程有人可师问。于今历练已满预，胸中不著一点闷。记得兵火起淮西，凄凉数里皆横尸。幸而天与残生活，受此饥渴不堪悲。记得武林天雨雪，衣衫破碎风刮骨。何况身中精气全，犹自冻得皮迸血。又思古庙风雨时，香炉无火纸钱飞。神号鬼哭天惨惨，露冷云寥猿夜啼。又思草履卧严霜，月照苍苔落叶黄。未得些儿真受用，如何禁得不凄凉？偶然一日天开眼，陈泥丸公知我懒。癸酉中秋野外晴，独坐松阴说长短。元来家里有真金，前日辛勤枉用心。记得长生留命诀，结茅静坐白云深。炼金丹，亦容易，或在山中或在市。等闲作此云游歌，恐人不识云游意。

又

尝记得，洞庭一夜雨，无蓑无笠处。偃傍茅檐待天明，村翁不许檐头住。又记得，武林七日雪，衣衫破又裂。不是白玉蟾，教他冻得皮迸血，只是寒彻骨。又记得，江东夏热时，路上石头如火热，教我何处歇？无扇可摇风，赤脚走不辍。又记得，青城秋月夜，独自松阴下，步虚一阕罢，口与心说话。寒烟漠漠万籁静，彼时到山方撮乍。又记得，潇湘些小风，吹转华胥梦。衔山日正红，一声老鸦鸣。鸦鸣过耳寻无踪。这些子，欢喜消息与谁通？又记得，淮西兵马起，枯骨排数里。欲餐又无粮，欲渴复无水。又记得，一年到村落，瘟黄正作恶，人来请符水，无处堪摸索。神将也显灵，乱把鬼神捉。又记得，北邙山下行，古墓秋草生，纸钱雨未干，白杨风萧萧，荒台月盈盈。一夜鬼神哭不止，赖得度人一卷经。又记得，通衢展手处，千家说惭愧，万家说调数。倚门眼看鼻频频，道且过满面看尽。笑喝骂，教吾去。又记得，人堂求挂搭，嫌我太蓝缕。直堂与单位，知堂言不合，未得两日间，街头行得匝。复入悲田院，乞儿相混杂。又记得，几年霜天卧荒草，几夜月明白绝倒。几

日淋漓雨，古庙之中独自坐。受尽寒，忍尽饥，未见些子禅，未见些子道。贤哉翠虚翁，一见便怜我。说一句，痛处针便住。教我行持片晌间，骨毛寒，心花结成一粒红。渠言只此是金丹，万卷经总是闲。道人千万个，岂识真常道？这些无蹊跷，不用暗旗号。也是难，八十老翁咬铁盘；也是易，一下新竹刀又利。说与君，云游今几春？蓬头赤胳膊，那肯教人识。

快活歌

快活快活真快活，被我一时都掉脱。散手浩歌归去来，生姜胡椒果是辣。如今快活大快活，有时放颠或放劣。自家身里有夫妻，说向时人须笑杀。向时快活小快活，无影树子和根拔，男儿端的会怀胎，子母同形活泼泼。快活快活真快活，虚空粉碎秋毫末。轮回生死几千生，这回大死方今活。旧时窠口泼生涯，于今净尽都掉脱。元来爹爹只是爹，懵懵懂懂自瓜葛。近来仿佛辨东西，七七依前四十八。如龙养珠心不忘，如鸡抱卵气不绝。又似寒蝉吸晓风，又如老蚌含秋月。一个闲人天地间，大笑一声天地阔。衣则四时惟一衲，饭则千家可一钵。三家村里弄风狂，十家街头打鹞突。一夫一妻将六儿，或行或坐常兀兀。收来放去任纵横，即是十方三世佛。有酒一杯复一杯，有歌一阕又一阕。日中了了饭三餐，饭后匆匆睡一歇。放下万缘都掉脱，脱得自如方快活。用尽醒醒学得痴，此时化景登晨诀。时人不会翻筋斗，如饥吃盐加得渴。偶然放浪到庐山，身在白蘋红蓼间。一登天籟亭前望，黄鹤未归春雨寒。心酸世上几多人，不炼金液大还丹。忘形养气乃金液，对景无心是大还。忘形化气气化神，斯乃大道透三关。绛宫炎炎偃月炉，灵台寂寂大玄坛。朱砂乃是赤凤血，水银乃是黑龟肝。金铅采归入土釜，木汞飞走居泥丸。华池正在气海内，神室正在黄庭间。散则眼耳鼻舌忙，聚则经络荣卫闲。五脏六腑各有神，万神朝元归一灵。一灵是谓混元精，先天后天乾元亨。圣人采此为药材，聚之则有散则零。昼夜河车不暂停，默契大造同运行。人人本有一滴金，金精木液各半斤。二十八宿归一炉，一水一火须调匀。一候刚兮一候柔，一爻武兮一爻文。心天节候定寒暑，性地分野分楚秦。一日八万四千里，自有斗柄周天轮。人将蛻壳阴阳外，不可不炼水银银。但得黄婆来紫庭，金翁姖女即婚姻。青龙白虎绕金鼎，黄芽半夜一枝春。九曲江头飞白雪，昆仑山颠腾紫云。丁公默默守玉炉，交媾温养成胎婴。神水沃灭三尸火，慧剑扫除六贼兵。无中生有一刀圭，糞丸中有蜣螂形。诚哉一得即永得，片晌中间可结成。忽然四大生虚白，不觉一灵升太清。纵使工夫汞见铅，不知火候也徒然。大都要藉周天火，十月圣胎方始圆。虽结丹头终耗失，要须火候始凝坚。动静存亡宜沐浴，吉凶进退贵抽添。火力绵绵九转后，药物始可成胎仙。一时八刻一周天，十二时辰准一年。每自一阳交媾后，工夫炼到六纯乾。精神来往知潮候，气血盈虚似月魂。一毂从来三十辐，妙处都由前后弦。专气致柔为至仁，礼义智信融为仁。真土归位为至真，水火金木俱浑全。精水神火与意土，炼使魂魄归其根。先天一气今常存，散在万物与人身。花自春风鸟自啼，岂知造物天为春。百姓日用而不知，气入四肢徒雕残。松竹虚心受气足，凌霜傲雪长年青。况人元神本不死，此气即是黄芽铅。老松可少病可健，散者可聚促可延。心入虚无行火候，内景内象壶中天。须知一尘一蓬莱，与走一叶一偃佺。神即火兮气即药，心为炉兮身为田。自耕自种自烹炼，一日一粒如黍然。灵芝一生甘露降，龟蛇千古常相缠。一朝雷撼山川，一之则日万则烟。日中自有金乌飞，夜夜三更入广寒。子子孙孙千百亿，炉鼎鸡犬皆登天。大道三十有二传，传到天台张悟真。四传复至白王蟾，眼空四海嗟无人。偶遇太平兴国宫，白发道士其姓陈。半生立志学铅汞，万水千山徒苦辛。一朝邂逅庐山下，摆手笑出人间尘。翠阁对床风雨夜，授以丹法使还元。人生何似一杯酒？人生何似一盏灯？蓬莱方丈在何处，青云白鹤欲归去。快活快活真快活，为君说此末后句。末后一句亲分付，普为天下学仙者，晓然指出蓬莱路。

又

破衲虽破破复补，身中自有长生宝。拄杖奚用岩头藤，草鞋不用田中藁。或狂走，或兀坐，或端立，或仰卧。时人但道我风颠，我本不颠谁识我？热时只饮华池雪，寒时独向丹中火。饥时爱吃黑龙肝，渴时贪吸青龙脑。绛宫新发牡丹花，灵台初生惹草草。却笑颜回不为夭，又道彭铿未是老。一盞中黄酒更甜，千篇内景诗尤好。没弦琴儿不用弹，无生曲子无人和。朝朝暮暮打憨痴，且无一点闲烦恼。尸解飞升总是闲，死生生死无不可。随缘且吃人间饭，不用纣蚕不种稻。寒霜冻雪未为寒，朝饥暮馁禁得饿。天上想有仙官名，人间不爱真人号。跨虎金翁是铅兄，乘龙姹女为汞嫂。泥丸宫里有黄婆，解把婴儿自怀抱。神关炁关与心关，三关一簇都穿过。六贼心如火正焚，三尸胆似天来大。不动干戈只霎时，破除金刚自搜逻。一齐缚向火炉边，碎如微尘如斩挫。而今且喜一粒红，已觉丁公婚老媪。当初不信翠虚翁，岂到如今脱关锁？叶苗正嫩采归来，猛火炼之成紫磨。思量从前早是早，翠虚翁已难寻讨。我今不见张平叔，便把悟真篇骂倒。从前何知古圣心，慈悲反起儿孙祸。世人若要炼金丹，只去身中求药草。十月工夫慢慢行，只愁火候无人道。但知进退与抽添，七返九还都性燥。溪山鱼鸟恁逍遥，风月林泉供笑傲。蓬头垢衣天下行，三千功满归蓬岛。或居朝市或居山，或时呵呵自绝倒。云满千山何处寻，我在市廛谁识我。

必竟恁地歌

我生不信有神仙，亦不知有大罗天。那堪见人说蓬莱，掩面却笑渠风颠。七返还丹多不实，往往将谓人虚传。世传神仙能飞升，又道不死延万年。肉既无翅必坠地，人无百岁安可延？满眼且见生死俱，死生生死相循环。翠虚真人与我言，他所见识大不然。恐人缘浅赋分薄，自无寿命归黄泉。人身只有三般物，精神与炁常保全。其精不是交感精，乃是玉皇口中涎。其炁即非呼吸炁，乃知却是太素烟。其神即非思虑神，可与元始相比肩。我闻其言我亦怖，且怖且疑且擎拳。但知即日动止间，一物相处常团圆。此物根蒂乃精气，精气恐是身中填。岂知此精此神炁，根于父母未生前。三者未尝相返离，结为一块大无边。人之生死空自尔，此物湛寂何伤焉？吾将矍然以自思，老者必不虚其言。是我将有可爱业，渠必以此示言诠。开禧元年中秋夜，焚香跪地口相传。揭尔行持三两日，天地日月软如绵。忽然嚼得虚空破，始知钟吕皆参玄。吾之少年早留心，必不至此犹尘缘。且念八百与三千，云鹤相将来翩翩。

安分歌

神仙底事君知否？君若知今求不苟。先且回头自揣量，须是瞒心方开口。神仙有术非不传，也要依家有凤缘。若也人人皆会得，天机容易向人言。学道学仙须笃志，坚然一念无疑意。如是操心无始终，又道辨金将火试。你门心地荆棘多，善根才发便成魔。若能先合神仙意，已分无时也奈何。心地不明言行恶，做出事来须是错。自家无取他无求，思量何似当初莫。恁他思量本故然，且教自己放心坚。君看古今得事者，一片灵台必不然。未见志人须愿见，逢著人时心百变。何缘传授有易难，自是玄门未历练。问你如何不料量？自家穷达任穹苍。但且奈心依本分，人言有磨自然香。玉蟾本是山林客，寻个好心人难得。于今且趁草鞋壮，脸似桃红眼正黑。玉蟾你也好呆头，何似拂袖归去休。有可度人施設处，便还钟吕逞风流。无人知，独自去，白云千里不回顾。依前守取三脚铛，且把清风明月煮。

茶歌

柳眼偷看梅花飞，百花头上东风吹。壑源春到不知时，霹雳一声惊晓枝。枝头未敢

展枪旗，吐玉缀金先献奇。雀舌含春不解语，只有晓露晨烟知。带露和烟摘归去，蒸来细捣几千杵。捏作月团三百片，火候调匀文与武。碾边飞絮卷玉尘，磨下落珠散金缕。首山黄铜铸小铛，活火新泉自烹煮。蟹眼已没鱼眼浮，飐飐松声送风雨。定州红玉琢花萼，瑞雪满瓯浮白乳。绿云入口生香风，满口兰芷香无穷。两腋飐飐毛窍通，洗尽枯肠万事空。君不见，孟谏议，送茶惊起卢仝睡。又不见，白居易，馈茶唤醒马锡醉。陆羽作茶经，曹暉作茶铭。文正范公对茶笑，纱帽笼头煎石铫。素虚见雨如丹砂，点作满盏菖蒲花。东坡深得煎水法，酒阑往往觅一呷。赵州梦里见南泉，爱结焚香瀹茗缘。吾侪烹茶有滋味，华池神水先调试。丹田一亩自栽培，金翁姹女采归来。天炉地鼎依时节，炼作黄芽烹白雪。味如甘露胜醍醐，服之顿觉沉疴苏。身轻便欲登天衢，不知天上有茶无？

大道歌

鸟飞金兔走，玉三界一粒粟^{〔1〕}。山河大地几年尘，阴阳颠倒入玄谷。人生石火电火中，数枚客鹊枝头宿。桑田沧海春复秋，乾坤不放坎离休。九天高处风月冷，神仙肚里无闲愁。世间学仙者，胸襟变清雅。丹经未读望飞升，指影谈空相诳吓。有时驰骋三寸舌，或在街头佯做哑。正中恐有邪，真里须辨假。若是清虚冷淡人，身外无物赤洒洒。都来聚炁与凝神，要炼金丹赚几人。引贼入家开宝藏，不知身外更藏身。身外有身身里觅，冲虚和气一壶春。生擒六贼手，活嚼三尸口。三尸六贼本来无，尽从心里忙中有。玉帝非惟惜诏书，且要神炁相保守。此神此炁结真精，唤作纯阳周九九。此时方曰圣胎圆，万丈崖头翻筋斗。铅汞若粪土，龙虎如鸡狗。白金黑锡几千般，水银朱砂相鼓诱。白雪黄芽自无形，华池神水无泉溜。不解回头一著子，冲风冒雨四方走。四方走，要寻师。寻得邪师指授时，迷迷相指可怜伊。大道不离方寸地，工夫细密有行持。非存思，非举意，非是身中运精气。一关要锁百关牢，转身一路真容易。无心之心无有形，无中养就婴儿灵。学仙学到婴儿处，月在寒潭静处明。枯木生花却外香，海翁时与白鸥盟。片饷工夫容易做，大丹只是片时成。执著奇言并怪语，万千譬喻今如许。生也由他死由他，只要自家做得主。空中云也可缚，水中月也可捉。身心两个字，是火也是药。龟蛇鸟兔总闲言，夫妇男女都扬却。君不见，虚无生自然，自然生一炁，一炁结成物，炁足分天地。天地本无心，二炁自然是。万物有荣枯，大数有终始。会得先天本自然，便是性命真根蒂。道德五千言，阴符三百字，形神与性命，身心与神炁，交媾成大宝，即是金丹理。世人多执著，权将有作归无作。猛烈丈夫能领略，试把此言闲处嚼。若他往古圣贤人，立教化人俱不错。况能蓦直径路行，一条直上三清阁。三清阁下一团髓，昼夜瑶光光烁烁。云谷道人仙中人，骨气秀茂真磊落。年来多被红尘缚，六十四年都是错。刮开尘垢眼豁开，长啸一声归去来。神仙伎俩无多子，只是人间一味呆。忽然也解到蓬莱，武夷散人与君说。见君真个神仙骨，我今也不炼形神，或要放颠或放劣。寒时自有丹田火，饥时只吃琼湖雪。前年仙师寄书归，道我有名在金阙。闲名落世取不回，而今心行尤其乖。那堪玉帝见怜我，诏我归时未肯哉？

祈雨歌

天地聋，日月瞽，人间亢旱不为雨。山河憔悴草木枯，天上快活人诉苦。待吾骑鹤下扶桑，叱起倦龙与一斧。奎星以下亢阳神，缚以铁扎送酆府。驱雷公，役电母，须臾天地间，风云自吞吐。救火老将擅神武，一滴天上金瓶水，满空飞线若机杼。化作四天凉，扫却天下暑。有人饶舌告人主，未几寻问行雨仙，人在长江一声橹。

〔1〕“玉”字疑衍。

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之四十

海南白玉蟾著

题武夷(五首)

不见虹桥接幔亭，空余水绿与山青。客来剔出些奇胜，五曲溪头大隐屏。

其二

龙骧仙掌岩头水，鹤唳幔亭峰上云。但得明窗尘一匕，跃身去谒武夷君。

其三

芳草暗分流水绿，老松刚借远山青。独拈铁笛溪头立，吹与洞中仙子听。

其四

显道真人去不同，幔亭不见旧楼台。曾孙倚著寒松立，日落风悲猿自哀。

其五

山耸千层青翡翠，溪流万顷碧琉璃。游人来此醉归去，几个亲曾到武夷？

题紫芝院

武夷山前啸一声，云愁雾惨野猿惊。闲披破衲藏风月，醉把葫芦禁鬼神。杖弄银蟾搅大地，夜烹金鼎煮星辰。睡酣不觉机关路，身是红光火一轮。

题郑通妙方丈

无争之棋两三局，自劝之酒一二杯。但且任麽随俗过，丹成云鹤自然来。

九曲杂咏

一曲升真洞

得得来寻仙子家，升真洞口正蜂衙。一溪春水漾寒碧，流出红桃几片花。

二曲玉女峰

插花临水一奇峰，玉骨琼肌处女容。烟袂霞衣春带雨，云鬟雾鬓晓梳风。

三曲仙机岩

织就霓裳御冷风，玉梭随手化成龙。天孙归去星河畔，满洞白云机杼空。

四曲金鸡岩

水满寒潭浑看月，山藏空谷正吞烟。金鸡初报洞中晓，咿喔一声飞上天。

五曲铁笛亭

满天沆瀣起清风，白鹤飞来上翠松。月冷山空吹铁笛，一声唤起玉渊龙。

六曲仙掌峰

仙子扣萝上翠崖，岩头旧有炼丹台。至今石上留仙掌，十指春葱积绿苔。

七曲石唐寺

高僧参透赵州禅，拔寺移归兜率天。天圣二年二月朔，一宵雷雨撼山川。

八曲鼓楼岩

万丈高岩耸石楼，云羣烟涌瞰寒流。慢亭昔聚曾孙宴，石鼓拿归古渡头。

九曲新村市

落日移舟上碧滩，桃花林外见青山。耳边忽尔闻鸡犬，不遇刘郎不肯还。

九曲棹歌(十首)

武夷

三十六峰真绝奇，一溪九曲碧涟漪。白云遮眼不知处，谁道神仙在武夷？

一曲

幔亭峰下泛仙船，洞口琼花琐翠烟。一自魏王归绛阙，至今哀怨岭头猿。

二曲

山下于今几代孙，当时箫鼓寂无闻。丹炉复尔生春草，玉女峰前空白云。

三曲

仙船停棹架岩头，黄鹤归天今几秋。满洞桃花人不见，一溪绿水为谁流？

四曲

万顷秋光无著处，满潭清水莹青铜。金鸡叫落山头月，漠漠寒烟飒飒风。

五曲

闻道谁吹铁笛声，石崖轰裂老龙惊。当年人已服丹去，千古荒亭秋草生。

六曲

仙掌峰前仙子家，客来活水煮新茶。主人遥指青烟里，瀑布悬崖剪雪花。

七曲

寂寂秋烟琐碧湾，往年此地有禅关。水神移入龙宫去，一夜风雷吼万山。

八曲

几点沙鸥泛碧流，芦花两岸暮云愁。鼓楼岩下一声笛，惊起梧桐飞叶秋。

九曲

山市晴岚天打围，一村鸡犬正残晖。稻田高下如棋局，几点鸦飞与鹭飞。

武夷有感(十一首)

春

雨霁烟凝正夕阳，子规啼断几人肠。东风不动些情思，无限落花春自香。

夏

莺唤绿杨抽嫩叶，蝶催碧藕发新花。飒然一点薰风至，日落山前噪乱鸦。

秋

雨余秋藓几堆锦，日出朝葵千簇金。对景适然发清啸，野猿惊泣绿杨深。

冬

几尺雪藏山径暮，一枝梅簇洞门春。溪头昨夜水寒绿，风卷彤云发晓嗔。

晓

风吹万木醒栖鹊，月落西山啼断猿。云卷翠微深处寺，一声钟落碧岩前。

暮

碧云红树晚相间，落日乱鸦天欲昏。人去采芝不知返，草庐空自掩柴门。

行

雨脚初收起暮烟，芒鞋竹杖翠林边。东风解发阳春意，放出落花啼鸟天。

住

月冷风清三径竹，猿啼鹤唳一窗云。开门放人前山翠，试把星儿柏子焚。

坐

千山猿叫月如昼，万籁风号天正秋。雾湿苍苔烟漠漠，白云飞梦过瀛洲。

卧

岩下烟深人不来，白云寂寂掩苍苔。松花落地鸟声寂，一枕清风送梦回。

结 末

道人心与物俱化，对景无思诗自成。诗句自然明造化，诗成造化寂无声。

题 精 舍

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前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

临安天庆陈道士游武夷以颂赠之

七闽多山水，两淮好风月。潇湘之烟云，巴广之雨雪。收拾归武林，细与令师说。

咏 雪

青女怀中酿雪方，雪儿为曲露为浆。一朝雪熟飞廉醉，酿得东风一夜狂。

题 凝 翠 阁

日射新苔铸绿钱，山耸花屏草刺毡。剩把苔钱买风月，山屏低拥草毡眠。

题 西 轩 壁

随身风雨几清闲，不做人间泼底官。朝饮一壶朱凤髓，暮餐八两黑龙肝。打开俗网了无事，缚住时光自驻颜。昨夜梦回天上去，琼楼玉阙不胜寒。

赠 潘 高 士

冬至炼朱砂，夏至炼水银，常使居土釜，莫令铅汞分。子母既相感，火候常温温。如是既久久，功成升紫云。

又

龙虎战百六，乌兔交七九。坎离直寅申，艮巽司卯酉。一粒同朱橘，千古永不朽。八月十五夜，三杯冬至酒。

赠 赵 县 尉

半斤雷火烧红杏，一滴露珠凝碧荷。锦帐中间藏玉狗，宝瓶里面养金鹅。铅花朵朵开青蕊，汞叶枝枝发绛柯。莫问婴儿并姹女，等闲寻取旧黄婆。

赠 赵 翠 云

金公姹女到黄家，活捉苍龟与赤蛇。偃月炉中烹玉蕊，朱砂鼎里结金花。奔归气海名朱骥，飞入泥丸是白鸦。昨夜虎龙争战后，雪中微见月钩斜。

赠 雷 怡 真

地魄天魂日月精，夺来鼎内及时烹。祗行龟斗蛇争法，早是龙吟虎啸声。神水华池初匹配，黄芽白雪便分明。这些是饮刀圭处，渐渐抽添渐渐成。

赠黄亭虞丈

修爵固当修天爵，选官何似选天官。青骢走遍皇都易，白鹤飞来绛阙难。

赠陈孔目

制锦堂前万事闲，掉头来入武夷山。当年种放如能学，白鹤青云也不难。

赠陈先生(三首)

炯炯双眸古老锥，手提向上大钳锤。蓦然寻著钟离老，捉住长髯问是谁？
木人手里挥泥剑，石女头边带铁花。龙汉元年冬上巳，相逢一盏赵州茶。
翻身趯倒玉葫芦，神水华池一夜枯。蓦地夜行见月影，水晶盘里走明珠。

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之四十一

海南白玉蟾著

满江红(咏武夷)

忆昔秦时，中秋日，武夷九曲。烟寂寂，斜阳数尺，寒鸦枯木。三十六峰凝晓翠，一溪流水生秋绿。正满林，桂子散天香，飞金粟。神仙客，金丹熟。玉诏下，云生足。石头新换骨，尚粘红肉。夜半月华明似昼，玉皇降辇铺肴餍。笑曾孙，回首幔亭前，空松竹。

念奴娇(咏雪)

广寒宫里，散天花，点点空中柳絮。是处楼台，皆似玉，半夜风声不住。万里盐城，千家珠瓦，无认蓬莱处。但呼童且去，探梅花，攀那树。

垂帘未敢掀开，狮儿初捏就，见佳人偷觑。溪畔渔翁蓑又重，几点沙鸥无语。竹折庭前，松僵路畔，满目都如许。问要晴，更待积痕消，须无雨。

水调歌头(咏茶)

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水调歌头(自述十首)

金液还丹诀，无中养就儿。别无他术，只要神水入华池。采取天真铅汞，片晌自然交媾。一点紫金脂，十月周天火，玉鼎产琼芝。你休痴，今说破，莫生疑。乾坤运用，大都不过坎和离。石里缘何怀玉？因甚珠藏蚌腹？借此显天机。何况妙中妙，未易与君知。

二

吃了几辛苦？学得这些儿。蓬头赤脚，街头巷尾打无为。都没蓑衣笠子，多少风烟雨雪。便是活阿鼻，一具骷髅骨，忍尽千万饥。头不梳，面不洗，且憨痴。自家屋里，黄金满地有谁知？这里一声惭愧，那里一声调数，满面笑嘻嘻。白鹤青云上，记取这般时。

三

苦苦谁知苦？难难也是难。寻思访道，不知行过几重山。吃尽风餐雨饷，那见霜凝雪冻，饥了又添寒。满眼无人问，何处扣玄关？好因缘，传口诀，炼金丹。街头巷尾，无言暗地自生欢。虽是蓬头垢面，今已九旬来地，尚且是童颜。未下飞升诏，且受这清闲。

四

天下云游客，气味偶相投。暂时相聚，忽然云散水空流。饱饫闽中风月，又爱浙间山水，杖屦且逍遥。太上包中下，只得个无忧。是和非，名与利，一时休。自家惺了，不成得

恁地埋头。任是南州北郡，不问大张小李，过此便相留。且吃随缘饭，莫作俗人愁。

五

未遇明师者，日夜苦忧惊。及乎遇了，得些口诀又忘情。可惜蹉跎过了，不念精衰气竭，碌碌度平生。何不回头著，下手采来烹。天下人，知得者，不能行。可怜埋没，如何怎地不惺惺。只见口头说著，方寸都无些子，只管看丹经。地狱门开了，急急办前程。

六

堪笑庵中客，都总是迷流。冤家缠缚，算来不是你风流。不解去寻活路，只是檐枷负锁，不肯放教休。三万六千日，受尽百年忧。得人身，休蹉过，急须修。乌飞兔走，刹那又是死临头。只这眼前快活，难免无常两字，何似出尘囚？炼就金丹去，万劫自逍遥。

七

有一修行法，不用问师传。教君只是，饥来吃饭困来眠。何必移精运气，也莫行功打坐，但去净心田。终日无思虑，便是活神仙。不憨痴，不狡诈，不风颠。随缘饮啄，算来命也付天然。万事不由计较，造物主张得好，凡百任天然。世味只如此，拚做几千年。

八

一个清闲客，无事挂心头。包巾纸袄，单瓢只笠自逍遥。只把随身风月，便做自家受用，此外复何求？倒指两三载，行过百来州。百来州，云渺渺，水悠悠。水流云散，于今几度蓼花秋？一任乌飞兔走，我亦不知寒暑，万事总休休。问我金丹诀，石女跨金牛。

九

不用寻神水，也莫问华池。黄芽白雪，算来总是假名之。只这坤牛乾马，便是离龙坎虎，不必更猜疑。药物无斤两，火候不须时。偃月炉，朱砂鼎，总皆非。真铅真汞，不炼之炼要何为？自己金公姤女，渐渐打成一块，胎息象婴儿。不信张平叔，你更问他谁？

十

要做神仙去，工夫譬似闲。一阳初动，玉炉起火炼还丹。捉住天魂地魄，不与龙腾虎跃，满鼎汞花乾。一任河车运，径路入泥丸。飞金精，采木液，过三关。金木间隔，如何上得玉京山？寻得曹溪路脉，便把华池神水，结就紫金圆。免得饥寒了，天上即人间。

水调歌头(修炼)

土釜温温火，橐籥动春雷。三田升降，一条径路属灵台。自有真龙真虎，和合天然铅汞，赤子结真胎。水里捉明月，心地觉花开。一转功，三十日，九旬来。抽添气候，炼成日血换骷髅。四象五行聚会，只在一方凝结，方寸绝纤埃。人在泥丸上，归路入蓬莱。

沁园春(修炼)

要做神仙炼丹，工夫譬似闲。但姤女乘龙，金公御虎，玉炉火炽，土釜灰寒。铅里藏银，砂中取汞，神水华池上下间。三田内，有一条径路，直透泥丸。一声雷，震昆山，真橐籥，飞冲夹脊双关。见白雪漫天，黄芽满地，龟蛇缭绕，乌兔掀翻。自古乾坤，这些坎离，九转烹煎。结大还，灵丹就。未飞升上阙，且在人寰。

又(赠胡葆元)

要做神仙炼丹，工夫亦有何难。向雷声震处，一阳来复，玉炉火炽，金鼎烟寒。姤女乘龙，金公跨虎，片晌之间结大还。丹田里，有白鸦一个，飞入泥丸。河车运，入昆山，全不动，纤毫过此关。把龟蛇乌兔，生擒活捉。霎时云雨，一点成丹。白雪漫天，黄芽满地，服此刀圭，永驻颜。常温养，使脱胎换骨，身在云端。

满庭芳(修炼)

鼎用乾坤，药须乌兔，恁时方炼金丹。水中虎吼，火里赤龙蟠。况是兑铅震汞，自元谷，上至泥丸。些儿事，坎离复姤，返老作童颜。五行，全四象不？调停火候，间断如闲。六天罡所指，玉出昆山。不动纤毫云雨，顷刻处，直透三关。黄庭内，一阳来复，丹就片时间。

又

两种汞铅，黄婆感合，如如真虎真龙。周年造化，蹙在片时中。炉里温温种子，玄珠象，气透三宫。金木处，炼成赤水，白血自流通。无中，胎已兆见。龟蛇乌兔，恍惚相逢。但坎离既济，复姤交融，了得真空命脉。天地里，万物春风。阴阳外，天然夫妇，一点便成功。

酹江月(冬至赠胡胎仙)

因看斗柄，运周天，顿悟神仙妙诀。一点真阳生坎位，点却离宫之缺。造物无声，水中起火，妙在虚危穴。今年冬至，梅花依旧凝雪。先圣此日闭关，不通来往，皆为群生设。物物含生育意，正在子初亥末。自古乾坤，这些离坎，日日无休歇。如今识破，金乌飞入蟾窟。

水调歌头

昔在虚皇府，啸咏紫云中。不知何事，误蒙天谪与公同。偶到金华洞口，忽见和阗翁老子，挺挺众中龙。握手归仙隐，谈笑起天风。忽相逢，一转瞬，酒杯空。几时再会？唱罢词翰，倒金钟。只恐武夷山里，千古猿啼鹤唳，未便蹑飞虹。公欲归仙去，我亦继公踪。

又(丙子七月十八日得雨午后大风起因有感)

一叶飞何处，天地起西风。夜来酒醒，月华千顷浸帘栊。塞外宾鸿来也，十里碧莲香满，泽国蓼花红。万象正萧爽，秋雨滴梧桐。钓台边，人把钓，兴何浓？吴江波上，烟寒水冷，剪丹枫。光景暗中催去，览镜朱颜犹在，回首燕巢空。铁笛一声晓，唤起五湖龙。

又

一个奇男子，万象落心胸。学书学剑，两般都没个成功。要去披缁学佛，首下一拳轻快，打破太虚空。末后生华发，再拜玉清翁。二十年，空挫过，只飘蓬。这回归去，武夷山下，第三峰。住我旧时庵子，碗水把柴升米，活火煮教浓。笑指归时路，弱水海之东。

又(石如院生辰)

两鬓青丝发，双眼黑方瞳。人皆道是，昭庆一个老仙翁。暂别蓬莱弱水，自把星冠月帔，玉佩舞薰风。醉入桃源路，归去不知踪。举云璈，鸣铁笛，抚丝桐。满前剑弁，森列稽首，捧金钟。挺挺松形鹤貌，任待桑田变海，宝鼎粒丹红。玉帝下明诏，独骑上天宫。

满江红(咏白莲)

昨夜嫦娥，游洞府，醉归天阙。缘底事，玉簪堕地，水神不说。持向水晶宫里去，晓来捧出将饶舌，被薰风，吹作满天香，谁分别？芳而润，清且洁。白似玉，寒于雪。想玉皇后苑，应无此物。只得赋诗空赏叹，教人不敢轻攀折。笑李粗，梅瘦不知他，真奇绝。

阮 郎 归(舟行即事)

淡烟凝翠锁寒芜，斜阳挂碧梧。沙头三两雁相呼，萧萧风卷芦。何处笛一声，孤岸边，人钓鱼。快帆一夜泊桐庐，问人沽酒无？

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之四十二

海南白玉蟾著

懒 翁 斋 赋

眉山苏森老于懒，以懒翁名其斋。翁其真懒耶？虽曰鸥不入鹭鸿也，其如苍生舐望何？吾闻翁儿时不甚懒也，以黄绢鞭心，以青衫结发，以勋业览镜，以文章磨锋。折旋俯仰于周孔之间，轩昂跌宕于韩柳之外。彼时黔黎见翁者，以手争指，以目争睹，皆有望吾懒翁以禹皋为心也。今何为其懒乎？一班未露而仕意已饱，儒林烟薄，学海波寒，岂不孤朋簪拭日之望？自嘉泰间收筠阳时，翁既乞祠。逮作衡阳侯，复有武夷归隐之请。盖懒翁无心于仕，而宦情如秋，故于缙绅间，无苞苴从臾之欲，所以龙蟠而不雨也。翁今已过于从心之一年，宜乎犹懒于前而投闲终老于云水堆中矣。翁有金华之浮家，即其先侍郎之故庐也。堂前有丈余空隙，遂以八九椽而宇之。三面开牖，粗可容膝。砌板代砖，濡灰饰壁。蓄一枝花立绿桐之琴，事三尺汶阳碧荇之剑。翁欲睡时，化为蝴蝶飞，上登华胥国。翁欲饮时，伸颈如玉虹，一吸酒海干。翁欲吟时，玉树忽生风，珠玑吐落纸。翁欲棋时，纵横星斗乱，剥啄玉声寒。翁欲舞时，谷神移玉山，飞剑指空碧。翁欲行乐时，横拖七尺筇，松间一长啸。翁欲狂歌时，一声吹铁笛，唤起玉渊龙。谓如溪山得名，草木无咎者，翁亦从而诗之。花魂无主，月魄不归者，翁亦从而酒之。翁但懒于世事，而此皆不懒之懒也。闲时而棋，兴时而饮，畅时而歌，醉时而睡，此生为任真所适，得自若也。事各各付事物，无心于事，无事于心，此则翁之懒处也。希颜之坐忘，效蔡之丧偶，渐入希夷，与物俱化，至于忘寝忘食之地，则谓之真懒也。翁也心君殿清闲，白眼视朱紫，政所谓杜鹃骂鸿鹄，丹棘笑樵楠也。翁居斋中，惟懒所适，雨送添砚之水，竹供扫榻之风，云展遮山之帘，草铺坐石之褥。昼则博山飞碧蛇，夜则银缸泛红粟。饮酒吞风月，吟诗咬水云。斫竹斩春风，移花锄晓月。此则翁之懒中不能懒也。客从武夷来，见翁如此懒，遂造懒翁斋。醉笔自淋漓，应问懒翁曰：东风开柳眼，黄鸟骂桃花。斋中自有春，不喜出郊饮。翁于此时，懒于踏青乎？幽轩风雨过，明月一池莲。笔下生薰风，此心不受暑。翁于此时，懒于入林乎？落叶随孤雁，呼霜要辨寒。秋光满乾坤，万象自潇洒。翁于此时，懒于登高乎？水浸梅花影，猿呼一树霜。芋火煨地炉，烹茶自煮雪。翁于此时，懒于探梅乎？翁曰：然。噫，尘埃刺眼，名利焚心，岂能一旦顿然似翁如此懒也？壁上之琴，几日蒙尘？窗间之砚，几日无水？翁懒之故也。清风而关门，留月而待榻，翁懒之甚也。懒翁有庐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供馐粥，有子可以嗣衣钵。不与俗交，不与入语。翁之身前，乃一老禅也。既见武夷白玉蟾，遂喜而终日与语，玉蟾喜而赋此斋。时乃嘉定丙子初夏十有五日也。毛颖玄、陶泓等侍。

医 痈 疔 序

蛭脂凤卵所以疗痈疔，此扁鹊之学也。麟腊龟趾所以疗痈疔，此榆拊之学也。术而非贵则药亦不甚贱，学而不到而人以为甚奇。以奇人学所不可到，则术之贵而药亦不廉也，皆榆拊、扁鹊事也。武夷道士黄季长，少年游侠于崇冈旷野间，曾遇一异人，授以痈疔之药要知，其方藏藏肘后，益不可以示人。若观其人，丰神爽迈，宜乎其遇人也。夫人之

身，一气流溢，苟有癭蚘，则怀脓结血，弥浹凝滞，呼天诉痛，有不能自己者。或其决所血之痛，导所内之渍，则淋漓其衣，齟齬其身。是岂人所欲哉？人之身有四百四病，独痼疔为可酸心。今黄季长之为人，则榆拊、扁鹊辈也。今季长之所肉药，则蛭脂凤卵、麟腊龟趾也。一日访于云窝，因告其所学如此，所用药如此，所疗人不计其几何者又如此，意其必欲吾篇翰纸文以为赏音。吁，靡不风而自馥，珠不蚌而自媚，又奚必吾之弄柔讷，为作文者捧腹？吾既知能事如此，因告之曰：孙思邈有言：痼疽初生结肉癭，痼疽既生凝肉珠。痼疽初破剖肉瓜，痼疽既破剖肉橘。因思此语，则人之患痼疽者，诚为不忍。然吾若临痼疽之前，则必熨眉不开，蹙额不顾，将欲揉之，必复欲吮之。是岂所为见公，必效此医。公宜乎稔所福，蓄所行者，盖与樵徒之苏、雕瘵之力也。秦皇刻人肉，汉武帝剥人皮，公知之乎？公治痼疔，不事乎楷煎，不事乎针刮，惟以药攻其内，复以药传其外，使其释然如叶脱枝，涣然如花结实，则公之用心也。书此以布施。

屏睡魔文

人生无百年，能有几一日？况百年三万六千日，总有三百六十万刻。且如一刻但撚指间，而晨兴暮寝，古今之常也。一百年内，以百五十五万刻可以应酬，以百五十五万刻可以寢息。除寢息之外，人生只有五十年光阴矣，况不满百年者乎？今但好睡，曾无知草木之不如也。元神离舍，涣散无归；真气去体，呼吸无主；云掩心天，波浑性海；慧镜生尘，智剑无刃；以兴为寝，以明为晦。冥然如黑山，黯黯如鬼谷。其酣兮如酒醉不醒，其瞑兮如药酖酖，其滋味兮如群鱼入网罗，其意思兮如饥鼠贪画饼，其鼾兮如雷霆搅万山，其嗅兮如波涛落崖井。以慧刃攻之不破，以智索挽之不回。明窗净几之静，辨素簟小枕之清哉。内而虚谷贮万神，外而大块宅百骸。双眼如胶漆也，四肢而委石也。睡魔来也，与心猿意马而作伍也。谒心君而不臣，睹谷神而不拜。占吾身之琼台玉阙，作睡魔之营寨。其势高万丈，其力重千斤，贼我之魂魄，葬我之精神，盗吾家之丹砂，劫吾家之宝帑。幻出窟宅，变现物象。迫之不敢以符篆，顺之不可以奠醑。于是贬青州从事呼黑甜，唤黄妳。而召云腴使者，授以剑一。使之斩之，恬然而不动干戈，怡然而不改声色。睡魔愈炽，遂命墨松御史、兔颖中书、玄玉骑吏、剡溪都尉，驱龙役虎而战之。塞鼻缄舌，以耳听耳，以眼视眼。其睡魔也，潜身于华胥，戢迹于槐国，化而为蝴蝶，改而为蝼蚁。两楹之间，歔歔有声。遂乃结柳舆而缉草舟，盛楮钱而囊竹黍，画牛而挽车，绘龙以棹舟，三揖睡魔而语之曰：闻子欲去久矣，择日具舟车，汝等当辞。吾有饭饱几盂，有酒醉几壶，携汝朋俦行，不可复滞居。倏然如云飞，瞥然如电舒。汝曹自问心，有意于行乎？屏息而潜听其言，返眼而内视其形，啼笑不成，恍惚不宁，缩肩而竦颈，张眼而吐舌。初疑其有无，今知其为睡魔也。如有言曰：睡本无魔，汝心自黑。汝寒我不衣，汝饥我不食。与汝无丝毫之忿，与汝有胶漆之契。今欲归而无家，虽辞子而安得不落涕？我鬼也，非人也，奚用乎舟车？奚用乎饮饌？吾欲餐而无口，吾欲衣而无袒，吾欲车而无路，吾欲舟而无岸。汝能推反思，非吾为汝患。汝但洗心而习定，可以封形而闭神也。复语之曰：汝徒闻我静坐则窥我户牖，汝徒见我默思则越我宫墙。吾非陈抟梦入鸿荒，吾非襄王梦入高唐。不可妖我，劈汝天斧。睡魔四五，面面相顾。亦复有言曰：吾虽曰睡魔之精，乃汝自身之一灵。神清则睡魔去，神昏则睡魔生，但睡其形而不睡其神可也。聚之为元精，蓄之为一灵，融之为太虚，放之为太清。令子住舍而留形，可以不死，可以长生。予笑曰：不知我之屏睡魔乎？睡魔之屏我乎？

道学自勉文

司马子微初学仙时，以瓦砾百片置于案前，每读一卷度人经，则移瓦一片于案下。每日百刻，课经百卷。如此勤苦，久而行之，位至上清，定篆太霄丹元真人。又如葛孝先，初

炼丹时，常以念珠持于手中，每日坐丹炉边，常念玉帝全号一万遍。如是勤苦，久而行之，位至玉虚紫灵普化玄静真人。我辈何人，生于中华，诞于良家，六根既圆，性识聪慧，宜生勤苦之念，早臻太上之阶。乌跃于扶桑，免飞于广寒，燕归于乌衣，雁度于衡山。羲和驱日月，日月催百年。人生如梦幻，视死如夜眠。几度空搔首，溺志在诗酒。浑不念道业，心猿无所守。吾今划白兹，回首前程路。青春不再来，光阴莫虚度。他日块视人寰，眼卑宇宙，骑白云，步紫极，始自今日。勉之勉之。

梦 说

神农梦天皇与之以尝草玉书，黄帝梦到华胥大庭之国，舜梦拜乎丞，高宗梦得说，孔子梦见周公，老聃梦游瀛寰。此皆梦也，彼乃不睡之睡，非梦之梦也。谓如庄周梦为蝴蝶，又与吕洞宾梦为蝼蚁，大故殊途也。南华经云：其寝无梦，其觉无忧。此所以凝神不分，聚气不散而然也，彼皆就羲皇心地地上著到。故所谓梦者，乃神交气合，诚而尔也，非睡中妄想之梦也。若不明梦中无梦之理，则飞识游魂泛然而无归，冥然而不返，将见于见闻觉知境界，而化为胎卵湿化之归也。况夫酬酢万机，唱赓百念，事物胶扰，方寸不宁，此乃开眼之梦也，何况于睡乎？东坡云：世间无眼禅，鼾鼾一觉睡者，此也。嗟乎，今之人也，糟粕其一灵，尘垢其一性，甚矣。古德云：幻身是梦。

艮庵说赠卢寺丞子文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所也，上下敌应不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前辈云：观一部华严经，不如读一艮卦。缘华严经只于止观，然艮有兼山之义。山者，出字也。虽止于晦，而出于明，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也。

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之四十三

海南白玉蟾著

知宫王琳甫赞铭

萱堂一枕兮红光人怀，龙岩虎石兮瑞气结神胎，北帝真人兮斡箕统魁（丙子生），兰亭褻日兮虚星落庭。槐（丙子肖属北帝也。又况北神生曰槐，木乃虚危之精）生而神灵兮珠庭日角，烟髯威肃兮电眼闪烁。髫髻善词翰兮心字该博，方寸晞慕兮片云孤鹤。青衿蛻体兮琳宫遇师模，九天降雨露兮皮冠而羽裾。琼钟振玉梵兮声彻太虚（历职表白），蕊殿校图籍兮绿轴丹书（次尝掌籍），冲炼白铅花兮红炉点雪，穀神无象兮碧潭秋月。函丈二席兮价闻上阙（副知宫事），砭愚斲陋兮海语飞琼屑。袖里青蛇兮脊外之青铜，踏破铁鞋兮养素于竹宫（参谒洞府，归于太一）。两阶饶舌兮御前享天爵（御前符水法师），笔下吼雷霆兮钵内藏蛟龙。长歌归故山兮古松寒菊，群参蚋聚醴兮薰众主饘粥（勉领宫盟）。飞罡化诀兮正一天心法，视微听冲兮灵宝中盟策，霞衿珠佩兮秉圭视玄坛（监度法策），青钩黑数花兮落纸鬼胆寒。玄域中兴兮扶颠起坠，三界稽首兮万神生欢，含真而宅仙兮偃陶坞梓藻，悦横龙楼兮花砖砌虬峙（修建殿宇）。御赐蒲兽兮晨夕奋琼音，百度复举兮宗纲崛起。死赞骨行兮质俚而不文，红颜皓齿兮甲子一周春（时十六岁）。两鬓生黑丝兮人言四旬许，金丹已熟兮鸾鹤天上人。天上人兮自号曰拙庵，笑傲乎三华兮诸方已罢参。所居乃三华殿，博山。飞冷蛇之篆兮启瑶笥而诵琅函，横羽扇岸纶巾兮麈尾发清谈。清谈之时，有方外客至，而歌之曰：青布衲，碧藜筇，诗吟白芍药，曲唱紫芙蓉。一局著残人

事醒，七弦弹破世间空。时乎泛一叶于沧海之外，时乎飞片羽于虚空之中。铁笛横吹老龙泣，金樽一倒琪花红。孤猿啸夜月，淡露滴秋风云。锦谿深碧无底，天苍山秀绿不穷。白鹤卧占眠牛草，丹鹤飞上栖鸦松。真人一声长啸于蓬莱之东，青童回首，指道神仙中之最雄。

赞管轄陈君绿云先生之像

瞻师之神，寒空片月。知师之心，红炉点雪。闻师之德，冰清玉洁。见师之迹，霜炎冰热。师之一言，斩钉截铁。师之一行，杀人见血。风月情怀，松筠志节。道法陆沉，玄徒瓦裂。师领郡檄，雷轰电掣。冠冕洞宫，兴大施設。轮輿褰櫜，陶埏坯甓。丽以粉奁，饰以藻黻。不逾年间，沧江贯折。度五神足，霞裙森列。方有伦绪，闲间洽悦。胡为云鹤？奄归帝阙。溪山失翠，猿鸟凄切。散词玉祠，伯子一黜。追慕替绡，使人哽咽。

虚靖先生

七返还丹阿谁无，先生归去谁识渠？时人要见真虚靖，北斗西边一点如。

朱文公像疏

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太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已草。嗟文公七十一祀，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鹤唳。管弦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像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兮有像，未丧斯文。惟正心诚意者知，欲存神索至者说。

赞文公遗像

皇极坠地，公归于天。武夷松竹，落日鸣蝉。

自 赞

神府雷霆吏，琼山白玉蟾。本来真面目，水墨写霜缣。

又

千古蓬头跣足，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

倪梅窗喜神赞

燕颌虎头古班超，龙章凤姿晋嵇康。高人心地本无象，风清月冷倪梅窗。

周伯神喜神赞

方丈老仙客，寸心水一滴。双脸红朱砂，两眼点黑漆。咄，白须抚掌笑呵呵，白鹤一去无人识。

修真十书上清集卷之四十四

海南白玉蟾著

为武夷道众奏名传法谢恩醮词

琅函发秘，老君开设教之门；玉局呈祥，靖应启流芳之路。以八极炼魂而救苦，以九灵飞步而腾章。天心有三符二印之传，雷府有五社十蛮之应。所以驱攘灾疾，用兹考召

鬼神。某等焚香信以投诚，各传法要，饮丹泉而作誓，永续真风。

化真君笄衣疏语

九鸾之车，九风之舆，饰以黄云，护以紫雾。八鹤之驭，九龙之辇，驾于赤洼，行于丹丘。皆经中所说，天下之威仪，而人间岂知世外之华饰？今张魏二真君，为祈雨而出境；而王谢诸君子，宜先日以安车。蜀锦吴绫，皆可护风蔽日；秦麻越布，亦宜剪雪裁绡。一行笔下之龙蛇，无尽空中之雷雨。

化画应缘功德疏

道本无形，岂因绘形饰像？人须见物，方才随物兴心。是宜画所不可画之容，所以晓未曾晓之者。青鸾朱凤在刚风浩气之前，白鹤苍龙于浮霭太空之上。个中元有象，其物非强名。既心存目想之犹堪，岂粉饰金妆而不可？恍恍惚惚，俨然贤圣之云臻；简简穰穰，宜尔福祥之川至。

化修造精舍疏

膏车秣马，为寻仙子而来；餐鼎寝茵，未惬游人之意。欲划萝烟薜雨之地，广为松风竹月之庐。以数椽上漏下湿之忧，属几载左枝右梧之笃。殷舟岸畔，皆酒酣耳热之余；落笄庭前，正诗兴心狂之甚。相逢不拈出，后会几时来。

缘化度牒疏

伏以青蚨千缗，不待跨扬州之鹤；白绫三尺，要须获西狩之麟。口头虽不敢道有此夤缘，命里那堪又带这般題目。云龙风虎，信乎会合良时；星翳霞鱼，好个清闲道士。知音才出手，好事便临头。

又

白发老聃过函关，只得尹喜；黄冠庄子任漆园，惟接季伊。妙处从来父子不传，知音亦有檀信成就。都来几个吃饭钞，随缘唤作护身符。戴玉霄冠，顶上幔亭之夜月；衣郁罗服，袒边天柱之春云。特凭太上家传，效报贤蒙乐施。但得飞凫来白水，何须骑鹤上扬州。

会真堂疏语

道友往来，不知其几。数间破屋，僧粥全无。以此话头问诸好道者，结缘则个。

绝粒休粮，总是作家伎俩；虚心实腹，要还他本分生涯。樛须柱倾，奈历岁涉时之浸久；香寒火冷，致旁风上雨之交攻。斩新请个风月主人，依旧续此云水故事。一盂圆玉粒，半箸细银条。待哺张颐那得会，吞霞吸露挥毫落。纸不无望，喝水成冰。

给 诰 语

桑田成海海成田，一刹那堪又百年。拨转顶门关捩子，阿谁不是大罗仙。所以道风中之烛，水上之萍，岸上之藤，井边之树，石边之火，电畔之光，须要未雨彻桑，莫待临渴掘井。且如今辰，斋官某等向眼耳鼻舌身意那边回首，从道经师真玄神妙处知音。建琼函玉笥之筵，命星弁霞裾之侣，尽天地化作郁罗圣境。这些儿，又是龙汉元年，灯灿龙膏，移下楚天之星斗；香焚牛首，熏成越岭之烟云。非止于一天二天，乃至无量天中，天花鼓舞，可于此从劫至劫，及于河沙劫里，福果丰隆。虽然有是津梁，又作么生证据（遂持起诰云）。诸仁者，此是万圣千贤眼目，可为三空四梵阶梯。其素笈凝碧落之云，其玄扎结紫霄之篆。毕竟分付一句，作么生道？日里有乌月有兔，水中看虎火中龙。他年骑鹤乘风

上,直到蓬来第一峰。

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之四十五

海南白玉蟾著

武夷重建止止庵记

武夷之为山,考古秦人列仙传,盖箴铿于此炼丹焉。箴铿进雉羹于尧,尧封于彭城。后谓之彭祖,年及七百七十七岁而亡。生平惟隐武夷山,茹芝饮瀑,能乘风御气,腾身踊空,岂非仙也耶?铿有子二人,其一曰箴武,其次曰箴夷,因此遂名武夷山。三十六峰,第一峰九曲溪头,最初曲。其地也,始则有太姥元君,即其地以结庐,次则张湛继其踪而入室。其后有如鱼道超、鱼道远,皆秦时之女真,入此而隐焉。然此地其深邃不可言,四围皆生毛竹。人有樵采而见之者,因毛竹而目此二鱼焉,毛女至今称之。晋人蒯师钟,唐人薛邴,皆于此地炼真养元而去。本朝又闻东京李洵真、洛滨、李铁笛,燕山李磨镜,相踵于其地卜筑也。丞相李纲亦尝访此三李,而符其夙昔梦雪之梦,盖欲于此而建吏隐亭焉。由是而后,有尼师数代人,名其庵曰禅庵,号其地曰禅岩。呜呼,奇人异士,不世而出。自尔庵亦倾坏,地皆荆榛,但闻所谓止止之名,而无稽考之迹。山南曾孙詹琰夫,其字美中,盖世代簪绂而胸宇英杰之人也,一旦叹曰:太史公穷九嶷,韩文公登太华,是皆思古而感慨者焉,岂好奇之谓也。浊世仕路多阂塞,不如结方外友,以为井灶砂汞之学。夫其或者可飞升焉,可尸解焉。仙有可求,岂不容力?非曰能之,愿学焉。忽有琼琚白玉蟾,自广闽出而至武夷,适有披榛诛茆之意,盖亦契券詹美中之臆。素从而搜访止止庵之地,辟几百年不践之苔,划三五里延蔓之草,于是得其地焉。岁在嘉定丙子之王春,始鸠工斫梓,僦夫运甓。然而开创之难,未几而白玉蟾拂袖天台、雁荡矣。玉蟾言旋而庵始成,美中固欲挽之,以为三李隐居之设。玉蟾盖惮朱紫之往来,而膏车秣马适所以废吾事而汨吾心,且自谓美中曰:庵成,皆子之余财余力故也。不弹指顷,堂宇落就,非霹雳手,谁能如是?今但择其道宁心耐志,守素乐静之士,延而居之,使其开垦数时,花木繁盛。而玉蟾此去罗浮,入室回必永身以住持之。美中曰:然。又曰:然则先生^①既去也,宁不为我记其庵而盟他日之再来乎?玉蟾曰:唯。然是庵背倚幔亭峰,面对虎啸岩,左则天柱峰,右则铁枳嶂。入去不数举武,则有朱晦庵仁智堂;出来才一唤地,则有魏王会真庙。其间有冲佑观,修廊数百间,层楼数十所,玉笈锦囊,举皆御书。琼榭琅寰,悉储仙蜕。大云金身之招提,实左右乎止止之庵侧^②。后则瀑布悬崖,万丈雪花;前则碧流盈溪,龙湫蛟潏。上有天鉴池,可以通弱水;下有升真洞,可以透蓬莱。若武夷千岩万壑之奇,千山万水之胜,莫止止庵之地若也。云寒玉洞,烟锁琪林,紫桧封丹,清泉浣玉,猿随羽客,鹤啖芝田。铁笛一声,群仙交集;螺杯三饮,步虚泠泠。盖可以歌太空紫虚之洞章,吟玉灵羽翮之仙曲。然则尘埃不碍眼,古今皆一时。而绛幔虹桥之事,犹宛然矣。奇哉,青草青,百鸟吟,亦可棋,亦可琴。有酒可对景,无诗自咏心。神仙渺茫在何许?武夷君在山之阴。孤舟只棹归去来,琼花满洞何处寻?岂非止止庵清绝胜妙处也。詹美中定知玉皇将再宴,白玉蟾亦将炼七返九还之丹。此日此文,不徒作也。则然,若异日有异事,犹见止止庵不徒建也。尝记元祐盛时,人在霍童山建一茅庵,谓之寂寂。不数年,而庵之东已蜕矣,而此庵遂泯。至隆兴间,再有人启之。一二年,而所启之人乃遇向日先创庵者,于是皆仙去。事皆集仙传今。而美中之事,又踪迹颇类之。盖止止者,止其所止也。周易艮卦兼山之义,盖发明止止之说。而法华经有止止妙难思之句,而庄子亦曰: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是知三教之中,止止为妙义,有如鉴止水,观止月。吟六止之诗,作八止之赋,整整有人焉。止止之名,古者不徒名;止止之庵,今人不徒复,兴必有得止止之深者宅其庵焉。然则青山白云,无非止

止也，落花流水，亦止止也。啼鸟哀猿，荒苔断藓，尽是止止意思。若未能止止者，参之已有止止，所得者政知，行住坐卧自有不止之止，非徒殍枯木死灰也。予特止止之辈也，今记此庵之人，同予入止止三昧，供养三清高上天。一切众生证止止，止止非止之止，止实谓止其止之止而已矣。海南白玉蟾识。先野后人幔亭曾孙龟峰詹琰夫立铭。

赠知宫王南纪洞章

古熙策云南飞庚，伏正祥晴槐舞薰。新蛎噪晚，止锡琳宫。仰惟宫宰真人，江山态度，风月襟怀，神仙中人，不易得也。尝摭群仙家谱旧矣，王棋则老聃之藪著高弟也，王楠则蒙庄之函苏道契也，郁单无量天则王雍御雷笈，梵监须延天则王绍识运历。鲁人王硕炼玉云丹于浮雍山，秦人王乔炼九神丹于天华洞。其后王长、王敏出于汉晋，王茂、王载卿出于魏唐，近世云鹤子作三一灵篇，烟松子作金丹枢要，逍遥子作还丹结集，清虚子作丹道指迷，皆其族入也。其门天人隐显，殆莫一二。且云丹山之凤，必生鸞鸾；赤泽之马，必生麒麟。有如仙裔绳绳，名仙至人，层见鳞出，千百岁下，挺生真人，坐董洞天，星弁左右，葆毓天粹，扶剔幽奥。咀太元之精，采真一之气。其治心也如镜内像，其应世也如水中月。休功丕德，光前绝后。当世道俗，曳手俯额，目争视，手争指，莫不曰其道如是，其德如是。乃作洞章以歌之。歌曰：

黄道珠躔阙一点，方寸无人洞门掩。桑田未变海水减，琪树开花绿萼萼。小有瑶章落龙虎，月坛香冷宫谁主？真人扬下神霄鸾，天骕惨惨归紫府。千山万山锁青烟，三树两树啼断猿。风飞杨花三月寒，人在城门烟水村。生而神灵长威武，笑携一卷黄庭去。坐断琳宫主饘粥，星弁霞裙满堂庑。四海横香航烛人，肘行膝步来如云。爱河翻波渺无际，花生铁柱酆都春。把握阴阳一呼吸，长啸一声鬼神泣。仗剑唤雨轻撼环，化篆召雷略举笔。当年撒赴内道场，黄麻紫墨星争光。归来百废喜具举，规模轮奐重铺张。翻思龙汉元年事，撞破混元识行李。满鼎铅霜火焰飞，绿颜雪齿君知否？松竹潇潇生冷风，白鹤一去草庐空。

谒仙行赠万书记

嶠管飞度方孟简，青女仍前夜行恶。连日东风生峭寒，黄鹂声断梅花落。客来武夷访灵踪，八字洞门无锁钥。溪头昨夜添新雨，桃片满溪红灼灼。苍苔满地空绿匀，芳草无言烟漠漠。捣药声乾丹井寒，虹桥一断收霞幕。千古松风学风笙，向晚清客满林壑。山光不动旧松竹，洞中惨惨悲猿鹤。机岩学馆空无人，紫岭丹丘久萧索。雾暗平林虎长啸，碧潭生花老龙跃。峭崖飞鸟不敢过，万丈苍琼真峻削。山中金蟾不可寻，石边且取黄芝嚼。我生逍遥事落魄，泉石烟霞得真乐。身披绿麻戴青簪，横担碧藜蹑芒屨。只爱山林厌城郭，却厌膏粱爱藜藿。冷眼石上入华胥，梦见太虚无斧凿。竭来洞中未半饷，转盼又觉经旬朔。今朝云头雨收脚，欲归又被溪山缚。欲作此地三间茅，朝餐红霞暮饮瀑。已有神仙分定缘，定知道外无乾坤。只愁天上多官府，九转丹成未敢吞。

画中众仙歌

不兴饮尽孙权酒，正欲画屏笔脱手。一点凝墨状生蝇，剔之不飞心始惊。献之兴来拈起笔，笔如解飞自钩掣。戏染松烟作犴牛，脱似偃角眠莎丘。萧萧深得鹤三昧，胸中不与造化碍。一幅素绡如片天，雪翎欲起凌苍烟。僧繇醉后麴麴睡，睡起濡墨作石块。擘山裂岩而拏云，或如伏虎如露拳。恺之画兰藏玉笋，开而视之已飞去。安得翠叶成寒丛，四景常使飘春风。闻道南斋宇文焕，精笔妙墨扫芦雁。低颈吸水昂颈飞，仿象荷枯沙瘦时。唐有处士吴道元，丹青之余多画猿。状出抱子落寒泉，又如弯弓绕树奔。季成画虎常作怒，鬼神不敢正眼觑。但见纸上生狰狞，开口解啸风悲鸣。叶公好龙故学画，不觉心

孔开一罅。纸上笔画方似龙，风髯浪鬣来争雄。韩幹画马得滋味，霜蹄巧作追风势。可怜张口嘶无声，只惜风棱瘦骨成。江头细草为谁绿？只有风烟相管束。阮瞻收拾草精神，笔端与草私为春。画鱼古有康灵叔，掷头摆尾万鳞足。红鲙紫鲤成队行，跃碎琉璃跳上冰。仁老胸中有雪月，画出梅花更清绝。鲁直嗅之嫌无香，幻出江南烟水乡。张璪虚心而学竹，风雨潇潇生锦轴。风枝雨榦欲化龙，不堪裁杖扶葛洪。钱覲画松扫烟雨，松梢鹤立飞不去。凌风傲雪冷几时，翠色不改常清奇。王维笔下多山水，千山万水一弹指。万顷玻璃碧欲流，千层翡翠波上浮。有时画出几枯木，一片落霞间飞鹭。有时画出古涧泉，浪花袞袞人不闻。有时花落鸟啼处，正是千材俵秋雨。有时日暮鸦鸣时，烟际钟声催月迟。有时移却潇湘岸，移入洞庭彭蠡畔。有时掇过天台山，相对雁荡烟雨寒。古人去后无入学，学者往往得皮壳。鬼神却易狗马难，匠世未能窥一斑。见君丹青与水墨，笔下剜出心中画。一发才精百发精，留取后世不死名。

拙 庵

笑携藜杖倚寒松，现世神仙一拙翁。冠简投关离玉阙，天人推出镇琳宫。身居星弁霞裾上，心在烟都月府中。岂是摩挲令发黑？不须服饵自颜红。百年赢得十分讷，万事算来俱是空。解识蜘蛛空结网，能言鹦鹉被樊笼。闲将世味闲中嚼，静把天机静处穷。学巧不如藏巧是，忘机不与用机同。虚空不语虚空广，造化无声造化公。六贼奈人闲不得，十魔见我懒相攻。凝神多得伴呆力，养气无非守口功。欲雨只消呼滢滢，要雷略自召轰轰。人间若也不容住，学骑白鹤乘天风。

〔1〕“先生”原作“生先”。

〔2〕“侧”原作“测”。

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之四十六

海南白玉蟾著

赞历代天师

第一代天师正一静应真君讳道陵字辅汉

云锦山前炼大丹，六天魔魅骨毛寒。一从飞鹤归玄省，烟雨潇潇玉局坛。

第二代嗣师讳衡字灵真

光和初载大丹成，有甚工夫事汉灵？夜半玉舆飞紫露，春风春雨满阳平。

第三代系师讳鲁字公期

笑把铜章尹汉中，隐山斗米显神功。魏兵四畔临河岸，弹指波心万丈峰。

第四代讳滋字元微

鄱阳策杖抵岩颠，旧有丹炉锁暮烟。今古一双龙虎石，侍郎仙去是何年？

第五代讳昭成字道融

数千里外露阳神，丹灶灰寒结紫云。两虎归林人不见，数枝菌草鹤穿坟。

第六代讳椒字德馨

丹书玉札隐琅函，云几飞空鹤几骖。告别门人归去后，夜来素月落寒潭。

第七代讳仲回字德昌

当年辟谷炼仙丹，召雨呼雷譬似闲。四海有入膺法篆，笑携筇去鹤鸣山。

第八代讳迺字彦超

丹篆才书泣鬼神，年逾九十脱红尘。至今岩上结庐处，夜半凤凰栖绿筠。

第九代讳符字德信

上饶山水甲江南，一锡横飞欲结庵。忽遇至人烟霭外，归来无语隐松岩。

第十代讳子祥字鳞伯

满室神光夜欲阑，灵丹吐出掌中看。当时鹤唳佳城外，空有霓裳掩玉棺。

第十一代讳通字仲达

闭户凝神四十年，青鸾赤玺策云轩。琼棺数月金躯冷，满室天香酌一樽。

第十二代讳仲常字德润

鹤书曾诏赴宸京，归作分形化景人。昨夜饮酣曾吐酒，醒来又薄瓮头春。

第十三代讳光字德昭

几年辟谷学飞行，撞破秋空一点青。才到暮林风月夜，洞天隐隐步虚声。

第十四代讳慈正字子明

丹鼎能乾活水银，举家一念贍贫民。空中动破云韶乐，白鹤飞来风雨春。

第十五代讳高字士龙

丹台一点玉髯翁，千古天师张上龙。招弄谿山诗技巧，吐吞风月酒神通。

第十六代讳应韶字治凤

一亩闲云独自耕，草庐寂寂诵黄庭。又言辟谷归山后，月夜时闻铁笛声。

第十七代讳顺字仲孚

贵谿一尉隐家山，静结茅庐三两间。九十岁时尸解日，时人犹见是童颜。

第十八代讳士元字仲良

神水华池养白鸦，玉炉进火结丹砂。仙家妙用无人识，顷刻能开桃李花。

第十九代讳修字德真

玉局瑶篇龙凤文，三元开度士如云。翻身踏著蓬莱路，浴罢焚香自入坟。

第二十代讳谌字坚德

吸干酒海一须臾，冠冕元坛百岁余。不食人间烟火气，能传天上电花书。

第二十一代讳秉一字温甫

入腹金龟梦正疑，琳房初诞谪仙儿。丹传祖印百来岁，执简归仙地震时。

第二十二代讳善字元长

参遍名山谒洞天，相逢却是活神仙。归来换骨回阳日，屈指人间九十年。

第二十三代讳季文字仲归

玉盂祝水起波云，笔下雷声泣鬼神。龙虎山前山后问，先生活尽几多人？

第二十四代讳正随字宝神

人在犁锄烟水乡，结茅高卧小松岗。敕封真静先生号，一卷仙经一炷香。

第二十五代讳乾曜

横握螭螭入洞天，洞天漠漠掩寒烟。仁宗亲问金丹诀，笑指斜阳噪乱蝉。

第二十六代讳嗣宗

朱砂鼎里炼金晶，默祷天皇入紫冥。月落半山丹井水，猿声惊断满天星。

第二十七代讳象中字拱辰

仁皇恩赐紫衣时，方是宁馨七岁儿。闲把洞章歌一阙，不知鸾鹤满天花。

第二十八代讳敦复字延之

棘围战罢笑归来，一寸功名心已灰。白鹤何年归洞府？夕阳影里野猿哀。

第二十九代讳景端字子仁

当年仙去鹤巢空，万壑千崖夕照红。人在丹丘玄圃外，潇潇松桂夜来风。

第三十代讳继先字遵正

筑著成都人姓刘，丹成蛻迹入罗浮。琼楼数纸御书在，虚静先生已掉头。

第三十一代讳时修字朝英

是个清都一散郎，凝神聚气炼丹阳。片云孤鹤无踪迹，半夜风寒万里霜。

第三十二代讳守真字遵一

鹤龟龟腮骨已仙，星坛长啸诵琼篇。自从阙下归仙后，一枕清风几万年。

木郎祈雨咒(并注)

乾晶瑤辉玉池东，

乾者亥方也，西北之位，为天门也。天中之晶乃琼华瑤辉之境，梵气之上，玉符之中，有玉池。东际乃空洞之城，是雷神所居之所也。

盟威圣者命青童。

九天有太极盟威真人，乃圣者也。真人行号令，召命东方雷神将，姓朱名青童。

掷火万里坎震宫，

掷火万里，乃雷师之威也。流铃八冲，乃雷母之权也。自坎之震，乃自北而东也。地从东北而生，故东北乃雷府之宫，故易曰雷在地中复也。

雨骑迅发来太蒙。

雷车雨骑，风驾雷轮，皆雷神部从也。奋迅自空中而来，故曰来太蒙也。

木郎太乙三山雄，

太乙碧玉之府，乃木郎皓灵神君居其左，主祈雨，瑞华东灵神君居其右，主祈雪。左宫有三山，右宫有四垒。木郎乃太乙府左宫三山之雄神也。

霹雳破石泉源通。

雷神以雷槌雷斧破石，通其旱涸之泉源也。

坤震巽土皓灵翁，

坤属西方，震属东方，巽己属南方。以西方之金克东方之木，以东方之木生南方之火，火^{〔1〕}生中宫之土。土能克水，水师乃皓灵翁也。坎火神居西方，主帅辛判官在东方，邵阳雷公在南方，五方蛮雷会于玉枢使相之中宫。玉枢乃斗枢也，斗中有都水使者，乃皓灵翁也。是故激烈如是。

猛马四张歟火冲。

雷神四方驰猛马，中宫歟火飞空下。乃雷咒中语。

流精郁光奔祝融，

水神名玄冥，字流精。雨神名泽澼，字郁光。火神名回禄，字祝融。以水神、雨神驱奔火神也。

巨神泰华登云中。

泰华乃东岳上卿，巨神乃西岳白虎神主也，奔迸于云中也。

墨幡皂纛扬虚空，

墨幡皂纛，状似阴云，飞扬虚空，沛然下雨。

掩曦蒸雨屯云浓。

屯聚浓云，掩隐炎曦，酿阴雨也。

阙伯撼动昆仑峰，

南方荧惑星君下有阙伯神君，撼动昆仑之山，顶有天河也。此言火神动山岳，倾天河

也。

幽灵翻海玄溟同。

水神名玄溟，波神名翻海，江神名幽灵。此言波神用力与江神用力，而水神亦同力行雨也。

冯夷鼓舞长呼风，

六波天主帝君乃冯夷也，鼓舞长呼起风雨也。

蓬萊弱水兴郡功。

蓬萊有都水使者，弱水有水功使者。

龙鹰捷疾先御凶，

雷府有火龙之车，火鹰之骑，先御炎凶也。

朱发巨翅双目彤。

欸火律令邓大帅有朱发，两畔肉翅，银牙耀日。

雷电吐毒驱五龙，

雷公电母吐威毒之气，驱五海之龙。

四溟礧礧罗阴容。

四海黯霭，森罗阴色。

一声四海改昏蒙，

霹雳一声，则四海之内改炎热而为昏蒙。

雨阵所至川流洪。

雨骑如阵，飞空而至，川流洪水。

金光流精斩旱虹，

金光流精乃西南雷神，人首神身，仗火剑斩蜘蛛也。

洞阳幽灵召霁霭。

洞阳幽灵乃东北雷神，人首鱼身，号召雷师霁霭也。

玉雷浩师变崦嵫，

玉雷浩师乃东南雷神，人首龟身，变阴黑之色满雷府崦嵫之城也。

虚皇泰华扫妖熾。

虚皇泰华乃西北雷神，人首蛇身，扫荡为旱之妖熾。

群梁玄黄号前锋，

群梁玄黄乃风神也，风神号于雷阵之前锋。

祠泉恣履威天公。

祠者祷也，泉者龙潭也，恣者纵也，履者蛟虬也，威天公者施行天公之威也。

欸火律令翻穹窿，

欸火律令邓元帅，飞冲于穹窿虚空之表。

鞭击妖魅驱蛇虫。

旱魅旱妖乃为旱之鬼魅，异蛇怪虫乃僊晦之隐龙。

勾姜吉利炎赫踪，

勾姜，吉利之言，在雷府乃火龙之字，言火龙有炎炎赫赫之踪。

事见方丈王侍宸紫微雷书。

登僧泽颐悉听从。

登僧泽颐之言，在雷府乃火车之字，言火阵元帅听从五雷之号令也。

事见方丈王侍宸雷书。

织女四哥心公忠，

织女四哥之言，在雷府乃霹雳大仙，其心公忠，为民祈雨。

辅我救旱助勋隆。

雷神风神，雨神电神，功吾救旱。按法书云：救旱一次，以其阴功升转一阶，准活一百二十人。大旱过两旬者，迁三阶。

赤鸡紫鹄飞无穷，

唐天师叶法善雷书中有赤鸡紫鹄之符，投于东南水瓮中，诵木郎咒，可致风雨。

事见方丈法书。

摄虐缚崇送北酆。

摄虐龙，缚旱祟，送于北阴天狱，以考其亢旱之咎。

敕紫虚元君降摄，急急如火铃大帅律令。

紫虚元君乃玉枢使君，火铃大帅乃闾伯神君也。

〔1〕“火”原缺，据文意补。

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之四十七

海南白玉蟾著

法曹陈过谢恩奏事朱章

上清大洞宝箓弟子五雷三司判官知北极驱邪院事(臣)白玉蟾稽首再拜

上言：(臣)闻太极仙翁有言曰：学法之士，如赤体拶白刃耳。(臣)观此言，莫不战栗。虚静先生张继先有言曰：人生百年一弹指，闭眼风刀即立至。(臣)观此言，愈增惊悸。(臣)末学庸辈，滥居道闾，措心立教，朝夕骇忧，自愧疏愚，戒德违缺。四方学者，来如牛毛。设若普接而授之以道德，又恐泄露天机；苟若不纳，而警之以戒条，则是障拒后学。或若择善拔尤而间度一二，复虑庸者隙进，鄙者薄来。(臣)夙荷师恩，叨传法奥，宝佩心印，未尝轻慢，仰遵科戒，如履薄冰，晦迹遁名，莫敢彰露。(臣)童髫何知？自护毛羽。仰惟三宝洞察愚衷，岂容饰辞委实真祷？以今吉辰，伏地贡章一通，上诣三天曹。谨据太上三五都功正一盟威弟子施某等，昨各已录心词，上奏天庭，乞行传度，已为眷申。都省依科给帖，充授法职。寻即择日建坛，剖符破券，拨将统兵，分司隶事。然后以蕊殿琅书，心传口诀。兹则同发诚心，谨取今月某日，虔就武夷山升真玄化洞天修设三界高真谢恩清醮几分，延奉上真，仰酬玄造，更祈景貺及(臣)等身。(臣)愚，辄以己见为陛下陈之。夫法士有大不易者七，有深可畏者六，何哉？谓如世俗浇漓，风教隳堕，迷迷相指，以盲指盲，此则遇真师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一也。文书谬误，诀法乖舛，罡中落步，咒中漏句，此则得真法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二也。科戒严明，条律警肃，难行易犯，迷真者多，此则奉真戒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三也。盆火焚和，淫风鼓善，正气斫丧，元精凋败，此则全真气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四也。上真威仪，神将服色，方寸难思，一念不纯，此则存真想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五也。天神地祇，正直威仪，监功建节，纠察丝毫，此则办真心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六也。朝昏告急，寒暑请行，不敢苟财，愈当戮力，此则立真功之难，所以为大不易者七也。所传法书符印诀，妄示非人，必招风雷地狱锋戟裂体之报，此乃深可畏一也。所禀戒律非时，外色辄有侵犯，必招灰池地狱火焰烽体之报，此乃深可畏二也。钦奉三宝，朝谒灵真，不知避忌，必招火网地狱风刀考身之报，此乃深可畏三也。神将香火，朝夕不虞，号召失节，必招寒冰地狱黄绳束颈之报，此乃深可畏四也。用心轻重，处事高低，或勤或惰，必招铁丸地狱犁牛耕舌之报，此乃深可畏五也。行法既显，必有衬贿，多致贪婪，必招黑暗地狱万苦遇身之报，此乃深可畏六也。以此七之大不易、六之深可畏言之，

使(臣)竦肩缩颈,心痛鼻酸。(臣)一介昏庸,仰赖太上慈悲,许容(臣)等披肝沥胆,雪罪首愆。苟有愆尤,俱蒙赦释。(臣)所奏前件受法弟子几名,伏望圣慈,特赐敕旨,允(臣)所奏付太玄都省检照,前后所申即行,遍报诸司,合属去处。仍乞指挥差拨法中合下将帅部领兵马统辖吏典,应时降赴法官姓某等各人法坛香火衙治之所,驻扎防御,听候呼召。兵随印转,将逐符行。凡遇行持,遂依法令,发遣符命,祈祷驱攘,大阐灵通,明彰报应,名标玉籍,职领金班。膺掌握将兵之权,莅纠察鬼神之政,代天行化,为国救民,斩妖除魔,芟邪立正。得蒙允可,且喜且惊,勉励身心,私自积累三千功满,八百行圆,别诣仙都,各期迁选,九玄七祖同获善功,六道三涂普沾善果。(臣)愚谨因二官直事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阴阳神决吏、罡风骑置吏、驛马上章吏、飞龙骑吏等官各二人,出桑(臣)所,为施某等进拜法坛、传度首过、谢恩奏事朱章一通,上诣三天曹,请进太上虚无丈人宫、太清曹治紫灵宫,伏愿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稽首,再拜以闻太清玄元太上无极大道太上道君、虚无丈人、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万亿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臣)姓白,系金阙选仙举进士,见在冲佑观东南隅醮坛所,伏地听命。

忤谢朱表

上清大洞宝篆弟子五雷三司判官知北极驱邪院事(臣)白某。

右某言:伏以紫鸾啸月,青皇垂羽,葆于枢宫,白鹤呼云,赤帝降霓,旌于机舍。奉金阙丝纶之诏,下瑶台契券之符,与黔庶以赦愆,为群黎而弭祸。办枣栗柏松之筐腆,仰枫槐柳杏之星坛。建破甲庚,推侧魁罡之象;坎离子午,步占晦朔之躔。以心词上渎于龙颜,愿圣意下观于蚁蝼。恭惟北极紫微中天太皇大帝(陛下),道媲元始,德契昊天,烟殿垂衣霜,台降肇阳明。大圣统廉贞武曲,以赞襄阴精明君,协文曲禄存而毗辅洞明,掌威福之柄隐元,隶生杀之权破军。居水位之尊,北极领星河之政,有祸皆攘而有罪皆忤,无病不治而无邪不摧。(臣)以大宋国福建路建宁府崇安县武夷山冲佑观管辖道士施某,叨属人伦,幸沾圣化,凡胎肉质,火宅尘劳,六根招贪爱之愆,三业致昏迷之谴,八卦有方隅之干犯,五行虑运度之变更,三官追魂,四府隶咎,迺遭频并,疾厄绵延,发露愚衷,僭于天听,琼辉俯烛,璧耀分辉。擎羊神王驱命位身宫之厄,陀罗使者殄年连月蹇之忧。北斗六十曹官,电掣七伤八难;南陵七千神将,雷轰九横三灾。斗中天罡,斩妖邪而息祸;躔外太乙,消凶毒以潜踪。天关飞晨,丹元合景,玄冥除瘟疫之孽,瑶光灭水火之灾,却神煞土气之侵袭,纠司命灶君之注射,酆都削籍,岳府除名,官符病符口舌符顿然殒灭,报障业障烦恼障自此驱除。法疗功曹锡梵府六晨之药,天医使者降仙都九转之丹。五炁周流,六脉安静,三官升降,七液冲融,荣卫宁和,经络爽畅。勾陈隐景,华盖藏形。酌水献花,不胜虔切;局天踏地,愿赐旃洪。谨尔敷陈,早希昭报。(臣)谨具表奏以闻。(臣)诚惶诚恐,顿首稽首,谨奏谨白。

太岁丙子嘉定九年正月日,上清大洞宝篆弟子五雷三司判官知北极驱邪院事(臣)白某表奏。(臣)姓白,系金阙玉皇选仙举进士,见在醮坛所伏地听命。

表奏法坛传度首过谢恩朱章

泰玄都正一平炁系天师清微天化炁南岳先生赤帝真人神霄玉府五雷副使上清大洞经篆弟子(臣)某稽首再拜。

上言(臣)窃谓陈章奏牍,所以开忤谢之门也;飞神御气,所以人朝谒之路也。传真度妙,所以袭正一之风也。升秩登班,所以按荐举之法也。承流宣化,所以阐驱攘之教也。芟邪立正,所以崇清净之道也。(臣)得以言之,方寸未澄彻者,岂知道之清净?诀法未灵验者,岂知教之驱攘?言行未纯粹者,岂知法之荐举?真伪未辨明者,岂知风之正一?形

神未洞融者，岂知路之朝谒？迷愚未警悟者，岂知门之忏悔？故兹不易之理也。（臣）乃知之，梭心首过然后可以陈章奏牍，凝心聚神然后可以飞神御气，鞭心学道然后可以传真度妙，正心诚意然后可以升秩登班，尽心利物然后可以承流宣化，洗心洁己然后可以芟邪立正。

陛下以为然耶？否耶？（臣）之所以陈章奏牍者，越超乎太虚寥寞之间。若是而飞神御气者，亦无他故，盖于五浊恶世之中，为陛下择贤选德，仅有一人焉。必欲因是而传真度妙，使之升秩登班，承流宣化，芟邪立正。设有片善寸长，足以少裨天政。虽（臣）之功也，皆陛下之事也。如是而显扬道法，如是而表率世俗，昭然于人天耳目之间，则三界万灵，岂胜幸甚？（臣）以今吉辰伏地，贡章一通，上诣三天曹。伏为九紫离宫斗牛分野大宋国施某词称命系，某生上属某星，系天师某治某炁，言被中元三炁君召，即日谨资香信，叩头诣道自陈。窃念某叨居盛世，获箴玄邦，滥缀簪裳，幸传教法，虽勤讲究，未悟灵真。忝遇师缘，辄细臆惶。虔诚俯地，发露盟天。愿传天上九灵飞步章奏大法一阶，腾神飞章，朝谒阙奏。复自稽顙兴嗟，希有难遇，并传太上紫枢玉晨洞阳飞梵炼度大法一阶，摄召幽灵行持炼度拜章既尔，炼度复然。苟有驱攘，以何感应，仍受太上五雷大法一阶，祷雨祈晴，呼风召雪，封山破洞，伐庙除邪，斩馘蛟龙，制伏狼虎，驱除旱魃，扫荡蝗螟，疗病禳灾，赏善罚恶，尽肘步膝行之切，愿心传口授之真。（臣）按如词言，不容杜隐。昨为眷申都省，已尝飞奏天庭。幸玉籍以标名，必金班而注秩。择日建坛而度法，依科拔将以交兵。歃血饮丹，剖环析券，尚虑告盟之际，及当传授之间，揣已何堪，扪心有愧。或万一褻真而获谴，故再三对帝以陈情，念蠢尔之愚陋，赖惠然而贷宥。（臣）以某七生罪眚，三世愆尤，愿开无垢之门，使有自新之路。寻真秘妙法，学到于希夷，炼静凝虚心，自然于清静。顾领户化民而尾勉，愿登仙度世以逍遥。七祖先亡，咸希超度；诸司将吏，并乞荣迁。三界蒙恩，万灵获福。苟非太上大阐慈悲，岂许小臣辄申悃悞？（臣）愚谨因二官直事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阴阳神决吏、罡风骑置吏、驛马上章吏、飞龙骑吏等官各二人，出操（臣）所，为施某进拜法坛传度首过谢恩朱章一通，上诣三天曹，请进太上虚无丈人宫、太清曹治紫云宫，伏愿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再拜，以闻太清玄元太上无极大道君、虚无丈人、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万亿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

太岁 年 月 日具位（臣）白某表奏。（臣）姓白，系金阙玉皇选仙举进士，见在冲佑观听命。

雷府奏事议勋丹章

泰玄都正一平炁系天师清微天化炁天狱先生赤帝真人上清大洞宝箓弟子（臣）白某稽首再拜。

上言（臣）乃神霄典雷小吏也，粗谙雷霆所典之事，忝佩雷霆所授之书，饱识雷霆所行之法。然于其间纪述或讹，传授或泛，是以繁中指迷，谬中订正，玄处得诀，妙处得咒，难知而易行，难传而易学。（臣）所学臻此，悉为陛下言之。（臣）闻：阴阳二炁，结而成雷。既有雷霆，遂分部隶。九天雷祖因之以剖析五属，神霄真王用之以宰御三界。质之于金笈，考之于玉箓，谓如五雷者尝有疑焉。玉枢之雷书曰：一乃天雷也，二乃神霄雷也，三乃水官雷也，四乃龙雷也，五乃社雷也。神霄之雷书曰：一乃风雷也，二乃火雷也，三乃山雷也，四乃水雷也，五乃土雷也。大洞之雷书曰：一乃圣炁威灵震动雷也，二乃震电哮吼霹雳雷也，三乃八灵八猖邵阳雷也，四乃波卷水雷也，五乃正直霹雳闪电大洞雷也。仙都之雷书曰：一乃天雷也，二乃地雷也，三乃风雷也，四乃山雷也，五乃水雷也。北极之雷书曰：一乃龙雷也，二乃地雷也，三乃神雷也，四乃社雷也，五乃妖雷也。太乙之雷书曰：一乃东方青气木雷也，二乃南方赤气火雷也，三乃西方白气金雷也，四乃北方黑气水雷也，

五乃中央黄气土雷也。紫府之雷书曰：一乃春雷也，二乃夏雷也，三乃秋雷也，四乃冬雷也，五乃轩辕雷也。玉晨之雷书曰：一乃紫微雷也，二乃酆都雷也，三乃扶桑雷也，四乃岳府雷也，五乃城隍雷也。太霄之雷书曰：一乃甲乙雷也，二乃丙丁雷也，三乃戊己雷也，四乃庚辛雷也，五乃壬癸雷也。太极之雷书曰：一乃神霄雷也，二乃地府雷也，三乃水官雷也，四乃九州雷也，五乃里域社庙雷也。太上所传雷书，若夫前件十本，所载各有异同。古之五书，未审以何为正者也？世传三十六雷，犹可疑也，抑又可议也。一曰玉枢雷，二曰玉府雷，三曰天卜玉柱雷，四曰上清大洞雷，五曰火轮雷，六曰灌斗雷，七曰风火雷，八曰飞捷雷，九曰北极雷，十曰紫微璇枢雷，十一曰神霄雷，十二曰仙都雷，十三曰太乙轰天雷，十四曰紫府雷，十五曰铁甲雷，十六曰邵阳雷，十七曰数火雷，十八曰社令蛮雷，十九曰地祇火鸦雷，二十曰三界雷，二十一曰斩圻雷，二十二曰大威德雷，二十三曰六波雷，二十四曰青草雷，二十五曰八卦雷，二十六曰混元鹰犬雷，二十七曰啸命风霆雷，二十八曰火云雷，二十九曰禹步大统摄雷，三十曰太极雷，三十一曰剑尖雷，三十二曰内鉴雷，三十三曰外鉴雷，三十四曰神府天枢雷，三十五曰大梵斗枢雷，三十六曰玉晨雷。此而谓之三十六雷，是耶？非耶？所谓五雷，则雷法何其多耶？抑神仙至人，役使异妙耶？抑经策义书，纪录不一耶？谓如天洞天真之神，毕火毕真之神，天乌天镇之神，威猛丁辛之神，冰轮水钵之神，流光火轮之神，滴昔喝伽之神，太乙元皇之神，咬网雀舌之神，天雷风领之神，火猪黑犬之神，火鹰腥烟之神，天关霹雳之神，铁甲飞电之神，仙都火雷之神，山雷火云之神，风火元明之神，火伯风霆之神，勾娄吉利之神，织女四歌之神，玉雷浩师之神，洞阳幽灵之神，四明公宾之神，火光流精之神，虚乘太华之神，金精清思之神，苍牙铁面之神，散烟雳黑之神，雷主阙伯之神，木狼奎光之神，数火律令之神，邵阳火车之神，狼牙猛吏之神，六波卷水之神，飞鹰走犬之神，流金火铃之神，此之三十六神。或曰：三十六雷，不容无疑焉。今而摭之于丹青景书，则箕星所以掌天雷也，房星所以掌地雷也，奎星所以掌水雷也，鬼星所以掌神雷也，娄星所以掌妖雷也。天雷属箕星，故有天乌天镇天洞天真之神。地雷属房星，故有雷主阙伯火伯风霆之神。水雷属奎星，故有木狼洞阳金精浩师之神。神雷属鬼星，故有数火律令邵阳狼牙之神。妖雷属娄星，故有丁辛滴昔喝伽夜之神。故（臣）独以此为正也。古今所传雷法，凡数阶矣，其彰灵著验，赫赫然于天下后世。夫雷霆不可掩之物，人谁不知其有雷也？雷霆者，所以彰天威，所以发道用。天威无所彰，则幽明异致，孰为之祸福也？道用无所发，则阴阳二气孰为之生杀也？阴阳二气而发道用，所以彰天威。以幽明异致而彰天威，则可以发道用。是故赧不晦赏也，眚不匿罚也。若夫毗祠列社，皆祭祀也；灵坛古迹，皆鬼神也。其间必有慈孽也，富室贱隶皆享受也，端人诡士皆流辈也，其间必有善恶也。鬼神有罪则流辈何以诉之，流辈有衅则鬼神何以鸣之。於戏，皇天所以建雷城、设雷狱、立雷官、分雷治、布雷化、示雷刑、役雷神、统雷兵、施雷威、运雷器，是皆斡赏罚之柄，宰生杀之权。以之于阴界，可以封山破洞，斩妖馘毒。以之于阳道，可以除凶诛逆，伐奸戮虐。宜乎发道用也，彰天威也，此阴阳二气得其施設也，幽明异致得其影响也。天地之内，万物峙立，未有不禀阴阳而生者也。所以有形有想者为人，无形有想者为鬼。人处于阳，鬼处于阴。以是而出入四生，循环六道。苟非天有雷霆，则何以示刑宪而订顽砭愚者乎？念（臣）夙生庆幸，叨逢雷班，誓愿行持，未尝少懈。以今吉辰，伏地贡章一通，上诣三天曹，谨遣（臣）法中风火元明君、火伯风霆君、雷主阙伯神君、火铃霹雳天仙苍牙铁面大仙龙雷卷水神君、风火龙骑震天沸海神君、霹雳火光银牙耀目神君、数火律令大神雷公火车元帅、三五铁面火车大将军、三五邵阳主帅将军、霹雳火车腥烟使者、四圣听察回车使者、浮云降雹力士横身飞云使者、移山翻海铁甲使者、洞风鼓震天威赤文使者、风雹金铃火铃使者、五雷飞捷使者、雷阵左右使者、散云送火禁炎使者、西台雷雨吏、负天担石太微今威剑震灵吏、四季风雨令玉光金精上吏、吞魔啖妖天甲神吏、丹元刑部都吏、擒龙捉孽撼山神君、吹海扬波灵华猛吏、飞云

走电神吏、太岁将军掌疫癘使者、五方雷公将军、天雷晃光将军、水雷电光六龙将军、玉枢殿下左右二神将、北极殿下左右二神将、蓬莱雷霆司左右二神将、三十六雷鼓力士啸命风雷大将、五雷诸司将帅、五雷诸司吏兵、五方蛮雷使者，随章同诣都宫，阅量勋烈，磨勘功勤。注者为升，授者为转，差者为除，选者为擢。约以今年十二月辛亥日，遣令五雷官吏将兵预赴元应太皇府，录功纪绩。并于丙子年正月初一日天腊之晨，径上玉清朝谒。乞于三月初七日，得预天曹举选赏会。至于正月初一日甲子之晨，太乙简阅神祇之旦，使五雷将吏各获一功听候。正月十五日上元天官府赐福之晨，悉赴北极紫微璇枢宫。例出一职，各转一资。(臣)当愿九玄七祖同获升迁，三界鬼神咸沾福利。然后愿(臣)祈晴祷雨，召雪兴云，摄电呼雷，驱风降雹，封山破洞，伐庙除魔，诛斩蛟龙，制伏狼虎，驱攘水火，遣逐旱蝗，为民禳灾驱邪治病。行遣符命，显现报应。(臣)伏望陛下降注紫灵玄一之炁，流入(臣)身中三焦五脏之内，灌溢三元九宫之中，令(臣)心广体胖，神清气爽，学道得道，求仙得仙。(臣)愚谨因二官直使正一功曹左右官使者、阴阳神诀吏、科车赤符吏、罡风骑置吏、驛马上章吏、飞龙骑吏等官各二人，出为(臣)操今辰所上雷府奏事议勋丹章一通，谨上诣三天曹，请进太上虚无丈人官、都候曹治太白宫，伏愿告报。(臣)诚惶诚恐，稽首再拜，以闻太清玄元太上无极大道太上道君、虚无丈人、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万亿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

维皇宋太岁乙亥嘉定八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辛亥吉时，于武夷山冲佑观之西南隅再拜上。(臣)姓白，系金阙选士，见在拜章所听命。

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之四十八

海南白玉蟾著

先生曲肱诗

昔在青华第一宫，只缘醉后怒骑龙，倾翻半滴金瓶水，不觉人间雨发洪。
玉皇有敕问神霄，谁去骑龙乱作妖？自别雷城一回首，人间天上已相辽。
谪居尘世意徘徊，炼尽金丹待鹤来。归去神霄朝玉帝，依前命我掌风雷。
五雷深锁玉清宫，白鹤呼风唤碧空。说著这般辛苦处，三千玉女蹙眉峰。
太一天皇谒紫清，翠娥百万拥云辇。当时不合抬头看，忽见天丁叱火铃。
我不生嗔怨玉皇，翠娥无复舞霓裳。如何天上神仙女，染污清都一散郎。
梦断南柯觉昨非，因缘尽处两分飞。寒松空锁翠娥梦，我独于今未得归。
玉府官僚无甚人，上皇怜我最辛勤。忽然诏下催归去，猿叫万山空白云。
瑶池王母宴群仙，两部笙歌簇绮筵。误取一枚仙李吃，又来人世不知年。
我到人间未百年，恰如顷刻在三天。向来我本雷霆吏，今更休疑作甚仙。
往昔逍遥在太华，朝餐玉乳看琼花。当年身著六铢服，不识人间有苧麻。
做到天仙地位时，三遭天谴落天墀。却嫌天上多官府，且就人间洞府嬉。
白云随我见天台，又趁金华路上回。栖凤亭中留不去，武夷山下野猿哀。
说与清风明月知，扬州有鹤未能骑。夜来五凤楼前看，天上白云空自飞。
跣足蓬头破衲衣，闷来饮酒醉吟诗。塵中走遍无人识，我是东华大帝儿。
这回空过二十年，肉重不能飞上天。抖擞衲头还自笑，囊中也没一文钱。
我有随身一颗珠，见时似有觅时无。金鸡叫罢无人见，月射寒光满太虚。
不识看经不坐禅，饥来吃饭困来眠。玉皇若不开青眼，却是凡夫骨未仙。
不把双眸看俗人，五湖四海一空身。洞天深处无人到，溪上桃花几度春。
桑田变海海成田，这话教人信也难。只有一般输我处，君王未有此清闲。

题栖凤亭

亭前绿密玉成丛，凤宿枝头烟雨空。箫管一声人未寝，满林明月浸清风。
声传琴瑟风生枕，影泻琅玕月满庭。白凤飞来枝外宿，夜深点破一林青。
竹也多年管风月，凤兮几夜宿云烟。林间有客吹箫去，竹化成龙凤入天。
潘氏亭前饮一宵，酒酣对竹啸琼箫。不知栖凤来多少，凤去入归竹寂寥。

清胜轩夜话

残灯结花满堂红，酒兴未已诗兴浓。寒云蠹星锁翠空，一林幽竹夜呼风。逸士倚楼
啸玉龙，蝉声泣露落梧桐。把手论文开心胸，黑甜相催话未终。香篆飞蛇穿帘枕，邻鸡唤
晓何处钟？摩挲醉眼栏干东，茶铛无火召玉童。三子芒鞋七尺筇，踏破青山绿几重。

夜宴清胜轩，吟呈倪梅窗、吴道士隐南

山前浩歌觉声乾，长啸直入碧云关。梅窗主人携百壶，一夜谈话秋雨寒。灯红吐出
玉虫巧，道人太啸拍床吼。连榻隐南吴庚契，要看纸上生蛇走。停杯撑眼发诗颠，横捉一
笔半欲眠。笑把昆仑蘸沧海，写出新词数万篇。

题清胜轩壁

奇花两朵香一炉，片心无事便清虚。壁头有琴床有剑，浩歌梵曲声虚微。物外志趣
本不俗，山轩清胜万事足。自劝之酒三两杯，无争之棋三两局。

再题清胜轩

满林幽竹夜来风，南极一点飞寒空。玉炉异香绕琳宫，此间知有神仙翁。清胜轩中
颇幽绝，白须道士持檀笏。眉毛掀起溪上云，眼光烁破峰头月。琼房壁上挂瑶琴，把剑舞
罢千古心。蓬莱一别醉吹笛，今日一见歌长吟。天祗呵道绿烟起，满前王赵皆珠履。倦
虬缩尾青蛇死，弹指倾倒天河水。砂篆一挥走神鬼，雷电霹雳动天地。信知妙用古所无，
犹未收拾归天衢。月冷风清白鹤唳，宝幡飞霞绕玉壶。武夷散人好诗酒，昔者见君今番
无。

题清虚堂

月移花影来窗外，风引松声到枕边。长剑舞余烹茗试，新诗吟就抱琴眠。酒醅初泼
青螺髓，香篆常烧紫马鞭。九曲溪头冲佑观，清虚堂里有神仙。

初见懒翁诗

一掬精神迥出尘，懒翁自是不凡人。渊明松菊径犹绿，灵运池塘草正春。已把芝田
栽枸杞，不将苔砌辗蒲轮。家传衣钵归龙凤，自指冰壶嗣颖滨。

赋诗二首呈懒翁

惊秋镜里鬓边星，到处溪山皆洞庭。怒雨打莲欹沼绿，颠风掣竹过墙青。趁船紫燕
辞芹渚，缩颈白鸥眠蓼汀。荷笠欲寻懒翁去，带些爽气入疏櫺。

懒翁老白结忘年，秋入淡烟疏雨天。醉把黑甜圆个梦，时将草圣放些颠。杖藜还尽
溪山债，杯酌结交风月缘。梭督青童驰讷壑，鳞烦柴吏馈雄篇。金华都似一椽大，却贮两
枚诗酒仙。

六言六首呈懒翁

倦子冷居姑射，居士高卧毗耶。钝置诗盟酒约，只自焚香吃茶。
酒恶频将花嗅，睡酣便把茶浇。秋到梧桐枝上，夜来风雨潇潇。
金醴青如竹叶，玉娥白似莲花。闻君微恙脱体，杖藜欲访君家。
莲蕊嫌风狼藉，稻苗得雨精神。翻忆武夷九曲，去秋舣棹溪滨。
醉时枕上化蝶，睡起笔下生蛇。日长心下无事，饥来只是餐霞。
秋雨织愁成段，暮云过眼生花。栖凤亭中寂寞，武夷旧有仙家。

暮抵懒翁斋醉吟

旋开白酒买莲房，满泻桐膏照玉缸。月女冷窥青斗帐，风神轻撼碧纱窗。公疑我是今皇甫，我恐公为昔老庞。醉后唾珠粘纸面，笑将笔力与人扛。

白莲诗

渊明归西天，不作东林社。不见张昌宗，无人举此话。谁家栽绿荷？薰风漾碧波。波底水晶空，化出玉姮娥。嫣然冷无语，冰肌卧晓雨。东君如夏日，此花不受暑。一点天然香，随风入画堂。折之置坐隅，窈窕弄玉郎。忽然心绪变，如睹佳人面。寄语明月楼，莫贮双飞燕。

炼丹不成

八两日月精，半斤云雾屑。轻似一鸿毛，重如千铤铁。白如天上雪，红如猩猩血。收入玉葫芦，秘之不敢泄。夜半忽风雷，烟气满寥泲。这般情与味，哑子咬破舌。捧腹付一笑，无使心脑热。要整钓鱼竿，再斫秋筠节。

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之四十九

海南白玉蟾著

赠王太尉

笑曳华裾出禁廷，一声长啸万山青。归来车马如云拥，扫去簪星似梦醒。红码碯杯斟白酒，碧珊瑚枕倚朱屏。也须趁取些强学，作个唐人五达灵。

复卢艮庵韵

拟占朝班最上头，官清冷似一天秋。风花雪月千金子，水竹云山万户侯。海客盟鸥终不动，塞翁失马更何求？明窗净几华胥外，蝴蝶翩翩自梦周。

题张知丞翛然轩

不著人间一点尘，翛然一室贮幽人。清宵瓮下酒中圣，白昼笔头诗泣神。芳草惜锄怜绿净，落花慵扫爱红匀。棋声隔断华胥路，自把博山烧暮春。

和叶宰韵题震无咎斋

蜗角蝇头既可憎，如何又问利和名？学他太古先天妙，合取中庸一点诚。乾坤所谓日月祖，坎离乃是天地精。工夫学到震无咎，只字拔茅乘泰亨。

立秋有怀陈上舍

没巴没鼻落一叶，发颠发狂何处风？九十日暑扫地去，满怀汗珠寻已空。却烦察判潘孺子，说与上舍陈友龙。来宵无雨必好月，一樽还要与君同。

梦中得五十六字

醉醒曳杖访松关，正在黄昏杳霭间。既去复来秋后暑，似无还有雨中山。涧边几叶晚花落，天际一钩明月弯。自觉余烟埋屐齿，行行印破藓痕斑。

胡中隐庵中伤春

尽把天工付祝融，东皇归去太华宫。棱棱山色耸苍玉，湛湛波光浸碧铜。杨柳入天鸣要雨，海棠落地蝶嫌风。好将杖屨西园看，万紫千红一夜空。

寓息庵送春

笔下自然诗料饱，天工钉出好山溪。鱼知水暖不胜跃，莺见花飞只管啼。树头鸠使妇唤雨，屋后竹教孙出泥。太白十杯人酩酊，碧桃洞口日衔西。

胡子羸庵中偶题

道入惯吃胡麻饭，来到人间今几年。白玉楼前空夜月，紫金殿上起春烟。闲倾一盞中黄酒，闷扫千章内景篇。昨夜钟离传好语，教吾且作地行仙。

赠天台老樊

别后俄惊几许春，相逢一笑挹南薰。灰头土面无人识，木食草衣嫌俗纷。在浙之台今已久，姓樊名郤寂无闻。为君传此新诗去，寄与铅山赵翠云。

赠吴草裘

闻道青城有老吴，话头入耳十年余。偶同婺女无忧客，来到天台撞见渠。身上衣衫惟素布，口中谈吐尽丹书。想君已是千余岁，谁道神仙世上无？

寄苏侍郎

往古来今如换肩，我疑公便是坡仙。满城都没个伯乐，一日可能无乐天。方且论文俄判袂，不知握手又何年？忽然铁笛一声响，响到金华古洞边。

天开画楼图

层檐叠巘入苍冥，千山万山相送迎。晴云已抹收未了，溪尾更濯余霞明。化工朝暮费点染，丹青变态随深浅。凭栏展空千里眼，却愁此轴难舒卷。

赠危法师

曾见先生在九华，朝餐玉乳著琼花。鹿冠夜戴青城月，鹤氅晨披紫府霞。偶携剑在人间世，未把琴归仙子家。一笑相逢松竹里，炷香新话啜杯茶。

游杨梓岩

天半秋风鸣万松，荒花草落夕阳红。寮烟暗锁仙坛古，野草深藏丹灶空。人采紫芝何处觅，我来白昼不相逢。一声箫管笑扬袂，秋色满怀诗兴浓。

燕岩游罢与岩主话别

西风吹作此岩游，满日松筠翠欲流。玉燕不飞明月夜，石钟一振晓霜秋。惜乎分手便南北，忽尔回头欲去留。且去人间办丹料，却来山顶结茅休。

题舒氏难老亭

别是人间一洞天，椿松郁郁起祥烟。德同桂种不知岁，福与水流无尽年。萱草堂前千古事，莲花池上两神仙。莱衣戏彩人无恙，结尽溪山风月缘。

三十三天第一天，玉皇殿下袅轻烟。不知劫数今何代，方是延康第二年。弱水无船归似箭，华胥有梦且游仙。携筇难老亭前坐，且结焚香瀹茗缘。

赠琴客陆元章

手持一枚寒水晶，十指击戛如玉鸣。曲弹白雪阳春调，调有高山流水声。松梢鹤唳恰夜半，寒烟寂寂风泠泠。纸衾瓦枕冷如水，展转无梦睡不成。起来搔首抚一阕，吟罢满山秋月明。

题栖仙馆

好松好竹好溪山，车马骈阗自往还。行客闻笳新酒白，入门踏破嫩苔斑。我言物外清幽地，却似塵中阒阒间。谷粟桑麻空润屋，主人陪接不曾闲。

雨中题旅馆

风搅长空秋雨悬，路如苔滑懒摇鞭。入门指仆买杯酒，磨墨倚窗吟一篇。黄竹绕檐黄蚁战，白芦映水白鸥眠。一声长啸便归去，回首孤村空暮烟。

仙岩金仙阁

寒烟锁断梵王家，一篆博山飞冷蛇。满天秋雨落琼花，清溪涨绿浸平沙。老松压石岩争耸，青萝拽树牵云遮。竹根倒出乌翅斜，夜半寒风搅宿鸦。木鱼唤粥蝴蝶醒，岩头残月沉丹井。

慵庵

绛阙清都旧姓名，此生落魄任天真。横窗古砚前朝水，挂壁闲琴几日尘。幽草莫锄沿石静，落花不扫衬苔匀。倩风来作关门仆，借月权为伴酒人。书史无言古滋味，关山不动画精神。有茶不作蜗牛战，无梦可为蝴蝶身。一得自家慵底事，幽禽檐外一般春。

怡斋

逸士幽居松竹林，小堂偃枕北山阴。夜深冷月寒蓬户，晓起清风爽楮衾。把剑更餐杯面酒，收书破动壁头琴。自从一见羲皇面，千古谁知养浩心。

天谷庵

半天突出一奇峰，小小茅庵滋味浓。夹道新松招夜月，满林幽竹唤秋风。迎人野鸟间关语，恼客岩花烂熳红。策杖且随流水去，柴门时借白云封。

降真室

琼钟发响彩幡飞，窗外青乌半夜啼。松竹无言争地静，星辰可摘觉天低。黄云屋角

腾金辇，素月檐头放玉梯。稽首紫皇初宴罢，步虚声断乞刀圭。

赠慵庵卢副官

山色凝云翠几重，鸟声惊落夕阳红。要携琴去弹秋月，且掇棋来著晚风。一度醉眠知事少，数番吟畅觉心空。慵庵不与人相与，关上柴门滋味浓。

卢叔裕清贫轩

一味逍遥不管天，日高丈五尚闲眠。溪鱼村酒别般味，野蕨山肴不用钱。瓮牖革门关小径，乾柴白米煮清泉。有时拄杖青松畔，便是人间快活仙。

劣 隐

世态炎凉觉鼻酸，洞门空掩绿烟寒。仗三尺剑临风舞，把一张琴对月弹。斫竹数竿容水过，倚松半日执经看。山林心绪得闲处，好炼长生不死丹。

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之五十

海南白玉蟾著

思 微 堂

（访灵宝观，咏思微堂。灵宝中盟策有思微定志券，因以命名，取为之吟曰）

思微堂里自冲虚，高士闲居兴味殊。月冷花开数朵静，风清鸟过一声孤。谁知心上工夫妙？欲觅人间俗累无。九转内丹成也未？快骑白鹤去天衢。

题上清法堂壁

秋雨悬天风作寒，冷烟锁住屋头山。半岩飞鸟一声过，峭壁断云千古闲。世俗不知幽静处，神仙隐在有无间。夜来小艇篙脱手，醉把霜筇入翠湾。

太 虚 堂

满堂冷静爽精神，不著人间一点尘。檐鹊噪风呼薄晚，庭花飘露落残春。华胥上国今无梦，龙汉元年古有身。香篆飞从窗外去，云梢孤鹤唤何人？

三华院还丹诗

绛宫无事绝尘埃，坎虎离龙战几回。白雪飞空铅蕊绽，黄云覆鼎汞花开。龟蛇抱一成丹药，乌兔凝真结圣胎。夜半瀛洲寒月落，冷风吹鹤上蓬莱。

送江子恭（三首）

我欲杨村结草庐，不知踪迹又江湖。回观咫尺如天远，自别丰标仅月余。忽一二时思故旧，整千百里望音书。忆君不忍忘怀处，一片青云点太虚○

春来行尽烂田畦，云满春空水满溪。风漾碧波翻麦垅，日晴红雨落桃蹊。杜鹃声断惊寒兔，蝴蝶梦残听晓鸡。人在江东寄归信，海棠花谢燕衔泥○

子到铅山我信州，筇舆轧轧又归休。数程细雨斜风路，一片落花啼鸟愁。何必便为阮籍哭？不来相伴赤松游。他年我到蓬莱去，一粒金丹汝去不？

送张大师

自从汝离武夷来，险阻艰难历几回。江左旅中连值雨，春深路上滑成苔。鸟啼花片落流水，风惨猿声啸古台。举眼四山如壁立，教君归去也心灰。

赠杜省元

海外三山一洞天，金楼玉室有神仙。南柯国里柯岩叟，白马江边马自然。鲸脯味甘供老广，黄麻饭熟饲彭篯。金丹炼就炉无火，桃再开花经几年？

淡庵倪清父

地僻人闲春昼长，了然物我两相忘。薄披明月归诗肆，细切清风入醉乡。蜡味溪山闲里嚼，麝羹松竹静中尝。把琴弹破世间事，净几明窗一炷香。

倪敬父柯山

暮云横翠夕阳斜，啼哭歌楼林外鸦。绿竹弄摇风里影，碧桃开遍雨中花。三杯淡酒邀明月，一局残棋惊落霞。人在柯山山上咏，笑挥管笔走生蛇。

酬蒋知观所惠诗

新雁飞来一朵云，读之毛骨耸寒鳞。展开大句几钩墨，存想先生满面春。榻上宾朋谈盛德，山中冠褐混凡身。来朝盥手炷香去，恐是蓬莱相识人。

赞 钟

闻道琳宫欲范钟，上皇敕赐万斤铜。一模脱出等闲事，千古要知陶铸功。敲得星飞惊落月，撞教云破响呼风。子今欲为吾皇寿，笑指琼楼贴碧空。

靖 通 庵

靖通庵外锁晴云，壁莹飞琼瓦叠鳞。野鸟无心一声晓，岩花有意四时春。凿开风月长生地，占断烟霞不老身。虚靖当年仙去后，不知丹诀付何人？

澹 庵

平生只要乐清虚，占断人间静处居。古壁空悬三尺剑，幽窗闲却一床书。远山喜色日初染，枯木凉声风自梳。细嚼清闲滋味别，云霞收拾作粮储。

假 山

一林幽竹几时栽？怪石花砖砌绿苔。羽客游岩乘雨至，仙翁采药破云来。天台犹在眉毛耸，雁荡依然眼睫开。昨夜摘珠人报道，海边失却小蓬莱。

美周都监祷雨验

旱魃为妖欲请雩，真人问雨几时无？先将风表投金阙，拟向龙潭下铁符。弹指雷鸣三霹雳，举头云起一须臾。笑将斗柄轻轻戽，倒泻银河万斛珠。

别句呈庚契吴高士

一笑相逢在翠微，绿槐高柳借凉时。只将水竹烟云兴，说与风花雪月知。日落三杯无事酒，人闲八句自然诗。来朝云过青山外，回首空闻猿鹤悲。

蒙 谷

淡烟轻锁数株松，夜静潇潇古谷风。云掩草舒青洞绿，鸟衔花落碧岩红。神仙去后无金剑，仕宦来时有玉桐。不知此后谁人隐，寂寞南来几朵峰。

梅 窗

南窗屋数楹，一点阳和生。枝上雪犹瘦，墙头风作清。霜天酒自暖，月夜梦难成。何处人吹笛？黄昏送几声。

张进甫静寮

脱俗卧云眠，胸中别有天。壁间五六榻，屋上两三椽。风月真滋味，溪山旧面缘。静中有真静，猿啸暮林边。

立秋有感

流年急似箭，日月跳如丸。炎皇初解印，白帝又弹冠。方且喜无暑，教人又怕寒。人生只如许，不觉鼻头酸。

雷怡真小隐送春

天不欲留春，东君暗归去。碧梧枝上看，潇潇风送雨。

旅邸睡起

云为山积翠，雨倩草添青。一觉南柯梦，俄然鸟唤醒。

咏 四 仙

韩 湘

白雪满空夜，黄芽一朵春。蓝关归去后，问甚世间人。

陈七子

一卷无人识，千钟对客谈。桃花开欲谢，犹自恋寒岩。

何仙姑

阆苑无踪迹，唐朝有姓名。不知红玉洞，千古夜猿声。

曹国舅

窃得玉京桃，踏断京华草。白雪满蓑衣，内有金丹宝。

题胡运幹别墅

闷来爱竹把花嫌，无事看山高卷帘。好鸟一声飞过檐，清风著力送银蟾。博山一炷小蛇寒，无人独自坐蒲团。柴门却倩冷风关，檐外白云时往还。

咏 韩 湘

汝叔做尽死模样，雪里出来无意况。赖有当年花一篮，至今推与闲和尚。

孤 萤

夜静乘凉坐水亭，草头隐映见孤萤。瞥然飞过银塘面，俯仰浮光两点星。

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之五十一

海南白玉蟾著

龙虎山祈雨早行有作

两三条电复无雨，六七点星微上云。鞭起卧龙我骑去，挥戈叱问五雷君。

中秋月

风吹玉露洗银河（作素字读），爽气平分桂影高。把笛倚楼人不寐，此心直拟数秋毫。
钱塘江上雪飞花，人在天边泛海槎。乌鹊一声星斗落，姮娥梳洗去谁家？
千崖爽气已平分，万里青天辗玉轮。好向钱塘江上望，相逢都是广寒人。

卧云

满室天香仙子家，一琴一剑一杯茶。羽衣常带烟霞色，不惹人间桃李花。

织机（试神童日，韩郡王令其赋之）

天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

舟行

山锁晓烟迷紫翠，花凝宿雨间青红。快帆幸自泛新绿，乞与一篙东去风。

上清宫方丈后亭

三四声猿叫落月，六七竿竹呼起风。夜静无人知此味，还他方丈拙庵翁。

赠吴道士

（香篆之余，玉童荐觞，对谭诗咏，心思风清，僭有一绝，斤斧可也）
延陵大士诗中虎，接武黄陈肩李杜。无盐争敢陋西施，也向雷门声布鼓。

赠何道人

冠褐满天下，几个能贤贤。忽来龙虎山，结这粥饭缘。方丈最高处，幽居今几年？一双岩电眼，识尽地行仙。

汞虎铅龙炼气神，黄芽昨夜一枝春。刀圭底事如何会？伏虎朱砂匱水银。

赠张知堂

清河知堂武当来，左日右月双眼开。高卧云堂留梦醒，笑骑白鹤归蓬莱。

赠云谷孔全道

凝神爽气炼金丹，七返从来有九还。昨夜一声雷霹雳，不知人已在泥丸。

赠胡葆元

业儒为见儒多误，学道缘吾道化贤。且把功名权架阁，抱琴随我去修仙。

赠薛氏绳歌

其青节如竹之青，其白气如梅之白。有时抱置假山边，被人唤作谪仙客。

赠薛氏振歌

麒角独异凤毛轻，得龙之秀龟之清，麟凤龟龙谓四灵，尔曹骨气同峥嵘。

与赵寺丞

汞铅不在身中取，龙虎当于意外求。会得这些真造化，何愁不晓炼丹头？

题潘察院竹园壁

夜雨洗开千翡翠，春风撼碎万琅玕。满林鸦鹊卧明月，铁笛一声烟正寒。

赠徐翔卿之别

桃花落地雨漫漫，子乃担簦过万山。临别有些无尽意，篇诗送子到崇安。

题莫于山

封到半天烟霭间，一卷仙书一粒丹。城北城南无老树，又吹竹笛过前山。

题胡子山林樵坡

洞宾踢碎金葫芦，夜半姮娥下蕊珠。但见满天尽角角，不知春去鬼揶揄。

颐庵喜神赞

江月射双眼，岩云飞两眉。自是上饶一团和气，点化自家方寸真机。能落笔作泣鬼神之神诗，能坐石下烂柯之棋。千人万人，瞻礼不已。笑骑白鹿，独步天墀。

隶轩真赞

骨气已神仙，玄圃挺生贤。面上四时春，心次一壶天。人皆就法门栋梁上，踔他光景；我道隶轩高士，志趣飘然。若也未知涯涘，为君指出言诠。丹成若未归蓬岛，且结溪山风月缘。

潘龙游喜神赞

龙章凤姿既非嵇叔夜，燕颌虎颈又非班定远。机鸣籁动，听其自然。虚心何物，何增何损？花满一壶春色好，半斑顿露与人看。

郭信叔喜神赞

万丈崖头立一梯，百丈竿头垂一手。绵团裹铁云包月，麒麟海里翻筋斗。回天拓地立教门，斩新气概鼎乾坤。倪王人指碧溪水，尽是渠侬无尽恩。谁乎？冲靖之上足，郭信叔者也。

薛直岁喜神赞

和风满面紫芝春，双脸常如酒半醺。法箬把除符券柄，宗门立尽栋梁勋。凤冠夜戴琼林月，鹤氅朝披玉洞云。自是神仙真气象，多生曾是薛真君。

吊刘心月(刘妙清入水而逝,我来,吊以一章)

汨罗江上水呜咽,鱼鳖不知老龙泣。徒棹龙舟何处寻?何不办取屈原生前一枝楫。大吴江边伍侯庙,夕阳满树闻啼鸟。行人过此焚纸钱,何不办取子胥生前一杯酒。屈伍死后今寥寥,其名千古如一朝。江边垂泪知几人?冰魂雪魄不可招。哀哉道人刘心月,其身贫甚其性烈。少年虽落风尘中,末后猛省自摆脱。其心虽美其名腥,一旦死于武夷溪之滨。却将九曲溪中水,洗却千愁万恨身。曹娥寻父尸赴水,死作妇女英灵鬼。柳翠萧琼俱水亡,但见渺渺一溪水。汝何不自忍些忧?又却结愤满心头。冰肌玉肤落潭碧,黄昏风惨水空流。武夷溪九曲,无人垂钓水空绿。武夷三十六峰峦,无人结草惟在山月明。寻之不知处,尚自哀猿声不住。那堪一夜潇潇雨,使人吟尽哀惨句。休休。心月君,亦贤人,生不死,空百年。掀翻四大惊鱼龙,踏破碧潭深处天。李白骑鲸去捉月,知章水底眠霜雪。古人犹自水中逝,皆得水化超生诀。吾与心月系渠师,来此惨惨烟正飞。天空水寒千山暗,酌水一酌心含悲。西风吹此两行生铁汁,去作笛中声又急。

化修造仙掌

一溪横绿,满林幽竹。夏琅玕,两岸环青匝地。苍苔铺翡翠,乃飞锡登鸾之所作,留云驻鹤之居,翻盖鸳鸯,化现琉璃,宫殿雕妆,蝴蝶森罗,码碯垣墙。相逢皆是神仙中人,必竟会得山林下事。

为人与烟壶高士求翠虚妙悟全集书一幅

即斯时,江上一叶枫,向淡云新月之外,状出秋意。山林中人,心境两清爽矣。尝于水云中,慕韩景李之久。南风北枝,未之面面。海南先生言:烟壶高士,冲炼太和,白霄盈体,天女散花,道候真净。古熙口与心言,瀛山道院,闻有翠虚妙悟全集。正在渴中,能周旋此人回否?秋气满杖屨,况此六百里清妙溪山,鞭青牛,溯汗漫,访我于崆峒之间否乎?脾睨论金兰,翘首望胎早圆,云鹤一长笑耳。

修真十书武夷集卷之五十二

海南白玉蟾著

怀仙吟

(神童往矣,仙佩远矣。惜乎失话别于交臂之顷,今人不能忘怀。有激于中,遂作怀仙吟以表区区慕用之诚。时嘉定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也)

我怀仙兮神仙侣,霞裾摇曳兮居何所?见鹤长吟犹可覆,蓬莱果在半步许。空留墨宝落人间,字字成行秋雁序。正心诚意语尤奇,谁识忘形相尔汝?

见鹤吟

(午吟三华院,忽有仙鹤十二只,玄裳缟衣,飞鸣盘舞于其上,因作见鹤吟,呈倪梅窗、卢副宫。时七月二十三日也)

纸上画仙挂古壁,朝朝暮暮被烟熏。泥塑钟离木雕木。不是元皇大道君。近来尘世无丹诀,哑口道人俱不说。武夷散人不尊仙,只图一日三碗雪。白鹤白鹤何方来?丹埽绛阙几时开?空中莫作嘹唳声,片云冷风何快哉。鹤作声时我无耳,鹤振羽时我无眼。蓬莱只是半步许,一生且做老担板。

题玉隆宫壁

旌阳归去大康年，石柱灰寒古洞前。笑斩白龙横蓼岸，醉骑黄鹤步云天。金丹玉屑不复得，铁臼石函犹宛然。四十二口家何在？猿啸西山柏树烟。

倪昭卿赋赠叶神童

（叶神童弃儒术，从赤松子游。道高德粹，而形骸土木。丰神峻拔，不事修饰，其神仙中人也。邂逅请雨来归，深以不及款陪清高之论为歉。敬裁斐句，寓乡慕之诚，切幸教之）

神童之貌清且奇，神童之道传希夷。入室三年丹已熟，肌肤绰约光离离。结缡自覆有余乐，晬晬紫芝堪疗饥。跳入壶中入莫见，朝游五岳暮瑶池。有时混世来尘境，短发鬚髯满面垂。顷刻龙蛇生笔下，为将高兴寄新诗。我疑虚静乐山水，来归旧隐挂冠綦。愿策浮云飞碧落，致身绛阙长相随。

又

神童天纵何聪明，十幅一息增荣名。若非唐朝李太白，靖通真人当复生。击石轰雷惊四座，宝卷拈出安群情。八卦五行有妙用，金丹大药自然成。布衲踟蹰贱罗绮，银钩婉婉鬼神惊。仙山便好留仙佩，何必蓬莱顶上行？

忆神童歌

高怀落落如可羁，芳辞葳蕤谁摘奇？我独一览如醉痴，恨不快睹紫芝眉。望美入兮天一涯，面不相识心相知。青牛不跨策蒺藜，金波停饮忘醇醪。句高耿耿横虹蜺，列星北斗不敢辉。玄猿号木骥缩蹄，霜鹘挛翼鬼神悲。天籁自鸣非嘘吹，肯与蛙蚓湫污泥。何当握手谈玄机？蟠桃未熟香难期。金牌玉字空陆离，碧云漫锁骞林枝。谪籍尘寰辞玉墀，凡埃俗气非所宜。世缘未了如沸糜，徒将姪女媒婴儿。丹青玉诏何时飞？青鸾久约宴瑶池。他年骑鹿相追随，玉笥山前同采芝。

跋 语

嗟予慕道今几年？检尽丹书要学仙。铅汞混融无法度，求金交结欠因缘。抽添徒泥传道集，沐浴不解悟真篇。从来玉诀不传注，莫将纸故徒穷研。半语轻逢至人授，要断江山一回首。精勤作用有阴阳，反覆短长分前后。黄婆媒娉岂因脾？金晶飞跃不在肘。若能夺得天地真，始与天地同长久。

修职郎新建宁府崇安县尉翠云子赵汝渠焚香稽首跋。

修真十书卷之五十三

盘山语录

时老师在盘山，普说云：大凡初机学道之人，若便向言不得处，理会无着，摸没依倚，必生疑。为心上没工夫，便信不及，则必不能行，行不得则胡学乱学，久而退息。今且说与汝等，眼前见得底，耳里听得底，信得。及处行去，从粗入妙，亦不误你。虽是声色，便是道之用也。如何是信得及处？汝岂不见许大虚空，及天地日月，山水风云，此不是眼前分明见得底，便是修行底榜样，便是入道底门庭也。且如云之出山，无心往来，飘飘自在，境上物上，挂他不住。道人心，亦当如是。又如风之鼓动，吹嘘万物，忽往忽来，略无滞

碍，不留景迹，草木丛林，碍他不住，划然过去。道人心，亦当如是。又如太山，巍巍峨峨，稳稳当当，不摇不动，一切物来，触他不得。道人心，亦当如是。又如水之物，性柔就下，利益群品，不与物竞，随方就圆，本性澄淡。至于积成江海，容纳百川，不分彼此，鱼鳖虾蟹尽数包容。道人心，亦当如是。又如日月，容光必照，至公无私，明白四达，昼夜不昧，晃朗无边。道人心，亦当如是。如天之在上，其体常清清而能容，无所不覆；地之在下，其体常静，万有利而一不害。道人心，亦当如是。如虚空，广大无边际，无所不容，无所不包。有识无情，天盖地载，包而不辨。非动非静，不有不无，不即万事，不离万事。有天之清，有地之静，有日月之明，有万物之变化，虚空一如也。道人心，亦当如是。道同天地，其用若此。常体其中，工夫到日，自然会得。动用合道，自有主者。若便不见言思路绝处，则失之矣。既入玄门，各宜勉之。

或问：初学修炼心地，如何入门？师云：把从来私情眷恋，图谋计较，前思后算，坑人陷人底心，一刀两段着。又把所着底酒色财气，是非人我，攀缘爱念，私心邪心，利心欲心，一一罢尽。外无所累则身轻快，内无染着则心轻快。内外轻快，久久纯熟，自无妄念。更时时刻刻护持照顾，慎言语，节饮食，省眠睡。表里相助，尘垢净尽，一物不留。他时自然显露自己本命，元神受用自在，便是个无上道人也。

师示众云：修行之人，乡中便了道也，休住。酒肉食了飞升也，休吃。眷属便是神仙也，休恋。众人爱底休爱，人都非底莫非，自己浑是莫认，睡里得道也休睡，不是好伴休合，无益之言莫说，遇事成时休喜，遇事坏时莫忧。胜如己者学之，不如己者教之。人亏己者福也，己亏人者祸也。言过行者虚也，行胜言者实也。有欲情者人事也，无尘心者仙道也。肯低下者高也，肯贫穷者富也。返常合道，顺理合人。正道宜行，邪门莫入。通道明德，体用圆成，是谓全真也。

师云：修行之人，大忌说人长短是非及人间兴废，一切世事非干己者，口不可论，心不可思。但说是非，便是昧了自己。若专炼心，常搜己过，那得工夫管他家屋底事？但凡为入，须有好处，宜相仿效。他人恶处，自当回避，更莫关心，渐到休歇也。

师云：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天无不盖，地无不载，岂分别这个好，那个恶？一般盖载，一般照临。故凡在人上者，乃是天命教在上，当似天一般，盖覆安养，存恤一切在下底人，不可分你我尊卑。凡在人下者，亦是天命分定在下，当似地一般，承奉于天，敬仰听从在上之人，不敢分毫怠慢。既在天地之间，必须合天地之道也。不然，则分外妄作，有刑罚凶祸矣。师云：因缘有数，非乃人为，必顺自然，安时待命。内功外行，全在自心。自能着力，自己有功。行与不行，各各自得。教门不开，须当隐伏，心与天通。教门既开，外功亦应，合天应人，功不厌多，行不厌广。但在此心坚固，乃可成就也。或问曰：某下三年死工夫，可以脱得轮回么？师云：修行之人，当立决定志，时时刻刻，精进炼心，不预未来，岂敢内存胜心，便望超脱？昔有道人初出家，来乃大言云：某觑轮回，小可着些工夫，便是免了。有志下功，不测笃疾缠身，数年不愈，渐消其志。此岂可以胜心为之哉？

师云：参道之人，不厌参问。如入行路，勤问则不迷。人间小伎，无师则不得。况兹大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初机不遇，凭何了悟？苦中之大，莫过生死。不亲近至人，如何免得？故有云：古人学道非草草，侍奉真师直到老。若不知下手去处，又不亲近达人，虽有志行持，千差万错矣。

师云：修行人把自己从来心上染习得偏重底念虑，着工夫，用气力锻炼，难舍着舍去，乃至此身限到也要舍。况在心上底，但是虚妄，一一除尽，便无烦恼碍也。若身外底一切事、一切物，不足留心。眼前来往，与蚊蚋相似，拂去则快。便自心上难道底遣去者，那里便是轮回种子也。昔长春真人在磻溪时，常有虎豹寅夜往来，晨夕出入。或生怖惧，即欲藩篱。复自思惟：如此境界，有此怖惧，便欲遮护，毕竟生死回避得么？却便休去，兀兀腾腾，任生任死，怖心自然无之。以至生死境中，巍然不动，种种结缚，一时解脱。此是

难行处行也。

师云：修行人但见人事好处效仿者，不可见他人过却失了自己，也不得递相是非。但存是非，自心不正，久进不得。正能掩邪，邪常谤正。凡有我相常谤人者，不明自己及是外道邪宗也。若有正知正见，必于自己心上体究偏邪，搜求过失。若管他非，非正人也。

凡住丛林，云集方来，岂得人人一等，个个同条？喻如泰山万物毕备，有不材者，有成材者，有特立者，有依附者，有灵苗瑞草也，有荒榛荆棘。种种不同，随性任运，自有次第。山体巍然，元无拣择，一一含摄。流水种石，茂林丰草，兽走禽鸣，尽如神仙妙用。彼各相资，如蓬如麻，不扶自直，天地长久，各得成就。若欲绝长补短，变青作黄，岂惟各不得安，抑亦失其本性也。

师因众议住持山门，乃云：修行之人住持山门，须量气力，运动简省，轻快过日。不可与世俗一般，争名竞利，却失了当初本心，却忘了性命大事。因缘当权外而实内，遇难处宁，奈愈磨炼此心，不肯处肯者。若处当者，得心安，稳处不动。接待十方，自利利他。安心积行，功行两全矣。若不炼心，认物为我底，则一向悭贪，习性窄隘，罪过寻俗，误却前程矣。

师到长真观，夜坐，对众普说云：初心出家，未能独立，虽仗丛林，或结伴道友，递相扶持，不至偏颇。然有三等，有云朋霞友，有良朋知友，有狂朋怪友。凡有志节，炼心地，究罪福，绝尘俗，逍遥方外，同志相求，遂为笃友。此等谓之云朋霞友。以其心与云霞相似，尘事碍他不得故也。又有习学经教，琴书吟咏，高谈阔论，褒贬是非，此等谓之良朋知友。以其不炼心，亦不能作恶故也。又有一等，不治心地，不看经书，不顾罪福，出语乖讹，作事逛荡，触着一毛便起争斗，夸狂逞俊，恃力持胜，欺压善良，相率成党，此等谓之狂朋怪友。此三等人，身谢之后，各有安置去处，随其功业，各得受报。其云朋霞友，升入无形，游燕玉京，或为神仙，或为天官。其良朋知友，尘心未尽，不出人伦，往复受报。其狂朋怪友，受了十方供养，全无功德填还口债，或堕酆都，或堕旁生，轮回苦趣。若到如斯，悔之何及？聪明达人，细细思之，各寻长便。

师因劝众住丛林，乃云：丹阳真人有词云：学道住丛林，校浅量深，选择其善作知音。如是未能明至理，挈领提衿。凡在丛林，递相指发，提纲振领，共修无上心地。大法门，非小可^{〔1〕}，事有等无见趣底。不寻知友，不住丛林，漫说云游。不论心地，千山万水，南去北来，空费草鞋。只寻便宜自在处，触着磕着，又早走。如此出家，不知甚么，是自己紧切处。不知怎生过日，只图自在，便是了也。殊不知，前面有底，生死决定，到来看你着甚枝梧。岂可因循过日，虚度时光也？当初出家，图个甚么？

师云：修行之人，性有利钝。性钝之人，不可坚执，宜住丛林，低下存心，与达理明心底人结缘。纯熟自然，引领入道，渐次开悟。若自性钝滞，又无见趣，每日与同类相从，交结尘俗。尘缘熟久，必退道，或遭魔境，作地狱见。无人救援，一向沈堕，深可痛哉。

师云：出家人，久居丛林，朝夕训诲，尚且乖疏，因循不进，道心渐减，尘事日增，放荡猖狂，不能虚静。况在俗中，孤行独立，尘情荏苒，爱境缠绵，障道因缘，头头皆是，不自知觉。虽遇圣贤，不能劝化，百端扭捏，逛惑间阎，迤迤沉沦，福消业长，渐渍深重。若肯回头，犹能救得。合尘背道，无可奈何，地狱不远矣。

师因人议住山，乃云^{〔2〕}：修行之人，物来要识破，境来要应过。应过一番，便同应过一举。昔有道人住山，草衣木食，誓不下山，以为屏尽尘俗之累。一日，或有二人各持兵仗，来索饮食，先生便煮山果以待之。果及软，其一人就釜中手取而尝，怒而言曰：此等与人食？便欲触去釜底。先生初不言，见此二人怒色，兼以恶言激切。先生密谋，乃因事出外，探得所藏之棒，手按大呼云：二人出来，尔等未必近得我。二人出门笑曰：先生住山，养成如此胜心，不如下山作俗人去。二人遂行，望之忽不见。先生方疑是圣贤校勘，悔之而已。此是境上试不过也。

师因众议不动心，乃云：昔山东有道人，于师父处自言炼尽无明火。师云：无明火尽则心不动，便是好人。他日，师父密遣试之。日暮造门，庵门已闭。其人厉声，以杖大击其门。先生内应已声不顺，勉强开门。来人形状躁暴，先生见之，颜色已动。又至堂上，其人不解屣跳上坐，殊无礼貌，先生大怒，深责其人。其人拱手笑曰：某非敢如此，师父使来校勘先生不动底真心。今未及试，已见矣，不须再勘。其人大惭，无言可对。大抵修行人，虽有工夫，岂敢自矜？不觉时便勘脱其实。到灰心槁形，则却无自夸之念。既自夸，便勘脱矣。便直饶到得不动，向上更有事在。

或问曰：守圜之人，其功如何？师云：昔长春师父在京时，行至一观，后有坐圜者，其众修斋次，有人覆真人言：圜中先生欲与真人语。真人法旨，令斋毕相见去。不意间，真人因出外，寻及圜，所以杖大击其门数声。圜中先生以为常人，怒而应之。真人便回。斋毕，众人复请以相见，真人曰：已试过也，此人我心尚在，未可与语。遂去之。大抵居静本为性命事大，收拾固济，涵养为功，遇境不动，乃是验也。今此击门之声是境，应者是心。心若忘我，如同灰灭，有明亦无大焰，遇境不动，安详应过，便是心上有工夫也。今闻些子虚声，便早动心，一切恶境，怎生过去？虽居圜中，济甚么事？受人供养口债，怎生还得？却不在于众中琢磨，炼此顽心。他日矿尽金出，却是个有见趣底人也。

师云：昔长生真人堂下有当厨者，众皆许其柔和低下，未曾见动心。真人知之，令人试之。密使人早晨于厨所用什物，移之他处。其人造粥煮米，及釜急，求匕杓不得，以至溢出，乃大动心。真人见之，教云：有饶溢尽只是外物，何销坏心？其人方省，礼谢而已。

师因有作务，普说云：昔东堂下有张仙者，善能木匠，不曾逆人，谦卑柔顺，未尝见怒形于色。众皆许可，而尝赞叹。遂问于真人，真人曰：未也，试过则可。喻比黄金，不炼过不知真伪。一日，令造坐榻，其人应声而作。工未毕，又令作门窗，亦姑随之，已有慢意。工未及半，又令作合子数个，其人便不肯，遂于真人前辨正，欲了却一事，更作一事。真人乃云：前因众人许汝能应人不逆，未曾动心，今日却试脱也。修行之人，至如炼心应事，内先有主，自在安和，外应于事，百发百中。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从紧处，应粉骨碎身，惟心莫动。至如先作这一件又如何，先作那一件又如何，供是假物，有甚定体？心要死，机要活，只据目前紧处应将去，平平稳稳，不动不昧，此所谓常应常静也。

师因作务有动心者，乃云：修行之人，外缘虽假，不可不应。应而无我，心体虚空，事来无碍。则虚空无碍万事，万事不碍虚空，如天地间万象万物，皆自动作，俱无障碍。若心存我相，事来必对，便有触拨，急过不得。筑着磕着，便动自心。自心既动，平稳不得。虽作苦终日，劳而无功也。居大众中，及有作务，专防自心，不可易动；常搜已过，莫管他非，乃是功行事，临头上便要承当。诸境万尘，不逐他去。自己明了，一切莫魔。如此过日¹³，初心不退，自获大功也。

师因人论居圜（环，堵也，中起一屋，筑圜墙围之，别开小牖以通饮食，使人供送也。绝交友，专意修行也）守静事，乃云：昔有道人，坐圜有年。一日，众人请出，随意行止。其旧友见而问曰：师兄向静处得来底，于闹处可用未？知师兄得到端的不动处也未？其人傲然，良久不言。友人进云：某有试金石，可辩真伪。师兄，试你数年静处得来底心，看如何也。其人云：静处有甚么可说。友人曰：似恁么，则披毛带角，还他人口债去也。其人忿然大怒，以至出骂。友人笑曰：此是圜中得来底，果试出矣。其人遂怒，终身绝交。此人盖不曾境上炼心，唯静坐百年，终无是处。但如系马而止者，解其绳则奔驰如旧矣。

师云：昔东堂下遇雨，知事人普请，不择老幼搬坯。众皆竞应，惟一老仙安坐不出。事毕，大众团坐，欲纠老仙。有言于长春真人者，真人呵之云：坯尽坏直几何？一人炼心，端的到休歇处，如宝珠无价。且量各人心地用事去。大抵教门中，以得人为奇也。

或问曰：某于山中独行独坐，亲见山神报未来事，是真么？师云：常人之心依着万尘，蒙昧不明。初机出家，磨炼尘心，偶然得静。乍得静境，便生别个景象，神头鬼面。认得

心地乃自欢喜,歌舞⁶⁴不休。或有自见知未来事者,或空中闻人预报前事及有应验者,或有亲过去师真神人来到目前嘱咐心地事者。若有心承认,便是着邪。若不除去,养成心病,无法可疗。岂不闻古人云:见闻觉知,亦是病患。况是眼见耳闻心思底,皆属声色境界。岂不闻古人经云: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言之不可及,思之不能至也。今于声色上认为真,便是落邪道也。昔有道人静坐中,或觉口中有酒味,又梦见人送酒。明日,果有人送酒来。此是心空神应,不为奇特,认之则为着邪道也。又有道人坐中,忽然神出,外游数百步复回,乃见本形,依然端坐。如是数次,亦不为奇特,乃与平常念头出外一般。只为些子分明,若认为功,便是着邪也。俚语云:万般祥瑞不如无,平常安稳却合道。

师云:修行之人静中境界,甚有多般,皆由自己识神所化,因静而现,诱引心君。岂不闻古人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欲遣识,识神尚在,便化形像,神头鬼面,或乱心主。若主不动,见如不见,体同虚空,无处捉摸,自然消散,无境可魔,无物可坏也。昔有道人,心得休歇。一日坐间,忽见恶鬼无数,乘空而来。其人安定此心体,若太空冥然不辨,拚此身任死任生,其魔自散。为有主在,寂然不动,岂有魔魅?妄心未尽,故显此相。体性湛然,则自泯⁶⁵矣。

师云:昔有住圜者,闻人说地面。既入圜中,要见地面。心存此念,随念应现,不知是假。耳里闻底属声,眼里见低属色,心上想低属妄。便见金童玉女、真仙圣贤现形,白日亲见⁶⁶,亦是虚妄境界。妄念所作,便认是地面,更不可破除,谩糊一世,着邪着祟。殊不知地面是古人心行到平稳休歇处,故有此名。如入住处,治平荆棘,扫除瓦砾,其地平整,可以居止,名为地面。修行之人,心地平稳,事触不动,便是个不动地面。万尘染他不得,便是个清净地面。露出自己亘初法身,分分朗朗承当得,便是个圆明地面。凡言地面,亦有边际去处。若到无地位,无方所,绝名言处,乃所谓玄之又玄也。如此,岂可以眼见耳闻心想底便是了哉?

或问曰:学人本谓生死事大,求之不明其意如何?师云:一念无生即无死也。不能如此者,盖为心上有情,性上有尘搬弄,生死不停。欲求解脱,随过即追。追之又追,以至丝毫不存。源本清静,不逐声,不逐色,随处自在,虚静潇洒,天长地久,自明真宰。盖心正则事事正,心邪则事事邪。内既有主,则人爱底不爱,人嫌底不嫌。从来旧习,般般勒转,六识既空,真宰常静,更有何生死可惧?若到如此田地,却有一向没收没拾、伏藏不住、似着邪祟底一般,向外驰骋,狂狂荡荡,便是神气散乱,作主不得,便认作真欢真乐。却不知无欢之欢乃真欢也,无乐之乐乃真乐也。学古之人,行歌立舞,殊不知当时亦是解粘释缚⁶⁷,别有得处。以此自乐,岂肯纵心颠蹶,以诳惑人世哉?

师因众论智藏开时,辞源涌出,乃云:修行之人,初心离境,如镜乍明,智藏忽开,举意成章,不可住着。若心印定,不感而用,变成狂慧,则了无功。只是神用,非道体也。不可驰骋以为技能,但涵养则有功也。

或问曰:未来过去则不问如何,是见在心?师正视云:此不是见在。复低头云:此不是见在。又问云:你会得也未?其人笑云:会不得。师云:大开眼着,一个见在也不识,更说甚过去未来?

或问曰:既往者不追,未来者不预,见在当如何?师云:灭动不灭照,更要会得这个灭动底是谁。得则权柄在手,灭也由你,不灭也由你。或问曰:如何是定性?师乃移位近前,正身默坐,良久云:你问甚么定性?其人不省,傍有先生起而稽首谢之。师云:张公吃酒李公醉。其人尚未悟之。

师云:学者不寐,本以炼心为事。若不收心,济甚么事。至如赌博奕棋、纺绩罗磨之人,夜夜不睡,则是得道底人也?此等之人,十二时中,利心诱引,只是贪财,搅扰心灵,如蚊蚤啮肤,故不得眠。修行之人,不同于此。睡是一欲,若不换过,滋长邪妄,暗昧不通,盖属阴界。如人防盗,端然坐待,其盗自退。专以炼心,恐致流荡,谓此一心本无定体,在

阳则明，在阴则暗。熟境不存，无为清静，性珠明了，此所以昼夜不寐也。

师云：修行之人，为此顽心，自从无始以来轮回，败骨如山之积，万生万死，以至今日，方省前非。欲求解脱，是以昼不敢食，夜不敢眠。炼此顽心，要般般尚俗颠倒，方可中用。若不炼心，见人不睡，也如此做造，心念如毛，触着便发烟火，至如百年不睡，济甚么事？顽心不尽，依旧轮回。欲要换过此心，不论昼夜，时时刻刻，动里静里，把这一片顽心裂教粉碎去，方可受用元本真灵，与天地相似。然后动也是道，静也是道，开口也是道，合口也是道。要别求甚么？便是个脱洒底道人也。

或问曰：自来修行之人必先立志，如何是志？师云：每在动处静处一切境界里，行住坐卧，念念在道，逢魔不变，遇害不迁，安稳处亦如此，巇险处亦如此，拚此一身，更无回顾，精进直前，生死不惧，便是个有志底人。故经云：强行者有志。

师云：修行之人，须要立志节。及至有志节，却为固执，固执则事物上不通变。及至事物上变得，却便因循过日也。以此学者如牛毛，达者如麟角。大抵学道之人，先要归宗祖，决要有志节，须要识通变，专一勤行，久而不已，无不成也。

师云：道人炼心，如铸金作鸡形像，虽与鸡一般，而心常不动，独立于鸡群。鸡虽好斗，无有敢近傍者。体道之人，心若聚寒灰，形如曳槁木。天下之心虽有好争者，不能为争矣。故经云：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或问：向上一事人人俱足，更锻炼作甚么？师云：凡心未炼，喻如石矿中有白金，未经锻炼，只是顽石。置之大冶洪炉，炼去滓秽，分出真物。既已成金，不复为矿。修行之人，亦复如此。将来蒙昧染着之心，便同顽矿，以志节为大冶，以慧照为黑炭，殷勤锻炼，一毫不存，炼出自己本初无碍底冥心。既已成真，不复为假，当自保护，坚固收藏，会得受用。此便是亘古圆明底无价宝珠也。

师云：自来学道之人，必须苦己利他，暗积功行。若复迷心，非理行事，不惟有辱教门，抑亦自招殃咎。为身为口，不清不俭，与俗无异。如受用十方汗血之物，未是便宜，乐中受了，苦中还他。生死到头，更无伎俩支吾。既居门下，可不炼心？

或问：人皆取乐，道人就苦，何也？师云：世人不知真乐，以心肯处为乐。被欲心引在苦处，便认苦为乐。每日用心计度，专求世乐，不得忧苦，胶扰心灵，永无自在，是谓大苦。学道之人，不求世乐，心存大道，遇苦不苦。无苦则常乐，心得自在。凡有乐则有苦，无乐则无苦。心无苦乐，乃所谓真乐也。

或问曰：学道之人，甘受贫寒，其理安在？师云：若但认贫苦饥寒为是，则街头贫子、艰难之人尽是神仙也。盖修行之人，以道德为心，以清静为念，削除诈伪贪求，妄作一时遣尽，忘形忘我，身外之物未尝用心。故有云：遮皮盖肉衣，更选甚好弱？填肠塞肚饭，更择甚精粗？唯究生死炼心为事，故不藉形骸之苦也。

师云：修行之人，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胜心，有十分工夫便有十分胜心。既有胜心，则有我相。我相胜心，作大障碍，如何得到心空境界灭也？却要重添决烈，把自己身心挫在万物之下，常居人后，自念千万不如人者，然后可以遣却矜胜之心。心同太虚则无我也，无我则与道相应矣。

师云：修行之人收拾自心，如一尊雕木圣像坐在堂中，虽终日无人亦如此，幡盖簇拥亦如此，香花供养亦如此，往来毁谤亦如此。惟此木像通灵通圣，活泼泼地明道德，一切事上物上却不住着也。

或问：某念念相续，扫除不尽，如何即是？师云：朝日扫心地，扫着越不静。若要心地静，撒下芭帚柄。其人拜谢。

师云：修行人当初出家，为此性命事大。岁久，不觉为物所搬，却学口头伎俩，百种所能，为奴作婢之事。何以知之？但凡伎艺，必欲人前程。似此，不是为人所役也？岂是清静无为为主人之事？所以道智者不为智者⁽⁸⁾所用，而愚者用之；巧者不为巧者所使，而拙者

使之。辩者说之，默者听之^[9]。仔细详之，孰忙孰闲？凡欲修行，心地明白而守愚拙，则天下之智巧者皆为之使用矣。

或问曰：修行人有言知觉，又云是病，其旨如何？师云：真知以不知之知，真觉以不觉之觉。元本真灵蒙昧万劫^[10]，今方省悟，乃名为觉。一切知见，皆从此生。若言有知有觉，又专欲常知常觉，乃是自缠自缚，无病自灸也。若一向不知觉，却透入别壳也。既悟本宗，知觉皆是用处。当^[11]用即用，不可为常也。

或问曰：学人如何是觉性？师云：指东画西，这般虚头且休，不如下些实工夫去。谓如心上有底，眼前有底，情欲烦恼，人我无明等。喻以面前有一^[12]眼大琉璃滑井，若丝毫不照顾，便堕在里面，万劫不得出。若先见，又识破，方欲下脚，急须退步照顾底，便是你觉性也。若分明堕在人我阱里，犹自指空画空，说向上事，如此干甚觉性事？

或问曰：出家人学古人公案者，有学经书者，有云古教中照心，是否？师云：修行人本炼自己，从凡入圣。出家以来，却不肯以为事，只向他古人言句上搜寻，纸上文字里做活计。寻行数墨，藤葛自缠，费尽工夫，济甚么事？及至阎老唤来，一句也使不得，一字也使不得。一字使不得，却不如百事不知，酩酊过目底^[13]却有些似。把如着恁寻趁底工夫，向自己本分事上寻趁，则不到得虚度时光。如何是己本分事？只这主张形骸底一点灵明，从道里禀受得来，自古及今，清净常然，更嫌少甚？自征理得明白，便是超凡入圣底凭据。若信得，及便截日下功，理会自家亦如此公案，更数他人珍宝作甚么？快便自受用去，管取今以后不被人瞒也。

师云：修行之人，正眼不开，员机不发，但向别人踪迹上寻觅，言句上裁度，终无是处。喻如无眼人，虽闻人说日月之光，终不自见，只是想像。盖不曾向自己心上着工夫也。

或问曰：昔闻丹阳师父以悟死而了道速，其旨若何？师云：修行之人，当观此身如一死囚，牵挽入市，步步近死。以死为念，事事割拚。虽有声色境物纷华，周匝围绕，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念念尽忘，此身亦舍，何况其他？以此炼心故见功，疾死中得活，不生不死。学道初机，救护生死，当作是念。人生顷刻，一息不来便是死地，递相救拔，不可因循也。

师因有病者至，极不能得去，乃普说云：修行之人，先须识破万缘虚幻，次要识破这个形骸一堆尘土。平日事上脱洒，临行必得自在。昔东山有一庵主，临终缠绵淹延，不能脱离。使人问长春真人：往日但着于外缘物境上，未曾修炼，以此缠绵，不得解脱。乃寄与语云：身非我有，性本虚空。一念不生，全身放下。庵主闻此语，若有省，乃嘱众弟兄云：我以外缘所昧，以此心地无功，修行不决。今劝汝等，各各下功修炼身心，究此生死大事去。言讫遂终。又有一道人，临死不决，询问众人曰：我如何去得？或曰：想师真。其人想数日，又去不得。或曰：想虚空者。其人又去不得。有一老仙，闻而视之，其人举似前想底事，今亦去不得。老仙呵曰：来时有个甚？去后想个甚？安以待命，时至则行矣。病人闻语，稽首谢之而卒。大抵修行人，一切外缘目前权用，自己本实要实下工。物里事里过得脱洒，临行怎得不脱洒？物上事上滞着染着，临行怎得脱洒？急当修炼，生死难防，有日到来，外缘何济？各请思之。师因有一道人病，普说云：修行之人，饮食有节，动静有常，心神安泰，别无妄作。偶然得病，便是天命，岂敢不受？亦有自己运数之行，或因宿缘有此病魔，先要识破这个四大——是假，病则教他病，死则教他死。心意宁泰，从他变化。心不在病则重病得轻，轻病则愈。自性安和，恶浊气散，亦是还了病债，亦是冲过一重关节。若不解此，心必不安，但有病患，即心狂乱，声唤不止，叫痛叫疼，怨天恨地，又怨人不扶持，恨人不求医，嗔人不合药，责人不伺候。一向专起无明黑暗业心，见底无有是处。不知自己生死已有定数，假饶张张皇皇，还免得么？分外心乱，不自安稳，又不知心是身之主人，心亦不宁，遍身皆乱。岂不闻古人云：心荒意乱，地狱之门，分外招愆。如此处心，轻病即重，重病即死，浊乱其性故也。若事事不节，过分成病，是病因自作，自作自受，更怨他谁？心地下工夫，必不如此，各请思之。

或问：道人亦有病，如何是别处？师云：昔者丹阳师有疾，而医者不能诊其脉。壶丘子端坐，而相者不能得其真。何也？心不在物，造化莫能移。性不着宗，鬼神莫测，况医卜之凡乎？此与常人异也。

师云：修行人日用，体天法地，常清常静，明而不昧，济物利生。虽混于万缘诸境之间，真源湛寂，无有间断，自得出离生死结缚。此是一段大事因缘，奈何不悟之人，中无主宰，欲情攻于内，根尘诱于外，不得自由，四生从此而轮回，六道因兹而走作。换却头皮，难同今日也。

或问：既言和光同尘，却道不着事，如何？师云：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物是物，我是我。虽与混同，如何相着得？

或问：未来罪福还有也无？师云：未来且莫问，据见在言之，你发一善心，欲于圣前焚香礼拜，以手拈香，其心发愿，愿家眷平安，添寿添福，此不是作善底心使望得福。虽得福，亦不知。盖修善者，明修暗报，故未尝有知者。若你发一恶念，将刀杀人，才举，此心便承当偿命。此必不可于分明至公处作得，伺其暗昧不测中造下，不久败露，便当偿命。此不是望罪得罪，其得罪却明知。盖作恶者，暗作明报。此则现在人为必然分明之事，况天何察人所不知者，何方逃之？不可不戒。

或问曰：天堂地狱，从来有说，还真否？师云：天堂者阳界，主善主福。地狱者阴界，主恶主祸。古人立个天堂地狱，出自人心。人行所为，冥然相应。谓如常清常净，利益一切，诸善奉行，明白不昧，便属阳界。种种诸恶，坑陷不平，旁生邪道，便属阴界。无明黑暗，逐旋增长，滓秽尘垢，皆属黑簿，人神不容。心若懊恼，众苦交煎，无人救援，便是地狱。古人云：心清意静，天堂之路；心荒意乱，地狱之门。喻如有一山路^[14]，闻人传说有杀人贼拦截行路，往往害人^[15]。若^[16]心信从，退步不^[17]行，后必无害；若心不信，酩酊前进，及至山中，无事则已，若实有贼，即落奸徒，便悔之何及？地狱之说，亦如此义。大抵为恶不如作善，善纵无报，有何罪过？恶道强行，凶祸及矣。目前明白，尚无改悔，何况幽冥，岂得预知也？

或问曰：有人云业通三世，果有否？师云：岂不闻古人有言：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宿债。昔有人背生恶疮，痛不可忍，脓血交流，寻于无人处自缢而死。似此之人，自己性分又不了，又不肯承受宿世脓血债负，虽自致死，再出头来亦是偿他。何以知此？为宿业邪？昔有一显官，不欲言其姓名，但道因果足矣。其性酷虐，但不喜随从奴仆，即加捶挞。一日坐尻上忽生痒痛，搔之则去皮，渐次血肉分裂，如新拷掠者，痛不可加，以致命终。以是知脓血债负，必然还报。岂止此事，乃至大小喜怒，毁谤打骂，是非见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结旧冤，现世要还。须当欢喜承受，不敢辩证。承当忍奈，便是还讫。但有争竞便，是抵债不还，积累更深。冤冤重结，永无了期。况复天意好还，乃至人间恩怨相伤，无非冤债。昔长春真人住长真观日，忽值大兵北还，远藏匿以避。逢一贵宦，与真人素相识者，家世奉道，自言夫人被虏，欲罄家资赎令出家，拜问真人。悦然不可其事，议间，兵去已远。他日，贵宦且询不可之意，真人曰：夫人与昨虏之主人有三年宿债，今既相对，乃前缘也。三年后却还，来此出家。后果三年放还，得警裳出家，来诣观参见真人。以从来奉善，却得人道。贵宦方信，拜谢而已。

师云：道无言说，惟指善恶。善则成就无上出世因缘，有天堂，无地狱。恶则堕落无边苦趣，有地狱，无天堂。分此两途，盖由迷悟。悟则刹那成圣，迷则永劫沈沦。幸得人身，宁不思之？或问：如何是祸福？师云：积木成林，积石成山，积水成海，积善成福，积恶成祸。祸福之源，本自一心，积心方成，可不慎之。

或问：如何出得罪福因果？师云：罪福因果属阴阳之壳，若你出得阴阳之壳，则无罪福因果也。如何是阴阳壳？但凡心上一毫头许私邪利欲恶，便属阴壳；有一毫头许善念，便属阳壳。在阴则有恶报，在阳则有善报。若曾炼心体如虚空，初无善无恶，无丝毫挂碍

处,作得主,则祸福着他不得,因果缠他不着,便是个出阴阳壳底人也。在家之人,未曾有一古念在心,十二时中只图财图利,你死我活,坑人陷人,一片无明黑暗业心,只堕在阴壳里。阳道上也去不得,怎生出得阴阳壳?便待要无罪福,无因果,不亦难乎?你自造下,怎生避得?所以低头合眼,教他阎老理会去也。

或问:未来托生之事^[18],端的如何?师云:人生一世,随情自造,成个来世底模子。作善底造下个善模子,作恶底造下个恶模子。以至尽此报身,一性离却^[19]这个壳子。如铁熔成金汁,被^[20]造物者倾在自造底模子里,或为人,或旁生,自作自受去也。造物者岂有心教你作旁生?岂有心教你为六道?是你一生自造底壳落在其中,逃闪不得,先有此性,便有此物。谓如狼毒者为蛇,怪吝者为犬,淫杀者为豕,贪暴者为狼,大抵皆类此。天地之间,万形万状,不可言尽。故古人云:同于金石化为金石,同于水火化为水火。其言信也。瞬息之间一失人身,万劫不复,曷不思之?

师示众云:人生于众,所为所作,无不报应,谓如体道者得道,作福者得福,作孽者得孽,爱人者人爱之,信实者人信之,利人者人利之,害人者人害之。自高则人抑之,低下者人下之,慢人者人慢之,敬人者人敬之,恶人者人恶之。欲先则人争之,自强则人敌之。故云:种兰得香,种粟得粮。皆报应之理也。若存利心,矫诈为之,以取人心,则失真矣。

师云:学道心若未通,不远千里求师参问,倘若针芥相投,心地明白,更无疑虑。然后或居闾堵,或寄林泉,或乞市中,或立宫观,安心守道,更无变坏,此修真之上士也。有一等出家,性又不明,更懒参问,心高好胜,自执已是,诈装高道,亏功失行,两下落空,骇人供养,不思己德,如何销受。如此之人,住圜也不是,乞食也不是,生死到来都不中用,盖不肯于根蒂上下工夫也。直至百年,无有是处。

师云:往昔栖山时,终日杜门,不接人事,十有余年。以静为心,全无功行,向没人处独坐,无人触着,不遇境,不遇物,此心如何见得成坏?便是空过时光。若天不利物,则四时不行;地不利物,则万物不生。不能自利利他,有何功德?故长春真人云:动则安人利物。盖与天地之道相合也。

或问曰:修行之人,头头要不昧,如何得不昧?师云:初心未炼,出入不知,不会收纵,遇境遇物,一向着将去,朝新暮故,直待困了方休,不明自己便是昧了也。便与托生一般,不知不觉,透在别个壳子里,直待报尽方回,此为昧了故也。若专用知用觉,又被知觉昧了也。修行之人,若能二六时中点检自己,不被一尘情点污,境上物上轻快过去,便是不昧也。

师云:凡圣同途,只因明昧,明之则圣,昧之则凡。凡人之心,不肯剥情去执,弃妄除邪,逐境迁流,随情宛转,取一时之乐,积万劫之殃,不省不思,莫觉莫悟。

师云:修行人本宗上无亏,行业上用意,物境上速过去,人事里不住着。邪念不起,纤毫不立,微尘不染,晃朗虚明。不着空,不着有。不执法相,不执我见,兼众人之光明。久久相资,融通表里,便见圣贤地位,更有甚可疑也?

师云:修行人先要明自己本宗,次要通教化。若本宗不通,如人无目,不分道路,举足差讹。若教化不明,如人有目而坐黑暗中,则有偏执我见。须要俱通,方得员应。若俱不通,如大暗中坐而又无目,何时得出也?

师云:修行人若玄关不通,心地不明,则其业识不能无为者,盖为无福德故也。乃当于有为,处教门中,随分用力立事,接待方来,低下存心,恭敬师友,常行方便,屏去私邪。久久缘熟,日进一日,自有透得处。不胜如两头空檐?不能无为,不能有为,因循度日,无功无行,隐处着脚,甜处着口,闲管世事,闹处出头,恣纵身心,不惧神明,打算有日。岂不闻长春真人云:心地下功,全抛世事;教门用力,大起尘劳。又无心地工夫,又不教门用力^[21],因^[22]循过日,请自思之,是何人也?

或有医者问云:某行医道,活死者百余人,其果如何?师云:只饶救尽天下人,亦不如

救自己生死去。世间福报有尽限，自己修炼到无生死处，此福无量。或有一匠人问云：某修大殿，不征功价，如此诚心，合有何果？师云：不如清净人默坐一时辰，盖有为之福有坏，无为之福无坏。

或问曰：如何是功行？师云：合口为功，开口为行，默而得之，无喜无虑。缄口忘言处，不求人知，韬光晦迹，此是合口为功。施诸方便，教人行持，利益群生，指引正道，是开口为行。

或问曰：天下立教，各说异端，自是非他，邪正未知谁是？师云：此有两端，有修炼者，有应世者。修炼此心，如天地一般清净，日月一般明白，四时一般运化，能体其事，能归其根，更莫问向上如何，只此便是正道之作用也。唯修炼者能之。若口头念诵得如法，身上装束得作相，个个堪看，便人人见喜，此是教门中应世底枝梢花叶，干甚修炼事？干甚正道事？此是权时使用。况兼心上争人争^{〔33〕}我，争财争利，心与俗人一般，怎生得道？我是道教也，明目者识之。

这个有体用没你我，正正当当底真心，自从亘古未有天地已前，禀受得来，不可道有，不可道无。古今圣贤，天下老道人皆得此然后受用，千经万论及至大藏经，只是说这些子。上天也由这个，入地也由这个。乃至天地万物，虚空无尽际，亦是此个消息主宰也。会得底不被一切境引将去，不被一切念虑搬弄，不被六根漫过。这个便是神仙底日用，便是圣贤底行踪，便是前程道子也。

或问：修行之人多说除情去欲，此以上更有甚么？师云：除了情到无情，去了欲到无欲。无情无欲底，则你道这个是甚么？

或问：修行之人，如何得清静？师云：心不逐物谓之安心，心不受物谓之虚心。心安而虚，便是清静，便是道也。

或问曰：道家常论金丹，如何即是？师云：本来真性即是也。以其快利刚明，变化融液，故名金。曾经煅炼，圆成具足，万劫不坏，故名丹。体若虚空，表里莹彻，一毫不挂，一尘不染，辉辉晃晃，照应无方。故祖师云：本来真性号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不染不思除妄想，自然輒出赴仙坛。世之人有言金丹于有形象处造作，及关情欲。此地狱之见，乃淫邪之所为，是乖人道、入旁生之趣矣。

师云：凡日用者，心无离念，意不外游，放而不逸，制而不拘，明心识法，去智离空。十二时中，念念现前。若滞现前，亦非其理；若离现前，无有是处。会动静，知去来，般般放下，无挂无碍，便是逍遥自在底人也。但说皆非，自当消息。或问：某老迈不能多学，乞师向上极玄极妙处说一句。师云：把你这个求无上极玄极妙底去了，则便是也。

或问：曰如何是玄妙？师云：谁教你作此问？其人拱手云：弟子自出意来。师云：恁么，则你自会也。其入笑而稽首。

或问曰：识得一万事毕，又有云抱元守一，一者是甚么？师云：乃是混成之性，无分别之时也。既知有此，即堕于数，则不能一矣。一便生二，二便生三，三生万，如何守得？不若和一也无。故祖师云：抱元守一是工夫，地久天长一也无。向这个一也无处，却明出自己本分来，却不无也。故经云：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

师云：修行入常常心上无事，正正当当，每日时时刻刻体究自己本命元辰，端的处明白不昧，与虚空打作一团，如此才是道人底心也。积日累功，自有灵验。所以见种种作为，不如休歇，体究自己去。若一向物上用心，因循过日，却与俗心无异也。

师云：修行之人，尘心顿歇，俗虑消忘，孤然显出自己本元真宗，便是从来先天底主人，自承当得逍遥自在，种种法界，一时透彻。若到此地，才要韬光晦迹，保护涵养之。多则功多，若举意显扬，不觉暗损光明矣。

或问曰：如何是善恶？师云：一切好心皆为善，一切不平心皆为恶。人不知之善为大善，人不知之恶为大恶。善恶都不思处，别有向上在。

或问：若到清静无为处，是彻也未？师云：此以体言，似是而非也。至于端的，则不可言，不可思，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识识，妙绝无言，方始相应，不即动静，不离动静。岂可以无为清静而定之哉？

师云：夫为道者，抱朴含淳，潜通默运，除情去欲，损损存存，于物无私，作事明白，曲已从人，修仁蕴德，丝毫之过必除，细微之功必积，是非俱泯，心法两忘，向上之机自然达矣。

师云：学道人于万事不干处、诸尘不染处、与天地相通处，向这里体究彻，则先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或问：视听，食息，手拈，足行，心思，此是性否？师云：道性不即此是，不离此是，动静语默，是性之用，非性之体。体则非动非静，非语非默。古人有言：大道要知宗祖，不离动静语默。若认动静语默，便是认奴作主。主能使奴，奴岂使主哉？一切抬手动足，言语视听，千状万态，及良久不动，皆是奴仆，非主人也。主人堂上终不得明示外。然得其用使者，则自承当作主人矣。

师云：吾道密传，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无心得。以不知而知，以无得而得。世之或者，以眼色求道，言语求道，威仪求道，法相求道，俱不得其大全。殊不知道无踪迹，以迹求之非道也。复究此迹自何而来，知其所来，则又非声色，非做造，非威仪，非法相者存于中，盖不可知知识也。只是这个本分圆成，真真实实，合天地，合圣贤，合鬼神，合万物。如此一大事因缘，岂容尘垢声闻露迹而能见之哉？

师云：向上师真所传要妙，行事之际，密合天意，岂可执一端便为道哉？以迹观之，古人用处，各各不同，妙本灵源，未尝有异。故人心之用，在目为见，在耳为闻，在口为言，在心为思，在手为拈，在足为行。使用不同，心体无别。况今师密旨，所谓教外别传，言思路绝，悟者自得，乃是真师密传之妙也。

或问：万形万状，各各不同，怎生一体同观得？师云：天是道，地是道，万物皆是道。彼亦是道，此亦是道。形像虽殊，并无不在，如何不同得？师云：无为者天道也，有为者人道也。无为同天，有为同人。如人檐物，两头俱在则平稳，脱却一头即偏也。若两头俱脱去，和檐子也无，却到来本处。

师云：道无不在，头头皆是，色色皆真，惟在自己临时驱用，更别有甚么事？奈人心尘缘障重，不解根源，摘叶寻枝，随波逐浪，回机者少，迷执者多。纵有钻研，不求真实，扭捏造作，见鬼见神，头上安头，颠回倒顾，不悟幻身有限，光景难留。一息不来，如之何也？

师云：修行人行藏任分，取舍随宜，低下为心，中正为则，审动静之源，节视听之用，一斩齐断，一念真常，永劫绵绵，乃无变坏。

或问：修行之人，性命之事如何护持？师云：若在万尘万事境界里面来去缠缚，虽相应和，要自作得主，不一向逐他去。事不碍心，心不碍事。如护眼睛，但有纤尘，合眼不受。如此保护，久久见功。但心有受，却被他物引将去也，便作主不得。

或问曰：如何是真常之道？师云：真常且置一壁。你向二六时中理会自己心地，看念虑生时是个甚么。念虑既生时，是邪是正？邪念则便泯灭着，正念则当用着。如何是邪念？凡无事时一切预先思虑，皆是邪妄。如何是正念？目前有事，合接物利生，敬上安众，种种善心，不为己事，皆是正念也。其静则体安，其动则用正。不纵不拘，无昼无夜，丝毫不昧，常应常静，平平稳稳，便是真常之道也。

或问：思无染着，放旷任缘，合道也未？师云：起心无着便是有着，有心无染亦着无染。才欲静定，已堕意根。纵任依他，亦惑邪见。无染无着，等是医药，无病药除。病去药存，终成药病。言思路绝，方始到家，罢问程途矣。

- [1]“可”原缺,据《道藏》卑字号《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补。
 [2]“云”原缺,据《道藏》卑字号《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补。
 [3]“日”原作“目”。
 [4]“舞”原作“无”,据《道藏》卑字号《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改。
 [5]“自泯”原作“泯自”,据《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乙转。
 [6]“见”原缺,据《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补。
 [7]“缚”原缺,据《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补。
 [8]“不为智者”四字原缺,据《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补。
 [9]“之”原作“者”,据同前书改。
 [10]“劫”原作“却”,据同前书改。
 [11]“当”原作“常”,据同前书改。
 [12]“一”原作“天”,据同前书改。
 [13]“酩酊过目底”,《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作“懵懂过日的”。
 [14]“山路”原作“明真”,据《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改。
 [15]“人”前原有“玉”字,据上书删。
 [16]“若”字原缺,据上书补。
 [17]“不”原作“一”,据上书改。
 [18]“事”原作“下”,据同前书改。
 [19]“却”原作“劫”,据前书改。
 [20]“被”字原缺,据前书补。
 [21]“又无心地工夫,又不教门用力”原缺,据同前书补。
 [22]“因”原作“目”,据前书改。
 [23]“争”字原缺,据同前书补。

修真十书卷之五十四

黄庭内景五藏六府图序

太白山见素女胡愔撰

夫天主阳,食人以五气;地主阴,食人以五味。阴阳相成,结为五藏之气,散人四肢十二部三百六十关节,引为经脉津液血髓,蕴成六府三焦十二经,通为九窍。散五藏者为人形之主,一藏损则百病生,五藏损则百形灭。故立五藏者,神明魂魄志意之所主,是以心主神,肝主魂,肺主魄,脾主智,肾主精。发外为五事,上应五星,下应五岳。皆模范天地,禀象日月,触类而不胜言。若能存神修养,克己励志,其道成矣。骨气坚强则内受腥腐诸毒不能侵,外遭疾病诸气不能损。聪明纯粹,却老延年,志高神仙,形无困惫。日月精光,来附我身;四时六气,来合我体。入变化之道,通神明之理,把握阴阳,呼吸精神,造物者翻为我所制。至此时,不假金丹玉液琅玕大还,自然神化冲虚,合太和而理霄上。五藏之气结五云而入天中,左召阳神六甲,右呼阴神六丁,千变万化,驭飞轮而适意。彼不悟者,劳苦外求,实非知生之道也。是故太白曰:精足为神,气足为道。藏神养气,保守坚贞。阴阳交会,以立真形。但愔夙性不敏,幼慕慈门,使志无为,栖心淡泊。览黄庭之妙理,穷碧简之遗文。志焦心碎,屡更岁月。伏见旧图奥密,津路幽深。词理既^[1]玄,蹟^[2]之者鲜^[3]。或指示以色象,或略记于神名。诸氏慕修,异端斯起。遂使后学之辈,罕得其门。差

之毫厘，谬逾千里。今辄搜罗管见，罄竭谏闻，按据诸经，则为图式。先明藏府，次说修行。并引病源，吐纳除疾；旁通药理，导引屈伸；察色寻证，自焚食忌。庶使后来学者，得以按图而云诸法可见，万品昭然。愔稽首顿首再拜谨书。

黄庭内景五藏六府图

肺藏图

活肺用咽，咽吸为补。肺，金宫也，为五藏之华盖。本一居上，对胸，有六叶，色如绮映红。凡丈夫八十，肺气衰，魄离散也。重三斤三两。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亦云左孔为庚，右孔为辛。在形为皮毛，肺脉出于少商。肺者，藏之长、气之本也，是以诸气属之。久卧伤气，充气圆于肺。盖呼吸之津、传送之官^①治。又魄门亦为玉堂宫。肺者，相传之宫也，治节出焉。于液为涕，涕者肺之液。肾邪入肺，则多涕也。肺生于右。肺为之嗽。六府，大肠之府，大肠与肺合为传写行道之府也。五官，鼻为肺之官。肺气旺则鼻通，肺病则不知香臭。肺合于脾，其荣毛也。肺之合也，皮缓而毛落者，肺气先死也。为西方兑，金也。受于寅，生于巳，王于酉，病于亥，死于子，墓于丑也。为秋，肺旺，肾相，肝死，心囚，脾休。口为庚辛，西方干位。辰为申酉，西方支位。为金，扶土，抑水，克木。辰相秋旺，冬休春囚，火秀夏死之。声商，金音也。其声散，能切以明，温和以虚。肺也色白，金。肺色如象音生色也，枯音死者也。味辛，其性散食之。先走气，气疾，勿多食，则皮肤其臭腥，心邪入肺则恶腥也。其性义。肺气之义，其性怒，金性刚而主怒。肺之中，亦作白气存也。肺神皓华，字虚成。夫肺者，兑之气，金之精，其色白，其象如悬磬，其神形如白兽。肺生魄，化为玉童，长七寸，素衣持兵杖，往来于肺府也。一云：肺有七童子、十四玉女守之，其神多怒。入之怒者，盖发于肺藏。欲安其魄而存其形者，当收思敛欲，合仁育义，不怒其怒，不声息其金，而后全其生，则合乎太和也。肺合于大肠，上主鼻，故入肺风则鼻塞。人之容色枯者，肺干也。入之鼻痒者，鼻有虫也。入之多怖者，肺中魄离于外也。人之体黧黯者，肺气微也。人之多声者，肺之盛也。人之不耐寒暑，肺劳也。人之好食辛味者，肺气不足也。人之肠鸣者，肺壅也。人之颜色鲜白者，肺无病也。肺邪，其人则好哭。夫肺主商之疾，当咽。咽者，肺之气也。其气义，能抽^⑤肺之病，所以人之有怒填塞胸臆者，则长咽而泄之，盖自理也。向若不咽，必致伤败，嗽咽而获全乎？故肺疾当用咽泻之。夫人之无苦而咽者，不祥也。夫肺处七宫，主信，使人方正好直，习先忠则魄安形全也。且肺者秋之用事三月，此为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雀卧鸡起，使志安宁，以缓秋冽。收敛神气，使气和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养生之则，伤则咳嗽衄嚏也。

修养法

常以七月八月九月朔望旭日，西面坐，鸣天鼓七，饮玉津。然后瞑目正心，思兑宫白气入口，七吞之，闭气七十息。则重神混体，百邪莫之向，兵刃不能害。延年益算，名飞仙籍。盖所补泻气安息灵魂之所致哉。

相肺藏病法

肺病热，右颊赤。肺病者色白而毛落，喘咳逆气，胸背四肢烦疼，或梦见美女许来亲近相依附。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鼻燥喉干。肺风则多汗畏风，时欲咳嗽如气尽，日则止，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若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又曰：肺病欲收，食酸以收之，用辛补之，苦泻之。禁食寒，肺恶寒也。肺病证：肺病，脐右身勒气按之，若痛苦，咳嗽热也。

治肺藏病方

肺有病，鼻塞不通，不闻香臭，中有息肉或上疮，皮肤燥痒，恶疮疥癣，上气咳嗽，涕唾脓血。宜服消风散。

人参(八分) 玄参(七分) 防风(八分) 沙参(五分) 天雄(八分) 薯叶(十分)
丹参(七分) 苦参(八分) 秦艽(七分) 小茺萸

右捣罗为末,空腹,以防风汤下三钱。以鼻微长引气,以口咽之,令耳不得闻也。皆先调气合和,然后咽之。肺有病,用大咽三十遍,细咽十遍,去肺家劳热。上气咳嗽,皮肤疮疡,四肢烦疼,鼻塞,胸背痛。数法咽之,疾瘥止,过度损矣。七月勿食茺萸,成血利。八月九月,勿食姜并肝心肺。肺病宜食黍桃,苦味也。

导引法

可正坐,以两手据地,缩身曲脊,向上三举,去肺家风邪积劳。亦可反拳捶脊上,左右各三五度,此法去胸臆间风毒。闭气为之,良久,闭目咽液,三叩齿为止。

心藏图

治心用呵,呵为泻,吸为补。心,火宫也,居肺下肝上,对鸠尾下一寸。色如缃映绛,形如莲花未开之状。凡丈夫至六十,心气衰,衰言多错忘也。重十二两,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舌。在形为脉出于中冲。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且心为诸藏之主,明运用生,是以心藏神亦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监饮四方,亦号五神君,亦号太尉公。心为帝王,正居中央,亦号曰灵台。心部于表心为之噫,当气痛于心液为汗。汗者心之液、肾之液,液则多汗。五府,小肠为心之府。小肠与心之合,为受盛之府。五官,舌为心之官,心气通则舌知五味,心病则舌焦卷而短,不知五味矣。合于脉,其紫色也。心之合也,血脉虚少而不萦于藏者也,府心先死也,为南方离火也。火受气于亥,生于寅,旺于午,病于申,死于酉,墓于戌也。为夏,心旺脾相肺,死肾囚肝。休日为丙丁,南方干位辰为巳午,南方支位为火,扶木抑土。夏旺季夏,克金畏水,春囚秋休冬死。声微,火音也,其声和而疾。其心者,色赤火,心色如火也。如雄鸡心色者生,黑色者死。味苦,其性坚,食之先走骨。骨病勿多食,多食而爪枯也。其具焦心邪,自然积恶焦也。其性礼。心气主其性乐,火性乐而主燥。心之应南岳,通荧惑之精。夏三月存荧惑在心中,亦作赤气存之者。心神丹元,字守灵。心病证:脐上有动气,按之牢苦,痛心苦烦,心病,手足掌中热也。

治心藏病法

心有病,口干舌强,或咽喉中痛,咽唾不得,口内生疮,忘前失后,梦见炉灶冶铸之事。宜服五参圆。

秦艽(七分) 人参(七分) 玄参(十分) 干姜(十分) 沙参(五分) 酸枣(八分)
丹参(八分) 苦参(八分)

以鼻微引气,以口呵之。皆调气如上,勿令耳闻之,然后呵之。心有病,大呵三十遍,细呵十遍,去心劳热。一切烦闷心疾等,以泻病瘥止,过度则却损矣。

忌食法

四月勿食大蒜,令人发易白及堕。五月勿食薤,损心及有毒。并勿食心肾,令人心痛。宜食大小麦、去霍,禁咸味。

心藏导引法

可正坐,以两手作拳,用力左右互相筑各六度。又可正坐,以一手按腕上,一手向下拓空如重石。又以两手相叉,以脚踏手中各五六度。能去心胸间风邪诸疾。关气为之毕,良久,闭目三咽三叩齿而止。

肝藏图

治肝用嘘,嘘之为泻,吸为补。肝,木宫也,居心下少近左,有三叶,色如缃映绀。凡丈夫至六十,肝气衰,减叶薄胆,目不明也。重四斤四两。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左目甲,右目乙。在形为眼,肝脉出于大敦,肝色青翠,大小相重之象也。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处也。左目为日,为王父。右目为月,为王母。为泪为阴之精也。肝号大尚书,亦号

大夫，天为清冷宫。肝生于左，肝为之语也。气通于肝液为泪，肝者用之液，肾邪入肝则多泪也。六府，胆为肝之府，胆与肝合。眼为胆之官，肝食通则眼分明，肝实则目赤。肝合于筋，其荣爪。肝之合也，筋缓而不能自收持者，肝先死也。为东方震，木也。木受气于申，死于午，生于亥，旺于卯，病于巳，墓于未者也。肝主心相脾，死肺囚肾。休日为甲乙，东方千位辰为寅卯，东方支位为木，扶水抑火，克土畏金。冬相，春旺，夏休，季夏囚，秋死也。声角，木音也。其声降以约，其和静以清。能初肝色青。木，肝色也，如翠羽者生，如草滋者死也。味酸，其性收食先走筋。筋病勿多食，则皮槁而毛落。其性仁。肝气主仁，其性喜木，好生而主喜。肝之东岳，上通岁星之精。春三月，存岁星在肝中，亦作青气存也。肝神龙烟，字合明。夫肝者，震之气，木之精。其象青，其象如悬匏，其神形如青龙。肝主魂，化为二玉童，一青衣，一黄衣，各长九寸，持玉浆出于肝藏。一云肝有三童子、六玉女守之，其神好仁。仁惠盖发于肝藏，故安其魂而延其治者，则当泽者被刍棘恩草主筋。故人之肝亏则筋急。人之皮枯者，肝中热。入之肌肉斑点者，肝风也。人之色青者，肝盛也。人之好食酸物者，肝不足也。人之发枯，肝伤也。人之手足多汗者，无疾。肺邪入肝则多哭。夫肝主筋，肝之有疾当用嘘。嘘者肝之气，其气仁，能除毁痛，皆自然之验也。不以为嘘者哉，此至理通玄之道也。夫肝处三官，主仁，使人凝肃，慈惠及物，则魂安而形全也。用肝者，春之用事三月，天地气生万物以荣，花繁叶茂。仁气初萌，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之应，养生之道。逆之则伤肝，则毛发不荣，为寒变则奉生者少也。

修养法

常以正月二月三月朔旦，东面平坐，叩齿三通，闭气九十息，吸震宫青气人口，九吞之，以补虚损。享青龙之膏，以致二童之饌。木精乘土，则乐多少忧，养精之妙也。

相肝藏病

肝热者左目赤，肝病者目眵，两胁下痛。引小腹，令人喜怒。肝虚则恐，如人将捕之。肝实则怒，虚则寒，阴气壮，壮则梦山树园苑生草。肝气通头痛耳聋，颊风肿，恶风，喜怒，惊在目，其色青。又云肝病主春足厥阴，与足少阳为表里。主治，其日甲乙。肝若急，食甘以缓之。又曰肝病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咸补之，辛泻之。禁当风，肝恶风也。

肝藏吐纳法

以鼻微引气，以口嘘之。肝病用大嘘三十遍，细嘘十遍，能去肝家虚热，亦除四肢壮气眼暗一切热者。数数嘘之，绵绵不绝为妙。病瘥则止，过度请不必，恐损。

生食忌

正月不食生葱，热者不食益佳。二月三月勿食蒜子、蓼子及百药心，勿食肝肺，宜食麻子、巨胜子、李子，禁辛。

导引法

可正坐，以手两相重按膝下，徐缓身左右各三五度。又可正坐，两手拽相叉，翻覆向胸三五度。此能去肝家积聚风邪毒气，余如上。

脾藏图

治脾用呼，呼为泻，吸为补。脾，土宫也。揆太仓，在脐上三寸，色如缃映黄。凡丈夫至七十，脾气虚，而皮肤枯瘦者矣。重二斤三两。中央黄色，人通于口。口为戊己，舌为己。在形为之脾，脉出为隐曰脾，为五藏之枢也。脾者肉之本，意之本处也。脾为黄庭，亦为中主，为黄龙君也。亦为谏议大夫，亦为仓廩之官。化物出焉，号为中黄官，脾丰于中。脾为之合谷气通于脾为液，为脾液者脾之液。肾邪入脾则多涎。六府，胃为五谷之府，胃与脾合为谷府。五官，口为脾之官，脾气通则口知五味，脾病则口干不能食，不知五味好恶。脾合于肉则紫肉也。脾之合肌肉消瘦，不能肥，脾先死，为中央中土也。受气于

己，生于子，病于亥，死于卯，墓于辰也。为季夏，脾王，肺相，肾死，肝囚，心休。日为戊己，中央十位。辰为辰戌丑未，中央支位为土。季夏正，秋休，冬囚，春死。土扶火抑金，克水畏木，交相。声宫，土音也。其声所以舒，其和博以柔，能于脾也。色黄土脾也，色如蟹腹者生，如积实者死。味甘，其性缓，食之先走肉。肉病勿多食，多食则骨病而毛落也。其臭香，心邪入脾则恶香。其性信，脾食言信其情恐惧，土性而主恐惧。脾之外应中岳，上通镇星之精。季夏并季秋各十八日，存镇星在脾，亦作黄气存也。脾神常在，字魂停。夫脾者，坤之气、土之精，其色黄，其象如覆盖，其神形如凤。脾主意，化为一玉女，长七寸，循环于脾藏也。其神烈，嫉妒入。人妒者，盖起于脾藏。土无正形，故无准也。妇人妒甚者，乘阴也。欲安其意，则当去欲寡色，少思屏虑，长其土德，而后全其生，则合夫太阴也。脾连于胃，上主子口，消谷府也，如磨转也，化其生而于熟也。食不消者，脾不转也。食坚物者，脾磨不尽化也，则为食患。故诸藏不调则伤质，伤质则损神，则伤人之速也。故人不欲食坚物者，全身之妙道也。人之欲不食者，脾中有不化之食。人多惑者，脾藏不安也。人之多食，脾虚也。人之食不下者，脾寒也。人之无颜色者，脾伤也。人之好食甘食者，脾不足也。人之明冈鲜白滑者，脾无病。脾邪入于脾则多歌。夫脾之土宫，故脾之有疾当用呼。呼者脾之气，其气确能抽脾之疾。故人中热者则呼，以驱湿之弊也。夫脾主信，使人意弘广大，屈己济人，于利忍分，不以自专，为德不以财争为事，则以脾安而形全也。且脾无定位，兴旺四季，随四气也。助气万物，脾育阳，脾义之道也。不以月屈为德，不以物说为功，长坤之理也。逆之则伤脾。

修养法

常以季夏之月朔旦，并及四季之月十八日旭日，坐中宫，禁气五息，鸣天鼓十二通，吸坤宫之黄气入口十二咽，以补呼之损。以饮玉液醴，以致神风之味，以补子脾，以佐神也。入山不畏虎狼，登险不惧颠蹶者，行气禁土之精也。

相病法

脾赤者鼻赤，色黄而濡，鼻病者体上游风习习，遍体闷疼，身重，若肌肉萎，足不能行。喜声，脚下痛。脾虚，腹肚胀，鸣成溏痢，食多不化。脾寒之疾，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肢无力。不用症黄，不耆饮食。诊在鼻，其色黄。旺季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若湿，急食苦以燥之。又曰：脾虚欲发缓，急食甘以缓。甘则补之，苦则泻之。禁燥。

脾病证

脾病，当脐有动气，按之牢痛苦逆气，小肠急痛，泄不定，重胫塞。

治脾藏吐纳法

以鼻微长引气，以口呼之。脾病用大呼三十遍，细呼十遍，能去脾家一切冷气。发热霍乱，宿食不消，偏风顽痺，腹内结块者，数数呼，呼相次勿绝。疾退则止，勿过度。

食 禁

六月勿食茱萸，令人患赤白痢。四季勿食脾肝、羊血，宜食粳米、枣、葵，禁酸。

导引法

可大坐，伸一脚，屈一脚，以两手向后反掣，各三五度。亦可跪坐，以两手拒地，回顾用力虎视各三五度，能去脾藏积聚风邪，喜食。

肾藏图

肾用吹，吹为泻，吸为补。肾，水宫也。左肾右肾，前对脐膊，着于脊。色如缟映紫。凡丈夫至六十，肾气衰，发堕齿气衰焦，胫脉空虚。人之有槁七十形体皆极，九十如树之有根也。重二斤二两，北方黑色，人通于肾，开窍于二阴。左肾为壬，右肾为癸。在形为骨，久立伤损骨。肾脉出于涌泉，肾者肾藏之本、精之处也。肾为后宫，为女主。肾经于

上焦，荣于中焦，卫于下焦。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法于象，为之理，亦为久。而余气通于两窍，为液为唾。唾者液也。气入肾则多唾也。六府，膀胱为肾府，膀胱与肾合为津庆之府。五官，耳为肾之官，肾气通则闻五音，肾病则耳聋骨萎也。肾合于骨，其荣发也。肾之合也，骨萎不能起床者肾气先死也，准此例矣。为北方坎水也，水受气于巳，生于申，旺于子，病于寅，死于卯，墓于辰也。为冬肾，旺肝心死，脾囚肺休。日为壬癸，北方于位，辰为亥子，北方支位为水，扶木生金，抑水克火，畏上。秋相冬旺，春休夏囚，季夏死。声羽，水音也。其声沈以虚，其和短以散能动也。色黑，水，肾色也。如鸦羽者生，如墨煤者死。味咸，其性多食之走血。血病勿多食，多食脉溢而变色也。其臭朽，心邪入肾则恶朽也。其性智，肾主智，其事悲，水性故悲位也。肾之外应北岳，上通辰星之精。冬三月，存辰星在肾中，亦作黑气存之也。肾神去冥，字育英。夫肾者，坎之气、水之精，其色黑，其象如悬石。其神形如鹿两头，主智，化为玉童，长一尺也。入之肾藏，其神和也，入之柔顺。其至而后全其生，则合夫太清也。合于骨，上主于齿，齿痛者肾伤也。又主于耳，入之不闻声者肾亏也。入之骨疼者，肾虚也。入之齿多齲者，肾虚也。人之齿齲者，肾之风也。人之耳痛者，肾气壅也。人之多呵欠者，肾邪也。入之腰不伸者，肾冰也。人之色黄黑者，肾衰也。人之容色紫光，肾无苦也。人之骨鸣者，肾羸也。肺邪入肾，多伸。夫肾主羽，故肾病当吹也。肾之气，其气智，能抽肾之疾。故人有积气冲臆，则强吹肾气沈滞，吹微通也。夫肾处一宫，主智，使人惠利，神彩疏朗，不滞于事，则固而形全也。且肾者冬之用，乾坤气闭，万物伏藏。戌寝寅起，与玄阴并外阴内阳以养骨，以恬其神。逆之则伤肾。

修养法

常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西北面平，鸣金梁十，饮玉泉三。讫，吸玄官黑色气入口，五吞之，以补吹损之。味白鹿之饲，设玉童之饌，裨茎唱气，神和体安，则群妖莫之害也，则致长生。

相肾藏病法

肾热者颐赤，肾病者色黑而齿槁，腹大体重，喘咳汗出。恶风肾病则腰中痛风，则头多恐风，饮食不下，膈寒不通，腹满失衣则腹胀，食寒则泄脉。在形黑瘦而腹大。又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自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致液气通也。肾坚病，急食苦以弱之，用苦以泻之，咸以补之。禁无犯热食温衣，肾燥也。

肾病证

肾病，脐下有动气，按之若劳病，苦腹食不消，体重骨节痛，嗜卧。

治肾苦病方

肾有病，腰膀胱冷疼或痹，小便余涩，疝症所缠，宜服八味圆。

干地黄(八分) 牡丹(三分) 泽泻(三分) 桂心(二分) 茯苓(三分) 附子(二分) 薯蓣(四分) 山茱萸(四分)

右件以蜜为圆，如桐子大，空心，汤下三十圆。

治肾藏吐纳法

以鼻微长引气，以口吹之。肾病用大吹三十遍，细吹十遍，能去肾家一切冷。腰疼膝沉重，久立不得，阳道衰弱，耳中蝉鸣，及口中有疮，是肾家之疾烦热去数，数吹之，相次勿绝。病瘥止，过度则损。

食忌

十月勿食椒，令人口干，成赤白痢。十一月十二月勿食鲜鳞甲之物并食脾肾，宜食大豆、黄卷、栗藿，禁其物。

导引法

可正坐，以两手上从耳，左右引胁三五度。亦可反手，着竦抛射，左右同，缓身三五

度。亦可以足前后逾，左右各十数度。能去腰肾膀胱间风邪积聚，余如上法。

胆藏图

故天有五行，以生寒暑燥湿；人有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人能依时摄养，兑其天枉也。目无妄视，口无妄言，耳无妄听，鼻无妄嗅，养生之妙方也。常以两手相摩令热，以拭面三七，亦身周摩令遍，名曰干浴，令人却事无恶，面有玉泽金光也。又以其五藏数加胆，名六府。且胆亦受水气，与坎同道，不可例祝之，故别立胆藏图。治胆用嘻，嘻为泻，吸为补。胆膊着肝，色如缟映青。重三两三铢。胆为中青之府，号将军决曹吏。能僖刚而能柔和，精为腾蛇，能勇健。胆者筋之应也，胆为六府之精也。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于此。胆神龙曜，字威闻。夫胆者，金之精、水之色。其色青，其象如悬瓠。其神形如龟蛇，化为玉童，长一尺，执戟在手，出人奔驰于胆藏之间。其神多勇决者，盖发于胆藏。欲安其神，当息忿侵，净行转义，而后全其生，则合天太和也。胆合膀胱，上主于毛发。故人发枯者，胆竭也。人之爪干者，胆亏也。人之发燥，胆有风也。人之毛焦，胆热也。人之目无光故有泪者，胆热也。人好食苦味者，胆不足也。人之颜色青或光白，胆无病也。夫胆寄于坎宫，使人亲智慕贤，屏邪去佞，绝奸盗，方直也。且胆者生于金，金主武，故多勇，宜抑之吉。夫胆者，乘阴之气，禀金之用，故主欲。欲则悲，故人之悲者，金生于水则目中堕泪。夫心主火，胆主水亦主苦。火得水而灭，水得火而煎，阴阳交争，水胆胜火，故泪从目出也。泪者类也，因类而出，故曰类也。夫悲号泣者，可苦为辞也。胆者水也，而主于阳。阴从阳，故泪犹目出也。

修养法

常以冬月三月，端居净思，北吸玄宫之黑气入口，三吞之，以补嘻之损，以尽益胆之津。以食龟蛇之味，饮玉童之浆，然后神冲体和，众邪不能犯，群盗莫之向，胆气所置也。

相病法

胆之有病，太息口苦，呕宿汁，口澹澹，恐人将捕之，眉倾也。眉毛萎垂，胆若实则伤热，热则精神不守，卧起无定。若虚则伤寒，寒则恐畏头眩，不能独卧。虚损则爪发枯燥，目中泪出，膀胱连腰小腹俱痛。胆与肝同道，有病用肝藏方。

导引法

可平坐，令两脚掌昂头以两手挽脚，腕起摇动，为之三五度。亦可大坐，以两手拓地，举身努腰脊三五度，能去肾家之风毒邪气。

吐纳法

以鼻微引气，以口嘻之，胆病并肾藏，除一切冷。阴汗盗汗，面无颜色，小腹胀满，脐下冷痛，急去之。口干舌涩，数数嘻之，则病愈。

五藏图文备记

夫黄帝谓岐伯曰：夫人者受天地之气，以生之来也谓之精，精之遘为之灵，灵之发也为之神，神之化也为之魂，魂随神往来谓之识，并精出人谓之魄，主荣积魂为之心，心有所从谓之情，情有所属谓之志，意之有所指谓之志，志有所忆谓之思，思之有所远慕谓之虑，虑而事成谓之智。智者，尽此诸见者焉，盖积神魂魄意情智见识之为用也。处士孙思邈论曰：夫人禀天地而生，故内有五藏六府，精气骨髓筋脉；外合四肢九窍，皮毛爪齿，咽喉唇舌，胎门胞囊。以此总而成躯，故将息得理，则可体安和；役用非宜，则五劳七伤。六极有方可救，虽病无他设法可凭。所以此图之中，皆备述五藏六府，血脉如源，循环流注，与九窍应会处所，并穷于此。其能留心，老而行之，则内百病无所干矣。夫发宜多梳，齿宜数叩，液宜常咽，气宜常炼，精宜常在。而此五者，所谓子欲不死修昆仑耳。犹是炼丹以固之，却粒以赖之。去其事，得书金格，朝天吸日，仰气冲虚，此术士之用也。

元始太玄经曰：

喜怒损性，哀乐损神。性损则害生，故养性以全气，保神以安身。气全体平，心安神逸，此全生之诀也。

[1]“既”原作“慨”，据《道藏》国字号《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改。下同书简称国字号本。

[2]“贐”原作“顺”，据国字号本改。

[3]“者鲜”原作“著”，据国字号本改。

[4]“官”，原作“宫”，据国字本改。

[5]“肺”前原有“然知”二字，据国字本删。

修真十书卷之五十五

黄庭内景玉经注(并序)

梁丘子撰

夫万物以人为主，人以一心为宗。无主则法不生，无心则身不立。心法多门，妙用非一；有无二体，随事应机。故有凡圣浅深、愚智真假，莫匪心辩识运用之所由也。但天下之道，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从粗入妙，权实则有二阶；总迹符真，是非同乎一见。有黄庭经者，东华之所秘也，诚学仙之要妙，羽化之根本矣。余^[1]褻习未周，而观想粗得，裁灵万品，模拟一形。义有四宗，会明七字。指寻象喻，内外两言。绌听臆体之余，任嘘从咽之暇，舐笔磨墨，辄贻原筮。

扶桑大帝君命肠谷神王传授南岳魏夫人黄庭内景经。黄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内指事即脑中、心中、脾中，故曰黄庭也。内者心也，景色象也。外喻即日月星辰、云霞之色，内喻即筋骨藏府之象。心居身内，存观一体之象色，故曰内景也。一名琴心。又琴者和也，诵之可以和六府，宁心神，使得仙矣。一名大帝金书。扶桑大帝君宫中，尽诵此经。以金简刻书之，故曰金书。一名东华玉篇。东华者，东方诸宫名也，东海青童君所居。其中玉女仙人，皆诵咏之，刻玉书之，以名玉篇。当清斋九十日，诵之万遍，使调和三魂，制炼七魄，除去三尸，安和六府，五藏生华，还返婴孩，百病不能伤，灾祸不能害。万遍既毕，自然洞观鬼神，内视肠胃，得见五藏。其时当有黄庭真人、东华玉女，教子之神仙焉。常诵咏之者，则神室明正，胎真安宁，灵液流通，百关调畅，血髓充溢，肠胃虚盈，五藏结华，耳目聪明，白发还黑，朽齿再生。所以却邪疴之纷若者，谓我已得魂精六纬之姓名也。清虚玉真口诀云：夫黄庭经者，扶桑大帝君金书炼真之秘言也。读诵之者，当在别室烧香洁净乃执之也。此经所辟百邪，若入山林及空暗之地，心中震怖者，正心向北，诵经一遍，即神静意平，如与千人同旅。能读之万遍，目见五藏肠胃，及天下鬼神，役使在己。若困病心，存读之，垂死亦愈。大都通忌食六畜鱼腥五辛，及履腌污之事。若脱履腌污之者，沐浴盥漱，烧香于左右，读经一遍，百疴除也。

上清章第一

上清紫霞虚皇前，

三清之境有太清、上清、玉清，此三清之中，一切大圣之所居也。按玉台经云：虚皇者大道君之所理也，即大道之域，包罗三清。又玄都十号云：太灵虚皇，天尊也，即元始之本号也。道君欲明七言之所始乎紫霞之宫故也。亦名紫琼宫、赤白紫宸宫也。

太上大道玉宸君，

太上之尊也。按本行经云：有无始五老之君号也。玉宸君即黄者君之号也。

间居蕊珠作七言，

秘要经云：仙宫中有寥阳之殿，蕊珠之阙，翠云之房，道君在中而说经。人身备有之故也。

散化五形变万神，

谓能变化，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道。先本后迹，故假神托用。神者随应也，散有五形变万神。

是为黄庭曰内篇。

因中而得名也。

琴心三叠舞胎仙，

琴，和也；叠，积也。存三丹田，使和积如一，则胎仙犹胎息之仙。犹胎在腹，有气但无息也。

九气映明出霄间。

三田之中有九气，炳煥而无不烛。大洞经云：三丹田、三元及三洞房，合为九宫。宫中有天皇，九魄变为九气，化为九神也。

神盖童子生紫烟，

观照存思，假目为事。下文云：眉号华盖覆明珠。神盖，眉也。明珠，目瞳也。紫烟，精妙气也。

是曰玉书可精研，

文因迹始，专则之通。

咏之万遍升三天，

精备神充，名上三清。

千灾以消百病痊。

精神俱故也。

不憚虎狼之凶残，

无余伤也。

亦以却老年永延。

唯此一章，都说黄庭之道也。

上有章第二

上有魂灵下关元，

上魂天分也，下关地分也。魂灵无形，关元有质，人法天地形象。

左为少阳右太阴，

左东右西，卯生酉杀。

后有密户前生门，

前南后北。密户，后二窍，言隐密也。生门，前七窍，言藉以生也。为九窍。

出入日月呼吸存。

日月者，阴阳之精也。左出右入，身有阴阳之气，法象天地之气，出为呼气，入为吸气。呼吸之间，心当存之。

元气所合列宿分，

元气，一也。使心与道合，存日月星辰灵光照耀，罗列一身，分明与天合。

紫烟上下三素云，

紫烟，目精之气也。存见三丹田，中上下俱有白气，流通一体。又云：目光有紫青绿

三色，为三素，云仙经云：云林夫人咒曰日月童三云，两目真君精故也。

灌溉五华植灵根。

素云之气在口为玉液，存咽之，以灌五华者，五藏之英华。灵根，命根植生之也。

七液洞流冲卢间，

七窍之液，上下洞流，上冲下回，卢颌之间，明堂之中。

回紫抱黄入丹田，

内象喻也。脾气黄，目气紫。七液周流，抱黄回紫，出入呼吸^[2]，俱入丹田。丹田有三所，灵命之根也。按大洞经云：眉间入三分为双丹田，入骨际三分为台阙，左青房，右紫户，二神居之。眉间却入一寸为明堂，左明童君，右明女君，中明镜神君。眉间却入二寸为洞房，左无英君，右白元君，中黄老君。眉间却入三寸为丹田，亦名泥丸宫，左有上元赤子君，右有帝卿君。又却入四寸为流珠宫，有流珠真君居之。又却入五寸为玉帝宫，玉清真母居之。又当明堂上一寸为天庭宫，上清真女居之。又洞房直上一寸为极真宫，太极帝君居之。又丹田直上一寸为丹玄宫，有中黄太乙君居之。又流珠直上二寸为太皇宫，太上君居之。男为雄一，女为雌一，男女并可修之。

幽室内明照阳门。

幽隐之室内自思存，心目明鉴了如如。日月神者，无方之谓也。心神无方，存之则有，遗之则亡。

口为章第三

口为玉池太和宫，

口中液水为玉津，一名醴泉，亦名玉浆，贮水为池也。百节调柔，五藏和适，皆以口为官主也。一本作太和宫，于文韵不便也。大洞经云：心存胃口有一女子，婴儿形，无衣服，正立。胃管张口承注魂液，仰吸五气，当即藏满口中内外津液，满口咽之，透直入玄女口中。五过毕，叩齿三通。微咒曰：玉清高上，九天九灵，化为神女，下入胃清。金和玉映，心闲神明。服食日精，金华充盈。

漱咽灵液灾不干，

灵液真气，邪不忤正。

体生光华气香兰，

不食五谷，体无滓秽。

却灭百邪玉炼颜，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审能修之登广寒。

广寒，北方仙宫之名。冬至之日，月伏广寒之宫，其时育养月魂于广寒之地。天人采精华之彩，以辨日月之光。

昼夜不寐乃成真，

勤修静定，则为真人。

雷鸣电激神泯泯。

调神理气，精魄恬愉，虽震雷而不惊惧。又曰：雷鸣^[3]电激，为叩齿存思，乃是神用，不得言泯泯也。

黄庭章第四

黄庭内人服锦衣，

黄庭内人谓道母，黄庭真人谓道父，身备有之。锦衣，具五色也，即谓五藏之真气也，三庭之中备有之故也。

紫霞飞裙云气罗，

十方经云：高上玉皇衣文明飞云之裙，即神仙之服也。

丹青绿条翠灵柯。

五色杂气，共生枝条，仙衣之饰^[4]。

七蕊玉簪闭两扉，

外象喻也。七窍开合以喻关窍，用之以道，不妄闭也。蕊，簪之饰也。存神必闭目，曰闭两扉。

重掩金关密枢机，

金取坚刚也。老子经云：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言养生善守精神，不妄泄。

玄泉幽阙高崔嵬。

玄泉者，口中之液也，一曰玉浆，一名玉液，一名玉泉。两目间为阙庭，两肾间为幽阙，如门之左右，象巍中间阙^[5]然为道，肾在其内，故曰幽阙也。据肾在五藏之下，而云高者，形伏存神则在丹田之上，故曰高也。

三田之中精气微，

内指事也。丹田之中，神气变化，感应从心，非有非无，不可为也。从^[6]粗入妙，必基有条，故以气则用心为主，因主^[7]立象，至静至微，不可以数求之。道机经云：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宝三丹田。丹田中气，左青右黄，上白下黑也。

娇女窈窕翳霄暉，

真诰云：娇女，耳神名也。言耳听朗彻，明掩玄暉。

重堂焕焕扬八威。

重堂，喉咙名也，一曰重楼，亦名重环。本经云：绛宫重楼十二级。绛宫，心也。喉咙在心上，故曰重堂。喉咙者，津液之路也，流通上下，滋荣一体，焕明八方。八方之神曰八威也。

天庭地关列斧斤^[8]。

两眉间为天庭。紫微夫人咒曰：开通天庭，使我长生。列斧斤^[9]，言勇壮也。

灵台盘固永不衰。

心为灵台。言有神灵居之，静则守一，动则存神。神具体安，不衰竭也。

中池章第五

中池内神服赤珠，

胆为中池，舌为华池，小腹为玉池，亦三池之名。胆部章曰：龙旂横天辉火铃。赤珠，言火铃也。

丹锦云袍带虎符。

丹锦云袍，心肺之色也，在胆上，故曰云袍虎符也。九真经云：黄老君之服玄龙神虎符，带流金之铃。并道君之服也。

横津三寸灵所居，

内指事也。脐在胞上，故曰横津。脐下三寸为丹田，真人赤子所居也。

隐芝翳郁自相扶。

谓男女之形体也。隐郁，交合自然之道。按内外神芝记诀云：五藏之液为芝。即隐芝也，又名内芝。

天中章第六

天中之岳精谨修，

天中之岳为鼻也，一名天台。消摩经云：鼻欲数按其左右，令气平也。所谓灌溉中岳，

名书帝录也。

灵宅既清玉帝游，

面为灵宅，一名天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为宅。修之精通，则神仙游矣。大洞经云：面为尺宅。又或云赤泽。

通利道路无终休。

太素丹景经云：一面之上，常欲两手摩拭之，高下随其形，不息则通，利耳目口之气脉故也。

眉号华盖覆明珠，

明珠，目也。

九幽日月洞虚无。

五神行事云：眉上直入一寸为玉堂紫阙，左日右月。又玉历经云：太清上有五色华盖九重，人身亦有，当存目童，如日月明也。

宅中有真常衣丹，

真谓^{〔10〕}心神，即赤城童子也，亦名真一，亦名赤子，亦名子丹，亦名真人。存见之，常在目前。与心应，而象心气色也。

审能见之无疾患。

元阳子曰：常存心神，则无病也。

赤珠灵榻华倩粲，

心神之服色，外喻也。

舌下玄膺生死岸。

内指事也。玄膺者，通津液之岸也。本经云玄膺气管受精符也焉。

出清入玄二气焕，

谓吐纳阴阳二气，焕然普明。

子若遇之升天汉。

人能善遇吐纳之理，即成天仙。

至道章第七

至道不烦决存真，

专之则至。

泥丸百节皆有神，

神者，妙万物而因象立名。

发与苍华字太元，

白与黑谓之苍，最居首上，故曰太元也。

脑神精根字泥丸，

丹田之宫，黄庭之舍，洞房之主，阴阳之根。泥丸，脑之象也。

眼神明上字英玄，

目喻日月，在首之上，故曰明上。英玄，童子精色也，内指事。

鼻神玉陇字灵坚，

隆陇之骨象如玉也。神气通天，出入不竭，故曰灵坚也。

耳神空闲字幽田，

空闲幽静，听物则审。神之所居，故曰幽田。

舌神通命字正伦，

咽液以舌，性命得通。正其五味，各有伦理。

齿神嵎峰字罗千，

牙齿坚利如崿刃锋，摧罗众物而食之。

一面之神宗泥丸。

脑神丹田，百神之主。

泥丸九真皆有房，

大洞经云：三元隐化则成三宫。三三如九，故曰三丹田。又有三洞房，合上三元为九宫，中有九真神。三九二十七，神气和，人当存之。亦谓九皇，九魂。变九气以为九神，各居一洞房也。

方圆一寸处此中，

房有一寸，脑有九瓣。

同服紫衣飞罗裳，

九真之服，皆象气色。飞，犹轻故也。

但思一部寿无穷。

存思九真，不死之道。

非各别住居脑中，

丹田之中，众神所居。

列位次坐向外方，

神统丹田，而外其面，以捍不祥。八素经云：真有九品，向外列位。则当上真上向，高真南向，太真东向，神真西向，玄真北向，仙真东北向，天真东南向，虚真西南向，至真西北向。天真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言而正，不行而从也。

所存在心自相当。

心存玄真，内外相应。

心神章第八

心神丹元字守灵，

内象喻也。心为藏府之元，南方火之色，栖神之宅也，故曰守灵。

肺神皓华字虚成，

肺为心之华盖。皓，白也，西方金之色。肺色白，其质轻虚，故曰虚成也。

肝神龙烟字含明，

肝位木行，东方青龙之色也。于藏主目。日出东方，故曰含明也。

翳郁道烟主浊清。

翳郁，木象。得火而烟生，得阳而气清。清即目明，浊即目暗。

肾神玄冥字育婴，

肾属水，故曰玄冥。肾精为子，故曰育婴。

脾神常在字魂停，

脾，中央土位也，故曰常在，即黄庭之宫也。脾磨即食消，神康力^[11]壮，故曰魂停也。

胆神龙曜字威明。

胆色青光，故曰龙曜。主于勇悍，故曰威明。外取东方青龙雷震之象。

六府五藏神体精，

资保一身，废一不可，故曰神体精。心、肝、脾、肺、肾为五藏，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胆为六府。所言府者，犹府邑之府，取受物之义，故曰府也。藏者各具一质，而共藏于身，故为藏也。言三焦者多矣，而未的其真，盖心肝脾三藏之上而系管之中为三焦。中黄经云：心肝脾三焦。当指其所也。又据五方之色，脾为五藏之主，而今其以心为主，何也？答曰：心居五藏中，其质虚受，是神识之体、运用之源。故偏方而得其主，动用而获其神，不可以象数言，不可以物悉取，皆自然之理也。

皆在心内运天经，

以五藏六府各有所司，皆法象同天地、顺阴阳自然应摄之道，故曰运天经也。

昼夜存之自长生。

依此五神服色，思存不舍，不死之道。仙经：存五藏之气，变为五色云。当顶上，覆荫一身。日居于前，月居于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即去邪长生之道也。

肺部章第九

肺部之宫似华盖，

金宫也。肺在五藏之上，四垂^[12]如盖也。

下有童子坐玉阙。

童子名皓华，肺形如盖，故以下言之。玉阙者，肾中白气，与上肺连之也。

七元之子主调气，

元阳子曰：七元之君，负甲持符，辟除凶邪，而布气七窍，主耳目聪明。七元，七窍之外元气也。

外应中岳鼻齐位，

中岳者，鼻也，又为齐。齐为昆仑，鼻为七窍之门户。位犹主也。

素锦衣裳黄云带。

素，肺膜之色也。黄膜蔓延罗络，有象云气也。

喘息呼吸体不快，

有时而然。

急存白元和六气。

白元君主肺宫也。大洞经云白元君居洞房之右是也。

神仙久视无灾害，

邪不干正。

用之不已形不滞。

常存此道，形气荣华，至诚修炼之所及也。

心部章第十

心部之宫莲含叶，

火宫也。心藏之质，象莲花之未开也。

下有童子丹元家。

心神丹元也，守灵神。在心内，而云下者，据华盖而云之也。

主适寒热荣卫和，

寒热，阴阳静燥之义也。人常和适，以荣卫其身。老子经云静盛寒，燥胜热，清静为天下之正是也。

丹锦衣裳披玉罗，

心象离。丹锦衣裳，外阳也。披玉罗，内阴也。

金铃朱带坐婆婆。

金铃，内蕊之象也。朱带，血脉之象也。坐婆婆者，言神安静也。九真经云：黄老君带流金之铃也。

调血理命身不枯，

心安体和，则无病矣。

外应口舌吐五华，

心主口舌，吐纳五藏之津，识五行之味，故言外应五味也。

临绝呼之亦登苏，
人有病危，当存丹元童子，朱衣赤冠，以救护也。
久久行之飞太霞。
常修此道，能获飞仙。

肝部章第十一

肝部之宫翠重里，
木宫也。肝色苍翠，大小相重之象也。
下有青童神公子，
肝，东方木位，主青，故曰青童。左位为公子，一名含明。上有华盖，故曰下也。
主诸关镜聪明始。
肝主春，三月阳之本始。窍主目，五行之关镜，故曰聪明始也。
青锦披裳佩玉铃，
青锦，肝之色。玉铃，白脉垂象也。升玄经云：三天五帝，皆带大玉之佩。素灵经云：
灵耀君衣青锦丹裳。皆神仙之服也。
和制魂魄津液平，
内指事也。东春和煦，万物生也。
外应眼目日月精，
肝外主眼，左日右月也。
百病所钟存无英。
诸疾并之，但存无英公子。
同用七日自充盈，
五藏兼存故言同用。凡七日为一竟者，一游也。
垂绝念神死复生，
垂死，存念肝神青衣童子，还得活愈。
摄魂还魄永无倾。

太微灵书云：每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夕，三魂弃身游外。摄之者常仰眠，去枕伸足，交手心上，瞑目闭气三息，叩齿三通。毕，存心中有赤气如鸡子，从内出于咽中。赤气转大，覆身，变成火以烧身，使匝。觉体少热，呼三魂名曰：爽灵、胎光、幽精。即微咒曰：太微玄⁽¹³⁾宫，中黄始青。内炼三魂，胎光安宁。神灵玉宝，与我俱生。不得妄动，监者太虚。若欲飞行，唯诣上清。若有饥渴，得饮玄水。玉精又每月朔望晦，光魄盛，总交通，存思精炼反还之法。当此乃仰眠伸足，掌心掩两耳，令指相接⁽¹⁴⁾于项上，闭息七遍，叩齿七通。心存鼻端白气，如小豆大。须臾渐大，冠身上下九重气。忽变成两青龙在两目中，白虎在两鼻孔中，朱雀在心上，苍龟在左足下，螭蛇在右足下。两玉女著锦衣，手把火光，当两耳门。毕，咽液七过，呼七魄名：尸狗、伏矢、雀阴、天贼、毒秽、臭肺。即咒曰：素气九还，制魂邪奸。天猗守门，娇女执关。炼魄和柔，与我相安。不得妄动，看察形源。若有饥渴，听饮月黄日丹。

肾部章第十二

肾部之宫玄阙圆，
水宫也。玄阙圆者，两肾之形状也。玄，水色，内象喻之也。
中有童子冥上玄，
肾为下玄，其神玄冥，字育婴。心为上玄幽远，气与肾连，故言冥上玄。
主诸六府九液源。

九液交连,百脉流通,废一不可。五藏六府乃九窍之津液也。

外应两耳百液津,

肾宫主耳,气衰则聋。阴阳和合,则百脉津液流通也。

苍锦云衣舞龙蟠,

苍锦,肾色之象也。云衣,肾膜之象也。龙蟠,肾脉之象也。九真经云:道君常服青锦之衣,苍华之裙也。

上致明霞日月烟。

肾气充之,耳目聪明不衰。外象喻也。

百病千灾急当存,

元阳子曰:寒暑相生,男女相成。肾中二神,裳衣华清。左男戴日,右女戴月。存想见之,永无患故也。

两部水王对生门,

肾藏双对,故曰两部。肾宫水王则化为赤子,故曰对生门。

使人长生升九天。

赤子化为真人而升九天,九天常谓九气青天,其气主生也。

脾部章第十三

脾部之宫属戊己,

土宫也。戊己,中央辰。

中有明童黄裳里,

明童谓魂停,黄裳土之色。

消谷散气摄牙齿。

脾为五藏之枢也,脾磨食消,生气乃全^{〔15〕}。齿为罗千,故摄牙齿。

是为太仓两明童,

太仓,脾府。此明童谓脾神,名混康也。

坐在金台城九重,

注念存思,神状常然。

方圆一寸命门中。

即黄庭之中,丹田之所也。

主调百谷五味香,

口中滋味,脾磨食之所致。

辟却虚羸无病伤,

内指事也。

外应尺宅气色芳。

尺宅,面也。饥饱虚羸,应形于面色也。

光华所生以表明,

是以知虚实也。

黄锦玉衣带虎章。

脾主中黄,谓黄庭真人,服锦衣也。玉清隐书云:太上道君佩神虎玉章也。

注念三老子轻翔,

三老者,谓元老、玄老、黄老之^{〔16〕}君也。念脾中真人,自然变化。予谓受黄庭之学也。

长生高仙远死殃。

庄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以此而谈其理,均也。故长生者不死,寂灭者不生。不死不生则真长生,不生不死则真寂灭,何死殃之所及也?

胆部章第十四

胆部之宫六府精，

六府已解于上。太平经云：积清成精。故胆为六府之精也。

中有童子耀威明，

经云：胆神龙耀字威明。勇悍之义也。

雷电八震扬玉旌，

八方雷震，谓胆有威怒之象也。玉旌则气之貌。

龙旂横天掷火铃，

胆色青。龙旂，威战之具也。火铃者，胆边内珠之象也。怒则奋扬，故言掷也。

主诸气力摄虎兵。

胆力主于悍难，故摄虎兵。

外应眼瞳鼻柱间，

内指事也。心之喜怒形于眉端也。

脑发相扶亦俱鲜。

人之震怒，发必冲冠。

九色锦衣绿华裙，

青锦，东方九气之色。绿华裙者，胆膜之象。

佩金带玉龙虎文。

胆神威明之服饰也。

能存威明乘庆云，

内象喻也。思存胆神不倦，则仙道也。

役使万灵朝三元。

三元，道君名，处三清上，诸天神仙并朝宗也。

脾长章第十五

脾长一尺掩太仓，

太仓，胃也。中黄经云：胃为太仓。元阳子曰：脾正横在胃之上也。

中部老君治明堂。

脾，黄庭之宫也。黄者，老君之所治，上应明堂。明堂，眉间入一寸是也。

厥字灵源名混康，

脾磨食消，内外相应，大肠为胃之干。混元阳受纳之，安康也。

治人百病消谷粮。

胃宫荣华，则无病伤。

黄衣紫带龙虎章，

脾居胃上，故曰黄衣也。紫带龙章，胃络之象也。

长精益命赖君王。

太仓混康，为君为王。

三呼我名神自通，

存思脾胃之神，则心灵洞鉴之。

三老同坐各有朋。

上元老君居上黄庭宫，与泥丸君、仓华君、青城君，及明堂中君臣、洞房中父母及天庭真人等，共为朋也。又中元老君居中黄庭宫，与赤城童子、丹田君、皓华君、含明英玄君、丹元真人等，共为朋也。又下元老君居下黄庭宫，与太乙君、魂停君、灵元君、太仓君、

丹田真人等，共为朋也。常存三老和合，百神流通，部位营卫，无有差失也。

或精或胎别执方，

按玉历经云：下丹田者，元命之根本，精神之所藏，五气之元。在脐下三寸，附著脊，号为赤子府。男子以藏精，女子以藏胎。主和合赤子，阴阳之门户也。其丹田中气，左青右黄，上白下黑也。

桃核合延生华芒。

太乙君名字也。处中，使神气盈美也。

男女回九有桃康，

丹田下神名桃康，主人之精胎，能回通三田，成九神之气。

道父道母对相望，

阴阳两半成一，故对相望。

师父师母丹玄乡。

道与宗师，阴阳之主也。丹玄乡为存丹田之法。

可用存思登虚空，

学仙之道。

殊途一会归要终。

合三以为一，散一以为三，此道之要也。玄妙内篇云：兆欲长生，三一当明也。

闭塞三关握固停，

经云：口为天关生神机，手为人关把盛衰，足为地关生命扉。又脐下三寸为关元，亦曰三关。主固精护气，不要施泄也。

含漱金醴吞玉英。

金醴、玉英，口中之津。大洞经云：服玄根之法，心存胃口有一女子，婴儿形，无衣服，正立。胃管张口，承注魂液。仰吸五气，当漱灌口内外津液，满口吞之，遽入玄女口中。五过毕，叩齿五通，咽液七过也。

遂至不饥三虫亡，

洞神诀云：上虫白而青，中虫白而黄，下虫白而黑。人死则三虫出为尸鬼，各化为物，与形为殃^{〔1〕}，击之冲破也。其余诸虫，皆随人而亡。故学仙者清谨，备五清之气，然后服药物以去三虫。又云上尸名彭琚，使人好滋味，嗜欲凝滞；中尸名彭质，使人贪宝，好喜怒；下尸彭矫，使人爱好衣服，耽淫女色。是以名三虫也。

心意常和致忻昌。

道通无碍。

五岳之云气彭亨，

五藏之气为五岳之云。彭亨，流通无壅之称也。

保灌玉旁以自偿，

玉旁，鼻庐也。三虫既亡，真气和合，出入玄牝，绵绵不绝，故曰自偿。

五形完坚无灾殃。

五体与五藏之形也。存练道成，虚室生白，五藏坚完，自然灾病不生，神气自应。

〔1〕“余”原作“刳”，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2〕“吸”原作“及”。

〔3〕“鸣”原作“为”，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4〕“饰”原作“所”，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5〕“间阙”原缺，从上书补。

[6]“从”原作“象”，改同上。

[7]“主”原缺，从上书补。

[8][9]“斤”原作“斩”，改同上。

[10]“谓”原作“龙”，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11]“神康力”原作“神力象”，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12]“四垂”原作“曰叶”，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13]“玄”原缺，从《云笈七籤》卷十一补。

[14]“相接”原作“根绕”，从上书改。

[15]“全”原作“至”，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16]“黄老之”三字原缺，从上书补。

[17]“殃”原作“央”，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修真十书卷之五十六 黄庭内景玉经注

梁丘子注

上睹章第十六

上睹三元如连珠，

三元为三光之元日月星，非指上中下之三元辰也。

落落明景照九隅，

三光在上而下烛。九隅，九方也。言常存日月洞照一身也。

五灵夜烛焕八区。

五灵谓五星也。烛焕，罗列一身。常能存之，则与天地同休。

子存内皇与我游，

大道无心，有感即应。

身披凤衣衔虎符，

仙宫之服御也。

一至不久升虚无。

一者，无二之称也。学道传一，与灵同体，则神仙可到也。南华真经曰：人能守一，万事致毕矣。

方寸之中念深藏，

方寸之中为下关。关在脐下三寸，方圆一寸，以藏精。

不方不圆闭牖窗。

方静圆动，不动不静。但当杜塞，不妄泄也。

三神还精老方壮，

还精神于三田，则久寿延年矣。

魂魄内守不争竞，

魂阳魄阴，各得其一。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神生腹中衔玉瑱，

内守不泄，神生衔瑱。腹中内明，口吐珠玉。按五神行事诀云：两眉间直入上三寸为玉瑱紫关。

灵注幽阙那得丧，

腹中神生，灵气流通，故不亡也。固精阙于肾。肾主水，色黑，气通于耳，双立。阙者，象于峻极也。

琳条万寻可荫仗，

身随众灵，森然交映，如万寻玉树，可荫庇也。外象喻也。琳条，玉树条也。万寻，高远也。象身形洞真神明所庇荫。

三魂自宁帝书命。

修身神安，帝书下召。真道既成，名书帝录，则久视之也。

灵台章第十七

灵台郁靄望黄野，

心曰灵台，脾为黄野。常专一存见黄庭也。

三寸异室有上下。

三丹田，上中下三处各异，每室方圆一寸也，故云三寸。今人犹谓心为方寸，即其所也。

间关荣卫高玄受，

三田之间，各有间关，荣卫部分，至高至低，心当受以存念也。

洞房紫极灵门户，

大洞经云：两眉间入三分为双丹田，入骨际三分为台关。正深七分左有心房，右有紫户。却入一寸为明堂宫，左有明童真君，右有明女真君。却入二寸为洞房，左有无英君，右有白元君，中有黄老君。却入三寸为丹田宫，亦名泥丸宫，有上元赤子居之，右有帝卿君。却入四寸为流珠宫，有流珠真神居之。却入五寸为玉帝宫，有玉清真母居之。又当明堂上一寸为天庭宫，有上清真女居之。洞房上一寸为极真宫，有太极帝妃居之。丹田上一寸为玄丹宫，有中皇太一真君居之。流珠上一寸为太皇宫，有太上真君居之。故曰灵门户也。

是昔太上告我者。

我者，搏桑大帝自谓也。言我道成，承昔道君授以黄庭之时也。言此道不远，止在丹田，故即言是昔也。

左神公子发神语，

据大洞经云：左有无英。此云公子，亦互言耳。发神语者，用心专一，则神教之以道也。

右有白元并立处。

左右为学道者之持。

明堂金匱玉房间，

皆上元之宫。释如上说也。

上清真人当吾前。

上元部神，悉在天庭之际也。

黄裳子丹气频频，

谓中元童子，处于赤城。频频，气盛不衰竭也。

借问何在两眉端？

明堂之所。

内挟日月列宿陈，

五辰行事诀云：太上真人招五辰于⁽¹⁾洞房，南极元君传授。每夜半坐卧，心存西方太白星在两眉间，上直入于一寸玉珥金阙，左日右月。又次存北方辰星在帝乡玄宫。玄宫在发际五分，直入一寸也。又次存东方岁星在洞阙朱台，朱台在目后直入一寸是也。又次存南方荧惑星在玉门华房，在目眦际五分，直入五分是也。又次存中央镇星在金室长谷，在人中直入二分是也。并存之，如缀悬于上。毕，叩齿三通，咽液五过。微咒曰：高元

紫阙，中有五神。宝耀发辉，放光冲门。精气顿生，化为老人。首巾素容，绿帔绛裙。右带流铃，左佩虎符。手把天罡，数辉飞辰。足蹑华盖，吐芒炼身。三景保守，今我得真。养魂制魄，弃躯飞仙。其事内象法也。

七曜九元冠生门。

七曜，七星，即人之七窍。九元，九辰，即人之九窍。废一不可，故曰冠生门也。

三关章第十八

三关之中精气深，

谓关元之中，男子藏精之所也。又据下文，口手足为三关。又元阳子以明堂、洞房、丹田为三关。并皆可以文义取之而存也。

九微之内幽且阴。

大洞经云：三元隐化则成三官，是名太清、太素、太和。三三如九，故有三丹田，又有三洞房，合上三元为九宫。宫中精微，故曰九微，言幽玄而不可见也。

口为天关精神机，

言发子情，犹枢机也。

手为人关把盛衰，

纵擒由己。

足为地关生命扉。

言运用己身而生也。

若得章第十九

若得三宫存玄丹，

三丹田宫，故曰三宫。玄丹，丹元也，存思在心，故偏指一所也。

太一流珠安昆仑。

太一流珠谓目睛。洞神经曰：头为三台，君为昆仑。指上丹田也。又云：脐为太一君，亦为昆仑。指上丹田也。言心存三丹田神，较然在子目前。本经云子欲不死修昆仑是也。

重重楼阁十二环，

谓喉咙十二环相，重重在心上。心为绛宫，有象楼阁故也。

自高自下皆真人。

高下三田，十二楼阁，皆有真人。释如上说。

玉堂绛宇尽玄宫，

绛宫明堂，上下相应，皆宫室也。

璇玑玉衡色兰环，

喉骨环圆，转动之象。兰环，其色也。

瞻望童子坐盘桓。

存见赤城童子、子丹真人坐。言其神安静也。

问谁家子在我身，

言己有之。

此人何去入泥丸。

与上元诸神，上下相应。经云：脑为泥丸宫^{〔2〕}。

千千百百自相连，

神本出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变化不离其身心也。

一一十十似重山。

存见万物，重叠安坐。山，象坐之形也。

云仪玉华侠耳门，

云仪玉华，鬓发之号，言耳居其间。大洞经曰：发神名苍华。凡言华者，犹草木之华者也。

赤帝黄老与我魂，

赤帝，南方帝君也。黄老，君中央君也。魂为阳神，魄为阴神。阴阳相应，故言与魂。太微灵书云：人有三魂，一曰胎光，二曰爽灵，三曰幽精。常呼念其名，则三魂常不离其身。

三真扶胥共房津。

魂与赤帝黄老为三真。言相应扶胥，同津共气。

五斗焕明是七元，

五斗，五星。北斗洞房诀云：存七元辰者，或眠起，初卧，食毕后，咒曰：五星开通，六合紫房，回元隐道，豁落七辰。生魂者玄父，变一成神；生魄者玄母，化二成身。摄吾筋骨者公子，为吾精气者白元。长生久视，飞仙十天。

日月飞行六合间，

天地内为六合。存念身中日月星辰，森罗万象，如一天之间了然也。

帝乡天中地户端，

眉上发际五分，直入一寸为帝乡。又明堂上二寸为天庭，即天中。又鼻为上部之地户。心存日月星辰等，诸神常在其端。谓鼻之上、发际之下也。

面部魂神皆相存。

内外心神，目相应也。

呼吸章第二十

呼吸元气以求仙，

采飞根玄晖，吞五芽，挹九霞，服食胎息之道。谓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之气。

仙公公子似在前。

此洞房诀也。洞房宫，左为无英，一名公子。仙公，直指黄庭学者。黄庭仙公，能行洞房之诀，而存其公子，故言在前也。

朱鸟吐缩白石源，

朱鸟，舌象。白石，齿象。吐缩，导津液，调阴阳之气。流行不绝，故曰源也。

结精育胞化生身，

本已之所以从来也。

留胎止精可长生。

真语曰：上清真人口诀：夫学道之人，安心养神，服食治病，使脑宫填满，玄精不倾。然后可以存形神服霞，呼吸二景。若数行交接漏泄施者，则气移神亡，精灵枯竭，虽佩玄挺玉策金书太极者，将何解于能生乎？昔在先师，常心戒斯事，云：学生之人，一接则倾一年之药势，二接则倾二年之药势。已往，则不倾之药都亡于身。是以真仙常慎于此，盖以为生生之大忌于此者也。

三气右回九道明，

三气为三丹田之气也。右回，言周流顺绪。谓和阴阳则四关九窍通流明朗，而无疾也。

正一合华乃充盈。

含正守一，神气华荣，故能充满六合，乘物而能变之也。

遥望一心如罗星，

存见赤城子居在城中，如星之映罗毂也。

金室之下不可倾，
谓心居肺下，主金，其色白。故金室常能存之，长生不死。
延我白首返孩婴。
内指事，谓童颜不死。

琼室章第二十一

琼室之中入素集，
谓上元清真。琼室，体骨之象也。
泥丸夫人当中立。
经云：洞房中有父母。母则夫人，亦名道母。泥丸洞房，上已解释。
长谷玄乡绕郊邑，
长谷，鼻也。玄乡，肾也。郊邑，为五藏六府也。言鼻中气出入，下与⁽³⁾肾连⁽⁴⁾，围绕藏府，居赤城。存想内郭外郊，故为象喻也。
六龙散飞难分别。
言六府之气微妙玄通，难分别，而想存之。
长生至慎房中急，
气亡液漏，髓枯精竭，益以涓滴而泄以尾闾，不可不慎也。
何为死作令神泣？
房中不慎，伤精失明，故神泣也。
忽之祸乡三灵没。
祸乡，死地也。三灵，三魂也。谓胎光爽灵，幽精亡没。
但当吸气录子精，
呼吸吐纳，闭房止精。
寸田尺宅可治生。
谓三丹田之宅各方一寸，故曰寸田。依存丹田之法以理生也。经云：寸田尺宅。彼尺宅谓是面也。
若当决海百渎饮，
谓房中淫泄，不知闭止。
叶去树枯失青青。
象人死无生气。
气之液漏非已形，
仙经云：闭房炼液，不远唾，不多言是也。
专闭御景乃长宁。
专闭情欲，存日月光。老子云：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又上清素文灵书有采气根之法，当以日初出东向，叩齿九通，阴咒曰：日魂珠景，照韬绿映。回霞赤童，玄炎飙象。呼此十六字毕，瞑目握固，存五色流霞来接一身。于是日光流霞，俱入口中，名曰飞华玉胞水母也。尚日吞霞四十五咽，又咽液九过。
保我泥丸三奇灵，
泥丸，上丹田也。大洞经云：三光隐化则成三官。一曰太清之中三君也，二曰三丹田神，三曰符籍之神，故曰三奇灵也。
恬淡闲视内自明。
谓存思丹田之法。并如上说。
物物不干泰而平，
行道真正，邪物不干。

恣矣匪事老复丁，
猛兽不据，攫鸟不搏，老者返壮，少者皆强。恣矣，必然。
思咏玉书入上清。
精研内景，必获仙道。

常念章第二十二

常念三房相通达，

三房谓明堂、洞房、丹田之房也。与流珠、五帝天庭、极真、玄丹、泥丸、太皇等诸宫，左右上下皆相通也。

洞视得见无内外。

存思三丹田，^{〔5〕}三三如九，合九为一，明彻天上，无有内外。

存漱五芽不饥渴，

灵宝有服御五芽之法。五芽者，五行之生气，以配五藏。元精经云：常以立春之日鸡鸣时，入室，东向九拜。平坐，叩齿九通。想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君九千万人下降室内，郁郁如云之覆己形。从口中入，直下肝府。咒曰：九气青天，元始上精。皇老尊神，衣服羽青。设御天宫，焕明岁星。散辉流芳，淘溉我形。食咽朝霞，服饮木精。固养青芽，保慎朽^{〔6〕}零。肝府充溢，玉芝自生。延年润色，颜返孩婴。五气混合，天地长并。毕，引青气九咽，便服东方赤书玉文十二字也。

神华执巾六丁谒。

神华者，玉历经云：太阴玄光玉女，道之母也，衣五色朱衣，脾藏之上，黄云华盖之下。六丁者，谓六丁阴神，玉女也。老君六甲符图云：六丁各有神。丁卯神司马卿，玉女足月之。丁丑神赵子玉，玉女顺气。丁亥神张文通，玉女普漂之。丁酉神蒋文公，玉女得喜。丁未神石叔通，玉女寄防据。丁巳神崔巨卿，玉女闻心之。言服采飞根者，漱黄芽之道，成则役使六丁神故也。

急守精室勿妄泄，

精室谓三丹田，上下相连而不绝，制之在于心。心即中丹田也，缓急之所由，真妄之根本。

闭而保之可长活。

积精之所致也。

起自形中初不阔，

谓心使气，微妙无形。

三官近在易隐括。

括谓三丹田中真宫近在人身，隐括精气，常以心为君主者。

虚无寂寂空中素，

外指事也。素有二说。

使形如是不当污。

使形轻静，如悬缣素于空中也。又身中空素，使如器轻素，虚静常然。污，谓有外事也。

九室正虚神明舍，

九室谓头中九宫室，及人之九窍。使上宫荣华，九窍真正，则众神之所止也。洞神经云：天有九星，故称九天。地有九宫，故称九地。人有九窍，故称九生。言人所由而生之也。

存思百念视节度。

存念身中有百神，呼吸上下，一如科法。又云：千千百百似重山。皆神象也。

六府修治勿令故，

按洞神经云：六府者，谓肺为玉堂宫，为尚书府；心为绛宫，元阳府；肝为清冷宫，兰台府；胆为紫微宫，无极府；肾为出牧宫，太和府；脾为中黄宫，太素府。异于常六府也。

行自翱翔入云路。

谓升仙形化也。

治生章第二十三

治生之道了不烦，

无为清简，约己守正。

但修洞玄与玉篇，

洞玄谓洞玄灵宝玉篇真文，乃黄庭也。

兼行形中八景神，

玉篇经云：五藏有八卦天神，宿卫太一，八⁽⁷⁾使者主⁽⁸⁾八节日。八卦合太⁽⁹⁾一为九宫。八卦外有十二楼，楼为喉管也。脐中为太一君，主人之命，一名太渊，一名昆仑，一名太极，主身中万三千精光。

二十四真出自然。

天有二十四真气，人身亦有之。又三丹田之所，三八二十四真人，皆自然之道气。

高拱无为魂魄安，

行忘坐忘，离形去智。

清静神见与我言。

能清能静，则心神自见，机览无外。与己言之，即谓黄庭真人也。

安在紫房帷幕间，

紫房帷幕，一名绛宫，赤城中童子所安之处。存思心神，其状如此也。

立坐室外三五玄。

谓八景乃二十四真神，荣卫人身，则三田五藏真气调柔，无其灾病。

烧香接手玉华前，

玉华则华盖之前也，谓眉间天庭也。一曰神之宗元，真人之窟宅。当从文而存之。

共入太室璇玑门。

据洞房真经云：天有太室玉房云庭。云庭，中央黄老君之所居也。玉房一名紫房，一名绛宫，通名黄堂。有华盖，东西宫洞通左右黄庭之内，人身俱有之，如上文说。璇玑，中柜名也。

高研恬淡道之园，

研精恬淡，真气来游。

内视密盼尽见真。

入静思存，百神森然。

真入在己莫问邻，

玉台经云：老子者天之魂，自然之君，常侍道君左右。人身俱有之。

何处远索求因缘？

经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言之不远。

隐景章第二十四

隐景藏形与世殊，

学仙之士，含光藏辉，灭其迹，匿其端。

含气养精口如朱。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带执性命守虚无，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名入上清死录除。

得补真人，则象玄名。

三神之乐由隐居，

理身无为则神乐，理国无事则人安。三神，三丹田之神是也。

倏欬游遨无遗忧。

倏欬，疾发也。下文云驾倏接生妄东蒙。或云：倏欬，龙名。无遗忧，谓悬解之也。

羽服一整八风驱，

八风，八方风也。先驱，扫路也。羽服，仙服也。按上清宝文：仙人五色羽衣，太乙真人衣九色云飞之羽章。皆神仙之服，故名也。

控驾三素乘晨霞。

外指事。三云九霞乃神仙之所。

金辇正位从玉舆，

元录经云：上清九天，玄神八圣，骖驾九凤龙车。九天玉舆金辇，皆仙人之服器。

何不登山诵我书？

书则黄庭言也。

郁郁窈窕真人墟，

山中幽邃。

入山何难故躊躇，

情志不决。

人间纷纷臭如帑。

疾秽人间，不足恋帑，至臭也。

五行章第二十五

五行相推返归一，

五行谓金木水火土。相推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周而复始。互相克法，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周而复始，相推者道也。返归一，一者水数也，五行之首^[10]，万物之宗。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一也，两仪天地。天地生万物，万物又返而归一。一者无之称也，万物所成，故曰返归一也。

三五合气九九节。

妙真经云：三者，在天为日月星，在地为珠玉金，名曰三宝；在人身为耳口鼻，名为三生。天地人为三才，而各怀之。五者，帝精也。故云三五，合三三为九也。夫三五所怀，顺众类也。和调万物，治化阴阳，覆载天地，光明四海。风雨雷电，春夏秋冬，寒暑温凉，清浊之气，诸生之物，不得三五合不立也。故曰天道不远，三五复返。三五者，天地之帑藏，六合之要会，九宫之气节。九九八十一，为一章耳。

可用隐地回八术，

九宫中有隐遁变化之术，太上八气奔宸隐书，是曰八术。又太极八蕴之术：太极中有三君，一曰太上皇君，二曰天皇君，三曰黄老君。三元之气混成之精，出入上清太虚之宫，隐遁无形，故能长生之道也。

伏牛幽阙罗品列。

伏牛，肾之象也，肾为幽阙。中黄经云：左肾为玄妙真，右肾为玄元君。罗列品位，存

思则见也。

三明出于生死际，

天三明日月星，地三明文章华，人三明耳鼻口，是生死之际也。

洞房灵象斗日月。

存三元于洞房。洞房明堂，已释于上。

父曰泥丸母雌一，

明堂中有君臣，洞房中有夫妇，丹田中有父母。泥丸，脑神名。老子经云：知其雄，守其雌。雌，无为一也。

三光焕照入子室。

明白四达。

能存玄真万事毕，

庄子曰：人能守一万事毕。

一身精神不可失。

常存念之，不舍须臾。

〔1〕“于”原缺，从《云笈七籤》卷十一补。

〔2〕“宫”原作“官”，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3〕“与”原作“为”，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4〕“连”原作“运”，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5〕此句原缺，据《云笈七籤》卷十一补。

〔6〕“朽”原作“於”，从上书改。

〔7〕“八”字原缺，从《云笈七籤》卷十二补。

〔8〕“主”原作“王”，从上书改。

〔9〕上五字原缺，从同上书补。

〔10〕“首”原作“道”，从《云笈七籤》卷十二改。

修真十书卷之五十七 黄庭内景玉经注

梁丘子注

高奔章第二十六

高奔日月吾上道，

吾，道君也。上清紫文：吞日月气法，一名赤升金精，石景水母。玉胞经云：其法常以日出东向，叩齿九通，心微祝日中、日魂五帝名字。咒曰：日魂朱景，照临绿映。回霞赤童，玄炎焱象。呼此十六字毕，瞑目握固，存五色流霞俱入口中。又上清灵书有吞月精法：月出西向，叩齿十通，心微祝月中五魂五夫人名字。咒曰：月魄蔼萧，芬艳翳寥。婉虚灵兰，郁华结翹。淳金精葵，灵容台标。咒此二十四字毕，握固瞑目，存月中五色精光俱入口中。又月光中黄气，大如目童，名曰飞黄月华，玉胞之精也。能修此道，则奔入日月神仙。

郁仪结璘善相保。

郁仪，奔日之仙；结璘，奔月之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故二仙来相保持也。

乃见玉清虚无老，

升三清之上，与道合同也。

可以回颜填血脑。

魂魄返婴，得成真人。

口衔灵芝携五星，

口吐五色灵气，光芝四照，与五黄老君周游六合。

腰带虎篆佩金珰，

仙人之服也。九真经云：中央黄老君腰佩玄龙神虎符，带流金之铃，执紫魔之节。篆，符也。

驾数接生宴东蒙。

歟，倏，言乘风忽发而往也。东海仙境之山，接生之方，长与生气相接连，歟然而游其处也。

玄元章第二十七

玄元上一魂魄炼，

宝一以炼神，神炼以合一。

一之为物颇卒见。

一者，无称也。心恬淡以得之，而不可见。

须得至真乃顾盼，

守真志满，一自归己。

至忌死气诸秽贱。

凡飞丹炼药，服气吞霞等事，皆忌见伏尸殄移之气，此卫^[1]生处之共患也。然则道冲虚，本无净移。未^[2]获真正，则净移有殊。殊而不齐，则是非起于内，生死见于外。故清静者生之徒，浊移者死之徒。故养生之所忌。

六神合集虚中宴，

六甲六丁六府等诸神，皆在身中，虚空则宴然安。

结珠固精养神根，

结珠谓咽液先后相交如珠，固精不妄泄。神根，形躯也。夫神之于身，犹国之有君，君之有人。人以君为命，君以人为本。互相资藉以为生之，而调养之也。

玉笈金籥常完全，

老子云：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籥，锁也。笈或为匙。

闭口屈舌食胎津，

屈舌通津液，食津而胎仙，故曰胎津。

使我遂炼获飞仙。

精功勤诚之所致也。

仙人章第二十八

仙人道士非有神，

修学以积精，治气以为真。

积精累气以为真。

固精守气，积炼成真，修学以得之。

黄童妙音难可闻，

黄童谓黄庭真人也，一名赤城童子。妙音谓黄庭道之妙音也。

玉书绛简赤丹文。

黄庭经一名太帝金书，一名东华玉篇。

字曰真人巾金巾，

真人则黄童也。金色白，在西方，主肺，色白。在心上^[3]，故曰巾。九真经云：东方青

帝有之衣青玉锦衣、被苍华裙，建符芝丹冠，巾金巾。元阳子曰：真人冯午偃子，履卯戴酉。酉者金也。

负甲持符开七门。

老子六甲三部符云：甲子神名王文卿，甲戌神名展子江，甲申神名扈丈长，甲午神名卫上卿，甲辰神名孟非卿，甲寅神名明文章。存六神之名者，则七窍开通，故无有疾病。

火兵符图备灵关，

赤童斩邪策，皆使役三五火兵。又卫灵神咒曰：南方丹天，三气流光。荧星转烛，洞照太阳。上有赤精，开明灵童。总御火兵，备事三宫。即火兵三五家事也。符者，八素、六神、阴阳、玉胎、炼仙、阴精、飞景、黄华、石景、内化、洞神、蓝乾等诸符也。图者，六甲玉女通灵图、太一真人图、东井沐浴图、老子内视图、西升八史图、九变含景赤界等诸图，可以备守虚关。关即三关四关等，人身中俱有之。

前昂后卑高下陈。

列位之形象也。

执剑百丈舞锦幡。

神兵幡剑之形状也。

十绝槃空扇纷纭。

空中作气，炜烨挥霍也。

火铃冠霄坠落烟，

金精火铃，冠彻霄汉。部伍队阵，状如落烟，屯云之势。

安在黄阙两眉间。

存思火兵气状俱在天庭。天庭一名黄阙，在两眉间是也。

此非枝叶实是根。

学仙之本。

紫清章第二十九

紫清上皇大道君，

亦名玉宸宫。

太玄太和侠侍端。

太玄太和，真仙之台号也。

化生万物使我仙，

道气之功效也。

飞升十天驾玉轮。

乘欸而往。

昼夜七日思勿眠，

至诚至感。

子能修之可长存。

延年神仙之道。

积功成炼非自然，

学以致其道也。

是由精诚亦守一。

守一如初，成道有余。

内守坚固真之真，

从等却也。

虚中恬淡自致神。

神以虚受故也。

百谷章第三十

百谷之实土地精，

土实曰谷，阴之类也。

五味外美邪魔腥。

非清虚之真气。

臭乱神明胎气零，

胎气谓无味之味，自然之正气也。服气有胎息之正法度。零犹失也。

那从返老得还婴。

发白返黑，齿落更生。此一句应在自致神之下，起此之不类也。

三魂忽忽魄靡倾，

忽忽不恬淡，靡倾朽败也。

何不食气太和精？

进服炼之道。

故能不死入黄宁。

黄宁，黄庭之道成也。

心典章第三十一

心典一体五藏王，

神以虚受，心为栖神之宅，故为之王。

动静念之道德行。

念谓念丹元童子也。夫念为有，忘为亡。念则易心而后语，亡则灰心而全神，故道德行也。

清洁善气自明光，

常念之故。

坐起吾俱共栋梁。

神以身为屋宅，故云共栋梁。吾，丹元童子也。

昼日耀景暮闭藏，

庄子曰：其觉也魂开，其寐也魂交。交⁽⁴⁾，闭也。

通利华精调阴阳。

谓心神用舍与目相应。华精，目精也。心开则目开，昼阳而暮阴，故云调阴阳也。

经历章第三十二

经历六合隐卯酉，

举心之用舍，阴阳之所由也。昼为经历，夜为隐藏。六合天地，上下四方。卯酉以北为暮，幽隐属之也。

两肾之神主延寿。

肾神玄冥育婴，所属北方，主暮夜。人能精心，则主长寿。河上公曰：肾藏精也。

转降适斗藏初九，

九，阳数也。斗，北辰也，主降阳。谓阳气下与阴合，易曰：乾吉在元首。藏之也。

知雄守雌可无老，

守雌则藏九之文也。

知白见黑见坐守。

老子经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此藏九文也。

肝气章第三十三

肝气郁勃清且长，

肝位东方木，主春，生气之本也。清长，气色象也。

罗列六府生三光。

存想生气，遍照五藏六府，如日月星辰光曜明朗^[5]也。

心精意专内不倾，

能知一也。雨润万物，玉浆乃润百体也。

玄液云行去臭香。

真气周流，则无灾病。

治荡齿发炼五方，

云行雨施，无所不通，故曰五方五藏也。

取津玄膺入明堂。

咽液之道，必自玄膺下入喉咙。喉咙一名重楼。重楼之下为明堂，明堂之下为洞房，洞房之下为丹田。此中部也。

下溉喉咙神明通，

身命以津气为主者。

坐侍华盖游贵京，

华盖，肺也。肝在肺之下。贵京，丹田也。

飘飘三帝^[6]席清凉。

三帝，三丹田之道君也，亦名真人。言肝气^[7]飘飘，周流三丹田之所也。肝气为目精，故席清凉也。

五色云气纷青葱，

肝气与五藏相杂者为云。

闭目内盼自相望。

常存念之，五藏自见。

使诸心神还自崇，

赤城童子为心藏真人，合契同府，共相尊敬。

七玄英华开命门。

七窍流通，无留滞也。

通利天道存玄根，

身为根本。

百二十年犹可还。

当急修行，时不可失也。

过此守道诚甚难，

去死近也。

唯待九转八琼丹。

九转神丹，白日升天。抱朴子九丹论云：老览养生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8]涉篇什计矣，莫不以还丹金液为大要焉。又黄帝九鼎神丹经云：帝服之而升仙，与天地同毕。乘云驾龙，出入太清。八琼丹砂，雄黄、空青、硫黄、云母、戎盐、隐石、雌黄是也。

要复精思存七元，

虽服神丹，兼为黄庭之道。七元者，谓七星及七窍之真神。又五帝元君及白元无英君，变为七元道君。洞房诀云：存七元者，其咒曰：回元隐道，豁落七辰。七辰，七元也。

日月之华救老残，

左目主日，右目主月。目主肝，配⁹东方木行也。木位春，春为生气，故云救老残。

肝气周流终无端。

庄子曰：脂穷为薪，而火传。生得纳养而命藏焉。

肺之章第三十四

肺之为气三焦起，

中黄经云：肺首为三焦。肺之为气，谓气漱气起自三焦。说三焦者，多未明其实，倒以为三藏之上系管为三焦。焦者，热也，言心肝肺头热之义矣。

视听幽冥候童子。

童子，心神，赤城中者。元阳子曰：窥离天下存童子。童子，目童也，谓人欲知死生，以手指挂眦，有光则生，无光则死也。候其目光。

调理五华精发齿，

五华，五藏之气。仙经曰：发欲数栉，齿欲数叩。

三十六咽玉池里。

口为玉池，亦曰华池。咽液入丹田，所谓灌溉灵根也。

开通百脉血液始，

身中血液，以口为本始也。

颜色生光金玉泽。

百脉开通。

齿坚发黑不知白。

返老还婴。

存此真神勿落落，

专神不惰。

当忆紫宫有坐席，

紫宫谓肺宫也。坐席，神之所安。中黄经云：肺首为三焦，玄龙君之所居。

众神合会转相索。

众神相聚，岂有邪精？

隐藏章第三十五

隐藏羽盖看天舍，

此明脾宫之事。脾宫为丹田、黄庭、中央戊己，土行也，仰观肝肺，如盖之舍者也。是故脾之所也。

朝拜太易乐相呼。

众神次于脾宫神，敬太上，神仙喜乐相召也。谓魂与众仙合会也。灵素经云：太上神仙有太易君、太虚君、皓素君。群仙宗道，游乐之也。

明神八威正辟邪，

八灵神有明德，正法而去邪，保守脾宫也。八威，八灵神也。真诰曰：北帝杀鬼咒曰：七政八灵，太上结凶。长颅巨兽，手把帝钟。素臬三乘，严驾夔龙。此守卫之法，灭邪去凶者也。宜诵之。

脾神还归是胃家。

脾为胃用，故神归之。脾神名常在，字魂停。脾磨食，消胃家之事也。中黄经曰：胃为太仓。太仓，脾藏也。

耽养灵根不复枯，

修黄庭神，爱养性命，不复枯朽。脾为黄庭，人命之根本也。专心养之，延年神仙也。闭塞命门保玉都。

身为玉都。闭丹田命门，保精也。元阳子曰：命门者，下丹田精气出入神之处也。身为玉都，神聚其所，犹^{〔10〕}都邑也。

万神方昨寿有余，

众灵降福，能延玩也。昨，报也。万神以养见报，故寿有余也。

是为脾建在中宫。

脾主中宫，土德位也。

五藏六府神明王，

黄中以脾为主者也。

上合天门入明堂，

存五藏六府之气，上合天门。天门在两眉间，即天庭也。眉间入一寸为明堂也。

守雌存雄顶三光。

老子经云：知其雄，守其雌。雌，牝，柔弱也。三光谓日月星也。

外方内圆神在中，

外方内圆，明堂之象。脾神与真一居中也。

通理血脉五藏丰。

神恬心清。

骨青筋赤髓如霜。

百骸九窍，悉皆真正。

脾救七窍去不祥。

脾通胃气，以应外窍，御邪辟恶。脾磨食消，耳聪目明。

日月列布设阴阳，

气分布两眉，左阳右阴，日阳主男，月阴主女也。

两神相会化玉浆。

阴阳和会生精，化其男女阴阳，自然之津液也。

淡然无味天人粮，

神能合会，当味无味。

子丹进饌散正黄，

童子用黄气为食而养之。饌，气也。子丹，真人也。丹田之真气，脾为中黄，脾磨食也。

乃曰琅膏及玉霜。

津液精气之色象也。

太上隐环八素琼，

唯咙曰重楼，名太上隐环。中有八琼素液也，涵八素琼液。绛宫重楼十二环也，中有八素致津。

溉益八液肾受精，

能滋八液，入肾为玉精。咽液流下，入肾宫化于玉精。

伏于太阴见我形，

肾为太阴，阳伏其间，是胎之形也。太阴洞房谓观琼液之形象。

扬风三玄出始青。

肾属三冬，色玄。阴极则生春，发阳出青气。扬风，感化也。阴阳二气，与肾气为三，三生万物。生物^{〔11〕}微妙，故曰三玄。出始青言万物生色青。太平经云：积清成青也。

恍惚之间至清灵，

三玄性生，其气微妙，不可以形质求之，乃于恍惚之间得至清虚之境。阴阳之气，至微妙。

戏于飘台见赤生。

游于飘台之上，见赤子真人也。谓和畅之气化为赤子。赤子，真人。飘台，神仙之游集所也。

逸域熙真养华荣，

傲戏飘台，是为逸域。仰真圣，怡英华物外真气，是自然养生也。

内盼沈默炼五形。

希睹真圣，还视内观。修炼形体，神气长存。

三气徘徊得神明，

内盼炼形，三田气行，得与神灵相通三丹田之气也。

隐龙遁芝云琅英。

肝胆为隐龙，跷脉为内芝。脾气化众液，并为玉英也。仙经曰：肝胆为青龙。故曰遁芝。云琅英者，脾气之津液也。

可以充饥使万灵，

芝英能使不饥，驱使众灵，服气道成，役使鬼神。

上盖玄玄下虎章。

服炼道成，天降神虎玉章也，神仙之服御也。元录经云：仙人有玄羽之盖、神虎之章。

沐浴章第三十六

沐浴盛洁弃肥薰，

此已后入静持经之法也。盛字，古之净字。肥，鱼肉五辛也。

入室东向诵玉篇。

向大帝也。大帝在东。

约得万遍义自鲜，

遍数既足，功多则义自明，不出身中。

散发无欲以长存。

清然无欲而得长年。仙经曰：服九霞必先散发。又胎息法云：仰卧散发。或云先外情欲，散发，令枕高一寸二分。屈两手大拇，指握固闭目。闭目伸两臂，去身五寸，漱满口中津液，咽之满口。徐徐微以鼻内气引入五六息，则吐。一呼一吸为一息。至十吐气，可频伸。伸讫，复为之。满四十九为一竟矣。寻观文意，此散发非专此道也。盖散发，无为自得之意。

五味皆至正气还。

神凝液流，正气入藏成五味，而俱至也。合五为一，自然之道。

夷心寂闷勿烦冤。

不见有心，自然无闷。闷，静也，寂然清静。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过数已毕体神精，

过数已毕，身入虚妙，专诚所致。

黄华玉女告子情。

丹田之神，示其经意。丹田阴神与其言也。

真人既至使六丁，

黄庭神至，役使六丁。真人指学道者，神至谓精至也。六丁，前文已解说也。

十读四拜朝太上。

拜太上老君也。玉清真诀云：诵东华玉篇者，必十读四拜。玉篇乃此文也。

先谒太帝后北向，
 太帝在东，七元居北。
 黄庭内经玉书畅。
 如上修习朝拜，则使黄庭道成，玉经理通。
 授者曰师受者盟，
 此言待经功著，可以为师授人也。斯文堪重也。
 云锦凤罗金钮缠。
 斯物为盟誓之信也。
 以代割发肌肤全，
 古者为盟誓，不妄传，当割发歃血。今代以云锦，使全肌肤也。
 携手登山歃液丹。
 如传丹经，歃血立誓。学神丹金液者，必先重盟而后传授。
 金书玉景乃可宣，
 立盟乃可宣传神仙法也。信向之者，授之。
 传得审受若三官。
 三官者，天地水。
 勿令七祖受冥患，
 授非其人，七祖受殃。
 太上微妙致神仙。
 可尊可贵。
 不死之道此其文。
 此经长生之道，一心敬受奉行。

[1]“卫”原作“谓”，从《云笈七籤》卷十二改。

[2]“未”原作“家”，改同上。

[3]“上”字原缺，从《云笈七籤》卷十二补。

[4]“交”原作“之”，从《云笈七籤》卷十二改。

[5]“朗”原作“初”，从《云笈七籤》卷十一改。

[6]“帝”原作“清”，改同上。

[7]前有“者气”二字，从同上书删。

[8]“所披”原作“以授”，改同上。

[9]“配”原作“死”，改同上。

[10]“犹”原作“由”，从《云笈七籤》卷十二改。

[11]“生物”二字原缺，从同上书补。

修真十书卷之五十八 黄庭外景玉经注

梁丘子注解

老子闲居作七言，

老子者，先天地而生，后天地而存，有三十六相^{〔1〕}，七十二名。及胞李母，八十二年而生。故作黄庭以遗后世，运周反覆，道毕自然。得其人，跪而受之；不得其人，万世勿语也。

解说身形及诸神。

老子恬淡自然，周流八极，恍惚莫测，变化无常。自能把符摄策，总校诸神。道无二

家，完备使然；道无二亲，常与善人。

上有黄庭下关元，

黄庭者，在头中明堂、洞房、丹田，此三处是也。两眉间却入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丹田，此三处为上元一也。黄庭者，两半于洞房中共生赤子，则为真人也。常思之，慎无失。赤子化为真人，在明堂中，字子丹。故知一者在明堂一处也。行气导引，闭目内视，安心定志，混沌无涯。致精上流泥丸，运真人子丹也。明堂中有君臣，后洞房中有父母，丹田中有夫妇。一解云：黄庭者，脾也，长尺余，在太仓之上，脐上三寸。脾为中，主黄。老君，中央神也，治在其中矣。关元在脐下三寸，元阳之门在其前，悬精如镜，明照一身，不休是道。

后有幽阙前命门。

幽阙者，两肾也。如覆杯却着脊，去脐三寸，上小下大。又有日月命门者，及脐下也。呼吸庐间入丹田。

呼吸，喘息气。出为呼，入为吸。庐，鼻也。谓吐故纳新之要，眉间却入三寸为丹田宫也，谓引气从鼻入至丹田也。

玉池清水灌灵根，

玉池清水，口中津液也。灵根者，舌也。常当啄齿漱液，灌溉舌根。

审能修之可长存。

令人昼夜修行不懈，可得长生。

黄庭中人衣朱衣，

存思脾中有子母，从胃管入脾中，着赤衣。

关门壮籥合两扉。

下丹田之门籥，无妄开也。

幽阙使之高巍巍，

两肾在阙门之门、地官之楼、生气之府，上通于耳，耳在头两边，故曰巍巍。

丹田之中精气微。

脐下三寸是也。方圆亦三寸，其气微妙，存之则在，忘之则无，又易失，故曰微。

玉池清水上生肥，

玉池，口也。清水，口中津液也。上生肥者，津液会聚舌上，故曰肥也。

灵根坚固老不衰。

灵根者，舌根也。常卷舌根啄齿，行之勿令舌根凋燥。常存其神，久寿不衰。

中池有士衣赤衣，

常存思心中赤子，著赤绶绛衣，居丹田。吉⁽²⁾凶缓急，可驱使也。

田下三寸神所居。

谓脾也。在下胃上焦下，有脐中灵根，神所居也。

中外相距重闭之，

令人闭精自守，勿妄施，若闭以金关玉籥也。

神庐之中当修理。

神庐为鼻，鼻中毛常须修理除去之。行气鼻中，除邪恶也。

悬膺气管受精符，

舌下为精符，喉咙为气管，精气从上下也。上元合会气微妙，真人上下通神路也。

急固子精以自持。

令人闭气，还精自守，勿妄施泄。还精补脑，不死之道。

宅中有士常衣⁽³⁾绛，

常存思心神著绛丹衣。出入无灾害，可却众邪也。

子能见之可不病。

精念心神，思之不止，内见赤子，则身无病也。

横立长尺约其上，

脾横，长尺余，覆在太仓之上。

子能守之可无恙。

常守养脾神，思之不止，则无灾病也。

呼喻庐间以自偿，

以鼻引气，入口咽之。元气润泽，故德天之偿也。

保守完坚身受庆。

保精养气，身神光泽，故曰受庆。

方寸之中谨盖藏，

丹田方寸，念守精气，谨洁护持，为谨盖藏也。

精神还归老复壮。

还精炼形，以填脑气，齿坚发黑身不老。

使以幽阙流下竟，

引明堂中赤子下看绛宫，值脐，且存变爻。精流入丹田，以养其形。又思两肾间气从
上至下，吸气自上及黄庭。一曰眉间为幽阙使也。

养子玉树令可壮。

常当守下元精气，如玉坚，闭精守神，令可枝壮也。

至道不烦无旁午，

无至烦乱，安心定意，正行向午也，背子向午，腰带卯酉。

灵台通天临中野。

心为灵台，上通气至脑户，下通气至脾中，其气周匝一身也。

方寸之中至关下，

喉咙广一寸也。明堂中真人下和丹田，上还明堂也。

玉房之中神门户。

阴阳为神门户，主其精约也。男曰精，女曰约。男以藏精，女以月水，故曰门户。

皆是公子教我者，

心为太府公，正当左肾为司徒公，右肾为司空公，皆受精气，不得漏泄。能守一，则见
之。

明堂四达法海源。

眉头一寸为明堂，气皆流达，如海之元也。

真人子丹当吾前，

赤子为真人，字子丹，在明堂中。常能思之，寿乃可延。

三关之中精气深。

关有三部，天关口也，地关下部也，人关两手也。常握固闭塞三关，邪气不生也。

子欲不死修昆仑，

昆仑者，头也。令人养脑中泥丸，不死得长生也。

绛宫重楼十二级。

喉咙十二环，在心上为绛宫也。

宫室之中五气集，

五藏之气，心为帝王，最居中央，众神来会于赤子之侧也。

赤城之子中池立，

赤城，心也。舌谓之子，口为中池也。

下有长城玄谷邑。

小肠为长城，引气入于胞中也。

长生要妙房中急，

养性要妙，闭固精门。

弃捐淫欲专守精。

长生要妙，守精为上。

寸田尺宅可理生，

目为寸田，面为尺宅。理生，仰观上部一神也。

系子长留心安宁。

常观赤子之身形也。魂魄常在，万神不倾。恬淡无欲，心不恐惶，故自安宁。

观志游神三奇灵，

守上部灵根，舌也。守中部灵根，脐也。守下部灵根，精房也。

闲暇无事心太平。

恬淡寂寞，守虚无情，身体安宁，心太平也。

常存玉房神明达，

玉房，神之门户。常存精气往来，神明自达。

时念太仓不饥渴。

太仓，胃也，五谷之厨。时思念之，不复饥渴。

役使六丁神女谒，

诤¹⁴思黄庭中真人，则六丁玉女自来自卫，可役使也。

闭子精路可长活。

绝邪弃俗，关闭精路，可得长生。

正室之中神所居，

正室，明堂洞房也。常思赤子生其中，为真人。存之则在，不思则忘也。

洗身自理无敢污。

清静独处，焚香思真，绛宫真人诸玉女当来见形，与凡人言语。

历观五藏视节度，

常思五藏诸神，勿离己身。

六府修治洁如素。

六府也，胆为一，胃为二，膀胱为三，大肠为四，小肠为五，脐为六，都府也。凡此六府，常须洁净。

虚无自然道之故，

虚无十有二，气自然为先。人离道远，无知其真。

物有自然事不烦。

能知自然，为真人，坐在立亡，万世常存，何烦也？

垂拱无为身体安，

恬淡无为，块然独处，安心定志，正气自居，故身体安泰也。

虚无之居在帟间。

帟间自障闭，洞房修道，常居此都，不与人争，故曰帟间之居。

寂寞旷然口不言，

闲居自处，念道思真。见之勿惊，闭口不言也。

恬淡无欲游德园。

寒不衣，暑不汗，恬淡无欲，块然独居，出隐于山，不贪荣贵也。

清净香洁玉女存，

清净独处，专心自禁，香薰斋洁，玉女侍卫也。

修德明达道之门。

令人守命门，端坐正念，无邪视也。修道明白，观表知里，神自为人开道户也。

〔1〕“相”原作“校”。

〔2〕“吉”原作“古”。

〔3〕“衣”原作“不”，从《云笈七籤》卷十二改。

〔4〕“帝”原作“帝”。

修真十书卷之五十九 黄庭外景玉经注

梁丘子注解

作道优游深独居，

作道当入净室中，反胎炼形，还于精神也。

扶养性命守虚无。

虚无者，自然也。守道养形，修契自然，无离于己身也。

恬淡无为何思虑，

恬淡清静，养神爱体，远害万里，无复思虑也。

羽翼已成正扶疏，

学道俱备，身体轻举，恍恍惚惚，如有毛羽，来即举升，故曰扶疏。

长生久视乃飞去。

得道不死，度世长存，乃能白日魂飞入太清也。

五行参差同根节，

五藏法。五行或上或下参差，同一喉咙也。

三五合气要本一。

上下三五合，一室三五亏，则返一也。

谁与共之斗日月，

左目为日，主父，治在其中。右目为月，主母，治在其中。斗者，七星候也，亦为之七政。

抱玉怀珠和子室。

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行气握之，念如运珠。

子能知之万事毕，

修道守一，服气延年，反命神仙，万事毕矣。

子自有之持勿失。

闭精自守，念赤子也。

即得不死入金室，

修道审，入九室。返胎炼形，修理玄白，真气恬然，闭塞三关，邪气不生也。

出日入月是吾道。

日月为两目也，侠于左右。所治也在紫房宫中，出为道之真。

天七地三回相守，

天有七星，地有三精。元气回行，无穷极也。

升降进退合乃久。

元气升降，上下混沌，亦无形端。天地得之，乃能长生。

玉石珞珞是吾宝，
 玉白如石，在下部也。
 子自有之何不守？
 闭精自守，受气养神。
 心晓根基养华采，
 根基者，谓人知守一也。华采者，谓人面目悦泽，体有光华也。
 服天顺地合藏精。
 天气下降，地气上升，二合成德，变化相生。闭气守精，养神炼质。
 九原之山何亭亭，
 泥丸中气正色明，真人太一住其中。亭亭，心也。
 中住真人可使令，
 真人赤子，可为使令也。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内阳三神可长生。
 阳谓元阳也，白也，须臾变异。长生之要，守三黑之神者也。
 七日之五回相合，
 七窍五藏，共相和同，共于一室。
 昆仑之山不迷误。
 昆仑，为头也。真人所游戏，其中日月运行，寒暑更变，终不误也。
 蔽以紫宫丹成楼，
 丹田上通紫宫，中有五城十二楼，真人在其中游戏。
 侠以日月如连珠。
 两目也。玄气明照，出若连珠，五色恍恍。子常念之，寿命无穷也。
 万岁昭昭非有期，
 真人得道，万岁易形。男八女七，从此而生。与日月相守，天地相保。
 外本三阳神自来。
 三阳，三九历候也。婴儿生时，一神魂魄来入形中也。
 内养三阴可长生，
 鼻引阳气，取之以内养赤子、真人、婴儿。是曰三阴，亦食神也。
 魂欲上天魄入泉，
 魂阳魄阴也。谓世人无道德，魂魄离身，归散本也。
 还魂返魄道自然。
 拘魂制魄，令不动作。帝在身中，道以自然。

修真十书卷之六十 黄庭外景玉经注

梁丘子注解

璇玑悬珠环无端，
 璇玑运转，气脉流通，无复休竟也。闭口养神，漱炼醴泉如流珠。
 迅牝金籥常完坚。
 阴为牝，阳为籥，两不相伤，得中和之气。还精炼形，故得完坚。
 载地悬天周乾坤，
 地载人，人悬天。道不在上，不在下。微妙在乾坤中央，故周流天下也。
 象以四时赤如丹。
 明堂四达，应为四时，真人子丹之所居矣。子能思之，咀嚼其气，则寿无穷也。

前仰后卑各异门，

头与足，肾与心。心赤肾黑本同根，水火相克故异同。

送以还丹与玄泉。

丹者血也，化入下源，变为白精。当此之时，缩鼻还之，上至泥丸，下至口中，变为玉泉也。

象龟引气至灵根，

以鼻引气，至于舌根，咽送腹中，则雷鸣应之。真气使之然也。

中有真人巾金巾。

赤子著绛衣，冠金中也。

负甲持符开七门，

服符六甲，辟却邪凶，布气七窍，耳目聪明。又云：背子向午，腰带卯酉。符者，气也。

此非枝叶实是根，

自然要道，非虚文也。

昼夜思之可长存。

昼夜思道勿懈也。开目视真，闭目思神，可得长生。

仙人道士非有神，

道无二家，充备使然，同共一根，无复他神。和心定志，故道日生。

积精所致为专年。

阴阳不妄施，精神不漏泄，积精爱^{〔1〕}气，寿可万岁矣。

人皆食谷与五味，

俗人食土地之精，以身死报地；圣人食元和之气，以身仙报天。

独食太和阴阳气，

学仙之士，朝食阳气，暮食阴气，并食元气。

故能不死天相既。

得道者，不死也。年命无极，与天相既也。既者，通也。

试说五藏各有方，

五藏象五行，四肢象四时，土为之主，居中央。

心为国主五藏王。

心如鸡子，危而难安。国有贤，致太平。心处清，身安宁。

意中动静气得行，

谓存守内神，身心安静，不妄惊动，气易行之故也。

道自持我神明光。

守一念道，持护我精神，明光也。

昼日昭昭夜自守，

谓思心中赤气，明照万神，守日月光，思两肾根。昼即守光，夜即守神故也。

渴自饮浆饥得饱。

饥食自然之气，渴饮华池之浆。不饥不渴，可得长生。

经历六府藏卯酉，

耳也，根生六府，藏出卯酉。要妙达矣，不可得也。

转阳之阴藏于九。

阳反属阴，转体相克，还藏于九。九为头也。故经云：左三^{〔2〕}右七，藏九居一也。

常能行之不知老。

常以鸡鸣时仰卧被发，啄齿三十六通，吞津咽气，远死之道。

肝之为气修而长，

谓修气上行，达于顶，以补泥丸。

罗列五藏生三光。

五宫六府，各得所主。肾上下各有日月三光，三光者，日月星候之谓也。

上合三焦道饮浆，

三焦，三关元也。饥食自然气，渴饮华池浆，不复饥渴也。

精候天地长生道，

精是吾神，气是吾道。佩精思气上下食，方理也。

我神魂魄在中央。

中央魂魄，两肾也。左魂右魄。昼当以魂守魄，暮当以魄守魂。拘魂制魄，不得动作也。

津液流泉去鼻香，

阴阳交接，漏液失精，饮食无味，鼻失芬香。

立于悬膺含明堂，

舌下为悬膺，肺为明堂，含气咽之，灌于明堂，流行身中也。

通我华精调阴阳。

谓畜精养神也，负阴抱阳调精神也。

伏于玄门候天道，

门为鼻也，候上部之一神。

近在我身还自守，

令守精神，自念己也。

清静无为神留止。

内当修道作无为，外当修道作无欲。心不烦乱，精神留止。

精气上下关分理，

气当精思上下部守一神也。

七孔已通不知老，

头面七孔，精神门户，通利身识，不知老也。

还坐天门候阴阳。

朝食阳气，暮食阴气，都会于口中也。

下于喉咙通神明，

喉咙有十二时亭长，皆持玉戟，使守喉咙。真人住其中，主通气上下。

过华盖下清且凉。

眉为华盖，神住其中。

入清虚困见吾形，

入脑户，见泥丸君也。

期成还丹可长生。

却自住年，身不衰老，故得长生。

还过华池动肾精，

从脑户历脊，下至肾中也。

望于明堂临丹田。

眉间却入一寸为明堂，却行三寸为丹田也。

将使诸神开命门，

鼻引真气，昼夜绵绵，鼻为天根。

通利天道藏灵根。

头圆象天。灵，根舌也。

阴阳列布如流星，
面有七孔象七星。极阴反阳，观日而望，见列星也。精施气布，入玄庭矣。
肝气似环终无端。
肝气周流身中，似环无端也。
肺之为气三焦起，
肺气出由三关。天关口也，人关手也，地关下部也。
伏于天门候故道。
天门为口。候故道者，通脑户也。
清液醴泉通六府，
漱涌华池，灌沃舌根。流通大肠、小肠、胆、胃、膀胱、命门，乃六府也。
随鼻上下开二耳。
元气出入鼻中，上下通于二耳，任以为也。
窥视天地存童子，
天为头，地为下部，童子为存念守一神也。
调和精华理发齿。
令人吸五气，啄齿三十六通，咽液三十六过，乃理玄白也。
颜色光泽老不白，
令人却白住年，面目即生光泽，发不复白也。
下于喉咙何落落，
喉咙中有十二亭长，持玉戟，使守喉咙。
诸神皆会相求索。
谓诸神聚会也。心意存之，在八极也。
下入绛宫紫华色，
谓心神赤气色紫也。
隐藏华盖通神庐，
眉为华盖，下通气至鼻也。
专守心神传相呼。
当存念心神为国主，诸神为民。使呼召，无有不到也。
观我诸神辟除邪，
精思内达，见于神明，邪气无复敢于也。
脾神还归依大家，
赤子还入黄庭中，脾为中主，制御四方，道之深者也。
藏养灵根不复枯。
令人养灵根不复干燥也。舌下有醴泉，出如流珠。常含而咽之，勿妄吐也。
至于胃管通虚元，
本文缺此一句，按御临本收入。
闭塞命门似玉都，
人生系命于精约，常当爱养精约，勿妄施泄。精凝如玉，在下部也。
寿传万岁将有余。
令人却向住年，还丹养命，身不衰老，可得长生。
脾中之神游中宫，
脾在太仓上，朝为老君，守坐堂上。游明堂宫为太一君也。
朝会五神和三光，
脾宫中主，诸神皆会于阙下。三光，日月照也。

上合天气今明堂。

自气上升，下还脑中，今会明堂中也。

通利六府调五行，

五藏六府，各有所主。五行下法五常，主为五星也。

金木水火土为王。

金为白，木为青，水为黑，火为赤。土为黄，为中主，制御四方。

通利血脉汗为浆，

五内安宁，血脉不惊。手足汗液，神明之信也。

二神相得下玉英。

谓道有雌雄，转相成玉，两不相伤也。

上禀元气年益长，

谓食元气，勿伤内精。气与神和，故寿三百年，得为地仙，游于人间矣。

循护七窍去不祥。

面有七窍，皆悉开通。耳目聪明，音声孔彰。邪气不生，喜气自至。

日月列布张阴阳，

谓两目也。左目为日，主父主阳。右目为月，主母主阴。

伏于太阴成其形。

谓婴儿在于胎中，幽隐慎固，阴成其形也。

五藏之主肾为精，

肾却著脊，去脐三寸，主吐精气，头戴日月星辰。

出入二气入黄庭。

谓元气从鼻口两孔中出入，通于黄庭。黄庭者，脾也。

呼吸虚无见吾形，

握固炼形，自见虚无之形。

强我筋骨血脉成。

谓骨轻肉腾也。肉化为骨，肠化为筋，血化为精，神化为丹，乃成神仙。

恍惚不见过青灵，

谓坐在立亡。过历脑户，变化无常也。

坐于庐下观小童。

鼻者庐也，观见赤子住其中也。

旦夕存在神明光，

朝暮存神，不离己身，光辉常在目前。

出于无门入无户。

既已得道，能自隐，于出入行步，不由门户，而乃为神也。

恬淡无欲养华根，

恬淡无欲，以道自存。修行玄白，养黑发根。

服食玄气可遂生。

谓服食两肾间白气，故云玄气。

还返七门饮太渊，

谓面有七窍，皆通达也。饮太渊者，谓咽食口中醴泉也。

通我喉咙过青灵。

气为道也。气从喉咙中下，历于胆也。

问于仙道与奇功，

仙有三千六百法，各有万端，得道禀气，守自然不死之术，各有奇功。

服食灵芝与玉英。

不独名山有芝草玉英也，五藏中亦有芝草玉英。常服藏中芝英，故寿同天地也。

头戴白素足丹田，

巾月履日，还精补脑，名曰炼形，长生不死之道。

沐浴华池灌灵根。

华池，口也。灵根，舌也。当漱满醴泉，灌沃舌根也。

三府相得开命门，

洞房、华盖、明堂，为宫府也。命门者，鼻也。开通阴阳，合会耳目，故令聪明也。

五味皆至善气还。

漱满口中醴泉，五味皆至，还丹炼形，故得长生也。

大道荡荡心勿烦，

大道如江海，持之不绝，思行守一。勿多思虑，恐乱神也。

被发行之可长存。

分发食日月之精，与日月相保，故得长生也。

吾言毕矣勿妄传。

此道非人勿妄传也。

〔1〕“爱”原作“受”。

〔2〕“三”原作“二”。

提 要 《庚道集》是辑集各种丹药黄白术较为全面的一种著作。按纳甲,西方为庚辛金,故称金丹炼养术为“庚道”。

辑集人不详。按卷一载有绍兴甲子(公元1141年)蒙轩居士序,则此书成于两宋间,元明时复有所增补。

全书九卷,所辑丹药方诀,源流不一,实为元以前各派丹法的一次汇合。所辑各派丹法,多为实验操作之记录,举凡丹方、剂量、入药次序、火候抽添、安炉立鼎之条件、内蕴材料及制作、操作程序、检验手段等等,书中靡不涉猎。又兼录部分口诀,为历代方士所秘珍,口传而不立文字。于口诀下多有解注,结合炼丹实践以发幽微。可为研究医药史、化学史之珍贵资料。

元以后,外丹术虽有方士秘传私授,但道流多好内丹而不事外丹,故其术日见衰落。此书所辑古丹法略备,殆宋元以降丹术诸书中甚有价值者。

目 录

庚道集卷之一		庚道集卷之五	
砒匿养丹阳法	841	死贴身药	863
凡匿法	841	独体朱砂灵验	864
煮粉砒九转法	842	庚道集卷之六	
文真子金丹大药宝诀	843	丹阳术	868
寒林玉树涌泉匿法	843	庚道集卷之七	
庚道集卷之二		葛仙翁九转灵砂金丹	879
月桂长春丹	845	庚道集卷之八	
刘浪仙感气大丹	846	升仙大丹九转灵砂诀	883
太上资圣玄经内四神匿	846	青霞子十六转大丹	887
神仙大药四神匿	847	庚道集卷之九	
蒲真人上品大药	848	西蜀玉鼎真人九转大丹	890
陈庶子传砒匿	848	葛仙翁长生九转灵砂大丹	890
庚道集卷之三		葛仙翁宝硝秘法	891
太上灵砂大丹	849	九转十六变灵砂大丹	891
黄芽金鼎九转法	853	外丹	893
庚道集卷之四		三圣法	893
东坡三黄匿法大有力验	855	考异	894
太上洞玄太丹诀	860		

庚道集卷之一

砒匿养丹阳法

用不夹石明净者半斤，碎作小豆粒大尤好，以二两作一包，白纸包入粗布袋内，依时采夏枯草，日干烧灰，沸汤淋浓汁，磁罐悬胎煮，频添汁五六日，布袋渐轻，汁浓。火上试之，有烟。乃以药煮出汁内，煮至七八日，药已在汁内。如些小不下，是石脚也，不必尽，却将药汁别用一罐，徐徐煎之。待干，作一块，褐黑色，乃伏也。慢焙十分干，无湿气，方入鼎。封固。下灰池顶火一两半，离寸半，养三日。渐加二两，养三七日。取看合子，不损动。养至三十五日，开看，灰白色上如水湿，成矣。烧看作汁如有烟，未断魂，以铁匙下乳碎入，好合封，再养一月。又开看，如黄色。渐干不湿，火上烧之，作汁，无烟，全死也。未真死，再依前法，封养一月，其药白色，光泽，火烧不作汁，如石，乃真死了。乃灰霜被火养，去全砒，体真死，碎为米粒。作匿用此法，绝妙，非他可比。口诀手法尽之矣。

煮养砂法：好砂二两，鱼腥草同米醋捣汁，悬胎煮七伏，取出。将草粗包了入合，或罐牢封固济，慢火一煅。或下用水罐尤妙。取砂，用前草粗捣作匿、入合一两顶，卯酉养三伏，取出。又将砂昆仑纸包，以死砒贴身，入母匿封养四七日，一两半顶起，至二两住，日足乃伏也。将作内匿贴身却养粉霜。

粉法：两三四升打尤妙，如水精坚，坚实霜四两，作小块儿，先以白纸包，外以密绢袋盛荷叶灰汁，煮五伏。又以拒雪草（五顶草也）、剪刀草（慈菇也）二草汁煮一伏，真银箔贴身，或再以银箔包，入死砂匿，以彻银打神室，将砂先铺底，次安粉一层，又铺砂一重，如此重重铺了，以死砂盖头，盐泥固，令千方入死砒匿，外合又封如法，二两顶火养七七日，取火上烧看，无烟，为则如末。又养，一钱可点一两，为上色宝。若多时，砂匿乏力，可将砂共养，出粉霜同乳为末，一钱点一两。却别依上法作匿奇妙神圣，切不可轻忽之。

凡 匿 法

合中神室可打令厚，不要薄了。

白砒一斤（非明砒也），用荞麦灰淋浓汁一大盏，于磁石器内，将砒滴煮汁，尽砒成水，慢慢火焙。干，又用磁罐入砒，在内封固。于，下灰池顶二两，养三伏。取出，任用之。

乌驴汁乃木蜜楮汁也，人言八两作四分，为粗末，每二两先以白纸二重包，外又以粗布包了，悬胎。入草汁作四瓶儿，煮，以纸盖罐口。于，添汁。日足取出。煮时常提动布袋，其药易下。如有些少未能尽者，收起另将一罐子煎之。候三五分干，又倾上汁煎之。待煎尽干，慢火逼干，打破罐子，取出。与前未化药些小一处研细，始初八两药入了灰霜，增添分两，多入合封养，一月一开。向后三四月，其霜养去灰，止有元药，如雪方伏也。前件夏枯草灰淋汁，用纸一层铺簪箕底，浇汤泡灰，细细滴下，用净磁器收，澄定清汁，倾别器内。又澄之，取清汁收，去尽灰脚，方可煮药，此活法也。

凡八石，须是煮炼养伏，方倒火功，日久方死。可用砒浇淋，摘下芽子。又作浇匿，浇下芽子，又摘作浇匿。直至九转，可作匿养砂汞为服食药。

煅砂法：砂一两，明者，用一小小罐儿约盛一两者，下砂在内，上用庚作一擦口，不要有缝，封固。又坐甘锅内，上安水鼎，用铜打鼎，其底到庚上，外放大盛水，又封固。干十二斤顶，煅约一日，冷取出。其砂中汞飞在庚上，白色。已于，取下。又再依前煅，节次煅得干汞约四两，可煅铸匿养，三黄等药皆伏。

煮粉砒九转法

煮粉法：大黄五倍，与山梔、川椒更入细辛枝、姜汁、蜜和浓米醋，同水煎之一日，期煮之黑色，才为准候。干，再用煅方奇。须知此法神仙术，留与丹人作祖基。

右以大黄、五倍子、山梔子、川椒、细辛为粗末，然后用生姜汁、蜜、米醋各一二碗，同水悬胎煮一日，待粉霜黑色为度。另收粉，再用砒同煅之。

煮砒法：诃子同随远志、称地肤、牛膝与苦参、知母、芫花，并大戟、咬咀，河水煮，交灵，以绢作囊，玄胎，法昼夜徐徐用火，匀。助成太药无可比，转转无穷作大乘。

右以诃子、远志、地肤、子杜、牛膝、苦参、知母、芫花、大戟八味各等，分为咬咀用信，以绵作袋盛之，河水内煮一昼夜，取出细灰盒，令干，研之为末。

煅砒粉法：灯盏一只平地埋，盏内先须亥脂揩，银母随心铺在底，上排煮粉摆平栽。却使煮砒安粉上，粉三砒五秤无来，地肤灰调车前子，分两高低砒上排。堆之盏下无透缝，才安熟火簇铺开，煅之火势三斤力，去一安灰盖药材。

右法用灯盏一只，埋在地中，上用亥脂火烧，少许在盏内。然后安银母砂或银母末随意。次安粉霜。粉霜上又安煮砒，铺盖粉霜。粉霜上方用三件：地肤、车前子、灰调草药子末，堆盖信上。用熟火三斤，煅去二斤。退火，用冷灰盒之。候冷，取出，砒作一处，粉作一处，各收起。如此三煅，方可用。

砒粉煅通灵，田禾已种成，人盲贫士术，果为是分明，点化红银宝，堪能作匱精，粉能变赤物，砒可养银身。

右法解云：若以点化法，依序行用，到此地段，大能成就。先以碌取红银，化为婴儿，令入瑶池沐浴了三次，使令食天母乳汁，浴三次，脱其红色。且天母乳者，盖头砒也，如赤物一两，以天母乳一钱半，三次点之。候婴儿脱衣毕，却以白雪神丹点之，入仙境则为天仙骨也。白雪神丹，乃粉霜也，分作三次点之，一次令婴儿投母，食天乳毕，随母化形，再入瑶池。一次令净然，用神丹作三次点之。后略以出。山铅老霜须教训，草改立形体，自然成大器矣。若以大七霜收为上色，对半为中小，三七为下留，此略为大象，自斟酌量用之，则作粉为匱。姹女、婴儿合宅大象，乃三七母砂也。若以信为匱，则养白雪为神丹。其丹既成，转转无穷。

信匱亦为大药，灵砂、母砂总成大器。

一转者砒匱养朱灵。

二转朱灵内独化朱砂。

三转者又朱砂内养浇汞砂。汞砂者，乃感天地气之砂。

四转乃汞砂内浇汞，生成玉笋琼枝也。

五转玉笋内再转朱砂。

六转者则以朱砂半斤，或一斤（十六两），大按天象，则以神宝安顿朱砂，养之四两为大象，转转无穷之计。若为大丹服之，用楮汁丸如桐子大，一粒可延年，一粒可干汞。

七转以神室内朱砂养雌雄一两为大药，则化为金母，其象以代白为赤，后还光明之。赤，赤庚也，乃返本還元之象。

八转以朱砂内养雌雄，养之成庚，右以朱砂八两养雌雄二两，七七日成四两，合胎于庚，神室内养之。日足得药一钱，可点朱砂银作赤庚。

九转以雌雄为匱，朱雄号大丹药，可右以朱砂雌雄各一两，前雄雌匱内以庚神室内养之七七日，足用前药一斤为匱，大妙，则成大象。以楮汁为丸，梧桐子大，一丸可干汞十两，为上色庚。火候在前，今再附于后。

火 候

第一转至第四转，一日火早晚各二两，第三日添一两作三两，或三日至六日再增一

两作四两，火势熟为度。若势大，可忖度之，徐徐为上，灰高无碍。

第五转至七转如常法，七日之后，但日换四两，熟火，不令有亏。日足不到五两，至大药七七之数，则徐徐不用，发五两，后复然矣。

文真子金丹大药宝诀

东齐徂徕山退叟崔昉晦叔，号文真子，自集《大丹药诀本草》之后，有叙，今略去余方，录其尤异者于此，俟别编述，俾其名不泯。绍兴甲子中元，蒙轩居上寓南岳銓德观之无极堂书。

庆历癸未，昉之官湖南警溪峒夷獠，治武冈县，东北远长沙三百里。是时故相刘冲之牧潭州，召昉监修，因徙家寓青衣寺。一日，郡人李弼相访，年七十许，颜面红嫩，多论丹术，因以魏真君《青金丹法》相惠。昉阅其制度无差，惟未详其隐奥。弼再白：“君可为之，此法用二硫八汞，入水火鼎，九转打之，则自然成矣。”昉虽有公干，亦常多暇，乃依法制之，作九转，复成水银。遂以问弼，弼无以答。昉熟思度之，此法大妙，第不识神仙密旨，故不能成。后出戍，乃至衡山，谒养素蓝先生，求指迷。蓝公曰：“此法极妙，最易置者，但尔不穷仙经，因此疏求差殊。第一转入硫二两，至第六转逐旋减之，第七转方不入硫。盖硫是至阳，汞是至阴，每次炒合入鼎，下火打止第七转，方不飞动，乃其伏也。然九转后入外炉养，别有火数，却煅去硫，其汞独体成丹宝。”昉才省李弼之言，于是再拜，自得蓝公指诀，每制未尝差忒。此丹上可永命，中可济人，下可肥家。惟在秉心施惠，不可贪吝，即道成矣。门人大梁崔昉谨识。

魏真君颂（蓝子真注）

打炼青金依古法（硫二汞八，炒成青金，又乳极细，方入水火鼎煅），初入乾坤由二八（义见上注），第二天元勿改更（二八，炒炼仍如上法），方号神功有遭匝（自一至七，方成灵砂），第三减半但为之（用硫一两），第四一阳慎抛撒（用硫同上，炒时勿令粘铤，切须收拾），第五三分莫加添（用硫七钱半，于炉下糴之），第六半星毋妄发（用硫半两），第七困在火宅中（七转变赤成青，是火中之木也。又云：龙从火里出。凡七次被硫擒制，不能飞上，将伏火成宝矣），第八天魂休放点（青金成质，更无游汞），第九还丹号返阳（九转功成，阴返阳性）。死者服之须再活（青金成丹后，系一粒子鹤顶上，令善射者数十人，去五十步，更射之，终日不能中也。此丹极能延人寿命，返人魂魄），遍遍炒炼数辞辛（九次皆宜精专炒炼），火法五斤自通达（自一至九，火皆五斤。第五次安囊箭扇火，共用四十五斤炭），再养灵砂令拒火（每打砂至三转，其色甚妙，却将此砂入于九转青金之中养之，则拒火成宝），须得金公方结果（凡拒火讫，即将用铅作华池煎之），一两河车二两铅（铅倍砂数），煎之雪莹方为可（华池煎炼，洁白成宝，可贵重也），祭天祀地施阴功（炼丹既成，以其所得祭谢天地神祇，利济孤贫疾厄，行方便，不可多贪），脱离凡尘免湮堕（施惠群生，立功建德，则自天祐之，得长生久视，升入金阙而游宴玉京矣）。

寒林玉树涌泉匾法

先制灵砂、上等硫二两、汞八两、一处研，令交姤，入磁水火鼎炼，盐泥固鼎口，以铁线扎定，鼎上着水，炭火簇鼎，打灵砂顶水五盞，干内中不作声为度。退火取出灵砂，劈作骰子样块，用川椒、白附子、川乌、天南星四味等分为细末，约度可煮上件灵砂块子，以生绢袋盛砂，线扎定，取陈米醋大砂钵内，将灵砂袋子用竹箸架在砂钵上，令袋悬，胎不着钵底，醋煮干，取起。用软帛搵灵砂，令微干，用铁盐粉贴身匝之，先备一信州砂合子不漏渗者，取第一等好银屑作末，或为珠儿，先着一层银珠儿，却入灵砂块子如莲房子，安排栽在银珠儿上，又用银珠儿盖灵砂块一层，更有未尽灵砂块子，又间空栽一层上，又用银珠儿盖。上下铺盖毕，却以昆仑纸一圆片子盖之，着少食盐于昆仑纸上。昆仑纸乃是以

好墨染者，合子用盐水调白善土固济，合口以铁线扎定，留铁线转合顶之，作环可提，外用盐泥通固，合子厚一分许，时时研令紧，勿令裂。阴干了，先备一砂糖缸子，约可入得砂合子者，先觅庙中纸钱灰火。通红炼过了，入缸内，令满九分。先入纸灰一半以上，却将合子入在中间，上以纸灰盖了。先将上等好白炭作三寸段子，秤见两数了，熟火炼。令红火了，入缸内。离合顶三二寸许，养五日。第一日火四两省，二日火五两，三日火六两，四日火七两，五日八两。五日足，取出灵砂又养，火候每日只是早上下火，直至来日早下火，所以应太阳躔度，法自然抽添之妙。世人不知以早晚下火，皆失造化逆天地生育之本，失阴阳造化之原，是以致败。其法但是银珠四两，养灵砂一两。如此积累得多了，去母匿，只用已养灵砂研末，匿仍四两养一两，系未养之砂五日。待多了，即以此灵砂末四两浇汞一两，当中盖之，火候固济，皆如前法。养之日足，自生芽，逐旋摘之。此炭须用严州建德县地名卢慈表好白炭如鹿脚打不断者为佳，他处皆不中用也。

二八灵砂：硫黄浆水者研细，二两水银，白色者用，黑色不可用八两。

右二味同入乳钵内，旋入米醋盏半，同研匀，细倾在铁铤内，先用麻油擦润铤子，慢火，不住手搅。炒成砂子，再入乳钵研细，复倾在铁铤中，慢火，不住手搅。再成砂子，名青金头。再研细，入甘锅儿，用建盏盖定。盏内盛水，用赤石二两，寒水石二两，煅黄丹半两，研匀，用米醋调成膏子，固济口缝，用大铁线周回扎定，上做两铁线环，准备穿铁火箸，用阁在慢火上烘，下候干，更添末少许。然后用盐泥旋逐层固济，逐层烘干。烘之时，火不可猛，恐走了药。候固济厚一寸以上，可以熬火。然后入炉，用铁火箸立在炉外，两侧横铁箸一条，挂水火鼎在其中，水鼎满，着水干，则旋添。先少，下炭逐旋，增添至八斤，止。其炭只到水火鼎中腰，须是筑叠令实，庶火气不走也。如灰多，取出炭，别叠实。如火有焰，用燂遮栏风孔，候炭尽。或云水至五盏为度，取出水火鼎，置别炉中。候冷，先去尽盐泥，次去铁线，次去水鼎，次用刀背打破火鼎，下段方轻。敲破火鼎，上段取药。拣去灰泥，研细无声。如欲再转十两灵砂，添生硫一两，添青金头佳。然后再令同研细，仍如前法固济炒煅。盐泥用好黄泥，入纸筋并盐四两，隔日拌和，水调匀，熟水火鼎。水鼎足，用好纸筋盐泥做出子口，并足靛六七个。小孔烘干，无孔则浮起不实。入药后将甘锅时，却用固济药塞小孔，平足固济。口缝用赤石脂三两，为细末，米醋调，随厚薄。用炭不要大者，刀削去皮，长三寸许，约十六斤，铁线子、铁火箸三条，米醋约半盏，麻油些少，水约五盏，入炉。

固济及煅法：先研，令硫极细，方入汞，一同从卯至酉，或辰研至戌。研令交姤，不见星方可。切勿暂时住手。若住手，则三二日不得交姤。入鼎时，微微焙温入鼎，鼎亦用火烘暖，用二八盐泥鼎口固济，盐八泥二，同好醋合成一处，捣数千杵，密固炉要七层，砖候固济，干可下火。先用底火四块，勿令火有鬼焰。起火只可旋添至鼎腰，住，又固。法用赤石脂入针砂少许，用醋入盐调甚佳。又煅法：入水火中如常法，煅一伏时，第二转添硫，至第三转不用水鼎，用瓦器。盖水鼎在下，发顶火煅。此一方亦奇特，有既济未济之理。此方天台陈本仁传，极妙。秘之，不可妄泄。

作华池法：用石灰同灶灰，以饮汤调匀，捏作礞子，盛金公。与脱出灵砂一同煎，令白，则宝成矣。

洗汞法：用米擦，直至米白为度。再用灯心擦，灯心不黑为度。

熟汞法：朱砂通明者，不拘大小，为末。用炭末、糯米汤调匀，顿甘锅子内，以火箸扎为蜂房窠，内候干，用一般锅子一个，先埋在地下，盛水八分一甘锅子。将干朱砂、甘锅子合在所埋水罐上，以纸筋、盐泥固济缝密。火炙干。以五斤炭火自顶发，火信在上，甘锅子通红，则去炭火。候冷取出，则熟汞自在所埋水罐子内也。寻常朱砂一两，止取得八分。

伏火朱砂：朱砂四两，用米醋一盏，铤内煮干。用墨醋涂黑朱砂，熟绢缝袋，盛朱砂在内缚紧。鸡子白研墨，涂绢袋，令干。研薏苡仁末、蜜、搜裹朱砂作一团，捻紧令实，用砂

合将管珠叶(即蕞苡仁叶)锉碎,铺合底。却用朱砂在内,其上更用管珠叶合定,猪肝和泥围合缝,铁线十字缚合,令干。萱草花根取汁,和泥,通固济。用灰从地裹合子,惟尖用炭围起一重,在上发顶火煨为度。

擦铨石如金法:用铁艳粉,水调傅上。隔宿,用帛儿重揩擦去,则其色如金色也。

擦铨石如银法:用汞与积雪草并新砖灰,将二件捣细,干汞,却以此药擦铨石,其色即如银也(或薄荷、白矾末和擦擦)。

庚道集卷之二

月桂长春丹

黄芽大丹养火方法:丹头四两(杵碎),真汞一两(朱砂内抽出),金银屑各少许。

右先以六一泥固济水火鼎,丹炉子一个,焙干。次用井花水浴过丹头,入炉内。次将真汞一两,同金银屑和衮,浇入丹头炉内。次以水鼎安炉上,先用纸条糊缝。次用六一泥通身固济,焙干,紧密,令无缝,择一室中,如法泥饰炉灶,用净纸灰先安炉内,以火暖过,方将铁三脚架子顿放后,将丹炉坐三脚架子上,令平稳,别烧焰炭火秤四两,排在丹炉四面,令火与药齐,远近高低得所,少候火气通暖,复用灰覆之。次用温水放水鼎内,常切点检,勿令干涸。每日卯酉二时如前进火添水,不可失时。养火至半月,开炉再添汞,再固济,养火。如此养火添汞,第四番计丹头并汞共有八两,可添汞二两。古法谓之四加一也。或者以七日一番开炉,恐吞汞未尽,则母气弱,反难成就耳。若是养成十两以上,或一月一开炉,或七七四十九日,亦不拘。此养成丹头一斤以上,且不添汞,仍前养火三个月。候丹头结实如黄金色,方开炉取出,碎研,拣择十分坚实无游汞者,看得几两,用作后段服食。其余仍前法浇汞养火,谓之丹母。母子相生相养,则其用无穷矣。

右抽汞法:朱砂八两或五七两(亦不拘定其分两),炭末五两,蜜一两。

右先固济一丹炉子,或瓷罐子一个,焙干。次以朱砂同炭末调蜜水,和衮入炉,筑令实了。炉口内用泥饼子封定,焙干,钻五七个窍子。次掘一地坑,先将大瓶一个,盛水八分,满埋在地坑内。次将砂炉倒卓在水瓶上,令大小銜合,仍用六一泥固济缝十分牢密。次用粗泥泥饰地面,以隔水火相激之患。用二十斤炭火,从顶上烧煨。次添十斤或二十斤,从早至晚,斟酌火候,勿令过与不及。候次日炉冷,开取其砂,化为真汞,在水瓶内淘出,焙干。若砂好,每一两砂得汞七八钱上下。或砂不好,止得一半。其砂石之数,尽在炭末瓶内,可淘出验之,皆无用炭盖。所抽之汞,皆砂之精华。大凡用火,只在斟酌火候,勿令过与不及,则无得失之虑。口传心授,当自得之。

养黄芽法:每养丹头,先将上水下鼎子,用黄土松砂合半,用纸筋和为泥,打熟,固济,晒令干。将丹头顿鼎内,取水鼎后盖其顶,是未盖顶时,每丹头一两用熟汞四钱浇添了,方用水鼎盖。以先来所和泥纸泥其缝,令密。却用泥自水鼎通下,固济如瓜样,不必太厚,厚三分足矣。火炙干。其丹头苍硬者,须先研为碎块子。

养火法:以大口小瓦瓮一个,将烧纸灰,纸灰五七日,要结不若前草灰或茅草灰,盛瓮子内,以一个铁三脚架,不须太高,放灰瓮子内,用坐丹鼎令稳,注水于上鼎内,不须大满。烧红炭火,长块约四五寸,秤定斤两。若将来药成,添作四块。自卯时下火,酉时出旧火。卯时南北下,酉时东西下。欲下炭火,将瓦片子盖水鼎了,用火箸搅灰,令火气均,方下炭。复取了瓦片,欲添水时,须是常用汤瓶烧温水,令与水鼎之水一般,方可注添。其水鼎不可少涸,每七日开鼎添汞。若将来盛药,不拘七日或半月、一月,皆可。若丹头吞汞,决游汞少,则是药灵矣。消得药用,则开取之。别有后段制法。若吞汞迟,游汞多,琼林玉树少,别有制法。

黄芽大丹后段诀：黄芽丹头者，仙圣修炼甚精，水火既济之妙，阴阳交感分明，添汞养火，如子母相养法。若添汞既多，空有数目，母弱子怯，不能住火，服之无益，见火汞则飞矣。不若少于数两，依时火候，久以养之不必添汞，连年养火。若取用之，在内择其至坚者，锉如豆粒大，盛炉子内。仍安水瓶在上，每日用熟火围定，煅令炉子丹头表里通红，扫去水瓶底炎汞，日一次用之，使经大火而汞静，方可却将出丹以熟绢袋盛之，悬于沙罐子内，以甘草细锉四五两，慢火煮一日，取出。却别用余甘子一二二十枚，以水更煮一日，取出。却别用熟绢片子，小裹包之，每包一二分许。包定，使大萝卜十枚，去盖，大开中窍，每一萝卜可藏一小包。仍用盖子签定，以帕子裹，甑上蒸熟。每日如法一次，以萝卜内无黑色为度。取出研细，再入煅炉红一次，方可用白粥为丸，如粟米大。服之，自然无吐泻之患矣。

炙金法：雌、雄各一两，硫黄一两，硃砂一两。

右用大甘锅子一个，以鸡子清涂于锅内。又以麻黄节为末，糝于内。然后将前四味药入于锅内，四面用桴炭火逼之。却用蟾肚郁金四两为末，逐旋撵之，迨尽，取出碾为末。再入甘锅内，复用蟾肚郁金四两为末，盖顶以大火煅之。毕，研为极细末用之。用法以好银打成极薄叶子，以津液遍涂于上，却以药末糝于面上，以烈火炙之背，其色一炙即透矣。

关庚法：江西青气矾二两、明矾二两、青盐二两、薄荷一两半、汞二两、悬胎煮。

右用未经使新铁锅一个，用河水二三碗同前药煮汞，至汞干，取出，绞去油，汞用纸裹之，埋于地内一伏时，取出即坚硬矣。又关法：用北卢甘石一两，即回回名脱梯牙，枣肉、小麦、柏叶三味不拘多少，右入醋，同捣如泥，裹前干汞，用鞴炉煅两个时辰，取出炉，倾于童水内，即成上色庚道。卢甘石紫色者，成紫色。用死硃、死硼作贴身，入砒黄少许，亦妙。

擦铜如银法：朴硝汤煮物过，盐石膏煅过，相思子、马牙、硝石研细，擦如银，有半年之功，死朋硃。朋铁脚、凤尾草、自然汁煮半饷，硃水田草捣汁，煮半饷，皆死。

刘浪仙感气大丹

每用母一两为率，感五钱砂，子母多尽好用，大铁线纽作三脚儿一个，坐定盏子于炭上，上下俱用炭火，盏居中，盏用铁盏，建盏次之，入麻油七分一盏，草麻三十粒，川椒一掬。于母一处，安在油内。但以草麻焦色为度。取出，以绢帛在外，将信连在内铃，出盏子油药并母独绞砂子成丸。次用冬青叶为贴身球子，去叶上筋，尽裹定。砂子名为老君球，却用好米醋打面糊，和滋泥为球于外衣。次又用信连和水，搭裹三两层，令无缝罅。须先净了，再入炉。炭火中一扇，煅令通红。待火慢，然后出砂子。已拒齿了，次用盐五两，投甘锅内，作汁。以此过关，预先掘一地穴，如甘锅大小模样，待盐三分为汁，记取安穴内，急投砂子在内，急将砖盖定脚，踏实，任其滚了，取出。再入甘锅一煅，人预先将水半碗，内安一纸槽，倾出砂子在槽内，便成宝。以硼砂些少，撮清了，然后倾出。未投砂子在盐内时，切记先掘一地穴，试锅大小一般，并试得十分平稳，无缝罅，用砖一片，一下球子便要掩盖。此是至捷之法，感庚与此略异。

感庚如前用母入砂子了，顿在好建盏内。亦用草麻并椒加千年仞数片，一处安在油内，不用老君球，只用津唾调卢甘石末、铅白霜些少为衣，入火煅，便成宝。以好明矾用五方草并金城稻草二件，烧灰淀淋汁于沙糖瓮内，用笼糠火煮干，作匱。用五十两可养一两。

太上资圣玄经内四神匱(王君锡)

朱砂 硫黄 雄黄 雌黄各一两

四味打碎细米大，用白帛纸重包固实，用药煮，黄花、鸡肠草捣汁，于重汤内慢火煮七伏，晒干再用。

硼砂五钱，胆矾五钱，硃砂一两。

用温汤慢火，重汤煮十四日，取出晒干。用赤金五两，打成合子，却放四神药。却好封固。用银子八两，打成珠子，先将一半银子入瓦合内，却放金合子在上，再用银珠子盖上，安实。却用瓦合子封固，用铁线，内金合，外银合。却用铁线扎定外瓦合，却用盐泥固济。候干，入灰缸内养火。

火候四十九日。一日至七日用熟火（一两五钱，早晚二时进火，不可缺，缺则不好），二七日用熟火（二两，早晚二时进火，如火衰，增熟火半两），三七日用熟火（二两五钱，早晚二时进火，衰则增熟火半两），四七日用熟火（二两七钱半，早晚二时进火，衰则添火半两），五七日至六七至七七，用熟火（三两，早晚二时进火，不可缺，火衰增熟火一两），火候足了，取看药，若是黑色，将火烧看，如有黄色，即住。如未如此，再养十四日，即成。每一两重作十包。点法：银子一两重，须十分佳者，化开。每一两用药三钱，作三次下。待银面上清无垢，方倾出，即成宝。秘之秘之，不可妄传，济贫积行方可。

神仙大药四神匱（方可大）

舶上生硫一斤透明无砂石者，凿成荔枝核大块子，用益母、鸭舌草二味自然汁各二斗，将硫以葛布袋盛于汁内，悬胎煮一伏，昼夜不得住火。煮七日足，取出。以少许火上试之，如未伏，再煮，以伏为度。却分作两次，入太甘锅，用硬炭三十斤，煅相对，用两人以扇。急扇合炆，成汁，倾在两只建盏内，其硫不夺胎色，已成至药。即乳成极细末，别用生硫四两，依前小块，以二草汁煮一伏时，取出用前一斤作匱，却将后四两如栽莲法入砂合内，以昆仑纸三重隔定，用盐研如面，摊纸上一层，又以固药铺一层。上以白虎末填满合子，封固，入灰池。四两火养七日，取出。其硫已伏如法，却又用叶子雌黄四两，亦打如前大小块，以羊蹄根汁如前煮一伏时。取出研细，却与第二次硫四两，司乳极细，以蜜丸如龙眼大，入前硫匱内，养七日四两火，至此不用撩头。其雌已伏。又用鸡冠雄四两，以山茱萸煮一伏时。取出，与前雌硫同乳细，以蜜丸如龙眼大，如前入匱养七日，亦已伏矣。

丹经曰：“一黄死，众黄悲，一黄不死众黄飞。”先将硫制炼令死，然后制伏雌雄三黄。既死，又伏朱砂，乃成大药变化也。

朱砂拣颗粒镜面者四两，用地丁、鸡肠草汁煮一伏时，取出。用白附子、硼砂末、炼蜜袞作贴身，如前入匱养七日，取出，其砂已成宝矣。将起初硫匱一斤收起别用，只将前所养四神，共足一斤为细末，作四神匱。始初先用足色庚三分，汞七分，结成砂子，以紫河车、粟米浆、水三升煮一日，其砂子用熟绢帛裹，作数丸，如小龙眼大。先于石灰内炒，令干硬。然后方煮如栽莲法，入四神匱内铺盖，以四两火养七日，取出。火上试之，如未伏，更养两日。如此养三五次，觉匱力渐灵，则结二八庚砂。养之又养，三五次。如所养物坚重色深，炆销不折，则结九一轻砂养之。如轻砂养出，颜色深好，不异真金。则其匱通灵，可用辰砂养。

含胎庚每大颗朱砂一两，以金箔裹之，握令实。依前法栽插铺盖，养七日足，取出，其砂不脱胎色，光彩射人，而含紫金。

若欲浇汞，则将四神匱末分作三分，先入二分在合内，以箸头筑作穹子，以箸头筑金箔一重在内，然后以小汤瓶注汞在金箔内，却将余一分匱末盖之。准前养七日，每匱一斤。本法可养四两，恐损匱力，日久困乏，若只养三两，则匱力日壮，无时而困矣。此匱始初一年之内，须用七日火候。若过一年，则五日或三日成矣。若后及三年，则造化至于玄境，一夕可就。又其匱三年之内，所感金宝之气已多，成紫磨真金，又可以为掺制之用。

其法更将硃砂一处，硼砂一处，熬研在内，养七日，取出。每汞一两，入在水磨铤内，

用前匱末一字掺在面上，以小盏盖定，以醋捣皮纸，筑塞其缝，顿于三斤火上，俄顷立成土色真金矣。

此法古今口口相传，不记文字。予今编录，流传世间，七百年内许传三人。得此法可为国之师，观此妙诀制用法度，至简至易，而夺天地造化。得之须多济人利物，慎勿妄用轻泄，秘之秘之。

蒲真人上品大药(葛可久传陈庶子，庶子传授)

先以船上硫一斤，击作如豆大，取水易木之皮挫碎，晒干。浓煎汁五斗，澄清，用瓷器大甔内，以帛悬胎硫，又用细眼篮，亦悬胎，架定在甔内，入前汁慢火煮三伏时。勿令火紧及缺。煮足，出硫晒干。分作八处，与溶上等庚亦一斤，作八处，煇过母气。

先以水易木之皮晒干，烧烟，厚熏五十两。甘锅八个，置桴炭火中，令稳实。却溶赤庚二两，煇成汁。急入熏过锅内煎。煮过硫亦二两，投庚汁上。速用瓦燥儿盖锅口，切勿迟，恐走气。如此煇金入硫，感气八锅八次，待冷，打碎锅，取出分胎硫一斤作匱，养庚。神室阴阳煇过庚，止可打外合，不可作内神室。

死阴阳法变化：阴黄一两，阳黄四两，以地榆、续随子、鹿葱、蓖麻子、水杨皮、鸭舌草(荒田或浅河内生水底下如舌者)六味，晒干锉碎，同煎浓汤四五斗，澄清。用砂罐内悬胎、阴阳二黄在内，入草药清汁，慢火煮十五伏时。勿令住火。汁干逐旋添烧汁。直待日数足，以赤庚五两，打神室一个，入二黄在内。却又以死矾五钱，在内和之。外再打大合一个，入前硫匱，陷神室居中心，上下周围死硫匱之令实，合子外用醋调赤石脂封盒口。又用六一泥封固，厚二指，阴干。入灰池。卯酉二两顶火养百日。足，取出。阴阳二黄为末，一钱点汞一两，为上等赤庚至宝。

死矾法：矾不拘多少，用慈茹草捣自然汁，煮煇即死。或田字草捣自然汁，煮煇亦死，更灵。

点法：以汞一两，先入甘锅，用养足二黄末一钱，入于甘锅，散在汞上。再以透明松香少许，盖面。又以香油三五滴入内，锅口用平稳瓦燥儿盖，锅口无缝，用炭簇定锅，干锅口上发火，次第至下。锅内声绝，待锅通红倾出。已作汁，即上等至宝。如极赤，可入银，破作平常赤庚。此点成者，乃圣庚也，变化无穷。

变化法：将点成圣金六两，可铸作一神室，入阴阳并船上硫各二两，为末，在室内又以圣金打作薄片，煎作棋子片，混入三末内，养火固济。日足，点化庚，神验矣。

又法：将前百日火养足二黄五两，点成圣金。依前铸作一神室，将养过二黄入神室内，铺底盖头，养阴四扛一至五两，去前阴阳匱，又以养过阴一钱点汞一两，为上等赤庚。如不点，便以阴五两亦入圣神室内，铺盖作匱，养硫亦四扛一至五两，此养过硫亦一钱点汞一两，作上等庚，变化无穷矣。

陈庶子传砒匱

养粉霜点化法：紫河车为末，每砒末一两，河车末一两半，拌匀。入甘锅内，用火从微至猛火，煇立死。作匱养粉霜最灵，皆胜他方。

升粉霜法：砒抬者用汞一两，以食盐一两，明矾二两，硝六钱。乳为细末，入汞一两，在内同杀，研不见星，入水火鼎。赤石脂固缝，盐泥再固缝口，以竹丝擦口缝中，干，取出竹丝，留一小孔，名玄关一窍。上火逼，鼎内水气出尽，以赤石脂填实此窍。如不留此窍，则鼎内水气攻，要出固济，口缝则作裂缝也。以前死砒养粉霜一钱，点骨头一两，大妙。

方可大传煇粉霜点化法：粉霜一两，研，用夹绢帛子包于碗内，以百沸汤浸，摆去矾药，晒干。用昆仑纸包定，以银碟子一片(重一钱)紧裹，令实。以川狼毒、猪牙、皂角、瞿麦、石韦各半两为末，炼蜜搜匀，包球子外。又以樟柳根一两，大蒜二头，去皮，同研如胶。

再为外球，入合子内，封固。坐在半个砖上，以醋灰拥定四畔，令匀。以炭五斤，顶火煅。候灰塚子才赤，退火。约一饭久，却进火。候火尽，冷取，粉见宝矣。每用粉八钱，点红物五两。此乃换骨独圣，丹阳秘之。

急煅砒粉：砒汞、各一两，碗一钱半，同乳，不见星，入泥锅内。上以炒盐捺头，泥饼盖定，盐泥通固，入气炉。其炉底先以硬炭二层排定，却安泥锅簇炭，发顶火。候红至底，动鞴候底下通红，取出，冷开。每三钱化一两。

急煅独雄点化：雄以羊蹄根煮一伏时，甘锅围簇，慢火，仍以庚母三钱，投入，作汁一煅，冷取点物。

伏雌黄法：用鸡肠草汁煮一伏时，却以阴干草末铺盖，入合十斤，火煅。候冷，取出。每一钱点朱砂银，为至宝。

制黄芽法：用铅精五两或三两，熔作饼子，或打成。以瓷桶入汞三两，与铅饼子去汞二寸，盖之以六一泥，泥令密。上以水瓶子盖瓷桶子口，阴之。下以三两熟火养七日，足，开看此汞。并上，于铅饼生芽如针，鲜洁金色，名为第一转。又添三两，依前养七日，足，其药如黄金色，不得取出，又添汞三两，又养七日，其芽如深黄色，迤邐长大，一如种麦苗相似。如此七开鼎，添汞七次，四十九日，计二十一两，可取。此名紫黄芽。遍于鼎内变转，形色不同，名曰还丹之母。其铅块上可得十二两，铅下亦有顽汞三两。以来又有汞飞在盖上，如红朱色，可有三两，以来号为独体丹砂。采得此药，可用牛乳蒸之，研如粉。每一两用枣肉丸作千粒，一钱丸作百粒，每日空心酒下三丸，大补下元，镇心益肾，安魂定魄，去三尸邪气，冷疾风气，宿疾万病皆除。功效不可一一尽述。

庚道集卷之三

太上灵砂大丹

朝议大夫知南剑州军事杨勤序

采天地之精、日月之华，炼成大药，以火烧阴而破毒，服之则强壮筋骨，补髓填精，杀九虫，断三尸，聪明耳目，返老还童，回骸起死，延年益寿，所以成九转之功。恐修丹之士狐疑而不信，故细论之。得之者全在积功累行，利物救人，切要制造精专，不可始勤终怠。正用阴阳匹配，水火相承，飞伏子母，温养金石，以成飞伏。子母温养，金石以成变化。夫遗躯换壳，坐脱立亡，龙蟠金鼎，虎绕丹田，此内丹也。水火相承，铅汞至宝，烹之不走，炼之不飞，此外丹也。世人好外而不能成内，达人修内而不肯为外，内外两全，其惟丹砂乎。鸡餐成凤，鹊食为鸾，犬饵化龙，人服成仙。功高而后得传其造化，不可测其变动，不可度其精妙。老者服之返少，死者得之再生。灵砂已就，擦白髭而换黑色，用乳汁制灵砂，则乳汁复成血矣。此灵砂之内景也。不假无名之药，不用难得之草，其用省而不费，其功简而不繁，下手而铅色变，进火而汞体干，加之以金石之药，增之以贴身之匱，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十两可以点百两之铅，一斤可以千百斤之汞，此灵砂之外景也。前圣所传，后圣所演，书之玉册，秘于神匱，非名山不可隐，非上士不可传。始自太上授之徐真人，徐真人授之葛仙翁，仙翁授之抱朴子，抱朴子授之西华真人吕先生，西华真人吕先生授之张侍中，侍中授之任宝区。区得之而叙其法于前，张仲和因之而演其法于后。今则本末备矣，首尾全矣。获之则七祖超升，得之则必登云路。施大用则富国安民，发于小用则肥家润屋。若初学修行者，习炉火之士闻灵砂妙诀，而尚生犹豫之心，遂使沉迷，不得省悟。是以再叙其事，以明其本，显扬大道，指正玄机。九转之功，一一具述。初煮以药，次炒以砂，煅之于混元之鼎，养之以长生之匱，琼林生而上士皆惊，玉树繁而天仙皆喜。汞于是而真死，宝于是而发现。而更换骨，裹以金箔。若向之庚化赤，若向之辛

化白矣。由此观之，灵砂之法，论其要妙，合天地之造化，言其功绩，成圣贤之修养。推其义，同《周易》之八卦；原其理，符老氏之九转。是以变化出没，无所不在；纵横曲直，无所不合。《道德经》曰：“视之不见曰希，听之不闻曰夷。”故名曰希夷之道。今此神丹名曰灵砂，其义一也。正阳真人曰：“金丹一粒定长生。”乃此丹也。其名虽殊，其实则一。历代圣贤皆修于此，万卷丹经亦名于此。灵砂者，炉火之管辖，修养之领袖。或曰：“灵砂既如此之妙，何假母而后见宝乎？”殊不知燕雀不生凤，狐兔不乳马，孤阴不产，孤阳不成，汞乃纯阴，铅乃至阳。《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以假母而后见宝也。今世之人，得灵砂者服之，不能轻举，炼之有诸障碍者，何也？曰：行浅也。《经》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是以制伏一药，可以升仙，而况灵砂乎？得其术而必诚。诚者，行全也。闻灵砂之君子，修身修行，何虑不升真乎？所用药品，所制法度，敬而欲之，条列于后。

修丹炼上，须要清静身心，焚香发愿，启告天地。修丹谨行，济物利生，得无魔障，方始下手。若不至诚，恣情放恣，吾神不祐。张仲和先生曰：“修炼之人切要知，不修行业莫为之。一朝行满功成后，始信灵丹出世奇。”

升灵砂丹法：诗曰：二八配阴阳，离宫子细详，谁知真造化，姹女嫁刘郎。

第一炒灵砂法：硫黄四两舶上者，选透明不夹石最好者，可用水田公子草汁煮一伏时，即田字草也如。无瞿麦代之，为细末，入河水煮之。水银一斤，用管仲、五倍子各一两，松香二钱半（通明者），同碾匀。好米醋浸煮半日，候如稠糊为度。

右件取出，用新铁铤先将生姜汁煮半日，拭干，安慢火上，先溶开硫黄，作汁。次下汞。却以铁匙慢火炒。或成块，用柳木槌碾令细。再于慢火上炒，切不可令烟焰起。如觉有黄烟起，急取铤离火，亦不要住手炒，不得心性急迫，亦不要用醋洒，若犯此戒，最为灵砂之后患也。须要炒一日为度。如炒得青金老，则灵砂坚实，贵无游汞。

第二造炉鼎法（不录）

第三打灵砂入鼎法：

青金十两，朱砂一两（颗块者、好者，用研，令极细）。右先将好醋浓研，好墨涂水鼎下三五次，令厚。庶灵砂易取，外用醋调蛤粉、赤石脂，入蜜少许，封固令密。又以铁线扎定，再用六一泥黄丹和匀，通身固之。候一日一夜，干。透入炉水鼎内，安水令满鼎，下着炭火三斤，烧底。候水耗一二盏许，再添炭二三斤。候水干三鼎许，不住添汤添炭。候五个时辰，加炭五六斤一煅。待十五斤火数足，寒炉取出，看其砂，要坚硬有声。大凡砂不坚硬，更有油汞，不能成丹。其养不断胎色，又食母多。已上诸病，皆因煮硫汞不伏，炒青金不熟，不用米醋，火数不匀，火力微小之故也。更升法水鼎内，须要添汤，忌添冷水。添火忌高，不要过水鼎缝处。太上曰：“真甲庚号曰青金，入鼎炉下十五斤。”火既济成，砂体要实，其用十五斤火，可敌九百年太阳十五周甲子之数，是一日夜有九百年造化也。故曰灵砂内藏白属坎，本色赤属离。所谓坎离交姤，既济煎烹，水火金木土，混一造化，凝结而成大药也。诗曰：五金既济坎离宫，混一成形体本红，妙禀阴阳交姤力，九旬甲子一朝终。

第四煮制灵砂法：

青桑条（烧灰淋汁），明矾二两，雄黄二钱，川椒一两，青盐一两，胆矾三钱。

右五味药入灰汁，加醋，安新铁铤或砂石器中，将灵砂成块子，细密竹篮盛之，入药汁内，悬胎煮三伏时。候干，同炒，取出。以川椒汤汁浴。或问曰：何以煮之？

太上曰：“硫汞成形，须要真死，必用煮倒。其五味药，按五行也，故曰五行桑灰汁。煮硫法，谓硫倒则汞死也。”诗曰：

阴阳相制未成珍，全藉桑青可济贫，炼至九功能化石，皆因母力见仙真。

第五炼道华池铅硫匱法：

黑铅一斤，硫黄二两（舶上者透明，恐水田，煮熟者）。

右件将净铍安火上，熔铅作汁，次将熟硫研细，旋投入铅汁中，铁匙不住手搅之，任其硫炎如火蛾儿飞。如见星斗现，即取铍离火，仍不住手搅之。候火星渐息，再安火上熔，徐徐下硫末，不住搅之，以尽为度。候冷，取出，碾为细末，立为华池，谓铅汞交媾，二气相扶，阴阳配合，荣卫和同，乃火中得其水，阳中得其阴也。是故长生之道，运转无穷，滋养不竭，其理明矣。立成长道华池，用度有诀。

第六立良硫匱法：

右件如熟硫四两，用山泽半斤，打作箔子，稍厚，不拘片数，逐片于火上炙，令极热。掺上熟硫末子，再炙，再掺，直候硫作青黑色，如釜焦片剥起。依上炙掺，候钻入山泽箔内了，再炙掺，渐次剥尽为度。碾作细末，别入药，和匀作匱。

代赭石(火煅七次，醋淬酥为末)、无名异(为末)、赤鸟脚三味各四两，良硫四两。

右件三味为末，如良硫一两，此用三两，和匀作匱。

又将前炙硫、真山泽作粉如法细，用作贴身。用醋膏湿其灵砂，裹上贴身山泽粉。次用正等山泽箔逐块裹之，绵子包纽，令其坚实，去绵入良硫匱，栽莲排定覆藉。次用山泽作神室，如无，只打山泽圆片子，安良硫匱上，却安上贴身灵硫。再用山泽片盖之，合定，过华池固济口缝，铁线扎定，外通固济。入灰缸内，进火二两，养二日；加火二两半，又养二日；再加火三两，又养二日。第七日加火五两，插四维养一伏时。七日数足，取出砂，去贴身药(再煮二味)。

胆矾四钱，舶上硫黄八钱，黄药子、白药子(研令细)。

右矾硫二味为末，裹上灵砂，候干再用。前黄药、白药二味同入铍，微火炒紫黑色为度。为细末，以醋膏裹灵砂令湿，裹上药末，令不透药。次用昆仑纸包绵扎定，入母匱养之。或问曰：何用此药贴身？

太上曰：“此药皆死汞之根，用之死汞万无一失也。”

第七化母匱温养法：诗曰：

母正子灵通造化，子灵不与母相亲，南星更使三棱助，若用乌龙亦作星。

右用上等山泽一斤，依法粉之。或如黍米，亦可作匱。仍用神室。或问曰：何用神室？

太上曰：“恐上下铺盖，不到神室，则周旋遍满。又庶砂受母气之壮也。”

第八温养火候法：诗曰：

金木交加入丙宫，须知卯酉可参同，七回姤女成仙质，再见刘郎入碧空。

将前砂贴身了，入母匱，栽莲排定铺盖，如法固济，入灰池。第一日火卯、酉各二两，第二日各三两，自此每日各添一两，至七日加火半斤。养一日，寒炉取出，将一块用两半白梅肉裹定，入火煨一食时，顷次入醋中浸之。取看雪白色，如觉轻，是硫去也。止余汞存其母，不耗不折。如末十分倒，当时去贴身，便有胎色，只是火太高，力不到也。次用米醋入白矾煎过母匱，于手心揩洗，令净。候干，入合再养三日，卯酉火各五两，无有不成也。或问曰：用醋浴匱？

太上曰：“恐母力弱，再有助之。”诗曰：

无精光兮子不灭，母体尪羸子不生，不会玄机三要法，如何造得大丹成？

如有力者，别用山泽一斤，依前造匱，再养七日，其砂坚固无比，用之转制，其力浩大。沐浴超凡入圣，方入第一转，制珍成宝。

第一转制珍成宝。

地丁花(乃一干黄花也。如无，金灯根代之)、巴豆肉、蓖麻子肉已上各等分。

右将前件灵砂，去贴身，入铁臼中捣为末，昆仑纸裹作一球，却用前药三味捣作膏子，裹定前砂，入大砂合内，用盐花铺盖。盐花上穿孔子二三千个，安铅饼子一个在上。再用盐花填满，封固口缝。通身固济。候干，入灰池，火五斤煨一夕。寒炉取出一片，如银矿样，取出作匱。诗曰：

灵砂七返有三乘，妙旨师传最要明，黑白能分通造化，华池沐浴自飞升。

右将前灵砂沐浴，用米醋一升，青盐半两，盆硝三钱，同入铫煮一日，要坚造化，方成第一转丹头也。

第二转脱凡入圣。诗曰：

不用凡胎养圣胎，依前法度好壅培，这回脱体成仙骨，始觉渊深不可猜。

右将前砂别作匱，再炼一斤生朱砂入合匱养。

胡椒一两，箠拨一两，知母、贝母各五钱。右用黄子醋悬胎煮珠一伏时，次用椒汤浴珠净，令干，依后法。

粉霜、硃砂、鹅管石、白胶香、枯明矾各二钱。

右五味为细末，用蜜或醋裱贴身，入第一转匱中，依法栽莲排安，固济入炉，温养火候并同前法。火足，开匱，丹成方是圣胎。盖无一点凡气。如此养就一斤，不可煇熔，只锉碎。养大药匱法，一依四一之数。诗曰：不用凡媒白体成，离他胎气自惺惺，通灵变化皆由此，顷刻丹阳换骨清。

如欲服食，将埋土中七日，去火毒，木蜜为丸。

火候妙法：初一日一两，二日一两半，三日二两，四日三两，五日四两，六日四两半，七日六两，第七日旦顶三两，东三两，夕顶三两，西三两，第八日旦顶三两，南三两，夕顶三两，北三两。

第三转温养真阳。诗曰：

欲立神仙大药基，先须擒缚赤龙儿，炼成九九纯阳体，始信炉中造化奇。

汞既成珍，只是独体，不得真阳，不能变化。用如箭头，朱砂一斤。

川椒、草乌、南星、芫花、明矾、青盐各一两。胆矾、硃砂各五钱。

入好米醋悬胎煮三伏时，次用野蓼自然汁煮半日，椒汤浴，令干。浓研好墨，倾瓦盏内，将朱砂裱墨上，于净瓦上焙干。再裱墨，又焙干。如此五七次，却用法信贴身，令厚。将第二转灵砂煇销为末，入合作匱，栽莲养朱砂，固济如法。仍先用灵砂三钱或五钱，重打圆片子，盖匱末上。次下华池，末封固入灰池。依前法火候养之，火足取出，磨试如山泽色，即成也。如未成，尚带赤色，再用火三两养三日，定成也。匱法四一之数，四次养之，就。一斤作匱，浇淋。如不作九转正丹，可糝养二转丹头，作长生涌泉匱，养母砂。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道也。

第四转浇淋黄芽。诗曰：

水晶金液得丹砂，灵药丹砂事可夸，一味只凭滋养力，结成满鼎水晶芽。

水晶金液乃前灵砂，丹砂乃所养朱砂，《参同契》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将此伏火朱砂只作块子，入合虚养三日，每日火三两，开合浇汞四两。其汞先用皮纸三四重裂过，浇于砂上，固济入灰池，养之火候并依前法七日，寒炉取出，其汞已干。未生芽子，如或不作正丹，可养灵砂作匱养母砂，名朝种夕收。诗曰：

再添再养汞频干，至道明明自不繁，火候徐徐无太过，开炉光粲玉琅玕。

汞既养成，不须摘取，如前再浇再养，得匱二十两，可浇汞五两。依前火候养七日，开看，其汞方灵，涌生玉芽，如琅玕也。诗曰：

琼林玉树凭三次，瑶蕊奇花色更鲜，至此保全无懈怠，却宜固守要心坚。

汞养两次，火力转加。又将生汞七两浇淋，依前法固济，养火七日。开看粲然，瑶蕊琪华、琼林玉树也。通前共得汞芽一斤，摘取，号曰神符白雪，可养大丹也。若只摘取，可以享用无穷之利也。诗曰：

白雪神符岂易逢，赤龙旋复镇中宫，云雷鼎沸三朝足，别作仙家上等功。

坚芽子法：右将汞芽一斤，细锉入铫内，用米醋饼药酒脚炒二时辰，后以药水洒之，再炒后入匱铺盖，养三七日，要芽于坚实有力，可以养火也。

第五转大丹糝制法。诗曰：

赤龙伏火号还丹，秘在仙家遇即难，四十九朝功用足，轻投一粒汞全干。

右将所养朱砂芽子锉碎入匱，虚养二七日，亦依四一之法浇汞，火二两养四十九日，数足开看，生琼林玉树，仍先前朱砂煅出，作神室养之，乃妙。其玉笋一钱糝汞一两。成丹法：建盏下汞在内，糝药在上，封固安火上，自然作蝉鸣声，声绝，即干。

第六转产五庚伏三黄点解成珍法：

将三黄各一两，同研一伏时，入玉雪末一两（即玉笋也）。再研匀，安甘锅内，用伏火礞砂半两，盖上面歇口，下九斤火三上煅寒炉取出，作一块丹红色。如欲试之，将五金五两，明炉作汁，下三黄一钱点之，尽成紫色庚，至此功成。切宜量度为之，德行深重者方可受用。更须济贫困，救孤寒，修身养命。如或恃术贪婪，过度受用，立见祸殃，戒之慎之。

伏礞砂法：右用礞砂半两，用天茄子末一钱，入合固济，火一斤煅，寒炉取出，尽伏矣。细研铺盖。诗曰：

为爱黄花点白霜，何难变化可参详，三元受得炉中雪，不许愚痴暗度量。

第七转七返还丹。

将硫八两，汞二两同研，黑色。次入前伏火三黄一两，再研匀。安磁合内。用三黄三两铺盖，赤石脂封口缝，盐泥通身固济。候干，入灰池。每日卯酉时火各四两，养七日。足，取出，为末。诗曰：

双鬟女子自相资，返覆优游事合斯，药熟了然颠倒变，相投父子得无疑。

第八转糝成庚。

八卦全也。将所养出硫汞五两，加上等生三黄各半两，南礞砂一两，同研匀。入合固济，入灰池。每日火二两，养三七日夜。已，用火二两，日数足，取出。每用一字糝汞五两，成紫庚。如六转尚不敢受用，况至此造化更大，非知命君子可不畏哉，可不惧哉？诗曰：

丹砂八转成，更不用辛勤，一点纯阳药，能成上等庚。若能修至此，积德省贪嗔，功行三千满，长生久视人。

如欲逐转服饵，并用木蜜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取长流水吞下一丸。九转成功，列前叙矣。自古丹砂，无出此矣。

第九转丹起死回生。诗曰：

丹药修成几月深，神功变化自堪任，金章紫绶何须贵，明月清风乐此生。

太上曰：“如修炼至此，服之凡躯成圣体，返老作童颜。”可于高原福地作坛，用碧油车朝真礼斗，立鼎安炉，如法修炼大药，将楮汁和泥，涂鼎里，方下丹剂。次下水盆，固济入坛炉。每日火五两，养一百日。足，取出丹，入地三尺，埋之一年。或问曰：何以埋之？太上曰：“埋之令出火毒。”一年足，取出悬井中一年。取出，长流水浸一年。如此三年，足。取出研为细末，用甘草汁，丸如鸡头大，入炉养火七日，取出。如欲试验，但将一丸与鸡犬服之，久则皆能变化成龙凤耳。人服之，形神俱妙，白日飞升矣。作丸子后，火足，可用水缸数只满盛新汲水，安丹水中。浸之水温，又移一缸，方止矣。

黄芽金鼎九转法

李洞玄神丹妙诀

金鼎第一变。用砒十两，作三十包，黑铅二两，先甘锅内熔成汁，次下砒，逐包。候作汁，又下一包。次第下至三四包，可倾出。再入砒如前，尽为度。如十两砒只得六两成，如金色，不用铅。法曰：“用铅不用铅，须向铅中作。及至用铅时，用铅还是错。”

入煅朱砂第二。朱砂五两，和前砒五两，研和令细。入建盏内，上用死砒三二钱盖面。入炉中，候通红，即用气袋鞠之，煅成汁。即掺少生砒投之，再引起死砒，不住扇。直候砒尽见清，乃朱砂熟也。即铃出，候冷，打破盏，取朱砂再煅，令砒尽，却打成皂角子大块，用

药煮之。

麸盐子、茜草、苦杖、狼毒、浮石、磁石、针砂。

石各一两，煮朱砂五两，入砂锅子内煮三伏时，出墨色。却用白沸汤泡洗六十遍，不可令少泡。彼捣碎为末，作匮则别取生朱砂一两颗块者，用醋蘸之，金箔为衣，如栽莲状，入磁合中，以醋调。赤石脂同缝，铁线十字系了，通固。候干，入灰池中，顶火二两养七日，所养者依前法再养。

点化铜铁第三。用犁头铁二两，烧过打碎，以锅子先下朱砂一两在下，次下铁在上，用大火烹之成汁。其朱砂返升在上，其铁归下，如啄木之声。直候声绝，药成。不可倾出，以冷水浸其锅子面上，朱砂自然凝结成片。在上打碎锅子，取之。其铁成上色好银。在下打开，再用前砂作三次煅点，但第二第三色差青，颇硬。即以第一次者银同煅之，乃一色，成上银。非世间之物，皆谓之药银也，此乃神仙之至宝。点铜亦然，并依此前法。或第三次用了朱砂，如不添匮中，即别作一匮，养母砂子，并生朱砂，成宝亦然。以铅煎成银，不折。

脱凡入圣法第四。每四两养成砂聚八两，或四两作一匮，别取生朱砂，如前法以金箔为衣，养火七日。取出再聚，与母等分。或八两，或一斤，一处杵碎，入雄黄一两，雌黄一两，三味袞研入匮，七日二两火。取出，共得十两，一处煅成上色庚。

移魂合魄第五。前十两药如不煅成庚，即再作匮，别取生朱砂三两颗块，雌雄各一两，三味一处，并作块，以金箔为衣，依前法养火七日，共得五两，成研一两，伏火礞一钱，同黄蜡丸作十粒，点出山艮一两，成庚。

以魂制魄法第六。已上十五两，如不点庚，即再捣碎，入生朱砂五两，雌雄各二两，金箔为衣，三两火养七日。取出，成二十四两。取一两，入伏火礞一钱，礞一钱，三味同研，黄蜡为丸，作十粒，每粒干汞一两，成庚。

炼阳消阴法第七。已上二十四两为之丹头，如不点化，即创丹室及择名山福地下手，修炼小还丹也。用前药二十四两，研碎作匮，以汞十两，作三次浇。第一次二两，第二次浇三两，第三次浇五两，并须三两火养之七日，共成三十四两。其色紫金，光明灿烂，清香满室。当以沐浴香汤泡出，再养七日。出，复沐浴。如此经甲子，致次月成小丹也。每用研细，以儿乳汁和蜜，合成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一丸，空心井花水下。服至十日，三尸出，百虫死，平生痼疾皆安。至百日中，与食不食皆在，是得免瘟瘴瘴气、邪鬼虎兕刀兵之难。神仙之道，由此而成，乃下士入仙之阶也。

炼气成神第八。火三两。以前件小还丹再入匮温养七日，一沐浴经一周天，一岁之期，功满数足，其色返白，生光如毫相，出之，即光明满室，乃有神物护持，山下鬼魅非敢迎视。当须斋戒念善，作种种良功，保持丹药。或得服者，亦宜先施功行，次当服之，皆得飞行空虚，为地仙矣。

炼神合道第九。火四两。当依法七日一沐浴，三年千日之期，功满数足，时有金光透出，乃功成也。当须预请有道之士，同以保持，更须醮设天地。不尔，则招大魔作祸，破失其丹，徒费心力。丹就，则其色返黄。此乃还元归真之道。当时始自黄芽而生，今成就复归黄色。如研时，不可令见日，恐随太阳飞腾而散失。须用木蜜丸之，如一粒散于境中，则千里为福，邪鬼、魔魅、虫虎、旱涝并无。若一粒入腹，游行十洲三岛，名列仙位，寿同天地，能济度存亡。念动，则并不达矣。至使鸡餐成凤，犬饵成龙，变化种种灵验，不可具述。学道之士得闻是丹，亦皆宿有善缘，非一世之士也。此丹书到处，自有神物护持，如轻谤斯文者，乃初生为人薄细所格也。或有缘契求法之士，当具质心金宝，以传是书，勿示非人，戒慎为行。

庚道集卷之四

东坡三黄匱法大有力验

用紫花、益母草烂捣，取自然汁，煮硫半斤，或一斤，不拘日数，试之无鬼焰或烟者，方住。入汁锅，煅销成铤净了，如用入盒，固灰池内四两，养雌一两。七日足，又养雄一两。如要多养，已一斤或半斤养雌雄，但四扛一，每日七次，添黄雌雄，皆要骰子块大栽莲养。如要作匮，三黄各停，多者硫留起，却将雌雄养出者，再用葵菜取自然汁，煮三伏时，方一同三黄匀研细，作匱，浇淋汞。但用细竹于匱内捌孔数十，浇汞在内，养火七日。足，开盒即成黄金，上色者也。汞亦四浇一矣。大妙，秘之秘之。

辰砂浇淋法

辰砂半斤，用无浆粉绵帛虚包扎定，入沙锅，用米醋悬胎，慢火煮一伏时，入川乌、草乌、川椒、胡椒、梧桐律、黄连、狗脊、地锦、天茄儿草为细末，四两重，入醋内同再煮三伏时，取出，拭净，乘热急用汞砂子逐块包，极要如法密包。稍包不到，即换一块辰砂包了，即涂蜜于梧桐律末内，裹过。次以草药末内裹过。次入盒子，将草药铺底，上匀排丹砂，或作三二重。又用草药盖了，以醋调赤石脂续断石膏，三为末，入六一泥，昆仑纸包泥讫，固济两指厚，有损补之。阴干。先于净地上埋一瓶子，盛水九分，其瓶子与地平，上安盒子。以盐泥其缝，别细柴灰醋和塞之盒子，簇生炭五斤，上发火，令自然着。候火两六七分，即以黄土盖了。来日取出，去草药灰，丹砂尽如银豆。

结汞砂法

以花银一十两，凿作五七块，以麻油半斤，入建盏内，慢火熬入，水银并花银同煎，以百步断碎，一粒一粒慢入油中，二伏时即成硬块砂子。

浇淋诀成火诀

将煅成丹砂再用前草药铺底于磁盒内，又用梧桐律一层，丹砂银豆不拘多少，排于草药，末如栽莲法二三重，上浇水银二两。再用梧桐律一重，草药盖面，慢火养三日。足，开盒尽作寒林玉树，即摘取收之。再依前法浇养，候养至五次其丹砂金灵，即不用使药，便可浇养。仍添养汞作四两。收芽子如多，取山银煅作珠子。如用药铺盖，养芽子一七日，每芽一两，养花银珠二两，便先焙出花银珠，投入养了芽子。即于上品，其银非凡银也，可以勾庚作匮，无所不通。其芽子若不煅作银，再入丹砂匱，养至九转，即为大丹。点矾石为金，煅之刀圭，便作飞砂。

龙虎匱法

好辰砂光明三两，硫黄半两。右用同研细，以熟绢裹扎筑实系定。然后用针砂一斤，净淘洗晒干，仍用甘锅子大者，先入针砂在下，次入药裹子在内，用余针砂覆盖上歇口，一升火煅，成火化为灰为度。取出。其药乃绿色，是名龙虎匱。又将此伏火砂二两，研入生朱半两，与熟砂同研，令匀。入厚磁盒固济，入灰池内养火七日。开取依前法。再入生朱半两，与熟砂研入盒，养七日。开研朱砂。待养熟砂三两入盒，养火依前法。但熟砂一两，管生砂一分，计养至五两，或半斤，便将汞三两或五两倾入，伏火砂中，固济养七日，其汞三两并噀入砂中，其砂即成颗也。然后更入汞二两，养七日，砂体当有白霜覆其上。此霜取服，乃长生不死之道，点汞成宝。但添汞养之，至宝无穷矣。若度度以生砂水银增入砂中，不可说也。火不过四两，不可妄传。

金丹秘诀

夫大丹之术，不出乎铅汞。而铅汞之药，乃大丹之基也。铅汞互相感发，交相制伏，皆不离于天地牝牡之理。且铅属阴，其色黑，而为玄武，以言其卦则为坎位，禀北方壬癸，

水。水能生金，其色白，而为白虎，其卦为兑，西方庚辛，金也。汞属阳，其色青，而为青龙，以言其卦则为震位，京东方甲乙，木。木为朱砂，其色赤而为朱雀，其卦属离，南方丙丁，火也。则坎为铅、为水、为月。离为汞、为火、为日。坎离会用，日月相合，铅汞相搏，龙虎相交，不偏其用，互相制伏，须得黄婆会遇，方得大全之域。而金丹之道，不劳而成矣。

——先用上高山泽，每两投入净铅四两，熔开，扇取铅花四两作匱。盖丹基者，此也。

——朱砂一两，为则入生硫四分，乳细，入水火鼎如常法。升水七八鼎，寒炉取出，乳细。又入生硫半钱，生雄三分，铅煮过母末二钱，同乳细。入小锅内，实捺，软石膏、滑石等分，为末。捺头，令十分紧。瓦陀盖锅口，铁线扎缚，固济。入未济炉，一进火半伏时。待冷，取出，研成骰子块，以绢缝袋，入朱在内，悬胎入瓦罐内，慢火煮三伏。

——煮药石、壁荔、羊角藤，用扎细槌细煮之，加生姜自然汁一盞，令均，下汁内煮朱三伏。煮毕，又以前二味草药干生者同朱块炒，令草焦黑。吹去草，又添草炒，至一日，却入草匱。

——草匱药，侧柏叶一两；铁脚婆罗门一两（分细），五倍子末一两，缩砂末一两。

右拌和令均，入盒内铺头盖底，封固。入灰缸养，煅三次如前。一日早三两火，晚二两三钱火，次早一两七钱，并顶火三次。毕，取出朱块，以炼蜜滚过铅白霜和母末贴身，却入母匱。

朱砂一两，为则以铅煎过母作末三两，于小盒内铺盖，朱封固为内盒。外用大合，以小合置于大合内，铅花每两入黄丹三钱，拌匀。同乳细，铺盖内合，填满作外匱，令实。却封固扎缚，入灰缸，慢火养二十一日。足，开看，如未死，再养七日，真死矣。

二两半顶火三日，三两顶火三日，

三两半顶火五日，四两顶火五日，

至十六日至二十日四两，顶火三两，插三方。

日足取出，朱砂真死矣。母须次次救过，方可再作匱。如母每一两入汞三钱，于小盒内封固，一两半火虚养四五日。再以入母朱，又如前养一次。日足，母又依前法养朱一次。日足，母又如前入汞，又虚养三五日。又依前法养朱一次，日足为度。如母三两一起养朱一两，二起又养朱一两，三起又养朱一两，共养得朱三两。通和一处，捶碎。每朱六两，捶细入生硫六钱，同入水火鼎，封固。大火一煅，作汁成陀。如有游汞在水鼎上，括下，却碎鼎取出朱，捶碎。再入瓦铤内炒朱，令红，去却硫气。《丹经》谓以硫炒监者，此也。却再入元养母六两，同作匱。《丹经》曰：“复求生母，共以养之，是谓和合，四象是也。”却养赤膊朱砂，是谓婴儿之道也。朱砂颗块光明墙壁者，依前法用草药煮制，亦入草匱煅养七次（法则并火候并同前），并不加增。煅毕，取出朱砂，以水洗，令净。却以炼蜜滚过，以铅白霜贴身，入母朱匱栽莲铺盖，且如死朱半斤，以元养母亦半斤为匱，养赤膊婴儿朱砂也。可养朱砂四两（以后作长生匱）。

火候一两半，顶火养十五日，加至三两，只顶火共二十一日。足，开看真死如何。如有小烟，再拌匀，依前栽莲铺盖封固，三两火养五七日，乃真死矣。脱养姹女。夫婴儿姹女虽同一源，实异其体。姹女者，乃未能结胎；婴儿者，已尝结秀。婴儿既产，能神能灵，能通能变，运用无穷矣。

夫妇匹配，婴儿与姹女同居。

朱砂二两（即婴儿），粉霜四两（即姹女）。右独粉用纸包，绢帛重包，悬胎。以地丁草或紫河车，或荷叶灰汁，于瓦瓶内慢火煮二三伏，去却盐矾之气，却与死朱砂同。研细，以楮汁调成膏，捏作饼子，约一钱重，逐块令紧。外以黑匱纸包二层，入小盒内，逐层实捺。上以圣母打作菱片，隔面，不令分毫渗漏。上又以黑匱纸隔面，却以好死灵磁捺头，铁线扎合，如法封固，入未济炉，养火。夫姹女者，在天为白雪，在地曰玄壺，在人曰粉霜，神仙比之为姹女，不过一水银耳。以其产于生朱之腹，为汞之精、砂之气，搅之不浊，澄之不

清，产在高山，裂石不能碍其形，柔和明净，糠粃不能污其质，此为长生之药，点化之珍，世上之宝，无一物可以比伦也。

未济炉(上火下水)，并顶火一日至五日(一两)，六日至十日(一两半)，十一日至十五日(二两)。日足，却入明离炉养。

右取出朱粉，每两朱粉以赤膊朱二两，细为匱。却以朱粉块入小盒内，栽莲铺盖了，上亦用金匱纸隔住，仍前以圣银片盖面，令蜜死砒捺头，封固，入大盒匱。外以砒硫铺盖封固，入明离炉。内盒上以铁线作罩于盒上，约高半寸许，为则入灰缸养火。每换火时，以火只在罩上，则火之高低自有准则矣。

明离炉 并顶火养一七日，三两火七日，三两半火一七日，四两火一七日，五两火一七日(内三两，顶火二两，插三方)。日足，开看，以粉真死为度。如有烟焰，却又再养火一七，则真死矣。且如所养的朱砂粉霜有六两，看合之大小加减。如有六两，抽出四两朱粉，别贮。外剩下朱粉二两，又以生粉二两相和，亦作饼子，入前朱砂匱内。依前法养火日足，却取出此朱粉，凑前所贮四两，共得半斤。方可为玉田匱，增养白雪。

玉田匱半斤，为则以生粉四两，打成豆子大块，以荷叶灰或皂角烧灰淋汁，绢帛悬胎，慢火煮一二伏，以生雌雄末、铅白霜、醋调贴身死粉，又贴身入玉田匱，栽莲封固，慢火养一十五日，真死。否则再养三二日，则真死矣。到此时，以此二钱点化一两，成宝。日足取出。

火候并顶火：一两火五日，一两二钱火五日，一两五钱火五日，日足取出，得白雪四两，收贮。再入生粉四两，亦以荷叶灰等淋汁煮一二伏，亦用生雌雄铅白霜贴身，依前入玉田匱，如前法养三十五日，足。到此得白雪半斤，名曰白雪匱，增养神符大丹。

白雪半斤为匱，以生粉块四两，打如小豆大，以生姜汁、藕汁二味及生雌、雄各半钱，入内同煮一伏。取出洗净。又以白雪贴身，入白雪匱内，封固如法，入明离养火。

火候并顶火：一两火五日，一两二钱火五日，一两半火五日。日足取出，得神符四两，收贮。再入生粉四两，亦以藕汁、生姜汁煮一伏，依前入生雌、雄同煮，以白雪贴身，如前法入白雪匱，养火一十五日。待其真死，又得神符四两，共得半斤为匱。

神符大丹长生匱：神符半斤，以朱砂汞用纸裂过四两，用鹅毛筒浇种入神符匱内，一两火养三日，成玉条芽。抽取此芽，不煮不煅，就以此芽打成骰子块，就入此匱内，依前法养火一十五日，成至宝(一钱点顽一两，成至宝。一钱可干汞一两，成至宝。后节节如此，去永无休歇，名长生大药，世世不绝)。

丹阳换骨法

死砒以紫河车为末，每砒末一两，河车末一两半，拌匀，入甘锅内，从微至猛火煅，立死。作匱养粉霜最灵，皆胜他方。

升粉霜(煮过生雄为衣，入匱养)、汞一两，盐一两，明矾二两，硝六钱。先将三味药为细末，入汞一两，同杀，研不见星，入水火鼎。慢火从微至猛，四盏水干，候冷。次日取出，皆升在盏底，取下。以塌水荷叶灰淋汁煮一伏时，净汤滚数次，出矾药味，入伏砒匱内，如栽莲养二七日，一日二两顶火，灰池二日二两半，三日二两半，四五六日七日三两，八九十日三两半，十日十四日四两。取出，火上试，如未伏，再养七日。

又法

死砒以菠菜叶捣自然汁，煮砒一伏时，立死。以脱梯牙(即北回回卢甘石)为末，和北枣肉捣匀为膏，涂泥甘锅底，亦作锅样，晒干。却入骨头一两，死砒一钱，盖面在脱梯牙、枣肉锅内，上又用枣脱梯膏盖，上又用盐满锅，火从微至猛。一煅锅，通红。取出，即上等白银。

朱砂匱浇淋法

火候：文武火自上而渐至底火为要。固济法神验，丹道第一上品，秘之，大火并无走

泄。

善一斤，虎半斤，混合粉半斤，匀研千百极，等细罗过，入井花水石杵千百杵，如胶膏固济。

用油法

用磁碗片青白好者碾细，入铁铤内，猛火炒入竹叶、灯草二味，等分同炒。磁碗末成灰，入小绢帛内，用井水汀淋油水，固济，前药抹面，积下此油，尽陈尽好。如固济口缝，先以唐信连燃作纸条，两头尖，先掐入缝内，令实。然后用前膏子固平，却用油水抹面。候一日干了，再上膏子一层，方用盐泥固济。如固济罐底，并通身有沙眼或小孔走药者，先微用些少膏子，带水上薄薄一层，然后上信连纸三二层，了却膏子，药令厚三二分，上亦用油。然后盐泥固济千万固。药无出于此，上品上品。

丹 法

辰砂半斤于好米醋内，缓缓悬胎煮二伏，仍以草药四两末同煎煮，干，取出拭净。乘热急用汞砂子逐块包如法，稍包不到，即损一块辰砂。包了，即涂蜜衮梧桐律末在上，又以蜜涂，又以草药末衮在上。候干，盒子内先用草药铺底，上却入丹砂块子，匀排遍。又以草药间铺，又以丹砂块子匀排一层，又用草药盖。如此三五层，令了后，又用草药盖头了，以赤石脂固济盒口缝，或通身二指厚，有损处补之。阴干。又以盐泥外固，阴干。先于净地埋一瓶子，盛水九分，满其瓶口，与地平。上安固了盒子，以泥泥其盒底，瓶口接处，别用柴灰醋和，壅定盒子，簇生炭五斤。上发火，令自然着。候火两六七分，即以黄土罨之。来日取去草药灰，丹砂半斤，尽如银豆。

川乌、草乌、胡椒、川椒、黄连、狗脊、南星、半夏、梧桐律，每丹砂半斤，草药各用半斤铺盖。

包丹砂汞砂子法

水银五两，花银五两，作三五块，俱入芝麻油内，慢慢入甘锅内煮结，以结为度，剥银汞砂再结，结尽水银为度。

煅丹砂成了浇淋养火诀

铅砂拒火已无烟，捷径修成造化丹，内匱只消九味药，外墙皆赖一生铅。铅离母兮子从妇，入圣超凡事机玄，肩取丹砂伏火后，教君立见水银干。

浇淋诀成大丹

将煅成丹砂，再用前药草铺底，更别用梧桐律末铺一层，出意随多少用之，安丹砂匀排作二三重，上浇水银，且以二两为初养，三日足，开盒尽作寒林玉树。即摘取收之。研令极细，再依前法铺药排丹砂，却用前摘下寒林末掺在丹砂面上，令遍。再浇二两。如此再取摘研细、铺药排丹砂，掺寒林末丹砂上，再浇却翕于寒林末内不下丹砂内。如此五次，其丹砂愈灵。即不使草药铺，便可作长生匱。浇淋仍添作汞四两，取收芽子如多，取山银坯作珠子。或白灵砂已伏者，如栽莲，每二两养芽子一两，七日为上等仙银上品，非凡银也。可以勾庚，作匱养三黄，或作黄芽点庚，久久掺汞，成上色紫金。若不作匱，入丹砂匱内，养至九次，即为上丹，点凡石铜铁八石为金。服之刀圭，便为仙矣。

真死朱砂成汁作匱浇淋成大丹法（西山尽有，又名金莲草）

朱砂不以多少，以黄花、鸡肠草（又名步步莲，又名仙人对坐草），不以多少，捣取汁，煮朱砂三伏时。候干，将草滓球裹朱砂，昆仑纸裹了，外用盐泥固济。候干，火煅，从微至著，通红。久候冷，取开其朱死，火烧不动，真死。或只用草滓裹朱砂，入合上，用黄泥实填，令十分满，盐蛤粉固缝，二两火养七日，真死。却用雄黄、雌黄、铅黄入朱砂中，十分一分汁，三分同朱一处研匀。先烧甘锅，令极红，将药擗之，大火掬，作汁。候冷，俱成宝。如浇汞四扛，一入前丹内，二两火养三日。汞死生芽。候浇垒养芽子多，取任用，皆成至宝，入庚道矣。

取铅黄花法

或用芩苓香茎叶揉成小团，入汁内。如未成汁，再放一团黄丹一两，实筑甘锅内，火煨令红，于中心内用火簪穿成一窍，插白附子一个，于窍内大火煨。候丹成汁，久取出，冷打开锅，取则铅黄花色亦好，与雌黄无二。其铅撒在锅底，可有三二钱，已如银色了。却只将前死朱砂放锅内，将堕铅成汁，浇在朱上，火煨之。俱成至宝妙，此是神仙术。

真死朱砂点铅成银及作匱头浇淋法

朱砂一两，用野葛捣自然汁一小碗，煮朱。候干，却用葛滓球裹朱砂入罐儿内，用滓实填外，用盐泥固济，干。以炭火三斤煨之，寒炉取出，朱砂已死，不折分毫。每一钱点净铅一两，成红色银，拒火成真宝。或点顽物亦然。或作匱，浇淋汞，寒林玉笋成大丹。

又法

龟背、姜黄、天南星二味为末。用火同煮朱砂三伏时，又用细末蜜调，球裹朱砂，安甘锅内，火煨之。其朱已死。却用金顶砒同朱砂，煨之作汁。或只用死硼砂煨之，亦作汁，可用。

死硼法

用知母为末铺底，入硼砂在中，又用知母盖头，火煨成汁用。

又法

先以虾蟆草，裹三五层朱砂在内，铁线扎定。入铫。用白芷草乌为粗末炒裹朱，候得所，却用细末用米醋和膏，入甘锅，铺底盖头，瓦陀盖口，铁线绑定，固济，三斤火煨之。良久取出。候冷，其朱已死，不脱胎色，甚妙。点化物，或作匱养朱，或浇淋。

秘授不脱胎阳君作匱养日月丹后浇淋成大丹

好硫一两，杵碎末。先将五倍子煮一日，取去滓。次换黄芩、黄连、大黄煎浓汁，加煮两日。足待伏为度。却再用五倍子熏合，以鸡清汁先涂抹盒子内一次。又再浓熏，又再抹上二三次。径用此硫虚养七日，出，其色如黄金之状。用此加养，得松作灵圣匱，养二黄丹头二七日。成功养朱灵，变化无穷矣。养朱灵伏十两为主，取出见宝杵为末，先成宝匱，次感结母砂五两，逐依法作用伏制每两分，此砂子四五圆，栽莲排种宝匱先养七日。开取此汞砂，便抽出老翁须，干汞筛出白者，如柳花絮成条之状，此乃真死。干汞为丹之宝与至药之华，天地得之焕丽，万物得之以灵，此乃造化无穷，变豹生生，永为不朽之计。千经万卷，不出此理。为有妄求，难与道合。

浇汞诀

先取所养前段见宝朱砂作丹基，杵作绿豆状，且如十两先浇五两，一七日一次，开为再封固，虚养五日，取出此汞，千得坚牢。再将此伏汞五两养炼七日，再开。又养七日，取出。此项真宝大于变化之汞，名曰白雪神丹。十两心授，浇汞化宝。

千诀独用前段养出朱灵十两为主，略杵碎，用伏汞收。羊蹄根、龙胆草、杜牛膝三件。

灵草煮汞伏浇，入基上天，浇此伏汞四两，七日开拆地。又浇伏汞三两，养七日，开拆。为此时不用浇此汞，却虚养五日，出再加，浇入伏汞三两，养七日，开拆。前后饒作元伏汞十两丹基数目，共净有二十两宝，留下，先将元伏汞丹基十两，作用过炉还宝，留下此坐胎作母。次将浇出汞宝十两，权且留下，变化无穷，为天下之大魁。

伏制浇出，乾宝坤汞。此诀用十二两锅，便入前浇出宝汞二两，锅底生汞，十两在上，却加用真死朱二钱掺，盖用帛纸绷固在外，用羊蹄根汁徐徐刷，煨于锅内，渐渐伏制，酥烂守候，却提出地上，气冷开剥。见宝共十二两，其间用瓦陀一个，盖定扎缚，封固于内。仍用羊蹄根滓捣膏，并捺头封固，好就地坑恋阴簇炭，发顶火至下盒，一宿取出，过关成宝矣。经曰：

水银死后水银死，死水银兮死水银，生汞转成真宝汞，从君变化妙通神。

第一转：此诀妙用，先将朱灵砂二件合体，入矾母为匱，养成，见宝行事。

第二转：此诀在朱灵匱内养成母砂子，抽生老翁须，出世乃感结天地之气，成砂干汞。

第三转：此诀就将得老翁须，积得为匱浇伏汞，生成玉笋琼枝。

第四转：此诀前玉笋琼枝与老翁须等分作圣匱，却转朱砂神丹。

第五转：此诀用此朱砂凑入圣宝匱内，却养雌雄，为大药神丹也。

此二转入金丹仙药，力未及此（乃后二转）。诗曰：七转丹砂造化功，凡胎已作大仙翁，白衣跳出龙门外，大相之身万象从，日月乾坤随手掌，化赤飞腾作鹤踪，大药炼成金在汞，任君变化有神通。

肘后灵药。此用前项宝大圣匱，先养粉霜四两为丸（每两分作五丸），径入匱养作用，七日一开，为在外，却结三七母砂一两，捏成饼球粉，扎定。加养七日，出，二次开。又再加入宝匱内，七日足，取出，为白雪神丹。三钱伏一两红银矣。

煅朱砂作汁为匱，入庚道。朱砂一两，雄黄半两，同研。黄花、鸡肠草煮三伏时，取汁。和朱雄成球，却将草粗裹了。外又用石膏末，蜜和成膏，裹了。外又盐泥固济。候干，从缓至猛加火煅，令透红。候冷取之。其朱砂作汁，真死，为用人庚道。却用贴药金箔逐块裹了，用铅白霜、雄黄为末，炒朱。候金箔入朱，同炒药入锅一煅，成金朱砂，堪点化，亦可作匱。

死朱法

朱砂一两，用万州黄药子如鸡子样者，是余皆非。真瞿麦各半两，为细末。又用生义捣取汁，和二药得所。先将一半入鼎，底放朱砂在中。又用药膏盖头，轻手按令平实。上又用湿皮纸两重盖定，上了水盂，固济。干，从微至猛，升打添汤。候簇火煅红，饭顷。候火烂，提出，冷开，其朱砂真死。

又 法

朱砂（不以多少用）、桑白皮、枸杞子、南星、乌头（为粗末）煎汁，悬胎煮三伏时，取出。以西朋、大青、白矾、硃、粉霜为末，醋袞朱作贴身固了。又以礞砂、食盐入甘锅，底安朱砂球在中。又以朋盐盖头，令实满瓦陀儿盖，固济。候干，一煅成宝。可作匱养母砂子七日，出匱成宝。一日二日一两半火，二三日二两，三日四日五日二两半，六日七日三两。

又 法

朱砂一两，益母草一两半，羊蹄叶二味为末，铺底盖头，令实固济。干，五斤火一煅。伏硫黄成汁：地黄汁煮七伏时，住火，胎色不动，见火成汁。其地黄水浸浮者天黄，半浮者入黄，沉者地黄也，乃没气。

伏硫：用大青自然汁煮二十八日，养松真死，三次入汞，一斤硫。每次入汞二两，后添生還元。用不许见铁器。

又 法

用韭花自然汁瓦器内煮七伏时，立死，养松真死，如前入汞，衣要参生還元用。

又 法

用白花益母草自然汁煮七伏时，火上试之，未伏再煮三二日。用益母草滓铺底盖头，慢火至猛，加煅三五日即死。作匱大灵，养三黄。

又 法

水芭蕉捣取汁，煮硫一二日，伏死后煅。

太上洞玄大丹诀

（此诀上帝永藏于玉函之中，或现世人无为无欲，的有道心，帝凡时现神，人授之须斋戒沐浴净心，对三宫玉帝重发盟誓，不敢轻泄，后焚香精心观之。）

四黄须用四砂扶，解曰：四黄者，水窟雄黄，船上硫黄，叶子雌黄，砒黄。四砂者，辰锦

朱砂，精光晒砂，莹净西礪砂、针砂。八味先将针砂入乳钵内，滴好米醋，研令细。再入铁铤内炒，令赤色，次入众药。

捧向霜台台伴隅，解曰：霜台，粉霜是也。已上九味。粉霜，阴之精也。八味群阳用此一阴，谓之老阳夺少阴也。

研遍三千斤二两，解曰：三千遍研之，二九一十八，是一斤二两药也。除了一处研也。葛公和会要工夫。解曰：葛公者，紫葛是也。取五斤许，去粗皮，捣取自然汁。将前九味药和作膏子，令软硬得所。孙真人曰：“紫葛者，乃土之精，能擒四黄、四砂成宝。”

黄金殿里宜三转，解曰：前药膏子用金箔贴身，裹之三重也。

碧水宫中煅一炉，解曰：碧水者，乃青盐是也。盐乃水之精，用砂盒子一只，铁盒更好，内以青盐盖头，亦要满盒子缝，用铁线扎定，以赤石脂、白善土盐花、牡蛎固济，择日入炉。炉高三尺二寸，阔一尺八寸，地下要水缸亦一尺八寸，谓之曰恋阴，上安炉须是新砖泥造，内中一台座上安药球，用轻灰盖之。火离药八寸四分，如人心取肾亦八寸四分。须是斋沐净室，念道思真。养火三日，须是火候法不错；每日四次添炭，须应子午卯酉四个时辰。火候日足，入汞如后。

姹女嫁时须匹敌，解曰：前药养火了，入乳钵内研细，入汞二两，研不见星子为度。再用紫葛汁和，依前法固济用也。

文终武毕世应无，解曰：圣人解：看火使心火如外火。天有形日月星也，地有形金水火也。以文武煅之。

用时紫葛丸如豆，解曰：开球取药，再研细。每用紫葛汁丸如豆大，净盒子盛之，则有光明。

一粒能令五两枯，解曰：以汞五两，用建盏盛之，于滚汤瓶上用药一粒，研细掺之。以湿纸盖盏并缝，用猛火烧汤瓶，少刻则有声如细雨下。良久声绝，但闻一声如裂帛声，其汞下矣。倾槽内见风处，即硬成第一等软烂白银矣。

真银五两，熔作汁，用药三粒，作三次下，点之倾出，则成百分鱗血。赤金铜五两，去铅气尽，以药二粒，作二次下，点之则成丹阳换骨洁白银矣。

世上若人能服饵，解曰：如一切重病，不问老少，用药一粒。再煅过为末，枣肉丸绿豆大，每服一丸，空心井花水下，则延年益寿，百病不生。

只应平地变仙都，解曰：此丹秘密，不可轻泄，则殃九祖也。

庚道集卷之五

煅朱砂法

百花为底座（蜜也），红铃作盖头（川椒是也），牵牛为伴侣（白牵牛也），地骨作良俦。炭火元斤数，朱砂死便休，十年学丹灶，此去更何求。右用磁盒子将蜜涂在内，次用牵牛地骨末在上，次入成块砂，上用川椒盖定，铁线缚定，封缝盐泥固济，入火煅也。

浇淋法

朱砂不以多少，用葵（红葵亦好）烂研成膏。先铺一重在盒内，以朱砂磨去尖棱，以柳叶、金星草为末，蜜调，作贴身包了，栽在葵膏上。更以葵膏盖之，赤石脂固口缝，盐泥固济外。候干，八斤火煅。候冷，取出。再换贴身内匳等，并依前固济了，再用八斤火煅。如此三煅，则朱死也。用此死朱三两，便养生朱砂一两。如此渐渐增之，转增转灵，可以浇汞。每三两匳可浇一两汞。顶火二两，七日成。

再添养生朱砂法

以一两死朱为末，入一两生朱同研细。先铺一两死朱在盒子底，次入和者。上又铺一两死朱了，用赤石脂固缝，盐泥外面。候干，顶火二两养七日。后更以三斤火一煅，则

生朱亦死也。就末子上浇，先捺，令朱砂实平，中作一坑子，浇汞在内。赤石脂固缝，盐泥固顶，火二两养七日，成一块在坑内，妙。

伏朱砂法

每一两以五方草末实填窝口，用火一斤煅尽。再此煅一度，后可白煅也。

伏火朱砂见宝(又名九转增添汾泉匮，亦名佛点头)，银末二两，水银四两。右件同入甘锅子内，入芫花末半匙，头在上。又以两重圆纸，以津润了，封锅子口。以二斤炭火逼之，直候纸微焦。又觉芫花香，便拈在冷灰上。少时，如通手，便去纸，倾在瓦器内。吹去芫花，将砂子于铁碾内烂碾为末，以两重熟绢裂之。秤等如不及六两，再结之。如此六两已下，亦得便，只对母更妙也。用水淘洗三度，再裂之，已成砂子也。又先将辰州砂颗块者五两或十两，以一两重生绢袋盛，用瓶子一个悬胎，用浆水或淡醋，及用芫花末、地榆末、威灵仙末各一两在瓶内。先着三匙头同煮，次日旋添，使尽此药。重汤煮三日了，取出温水洗。钵内炒干，每块朱砂用前项所结砂子裹之。看大小，令紧密。六两砂子裹二两时朱砂也。又将不灰木五两或十两，不拘多少，烂碾为末。使用净洁瓦盒一个，先铺灰木末一重在下，便如莲子样栽朱砂了。又用灰木一重盖却，又栽朱砂，又灰木盖头。看紧慢捺之，次盖之。便以醋调蚌粉固盒口缝，后以纸筋盐泥固济了。不候干，入灰池内以三四两炭火养五日或七日。取出盒子，再以五六斤火煅通红，尽多不妨。火候三分去二，便除火。冷开盒，其朱砂块块成银也。便秤，只得四两已下，其汞已去也。只得朱砂银母，此为之丹头也。又将此朱砂捣或碾，依前法结砂子，裹朱砂入盒子，以灰木盖铺，一尽之煅了，取出朱砂，此是第一转也。秤之，分作两处。又将一半结砂子裹朱砂，又养煅，又秤又分，此乃二转也。又将一半结砂子裹朱砂，又养又煅。如此九转，方虚谓之从凡入圣。其硃银已尽，一切是水银也。便将此药碾令烂细，浇半两汞安在盒内，或四两浇一两。更不用灰木，只合定固了，养之七日，一度浇灌。如盒子满出一半，又浇之。如得一二斤死水银，捣碎作外匮，以木盒盛之。如养硫黄，以小盒盛一盒入在外匮内，养七日，死也。如是雄黄、雌黄、硼砂、硃粉、朱砂、水银，亦依此养。如要煅母砂子，砂子死硫黄煅一两，先以砂子以津润之，裹硫在上。又将胡椒、汉椒、细辛三味等分，为末，挑二三钱以醋调为饼子，裹一重。又以泥裹一重。用五斤炭火煅之，成也。或死硫黄三炒，十两成青金，入盒子便煅。候冷，取为末，作长生匮，养一切物及金砂子。此药甚有变态无穷。又如养汞出来，以酒煮半夏成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一丸，空心面向东，冷水吞下。此谓之小还丹，治一切病。三五日再一丸，只可服三五丸，一生无病也。

掺制大丹法

信、白矾、焰硝各四两。

右入饼药少许，各煮干为度。再入大建盏，用铁床安顿，入前三味药于盏内。复以建盏合之，用五斤炭火煅之。候药沸，定成堕。其火不要动，渐渐退火。候盏冷，取药。如水晶色相似，不折斤两，研为细末，入砂盒子。合次用下项：雄黄、雌黄、信黄各二两。乳细用紫葛根取汁，调成饼子。侧入砂盒内，盖之。用铁线扎定，用四两泥、六两盐和通固济，晒干。入灰内藏之，上用一两炭火，次以灰盖之。似此一日一次换火，养四十九日乃取出药饼子。入水银二两，同药饼研细。再以紫葛汁调作饼子，依前法入砂盒固济，日用火温养。再以四十九日了，又取出。依前法入水银二两，研细。用紫葛汁调作饼子，入盒内固济。用火温养四十九日了，取出，研细为丸。每用一字末点汞五两成宝。

煅白朱砂

朱砂不以多少，用藕节内藏砂了，外用盐泥固济，煅红取出。

浇淋朱砂匮

好朱砂四两、用大戟一两、铅白霜二钱、芫花一两、草乌一两。右为末，同淡醋三升，悬胎煮朱一伏时，取出。次用贴身药如后：

硼、信、白矾各三钱，为末，炼蜜调药，作贴身药如后。每一粒砂用银片包定，次用银母八两拍成碎失了，同朱砂入合内重重叠叠，又盖顶上，下用圣无知实筑，用水调赤石脂固缝。养火三日取出，用过天地。

信、矾、焰硝、蛤粉四味和匀，先微煨了。又用白梅肉十个，细研成膏子，包定砂子，入窝子煨，药为灰为度。再入天池，用白矾五文，信少许，白梅五个，白善上五文，同研细。又包朱砂，微煨。候冷，取出，用汤净洗。作匮，浇汞一两，养三日，取芽子半两，白煨成宝。

死贴身药

知母五文，贝母五文，右研细，先烧熏窝子内黑，却将窝子再烧红了，急投入圣无知、焰硝、白矾在锅内，成汁。须急扇，倾出，为末，作贴身。养火七日，取出。过天池了，后方可养汞，浇淋取宝也。先虚养火候一日半两，二日八钱，三日一两，四日一两，五六日一两半，七日二两止。

后浇汞养。火候：初一日早下火一钱，晚下火半钱，二日早下火七钱，晚下火半钱，三日早下火一两，晚下火半钱，四日大足。取芽子半两白，煨成宝也。

长生伏火浇淋朱砂匮：炼好成块辰朱八两，将朱用生绢包扎定，却用米醋悬胎煮一伏时。醋内入石竹末（即良姜是也）同煮，取出砂，去绢。

贴身药、川狼毒、台细辛。右等分，为细末，用蜜调为膏子，却将煮了朱逐块包定了，令微干。

入匮法

右用砂盒子一个，却将石竹末入盒内，实杵一半。次将包了砂如莲子栽在药末内，上再用药末一半盖头，令实，了却合定。醋调赤石脂固缝，养火。

养火法

右将盒子入灰缸内，上用纸灰盖二指厚。第一日早晚火四两，二日三日并同四日早晚火六两，五日同六日卯酉火七两，七日卯火四两，至日晚提起药合子，上用三斤火一煨红，退火。候冷，取出砂子。

再养火法

银八钱，汞八钱。右二味结成砂子了，洗令净。同朱砂一处细研，入盒内。赤石脂固缝，入纸灰缸内，同前法养火至足。日早晚共二两火，不用大火煨。次日冷取出。

养母砂法

三七母砂子洗净了，每一两分作三饼，用生绢扎定了。次用木通、知母，右等分为末，水一盞，悬胎，文武火煮十，取出。却用百合罗球定，外用盐泥通固。大火一煨，令红，取放水内，取出砂子了。却入朱匮内如栽莲，养火候同前七日，取出入炉，煨成宝也。

神仙频累庚法

庚一钱，汞一两。右件用真麻油半盞，将庚汞在内，于火上煮沸。却下瓜蒌子一粒同煎。候药子黄，又下一粒。共七粒止。却旋下白胶香六七钱，重同煎少时，拈起，于冷处却倾出油了，用楮纸四五重，倾庚汞在内。取出庚了，挤出油汞。成者在内。却将汞庚依前法煮，尽庚为度。将砂子用汤手内洗，令净光色为度。

入匮养法

右用乌梅核斫成两片，将庚砂在内填成梅仁子，令满，却取出砂。次用蜜湿梅核内上下了，用伏火朱砂研令极细，掺内上下令遍了，却入庚砂在内了，核周回用楮汁湿了，却合定用线扎定了，周回又用蜜湿过。却用草决明末掺四边缝上周回了，外用白梅肉四五个，杵烂，裹却梅核子了。外更用醋调草乌头末，裹一重了。外用盐泥固一指厚，令干。

入灰缸法

右用瓷罐盛纸灰了，将药球安中心，上用灰盖却，四边用星火养一宿。次日取出庚核

子,余药已成灰了。

又固济法

右将紫河车根末蜜调成膏子了,丸如弹子大。安庚核在中间,再球定。外用绢帛裹实扎定了,外更用细辛、草乌、百合、江子等分为末,用蜜调,都包了药球子。外用盐泥固一指厚,候干,入灰缸内。四边簇火,养一宿取出。

过炉法

盐精石三钱,鸭嘴矾、黄矾、包金上、矾红(代朱是也),死朱砂、山梔子、瓜蒌子(已上各半钱)。为末,用醋调成膏子,裹庚在内,球定。外用蛇黄石代赭石为末,作衣。入锅内,扇煨成宝。

煨朱砂作贴身法

朱砂一两。入建盏内,却用川椒末蜜调盖朱上,厚一指。上用盏覆定。次用醋调赤石脂固缝,次用铁线扎定。外用草乌、黄柏皮、黄药子、瞿麦穗等分,为末,醋调固盏外一指厚。次用青龙匳(醋灰是也)上下留盏足,安地上。八斤顶火一煨,通红,渐退火。候冷,取出用也。

煨朱砂法

朱一两。右用鸡肠草煮一日一夜,留草滓晒干。用南星、黄芩、白芨、白敛、黄药、土马鬃、石薺已上各一两半。仙灵皮、金钗石斛、甘草已上各一两。右将先煮草滓三两同入砂盆内铺盖,蜜调赤石脂固缝,外用盐泥固一指厚。阴干,用五斤火秤,炭尽寒炉。

朱砂浇淋法

朱砂一两。用三七母砂一两半,包裹砂入在石中黄匳,养三斤火一煨,取出砂,去贴身药。入甘锅内,入汞一两,砂一钱,用细辛末盖,入火煨。取砂子半两,逼去油汞,煨一钱半银了。又将朱砂用醋煮,并矾煮了。再依前煨,再结砂如前法。如要烧淋法:用三七砂一两半,包朱一两,入在石中黄匳,卯酉火四两,养七日,取出了母砂。只将朱砂四两浇汞二两,下水上火。卯酉火四两,养三日或五日一浇,五次住火。不浇,将朱砂固芽子为末,入盒。用老茶叶为细末作匳,养七日火四两。日足取出,用水淘洗过,焙干。每四两芽子养朱砂一两,亦七日取出。芽子用球元母砂贴身了,入匳养了,煨取银了,却将朱砂养出者依前法浇淋五次。如此番番,换至七次,愈灵也。

煨药法

右用黄丹煨成汁了,坐锅,取上者煨前芽。

朱砂浇淋法

朱砂四两,银五两,成骰子块。右同一处匀,用断肠草汁、地蜈蚣汁同煮三日,取出砂银。入盒内虚养七日,卯酉四两火。次浇汞二两,火候如前。又浇二两,至第三次去银浇汞。至五次止。再煮、浇,转成长生也。

独体朱砂

硫一斤。如骰子块大,绢袋盛之,悬胎。入田字草半斤、川心鸭舌草(水边者)半斤。

右二味用河水八升,先煎取五升,入硫煮一日夜。取出令干,为末。每朱一两用末半两。盖之入盏内。再盏合定,盏下用三大炭团,养七日,如硫飞上盏,再刮下,盖之。如此七日了,取朱砂在盏内,浇汞二两。再硫盖之,养七日,再浇汞二两,亦盖如上。盏下盖之亦七日,取出朱,用皂角水洗净,入盒中。浇汞,口缝封固。卯酉火四两,养七日一浇。候芽子老,渐采煨之。

独体朱砂灵验(薛自立家传)

以山泽母十两。掷作珠子了,将大桂粟豆粒朱砂四两用白花商陆根锉碎,取自然汁。须煮三昼夜了,取出。用枣汤浴过,却将硼砂以南星、草乌煮一日了,取出。干研细,为贴

身。却将煮过朱砂衣过，以礞末粘之，作贴身。待干了，将母珠子铺底一层，却将朱砂栽莲在珠子里。又加一层母珠，又将砂栽莲，又以母珠盖之，固济入灰缸。卯酉火二两，养十四日出，朱皆青白色，于火吹成珠子，则此砂遂倒了。如要匱头壮，则多用母珠，人抵每二两半养一两砂。此第一转也。将前养出已倒朱砂捣碎，入盒子。每四两养煮过砂一两，煮贴身药如前法。九日可倒。取出试如前吹作珠子法，得八两作匱最好。此乃第二转也。将第二转养倒死砂四两或八两作匱头，又以生砂、白花、商陆煮三昼夜或五昼夜，亦好。就以草团团朱砂在内，紧实了。却以纸筋盐泥裹在草团外，阴干了。就地上以温灰拥之，用炭二斤一煅。待炭六分将过，以纸灰盒红火，听其自冷，寒炉取出。其朱砂已带青色，不红矣。却以蜜衮糊作贴身，入第二转死砂匱中，铺盖栽莲固济如前。养七日火，第一第二第三日用火一两半，四日以后至第七日二两火。待足，寒炉出。试吹珠子如前。以此至灵三转砂子，每二钱半可点杂色一两成至宝。

秘授不脱胎阳候作匱养日月丹头

此法用老硫一斤，杵碎末。先将五倍子煮一伏时，取去滓。次换黄芩、黄连、大黄煎浓汁，加煮两日，足为度。却再以五倍子薰盒，以鸡清汁先涂抹盒内一次。再浓薰。又再抹上二次。径用此硫虚养七日，出其色如黄金之状。用此加养，得松作灵圣匱，养二黄丹头二七日，成功妙用。

伏制青龙宝匱，乃伏硫也。养青金母砂，变化庚道，无穷之妙。养粉霜：取青龙捣真汁，煮硫三伏时，入盒内用黑纸隔，赤石脂捣卤水成膏饼，盖头。又入白虎一重，封固扎缚，先养七日，后地穴捻煅，出为真死。此庚匱作用，朱雄丹头变化于内，入药升打独雄，取出合珠成丹头，作用变化。此匱养出丹头，不脱胎色。

且如煅养青金，出来有药十两为主，于内先抽二两青矾，二两二八母砂，共煞为一处，合体。先筑实盒底了，就再入前青金八两，盖面封固，养炼七日，一次取出。又如前以二八母砂二两，合前八两内，青金二两同研，亦筑合底。以六两青金盖面。又养七日，取出。留下六两青金宝。此时元养四两宝杵为末，却和入六两青金来为匱，共有十四两，变化从便，依法度积踏，以多为胜。随力可行，无不通灵。如若要水银死，先须死水银故也。

一为宝匱养砂，二为妙金公成体，三为点化物成，四为分宝出世，五为砂母贴身，六掺盖砂子面。

此法系伏制掺煅，青金丹头，变化妙用，真方后段。

又死硫法

用硫十两，以藕并萝卜取自然汁，煮硫一伏时。却将藕、萝卜滓裹前煮硫入砂盒内，固济了，以盐泥球定，安地上。用火三十斤一煅，寒炉用作匱，养母砂二黄。

又制硫黄：以硫黄不拘多少，研细。鱼腥草、菠菜同捣，取汁二大碗。于铁铫内煮硫一日夜，以来汁干，硫已伏矣。

又死硫：以硫四两为末，铁铫内用黄药子煎汁，煮硫黄约一日，取出。油珀罐子一个，先用蜜搽罐内并盖内，却用麻黄节并根入罐内，坐火上烧之。候烟过成灰，吹去。再入根节，依前烧之，候烟过。如此三五次，入硫在罐内。固口缝，入灰池，养三日，其硫倒，堪为匱。养庚砂、灵砂、母砂、三黄作点药。如养三黄，先用后法。多取猫儿眼睛草、薄荷捣汁，煮三黄。候汁黑，去之，别换汁再煮。如黑又易之，候其汁青为度。却入硫匱养之，后来点物不黑色。

煅死硫黄法作匱

五叶藤、大风尾草同捣取汁，煮硫。后用楂裹硫在内，外盐纸筋泥球。候干，安地上，大火煅之，立死。

煮硫砂青金立倒法：硫不以多少，用黄药子水煎汁硫，铫内滴炒之。候硫半死，入汞同炒之一两时辰，青金立倒。又用雄黄、青矾、硝、铅霜同研，和倒青金，火烧甘锅红，掷之

作汁成宝。又法：只用单生硝和青金实纳锅内，中心取一窍，插芩芩香梗少许，煨之。取韶粉内铅。在锅底只用硼粉煨之，亦作汁，大妙。

煨死硫黄作匮：硫不以多少，用羊蹄根捣汁，煮硫一伏时。用羊蹄滓裹硫在内，外用盐泥固济。候十，火煨，真死。

又：死硫、冬瓜汁加糯米些子，煮硫三日，养一七日。取出如紫金色。再煮又养二七日，复元色，试住火。

秘授伏制养炼独粉点化妙用诀法（入前青龙硫匮内养）

粉霜五两作小骰子块大，黄五倍子、山梔子、川椒、细辛枝、姜汁、蜜和浓米醋、河水煮一伏时。煮之黑色，才为准。候干，入铤内，仍用生硫五钱末，微微掺炒，得所老熟，渐渐干如前，元有五两一钱以上。为验此粉，便可上石宝体每一两炒粉，次加一钱母片，重重包球扎定，外加白炭末二钱，益智仁末一分为末，为贴身，径入朱硫前青龙匮养二七日，取出，成宝。如烧有烟，加养七日，点化大妙。

秘授母匮养砂不存，此法妙用。且如真母十两为主，先化如水，次投入净铅五两在元母汁，左旋右搅，拨和匀扫，作小末珠儿，可养煮灵砂五两，栽莲排种此母匮内，七日成功。取出，粒粒真死，青鸦色，在火上烧作银珠为度。后煨待养出成宝，分出圣胎。诗曰：

良宵三点孤星转，打破甘锅露玉肌。

此法分药为天下之魁，切勿示人。先用真铁浆滴炼硝，炒干为度。留下每分一两灵砂，先将砂为末，次入此伏硝二钱。先将拌煞筑实，锅底在上，加银蟾子二两，作捺头，敞口，入气炉，发顶火，逼至通红彻底片时，方可徐徐风袋鼓之。若上下化开，如水清明，定。提出锅内面无蜂孔窠，其色焦黄，灵验奇异。千万之方，无出于此，秘之秘之。

制伏先取血膏，后沾肌成体，妙用。先此法将此赤龙入锅内，加药陈上一分，食盐、卢甘石、北硝，各三分。共同一专盖头，令厚，筑实了，入大旺气炉煨一次过，火取出，破锅先取了此赤血。再入新锅，加硼末一重，和生硝生盐等分，填实平满得如水。提出，冷敲，取出分胎，在下如一嫩娇之色。

后一诀每用净物化开，投下小丹头二钱，养出瓦芽子，暗加生信末半钱，滚上砂子。上捺入汁内，就将此点物扑入乌豆、煎汁腊糟、浆水、天门冬煎汁各一分。

凡扑二次过，化开投盐硝少许，扫作末珠，留下待用。此法先养炼丹头，行火候日久，积此阳气，受足其丹，点化方成。谓之丹阳，乃纯阳也。后将此纯阳之药点合纯阴，乃是赤龙也。今来好道之士，师不明，弟子拙，但听一时快心易得之药，其宝有千年之气，从何而来，此乃按天地四时之气，用草木金石相辅而成功矣。

一曰广大，二曰大伯，三曰赤肉，四曰杖子，五曰骨头，六曰点茆，七曰丹阳换骨。

打砒粉霜点化法

砒粉霜、蓖麻子、巴豆各等分，捣为膏。多少得所，入水火鼎打之，立死。任用。

制砒点杖：砒、川练子末各一两，同研匀，入甘锅上，用水盞打之，一盞水干为度。候冷，取砒升在盞底，如雪山。煨杖子一两，用此砒一二钱点之，雪白，母对合成宝。

点丹阳砒匮

粉霜二两，明砒八两，二味各打成小块子，绢袋盛用，羊蹄根叶入生姜捣取自然汁。恐汁少，入水数碗。一处煮三伏时。留粗晒干。先将煮出粉霜却将绢绵球裹，次将砒八两为末，裹在面上。亦用绢帛球了。又用前袒外护入合器中，三斤火一煨，待透，取出。候冷，将砒乳细为匮。次将粉霜作四块，用银鬻子实包，栽莲封固入灰池。早晚火二两，养十四日，取出。粉每二钱点丹阳一两，砒作匮。

煨粉霜点丹阳

粉霜一两，研细，用两重绢帛裹之。用巴豆、蓖麻子各一百粒，并去壳。又用生姜一斤，捣取汁，澄清，留脚下姜粉别用。同前二药一处，悬胎煮粉霜，候汁干为度。取出粉，

再研细。却将姜粉和粉霜为丸，用昆仑纸裹之。又将前煮者巴豆、蓖麻捣为膏，再裹一层。外又用食盐、焰硝、白矾、牡蛎粉等分捣成膏。如不成膏，入少酸米醋少许，同捣成膏。又裹一层，于灰火中略裛过，口晒干。候摇得相离响，放地上，用砖阁以五斤火一煅。寒炉取，收粉只有六钱，真死。每用一钱熔杖子七钱，点之洁白。更入银三钱同煅，并成花银。

煅玉环砒法

砒四两为末，入甘锅，用两层麻布包锅口，线扎定。坐锅火上煅之。却用生姜汁时时洒布上，令湿。久之，取其砒，似玉环在锅口内。取收，点贺成宝。先将贺用蚕食剩桑叶丝梗烧灰炒贺，令洁净。将砒点之，却合杖子成宝，只堪打器皿使用。

煅砒养粉霜点丹阳法为贵：砒一斤，研细。入大罐内，用蓖麻枝叶茎，不用子，捣取汁二大碗，煮砒。候汁尽干为度。便簇大火三斤，煅之，其砒真死，只收得十二两为匣。养粉于后。

粉霜四两，颗块一般大者。片子姜黄用酒脚浸，令软。逐片裹粉。又用细铁线缠定，入前砒匣内，昼夜用火一斤，养之三日。冷开取，其粉已死，色如黑青。每用二钱点杖子一两，成至宝。

死粉霜法

粉霜不拘多少，研细，用木蜜和为丸，入苦杖筒儿内，以苦杖塞口，用苦杖叶为末，木蜜调成膏，裹苦杖筒儿。如叶干时，用木蜜调膏，生叶只捣为膏，裹之作筒。却入死硝匣内养之，即死。堪点杖子或点石绿砂子尤佳。柔软，洁白可爱。若入银三七合之，只为十分宝。死硝于后。

硝二两，入甘锅内，以火煅之成汁。放猪牙、皂角一寸许，在硝汁内。又下肥皂一小块在内。硝滚二物过，再依前下之。如此五次候硝裛定，簇大火一煅，其硝真死，成粉在锅内。如火小时，只作汁，定如罐子玉相似。入盒火养之一二日，便松。作匣，养前粉霜立死，点化用。如养二七母砂，只过得对住，不如养粉霜点丹阳。

死砒法

猫儿眼睛草、铁脚婆罗门草取汁，煮砒。却用草粗球砒，外用盐泥固济。下，掘地坎坐球之在坎内，一半用灰尽罨，用炭五斤，煅。候炭略消，更添三斤，后又添二斤一煅，寒炉真死。

丹阳砒方

砒四两，乳香四钱，同研匀。用葱捣取汁，调和得所，于建盏内又用辣母藤烧灰，摊拊砒上，令厚。坐火上煅盏，足如白烟起时，又用辣母藤灰拊烟起处。直候盏红久，令冷，开去灰，取砒。每用一钱银箔一钱，裹砒，在煅杖子作汁，用红炭火夹着，拊下汁内，自然软白可爱。

死粉霜粉

霜一两，研细。生姜自然汁和为膏，用新绢帛裹成球，线扎，去蒂。生蜜四两，白胶香二两，同蜜熬化，入粉霜球。于火上炒，候蜜胶干为度。入盒内固口缝，慢火养一宿。开看如未倒，再养三日，候粉成汁或只倒，火上烧之无烟，乃死。堪点化用之。

死砒法

以苦杖晒干，烧灰，不以多少，用水煮砒一日，可倒。最妙之法。

金鼎砒养煅灵丹真死法：后入矾再煅为妙。砒四两为末，白矾四两为末，铅四两先熔成汁，用纸灰炒成砂水，淘净，焙干。同砒矾一处和匀。先煅甘锅，令极红，掷之。其砒成汁尽，火煅之良久，其砒已死，如雌黄色，其铅自坠在砒下。取出砒，研细。用汞一两，母三钱，生硫黄二钱，先将汞母结成砂，后入硫，同死砒一钱炒之。又入砒二钱，甘锅内盖头火煅之。其灵砂作汁在下，已倒。只是黑色，再入铅池内煎之，立成洁白之宝。或将其死砒作匣养，有母灵砂或母箔裹灵砂二两，火养七日，取出煎之，立成宝。

庚道集卷之六

丹 阳 术 (广德沈先生传华亭张道人)

第一先制杖子法

开通钱五十文润好者,放甘锅内烺成汁。次下制矾,用瓦作指头搅之。候汁清莹,先用酸酃二碗,柿漆一盞相和,煎令滚热,倾在匾桶内。中心安砖一块,勿令汁过满砖面。旋倾杖汁于砖上,令自投水中,即净软可爱。

第二制矾法

白矾二两(好明净者)为末,酸浆草木二钱,同矾拌匀。候烺杖子成汁,逐旋下杖子汁内,用瓦指头搅之。候汁清莹,倾投前桶内砖上。

第三制砒粉法

砒二两,粉霜一两,同研匀。入知母末一两,再同研匀。入水火鼎打之,用水三斤足秤,候水尽为度。如无粉霜,只用汞一两,同砒药一处研,令无星,打之亦得。水却用四斤足秤,尽为度。每一钱点前杖子一两,软白无晕黑色。却对入银一两同烺,明槽倾之,便可过铺。

第四造粉霜法

汞一两,为率泥,矾、食盐各三钱许,入赤缴脚少许,同研。入甘锅内,实纳半锅。用瓦陀儿盖口,如法封固。掘地坑一个,筑令紧实。贮水在坑内,安甘锅向下,面令水浸。须离一寸许。锅外四边用土筑实,用火簇煨。候地烈为则。候冷之,其霜已结成可用。

结煨粉霜丹阳换骨法

汞五两,信二两,盐五两,枯明矾三两,牙硝三两。

右件先将枯矾研烘热。研矾细,徐入信。略研细,入汞、盐硝,研无星为度。带热匙挑入甘锅,令虚浮平正。以瓦盏盖口。先用姜和浓墨刷盏底三二次。干了,安锅口。用赤石脂、无名异细研,以盐卤练打十分匀好,泥固锅外十指厚。做天盘如升灵砂一般。火从微至著,候盏内汤沸滚,此是药升了。更放火猛,良久住火。候冷,盏底取药,作头子块,绢裹。先用羊蹄根及苗一处捣取真汁。先滚一沸,取出冷令清。再澄清汁入满缸内,将先包裹药悬胎煮三伏时。取出再碾。前矾、硝盐于铁碾口碾细,一同又煨二日。候冷,取出盏足药。再敲碎如前。再用真单药汁煮三伏时,取出。每净骨一两重。用此药二钱,重点之,雪白。

出骨法

杖熔汁了,死信、白矾、卢甘石、死硝一并研匀了,挑入锅杖汁中,令沸。镜面并豁,无云翳。再衰,再投。又用新瓦于中,又惹出赤血。候血尽,镜面开,无云为度。每一两赤熟铜净取五六钱方好。

死信法

以明亮信先劈作头子块,用绢袋包定,以桔梗浓煎汁入沙钵内,悬煮三伏时,取出已死。

死硝法

牙硝不拘多少,用防风,防已各五两,重薰锅了,投硝于内,擗成汁。以猪牙、皂角子投内,不旋,其硝已死。如尚旋走,再当熬之间,药令杖软如绵。

猪脂、狗脂、芝麻花三件各一两,入沙锅内缓缓火煎熬成膏了。如溶骨成汁,以出血药出干净了,挑此油药于铁槽内,泻杖汁于内,渍之三二次,即绵软。然后用丹头点化。

四白头丹阳法

硼一、硼二、硼三、粉霜四。右为细末，先用紫草一条瓶中，然后入药末齐瓶口，令实。瓦陀儿盖口，铁线绑定。搗丸和赤石脂固口缝。羊蹄根和泥干了，三两火恋阴冷气了，煨加至三斤。火煨一钱，点一两白如雪。先出血，去黑晕，然后点化。

出血药杖子以十两，先用生荸荠一斤，杂杵千百下。却取出，入甘锅溶成汁了，却搅作珠子。次用生盐少许，白善粉些少，用盐卤拌匀，令湿。入甘锅内溶，自在令红。待火过，取出。洗净再入甘锅内，烹成汁。上面成赤油，下面成清水。拨开油壳，用倾在条帚水中成珠子。却用去黑药，搅去黑药。

山茵陈、伏道艾、金丝藤汁、

四白头为匱，莽白砂子、砒、粉霜、硼、硃是也。作匱养粉银一两，点二十四两为宝。

朱砂法

大戟、芫花，远志各等分，以朱砂一两成块有墙壁好者，将药为粗末，炒朱先煮，用药三两煮一伏时。却用前药炒焦了，吹去灰再炒。如此三度，取出。将砂子研细，入蜜和成一块，用帛包了，捏匱，入盒子内。用四白头匱铺底中，放砂子上，用匱药盖了。将盒封固，入灰缸养火二两顶火，四边些小远。养一昼夜，取出，研细。添上银母五钱，依前法又养一昼夜。取出，研细。再将好花银甘锅溶开，钤出，冷定成一块。蜜内滚了，放于盒内。银上掺上前养了朱砂。次固济了，再入灰缸养火三两顶火，四边少插火养一昼夜，取出。剥下宝了，与粉霜一两相和了，再入灰缸砒匱内养火五七日，以一口日为则，取出点化。

煮药煮匱头：河车、川椒、姜汁、地丁、藕汁。

制砒粉丹阳法

以砒粉霜等分，入水火鼎升了入煮药，不蛀皂角七斤，烧灰，不要十分过，存性用好醋五升烧执，重淋五次，又将皂角捶碎，入好醋五升，略浸两个时辰，揉碎滤滓，与前灰汁相合。悬胎煮三日，再入鼎升，从缓至紧。升至二更，冷出鼎。又以梧桐律裹悬胎，再升。升之后，研细。又升，坠底为验。或托圈取出一钱，点一两雪白。

炒粉霜法

佛座草、子粟草、谷精、山孤、地榆、胡孙头草、鬼芋。右等分为末，用桑灰汁藕液一处拌匀了。除了一半，用一小半煮一伏时。出，又用银箔包了。上再用前件药粗与藕液、桑汁相和一块，却将银箔包了粉霜。上再用绵帛裹定。外固济药：大戟、当陆、威灵仙、大黄、黄连为末，藕桑汁和作块。又用逐块包了，炒焦，再换。如此数度了，时入甘锅，却用煎煮草药查铺盖。又黄丹、陀僧粉、死硝研细，上更用藕汁、桑汁和大黄等作饼，盖固济了，煨成一块，打碎用之。

升砒朱粉霜硃点化法

粉霜一两，砒半钱，朱砂半两，硃砂二钱。四味绵帛裹扎定，葱姜汁、童水煮一夕，取出，令干，入鼎。鼎药地肤子、半夏、贝母、黄芩、草乌、卷柏、灰苋。右为末，同前药相和，入鼎内。上又用药盖头固缝。干水火鼎打之，点化雪白。

葛仙翁见宝砒、川椒、苍术、川狼毒、川练子、石韦、紫背虎耳。

以信十两为末，一处研匀，入沙罐内，用水鼎打一盏，水大沸为度。候火消，次日取出。色如银，可以作匱，立可点化。

将前十两砒研细如粉，以粉霜四两银箔裹之，入合铺盖。养火三日，卯酉顶火各三两。日足取出，始可点化。溶杖子一两，先用好信豆大开面，次用死粉一钱点之，奇妙。如不以死粉点化，只为死粉匱养朱砂。朱砂、西硼贴身养七日，立可点化。如不以死砒匱点化，只为死砒匱养雄黄，亦以西硼贴身，养七日可点庚。又以死粉养母砂，十四日成宝。如以死砒养母砂，七日成宝。

制砒粉点化骨作骨头匱养灵砂法

粉霜六两，砒四两，用地肤子、车前子、五倍子、白附子、韭子、川练子、松子、诃子、椿实子。

右等分，为粗末。将砒粉入铁铤子，用东流水煮一日。炒下，入水鼎打。升用炭十五斤，打一日。寒炉取出，来日再煮，再炒，再入鼎，再打一日，取出。每用一钱点骨一两。将骨头打碎作母匮，每一斤养灵砂四两。用火二两，顶火养三日，加至四两，又四日足，寒炉取出。去母将灵砂入甘锅，用硝盐等药提之，将灵砂四六三七对母，大妙。

砒匮养煨粉霜又养白灵砂茱萸头作匮

用砒一斤，细研，以葱草捣细，拌水煮三日。取出，焙干。入水火鼎，升一日取出。用卯酉火二两养七日，后加火又养七日，以无烟为度。却将生砒二两踏入，又二两踏，又每踏七日一次，踏至四两生砒，始匮方灵，可养白灵砂。先踏了砒之时，入水银贺二物在中间方灵，始可养粉霜。

砒匮中人水银贺二物手法

贺煎化作水，用白胶香少许，搅，贺中荷白清。却入水银。但以砒五两入三两，贺九钱，重水银，以此为等分，均入砒匮中。

白灵砂茱萸头法

汞二十两，信二十两，同研末，以汞无星为度。旋入西礬五两，矾芷五两。二件同前药并研细入水火鼎打茱萸头一日，取出粉，作棋子块。却用木鼈、断肠菊、马蹄香、川椒入水三大碗，将茱萸头悬胎煮一日了，却入砒匮养火十四日，即倒。取出作匮用。

煨粉霜入砒匮养法

将粉霜用鱼鼈草汁煮制了，却用甘草节煎汤，调三棱、石斛、地榆、五加皮为末，作贴身。于砒匮内养入茱萸头匮，前茱萸头升打了，煮了，用前砒匮末上下各用二两铺盖。却用铁塔草、生姜汁二件自然汁浸药末，令湿。带水养七日，卯酉火二两。取出研细，仍前入合。再用香芹、生姜二件真汁再浸药末，又养七日两半火，取研细为匮，方入粉养。

养粉火候：一日二日三日四日各一两，五日六日各一两半，七日二两。伏火硫雄法：硫雄各一两，鹤顶霜一分，同研入盒子。更以霜一分盖头固济，入土釜内，外火五斤，煨养之。加火半秤，煨伏火。此是纯阳二气丹也。

煨硫黄法

硫黄一两，麻黄一两，大戟二两。

右件烧灰铺头底，固济火笼井口，煨红，倾入水中。候浮收硫于器焙，却依前法煨，任用。

煨三黄匮法

雌、硫各一两（细研如粉）。

右用小瓷盒子一个，内有油者，盛雌、硫。微安，令实一半。以来用夏枯草为末，掺些子药上。别用夏枯草半两，外面用水调和如泥，固济盒子口。更用田字草四两，烂研，再固济之合。然后用盐泥固济厚一寸。候晒干，勿令裂缝，于净室中安地上，用桑柴灰一两碗，以醋喷。令润后，于地上以醋灰紧紧拥盒子，勿令见盒子。用炭半秤，已来装簇令匀，于顶上发火煨之。候火尽，通冷取出，打破盒子，取药细研。又雄一两，亦同细研，入盒子内，同前如法固济。候干，火煨。并依旧待火冷再研，入生三黄各一两，同研。又同前法火煨，用又入三黄三两，一处研，入大盒内。添草末固济，煨火。冷入水银三两，并黄子一处研细。候无水银星，再入盒内用盐泥固济，入灰池内，即是养火灰池内也。顶上下熟火四两，养至七日，早晚添之。常用四两，以火四两养终七日，看之，黄成末，作金母匮子。然后开熟金一两，拍作箔子，用汞五两，一处入瓷瓶中。用秦椒末五钱在内，以生姜塞口，用灰火煨之，时时摇动，频用秦椒末结成砂子，取出。紧裂如莲子样，和真金子别用砂盒子一个，先铺金匮末四两，种砂子一重。更铺四两，又种一重了。却将余末盖定，用盐泥固

济。候干，入灰池内。初以二两计熟火养一伏时，添三两又养一伏时，又用四两火复添火养五日，后用熟火三斤，煅合通红，取出作匮用。

煅硫黄法

硫黄不以多少，入甘锅子内，用微火煅。候有鬼焰起时，用桦树叶自然汁滴之。候伏无焰，次用叶滓塞锅口，用火煅红，取出作匮子用也。养朱、雄雌硫、母砂，作匮养之。

煅雄黄法

雄黄一两，打成块，用冬青自然汁煮一伏时，次用熏甘锅子入药于后。草、艾、卷柏、地榆。右等分为末，熏锅子，令烟厚，入雄黄在内，上用药末盖头，用慢火煅，锅红为度。取出，候冷，打破锅，取雄。用鹅脂煎二时辰，每银一两用黄一钱，作三次点，下成赤庚也。

伏硫黄法

硫一两，以艾灰二两同研，入甘锅中，上以寒水石末盖紧筑，进火三斤。候冷，取于纸上，同水一碗淋澄清者，再以艾灰二两伏了，再以水淋。候干，研之，可以点化。

伏雄黄法

雄不以多少，以瓦松牡蛎为末，以水捣成烂膏，以泥甘锅表里令紧其口，上出三两指高，可一指厚。内雄黄在中，先为末方入。用火五斤，揭口煅，常守着之。候烟尽，视如鉴光明者，倾出，成也。

伏硫黄法

每一两以醋墨纸裹，以五方草铺盖头，用硝石、蛤粉固缝，方以竹叶灰和盐泥为合之外固。用半斤火养二度，再加火五斤，煅尽为度。

四神匮

大块硫黄一斤，须是拳大块者，用生地黄三斤取自自然汁，先将块硫黄入在铁锅子内，用地黄滓铺盖成块硫黄，就锅底坚捺实，却将地黄汁调真桑柴灰三升，铺在地黄滓上。若周回四边有鬼焰，却将干桑柴灰掺在上，莫令焰起。以木柴火烧锅底，共硫黄通红为度。却取硫黄面上滓并灰，再细研为一处。取起锅底硫黄，将二件药灰以汤汀淋，候汤清为度。若二件灰汀淋汁未清，再添汤澄淋，直候如水清方可住。却取了硫黄，就锅同汀淋药灰清汁，煮干为度。取硫黄入在熔铜罐内，用大火如销银坯，得硫黄如金汁，倾在槽内，成金铤，不脱胎色，沉重。却将坯了硫黄取一两，同雌雄各一两，将雌雄在砂合底下，用坯了硫黄盖头，熟火一簇合通红。却将雌雄二件一处再研细，入死硃一两，一处再研为末。入熔铜罐内，上安盏，内水火鼎，打五盏，水下为度。各分胎去灰霜，面上是硃，中间是硫黄，下是雌雄。却取三件黄、雌、雄养朱一两，研细，铺底盖头，养火七日，早晚二两火。再用四两火养七日，取出作四神匮，养庚银母砂。或随母转法，砂子不用团，却用长条子插入四神匮养煅。若硃砂作一路白色，分胎在面上，可取却硃，不可同研在三黄内。合子面上有灰霜，却不可用，乃分胎去灰霜尽尔。

死硃砂

硃不以多少，用葶苈菜（一名菰菜）取自自然汁两碗，煮硃砂，用绢帛包，悬胎煮汁尽，去绢包，入建盏内煅。用菜滓铺头盖底煅，得滓焦黑，取硃分胎，坯了三黄，作匮用也。

煅硫黄法

硫黄四两，用田字草、菠菜二味等分，捣汁五六碗，将硫为砂子，细用帛包，悬胎煮一伏时。取出，入合子内。上下用草滓铺头盖底。先养火三日，要内面草干。次以三斤火一煅，取出。将梅核砂以醋湿掺，养末在上。次以入砂子合定，以线扎外。以五倍、天南星等分为细末，蜜调球核。又用六一泥外固。候干，入文武火内煨一二时辰，取出，过法：

先将锅子子炉内烧半红，次下砂子，次硫黄末一钱，盖砂子。候物化，再下一钱。候化，再下一钱。急扇火，候化入硃砂少许。如见物莹净色倾下宝也。

煮死硫黄法

车前草汁、艾汁、芭蕉油。

右各等分煮一日。如沸，用纸灰汁点下，要一钱点银为度。

伏三黄法

叶子雌黄、水磨雄黄、舶上硫黄研极细，用苦酒和为块，昆仑纸包。防风、黄芩一两半，羊蹄菜（即非羊蹄乃鹿蹄菜是也）。右二味同蜜捣为膏子，裹之。令遍。次用干针草取汁，盛（缺字）叶根盐同捣，黄泥固济。如无，用韭菜、地上蚯蚓粪亦可固济。厚半寸许。令干，座于地上浅坑子内，灰抱之一发，用火三斤，煨尽三分，再用火煨尽。用冷灰罨之，候冷为度。任用。诗曰：

草伏三黄功，深知造化通，神仙传妙诀，归入道心同。

煨硫黄法

生硫十两，捣如粟米。用搭水荷十斤，艾二十斤，去梗，烧灰，净取三十两。将十两用汤泡灰汁，煮硫一伏时。取出，焙干。却用三升瓶新者一个，先以六一泥固济，瓶厚半寸已上，日干。将煮了硫入内，瓶底用灰一两，上盖顶，时时添上灰，时抄一两匙添。才觉黄烟起，便抄。用火三十斤，作五次添，上煨一伏时，放冷，取出面上灰。只取硫再为末。用一两碗汤澄淋，铫内熬霜，刮下入锅，烹成汁，倾槽内，成金铤。再为末，入合固济。虚养七日火一两。七日足，卯酉各一两。养七日足，盒子内成褐色。养母砂子用也。

养雄丹头

雄黄一两好者，研细。黄蜡半两，先入建盏内溶成汁，方下雄末。打匀，取出，倾入青竹片内。用火逼之，入温汤中，其蜡在上，雄坠下，取出冷干。再入砂一钱，同雄研匀极细，用猪汁丸作九丸，阴干。如栽莲入匱中，养七日。如前虚养法一七日，取出，火上烧试。如觉烟多，再养七日。如烧烟少，不须养也。

用制法

右用有油甘锅子，先用焰硝些子入锅底，却入汞一两，丹头半钱，掺盖之。再用瓦盖封口，蚌粉封缝，坐风炉上，用黑炭火簇定。再用竹柴三五条衬之，急扇。候作声绝，取出锅子。在水中成宝也。

伏火砒法

砒一两，五方灰霜一两，同研。入盒子内一分，盖头固济。干，入上釜中，准前硫黄煨之。

煨信法

砒一两，研末，用纸裹紧，扎如大蒜头大，剪去余纸。黄连、黄芩、五味子、瞿麦、苦参。

右各等分，为末。用白砂蜜调成圆。前砒又用纸包定，用盐泥固济，阴干。用炭火三斤，煨红为度。取出，用盆覆定。冷后打碎泥球。其砒如黑角色，甚硬。

又 法

信一两二钱研细。汞半两，次入硼砂二钱，用研匀。乳香二钱，细研。

右都极研，令汞无星，入绢袋子。次用皮纸内用线扎定，用固济如后。卷柏四两为末，用调包前信、地榆四两同前。

右件捣盐泥，固济厚一指，令匀。坐在灰上，用炭火五斤鼎火，无风处煨，去火一半。去火以灰盖之。候冷再以硬炭三斤，连前炭又煨火去半。取出，仍前灰盖之。候冷，打开。一钱点一两。

闭运法

人中白、洛河石二味用朴硝水煮之。粉霜、苦杖、白炭灰各等分。右为细末，以冷水调如糊，涂在物上。炭内烧微红，取出，明净。如此五次，上药却用乌梅汤煮之。

去运法

五苓脂、白矾、焰硝、盐各等分。

右为末，用乌梅汁调药涂在物上，火炙。如干，急入乌梅汤浸之。如此三五次，入乌梅汤煮之。

丹砒法

砒一两为末，入锅内，上蓖麻子压定锅口，用绢帛盖住。上用姜汁一盞，以笔刷绢上，汁尽为度。侧覆冷灰内，箠定取出。每一两物，用一钱点也。

五金粉法

砒五、硼粉、水银各一、硃砂半两真端的。逐味入钵，乳无星，二幅纸裹，厚涂蜜椒与苓（五苓脂草决明）。各用一二味裹头里裹讫，细将麻缕紧排缠（外再用醋调细灰裹之为妙），刚炭八斤顶火急煤过也。诀曰：

七分药半熟，分开火，用铁掀簇番来底上，再烧红，火尽成灰，瓦盆覆七条周经一宿（用土条围下缝一宿）。三两骨，一两肉（先投骨头成汁，入半钱药末，急搅泻出后再煅又入药半钱。如此四次）。须用底火好安排，二钱药末须相续。用槽时，火烧讫，水滴弹珠无走失。倾来槽内有蜂巢两钱硝石僧砒一事已成。须去碧硃砂半钱，朴硝一香秤，一分乳涂遍，用火烧之，不见迹（三味为末，以乳汁调成希膏子，用鹅毛蘸药上，而上用火逼之）。

制粉法

粉一两，银末二钱。二味先乳匀，用绢帛包之。次用南星一两，川乌一两，地榆一两，猪牙皂角一两，千年润一两，草乌一两。为细末，分作两处，将一半用蜜调包之，一半用樟柳根同大蒜汁捣匀。包一重令实，次用盐泥固济。三斤火煅通红，退火，候冷取出。

又粉一两，作十块，用绢帛包。去余者。悬胎用姜汁蜜、米醋煮一宿，次于铤内用马兜铃九炒。

三存法

砒一粉半，三七银砂一两，研匀。用熟绢包定，悬胎煮樟柳葱汁各一碗，蜜四两，煮干。次用杜仲、陈皮各一两为末，用甘锅子上下盖筑实。次用生矾末一两盖，以水喷湿。次石灰填满，以瓦盖口。用铁丝十字扎定，盐泥固济。候干，三斤顶火煅红。取出，用刀研成块子，一两物用一钱也。

煅粉霜法

粉一两盆口者研为末，用楮树汁调粉成一块，皂绢扎二重，急包定粉，用线扎剪去头。用药如后：

山梔子、五倍子、片子姜黄。

右三味等分，每半两细末用米醋半盞，生姜汁并蜜共半盞，和合。用建盞一只，坐药蜜在内，二斤熟火上，候药汁沸，入三件药在内，调如稠糊，坐粉球子在药汁中心上，用井子火。候药火着，去井子火。大火煅药，烟尽为度。盞中心内如弹大，取出盞子，用半干半湿灰盒之。候冷取出。每物一两用一钱，作三次下。

煅信法

信一两，盆中研细。苦参、南星、五加皮。右三味等分，为粗末。用六两甘锅子一个，投入药薰锅子，上用湿纸盖之。候薰锅子黑，揭去药灰，投入信。上用前药末盖头。如有信香，又掺药。候半晌饭时，取出。候冷，打破锅子，取出信物。一两用一钱，作三次下。先信次下粉。

煅砒粉法

砒一两，粉半两，硃二钱，西硼半两，朱砂二钱，汞二钱。右一处研为末，用帛扎成球，用瓷盒子一个，盛芭蕉灰汁霜，内埋药在中间。养火十四日。外用地胆草固合，又用盐泥通固，入炉养火。初一日用卯酉四两火，二日用卯酉五两火，养五日。第六日六两，第七日半斤。足，取出，安地上。七日方开盒子取药。每点一两用一钱。

煅信粉法

信二两，粉一两。右同研细末，次入破故纸末二钱，又同一处研匀。用帛包成球子，用菠菜自然汁煮，令内透。次用菜滓球固，入瓶内，用火炮。候草滓焦，取出。每物一两用一钱半点，作三次下。

又 法

信四两研如粉。粉霜三两，分作三包。右件采五方草不以多少，烂捣，绞取自然汁，以调砒和作球子。次用五方草滓拍作饼子，裹砒入在砂盒子内，方以生姜细捣，填满。合上赤脂泥固济口缝，外用盐泥通体包厚半寸许。候干，入灰池，进火四两养一伏时。次日进火四斤一煅，火尽为度。隔日取出，开视其砒，已死成一块，研如面。入粉霜一两，同研匀。亦用五方草，如前法固济。候下，进火三斤，煅赤。隔日，开取视。又再入粉霜一两，一如前法。若此三次与独煅砒共四火煅，记其药如琥珀色，细研如粉。每物一两以琥珀砒一钱同溶，倾出。已成上色者，任造器。入梅汤内煮，汞无晕色及无燥烈也。

又 法

砒黄一两，伏火礞一两，粉霜半两，信半两。

右件一处研入砂盒子，如法固济，进文武火养七日，只加武火一尺为度。冷研。每一两分作二裹，每裹点熟好者一斤。

伏火礞砂

每礞一两，以乌贼骨一两。右二味同研。先烧红锅子，方投药在中。以溶，即便倾。

伏粉霜法

粉一两，以金灯花汁结作球子，用醋墨纸裹，入盒子内。以天南星一两铺盖其上，更以荷叶五重覆，如法固济。进火三斤一煅，成也。

煅 信

信不以多少，用石膏末铺盖，入甘锅子内。上用碗盖定。信飞上碗内，取出。次用信将蓖麻肉捣膏，包信在内。次用昆仑纸包了，外用盐泥固济，用火三斤煅，冷为度。

五神擒七魄

粉一两，细研。就建盏用沸汤泡去矾气五六次，口尝无味为度。用白绢分作两球，急扎定。又用生姜、萝卜共取汁一盞，入蜜一两，入粉球子在内悬胎煮干。入铁铤炒，候绢焦黑为度。不去绢片。用狼毒、苦参等分为末，用胡桃肉四个，同药末细研，入蜜少许，作饼子，裹粉球。外用地胆草捣烂，又裹定。入盒内。用二桑叶、茄子叶细末铺头盖底，固济合口缝。早晚火二两，养三日。就炉用火三斤，煅红。候冷，取出，作碎粉。入汞二两半，依前法固济。又养七日，又煅红，冷取出。入臼内打碎粉，入汞二两半，依前法固济。又养火三日，又就炉三斤火煅红。出，作一块。将净杖子七两，入炉炆溶汁，投下前药，成上银。

百一粉

粉一两，细研，绢包作四球。用蜜三两，重汤煮。蜜干，取粉球，净洗。再用皂角浓水煮一伏时，取出。又用鸡肠草自然汁一盞煮礞砂半两，作贴身。外用皂纱一片扎定，入铁铤内炒三两时辰了，取出研细。入三七母砂一两，同研，再包定。又用百药煎、铅白霜、马兜铃。右三味等分，为粗末。炒粉球子两时辰，取出。入地穴一夜。将粉一钱点下一两物，分作三次下，用银箔子包，粉下三七四六，任用，妙。

煅信粉法

信一两，粉半两，礞三钱，礞一钱。右四味为末，昆仑纸裹作一球。次用草乌、南星各一两，为末。五叶草（如无，菠菜代用）捣为膏，搜作剂。以前药裹定为贴身。外用盐泥固济，厚一寸许。晒干。火六斤顶上一旋煅，烟出即退火。如此三度，煅出湿灰，毫冷，研细，如粟米大。每物七钱，母三钱，药一钱半。三次投下，打成物，盐、矾、梅煮半日。

四神点化

三七母砂一两，粉一两半，信一两，硼一钱，硃一钱，华阴细辛、卷柏、草乌、白芨。右四味草药等分，为细末。用罐子一个，药半两，盖头铺底。半两放前，药在中心，内用火半斤，水三盏为度。第二次火二斤，水五盏为度。第三次水五盏，火五斤为度。每一两一钱砒砂点。

金鼎粉

粉一两为末，绢扎定。用五倍子、河车、猪牙皂角，右用水一大碗煮粉，干为度。

打金鼎砒法

砒三两，铅四两。右铅入在窝子内，成汁。用三四点水入内，其汁成清水，下砒。其砒研如骰子大小，逐旋下在窝子内。直候了时，拈起，在冷处打开窝子，自然分胎。内铅在底下，其砒金色在面上。次将砒煞细了，却将煮了粉细研，入银碟子一钱，碎剪一半在内，一半上下铺盖，入粉在中间。又将汞些少在内并了，再将金鼎砒九钱盖头入建盏，断其盏，须用灯盏盖定。上用灰盖满打尖样，四畔用火五斤一煅，三分去二，候冷取出。须是下水瓶座盖于上面方可煅之。再煅，如前盖之。不用砒，只白煅，盏盖三斤火，寒炉，来早取。取出煞细，入明亮。生信一钱，用酸浆搜和为丸，于银箔裹定，入卷柏、败荷蒂各一分，酸浆搜作贴身。又将酸浆草浮萍紫者并不以多少，研成膏子，作外贴身，球之。用六一泥固济，用火三斤一煅，三分去二。候冷，取出。每一钱化一两三七合。

铅煎丹阳粉

粉六两，白汤洗过，用土朱白善、食盐、玉簪各四两，代赭三两，赤石脂二两，青矾四两，水晶四两。

右同用为末，令匀。用米醋捣如泥。先用黄蜡看粉大小，如粉大小为丸，用前药固济，后干，用火化开，蜡球出尽，却将粉填入内。又用药封盒口，后干，用铁线扎定。入铁罐中，用铅汁煮三日三夜。取出，黑色。一钱点物一两，不用勾母。

王母宫一轮月法

粉霜一两，水银半两。

右二味同研，不见星为度。以鸡子一个，一头用孔子取出黄白了。以樟脑不拘多少，研细入在鸡子壳中。荡了，倾出。却入粉汞在内，上以黄芩末不以多少，入在上，盖了。又别以鸡子壳一半，以固口药固之，入死圣无知匱，实筑实，更以固口药固匱口外，只以铁线系安三角架上，以纸灰养匱鼎上，灰厚一寸半。火候如左：卯酉火一日一两，二日同，三日二两，四日三两，五日四两，六日五两，七日六两，八日取出再研细，仍旧用药再养七日。火候：一日二两，二日三两，三日四两，四日五两，五日六两，六日七两，七日七两，八日取出，以一钱重点红银一两成至宝也。

伏硃砂、硃砂一两，桑灰霜半两。

右同研入盒子，上更用一分盖头固济，二两火养三日，加火三斤，煅令通红。后冷取伏火。

又法

每一两以乳香一块为末，先溶硼，次投香，搅匀，才成汁，倾出。每一字可点一两。

死硼法

硼四两，陈皮一两，知母二两。

右件碾为细末，熏甘锅入硼砂，急扇成汁，倾出。

神仙缩贺白神丹法

辰砂、硫黄各半两，滴乳香一两。

右三味同研如粉，入胡桃肉少许，同研成块。次用湿纸二重，干纸一重裹之。以麻皮片子扎缠了。次用胆矾、硃各一钱，好瓷石半两，同研细末。入马齿苋半两，同研，令匀。

用米醋一升，慢火熬成膏子，打成饼子，裹前药球在中心。又用纸三五重裹之。次入在盒子内，上下周回并用石灰筑实，令满。蜜调蚌粉封合口，外以盐泥固济。候干，掘一地坑，深一尺二寸，阔一尺二寸，用金粟火三斗，先入盒子在地坑内，次入粟糠在上，盖匀，填令实。从上发火，候火尽为度。直是烟绝，冷打开，露盒子。又用硬熟火五斤，煅去三斤火，取出其药，不打分毫。再以甘锅歇口，煅成汁，便倾地坑内，分两亦不折。此药是点药，每十两净贺用白神丹一两，同入甘锅内，煅成汁。候有蝉声，以柳枝急搅。声尽，倾入地坑内，成陀，任意打用也。

炒贺法

贺十两。先入新铁铤内溶作汁，却入羚羊角二两，太阴玄精石为末二两，即便入搅之。如不见贺时，不要惊。添大火搅之，复出贺。倾在地上，其贺却折一半。所贺白如雪，断声巨齿，妙也。然后点之。

庚道集卷之七

镚制贺如银法

用荔枝核为末，炒贺，候核末成灰，眼去再用炒之，投牛皮胶滚汤内三五次，其贺已如银可爱，粉红色，三五分不潮黑晕。

铜又法

用鼓槌草根盒烟熏甘锅，令极黑晕。毕，于内入礞，溶即成汁。候冷，礞汁凝成块。别用甘锅溶铜成汁，投死礞在内。铜即分赤在上，白在下，却用新瓦红条搅，抽去无浮云，如清水之状，方妙。

煅诸物黑色令真洁净宝法

硝一两，轻粉五筒，青气矾三十文，海浮石当二钱大一块，礞砂一块，浮石大。

右为末，放物在锅内，用药铺底盖头，火煅之。其物内滓杂自分，黑色已去，真洁净宝锅底，至妙。

软杖子法

乳香五十，焰硝一两，同研。每杖一两入一钱，多则太软。

出血法

木律五文，砒五文。并用好者。右熔杖子一两成汁，以纸包前药搅匀。泻槽内，湿纸盖之，自白。

又法

干蝎五文，信五文。依前法研细，点向汁中，搅匀，泻出。亦白。

死砒点化法

砒四两（细研），川练子十五个，谷精草、五叶藤各二两。右三味各细锉，各炒黑焦色，存性研为末，与前件砒同研。又入银一钱半，乳香一钱。如不用此二味，亦得用磁白瓶一个，即水火鼎打水四盏为度。候冷，取开。亦如玉银相似，可爱。其药止在盏子底上。此是一钱半可化一两，临时加減。

死砒作匾

砒不以多少，用桑柴灰汁煮三伏时。然用水火鼎打之，伏火。如未伏，再煮，再打之。煅可用胆矾入铅粉，可养粉朱、三黄、母砂子，皆可用之妙。

又法

麦门冬、鸡冠花、金锁天三味取汁，煮一日。草滓裹煅伏火也。

又法：车前子、樟柳根、右捣取汁，和砒末。用药滓同裹入合，慢火养三日。后用大火煅伏。

又法：木律、砒各一两，用杀研细，先烧罐子通赤，入二味在内。良久大火煨之，即伏。

又法：用霁雳子末铺底入罐内，入砒一层，入药末一层，又入砒层层隔之三四重，上安焰硝一重，又着白虎一重。填满口，紧按固济。候干，出阴气大火煨之。至冷，取出碾碎。

又法：苦练树皮、牵牛子。右二味为末，铺底。入砒铺盖固，煨立死。

又法：砒三两，焰硝三两。同为细末，用昆仑纸裹包砒硝，却用白虎末三两，先入罐口内铺底，入砒硝在中心。又以白虎末三两，左右并盖面，满合罐口，紧按实，固济。候干，用火从微至著，大火煨，冷取。

四白头五刻，点化法，亦可入鼎打煨伏死。作匮：砒二两，粉霜一两，南硼砂半两，硃砂半两。右同研为末，以银碟一片裹定，外又以绢帛一片裹之，以白芨、白敛、草乌、知母各一两为末，入新大砂锅内，铺底。却放绢包在上，又以草药末盖头覆，令实。上以净洁黄土填满，火三斤一煨，微红，取出。用新土一堆盖罨，少时再烧。如此五次。每次一刻。第五刻次以上罨，至冷取出，作小块子。每用二钱点杖一两。

换骨法

砒老、粉霜各等分，同研为末细。用生姜自然汁和成块子，白绢包扎定，外以蜜调。大戟、卷柏末涂令厚了，坐放盒子内。用蚌粉油调固口。次以纸筋、盐泥裹固，令干。火煨，闻香为度。取出，研为末。每一钱点物一两。次入母中。半为上等，四六为中等，三七为下等。

伏粉霜法

粉霜一两，银末三钱。剪碎二味，研极细。用熟帛包扎定，用生姜汁、蓼汁。如无，葱根汁、带樟柳根汁亦同。煮以汁尽，泣干。取出剪去脐带，却用银碟子包扎。方用前药汁各一盞，芫花、陈皮、杜仲三味为粗末，撮入甘锅内。候烟将尽，急入白矾半两入锅中，方入粉包子。又再入白矾末盖，簇火急煨。干，下取出。候冷为用。

又法

紫参、知母、天门冬各半两，共为细末，裂生姜汁和作膏子，包药球外。次用干柿三个，烂嚼为膏，青州枣三十个，去核烂捣为膏，再裹药球外。又以纸筋、盐泥固济定，加火五斤煨过。火消大半，翻传球子再煨。火尽拨去球，抛入水坑中。良久取出。候冷少时，去火上试之，如未甚伏，依前再煨通赤。不过三次，拒火也。若点时，每用硼砂一字点之，妙。

又法：樟柳根即当陆晒干，烧灰，淋取汁入磁瓶内，将灰汁浓者更淋芽二次，灰汁煮干，入盒子歇口煨，其粉伏火也。

又法：铁脚婆罗门草铺罐底，入粉中间，上又用蓖麻子捣膏盖头，其罐上用水盞铁丝扎定，水火鼎打之。如未伏，再用上火下水。如此三五次，可伏火死也。别有制度，或点茆丹阳，奇妙。

又法：白煨先将粉以楮汁为丸，日晒干。次用净绢帛包扎了，次以地莲延草取汁，鸡肠草汁各取一碗。将前药包了，于瓶器中悬胎煮一伏时。惟慢为妙。次用匿药贴身，黄连、黄柏、黄芩草、龙胆、苦杖等分为末，醋调和，包子上包令一寸厚阔，簇五斤火煨五斤去三分，去火用湿土盖罨。此粉不用泥球。元武博士法：

四白头作匿养诸物或丹阳：伏砒四两，伏硃六两，伏粉霜半两，伏硝二钱半。伏砒以当陆根大者，切一块剝一窠儿，入坐砒小块在内，却用当陆根自然汁煮。但大块根黑色者，即伏。火或未伏，再换一块作座。座砒再取汁煮，即火伏矣。累验。

伏砂、地肤子为末，拌匀，入罐固煨。或紫背虎耳草，或天茄儿末，皆可伏硃，累验。

伏粉霜、野红花根汁煮伏。

伏硝用侧柏枝叶捣自汁，炒伏。却侧柏叶捣膏，一半铺底，入硝，一半盖头。大火煨

红，作汁如玉一块，任用，累验。四味伏了，入水火鼎打七八盏水了，大火一煅，真死。可作质。如要丹阳，入乳香二钱半，黄丹二钱半，鼎内打了，取出点物。

个母砂子法

母二两，汞八两。右用母打成碟子，安在鼎内。次入汞在碟上，次下药末。盖之如后。川椒、细辛、黄柏、干老茶叶、荆芥，各用三钱为末，入鼎盖母汞。次用炭一秤煅为度，取出砂子，斫成骰子块。用蜜陀僧末蜜调滚过，次入铅匣养之。

死铅作匱子法

铅一斤，焰硝半斤。

右先将硝入甘锅溶成汁，次入铅在内煮一日。取出，碾末。用沸汤泡，晒干。为匱用四两也。将前砂入匱，卯酉火四两，养火三日。取出，还药如后。

还宝药

莽灰和信等分，为末，水调成球。煅碾为末。胆矾、白药、玉末、丁头代精石煅等分，焰硝一两，入火煅。溶入韶粉二十文，硼砂二十文，煅为末。每用三钱盖头铺底，煅过一两砂子也。

煅铅法

黑铅半斤。入铁铤内，以大竹篾炒，入焰硝末在内同炒，铅干为度。每铅一两，用硝半两末也。

右将铅末入砂合子内，中间入汞砂球子，去帛包，以末盖之。养匱用铁线扎定，外缝用石脂醋调固济。入炉内，用纸灰令干，筛过。作炉中安盒子上，用炭火一两，发顶上一日一夜。如此三日三夜火足，取出入锅内。上用前药草粗压定，更用食盐封面，大火烹成汁。

结母砂子法

汞五两，银二两。右二物作一处，放在乳钵内。次用知母二两，锉细煎汤，倾在前药中，同熟研。候物成就，即止。如未就，又煎汤同研。便用白纸绞作弹丸，用线系定。次用酸浆水二升，如无浆水，只用薑汁亦得，放于一净洁罐子内盛贮。却将砂以线悬胎入罐中煮一伏时。取出，放在冷水盆中，其物自硬。

贴身药

川椒、川乌、细辛。右等分，生用捣为末，用蜜调裹砂子上，放净处令干，便入匱子内养之。

匱子法

黑铅三两，石灰一斤，硃砂一两半。

右先将黑铅于铛子内溶作汁，次下石灰二味，搅令匀。次下硃砂，着铁匙搅。直候成水，然后取在地上令冷，取出。便用瓷盒子一个盛，定用平子，却用砂子如栽莲养。次用蛤粉、盐二味用水调作泥，封定盒子口。次用新瓦盆一只，满盛灰，便将匱盒子埋在中心，以灰盖定。用火一斤半，渐添养一伏时。次日又用一斤半，依前法养第三日。用火三斤，亦以渐添，又一伏时。候冷，取出。入乌梅水内煮一时辰，却还成宝也。

结庚砂

庚一钱，汞三钱。用真麻油半盏，入瓜蒌子一粒，同煎。候药子黄，又下一粒。共下七粒为度。旋入白胶香六七分，重同煎。少时旋倾旋挤，结了再将汤水洗净，去药气。令砂子光色之时，方可住手。入乌梅核满子，用朱贴身。次以白梅肉裹外，又用草乌末醋调。再都包了，更用纸泥都包。焙干，用灰盖头，并四畔簇火养一夜。砂出了，再以紫河车末、蜜调，上于绢帛上，裹一重。外再以细辛、草乌末、百合、江子等分，蜜调，裹一重。外更以盐泥固济。候干，入炉。星火养一煅。

随母三在法

庚一钱，汞一分。右三味结成砂子、朱砂一钱。

右三味同一处研匀，用鱼腥草汁调成球子，滚黄矾作贴身，晋矾外固。如做银时，晋矾贴身，黄矾外固。又将连纸包了，放阴石上一宿。又用鱼腥草烂研，固贴身一指厚。又用黄花、鸡肠草、蛇茂草（五叶者用）捣烂碎，固一指厚。又用炭灰一两、青盐一钱，汤调作赅，名曰柳絮赅也。次熟火五六斤一煅，候药过，取出。

过炉：玉石、云母石。右各二两，米醋一碗煮尽为度，焙干，以磁盒子盛之。每一两物用半两盖了，用煅用水化开，再用得。

朱砂金法

用大块朱砂四两，绢包定，悬胎煮如后。地榆楮实子、巴戟、甘遂各一两，右件为细末，分作四包。用好米醋煮一伏时，一次添醋，一次添药。四次下煮尽，取出朱砂。

右将银一两，庚四钱，合溶打成箔子，剪成片子，包了。炒如莲子法。入朱在内，外用蜜调蜜陀僧末，作贴身半米厚，又用炼蜜调鱼腥草根、荔枝草末，外贴身一米厚。如此贴身，入青盐匣中，四两火养七日。冷取出，在砖上用炭火三斤煅。冷取出，入窝。倾煅入盐矾胆一处煮熟，倾入数十次，成宝也。

造匱法

青盐半斤，藕汁两碗。煮，汁干为度。焙干，入甘锅内煅成汁，倾出。少时研细末，入盒子。先下死白盐在下，次下青盐上。又入死白盐盖，醋调蛤蚧固缝。死白盐用知母煅死也。

打灵砂法

汞八两，先硫一两半，地雷硫半两，雄黄半两，雌黄一钱。

右件三黄为末，依法炒成青金头。入鼎，上水下火，打成灵砂一钱块。

煮法：芫花、五倍、大戟、川椒、狼毒、荷叶灰、硃砂三钱，白矾。右等分为末，用河水、醋同煮三日。取出，入银匱四两。养一两。贴身药：胆矾三钱，西硼半两，朱砂一钱。右三味为末，蜜调上，令炒上养火七日。取出令炒。用草药赅法：南星、狼毒、五加皮、荆芥、黄芩、黄连、地榆、川椒、黄蜀葵。

右等分为末，蜜调成膏子，入盒内。如此固济，三两火养七日。再煮墨梅二两，白矾、白盐、五倍各二两。

右三味为末，同煮。令炒一伏时，用河水取出，洗净。令炒四两，浇淋汞二两。二两火养三日。如此浇淋只二十次，不可浇芽子。过炉法：

右用黄丹一两，先入锅内，芽子在中，再黄丹半两，盖头。入炉，扇成汁。取出，打破甘锅，成一链宝也。

葛仙翁九转灵砂金丹

脱壳换胎灵妙法

朱砂五两，硫黄、青盐各二两，五倍子二两半，硃砂三钱半。

右三味同朱砂用米醋煮一时。如耗尽，再添醋煮。取出朱砂，用胆矾贴身。

煮胆矾法

鸭嘴胆矾二两，朴硝一分，食盐二两，水银二两。

右四味一处研匀，罨一宿，入生铁铫中，用河水去炭火上煮，令沸。如汤耗，常以热汤添，不可用冷水添。如此不住火煮一日或半日，以铁匙子铁铫底取水银看，成砂子住，倾出。余药不用，只取汞砂。用水淘净，用纸揩干。再用，如纸两重包砂子搅裂，余汞却将搅了砂子在纸内，逐一块，却用净铁铫内安定砂，用建盏覆定皮纸，封盏子周回口缝，去慢火上坐铫子。待良久离火，取出砂子，真死者紫色成块在铫底，未死者飞在盏上。却将死者研为末，将煮了朱砂用蜜调过，以汞砂子末裹之，令匀。又将三七母砂，砂再逐块包

定。

结三七母砂法

用山泽银末三钱，用汞七钱。二味一处研成砂子，将裹了朱砂逐块薄薄包匀。如裹不就，再结了，依前铁铤子铺朱砂，以紫盏覆定，湿纸封口，去慢火上坐铤子逼出余汞。如此逼尽，用山泽银五两成末，入合铺盖朱砂了，上用黄丹一两，再银末上盖之。一方用银末八两，黄丹二两，封口盐泥固济，待干入灰池，从寅时用炭四两，作熟火。如此养三日三夜，养过日足，取出朱砂，不用银末。此是第一次去其凡胎，不用母也。

添汞养火生黄芽采摘收取法

将母砂已炼成朱砂三两，再入合内，用汞二两浇于朱砂上，固济。待干，入灰池中。用炭五两生作熟火四两，铺在合顶上，灰罨。又至午后，再添四两。至一更尽，再添。早晚三时添。如养三日三夜，开合看如朱砂生黄芽于合顶。又用汞一两，再浇入合，封口固济。依前养火三日三夜，取看生黄芽。如此生黄芽于合顶上，周回便别浇汞二十四两。浇养采摘、收取入大丹，变化成丹法。

大丹变成成丹法

将前合子内并生成芽子不得取了，但用汞四两浇入合内，依前赤石脂固缝。先入水瓶一个在合子底，坐合子于水瓶口上，却用纸灰盖，令满。顶上灰厚二寸，用熟火四两，在顶上铺养，寅午戌三时添火，只可四两。如此循养二日半，取出水瓶，再添水令满。如此共养五日五夜，开合便更浇汞四两，火数依前。养之一月，共六次，每次浇汞四两，共二十四两也。如此开合，首飞顶上成黄芽者，遂旋采摘收取。看采得八两或十两或一斤，在别收起。大丹养火，涌泉变化（其余合底不飞起此芽子者，亦不中用。但和先朱砂用草药一煅方成）。

九转金丹大药取丹造化服食法

黄芽迫华池入大丹变化火候先过华池诀：欲将干汞变成银，须伏咸酸作主人，众朋烈焰硝矾态，立至超凡入圣真。

硼砂、焰硝、白矾、食盐各一两，右四味一处细研，入砂铤内，上下铺盖匀。入先采摘者黄芽在中，用楮汁半碗，米醋一升和匀。令逐旋滴药上，游汞透底，以紫盏覆定。直候用尽醋汁，大火煎逼，令干。密封盖一时，久至令焦干，移退火候，冷取出沐浴。

再沐浴诀

紫袍银带色鲜艳，合口须教莫乱传，更使汉防相辅佐，和芽一处水中研。

紫草、白芨、合口椒、汉防己各一两。

右件四味一处，用商陆根水于砂锅内浓煎汁三碗，去滓，将药水净浴洗，先过华池了者芽子令净，不可用生水，以紫盏盛，慢火上逼炒，令干，去尽水气。然后去洁净处露天一宿，禀天地冲和之气，然后入炉。

涌泉长生火候诀

右件黄芽华池沐浴了一次，须露一宿，迎天地冲和之气，方入合。依前固济。五日一浇汞四两，养之须要二日半，水在下，火在上。再养二日半，水在上，火在下。合成五日水火之数。凡遇水在下，先盛水一瓶，口上安合子，方入纸灰瓮内埋，盖上，用火养之。若遇火在下，须用铁三脚架子，坐合子底下，安火合子，顶上坐水一瓶。如此是水火上下也。凡遇寅时下火，用一两熟火，直候三时，看观至明日，用二两。如此添至十六两，却退火，数复至一两。此是促火法。但用每两火如欠一日，补养一月，足只用一两。此乃是渐进火数。如此加减养火，汞不竭矣。仍要倒芽。倒芽见五采紫粉，每遇开合，顶上飞结成者，紫粉。扫收入银合，聚之，别入神室鼎器作大丹变化。其余芽子，但收采成宝，须要十五日后，一次华池沐浴亦好。

包真人曰：“不得华池终不美，假饶成粉也分飞。”烧之始应之。凡养火法者，依此诀

用度，万无失一，自然变易，灵通造化。《易》曰：“消息盈虚天行。”

此魏公《参同》秘之，内存涌泉火候，见五彩入紫河车，制度养涌泉，一一浇开合，忽见满合芽子如紫色或碧色，如茶末色或紫红色，或白光色及本色，长生如此，遇合黄土色及金色，此真彩色，只不出一一浇，则别入鼎。若未取紫粉，证其五彩诀者。

阴真君《金丹诀》曰：丹砂名碌碌，未得丹食服，乾坤法象成，阴阳数方足。上有黄龙蟠，下有白虎伏，一物有五彩，永作仙家禄。又紫霞君曰：“紫龙头上蟠，白虎含精气，户内闭学者，不离《参同契》。”大凡修丹之士，若见紫彩五色明窗尘，乃丹之灵化矣。如开合子见五彩色，便以黄芽银打作团叶一片或三两，看盛黄芽合子大小样一般。打令四边厚，中心薄，陷在砂合上盖却，每日依前养火，自然紫粉在银片上。每遇五日一次开合，收用鹅毛刷聚，以银合盛。看。聚得成两，别入神室变转紫粉，自然冲气结成，不是砂汞之质，如砂汞之精英耳。

紫粉别人神室变转法

将好银打作合子一个，安紫粉在内，或二三四两，先用好金三钱作箔子，碎剪入小甘锅子。烧金微红，钳出甘锅子。急将水银七钱倾在内，随即用铁箸搅成砂，以水银砂白汤洗净，纸揩干，圆作三块，酹灰汁并收取露水一处，煮砂子半日或一日。令紧方取出，入在粉内，埋定合子。却入在灰池中，文武火养七日。取出砂子，入气炉成宝，分毫不折。此粉灵也。

夫神室者，乃银合子是也。须外用砂合合定银合子，方可入文武火养。早晚各六两，紫粉如不用变化养金砂子，此宝便可服食。将紫粉研细末，用楮汁为丸如麻子大。候干，用黄蜡包裹。却以帛绢裹定，于长流水浸四十九日，或新井水亦得。如此浸了，方可取出来服。空心一丸，井花水下。如服此丹，万邪不侵，长生安乐，永为地仙，骨髓皆为金石之坚固。灵变之道，卒难毁灭。如紫粉明窗尘未欲服，再入金丹，九变化养大药，通灵。

第一金液还丹变化

铅汞几人修，灵通事转幽，寒林添绿水，红粉逐波流，炼作真金色，花光莹月秋。与君须保守，凡俗莫遗流。师乃紫华先生，曰：“黄芽摘令细，用水飞淘，随水过者入鼎器养之，为大药。依前法养火进退，用水火养之，别有变转水飞不随水过者，白砂销之成宝。随水飞过者，金乃是黄芽之金精也。”

第二变黄芽添汞产药法

寒泉流白雪，添汞又生芽，蜜固黄金鼎，烧成紫菊花，纷纷飞落叶，渐渐结成花，此道人知少，忘机不可夸。

叶先生曰：先用水淘过白砂黄芽五两，入在华池中，浇汞五两，坐水上结成砂子。再排垒入鼎器内，固济入炉中，文武火养一日一夜。再取汞五两浇，依前法火候养七日，皆成宝，别通造化。

第三变明窗尘修六气法

神变几千回，真人作上媒，寒云连地轴，阴虎激阳雷，二气青霞涌，三峰玉雪堆，调和真妙理，须是太阳催。

右用明窗尘二两，入生硫黄一两。二味研细，鼎内入明窗尘铺底盖头，以明尘硫末在中，又以明窗盖之，固济入炉，养火五日，一处取出，皆金紫色。然后一处研细为末。又入生硫五两，一处研细为末。用楮汁为丸，如绿豆大。每一粒可掺汞一两，成宝。如未灵，再养三七日。

第四变明窗尘修紫河车法

触取日精华，清心炼紫芽，玉真真不远，守道道无涯，玉笋堆成宝，黄金满我家，自为心内宝，岂可作骄奢。

右用明窗尘五两入神室内（乃太乙神室也），用汞五两，如莲子栽于明窗尘内，密封

固济。依前入炉养火七日，皆成真芽子（成条子是也）。销之，成上色金。飞在鼎器上者，乃河车粉也。

第五变紫河车变转黄舆法

黄舆为真道，变化亦通津，莫与凡人说，幽奇体露伸，精功金万历，服已去三神，真凝源妙道，方可谒宸君。

右紫河车五两，一处细研如粉，入神室内，依前固济。入炉养火四十九日，取出变黄舆也。取研为末，楮汁为丸，麻子大，黄蜡裹之，水浸四十九日，出火毒。空心无灰酒下一丸。此丹能返魂魄，回生起死。

第六

右将黄舆研为末，入神室鼎内，养火三七日。取出细研，枣肉为丸，如绿豆大。每日空心酒或井花水下一粒。如阳衰气绝，精神恍惚，服之固阳生力，刚强益倍，返老还童，其功不可测也。

第七紫金丹神化法

右将紫河车粉再入神室养火四十九日。

第八

养一年开炉，方分五丹，收采。再入金鼎内，养火服食。一名龙虎大丹，二名神符白雪，三名紫微丹，四名金紫丹，五名金液小灵丹，第九变名曰金液小还丹。

第九

金将体自然，魂魄性相连，开炉飞白雪，满鼎折红莲，昔日乘槎客，今为拔宅仙，一家游紫府，白日上冲天。

右件依节次再入金鼎，养火一年。斋戒沐浴，醮谢天地，方开炉取出鼎器，收取诸丹。演结真红色者，名曰龙虎大还丹。人服，白日冲天，灵游紫府，鸡餐成凤，犬饵成龙。此丹枯骨变形，回生起死。如鼎内皆结红色，莲花相似，名曰紫微丹。或紫色不变诸色者，名曰紫金丹。如鼎内皆金色光灿者，名曰金液小还丹。

天宝长生神符匱

十分好北石亭脂一斤为率，去石屑，用瓦松花叶根捣自然汁，将亭脂绢袋悬胎于磁罐内，慢火煮五日五夜。不得火紧了，不可见铁器。日足取出，入罐内以元草滓铺底盖头，封固。用火养七日，三日四两火，三日六两火，一日八两火。其伏火者，作一垛在底，取出以水火鼎窰煅成汁。取出，去面灰，令净。入沙罐虚养十四日，并用元滓灰擦头。前七日三两火，后七日四两火。日足取出，成匱。

神变白雪

用二鼎粉霜四两为率，用姜汁煮半日，以约五钱一块，劈作成片，以蜜略裹，用生阴拌过。每一两用母箔包之，入匱养二十一日。养法看神符精英有力，十四日出试点。如面黑，二十一日足。如不死魂过日，最要子细看火候。用骨一两，白雪一钱半，成足色宝。若火力到，一钱点一两。如要点，用匱为长生匱，养粉霜。如不要点，别有转功，养出粉霜为匱，脱出粉霜为明窗尘。

白雪匱

以养粉霜一斤为率，入沙罐内养朱四两，用瓦松煮七日，入匱养七日。每日晨昏候三日三两，三日三两半，一日四两，朱已真死。如不欲养汞粉，依前法十四日，一钱点一两渗银。

结霜

用朱四两为末，用朱一两，瓦松煮五日，入在匱内。用帛扎定球子，上下铺盖，养八日。二日二两，三日三两，二日四两。朱出，用雌一两，以木通煮一日，见黑便换。如此十数次，将雌杀细，同养七日。二日二两，三日三两，二日四两。又同朱雌杀细，养七日。每

日养火了，又将雄抽过精英一两，同萝卜汁煮一日，研匀。三物并此一处，养七日，火候同前。又将硫十分好者一两，如豆大，用天苦菜煮一日。同前四件养七日，四两火。其四物并足色金矣。

起变却将四神四两为率，用薄片母六钱，汞一两四钱，同浸一宿。碾成砂子，作八丸。却入前匮固济，入灰池养十日，每日五两火。取出，十分赤金。

通神却将所出金四两打成一合，将朱二两瓦松煮五日，在合内养七日，每日四两。如此脱出八两，取出。每汞一两用朱一钱，糝成至宝。糝法用茶末、醋和，调匀，作小锅儿，入汞在内。丹头一钱为末，铺盖上下。用盐裹定，于建盏内二斤火一煅，成足色紫金。此是有道之士内能会，点转作大丹，非常人所能及也。但志诚极苦，助贫为上。婴胎八真用大块朱二两，生硫一两，另包瓦松真汁煮七日。如无，以玄公代之，其力亦甚。取出，将硫入铁铤内，炒朱入草滓同炒，硫尽为度。用庚母四钱作珠，入拌令匀。将黑鸡子一个，刺孔令空。入朱并在内，如鸡子少，不拘，仍用鸡壳皮掩了，用鸡子清调昆仑纸包七层了，用黄泥固济，令投缝。用生铅八斤捣碎，上下盖定鸡子。鸡子上用铁叉叉住，不致涌起。瓦垛封闭，用灰火覆之，四围稀火。但令铅锡化，为如此七日火候，取出，去母。但用朱砂半两为末，入鹅子内为贴身，结九一感气十两，入鹅子内，依先前法铅匮内养七日。取出其芽子，开出至宝，大有无穷造化。若无鹅子，但取朱二两，入在五十两甘锅内，成铁罐内浇四两汞在内，七日对浇，关法取老者成宝，亦无穷造化。为之长生芽子如老，亦可分匮。有道之士必能点会之。

梅核白银法

先以黑铅一两为率，汞一两，同入甘锅内，炒成砂子。次以黄花、地丁草洗净，捣自然汁，以朱砂一两，净用挾铁石引出。砂铁之类用草汁煮一周时，取出晒焙干，为细末。用时以五倍子一个，约盛多少分两，其中藏得二钱，则先下一钱朱砂末，次下银母分半，上入汞砂一钱，以沥青灌窍。却以盐泥、赤石脂固五倍子，以笔记，其口向上，晒干。铁香炉内先以末香一半，其中藏五倍子。再以末香满之，按实。临夜焚之，天明灰冷。取出捶碎，宝成内矣。

庚道集卷之八

升仙大丹九转灵砂诀（许真君）

诀曰：取透明硫四两，先用水田公子草（即水上大浮萍叶圆大者十字画开路者）捣自然汁，煮三伏时。如无，只用瞿麦末以河水煮亦好。其汞用管仲一两，五倍一两，松脂一分透明者。上件三味为细末，用醪醋进慢火煮半日，候凝结如糊为验。裂取痴汞，方用铁铤一只，捣生姜自然汁，又煮汞半日。候干用文武火上煨煮了，硫成汁，取起离火，倾入痴汞，铁匙慢慢搅和，得所成青金头。次用柳木槌研细，再于慢火上炒，不得有鬼焰起。常将柳枝洒酸醋，至七个时辰方住。且如寅时下手炒，换人直炒，至申时住。炒得砂子老，方入水火鼎。打时贵无游汞也，又得灵砂坚宝。诗曰：

二八配阴阳，离君子细详，调和变万化，姪女嫁刘郎。

铸鼎法

鼎深一尺四寸，三山在外，水盘底。不可太厚，只可一米来地为准。

造炉法

用砖先阁起高一尺，便在上泥一级，高阔在入。第三级约高三尺，至底为风门，方圆一尺六寸。炉下一级安铁鼎，已上二级着火，下一尺空脚，左一门方，右一门圆，配之日月。所以门阔八寸二八，卯酉正路，建左右二门，谓凡风只东西多南北少故也。

打灵砂入鼎法

将前砂炒了青金头，又乳二三千转，入鼎中。酸醋调赤石脂涂鼎上三山，次下水鼎，盘天地相合，如法固济口缝。一宿，入炉内盘中，入水炉中，着火。水勿令溢，火不欲高。初进火三斤，候水耗一二盏，次添上热汤。再进火一二斤，更候水耗三盏许，不住添汤。直候打得五个时辰，次又上火五斤一煅，候煅至一十五斤，火足煅绝，寒炉取出，具造法如后。

大凡打灵砂，不坚实有游汞则不成宝，养之不断胎色，灵砂吞母，以上诸病者，只因炒青金头不熟之故。如不制硫，则汞不成矣。如不痴汞，则功不立矣。入水火太高，火力小，不知鼎底厚薄，俱不成也。水火鼎须造铁者，庶无败坏之患。

老君曰：其甲庚之元号曰青金，入炉安鼎，假令火十五斤，用既济一伏时，周足天地，乃成灵砂。须要体坚坚实者是也。然用火十五斤，可敌九百年太阳、十五周甲子之数。一日一夜可有九百年之造化，汞成砂也。内藏离坎本，汞内赤色属阳，故曰坎离交会既济。烹煎水火金土，混一造化，故立此别之以显正道。诗曰：

五斤既济坎离宫，混一功成体固红，内禀阴阳交会力，九旬甲子一周终。炼时大火精神透，藏处千年不朽宗，若服长年延得寿，明知一法万皆通。

煮灵砂药方

将前鼎内打出灵砂，以刀斫作珠子大块，以竹箩盛贮，投桑灰汁中，悬胎煮三昼夜。须是新铁锅。入药如后：白矾一两，川椒一两（去目），鲜盐一两，胆矾二钱，雄黄二钱。

已上五药次第研细，添醋煮灵砂三昼夜，长远尤佳。取用川椒汤沐浴过，去药粗，控干方可。

老君曰：何必用煮？谓其硫汞成形要死，方用煮倒。惟用此五灵药，按真五行，此是死硫汞之药，故曰五灵。桑灰煮者，制硫也。硫倒则汞死，故假死硫而后汞可死。既死，则何用硫？然则硫可作糝制，有此大功也。诗曰：

阴阳相制可成金，全假桑君方济贫，炼至九功能变化，皆缘丹力见仙君。

造匱法

山泽艮一斤，烹成汁，入荷叶末搅之旋，令离火搅作碎珠子，倾入水中，洗去灰筛，取碎细元者。若用大者，则匱不灵。如黍米大者，要令透气。亦在好母。母若不好，则功难成。诗曰：

子母正灵通造化，子灵不与母相亲，造成大药君须爱，不共迷途受苦辛。

但以母四两养子一两为率，其灵砂须用贴身药隔之入匱，覆藉层层，须遍了，固济合口，入灰池。进火养之，以受灵气。

贴身药

胆矾（透明片子者）四钱（研），舶上黄一钱（研）。用水田草汁煮七伏硫。

右将二味入新铍中，炒至色转紫方住。候冷，细研为末。将灵砂于醋中拌，令润。入药末内滚过，遍令为贴身。却又用银箔逐块裹，纽令紧，着入匱。栽莲法：

老君曰：何以金石硫胆为贴身？此二药乃死汞之根原，汞见胆可成粉，见硫可成砂，故两用之，不失其义。诗曰：

金木交加入火宫，须寻卯酉好参同，七周姹女无情外，更请刘郎入碧空。

入灰池养法火候数

入匱讫封合毕，入灰池内，用纸灰五斗，将药合放中心，下以铁三脚子架阁起合子，覆藉，留顶上三寸，口上每日卯酉时各进新火二两，于顶上抽添。去旧火养一昼夜，至二日加火至四两。如是三七或四七昼夜足，直候绝冷，只取出一块看。用多年白梅肉裹定，煨一食久，入醋中淬浸。所出雪白色，如觉轻，其硫去也。只有死汞，其母不耗，如未十分倒，当时去贴身，便见有胆色。只是火太高，不是灰力不到也。便将酸醋煎沸，用母末

匱入于苦酒中，用白矾二钱，入手心重重揩之，洗净控干，入合再进火五两，卯酉抽添，养三日，无不成功。药合须用铁铸成，约重五斤，火系熟火。

老君曰：何故用卯酉下火？故曰日月出入之门，间隔不得之意，乃水火土加之卯酉二时进火，则五行全备也。诗曰：

无精光分子不灵，食母肌损子反生，不晓玄机达要处，何时造化九功成。

老君曰：以醋中沐浴其母，再养之，缘其母被汞硫及贴身，气冲无光精，则质塞不悦，不能造化也。如此母养子三五次了，若折些小，但用四一之数添之，如人有力，所将前养砂子，却用别山泽汞依前造化，准前火候抽添，进火养之七日，其物坚固无比。若用转数，其力浩大，但聚得二十以上两，入沐浴，谓之超凡入圣。诗曰：

狐兔不乳马，鹰鹫不卵雀。金丹不离铅，终不离铅脚。

第一转：去贴身及余硫并盗食者，但用此法脱之，万不失一。火凡炼灵砂到此，乃渐入圣域。诗曰：再炼再炼故令坚，盗去玄精体自然，修得容颜端的矣，神仙口口递相传。

用铅不用铅，须向铅中作。及至用铅时，用铅还是错。将养出灵砂入铁臼中捣碎，以昆仑纸包作一球。又采地丁花根叶全者，拜蓖麻仁、巴豆仁等分，捣成膏子，球定灵砂，入大砂合内，用银箔四下围了。四围却入圣无知实，填灵砂球子中心，球子上钻孔二十三个，坐合中，固济口缝。如法入炉，进火半秤养一宿。取出开看，但见一片在合中心，如银矿。取出烹之，依前匱扑碎珠用。诗曰：丹灶七返九三成，汞炉妙诀要分明，黑白既能通造化，华池沐浴自飞升。

将沐浴了灵砂，用醪醋一升，青盐半两，硝石三钱，同入锅中煮一日，要紧坚实，造化成新真宝，此为第一转功法。良无头，釜无耳，不用药，直下制，天地理，审斯义。

第二转灵砂点化成真法：每以母匱脱出沐浴了者灵砂造匱一斤，依前入合。却用二八数，将打了者灵砂依前煮，又用脱壳白体灵砂贴身一两，粉霜三钱，礞三钱，鹅管石四钱，礞四钱，白胶香二两。

右件五味为细末，用苦酒调作贴身，再将昆仑纸裹定两重，更用麻线紧扎了，剪去余者。入第一转银匱内栽莲，并依前固济口缝，入灰池。火候抽添依前法。养七日足，候冷开合。其灵砂颗颗如荔枝状，其硫汞与贴身作一块白体，银亦不须过铅池，其贴身药若聚得四两，可作三七母砂子长生匱，用亦灵妙矣。

老君曰：此乃除凡胎脱俗骨也。其匱亦不必酸醋，亦不耗折其母，号曰长生匱。所以养出者，灵砂若聚得十六两，更不必炼，可作种金脱壳之法。其白体银每二钱点化赤铜一两，成至宝，号曰丹阳。亦不用煮、扑、罨之类也。诗曰：

不用凡媒白体成，离他胎气自惺惺，原我通灵能造化，丹阳从此得功升。

第三转灵砂种金脱壳法：但将二八青金每十两入礞半钱，辰砂半两，研细取出，用昆仑纸裹一两作块子，麻线扎定。却用乌驴乳楮汁裱之。裱上第二转，内贴身药是也，可一粒米厚，入白体银砂匱中栽莲，依前固济合缝了，入灰池。如前抽添进火，养三日数足，取出。其金自然脱壳也。取出死汞球子，打碎，朝种暮收。其匱子一两可勾银一两成庚，其白体银一钱可点化赤铜一两成至宝矣。

老君曰：何故曰种金脱壳法？以其谓青金故也。诗曰：

硫汞自离皮，青头赤日窥，纵横皆变化，引圣破凡迷。但见晨朝种，难看造圣机，犬鸡若餐食，化凤作龙儿。

第四转朝种暮收浇淋法：但将所养出脱壳死青金球子，以铁捶打碎，如芡实大颗。秤半斤入砂合内作匱，每次浇汞二两，以寅时固济口缝，一一入灰池。添进火五两，候申时下以半斤。至来日开合看，汞皆死在合底。日逐浇汞一次。乃长生无尽时。若积得半斤死汞，便可转作玉笋，琳琅变化。

老君曰：何谓朝种暮收？乃谓伏火死汞二两，早浇晚成是也。又云：药何如得至此？

用草药与金石药，自然变化通灵，故号曰灵砂入圣无知，故曰先难后易。凡人不晓此理，何缘得见识耶？其余随每一钱可点净贺一两成至宝，更有千转万变之功。诗曰：看看功积至灵粗，贺贼冲类作正徒，故我化邪能改正，得丧忘贪真丈夫。

第五转玉笋琳琅法：但将前者盘倒青金死汞五两，不别犯杂制，别入合中，洒汞五两，下灰池缸底。进火五两，每日寅卯抽添进火。次用铁三脚架起药合子，进顶火养之，每三日一倒。其汞涌起如玉笋琳琅，似琼林玉树，真珠乳头微带红色，若珊瑚状，真宝可爱。

老君曰：谓玉笋者，以其汞涌盘旋凝结如玉林也。其死汞每一钱可点化净铅一两，立成至宝，有变化灵妙之功。诗曰：

盘旋紫结自相交，独体神功事可高，寒雪满堂如玉笋，金公一见倒神毫。

第六转产孕五金伏雌雄化假成真法：但用三黄各一两，研一伏时。次入玉笋末一两同研。得所入大甘锅内，用伏火晒砂半两覆藉了，又将玉笋末半钱盖之，揭口进火九斤，作三上煅绝，冷寒炉取出，其药当如丹红色，不问铜铁锡铅，入炉烹作汁，投三黄末一钱，化五两成紫磨真庚矣。

伏火晒法：用半两晒砂煞碎，入砂合内抄。天茄末一钱，面上固济合口。候干，进火一斤，煅令通红。钳出候冷。然后研为细末，以砂合盛用。

老君曰：何故死三黄谓点化假成真？然汞者，乃水之精，以返纯阳，故能制阳，化假成真也。诗曰：

为爱黄芽成白雪，何难于我好参详，三元爱护炉中物，不许愚人乱度量。

第七转变化汞汞成银七返硫法：但将硫八两，汞二两，一处研至黑色，此为返制之道也。次入前伏火三黄一两，同研，入坩合中。又用三黄末三两，覆藉了，如法固济。入灰池，每日卯酉抽添进火四两。养七日数足，取出为末。每用一字入生铁合内，汞汞三两，进文武火养三日。候汞死，次进火三斤，一煅成银。

老君曰：何谓七返灵砂？元用汞八两，至此却用汞二两，硫八两，返覆之意。谓七返乃七转也。诗曰：

丫角蛇女身相期，返覆优游事合宜，药熟了然颠倒变，相投子母必无疑。

第八转白体成金掺汞成庚号为八卦庚法：

但将七返硫汞五两，加上等三黄各半两，南礪一两，一处同研，令极细。入合，固济口缝。入灰池养火二两，每日卯酉抽添。养二十一日，数足取出，研细为末。每将药末一钱可掺汞五两成真庚。

老君曰：何故掺汞成庚？以其八卦数足，阴阳极备之至矣。诗曰：

故显丹成熟，无不用辛勤，绝阴一点化，谁为我相亲，若能修至此，立使得飞升。

第九转长生永寿仙丹飞升大法：但将前件灵砂逐转，可服，以炼蜜为丸，每服一丸，用长流水送下，病痾即愈。其转数、造化、神功，已述于前。自古及今，修药炼丹者，无过此药。到九转之功，又非人力之所可致也。老君曰：若能修炼至此，一点可以飞升，换尽凡骨，自成真人。相貌形躯，俱入妙趣，莫测幽深。但选择高原福地，造观筑坛，并用碧霞细事，每日朝真。造炉铸鼎，用二八打者灵砂三斤，细研。又用第八转加三黄硫汞二斤，共合作五斤，一处研细。如尘入鼎器中，谓之曰明窗尘，可以入合，产养金蚕成妙道。诗曰：凡圣修来日月深，神功暗喜自堪任。将相金璋何足贵，明月清风属我心。

老君曰：用黄丹一斤，曾青一斤，云母粉一斤，色金土一斤，水晶一斤。

右五味可以并研如粉，水飞过。以乌驴乳和泥，托鼎内。候干，方下丹剂。次下上盘，令天地相合。入炉，每日抽添进火五斤养之。候百日数足，取出，入地三尺埋一年。取出，又悬井中一年。取出，水浸一年。取出，再用入地三尺埋一年。欲令不放霞光也。用甘露汁为丸如鸡头大。又入合，进火再养，抽添七日数足，取出，将药一丸与纯黑犬吃，便将

投入水中，须是新汲水一瓮浸之，其水当大沸热。又易水浸之。如此易水九瓮其火化为龙升矣。况人服饵乎？人服之亦复如是。易水九缸足，便又飞升，故号曰九转大仙丹。世俗之流，如何便妄意修炼，若能修得一转，尽可服饵，能保身延年。未尝有人不奉天行道而能修炼成大丹之理。凡修炼大丹，惟有三成方可，一则夙垢自除，慧性自通；二则寻师访道，养性安然；三则法缘济会，动用自然。感得神宝精光，自然灵通拥护。昔元始天尊授老君体天地之造化，炼水火之成形，使金木而并一，普万化而通道，故立一切造化，致成大药秘法。次传东华帝君，帝君继传西王母之后，自是神仙口口相传，不记文字。但口传心授者曰三成，功品有九。今之世有《清静经》。

老君说丹之意，论药无情，世名无形，故教世人立阴鹭，变化无穷之义焉。且为偈曰：寂寂自然，用本用元，升沉进退，配合相牵，若人入腹，飞升九天。

试之一二转过，见有功，但到三转地步，不行不言。惜乎天地神祇不容，可不慎欤？丹经凡言虚养五七日者，养火后开合。丹不熟，然后用虚养法。再固，候干，入灰池合上悬灰半寸，以二两火已下一块灰盖，不动，温温养之，或五日或七日，乃虚养也。火候（非前九转用，乃煮硫粉作丹头九转法之火候也）。

第一转至第四转：一日火早晚各二两，第三日添一两作三两，或三日至六日再增一两作四两，火势熟为度。若势大，可忖度之，徐徐为上，灰高无碍。

第五转至第七转：如常法，七日之后，但日换四两熟火，不令有亏。日足，不到五两。至大药七七之数，则徐徐不用，发五两，后然矣。

青霞子十六转大丹

煮丹砂甲：硫黄、青盐各一两，五倍子（打破，去蛀唇，干布拭净，勿见火，取末）一两半。右三味乳碾拌匀，置沙钵内，注酸陈米醋满及八分，悬丹砂三两，煮一伏时。常令鱼眼沸醋耗，添热醋，忌用寒者。竟取温汤洗净。

结胆矾砂子作衣乙：

石胆（经滤者）五两，白盐、汞各一两，朴硝一分。

右四味同乳匀细，以不见星无声为度。入绢袋悬胎磁器内，河水煮一日，以铁匙于钵内取汞看，成砂子方住。倾去余药，取砂子洗净，拭干，团作一丸，置钵中。建盏覆之，久火逼去游汞，令尽。乳细蜜润，经煮丹砂，就其中裹缠作衣，令匀厚。

包指丙：汞七钱，母三钱，椒三钱。

右同研细，慢火椒汤碾之成砂子，如泥方佳。用水洗去药，拭干，以夹纸挤去游汞，方可做贴身着身丹砂。或以重头砂子逐块裹之，置阴地，候坚疏，排于熨斗内，建盏覆定，久火逼去游汞，令尽。砂子紧，确定丹砂。

入柜丁：银珠子五两，覆藉，包指丹砂入黄整，批黄牛胆汁，和黄丹二两，以淬球定，炼泥固济。候干，大火煅红，彻经久，去火，寒取。乳细内养黄，以一两盖头，封口固济。候干，入炉。顶灰厚二寸。

火候戊：顶火三两，寅午戌抽换，养三晷时，竟去火。寒取，剥去砂子银，其丹砂不得溶，便作浇淋用。

试可己：伏火丹砂排入黄整内，一作末。浇汞二两，封口入炉。顶火四两，寅午戌抽换，养三晷时。开看如未生芽，再浇二两。如前法开看，又未生芽，再浇二两。如前法开看，必生芽。别用汞二十四两浇养之。

浇淋庚：丹砂及黄芽勿取，便浇汞四两，置水鼎稳坐黄整于上顶，灰厚二寸，顶火四两，寅午戌抽换，养五晷时。每二晷时有半即去灰，起黄整，注寒水（一作热汤）。入水鼎令满，竟开黄整，增浇汞四两，皆如前法。如此六次，然后采黄芽。或得一斤，或十两，或半斤，积之入大丹，养火涌泉，变化十六大丹。用其余合底不飞起者，但和前辰砂作草匣，

一煅成宝耳。

华池辛：蓬砂、焰硝、白矾、白盐、黄芽各一两。右味秤等分，同乳匀细，覆藉上下。谷汁半升，米醋一升，搅匀，浇灌令润。火逼，令半干。再浇灌火逼，候汁尽，建盏覆之。文火逼一时久，令焦。移置阴地，寒取，沐浴之。

沐浴壬：川椒、白芨、紫草、汉防己、黄药子（一本有此）。

右四味秤等分，咬咀砂石器内，以流水煎浓汁，重绵滤过。以洗过华池黄芽令极净，忌生水，置建盏内，文火逼干。搅动，露一夕，以禀天地冲和之气，谓之经露黄芽。

草柜癸：川椒、知母、贝母、玄参、苦参、黄连、黄柏、大黄、甘草、杏仁、南星、草龙胆、五倍子、山梔子。右捣为末，米醋和成剂，以浇了丹砂及不成芽子者汞一处球之，厚一指许。昆仑纸包之，炼泥固济。候干，补苴罅漏火五斤煅。一作三斤。红彻，投水中，捣为末，米醋成剂。以浇了丹砂不成芽子者汞一处球之，厚一指许，昆仑纸包之，炼泥固济。候干，补苴罅漏火五斤或三斤，煅红彻，投水中，打取，熔成银。

丹头：经露黄芽纳黄整，浇汞四两。五日一浇，养火。二日半用上火下水养之，二日半上水下火养之，合成五日水火之数。且如火上水下，勿令水干。若水上火下，须用铁三脚架于底下安火，合顶上安水，如此水火之功。凡遇室日用火，一日二日火二两，每日增一两，渐增至十六日足，却退火数至一两，此乃一月火候。后过室日下火一两养一月，此乃渐进火候之法，加减汞不竭矣。欲倒芽死，须见五彩紫粉色，遇开合顶上飞起，结成紫粉，扫入银合，聚之作大丹。其余芽子收入神室中，十五日一次沐浴，始通造化。包真君云：“不得华池终不美，假饶成粉也轻飞。”烧了始应知，是以上仙秘于此诀。亦不言火候，乃金丹变化之秘尔。若至于此，亦万无失一。易曰：“消息盈虚，天地造化。”《参同契》所谓“内有涌泉”。火候养成于五彩入紫河车，制度养之，涌泉一日浇之。开合忽见合内芽子，或碧色，或茶色、紫红色、白光色，此本色。或满合黄土色，或金色，此真五彩也。盖亦不出一二浇，则别入鼎器内，取将紫粉，证其五彩矣。修炼至此，开合紫粉色，号曰明窗尘大丹之基。见有五彩，可用铝箔一两或二两大小，四下打厚，中心薄，嵌在砂合上。次入黄芽于合内，封固。火候同前。自然粉飞合顶箔上。遇五日一次开合，鹅毛扫之，聚入银合收之，或一两，或二两，或四两，入神室中变转，自然冲灵，结成不炼砂汞之质，乃砂汞之精英矣。

紫粉别入神室变化大丹法：

右用三七庚砂挤去游汞，恰好一两，分作三丸，入饼药（一作炭灰汁）汁并露水同煮一日，令坚。入合用紫粉四两盖定，入灰缸内。以文武火顶火一两，寅午戌养七晷时，取溶成紫磨金，分毫不折。此粉之灵验也。夫神室乃银合也，须外用砂合封固了，方入灰缸，文武火一养之。如不用变化，研细楮汁为丸，候干，以黄蜡裹却，投于长流水中或于井内，浸四十九日。取出，并花水下一丸，使万邪不干，五脏如金色，可为地仙。变化之道，卒难尽述，如紫粉明窗尘未欲服食，再入变化，养造金丹。

第一转黄芽修白雪金精法：

子华先生曰：黄芽捣碎，用水飞淘，随水过者，入鼎养之，变为大药。同前进退火候。如不随水过者，白金销之，立成宝。随水过者，号曰黄芽金精。

第二转黄芽添汞产药法：

右用黄芽五两，入华池中，添汞五两，坐于火上，结成砂子。再入鼎，纸缝封固，入炉，文武火养一伏时。复取出，浇汞五两，封固，火候同前养之，取之成宝。

第三转黄芽证用成药法：

右用黄芽、银末、汞各半斤，同入华池中，淬五十遍。取出，入合封固。火候同前养之。取出，一炼成宝。五日一浇，采摘，入生出熟，汞不竭，号曰涌泉。

第四转明窗尘转修朱汞本源法：

右用明窗尘一两入鼎内，次入大块朱砂一两，上下明窗尘铺盖。复入汞一两浇之。依前固济入炉，养火四十九日，成宝（一作七日）。销之立成黄金，飞上鼎者名紫河车。

第五转明窗尘修二气法：

右用硫一两，汞一两，同研细，入鼎中。次用明窗尘二两铺盖，同前封固入炉，养火五日，成金色或紫色。然后取出研细，再入生硫五两同研，楮汁和丸如绿豆大。每用一粒掺汞一两成金。

第六转明窗尘修紫河车法：

右用明窗尘五两，入神室中（乃太一神室也）。用汞五两，如栽莲法。于明窗尘中封固，同前入炉，养火七日，成黄芽。销之成真金。飞于顶上者，号曰紫河车。

第七转紫河车变金液法：

右用紫河车五两，醋和成膏，摊入合内，钻窍子。候干，入汞五两在内，依前封固，养七日成庚。

第八转紫河车变黄舆法：

右紫河车五两，辰砂一两，研细如粉。入神室内，依前封固，养火四十九日。取出研细，楮汁丸如麻子大。空心，无灰酒下一粒。此丹起死回生，回骸返魄。服之十粒，三尸离身。或暴亡，用丹半钱，冷水调灌，随即活，复能再生。非有神功，安可夺此。

第九转黄舆伏雄变质法：

右黄舆、辰砂、汞各一两，雄四两，研细，入神室内封固，养七日。取出研细，枣肉和丸如绿豆大。空心，井花水下一粒。或阳气绝，精神恍惚，服之可返老还童，回魂起死，神圣莫测。

第十转雄黄点铁成金法：

右将雄黄入鼎内，用黄舆末一两盖封固。火候如前，养百日取出。一粒可点铁一两成金。

第十一转河车糝制汞成宝法：

右将黄舆、黄芽各一两，同辰砂四两，入神室中铺。室中铺盖封固，入炉养三十日取出。只用辰砂楮汁为丸，如绿豆大。一粒点铜一两。作换骨丹阳，糝汞一两，立成宝。一本铜药一两作一斤，汞一两作十两。

第十二转黄舆修紫金丹法：

右粉霜二两，研细，以胶和为丸如绿豆大。用黄舆末一两，上下铺盖匀，同前封固。入炉养火二七日，取出。一粒糝汞一两成宝。一作一宿。

第十三转紫河车修制五金法：

右紫河车五两，入神室中，同前封固，入炉养火一年。其火力与大丹同功。楮汁为丸如豆大。每服一粒。可点五金为宝。

第十四转紫金丹神化法：

右紫河车粉入神室，固济入炉。养火一年取出。楮汁为丸如麻子大。又入神室，固济。养火四十九日，取出包之。入东流水浸四十九日，无灰酒下一粒。

第十五转河车证验法：

右紫河车四两或半斤，入鼎内。次用黄舆盖令匀，封固入炉，养火一年。足，开鼎分五种丹。然后收采，复入鼎内，养火七日。服食其丹，始有五名：一名龙虎，二名神符，三名紫游，四名紫金丹，五名金液小还丹。

第十六转分化五丹：

右用节次养火一年，诸丹了毕，然后斋戒沐浴，醮谢天地，开鼎取丹。鼎上凝结如真红色者，名曰龙虎丹，服之白日飞升，神游紫府，鸡餐成凤，犬食成龙。鼎内片片如鱼鳞白光者，名曰神符丹，服之枯骨变形，回生起死。鼎内淡红似莲花色者，名曰紫游丹；或紫色

不变诸色，名曰紫金丹；或于四边皆成金色光者，名曰金液小还丹。以上诸丹，楮汁为丸，如麻子大。候干，以绢包，入东流水浸百日。取出，并花水下一粒至二粒、三粒，至四粒乃为剂。此丹精心密意，立见通灵。服之一粒，五脏骨髓皆成金色。入水入火，不能侵害，虎狼蛇虫，悉皆奔惧，诸邪精怪，远避他方，脱胎神化，白日飞升。乃无上至真之妙道。

庚道集卷之九

西蜀玉鼎真人九转大丹

第一转：好朱砂十两，以赤芍药咬咀，投酸米醋内点五伏时。仍用草末蜜拌匀，勿过湿。层层铺盖，煮了朱砂入合封固，养火七日。足，寒炉取出。去草灰，取朱砂。再用羌花投酸醋煮三伏时。如已伏火，炽炭烧不动，便作匮养朱砂。如略有气焰，山泽艮十两扑成珠子，相间铺盖，朱砂入合，上用伏盐捺头封固，入灰池养七日，即真死成宝。

第二转：以前匮养出朱砂为匮，用前药煮朱砂五两，晾干。乳细，入水中。金细粉三钱，真岩蜜搜拌作一饼，绢扎定。再以银箔三两重包之，要十分紧密。入前匮养七日，取出。其砂不脱胎色，此朱方可转制太药。若以此珠炼之，即见宝。点丹阳，则换骨成至宝。浇淋即起芽子，水中金乃银母也。

第三转：以第一转养朱为匮，山泽艮打小合子作神室，合子四边留细孔，以前匮入母砂，砂安在合内，头转朱合，外为匮合，内入朱砂汞二两，埋合于匮中心，固养七日。开，无汞星，已凝。再浇二两，再养七日，汞起芽子。取出合开看，不要动。又浇朱砂汞二两，又固养。积芽子十余两，取出。沐浴华池法：礞、硝、硃、青盐、白矾。

五件等分为末，铺铤底。却将芽子铺在药上，又以药盖头，以楮汁一碗、米醋一升相和，淋于药上，以盏盖之。慢火煮熬干了，就封固盏缝，略增少火养一时许。取起，冷开却沐浴。

沐浴法：紫草、黄药子、汉防己、白芨。各一两为末，用三碗水煎浓汁，滤去滓，将芽子于药汁内煎数滚，洗净入铤。慢火逼干，露天露一宿。

第四转：沐浴出芽子捣碎为匮，却以前银合于内，浇朱砂、汞五两，安合于内固养三日。取出，其汞凝结矣。再取出合看，再入朱砂汞三两，又封又养三日。取出，其汞生起白玉笋。积浇十余两为匮。此芽笋白，炼成至宝。

第五转：以芽笋为匮，却以雄二两，朱砂、汞二两，同研为粉。入前神室内，埋养三日。一次添汞一两。添至十两，数足二十八日。又研又养，不计日，至渐化轻尘。为此水不能潮火，不能焚，日当午时抛少许于青空，化为白雪，渐渐升天，莫测高远。积此为匮。

第六转：以前明窗尘为匮，用金四两，朱砂汞半斤，同研入神室内，固养四十九日。取出，尽成金粉。

第七转：以金粉为匮，以朱四两，朱汞半斤同研，入前神室，固养四十九日足，其砂汞尽成紫金粉。

第八转：以养出紫金粉为匮，以朱汞八两，雄四两同研，入神室固养四十九日足，尽成紫磨金粉。用楮汁为丸，如麻子大。每二粒点汞一斤，成紫磨精金。

第九转：以前匮紫金还丹，用生铁一斤熔成汁，入前丹一粒。入锅作声，纯成紫金。（口诀）从前至后，并要朱砂中取汞。（雄要飞英）火候（卯酉各二两熟火，须是火离合三十许，顶火）。

葛仙翁长生九转灵砂大丹

第一转：汞八两，硫二两。炒青金头了，入水火鼎煨，升斫成块。用硝、硃、青炆矾、黄

药子、雷丸、狼毒、木律、南星、五加皮、米醋煮三昼夜。日足，浴过。又用陈叶汁煮二日，入母朱匱养火。直候色透白，方可作圣匱。如未白，再养七日，一候。直候真死，方止。

第二转：真死灵砂十六两作末，生灵砂四两，以硫黄、胆矾、青盐、白雪飞符贴身，入蜜调匀，逐块裹上。却以灵砂末内养七日。取出，大火一煅，成宝。

第三转：以二转灵砂不煅便用点丹阳，每二钱可点赤物一两透白也。倾槽内，湿纸盖之，雪白。此乃验灵砂良之法。如入后转者，不用。

第四转：只用养灵砂匱头养母砂，依前法制度灵砂一般，七日成宝也。

第五转：用二转了灵砂一十六两作匱，养朱砂四两，以金箔逐块包裹，养三七日。取出。盐精、石胆各一两，柳絮矾半两，饼药一大碗，煮干。前药同入甘锅。又用一锅将养了朱一两，庚一两，煅作汁。却以前药甘锅入炉，亦作汁。以铃铃出朱庚汁，投入药锅内。候清，入槽。成宝则成。二两上色好庚也。

第六转：用灵砂匱内养出朱砂，不煅。以雌雄各二两和匀，入合内养火四十九日，取出。以黄蜡为丸，如鸡头大。每丸可点山泽昆成庚一两。

第七转：用真死灵匱内养出灵砂一十六两作匱，浇汞四两，养七日一开，已成至宝。直候芽起满合，方可采取，煅之成宝也。养日久，成寒林玉树。

第八转：以寒林木二十四两，前养出朱砂十二两，生硫一斤，同研匀。入合养七日，取出。浇汞四两，养火三七日。其芽皆黄色，煅之成庚也。

第九转：造药须择吉日，将八转灵砂作一合，火候一日一两，二日二两，三日三两，直加至十五日出之。寒炉沐浴，十六日减一两，至一月一日再起。养三年则成大丹矣。丹成，干汞成金。入若服之，飞升。蜜和一粒，乳香汤下。鸡犬服之，立化龙凤。

葛仙翁宝硝秘法

硝不计多少，用地黄汁、芸薹草汁相和煮过，入凤凰胎内。又用昆仑纸糊一粒米厚，又用滑石末铺盖前胎壳上，又用云母数片盖头。白虎盖上了，固济，一秤火煅成五色，有纹，妙不可言。此硝作匱，养灵砂朱砂粉成宝，更妙，胜诸匱，号曰太阳匱，又曰纯阳匱。

分胎见宝法：

将伏火硝八两打碎，研作粗末，入合内作匱，养诸药金石。

辰砂二两，以银箔裹之，外用昆仑纸一重，入匱内，养卯酉火半斤。三日真死，其色不改，银箔不折，可掺汞为宝。

雄黄二两，以庚箔裹之，如前入匱，养火六两。五日真死，其色不改，可点银为十分庚。雌黄二两，如前养火，点银成庚。七分色阳侯二两，先用昆仑纸裹之，次用米醋调石中黄再裹之，阴干一宿。次日入匱，火六两养三日，真死，其色如朱，红焰透彻，可煅感煞砂并草砂，不退炉。

粉霜二两，银箔裹之，外用昆仑纸一重包之，入匱，四两火养三日，真死。其粉转加坚硬，银箔不折，可点赤汞成白，有干变万化。信二两，昆仑纸裹之一二重，入匱，养火一日，死。此亦不脱胎色，其信可点铜。

石胆二两，金箔裹之如前，昆仑纸又裹。六两火养三日，自然真死。其色如赤金，可点银成八分庚。

硼砂、硝磺以箔包，养死。但只用昆仑纸裹一重，入匱，斟酌养火五日，自然真死。胎色不脱。

九转十六变灵砂大丹

一转：舶上硫黄半斤，打成块子，马蹄香、虎耳草各半斤，河水二斗，煮七伏时。

汞半斤，用川椒、芫花根各四两同煮七伏时。将新铁铤一枚，先下硫二两化开，下汞

八两，炒成砂子，研匀。入水火鼎固，以五斤火打三日一夜。

二转：将一转硫汞打成灵砂，再入硫二两，下铍溶化。下一转砂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三斤火打一日，二斤火打一日。

三转：将二转砂入硫一两，铍内化，下砂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三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

四转：将三转砂入硫一两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二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

五转：将四转砂入硫七钱半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

六转：将五转砂入硫半两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

七转：将六转砂研入生朱砂一两同研，炒，入鼎。三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

八转：将七转砂入生朱砂一两同研，炒，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一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

九转：将前已成砂子，却用好银一斤熔作珠，养砂子在内，入合固灰池内。三两火养七日，取出，沐浴。却以此砂养新砂成宝，变化无穷。以丹一粒系之鹤顶，令善射者射之，经日不中，故曰灵砂。以此治病，如风卷浮云，有起死回生，返老还童之妙。其验不可尽述。

一变：汞一斤，用青矾、胆矾、白矾各三两，青盐、白盐各二两，硝一两，同研。用米醋一斗，煮三日，沐浴净。

舶上硫黄用马蹄香、鱼腥草煮三日，将铁铍内溶化硫二两入汞八两同炒成砂，入鼎。五斤火打一日，二斤火打一日，半斤火打一日。取出作块，以松黄灰汁煮一伏时。洗净，以蜜滚银箔贴身，入前银珠匱内养七日。初日二两火，二日至四日三两，五日至七日四两火，足。

二变：将前九转大丹母作小块子，先以一半入合内，以前养出新砂子在内铺之，上却以丹母一半盖之，固入灰池，养七日。初、二两次三两，次、四两次五两。足，取出。如此养砂七次，共得一十四两丹头，各自收起，却用朝生草煮一日。

三变：用第三次养出新砂子，铁臼内捣碎成末，用昆仑纸包一重，却用地丁花、巴豆、蓖麻肉为膏子，球住砂子，坐合内，固济入炉，用火半秤煅一宿。冷取出一片，如玉，乃至宝。再打碎，作匱子。

四变：将前煅出玉片砂子作块，以粉霜、硃砂、礞砂等分为末以蜜滚砂子以此末贴身滚之，以昆仑纸包，以栽莲在前于圣无知匱内，灰池内养七日四两火，白体成宝。此丹七次方足，收起。

五变：将前养出白体匱子，却将在鼎内铺下，上倾汞二两，固济，下入灰池，用火二两至三两养七日。取开，又浇汞二两，又养七日。又浇二两，再养七日。又浇汞二两养七日。共二十八日。再入汞三两，阴火四次二十八日。第四次却入四两，阴火六两。第四次共二十八日。又浇五两汞，六两火，四次二十八日足。

六变：将前养出玉笋不可损坏，再入花银盒子内，坐成火炉上，阴火五两，浇汞五两，三日一次。用三无尽只管浇之，后起如琼林玉树，形如虬头红色如珊瑚之状，煇之成宝。

七变：将前玉笋二两研细，先入一半在鼎内。次以雄黄、雌黄、硫黄、硃砂各一两同研，入在鼎内。却以玉笋末一半盖之，固济。伏阴火一斤养三日，取出作一块，如金。打碎四两入朱砂，一两温之七日四两火也。取下煇之，成上色紫磨金。第二次养朱砂二两，七日火四两也。

八变：将前养出朱砂八两，浇汞二两，阴火四两，四正火四两，养七日，成宝。每七日一次浇汞，展转无穷。到此切宜量福力为之。

九变：将硫半斤入铍溶化，下汞二两同炒黑色，再研末，前七变三黄末铺盖，固济。四

两火养三日，六两火养四日，浇汞四两，成上山泽白宝。如此节节浇之七日火也，四十九日足。

十变：将前九变丹头研末，先用铁铤一枚，安汞五两，下面用火半斤，却以丹末三钱掺之，以盏封定，湿纸固封。候蝉声住火，一煅成五两山泽至宝。

十一变：将九变玉末一两，第十变掺制汞一两，合研为末。以红银一斤溶化，投此末一两，化成白体至宝。

十二变：用七变三黄一两，第六变朱砂一两，第十变汞牙一两，和合一饼，入鼎温养七日。收起。却以铤内以汞五两入前养出四神二钱，以盏覆之，下以火半斤。候蝉声起，加火一煅，成上色紫昌至宝。

十三变：用九变汞硫五两，加上色雄、雌、硫、硼、砂各一两，同研。入合子内，固济。入炉养火三七日，足。日用二两火，夜用四两火。取出点化五金八石，成至宝。

十四变：将前制出三黄四两作匱，养上等朱砂二两三七日。初二两火，次三两火，次四两，足。取出朱砂，与三黄和研作末，露水元如黄豆大，以长流水下，可延寿百年，长生不老，走如奔马。

十五变：将前养出朱砂脱出成金，铸就神鼎一枚，可容药物。又铸铁鼎一枚，以云母、曾青、水晶中英石、铅丹、以楮汁和泥，托在大鼎内。内安神室，方择高原福地，造庵结坛，修炼大丹。

十六变：用十四变三黄汞二斤，二八灵砂三斤，混合研匀，捣三万杵，入在神鼎内，封固。再入大铁鼎内，封固口缝，令密。次以六一泥固济，安灰池或天地炉内，上水下火，鼎相合，五斤火养一月，三斤火养一月，二斤火养一月，五斤火养十日，共一百日，取出。入地理之，出火气一年。次悬井水中百日。取出研三万杵，为粉，以甘露水为丸，如绿豆大。再入神室内养火七日四两火也。养足，取出。与一粒鸡食之，化凤飞去，犬一粒化为龙飞去。以此丹祭谢天地北斗。将一分弃于名山大川，然后可服之，成真仙也。非有福力，不能到此，戒慎之焉。如人服，却以金甘露汁浸一月，三次捣倒，去火毒，然后服之，直造仙阶，务在周贫济度世人可也。修炼之际，每一变皆可服饵，但不若能至九转十六变成功妙用，真是仙材。功在坚心勤力修持为妙，未有不达也。

外 丹

取银末作匱法：将银拍成箔，用醋蘸过，用硫末掺。次以水田草五七叶盖之，固济口缝。以火煅，令通赤。放冷取出，以成粉矣。

朱砂法：好朱砂一两，以硃硫各一分，硼半分。右用醋和浆水于磁石器内，煮三昼夜。如醋耗，常于火畔别用一器暖醋，逐旋添之。三日足，取出，用温汤净洗。量度药多少，用合大小固济。将银末先铺一重，栽尽朱了，以蜜调蛤粉固口缝。候干，安灰池内。顶上灰可厚一指。初用火一两半养三日，次添二两火养七日，次添三两火养至二十日，次又添火至四十两养四十九日。取出，火上烧，直候伏火为度，方可用。若要出银，用铅池煎之。如要增匱，不用银末，依前栽铺养。养火增一日，子午下火，须是依时行之。

三 圣 法（亦名小九转）

朱砂好者十两，硫一两，汞一两。

将三味同研一日，极细不见汞，入合子内按实。用佛耳草（即芸薹也）生者一两捣入盐一钱，更用研杵成涂合盖内，即用盖药合子，外以石脂、圣无知、神圣醋、炭灰些同杵为泥，封固合口了。却卜一吉地坑深涧一尺二寸，以钉钉入，定住火门。却以热醋，用炭灰二钱搅醋于坑子内，外解秽了，方安下合子，定了杵罗细炭灰覆之，没合子厚一指许，上面别铺炭灰厚五寸许。用火于后。第一日一斤，第二日二斤，第三日三斤，第四日一秤。

炭火煨一日尽，住，直待冷定。第六日取出开看，其砂如血点似镜面也。

右件辰砂一两，研用极细，用纸帖安合内盖子上，换叶。一如前法固济，火候所有三五六七度，一一如初。固济火候一同第八，次取出合子内研细，再投药如后。

硝石、硃砂、白矾、青盐、柳絮矾、硼。六味各一钱，与上药同研细，入合捏实，上面更铺研细硫一两，盖合。遍所有盖合药并固济，一如上法，同用火法于后。

四两养七日，半斤养七日，一斤养七日了。将一秤火煨了，待冷，取出。其硫在上不与药相合，轻以匙挑之，令出。别处不用，相和朱药，则将前煨了本药研细，入前煨了朱一两同研细，入合固济。其火候亦如前第八次，一同亦用火一秤，煨尽为度。取出研细，分作三分。

一分用红米饭丸如一钱重，阴用之。一钱一丸，可下汞十两。入甘锅内，下以半斤熟火逼之，似微烟起，碎前药一丸掺在上，即时铃熟火一条，横在锅口上，其汞奔走作声。直候声绝，簇火三斤一煨，通红。款款倾入池坑内，以湿纸盖之，取出分毫不折。

一分入好叶子雌黄、好胆矾各一两，同研合和了，入合内。依前法固济，入灰池内，用火三斤养三日。毕，再以二秤火煨尽，令冷，取出研细，一两药分作十处。每一钱可干汞十两，作上色庚辛之物也。

一分入粉霜一两，滚研细，入盒子内，固济。火候如前法，一同二秤火煨令红。待冷，取出细研。一两分作十处，每一钱可缩汞十两成宝也。

考 异

脱胎芽子：伏火丹砂一两，入黄堊浇汞一两，顶火三两，寅午戌抽换养三晷时，汞已伏，状如玉笋，再浇再养，一如前法。可摘坚而老者用之，谓之脱胎芽子。如此四次历十二日，即可转浇也。

离母芽子：转浇用脱胎芽子五两，浇汞四两，顶火四两，养三晷时，下用水鼎。如此六次历十八日，后得二十四两，自然成片块，前后不相粘，谓之离母芽子。过华池沐浴，露一宿，然后可用。其脱胎芽子，青翠，坚如石。

华池法：用硫黄、硃砂、蓬砂、青盐更添醇酒一升，他皆同。

天产黄芽：丹砂、石胆、五倍子。右三味同碾，罗为细末。米醋润丹砂就，其中袞缠作衣，令匀厚。重头金砂子厚裹，用包指法米醋一斗，青盐一两，悬煮令干。每丹砂一两，脱胎芽子细末三两，覆藉入黄堊，伏火盐盖头封口，顶火一两，寅午戌抽换，养七晷时。竟，取盐，已化尽。拨取丹砂，剥去金砂子，洗净丹砂，通赤如金。勿熔，每一两入汞五两同乳匀，纳神室，坐黄堊内，封口固济。火半斤煨。火尽，已半干。更加火一斤。火尽，寒取其汞，已干，状如金笋，谓之天产黄芽，又谓之白马芽，又谓之真铅。其丹砂飞在神室顶上，如蜂巢而轻，真紫河车也。任用。每天产黄芽一两，入汞三两，顶火四两，卯酉抽换养一晷时，汞已干。每干汞三两入丹砂或灵砂，同乳匀细，置铁合内浇汞，汞不枯竭。

造紫金白雪：紫粉二两，汞、硫黄各一两。

三味同乳，不见星无声为度。纳太乙天官坐黄堊内，顶火二两，卯酉抽换，养五晷时，竟，入汞一两，再养如前法，增汞至十两。取则丹体散，色如金。每一钱制汞五两，成紫金。此力与大丹同。随少许在空中，化为白雪，渐渐高远，莫测其际。焙打作匙箸，用之如遇毒药，其毒即四散开去。米醋炼紫粉五两，制作合子。候干，纳汞三两坐黄堊内，封口，又火养一晷时，即干。

丹砂、雄黄、雌黄各一两，同乳匀细，纳黄堊紫粉二两，盖头封口。固济。顶火二两，卯酉抽换，养一十两晷时，取乳细楮汁丸如绿豆大，每一元点汞五两，立干。以四神四两覆藉，丹砂三两，顶火二两，养七晷时，取乳细楮汁丸如绿豆大。可以起死紫粉半斤，汞一斤，同乳，不见星为度。纳黄堊，封口固济，顶火四两养一晷时，点五金成宝。紫河车、丹

砂各一两，雄黄四两，同乳匀细，纳铁合封固。顶火二两，卯酉抽换，养四十九日竟。汞一两，同乳匀细。顶火五两，卯酉抽换，养五晷时，竟，浇汞五两，火候如前法。汞干，皆成金。浇养不竭，谓之仙人金、谷子种、玉田术。

紫河车、丹砂各一两，雄黄四两，同乳匀细，纳铁合封固。顶火二两，卯酉抽换，养四十九晷时。竟，汞一两同乳，不见星为度。顶火二两养七晷时，加汞再养，一一皆如前法。候加至汞一斤，取色如紫金璀璨，乳细楮汁丸如麻子大，每一丸制汞一斤，成紫金。紫河车一两覆藉，雄黄一两，纳太一天宫，置黄堊内，顶火二两，养三晷时，取雄黄乳细，每半两于铁铤内烧汞十两如常法。候声绝，更养一晷时。渐逼令红彻，成紫金。

紫河车四两，汞半斤，同乳，不见星为度。纳铁合封固。顶火二两，养四十九晷时。竟，乳细再养一年，谷汁丸如麻子大。每一丸制汞一斤，成紫金。

白金、砂、汞各五两，结成砂子。以黄白金精覆藉，入黄堊，顶火一两半，卯酉抽换，养七晷时，成名宝算。分作二分，以一分对汞结砂子，一一皆如前法。竟，又分，又结，又养。如此九转，可点五金。

宝算以汞浇养，其火候炉鼎之制，温养用养丹头法，浇至十次，宝算力竭，可熔作银。亦谓之仙人金、谷子种、玉田术。

宝算所生芽子，乳细，覆藉。丹砂五两，纳黄堊。顶火五两，养五晷时。竟，取。不夺胎色。以生丹砂等，其多寡同乳匀细，纳太一天宫内，置黄堊中。文火养二十一晷时。竟，丹体散，色如金，名赤石丹砂。用以作明窗尘，尤奇事也。

白马牙变转法：黄金八两，钳锅内气火熔焰硝，撮令净。白马牙乳细，逐一刀圭抄入汁内，自然熔化，以尽为度。候澄清，钳钳锅坐灰中，极寒。打破，自然分胎，名黄芽。

黄芽丹砂等分，同乳细，纳钳锅内。只可七分满。瓦陀子盖口，气火熔成汁。钳置灰中，极寒，打破，自然分胎，丹砂已伏，色如烂银。斫作博骰大，绢裹，悬于砂钵内。青盐、石脑油、酸石榴皮，右三味等分，投浆水煮一晷时，沸汤。洗净四十五过，去尽药气，焙干。每一斤汞四两同乳，不见星为度。纳黄堊封固。候干，坐平地灰塚，生熟炭五斤，围煅火。尽，寒取，汞皆入丹砂骨髓，与之俱化，分毫不折，谓之真伏火银色丹砂。

银色丹砂二十两，乳细，以八两铺黄堊底。丹砂十两，以银末作衣，蜜排在中央。以银色丹砂十二两盖头，筑捺平实，封固。顶火四五两，养七晷时，竟。火三二斤煅，火尽，寒取。其色丹砂入匱者长生，愈久愈灵。其丹砂黑如铁，千回万遍，烹炼皆成金汁，精魄不动，分毫不折，谓之铁色丹砂。椎如兔矢大，以点五金。

铜、镮石、黑铅、白镴铁各一两，熔成汁。以铁色丹砂七钱点之，炽炭搅匀。候清良久，钳置灰中，寒打破。其丹砂在上，粒粒不动。其五金在下，成雪花。汞银其色点丹砂力已慢，只可乳细，作红荔枝银外匱。

丹砂如帝珠子大者三七，砂子裹之，昆仑纸绢两重裹之。白矾、朝生暮落花投流水煮一日。取剪裁，令齐净。经点铁色丹砂乳细七钱，蜜炼成剂。再裹之昆仑纸两重。裹定，炼泥固济。候干，炭四斤就地围定，熟火三斤簇煅红彻，翻转球再簇余火。候火消及八分，去火。寒取砂子，丹砂皆成至宝，谓之红荔枝。铁色丹砂更不动，亦不折。但力又慢，聚及一斤，入汞四两同乳，不见星为度。纳黄堊封固。候干，稳坐平地，湿灰塚之。炭五斤，半生半熟围簇。火尽，寒取。分毫不折，作砂子长生匱。

三七砂子十两，分作十丸，棕榈宽裹。白矾、朝生暮落花投流水悬煮一日，长生匱八两，铺黄堊底，匀排砂子于上。以十二两盖头，筑捺平实，封固。顶火四两养七晷时，火三斤。煅红，彻去火。寒取砂子，尽伏，匱不动。如经久，砂子可自二八一九也。以渐至栽莲，至浇汞，至糝制，其匱颜色渐黄，始信丹砂之功，异于八石。

长生匱丹砂二十两雄黄、雌黄各二两、黄矾、石胆、柳絮矾、蒲桃青各半两。右七味秤同乳匀细，熟绢两重宽裹之。石脑、雄黄、雌黄、黄矾、皂矾、石碌、青盐、代赭石、柳絮矾各

一分。右九味秤，同乳匀细，投米醋中，悬煮二晷时。竟，取焙干，纳黄堇封固，候干。火五斤，就地煅。火尽，寒取，去轻浮者。乳细作匱，养金砂子，一一皆如养银砂子法。匱经久，可养丹砂，亦如养砂子，颗颗透骨，名金丹。拱金熔过成金，然金砂子及丹砂皆须九味，醋中煮一晷时，方可养九味。醋可留，久用如竭，增醋可也。

治大麻癩风药感应大风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轻病十丸、五丸）。当归一两，全蝎一两，大风子一斤，章脑一两，水银、防风、何首乌、羌活各五钱，白芨、白芷、乳香、苍术各三钱，大黄二两（生熟酒制），甘草、陈皮各一两，麝香不拘或一钱，二钱。诗云：归全风脑一般般，水防何活五钱干，芨芷乳苍三分足，黄甘陈麝不俱安。

右件糯米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白汤送下，宜食粥饭，忌锅底。萝卜头、山药、地立、枣子、柿花去霜、黄瓜、西瓜、冬瓜、生瓜、藕、菱、甘蔗、茄子、糖、白鱼、海中鱼、黄白海月琼枝，余外者皆不可食，再发不治。好酒可食，忌房事。

提 要 《中和集》，元初道士李道纯撰，门人蔡志颐编。

书凡六卷。卷一有《玄门宗旨》等三篇，卷二为《金丹妙诀》等内丹著述，卷三为《问答语录》《全真活法》，卷四有《性命论》等四篇及歌十二首，卷五录诗四十九首，卷六收词五十八首及《隐语》二篇。

此书以全真教的性命修养为主旨，是对全真教理、修持方法较为系统的阐述，对于研究元代道教思想史，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此书除《道藏》本外，尚有《重刊道藏辑要》本，《道书全集》所收作七卷。此次点校，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本为底本。

目 录

中和集叙	899	玄关一窍(赠门人)	910
卷之一		试金石	910
玄门宗旨	901	傍门九品	911
太极图颂	902	渐法三乘	912
颂二十五章	902	最上一乘	912
画前密意	903	卷之三	
易象第一	903	问答语录	912
常变第二	903	洁庵琼蟾子程安道问三教一贯之道	912
体用第三	903	赵定庵问答	916
动静第四	903	金丹或问	918
屈伸第五	903	全真活法	920
消息第六	903	授诸门人	920
神机第七	903	口诀	920
智行第八	903	卷之四	
明时第九	904	论	921
正己第十	904	性命论	921
工夫第十一	904	卦象论	921
感应第十二	904	说	921
三易第十三	904	死生说	921
解惑第十四	904	动静说	922
释疑第十五	904	歌	923
圣功第十六	904	原道歌(赠野云)	923
卷之二		炼虚歌(并引)	923
金丹妙诀	905	破惑歌	924
金丹图象说	905	玄理歌(二首)	924
二图诀	905	性理歌	924
金丹内外二药图说	907	火候歌	924
三五指南图局说	909		

龙虎歌(并引)·····	925	又(赠睡着李通判)·····	932
无一歌·····	925	又(赠圆庵傅居士)·····	932
抱一歌·····	926	又(赠止庵张宰公)·····	932
慈剑歌·····	926	又(赠密庵述三教)·····	932
挽邪归正歌·····	926	又(赠唯庵宗道人)·····	932
		又(赠密庵)·····	932
		又(赠一庵)·····	933
		又(赠孙居士)·····	933
		又(赠嘿庵)·····	933
		又(赠敬庵葛道人)·····	933
		又(授记门人)·····	933
		又(令门人和)·····	933
		满庭芳(赠焦提举)·····	933
		又(受记定庵)·····	933
		水调歌头(赠和庵王察判)·····	933
		又(赠秋蟾周先生)·····	933
		又(赠宝蟾子)·····	933
		又(赠刘居士)·····	934
		又(赠张象庵)·····	934
		又(赠实庵)·····	934
		又(示众无分彼此)·····	934
		又(赠白兰谷)·····	934
		又(言道)·····	934
		又(言性)·····	934
		百字令(赠真蟾子叶大师)·····	934
		又(指中庵性命次序)·····	934
		又(赠陈制幹)·····	934
		又(赠胡秀才)·····	934
		又(指老蟾张大夫下手)·····	935
		又(赠通庵)·····	935
		又(示众破惑)·····	935
		西江月(赠潘道人)·····	935
		又(赠善友)·····	935
		又(赠周守正)·····	935
		炼丹砂(咏玄牝示众)·····	935
		又(示众)·····	935
		隐语·····	935
		教外名言·····	935
		绝学无忧篇并叙·····	937
卷之五			
诗·····	927		
述工夫(十七首)·····	927		
咏真乐(十二首)·····	928		
咏四缘警世·····	928		
咏葫芦·····	929		
心境·····	929		
为孚庵指玄牝·····	929		
和翁学录韵·····	929		
赠邓一蟾·····	929		
自得(七首)·····	929		
自题相·····	929		
镜中灯(二首)·····	929		
咏藕(二首)·····	929		
卓庵(二首)·····	930		
卷之六			
词·····	930		
沁园春(六首)·····	930		
又(赠静庵口诀)·····	930		
又(赠春谷清祥师)·····	930		
又(赠括苍张希微号幾庵)·····	931		
又(赠吴居士丹旨)·····	931		
又(赠安闲子周高士)·····	931		
又(赠郑松溪)·····	931		
又(赠损庵入静)·····	931		
又(赠王提点)·····	931		
又(勉中庵执中妙用)·····	931		
又(赠圆庵蒋大师)·····	931		
又(勉诸门人)·····	932		
满江红(赠虚庵)·····	932		
又(赞谁庵殷管轄)·····	932		
又(授觉庵)·····	932		
又(赠丁县尹三教一理)·····	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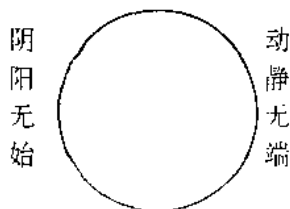
中和集叙

维扬损庵蔡君志颐，莹蟾子李清庵之门人也。勘破凡尘，笃修仙道。得清庵之残膏剩馥，编次成书，题曰中和集，盖取师之静室名也。大德丙午秋，谒余印可，欲筹诸梓，开悟后人。余未启帙，先已知群妄扫空，一真呈露，谓如天付之而为命，人受之而为性，至于先天太极、自然金丹，光照太虚不假修炼者，漏泄无余矣。可以穷神知变而深根宁极，可以脱胎神化而复归无极也。抑以见道之有物混成，儒之中和育物，释之指心见性，此皆同工异曲，咸自太极中来。是故老圣常善救人，佛不轻于汝等，周公岂欺我哉？览是集者，切忌生疑。当涂南谷杜道坚书于钱塘玄元真馆。

中和集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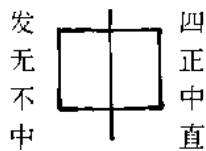
玄门宗旨

太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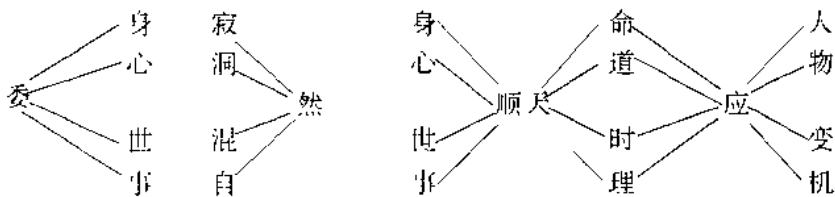
释曰圆觉，道曰金丹，儒曰太极。所谓无极而太极者，不可极而极之谓也。释氏云如如不动，了了常知；易系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丹书云身心不动以后，复有无极真机；言太极之妙本也。是知三教所尚者，静定也，周子所谓主于静者是也。盖人心静定未感物时，湛然天理，即太极之妙也。一感于物，便有偏倚，即太极之变也。苟静定之时，谨其所存，则天理常明，虚灵不昧，动时自有主宰，一切事物之来俱可应也。静定工夫纯熟，不期然而自然。至此，无极之真复矣，太极之妙应明矣，天地万物之理悉备于我矣。

中和图



礼记云：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谓静定中谨其所存也，故曰中存。而无体，故谓天下之大本。发而中节谓动时谨其所发也，故曰和。发无不中，故谓天下之达道，诚能致中和于一身，则本然之体虚而灵，静而觉，动而正，故能应天下无穷之变也。老君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即子思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同一意，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应变之枢机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予以所居之舍中和二字扁名，不亦宜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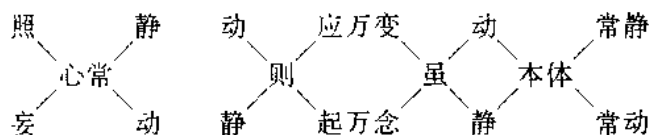
委顺图



身心世事谓之四缘，一切世人皆为紫绶，惟委顺者能应之。常应常静，何缘之有？何谓委？委身寂然，委心洞然，委世混然，委事自然。何谓顺？顺天命，顺天道，顺天时，顺天理。身顺天命故能应人，心顺天道故能应物，世顺天时故能应变，事顺天理故能应机。

既能委，又能顺，兼能应，则四缘脱洒。作是见者，常应常静，常清静矣。

照妄图



古云：常灭动心，不灭照心。一切不动之心，皆照心也。一切不止之心，皆妄心也。照心即道心也，妄心即人心也。道心惟微，谓微妙而难见也；人心惟危，谓危殆而不安也。虽人心亦有道心，虽道心亦有人心，系乎动静之间尔。惟允执厥中者，照心常存，妄心不动，危者安平，微者昭著。到此有妄之心复矣，无妄之道成矣。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太极图颂

中○者，无极而太极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阴一阳，两仪立焉。○者，两仪也。○者阳动也，○者阴静也。阴阳互交，而生四象。○者四象动而又动，曰老阳；动极而静，曰少阴。静极复动，曰少阳；静而又静，曰老阴。四象动静，而生八卦。乾一兑二，老阳动静也；离三震四，少阴动静也；艮五坎六，少阳动静也；兑七坤八，老阴动静也。阴逆阳顺，一升一降，机缄不已而生六十四卦，万物之道，至是备矣。上○者，气化之始也；下○者，形化之母也。知气化而不知形化，则不能极广天；知形化而不知气化，则不能尽精微。故作颂而证之。

颂二十五章

道本至虚，至虚无体，穷于无穷，始于无始。

虚极化神，神变生气，气聚有形，一分为二。

二则有感，感则有配。阴阳互交，乾坤定位。动静不已，四象相系。健顺推荡，八卦兹系。运五行而有常，定四时而成岁。

冲和化醇，资始资生。在天则斡旋万象，在地则长养群情。

形形相授，物物相孕，化化生生，奚有穷尽。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错综，隐显相扶。

原其始也，一切万有，未有不本乎气；推其终也，一切万物，未有不归于形。

是知万物本一形气也，形气本一神也。神本至虚，道本至无，易在其中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中，自融自化，气在其中矣。

天地物之最巨，人于物之最灵，天人一也。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变在其中矣。

人之极也，中天地而立命，稟虚灵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

命系乎气，性系乎神。潜神于心，聚气于身，道在其中矣。

形化则有生，有生则有死。出生入死，物之常也。

气化则无生，无生故无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

形化体地，气化象天。形化有感，气化自然。

明达高士，全气全神。千和万合，自然成真。

真中之真，玄之又玄，无质生质，是谓胎仙。

欲造斯道，将奚所自。惟静惟虚，胎仙可冀。

虚则无碍，静则无欲。虚极静笃，观化知复。

动而主静，实以抱虚。二理相须，神与道俱。

道者神之主，神者气之主，气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

无生则形住，形住则气住，气住则神住，神住则无住，是名无住住。

金液炼形，玉符保神。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命宝凝矣，性珠明矣，元神灵矣，胎仙成矣，虚无自然之道毕矣。
大哉神也，其变化之本欤。

画前密意

易象第一

易可易，非常易；象可象，非大象。常易不易，大象无象。常易未画以前易也，变易既画以后易也。常易不易，太极之体也；可易变易，造化之元也。大象，动静之始也；可象，形名之母也。历劫寂尔者，常易也；亘古不息者，变易也。至虚无体者，大象也；随事发现者，可象也。所谓常者，莫穷其始，莫测其终，历千万世，廓然而独存者也。所谓大者，外包乾坤，内充宇宙，遍河沙界，湛然圆满者也。常易不易，故能统摄天下无穷之变；大象无象，故能形容天下无穷之事。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

常变第二

常易不变，变易不常。其常不变，故能应变；其变不常，故能体常。始终不变，易之常也；动静不常，易之变也。独立而不改，得其常也；周行而不殆，通其变也。不知常，不足以通变；不通变，不足以知常。常也，变也，其易之原乎。

体用第三

常者易之体，变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体，随时变易易之用。无思无为易之体，有感有应易之用。知其用则能极其体，全其体则能利其用。圣人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得其体也。君子进德修业，作事制器，因其用也。至于穷理尽性，乐天知命，修齐治平，纪纲法度，未有外乎易者也。全其易体，足以知常；利其易用，足以通变。

动静第四

刚柔推荡，易之动静；阴阳升降，气之动静；奇偶交重，卦之动静；气形消息，物之动静；昼夜兴寝，身之动静。至子身之进退，心之起灭，世之通塞，事之成败，皆一动一静，互相倚伏也。观其动静，则万事之变、万物之情可见矣。静时有存，动则有察。静时有主，动则可断。静时有定，动罔不吉。静者动之基，动者静之机。动静不失其常，其道光明矣。

屈伸第五

暑往寒来，岁之屈伸；日往月来，气之屈伸；古往今来，世之屈伸。至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皆屈伸之理也。知屈伸相感之道，则能尽天下无穷之利也。

消息第六

息者消之始，消者息之终。息者气之聚，消者形之散。生育长养谓之息，归根复命谓之消。元而亨易之息也，利而贞易之消也。春而夏岁之息也，秋而冬岁之消也。婴而壮身之息也，老而终身之消也。无而有物之息也，有而无物之消也。息者生之徒，消者死之徒。自二气肇分以来，未有消而不息之理，亦未有息而不消之物。通而知之者，烛理至明者也。

神机第七

存乎中者神也，发而中者机也。寂然不动神也，感而遂通机也。隐显莫测神也，应用无方机也。蕴之一身神也，推之万物机也。吉凶先兆神也，变动不居机也。备四德自强不息者，存乎神者也。贯三才应用无尽者，运其机者也。

智行第八

智者深知其理也，行者力行其道也。深知其理，不见而知；力行其道，不为而成。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深知也。自强不息，无往不适，力行也；知乱于未乱，知危于未危，知亡于未亡，知祸于未祸，深知也。存于身而不为身累，行于心而不为心役，行于世而不为世移，行于事而不为事碍，力行也。深知其理者，可以变乱为治，变危为安，变亡为存，变祸为福。力行其道者，可以致身子寿域，致心于玄境，致世子太平，致事于大成。

非大智大行者，其孰能及此？

明时第九

通变莫若识时，识时莫若通理，明理莫若虚静。虚则明，静则清。清明在躬，天理昭明。天之变化，观易可见；世之时势，观象可验。物之情伪，观形可辨。丽于形者不能无偶，施于色者不能无辨。天将阴雨，气必先蒸；山将崩裂，下必先隳；人将利害，貌必先变。譬如巢知风，穴知雨，蟄虫应候，叶落知秋。又如商人置雉尾于舟车之上，以候阴晴。天常晴则尾直竖，天将雨则尾下垂。无情之物尚尔，而况人乎？今人不识时变者，烛理未明也。

正己第十

进德修业，莫若正己。己一正，则无所不正。一切形名，非正不立；一切事故，非正不成。日用平常，设施酬酢，未有不始于己者。一切事事理理，头头物物，亦未有不自己出者。是故进修之要，必以正己为立基。正己接人，人亦归正。正己处事，事亦归正。正己应物，物亦归正。惟天下之一正，为能通天下之万变。是知正己者，进修之大用也，人圣之阶梯也。

工夫第十一

清心释累，绝虑忘情，少私寡欲，见素抱朴，易道之工夫也。心清累释，足以尽理；虑绝情忘，足以尽性；私欲俱泯，足以造道；素朴纯一，足以知天。

感应第十二

寂然而通，无为而成，不见而知，易道之感应也。寂然而通，无所不通；无为而成，无所不成；不见而知，无所不知。动而感通，不足谓之通；为而后成，不足谓之成；见而后知，不足谓之知。此三者，其于感应之道也远矣。诚能为之于未有，感之于未动，见之于未萌，三者相须而进，无所感而不通也，无所事而不应也，无所住而非利也。尽此道者，其惟颜子乎？

三易第十三

三易者，一曰天易，二曰圣易，三曰心易。天易者，易之理也；圣易者，易之象也；心易者，易之道也。观圣易贵在明象，象明则人圣。观天易贵在穷理，理穷则知天。观心易贵在行道，道行则尽心。不读圣人之易则不明天易，不明天易则不知心易，不知心易则不足以通变。是知易者，通变之书也。

解惑第十四

气之消长，时之升降，运之否泰，世之通塞，天易也。卦之吉凶，爻之得失，辞之险易，象之贞晦，圣易也。命之穷达，身之进退，世之成败，位之安危，心易也。深造天易则知时势，深造圣易则知变化，深造心易则知性命。以心易会圣易，以圣易拟天易，以天易参心易，一以贯之，是名至士。

释疑第十五

变动有时，安危在己。祸福得丧，皆自己始。是故通变者，趋时者也。趋时者危亦安，通变者乱亦治。不失其所守者困亦亨，不谨其所行者丰亦昧。晦其明者处明夷而无伤，恃其有者居大有而必害。至远而可应者其志同也，至近而无与者其意乖也。至弱而能胜者得其辅也，至刚而无过者有其道也。益之用凶，事济难也；睽之见恶，人免怨也。不怕其德者无所容，不有其躬者无所利。独立自恃者无功，恐惧修省者获福。益于人者人益之，利于人者人利之，信于人者人信之，惠于人者人惠之。畏凶者无凶，畏眚者无眚，畏祸者福必至，忽福者祸必至。予所谓安危在己，复何疑哉？

圣功第十六

圣人所以为圣者，用易而已矣。用易所以成功者，虚静而已矣。虚则无所不容，静则无所不察。虚则能受物，静则能应事，虚静久久则灵明。虚者天之象也，静者地之象也。自强不息天之虚也，厚德载物地之静也。空阔无涯天之虚也，方广无际地之静也。天地之道，惟虚惟静，虚静在己，则是天地在己也。道经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其斯之

谓欤？清即虚也，虚静也者，其神德圣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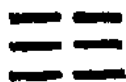
中和集卷之二

金丹妙诀

金丹图象说

左四图法象，显明至道玄玄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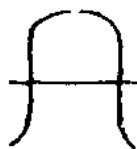
安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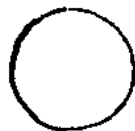
立鼎



还丹



返本



撑天拄地太模糊，
谁为安名号玉炉？
曾向此中经煅炼，
出无入有尽由渠。

不无不有不当中，
外面虚无里面空。
决烈丈夫掀倒看，
元来那个本来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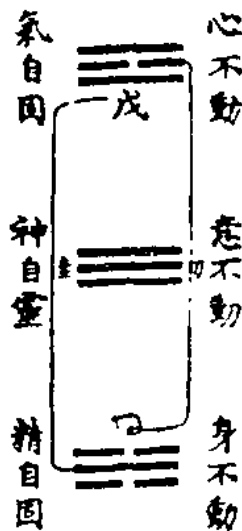
威音那畔本采明，
昧了皆因着幻形。
若向丹中拈得出，
圆陀陀地至虚灵。

道本无为法自然，
圣人立象假名圈。
平常日用全彰露，
打破方知象帝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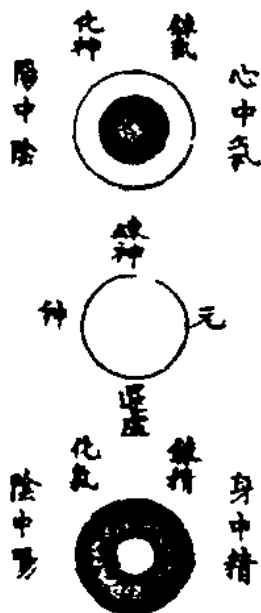
二图诀

取出三中画，补三还复乾。纯阳命本固，无碍性珠圆。受触全天理，离尘台上禅。采铅知下手，三叠舞胎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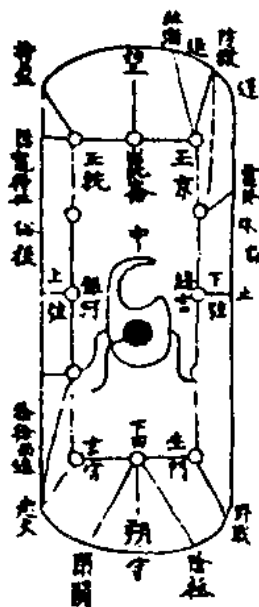
口诀



譬喻



火候图



金丹内外二药图说

外药可以治病,可以长生久视;内药可以超越,可以出有入无。

大凡学道,必先从外药起,然后自知内药。高上之士,夙植德本,生而知之,故不炼外药,便炼内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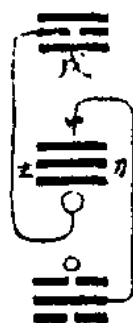
内药无为无不为,外药有为有以为;内药无形无质而实有,外药有体有用而实无。

外药色身上事,内药法身上事;外药地仙之道,内药水仙之道。

二药全天仙之道。

外药了命,内药了性。

二药全形神俱妙。



内药乃炼神之要,
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外 药

初关：(炼精化气)先要识天癸，生时急采之。

中关：(炼气化神)调和真息，周流六虚，自太玄关逆流至天谷穴交合，然后下降黄房，入中宫。乾坤交媾罢，一点落黄庭。上关炼神还虚(以心炼念谓之七返，情来归性谓之九还)。

内 药

内药，先天一点真阳是也。譬如乾卦三爻中一画交坤成三坎水是也。中一画本是乾金，异名水中金，总名至精也。至精固而复祖炁。祖炁者，乃先天虚无真一之元炁，非呼吸之炁。如乾三爻中一画交坤成坎了，却交坤中一阴入于乾而成离三。离中一阴本是坤土，故异名曰砂中汞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虚化神，神化炁，炁化精，精化形。

已上谓之顺。

万物含三，三归二，二归一。

炼乎至精，精化炁，炁化神。

已上谓之逆(丹书谓顺则成人，逆则成丹)。

上药三品精炁神。

体则一，用则二。何谓体？本来三元之大事也。何谓用？内外两作用是也。

内 药

先天至精，虚无空炁，不坏元神。

外 药

交感精，呼吸炁，思虑神。

一、炼精化气

初 关

(有为)

取坎填离



二、炼气化神

中 关

(有无交入)

乾坤阖辟



三、炼神还虚

上 关

(无为)



此三段工夫，到了则一。若向这里具只眼，三教之大事毕矣。其或未然，细参后事。

一、炼精化气。

三归道，乃水府求玄。丹书云：癸生须急采，望远不堪尝。所谓采者，不采之采谓之采也。苟实有所采，坎中一画如何得升？精乃先天至灵之化，因动而有身。身中之至精，乃元阳也，采者采此也。譬如三乾乃先天至灵，始因一动，交坤而成坎，即至灵化元精之象也。坎为水，坎中一画元乾金，假名曰水中金，金乃水之母，反居水中，故曰母隐子胎也。采铅消息，难形笔舌，达者观雷在地中复先王，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语，思过半矣。余存口诀。

二、炼气化神。

三崇释，则离宫修定。丹书云：真土制真铅，真铅制真汞。铅汞归土釜，身心寂不动。

斯言尽矣。既得真铅，则真汞何虑乎不凝？炼炁之要，贵乎运动，一阖一辟，一往一来，一升一降，无有停息。始者用意，后则自然。一呼一吸，夺一年之造化，即太上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正此义也。达者若于乾坤易之门与夫复姤姤三之内上留意，炼气之要备矣。

三、炼神还虚。

三工夫到此，一个字也用不着。

三五指南图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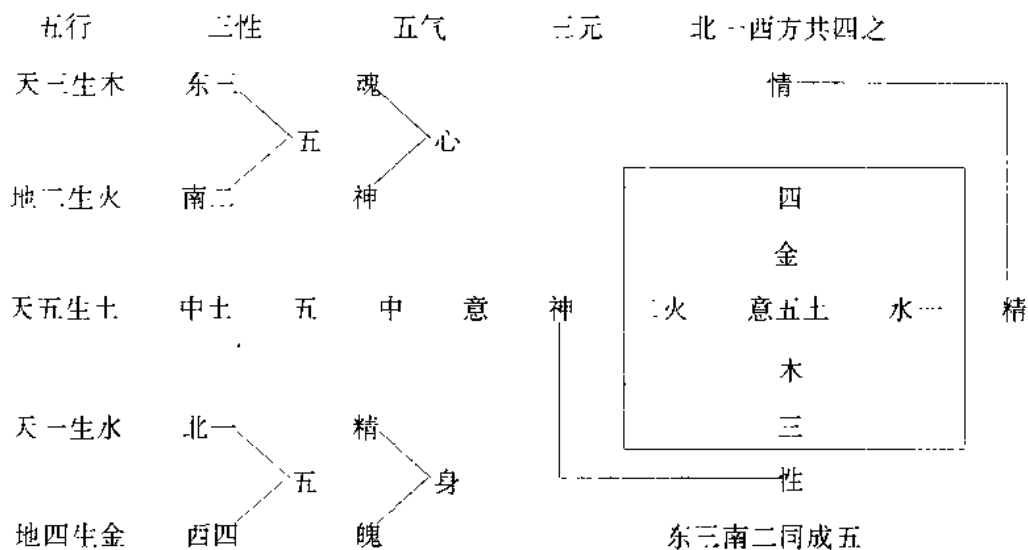
紫阳真人悟真篇诗云：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希。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还从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气，十月胎成入圣基。只此五十六字，贯彻诸子百家丹经子书。若向这里具只眼，参学事毕。其或未然，向注脚下商量。

④三五一都三个字，三元五行一气也。古今明者实然希，亘古亘今，知者鲜矣。东三南二同成五，东三木也，南二火也，木生火，木乃火之母，两性一家，故曰同成五也。北一西方四共之，北一水也，西四金也，金生水，金乃水之母，两性一家，故曰共之。戊己还从生数五者，土之生数也，五居中无偶，自是一家。所谓三家相见者，三元五行混而为一也，故曰三家相见结婴儿。所谓婴儿者，亦是假名纯一之义也，故曰婴儿，是一含真气也。十月胎成入圣基者，三百日胎，二八两药，烹之炼之，成之熟之，超凡入圣之大功也，故曰入圣基也。

⑤以一身言之，东三木也，我之性也；西四金也，我之情也；南二火也，我之神也；北一水也，我之精也。性乃心之主，心乃神之舍。性与神同系乎心，东三南二同成五也。精乃身之主，身者情之系，精与情同系乎身，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戊己，中土意也。四象五行，意为之主宰。意无偶，自是一家也。修炼之士，收拾身心意则自然三元五行混而为一也。丹书云：收拾身心为采药。正谓此也。收拾身心之要，在乎虚静。虚其心则神与性合，静其身则精与情寂，意大定则三元混一，此所谓三花聚，五气朝，圣胎凝。

⑥情合性谓之金木并，精合神谓之水火交，意大定谓之五行全。丹书云炼精化气为初关，身不动也。炼气化神为中关，心不动也。炼神化虚为上关，意不动也。心不动，东三南二同成五也。身不动，北一西方四共之也。意不动，戊己还从生数五也。身心意合，即三家相见结婴儿也。作是见者，金丹之能事毕矣。神仙之大事，至是尽矣。至于丹书种种法象，种种异名，并不外乎身心意也。虽然，犹有不能直下会意者，今立异名法象图局于后，具眼者流试着眼看。

譬喻图



甲乙	青汞	日魂	青衣女子	
东三 天三生木	寅卯	以易言之，曰震，曰长男，曰魂	木液	玉兔
丙丁	地二生火	以易言之，曰离，曰中女，曰朱雀	红雪	日精
南二 巳午			朱砂	丹凤
戊己	天五生土	以易言之，寄位坤，曰母，曰主，曰真土	黄芽	黄庭
中五 辰戌			黄房	勾陈
壬癸	天一生水	以易言之，曰坎，曰中男，曰玄武，曰龟	黑锡	玄龟
北一 亥子			黑铅	月华
庚辛	地四生金	以易言之，曰兑，曰少女，曰魄。	白金	金鸟
西四 申酉			银锁	月魄
				素练郎君

性 木三
同系乎① 合五
神 火二

无 意 偶
精 水一
同系乎② 合五
性 金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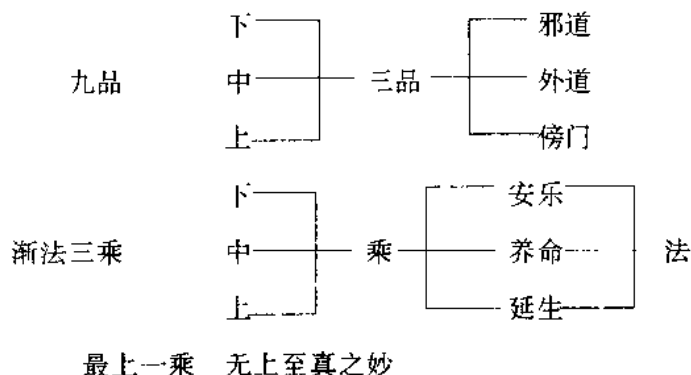
身心意曰三家，精气神曰三元。精神魂魄意曰五气，铅汞银砂土曰五行。三家相见曰胎圆，三元合一曰丹成。（大德三年纯阳诞日，书于塞江中和庵。）

玄关一窍（赠门人）

夫玄关一窍者，至玄至要之机。关者，非印堂，非囟门，非肚脐，非膀胱，非两肾，非肾前脐后，非两肾中间。上至顶门，下至脚跟，四大一身，才着一处便不是也。亦不可离了此身，向外寻之。所以圣人只以一中字示人，只此中字便是也。我设一喻，令尔易知。且如傀儡，手足举动，百样趋跄。非傀儡能动，是丝线牵动。虽是线上关棧，却是弄傀儡底人牵动。咦，还识这个弄傀儡底人么？休更疑惑。我直说与汝等，傀儡比此一身，丝线比玄关，弄傀儡底人比主人。公一身手足举动，非手足动，是玄关使动。虽是玄关动，却是主人公使教玄关动。若认得这个动底关棧，又奚患不成仙乎？

试金石

夫金丹者，虚无为体，清静为用，无上至真之妙道也。世鲜知之，人鲜行之。于是圣人用方便力，开善诱门，强立名象，著诸丹书，接引后学。盖欲来者诵言明理，默识潜通，则行之顿超真境。奈何后学不穷其理，执着筌蹄，妄引百端，支离万状。将至道碎破为曲径旁蹊三千六百，良不得其传故也。况今之无知浅学，将圣人经旨妄行笺注，乖讹尤甚，安得不误后来？虽苦志之士，亦不能辩其邪正，深可怜悯。予因是事，故作此试金石而辨其真伪，俾诸学者不被眩惑，决然无疑，直超道岸。圣师曰：道法三千六百门，人人各执一为根。谁知些子玄微处，不在三千六百门。予谓祖师老婆心切，故作是诗也。若复有人作如是见者，大地皆黄金。其或未然，须当试过，于是乎书。



傍门九品

下三品

御女房中，三峰采战，食乳对炉。女人为鼎，天癸为药。产门为生身处，精血为大丹头。铸雌雄剑，立阴阳炉。谓女子为纯阳，指月经为至宝，采而饵之为一月一还。用九女为九鼎，为九年九返。令童男童女交合而采初精，取阴中黍米为玄珠。至于弄金花，弄金枪，七十二家强兵战胜，多入少出，九浅一深。如此邪谬，谓之泥水。丹法三百余条，此大乱之道也，乃下品之下邪道也。

又有八十四家接法，三十六般采阴。用胞衣为紫河车，炼小便为秋石，食自己精为還元，捏尾闾为闭关。夫妇交合，使精不过为无漏，采女经为红圆子。或以五金八石修炼为丸，令妇人服之。十月后产肉块为至药，采而服之。如此谬术，不欲尽举，约有三百余条，乃下品之中外道也。

又有诸品丹灶炉火，烧熬五金八石，勾庚乾汞，点茅烧艮，拨灰弄火。至于灵砂外药，三逊五假，金石草木，服饵之法四百余条，乃下品之上外道也。

右下三品，共一千余条，贪淫嗜利者行之。

中三品

休粮辟谷，忍寒食秽，服饵椒术，晒背卧冰。日持一斋，或清斋，或食物，多为奇特。或饮酒不醉为验，或减食为抽添，或不食五味而食三白，或不食烟火食，或饮酒食肉，不藉身命，自谓无为，或翻沧倒海。种种捏怪，乃中品之下也。

吞霞服气，采日月精华，吞星曜之光，服五方之气。或采水火之气，或存思注想遨游九州为运用，或想身中二气化为男女，象人间夫妇交采之状为合和。一切存想种种虚妄等法，乃中品之中也。

传授三归五戒，看诵修习，传信法，取报应，行考赴，取归程，归空十信，三际九接，瞻星礼斗。或持不语，或打勤劳，持守外功。已上有为，乃中品之上，渐次近道也。

右三品一千余条，行之不怠，渐入佳境，胜别留心。

上三品

定观鉴形，存思吐纳，摩抚消息，八段锦六字，气视顶门，守脐蒂，吞津液，搅神水。或

千口木为活，或指舌为赤龙，或擦身令热为火候，或一呵九摩求长生，或炼稠唾为真种子，或守丹田，或兜外肾，至于煮海观鼻，以津精涎沫为药，乃上品之下也。

闭息行气，屈伸导引，摩腰肾，守印堂，运双睛，摇夹脊，守脐轮。或以双睛为日月，或以眉间为玄关，或叩齿为天门，或想元神从顶门出入，或梦游仙境，或默朝上帝，或以昏沉为入定，或数息为火候，或想心肾黑白二气相交为既济，乃上品之中也。

般精运气，三火归脐，调和五脏，十六观法，固守丹田，服中黄气，三田还返，补脑还精，双提金井，夹脊双关，握固内视，种种般运，乃上品之上也。

右三品一千余条，中士行之，亦可却病。

渐法三乘

下乘者，以身心为鼎炉，精气为药物，心肾为水火，五脏为五行，肝肺为龙虎，精为真种子。以年月日时行火候，咽津灌溉为沐浴。口鼻为三要，肾前脐后为玄关，五行混合为丹成。此乃安乐之法，其中作用百余条。若能忘情，亦可养命。（与上三品稍同，作用处别）

中乘者，乾坤为鼎器，坎离为水火，乌兔为药物，精神魂魄意为五行，身心为龙虎，气为真种子。一年寒暑为火候，法水灌溉为沐浴。内境不出，外境不入为固济。太渊、绛宫、精房为三要，泥丸为玄关，精神混合为丹成。此中乘养命之法，其中作用数十条，与下乘大同小异。若行不怠，亦可长生久视。

上乘者，以天地为鼎炉，日月为水火，阴阳为化机，铅汞银砂土为五行，性情为龙虎，念为真种子，以心炼念为火候，息念为养火，含光为固济，降伏内魔为野战，身心意为三要，天心为玄关，情来归性为丹成，和气薰蒸为沐浴。乃上乘延生之道，其中与中乘相似，作用处不同，亦有十余条。上士行之，始终如一，可证仙道。

最上一乘

夫最上一乘，无上至真之妙道也。以太虚为鼎，太极为炉，清静为丹基，无为为丹母，性命为铅汞，定慧为水火，窒欲惩忿为水火交，性情合一为金木并，洗心涤虑为沐浴，存诚定意为固济，戒定慧为三要，中为玄关，明心为应验，见性为凝结，三元混一为圣胎，性命打成一片为丹成，身外有身为脱胎，打破虚空为了当。此最上一乘之妙，至士可以行之。功满德隆，直超圆顿，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中和集卷之三

问答语录

洁庵琼蟾子程安道问三教一贯之道

莹蟾子宴坐蟾窟，是夜，寒光清气，其洁可掬。门人琼蟾子猛思生死事大，神仙不可不敬慕，功行不可不专修，稽首拜问曰：弟子尝闻：自古上圣高真，历代仙师，皆因修真而成道，必以铅汞为金丹之根蒂。不知铅汞是何物？师曰：夫铅汞者，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金丹之本也，非凡铅黑锡，水银朱砂。奈何谬者不知真玄，私意揣度，惑坏后学，徒费岁时，担阁一生，深可怜悯。若不遇真师点化，皆妄为矣。紫阳真人曰：饶君聪慧过颜闵，不遇真师莫强猜。正谓此也。我今为汝指出真铅真汞，身心是也。圣师云：身心两个字，是药也，是火也。又云：要知产药川源处，只在西南是本乡。西南者，坤也。坤属身，身中之精乃阴中之阳也，如乾中一爻入坤而成坎，外阴内阳，外柔内刚，外坤内乾。坎水之中有乾金，故强名曰水中金也。夫汞者，心中之气也，阳中之阴也，如坤中一爻入乾而成离，外阳内阴，外刚内柔，外乾内坤。离火之中有坤土，故强名曰砂中汞也。精气感合之妙，故强名立象，以铅汞喻之，使学者知有体用耳。以此推之，无出身心两字。身心合一之后，

铅汞皆无也。

问：如何是抽添？曰：身不动气定谓之抽，心不动神定谓之添。身心不动，神凝气结，谓之還元。所以取坎中之阳，补离中之阴而成乾，谓抽铅添汞也。

问：如何是烹炼？曰：身心欲合未合之际，若有一毫相挠，便以刚决之心敌之，为武炼也。身心既合，精气既交之后，以柔和之心守之，为文烹也。此理无他，只是降伏身心，便是烹铅炼汞也。忘情养性，虚心养神，万缘顿息，百虑俱澄，身心不动，神凝气结，是谓丹基，喻曰圣胎也。以上异名，只是以性摄情而已。性寂情冥，照见本来，抱本还虚，归根复命，谓之丹成也，喻曰脱胎。

问：诸丹经云：用工之妙要在玄关，不知玄关正在何处？曰：玄关者，至玄至妙之机也，宁有定位？着在身上即不是，离了此身向外寻求亦不是。泥于身则着于形，泥于外则着于物。夫玄关者，只于四大五行不着处是也。余今设一譬喻，令汝易于晓会。且如傀儡，手足举动，百般舞蹈，在乎线上关棹，实由主人使之。傀儡比得人之四大一身，线比得玄关，抽牵底主人比得本来真性。傀儡无线则不能动，人无玄关亦不能运动。汝但于二六时中行住坐卧，着工夫向内求之，语默视听，是个甚么？若身心静定，方寸湛然，真机妙应处，自然见之也。易系云寂然不动，即玄关之体也。感而遂通，即玄关之用也。自见得玄关，一得永得。药物火候，三元八卦，皆在其中矣。时人若以有形着落处为玄关者，纵勤功苦志，事终不成。欲直指出来，恐汝信不及，亦不得用，须是自见始得。譬如儒家先天之学，亦要默而识之。孟子云：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曰：难言也。且难言之妙，非玄关乎？且如释氏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使人神领意会，谓之不传之妙。能知此理者，则能一彻万融也。

问：或谓崇释与修道，可以断生死，出轮回；学儒可尽人伦，不能了生死；岂非三教异同乎？曰：达理者，奚患生死耶？且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原始返终，知周万物，则知生死之说。所以性命之学，实儒家正传，穷得理彻，了然自知，岂可不断生死轮回乎？且如羲皇初画易之时，体天设教，以道化人，未尝有三教之分，故曰皇天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当来初画一者，象太极也；有一便有二，象两仪也。一者阳也，一者阴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仰则观于天，上画一画以象天；俯则察于地，下画一画以象地；中画一画以象人，故三画以成乾，三，象三才也。两乾断而成坤，三象六合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画而成坤。以一身言之，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心之神气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身之形体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意之情性也。心身意象乾，三才也。神气性情形体，象坤之六合也。易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此之谓也。

问：系辞云六画而成卦，先生云六画而成坤者，何也？曰：汝未知之。若谓六画而成卦者，文王重卦也。文王未重卦之前，岂可谓无三才六合乎？先贤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天之乾坤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地之乾坤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之乾坤也。以此推之，乾坤两卦、三才六合备矣，又岂以重卦言之哉？所谓六画而成卦者，重卦之后，名为后天也。

问：若谓未重卦之前，三才六合备矣，而系辞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未必因器而设象，因象而制器乎？曰：因象而制器。

问：三皇以下，圣人制器皆以重卦言之。若谓因象制器，文王未重易之前，岂有重卦之名乎？曰：非也。前贤云：须信画前元有易。所以文王未重卦之前，六十四卦俱备。

问：卦若不重，六十四卦从何而得？曰：变卦所生也。一卦变八卦，八卦变六十四卦。且如乾卦三爻上两爻少阳，下一爻老阳，支出巽卦来。阳变为阴，乾之巽，天风姤也。举此一卦，诸卦皆然。

问：卦不重而有六十四卦，文王如何又重之？曰：卦不重而变六十四卦，乃羲皇心法，

道统正传，诱万世之下学者同入圣门。重卦而生六十四卦者，乃文王周孔立民极，正人伦，使世人趋吉避凶，立万世君臣父子之纲耳。故性命之学不敢轻明于言，亦不忍隐斯道。孔子微露于系辞，濂溪发明于太极、通书也。盖欲来者熟咀之而自得之，此学不泯其传矣。

问：一阴一阳之谓道，如何说？曰：阴阳者，乾坤也。乾坤出于太极，太极判而两仪立焉。两仪，天地也。不言天地而言乾坤者，贵其用不贵其体也。或曰：乾阳也，坤阴也，如何又云天地？曰：天地即乾坤也，乾坤即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以太极言之则曰天地，以易言之则曰乾坤，以道言之则曰阴阳。若以人身言之，天地形体也，乾坤性情也，阴阳神气也。以法象言之，天龙地虎也，乾马坤牛也，阳乌阴兔也。以金丹言之，天鼎地炉也，乾金坤土也，阴汞阳铅也。散而言之，种种异名；合而言之，一阴一阳也。修仙之人，炼铅汞而成丹者，即身心合而还其本初，阴阳合而复归太极也。

问：三五一是何也？曰：三元五行也。东三南二是一个五，北一西四是两个五，中土是三个五，是谓三五也。以人身言之，性三神二是一个五，情四精一是两个五，意五是三个五也。三五合一则归太极，身心意合一则成圣胎也。紫阳真人云：三五一都三个字（三元五行一气是也），古今明者实然稀（世鲜知之）。东三南二同成五（东三性也，南二神也），北一西方四共之（北一精也，西四情也）。戊己还从生数五（土数五，意也）。三家相见结婴儿（三家者，身心意也。婴儿者，三五合一而成用也）。婴儿是一含真气（婴儿是真一之异名，太一含真也），十月胎圆入圣基（工夫十月，脱出凡胎，超凡入圣也）。以此求之金丹之道，实入圣基也。

问：系辞云：天地设位，易行乎中。如何？曰：天地设位，人生于中，是谓三才，故人与物生生而不息。所以不言人与物，而言易者，圣人言乾坤易之门，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如金丹以乾坤为鼎器者，天地设位也。以阴阳为化机者，即易行乎中也。元始采药无穷，行火候之不息也。

问：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一阖一辟谓之变，如何？曰：一阖一辟者，一动一静也。乾阳坤阴，如门户之阖辟，即乾坤易之门也。且如阴阳互动互静，机缄不已。元亨利贞定，四时成岁。变者，变易也。至道与神气，混混沦沦，周乎三才，万物阖辟无穷，致广大而尽精微矣。以一身言之，呼吸是矣。呼则接天根，是谓之辟；吸则接地根，是谓之阖。一呼一吸，化生金液，是谓之变。阖辟呼吸，即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矣。所谓呼吸者，非口鼻呼吸，乃真息阖辟也。

问：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如何？曰：乾父也，坤母也。乾初爻交坤而成震，震初索而得男，是谓长男。坤初爻交乾而成巽，巽初索而得女，是为长女。乾中爻交坤而成坎，坎再索而得男，是谓中男。坤中爻交乾而成离，离再索而得女，是谓中女。乾三爻交坤而成艮，艮三索而得男，是谓少男。坤三爻交乾而成兑，兑三索而得女，是谓少女。乾生三男，坤生三女，乾坤共生六子，是谓八卦。以身言之，初受胎时禀父母精华而成此身，精华者，丹经喻曰天壬地癸也。初交合时，天壬先至，地癸随至，癸裹壬则成男子；地癸先至，天壬随至，壬裹癸则成女子。壬癸偶然齐至，则成双胎。壬先至，癸迟至；癸先至，壬迟至；俱不成胎也。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天壬地癸者，乃天地元精元气也，亦丹经所云坎戊离己，异名铅汞也。饰之于外则成人，益之于内则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实由命分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断淫绝欲，自为修养，直待精华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岂知寡欲而得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男女，浊而夭。

问：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何？曰：形而上者无形质，形而下者有体用。无形质者系乎性，汞也；有体用者系乎命，铅也。总而言之，无出身心也。

问：圣人以易洗心，退藏于密，密是何也？曰：诚之至也。易理致广大而尽精微，圣人玩味其理，洗心涤虑，藏于极诚矣。

问：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知中如何执？曰：执者一定之辞，中者正之中也。道心微而难见，人心危而不安，虽至人亦有人心，虽下愚亦有道心，苟能心常正得中，所以微妙而难见也。若心稍偏而不中，所以危殆而不安也。学仙之人，择一而守之不易，常执其中，自然危者安而微者著矣。金丹用中为玄关者，亦是这个道理。

问：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如何？曰：诚之昭著，虽无声可闻，无臭可知，天道亦不可掩。如道经云：大量玄玄。亦是真之至也。

问：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如何？曰：圣人生而知之，默而顺之天理，所谓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得无为自然之道也。此则中庸所谓诚而明也。若谓明而诚，正是圣人之教耳。学道之人，夙有根器，一直了性，自然了命也。此生而知之也。根器浅薄者，不能一直了性，自教而入，从有至无，自粗达妙，所以先了命而后了性也，此学而知之也。

问：夫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夫子乐在何处？曰：夫子所乐者天，所知者命，故乐天知命而不忧。虽匡人所逼，犹且弦歌自娱。于易得不远，复以修身，复见天地之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金丹之妙也。

问：颜子箪瓢之乐，如何？曰：颜子得夫子乐天知命不忧之理，故不改其乐也。所以如愚，心斋坐忘，黜聪明，去智虑，庶乎屡空，亦金丹之妙也。

问：曾子被破褐而颂声满天地，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是如何？曰：曾子一唯之妙，口耳俱忘，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得一贯之道。

问：子路问死，夫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如何？曰：生死乃昼夜之常，知有昼则知有夜。易云：原始返终，则知死生之说。丹书云：父母未生已前，是金丹之基。释云：未有此身，性在何处？以此求之三教入处，只要原其始自知其终，溯其流而知其源。人能穷究此身其所从来，生死自然都知也。汝曾看太极图否？太极未判之前，是甚么？若穷得透，则知此身之前，原始可以要终也。

问：太极未判，其形若鸡子。鸡子之外是甚么？曰：太虚也。凡人受气之时，形体未分，亦如鸡子。既生之后，立性立命，一身之外，皆太虚也。

问：人在母腹中时，还有性否？曰：腹中秽污，灵性岂存得住？又问：怀胎五七个月，其胎忽动，莫非性乎？曰：非性也，一气而已。人在腹中时，随母呼吸。一离母胎，立性立命，便自有天地。且如蛇斩作两段，前尚走，尾尚活。又有人煮蟹既熟，遗下生脚尚动，岂性也？汝究此理，则知气动也，非性也。

问：语云吾道一以贯之，如何？曰：圣人言身中一天理可以贯通，三才三教万事无备矣。如释氏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道教了一万事毕；皆一贯也。

问：世尊拈花示众，独迦叶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诃迦叶。不知微笑者何事？曰：世尊拈花示众，众皆不见佛心，独迦叶见佛心之妙，所以微笑。故世尊以心外之妙，分付与迦叶也。

问：达磨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何是见性？曰：达磨以真空妙理直指人心，见性者使人转物情空，自然见性也，岂在乎笔舌传之哉？

问：儒有先天易，释有般若经，道有灵宝经，莫非文字乎？曰：非也，皆圣人以无言而形于有言，显真常之道也。释教一大藏教典，及诸家语录因果；儒教九经三传，诸子百家；道教洞玄诸品经典，及诸丹书；是入道之径路，超升的梯阶。若至极处，一个字也使不着。汝问余数事，亦只是过河之筏。向上一着，当于言句之外求之。或筑着磕着，悟得透得，复归于太极，圆明觉照，虚彻灵通，性命双全，形神俱妙，虚空同体，仙佛齐肩，亦不为难。

问：先生云三教一理，极荷开发。但释氏涅槃，道家脱胎，似有不同处。曰：涅槃与脱胎，只是一个道理。脱胎者，脱去凡胎也，岂非涅槃乎？如道家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即抱本归虚，与释氏归空一理无差别也。又问：脱胎后还有造化么？曰：有造化在。

圣人云：身外有身，未为奇特；虚空粉碎，方露全真。所以脱胎之后，正要脚踏实地，直待与虚空同体，方为了当。且如佛云真空，儒曰无为，道曰自然，皆抱本還元，与太虚同体也。执着之徒，畴克知此一贯之道哉？洁庵曰：先生精造金丹之妙道，融通三教之玄机，随问随答，极玄极妙，岂敢自秘，当刊诸梓，与同志之士相与开发。隋珠赵璧，自有识者。

赵定庵问答

师曰：前代祖师、高真上圣，有无上至真之道，留传在世度人，汝还知否？定庵曰：弟子初进玄门，至愚至蠢，蒙师收录，千载之幸也。无上正真之道，诚未知之，望师开发。师曰：无上正真之道者，无上可上，玄之又玄，无象可象，不然而然，至极至妙之谓也。圣人强名曰道。自古上仙，皆由此处了达，未有不由是而修证者。圣师口口，历代心心相传，所授金丹之旨，乃无上正真之妙道也。定庵曰：无上正真之妙，喻为金丹，其理云何？师曰：金者坚也，丹者圆也。释氏喻之为圆觉，儒家喻之为太极，初非别物，只是本来一灵而已。本来真性，永劫不坏，如金之坚，如丹之圆，愈炼愈明。释氏曰：此者真如也，儒曰：此者太极也，吾道曰：此乃金丹也，体同名异。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虚无不自然之谓也；两仪者，一阴一阳也。阴阳，天地也。人生于天地之间，是谓三才。三才之道，一身备矣。太极者，元神也；两仪者，身心也。以丹言之，太极者丹之母也，两仪者真铅真汞也。所谓铅汞者，非水银朱砂、硫黄黑锡、草木之类，亦非精津涕唾、心肾气血，乃身中元神、身中元气。身不动，精气凝结，喻之曰丹。所谓丹者身也，○者真性也。丹中取出○者，谓之丹成。所谓丹者，非假外而造作，由所生之本而成正真也。世鲜知之。今之修丹之士，多不得其正传，皆是向外寻求，随邪背正，所以学者多而成者少也。或炼五金八石，或炼三逊五假，或炼云霞外气，或炼日月精华，或采星曜之光，或想空中丸块而成丹，或想丹田有物而为丹，或肘后飞金精，或眉间存想，或还精补脑，或运气归脐。乃至服秽吞精，纳新吐故，八段锦六字气，摇夹脊，绞辘轳，闭尾闾，守脐蒂，采天癸，锻秋石，屈伸导引，抚摩消息，默朝上帝，舌柱上腭，三田还返，闭息行气，三火聚于膀胱，五行攒于苦海。如斯小法，何啻千门。纵勤功采取，终不能成其大事。经云：正法难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此之谓也。夫至真之要，至简至易，难遇易成。若遇至人点化，无不成就。定庵曰：弟子夙生庆幸，得遇老师，幸沾法乳。金丹之要，望赐点化。师曰：汝今谛听，当为汝谈。夫炼金丹者，全在夺天地造化，以乾坤为鼎器，日月为水火，阴阳为化机，乌兔为药物。仗天罡之斡运，斗柄之推迁，采药有时，运符有则。进火退符，体一年之节候；抽铅添汞，象一月之亏盈。攒簇五行，合和四象，追二气归黄道，会三性于元宫，返本還元，归根复命，功圆神备，凡蜕为仙，谓之丹成也。定庵曰：天地造化，诚恐难夺。师曰：无出一身，奚难之有？天地形体也，水火精气也，阴阳身心也，乌兔性情也。所以形体为鼎炉，精气为水火，情性为化机，身心为药材。圣人恐学者无以取则，遂以天地喻之。人身与天地造化，无有不同处。身心两个字，是药也是火。所以天魂地魄，乾马坤牛，阳铅阴汞，坎男离女，日乌月兔，无出身心两字也。天罡斡运者，天心也。丹书云：人心若与天心合，颠倒阴阳止片时。又云：以心观道，道即心也；以道观心，心即道也。斗柄推迁者，玄关也。夫玄关者，至玄至妙之机关也。今之学者，多泥于形体。或云眉间，或云脐轮，或云两肾中间，或云脐后肾前，或云膀胱，或云丹田，或云首有九宫，中为玄关，或指产门为生身处，或指口鼻为玄牝，皆非也。但着在形体上都不是，亦不可离此一身，向外寻求。诸丹经皆不言正在何处者，何也？难形笔舌，亦说不得，故曰玄关。所以圣人只书一中字示人，此中字，玄关明矣。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释云：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自己本来面目，此禅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儒家之中也；道曰：念头不起处谓之中，此道家之中也；此乃三教所用之中也。易曰：寂然不动，中之体也；感而遂通，中之用也。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易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且复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者静也，阳者动也，静极生动。只

这动处，便是玄关也。没但于二六时中举心动念处着工夫，玄关自然见也。见得玄关，药物火候、运用抽添，乃至脱胎神化，并不出此一窍。采药者，采身中真铅真汞也。药生有时，非冬至，非月生，非子时。祖师云：炼丹不用寻冬至，身中自有一阳生。又云：铅见癸生须急采，金逢望远不堪尝。以此求之，身中癸生，一阳时也，便可下手采之。二气交合之后，要识持盈，不可太过，望远不堪尝也。进火退符，无以取则，遂以一年节候、寒暑往来以为火符之则，又以一月盈亏以明抽添之旨。且如冬至一阳生复卦，十二月二阳临卦，正月三阳泰卦，二月四阳大壮卦，三月五阳夬卦，四月纯阳乾卦。阳极阴生，五月一阴姤卦，六月二阴遁卦，七月三阴否卦，八月四阴观卦，九月五阴剥卦，十月纯阴坤卦。阴极阳生，周而复始，此火符进退之机。奈何学者执文泥象，以冬至日下手进火，夏至退符，二八月沐浴，尤不知其要也。圣人见学者错用心志，又以一年节候促在一月之内，以朔望象冬、夏至，以两弦比二八月，以两日半准一月，以三十日准一年，世人又着在月上，又以一月盈亏促在一日，以子午体朔望，以卯酉体二弦，学者又着在日上。近代真师云：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节候。又曰：父母未生以前，乌有年月日时？此圣人诱喻初学，勿错用心。奈何执着之徒，不穷其理，执文泥象，徒尔劳心。余今直指与汝，身中癸生便是一阳也，阳升阴降便是三阳也，阴阳分是四阳体。二月如上弦比卯时，宜沐浴，然后进火。阴阳交，神气合，六阳也。阴阳相交，神气混融之后，要识持盈。不知止足，前功俱废。故曰：金逢望远不堪尝。然后退符象一阴，乃至阴阳分，象三阴。阴阳伏位，宜沐浴，象八月，比下弦如酉时也，然后退至六阴。阴极阳生，顷刻之间一周天也。汝但依而行之，久久工夫渐凝渐结，无质生质，结成圣胎，谓之丹成也。定庵曰：下手工夫，周天运用，已蒙开发。种种异名，不能尽知，望师指示。师曰：异名者只是譬喻，无出身心两字。下工之际，凝耳韵，含眼光，缄舌气，调鼻息，四大不动，使神魂魄意各安其位，谓之五气朝元。运入中宫，谓之攒簇五行。心不动，龙吟；身不动，虎啸。身心不动，谓之降龙伏虎。龙吟则气固，虎啸则精固，握固灵根也。以精气喻之龟蛇，以身心喻之龙虎。龟蛇打成一片，谓之合和四象。以性摄情谓之金木并，以精御气谓之水火交。木与火同源，两性一家，东三南二同成五也。水与金同源，两性一家，北一西方四共之也。土居中宫，属意，自己五数，戊己还从生数五。心身意打成一片，三家相见结婴儿，总谓之三五混融也。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谓之三花聚鼎，又谓之三关。今之学人，多指尾闾、夹脊、玉枕为三关者，只是功法，非至要也。举心动念处为玄牝，今人指口鼻者，非也。身心意为三要，心中之性谓之砂中汞，身中之气谓之水中金。金本生水，乃水之母。金反居水中，故曰母隐子胎。外境勿令入，内境勿令出，谓之固济。寂然不动谓之养火，虚无自然谓之运用，存诚笃志谓之守城，降伏内魔谓之野战，真汞谓之姹女，真铅谓之婴儿，胎意谓之黄婆，性情谓之夫妇。澄心定意，性寂神灵，二物成团，三元辐辏，谓之成胎。爱护灵根，谓之温养。所谓温养者，如龙养珠，如鸡覆子，谨谨护持，勿令差失。毫发有差，前功俱废也。阳神出壳，谓之脱胎。归根复命，还其本初，谓之超脱。打破虚空，谓之了当也。定庵曰：金丹成时，还可见否？答曰：可见。曰：有形否？曰：无形。问曰：既无形，如何可见？答曰：金丹只是强名，岂有形乎？所谓可见者，不可以眼见。释曰：于不见中亲见，亲见中不见。道经云：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斯谓之道。视之不见，未尝不见；听之不闻，未尝不闻。所谓可见可闻，非耳目所及也，心见意闻而已。譬如大风起，入山撼木，入水扬波，岂得谓之无？观之不见，转之不得，岂得谓之有？金丹之体，亦复如是。所以炼丹之初，有无互用，动静相须，乃至成功，诸缘顿息，万法皆空，动静俱忘，有无俱遣，始得玄珠成象，太一归真也。性命双全，形神俱妙，出有人无，逍遥云际，果证金仙也。所以经典丹书，种种异名，接引学人，从粗达妙，渐入佳境。及至见性悟空，其事却不在纸上。譬若过河之舟，济度斯民，既登彼岸，舟船无用矣。前贤云：得兔忘蹄，得鱼忘筌。此之谓也。且余今语此授汝，却不可执在言上，但只细嚼熟玩，其未穷究本源，苟或一言之下心地开通，直入无为之境，是不

难也。更有向上机关，未易轻述，当于言外求之。

金丹或问

予观丹经子书，后人笺注，取用不一。或着形体，或泥文墨，或以清静为苦空，或以汞铅为有象。所见不同，后人岂得不惑？殊不知至道则一，岂有二哉？又近来丹书所集，多是傍门。如解七返九还寅子数坤申之类，不亦谬乎？予今将丹书中精要，集成或问三十六则，以破后人之惑，达者味之。

或问：何谓九还？曰：九乃金之成数，还者還元之义，则是以性摄情而已。情属金，情来归性，故曰九还。丹书云：金来归性初，乃得称还丹。此之谓也。若以子数至申为九还者，非也。

或问：何谓七返？曰：七乃火之成数，返者返本之义，则是炼神还虚而已。神属火，炼神返虚，故曰七返。或以寅至申为七返，非也。悟真篇云：休将寅子数坤申，只要五行归准。正谓此也。

或问：何谓三关？曰：三关之机关也。炼精化气为初关，炼气化神为中关，炼神还虚为上关。或指尾闾、夹脊、玉枕为三关者，只是工法，非至要也。登真之要，在乎三关，岂有定位？存乎口诀。

或问：何谓玄关？曰：至玄至妙之机关也。初无定位，今人多指脐轮，或指顶门，或指印堂，或指两肾中间，或指肾前脐后，已上皆是傍门。丹书云：玄关一窍，不在四维上下，不在内外偏傍，亦不在当中。四大五行不着处是也。

或问：何谓三官？曰：三元所居之宫也。神居乾宫，气居中宫，精居坤宫。今人指三田者，非也。或问：何谓三要？曰：归根之窍，复命之关，虚无之谷，是谓三要。或指口鼻为二要者，非也。

或问：何谓玄牝？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或指口鼻者，非也。紫阳真人云：念头起处为玄牝。斯言是也。予谓念头起处，乃生死之根，岂非玄牝乎？虽然，亦是工法，最上一乘在乎口诀。

或问：何谓真种子？曰：天地未判之先，一点灵明是也。或谓人从一气而生，以气为真种子；或谓因念而有此身，以念为真种子；或谓禀二五之精而有此身，以精为真种子。此三说似是而非。释云：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真。此之谓也。

或问：何谓鼎炉？曰：身心为鼎炉。丹书云：先把乾坤为鼎器，次传乌兔药来烹。乾，心也；坤，身也。今人外面安炉立鼎者，谬矣。

或问：何谓药物？曰：真铅真汞为药物，只是本来二物是也。

或问：何谓内药？何谓外药？曰：炼精炼气炼神，其体则一，其用有二。交感之精，呼吸之气，思虑之神，皆外药也。先天至精，虚无空气，不坏元神，此内药也。丹书云内外两般作用，正谓此也。

或问：敲竹唤龟吞玉芝，如何说？曰：敲竹者息气也，唤龟者摄精也。炼精化气，以气摄精。精气混融，结成玉芝，采而吞之，保命也。

或问：鼓琴招凤饮刀圭，如何说？曰：鼓琴者虚心也，招凤者养神也。虚心养神，心明神化，二土成圭，采而饮之，性圆明也。

或问：如何是五气朝元？曰：身不动精固水朝元，心不动气固火朝元，性寂则魂藏木朝元，情忘则魄伏金朝元，四大安和则意定土朝元，此之谓五气朝元也。

或问：何谓黄婆？曰：黄者中之色，婆者母之称。万物生于土，土乃万物之母，故曰黄婆。人之胎意是也。或谓脾神为黄婆者，非也。

或问：何谓金公？曰：以理言之，乾中之阳入坤成坎，坎为水，金乃水之父，故曰金公。以法象言之，金边着公字，铅也。

或问：坎为太阴，如何喻婴儿？曰：坎本坤之体，故曰太阴。因受乾阳而成坎，为少阳，

故喻之为婴儿，谓负阴抱阳也。

或问：离为太阳，却如何喻为姤女？曰：离本乾之体，故曰太阳。因受坤阴而成离，为少阴，故喻之为姤女，谓雄里怀雌也。

或问：何谓真金？曰：金乃元神也。历劫不坏，愈炼愈明，故曰真金。

或问：如何是子母？曰：水中金也。金为水之母，金藏水中，故母隐子胎也。则是神乃身之母，神藏于身，喻为母隐子胎。

或问：何谓宾主？曰：性是一身之主，以身为客，今借此身养此性，故让身为主。丹书云饶他为主我为宾，此之谓也。

或问：何谓先天一气？曰：天地未判之先，一灵而已，身中一点真阳是也。以其先乎覆载，故名先天。

或问：何谓水火？曰：天以日月为水火，易以坎离为水火，禅以定慧为水火，圣人以明润为水火，医道以心肾为水火，丹道以精气为水火。我今分明指出，自己一身之中，上而炎者皆为火，下而润者皆为水。种种异名，无非譬喻，使学者自得之也。

或问：如何是火中有水？曰：从来神水出高原，以理言之，水不能自润，须仗火蒸而成润。以法象言之，火旺在午，水受气在午，以此来之，火中有水明矣。若以一身言之，则是气中之液也。

或问：如何水中有火？曰：以理言之，日从海出；以法象言之，水旺在子，火受胎在子。以一身言之，则是精中之气也。

或问：如何是既济？曰：水升火降曰既济。易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此既济之方，惩忿则火降，窒欲则水升。

或问：如何是未济？曰：不能惩忿则火上炎，不能窒欲则水下湿。无明火炽，苦海波翻，水火不交，谓之未济。

或问：如何是金木并？曰：情来归性谓之交并。情属金，性属木。

或问：如何是间隔？曰：情逐物，性随念。情性相违，谓之间隔。

或问：如何是清浊？曰：心不动，水归源故清；心动，水随流故浊。

或问：何谓二八？曰：一斤之数也。半斤铅，八两汞，非真有斤两，只要二物平匀，故曰二八。丹书云：前弦之后后弦前，药物平平火力全。比喻阴阳平也。亦如二八月，昼夜停也。

或问：如何是沐浴？曰：洗心涤虑，谓之沐浴。

或问：如何是丹成？曰：身心合一，神气混融，情性戈片，谓之丹成，喻为圣胎。仙师云：本来真性是金丹，四假为炉炼作团是也。

或问：何谓养火？曰：绝念为养火。

或问：如何是脱胎？曰：身外有身为脱胎。

或问：如何是了当？曰：与太虚同体谓之了当。物外造化，未易轻述，在人自得之也。

全真活法

授诸门人

全真道人，当行全真之道。所谓全真者，全其本真也。全精全气全神，方谓之全真。才有欠缺，便不全也；才有点污，便不真也。

全精可以保身。欲全其精，先要身安定，安定则无欲，故精全也。

全气可以养心。欲全其气，先要心清静，清静则无念，故气全也。

全神可以返虚。欲全其神，先要意诚，意诚则身心合而返虚也。是故精气神为三元药物，身心意为三元至要。

学神仙法，不必多为，但炼精气神三宝为丹头。三宝会于中宫，金丹成矣。岂不易知？

岂为难行？难行难知者，为邪妄眩惑尔。

炼精之要在乎身，身不动则虎啸风生，玄龟潜伏，而元精凝矣。

炼气之要在乎心，心不动则龙吟云起，朱雀敛翼，而元气息矣。

生神之要在乎意，意不动则二物交三元，混一而圣胎成矣。乾坤鼎器，坎离药物，八卦三元，五行四象，并不出身心意三字。全真至极处，无出身心两字。离了身心，便是外道。虽然，亦不可着在身心上。才着在身心，又被身心所累。须要即此用，离此用。予所谓身心者，非幻身肉心也，乃不可见之身心也。且道如何是不可见之身心？云从山上，月向波心。

身者，历劫以来清静身，无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灵妙本，有中之真无也。无中有象坎三，有中无象离三。

祖师云：取将坎位中心实，点化离宫腹内阴。自此变成乾健体，潜藏飞跃尽由心。予谓身心两字是全真致极处，复何疑哉？

炼丹之要，只是性命两字。离了性命，便是旁门，各执一边，谓之偏枯。

祖师云：神是性兮气是命。即此义也。

炼气在保身，炼神在保心。身不动则虎啸，心不动则龙吟。虎啸则铅投汞，龙吟则汞投铅。铅汞者，即坎离之异名也。坎中之阳，即身中之至精也；离中之阴，即心中之元气也。炼精化气，所以先保其身；炼气化神，所以先保其心。身定则形固，形固则了命；心定则神全，神全则了性。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妙，谓之丹成也。精化气，气化神，未为奇特。夫何故？犹有炼神之妙，未易轻言。

予前所言金丹之大概，若向这里具只眼，方信大事不在纸上。其或未然，须知下手处。既知下手处，便从下手处做将去，自炼精始，精住则然后炼气，气定则然后炼神，神凝则然后返虚。虚之又虚，道德乃俱。

炼精在知时。所谓时者，非时候之时也。若着在时上，便不是。若谓无时，如何下手？毕竟作么生？噫，古人言时至神知。祖师云：铅见癸生须急采。斯言尽矣。

炼气在调燮。所谓调燮者，调和真息，燮理真元也。老子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其调燮之要乎。

今人指口鼻为玄牝之门，非也。玄牝者，天地阖辟之机也。易系云：阖户之谓坤，辟户之谓乾，一阖一辟之谓变。一阖一辟，即一动一静，老子所谓用之不勤之义也。

丹书云：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根。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予谓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根，即阖户之谓坤，辟户之谓乾也。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即一阖一辟之谓变，亦用之不勤之义也。指口鼻为玄牝，不亦谬乎？此所谓呼吸者，真息往来无穷也。

口诀

外阴阳往来则外药也，内坎离辐辏乃内药也。外有作用，内则自然。精气神之用有二，其体则一。以外药言之，交合之精先要不漏，呼吸之气更要细细，至于无息。思虑之神贵在安静。以内药言之，炼精炼元精，抽坎中之元阳也，元精固则交合之精自不泄。炼气炼元气，补离中之元阴也，元气住则呼吸之气自不出入。炼神，炼元神也，坎离合体成乾也，元神凝则思虑之神泰定。其上更有炼虚一着，非易轻言，贵在默会心通可也。勉旃勉旃。

中和集卷之四

论

性命论

夫性者，先天至神，一灵之谓也。命者，先天至精，一气之谓也。精与性，命之根也。性之造化系乎心，命之造化系乎身。见解智识出于心也，思虑念想心役性也。举动应酬出于身也，语默视听身累命也。命有身累则有生有死，性受心役则有往有来。是知身心两字，精神之舍也，精神乃性命之本也。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其名虽二，其理一也。嗟乎，今之学徒，缁流道子，以性命分为二，各执一边，互相是非。殊不知孤阴寡阳，皆不能成全大事。修命者不明其性，宁逃劫运？见性者不知其命，末后何归？仙师云：炼金丹不达性，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真性不修丹，万劫英灵难入圣。诚哉言欤。高上之士，性命兼达，先持戒定慧而虚其心，后炼精气神而保其身。身安泰则命基永固，心虚证则性本圆明。性圆明则无来无去，命永固则无死无生。至于混成圆顿，直入无为，性命双全，形神俱妙也。虽然，却不可谓性命本二，亦不可做一件说，本一而用则二也。苟或执着偏枯，各立一门而入者，是不明性命者也。不明性命，则支离为二矣。性命既不相守，又焉能登真蹑境者哉？

卦象论

海琼真人入云：上品丹法无卦爻。诸丹书皆用卦爻者何也？此圣人设教而显道也。古云：大道无言，无言不显其道。即此义也。所谓卦者，挂也，如挂物于空，悬示人。犹天垂象见吉凶，使人易见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卦有三爻，象三才，即我之三元也。画卦六爻，象六虚，即我之六合也。丹书用卦用爻者，盖欲学者法象安炉，依爻进火，易为取则也。海琼真人谓无卦爻者，警拔后人不可泥于爻象，即此用而离此用也。譬如此身未生之前，如如不动，即太极未分之时；因有此身，立性立命，即太极生两仪也。有形体便有性情，即两仪生四象也。至于精神魂魄意气身心，悉皆足具，即四象生八卦也。先贤云：崇释则离宫修定，归道乃水府求玄。谓修炼性命之要也。离宫修定者，持戒定慧，使诸尘不染，万有一空，即去离中之阴也。水府求玄者，炼精气神，使三花聚鼎，五气朝元，而存坎中之阳也。特达之士，二理总持，负阴抱阳，虚心实腹，即取坎中之阳而补离中之阴，再成乾体也。紫阳真人云：取将坎位中心实，点化离宫腹里阴。自此变成乾健体，潜藏飞跃尽由心。正谓此也。行火候用卦爻者，乾坤二卦，健顺相囚，往来推荡，定四时成岁。四德运化，无有穷也。行火进退，抽添加减，则而象之，簇一年于一月，簇一月于一日，簇一日于一时，簇一时于一刻，簇一刻于一息。大自元会运世，细至一息之微，皆有一周之运。达此理者，进火退符之要得矣。虽然，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皆是譬喻，却不可执在卦爻上。当知过河须用筏，到岸不须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紫阳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群爻漫役情。又云：不刻时中分子午，无爻卦内定乾坤。皆谓此也。予谓生而知之者，不求自得，不勉而中，又岂在诱喻？故上品丹法不用卦爻也。中下之士，不能直下了达，须从渐入，故诸丹书皆以卦爻为法则也。达者味之，而自得之矣。

说

死生说

太上云：人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又曰：夫惟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是谓求生不可得，安得有死耶？有生即有死，无死便无生。故知性命之大事，死生为重焉。欲知其死，必先知其生，知其生则自然知死也。子路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

哉，圣人之言也，易系所谓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其斯之谓欤。予谓学道底人，欲要其终，先原其始；欲明末后，究竟只今。只今脱洒，末后脱洒；只今自由，末后自由。亘古亘今，历代圣师，脱胎神化，应变无穷者，良由从前淘汰得净洁，末后所以轻举。若复有人，于平常一一境界觑得破，打得彻，不为物眩，不被缘牵，则末后一一境界眩他不得，一一情缘牵他不住。我见今时打坐底人，才合眼，一切妄幻魔境都在目前。既入魔境，与那阴魔打成一片，不自知觉。间有觉者，亦不能排遣，却如个有气底死人，六根具足，不能施为，被他挠乱，摆拨不下。只今既不得自由，生死岸头怎生得自由去也？若是个决烈汉，合眼时与开眼时则一同，于——妄幻境界都无染着，去来无碍，得大自在。只今既脱洒，末后奚患其不脱洒耶？清庵道人不惜两片皮，为损庵辈饶舌。只如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后大事。只今是因末后是果，只今一切念虑都属阴趣，一切幻缘都属魔境。若于平常间打并得洁净，末后不被他惑乱。念虑当以理遣，幻缘当以志断。念虑绝则阴消，幻缘空则魔灭，阳所以生也。积习久久，阴尽阳纯，是谓仙也。或念增缘起，纵意随顺，则阴长魔盛，阳所以消也。积习久久，阳尽阴纯，死矣。大修行人分阴未尽则不仙，一切常人分阳未尽则不死。作是见者，玄门高士，诸法眷等，立决定志，存不疑心，直下打并，教赤洒洒，空荡荡，勿令秋毫许尘染着，便是清静法身也。汝若不着一切相，则一切相亦不着汝。汝若不染一切法，则一切法亦不执汝。汝若不见一切物，则一切物亦不见汝。汝若不知一切事，则一切事亦不知汝。汝若不闻一切声，则一切声亦不闻汝。汝若不缘一切觉，则一切觉亦不缘汝。至于五蕴六识，亦复如是。六尘不入，六根清静，五蕴皆空，五眼圆明。到这里，六根互用，通身是眼，群阴消尽，遍体纯阳，性命双全，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也。更有甚死生可超？更有甚？只今末后也，无因也无果，和无也无，倒大轻快，倒大自在。咦，无生法忍之妙，至是尽矣。至元壬辰上元日，清庵莹蟾子书于中和庵，赠蔡损庵辈。

动静说

太上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此言静极而动也。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此言动极而复静也。又云复命曰常，此言静一动，动一静，道之常也。苟以动为动，静为静，物之常也。先贤云：静而动，动而静，神也；动无静，静无动物也。其斯之谓欤。是知保身心之要，无出手动静也。学道底人，收拾身心，致虚之极，守静之笃，则能观复。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夫复之为卦，自坤而复，自静而动也。五阴至静，一阳动于下，是谓复也。非静极而动乎。观复则知化，知化则不化，不化则复归其根也。归根曰静，是谓复命。非动而复静乎。易系云：阖户之谓坤，辟户之谓乾，一阖一辟之谓变，往来不穷之谓通。一阖一辟，一动一静也；往来不穷，动静不已也。互动互静，机缄不已，运化生成，是谓之变。推而行之，应变无穷，是谓之通。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此言虚灵不昧，则动静之机不可揜也。又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即乾阳坤阴，一阖一辟，而成变化也。又云：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即往来不穷之谓通也。天根阖辟，犹人之呼吸也。呼则接天根，是谓辟也；吸则接地根，是谓阖也。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是谓变也。风云际会，龙虎相交，动静相因，显微无间，是谓通也。予所谓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息绵绵，往来不息之谓也。苟泥于口鼻而为玄牝，又焉能尽天地鼓舞之神哉？知天地变动，神之所为者，是名上士。达是理者，则知乾道健而不息，即我之心动而无为工夫不息也。坤道厚德载物，即我之身静而应物，用之无尽也。心法天故清，身法地故静。常清常静，则天地阖辟之机，我之所维也。经云：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地悉皆归正。谓此也。经闲庵辈叩予保身心之要，予以动静告之，盖欲使其收拾身心，效天法地之功用也。夫保身在调燮，保心在检摄。调燮贵乎动，检摄贵乎静。一动象天，一静象地，身心俱静，天地合也。至静之极，则自然真机妙应，非常之动也。只这动之机关，是天心也。天心既见，玄关透也。玄关既透，药物在此也。鼎炉在此矣，火候在此矣，三元八卦，四象五行，种种运用，悉具其中矣。工夫至此，身心混合，动静相

须，天地阖辟之机，尽在我也。至于心归虚寂，身入无为，动静俱忘，精凝气化也。到这里，精自然化气，气自然化神，神自然化虚，与太虚混而为一，是谓返本還元也。咦，长生久视之道，至是尽矣。至元壬辰上元后四日，清庵莹蟾子书于中和精舍，赠经闲庵辈。

歌

原道歌(赠野云)

玄流若也透玄关，躡景登真果不难。只是星儿孔窍子，迷人如隔万重山。世间纵有金丹客，太半泥文并着物。虽然苦志教门中，却似痴猫守空窟。或将金石为丹母，或云口鼻为玄牝，或云心肾为坎离，或云精血为奇耦。劳形苦体费精神，妙本支离道不伸。直待灵源都丧尽，尚犹执着不回身。人人自有长生要，道法法人入不肖。浮华乱目孰回光，薄雾牵情谁返照？我观颍川野云翁，奇哉道释俱贯通。玉锁金枷齐解脱，急流勇退慕玄风。我今得见知音友，故把天机都泄漏。坎水中间一点金，急须取向离中凑。一句道心话与贤，从今不必乱钻研。九夏但观龙取水，明明天意露真诠。会得此机知采药，地雷震处鼓橐籥。霎时云雨大滂沱，万气咸臻真快乐。水中取得玉蟾蜍，送入悬胎鼎内储。进火退符功力到，无中生有结玄珠。获得玄珠未是妙，调神温养犹深奥。铅要走而汞要飞，水怕寒兮火怕燥。火周须要识持盈，静定三元大宝成。进破顶门神蛻也，与君同步谒三清。

炼虚歌(并引)

道本至虚，虚无生气。一气判而两仪立焉，清而上者曰天，浊而下者曰地。天圆而动，北辰不移，主动者也；地方而静，东注不竭，主静者也。北辰天地之心，东注天地之气。以虚养心，心所以静；以虚养气，气所以运。人心安静，如北辰之不移，神至虚灵。作是见者，天道在己。气常运动，如东注之不竭，形固常存。作是见者，地道在己。天地之道在己，则形神俱妙，阴阳不可得而推迁，超出造化之外也。是知虚者大道之体，天地之始，动静自此出，阴阳由此运，万物自此生。是故虚者，天下之大本也。古杭王高士，以竹名斋，盖有取于此也。处事以直，处世以顺，处心以柔，处身以静，竹之节操也。动则忘情，静则忘念，应机忘我，应变忘物，竹之中虚也。立决定志，存不疑心，内外圆通，始终不易，竹之岁寒也。广参至士，遍访明师，接待云水，混同三教，竹之丛林也。兼之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调息运诚，观化知复，非天下之致虚，其孰能与于此？以竹名斋，宜矣。辛卯岁，有全真羽流之金陵中和精舍，尝谈盛德，予深重之。自后三领云翰，观其言辞，有致虚安静之志。于是乎横空飞剑而访先生，是乃己亥重阳日也。观其行，察其言，足见其深造玄理者也。于是乎以珏蟾扁子名。珏之为字，二玉相并，俾之虚实相通，为全形神之大方也。虚为实体，实为虚用。虚实相通，去来无碍。玉又取其洁白之义，虚室生白，神宇泰定，自然天光发露，普照无私也。工夫至此，仙佛圣人之能事毕矣。辞已，既故作是篇以记之。

歌曰：

为仙为佛与为儒，三教单传一个虚。亘古亘今超越者，悉由虚里做工夫。学仙虚静为丹旨，学佛潜虚禅已矣。扣予学圣事如何，虚中无我明天理。道体虚空妙莫穷，乾坤虚运气圆融。阴阳造化虚推荡，人若潜虚尽变通。还丹妙在虚无谷，下手致虚守静笃。虚极又虚元气凝，静之又静阳来复。虚心实腹道之基，不昧虚灵采药时。虚已应机真日用，太虚同体丈夫儿。采铅虚静无为作，进火以虚为橐籥。抽添加减总由虚，粉碎虚空成大觉。究竟道冲而用之，解纷挫锐要兼持。和光混俗忘人我，象帝之先只自知。无画以前焉有卦，乾乾非上坤非下。中间一点至虚灵，八而玲珑无缝罅。四边固密剔浑沦，个是中虚玄牝门。若向不虚虚内用，自然阖辟应乾坤。玄牝门开功则极，神从此出从此入。出人人复还虚，平地一声春霹雳。霹雳震时天地开，虚中进出一轮来。圆陀陀地光明大，无欠无余照竹斋。竹斋主人太奇特，细把将来应时物。虚里安神虚里行，发言阐露虚消息。虚至无虚绝百非，潜虚天地悉皆归。虚心直节青青竹，个是炼虚第一机。

破惑歌

堪嗟世上金丹客，万别千差殊不一。执象泥文胡作为，摘叶寻枝徒费力。采日精，吸月华，含光服气及吞霞。敛身偃仰为多事，转睛捏目起空花。炼稠唾，咽津液，指捏尾闾并夹脊。注想存思观鼻端，翻沧倒海食便溺。守寂淡，落顽空，兀兀腾腾做奔功。更有按摩并数息，总与金丹理不同。八段锦，六字气，辟谷休粮事何济？执着三峰学采阴，九浅一深为进退。扰腰兜肾守生门，屈伸导引开精魂。对炉食乳强兵法，个样家风不足论。更有缩龟并闭息，熊伸鸟引虚劳役。摩腰居上腹中温，行气先生面上赤。击天鼓，抱昆仑，叩齿集神视顶门。虚响认为雄虎啸，肚鸣道是牝龙吟。烧丹田，调煮海，昼夜不眠苦打睡。单衣赤脚受煎熬，前生欠少饥寒债。常持不语漫徒然，默朝上帝怎升迁？呵手提囊真九伯，摩娑小便更狂颠。弄金枪，提金井，美貌妇人为药鼎。采他精血唤真铅，丧失元阳犹不省。有等葛藤口鼓禅，斗唇合舌逞能言。指空指空干打哄，竖拳竖指不知原。提话头，并观法，捷辩机锋喧霄霄。拈槌竖拂接门徒，瞬目扬眉为打发。参公案，为单提，真个高僧必不然。理路多通为智慧，明心见性待驴年。道儒僧，休执着，返照回光自忖度。忽然摸着鼻孔尖，始信从前都是错。学仙辈，绝谈论，受气之初穷本根。有相有求俱莫立，无形无象更休亲。心非火，肾非水，凡精不可云天癸。黄婆元不在乎脾，玄牝亦休言口鼻。卯非兔，酉非鸡，子非坎兮午非离。一阳不在初三四，持盈何执月圆时？肝非龙，肺非虎，精华焉得称丹母？五行元只一阴阳，四象不离二玄牝。采药川源未易知，汞产东方铅产西。离位日魂为姹女，坎宫月魄是婴儿。为无为，学不学，缘觉声闻都倚阁。我今一句全露机，身心是火也是药。身心定，玄窍通，精气神虚自混融。三百日胎神脱蜕，翻身拶碎太虚空。

玄理歌(二首)

至道虽然无处所，也凭师匠传规矩。屯蒙取象配朝昏，复姤假名称子午。进火无中炼大丹，安炉定里求真土。身心意定共三家，铅汞银砂同一祖。加减依时有后先，守城在我分宾主。南山赤子跨青龙，北海金公骑白虎。两般药物皆混融，一对龟蛇自吞吐。直超实际归大乘，顿悟圆通非小补。密会真机本自然，可怜小法胡撑拄。口灵舌辩自夸能，气大心高谁敢睹。未会潜心入窈冥，何劳立志栖圉堵？初机自是不求师，老倒无成甘受苦。积功累行满三千，返照回光穷二五。起火东方虎啸风，涤尘西极龙行雨。驱雷掣电役天罡，辅正除邪任玄武。姹女才离紫极宫，金公已到朱陵府。炉中太药一丸成，室内胎仙三叠舞。四象五行都合和，九还七返功周普。皎蟾形兆出庵来，烁烁光明充大宇。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啬谓为重积德。性天大察长根尘，理路多通增业识。心明智慧不如愚，雄辩高谈争似嘿。绝虑忘机无是非，隐耀含华远声色。寡欲薄味善根臻，省事简缘德本植。一念融通万虑澄，三心剔透诸缘息。谛观三教圣人书，息之一字最简直。若于息上做工夫，为佛为仙不劳力。息缘达本禅之机，息心明理儒之极，息气凝神道之玄，三惠相须无不克。说与知堂田皎蟾，究竟自心为轨则。

性理歌

两仪肇判分三极，乾以直专坤辟翕。天地中间玄牝门，其动愈出静愈入。道统正传指归趣，仲尼授参参授伋。风从虎兮云从龙，火就燥兮水流湿。致知格物有等伦，入圣超凡无阶级。君子居易以俟命，内省不疚何忧悒。致用推明生杀机，存身究竟龙蛇蛰。回光照破梦中身，直下掀翻旧书笈。磨光刮垢绝根尘，释累清心无染习。潜心入妙感而通，万里长江一口吸。何须乾鼎炼金精，不假坤炉烹玉汁。透彻羲皇未画前，世界收来藏黍粒。

火候歌

欲造玄玄须谨独，谨独工夫机在目。绝断色尘无毁辱，清虚方寸莹如玉。极致冲虚守静笃，静中一动阳来复。初九潜龙须摄伏，进至见龙休大速。才见乾乾光内烛，或跃在

渊时沐浴。九五飞龙成化育，阳极阴生须退缩。防微杜渐坤初六，退至直方金并木。六三不可荣以禄，括囊以后神丹熟。若逢野战志铃束，阴剥阳纯火候足。一粒宝珠吞入腹，作个全真仙眷属。一夫一妇常和睦，三偶三奇时趁逐。素女青郎一处宿，黑汞赤铅自攒簇。虚空造就无为屋，这个主人诚不俗。山岳藏云天地肃，烁烁蟾光照虚谷。

龙虎歌（并引）

龙虎者，阴阳之异名也。阴阳运化，神妙莫测，故象之以龙虎。易系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莫测之谓神。丹书云：偏阴偏阳之谓疾。阴阳者，太极之动静也。一分为二，清升浊沦，大而天地，小而物类，皆禀阴阳二气而有形名。故覆载之间，纤洪巨细，未有外乎阴阳者也。丹经子书，种种异名，不出阴阳二字。历代仙师，假名立象，喻之为龙虎，使学徒易取则而成功也。龙虎之象，千变万化，神妙难穷，故喻之为药物，立之为鼎炉，运之为火候，比之为坎离，假之为金木，字之为男女，配之为夫妇。以上异名，皆龙虎之妙用也。以其灵感，故曰药物；以其成物，故曰鼎炉；以其变化，故曰火候；以其交济，故曰坎离；以其刚直，故曰金木；以其升沉，故曰男女；以其妙合，故曰夫妇。若非龙虎，何以尽之？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此发明乾元九五之德也。是知龙虎之妙，非神德圣功，何以当之哉？反求诸己，情性也。化而裁之，身心也，魂魄也，精气也。推而行之，玄牝之门也，阖辟之机也。太上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易云：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丹书云：呼则接天根，吸则接地根。即乾坤阖辟之机也。呼则龙吟云起，吸则虎啸风生，即一阖一辟谓之变也。风云感合，化生金液，即往来不穷谓之通也。金液还返，结成金丹，故假名曰龙虎金丹也。采而饵之，长生久视。此所谓呼吸者，非口鼻也，真机妙应，一出一入之门户也。若向这里透得，龙虎丹成，神仙可冀。修真至士，诚能于龙虎上打得彻透，得过真常之道，虽曰至玄至微，又奚患其不成哉？至于种善根，植德本，养圣胎，未有不明龙虎而成者也。紫阳云：收拾身心，谓之降伏龙虎。心不动则龙吟，身不动则虎啸。龙吟则气固，虎啸则精凝。元精凝则足以保形，元气固则足以凝神。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神仙之能事毕矣。非天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哉？赵东斋者，古杭人也。幼为内侍，职任中官，因乾旋坤转而勘破浮生，故弃利捐名而参求道要。虽红尘而混迹，实玄境以栖心，真脱略世事者也。意欲混合凝神，故留心于龙虎。一日携是图示予，求其赘语。予辞不可，于是乎着笔而塞责焉。告之曰：古人因道而设象，予今因象而立言。东斋者，贵在明加眼力，觑教端的，莫教错认定盘星。苟能因言会意，观图得旨，便知道真龙真虎不在纸上，而在自己也。至于言象两忘，道德备矣。咦，真龙真虎不难寻，只要抽阳去补阴。四德运乾诚不息，潜飞见跃尽由心。虽然，也是平地起波涛，青天轰霹雳。勉旃勉旃。歌曰：

真龙真虎元无象，谁为起模传此样？若于无象里承当，又落断常终莽荡。青青白白太分明，也是无风自起浪。时人要识真龙虎，不属有无并子午。休将二物混沆吞，但把五行颠倒数。根芽本是太玄宫，造化却在朱陵府。虽然运用有主张，毕竟虚灵无处所。一条大道要心通，些子神机非目睹。忽然进开顶窍门，勘破木金同一母。高高绝顶天罡摧，耿耿银河斗柄戽。兴云起雾仗丁公，掣电驱雷役玄武。瞬息之间天地交，刹那之顷坎离补。虎从水底起清风，龙在火中降甘雨。云行雨施天下平，运乾龙德功周普。人言六龙以御天，孰知一龙是真主。人言五虎透玄关，孰知一虎生真土。会得龙虎常合和，便知龟蛇互吞吐。圣人设象指蹄筌，象外明言便造言。言外更须穷祖意，元来太极本无○。得意忘象未为特，和意都忘为极则。稽首东斋赵隐居，彻底掀翻参学毕。

无一歌

道本虚无生太极，太极变而先有一。一分为二二生三，四象五行从此出。无一斯为天地根，玄教一为众妙门。易自一中分造化，人心一上运经纶。天得一清地得宁，谷得以盈神得灵。物得以成人得生，侯王得之天下贞。禅向一中传正法，儒从一字分开阖。老

君以一阐真常，曾参一唯妙难量。道有三乘禅五派，毕竟千灯共一光。抱元守一通玄窍，惟精惟一明圣教。太玄真一复命关，是知一乃真常道。休言得一万事毕，得一持一保勿失。一彻万融天理明，万法归一未奇特。始者一无生万有，无有相资可长久。诚能万有归一无，方会面南观北斗。至此得一复忘一，可与化元同出没。设若执一不能忘，大似痴猫守空窟。三五混一一返虚，返虚之后虚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寂，西天胡子没髭须。今人以无唤作无，茫荡顽空涉畏途。今人以一唤作一，偏枯苦执费工夫。不无之无还会得，便于守一知无一。一无两字尽掀翻，无一先生大事毕。

抱一歌

无极极而为太极，太极布妙始于一。一分为二生阴阳，万类三才从此出。本来真一至虚灵，亘古亘今无变易。只因成质神发知，善恶机缘有差忒。随情逐幻长荆棘，香味色声都眩惑。诚能一上究根原，返本還元不费力。一夫一妇定中交，三女三男无里得。三元八卦会于壬，四象五行归至寂。忽然迸破顶凶门，烁烁金光满神室。虚无之谷自透通，玄牝之门自阖辟。一阳来复妙奚穷，四德运乾恒不息。浩气凝神于窈冥，出有入无于恍惚。中间主宰是甚么？便是达卿元有的。

慧剑歌

自从至人传剑诀，正令全提诚决烈。有人问我觅踪由，向道不是寻常铁。此块铁，出坤方，得入吾手便轩昂。赫赫火中加火炼，工夫百炼炼成钢。学道人，知此诀，阳神威猛阴魔灭。神功妙用实难量，我今剖露为君说。为君说，泄天机，下手一阳来复时。先令六甲搗炉鞴，六丁然后动钳锤。火功周，得成剑，初出辉辉如掣电。横挥凛凛清风生，卓竖莹莹明月现。明月现，瑞光辉，烁地照天神鬼悲。激浊扬清荡妖秽，诛龙斩虎灭蛟螭。六贼亡，三尸绝，缘断虑捐情网裂。神锋指处山岳崩，三界魔王皆剿拆。此宝剑，本无形，为有神功强立名。学道修真凭此剑，若无此剑道难成。开洪蒙，剖天地，消碍化尘无不备。有人问我借来看，拈出向君会不会？

挽邪归正歌

道自虚无生一气，谁为安名分五太？一气判而生两仪，清升浊沦成覆载。阴阳经纬如掷梭，乾坤阖辟如搗鞴。两仪妙合有三才，七窍凿开生万类。无极之真剔浑沦，日用平常无不在。生生化化百千机，不出只今这皮袋。诚能自己究根宗，四象五行本圆备。三反昼夜志不分，绝利一源功百倍。打透精关与气关，潜通天籁并地籁。头头合辙有规绳，窍窍光明无窒碍。若向这里具眼睛，便将两采做一赛。抬头撞倒须弥峰，举步踏翻玄妙寨。单提一理阐真宗，会合万殊归正派。炼阳神了出阳神，自色界超无色界。我见今时修行人，多是造妖并捏怪。气高强大傲同侪，逞俊夸能云自会。机锋捷辩假聪明，驾馭谈空乾智慧。初机学者受欺瞒，博学玄流不见爱。只管目前逞强梁，不顾末后受殃害。人前饶舌口喃喃，却如担水河头卖。生烟发火念头差，逐境随时心地隘。滂滂漉漉弄精神，热热乱乱苦打睡。般精运气枉辛勤，数息按摩徒意快。昏沉掉举难主张，不昏即散如之奈？神衰气散怎医治，髓竭形羸空后悔。若求正道出迷津，免使填还冤业债。收拾从前狂乱心，掀翻往日豪强态。事父之心推事师，得旨先须持禁戒。恕己之心推恕人，不责于人因善贷。不自明而全其明，不自大而成其大。无事无欲及无知，去甚去奢并去泰。立基下手要严持，触境遇缘更淘汰。只凭铅汞做丹头，莫认涂泥为宝贝。更须上下交坎离，勿谓东西为震兑。交梨火枣非肾心，木液金精岂肝脾？休泥缘觉及声闻，不属见知并学解。究竟无中养就儿，禅天净尽绝纤芥。九还七返那机关，不在内兮不在外。本来实相了无形，亘古虚灵终不昧。抱元守一蕴诸空，笃志力行休懈怠。合和四象聚三元，攒簇五行会八卦。烹庚炼甲有抽添，阳火阴符知进退。虚无湛寂运机缄，恍惚窈冥旋造化。两般灵物入中宫，一道金光明四下。西南黄氏老婆心，鼓合南陵丁女嫁。青衣女子才归房，白首金公来入舍。夫欢妇合交阴阳，雨态云情忘昼夜。气固精凝结圣胎，产颗玄珠太希诧。四

方剔透太光明，八面玲珑无缝罅。都来些子圆团固，黄金万两难酬价。稽首全真参学人，记取清庵说底话。诚能直下肯承当，便是渠依把底靶。话靶做成又作么？无位真人乘鹤驾。

中和集卷之五

诗

述工夫（十七首）

九转还丹下手功，要知山下出泉蒙。安炉妙用凭坤土，运火工夫藉巽风。兑虎震龙才混合，坎男离女便和同。自从四象归中后，造化机缄在我依。

右发蒙

炼汞烹铅本没时，学人当向定中推。客尘欲染心无着，天癸才生神自知。情寂金来归性本，精凝坎去补南离。两般灵物交并后，阴尽阳纯道可期。

右采药

既通天癸始生时，自有真阳应候回。三昧火从离位发，一声雷自震宫来。气神和合生灵质，心息相依结圣胎。透得里头消息子，三关九窍一齐开。

右进火

真铅真汞大丹头，采取当于罔象求。有作有为终有累，无求无执便无忧。常清常静心珠现，忘物忘机命宝周。动静两途无窒碍，不离当处是瀛洲。

右日用

全真妙理不难行，惟恐随缘逐色声。万幻不侵情自绝，一心不染念安生？屏除人我全天理，把握阴阳合泰亨。说与修丹高士道，色声无漏性圆明。

右固形

造道元来本不难，工夫只在定中间。阴阳上下常升降，金水周流自返还。紫府青龙交白虎，玄宫地轴合天关。云收雨散神胎就，男子生儿不等闲。

右交合

真常之道果何难？只在如今日用间。一合乾坤知阖辟，两轮日月自循环。归根自有归根窍，复命宁无复命关？踏遍两重消息子，超凡越圣譬如闲。

右透关

谷神不死为玄牝，个是乾坤阖辟机。往往来来终不息，推推荡荡了无违。白头老子乘龙去，碧眼胡儿跨虎归。试问收功何所证？周天匝地月光辉。

右出入

口头三昧漫矜夸，阔论高谈事转差。比似着形求实相，却如捏目起空花。随将物去终归幻，裂转头来便到家。莫怪清庵多臭口，打开心孔要无遮。

右警众

三千六百法傍门，执着之人向里昏。每日只徒心有见，何时得悟命归根？聪明特达何须道，智慧精通不足论。一切形名声色相，到头都是弄精魂。

右挽邪

夜中昏睡怎禁他，鬼面神头见也么？昏散相因由气浊，念缘断续为阴多。潮来水面寻提岸，风定江心绝浪波。性寂情空心不动，生无昏散睡无魔。

右敌魔

火符容易药非遥，天癸生如大海潮。两种汞铅知采取，一齐物欲尽捐消。掀翻万有三元合，炼尽诸阴五气朝。十月脱胎丹道毕，婴儿形兆谒神霄。

右显正

三元大药意心身，着意心身便系尘。调息要调真息息，炼神须炼不神神。顿忘物我三花聚，猛拚机缘五气臻。八达四通无窒碍，随时随处阐全真。

右调燮

身自空来强立名，有名心事便牵萦。阴阳消长磨今古，日月升沉运死生。会向时中存一定，便知日午打三更。虽然处世凭师授，出世工夫要自明。

右明本

明师授我铸神锋，全藉阴阳造化功。锻炼乾刚坤作冶，吹嘘离火巽为风。做成龙象心官巧，扫荡妖氛志帅雄。学道高人知此趣，等闲劈碎太虚空。

右铸剑

蟾窟清幽境最佳，主人颠倒作生涯。玉炉锻炼黄金液，金鼎烹煎白雪芽。斡运周天旋斗柄，推迁符火运雷车。自从打透都关锁，恣意银河稳泛槎。

右蟾窟

吾庵非是等闲庵，未许常人取次观。一妇一夫能做活，三男三女打成团。里头世界元来大，外面虚空未是宽。试问主人人为的事？报言北斗面南看。

右清庵

咏真乐(十二首)

佛仙总是世人为，争奈迷途自不知。若匪贪名争计较，定须逐利苦奔驰。波波漉漉担家业，劫劫忙忙贖妇儿。假使财荣妻貌美，无常到后岂相随？

争似全真妙更奇，个中真乐自心知。丹从不炼炼中炼，道向无为为处为。息念恩缘调祖气，忘闻忘见养婴儿。自从立定丹基后，五彩光华透幌帷。

炉用坤兮鼎用乾，穷微尽理便通仙。无非摄伏情归性，便是烹煎汞合铅。绝尽机缘丹赫赤，全存正定宝凝坚。即斯便是抽添法，不必切切更问玄。

火符容易药非遥，皂化全同大海潮。药物只于无里采，火丹全在定中烧。九三辐辏诸缘息，二八相交五气朝。阴尽阳纯功就也，真人出见谒神霄。

炼丹先把气神调，法水频浇慧火烧。三物混融三性合，一阳来复一阴消。金炉端正千神会，宝鼎功成万象朝。药就丹圆神脱蜕，全身露出赤条条。

先天至理妙难穷，铅产西方汞产东。水火二途分上下，玄关一窍在当中。有知不有真为有，空会无空实是空。无有有无端的意，滔滔海底太阳红。

寂然不动契真常，消尽群阴自复阳。坤里黄婆生赤子，离中姤女嫁呆郎。山头水降黄芽长，地下雷轰白雪飏。万里银河无点翳，金蟾独露发神光。

妖娆少女嫁金公，全藉黄婆打合功。一对夫妻才会合，两情云雨便和同。闲时共饮朱陵府，醉后同眠紫极宫。暮乐朝欢恩义重，一年生个小孩童。

人人身内有夫妻，争奈愚痴太执迷。不向里头求造化，却于外面立丹基。妄将御女三峰术，伪作轩辕九鼎奇。个样畜生难忏悔，阎公不久牒来追。

身内夫妻说与公，青衣女子白头翁。金情木性相交合，黑汞红铅自感通。对月临风神逸乐，行云布雨兴无穷。这些至理诚能会，凝结真胎反掌中。

九还七返大丹头，学者须当定里求。些子神机诚会得，两般灵物便相投。三年造化须更备，九转工夫顷刻周。便把鼎炉掀倒了，丹光烛破四神州。

不立文书教外传，人人分上本来圆。玄风细细清三境，慧月娟娟印百川。兜率三关皆假喻，天龙一指匪真诠。威音那畔通消息，不是濂溪太极圈。

咏四缘警世

身心世事四虚名，多少迷人被系萦。祸患只因权利得，轮回都为爱缘生。安心绝迹从身动，处世忘机任事更。触境遇缘常委顺，命基永固性圆明。

咏葫芦

灵苗种子产先天，蒂固根深理自然。逐口壅培坤位上，依时浇灌坎中泉。花开白玉光而莹，子结黄金圆且坚。成就顶门开一窍，个中别是一坤乾。

心 镜

采将乾矿入坤炉，六合虚空作一模。法相就时圆灿灿，水银磨处莹如如。放光周遍三千界，收敛归藏一黍珠。举起分明全体现，更须打破合元枢。

为孚庵指玄牝

玄门牝户不难知，收拾身心向内推。会得两仪推荡理，便知一气往来时。乾坤阖辟无休息，离坎升沉有合离。我为孚庵明指出，念头复处立丹基。

和翁学录韵

密意参同白玉蟾，元来穷理便通仙。未明太极生三五，徒涉蓬莱路八千。释氏家风凭祖印，羲皇道统必心传。青天独露瑶台月，普印千潭一样圆。

赠邓一蟾

禅宗理学与全真，教立三门接后人。释氏蕴空须见性，儒流格物必存诚。丹台留得星星火，灵府销熔种种尘。会得万殊归一致，熙台内外总登春。

自 得（七首）

打破鸿蒙窍，都无佛与仙。即非心外妙，不是口头禅。尽日优游过，通宵自在眠。委身潜绝境，万事付之天。

一切有为法，般般尽是尘。穷通诸物理，放下此心身。随处安禅定，随时乐至真。每将周易髓，警拔世间人。

得造无为妙，终朝不出门。机缘全绝断，天理自然存。日用天行健，平常地势坤。警提门弟子，复命与归根。

打透都关锁，天然合大同。龟毛元自绿，鹤顶本来红。可道非常道，行功是外功。些儿真造化，恍惚窈冥中。

自得身心定，凝神固气精。身闲超有漏，心寂证无生。乌兔从来去，乾坤任变更。廓然无所碍，独露大光明。

日用别无事，维持一己诚。静中调气息，动则顺人情。晦德同其俗，含华不显明。真闲真乐处，常静与常清。

静抱无名朴，尘情了不侵。汞铅熔作粉，瓦砾变成金。覩见羲黄面，参同释老心。顿空超实际，无古亦无今。

自题相

面黄肌瘦子，看来有甚奇？分明乔眼孔，刚道绝闻知。勘破三千法，参同十七师。低头叉手处，泄尽那些儿。

镜中灯（二首）

宝镜本无相，传灯发慧光。真如元莹净，法体本荧煌。金鼎烧真火，华池浴太阳。个中端的意，元不离中黄。

静室开心镜，虚堂别慧灯。外头明皎皎，里面晃腾腾。黍米光中现，银蟾水底澄。悬胎金鼎内，一粒大丹凝。

咏 藕（二首）

一种灵苗异，其他迥不同。法身元洁白，真性本玲珑。外象头头曲，中间窍窍通。淤泥淹不得，发露满池红。

我本清虚种，玲珑贯古今。为厌名利冗，且隐淤泥深。每有济人意，常怀克己心。几多捞漉者，那个是知音？

卓 庵（二首）

择尽虚无地，因缘在玉京。筑基须稳稳，立鼎要平平。直竖须弥柱，横安太极楹。青天为盖覆，庵主乐无生。

大地划教平，庵基即日成。来山从丙入，去水放西行。门户全通达，窗櫺透底明。庵中谁是伴？月白与风清。

中和集卷之六

词

沁园春(六首)

得遇真传，便知下手，成功不难。待癸生之际，抽铅添汞，火休太燥，水莫令寒。鼓动巽风，掀开炉竈，武炼文烹不等闲。金炉内，个两般灵物，锻炼成丸。先须打破疑团，方透归根复命关。使赤子乘龙，离宫取水，金公跨虎，运火火烧山。金公无言，姤女敛袂，一个时辰炼就丹。浑吞了，证金刚不坏，超出人间。

身处玄门，不遇真师，徒尔劳辛。若绝学无为，争知阖辟？多闻博学，宁脱根尘？固守自然，终成断灭，着有着无都不真。般般假，那星儿妙处，参访高人。一言说破元因，直指出丹头精气神。问一窍玄关，本无定位，两般灵物，只在心身。动静相因，有无交入，五气朝元万善臻。幽奇处，把一元簇在，一个时辰。

道曰五行，释曰五眼，儒曰五常。矧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金木水火，上在中央。白虎青龙，玄龟朱雀，皆自勾陈五主张。天数五，人精神魂魄，意属中黄。乾坤二五全彰，会三五归元妙莫量。火二南方，东三成五，北玄真，一西四同乡。五土中宫，合为三五，三五混融，阴返阳通。玄七把，铅银砂汞，炼作金刚。

道本虚无，虚无生一，一二成三。更三生万物，物皆虚化。形形相授，物物交参。体体元虚，头头本一，未许常人取次谈。虚无妙，具形名相貌，虚里包含。虚中密意深探，致虚极工夫问老聃。那虚寂湛然，无中究竟，虚无兼达，勘破瞿昙，象帝之先。威音那畔，清静虚无孰有儋。诸玄眷，以虚无会道，稽首和南。

又手者谁？合掌者谁？擎拳者谁？只这些伎俩，人犹错会。无为妙理，孰解操持？我为诸公，分明举似，老子瞿昙即仲尼。思今古，有千贤万圣，总是人为。可怜后学无知，辨是非非没了期。况天地与人，一源分判。道儒释子，一理何疑？见性明心，穷微至命，为佛为仙只在伊。功成后，但殊途巽异派，到底同归。

说与学人，火无斤两，候无卦爻。也没抽添，也无作用。既无形象，不必烹炮。件件非真，般般是假，着意做工空漫劳。君知否，但一切声色，都是讹肴。见闻知觉俱抛，直打并灵台无一毫。更休言炉灶，休寻药物，虚灵不昧，志力坚牢。神室虚闲，灵源澄静，就里自然天地交。全真辈，苟不全真性，劫运宁逃？

又(赠静庵口诀)

历劫元神，亘初祖气，太始元精。这三般至宝，同根并蒂，欲求端的，勿泥身形。息定神清，缘空气固，清静无为精自凝。丹头结，运阴阳符火，慢慢调停。尤当固济持盈，把铅汞银砂一处烹。四象合和，命基永固，三元辐辏，觉性虚灵。性命两全，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无变更。逍遥处，任遨游八极，自在纵横。

又(赠秦谷清禅师)

智断坚刚，奋心决烈，便透玄关。把杀人手段，轻轻拈出，活人刀子，慢慢教看。一剑当空，万缘俱扫，方信道瞿昙即老聃。玄风播，看春生寒谷，覩面慈颜。从他雪覆千山，那突兀孤峰青似蓝。况击竹拈花，都成骨董，扬眉瞬目，也是瞒瞒。劫外风光，目前荐取，擘破面皮方罢参。如何是，那祖师的意，合掌和南。

又(赠括苍张希微号幾庵)

不识不知，无声无臭，名曰希微。只这个便是，全真妙本。人能透得，即刻知几。闻法闻经，说禅说道，执象泥文都属非。君还悟，这平常日用，总是玄机。仍凭决烈行持，把四象五行收拾。归会两仪妙合，三元辐辏，一灵不昧，万化皈依。精气凝神，情缘返性，进出蟾光遍界辉。形神妙，向太虚之外，独露巍巍。

曲径旁蹊，三千六百，门门不同。若泥在一身，终须着物。离于形体，又属顽空。无有兼行，如何下手，两下俱捐理不通。修真士，若不知玄窍，徒尔劳工。些儿妙处难穷，亲见了方能达本宗。况听之不闻，转之不得，观之似有，觅又无踪。个个见成，人人不识，我把天机泄与公。玄关窍，与虚无造化，总在当中。

又(赠吴居士丹旨)

向上工夫，乾宫立鼎，坤位安炉。这火候幽微，元无作用。抽添进退，不费支吾。阴往阳来，云行雨施，主宰机缄总在渠。心安定，那虚灵不昧，照破昏衢。性宗悟了玄珠，这命本成全太极图。向圆圈圈外，圆光进出，存存存里，独见真如。一气归根，六门互用，到此全凭德行扶。混尘世，且藏锋剡锐，了事凡夫。

又(赠安闲子周高士)

真鼎真炉，不无不有，惟正惟中。向静里施工，定中斡运，寂然不动，应感潜通。老蚌含珠，螟蛉咒子，个样真机妙莫穷。只这是，若疑团打破，顿悟真空。采铅不离坤宫，运符火须当鼓巽风。向北海波心，生擒白虎，南山火里，捉住青龙。二物相投，三关一凑，炼出神丹满鼎红。藏身处，且和光混俗，是谓玄同。

又(赠郑松溪)

若拙若愚，若慵若懒，若呆若痴。只这底便是，造玄日用。果行得去，密应神机，学解见知，声闻圆觉，增长根尘塞肚皮。都无用，但死心蹋地，寿与天齐。金仙不在天西，那碧眼胡儿不必题。问性宗一着，从空自悟，命基上事。务实为基，虚实相通，有无交入，混合形神圣立跻。禅天净，看云藏山岳，月照松溪。

又(赠损庵入静)

九转工夫，三元造化，百日立基。便打扑精神，存决定志。掀翻妄幻，绝断狐疑。剔起眉毛，放开心地，物物头头一笔挥。行功处，便横拖斗柄，倒斡璇玑。为中会取无为个，不有中间有最奇。到恍惚之间，窃冥之际，守之即妄，纵又成非。不守不忘，不收不纵，勘这存存存底谁？只恁么，待六阳数足，抱个蟾儿。

又(赠王提点)

慧海深澄，德山高耸，主人不凡。况剡锐解纷，点聪屏智，掀翻物我，不露机缄。立志虚无，潜心混沌，象帝之先密意参。玄玄处，老先生元姓，一贯乎三。曾和至士玄谈，故默默昏昏契老聃。矧灵地虔闲，禅天湛寂，忘知忘识，无北无南，收拾身心，圆融造化，覆载中间总作冤。神丹就，看圆陀陀地，照耀崧庵。

又(勉中庵执中妙用)

中是儒宗，中为道本，中是禅机。这三教家风，中为捷径。五常百行，中立根基。动止得中，执中不易。更向中中认细微。其中趣，向词中剖露，慎勿狐疑。个中造化还知，却不在当中及四维。这日用平常，由中运用，兴居服食，中里施为。透得此中，便明中体，中字元来物莫达。全中了，把中来劈破，方是男儿。

又(赠圆庵蒋大师)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藏化机。那些见妙处，都无做造，灵明不昧，慧月光辉。曰气曰神，惟精惟一，玉莹无瑕天地归。通玄处，把坎中一画，移入南离。赤龙缠定乌龟，六月里严霜果大奇。那白头老子，来婚素女。胎仙舞罢，共入黄帙。布雨行云，阳和阴畅，一载工夫养个儿。常温养，待玉宸颁诏，足蹑云归。

又(勉诸门人)

道在常人，日用之间，人自不知。奈丛识纷纷，红尘袞袞，灵源不定，心月无辉。人我山高，是非海阔，一切掀翻便造微。诸贤眷，听清庵设喻，切勿狐疑。先将清净为基，用静定为庵自住持。以中为门户，正为床榻，诚为径路，敬作藩篱。卑顺和人，谦恭接物，服食起居弗可违。常行此，若工夫不间断，直入无为。

满江红(赠虚庵)

日用工夫，只一味存虚抱素。会殊途同归，一致百虑。紫极宫中元气息，悬胎鼎内三花聚。问安炉，立鼎事如何，乾金铸。缚金乌，搏玉兔，捉将来，封土釜。这火候抽添，更须防护。玉宝圆成明出入，法身形兆无来去。便潜身，直谒太清宫，神常住。

又(赞谁庵殷管轄)

谁是庵儿？阿谁在，庵中撑拄。看饥来吃饭，谁知甘苦？角徵宫商谁解听，青黄皂白谁能睹？向平常，日用应酬人，谁区处？是谁行，是谁举，是谁嘿，是谁语？这些儿透得，便知宾主。外面形躯谁做造？里头门户谁来去？造无为，毕竟住谁庵？朱陵府。

又(授觉庵)

道本自然，但有为，头头是错。若一味谈空，如何摸索？无有双忌终不了，两边兼用遭缠缚。都不如，默默守其中，神逸乐。过去事，须忘却。未来事，休详度。这见在工夫，更休泥着。六欲不生三毒灭，一阳来复群阴剥。悟真空，抱本返元虚，为真觉。

又(赠丁县尹三教一理)

三教正传，这蹊径，元来蓦直。问老子机缄，至虚静极。释氏性从空里悟，仲尼理自诚中入。算始初，立教派分三，其源一。道玄关，常应物。易幽微，须默识。那禅宗奥旨，真空至寂，刻刻兼持无间断，生生受用无休息。便归根，复命体元虚，藏至密。

又(赠睡着李通判)

好睡家风，别有个，睡眠三昧。但睡里心诚，睡中澄意。睡法既能知止趣，便于睡里调神气。这睡功，消息睡安禅，少人会。身虽眠，性不昧；目虽垂，内不闭。向熟睡中间，稳帖帖地，一枕清风凉彻骨，梦于物外闲游戏。觉来时，身在广寒宫，抱蟾睡。

又(赞圆庵傅居士)

这个○儿，自历劫，以来无象。况端端正正，亭亭当当。细入微尘无影迹，大周天界难安放。更通天，彻地任纵横，无遮障。没根宗，没形状。烁烁明，团团亮。只这个便是，本来模样。放出直超无色界，收来隐在光明藏。待顶门，裂破现圆通，金色相。

又(赠止庵张宰公)

惟正惟中，只这是，修仙秘诀。若稍有偏颇，动生差别。试向动中持得定，自然静里机通彻。会三元，五气入黄庭，金花结。运火功，有时节。海潮生，天上月。那一升一降，复圆复缺。十月工夫无间断，一灵妙有超生灭。更问予，向上事如何？无言说。

又(赠密庵述三教)

教有三门，致极处，元来只一。这一字法门，深不可测。老子谷神恒不死，仲尼心易初无画。问瞿昙，教外涅槃心，密密密。学神仙，须定息；学圣人，忘智识。论做佛机缄，只凭慧力。道释儒流都勘破，圆明觉照工夫毕。看顶门，迸破见真如，光赫赫。

又(赠唯庵宗道人)

观复工夫，要默默，存存固守。静极中一动，便通玄牡。惚恍中间情合性，虚无谷里奇投偶。我今将，向上祖师机，为君剖。说话底，非干口；把物底，非于手。那没脚童儿，会翻筋斗。解得个些奇特处，自然勘破无中有。问西来，的的意云何？擘鼻扭。

又(赠密庵)

一粒金丹，这出处，孰知年劫。若不识根源，怎生调燮。况是自家元有底，何须着相胡施設？我分明，举似学仙人，天机泄。软如绵，硬似铁，利如金，圆似月。又不方不圆，

无亏无缺。放则进开天地窍，收来隐在虚无穴。问不收，不放作么生？应难说。

又（赠一庵）

三五真机，应用处，头头总是。况日用平常，今巍巍地，向有无中忘二见，便于罔象通三昧。却如何，成少不成多？困滞泥。水乡铅，只一味，个便是，先天气。会蟠乌合璧，身心合意。西四归来投北了，东三便去交南二。把五般，攒簇入炉中，丹完备。

又（赠孙居士）

这点虚灵，自古来，无亏无缺。更烁烁圆圆，澄澄彻彻。照破洪蒙前底事，分闲蟠窟中间穴。向庵中，养个白虾蟆，皎如雪。那些儿，无可说。利如金，团似月。运化化生生，了无休歇。山水蒙时天癸降，地雷复处玄霜结。驾青鸾，直谒广寒宫，超生灭。

又（赠嘿庵）

默即说兮，这说处，元来有默。只默说便是，金丹秘诀。默识潜通为大要，声闻缘觉皆虚设。向说中，认得默之根，无生灭。会说底，非干舌，与默底，无差别。这默底宁如，说底亲切？若向不言中得趣，便于不默俱透彻。将默默，说说尽掀翻，天机泄。

又（赠敬庵葛道人）

道本无言，要学者，潜通默识。若万虑俱捐，虚灵湛寂。动处调停水中火，定中究竟波罗密。问玄关，一窍在何宫？中间觅。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仙，不是佛。只这些端的，鲜人知得。迷者到头空苦志，悟来不费些儿力。看无中，生有产灵胎，阳神出。

又（授记门人）

吾道玄关，决不许，外边人入。有学者来参，防他做贼。猛把杀人刀子举，活人手段轻拈出。更单提，独弄逞神通，谁能敌？若是个，善知识，便承当，心不惑。伏奋心刚，逢佛杀佛。举步便能欺十圣，口开便要吞三极。把乾坤、大地尽掀翻，真奇特。

又（令门人和）

采药归来，这鼎器，乾金铸泻。那些儿道理，全凭主者。先把根尘都扫尽，从前熟处休沾惹。问行工、进火事如何？凭般若。五雷车，青龙扯，烧山符，心匠写。更涤虑洗心，灵泉浇洒。九转功成丹道毕，一灵真性还虚也。那赤条条地法王身，无可把。

满庭芳（赠焦提举）

寂寞山居，喧嚣市隐，头头总是玄关。贤明高士，须向定中参。我把活人手段，杀人刀，慢慢教看。君还悟，只今荐取，超脱不为难。一言明说破，起初下手，先炼三三。自玄关起火，运入昆山。把定则云横谷口，放行也，月落寒潭。工周竟，大蟠成象，名姓列仙班。

又（受记定庵）

学佛学仙，参禅穷理，不离玄牝中间。可怜迷谬，往往相瞒。一味寻枝摘叶，徒坐破，几个蒲团。堪伤处，外边寻觅，笑杀老瞿昙。些儿真造化，诚能亲见，胆冷心寒。定庵高士好，向定中参。看破娘生面目，把从前，学解掀翻。真空透，骷髅迸破，真主自离庵。

水调歌头（赠和庵王察判）

土釜要端正，定里问黄公。流戊就巳，须待山下出泉蒙。采药堤防不及，行火休教太过。贵在得其中，执中常不易，天理感面通。那些儿，玄妙处，实难穷。自从会得，庵中无日不春风。便把西方少女，嫁与南陵赤子，相见永和同。十月圣胎备，脱蜕烁虚空。

又（赠秋塘周先生）

铅汞了无质，炉鼎假安名。始因动静，迷人不觉堕声闻。这个先天妙理，日用着衣吃饭。相对甚分明，接物应机处，不动感面灵。不是心，不是佛，匪为金。明加眼力，莫教错认定盘星。片片迷云涣散，湛湛禅天独露。个是本来真，风定浪头息，月满水光清。

又（赠宝塘子）

学佛学仙要，玄妙在中诚。真铅真汞，无非只是性和情。但得情来归性，便见铅来投汞。二物自交并，日用了无间，大药自然成。识抽添，明进退，要持盈。坤炉乾鼎，阴符阳

火慢调停。一窍玄关透了，八片顶门裂破，并出宝蟾明。功行两圆备，谈笑谒三清。

又(赠刘居士)

在俗心不俗，尘里不沾尘。处身中正，何妨闹市与山林？践履不偏不易，日用无争无执，只此是全真。方寸莫教昧，便是上乘人。采元精，炼元气，复元神。三元合一，自然鼎内大丹凝。更把玄风鼓动，天外迷云消散，慧月朗然明。叩我第一义，江上数峰青。

又(赠张象庵)

雷在地中复，山下出泉蒙。明斯二理，自然造化合玄同。密密至虚守静，便见无中妙有，九窍一齐通。直下承当去，个是主人公。莫着无，莫着有，莫着空。疑团打彻，只今突出妙高峰。拨置纷纷外境，收拾灵灵底个，生化了无穷。毕竟作么道？日向岭东红。

又(赠实庵)

道乃法之体，法乃道之余。双全道法，横拈倒用总由渠。只这元神元气，便是天兵将吏，除此外都无。说与洞蟾子，定里做工夫。守为胎，用为窍，假为符。既明此理，何须苦泥墨和朱？若使精凝气固，便可驱雷役电，妖怪悉皆诛。行满功成日，谈笑谒仙都。

又(示众无分彼此)

道释儒三教，名殊理不殊。参禅穷理，只要抱本還元初。解得一中造化，便使三元辐辏，宿疾普消除。屋舍既坚固，始可立丹炉。炼还丹，全太极，采玄珠。的端消息，采将坎有补离无。若也不贪不爱，直下离声离色，神气总归虚。了达一切相，赤子出神庐。

又(赠白兰谷)

三元秘秋水，微密实难量。未分清浊，天地人物一包藏。一乃太玄真水，二气由兹运化，三极理全彰。上下降升妙，根本在中黄。兔怀胎，牛喘月，蚌含光。人明此理，倒提斗柄戽银潢。绝断曹溪一派，掀倒蓬莱三岛，无处不仙乡。谁为白兰谷？安寝感羲皇。

又(言道)

三元秘秋水，未悟漫猜量。诚能参透，洗心涤虑密归藏。意与身心不动，精与气神交合，天理自然彰。三善备于我，翻笑炼玄黄。性圆融，心豁达，德辉光。牛郎织女，一时会合到天潢。勘破乘槎伎俩，密契浴沂消息，游泳有无乡。日用别无事，读易对三皇。

又(言性)

三元秘秋水，都不属思量。收来毫末，放开大地不能藏。过去未来见在，只是星儿消息，体物显然彰。本自无形象，随处见青黄。性源清，心地静，发天光。木人半夜，倒骑铁马过银潢。正是露寒烟冷，那更风清月白，乘兴水云乡。识破梦中梦，稽首礼虚皇。

百字令(赠真蟾子叶大师)

玄关欲透做工夫，妙在一阳来复。天癸才生忙下手，采处切须虔笃。绝虑忘机，清心释累，认取虚无谷。铅银砂汞，一时辰内攒簇。霎时天地相交，甲庚无间，龙虎齐降伏。取坎填离乾体就，阳火阴符行足。至宝凝坚，真蟾形兆，宜把灵泉沃。德圆功备，大师名注仙箬。

又(指中庵性命次序)

玄关一窍理幽深，至妙了无言说。阴极阳生初动处，便是采铅时节。地下雷轰，山头水降，满地红尘雪。行功之际，马猿休纵颠劣。霎时虎啸龙吟，夫欢妇合，鼎内丹头结。身外有身犹未了，圆顿始能通彻。郁郁黄花，青青翠竹，此理应难泄。为君举似，水中捞取明月。

又(赠陈制幹)

修真慕道乐清虚，任意陶陶兀兀。富贵荣华都不恋，甘分清贫彻骨。名利俱捐，是非不辨，且把身埋没。真闲真静，谁知如是消息？为言向上机缄，玄珠罔象，火候无时刻。一窍玄关通得透，顿悟非心非佛。情念双忘，有无交入，胎备元神出。眼睛开放，光明周遍无极。

又(赠胡秀才)

亘初一点莹如如，无相无形无质。不荡不摇常正定，直是断踪绝迹。变化无方，显微无间，妙理应难测。为伊言破，屏除缘虑尘识。放教方寸虚澄，里头宁贴，方见真端的。三五混融心月皎，照破本元来历。烁烁圆明，如如不动，运化无休息。静中拈出，蟾光烁破无极。

又（指老蟾张大夫下手）

金丹大要不难知，妙在阳时下手。日用平常须谨独，莫纵虎龙奔走。心要安闲，身须正定，意在常存守。始终不息，自然通透玄牡。其间些子着讹，为公直指，地下听雷吼。立鼎安炉非小可，运用斡旋凭斗。性本圆明，命基牢固，勘破无中有。老蟾成象，直同天地齐寿。

又（赠通庵）

太初一点本灵明，元自至纯无杂。执着些儿千里远，悟得只消时霎。方寸中虚，纤尘不立，何用调庚甲？承当得去，目前方信无法。个中显诀难传，无名可换，贵在心通达。信手拈来君荐取，无罅岂容针札？人我山头，是非海里，更要知生杀。养其无象，忘形灵地开发。

又（示众破惑）

成仙捷径在玄关，一窍四通八达。说与学人先立志，悟后只消时霎。可笑迷徒，不求师指，执着傍门法。般精般气，到头都是兜搭。争知大道堂堂，坦平蓦直，也要师开发。会得善行无辙迹，玄牝自然开阖。一念无生，谷神不死，九转工周匝。脱胎归去，大罗天上行踏。

西江月（赠潘道人）

真土真铅真汞，元神元气元精。三元合一药方成，个是全真上品。动静虚灵不昧，成全实相圆明。形神俱妙乐无生，直谒虚皇绝境。

又（赠善友）

至道本无言说，全凭立志刚坚。心常不昧究根源，一月千潭普现。会取击风捕影，便知火里栽莲。任他海水变桑田，只这本来无变。

又（赠周守正）

识破无人无我，何须求佛求仙？随时随处总安禅，一切幻尘不染。选甚山居野处，何妨闹市门前？执中守正固三田，久久神珠出现。

炼丹砂（咏玄北示众）

玄牝少人通，说与诸公。休言南北与西东，不在四维并上下，不在当中。阖辟妙无穷，天地根宗，生生化化运神功。动静机缄应不息，广纳包容。

又（示众）

至道本无传，只要心坚，始终立志莫教偏。九载三年常一定，便是神仙。真息自绵绵，灵地平平，饥来吃饭困来眠。夏月单衣冬盖被，玄外无玄。

隐 语

教外名言

佛书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由心造。是谓有造则有化，造化皆由心。人皆谓造化万物者，造化之工也。予独不然，造化本无工，万物自造化也。何以故？一切万物，均有是心。既有是心，便有造化，岂非自造化耶？且如世间一切有形，形本无无而生有，是谓造。有生便有灭，有灭则复归于无，是谓化。造造化化，物之常也。一真之性本有，有而无象，故无造无化，道之常也。人只知无造无化为不造化，殊不知有大造化存焉。非明了者，其孰能知之？明了之士，智慧圆通，则能万事见空，一心归寂，超然独存，故无造化也。若不明了，外着于身心世事，内住于受想行识，所以随世变迁，随形生

灭也。目所见者谓之色，领纳在心谓之受，既受之在心谓之想。想而不已，至于作为谓之行，随行善恶各有报谓之业识。业识纷纷，轮回之根本也，故不能出造化。苟有不被幻缘缠缚，不被法尘染污，不被迷情障碍，不被爱欲苦恼，则能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既空，造化何有？此即是涅槃妙心也。予谓造化由心，复何疑哉？

道书云：有无相生，是谓无生有造也，有生无化也。又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是谓观复知化也。知化则不化，不化则安得有造？非洞观无碍者，孰能及此？洞达之士，清静光明，故能勘破身心世事，因虚幻中有，有则为物，物极则返，返则复归虚幻也。作是观者，则知无象之象乃是实象。养其无象，象故常存；守其无体，体故全真。至于纯纯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淖淖，合乎无伦；超出虚无之外，是谓无造化也。执着之者，身心不定，念虑交攻，所以丧其无象，散其无体，故流浪生死，常沉苦海也。苟有收拾身心，屏除念虑，内境勿令出，外境勿令入，内外清静，名为照了。至于内忘其心，外忘其形，一真洞然，如太虚廓然无碍，造化又何有焉？

儒书云：不忮不求，无咎无誉。是谓不忮不求则不受造也，无咎无誉则不受化也。易系云：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予谓远取诸物则知万缘虚假，近取诸身则知五蕴皆空。外屏万缘，内消五蕴，故能顺天施运，欢乐于天。知物之始终，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乐天故不忧，尽性故不疑。非致知者，孰能及此？致知者，诚明静定，故知生灭不停者幻形也，差别不平者妄心也，迁变不定者时世也，败坏不久者事务也。观练纯熟，是名圣功。一以贯之，故无造化。若不致知，则不能格物；不能格物，则随物变迁，性命安在？苟有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故天地合乎我，万物备于我。至于复见天心，万有归一无，则造化息矣。譬如乾坤不变动，日月不运行，六于何有？六子不交重，阴阳不升降，万物何有？乾坤之体，纯一不杂，倒正不变，故无造化。造无造之造，大造也；化无化之化，大化也。作是见者，故知世间万物皆是假合，阴阳运用无非幻妄。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观之三教惟心也，造化由心也，出造化亦由心也。学佛之要，在乎见性。若欲见性，必先以决定之志，夺习俗之气，以严持之力，保洞然之明。然后照破种种空妄，心不着物，念不随情。念是烦恼根，心是法尘种。念起则一切烦恼起，念息则一切烦恼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念起即止，皆由自心。至于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是见性也。今之学者不能见性者，为事理二障所碍也。非大观则不能解理障，非大止则不能除事障。大观谓智断也，大止谓力制也。智断纯熟则事事皆空，力制纯熟则事事皆空。了三空之大空，知一真之至真，此大观之至也。即时身心世事、念虑情识，一齐都止，此大止之至也。非上上智，其孰能与于此？

学道在乎存性。若欲存性，必先以慧剑斩群魔，火符消六欲。次以定力，忘情绝虑，释累清心。至于心清累释，虑绝情忘，是谓存性。真性既存，则无造化。今之学者，为情识之所夺也，欲去情识，先除生灭心。心生无灭，身无生灭，定矣。去生灭心，必自无念之积习纯熟，足可致无梦，无念之静定纯熟，足可致无生。无梦乃见在之大事也，无念乃未后之大事也。无生则不造，无梦则不化。不造不化，即不生不灭也。非高士之士，其孰能与于此？

儒学之要，在乎尽性。若欲尽性，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有定则能忘物我。艮卦辞云：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艮其背，忘其心也；不获其身，忘我也；行其庭不见其人，忘物也。三者既忘，何咎之有？此知止之至也。知止故能忘物我而全天理，是谓尽性也。今人不能尽性者，为身心之累也。既有累便有窒碍，必以刚断果决。刚断故能忘物，果决故能忘我。物我两忘，尽性至命，定矣。非神德圣功，其孰能与于此？予见世人多以此身为有我，其不思之甚也。且如此身因造而有，未造之前，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既化之后，有象乎？有名乎？有我乎？前后两既俱无，安

得中间偏执有我耶？殊不知身心世事，本来虚妄，三世推求，了不可得。过去杳然何在？只今念念，变迁未来，决定如是。历劫以来，大梦幻中，坚执妄缘，结成轮回种子，是以出生入死，无有了期。若复有人于此梦幻境中，证明了知而善消遣，岂非至人乎？予一日举此公案，令门人参。二三子稍合符节，故作此书以赠之。以心传心，若能直下承当，潜通默会，即时知止。不谋其前，不虑其后，不恋只今。三者混成，得人自在。徜徉乎大寂灭之海，逍遥乎无何有之乡，游泳乎自得之场。至此方知，造化于此何预焉？虽然，更有向上事在。且道唤甚么做向上事？咦，掀翻无字脚，粉碎太虚空，方为了事汉。秘之秘之。

绝学无忧篇并叙

所为绝学者，非不学也。若以不学为绝学，则罔无所知，只同常流也。此所谓绝学者，博学而至于绝学也。盖由世人多学为奇特，转学转不会也。圣人云：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又云：多则惑，少则得。正谓此也。前儒云：有为终日息，无为便不息。即此意也。故作是篇以证之，使学徒不为声闻缘觉、学解见知所累也。

日用总玄玄，时人识未全。当推心上好，放下口头禅。法法非空法，传传是妄传。不曾修福始，焉能有祸先？不益便无损，不变岂能迁？不垢亦不净，无缺亦无圆。莫着嗔和喜，何愁违与遭？不作善因果，那得恶因缘？不闻兴废事，名利不相牵。精粗无忧恶，妍丑不憎怜。不偿欢喜债，都无恩怨缠。打开入我网，跳出是非圈。清虚不好古，恬澹倦希贤。休思今世后，放下未生前。从他佛是佛，任伊仙是仙。既无尘俗累，何忧业火煎。有无俱不立，虚实任相连。都缘无取舍，自然无过愆。来去浑忘却，死生何预焉？居止无余欠，随处任方圆。饥来一碗饭，渴则半瓯泉。兴来自消遣，困来且打眠。达者明此义，休寻天外天。见前赤洒洒，未后亮娟娟。

提 要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续编》《后集》，皆元道士赵道一编撰。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五十三卷，录集古今得道仙真事迹凡七百四十四人，始于轩辕皇帝，讫于北宋王文卿等。《续编》五卷，所录三十四人，多为金元时全真派道士。《后集》六卷，录百二十人，系历代女仙。

编撰者赵道一以儒家有《资治通鉴》，佛教有《释氏通鉴》，乃作是书，以补道教之阙。据此书体例，所集仙真事迹，“乃搜之群书，考之经史，订之仙传而成。间或芟繁扼要，不敢私自加入一言”。此书较系统地保存了道教人物的史传资料，是研究道教史的基本文献之一。

此三种书由来合刻，收于《道藏》，他本皆据《道藏》本翻刻或影印。此次点校，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藏》本为底本，校改刻印讹误。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目录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序·····	952	卷 三	
进表·····	953	赤松子·····	964
仙鉴编例·····	954	宁封子·····	964
卷 一		马师皇·····	964
轩辕黄帝·····	955	赤将子舆·····	964
卷 二		偃佺·····	965
通玄天师·····	962	方回·····	965
有古大先生·····	962	篋铿·····	965
盘古先生·····	962	嘑父·····	965
郁华子·····	962	师门·····	965
广寿子·····	962	务光·····	965
大成子·····	962	仇生·····	966
广成子·····	962	容成公·····	966
随应子·····	963	吕尚·····	966
赤精子·····	963	葛由·····	966
录图子·····	963	范蠡·····	966
务成子·····	963	邛疏·····	966
尹寿子·····	963	介子推·····	967
真行子·····	963	涓子·····	967
锡则子·····	963	马丹·····	967
夔邑子·····	964	平堂生·····	967
育成子·····	964	陆通·····	967
经成子·····	964	琴高·····	967
郭叔子·····	964	寇先·····	968
		王子乔·····	968
		幼伯子·····	968
		桂父·····	968

瑕丘仲	968	浮丘公	975
酒客	968	宋来子	976
任光	968	沈羲	976
萧史	969	王傅	976
赤须子	969	刘奉林	976
祝鸡翁	969	成连先生	977
崔文子	969	武夷君	977
朱仲	969	王玮玄	978
东方朔	969	韩众	978
脩羊公	970	王次仲	978
稷丘君	970	若士	978
棧子	971	古丈夫	978
骑龙鸣	971	衍门子	979
主柱	971	沈文泰	979
鹿皮翁	971	董谒	979
溪父	971	李充	979
山图	971	孟岐	979
谷春	971	郭琼	979
阴生	971	黄安	980
子英	972		
服闾子	972		
文宾	972		
商丘子胥	972		
子主	972		
陶安公	972		
赤斧	972		
呼子先	973		
负局先生	973		
阮丘	973		
朱璜	973		
陵阳子明	973		
邗子	973		
木羽	973		
玄俗	974		

卷 四

天真皇人	974
白石生	974
王倪	974
洪崖先生	974
展上公	975
何侯	975
文子	975
亢仓子	975

卷 五

皇初平	980
沈建	980
华子期	980
王远	980
蔡经	981
涉正	982
孙博	982
班孟	982
王刚	982
皇化	983
阴恒	983
李修	983
柳融	983
葛越	983
刘安	983
刘图	984
介琰	984
龙述	985
赵丙	985
折象	985
王遥	985
陈永伯	985
刘政	985

王乔	986
成君平	986
丁约	986

卷 六

木公	986
九元子	986
上黄先生	986
常生子	986
长存子	986
张穆子	986
高丘子	987
蒲先生	987
童子先生	987
九源丈人	987
宛丘先生	987
青乌公	987
长桑公子	987
蔡琼	987
列子	987
庄子	987
刘越	988
王果	988
鬼谷先生	988
茅濛	988
西门君	988
徐福	988
郭四朝	989
周太宾	989
姜叔茂	989
龚仲阳	990
谷希子	990
王仲高	990
公孙卿	990
李少君	990

卷 七

董仲君	991
车子侯	991
王兴	991
寿光侯	991
卫叔卿	991
戴孟	992
山世远	992

毛伯道	992
苏林	992
阳生	993
王思真	993
王仲都	993
上成公	993
桐君	993
刘晨	994
武丁	994
玄都先生	994
蔡长孺	994
延明子高	994
崔野子	994
灵子真	994
任敦	994
敬玄子	994
帛举	995
徐季道	995
赵叔期	995
庄伯微	995
瞿武	995
匡俗	995
卢耽	995
傅先生	995
黄观子	996
石坦	996
张巨君	996

卷 八

尹喜	996
尹轨	1001

卷 九

杜冲	1001
彭宗	1002
宋伦	1002
冯长	1002
姚坦	1003
周亮	1003
尹澄	1003
王探	1004
李翼	1004

卷 十

李八百	1004
匡续	1005
玉子	1006
离明	1006
杜宇	1006
李冰	1007
鲁般	1007
马成子	1007
楚康王	1007
唐建威	1008

卷十一

孔丘明	1008
何紫霄	1009
唐公昉	1009
丁令威	1009
张良	1009
苏耽	1011
司马季主	1012

卷十二

刘讽	1012
鲍叔阳	1012
刘京	1012
刘恂	1012
严青	1013
王谷神	1013
太山老父	1013
巫炎	1013
李奉仙	1014
清平吉	1014
黄山君	1014
吕恭	1014
陈安世	1014
灵寿光	1015
张礼正	1015
李根	1015
黄敬	1015
甘始	1015
黄子阳	1016
河上公	1016

卷十三

安期生	1016
-----------	------

马明生	1017
阴长生	1018
魏伯阳	1019

卷十四

周义山	1020
王褒	1022
梅福	1022

卷十五

裴君	1024
栾巴	1024
左慈	1025
孔元方	1026
焦先	1026
阳翁伯	1027
李意期	1027
杜契	1027
李阿	1027
介象	1027

卷十六

董奉	1028
姚光	1029
徐弯	1029
茅盈	1029
韩崇	1032

卷十七

冯良	1032
郎宗	1032
淳于斟	1032
桃俊	1033
刘翊	1033
吕子华	1033
蔡天生	1033
刘平阿	1033
张漱子	1034
赵广信	1034
张祖常	1034
虞翁生	1034
朱孺子	1034
尹虔子	1034
郑景世	1035

平仲节	1035
吴睦	1035
郭静	1035
范伯慈	1035
韩伟远	1035
刘少翁	1035

卷十八

张天师	1036
-----------	------

卷十九

王长	1042
赵升	1042
张衡	1042
张鲁	1042
张滋	1042
张昭成	1043
张椒	1043
张仲回	1043
张迥	1043
张符	1043
张子祥	1043
张通	1044
张仲常	1044
张光	1044
张慈正	1044
张高	1044
张应韶	1044
张顺	1044
张士元	1044
张修	1044
张谌	1045
张秉一	1045
张善	1045
张季文	1045
张正随	1045
张乾曜	1045
张嗣宗	1045
张象中	1045
张敦复	1045
张景端	1046
张继先	1046
张时修	1046
张守真	1046

张伯璟	1046
张庆先	1047
张可大	1047

卷二十

千吉	1047
宫嵩	1048
王道真	1048
王玄甫	1048
蓟子训	1048
王乔	1049
壶公	1049
华陀	1050
青谷先生	1050
刘文饶	1050
赵威伯	1050
乐长治	1050
刘根	1051
刘伟道	1051
夏馥	1051
范幼冲	1051
钟离简	1051

卷二十一

封衡	1051
王老	1052
张皓	1052
王少道	1052
路大安	1052
王真	1053
陈长	1053
王暉	1053
昌季	1053
张玄宾	1054
王中伦	1054
蓬球	1054
鲍靚	1054
许迈	1055
许穆	1055
扈谦	1056

卷二十二

杜曷	1056
朱庠	1057

姜伯真	1057
王霸	1057
元藏幾	1057
王睿	1057
李筌	1058
王可交	1058
陈简	1058
卢钧	1059
王子芝	1059
王廓	1059

卷二十三

葛仙公	1060
-----------	------

卷二十四

郑思远	1065
葛洪	1065
黄野人	1066
杨羲	1066
许翊	1067
许黄民	1067
陆修静	1067
孙游岳	1068
陶弘景	1068

卷二十五

王远知	1071
王轨	1072
潘师正	1072
司马承祯	1073
李含光	1073

卷二十六

许太史	1074
-----------	------

卷二十七

吴猛	1079
陈勋	1079
周广	1079
曾亨	1080
时荷	1080
甘战	1080
施岑	1080
彭抗	1080

盱烈	1081
钟离嘉	1081
黄仁览	1081
兰公	1081
许大	1082
胡惠超	1082

卷二十八

王纂	1083
单道开	1084
王嘉	1084
孟钦	1085
郭志生	1085
郭璞	1085
郭文举	1086
王质	1086
董幼	1086
范豹	1086
冯伯达	1087
马荣	1087
韩越	1087
严东	1087
王灵輿	1087
双裘祖	1087
桓闾	1088

卷二十九

寇谦之	1088
李皎	1089
韦节	1089
田仕文	1089
徐则	1089
岐暉	1090
孙思邈	1090
胡隐遥	1091
刘道合	1091

卷三十

梁湛	1092
孙彻	1092
马俭	1092
尹通	1093
牛文侯	1093
王道义	1093

陈宝炽	1093	尹道全	1106
王延	1094	施存	1106
李顺兴	1094	了然子	1107
侯楷	1095	邓欲之	1107
严达	1095	徐灵期	1107
于章	1095	邓郁之	1107
张法乐	1096	陈惠度	1107
巨国珍	1096	张晁要	1108

卷三十一

钟离权	1096	廖冲	1108
刘纲	1097	由吾道荣	1108
王烈	1098	贾自然	1109
刘道成	1098	萧灵护	1109
项蔓都	1098	张惠明	1109
徐启玄	1098	李思慕	1109
万振	1099	申泰芝	1109
曹德休	1099	张太空	1109
杜县永	1099	柳实	1110
萧子云	1099		
丁玄真	1100		
张公弼	1100		
李元基	1100		
陈道冲	1101		
王守一	1101		

卷三十二

何尊师	1101		
刘知古	1101		
王旻	1102		
吴道元	1102		
颜真卿	1102		
邓紫阳	1103		
伊祁玄解	1103		
许栖岩	1103		
摸先生	1104		
王君	1104		
梁须	1104		
王元芝	1105		
卖药翁	1105		
袁亢	1105		

卷三十三

陈兴明	1106		
-----------	------	--	--

卷三十四

陈法明	1111
王十八	1111
孙登	1112
嵇康	1112
东郭延	1112
乐子长	1113
风纲	1113
赵翟	1113
王玄甫	1113
尹思	1114
张邕	1114
王仲甫	1114
王先生	1115
赵郎	1115

卷三十五

王履冰	1115
岑道愿	1115
王顺	1115
吉留馨	1115
王贾	1115
王叔明	1116
唐若山	1116
王向	1116

罗子房	1117
王复	1117
王四郎	1117
叶千韶	1118
王璨	1118
李珏	1118
许仲源	1119
施无疾	1119

卷三十六

宋愚	1120
韦善俊	1120
张惠感	1120
张志和	1121
朱孺子	1121
王老	1121
侯道华	1121
马湘	1122
邬通微	1123
许碯	1123
金可记	1123
宋玄白	1124
贺自真	1124

卷三十七

鄧去奢	1124
蓝采和	1125
张果	1125
许宣平	1126
薛昌	1126
吴筠	1127
李白	1127

卷三十八

刘玄和	1128
杨泰明	1129
李贺	1129
轩辕弥明	1129
刘商	1130
刘曙	1131
罗万象	1131
殷文祥	1131
谭峭岩	1132

卷三十九

叶法善	1132
邢和璞	1133
申元之	1134
罗公远	1134
薛幽栖	1135
王柯	1135
李聿	1135
杜升	1135
羊棡	1136
谭峭	1136

卷四十

薛季昌	1137
田虚应	1137
冯惟良	1137
陈寡言	1138
徐灵府	1138
刘元靖	1138
叶藏质	1138
应夷节	1139
左元泽	1139
吕志真	1139
杜光庭	1140
闾丘方远	1140

卷四十一

聂师道	1141
张氲	1143
傅仙宗	1144
成道士	1145
赵惠宗	1145
翟法言	1145

卷四十二

舒虚寂	1146
向道荣	1146
任可居	1146
程太虚	1147
俞灵瑰	1147
赵知微	1147
刘道平	1147
聂绍元	1148
徐左卿	1148

李遐庾	1148
谢通修	1148
韩湘	1149
轩辕集	1149
熊德融	1150
刘德本	1150
历归真	1150

卷四十三

朱桃椎	1151
感庭秋	1151
边洞元	1151
李真	1152
郑遨	1152
李守微	1152
程晓	1152
谭紫霄	1153
黄损	1153
王老	1153
采药民	1154
杨通幽	1155
崔伟	1155
韦古	1155
佯狂道士	1155
韦老	1156

卷四十四

卢生	1156
刘无名	1156
李终南	1157
柳条青	1157
李浩	1157
张辞	1157
李老	1157
陈允升	1158
许鹤	1158
橘叟	1158
道左老人	1158
终南山翁	1158
段穀	1159
鹿人	1159
刘拣	1159
白衣人	1159
房州工人	1159

江叟	1159
洪志	1160
桑俱凤	1160
司马郊	1160

卷四十五

吕岩	1161
施肩吾	1162
徐钧	1162
钱朗	1162
杨云外	1162
王昌遇	1163
尔朱洞	1163
应靖	1164

卷四十六

王仙君	1164
李升	1165
伊用昌	1165
胡二郎	1165
张鳌	1165
李梦符	1166
乐子长	1166
吴涵虚	1166
李云卿	1166
张荐明	1166
贺元	1167
郭恕先	1167
陈陶	1167
孙成	1167
许坚	1167
沈麟	1168
黄万护	1168

卷四十七

陈抟	1168
苏澄隐	1172
刘若拙	1172
张白	1172
混沌道士	1172
丁少微	1173
陈花子	1173

卷四十八

张契真	1173
张元化	1173
张齐物	1174
张无梦	1174
程仙翁	1175
涂定辞	1175
郭上灶	1175
赵抱一	1176
武抱一	1176
朱自英	1176
李仙人	1177
刘从善	1177
蓝方	1178

卷四十九

侯先生	1178
张九哥	1178
安昌期	1179
陈景元	1179
刘玄英	1179
张用成	1180
马自然	1181
石泰	1181
薛道光	1182
陈楠	1182
白玉蟾	1182
彭耜	1183
朱桔	1183

卷五十

杨宸	1184
李鉴夫	1184
赵灵运	1184
屈突无为	1184
率子廉	1185
刘希岳	1185
穆若拙	1185
吕大郎	1185
王鼎	1185
刘昉	1186
罗道成	1186
曾志静	1186
归真子	1186
孙希龄	1187

周贇	1187
刘元真	1187
陈太初	1187
马宣德	1188
胡用琮	1188
黄知微	1188
毕道宁	1189
田端彦	1189
刘跋子	1189
水丘子	1189

卷五十一

张虚白	1190
刘卞功	1190
刘元道	1190
董南运	1191
王秉文	1191
刘烈	1191
蓝乔	1191
沈东老	1192
车四	1192
章翥	1193
邢仙翁	1193
贾善翔	1194
周史卿	1194
刘大头	1194

卷五十二

刘混康	1194
王筌	1195
徐守信	1195
张润子	1195
王吉	1195
祝大伯	1196
刘益	1196
魏二翁	1196
王老志	1196
李思广	1197
荣阳	1197
雍广莫	1197
皇甫涣	1198
茴香道人	1198
邹葆先	1198
龚元正	1198

沈若济	1198	莫道人	1200
张淡	1198		
张拱	1199	卷五十三	
李笈	1199	林灵鹫	1200
蒋风子	1199	王文卿	1203

仙鉴续编目录

卷 一		姚平仲	1221
王哲	1205	崔羽	1221
马钰	1207	刘浩然	1221
		段臻	1221
卷 二		饶廷直	1222
谭处端	1210	苏庠	1222
刘处玄	1211	冯观国	1222
丘处机	1212	赵缩手	1223
		寇子隆	1224
卷 三		傅得	1224
王处	1215	张宗元	1225
郝大通	1217		
和德瑾	1217	卷 五	
李灵阳	1217	张道清	1225
皇甫坦	1218	谢守灏	1227
罗晏	1219	祖元君	1227
		火师汪真君	1228
卷 四		黄雷渊	1228
萨守坚	1220	雷默庵	1228
赵麻衣	1220	莫月鼎	1229
刘居中	1221	金蓬头	1229
譙定	1221		

仙鉴后集目录

卷 一		昌容	1237
无上元君	1230	女偶	1237
太一元君	1232	李真多	1237
金母元君	1232	羸女	1237
		太阳女	1238
卷 二		太阴女	1238
九天玄女	1235	毛女	1238
蚕女	1235	梅姑	1238
云华夫人	1236	女幾	1238
姮娥	1236	孙氏	1238
织女	1236	张文姬	1238

张文光	1238
张贤	1239
张芝	1239
卢氏	1239
张玉兰	1239
屈女	1239
谌姆	1239
刘仙姑	1240
盱母	1240
许氏	1240
薛练师	1240

卷 三

上元夫人	1241
南极王夫人	1241
右英王夫人	1241
紫微王夫人	1241
太真王夫人	1241
灵照李夫人	1242
中候王夫人	1242
钩翼赵夫人	1242
麻姑	1242
南阳公主	1242
郭勺药	1242
赵爱儿	1242
王鲁连	1243
南岳魏夫人	1243
九华安妃	1243
河北王母	1243
韩西华	1243
王抱台	1244
王妙想	1244
王奉仙	1244
王氏	1245

卷 四

紫素元君	1245
赵素台	1245
黄景华	1245
周爱支	1246
张桃枝	1246
傅礼和	1246
张微子	1246
窦琼英	1246

韩太华	1246
刘春龙	1246
郭叔香	1246
孙寒华	1247
王进贤	1247
李奚子	1247
樊夫人	1247
东陵圣母	1247
云英	1247
鲍姑	1248
丁淑英	1248
黄仙姑	1248
广陵茶姥	1248
罗女	1249
梁母	1249
徐仙姑	1249
花姑	1249
焦静真	1250
王法进	1250
费妙行	1251
缢仙姑	1251
王女	1251

卷 五

明星玉女	1251
江妃	1251
太玄女	1252
西河少女	1252
园客妻	1252
程伟妻	1252
张姜子	1252
李惠姑	1252
施淑女	1253
郑天生	1253
文女真	1253
裴元静	1253
戚逍遥	1253
何仙姑	1253
谢自然	1254
王氏	1254
蔡寻真	1255
麻媪	1255
卢眉娘	1255
吴彩鸾	1255

杜兰香	1256	刘妍	1259
诸葛氏	1256	虞真人	1259
韦女	1256	莫州女	1259
杨保宗	1257	于仙姑	1259
无名氏	1257	张仙姑	1260
		徐道生	1260
		陈琼玉	1260
卷 六		吴氏	1260
钱女真	1257	武元照	1260
曹文姬	1257	孙仙姑	1261
赵仙姑	1258		
郑仙姑	1259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序

白海琼先生曰：晋抱朴子作《神仙传》，所纪千有余人。刘纲法师复缀一千六百为《续仙传》，宋朝王太初集仙者九百人为《集仙传》。宣和间考古校今，述所得仙者五万人，谓之《仙史》。盛矣哉，太上无为之教也，每观超俗至士，洁己高人，或孝子忠臣，或烈妇贞女，傲节于清虚之地，游心于玄妙之乡，欲隐晦以韬光，慕超凡而跻圣。故乃嚼浑沌，握洪蒙，饵日月之精，参天地之化，澡心而浴性，养素以存真。探虚无以为立鼎之根基，究妙有以为炼丹之药物。铅升汞降，赖水火以烹煎；虎跃龙腾，仗阴阳而制伏。故有金翁姹女之号，黄婆丁老之名，是皆修炼之秘事，升玄之密旨也。太上垂教，字曰金丹，得人则传，誓盟授受。其始也，炼精为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以至群阴剥尽，体变纯阳，身外有身，胎仙变化。方曰丹圆九转，法契大成。以至积阴功而至三千，修德行而逮八百，太一符召，移居蓬岛之间；上帝诏征，飞步大罗之境。其次功行则四种尸解，百变神游。更且师资有殊有分，修习不一。或念经持咒，饮水吞符；或存思运用，咽津服气；或饵草木之药，或烹金石之丹。万法千门，总归一道，所谓处处垂杨堪系马，家家有路到长安。然惟内炼金丹，该括万化，如遵正路，如水朝宗。故凡尸解飞升，莫不由此超度。方其修炼之时也，忘世荣华，甘心寂澹，灰头垢面，破服弊衣。或露宿而雨眠，或松餐而涧饮，或和光而混俗，或厌世而避尘。散处山林，遍游湖海，宴息洞府，涉览世途。其庸辈凡流，轻耳贱目，誓以告稚，甲以谕乙；此贫道人也，此乞丐流也。近之者转身，睹之者回盼，其有能尊而事之者，几希，有如贵宦者恃圭爵以为高，富豪者怀金货以为重。其笑而耻为之似者，纷纷皆是矣。及其潜功外修，精心内炼，乘云驭气，策空驾浮，名纪上清，身栖碧落，则旒冕屈尊而下拜，金紫仰慕而惊心。吁，吾于道又何损益哉。惟我元始天尊，在昔大浮黎土宝珠说经，都竟天人，廓散十方。当此之时，道浹群黎，恩沾万有，茂开劫运，启迪真风。逮至无上道君太上老君继演斯玄，迭振其化。暨我昊天上帝，符历开极，真道凝虚，梯级群仙，陶冶万类。白日飞升之士，尸解神变之人，自古迄今，益盛而益隆也。愚者一介渺微，苦耽玄学，欲希度世，颇厌俗纷。常观儒家有《资治通鉴》，释门有《释氏通鉴》，惟吾道教斯文独阙。白海琼先生之所谓传，所谓史，皆不见行于世间，因录集古今得道仙真事迹，究其践履，观其是非，论之以大道而开化后人，进之以忠言而皈依太上，务遵至理，不诤虚文。但真仙玩世，显少隐多，其所留名，百不逮一。且传记行藏每有闻见之先后，踪迹变化难以次序而铺舒，是故不可例世间作史编年纪事论也。如得一名真仙证道，须是详审校定，严行笔削，不敢妄书。庶几剖判仙凡，垂名者贵，人间天上普见愚衷，惟万劫至人上士鉴之焉。编成，名之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臣赵道一再拜焚香谨序。

传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况神仙狡狴，或亡氏名，变氏名，不可知。如张子房传黄石公即赤松子，赤松子即圯上老人，圯上老人即四皓，四皓即东海君，东海君即力士。人自不悟，当时若非此一老人变化，岂有平沙旷野能自蔽并蔽力士，又岂有路傍兵革，间有四老同处，为上所知，而人无闻焉。从是而推，八公能老能少，眇道士遽如许，遽如许，皆意生身，一一不足怪。又从是而推，真诰所称圣贤忠孝，文人才士，古今一气，有随化而无诚死。盖天地，一人之身也；吾，天地之身也。尝欲效班孟坚人名表谱，轩辕以来，得道之士虽有精有粗，有真有伪，然此为天仙，此为地仙，此为栖隐。如此而修炼成，如此而服食效，如此而无成与不幸。可师可慕，可警可惧，不得于其萃，则得于其类。如赵文子冠而受教，如诸菩萨一时对佛说法，至言满眼，诸门洞开，要为有益于无穷无量，非特记姓名事迹而已。古瑞赵全阳高士，乃能会聚刘子政、葛稚川至近年诸书，罢精竭力，朱竊细字，

如虫蚀叶，不可为万计。虽传闻所传闻异，而大略具是矣。予因是又见北方所谓作者，皆不为诡怪方伎与不可知，而自不可及，殆真教也。有蠹鱼者，不可谓知。然得仙字食之如发人者，得其发食之亦仙。全阳寤寐，是间食仙也。多矣，非直蟬比也，愧得其一发，足与老仙共传。敬哉，吾题是集，为顾将军人物点眼。凡质已飞，复欲疑武陵人云，我则不暇。甲午五月庐陵刘辰翁书。

自昔得仙者皆云名应图史，此图史在天上地下，名山洞府，不系世间。《度人经》言：元始说法始青天中，十方无极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之众，浮空而至。曰无极，曰无量，曰无鞅，数众正犹佛书说三世十方河沙数，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不可说。诸佛菩萨欲人人而注名姓，字之竹帛，殆不堪纪。更生《列仙》，始赤松，终玄俗，上不及黄帝。稚川《神仙》，始广成，至封君达，下不及晋代。沈玠《续仙》，谓人间得仙之人，犹千不得闻其一。《真诰》载杨君笔受地下主者，谓有职位粗相识，其无位者不可一二尽知。如此，散者无限数也。要知，玄间有仙籍，人间有史籍。人不能知仙，仙不求闻于人，故数目悬而详略异耳。浮云山道士赵全阳，著仙鉴编纂，详考订核，可谓仙之董狐矣。抑余有疑焉，稚川传淮南王八公事甚伟，谓汉史秘之可矣，更生父德治淮南狱，得鸿宝《枕中书》，诵之以奇，及著《列仙》，乃摈淮南八公而不列。江乡间相传旌阳事迹，焜耀耳目，及考《真诰》，载诸许真冑家世谱系，讳行伯仲群从，上自司徒，下至虎牙玉斧，独一语不及旌阳，名不挂谱。《真诰》作于梁，距东晋不远，未应堕史之阙文，良可为怪。今全阳所纪，刘安、许太史风绩，相望于《列仙》《真诰》，得无间然否？若天真列圣玄间地位已在经藏，若存之仙鉴之目，反似挂一漏万，一一具述，不可胜书。全阳笔削间试重思之，阙逢敦牂。岁三月中浣中斋叟邓光荐书于本一庵。

旧见儒家有夫子礼文，史四明斥之曰：尊之乃所以小之。此考亭所以于白鹿洞亦不欲塑夫子像，止于祭时设位也。然夫于世系竟未有过而问者，此止斋老因观复实录，重为儒教感也。浮云山道士赵全阳编《仙鉴》，可谓能人所不能者。敢问夫子非海上广桑山主宰邪，此载之韩滉传，列之金篆醮位者，君重遗之，何也？岂君所编施仙名存者即孔门三千之徒，而夫子之尊固已隐于辞之所不及邪？噫，尘尘刹刹玉皇身，总入无边明镜里。请以斯语为君赞云。

进 表

臣道一言：伏以大道无为，先天地之始；真仙垂教，亘今古以同。爰自三皇以前，世代绵邈，结绳为政，无文字之可稽。逮至伏羲氏，始立书契，后世则而效之。而历年滋多，竹简湮没，太古之事，后世十不得闻其一。入心不古，深可叹也。赖有太上之化身，历世出而阐教。是以世降俗末之际，犹存还淳返朴之风，不亦伟欤。臣道一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恭惟太上昊天金阙至尊玉皇上帝陛下，真常湛寂，智慧妙圆，作三界之师尊，总十方之玄范，永弘至道，无量度人。臣不揆愚昧，采摭经传所载，得上圣高仙真修实行之可纪者，编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一部。于以公评论于道德，于以揭仙圣之范模，用显真宗，赞扬大化，将昭先觉，远诏方来。但真仙住世，每隐景潜形，变化莫测，留名于传记者，百不得一焉。请以浅近之见，为陛下陈之。谓如三清之境，十方诸天，海上神山，海外五岳，天真上帝，真人神王，威如雷霆，明如星斗，皆莫不有攸司。而《度人经》所谓十方无极无量品至真大神无鞅数众，有非人世之所能尽述。今据真经所载，前列高真上圣数位以举纲维；其次羲农轩三皇之世得真仙名于世者数十人，以显天人交通之始。自三皇以降，虽真仙脉络传授接踵于其间，然多尚隐逸，不立文字，其声迹亦间闻于人。今自历五帝三代，得真仙名于世者几百人，然亦不能究其出没变化之详尽。逮至殷周，太上复化身下降，大道阐扬，故自历秦汉三国大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朝，中间垂教立法，莫盛于此。然而洞天福

地，朝市林泉，或和光同尘，或隐形韬迹，有传记之所不能尽载，耳目之所不能周知，所得真仙名于世者几千人而已。外如世人之感遇，或飞仙下降，或神仙戏游，隐姓潜名，倏忽遐迈者，多不与笔。所编者，特真仙躬行践履之接于人之闻见者尔。然而绵历今古，编载岂无差讹；臣赋禀凡愚，述作岂无谬戾。伏冀陛下察其微悃，念其向慕，而省览焉。然后颁付人间，以为方来证真仙子之监戒，此臣区区之至愿也。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所以编成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谨奉表陈进以闻。臣道一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言。

浮云山圣寿万年宫道士小兆臣赵道一上表

仙鉴编例

一、首列三清上帝，五老高真，自为五卷。并用引经为据，举其大纲，以示敬天尊主之象，名曰《通鉴外纪》。其《体道通鉴》始自上古三皇，下逮宋末，其得道仙真事迹，乃搜之群书，考之经史，订之仙传而成。间或芟繁摭要，不敢私自加入一言，庶可示信于后，亦窃比述而不作之意。

一、修仙有五等，炼丹有三成。既以证真，妙用莫测，只得浑融而书之，难以分别异同优劣高下。

一、诸仙传载飞升冲升、上升升天、登天轻举、冲举升举、飞举登真、升真尸解、解化升化、羽化隐化、示化示卒，示终等例，并照元传书之，不敢改易。

一、真仙修践有合于《道德》五千言者，间立论断归美，以示崇尚道德之贵，后之学者宜取则焉。

一、是书编次难以考核年代，故揭其大略次序而已。其有博学之士能考究者，幸刊而正之。

一、辨《资治通鉴》年谱差误。考周之世，厉王在位三十六年，周召共和十四年，总五十年。今《通鉴年谱》乃作厉王在位四十年，共和又五十年，则是总九十年，而差加入四十年在内。世岂有大臣辅少主，居摄五十年而方归政之理。只据刘恕作《外纪》，厉王亦不曾有四十年，而书共和十四年厉王崩乎僖，即不曾有共和五十年之说。此作《年谱》者之误也。且周之诸王享年有差互增减，乃总其享国，共九百二十七年。考之，乃是周之世差加入一循环甲子在内，五十四年在周，六年在商，因而所排甲子纪年并差。又据刘恕《外纪》论断，亦准三统历纪，西周东周共八百余年，未尝有九百余年之说，又可见后人作年谱差误分晓。自周上至唐尧元年，诸家所载帝王纪年虽有不同，而不曾外加入一循环甲子在内，姑置勿论。下至秦元年起，方与诸家所载纪年同。

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成，其中年月，用谢观复作《混元实录》中年谱，亦欲效《资治通鉴》体。再修《历世真仙传道通鉴》一部，因先考年代，以遗方来，如《资治通鉴》起周威烈王，《释氏通鉴》效之起周昭王，则道家用二家之体，合起殷阳甲，盖老君以阳甲十七年自秦清境分神下降，托孕于玄妙玉女也。今考刘恕《通鉴外纪》，及邵雍《经世书》，与道家经书所载历代帝王享国年谱特异。三书之异，盖因所载享国修短之不同，所以纪元年甲尽不相符合。刘邵之作，乃儒家考古之前辈，而二人之所考已异，儒者亦莫能分别是非。或曰：刘之书志在深究治乱，而不专意年甲；邵之书考明数学，专注意于年甲者，或邵之书是也。如是则刘之书本于史书纪年，史果妄乎？或曰：前代久远，莫能辨惑。此说良是矣。今编《体道通鉴》，只合本于道家所载经书，如谢观复所编《混元实录》年谱，盖已考究详尽，后之述者幸无疑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一

轩辕黄帝

轩辕黄帝姓公孙(自周制五等诸侯后,乃有公孙姓。轩辕为黄帝,长于姬水,合以姬为姓。不知古史何据也),有熊国君少典之次子也(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农。及黄帝袭帝位,居有熊之封焉)。其母西乔氏女,名附宝,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于郊野,附宝感之而有娠。以枢星降,又名天枢。怀之二十四月,生轩辕于寿丘(地名,在鲁东门之外)。帝生而神灵,幼而徇齐(疾而速也),弱而能言,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龙颜日角,河目隆颡,苍色大肩。始学于大项,长于姬水。帝年十五,心虑无所不通,乃受国于有熊,袭封君之地(在郑州析郑县)。以制作轩冕,乃号轩辕;以土德王,曰黄帝。得奢龙辨乎东方(解在下文),得祝融辨乎南方(心星,以火在正南,大明也。融,光明也,主火之官,号祝融,字从南,从午南求也。求为正对,为明为暗,则南为阳,北为阴也),得火封辨乎西方(鸡之明旦则望东,而身居西也。酉,鸡也,以小入时名之,酉半为西也),得后土辨乎北方(北,阴也,背也,故曰北。四方之名也。东者动也,日出万物乃动也。东字从日,穿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材木也。日所出,在扶桑东数十万里),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嫫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养正娱命,自取安而顺之,为鸿黄之代以一民也。时人未使而自化,未赏而自劝,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谓太清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渔者不争岸,抵市不预,价市不闭,鄙商旅之人相让以财,外户不闭,是谓大同。帝理天下十五年,忧念黎庶之不理,竭聪明,进智力,以营百姓。具修德也,考其功德,而务其法教。时元妃西陵氏始养蚕为丝(今礼记:皇后祭先蚕西陵氏。葛稚川《西京记》曰:宫内有先蚕坛),乃有天老五圣以佐理化。帝取伏羲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据神农所重六十四卦之义,帝乃作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重卦之义也。时有臣曹胡造衣,臣伯余造裳,臣于则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冠者则服之文明,冕者则冠中之别名,以其后高而前下,有俯仰之形,因曰冠冕也),始代毛革之弊,所谓黄帝垂衣裳而天下理也。帝因以别尊卑,令男女异处而居,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义。帝见浮叶方为舟,即有共鼓,化狄三臣,助作舟楫,所谓剡木为舟,剡木为楫也。盖取诸涣,涣散也,物大通也,所以济不通也。帝又观转蓬之象以作车,时有神马出生泽中,因名泽马,一曰吉光,二曰吉良,出大封国(亳州东古国也)。文马缟身朱鬣,乘之寿千岁,以圣人为政应而出(今飞龙司有吉良廐,因此也。薛综曰:与腾黄一也,所出之国各别。葛稚川曰:腾黄之马,吉光之兽。则兽马各异。今据吉光即马,腾黄即兽,稚川之说又别)。又有腾黄之兽,其色黄,状如狐,背上有两角,龙翼(一本云:龙翼而马身,一名乘若,一名飞黄,或曰古黄,又曰翠黄,出日本国,寿三千岁,日行万里。乘川令人寿二千岁),出日本国,寿二千岁(《六典》曰:宋齐梁陈皆有车府乘黄之官,今太仆寺有乘黄署,即其事也)。黄帝得而乘之,遂周游六合,所谓乘八翼之龙,游天下也,故迁徙往来无常。帝始教人乘马,有臣胲作服牛以用之。世本云:所谓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取诸随,得随所宜也。有臣黄雍父始作耨,所谓断木为耨,掘地为臼,以济万人。取诸小过也。小过者,过而通也。帝作灶以著经,始令铸釜造甑,乃蒸饭而烹粥,以易茹毛饮血之弊。有臣挥始作弓,臣夷牟作矢,所谓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也(史记云:黄帝为之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以取诸睽。睽,乖也,制不顺也。帝始作屋,筑宫室以避寒暑燥湿,谓之宫。宫,言处于中也。所谓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取诸大壮。大者,壮也。帝又令筑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处之弊。又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以取诸豫。

备不虞也。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槨，以取诸大过。有服斋于中宫，于洛水上，坐玄扈石室，与容光等内观，忽有大鸟衔图置于帝前，帝再拜受之。是鸟状如鹤，而鸡头燕喙，龟颈龙形，骈翼鱼尾，体备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背文曰信义，齐文曰仁智。天老曰：是鸟麟前鹿后蛇颈，背有龙文，足履正尾，击武有九苞。一曰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聪达，四舌屈伸，五采色备，六冠巨锐钩，七金目鲜明，八音激扬，九腹大。一名鹖，其雄曰凤，其雌曰凰。高五六尺，朝鸣曰登晨，昼鸣曰上祥，夕鸣曰归昌，昏鸣曰固常，夜鸣曰保长，皆应律吕，见则天下安宁。黄帝曰：此鸟遇乱则去居九夷矣。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又出丹穴之山。有臣沮頔苍颉观鸟迹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先儒论文字之始不同，或始于三皇，或始于伏羲，或云与天地并兴。今据司马迁、班固、韦延、矣乘、傅玄等云：苍颉，黄帝臣。今据此载之，诸家说苍颉，亦无定据也）。黄帝修德义，天下大理，乃召天老谓之曰：吾梦两龙挺白图出于河以授予，敢问于子。天老对曰：此河图、洛书将出之状，天其授帝乎，试斋戒观之。黄帝乃斋于中宫，衣黄服，戴黄冕，驾黄龙之乘，载交龙之旂，与天老五圣游于河洛之间。求梦未得，帝遂沉璧于河，乃大雾三日。又至翠妫之泉，有大鲈鱼于河中溯流而至，杀三牲以醑之，即甚雨七日七夜，有黄龙负图而出于河。黄帝谓天老五圣曰：子见河中者乎？天老五圣乃前跪受之。其图五色毕具，白图兰叶而朱文，以授黄帝。乃舒视之，名曰《录错图》。令侍臣写之以示天下。黄帝曰：此谓之河图书。是岁之秋也，帝既得龙凤之图，书苍颉之文，即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以作书契，盖取诸夬。夬，决也，决断万事（自垂衣裳至制文字，凡事按皇甫谧《帝王代余》载此九事。昔黄帝之功，今各以当时事及众书所载列之如前，以明之。然于《易系》说九事，则上自黄帝，下至尧舜，以其先儒说者，或以为不独黄帝。若以皇甫所载及今所引众书，则九事皆黄帝始创之以服用，后代圣人至尧舜，但仿作修饰尔）。于是黄帝定百物之名，作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一号帝鸿氏，一号归藏氏，乃名所制曰《归藏书》，此《易》之始也。黄帝垂衣裳之后，作龙袞之服，画日月星辰于衣上以象天，故有龙袞之颂。帝纳女节为妃，其后女节见大星如虹下，临华渚，女节感而接之，生少暉（代纪云女节即嫫祖，非也）。帝又纳丑女号嫫母，使训宫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颂。又纳费修氏为夫人。是时庶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无羨欲之心，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至老而不相往来，无求故也。所谓黄帝理天下，便民心，谓之至理之代。是时风不鸣条，谓之天下之喜风也；雨不破块，谓十日一小雨，应天下文，十五日一大雨，以协运也。以嘉禾为粮，谓之大禾也，其穗异常。以醴泉为浆，谓泉水美味如酒，可以养老也。以五芝为芳，谓有异草生于圃，则芝英紫芝，黑芝五芝草生，皆神仙上药。时有水物洋溢，山车满野，于是德感上天，故有黄星之祥，谓之异星，形状似月，助月为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又有异草生于庭，月一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至十六日一叶落，至三十日落尽。若小月，即一叶厌而不落，谓之蓂莢，以明于月也，亦曰历蓂。帝因铸镜以象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子时大挠能探五行之情，占北斗衡所指，乃作甲乙十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以鸟兽配为十二辰，属之以成六旬，谓造甲子也。黄帝观伏羲之三画成卦，八卦合成二十四气，即作纪历以定年也。帝敬大挠以为师，因每方配三辰，立孟仲季，自是有阴阳之法焉。黄帝闻之，乃服黄衣，带黄绅，首黄冠，斋于中宫。即有凤凰蔽日而至，帝乃降阶，东面再拜稽首曰：天降丕祐，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园，集于梧桐，又巢于阿阁。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其饮也，则自鸣舞，音如笙箫。帝即使伶伦（《汉书律》作伦）往大夏之西（大夏国在西去长安万里），阮榆之谿，昆仑之阴嶰谷，采钟龙之竹，取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长七寸七分，吹之为黄钟之音（十一月律为黄钟，谓冬至一阳生，万物之始也），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风气。所谓黄帝能理日月之行，调阴阳之气，为十二律吕，雄雌各六也（《晋书》云：律管长尺，六孔，十二月之音禀之，以竹取自然圆监也，以玉取坚贞温润也）。时有女娲之后容成氏，善知音律，始造律历。元起丁亥（《本纪》作辛卯，

今准《混元实录》年谱，又推冬至日在之星（南斗后星也）。又问天老，得天元日月星辰之书以纪时。有臣隶首善算法，始作数著算术焉。臣伶伦作权量（权，秤也；量，斗也）。黄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据管子言云：蚩尤有术，后乃）。帝又获宝鼎，乃迎日推策。于是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作盖天仪，测玄象，推分星度，以二十八宿为十二次。角亢为寿星之次，房心为大火之次，尾箕为析木之次，斗女为星纪之次，虚危为玄枵之次，室壁为諏訾之次，奎娄为降娄之次，昂毕为大梁之次，觜参为实沉之次（《左传》昭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广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丹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由此观之，至高辛氏时方有实沉之名，不知轩辕氏时何先有实沉之名也，岂非后人以分野之名易十二宫分，以明古事耶）。井鬼为鹑首之次，星张为鹑火之次，翼轸为鹑尾之次。立中外之星，作占日月之书，此始为观象之法，皆自河图而演之。又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鬼臾区占星。帝作占候之法，占日之书，以明休咎焉。黄帝有茂德，感真人来游玉池，至德所致也。有瑞兽在囿，玄枵之兽也。《尚书》中候云：麋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伤物也。音中黄钟，文章彬彬然。牡曰麒麟，牝曰麟，生于火，游于土。春鸣曰归禾，夏鸣曰扶幼，秋冬鸣曰养信。帝又得微虫蛭蛄，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虫名螭，大如虹者，应土德之王也。有兽名螭，如狮子，食虎，而循常近人，或来入室，人畏而患之。帝乃上奏于天，徙之北荒。帝以景云之瑞，庆云之祥，即以云纪官。官以云为名，故有缙云之官（或云：帝炼金丹，有缙云之瑞，自号缙云氏，赤多白少曰缙）。于是设官分职，以云命官，春为青云官，夏为缙云官，秋为白云官，冬为黑云官，帝以云为师也。帝置四史官，令沮诵、苍颉、隶首、孔甲居其职，主图籍也（周礼：掌版图人户。版，籍也）。又令苍颉主人仪。孔甲始作盘盂以代凹尊杯饮之朴，著盘盂篇，盘盂之诫也。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经。黄帝书中通理黄帝，史谓之坟。坟，大也（孔安国曰：遭秦焚之，不可闻也）。有臣史玉，始造画。又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明堂图，有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此楼之始也。帝依图制之，曰合宫，可以观其行也。乃立明堂之议，以观于贤也。时有仙伯出于岐山下，号岐伯，善说草木之药性味，为大医，帝请主方药。帝乃修神农所尝百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内外经。又有雷公述炮炙方，定药性之善恶。扁鹊、俞附二臣定脉经，疗万姓所疾。帝与扁鹊论脉法，撰《素书》上下经（汉文里阳公淳于意能知疾生死，按脉经也）。帝问岐伯脉法，又制《素问》等书及《内经》（今有二帙，各九卷。后来就修之。按《素问》序，云岐伯作。今卷数大约缺少，其八十一难，后来增修。又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问之遂作《素问》也）。帝问少俞针注，乃制针经明堂图灸之法，此针药之始也。黄帝理天下，始以中央之色称号，初居有熊之国，曰有熊帝（如颡项为高阳帝，帝誉之高辛帝，唐尧为陶唐帝也）。不好战争。当神农氏之八代榆冈始衰，诸侯相侵，以黄帝称中央，故四方僭号，亦各以方色称（史载而不言名号，即青帝太皞，赤帝神农，白帝少昊，黑帝颡项。时有四帝之后子孙僭越而妄称也）。金共谋之，边城日骇。帝乃罢台榭之役，省靡丽之财，周戎士，筑营垒。帝问于首阳山（在河中郡，不安其居），令来首山之金，始铸刀造弩。又于东海流波山得怪兽，状如牛，苍身无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则生风，两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杀之，以其皮冒之而为鼓，击之声闻五百里（世本云殷巫咸始作鼓，则非也）。帝令军人吹角为龙鸣，此鼓角之始也。于是又令作蹴鞠之戏，以练武士（令击球也。《西京记》曰：鞠场即球场也）。黄帝云：日中必昃，操刀必割。狂屈竖闻之，曰：黄帝之言也。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诸侯中强暴者也，兄弟八十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不食五谷，啖沙吞石（蚩尤始作铠甲，时人不识，谓是铜头铁额。李太白曰：南人兵七见北地人所食麦饭糗粮，不识，谓之啖沙吞石故也）。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于葛庐山发金作冶制为铠甲及剑，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顺帝命。帝欲伐之，征诸侯，一十五旬未克敌。思念贤哲以辅佐，将征不义，乃梦见大风吹天下尘垢，又梦

一人执千钧之弩，驱羊数万群。觉而思曰：风，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解化清者也，天下当有姓风名后者。夫千钧之弩，冀力能远者也；驱羊数万群，是牧人为善者也，岂非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梦，及前数梦龙神之验，帝作释梦之书，令依二梦求其人。得风后于海隅，得力牧于大泽。即举风后以理民，初为侍中，后登为相，举力牧以为将，此将相之始也。以大鸿为佐理，于是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数、生死之说，是谓帝之谋臣也。帝问张若谋敌之事，张若曰：不如力牧。能于推步之术，著兵法十三卷，可用之。乃习其干戈以征弗享，始制三公之职以象三台（天象有三台星），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太公《六韬》曰：风后力牧五圣为七公。则五圣，五人也）。黄帝于是取合己者四人，谓之四面而理。时获宝鼎，迎日推策。又得风胡为将，作五牙旗及烽火战攻之具，著兵法五篇。又以神皇为将，帝之夫人费修之子为太子，好张罗及弓矢，付以大将，谓之抚军大元帅，为王前敌。张若、力牧为行军左右别乘，以容光为大司马，统六师兼掌邦国之九法（容光一曰常光）。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臣龙纡者，有勇有义，亦为将。帝之行也，以师兵为营卫，乃与榆冈合谋共击蚩尤。帝以玉为兵（玉饰兵器），帝服黄冕，驾象车，交六龙，太丙太乙为御，载交龙之旂，五牙旗引之，以定方位。帝之行也，常有五色云气，状如金枝玉叶，止于帝上，如葩华之象，帝因作华盖（今之伞盖是也）。黄帝即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地在上谷郡南有涿鹿城），帝未克敌，蚩尤作百里大雾，弥三日。帝之军人皆迷惑，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崔豹《古今注》曰：周公作指南之车。据此时已有指南车，即周公再修之尔）。帝乃战，未胜，归太山之阿，惨然而寐。梦见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曰：太乙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战则克矣。帝觉而思之，未悉其意，即召风后告之，风后曰：此天应也，战必克矣，置坛祈之。帝依之以设坛，稽首再拜，果得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色，以血为文。即佩之，仰天叹所未捷，以精思之感天，大雾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妇人，人首鸟身。帝见稽首再拜而伏，妇人曰：吾玄女也，有疑问之。帝曰：蚩尤暴人残物，小子欲一战则必胜也。玄女教帝三宫秘略、五音权谋、阴阳之术（兵法谓玄女战术也。李靖用九天玄女法，是已入神符，黄帝之阴阳术即六壬太一遁甲运式法也），玄女传阴符经三百言，帝观之十旬，讨伏蚩尤。又授帝《灵宝五符真文》及兵信行，帝服佩之灭蚩尤。又令风后演河图而为式，用之创百八局，名曰遁甲（周公时约为七十二局，汉张子房共向映云：四结□□□十八局。案神龙负图文，遁其甲，乃名之遁□□一局揭帖是也），以推主客胜负之术。黄帝又著十六神历，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阴阳之道，作《胜负握机之图》及《兵法要诀》《黄帝兵法》三卷（宋武传云：神人出之）。《河图出军诀》称，黄帝得西王母兵符，又有《出军大帅年命立成》各一卷、《太一兵历》一卷、《黄帝出军新用诀》一十二卷、《黄帝夏氏占兵气》六卷（此书至夏后时重修之也）、《黄帝十八阵图》二卷（诸葛亮重修为八阵之图）、《黄帝问玄女之诀》三卷、《风后孤虚诀》二十卷、《务成子玄兵灾异占》十四卷、《鬼臾区兵法》三卷、图一卷（或作鬼谷区设兵法，以来皆黄帝，亦后来增修之也）。黄帝于是纳五音之策，以审攻战之事，复率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魑魅魍魉，请风伯雨师从天大风而来，命应龙蓄水以攻黄帝。黄帝请风伯雨师及天下女妖以止雨，于东荒之地，北隅诸山黎土羌兵，驱应龙以处南极，杀蚩尤与父，不得复上，故其下旱，所居皆不雨。蚩尤乃败于顾泉，遂杀之于中冀，其地因名绝轡之野（在妨川也）。既擒杀蚩尤，乃迁其庶类，善者于邹屠之乡，其恶者以木械之。帝令画蚩尤之形于旗上以厌邪魅，名蚩尤旗。杀蚩尤于黎山之丘（东荒之北隅也），掷械于大荒中宋山之上，其械后化为枫木之林（《山海经》曰：融天山有枫木之林，蚩尤之极枹所化也）。所杀蚩尤，身首异处，帝悯之，令葬其首，冢于寿张（县名，在郓州。冢，乔土尺。土人常以十月祀之，则赤气如绛，见谓之蚩尤旗），其肩髀，冢在山阳（县名，在楚州。肩髀，膊肱也）。收得蚩尤兵书《行军秘术》一卷、《蚩尤兵法》二卷。黄帝都于涿鹿城（上谷郡。涿鹿，地名独鹿，又曰涿鹿，声传记误也）。黄帝又与榆冈争天下，榆冈恃神农氏之后，故争之。黄帝始以雕

鸛鵩为旗帜(《六典》曰:今駢奴旗也),以熊黑貔虎为前驱,战于版泉之野(地名,在上谷郡,今妫州也),三战而后克之。又北逐獯鬻之戎(即匈奴也)。诸侯有不从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战,天下大定。帝以伐叛之功,始令岐伯作军乐鼓吹,谓之箫铙歌,以为军之警卫。柷鼓曲、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玄朱鹭等曲,所以扬武德也,谓之凯歌(《六典》曰:汉张騫得之于西域,凡八曲,军乐之遗音。箫,箛也。金铙如铃而无舌,有柄执之,以击鼓也)。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帝以己酉立,承神农之后,火生上帝,以土德称王,天下号黄帝,位居中央,临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尝宁居。令风后负筹书,伯常荷剑,旦出流沙,夕归阴浦,行万里而一息,反涿鹿之阿。帝又试百神而朝之,帝问风后:予欲知河所泄。对曰:河凡有五,皆始于昆仑之墟。黄河出于昆仑山东南脚下,即其一也(余四河,说在东方朔《十洲记》)。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得五亿十选九千八百八步(一云一亿三万三千),南北得二亿三万一千三百步(一云二亿二十万),东尽泰还西穷郅国,东西得二万八千里,南北得二万六千里(万里曰选。神农时东西九千万里,南北八千万里,逾四海之外。韦昭注《汉书》,不信此阔远于海外。臣扬道书,神农乘龙游远也,黄帝乘马以理境土,只四海内也。《淮南子》云: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淮南三学道,此言绝远,亦像道书也)。黄帝始画野分州,令百郡大臣授德教者先列圭玉于兰蒲席上,使舂杂宝为屑,以沉榆之胶和之为泥,以分土别尊卑之位与华戎之异(出卦礼记)。帝旁行天下,得百里之国者万区(今之县邑是也),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有青乌子能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帝又问地老,说五方之利害。时有瑞草生于帝庭,名屈轸,倭人入则指之,是以倭人不敢进。时外国有以神兽来进,名獬豸,如鹿,一角。置于朝,不直之臣兽即触之。容成子者,得道,知声律,女娲之后,初为黄帝造律历,元起丁亥,至此时造笙以象凤鸣。素女于广都来,教帝以鼓五十弦瑟(右史考曰:琴则非也)。黄帝损之为二十五弦,瑟长七尺二寸。伏羲置琴,女娲和之。黄帝之琴名号钟,作清角之弄。帝始制七情,行十义。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十义也,帝制礼作乐之始也。东海有度索山(或曰:度朔山误乎也,此山间以竹索悬而度也),山有神荼郁垒,神能御凶鬼,帝制驱傩之礼以象之。帝以容成子为乐师,帝作云门大卷,咸池之乐。乃张乐于洞庭之野北门,曰其奏也,阴阳以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风俗也(唐至德二年,洞庭侧有人穿池得石钟,有古篆文,黄帝时乐器也。永泰二年,巴陵令康通中得采药人石季德于洞庭乡采药得古钟,上有篆,岳州刺史李萼进之。可明《庄子》所谓黄帝于洞庭张乐,诚不妄也)。黄帝将会神灵于西山之上,乃驾象车六交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蚩尤,旗也),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凤凰覆上。乃到山,大合鬼神。帝以号钟之琴,奏清角之音(师旷善于琴,晋平公强请奏角弄,师旷不得已,一奏,云从西北起;再奏,大风起,大雨作。平公惧而成疾焉),登昆仑之灵峰,致丰大之祭,以诏后代,斯封禅之始也。于时有神人西王母者,太阴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山海经》曰虎颜,一云虎色)豹尾。蓬头戴胜,颀然白首,善啸。石城金台而穴居,坐于少广之山,有三青鸟常取食。此神人西王母,慕黄帝之德,乘白鹿来,献白玉环。又有神人自南来,乘白鹿,献鬯,帝德至地柜鬯乃出。黄帝习乐以舞众神,又感玄鹤二八,翔舞左右。帝于西山尝木果,味如李,状如棠,花赤无核,因名沙棠。食之,御水不溺。帝立台于沃人国西王母之山,名轩辕台。帝乃休于冥伯之丘,昆仑之墟,帝游华胥国(伏羲生于此国,伏羲母,此国人)。复往天毒国居之,因名轩辕国(后来曰天竺,去长安一万二千里。占史考曰在海外,妄也)。又西至穷山女子国,北又复游逸于昆仑宫赤水北。及南望,还归而遗其玄珠,使明目人离娄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后为蒙氏之女奇相氏窃其玄珠,沉海去为神(玄珠喻道,蒙氏女得之为水神。《蜀梹杌》云:成都府有奇相之祠。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窃黄帝玄珠,沉江而死,化为此神。上应震宿,旁及牛宿。郭璞《江赋》曰:奇相得珠而宅仲。今江碛庙是也)。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

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晳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帝乃作辟邪之文以祝之。帝周游行，时元妃嫫祖死于道，帝祭之以祖神。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以时祭之，因以嫫母为方相氏（向其方也，以护丧，亦曰防丧氏。今人将行设酒食先祭道，谓之祖饯。祖，送也。颜师古注《汉书》曰：黄帝子为道神。乖妄也。崔寔四人《月令》复曰黄帝之子，亦妄也。皆不得审详，祖，嫫祖之义也）。黄帝以天下大定，符瑞并臻，乃登封泰山，禅于亭亭山（太山下小山也）。又禅于几几山，勒功于乔岳，作下时以祭炎帝，以观天文，察地理，架宫室，制衣服，候气律，造百工之艺。累功积德，故天授与服斧钺，华盖羽仪，天神之兵。黄帝著轩舆之铭，帝以事周毕，即推律以定姓（孔子、京房皆行此事），纪钟甄声。帝之四妃（嫫祖、嫫母、费修、女节是也），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一云十三人）：姬、酉、祈、己、滕、箴、任、苟、僖、诘、旋、依（《史记》云六十一姓，惟釐一姓不同。所云黄帝姓公孙者，十八代合一千五百年，其十二姓十三代合一千七十二年。史又云十二姓，德、专不记录，示不可也。姬、祁、滕、任、僖、诘，皆有德有名者也。所云黄帝姓公孙，虽古史相传，理终不通。且黄帝生熊长于姬水，只合以姬为姓氏。周武王称黄帝十九代孙姬姓之后，即黄帝姬姓，非也。且周置五等诸侯，以公侯伯子男，诸侯子孙多称公孙，言公之子孙也，故连公子为姓者，且更有八十五氏，皆非黄帝时人）。黄帝九子，各封一国（潘安仁诗言之，未知其原）。元妃嫫祖生二子，玄囂、昌意，并不居帝位。玄囂得道，为北方水神，昌意居弱水，弟少昊，黄帝之小子也，帝妃女节所生，号金天氏，后即帝位。黄帝之女溺于东海，化为鸟，名精卫，常衔西山木石以堙东海。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颡顼，居帝位，号高阳氏，黄帝之嫡孙也。黄公托拔，昌意之少子也，封北土（以黄帝土德，化俗以土为拓，以君为拔，乃以拓拔姓）。禺强，黄帝之胤，不居帝位，亦得道，居北方为水神。少昊有子七人。颡顼时以其一子有德业，赐姓曼氏，余不闻。黄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备，乃寻真访隐，问道求仙，冀获长生久视，所谓先理代而后登仙者也。时有宁子为陶正，有神人过，教火法，出五色烟，能随之上下，道成仙去，往流沙之所食飞鱼，暂死二百岁更生。作沙头颂曰：青蕖灼烁千载舒，万龄暂死饵飞鱼。有务光子者，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至夏时无药，养性鼓琴，有道寿永者）。有赤将子舆，不食五谷，啖百草而长年（尧时为木工，能随风上下，即已二千岁矣）。有容成公，善补导之术，守生养气，谷神不死，能使白发复黑，齿落复生。黄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即访道游华山、首山，东之泰山。时致怪物，而与神仙连接。访神人于蓬莱，回乃接万灵于明庭、京兆、仲山、甘泉、寒门、谷口（在长安北甘泉云阳）。黄帝于是祭天圆丘，将求至道。即师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斋于首山（在河中东蒲坂县）。复周游以访真道，令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謏彥导焉（謏音习。彥，舒氏切。一作朋），昆阇滑稽从车。而至襄城之野，七圣俱迷。见牧马童子，黄帝问曰：为天下若何？童子曰：理天下何异牧马，去其害马而已。黄帝称天师而退。至于圃丘，其国有不死树，食其子与叶，人皆不死。有丹峦之泉，饮之而寿。有巨蛇害人，黄帝以雄黄却逐之，其蛇留一时而反（《外国记》云：留九年也）。帝令三子习服之，皆寿三百岁。比到洪堤，上具茨山（在干阳翟），见大隗君（密县大隗神也），又见黄盖童子，受神芝图七十二卷。适中岱，见黄子中，受九茹之方（一云至空同之山，见中黄真人。一云其方原州有空同之山。应邵云陇右，非也）。登崆峒山，见广成子问至道（《庄子》作空同山，司马彪注云：空同，当斗下之山也。一云在梁国虞城东三十里是也。一云天下空同山三，汝时空同山乃黄帝问道处。一云陇右空同山，正黄帝问道之所，今山上有问道宫，山下有轩辕观存焉。觉黄帝见广成子问至道，亦非止一处，后皆名空同，今并存之），广成子不答。帝退，捐天下，筑特室，藉白茅，间居三月方往。再问修身之道，广成子乃授以自然经一卷。黄帝舍帝王之尊，托豸豸之文，登鸡山，陟王屋山，开石函，发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诀》。南至江，登熊湘山（熊山在召陵长沙也，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东到青丘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大字（《抱朴

子》云有二十卷),以劾召万神。南置五芝玄洞,登阆境,荫建木观,百灵所登降,采若乾之芝(一云花),饮丹峦之水。南至青城山,礼谒中黄丈人。乃间登云台山,见宁先生,受《龙蹯经》。问真一之道于中黄丈人,丈人曰:子既君海内,复欲求长生不死,不亦贪乎。频相反复,而复授道,帝拜谢。讫,东过庐山,祠使者以次青城丈人。庐山使者秩比御史,主总仙官之道,是五岳监司也。又封潜山君为九天司命,主生死之录。黄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岳孤特无辅,乃章词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为储君,命潜山为衡岳之副以成之。时参政事,以辅佐之。帝乃造山,躬写形象,以为《五岳真形图》。黄帝往炼石于缙云堂,于地炼丹。时有非红非紫之云见,是曰缙云,因名缙云山。帝藏《兵法胜负之图》《六甲阴阳之书》于苗山。黄帝合符瑞于釜山,得不死之道。奉事太一元君,受要记修道养生之法于玄女,素女受还精补脑之术。玄女授帝如意神方,即藏之崆峒山。帝精推步之术于山稽力牧,著体用之诀于岐伯雷公,讲占候于风后先生。黄帝得玄女授《阴符经》义,能内合天机,外合人事。帝所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东及蟠木。帝欲弃天下,曰:吾闻在宥天下,不闻理天下。我劳天下久矣,将息驾于玄圃,以返吾真矣。黄帝修舆封禅礼毕,采首山之铜,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太一。于州是鼎,神质文精也。孙寿三百六十岁,入九嶷山仙去。后三千六百岁,尧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垫溺,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纽山。曰:女狄喜汲水,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有娠,十四月而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乃赐号禹,后人称曰神禹是也(今石泉军石纽)。金简玉字,黄帝之遗诫也。帝又以所佩灵宝五符真文,书金简一通,藏于宛委之山。帝尝以金铸器,皆有铭题上古之字,以记年月。或有祠也,时有薰风至,神人集,成厌代之志。即留冠剑佩舄于鼎湖极峻处昆仑之上,立馆其下,昆仑山之轩辕台也。时马师皇善医马,有神通之妙思。有龙下于庭,伏地张口,师皇视之曰:此龙病求我医也。师皇乃引针于龙口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龙病愈,师皇乘此龙仙去。黄帝闻之,自择日卜还宅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龙来,垂胡髯下迎,黄帝乃乘龙与友人无为子及臣僚等从上者七十二人,小臣不得上者,将龙髯拔堕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与龙髯而号泣,弓因曰乌号,铸鼎之地后曰鼎湖。其后有臣左彻,削木为黄帝像,率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罔极,或取几杖立庙而祭,或取衣冠置墓而守,是以有乔山之冢,黄帝曾游处皆有祠。五百年后,乔山墓崩,惟剑与赤舄在焉,一旦亦失。黄帝居代总一百二十年(云云),在位一百五年。自上仙后,升天为太一君,其神为轩辕,之宿在南宫。黄龙之体象后来享之,列为五帝之中方君,以配天。黄帝土德,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以镇星配为子,名枢纽之神,为佐配享于黄帝。帝之子少昊,名挚,字青阳,号金天氏,居帝位八十一年(帝王世纪云八十四年,刘恕作外纪,无少昊),都曲阜(今兖州)。子孙相承共四百年。黄帝之孙颛顼,号高阳氏,母蜀山氏所生,有圣德,居帝位七十八年(世纪云八十四年,外纪同,寿九十八岁),都商丘濮阳(今濮州,颛顼以来,以所兴之地为名)。帝誉高辛氏,黄帝之曾孙也(黄帝子玄囂生蛭极,蛭极生高辛也)。帝誉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居帝位七十年(外纪云七十五年),都偃师(今亳州河南),寿一百五岁(外纪云寿一百岁)。帝尧陶唐氏,黄帝之玄孙,帝誉之子也,姓伊祁,字放勋。兴于定陶,以唐侯为帝(齐阴定陶,又云定州陶县),都平阳(今冀州),在位七十年,寿一百一十八岁(考之尚书,当是七十三年在位。一云尧十岁即帝位,在位七十载。将逊,试舜三载,传位与舜。又二十八载,乃殂落,当是一百一十七岁。外纪:在位九十八年,寿一百九十八岁)。帝舜有虞氏,黄帝九代孙,姓申屠(一云姓姚),摄帝位三十年,正居位五十年,寿一百一十二岁(《外纪》:在位五十年,寿一百一十岁。《史记》云舜年六十二代尧,践帝位三十九年,寿正一百岁。一云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一百一十岁),都蒲坂(今河中府)。夏禹亦黄帝之玄孙也,姓姁,居帝位,都安邑(今蒲州),在位九年。子孙相承,共四百三十二年(外纪同)。按《遁甲开山图》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禹,女媧十九代,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

不汲自满，中生五味，真神物也。黄帝炼九鼎丹服之，逮至炼丹成，后以法传于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诫之。帝以中经所纪，藏于九嶷山，东号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盘石其书（山下江边有大禹庙，《世纪》云：鲧纳有莘氏媿，胸折而生禹于石纽，六月六日生，郡人常以是日熏修祿享）。殷汤，黄帝二十代孙（黄帝子玄囂生桥玄，桥玄生高辛，高辛生契，又十三世后，即天乙为殷王汤也），姓于，居帝位，都亳（今亳州），在位一十三年。于孙相承，共六百二十三年（外纪革作六百二十八年）。周发，黄帝二十二代孙，姓姬（黄帝孙颛顼，以黄帝居姬水，姓姬。故帝尝子后稷亦姬姓，又十六代发为周武王），居帝位六年，都镐京（今永兴），后平王迁洛邑。于孙相承，共八百七十三年（外纪年谱差多作九百二十七年）。黄帝子孙，各得姓于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具在前），九子各封一国，总三十三氏，出黄帝之后。《先天纪》云：子孙相承，凡一千五百二十年（世纪云一千二百五十年）。

臣道一曰：轩辕屈黄帝之尊，礼七十二师，然后垂衣裳而天下治。当是时也，君明臣良，民淳俗朴。以有天下而不耻下问，是故神人悉愿归之，民到于今称之，此后世所以有黄帝王霸之品者，于此乎可见矣。《道德经》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弗去。岂非轩辕之谓乎。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

通玄天师

通玄天师一号玄中大法师，在天皇时出《洞真经》一十二部，以无极大道下教人间。

有古大先生

有古大先生于地皇时出《洞玄经》一十二部，化人以无上正真之道。

盘古先生

盘古先生在人皇时出《洞神经》一十二部，化人以太平无为之道。

郁华子

郁华子在宓戏时降于田野，授《天皇内文》。又降河图八卦之文，教人以顺性之道。一号宛华，称田野子，作《元阳经》三十四卷。

广寿子

广寿子在祝融时降于恒山，授人《皇内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陶铸为器，以变生冷。一号传豫子，作《按摩通精经》九十卷。

大成子

大成子又号传豫子，在神农时降于济阴，授《地皇内文》，教人以好生之道，俾播殖谷果以代烹杀，和合方药救疾养性。一云作《太一元精经》三十六卷。

广成子

广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黄帝闻而造焉，曰：敢问至道之要。广成子曰：尔治天下，云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黄而落，奚足以语至道哉。黄帝退而闲居，三月复往见之，膝行而前，再拜请问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

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毋劳尔形，毋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而处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尝衰老。得吾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土。予将去汝，入无穷之间，游无极之野，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我独存焉。乃授帝《阴阳经》（《黄帝纪》云授《自然经》）。一号力默子，作《道成经》七十卷。

臣道一曰：广成子谓我守其一而处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尝衰老。《道德经》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为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广成之意，欲轩辕抱一为天下式而已。厥后轩辕得道，白日升天。后世帝王，卒未能及，广成之功妙矣哉。

随应子

随应子一号太极先生，在少暉时降于崆峒山，说《庄敬经》，教以顺时行令。

赤精子

赤精子在颢顼时说《微言经》，教以忠顺之道。《南岳总圣集》云：芙蓉峰今有传经坛，晋咸和中，山南见数童子与群白鹤游翔其上。

录图子

录图子在帝喾时降于江湄，说《黄庭经》，教以清和之道。又命九天真王、三天真皇执八光之节，景云之符，下牧德台，授帝喾以九天真灵、三天宝符。上以奉天使，二仪无遗，下以营人，使年命无坠。帝乃祭天于北河之坛，藏符于钟山之峰。后升天为玄宫真人。录图子是时传道与赤松子、被衣子、王倪、啮缺。一云作《黄庭经》五十卷。

务成子

务成子在唐尧时降于姑射山，说《玄德经》，教以谦逊之道。一云作《政事宣化经》四十卷。

尹寿子

尹寿子在虞舜时降于河阳，说《道德经》，教以无为之道。又传道与彭祖。一云作《通玄真一经》七十卷、《道德经》千二百卷。

真行子

真行子一号宁真子，在夏禹时降于商山，教以勤俭之道。授《九畴书》，又命宛委之神玄夷使者授禹玉书灵宝五符、治水真文及罡步劾召鬼神之法。玉笥山太秀法乐洞天，即授禹灵宝真文之所，遗迹存焉。今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吴王阖闾十二年正月登包山之上，命隐者龙威丈人入包山之洞究其深远，见金城玉屋，题曰天后别宫太阴之堂。于玉室几上得《素书》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还。阖闾不识其书，使使问仲尼云：赤乌衔书以授于王。仲尼曰：吾昔游于西海之上，闻童谣曰：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名隐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造洞庭窃禹书。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长传百六初，今强取出丧国庐。丘按谣言，乃龙威丈人洞中得之，赤乌所衔，非丘所知也。吴王惧，复归其书。一云夏禹时出为师，号季子肯，作《元始经》四十六卷，复作《妙乐经》七十卷，复作《德戒经》三十卷。

锡则子

锡则子在商汤时降于潜山，说《长生经》，教以恭爱之道。今潜山天祚宫前龙堂之址，

即其所也。一号锡寿子，或称戒子肯，作《道元经》七十卷。

夔 邑 子

夔邑子亦称赤精子，降于岐山之阳，说《赤精经》，教以仁信之道。西伯闻之，召为守藏史。

育 成 子

育成子，周武王克商践祚，以守藏史迁为柱下史，作《璇玑经》。一云周武王时出为师，号郭叔子，亦称续成子，或号天老公，复称为老君。乍为常人，乍为柱下史，作《长生经》三十卷，以授于王。

经 成 子

经成子，周成王时为柱下史，说《广化经》，又以道授周公旦。乃退而闲居，因出游西极大秦、竺乾等国，号古先生。

郭 叔 子

郭叔子，周康王时为柱下史。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

赤 松 子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焚。至昆仑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今之雨师本是焉。《丹台录》云：为昆林仙伯，治南岳山。《抱朴子》云：赤松子以玄蜺血渍玉为水而服之，故得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与水餌，皆令人不死。

宁 封 子

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焚，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焉。（宁封先生栖于蜀之青城山北岩，黄帝师焉，请问三一之道，先生曰：吾闻天真皇人被太上敕，近在峨嵋，达三一之源，可师而问之也。因以《龙蹻经》授黄帝。黄帝受之，能乘云龙以游八极，乃筑坛其上，拜宁君为五岳真人。使川岳百神清都受事，乃入峨嵋北岩，受皇人三一之道。周旋海岳，车辙存焉。又云：黄帝封宁君主五岳，上司岳神，以水报刻漏于此，是谓六时水，阴时即飘然而洒，阳时即无。）

马 师 皇

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知马形气死生之诊，理之辄愈。后有龙下，向之垂耳张口，师皇曰：此龙有病，知我能理。乃针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汤饮之而愈。后数有疾龙出其陂，告而治之，一旦龙负而去。

赤 将 子 輿

赤将子輿者，黄帝时人。不食五谷，而啖百草华。至尧时为木正，能随风雨上下。时与市中货缴，亦谓之缴父。

偃 佺

偃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也。松者，简松也，时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岁焉。

方 回

方回，尧时隐人也。尧聘以为闾士，炼石云母粉，亦与人民之有病者。隐于五柞山中，夏启末为宫士，为人所劫，闭之室中，从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户。时人言得回一圆泥涂门户，终不可开。

钱 铿

钱铿，帝颛顼之玄孙。因进雉羹于尧，尧封于彭城，后谓之彭祖。有子二人，长名武，次名夷，其所隐山，后人名曰武夷山。一云虞舜时尹寿子传道与彭祖，一云钱铿即彭祖。有导引术，有疾则闭气以攻所患，运行体中，下达指末，即体如常。云上士异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人集其术为《彭祖经》。《列仙传》云：彭祖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祷请风雨，莫不报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迹，云后升仙而去。一云铿隐山中，编竹为户，餐松为粮，能乘风御气，腾身踊空。至殷之末世已七百余岁，后七百七十七岁解化。赵次公云：徐州彭城县以彭祖而得名。按《寰宇记》：殷之贤臣彭祖，颛帝玄孙，至殷末寿七百六十七岁，今墓北故邑号大彭。《庐山名贤传》云：彭铿曾过彭蠡之滨，造其名岳，今庐山是也。遍游洞府以窥圣迹，已而把钓于台上，双鲤化为双龙，冲天而去。或云今江滨有钓鱼台，本彭祖遗迹也。

嘯 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市上补履，数十年人不知也。后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术，不能得，惟梁母得其作火法。临上三亮山，与梁母别，列数十火而升天。西邑多奉祀之焉。

师 门

师门者，嘯父之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为夏孔甲龙师，孔甲不能顺其心意，杀而埋之野外。一旦风雨迎之，訖则山木皆焚。孔甲祀而祷焉，还而道死。

按刘恕《通鉴外纪》云：孔甲好鬼神之事，不务修德，诸侯多叛。时天降乘龙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陶唐氏既丧，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惧而迁于鲁县。据道一之见，刘累恐即是师门，未审是否，因注于下，以俟后之高人讨论。

臣道一曰：师门得道而仕于有夏，遇君之不幸也。孔甲始则杀而埋之，终则感悟而祀之，卒还而道死，是犹孙策杀干吉而创裂，姚萇斩王嘉而导亡。然王嘉即逢于陇右，干吉复见于镜中。师门且迎于风雨，于道何损焉。为人上者，可不谨诸。使有道之君尊贤乐士，宁得有此。《道德经》曰：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此之谓也。

务 光

务光（《庄子》务光作瞀），夏时人。耳长七寸，好琴，服蒲韭根。商汤伐桀，因光而谋，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如何？曰：强力忍垢，吾不知他。汤既克桀，以天下让于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

请相吾子。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人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非义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位（《庄子》位作上），况于尊我，我不忍也。遂负石自沉蓼水（《庄子》云：蓼水，司马作庐水，在辽东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已而自匿。后四岁至武丁时，复见。武丁欲以为相，不从。武丁以舆迎而从，逼不以礼，遂投河浮山，后游尚父山。

臣道一曰：太朴既散，而后有汤誓之师，鸣条之战，愧非有道至人出于其间，则千载而下纲常荡然矣。以务光折汤之非，明君臣之分，至于负石沈水，处生死之际，不改其操，其所以立万世忠义之标杓者，端在于此。其后有盟津之会，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岂非本于光之道欤。《道德经》曰：国家昏乱有忠臣。愚则曰：其不幸而有昏乱也，其亦幸而有忠臣也。

仇 生

仇生者，不知何许人，汤时为木正三十余年，而更壮。皆知其寿人也，咸共师奉之。其人云常食松脂，在乡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时，幸其室祠之。

容 成 公

容成公者，自称为黄帝之师，见周穆王。善补导之事，炼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气，发白反黑，齿落更生，事与老子同。亦云老子师之焉。（或曰容成公得御女之术，握固不泄，还精补脑。今不取此说，盖后世谬相继也。）

臣道一曰：《道德经》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夫得是道者上为仙，失是道者下为鬼。容成公得此道，众妙之门也。后世不得其道，而流于傍蹊曲径，抑末矣。又极而至于为御女之术，乃托容成公以为辞，误也。

吕 尚

吕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内智，预见存亡。避纣之乱，隐于辽东四十年。西适周，匿于南山，钓于磻溪，三年不获鱼。比闾皆曰：可已矣。尚曰：非尔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钐于鱼腹中。文王梦得圣人，闻尚，遂载而归。至周武王伐纣，尚作阴谋百余篇。服泽芝地髓，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难而不葬。后子伋葬之，无尸，唯有《玉钐》六篇在棺中云。

葛 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入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绥山在峨嵋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故里谚曰：若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足以豪。

范 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师太公望。好服桂饮水，为越大夫，佐勾践破吴。后乘轻舟入海，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更后百余年，见于陶，为陶朱君，财累亿万，号陶朱公，复弃之□□卖药，后人世世识见之云。（李元膺记范蠡学道于丽元山，属彭州。《二十四化志》云：范蠡子北邙山得仙。）

邛 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气炼形，煮石髓而服之，谓之石钟乳，至数百年。往来入太室山中，有卧石床枕焉。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晋人也。隐而无名，悦赵宣子，与游。旦有黄雀在门上，晋公重耳异之，与出居外十余年，劳苦不辞。及还介山，伯子震晨来呼推曰：可去矣。推辞毋入山中，从伯子常游。后文公遣数千人以玉帛礼之，不出。后三十年，见东海边，为王俗卖扇。后数十年，莫知所在。

涓子

涓子，齐人。好饵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见于齐。著《天地人经》四十八篇。后钓于河泽，得鲤腹中有符。隐于宕山，能制风雨。受伯阳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

马丹

马丹者，晋狄人也。当文侯时为大夫，至献公时复为幕正。献公灭狄，杀恭太子，丹去。至赵宣子时，乘安车入晋都，候诸大夫。灵公欲仕之，逼不以礼，有迅风发，丹入回风中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平常生

谷城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数死复生，时人以为不然。后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辄在缺门山头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复水雨，五日必止。止则上山求祠之，但见平衣帔革带。后数十年，复为华阴门卒。

陆通

陆通，楚狂接舆（一本作与，同音余）也。好养生，食橐卢木实及芡蓂子。游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入世世见之。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肩吾见狂接舆，接舆曰：日中始，何以语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狂接舆曰：是欺德也，其子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肩吾问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及，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非形骸有聋盲哉。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皇甫谧云：接舆躬耕，楚王遣使以黄金百镒、车二驷聘之，不至。

琴高

琴高，赵人。能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一作场）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期日皆斋洁待于水傍，设祀果，乘赤鲤来至祠

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入水去。（今宣州有琴高钓台。）

寇 先

寇先者，宋人也。钓鱼为业，居睢水傍百余年。得鱼，或放，或卖，或食。著冠带，好种荔，食其葩实焉。宋景公问其道，不告，即杀之。后数十年，踞宋城门鼓琴，数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王 子 乔

王君名晋，字子乔，亦名乔，字子晋。周灵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晋，太子也。生而神异，幼而好道，虽燕居宫掖，往往不食。端默之际，累有神仙降之，虽左右之人弗知也。常好吹笙，作鸾凤之音，声贯行云，响满宫掖。白鸾朱凤，延颈鼓翼，集而听之，奇禽异鸟，率舞庭砌，以为常也。一日，天台山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景录神之法。是时灵王二十二年，穀洛斗将毁王宫，太子晋累谏不听，以其忤旨，遂退居别宫，斋戒思道。浮丘公密降其室，赐以灵药，接以登高山。后数年，友人林良遇子晋于缙山之上，谓良曰：七月七日我当升天，可与故人会别也。至是，良与故人群官登山，见子晋弃所乘马于涧下，饮醑如初。子晋乘白鹤，挥手谢时人，升天而去。远近观之，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也。因以为王氏。是时群官拜别，回拜所乘马焉，亦飞空而去。今有拜马涧在焉。子晋升天为右弼，主领五岳司侍帝晨，号桐柏真人，理金庭洞天。楚辞《离骚》《天问》篇云：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注引《仙传》云：崔文子学道于王子乔，子乔化为白蜺，而婴茀持药与之。文子惊怪，引戈击蜺，因堕其药。俯而视之，子乔之尸也。须臾化为大鸟，飞鸣而去。《方輿记》云：西山中峰最高，顶即王子乔之遗坛。在岭侧，今隶隆兴府。

幼 伯 子

幼伯子者，周苏氏客也。冬尝著单衣，盛暑著襦裤。形貌岁异，后数十年更壮，时人莫知。世世来诚祐苏氏子孙，得其福力焉。

桂 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时黑而时白，时黄而时赤，南海人见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龟脑和之千丸，用十斤桂。累世见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 丘 仲

瑕丘仲，宁人也。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而因地动舍坏，仲及里中数十家屋临水，皆败。仲死，民或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药卖之。仲被裘而从，诣之取药。弃仲者惧，叩头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尔。后自北复来至宁，北方谓之滴仙人。

酒 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售人，日得万钱。有过而逐之，主人酒常酢败贫穷。梁市中贾人多欲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来。后百余岁，来为梁丞，使民益种芋菜，三年当大饥。果如其言，梁民不死。后五年，解印绶去，莫知所终。

任 光

任光，上蔡人。善饵丹，卖于都里间，积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时任光也，称说如故。后数十年间，顷后长老识之，赵简子聘与俱归。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晋人常服其

丹。

萧 史

萧受姓于殷。至周宣王时，有萧钦者，妻上氏，皆富，好道。老君曾降其家，以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即萧仙也。生而不事家业，游终南山，遇异人授长生术，且教以吹箫。归家告父母，愿入道。父母强为娶妻，萧仙云：异人教我勿娶，当得帝女。父母听之。宣王末，史籍散乱，萧仙能文，著本末以备史之不及，人以史目之，实无名也，行第三。浪迹入秦，孟明之师从军引败归，秦侯逐而哭之。史在孟明侧立，甚恭。秦侯问败师状，孟明不能答，史代对甚悉，孟明免罪，史之力也。孟明归，史又放浪山水间。时秦侯有女名弄玉，善吹笙。无和者，求得吹笙者以配。孟明以代对，故荐史，因召见。秦侯问史，云：善箫。侯曰：吾女好笙，子箫也，奈何？史以不称旨退，女在屏间呼曰：试使吹之。一声而清风生，再吹而彩云起，三吹而凤凰来。女曰：是吾夫也，愿嫁之。史曰：女亦且吹笙。且三吹之，如史所感。于是孟明为媒，蹇叔为宾，合宴于西殿。座中不奏他乐，惟二人自以箫笙间奏。曲未终，凤凰来下，二仙乘之而去。秦侯惘然，咎孟明。孟明遣人四方寻之，至楚尾吴头，有人见西山高峰男女坐而吹笙箫，箫者风栖其傍。使者闻，急访之，又冲升矣。后不知其所之，此其大略也。

赤 须 子

赤须子者，鄠中传世见之，云秦穆公主鱼吏也。数言鄠界灾害水旱，十不失一。张君房迎而师之，从受业。以长好食松实、天门冬、石脂，齿落更生，发白还黑，服霞绝粒。后住吴山下十余年，莫知所之。

祝 鸡 翁

祝鸡翁，洛人，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余年，鸡皆有名字，千余群，暮栖树上，昼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种别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余万钱，辄置钱去。之吴，作养鱼池，后升吴山，白鹤孔雀，常止其傍。

崔 文 子

崔文子，秦时泰山人。世好黄老事，居潜山下。后作黄散赤丸成石父祠卖药都市，自言三百岁。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告之请救，文子拥朱幡，系黄散以询民间，饮散服丸者辄愈，所愈万计。后去蜀卖药。故世宝崔文赤丸黄散，近于神焉。

朱 仲

朱仲，会稽人。汉高后时下书募三寸珠，仲读书曰：真值汝矣。赍三寸珠诣阙上书，珠好过度，即赐五百金，鲁元公主复私以七百金从仲求珠，仲献四寸珠，送至阙即去。帝下书会稽征聘，不知所在。景帝时复来献三寸珠数十枚，辄去，不知所之。

东 方 朔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后游泽中，有黄眉寿指朔曰：此吾儿也，吾却食使气，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易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汉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罢。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陈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二十，长九

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上闻。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帝伟之，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久之，朔给邹侏儒曰：上以汝曹无益于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帝过，侏儒皆号泣顿首。帝问何为，曰：东方朔云上欲尽诛臣等。召问朔：何恐侏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三尺余，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臣言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价。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上常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臣以为蛇又有足，是非守宫即蜥蜴也。帝曰：善。复使连射他物，皆中，辄赐帛。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帝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后帝与越王为亲，乃使朔泛海求宝，委令一周回，朔经二载乃至。未至间，帝问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囊中何人善卜？对曰：惟有孙宾者极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潜行，与左右赍绢二匹，往叩宾门。宾出门而延坐，未之识也。宾乃启卜卦成，知是帝，惶恐起拜，帝曰：朕来觅物，卿勿言。宾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东方朔也。朔行七日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叹，到请诘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约一年，何故二载？朔曰：臣不敢稽，探宝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叹，何也？朔曰：臣非叹别事，孙宾不识天子，与帝对坐。帝深异之。朔后与友人书云：不可使坐网名缰拘锁，怡然长笑，脱去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吞日月之光华，共轻举尔。王母尝指朔，与帝曰：此我邻家小儿，性多滑稽，曾三来偷桃。此子昔为太上仙官，太上令到方丈山，但务游戏，擅动雷电，激波扬风，致令蛟螭陆行，山崩海竭。太上斥谪，使在人间，近金华二仙及九嶷君陈乞原之。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乃信天下神仙之事。而淫色自纵，杀伐不休。受书六年，意旨自畅，以为神真见降，必获度世。兴起台馆，劳弊百姓，每事不从王母之微言、上元之妙戒，二真遂不复来。太初二年，柏梁台灾，《真形图》《六甲五帝灵飞十二事灵光生经》，并烧失不存。但帝先承王母言，以《五岳图》授董仲君，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六甲》授李少君，书遂行于世。帝既焚书，自知道丧。其后，朔一旦乘龙飞升而去。刘向《列仙传》云：东方朔至昭帝时，时人或谓神人，或谓凡人，作深浅显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幘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西京杂记》：东方朔曰：天下无知我者，惟历官太史知之。武帝召问之，曰：诸星皆在，惟岁星不见。）

脩羊公

脩羊公，魏人。华阴山石室中有悬石，榻卧其上，石尽穿陷，略不动。时取黄精食，后以道闻于上。汉景帝礼之，使止王邸中数岁，道不可得。有诏问：公何日发语？未几床上化为白石羊，题其胁曰：脩羊公，谢天子。后置石羊于通灵台上，羊后复去，不知所在。

臣道一曰：《道德经》曰：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静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脩羊公得之矣。且化白石羊题其胁曰：脩羊公，谢天子。此又见其不忘知遇之意，道之深，义之尽也。

稷丘君

稷丘君者，泰山中道士。汉武帝时以道术受赏赐，发白返黑，齿落更生。后罢去。上东巡泰山，君乃冠章甫，衣黄衣，拥琴来迎武帝，曰：陛下勿上，必伤足指。及数里，左足果折。上讳之，但祠而还。为君立祠，复置百户，使承奉之。

犊子

犊子，邳人也。少在黑山采松子、茯苓饵服之，且数百年，时壮时老，时美时丑，乃知是仙人。常过沽酒于阳都家，都女者眉生而连，耳细而长，众以为异，皆言此天人也。会犊子牵一黄犊来过，都女悦之，遂相奉侍。都女随犊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连兜甘美。邑中随伺逐之，出门共牵犊耳而走，不能追也。旦复在市中，数十年乃去，见蟠山下，冬卖桃李也。

骑龙鸣

骑龙鸣者，浑亭人。年二十于池中求得龙子，状如守宫者十余头，养食，结草庐以守之。龙长大，稍稍去。后五十余年，水坏其庐而去。一旦骑龙来至浑亭下，语云：我冯伯昌孙也，此间人不去五百里，必当死。不信之者，以为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万计。

主柱

主柱，不知何所人，与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数万斤。宕长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飞如火，乃听柱取焉。邑令章君明饵砂三年，得神砂飞雪。服之五年，能飞行，与柱俱去。

鹿皮翁

鹿皮翁，菑川人也。少为府小吏，木工精巧，举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请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转轮悬阁，意思横生。数十日梯道四间成，上其巅作祠舍，留山其傍，绝其二间以自固。食芝草，饮神泉，且七十年。菑水来，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余人，令上山半。水尽漂一郡，没者万计。小吏乃辞，遣宗族家室令下山。著鹿皮冠，遂去，复上阁。后百余年，下卖药于市。

溪父

溪父，南郡颍人。居山间，有仙人常止其家，从买瓜，教之炼瓜子，与桂附枳实共藏，而对分食之。二十余年，能飞走，升山入水。后百余年，绝居山顶，呼溪下父老与道生时事。

山图

山图，陇西人。少好乘马，马踏之，折脚山中。道人教以雌黄、当归、羌活、独活、苦参服之，一岁而不嗜食，病愈身轻。道士问之，自言：五岳使之名山采药，能随吾，使汝不死。山图追随之六十余年，一旦归来，行毋服于家。期年复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栌阳人。汉成帝时为郎，疫死而尸不冷，家发丧行服犹不敢下钉。三年更著冠幘，坐县门上。邑中人大惊，家人迎之，不肯归。发棺，有衣无尸。留门上三宿，去之长安，止横门上。人知而追之，复去。之太白山，立祠于山上，时来至其祠中止宿焉。

阴生

阴生常求乞于长安市中，市人厌之，有以粪洒其衣者，其衣不污。如故长吏闻之，试收系著桎梏，而复在市中。又试欲杀之，乃去。洒粪之人家室自坏，杀十余人。

臣道一曰：阴生之道，为万世困穷无告者设也。彼市人家室自坏者，盖恶之贯

盈，殃及之尔。观其为恶不悛，以凌辱孤贫为意，可见其不仁之甚者。如阴生，特因其事以示其化也，非阴生害之也。又如曹国舅之隐悲，曰王遁甲之堕旬者，类皆此意。《道德经》曰：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阴生之道，非以是乎。

子 英

子英者，舒乡人也。善人水捕鱼，得赤鲤，爱其色好，持归著池中，数以米谷食之。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羽翼。子英怪异，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汝上背，与汝俱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鱼背，腾升而去。岁岁来归故舍，食饮见妻子，鱼复来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吴中门户皆作神鱼，遂立子英祠云。

服 闾 子

服闾子，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来海边。诸祠中有三仙人，于祠中博赌瓜，顾闾令担黄白瓜数十头，令瞑目，及觉，乃在方丈山，山在蓬莱山南。后往来莒，取方丈山上珍宝珠玉卖之。久久一旦髣发著赭衣，貌更老，人问之，言坐取庙中物云。复数年，貌更壮好，鬓发如往日时矣。

文 宾

文宾，太丘乡人也。赍草履为业，数取姬，数十年辄弃之。后时故姬寿老，年九十余，续见宾更壮。他时姬拜宾，涕泣谢。宾曰：不宜至正月朝，僥见会乡亭西社中邪？姬老，夜从儿孙行十余里，坐社中待之。须臾到，宾大惊曰：汝好道邪，知汝尔。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肤、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气，姬亦更壮，复百年见云。

商 丘 子 胥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妇而不老，邑人多奇之，从受道问其要，言但食术、菖蒲根，饮水，不饥不老。如此传世见之三百余年，贵戚富室问之，取而服之，不能终岁，辄心息慢矣，谓将复有匿术也。

子 主

子主，楚语而细音，不知何所人也。诣汉江都王，自言：宁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为狂人也。问先生所在，云在龙眉山上。王遣吏将上龙眉山巅，见宁先生，毛身广耳，披发鼓琴。主见之叩头，吏致王命，先生曰：此子主，吾比舍九世孙。且念汝家当暴死女子三人，勿预吾事。语竟，大风发，吏走下山。比归宫中，相杀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陶 安 公

陶安公，六安铸冶师。数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气冲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龙。至期赤龙降大雨，而公骑之东南上一城，邑数万人众共送视之，皆与辞诀也。

赤 斧

赤斧者，巴戎人。为碧鸡祠主簿，能作水瀝炼丹与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发生皆赤。后数十年，上山取禹余粮饵，及卖之于苍梧、滇江间。累世传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汉中阙下卜师。老寿百余岁，临去呼酒家老姬曰：急装，当与姬共应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来至呼子先，子先持一，与酒家姬得而骑之，乃龙也，上华阴山。常于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负局先生

负局先生，不知何许人，语似燕代间人。常负磨镜局巡吴市中，街磨镜一钱。因磨之，辄问主人得无有疾苦者，辄出紫丸药以贻之，得莫不愈，如此数十年。后大疫，家至户到与药，活者万计，不取一钱，吴人乃知其真人也。后上吴山绝崖，头悬药，下与人。将欲去时，语下人曰：吾还蓬莱，为汝曹下神水崖头。一旦有水白色，流从石间来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余处。

阮丘

阮丘者，睢山上道士。衣裘被发，耳长七寸，口中无齿，日行四百里。于山中种葱薤百余年，人不知。时下卖药，广阳人朱璜有毒瘕疾，丘与七物药服之，而去三尸。后与璜俱入浮阳山，朱璜发明之，乃知是神仙也。

朱璜

朱璜者，广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丘。丘怜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真人之业，可度世也。璜曰：病愈当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还。丘与璜七物药，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数斗。养之数十日，肥健，心意日更开朗。与《老君黄庭经》，令读日三过。通之，能思其意。丘遂与璜俱入浮阳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复见故处，白发尽黑，鬓更长三尺余。过家食，止数年复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陵阳子明

陵阳子明，涇乡人。好钓鱼，于旋溪得白龙，子明惧，解钓拜而放之。后得白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龙来迎去，止陵阳山上（今属宣州）百余年。山去地千余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所言溪中子安当来，问子明钓在否。后二十余年，子明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黄鹤来栖其冢树上，鸣呼子安。（武昌黄鹤山上有黄鹤楼，《齐志》云：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

邗子

邗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邗子随人，十余宿行度数百里。上出山头，上有台殿宫府，青松森然，仙吏侍卫甚严。见故妇主洗鱼，与邗子符一函，使还与成都令乔君。君发函，有鱼子也，著池中养之一年，皆为龙。邗子复送符还山上，犬色更赤，有长翰，常随邗子往来百余年，遂留止山上，时下来护其宗族。蜀人立祠于穴口，常有鼓吹传呼声。西南数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巨鹿南和平乡人。母贫贱，主助产。尝探产妇，儿生便开目视母大笑，母怖惧。夜梦见大冠赤帻守儿，言：我司命君也，当报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阴言识之。后母生儿，字为木羽。所探儿生年十五，夜有车马来迎去。遂过母家，呼木羽为我御来。遂俱去。后二十余年，鸦雀旦旦衔二三鱼著母户上，母匿不说，而卖其鱼，三十年乃发云。母

至百年乃终。

玄 俗

玄俗称河间人，服巴英，卖药都市，七丸一钱，善治百病。汉河间王患瘕，买药服之，下蛇十余条。问药意，俗曰：王瘕乃六世余殃下堕，情非王之所招。王尝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遭俗尔。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见俗，俗之身无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实无影。王以女聘之，俗夜亡去，后人见于常山下。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

天 真 皇 人

天真皇人，不知其得道之始，然是前劫修真极道之人也。身长九尺，玄毛被体，皆长尺余。黄帝时在峨嵋绝阴之下，苍玉为屋，黄金为座，张华罗幡，然百和香。侍者仙童玉女，座宾三人，皆称泰清仙王。黄帝再拜问道，授以五牙三一之文，又在峨嵋山以太上灵宝度人经授黄帝，又授帝善于牧德之台。一云蜀峨山江北有慈母山，天真皇人修炼之所。山有龙池，池中有金银铜铁鱼，各从其色，得食者味同干姜，服之可以长生，谓之肉芝。龙池一在山中，一在空中，澄洁如镜，纤芥不污。或干条槁叶飞堕其上，即有五色凡鹭衔去。

白 石 生

白石生者，中黄丈人之弟子也，至彭祖时已二千余岁矣。不肯修升仙之道，但取于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所行者正以金液之药为上。初患家贫身贱，不能得药，乃养猪牧羊数十年，约依节用，致货万金，乃买药服之。常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时人号白石生。亦时食脯饮酒，亦时谷食，日能行三四百里，视之色如三十许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读仙经及太素传。彭祖问之：何以不食药升天乎？答曰：天上无复能乐于此间也，但莫能使老死尔，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尔。故时人号白石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而不求闻达故也。

王 倪

上古神仙王倪君，即老君弟子也。得道于羲、农之间。黄帝遇之，以传道要。历少昊、颛顼世，常游人间。帝尝以前为啮缺师，行飞步之道。尧舜之时犹有见者，后一旦升天。

洪 崖 先 生

洪崖先生者，或曰黄帝之臣伶伦也，得道仙去，姓张氏。或曰帝尧时已三千岁矣。汉武帝时，有卫度世者入华山寻其父叔卿，叔卿在绝岩中与数人博戏于石上，问之为谁，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大低公、飞黄子、王子晋、薛容也。东汉时班孟坚作《西京赋》云：洪崖立而指麾，纷羽毛之纤纒。是先生为众仙之长久矣。陶弘景《真诰》云：洪崖先生今为青城洞真。故青城山今亦有洪崖。郭景纯《游仙诗》云：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又云：姮娥扬妙音，洪崖颌下颐。盖先生当此时与姮娥、浮丘之徒，学仙者尚皆可得而见也。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是先生隐焉。隋文帝开皇九年，改豫章郡为洪州，以先生所居山名之。今洪井在伏龙山北岩，左右石崖，陡起峻绝，春夏飞湍奔注，洪洪如雷，人井则陡杀，余流为小溪，注鸾陂。有古坛临井上，相传为先生炼丹处。岁旱祷焉，有赤蛇浮水面，雨为立霁。井北一里许，于石磧上得五春白，色渥如丹，各圆深二尺余，相传为先生捣药处。土人云：每岁端午日未明，或闻捣药声，樵夫往往遇其余滓。井南二里许为峦冈，四周有

水，即鸾陂是也。相传鸾冈为先生乘鸾所憩处，冈侧旧有鸾山观，司马天师《五岳朝仪》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之花而隐，代为青城真人。

展 上 公

展上公者，高辛时仙人也。学道于伏龙，地乃值李弥满。上公得道，今为九宫内右司保。常向诸仙人云：昔在华阳下食白李美，忆之未久，忽已三千岁矣。郭四朝后于其处种五果，又此地可种柰，所谓福乡之柰，可以除灾病。《玉匮记》云：衔珠山俗呼独女山也，仙人展上公升天后，云昔在华阳下食白李，倏忽三千年矣。有碧柰，茅君监植，白李溪在小茅山北。《真诰注》云：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尧父，说此语时又应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数不将已过乎。考《汲冢纪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弥复大悬也。

何 侯

何侯者，尧时隐苍梧山，慕长生，三百余口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五老来谓舜曰：升举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升天。至夏禹时，五帝以药一器与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余口饮不竭，以余酒洒屋宇，拔宅上升天，位为太极仙人。今崑山有何侯庙，在舜庙侧。

文 子

文子姓辛名钐，一名计然，葵丘濮土人。其先晋公子也，学道于老君。周（一本作楚）平王问于文子曰：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以一人之权而欲化久乱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对曰：道德匡邪以为正，振乱以为治，化淫败以为朴淳，使德复生，天下安宁，要在一人。故积德成王，积怨成亡。尧舜以是昌，桀纣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后南游吴越，范蠡师之。越欲伐吴，范蠡谏曰：臣闻之师曰：兵，凶器；战，逆德；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不可。勾践不听，败于夫椒。后位以上大夫，弗就，隐吴兴余英禹山，相传以为登云而升。按《寰宇记》《吴兴志》俱载：余英东南三十里有计筹山，越大夫计然尝登此山筹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阳白石顶通玄观，乃故隐处也。其紫云关、升元观，即古常清观，宋孝宗乾道间改赐今额，山之半有曰登云石者在。唐明皇追号为通玄真人，其著书号《通玄真经》。

亢 仓 子

亢仓子者，姓庚桑，名楚，陈人也。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叔孙告鲁君，闻之大惊，使上卿厚礼以致之。亢仓子至，鲁君卑辞请问，亢仓子曰：传之者妄也，我能视听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鲁君曰：增异矣，其道奈何？亢仓子曰：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间，我必知之。乃不知我七孔四肢之所觉，心腹六府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鲁君大说。……云居畏垒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远之。拥肿之与居，鞅掌之为使。居六年，畏垒大穰。后游吴兴，隐毗陵孟峰，道成仙去。后有汉张道陵，唐张果老相继隐修，因号张公坛福地。古建洞灵观，宋改大甲万寿宫。

浮 丘 公

李浮丘伯世号浮丘公，居嵩山修道，白日飞升。尝作《原道歌》云：虎伏龙亦藏，龙藏先伏虎。但毕河车功，不用堤防拒。诸于学飞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护。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顾。又以《相鹤经》授王子晋，崔文子学道于子晋，得其文，藏嵩山

石室。淮南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世。《相鹤经》云：鹤者阳鸟也，而游于阴。因金气，乘火精，以自养。金数九，火数七，故七年小变，十六年大变，百六十年变止，千六百年形体尚洁，故其色白，声闻于天。故头赤，食于水；故喙长，轩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凋，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故天寿不可量。所以体无青黄二色者，木土之气内养故不表于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必集林木，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驎也。鹤之上相，瘦头朱顶，露眼黑睛，高鼻短喙，觚（故解切）颊（德宅切）耳长颈，竦身鸾膺，凤翼雀毛，龟背鳖腹，轩前垂后，高颈初节，洪脾纤指，此相之备者也。鸣则闻于天，飞则一举千里。鹤二年落子毛，易黑点，三年产伏。复七年羽翮具，复七年飞薄云汉，复七年舞应节，复七年昼夜十二时鸣中律。复七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洁白如雪，或纯黑，泥水不能污。复百六十年，雌雄相视而孕。一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胎化产鸾凤，同为群。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甸。今湖北澧州有独浮山，《图经》云：昔浮丘子修真于此山。今有石室存焉。

宋 来 子

宋来子，楚庄公时市长。宋来子常洒扫一市，久之，时有乞食公，入市经日，乞歌曰：天庭发双华，山源彰阴邪，清晨按天马，来诣太真家。常歌此句乞食，一市人无解歌者，独来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未能解其歌耳。遂乃师此乞食公，弃官追逐积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来子今在中岳。乞食公者，西岳真人冯延寿，周宣王时史官也。

沈 羲

沈羲者，吴郡人也。学道于蜀中，但能消灾除病，救济百姓。百姓服药，功德感天，天神识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隐士沈羲。羲一日与妻贾氏共载，诣子妇卓孔宁家，道逢龙车、虎车、白鹿车各一乘，从骑数十人，皆朱衣，仗矛带剑，辉赫满道。问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也。骑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从生以来，履行无过，受命不长，寿将尽矣，黄老今遣仙官相迎之。侍郎薄延，白鹿车是也；度世君司马生，青龙车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车是也。须臾三仙羽衣持节，以白玉册、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碧落侍郎。羲不能读，遂载升天。尔时道间耕锄人共见之。须臾大雾，雾解，失其所在，但见羲所乘车牛在田中食苗。或有识是车牛以语羲家，子弟数百人恐是邪魅将羲入山谷间，乃将数百人分布于百里之间求之，不得。至后汉殇帝延平元年丙午，凡四百一十二年，乃还乡里。推求得数十世孙名怀喜，怀喜曰：闻先世相传有祖仙人，仙人今来。留数十日，说初上天时，不见天帝，惟谒老君。老君东向坐，宫殿郁郁，有如云气，五色玄黄，不可名字。侍从数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树，众芝丛土，龙虎辟邪。游戏其间，但闻琅琅如铜铁声，不可知测。四壁熠熠有符书著之，老君身形长可丈，身体有光，不可正视。老君令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药赐羲，曰：此是神丹，饮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饮毕，复赐枣二枚，大如鸡子。复以符一道及仙方一道赐羲，令且还人间救治百姓之疾苦者。若欲升上界，书此符悬之竿杪，仙吏当迎汝也。语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窦太后疾，尝遣使请羲，安帝时犹在人间，后复升天。

王 傅

王傅字恭确，周人也。五十弃家学道，服黄连一百四十年，耳目聪明，智慧目广，发白返黑，齿落更生。有儿名神情，其父子并得道，后升天而去。

刘 奉 林

刘奉林，周时人。学道于嵩高山，四百年三合神丹，为邪魔所败，乃入委羽山。能闭

气，三日不息。至千余年犹未升仙，但服黄连得不死尔。

成连先生

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乃与游蓬莱山。留伯牙曰：君习之，我将迎。师刺船而去，伯牙凝望，但见海水涵洞，山林冥杳，鸟兽悲号，叹曰：吾师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终，成连至，遂为天妙操。成连乃仙也。

武夷君

武夷山有神人，自称武夷君，曰：吾居此山，因而为名焉。又云，混沌初开，有神曰圣姥，母子二人居占此山，秦时人号为圣姥，众仙立为大姥圣母，今人祝庙呼大元夫人是也。又云，天台山元灵老君、华真仙师，遣第七仙子名属仁，乘云驾鹤，游历此山，安排地仙，今人号为控鹤仙人是也。或云昔有魏王名子寿，在同州立王城，对大王石东去十里，今即城基尚在。此人是坠地仙人，后于此山得道。又云，昔有张湛、孙绰、赵元奇、彭令昭、刘景、顾思远、白石先生、马鸣先生，并胡氏、李氏、鱼氏、王氏女子四人，通成十二人，同诣此山求道，偕至谒魏王，为地主。会天亢旱，魏王置酒酺祭仙祈雨，时控鹤仙人乘云鹤白马，从空中而下，遂霈雨泽。张湛等因获见。时张湛献仙人诗一绝云：武夷山下武夷君，白马垂鞭紫云。空里只闻三奠酒，龙潭陂上雨霏霏。仙人得诗甚喜，又见张湛等骨气不常，访道精确，意其各有仙分，乃遣何凤儿往天台山取仙籍一卷，到山检视，其滴下凡间为庶类，合居此山八百年，后方得道换骨，归天仙人。既见仙籍各有姓名，乃安排魏王而下一十三人同居此山，各赐胡麻一合，汤药半合。遂令魏王开筵置酒，张湛遣元亨打羯鼓，彭令昭吹横笛，顾思远立色，李三娘弹琵琶，欢宴而罢，群仙会散。仙人语云：魏王公等，至八百年后可斫取黄心木为棺，于此岩中玄化，魂魄便得归天。至期果然玄化，乃于小藏岩中安排长挺材椽一十三具，插木匝下岩中，挂其灵骨，迄今在焉。又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置肴酒，会乡人幔亭峰上。初，男女千余人，斋戒如期而往，乃见虹梁跨溪，制度精巧，飞梯回级，傍设阑中。体轻心喜，不觉其倦。至山顶，有幔亭彩屋，玲珑掩映，前后可数百间。夹幔亭立八彩幢八枚，银龙衔玉蕴幡，金凤翠毛。其幔亭可坐千余人，设东西地席，各有长座，如今之僧尼位。施绿油红卷花，食卓，自北竟南，无接续其幔亭。北壁当中设一虚床，谓之太极玉皇座。北壁西厦设一虚床，谓之太姥魏真座。北壁东设一虚床，谓之武夷君座。悉施红云茵、紫霞褥各一，铜盂贮花水。初，乡人至幔亭峰，衙门外闻击鼓声，少顷空中有告云，悉呼乡人为曾孙。乃曰：汝等男孙先人东序而进，女孙后人西序而进。既而闻赞告曰：有太极玉皇大帝降临山藪，曾孙可拜谢。又曰：太姥魏真人，曾孙可拜。又闻嘘咳之声，乃武夷君焉，高声而言曰：汝等曾孙，若男若女，皆平安好。男孙东座，女孙西座。中亭有青绫帐幄，各设一床，陈诸乐具。又闻赞告曰：命鼓师张安陵打引鼓，赵元奇拍副鼓，刘小禽坎铃鼓，曾少重摆鼗鼓，乔知满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师鲍公希吹横笛，板头何凤儿抚等散，如此处东幄，奏停云左仙之曲。命弦师董娇娘弹箜篌，谢英妃抚长琴，吕荷香夏圆琵琶。管师其次姑噪，毕窠秀淡鸣洞箫，朱小娥运笙，金师罗妙容打铜钹，如此处西幄，奏宾云右仙之曲。见乐具空间横竖，自响精妙。命及行酒，须臾酒至，无谢礼，酒味甘香而醇酒醴，百味珍奇，并皆殊越。又命行酒，乃令歌师彭令昭唱人间可哀之曲，辞曰：天上人间兮会合稀疏，日落西山兮夕鸟归飞，百年一饷兮志与愿违，天官咫尺兮恨不相随。歌罢，忽彩云四合，环佩人马之音竟空而至。又闻赞告云：玉灵太姥与大姥与曾孙别，再拜。又云：汝等宜速下此山间，久即有蛇螭虎豹之伍，不可遭逢。乃下山，俄而风雨暴至，各回顾山顶，无复一物。乡人相唤曰：我等凡贱，得与仙尊共宴。后致祠其山，号曰同山云尔。侍郎刘夔序云：山在建宁北二百里外，崇安县南三十里。按《茅君内传》云：仙家有三十六洞天，武夷山乃第十六洞，升真玄化之天。

王 玮 玄

王玮玄，不知何所人也（《真诰》云：是楚庄王侍郎，受道于王君）。得道，居林屋山洞室中。吴国韩崇好道，游名山，采方术，于林屋遇玮玄，求度世之道。玮玄以流珠丹授之，谓崇曰：子行此道，无妨居世，功成之日，自当仙举也。崇行之大验，仕为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政化自洽，著为天下最。年七十四，玮玄又降之，授崇隐遁解形之法。入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紫户之术，而升天矣。

韩 众

韩众，汉州德阳县秦中化学道，天真皇人授以金书玉字，行住得驾紫烟，白日升天。楚辞离骚经云：奇传说之托星辰，为羨韩众之得一形，穆穆以浸远兮，离群人而退逸。

王 次 仲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当周末战国之时，合纵连衡之际，隐居范阳大夏小夏之山。以为苍颉篆文，工多而用寡，难于速就，四海之事，笔札为先，乃变篆籀之体，始为隶书。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于人，三诏之使入秦，不至。复命使谓之曰：吾削平六合，一统天下，孰敢不宾者。次仲一书生而违天子之命，以轭车载之，不尔当杀之，持其首来，以正风俗，无肆其悖慢诏使。至山致命，载轭车中。次仲忽化一大鸟，翻然出车。使者惊拜曰：无复命，必见诛，惟神入悯之。鸟徘徊空中，拔堕一二翮，使者得之以进。始皇素好神仙之道，闻其变化，亦甚悔恨，因名其地为落翮山，乡里祀之不绝。

若 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卢敖者，以秦时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穀之山，而见若士焉。其为人也，深目而玄准，鸢肩而修颈，丰上而杀下，欣欣然方迎风而舞。顾见卢敖，因遁逃乎碑下。卢仍而视之，方踰龟壳而食蟹始。卢敖乃与之语曰：唯以敖焉，背群离党，穷观六合之外，幼而好游，长而不逾，周行四极，唯北极之未窥。今睹夫子于此，殆可与敖为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远而至。此犹光乎日月而载乎列星，此乎不名之地，犹突奥也。昔我南游乎溟渤之野，北息乎沉默之乡，西穷杳冥之室，东贯溟洞之光。其下无地，其上无天。视焉无见，听焉无闻。其外由有沃沃之汜，其行一举而千万余里，吾犹未之能究也。今子游始至于此，乃语穷观，岂不陋哉？然子处矣，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上，不可以久驻。乃举臂竦身，遂入云中。卢敖仰而视之，不见乃止，恍惚若有所丧也。敖曰：吾比夫子也，犹黄鹄之与壤虫也，终日行不离咫尺而自以为远，不亦悲夫。

臣道一曰：卢敖游乎北海而见若士，语及穷观，是诚陋矣。惟若士游乎六合之外，无止极之处，而犹未能尽其妙。后世固有不卢敖之若，有得一法，得一术，而自以为大道虚无，不过如此，能不浅哉。《道德经》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持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浑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若士其庶几于道乎。

古 丈 夫

恂大曰：尹子虚同游嵩华，松下见古丈夫、一女子，二公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秦之役夫，此毛女亦秦之宫人，合为恂者，同脱骊山之祸，匿此，不知今几甲子。二公曰：幸遇大仙，愿求金丹大药。丈夫曰：予本凡人，初饵柏子，后食松脂，岁久凌虚，毛发绀绿，不知金丹大药果何物也。毛女诗曰：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霞绕翠微，箫管秦楼应

寂寂，彩云空惹薜萝衣。丈夫曰：有万岁松脂，千年柏子，汝可饵之，亦应出世。二公后巢莲花峰上。

衍 门 子

衍门子得道尸解，墓在渔阳潞县，见在蒙山大洞黄金之庭，受书为中元仙卿。衍门即羨门也。紫阳真人周义山闻有药，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读《龙蹏经》，乃追寻之蒙山。遇羨门子乘白鹤，执羽盖，佩青毛之节，侍从十余玉女。义山乃再拜叩头，乞长生要诀。羨门子曰：名在丹台玉室之中，何忧不仙？远越江河来登此，何索？

沈 文 泰

沈文泰，九疑人也。得红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昆仑。留安息二千余年，以传李文渊曰：土符却不去服药行道，无益也。文渊遂受秘要，后亦升仙。后以竹根汁煮丹及黄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董 谒

董谒，字仲玄，武都郿邑人。少好学，常游山泽，负挟图书，患其繁重，家拾树叶以代书简，言其易卷也。尝为人佣牧，或采薪货之。见野地有书，皆鬼神所化，更本写之以以为卷帙。纵诞不仕，游于屠肆。或乞犬羊皮为衣，所居不过容膝，编荆为床，聚鸟兽毛而寝，夏则露宿草石之上。年一百九十岁，鬓发如童子。出隐无常，或乘牛驴，或蹑履屣。家去长安三百里，不日能至。常息人家以题掌，还家以片纸写之，则纸掌之字。少来勤苦，舌为之黑，掌为之烂。世人谓仲玄掌录而舌学。常疾世人嚣烦，著依其之说数万言，以周孔之徒惑荡末世，屈曲为礼乐，令后人多以此自失。夫人禀五常之气为万物之秀，自然知礼乐，何劳之教以裁情者乎。伏羲轩辕唐尧夏禹殷汤为上圣，周孔为通人，何以言之？伏羲取鸟兽以充庖，后知腥膻之变。黄帝教人乘舟，后有庐室之居。唐尧夏禹殷汤三圣，或能治水禳旱，为人除害。至周孔强拘人以礼，乱人以乐。乐极则弥衰，礼逸则臻乱，皆非治国之太统。汉武帝闻其不拘于俗，乃征至西京，与帝言皆协会精理。后莫知所在。

李 充

李充，冯翊人，自言三百岁，从秦始皇发会稽，望江海。少好学，为博士，门徒万人。伏生时年十岁，乃就充石壁中受尚书，以口传授伏子，四代之事，略无遗脱。伏子因而诵之，常以绳十余寻缚腰，诵一遍一结，十寻之绳皆绳结矣，诵记之数万遍。但云食谷损人精慧，故有遗失。伏子今所传，百卷得其一矣，尧舜二典阙弘多。充在汉世，常饵菊术，人问先生何以不语，至经旬日曰：世间无可食，亦无可语者。精神往来，采云膏霞液，身中惟心在尔，岂能言乎，正恐烦神使舌尔。帝闻神异，乃聘征。充衣荷草舂，负《五岳真形图》而至，帝礼待之，亦号负图先生。

孟 岐

孟岐，清河逸人也。寻师不避险阻，年七百岁，记及周初时事了了如目前。或云：见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庙，岐时侍周公升坛。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王笏遗岐。岐常宝执，每以衣袂拂拭笏，笏今锐欲折耳。尝饵桂叶，在华阴山下拾药。闻帝好仙，披草莱而出。

郭 琼

郭琼，东方郡人也。其形貌丑劣，而意度过人。扶杖游行，每寄宿人家，辄乞薪自照，

读书不眠。主人有笥中秘书，纍纍甚密，而琮已闻知，悉览，莫不服其神异。闻琮寄宿，则闭户塞门，有不得之书悉焚之，乃开门进琮，人恐知其阴谋。琮常袖中出一把箕子，散置膝前，测人家隐事皆知。或昼卧不闭目，行地无踪，袒裼如狂。汉武帝尚其异之。

黄 安

黄安，代郡人。自云卑陋不敢处人间，执鞭推荆，诵书画地以计舌数。一夕地成池，明复移处，亦然也。时人谓之舌耕。可八十余，视若童子。常服朱砂，举身皆赤，不著衣。坐一神龟，广三尺。时人问：子坐龟几年？曰：昔伏羲氏始造网罟，有此龟以授吾，背已平。此龟畏日月之光，三千岁一出头，我得此龟来已五过出头矣。行则负龟而趋，世人谓安年万岁。汉武帝闻有异迹，乃进与论虚无神仙之事，帝往屈焉。及封泰山，诏董谒、李充、孟岐、郭琮、黄安五人同辇，谓之五仙臣。帝崩后，即去，不知所之。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五

皇 初 平

皇初平，丹溪（一云兰溪）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将至金华山石室之中。四十余年，邈然不复念家。其兄初起寻索初平，历年不得。后见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问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余年，不知存亡之在，愿君与占之。道士曰：昔见金华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闻之惊喜，即随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见悲喜。语毕，兄问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东。初起往视之，杳无所见，但有白石垒垒。复谓弟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见。兄与初平偕往寻之，初平言叱叱羊起，子是白石皆起成羊数万头。兄曰：我弟独得神仙之道如此，可学否？弟曰：唯唯，好道则得尔。初起于是便舍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万日，坐在立亡，日中无影，颜有童子之色。乃俱还乡里，亲戚死方略尽，乃复还去。临行，以方教南伯逢，易姓为赤松子也。初起改字为鲁班，初平改字为松子。此后服此药仙者，有数十人。金华山今属婺州，见有石羊存焉。一云茶陵云阳山，黄初平号赤松子，治南岳之阳，即此地有松高万丈。

沈 建

沈建者，丹阳人也。世为长吏，而建独好道，不肯仕宦。学导引服食之术，还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无轻困，见建者愈，奉之者数千家。每远行，寄奴侍三五人，驴一头，羊数十口，各与药丸，谓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烦饮食也。便辞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余口，并不留寸资，当如何？建去之后，主人饮食奴侍，奴侍闻食气皆吐逆不视。又以草与驴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触人，主人乃惊异之。后百余日，而奴侍身体光泽，异于食时，驴羊俱肥健。建三年乃返，各复以丸药与奴侍驴羊，乃还饮食如故。建遂断谷不食，能举身飞行，或去或还。如此三百余年，乃绝迹，不知所在也。

华 子 期

华子期者，淮南人也。师角里先生，受山隐灵宝方，一曰伊洛飞龟秩，二曰白禹正机，三曰平衡按。合服之，日以还少，一日行五百里，能举千斤，一岁十易皮。后得仙去，所居名子期山，今属建宁府。

王 远

王远者，字方平，东海人也。举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学五经，兼明天文

图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通载以诣京师。低头闭口，不肯答诏。乃题宫门扇四百余字，皆纪方来。帝恶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内字复见，墨皆彻入木里。方平无复还，子孙乡里人累世传事之。同郡太尉公陈耽为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愿从学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余年，耽家无疾病死丧，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蚕数倍，仕宦高迁。后语耽云：吾期运当去，不复停，明日日中当发。至时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而叹息曰：先生舍我去，我将何怙。具棺器烧香，就床衣装。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带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后百余日，耽薨。或谓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谓方平知耽将终，故委耽去也。方平东入括苍山，过吴，往胥门蔡经家。方平得道位，西极西城真人，领仙士万五千人，镇青城山九仙宝室之天。《忠州图经》云：禹庙景德观，前汉王方平得道之山。旧名仙都，宫宋真宗咸平元年赐太宗皇帝御书一百二十卷，景德元年赐今额。）

蔡 经

蔡经者，小民尔，而骨相当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平江府有蔡经宅），谓经曰：汝生命应得度世，故来取汝补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气少肉多，不得上天去，当作尸解。须臾如从狗窦中过尔，告以要言，乃委经去。经后忽身体发热如火，欲得水灌之，如沃焦状。如此三日，中消耗骨尽，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视其被中，有皮头足具存，如蝉蛻也。去后十余年忽还家，去时已老，还更少壮，头发皆黑。语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当来过，到其日可作数百斛饮以供从官。乃去，其家依其言，假借瓮器作酒数百斛，罗列覆置庭间以候之。其日方平果来，未至经家，一时但闻金鼓箫管之声。比近，皆惊，不知何等。及至，经举家皆见之，方平著远游之冠，朱衣，虎头鞶囊，五色之绶带剑，黄色少须，长短中也。乘五盖之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旌旗，导从威仪，如大将军出也。有十二队五百士，皆以蜜蜡封其口，鼓吹皆乘麟，从天上来下，悬集，不从人道行也。既至，从官皆不复知所在，惟见方平身坐。须臾引见经父兄，因遣人与麻姑相问，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报，久不行民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否？有顷信还，但闻其语，不见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见，忽以五百余年。尊卑有序，修敬无阶，思念久烦，承来在彼，故当躬到。而先被诏，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便宜亲覲，愿未即去尔。如此两时间，麻姑来也，来时亦先闻入马之声。既至，从官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许。于顶中作髻，余发散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绣，光采曜日，不可得名字，皆世所无有也。入拜方平，方平为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行之，如有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乃浅于往者，会将减半也，岂将复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经妇，而经之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许米来，便以掷之，视米堕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戏也，吾老矣，不复喜作此狡狴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醪，非俗人所宜，饮之或能烂人肠胃，今当以水添之，汝辈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搅之，以赐经家人。饮一斗许，皆醉。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还复取也。以一贯钱与余杭姥求沽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尔。又麻姑手爪不似人形，皆似鸟爪。蔡经心言：背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方平已知经心中所言，即使人牵经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谓其爪可爬背，何也？但见鞭著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之鞭可妄得也。经家比舍有姓陈者，失其名字，尝罢尉，闻经家有神人，乃诣门叩头，求乞拜见。于是方平引前与语，此人便乞得随从驱使，比于蔡经。方平曰：君但起，向日立。方平从后视之，言：噫，君心针不正，不可教以仙道也，当授君地上主者之职。临去，以一符

并一传著小箱中，以与陈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寿，本寿自出百岁也。可以禳灾治病，病者命未终及无罪过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祸祟者，君使带此符以敕社吏，当收送其鬼。君心当亦知其轻重，临时以意治之。陈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寿一百一十岁而死。死后子孙行其符，不复效。方平去后，经家所作数百斛酒在庭中者，皆尽，亦不见人饮之也。经父母私问经曰：王君常在何处？经答言：常治昆仑，往来罗浮山、括苍山，此三山上皆有宫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与天上往复者数十过。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来关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黄麟，道从甚肃，所至则山海之神皆来奉迎拜谒也，或者于道白言者。后数十年，经复暂归省家，方平有书与陈尉，书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无知方平名，远者至此，乃知之。陈尉家今四世存录王君手书及其符传小箱也。

涉 正

涉正者，字玄真，巴东人也。说秦始皇时事，了了似及见也。汉末，从二十弟子入吴，而正常闭目，虽行犹不开也。弟子随之二十年，莫有见其开目者。有一弟子固请之，正乃为开目。目开时，有音如霹雳，而光如电，照于弟子，皆不觉顿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复还闭目。正道成，莫见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诸弟子，皆以行气绝房室，及服石脑小丹。云李八百呼正为四百岁儿。

臣道一曰：《道德经》曰：五色令人目盲。又曰：圣人为腹不为目。古仙亦云：魂在肝而不在眼漏。又曰：闭目见自己之目。使人能神守于内，不为物转，则泰山在前而目不见矣。今涉正乃常闭目，虽行犹不开也，岂非故以圣人为腹不为目之意，神其教以开化其弟子乎。后之学道者，合于此乎有悟。

孙 博

孙博者，河东人。有清才，能属文，著诗百篇，诵经数万言。晚乃学道，能治墨子之术，能使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耀数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树火生，叶即焦枯，更指之即复。故亦能使三军之众，各成一聚火。有藏入亡奴在军中，累日求之不得，博语奴主曰：吾为卿烧其营舍，奴必走出，卿但当谛伺捉取之。于是博以赤丸掷军营中，须臾火起张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掷火，火即灭，所燔屋舍百物已焦枯者，皆悉如故。博每作火有所烧，他人虽以水灌之，终不可灭，须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但己身不沾，及能使在己者皆不沾。又能将人于水上布席坐，饮食作乐，使众人舞于水上，不没不濡，终日尽欢。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无所云为，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间石壁及地上磐石，博乃入其中去，初犹见背及两耳出石间，良久乃没。又能吞刀剑数十枚，及从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镜为刀，屈刀为镜，可积时不改，须博指之乃复故形尔。后入林谿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班 孟

班孟者，不知何许人。或云女子也，能飞行终日，又能坐空虚之中与人言语，又能入地中，初没足，至腰及胸，渐渐但余冠幘，良久而尽没不见。又以指刺地，即成泉井而可汲引。又吸人屋上瓦，瓦即飞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数千株，皆聚之成积如山，如此十余日，吹之各还其本处如常。又能舍墨舒纸著前，嚼墨亦喷之，皆成文字满纸，各有意义。后服酒饵丹，年四百岁更少容。后入大冶山中仙去也。

王 刚

天门子姓王名刚，尤明补养之诀，故其经曰：阳生立子寅，纯木之精；阴生立于申，纯

金之精。夫以木投金，无往不伤，故阴能疲阳也。阴人著脂粉，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住意，精其微妙，审其盛衰。我行青龙，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阴人之情有急于阳，而外自收抑，不肯请阳者，明金之不为木屈也。阳性气刚躁，志节疏略，至于游宴，声气和柔，言辞卑下，明木之畏于金也。天门子既明此道，年二百八十岁犹有童女之色，乃服珠珀得仙，入玄洲中去。

皇 化

九灵子姓皇名化，得还年却老、胎息内视之要，五行之道，其经曰：此术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己身，营护家门，保子宜孙，内外和穆。人见则喜，不见则思。既宜从军，又利远客。他人谋己，消灭不成，千殃万祸，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绝妖怪之门。咒咀之者，其灾不成；馱蛊之者，其祸不行。天下诸贤皆来宗己，倾神灵之心，得百姓之意。田蚕大行，六畜繁孳，奴婢安家，疾病得愈。县官道解，争理得胜，百事皆利。世有专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在人间五百余年，颜容益少。复后炼丹，乃登仙去。

阴 恒

北极子姓阴名恒，其经曰：治身之道，爱神为宝；养性之术，死入生出。常能行之，与天相毕。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铁治铁之谓真，以人治人之谓神。后服神丹而仙去。

李 修

绝洞子姓李名修，其经曰：弱能制强，阴能弊阳。常若临深履危，御奔乘驾，长生之道也。年四百余岁，颜色不衰。著书四十篇，名曰《道源》。服还丹升天也。

柳 融

南极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鸡子，吐之数十枚，煮而啖之，与鸡子无异。黄中皆余粉少许如指端者，取杯咒之，即成龟。煮之可食，肠脏皆具，而杯成龟壳，煮取肉则壳还成杯矣。取水咒之，即成美酒，饮之醉人。举手即成大树，人或折其细枝以刺屋间，连日犹在，以渐萎坏，与真木无异也。服云霜丹，得仙去。

葛 越

黄卢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与治之，皆愈，不必见病人身也。善气禁之道，禁虎狼百虫皆不得动，飞鸟不得去，水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岁，力举千钧，行及走马。头上常有五色气，高丈余。天下大旱时，能到渊中召龙出，催促便升天，使作雨。数数如此，一旦与亲故别，乘龙而去，遂不复还。

刘 安

淮南王刘安，汉高皇帝之孙。好儒学、方技，作《内书》二十一篇，又著《鸿宝万年》三卷，论变化之道。有八公往诣之，门吏自以意难问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闻、精义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横行之壮士。今先生皆耆老矣，自无注书之术，赍育之气，岂能究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钩深致远，穷理尽性乎。三者并乏，不敢相通。公笑曰：闻王钦贤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学，养鸣吠之士，诚欲市马骨以致骥驥，师郭生以招群彦。吾等虽鄙，不合所求，故远致身，欲一见王，就令无益，亦不为损，云何限之逆见嫌择？若王必欲见少年则谓之有道，见垂白则谓之庸人，恐非发石取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等老，谨以少矣。言毕，八公变为十五岁童子，露髻青鬓，色如桃花。于是门吏惊悚，驰走白王。王闻之，不及履，即徒跣

出迎，以登思仙之台，列锦绮之帷，设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羁锁世业，沉沦流俗，不能遗累，放逸山林。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垢秽，诚革浮薄，抱情不畅，邈若云泥，不图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惟乞道君哀而教之，则螟蛉假翼去地飞矣。八公便已成老人矣，告王曰：虽复浅识，且备先学，知王好道，故来相从。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渊，牧虎豹，致龙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隐蔽三军，白日尽暝。一人能乘虚步空，起海凌烟，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刃之不伤，射之不中，冬冻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立成，转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灾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一人能煎泥成金，锻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龙驾云，浮游太清。任王所欲。安于是旦夕朝拜，身进酒果，先乞试之，变化风雨云雾，无不有效。遂授丹经及三十六水银等方，药成未服。而安有子名迁，好剑，自谓莫及也。郎中雷被与戏，而被误中于迁，迁怒，被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不听，被惧为迁所杀，乃上书于天子。是时汉法，诸侯壅阏奋击匈奴者，罪死。安当诛，武帝素敬重安，但削其二县。雷被与伍被素亲，伍被亦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而未发，被恐诛，乃诬告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发遣王，愿王勿疑。乃与安登山大祭，埋金于地，即白日升天。八公与安所践石上皆陷，于今人马之迹存焉。《舆地志》云：八公山在淝水北、淮水南，淮南王与八公居此，白日升天，今属寿州。一云此非也，乃符坚望草木为兵处。八公山有淮南八公憩石，汉属九江郡，今属滁州来安县之西南。一云八公山上有淮南王安庙，今属无为军巢县西。八公告安曰：虽复天使有此，然伍被为臣诬告君父，夫有神仙之籍者，人谋之者死，犯之者灭，被今当受诛也。于是宗正既至，失安所在。推问，云：王仙去矣。天子闻之怅然，乃讽使廷尉张汤奏伍被为安画谋反计，遂族诛二被，如八公言矣。汉史秘之，不欲言神仙之事，恐后世主常废弃万机，以求不死，故言安自杀。一云王同八公升天，乃弃置药鼎，鸡犬舐之，并得轻举，鸡鸣云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鸿宝万年之术仙去，位太极真人。

刘 图

汉安帝永初三年己酉二月，老君降于泰山。遣泰山使者羽以车骑，召江夏善士刘图，欲使校定天下簿籍。图至，见老君当殿南面而坐，泰山君居东西向，九天仙君居南北向，八极天君居西东向。命图与官属校定天下名籍，三日而毕。老君欲示图以罪福报应，乃令羽将图至天堂。见太清宫中金台玉殿，音乐自然，仙真多著青衣，执金简，歌咏经文。观毕遣回，图因此得道，遂为道士，后亦仙去。

介 琰

介琰者，不知何许人也。往建安方山，师白羊公杜必，受玄一之道。能变化隐形，常随师入东海。暂过吴，吴主孙权礼之，为琰起静堂。一日之中数过，遣人问起居，琰或为童子，或为老翁，无所食，琰不受饷遗。吴王欲学其术，琰以吴王内御，遂不传道法。吴主大怒，敕缚琰著甲，轘引弩射之。发而绳索独存，不知琰所之耳。

臣道一曰：道之在人，静默虚无，恬淡质朴，声色不能挠其志，名利不可汨其心，彼吴主安足与言道哉？惟此时介琰道成，已能变化隐形，返老复少，可谓入军不避甲兵矣。吴主以一旦之忿，欲杀之，何其陋邪？《道德经》曰：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学者省之。

龙 述

龙述，不知何许人也。于金山得神芝实，如梧桐子大，治而服之，日饵刀圭。服二年，得仙尸解而去。《真诰》云：龙伯高者，后汉时人。汉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称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后从仙人刁道林受服受胎气之法，又常服青髓方，托形醉，亡隐处方台，师定录君也。注云：伯高名述，京兆人。汉建武中，为山都长推至，零陵太守马援征南日，遗兄子严书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犹为谨飭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

赵 丙

赵丙，后汉东阳人。曾游行，道遇故人，便酌水为酒，削一楫为脯，皆得醉饱。又曾至渡头，求船不得，乃布席于水而坐，乘风而过。又咒枯树，便生花叶。

折 象

折象，字作式，广汉人也。少好黄老之业，后师东平先生虞叔雅，亦得道者也。笃尚养生，玄默无言。家世丰财，以为多藏厚亡无益，散千金以赈贫苦。或谏之，象曰：昔窦文有言，我之施物，乃逃祸，非避时也。知者咸服焉。自克亡日，尸解如蛇蛻而去。

王 遥

王遥，字伯辽，鄱阳人也。有妻无子，颇行治病，病无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针药，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饮不食，须臾病差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祸者，遥画地作狱，因招呼之，皆见其形物在狱中，或狐狸鼯蛇之类也，乃斩之燔烧，病者即愈。遥有竹篋子，长数尺，有一童子姓钱，以九节竹杖担篋，将出，冒雨行，遥及弟子皆不沾湿。及夕，尝有两火炬导前。约当行三十里许，登一小山，入石室。石室中先有二人，遥既至，取弟子担篋发之，中有五竹，簧三枚。遥自鼓一枚，以一枚与石室中二人，并鼓之。良久遥辞去，三簧皆纳篋中，使钱担之。室中二人并送遥，与遥言：卿当早来，何为久在俗间？遥答言：我如是来也。遥还家百余日，一夜天复雨，然灯火，治装。遥先有葛单衣及葛巾，五十余年未尝著之，此衣皆取著。其妻即问遥：欲舍我去也？遥曰：暂行尔。妻涕泣曰：旦复留少时。遥曰：如是即当还。后三十余年，弟子又见遥在马迹山中，颜色更少如向年，盖已为仙矣。

陈 永 伯

陈永伯者，南阳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试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系其足，闭于密户中，昼夜使人守视之。二十八日，亦复不见，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陈氏二子服之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后人不敢服。仙去必有仙官来迎，但人不见之耳。

刘 政

刘政，沛国人也。高才博物，学无不览。深惟居世荣贵须臾，不如学道可得长生，乃绝进取之路，求养性之术。勤寻异闻，不远千里，苟有胜己，虽奴客必师事之。后治《墨子五行记》，兼服朱英丸，年一百八十余岁，色如童子。好为变化隐形，又能以一身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又能隐三军之众，使人化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试取他人器物以置其处，人不觉之。又能种五果之木，使华实可食，坐致行厨，供数百人。又能吹气为风，飞沙扬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倾坏，更指之则还如故。又能化作美女

之形，及作木人，能一日之中行数千里。嘘水成云，奋手起雾，聚壤成山，刺地成渊。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湿，步行水上，召江海鱼鳖蛟龙鼉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气，方广十里，气上连天。又能腾跃上下，去地数百丈。后不知所在。

王 乔

王乔，犍为武阳人也。武阳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三百丈，上有白虾蟆，谓之肉芝，食者长生。非仙材灵骨，莫能致也。乔好道，望山朝拜，积十余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轻力倍，行及走马。后为柏人令，遂于东嶠山得道。今武阳有乔仙祠。王乔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晋王乔，有叶令王乔，食肉芝王乔乃蜀中神仙也。

成 君 平

成君平者，长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鹅羊，忽遇一仙翁，将入东华山。兄后寻至山中，见君平，因问所牧鹅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驱起，令随兄去。旬日却还山下，复化为石，今犹存焉，因名此山为鹅羊山。此山在长沙县北二十里，本名东华山，亦谓之石宝山，上有仙坛丹灶。毕田诗云：羽客何年此炼丹，尚留空灶镇孱颜。云中鸡犬仙应有，山下鹅羊石转顽。湘渚几回沧海变，辽城无复令威还。何年仙驭重来此，尽遣飞腾上九关。

丁 约

异入丁约，隐于卒伍。韦子威师事之，一日辞去，谓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两尘。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六

木 公

木公亦云东阳公，亦云东王父，盖青阳之元炁、万神之先也。冠三维之冠，服九色云霞之服，亦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友巨亿万计，各有所职，皆禀其命。故男子得道者，名籍所隶焉。校定功行，上奏元始，以禀命于老君也。一云木公即青童君，治方诸山，在东海中。

九 元 子

九元子者，炼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经曰《庚辛经》。

上 黄 先 生

上黄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隐形法。

常 生 子

常生子者，常漱水和玉屑，服之以升。

长 存 子

长存子者，学道成，为玄洲仙伯。

张 穆 子

张穆子修太极，上元年纪升仙。后以此法授龚叔进、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高丘子

高丘子，殷人也。好道，入六景山中，积五百二十余岁，但读黄素道经。服饵术，后合鸿丹，以得陆仙，游行五岳二百余年。后得金液，以升太清也。今为中岳真人。（《真诰》云：墓在中山闻喜县。注云：中山有女喜县，闻喜乃属河东。）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采芝草于茅山。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于狄山学道，修浴契铃经，得仙。

九源丈人

九源丈人者，为方丈宫主，领天下水神及阴精水兽蛟鲸之类。

宛丘先生

宛丘先生服制命丸得道，至殷汤之末世，已千余岁，以方传弟子姜若春，服之二百年，视之如十五岁童子。彭祖师之，受其方三首。

青乌公

青乌公者，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师之教，精审仙妙之理，乃入华阴山中学道。积四百七十一岁，十二试之，有三不过。后服金液而升天。太极道君以为三试不过，仙人而已，不得为真人。

长桑公子

长桑公子者，常散发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门。呼长精，吸玄泉。鸣天鼓，养丹田。柱下史闻之曰：彼长桑公子所歌之词，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

蔡琼

蔡琼字伯瑶，师老子，受太玄阳生符、还丹方，合服得道，白日升天。常以阳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即起。

列子

列子，郑人也，姓列名御寇。问道于关尹子，复师壶丘子林，又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九年之后能御风雨行。弟子严恢问曰：所谓问道者，为富乎？列子曰：桀纣为轻道而重利，是以亡。尝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知者。得道之后，著书名列子，见行世。唐玄宗追号为冲虚真人，其书号《冲虚真经》，宋徽宗封致虚观妙真君。

庄子

庄子，宋人也。姓庄名周，字子休，生于睢阳蒙县，学老氏之道。梁惠王时为蒙县漆园吏，以卑贱不肯仕。楚威王以玉帛聘之，欲以为相，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欲以境土累矣。庄子方钓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顾，曰：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子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二大夫遂去。宋王遣使聘于庄子，庄子曰：子见

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犍，其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孰为有国者所羁。遂终身不复仕。后得道，著书名《庄子》。《真诰》云：庄子师长桑公子，受其微言，谓之庄子也。隐于抱犊山中，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补太极阁编郎。下注云：长桑即是扁鹊师，事见《魏传》及《史记》。世人苟知庄生如此者，其书弥足可重矣。唐玄宗追号为南华真人，其书号《南华真经》，宋徽宗封微妙元通真君。

刘 越

周时有匡先生名续，修道于南嶂山。后有一少年数来相访，言论奇伟，先生异之，问曰：熟子风猷有日矣，借问乡邦姓字？答曰：予姓刘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尺许，叩之即当相延。先生如其语访之，叩石已，石忽自开双户洞启。一小鬟迎先生行数十步，继有二青衣绛节前导，渐见台榭参差，金碧掩映，珍禽奇兽，草木殊异。真人冠玉冠，朱绂剑佩来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人已觉，谓先生曰：子阴功易满，后会可期，他日相从不晚也。饮玉酒三爵，延龄保命汤一啜而出。先生返顾所叩石，宛然如初。他日复叩，无所应矣。（今庐山太平兴国宫三门外即石建亭，扁曰仙石，石上自有刘仙二字存焉。）

王 果

王果，楚之贤人也。厌秽风尘，臊膻名利，遁隐山林，静退诸行。一旦乘云而去。

鬼 谷 先 生

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姓王名诩，不知何所人，受道于老君。入云气山采药，合服得道，颜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因以为号。苏秦、张仪问道于先生，先生曰：闻道易，修道难。二子世心未冥，可学游说，以适今时之宜。必得相其国矣，必不得相其死矣。若不惧之，当相传。二子请学之，三年辞去，先生云：二子轻松乔之永寿，贵一旦之浮荣，惜哉。后复遗其书曰：二君足下勤劳驷马，功名赫赫，九州稽首。春荣到秋，不得久茂，日数将尽，时讫将老。子不见河边之木乎，仆马折其枝，波浪漱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见嵩岱之松柏乎，华霍之梓檀乎，叶干青云，根洞三泉，千秋万岁，无斤斧之患。元狐疫死者，有鸟如乌衔草覆其面，遂活。有司上闻，秦始皇遣使赍草以问先生，先生曰：巨海中有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于琼田之中，亦名养神芝。其叶似菰而不丛生，一株可活一人耳。先生在人间数百岁，后不知所之。或曰鬼谷在嵩高之阳城也。

茅 濂

茅濂，字初成，咸阳南关人也，即东卿司命君盈之高祖，师鬼谷先生。入华山修道，后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泰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秦始皇闻之，改腊曰嘉平，以希慕得仙。

西 门 君

西门君者，少好道，明诸谶纬。以《开山图》授秦始皇，而不能用。

徐 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鸟如乌状，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而活。持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而云：祖洲上养神芝。始皇乃谓可索得，因访求精诚，得道士徐福。发童男童女各五百人（一云各三千人），率楼船等入海寻祖洲，不返，不知所在。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来迎，由是后人知福得道。仙传拾遗云：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上客等不能活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

是，宁可久全。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置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发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曰：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士人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羹饭哺之，器物皆奇小。士人嫌其薄，徐君曰：能尽此为佳馔也，但恐不尽尔。士人连啖如数瓯物，至饱而竭。复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至醉。翌日，又以黑药数丸与食，利黑汁数斗，其病乃愈。士人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毋愁归路远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士人还，数日至登州。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郭四朝

郭四朝者，周时燕人也。兄弟四人同学道，四朝居长。秦时得道，来勾曲山南，所住处作塘遏，涧水令深，基遮垣墉，今犹可识处（《真诰》云：今舍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高其墙岸，盖水得深。但历代久远，塘墙颓下耳。注云：今舍语似是许长史宅，宅前今乃有塘，近西为堤墙，即是遏柳沂水，而去郭千甚远。郭千在北涧西北，今有大陂塘。四朝先应在此，未解舍前之意，恐长史千陂复立田业。又有说，在后）。四朝乘小船游戏其中，每扣舷而歌，歌曰：清池带灵岫，长林郁青葱。玄鸟藏幽野，悟言出从容。鼓楫乘神波，稽首希晨风。未获解脱期，逍遥林丘中（晨风谓上清玉晨之风，非毛诗所谓“觝彼晨风”之鸟也）。浪神九垓外，研道遂全真。戢此灵凤羽，藏我华龙麟。高举方寸物，万吹皆垢尘。顾哀朝生惠，孰尽汝车轮（女宠不避席，男爱不尽轮，朝生蜉蝣也，以喻人之在世，易致消歇耳）。游空落飞颿，虚步无形方。圆景焕明霞，九凤唱朝阳。挥翮扇天津，掩霭庆云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浆。逍遥玄垓表，不存亦不亡（玄垓、九垓，皆八极之外，九霞之顶名也。飞登木星，亦名玄朗东阳之垓，盖若士语卢敖云：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上矣）。驾歟舞神霄，披霞带九日。高皇齐龙轮，遂造北华室。神虎动琼林，香风合成一。开阖幽冥户，灵变玄灭迹。（四朝为玉台执盖郎，故云高皇齐龙轮。又云：真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无违，坐超迁之。四朝职满，上补九宫左仙公，领玉台执盖郎，中间久阙无人，后以思和代四朝也。山在居民，今犹呼一平泽地为郭千者，是四朝之姓尚存千民口也。年年四朝每行，皆过请此地，以造思和，游看原阜。下注云：此是茅传中原也。按如此说郭千，止是种植处，非居止也。住处则长史宅，果应是矣。今塘墙既颓，决水不复甚伟，人皆以为田耳。然其地辽阔小壑犹自成池，可得泛舟而歌。但无人能追踪远世，可叹如何。后云：自四朝年年行过游看，是上补去后，犹复忆羡旧居，所以数宴良常，眷盼朋好。）

周太宾

周太宾，秦时道士也。同姜叔茂学道，在勾曲山，种五果五辛菜，货之以市丹砂。今山间多有韭薤，即其遗种也（今呼为韭山，在大茅西，甚多大韭。又余处亦有蒜薤耳，韭山、姜巴，一处也）。二人并得仙。太宾有才艺，善鼓琴，能弹独弦而八音和。以教糜长生、孙广田。（广田即孙登也。）

姜叔茂

姜叔茂，不知何许人。常与周太宾为友，学道修仙，今在蓬莱为左卿。南郑诸姜，则叔茂之后也。叔茂曾作书与太极官僚云：昔学道于鬼谷，道成于少室，养翮于华阳，待举于逸城。时乘颿轮，宴于勾曲。悟言永叹，代谢之速，物存人亡，我劳如何。《真诰》曰：秦时道士周太宾及巴陵侯姜叔茂者，来往勾曲山下，又种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时

封侯，今名此地为姜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下注云：地号，今亦存有大路，从小茅后通延陵，即呼为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时未并，楚置郡，巴陵县始晋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

龚 仲 阳

龚仲阳者，受嵩山少童，步六纪之法。

谷 希 子

谷希子者，学道得仙，为太上真官。东方朔师之，受阆风钟山蓬莱及神州真形图。（《真诰》云：谷希子为太极右仙公。）

王 仲 高

王仲高，不知何所人也。常在淮南市卜，父老传世见之，面有童颜。伍被言于淮南王刘安，安闻之欣然，即使召至，被曰：仲高常在张猛家，臣与猛善，每云仲高性简正，难请求，不可以势屈，臣当因猛致之。安令具车乘，遣被至猛所招焉。猛曰：王先生昨云当暂行，在近耳，亦时得相见。今已出卜，晚间还。被待之，须臾便返。见被大笑，谓猛曰：吾昨云近别，正在此客也。即随被之安。安出门迎之，东面请受道，便执弟子之礼。仲高曰：某庸人耳，仅得长生不死之道，他无所能。惧所知浅，不足以上献大王殿下，非有爱吝之心。安因请弥至，仲高谓被曰：吾欲授大王道，王心志浮浅，既不能行，亦不宜闻。又曰：黄帝，吾父之长也，昔师朱襄君，受长生之诀。又师黄洞君，受不死之道，于今已六千余岁矣。遂以道传安，仲高后莫知其所之。

公 孙 卿

公孙卿者，学道于东梁甫山，一云滋液山。山宫中有合成仙药，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并在宫中，合药时颂曰：玉女断分剂，蟾蜍主和捣；一丸炼人形，二丸颜色好。汉武帝时，方士入海求蓬莱，公孙卿先行，见一老父牵狗，武帝以为仙人也，冀获其真。

李 少 君

李少君，字云翼，好道，入泰山采药，修绝谷全身之术。遇安期生，少君疾困，扣头乞活。安期生以神楼散一匕与服之，即愈。汉武帝初，至雍郊，见五时，后常三岁一郊。是时少君以祠灶辟谷却老方见上，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对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台名）。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官尽骇，以少君神，数百岁人也。少君言上：祠灶皆可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可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蓬莱仙乃可见，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于是天子始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一云少君上言：臣能凝汞成银，飞丹砂成黄金，服之白日升天，身竦则凌空，伏入无间，控飞龙面八遐遍，乘白鸿而九垓周。溟海之枣大如瓜，钟山之李大如瓶，臣食之，遂生奇光。师安期，授臣口诀，是以保万物之可成也。于是上甚尊敬，为立屋第。《抱朴子》曰：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传》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贫无有市以药物，故出于幕，以假途见钱，道成而去。又按汉《楚中起居》注云：少君将去也，武帝梦与之共登嵩山，逢绣衣使者乘龙自云中下云：太一请少君。帝觉，语左右曰：如我梦，少君舍我去也。数日而少君病死，入棺，帝令发棺，无尸，独衣冠在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七

董仲君

董仲君者，临淮人也。少行气炼形，年百余岁不老。常见诬系狱，佯死，臭烂生虫。狱家举出，而后复生，尸解而去。

车子侯

车子侯，扶风人也。汉武帝爱其清静，稍迁其位至侍中。一朝语家云：我今补仙官，此春当去，至夏中当暂还，少时复去。果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兰兮延秀，簪妖淫兮中臧；日斐斐兮丽景，风徘徊兮流芳。皇天兮无慧，至人逝兮仙乡。天路远兮无期，不觉涕下兮沾裳。

王兴

王兴者，阳城人也。常居宛谷中，本凡民不知，无学道之意也。汉武帝元封二年正月甲子，上嵩高山，登大虞石，起道宫，使董仲君、东方朔等斋洁思神。忽见仙人长及二丈余，耳出头顶，下垂至肩，武帝礼而问之，仙人曰：吾九嶷山人也，闻中岳石山菖蒲一寸九节，服之可以长生，故来采之。言訖，忽失所在。武帝顾谓侍臣曰：彼非学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岳之神，以此谕朕耳。乃采菖蒲服之二年，武帝性好热食，服菖蒲，每食热，辄烦闷不快，乃止。时从官亦多服之，然莫能持久。惟王兴闻仙人服菖蒲之言，乃采服之不息，后为蒲江主簿。闻县境有神仙灵化，每瞻望云际，归心达诚，遂罢官，隐于秋长山，即二十二化也。下有洞穴，中有千岁金蟾。古老相传，有见之者当即得道。又有琼花木，在山之顶，径八九尺，叶若白檀，终冬常茂，云此木花开即有于此升天得道者。花如芙蓉，香闻数里。兴居此山，存神抱一，吸景内修。又以乘龙蹻纪之道，九载修炼。忽有琼花吐艳，又见金蟾跳跃，引入洞中，遇金液之丹，拜而服之。后云车迎之，白日升天。后人因兴得道，遂相传为主簿化。

寿光侯

寿光侯者，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又有神树，人止者辄死，鸟过必坠。侯复劾之，树盛夏枯落，见大蛇长七八丈，悬死其间。汉武帝闻而召见，乃试问之曰：吾殿下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乎？曰：此小怪，易消尔。帝伪使三人为之，侯劾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大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解之而苏。

卫叔卿

卫叔卿者，服云母得仙。汉武帝天汉二年八月壬辰，老君复遣卫叔卿来见帝。时帝闲居殿上，忽见羽衣星冠，乘云车、驾白鹿而至，帝惊问为谁，答曰：中山卫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之民，乃朕臣也，可前共语。叔卿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梁伯至中山求之，不得见，但将其子度世还见帝，帝问云：汝父今在何所？对曰：臣父少好道，不交人事，委家而去已四十五年，云当入华山也。帝复遣梁伯与度世共之华山寻之，至绝岩之下，望见叔卿与数人博戏于岩上，紫云覆之，白玉为床。又有数仙人持幢节立其后。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何为来？度世曰：帝甚恨前日仓卒，不得与父言，今故遣使者梁伯与度世共来，愿更得见父也。叔卿曰：我前为太上所遣，欲告帝以大灾之期及救危厄之法，

国祚可延。而帝乃驕慢自貴，不識真道，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也。梁伯還奏，帝悔之。當時度世問叔卿曰：不審與父并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太玄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今世向大亂，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合服之一年，則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于此。度世拜辭而去。後以神方為梁伯之師，合而服之，與梁伯俱得仙。

戴 孟

戴孟，武當山道士，字成子，武威人也。漢武帝時為殿中將軍。本姓燕名濟，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又云漢明帝時人，少孤，養母甚至，復好神仙學，周游四方。母既即世，入華陽山，服白朮、黃精，兼能種植，及服雲母、雄黃、丹砂、芝草。篤志于道，久而愈勤。一日授玉佩金珰經并石精金光符于清靈裴真人，精思修之，則自覺體輕。游名山，訪真境，日行七百里，得不死之道。腰間有十數卷書，即《太微黃書》也。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山世遠常與之游處，謝允常師事之。允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為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告官，被誣陷烏傷。獄將入死，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往來，于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當山，見戴孟，觀其風骨，即先來獄中授符者乃孟耳。遂執弟子禮，求授道要。後出仕，作歷陽、新豐、西道三縣，所至多神驗。允年七十猶不老，孟則或隱或顯，莫知所之。《真誥》云：黃衣童子者，即玉佩金珰之官耳。

山 世 遠

山世遠，授戴孟先生法。暮卧，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煉。嘗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為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世遠得道，為太和真人。

毛 伯 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同于王屋山學道四十余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真誥》注云：謝稚堅有三處出，一云與葛玄相隨，一云在鹿迹洞中，即是此為詳為是。一人當同姓名爾。）

蘇 林

蘇君諱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少稟異操，獨逸無倫。訪真之志，與日彌篤。嘗負担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初為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游，時已九百歲，唯不死而已，非飛仙也。後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而林托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湯王時木正也，服胎食之法，還神守魂之事，人得其益。先生曰：子真入也，當學真道，我迹不足躐矣。乃致林于涓子。涓子者，真人也。既見之，遂授以真訣。告林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藥物，除去三尸，殺滅谷蟲。三尸者，一名青古，伐人眼，是故目暗而皺，口臭齒落，由是青古之氣穿齒泥丸也。二名白姑，伐入五臟，是故心氣少，喜忘荒悶，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尸，伐人胃管，是故腸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嘆，精神昏怠，神爽雜錯，由血尸流噬魂胎之關也。若不去三尸而服藥者，谷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絕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蓋其蟲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是故服食不辟于死生，由青古、白姑、血尸三鬼不去所致爾。雖復斷谷，人體重滯，淹淹淡悶。又所罔非真，顛倒翻錯，邪淫不除，由蟲在內搖動五神故也。凡欲求真，當先服制蟲丸。制蟲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夫

求长生不死，仙真之初罔不先服制虫丸以除尸虫，建长生之根也。若人腹中有虫，宁得仙乎？形中饶鬼，安得真乎？其虫凶恶，速人之死，故当除之。涓子告林曰：我被帝召，上补中黄四司大夫，领北海公，去世无复日也。后林诣涓子寝静之室，得书一幅，以遗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见，授子书矣。但有三一，长生不灭，况复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刊玉札，况与三一相见乎。加存洞房为上清公，加知三元为五帝君。后圣金阙帝君所以乘景迅雷，周行十天，实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吾饵木精三百年，服气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间复周游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岳，休息洞室。乐林草之垂条，与鸟兽而相激。川渎吐精，丘陵蓊郁，万物之秀，寒暑之节，弋钓长流，遨游玄籟，静心山岫，念真养气。呼召六丁，玉女见卫；展转六合，无所羁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余年，实乐中仙，不求闻达。今卒被召，上补天位，徘徊世泽，惆怅绝气。吾其去矣，请从此别。子勤勤之，相飘室也。林省书流涕，徬徨拜空，涓师之迹亦绝矣。夫玄丹者，泥丸之神也。其法出太上素灵诀，守三一为地真，守洞房为真人，守玄丹为太微宫也。林谨奉法术，修行道成，周观天下，游眷名山，分形散景，寝息丹陵，卖履市巷，丑形试真。得意而栖，遁化不伦，时人莫能识也。以汉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告弟子周季通曰：我昨被玄洲召为真人，上领太极中候大夫，今与汝别。比明旦，有云车羽盖，骖龙驾虎，侍从数千人迎林。林即日登天，冉冉西北而去。良久云气覆之，遂绝。林未去之时，先是太极遣使者下拜为中岳真人，后太上又遣玉郎下拜为五岳地真人，宫在丹陵也。弟子周季通曰：予见先师得道为仙，已三被拜授，乃登升。盖洪德高妙，玄韵宿感，灵化虚源，神澄八方。龙升凤逐，飞步真门，隐显津梁，观试风尘。其道神矣，其法珍矣，非纸札粗意所能述宣，今聊撰其标略尔，所冀将来有道之士以游目也。

阳 生

阳生者，住少室西金门山。山有金罍浆，服之得道。

王 思 真

王思真者，不知其得道年代，位为太上侍经仙郎。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一日，太上老君降于天台山，命思真披九色之韞，出《洞玄》《大洞》等经三十六卷，以授太极左宫仙公葛玄。

王 仲 都

王仲都，汉人也。一云道士，学道于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御寒暑，已二百许年。汉元帝召至京师，试其方术。尝以严冬之月从帝而游，令仲都单衣乘驷马车于上林昆明池，环水驰走。帝御狐裘而犹觉寒，仲都貌无变色，背上气蒸然然。又当盛夏，曝之日中，围以十炉火，口不称热，身不流汗。后亦仙去。孙思邈尝于峨眉山栖真习道，仲都与三五人假为猎夫，过其居试之，因论长生之旨，遂授道思邈而去。

上 成 公

上成公，泌县人。其初出行，久不还家，后归语其家人曰：我已得仙。因辞家而去，人见其举步稍高出虚空中，良久乃没。后汉时人也。

桐 君

汉献帝建安三年，昌图国献鸣石鸡，其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彻。其国闻其鸣，乃杀牲以祠之，当声处掘，则得此鸡。若天下太平，翔飞颀颀以为佳瑞，亦谓之宝鸡。人听地中以候晷刻，道士云：仙人桐君采石，人穴数里，得丹，石鸡舂碎为药。

服，令人有声气，后天而死。吴宝鼎元年，四方贡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静室，自于室内鸣翔，此之类也。

刘 晨

刘晨、阮肇，剡县人也。汉明帝永安十五年，二人往天台山采药，迷失道路，粮食乏尽。望山头有一桃木，共取食之，如觉少健。下山得涧水饮之，并各洗浴。又望见蔓菁菜从山腹出，次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饭屑。二人相谓曰：去人间不远矣。因过水，深四尺许，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见二女容颜绝妙，世所未有。便唤刘、阮姓名，如有交旧也。喜悦，因语曰：郎等来何晚也。因邀过家，厅馆服饰，无不精华，东西各有床帐帷幔，七宝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息青衣，悉皆端正，都无男女。须臾下胡麻饭、山羊脯食之，甚美。又设甘酒，又有数仙客将三五桃至女家，云：来庆女婿。各出乐器，歌调作乐。日既向暮，仙客各还去。刘、阮就所邀女家止宿，驻留十五日。求还，女答曰：今来此是宿福所招，得至仙馆，比之流俗，何有此乐。遂住半年，天气和适，常如三二月，百鸟哀鸣，无不悲思。求归甚切，女曰：罪根未灭，使令君等如此。更唤诸仙女，共作鼓吹，送刘、阮从此山洞口去，不远至大道。随其言而得还家乡，并无相识也。乡里怪异，乃验得七代子孙，传上祖公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无亲属，栖泊无所。却欲还女家，寻当年所往山路，迷莫知何处。至晋武帝太康八年，竟失二公，不知其所之也。

武 丁

桂阳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问：织女何事渡河，兄何时当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去后三千年当还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犹云七月七日织女嫁牵牛云。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天地铃经》，行而得道。

蔡 长 孺

蔡长孺者，蜀郡人。服十精丸，年三百岁，色如少童。

延明子高

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 野 子

崔野子者，服术以度世。

灵 子 真

灵子真者，服桃胶以得仙。

任 敦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罗浮学道，后居茅山南洞，行斗步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召鬼神，隐身分形。居山舍，虎狼不敢触犯。

敬 玄 子

敬玄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遥望昆仑山，下有三顷田；借问田者谁，

赤子字元先。土生二灵木，双关侠两边，日月互相照，神路带中天。采药三微岭，饮漱华池泉。遨游十二楼，偃蹇步中原。意欲观绛宫，正值子丹眠。金楼凭玉几，华盖与相连。顾见双使者，博著太行山。长谷何峥嵘，齐城相接邻。纵我飞龙轡，忽临无极渊。黄精生泉底，芝草披岐川。我欲将黄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饮流丹，羽翼奋迅鲜。意犹未策外，子乔提臂肩。所经信自险，所贵得神仙。

帛 举

帛举字子高，尝入山采薪，见二白鹄飞下石上，即成两仙人。共语云：顷合阴丹，就河北王母索九剑酒服之，至良。子高闻仙人言，就访王母者，得九剑酒，还告仙入，乞阴丹服之，即翻然升虚，治于云中，掌云雨之任。（魏晋间有帛和，师河北王母，未审是此人否。）

徐 季 道

徐季道少住鹄鸣山，后遇真人谓曰：夫学道，当巾天青，咏《大历》，跏（《真诰》作跏）双白，徊二赤。此太素五神，道之秘事也，其语隐也。《大历》者，《三皇文》是也，季道修行得道。

赵 叔 期

赵叔期，不知何许人。学道于王屋山中，时时出民间。闻有卜者在市，叔期往见之。卜者谓叔期曰：欲入天门，调三关，存朱衣，正昆仑。叔期知是神人，因拜扣头，请其要道。因以一卷书与之，是《胎中记》。拜受之，后合神丹而升天。

庄 伯 微

庄伯微者，汉时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时正西北向，闭目握固，想昆仑山。积三十年，后见昆仑山人授以金液方，合服得道。（《真诰》云：想见昆仑山二十一年，后服食入中山学道。犹存此法，当复十许年，后闭目，乃奄见昆仑。存之不止，遂见仙人授以金液之方，遂以得道。）

瞿 武

瞿武，后汉人也。七岁绝粒，服黄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诀，乘白龙而去。今蜀州有瞿君祠。

匡 俗

匡俗字子希，少以孝悌著称。召聘不起，至心学真。游诸名山，至覆笥山，上有湖，周围数里，多生灵草异物，不可识。其傍有石井泉，通湖中。又有石雁，至春秋时皆能群飞。复有小石笥，中有玉谍，多记山名福地及得道人姓名。后服食得道。

卢 耽

卢耽者，少学道得仙。后复仕为州治中，每时乘空归家，到晓则反。州尝元会，期贺在列，时耽后至，回翔阁前欲下。次为威仪以帚掷耽，得一只履坠地，耽由是飞去。

傅 先 生

傅先生者，学道于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极真人（《真诰》云太极老君），与以木钻，使之穿一石盘，厚五尺许，戒云：石盘穿，仙可得也。于是昼夜钻之，积四十七年，钻尽石穿。仙人来曰：立志若斯，宁有不得道者。即授以金液还丹，服之度世。《丹台录》云：升

太清为南岳真人。

黄 观 子

黄观子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求乞长生。如此积四十九年，后遂服食，入焦山，太极真人以百四十事试之，皆过。遂服金丹，而咏《大洞真经》，今补官为太极左仙卿。

石 坦

石坦字洪孙，渤海人也。游赵魏诸名山，得道，能分身，同时请十余家，各家有一坦，所言各异。

张 巨 君

张巨君者，不知何许人也。许季山得病不愈，清斋祭泰山，请命昼夜。所诉忽有神人来回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帝使我问汝，可以实对。季山曰：仆是汝南平舆许季山，抱疾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灵山请决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张巨君，吾有易道卜筮，射知汝祸祟所从。季山因再拜请曰：幸蒙神仙迁降，愿垂告示。巨君为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有变，巨君曰：汝是无状之人，病安得愈乎？季山曰：愿为发之。巨君曰：汝曾将客东行，为父执仇，于道杀客，内空井中，大石盖其上。此人上诉天府，以此病谴汝也。季山曰：实有此罪。巨君曰：何故尔邪？季山曰：父为人搏，耻蒙此以终身。时与客报之，未至，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难欺，汝勤自首，吾还山当为汝请命也。季山渐愈，巨君传季山筮卦卜，喜于《易》占，但不得巨君度世之方。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八

尹 喜

无上真人尹喜，字公文。初，母氏尝昼寝，梦天下绛霄，流绕其身。及喜生时，家内陆地自生莲花，光色鲜盛。眼有日精，姿形长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貌。少好学坟索，善于天文秘纬。仰观俯察，莫不洞彻，虽鬼神无以匿其情。大度恢杰，不修俗礼。损身济物，不求闻达。逸响遐宣，周康王时为大夫，后召为东宫宾友。结草为楼，仰观乾象，精思至道，号为楼观。喜于是时，瞻见东方有紫气西迈，天文显瑞，知有圣人当度关而西。乃求出为函谷关令，王从之。昔在浩劫，有圣人名太上老君，自开辟以来，传弘大道，历世降为帝者师（详见前卷之二，自天皇氏通玄天师至周郭叔子。以后降世，详见《混元实录》）。至殷阳甲十七年，自太清境分神化气下降，托孕于玄妙玉女，计八十一年，于武丁九年庚辰二月十五日降生。生而皓首，故号曰老子。老子者，老君也。于四十三年甲寅，于亳州乘白鹿升天（详见后卷《无上元君纪》）。至辛纣二十一年，文王再降于岐山之阳。周文王为西伯，召为守藏史。周武王时迁为柱下史，成王时仍为柱下史。乃游西极大秦、竺乾等国，号古先生，化导其国（竺乾在昆仑之西，非天毒之天竺也）。至康王时还归于周，复为柱下史。昭王时去官，归亳隐焉。老君复欲开化西域，乃以昭王二十三年癸丑（天上之无极大元年也）五月壬午，驾青牛之车，薄版为隆穹，徐甲为御将，西度函关。喜至关曰：夫阳数极九，星宿值金，岁月并王法，应九十日内有大圣人经过京邑。乃敕关吏孙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车服异常者，勿听过。喜即预期斋戒，使扫路四十里，夹道烧香以俟天真入境。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一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舆，驾青牛而至。关吏曰：明府有教，愿公少留。乃入白喜，喜曰：道今来矣，我得见圣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头，邀之曰：愿大人暂留神驾。老君谢曰：吾贫贱老翁，居在关东，田在关西，今暂往取薪，何故见留，幸

听度。喜复稽首曰：大人岂是取薪，久承大圣当来西游，劳神暴露，愿少憩神驾。老君曰：闻开导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无为，永存绵绵。是以升就道，经历关，子何苦留邪？喜又曰：今睹大人，圣姿超绝，乃天上之至尊，边夷何足往观？愿不托言，少垂哀愍。老君曰：子何所见而知吾？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过昴（斗中有天理四星，主统理万物），自今月朔，融风三至，东方真气状如龙蛇而西度，此大圣人之征。喜少好坟《易》及天文秘纬，凡仰观俯察，未尝不验，故知必有圣人度关。夙夜存思，未尝暂息。今以有缘，果遇仙驾，愿垂慈诲，开济沉冥。老君既三试之皆过，乃怡然笑曰：善哉，子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见，当得度世也。喜忻跃，叩头再拜曰：敢问大圣姓字可得闻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从劫至劫，非可悉说也。吾今姓李，字伯阳，号曰老聃（聃与僂同，亦作僂）。喜于是就官舍设座供养，进盥栉，行弟子之礼。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赁于老君，约日雇百钱，至出关时，计当七百三十万钱。甲见老君去官远适，亟来索钱。老君谓曰：吾往西海大秦、尉宾、天竺、安息诸国，令汝御车，还当以黄金计直价汝。甲如约。及至关，饭青牛于野，老君欲试之，乃以吉祥草化为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辄以言戏甲。甲惑之，欲留，遂负前约。乃诣关令讼老君，索佣钱。老君谓甲曰：汝随我二百余年，汝久应死，吾以太玄生符与汝，所以得至今日，汝奚不念此而讼吾？言讫，符自甲口中飞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悯甲违心致死，乃为甲叩头请命，愿赦其罪，赐以更生，乞为出钱偿之。老君重喜慈舍，曰：善。乃复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老君曰：吾不责汝，汝负本约，道自去汝，故死耳。今偿汝钱。喜即以钱给甲，而礼遣之。甲请留，不许，伏地搏颊曰：已沐圣恩，曲赦罪戾，今此枯骨，复见光明，刻骨铭心，愿从云驾。老君竟弗许。老君为喜留关下百有余日，喜斋戒，叩头再拜，跪请曰：尘凡孺子，幸遇圣人，投身委命，愿闻大道。老君曰：微哉，子之问也。夫大道守真，三品为则，以一为度，以正为德。喜曰：道品有三，要得升仙，其可行乎？老君曰：子能知一万事毕，闭塞情欲入奥室，炼金食气为第一，子能知之守勿失。喜踊跃，稽首曰：炼金奈何？曰：神方也，自至真上帝，莫不由金丹而得道，履九幽而入杳冥，上下虚无，因神明而俱升。喜稽首曰：愿闻其旨。老君曰：红铅黑锡大丹头，从红入黑是真修，黑中取精赤取髓，解取赤黑药无比。用赤入黑保长生，用黑入赤天仙矣。喜曰：道则高矣妙矣，末学未究，愿赐指示。老君曰：一者是铅铅为君，二者是汞汞是臣。若铅不真，其汞难亲；若铅是亲，不失家臣。青腰使者，赤血将军，和合两姓，异族同群。白汞作脑，黄芽为根，化铅为粉，炼汞成尘。阴居阳位，阳数阴匀。日盈月昃，寒暑区分。开设法象，赫然有文。惟吾此道，天地常存。喜拜曰：药物之旨，敬闻命矣。炉鼎之制，水火之候，奈何？老君歌曰：圆三五，寸一分，口四八，两寸唇，长二寸，厚薄均。腹三齐，坐垂温。阴在上，阳下奔。首尾武，中间文。始七十，终三旬，内二百，善调匀。阴火白，黄芽银。两柴聚，辅翼人。子处宫，得安存，来去游，不出门。渐成大，性精纯。即归一，还本原。至一周，甚栖勤，密防护，莫迷昏。途路远，甚幽玄。若达此，会乾坤。子午沾，净魄魂，得长寿，入仙村。乐道者，寻其文，谛思之，勿须论。又歌曰：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回甚著明。前三五兮后三五，五六三十又还生。生兮灭兮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气内推迁，万象爻铎都在此。水银一味翻为二，变化阴阳成既未。既未却配为夫妇，始觉壶中有天地。又歌曰：金液还丹仙华流，高飞云翔登天丘。赤黄之物成须臾，当得雌雄纷乱珠。可以腾变致行厨，灵人玉女我与俱。出入无间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沉浮，汝其震敬必来游。金液之诀尽于此矣。丹成，作金以为食器，亦得长生。先试作金，金成乃可服。故曰金可作，世可度也。于是授喜《太清八符经》《太清观天经》《九都经》《神丹经》《金液经》及《八炼九转还丹伏火之诀》焉。老君复谓曰：审欲神仙，当先服还丹金液。汝不服还丹金液，虚自苦尔，为寒温风湿，鬼气所击，可命不能救也，可不勉哉。努力作丹，早自防卫，勿示愚人，令汕毁神道，益子之过。嗟乎，行尸虽富有万物，贵为王侯，不满百年，成土一簣，甚可哀也。合作神丹，劳苦须臾，一成便仙，与天相毕，恣心所欲，乐可央

乎。喜曰：炼金食气，道有二乎？老君曰：天地之精华，阴阳之根本，二气之谓也。阳龙阴虎，木液金精，二气交会，炼而成者，谓之外丹。含和炼藏，吐故纳新，上入泥丸，下注丹田，循环不息，朝于绛宫，采于五府，以哺百神，此内丹也。修道之士，得内丹者可以延年，得外丹者可以升天。三一九思者，内修之要也。九丹金液者，外炼之极也。合而修之，道成决矣。喜重请曰：炼金之法既奉教矣，敢闻食气奈何？老君曰：食气固精，受明玄经，生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云门，下固灵根。知之甚易，行之甚难。夫形动德散，气越道判，精消魂损，日动魄乱。是以圣人静形固气，畜精爱视，则道德虚凝，魂魄固守，形一神万，道乃成就。常以半夜之后，偃卧握固，鼻纳清气，口徐吐之。复守三一，入室九思，神定气安，仙道近矣。因授喜《玉历中经》三十五章，喜曰：三一之旨，愿赐指示。老君曰：三一之道，神仙所重，世莫得闻，子其秘之。两眉间却入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泥丸，上丹田宫也。中有赤子，字元先，名帝卿，心中为绛宫，中丹田宫也。中有真人，字子丹，名光坚，脐却入三寸为命门，下丹田宫也。中有婴儿，字元阳，名玄谷，皆长三寸，同服赤帔赤衣赤履，此三一也（一云上一紫衣，中一赤衣，下一黄衣，皆一婴儿之状）。下一座金床玉几，常以金炉玉匕搅精华，以哺上一、中一、下一，当昼夜存之也。子欲长生，三一当明。子能守一，一亦守子矣。气变为精，精变为神，神化为婴儿，婴儿上为真人。真人然后为赤子，此真一也。又曰：伪道养形，真道养神。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形为灰土，其何识焉。耳目声色，为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为恼本，痛痒寒温；意为形累，愁毒忧烦。弗疾去之，则志气日耗，寿命不延。其来久矣。子当先损诸欲，莫令意逸。闲居静处，精思斋室。丹书万卷，不如守一。常以虚为身，以无为心。无身之身，无心之心，可谓守神。守神玄通，是谓道同。其犹高山大泽，非欲虫鱼鸟兽，而虫鱼鸟兽归之。人能虚无为，非欲于道，道自归之矣（余见《西升经》）。乃授喜太阳金真九炼之法，谓之九室存思。第一无邪思，第二正身思，第三致正思，第四大正思，第五极正思，第六深正思，第七正真思，第八洞玄思，第九大洞思。入此九室，行此九思，即与太阳合形，同臻子道。喜皆得其秘，再拜稽首，敬佩玄恩。喜于是辞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归其家。他日请曰：愚愚不知所问，愿请益。老君曰：子欲修身养性，行道纪形，结气成神，终始无穷者，莫先以静。故天静以为定，神静以为变，入静以为生。将静之时，反听内观，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动。无色之色为之见，无声之声为之闻，无味之味为之甘，不言之言为之教。神景为之降，福德为之臻，和气为之应矣。子欲静神，先沐浴斋戒二十五日，然后精炼己身，魂魄和平，乃可入室。入室之后，或丹蛇来著子心，或王母来降，或道身应见，此皆身中之神试子尔，但勿惊怖。有问不对，有所伤犯应勿为惧。但安心定志，其物自去。经二十五日、四十五日、六十日、八十五日、一百五日、一百二十五日、一百五十日、一百八十日，并有神来，皆是试子。安心勿对，不能为害。若生怖惧，为试不过，则失道矣。戒之谨之，百八十日后，室内自明，安危存亡之事，无不预知，身中官府一一显见。二百八十日后，众病皆除。一年之后，癰痕皆灭。千日之后，形神俱妙，为真人矣。即授喜《妙真》《内解》等，《太清上法》《三洞真经》《灵宝符图》《太玄》等法，俾教授至精仁者，羽化神仙，令毋断绝。喜稽首礼谢。乃谓喜曰：吾重告尔，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尝化乎竺乾。今将返神，还乎无名，绵绵若存。吾今逝矣，亦反一源。老君将欲西适，喜叩头乞请侍行，老君曰：吾游乎天地之表，戏乎玄冥之间，四维八极，上下无边，子欲随吾，乌何得焉。喜曰：入火入渊，入地上天，灰身没命，愿随大仙。老君曰：得道之士，目能洞视，耳能洞听，变化不测，隐显莫定，尚未可随吾远适。子虽骨相合道，法当成真，然受道日浅，未能通神，安得变化随吾圣身。喜再拜曰：通神变化之道，可得闻乎？老君曰：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难穷难终。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无异生死也，始可与语变化之道。子能精修此道，体人自然，

斯可与子行化诸国尔。越二十有八日，喜复焚香再拜，请曰：喜幸闻至道，欣庆难言，愿赐著书，阐扬道旨，以语后世。老君曰：善，汝应为众真之长，当于此宛利天下，弃贤世界，传弘大道。即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曰：吾此文未尝轻以授人，凡经千载方一传，尔子其勉之。喜拜受欣跃，持诵奉行。道成已，遂传后学云。老君次年甲寅岁四月二十八日，将于喜宅南山阜上辞决升天（老君所以未西适而复升天者，姑俟关尹道成，同往化西域）。喜悲恋请留，老君重告喜以除垢止念、静心守一之旨，戒喜曰：千日之外，可寻吾于蜀青羊之肆也。言讫，耸身空中，坐云华之上，面放五明，身见金光，洞照十方，冉冉升空，光烛馆舍，五色玄黄。良久乃没。喜目断云霄，涕泣攀恋。其日江河泛涨，山川震动，有五色光贯太微（《史记》作紫微），遍及四方（自殷高宗九年至此，凡二百七十四年）。喜遂以老君所说理国修身之要，去奢灭欲之言，叙而编之为三十六章，以将升西极之际所演，故名《西升经》（老君所乘薄唇车，历代宝之，至今犹存。其升天台在楼观之南，今人相传呼为老君陵。当升天之时，五色光贯紫微，遍及四方。昭王问太史以吉凶之征，太史云：当有圣人西去，千年之外声教返此。昭王命志于郊坛焉。此乃西化之兆也，自昭王甲寅至汉永平果千年也）。喜乃于草楼清斋，屏绝人事，三年之内，修炼俱毕。心凝形释，无有饥渴，不畏寒暑。穷数达变之微，形一神万之旨，悉臻其妙。乃自著书九篇，号《关尹子》。至丁巳岁，即往西蜀寻访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升天，至乙卯岁，复从太微宫分身降生于蜀国大官李氏之家。已先敕青帝之青龙化生为羊，毛体华洁，色如青金。常在婴儿之侧，爱玩无致。忽一日失羊，童子寻觅，得于市肆。喜至蜀，遍问居人，无识青羊肆者。忽见童子牵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复在市肆，圣师所约，其在是邪。因问：此谁家羊，牵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儿，爱玩此羊。失来两日，儿啼不止，今却寻得，欲还家。喜即嘱曰：烦为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白，儿即振衣而起曰：令喜来前。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广，涌出莲花之座。老君化数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项有圆光。建七曜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离罗之帔，坐于花座之上。举家见之皆惊怪，老君曰：吾太微是宅，真一为身，太和降精，耀魄为人。主客相因，何乃怪邪。尹喜匍匐款款，悲啼踊跃，喜慰无量，稽首言曰：不谓庆会复奉天颜，未审慈尊出无入有，起居安否？老君从容告曰：与子别后，何得何丧。汝存道守一，亦有益乎？喜稽首曰：自奉秘要，粗得其妙，恩济祖先，咸受无极之庆。老君曰：善，吾所以留子者，以子居世来久，深染恩爱，初受经诀，未克成功，是以待子于此。今子保形炼气，三年功毕，已造真妙，心结紫络，面有神光，金名表于玄图，玉札系于紫房，气参太微，解形合真矣。喜再拜稽首，谢曰：圣师德重天地，恩过父母。天地能覆载喜，不能令喜得道；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长存。老君曰：亦汝之玄分致然。即命召三界众真。时诸天帝君、十方神王泊诸仙众，倏忽之顷，浮空而至。各执香花，稽首听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极监真，授喜玉册金文，号文始先生，位为无上真人，赐紫芙蓉冠，飞青羽裙，丹襦绿袖，交泰霓裳，罗纹黄绶，九色之节，及玉童玉女各五千人。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统领八万仙士。喜降拜俯伏，曰：尘凡孺子，得遇大圣，使枯骨再肉，千生庆幸。俾居则执扫除之役，行则备仆御之徒，喜之愿也，亦喜之荣也。位号崇高，礼文优渥，愧何德以祇承，敢辞。老君曰：子慕道积久，隐德升闻，修炼勤劳，玄功已遂，非吾有私于子也，子其勉之。喜辞不获，乃再拜受命。自此方得飞腾虚空，参侍龙驾，游行八方。老君遂为大官圣母说《元阳经》，其家长幼二百余口，即时拔宅升天（老君以积功德，缘合升举，故托化于其家。今成都有青羊宫及降生台、伯阳台之址存焉，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乐朋龟奉敕撰碑）。老君谓尹真人曰：子昔欲从吾远游，今道已成，可以游观于八纮之外也。乃吐八方隐文授之。喜奉授讫，即致八景云舆，老君乘舆，驾五色神龙，建流霄皇天丹节荫九光鹤盖，前导十二卫官，神丁执麾。后有九万飞仙，骖控飘轮，狮子启途，凤凰翼轩，策空东游，真人与四天王从焉。至日窟常暘之山，掇搏桑之丹椹，散若木之朱华。观碧海，挹东井。过郁池宫，暘谷神王、东海青童众仙，陈丹椹朱实、金津碧醴。次

登祖山,观芝田,采养神草,息蓬莱宫。复南游风山,登青丘,过紫府,太元真人紫府先生献九光甘液、白文玉英、青林白子。此山亦名萧丘,出九光之英、火浣之布。次登长离山,越赤津,入太丹宫,南极夫人设琼花玉酒、赤灵火枣。至绛山,观流火之乡,息朱陵之阙,太和玉真、华盖王公列炎冈朱髓、飞丹紫桃、云浪之液而奉焉。乃西游龟台,入七宝园,观飞玄紫文。过流精阙,九灵金母太素元君进玉文之枣,其实如瓶,命侍女陈反魂灵香、玄光碧桃、金紫交梨。次泛弱水,登凤山,入玉池,息昆吾山,白帝天君采七明石芝、流精玉膏、金光丹醴进焉。北游空洞山,过洞阴宫,北极真公献十结神草、玄云李、空洞瓜(其瓜四劫一熟)。登玄丘,观朔阴八炼池,息广寒墟,太玄仙伯奉绛树丹实、三玄紫柰进焉。复登中岳昆仑山(此非人间之五岳,乃海外之神山也。东岳曰广桑,南岳曰长离,西岳曰丽农,北岳曰广野,中岳曰昆仑也),游玄圃瑶台,观七宝琼林,聆九苞鸣凤,盼日月星辰交辉。下览四天,下如指掌。其上有金台玉楼,七宝宫殿,昼夜光明,天帝神王之下游处也。一面有二百四十门,有珠玉七宝之林,紫华丹实碧叶。瑶音如琴瑟,和韵皆应律吕。大玄九宫仙人居焉。皆自然天厨,出入在意,天伎雅绝,乐难可胜,实宇内之清都,神真之盛观也。尹真人初受董真之任,随侍老君游此宛利天下五岳名山、洞天宫馆及四海江河、洞泉水府。其主者或称圣帝,或号真王,或公或侯。有所咨启,多论二仪三景、阴阳气候、劫运赙促;及帝王命录修短,安危兴废;兆人祸福,并学道进仙阶级,黜陟之事;调和气序,抑消阳九百六灾会之法。或请问道德宗源,希夷之旨。老君皆如所请酬答,言辞隐奥,世莫得传。老君谓喜曰:吾将与汝上朝玉宸,游历帝乡。作是语时,灵音八会,云骑四合,冉冉升虚。遂遍历九天,诸天帝皆来迎老君入其宫宇,设琼英玉实,月液云浆,灵芝仙果。光华映席,天乐繁会,灵唱妙绝。诸天帝仙真皆礼拜,请问自然无上玄妙至真帝一之道。已而上元太有真公,中元太极仙公,下元太清仙伯,乘碧霞黄素云舆,驾苍虬麒麟狮子,张交辉流霞鸾凤飞鹤之盖,仗日精命真之旆、月华命魔之节、星光命仙之旗。侍从神仙灵官十五万(谓上元七万,中元五万,下元三万。所乘驾及盖旆旗节之类,亦各有等降),各持香花,稽首拜迎老君上升上清日闾丹城蕊珠宫。老君乃命喜朝礼高圣玉晨太上大道君,子是道君赐喜环刚丹果,隐伏龙芝,珠英玉醴,共十二事。乃从老君下降于天水之灵山,遂之西城(今秦州启灵山也,见有西升台、圣容殿,并在岩下)。初,老君去周,尝西化大秦,安息、月氏、乌弋、竺乾等国,号古先生,其国王及臣民皆奉教戒,乃还中国。复与无上真人尹喜至罽宾国行化,次及条支、于闐等国行化,且降伏九十五种外道焉。至穆王四年甲申,老君降游东海,至搏桑会大帝,校集诸仙名位高下。复分身降于西海,至苏邻国行化,俄复升天。穆王少好神仙之道,登春山瑶池而归,在位五十四年,年一百四岁。时尹喜既适流沙,其草楼在终南之阴,王追慕灵迹,命驾诣焉,为修观建祠。延杜冲等七人为道士,以奉祠事。夷王之世,老君与玄古三师降于蜀绵竹之三学山,授李真多以飞升之道(今号真多治)。厉王二十一年甲辰,老君降于楼观,授道士宋伦以《中景之道》《通真之经》,并《灵飞六甲素奏丹符》。平王二十三年癸卯十二月,老君复出关开化诸国。遂游西海,至流麟等洲,考校群仙功行,乃复升天。定王之世,王问老君以在世神仙,老君对以:东岳有展禽先生,南岳有匡绁先生,西岳有尹喜,北岳有皇人,中岳有古先生,即予是也。显王八年庚申,秦孝公时,老君东还,又与尹真人等游于上虞赤城、蒙山,重过搏桑大帝之所校集群仙。已而隐于洛中景室山,时有黄发老叟五人,或乘鹤,或衣羽,握青筠之杖,相与共谈天地之数,世无知者。老君著述经书垂十万言,傍有二神人,捧金壶盛墨,状若淳漆,以写之。其墨写木石,皆成篆籀之文。赧王九年乙卯,老君与尹真人诸仙游女儿、地肺、天柱诸山。复西出散关,渡流沙,升昆仑,还紫微上官,返乎太玄之乡。秦昭王闻之,恨不及见,乃于西麓下老君所经由处为修城邑,以表圣迹。今有老停驂尹喜城,故墟尚存焉。

尹 轨

太和真人尹轨，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先生之从弟。少学天文，兼通谶纬。来事先生，因教服黄精花，及授诸道经，凡百余篇，皆蒙口诀。先生登真之后，即与隐士杜冲等同于先生宅修学，时年二十八。绝粒养气，专修上法。太上哀之，赐任太和真人，仍下统仙僚于杜阳宫。轨时出游，带神丹十余筒，周历天下，济护有缘。或炼金银以赈贫苦，或行丹药以救危厄，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其出入有无，隐显莫测，故《上清琼文帝章》曰：太和真人与太华真人、三天长生君、南极总司君、西台中候北帝、中真九灵王子、太灵仙妃、赤精玉童、玄谷先生、南岳赤松子、中山王乔、紫阳真人、西城王君、中黄先生赵伯玄、山仲宗等，并修行《三真宝经上法》。皆面发金容，项负圆光，乘虚登霄，游宴紫庭，变化无方，适意邀翔。嘯命立到，征召万灵，摄制群魔，决断死生。驾霄乘烟，出入帝庭焉。晋惠帝永兴二年，建通天之冠，佩摄神之策，服绛章之裙，披黄文之帔，从东来止于尹真人之观。时道士梁湛叩头，愿陈其所习，谓湛曰：吾是无上真人文始先生之从弟，先生登真时，吾年二十八，已绝粒养气，专修上道。太上哀吾，乃赐登太和，下统仙僚于杜阳宫。其宫东西四千里，南北七百里，有金城九重，玉楼十所。宫殿服玩，神芝灵草，不可具名。其《上清》《元阳》《大洞》诸经百万卷，皆有金童玉女卫之。自然有日月星辰云气，伏光流精，洞照其下。神仙略有万计，皆神光虚映，长生不死，无为自在。或出游天下，或上朝玉京，宣校一切行业善恶、报应宿命之期。或论天地日月星辰运度除促之分，或宴诸天参订神仙图篆品位部御之方，或定童真始仙威仪俯仰之格，或临诸地领察兆人建功立行斋醮之福，或监度学道男女经方药饵之术，或游百山千川检阅神司鬼官考录罪福之因，或论风雨雷电水旱丰歉之事。吾所为无常相，或为道士，或为儒生，或为童愚，或为长老，不可以一途限也。或与群真众仙骖龙制凤，策空驾虚，云驰电迈，出有入无，分形散影，处处游集。或巡五岳之洞，或适十洲之岛，或出八荒之域，或入九幽之府，或钓碧海之津，或掘玄丘之雪。或采丹华于阆苑，或掇绛实于玉圃。斯并由己身累功研习灵文，勤劳甘辛所致尔。吾至今已及一千三百余岁，所历事颇多，非尔曹短札所能记录，略举其大概尔。八月一日，忽竦身腾空，冉冉升天而去。犹闻宛然笙箫之音，唯余器服细素存焉。

臣道一曰：尹轨道高德妙，功行绝伦，散景分形，神通浩博。《道德经》曰：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强之为容。如尹轨者，真得其旨也。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九

杜 冲

太极真人杜冲，字玄逸，镐京人也。以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闻文始先生登真，乃于兹灵宅栖玄学道。于时幽入逸士自远而来者，有五人焉（《混元实录》云七人），并沉默虚远，方雅高素，道术相忘，共弘不伐之则也。先生本第，周康王时赐金百镒，重加完葺，赐号曰楼观。冲居之，吟讽道德，营护神气。至是穆王闻之，为修观建祠，置冲为道士焉。将以气均巢、许，德为物范，故天子礼之而不臣，诸侯敬之而不爵也。冲居楼观，经二十余年，幽感真人展先生降于寝靖。侍者二人，捧碧玉函立于左右。冲乃拜首求哀，蒙授《九华丹经》二函，谓冲曰：老君与尹先生于东海八溟山召大帝校集群真，天下山川洞室仙人无远不至，时有地司保举子之勤劳，老君敕我付尔仙经也。冲依方合服，而身生玉映，五脏坚润，仅容气息。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上素灵洞玄大有妙经》，冲复修之，甚得其验。遂乃解胞释结，保命凝真，领摄群神，洞观众妙焉。穆王亲崇道教，以祈神仙，共策追风之骏，日驰千里。中到昆仑山，升玄圃之宫；西诣龟山，谒王母于青琳之室；东游碧海，展敬

丈人采若木之华；北适玄垄，南迈长离，同挹绛山之髓。驱策虎豹，役使百灵，通冥达幽，莫测其涯。年一百二十余，以懿王十二年己亥，上清元君遣仙官下迎，授书为太极真人，下任王屋山仙王。（《混元实录》云：年一百□十余岁，穆王十九年己亥，老君遣上清元君下迎，授书。考究传记，则实录所载误。）

臣道一曰：杜冲究道德之妙，轻富贵之微，故天子礼之而不臣，诸侯敬之而不爵。《道德经》曰：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杜冲岂非以斯道自任，而纳王侯为道之归乎。

彭 宗

太清真人彭宗，字法先，彭城人也。年二十，服业于杜冲真人，深蒙赏接。周穆王好尚黄老，景慕神真，因诣冲，遂缮完珍馆，崇建灵坛，立庙置老君及尹真人像，广延天下学道之士，以绍仙风。仍立典司，四时扫饰。后西游昆仑，复拜谒而去。宗乃栖真味道，精贯人神，尝从师采药，忽堕深谷，手足伤损，逮至危困。良久苏息，肃恭如初。又行山，使之采樵，乃被蛇中，曾无愠色。冲悯之，为立坛，盟誓丹经、五千文、玄一之道，宗宝而修之，日臻幽妙。尝宵中有神灯数枚，浮空映席，凝晖留耀，洞畅幽冥。或晨起修按，则气象高明，常有五色云霞，霏霏临绕，能三昼三夜通为一息。或自没水底，竟日方出。若瞑目僵卧，辄一年许不动，尘委其上，积厚如纸，见者皆疑已殒，及起，颜色愈鲜泽。能以一气诵五千文，通为两遍，言声清畅，与出人常人无异。山中毒蛇猛虎，宗每以气禁之，潜伏盘僻，人虽磨触，终不得动，宗解之方去。尝有猎者，遥想谤毁，或及门欲相凌辱，宗用气禁之，其人手足不觉自拘，蠢然尸立。或使幽灵击之傍门，惟闻叩头之声，莫测其所以，俟其悔过，宗即为释之。年一百五十余岁，常如二十年少。至厉王十三年丙申正月，太上道君遣仙官下迎，授书为太清真人，治赤城宫。

宋 伦

太清真人宋伦，字德玄，洛阳（一云洛源）人也。以周厉王二十一年甲辰岁入道，栖止楼观。于是凝心寝景，抱一冲和，不交人事，独步虚旷。日诵五千文数遍，服黄菁白术。积二十余年，乃密感老君，项负圆明，面放金光，披九色离罗之帔，建七映晖晨之冠。有仙童六人，辅真执策。伦匍匐乞哀，乃告伦曰：吾有景中之道，通真之经，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五德合庆，六气凝精，分真散景，保固遐龄。子能修之，立致云軿，出有入无，彻幽洞冥，三光并耀，二气齐灵，变化适意，飞升上清也。伦于是五体据地，声泪悲咽。老君止之，乃开宝籙，出《灵飞六甲素奏丹符》，以付于伦。又曰：尔能精修上道，味真想玄，行之无隙，修之能坚，保尔升度，凌空驾云。敬则福降，慢则祸缠。道与能行，慎勿轻传也。伦得经修行，遂自然通感，尝有玉童六人，更递侍之。凡有未萌之事，预知其吉凶，察物如神，言无不验。或与五帝内真寢息，神仙接汝游宴山林。飘然飞步，一日能行三千里，凌波涉险，即会津路。时或逍遥川泽，试人之心，变为鸟兽，驯其左右。或化麋鹿，有猎者逐之，常相去百步、五十步，不能至，善射者射之亦不至。或化鸬鹚之类，翱翔原陆，弋者罗之莫得而维之。或化蛊癩之人，方便开示，令其了悟，而病者顿差。年九十余，以宣王三十二年丁巳七月，太上遣仙官下迎，授书为太清真人，下司中岳嵩高山神仙之录焉。

冯 长

西岳真人冯长，字延寿，骊山人也。年十五即通阴阳占候之书，周宣王闻之，辟为柱下史。常内澄外混，惧涉兴衰，睹天文之错乱，恐祸将及己，乃退居托疾，潜光幽遁。损弃财帛，绝去交游，味道摄生，研神保气。日诵五千文，兼服天门冬。五六年，稍觉其益。精勤勇决，誓延天算。乃感真人邓先生授以灵书紫文、宝神之道。长乃晷晨登景，御气游元。

于终南灵皐栽岩架远,呼景列曜,炼魄柔魂,回黄转赤而面生玉泽。经十余年,芳华郁畅,自然青精凝液,紫云结泉,百绝皆荣,三关流润。复遇真人彭宗驾白虎,将侍者二人降于室中。长设弟子之礼,侧侍下风,胁气累息,从求道要。真人曰:尔德音幽妙,神气遐清,道必归真,当得度世。尔欲鹏飞云路,玉璨琅玕,可精勤无退,自当有以相召也。乃出太上隐书以授于长。长又注真八景,咏玄九元,寓景流霄,冥葆太漠。尔乃游迈元阕,观览安危,时逢有疾,无不垂护。尝有狂者,阴为治之,或十日五日而差。或癯人求哀,不过一月便愈。有人失火,檐栋相连,风焰交驰,无能扑灭,长以意救之,猛火自止。年八十有余,以平王二十年庚寅春三月升华,时天帝遣仙官下迎,授书为西岳真人,上游上清,出入无为矣。

姚 坦

玄洲真人姚坦,字元泰,平阳人也。周平王元年迁洛,晋襄公送周有功,封为诸侯,诏使致礼币于祠庭,重修观庙,给户五十人及度硕儒一十七人。坦时年十九,以其稽古,偏蒙赏接。襄公乃屈膝顿首,北面称师,飧风味道,弥历年载。坦之精确,俨若神明,群下咸所畏服。其子文公亦修钦仰,时因四年东游泾渭,复亲存庆劳,供奉药物。坦以纷扰,乃远憩幽岩,常诵五千文,精思不出。时忽岩窞倾隙,击折林木,若自天下,直度其顶,惊沙飞石,不可称数,坦凝注不顾。顷又大蛇群出,奔集其居,口吸目视,将若吞噬之状,或萦绕其身,坦终不怖。时又山神率群鬼擎一巨石,耸若高峰,风驰电激,垂相逼迫,坦乃张目徐叱之曰:尔何物小丑,欲为非理,吾宿植真果,诚心如玉,非尔妖惑可得遏吾真路也。于是冥心一往,斯须自灭。乃有三人形貌端伟,谓坦曰:吾是此山之正神也,天帝敕吾故来相试,试今过矣。言讫而去。坦乃服炼松脂,数十年中,常有青衣童子游于寝室。室中渐明,通见诸物。后密降灵人许君,授以《玄白回形之道》,及《天关三图飞行之经》。坦运心克己,妙获灵感,雨中行不沾衣,蹈泥涂不污履,日有神光,开如电发。行常闭目,有弟子请之,微为小开,便流光迅裂,众人惊悸,不能自持,合之则止。年二百一十余岁,以简王十一年丙戌夏五月,忽风雨晦冥,雷电奔激,人不敢辄出。雷声渐歇,弟子出见天雨银花,缤纷委地,良久方销。其日太素元君遣仙人下迎,授书为玄洲真人,莅于白水宫。

周 亮

八素真人周亮,字泰宜,太原人也。母曾寝见五色流霄罗覆其宅,因感有妊,经十五月而生。年十九,形长八尺,堂堂然有古人之风,潇洒高放,不欣荣禄。尤明《易经》子史,虽寓言世典,而期心真极。师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经》。亮修之,甚有通感。人家有鬼怪振动宅宇,或化水为血,或伤人及畜,亮为诵五千文及行隐咒,其凶祸自然消没。有遭狐狸龟蛇为魅,秽人饮食,窃人财物,以瓦砾戏人,莫能遣者,亮为诵经持咒,邪物各复其真形,或死于左右。周灵王太子晋闻之,召与相见,或鼓琴吹笙,同游商洛,亮乃以武弦孤弹,八音谐畅,百禽率舞。太子嘉之,赐九光七明之芝,及飞解脱网之道。亮修道服芝,日觉神验。帝密与仙人游行宝洞,挹漱玉酒,弹琴弈棋,啸歌终日。或年如七十,发白齿落,经一宿两宿不出,则变为年少,姿容更好。或被凶人执之,戏以粪壤,须臾已隐,莫知所在,其人不自觉已自缠缚,困于考击。或有恶言向之骂者,口中自然流血,谢过求哀乃释。年一百九十余岁,以威烈王二十四年己卯,天帝遣天官下迎,授书为秦陇宫真人,出人太清,宴游诸天矣。

尹 澄

太微真人尹澄,字初默,汾阳人也。年二十八,以周安王三年壬午冬十月,于楼观寄慧炼神,宅心虚旷,清斋讽经,不杂人事。衣如带索,食才充口。常市香灯,列于坛靖。初,

奩中香尽，忽有灵薰满炉焚之，皆名香也。又尝然灯无光，自然有神光空映。此皆精理感发，神灵营助也。曾行山中，遇鹿有伤足蹶顿不前者，澄哀其苦，乃以药封之。后因入山，忽遇洪雨，食尽衣单，困于林藪，时有群鹿掩至，相依而止，饥则吮其乳，安则卧其怀，相随累日不返。又于绝巘之上寓居小穴，夜中忽有山火，炎烟满谷，欲避无所，乃有群猿连肱而下，相携直上，越度危难，此又神祇之垂护也。至秦始皇闻之，屡垂诏致，请摄生之术焉。至三十年，有华山得道茅濛白日升天，有谣歌。及帝始皇闻之，弥发信仙之意，及遣使赍金帛以凭心。时欲往蓬瀛，乃诏回老君像向东，于真人庙南别建庙安著，并置道士二七人，赐香田三十顷，给户一百。诏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老君迹虽西游，返则东顾。朕方造蓬瀛，愿垂影响。至汉高祖、吕太后及惠帝、景帝、窦太后，并相承注心灵域，每召幽人逸士，常使满二七八人，仍赐弟子各一人，增庙户至一百五十，加典司营护，礼给优厚，祈谒不绝，时人崇敬归者如云。澄以其喧挠，乃密告弟子曰：吾仙功未就，德资今运，要以山林为家，作幽居之子也。遂改名林字。逡巡山谷，逃遁岩壑，食柏漱流，循危蹈朽，契阔林阜，形容憔悴，幽访神师，备尝艰苦。虽崢嶸亘涂，靡不投赴。于太一山遇石像芝，悬映青岩，夜望有光，乃采服。方七，便日行六七百里。后于峨眉山中遇仙人宋君，授以三皇内文及九丹秘诀。澄修之大验，遂能封山掌岳，生骸护病。曾临水以投符，符水逆流数步，洪涛顿绝。以药救暴死，皆得生活。数年有血食鬼神，劾之皆自缚而来，或击杀者，或自求哀放者。及有遭疾风坏其林屋，为制之，他处皆被飞扬，其家独免。曾行逢山崩木折，奔坠溪谷，以符法封之，应手而止。年三百四十余岁，以汉昭帝始元年乙未六月间，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书为太微真人，上游九天矣。

王 探

黄庭真人王探，字养伯，太原人也。玮貌瑰态，云爽霞辉，洞洽元津，深穷道本。仕汉为中常侍中郎，以吕后专政，探抗迹南山，居于楼观，常以朝元炼藏，吐故纳新为务。至文帝即位，遐仰其风，以逸人见礼，时年三十六。常诵五千文，知名与身疏，德为道本，乃广行赈惠，念及苍生。仙人赵先生托以狂人，形容毁弊，从探求乞，施与不已，而求取无厌，探欣然拯之，未尝疑怪。乃密告之曰：我试子尔，子可教者也。遂授以黄庭内修之诀及泽泻丸方，依按累月，顿觉神异。入南山采药，复止于楼观。后遇太元玉女西灵子都，授以藏景录形之道，即能化身化景，倏忽万端。或立丛林，或坐泉石，或化水火，或成鸟兽。而探之本身，与人言笑，宛然无异。复师司马季主，得其神化无方之术。常与人同行，忽探身散为云雾，或屹立平地，即为崇山。观者战骇，而其貌俨然犹在旧处。年九十一岁，以汉武帝元朔六年戊午正月，西灵金母遣仙官下迎，授书为太极真人，理于大有宫。

李 翼

西岳仙卿李翼，师真人王探，得道仙去。以道传河上公，授《道德》五千文，深究谷神玄牝之旨。又遇异人传易，洞晓天地阴阳造化。是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用能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登天游雾，挠挑无极。一日功成道备，玄德升闻，天帝授书为西岳仙卿。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

李 八 百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初来卜居于筠阳之五龙冈，又名赤冈寨，今高安郡治是也，有淬剑池、七星井存焉。历夏商周，年八百岁，又动则行八百里，时人因号为李八百。

或隐山林,或居廛市。后修行于华林山石室,丹成道备,还蜀中。至秦时,知唐公房有志而不遇明师,欲教授之。乃先往试之,为公房作佣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驱使八百,任意过于他人,公房甚爱之。后八百诈为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医合药,费用数万钱,不以为损,忧念之意,形于颜色。八百又转作恶疮,周遍身体,溃烂臭浊,不可近也。公房乃流涕曰:汝为吾家勤苦历年,而得笃疾。吾甚要汝得愈,无所吝惜,而今正尔,当奈若何?八百曰:吾疮可愈,须得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能使吾愈,若得君舐之,应愈耳。公房即自舐之。八百言:君舐复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当差。公房乃复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疮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以沐浴,乃当都愈耳。公房即为具酒三十斛,致于器中,浴疮即愈,体如凝脂,亦无余痕。乃告公房曰:吾是仙人,子有至心,故来相试,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世之诀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疮三婢以其浴余酒澡洗,即皆更少,颜色美悦。以丹经一卷授公房,人云台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也。一传载公房作公昉,云唐公昉,兴元府人也,饮李八百仙酒,后拔宅飞升。今有斗山观,是其遗迹。混元实录云:李脱学长生之道,周穆王时来居蜀之金堂山龙桥峰下。合九华丹,丹成,去游五岳十洞二百余年。于海上遇飞阳君,授水玉之道。还归此山炼药成,又去数百年。或隐或显,游于市朝。后复回龙桥峰下,炼金鼎还丹,丹成,已八百岁矣。蜀人历代见之,因号曰李八百。凡三于此山学道,故世人号此山为三学山(一云栖贤山,今隶怀安军)。《九域志》仙居观图经云:李八百于此上升。《华林山实录》云:李八百于汉州金堂县三学山白日冲升,石室在浮云观西一百步中峰下,阔一丈,高如之,号八百洞天。东南角又有洞门,才容人入。行经数丈,渐渐高广,其深莫测。唐玄宗开元初年,孙天师授得张天师秘诀,藏于此洞,人又呼为孙天师洞。武宗会昌中,邑人龚氏入此洞,获得《六丁祈雨诀》一卷,每遇亢旱,祈祷立应。懿宗咸通五年,高安道士朱元整入此洞,于石函中获经二卷,上有题云:真风显色性。元整思曰:性,姓也,色性必朱氏也。遂还高安阐授经教,盛行于时。此洞前后入者甚众,经历之状各异,惟秽浊之人自有阻障。信乎,神仙窟宅,不容无道骨者妄入窥测也。浮云观,宋改浮云山圣寿万年观,隶隆兴府奉新县。

匡 续

匡阜先生姓匡名续,字君平(一云子孝,一云君季),南楚人也。或曰本夏禹之裔,生而神灵,儿时便有物外志。周武王时,师柱下史老聃,得长生之道,遂结茅于南嶂山虎溪之上隐焉。室中无所有,唯置一榻,简策数编而已。武王闻其名,屡加征聘,不起。居岁月之久,有少年数诣之,自通曰:姓刘名越,家在前山之左,邀先生过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尺许,即予舍。续后如约而往,至山下,四顾无居室,果唯一石。乃扣之,石为之开,若双扉然。有二青衣执绋节前导,先生渐见楼台参差,金碧辉映,禽鸟翱翔,花木珍异。其少年顶玄玉冠,朱绂剑佩,升堂接引。先生悟非人世,心欲求驻。少年谓先生曰:子阴功未满,后会可期。遂饮以玉酒三爵,继索延龄保命汤一啜。先生告别而出,反顾其所,惟巨石宛然。先生自得遇之后,神观日益精明,而功行不辍。定王尝问柱史伯阳父方今神仙之在世者,伯阳父举五岳诸仙以对,先生其一也。王乃召之,先生遁不见。至威烈王时,复遣使以安车迓之。未至之先,先生曰:时至矣。遂白日腾空而去。使者访其所隐,空存靖庐。使回因奏请以南嶂山为靖庐山,邦人亦以先生姓氏呼为匡山,曰匡阜,曰匡庐。其后避宋太祖讳,改匡曰康。至今其乡若社,皆因先生而命名,虎溪由是为三十六福地(《混元实录》云:按《尔雅·释名》:土山曰阜。此山本名南嶂,言上有三天矛峰也。古祀潜山为南岳,而南嶂为储副,故亦呼南岳)。先生飞升之后,上帝命司吴楚水旱,及赐以主温之印,统摄八部温神,俗因号为和温康阜先生。先生高弟二人,一号白鹿真人,一号洪子真。今庐山有炼丹洪井、白鹿洞,是其遗迹。汉武帝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尝望秩焉。继而射蛟浔阳江中,顾问此山何神主之,博士刘歆奏曰:匡续先生得道于此。帝

由是封先生为南极大明公，仍命立祠于虎溪旧隐，列于祀典。迨至东晋，雁门僧慧远游罗浮回，夜宿祠下，爱其溪山之胜，谒郡守桓伊曰：昨梦匡先生愿舍祠为寺。伊从之（今东西二林寺是也），而迁先生祠于山口之乾维。唐开元间，再加兴建。天宝初，明皇命使致斋，尊为仙庙。土民水旱疠疫，祷之皆应。南唐保大中，相国周宗控节南服而临九江，睹庙貌隳残，复加兴建。始召道士阙元隐主之，以备香火之奉。复奏赐田庄一所，永充斋贍。宋英宗治平中，赐额为观，锡名寿圣。行郊祀，降祝版，州遣贰车酌献，永为彝典。建中靖国元年，徽宗诏封先生为靖明真人。高宗绍兴三十二年，避德寿殿尊号，改赐额广福。琼山白玉蟾题古风云：武王笑骑青玉骊，生紫老紵而磔之，四海苍生尽札瘥，林下哲人甘忍饥。有人著书嵩山下，亦有首阳采薇者。八魑流瘟毒赤子，八纒风车吹火马。吾闻康续隐靖庐，青牛老人授以书，紫皇锡之敛瘟玺，天下苍生渐嘘枯。既闻人间爵十乱，胶志茹芝饮春涧。定王烈王呼不起，秦王船到崑函岸。及其望夷已苍苔，中原一鹿走之汉。好仙天子矢江龙，遂封先生大明公。晋僧爱地栽白莲，诉梦给牧树佛宫。吾疑老聃昔化龙，公意无乃与聃同。虎溪之水蟠青龙，虎溪之山摩苍穹。后人因笑葛洪错，既到庐山还动脚。葛洪去后几人来，满洞白云寒漠漠。

臣道一曰：匡续以周王屡征之不起，砺志于道，其视王侯之贵，金玉之富，曾土芥之不如矣。卒能功成行满，白日冲升。《道德经》曰：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此诚匡续以之。后世得道之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或飞升，或尸解，不知其几千人矣，其殆本于匡续乎。

玉 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学众经，周幽王征之不出，乃叹曰：人生世间，去生远，去死转近矣。但贪富贵，不如养性，命尽气绝则死，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为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尔。乃师桑子，具受众经。乃别造一家之法，著道书百有余篇。其术以务魁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能起飘风，伐屋折木，作雷雨云雾。能以草芥瓦石为六畜龙虎，立便成行，分形为数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喷之，皆成珠玉，遂亦不变也。或时闭气不息，举之不起，推之不动，屈之不曲，伸之不直，百日数十日乃复起。与弟子行，各丸泥为马与之，皆令闭目，须臾皆成大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气五色起数百丈，飞鸟过，指之即堕地。临渊投符召鱼鳖，即皆上岸。又能使诸弟子举眼即见千里之物，但不能久也。其务魁时以器盛水，著两魁之间，吹而嘘之，水上直有赤光辉辉，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内者饮之，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后入崆峒山合丹，白日升天。

离 明

太阳子姓离名明，本玉子同年之亲友也。玉子学道已成，太阳子乃事玉子，尽弟子之礼，不敢懈怠。然玉子特亲爱之，有门人三千余人，莫与其比也。而好酒，常醉，颇以此见责。然善为五行之道，虽鬓发斑白，而肌肤丰盛，而目光华，三百余岁犹自不改。玉子谓之曰：汝当理身养性而为众贤法师，而低迷大醉，功业不修，大药不合，虽得千岁，犹未足以免死，况数百岁者乎。此凡庸所不为，况于达者乎。对曰：晚学性刚，俗态未除，故以酒自驱其骄慢如此。著《七宝树之术》，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时时在世间，五百岁中，而如少童。多酒，故其鬓发皓白也。

杜 宇

杜宇，蜀主也。蜀尝大水，宇与居人避水于长平山（在青城味江之上，去县八十里），筑城坐居。第后鳖灵开峡治水，人得陆处。宇禅位与之，自居西山，得道升天。鳖灵子孙

世有蜀土，传十二叶。至开明尚为秦所并，乃通中国。

李 冰

李冰、杨磨，皆蜀川得道之士。役御鬼神，驱斥云龙，无所不能。当开明氏时，游息于蜀，故尝佐开明氏理水，为蜀除患。至秦孝文王时，冰为蜀郡守，开江灌田万顷。时巫言每岁江伯取童女一人，为冰至江祠责之，忽不见。良久有二苍牛斗于岸上，有顷，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大困，能相助邪？南向腰中白者，我变也。顷复斗，主簿刺北向者，江伯乃死，江水不复为灾，亦不复娶矣。冰琢五石犀以馱水，一在青城，二在犀浦，一在成都市桥，一在江中。又于县北玉女房下白沙堆，立三石人于水中，与江神誓曰：涸不出足，涨不至肩。今如其誓，石人今在江左岸上。蜀人世代祀冰。唐玄宗幸蜀，以冰功及于人，命饰祠宇，追加司空相国。令诸有水泛之处，乡里为冰立庙，水势即止。杨磨亦有神术，能伏龙虎，亦于大皂江侧决水灌田，与龙为誓。

鲁 般

鲁般，嫩煌人，功侔造化。尝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手指吴地，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谢之，般为断其手，其月吴中地大雨。

马 成 子

周秦之间，天下鼎沸，强侵弱，众暴寡，输转征伐，人不遑安。扶风人马成子睹而叹曰：百年之命，六尺之身不能自保者，举世然也。天既生我，必有可延之道，何为自投于死乎？我闻道者万物之祖，禀生之元，化生之本，天地之根，历世不变，湛然常存。我何由得明师，而示我修道之门乎？兴此念历年，遂弃家，访师求道。闻岐山之阳、汧渭之侧，有伯阳川，是老君与尹喜经行之所，有老君授西伯至道之台，乃往寻焉。至伯阳川，适遇一童子问成子曰：何求而登山邪？成子告以求道，童子笑曰：我事老君万二千岁矣，尚未闻大道希微之道，今于几岁游隘陋蹄涔之内，而欲求道，不亦难乎？成子异其言，再拜稽首，求哀请命曰：朝菌之生，瞬息之命，非圣人延之，将复委朽，坏沦粪土。一失此身，何时复得闻道，乞圣人哀而教之。童子曰：我太上之侍童尔，年且幼眇，未闻大道，无以教子。但子苦志丘泉，劳迹损神，孜孜念道，亦甚可念。然我闻太上老君昔谓郁单天王曰：道生万物，物不离道，得道者生，失道者死，道在于身，不在他人。今子劳涉山川，履此险艰，盖为有志，然去道远矣。成子复拜问曰：道之在身，何门修之？童子因授以胎元炼气之法。乃入蜀临邛鹤鸣山，隐居石洞中。有一人身长丈余，鹿裘毛幘，策杖而至，诒成子，话隐地之术。因谓成子曰：此山有石鹤，三百年一鸣，鸣则此山之中有得道升天者。此鹤频鸣，子当升天矣。乃授以神丹，告之曰：太上道气为内丹，药为外丹；阴功为内丹，金石为外丹。子炼气胎元，受于黄盖童子。黄盖，玄天太阳之子，与金华玉女侍太上左右，历亿劫之数而常若童颜，子遭值此师，与亲朝太上亦无异矣。内丹既然，吾外丹亦耳。太上所教太微帝君，太微帝君乃授后圣太平君，太平君以诀授我。我于中玄之山，鼓八风之橐，炼五纬之精，运日月之炉，合乾坤之气，役三元，召万神，炼之及九九之年而丹成。今以授子，朝九天而服之，当拜太上太极上卿九华侍郎，入侍玉晨，列为高真矣。言訖，乘云而去。成子敬受服之，谓门人曰：此山道气非常，常有大功高真功冠三天者于此得道，三百年应尔。遂白日升天。后天师张道陵亦居此山，太上降之，授三天大法师，领太玄都省，果三百余年也。

楚 康 王

楚康王未见名，本怀王之后也。素有贤行服众，故国人立之。秦始皇吞并六国，为三

十六郡，康王穷蹙，乃逃奔于庐山，遂入山东南深谷以避难。于是潜祷于山神，冀有阴助。时将军王翦领兵至谷口，见烟雾蒙罩，雷雨暴集，洞壑涌溢，不辨道路，翦始惧退师，康王得免。遥见人马之迹，其去甚速。今山侧有马到岭是也。康王乃叹曰：昔舜南巡不返，吾得隐庐山，老林泉，足矣。愈入深谷，不复出。久之，遇异人得道。后人入山，时有见之者。顾其举动异常，问之，得其仿佛，或自言其名氏。梁大同初，乃立观其侧，武帝诏为康王观，戴师愈赞曰：陈舜俞庐山，记称楚康王。昭以春秋鲁襄公二十一年卒，鲁陈郑许之君送葬于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时楚方强，去王翦灭楚者凡三百二十六年，其间容复有康王邪？殊不知周前有定王瑜，后有定王介，鲁前有文公兴，后有文公贾，则是周有二定王，鲁有二文公也。审此则康王昭之后，复有康王，固无足怪，偶太史公不之载尔。况庐山名贤，多不见于正史，而杂出于传记邪。

唐 建 威

秦三将军者，一名建威，姓唐氏；一名德旻，姓李氏；一名云刁，姓宋氏，悉不知何许人。始皇时，三人皆武士，有大功于国，爵位崇重。既而见秦政日乱，乃相与谋曰：时势去矣，英雄起矣，方今小入满朝，正言不用，王道失序，政事乖错，不早为之所，吾徒其鱼肉矣。时有名宦十人，皆正人君子，亦相率而去之。于是十有三入皆弃官学道，访名山，入烟萝，如鹿脱猎场，无复回顾之意。遂经庐山之阳，至紫霄峰下，爱其山水之胜，三人欲遂栖焉。十人曰：不然，初志归群玉洞府，岂可中道而废。言讫未行，一夕雷电奄至，洪流泛涌。旦视庐舍，左右化成二溪，溪中盘石上有玉简天篆，云神化灵溪，金简标题真人受真玉洞潜栖。十人莫知所往，三武士遂栖于溪侧，种桃茹芝为养真之具。建威曰：当惠以施贫。德旻曰：当药以济病。云刁曰：当言以涤迷。异术同功，而远近蒙其福。久之，但见祥云游空，双鹤飞舞，自是三人得道仙去矣。后人指其居曰三将军洞，而置祠焉。至汉武帝时，赐名灵溪观。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一

孔 丘 明

孔丘明、骆法通、吴天印、张法枢、谢志空、周仙用、邹武君、谢幽岩、杨元中、何紫霄辈十三人，当秦之二世，恶闻其乱，因相与交结，浩志罢官，远访大道。内三武弁李德旻、宋云刀、唐建威，莫详氏族爵里，初至庐山，便欲休息。一夕疾风甚雨，结成一溪，中得石刻，云神化灵溪，金简标题真人受真玉洞潜栖。三人遂留溪，今灵溪观是也。十人者，孔公家玉笥山西南，吴公家淦江之西。孔曰：江南群玉峰，系第十七洞天，号太秀法乐之天。山秀洞灵，可踵栖遁，初志如此，岂得中道而废。十人结束，前趋群玉。孔曰：洞天之西，奇峰耸秀，必有灵岩憩息朝元。果于东南石壁之前逢一岩穴，壁上有古篆，又云洞天西门。十人俱是恬退上士，炼神怡气，殆非一术。一日有素服老人持铜盆，贮小鲤鱼十枚，曰：此鱼有异，宜善视之。亟于洞天之后穿池以蓄，后人呼为养龙池。何紫霄好远游，而多简慢，众勉之而不听。九人知不死可学，而行之愈力。汉景帝时，修炼道备，神降于庵，自称洞天司命，告九人曰：子等精诚至矣，今北酆落籍，名镂南宫。遂传还丹之秘而去。丹成服之，神又至曰：上帝诏且至，速之送仙台。以须时偕登，而众仙已至。肆筵祖饯，颇如君臣之会。酒行毕，清风穆然，云物骈集，香气袭人，九龙控驭，鸾凤前舞。玉帝敕遣绣衣使者、青衣童子，赍玉册十道，霞衣十箱，金丹一合，霓旌羽节，俱至台上。独有何紫霄远游未回，从辰至巳，九真服丹，更衣整驾。相待不至，留玉册与霞衣一箱，及一素册在飞仙石上以遗之。仙乐凄清，群仙趣驾，孔真叹曰：仙良仙良，于何之乡，吾今往矣，子独奚亡。

俄而气势渐高，杳不复见。九龙驾，乃当年所养之鱼耳。九真于东阳治石台炼十宝剑，未仙去时，一与仙良佩，一埋送仙台，余镇洞天八门矣。

何 紫 霄

何紫霄字仙良，或云姓邓。九真已飞升，而仙良方归，神清飘荡，泣对烟云。上飞仙石，受箱与册。司命真君至曰：真人有违玉诏，不得同升九真元会，功行未圆，可隐元龟洞。发箱挂衣视素册，其中有服太清草法，云可以成地仙，亦言山之东北有洞在平野，此地仙之府可居。仙良已覆其箱，于峰顶俄化为石。后人因以名峰，而状亦酷似。又放白猿、犬各一，以食仙药，皆得腾身而去。仙良饵太清草，行素册秘法，不浹日已能凌虚。残山之巨石飞入石洞，所谓地仙。初神遣鱼蓄之池，变九龙以腾九真，复视之，池无有矣。独一鱼乍出乍没，后亦化龙，潜伏岩洞耳。

唐 公 昉

唐公昉（一作房），兴元府人也。兴元有斗山观。自平川内耸一山，四面壁立，其上方如斗底，故号之（《开山经》云：斗山五穴通昆仑，诸山中有千岁虾蟆，名肉芝，食之寿千岁）。薜萝杉桧，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饮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亩许，陷为坑，此盖连地上升也。一云公房举宅升仙，鸡犬皆去，唯鼠恶其不净，不将去。鼠自悔，一月三吐，易其肠束，广微所谓唐鼠是也。有前人题诗云：霞衣欲举醉陶陶，不觉全家住绛霄。沿宅只知鸡犬在，上天谁信路岐遥。三清寥廓抛尘梦，八景云霓事早朝。惟有故林苍柏秀，露华烟霭锁惊飙。又洋州有寒泉山，《汉中记》云：秦唐公房师事仙人李八百，公房中渴，八百以杖指崖出涌泉。即此山。登之者，必加严肃。或喧哗，立有风雷暴起，因此为名。

丁 令 威

丁令威者，辽东人也。少随师学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常暂归化为白鹤，集郡城门华表柱，言曰：我是丁令威，去家千载，今来归，城郭如旧人民非，何不学仙离豕累。遂高飞冲天而去。夫左元放为羊，令威为鹤，斯并一时变化之迹尔，非永为羊鹤也。辽东诸丁谱载，令威汉初学道得仙。

张 良

张良，字子房，其先韩人也。秦灭韩，良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五世相韩，故良尝学礼淮阳，子沧洲得力士，为铁椎重一百二十斤。秦皇东游，至博狼（音浪）沙中，良与客狙（于豫切，本作覷，密伺之）击秦皇，误中副车。秦皇怒，求贼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尝间从步游下邳，圯（音颐，楚人谓桥曰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褐制若裘），直堕其履圯下（颜曰：直犹故也，正也），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欧之。为其老，乃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良殊大惊，父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诺。五日明，良往，父先在，怒曰：后何也？五日鸡鸣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后五日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下，黄石即我矣。遂去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诵。居下邳为任侠，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为他人言皆不省（视也）。良曰：沛公殆天授。遂从，不去。沛公欲击秦峽关军，良曰：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且留壁，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郾食其持重宝取秦将。秦将欲和，因其解（音懈）击之。秦兵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君之。樊哙谏不听，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

此，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质。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听谏言。沛公乃还军霸上，见羽鸿门（语见《汉书·高纪》）。沛公为汉王，良因说王烧绝栈道，示天下无还心，固项王意。汉王还定三秦，良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与赵欲并灭楚。羽以故北击齐。汉王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兵败而还，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弃之，谁可与共功者（颜曰：捐关以东，谓不自有其地，将以与人，令其立功破楚）？良曰：九江王布，楚泉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布连彭，卒破楚者，此三人也。良多病，尝为画策臣，时时从。汉三年，羽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郦生曰：昔汤伐桀，封其后杞；武王诛纣，封其后宋。今秦灭六国，陛下诚立六国后，皆争戴陛下德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南面称伯，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未行，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具以郦生计告良。良曰：请借前箸以筹之（见西文一卷，言六国不可者入），诚用此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韩信破齐，欲为齐王。汉王怒，良说汉王（语在《信传》）。五年，汉王壁固陵，诸侯不至，良说汉王，诸侯皆至（语在《高纪》）。六年，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帝曰：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愿封留足矣。乃封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雒阳云云（见西文一卷，乞西都关中）。上即日驾西都关中，良从人关。性多疾，即导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使建成侯吕泽劫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从人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至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击之，四人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即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诸将皆与上定天下，泉将也，使太子将之，无异使羊将狼。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常居前，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吾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布，天下猛将，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莫肯为用。且布闻之，鼓行而西尔。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不敢不尽力。上虽苦，强为妻子计。后如四入意，上曰：竖子不足遣，乃公自行耳。上自将而东，良疾，强起见上曰：楚入剽疾，愿无与争锋。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谓子房虽疾，强傅太子。时叔孙通为太傅，良行少傅，事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通引古以死争，上阳许之，犹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鬓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曰：何者为四人？各言其姓名，上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从吾儿游乎？四入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上曰：烦公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摇矣。戚夫人泣涕，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截四海。横截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歔流涕，罢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四入之力也。良所与从容言天下事甚众，良乃称曰：家世相韩，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乃学道，欲轻举。后六岁薨，谥文成侯。良始见圯上老父，后十三岁从高帝过济北，果得谷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及良薨，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子不疑嗣（出《前汉书》）。道书云：良仙去，至八世孙道陵得道飞升，太上遣良下为诏使焉。

臣道一曰：至人隐则上仙，显则瑞世，是故独善其身则诚意正心修身，兼善天下

则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未尝不两存,顾所遇穷达隐显如何尔。张良可谓两存其道者也。《道德经》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溥。此正张良之忠于韩,而成汉之功业也。然神仙虽以功名成就于世,是岂图富贵以自荣,盖亦行其志也,故终为遁世之归焉。经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非此之谓乎。

苏 耽

苏耽,桂阳人也。耽之母李氏,因江中浣帛,触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双鹤飞于庭,白光贯户牖。及生数岁,寡言语,不为儿戏(一云得仙道,与众儿俱戏,猎常骑鹿,鹿亦如常。然遇险绝之处,皆能超越。众儿问曰:何得此鹿骑而异常鹿也?答曰:龙也)。少以至孝著称。年已十四,母方食葷,曰:吾偶思资兴洿鲋,患远不可得也。耽曰:今往市之。乃去,母以为戏言见悦尔。食未竟,耽来鲋于前曰:此资兴洿鲋也。母曰:汝最为谨厚,资兴洿去此二百余里,汝不一时往还,何诈也?耽曰:市鲋时见舅,儿来言致意母,不数日亦来谒母矣。母举鲋而食,真资兴洿鲋也。不数日舅至,具言市中见耽,母亦大神其事(一云母食欲得鱼羹,耽出湘州市买,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顷便还。耽叔父为州吏,于市见儿,因书还,家人大惊)。耽一日告母:道果已圆,升举有日。翱翔云水之乡,脱落尘泥之外,命蒂胎根已为我有,琨台紫府本是各家,阴阳不能陶铸,天地不能管辖。陵谷迁而此不可迁,日月老而吾不可老。真元一气,万古长存。母曰:吾恃尔也,尔去吾何依,何言去乎?耽曰:常闻师曰:一人升仙,九族受庇,虽过去者亦不为下鬼。今虽去,母之动息皆可知也。乃留一柜,封钥甚固。愿母毋开,若有所需,告之如所言也(一云)。因谓乡人曰:更后二年,郴人大疫。乃殖橘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叶,饮泉水一盞,自愈(一云耽将去时,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汲此井水饮之,无恙。后果如所言)。语已,有五色云下庭中,箫鼓隐隐而至。耽乃升云,泣别母与乡人,冉冉东南而去。乡人数百,郡官悉见之,时汉文帝三年也(一云耽道成,一日有数十白鹤降于门,耽遂乘之升云汉而去)。尔后母凡有乏,祷其柜,皆如所求。一日母思耽,谓在其中,乃发柜,了不见物,惟见二鹤凌空而去。苏仙冲升之后二年,郴人果大疫,乃取橘泉治病,即时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郡将与僚佐、郡人悉拜祭橘泉之下,常若市焉。不数年,耽母有疾,耽尝来问疾。不久耽母倾丧,寿百余岁。朝廷乃命郡守送丧,遂葬苏山之南。于时猿惊鹤怨,风惨烟昏,愁云不散,悲雨自冷。山顶闻哀泣,远听而近,近听而远。郡守率郡僚、郡人诣山慰耽,虽闻仙泣,而不见其形。郡守卢献可乃曰:不因慰问,无由拜仙,愿得一见仙容,以消尘障,非某一身之幸,乃九族之幸也。耽曰:仙凡异道,升沉殊涂,吾不惜令汝见,但恐汝辈福鲜,不能尽见吾也。乃曰:吾令汝见吾之半。耽乃出半面一臂示献可等,郡官见面若真玉,艳而有光,臂亦绀毛,与日气相射。郡官再拜跪慰,仙耽曰:山路绝险,远劳郡官,吾欲造一桥,令汝等安然至家,慎勿回顾也。乃取《玉轴金庭经》一卷,对空掷之,俄成巨桥,若玉虹之架空,栏楣皆金宝为饰。卢献可率郡官隐隐而升,不久到郡。惟判官张信臣回顾,坠堕绝涧,为朽木败叶藉地,不曾损,三日方到郡。耽母之终,山上哭声服除乃止。后郡守以其事闻于上,封其山为苏仙山,名其观为苏仙观,郡守以时严洁醮祭焉。元结诗云:灵橘无根井有泉,世间如梦又千年。乡关不见重归鹤,姓字今为第几仙。风冷露坛人悄悄,地闲荒径草绵绵。如何蹑得苏君迹,白日霓旌拥上天。又沈彬咏苏仙山诗云:眼穿林罅见郴州,井里交连侧局揪。味道不来闲处坐,劳生更欲几时休。苏仙宅古烟霞老,羲帝坟荒草木愁。千古是非无处问,夕阳西下水东流。宋初,俄有一鹤栖郡斋屋脊,久而不去。郡僚子弟辈聚观,乃弹之,鹤乃举足画屋,若书字焉。郴屋皆以板为瓦也。鹤乃翥翼升云而去,郡将乃遣人升屋,即见所画字曰:乡原一别重来,事非甲子,不记陵谷迁移、白骨蔽野、青山旧时。翘足高屋,下见群儿,我是苏仙,弹我何为?翻身云外,却返吾居(一云耽骑白鹤来止郡城东北

楼上，人或挟弹弹之，鹤以爪攫楼板似漆书云：城郭虽是人民非，二百甲子一来归。我是苏仙，弹我何为。郡将取其板藏之府中，后乃归之本观，仙亦不复再来。高宗绍兴间，赐苏仙为冲素普应真人。

司马季主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市。汉文帝时，贾谊、宋忠为大夫，曰：吾闻圣人不在于朝廷，或游廛肆，试往观之焉。见季主闲坐，弟子侍而诵《阴阳之纪》，二人曰：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未尝见也。尊官高位，贤者举之，君何行之迂也？季主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何言之陋。令蚩夷不服，四时不和，徒赵赵而言，相引以势，相延以利，贤者乃可羞尔。夫内无饥寒之累，外无劫夺之忧，处上而人敬，居下而无害，君子之道也。卜之为业，所谓上德不德也。凤凰不与燕雀为群，公等琐琐，不足知长者乎。二人忽尔自失，后相谓曰：道尊者安，势高者危，卜而不审，不见夺糈，为人生计而不审，身无所处。其后宋忠抵罪，贾谊感鹏，不逃季主之鉴。季主入委羽山大有宫中，师西灵子都（西灵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道。临去之际，留枕席以代形，粗如其真身，家人葬之于蜀盘山之南。诸葛亮为其碑赞云：玄漠大寂，浑合阴阳，天地交泮，万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别柔刚，鬼神以观，六度显明。季主得道后，常读玉经，服明丹之华，挹扶晨之辉，颜如少女，须三尺，黑如墨。有子二人，男名法育，女名济华，乃俱在委羽山，并读三十九章。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二

刘 讽

刘讽字伟惠，颍川人也。师季主，服日月精华。得道后归乡里，托形杖履而去。《真诰》云：颍川刘伟惠，汉帝时公车司马刘讽也，事司马季主为入室弟子。道成，晚归乡里，托形杖履，身隐桑树之下。遗迹在汝南安成县。

鲍 叔 阳

鲍叔阳者，广宁人。汉高帝时，赵王张耳、张敖之大夫也。少好养生，服桂屑，与司马季主俱在委羽山，师西灵子都，得尸解之道。《真诰》曰：遗迹在辽东薊城之北山。

刘 京

刘京者，本汉文帝时侍郎也。从邯郸张君学道，受饵云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余岁，视之如三十许人。能知吉凶之期，又能为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时，京游诸弟子家。皇甫隆闻而随事之，以云母丸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岁，不能尽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看于京得九子丸，时王公已七十岁，乃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儿。骑马猎行，日二百里，饮酒一斛不醉，得寿二百岁。

刘 恂

刘恂者，不知何许人也。长大多须，垂手下膝。久住武当山，去襄阳五百里，旦发夕至。不见有所修为，颇以药术救治百姓。能劳而不倦，用药多自采，所识草石，皆穷于药性。雍州刺史刘道产忌其臂长，于襄阳录送京师文帝。每旦槛车载将往山采药，暮还廷尉。恂后以两短卷书与狱吏，吏不敢取，恂焚之。一夜失恂，关钥如故。阖阖门吏行夜，得恂，送廷尉。恂语狱吏云：官寻杀我，殡后幸勿钉棺也。后果被杀。死数日，文帝疑此言，使开棺验之，果不见尸，但有竹杖尔。

臣道一曰：刘惔以臂长而解于兵，以身而杀身也。使刘惔知有身则不知有道，知有道则不知有身。惟其不知有身，则得道之妙，身外之身，非一日矣。此其所以被杀之后，开棺惟竹杖也。《道德经》曰：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学者当深究其旨。

严 青

严青者，会稽人也。居贫，常于山作炭。忽遇一人与青语，青不知其神人也。临行，以一卷书与青曰：汝骨应得长生，吾以神方授汝。青言：我不识书，当奈何？神人曰：不须读也，但以洁器盛之，置高处尔。并教青服石髓。法青受之，侨居山中，无他佳器，唯有饮壶，乃用以盛所授书，即便见其左右常有数十人侍之。青船载炭时出山下，此神便为青挽船也，人但见青船自行。又治病救患，但以所授之书到其人家，所病便愈，百姓多尊奉之。青常从弟子家夜归，都巡夜逢青，呵问何人夜行，青亦厉声问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其应对不恭，因叱从兵使收录犯行人。青复叱其从神曰：皆录其夜行人。青径去，而都督及从者数十人，人马皆不复得去。明旦，行人见都督，问何为住此，都督说事状如此。行人曰：此必是严公也。都督曰：我今不能动，可报吾家，速往叩头谢青，自说昨实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声曰：遣放昨所录夜行人。都督乃得去。其后夜行者每见行人，皆先问非严公乎。青后断谷不食，一年而人小霍山仙去。今吴会多奉事青为严家道，但不复知食药以求长生，惟存其祭祀尔。

王 谷 神

王谷神、皮玄耀者，西汉蜀青城山道士。幼而颖悟，不居荣宠，通《老》《庄》《文》《列》，妙于星纬。周游名山，渡荆渚，泛潇湘，至南岳，卜庵于金母殿。后修胎息还元，数年道成。东游群玉，访九仙。值武帝南巡，见之神气不群，乃延之，卜隐于西峰。帝厚赐，兼封王为太微先生，皮为太素先生，以上卿礼待之。三年，控碧骡上升。

太 山 老 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汉武帝东巡狩，见老父锄于道间，头白光，高数尺，怪而呼问之：老父状如年五十许人，而面有童子之色，肌体光华，不与俗人同。帝问：有何道术邪？老父答曰：臣年八十五时，衰老垂死，头白齿落。有道士教臣绝谷服术饮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气，其八物以应八风。臣行之，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堕复出，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受其方，赐之金帛。老父得入岱山中，去，十年五年，时还乡里。三百余年，乃不复还也。

巫 炎

巫炎者，字子都，北海人也。汉武帝出见子都于渭桥，其头上郁郁有紫气，高丈余。帝召而问之：君年几何，所得何术，而有异气乎？子都答曰：臣年今已百三十八岁，亦无所得。将行，帝召东方朔相此君有何道术，朔对曰：此君有阴术。武帝屏左右而问之，子都对曰：臣昔年二十五时，苦腰脊疼痛，脚冷不能自温，口中干苦，舌燥涕出，百节四肢各各疼痛，又足痹不能久立。得此道以来已七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体强健，无所疾患，气力乃如壮时。帝曰：卿不仁，有道面不闻于朕，非忠臣也。子都顿首曰：臣诚知此道为真，然阴阳之事，公中之私，臣子之所难言也。又行之皆逆人情，能为之者少，故不敢以闻。帝曰：勿谢，戏君尔。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余岁，服饵水银，白日升天。武帝后顿行其法，不能尽用之，然得寿最胜于他帝远矣。

李 奉 仙

李奉仙者，东蜀人。自幼不语，年十八，常欲寒栖以避臭茹，人问之，曰：知白守黑，道贵昏默。我师南岳公云：吾周灵王太子吹笙者也，子三生奉道，而所试由功之不著也，今授子朱纲之法，将升度南宫。吾师浮丘公授予，今付于子，子宜勤焉。若更迟此生，万劫不度。吾将为南岳司命侍帝晨，又补桐柏真人。言讫遂隐，汉宣帝诏不起。

清 平 吉

清平吉，沛国人。汉高皇帝时卫平也，至光武时，容色不老。后尸解去，百余年复还乡里，数日间又尸解而去。

黄 山 君

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年数百岁犹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飞升。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为《彭祖经》。得《彭祖经》者，便为木中之松柏也。

吕 恭

吕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将一奴一婢子太行山采药，忽有三人在谷中，因问恭曰：子好长生乎，而乃勤苦艰险如是邪？恭曰：实好长生，而不遇良方，故采服此物，冀有微益也。一人曰：我姓吕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孙字文阳。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时来采药，当以授新学者。公既与同姓，又字吾半，是公命应长生也。若能随我采药，语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暗塞多罪，不足教授，若见来救，是更生之愿也。即随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通，因遣恭还，曰：可归省乡里。恭即拜辞，仙人语恭曰：公来虽二日，今人间已二百年。恭归到家，但见空野，无复子孙。乃见乡里数世后人赵光辅，遂问：吕恭家何在？人转怪之，曰：君自何来，乃问此久远之人。吾闻先世传，有吕恭将一奴一婢入山采药，不复归还，以为虎狼所伤尔。经今已二百余年，君何问乎？吕恭后世孙吕习者，在城东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尔。恭承光辅言，往到习家叩门而呼之，奴出问曰：公何来？恭曰：此是吾家也，我昔采药，随仙人去，至今二百余年，今复归矣。习举家惊喜，徒跣而出，拜曰：仙人来归。流涕不能自胜。居久之，乃以神方授习而去。时习已年八十，服之转转还少。至二百岁，乃入山去。其子孙世世服此药，无复老死，皆得仙也。

陈 安 世

陈安世者，京兆人也。为灌叔平客。禀性慈仁，行见鸟兽，下道避之，不欲惊动，不践生虫，未尝杀物。年三十，而叔平好道思神，忽有二仙人托为书生，从叔平行游以观试之。叔平不觉其是仙人也，久而转懈怠。叔平在内方作美食，二仙人复来诣门，问安世曰：叔平在否？答曰：在。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饿书生辈复欲求腹饱尔，勿与食。于是叔平使安世出言不在，二人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使我云尔。二人益嘉之以实对，乃相谓曰：叔平勤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我，几成而败之。乃问安世曰：汝好游戏邪？答曰：不好。又曰：汝好道希仙邪？答曰：好道，然无缘知耳。二人曰：汝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早往期处，到日西而不见二人，乃起将去，曰：书生定欺我尔。二人已在其耳边呼曰：安世，汝来何晚邪？答曰：早且来，但不见君尔。二人曰：我端传汝道，尔颇三期之。而安世辄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药两丸与之，诫曰：汝归家，勿复饮食，别止一处。安世依诫，二人常往其处。叔平怪之，曰：安世处空室，何得有人语，往复不见，何也？答曰：我独语尔。叔平见安世不复食，但饮水止息。

别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贤，乃叹曰：夫道尊德贵，不在年齿，父母生我，然非师莫能使我长生也，先闻道者则为师矣。乃自执弟子之礼，朝夕拜事安世，为之洒扫。安世道成，白日升天。临去，遂以要道传叔平，后亦得仙也。

灵 寿 光

灵寿光者，扶风人也。年七十余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转更少壮，年如二十。时汉献帝建安元年，光已年二百二十岁，常寄寓于江陵胡田家，无疾而卒。田殡葬之，百余日人复见在小黄，寄书与田。田得书，掘发棺，之中无所有，钉亦不脱，唯履在棺中。

张 礼 正

张礼正、始明期二人，昔衡山中学道者。礼正以汉末入山，服黄精，颜色丁壮，常如年四十时。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泽泻柏实丸，共止岩中。后俱受西城王君传虹景丹方，从来服此丹已四十年（《真诰》云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难得，俱出广州为沙门，是滕含为刺史时也，遂得内外洞彻，眼明身轻，日行五百里。后入九嶷山。（《真诰》云：又兼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东华遣迎，以其日乘云升天。今在方诸故室俱为土山下。注云：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为广州刺史。此得仙乙丑岁十二年，是为前服丹已三十年，犹更出查也。）

李 根

李根，字子源，许昌人也。有赵买者，闻其父祖言传世见根也。买为儿时便随事根，至买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昔住寿春吴大文家，大文从之学道，作金银法立成。根能变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细之饌，四方奇异之物，非当地所有也。忽告大文曰：王陵当败，寿春当陷兵中，不复居，可急徙去。大文窃以语弟，弟无意泄之。王陵闻之，以为妖言惑众，乃使人收根，欲杀之。根时乃方欲书疏，奄闻外有千余人围吴家求根，根语大文父曰：勿勿，但语吾不知，官自来搜之，昨日去矣。大文出户，还顾窥根，失所在。左右书器物，皆不复见。子是官兵入索囤食衣篋之中，无处不遍，不得根。及良久，大文出见，根故在旧坐，俨然如故。根语大文曰：王太尉当族诛，乡弟泄语，十日中当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给根者，此女知书，根出，行窃取根《素书》一卷。读之，得根自记其学道经疏，云以汉元封中，学道于某甲。时年计根已七百余年也。又大文说根两目童子皆方，按仙经云：八百岁人童子方也。根告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大道之诀，唯得地仙方尔，寿毕天地，然不为下土之士也。

黄 敬

黄敬字伯严，武陵人也。少读诵经书，仕州为部从事。后弃世学道于霍山八十余年，复人中岳。专行服气断谷，为吞吐之事，胎息内视，召六甲玉女，吞阴阳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转大如火周身。至二百岁，转还少壮。道士王紫阳数往见之，求要言。敬告紫阳曰：吾不修服药之道，但守自然，盖地仙耳，何足诘问。问新野阴君神丹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极也，子可从之。人能除遣嗜欲如我者，不可以学我所为也。紫阳固请不止，敬告紫阳曰：大关之中有辅星，想而见之翕习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摇之炼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审能守之可长生，失之不久沦窈冥。紫阳受之，得长生之道也。

甘 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气，不饮食。又服天门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

法，更演益之为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针灸汤药。在世百余岁，乃入王屋山仙去也。

黄子阳

黄子阳，后魏人，知长生之妙。学道，在博落山中九十余年，但食桃皮，饮石中黄水。司马季主以导仙八方与之，遂能度世。

河上公

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亦号河上丈人。汉文帝时，结草为庐，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文帝好老子之言，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皆令诵之，有所不解者数句，时天下莫能通者。闻侍郎裴楷说河上公读《老子》，乃遣使赍所不了义问之，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文帝即驾从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也。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贵贫贱。须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中，如云之升，去地百余丈，而止于玄虚。良久，俯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使予富贵贫贱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辇，稽首礼谢曰：朕以不德，忝统先业，才不任大，忧于不堪。虽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暗昧，多所不了，惟蒙道君宏愍，有以济之，则幽夕睹太阳之光曜。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此，则所疑自解。予注是经以来，七千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传非人。文帝跪受经，言毕失所在。一云起雾而去。今有河上公庙在陕府之北，并文帝望仙台遗迹存焉。

臣道一曰：河上公结庐于河上，淡然不谋，泊然无为，其出有入无，隐显圣凡，非一日矣。《道德经》曰：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是诚河上公也。一旦汉文帝闻其有道，亲驾诣之，河上公乃授素书老子章句二卷。厥后文帝以恭俭化天下，后世议者谓汉文帝有三代之风，岂非河上公道德之化邪。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三

安期生

安期生，琅琊阜乡人。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翁。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三夜。始皇异之，赐金璧度数百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以赤玉舄一舄为报，留书曰：后千年求我于蓬莱下。始皇即遣使者徐市、卢生等数百人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逢风波而还，立祠阜乡亭海边数十处也。汉《郊祀志》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颜师古注云：合谓道相合也。《混元实录》云：安期生后以道授马明生，马授阴长生，阴授尔朱先生。又按《史记》云：乐毅之族有乐臣公，善修黄老言，其本师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翥公，毛翥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又曰：惠帝元年，曹参相齐，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用其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仙传云：有王老者，不知其名，与鲁女生封君达为友，访道游名山，于东岳之阳遇神仙乘白鹿与侍女十许人，自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延生之道。神仙曰：子知有安期生乎，即我是也。子精诚动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诀。因谓之曰：仙道不远，近取诸身，无思无为，不吐不纳，真一充于内，而长生飞升矣。勿使汝思虑营营，劳尔之生也。太上曰：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讫，升天而去。又抱朴子云：安期生龙眉髯，以修

养，服金液长生。其止世间，或延千岁，而后去尔。

臣道一曰：秦始皇以穷奢极侈惨刻之君，安足以语道。安期生委金璧而去者，所以示之廉。曰：后千年求我于蓬莱，所以示之仙不可学矣。乃欲强一时之力，入海以求蓬莱，其可得乎。安期生非秘其道也，秦始皇不可至于道也。《道德经》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秦始皇纵耳目之欲，以劳动天下，曾不休息，与天地圣人之心，相违亦甚矣。舍道而求长生，道外岂有仙也哉？此安期生所以不容迹于海内，而去之蓬莱也。

马 明 生

马明生（一作鸣生），齐国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实（一作贤，一作宝）。少为县吏捕贼，为贼所伤，遇太真夫人适东岳，见而悯之。当时殆死，良久忽见一女子年可十六七，服饰奇丽，姿容绝世，行步其傍，问君实曰：汝何伤血也？君实以实对。夫人曰：汝所伤乃重，刃关于肺，五脏泄漏，血凝绛府，气激肠外，此将死之急也，奈何？君实知是神人，叩头求哀，乞赐救护。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时而愈，血绝疮合，无复惨痛。君实再拜，跪曰：家财不足以谢，不知何以奉报恩施，惟当自展弩力，以报所受尔。夫人曰：汝必欲以谢我，意亦可嘉，可见随去否？君实乃易名姓，自号为马明生，随夫人执役。夫人在东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悬绝，重岩深隐，去地千余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伟，乃人迹所不能至处也。明生初但欲学金疮方，既见其神仙来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朝夕供给洒扫，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众变试之，明生神清澄正，略不恐惧。又使明生他行别宿，因以好女于卧息之间，调戏令接之。明生心坚志静，固无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还，或一月二十日，辄见有仙人宾客乘龙驾凤往来。或有拜谒者，真仙弥日盈坐。客到，辄令明生出外别室。或立致精细厨食肴果，非常香酒奇浆，不觉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与之同饮食。又闻空中有琴瑟之音，歌声宛妙。夫人亦时自弹琴瑟，有一弦，五音并奏，高玄响激，闻于数里。众鸟皆为集于岫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盖天人之乐，自然之妙音也。夫人栖止，常与明生同石室中，而异榻尔。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处，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夫人即著云光绣袍，乘白龙而去。袍上专是明月珠缀著衣缝带玉佩，戴金华太玄之冠。亦不见有从者，既还即龙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锦被褥，绯罗之帐。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英，玄黄罗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两卷素书，上题曰九天太上道经，明生亦竟不敢发舒视其文也，惟供给洒扫守岩室而已。至于服玩，亦不敢窃视之，亦不敢有所请问。如此五年，愈加勤肃，辄不怠惰。夫人叹而谓之曰：汝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灵气而莫之废，虽欲求长生不死，亦焉有不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姓王名婉罗，字勃遂，事玄都太真，有于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总纠天曹官秩，此人间乡佐也。年少，数委官游逸，虚废事任。有司奏劾，降生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神，五百年一代其职。因来视之，励其后使修守政事以补其过。我久在人间，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得复停念。汝专谨，故以相语，欲教汝长生之方，延年之术。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体，适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学之者，固非汝所得闻矣。纵或闻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生，晓金液还丹之法，其方秘要，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升天者矣。安期生明日来，吾将以汝付嘱之焉。相随稍久，其术必传。明日安期生至，乘驳麟，身著绯衣，头戴远游冠，带玉佩及虎头鞶囊。视之，可年二十许，洁白严整。从六七仙入，皆执节奉卫。见夫人，揖之甚谨，称下官。须臾设酒果厨膳，饮宴半日许，夫人语明生曰：吾不复得停，汝随此君去，勿忧念也，我亦时时当往视汝。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辞，拟随安期生受九丹之道。夫人赠诗，其一曰：暂舍壙城内，命驾岱山阿。仰盼太清阙，云楼郁嵯峨。虚中有真人，来往何纷葩。炼形保自然，俯仰

食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馆还西华。流精可飞腾，吐纳养青牙。至药非金石，风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娑娑。五岳非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荣竞子，笃似蜗与蟆，顾盼尘浊中，忧患自相罗。苟未悟玄旨，安事于琢磨。祸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其二曰：昔住昆仑宫，共讲天年延，金液虽可遇，未若太和仙。仰登冥灵台，虚想咏灵人，忽遇转桑王，九老仙都真。驾骖紫虬辇，灵颜亦何鲜。启我寻长涂，邀我自然津，告以鸿飞术，授以玉胎篇。琼膏凝玄气，素女为我陈。俯挹琳凤腴，仰上飘三天。云纲立尔步，五岳可暂还。玄都安足远，蓬莱山脚间。传受相亲爱，结友为天人。替即游刑对，祸必无愚贤。秘则享无倾，泄则躯身颠。明生受诗讫，乃随安期生负笈，西至女儿，北到圆丘，南至秦庐，潜及青城、九嶷，周游天下。二十年中，勤苦备尝。安期生乃曰：子真有仙骨，专恭之甚，吾所不及也。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升天，但先服半剂得明生。相别而去，明生乃入华阴山，依方合金丹，服之半剂得仙，而与俗人无异，人莫识其非凡。汉灵帝时，惟太傅胡广知其有道，尝访明生，以国祚大期问之。明生初不对，后亦告焉，无不验者。后人怪其不老，遂复饵金丹半剂，白日升天。临去，著诗三首以示将来，时光和三年也。其一曰：太和何久长，人命将不永。翕如朝露晞，奄忽睡觉醒。生生世所悟，伤生由莫静。我将寻真人，澄神挹容景。盘桓昆陵宫，玄都可驰骋。涓子牵我游，太真来见省。朝朝王母前，夕归钟岳岭。仰采琼瑶葩，俯漱琳琅井。千龄犹一刻，万纪如电顷。其二曰：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险纛。年若惊弦发，时犹轻矢逝。虽有灼灼姿，玉为尘生秽。林草无秋耀，绿叶岂终岁。惜彼繁茂摧，哀彼寒霜厉。有存理必亡，有兴必有废。真君戏玄津，与物无凝滞。神冲紫霄内，形栖山水际。对虚忘有怀，游目托容裔。风尘将何来，真道故可大。其三曰：浊涂谅为叹，世乐岂足预。振褐扫尘遐，飘飘独远举。寥寥岩岳际，萧萧纵万虑。灵真与我游，落景乘鸿御。朝乘云轮来，夕驾扶摇去。噉嘈天地中，嚣声安得附。

阴 长 生

阴长生，新野人。汉和帝永元八年三月己丑，立皇后阴氏，即长生之曾孙也。少处富贵之门而不好荣位，潜居隐身，专务道术。未闻有马明生得度世法，乃入诸名山求之。到南阳太和山中，得与相见，乃执奴仆之役，亲运履舄之劳。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旦夕与之高谈荣华当世之事，治生园圃之业。十有余年，长生未尝懈怠。同时有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而去，独长生礼敬弥笃。而明生数因言语得失之际，屡责骂之，长生乃和颜悦心，奉谢不及。如此积二十年，后清闲之日，明生问其所欲，长生跪曰：惟乞生尔，今以粪草之身，委质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惮于迟速也。明生哀其语，而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也。乃将长生入青城山，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歃血，即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别去，长生乃叩头陈谢，留仙驾，拜辞曰：弟子少长豪乐，希执卑逊，克身励己，若临水谷。不能弘道赞德，宣畅妙味，徒尸素壁立，而毫及之。是以心存生契，舍身寻真。天赐嘉会，有幸遭逢。自执帚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惧毁替，筋力弱薄，微效靡骋，恩养不酬。夙夜感悦，告以更生，顿受灵方，是将灰之质蒙延续之年，炎林焦草惠膏泽之沾，所谓绝气与其苏息，瞽暗开其视听，感荷殊戴，非陋词所谢。昔太岁庚辰，闻先生与南岳真人、洪崖君、云成公、瀛洲仙女数人，共坐论传度，当委绶之誓，教授有交带之盟，应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诸君。祷祠受之，大药必行。下祭而受，为之不成。弟子预在典室，尝俸惟侧，亦具闻诸仙起末得道之言说、昔授丹节度矣。先生今日见谕，不复陈此，或非先生所授之不尽，将恐示弟子困穷矣。明生慰谕之曰：非有不尽，汝性耽玄味，专系而和，灵官出鉴以相察矣，不复烦委俗人之信耳。于是长生入武当山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剂，不即升天。而大作黄金数万斤，以布施天下穷乏，不问识与不识。周行天下，不与妻息相随，举门皆寿。后与委之，入忠州平都山修炼服丹，白日升天。临去，著书九篇，言上古仙者多矣，不可具记。而论但汉兴以来，高士得仙四十五人，迨千为六矣。二十八人是尸解去，余者白日升

天焉。又自作序云：惟汉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北受仙若神丹要诀，道成去世。副藏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可为俗间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气导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小道，不能永度于世，以至天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不为有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存。于是以黄素及金简写丹经三通，各藏于嵩华及缑山，缣书一通，付弟子，世世当有所复。有四言诗三章遗世，诗云：维予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汉世，紫文重纡。予独好道，而为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迹苍霄，乘飞驾浮。青要乘翼，与我为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遥太极，何虑何忧。游戏仙都，顾盼群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几，泥土为俦。驰走索死，不肯暂休。予之圣师，体道之真。升腾变化，松乔为邻。惟予同学，十有二人。寒暑求道，历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坚。痛乎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归贤。身投幽壤，何时可还。嗟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寿同三光，何但亿千。维予垂发，少好道德。弃家随师，东西南北。委放五经，避世自适。二十余年，名山之侧。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不敢归，劳不敢息。奉事圣师，承颜悦色。面垢足胝，乃见哀识。遂传要诀，恩深不测。妻子延年，咸享无极。黄白已成，财货千亿。役使鬼神，玉女侍侧。予得度世，神丹之力（今平都山景德观刻碑传世）。晋丹阳葛洪曰：尝闻谚言有云：不夜行则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天下山林间密自有学道得仙者邪。阴君已眼神药，虽未升天，然方严厉，同声相应，便自与仙人相寻求闻见，故知此近世诸仙入之数尔。面俗人谓为不然，已所不闻，则谓之无有，不亦悲哉。夫草泽闲士，以隐逸得志，经籍自娱，不耀文彩，不扬名声，不修求友，不营文达，犹且不能识之。又况仙人，亦何急令朝菌之徒知其所云为哉。

臣道一曰：阴长生艰难事师，不得其道而不倦，诚之至矣，非常人之所可及也。

故同时事马明生者十有二人，皆怨恚而去，独长生礼敬弥笃，而卒得其道焉。道德经曰：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长生之谓也。

魏 伯 阳

魏伯阳，吴人也。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谓之治民养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将三弟子，知两弟子心不尽诚，丹成而诫之曰：金丹虽成，当先试之。饲于白犬，犬能飞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阳入山时，将一白犬自随。又丹转数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暂死。伯阳故便以毒丹与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阳乃复问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与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当服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人山，不得仙道，吾亦耻归。死之与生，吾当服之耳。伯阳便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顾谓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长生耳，而服之即死，当奈此何？惟一弟子曰：师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无有意邪？又服之入口，复死。余二弟子乃相谓曰：作丹求长生耳，今服丹即死，当用此何为？若不服此，自可得数十年在世间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殓具。二人去后，伯阳即起，将所服丹内弟子及白犬口中，须臾皆起。将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弟子见书，始大懊恼。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似解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一云东汉魏伯阳，会稽上虞人也。世袭簪裾，惟公不仕，修真潜默，养志虚无，每视轩裳如糠粃焉。不知师授谁氏，得古人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又云未尽纤微，复作补塞遗脱一篇，继演丹经之奥。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隐显异文。公撰参同契者，谓修丹与造化同途，故托易象而论之，今行于世。后来解注者数家，惟真一子彭晓所解最正，丹成仙去，书幸流传。

臣道一曰：道德经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魏伯阳，善人也，不私其宝而与

天下共之，善之至也。盖自广成子发三丹九鼎之秘以明至道，历五帝有夏之世，虽神仙服膺传授间闻于人，丹道之玄几绝响。逮至殷周，太上复化身降生世间，斯道再扬。至前汉诸仙微寓歌诗，斯道犹未大阐。至伯阳假易道作参同契，至道之微尽之，为法于天下，可传于无穷，善人之宝其泄矣。此其教隆于汉晋，盛于隋唐，以迄于今，岂非伯阳之功乎。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四

周 义 山

紫阳真人姓周名义山，字季通，汝阴人也。汉丞相勃七世之孙，以冠族播流，世居贵宦。祖玄，汉昭帝元凤元年为青州刺史。父秘，为范阳令，时君始生焉。父后积秩累迁，官至陈留刺史。君时年十六，随从在郡，始读孝经、论语、周易。为人沉重，少言笑，喜怒不形于色。好独坐静处，不结名好。然精细微密，所存必感。常以平旦之后，日出之前，正东向立，漱口咽液，服气百数，向日再拜。旦旦如此，为之经年。父怪而问之所行何等事，君长跪对曰：义山中心好日光长景之晖，是以拜之尔。至月朔旦之日，辄游市及间阎陋巷之中，见穷乏饥饿之人，解衣给食。时时登陟名山，喟然悲叹。或入石室中，欢然独笑。时陈留大儒名士，闻君盛德，体性沉美，咸往诣焉，君辄称疾不见宾客。汉侍中蔡咸，陈留高士，亦颇知道。闻君德行，数往诣君。每称疾不欲见之，父乃大怪，怒责之，督切使出见之。既不得已，遂出相见，咸大发清谈及论神仙之道、变化之事。君乃凝默内闭，敛神虚静，颌而和之，一不答也。是岁大旱，斗米千钱，路多饥羸，君乃倾财竭家以济其困，阴行之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对万物如临赤子，斯积德仁爱之施矣。后遇陈留黄泰告君曰：闻君好道，阴德流行，用思微妙，诚感于我，是以相诣。吾是中岳仙人须林字子玄也，本卫人，灵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学于岑先生，见授炼身消灾之道术。后又遇仇公，见教以服气之法、还神守魂之事。吾行之甚验，大得其益。子少知还阳，精髓不泄，又知导引伏气，吞景咽浆，不复须阴丹内术补胎之益也。然犹三虫未坏，三尸未死，故导引服气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虫细丸，以杀谷虫。虫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谓之三虫。三虫在内，令人心烦满，意志不开，所思不固，失食则饥，悲愁感动，精志不至，仍以饮食不节断故也。虽复断谷，人体重滞，淹淹淡闷，所梦非真，颠倒反错，邪俗不除，皆由此虫在内摇动五脏故也。其方用附子五两、麻子七升、地黄六两、术七两、茱萸根大者七寸、桂四两、云芝英五两，凡七种。先取菖蒲根煮浓，作酒，使清淳。重美一斗半，以七种药咬咀内器中渍之，亦可不用咬咀，三宿乃出暴之。之燥，又取前酒汁渍之三宿，又出暴之，须酒尽止暴，令燥。内铁臼中，捣之极细，筛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丸。以平旦东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渐益一丸，乃可至十余丸也。治腹内弦实上气，心胸结塞，益肌肤，令体轻有光华。尽一剂则虫死，虫死则三尸枯，三尸枯则自然落矣。亦可数作，不限一剂也。然后合四镇丸，加曾青、黄精各一两，以断谷毕。若导引服气不得其理，可先服食众草苣胜、茯苓、术、桂、天门冬、黄连、地黄、大黄、桃煌及皮，任择焉。虽服此药以得其力，然不得九转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飞仙也，但可为延年益寿尔。君按次为之服食术，五年身生光泽，彻视内见五脏。乃就仙人求飞仙要诀，仙人曰：药有数种，仙有数品。有乘云驾龙，白日升天，与太极真人为友，拜为仙宫之主，其位可同真公、定元公、大生公及中黄大夫、九气丈人、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为仙卿大夫，上仙之次也。游行五岳或造太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总领鬼神；或游翔小有群集清虚之宫，中仙之次也。若食谷不死，日中无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过死太阴，然后乃仙，下仙之次也。我受涓子秘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书，当为真人，我之道非子真人所学也。今以守三一之法、灵妙

小有之书二百事传子，石菌、朱柯、若乾芝与子服之，吾道毕矣，子可远索师也。君再拜受教，退而服神芝五年，日视千里外，日行五百里。遂巡行名山，寻索仙人。闻蒙山栾先生能读龙蹻经，遂往寻之。遇衍门子，于是授龙蹻经及三皇内文。登王屋山，遇赵陀子，授芝图十六首及五行秘符。又遇黄先生，受黄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书四十四诀。登嵎冢山，遇上卫君，授太素传左乙混洞东蒙之录、右庚素文摄杀之律。登嵩高山，遇中央黄老君合会仙人在其上太室洞门之内，君顿首拜，乞长生度世。老君曰：子存洞房之内见白元君邪？君对曰：实存洞房，尝见白元君。黄老君曰：子道未足，未见无英君也。且复游行，受诸要诀，当以上真道经授子矣。见白元君下仙之事，可寿三千年；见无英君，乃为真也，可寿一万年矣。君再拜受教而退，游行天下名山大泽。西登白空山，遇沙野帛先生，授太清上经。登峨嵋山，入空洞金府，遇宁先生，授大丹隐书、八稟十诀。登岷山，遇阴先生，授九赤斑符。登岐山，遇臧延甫，授忧乐曲素诀。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关三图。登牛首山，遇张子房，授太清真经。登九嶷山，遇李伯阳，授李氏幽经。登钟山，遇高丘子，授金丹方二十七首。登鹤鸣山，遇阳安君，授金液丹经、九鼎神丹。登猛山，遇青精先生，授黄素传。登陆浑山，潜入伊水洞室，遇李子耳，授隐地八术。登戎山，遇赵伯玄，授二九素女术。登阳洛山，遇幼阳君，授青要紫书。登霍山，遇司命君，授经命青图上皇民籍。登鸟鼠山，遇墨翟子，授紫度炎光内视图中经。登曜名山，遇大帝候夜神童，授金根之经。登委羽山，遇司马季主，授石精金光藏景化形。登大度山，遇刘子先，授七变神法。登都广建木，遇谷希子，授黄气之法、太空之术、阳精三道之要。登桐柏山，遇王乔，授素灵丹符。登太华山，遇南岳赤松子，授上元真书。登太冥山，遇九老仙都君，授黄水月华四真法。登合黎山，遇皇人，授八素真经、太上隐书。登景山，遇黄台万毕先生，授九真中经。登玄莖羽山，遇玉童十人、九气丈人，授白羽紫盖服黄水月华法。到桑木，登扶广山，遇青真小童君，授金书秘字。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龚仲阳，授仙忌真记。西游登空山，见无英君，视西服洞房中，无英君处其左，白元君处其右，黄老君处其中。无英君服金精朱碧玉缕之袍，光赤朝霞，流景曜天，要太上灵气之章，佩九帝驱邪之策，戴翠上紫灵之冠，盖太玄丹灵上元赤子之祖父也。左连青宫之气，气冠万神，乃未有天地先，自虚空而生矣。白元君服丹玉之锦云罗重袍，白光内朱，流景参天，垂晖映神，玄黄彻虚，要太上灵精之章，佩玄元摄魔之策，戴招龙皂冠，盖玉房云庭上元赤子之父，右英皓青之室朝运生者也。中央黄老君是太极四真王之师老矣，上摄九天，中游昆仑，黄阙来其外，紫户在其内，下与二君入洞房，圆三寸，威仪具焉。夫至思神见，得为真人。若见白元君，得为下真，寿三千岁。若见无英君，得为中真，寿万岁。若见黄老，与天相倾，上为真人，列名金台。君既诣之，乃再拜顿首，乞与上要诀。黄老君曰：可还视子洞房中。君乃瞑目内视，良久果见洞房之中有二神人，无英、白元君也，被服状如在空山中者。黄老君笑言曰：微乎深哉，子用意思之精也，白日升天之道。子还登常山，授子上真之道。君乃还常山石室中，斋戒念道。复积九十余年，中白元君、无英君、黄老君遂使授之大洞真经三十九篇，有玉童二十一人，玉女二十一人，皆侍真烧香，昼夜习之。积十一年，遂乘云驾龙，白日升天，上诣太微宫，受书为紫阳真人。佩黄旄之节，八威之策，带流金之铃，服自然之衣，食玉醴之饴，饮金液之浆。治葛衍山金庭铜城，所谓紫阳宫也。紫阳有八真人，君处其右。一日三登昆仑，一朝太微帝君。以嵎冢为紫阳别宫，所谓洞庭潜宫也。嵎冢山有洞穴，潜行通王屋清虚小有天，亦潜通阊风也。

臣道一曰：周义山称疾养晦，积德累仁，终始一诚，广参众妙，真神仙之博学者也。观汉侍中蔡咸、陈留高士诣之，咸大发清谈，论神仙之道，变化之事，义山乃凝默内闭，敛神虚静，颌而和之，一不答也。道德经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义山之意也。

王 褒

清虚真人王君，名褒，字子登，范阳襄平人也，安国侯七世之孙。君以汉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诞焉。洪基大业，世籍贵盛。君父讳楷，以德行懿美，比州所称，举茂才，除议郎，转中垒大夫、上党太守、黄门侍郎、侍中、左将军、雁门太守。楷正色彤管，坦诚献替，纳言推谏，披襟援领，率职莅民，政以礼成，舍刑宽赋，不肃而敬。天子贤之，迁殿上三老，使宾皇太子，讲春秋、尚书、论语、礼、易，恢恢仁长，循循善诱。遂名沸绝圃，声驰京夏。君即闲夜之感，喟然悲叹曰：人间尘蔼，趋竞得失，利害相攻，有逾鹬雉之视老燕矣。遂决志辞亲，入华山中九年。一日夜半，忽闻林泽中有人马箫鼓之声。须臾渐近，仰而望之，见千乘万骑浮空而至。神人乘三素云輦，手把虎符，朱戟启途，握节执旄，曲晨倾荫，锦旗蔽虚。神人暂停驾而言曰：吾太极真人西梁子文也，闻子好道，劬劳山林，未该真要，诚可愍也。勤企长生，实为至矣。君乃驰诣轮轂之下，扣头自搏而言曰：褒以肉人，愚顽庸贱，少好生道，莫知隐诀。真人曰：夫学道无师，无缘自解。我太极真人，神仙之司，主试校学者，领举正直尔。子玄录上清金书东华，名编清虚，位登小有，必当掌括宝籍，为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勤慕上业，道自成也。后隐阳洛山中，感南极夫人、西城真人，授君以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结誓而付。乃将君观玄洲，须臾而至。四面大海，悬涛千丈。洲上宫阙楼观，琼室瑶房，不可称记。西城真人曰：此仙都之府，太上丈人处之。乃将君人紫桂宫，见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带神光，手把火铃。侍女数百，龙虎卫阶。太上丈人与西城真人相礼而已，相携共坐，君时侍侧焉。太上丈人曰：彼所谓王子登乎，学道遭逢良师，将得之矣。西城真人笑，因命君拜。拜毕，太上丈人使坐北向，丈人乃设厨膳，呼吸立具。灵馐千种，丹醴湛溢，燔烟震檀，飞节玄香。陈钧天之太乐，击金璆于七芒，崆峒启音，彻朗天丘。于是龙腾云崖，飞凤鸣啸。山阜洪鲸，涌波凌涛。云起太虚，风生广辽。灵歌九真，雅吟空无；玉华作唱，西妃折腰。尔乃众仙挥袂，万神迁延，羽童拊节，庆云缠锦。于是太上丈人会二十九真人，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称主仙道君，指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视此子心眸澄邈，神停形凝，圆晨丕涣，六景发华，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贤王也。西城真人答曰：盖闻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也。于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运华、赵峻珠、王抱台等，发琼笈，披绿韞，出上清隐书、龙文八灵真经二卷授君，又以云碧阳水晨飞丹腴二升赐君。君拜服之。真人遂将君还西城，九年道成，给飞飏之车，东行渡启明、沧海，登广桑山，入始暉庭，诣大帝君。稽首再拜，大帝授以龙景九文紫凤赤书、上清神图八道玉篆。次南行，渡渤海、丹海，登长离山，诣南极紫元夫人、华盖公，授以五云夜光云琅水霜。次西行，渡庚丘巨海沈羽之津，登丽农山，诣紫盖晨夫人、景真三皇道君，授以玉道绿字回曜太真隐书。次北游，渡雕柔玄海，济饮龙上河匏瓜津，登广夜山，诣高上虚皇大道玉君。会其出游，驾日月之晨，乘紫始之光，郁霭黄素之云，勃蔚八景之曜，飞真万亿，不可称数。君再拜道侧，乃诣上清玉晨帝君、玄清六微元君，二君授以宝洞飞霄绝玄金章，及赐太极隐书、龙明宝珠绛和云芝。君拜而饮之，即身金色，项映圆光，七曜散华，流焕映形。又退登阊风之野，玄圃之宫，诣中皇玉帝，受解形遁变流景玉经。乃越郁绝济弱河，西诣龟台，谒九灵太真上清夫人。退，更清斋三月，受三华宝曜琼文琅书、灵暉上录、七晨素经。退，又清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空虞山。山周回三万里，游行。翌日，趋诣紫清太素琼阙，即太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处丹灵白玉宫，飞映绝曜，紫霞落焕，七光交陈，结子云宇之上。奇丽玄黄，不可名字。仙童玉女、侍右真人，盖无数也。君稽首再拜，诣琼阙之下。久时，太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绣衣命者西林藻，授君金真玉光流金火铃、豁落七元八景飞霞。又使清真左夫人郭灵盖、右阳玉华仲飞姬，赍神策玉玺，授君以为太素清虚真人，领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右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给玉童玉女各

三百人，主领上清玉章，太素宝玄太极上品九天灵文、六合秘籍、山海妙经，悉主之。又总括洞内明景三宝，得乘虎旂龙輦，金盖琼轮，八景飞舆，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寝宴太极也。

梅 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汉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凤专执擅权。而京兆尹三章素忠，直讥刺凤，为凤所诛。王氏浸盛，灾异数见，群下莫敢正言，福复上书讥切王氏。上不纳。又成帝久亡继嗣，福以为立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复上书，终不见纳。是时福居家，读书养性为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专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为吴市门卒云（出前汉书）。道家云：梅福得道仙去。豫章职方乘云：梅岭在西山，极崇峻，羊肠而上五里至顶，山下有梅仙观，今号阳灵观。观之上有梅仙坛，旧说梅子真弃南昌尉，学道于此。梅岭之下，白石源水出焉。又云：墨池在南昌县治，东汉南昌县尉梅福故宅基，因立为观，水竹幽茂。晋王右军羲之典临川郡，日每过此，盘礴久之不能去，因号墨池。宋谢灵运亦尝居此一年，著老子经隐述并疏一部。唐太宗贞观中，号太一观，礼迎万天师居之。高宗龙朔二年来致醮祭，夜有云降殿上，至晓而散，坛上有仙灯之祥。玄宗开元间，即为开元观，玄宗自书额。宋徽宗崇宁二年，为崇宁万寿观后，又曰天宁。十道四蕃志载：梅福池，福种莲华池中，叹曰：生为我酷，身为我桎，形为我辱，妻为我毒。遂弃妻入洪崖山。岂墨池即此池与？如抚州之梅山梅仙观，隆兴府丰城县之梅仙观，有仙坛丹井在焉。临江军新淦县之玉笥山承天宫，瑞州新昌县之梅墩宅仙观、梅仙观，皆梅福经由修真之地。建宁府梅山在城南三里，方輿记梅福尝炼丹于此，有升仙坛。梅仙事实云：梅君求师慕道，访雁荡诸山，游南闽，入支提山。又入仙霞山，乃武夷之东也。遂于岩上结庵积年，遇空同仙君，授以内外丹法。乃至鸡笼山，修炼不成。次至毛竹洞，入演仙山。复往玉华山，次至乌石山。至剑江西岭，再遇空同仙君降谓曰：汝之道缘在飞鸿山也。梅君遂至飞鸿山，结庵修炼，千日功成，神游体外，丹光烛天。梅君服丹訖，趣装登途，复回九江。只见祥光射日，紫雾浮空，云中仙乐嘹亮。金童执节，玉女持幡，力士控鸾，侍仙捧诏。梅君拜诏谢恩，乘青鸾飞升而去。自后飞鸿山号曰梅仙山也。宋神宗元丰五年七月敕：梅福在汉之际，以孤远极言天下之事，其志壮哉。晚而家居，读书养性，卒于遗化高蹈，世传为仙。今大江之西，实存庙像，祷祠辄应，能泽吾民。有司上闻，是用锡兹显号，光灵不泯。其服朕恩，宜特封寿春真人。高宗绍兴二年闰四月敕：朕向巡狩于南国，以豫章为东朝母后，率掖庭而行舟楫，冒风波之险，凡所经涉，必有护持。爰锡褒恩，以答神贶。洪州丰城县大江北岸梅福升仙坛观寿春真人，正谏不用，高名独存，悯汉室之不纲，去吴市而莫返。既严祠馆，亦锡封名。兹复益以美称，盖少数于新渥。其歆异数，少慰平生，可特封寿春吏隐真人。

臣道一曰：道德经曰：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此如汤武革命，顺天而应人者也。又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此如新室王莽犯分而窃位者也。以汤武之仁，犹不免见讥议于后世，况以乱臣贼子，专权擅柄，以谋篡弑之事乎？善乎，梅福之上书，谏诤王氏朝夕之渐，其虑患也深矣，其为纲常之计密矣。惜乎，当时人主不能用其言，卒成其祸，为奸伪之倡，遂使后世如桓玄、侯景之徒，纷纷皆是也。道德经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岂非梅福欲以斯道增乎三纲五常之重而不幸乎。道德经又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斯言尽之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五

裴 君

清宁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风夏阳人也。以汉明帝二年，君始生焉。为人清明，颜仪整素，善于言笑，目有精光，垂臂下膝，声气高彻，呼如钟鸣。家奉佛道，年十余岁，昼夜不寐，精思读经。尝于四月八日与冯翊赵康子、上党皓季成共载诣佛图，时天阴雨，忽有贱人著故布单衣，巾黄巾，诣君车后索载。君礼而问之，不答。君下车以载之，康子、季成并大怒，呵问：何等人而上吾车乎？君乃陈谕，遂听俱载。君自徒行在后，颜无变色，寄载人自若，亦不以为惭也。将至佛图，乃曰：吾家近在此。乃下车，奄然失之佛图中。道人支子元者，颇知道，宿旧人传之已年一百七十岁，见君而叹曰：吾从少至老，见人多矣，而未尝见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幽静之房，大设丰饌。饮食既毕，将君更移隐处，呼之共坐，乃谓曰：吾善相人，莫如尔者。子目中珠子，正似北斗瑶光星，自背已下象如何魁，既有贵爵，又当为神仙，天下志愿，子保享焉。然津梁未启，七气未淳，不见妙事，亦无缘而成也。因以所修秘术以告君，道人曰：此长生内术，世莫得知。吾昔游焦山及鳖祖之阿，遇仙人蒋先生者，乃赤将子舆也，以神诀五首授吾。奉而行之，子今一百七十年矣，气力轻壮，不觉衰老。但行之不勤，多失真志，不能去世，故虽延年，不得神仙也。犹是行之多违，精思不至之罪也。今以教子。于是授之以诸阶存思、运用持咒等法，及授诸高真经书符文，并授服茯苓、胡麻二法（支子元服茯苓法，焦山蒋先生所传。茯苓五斤，盛治去外皮，乃捣下细筛以清白蜜三斗中，盛之以铜器、可耐热白瓦器。以此器著大釜中，著水才半于所盛药器。腹微火，烧釜令水沸煮药器。数反侧，药令相和合。良久蜜涸竭，煎出，著铁白中，捣三万杵，令可丸。旦服三十丸如梧桐子大，百日百病除，二百日可夜读书，二年可使鬼神，四年玉女侍卫，十年夜视有光，能隐能彰，长生久视。服此一年，百害不能伤，疾病不能干，色反婴儿，肌肤充悦，白发再黑，眼有流光。凡合药，斋三日，煮之于密室盛处，勿令妇人鸡犬见及秽慢之也。五斤茯苓、三斗白蜜为一剂，当作木盖盖之，煮药器上勿露也。煮之时反侧，药熟乃开之耳。火以好薪炭，不可用樵。当用意伺候料视，恒以为意。欲并合，多少在意。药成，预作丸，盛之以蜜器，可经千岁不败。支子元服胡麻法，蒋先生于黄金鳖祖山中授支公也。胡麻三斗肥者，黄黑无拘，可择之，使清洁。于微火熬，令香气极，令燥，细捣以为散，令没没尔。勿下筛。白蜜三斗，以胡麻散渍会蜜中，搅令相和。使调匝，安器著釜水中，乃煮如前茯苓法伺候。令煎竭，可捣乃出捣之三万杵，如梧桐子大。旦服三十丸。尽一剂，肠化为筋，不知寒热，面返童颜，役使众灵）。蒋先生惟服此二方，已凌烟化升，呼吸立至，出人无间，乘群龙，上朝帝真，位为仙宗也。

栾 巴

栾巴，字叔元，内黄人（仙传云蜀郡人）。事汉桓帝四迁桂阳太守，甚有政声。后迁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资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使鬼神，乃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以为惧，终皆安之。桓帝崩后，灵帝即位，陈蕃被诛，巴坐党，复谪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辞病不行。上书极谏，理陈蕃之冤。帝怒，下诏切责，收付廷尉，巴自杀（出后汉书）。记纂渊海云：后一旦大风，天雾暗，失巴所在。寻问之，其日还成都，与亲戚别去而升天矣。仙传云：栾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俗事。时太守诣巴，请屈为功曹，待以师友之礼。巴到，太守曰：闻功曹有道，可试见一奇乎？巴唯唯。乃平坐，即入壁中去，冉冉如云气之状，须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见化成一虎，虎乃巴矣。后举孝廉，除郎中，迁豫章太守。庐山庙有神，能于帐中共外人语，饮酒空中投杯。

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风举帆，船行相逢。巴至郡，往庙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庙神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害良民，责以重祷。乃下所在，推问山林社稷，求鬼踪迹。此鬼于是走至齐郡，化为书生，善谈五经。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请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诣太守门：闻君有贤婿，愿见之。鬼已知巴来，托病不出。巴谓太守曰：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奏案，乃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座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携符来至庭下，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变为狸，扣头乞活。巴敕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狸，亦杀之。巴去还豫章，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害。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后征为尚书郎。正旦大会，巴后到，有酒容。赐百官酒，又不饮，向西南三噤之。有司奏巴不敬，诏问，巴曰：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旦且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不能早委之，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故噤酒为雨以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成都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著人，皆作酒气。后一旦忽大风雨，天地晦冥，对坐不相见，因失巴所在。寻问，巴还成都，与亲故别，称不更还，老幼皆于庙中送之云。送时因风雨晦冥，莫知去处也。真诰云：昔巴作兵解去，入林谿山中，积十三年而后还家。今在鹤鸣赤石山中。

左 慈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明五经，兼通星纬。见汉祚将尽，天下向乱，乃叹曰：值此衰运，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矣。乃学道术，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内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纪。曹公操闻名，召取关一室中，使人守视，断谷，日与二升水。期年乃出之，颜色如故。操欲学道，慈曰：学道当清静无为。操怒，谋杀之。慈知之，乃求乞骸骨归。操曰：何忽尔？慈曰：知公欲见杀，故求去尔。操曰：固无此意，公欲高尚其志，亦当不久留。乃为设饮。慈曰：今将分旷，愿乞分杯饮酒。操曰：善。慈拔簪以画杯酒，酒即中断，其间相去一分许。慈即饮其半送与操，操不喜，未即为饮。慈乞尽饮之，以杯掷屋栋，杯便悬著栋，动摇似飞鸟之俯仰，若欲落而复不落。举坐莫不属目。杯良久乃堕地，诸人乃视杯，已失慈所在。后操一日宴宾，慈亦预坐。操顾谓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尔。慈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曰：一鱼不足以供坐客。慈更以钓沉之，复引鲈出，皆三尺余。操又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尔。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曰：吾前遣人至蜀买锦，可报增二匹。语顷，即得姜，并获使报。后返，验问增锦之状，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赍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怀不意，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后有人见慈住处，乃往白操。操又遣人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隐，故令世人知其神尔。于是收执下狱。狱吏欲拷诘，户中有一慈，户外有一慈，不知当考何者。操闻而恶，使将军引出，市杀之。须臾有七慈相，始一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顷六慈俱失。操乃令闭四市门而索之。或不识慈，问慈何如人，曰：眇一目，著葛巾，青单衣。无非慈者，竟不知所收。操令捕得，逐人便斩。后数日见慈，便斩头断以白操。操大喜，言果左慈头也。就而视之，一束茅尔还。视其尸，亦失所在。人有从荆州来者，见慈在荆州矣。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人羊群。操知不可得，令自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尔。忽有一老羝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老羝，屈前膝立云：遽如许。遂莫知所取焉（上文所载多同后汉书）。刺史刘表亦以慈为惑众，拟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知欲见其术，乃诣

表云：有薄醴，愿以饷军。表曰：道人单侨，吾军人众，安能为济乎？慈重道之。表使视之，有酒一斗，器盛之，脯一束，而十人共举不胜。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割脯投地，请百人奉酒及脯以赐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酒脯味。凡万余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尽，坐上宾客千人皆人醉。表乃大惊，无复有害慈之意。慈委表去，入东吴。丹徒徐璜有道术，慈过之。璜门下有宿客，牛车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使去，客即见牛在杨树梢行。适上树，即不见，下即复见行树上。又车毂皆生荆棘，长一尺，斫之不断，推之不动。客大惧，即报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见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后须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公曰：咄咄，此是左公过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诸客分布逐之，及慈，罗布扣头谢之。慈意解，即遣还去。及至，车牛等各复如故。慈往见孙讨逆，讨逆复欲杀之。后出游，请慈俱行，使慈行于马前，欲自后刺之。慈著木履，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讨逆鞭马逐之，终不能及，乃止。慈后人霍山，合九华丹，丹成仙去。真诰云：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来，数在此下，寻更受职也。慈颜色甚少，正得炉火九华之益。其下注云：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即葛玄之师也。魏武父子招集诸方士，慈亦同在。汉献帝建安末渡江寻山，乃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华丹。九华丹是太清中经法，小括即小括苍山，在永嘉溪桥之北。

孔 元 方

孔元方者，许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实。始得此药时，年已老。自后岁岁更少，常如四十许人。郗元节、左元放皆为亲友，俱业五经及当世之事，专修道术。元方仁慈，恶衣蔬食，饮酒不过一升，年一百七十余岁。道家或时请元方会饮，人作一酒令，次至元方。元方无所说，直以杖拄地，乃手抱杖倒竖，头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酒杯倒饮之，人莫能为也。元方有一妻一子，不积余财，颇种五谷。尝遭火发，诸人并来救之出，屋下衣粮床几，元方了不之顾，惟露坐篱下视火。其妻催使元方助之，元方大笑曰：何用此为忧惜。又别于水边凿岸，作一窟室，方广丈余。元方入其中，断谷数月，乃复还家。家人亦不得往来。室前有一柏树，往复从棘草间行委曲。弟子有急欲诣其居处，终莫能得。后东方有一少年，姓冯名愚，好道。伺见元方入室，愚寻得之。元方曰：人未尝得见我，汝今日见我，似可教也。乃以素书二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传一人。世若无人，不得以年限足故而妄授也。若四十年无所授，八十年如有二人可授者，则顿授之与二人也。可授不授为闭天道，不可授而授为泄天宝。闭道泄宝，殃及子孙。我已得所传，吾今去也。乃委妻子，入西岩。后五十年暂还乡里，时人当有识之者。

焦 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东大阳人也。在乡里累岁，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似今之熟者大芋也。先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从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始担薪以置人门外，人见之，时布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坐食，亦不与人语。若人不见，便私置薪于人门间便去，连年如此。及魏受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独止其中。不设床席，以草蓐衬坐。其身垢浊如泥漆，或数旦一食，行不由径，不与女人交游。衣弊则于市卖薪以买，故衣著之，冬常著单衣。太守董经往视之，亦不肯语，经亦以为贤。后野火起，烧其庵屋。人往视之，见先危坐于庵下，不动。火过，庵烧尽，先乃徐起，其衣服亦不焦灼。又更作庵，时天大雪，人屋多坏。先庵倒，人往不见先所在，恐已冻死。乃共拆庵索之，见先熟卧于雪下，颜色赫然，气息休休，如暑夏醉卧之状。人莫知其异，多欲从学道，先曰：我无道也。或老或少，如此三百余年，乃与人别去，不知所适。所请者，竟不得一言也。魏书云：自羲皇以来，一人而已。

阳 翁 伯

阳翁伯事亲孝，葬父母，神感之，泉出墓侧。有饮马者，以白石一升与之，令种，生美玉。一日，有青童引至海山，仙人曰：汝孝于亲，当夫妇仙。后徐氏有女，以白璧成婚。数年，夫妇俱升天。又搜神记云：阳翁伯常以浆给行旅，一日有人饮讫，怀中出白子一升与之，曰：种生美玉，并得好妇。如言种之。有徐氏女极美，求之，徐公曰：得美玉一双即可。以所种得玉璧，遂妻之。

李 意 期

李意期者，蜀郡人也。乃汉文帝时人，至蜀先主时尚在也。有人说四方郡国宫观市里者，意期即为撮土成之，郡国人物皆是也。但纤微尔。须臾消灭，不知所之。先主欲东伐吴，报关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至，先主问以吉凶，意期不答，索纸笔画作兵马器仗十数，便以手裂坏之。又画一大人掘土埋之，便径还去。先主不悦，果出军，为陆伯言所败，师屠十余万众，仅得数百人还。兵甲刍粟，略无存者。先主惭恚，发病而卒于永安。诸人乃追念意期所画大人埋之，正是先主之死像也。一传云：李意期于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单衣，但饮酒食脯及枣，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

杜 契

杜契，字广平，京兆杜陵人也。汉灵帝建安初，渡江依孙策，后孙权《真诰》作孙皓，误）用为□信校尉。黄武二年，契学道，师介琰，受玄白术，居茅山之东。久之，能隐形遁迹。时与弟子采伐，货易衣粮，而人不能知之。数入洞中，得仙。《真诰》云：有弟子二人，一人孙贵，孙女寒华也。一人陈世京也。世京孙休，时作侍郎。）

李 阿

李阿者，三国时蜀人也。传世见之，不老如故。常乞食于成都市，所得随多少尽皆施与贫穷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其还宿。有古强者，疑阿是异人，常亲事之，试随阿还所宿，乃去青城山中。强后复随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见而怒强曰：汝随我行，那畏虎也。取强刀以击石，刀折败。强切忧刀折，至旦复出，阿问强曰：汝忧刀败邪？曰：实恐父怒。阿即收刀，以左右击地，刀复如故，以还强。强逐阿还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车，阿以脚置车下，辄其骨皆折，阿即死。强守视之，须臾阿复起，以抑脚而复如常。强时年十八，见阿如五十许人。至强年八十余，而阿犹如故。语人言被昆仑召当去，遂不复还。《九域志》：资州焦坛山，昔李阿真人修炼于此，后于蜀州新津上升。）

臣道一曰：李阿得道已深，历年已久，观其汲汲以济孤贫为念，且屑身乞食以行其教，其意亦深矣。观其语古强曰：尔随吾行，那畏虎也。此正道德经所谓陆行不遇兕虎之意。彼古强者，虽能具眼力，识阿是异人，又岂能知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指其爪哉。

介 象

介象字元则，会稽人也。学通五经，博览百家之言，能属文。阴修道法，入东岳受禁制之术。能茅上然火煮鸡，鸡熟而茅不焦。能令一里内不炊不蒸，鸡犬三日不鸣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闻九丹之经，同游数千里求之。不值明师，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疲极，卧石上，有一虎往噬象。象睡寤，见虎，乃谓之曰：天使汝来侍卫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来试我，汝疾云。象入山，见谷中有石子，紫色光彩，大如鸡子，不可称数，乃取两枚。而游谷，深不得度，乃还于山中。见一美女，年十五六许，

颜色非常，衣服五彩，盖仙人也。象扣头，乞长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还故处，乃来，吾于此待汝。象以石送于谷中而还，见女子在旧处，象复扣头，女曰：汝血食之气未尽，断谷三年，更来，吾止此。象归，断谷三年，乃复往。见此女故在前处，乃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为也。象未得合作药，常住弟乐延雅舍。帷下平床，中有书生数人，共论书传事不判。象傍闻之，不能忍，乃为决解之。书生知象非凡人，密表奏象于吴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尔。延雅固留。吴主诏征，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称为介君。为象起第宅，以御帐给之，赐遗前后累千金。从象学隐形之术，试还后宫，及出人殿门，莫有见者。又令象变化，种瓜菜百果，皆立生。与先主共论鲙鱼何者最上，象曰：鲙鱼为上。先主曰：此鱼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尔。但令于殿中庭方坎，著水满之，象即索钩饵起钓之，垂纶于坎中。不食顷，得鲙鱼。先主惊喜，问象曰：可食否？象曰：故为陛下取作鲙，安不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曰：蜀使不来，得姜作鲙至美，此间姜不及也，何由得乎？象曰：易得尔。愿差一人，并以钱五十文付之，象书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闭目骑杖，杖止便买姜。买姜毕，复闭目。此人如言骑杖，须臾已到成都，不知何处，问人，言是蜀中也，乃买姜。于时吴使张温在蜀，从人恰与买姜人相见，于是甚惊，作书寄家。此人买姜还厨中，鲙始就矣。象又能读诸符文如读书，无误谬者。或不信之，取诸杂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别之。又有一人种黍于山中，常患猕猴食之，闻象有道，从乞辟猴法。象告无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见猴群不大唤，语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黍。此人仓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见群猴，欲下树试告象言语，猴即各还树绝迹矣。象在吴连求去，先主不许。象言某月日病，先主使左右以梨一奩赐象，象食之，须臾便死。先主殡埋之。以日中死，其日晡时已至建邺，以所赐梨付苑吏种之。吏后以表闻，先主视其棺中，唯一奏版符尔。先主思象，便以所住屋为庙，时时躬往祭之。常有白鹄来集座上，良久乃去。后弟子见象在盖竹山中，颜色更少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六

董 奉

董奉字君异，福州侯官县人也。昔吴先主时，有年少作本县长，见君异年三十余，不知其有道也。罢去五十余年，复为他职，以经候官，诸故吏人皆往见故长，君异亦往，颜色如昔，了不异。故长宿识之，问曰：君无有道邪，昔在县时年纪如君辈今已皓白，而君犹少也。君异曰：偶尔。杜夔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君异时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药内死人口中，令人举死人头摇而消之。食顷，夔开目动手足，颜色渐还，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后四日，乃能语，云：死时奄然如梦，见有数十乌衣人来收之，将载露车上，去入大赤门，径以付狱。狱各一户，户才容一人。以夔内一户中，乃以土从外封之，不复见外。恍惚间有一人言：太一遣使者来召杜夔，急开出之。闻人以锄掘其所居户，良久引出之。见外有车马，赤盖，三人共坐车上。一人持节呼杜夔上车，将还至门而觉。夔既活，乃为君异起高楼于中庭。君异不饮食，唯啖脯枣，多喜饮酒。一日三为君异设之，君异辄来就夔处饮食。下楼时忽如飞鸟，便来到座，不觉其下，上楼亦耳。如此三年，从夔求去。夔涕泣留之，不许。夔问曰：君欲何所之，当为具大船也。君异曰：不用船，宜得一棺器耳。夔即为具之。至明日日中时，君异死，夔使人殡埋之。七日，人有从宕昌来者，见君异，因谢杜侯好自爱重。夔乃开视君异棺中，但见一帛一而丹书符。君异后还庐山下居，有一人少便病癰，垂死，自载诣君异，扣头乞哀。君异使病者坐一户中，以五重布韬其目，使勿动摇。乃敕家人莫近。病人云：闻有一物来舐之，痛不可堪，无处不匝。度此物舌当一尺许，其气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乃去。君异乃往，解病人之巾，以水与饮，遣去，云：不

久当愈，且勿当风。十数日间，病者身体通赤无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复痛。二十余日，即皮生疮愈，身如凝脂。后尝大旱，百谷焦枯，县令丁士彦谓纲纪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赍酒脯见君异，说大旱之患。君异曰：雨易得耳。因仰视其屋，曰：贫家屋皆见天，不可以得雨如何？县令解其意，因曰：先生但为祈雨，当为架好屋。于是明日士彦自将吏人，乃运竹木为起屋。屋成，当泥涂使人掘土取壤，欲取水作泥，君异曰：不烦运水，日暮自当雨也。其夜大雨，高下皆足。又君异居山间，咒水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七万余株，郁然成林。而山中百虫群兽游戏杏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于是杏于大熟，君异于杏林下作簞仓，语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来报，径自取之。得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每有以谷少而取杏多者，即有三四头虎啖逐之，此人怖惧而走，杏即倾覆，虎即还去。到家量杏，一如谷少。又有人空往偷杏，到家人死，遂送杏还，扣头谢过，死者即活。自是买杏皆于林中自平量之，不敢有欺者。君异以其所得粮谷赈救贫穷，供给行旅，岁消三千斛，尚余甚多。县令亲故家有女，为精邪所魅，百不能治。以语君异，若能得女愈，当以侍巾栉。君异即为召敕诸魅，有大白鼈，长丈六尺，陆行诣病者门。君异使人斩之，女病即愈。遂以女妻之。久无儿息，君异每出行，妻不能独，住乃乞女养之。女年十岁，君异一旦受上帝锡命，位碧虚上监太一真人，白日飞升。妇及养女犹守其宅卖杏，取给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养女长大，纳婿同居。其婿，凶徒也，常取诸祠庙中神衣物。庙中神下巫语云：某甲恃是仙人女婿，夺吾衣物。吾不在此，但羞人尔，当为仙人故无用为问。君异在民间住百年，其颜色常如三十许。冲升之后，人即杏林之故地置祠，曰太一宫。宋真宗赐额大中祥符观，徽宗宣和间敕封升元真人。（一云濠州钟离县南有杏山，董奉种杏之所。）

姚 光

姚光者，不知何许人也。得神丹之道，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焦，刀之不伤。吴主身临试之，积薪数千束，令光坐其中，四面发火焚之。烟焰翳日，观者盈都，咸谓光为煨烬矣。火息后，见光从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把一卷书，吴主读不能解。后不知所之。

徐 弯

徐弯者，吴郡海盐人也。少有道术，能收束邪精。钱塘人杜氏女患邪，弯为作法召魅，即见一丈夫著白夹葛裘衣入门。弯一叱，即成白龟。一旦与群从兄弟数人，登石崎山斫春柴，日暮，弯不返。明旦寻不见，忽见弯在山上，腋挟镰，倚树而不动。遂乃抱弯，惟存空壳。

茅 盈

真人姓茅，讳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也。姬冑分根，氏族于茅，积德累仁，祚流百世。诞纵明贤，继踵相承。高祖父讳濛，字初成，深识玄远，察览兴亡。知周之衰，不仕诸侯，乃师于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遂隐遁华山，盘西灵峰，逍遥幽岫，静念神仙，高抗萧寥，绝尘人间也。盈曾祖父讳偃，字泰能，蒙之第四子也。仕秦昭襄王之世，位为舍人。稍迁车骑校尉，长平恭信侯。毗弼霸正，有功业于时焉。盈祖父讳嘉，字正伦，仕秦庄襄王，为广信侯。当是时也，秦地已并巴蜀、汉中、宛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为河东、太原、上党，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以吕不韦为丞相，号文信侯，使招至宾客游士，欲并天下。始皇即位，嘉辅帝室，以嘉为德信侯。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资治通鉴》云：楚赵魏韩燕五国伐秦），取寿陵。始皇使嘉将兵攻之，有功焉。卫迫东都，嘉又克讨，皆平之。始皇壮嘉志节，赐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兴兵，使嘉攻燕辽东，得燕王而还。又遣嘉定荆

江、南地皆降。是年置会稽郡，嘉将兵于会稽而亡。始皇哀其忠，因以相国礼葬之于长安龙首山西南。嘉有六子，并知名于时，始皇皆官爵承先，并各赐姓。其第六子讳祚，字彦英，不仕不学，志愿农巷，即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长子讳盈，字叔申；次子讳固，字季伟；小子讳衷，字思和。盈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岁，少秉异操，天才颖烁，矫志萧抗，行迈远逸。不营闻达，不交非类，独味清虚，恬心玄漠。盈时年十八，遂弃家离亲，入于恒山，读老子道德经、周易传，采取山术而饵之。潜景绝崖，素挺灵岫，仰希标玄，与世永违。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高祖父濛师鬼谷先生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先是时，其邑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父老具对曰：此仙人之谣，劝帝求长生之事。于是始皇欣然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盈于恒山积六年，思念至道，诚感密应，寝兴妙论通于神梦，仿佛见太玄玉女，把玉札而谓之曰：西城有王君得道，可为君师，子奚不寻而受教乎？盈乃感悟，登危陟峻，径到西城。斋戒三月，沐浴向望。遂超榛冒险，稽首灵域，卒见王君。后二十年，从王君西至龟山，见王母。盈乃扣头再拜，自陈于王母曰：盈小丑贱生，枯骨之余，敢以不肖之躯而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菌之质而求积朔之期。虽仰远流，莫不知济津涂坚塞，所要无寄。常恐一旦死于钻放之难，取笑于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负笈幽林，贪师所生。遂遇王君，哀盈丹苦，见授治身之要、服气之法，子是静斋深室造行其事。师重见告，以盈身非玉石而无主于常，气非四时常生于内，正当率御出入，呼吸中适，和液得修，形神靡错。感应思积则魂魄不滞，理合其分，气甄其适，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废也。若使精神疲于往反，津液劳于出入，则形当日凋，神亦枯落，岁减其始，月亏其昔矣，宜妙访求长易之益。西王母曰：子心至矣。吾昔先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见遗以要言，汝愿闻之邪。于是口告盈以玉佩金珰之道、太极玄真之经。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夫金珰者，上清之华盖，阴景之内真。玉佩者，太上之隐玄，洞飞之宝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邀八极，寝宴高空，游行紫虚也。向说元始天王大帝君言，是太霄二景隐书、玉佩金珰之文章也。又有阴阳二景内真文，与本文相随，太上法惟令授诸司命，子玉札玄挺，录字刊金，黄映内曜，素书上清，似当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后别当付于子也。然不先闻明堂玄真之道，亦无由得太霄隐书也。盈于是辞师，乃归，紫素混俗，亦不矫于世。自说入恒山北谷学儒俗之业，时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见大怒，为子不孝，不亲供养，寻逐妖妄，流走四方，吾当喻汝为不生之于也。欲杖罚之，盈长跪谢曰：盈受命应当得道，道法世事两不相济，虽违远供养，无旦夕之益，能使家门平安，父母老寿。盈已受圣师符箓，见营助者以天丁之兵，见侍卫者以仙童玉女，今道已成，不可打击，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父外信礼度，未该内秀。道德玄域，意有未释。故验盈情状，俾众不惑。于是操杖向盈，适欲举杖，杖即摧折成数十段，皆飞扬如弓矢之发，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嗔意乃止。盈曰：向所启正虑如此，邂逅中人则有所伤故尔。至汉宣帝时，二弟俱贵，衷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为执金吾，并当之官，乡里送者数百人。时盈亦在座，谓宾曰：吾虽不作二千石，亦有仙灵之职矣，来年四月三日当知。诸君能如今日之集会不？众许之，时元帝初元四年也。明年送客如斯而集。至期日，盈门前数顷地忽自平治，无复寸芥，皆青缣幄屋。屋下铺数重白毡，容数百人坐，远近翕赫相语来者塞道，客乃有数陪于送弟时。众宾并集，尔乃大作主人，不见使人，但见金盘玉杯自至人前，奇肴异果，不可名字，酒更美好。复有妓乐，丝竹金石，声动天地，香麝之芳，达于数里。饮食随益六百余人，莫不醉饱。明日迎官来至，文官则朱衣素带数百人，武官则甲兵牙旗，器仗曜日。盈与家人及亲族辞决，而语宗室子弟曰：夫真仙道隐，贵有迹翳，不应表光曲饰，动耀视听。吾所以不得默遁藏景，潜举空同者，盖欲以此道诱劝二弟子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返迷邪，天下有心者尽当注向神仙之冀获尔。言讫，遂归句曲，邦人因改句曲为茅君之山。时二弟在官，闻盈玄迹渺迈，白日神仙，乘飞步虚，越波凌津，灵官奉从，著

于民口，节盖旌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学，神灵可致，然后明松乔不虚，鼎湖实有。于是并各弃官还家，以日昃之年，方修盈糟粕遗事。不得口诀，未为补益，乃相与共叹而相谓曰：吾兄得道，非他人也，今不往从亲问秘诀，而留此按云云方书以规度世乎？纵往而不达兄之神仙，终不使吾等死于非所也。遂共弃家，扶舆自载，以寻斯举。以汉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六日，渡江求兄于东山，遂与相见，悲欣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二弟跪曰：固、衷顽下，不达道德，愿赐长生济弟云云。盈曰：卿已老矣，难可补复，纵得真诀，尽可成地上仙耳。其升霄大术，非老夫所学，今且当渐阶其易行以自住。于是并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液之道，以住血断补焦枯摄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法也。因以长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气，以摄运生精，理和魂神。三年之内，竭诚精思，神光乃见。于是六丁奉侍，天兵卫护。盈又各赐九转还丹一剂，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后授紫素之书各百字，以付固、衷，固、衷拜受。其时亦有执疑者，以启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载真书，言咸阳茅固，家于南关。厥字季伟，受命当仙，位为定录，兼统地真。使保举有道，年命相关，勤恭所莅，四极法令。宫馆洞台，治丹阳句曲之山。固其勘之，动静察闻。又曰：盈、固弟衷，挺业该清，虽晓反正，思微彻诚，断馘六天，才颖标明。今屈三官，保命建名，总括岱宗，领死记生，位为地仙。九宫之英，劝教童蒙，开道力成，教训女官。授诸妙灵，莅治百鬼，典崇校精，开察水源，江海流倾。封掌金谷，藏录玉浆。监殖龙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带北洞之口，镇阴宫之门也。使者授书讫而去。至汉哀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五帝各乘方面车，从群官来下，受大帝之命，授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神君。文以紫玉为板，黄金刻之。其文曰：惟盈虚挺远朗，幽耽妙玄。爰自童蒙，散发北山，静心林泽，精思求神，登峻履谷，艰寻师门。掷形绝愕，投躯万津，丹诚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九授灵篇。剪发祝勋，残首截身。带索自乐，不耻饥寒。所适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敬授盈为大元真人，领东岳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矫众，栖神高映。故报盈以玉钺绿旌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泽，折冲万神。君寒冻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穷岫，启心精诚。今故报盈以紫旄之节、藕敷华冠，使盈招驱万灵，封山召云。君弃家独往，离亲乐仙，契阔峻岫，冬袒山川。今故赐盈绣羽紫帔、丹青飞裙，使盈从容霄阶，携命玉真。君步骤深藪，足履危仞，心耽志尚，曾不愆惮。今故报盈以斑龙之舆、素虎之辇，使盈浮景太空，飞轮帝庭。君披榛并景，寒凌霜雪，心求明真，不战不栗。今故报盈以曲晨宝盖、琼帟绿室，使盈游盼九宫，静神温密。君远秀遁荣，无疲于心，潜形幽岳，静思万林。今故报盈以流金火铃、双珠月明，可以上闻太极，通音上清。君真心高静，淫累不经，素挺浩映，内外坦平。今故报盈以锦旌绣幡、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阴，玉女侍轩。君慈向触物，阴德万生，蠢动之毛，皆念经营。今故报盈以凤鸾之箫、金钟玉磬，可以和神虚馆，乐真舞灵。君饥渴养神，艰辛求真，万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毁其淳。今故报盈以紫琳之腴、玉浆金罍，可以寿同三光，刻简丹琼也。盈标领清玄，紫玮八映，心晖重离，神耀太霞，实真人之长者，故赐以大元为号。君九德既备，咸积太微，天人虚白，不期同归，今酬九事以报往怀。盈心神方朗，四灵所栖，丹神启焕，秉直不回，正任全固，监无照微。今屈宰上卿，总括东岳。又加司命之任，以领录图籍。给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极也。治宫赤城玉洞之府，盈其莅之，动静以闻。于是盈与二弟决别，而与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次诸山川，神灵有司迎启引从者，以千万矣。临去，告二弟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复数相往来，旦夕相见，要当一千年再过来于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一日期要吾师及南岳太虚赤城真人游盼于二弟处也。将可记识之。及有好道者待我于是，吾自当料理之，以相教训未悟。于是季伟思和，遂留治此山洞内，立宫结构于外。将道著万物，流润苍生，德加鸟兽，各获其情。神验祸福，罪恶必明。内法既融，外教坦平。尔乃风雨以时，五禾成熟，疾病不起，暴害不行也。真诰云：固位句曲真人、定录右禁郎。衷位三官保命司。父老歌曰：茅山连金陵，江湖据下流。三神乘白鹄，

各治一山头。甘雨灌旱稻，陆田苗亦柔。妻子咸保室，使我无百忧。白鹤翔青云，何时复来游。

臣道一曰：茅盈以真仙之裔，谶仙人之谣，藐钟鼎之荣，慕玄元之教。故其刻志于道，精感神明，玄功克成，荣逾富贵。彼二弟之崇爵显秩，而盈略不动心。盈盖视二弟之荣华，特一梦幻泡影而已。然犹未之悟，故示神变以悟之焉，终使二弟为道之归也。道德经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茅盈之意，其旨若此。

韩 崇

韩崇者，字长季，吴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玮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验。玮玄语之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无妨仙举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行仁以为政，用道以抚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迁汝南太守，拔书佐袁安。安后位至司徒，时人通以崇有识物之鉴也。崇独居清素，上奇之，加崇俸禄，秩中二千石。后汉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独老嫗家。上闻，叹韩崇可谓百炼不消也。赐缣五十匹。崇在郡积十四年，政化洽著，举天下最。年七十四，玮玄乃授以隐解法，得去人大霍山，受玮玄遁化泥丸紫户术以度世，今在洞中为左理中监。（《汉书》所载事迹亦略同，而置辞小异耳。袁安字邵平，初为县功曹，被举历仕，遂至三公，和帝时卒。即袁绍高祖也。晋世又有冯美，亦为太常，名位同耳。韩既隐解，必是托尸。今晋陵上有韩冢，崔巍高大，从来相呼为韩冢。疑如桃君，或即是此虚妒，而世呼为孙策将韩当冢也。）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七

冯 良

冯良，南阳冠军军人。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迎督邮。自耻无志，因毁车轭，裂败衣帻，遂去。从师受诗传礼易，复学道术占候。家中谓已死，十五年乃还。整修志节，抗操严恪。州郡礼辟不就，诏特征贤良高第，半道委之还家。时三公争让位于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弃世，东渡入山，今在鹿迹洞中。（后汉安帝时人也。《汉书》所载，事亦略同。）

郎 宗

郎宗者，字仲绥，北海安丘人。少仕宦，为吴县令。学精道术，占候风气。后一旦有暴风经窗间，占知京师大火烧大夏门，遣人往参，果尔。诸公闻之，以博士征宗。宗耻以占事就，夜解印绶，负笈遁去。居华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茅山鹿迹洞中。（《后汉书》载郎宗事云：理京房易，善星算风角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安帝征对策，为诸儒表。后拜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岁月，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公闻而表上，以博士征之。宗耻以占验见知，征书到，乃悬印绶于县庭而遁去，遂终身不仕。子颢字稚元，传父业，研精，学徒常数百人。顺帝阳嘉二年，征诣阙，上书十一事，拜郎中。还家，后为同县孙礼所害。）

淳 于 斟

淳于斟字叔显，会稽上虞人。汉桓帝时，作徐州县令。灵帝时，大将军辟掾。少好道，明术数，服食胡麻、黄精饵。后入吴乌目山中隐居，遇仙人慧车子，授以虹景丹经。修行得道，今在洞中定录府为典柄执法郎。（《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徐

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术，故郡举方士，迁洛阳市长。如此亦为小异，吴无乌目山。娄及吴兴并有天目山，或即是也。）

桃 俊

桃俊字翁仲，系钱塘人。少为郡干佐，未负笈到大学受业，明经术灾异，晚为交趾太守。汉末，弃世入增城山中学道，遇东郭幼平。幼平，秦时人，久隐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炼气辅星在心之术，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罚。此位虽隶定录，其实受事于东宫中节度。（《汉书》无此事。今冢在钱塘临平，坟坛历然，苗裔犹存。乡近时闻犍角之响，故人不忍侵毁之，皆知呼为桃司命冢。钱塘杜征士事京产，先典隐居，共有诗咏以赞述斯德，别在集中。幼平亦无所显云。）

刘 翊

刘翊字子翔，颍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穷困为事，好行阴德密惠。陈留张季札当吊师，丧车败牛，困翊于汝南界。逢之与语，不示名字，即推车牛与乘之，恤死救穷非一人矣。后都长安，翊举计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迁陈留太守。出长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穷，损己分人。行达阳平，遂遇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心感天，阴德神鬼。太上将嘉子之用情矣，使我来携汝以长生之道。吾仙官也，尔乃能随我去不？翊于是扣头自搏，曰：少好长生，幸遇神仙，乞愿侍给。马皇先生因将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隐地八术，服五星之华法。今度名东华，来在洞中，为定录右理中监。（《汉书》云：翊字子翔，颍阴人。家世丰富，常能周施，不以为惠。曾行汝南界中，有陈留张季札，远赴师丧，遇寒冰车败，顿滞道路。翊见而谓曰：君慎终赴义行，宜速达。即下车与之，不告姓名，策马而去。季札意其子翔也。后故到颍阴，还所假乘翊，闭门辞行，不与相见。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神郡引为功曹。后黄巾贼起，翊救急乏绝资，其食者数百人。乡族死亡则为殓殮，鰥寡则助其妻娶。献帝迁都西京，举上计掾。尔时道路寇阻，翊夜行昼伏，乃到长安。上嘉其忠勤，拜议郎，迁陈留太守。翊又散珍宝，唯余车马，自载东归。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死道傍，仍又以马易棺，脱衣斂之。又逢知故饥困于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死。此说大同小异，故备载之论。翊字子翔，于字例相得，而翊义亦是相当，但未详孰正。）

吕 子 华

吕子华者，山阳人也。阴君弟子，已服虹丹之液，而未读内经，来从东乡受太霄隐书而诵之，常以幽隐方台为乐，不愿造于仙位也。

蔡 天 生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为嬸父卖杂香于野外，以自业贍。情性仁笃，口不言恶道。逢河北少女从天生市香，天生知是异人，再拜上一担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获仙，托形鸛杖，隐存方台。少女今犹往来访之也，天生师之。

刘 平 阿

刘平阿者，无名姓，不示人也。汉末，为九江平阿长，故以为号。行医术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时，授以隐存之道，托形履帽，而来居茅山方台（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年山，俗中所谓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台）。常服日月晨气，颜色如玉，似年三十许人。

张 激 子

张激子者，河南张奉者也，字公先，少时名激子耳。此人亦少发名字，太傅袁隗叹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饰奢丽，奉不顾货，无异路人。妇改服，然后成室家也。后弃世入剡山，遇山图公子。山图公子，周哀王时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云强梁炼玉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东华宫，行为太极所署也。或领九宫尚书，与北河侯对，职治水考北河司命。或为禁保侯，亦并共业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与张激子对局。（《魏书》：张范字公仪，河内修武人。祖歆，为汉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范，范辞不受。性恬静乐道，征命不就。后为议郎，参丞相魏武库事，甚是敬重。好赈救穷乏，家无余财。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议郎、谏议郎、谏议大夫、赵郡太守。后随魏武西征，至长安病亡。此说名字番覆大异，承与奉乃相类而非袁婿。若是范又其字不同，详按事迹，恐多是兄也。魏书王修传又云：修往来南阳，多止张奉舍。奉举家病，修营救之。按张范兄弟乃尝避地往扬州，投袁术，又非刘表，不应在南阳，二三为疑也。）

赵 广 信

剡小白山中有学道者赵广信，阳城人。魏末来渡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气法，又受师左君守玄中之道、内见五脏彻视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国。或卖药出入人间，人莫知也。多来都下，市丹砂作九华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晋穆帝永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与山中同志别去，遂乘云驾龙，白日登天，今在东华海中。

张 祖 常

张祖常者，彭城人也。吴时从北来，得入茅山方台洞。祖常托形堕车而死，故隐身幽馆，而修守一之业。师事上党鲍察者，汉司徒鲍宣五世孙也。察受道于王君。（鲍宣，汉司隶校尉，为王莽所害。宣子永，永子昱，昱子某。）

虞 翁 生

狼五山中有学道者虞翁生，会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吴时来隐此山。兼行云气回形之道，精思积久，形体更少如童子。晋穆帝永和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东大帝遣迎，即日乘云升天，今在阳谷山中。（狼五山有海，中对白章岸谷，直呼为狼山。）

朱 孺 子

赤水山中学道者朱孺子，吴末入山，服菊花及术饵。后遇西归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三十年，遂能致云雨于洞房中。晋穆帝永和元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云车登天，今在积石台。（赤水山云：鄞县南千里，从稀溪口入三百里，山正赤，周回五十里，高千余丈。如此则应是临海永嘉东北有所谓赤岩者也，许先生所住赤山，一名烧山，即此。）

尹 虔 子

华阴山中有学道者尹虔子、张石生、李方白，并晋武帝时人。受仙入管城子蒸丹饵术法，俱服，得延年健行。又受苏门周寿陵服丹霞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内视，不复饮食，体骨轻健，色如童子。以晋穆帝永和元年二月十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云升天，今在玄洲，受书为高山真人，张石生为东源伯。

郑 景 世

庐江潜山中有学道者郑景世、张重华，并以晋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诀，以入山，行守五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久久不复饮食，而身体轻强，及易故形。以晋穆帝永和元年四月十九日，北玄老太一迎以云辇，白日升天，今在玄洲。

平 仲 节

括苍山有学道者平仲节，河中人。以大胡乱中国，时来渡江，入括苍山，受师宋君存心镜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积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体有真气。晋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黄老遣迎，即日乘云驾龙，白日升天，今在沧浪云台。（大胡乱者，刘渊、刘聪时也，石勒为小胡。）

吴 睦

吴睦者，长安人也。少为县吏，掌局枉克人民。人民讼之，法应人死。睦登委叛，远遁山林。饿经日，行至石室，遇见孙先生在室中隐学，左右种黍及胡麻，室中恒盈食。睦至乞食，经月不去。孙先生知是叛人，初不问之，与食料理及诵经讲道，说及祸福。睦闻之，于是心开意悟，因扣头自搏，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事实，求得改往。遂留石室，为先生扫除驱使。经四十年后，先生授其道，俱采药，服食胡麻。精修经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升天。

郭 静

郭静者，颍川人也。少孤，无父母兄弟，穷苦依栖无所。年十六，县召为吏。后得罪，仍逃伏，经二月，日不出。遇见郑先生救度一切，以法劝化之。静遂随郑负担驱使，经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导引之要，饵服山术、茯苓，得寿三百岁。复于天维山，赤松子降授。其二人真道，今在大有洞中为真人。

范 伯 慈

范伯慈者，桂阳人也。家本土族，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劳病，顿卧床席经年。迎师解事，费用家资渐尽，病故不愈。闻大道清约无所用，于是意变。闻沈敬作道士精进，理病多验，乃奔俗师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后遇陆玩之，受真内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乐于世，遂辞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真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篇经。得服还丹，白日升天，今为玄一真人。

韩 伟 远

九嶷真人韩伟远，昔受于中岳宋德玄。德玄者，周宣时人，服此灵飞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数变形为鸟兽，得玄灵之道，今在嵩高。伟远久随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处九嶷山。

刘 少 翁

昔有刘少翁，曾数入太华山中，拜礼向山。如此二十年，忽一旦见西岳丈人，授其仙道。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八

张 天 师

天师真人姓张氏，讳道陵，字辅汉，沛丰邑人，留侯子房八世孙也。子房初游下邳，遇黄石公，授以素书。后从汉高帝有功，封侯。养真辟谷，师友赤松，得东园公飞步之诀。溢文成侯。阴功隐行，流芳后叶。有子名不疑，不疑次子高，高子通，通子无妄，无妄子里仁，里仁子觉，觉子起，起子大顺，真人乃大顺之长子也。母初梦天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长丈余，衣绣衣，以薜薇香授之。既觉，衣服居室皆有异香，经月而不散。感而有孕，于东汉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望日生于吴地天目山。时黄云覆室，紫气盈庭，室中光气如日月。复闻昔日之香，浹日方散。年及冠，身長九尺二寸，厖眉广颡，绿睛朱顶，隆准方颐，目有三角，伏犀贯脑，玉枕峰起，垂手过膝，美须髯。龙踞虎步，丰下锐上，望之俨然。虽亲友见之，肃如也。七岁读道德二篇十许遍，而达其旨。于天文地理、河洛图纬之书，皆极其妙。通习坟典，所览无遗。从学者千余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讲诵之堂，临安神仙观，余杭通仙观，即其地也。后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中之（一云天师禀性严直，经明行修，学道有方。汉平帝永平二年，诏书拜巴郡江州令，时年二十六岁）。身虽仕，而志修炼形轻举。久之，退隐北邙山（北邙治在洛阳）。三年，有白虎御符文置座傍。朝廷就征为博士，称疾不起。和帝即位，闻其有道，以三品印绶、驷马车等征为太傅，后封冀县侯，三诏不就。语使者曰：为我谢天子，人生百岁，光阴瞬息间。父母妻子，恩爱隆厚，岂能长保哉？九天之上，无何有之乡，金阙帝君将诏吾以为臣矣。惟清静寡欲，则天下自治，何以臣为？时永元四年壬辰岁也。遂自河洛，乐蜀之溪岭深秀，遂隐其山，苦节学道，畜气养神。谓弟子曰：吾少嗜学，研穷六籍，大抵皆经世具也。夫通爵显秩，簪金黻玉，比吾身中一毫孰重？然四体百骸，又岂吾所固有也，皆游尘聚沫耳。刳心炼形，与道合真，乘云驾龙，白昼上宾，岂不快哉。人生有会则离，有生则死。死者精神冥冥，不可复还。惟昔轩辕味道，松乔食霞，并白日飞腾，永劫无穷，不亦美乎。古人辞万乘之贵，千驷之富，良有以矣。既不能兼才通俗，与世俱济，请从所学，各宜及时。于此分别，不亦可乎。夫人情亦无极，聚极则散去，乐极则悲来，岂可逃也。吾今将游涉山海，远离尘境，栖寓幽渺，以究所学。与汝等别离，于等固如何也？弟子有王长者，习天文，通黄老，留侍左右。遂散学徒。以清虚淡薄为务，不交人事。王长负书行歌，同往云锦山居。而真人修玄玄之道，后乃按方炼龙虎大丹。一年有红光照室。二年有五云覆鼎，夜不假烛，仿佛有青龙白虎各一，常绕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余，饵之而容貌益少，若三十许人，行及奔马。又得秘书秘文，制命山岳，檄召万灵。一日谓王长曰：五岳多仙子，三蜀足名山，吾将能偕游乎。遂与北入嵩山崖岭，石居数年。精思感彻，有绣衣使者告曰：中峰石室藏上三皇内文、黄帝九鼎太清丹经，得而修之者升天也。真人感其言，乃斋戒七日，入其室。足所履处，趵然有声。即坎其地取之，果得丹书，进而受之。遂复寻西极名山（一作西海，成都记云：昔江峡阻塞，蜀为西海）。其地胜多名物，因入阳平山（阳平治在彭州九陇县）。精思服炼，能飞行远听，得分形散影之妙，通神变化，坐在立亡。每泛舟池中，诵经堂上，隐几对客，杖藜行吟。一时并赴，人皆莫测其灵异也。真人惟读五千文，昼夜无倦色。后往西城山筑坛朝真，以降五帝。忽一乡夫告曰：西城房陵间有白虎神，好饮人血，每岁其民杀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灭。又告梓州有大蛇藏山穴中，鸣则山石振动，时吐毒雾，行人未及三五里率中毒而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复为害（《青城山记》云：警龙台在大人峰，古有龙穴，每年夏秋，出水暴害禾稼。天师立石台镇毒龙，以压水怪）。在葛瑰山（葛瑰治在彭州九龙县），隐形岩舍，服气调神。在秦中山（秦中治在汉州德阳县），修九真秘

法。在昌利山(昌利治在汉州金堂县),采服五芝众药。在隶上山(隶上治在汉州德阳县),始授弟子养形轻身法。在涌泉山(一作平刚山,涌泉治在汉州德阳县,平刚治在蜀州新津县),得入水入火之术。于是度人救物,已著阴功矣。在真多山(真多治在汉州德阳县),思神念真。在北平山(一云斗山,斗山治在蜀州新津县),有猛兽数百,驯扰户外。在稠稭山(稠稭治在眉州彭山县),有一老翁化为狞鬼来恐,真人诵经不顾,逡巡自退。在鹤鸣山(鹤鸣治在邛州大邑县),服五云气,其间石鹤鸣则有升天者,先是,章和间其鹤鸣焉(《青城山记》云:羊马台在赤石城崖上,是天师与鬼担石如羊马,或云羊马自鸣则有升天者。天师居鹤鸣山,此羊马频鸣)。后居渠亭山(《成都记》云:广都县天师观,坛下有井名曰伏鬼井,妖怪藏其中。汉中微,人鬼交混,邛蜀之间,人被其害。方天师被汉家之诏而居蜀之瞿亭石室,因命神人运青城玄石以镇其井,鬼妖遂乃绝),修炼九鼎神丹。三年将成,未敢服,谓王长曰:冲天之上,当功及生灵,佐国立家,兴利除害,然后轻举,臣事三境,则无愧焉。苟利一身,功不及民,非大道弘济之旨。吾观蜀中,蛇毒鬼气绵亘山谷,生民不知,潜罹其害,吾甚悯之。今且修行清静之化,辅赞大道,抚育元元尔。于是精思上彻金阙后圣,时顺帝汉安元年壬午岁正月十五日午夜月明,真人在鹤鸣山寝方酣熟,老君(一云道君,按金阙后圣玄元道君即老君也)驾飞云绿辇,驻山东南,顾谓众真曰:道陵修行困苦,吾感其志,将授以治身秘篆、飞腾长生之道。而遇其休息,神游物外。卿等勿惊,今自觉也。时真人梦见一人,带夜光之甲,冠通天之帟,执命魔三气之幢,谓真人曰:咄咄道陵,子何心生疲倦,圣驾久驻待子。梦觉,真人忽然惊起,攘袂振衣,疑为外邪所乱。良久,鉴佩珊珊,天乐隐隐,香花覆地,紫云满空。瞪目东瞻,紫云之上有素车一乘,驾五白龙,青袖朱衣,金甲执戟者二十四人,左右环列,车前对立。玉女彩衣花帔,云发颓肩,各执一幢,上有玉榜金文曰命魔之幢。次列二童,青衣绀首,垂环曳裙,各执一幡,上左青龙,右白虎,金榜朱文曰召仙之幡。复次二人,朱袖金甲,各执三气十绝旌节,上有丹榜素文曰倒景之节。前立一人,绣衣玉冠,捧三五斩邪雌雄二神剑,上各有星斗日月之文。车右一人,霞衣金冠,捧一玉印,文曰阳平治都功印。其余翼卫侍从,莫知其数。素车之上,九色轻霞蒙蒙然,须臾光景澄彻,见车中一神人,容仪若冰玉,手执五明宝扇,项负八景圆光,身六丈余,神光照人,不可正视。车前一人敕真人曰:子勿怖,即太上老君也。真人敛简前拜,不敢仰视。老君告曰:吾昔降蜀山,立二十四治(《成都记》云:道经二十四治应二十四气,六十甲子分隶其间。避唐高宗讳,始改为化),乃二十八宿之下圜,实阴景黑簿之司分,掌人世死生罪福。吾愍下元生人紫绁苦魂,延累祖考,积成幽衅,令人凶折终不成道,即在此狱之中。吾已更置福庭,经今数劫,仙僚不充,职任隳废。近有六天鬼神血食之辈,侵夺以居,昼夜不分,人鬼无别,枉暴生民,妄罹灾害,深可痛惜。子何为吾摄邪归正,分别人鬼,各守昼夜,复典此治,以福生民,则子功无量矣。吾以汝名在丹台,当为真人,故委汝也。真人叩头谢曰:道陵性识愚戆,万劫幸遇,遭会大道,死魂再生,枯骨重肉。钦佩道旨,谨当奉行,不敢懈怠。老君遥召三五功曹,须臾西方有五色之气勃勃而起,其中有二仙,乘龙虎二骑皆长数丈,黑帔朱衣,佩剑执圭。从官百二十人,皆黑帔绣衣,持剑执戟,侍卫进拜。老君曰:卿等三五功曹乎,速为吾开紫阳南宫玉宸内殿,取正一盟威秘篆,吾欲传授。俄顷之间,南方起二十四生气,祥光瑞彩,泱然满空。其中各列玉童,捧一玉函,贮篆一品,皆玉札金文及都功版券职篆,以授真人。谓真人曰:与卿千日为期,后会阆苑。老君复以三清众经九百三十卷,符篆丹灶秘诀七十二卷,一千二百官章,雌雄二剑(《青城山记》云:降剑坛昔道君授天师阴阳剑处有隐剑迹),都功印,二仪交泰冠,驱邪帔褐,鱼鬣衣,方裙朱履等赐之。令制科律,佐国行化。行之千日,则邪鬼不敢正视。传度已讫,于鹤鸣山研味秘文,按法遵行。修之千日,内顾五脏,外集三万六千神。又感清和玉女教以吐纳清和之气,摄伏精邪,行篆中三步九迹、交乾履斗之道,即魁罡七元,随兵所指,隐遁出没,皆得自然。遂依告命,战鬼于蜀。时有八部鬼帅,各领鬼兵动亿

万数，周行人间。刘元达领鬼行杂病，张元伯行瘟病，赵公明行下痢，钟子季行痒肿，史文业行暴汗寒症，范巨卿行酸瘠，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皆五行不正，殃祸之气。随时更名，在东方为魔王，在南方为鬼帅，在西方为外道，在北方为鬼王，在中央为神鬼。春三月，百鸟鸣叫之时，作祷诅五墓之鬼。直入秋，作人家亲土部土公宅龙伏尸之鬼。冬作冢墓攻食之鬼。随月建胎生，或作畜类之形，嘘毒哺祸，暴杀万民，枉夭无数。其八部鬼帅，领鬼众居西蜀青城山巅，有鬼城鬼市，分形变化，混杂人间，布行疫疹，人莫知之。人鬼合杂，市利交易。真人以汉安二年七月一日，佩盟威秘篆，往青城山（《青城记》云：有龙宫石室，天师修道处。《唐书》：蜀州青城县有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经，立十绝灵幡，周匝法席，鸣钟扣磬，烧香行道，及诵道德诸经，布龙虎神兵于城市。众鬼即持兵刃矢石，来害真人。真人举手一指，化为一大莲花拒之。鬼众持火千余炬来，真人举手一指，鬼反自烧，不能前进，遥语真人曰：师自住峨嵋山（唐嘉川有峨嵋县），何为来夺我居处？师等速下山，须臾必杀师。真人曰：汝等凶毒，残害众生，所以吾不使汝居此，当按于西方不毛之地。元达等闻此语，即会鬼帅兵马各千万众，精甲犀刃，上山围绕。王长惊怖，启真人曰：魔王众来，作何计术？真人曰：小鬼何足惊怖？取丹笔来。王长以进，真人执笔，遥画鬼阵，其众皆死，小帅校一时僵仆，八大鬼王困卧，扣头转颊，求乞残生。真人闻语，良久不言。再以丹笔倒画之，鬼众复苏。即呼鬼王曰：汝等进前，吾有处分。鬼王各各前立，真人曰：汝等可速远避，自今勿复行病，妄有杀害。今之民庶，皆吾子弟之家尔。不然，诛无留种。鬼王曰：天下人民，本自隶我，云何尽夺？当分一半。真人不许，叱咄之。鬼王复会六大魔王，领百万鬼兵，再来攻战，围绕此山。王长曰：鬼众不可当，复何作计？真人笑曰：子勿惊，吾自能却之。复以丹笔一画，鬼众悉死，惟六天魔王仆地不能起，叩头转颊，乞残生而去。真人不顾，复以丹笔一拟，此山遂中分为二，摩霄彻泉（《青城山记》云：山有誓石，天师与鬼为誓，朱笔画山清崖中绝险断处，并丹色，阔二十丈，深六七丈。又云：戒鬼笔迹在大龙桥侧，昔天师以正一之法制服鬼神，誓曰：人生於昼，鬼行於夜。阴阳分判，各有司存。违之者，正一存法必加诛戮）。鬼兵欲度不能，大声求哀。自今而去，不敢复来，乞往西方婆罗之国而居止焉。真人恕许，到笔再画，八帅六魔悉起。呼之使前，趋进不得。真人乃令王长肩一大石为桥，度之，鬼王方得进，拱立侍前。真人谓曰：汝能以笔画石得破，亦当与汝分民，若不破，汝可急驰万里也。元达等执笔交画，石皆不破（《青城记》云：寅玄观后有试笔迹，有降魔斗法石）。时虽摄伏鬼众，更欲尽制其心，谓之曰：汝等既欲与吾分民，当与汝辈各尽法力以分胜负。元达等曰：惟命是听。真人投身入大火中，即足履青莲而出，鬼帅投身，为火所烧。真人入木，身度木外，木即随合，鬼帅投身即坠于地。真人入水，乘黄龙而出，鬼帅入水，为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帅投身，才入一寸。真人以身入铁山，透铁而出，鬼帅才入半寸。真人咒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毙，右手指之复生，鬼帅举手指之无复生死。元达等乃化八大虎，奔攫而来。真人化二狮子逐之，奔走无地。鬼帅又化八大龙，欲来擒师，真人再化金翅鸟，啄龙目睛，其龙乃走。又化作大神，赑屃震吼，双持大树，欲击真人。真人化金刚，身長七十二万丈，广五十二万围，戴大冠，负圆光，踏莲花宝台，具十二种无量相，一杵一拳一拟，大神退走。鬼帅等腾身十二丈即坠，真人腾空高百余丈，上无所攀，下无所乘。鬼帅作五色云，昏暗天地，不见光明。真人化五色瑞日，炎光暉灼，云即流散。鬼帅变见穷尽，更无所为。真人化一大石，可重千余斤，以藕丝悬之，遍满鬼帅营上，令二鼠争啮其丝，欲压杀其众。鬼帅等无所逃避，同声哀告，愿乞余生，即当远去，不敢害及生民。真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会盟于青城山黄帝坛下，使人处阳明，鬼行幽暗，使六天鬼王归于北酆，八部鬼帅领众窜于西域。五行之毒，又戒而释之。乃执丹笔曰：吾笔所指，鬼众尽灭。要之，人鬼分治，幽明异境，不欲尽灭汝类。即与盟誓，折石为契，刻作天地日月之形，于黄帝坛下绝崖之上（《青城山记》云：青城山有石天地，上圆下方，阔一丈

二尺，有十二角。又有石日月，各阔五丈，厚一丈二寸，相对柱上，乌兔炜烁，方圆磅薄可睹焉。《青城记》云：天师誓鬼石天地、石日月，候日月天地重明方得人身也。《成都记》云：青城昭庆观前有五符幢，乃天师所刻以警鬼魅，今别刻石在玉局观前。一本云：真人于平刚山中除废六天故气，勒铭于石，誓曰：天地交，日月合，汝等若复行，必尽诛之，勿留种矣。乃以神印封鬼营市，使不得相通。盟誓之后，鬼众踌躇不去，真人敕神符一道，飞上层霄，于时风雨、天仙、兵马、风刀立至，诸鬼灭影而走。于是战鬼一十四败，荡涤区薮，夺鬼幽狱。复为二十四福庭，立二十四阴官，降二十八宿正气，以通地中（一云：又于公墓山中立二十四治，更除山中化二十四气舍大法，却复靖庐。按公墓治在汉州什邡县，更除治在汉州绵竹县）。每治立阴官一人，仙官一人，分掌世人罪福。有立功立行，修斋设醮，腾章拜表，谢过祈福，迁拔祖考者，则仙官录其功行，奏名于上宫，增其福寿。如不孝不忠，欺诈狠戾，常行恶事，不能改过者，则阴官录其罪，闻于地府，损其福寿，或绝其后。由是善恶报应，如影响焉。真人既行正一之化，摄三万六千种外道邪魔，诛绝邪伪，于是百姓翕然奉以为师，居弟子数万家，立诸祭酒，分领民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令民随事输出粟帛、器物纸物、荐席樵薪，所在贮之以备斋醮及供给行旅。而人禀行，无敢欺窃。教民立桥梁，修道路，置义井，谓之立功。或有州县官及人民疾病者，持一手状来投，真人检察其所犯罪愆二条列之，令设斋醮，布施谢过，其疾即愈。又教以廉勤理民，不烦刑罚。蜀民畏罪迁善，盗贼不作，物无疵疠，皆天师之化也。真人因至苍溪县云台山（云台治在梁州西县。唐书：阆州苍溪县有云台山），睹山水秀异，群峰朝挹，地无邪毒，乃谓王长曰：此山乃吾成功飞腾之地。遂卜居以修九还七返之功，一心存念大道。经四十九日，复聆昔日銮佩天乐之音，真人整衣扣伏，乃见老君如前，导从千乘万骑，来集空际。久之，徘徊不下。真人再拜，悲泣踊仆，言曰：臣昔者自念夙承宝荫，亲授秘文，乃依天宪，战鬼行化，功成退居。今飘驾再临，不我下降，意者大道离臣，臣其为尸败乎。遂举手，以身自仆。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卿之功业，合得九真上仙。吾往使卿入蜀，夺鬼幽狱，区别人鬼，布清静之化，而卿杀鬼过当，擅兴风雨，役使鬼神，驱驰星斗，震荡山川，阴翳翳书，杀气秽空，此非大道好生之意。上帝责子之过，所以吾不得近子矣。吾未能与子论功，且当退居世间，待吾于下元之主，当与申叙罪戾，以雪重责。真人悲泣，请死于今日。老君复告曰：子可闭目东视。乃见一人黄衣黑帻，捧一玉函，中有素书三卷，题曰三八谢罪灭黑簿超度玄祖章。真人再拜受讫，老君告曰：子可勤行修谢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气、阴阳本命主者，罪灭黑簿，名升紫清，七祖父母同为上仙。谢过之后，更修之三千六百日，吾待子子无何有之乡、上清八景宫中。言讫，圣驾已回。真人遂依告文，领弟子迁鹤鸣山筑坛以醮太阳太阴，遇三元八节、本命元辰、庚申甲子、三会五腊，修斋设醮，转经燃灯，忏悔日月星辰，天地阴阳，自己九玄七祖所犯之罪。三年之后，玄祖生天。从学弟子再聚数日，同往主簿山（主簿治在邛州蒲江县），隐功馨闻，众瑞符应。一夕，神人授以玉璧，谓曰：群仙使我以此光子居本竹山（本竹治在蜀州新津县），众真授灵宝上经居蒙秦山（蒙秦治在夔州台登县）。有神人夜召真人以俱往，三日乃返，领弟子迁渠亭山。是时，从真人游者数十人，一日告其徒曰：诸弟子，谢尔辈勤事我，奈尔辈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之术，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度之方。尔业重缘薄，未可遽议成道。更三世，可与吾会，第往之。乃指王长曰：惟尔累世种善，可以成就矣。又曰：东方有男子走小月者，亦当飞升。不远千里，明年正月七日当来矣。具说容貌长短形色。及期，真人曰：日且午，赵子其至乎。言卒而升，至皆如所言。门人以告，真人曰：噫，此人来矣，未可遽纳。乃七试之，初不受谒，令人唾辱遣之，不去，露宿四十日，志益确，乃见之。又使入山守黍驱兽，夕有美女，言远行遇夜，愿寄宿。升与接席，端坐达早。明日又告病足，逗留，治容挑升，升终不失正。又行道见遗金在数十饼，过而不取。又令伐薪，有三虎哮吼而前，升色自若，曰：吾远从圣人求不死之道，汝为山鬼试我邪？虎乃去。又使令人肆市帛，付直讫，而物主诬以未得。

升了无所争,更贸衣以偿之。又令守稻,有弊衣瘠容,疮疡遍肤,口齿臭败,扣头乞食,升惕然动容,解衣饷饭,以余粮遗之。凡六试,皆动心感色之事,升执心无二。真人又领登云台绝崖之上,逍遥啸咏,下临万仞之壑。有桃生绝壁间,其实甚异。真人谓诸弟子,有能得此实者,当告之以道。于是俯而窥者将二百余人,莫不股栗骇汗,谢曰:此桃不可得也。惟升进曰:圣师所护,何峻险之有?师在,终不使升殒于此谷,分若可教,此桃可得矣。于是投身而下,正及桃上,足不蹉跌,摘满怀。攀缘石壁,欲上不可,即仰而掷之二百余颗。真人分诸弟子,留一待升,临谷以手援之。众见其臂不加长,救虚引而上,徐曰:升犹以正心得桃,不致殒坠。吾今试自投之,当应大得桃也。众言不可,惟升、长不谏。遂投身而下,因失所在。久而不上,众惊莫测。升、长默然良久,乃曰:师则父也,父既往矣,吾将安归。言讫,俱投谷中,正坠师前。见真人在琼林宝帐之中,七宝台上,瞑目端坐,笑曰:吾知汝二人当至也。遂授以神丹及宝经秘诀。其诸弟子守于云台绝崖之上二日,各散去。真人与王赵三日复还治中,一日领弟子遥见阳山白气属天,谓长、升曰:彼处必有妖怪,当往除之。遂至其地。值十二神女于山前,姿态妖艳。因诘其由,神女答曰:妾等实土地阴灵也。真人遂问咸泉何在,神女曰:前有大湫,毒龙处之。真人以法召之,不出,遂书一符,化为金翅凤,向湫上盘旋。毒龙惊惧,舍湫而走出,其湫即竭,遂得咸泉,煎之成盐。金翅凤泊于南山之上,后人呼为凤凰台,鸟雀至今不敢栖其上。十二神女各捧一玉环来献曰:妾等愿事箕帚。真人受其环,以手揖之,十二环合而为一。谓曰:吾投此环于井中,能得之者,应吾夙命也。神女闻语,竞解衣而入,争取玉环。真人遂掩之,盟曰:令作井神,勿得复出,免为生人之患。真人方治咸泉,有一猎者至,真人戒其好杀,因授以煮盐之法。其井深五百四十尺,阔一丈,日得咸泉四十余函,其利甚博。真人遂指西北山上曰:此处可以筑城。又指城南下曰:此处川岳相朝,可建福庭。后人感真人之言,因而立祠,至今崇奉祈祷不绝。真人领升、长往阆中居,一日思神之际,谓二子曰:吾向取神女衣,深虑神女复取之,出为人害。遂再诣其所,取衣藏于高峰石室中,敕地神守护。即焰阳洞也,彼方之民至今不罹神女之害,而获盐井之利。后以真人之讳旌其事,今陵州是也。蜀中盐池,皆于其傍立清河府君之祠,清河乃张氏郡也。其山下无江及井,居人乏水,真人以神剑插地,因而成井,遣神卫之,使之不竭。真人谓升、长曰:此山多岩,人民居焉。虑山崖或坠落,遂召其神誓之,使不伤人。真人与弟子过宋江,其中多异物,为人害。真人置石函于江中,录神奸之名,以法召人锁之,复以大山篆符以镇焉,其怪遂绝。后人呼为擒鬼符,每水涸,人多见之,募归供养,以屏妖恶。真人复领升、长往鹤鸣山,亭午之际,忽见一人朱衣青襟,曳履执版。一人黑帔绀衣,佩剑,捧一玉函,从朱衣使者,进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游于阆苑。须臾东北有十四人,皆龙虎鸾鹤,龟鳞鱼鸟之骑,执节持幢,前后从引,千乘万骑,狮子辟邪,天丁甲卒,无鞅骑吏,来迎真人。次有黑龙驾一紫輿,玉女二人,引真人登车。旋踵至阙,阙前榜云拟太玄都正一真人阙。真人既至,群仙礼谒。良久,二黑衣吏持天符佩剑,执图籍而至,上云超度先祖之籍,即皆上朱陵府矣。真人视事讫,领弟子居渠亭山石室中,调太真之气。一日忽有二青童引群仙,皆朱衣绛节,前导曰:老君至矣。中有一人,长丈余,素发朱颜,项负圆光。从者二人,可二十许。或指曰:此子房也,此子渊也。坐顷,乃引青车一辆,别遣二人翼真人登车,腾空而上。至一处,台殿巍巍,金阶玉砌。或谓真人曰:将朝太上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趋进,望见殿上圆光照人,不可正视。或语曰:左侍无上大道君,右侍太极真人,前侍虚微元君,后侍太上真人。金童玉女侍香散花,妙行真人执经俯而前立班成群真皆谓曰:今子等皆成真矣,由汝一念,而万劫业缘皆尽于今日。移时,殿上敕青童谕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传,世世宣布,为人天为师,拜真人为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敕还人间,劝度未悟,仍密谕飞升之期。真人受命,复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秘法付长、升(一云于后城山中投试王长、赵升,玉局山中授升、长秘诀。按后城治在汉州什邡县)。复于滴沅山中(滴沅治在彭州

九陇县),敷演其法。次还阳平山,以飞仙轻举之法付嗣师。又入鹿堂山中(鹿堂治在汉州绵竹县),炼九鼎神丹。迁平盖山(平盖治在蜀州新津县),合九华大药。时有东治禁气师姚、徐二姓,能收社庙之鬼,回丧车,起死口,周流九州之内,常统阴鬼,甲马万数。闻师在蜀,乃求见焉,曰:大道一气尔,神灵之间,宁有隆卑邪?吾等统八极,阴兵万亿。假令有道,其如吾何?麾其徒至户外,真人不纳,顾谓长、升曰:此乃六天邪神,不合与正气相见。令立道傍,三昼夜不与进退。弟子怪而问之,真人曰:此与群精大邪共来试我,今令立于门外,亦无苦也。姚、徐呼曰:闻师有道,故来求见。既蒙不纳,复令久立,我何罪也?真人乃令弟子语曰:今赦原汝,不问往罪。其众乃得辞去。真人领弟子还鹤鸣山,于桓帝永寿元年乙未正月七日五更之初,长、升见空中神仙骑吏一人,驾云车,徘徊于山之东南,大声言曰:张道陵功行已就,将授以秘篆。言讫,老君驾龙舆,真人乘白鹤,自渠亭山会于成都城下。老君同至,万神奏迎,涌出一玉局,高丈余(玉局治在益州成都县,今玉局观是也)。老君升座,为真人再授道要,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说北斗延生经。以十五日上元,再会于成都,说南斗经及演说诸经。真人听毕,老君已回,玉局消散,因成空洞(《成都记》云:老君既去座隐,地中陷而成穴,遂成深洞,与青城第五洞又相连。道陵以玉局上应鬼宿,不宜开穴通气,将不利于分野,乃凿石以闭之)。真人往鹿堂治,召四镇太岁、五岳四渎、社稷神祇,群仙悉集。是时山前有一石笋,可高丈余,真人执起以誓众神曰:太上有敕,令吾誓众,当崇奉正道,好生恶杀,佐国安民。其有不禀恭者,吾遣万神诛之。乃掷石笋于岩下,立于治侧。遂与定三十六靖庐、七十二福地、三百六十名山高低品秩,各置一正神主守,如世间郡邑之治。遂领升、长往云台治,于西北隅筑坛安炉,炼大丹。丹成服之,浴于水,有神光亘天。永寿二年丙申,真人自以功成道著,乃于治之西北半崖间,举身跃入石壁中,自崖顶而出,因成二洞。今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并五帝部从,持玉册授正一真人之号。真人将以盟威都功等诸品秘篆、斩邪二剑、玉册玉印以授其长子衡,戒之曰:此文总统三五步罡,正一之枢要,世世一子,绍吾之位,非吾家宗亲子孙不传(《青城记》云:赤城山有天师藏经处,一云于溪口山中封藏经诰。按溪口治在阆州苍溪县)。谓长、升曰:吾有余丹在炼丹亭上金盂之中,汝二子可分饵,今日当随吾矣。是日亭午之际,复见一人朱衣青襟,曳履持版;一人黑帔绀衣,结履佩剑,各捧玉函,从朱衣使者趋前,再拜曰:奉上清真符,迎真人于阆苑。须臾,东北有二十四人,皆龙虎鸾鹤之骑,各执青幢绛节,狮子辟邪、天驹甲卒皆至,称景阳吏。即有黑龙驾一紫舆,玉女二人引真人与夫人雍氏(一云孙氏)登车,前导后从,天乐引迎,于云台峰白日升天,时真人年一百二十三岁也。唐玄宗赞云:邈彼炎汉,天图中缺,万汇消残,三灵荡越。惟师膺运,神威迅发,躬侍真元,亲传秘诀。妖毒云驱,崇山剑裂。大布声教,全清蛊孽。一振无为,永光有截。鸾鹤斯迈,丹青是设。玉相真仪,传芳不歇。又赞云:邈矣真仙,孤高峻节,气贯穹冥,玄元示诀。落落神仪,亭亭皓月,诛邪斩精,魅驱鬼彻。汉代盟威,流传不绝。肃宗赞云:德自清虚,圣教之实。或隐或见,是朴是质。静处琼堂,焚香玉室。道心不二,是为正一。宋徽宗进封真君玉册文:维大观二年岁次戊子十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皇帝御名谨再拜言曰:惟道无方,待人而成。若昔至真,以道兴世。功被万物,则为神明主;务称其休,夫何敢不崇。恭惟汉天师正一真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体妙阐幽,有大利于天下。刘氏之季,厥绩甚茂。遂挟光景,上超人群,秘篆真图,孚系于后。弭除妖孽,揆御不祥,阴鹭有民,既久弥著。不有徽称,何以极报,典扬嘉惠。谨遣朝奉大夫知信州军州事刘晏,上尊号正一静应真君。大道藏于幽、显于明,功施于远、著于近。匪我能然,惟常弗息,则能尚鉴观兹,以衍其余,佑相我邦家,延及我民庶,昭无疆之休,俾嗣于永世。理宗嘉熙三年,封正一静应显佑真君。

臣道一曰:鬼神变化,从古以之,人鬼混殽,道将违矣。张天师乃禀符篆之教,通天地之情,分隶阴阳,区别人鬼。至于夺鬼幽狱,立二十四治,其与太上之降九十五

种外道不殊。正一之教流传后世，实非小补。且德垂后裔，世袭真风，以至于今，亦天之报功也。道德经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张天师必能深究其旨。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九

王 长

真人王长，不知何所人也，从张正一真人学。真人往云锦山，散群弟子，惟王长习天文，通黄老，留侍左右。长遂负书行歌，同真人往云锦山，日侍真人。服丹战鬼，积行累功，后于渠亭山，真人一日指长曰：惟尔累世种善，宿有仙骨，可与成就矣。遂尽得真人九鼎之要，白日飞升。

赵 升

真人赵升号鹿堂子，不知何所人也。始，张正一真人在蜀，升不远千里而来，愿执弟子礼。真人试以难者七事，而升终始如一。第七试因取桃，同王长投谷中，见真人坐琼床宝帐，遂拜授神丹宝经。后事真人功行满备，白日升天。

臣道一曰：赵升不远千里而求师，守一诚而不变，志于道，忘其身，忍辱含垢，坚节砺操，卒能得明师之旨，授参道德之玄微，积行累功，炼形轻举。观其志，其与传先生之穿盘石不殊。后之学仙者，真可为轨范也。道德经曰：强行者有志。其斯之谓夫。

张 衡

嗣师张衡字灵真，张正一真人长子也（一云字子平，颇精元象，学道。继出，仕汉为陇西刺史，迁侍中）。少博学，隐居不仕，有大名于天下。时帝闻其有道，征为黄门侍郎，不就。不关世务，吐纳不食。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真人之法付子。师与妻卢氏得道阳平山，白日飞升。

张 鲁

系师张鲁字公祺（汉书载字公祺），嗣师长子也。好道，守真人之法。仕汉，历典农校尉、安民中郎将、汉中南郑二郡太守。后隐身学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疾苦立愈。久之，积米巨万。魏王闻之，遣使统兵来讨。弟子告师，师曰：慎勿为惧。遂同弟子登岭而望，见兵马四合，师以手版画地成河，怒涛汹涌，下临不测，兵不得度。使者复统水师至岸，师又以手版画其河中，辄出一峰，高千余丈，兵不能进。使者回，具述其事（一云：建安中，曹操擅权，将不利于汉室，鲁愤力不能讨操，遂拥兵据守。后王建伯蜀，封鲁为扶义公，正以此也）。魏王遣使追谢，赍印绶拜为梁益二州刺史、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三万户。师固辞不受，谓使者曰：吾修道之士，世慕冲举。今裂地之封，非所愿也，请还印绶，无复再来。后修炼，白日乘龙升天（一云鲁于太白南峰解化，葬在褒城县南。后姜维屯军蜀西山，与鲁相见，在天雾中，良久失之）。师有第二人，长曰卫，次曰愧。卫历招义将军，好道，于嘉陵飞升。愧历南郡太守，弃官学道，久之，白日飞升。

张 滋

张滋（《汉书》名富）字元微，系师长子也。辟丞相掾，给事黄门侍郎，历汉中太守，封昌亭侯。久之，得道尸解而去。四弟，曰永，曰盛，曰溢，曰巨。永字龄宗，历奉车都尉议

郎，封楼亭侯，得道尸解。盛字元宗，历奉车都尉、散骑侍郎，封都亭侯。尝喟然叹曰：昔先世教法，常以长子传授，而诸兄皆不娶，可使至此遂无传乎？西晋永嘉中，夜望大江之东有瑞气彻天，谓其妻曰：是可成吾丹矣。乃弃官南游，至鄱阳郡望之，曰：近矣。即山行五日，至一处山岭，秀丽登兀，喜曰：吾得之矣。山顶有真人丹穴井灶存焉，乃昔日炼丹修养之地，遂就其井穴左右结庐。居一年，卢氏来寻之，遂与同居此山，得一子（一云卢氏携一子自蜀来，处之山下）。居九年，丹成，一日尸解而去，人呼其为龙虎。子孙多居山之东北。溢字立宗，仕历牙门将军、驸马都尉、讨寇将军、汉中南郑太守、闽中侯。久之，得道尸解。巨字儒宗，仕历侍御史、安南正参义阳太守。久之，得道尸解。（一云第四弟盛，第五弟溢，第六弟巨，第七弟梦得字文宗，历谏议大夫。宗正得道尸解。今临甯白霞观有大灶山。灶山，世传天师四代孙炼丹得道处。宋朝陶弼有诗云：羽客朝元地，遗坛古树中。炼成丹灶在，骑去鹤巢空。印篆从天赐，符书与道通。当时真一气，松桂夜来风。）

张 昭 成

张昭成字道融，盛之长子也。学道不懈，每端坐室中，出神数百里外，能驯虎豹。年一百十九岁卒，而尸温温如生。既葬，冢上生菌数千。一日，居人见鹤穿墓而出，有彩云盛之。后开墓视之，唯冠履在焉。（一云晋初得道，至成帝咸康年中仙去。）

张 椒

张椒字德馨，道融长子也。得真人治鬼之法，以真人所授诸阶秘篆传度世人。晋帝累征不起。得道，年一百余岁，告别门弟子，迺然而化。

张 仲 回

张仲回字德昌德，馨之长子也。传授父法，能辟穀，日行数百里。后入蜀山不归，不知所终。

张 迴

张迴字彦超，德昌之长子也。幼年得道，美丰姿，善裁鉴，日列真人诸阶品篆，于净室中严奉，六时香火，终身无怠。治病驱邪，无不安愈，世人仰之。年九十而卒。（一云齐太祖召赴阙。）

张 符

张符字德信，彦超之长子。好道，传守真人之法，年九十二岁而卒。

张 子 祥

张子祥字鳞伯，德信之长子。博览诸经，究探今古。袭儒衣冠，仕隋，历洛阳尉。未几弃官，与妻子退隐龙虎山（一云尝自叹曰：隋虽混一海内，乱将不久。遂隐，不复仕）。从学者数百人，志在修养，颜容益少，常若二十岁人。能吐腹中丹，置掌中玩弄，或夜投器中，光芒穿屋，乃复吞之。久之得道，年一百二岁（一云百二十岁）而卒。举棺甚轻，葬之夕，墓忽有穴。其冢开，视所存，唯衣服尔。

张 通

张通（一云下字犯宋朝讳）字仲达，鳞伯之长子。传守真人之法，常闭户不出四十年，妻子非时不见。久之得道，年九十七岁而卒。经数月入棺，尸竟不坏。（通高顺皆犯祖名，未详其故。）

张 仲 常

张仲常字德润，仲达之长子。通览儒书，亦有神异。唐高宗召至阙，潜归，叹曰：吾几落世网。学道于家，传守真人之法，能分形变化。尝推瓮于室中，与妻茹葷饮酒，夜醉于瓮傍，吐其中，经日不坏。年九十八岁卒。（一云日埋瓮于室中，对妻子茹葷饮酒，夜发瓮，皆在瓮中，经日不坏。）

张 光

张光字德昭，德润之长子。少传授真人之法，久之弃妻，与次子悟入山修行二十余载，乃出见其妻，又同处五年。后终于家，年一百二岁。而悟亦能辟谷。

张 慈 正

张慈正字子明，德昭之长子。博学群书，最精于易，从学者百余人。久之，学道隐山，与妻子不相见。传守真人之法，岁以三元传度诸阶秘策，四方归之。所积法信，备荒岁以助贫乏之士，亦能锻炼黄白之法。百余岁卒于山中，空中有仙乐隐隐焉。（一云能以药点瓦为金银，锻成器，投水中，火过而复为瓦。）

张 高

张高字士龙（一云字士隆，后避唐玄宗讳改士龙），子明长子也。学道守真人之法，饮酒至一石而不醉。唐明皇召见于京师，置坛受策，降赐金帛，仍免租税，册封汉祖天师之号。肃宗降香建醮，亲洒宸翰以赞天师。贞元中，降供养。供养金镀银香炉、香合、绯罗销金帕及黄复器物。年九十一岁卒家。

张 应 韶

张应韶字治风，士龙之长子。博学经典，后隐山中辟谷，能百日不食。与妻子躬耕，能吹铁笛，数里外闻之。一日告其子曰：吾世传真人之教，功及于人多矣。吾今垂年，汝当传守。言讫，兀然端坐，瞑目而化，年九十九。

张 顺

张顺字仲孚（一云中孚），治风之长子。少事母孝，曰：不孝不忠而欲学道求仙，是犹舍舟楫而涉大川也。仕为本县贵水尉，后弃官并妻子，结茅以居。年八十七岁，童颜皓齿，不疾而化。

张 士 元

张士元字仲良，仲孚之长子。少博习群书，年四十余始学道。习夜坐，久之能通臂上下，出入如飞。以符法传人、治病。能种桃李，顷刻而实。时君闻其有道，屡以美官征之，固辞不起。终于家，年九十二。

张 修

张修字德真，仲良之长子。为人质朴，常衣布素，不喜华饰。与妻耕于野，不与乡人交通。岁以符法传人、治病，应时而验。所得法信，皆施贫士。甘于寂寞，无所贪慕。先二年，自营坟郭，曰：吾二年当去。至期乃沐浴更衣，端坐而化，时年八十五岁。（《灵验记》云：刘迁者，江西大贾。诣十九世天师传授都功法策，明年卒于金陵，两夕而苏，云：冥官所追，忽有金光自天而下，黄衣使者乘空而至，执素简读曰：刘迁身佩正一篆，名在上

天，非地司所籍。大限既足，可延三十年。由是披褐修道，入龙虎山师奉天师焉。）

张 湛

张湛字子坚，德真之长子。博学，为当时通儒，攻草隶。晚年好道，能辟谷（一云唐文宗召见，赐官不受而归。懿宗咸通中，降金建醮）。一日三饮，大醉而化，年一百余岁。

张 秉 一

张秉一（一云彦恭）字温甫，子坚之长子。母初梦金（一作巨）龟入腹，觉而有孕。少年学道，能洞窥墙壁外。尝累千金，遇凶年市谷救施贫乏。年九十二岁，一日语妻曰：吾死后地震则敛而葬之。言讫，乃正坐执简而化。七日果地震，乃敛而葬焉，体尚温而不坏。

张 善

张善字元长，温甫之长子。幼不茹荤，长好道，游历名山大川，二十年方还。即不出户，深有内养。年八十七岁而终。（一云八十一。）

张 季 文

张季文字仲归，元长之子。岁以诸阶秘篆传度弟子之能修行者，用符水治病立愈。年八十七岁而卒。

张 正 随

张正随字宝神，仲归长子也。为人质直淳朴，不与俗人交，遇诸途，则趋而避之。岁以传度法信救施贫乏，虽家贫而不顾。年八十七岁而终，追封真静先生。

张 乾 曜

张乾曜，宝神之长子也。好道，守掌真人之教法（《会要》云：大中祥符八年，召信州道士张乾曜，于京师上清宫置坛，传篆度人）。宋仁宗闻其有道，天圣八年五月召赴阙，赐澄素先生之号。上问以飞升之事，沉吟久之，对曰：此非可以辅政教也。上嘉之。又问几子，对以长子传道，次业儒。遂以次子见素为将，作监主簿。见素虽仕，而志尤慕道，以卫尉寺丞休官，隐居鄱阳东湖，至今子孙家焉。

张 嗣 宗

张嗣宗，澄素先生之长子。袭真人之教，传度秘篆。得吐纳之法，年七十容貌如童孩，年八十一岁而卒。封虚白先生。（《会要》云：至和三年八月，赐号冲静先生。）

张 象 中

张象中字拱辰，虚白先生之长子。七岁赐紫，承袭。（一云年十三，颖慧非常，博通经史，尤有道术。宋仁宗召见，赐坐，咨问道法甚妙，特赐紫衣，亲洒宸翰以镇福庭，复赐束帛金器。自后朝廷宠贵荐至师承袭真人之教，终身不怠。）

张 敦 复

张敦复字延之，拱辰长子。少儒服，有声场屋，后以嫡子承正一二十八世，丕阐祖风，四方宗之。年五十三而卒，追封葆光先生。

张景端

张景端字子仁，乃二十四代之后，名迪，第五子也。好道，承袭真人之教。年三十一岁（一云五十二岁）卒，追封葆真先生。

张继先

张继先字遵正，乃二十六代之后。宣教郎、临川知县，名处仁，字德玄，第二子也。九岁承袭真人之教。宋徽宗崇宁以来，凡四召至阙，赐号虚静先生，视秩中散大夫。初，神宗以真人印文阳平治都功印凡六字用昆玉刻之，藏于三清储祥宫法从库，将以畀有道者。至是，以赐继先。已而进封真人为正一静应显佑真君，仍诏有司就国之东建下院以居之，赐额曰崇道。又赐缗钱，修龙虎山上清宫，拨步口庄五万以饭其众，改赐上清正一宫额，追封其祖及父先生号，度其祖母陈氏、冯氏，妹葆真皆为道士，建真观以居之。复用澄素先生例，官其兄绍先假将仕郎，恩赉甚厚。先生志在冲淡，引辞以归。尝作静通庵于上清宫后，为心斋坐忘之所，又因祖师云锦山龙虎丹灶而修炼焉。瑞彩祥光，照耀山谷，有降祥堂、濯鼎池，遗迹犹存。后著心说及大道歌，以贻于世。丁未，年三十六岁，钦宗诏赴阙，至泗州解化。己酉年冬，赴杭州薛门下生日斋。是年大盗入境，先生预告众而去。至今道侣往还，多见在罗浮、西蜀，隐显不定云。（一云戊申六月，先生与河东张统制自京师回，至泗州盱眙舣舟税亭，小不快，饮汤一杯，便化去，身如蜡色。廷昌观道士请尸安葬，税官不从，藁葬于官地，张侯实主其事。后张得旨取刘文起，具言仪真会信州张久中敦武道其事，久中云：是时天师来死于此江，有仙墓存焉。未几，有人自归州来，附天师谢张侯书，乃知不死。复有人见在惠州罗浮者。）

张时修

张时修字朝英，虚白先生之后也。素习儒术，累举不第，乃恬然静退，志慕修炼。以虚静不娶无嗣，众推承袭。年六十一岁，于龙虎故居解化。

张守真

张守真字遵一，朝英长子也。母吴氏，尝梦昇以仙果，曰：汝食之，生子当主阳平治都功印。生而纯素守静，长而寡欲。宋绍兴十年庚申，承袭世教。每岁三元传度，四方辐凑，除邪馘毒，道化盛行。二十九年二月七日，高宗赐号正应先生。孝宗乾道六年十月十三日，高宗召命。十一月十三日，诏赴德寿宫，馆于养鱼庄。越三日引见，赐坐，咨访道法，甚款。十九日，孝宗召见，赐坐，赐金锡斋。退就馆舍，锡赉频蕃。十二月十九日，高宗命醮月台，所祷有异应。越明年，复召见。以上清三洞诸品宝箓，流传浸久，乃锡金委道录院侵木成书，就延祥观传度，且命以其版归，及赐象简景震剑并手书阴符经以畀之。先生既归林下，翛然自得，不以世俗介意。每云：尝收兄虚静先生书，有川蜀之约，吾将往游焉。子淳熙三年十月三十日，无疾羽解。

张伯璟

张伯璟字德堂，正应先生长子也。仪冠轩伟，丰玉枕，美须髯，人皆谓有正一之风。宋孝宗乾道中，侍正应先生赴召，高宗赐坐赐斋，御笔更名景渊。又见南内，宣演道法，甚嘉纳焉。越月，高宗命正应大醮月台，正应以景渊隶其事，每获殊应，上加锡赉并赐象简以归。遂掌三元之教符箓，受者尤盛。初，皇子魏王镇明州，以玉坛召师，相得尤厚。一日遣人荐来邀迓，忽谓其徒曰：人间之宠虽至，然吾自有仙期，不可爽矣。遂隐几而化。

张庆先

张庆先字绍祖，德莹嫡子也。庆先未生时，德莹尝鞠幼弟嗣先为子，既而摄祖教。庆先降世，天姿闲雅，赋性简默，盖如列子之居郑圃，时人无知者。久而声名方馨，神异焕发，道俗宗向，不谋同辞口，真正一先生之裔也。遂鸣于有司，以宋宁宗嘉泰元年辛酉五月正，袭三十四代之位。三元传篆，奉香火者云至。师常以真纯自守，俭素居家，慈仁接物。见贫乏寒栖之士，尤加惻隐而赒济之。无他嗜好，惟喜饮，而不为酒困。至嘉定二年下元开坛，越七日，有绋袍幅巾之士，神风伟岸，类有道者。众莫诘其所从来，师一见之，开樽下榻，如平生欢。既别，犹附耳语，移时乃去。师自是焚香绝粒，不交人事。家人意其蝉蜕有日，请遗法诀，阒而不言。至是月二十九日晨兴，盥栉如平时，儻然宴坐而逝。

张可大

张可大字子贤，乃正应先生第二子，伯瑀之孙，仁静先生天麟之次子也。初，景渊羽化时，伯瑀尝摄三十四代事。至庆先羽化，嫡子成大幼，天麟复摄行三十五代教法，尝被宋宁宗召，赐号仁静先生。未几，成大早化，遂以可大为庆先后。理宗绍定三年，仁静仙去，可大年方十三，正承三十五代之教。丰神秀异，性识不凡。四方参受法篆者，动数万计，道化盛行。端平三年，奉圣旨赐钱，重刊先朝元赐篆板。嘉熙二年，加封正一静应显佑真君。助法、鸣山、玉泉、龙井之神，咸加封焉。三年四月，奉圣旨召赴行都，退潮祷雨、襁蝗保边，咸有感格。七月，召见，赐坐赐斋，赐号观妙先生。褒嘉甚至，锡赉便蕃，仍赐钱重兴先朝元赐真懿观，俾为母子同居之地，锡以土田，免其租赋。御书观额及真风之殿、紫微之阁以赐，又赐扇一握，亲洒宸翰曰：神与道而为一，天与人而相连，苟精守以专密，必驾景而凌烟。先生又为助法、鸣山、玉泉、龙井之神请于朝，咸加封爵。自是简眷愈隆，时有宣赐，降香建醮无虚岁，每祷辄应。至宝祐二年，复奉圣旨，召赴行在，住持龙翔宫。以亲老故辞，准敕，提举三山符篆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事，至今遥领。自是既得请，有道遥物外之志。景定三年，乃以教法授次子宗演，具表奏闻。至四月初十日羽解，上与东宫各有赐赉。至瘞剑，宣赐尤厚。丞相江万里为撰碑铭。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

干吉

干吉者，琅琊人也（一云北海人）。先名室，后改名吉。其父祖世有道术，不杀生命，吉精苦有逾于昔人。常游曲阳流水上，得神书百余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号曰太平青领书，时汉成帝河平二年甲午也。盖吉亲受于老君，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一云吉忽得痼疾，经十余年，百药不愈。乃晨夕焚香，哀告上天，愿赐救度。老君感其精诚，乃令仙人帛和为卖药翁，行市中，授之经，且曰：卿得此书，非但愈疾而已，当得长生，化行天下。吉乃拜受，其疾顿除。老君复降，亲授其旨。遂编前经，成一百七十卷。吉得其旨，遂以修身养性，消灾治疾，无不验者。其要曰：夫人之生也，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冲和付之以气。人能保精爱神护气，内则致身长生，外则致国太平。又曰：人臣之行，当上爱其君。欲其长生，为人子者当念父母，畏其将老，风化其意，使之入道。常为求索奇方殊术，以奉君亲。为人弟子者，当念录师恩。夫人生于父母，成道德于师，得尊荣于君。每念君父师将老，无以复之，或行学，更事贤明，求奇方异法而资益之，此乃应太古上皇最善忠臣孝子顺弟子也。人皆为之，则天下太平矣。有心之人，所作皆善，言行精实，心自克责，洒心易行，感动于上。受天施恩，辄言报

谢，精专不息，得致神仙。其方曰：吾字十一名为士，丙午丁巳为祖始，四口治事万物理，子巾用角治其右。潜龙勿用坎为己，人得见之寿长久。居天地间活而已，治万百人仙可待。善理病者勿轻给，乐莫乐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盖神丹奇药，可以奉君父师者焉。又出科戒祭酒之法以付吉。吉后奉经行道，分布弟子，置男官女官，广化人民，四方归向。后孝章皇帝元和二年，老君复降，诘责吉曰：吾前授汝道助国扶命，忧念万兆。而自顷以来，诸男女弟子托吾位号，贪财纵欲，骄倨自大，嫉贤妒才，更相是非，皆不当尔，故来语汝。吉稽首伏地，叩头百下，曰：唯唯，愿太上赦既往之罪，容臣修将来之善。从今日已往，不知当何以救诸男女弟子之谴责？老君曰：汝善听教，人生虽寿万年，不持戒律，与老木久石何异？宁一日持戒为道德而死，不忍犯戒而生。持戒者上补天官，尸解升仙。世人虽为王公，上至帝皇，脱有重罪，无益魂神，可不痛邪？明奉吾戒，以教授之。乃为说一百八十戒。讫，又语吉曰：往古先圣皆从此得道，道本无形，从师得成。道不可废，师不可轻。吉稽首受命，再拜而谢。吉后寓居会稽，孙策平江东，进袭会稽，见士民皆呼吉为干郎，事之如神，策招吉为客在军中。将士多疾病，请吉喂水辄差。策将兵数万人，欲迎献帝，讨曹公，使吉占风色，每有神验。将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后朝策。策见将士多在吉所，因怒曰：吾不如干君邪？乃收吉，责数吉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不同人忧，安坐船中作鬼态，束吾将士，败吾部曲，今当相除。即缚吉暴日中，使请雨。若能感天，今日中大雨则相原，不尔加诛。俄而云兴雨霏，江中漂泛。将士共贺吉，策遂杀之。将士涕泣收葬。明旦往视，俄失其尸。策大恚恨，从此常见吉在其前后。后策寻为许真伏客所伤，照镜见吉在镜中，策大惊，因拊镜大叫，胸创裂而死。混元实录云：吉尚周旋人间百余年，然后仙去。

臣道一曰：道德经曰：夫惟兵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干吉祖父慕道，而躬自勤苦有逾前人，乃致身军旅之中，而为孙策所杀。虽曰兵解也，然使干吉退藏于密，积行累功，又安知不证飞升之品乎？后之学仙者，当以处惟兵为深戒。

宫 嵩

宫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书百余卷。师事仙人干吉。汉元帝时，嵩随吉于曲阳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缣朱字太平经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后上此书。书多论阴阳否泰灾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国者用之，可以长生。此其旨也。嵩服云母，数百岁有童子之色，后出人绛屿山仙去矣。

王 道 真

王道真，汉时人。得道于鬼谷山东古柏台，常有白云出于台中，远望如百尺楼。道真常乘此云，游戏山顶，暮归台中，白云亦敛入此台中。即荆州北清溪鬼谷山也。或谓此为台，非也。

王 玄 甫

上仙姓王名玄甫，汉代东海人也。师白云上真得道，一号华阳真人。六月十五日降世，十月十六日上升，不记是何朝代。后传道与钟离觉，即正阳子钟离权也。所著文辞，隐而不传世。有诗一章，载混成集，其诗曰：华阳山里多芝田，华阳山叟复延年。青松岩畔高柯下，白云堆里饮飞泉。不寒不热神荡荡，东来西往气绵绵。三千功行好归去，休向人间说洞天。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赠东华紫府少阳帝君。

蓟 子 训

蓟子训，二百余年颜色不老。曾抱邻舍婴儿，误堕地死，儿家即埋之。子训自外来，

抱儿还之。家恐是鬼，子训掘视所埋，但泥而已。汉时京师贵人莫不虚心欲见，既到京师，公卿以下候之者，座上常数百人，皆为设酒脯，终日不匮。一日太学诸生诣请子训，子训以食时发，日中到，未半日行千余里。往十二处，诸贵人喜，自谓先诣之。明日相问，各言子训衣服颜色如一，远近惊异。后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惟见白云腾起数十处，行人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公共摩娑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而已近五百岁矣。见者呼之曰：蓊先生小住。并行，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出《后汉书》）。仙传云：蓊子训，齐人，举孝廉，除郎中，又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所载他事略同。

王 乔

王乔者，河东人也。汉明帝为尚书郎，出为叶县令。汉法：畿内长吏，节朔还朝。乔每月朔旦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得一只焉。乃诏尚方诊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独召我邪。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昔葬于成东，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姓为之立庙，号叶君祠，吏人祈祷无不应。若有违犯，亦便见祸。或云即古仙人王子乔（出《后汉书》），祠后改双凫观，属汝州。

壶 公

壶公，不知何许人也。常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汝南人费长房于楼上观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公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曰：子明日更来。长房一日复诣，与俱入壶中，惟见玉堂华丽，旨酒嘉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公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谪。今当去，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令十人扛之，犹不举，翁笑以一指提上。视器如一升许，二人终日饮不尽。长房遂欲求道，而顾家人为忧。翁乃断一青竹，度与长房身齐，使悬之舍。后家人见之，即长房形也，以为缢死，大小惊号，遂殡葬之。长房立其傍，而莫之见也。于是遂随从，入深山，践荆棘，于群虎之中留使独处，长房不恐。又卧于空室，以朽索悬一千斤石于心上，众蛇共来啗索且断，长房亦不移。翁还，抚之曰：子可教也。复使食粪，粪中有三虫，臭秽特甚。长房意恶之，翁曰：子凡得道，恨于此不成，如何？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今在豫州新建县）。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垂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即以杖投葛陂，观视则龙也。家人谓其久死，不信之，长房曰：往日所葬，竹杖尔。乃发冢剖棺，杖犹存焉。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至驱使社公。或在坐独自恚怒，人问其故，曰：吾责鬼魅之犯法者尔。又尝坐客而使至宛市鲋，须臾还，乃饭。或一日之间，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焉。后失符，为鬼所杀（出《后汉书》）。道传云：汝南岁岁常有魅伪作太守章服，诣府门植鼓者，郡中患之。时魅适来，而逢长房为谒府君，惶惧不得退，便前解衣，扣头乞活。长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鳖，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付其一札以救葛陂君，魅即扣头流涕，持札植于陂边，以颈绕之而死。后东海君来谒葛陂君，因淫其夫人，于是长房劾系之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海上，见其人请雨，乃谓之曰：东海君有罪，吾前系于葛陂。今出之，使作雨也。于是雨立霁。长房曾与人共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无鞍骑马，下而扣头，长房曰：还他马，赦汝罪。问其故，长房曰：此狸也，盗社公马尔。长房又能缩地脉，数千里牵至前，宛然具足。吴均续齐谐志云：汝南桓景从费长房学，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急令家人缝绛囊，盛茱萸系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此祸乃消。景从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一时暴死。今人九月九日登高，盖本是也，今建宁府有登高山存焉。丹台录云：壶公姓谢名元一。又兴化军有壶公山，昔有人遇壶公引至山顶，见宫阙楼殿，曰：

此壶中日月也。又有壶公庙存焉。一云蔡州悬壶观，即费长房旧隐，有悬壶树。信州灵阳观，亦云费长房竹杖化龙处，未知其故也。

华 陀

华陀字元化，汉时沛国谯人。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圭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割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漉洗除，去疾秽而缝合，付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他学，并依准他疗，多所全济。（出《后汉书》。）

青 谷 先 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气之道，后合炉火大丹，服之得道。

刘 文 饶

刘文饶者，弘农刘宽也。少好道，曾举汉方正，稍迁南阳太守，视民如子，怒不形颜，口不疾言，行阴德拯寒困，万民悦而附之如父母焉。后为司徒太尉。上赐酒，伏地睡，诏问，故乃答曰：臣任重责大，恒忧心如醉。且使奴至市买菜，而奴盗用钱饮酒晏，乃还卧于阁内，又不得菜。既醒，乃骂之为死狗。骂毕，即束带来人。恐奴从后自杀，所以虑之，不觉忽然睡尔，愿见哀恕宽。用心仁爱，触类如此矣。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于寝室，授其杖解法。去人太华山，行九息服气。及授以炉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帅上侯，主始学道者。（出《真诰》，注云：刘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父名崎，顺帝时为司徒。宽为人谨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言，解驾牛与之，步归。顷有志者得牛而送还，惭惧，宽乃谢遣之。桓帝延禧八年为南阳太守，恒用蒲鞭。灵帝嘉平五年为太尉，尝于御座前被酒睡伏，帝问：太尉醉邪？宽仰答：臣不敢醉，但任重责大，忧心如醉。又尝有客来诣宽，宽遣奴市酒，迁久大醉而还。客骂为畜产。为辱孰甚，故吾惧其死耳。后封逮卿侯，六百户。中平二年亡，年六十六，赠车骑将军，时进谥曰昭讨侯。子松嗣。案此说复为同异，故详载之。）

臣道一曰：刘文饶仕于汉朝，视民如子，盖道德之发越于外也。观其为政，怒不形颜，口不疾言，好行阴德，拯济寒困，真可为万世隐朝市而修仙者之标表。大抵积功累行，亦在兹也。《道德经》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岂非刘文饶之谓乎。

赵 威 伯

赵威伯，东郡人也。少好道，受业于邯郸张先生。晚在中岳，授玉佩金珰经于范丘林，乃是汉楼船将军卫行道妇也，学道得仙，遂授行挹日月之道，服九灵明镜之华。得道，来人华阳内，为保命丞。《河图》云：吴楚多有得见太平者，语人云：此语不虚，此验不久。其所存明镜，非世间常法。又善啸声，若冲风之击长林，众鸟之群鸣。时在天市坛上长啸呼风，须臾云翔其上，或冥雾四合，零雨其蒙。保命有四丞，威伯主仙籍，并记学道者，并暴雨水灵芝草。

乐 长 治

乐长治，东卿司命君乡里人也。仕汉桓帝，至中书侍郎。后师中岳李先生，受步七元法。修之得道，入华阳内为保命丞。

刘 根

刘根，颍川人。能令见鬼，隐于嵩山。颍川太守杜新闻之，以为妖讹，召至郡。新谓根曰：君有何能，而常惑众。根曰：仆能令人见鬼。新曰：今即试看，若无鬼，汝当见诛。于是根左顾而笑，须臾，新之亡父母悉反缚于伊前，鬼乃责曰：汝为人子，不能光益我，因何累及亡人？仍语新曰：可急谢过于刘先生。新乃泣涕扣头谢根。俄顷根与鬼俱不见，莫知所之。不日，新亦卒。或云：刘根常服枣核中仁，百邪疾不复干，后汉时人。皮日休与毛公泉诗云：刘根昔成道，兹坞四百年。氄氄被其体，号为绿毛仙。因思清泠汲，凿彼岵岵巖。五色既炼矣，一勺方铿然。既用文武火，俄穷雌雄篇。赤盐扑红雾，日华飞素烟。服之生羽翼，倏尔冲玄天。真隐尚有迹，厥祀将近千。我来讨灵胜，到此期终焉。滴若破窠净，薜深余甃圆。澄如玉髓洁，泛若金精鲜。颜色半带乳，气味全和铅。饮之融痞蹇，濯之神俱痊。有时玩者触，倏忽风雷颠。素绠丝不短，越罍腹甚便。汲时月液动，担处水浆旋。大猷大司谏，置之铃阁前。清如介洁性，涤此打荡权。炙背野人兴，亦思侯伯怜。也知饮水苦，愿受一瓶泉。《南岳总胜集》云：刘根先生修太洞帝乙之道，游宦四方，为政有德。晚归南岳之东峰，炼真朝斗，服气祭神而玄化。

刘 伟 道

中山刘伟道，汉时人。学仙在蟠冢山，积十二年。仙人试之，以石重十万斤，一白发系垂之，使伟道卧其下。伟道心安体悦，了无忧怖，卧在其下。十二年仙人试之，无所不至，遂赐神丹，白日升天。

夏 馥

夏馥字子治，陈留人也。少好道，常服术和云母。后入吴山，从赤须先生授炼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之黄水云浆法，行之得道。馥少时被公府辟召，悬辟书于桑树乃去，其高迈如此。道成，为明晨侍郎。《后汉》及《高士传》并云：陈留圉人，少为书生，桓帝时举直言不就。性质直，不同时党，为阉人所疾，陷于党锢之限。避难，剪须发变形，逃林谿山中，为人治作。后还家，杜门不出，不与人相见。党禁未解而亡。）

范 幼 冲

范幼冲，辽西人也。曾为汉尚书郎，善解地理。受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气各如缊，从东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过，自饱便止。行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气，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真诰》云：范监者即其人也，昔得为童初。监今在华阳中。

钟 离 简

钟离简，后汉人。为郎中，与弟权俱入华山三峰得道。后道备，白日升天。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一

封 衡

封衡字君达，陇西人也。幼学道，通老庄学，勤访真诀。初服黄连五十年，后人鸟兽山采药。又服术百余年，还乡里，如二十许人。闻有病死者，识与不识便以腰间竹管药与之，或下针，应手立愈。爱尚精气，不极视人言。凡图籍传记，无不习诵。复遇鲁女生，授

还丹诀及五岳真形图，遂周游天下，故山官水神潜相迎伺，而凶鬼怪物无不窜避。人或疑之，以矢刃刺御，皆不能害。常驾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号青牛道士。魏武帝问养性大略，师曰：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勿过极，少勿过虚。去肥浓，节酸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则几于道矣。故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顺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负书笈，一携药笥。有《容成养气术》十二卷、《墨子隐形法》一篇、《灵宝卫生经》一卷。笥有炼成水银霜、黄连屑等，在人间仅二百余年，后入元丘山不见。

王 老

王老，不知其名，与鲁女生、封君达为友。访道游名山，于东岳之阳遇神仙乘白鹿，与侍女十许人自山中而下。知是神人，再拜以求长生之道。神仙曰：子知有安期君乎？即我是也。子精诚动天，太上使我授汝度世之诀。《经》云：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是真道矣。言訖，升天而去。王老行之愈力，三年行及奔马，肌肤充泽，状若处子，能分形变化，坐在立亡。周游人间四海之内，时有见之者。

张 皓

张皓字文明，汝南人。东汉安帝永初中，尝诏逸人为道士，皓年二十岁与选。一日，封衡召至，皓望风服膺，求启未悟。衡因观其心，遣涉于深渊，则遇蛟鲸迫之，而貌不变。诱之以色，试之以财，而心不动。衡曰：可教也。于是付以《青要紫书金根上经》及神丹半两，从而戒之曰：勤则得之，替则失之。皓俯伏受命，遂入赤城山服丹行道。久之，耳能洞听，目能彻视。常有学道者来访，则或为白鹤，或为飞云，搏空游虚，隐没而莫之见。至魏明帝太和初登真。

王 少 道

王少道与同志李伯山，常以阴德密惠拯救于人，皆积世有道，至行所钟，累功积德，以至成仙。少道常谓人曰：功满三千，白日冲天。修善有余，坐降云车。弘道不已，自致不死。斯言信哉，昔太极真人一日八身展转得道，葛玄七世方证仙公之任。然积善之功，上济玄祖，下流后世，岂止一身长生而已。勉哉勤哉，吾匪虚言也。俱得神仙矣。（《真诰》云：其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胜、李伯山，皆童府之标者。少道，汉时人王遵儿也。汉时山阳太守范叔胜，北地人也。魏文帝黄门郎李伯山，李冲父也。冲父汉时为白马令，行阴德，或积世有道，中行所钟。此二府仙人，皆一进再进得入此府耳。）

路 大 安

真人姓路名光，又名大安，西蜀大宁军内黄县人也，后徙居婺州，乃汉路温舒九世孙。于顺帝汉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时诞生，神清骨秀，发疏眼青。袭世箕裘，博通经史。历三国鼎分，晋室肇造，科目不公，仕途艰进，乃自叹曰：仆幼蹇滞，时运兴废，虽有济世之才，奈何时与命违，所谋弗就。功名之念顿息，遂舍家修道。游至河阳，假舍驿亭，吏曰：不可宿驿中，有妖，悦或不信，必有祸害。真人曰：吾有神剑，能斩邪怪，不必多言。遂投宿。夜半风寒凛凛，瞑目视之，庭隅妖气中有妇人悲告曰：真官乞赐救拔，此乃张氏古宅，向为寇劫掠妾张氏而埋此也，若得收葬，方遂往生。翌日掘之，果得连环白骨，遂葬之于高陵。真人因此坚心慕道，广求济生度死之术，寻访名山。于晋武帝太康五年甲辰岁五月五日，纵步姑射，忽于古桧下见一老叟，衣黄裘，踞石而坐。进揖之曰：先生何独在此？仰而长吁，久而不答。真人礼貌尤至，久之，老叟谓真人曰：久立我傍，果何求哉？观子禄气薄，道气重，异日名与年同事俱终矣。真人闻此语，如梦得觉，乃再拜告之：弟子所求者道也。叟曰：道者杳杳冥冥，无形无像，何以求之？再拜告曰：道固难言，愿得济生度

死之术以救世，可乎？叟曰：道者妙万物而为言，常应常静，不可声求，亦不容索，惟在留神恬淡，集性希夷，元气长存，外物不扰。然后行功布气，漱液炼神，可以超凡入圣。真人曰：今日得闻海语，心如死灰，乞望先生明教一术，度人修己。叟曰：子可教矣。遂以六天如意大法经篆，谓之曰：依此行持，济生度死，妙用难思，子宜秘之。叟就拂袖而去，追之莫及。复反顾，谓真人曰：修半纪相会。真人自是往华山仙掌峰修炼。至惠帝永熙二年十月十五日夜半，梦太上老君命右侍玉童赐玉钥匙十事，而参合前老叟法书。梦觉，神开意解，自此书符行功布气、治病驱邪，无不应验。至永康元年三月，秦地血雨降，妖星昼见，疫毒流行，民遭横夭。真人敬施符水，点混元灯，越旬间方息。至永康二年正月，虎兕入城，民心摇动，莫能禁止。时王戎知相位，惠帝责之曰：卿任辅弼之重，何致此物搔我生灵？今降敕召人剿治。真人于戎，甥舅也。真人遂往揭榜，谓戎曰：某有术可禁此。戎见其甥言，遂奏帝，召入内，奏对乞与民除害，奉敕令任便行持。依混元法，摄召虎兕，自空飞至。帝愕然，真人咒水喂之，化为蝇蝶，布气吞之，一城安静。帝喜，褒询之曰：子乃吾朝真天师也，与汉天师殊时同号，异世同功。赐以绿纨朱服、青丝绶、碧玉环，及以金帛赠之。真人笑而不受，奏曰：助国救民，忽以财贿污身？遂居华山，以混元篆传之丁义，以混元经传之郭璞，以混元法传之许旌阳，以混元针灸传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梦太上老君谓曰：年与名同，可以冲天，佐紫微北极大帝，职充司命真君。更宜每月三九日下降人间，察其功过，应有灾患急难，应声度之。梦觉身轻，倏忽飞举升天而去。其混元之法，今行于世焉。

王 真

王真者，上党人也。年七十九乃学道，行胎息之术，断谷三十余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马，力兼数人。魏武帝闻之，召相见，似三十许人。意疑其诈，遂验问其乡里，皆异口同辞，多自儿童时见之者，真年已四百岁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钦礼焉。

陈 长

陈长在红屿山上，已六百余岁。红屿山中人为架屋，每四时烹杀以祭之。长亦不饮食，颜色如六十岁人。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诣长，乞祭水饮之，皆愈。红屿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来及服食本末。红屿在东海中，吴中周详者误到其上，留三年乃得还，具说之如此。红屿其山地方圆千里，上有千余家，有五谷成熟，莫知其年纪，风俗与吴同。

王 暉

道士王暉者，魏时人，白羊公子之弟子也。居华岳熊牢岭洞真观，常种黄精于溪侧，则虎为之耕，豹为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鞶轡，行鞭策，如人乘马无异。饵黄精、苍术，积有岁时。其后以道术传王法仲，乃尸解而去。门人葬冠履于岩左，有黄云覆其上。尝著秘诀百余言以教人，而人莫能晓。其辞曰：黄帝升鼎湖，乘素入紫烟。明精阴不久，运往驰龙旋。枯悴林将凋，鲜鳞沉深渊。游仙腾霞观，喜作岁月绵。昼占勿龟兆，夕唱良有缘。中岳镇和气，般轮共成篇。若能思得之，赐与金一瓶（音骈）。

昌 季

昌季，不知何许人也。入山担柴，崖崩堕山下，尚有微气。其妇来见之，涕泣哀恻，仙人尹伊闻之，怆然谓妇曰：吾是仙人，能治汝夫。即以药赐之，并付其方，药尽未差，可随合作也。能长服之，令人成仙。妇以药治季即愈。季合药服之千日，忽然飞升。妇流涕追人，顾谓妇曰：道与世殊，卿善自爱敬。妇慨然复合药服之三年，便复飞去，至蓬莱山见

季，季曰：知卿当来尔。

张 玄 宾

张玄宾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时曾举茂才，归乡里师事西河蓟公，受服术行洞房白元之事。后遇樊子明于少室山，授以遁变隐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今在华阳为理禁伯。理禁伯者，主诸水雨官也。《真诰》云：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监国也。玄宾善谈空，云：无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积小有以养小无，见大有以本大无。有有亦无无焉，无无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见物，物亦不见无。寄有以成无，寄无以得无。于是无则无宅也，太无亦宅无矣。我未生时，天下皆无无也。其所论端据如此，桐柏诸仙亦不能折也。白云昔曾诣蓬莱宋晨生。宋晨生者，蓬莱左仙翁也，与其论无，粗得大意。

臣道一曰：夫以无之一字论道，是诚得道之妙矣。道德经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又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张玄宾必深得其旨，而略寓于言也。

王 中 伦

高唐县鸣石山，高百余仞，人以物扣岩石，声甚清越。晋武帝太康中，逸士田宣隐于岩下，叶风霜月，常拊石自娱。每见一人著白单衣，徘徊岩上，及晓方去。宣后令人击石，乃于岩中潜伺。果来，因遽执袂诘之，自言：姓王字中伦，卫人，周宣王时入少室山学道。此来频适方山，去来经此，爱此石响，故辄留听。宣乃恳乞长生诀，遂留一石如雀卵遗之，云：可辟谷。初别，凌空百余步犹见，渐渐烟雾障之。宣得石含，辄百日不饥。

蓬 球

蓬球字伯坚，北海人也。晋武帝大始中，入具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觉异香。球迎风寻之，此山廓然自开，宫殿盘郁，楼台博敞。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仙女弹棋堂上。见球，俱惊起，谓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焉。言讫，复弹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楼弹琴，戏曰：元暉何为独升楼？球于树下立，饥以舌舐叶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鹤而至，曰：玉华云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诸仙室，可令速去。球惧出门，回头忽然不见。及还家，已是建中矣，旧居庐舍皆为墟墓。因复周游名山，访道不返。

鲍 靓

鲍靓字太玄，陈留人也。少有密鉴，洞于幽玄，深心冥肆，人莫之知。一云为南海太守，得秘法悟真理，受真仙要诀于谶姆。按《洞天记》云：靓及妹并是先身。七世祖李湛、张虑者，俱杜陵北乡人，同在渭桥为客舍居，积行阴德，好道希生，故福逮于靓等。使易世变族，改氏更生，合为天伦。根胄虽异，德荫并同。靓学明经术纬候，师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岳劾召之要，行之神验，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晋元帝大兴元年，靓暂往江东，于蒋山北道见一人，年可十六七许，好颜色。俱行数里，其人徐徐动足，靓奔马不及，以渐而远。因问曰：相观行步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阴长生也，太上使赤城。君有心于道，故得见我尔。靓即下马拜问寒温，未及有所陈，阴君曰：此地复十年当交兵流血。后苏峻之乱，果足十年。又云：君慕道久矣，吾当度尔。仙法：考得仙者，尸解为妙，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染笔，书太上太玄阴生符于刀刃左右，须臾便灭。所书者面目死于床上矣，其真身遁去，勿复还家，家人谓刀是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阴君乃传靓此道。又与靓论晋室修短之期，皆演一为十为百，以表元帝。托云推步所知，不言见阴君所说。是阴君戒其然矣。《罗浮图志》云：稚川居罗浮时，靓为南海太守，以道术见称。尝行

部入海，遇风，饥甚，取白石煮食之。与稚川善，常往来山中，或语论达旦乃去。人见其来，门无车马，独双燕往还。或怪而问之，则双履也。墟城集仙录云：靓以女妻葛洪。靓后还丹阳，卒葬于石子冈。后遇苏峻乱，发棺无尸，但有大刀而已。贼欲取刀，闻冢左右有兵马之声。顾之惊骇，中间其刀辄然有声，若雷霆之音，众贼奔走。贼平之后，收刀别复葬之。（《真诰》云：靓为地下主者，带潜山真人。复五百年后，为昆丘侍郎。《晋书》云：鲍靓字太玄，东海人。年五岁语父母云：本是曲阳李家儿，九岁堕井死。其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皆符验。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后为南海太守，尝行部入海，遇风，饥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济。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

许 迈

许迈字叔玄，小名映，丹阳句容人也。世为旧族，冠冕相承。映总角好道，潜志幽契。（《真诰》云：清虚怀道，遐栖世外，故自改名远游。与王右军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再三之敬。按手书授六甲阴阳符云：永昌元年二十三岁。则是永康元年庚申岁生也。而谱云永和四年秋绝迹于临安西山，年四十八。此则元年辛酉为少一年，今以自记为正，绝迹时年四十九矣。娶吴郡孙宠字彦达女，即骠骑秀之孙）。曾从郭璞筮卦，遇大壮之大有上六爻发，璞谓映曰：君元占自天，宜学轻举之道。初，鲍靓授以中部之法及三皇内文。一旦辞家，往而不返，东入临安悬谿山中，散发去累，改名远游。服术黄精，渐得其益。注心希微，日夜无间。数年之中，密感玄虚太一真人定录茅君降授上法，遂善于胎息内观，步斗隐逸。每一感通，将超越云汉。后移临安赤城，遇王世龙、赵道玄、傅太初，映因师世龙，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脑精。三年之中，面有童颜。临映得道，三官都禁，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严白虎出丹简罪簿，各执一通诘映诸愆，如其无答，便当执也。赖得龚幼节、李开林相助。映甚怖惧，强长笑叱咤而答曰：大道无亲，惟善是与；天地无私，随德乃矜。是以版泉流血，无遗龙髯之举三苗；丹野涿鹿，绛草岂妨大圣灵化，高通上达邪？吾七世祖许子阿者，积仁蕴德，阴加鸟兽，遇凶荒疫疠之年，百遗一口，子阿散财拯救，自营方药，已死之命，悬于子阿手，得济者四百八人。德坠我等，应得仙者五人，皆录字青宫，岂是尔辈可以豫乎？（《真诰》云：长史七世祖肇字子阿，有赈惠之功。今检谱，七世祖名敬字鸣卿，后安帝时为光禄，顺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字与真诰不同，未详所以舛异。安帝永初二年大饥，斗米二千文，人相食。若所救活四百八人，必应在此时也。应劭《汉官议》载崔瑗表云：许敬年且百岁，犹居相位。如此非惟阴德流后胤，敬自阳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台鼎，子训孙相，并为三公。先来过江，奕世丕丞，遂至神仙。）言毕，会司命君遣听候李遵握铃而至，魴等笑而走，即得度世东宫，为地仙中品。映第五弟穆，亦同时得道。（《晋书》列传云：许迈字叔玄，丹阳句容人。家世仕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时父尚存，未忍遗亲。谓余杭悬谿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门，潜通五岳，于是立精舍于悬谿。朔望时节还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终，乃遣妇孙氏还家，遂遍游名山，采药于桐庐县之常山。饵术涉三年，欲断谷，以此山近人，不得专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见者，莫得也。常服气，一气千余息。后移入临安西山，乃改名玄，字远游，与妇书告别。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玄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

许 穆

许穆字思玄，一名谧。祖尚，父副。穆少知名，晋简文在藩，为世表之交。起家为太学博士，累迁，位散骑常侍、护军长史。虽居蝉冕，心慕道德。以第四兄远游嘉遁不返，遂表辞荣，太宗不夺其志。穆乃宅于茅山，与杨羲遍该灵奥，天降玉札，授为上真人。年

七十二解驾遗世。《真诰》云：穆儒雅情素，博学有才章。简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顾，与时贤多所俦结。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导、蔡謨临川辟从事，不赴。选补太学博士，出为余姚令。入为尚书郎、郡中正护军长史、给事中、散骑常侍。外混俗务，而内修真学，密受教记，遵行上道。挺分所得，乃为上真人，爵登侯伯，位偏卿司，治仙佐治，助圣牧民。孝武太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兴宁中亡，亦入易迁中受学。梁高祖为于山别立祠真馆。长史本宅，天监十三年立为宗阳观，今之紫阳观是也。宅南一井，即长史所穿。南一塘，郭四朝筑以壅柳谷，曰公泉。《茅山记》云：小茅山北有一山，名雷平山。山西北有上真人许长史宅，今为观。观前有真人灵坛。

扈 谦

扈谦，魏郡人也。性纵诞，不耻恶衣食，好饮酒，不择精粗。常吟曰：风从牖中人，酒在杯中摇。手握四十九，灵光在上照。巍峨丛善下，独向冥理笑。又曰：进不登龙门，退不求名位。无以消白日，常作巍峨醉。精于易占，常在建康后巷许新妇店前筮，一卦一百钱，日限钱五百止，次卦千钱不为也。谦母住尚方门外路西，谦日送钱三百供养母。余钱二百，谦以饮酒，乞与贫寒。晋海西公旦出，见赤蛇蟠于御床，俄尔失蛇。诏谦筮卦易林，曰：晋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谦曰：后年应有大将北征失利，以三万人逆之于寿春北，此灾可消。明年秋，桓温北讨败绩，咎豫州刺史袁真不为后援，诛真。还镇石头，废海西，立简文。温妾产息玄至艰难，谦筮曰：公第西北六间马厂坏，竟便差。是男儿，声气雄烈，当震动四海。温赐谦钱三十万，谦云：谦用筮钱，常患不尽，且无容钱处，请还公库。温不听。许氏以空柜借谦贮钱，俄而夫人复送钱三十万。谦从得温钱后，日筮三卦以供养母，以温钱饮酒，求能酣客，不问识与不识，群聚极饮。客随谦者众，许氏常以贤人礼待谦，不计求酒之多少。谦后断，不复诣许氏。访觅经年，忽于焦沟遇谦，曰：家中欲得柜用，先生幸还家中，取去先所寄钱。谦笑曰：三年所饮数千斗，唯四十日才足相补，止余一百半许有耳，大夫不复足顾矣。吾以爪刻壁记之，写筮便知也。许氏试依其言算之，不差一文。后谦母夜亡，谦旦还，云：因缘尽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数日，许氏家人于落星路边见谦卧地，始谓其醉，捉手牵引，唯空衣无尸。

臣道一曰：扈谦以孝养母，不于名利。内修至道，外混光尘。每筮一卦百钱，日限钱五百止。多以奉母，少以自贍，次卦则须千钱不为。非廉而不刳者，宁得至此。道德经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扈谦诚熟究此道也。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二

杜 曷

杜曷字叔恭，吴国钱塘人也。年十八岁，与时辈戏北郭，有父老召曷曰：此童子有不凡之相，惜吾已老，不及见之。曷早孤，事后母至孝，名闻乡郡。三辟命仕，不就。叹曰：方当人鬼淆乱，非正一之气无以镇之。于是师余杭陈文子，受治为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咸附焉。从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张镇南也，汝应传吾道法，故来相授诸秘要，方典阳平治。曷每人静烧香，能见百姓三五世祸福，说之了然，章书符水应手即验，远近道俗归化如云。十年之内，操米户数万。晋太傅谢安时为吴兴太守，见黄白光，以问曷，曷曰：君先世有阴德于物，庆流后嗣，君当位极人臣。尚书令陆纳世世临终而并患浸淫痿，纳时年始出三十，忽得奏章云：令君大厄得过。授纳灵飞散方，纳服之，云年可七十九。司马桓温北伐，问以捷不，曷曰：公明年三月专征，当挫其锋。温至枋头，石门不开，水涸粮尽，为

鲜卑所掇，谓弟子桃叶云：恨不从杜先生之言，遂致此败。符坚大至寿春，车骑将军谢玄领兵伐坚，问以胜负，曷曰：我不可往，往必无功；彼不可来，来必覆败，是将军效命之秋也。坚果败散。卢竦自称先生，常从弟子三百余人。曷以白桓温：竦乃协东治老木之精，衍惑百姓。比当逼突宫阙，然后乃死耳。晋简文帝咸安中，竦夜半男女数百人，直入宫，称海西复位。一时官军诛剿，温方叹服。后桓冲欲引曷息该为从事，曷辞曰：吾儿孙并短命，不欲令进仕，至玄孙方得吾福尔。曷曰：吾去世后，当有假吾法以破大道者，亦是小驱除也，与黄巾相似，少时消灭。素书此言，函封付妻冯氏，若有灾异，可开示子侄，勤修德自守。安帝隆安中，琅邪孙泰以妖惑陷咎及祸延者众，曷忽弥日聚集，纵乐无厌，使书史崇桃生市凶具，令家人作衣衾，云：吾至三月二十六日日中当行。体寻小恶，至期于寝，不觉尸柔气绝，诸道民弟子为立碑，谥曰明师。

朱 库

朱库者，不知何许人也。久服石舂辟谷符水，不饥不渴，强壮不老。库忽云：应得仙，克日发。与亲旧别云：当有迎者，单衣白鞵。须臾有两黄鹤下中庭，库便度世。中庭仍有三黄鹤相随，飞向东郭外，三黄衣道士携手东行，因乡人附书与家人。家人看尸，惟有空壳。

姜 伯 真

姜伯真者，不知何许人也。少好道，在猛山采药，忽值仙人史伯真。平立日中，背后观之，其心不正，仙人曰：勤学之至，而不知心之不正为失。因教之服石脑。石脑色班柔软，形如小石，处所皆有。久服身热而不渴，后遂得仙。繁阳子服之，亦得道。

王 霸

王霸，梁时人。在福州三山怡山飞升，今冲虚宫是也，有皂角树犹存。霸尝以金板凿丹诀埋于山后，有掘得之人亦得道。其诀曰：金是砂精，牙是铅脚，但了宗枝，用即不错。一周既济，开户方得，红紫射人，光泽夺目。研如粉膩，粒若胡麻。日服其一，不可妄加。骨换金质，容改童华。如欲点制，一粒之功，乾汞十两，立成马牙。后蔡君谟留题云：真人玉骨轻，御气升瑶台，俯首视下方，万落腥尘埃。香火久寂寞，山川空徘徊。旧树络青蔓，虚坟生紫苔。宴坐白昼永，长吟清风来。飞花乱棋子，游蜂依酒杯。嘉月多醉饮，上客诚珍才。神仙那可冀，金鼎何时开。

元 藏 幾

隋处士元藏幾，为海使判官，遇风船坏，破木载至洲岛，人曰：此乃沧洲，去国数万里。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三二月，人多不死。产分蒂瓜，长二尺，碧枣丹栗，皆大如梨。池中有四足鱼，金莲花妇人采为首饰，曰不戴金莲花，不得在仙家。藏幾忽思中国，洲人制凌风舸送之，激水如箭，旬日达东莱。问其国，乃唐。自大业至贞元，二百年矣。

王 睿

进士王睿，渔经蠹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穷古人之所未穷，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毂子》三十卷，六经得失，史册差谬，未有不针其膏而药其育者。所有二种之篇，释喻之说，则古人高识洞鉴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娱，不拘于俗，酣畅之外，必切磋羲府，研核词枢，亦犹刘闢之诤谏古人矣。然其咀吸风露，呼嚼岚霞，因而成疹，积年苦冷，而莫能愈。游燕中，道逢樱杖棕笠者，鹤貌高古，异诸其侪，名曰希道。笑谓之曰：少年有三感之累耶？何苦瘖若斯。睿语其故，希道曰：予有炉鼎之功，何疾不除也。睿委质以师之，斋于

漳水之滨，三日而授其诀曰：木精天魂，金液地魄，坎离运行，宽猛无成，金木有数，秦晋合宜。近效六旬，远期三载尔。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结，阳煦阴滋神鬼灭。千歌万赞皆未决，古往今来抛日月。受而制焉，饵之，周星疹且廖矣。乃隐晦自处，佯狂混时。年八十，谪于彭山道中，识者瘞之。未几又在成都市，常寓止乐温县。时攀兽结尾为害尤甚，膏醉宿草莽，露身林野，无所惮焉。斯亦蝉蜕之流也。

李 筌

李筌号达观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本经素书，朱漆玉缄以玉匣，题曰大魏太平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姥，髻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状貌甚异。路傍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曰：此黄帝阴符，老姥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经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从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姥曰：少年颧骨贯子生门，命门齐于日角，血脑未减，心影不偏，德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道，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受之。姥于是坐于石上，与筌说阴符之义曰：阴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内出心机，外合人事。观其精微，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任其巧智，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闻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贤人用之得其法，正人用之得其术，识分不同也。如传同好，必清斋而授之，有本者为师，无本者为弟子也。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者夺纪二十。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于名山石岩中，得加算。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既满矣，瓢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于泉。及还，已失姥所在，但留麦饭数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绝粒。唐玄宗开元中，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经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显。竟人名山访道，后不知所之也。

王 可 交

王可交，苏州昆山人也。本农亩之夫，素不知道。年数岁，眼有五色光起，夜则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鉴物。或人谓其所亲曰：此疾也，光尽则丧其目矣。父母愚，召庸医以灸之，光乃绝。唐懿宗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还家，于河边见大舫一艘，络其金彩，饰以珠翠，张乐而游。可交立而观之，舫舣于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见十余人峨冠羽服，衣文班驳，云霞山水之状。各执乐器，一人唱言曰：三三叔欲与汝相见。亦不知何许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为火所损，未可与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尔。以栗子一枚与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乐饮酒。童子复引之上岸，忽如梦中。足才及地，已坠于天台山瀑布之岩下。顷刻之中，水陆千里。台州刺史袁从疑其诈妄，移牒验其乡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天台之时，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颜状鲜莹。袁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极宫。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讽奏曰：姑以神游天上之箫韶一曲。俄如梦觉，人间之甲子三旬，虽云十载为期，终恐一朝飞去。诏曰：神仙之迹具载，缣缃灵异可称。忽详听鉴，既升凡骨，况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远。委本道切加安期先生栖隐。于是任其游息，数年犹在江表间。

陈 简

陈简，婺州金华县小吏也。早入县，未启关，踌躇以候。忽逢一道流，其行甚急。简不觉随之，行三五里，忽及一宫观，殿宇森耸，傍有大山。道流引之至一室内，有几案笔墨

之属，以黄素书一卷、纸十余幅授之，曰：以汝有书性，为我书之。发视之，皆古文。素不识篆字，亦未尝攻字，心甚难之。道流已去，无可推逊。试按本书之，甚易，半日已毕。道流以一杯汤与之，曰：此金华神液，不可妄得，饮之者寿不可限，味甚甘美。因劳谢而遣之曰：世难见矣，此金华洞天也。出，恍如梦觉，已三日矣。还家习篆书，迥异异常，而不复饮食。太守鲜梓方将受策，颇异其事，以为神仙嘉应，判县状曰：方得秘策，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阶，允协登真之兆。简子复入金华山去，后不知其所终。

卢 钧

相国卢钧，进士射策，为尚书郎，以疾求出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见人。常于郡后山斋养性独处，左右接待亦皆远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饰故弊，逾垣而入，公诘之，云：姓王。问其所自，云：山中来。公笑而谓之曰：即王山人也。公曰：此来何以相教？曰：公之高贵，位极人臣，而寿不永。灾运方染，由是为沉绵之疾，故来相救尔。山斋无水，公欲呼人取汤茶之属，王止之，以腰巾蘸于井中，解丹一粒，裂腰巾之水，以丹与之。因约曰：此后五日疾当康愈倍常。复三年，当有大厄，劝立阴功，救人悯物为意，此时当再来相会，在夏之初也。自是卢公疾愈，旬日平复。明年解印还京，署盐铁判官。夏四月，于务本东门道左忽见山人寻至卢宅，会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终，为灾极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狱活三人之命，灾已息矣。只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已困，无忧也。翌日，山人令使二仆持钱十千于狗脊坡分施贫病而已。而后复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道士于万山顶候。此时君节制汉上，当有丹华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卢公历任清显，便蕃贵盛，而后出镇汉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时登万山之顶，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谓曰：子有道气而无阴功，未契仙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授与卢公，曰：当享上寿，无怠修炼，世限既毕，还蓬宫矣。与知微揖别，忽不复见。其后知微年八十余，状貌常如三十许。卢公年方九十，耳目聪明，气力不衰。既终之后，异香盈室。

王 子 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缑山人。常游京洛间，耆老云五十年来见之，状貌常如四十许，莫知其甲子也。好养气，而嗜酒。故蒲帅琅琊公重盈作镇之初年，子芝癖宇紫极宫，公令待之甚厚。又闻其嗜酒，日以二榼饷之。子芝因出，遇一樵者，荷檐于宫门，貌非常也，意甚异焉。因市其薪，厚偿厥价。樵者得金，亦不让而去。子芝令人蹑其后以窥之，樵者径趋酒肆，尽饮酒以归。他日复来，谓子芝曰：是酒佳则佳矣，然殊不及解县石氏之酝也。予適自彼来，恨向者无侣，不果尽于斟酌。子芝因降阶执手，与之拥炉，祈于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许之，因丹笔书符一，置于火上。烟未绝，有小竖立侍，樵者命之曰：尔领尊师之仆挈此二榼，径往石家取酒，吾待以尊师一醉。时既昏夜，门已扃禁，小竖谓子芝仆曰：可闭目。因搭其头，人与酒壶皆出自门隙。已及解县，买酒而还。因与子芝共倾焉，其甘醇郁冽，非世所俦。中宵，樵者谓子芝曰：子已醉矣，予召一客坐子旁，可乎？子芝曰：可。樵者复书朱符致火上，瞬息闻异香满室，有一人貌堂堂，美须眉，紫袍，乘简揖坐，子是共饮。良久，樵者烧一铁箸以煨紫衣者曰：子可去。时东方明矣，遂各起别。樵者因谓子芝曰：识向来人不？少顷可造河湊庙睹之。子芝送樵者讫，因过庙所睹夜来共饮者，乃神耳，铁箸之验宛然。其后子芝再遇樵仙，别传修炼之诀，遂为地仙。

王 廓

布衣王廓，唐懿宗咸通中自荆渚随船将过洞庭，风甚，泊舟君山下，与数人沿岸寻山径，登山而行。忽闻酒香，问诸同行，皆曰：无。良久香愈甚，路侧崖间见有洞穴，廓心疑

焉，遂入穴中。行十许步，平石上有洼穴，中有酒，掬而饮之，味极醇美。饮可半斗余，陶然如醉。坐歇洼穴之侧，稍醒乃归舟中，话于同侣。众人争往求之，无复所见。自此充悦无疾，渐厌五谷，乃入名山学道去。后看仙书云：君山有天酒，饮之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三

葛仙公

仙公姓葛名玄，字孝先。家本琅琊，世传簪组高祖卢为汉骠骑大将军，封下邳侯。后让国，与弟文托遂南游江左，逍遥丘壑。适丹阳句容，见其山水秀丽，风俗淳厚，深合雅意。偶会仲弟孙来为别驾，一日参侍而言曰：吾从祖既为泰伯，而劣孙可为仲雍之后乎。因是同居焉。仙公祖矩，仕汉为黄门侍郎。父孝儒，历大鸿胪，登尚书。其先裔出葛天氏，食封于葛，遂以国为姓。世载忠德，历代诸侯也。仙公本大罗真人下降，以后汉桓帝延禧七年甲辰岁四月八日诞世。仙公父素奉道法，即遣使赍香华钱诣本里玄静观，求香水浴儿。时有自然道士支道纪，莫知其所由来，闻尚书得男，乃欣然与来使曰：吾昨宵梦见通玄真人从大罗天下降，与吾言：昔别已经劫，子将忘我耶？予作礼称：弟子愿得无上正真道眼。汝归，悉告尚书，明日当往贺君生奇男。使者归，以实闻。越一日，道纪果来贺，尚书告曰：始有此子，图为宗嗣计，式副愿望。道纪求儿看，母有难色。父令抱儿出，道纪见儿，不觉起敬。尚书惊问，道纪曰：吉之先见，敢以为贺。此儿有紫气覆之，状如宝盖，神光流转换耀，当为神仙，非世间常儿比。尚书曰：仙圣寥邈，变化茫昧，深不可测。愿得寿考，以为宗嗣，足矣。道纪曰：聪明智慧，暂经人世，九天称庆，七祖同欢，生者被福，死者登天。道纪遂念真人宿世之功，因作礼十方仙圣，永保元吉。礼竟，为仙公作赞，其辞曰：身虽轮圣化，魂神无暂灭。宿福积重缘，昔愿非今日。大罗真人降，仙圣含真出。天龙漱香花，濯我炼胎质。微言将谁信，灵期玄佑毕。道心超不二，混成表元一。独悟本无想，放朗大乘逸。颂毕，道纪长揖而出，倏然不见。仙公年八岁失怙恃，已能好学自立。生而颖秀，英姿振发，天才超质，性识明茂。至十三，通古今，凡经传子史，靡不该览。有父手泽履迹，必仰天号泣，飞鸟为之凄鸣。怅然曰：山川不改色，严父已归空。天下有长生不死之道，何不修之。因遁迹灵岳，遐求异人。常好弹琴，诵庄老，安闲淡泊，内足无求。年十五六，名振江左。时贤欲辟为掾，仙公曰：蔬食被褐，枕石漱流，吾所乐也。岂能以此而易彼哉？乃衣道家服，入天台赤城上虞山，精思念道。所愿有得，遂遇真人左元放，授以九丹金液仙经，炼炁保形之术，治病劾鬼秘法，三元真一妙经。行持三年，广积功效。灵帝光和二年正月朔，感太上老君敕太极真人徐来勒等同降于天台山，老君乘八景玉舆，从官千万，正一真人侍焉。老君自号太上玄一真人，真定光为洞经高玄法师，命侍经仙郎王思真披九光玉辂，出《洞玄大洞灵宝经》，凡三十六部，以授仙人葛玄，及上清斋法二等，并三策七品斋法。三策者，曰金篆斋，谓保镇国祚；曰玉篆斋，保佑后妃公侯贵族；曰黄篆斋，拔度九玄七祖，永辞长夜之苦。七品者，曰明真斋，超度幽爽，解诸冤对也；曰自然斋，普为众生请福谢罪，学仙修行之法也；曰三元斋，自谢犯戒之罪，解考于三官也；曰八戒斋，谢玄祖及己身之罪，灭黑簿之法也；曰洞神斋，以精简为上，求仙保国之法也；曰持教斋，以清素为贵，救疾禳灾之法也；曰涂炭斋，以苦节为功，悔过请福之法也。并劝戒法轮经四十五卷，无量通玄转神入定等经，以授仙公，俾行教于世。曰：子应常思虚无真人高上大法王大千世界号曰老子，是玄中大法师焉。又示以天府所定世人罪福篇目口感应篇。又曰：功满三千，白日升天。修善有余，坐降云车。弘道不已，自致不死。仙公稽首礼谢，今天台山桐柏观有法轮院，三真降经之处。及仙公役鬼所筑受诰坛存焉。仙公

年十八九岁，仙道渐成，乃遨游山海，倏忽去来。遂东入括苍，省侍其叔。叔讳弥，字孝公，时授业横经，四方英才，肩摩袂接，立讲堂于其居。仙公归拜之，弥劳问翱翔之意，曰：予尝念子幽竊，与人事疏阔，仰盼青云，俯临沧海，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占人所惮，子能为之。今天下文明，三国求士，子才博术奇，必是出也。仙公告曰：玄禀性愚钝，不通世用，负辜先绪，谢干禄之客，辞负鼎之士，尝绝志岩穴，栖心烟霞，流浪山水，以此为乐。庶期与涓子为交，赤松结友。惟叔父远弘道艺，讲论五经，洙泗之风翕然复振，诗雅之道盛于今日。三国隆平，必尚无为之化，如玄旷远，固谢时荣。愿叔父策名委质，亮天熙载，垂裕后昆。弥答曰：子绝类离伦，超凡入圣，吾所不及。当勤卫生之经，思慎终之语，然后鼎湖之举何足为难。仙公辞谢而去。复周旋于括苍、南岳、罗浮诸山，以卜修炼金丹之地。遂迤邐经由玉笥，诣閤皂，乃登东嶺高峰之上而望焉。曰：形閤色皂，土良水清，此真仙之住宅，吾金丹之地得之矣。然丹成之后，必须广积阴功，超度群品，庶几三天书名，九霄列职，无愧于心矣，乃慨念汉家倾覆，三国战争，旱潦凶荒，兵伤殍死，不可纪极。穷魂滞魄，沉沦恶趣，难出轮回。于是删集灵宝经诰，撰成祭炼大法，生天宝箓灵符秘诀等，奏闻天帝，建立法坛。每于三元八节吉日良宵，普召十方诸大地狱穷魂滞魄来诣坛前，俱受祭炼，祇承符箓，各遂超生。行持之后，屡有感格。时当甲午岁下元令节之夕，正值祭炼之时，有一鬼王，形长五丈，身衣绯袍，稽首再拜，前进而言曰：某为下鬼，统管穷魂，动经累劫，沉沦恶道，无有出期。每蒙真仙普设法筵，祭拔魂爽，给赐符箓，济度幽冥，数百万众俱获超生。我等悉沾善利，同听法音。感德难言，径来朝谢。且闻玄天上帝敕示诸狱鬼魂云：葛真人祭炼年深，功积玉书，名标金简。五年之后，宜三天降诏，锡命同颁上列天曹矣。言讫，辞谢而退。于是仙公以祭炼经法宝箓符文诀目等，付閤皂宗坛及冲虚坛，流传后学，广度沉沦。仙公再念群生得遂人身，生于乐国，恣情纵欲，不修正道。罪愆既积，业报难酬。惟灵宝三乘秘典，可以开导众生，忏悔罪尤，拔济苦爽，俾悟正真。遂总括上清、灵宝诸部真经，撮其枢要，集为《慈悲道场九幽大忏法》一部十卷，流传天下善信男女。或有宅舍生灾眚，亲亡歿，广建道场，严陈真像，礼诵九幽大忏，当得见存获庆，过去超生，宿业新愆，尽皆消灭。寒庭罢对，苦爽沾恩。此忏法流传四海，惠利无边。仙公佩受上清、灵宝诸部真经，精心研诵。复于洞神、太清部内，增广道德，注释撰成经序，冠于篇首。仍品题清静经云：吾得真道，曾诵此经万遍，吾昔受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受之于金阙帝君，金阙帝君受之于西王母，皆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则此经流传，实自仙公始。昔仙公遇真师，授以分形万化之术，灵感应变之法，能坐薪纵火而衣冠不焦，酣饮卧泉而身体不湿。途次遇亲朋，辄邀止，折草刺树汁，以杯盛之，流通如泉，杯满即止。劝客饮，皆旨酒也。取瓦砾草木之实，劝客曰：此乃榖核。食之，皆脯枣也。尝有客从仙公泛舟，见箱中有十数符，客曰：此符之验，可得见不？仙翁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尔。仙公复取一符，投水中，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异矣。仙公复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须臾上符下，下符上，会于中流，三符聚而止。良久而收之。又于水滨见鬻大鱼者，谓鱼主曰：欲假此鱼到河伯。鱼主曰：此已死矣。曰：亦可以丹书纸内口中。投于水，则跃然而去。尝有客来谒，既坐，有继至者复见仙公迎与俱入，而座上仙公自与客谈笑不动。时苦寒，谓客曰：居贫不能设炉以致暖，试作火以待诸君。于是口中吐气，火赫然而出，须臾屋中火满。又盛夏中卧次，使人傅粉腹上，谓客曰：苦热，不能作他戏。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著梁上。又与客对食，因言神变之事。客曰：食毕当作一奇戏。食未已，仙公曰：诸君得无欲速见乎。即吐口中饭，尽成飞蜂满室，或集客身，莫不震悚，但不螫人。良久，张口，蜂却飞入为饭，复食之。复指床使行，指虾蟆及诸虫使飞，燕雀龟之属使舞，应节如人也。复以冬为客设生瓜果，夏致冰雪。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仙公以一器于井上呼钱出，于是钱一一飞从井出，皆向所投也。又为客设酒，无人传之，杯自至前。如或不尽，杯不去也。又仙公尝行遇一

神庙，凡过者离百步下车，否则有警。庙傍有大树数十株，上有数禽，人畏莫犯。仙公乘车直趋，俄然大风骤起，尘埃障天，从者惊怖，仙公怒曰：小邪敢尔。举手指风，风即止。以一符令人投庙中，禽鸟皆坠死，庙屋自焚。仙公过武康，见一人家病作，命巫祀妖邪。其邪附巫者，令仙公饮。仙公不饮，而精邪出语不逊，仙公厉声叱曰：奸鬼敢尔。敕社伯拽精人头付柱鞭背，但闻鞭声，出血流地。精人怖谢曰：忤犯真人，愿乞赦原。仙公曰：汝是何等邪精，速自首。告曰：是后山鬼。仙公曰：赦汝罪，要病者愈，限三日为期，否则痛治无赦。仙公尝过华阴，见一士人溺于蛇精之家，仙翁化作一田夫，驱黄犊而耕。因说士人曰：汝陷身于非地，此妇人乃蛇精也，前后啖食生人不计其数。引士人看古井中，皆是白骨盈积。遂教士人密窥之，即望东而走，吾当救护。士人如其言窥之，果蛇精也。张牙弩目，在网帐中，附一小蛇儿在身傍。仙公诛而斩之，即有无数小蛇来救援，仙公尽数诛戮毕，以一符与士人服，即吐出蚯蚓虾蟆之类，遂得全生。昔仙公感太上老君授以霹雳火府雷法，策役雷神，诛伐不道。吴赤乌二年正月一日，仙公登劳盛山，精思念道。是时日中，感太上授以千真科戒，乃与众真演说，劝戒未悟，流传于世。仙公又尝在荆门军紫盖山修炼，值天寒大冻，仙公跣足，衣衫蓝缕。时有屈家二女窥见，怜其忍冷，夤夜促成双履，次日欲献之，往炼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炉灰尚温。二女拨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后神气冲冲，不饥不渴，惟慕清静。后隐去，时人谓得仙矣（见司马子微《马仙观记》）。仙公与天师相为表里，遗踪逸迹，亦多在蜀中。历世寥邈，时人无能知者，难以备举。仙公尝在吁江麻姑山小有洞天修炼，凿五井以应五行，上应五星。至今其泉消息盈虚，以一至五，周而复始，若有度数（其井在麻姑案山前）。是时，吴主以宾礼待遇仙公，一日与仙公坐危楼，遥望道间人奉土神祷雨，吴主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仙公曰：可。即书符，令人焚社中。顷刻天地晦冥，风雷骤起，澍雨立至，大苏苗稼。仙公尝从吴主船行至三江口，阻风，船多漂没，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吴主叹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遣使求之，逾宿忽见仙公水上步来。既至，尚有酒态。乃谢曰：昨伍子胥强邀留饮，淹屈陛下于此。上忻然曰：先生常为神灵所延，道德所至尔。一日游会稽间，逍遥自适。有会稽贾人自海中还，过一神庙，忽睹庙吏延贾人曰：欲寄一笺与会稽山葛仙公。即以书函掷贾人船中，函盖如钉，拔之不动。及还会稽白仙公，仙公接书函，即自发。乃东华小童君书，题曰太极左宫仙公阁下。字皆科斗古文，人因见其书，乃知仙公名在天阙久矣。吴主一日请仙公升殿，焚香清斋。弟子张泰、孔龙、郑思远等侍侧焉。吴主曰：朕以暗昧，未达玄旨，好闻神仙之说，愿师指教秘典斋直及修真之捷径。道经之品，何者为先？符图秘要，何者为妙？开发未悟，以副愿望。仙公避席曰：既蒙圣主特赐垂问，敢有所隐。但非国君所笃好，若万机之余，能静心守一，其则不远矣。夫神仙之道微妙，各载丹经。学道修仙，先修戒行，方见渐阶。道行既立，乃可服食灵药，导引元气，咽纳太和，呼吸阴阳，固炼内丹，可以为地仙。人火不灼，入水不濡，过度灾厄，却祸来祥。然须斋直得成。此经出太上灵宝洞玄大道无极自然真一五称文中，占三皇内书论其神仙事，众妙悉归于灵宝大法。昔张天师得仙，亲遇太上授以正一盟威修真秘诀，及灵宝五称文，出斋事为首。如灵宝大法，其文简要，义趣弘深，难可概举。夫地仙，先登灵山，为山神主，大期六百年，或三百年者，后皆补天仙。惟于九转金液还丹，金液玉醴，皆得乘云驾龙，白日升天。如大洞真经，诵之便可升举，坐见十方，不须服御丹液。夙有仙骨，得见斯文。盗窃灵文者，如有翅不能飞，须要从师授受口诀，告盟天地真仙，乃可传也。三皇内文、五岳十地神洲七变七宝灵图内篇，皆上仙之所宝。夫学道者，从微至著，自迹陟遐，不可越略。灵宝符图，至尊至重，可度太阳九百六之灾。真人超迈三界者，皆由此道矣。吴主曰：宿缘流庆，得为人君，仰遇仙姿，既闻好音，虽沈湎浮华，然持敬在心，辄书之于金简，封之于玉函，不敢轻示非人，当终身钦奉。仙公曰：陛下能尔，善哉。于时有释道微远，闻仙公得道，故来求师焉。作礼请问曰：我闻道无先后，无古今，不审其道同异。仙公曰：本无高下贵贱形名之殊，是以

字之曰道。老子生于天地之先，应化于商宗之世，广宣道教，化诱华戎，应物自然，永无生灭也。仙公曰：左为阳，阳主生。右为阴，阴主灭。至阴无生，至阳无灭，自然之理也。但大道深秘，不传流俗，非天下至人，莫得而闻之也。道微再拜，称叹曰：善哉，愿闻其道。仙公曰：夫人功德未备，不求仙。子等宿命功满德备，我先世已为子等师，夤缘会遇，汝将度世矣。乃于天台山立坛，授道微五岳真形图，告曰：此太上传命之信，执之游八方名山，三界奉迎。又以太上金丹经、灵宝自然五称宝曜文、三皇内文、大有妙经金书、玉光灵书、紫文大洞三十九章、太霄隐书、明镜图篆等，并太极龙腾芝草一茎，告盟仙官，各令佩身。命弟子郑思远具宣口诀。又告思远等曰：吾昔从左元放先生于赤城山受五岳图及金丹经，今付于汝。其于诸品符篆、洞真、洞玄、洞神真经等，是太极真人徐来勒于会稽授我，我已流传于大江之西閤皂福地。此乃上方禁文，自有飞仙守卫，今付汝等，宗奉大法。然九天禁重，勿示非人。若有至心之士，依四极明科年劫传授。思远等再拜承戒命。又与道微仙药一粒，令辟谷，除五味食嗜之类，可以远游名山，绝人世事。道微受服，及流明七曜紫丸之丹，即觉体轻，心神怡然，无所思欲。及百日斋竟，仙公又告道微曰：子当还嵩山，斋三年。后往王屋山清斋，精思大法。道微既受指要宝经灵药，不饥不渴，愿少留侍左右。仙公曰：子心存我，我即可见，不必依恋。今子凡躯始学，未得洞视。子当登嵩高，到彼见诸真，当复教子矣。后五年，又当付子秘诀，成子之道，方得洞见无形，睹十方如指掌，若明镜中物尔。子等当处閤风台三百年，应升天也。夫仙道有即世白日升天者，亦有十年数十年数百年者，三千岁五千岁一万岁乃得升天者。其未得升举之时，权舍诸五岳名山，洞天福地，及八海中复有十洲三岛，皆七宝宫殿、琼楼玉房，自然金银珠玉，神仙之药，珍奇异宝，百千万种，不可名状。自然音乐，声发太虚，鸾凤麒麟，交罗戏舞。玉树琼林之中，清风雅韵，皆如九韶之音。凡仙人未得升度者，居此山内外宫殿，宴乐从容。子辈同游，岂不幸耶。但广积善功，当游五岳，谒诸真公。吾今不得停此诸山，与众真游息。子斋七日，可服前芝，不须饮食，和气怡然，未有毫期。况进修大经乎。又于天台山告郑思远曰：我所授上清三洞灵宝中盟诸品经篆，吾升举之日，一通付閤皂名山，一通付吾家门弟子，世世录传至人，不可轻授，非人勿示。若得其人，宣传勿秘。又谕门人曰：吾按行五岳，税驾蓬莱。时暂还京都，谒谢吴主。因会从弟吏部郎奚言曰：今吾门弟子有通才博学，驰誉朝廷，克昌门祚，恐未有学仙者，但笃修文义，盛德安身，乐天下忧，亦不失为君子，官爵亦何以加焉。若真道未绝，吾升举之后，当生睿哲雅素通玄之子，遁世高尚，旷志清虚，振起仙裔矣。后即有稚川出焉。晋书列传：葛洪究竟典籍，尤好神仙之道，修养之法。历仕晋朝，身居仕版。留意仙道，乃求为句漏令，欲就丹砂之便，修炼大丹，冀得成就。却就仙公弟子郑思远，传受上清三洞灵宝中盟诸阶秘篆、九丹指要。后携妻子登罗浮山立坛，昭谢天地，服饵大丹，举室升仙。果符仙公先知之征矣。一日，仙公辞吴主曰：山林微贱，久藉恩庇。今者暂违丹陛，未有再见之期，愿陛下息兵字民，推诚及物，永安宗社，长享太平。吴主曰：卿性识高尚，道行尊贵，名隶丹台，岂容久淹尘世矣。于是太子登闻仙公得道，乃筑别室招延，日亲访问。仙公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毋劳汝形，毋摇汝精，乃可长生。此广成子答轩辕黄帝所请也。今殿下位居储宫，将嗣大宝，要在清心寡欲，远佞尊贤，拔择英豪，光宅天下，燮调四序，抚育群黎。此乃四海无疆之休，岂特一身之福也。太子曰：睹卿所陈，允合时论。然子意亦欲修身以及国，且丹经非造次可闻，至道精微，非万机之余能悉研究。又问仙公：庄周云：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何也？仙公曰：六合之内，囿于形象，阴阳之数，犹可致诘。六合之外，人所希见，渺茫之中，太虚之表，圣人罔述，故存而不论也。太子称善。至嘉禾二年正月朔日，仙公辞太子而去。出京，谓弟子曰：比为主上淹留，而光阴迅速，老之将至。功用虽积，金丹未炼，不可徒费岁月。径往閤皂福地，于东峰之侧建庵，曰卧云。筑坛立灶，居其中，谢绝人事，修炼九转金丹。时有瑞气

祥光，映照山谷。越三载，大丹成熟，遂于洞口金沙池中浴丹，其泉忽然涌涨，金沙腾沸。仙公曰：是丹火力尚炎，未可使服。遂藏之东崖石室中，以待醺谢天地，然后服之。迄今丹池之内，金沙自沸，灵迹可验。仙公凡经二十二处修炼，未见功效，如近境有赤城、长生、招仙杯山、麻岭、西山、冲虚，皆有仙坛炼丹灵迹，惟于罔皂方得成就。遂作流珠歌云：流珠流珠，役我形躯，奔驰四海，历览群书。披寻不悟，情思若愚。焚遍金石，烧竭汞珠。资财荡尽，拊膝长吁。吾年六十，功效踌躇。赖师指授，元气虚无。窃冥中起，恍惚中居。真阴真阳，一吸一呼。先存金鼎，次认玉炉。离火激海，坎水升虚，玉液灌溉，洞房流酥。天机真露，万类难如。真人度人，要大丈夫。天长地久，同看仙都。念兹在兹，语吾记吾。仙公炼丹之时，常于两峰石壁上石臼之中捣药，因遗坠一粟许，有飞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静月白风清之时，其禽乃作丁当杵臼之声，名之曰捣药鸟。有琴高仙闻仙公得道，自东海跨双鲤而来，访仙公于卧云庵。翁与之酣饮。既醉，而高卧白云间，酒醒则双鲤化为石矣。仙公遂以双鹤赠之，乘跨而往。其石至今存后山之间。仙公于赤乌元年太岁戊午十一月初一日，蒙太上节次，三颁锡命，遣天吏告下福庭。第一锡命曰：太上玉书，敕无上学仙弟子葛玄，先世苦行，累劫立功，损身布施，济度危亡，积感太上，遂令名注玄都，上仙定籍。是故英明智慧，诞降德门。所以才质玉秀，馨兰清发，天姿逸颖，卓然挺拔，道模渊伟，独步群萃。高辞世荣，抱朴尚质，注意仙经，含光守一。徜徉林麓，不恋朝市。慈心度人，拳拳不辍。道德既充，宜有锡命。今赐子天宝羽服，丹霞绣帔，飞罗之裙矣。芙蓉宝冠，金真神虎仗，命魔幢，役海召山，所为任意。第二锡命曰：敕无上学仙弟子葛玄，索隐翻经，长斋静念，存思专精，苦而不倦。再赐子八景玉舆，驾龙乘云，顶生圆光，金章玉文，以酬宿德，纪纲道门。后贤仰止，秉持法轮。太上尊教，三天所铨矣。第三锡命曰：敕无上学仙弟子葛玄，体德弘道，开化未悟，普济群品，俱超方觉，功成名扬，高真信服。三界群灵，尊奉穆穆，恩盈十方，咸济所欲也。宜锡子位为太上玉京太极左宫仙公，总统三界六天大魔王之官，主行三洞经篆，给真仙玉童玉女各五百人侍直，左执九耀之华幡，右捧洞玄之真经。龙旗虎节，游行上清九宫，一年一朝太上玄都玉京金阙。太上锡命，天帝承书，一如三天典故奉行。赤乌元年太岁戊午十一月一日甲子日中，天帝讳远奉敕命告行于霍童山（又曰霍山）：仙公金丹已熟，又蒙玉帝三颁锡命，不得久住人世。当立坛，醺谢天地山川百灵，方可服饵。乃于福庭之中筑坛一所，名曰八景，乃择吉日登坛，告谢天地。大醺三日，跪服金丹，于时天花飘地，神光烛天。仙公再谓门人弟子曰：金丹既服，当有敕命自天而降，吾轻举有日矣。乃将三洞四辅经篆秘藏于灵坛之上，后当有吾门弟子精心宗奉于此，流传秘典灵文，福被四海矣。于吴赤乌七年八月十五日日中，忽闻仙乐嘹唳，旌幢翳天，麟驾羽车，浮空而至。仙童玉女，灵官翊卫，先后下降坛所。时有飞天神王捧持玉诏，仙公端简长跪，面天门听宣诏曰：敕无上学仙弟子灵宝经篆大法宗师葛玄，久专至道，善养胎精。演真经，祭炼于沉魂；集仙典，开明于后学。可谓阴功济世，密行齐真，名隶玉都，身归天界。可特赐子位为太上玉京太极左宫仙公，总统三界六天大魔王之职，主行三洞四辅经篆事。可于甲子岁八月十五日午时飞升，径赴阙庭。仍赐玉函金丹仙衣等。太上诏命，天帝承书，依法启迎，一如三天旧典。敕天帝讳远奉旨告行于罔皂福庭。仙公望天门再拜受诏讫，遂与弟子乡朋分别于东峰之侧，登著衣台，身披离罗之服，头戴芙蓉之冠，项负圆光，手执玉简，绛裙朱履，玉佩鸣珂，坐八景琅舆，霓旌绛节。前后导从仙童玉女，左右卫迎。祥云白鹤，盘绕空碧，冉冉而升。弟子乡朋攀恋不已。于是仙公暂停仙驾，赋五言歌诗三篇，降付乡朋，普令歌颂，开悟方来。升天之年，八十有一。三篇之诗，次列于后。其一曰：真人昔遗教，愍念孤痴子。嬖邪不信道，祸乱由斯起。身随朝露晞，悔恨何有已。罪大不可撝，流毒将谁理。冥冥未出期，劫尽方当止。转轮贫贱家，仍复为役使。四体或不完，蹙蹙行乞市。不知积罪报，怨天神不恃。大道常无为，弘之由善始。吾今获轻举，修行立功尔。三界尽稽首，从容紫宫里。停驾虚无中，人生若流水。

临别属素翰，粗标灵妙纪。其二曰：我今便升天，愍念诸儒英。大道体虚无，寂寂中有精。视之若冥昧，窃窃中昭明。莫言道虚诞，所患不至诚。奚不登名山，诵是洞真经。一讽而一咏，玄音彻太清。太上辉金容，众仙齐应声。十方散香花，幡烟梅磬馨。皇娥奏九韶，鸾凤谐和鸣。龙驾翳空迎，华盖耀杳冥。俯间劫仞台，帝释脩降庭。八王奉丹液，挹漱身腾轻。逍遥有无间，流朗绝形名。神童侍侍侧，自然朝万灵。飘飘八景舆，游宴白玉京。七祖升福堂，先亡悉超生。王侯能笃信，必为天下贞。大人体至德，一切蒙其成。其三曰：散诞游山水，吐纳和灵津。竦气同希夷，静咏《道德》篇。至心宗玄一，冥感今乃宣。飞驾御九龙，飘飘乘紫烟。华景耀空衢，红云拥帝前。暂迁蓬莱宫，倏忽已宾天。伟伟众真会，渺渺凌重玄。体固无终劫，金颜随日鲜。欢乐忘上境，悲念一切人。谁能离死坏，结是冥中缘。悠悠成至道，无有入无间。微妙良难测，智者谓我贤。若能弘众妙，轻举升神仙。歌毕，云舆冉冉升天而去。仙公所著老子《道德经序》及《断谷服食方》三卷、《入山精思经》十九卷洎神仙歌诗，令遗世间。吴书云：先帝好道术，有事仙者葛玄尝与游处，帝重之，特为于方山立洞玄观。后仙公于閤皂白日升天，至今方山犹有煮药铛及丹臼在焉。按《舆地志》，于赤乌二年建立方山观也。宋徽宗崇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敕临江军清江县閤皂山葛仙公坛，山川胜境，仙圣所居，其盛德茂功，显闻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寄言立称，咸造宗极，出入无眚，与道翱翔。坛于琳宫，积有年所，祈禳休息，美利在民。赐嘉褒荣，特建崇号，尚祈歆饫，永福此邦。可特封冲应真人。理宗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奉敕临江军清江县管下閤皂山葛仙公冲应真人，庄周氏云：神人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仙之谓欤。尔修于名山以成妙道，世传飞升，尚矣。在崇宁间，固已锡封。乃者部使者从邦毗之请，复以祈祷响应，岁事屡丰之状来上。朕于方士说无所嗜，嘉其有功于民，爰命礼官用衍称谓。若夫乘云御风，游乎八极之表，何有于名然，姑以见朕褒表之忱也。可特封冲应孚佑真君。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四

郑思远

郑思远，少为书生，善律历候纬。晚师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太清金液经、洞玄五符，入庐江马迹山居，仁及鸟兽。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惊逸，虎子未能得食。思远见之，将还山舍养饲。虎父寻还依思远。后思远每出行，乘骑虎父，二虎子负经书衣药以从。时于永康横江桥逢相识许隐，具暖药酒，虎即拾柴然火。隐患齿痛，从思远求虎须，欲求热插齿间得愈。思远为之拔之，虎伏不动。

臣道一曰：道德经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思远可谓上善者也，至于养道林泉，仁及鸟兽。且虎乃害人之兽，人共恶之。思远乃怜虎子之失母，收而饲之。古人所谓养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远不见其为患，且负经书衣药以从，及拾薪而然火。可谓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货纸墨，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博蒲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时或寻书问义，不远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览究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后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期遐寿。闻交趾出丹砂，乃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

欲为荣，以有丹尔。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云：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凌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蹶景，犹欲戢劲翻于斥鷃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何况大块稟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驾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哉。是以望绝于荣华之涂，而志安乎穷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华有藻棁之乐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剥难，通释名曰外篇。内外凡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之名山，且欲缄之金匱，以示识者。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赜，析理深微。后忽与岳疏云：当游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史臣曰：稚川束发从师，老而忘倦。绌奇册府，总百代之遗编；纪化仙都，穷九丹之秘术。谢浮荣而捐杂艺，贱尺宝而惜分阴。游德栖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优乎（出《晋书》）。眉山唐庚子西赞云：江左口陋，无复德辉。翔而不集，翩然南飞。邓岳细儿，处仲余党，岂有识知，亦复瞻仰。吾缘内丹，遂居罗浮。岂以岳故，而议去留。所就者大，宁恤其小。吾与岳游，如狎鸥鸟（出《罗浮图志》）。

臣道一曰：道德经云：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葛洪以才学之优，弃功名之贵，夫岂无其故哉。盖晋室自东迁之后，奸臣构祸，王道衰微。奇士异人，不一二作。纷纷江左，何时定乎。葛洪之见，可谓出于类拔乎萃矣，是以遁世无闷，乐道全真。遗宠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卒能终始于学，仙道克成。后之道者，宜取则焉。

黄野人

黄野人，葛仙之弟子也（或云葛仙之隶）。稚川栖山炼丹，野人随之。葛既仙去，留丹于柱石之间，野人自外至，得一粒服之，为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间，有缘者或遇之（出《罗浮图志》）。后有人游罗浮，宿留岩谷间，中夜见一人身无衣而绀毛覆体，意必仙也。乃再拜问道，其人了不顾，但长笑数声，响振林木。歌诗云：云来万岭动，云去天一色。长笑两三声，空山秋月白。其即野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乌方帽，著靴，往来罗浮山中，见人则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它日醉归，忽取煤书壁上云：云意不知，沧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间一堕。千劫犹爱，梅花未归。书毕，度海而去。岂非野人之俦侣乎。

杨羲

真入杨君名羲，晋成帝咸和五年庚寅九月生。似是吴人，来居句容，学道于茅山。为人洁白，美容姿，善言笑。攻书好学，该涉经史。性渊懿沉厚，幼有通灵之鉴。与二许早结神明之交。二许者，远游许迈、长史许穆也。长史荐于相王用为公府舍人，以穆帝永和初，受中黄制虎豹法。六年，又就刘璞传灵宝五符。璞即魏夫人长子也。君渊沉应感，虚抱自得，若燥湿之引水火，冥默幽数，相袭无朕矣。年三十六，以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岁，众真降授道要。有若上相青童君、太虚真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太元茅真人、清灵裴真人、桐柏王真人、紫阳周真人、中茅君、小茅君、范中候、荀中候、紫光夫人、南岳夫人、右英夫人、紫微夫人、九华安妃、昭灵夫人、中候夫人，莫不霓旌暗曳，神髻潜竦，纷纷属乎烟霄，沦踪收于俗蹊，宴声金响于君。月无旷日，岁不虚矣。君师魏夫人，偕九华而朋于诸真，故九华安妃云：明君灵质虚闲，秘构玉朗，兰渊高流，清响金宫。必高佐四辅，承制圣君，理生断死，赏罚鬼神，摄命千灵，封山召云，主察阴阳之和气，为吴越鬼神之君也。后二十二年，将乘龙驾云，白日升天矣。今若不耐风火之烟，可寻剑解，作告终之术也。又玄清真人谓羲曰：夫学道当如射箭，箭直往不顾，乃造圳的。操志入山，惟往勿疑，乃获至

真。羲恭受，勤行得仙。晋简文帝后师羲得道。羲后果剑解隐化。《真诰》算以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丙戌去世。弟子许翊，翊父穆，亦因君遇真。故许氏九人，虽道庆自先，数至神发，如尘鉴凝照，挥莹之功，并归于君矣。太元十三年，君乃乘云驾龙，西谒太素，北朝玉清，辅佐东华，总括吴越人鬼神灵之司。《丹台录》云：为东华上佐。

许 翊

雷平山真人许翊，字道翔，小名玉斧。父穆，晋护军长史，真位上清左卿。母陶氏，名科斗，先于长史入洞，为易迁宫夫人。真人幼独标挺，含真渊凝，长史器异之。郡举上计掾主簿，并不赴。清秀莹洁，糠粃尘务，如泉去蒙，盈其科而自进。居雷平山下，师杨君，传三天正法曲素风文。后定录真人授其上道，告之曰：学道当如穿井，井愈深土愈难出，若不坚心正行，岂得见泉源耶。真人常愿早游洞室，不欲久停人间。遂诣北地告终，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馆中。常去来四平方台，故真诰云：幽人在世时，心常乐居焉。又杨君与长史书亦云：不审方隅真人设座于易迁户中，后十六年当度东华，授书为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谱云年三十，而不记去岁。按二录，晋海西公太和二年丁卯，时年二十七岁。则是成帝咸康七年辛丑生。《真诰》注云：咸和六年生，司徒辟掾，皆为非实，自太和三年以后，无复显迹。依谱，年三十，则庚午年去世。耆旧传云：在北洞北石坛上烧香礼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视形如生。坛今犹在。又云从张镇南受衣解法。盖夜于坛上去耳。娶建康令黄演女，生男黄民，乃还家。

许 黄 民

临沮令许仙人，名黄民，字玄文，上清仙公翊之子，上清左卿穆之孙。以晋穆帝升平五年辛酉生。娶西阳令葛万安女（万安是抱朴子第二孙也），时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农丞、南蛮参军、临沮令。惠帝永兴三年，京畿纷乱，令乃奉经入剡，为马朗所翹敬。朗从父弟罕，亦相周给。时人咸知许先生得道，又父祖皆有名称，各加崇敬。宋文帝元嘉六年，欲移居钱塘，乃封其真经一厨作朗静中，语此是仙灵之迹，纵有书，亦勿与人。及至杜道鞠家，停少时而终，时年六十九。《真诰》言黄民及伯祖迈、姑婆城皇、伯联、与黄民子荣、弟孙女琮辉，并得度世。马朗敬经若君父，每有神光灵气见于堂宇，朗妻数见有青衣玉女空中去来，其家皆保富寿。朗忿山阴何道窃书泄意，复洋铜灌厨，钥令家人不得复开。朗终，子洪、嘉兴父季真又复宗事。废帝景和元年，居士楼惠明讽父季真启教开取。季真善道术，为当时所知。及至，奉呈于华林园。既见真迹，瑰异朱黄焕赫，不敢穷览。至明帝登祚，季真乃启还私廨。陆简寂南下立崇虚馆，经亦归于馆。何神真巧运，既闢于马，又发于爻，终授于陆君。马爻犹中几负籍纂之宗，而无容入其妙焉）。

陆 修 静

庐山陆先生，吴兴懿族陆氏之子，讳修静。道降元气，生而异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启著，虚以贯幽。少宗儒氏，坟索纚纬，靡不总该。以为先天辅化混一精气与真宰为徒者，载在金编玉字，遂收迹寰中，冥搜潜衡。熊湘暨九疑、罗浮，西至巫峡、峨嵋，如云映松风，丽乎山而映乎水。功成叩玄，感神授神灵诀，適然自得，通交于仙真之间矣。宋元嘉末，因市药京邑，文帝素钦其道风，作停霞宝车，使左仆射徐湛宣旨留之，先生固辞弗顾，拂衣而去。后帝有太初之难，人咸异之。先生时溯江南，尤嗜匡阜之胜概。孝武帝大明五年，爰构精庐于白云峰下。太始三年，明帝复加诏命，使刺史王景文敦劝，不得已而就焉。及登车日，乃有熊虎猿鸟，悲鸣满路，出山而止。先生既至阙，帝设崇虚馆、通仙台以待之。于是顺风问道，妙沃帝心。朝野识真之上，若水奔壑，如风应虎，其谁能御之。先生拨雾开日，汰沙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已上，皆自盈其分，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

立崇虚馆，爰氏所宝经诀并归于彼。由是翕然一变颓俗，朝野宗师焉。明年，帝不豫，诏请先生修涂炭之斋。是夕，坛宇间卿云纷郁，翌日疾瘳。桂阳王用兵，暴白骨遍野，先生具棺槨收而瘞之。其阴德密运，盖多此类。先生屡求还山，帝不许。迨苍梧王元徽五年春正月，忽谓门人曰：吾迫于恩命，违其宿尚，今将还旧山，尔可饬装整驾。弟子皆逐之。至三月二日，忽偃然解化，其肤体暉映，异香芬馥。后三日，庐山诸徒共见先生，霓旌霭然，还止旧隐，斯须不知所在，相与惊而异之。遗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门人不忍，遂奉还庐山。时春秋七十二。所谓炼形幽壤，腾景太微者矣。有诏谥曰简寂先生，始以故居为简寂观，宗有道也。先是，洞真之部真伪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泾渭乃判。故斋戒仪范，为将来典式。凡撰记论议，百有余篇，并行于世。门徒得道者，孙游岳、李果之最著称首。后孔德彰与果之书，论先生云：先生道冠中都，化流东国。帝王禀其规，人灵宗其法。微言既绝，大法将谢。法师禀神定之资，居入室之品，学悟之美，门徒所归。宜其整葺遗踪，提纲振纪，光先师之余化，纂妙道之遗风，可以导引末俗，开晓后途者矣。初，先生之赴诏也，尝曳布囊。及逝而归，忽有布囊挂于岩树。今所居西涧，一峰名布囊岩，有醺石，高六七尺，方广丈余。其向乾亥，亦名礼斗。石门外有炼丹井，有连理树，其干合抱，其根蟠罩。又有石磐，其声清越。又有药苗苦竹，亘于山谷，皆遗迹也。唐天后太极元年，敕醺于观，有黑龙群鹤之异。降诏褒崇，仍付史馆。宋徽宗宣和元年七月一日，封丹元真人。其词曰：朕惟前古高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称号未称者，议所以追显之。简寂先生陆修静，精真内得，是正遗经垂范，一时脱然超世。庐阜故隐有祠，至今考实定名，礼以真人之号。非特用褒往躅，亦俾后之闻风者，知道之所在而加勉焉。可特封丹元真人（陆修静解化于宋之元徽，而《释氏通鉴》载：梁敬帝绍泰元年，道士陆修静等初为梁武所弃，遂奔入魏。至是，其徒颇盛。而齐帝事佛，静等嫉之，诣阙请与释子触法。且以年代考之，元徽去绍泰六十余年，其所载事迹，岂非谬乎）。

孙 游 岳

先生姓孙名游岳，字颖达，东阳人吴之裔也。幼而恭，长而和。其静如渊，其气如春。甄汰凡流，潜神希微。尝步赤松涧缙云堂，卜终焉之地。宋文帝太初中，简寂先生至庐岳，乃执籍事之，遂授三洞经法及杨许二真人墨迹。其后茹芝却粒，又专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颜色精爽，久而愈少。暨简寂羽化，还旧隐，研味真趣。至齐武帝永明二年，诏主兴世馆。由是奇逸之士，争相趋赴，若孔德璋、刘孝标辈，皆结方外之好。虽常以病求归，诏命未允。以七年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终。门弟子数百人，惟陶弘景为入室。以三洞经及杨许墨迹，竭篋相付。后弘景因撰真诰，行于世。

陶 弘 景

隐居先生姓陶名弘景，字通明，丹阳人也。宅在白杨巷南冈之东。宋初土断，仍割秣陵县西乡之桐下里，至今居之。陶氏本冀州平阳人，帝尧陶唐之苗裔也。尧治冀州平阳，故因居焉。汉兴，有陶舍为高祖司马，子青擢位至丞相。十三世祖超，汉末渡江，始居丹阳。七世祖濬，交州刺史璜之弟，仕吴为镇南将军，封句容侯，食邑二千户，与孙皓俱降晋，拜议郎散骑常侍尚书。六世祖谟，濬之第三子。怀帝永嘉中，为东海王越司马，领屯军，随王出许昌。因败，仍复过江，为大将军王敦参军。敦为丞相，转军谘祭酒。后随敦南下，而情惧祸及，乃启分属籍，禁锢积年。晚起为车骑丞相参军，不就。穆帝升平四年卒，始别葬白石山之阳瞻湖北。高祖毗，有理议，器干高奇。以文被黜，不肯游宦，州郡辟命，并不就。后拔受南安正佐，亦不起，安帝元兴三年卒。曾祖兴公，多才艺，颇营产殖，举郡功曹，察孝廉，除广晋县令，义熙二年卒。祖隆，身長七尺五寸，美姿状，有气力，便鞍马，善射。好学读书，善写，兼解药性，常行拯救为务。行参征南中郎军事。侍从宋孝武

伐逆有功，封晋安侯，除正佐，固辞。颜竣恃宠，就求宅以易佛寺，弗与。因辞官，见潜削爵，徙广州。后被恩除南海西平县令，后监新会郡，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卒于彼。父讳贞宝，字国重。司徒建安王刘休仁辟为侍郎，迁南台侍御史，除江夏孝昌相。亦闲骑射，善隶书。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书体以羊欣、萧思话法。深解药术，博涉子史。好文章，美丰仪。凡游从，与萧思话、王钊、刘秉周旋，多为诸贵所赏遇。苍梧王元徽四年冬，奉使虏庭，通邻国之好，甚得雅称。顺帝升明元年还都，具撰游历记，并诗数千字及所造文章等。刘秉索看，后值石头事，亡失，无复别本，不得传世。先是，贞宝携家随萧之郢州，宋武帝孝建二年，萧亡。其年九月，母觉有娠，仍梦见一小青龙忽从身中出，直东向而升天。遂视之，不见尾。《南史》云：母郝氏，梦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唐李渤作传云：母初娠，梦日精在怀，并二天人执金炉下降。既觉，密语左右云：我当孕男子，非凡人也，然恐无后。时年二十五。其冬，仍随萧部伍还都，住东府射堂前参左解中。以孝建三年太岁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诞焉。是年乃闰三月，明旦即夏至也。先生及生，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额，耸耳。右膝有数十黑子，作七星文。幼而聪识，成而博达。年四五岁便好书，今犹有六岁时书，已方幅成就。九岁，渐遍诵六经，颇究属文。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善琴棋，攻草隶。年十一，为司徒左长史王钊子吴博士。十三，父移宅席卷，随吏部尚书刘秉之淮南郡。十五归都，寓憩中外除曹舍后，仍立别宅，从此不复还旧庐。十七乃冠。常随刘秉尹之丹阳郡，得给帐下食，出入乘驷马。秉第二男侯，少知名，时为司徒祭酒。侯雅好文籍，与先生日夜搜寻，常共味而食，同车而游。侯与江牧、褚玄、刘俊俱为顺帝四友，故最以才学得名。侯作宋德颂，连珠七警，当世称绝。侯既亡，后文章皆零落，先生欲为纂集，竟不能得。是岁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随刘秉入石头城，就袁粲建事。先生与韩贵、糜谈同掌文檄，及事败城溃，即得奔出。侯及弟孩，为沙门以逃，为人所获，建康狱死，人莫敢视，先生躬自收殡瘞葬，查刑旧墓。营理都毕，自此弃世，寻山而止。值宋齐之际，物情未安。既结刘宗，常怀幽惕，父乃因纪僧真求事齐高帝于新亭，即蒙帐内驱使。二月，沈攸之平，从还东府。公仍遣使侍弟五息晔、六息皓侍读，兼助公间管记事。先生时年二十三，除巴陵王侍郎。先生云：革运之际，颇有微勋，何处不容三两阶级。遂不拜。又明年，随安城王出镇石头。次岁夏，丁孝昌府君忧。《南史》云：未弱冠，齐高祖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朝奉请。虽在朱门，闲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阅为务。朝议故事，多所取则焉。世祖武帝即位，以振武将军起侍宜都王侍读。齐世侍读，任皆总知记室手笔事，选须大才者。先生于吉凶、内外仪礼表章，爰及笈疏启牒，莫不绝众。数王书佐典，书皆承授以为准格，诸侍读多有惭惮，颇致谗嫉。先生亦任之，不以介意。年二十八服阕，诏拜左卫殿中将军，颇慰时望。先生惊，亦不解所以。即告庾道敏，论诸屈滞。庾为面启武帝，帝云：先帝昔亲命此官，卿不知耶，其何辞之？庾告先生，先生喟然叹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于今五年，反为此职。驛马非驥驥。犹欲固辞，庾切言之云：大元以来，此官皆用名家，如裴松之从此转员外郎。但问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为尔误我事。于时正被委任总知诸王府事，先生不获已而拜矣。年二十九清溪宫新成，帝宴乐之。先生拜表献颂，又有伏曼容亦上赋，于是敕遣中书省舍人刘系宣旨，褒赞并敕豫旧宫金石。会于时上意欲刻此颂于石碑，王俭沮议而止。时献赋者五人，惟以先生为最。将欲迁擢，会丁母忧去职。寻授振武将军。起，特赐酒食，省禄随宜都王赴京。帝欲幸武进宫，先生复作颂。颂成，而车驾废，不复得奏。云：此颂体制爽绝，倍胜旧格。三年还都，除奉朝请，拜竟怏怏，与从兄书云：昔仕宦应以体中打断，必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出为浙东一好名县，粗得山水，便投簪高迈。宿昔之志，谓言指掌。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不如早去，无自劳辱。明年五月，遂拜表解职，求托山林。青云之志，于斯始矣。是岁，武帝永明十一年壬申岁也。先生初隐，不欲辞省出，乃脱朝

服挂神虎门。鹿巾径出东亭，已约语左右曰：勿令人知尔。乃往与王晏语别，晏云：主上性至严，治不许人作高奇事。脱致忤旨，坐贻罪咎，便恐违卿此志，讵可作？先生默思良久，答云：予本徇志，非为名。若有此虑，奚为所宜。于是即不诣省，直上表陈诚（《南史》云：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赐帛十匹，烛二十铤，又别敕月给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先生既遂，命理舫东下，公卿饯于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江东比来未有斯事，乃见今日尔。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此山是金坛洞宫，周回百五十里，名曰华阳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隐居，亦犹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凡人间书疏，皆以此号代名。先生善稽古，训诂七经，大义备解，而不好立义异于先儒议论。惟著纸，不甚口谈。尤好五行阴阳，风角气候，太一遁甲，星历算数，山川地理，方国所产。及医方香药分剂，虫鸟草木，考校名类，莫不该悉。善求书，不类常式，别作一家，骨体劲媚。琴棋骑射，亦皆领括。为性圆通谦逊，出入冥会，心知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随觉。为人少忧戚，无嫉竞，淡哀乐，夷喜怒。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兴世馆主东阳孙游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虽相承皆是真本，而经历摹写，有意所未惬者。于是更博访，斤以正之。戊辰年，始往茅山，便得扬许手书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午年，又启假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至会稽大洪山，谒居士娄慧明。又到余姚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又到始宁嵬山，谒法师钟义山。又到始丰天台山，谒朱僧标及诸处宿旧道士，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游历山水二百余日，乃还。爰及东阳长山，吴兴天目山，於潜、临海、安固诸名山，无不毕践。身本轻捷，登陟无艰（《南史》云：履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谓门人曰：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危瞰大泽，知此难立，止自恒欲就之）。瞻恤寒栖，拯救危急，救疗疾恙，朝夕无倦。其别有阴恩密惠，人莫得而知之。虽借人书，随误治定。东昏侯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先生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惟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鞍马，善射，晚皆不为，惟听吹笙而已。特爱松风，庭院皆殖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国产物，医术本草，帝代历年。以算推知汉熹平二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而先天实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汉历后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作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二十八宿度数，七曜行道分明，中星见伏。早晚以机转之，悉与天相会。云：此修道所须，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使十二时轮转循环，不须守视。而患山涧水易生苔垢，参差不定，是故未立。先生行步举动，翩翩轻利，颜仪和明，不严峻，小大见之皆乐悦附，而自令人畏服。门徒胥附，承奉祇肃，有如宫庭。小来与人有隔，数岁便不与人共瓯箸饮食。及长，游处宿息，常安性不嘲调，世中戏谑，一切不为。为人强精魂，夜行独宿，无所疑畏。深慕张良之为人，云古贤无比。率任轻虚，飘飘然有云霞气。其所修为，皆自得于心，非傍识能及。至永元二年，深托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议国号未定。先生乃引诸谶记，梁是应运之符，又择郊埤日，灵验昭著。敕使人山，宣旨酬谢。帝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弥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既得秘诀，以为神丹可成，每苦无药，帝皆给之。帝每得其书，烧香虔受。帝使造年历，至己巳岁而加朱点，实太清三年也。帝手诏招之，锡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先生乃画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络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帝笑曰：此人无所求，欲效曳尾龟，岂有可致之理耶。国家有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时人谓之山中宰相。武帝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先生行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逾八十而有壮容。大通初，献刀二口，一名善胜，一名成胜，为佳宝。大同二年，克日告化，时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伸如常，屋中香气积日不散。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仍遣舍人监护后事。弟子数十人，唯王远知称上足焉。先生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

作单于宫。诗秘在篋里，化后门人稍出之。大同末，上人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后侯景篡位，果在昭阳殿。所著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时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象集要，及玉匱记，七曜新旧，术疏占疏，合丹法式，其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迄又十部，惟弟子得之。梁帝《金楼子》云：于隐士重陶贞白，于士大夫重周弘正。其于义理，情转无穷，真一时之名士也。马枢得《道传》云：陶弘景授蓬莱仙监（上文所载，多同《南史》）。

臣道一曰：《道德经》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氏之意，盖欲追还太古羲黄唐虞之风，务质朴而不尚虚华，使君臣上下，远声色，去奢侈，而成清静之化。不至于穷兵黷武，而灭无为之治也。后世之人，不省厥旨，乃以清淡纵诞为奇。其莅政或偏于姑息而不明赏罚，或放于怠惰而不务勤恪，或病于疏卤而不究精微，或恃高才而骄傲忽略。其弊不一，至大败于晋朝君臣之间。沦及后来，有临兵而讲老子道德经者。至是，老子之道为之受污，使能深识老氏之道者，果如是乎。陶弘景遭逢乱世，栖逸山林，其观朝政之弊，有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时梁武以释学治天下，朝臣亦竞谈玄理，为政乖缪，武备不修，渐至覆亡其国。故弘景之诗及之。弘景，学老氏之学者也。后世学老氏之学而立人之朝者，可不深味其旨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五

王 远 知

道士琅琊王远知，陈扬州刺史昙首之子。外祖丁超，梁驾部郎中。其母因梦灵凤，有娠。僧宝志口：生子当为神仙宗伯也。年七岁，日览万言，博总群书，心冥至道。年十五，入华阳事陶贞白先生，授三洞法。又从宗道先生臧矜，传诸秘诀。陈主召入重阳殿，特加礼敬，赏赉资送还茅山。先生乃于洞西北岭上，结靖室以居，研味玄秘。陈宣帝大建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醉卧呕吐，先生然香礼候，神人曰：吾将游天台山，卿能去否？先生即随出，上东岭。至山半，忽思未二三弟子付嘱经书，背行十余步，回望神人，化为鹤飞去。隋晋王广镇扬州，王子相柳顾言相续奉请先生。既至，斯须而须发变白，王惧而归之。少选复旧。王践祚，敕崔凤举谄逐，帝亲执弟子礼。敕江都起玉清玄坛以处之，仍令代王越师焉。唐高祖龙潜时，先生尝密告符命。秦王与房玄龄微服就谒，先生迎谓曰：此中有圣人。秦王请以实告，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爱也。秦王诣先生，受三洞法。及登极，将加重位，固辞归山。至太宗贞观九年，敕润州于茅山置太平观，并度七人。降玺书口：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近览来奏，请归旧山，已有别敕，不违高志。所令置观，用表宿心。先生浩气虚怀，语默一致，涵照如镜，应物无私。时有窦德玄，先经扬州，遇司命使者，言其有重禄，以九九之数当终命。德玄求哀，使者云：真人王法主是少室仙伯，检录人鬼之任，关奏天曹，无不即应。德玄遂恳祈于先生，先生不得已，因与请命。使者报曰：更延十三年。至高宗朝，德玄为左相，捐馆舍之日。言皆如之，故举世呼先生为法主。又知己授仙职，后谓潘师正曰：吾昨见仙格，以小时误伤一童子唇，不得白日升天，署少室仙伯，将行有近。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寐，告化，时年一百二十一岁。潘师正、徐道邈同得秘诀，为入室弟子。陈羽、王轨次之。其余各栖洞府，终身无替。高宗调露二年，赠太中大夫，谥曰升玄先生。乃敕置太平观，度道四十九人。天后嗣圣初，又赠金紫光禄大夫，改谥升真先生。明皇天宝中，敕李含光于太平观造影堂，写真像，用旌仙迹焉。一云先生善易，知人死生祸福。作易总十五卷。一日雷雨云雾中，一老叱先

生曰：所泄者书何在，上帝命吾摄六丁雷电追取。先生惶惧据地，傍有六人青衣，已捧书立矣。老人责曰：上方禁文，自有飞天保卫，金科秘于玄都，汝何敢辄藏缊帙？先生对曰：青溪之老传授。老人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受度期展四年，二纪数也。先生化后，有人过海，为风飘荡，忽见叶舟自天末来，乃先生也。且曰：君涉险，何至如此？此洋海之东十万里也。借子迅风，一夕可到登州。既去，舟如飞羽，觉风颺颺。而过明日，果至登州。

王 轨

道士王轨者，字洪范，临沂人也。曾祖筠，梁散骑常侍、少府卿、度支尚书。大父铢，梁简文帝太子洗马、招远将军。父瑜，陈著作郎、鄱阳王常侍。轨年二十岁，事法主王远知，执巾瓶之礼凡十六年。每座下听道德、西升、灵宝、南华诸经，退席为人曲讲。又摹写上清尊法，洞玄、洞神符图秘宝，封于石室，以镇山岳。饵术餐松，积有日矣。斋讲传授有所得，惟造像周急为先。唐太宗知其名，常咨访道要。高宗乾封二年十一月旦，谓门人曰：吾昨夜梦三人，羽衣执简，前曰：华阳天官用师为神仙主者，兼知校领省官。吾昔在桐柏山，已感斯梦，辞不获，今乃复然，殆将去矣。戒门人修道之要，经书秘诀，各有所付。至八日，沐浴衣冠，翌日坐笏而化。及就槨，但空衣结带而已。春秋八十八。河南于信之刻石于华阳洞。

潘 师 正

潘师正者，字子真，贝州宗城人。祖居常，周楚州刺史。父寔，隋通州刺史。母鲁氏，善言名理。师正始生，有光。邻母善骨法，谓此儿不仙即贵。及能言，授六经皆通。且曰：此书外，有过此者乎？母曰：惟道德五千文尔。遂诵之。及母病将危，谓师正曰：死者人之大期，期至而往，吾何恨哉。然汝尚幼，不免为吾念。师正泣血捧母手曰：若天夺慈颜，某亦不能生。母曰：汝若毁灭，非尽终始之孝也。师正殒绝良久，曰：忍死强生，当绝粒从道，庶凭真教以为津梁。母摩其顶勉之。既葬，庐于墓，以孝闻。隋炀帝大业中，有道士刘爱道，见而器之，曰：三清之骥，非尔谁乘之。时茅山王远知为炀帝所重，每诏人禁中，躬荐松水以祈福庆。爱道谓师正曰：吾非不欲尔相从，然成就功道，非远知不可。远知既见，忻然谓爱道曰：今日复有潘仙，吾教之幸也。由是隶道士籍，授三洞隐诀真文。未几，远知请还茅山，师正侍行。渡扬子江，饮秽水，痢下如凝脂。遂梦见一人衣冠皓鲜，乘空而下，授白药一粒，饮之。及寤而愈。既至，远知谓曰：吾虽欲留汝于此，而嵩阳乃汝修真之地，当亟还也。于是与刘爱道合居双泉顶间二十余年，复庐于逍遥谷。食饮惟青松涧水而已，洗心忘形，兴草木俱。所修经法，有太清之道三，中真之道六，下真之道八。唐高宗幸东都，召见，请作符书，辞不解。复问山中所须，对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须，此山中不乏矣。帝异之，遂莫留，即其庐作崇唐观及奉天宫。又敕其逍遥谷作门，南曰仙游，北曰寻真。时太常献新乐，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调露初，高宗狩嵩岳，以车舆迎师正人嵩阳观问道，复送至逍遥谷。见薜荔绳床将朽败，余无火粒之具，惟有两瓢，问何所用。对曰：臣有青餠饭，昔西城王君以南烛为之，服食得道。既还都，命使江东造青餠饭以赐之。每手诏抚问，皆具弟子姓名咨白。而法服香烛金帛，继奉不绝。其感遇之盛如此。谓弟子曰：吾实无用，天恩滥加。为道士，衣皆上之所赐，复处以崇构，兴动土工，屠杀草木，惊挠禽兽，吾罪人也，必招冥谴。汝等少年学道，当求深山穷谷绝迹之处，则无累矣。上在洛阳，又诏，辞不获，遂馆于天苑。遽还山，帝以诗送。永淳元年正月一日，谷之东岩忽有箫管空歌之音，弟子来白。先生曰：吾无所闻，汝勿为名以眩俗也。忽谓弟子韩文礼曰：为吾造石室于北岩之下，夏末当迁居。文礼未忍为，而促之不已。白曰：北岩通灵岳可乎？曰：吾居此五十余年，降真者三，语要者七，各能精一，当自知之。至六月十四日，索沐浴，书青符置汤中，云：终身净也。翌日将旦，闻猿鹤悲鸣，徘徊不去。至晚，闻石室未成，则

曰：果不济吾用。遽云：去。文礼问：何去？曰：泰山检校功德。至十六日，复曰：石室未成，权作瓦屋以置我，无改衣服，后百日迁石室中。是日云气覆庭，异香满室。须臾解化，年九十八。诏赠太中大夫，谥曰体玄先生。先生神标仙骨，雅似隐居。夫阶真韬真，练景游化者，其有类乎。弟子凡八人，并皆殊秀。然鸾姿凤态，渺映云松者，有韦法昭、司马子微、郭崇真，皆禀训瑶庭，密受琼室，专玉清之业，遗下仙之侍矣。时陈子昂作颂。

司马承祯

后周琅琊公司马裔玄孙，名承祯，字子微，洛州温人也。事潘师正，传辟穀导引术，无不通。师正异之，曰：我得陶隐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久之，辞几席，遍游名山。庐天台，构层轩于坛上，日为众妙台。唐武后尝召之，未几去。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睿宗复命其兄承祿就之，诏曰：炼师德超河上，逍遥浮丘，高游碧落之庭，独步清源之境。朕初登宝位，久藉徽猷。虽尧帝丕图，翘心啖缺；轩皇御历，远想崆峒。缅惟彼怀，宁妨此顾。朝钦夕仁，迹滞心飞。欲遣使者专迎，或虑炼师嘉遁，故令伟往，愿与同来。披遂不延，先此毋虑。既至，引入中掖延。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对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则天下治。帝叹咏曰：广成之言，何以加此。赐宝琴霞帔以还。公卿赋诗送之，常恒徐彦坦总而为之序，曰白云记。后复遣使迎至京师，亲授符篆，赏赐甚厚。每固辞请归。卢藏用早隐终南山，后登朝居要官。见承祯将还天台，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对曰：以仆观之，乃仕宦之捷径尔。藏用有惭色。明皇诏于玉屋山置坛室以居之。承祯善篆隶，金剪刀书，自成一家体。帝命以三体写老子，刊正文句。尝铸含象鉴、震景剑进之。命光禄卿韦滔至所居，按金篆设祠，厚赐。上封泰山回，问承祯五岳何神主之，对曰：岳者山之巨镇，而能出云降雨，为国之望。然灵仙所隐，别有仙官主之。于是诏五岳别立仙官庙。时女真焦静真泛海，诣蓬莱求师。至一山，见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马承祯，名在丹台，身居赤城，真良师也。静真既还，诣承祯求度，未几升天。尝降谓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于陶都水之任，当为东华上清真人。开元中，文靖天师与承祯赴长生殿，千秋节斋直，中夜行道。毕，隔云屏各就枕，斯须忽闻小儿诵经声，玲玲如金玉响。天师乃褰裳蹑步而窥之，见承祯额上有小日如钱，光耀一席。遍而听之，乃承祯脑中之声也。天师退，谓其徒曰：黄庭经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圆一寸处此中。又云左神公子发神语。其先生之谓。有弟子七十余。忽曰：吾玉霄峰东望蓬莱，有灵真降驾，今为东海小青童君。东华君所召，必须往。俄顷化去，如蝉脱蜕，弟子葬其衣冠焉，时年八十有九。诏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正一先生。帝亲文其碑，韦渠牟作传。尝撰《修真秘旨》《天地官府图》《坐忘论》《登真系》等，行于世。

臣道一曰：司马承祯藐视轩裳，栖身洞府，心地之高迈，学问之渊源，不易及也。

其答唐睿宗之问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炁于漠，与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则天下治。此诚得太上之深旨。《道德经》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即此义也。

李含光

晋陵人也。弘孝威家本淳儒，州里号贞隐先生，后避唐敬宗讳，改为李氏。其子曰含光，年十三，笃好道学，虽处暗室，如对君父。然人见之，神色皆敛。工篆隶，或称过其父，一闻之，终身不书。后师正一先生，云篆宝书，倾囊相付。且曰：真玉清之客也。抱虚无而行功，则其道不穷；托幽阜而灭迹，则于德亦浅。承教虽远，宜先救人。含光既禀真训，乃忘情于身，周急于物。每启章奏，则斋心洁己，未始少怠。唐明皇召见，问理化，对曰：

道德经者，君王之师也。昔汉文帝行之，跻民于仁寿之域。又问金鼎，曰：道德者公也，轻举者公中之私也。虽见其私，亦圣人之存教若求生。徇欲类于系风，不亦难乎。帝嘉之，优礼以待。未几，以疾辞，东归句曲，诏为紫阳观以居之。帝受杨许真经，请为师，复以疾不赴。遂于大同殿具词，遥请加号文靖先生。手诏屡降，给奉相续。尝撰仙学传及论三玄异同，并本草音义，又诏补杨真人手迹数纸。代宗大历四年十一月，谓弟子韦景昭、孟湛然曰：吾将顺化。有顷，颜色怡然而往。于是祥云降，芝草生，享年八十七。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六

许太史

太史真君姓许氏，名逊，字敬之。曾祖琰，祖王，父肃，世居许昌，高节不仕，颍阳由之后也。父汉末避地于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吴赤乌二年己未，母夫人梦金凤衔珠坠于掌中，玩而吞之。及觉，腹动，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句曲山远游君迈，晋护军长史穆，皆真君再从昆弟也。真君生而颖悟，姿容秀伟。少小通疏，与物无忤。尝从猎，射一麋鹿中之子堕，鹿母犹顾舐之，未竟而毙。因感悟，即折弃弓矢，克意为学。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纬之书，尤嗜神仙修炼之术，颇臻其妙。闻西安吴猛得至人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传其秘。遂与郭璞访名山，求善地，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阳逍遥山金氏宅，遂徙居之（今逍遥福地玉隆万寿宫是也）。日以修炼为事（今有丹井药臼存焉），不求闻达。乡党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义。尝有售铁灯檠者，因夜然灯，见有漆剥处，视之乃金也，翼日访主还之。人有馈遗，苟非其义，一介不取。郡举孝廉，不就。朝廷屡加礼命，不得已乃以晋武帝太康元年起为蜀郡旌阳县令，时年四十二。视事之初，诫吏胥去贪鄙，除烦细，脱囚繫，悉开谕以道，吏民悦服，咸愿自新。发擿如神，吏不敢欺，其听讼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俭，近贤远奸，去贪戢暴。具载文诚，言甚详悉。复患百里之远，难于户晓，乃择秀民之有德望，与耆老之可语者，委之劝率，故争竞之风日销，久而至于无讼。先是，岁饥，民无以输租，郡邑绳以法，率民多流移。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砾为金，令人潜瘞于县圃。一日，籍民之未输纳者，咸造于庭，使服力于后圃。民钁地获金，得以输纳，遂悉安堵。邻境流民慕其德惠，来依附者甚众，遂至户口增衍。属岁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咒所及，登时而愈。至于沉痾之疾，无不痊者。传闻他郡，病民相继而至者，日旦千计。于是标竹于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于其中，俾就竹下饮之，皆痊。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归饮之，亦获痊安。蜀民为之谣曰：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后江左之民亦来汲水于旌阳，真君乃咒水一器，置符其中，令持归置之江滨，亦植竹以标其所，俾病者饮之，江左之民亦良愈。今号蜀江（亦名锦水，今属瑞州高安县）。真君任旌阳既久，知晋室将乱，乃弃官东归（旌阳县属汉州，真君飞升之后，诏改为德阳，以表真君之德及民也。寻移县治于西，就以故址为观，今号旌阳观也）。蜀民感其德化，无计借留，所在立生祠，家传画像，敬事如神明焉。启行之日，羸粮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还者，有随至其宅，愿服役而不返者，乃于宅东之隙地结茭以居，状如营垒，多改氏族以从真君之姓，故号许家营焉。其遗爱及民，有如此者。真君尝至新吴，憩于柏林，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宝剑来献，真君异而受之（其地今为柏林观）。既而偕至真君之第，惟日击剑自娱，人莫能测。真君识其剑仙也，常礼遇之，卒获神剑之用（真君飞升之后，遂隐于手植柏之下，因号柏树仙童）。既而与吴君游于嵩阳，闻金陵丹阳县黄堂靖有女师湛姆，多道术，遂同往致敬，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凤禀灵骨，仙名在天。然昔孝悌王自上清下降，化度人世，示陈孝道。初降兖州曲阜县兰公家，谓公曰：后晋代当有神仙许逊，传吾此道，是为众真之长。留下金丹宝经，铜符铁券，令公授吾，使掌之以俟子，积有年矣。吾

复受孝道明正之法，亦以孝为本。予今来矣，吾当授子。乃择日登坛，依科盟授，阐明孝道，誓戒丁宁。出铜符铁券，金丹宝经，并正一斩邪之法，三五飞步之术，诸阶秘法悉以传付许君。顾谓吴君曰：君昔以神方为许君之师，今孝道明王之道独许君得传，君当返师之也。况玉皇玄潜君位玄都御史，许君位高明大使，总领仙籍品秩相寮。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许君司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统摄十二分野。君领星纪之邦于辰为丑，尔自今宜以许君为长也。二君礼谢讫，辞行。真君方心期每岁必来谒姆，姆觉之，曰：子勿来，吾即还帝乡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掷之，曰：子归，认茅落处立吾祠，岁秋一至足矣。二君还，首访飞茅之迹，寻于所居之南四十余里得之，已丛生矣。遂建祠宇，亦以黄堂，名之崇道观。每岁仲秋之三日，必往朝谒焉。初，真君往访飞茅，路傍见陂水清彻，为之少憩，曰：憩真靖（今青陂村憩真观是也）。又见乡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宅曰：祭不腆则神怒降祸矣。真君曰：怪崇敢尔耶。夜宿于逆旅，召风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驱，毋用祭也（今其地有废社，人不祭也）。又见负担远汲者满道，乃以杖刺社前涸泽，出泉以济之，虽旱不竭（今大泽村紫阳靖石井也）。明日，登山巅指山腰之泉罅曰：是有异物藏焉，后将为孽。遂立坛靖以镇之（今每岁朝谒姆必憩于此，号龙城观）。乃渡小蜀江（今号黄湖口），抵江干之肆，主人朱氏虽贫，而迎接甚敬。真君戏画一松于其壁而去。其家即日市利加倍。后江涨溃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坏（今名松湖市，朱氏建庙，食于其地）。真君尝炼神丹于艾城之黄龙山，山湫有蛟魅，护为渊藪，辄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钉于石壁（今有钉蛟石犹在焉）。丹成，祭于幕阜葛仙翁石室。遂至修川，爱其湍急而味坚，乃取神剑磨于涧傍之石（今在修川梅山，后人于其处立观，以表圣迹。今号旌阳观）。寻渡水登秀峰（今号旌阳山），为坛于峰顶，以醺谢上帝，乃服仙丹。吴君居近焉（溪南有吴仙村吴仙观，即吴真君故居也），遂造吴君之宅。过西安县（今分宁也），县社伯出谒，真君诘其地分有妖物为民害者，其神匿之。真君行过一小庙，庙神（其神姓毛，兄弟五人，今号协佑庙者，在县东四百步）迎告曰：此有蛟物害民，知仙君来，故往鄂渚逃避矣。后将复还，愿为斯民除之。真君如其言，蹑迹追之，至鄂渚路傍逢三老人（今三王庙是也），询其蛟孽所在，皆指曰：见伏于前桥下（今号伏龙桥）。真君至桥侧，仗剑叱之，蛟惊奔入大江，匿于渊（今号下龙穴）。乃敕吏兵驱之，蛟从上流奔出，遂诛之（今号上龙口）。真君怒西安社伯之不职，锢其祠门，止民享祀（今分宁县城隍庙正门常闭，开则邑有火灾。祝师止从偏户出入，居民祭祀者亦少），令祀小庙（今封协佑侯庙，食甚盛，亦多灵感也）。已而还郡城。真君曰：此地水陆冲要，人物繁夥，岂无分合得仙之人。试以丹数粒杂他药货之，令其信缘而取。继而赎者虽多，竟无一人遇者。真君吁叹，以世间仙才之难得也。真君闻新吴有蛟为孽，因持剑捕逐之（故所经行处曰龙泉观，今改曰仙游）。蛟惧，窜入溪穴（至今号曰藏溪）。真君乃以巨石书符，及作镇蛟文以禁之（镇蛟文石碣尚存，今为僧院，曰延真。傍有观，亦曰延真。在奉新县西十里）。时海昏之上辽有巨蛇，据山为穴，吐气成云，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气中者，即被吸吞，无得免者。江湖舟船亦遭覆溺，大为民害。真君闻之，乃登北岭之巅验之（今赤乌观之东曰会仙峰，即其处也），果见毒气涨空。真君愍斯民之罹其害，乃集弟子，将往诛之。初入其界，远近居民三百余人知真君道法，竟来告诉，求哀恳切。真君曰：世运周流，当斯厄会，生民遭际，合受其殃。知之此来，正为是事，当为汝曹除之，吾誓不与此蛇俱生也。有顷，群弟子至，亦同劝请。真君曰：须时至乃可。于是卓剑于地，默祷于天。良久，飞泉涌出，俄有赤乌飞过。真君曰：可矣（其地为候时观，后改赤乌观，今为寿圣，又曰广福。宋朝道士万中行有诗云：昔有长蛇肆毒威，旌阳曾此候诛夷。洞中仙子方知会，天上灵乌忽报时。符使怒飞凌谷口，剑星交下鬼神悲。一千年后俄兴废，可惜阴功无尽期。张天觉亦有卓剑泉诗云：卓剑遽成岩下井，待时遂动日中乌。海昏妖孽今除尽，余泽犹存七靖图）。遂前至蛇所，仗剑布气。蛇惧入穴，乃飞符召海昏社伯驱之，不能出，复召南昌社公助之（其符落于县东，因建观，号符

落，今号太和）。蛇出穴，举首高十余丈，目若火炬，吐毒冲天。乡民咸鼓噪相助。是时真君啸命风雷，指呼神兵，以摄伏之，使不得动。吴君乃飞步踏其首，以剑劈其颡。蛇始低伏，弟子施岑、甘战等引兵挥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长数丈。甘君欲斩之，真君曰：彼未为害，不可妄诛。小蛇惧而奔，行六七里，鼓噪声犹返听而顾其母（今地名蛇子港七里汀）。群弟子请追而戮之，真君曰：此蛇百五十年后若为民害，吾当复出诛之，以吾坛前植柏为验，其枝拂坛扫地，乃其时也。又预谶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东方降州、泽水分野，东门之镇，宛陵是也。南方扬州分野，南门之镇，浩陵是也。西方雍州、咸泰分野，西门之镇，鹄陵是也。北方幽州、太原分野，北门之镇，涪陵是也。中方长安、长浦分野，中门之镇，泰陵是也），当出地仙八百人。其师出于豫章，大扬吾教。郡江心忽生沙洲，掩过沙井口者，是其时也（事见龙沙起豫章职方乘云。龙沙在章江西岸石头之上，与郡城相对。潘清逸有望龙沙诗云：五陵无限人，密祝龙沙记。龙沙虽未合，气象已灵异。昔时蛟龙湫，半作桑麻地。地形带江转，州浮有连势云云）。此时小蛇若为害，彼八百人自当诛之。苟无害于物，亦不可诛也。蛇子遂得入江（建昌县蛇子港是其处，有庙在新建县吴城山，甚灵。宋朝封灵顺昭应安济惠泽王，俗呼曰小龙庙）。大蛇既死，其骨聚而成洲（今号蛇骨洲）。真君于海昏经行之所，皆留坛井，凡六处，通候时之地为七，其势布若斗星之状，盖以镇弭后患（七靖者，谓进化靖、御奏靖、丹符靖、华表靖、紫阳靖、霍阳靖、刘真靖，今皆为宫观，或为寺院官舍）。复至邑之西北，见山泉清冽，乃投符其中，与民疗疾，其效亦比蜀江（今号冷水台）。巨蟒既诛，妖血污剑，于是磨洗之，且削石以试其锋（今建昌县有磨剑池、试剑石在）。告其徒曰：大蛇虽灭，蛟精未诛，彼物通灵，必知吾有除害意。恐其伺隙溃郡城，吾归郡乎，战、岑二子从我焉。时怀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术高妙，著闻远迩，求为弟子者数百人，却之不可得。乃化炭为美妇人，夜散群弟子处以试之。明旦阅之，其不为所染污者，惟十人耳，即异时上升诸高弟也。自是凡周游江湖，诛蛟斩蛇，无不从焉。其余多自愧而去（今建昌县西津名炭妇市，立观曰妙明）。真君乃与甘、施二君归郡，周览城邑。适有一少年，美风度，衣冠甚伟，通谒自称姓慎，礼貌勤恪，应对捷给，遽告去。真君谓弟子曰：适者非人，老蛟之精，故来见试也。体貌虽是，而腥风袭人。吾故愚之，庶尽其丑类耳。迹其所之，乃在江浒化为黄牛，卧郡城沙碛之上（今号黄牛洲）。真君乃剪纸化黑牛往斗之，令施岑潜持剑往，俟其斗酣，即挥之。施君一挥，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之井中（井名横泉，今在上蓝寺东南角，塘掩井口，故亦号蛟井）。真君遣符吏寻其踪，乃知直至长沙，于贾谊井中出化为人。即人贾玉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尝慕玉之女美，化为一美少年谒之。玉大爱其才，许妻以女，因厚赂玉之亲信，皆称誉焉，遂成婚。居数岁，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周游江湖，若营贾者。至秋，则乘巨舰重载而归。所资皆宝货，盖乘春夏大水覆舟所获也。是秋，徒还给玉云：财货为盗所劫，且伤左股。玉举族叹惋，求医疗之。真君乃为医士谒玉，玉喜，召其婿出求医。蛟精觉之，惧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随至其堂，厉声叱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寻踪至此，岂容逃遁。速出速出。蛟精计穷，乃见本形，蜿蜒堂下，为吏兵所诛。真君以法水喂其二子，亦皆为小蛟，并诛之。贾女亦几变形，其父母为哀求，真君给以神符，故得不死。真君谓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居舍下深不逾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毋自蹈祸。玉举家骇惶，迁居高原。其地不日陷为渊潭，深不可测（今长沙昭潭是也）。真君复还豫章，而蛟之余党甚盛，虑真君诛之，心不自安。乃化为人，散游城市。访真君弟子，诡言曰：仆家长安，积世崇善，远闻贤师许君有神剑，愿闻其功。弟子语之曰：吾师神剑，指天天裂，指地地坼，指星辰则失度，指江河则逆流。万邪不敢当，神圣之宝也。又曰：抑有不能伤者乎？弟子戏之曰：惟不能伤冬瓜、葫芦尔。蛟以为诚然，继而尽化其属为葫芦、冬瓜，连枝带蔓，浮泛满江，拟流出境。真君晨兴，觉妖氛甚盛，乃顾江中，见蛟精所化，即以剑授施岑，使履水斩之。党属茹连，悉无噍类，江流为之变色。真君曰：此地蛟螭

所穴，不有以镇之，后且复出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鬼神于牙城南并铸铁为柱，出井外数尺，下施八索，钩锁地脉（今延真宫是也）。祝之曰：铁柱若亚，其妖再兴，吾当复出。铁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无虞。复虑后世奸雄妄作，故因铁柱以为讖记，有地胜人心善，永不出奸仇，纵有兴谋者，终须不到头之旨。真君之虑后世也，深有如此者。次年，真君以蛟蜃之属有散入鄱阳、浔阳界者，虑其复还，乃周行江湖，以殄灭之。至苕峤山顶，有蛟湖三所，其孔穴透大江，通饶信。真君诛其蛟魅，立玉阳府靖以镇之。其西北石壁下湾，立开化靖以镇之。更立太城府靖（靖傍有大潭，深不可测，且多蛟螭，真君尽灭之。惟一蛟子逃走，故立此靖以断之）。又铸铁符镇鄱阳湖口，杜其所入之路（今在湖口县上钟石之江中）。铸铁盖覆庐陵元潭，制其所藏之藪，仍以铁符镇之（今号飞符岭，有观号崇真）。留一剑在焉（其剑长尺，有咫似玉石，又似铜铁，人不可识）。明年（永嘉七年也），复游长沙，遂至韶阳。又明年，至郴、衡诸郡，所至皆为民馘毒除害，乃还豫章。前后凡立府靖七十余所，皆所以镇郡邑、辟凶灾也。明帝太宁二年，大将军王敦（字处仲）举兵内向，次于湖。真君与吴君同往上谒，冀说止之。时郭璞先生在幕府，乃因璞与俱见。处仲喜，延之饮而问曰：予梦一木破天，君等以为如何？真君曰：非嘉兆也。吴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动。处仲色变，令璞筮之。璞曰：无成。处仲不悦，曰：予寿几何？璞曰：公若举事，祸将不久。若还武昌，则寿未可量也。处仲怒曰：君寿几何？璞曰：予寿在今日日中。处仲大怒，令武士擒璞斩之（《洞仙传》云：璞已预报家人，各送终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定于江侧西松间。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服饰，遍与相识共语。处仲闻之不信，开棺无尸，乃兵解也。今为水府仙伯）。真君乃举杯掷起，化为白鸽，飞绕梁栋。处仲一举目，已失二君所在。处仲竟败（处仲兵败，遂愤愤而死，卒有跽尸之刑）。二君还至金陵，欲赁舟至豫章，而船主告以乏操舟者。真君曰：尔等但瞑目安坐，切勿规视，吾自为尔驾之。乃召二龙挟舟而行，因以印印西岸之崖壁，以辟水怪。今印文犹在。舟渐凌空，俄过庐山顶，至紫霄峰金阙洞。二君欲游洞中，故其舟稍低，抹林梢戛戛有声。舟人不能忍，窃窥之，龙即舍舟于层岫之上，折桅于深涧之下（后皆为铁石，今号铁船峰。并桅在涧中，为断石也）。真君谓舟人曰：汝不听吾言，将何所归乎。舟人拜求济度，真君教以服饵灵草，遂得辟谷不死，尽隐于此山（后桓伊刺江州，遣人访庐山异迹。至紫霄峰，见湖中有舟，及群鹤、赤鳞鱼，骑白马一少年长啸，声闻数百步，疑是舟人辈）。二君各乘一龙，分水陆还会于北岭之天宝洞。遂归旧隐，日与弟子讲究真诠。数十年间，不复以时事关意，惟精修至道。作醉思仙之歌，又著八宝垂训曰：忠孝廉谨，宽裕容忍。忠则不欺，孝则不悖，廉而罔贪，谨而勿失，修身如此，可以成德。宽则得众，裕然有余，容而翕受，忍则安舒，接人以此，怨咎涤除。凡我法子，动静勤笃，念兹在兹，常守其独。有爽厥心，三官考戮。乡党化之，皆迁善远罪，孝悌兴行。平时出处，随机应物，不异常人。但所居之处鸣鹤翔飞，景云旋绕而已。自东晋乱离，江左频扰，真君所居环百余里，盗贼不入，闾里晏安，年谷屡登，人无灾害。其福被生灵，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至孝武宁康二年甲戌，真君年一百三十六岁。八月朔旦，有云仗自天而下，二仙乘輦，导从甚都，降于真君之庭。真君降阶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赐子诏。真君俯伏以听，乃宣诏曰：上诏学仙童子许逊，卿在多劫之前，积修至道，勤苦备悉，经纬逾深。万法千门，罔不师历。救灾拔难，除害荡妖，功济生灵，名高玉籍。众真推仰，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赐紫彩羽袍、琼旌宝节、玉膏金丹各一。合诏至奉行。真君再拜，登阶受诏。一仙曰：予乃玉真上公崔子文。一仙曰：予乃元真大卿瑕丘仲。言毕，揖真君坐，告以冲举之日。遂乘车而去。真君乃召门弟子与乡曲耆老，谕以行期。自此朝夕会于真君之第，日设宴饮，共叙惜别。且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著《灵剑子》等书，又与十一弟子各为五言二韵劝诫诗十首，以遗世。以大功如意丹方，传众弟子之不与上升者。此方即丁义神方中一也。其诀必先择日斋戒，设位醮十八种药之神，然后书符，逐味诵咒而修合之。其治众疾，如

意而愈。是月望日，大营斋会，遍召里人，长少毕集。至日中，遥闻音乐之声，祥云弥望，须臾渐至会所。羽盖龙车，从官兵卫，仙童彩女，前后导从，红霞紫气，舒布环绕。前二诏使又至，真君降阶拜迎。二仙复宣诏曰：上诏学仙童子许逊，脱于前世贪杀匿不祀祖先之罪，录于今生咒水行符治病罚恶截毒之功。已仰潜山司命官，传金丹于下界，闭债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归三天，子急净秽。皆土凌空，左大力天丁与流金火铃照辟中黄，无或散慢。告行，仍封远祖由玉虚仆射，曾祖琰太微兵卫大夫，先祖玉太极把业录籍典者，父肃中岳仙官，赐所居宅曰仙曹左府。玉真上公曰：卿门弟子虽众，唯六人合从行，余各自有超举之日，不得偕往也。乃揖真君。真君升龙车，命陈勋、时荷持册前导，周广、曾亨骖御，黄仁览与其父族侍从，盱烈与母部从仙眷四十二口，同时升举，鸡犬亦随逐飞腾。里人攀恋，投地悲号，不忍别。真君曰：仙凡路殊，悲欢自切。执奉孝慈，恭顺天地，何患无报耶。乃留下修行钟一口，并一石函，谓之曰：世变时迁，即为陈迹矣。聊以此为异时之记。有仆许大者，与其妻市米于西岭，闻真君将飞升，即奔驰而归。仓忙车覆，遗米于地，米皆复生（今地名覆车岗生米镇）。比至，哀泣求从行。真君以其分未应仙，乃授以地仙之术，夫妇俱隐于西山（其详见《许大传》）。仙仗既举，有顷坠下药臼，车轂各一，又坠一鸡笼于宅之东南十里余（旧名鸡栖靖，今曰崇元观），并鼠数枚坠地，虽拖肠而不死，意其尝得窃食仙药也。后人或有见之者，必为瑞应焉。仙驾凌空，向远望之，不可见，唯祥云彩霞弥漫山谷，百里之内，异香芬馥，经月不散。初，真君回自旌阳，奉蜀锦质信于谌姆，姆制以为殿帷。至是忽飞来，周游故宅之上，竟日复飞入云霄（后置观，故以游帷为名）。初，真君与郭璞寻真选胜，至宜春栖梧山，王长史之子朔迎真君居西亭。久之，真君谓朔曰：吾视子可传吾术。乃密授仙方。复云：此居山川秀丽，兼有灵泉出于道南，前对洞天，俯临袁水，宜为道院。朔从之，真君书一 籀（天篆靖字也）字于壁而去。飞升之日，云辇过其上。遣二青衣下告朔：以被玉皇诏命，因来别子。朔泊阖家瞻拜祈度，真君俯告曰：子辈仙骨未充，但可延年。乃飞仙茅一根授朔，曰：此茅味异，殖于兹地，久服长生。甘能养肉，辛能养节，苦能养气，咸能养骨，滑能养肤，酸能养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言讫而别。自后王族如言服饵，各寿百龄焉（今临江军玉虚观即其地，仙茆存焉）。真君所从游者三百余人，其功行杰出，通吴君十有一人。真君飞升之后，里人与真君之族孙简，就其地立祠，以所遗诗一百二十首写竹简之上，载之巨筒，令人採取以决休咎，名曰圣筮。其钟车函臼并宝，藏于祠中（后改祠为观，因锦帷以命名，曰游帷）。蜀旌阳之民，竞赍金帛、负砖甃来，甃堞井以报功德，各镌姓名于上（蜀民砖缘，改宫修盖始彻去之。今间有存）。隋炀帝时，焚修中辍，观亦寻废。至唐高宗永淳中，天师胡惠超重建之。明皇尤加寅奉。宋太宗、真宗、仁宗，皆赐御书。真宗又遣中使赐香烛花幡旌节舞偶，改赐额曰玉隆，取度人经太释玉隆腾胜天之义。仍禁名山樵采，蠲租赋之役。复置官提举，为优异老臣之地。徽宗皇帝降玉册，上尊号，醮告词文云：政和二年太岁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御名谨遣入内侍省内殿程奇请道士三七人，于洪州玉隆观建道场七昼夜。罢散日，设醮一座，二百六十分位。上启神功妙济真君：伏以至神无像，虽莫能名，成德在人。姑从所示，式褒显迹。肇荐徽称，冀享钦崇，永绥福地。某无任诚惶诚恐恳祷之至，谨词。御降真君册、告表文，臣某祇奉高真，肇扬显迹，仰太霄之在望，被灵宇以申虔。美利所加既作，黎民之福纯熙。来被更延景历之昌，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奉表，奏告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谨言。玉册文曰：维政和二年岁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皇帝再拜言曰：天眷用懋，宠绥四方。爰有至真，克相上帝，烜威赫德，锡羡降康。而名号弗宣，曷彰报典。乃诏有司考循秘牒，发挥遗懿，垂示无穷。共惟真君躬握元图，密庸妙契，繇魏迄晋，嗣休炳灵。赈乏蠲痾，一方攸赖。剪妖截毒，三气获分。肆膺谌姆之符，荣启都仙之籍。超升璇极，载纪绵邈。庙像屹崇，风烈如在。矧炎晖之有赫，方皇运之邳隆。荐降嘉祥，聿彰幽赞，衿襮响答，民物阜宁。宜极徽称，以昭严奉。谨遣朝奉大

夫充集贤殿修撰知洪州军州管干学事兼管内劝农使充江南西路兵马铃辖护军赐紫金鱼袋王翥。上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洪惟降鉴，诞受丕章，佑我无疆，保兹景命。俾缉熙于纯嘏，用敷锡于群伦。谨言。政和六年，改观为宫。真君昭灵著验非一，屡承恩宠，事迹详载逍遥山下降万寿宫志。

臣道一曰：许太史辞弃官荣，潜心道法。活民则行符咒水，除害则诛蛟斩蛇。行满功成，高升仙品。然而乡党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义，随机应物，不异常人。但所居之处常有鸣鹤翔飞，景云旋绕而已。其在仕也，政有可观；其归隐也，内则修丹，外则混俗，真神仙之雄杰者也。道德经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许太史得之也。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七

吴 猛

吴君名猛，字世云，濮阳人。仕吴为西安令，因家焉。今分宁县是也。性至孝，韶此，夏月手不驱蚊，惧其去已而嗜亲也。年四十，得至人丁义神方，继师南海太守鲍靓，复得秘法。吴黄龙中，天降白云符授之，遂以道术大行于吴晋之间。晋武帝时，许真君从世云传法，世云尽以秘要授之。永嘉末，杜弢寇蜀，攻陷州县。真君既诛大蛇，世云曰：蛇是蜀精，蛇死则杜弢灭矣。卒如其言。尝见暴风大作，书符掷屋上，有青鸟衔去，风即止。或问其故，答曰：南湖有舟，遇此风中，有二道士呼天求救，故以此止之。验之果然。西安令于庆死，已三日，世云曰：令长数未尽，当为讼之于天。遂卧于尸傍，数日与庆俱起。庆弟著作郎宝，感其异，遂作《搜神记》，行于世。尝渡豫章江，值风涛乏舟。世云以所执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骇异（《晋书》云：吴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驱蚊，惧其去已而嗜亲也。年四十，邑人丁义始授其神方。因还豫章，江波深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观者异之）。晋孝武帝宁康二年，真君上升，世云复还西安。是年十月十五日，上帝命真人周广捧诏召世云，遂乘白鹿车，与弟子四人白昼冲升，宅号紫云府（今分宁县吴仙村西平靖吴仙观是也）。宋徽宗政和二年五月，准诰封真人，词曰：洪都福地，紫府列真，既灵异之有闻，岂褒崇之可后。以尔早学至道，尝悟秘言，道化施行，世称慈父。功行甫就，飞升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凡祷辄应，吾民是依。锡之新封，用彰德懿。朕命惟允，其鉴于兹。可特封神烈真人。

陈 勋

陈勋字孝举，蜀川人。博学洽闻。时魏遣钟会、邓艾伐蜀，刘禅降。孝举时尚少，已有出尘之志，入青城山，师谷元子求度世之法。继闻许真君在旌阳，仁政及民，走谒公庭，愿充书吏。真君嘉之，付以吏职。凡表率辈流，设化民俗，抚字之术，裨益为多。遂引为门弟子，而托以腹心。典司经籍，守视药炉。真君冲薨，命执策导前焉。昔玉隆宫西虎有孝举道院，号承仙府，手植巨柏一株，其院面北而居。宋徽宗政和二年，诰封正特真人。其词略曰：以尔早以诚恳，师事道君，门人之中，独掌秘奥。功行甫就，摈幢而升。大江之西，俨有遗像（余同吴君诰）。

周 广

周广字惠常，庐陵人，大将军瑜之后。少好天文音律之学，长通无为清静之教。尝与同志游巴蜀云台山，得汉天师驱剪精邪之法，救民疾苦。闻许真君在旌阳，径诣公庭，愿备下执。真君纳之，令供侍杖屦。夙夜惟勤，遵行道法，始终不息。还居私第，左右无违。

乃就宅西百余步间，筑室以居。真君飞举，惠常与曾兴国同骖龙车，宅号宣诏府（唐保太中，州牧周令公绍真人为祖修营其宅，改曰宣诏府。有碑刻尚存焉，今曰太虚观）。宋徽宗政和二年，封元通真人。其词略曰：以尔早契山宇，师事仙君，元化通神，能得其道。功行甫就，偕升帝乡。大江之西，俨有故迹（首尾同吴君诰）。

曾 亨

曾亨字兴国，泗水人，参之后也。少为道士，天资明敏，博学多能。修三天师之教，逆知来物。名山列岳，有路必通。妙决灵符，无治不愈。神人孙登见之曰：子骨秀神慧，砥砺精勤，必作霄外人矣，子勉之。后隐居豫章之丰城，闻许真君道誉，投谒门下，愿侍巾几。真君雅器重之，神方秘诀，无不备传。后骖龙车升天。今丰城县真阳观，是其遗迹。宋徽宗政和二年，诰封神惠真人。其词略曰：以尔骨秀神惠，天禀殊姿，师事仙君，雅与道合。功行甫就，偕游帝乡。大江之西，尚存坛井（首尾同吴君诰）。

时 荷

时荷字道阳，巨鹿人。少为道士，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众妙之术，用能却寐绝粒，役使鬼神，驱除邪魅，点化金玉，调济穷苦，民受其赐，声闻远迩。惠、怀之世，闻许真君孝道法盛行江左，徒步踵门，愿充弟子。真君纳之，授以秘诀。复遣还山，教导徒众。晋明帝诏赴阙，师问之，坚不愿留。竟归，依栖侍侧。孝武帝宁康二年，与陈孝举执册导从升天，有遗迹在豫章城，号紫盖府，今南昌县厅是也。东海沭阳县奉仙观，乃其旧隐。宋政和二年，封洪施真人。其词略曰：以尔系出东海，世称仙材。能自得师，以有洪范。前驱龙节，参驾同升。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吴君诰）。

甘 战

甘战字伯武，丰城人。以孝行见推于乡党。遭时乱离，晦迹草泽，喜神仙久视之术。闻许真君行孝道法，除害利物，遂造门恳请，愿备驱役。真君异其材器，可其所请。至真君上升，复付以金丹秘诀。伯武后归丰城，布德行惠。至陈宣帝大建元年正月七日亭午，天诏下，乃驾麟车，乘云而去（今县中清都观，乃昔藏丹之地）。其故宅号华阳亭，有飞簣观为之奉祀。宋徽宗政和二年，封精行真人。其词略曰：以尔幼耽道教，长事仙君，驱妖除邪，厥功甚茂。精行既备，升游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吴君诰）。

施 岑

施岑字太玉，沛郡人。祖朔仕吴，因徙居九江赤乌县。太玉状貌雄杰，勇健多力，弓剑绝伦。许真君初领徒众诛海昏大蛇，会乡壮三百余人来助力，太玉预焉。致恭恳乞，愿充役者。真君纳之，与甘伯武常执剑侍左右。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见东方日有一童子，乘彩云，执素策，驱苍虬，降其所居。宣玉帝诏，遂御苍虬，乘云而去。真君宅东南二里间，有坛曰紫玉府，即其所栖之地。西岭镇江千石上有观（今额至德），为太玉眺台。南昌之地亦有之，皆所以眺望水妖也（唐神仙施肩吾后隐此垂钓，遂亦称钓台）。宋徽宗政和二年，封勇悟真人。其词略曰：以尔性勇而悟能，自得师授以至言。俾之人室，神童指妙，飞升帝乡。大江之西，故宅犹在（首尾同吴君诰）。

彭 抗

彭抗字武阳，兰陵人。举孝廉，仕晋，累迁尚书左丞。密修仙业，以病辞朝。师事许真君，仍纳爱女为真君子妇（旧以彭女为夫人，非也。故老称为子妇，是矣。真君怀帝永嘉末化炭妇诛蛇，而彭君在计，其年已七十六矣，岂复亲匹偶乎。屡闻真君夫人周氏，今

考孝道赞，有周女史答盱母问一篇绝妙，疑是夫人谦称，故曰女史。《新藏经》称圣母，非心）。真君念其恪诚，应诸秘要纤悉付之，速遣还朝。至穆帝永和二年，致政南游，挈家居豫章城中。再诣门下，朝夕叩问，道益精进。宋高祖永初二年（《职方乘》作义熙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举家二十六口白日升天（今都城宗笔观是也）。宋徽宗政和二年，封潜惠真人。其词略曰：以尔绝名去利，潜默内修，竭诚亲师，授以秘要。力行甫就，飞升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仙室灵坛，仍有陈迹（首尾同吴君谠）。

盱 烈

盱烈字道微，南昌人。少孤，事母以孝闻。母盖许真君之姊也。真君凡二姊，盱母为之孟（《遗爱录》云：南昌盱君烈、钟离君嘉，本许君甥。则盱母为真君姊，信矣）。真君为其孀居，乃筑室宅西数十步间，俾居之。故母子日闻道妙。真君每出，则盱母代掌其家事，仙宾隐客，咸获见之（胡天师石灶词曰：吾昔尝到此。则客于盱母）。母子并受玉皇诏，部分仙眷升天。今墙西道院，乃其旧居（号合仪府）。宋徽宗政和二年，诰封和靖真人。其词略曰：以尔学真君之道，悟五炼之源。惟性闲和，动合大化。卒与其母，偕升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吴君谠）。

钟 离 嘉

钟离嘉字公阳（一字超木），南昌人，真君仲姊之子。少丧父母，植性简淡。真君尝叹其有受道之资，乃授之神方能拯救，付之妙诀能役逐。真君升天，首有金丹之赐。是年十月十五日中，碧霞宝车自天来迎，公阳拜诏，升车而去。新建象牙山西源，是其所居也。有观曰丹陵，石药臼尚存，号钟王府。宋徽宗政和二年，诰封普惠真人。其词略曰：以尔持修炼之术，善符禁之能，普惠遐邇，功行昭著。真君付诀，升游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吴君谠）。

黄 仁 览

黄仁览字紫庭，高安人。父辅，字万石，举孝廉，仕至御史。紫庭神彩英秀，局量凝远。真君以女妻之，尽得真君之道。任青州从事单，骑之官，留妻侍父母。然每夜辄归，人莫得知。一夕，家僮报，许氏院中夜有语笑声。姑讯之，许氏曰：黄郎耳。姑曰：吾子从仕数千里，安得至此？许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顷刻千里。戒在漏语，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当使我见之。是夕紫庭归，许氏告以故。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谒父母曰：仁览虽从宦远乡，夜必潜归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谴责。言讫，取竹杖化为青龙，乘之而去。故万石亦知仙道足慕，执弟子之礼以事真君。惟紫庭二弟勇健不检，日事游畋，虽父兄奉诏飞升，而二人尚在猎所。自言受性纵逸，不堪作仙。任兄举族飞腾，容我二弟捕鹿。紫庭叹其赋分，复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遂与父母三十二口乘云而东，从真君仙驾升天。二弟后隐于西山（今方冈庙，俗呼黄朝四郎五郎是也）。仙仗既行，云间坠下石球药臼各一（瑞州高安县祥符观，旧曰祈仙观，是其故居也）。傍有许氏坠钗洲。宋徽宗政和二年，诰封冲道真人。其词略曰：以尔袭初平之庆，禀非常之资。师事道君，洞该至妙。功行甫就，升游帝乡。大江之西，尚存故宅（首尾同吴君谠）。仁览父辅，亦求为真君弟子。真君以其懿戚，待以客礼，故不与十一人之数。诸弟子受法，皆许传族，坛靖各立府亭之名（其教大仪曰：府小仪曰亭，行持道法，以人数多寡名之）。

兰 公

昔有异人，姓兰名期，人莫敢呼其名，称之曰兰公。初居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其家百余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称孝悌王，讳弘康，字伯中。语兰公曰：始

气为大道，于日中为孝道，仙王元气为至道。于月中为孝道明王，玄气为孝道，于斗中为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吾于上清以下，托化人间，示陈孝道之教。后晋代当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因付兰公秘旨及金丹宝经、铜符铁券，令传授丹阳黄堂靖女真谌姆，且戒之曰：将来有学仙者许逊，汝当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将兰公游于郊野，道傍忽有三古冢，指以示兰公：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家乃昔尸解所遗仙而已。第二冢乃太阴炼形，形体已就，今当起矣。第三冢藏蜕骨耳，宜移冢傍之路，勿令人物践履也。孝悌王言訖升天。兰公乃榜示行人，断其旧路。人谓其妖妄，擅移路径，执以诣官。官吏拘公而诘其验，公具以前事对。官吏云：必若妄言，将加诛。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兰公与地分，对开其冢。其第一家果有黄衣一领；其第二冢见一人童颜弱质，如睡初觉之状；第三冢见有连环骨一具。众咸惊叹，吏乃持衣还献。府君著衣，著衣不能胜，还与兰公。公服之，即同冢中之人合为一体，竦身轻举。官吏悔谢，虔恳拜问何时再降人间。兰公俯语之曰：我自此或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济迷涂。其后吴都有十五岁童子，丹阳三岁灵童，并是真仙之化身也。将弘孝道之教，以授合仙之士焉。

臣道一曰：兰期积世修真，念不忘道，至感斗中真人下降，示陈孝道以开来。证真仙子如兰期者，诚之至焉者。观其三生解化之迹，昭然动人。至于妙合形神，竦身轻举，盖以一诚而历四世，仙道竟成，岂旦夕之功行哉。道德经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岂非兰期之谓乎。

许 大

许大，真君之役夫也。真君上升之日，适与其妻运米出市（今西岭市），闻真君升天，夫妇推覆米车，奔驰而归。至则仙仗已兴，夫妇抚膺哀号，乞从行。真君告以善功未备，不应飞升。乃授以地仙之术。夫妇俱隐于西山，其覆车之米，在地复生（今地名翻车冈生米市，即其所也）。既隐，不欲人识，改姓曰午。又为人所知，复改曰干。夫妇各有诗留于世，干君诗曰：自从明府升天后，出入尘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混世俗，卖柴沽酒贵忘心。其妻诗云：醉舞狂歌踏落花，绿罗裙带有丹砂。往来城市卖生药，只个西山是我家。又诗云：出入仙乡不记春，岂知尘世有寒温。儿家只在西山里，除却白云谁到门。因干君出游，经时不归，独步醺坛，有感而作。昨日因游到翠微，醺坛风冷杏花稀。碧桃为我传消息，何事人间去不归。许大夫妇闻真君将上升，苦求随行，真君以诏使告，合从升天人数已有定命，难徇其请。故预期使之出幹，虽覆车而归，已无及矣。今时人有见之者。《稽神录》云：洪州西山中有樵人，自称干大，众莫知其名。时出村落，与人相接，拱揖而已，未尝交一言。人欲问之，辄揖而去。有少年者，俟其出，拜之曰：愿事先生。干大惊，欲去。少年急捉其衣裾，随之而往。干大曰：尔何为者？辄对曰：愿事先生。且拜且行，经历险绝，辄不暂舍。久之，乃坐涧水傍，曰：尔欲茶不？少年曰：诺。即解衣襟间取茶末，置少年掌中，使掬水吞之。讫，因卧，良久而寤，遂失干大。寻樵路而出，乃分宁县界，数日还家。少年自此轻健无疾。

胡 惠 超

天师胡惠超字拔俗，不知何许人也。莫知其年寿，唐高宗上元间，来自庐山，栖于豫章西山之洪井。幅巾布褐，徒行负杖。至游帷观，见同辈，手不执板，擎拳而已。美须眉，体貌瑰伟，类四十许岁人。身不甚长，然每处稠人中，其首独出其上。虽至长者，止及其肩。故时人称为胡长仙。人问其年几何，曰：五十二岁。逾数十载问之，亦复云然。至论晋宋已来治乱兴废，纤毫不错。喜谈晋司空张华文，博物如其友。或云许、吴君尝授其延生炼化，超三元九纪之道，能敕召神灵，驱奋雷雨。至陶弘景校茅山华阳洞太清经七十

卷，天师亦与焉。背缝尽朱书其姓名，览之者皆见之。又曰：吾昔到此，客于盱姆用，是不知为何代人物也。每逢路傍暴骨遗骸，悉为瘞之。地有古物宝器，掘之如其言而获。闻邪怪之物，疾之如寇仇，即务剪除之。时豫章西门有樟木精，为独足神，大兴怪祟，邀人淫祀。天师一见叱骂，书符禁制，即命斩伐，积薪灌油，以火焚燎。妖祟遂灭，以地为观（旧名信果，今额天庆）。昔游帷观，唐初荒废，因问主观胡不修葺，答以乏材力。天师奋然而往，不逾月以木筏至。高安樟木江口，距观九十里，命筏人紧系缚，各就宿江岸，临暮飞黑符一道，中夜烈风雷雨。比明，筏已在坛下矣。凌抹岭谷所当之路林木，披靡摧折。又于山下发一窖，出钱三百千，为工役之需应。殿宇非人所居者，皆役役鬼神为之。门外凿三井，以辟火灾（俗号曰禁火井，故至今永无火灾）。久之，异迹显著。唐高宗时偶抵京邑，诏除寿春宫狐妖，赐洞真先生。至是，天后以蒲轮召之。天师深隐岩谷，州县搜求之急，不得已而出。至都，引见于武成殿。后临问仙事，天师止陈道德帝王治化之源。后大喜，又欲留于都下，委以炼丹之事，天师辞请还山修炼。敕遣使赍金璧送归。行次单父，赐书曰：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尘俗，如轩历之广成，汉朝之河上，遂能不远千里，来赴三川。日御先开，望霓裳之渐远；天津后渡，瞻鹤盖以方遥。空睇风云，惆怅无已。恍蒙九转之余，希遗一丸之药。天师乃于洪崖先生古坛之际炼丹，首尾三年，降诏趣召诣阙，至则馆于禁中。天师辞归，固留不许。天师一朝遁去，上闻，叹恨久之。遣使赍赠甚厚，兼赠诗一篇，云：高人协高志，山服往山家。迢迢闻风月，去去隔烟霞。碧岫窥玄洞，玉灶炼丹砂。今日星津上，延首望灵槎。天师归西山，居于盱母靖，观有三清中门，真君横堂（堂在今仙井画旧亭上），皆鬼工所造。平柱眠枋叠至春，斫削之，工人或可侔，至植立不斜，坚固不朽，非人可及。梁牌亲题年号，笔力遒劲。又自写其真容于后殿之壁。其居西山，人皆师事之。千里之内，无疫疠水旱之灾，无猛鸷夭枉之苦，远近赖焉。长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于游帷观之西北伏龙冈造砖坟，藏太玄真符二，七星神剑、灵宝策杖各一。三日而讫。天师正衣冠，坐绳床，异香满室。空中云鹤，墙外人马之声，纷纷不绝。视之，已解蜕矣。州县以闻，赐钱帛修斋醮，复谥曰洞真先生。姑苏先生司马贞撰碑，具载详悉。开元中，天师复出，为明皇所重，以诗送还山，云：仙客厌人间，孤云比性闲。话离情未已，烟水万重山。又世传明皇三公主从之学道，一曰玉真长公主，二曰玉真次公主，三曰真一公主。其后道成，皆隐翔鸾洞。师亦隐去。今伏龙山凌云观，乃师还山所居。公主从之学道处，凌云南去十余里，平地有山，为冢三。又师再藏剑印符篆处，俗呼曰三椽，至今属籍凌云观。其门人高弟甚多，最显者曰万天师、兰天师。临川井山黄花姑云：游帷观有胡天师画真像壁。一日将颓，忽有一云水道士至，以木板模写之，俨然复前状。越夕而壁倒，道士亦不知所往。门堂以宋徽宗政和六年奉旨重造，始彻去，今惟真板存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八

王 纂

道士王纂者，金坛人。居马迹山，常以阴功救物。值西晋末中原乱离，饥饉病疫交作，民多毙无救。纂悯之，遂于静室飞章告天而泣涕不已。后三日，室中有光如昼，已而祥风景云纷郁空际，异香天乐下集于庭。先有介金执锐之士三十余人，斯须珠幢宝幡，霓旌羽节，导从前后。又四青童执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云锦。前立巨屏，左右龙虎将军、侍从官将各二十余人，立屏左右，若有备卫。复有金甲大将军二十六人，神王十人，次龙虎二君之外，班列肃如也。俄而笙簧之音自西北至，五色祥光灼烁流映，一人佩剑持简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于是百宝大座自空而下，道君据坐，有二真人、二天帝立侍焉。纂拜手跪伏而前，道君曰：子惻生民，形于章奏，刳心拔血，感动幽明，地司列言，吾得以

鉴盼于子。纂礼谢毕，道君告曰：夫一阴一阳化育万物，而五行为之君。五行互有胜负，各有盛衰，代谢推迁。气与生之相续，间不容息。亿劫已来，未始暂辍。得其生者合于至阳，升天而为仙；得其死者沦于至阴，在地而为鬼。鬼物之中，有优劣强弱，刚柔善恶，与人世无异。玉皇天尊虑鬼神之肆，横害于人，常命五帝三官检制部御，律令刑章，罔不明备。然而季世之民淳源既散，浇伪日生，不忠于君，不孝于亲，违三纲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是六天故炁魔鬼之徒，与历世以来败军死将，戕害生民，驾雨乘风，因衰伺隙，为种种病。中伤极多，亦有不终天年，如王翦、白起。从来将领生为兵统，死为鬼帅。有功者迁为阴官，残害者由居魔属。乘五行败气，为瘵为瘥。然昔以阳威惮之，神咒伏之，自当弭戢。今以昔于杜阳宫所授真唐平神化、神咒二经，复授子。行之，可拯万民。即命侍童披九光韞，以二经及三五大斋诀授之。曰：勉而行之，阴功可成，真阶可冀也。言訖，千乘万骑西北而举。纂按经品斋科行世，江表自是疫疠不复作矣。

单 道 开

单道开，敦煌人。常衣粗衣，或赠以缁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昼夜不卧。常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树诸神见异形，试之，初无惧色。石季龙时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邽（《释教书》云：晋穆帝永和三年，太史奏虎云：仙人呈现，当有高士入境。虎敕州郡，有异人令启闻。十一月，秦州刺史上奏，送单道开到邽）。季龙令佛图澄与语，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观国兴衰，若去者，其境有大乱。及季龙末，道开南渡许昌，寻而邽中大乱。晋穆帝升平三年至京师，后至南海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年百余岁，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陈郡袁宏为南海太守，登罗浮山，至石室口，见道开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犹存，宏曰：法师业行殊群，正当蝉蜕尔。乃为之赞云云（出《晋书》）。宋眉山唐子西序云：葛稚川化去三十余年，单道开始来罗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开。盖稚川既为邓岳所留，居山烧炼著书数年，丹灶具存。而道开平日惟食细石子数枚，淡无所为，以故后世莫得而考。陈郡袁宏虽作道开赞，然宏尝为桓温作九锡文矣，此手岂宜复弄世外事，而赞文亦不复见于世。遂作二赞，书之山谷，而不显其处，以貽后世之好奇者云。作道开赞曰：世人茹柔，刚则吐之。匙抄烂饭，口如牛呵。至人忘物，刚柔一致。其视食石，如啖饼饵。北平饮羽，出于无心，食石之理，于此可寻。我虽不能，而识其理，庶几漱之，以砺厥齿（出《罗浮国志》）。

王 嘉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轻举止，丑形貌，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炁，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数百人，亦穴处。一云嘉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改其服，颜色日少。季龙之末，弃其徒，潜于终南山，结庵而止。门人复随之，乃迁于倒兽山。好尚之士师宗，问当世之事，随问而对。好为譬喻，如调戏者。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人莫能晓，过皆有验。人候之，至心则见，不至心则隐形不见。衣服在架，履杖犹存。或欲取其衣者，终不及企，而取衣架愈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诸物亦然。秦苻坚累征不就。坚寻大举南征，以茅融为大将军，遣人问嘉。嘉曰：金坚火强。仍乘使者马，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而不言，坚又不解，更遣人问世祚如何。嘉曰：未央。坚欣然以为吉征。明年，岁在癸未，坚大败于寿春，遂亡秦国。是岁在末年也。以秦居西为金，晋都南为火，火能铄金也。嘉寻移嵩高山，姚萇与苻登相持，问嘉曰：吾将杀登，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萇大怒曰：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陇右逢嘉将两弟子，已千余里，正是诛嘉日也。嘉使书与萇，萇令发嘉及二弟子棺，并无尸，各有竹杖一枚。萇寻亡。嘉著《拾遗

记》十卷，多纪异事，见行世。

孟 钦

孟钦，洛阳人。有左慈、刘根之术，百姓慕而趋之。符坚召诣长安，恶其惑众，命符融诛之。俄而钦至，融留之，遂大燕官僚。酒酣，目左右收钦。钦化为旋风，飞出第外。顷之，有告在城东者，融遣骑追之。垂及，已远。或有兵众拒战，或前有溪涧，骑不得过，遂不知所在。坚末，复见于青州，符朗寻之，入于海岛。

郭 志 生

郭志生字通明，宋提郡人。晋元帝时，云已四百岁，见之如五十许人。有短卷书，满两篋中，常负之。多止乌场张绩家，每叹曰：兵荒方生流毒，生民将以沟渎为棺材，苍蝇为孝子。必然之期，可为痛心。后二年，孙恩妖乱，冬夏杀害及饿死者，十不遗一。忽谓绩曰：应亡，为吾备粗材器，殡不须埋，但送山岩中，以石镇材上。后少日而死，绩谨依斯教。经数日，绩亲人自富阳还，见志生骑白鹿山中行，作书与绩。

郭 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也。好经术，博学有高材，而讷于言论。词赋为晋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有郭公者，客居于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惠、怀之际，河东先扰。璞筮之，知难将作，于是避地东南，抵将军赵固。会固所乘良马死，固惜之，不接宾客。璞至，门吏不为通。璞曰：吾能活马。吏惊，入白固。固趋出，曰：君能活吾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长竿东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庙者，便以竿打拍，当得一物，宜急持归。得此，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将归，此物见死马，便嘘吸其鼻。顷之马起，奋迅嘶鸣，食如常。不复见向物，固奇之，厚加资给。璞过江，王导深重之，引参已军事。元帝初镇建邺，导使璞筮之，所言皆验，迁著作佐郎。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璞上疏云：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荡除瑕衅，赞阳布惠。建武四年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璞以帝用刑过差，阴阳错缪，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数。然子产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须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顷之，迁尚书郎。永昌元年春正月，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大赦改元。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璞善卜筮，知敦必作乱。已预其祸，甚忧之。大将军掾陈述卒，璞哭之极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元帝崩，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许步。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掩墓，数十里皆为桑田。璞尝为人葬，明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明帝大宁元年三月，王敦谋篡位，讽朝廷征已。帝手诏征之，敦移镇姑熟。二年五月，将举兵向京师，令璞占梦。璞筮之，曰：无成。敦曰：予寿几何？璞曰：公若举事，祸将不久；若还武昌，则寿未可量也。敦怒曰：卿寿几何？璞曰：寿尽今日日中。敦大怒，令伍伯缚之。璞谓伍伯曰：吾年十三时，于栅塘脱袍与汝，言吾命应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深惠，衔涕行法。璞未筮梦之先，已预报家人，备送终之具在行刑之所。命即寢于江侧两松之间，后三日南州市人见璞货其平生服饰，与相识共语。敦闻之不信，开棺无尸，乃兵解也。后为水府仙伯。璞生平与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卧内，便直入。璞曰：卿来，他处自可径前，但不可厕上相寻耳，必客主有殃。彝后因醉诣璞，正逢在厕，掩而观之，见璞裸身被发，衔刀设觥。见彝，抚心大惊，曰：吾嘱卿勿来，反更如是，非但祸吾，卿亦不免矣。璞终娶王敦之祸，彝亦死于苏峻之难。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

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亦数万言（上文所载多同《晋书》）。

臣道一曰：郭璞之答王敦，止奸臣贼子之心也。王敦处大将军之贵，窥晋室之微，欲行反噬，可谓可欲而不知足者。璞冀说止之，观其辞曰：若将举事，祸将不久；若还武昌，则寿未可量也。郭璞岂非以斯道自任，而冀回奸臣贼子之心乎。《道德经》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此诚郭璞止王敦之意也。

郭文举

郭文举，河内轵人。少爱山水，常游名山，观华阴石室。洛阳陷，入吴，居大辟山。停木于树，苦覆而止。时猛兽为暴，文举居之十余年，无患。丞相王导使迎至京师，朝士咸共观之。文举颓然箕踞，傍若无人。周顗问曰：猛兽害人，先生独不畏耶？文举曰：吾无害兽之心，故兽不害人。周顗、庾亮、桓温、刘恢共叹曰：文举虽无贤人之才，而有贤人之德。晋成帝咸和元年，恳求还山，导不许。复少日，遁入临安白土山。明年，苏峻作乱，时人谓文举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经二卷，韞盛悬屋，未尝见读之。山人徐凯师事文举受箓，箓上将军吏兵见形于凯，使役之。又令凯见社灶神，戒凯曰：不可有房室，不复为卿使。凯后娶瞿氏女，诸神即隐。惟余箓吏二人，不复从命。语凯云：汝违师约，天曹已摄吏兵，留我等守太上箓，不复可使。文举亡，如蝉蛻。山下人为之立碑。文举书箓叶上，著金雄诗、金雌记。后人于其所住床席下得之，次第寻看，讎纬相似，乃传于世。

臣道一曰：郭文举栖隐山林，不畏猛兽，观其答周顗之问曰：吾无害兽之心，故兽不害人。其所养所学，可知矣。此所以起人之叹服。《道德经》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岂非郭文举之谓乎。

王质

王质，晋时东阳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遇见石室中有数童子围棋歌笑（一云遇赤松子与安期生奕棋）。质置斧柯观之，童子以物如枣核与质，令含咽其汁，便不觉饥渴。童子云：汝来已久，可还。质取斧，柯烂已尽。质便归家，计已数百年，亲旧零落，无复存者。复入山，得道，百余年人往往见之。后亦升天而去。浙东信安有烂柯山，即其地也。一名斧柯山，今属衢州西安县。又广东信安亦有烂柯山，今属肇庆府。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丧父，幼母偏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谓母曰：幼病困，不可卒愈，徒累二兄，终不得活。欲依道门，洒扫以度一世。母许之。幼在师家，恭谨勤修，长斋笃学，未尝暂息。遂洞明道术。年四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溺之道，以一马鞭与幼，令幼以鞭水，行于水上如行平地。晋安帝义熙中，幼还家辞母云：幼已得道，不复留人间，今还与家别。母曰：汝应在何处，去复几时可还？幼曰：应在峨嵋山更受业，未有归期。中表乡邻共送幼，至区阳西江，见幼鞭水而行，渐渐而远。顾谓二兄曰：世世传道业矣。

范豹

范豹者，巴西阆中人。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无为之道。临目嘘漱，项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单布衣。至桓温时，头已斑白。至宋文帝元嘉中，状貌不变。其占吉凶，虽万里外事皆如指掌。咸问：先生是谪仙耶？云：东方朔乃黠我，我小儿时数与之狡狴。又云：我见周武王伐纣洛城头，战前歌后舞。宋文帝召见，豹答诏称：我或称吾，元凶为太子。豹

从东宫过，指宫门曰：此中有博劳鸟，奈何养贼不知？文帝恶之，敕豹自尽。江夏王使埋于新亭赤岸冈，文帝令发其棺，看柩无尸，乃悔之。越明年，豹弟子陈忠夜起，忽见光明如昼，而见豹入门就榻坐。又一老翁后至，豹起迎之。忠问是谁，豹笑而不答。须臾俱出门。豹问忠：比复还东乡，善护我宅。即百里洲也。

冯 伯 达

冯伯达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进济物。道民陈辞得旨，与戴矜相似，又是同时人也。宋文帝元嘉中，伯达下都，后寄载乡人还南。行至梅根，阻风连日。伯达谓船主曰：欲得速至家，但安眠，慎勿开眼。其夜闻舫下刺树杪而不危抗，窃有窥者，见两龙挟梁翼船，迅若电逝。未晓到舍。伯达寻入庐山不返。

马 荣

马荣者，住梁国浚城中，两眼赤烂，瞳子不见物而能明察洞视。北方多病癰，乡里不容者辄来投荣。荣为治之，悉差。荣云患脚，常乘白鹿车，行无远近，不见人手推引，而车自至。或一日赴数十处请，而各有一荣。凡与人语，自称厄子。作牵车三诗，类乎讖纬。宋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初，作书与两国人别，至十六日中时果化。

韩 越

韩越者，南陵冠军人也。心慕神仙，形类狂愚。随师长斋诵咏，口不辍响。常著屐，行无远近。入山或百日、五十日，辄还家。人问越，未尝实对。后乡人斫枯木作弓，于大阳山绝崖石室中见越，与六七仙入读经。越后自山中还，于峦村暴亡。家迎丧，觉棺轻，疑非真尸。发看，惟竹杖尔。宋孝武帝大明中，越乡人为台将，北使于青州，南门遇越，容貌更少。共语移时，访问亲表存亡，悲欣凝然。越云：吾妇患嗽未差，今因与卿散一里，令温酒顿服之。台将还都，具传越言。越妇服散，嗽即愈。

严 东

道士严东，不知何许人。年四十余，齐高帝建元中诣晋陵，依道士李景游。尝自悔若愚，衣弊履穿，惟簋一瓢，亦无经书。及与之谈论，所造深微，而声音清彻，听者骇异。其为笑傲歌谣，和光混迹，时人皆知非常，而钦尚之。在晋陵五六年，一日将别，援笔注《灵宝度人经》。辞不停翰，穷日而终。乃入溧阳甌山中，后亦不知所在。

王 灵 輿

王灵輿者，九江道士。性和缓，而勤于道。始居五老峰，夜有神入谓曰：得道者各有其地，如植五穀于沙石中，则不能成。既有飞升之骨，当得福地灵墟，可以变化。虽累德以为土地，积行以为羽翼，苟非其所，则魔坏其功，道无由冀矣。灵輿问可栖者何地，曰：朱陵之上峰，紫盖之邻岫，可以冲天矣。遂迁衡岳中宫，凡一纪。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十三日，群仙下迎于坛所而升天。宋徽宗赐号通微集虚大师。

双 裘 祖

道士双裘祖字仲远，梁时吴人。始居南岳，后迁九嶷山。潜心于道，以求度世。尝谓诚素所至，高真必通，遂刻志诵黄庭玉篇。因作黄庭观，使弟子居之，自栖于白马岩。一日，归观沐浴，闭室而坐。凡七日不出，弟子惊异，开视之，忽然轻举，遗仙帔于木杪。时唐太宗贞观元年夏四月也。岩中卧席，后百余年皆不坏（详见《南岳总胜集》）。

桓 闾

桓闾者，不知何许人。事陶隐居，居茅山华阳馆十余年。立性端谨，执役之外，寂然若无所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鹤，自空而下，集于庭。隐居欣然而接，谓已当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也。隐居默计门人，皆无姓桓者。索之，惟得执役桓闾焉。诘其所致，则曰：常修默朝之道，亲朝大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将升天，隐居欲师之，闾执谦固辞。隐居不获请，且谓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于世俗，得非有过致。然幸为我访之，他日见谕。闾于是服天衣，驾白鹤，升虚而去。后三日，密降而言曰：先生之阴功固已著矣，然所修本草以虻虫水蛭之类为药，功虽及人，而反害物命，以此更一纪当解形去，授蓬莱都水监。隐居复以金石草木药可代物命者，别著《本草》三卷，以赎其过。后果解形而去。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二十九

寇 谦 之

天师寇谦之字辅真，上谷平昌人，后魏刺史赞之弟也。远祖仁，汉成帝时隐王屋山，白日飞升，号明真先生。仁之孙曰隼，亦乘龙而去。父冯翊，为河东太守，以秦符坚建元乙丑岁七月七日生天师。年十六，长八尺有余。至十八岁，乃倾心慕道，幽感上达，有仙人成公兴佣于谦之从母家，因易之使垦田。一日，于林下算周髀不合，公兴因教之，应手而成。谦之乃叹赏，有顷忽谓谦之曰：法师有意学道，可相与为隐乎？遂与之游华山，常采药食，谦之自此不复饥。又隐于嵩山数年，一日谓谦之曰：某出，当有人将药相遗，但食之。果如所言，视其药，皆毒虫臭恶物，乃恐惧而出。公兴还，具对。公兴叹曰：法师未易得仙，但可为王者师。复曰：某不久留，翼日午时当去。公兴亡后，先生幸为沐浴，自当有人见迎。公兴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谦之躬自沐浴。明日日中，有叩石室者，谦之出视，见两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钵及杖。谦之引入，至公兴尸所。公兴倏然而起，著衣持钵执杖而去。谦之遂守志嵩阳，不复出。后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夏四月一日，遽有二人衣翠衣羽服，冠洞云冠，乘龙持麾来，曰：老君至。徐闻音乐之声，斯须太上乘白玉车，九龙骖驾，威仪赫奕，神仙导从，集上山顶。谦之虔心作礼，见辟五官门，台殿岌然。太上坐白银华林下，敕仙伯王方平引谦之前立，曰：吾得中岳集仙宫主表称，张道陵登真以来，修真之人无所师授，今有中岳道士寇谦之行合自然，宜处师位。故吾授汝以天师之任，及云中音诵新科经戒。自开辟以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当出，汝宜修之，佐国扶命以化生灵。遂出新科经戒九卷。谦之受讫，五云台殿俱隐。太常二年正月十五日，太上复降，又赐新科符箓十余卷，且戒之曰：前后符箓，得人可授。授非其人，罪及汝身。谦之稽首奉教，而后志行日新。太武帝始光中，朝廷遣洛州刺史梁公率官千余人诣山，迎师至阙。而朝野未甚信奉，惟司徒崔浩师事之，上疏曰：臣闻圣主受命，则天应以瑞，河图洛书皆寄言虫兽，未若今日神人对接也。昔汉高帝虽曰英圣，四皓犹不屈之。上悟其言，乃命使奉玉帛告祭嵩岳，及赐师宫馆。前席问道，礼遇益恭。复欲授辅弼之位，师固辞曰：我今圣师，太上四临，神仙六降，并授天经科法。量其所感，乃真圣也。遂建都坛，创静轮天宫，制作威仪，一如经戒。于是天下归仰焉。至庚辰岁，师请为帝祈福于中岳，精诚通感，太上冥授帝以太平真君之号，并冠服符箓。师还具奏，是岁改为太平真君元年。二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自古未有，当受符箓以彰圣德。上然其言，乃登坛受之。九年正月七日，谓弟子曰：吾昨梦成公兴召我于中岳仙宫。五月二十五日，果羽化。有青炁若烟出口中，至天半乃消。其体渐缩，识者谓之尸解。降年八十四。至七月十五日，东郡

沈猷采药于嵩岳顶，见谦之身作银色，光明如日。由是知为仙人。

李 皎

李皎为寇谦之弟子，遂服气绝粒，数十年隐于常山。年九十余，颜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带，家人异之。俄而坐化，道士咸称其得仙尸解。

韦 节

法师韦节者，字处元，京兆杜陵人。其族名家，藏书万余卷。节幼而好古，通经传子史，傍及占候之术，靡不精索。十四岁，后魏武帝擢为东宫侍书。及孝明帝初即位，太后视朝，出守于鲁郡。庄帝立，复为阳夏守，以可近嵩山隐真道士赵静通法师也。既至，遂还簪绂于朝，而谒法师。受三洞灵文，神方秘诀。静通曰：嵩高是神仙福地，顷浮屠氏栖于此，非有绝俗之行，直欲托名岳以霁风声。由是积尸沈魄，秽浊灵山。比者天文气候怒戾失中，恐灾流于此，尚宜安居耶。汝可抵商洛岷益间，吾当游泰山，或乘桴浮海。节乃卜居华山之阳，人因号华阳子。饵黄精、白术、胡麻、茯苓、丹砂、雄黄、修三一雌一，八道九真。又行黄庭内景、智慧消魔经法。撰为《三洞仪序》，注《妙真》《西升》等经及《庄》《列》《中庸》《孝经》《论语》，惟《老子》《周易》有别论八十余卷。又读太和真人楼观先生内传，复为一卷。周武帝尝请受灵宝五符赤书真文，有白鹤临坛，徘徊而去。帝嘉之，屡有锡赐。复诏为修真之曲，遂撰精思法。上叹仰再四，因赐号精思法师。时有陈国使周洪正，闻师名，欲即问道。帝召与之对，剖析深微，抑扬三教。洪正美而叹曰：此三界杰人，非止二国之可仰而已。帝特改号玄中大法师。已而庐于山之东岭，屏诸喧杂，以宅清旷。上闻之，复赐太元精舍。武帝太和四年（《外纪》作天康），忽彩云如盖，覆其庐，且曰：予当乘此而去。遂不出户。十有二日，乃寂然解化，降年七十三。

田 仕 文

田法师名仕文，右鄆人也。隋文帝开皇七年，试业入道，事韦节法师，传授三洞经法及符诀。又诵灵宝、生神章二经。居常饵服白术、茯苓，久而有益。每炼气于静室，或一句半月而出，颜色愈光泽。凡八节、十直、庚申日，斋戒修奉，未尝少辍。为人祈福，无不通感。或为人救病，无不平愈。陈纲常请醮，忽袖降枣数颗在坛，食之，则非人间所有者。又道士尹漆一日令佩符策，函忽坠水，骖然有声，漆已在岸。其真策神符之灵，皆此类。常语人曰：世之入有苦必援之。然未之信。时有里人贺兰开者，受戒于师。一夕忽卒，为鬼吏所执，至一府庭，如人间有司之所。掌簿者阅之，谓开曰：汝有受戒之名，可复还。由是重苏。其通幽达冥之效如此，四方之际信尚者多，而受赐不可胜纪。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十九日羽化，人皆见幡花羽节迎师而去，且曰：吾今登南宫福堂矣。降年七十有五。门弟子惟尹文操为入室者。

徐 则

道士徐则者，东海郯人。沉静寡欲，常怀栖隐之志，乃入缙云山修道。久之，太极徐真人降谓曰：汝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因庐天台山，绝粒养浩，所资惟松水而已。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以书召之。谓门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召我，徐真人之言验矣。既至，晋王请授道法，则辞以日不利。其夕，虽香火如常，朝礼至五更，寂然返真。王命使送还天台。时自江都道中，人或见师徒步，云得还。及至旧隐，以经书道法遗弟子。仍扫一室，曰：有客至，宜延之于此。有顷，跨石梁而去，不知所在。翌日，果使至。时年八十有二，晋王追叹，遣使图其形，又命柳誓为赞，曰：可道非道，常道无名。上德不德，至德无营。真风扇矣。粤有凤炼金骨，怡神玉清。石髓方漱，灵丹欲成。言念葛稚，将从

茅盈。我王遥属，爱感虔诚。柱下暂启，河上沈精。留符信在，化杖龙轻。求思灵迹，曷用遽情。

岐 暉

法师岐暉字平定，京兆人也。周武帝太和五年入道。未几，会武帝沙汰释老之徒，因复流俗。至隋道法重兴，时年二十六，景行之心愈固，遂事苏法师于通道观。久之，传授三洞经法，修按未尝少息。内以希夷全其真，外以逍遥适其趣。历年之久，湛然自得。隋大业七年，炀帝亲驾征辽，暉谓门弟子曰：天道将改，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后数年，隋果乱。至唐高祖钦异其德，遣使赍龙彩以祈福。醮夕，有白云覆坛，双鹿驯砌。其精感如此。上嘉之，诏修楼观，坛宇尊像，一皆鼎新。仍以蓝田充焚修之费，命师主之。一日，上躬诣祠庭，谓左右曰：老君乃吾圣祖也，今为社稷主，不有洪建，其可已乎。因改观为宗圣，诏赐粟帛以充斋给。师每为国祈谢之外，修存三守一及卧斗之法。尝以仙经云欲为仙客入太白，于是择门人志道者俱往。既至而返，则室中常有神仙谈笑。唐太宗贞观四年七月十八日，忽谓门人曰：翌日巳时，吾当去世。及期果羽化，春秋七十三。

孙 思 邈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七岁就学，日诵千言。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其少，异之曰：圣童也。顾器大难为用耳。及长，好谈庄老百家之说。周宣帝时，以王室多事，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养形，求度世之术。洞晓天文推步，精究医药，审察声色。常蕴仁慈，凡所举动，务行阴德济物为功。偶出路行，见牧牛童子杀小蛇，已伤血出，思邈求其童，脱衣赎而救之，以药封裹，放于草内。复月余出行，见一白衣少年，仆马甚整，下马拜思邈，谢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闻之，不以为意。少年复拜思邈，请以别马载之，偕行如飞。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门庭焕赫，人物繁杂，俨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见一人，端正美貌，衿帽绛衣。侍从甚众，欣喜相接。谢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儿子相迎。前者小儿独出，忽为愚人所伤。赖脱衣赎救，获全其命。此中血属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道者，荣幸足矣。俄顷，延入若宫闱内，中见少年女子领一青衣小儿出，再三拜谢思邈曰：此儿痴呆，为人伤损，赖救象害。思邈省记尝救青蛇，即讶此何所也。又见左右皆阉人宫妓，呼衿帽君王，呼女子为后妃。心异之，潜问于左右，曰：此泾阳水府也。王者乃命宾僚设酒饌妓乐以宴，思邈辞以辟谷服气，惟饮酒尔。留连三日，问其所欲，对曰：山居乐道，思真炼神，目虽所视，心固无欲。乃以轻绀珠金赠行，思邈坚辞不受。曰：道者不以此为意耶，何以相报？乃命其子取龙宫药方三十首与思邈，曰：此真道者，可以济世救人。俄复命仆马送道者归山。思邈既归，深自以为异。历试诸方，皆若神效。后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龙宫方在其内。又以声色诊入之疾，著脉经一卷，大行于世。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不就。尝谓人曰：过此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生人。至唐太宗时，召诣京师。上讶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蔑门之徒，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高宗初即位，拜谏议大夫，复固辞。时年九十有九，视听不衰。范阳卢照邻有时名而染恶疾，嗟禀受之不同，昧遇夭之殊致。问于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夫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动而为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地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痼疽，奔而为喘息，竭此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彼。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彗孛流飞，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

石立上涌，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痼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遵之以药石，救之以砭剂，和之以道德，辅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照邻曰：人事奈何？曰：心之为君，君尚恭，故欲小。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之谓也。胆为之将，以果决为务，故欲大。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谓也。仁者静地之象，故欲方。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方之谓也。智者动天之象，故欲圆。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圆之谓也。故其文学也颖出，其道术也不可胜纪。复问养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虚，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为本。士无畏则简仁义，农无畏则惰稼穡，工无畏则慢规矩，商无畏则货不殖，子无畏则忘孝，父无畏则废慈，臣无畏则勋不立，君无畏则乱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悔于远。如此则人事毕矣。高宗后无何制授承务郎，致之尚药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时年已百有余岁，晨沐浴，俨其衣冠，端拱以坐。谓于孙曰：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炼，将升无何有之乡，臣于金阙，不能应召往来。俄而气绝。遗命令薄葬，不设明器牲牢之奠。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解化年月，仙传所载与《唐书》合。《唐书》载年百余岁。《释氏通鉴》载：唐永淳元年，隐士孙思邈卒。善庄老阴阳医药之术，尤重释典，世称孙真人焉。今据所载解化年月，则又后三十余年，则是一百二十余岁。合准信史所载，《释氏通鉴》所载非）。至唐明皇幸蜀，梦思邈乞雄黄，乃命中使赍十斤送峨嵋山顶上。中使上山，见老人幅巾被褐，二青衣童夹侍，曰：有表录上皇帝。中使视石上，朱书百余字，遂录之。随录随灭，须臾白气漫起，因忽不见。后成都有一僧，诵法华经甚专，虽经兵乱，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山仆至，云：先生请师诵经。遂引行，过溪岭数重，烟岚中入一山居。仆曰：先生老病起晚，请诵经至宝塔品，欲一听之。至此，先生果出。野服杖藜，两耳垂肩。焚香听经罢，入不复出。遂供僧以藤盘竹箸秣饭一盂，杞菊数瓯。僧食之，无盐酪，味美若甘露。并得賸钱一环。仆送出路口，僧因问曰：先生何姓？曰：姓孙。问：何名？仆于僧掌中手书思邈二字，僧大骇，回视仆，遽失不见。僧乃于山中寻求，竟迷旧路。归视賸资，乃金钱一百文也。由兹一饭，身轻无疾。至宋真宗天禧中，僧已一百余岁。后隐去，莫知所之。

臣道一曰：孙思邈炼气养神，精究医药，务行阴德，常蕴仁慈，汲汲以善为务。小蛇之伤，昆虫之微尔，思邈以药封而放之，其德及昆虫，非人可及。至于龙宫之报，感灵异之若此。道德经曰：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孙思邈以之。

胡 隐 遥

胡隐遥者，洞庭山道士也，自云邕里先生之孙。其山有邕里村邕里庙，累世多得道。隐遥居焦山，学太阴炼形之法，死于岩中。嘱弟子曰：常视吾体，无令物犯。六年后若再生，当复我以衣冠。弟子视之，肌体烂坏，惟五脏不变。乃复闭护，及期果再生。遂备汤沐浴，加新衣。其发松而黑，其髯粗而直。后十六年，如前死，更七年复生。如此凡三度，约八十岁，状貌如三十许人。隋炀帝闻之，召见，恩礼隆异。唐贞观中，太宗诏入内殿，问摄生之道。对曰：臣所修者，匹夫之志，功不及物。帝王修道，一言之利，万国蒙福，得道之效尤速。臣区区之学，非九重万乘之所修也。请归山，后不知所之。

刘 道 合

刘道合者，一名爰道，陈宛丘人也。幼怀隐逸志，住寿春安阳山。隋末迁苏山，从仙堂观道士孟洗传道。复入霍山。春分日启誓文于谷中，返数里间，雷电而雨，遂止于岩。是夕，梦有人召，觉则恍然有光，见一神人身长丈余，衣冠剑佩，持符从介甲士六七人。谓道合曰：吾为黄神大威使者，今六天丑类贼害民物，闻子好道，志节不屈，可制魔群。吾以

三天正一盟威摄召符契授子。道合受而吞之，自是道法所施，无不验。唐高祖武德中，入嵩山与潘师正同居。高宗闻之，降诏于所隐立太一观，使居之。时将封泰山，雨不止。帝使道合禳咒，俄霁。得宠，赐辄散贫乏。洛邑苦飞蝗，道合以符示官吏，俾散贴境内，则立消。唐高宗咸亨中，上召作符。既成，未克进，忽料简书，汲汲然似有行意。弟子问之，则曰：庐山司命君召吾。有顷，沐浴具冠褐而化。调露中，创奉天宫，迁道合墓。发棺，见骸骨拆，若蝉蛻者（一云惟有空皮，而背上开拆，有若蝉蛻者）。帝闻之，曰：为我合丹，而乃自服去耶。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

梁 湛

道士梁湛者，字考成，京兆扶风人也。博通经史，虽阴阳占候之术，靡不精究。外声利，薄滋味，唯以安闲自适。一日相者见之，且曰：此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气，非常人也。后果乐神仙道。大魏元帝咸熙初，事郑法师于楼观，时年十七。仁不胜生，和不好胜，人皆乐之。常梦与仙人游，或登山，或酌石髓，由是自有所娱。至晋惠帝永兴二年乙丑五月五日，老君命真人尹轨降于楼观，乃尽弟子礼事之。逾月，遂授炼气隐形之法，次授水石还丹术，卒授六甲符及采服日月黄华法。后隐于终南山，食炁吞符，大尽其妙。又广索丹砂，还而为饵。凡辟气之出，则音韵清彻。自是钦奉者多，乃深入岩谷。尝阻大雪，鸟兽俱毙，而湛独守寂，其志坚笃，故灵真自集。目能视地中物，耳能听数里声。一日忽谓门人曰：有朋友待吾于南峰，今须往矣。乃冠服而出，则云气迷罔，不见其形，惟闻鼓吹之音隐隐于空。时元帝大兴元年戊寅岁。混元实录云：能飞行变化，三年丹成，白日升天。

孙 彻

道士孙彻者，字仲宣，不知何许人，即尹通之籍师也。性端直，寡言语。外视若愚，而中养素，人莫能测之。前赵初光中，师事王先生，方十八岁。先生与之出处，人皆呼先生为大炼师，彻为小炼师。先生为时所望，请访益多，而遂隐遁。惟彻住楼观，或宿于木杪，与人迹罕及之地。居常编葛为席，合目端坐，若有所思。人或侮之，谦以自牧，故皆歉然自失而退。每观人颜色，不待人语言而已知入吉凶。年七十余，秦建元八年春，忽谓侍者曰：吾须暂行。乃拂衣而去，终莫知其所适。其友马俭思之，乃取葛席置静室中供养。凡数日，辄闻席上有入语。其灵异如此。

臣道一曰：孙彻疏绝尘俗，乐道养真。人或慢之，谦以自牧，故人皆自为之歉然矣。道德经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孙彻之谓矣。

马 俭

法师马俭字元约，京兆右扶风人，尹通之度师也。年十六岁，长八尺，耳大而厚，垂手过膝，额有伏犀，手有纵理。损声色，外名利。博通经史，尤长于风骚。郡邑异之，有辟命，不就。秦甘灵中，隶道士籍于楼观，从孙彻学道，时十七岁。遂授以道要。其经史之贍，则五符真文、三皇内文、道德、灵宝众经，遁甲占候之法。其药术之妙，则断谷服水，饵枣膏、天门、煎术、煎商、陆酒、五方云牙、六甲符、诸天内音，行气导引之方。其役使万灵，制御群邪，则有八吏六丁、二十四神、三皇众要之科，无施不验。姚苻闻而奇之，遣使往召，辞以疾。苻嘉其节，乃给香烛，钦尚加厚。俭志道益坚，仁惠周物，人所奔凑，日以滋多。一日，天神降而言曰：法师夙有功德，今复勤修道业，丹名玉历白简玄台，积有日矣。但保

其天年，必得度世。何区区于祈祷，役役于召劾者哉？自可优游三素，混合五神，绝诸闻见，独保清旷。由是怡神养素，不复出，而仙真时降。年九十八，后魏太武帝大延五年冬十月一日，谓弟子尹通曰：吾平生所修所感，当秘之勿泄也。顷有白云从西北来，覆寝室。须臾返真，惟闻香气不绝，而白云南举焉。

尹 通

道士尹通者，字灵鉴，真人轨之后也。幼从儒学，群经子史，博无不览。常嗟幻化非固，每仰天而叹。父母未之达，迫以婚宦。通乃跪伏曰：切闻张真升天，镇南嗣美；茅君得道，太守投诚。况高祖太极真人之遗德，可无隆绍，愿从所志。父母许之，遂飘然而去。时天下寇难纵横，通履艰危，冒惊险，而至楼观。年二十六，后魏太武始光初，事马俭法师。服勤历年，方授真人秘韞玉字金书。及侍怙已失，孝礼既尽，而希真守一之心与日俱往。香火朝谒，无或少怠。服黄精、雄黄、天门冬数十年，体渐清爽，性亦敏慧。尤急于疗疾，可愈者治之，言不可者决不可救。太武好道，钦闻其名，常遣使致香烛，俾之建斋行道。自是四方请谒不绝，而通惟以功德为怀，与而无求，散而无积。时有侄法兴及牛文侯、王道义与其徒七人，继踵而来，共希灵迹。故仙风真教，自此复彰。年一百一岁，耳聪目明，尤能夜书。至孝文太和二十三年（承明二年改太和，近刊《北史》多遗落）夏四月八日，忽与门弟子为终天之别。有顷，奄忽而化，颜色如常。藏剑之久，老子升真陵之西，有神灯数枚，光映其上，而后渐散。

牛 文 侯

道士牛文侯，陇西人也。性识颖拔，学洞古今，尤深于庄老。至于天文地理，无微不综。又善诲人，随其性导以忠孝，其劝戒则示罪福之理，其威禁则以符策之科。由是法教重兴，人多化恶为善。尝为人讲说，未始措意于利财，至于不得已，则受小而辞大。访人贫乏，密遣致物于其家，欲人不知其所从来也。每冬寒，则布谷于地，使禽虫有所食。阴功密惠，大以及于人，小以及于物。修身积德，久而愈笃。西魏文帝大统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梦青衣道童告云：上帝有命，宜早治装，明旦当发。及觉，及与门人别。翌日澡浴讫，果化。降年八十二。

王 道 义

道士王道义者，魏时人。博览群书，兼明纬候。知终南有尹喜登真之所，后魏孝文帝太和中，自姑射山将门弟子六七人来居之。初，道士牛文侯、尹灵鉴等四十余人，敷弘道化，朝野钦奉。时岁歉，常住之资殆不充给。道义大修观宇，兴土木工，丁匠就役。日常百数，而用度不乏。人讶而窥之，则仓库皆备，取多而益不穷。咸知师之神化，阴有灵助。由是楼殿坛宇，一皆鼎新。惟秦始皇所造老子殿，以其宏丽，不加修饰。令门人购集真经万余卷，皆自捐已力，未始求于人。其性浩然无系累。室中常有人语，弟子辈潜往伺之，乃真仙之降会也。后魏宣武永平中，将反真之际，白云满室，异香盈庭，逾日方散。里人有见道义乘鹿而去。

陈 宝 炽

正懿先生陈宝炽，颖川人也。年二十一，不乐婚宦，后魏孝文太和十八年，隶籍楼观，事法师王道义。未几羽化，遂游华阴。复遇陆景真人，授秘法而归。于是端诚虚已，依按修持，及诵大洞经。久之通感，故珍禽奇兽，常来侍卫。每朝老子祠及八节投龙简，则白虎驯绕，左右导从。往来人或有意，则咆哮震奋，触观左之槐，使彼恶者惊畏自匿，人因号曰老虎木。其德感如此，通幽达冥，无所不至。事有未兆，则先知。其崇妖害人，禁之

立止。西魏文帝钦异之，召入延英殿问道。时太师安定公及朝士大夫皆从而师之。年七十有六，大统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告门人曰：吾昨梦仙官召，不果久留。来何为欣，去何为怆，生死道一，梦觉理均。尔等体之，无或悲矣。言讫，奄忽而化。诏谥正懿先生。

王 延

道士王延字子元，扶风人也。才九岁，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统三年丁巳，人道师正懿先生陈宝炽。至十八，肄业于楼观。与真人李顺与相友善。未几，访华山云台观，复师焦旷真人，授三洞秘诀真经。惟松餐涧饮，以希真理。后周武帝钦闻，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谓曰：道教陵夷，久失拯援。可应诏出，弘大道教，吾自此逝矣。至都，久之得请还西岳云台观，复诏增修以居之。然山石无土，致之极劳。因虚默祷于天，忽涌土出于观侧，取多而不竭。尝苦乏油，乃置一器，经夕自满，久用而有余。凡宾客将至，则先有二青鸟，其状如乌，飞鸣报之。每登仙掌，陟莲峰，如履平地。居常出处有猛虎，驯绕若相保卫。是时天下溺于浮屠氏，且其徒不能维持禅律之学，务以罪福骇俗，其弊浸盛，故行沙汰。道教亦从而几绝。时师之名独为上所钦，召至阙，咨问道要。复欲建通道观，命校讎三洞经法、科仪戒律、飞符篆，凡八十余卷。又撰三洞珠囊七卷，诏颁于通道观。由是道教复兴，朝廷以大象纪号。至隋文帝禅位，置玄都观，诏延主之。开皇六年丙午，特召见于大兴殿。上斋戒受智慧大戒，于是祥风景云，罗覆坛所，因职以道门威仪。威仪之名，自兹始矣。时公卿大夫，翕然钦附。仁寿四年春三月吉日，告门人曰：吾欲归西岳，但恐上未许。至九日，羽化于仙都观，有白鹤飞鸣，徘徊庭户。上异之，遣使护葬西岳。及就圻，但空棺而已。

臣道一口：王延幼年学道，能得明师。扶教立宗，通灵感物，观武帝诏修云台观，则患劳于致土，默祷于天地，忽涌土出，取多不竭，此积诚动天，夫岂易致哉。《道德经》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此之谓也。

李 顺 兴

道士李顺兴，京兆人。母因梦明星自天而降，遂有娠。及生，有一道士来曰：此子乃前生得道人，暂寄胞胎也。才九岁，好清虚，常端坐，湛然不动。父母谕其意，俾师正懿先生。年十一，与道士籍。常诵大洞经，勤久不息。正懿乃为立坛，授五千文及黄庭经，且曰：汝虽尚幼，心已合真。考之隐诀，三年诵之，白日升天。尔宜勉之。遂即所居虔恳修诵，不三年忽于秋分之夕，有飞仙千数集空中，神光照室。出望，则有二人曰：上帝有命，遣仙官于紫阁岩室中相待。吾直日之神也，以命来召。遂与乘飘驭，忽尔而至。乃见三仙人各据一床，有五色云霞罗覆其上，侍从幢羽殆不可名。乃稽首请飞升之道，且曰：子有宿德，位阶真人，欲形神同举，不为难也。但太上命子下生以积功勤，今子斋心诵经，积有日矣，然功未及人，可遽得乎。于是沥恳以告，冀励凡庸，且曰：积功累行以偿前过，未知可乎？仙曰：善哉，是心良可愍也。子虽骨气合真，而胎形未脱。命侍经仙郎开九色流霞之醪，出经三卷，置三仙之前。长仙乃手发太上玉真金光经，谓曰：吾是上清真人赵伯元，昔受是经于东华青童君，学以成真。今付子，宜修之。次仙又出神洲七转七变舞天经，谓曰：吾是上清真人张仲逸，昔受此经于小有天王，修之得为真人。今授子，宜勉之。三仙乃于二仙之手中传取真经，复嘱曰：吾是上清真人李少君，昔奉此经，遂获升真。吾与子有缘，故来监度。若依四极礼科行之七年，身得飞腾。七百年中所传三人，无其人则当封之名山。今所授仙经真术，能精修不已，则化俗成功，可指日而仙矣。苟无此道，则神不洞察，体不清虚，实为八帝之所录，六天之所倾，则何足以化俗哉。真道尽此，子能勤修，自当神会。从而为颂曰：至道本无形，因物以为名。人能勤上学，仙道自然成。玉帝召赤子，金真总黄庭。六觉既玄会，八难于是冥。熙神光七转，虚襟明四清。呼吸能万变，俯仰朝百灵。混化游尘路，迅轡抚云旌。契我诸宾友，与子期蓬瀛。已而三仙命驾而去，

遂复所居。归，诵其经，按其术。年十七道成，变化无方，应机接物，未尝凝滞。正懿知而待之愈厚。有疑者密试之，以汤又加之火，终不云热。使之蹈火赴水，不能焚溺。时西魏文帝闻其名，诏都城凡百余坊同日作斋，皆能赴之。上虽知其能分形化影，尚疑能近而不能远，复诏岐宁同华四州同日为斋请，又能遍赴。由是朝野钦信。其始，人未知之，但称为李炼师。及其通感灵变，则号曰李圣师。年三十八，大统六年，托疾告终。既葬之日，有侄遇于骊山道中，谓曰：若天子尚未忘我，则于此作吾像，以北向居之，当为国家辟北方之淫俗也。侄还家，方知已化，遂以实奏。遣使发视，则空棺而已，乃立祠于沙苑。

侯 楷

道士侯楷字法先，京兆人也。年十四，力究经典，尤精老庄之学。趣向孤高，不毕婚宦，遂就学于正懿先生。年十九，后魏宣武正始中，为道士，授玄文秘诀。晨夕之奉，久而愈勤。正懿曰：汝虽秉心励节，于道不懈，苟非栖隐山林，未易有得也。楷曰：道在方寸，何必山林？曰：吾亦知道无不在，然人间修之，时亦有得。但古来仙者，多托岩薮。成真之后，出而同尘。上真亦曰：大洞真经不得人间咏之，咏之则大魔收之也。又葛仙翁将登真，别弟子郑思远云：何不登名山诵大洞真经，一讽而一咏，玄音彻太清。由是知入山非惟不是可欲，抑亦自然与经道相符。汝今景慕希夷，入山乃其宜也。曰：入山虽可存真，然违远儿席，宁道科律之责耶？师嘉其言，且曰：道非知之难，行之难也。果能始卒无替，道在中矣。逮正懿羽化，乃卜居于寒谷，行三奔术（三奔术者，乃黄帝三奔御女之术。后世遂以传述，神仙之所深戒。侯楷受学于陈宝炽，其神仙源流有自来矣，未必三奔之术也。然神仙日月高奔之法，颇契大道。恐是高奔，非三奔。必后世作传之人误书也）。诵大洞经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环流，三松偃覆，洒然幽寂，是为栖真之所，遂号三松观。人有为魑魅之害者，无有远近，皆乞救于楷。或持之以禁咒，或示之以符术，则无不立除之。将去，无他疾，谓门弟子曰：昔费长房失符，为鬼所杀。吾非失符也，终归道真。苟世俗不达，以谓吾为长房者也。春秋八十六，周武帝建德二年冬十月解化。

严 达

法师严达字道通，扶风人也。自髫髻已有方外志，每得一花一果，辄羞献于像前。楼观侯法师见而器之。后魏明元帝永兴中入道，年始二十。斋真之暇，常请问大经。遂学穷琼籙，博通妙术。周武帝建德中，诏法师及王延于便殿。是时已沙汰浮屠氏，又下议于公卿，复欲去道家者流。上问法师道与释孰优，曰：主优而客劣。上曰：主客奚辩？曰：释出西方，得非客乎？道出中夏，得非主乎？上曰：客既西归，主无送耶？曰：客归则有益胡土，主在则无损中华。去者不追，居者自保，又何送乎？上嘉其对，然不免有所减损，自五岳观庙外，悉废之。特为法师建通道观于田谷之左，复选楼观之士十人，俾共弘真教。时王延更欲多得之，法师曰：古之达者，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今上不欲废道教，而意则去繁。但道贵得人，玄纲自振，何必多入耶？盖多人则多累，反为吾道之玷。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惑，惑则乱，乱则真理丧矣，诎有益哉。遂与王延、苏道标、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乐、于长文、张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术相忘，同乎出处，世号曰田谷十老。至隋室道教复振，文帝开皇中，诏重修二庙，精择羽流，累致墨词以祈景福，于是朝野宗奉焉。炀帝大业五年三月十七日，听周法师鼓琴，乃曰：琴声感神，当有神降，更奏一曲吾听之。曲未彻，奄然返真，春秋九十一。

于 章

法师于章字长文，右扶风人。年七岁，父母教读孝经，数日乃曰：闻有《道德经》，意愿习诵。父母异之，随其所好，令习于侯法师。至西魏大统九年披度，服巾瓶之劳凡十有四

载。法师愍之，为开三洞众真要法，倒篋相付。尝自谓曰：真人符命，非俗可传。今吾得之，固所宝也。于是静室图写云篆龙章，精严其事。而施之于人，靡不神验。适会诏选戒洁之士十人居通道观，而师与焉。然常怀希真之心，期居幽寂。至周静帝大象二年，遂卜观之下西岭下。诛茅累石，啸咏林泉。饵黄精、茯苓、山地黄，又服气吞符，飞章设醮。如此积勤，历年无辍。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复受皇化丈人太极真公六十甲子及五帝五岳符印，凡一百三十六首。并论天地源流，符之本末，置坛法式。乃录授符日月及真仙诰诀，次第记之，名为起序。由是通真之心与日俱进，故除妖剪祟，其神变不可量，而流俗沾惠日益多矣。炀帝大业十年六月十四日羽化，春秋八十有二。临窆之日，有一白鸟自棺而去，人谓得蜕形之道。

张 法 乐

道士张法乐者，南阳人。幼而学道，性悦泉石。才及成童之年，托迹楼观，事尹起法师。竭诚致力于左右，积有岁月。感其勤苦，遂付道要。露盟之夕，神灯发辉，庆云流彩。而后巾瓶之奉，几案之劳，礼尽始末。遂寻幽访奇，卜居于耿谷之西。衣弊茹蔬，谢绝人事，日诵五千文，及修雌一之道。炼形养炁，抱一守真，凡三十载。云生梁栋，霞集窗扉，人号为云居观。久而道业已著，灵感自通。有虎踞蹑虺震，视之而不畏。后乃往来驯伏，似有所卫。人或请谒，褻慢无诚心则皆为所逼而不得至。旦夕常闻有神钟声，隐隐于耳，然莫测其远近。每斋日，有草衣人二十许，常送薰陆香及干枣数枚，出户袭视之，遂不见。西魏废帝三年三月，谓弟子张通曰：我虽幽感，奈功德未就。近有神告，必不久留，当委形厚土二百余年。冥事贵密，汝可略知。至四月十五日清旦，凭几而化。时有白炁如云，穿牖而出，长丈余，食顷方散。

巨 国 珍

巨法师名国珍，武功人。性淳厚，好神仙学。年三十断俗缘，而事游法师于楼观，时隋文帝仁寿之四年也。焚修之外，口必诵经，心常存一，名利两忘，喜怒俱遣。食蔬衣弊，所守弥笃。或有遗物者，随得随散。或有轻侮者，终不恚怒。法师嘉其行，乃授以思微戒策，封召符章。依按而修，勤亦备至。每临坛诵经，遍未及数，则虽冬风夏日，未尝辄废。一日因感疾，人勉之以药，曰：道胜则疾除，何虑之有。其自信之如此。由是远近之俗，向风而至，不可胜计。春秋六十，唐太宗贞观八年夏五月十三日，昼寝，门人忽闻车马之声。有顷，瓦屋皆震，法师遂化。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一

钟 离 权

真人姓钟离名权，后改名觉，字寂道，号和谷子，一号正阳子，又号云房先生，燕台人也（一云京兆咸阳人，曾祖讳朴，祖讳守道，父讳源，皆汉代著名）。父列侯至云中府。生仙诞之时，异光数丈，状若烈火，侍卫皆惊。真人之相，顶圆额广，耳厚肩长，目深鼻耸，口方颊大，唇脸如丹乳，远臂垂如三岁儿。昼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跃而有声曰：身游紫府，名书玉京。其音如钟，行如奔马，童稚莫之能及（一云少攻文学，仕汉至谏议大夫。因表李坚边事，谪官江南。汉祚既终，历魏仕晋）。及壮，仕晋为大将，统兵出战西北土蕃。两军交锋，忽天大雷电，风雨晦冥，人不相睹，两军不战自溃（一云晋武帝时，命与偏将军周处攻征失利）。真人独骑奔逃山谷，迷失道路。夜进深林幽涧，期以全生。乃遇一胡僧，鬅头拂额，体挂草结之衣。引行数里，到一村庄，曰：此东华先生成道之所，将军可以歇泊。

揖别而退(一云遇一僧人,遂问,而无语,以手遥指东南庙宇。门前见二衣青道者,遂问此何方也,答曰:此紫府少阳帝君所居也)。真人未敢惊动庄中,良久忽闻人语云:此碧眼胡僧,饶舌相挠。庄中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声前曰:来者非大将军钟离权否?真人应曰:是。老人复曰:尔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闻而大惊,心想曰:必异人也。是时已失虎狼之威,遽有鸾鹤之志,不觉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于是老人授以长生真诀,赤符玉篆,金科灵文,金丹火候,青龙剑法,嘱之勤行。真人告辞出门,回顾庄居,不见其处。自是领悟玄旨。一云自知夙有仙骨,故摆脱世缘,冀绍仙果。首遇上仙王玄甫,得长生诀。再遇华阳真人,传太乙刀圭,火符内丹,洞晓玄玄之道。一云昔轩辕黄帝得金丹秘诀,以玉匣藏于寿春县东紫金山悬钟洞,真人得遇师传之后,复游云水。至鲁,居邹城,入崆峒,于紫金四皓峰居之。遇仙人引入洞,获玉匣秘诀。至德内全,遂终妙道(《全真传》云:真人生于汉代四月十五日,于晋朝五月二十日上升,不记何年)。后有唐进士吕绍先,屡举不第,乃纵游天下。首于庐山遇火龙真人,传剑法。后于长安道中遇真人题壁间云:坐卧常将酒一壶,不教双眼看东都。乾坤世界无名姓,疏散人间大丈夫。绍先乃再拜,真人令绍先作言志诗,绍先诗云:生在儒家遇太平,悬缨垂带布衣轻。谁能世上争名利,臣侍玉皇归上清。真人喜曰:予所居在终南山鹤顶,有洞,子可予此行。真人乃神示变化,顷刻辄到一峰。洞门霞彩,三虎踞门,真人叱之,虎下绝涧。遂饮绍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谈玄。须臾有青童持蓬莱山书云:群仙宴聚,邀先生赴天池,论五元。真人神游记:真人临去,谓绍先曰:尔既到此从吾奉道,今子当名岩,字洞宾。吾今去矣,汝但解屏尘劳,肃清仙骨,吾不晚即还。以三虎守门,于是冉冉白鹤,前望东南云际,渺渺而没。岩遂将真人所付洞中之书,朝夕亲阅。次日,真人还,谓曰:得无忆归否?岩曰:尘缘既断,俗骨已清。幸从真人得探妙道,岂敢再生尘累耶?真人曰:善哉,汝等守阴者惟知是魄,有阳只是冥魂,世人不知分离阴阳之异。若能全阳而聚其冥魂,以合阴魄,使阴阳相合,魂魄成真,是谓真人。岩问曰:至理甚深,何以全形?真人曰:慧发冥冥,泰定神灵。神既混合,岂不契真。金形玉质本出精诚,大药既成,身乃飞轻。是夕,赐以上真玄诀。俄有扣户者,乃清溪郑思远与泰华施真人,由东南而来,缓步凌虚,体凝金碧。相揖共坐,少顷適尹思逸炼丹之所,遂造仙扉。施真人曰:此侍者何人也?真人曰:今朝吕海州让之子,本习儒墨,失意上国,邂逅长安酒肆,从吾奉道。通阴阳制炼、形神入妙之微。岩乃拜二仙。郑真人曰:形清神在,目秀精藏,子欲脱尘网,可示一诗。授岩金管霞笺,灵胶犀砚。岩立献一诗云:万劫千生到此生,生生身始得飞轻。抛家别国云山趣,炼魄全魂日月精。比见世人论九鼎,欲穷大药访三清。如今获遇神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三仙相视,叹其才清句丽。时春禽嘤嘤,真人谓岩曰:可于洞口题云:春气塞空花露滴,朝阳拍海岳云收。又谓岩曰: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玉京奏功行,以升仙阶。恐汝不可久居此洞,后十年洞庭湖相见。取笔于洞中石壁草书一十六字,曰:昼日高明,夜月圆清。阴阳魂神,混合上升。掷笔告岩曰:世间游行,当施利济之道,行满功成,复当际会。即见数仙子绡衣露彩,手捧金筒灵符,云:上帝召钟离权。于是翔鸾飞凤,金幢玉节,仙吹嘹唳,冉冉而去。岩不胜依恋。久之,客游江淮洞庭,荆湖鄂岳及汴洛两都。道成仙去。其问答玄妙,神仙施肩吾编之为钟吕传道集,今行于世。宋钦宗靖康初,封真人为正阳真人。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赠正阳开悟传道真君。

刘 纲

刘纲,晋时下邳人也。初居四明山,后为上虞令。师事帛君受道,治中部事。历年道成,作续仙传行于世。一日,邀诸亲故人会别,饮食毕,上县厅侧大皂荚树上,去地十余丈,举手而别,忽然飞入云中而去。其妻亦得道,同时升举。

王 烈

王烈字长休，邯郸人也。烈入海东抱犊山中，尝与稽叔夜同游。烈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叔夜。叔夜既至，皆凝为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两卷素书。烈读，不知其字，不敢取，颇记十数字形体。归，书之以示叔夜，叔夜尽知其字。烈喜，乃将叔夜同往，识其径分明了了。往至，失石所在。烈因语弟子曰：叔夜未应得仙也。

刘 道 成

刘道成，豫章新吴人也，学黄老术。晋怀帝永嘉中，以明经入仕，累迁陈州刺史。后归乡里，精持香火，奉大罗真符。后数十年，全家白日升天。徐铉作开业观碑云：永嘉二年八月十五日，举族上升，里中数千人望云送别。梁武帝大同中，立宅为开业观，今名昭德，去县治百余步。白玉蟾访昭德，陈灵宝诗云：我见乡仙不是夸，面颜玉炼灿丹霞。新开天上图书府，旧是云中鸡犬家。三十七年心胜铁，百千万事眼无花。而今渐觉逢迎懒，每日两番蜂报衙。

项 蔓 都

项蔓都，河东蒲坂人。入山求仙，十年而归。家人问其故，蔓都曰：在山中精思三年，有仙人来迎我，共乘龙而升天。良久低头视地，冥冥窈窕，上未有涯，去地绝远。龙行甚疾，头尾低昂。令在背上，危怖嶮巇。乃到天上，先见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贵处也。仙人但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忽然忘家。对天人之前，失仪见斥，遂还人间。更自反责，乃可得更往。昔淮南王刘安见大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责守天厕三年。之后学道者，可不谨哉。河东因号蔓都为斥仙人。

徐 启 玄

道士徐启玄，宋文章、元嘉中居终南山。道德尊重，人皆钦之。能通法术，遂知吉凶。前世之事，历历可闻。时有王大夫，只养一女，可初笄，乃世之极色也。怜爱颇甚，名曰金英。启玄一日闲游之次，经过其门。见其宅上有宿世冤仇，怨气亘天。启玄问阍者曰：大夫在否？答云：在。启玄曰：可与予报之，云终南山道士徐启玄有少事欲见。大夫阍人入告，大夫闻语即出见之。启玄曰：勿逐造次起，居然有事咨白，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启玄曰：适观大夫宅上有宿世重冤，欲伺便报怨，大夫知否？对曰：非尊师无缘知之，某凡俗肉眼，岂明此事？启玄白请童仆男女等遍观之，皆言不是。又曰：宅内更有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每怜惜之，颇自羞赧。启玄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冤家矣，可令出来。大夫闻语，将谓谬言，令夫人召来。夫人因往唤之，已见其女扃其房门，面壁而坐，叹曰：我之宿世冤结未解，方欲伺便报仇，无奈道士显我世事。夫人闻之，惊告大夫。大夫惶惧无计，乃礼启玄曰：此宿世冤对相会，如何脱免？启玄曰：此小事尔。大夫曰：愧蒙尊师慈悯，特垂救拔，以生以死，何敢忘之。又复再拜，启玄曰：勿在多言，即为驱遣。启玄遂取剑一口，索水一瓯，仗剑喂水，随大夫至阁内，令可开门。金英曰：是我之冤，干尔何事？启玄曰：道门以救拔为功，济人为上。汝可速变本形，无更居此。咒讫，乃令备棺槨，逡巡而至。启玄乃开门视之，已化为白骨。即令左右敛之，致灵车。诫曰：可送出都门，行十里余，遇大林木中弃之。急奔，勿更回顾。左右依言，送出都门可十里，果有大林木，便安其下，急奔而归。回至都门方始回望，见大林红焰亘天，悉为灰烬。大夫与夫人惊哭拜谢，仍备珍宝钱帛酬之，启玄悉不顾而去。

万 振

万天师名振，字长生，洪郡之南昌人。得长生久视之道，显晦齐梁间，人莫知其年。有符咒济物，治人疾苦立效。当时以为旌阳、栾巴之徒。隋文帝闻其名声，重之，诏于洪崖山为精舍，即今栖真观是也。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太守周逊请于梅福宅建太乙观，礼迎天师居之，即今天宁万寿观是也。先是，渔者得青石，长七尺，扣之有音乐声。郡以献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剑，剑上刻天师姓名。帝异之。显庆二年，高宗召见光曜殿，帝问治国养生之道，振答曰：无思无为，清静以为天下正。治国犹治身也。帝尊待之如师友，赐予无所受。龙朔元年，尸解于京师。数日启棺，惟有一剑一杖而已。诏以铜函盛剑杖，葬于西山天宝洞之侧，今洞阳观是也。天师有德业碑，乃唐滕王元婴文，在开元观中云。

曹 德 休

曹德休自言从东海青屿山来游江西，人见之三十余年，颜貌不改。常行民间，有疾者以符药救之，无不愈者。人有一女子，年二十余，将聘于人。忽有邪物为魅，百方治之，益甚。其父诣德休，具陈病状。德休曰：汝家居近山溪有潭穴否？父言有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时闲步溪侧，为蛟所窥，已拘摄精魂在其穴矣。汝可将吾一符往彼，投于潭中。少顷有验，投符之后，忽见潭水翻涌，水有霹雳之声。须臾，一物浮出，长二丈余，形如乌蛇，头若大杓，已劈裂脑流血毙矣。其父还家，见女精神明爽，全失其病，乃以财帛往谢。德休曰：本以救病，何以此为。终不肯受。德休常谓人曰：若家有疾苦，不必财帛。就德休求符药，以江鱼为鲙一盘，并美酒一壶，飧吾告之，其疾自痊。如其言乡里为之，无不立应，人皆神事之。后忽告人口：我舍此人西山天宝去，然来春牛疫颇甚，我留一姓名与汝传写，牛疫之时，以鲙飧吾，书其字贴牛角上，自当无苦。其后牛果大疫，一境之贴其字者免灾，不贴者毙矣。人咸思之，无复见者（《王元之传》云：曹德休，晋太史，官后梁尚书郎，得不死之道）。

杜 昙 永

杜昙永字元老，或云道名元老，三辅京兆人也。世业蝉联，鼎命南迁，寓家吴郡之钱塘县。释褐为大司马豫章王国左常侍郎萧子云侍郎南齐之故寮，外勤儒学，内修道真。因齐梁革命，慨然兴叹。以珥笔曳裾同之维繫，脱迹繁华，振衣长往，远游岷陇临洮峨嵋，复还旧山，已逾二载。后过句曲，访道寻真。精专法门，谦虚靖默，人莫知其所修。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岁在甲子，放杖出谷，自钱塘轻舟载家南上庐陵郡玉笥山，重建清虚馆以处。于时林木阴森，乡民远甚，可谓虎兕之穴，而居之不疑。向道之辈，稍稍献工助成其事。自是门人受道，继踵而来。次年入大秀法乐洞天，出所携贲起居室数十椽，重营宫殿，亲制丰碑，纪述洞天之胜。置洞西迁莺谷，及洞侧山西大垞南坑大栢瓜源等田，以待修真养道之人，取题洞天石台。是入洞之年也，武帝闻其风，赐号金阙先生，萧真亦自江表与骨肉挂帆而来，以师事之，得其秘道，亲制一碑以纪杜德，即普通七年也。其后先生在洞中，与门人钱员外修九鼎还丹之秘，灵真屡降，喻以升举有期。丹成，与钱服之于太白峰顶，白日飞升，尤为显著。家属为地仙，隐于后洞云。

萧 子 云

萧子云字景慕，南齐高帝之孙，豫京文献王嶷之子，汉相国何之后。兄弟十六人，皆封郡公。梁武受禅，天监初，年十二，降爵为子。弱冠，撰晋书百余卷进之。幼而好道，志尚正静，不乐仕进。虽为名宦，每有异人密与谈笑。累迁丹阳郡丞，寻迁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常携家游江表名山，一日挂帆来访庐陵玉笥，初至清虚馆，时杜元老已于玉笥得

道，乃南齐故寮，相值情好如旧，以师事之。往来洞天内，颇得其秘。亲制之刻石，伸言杜德。后过玉笥之东南连山重崖间，今号萧山是也，坛炉药臼，遗迹犹在。会梁武玺书来，召与子特委家入朝。既至，迁侍中。复以善草隶取重于时。子特亦善书，位太子舍人，先父而卒。太清元年侯景之乱，募获朝臣景慕，仪状奇伟，虽年逾六十而神彩超迈。恐不免祸，遂急还萧山，后再徙居清虚。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馆之东北有郁木，坑水自东注，可以久居。萧又徙家寓焉。历二纪，一旦上帝赐玉册，封元洲长史，仍司郁木福庭之籍，神仙之府八十二口同隐世，不复见。其事亦秘，罕有知者。后人人洞，往往见居宅。若专志求访，则不可得矣。

丁玄真

丁法师名玄真，字仲诚，浔阳人也。天资格敏，严于持戒，为乡里推仰。尝遇野人得法，其要精妙，能摄鬼神而驱役之，无不如意。每以康王谷地最灵秀。其谷口有铜马庙，云汉王莽尝造铜马，岁久有物附之，肆为妖怪，食民物畜稼苗之类，为害弗堪，居人乃为立庙以祈之。玄真恶其事，即毁剪其庙，乃取是地置真宇焉。遂送铜马于南江，人未回而马已复其旧处，玄真又断马之左足，而马乃化人形，泣曰：愿得一食之所。玄真遂移其祠于涧之西，许其弗为害也。前又有毒龙潭，因风雨晦冥，忽见二龙出而弄珠，光彩照烁。玄真叱之，辄取其珠置真殿内。而龙又入殿取珠，既而弗得，乃吐涎满地。复见殿柱有张僧繇所画二龙，即与之斗，风雨震吼，冲倒檐楹。玄真遂书铁符，烧铁钟，镇其潭龙，龙穿山西而去。又复以铁钉钉殿柱，画龙之目，其患乃止。于是神怪避地，始为福庭。时隋文帝开皇十年也。江州刺史状其事封章朝廷，帝闻而异之，降诏褒崇，命州郡加礼遇焉。炀帝大业三年解化，其夕有白光亘于天之东南。及玄真既逝，方没。春秋七十八。

张公弼

有刘法师者，不详其名，唐太宗贞观中居华阴云台观，炼气绝粒二十年。每岁三元斋，有一人衣缝掖衣，貌陋而黔，来居坐末。斋毕，亦无言而去。如此凡十余年，衣服颜色累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则曰：予姓张名公弼，住莲华峰东北隅。法师意彼无人所居，试问同往，公弼诺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住，亦无间。法师从之约二十余里，援萝攀葛，才有鸟径。其崖谷险绝，虽猿狖不过。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苦。至一石壁，高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径阔数寸，惟侧足而立。公弼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为谁，曰某。遂忽然开一门，有天地，森罗万象。公弼将法师欲入，其人怒为公弼曰：何故引外人来？乃阖门，则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人，乃云台观刘法师，与吾有旧，故同来。即开门而纳之。公弼曰：法师来此，君可具食。其人问法师便住否，法师请以后期。遂取一盂水，以肘后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饮法师。其味甘且香。公弼曰：予尝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之。其人乃以水噀东谷中，俄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丹凤青鸾各一，对歌，歌甚清。公弼与法师别之出门，行数十步返顾，但巨崖深壑而已。将及观，公弼辞去。法师归，处置毕，再访公弼，则步步险阻，不可前。其后公弼亦不复至矣。

李元基

李元基，唐高祖武德初人。隐葛山中，有道术，能坐在立亡，人莫测之。时时经行，以符药救人。探虎骨、针鹊影、活鱼鳖甚众。每昼出，逢夜则止，露宿草野中。代宗末，在建昌县中插松柏满身，飞去。后有人采药葛山，见元基跨青鹿行若飞，问之不应，莫知所在焉。

陈 道 冲

法师姓陈氏，名道冲，浚阳人。母方娠，梦天仙入其室。及生，有殊相。儿时便不饮酒茹荤，每闻人讲经论道，则倾耳谛听。暨长，戒行高洁，传法箴于异人。遂结庵于紫霄之别峰，即胜绝处也。有弟子八九人，亦戒行有学，门庭甚峻，不妄接人。当时蒙其容与者，名为登龙门，以比汉李膺焉。道冲酷嗜老庄，非徒诵其文，能彻其理窟。尝以谓吾教本宗老庄，而老庄之意本是悟明性地，故其言每每云：莫若以明，此其的也。后人但知习术而泥迹，失之远矣。晨暮必为群弟子讲说，有著论一篇，传于世。时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春，忽为弟子曰：吾欲一游名岳。众以其老，观止之。道冲曰：必行。至日中解化，春秋一百一十四。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棺如无物，人以为仙去。

王 守 一

王守一者，唐太宗贞观初，于洛阳自称终南山人王布衣，卖药于洛阳市。富人柳信唯有一子，眉上生一肉块。布衣壶中探药一丸付之，须臾块破，小蛇突出，五色烂然，渐及一丈许。布衣叱之，蛇跃起，云雾昏暗。布衣乘蛇而飞腾去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二

何 尊 师

何尊师，不知何许人，唐高宗龙朔中，居衡岳，不显名氏。其颜若四十岁人，行步如风。常往来苍梧五岭间，来无所慕，去无所教。仅百数余年，人常见之，状貌不改。或问氏族，但云何何。或诘其乡里及修证，亦云何何。时人因号曰何尊师。衣弊履穿，其心浩如也。道士田虚应、邓中虚尝请曰：尊师卒无言，何以开悟学者。则曰：知不知者上也，不知知者下也。谁能凿混沌之窍，悟自然之理耶。遂杖藜入林而去，须臾群虎随之，不复见矣。唐明皇开元中，司马承祯游衡岳，望祝融峰曰：当有高仙处之，何气色秀异之若此。已而见尊师于林中，承祯致礼造问，则据石而坐，若无所睹。不见答而退，叹曰：此可谓全而德不形言者也。乃构庐于祝融峰延之，尊师就此不复出。观察使吕渭即其庐，请受符箓。虽张太空、田虚应、邓中虚师事之，皆不得其旨。天宝二年下元日，云鹤翔空，异香芬郁，谓弟子曰：吾去之后，当举于紫盖南峰盘石上。遂化，颜色不变。弟子乃环卫，行迁神之法。中夕闻雷震之声，即失其所在。衡阳太守苏务廉文其碑。

刘 知 古

道士刘知古字光玄，其先彭城沛人也。自中山靖王而下凡十二世，皆显达。曾祖英，隋朝以孝廉登科，历官临邛令。故大父与其考，因家于临邛。母太夫人吴氏，感异梦而生知古。生而慧，幼而明，长而秀，壮而正。视名利若仇讎，惟从事于道。唐高宗龙朔中，出家为太清观三洞道士。至于八公宝章，三简秘箴，丹经脉诀之旨，出死入生之术，罔不洞晓。睿宗召见问道家事，称旨，特加崇锡，送还山。明皇开元中，天灾流行，疾疫者十有八九，上召知古治之。乃叹曰：火德星君圣人，亦病。下法炼药，上医察声，至于针艾，不其远矣。遂以色代脉，用气调病。故能膏肓河决，腠理雪散，其精妙之如此。上宠锡，皆不受。天宝十九年，诏知古兼内史田恩崇醮二十四位。久之，乞还蜀，请以居第为大千秋观。上亲书额赐之，李邕文其碑。知古以兄为儒，弟为释，因设三教像以事。燕国公张说闻其风而悦之，作三教铭，其辞曰：正气生神，结虚为实。上清尊帝，中黄守出，华彩衣裳，虚无宫室。紫炁乘斗，赤炉饮日，十天从此，万灵受役。莲华释门，麟角儒术，法共不二，心同

得一。道心惟微，守而勿失。而后因天长节，改观为天长。尝有客授以黄白术。虽羣蕞连构，颇极壮丽，所费万计，未尝资于人。工毕，客复至，约于东阳伏牛山，其下有古观，因葺而居之。又授神虎宝经、上清隐文、高奔七道之要。行之十年，忽然室中见有光，产丹芝一茎，扣之有金石之声。梦神人谓曰：后山石壁中有金鱼，跨之可以冲天。非此芝扣石，不可致。迟明访金鱼，茫然不知其所。是夕复梦曰：滴泉之下是也。既至，以芝扣，如风雷之震，巨石迸裂。得金鱼长三尺许，乘之飞空，云雾旋拥而去矣。

王 旻

王旻者，居洛阳青罗山。乡里见之已数百岁，常有少容。每居幽胜，多殖芝术药苗，栽培花木，皆有方法。著山居杂录三篇。每日蔬饌，多是粉芝英充佐青鲙，其术行于世。或游名山，或寓荆渚。唐高宗朝，诸武擅权，威倾海内。惟太子宾客武攸绪，天后之侄，退身远祸，结宇于嵩阳，师模于旻，得其导养炼气之诀。旻谓之曰：舍人爵而慕仙阶，诚为难事，必在坚志林谷，以周其义，毋为之检鹤书以易其操。明皇开元中，召旻至京师，颇优恩礼。明皇先于茅山并得杨许七真及陶隐居所写上清诸经真迹，既诣司马白云受三洞宝箓，后遥诣李元靖受真迹上经。其所阙杨君笔札十数幅，遣旻赍诏书信币，就紫阳观请元靖先生补之，曰：朕不欲命小臣干冒于先生，委兹专往，必冀神仙手笔今古相续尔。到山之日，灵鹤翔鸣。补经之时，异香芬烈，有神人降于元靖之室。皆精诚所应也。及还京，岁余请归旧山，不复游于城阙。旻与达奚侍郎往还，旻死后，杖屦诣达奚，方知其尸解矣。

吴 道 元

吴道子得神仙术，周游人间，后改名道元。雅好画，其妙入神。唐玄宗闻之，诏入宫廷。有粉墙数寻，俾画山水。宣问道子所欲何物，道子曰：用帐幕蒙比其墙，用墨浆一缶。上命如之。须臾揭起帐幕，捧墨浆于粉墙上，用力一泼，复以幕覆之。顷刻间，问画山水何似，道子对曰：已画毕，请陛下观之。上临视之，山水林木，人烟鸟兽，无不备具。而且精妙奇好，虽国中画工有所不及。上观顾久之，叹羨无已。道子乃徐步指点曰：此处山岩之下有一小洞，其中多有仙人，扣之必应。于是手指击之，忽然门开，有童子在侧。道子奏曰：此洞可入，其中甚有佳致。臣今先入，请陛下继来。道子遂一跃而入，在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于是复闭其门，须臾墙外守卒奏云：吴道子越禁城跃出，莫知所之。上再往视，画墙处乃莹白如旧，无有山水矣。

颜 真 卿

鲁公颜真卿字清臣，师古五世孙。博学工辞章，事亲孝。唐玄宗开元举进士，又擢制科，再迁监察御史。其后德业，详载唐书（欧阳修《集古目录》云：颜真卿撰《麻姑坛记》并书，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不免惑于神仙之说。老释为斯民患也深矣。《青锁高议》云：欧永叔与梅圣俞游嵩山，醉望西峰巨崖，有丹书四大字云：神清之洞。永叔指示圣俞闻，无所见。公乃不言。洎乞身告世，作诗曰：四字丹书万仞崖，神清之洞锁楼台。烟霞极目无人到，鸾鹤今应待我来。后数日薨。公平生不言神仙事，主张吾道当如是也）。建中四年，德宗命真卿回罪李希烈，内外知公不还，亲族饯于长乐坡。公醉，跳踚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于罗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缢杀之，瘞于城南。希烈败，家人启柩，见状貌如生，遍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须发长数尺。归葬偃师北山（明皇十七年事。颜真卿尝得神丹服之，后为李希烈所杀。希烈平后，改葬，发其棺，面目如生。隐士曹庸曰：后三十年，擘裂飞腾而出，被羽衣行山泽间。即所谓地仙也）。后有商人至罗浮山，有二道士树下围棋。一曰：何人至此？对曰：小客洛阳人。道士笑曰：幸寄一书达吾家。遣童子取纸笔作书，至北山

颜家，子孙得书大惊，曰：先太师亲翰也。发冢开棺，已空矣。径往罗浮求之，竟无踪迹。又曰：先太师书法蚕头马尾之势，是真得仙也。白玉蟾云：颜真卿今为北极驱邪院左判官。

邓 紫 阳

道士邓紫阳，建昌南城县人。初隐麻姑坛之西北。后因省亲，路获神剑，佩之。性颇刚毅，自负济世之材。每憩溪壑之间，诵天蓬咒不辍，遂感北帝遣神人授以剑法。远访南岳朱陵，谒青玉光天二坛，礼邓真人。梦有所感。唐明皇开元中，蒙召入大同殿，建醮胡藩，封为天师。修功德二十七年，忽见虎驾龙车，二人执节于庭中。顾谓其友竹务猷曰：此迎我也，可为吾奏愿欲归葬本山，仍谓立庙于坛侧。明皇从之，后尸解。

伊 祁 玄 解

伊祁玄解，鬻发童颜，气息香洁。常乘一黄牝马，不啖刍粟，不施缰勒，唯以青毡藉其背。常游青、兖间，与人话千年事，皆如口击。唐宪宗闻其异，遂召入宫。处九华之室，设紫茱席，饮龙膏酒。每日亲自访问，颇加敬仰。而玄解鲁朴，未尝闻人臣之礼。上因问：先生年高，颜色不老，何也？玄解曰：海上种灵草饵之。因种于殿前，一曰双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万根藤。上饵之，觉神验。时西域进方圆二美玉，玄解曰：此龙虎玉也。圆生于水，龙宝之。方生于山，虎宝之。询使人，果得之于渔猎者。玄解欲还东海，请于上，未之许。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彩绘华丽，间以珠玉。上因元日与玄解视之，上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无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岛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能，试为陛下一游，以采物象妍丑。即涌体空，渐觉微小。俄而入于金银阙内，左右连声呼之，竟不复见。上追思叹恨，几成羸疾，因号其山为藏真岛。后经旬日，青州奏玄解乘牝马过海矣。

许 栖 岩

许栖岩秀才，家于岐山下。唐德宗贞元中，举进士不第。于长安昊天观习业，月余并丧三马，不可涂行。而更选良骏，有蕃人牵马来，称是逸足。栖岩欲市，尚且疑之。是观有道士能易，栖岩请筮之。遇乾，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曰：此马龙种也，当因此马利见大人，则事无不谐矣。人皆哂其妄，独栖岩信而市之。虽加意秣饲，而肤革不充。后值韦令公镇西蜀，栖岩旧出其门下，自诣坤维而谒。道经剑阁，马惊失足，俱坠于岩壑之间，几万丈。底为槁叶所积，俱不能损。仰观峭绝，无计攀援。良久祝曰：我非刘备，尔非的卢，无计跃出。吁，道士之占，何其谬耶。遂与马解其衔勒，去其鞿席，纵其所欲。似经一昼，栖岩扞石窍，渐能逾足，因踉巨栗如拳，取而食之，甚济饥渴。如此又约数十里，窍渐明朗。忽若出洞口，见平地数里，春景烂然。殖碧桃万有余株，花间有青石池。池傍有石屋，屋中有道士，白发丹脸，偃卧于石榻之上，傍见二玉女。栖岩因之叩首再拜，玉女大骇曰：尔何人，遽至太一元君之室。栖岩具陈本末，二女遂白元君。元君召栖岩，栖岩拜手稽颡。元君曰：尔在人间何好？曰：好道，多读庄老、黄庭经。元君曰：尔于三道书各得何句，请一一说之。栖岩曰：庄子云：真人息之以踵。老子云：其精甚真。黄庭经云：但思一部寿无穷。元君曰：子近道矣。乃命坐，玉女酌石髓而饮之，曰：嵇康不能得，今尔得之，乃数也。栖岩乃跪谢而饮之。玉女前曰：颖道士至矣。元君命设榻而坐，有道士长眉巨唇，恢形古貌，执筭而跪礼之。元君劳之曰：君何远来？曰：故来相谒。元君曰：请与吾筹二事，且劈大华何神也？立海桥何鬼也？吾不能达。道士遂布筹蕺蕺，披阅三才，讨论六合，上穷苍昊，下抵幽泉。良久，劈大华者虽云巨灵，实夸父之神也；立海桥者虽云丑怪，乃五丁之鬼也。元君点首，曰：然。又曰：筭吾今夕何为。又布筭曰：元君今夕合东游三万里。元君曰：何太远乎。栖岩因熟视道士，乃昔卜马者，大惊其事。道士曰：昔日乾卦，合今日矣。

栖岩叩首而谢之。逡巡，有仙童驭鹿龙而至，曰：东皇君使迎元君，今宵于曲龙山玩月。元君抚掌而哈曰：道士卜中矣。道士敬谢而告去，元君曰：为我语邢和璞。道士曰：诺。元君与栖岩曰：可同游曲龙山。便令浴于池，而同跨鹿龙去。顷刻而抵曲龙山，但见危桥千步，耸柱万寻，若长虹之亘青天，如曳练之横碧落。势连河汉，影入沧溟。玉莹无尘，云凝不散。元君命栖岩拜东皇，东皇曰：尔许长史之孙也。栖岩曰：某少孤，不知先祖何官也。东皇曰：吾昨宵与汝祖同饮，亦知汝当来。东皇遂命仙童酌醴而进，与元君三人而饮。元君问东皇曰：近来海水如何？东皇曰：比前时之会浅，已减半，吁知桑田亦应不久尔。东皇命玉女歌青城丈人词，送元君酒。歌曰：月砌瑶阶泉滴乳，玉箫催凤和烟舞。青城丈人何处游，玄鹤唤天云一缕。仙童击玉，继而和之。宴极，东皇索玉简而题诗曰：造化天桥碧海东，玉轮还过辗晴虹。霓襟似拂瀛洲顶，颢气潜消橐籥中。元君继曰：危桥横石架云端，跨鹿登临景象宽。颢魄洗烟澄碧落，桂花低拂玉簪寒。亦请栖岩继之，曰：曲龙桥顶玩瀛洲，凡骨空陪汗漫游。不假丹梯蹑霄汉，水晶盘冷桂花秋。于是红鸾舌歌，彩凤羽舞，笙箫响彻于天外，丝桐韵落于人间。仙侣尽欢，各治命驾索舆，令栖岩俱乘鹿龙而返。下视大城郭，栖岩曰：此何处？元君曰：此新罗国也。又至海畔小城邑，又问：此何处？曰：此唐国登州也。俄顷到旧洞府，栖岩再拜辞归，元君曰：尔能饮石髓，已得人间千岁。无漏泄，无荒淫。能如此，犹更得一见吾也。命玉女牵栖岩马来，曰：虽是君马，本即吾洞之龙子，因无由作怒伤稼，谪于人间负荷。亦偶去与君缘合尔。马至昔日解鞍处，毛色如故，翅逸爽瘦，如八骏之状。元君曰：汝到人间，无用此马，但于渭溪解之，当化为龙，不异昔日费长房投青竹杖于葛陂也。栖岩惊跃，稽首拜辞。玉女谓栖岩曰：龙子回日，虢县田婆针与寄少许来。遂跨马如飞，食顷已达虢县之旧庄。田园芜没，井邑凋残。询之，时代已六十年矣，时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岩体已清虚，性兼淡泊。既无所欲，焉有用乎。遂不问旧产，惟谋田婆针。一日访问田婆，婆曰：太一家紫霄姊妹，常寄信买针来。诘之其他，即结舌嚅齿而不对。遂取针系于马鬣，放之渭滨，果化为龙而入水去。栖岩后隐匡庐间，多有人见之者。

摸先生

摸先生，不知何所人。游京师，手携小竹筴货药，人有疾者，则以手摸之，辄愈，人故呼为摸先生。其姓名则不知也。或与之钱则受，不与之亦不索。束双髻于顶，其容甚野。然眸子明白，顾视动人。一日遇雨，求宿于茶肆李生家。生容之，自是比夜来宿，昼则方去。他日，又与一客俱求宿于李生，生亦不拒。中夜生起望其牖中，则若有光曜。生惊俯而视，见先生坐火焰中，他一客则以肩抵床，斜身卧力而已。生惊而呼之，乃不复见火，室中暗矣，惟闻鼾睡之声。明日生询先生，曰：君昨夜何为而若此？二人俱笑而不答。自此先生亦辞去，后不复有人见之矣。

王君

真人王君少好道术，与妻俱入山，精思修道，屏绝人事。常以八节日随四时朝拜，后遇太虚真人，夫妇俱拜之，就其请道。真人以素书二十五卷，乃九天皇仙太上灵丹之道，告王君曰：尔有至相，应当得仙。汝今仙名已定，但钦守此道，勿示人也。并以经授之。复七年，太一中黄以灵华丹与之，遂有龙车羽驾，天仙来迎，白日升天，为太和真人。初，不知授书入姓名，升天之后朝谒授书之师，乃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也。

梁须

道士梁须，不知何所人。为道士，闻柠檳赤者服之却老还少，令人夜间彻视见鬼等。须时年七十，乃服之，转更少壮。年至一百四十岁，能夜看书，行及走马。人青云山去也。

王 元 芝

王元芝，钟陵人也。十数岁时，夜出门见一道士，与语，因随之在江中水底月光中行。不见有泥沙，水随步自开。路傍见一物如龙，又若蛇，形长十丈许，有五色光。问道士，答曰：此水母也，见者长生。明日方还，自是好游山间。多饮酒，亦无服饵。每言洪崖西山萧史坛，匡庐玉笥麻姑诸仙洞，无不遍历。其间尝于江右识仙人曹德休。德休，西晋太史官，后梁尚书郎。即得不死之道，泛舟西江，与元芝往来。元芝尝为县吏，被系狱中。德休知之，来其家，令取水少许，禁咒之，令人饷元芝。元芝饮訖，械系已脱。遂归，同德休而去。来往九江、金陵、江都，四十余年方归，年益少。先是，钟陵多山魃，元芝欲到，山魃避之，谓人曰：王处士来。人有于道衢见兵士旗帜千人，至其前，乃元芝行也。或逆风挂帆，或泛水安坐。唐懿宗咸通末，元芝游玉笥山。云水道士皮元休，旧与之友善，忽于郁木坑见元芝与道者数辈游览，因问所适。答曰：是萧子云、吴世云、梅福、大衡诸仙约我，将登玉梁山，候蓬莱范仙伯尔。言已不见，即云雾溟蒙，风振林谷。元休怅仰而归（一本芝作之字，未知孰是）。

卖 药 翁

卖药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诘之，称此是姓名。有自童稚见者，至于暮齿，复见其颜状不改。常提一大葫芦卖药，人告疾求药，得钱不得钱悉与无阻，药皆神效。或无疾求药者，得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药，敬之如神明。常醉于城市间，得钱亦与贫人。或戏问之：有大还丹卖否？曰：有一粒，要卖一千贯钱。人皆笑之，以为风狂。多于城市笑骂人曰：有钱不买药吃，尽作土馒头去。人莫晓其意，亦笑之。后于长安卖药，抖擞葫芦已空，内只有一丸出，极有大光明。安在掌中，谓人曰：百年人间卖药，过却亿兆人，无一人肯把钱买药吃，深可哀哉。今须自吃。却药入口，足下五云生，风起飘飘，飞腾而去矣。

袁 亢

先生袁亢，不知何所人也。葛裘草履，遍游天下，所至终日沉醉。游齐州长青县市，有李生以财豪所邑下，先生日过其门，则引手谓李生曰：日乞我百金为酒费。生不碍其请，即时遗之。比日而来，凡经岁，生无倦色。一日，先生别生曰：久此扰子，吾将远游，子能觞我，则主人之意尽矣，亦将有以教子。曰：方将为饯别。与先生出郊外，酒半酣，先生云：子有大厄，能慎之乃免，不然祸来不测。生云：先生如赐教，敢不从命。先生取笔，于生手掌中书慎字，曰：子慎勿殴人，否则人死子手，出一月乃无患。生归，日夕思虑不敢出。经旬浹，一日忽闻门外喧竞，生忘先生之言，遽出视焉。有跛而丐者在生库前，出言甚秽。生忿然殴之，跛者仆地，首触户限，奄然无气。生大悔，泣谓其母曰：不听先生之教，果有大祸。逃则不忍去侍下，住则当受极法。生性至孝，于是大恸。母曰：可甯以偷生，毋坐而待缚。乃由居之后户而去。方出，忽见先生。生泣拜云：别未逾月，灭裂教诲，今果如先生言，为之奈何？先生曰：子复归，吾为子别图之。先生坐一静室，为生曰：子出受系，吾自有计。先生乃阖户，闭目而坐。生出户，观者如堵，吏乃执生。俄而跛者起坐，少顷乃行去甚速。吏乃舍生令归，生入室视先生，尚闭目端坐入定。翌日乃开眼，谓生曰：跛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尸，使之行。今置其尸在灵岩山涧涧傍，人迹所不至处矣。先生又曰：子能至孝，宜有善报。子之寿期，合有七十四。今以殴跛者，促其四年矣。先生将去，生曰：死生再造之赐，罄家所有不足以报德，不识先生意欲何物？先生笑曰：吾方与星辰出没，同天地长久，安用世货为哉，乃去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三

陈 兴 明

真人陈兴明，修行于南岳元阳宫。宫在庙东北，登山五里，与上清中宫如鼎峙。时晋武帝太始中也。真人少游名山，因访真迹。于天柱峰上遇二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历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暂能精专，中道而废，不至勤久，何得擢形一天，飞冲霄衢。汝之积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转，何虑不列名金阙玉堂。前苦后乐者，苦则有极，乐则无穷。何者？林谷幽栖，禽畜为侣，饥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离荣，辞亲舍爱，可谓苦矣。寿同天地，变化无穷，策空乘虚，坐生羽翼，可谓乐也。得不免于修励乎。兴明拜手曰：永佩圣言，必至于道，不敢怠忽也。神人遂授以明镜之道。修之十有八年，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至道，果能勤行，今则登蹑九天，游宴八极，积功之报也。前苦后乐，今子至矣。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初一日，烟霞绕室，天乐浮空。山下居人竞往观之，惟有空室，至于鸡犬，悉皆腾举。至重和元年，宋徽宗赐号致虚守静真人。

尹 道 全

真人姓尹氏，名道全，天水人也。修洞真还神之道，佩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天仙降而谓之曰：飞升者当有其材而后成其道，昔汉武帝亲受金母灵飞十二事及五岳真形图，才得尸解，而不能使形骨俱飞，尔得一而有升天之望，岂非积功宿分所植耶。道全曰：浅学无闻愿，示十二事之目。天真曰：一者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二者太一混洞东蒙之文，三者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四者太阴六丁通真通灵玉女之箓，五者六戊太阳招真天光策精之书，六者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录形之诀，七者六庚素招摄役之律，八者六辛致黄水月华之法，九者壬癸六遁隐地八术，十者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虚威仪，十一者丑辰戌未地真曲素诀辞三五顺行，十二者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央也。一者五岳山符，安镇方岳，檄召万灵，太上真文也。二者五岳山距，神仙倒景，俯视山川之距，写其曲折蟠薄在地之势也。三者五岳山形，取其峰峦洞室之所在，神芝灵草之所生，高下丈尺等级之数，东西南北里舍之限也。四者五岳山骨，取其骨体之所像，枝干之所分，上法星文，下主人人事之所起也。五者五岳山水穴贯之图，取其泉液之所出，金宝之所藏，地脉之所通，而为之图也。主符图吏兵官属各数万人，五岳之所总，大山三百六十，小山千二百。并列仙曹职宰，可谓众矣。武帝虽得其法，而不能专其戒，穷武玩兵，自毁其福，故不得与黄帝同功。今尔遇之，乃知文始之裔，大和之族，世有其人。吾当与汝期于九清之上，太无之中。言讫而去。真人以晋怀帝元嘉元年三月九日，有白云起于室中，三日不散。散而视之，已失真人所在，但闻香气袭人。宋徽宗重和元年，赐号通真观妙真人。知潭州张茂宗留题衡岳观诗云：灵岳峰前游古观，此中何别蕊珠宫。五云仙客形皆异，十洞烟华景不同。炼药炉香金石气，醺星坛冷薜萝风。因闻大道修真诀，咫尺三清路可通。

施 存

衡岳洞门观在石廩峰西，石榴峰南，下去庙二十里。昔施真人讳存，自号胡浮先生，或云婉盆子，师黄卢子，得三皇内文，役御虎豹之术，遁变化景之法，或隐或显数百年。慕石廩洞门是其冲真之地，乃居之。又于峰西石室造阁，亘空十余丈。出乘白豹，或步还山，豹即迎之。海岳神仙，时来聚会。里域有景慕之者，罕得亲迎。以晋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赐号冲和见素真人。又有蜀人李昌利，栖隐数年而游天宝洞。今但有控豹岩余基，《真诰》云：施存者，齐人也，自号婉盆子。得道变化景之道，

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壶公者，正其人也。然未受太上书，犹未成真焉。其行玉斧军火符，具其所受之枝条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数）。

了 然 子

了然子者，辽东人也，不显名氏。因游西蜀二十四治，后居太白山。出入虎豹驯绕，亦不知其所修。后游三楚，仅百余年。友善者吴猛、陆修静、郭璞、谢灵运、僧慧远，前后相继。庾亮尝师之，谓曰：先生观诸贤者，可以脱于浊世乎？曰：功有浅深，道则一致。虽各得其趣，未能了然。曰：先生如何？又曰：子出此月，再为汝道。后亮不逾月卒。先生自西山访南岳，谒青玉、白璧二坛，寻于前洞门访李昌利先生，剧饮数日。而李前之蜀山，先生归隐前洞。宋高僧宗炳访之，不遇。

邓 欲 之

邓欲之字彦达，隐于南岳洞台。夜诵大洞经，上感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仙分，特来相访。一日忽见二青鸟如鹤，鼓舞飞鸣，移时方去。欲之，谓弟子曰：青鸟既来，期会至矣。遂解化。

徐 灵 期

徐真人名灵期，吴人也，隐衡岳上清宫修行。宫去庙东北七里，真人幼遇神人授以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服胡麻饭，故得周游海岳，来往南山，积有年矣。采访山洞岩谷，作衡岳记，叙其洞府灵异。言紫盖、云密二峰皆高五千余丈，而云密有禹治水碑，皆科斗之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地。而紫盖常有鹤集其顶，而神芝灵草生焉。下有石室，室有香炉杵臼丹灶。祝融峰上有碧玉坛，方五尺。东有紫梨，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实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长生不死。晋安帝义熙中，山人潘觉至峰西。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软可食。觉不知其石髓，竟不食弃去。忽悟而还，已不见。此君之所记圣异。又能役使鬼神，降伏龙虎。以宋苍梧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真。唐代宗大历七年，玄和先生张大空者，李泌之师，居之得道，后人元阳宫尸解。大中元年，韩威仪慕其风而居之修行，亦得道。重和元年，宋徽宗赐号明真洞微真人。今宫基见存。石碑传云：旧有仙鸡报晓，因吃仙草，不死。间有樵人见之，而不能捕。

邓 郁 之

衡岳紫盖峰石坛九仙宫邓郁之，字元达，南阳新野人也。幼有飞鸟衔印之梦，后得驱邪馘毒之符，即救治无不愈。与徐灵期结方外友，周游名山，寻访上士。遇至人，传金鼎火符之术。于宋苍梧王元徽二年，徐既上升，郁之隐洞门。久之，乃徘徊湖外，洞天福地无不遍历。所患丹材无力可致，因采药夜宿石穴，梦神人曰：汝有功，将征召，宜应时出，众仙候汝。觉而惊喜。于梁天监初，台司奏少微星见南楚长沙分。武帝敕监军采访诏之，问所修，曰：贫道修炼金液而阙丹材。帝赐金帛，许于南岳洞真福地，选其幽胜，置上中下三宫，以修内外丹。一夕，神人谓之曰：大洞之邻，乃招樞之乡，延生之里，盖记勿忘。后君丹成，复迁紫盖之东。以天监末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羽盖云车降于室中，即前得道者八真人也。于是就自然石坛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赐号超真集妙真人。衡州刺史张觐具奏，置观额。

陈 惠 度

陈真人讳惠度，颖川人。初居茅山，采灵异草货之，饮酒不食。仅数年，南游。挑两笈，尽是金石之类。至南岳，选其幽胜，居玉清观。在石廪峰南，去庙登山二十五里。乃

告天而盟炼丹。深夜被鬼所扰，三捣丹炉，运石摧压。唯冥心蟠坐石上，诵黄庭经，佩五岳真形图。其志愈恪，阴有感通，道力潜扶，获擒魑魅，妖气渐散。其鬼散栗悲号，真人复令肩石为誓，免戮，鬼形远逐他界。后丹成，光气满山，明彻远近。后服之，以齐武帝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冲天。唐张九龄《题丹台》诗云：鸡头西畔便门开，陈氏丹升劫仞台。魏魅昔年诚誓否，至今犹说鬼肩栽。宋徽宗重和元年，赐号冲虚元妙真人。今观基顶有丹台、鬼栽石、雷泓风穴、诵经坛、浴丹泉，近代有僧于观基创寺，号光明。不久复废之。孝宗乾道中，有道士邓时永、道人黄守正，开山伐木诛茅，募化贤善之士，新创殿宇。祈雨禳灾，并有感格。野人庵居，重洽道化。

张 昱 要

衡阳招仙观在庙东八里，旧记云：启基刘宗，卜字萧齐。又记云：晋武帝咸宁中建。昔张真人讳昱要居之，感通天真密降，传内养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二年，神游太空，面朝皇极大帝，赐以琼宝琅膏、混神合景之液。饵之，变化莫测，神用无方。以齐废帝延兴元年七月初三日，忽然雷吼，天地震动，俄有鸾鹤丹诏，迎之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赐号葆光袭明真人。

张 如 珍

衡岳九真观在庙东十里，旧记云：晋大康中，新野先生建。梁武帝天监初，有如珍真人居之。张乃先生乡人邻也。幼而少语，淡泊不群。壮岁幽栖，而宿禀灵骨，遇神人降于岩室，传明镜洞鉴之道。曰：夫烛物理者天也，鉴物形者道也。天之道以清，镜之道以明，审而无差，形定于此，物应于彼。故川岳之状，鬼神之情，无所逃而隐矣。天以清而容万物，镜以明而鉴众形。若修天清镜明，澄心静神，而得内外洞彻，则至道成矣。倘外役于物，内劳于神，神心昏浊，不能澄清，则去道远矣。此法吾昔受之于长桑公子，长桑公子受之于太微天帝君。得之者能洞达玄通，遍照八极。夫洞真法中有四规之道，依四时而行，亦与此同体矣。古人所谓虚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信矣哉。如珍修之九年，彻视千里，无一物可隐。以梁天监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独行游山，三日不反。弟子求之，见如珍方衣仙衣，驾云舆，箫鼓拥之，缥缈而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赐号全真达道真人。

廖 冲

廖冲字清虚，梁武帝大通三年居连山郡，以才德见称，为本郡主簿。后辞其印绶，游探道要，居嵩高山。久之，过荆渚公安，二神作妖，起风浪阻船。因除伏之，令护船而渡。至南岳，于祝融顶遇太平真君传道要。复谓二神曰：吾居郴阳作丹，可为吾守炉，他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归乡。常乘一虎，执蛇为鞭。年一百余，唐睿宗先天二年，风云晦冥而升。

由 吾 道 荣

北齐由吾道荣，幼而少语，不通文，常爱独处。因游南岳，遇赤君授符水禁咒纬候之数，无不毕备。一云少为道士，闻晋阳有人大明法术，寻访得之。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阴阳历数，天文药性，无不通晓，悉授道荣。岁余，谓曰：我本恒岳仙人，有少过，天官所谪。今限满将归乡，送吾至汾水。至，遇水暴涨桥坏，是人乃临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绝。俄顷水即至，二人徐自沙上过。道荣为文宣追至晋阳辽阳山中。中夜初马惊，有猛兽去马止十余步。道荣徐以杖画地，成火坑，猛兽遽走。

贾 自 然

贾自然于衡岳太平观焚修，遇南岳真人陈少微自子明而礼之，真人曰：子之所修，吾知之矣。将有高真，必传其妙。后遇青城丈人降室，授九一飞仙之秘，白日冲举。

萧 灵 护

萧灵护字天佑，庐陵人也。生而七岁能诗，凡所作皆尘外意。十五好道，壮遇至人传金液丹胎息。周访名山，负道书百余卷。常云：欲升南宫，先度朱陵。迺遍访洞阳，过岳麓，瞻邓真人之像。曰：此山乃朱陵之一福地。夜遇真人传火鼎之术。唐太宗贞观二年，溯潇湘，躬礼注生，行法驱邪，邦乡得济者不可胜计。后居招仙观炼火鼎之术，化黄白而外鬻之，修理观宇，为之一新。侯王礼敬，请为法主，皆北面事之。五年，创寻真阁。六年壬辰，于桂州铸铜钟一口，重五百斤。归观，凡五更不敢扣击，盖惊地神故也。后选其幽胜，炼神丹于山北。凡经三坛，方始炼就。后服之，于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谓门人曰：吾行期已至，当有所适，不可淹留。汝等精勤，将有所继。遂尸解，香气满室，似有清音磷于户外，经时而止。宋太宗端拱末，一日五更初，观中忽闻钟声，众皆惊讶，起而视之，钟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以掌心熔铜汁，就其裂处换之，其红焰自暗。众视之而悼。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钟至今有摸之迹，此为灵异。

张 惠 明

张惠明，赵郡人。结庐于中条山，受法于元真观。常行咒禁，驱驰精魅。后往长安，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功济德备，道学超群。凡诸就席，皆章甫之徒。唐太宗诏之内殿，致醺有感。后乞归山林，上允敕住南岳，封妙济大师。忽一夕遇南岳右英夫人，传抱一守真、三五混合之要。行之一纪，复诏之西岳，以便问事。后尸解。

李 思 慕

李思慕，成纪人。与东楚董练师、白先生结烟霞之友。周游三湘名山，后访南岳五峰。虽师范不同，而各有指归。白既于石鼓上升，思慕入京师，高力士嫉吴筠而进之于明皇。答问称旨，后乞归山。上厚赐饯行。注清静经，行于世。后玄化于紫盖峰。惟董混迹于衡阳后洞，常以咒术治人病苦，有酬之者，惟酒一醉为妙。于是无醒时，醉卧衢路或溪谷，遇雨而衣不濡，凌严霜而皓如也。数年，巡门告人曰：各好将息。人皆讶之，亦于洞后尸解如蝉蛻也。唐杜甫有忆昔行诗，末句云：更访衡阳董练师，南游早鼓潇湘柁。

申 泰 芝

申泰芝字广祥，其先洛阳人也，因守官湖外，世代寓居长沙，后散徙四方。其远近钦慕，泰芝卜居邵州仁风村柳塘，数世皆修慈惠。自幼复处，不与亲友交。好读书，常清俭。游息南岳，访神仙之事。一夕于祝融顶遇真人，传金丹火龙之术。归，炼丹云山北余胡之顶，积有年矣。大药已成，功行俱备，而能乘虚神游，隐显出入，绰有神异，人不可测。唐开元二十六年岁在戊寅八月十六日，明皇诏近臣曰：朕昨宵中秋夜寝梦神人告朕，言湖南邵州云山有道人炼丹得仙，若礼遇之，可为国师。

张 太 空

先生姓张名太空，隐衡岳上清宫，修行得道。唐代宗大历七年，为唐相李泌之师。后隐元阳宫，于德宗贞元四年六月十三日尸解于灵隐峰。御制词文云：夫至道无名，强假名而崇道。至真无谥，必求谥以明真。惟其可称，实在全德。故南岳元阳宫道士张太空，混

元育粹，玄之又玄，炼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峰养德，时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挟鸿蒙而冲用。栖迟浩气，太古真形。顷在先皇，敷崇道妙。望乎玄鹤之驾，锡以紫霓之裳。我有辅臣，格言高躅，永怀仙子，恨不同时。聊申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无穷。可赠玄和先生。其宫宋淳化、天圣、政和三经修葺。宣和元年，徽宗改赐崇明观，后三里有伏虎岩。

柳 实

唐宪宗元和中，有柳实、元彻者，居于衡岳。二公俱有从父为官浙右，为理庶人连累，各窜于驩爱之州。二公俱结行迈而往省焉，至于廉州白浦县，登舟而欲越海。将抵交趾，般舟合浦岸。夜有村人渔神，箫鼓喧哗，舟人与二公仆使咸往观焉。夜将午，俄颶风起，断缆，飘于大海，莫之所适。俄抵孤岛而风止，二公愁沮而陟焉。见玉天尊像，莹然于案，所有金香炉，而别无物。二公周览次，忽睹东海上有巨兽出。首四顾，若有密听，良久乃没去。逡巡有紫云海而涌出，蔓衍数百步。有五色芙蕖，高百余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绮绣杂错，耀夺人目。见虹桥忽展，直抵于岛上。俄有双鬟侍女，如捧玉合，持金炉似莲华，而至于天尊所。易其残烬，炷以异香。二公见双鬟，叩头再拜，辟理哀酸，求反人世。女不答，二子请益良久。女曰：子何人而至此？二子以事告。女曰：小顷有玉虚尊师当降此岛，与南溟夫人会。约子坚请之，将有所遂。言讫，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岛上。二子拜而泣告，尊师悯之，曰：子随此女而谒南溟夫人，当有归期，无虑。尊师告女曰：子暂修真，毕当诣彼二子受教。至帐前，行拜谒之礼。见女子未笄，衣五色文章。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时天台有刘晨，今有柳实；昔有阮肇，今有元彻，莫非天也。设二榻而坐。俄顷尊师至，夫人迎拜，遂还坐。有仙娥数辈，奏以笙簧箫笛，傍引鸾凤，雅合节奏。二子恍惚若梦中，人世罕闻见也。遂命飞觞。忽有玄鹤衔彩笺自空而下，曰：安期先生知尊师赴南溟会，暂请枉驾。尊师读之，谓玄鹤曰：寻当至彼。尊师语夫人曰：安期先生阔千载，不值南游，无因访话。夫人趣侍女进饌，玉器光洁，与夫人对食，而二子不得餐。尊师曰：二客未合餐，然为致人间之食而食之。夫人曰：然。别进饌，乃人间常味也。尊师食毕，怀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捧之，遂告回。谓二子曰：子有道骨，归不难。然邂逅相遇，合有灵药相赠。但子宿分自有师，吾不合为子师尔。二子拜，尊师遂去。夫人命侍女曰：可送二客去。曰：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华桥可馭。二子感谢拜别，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余。夫人命笔题玉壶诗云：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华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俄有桥长数百步，栏槛之上皆有异华。二子于华间潜窥，见千龙万虬遂相缴绕为桥柱石。有使者曰：吾不当为使而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强为此行。出襟带间一合子，中有物隐隐然如蜘蛛形状。谓二子曰：吾辈水仙也，水仙则阴也，而无男子。吾昔道遇番禺少年，情之至则有子，未三岁，合弃之。夫人命与南岳神为子，其来久矣。中间南岳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回日凭寄吾子，所弄玉环往而使使者隐之，吾颇为恨。二君子为持此合子到回雁峰下，访使者庙而投之，当有异变。悦得玉环，为送吾子，吾子亦当有报效尔。慎勿启之。二子受之，谓使者曰：夫人诗云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何也？曰：子归，有事但扣玉壶，当有禽应之，事无不从意。又曰：玉虚尊师云吾辈自有师，师复是谁？曰：南岳太极先生尔，当自遇之。遂与使者别。桥之已尽，达昔日合浦维舟处。回视之，无桥矣。二子询时代，已十年也。驱爱二州，亲属祖矣。二子惆怅，问道将归衡山。中途因以手扣玉壶，遂有鸳鸯语曰：当饮食，前行自遇。俄顷道左有孟肴饌罗列，二子食而饱。数日寻即达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然二子要各谢世已三日，家人辈悲喜不自胜。人云：郎君已没大海，服阕已九秋也。二子似厌世，体亦清虚。观妻之丧，不甚悲戚。因相共抵回雁峰下访使者庙，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雹，折木拔屋。霹雳一声，庙宇立碎。二子战栗，不敢熟视。空中乃有掷玉环

者，二子取之而送于南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持此药曰返魂丹，二君子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可涂顶而活。已而少年忽不见。二子遂以活妻，后共寻云水，访太极先生，无有其人。因雪中见老叟负薪而卖，二子哀其年老而寒，饮之以酒。睹薪檐上有刻太极二字，乃疑异之，礼为师。持玉壶以告之，叟曰：吾贮玉液者，此壶也。甚喜，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峰，更不复出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四

陈 法 明

衡岳洞阳宫在石廪峰西北，乃施真人伏鬼会真之所。唐陈法明应诏回，于此峰下开岩建坛，山人为之阴助。南望云阳，旦夕朝真，诵大洞经。后服丹而玄化。今尚存基旧，亦有庵宇。

王 十 八

唐宰相刘公名晏，少好道术，精思不倦，而无所遇。尝闻异人多在市肆间，以其喧杂可混迹也。因游长安，至一药铺，偶闻人曰：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拄杖，来取酒，饮讫即去。兼觅药看，亦不多买。某意非凡俗者。刘公曰：早晚至否？曰：明日合来。刘公旦辄往俟之，少顷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满饮酒，谈谑极欢，傍若无人。良久曰：世间还有得似我辈否？一人云：王十八。遂去，自后每记之，不可求。及作刺史，往南中过衡山县。时初春，风景和暖，吃冷淘一盘香菜茵陈之类，甚为芳洁。刘公异之，问庖吏曰：侧近莫有衣冠否，此菜何所得？答曰：县有官园子，王十八能种，所以馆中常有好菜蔬。刘公忽惊记所遇道人之说，乃曰：园近远去得否？曰：即馆后是。遂往问之，见王十八衣袴鼻裤灌畦，状貌山野，望刘公趋拜战栗。渐次问其乡里家属，曰：飘蓬不省，亦无亲族。刘公益异之，令坐，索酒与吃，固不肯受。及归，乃诣县，自请同往岭外。县令不解其意，当时发遣之。王十八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刘公渐与之熟，令妻子见拜之，同坐茶饭。王十八形容衣服日益秽弊，家人并窃恶之。夫人曰：岂得有异，何为如此？刘公不懈，去所诣数百里，患痢，朝夕困极。舟船隘窄，不离刘公之所。左右掩鼻罢食，不胜其苦。刘公更无厌忌之色，但忧惨而已。劝就汤粥，数日遂毙。刘公嗟叹涕泣，送终之礼无不备焉，乃葬于路隅。后年官替归朝，却至衡山，县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将园子，去寻却来，应是不堪驱使。刘公惊问：何时归？曰：后月余日即归，云奉处分放回。刘公大骇，当时步至园中，茅屋虽存，皆无所睹。邻人曰：王十八昨夜去矣。刘公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反。审其到县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发冢瘞，空存衣服尔。数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属纆家人妻子围侍号叫。俄闻扣门甚急，阖者走呼曰：有人称王十八，令报。家人欢跃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尽令去其障蔽及汤药等，及自于腰间一葫芦中出药三丸，如小豆大，用苇筒引水半瓯，灌而摇之。少顷，腹中如雷鸣。逡巡开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时。夫人曰：王十八。乃涕泗交下，再拜，若不胜情。妻女及仆使并泣，王十八凄然曰：奉愧旧情，故来相救。此药一圆可延十载，至期某却再来。遂啜茶一碗而去。刘公因请少留，不可。又欲与之金帛，复大笑。后刘公拜相兼领盐铁，坐事贬忠州。三十年，一旦有疾，王十八复来，曰：要见相公。刘公感叹颇极，延入阁中。又恳求之，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还某药。乃以盐一两投水中，饮之遂吐出药三圆，颜色与三十年前服者无异。王十八索香汤洗之，刘公堂侄侍疾在侧，遂攫其二圆吞之。王十八熟视，笑曰：汝有道气，我固知为汝掠也。趋出而去，不复言别。刘公寻瘞。复数月，有诏至，乃卒。

孙 登

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善长啸，好读易。抚一弦琴，性无喜怒。尝往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不应。晋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乎。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乎。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康又请学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康辞去，登遂白日升天。晋书阮籍传云：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间，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南岳总胜集云：孙登升弃荣位，栖遁求仙。以至露寝忍冻，茹草充饥，切求至道。感赤君得玉砂膏，久之入会稽。故记云孙登居之。祝版留之于虎山也。

嵇 康

嵇康字叔夜，向北山从道士孙登学琴，登不教之，曰：子有逸郡之才，必当戮子市。康遂别去，登乃冲升。康向南行，至会稽王伯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馆，未得三年，每夜有人宿者，不至天明即死。伯通见此凶，遂尝闭之。至是，康留宿馆中，一更后乃取琴弹，二更时见有八鬼从后馆出。康惧之，微祝乾元亨利贞三遍，乃问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馆，成来三年，每夜有人宿者死，总是汝八鬼杀之？鬼曰：我非杀人鬼，是舜时掌乐官，兄弟八人，号曰伶伦。舜受佞臣之言，枉杀我兄弟，在此处理。主入王伯通造馆，不知向我上筑墙，压我闷我。见有人宿者，出拟告之，彼见我等，自惧而死，即非我等杀之。今愿先生与主人说，取我等骸骨迁别处埋葬。期半年，主人封为本郡太守。今赏先生一广陵曲，天下妙绝。康闻知大悦，遂以琴与鬼。鬼弹一遍，康即能弹。弹至夜深，伯通向宅中忽闻琴声美丽，乃披衣起坐，听琴音，深怪之，乃问康。康答曰：主入馆中杀人鬼，我今见之矣。伯通曰：何以见之？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见八具骸骨。遂别造棺，就高洁处迁埋。后晋文帝时，伯通果为太守，康为中散大夫。帝令康北面受诏，教宫人曲，康不肯教。帝后听佞臣之言，杀康于市中，康遂抱琴而死。葬后开棺，空不见尸。晋书云：嵇康字叔夜，谯国铨人。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铨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負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博览，无不该通。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每思郢质，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向秀、刘伶、籍兄子咸、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别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隼，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入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大略云：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康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圉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缢继，乃作幽愤诗曰：虽曰义直，神辱忠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贍给。颍川钟会，

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枉造焉。康不为之礼，而辍不辍。良久会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尔，因潜康欲助母丘俭，帝遂害之。康将形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宏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初，康尝游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谈理，又能属文，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又作太师箴。记纂渊海云：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静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宁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此？靓曰：叔夜虽示终，而实尸解也。

东郭延

东郭延者，山阳人也。服灵飞散，能夜书。在冥室中，身皆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见平地数十里小物，知真形色。又凡见人，不计识与不识，能逆知其生死，一如其言。在乡至四百岁不老。一旦有数十人乘迎之，比邻尽，见与亲故辞别而去。云诣昆仑山也。

乐子长

潜山真君是乐史之远祖。按总仙记曰：真君名子长，齐人也。少好道，到霍林遇仙人韩众，受灵宝符，传巨胜、赤松散。真君服药，年一百八十岁，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药。人劳盛山升仙，住方丈之室。于神州受太玄生篆，以五芝为粮。太上补为修门郎，位亚神次。唐玄宗梦二十八仙，称星二十八宿。内真君是星宿，于潜山得道，号潜山真君。

凤纲

凤纲者，渔阳人。常采百草华，以水渍封泥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卒死者以药纳口中，皆立活。纲长服此药，至数百岁不老。后入地肺山中仙去。

赵翟

赵翟者，字子荣，上党人也。得癰病将死，人或告翟家云：及其生弃之，若使死于家，则后世子孙常有此病。于是家人为办一年粮，送之置于深山石室中。又恐虎狼食之，外以木寨栏之。子荣悲伤自恨，昼夜泣涕。如此百余日，夜中忽见石室前有两入并立，问子荣曰：子何人也？子荣度深山穷林之中，非入所行之处，必是神灵。乃自陈说，叩头乞哀。其人行诸寨中，有如云气，了无所碍。子是问子荣曰：汝必欲疾愈者，即当服药，能服药否？子荣曰：宿业多罪，婴此恶疾，已见流弃，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得活，犹所甘心，况子服药乎？唯乞神人丐其余生。神人乃以松子脂五升赐之，语曰：服不惟愈疾而已，得长度世矣。子荣服之未尽，癰疮尽愈，身体轻强。乃归家，家人疑之是鬼，具陈说其由，乃喜。遂更服之，经二载，颜色转少，肌肤光泽，走及鸟兽，时已年七十余。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负重檐，终日不瘦。极百七十岁，夜卧忽见屋间光大如镜者，以问左右，左右云不见。后夕渐大，数十日间一室尽明，能夜书。后夜卧，见面上有二人，长三寸许，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戏真鼻口之间。如是复一年许，此女稍长大，至子如人。不复东面上，出在其侧。又常闻琴瑟之声，欣欣然独乐。在民间三百余年，色如童子，乃入抱犊山仙去。

王玄甫

王玄甫，沛人也。同吴人邓伯元学道于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饭、吞日精丹景之法，内思洞房，积三十四年，乃内见五藏，冥夜中能书。晋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帝遣

羽车迎之，玄甫与邓伯元乘云驾龙，白日升天。今在北玄圃台，受书为中岳真人。

尹 思

尹思，晋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儿视月中有异物否，儿曰：今年当水，月中有人披蓑带剑。思出视之，曰：非水也，将有兵乱，月中人带甲仗矛尔。

张 岳

司空姓张名岳，字巴，玉齐广南封州封川县人也。少习儒业，众所推伏。以才干禄明帝，用之，位至司空。及东昏嗣位，叹曰：夫荣必辱，妨我之神。遂具表投进，退官南归。誓慕长生久视之方，愿卜栖真养性之地。帝留不遂，文武百僚饯送司空于东门之上。数旬至攸县文清驿，值霖雨月余。忽天色晴霁，出驿庭四顾，瞥见邑之东有一山，首出于众，独秀标奇，平生罕见，再三叹羡。遂召驿吏遵遵问之，对云：晚生不知。令呼市老毛国华至，乃言：古老相传云名温水山，又名紫麟山。司空闻而异之。次日至山下，语乡人曰：余在邑中，见此山上有瑞云盖顶，紫气凝天，山中必隐神仙，適予平生之志也。遂入温水源放光峰下，创草舍三十余间居焉。全家斋戒，诵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外日与乡人治水荫田，持三百大戒。仅二十年，忽一日见神人持藜杖从山而出，来语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诀。汝可秘而行之，密济贫苦，他时功满，相见未迟。出门复语司空曰：吾常与浮丘、洪崖、赤松子、王乔、苏耽、丁令威、苏隐、严真等九人仙侣，时时期会仙峰之上（今有会仙峰），以琴棋酒果，用乐元和，去住匪常，非尘俗所知也。大药金丹，得度世为神仙。汝受之，勿得轻泄。司空蒙教，俯伏而谢。忽尔神人隐形，莫知其所在。司空是时勤行斋戒，后成火鼎之功，点瓦砾为黄金，密济孤老贫病。至梁武帝天监二年至八月十四日夜半，忽闻空中有神人唤名，云：绝早可领家入山，惟留女卢琼在家。至辰巳间，女使见有一道流从空而下，身生疥癩，问曰：司空在否？曰：司空今早入山未归。问酒库何在？女使指示之，道流脱衣入酒库瓮中，以酒浴身上疥癩。及出库，整衣冠出门而去。次门首与女使曰：司空归时，可与传语，但道葛道士持来相访司空。司空闻之喜。闻库中酒有异香，遂令家僮陈席于厅上，一宅良贱，悉取库内香酒均饮，悉竭。唯守宅女使潜见道流浴疮，托疾不饮。司空饮罢，乃令家僮备汤，沐浴更衣而坐。令召乡老、诸门徒，司空乃再入山，焚香升坛，语乡老门徒曰：天将诏予，非予厌世。言訖，鸾鹤舞于空中，祥云霭于坛上，举家八十余人，白日轻举而去，惟守宅女使半空从云而坠。司空叹曰：汝无仙分，且住下土。待吾见上帝，为汝陈奏。至十八日，帝敕玄武神下降，镇守山界。以女使为土地，守护山坛。是日乡老门徒陈昂等，遂具状申县，县申州，各录诸事实状奏闻，奏颁下所司。自此故号司空山焉。至陈文帝永嘉初，有丹阳章、马二先生，不通名字，来山前语乡人曰：予张司空弟子也，特来寻司空住处。人曰：司空已于梁天监二年八月十五日拔宅冲天去矣，空有遗宅，人不敢住。二先生闻之悦喜，入山斋戒修道。一旦功就，异香满山。樵者闻之，莫知其兆，唯聆丝竹响亮遥空，举目视之，二先生各乘瑞云白鹤，冲天而去（今有白云白鹤二峰）。唐天宝七年五月十二夜，明皇见梦于司空山仙坛立祠堂，选差道流有德行者住持焚修，赐额朱阳观。宋徽宗政和三年七月，改赐额阳升，封张仙为太素真人。是年八月，又特封冲升真人。

王 仲 甫

王仲甫者，不知何所人。少有意好事神明，常吸二景冷霞之法。四十余年，都不觉益。其子亦服之，足十八年白日升天。后南岳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曰：子所以不得升度者，子身有大病，脑宫亏减，筋液不注，灵津赤溢。虽复接景冷霞，故未为身益。仲甫遂依教服药治病，兼修其事。又十八年，白日升天。今在玄州，受书为中岳真人。

王先生

王先生，不知何所人。有杨晦之者，长自安东游吴楚，至乌江，闻王先生颇有道术，因就门谒之。先生玄巾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其侧，语议高畅，不觉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者，乃一老嫗，年七十余，齿发尽衰，行步俯偻而至。先生谓晦之曰：此吾女也，情不好道，今日老矣。既而谓七娘曰：尔为吾刻纸作今夕之月，置于室之东垣上。顷之，七娘如其言。俄而奇光焕发，一室之内纤毫尽辩。先生与晦之玩谈于室内，寒气逼人，如在半天矣。及晓将别，先生以杖画其庭，尘土暝晦，视其所居，则崖壑万仞，丛林参天，前有积水，日之无极。晦之与先生立于水滨，惊悸叹骇，今日之睹，岂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为娱耳。振衣挥斥，逡巡即门庭如旧。晦之驰去，莫敢顾盼矣。

赵郎

赵郎、左慈等皆以气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又于茅屋然火煮物，物熟而茅屋不然。以一大钉钉入柱七八寸，以气吹之，钉即踊射而出。烧百沸汤，以百许钱投中，令人一一探漉取钱，而手不灼烂。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热。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五

王履冰

王履冰本未明大道，亦不知修行大丹之法。惟偶得上清宝经、太素真人隐朝礼愿上法，常以每月各日其夕入静室烧香，北面修行，祝之。秘行之三十年，得乘云驾欵，升入玄洲。其李仲子、赵双成、范叔及管平阿、李顺贤、延安生等，皆得此道，修勤不替，俱为真仙。或处玄洲，或升昆仑之傍，或登三元之宫矣。

岑道愿

岑道愿，江陵人也。万州两傍多大山。江之南，林壑尤虚邃，有岩，嵒然甚大。隋末，先生避难，溯三峡至此。爱之，遂隐岩下。常食黄精，时百余岁，肤若冰雪，浩然莫见喜愠。积二十年，蛻迹而去。唐太宗贞观十八年，临江商人至广陵。将还，见老人仪冠甚伟，以香铢两囑。商人往，先生岩然之。商人归，偶忘焉。舟抵湖滩，涛波雷怒，不可止。商人方惊悟，返诣岩然香，已而鼓枻平行，更无留碍。德宗贞元中，监察御史段文昌曰：先生浩劫士也，何乃竦动观听为神奇。探其曠，当以浮世聒聒，不省至道，故以感发之。宋神宗熙宁十年，本州祷雨即应。太守闻于朝，诏封虚鉴真人。

王顺

王顺采药于终南山，得道。今终南山有王顺峰，灵应昭彰，至今不绝。

吉留馨

胶东有异人，不知姓名，常歌舞于市，曰吉留馨。后于市中白日乘云而去。

王贾

王贾在东海山中，诣神仙胡毋丘力君，受太极上元年纪之术，服朱草神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灵术神草，苍灵龙龟，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

中有河洛元命历等书。

王 叔 明

王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华阳山北，与鲍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习何术，未显其事，皆得仙去。

唐 若 山

唐若山，鲁郡人也。唐睿宗先天中，历官尚书郎，连典剧郡。玄宗开元中，出守润州，颇有惠政，远近称之。若山常好长生之道，弟若水为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常召入内殿，恳求归山，诏许之。若山素好方术，所至之处，必会炉鼎之客。虽术用无取者，皆礼而接之。家财殆尽，俸禄所入未尝有余，金石所费不知纪极。晚岁尤笃志焉，以润之府库官钱以市药，宾佐骨肉每加切谏，若山俱不听纳。一旦有老叟形容羸瘠，状貌枯槁，诣门款谒，自言有长生之道。见者皆笑其衰茶，若山见之，尽礼加恭，留止月余，所论皆非丹石之旨。若山博采万诀歌诵图记，无不研考，问叟所长，皆蔑如也。复好肥鲜美酒，珍饌品膳，虽瘦老劣而所食敌三四人。若山钦奉承事，曾无倦色。一旦从容谓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给常若不足。贵为方伯，力尚多阙，一旦居闲，何以为贍。况帑藏钱帛颇有侵用，诚为忧之。若山惊曰：某此不久将有交代，亦常为忧，而计无所出。若缘此获谴，固所甘心，但虞一家有冻饿之苦尔。叟曰：无多虑也。促命酒，连举数日。若山饮酒素少，是日亦饮三四爵，殊不觉醉，心甚异之。泊夜月甚明，撤觴，徐步庭下。良久，叟谓若山口：可命一仆运铛锅铁器十数事于药室间，使仆布炭垒炉曰鼎钳之属为一聚，炽炭加之，烘然如窑，不可向视。叟于带间解小瓢，出丹二丸，投于火中，阖扉而出。谓若山曰：子有道骨，法当度世。加以马尚正真，性无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游观人间，以度有心之士。惻子勤志，故来相度尔。吾所化黄白之物，一以留遗子孙，旁济贫乏。一以支纳帑藏，无貽后忧，便可命棹游江为去世之计，翌日相俟于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开闕所化之物，烂然照屋。复扃闭之，即与寮吏宾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将金山寺，既及中流，江雾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独见老叟棹渔舟，直抵舫侧招揖。若山遂入渔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风波稍定，昏雾开霁，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收得若山诀别之书，指挥家事。又得遗表，因以奏闻。其大旨以世禄暂荣，浮生难保，惟是登真脱屣，可以后天为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乐也；张留侯之去师赤松，是畏其生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志与臣不同，臣运属休明，累叨荣爵，早悟升沈之理，深知止足之规。栖心玄关，偶得丹诀。黄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经之妙用。既得之矣，余复何求，是用挥手红尘，腾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岛非遥。遐瞻帝阙，不胜犬马恋轩之至。玄宗省表，异之，遽命优恤其家。促召唐若水与内臣賁诏江表海滨寻访，杳无音尘矣。其后二十年，有若山知旧自浙西奉使淮南，于鱼肆中见若山鬻鱼于市，混同常人。睨其使而延之入陋巷中，荣回数步，乃及华第止。使与食，哀其久贫，市铁二十铤。明日复相遇，已化金矣，尽以遗之。使姓刘，今刘子孙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南岳总真集云：其弟若水尸解于南岳。

王 向

王君讳向，杜陵人也。生而持禀奇操，曰久望终南高峰，谓父母曰：儿长大，必居此山以求出世。乡里异之。博采坟典，经目即诵之。年既冠，与里人郑爽业文，举进士，二年未中第。退居南山石门谷，以坐忘返照为事。累年，神仙孟先生降授三一五千之道，能变化飞行，分形散影。唐明皇开元末，其友人郑爽为御史，奉使扬州。既至，于途中见向弊衣伛偻，侧立道隅。郑惻然悯之，使人召至传舍，问其游息，向以旅寓困悴为答。明日复来，谓郑曰：吾子眷眷有故入之情，能易服降贵，过予弊庐乎？郑然之。即更衣潜往，经历

闾阖，复入陋巷，若由荒径，殆无人踪。藁榛隘翳者数里，乃及所居。入门，则向请先入为席。久之，使侍者引郑。即进，见金楼宝台，朱甍翠殿，非人世所睹。向霞冠云衣，羽卫严盛，势若王者。郑悚悸，不敢仰视。留宴一夕，奇饌仙乐不可目名。及晓，相送于门，谓郑曰：子虽名遂功成，而力尚清困。使左右樵僮持弊盖引还传舍，即以此盖于市质钱百万，以赠于郑。自此不知所之。复往追访，无复旧迹。使回京师，具以密奏。时明皇栖心神仙，亦诏淮海节度使物色访求，竟不能得。向与郑话旧之时，云已为太一仙人矣。

罗子房

冲虚子姓罗名子房，唐玄宗开元中，父子修行于玉笥元贞观。其父尸解，葬空棺于观侧。冲虚子久亦功成，驾空舟于门外杉表，腾空而去。

王 夔

小有洞真人王君讳夔，尝有过，谪于人间五年，当执房效役。南阳张茂实家华山下，唐代宗大历中，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因得夔焉。年可四十余，勤干无私，出于深诚。苟有可为者，不待指使。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宝。将厚赏之，不受。其家益怜之。居五年，一旦辞茂实曰：夔本居山，家业不薄。运于厄会，须执役以禳之。今厄尽也，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留听之。今暮当去。迨暮，入白茂实曰：感君深恩，思有以奉报。夔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象可观，能相从一游，可乎？茂实曰：可。夔于是截竹数尺，于上书符，授茂实曰：君杖此入室，称腹痛，左右悉令去取药。既去，潜置杖于衾中，抽身出来可也。茂实依言为之，夔曰：君可游吾居者也。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鞭驱青麟一、赤文虎二，俟于道左。茂实欲退，夔曰：无苦，但前行。既到，夔乘麟，令茂实与黄头各乘虎。茂实惧不敢前，夔曰：既相信，岂必复畏。且此物人间之极骏者，但试乘之。遂凭其上，稳不可言。于是奴引茂实从上仙掌越壑陵山，举意而过，殊不觉险峻。如到三更，计数百里程矣。下一山，物象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人间所见。将入门，挥鞭曰：阿郎来。紫衣吏数百人罗列道侧，渐入青衣数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前引，遂入中堂。宴食毕，令茂实坐。夔入，更衣反坐。衣裳冠冕，仪貌堂堂，实真仙之风度也。其窗户阶闼屏帟床榻茵褥之盛，人世非有。鸾歌凤舞及诸声乐，皆所未闻。情意高逸，不复思入寰之事。欢极，夔曰：此乃仙居，非人世所到此。君宿缘合得见此，故有逃厄之遇。仙路殊殊，静尘难杂，君宜归修心三五劫，当复相见。夔比者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乐。复令下视生死之海，且曰：乐非难求，苦亦易遣，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也。自是修历五六劫，及证此身，回认委骸，积若山岳。念念修心，倏已一世。形骸虽改，此心不忘。修致其功，则亦非远。亦时有心达气清，一言而悟者，子勉之。黄金百镒，为修身之助。令黄头与茂实等，从到乘麟处。复令黄头执之，夔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井中，夔抽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夔曰：我当蓬莱谒大仙伯。明旦，莲华峰上有彩云东去，我乘之也。遂揖而去。茂实忽呻吟，众惊而问，茂实给之曰：初腹痛，忽若人召，遂奄然尔，不知其多少时也。家人曰：取药既来，呼之不应，已七日矣。惟心尚暖，故未能殓尔。明晨望莲华峰上，果有彩云东去。茂实遂去游名山，后不知夔所在，因号夔为麒麟客焉。

王四郎

王处士第行四郎，洛阳尉王琚之孽侄也。少时随母他適，自后或至，琚家不复录矣。唐宪宗元和中，琚常调自郑入京，过东都天津桥，四郎于马前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之识。因言其名，琚哀愍之。四郎乃曰：叔今赴选，侄有少物奉献。即于怀内出金五两，色如鸡冠，曰：此不可与常者等之，到京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领二百千。琚异之，即请

曰：尔顷在何处，今复何适？对曰：比居王屋小有洞天，今有家往峨嵋山，知叔到此，故来拜候。琚曰：尔今停泊何处？曰：中桥逆旅席家。琚曰：吾即看尔。曰：行里有期，恐不得祇候。琚径归，易服而往，则已行矣。因询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殊色。至于此宿，鞍马华侈非常，其王处士肩升先行，去往剑南。琚私奇之，然未甚信重。及至上都，谓家奴吉儿曰：尔将四郎所留金一访于市，果有张蓬子。出金示之，蓬子惊喜曰：何从得此，所要几婚？吉儿曰：二百千。蓬子遂依前而付，曰：若更要，则可再来。吉儿遂以钱归，琚大异之。明日自诣蓬子，蓬子曰：此道者王四郎所货化金也，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但四郎本约多少尔，逾则不可售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后访问，不复见之。

叶 千 韶

叶千韶字鲁聪，洪州建昌人。少师事西山道士，学十二真君道术，辟谷服气。尝独居，忽大风雨雷电，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备，仙籍褒升，当在人间役使鬼神，更显功绩。今神人将降君，可以见之，无所畏也。于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顷云中有远游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将十余人，皆带剑佩龙虎符，部从鬼神甚众，有黄衣绿衣吏各执簿一卷，神将皆列拜千韶。真官谓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将吏兵，幸备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授天书，捧其簿阅之，若人间兵籍也。吏掌其簿书，请召则应命。后自长啸，则风生林壑，喷水则雨流原野，足擦地则雷鸣辘辘，手画空则电光烁烁。乃游行天下，每徉狂，醉傲于城市间。忽驱叱以振威，人问之，则曰：我见某处火灾，某处亢旱，使雨以救之耳。人验之，果然。常经过州县，适逢亢旱。人请千韶祈雨，即备香案启祝，须臾雨降。有请致雷者，脚擦地便鸣从地底发辘辘声。或苦雨，祈请不应，千韶立为止雨。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单衣跣足，立于日中啸咏。俄顷风云会合，降雪连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请，见疾者无不恻而救之。有邪病者，闻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终身病不再发。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千韶游及濠州，闻刺史刘昉忽中风垂命，名医莫疗。千韶策杖入州，曰：感我此来，使君再生矣。于是书符三道，贴于肩、胁、腿。曰：驱风从脚出，三日当愈。于是风飕飕从脚心出，三日平复如故。昉博通文学，素好道术。历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谓宾吏曰：昉平生师道，忽中暴风，遽感异人以相救度。董奉还杜夔之魂，今可侔矣，实道力之所报也。郡人皆神于千韶，昉乃迎之于郡，斋以师事之，厚以金帛谢之。千韶遽舍昉而去，寻之，无踪矣。后有人于荆湘间见千韶，话濠州事而笑。十余年后，隐于西山，时有人见之者。

王 璨

王璨（一本作琮），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岁为王屋令。尝念黄庭经六千遍，欲自注解而未了深义。罢官居山之下，绝谷咽气，乃入洞中。行三二十里，忽然平阔，壁立万仞下，嵌室石床案几俨然，若有人居。案上古经一轴，不敢辄取，再拜言曰：臣慕长生，窃入洞天，是万劫良会。今睹玉案玄经，愿真仙许尘目一披。良久，忽有一人坐于案侧曰：子勤至也。吾东极真人王太虚，与子同姓。黄庭经吾了所注，便授子子。复以桃核一片予之，大如数斗器。此桃出融皇泽中，食之者白日飞行。此核磨而服之，不惟愈疾，可以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言讫不见。璨乃携核与经而归，服核诵经，状貌益少。东极真人注黄庭经，世或有之。

李 珏

李珏，广陵江阳人也。世居城市，贩余自业。而珏性迥端谨，异于常辈。年十五，随父贩余。父年老，珏继之。人有巢之，与余珏即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一升只取两文利，以资父母。岁月既深，衣物甚丰，父怪而问之，具以实对。父曰：吾之所业，

同流者众，无不用出入升斗，出轻入重，以规厚利。虽官司以春秋较榷，莫断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为无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丰给，岂非神明之助邪。后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余，不改其业。值唐，李珏出相，节制淮南。而珏以新节制问姓名，避之，乃改名宽。李珏下车，后数月修道。斋次，夜梦入洞府中，见景色正春，烟花烂熳，翔鸾舞鹤，彩云瑞霞，楼阁连延。珏独步其下，见石壁光莹，填金书字，列人姓名。内有李珏，字长二尺余，珏视之极喜，自谓生于明代，久历显官，又升宰辅，能无功德及于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为喜。方喜之际，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问：此何所也？曰：华阳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惊，复问：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阳部民也。珏及晓，历历记前事，益惊叹。问于道士，无有知者。始召江阳官属诘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内求访问姓名者。数日，军营里巷相推，乃得李宽旧名珏。乃以车迎之入府，致净室斋沐，拜为道兄。一家钦事，朝夕参礼。李宽情性素淡，道貌秀异，须长尺余，皓然可爱。年六十时，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钦之，及月余，乃问：道兄平生得何道术，服炼何药？珏曾入梦洞府，见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请师事，愿以相授。宽辞以不知道术服炼之事。珏复虔拜以问宽所修如何，宽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贩余以对。珏再三审问，咨嗟曰：此常人之难事，阴功不可及也。复曰：乃知富贵之尽有损，贫贱用之获祐，名书仙籍，以警尘俗之流。胎息不食之事，亦以实对。珏日师其胎息，后李宽一百余岁轻健异常，忽告子孙曰：吾寄世多年，虽然养气，亦无益汝辈。一夕而卒，三目棺裂有声，视之衣带不解，如蝉蜕焉，已尸解矣。

许 仲 源

唐蜀中酒阁一日有道人过饮，童颜漆发，眉宇疏秀。酒酣，踞局自歌。歌曰：尾闾不禁沧溟竭，九转神丹都漫说。惟有班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时邻坐有许仲源者见之，顾其俦曰：此非尘俗间人也。乃起致敬，愿解所歌之辞。道人曰：今日未当说，汝必欲知此，可于重九日丈人观相寻。许因移席与饮，未终而先去。许至日绝早往观中，而道人先已在焉，乃探怀中出一短卷授许，曰：此老君返老还童之术也，吾饵此药，今寿四百二十三年矣。缘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恳，故以相授。若能以阴功成就之，即当仙矣。言訖，化白鹤飞去。许乃再拜受。归，炼服不息，岁数百而有少容，行及奔马，力兼数人。后入青城山，遂不复见。弟子有得其术者，因以传人。其歌曰尾闾不禁沧溟竭者，谓尾闾乃东海泄水穴也，人身泄气之所，亦名尾闾。若此不禁，虽沧溟亦竭矣。九转神丹都漫说者，谓龙铅汞、阴阳日月、黄芽白雪、婴儿姹女，皆不归一也。惟有班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者，谓取鹿角一双，每三寸截之，东流河水浸刷去土。每一斤用楮实子一两，黄腊、桑白皮各二两，盛以金石之器，慢火煮三日三夜，旋添热水。日足，削去黑皮服之。

施 无 疾

施先生名无疾，不知何地人也。时往来京素间，多不食，动经岁月，惟日饮少酒。人强使之食，一饭能尽斗米。体有青毛，人见则运气，顶发直立。治病以水代药，教人行礼义。有狂生马存随之数日，先生云：汝于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炉火有日矣，终无所成，愿先生略言大概。先生始则仰面长叹，终则俯首责存曰：子家货不啻千万，金玉堆积，贯朽于库，粟陈于仓。然日食不过数盂，身衣不过盈匹，尚不知足，无厌之心可知也。有奸者给汝曰：得大药烧异物为黄金，用以为饮器，则神仙可学也。乃逛者之私言，非通人之至论。昔昌黎翁洞宾初学道，有人谓之云：当得助道之术，我有术，用药煮铜为银。翁曰：有变乎？其人曰：后五百年乃变归其元。翁曰：吾不愿学，恐误五百年后人。一语感通高厚，名藏真府，迄今为神仙。存再拜，乃去。先生多在华山。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六

宋 愚

宋愚，京师人也。父颢为游商，多往来湖湘间。颢经三岁不归，其母与愚曰：汝父去何久，若无故，必回。吾日夜忧也，子可往求之。愚乃下入楚，至潭州，遇跛者与饮。跛者取巨甌备酌。既饮，留半以授愚曰：可饮此酒。愚乃饮，即闻酒有异香。愚一饮而尽，跛者喜，为愚曰：汝来求父，还知音否？愚拜对以未知。跛者曰：吾知之。愚乃再拜而请所知，跛者曰：子明日出清泰门数里，有新茅屋数间，乃吾屋也，吾指示子父所在处。乃各散去。愚坐以待旦，乃出清泰门，行十余里，见道左有新屋数间，亦甚洁雅。有二小青衣童立于门，曰：子非宋君乎？曰：是矣。乃引入，既升堂，即见跛者峨冠紫袍，有狼虎之姿。揖愚坐，迺酒肴，罗列珍品异集，虽王公之家，不若也。既久，跛者曰：无以为乐，取大飞飞、小飞飞来。一童自一器中取二弹丸，光彩若白银，一置跛前，一置愚前。跛者喝云：二子各小呈伎艺，以悦坐客。二丸或飞起，两两相击，即为长剑，互相击不止，即为千余剑。俱利若秋水，或散若列星，或聚如束帛，或惊若骇电，或缓若引索，或旋若烟火，或去若流波。移时，跛者曰：汝欲得此道乎，即可吞一丸，其变化亦如此。愚曰：本来求父，不愿求此。跛者曰：汝久客甚倦，当乏日用，吾有一药银法，可授子。愚曰：赋命浅薄，升斗之限，常恐已不任，亦不愿学。跛者惊曰：子之道又在吾上。乃命左右掇去杯皿，曰：子之父客死于湘州，汝往求之，可知矣。异日子可复来此。愚归，翌日再去，即其室已空矣。愚入湘，果得父骨。愚后举进士，即游云水，面色红莹，至今存焉。意其饮余杯之力也。

韦 善 俊

韦善俊者，其先出京兆。高祖逍遥不仕，祖宣敏尝为巩县令，因家于巩，父昂好山水。母王氏初妊，每啖血食则连夕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岁，长斋诵道德、度人、西升、升玄等经，人有所患，悉为赈救之用。及壮，诸嵩阳观事黄元曠参佩道法，又从临汝洞元观道士韩元最，复授秘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唐高宗调露初，有刘文儿过山之西，见神人长丈余，介甲而坐。见善俊来，起迓之。文儿因访识者，曰：此奉戒道之士也。文儿钦异，遂从善俊归嵩阳。天后嗣圣中，寓籍升仙观。一日复见神人，厉声曰：子何人，辄来此，请速去，不尔伤子。善俊曰：神人试我耶，何相逼太甚。神人遂逊谢而去。又尝过坛墟店东，遇黑奴犬绕旋不去，因畜之，呼为乌龙。如意中，将游少林寺，以斋食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谢曰：吾过矣。寻出寺而去，望之愈远，而犬愈大，长数丈，化为龙。善俊乘之，归嵩阳，绝迹不复出。长寿中，忽谓弟子曰：吾学道已九十九年，今则百矣。太上召我，当往。遂乘龙去。

张 惠 感

张惠感字智元，高安人，正一真人第十四代孙。自崇元观迁隐于浮云，志修神仙之道，时唐武后朝也。有游帷观道士胡惠超，寿数百岁，因游高安吴田瀑布，致敬吴仙坛道浮云师惠感。长安五年，武后召惠感为国师，斋于明堂。感庆云，见神龙，黄鹤翔集。诏往亳州太清宫修金篆斋，醮九井。井久枯，时冰雪凝沍，忽有声如雷，水暴涌，二龙出戏。后异之，赐绢五百匹。归浮云，游吴田瀑布，东林二贤庙、三元观，祭六丁，谢七元，炼丹浮云。明皇天宝中，有神入降于坛曰：子修行勤苦，诸仙保举，明旦鸡鸣当飞升矣。如期云物异降，白日冲升。武后久视元年庚子所铸钟，记惠感姓名可考。高安调露乡，今有惠感故里张氏坊存焉。

张 志 和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字子同，会稽山阴人。一云婺州金华人，始名龟龄。十六擢明经，以策干唐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因赐名。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著玄真子，亦以自号。有韦谔者，为撰内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鹤龄恐其遁世不还，为筑室越州东郭。茨以生草，橡栋不施斤斧，豹席梭屨。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观察使陈少游往见，为终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门隘，大其闾，号回轩巷。先是，门阻流水无梁，少游为构之，人号大夫桥。帝尝赐奴婢各一，志和配为夫妇，号渔童樵青。陆羽尝问孰为往来，对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孰为往来。志和善画，饮酒三斗不醉，守真养气，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鲁公颜真卿与之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夹词。须臾成五本，华木禽鱼，山水景色，奇绝踪迹，今古无伦。而真卿与诸宾客传玩，叹服不已。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戏水，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今犹传宝在人间者。

朱 孺 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师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岩（岩师陶隐居修《真诰》于此，亦名真诰岩。岩之西有陶山在焉）。勤苦事于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岭，采黄精服饵，历十余年。一日就溪濯蔬，见岸侧有二小花犬，孺子异之，乃寻逐枸杞下。玄真与孺子共寻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状如花犬，坚若石。洗洁，归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昼夜不离灶侧。试尝汁味，取吃不已。及见根烂，以告玄真，共取食之。俄顷孺子忽飞升在前峰上，玄真惊异久之。孺子谢别玄真，升云而去。到今号其峰为童子峰。玄真后饵其根尽，不知其年寿，亦隐于岩之西。陶山有采捕者，时或见之。

王 老

王老，坊州宜君县人也。居于村野，颇好道爱客，务行阴德，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褴褛道士造其门，王老与妻俱迎，礼居月余。间日与王老玄谈，杯酌甚相欢洽。俄患恶疮遍身，王老乃求医药看疗，益加勤切。而疮甚大，将逾年，道士曰：此不烦以凡药相疗，但将数斗酒浸之自愈。于是王老为精洁，酿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药浸之。遂脱衣入瓮，三日方出。鬓发俱黑，而颜复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阖家视之惊异，道士谓王老曰：此酒可饮，能令人飞升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余，及窥，三二斗在尔，清冷香美，异于常酒。时方与二人打麦，次遂共饮，皆大醉。道士亦饮，云：上天去否？王老曰：愿随师所适。于是祥风忽起，彩云如蒸，屋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空中犹闻打麦声。数村人共观望惊叹。惟猫鼠弃而不去。风定，其赁打麦二人乃遗在别村树下，后亦不食，皆得长年。今宜君县西三十里，有升仙乡存焉。

侯 道 华

侯道华自言峨嵋山来，泊于河中永乐县道静院，若风狂人，众道士皆轻易之。又云陕州芮城人，诣中条山道靖观，事周尊师名悟仙。居常如风狂人，凡观舍有所损，自持斤补完之。登危立险，人所难及处，皆到。又为事贱劣，有客来，不问道俗凡庶，悉为担水汲汤，濯足浣衣。又淘润灌园，辛苦备历，以资于众。众益贱之，驱叱甚于仆隶，而道华愈忻然。

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众咸笑之。经十余年，殿梁上或有神光，人每见之。相传云：唐开元中，有刘天师尝炼丹成，试犬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于殿梁。人皆谓妄言矣（《混元宝策》云：按《宣室志》云：唐文宗时道士邓木玄炼丹成，留一合藏于院内）。因殿宇损坏，道华葺之，登梁陷中得小金合，有丹，遂吞之，掷下其合。吞丹讫，遽无变动。忽一日入市，醉归。其观素有松树偃盖，甚为胜景。道华乃著木屐上树，悉斫去松枝。群道士屡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核我上升处。众人以为风狂，怒之且甚。适永安县令至，其吏人观其斫松，深讶之。众具白于官，官于是责辱之，道华亦忻然。后七日，道华晨起，沐浴妆饰，焚香曰：我当有仙使来相迎。但望空拜不已，众犹未信。须臾，人言见观前松上有云鹤盘旋，箫笙响亮。道华忽飞在松顶坐，久之，众甚惊忙，永安县官道俗，奔驰瞻礼。其责辱道华县官扣磕流血，道华挥手以谢。道华云：我受玉皇诏，授仙台郎，知上清宫善信院，今去矣。复留一诗云：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漫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昔年炼得药，留著与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迟为。三清相对侍，大罗的有期。俄顷，云中音乐声，幢幡隐隐，凌空而去。时唐宣宗大中五年也（一云辞众云：去年七月一日，蒙老君遣真人韩众降，赐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信院。乃脱履松下，上古松之表，脱衣挂松上而升）。郑云叟题中条道靖观诗云：松顶留衣上玉霄，永传圣迹化中条。不知揖遍诸仙否，岂累如今隔两宵。节度使郑公光按视，以事闻奏，诏赐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殿廊，赐名升仙院。

臣道一曰：侯道华劳谦养道，屈己事人。观其躬持斧斤，完葺宇舍，至于汲汤灌园等事，若仆隶，以实于众。倘其后来不获飞升，人肯以仙视之乎。盖真仙阐化，必有深旨。道德经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形而形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侯道华以之。

马 湘

马湘字自然，杭州盐官县人也。世为县之小吏，而湘独好经史，攻文学。一日县宰令湘往西川，湘方以为忧。行至县北十二里，忽遇一道人，与同入一石井中，移时已到西川。取讫回书，不觉又从石井出矣，至县投落回书，莫不骇异，人因号为石井仙（井见存焉）。乃随道上，天下遍游。后归江南，而常醉于湖州，堕霅溪经日而出，衣不湿，坐于水上，而来言：适为项王相召，饮酒欲醉，方返溪滨。观者如云，酒气犹冲人，状若风狂，路人多随看之。又时复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顷指柳树随溪水走，来去指桥，令断复续。后游常州，遇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闻湘名，乃邀相见，迎礼甚异之。植问：道兄幸同宗姓，欲为兄弟冀师道术，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风。湘戏曰：相公扶风马，湘则风马牛，但且相知，毋征同姓。意言与植风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斋，益敬之。或宴会次，植请见小木，湘乃于席上以瓷器盛土种瓜，须更引蔓生华结实，取食，众宾皆称香美，异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袜上摸钱，所出不计多少，掷之皆青铜钱。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飞出。人有取者，顷复失之。又植言此城中鼠极多，湘书一符，令人贴于南壁下，以箸击盘长啸，鼠成群而来，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阶前，湘戒曰：汝毛虫微物，天与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昼夜挠于相公。且以慈悯为心，未欲杀汝，宜便率众离此。大鼠乃回群鼠前，皆扣头谢罪，遂作队，莫知其数，出城门去。自此城内便绝鼠。后南游越州，经洞岩禅院，僧三四百人方斋，而湘与婺州永康县牧马岩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见湘、知微，到踞而食，略无揖者，但使人以饭。湘不食，趣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斋未毕，及出门，又趣速行。到诸暨县南店中，约去禅院七十余里，深夜闻寻道士声，主人遽应之，乃二僧愿求见道士。及引见湘，但礼拜哀鸣，曰：僧众不识道者，昨失迎奉，致貽怒责，三数百僧，到今不能下床。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来，愿乞舍之。湘惟睡而不对，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后毋以轻慢人

为意，回去入门，僧辈当能下床。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时方春，见一人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闻恶言。命延叟取纸笔，知微言：求菜见阻，应无讼理，况在道门，诤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讼者也，作小戏尔。于是延叟捧纸笔，湘画一白鹭鸶，以水喷之，飞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赶起，又飞下再三。湘又画一猢狲，走赶捉白鹭鸶，共践其菜，碎尽不已。其主人见道士戏笑，求菜致此，虑复为他术，即来哀求。湘曰：非求菜也，固相戏尔。于是呼鹭鸶及猢狲皆飞走，入湘怀中，视菜如故，悉无所损。又南游霍童山，入长溪县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戏言：无宿处，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祇能舍宿，争会壁上睡。湘曰：尔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众皆睡，而湘跃身梁上，一脚挂梁倒睡。适主人夜起，烛火照见，大惊异。湘曰：梁上犹能，壁上何难。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谢移时，请知微、延叟入家内净处睡卧。及旦，主人留连叹悔不已。知微、延叟辞行，及数里间，见湘已在路傍候之。自霍童回永康县东天宝观驻泊，观前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余，将化为石。自后果化为石。忽大风雷震，石倒山侧，作数截。扬发自广州节度授婺州刺史，发性尚奇异，知之，乃徙两截就郡斋。又致之龙兴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径三尺余。其石松皮鳞皴，今犹存焉。或有告疾者，湘无药，但以竹杖打病处、腹内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措之，口吹杖头，如雷鸣，便愈。有患腰驼脚曲，持拄杖而来者，亦以杖打之，令放拄杖，应手便伸展。时有以财帛与湘，阻让不免，留之，后散与贫人。所游行之处，或官观岩洞，多题诗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诗云：太一初分何处寻，空留历数变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万里山川换古今。风动水光吞远峤，雨添岚气没高林。秦皇漫作驱山计，沧海茫茫转更深。后归故乡省兄，适兄远出，嫂侄喜见湘归。湘告曰：我与兄共此宅，今归，要分我，惟爱东园尔。嫂侄异之，曰：小叔久离家归来，兄犹未见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驻留三日，嫂侄讶之。湘不食，但饮酒，而待兄不归，及夜遽卒。明日兄归，问妻子，具以实对。兄感恻，乃曰：弟学道多年，非归要分宅，是归托化于我，以绝思望尔。乃棺殓之。其夕棺忽然有声，一家惊异，乃葬于东园（去县北九里，今名马墓）。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东川奏剑州梓桐县道士马自然白日上升。湘于东川谓人曰：我盐官县人也，新羽化于浙西，今又为玉皇所诏，于此上升。以其事奏之，遂敕浙西道覆之，发冢视棺，乃一竹杖尔。

邬通微

邬通微，不知何许人也。为道士，神气清爽，静默虚夷。或吟或醉，多游于洪州名山。人见之多年，或十数年不见，则颜状益少于当时，人莫测其服炼丹药、游行定止。后子酒楼，乘醉飞升而去。

许 碯

许碯自称高阳人。少为进士，累举不第。晚学道于王屋山，周游五岳名山洞府。后从峨嵋山，经两京，复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罗浮，无不遍历。到处皆于悬崖峭壁人不及处题云：许碯自峨嵋山寻偃月子到此。观笔踪者，莫不叹其神异，竟莫详偃月子也。后多游庐山，尝醉吟曰：阆苑华前是醉乡，滔（以冉切）翻王母九霞觞。群仙指点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好事者诘之，曰：我天仙也，方在昆仑就宴，失仪见谪。人皆笑之，以为风狂。后当春景，插花满头，把花作舞。上酒楼醉歌，升云而去。

金 可 记

金可记，新罗人也，唐宣宗朝以文章宾于国。性沈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以进士擢第，不仕，

隐于终南山子午谷，葺居怀退逸之趣。手殖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念思，久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复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无有阻者，精勤为事，人不可偕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颇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又求见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赐宫女四人，香药金彩。又遣中使二人专看侍，然可记独房静室，宫女中使皆不接近。每夜闻室内常有人谈笑声，中使窃窥，但见仙官仙女各坐龙凤之上，俨然相对。复有侍卫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熳，果有五云啖鹤，翔鸾白鹤，笙箫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迎之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礼叹异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许人也。为道士，身長七尺余，眉目如画，端美肥白，言谈秀丽，人见皆爱之。颇有道术，夏则衣绵，冬则单衣，卧于雪中，去身一丈余，周匝气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灯即灭，指入若隙风所吹，飕飕然。指庭间花草，飒飒而动。多游名山，自茅山出润州希玄观，入括苍洞，辟谷服气。或时食彘肉五斤，以蒜满一盆撮吃，毕即饮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气味，如异香终日在齿舌间，香不歇。得食之者颇多，而毕身无病，寿皆八九十。玄白到处，住则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则舍之，人皆以为得补脑還元之术（三峰御女之术，非真仙所学，况宋玄白证飞升之品者乎，惟置妾一事益启人之疑惑，然决非御女之术明矣。必玄白之意欲示和光混俗，故使人之不测其为仙）。又游越州，适大旱，方暴厖乐龙以祈雨。涉旬，亢阳愈甚。玄白见之，以为凡所祈雨，须候天命，非上奏，无以致之。乃于所止观焚香上祝，经夕大霖雨告足，越入大神异之。后复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祷，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乃请之。遽作术飞钉，钉城隍神双目。刺史韦德邻诬其贖妇女，复钉城隍神，此妖怪也，将加责辱。使健部辈欲向之，手脚皆不动，悉自仆倒，枷锁亦自摧折。玄白笑谓德邻曰：使君忤触刘根，欲诛罚祖祢邪？德邻方惧祈谢，须臾礼而遣之。其灵异屡试，不可备录。后于抚州南城县白日上升（南城县今属建昌府也）。

贺自真

贺自真，莫究其所从来，为道士，居嵩山。有文学，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传，见之多年矣，皆不知其所修。一日云鹤满空，声乐清亮，自真忽飞升而去。时有处士陈陶，在东都见洛城人观望瞻礼，惊叹不已，乃为诗曰：子晋鸾飞古洛川，金桃再熟贺郎仙。三清乐奏嵩丘下，五色云屯御苑前。朱顶舞翻迎绛节，青鬟歌对驻香骈。谁能白昼相悲泣，太极光阴几万年。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七

鄢去奢

鄢去奢，衢州龙丘人，家住于九峰山下。少入道，游学道术，精思忘疲。年三十余，便居处州嵩阳县安和观，其观即叶静能故乡学道之所。而观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余丈，相传云：张天师及叶静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结庵以居。后观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为构屋及造堂殿，设老君、张天师像及叶静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礼。山东南有一方石，阔二丈余，平若砥盖，天然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静想。一旦感神入谓之曰：张天师有斩邪剑二口并瓶贮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谢神入曰：此石天，设非人力

可加。自惟荒谬，守真而已，托兹山栖获安，久蒙圣佑，丹之与剑，诃可辄取？神人曰：但勤修无怠，剑丹自可立致。后三年，神人以剑丹送于去奢，剑乃张天师七星剑，丹以石匣藏之，一瓶贮之，倾药有斗余，如麻子，红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皆愈。时丽水县人华造，因中和年荒乱之后，拥土人据岩守。浙东连帅具以上闻，朝廷议欲息兵，乃授造以刺史。而造凶险，闻去奢神与剑丹，乃以兵围其山，取去奢并剑丹到州，夺其剑丹而囚锁去奢于空室。时方炎暑，一月日不与之水，造谓去奢已毙矣，及开室，见神色俨然，颜状红白，愈于来时。造惊异，乃却送去奢归山，剑丹留之。一夜风雷飞鸣，失所在。去奢闻剑却归石下尔。后居山十五年余，每言常见龙虎异鸟行于庭际，安和观道士多寄山顶烧香，见龙虎鸟迹，咸惊异之。去奢不食多年，或有秽触其山，春冬则猛兽来惊，秋夏则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见云龙雷公，电姥神鬼甚众，或到此相见，咸有礼焉。又寄宿道士夜闻去奢所居静室，若与人谈话，窃窥之，惟闻异香满室，及环佩声。或见有戴远游冠，绛服螺髻，垂发碧销衣男女，四人对坐，侍从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复有神明远立于侧。而道士皆不敢惊，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当离此山去，不长相见也。后数日，有彩云鸾鹄，声乐满空，徘徊山顶，后有骈舆幡幢，灵官驾龙，鹿皆五色，亦骑鸾凤，迎去奢升天而去，山下道俗观望者甚众。

蓝 采 和

蓝采和，不知何许人也。常衣破蓝衫，六铤黑木，腰带阔三寸余，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则衫内加絮，冬则卧于雪中，气出如蒸。每行，歌于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长三尺余。常醉踏歌，老少皆随看之。机捷谐谑人门，应声答之，笑皆绝倒。似狂非狂，行则振鞋踏歌云：踏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光一掷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桑田生白波。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歌词多率尔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测。但以钱与之，绳穿拖行，或散失，亦不回顾。或见贫人，即与之，或与酒家。周游天下，人有为儿童时见之者，及斑白见之，颜状如故。后踏歌濠梁间，于酒楼上乘醉，有云鹤笙箫声，忽然轻举，于云中掷下靴衫腰带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等，旋亦失亡。

张 果

张果隐于恒州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果有长生秘笈，耆老云为儿童时人见之，言数百岁，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噉之，复成驴矣。唐太宗高宗征之，不起。则天后召之，出山，佯死子妒女庙前。时方炎暑，须臾臭烂生虫，于是则天信其死矣（一云后隐于凤州夏居豆积山，冬居鹭鸶山。明皇聘，不至）。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开元二十三年，明皇诏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游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通事舍人卢重玄，赍玺书迎果。果随峤到东京（其唐明皇游温泉，幸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輿入宫，备加礼敬，公卿皆往拜谒。帝问神仙，不答。善息气，能累日不食，数饮酒。上赐之酒，辞以小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可饮一斗。明皇闻之喜，令召之。俄顷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辞清爽，礼貌臻备。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当侍立于侧，不可赐坐。明皇愈喜，赐酒，饮及一斗，不醉。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尔。明皇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扑落地，化为榼盖，上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贮一斗酒。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果尝云：我生尧丙子岁，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许。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寿；帅夜光者，善视鬼。帝令和璞推果寿，则懵然莫知；密使夜光视之，不见果所在。帝谓高力士曰：吾闻饮菹而无苦者，奇士也。时天寒，因取以

吴筠

吴筠字正节，华阴人也。通经义，美文辞，举进士不中。性高耿，不能与时俯仰，去居南阳倚常山。唐明皇天宝初，召至京师，隶为道士籍。入嵩山依潘师正究其术，南游天台，观沧海。与有名士相娱乐，文辞传京师，明皇遣使召见大同殿，与语甚悦，敕待诏翰林，献玄纲论三篇。尝问道，对曰：深于道者，尤如老子五千言。复问神仙冶炼法，对曰：此野人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开陈，皆名教世务，以微言讽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门嫉其见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于帝。筠亦以天下将不治，求还嵩山，诏为立馆。未几，渔阳事作，乃往茅山，复东入会稽、剡中。尝论谷神之妙，则有玄纲论。哀蓬心蒿目之远于道，则有神仙可学论。疏淪澡雪使无落吾事，则有洗心、栖岩赋。修胸中之诚而休乎天君，则有心目论、契神颂。至若游仙步虚，王化杂感之作，凡四百五十余篇，礼部侍郎权得與集而为序。始筠见恶于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诋释氏。筠所喜孔巢父歌诗，略相甲乙。代宗大历十三年，于宣城道观中忽焚香返真，弟子邵冀元与其徒葬天柱之西麓，私谥宗元先生。

李白

李白字太白，唐兴圣皇帝九世孙。白之母梦长庚星而孕，因而命之。生于天后圣历二年己亥，五岁诵六甲，十岁通诗书，观百家。苏頌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十五好剑术，游神仙，多居岷山，游玩山水，数有吟咏。复登峨嵋，游江淮，观云梦。娶许相国孙女，留云梦三年。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去之齐鲁，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耽饮，号竹溪六逸。玄宗开元十六年，上裴史书云：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矣。天宝三载甲申，白与吴筠善，筠待诏翰林，白亦至长安。见太子宾客贺知章于紫极宫，因解金貂换酒为乐。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荐于明皇，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白已醉，左右以水盥（呼内切）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诗以激杨妃。帝欲官白，妃辄沮。白益怒，放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璵、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初出金门，寻侍御不遇，遂咏鸛鹑诗云：落羽辞金殿，飞鸣叱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箓。传箓毕，归北海。自此抵赵魏燕晋岐邠商，于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淮泗，再入吴，转徙金陵，上秋浦寻阳，皆有诗文，不记岁月。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傍若无人。又常一白游华山，过县宰，方开门决事。白乘醉跨驴过门，宰怒，不知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辄敢无礼？白乞供状曰：曾以龙巾拭唾，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吾走马，华阴县里不得我骑驴。宰惊悸，起揖谢曰：不意翰林至此。白跨驴而去。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永王璘东巡，白避地庐山，为璘胁行。永王璘兵败当诛，罪连及白。郭子仪请解官以赎白罪，白遂得流夜郎，时肃宗乾元元年也。白先有诗自叙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从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反滴夜郎天。至是半道承恩放还，遂登巫山，下瞿塘。后过江夏、浔阳、金陵、历阳宣城。二郡皆有诗咏，不复可考。白生平志慕神仙，学宗老氏。尝有仙学古风云：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亦不语，真栖在岩穴。我来问真人，长跪问宝诀。粲然忽自哂，授以炼药说。铭骨传其语，竦身已电灭。仰望不可及，怆然五情热。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又一篇云：五鹤西北来，飞飞凌太清。仙人绿云上，自道安期生。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飘然下倒影，倏忽无留行。遗我金光草，服之四体轻。将随赤

松子，对博坐蓬瀛。后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自金陵济采石访族人李阳冰，因捉月赴水而终。人谓之水解，享年六十四。代宗立，以拾遗召，而白已解化。有唐李太白文集行于世，序云：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梁武昭王皓九世孙。蝉联主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耀，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亡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古今，文集退而不行，惟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坎。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畜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耳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欢，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百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论关雎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自中原有事，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有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宝应元年十一月己酉也。宪宗元和初，有人海上见李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耸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去。其后白龟年至嵩山，遥望东岩，古木帘幕宰地。步至其傍，尊俎罗列。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召。龟年趋进，其人衰衣博带，色泽秀发，曰：吾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也，虽不同代，亦一时人。以其道同，今相往复。吾自水解，放遁山水之间，因思故乡，西归嵩峰。中帝飞章上奏，见辟于此，掌笺奏，已百年矣。近过潼关，有词曰：曾向桃源深洞，一曲妙歌舞风。常记欲别时，明月落花烟重，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龟年曰：吾祖今在何处？曰：在五台掌功德，所从昔日之志也。又出书一卷遗龟年，曰：读之，可辨九天禽语、大地兽言，更修功行，可得仙也。后龟年游潞州，太守知有异术，召而询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过，太守曰：彼何言也？龟年曰：彼城西家开廩，有余粟在地，共食之。守使人验之，果然。又见厖马仰首而嘶，问曰：此又何言？龟年曰：彼言槽中料热不可食。复验之，亦然。时近清明，人吏驱羊二十余口，后一羊不行，鞭之有声。守曰：羊不行，有说乎？龟年曰：羊言腹有羔将产，乞生然复就死。守乃留羊月余，果产于。后龟年放迹方外，不知所之。白海琼云：李白今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白乐天今为蓬莱长仙主。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八

刘 玄 和

先生姓刘名玄和，号混成子。其先彭城人也，因晋南迁，起家寄于九江之都昌（今属南康军）。父祖儒学，乐道丘园。于唐明皇开元二年，先生降诞。幼即颖悟，长而不群。及尽孝养终亲之礼，年几四十，有拔俗出尘之志，遂入匡庐之龙兴观（即今白鹤观也），礼住持三洞法师何子玉为师。天宝二载，得度为道士。继有异遇，一栖五老峰石室五十二年，苦节霜露，准饵松桧，咽二景之流霞，养三田之玉醴，真璞不琢，大器晚成。猛兽卫庵，灵鹤如畜。斯乃道气真淳，物我莫干，情识两忘，和之至也。山之北隅有岩，崒然而高，先生手植木瓜于其下，至今号为木瓜岩（其地险峻，人鲜得到）。先生忽一日下观之西，自殖松

桧，凿丹井汲水以疗人之疾，多获痊愈。庭有老杉，其高百尺，亦先生之手植。德宗贞元中，吴元济不臣，乱兵淮上。洪帅命幕府王遵奉表京师，为淮寇所掠。遵家人诣山悲叩，先生乃曰：观中有司命司录二真君者，乃玉皇之侍臣，汝可精祷，当即为拜章。未几，有二神人导遵，车骑疾驰千里，由是脱难归家。此先生拜章之验也。自是朝野景慕，当代名贤，顺风稽首。先生惟夷心静默，虚己济人，他无求于世。年八十六，于贞元十年十月十八日，忽顾谓门弟子范仙舟曰：吾久住五老峰，将游金华，玄谱有名，吾即往矣。汝等各宜勤苦学道，无自沈坠。言讫而化，治命藏剑于柏坛，门人禀其遗旨。当往之日，白鹤翔鸣，晴天雷震，异香芬馥。验之，则尸逝柩空，乃葬其履舄。后范仙舟等崇立殿堂，以昭严奉。仙舟后亦得道，莫知所终。

杨 泰 明

杨孝子名泰明，不知何许人也。本儒生，事父母极孝，时呼为杨孝子。尝为汾阳王郭子仪幕客，性恬淡，不贪爵禄。每劝子仪曰：军政虽口尚严，然人命至重，不可轻杀。以故子仪掌兵二十余年，不妄诛戮，军士爱之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尝谓终日战斗，有伤慈心，遂出为长安令。唐代宗永泰元年，乃易道士衣，弃官潜遁。初隐茅山，以其浅近，遂来庐山峰顶结庵，造青精饭，辟谷。造松柏为香，祷于九天使者真王，求长生之道。积十四年，当秋晴月满之夜，天宇清霁，忽于虔礼之地见神人，金冠绛袍，白珠结缝。傍有一人执玉斧，一人捧玉函。神人曰：我乃九天使者，采访人间善恶，以汝积世有功于民，秉心清苦，精持道行，诚达九天，玉清太素三元君命我授汝九天太真道经。泰明伏地称谢，神人徐启玉函，授以宝书，仍告戒曰：始终精勤不替，道成之日，吾当召汝。语讫，风云骤起，已失所在。开经观之，乃高上大洞经三十九章，一号九天太真道经。泰明从此依经行持，屏迹尘世，凡三十六年。宪宗元和八年正月一日日中，祥云迎绕于庵前，泰明遂乘云升腾而去。

李 贺

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唐之宗子也。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赋诗，援笔辄就，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每山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暮归，母探囊，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愈为作《讳辩》，然卒亦不就举。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近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为协律郎。卒，年二十七（一云享年二十四，位不过奉礼太常）。贺将终，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今奉上帝命召李长吉。贺了不能读，数下榻扣头言：阿弥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贺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贺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辘轳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许焉。宣室志云：李贺卒，其母梦贺曰：上帝近都丹闾建白瑶宫，召我为新宫记。又作凝虚殿，使我等纂集乐章。

轩 轅 弥 明

衡山道士轩辕弥明者，不知何许人，在衡湘间九十余年（《南岳总胜集》云：灵麓峰即岳麓也，在湘水之西，系二十洞真墟福地。宋朝改赐景德，徽庙朝改为岳麓万寿宫。唐轩辕弥明尝隐于此）。善捕鬼物，囚紫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寿，进士刘师服尝于湘南遇之。唐宪宗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弥明自衡山过太白，知师服在哀，夜抵其居宿。校书郎侯喜新有诗名，与师服拥炉说诗，弥明在坐，貌极陋，又作楚语，喜视之蔑如也。弥明轩衣张目，指炉中石鼎谓喜曰：子既能诗，可与我赋此乎？师服以衡湘旧识，见其老，但貌事之。

不知其有文也。喜其说，先题首句云：巧匠斫山骨，剜中事烹煎。次传喜，喜踊跃缀其下曰：直柄未当权，寒口且吞声。弥明哑然笑曰：子诗如是而已。子即袖手竦肩，倚北墙坐。谓师服曰：吾不解世俗书，子为吾书之。因高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初非似经意，其旨有讥于喜，二子相顾惭骇，复以多穷之。师服又曰：外苞乾薛文，中有暗浪惊。喜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弥明复令师服书曰：谬当鼎鼐间，妄使水火争。师服曰：大似烈士胆，圆如铁马缨。喜曰：上比香炉尖，下比鉴面平。弥明曰：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师服曰：一块元气闭，细泉幽窦倾。喜曰：不值输泻处，焉知怀抱清。弥明曰：方当洪炉然，益见小器盈。师服曰：皎皎无刃迹，团团类天成。喜曰：遥疑龟负图，出曝晓正晴。弥明曰：旁有只耳穿，上为孤髻撑。师服曰：或讶短尾铈，又似无足铛。喜曰：可惜寒食球，掷此傍路坑。弥明曰：何当出灰池，无计离瓶罌。师服曰：随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喜曰：岂能煮仙药，但未污羊羹。弥明曰：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师服曰：徒尔坚重性，不过升合盛。喜曰：傍似废穀仰，侧见折轴横。弥明曰：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鸣。师服曰：以滋翻溢衍，实负任使诚。喜曰：常居顾盼地，敢有漏泄情。弥明曰：宁依暖热弊，不与寒凉并。师服曰：区区徒自效，琐琐不足呈。喜曰：回旋但兀兀，开阖自铿铿。喜思益苦，务欲胜弥明，每搜索欲出口而声益悲，笔欲下则复止，卒亦不奇。二子赋十余韵，弥明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夜将闌，二子思竭，不能续，起谢曰：尊师非世人能屈也，某辈服矣，愿就弟子列，不敢更论诗。弥明奋然曰：此篇不可不成也。谓师服曰：把笔，吾与汝就之。乃曰：全胜瑚璉贵，空有口传名。虽此俎豆古，不为手所枵。磨砭去圭角，浸润著光晶。愿君勿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书讫，俾读之，谓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齐应曰：就矣。弥明曰：子皆不足与语，此宁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尔，非吾之所学于师而能者也。吾所闻者，子皆不足以闻也。独文乎哉，吾语亦不常闻也，吾闭口矣。二子大惧，起立而拜曰：不敢他有问也，愿闻一声而已。先生称不解人间书。敢问解何书？卒不应。不自得，即退就坐。弥明倚墙睡，鼻息如雷，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少喘。斯须二子亦困睡，及觉，已失弥明。闻童仆曰：天将明，道士出门，觅之已不见。二子惊异，携诗诣韩愈访其人，愈曰：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耶。遂为石鼎联句序。弥明尝过八桂尧庙，有题墨在焉，后人已刻诸石云。宋理宗朝，国史萧山则撰衡山新创弥明隐居记，云：水帘洞，南岳清绝境，端平二年七月晦，江西萧山则晨游，嗜其清，过午不能去。同游三道人欲困，仆色欲食，皆弃。子坐天旒亭独吟，得老树仙休影，寒泉客漱饥之句。有椎结叟援壑来叩所吟，以前句对，即续云：此中山广大，轻易莫吟诗。貌冷而言寡，问所自，曰：西方白龟所宅白水国。问姓名，不应，拾堕松画崖石云：唐天降我，日月照我，韩愈知我。忽袖出草一株，珊瑚状，白；子饥乎，啗此。径行，疑其异人，亟追及，问：适留我何药？不顾。子按本草经，赤芝生衡山，殆芝类。会道士罗志真邀玩白龟泉，方悟白水泉也，愈弥也，日月明也，必弥明。因谗志真：泉有是叟否？曰：无有，然诘知不隐此屋。于泉上像而祠之。或曰：弥明即愈，非他人。噫，叟告我矣。或曰：叟之传以石鼎诗，以退之序，不以祠。噫，叟逝几劫，语业之结习犹未化，高踞傲刘侯之气亦未除。而由唐元和后到今，此山乃不知有叟。予幸遇叟，志真幸听子。妥神予栖一也，补山阙典二也。其数邪，隶弥明隐居为之榜，且用楚歌招之，词曰：鸾先驱兮驾鸿，之太白兮道谁逢。石鼎小兮语大，名高出兮衡峰。仙归来兮曷年，吟不老兮楚天，诗藏山兮卷几，木羽秘兮无传。鼎中句兮仙余，凡骨蜕兮仙如。荐玉英兮丹溜，浩扬灵兮起予。淳祐二年，又书《石鼎联句图》后云：唐人撰贾岛碣云：石鼎联句所称弥明，即君也。岛乃浮屠，范阳人。弥明则道士，衡山人。全不合，碣妄，宁可信？

刘 商

刘商，彭城人也，家于长安。好学，强记攻文，有胡笳十八拍，颇行于世，儿童妇女悉

诵之。进士擢第，历台省为郎中。性耽道术，逢道士即师资之，炼丹服气，靡不勤切。每叹光景甚促，筋骸渐衰，朝驰暮止，但自劳苦，浮荣世宦，何益于己。古贤皆弃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卒毕婚嫁，不为俗累，岂劣于许远游哉。是以托病，免官入道。游及广陵，于城街逢一道士卖药，聚玩颇众，人言多有灵效。众中见商，目之甚相异，乃罢药，携手登楼，以酒为欢。道士所谈，自秦汉历代事，皆如目睹。商颇惊异，即师敬之。复言：神仙道术，不可得也。及暮，商归侨止，道士下楼，閃然不见。商益讶之。翌日，又于街市访之，道士仍卖药，见商愈喜，复挈上酒楼，剧谈欢醉。出一小药囊赠商，并戏吟曰：无事到扬州，相携上酒楼。药囊为赠别，千载更何求。商记词得囊，暮乃别去。后商寻之，不复见也。商乃开囊视，重重纸裹一葫芦，得九粒药，如麻子。依道士口诀吞之，顿觉神爽不饥，身轻飘然。过江游茅山，久之复往宜兴张公洞。当春之时，爱罨画溪之景，乃入胡父渚葺居，隐于山中。近樵者犹见之，曰：我刘郎中也。莫知所止，盖已为地仙矣。

刘 瞻

刘瞻（音詹）小字宜歌，兄瞻也。瞻家贫好道，常有道士经其居，见瞻异之，问知道否，曰：知。然瞻性饶俗气，业应未净，讵可强学？道士曰：能相师乎？瞻曰：何敢。于是师事之，随道士入罗浮山。瞻与瞻俱读书，瞻山栖求道，无巾裹，髻角布衣，事道士为文。而瞻性慕荣达，瞻谓瞻曰：彼必不第，则逸于山野尔，得第则劳于尘俗矣。然慎于富贵，四十年当有验。瞻曰：神仙遐难求，秦皇汉武非不区区也，廊庙咫尺，易致马周，张喜贞可以继踵矣。自后瞻愈精思于道，乃隐于罗浮山。瞻进士登科，屡历清显。及升辅，相颇著夔调之称。俄谪南行，次广州潮台，泊舟江滨，忽有髻角布衣少年冲暴雨而来，衣履不湿，欲见瞻。左右皆讶，乃语之：但言宜哥来也。以白瞻，问形状，具以对。瞻惊叹，乃迎而见之。瞻颜貌可二十来许，瞻已皤然衰朽为逐臣，悲喜不胜。瞻复勉之：与尔为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叹，谓瞻曰：可复修之否？瞻曰：兄身邀荣宠，职和阴阳，用心动静，能无损乎，自非弟奈何。况是已升天仙，讵能相救尔？今惟来相别，非来相救也。于是同舟行别，话平生隔阔，一夕失瞻所在。今罗浮山中时有见者，瞻乃南行，殁于贬所矣。

罗 万 象

罗万象，不知何许人。有文学，明天文，洞精于易。节操奇特，惟布衣游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后游罗浮山。叹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曾栖此以炼丹，今虽无邓岳相留，聊自驻泊尔。于是爱石楼之景，乃于山下结庵以居。常饵黄精，结庵服气数十年，或出游曾城泉山布水下采药，及入福广城市，卖药饮酒，来往无定。或一食则十数人之食，或不食则莫知岁月。光悦轻健，日行三四百里，缓行奔马莫及。后却归石楼庵，竟不复出，隐于山中矣。

殷 文 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荃，常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游行天下，入言久见之，不测其年寿。面光白，若四十许人。到处或易其姓名，不定也。曾于涪州卖药，时灵台蕃汉疫疾俱甚，得药入口即愈，皆谓之神圣。得钱则施之于人，而常醉于城市间。周宝于长安识之，寻为涪原节度，迎之礼重，慕其道术還元之事。及宝移镇浙西，数年后七七忽到，复卖药。宝闻之惊喜，遽召之，师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酲须臾酒，能开顷刻花。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砂。宝尝试之，悉有验。其余种瓜钓鱼，若葛仙公术也。鹄林寺杜鹃花高丈余，每春末花烂熳，僧传言唐德宗贞元年中，有外国僧自天台钵盂中以药养其根来种之，自后建饰花院锁闭，人或窥见女子红裳艳丽，游于树下。有辄采花折枝

者，必为所害。俗传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艳异于常花。其花欲开，探报分数，节度使宾寮官属继日赏玩。其后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以酒乐从游，连春入夏，自旦及暮，闾里之间，殆于废业。宝一日谓七七曰：鹄林之花，天下奇绝，常闻能开非时之花，此可开否？七七曰：可也。宝曰：今重九将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诺之。乃前三日往鹄林寺宿焉，中夜女子来谓七七曰：道者欲开此花乎？七七乃问：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间已逾百年，非久即归闾苑去。今与道者共开之，非道者无以感妾。于是女子倏然不见。来日晨起，寺僧或讶花渐拆蕊。及九日，烂熳如春夏间。数日花俄不见，亦无落花在地。后七七偶到官寮家，适值会宾次，主与宾趋而迎之。有佐酒娼优共轻侮之，七七乃曰：主人欲以二粟为令，可乎？咸喜，谓必有戏术，资于欢笑。乃以粟巡行，嗅者皆闻异香惊叹。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缀于鼻，掣不落，但言秽气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优伶辈一时乱舞，鼓乐自作，声颇合节，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绝倒。久之，主人祈谢于七七。有顷，石自鼻落，复为粟。传之，皆有异香及花钿粉黛，悉如旧，略无所损。或敬事之。又七七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止船即住，呼鸟自随，唾鱼即活，撮土画地状山川形势，折茆聚蚁变城市人物。有人曾经行处见之，言历历皆似，但小愆尔。凡诸术，不可胜纪。后二年，薛玄、刘浩作乱，宝南奔杭州。而宝总戎为政，刑或无辜。前上饶牧陈全裕经其境，作之以祸，赤其尽族。宝八十三，筋力犹壮，女妓百数，盖得七七之术。后为无辜及全裕作厉，一旦忽殁。七七，刘浩军变之时，甘露寺为众推落北崖，谓堕江死矣。其后人见在江西十余年，卖药人蜀，莫知所止。其鹄林寺花，兵火焚寺失其根株，信归闾苑矣。

谭峭岩

谭峭岩，茅山道士。唐敬宗宝历中，游天台江浙间，年貌如二十许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务以阴功救物，常遗金子途，以拯贫乏。或报，殊不认。问其故，则曰：阴真君化土为金以赈不足，吾恨未能。且无用之物以邀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术，神丹以化瓦砾，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话隋炀帝东巡事峭岩忽失言曰：大业年中开丹阳河，断三冈脉，其下血流，吾尝往观之。由此知峭岩之寿，盖数百年矣。弟子邓甲久事之，授以丹诀符术，则不能尽其妙，但陆擒兕虎，水缚蛟螭而已。峭岩谓曰：人赋分有定，水石能致其热，火不能致其寒，虽尽吾之道，而汝则止是矣。文宗开成中，轻举于南岳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三十九

叶法善

叶法善字道元，处州括苍人，世为道士。母留氏昼寝，梦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岁，溺大江三年而还，父母询其故，曰：青童引我，饮以云浆，复朝太上，故少留尔。及冠，长九尺，性淳厚天然，不茹荤。遇青城赵元阳授遁甲，嵩阳韦善俊授八史，由是自能厌劾鬼佐。因卜居卯酉山，有巨石当路，行者迂径避之，遂投符，石自起。尝游白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锦衣宝冠，谓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极紫微左仙卿，以校录不勤，谪子人世。速宜立功，济人佐国，当复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于子，宜勉而行之。言訖而去。而后馘灭妖凶，靡所不验。唐高宗闻之，故宠以官，不拜，请度为道士。留内斋，礼赐于甚厚。时帝悉召方士，化黄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遽就，徒费财与日，请核真伪，帝然之，凡百余人皆罢。尝在东都凌空祠为坛以祭，都人悉往观，有数十人自奔火中，众大惊，救而方免。法善笑曰：此为魅所凭，吾法摄之尔。询之果然，病亦皆愈。历高宗、中宗朝五十年，往来山中，时时召人。惟不爱浮屠法，常力诋之，议者浅

其好憎，然以术高，卒莫之测。中宗景龙四年三月九日，三神人复降，传太上命云：汝当辅我睿宗及开元帝。曰：未可隐迹山岩以旷委任。时睿帝未立，而庙号、年号已先知之。所以于睿宗、明皇阴有助力。土蕃进宝，函封题曰：请陛下自开，无令人知。法善奏曰：此不祥也，宜令蕃使自开之。既开，果有弩箭自函而发，中蕃使而死。睿宗先天中拜鸿胪卿员外，置越国公，舍景龙观。祖国重谥有道先生，父惠明赠歙州刺史，宠映当世。时僚庶受策者，不可胜数。叔祖靖能有道术，仍善属文，高祖时直翰林，为国子祭酒。汝阳王尝饮靖能，靖能曰：有生徒能饮，当令上谒。翌日有通谒者曰：道士常持满，见之侏儒也。谈胚浑之道，饮以酒，至五斗许，忽醉倒，乃一瓮也。钱塘有巨蜃溺舟，经涉者苦之，法善以符投水，其蜃自毙。开元初，明皇以元夕观灯于上元阳宫，谓无如此之盛。法善曰：西凉府今夕之灯，亦可亚。明皇异之，求往。则俾合目，顷刻而至。因以铁钎如意贯酒，翌日遣使求之，果在。又中秋夜与上游月宫，闻天乐，问其名，曰：紫云曲。上素晓音律，默记之，遂著乐府，更名曰霓裳羽衣曲。时月宫还过潞州，俯视城郭悄然，但月色如昼。法善取玉笛，请上奏一曲，仍投金钱于城中。仅旬浹，潞州奏中秋夜有天乐，临城兼获金钱以进。师居四明之下、天台之东数年，忽于五月一日有一老叟诣门，号泣求救。门人谓其有疾，白于师。引而问之，曰：某东海之龙也，天帝敕我守八海之宝，一千年一更任，无过者则籍于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绩垂成。近有波罗门逞幻术，居于海岸，晨夕禁咒，积三十年，法将成，五月五日海告竭矣。其统天镇海之宝，上帝制灵之物，必为波罗门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师既飞符，海水复旧，其人愧叹，赴海水而死。翌日龙辇宝货以谢师，师曰：林野栖神之所，珠玑宝货无所用之。遂不受，谓龙曰：岩石之上，去水稍远，若致一清泉，即为佳惠尔。是夕闻潇潇风雨声，达旦，绕山凿石渠泉水环流，至今谓之天师渠。燕国公张说常与师会饮，师曰：此有麴处士，性谨而讷，颇耽酒，钟石可也。召至，其形侏儒，腰数围，拜揖之礼颇朴拙。酒至辄尽，而神色不动。师忽叱之曰：曾无高谈雅论，惟务耽酒，何所用哉。因执之，乃一巨榼尔。至开元八年，尸解于景龙观。或言生隋大业丙子，卒壬戌，盖百有七岁。解化之后，明皇思之，降制曰：故道士具官叶某，天真精密，妙理幽畅，包括秘要，发挥灵符。固以冥默难言，希夷罕测，而情栖蓬阁，迹混朝伍。保黄冠而不拔，加紫绶以非荣，卓尔孤芳，冷然独往。胜气绝俗，贞风无尘，金骨外耸，珠光内映。斯乃体应中仙，名升上德。朕尝听政之暇，屈询至道。公以理国之法，屡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宜洪益。叹微音之未泯，悲县解而俄留。何莫愁遗殁，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怀予怀，宜申礼命，式贵泉壤。可赠越州都督。敕葬于松阳，百官缟素泣送国门之外。仍度其侄润州司马为道士师。有弟子百余人，惟暨齐物、尹僧为入室矣。

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许人。隐居瀛海间，善算心术，凡人心之所计，布算而知之。卜居嵩颖间，著颖阳书三篇，有算心旋空之诀，复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开元十二年至都，朝贵候之，其门如市。有友人居白马坡下，和璞至，死已逾日。当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于床，引其衾同卧。闭户良久，起，具汤沐而犹未苏，复与之寝，须臾即活。又崔司马者，与和璞善，因疾笃，曰：先生何弃我耶？已而闻寝壁有穿穴声，窥之有微隙，渐大，见导从数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车中，谓崔曰：邢先生生合太乙相救。言訖而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寻失矣。房琯为桐庐宰，待和璞甚善。暇日因携手出城，不觉行十数里。至夏谷村，有废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击地，令侍者掘之深数尺，得一瓦瓶，中有婆师德与永公书。和璞笑谓琯曰：省此乎？琯仿佛前世尝为僧，名永，和璞曰：君当为宰辅，善自爱。然其终必食鲙，棺以龟兹，不在私第，不在公馆，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琯后果践台辅，谪居阆州，卧疾紫极宫。稍愈，太守召会郡斋，进鲙，食毕疾复作。梦神人曰：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终，前有贾者拖龟兹板为老君帐，因假以为棺。和璞庐终南，学道者多依之。时崔

晤与其友，恭事左右。一日谓其徒曰：旦夕有异客，子等为予设具。又戒曰：谨毋窥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衣绯执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剧谈，多非人间语。崔晤欲见，不自正，遂趋而过。客熟视，谓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师乎？曰：然。食讫而去。和璞谓晤曰：此上帝戏臣也，言泰山老师，子能省乎？晤垂涕曰：少闻先人言，某宝老师之后身，然前身不甚记。和璞后亦不知所之。

申 元 之

申元之者，不知何许人。游名山，博采方术，得内修度世之道。唐明皇开元中，召入上都开元观。时张果、邢和璞、罗公远、叶法善、尹愔、何思远、史崇、秘希言同左佑真风，翼戴人上。帝游温泉，幸东都，元之常扈从。善谈清静，上每延问，动移晷刻。惟贵妃与内人赵云容侍晨夜，得闻其论。云容尝侍茶桑，间辄乞药以希延生，元之曰：我所惜但汝不久。世云容复恳乞不已，元之愍其恭勤，乃与绛云丹一粒，曰：汝服此，死必不坏，但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珠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沦湑，百年外可以复生。此太阴炼形之道，即为地仙，复百年当迁洞天矣。云容从幸东洛，病于兰昌宫，特以元之之言问贵妃，上命中人陈元造如其所请而瘞之。至宪宗元和末已百年，云容果再生。元之亦隐显无常，自号田先生。识者相传魏时人，已数百岁。（《龙城录》云：八月望日，唐明皇与中天师游月宫，寒气逼人，清露沾衣。过一大门，在玉光中见一大府，榜曰广寒清虚府。少前，见素娥十余人，皓衣，乘白鸾，笑舞于广庭大桂木下，乐音清丽。上皇归制霓裳羽衣曲。此一事与叶法善稍同，今并存之。又逸史见罗公远传，大概如此。）

罗 公 远

道士罗公远（名思远），鄂州人也。一云彭州九陇县人。修道宇于漓沅化，常往青城、罗川间，历周隋唐，年数百岁，乍老乍少，韬晦名迹。唐明皇开元中春三月，鄂州刺史燕属吏于郡之园亭，士庶游览者无不至。有一白衣，长八九尺，容仪端伟。门吏初疑之，俄有一小童见而叱之曰：汝何故离本处，辄来此，宜速去。白衣遂摄衣而走，吏乃执小童，白刺史。因问其族，云：姓罗名公远，幼学道术。适见守江龙来此，与明公逐之。刺史未之信，曰：须令我见其形。曰：请俟后日。及期，于江干穿一小圳，仅尺余，以引江水。刺史与郡人皆至，须臾有一白鱼，长五六寸，随流而入，腾跃渐大，烟如丝。顷之，黑气横空，咫尺不辨。公远白刺史：与郡人速上津亭。未至，雷电而雨。既少霁，见一白龙于江心，头与云连，食顷方隐。时明皇好方外士，刺史具以闻，因召见，每问无不称旨。剑南有果，谓之曰熟子，张果、叶法善与上以术取之，曰：午后必至。其口拥炉，公远始与坐，抵暮不至。张与叶相顾曰：真是罗君不？公远笑于炉中拨出一火箸，斯须使者持日熟子至。叶诘之，曰：到京城，烈焰亘天，无路可过通，稍息方得到此。诸公皆失色。上每召公远与法善、金刚、三藏试法，而公远常胜。凡出入禁中，或以微言规讽，或以直道献替，赅崇驱妖，召龙致雨，无善自隐。上欲传其术，公远曰：陛下玉书金简，已格九清，宜袭唐虞之无为，继文景之俭约，岂可以四海之尊，万乘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大，而轻徇小术耶？若尽臣术，必怀玺人民间，困于鱼服也。上不悟，遂辱骂公远。公远走入殿柱中数上过，上愈怒，劈柱追之。既见，复入五磳中，又击磳为数十块，皆有公远之形。上谢之，乃如故。上强之不已，因教焉，然不肯尽其术。试自隐，常余衣带，不尔影迹。及公远，其试则验。厚赐金帛，然卒不得其妙。上怒，遂斩之。有中使辅仙玉自蜀还，速公远驾而西，谓仙玉曰：吾晋成帝咸和年间入蜀，栖息林泉，以修真为务。闻天子好道，乃舍烟霞之乐，冒于尘世。欲以至道教人王，上延我于别殿而素灵药，我告以人间之府藏，莹血充积，三田未虚，六气未洁，请以十年为约而受，乃不能守，因小术加我以丹颈之戮，一何虐焉。然得道之人，形气混合，岂能以世俗兵刃水火害于我哉。但念主上列丹华之籍，有玉系之旧，而眷眷之情

不能已。因袖出一书，谓仙玉曰：可以此达上，云我姓罗名公达，静真先生弟子也，上必悟焉。仍凉曰：小隐居山，食果饮水，度流年而已。赴阙，治道惟食三枣。上叹息，送肃明观，遣内侍郭道袭送枣二盘。六月再召见，上引入内闕，赐坐，与观寝殿莲池。问：比地亢阳，有秋失望，奈何？智凉曰：诚能动天，愿陛下秉诚赐臣夜醮，必致甘雨。制可。醮竟，雷雨随应，上人悦。因问治国之要，对以圣人道在心不在他求。赐紫衣一袭，度为道士。自是旬辞阙庭，奉诏归旧隐炼丹，赐绢五百匹。二十七年丹成，诏诣阙，赐资优渥。肃宗至德二载，召不赴。乾元初，享年百有四十，只解于浮云观。

薛 幽 栖

薛幽栖，蒲州宝鼎人也。性沈静，有敏识卓见。修举业之暇，好闻方外事。唐明皇开元中及进士第，年始弱冠，调官陵郡尉。秩未满，有林泉之兴，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间。久之，游鹤鸣山，访汉天师治所。修行仅一纪，而道气愈充。天宝初，复游南岳，卜栖真之地。乃晦其名氏，于五老峰之下，游心于自得之场，旷然无所系，而能和光混俗，毁方瓦合。其于三洞真诰，靡不该览，故幽人逸客向风禀受，日集于左右。而师辩论宏博，随其根性，各有所发明。进玄微论三卷，上称赏其达悟。未几尸解于墨山。尝注灵宝度人经，见行世。《衡岳总胜集》云：今凌虚宫有天香台，乃注经之所。晓夕云烟，如香缭绕。

王 柯

王柯字仙柯，青城横源人也（一云蜀州永康县翠园山下人）。母丁氏梦大星照身，及觉，室内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绿脉，形状异常，幼颖异拔俗。家巨富，不以经意。长则仁慈好善，见老弱穷困者，惻然哀之，形于颜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时，施粒食以济禽鸟。后遇至人传丹诀，于乃居侧洞中修炼，历年无成。鼎忽破，丹乃化为金线石。后因遍行山园，一日至味江龙潭，又上西峰，遇道士炼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秘诀，令内修上道，外积阴功。丹成，复分遗之。柯服丹，渐觉神爽气逸，身轻意畅。门侧有大柏数株，腾身而举，已在柏杪，因此升天而去。今柏犹在。乃唐高宗仪凤三年中得道也，其地即今罗家山，道士乃罗公远云。

李 聿

李聿，唐宗室也。罗公远于明皇燕间讲论道妙，出入含元殿，曾试之。后授歙州刺史，与家属之官，甫过大江，乃为鼉所祟，拘聿之魂而附其形，自其家赴任。一日公远校录水府，见之，于是飞符诛鼉，而还聿之魂。聿乃弃官，入青城山太一洞，请符以救其室。遂依公远学道，后证仙果，今列侍左右云。

杜 升

杜升字可云，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测其年寿。不食，常饮酒三斗不醉，颜甚悦泽，若三十许人。裹大方巾，破唱，冬夏常着绿布衫。而言谈甚高，颇有文学。人有与换新巾衫，必受之，旧者竟不脱。得新者，出门逢人便与。常游城市间醉行，能沙书，好于水碗及盆内以沙书龙字，浮而左右转，或叱之则飞起高丈余，隐隐若云雾，作小龙形，呼之复下水中。不就人求钱，人自以钱予之，召人穿檐，行少顷之间，得钱甚多，便散与贫人及酒家。如此到处，日日为之，人皆不厌，以钱予之。疑以术惑于众也。冬则卧于雪中三两日，人以为僵毙矣，或拨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犹若醺酣，气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郾国公琮之子也，为苏州牧。或闻可云在城市，极喜，乃延入。拜之，呼为道翁。宾客僚属皆诩之，孺休曰：先君出镇西川日，与此道翁深相喜重，常来去书斋中。时孺休才年十余岁，

今五十余岁，别道翁四十年，而妆饰颜貌一如当时。乃留之郡斋，咨以道术。可云曰：但以政化及人，慈爱为意。况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脱履世尘，委家林野，宜远于兵伤，道术未可问也。时郡人以钱帛与之，阻让不可，出城便散与人。孺休敬之愈甚。可云或与孺休宾僚聚饮，有倡和者，而可云出口成章，属意深远，多神仙旨趣，人无以缀之。后军乱，孺休果为兵伤而死，人见可云亦被伤杀。顷之，但有旧衫一领，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后数日，人多见可云过松江、浙江，经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书如故。又一年，人于湖南见之，问苏州事，历历话而笑。复言曾居南岳，即当去矣。详而究之，是得隐形解化之道，人莫知也。

臣道一曰：杜升得道弥深，混俗处世，忘情诗酒，绝粒粗衣。观其方巾布衫，虽旧不脱，人予新者必以遗人，冬则卧于雪中，常日游于城市，盖亦莫考其年寿几何矣。倘以当时巾服观其人，未必知其得道也，真仙隐显玩世，岂易窥哉。故道德经曰：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羊 愔

羊愔，泰山人也。以世禄官，家于缙云。明经擢第，解褐喜州夹江县尉。罢归缙云。兄忻，为台州乐安令。愔幽栖括苍山，性惟沈静，薄于世荣，志尚逍遥，常慕道术。一旦妻暴亡，曰：庄生鼓盆以为达者，今乐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业，女已有归，永无累也。后游阮郎亭，崖上去地十余丈，有篆书刻石，字极大，世传阮肇题。后盛成使匠人镌石，摸搭之，乃唐李阳冰尝为缙云令，游此亭题诗曰：阮客身何在，仙云洞口横。人间不到处，今日此中行。愔于亭侧与缙云观道士数人花时饮酒，日午忽仆地若毙，气息犹暖，乃异还家，七日后方醒。乡里之人与道士俱往问之，愔曰：初为一人青帟绛服，自称灵英，邀入洞府中，见楼观宏丽，鸾鹤徘徊，天清景暖，异于人间。须臾一石穴中有物飞出，状如簪，青色柄长。灵英指之曰：此青灵芝也，可食之得仙。愔觉饥方甚，取坐于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尽。灵英曰：尔夙有仙分，今日遽得见仙官。乃引见仙官，戴远游冠，霞帔羽衣三人，文武侍从极多。灵英谓愔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华阳大茅君，一人隐玄天佐命君。愔历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飞升，犹宜地上修炼。俄而灵英送出，乃括苍洞西门也。愔方悟此身，后不喜穀气，但饮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轻，骨节皆动，抖擞如竹片及拍板声。又多言语吟咏，若与人谈话，昼夜不已。时或以纸二三百幅书之，顷刻皆成文字，人莫能识。愔读之，悉是文章。道侣好事者依口录之，实亦清辞丽句，多神仙瀛洲阆苑之意。如此经年，清瘦轻健。及二年，渐肥白，不食百谷，惟饮水。三年，漆发童颜，行轻似飞，饮酒三斗不醉，居常衣布褐。后往乐安省兄，一日到，又往天台，亦一日到，日行二四百里。复归仙都山，饵药养气二十余年。后南行人委羽山，人莫得见矣。

谭 峭

谭峭字景升，唐国子司业洙之子。幼而聪明，及长，颇涉经史，强记，问无不知，属文清丽。洙训以进士为业，而峭不然，迥好黄老诸子，及周穆汉武茅君列仙内传，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游终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许之。自经终南、太白、大行、王屋、嵩华泰岳，迤迤游历名山，不复归宁。父驰书责之，复谢曰：茅君昔为人子，亦辞父学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于父母。父母以其坚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听其所从。而峭师于嵩山道士十余年，得辟谷养气之术。惟以酒为乐，常醉腾腾，周游无所不之。夏则服乌裘，冬则绿布衫。或卧于风雪霜中经日，人谓已毙，视之，气怵怵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寻访，春冬必寄之衣及钱帛，峭捧之且喜，复书，遽遣家僮，乃厚遗之。才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见贫寒者与之，及寄于酒家，一无所留。人或问之何为如此，曰：何能看得，为盗所窃，必累于人，不衣不食故无忧也。常欣然，或谓风狂。每行吟曰：线作长江扇作天，鞞鞋抛向海

东边。蓬莱信道无多路，只在潭生拄杖前。尔后居南岳，炼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隐化。复入青城山去也。峭尝作化书，南唐宋齐丘窃其名为己作，见行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月，碧虚子题化书后序云：鸿蒙君曰：吾尝问希夷先生诵此书至稚子篇，掩册而语吾曰：吾师友谭景升始于终南山著化书，因游三茅，经历建康。见宋齐丘有仙风道骨，虽溺机智，而异乎黄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为家所化，化国者不知为国所化。醉者负醉，疥者疗疥，其势弥颠，其病弥笃，而无反者也。齐丘终不悟，景升乃出化书授齐丘，曰：是书之化，其化无穷，愿子序之，流于后世。于是杖屨而去，齐丘夺为已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秀述南华解义，未传而死，郭象偷改成注，诚罪人也。今谭君名刻于白简，身不老于人间，齐丘敢纵其盗心，蔽其仙迹，其罪大者也。果不得其死，宜乎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

薛季昌

薛季昌者，河东人（《南岳总胜集》云：汉州绵竹人也），家世皆以官显。季昌自幼不好荣，不茹葷，衣常布素，酷好山水。一日游青城，遂南如桃源。后遇正一先生司马承祯于南岳，授三洞经箓。研真穷妙，勤久不懈。故高真屡降，异香妙乐时闻于静室中。唐明皇召入禁掖，延问道德，乃谈极精微。上喜，恩宠优异，寻即还山。上命赋诗，赠序曰：练师志慕玄门，栖心南岳。及登道录，忽然来辞，愿归旧山，以守虚白。不违雅志，且重精修。若遇至人神药，时来城阙也。诗曰：洞府修真客，衡阳念旧居。将成金阙要，愿奉玉清书。云路三天近，松溪万籁虚。犹宜传秘诀，来往候仙舆。季昌尝撰道德玄枢，以总颐真妙，注九真降圣。观复华盖旧隐，修炼丹成。一日忽谓弟子曰：祝融峰今夕有天真之会，予被召，当往。遂凌虚而去，不复返。后建凌虚宫。

田虚应

道士田虚应者，字良逸，齐国人。为性朴拙，吐露无忌讳。隋文帝开皇中，侍亲于攸县，以喧究迁南岳，躬耕于紫盖峰，以尽子职。凡五十余年。母既去世，乃游五峰，放志自适。唐高宗龙朔中，州牧田侯于岳观构降真堂以居之。田千乘赞以粉壁。所授上清大洞秘法，自正一先生传薛季昌，季昌传虚应。既承道要，涉历云水，为友善者惟蒋含洪而已。时吕渭、杨冯皆使湖南，尝就访高论。潭州旱，祈之久不获，召虚应。虚应髻发弊衣至郡，无言而雨自降。又尝久雨不止，郡守建坛于岳观，亦默然岸帻而坐，泊升坛，即霁。宪宗元和中，东入天台不复出。宪宗诏，不起。有欧阳平者，道学亦高，尝兄事之。一夕梦三神人各持金炉自天而降，若有所召，密谓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必继之。未几虚应果羽化，蒋亦继往。门弟子达者三人，栖瑶冯惟良、香林陈寡言、方瀛徐灵府。

冯惟良

道士冯惟良字云翼，相人也。修道于衡岳中宫，与徐灵府、陈寡言为烟萝友。香火之外，瑟酒自娱。久之，就降真堂，师田虚应，授三洞秘诀。唐宪宗元和中，东入天台、会稽，廉访使元稹闻其风而悦之，常造请方外事。桐柏观自正一先生完葺以来，湮废之久。惟良乃再缔构，作上清阁、降真堂、白云亭、脩闲院，复正一先生之迹。以三洞之道行于江表。宪宗诏，不赴，即华林谷创栖瑶隐居以止。桃源金陵，常翛然独往，累月一归。忽一日命汤沐浴，冠简降庭，若有所对召。须臾升阶，遂化，年九十。传授弟子仅百数，唯应夷节、叶藏质、沈观外，他无得其要。

陈 寡 言

道士陈寡言字大初，越州暨阳人。隐居于玉霄峰，号曰华林。天台科法，有阙遗者，拾而补之。居常以琴酒为娱，每吟咏，放情自任，未尝加饰。其山居诗曰：醉卧茅堂不闭关，觉来开眼见青山。松花落处宿猿在，麋鹿群群林际还。又曰：照水冰如鉴，扫雪玉为尘。何须问今古，便是上皇人。寡言虽补阙科教，而不躬行。惟传度弟子有刘介者，字处静，舍明经业，即婺州兰谿，事灵瑞观主吴守素为道士。闻寡言之名，遂就华林请教，奉几杖香火凡二十年，尽寡言之道。寡言将尸解，谓处静曰：当盛我以布囊，置石室中，慎勿以木为也。享年六十四。处静与叶藏质、应夷节为方外友，久之将坐化，以诗示其徒，乃返真。其辞曰：我本无形暂有形，偶来人世遂营营。轮回债负今还了，搔首索然归上清。别有诗十篇，今在天台道元院。

徐 灵 府

道士徐灵府号默希子，钱塘天日山人。通儒学，无意于名利。居天台云盖峰虎头岩石室中，凡十余年。门人建草堂请居之，弗往。而后自庐于石层上，乔松修竹，森然在目。有环池方百余步，中多怪石，若岛屿，因名之曰方瀛。日以修炼自乐，于其间尝为诗曰：寂寂凝神太极初，无心应物自云舆。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识真人祇是渠。又曰：学道全真在此生，迷徒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无生理，纵复生知何处生。唐会昌初，武宗诏浙东廉访使以起之，辞不获，出见廉使，献言志诗曰：野性歌三乐，皇恩出九重。求传紫宸命，免下白云峰。多愧书传鹤，深惭纸画龙。将何佐明主，甘老在岩松。廉访奏以衰槁，免命。由此绝粒，久之，凝寂而化，享年八十二。著玄鉴五篇，注通玄真经十二篇，及撰天台山记、三洞要略。门人得其道惟左元泽。

刘 元 靖

道士刘元靖者，武昌人。师王道宗，授正一箓。未几，道宗将告寂，所有均遗诸门人，元靖惟收图书。既葬于东山，晴夜有气出墓中，高数丈。元靖异之，遂改葬。及发棺，但遗衣衾而已，始知其师得道。元靖感悟，泛洞庭，游武陵。复入南岳，师田良逸。因登魏夫人仙坛，乃有卜居意。自坛寻峻峰而上六十五里（《南岳总真集》云：十数里），见一石穴南向，因辟以为居。引泉环流，伐木诛茅，前构小阁，棋局茶灶凿石而成。史君韩晔游此，命其阁曰会仙。常以百草芽为麝醪酒，虽绝粒炼气，而一饮斗余。唐敬宗宝历初，诏人思政殿。问长生事，曰：无利无营，少私寡欲，修身世世之旨也。上不悦，而难作，放令归山。明州刺史唐仲妻病，求符于元靖，元靖戒来使曰：此符当示史君，毋先于夫人。使还，仲已殂，夫人自愈。武宗会昌中，复召入禁中。上请授法箓，问三盟歃血事，对曰：世之所重者发肤，天子之尊，止可饮丹以代之。斋戒，升坛授箓，赐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大学士，号广成先生。别筑崇玄观以居之。乞还山，诏许。宣宗大中五年冬十月，有云鹤屡降，未几去世。闻天乐浮空，及迁神日，惟杖屦在。弟子吕志真得其道。兵部侍郎万俟文碑，吏部员外郎赵檣为传，卢璠作石室铭，道士张坚白为内传。

叶 藏 质

道士叶藏质字含象，处州松阳人，法善之裔也。初隶安和观为道士，诣天台冯惟良授三洞经箓。于玉霄峰选胜创道斋，号石门山居。其前有二峰，耸峭对峙，故曰石门。日诵道德、度人二经。晚年尤精符术，请之者如织。婺州牧为邪物所挠，诣请符。至中路，犯以秽忌，失之。牧亲造，见案上有筒，封检甚固，乃前之符也。因焚香，置匣捧归，祟物遂绝。由是获验之家有所施，不得已则少留之，悉为葺坛宇功德之费。牧乃表其贤，唐懿宗

优诏石门山居为玉霄观。忽命酒，召其友应夷节同饮，语及生平事，然后告以行日。及期，题于门口；鸡鸣时去。门人遂闻珠佩杂鼓乐声于空中，须臾鸡唱，视之，已化矣。年七十四。

应 夷 节

应夷节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开元中高士应凝之曾孙。累世不仕，穷道养性。母何氏梦流星入牖，惊觉，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荤。年七岁，而性敏慧，诣兰谿灵瑞观吴尊师，受老庄文列及周易。十三岁与道士籍，持十戒，而勤焚诵。师友见之，肃如也。久之，游天台、龙虎山，受正一紫虚都功等箓，而后复受升玄上清洞玄毕道。及紫文素带赭地腾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隐居传王远知，王传潘先生，潘传司马练师，司马传薛季昌，薛传田良逸，田传冯惟良，冯传夷节也。师行之精谨，故动有神灵之默助。与叶藏质、刘处静为林泉友。唐武宗会昌中，就天台桐柏观之西南别建净坛以居，观察使李褒间来问道，因奏请院额，因诏以道元为名。拾遗张颖撰记。而栖真此地五十余年，吴越之人瞻风稽首，愿侍巾几者莫知其数。每入静行道，登坛阅箓，或为人致福，数有感应。居常诵黄庭、大洞二经，至于八道望云、三元受事、回风隐地、攀斗藏天之术，尤勤行之。时公卿以姓名闻奏，诏赐服号，固辞。尝谓门弟子曰：吾以维持教法，不能灭迹匿端。虽道不违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阙，泉曲酆都，相去几何，唯心所召，尔等勉之。昭宗乾宁中，忽一日沐浴入静，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味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是夕清香馥郁，猿鸟悲鸣。及迁神就窆，但空棺而已。东阳罗隐为赞。

左 元 泽

道上左元泽，永嘉人也。赋性耿介，不俯仰于时。事方瀛徐灵府，因卜居香林峰石室中，去方瀛一里许。晨夕省奉，虽祁寒暑热未始不至。灵府愍其勤恪，遂授以秘要。后陟玉霄峰，有人设黄箓斋，元泽列簞，以草屨登坛。或诘之，曰：三境尚拟去，此何土堆也。后归松房，绝粒不语。忽携一布囊，贮木屐古鉴入山，莫知其所止。或一月两月即出访其友应夷节，谈论清虚外，尝言所居有一岩室，左右有大竹数十根，前有池，于曲渚中有碧芙蓉数十朵，又有文禽数十只，类鸂鶒，游泳其间。嘉其趣，因宿室中，至夜有物环其身。既觉，惟瞑目坐忘，达旦方解去。视其布褐，惟闻涎腥。是夕复坐室中，布网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中出，长数丈，两目光射人，若蛟螭之状。俯岩呵喻，徐而蹙缩入池，因戒曰：后学辈无术，谨勿栖岩穴也。温州青障观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不至，则为祟。元泽以杖笞神背三下，翌日有狸死于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复梦神告曰：托附吾者为仙官笞死，谨勿血食祀我也。元泽一日忽谓主观者曰：某将他适，请置汤沐。复祝之：掩盖日但请随香气而去，尽处即止。是夕有风雨雷电交作，光中有兵卫，皆介甲。将晓，闻唱珍重声。往视之，已化矣。遂袭香气尽处，如其言蹙之，果得一自然石圻，不知其甲子。尝制真一颂，题于方瀛石壁，曰：大道杳冥，不可致诘。含太虚为广舍，总万宇于真一。以道守真，真亦非一。言之以自然，任之以万物。胎根既断，三界迥出，九祖得度，三官息笔。实赖无功之功，其功妙而难匹。

吕 志 真

吕志真者，不知何许人，广成先生刘元靖之弟子也。内洁而外和，似不能言者。居石室中十余年，其后每岁一至京师，游潇湘，访诸门人之家。常荷二大瓢，药物服饰、经箓道具皆贮之。喜以药石救人，入林谷则有虎豹随之。人问其道，则默然无所对。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讶之。且者前有剽掠者来，果见兵刃。志真谓贼曰：此行者皆吾弟子，毋得干之。其徒敛衽避路，不复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遂入林

中，以绳繫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广成之道。尝云：先初居石室时，所处甚隘。一夕致醺，忽山间数十步，其中平敞。复有黑豹，驯绕其侧。

杜 光 庭

道士杜光庭字宾圣，号东瀛子，本处州人（《青城山记》云：京兆杜陵人）。博极群书，志趣超迈。唐懿宗朝与郑云叟赋万言不中，乃奋然入道，事天台道士应夷节。常谓道法科教自汉天师暨陆修静撰集以来，岁月绵邈，几将废坠。遂考真伪，条列始末，故天下羽檄永远受其赐。郑畋荐其文于朝，僖宗召见，赐以紫服象简，充麟德殿文章，应制为道门领袖。当时推服，皆曰学海千寻，辞林万叶，扶宗立教，海内一人而已。中和初，从驾兴元道，游西县，适遇术士陈七子名休复，洒然异之，披榛穴地，取瓢酒酌之，曰：以此换子五藏尔。先生知国难未靖，上表丐游成都，喜青城山白云溪气象盘礴，遂结茅居之。溪盖薛昌真人飞升之地也。未几，驾将复都，诏光庭醺二十四位。会王建霸蜀，召为皇子师。建谓曰：昔汉有四皓，不如吾一先生足矣。光庭不乐官中，荐许寂、徐简夫自代，因老于成都。相国徐光溥志学之年，执弟子礼事之。光庭尝谓曰：予初学于上庠，而国子监书籍皆备。先读天文神仙之书，次览经史子集。一月之内，分布定日而习之，一日诵经书，二日览子史，三日学为，四日记故事，五日游息。凡五事，每月各六日，如此不五七年，经史备熟。韦蔼学士以兄之相国庄之文集请为序，光庭曰：相国富有文辞，若集中不删落小悼浮艳等诗，不敢闻命。建用张格，乃唐相溶之子，其才术高于时，而于故实未通。治蜀初，小大事每令咨禀，盖光庭非止善辞藻，而已有经国之太才。时有道士感庭秋渴之而不遇。一日忽谓门人曰：青城方创真宫，工未毕，昨梦朝上帝，以吾作岷峨主司，恐不久于世。门人皆沾襟，及真宫成，时后唐庄宗长兴四年癸巳十一月，光庭八十四岁，一旦披法服作礼辞天升堂，趺坐而化。颜色温粹，宛若其生。异香满室，久之乃散。光庭有一白犬，目之曰吠云，令以麻油涂足，绘布裹之，曰：吾闻油涂犬足可日行万里。逡巡，吠云亦号叫数声而毙。光庭尝撰混元图、纪圣赋、广圣义、历帝记暨歌诗杂文，仅百余卷，行于世。凡所著述，未尝不以经济为意（《蜀梼杌》云：有文千余卷，皆本无为之旨。如山居百韵诗及纪道德怀古今二篇，有一言至十五言颇有益于教化）。蜀主王建初赐号广德先生，又欲优于名秩，询于故事，毛文锡献言：唐武德初祁平定为金紫大夫，开元中尹愔居谏省，于是以为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延之玉局化，通正初迁户部侍郎。衍袭位，尊为传真天师，特进检校太傅太子宾客兼崇文馆大学士。

閻 丘 方 远

閻丘方远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辩慧，年十六，通经史，学易于庐山陈元晤。二十九岁，问大丹于香林左元泽。元泽奇之，谓方远曰：子不闻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盖身从无为而生有为，今却反本，是曰无为。夫无为者，言无即著空，言有则成碍，执有即成滞，但于有无一致，泯然无心，则庶几乎道。且释氏以此为禅宗，颜子以此为坐忘。易云：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归一揆。又经云：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证，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迈，直可为真门之标表也。方远稽首致谢而去，复诣仙都山隐真岩，事刘处静，学修真出世之术。三十四岁，受法箓于天台山玉霄宫叶藏质，真文秘诀，尽蒙付授。而方远守一行气之暇，笃好子史群书，每披卷，必一览之不遗于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贞白，吾之师友也。銓太平经为三十篇，备尽枢要。其声名愈播于江淮间。唐昭宗景福二年，钱塘彭城王钱鏐深慕方远道德，访于余杭大涤洞，筑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征之，不起。方远以天文推寻，秦地将欲荆榛，唐祚必当革易，佯之园绮，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诏褒异，就颁命服。俾耀玄风，赐号妙有大师、玄同先生。阐扬圣化，启发蒙昧，真灵事迹，显闻吴楚。由是从

而学者无远不至，弟子二百余人，会稽夏隐言、谯国戴隐虞、荜阳郑隐瑶、吴郡陵隐周、广陵盛隐林、武都章隐之，皆传道要而升堂奥者也。广平程紫霄应召于秦宫，新安聂师道行教于吴国，安定胡谦光、鲁国孔宗鲁十人，皆受思真炼神之妙旨。其余游于圣迹，藏于名山，不复得而记矣。天复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颜色怡畅，屈伸自遂。异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从俗葬，举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于大涤洞之傍白鹿山。复有道俗于仙都山及庐山累见之，自言：我舍大涤洞，归隐灊山天柱源也。

臣道一曰：左元泽答阎丘方远之问，善则善矣，然未云但于有无一致，泯然无心。则学者犹未知有无之辩也。夫能识无中不无，有中不有，方契乎道。方远之所得，度不止此也。《道德经》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此论无也。又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论有也。知此，则亲见左元泽亦必曰：斯言尽之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一

聂师道

聂师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聪淳直，言行谦逊，养亲以孝闻，深为乡里所敬。少师事于方外，即德海之从兄也。德海自省郎出牧新安，乃于郡之东山选胜地构室宇以居之，目为问政山房。而师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传法篆修真之要。后出游绩溪山，自言尝览内传，见服松脂法，乃与道侣上百丈山采松脂。崖石迴耸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余仞。夜宿于崖顶松下，天清月朗，忽闻仙乐起自东南紫云上，遥遥而来，迟缓过于石金山。石金与百丈，其高相等，虽平地隔三十余里，山顶相望咫尺间。乃闻仙乐到彼，辍少时，数小鼓三通，复通奏金石笙箫，丝匏响亮，击鼓而拍，莫审其曲调，声揭而清，特异人间之乐。自三更，及鸡鸣而止。后问于山下人，是夜皆闻之。其同侣叹曰：方采灵药，遽闻仙乐，岂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后游行，归南岳，礼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坛。后泊招仙观，入洞灵源。时当春景，闻蔡真人旧隐处不远有花木甚异，采樵者时或见蔡真人在其间。师道喜之，乃辟谷七日，晨起独往山中渐行，闻花有异香，不觉日晚。忽到大溪傍，见一樵人临水坐于沙上，师道骤欲亲近，方乃负樵将下溪。回顾师道，却驻樵檐，问：独此何往？应之曰：学道寻仙，深心自切，闻蔡真人隐此山，愿一礼谒尔。樵人曰：蔡君所居极深，人不可到。师道曰：攀萝登崖已及于此，有山通行岂惮远近。樵人又曰：日将暮矣，且行过此山东，有人家可宿。师道欲随樵人去，樵人遽入溪水甚浅，及师道入，水极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后方过得此溪。目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见。师道回山东十余里，遥望见草舍三间，有篱落鸡犬。渐近，见一人，青白色，似农人，年可三十，独居。见师道到，甚讶师道深山自行，忽曰：家累俱出，何为主人？又问师道此来何之，应曰：寻蔡真人隐居。主人曰：路上见樵人否？曰：见。主人曰：此蔡道者适过也。师道闻之，礼祝曰：凡愚见仙圣不识，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黑，投宿无地。又问曰：从何来？具以发迹新安，寻真之由以对，乃许入其舍。复指师道，令近火炉边床上坐，曰：山中偶食尽求之未归。师道曰：绝粒多时，却不以食为念。见火侧有汤鼎，复有数个黄磁合，主人曰：合内物可吃。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曰：以汤泼吃。及吃，气味颇异于常茶。久之，复思茶，更揭之，合不可开。遍揭诸合，皆不能开。师道心讶，不似村人家，而不敢

言。主人别屋睡，日高不起，又无火烛，睡中曰：此孤寂之处忽病，无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师道遂行，数里不见人家，悉是崖险。乃回盼，已迷向宿之处。复行约三十余里，忽逢见一老人，欣喜邀于石上坐，问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对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隐此山，昨夜所宿之处，即其子也。又曰：尔道气甚浓，仙骨未就，入山饥渴，曷能久留此哉。俄折草一茎与师道，形若姜苗，而长尺余，嚼味甘美。复令取泉水吃，次举头，已失老人所在。师道悲叹不已，而觉食茶草之后，气力轻健，愈于来时。却欲沿山路寻宿处，其路已为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回招仙观，众道士惊异曰：此观虽灵岳侧近，虫兽甚多，人罕能独行，何忽去月余日，实久忧望。师道曰：昨日方去，始经一宿。具言见樵人及宿处，又逢老人，道士皆叹曰：吾辈虽同居此观，徒为学道，知有蔡真人，无缘一见。吾子夙有仙分，已见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闻彭真人亦隐此山，岂非彭君乎。子一入山，遽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间月余矣。其实积习之命也。师道深自叹异，驻招仙观修炼逾年。后以亲老思归，却回问政山。每入诸山拾薪斫药，或逢虎豹，见师道则垂耳摇尾，俯伏于地。师道以手抚而呼之，乃起随行。或以薪药附于背上，负之送归而去。昔郭文举居大涤洞，伏虎亦如之。歎之近山颇有猛兽而不为人之害者，自师道之感也。其亲时问师道游学所益，具陈其事。亲闻之而喜曰：汝以孝养我以道资，亦幸为汝母矣。此盖宿庆之及也。后又出游，复思往南岳、九嶷山，早闻梅真人、萧侍郎皆隐玉笥山，时人多见之。梅即南昌尉梅福也，萧即梁之公子萧子云也，自东阳太守避侯景之乱，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于此。师道且止玉笥清虚观，思慕梅萧，特游郁木坑，或冀一见。坚心而去，山行极深。忽见一人布衣乌纱帽，颜若五十许人，师道礼敬问之，初自称行者，问师道何往，乃以寻梅萧为答。行者曰：闻尔精勤慕道，遍访名山，诚亦非易。欲见二君，行者可以相引尔。宿业甚净，已应玉籍有名，虽未便飞升，当亦度世尔。行者又曰：我谢通修也，恐尔未识，故以自言。本居南岳，与彭蔡同隐，已三百年。知尔尝游洞灵源，我適为东华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虚观境土社令。尔与我素有道缘，是得相见。然梅萧日中为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还，未可俟也。师道于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谬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继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诂识其涯，不期今日获见道君，实旷劫之幸也。通修曰：丹心恳苦，深可悯哉。尔世事未了，且当送尔出山路，往我所止。随行数里，忽见草舍两间甚新洁，有床席，小铛然火煎汤，俨若书生所居而无人。通修命师道入，坐于木马上，通修自坐于白石鹿上。俄有一鬻角童以汤一碗与师道，呷之，神气爽然。又指令架上取书一卷，通修曰：此素书也，但习之无怠，当得真旨。师道意欲求住师学之，未启言而通修已知，曰：尔有亲垂老，虽有兄能养，若欲更南游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号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见之，为我传语。兼出素书示之，得尽其旨矣。或不见，但投素书于毛如溪上，洞中仍题石壁记。我传语之意，紫芝当自授尔要道。言訖，乃发遣师道回，俄不见通修，已在郁木坑外。师道入清虚观矣，众道士惊之曰：一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师道具以对之。有道士二人欣跃，乞与师道共入郁木坑。到旧处，岩石草树，历历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怅望而回。师道得素书，文字可识，皆说龟山王母理化众仙秘要真诀也。他仙习此，当得升天。世人授之，迹参洞府。其间有疑义不可究者，后到南岳九嶷山湘真观，月余寻问紫芝踪迹，咸言毛如溪有一隐士，莫知姓名，人或见者。师道累入山寻之，不见。乃如通修之言，投书题石壁。后尝梦神人称紫芝，教之以释疑滞意，乃醒。然经岁余，复还问政，居二十余年。每焚修，即以二蔡彭谢真形画像瞻礼，仍自以管幅，编异传于道俗。其后吴太祖霸江淮间，闻师道名迹，冀其道德，乃敕广陵建玄元宫以居之。每升坛祈恩禱福，水旱无不应，致感动天地，庆云呈祥，乃降褒美为逍遥大师、问政先生。师道道以资孝，远不违亲。亲之在堂九十有五，丁忧之日，匍匐奔丧，负土成坟，绝浆过礼，便谋遁迹，冀遂初心。无何，驺骑继来，诏命难拒。太祖见待益重，举国莫不倾依。门人邹得匡、王处讷、杨匡翼、汪用真、程守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绌然、杜崇真、邓启遐、吴知古、范可保、刘日祥、康可久、王栖霞等，皆

为入室弟子，传上清法，散于诸州府，袭真风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门。至秦吴荆齐，燕梁闽蜀之上，咸来逾纪，勤苦奉事。师道常谓之曰：我无道术，何以远来若此？弟子皆曰：若张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师之随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群弟子执奴仆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孙，日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长生，愿无却慰切也。然师道以仁慈接众，言不阻违，随其性识，指以道要，若久行雾露，余滨渍衣，近罗沈檀，轻香袭体。由是居广陵三十余年，有弟子五百余人。而师道胎息已久，炼丹有成，常欲归彼故山。为逼睿恩，有违宿愿。逮乎岁在辛未秋月，梦一人黑帔朱衣，曰：先生道成久矣，天命迎之。先生寤而爽然，乃谓门人曰：我为仙官所召，处世非久，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异香满室，云鹤立庭，若真灵所集，言别解化于都下紫极宫，春秋六十有八。创玄墟于太平门外，弟子效之，棺忽有声，视之，若蝉蛻矣。后数日，人自豫章见之，领一鬋角童随行。道俗多识之，咸问：何为远游？曰：离南岳多年，今暂往尔。所在多泊旧游宫观。半年后，有人自长沙来，亦如豫章所见。复言衡阳路见归洞灵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后过此溪，果足验矣。顺义丁亥三月，大丞太师东海王恭按典礼奉还新安，立玄坛，给田庄，改故居为归真院，仍表荐追赠鸿胪卿，赐冠剑法服等，恩礼优渥。

张 氲

张氲，晋州神山县人。一名蕴，字藏真。父居钦，母杨氏感黑光而娠，十有八月乃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四月十六日。身长七尺五寸，风神秀逸，志性脩闲，眉目如画，语言若钟。工琴书，善长啸，好黄老方士之说。父死，有欲以女妻之，即弃去，曰：吾慕古洪崖仙人，遂自号洪崖子。游青盖山，遇褐衣老人，曰：此岩景成子，汝师也。如其言访之，有被发弃服踞盘石者，氲再拜，景成子曰：谁遣汝来？氲具道老人语，遂尽传其方。又曰：姑射之南有古洞，汝当居之。若得五药童役之，则仙去。遂往姑射，有神人指洞所，果得五童，曰橘栗术葛柎，役使左右。隐洞中十五年，仙书秘典，九经百氏，靡所不通。有樵夫娶而叹者，氲酌杯水覆之石上，视之钱也，往辄获之。书生刘会怪之，与俱来，失氲所在。氲常乘青驴，从五童，入灵夏，访昆仑，游终南泰华，往来青城王屋太行之间。与叶罗二天师为侣，每究金丹华池之事，易形炼化之术，人莫能究其妙。圣历中，武后召之不至。尝醉卧洞口，酒欲醒，仿佛见神人长丈余，形其伟，衣冠俨然。指之曰：子何不学大隐？曰：何谓大隐？神人曰：九衢三市，稠人翕然喧哗于前。复问曰：何谓小隐？神人曰：独卧林泉，旷然自适。昔夷齐居首阳，是曰小隐。耽伏混世俗，是曰大隐。氲稽首从命，而神人忽隐。已而寓洛阳给事李峤家凡十三年，词人逸客争相求见。明皇开元七年屡召，辞不获，乃来见于湛露殿。上问曰：先生善长啸，如何得闻？于是应声而发，则幽韵萧萧，清人心耳。上曰：朕何如尧帝？先生何似许由？曰：陛下道超尧帝，臣则德谢许由。昔尧帝召许由而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来。上嘉之，拜氲太常卿，累迁至司徒，皆不受。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不令臣追迹巢由。是岁八月，听还山。氲尝在禁中指白驴云：此乃千岁雪精也。因赐之。诏本州葺其孝义里居，名其乡曰洪崖，里曰征君，仍赐牧驴草地于汾水。邠王守礼尝问曰：淮南鸡犬皆仙去，有之乎？氲曰：学道求仙如同睡异梦，父子夫妇莫相及也。守礼曰：神丹可饵，黄金可成乎？氲曰：富贵声色，伐性之斧；点化烹炼，天命之斤；草木金石，腐肠之药，不可学也。守礼曰：我辈非仙材邪？氲曰：毋劳汝形，毋摇汝精，恬淡寡欲，可以久生，可以尽年。守礼曰：谨奉教。氲雅好古物，时天下名贤往往有所赠。开国公李太一遗书曰：仆闻先生有好古之癖，钦仰之久。近有张生者，晋司马华九世孙，不远千里以孔子木履一枚见遗，云传宝已二百年。观丁先圣所践之物，非敢匿之，是用驰献。太子洗马田游岩赠尹喜龟、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赠王烈石髓、孔子二仪履，杨炯赠孔子石砚、杨雄铁砚，僧惟恭赠筇竹杖，杨齐哲赠嵇康锻锤、陈平和阶，元亨赠谢灵运须数茎，僧智远赠蔡邕焦尾琴、葛洪刮乐篪，僧倚然赠迦叶陀头钵，秦休庄赠河上公注五千言、草

本，刘守章赠四皓鹿角枕，司马子微赠淮南王药臼杵，周子恭赠古帝王图一卷，节度使张守圭赠海虾蟆牙长一尺八寸，魏肃赠陶潜鸣琴、芙蓉冠，刘长新赠王乔笙。氺竟入山，绝粒服气，隐姑射山不复出。久之，河东巡抚使李嗣真与晋牧郭正一往姑射寻之，数日方遇于松下，戴角巾，披鹿裘而卧。乃曰：朝客何用逼野人乎？二子叹曰：真高士巢由之辈也。尝注《老子》《周易》《三礼》《穀梁》，又著《高士传》十卷，《神仙记》二十卷，《河东记》三十卷，《大周昌言》十卷，皆未行世。十六年，洪州大疫，有狂道人跨驴从五童，施药市中，病者立愈。州以上闻土意其氺，驿召之，果氺也。然三召卒不至，乃栖息于洪崖先生之古坛，出入跨雪精，常服乌方帽，红蕉衣，黑犀带，短鞞靴。五童分执六角扇、铁如意、筇竹杖、长盈壶、常满杯、文榴酒榼、自然榴杓（一云常服枕棒中、六角扇、垂云笠、方木凳、二玄书、葛木如意、魏惠壶、木柏杓，五童出入随之）。往来城市，酣笑自若，人莫知其所言。二十五年，范阳人得二大牙，皆一尺八寸，以献上。上遣使就问氺，答曰：顷见昆仑之下有虾蟆，大者逾百尺，殆是邪。天宝四载，年九十二，以四月八日黎明大雾，尸解榻上。郡人见其从五童冉冉上腾而去。是岁八月，复于晋州与里人剧饮，留衣履为别。至六日尸解，腾去亦如之，晋人藏其蜕于北源。禄山之乱，以灵响助肃宗。乾元中因申泰芝言豫章伏龙山有异气，诏立应圣宫，塑肃宗像，以先生配焉。今紫清宫是也。德宗时，继于晋州即其宅立庙，又于洪崖山尸解处立庙祀之，今皆为栖真观。氺有诗三章传于世，其一曰：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材。从他花鸟笑，佯醉卧楼台。其二曰：下调入无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时俗意，教我若为人。其三曰：入市非求利，过朝不为名。有时陪俗物，相伴且营营。今自豫章水西沿洄数里，至隋唐西昌县，故此数百武间为小石头，有石矶曰洪崖钓台，有石池曰洪崖砚池，相传为氺书堂处。盖氺来豫章十八年，旧迹可考仅如此。太平广记云：唐宪宗时韩愈谪潮州，行次商山，有甥慕云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立马前，送至邓州，曰：某师在此山玄扈倚帝峰，为东园公，采金水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于暂舍，请从此辞。问其师，曰：洪崖先生也。丹霞翁曰：洪崖先生闻于古，洪崖子生于唐，其为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尝称先生矣。韩甥所遇，果洪崖子耶，抑古洪崖耶？是未可知也，世必有知之者。

臣道一曰：张氺混俗养真，名动朝野。观其答明皇之问，曰：陛下道超尧帝，臣则德谢许由。谦之至也。夫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帝王殊品，明皇岂真道超尧帝，张氺岂真德谢许由哉？《道德经》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言后之。张氺之谓也。

傅仙宗

练师傅仙宗，长安人。父伦，资阳令。仙宗幼聪明而好道家学，年十二隐资阳山，朱儿有神人告玉案山乃福地，可往修行。既至，建玄龄观以居之。仅一纪，一日又有介甲士数人告曰：某主山神也，自师居此，身不遑安。况此未为修真之所，即州之西有平冈山可居。仙宗然其说，乘青骡赴平冈山，闻鬼神侍卫而至。建星坛静室，创老君殿于其间。唐明皇诏赴阙。利州桔柏江每年舟楫为水所害，仙宗抵其江津，人说其苦难，仙宗乃以二石板篆符投水中，翌日果有二大鱼曝于滩，腹下有丹字曰：赤鲤赤鲤，生居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死。刺史具以闻，诏立仙宗祠于其溪。已而至都，所对称旨，命赐优厚，俾于上清宫设醮，上躬诣之。仙宗拜请东方青帝青童从官将神及诸位列宿等，皆俨然来降。上恐惧，既罢，问：卿修何道而致此？曰：臣修道，务以安人利物，节食俭衣，守之以恬淡，行之以简易，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以此自胜，故一切神灵应召而至。又问金丹，曰：金液之丹未可便服，须功满行圆，惠及民物，然后服之即长生也。上大悦。久之，乞还山，诏修葺旧观，赐额为应真，上亲书之。后亦遣使赍香烛就设醮席不绝。唐肃宗乾元三年十月十四日，忽闻空中云：太上有敕。乃索沐浴，遂登榻而化。邑人王念自成都还，道中见仙宗乘

青骡入简州去，而后亦莫知其所之。御史中丞宋浑撰碑。

成道士

成道士者，不知何许人，晦名隐迹。唐明皇开元末，中使谒金天庙，闻成真人之名，遽候之。有道士弊衣负布囊而来，询其氏，曰：姓成。延于传舍，问所习，不答。以骑与之至成都，密奏之。明皇异其说，召入，馆于蓬莱院。问道术及所修，皆不对。未几乞归山，上允，乃挈布囊而去，人见皆笑之。而后因彻幕壁上有题曰：蜀路西行，燕师北至。本拟白日升天，且看黑龙饮渭。其字刮洗愈明，上闻之，亦莫知其意。不数月，果狩蜀。

赵惠宗

道士赵惠宗者，硤州宜都人。隶籍久之，得九天仙箓、三洞秘法，皆通晓。后居郭道山。唐明皇天宝末还硤，忽于郡之东北积薪自焚，僚庶悉往观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诵度人经，斯须化为瑞云仙鹤而去。火既烬，其下草犹绿。得遗简，有诗二首，其一曰：生我于虚，置我于无，至精为神，元气为躯。散阳为明，合阴为符。形为灰土，神与仙居。众垢将毕，万事永除。其二曰：吾驾时马，日月为卫。洞曜九霄，上谒天帝。明明我众，及我门人，伪道养形，真道养神。懋哉懋哉，余无所陈。

翟法言

翟法言字乾祐，夔州云安人也。身长六尺，少喜老子说，志清修，斥五辛不食，居玉石乡之精舍。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乾祐年四十一矣，忽梦一童子曰：二真人令我语汝，翌日可至溪上。乾祐遽悟，质明至溪上，则是有偶坐磐石者，神宇超然，乃二真人也。乾祐趋谒恭甚，俄而云雾晦冥，真人乘之而去，顾乾祐曰：吾近阅灵异经，知有若名，故持箓来。亟往云升宫，吾授若也。乾祐即往，真人乃授以宝箓灵文三科，一曰三将军秘术，二曰紫虚秘术，三曰太上正一盟威秘法。并赐神圆一百二十，使正月朔旦取一饵之，寿当如其数。且戒曰：西有渚池，五龙居之，若可召而役焉，以利济群生。乾祐拜受其言，已乃更筑静居，恪行三科，于是真人与日月星君夜数降其室。邑人取汲于江夏，苦浊饮，乾祐凿井其庐傍，召一龙主之，虽隆暑，水亦甘冽。乾祐以考召著名，每念云安一邑，江流之险有一十五处，一日作法召其滩神，俾悉平之。是夕应召而至者一十四滩，独有一滩召不能至，乾祐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峨冠大袖，慨然进辞曰：天师禀天行化，妾乃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禀。观君之意，不过欲便舟楫，而不知从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纵有少费，不足为损。沿江小民三四百家，无田可耕，无桑可织，全仰为人挽负以资其生。今若尽平滩险，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于衣食为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异时获罪，不免负累，更宜裁之。乾祐叹曰：汝之所虑非吾所及。于是复命十四滩之神，各复其险。是夕风雨哮吼，雷霆震击，明日视之，一十五滩惊波怒涛，宛然如故。荆南节度使王玢者闻其名，亲从受箓。是夕代宗梦玢从三神人游，即遣黄门谒者马承静问状，玢以乾祐对。代宗因曰：朕有六甲殿，七宝所成，中有金箱玉简，频使法师启之而钥不可动。乾祐有道者，宜能启也。诏玢趣延乾祐办装。既至长安，以酒饗六甲殿，门即洞开。代宗悦，赐乾祐号通灵大师。少焉辞归，代宗会其流饯之。乾祐取帔置玉几上，他道士不知所以。乾祐曰：吾法高者为先，有能举是帔者吾师也。众道士莫能举，乾祐徐取置诸道士，尽皆不能兴。代宗曰：奈何？乾祐曰：今起不难，聊为诸公少覩尔。即叱之，遂起，代宗大异之。乾祐遂去，三日至江陵。及归所舍，则母已死于虎。乾祐召虎至，地神从之，曰：天师母九厄八难，天符杀之尔。乾祐鞭虎数十，释之。自是尤务拯人疾苦，炼黄白，遇穷者施之。文宗太和十年十二月朔，告其徒曰：后五日吾将朝天。至时而化，其徒葬之。晡时闻云中有钟铎之音，云五色烂然，乾祐在其上，俯谓其徒曰：勉弱毋忘吾道。寻冉冉而去。

发视其棺，惟有衣履而已。后十五年，有李文盛见乾祐于益都，曰：吾暂游青城，行返云升矣。益州新津县系龙江有系龙树，方輿记云：仙人翟石自峨嵋山来，系一龙于此。恐即乾祐也，俟后博览者，幸订其是非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二

舒 虚 寂

舒虚寂字得真，开州人也。世业农，虚寂独喜林泉，好黄老术，事建阳翟乾祐天师。天师尝溯江游仙都观，洞中得镇光策灵书，乃葛稚川于罗浮山神仙降授之文也。乾祐谓虚寂曰：吾先师宋冲元所秘得者，名在仙格。汝虽得之，未知其要。因指授之，且曰：二气之前道为祖，道以一气生三才，故天有九阳，人有九元，地有九阴。人之禀生，苟能归其祖，守其元，则感通变化，无所不适。此书昔西灵金母授汉武帝，武帝传李少君，而后太极左仙公得之，葛稚川又得之于罗浮山，先师于洞庭君山复得之于葛仙公。因戒曰：镇元之道，乘大魁履，北极视瑶，光蹑丹元。倚灵田，蹈闾阳，运元纲，握天枢。执持六气，指挥万灵，外可以召神，内可以延生。虚寂如所戒而修之，无不神验。忽谓人口：蜀多名山，为神仙所会，吾将游焉。既至，则常持灰数勺，贮纸囊中，或问之，曰：此可治百病。有请者，以津液调与之，疾无不愈。又尝患口疮，谓人曰：视吾口中。乃张之如箕，五藏悉露，视之者无不惊讶。后入新繁铜马观，久之，常与人言：昔黄帝与宁先生、天真皇人会众真于此，号其地为三会台，有铜马隐于林间，今龙桥乃其旧迹，后之人于铜马隐处筑台以志之。秋夕澄霁，铜马忽腾跃嘶鸣，见之者得道。予往来此三十年，幸一见之。居岁余，忽谓邻母曰：旦夕将他适，欲以后事相托。因指视其地，嘱曰：瘞我于此，当深三尺余，吾必有厚报。是夕卒，邻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铤。以闻官，验所瘞，但杖屨而已，乃知神仙解化。报答邻母，遂复予之。母有子自临邛归，见虚寂以二甘瓜于新津上命坐，分食其一，又一使遗其母谢曰：积年所扰，一旦远别，再会无期，宁免忆快。其子还舍，始知化去。进士冯道为传。

向 道 荣

道士向道荣，不知何许人。为人朴略，事虚寂授镇元策灵书，而名闻于蜀。尝欲以金三十两铸白马、老君，三分已备其二，尝以未成功未懈意。一日焚诵，忽有物堕地，开视之，乃十两金也，遂毕其愿。与华阳丞吕翼友善，置酒数斗，令翼饮，达晓不醉。自言去世月日，谓平生之故，当送我于东郊巨松之下，以薪火燎棺为惠。翼异其记托时，语其友章升、常槃数十辈，共志其日以伺之。前一夕，道荣遍诣知友家饮酒，言笑至暮宿，于逆旅翼使人密视之，见寝处如常，黎明则已化，而颜色不变。翼与升、槃具棺槨于砂坎之西巨松下，致薪举火已发棺中，烈焰不可近见，道荣出烟焰上，冉冉凌虚而去矣。

任 可 居

道士任可居，不知何许人。年四十，木讷愿悫，负囊笈事向道荣道。荣怜其志，以镇元策灵书诀付之，戒曰：十八年后方可以示人灾福之验，勿窥荣利，毋妄传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夭枉。昔宋冲元传翟乾祐，乾祐传舒虚寂，虚寂传予，予今传汝，五世矣。必付人则当察其志行而后授之，毋自贻咎。可居遂秘之，常以他术自给，人亦莫能知。凡二十年，渐言人休咎，或为襁醮。每占，先令人斋戒，向壁列灯为斗魁之像，坐其前，祸福吉凶历历如见。唐昭宗大顺中，忽谓华阳令高鲁思曰：某旬日间当去世，公为我戒门弟子毋为俗礼，盖道家之所忌。及期，无疾而终，鲁思如其言而戒之。其镇元策灵书，不复传

焉。

程太虚

程太虚者，果州西兑人。幼好道，节操不类于常人。年十五登所居之东山，飘然有凌虚意。寻有五色云霞拥其身，俄而天乐羽盖合沓而至。太虚默念未辞亲友，忽雷震一声，竟无所睹。退而刻志修诵愈勤。年十八，侍怙俱失，弃资产，居南岷山，绝粒坐忘。动逾岁月，有二虎侍左右，若备呼使，因名为善言、善行，乃抚皆授以三归之戒，遂跪伏而听，自是呼名则至。忽一夕大风拔木，雷电而雨，砌下坎陷，中水如沸涌，因以杖搅之，得碧玉印两钮。每岁农人乞符篆祈年，以印印之，则授者愈丰阜。凡有得以惠施之外，皆以构祠设像，无所私已。有女道士谢自然授法篆，印讫，则密收之，一日失所在。唐德宗贞元十年，自然白日升天。宪宗元和四年，太虚解化。五年二月，迁神子玄宫，貌不变而轻若空衣，所化之地忽生皂荚一本，柯叶下垂，俗谓之披头皂荚。宣宗大中十年，有命使自峡入蜀，道由南岷访太虚之祠，谓其门人曰：去年冬过商山，宿逆旅，出门见岭上花木稍繁，忽忽跻石蹊险，凡五六十步。至其下，异花夹道，约一里余。有居第如公馆，青童引入，见一道士，自云姓程名太虚，祖居西兑，今憩此已。而留连极勤，厚嘱曰：明年君自蜀入岷，无忘访我。今熟视其像，果与见者无异。

俞灵瑰

俞灵瑰者，河间人。居衡山九真观学道十余年，南岳赤君异之，授回风之道及守明梁之法。行之二十年，能坐见天上事如视诸掌。然自晦，不为异以惊俗，而人亦不知其有灵也。与人谈说，多及四海九州游历事迹。其貌常若三十许人。唐宪宗元和中，郴州官吏见灵瑰说其祖父名氏状貌嗜性职掌年寿皆中，众惊异而礼之，但曰：我偶然尔，非所知也。遂入，闭关不出，虽恳请，亦不复有言，方知其是异人。常诵《大洞经》，或绝粒，或饮酒。有潘老仙游岳，与灵瑰交甚密。养一元龟，广四五尺，力可敌十人，见者畏之。灵瑰因乘入九嶷山去，采樵者时见之。

赵知微

道士赵知微，不知何许人。结庐于九华山凤凰岭，日诵道书，草衣木食数十年，由此得道。人多从之，皇甫元真为弟子凡十五年。唐懿宗咸通中，知微炼丹，遣元真市药于京师，寓玉清观之上清院。时皇甫枚日相访问，及知微事，元真曰：门人自事师以来，未尝有惰容，尝云分杯结雾及化竹钓鲈之术吾皆得之，但小戏术尔。去岁中秋霖雨，门人皆叹佳夕不得赏月，吾师忽命侍童备酒，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否？诸生虽应诺，而切讶之。少顷，吾师曳杖而出，诸生从行。既辟扉，天已廓清，皓月如昼。扞萝援篆，立峰之巔。吾师危坐，诸生列侍，举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月落方归。既就榻，而风雨如初。元真善棋无敌，得点化术。久之归九华山，不复出矣。

刘道平

刘仙师名道平，居玉笥崇仙观，即今乾元观也。汉武帝时东方朔已奏云：后有当天曹选举者，唯彭城刘道平尔。以此知刘仙非偶然者。仙师幼时趣造出处已异于常人，每有疫疠之家，则以竹为角，以莠书符，奋臂呼叱，顷刻皆愈。以至旱暵虫蝗，叩之辄应。于时黄巢窃发，锐然南来，所至皆破邑，人惧其残贼，故布寨峰冈。然尚患形势兵力之弱，奔赴崇仙告急于仙师，仙师愍之，为出峰冈之阴，遣神兵以御。不挥一戈，不发一矢，而大败巢贼。此神仙之力，明验也。尔后灵感尤多，已而轻举。今冈头上升处有黄石，世传为飞仙石，唯存双履痕，作白色以表异云。

聂绍元

练师聂绍元，字伯祖。母程氏有娠，畏葸茹，尝梦天人指其腹曰：此子当证道果。及生而颖达，自不与童稚群。既长，雅好书史，尤精老庄文列。一日诣金陵，师道士高朗昭，受戒箴。是夕梦入一城，官府甚严肃，中有朱衣者凭几谓绍元曰：此司禄之所也，可自阅籍。籍云：聂绍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毕法，二十六又往南岳。遂掩卷而寤。久之，自金陵还问政山，筑室以居。不偶世俗，自号无名子，作无名子草堂记。世多以练师称之。是时南唐后主酷好事佛，待缁纛加礼，怒冠褐辈，苟其荣利，往往落须发以趋之，练师上疏切谏。厥后以母老，待温清极勤悴。一日晨起沐浴，曰：我伯祖有云：吾家世世宜修炼，可各率励，勿忘太上教。俄有四鹤集于屋，又神光从空而下，赫赫四照。城中望见者，疑为火所焚，即之则阒然无他，但绍元已化矣。四鹤与神光冉冉而去。先一夕告其母曰：胡将军至，可备二七人酒果。已而影响间若有就坐者。及旦，庄隶来云：练师与三道士衣绯绿乘马，从者数十辈，冠带咻咻南去。练师回首曰：吾往南岳矣。常撰宗性论、修真秘诀。学士徐铉、徐锴俱称叹，尝曰：吴筠、施肩吾，无以加焉。

徐左卿

徐左卿者，不知何许人。唐天宝十三年重阳日，明皇猎于沙苑，云间有孤鹤徊翔，上亲射之，其鹤带箭而坠。将及地丈许，欻然矫翼首于西南，众极目久之，不见。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观，其流非修习者莫得居之，东廊第一院，尤为幽寂。左卿常自称青城山道士，风格清古，一岁凡三四至观，宿于德虚正堂，以俟其来。至则三五日或旬朔言归青城，甚为入所仰。一日忽自外至，神采不怡，携一箭，谓人曰：吾山中偶为此物所加，已无恙矣。然此箭非入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当付之。遂留于后壁复题其时云：十三载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观因幸道院，见其箭，命取阅之，即御箭尔。上惊异，询之道士，以实对。即前岁沙苑中所射之鹤，乃徐左卿也。复览其题，则又知当日自沙苑一翥而至此。后蜀人亦无复有遇左卿者。武兴之东勤三十里，溪山可爱，而南北之峰峙然耸秀，名之曰飞仙岭。耆旧相传云：昔左卿带流矢飞泊之所，今岭之下有飞仙观遗址存焉。宋仁宗皇祐中，北作访使郭谏题云：翠岭标仙迹，云间碧树开。每闻岩鹤过，疑是羽衣来。绝峤时飞石，寒潭忽起雷，必应苑中箭，犹寄在丹台。

李遐周

李遐周者，不知何许人，有道术，隐显不能测。唐明皇开元中，尝召入禁掖。久之，求出住玄都观。宰相李林甫往谒之，遐周谓曰：公在则家大，歿则家亡。林甫拜泣求救，遐周笑而不答，则曰：戏之尔。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悟。一旦遐周遁去，不知所之，但于其居壁上题诗数篇，讖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人莫能晓，而后皆有所验。其末云：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者，禄山假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即嵬字，马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其所先见者，皆此类。

谢通修

谢通修者，本宜春郡人。禀性和雅，不好妆饰，闻善则喜，见恶如探汤。奉母至孝，常怀忧色。唐代宗太历初，一夕忽梦一人冠褐而至，谓通修曰：子骨非凡，何不学道。既觉，以其语白母氏。母氏然其言，许访道。乃诣衡岳，求度为道士。久之归宁，而值荒歉凡五载，亲属离散，知识流亡。忽一夕又梦向之冠褐者，谓通修曰：庐陵分野有玉笥山，是洞天

福地，中有清虚馆，乃司命之别府，即真人游宴之境，子宜往彼修行。翌日母复诺之，因肩舆入玉笥山，不构庵室，而居于岩穴林木之下。甘旨之奉，即榛栗桃杏艺术而已。如此仅半纪，母老，乃弃世生葬。封埴讫，草屨笻杖，历览群峰，寻访灵迹。不出山洞，惟草衣木食。或有人见者，必解衣衣之。凡三十余年，林宿岩居，谢绝人世。一日深入溪源，见一碑石长三尺许，苔封雨渍，披剥而视之，字不磨灭，乃萧侍郎清虚馆之文也。复行百余步，遇一旧址，碎瓦残砖，杂然在地，林泉清洁，花卉芳馨，乃于此结庵，卜为登真之所。未几，里人知之，相率为创观宇，榜曰清居。或云清虚由此探玄执奥，开传道法，而四方门人接迹而至者莫知其数。通修入山洞，或五日或旬日而归，所说者皆异事。穆宗长庆初，因入郁木坑，忽见一宅重檐广厦，粉壁修廊，异木灵禽，非人世之有。不觉精神顿爽，瞻望徘徊。斯须有一青衣童子出，曰：子乃谢通修乎？曰：然。曰：萧、梅二真待子久矣。乃引入见，一人紫绶冠剑，坐堂之左，一人碧绶冠简，坐堂之右。通修辄再拜启曰：某尘世蝼蚁，贪慕生道，辛勤三纪，愿谒仙府。岂期今日忽达灵境，面朝仙真，朽骨重生，获期玄会。萧曰：子虽心慕仙道，迹托山林，而荤辛之气未消，焉能住此（通修小时曾食小蒜）。通修悲咽伏地，坚求不已。二真悯其诚，乃赐嘉禾五穗、松叶半斤，令顿服之。通修跪受面食其半，余不能尽服。二真曰：子宜还所居，当俟后命。既归，自宣宗大中八年患血痢，至明年春方愈，此洗荤移之验也。其年四月七日，忽谓门人曰：吾昨夜梦洞府有神仙之命，吾将往矣。翌日遂解化，门人以棺殓之。是夕梦其师曰：吾有宝剑，何不随吾。迟明以剑入于棺，不见师之虬质，乃葬空棺于观之东北隅。时年九十八岁。至懿宗咸通初，有问政山道士聂师道游郁木坑遇之，乃知通修果为真人矣。

韩 湘

韩湘字清夫，韩文公愈之犹子也。落魄不羁，文公勉之学，湘曰：湘之所学，非公知之。公令作诗以观其志，诗曰：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后夜流琼液，凌晨咀绛霞。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砂。宝鼎存金虎，元田养白鸦。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公览而戏之曰：子能夺造化耶？湘曰：此甚易事。公为开樽，湘宴土以盆覆之，良久花开，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太，颜色艳丽。于花间拥出金字一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公未晓其意，湘曰：事久可验。遂告去。未几公以佛骨事谪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来，乃湘也。湘曰：忆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询其地，即蓝关也。嗟叹久之，曰：吾为汝足此诗，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本为圣明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遂与湘宿蓝关传舍，方信此道之不诬。及湘辞去，公留之不可，乃作别湘诗云：才为世用古来多，如于雄文世孰过，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卧烟萝。湘别公诗云：举世都为名利醉，伊予独向道中醒。他时定是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湘谓公曰：公往瘴毒之乡，难于保育。乃出药一瓢，曰：服一粒可以御瘴烟之毒。公谓湘曰：吾实虑不脱死魂游海外，一思至此，不觉垂泪。吾不敢复希富贵，但得生入鬼门关足矣。湘曰：公非久即西，不惟全家无恙，公当复用于朝。公曰：此后复有相见之期乎？湘曰：前约未可知也。后皆如所说焉。

轩 轅 集

罗浮山先生轩辕集者，不知何许人。居罗浮山，人传数百岁，颜色不老，发长垂地，坐暗室则目有光长数丈。每采药于岩谷，则毒龙猛兽随之，若有所卫护。居常民家请斋者虽百余处，无不分身而至。与人饮酒，则神出一壶才容一二升，宾客满座，倾之弥日不竭。入命饮，百升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沥沥而出，曲蘖之香，略无减耗。或飞朱篆则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即应手而愈。唐宣宗召人，问：长生可致乎？答曰：绝色色，

薄滋味哀，乐一致，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虽尧舜禹汤之道可致，况长生久视乎。又问：先生与张果孰愈？曰：臣不知他，但年少于果耳。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鹄试之。时集方休于外，谓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谕其意，上复召令速至，集才及玉陛，谓上曰：盆下白鹄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宫人侍茶汤。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则鬓发朱唇，年方二八，须臾变为老妪，鸡皮鲐背，鬓发皤然，皆泣涕不已，上令谢之，却复故。京师素无豆蔻荔枝，上因语及，俄顷二花皆至，各数百朵，枝叶方茂，如新剪者。又尝相于，集曰：臣山下有者，味逾于此。上曰：朕无缘得矣。集遂取御座前碧玉瓿，以宝盘覆之，俄顷彻盘，相子在其下。上食之，叹其甘美无比。又问曰：朕得几年天子？即取笔书四十字。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久之，辞还山，命中使送之，每见其于一布囊探钱以施贫者，比至江陵，数十万取益不竭。未及山，忽亡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先生已归罗浮山矣。

熊 德 融

熊尊师名德融，字大光，荆州人也。幼禀淡泊，不饵腥膻，锐然有出尘志。年十三辞家访道，千里苦志劳形，人咸异之。后至九嶷山，忽遇一人于道左，绿发朱颜，眸子莹然。德融疑其非常，进而问之，则唯唯无语。因相与携手入山，渐造幽深，至一石室，引德融坐，谓曰：夫道不欲杂，杂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故圣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又曰：绵绵若存，用之不舍。于之骨法终成仙道，今犹未也。因腰间取一葫芦，倾酒饮之，云：他日相会，勉旃勉旃。遂入，德融伺候数日，竟不复出，因怅然而返，自失者累月。唐宣宗太中初，遂游庐山，居于简寂观。常宴坐一室，终日寂然，人莫测其所为。至懿宗咸通二年解化。葬讫后数日，有道士南归，道逢德融，幅巾藜杖独步，因问何往，曰：吾之九嶷寻师矣。道士既归，语其事，发棺视之，唯有一簪而已。先是，从游者如李相国珣，崔相国植，于刺史德海诸公，皆奉其道，称其门人焉。

刘 德 本

刘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尝篆书六经子史。家豪贵，不求进仕，乃往来大江商贩。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陷鄂州，沿江警扰，德本自度不能还乡，遂携家舍舟陆行。时岁大饥，饥殍甚多，德本以所贩米数万石尽散饥民，活者万余家，死者葬之，远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峰下，庐山之阳也。一日有道者髻头鹿裘来访之，不通姓字，德本与之诗酒甚欢。久之，因把臂入深涧，忽见石头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再拜，老人不答，徐云：何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语云：可到后院。遂从行约四五里，再见一门，丹碧焕耀，上有金篆，题曰紫元景耀之门。见楼台层列，宫室相连，守卫之士呵禁甚严，不许德本前进。德本但震恐，不敢仰视。欲退之间，老人曰：此咏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王采访人间，以汝善行故许到此，汝当籍名九天仙篆，度世不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见居何处？老人曰：汝为人方历四世，宿业犹多，骨相未清，未可问也。汝宜严持戒行，以澄莹心神，济物利生，真王洞鉴隐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再拜谢，老人曾未逾闕，恍然不见。已还旧止，德本问道者曰：老仙何人？曰：即咏真洞之灵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卫也，尔既一造神府，躬受严训，吾与尔请从此别矣。德本自后遍游五岳名山福地，忽一日彩云瑞鹤环绕所止，德本遂翺飞而去，当时呼为刘仙翁云。

厉 归 真

道士厉归真者，不知何许人。唐末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官殿功德塑像有明皇诏，以夹紵制作甚妙然，主者不甚严护，常多雀鸽粪秽点污，归真遂于壁画一鹤，自此雀鸽无复栖止。后人见归真于罗浮山登真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三

朱 桃 椎

益之灵泉分岷山，朱祭酒名桃椎，得道证果，不乐飞升，混迹樵牧，往来城市山林间，以救世度人为念，异事接乎耳目者，未易殚纪。一云得道于蜀中玉珍山，有养生铭、茅茨赋、水调歌、撼庭秋等作遗世，大较自述隐遁之乐与内丹诀云。蜀樵机云：道士朱桃椎，一日谒王处回，于阶前以剑拨土，取花子三粒种之，须臾成花三朵，谓处回曰：此仙人旌节花，公富贵之兆也。处回终历蜀三镇，以太子太傅致仕，果如其言。蜀人多敬事之，后有人令画工许其姓者画其像。许素不知桃椎为何人，久之不能著笔。忽一日有一叟弊衣憔悴，引二童子至，曰：我即朱真人也。于是解童子所负囊中出黄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顶冠易衣巍坐，以手摩面，则童颜矣。引其须，应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丰神飘逸，仙风俊迈。二童子一甚奇怪，一甚秀美，顷刻变相。画者惊异，曰：不知神仙临降。道人曰：君传吾神置肆中，有求售者止取千钱。后有识者云：此唐神仙传朱桃椎也。后求画者辄凑，许增价至二千，乃梦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过取。乃掌其左颊，既寤，其头遂偏。许复于所画像前拜谢悔罪，不敢增价。后蜀中以许偏头所画朱真人为名画，云真人受封为妙通感应真人。

感 庭 秋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许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忽诣紫极宫，谒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诺之而不与之，见道士日货药于市，所得钱随多少沽酒饮之，惟唱感庭秋之词，其意亦感蜀之将亡，如庭秋之衰杀。然人未之晓，但呼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亦不知其异。一夕大醉归，夜将阑，尚闻唱声愈高。有讶之者隔户窥之，见灯烛彩绣，筵具器皿，罗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立侍，时酌酒而唱。窥者具以白先生，乃款其户曰：光庭量识肤浅，不意上仙降鉴，深为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门下，冀一拜光灵，以消尘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是，当出奉见。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陈设致于前，叠之则随手而小如符子状，置冠中。又将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许，入置冠中。及启户，先生忻然而入，但空室而已。先生乃下拜问道，道士曰：子之行业未至，更宜修炼真心。今遗子三只酒杯、玉烛二条，此杯者，南海蟠桃之核也，大小如盏，以物击之，清声如金。其上纹彩攒如百花，霞光透明，内外莹白。收此为信，更候三年方得际会。言訖化一道火光，乘空而去矣。

边 洞 元

边洞元者，洛阳人。幼慕老庄学，因隶籍为道士。凡游四方，货药以自给。一日登嵩山萼岭，遇一书生以木简负数册书，又一大壶，同憩于古松之下。洞元问曰：君何往？曰：往高阳肄业，若有相识，愿尊师示一书为先容。洞元诺之。复曰：壶中酒命师饮之，可乎？曰：卑性素好饮，蒙见召幸矣。于是连饮十数杯，洞元乃醉，书生曰：小子有术可与师醒酒，然慎勿惧之。遂取木简摩拭，俄而化为剑。复曰：欲借师之肝膈之，可乎？洞元惧而醒，乃俯伏乞命，书生曰：观子有仙风道骨，然未有所遇。遂挥剑腾空而去，掷下一卷书，谓洞元曰：收之，请相访五云溪。既展看，即数幅纸五彩画，研茶槌二十枚，殊不晓其意。纸尾有绝句诗云：邂逅相逢萼岭边，对倾浮蚁共谈玄。拟将剑法亲传授，却为迷人未有缘。洞元感叹不遇，皇皇若有所亡遗。所至处见人问曰：君莫知五云去处否？人以为风狂，多不答。久之归洛阳，乘醉入水，不复出。而后有客自衡湘来，洞元于南岳观中托附书至洛阳，其法属交友亲旧辨其墨迹，乃洞元亲染。时好事者皆曰水解。

李 真

道士李真者，不知何许人，隐华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巨万计，常设馆以待四方士，嘉肴旨酒，无不备具。真携琴负药壶谒祐，遂迎于馆。真问曰：君之富有侯伯之乐，然如不贤何？祐笑而唯唯，真复曰：君虚馆置饌以俟贤者耶，以待饥者耶。苟以待饥者，则方今天下幸无阙食者。苟以俟贤者，则未闻君得贤。以是知君不贤尔，毋讶我言也，正恐君徒尚虚名，而无待贤之实。君若能悟，则吾言不惟无益矣。祐辄动容再拜，又曰：我闻人之乐皆有以，师事纵横者必有游说之志，读韬略者必有战敌之心，吾携一张琴、一壶药，岂无旨哉？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风，欲使人还淳朴，省浇浮也。负药壶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之少疾苦而常安平也。且我之琴非正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药非正自保也，保人也。君虽能以有余济于人，固与不义而诛剥以富者则异矣。然此乃古之豪贵，待士则未也。要在贤不肖有别，则君之身可保无累矣。祐复再拜，真乃命酒自酌，迟晚遽醉而去。王潜伺之，见真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郑 遨

郑遨字云叟，滑州白马人，避唐明宗祖讳，故世行其字。遨少学，敏于文词。唐末举进士不第，天下将乱，有拂衣远去之意。欲携妻子与俱隐，其妻非而不行，遨乃入少室山为道士。其妻数以书劝还家，遨未尝一览，辄投之于火，其绝累如此。妻子继谢，每闻讷一哭而止。有二青童一鹤一琴从之。遨与梁室权臣李振友善，振欲禄之，拒而不诺。既而振得罪南迁，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闻者益高其行。遨闻华山有五粒松脂沦于地，千年化为药，能去三尸，因徙居华山之阴求之。与道士李道盛、罗隐之为烟萝友，世自以为三高士。遨则种田，隐之货药以自给，道盛有钓鱼术，钓而不饵，又能化石为金。遨尝验之，信而不求。俱好酒能诗，善奕棋长啸。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经时味不坏。日携就花木水石间，一酌一咏。尝因酒酣联句，郑曰：一壶天上有名物，两个世间无事人。罗曰：醉却隐之云叟外，不知何处是天真。后晋高祖即位，遣使诏为谏议大夫，云叟称疾不起，以表谢。上益嘉之，赐号逍遥先生，以谏议大夫致仕，给月俸。尝为酒咏诗千三百言，海内好名者书于缣绡以赠贶。复有越千里之外，使画工潜写其容于屏障者。其为天下所重如此。天福末年，七十有四，以寿终。所著诗，修史薛居正录而为序目，曰《拟峰集》，行世。

李 守 微

道士李守微者，不知何许人。常游蜀，善养气不食，行疾如风，好饮酒，谈论多滑稽，不拘小节，人常轻侮之。忽谓人曰：予欲游五岳诸山，今往矣。或问求利术，则曰：浮生瞬息间，当寻真访道，脱洒尘网，至若服气炼丹，茹芝绝粒，皆有益也，何区区于利术哉？遂遁去。或者憾之，闻于伪蜀主，俾求之，卒不得。久之有人见于梁宋间，或在吴楚，颜状殊不改，谓人曰：我适自东海来，又欲南岳去。后不复见。与祠部韩屿友善，屿赠诗云：一定童颜老岁华，贫寒游历贵人家。炼成正气功应大，养得元神道不差。舄曳鹤毛乾毳毳，筇携杖瘦似槎牙。如何笃隐不归去，落尽蟠桃几处花。

程 晓

昌利化飞鹤山彭晓，本姓程，西蜀永康人。少好修炼，自号真一子，与击竹子何五云善。孟蜀时明经登第，累迁金堂令。遇异人得丹诀，注阴符经、参同契、金钥匙、真一诀。篆符以施病者，号铁扇符。能长啸，为鸾凤声，飞鸟闻而皆至。蜀王孟昶屡召，问以长生久视，晓曰：以仁义治国，名如尧舜，万古不死，长生之道也。累迁祠部员外郎、蜀州判官、

权军州事。广政十七年十二月卒，十日颜状如生。后有人见于青城山，立松柏之上飞去（出《蜀梼杌》）。

谭紫霄

金门羽客姓谭氏名紫霄，一云子雷，其先北海人也，高祖在唐为达士。紫霄生于金陵，骨法魁梧，神识秀丽，龟形鹤步，圆目方喙，日角有吉字，人关有井文，众以其殊相异之。六经百氏，秘典灵书，多所该通。南之玉笥山为道士，后遇异人授以魁罡斗极观灯飞符之术，行之灵验。自是名倾江湖，依之如流。遂入闽中，闽主王审知礼加勤厚，一命洞玄天师（玄或作章），再命左街道门威仪贞一先生，降札曰：慈能育物，鉴可通神，未归十洞三天，且佐宵衣旰食。闽亡归金陵，南唐烈祖闻之，遣使劳问，旁午于道召见，应对锋辩。上悦服，乃授左街道门威仪，及锡命服，加真曜先生（曜或作观）。降札曰：养德林中，栖神象外，遣华世网，绝利道腴。保大中，又赐金门羽客。紫霄素爱庐山胜概，于是卜白云峰之栖隐洞，即梁昭明太子书堂，今栖隐观是也。又于星渚之城南门创别馆以备出入，今寿圣观是也。后主久钦其高风，复召至金陵，未几还山。宋太祖开宝六年夏四月一日，沐浴上堂，端坐而逝，春秋一百五十。时洞侧人见其有云气如龙，冲升而去。及葬，又有彩云白鹤盘绕其上。后主遣使赠赠弥渥。初，紫霄得术精妙，能醮星象，事黑杀，禹步指诀，禁退鬼魅，为人烧奏禳祈灾祥，颇知寿夭。人或召之，则浣沐至暮，独登一阁焚炉刺关奏法事，然后燃灯为验。迟明，尽能言人算数长短，靡不应者。武昌军节度使何徽殊宠婢获怒，置井中死，人无知者。建隆初，何遇疾，召紫霄。紫霄中夜被发然灯于静室，见女厉自诉为祟之由，紫霄具言之，何曰：信然。乃丹书符送之，其疾即愈。又有奇术，一邻僧于溪浒创亭子，且为顽石所阻，致工百倍不能平之。紫霄适见，曰：斯固易尔。以指招诀，含水嘿之，命锤其石如粉。紫霄自被累朝宠遇，其礼皆比蜀杜光庭，然多辞而不受。凡所获饷醮祭之资，皆以延贤达、赈贫窆，及待四方宾客，室无囊箱焉。紫霄居洞，时道流闻风而至者百余人，每为其徒讲庄列，曰：庄列吾教也熟，其书本是悟明真性，要见本来无物，其说正与释氏合。若能以释氏之书参而观之，则庄列之意较然易明。吾幼时于金刚、圆觉诸经无所不读，以是吾于本来真性无不了悟。今时人自谓道家，便与释氏互相矛盾，不知真心求道者不如是也。况但拾其绪余土苴、有迹为之事，以是为道，非惟不悟真性，亦且背老庄之本意万万矣。以故紫霄室中道释儒书皆有之。《南唐列传》载：谭紫霄，泉州人，幼为道士。初有陈守元者，亦道士，尝锄地得木札数十，贮铜盎中，皆张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尽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核鬼魅、治产病多效。闽王孟昶尊重之，号金门羽客、正一先生。闽亡，遁居庐山栖隐洞，学者百余人。后主闻其名，召见，赐官皆辞不受。俄而疾卒，年百余岁。今言天心正法者，皆祖于紫霄。

黄损

连州有仆射黄损者，五代时人。仆射盖事南汉末，老退归。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孙画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复归，坐阼阶上，呼家人。其子适不在，孙出见之，索笔书壁上云：一别人间岁月多，归来人事已消磨；惟有门前鉴池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投笔竟去，不可留。子归问其状貌，孙云：甚似影堂老人。至今连人相传如此，后裔颇有仕进者。

王老

王老者，莫知何代人。唐玄宗天宝中，有士人崔姓者尉于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时连帅章仇兼琼哀其妻少而无所投止，因为于青城山中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有媵纳之意。计无所出，因谓其夫人曰：贵为诸侯妻，何不盛陈宴席以邀女客，五百里内尽可迎至。夫人甚悦，兼琼因命衙官遍报五百里内女郎，克日会成都，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也，不谓已

为卢舅纳之讫。卢舅密知兼琼意，令尉妻辞疾不行。兼琼大怒，促左右百骑收捕。卢舅时方食，兵骑绕宅已合，卢谈笑自若，殊不介怀。食讫，谓尉妻曰：兼琼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顷即当送素色衣来，便可服之而往。言讫，乘骡出门，兵骑前挽不得，徐徐而去。追之，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绯罗縠绢，皆世人所未见者。尉妻服之至成都，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琼覩于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绕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视，坐者皆慑气，不觉起拜。会讫归，三日而卒。兼琼大骇，具状奏闻。玄宗问张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请问青城王老。玄宗即诏兼琼求访王老进之，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惟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日来卖山药，称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琼即令衙官随之。入山数里，至草堂，老人皤然隐足而坐。衙官即入宣诏，致兼琼之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仙张果也。因与兼琼克到京师之期，先令发表，不肯乘传，兼琼从之。使才到银台，王老亦到，玄宗即召问之。时张果侍在玄宗之侧，见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若是，又遣远取吾来？果言：小仙不敢，专俟仙伯言耳。王老即复曰：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因言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纳为媵。无何盗大元夫人衣服与著，已受责至冥，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狱矣。奏讫，苦不愿从事，果命放还，后不知所在。

采药民

采药民者，唐高宗显庆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采药。尝于青城山下遇一藕药，斫之，深数丈，其根渐大如瓮器，民斫之不已，渐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乃至十丈余。民因而堕其中，无由而出。仰视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傍见一穴，既入稍大，渐渐匍匐，可数十步。前视如有明状，寻之而行一里余，此穴渐高，才容行立，可二里许。乃出一洞口，有水阔数十步，岸上见有数十人家，村落桑柘，花柳草木，如二三月。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钓童往往相遇。一人惊问得来之由，遂告所以。乃将小艇子渡之，民告之以不食已经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饭、柏子汤诸菹。止留数日，民觉身渐轻。问主人云：此是何所？兼求还蜀之路。主人相与笑曰：汝世人不知此境，汝得到此，当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当引汝谒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谒。遂将民往。诸人或乘云气，或驾龙鹤，民亦在云中徒步。须臾至一城，金玉为饰，其中宫阙皆是金宝。诸人皆以次入谒，独留民于宫门外。门侧有一大牛，赤色，形状甚异，闭目吐涎沫。主人令民礼拜牛，求仙道，如牛吐宝物，即取服之。民如言拜乞，少顷牛吐一赤珠，大围径寸。民方能起身，忽有赤衣童子捧之而去。民又求得青珠，又为青衣童子收。顷之又有黄者白者，皆有童子夺之。民遂急，以手近子口，须臾得黑珠，还白吞之。黑衣童子至，无所见珠，止民一人，遂引谒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分布列左右，玉女数百，侍卫殿庭。奇异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问，民以实对。民白玉皇求归，玉皇赐以黄金一铤。又谓有药在金铤中，可取饵之。忽见一群鸿鹄天际飞翔，众谓民曰：汝见此否，但从之而去。众捧民举之，民亦腾身而上，便至，鸿鹄群亦不相惊扰，同飞空。回顾，犹见岸上人拱手相送。可百里来许，民乃至一城中，人物甚众。问其地，曰：临海县也，去蜀已甚远矣。经岁乃至蜀，时玄宗开元末。归其家，无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余，云：吾祖父往年因采药，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乃民之孙也，相持而泣云：姑翁皆已亡矣。时所生女已适人，身死，其孙已年五十余矣。又寻故居，皆为瓦砾荒榛，惟故砧尚在。民乃毁金求药而吞之，忽失药所在。遂举砧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即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记去路。此民为仙洞中得道之由，庸俗都不能详问其事，时罗天师在蜀，见民说其出处，乃云：是第五洞宝仙九室之天，玉皇即天皇也，大牛乃驺龙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寿与天地齐，青者五万岁，白者一万岁，黑者五千岁。此民黑者，虽不能学道，但于人世上亦得五千岁尔。至是前立七人辈，乃北斗七星也。民得药服后，却入山中，竟不知其所之。

杨通幽

杨通幽者，本名什伍，广汉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撒召之术，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驱毒厉，剪氛邪，攘水旱，致风雨，是法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其术数变异，远近称之。唐玄宗赐名通幽，问其所受之道，曰：臣师乃南极王君青城真人，昔于后城山中教以召命之术，曰可以辅赞太平之君，然后方得飞升之道。戒以护气希言，目不妄视，绝声利，远嚣尘，则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问升天入地何所为碍，曰：得道之人，人火不灼，人水不濡，蹑虚如履实，触实如蹈虚。虽九地之厚，巨海之广，八极之远，万天之大，应念欸至，何所拘碍乎。所以然者，形与道合也。上善其对。通幽居数载，乃登后城山葺静室于其顶，时还其家。门人言天真累降于静室，一旦与群仙俱去矣。

崔伟

进士崔伟尝游青城山，乘驴歇鞍，牧放无仆。从驴走赶不及，约行三十余里，及一洞口，日已昏黑。驴复走人，伟畏惧兼困，遂寝。及晓，觉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门，望见长树岩壑，悉非人间。惟有金城绛阙，被甲者数百。见伟呵问，对曰：尘埃贱士，愿谒仙翁。守吏趋报，良久召见。一人居于殿中，羽衣，身可长丈余，须发皓素，侍女满侧，皆有所执。命伟升殿共语，甚喜。留宿，酒饌备极珍丰。明日谓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伟曰：伟血属，愿求一诀，非有恋著也，请乞归。仙翁曰：不得淹留，贖罪极大。与符一道，云：恐遇祸患，可以隐形，然慎不得游宫禁中。临别，更与符一道，云：甚急时开。却令取所乘驴付之。到京都，试往入家，皆不见。便入禁圃大内，会剑南进太妃生日锦绣，乃窃其尤者以玩。上治尽日计无贼至此，乃召罗公远作法讫，持朱书照之，殿户外后果得伟。言其本末，上不信，令笞死。伟忽记仙翁临行之符，遽发之，公远与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奏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杀之不得。假使得之，臣辈便受祸，亦非国家之福。玄宗乃释之，亲召与语曰：汝莫妄否？遂令百人具兵仗送伟至山中，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复见金城绛阙，仙翁严侍卫出门呼曰：崔郎不相信我语，几致颠蹶。伟拜讫将前，送者亦欲随至，仙翁即以杖画成洞，深阔各数丈，掷一领巾遂作五色虹桥，令伟登之，随步即灭。既渡，伟回首曰：即于此可以归矣。须臾云雾四起，咫尺不见，惟闻鸾鹤笙歌之声，半日方散。遥望空山而已，不复有物。

韦古

韦古字老师，疏勒国入。身衣毳袍，腰悬数百葫芦，顶戴纱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唐玄宗时入中国，每施药饵以救人疾病，行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称药王。厥后其犬化为黑龙，乘之冲天而去，时开元二十五年也。

徉狂道士

蜀有道士徉狂，俗号为灰袋郎，翟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尝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兰若求僧寄宿，僧曰：贫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道士但言容一床足矣。至夜半，雪深风起，僧虑道士已死，就视之，去床数尺，气蒸如炊，流汗袒寝，僧始知其异人。未明，不辞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疮，不食数月，状如将死。村人素神之，因为赴道斋。斋散忽起，就为众人曰：试窥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张口如箕，五藏悉露。同类惊异，作礼问之，惟曰：此足恶，此足恶。后不知所终。

韦 老

唐代宗时韦侍御奉使往华山拜黄帝坛，至山下邸中见一父老，问坛所在，老人知之，且云：姓韦，家亦仕宦。自述世系，乃侍御之高祖行也。相与入山，老人策杖先行，韦鞭马追之不及。至一石室，见老姬，曰：尔之祖母、祖姑也。俱双鬓，以木叶为衣，喜曰：年代迁变，一朝遂见子孙。拜坛讫，再造其室，已不见。山下人云此老三二年一来，不知所居。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四

卢 生

卢生者，唐敬宗宝历中常贩桺朴石灰，往来于白湫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货，设药茗诈放其息利之术。卢觉，竟谓曰：观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赵乃言：切知长者埋光隐德，洞彻著龟，愿垂一言。卢笑曰：今且验子主人家午时有非常之祸也，若是吾言当免，君可告之。将午，有匠饼者负囊而至，囊中有钱二千余，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闭门，戒妻孥勿轻应对。及午必极骂，须尽家临水避之。若然，则仅枉费三千一百钱尔。时赵停于百姓张家即遽归语之，张亦素神卢，慎乃闭门。伺欲午，果有人来扣门求余，怒其不应，因蹴其户。张重簪捍之，顷聚入数百，张乃自后率妻孥回避。及午时许，行去数百步，忽蹶而死。其妻至，众人具告其所为，妻谓必遇张所诬其天死，有司官不能评。众人言张闭门之故，观者谓张曰：汝固无罪，可为辩其死。张欣然从断，其妻乃言及市槽儻，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入赴之如市。卢生不耐烦，潜至复州淮州，于陆秀才庄门。或语陆云：卢山人非常人也。陆乃谒卢。陆时将入京投相知，因请决疑，卢曰：君今年不可动，忧旦夕祸作。君所居堂后有钱一瓶，覆以板，非君有也。今始三岁，慎勿用一钱，用必成祸，能从戒乎？陆欣然谢之。及卢生去，水波未定，陆笑谓妻子曰：卢生言者从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锄其地，未数尺，果遇板。彻之，真有瓦散钱。陆喜，妻以裙运纽草贯之，将及一万。儿女忽哭，切痛不可忍，陆曰：岂卢生言将征乎。因奔马追及，且谢且戒，卢怒曰：君用之必祸骨肉，骨肉与利轻重，君其自度。乃棹舟去不顾。陆驰归，醺而瘞焉，儿女豁然。卢生至复常与数人闲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带，酒气逆鼻，卢忽叱之曰：汝等所为不悛，性命无几。其人悉罗拜尘中，曰：不敢不皈。其侣讶之，卢曰：此尽劫江贼也。赵元卿言卢生状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见其饮食。尝语赵曰：道者得隐形之术，能不试，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脱离，后二十年名籍于地仙矣。所为多奇事，盖神仙也。

刘 无 名

刘无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后，居于蜀。生而聪悟，八九岁道士过其家，见而叹曰：此儿若学道，当长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乐名利。弱冠，阅道德经，学咽气朝拜、存真修炼之事，常以庚申守三尸，存神默咒，服黄精白术，以希延生。或见古方，言草木之药但愈疾微效，见火辄为灰烬，自不能固，岂有延年之力哉。乃涉经山川，访师求道。数年，入雾中山，尝遇异人教其服饵雄黄。凡三十余年，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数里，忽觉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间，云青城真人。刘祈叩不已，愿示道要，以拯拔沈沦，赐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以岩室，便栖止其中。复令斋心七日，而示其阳炉阴鼎，柔金炼化水玉之方，伏水炼铅成汞髓之诀，谓之曰：胡刚子、阴长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变神丹之经。丹分三品，以铅为君，以汞为臣，八石为使，黄芽为用，君臣相得，运火功全。七日为轻水，二七日变紫粉，三七日五彩具，内赤上黄，状如窗尘。复运火二年，日周六百，

再经四时，重履长至。初则十月离其胞胎，已成初品，即能乾汞成银，丸而服之，可以驱疾。二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算，发白反黑。三年后服之刀圭，萧散名山，周游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剂，变化万端，坐在立亡，驾驭飞龙，白日升天。大都此药经十六节已为中品，便能使人长生。药成之日，五金八石黄芽诸物，与君臣二药不相离乱矣。千日功毕，名上品还丹。谨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视形气功行合道者而传之。刘受丹诀，还于雾中山筑室修炼，三年乃成。唐玄宗开成三年犹在蜀。自述无名传以示后人，人青城山中，不知所终。

李 终 南

李德裕好饵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终南，住罗浮山，曰：相公可服丹砂，丸大但促寿耳。怀中出小玉象子，如拳许大，曰：要求勾漏莹者致象鼻下，象服其砂复吐出，方可饵。此乃太阳之精，凝结已三万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无致其咎。又出金象曰：此是雌者，与玉为偶。赞皇一一验之无差，服之颜色愈少，须鬓如漆。乃求采殊异，凡数百人。其后南迁职鬼门关，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志吾言，固当如此。公僮拜下，予至鳄鱼潭，风雨晦冥，玉象自船飞去，光焰烛天，金象从而入水。公至朱崖，愤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大兽，勾漏者朱崖之宝，罗浮者海滨之山，李终南者赞皇不及也（赞皇，李德裕也，宣宗大中二年春，德裕任潮州司马，秋九月为崖州司户而卒）。其道士竟莫知是何仙人。

柳 条 青

唐宣宗大中末，有异人号柳条青。一日暴卒，既葬，其冢上见有紫气，发视之，棺中惟有一青杖耳。

李 浩

李浩字太素，不知何许人也，隐青城山牡丹坪。尝与尔朱先生同游，从注尔朱菩萨蛮词，作大丹诗百首，行于世。其后不知所终，人或传举家仙去。其诗有云：混沌未分我独存，包含四象立乾坤。还丹须向此中觅，得此方为至妙门。煮石烹金炼太元，神仙不肯等闲传。人能认得无中理，夺尽乾坤造化权。百首荒辞义亦深，因传同道决疑心。华池本是真神水，神水元来是白金。又将白金为鼎器，鼎成潜伏汞来侵。汞入金鼎终年尽，产出灵砂似太阴。

张 辞

唐懿宗咸通初，进士张辞不第，后多游江淮。有道术，养气绝粒。有诗曰：争奈一金乌，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人或召饮，合意则剪纸蛱蝶二三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后至江南上升去。留诗云：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飘飘出天外。

李 老

李老世业医，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因醉，误坠枯井中，行至洞门，题曰玄都洞。见一道士使鼓琴，奏广陵散操，道士曰：尔所制也，叔夜即尔前身。命酌石髓饮之，又抽架上素书展视，乃疗治三十六种风白丸子方。道士曰：将归配合，遍疗世人，功满此来。令李闭目，乃在青州北门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唐僖宗乾符三年也。遂合药治病，无不痊愈。后数年，不喜食，乃断谷。因访枯井，一旦不归，疑得路而仙去矣。

陈 允 升

陈允升者，入龙虎山。唐哀帝天祐中，人见于麻姑山，计去家七十年矣，颜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尝曰：丰城橘美，颇思之。允升少顷携数百枚至，时人谓之仙矣。

许 鹄

许鹄真人，唐末游南岳招仙观，壁上留歌一首云：洪炉烹煅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斗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黄口小儿初学行，谁知日月东西生。还为万灵威圣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时石是石，蕴叶深泥终不识。邓通饿死严陵贫，帝王岂是无入力。丈夫未达莫相亲，攀龙附凤损精神。题后数日上升矣。

橘 叟

叟，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园，霜后诸橘尽收，余二大橘如若四斗盎。巴人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割开，每橘有二叟，发须眉皓然，肌体红明，皆相对象戏。身長尺余，谈笑自若，与其决赌讫，一叟曰：君输与我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智□□黄十二枝，紫销帔一幅，绛台山霞实散二剂。一叟曰：尔输我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熊盈□子济虚龙缟袜八纲。后曰：于先生青城草堂还我尔。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待不得，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于橘中尔。一叟曰：仆饥虚矣，须龙根脯食之。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间悉因削食之，随削复满。食讫，以水喂之，化为一龙。四人乘之，足下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在。

道 左 老 人

老人，司马裴沆从伯。自洛中往郑州，中路下马，觉道左人以其声，因搜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翅俯味，翅关天若坏，无毛，且异其声。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问曰：郎君年少，岂解哀此鹤耶？若得人血以涂，则能飞矣。裴素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利此臂血不难。老人曰：君此心且劲，然须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芦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至洛中干葫芦生下。裴欣然而往，未信宿至洛，访葫芦生具陈其事，且曰：葫芦生无难。开襖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援针刺臂滴血，果得其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可信士。乃令尽其血涂鹤，言与之结缘，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入呼之。因随数里，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虎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满中。取求浆，色正白，乃力举之饮，不复饥渴，味如杏酪。裴知隐仙，拜请为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任亦不终其志。贤者果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将一襖大如碗，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所损处，毛已生。复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戚。且以犯酒色为戒。后还洛中，路闷，其附信将发，襖四角各有赤蛇出头。乃见其叔，得信开之，有物如乾大麦饭升余。叔后游王屋山，不知所终。裴寿至九十七。

终 南 山 翁

陈季卿者，江南人。举进士，至长安十年不归。一日子青龙寺谒僧不遇，憩于火阁。有终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上有寰瀛图。季卿寻江南路，太息曰：得此归，不悔无成。翁对曰：何难。折阶前竹叶置图上渭水中，谓陈曰：注目于此即到矣。季卿熟视，即渭水，波涛汹涌，一舟甚大。恍然登舟，进棹极速。行次禅窟寺，题诗云：霜鹤鸣时夕风急，乱鸦又向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对莲华一峰立。明日次潼关，又题诗末句云：已作

羞归计，犹胜羞不归。旬余至家，兄弟妻子迎见甚喜。信宿谓妻曰：我试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复进棹，作诗别妻云：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乃飘然而去，家人辈皆惊异之。倏忽复至渭水，径趋青龙寺，山翁尚拥褐而坐，僧犹未归。季卿谢曰：岂非梦耶？翁曰：他日自知之。经月，家人来访，具述其事，所题诗皆在。

段 穀

段穀累举进士，后忽如狂，市中讴吟云：一间茅屋，尚自修治，任狂风吹，连檐破碎，料拱斜欹，看着倒也。墙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来归。后病死，及葬，发视但空棺耳。

鹿 人

唐州有人猎于深山，射中一鹿，视之乃人也。呼猎者曰：我隋初隐此山，今日合死于子之手，但置我于石间。猎者诺之，逡巡而绝。猎人旬日再往，即亡其尸矣。

刘 拣

刘拣，淄州人，有道之士也。布裘缁巾，诈为愚懵无知之状。养母甚孝，所居临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余，人始疑而异之。其后去城数里作窟室以居，别筑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视母寝食，讫复还窟室默坐。如是十余年，士大夫欲见者入窟室中相对，不交一谈，问亦不对，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营葬讫，一旦飞空弃去，不知所在。

白 衣 人

江陵李副使，因落第至华阴，见白衣人，曰：要知向后事否？乃书之分为三封，曰：急难则开。后五六举落第，贫甚，曰：仙兄书可开也。焚香启之，书曰：可于青州院前坐。副使遂往，少顷见主僧，曰：松滋李长官识否？郎君酷似其貌。李曰：某先人也。僧曰：昔年贤先人有钱二千贯在此院，如负在心，今付郎君，予无事矣。遂载钱而归，数年不第，曰：此一生事，第二书可启也。书云：某年月日可西市按轡行坐。至日遂往，楼下有人云：主司侍郎要钱千缗与致及第。李郎上楼见之，面邀的约。明年果及第，后官至殿职副使。一日患心痛颇甚，遂启第三封曰：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患心痛，可处置家事。后两日而卒。

房 州 工 人

房州竹山县阴隐客家浚井千余尺无水，工人扣壁，别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柱山。门内两童，皓齿鬢鬢，跣足未冠，问：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须臾有绯衣传敕曰：以礼遣之。引泉洗浴，白泉漱饮，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国，其宫室皆金玉，城楼题云梯仙国。工人询曰：此国何如是？对曰：诸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至诸天，游玉京蓬莱，昆阇姑射。遂上山寻路，门人曰：汝来此顷刻之间已十数年，却出旧穴，应不可得，当奏请通天关钥匙，与卿归引上天门。须臾云间已在房州，询阴家，云：已三四年矣。工人自后不食五谷，莫知所在。

江 叟

江叟善吹长笛，能作龙吟。后适闽乡玉盘豆馆道傍大槐树下寝，夜见一人数丈，曰：将谓槐畔锄麋，乃是瓮边毕卓。又指槐曰：荆山馆中二郎来看大兄。便闻槐上有人下来。候至凌晨，到荆山馆中见庭槐十围，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师，树神有灵，乞与指教。神曰：但入荆山求鲍仙师，必获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师。令叟吹笛，一气清虚，五音激越，驱泉进出，引雁行低，槁叶辞柯，轻云出岫。仙师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

赠子美玉笛，吹三年，可致洞中龙，必获水丹吞之，便为水仙，无烦吾药，盖有琴高之相尔。叟后三年岳阳寺楼吹之，果有龙化为人，持丹而来。叟受饵之，遂变童颜，入水不濡，乃成水仙。

洪 志

道士姓洪名志，不知何许人也。少博学通经，兼明星纬医药之书，能极其妙。然未知名，或勉之趋权门以假借者，答曰：良金美玉不知以赆卖之。竟不往。既而以身世梦幻，非坚牢物，乃出家为道士，遂隐庐山。常乘青牛往来，人谓青牛道士。居山草衣木食，勤行苦志。久之忽遇异人与处，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变化万端，不可胜纪。一日遂及故里，手携一小篮，小人不知其有道也。或要之饮，尽罄盘飧，志遂于篮内取脯炙枣栗之物以供，坐人尽辄饱，取，人皆厌餐，莫不惊而问之，志笑而不答。及宿旅舍，时天寒，人见其单服，又无他衾褥衣物之类，乃于户密窥其所为，见其于小篮内取枕褥覆卧，物物皆足，暨复携而出。于是人知其有道矣，皆曰：洪郎非若我辈。皆尊异之。后丹成仙去，人名其处曰青牛谷，坛场犹存焉。

桑 俱 凤

白鹿洞隐者姓桑名俱凤，不知何许人也，自称进士。闾茸性器，不近人情。尝寄闽州紫极宫，一日买猪肠充饌，就醋铛汲水洗涤。道士怪之，不借其铛釜，乃生啖之。时冬夜斋堂唯施一榻，四面窗隙风霜切骨，俱凤乃脱布衫于架上，裸露酣寝，众人大骇。次至诸宫，谒南平王，一足草履，一只麻鞋，自号野人。或问《左传》藻缋鞞鞞是何等物，答曰：以枣安盘，挥而食之。言论他皆仿此。后到江夏，依前狂率，节度使简俾虞候视之出界，至星子潭，遂踵身腾空而去。荆州客将奉使武昌，备见告报。自后又多在北地，每参谒，题榜云：庐山白鹿洞乡贡进士桑俱凤。人多戏之，竟莫知其所止云。

司 马 郊

道士司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不知何许人也。常游江上，披冠褐蹑屐面行，日可千里，衣服不改而常新，所为粗撞竟无敢近之者。能诈死，以至青肿臭腐，俄而复活。尝止于池州开元观，自宣之歙，时有道士邵修默亦往歙，至城中约之与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镇戍方息于逆旅，而郊先至。修默隐身潜窥之，见郊入别店中，召主人与饮酒，旋即辱之。主人初敬谢，不得已而击之。既而互相殴击，郊忽踣于地，视之已死，体冷色变，一市聚观。乃集乡里缚其主人，检身责词，将送于州。时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夜半后，闻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马矣。人方悟郊诈死，乃释主人。修默明日乃行，至前百余里，诘问人曰：司马尊师何时过去？曰：今早已过矣。明日复行百里问之，曰：昨早已过。及到歙问之，亦然。每往来江上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将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将行，取火焚之。主人阻曰：风高，且竹屋低隘，不可举火。郊不已，众共劝之，郊怒，乃发火于室中，持一大杖立于门侧，敢至者击之。郊有力，皆莫敢前。俄而火盛焰出于竹瓦之隙，众惶骇。既而火灭，郊竹器皆尽，所卧床皆熏灼，而荐席无焦者。有朱翱为池州法曹，郊过诣之，谓朱曰：君色恶当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呼我本名，当有所应。翱不之信，后十余日果然病热甚重，忽忆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垂祐。初，朱有病恶，见人在床前，有小吏陈某者，指使如意，令人室侍疾，亦叱去。家人于之外户，无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见陈某持一瓿药进，朱饮之，便觉意爽体佳，呼家人曰：适陈某所持来药甚效，当再将来服。家人惊曰：此不令入室，陈某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病渐愈。郊尝居歙州某观，病痼困甚，众拟欲白官司，先以意问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劳若此为。而益笃，主观不得已乃口白县令，令使人候之，郊曰：长者何故知吾病也？来者以告

郊，郊怒，忽起结束，径入山中，步行如飞。后十余日，持一大杖求主观将杖之，观道士共拜求救，乃免。又至洪州市中，探买鲈食，小儿呼曰：道士吃鲈。郊怒，以物击小儿，中额流血。巡人执郊送于虞候，虞候乃闻其名，方喜，劝说之。郊乃极口怒骂虞候，虞候忿，杖之数。郊谓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活矣。未几果然。自是入庐山居简寂观，无日不游览，虽深山峻岭人迹所不可到者，等闲一造如平地。后醉卧，数日弗起，临终置一杖于棺中。及葬，觉棺空，发之，惟杖在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五

吕 岩

先生吕岩，字洞宾，号纯阳子。世传以为东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县永乐镇人，即今河东河中府也。曾祖延之，仕唐，终浙东节度使。祖渭，第进士，德宗贞元中官至礼部侍郎，晚为潭州刺史。有四子。曰温，字化光，官至衢州刺史。曰恭，岭南府判官。曰俭，为御史。曰让，历太子右庶子。或曰终于海州刺史。先生乃让之子也。贞元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于林檎树下。少聪敏，日诵万言。至文宗开成二年丁巳，擢举进士。擢第时，年四十二岁。龙姿凤目，鬓发疏秀，金水之相。顶华阳巾，衣逍遥服。貌似张良，又似太史公之状。后因游庐山，遇异人，得长生诀。一云武宗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困于长安道中，拟游华山。酒肆憩息，俄有一人，长髯碧眼，自西而来，亦憩此肆。遂与共炊。髯者亲爨先生，因就日负暄，不觉睡着。梦举进士，登科第，历任显官。奏对称旨，遂除翰林，入台阁，擢侍从。俄拜执政。居朝三十余年。偶上殿应对差误，被罪谪官，南迁江表。路值风雪，仆马俱瘁。一身无聊，方自叹息。忽然梦觉，髯者饭犹未熟。倏然笑曰：黄粮犹未熟，一梦到华胥。先生惊曰：公安知我有梦耶？髯者曰：公适来之梦，富贵不足喜，贫贱不足忧。大抵穷通荣辱，寿夭得丧，往古来今，皆如一梦。富贵则为好梦，贫贱则为恶梦。寿长则为好梦，夭折则为恶梦。如公适来之梦，诚好梦也。一失到底，转为恶梦，公备知之矣。贵即虚名，富犹孽火，金珠外物，子孙他人，一息不来，四大不顾，把甚物为坚固。即复题诗壁间。先生大悟，因拜曰：公真异人也，敢问贵姓，居何乡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汉钟离权也，居终南山。公若省悟，可从吾去。先生子是弃儒业而从游，师事之而得道。复于僖宗广明元年，遇崔公，传人药镜，即知修行性命，不差毫发。后多游湘潭岳鄂之间，人莫之识。尝题岳阳楼诗云：朝游北岳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人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外多有诗文留世，略见真常集。又著丹诀，演正论，述剑集，各有玄旨，以遗后学。后南游巴陵，西还关中，冲升于紫极山。一云历江州，登黄鹤楼，以五月二十日午刻升天而去，不知何年。其自作传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钟离子，传授延命之术。寻遇苦竹真人，传授日月交并之法。再遇钟离，尽获金丹之妙。吾得年五十，道始成。第一度郭上灶，第二度赵仙姑，法名何。二人性通利，吾授之以归根复命法。吾惟是风清月白，神仙会遇之时，尝游两浙、京汴、淮南，身长五尺二寸，而黄白，鼻耸直，左眼下有一痣，如人间使者，箸头大。常著白襦衫，系皂缘，变化不可度。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法也。世有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法。传吾之法，不若传吾之行。何以见为人若反是，虽携手接武，终不成道。先生自冲升之后，时降人间，化度有缘。学仙之士，出人隐显，不可测识。其先后游戏人间事迹，详载诸书。宋徽宗宣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敕封，告词云：朕嘉与斯民，偕之大道。凡厥仙隐，有载册书，司存来析，宠褒必下。吕仙翁匿景藏采，远迹遐方，逮建福庭，适当芟舍，叹兹符契，锡以号名。神明不亡，尚鉴休渥。可特封妙通真人。及太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赠纯阳演正警化真君。

臣道一曰：吕岩弃利斥名，逍遥物外，神示道化，疏绝尘凡。观其诗云：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闻其风者悦之。道德经曰：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真吕岩之谓也。

施 肩 吾

施君名肩吾，字希圣，号华阳。睦之分水人。世家严陵七里瀨。少举进士，习礼记，有能诗声。趣尚烟霞，慕神仙轻举之学。唐宪宗元和十五年，登进士第。主文太常卿李建，赋大羹，不和。诗早春残雪一榜，如姚康、元晦，后皆颇以诗文显。君独不仕，张司业籍赠之诗云：虽得空名不著身。又送东归诗，有折得高名到处闲之句。故希圣诗自谓元和进士，长庆隐沦者，盖登科之明年，改元长庆。希圣遂远引，不复来。文宗太和中，乃自严陵入西山，访道栖静真矣。初，希圣遇旌阳，授以五种内丹诀及外丹神方，后再遇吕洞宾，传授内炼金液还丹大道。于是终隐西山。今观西一里许为芭蕉源，沿山梯级而上，有书堂旧址，石室故在。希圣手植老柏，尚有一二存者。其所为诗文甚多，山中所传，未十之四。有得其告敕于严陵，云：观已刻之石。琼山白玉蟾跋。施华阳文集云：李真多以太乙刀圭火符之诀，传之钟离权，钟离权传之吕洞宾。吕即施之师也。施有上足李文英。昔施君授李一十六字，世罕知者。一灵妙有，法界圆通，离种种边，允执厥中。予偶得之，故并以告胡栖真，使补其遗云。杨无为题石室诗云：玉京高谢黄金榜，石室归来白鹿车。山后暗通天宝洞，眼前便是地仙家。时闻清夜雪中犬，回视红尘井里蛙。五百年前人未到，芭蕉源上锁烟霞。

徐 钧

徐钧者，自称东海蓬莱乡人也。言谈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见秦皇架石桥，海神忙迫涨惊潮。蓬莱隔海虽难到，直上三清却不遥。腰常挂一葫芦，棹扁舟，泛于鄂渚上及三湘下，经五湖。每将鱼就沿江市井博酒，与人吟话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识之数十年矣，而颜貌不改。或戏留之，约名目斤数。钓鱼须臾，得鱼如其约，人皆异之。又见人有疾，即葫芦内取药救之。其药如麻粟大，不许人服食，惟以酒研，涂心腹间，其疾便愈，无不神验。人有问之：药可服食不？曰：可，只是入口便憎饭去。好道者服其药一粒，十年绝食而常须饮酒，吃水助之，颜亦红白，齿发不衰。得其药者甚多，寿皆八九十。庐山钱朗累服其药，极得长年。今江湖渔人时有见者，逐之，舟去如飞，不可近，乃水仙也。

钱 朗

钱隐居名朗，字内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读书精勤，有节操。五经登科，累历世宦，清直著称，去有遗爱，时论美之。唐文宗朝，开成初为安南都护副使，后为光禄卿，归隐庐山。情澹好道，师东岳道士徐钧，得补脑还元、服炼长生之术。昭宗世，钱塘彭城王钱鏐慕朗得道长年，乃迎就钱塘，师事之。时朗已一百五十余岁，童颜轻健。玄孙数人，皆以明经进身，仕为宰官，已皓首矣。朗忽一日告别言：我处世多年，适为上清所召，今须去矣。俄气绝。数日颜色怡畅如生，举之就棺，身轻若空衣然，已尸解矣。其玄孙谓人曰：我之高祖，年一百七十余岁。

杨 云 外

杨云外字慕仙，徐州人也。世官军中，慕仙生而秀颖，独不喜介冑事。年几冠，即白其父母，丐为道士。父母不能夺其志。时荒山有废精庐舍，因往居之。俄有异人，指示一所，曰：下有蹇钱，尔乏食，可以取给。寻复以道授慕仙。于是神鉴顿超悟，能辟谷，驯扰

虎狼。父母时念之，慕仙即还家，而人见慕仙固自处精庐也，皆大骇焉。居久之，去游庐山，亦止群虎中往来。游历洞府甚多。唐宣宗大中末，始止碛抵万州石城山。尤多虎，夙夕燕坐其间。山高无水，已而泉忽涌出。未几，来云安之云升宫。懿宗咸通中，语人曰：吾乡有灾。是岁十月，庞勋乱彭城。僖宗乾符后，黄巢兴曹濮，浸淫遍天下。碛内险远，民恃以无恐。慕仙醉卧市道上，悲咤曰：此地多杀，奈何？其后碛内兵起，慕仙所卧之地，适肆屠戮，血流赭土。光启二年，慕仙过邑子袁生，告之曰：吾于白水王氏有宿负，未尽偿行，当偿之。二月王果作难，剽云升，慕仙触强刃以死。袁生取瘞之，色如平常。后有人见其往来于房陵，云安监使李文表从子亦遇于成都。袁生发瘞视之，但存短褐而已。云安云升宫有碑，杜光庭文存焉。

王 昌 遇

王昌遇，梓州人也。为州治狱吏，尝晨食猪蹄，不尽而藏之。已而妻妾匿之，至夕将取食焉，婢红莲以不获告。昌遇意其盗也，笞掠之。不胜痛，遂诬服。妻徐出豚蹄，曰：我试君耳。君鞠狱得无类是乎？昌遇大感悟，自是多所平反，而所为亦浸近道矣。俄有老父卖药于市，能除鼠，暴终日，无售者。昌遇怜之。每遇老父，辄鬻以归。如是久之，老父怪曰：君家多鼠乎？昌遇曰：吾怜丈人不售，故鬻之，非求毒鼠也。药具在。老父曰：第用之，鼠未必死尔。昌遇归，投药食中，鼠大集。食已，皆化鸽飞去。昌遇大惊，往求老父，不见也。未几有道人日醉于市，卧道上，人呼之为落魄仙。时白昭嗣节度东川，刘辟方阻兵禁夜行者，得辄死。昌遇为牙校，治右厢。夜过所部，见有卧道上者，视之，乃落魄仙也。匿不发，掖归其家。落魄既寤，诟曰：吾有二缣，白金三两，钱二千，今失之，必汝也。昌遇不复辩，如数偿之。落魄仙持以去，曰：他日见子泸上。逾数年，官府追旧吏解纲，昌遇当解绢纲于泸州。至江安道中，遇二道士，执兵刃，挟弓矢，昌遇股栗，不敢进。道士曰：尸小耶，慎勿恐，吾落魄仙也。挽昌遇至其后，为其设酒。已，还其元来所赏金帛，曰：且为今日设也。后昌遇得此，以偿绢纲，亏折之数，遂得交，收公文回归。道士复告昌遇曰：尔知阳精魂立，阴精魄成，两精相传而成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去则形毙矣？昌遇曰：不知也，愿受教之。道士曰：神以道全形，以术延尔因。授以赤龙大丹诀，曰：昔者毒鼠药，乃外丹之本也。火养之三年，服之仙矣。遂名昌遇为易玄子。呼左右取焉。今昌遇乘以归，马无轡而行，若奔电，直凌霄汉间。俄尔至高峰，若蹶然，则矗立平地矣。马忽言曰：吾乃潭中龙也，子所闻丹方，尚能省乎？复为之开说。既已，即跃入潭中，化为龙沫去。寻有负樵者至，昌遇问此何地，曰东川也。昌遇因问途而还，即诣府，丐免。后来差发，遂炼丹于北郊之长平山，西郊之凤凰山，丹成轻举。时唐宣宗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也。

尔 朱 洞

尔朱洞字通微，不知何许人也。少遇异人，授还元抱一之道，炼大丹不死之方，因自号归元子。唐懿宗朝，至蓬州。州有大小蓬山，世传周穆王时，有人于此刻木为羊，跨而仙去。通微曰：是与海上三山名同，又有跨羊仙迹，吾期成道于兹乎。乃援修蔓，蹑绝壁，得石室，喜甚。曰：足办吾事矣。久之，复舍去，卖药于蜀汉之间。其行飘然，如乘太虚。时时啖猪血灌肠，饮酒哦诗，人莫之测。所舍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室中蛄蛄有声。间窥之，则其身自榻而升，触栋而止。后伺其醉，以粉涂其腹，黎明视其栋，著其上皓然。或者于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问通微。通微曰：殆服神丹而不能修炼，故纯阴剥消，无阳与俱，独就丹田成此尔。女子吞之，当生异儿。果有吞卵者，生儿，神光烁日，异香满室。唐昭宗大顺中，王建围成都，通微亦在焉。馆通微者，忧懣曰：建约城陷日，夷戮无噍类，奈何？通微曰：勿忧也。施席笼，摄建及其三军入其中，有如聚蚁。建与军皆见神人乘黑云，叱

其军曰：敢有一毫伤吾民，若等祸且及。建等怖伏曰：不敢。建入成都，果束兵。市不改肆，民既全济矣，通微则又往客果州。尝大醉天封精舍，呕丹于其井中，曰：后当为良药。至今炎夏病瘧者饮之，必差。果州朱凤山，州之南尔，朱仙及李淳风养炼之地。通微一日谓所善郡人张洪之曰：吾久不朝元，今欲往谢氏仙山趋宸极。时冬夜晴澈，漏方中，大雪暴集。洪之念通微冻路，漏甫尽，即出求之。见其衣单衣，卧道上，举碧玉简示洪之曰：吾朝元，误坠此溪上，盘石有声，尔视之，石必断矣。视之，信然。邻有毙于酒者，通微以药灌之，即蹶然起。言已入阴府，主者令亟还，曰：真人有命，延寿一纪。洪之因是大骇，请授以道。通微曰：尔股上天鱼，首倒无益也。更一生，乃可尔。洪之股有痣，若鱼形，首素上向，至是果倒矣。通微鬻丹阳一粒，需钱十二万。太守召鬻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万钱不可售。太守怒，以为惑众。纳之竹笥，沈于江。至涪陵上流，有二人乘舟而渔。举网，怪其重，出之，乃通微，貌如常。渔者曰：必异人也，入定乎？叩铜缶寤之，少焉，通微开目视二渔者，曰：子等何人，此去铜梁几何，有三都乎？曰：我白石二江人，渔水上。此去铜梁四百里，自是而东即酆都县平都山仙都观也。通微曰：吾师谓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即先是，通微至江滨，多投白石，待其浮，人不解也。通微既登岸，从容语二渔者曰：子类有道者，有所传乎？二渔曰：我昔从海山仙入得三一之旨，炼阳销阴，亦有年矣。通微于是索酒，与剧饮，取丹分饵之。至荔枝园下，旌节自天降，导三人升云而去。涪州松屏出石山间，尔朱先生种松于此。映山之石，皆有松文，采者祈祷，得佳天然成文。其后通微再见于世，有成都胡二郎仙井，道士遇焉。据五代史补云：尔朱先生功行甚至，遇异人与药一丸，云：君见浮石而后服之，则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诸水。后游峡上，将渡江，有叟舣舟相待。问其姓，曰石氏。问地所属，曰涪州。先生豁然悟，遂服其药，即时轻举矣。

应 靖

应靖，不知何所人也。唐僖宗时，为登封令，有惠政。黄巢犯东都，分兵徇属邑，登封吏民惶惧无计，长官曰：吾邑无郭库，无兵戍，无粟，可以守乎。即空一邑之保，嵩高山自为殿。贼追及，长官身搏战，以死捍之。贼解去，登封之人获全。长官既而弃官学道，遂仙去。隐其姓，以名显，故谓之靖长官。宋哲宗元祐中，刘几常遇嵩高山中，天姿疏散浩然也。长官尝以道授黄蓬石，已载蓬石语中。蓬，池入何格非，仕至二千石。少慕清高。亡何，亦见长官于大蓬山飞仙岩。自是数至，长官喜，抵掌谈笑，饮酒至斗余。然坐在立亡，倏忽千里，不可测度。一日，长官过格非，吕真人寻浮空而至，并坐语。格非遽起，再拜，求指教。真人曰：子自有师矣。格非志不笃，已而不能。悉如长官言，以疾终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六

王 仙 君

王仙君以唐昭宗天复初，自上党云游，经北邙缙氏，入嵩山。旷度虚怀，澹然无迹，虽与同侣相接，莫知其所为。飘忽无滞，希夷自得。因放志林谷，迷其所之。时人亦未为异也。岁余，其门人道士与其弟侄，自壶关、太行、南池、嵩少历问所经宫观，物色求之，乃于嵩山西北绝崖中见仙君，端居嵌窞之内，宴坐凝然。高耸且百仞，壁立悬绝，非攀援所到。门人等炷香瞻礼，涕泣恋慕，不忍去舍。仙君忽谓门人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署为少室仙伯。仙凡路隔，勿复悲恋。言訖，腾空而去。时嵩阳道士焦隐黄、孙玄明、费靖言、罗应之，同奉香花，瞻望崖室，虔奉敬礼而已。

李 升

李升字云举，自言江夏人，生唐德宗朝。幼而聪悟。及长，博通群书，能文机捷，出口成章。为性高古，师于少室山道士，学炼气养形之术。常布衣，游行天下。时元稹廉察浙东，白居易出牧钱塘，以升旧友，皆慕升之文学道术，邀致于宾。席间，问升：生当太平之世，何不受荣禄，而久为布衣乎？对曰：不为世累。召之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滞布衣轻。谁能世路趋名利，臣事玉皇归上清。元与白奇之，诗酒延留岁余，复去他游，莫知所之。僖宗广明元年，黄巢犯阙之后，天下恹然，惟江左稍安。宛陵主帅田颢，常好道术。而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为童稚时识之，言状貌不改于当时，人甚异之。升至，颢乃延之，师事益厚。光泽轻健，若四十余许，鬓发甚黑，目瞳且方，牙齿尖锐，如排枣核。好吃石莲，须臾咬一升，皆作两截，人不可学。饮酒二斗不醉，绝粮养气，雪中单衣，而颜貌益红。时自引中指指灯丈余，若隙风所吹。莫知其服饵，人问其道术长生之事，皆托辞以对。忽告人曰：我厌此兵革纷纷，不如去矣。时昭宗为朱全忠所篡，升闻而不平，翌日，俄气绝，颜色不变。举之就棺，空衣而已。年一百四十七岁。未月余间，田颢兵败，祸及。升已先觉而去，亦尝言于人。咸思之，异人也。后累有于蜀中见之，如旧者焉。

伊 用 昌

伊用昌，不知何许人。唐末，披羽褐，往来江右。纵酒狂逸，世人呼为伊风子。妻年甚少，善音律女工，皆尽其妙。豪家子以言笑调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用昌好作望江南词，夫妇唱和而歌，傍若无人。夜多宿古寺废庙中。尝死于醴陵，又于哀帝天祐年间至建昌南城县。夫妇一夕俱毙，镇将丁其姓，以簾蓆藁葬路傍。后一年，镇将抵钟陵。一旦，于北市棚下见用昌夫妇唱望江南词。用昌同镇将登旗亭痛饮，大醉。夫妇连臂高唱，出城渡江。至游帷观，题殿壁，自称上方赤龙神王。因入西山，后不复出焉。

胡 二 郎

胡二郎，尝见一道士于成都醉卧通衢。二郎怜之，每值其醉，辄取石支其首。道士一日醒，见二郎在傍，感之，因劝修道，且歌以讽曰：欲究丹砂理，幽玄无处寻。不离铅与汞，无出水中金。金欲炼时须得水，水遇土兮终不起。但知火候不参差，自得还丹微妙旨。人世分明知有死，刚只留心恋朱紫。岂知光景片时间，将谓人生长似此。何不回心师至道，免逐年光虚自老。临樽只解醉醺醺，对镜方知渐枯槁。二郎切切听我语，仙乡咫尺无寒暑。与君说尽只如斯，莫恋骄奢不肯去。感君恩义言方苦，火急回心求出路。吟成数句赠君辞，不觉便成今与古。二郎曰：愿闻君姓字。曰：吾，尔朱也。乃即屠肆，市猪血灌肠，置溲中，使二郎食。二郎食之甘美，方知其异人也。道士既去，二郎亦化。其家将葬，怪其棺轻，发之，有竹竿存焉。

张 鰲

张鰲，不知何许人也，唐末得道。既仙去，常至成都玉局化洞微大师李乘应之室。宋神宗熙宁五年九月，亦卖药于市中，人莫识也。士大夫遇于途，怪其安坐不为礼，而神丰峻发，与他人卖药者异也。翌日，始知为先生，而不知所之。乘应字应之，能语人休咎。赵清献公为江源令，乘应尝言某年公当入蜀。后如期。转漕梓中，复曰：徙成都。果然。汉州太守聂仲友深欲致乘应，乘应不肯，往曰：斯人天狱星动矣。卒不能致。其言无一不验者，盖有得于先生云。

李 梦 符

李梦符，不知何许人，后梁太祖开平初，寓南昌。放荡不羁，常以钓竿悬一鱼，歌渔父引。其词日新，人争买之，得钱即入酒家。或敲冰入水，及出，则气如蒸。遇人与语，应口成诗。时钟传镇南昌，桂州刺史李琼以书嘱传云：梦符，吾弟也，幸为遣归。传令访于市邸，已不知其所在。

乐 子 莪

乐先生名子莪，海陵人也。后梁太祖开平中，家酤酿而性好道，人至即饮以酒。或诡为道士服者，先生亦辄饮之。后有道人来，谄曰：人至，以三升饮之，岂能足我乎？先生问曰：其饮几何？曰：吾饮不可涯也。乃纵使饮，至夕视之，则醉堕盎中死矣。先生惧，潜异盎并瘞之。后三日，香发，越自瘞所出。发其瘞，则酒满盎，色渥如丹，而芬冽异常。先生喜曰：是异人者，使吾室偕仙乎。与其家毕饮已，悉升云而去。独从子坠地，云茹蒜不可以往也。然亦寿百余岁。后即其地筑天庆观。

吴 涵 虚

道士吴涵虚，字合灵。居然风采，未尝下山。终日沉湎，亦无烟火之具，俗呼为吴獐。好睡，经旬不食。常言：人若要闲即须懒，如勤即不闲也。素不攻文，忽作上升歌曰：玉皇有诏登仙职，龙吐云兮凤著力。眼前蓦地见楼台，异草奇花不可识。我向大罗观世界，世界如同指掌大。当时不为上升忙，一时携向瀛洲迈。至于后唐潞王清泰二年，上升。又有荆台隐士铁冠先生樊氏，慕合灵之道，常骑白牛访之。楚王马希范常师之，后马希范嗣位，先生不知所之。

李 云 卿

李云卿，不知何许人也。博通经史，尤善作诗，有山房集二十卷。当时名公辟举，皆谢不拜。每云：上真高仙，必须精持戒，行阴功济物。遂留心医道，以救人命。心神颖悟，凡用药，不犯生命，止以金石草木，乃谓古仙制方术传于后世，其间有以虫鱼为药，缘此不得轻举者有之，可以为戒也。先隐西山，后徙居庐山北阜。数州千里之地，求医者盈门，皆不受金帛之赠。绝欲断荤，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庙，每旦暮祝曰：某以医药救民病苦，不图权利，尽未来世，永无退志，明神灵通，必能加护。凡居山六十余年，颜色黄润，目光射人。有识者皆云：阴功所致也。一日，因随采药人至深山中，忽睹一人，圆冠紫袍，相揖曰：我乃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王传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汝大清九华神丹、太微天帝君飞天纲步地纪金简玉字一通，自此当绝迹人间，精专修持。云卿再拜，告曰：九天使者不审可得见否？神曰：汝虽绝欲断荤，犹接迹人间，秽气未除，未可见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隐没不见。云卿由此远离世俗，乃于圣治峰空为室，自大唐穆宗至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日仙去。

张 荐 明

张荐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学游河朔，后去为道士。通老子、庄周之说。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卯，上召见，问：道家可以治国乎？对曰：道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总两仪而称德。得其极者，尸居衽席之间，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讲道德经，拜以为师。忽一日，荐明闻禁中奏时鼓，曰：陛下闻鼓乎，其声一而已，五声十二律，鼓无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万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日，赐号通玄先生。后不知所之。

臣道一曰：张荐明，可谓造道之深者。观其答高祖之问，曰得其极者，尸居衽席之间，可以治天地。道德经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为而知，不见而名。正以此意。又答曰：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皆本于《道德经》。

贺 元

贺元，不知何许人也，仕后晋为水部员外郎，得道不死。宋真宗东封泰山，水部谒道左，稽首而去。至暮，行宫阙谒奏之，帝大惊。谒尾有诗，其一曰：醒日常稀醉日多，吟风味道郁嵯峨。深宫不及孤臣虑，世事纷纷奈酒何。其二曰：三朝功业独巍巍，老去忧民志不衰。欲得八方同一醉，此心那许世人知。诏有司物色，不可得。仁宗天圣初，使弟子喻澄诣阙献浮屠老子像，直数十万。又有乔全者，少得大风疾，因去家，自弃荒山。遇水部教之啖松腴，稍使学道，年八十，上下山如飞。数从水部东游，过维，却水上。哲宗元祐初，全来东都，见苏轼子瞻曰：吾师尝游密州，识君于常山道中，意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曰：吾师以上元期我于蒙山矣。子瞻作诗送全，并以绝句五解寄水部。自是，世莫有见水部者。

郭 恕 先

郭恕先，洛阳人也，五代时人。少能属文，善史书小学，通九经。七岁，举童子。后汉湘阴公辟从事，前与记室董裔争事，拂衣去。后周太祖召为周易博士。宋国初，与监察御史符昭文争忿于朝堂，贬乾州司户。秩满去官，遂不复仕。纵放岐、雍、陕、洛之间，逢人无贵贱，常口称苗。值山水，即旬日不去。几绝谷，数旬不食。盛夏，暴体日中，衣不沾汗。大寒，凿冰而浴，方冰渐释。太宗素闻其名，召归阙，入馆于内侍省押班宴神兴舍。恕先长髯而美，忽尽剃之，神兴惊问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尔。神兴大怒。太宗以其少检，除国子监主簿，出馆于大学。益纵酒，肆言时政，黜登州。至齐州，临邑，谓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滯地为穴，度可容面，俯窥焉而卒，就藁葬道左。后数月，故旧取其尸改葬，但衣衾存焉。盖尸解也。

陈 陶

陈陶，浚浦人。少好学，善天文，长于歌颂。知南唐李氏运祚不振，遂绝搢绅之望，乃筑室西山，以吟咏自乐，及以修炼为事。有闲居杂兴诗传世。宋太祖开宝中，人见一隻，角髯披褐，与一炼师入城鬻药，得钱即市鲜，就炉，相对饮啖，傍若无人。醉即歌唱，人以为陶走妇焉，或云已得仙。今西山香城寺有读书堂。

孙 成

孙成，不知何许人。善为诗，预知休咎。至庐山，以诗题九天使者庙云：独入玄宫礼至真，焚香不为贱贫身。秦淮两岸沙堆骨，湓浦千家血染尘。庐阜云烟谁是主，虎溪风月属何人。九江太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数年，金陵板荡，九江重围，人受涂炭，竟应诗讖。后歿于南昌。人弃之江中，尸乃溯流而上，莫不异之，以为得道尸解仙去矣。

许 坚

许坚，字介石，庐江人也。或曰本晋长史穆之裔。形陋而怪，长满七尺。幘巾芒鞋，短褐至髡。亦无资装，惟自负布囊而已。性嗜酒，善属文，尤好吟咏。尝以策干江南主，及以诗上舍人徐铉竟，拂衣去。居常无冬夏，常持一大扇，自号江南野人。书一绝于扇云：哦吟但写胸中妙，饮酒能忘身后名。但愿长闲有诗酒，一溪风月共清明。又题简寂观云：

常恨真风千载隐，洞天还得恣游遨。松楸古色一坛静，鸾鹤不来清汉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断梦魂劳。分明有个长生路，不向红尘叹二毛。宋太祖乾德中，其文集颇行于世。为人静默，不苟名声。所居无常，多往简寂观或白鹿洞，人莫知其趋向也。时须濯浴，便就溪涧，不解衣带，出而曝衣于石。今简寂大洞中，有许坚晒衣石尚存。坚有鼎，容三升，每得鱼，不去鳞肠，或烹或炙，不加醯盐。熟处，旋啖。素与樊若水善。樊北渡，至大宋太平兴国中，因漕江南，会坚于简寂。勉以禄仕，则颦蹙不答。乃割俸金三百缗为酒资，以券授之。坚唯而不谢。既半期，未尝一言。或为之请之，则饮酒市鱼，欢然醉舞。或有借券而往公府，亦从之。至樊将解职，就索囊券，亦亡其所之。其旷达自任如此。后往茅山，或之九华，随意所适，人不能测。亦未尝见其金囊。又尝至阳羨，一日涉西津，忽凌波阔步而行，众方惊，以为神。真宗景德末，卒于金陵。岁余，兵部员外郎陈靖，舫舟秦淮，谓两日前于洪井见坚来谒，门刺尚在。及发其瘞，无所复睹，人以为尸解云。

沈 麟

沈麟，字廷瑞，筠阳人，唐吏部郎中彬之仲子。幼而执操已异，雅好希夷之理。性至孝，父死，庐墓三年，慈乌集其墓。后弃妻学道于麻姑山，一云玉笥山。常衣单褐，风雪不易。人遗新衣，多转以遗贫乏，或弃之。嗜酒工诗，时人呼为沈道者。直造州县，径人坐阶。一日宰正听讼，麟醉至，宰戏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麟即书几曰：何须问我道成时，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掘药苗人不识，体含仙骨俗安知。书符解遣龙蛇走，动印还教海岳移。他日丹霄谁是侣，青童引驾紫云随。跣足日行数百里，往来玉笥浮云，林栖野宿。南唐保大中，诣玉笥精思院，隶籍冠褐，入室养气，人罕得见。宋太宗雍熙二年上元日禺中，整冠褐，闭户，焚香燕坐，握固而化。同志为藏蜕于群玉峰之西铁柱冈之东。后月二十日，有閤山道士曾昭莹来访玉笥，途中遇之。因问曰：道者何之？答曰：暂到玄都，寻当人庐山。速度人经二卷，诗一篇与昭莹。云：南北东西事，人间会也无。昔曾栖玉笥，今也返玄都。云片随天阔，泉声落石孤。丹霄人有约，去采石菖蒲。昭莹讶其语不凡，入宫首访之，其徒云：羽化去矣。昭莹出示经与诗，众识其字画，殊以惊骇。昭莹与其弟至其墓所观之，得片纸于墓侧。有诗云：虚劳莹殡玉山前，脱迹谁知已蜕蝉。应是元神归紫府，更无遗魄在黄泉。药囊止有修丹诀，尘世空留悟道篇。堪叹浮生今古事，北邙山下草芊芊。验其墓，有穴可尺余，向左畔开，空棺而已。或谓尸解焉。有南中人多识之。尝有诗寄其故人陈智周云：与君相别后，别后会难期。金鼎消红日，丹田养紫芝。访君难可约，怀我岂无诗。休羨繁华事，百年能几时。智周寻于端拱间及第，授衡阳尉。南唐列传沈彬次子廷瑞有道术，嗜酒却粒，寒暑一单褐，数十年不易。跣行日数百里，林栖露宿，多在玉笥浮云二山。老而不衰，后不知所终。

黄 万 护

巫山道士黄万护，常以符药救人。蜀主王建召之，铺草荐水面，溯流而上，一日至成都。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七

陈 抃

先生姓陈，名抃，字图南，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人也，与老子同乡里（一云普州崇龛人，恐是后来隐居之所）。生而不能言。始，四五岁戏涡水之滨，有青衣媪召置怀中，乳之，自是能言，聪悟过人。及长，经史一览无遗（一云自来发不为儿戏）。年十五，诗礼书数至

方药之书，莫不通究。亲丧，先生曰：吾向所学，足以记姓名而已，吾将弃此，游泰山之巅，长松之下，与安期、黄石辈论出世法，合不死药，安能与世俗辈脂韦汨没，出入生死轮回间哉？乃尽其家业，散以遗人，惟携一石铛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风，欲识先生，面如景星彩云之出，争先睹之为快，先生皆不与之友。由是谢绝入事，野冠草服，行歌坐乐，日游市肆，若入无入之境。或上酒楼，或宿野店，多游京国间。后唐明宗闻先生名，亲为手诏召，先生至，长揖人主。明宗待之愈谨，赐先生号清虚处士，仍以宫女三人赐先生。先生为表谢上云：赵国名姬，汉庭淑女，行尤婉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宫，久膺富贵，昔居天上，今落人间。臣不敢纳于私家，谨用安之别馆。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飘若从风之云，泛如无缆之舸。臣送彼复归清禁。及有诗上浼听览，诗云：雪为肌体玉为腮，多谢君王送到来。处士不生巫峡梦，空烦云雨下阳台。以书奏付宫使，即时遁去。因肆意山水间，自言尝遇孙君仿、鹿皮处士二人，谓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遂往栖焉。服气辟谷，以恬默自处，凡二十余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还丹诗五十首，又作钓潭集万余字，皆罗缕道妙，包括至真。尝夜立庭间，见金人持剑，呼曰：子道成矣，当有归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归成之地，盖秋为万物之所敛而归者也，吾其隐于西方乎？是时，年已七十余。俄徙居华山，得古云台观基，辟荆榛而居之，以契归成之语。时境内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不为害。唐开元中，李奇者隐于华阳，颜有童色，斯须行数百里。与先生游，更相酬倡。先生常闭门卧，累月不起。周世宗显德中，有寻访者窥其户，阒其无人，惟兽迹鸟声而已。有樵于山麓者，见有遗骸坐壁，迫而视之，乃先生也。扣其心，独暖，良久气还。而起曰：睡酣，奚为扰我。州将罗彦威以闻，世宗召见禁中。月余方起，因问以黄白事。对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政治为念，夫何留意于小道邪？（《资治通鉴》云：陛下为天子，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世宗不以为忤。拜谏议大夫，固辞。赐号白云先生，遣还山，诏州县长吏常存问之。先生负经济之才，历五季乱，每闻一朝革命，辄蹙眉数日。尝作诗云：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陌纵荣争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一日，乘驴游华阴，闻宋太祖登极，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隐华山，不复出。太祖召，不至。兴国初，始赴召。太宗赐诗云：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踪迹杳无闻。如今若肯随朝诏，总把三峰赐与君。先生将至阙，上言求一静室休息，乃赐观于建隆观。扃户熟寐，月余方起。诏，服华阳巾，草履垂绦，以宾礼见于延英殿。赐坐，延问甚久。时上方欲征河东，先生谏止之。会军已兴，上不乐其言，诏复令寐于御苑。及兵还，不利。经百余日，乞归山。太平兴国四年，复来。始云河东可取，暨王师再举，果执刘继元、年并州。上谓宰相宋琪等曰：抟，方外之士，在华山已四十余载。度其年，盖百余岁，语论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书琪等从容问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对曰：抟不知吐纳养生之理，神仙黄白之事，非有方术可传。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教？圣上博达今古，深究治乱，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时。勤行修炼，无以加此。琪等称善，以其语白上，上益重之。下诏曰：华山隐士陈抟，晦迹丘樊，栖心岩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遁，尝应鹤板之诏，终逐鸿冥之心。自尔以来，多历年所。今复言迁高迹，来仪帝庭，不有嘉名，曷彰清范，可赐号希夷先生。上屡与之属和诗什。上问曰：若昔尧舜之为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阶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静为治，即今之尧舜也。上善其对，因出诸子使视之，先生密陈天命，实在章圣。上亦欲拜谏议大夫，固辞，乞归山。进诗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十载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处不称臣。上知其不可留，即赐宴便殿，诏幸臣两禁赴宴，为诗以宠行，仍赐龟鹤、鞍马、束帛，又诏华阴刺史王祚时就存问其愿。操几杖以师事者，不可胜数。其后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先生曰：极荷圣恩，臣且乞居华山。先生意甚坚，使回具奏其事，上又遣中使赍手诏茶药等物赐之，仍仰所属太守县令以礼遗之，安车软轮之异，数迎先生。先生乃为表

谢上曰：丁宁温诏，尽一札之细书；曲轸宸恩，赐万金之良药。仰佩圣慈，俯恭增感。臣明时闲客，唐室书生。尧道昌而优容许由，汉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遁之士，何代无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晓仁义之浅深，安识礼仪之去就。败荷作服，脱簪为冠，体有青毛，足无草履。倘临轩陛，貽笑圣明。愿回天听，得隐此山。圣世优贤，不忝前古。数行丹诏，徒烦彩凤，衔来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获饮旧溪之水，饱聆松下之风，咏味日月之清，笑傲云霞之表。遂性所乐，得意何言。精神超于物外，肌体浮乎云烟。虽潜至道之根芽，尽陶圣域之水上。敢祈睿旨，俯顺愚衷，谨此以闻。先生经史浩博，尤精易学，鉴人察物，辨别圣凡。宋太祖、太宗龙潜时，与赵思献公游长安市，先生与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席，先生曰：汝紫微帝垣一小星尔，敢据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则户，城外有三天子气。种放初从先生，先生曰：若当逢明主，名动天庭。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所忌，子名将有物败之。卒如其言。忠定张公咏为布衣时，先生一见而奇之。公曰：愿分华山一半居，可乎？先生于公固可，及别去，赠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将婴我以世务。赠诗云：征吾入蜀是寻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东南佳丽地，亦应多谢鬓边苍。后果登第，以名动天下。将赴剑，南有诗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刚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及还，有诗云：人生大抵重官荣，见我东归夹道迎。应被华山高上笑，天真丧尽得浮名。忠定晚年疽发于首，乃出守升州，所赠诗，无有不验者。陈康肃公尧咨既登第，过谒先生，坐中有道人，髻髻，意象轩傲。目康肃公，连言曰：南庵。语已，径去。康肃公深异之，问曰：向来何人？先生曰：钟离子也。康肃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数千里外矣。康肃公曰：南庵何谓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其后康肃公转漕闽中，巡行过墟里间，闻田妇呼其子曰：汝去南庵，趣汝父归。康肃公大惊，问南庵所在。视之，则废伽蓝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庵主入灭，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肃公生时也。清源王世则，与韩见素、赵谏议同诣先生。世则为仆隶，拜阶下。先生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则使坐于诸公之右，曰：将来君独首冠诸公，尽如此会也。明年，世则果第一，余皆列于次。又能逆知人意，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贾休复心欲得之而不言。先生谓休复曰：子来非他，盖欲吾瓢尔。呼侍者取与之。有郭沆者，少居华阴，尝宿观下。中夜先生呼令趣归，沆悼其远，先生与之俱往。一二里，有人号呼以报其母卒，沆始悟其言。先生因遗以药，使急去，可救。既至，果卒，灌其药，遂苏。许谏议仲宣罢，成都牧致书币以问休咎，先生召门人贾得升曰：尔为我答书，云给事此去，更不出。未几果卒。后先生稀到人间，或然游华阴。华阴令王睦闻先生来，倒履门迎。既坐，先生曰：久不饮，思得少酒。睦曰：适有美酒。似知先生之来，命涤器具饌。既饮，睦谓先生曰：先生居溪岩，寝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微笑，乃索笔为诗曰：华山高处是吾宫，出即凌空跨晓风。台榭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睦得诗，愧谢。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灾，吾之此来，有意救子。子守官如是，虽有患，神理亦祐焉。睦居守廉洁清慎，视民如子，不忍鞭扑，人性又明敏故也。先生乃出药一粒，曰：可以御来岁之祸。睦起再拜，受药服之。饮至中夜，先生如厕，久而不回，遂不见。睦替回都下，忽马惊，堕汴水，善没者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时时来山下民家，至今尚有人见者，今西华有先生宫观存焉。昔先生多与山下崔古往还，有衣冠子金砺多游山水之间，谒古曰：愿因子一见希夷先生。古曰：更待之，先生方睡，俟其觉方可见。砺曰：何时也？古云：或半岁，或三四月，近亦不暇月余。子有所之，且去，他日复来。砺乃去，后岁余再游华山，见古，适会先生继至。砺伏谒甚恭，乃请于先生曰：砺向游华山，欲见先生，会先生睡未觉，睡亦有道乎？愿先生诲之，开其所未悟。先生哑然有声，耸肩收足，昂面頽然，曰：不意子孱琐若是也，子起居寝处尚不能识，欲脱离生死，跃出轮回，难矣。今饱食逸居，汲汲惟患衣食之不丰，饥而食，倦而卧，鼾声闻于四远，一夕辄数觉者，名利声色汨其神识，酒醴膏膻昏其心志，此世俗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金息，饮纳玉液，金门牢而不可开，土户闭而不可启，苍龙守乎青宫，素虎伏于西室，真气运转于

丹池，神水循环乎五内，呼甲丁以直其时，召百灵以卫其室。然后吾神出于九宫，恣游青碧，履虚如履实，升上若就下，冉冉与祥风遨游，飘飘共闲云出没，坐至昆仑紫府，遍履福地洞天。咀日月之精华，玩烟霞之绝景。访真人，论方外之理，期仙子为异域之游。看沧海以成尘，指阴阳而舒啸。兴欲返则足蹑清风，身浮落景。故其睡也，不知岁月之迁移，安愁陵谷之改变。因子请问，为子成诗。曰：常人无所重，惟睡乃为重。举世以为息，魂离形不动。觉来无所知，贪求心愈动。堪笑坐地中，不知身是梦。又诗云：至人本无梦，其梦乃游仙。真人亦无睡，睡则浮云烟。炉里长存药，壶中别有天。欲知睡梦里，人间第一玄。夫大梦大觉也，小梦小觉也，吾睡真睡也，吾梦真梦也，非世梦也。先生曰：吾非久复睡，子无所往，他日访吾，令子见真睡。先生乃去，砺块然如醉者之醒，不知出门遂归其家。他日再访先生，先生论摄生秘诀，敷演至妙之门，发明太玄之奥，曰：吾某日睡，子可来。砺如期而往，至则先生已睡矣。见先生仰卧，出入无息，面色红莹。砺拜礼于床下而去。又一日，有一客访先生，适值其睡，傍有一仙人谛听其息声，则以墨笔乌涂于纸，如是数次，满纸乌涂莫辨。客怪而请问之。仙人曰：彼先生华胥调此混沌谱也。先生暇日间，喜遨游。得兴吟咏，遇景成句。尝题西峰诗云：为爱西峰好，吟头尽日昂。岩花红作阵，溪水绿成行。几夜碍新月，半川无夕阳。寄言嘉遁客，此处是仙乡。又余联：半夜天香入岩谷，西风吹落岭头莲。空爱掌痕侵碧汉，无人增叹巨灵神。先生时遇毛女，因赠之诗云：药苗不满笥，又更上危巅。回指归去路，相将入翠烟。又诗云：曾折松枝为宝帚，又编槲叶作罗襦。有时问著秦宫事，笑拈仙花望太虚。关中逸人吕洞宾有道术，虽数百里，顷刻辄到，世以为神仙。常数至先生斋，酬倡如交友。先生曾当春月，于华山水边石上闲步，见壶公、赤松子、吕洞宾相继而至。四仙言语未久，有地神献一果盘，酒一器，四仙饮酌半酣，各赋诗一首。先生曰：春暖群花半开，逍遥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阙，闲踏青沙碧苔。洞中睡来几载，流霞独饮千杯。逢人莫说人事，笑指白云去来。壶公曰：壶中自有楼台，四季群花竞开。闲时即饮琼液，醉后或卧青苔。逍遥非关名利，落魄不染尘埃。逢人莫说人事，笑指白云去来。赤松子曰：乍离南山竹斋，因过旧隐天台。洞中美酒才熟，路上群花半开。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说人事，笑指白云去来。吕洞宾曰：落魄直至此来，曾经几度花开。闷便著钱沽酒，恣意千杯万杯。闲游八十一天，醉上茅君醅台。逢人莫说人事，笑指白云去来。先生一日谓贾得升曰：今日有佳客至，当速见报。少顷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门，贾未及报，其人倏尔而去。先生遽令出，追之一里余，复遇老人衣鹿皮，因问曰：前去者尚未远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动则行八百里。言竟，老人亦失所在。又悟老人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名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语门人曰：吾来岁中元后，当游峨嵋。明年遣门人凿石室于张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鑿石太华，斯谷犹为胜处，吾其归于此乎。即草遗表，其略云：臣大数有期，圣朝难恋，已于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华峰下张超谷中。又草奏疏，人莫见其言，遣贾得升并龟鹤鞍马诣阙以进。上独览久之，以龟鹤鞍马复赐得升，仍赐紫服，并赐号曰悟真。又予钱五百万，俾营北极殿，以终其志。先生初欲示化，使尽夜然灯烛于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颐而终。逮七日，容色不变，其肢体尚温。有五色云蔽其谷口，弥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岁。使得升继其观事（先生明易，以数字授穆伯长，穆授李挺之，李授康节，邵尧夫以象学授种放，种授庐江许坚，许授范，为此一技，传于南方也）。后有中使至峨嵋山，有客入谒，衣冠甚伟，自称东明专相，然多语华山事。数日方悟，曰：此华山陈先生。遽令召之，已不知其所往矣。祥符中，真宗祀汾睢回，再幸云台，瞻先生之遗像，诏除其观田租。召对道上贾得升，并赐武子华等紫服，俾建圣祖并真宗本命、星官、元辰三殿。又绘醉容于北壁。先是，雍熙中，先生谓贾得升曰：吾行，老君殿后见神人，服黑衣冠，云北极开同紫微帝君，汝可以前后所赐市材立北极殿。又曰：昔唐金仙公主以此为祈真之馆，今吾复遇北辰，此观其兴矣，惟汝当得之。逮真宗临幸，果三十年，得升当之。

其逆知来物，多类此。

臣道一曰：陈抟粹于道德，以睡玩世。樵者扣心，则曰睡酣，奚为扰我。宋太后召至阙，则扃户熟寐月余。希夷之号，雅称其旨。然托迹于睡，其意必有在也。《道德经》曰：众人昭昭，我独若昏。众人察察，我独闷闷。岂非陈抟睡之义乎。

苏 澄 隐

镇阳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者，通老庄，又善摄养。宋开宝二年闰五月，太祖驻镇阳，召之掖升殿。上曰：师逾八十，容貌甚少，是能养生，宜以术教朕。澄隐曰：臣之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而已。帝王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帝轩帝尧享国永年，皆得此道。上嘉之，宠赐殊厚。（出《皇朝通鉴》）

刘 若 拙

宋开宝五年冬十月癸卯，太祖诏功德使与左街道录刘若拙，集京师道士，试验其学业。未至而不修饰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号华盖先生。善服气，年九十余不衰，步履轻疾。每水旱，必召于禁中，设坛致祷，其法精审。（出《皇朝通鉴》）

张 白

张白字虚白，自称白云子，清河人也。沉静，博学能文。两举进士不第，会亲丧，乃泣而自谓曰：禄以养亲，今亲不逮，干禄何为？遂辟谷不食，以养气全神为事。道家之书，无不研读。宋太祖开宝中，南游荆渚。时乡人韩可毗为通守，延纳甚欢。会朝廷吊伐江吴，军国多事，因褫儒服为道士。适武陵，寓龙兴观。郡守刘侍郎墀，监兵张延福，深加礼重。尝以方鉴遗延福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韬真自晦，穷日沈湎于酒，落魄无所拘。每醉于市上，不问亲疏，辄指而慢骂，而其言切中人微隐之事，有识者多异之。每遇风雪，若寒则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湿，气如蒸炊。指顾之间，悉已干燥。或与为戏，仰视正立，令恶少数辈尽力推曳，略不少偃。又或仰舒一足，令三四人举之，众但面赧，而足不动。居常入崔家酒肆，贯饮无量。一日力欲偿酒，直崔氏之酒保白其主曰：尊师每来即酒，客倍如常日，而所获之息不少。崔氏闻之，即不敢算分文。忽一日，于酒肆中题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应无天上有。南来道士饮数斗，醉卧白云深洞口。自是沽者犹倍。南岳道士唐允升、魏应时，亦当时有道之士。慕其人，常与之游。白天才敏赡，思如涌泉，数日间赋武陵春色诗三百篇，皆以武陵春色里为首句。一篇云：武陵春色里，十二酒家楼。大醉方回首，逢人懒点头。是非都不管，名利顿然休。戴个星冠子，浮沈逐世流。白出语成章，卒皆平易有道理，故不类寻常狂醉人言也。后一旦称疾，亟语主观者曰：我必不起，慎勿焚我，恐里中亲识来寻，但依俗礼葬于西门外。言訖神逝。经数夕，肢体如生，异香满室。倾城士庶，观睹累日。崔氏为买棺，监兵张延福出己俸，如其言瘞之。仅月余，圻所有一穴。未几延福复奉使江淮，有老仆夫于维杨开明桥上遇白，问方鉴在否。又云斯鉴亦不久留。仆归具道，延福疑曰：渠死久矣，汝何见邪？寻索鉴熟视，应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扬州，亦遇白，携大葫芦货药，亟召安饮于酒肆，话武陵旧游。数日安告行，白曰：为我附书谢崔氏。余归致书，崔览之大惊。遽发棺视之，已空矣。白注升玄消灾护命经，夹著颂。其首篇云：太上本来真，虚无中有神。若能心解悟，头上更无人。末篇云：心疑随万境，随境认心缘。道非有为有，方名离种边。又著指玄篇暨七言歌诗，名为丹台集，并传子世。

混 沌 道 士

宋太祖太宗潜耀日，尝与一道士游，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真无。自太祖御极，不

复见。上已袂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亟见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饮。上曰：我寿还得几多？对曰：但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当速措置。上留之后苑，或见宿于木鸟窠中，数日不见。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阁以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移杖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则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悉屏宫宦，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时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敲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将五鼓，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即位。

丁 少 微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乙卯，召华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阙。少微善服气引年，与陈抟齐名。然少微志尚清洁，抟嗜酒放旷，虽居室密迩，未尝往来。少微以金丹巨胜、南芝玄芝等献上，留数月遣还。（出《皇朝通鉴》）

陈 花 子

陈花子在青城山得道，常剪纸花子于市中卖之，只买酒。与陈抟为友，往来青城山，人常见之。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八

张 契 真

张契真字齐一，钱塘人也。幼孤，遂依上清宫胡法师浮游江浙，上会稽，探禹穴，历缙云，游赤城，以访仙道，契真皆负篋从之。时朱天师居天台，目而器之，以其有清骨方瞳，因度为道士。久之，还钱塘，居吴山真圣宫。周世宗显德五年，受正一盟威灵宝法箓于大元樊先生，由是紫蕊玉笈之书无不历览，而名振江浙。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箓斋，俾总其事。王公贵人，亦从而钦尚。宋太平兴国中，太宗命有司即国之东南建太一宫，诏天下戒洁之士以居之，而契真与选。未几，禁中清醴，因召见。款对称旨，赐紫衣。而上以道书鱼鲁未定，诏两街道录选优学者刊正，而契真复与。既毕，赐元静大师之号。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十一日夜就寝，仿佛间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张某，宜速净秽，往彼职事。迟晓，召门人徐思简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越二十五日，沐浴讫，泊然返真，享年七十一。翼日迁神于城之东，肢体柔软，而汗霖霖于面。及火化，得青黑色珠可升余。丞相钱惟演谓其徒曰：此浮屠氏所谓舍利，在仙经则曰精气凝结而成。《步虚经》云：舍利耀金姿，龙驾数来迎是也。师为性沉默，声利不容于心。惟嗜好文，老而不倦。手抄经史子集，凡五百余卷。善草隶奕棋，而隐晦自抑。尝独坐轩砌，鸟集于怀，其忘机感物如此。

张 元 化

道士张元化者，不知何许人，称华盖先生。弟游汝坟，汝人因请主北极观，焚修外以慈爱及物，而汝人无不悦之。独不知其密修何道，但混俗和光，未始自异于人。有施油灯于北极殿者，元化以大盆贮水，泛八灯，而自成星斗之列。构建所指，随晓昏而转。郡人有请斋者，老少无异志而预议之，然未之请而师黎明必至。其间有意欲请，而夫妻忽反目者，有男女不承顺颜色者，虽来请，而逆知其意，拒而不往，但劝谕而使之去。观之侧有果园蔬圃，里人俟其出而窃之，至其园而师已在彼，其先知之见，多此类。郡中周司马与师最相善，然不知授之以何术。师尝因岁旦，秉苇炬绕巷陌，虽数刻方匝而炬之烬。若初，人讶而询之，对曰：有行瘟鬼，吾故逐去。人以是为狂而不信。及夏，城外果疾疫暴作，而

城中贫贱富贵皆无恙。每以符药救人，有所得悉为焚修之费。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辞以素不饮。后欲与茹葷，又辞以佩法篆。客稍怒，元化熟视之，知其非人也，谓曰：暂归观中，愿子少待，即再相见。因取剑而诱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即鬼也。朱发蓝面，脊薄如五七岁小儿。携其首以视人，曰：此鬼辄败，吾故戮之，以去民害。遂积薪于通衢焚之，而腥气累日不散。一夕，郡人皆梦元化见别云：暂远游，希善爱。是夕寝中，忽羽化。达旦，人有疑而来访者，大小皆同。宋太宗太平兴国初，进士安鸿渐寓郡中，恃才傲物，自谓无人可意见。元化则擎跽服，从而就弟子列。既葬，及举槨，甚重，若有铁石物圆转于其中。鸿渐遂命酒致祷，则渐觉轻。临圻发视之，则顶上有一窍，可容臂。识者曰：此蝉蜕矣。未几，有客自河阴来，货石榴于汝坟。途中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坟张观主，托附一书。仍市石榴数十颗，献于北极殿。客诺之。既至，其徒曰：此书乃师之真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见者，与此像略无异。至今汝人图像而事之。尝撰还丹诀并小词二阙，叙修行事，传于世。

张 齐 物

李臻，燕人也。性温约，未尝失于人。游荆、湘间。宋太宗淳化中，至江陵。偶疾作，侨居公安门外，虽贫窶，未尝绝客。忽有道士访门，自称姓张名齐物，陇西人，谒臻以求寓泊。臻诺之，但愧贫乏，无所待。齐物曰：贫道不食，可日得酒数升，为厚赐尔。臻诺之。齐物曰：饮于市，虽屠沽辈亦不间。至夜后方归，忽醉骂臻。臻略不介意，待之益厚。又一日，大醉归，抵臻寝所，至晚方醒。呕吐狼藉，卧具皆污。童仆辈怒，欲扶之，臻止之，曰：醉人何足责。齐物迟明告行，谓臻曰：感君之顾厚矣，今则复能相送数里乎？臻遂与之偕行，可十里间。齐物曰：某非滔滔者，薄有所负焉。周游人间五十年，未尝见仁厚如君者，愿有小术为献。臻问何术，曰：黄白术也。臻曰：赋命浅薄，不敢当，愿先生察之。齐物茫然自笑，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于是袖簪，引以为剑，执之曰：请自此别。乃划地，随手而裂，投身入于地，地亦随合。臻叹异之，由是遂晦迹，不复见。

张 无 梦

张无梦字灵隐，号鸿蒙子，凤翔盩厔人也。身長六尺，风格俊爽，居常好清闲，穷老易。父为儒，肥遁不仕。有二子，无梦即其长也，笃孝闻于乡里。及冠，以赘产委其弟，遂入华山，与种放、刘海蟾结方外友。事陈希夷先生，无梦多得微旨。久之，游天台，登赤城，庐于琼台观。行赤松导引，安期还丹之法。仅十余载间，以修炼内事，形于歌咏，累成百首，题曰還元篇。夏英公倅台州，入山见之。得此篇归棹下。时王冀公执政，访隐逸人，英公以還元篇献之。未几，以闻于上。宋真宗特召对，问以长久之策。无梦曰：臣野人也，但于山中尝诵《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上令讲《易》，即说谦卦。上问曰：独说谦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时，宜守之以谦。上喜其说，除著作左郎。无梦固辞曰：陛下德如尧舜，山林中岂不容一巢父、许由邪。因舍建隆之翊圣院。复召讲還元篇，无梦曰：国犹身也，心无为则气和，气和则万宝结矣。心有为则气乱，气乱则英华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略说十数篇而退。遣使赐金帛，皆不受，乞还山。复赐处士畅饮先生号，亦不受。上以歌一阙赐行，其辞曰：混元为教含醇精，视之不见听无声。惟有达人臻此理，逍遥物外自沈冥。浮云舒卷绝常势，流水方圆靡定形。乘兴偶然辞涧谷，谈真俄尔谒王庭。顺风已得闻宗旨，枕石还期适性情。玉帛簪纓非所重，长歌聊复宠归程。冀公邀入私第，意欲款延，无梦曰：万乘且辞矣，相公人臣，徒烦见留。明日遂行。有旨令台州给著作郎俸以养老，至山亦不请。其始卒守节如此。有黄白术，秘面不言。居琼台又十余年，复隐于终南鹤池。久之，游嵩山，泛湘汉，抵金陵保宁寿宁佛舍，杜门不出。士人或有所见而请问者，则对之以聋，而后人事几废。然博通古今，百家之学至于图经小史，记之历历无遗。有二

经生侍几案，久之因度为道士。无梦年九十九，终于金陵。经三日，顶中有白气，勃勃然出，高三尺余，移时方散。乃就棺，肢体柔软，指甲不青，心胸尚暖。史君玉琪遣吏藏于悟空禅师塔前。有琼台诗集行于世。碧虚子陈景元尝预弟子列，得老庄之深旨。

程仙翁

程仙翁，不知何许人，在梓州白日升天。邢奇为州主，具奏真宗。今子孙见存焉。

涂定辞

涂定辞者，蓬之良山龙谿里人也。涂氏之先，自孟知祥据蜀时已数世居此。躬耕植产，家累百金。宋真宗咸平中，定辞隶役于郡。因輶帛入关，遇夜舍华阴客邸。偶有书生，自称东专者，揖定辞而坐，相得甚欢，遂留饮浹日。及告行，书生曰：吾陈抟也，以君非凡骨，故特邂逅于此。定辞喜惧不自胜，因恳求异术。书生曰：术不贵异，但畜精神，不以好恶内伤则善矣。于是袖出药一刀圭，曰：君但饵此，当寿百年。翌日，再访之，则不复见。既而西归，落魄不事生产，遂凿所居之南山为石室，险绝数十仞，观者毛发皆耸，定辞梯木登陟如履平地。初，石室干燥，每患乏水，辄咒之，甘泉应期而出。居常好饲群鸟，或临风一呼，则千数翔集，驯狎左右。每暑则挟纊自曝石上，谓之迎凉；或寒冽则衣单缊而已。尝游成都，谒僧希白，因命膳，食盐一器，仅数斤，坐客皆惊异。术士王鹤与之款饮，定辞独饮数斗不乱。又屑姜葱数升，杂茹之。凡宾客之来，忽言好饮食何物者，则必与之取足同食。客虽属屣，而不肯止。尝以田产为人讼，移鞠于岩渠，几一岁，狱中未始具粮，而讼不敢敌，典狱之官亦以拒抗，不得情，因散禁定辞。定辞遽往城北罗汉院之江上，绝崖之巅有古木，辄登其上不肯下，凡七日。入呼之，则曰：我不下，尔辈但以箭射老夫，不能，弹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复居就鞠所，而赦书至。久之，请为道士。每到仲春，人服疏药时，渠即临流，于小滩下体露，从水自七窍中入，谓之溯肠。尝有二小商于脱白溪，一人中暑毒暴死，定辞持铁针于额上，以一槌击之，入一寸许，须臾复活。明年以物来为报，则不受尝。贮五十万钱，扁铤甚固。饮家人无妄取用，然子孙亦莫知其意。去世之前月，自室归。谓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凡直百钱者，必过所售之数与之，傥其间有以多为辞者，以是钱赏其廉，然终吾之身，卒无一人，叹世俗之贪冒如此。一日呼家人于前，曰：我九十三岁，不死何待。索巴豆食之，于是吃二百粒，不动，移刻更吃百粒，微微溲泄，乃平坐而化。人环而哭之，却复活，乃曰：坐去，恐汝辈难作葬。具言讫，则卧化也。经数夕，童颜俨然如生。及就圹而棺，甚轻，识者以为尸解。所居之石室，时闻箫鼓之声。其子为左侍禁，孙数人举进士。

郭上灶

郭上灶者，不知何许人。宋真宗天禧中，尝以佣雇淪汤滌器于汴州桥茶肆间。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瑰伟，神采凛然，屡日于郭。郭亦疑其异人，又窃覘于袖间引出利剑，郭思念曰：必吕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前，曰：际遇先生，愿为仆厮。吕不顾而去。郭乃尾后，至一阡处，吕回顾曰：若真欲事我邪？可受吾一剑。郭唯唯，延颈以俟。引剑将击，郭大呼，已失吕所在。郭乃在百万仓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里外，幽僻之处，无不全。见人必熟视，良久方去。问之，则曰：我寻吕先生。自此十年余，不知所在。仁宗天圣末，有赵长官，家居磁州邑城镇之别业。忽有丐者，缁袍而来，见赵再拜曰：某郭上灶也。赵亦尝识之，遂问：见吕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知见，今为大数垂尽，故来求一小棺，以藏遗骸。赵大以为妄，问曰：何日当尽？曰：来日午时。赵曰：若然，当为汝买棺。郭又曰：并乞棺首开一穴，将一竹竿，通其节插穴中，庶得通气。赵虽唯之，殊谓不然。明日午时，汲水洗身，卧槐下，遂绝。赵大异之，为造棺。河朔乏竹，取故

伞柄通其中，插棺首，瘞之于河岸。仍恐为狐犬所发，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涨，数日乃退。赵虑其柩为水所漂，策杖临视，棺开无尸。

赵抱一

先生名抱一，凤州两当人也。父徙居梁泉蒲池，世以农桑为业。先生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问之曰：子饥否？先生不应，但点头而已。老人探手囊中，取食与之，其状如萝卜而味甘。又与拄杖一条，瓢子一枚，中有药，乃豌豆也，谕之令人服食。于是沈痾新疾，得服者无不愈。先生自食萝卜，不复思烟火食。久之，信步至京城之西把楼院之三门下，有一僧曰：子无乃要出家邪？曰：然。僧曰：子去见参头，托渠引援。于是至院之后门草亭子上，恍然睡数日。复有一僧至，见之，问其所从来，乃引入。自涅槃堂过，闻有呻吟声，先生曰：何人若此？僧曰：数日童行，时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倾豌豆药，令以新汲水咽之，即时汗如新沐人，经夕而愈。僧众异之，传于里外。然后请药者如市，而瓢中之药愈出不竭。人所馈之物，皆不受。悉与主僧巡警官按察，虽知非幻惑人，然见人来日多，不可禁止，于是具以申朝廷。时宋真宗车驾东封未还，丞相向公留守京师，阴遣人验其实，飞奏诣行在以闻。寻有旨，令辟简寂宫观以居之，乃得东太一之宫斋馆。先生既就止，有司严其扃鐃，击柝以固护，复令道士胡太易等以饮食伺候。日夕所食者，但枣栗三两枚而已。凡月余，车驾方还。召见，真宗拊其背曰：卿，朕同姓也。遂即披度为道士，赐名抱一。未几，求归。上赐金镀银龙头拄杖铜朱记鸛鹤杯香药等，仍差中使张茂先、道士胡大易送至石门山，特与建真寂观以为登真之所，每年赐披度及紫衣。仁宗庆历中，忽行寝罢。至宣和年间，先生复来京师，寓太乙宫之旧隐，具章以闻，乞复先帝所赐恩泽。仁宗素知先生名，览章悉许，仍旧召见，而台谏力止之。先生两到京，凡尽日饮酒不醉，止食少许蔬果而已。嘉祐年间，汲汲求归，但言恐有水阻。既归，至中秋果有大水。忽一日遣门人管惟甫入郡中市药，过期未还。先生集门弟子，谓曰：我欲人奏庭谒张尚书，而惟甫未还。忽觉疲困，言訖，就寝而化，享年七十八岁。百日肢体尚暖，久之精舍黄瘦。如此三年，门人乃葬之。始遇之拄杖，即真宗以龙头者易之，其余所赐物并存。识者谓所遇老人，乃张果先生也。盖有洞于郡之西，世传张果隐于此。

武抱一

武抱一，建康人也。始从茅山道士为僮。精舍有钟，肃众道士，命僮以时击撞。宋太祖建隆中，忽遇至人，乃得道，去来不可测，人因谓之仙童。华阳道士朱自英，通丹经，真宗诏封观妙先生，厚礼聘之。仙童闻自英将行，贻书曰：抱一启：切以笑傲升平，轻欺富贵。扶疏丹桂，难藏明月之光；峭绝青山，莫滞白云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形神别隐于三山，名姓已彰于四海。岁月何定，铅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圆而美之美矣，绛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在山孰是。水积成海，气积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语。抱一货药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宁殊。轻举行，修长生，道在多是，逍遥于云水，未尝暴露于天机。知者难言，行者自见。聊书愚悃，以代笑谈。一日二秋，咫尺万里。阳气如烟，荒郊似水。更保冲和，别休请问。今因鱼雁，聊附寸心。书到山前，以申鹤望。谨启。又为诗曰：圣主搜罗物外人，总来金阙见灵真。惟予不愿彰名姓，绿水青山道可亲。自英读未竟，已失持书者，心因异之。

朱自英

先生朱自英，字隐芝，句曲朱阳里人。生八九岁，牧牛郭干村，时能致鹤，或谓不祥。父母遂弃之，入道，师玉晨观道士朱文吉。十一岁度为道士，与张练师绍英居积金峰，却谷，常屣满户外。先生曰：比其绝迹而蹶我众，不太多事乎？于是旦叠坛而夕渡江，将拜

混元于亳社，礼天师于青城。逢一叟，命先生闭目，曰：谨执子裾。惟觉林梢拂足，开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转飞精剑法事，曰：世号陈铁脚，即我矣。言讫，失叟所在。先生思三茅道藏阙伪，乃载游瀛乡，校讎太清古本。岁余，有道人武姓，相讯问先生曰：能往否？先生曰：敢不从命。藏睛少选，触耳哄然，忽睹阊阖。顾谓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寻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陆。接岸，欣然曰：信士可教，吾水星童子也。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阴。然虽幽屏，不厌深渺，殊时复会。遽背而去。先生还故山，得九老仙都君印，济人不倦。未几，玉清昭应宫诏选，名行工部侍郎薛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诏先生，表辞。时主尚未建储，遣中使任文庆赍香设醮，命先生奏章求嗣。章圣明肃皇后乃梦羽衣数十，从一仙官下降，云：此宋第四帝（见《圣政录》，茅山有碑）。及仁宗嗣，服使两至州县，敦迫不得已，遂受命馆昭应宫，待遇甚渥。昭应宫使王钦若，喜先生暂朝玉阙，有诗酬倡。及累表获辞，节度太尉知升州丁谓亦赋诗送归山。自是隐居，称疾不起。明肃太后时遣使降香设醮，为保圣躬，及亲札赐金注碗一副，云是主上小时用底。为道者置庄一所，宝墨犹存。及受上清经法，遥尊先生为度师，赐号观妙。武仙童复寄书并诗一首，勉更韬晦。今章坛、丹灶、赐钟，犹存茅山方隅洞侧乾元观。旧隐也，有幽光显扬碑，备详仙迹。

李 仙 人

乐史仕宋为西京留台御史，尝梦天帝召。俄见宫阙壮丽，帝曰：主求嗣，吾为择之。少选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辞。顿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常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又会圣宫在洛阳之东，祖宗神御在焉。仁宗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昼漏尽，人见羽卫陈布道中，最后一人衣赭袍，张黄盖，乘马至宫前，不见。明日宫门大敞，诸殿门锁不钥自启，俄顷仁宗上仙。

刘 从 善

刘从善字顺天，号浩然子，西洛人也。家世不仕，厥考因籍于汴之祥符。从善幼而明敏，雅好道学。宋真宗祥符中，师道士王太和于建隆观。五年，试业为道士。以贫窶，惟求化给其亲，虽祁寒暑热，未尝有怠，人皆称其孝。仁宗天圣初，以乾元节赐紫衣。二年六月，承旨充景灵宫住持。三年八月，上与太后欲授法箓，诏三茅大洞法师观妙先生朱自英于玉清昭应宫金箓坛。又降旨，选明经教、勤谨焚修之士五十余人，同坛传授，从善首与焉。复宣赐正一法服冠履剑佩等，而后上严于孝享，以时追慕，特遣使谕以先帝忌辰，令于神御前咒食持课，乃编集三洞经偈颂以荐仙驾，寻进咒食文。上嘉之，赐号全素大师。仍以其文颁诸宫观。咒食之科，自从善始。时延宁宫告成，诏撰圣像五藏铭，应制者众，惟从善称旨，遂以金玉牌刻其文。景祐中，乞还本观。未几，章献、章惠灵驾出都，充法师，沿路讲赞。至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从善于大庆殿设醮奏章，命执政代拜。至夜伏章次，帝忽大渐，瞑目已数刻，中外惊惧，而从善迟久方起曰：章已达太上，有敕令圣驾回矣。俄而帝苏，即传宣问葛将军何神也。从善对曰：三天门下有神曰葛将军。复传宣曰：速令设位供养。翌日，圣体遂康，谕左右曰：朕昨夜梦至天门，有葛将军者，云皇帝未合来，急借马送回，遂寤。久之，有旨令内侍麦承信建葛将军观于郊坛之西南，赐金雅饰，仍赐从善御服衽席金帛等，欲赐先生号，固辞。嘉祐初，左右街道录荐为道官，上可其奏，授右街守阙监议，辞不获，乃承命。五年夏，民苦大水，复拜章于福宁殿而免昏垫。从善自守阙监议累迁右街副录，居常诵玉清、本际、西升、黄庭等经，至若服气炼形，亦勤而行之。英宗临御，丞相韩魏公复乞赐先生号，又辞之。神宗熙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讫，集弟子于前，曰：吾俟大风来，即当去。须臾果如所说而化，降年八十一。后有客见从善白马如蜀，托云：见吾徒弟，烦为言之。由是知其尸解。尝撰集斋科及拜章式，行于

世。

蓝 方

先生姓蓝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儿童时见先生，状貌迄今如一。先生发委地，黑光可爱。肌若截膏，眉目疏远，唇若积朱，齿如排玉。举动温厚，接物以和，小大皆得其欢心。或醉游旗亭，遇废人丐于道路，探怀出钱盈掬遗之。颇好施药，拯救疾苦。宋仁宗闻先生之名，特诏上殿，赐坐，及赐茶药，馆于芳林园。未几告去，赐号南岳养素先生。住南岳招仙观。是时学士贾公昌朝赠先生诗云：圣泽浓沾隐逸身，道装宜用葛为巾。祝融峰下醉明月，湘水源头钓紫鳞。曾见海桃三结子，不知邛豆几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愿作灵桥晚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不妨林下戴缙巾。满斟野酒浮琼蚁，旋钓溪鱼鲙锦鳞。元府乌雏飞后夜，洞中龙子养长春。吾官愧若为同志，续有壶天两个人。先生有弟子陈通叟，问无功行即不至神仙之地。先生曰：古之为功行恐人知，今之为功行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肤浅，卒无所成就也。尚书郎李观为进士时，游南岳，过长沙饮旗亭中，忽有负竹奩持钉铰具者，谓曰：子往南岳，为我问养素先生，十月怀胎如何出得。观至南岳以语先生，先生大惊曰：其人眉间有白痣乎？曰：然。先生叹曰：是海蟾子也。吾养圣胎已成，患无以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也。先生独宿阁上，一夕与人言语，侍者穴牖窥伺，见红光满室。明日客询之，先生曰：吾师刘道君行雨过此，留话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谓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岁，安可复顾先生位号，但不欲拒圣君之意，今当舍去矣。乃奄然而逝。先生多游西川，亦时来湖湘间，今人时复见之。一云：玉谿叟李观游南岳，欲见蓝养素，道中逢一人，荷钉铰之具，谓观曰：子非李观，往岳山见蓝养素乎？曰：然。其人又曰：烦公寄一信于蓝公，云：刘处士奉问先生，十月怀胎如何出得？观既见蓝，具述所言。蓝曰：眉间有白痣乎？公曰：有之。蓝曰：此刘海蟾也。吾养圣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证果。观曰：刘处士奉问先生十月怀胎如何出得。蓝拊掌大笑，惟闻顶雷隐然，见一人如雪月之辉，与蓝无异，直上冲霄，而蓝已逝矣。观焚香叹息而退。今岳山长啸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四十九

侯 先 生

侯先生，莫知何处人也。宋仁宗庆历年间，货药于京师。先生年四十余，无须眉，若患风疾者。身有瘤赘，隐起遍于肌体。周游市里，行以货药，药亦少人买。多见半醉，夜即与丐者同处。有马元者，好修养，切疑之。一日随之，时盛夏，先生出阖阖门，至池上，以数金与门吏而入。元远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水，出没颇甚自得。元乃就视，见一虾蟆，其大如席，目光如火。元遽引退。不久先生出，著衣而去。元乃揖之，先生笑曰：适子见吾乎？元曰：然。乃召元于酒肆中，曰：吾乃服气者也，恋帝乡美酒，久未能去。乃瓢中出药一粒，曰：服之，令子寿百岁。饮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复见。有自蜀中来者，云见先生货药于市。

张 九 哥

张九哥，不知何地人也。宋仁宗庆历中，间在京师，昼则闲行于市，或问人化钱，有余则复与人。夜多宿空闲室宇，或粪壤中。虽盛冬，单布裘，汪流覆面，人亦多言其有道者。燕王一日登楼，看见小儿辈随九哥行于道，王命召之，曰：汝有道乎？曰：不也。王曰：有何伎艺？曰：惟学得快活术。王笑与之卮酒。他日又见，复与之酒一壶。岁余，九哥诣官

门，谓门吏曰：但道张九哥来别大王。门吏不为通，九哥趋入。王闻喧哗，召门吏，吏以九哥对。王遽呼九哥，九哥曰：尝蒙赐酒，将远游，故来别也。王命左右酌酒饮之，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悦王，可乎？王曰：何伎也？九哥曰：借帛一匹，金剪一柄。王命取黄罗一匹及剪刀，九哥取罗重叠而剪为蜂蝶状，随剪皆飞去。少顷，罗无了遗，蜂蝶莫知其数，或习王之衣袂，或聚美人钗髻，他皆散飞庭中。王惊顾大喜，少选九哥曰：恐失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来，复为罗。一端罗中间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为宫人所捕也。王曰：此蝶可归乎？九哥曰：不可也。若随呼而来可，既久即已，亦留此为记异也。王曰：吾寿几何？九哥曰：王寿与开宝寺浮图齐坚。又饮酒，乃去。后浮图灾，王亦薨，其先见之验如此。自此湖湘有人见之，丰神如旧。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举进士。宋仁宗皇祐中，朝廷平依智高，推恩二广，凡进士曾试礼部者，皆特试于庭。昌期因是得官，为横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复仕，独与一童游广东，放浪山水间。同年有胡濬者，曲江人，嘉祐中为惠州海丰令，昌期往过之，留甚久。杯酒间多为嬉戏小伎，娱悦坐人。因结纸数纽，覆而咒之。良久器遂动，徐徐启之，皆为鼠矣，咀嚼举动如真。复覆之，则依然结纸也。时采山药嚼而吐之以示人，皆如胶饴。或通夕不寐。尝指其童谓人曰：勿轻此童，他日与吾偕隐。英宗治平二年，复携童游广州清源县峡山寺，谓僧曰：久闻峡山有和光洞，故来游。遂与童俱往，数日不返。僧疑其为虎所噬，率僧仆数辈遍求之，了无所见。洞前见有诗石壁上，曰：蕙帐相辞去，猿猱不忍啼。琴书自为乐，朋友孰相携。丹灶非无药，青云别有梯。峡山予暂隐，人莫拟夷齐。后题云：前横州永定县尉安昌期笔。

陈景元

道士陈景元，字太虚，师号真靖，自称碧虚子。建昌之南城人。师高邮道士韩知止，已而别其师，游天台山，遇鸿蒙先生张无梦，授秘术。自幼读书，至老不倦。凡道书，皆手自校写，积日穷年。初游京师，居醴泉观，众请开讲。宋神宗闻其名，诏即其地设普天大醮，命撰青词以进。既奏，称善得旨，赐对天章阁，遂得今师名。又改章服，累迁左右街副道录。己卯，乞归庐山葬亲，诏赐白金助之。行李无他物，百担皆经史也。所居以道儒医书，各为斋馆而区别之，四方学者果从其游，则随所类斋馆相与校讎，于是人人得尽其学。所役二奴，曰黄精、枸杞，驯而不狡，真有道之役也。大臣王安石、王珪喜与之游。初归庐山，与安石别，安石问其乞归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为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不若归庐山为佳。安石韵其语，书几间，曰：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难堪此，庐山归去来。复书其后云：真靖自言如此。景元喜作正书，祖述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下逮欧阳询《化度寺碑》耳。年七十，沐浴更衣，韵语长啸一声，正坐而逝。其语云：昔之委和，今之蜕质。非化非生，复吾真宅。世乃悟其尸解。有注《道经》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注《庄子》十卷、《高士传》百卷、文集二十卷、《大洞经音义》《集注灵宝度人经》，传于世。

刘玄英

刘玄英字宗成，号海蟾子。初名操，字昭远，后得道改称焉。燕地广陵人也（一云大辽人）。以明经擢第，仕燕主刘守光为相。素喜性命之说，钦崇黄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来谒，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宾礼。问其氏族名字，俱不对，但自称正阳子。海蟾顺风请益，道人为演清静无为之宗、金液还丹之要。既竟，乃索鸡卵十枚，金钱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于钱，若浮图之状。海蟾惊异之，叹曰：危哉。道人曰：人居荣禄之场，履

忧患之地，其危有甚于此者。复以尽其钱壁破为二，掷之，遂辞而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设宴，弃掷金王。翌早解印辞朝，易服从道，有诗云：抛离火宅三千指，屏去门兵十万家。纪当时之实也。一旦遽辞燕地，远泛秦川，陶真于泰华之，前遁迹于终南之下，韬光隐晦，人莫测其所以然。一云为燕丞相，一旦遽悟，弃官学道。后遇吕洞宾，得金丹之秘旨。自此往来终南泰华间。复结张无梦、种放，访陈希夷先生，为方外友。亦间作诗，有诗集行于世。其咏修炼，则有还金篇行于世。后隐代州之凤凰山。宋仁宗天圣九年，游历名山，所至多有遗迹。一日于州寿宁观题古诗十韵，云：醉走白云来，倒提铜尾乘。引个碧眼奴，担著独壶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读黄庭经，岂烧龙虎鼎。独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请。欲携霹雳琴，去上芙蓉顶。吴牛买十个，溪田耕半顷。种秫酿白醪，总是仙家境。醉卧松阴下，闲过白云岭。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写真其傍，撮襟书龟鹤齐寿四字，题云：广陵闲民刘某书。至凤凰山来仪观，亦自写真，飞白清安福寿四字。所画五星，惟土宿尚存。其所写真，幅巾黄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绽处补之，气韵高淡，人望之知为有道者。又尝于成都府青羊宫泼墨成寿山福海四字。二处相隔地里，寿宁至来仅仅两舍，西蜀至代数千里，皆同日时而书之，以示分形散景、神变无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气自顶门出，化而为鹤，飞而冲天。《全真传》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记何年。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赠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张用成

张伯端，天台人也。少无所不学，浪迹云水。晚传混元之道而未备，孜孜访问，遍历四方。宋神宗熙宁二年，陆龙图公浼镇益都，乃依以游蜀。遂遇刘海蟾，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乃改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修炼功成，作悟真篇，行于世。尝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为得最上乘禅旨，能人定出神，数百里间顷刻辄到。一日与紫阳相遇，雅志契合。紫阳曰：禅师今日能与同游远方乎？僧曰：可也。紫阳曰：唯命是听。僧曰：愿同往扬州观琼花。紫阳曰：诺。于是紫阳与僧处一净室，相对瞑目趺坐，皆出神游。紫阳才至其地，僧已先至，绕花三匝。紫阳曰：今日与禅师至此，各折一花为记。僧与紫阳各折一花归。少顷，紫阳与僧欠伸而觉，紫阳云：禅师琼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阳于手中拈出琼花，与僧笑玩。紫阳曰：今世人学禅学仙，如吾二人者亦间见矣。紫阳遂与僧为莫逆之交。后弟子问紫阳曰：彼禅师者，与吾师同此神游，何以有折花之异？紫阳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则成形，散则成气，所至之地，真神见形，谓之阳神。彼之所修，欲速见功，不复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见无复形影，谓之阴神。弟子曰：唯。紫阳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释氏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离，道释本无二致。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放号曰金仙傅大士。诗云：六年雪岭为何因，只为调和气与神。一百刻中为一息，方知大道是全身。钟离正阳亦云：达磨面壁九年，方超内院；世尊冥心六载，始出凡笼。以此知释迦性命兼修分晓，其定中出阴神，乃二乘坐禅之法。奈何其神属阴，宅舍难固，不免常用迁徙。一念差误，则透灵别壳异胎，安能成佛，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阴中超脱，神像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人轮回，又难返蓬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夺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于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阴神，乃清灵之鬼，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曰鬼仙。虽曰仙，其实鬼也。故神仙不取。释迦亦云：惟以佛乘得灭度，无有余乘。又曰：世间无有二乘得灭度，惟一佛乘得灭度尔。释迦之不取二乘，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奈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释氏说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傍门法也。钟离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门，学人各执一为根。岂知些子神仙诀，不在三千六百门。此正释迦所谓惟一佛乘得灭度之意也。一云：英宗治平中，龙图陆公帅桂林，取紫阳帐下典机事，公移他

镇，皆以自随。最后公薨于成都，紫阳转徙秦陇。久之，事扶风马默处厚于河东。处厚被召，临行，紫阳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学，尽在是矣，愿公流布此书，当有因书而会意者。后处厚出为广南漕，紫阳复从之游。于元丰五年三月十五日，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岁。有尸解颂云：四大欲散，浮云已空。一灵妙有，法界圆通。一好禅弟子用火烧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实焉，色皆紺碧。群弟子至，遂指谓曰：此道书所谓舍利耀金姿也。后七年，刘奉真遇紫阳于王屋山，留诗一章而去。徽宗政和中，紫阳一日通名姓，谒黄公冕仲尚书于延平。黄公素传容成之道，且酷嗜炉火，年加耄矣。语不契而去。继后，寓书于黄，叙述甚异。其孙铨见其书，秘不尽言。其中大略，紫阳自谓昔与黄皆紫微天宫，号九皇真人，因误校勘劫运之籍，遂谪于人间。今垣中可见者，六星而已，潜耀者三，用成、冕仲洎维杨子先生也。用成为紫阳真人，冕仲曰紫元，于公曰紫华。一时被谪官吏，皆已复于清都矣。今用成又证仙品，独冕仲沉沦于宦海，凡当为人十世，今九世矣。来世苟复迷妄合尘，别沦异趣，无复升迁之期。紫阳故叙仙契，力欲推拔，而黄公竟不契。以歿，惟目号紫元翁而已。九皇不载于天宫，即微星也。度弟子不一，其弟子白龙洞刘道人，名奉真，白日飞升，即建康府刘斗子也。

马 自 然

马自然，不知何许人也，少习修真炼气之方。年六十有四，至建昌酒垆，见四道人，衣百结，而仪观甚伟。有童在傍，自然问其氏名，答曰：钟离先生、吕先生、刘海蟾、陈七子也。自然大惊，仆仆往拜之。钟离真人曰：汝骨气非凡曹，吾数十年求可教者，莫尔及也。俄与吕陈二公偕去，曰：尔有师矣。独刘海蟾留乃为自然演金丹之秘，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宁，人得之以灵。夫能抱元守一，回天关，转地轴，则阴阳会而乾坤合矣。于是开坎离之户，使龙虎交媾，入戊己之变化，此上天之灵宝，妙中之妙者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识昧神昏，沉湎爱欲。或知之而未达，闭息孤坐，存神入妄，漱津则咽唾，导引则劳形，辟谷则中馁，吐纳则召风邪，外荒则烧铅汞，内荒则淫阴丹，如是中不炼而神不存矣。自壮而趋老，自老而趋死，如六骥抉隙，亦可哀哉。尔当求精于杳冥，求物于恍惚，形神洞达，与道合真。自然闻其言而师之，遂得道。后游庐山，酣寝石上，逾六旬。薨者过，始惊寤之。俄去，入閤皂山，登紫房，访清虚。时复往来市道上，著蓑裳，冠箬笠，持大铁杓化钱。市酒，醉则徜徉山泽间。其后不知所终。

石 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号杏林，一号翠玄子。遇张紫阳，得金丹之道。初，紫阳得道于刘海蟾，海蟾曰：异日有为汝脱缰解锁者，当以此道授之，余皆不许。其后紫阳三传非人，三遭祸患，誓不敢妄传，乃作《悟真篇》行于世，曰：使宿有仙风道骨之人，读之自悟，则是天之所授，非人之辄传矣。中罹凤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黥窜。经由郇境，会大雪，与护送者俱饮酒村肆。杏林适肆中，既揖而坐，见邀同席。杏林笑顾，为此众客方欢。彼客未成饮，盍来相就，于是会饮。酒酣，问其故，具以告。杏林念之曰：郇守故人也。乐善忘势，不远千里，能迂玉趾，有因缘可免此行。紫阳恳请护送者许之，诺，相与于郇。杏林为之先，容一见，获免。紫阳德之，曰：此恩不报，岂人也哉。子平生学道，无所得闻，今将丹法用传于子。杏林拜谢，仰受付嘱，苦志修炼。道成，作《还元篇》行于世。寿一百三十七，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作颂云：雷破泥丸穴，真身驾火龙。不知谁下手，打破太虚空。后二年，易介复见杏林于罗浮山。

薛道光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陕府鸡足山人也。一云阆州人，字太原。尝为僧，法号紫贤，一号毗陵禅师。云游长安，留开福寺，参长老修严。严与道眼因缘：金鸡未鸣时，如何没这音响？又参僧如环，得如何是超佛祖之谈，糊饼圆陀陀地，因桔槔。顿有省悟，有颂曰：轧轧相从响发时，不从他得豁然知。桔槔说尽无生曲，井里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尔顿悟无上圆明真实法要，机锋迅捷，宗说兼通，且复雅意金丹导养。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戌冬，寓郿县之青镇，听讲佛寺。适遇凤翔府扶风县杏林、驿道人石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发绿朱颜，神宇非凡，夜事缝纫。紫贤心因异之，偶举张平叔诗曲。石矍然曰：识斯人乎，吾师也。备言紫阳传道之由，紫贤乃稽首皈依，请因受业。卒学还丹，传受口诀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图之。紫贤遂来京师，弃僧迦黎，幅巾缝掖，和光混俗，顿了此事。乃注解《悟真篇》，作《复命篇》及《丹髓歌》，行世。紫贤道成，寿一十四岁，于光宗绍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作颂云：铁马奔入海，泥蛇飞上天。蓬莱三岛路，元不在西边。明年，沙道昭复见紫贤于霍童山。

陈楠

陈楠字南木，号翠虚，惠州博罗县白水岩人。以盘枕箍桶为生，浮湛俗间，人无知者。作盘枕、箍桶颂。盘枕颂云：终日盘盘圆又圆，中间一位土为尊。磨来磨去知多少，个里全无斧凿痕。箍桶颂云：有漏教无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圆密了，内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根器概可想见也。后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诀于毗陵禅师，得景霄大雷琅书于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虚捻土付之，病多辄愈，故人呼之为陈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举道录院事。后归罗浮，以道法行于世。所至与人治鬼。潮阳民家女苦狐妖，狂易无度，翠虚用雷符熏狐魅杀之。时披发走，日行四五百里。鹑衣百结，尘垢满身。间食犬肉，终日烂醉，莫测所如。而济人利物，效验有不可殚者。尝之苍梧，遇郡祷旱，人忧喝死，翠虚执铁鞭下渊潭，驱龙起，须臾阴云四合，雷雨交作，境内沾足，遂为丰年。过三山大义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翠虚浮笠而济。行钦管道上，遇群盗拉杀瘞之。后三日盗散，复苏。游长沙，冲帅节执拘送邕州。去数夕，又回长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银，越宿吐视，已成白金。乞与其徒，不顾。翠虚常自言阅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见之者。湖广中人常问翠虚觅诗，但自口缕缕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亲书，竟未解其故。有翠虚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罗浮翠虚吟。以丹法授琼山白玉蟾。其出人，玉蟾常侍左右。翠虚于宁宗嘉定六年（一云四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鹤会罢，说与会主云：我当来会里尸解。会主不以为事，遂留四句，命玉蟾题之，曰：顶上雷声霹雳，混沌落地无踪。今朝得路便行，骑个无角火龙。彼时玉蟾随侍在漳州梁山，翠虚与一箍桶老子，倚角人水而逝。其箍桶老子，先有一斧在地，再导其斧，斧亦不见。玉蟾叹曰：此水解也。当日有葛县尉在潭州宁乡县见之。翠虚与尉之父为久契，因寄一书，使尉归潮达其父。后方知当日在此尸解，在彼见也。翠虚度弟子三人，鞠九思、沙蛰虚、白玉蟾。

白玉蟾

先生姓白，母以玉蟾名之，应梦也，字以阅众甫，一字如晦。世为闽人，以其祖任琼州之日，故生于海南，乃自号为海琼子，或号海南翁，或号琼山道人，或号蟾庵，或号武夷散人，或号神霄散吏。幼举童子，长游方外，得翠虚陈泥丸先生之道。当时士大夫欲以异科荐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后，蔬肠绝粒凡九年，而四方学者如牛毛。若夫出处之大概，与其著书立言之略，及所行有神异灵奇之处，备见诸书。其初，先生事翠虚九年，始得其道。翠虚游方外，必与先生俱。逮翠虚解化于临漳，先生乃独往还于罗浮、霍童、武夷、龙虎、

天台、金华、九日诸山。髻头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气爽，与弱冠少年无异。喜饮酒，不见其醉。博洽儒书，究竟禅理。出言成章，文不加点。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兼善篆隶，尤妙梅竹，而不轻作。间自写其容，数笔立就，工画者不能及。受上清箓，行诸阶法，于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间。所至祈禳，辄有异应。时言休咎，警动聋俗。姓名达于九重，养素之褒，笑而不受。有愿从之游者，莫得也。尝在京都游西湖，至暮堕水，舟人甚惊，绕湖而寻，不见。达旦，则先生在水上，犹醺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胁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觉坠刃而走。先生召之曰：尔来勿惊。遽以刃还之。都人有称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后纵游名山，莫知所之（刘后村序王隐六学九书云：蟠龙夭死，非也）。或云尸解于海丰县。

彭 耜

彭耜字季益，世为三山人，奕世显宦。自其少时，早有文声。自中铨后，恬不问仕。事海琼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传，九鼎金铅砂汞之书，紫霄啸命风霆之文。归作《鹤林赋》，复作诗曰：买得螺江一叶舟，功名如蜡阿休休。我无曳尾乞怜态，早作灰心不仕谋。已学漆园耕白兆，甘为关令候青牛。刀圭底事凭谁会，明月清风为点头。其所居立鹤林靖，日以孔老娱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济。乡邦得之，一时富贵多勉其仕，牢不可破。然而学问博洽，趣尚清远，须古之孝廉不是过也。当路欲以隐逸荐之于朝，君闻而逊谢之，终日杜门，与世绝交游。凡生产家人之事，曾不经意。其内子潘蕊珠，厥志一也，晨夕惟薰修而已。耜得兴则赋诗，或亦饮酒。饮必大醉，冥然后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则以丹符疗之，遂愈。其沈酣道法，呼啸风雷，人所敬慕。后尸解于福州。今城东有凤丘山鹤林道院存焉。

朱 橘

朱橘号翠阳，世居淮西安庆之望江，其先世皆无闻于时。橘之生也，母严氏梦吞一星，光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月，母常忧焉。一日遇道人于门首，手持一物，如橘，谓其母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受之，请问名氏，道人乃出袖中一扇示之，上有鞠君子三字，曰：吾姓名也。言讫，遂失其所。移时而橘诞，时壬戌仲冬二十有六日也。父异之，因命名橘子。及六岁，而怙恃俱失。橘生而聪慧，有志儒业，尤精易数。且谓丹道造化之妙，无出于此。尝两领乡荐，未遂科第之志。喜阅道释之书，后因临池顾影，倏然惊悟，乃厌薄名利，钦慕修炼。所至名山胜地，必遂登览，意在得师以证人道。岁在戊子，因往惠之博罗。一日，庵中遇一道人，手握一橘，状若风狂，且行歌笑而吟曰：橘橘橘，无人识。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众皆骇之，莫晓其意。独橘有所感，随至郊外无人之境，乃拜而问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惊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之时事。道人曰：子自谓平日所欲者何？或富或贵，惟汝择之，吾从所请。橘笑而答曰：人生富贵，如海上沤、空中云，聚散何有定据。惟闻神仙有长生不死之旨，换骨回阳之妙，可得闻乎？道人默然弗答。橘乃涕泣而复请曰：宿生庆幸，获遇仙君，不揣愚蒙，愿垂点化。道人因为之说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气也，乃虚无之根，造化之主。升降离合，悉从心起。众生所以迷失本真，轮回六道，流浪四生者，为不能了此心尔。故古仙上人，惟欲人明了此心。了心则见自性，见自性则去圣不远。若此心不明了，皆非正觉无上至真之妙道也。橘一聆斯语，恍如自失。道人乃指山前一大石，约以明日早至，吾当度汝。橘一再往，道人已先坐于石上，曰：子来何迟？橘乃愧谢而退。及夜半而往焉，道人曰：子之来，今其时矣。遂与之盟天誓地，即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诀、五雷金书玉篆之文、九八飞神阳道之法、心传口诀，悉以付之，且诫令往皖公山筑室，依法修炼。后当有一小儿至，宜以道法传之，继汝后也。余皆勿许。功成之日，吾当保举汝登云天矣。橘拜谢讫，道人乘云冉冉而去。道人者即橘母所遇之鞠

君子，号九霞。九霞之师，则翠虚陈泥丸也。橘敬遵其教，入皖公山筑室修炼。后有登山者，见一小儿洁白如玉，洗手庵前皖水之上，其行如流星之速。及随其所之入庵，而不知其所止，惟橘俨然端坐。人皆谓橘，婴儿之显相也。橘后为寇所挠，入闽，至惠之博罗，有乡人陈六者在彼，因为少留，与之终日醉酒为乐，茹荤食肉，无所忌择。或讶而问曰：先生平日斋戒如此，今反嗜如彼，何邪？橘答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尘，不欲自异尔。子不闻鱼之与虎乎？鱼若异群，弃水跃岸，则死；虎若异群，弃山人市，则擒。吾但心与道冥，超乎万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橘留惠三载，一日天气严寒，忽谓乡人陈六曰：吾将去矣，汝盍为我图之。陈莫能测。翌日，橘乃坐化于旅馆中。陈乃与其馆主谋之，扛抬橘于门首，缘化得钱十余贯，为殡埋之奉。及次日，橘乃复苏。越数日，入城中，又谓陈六曰：吾今当立化于县衙前。陈从其言，化后用泥塑之，骇而聚观者千余人。忽博罗狼吏醉呼而前曰：汝前日假为坐化，今复假为立化。遂执凳鞭之，惟见堆泥堕地而已。众人方知橘示神变而尸解云，时宋理宗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橘有弟子，姓郑名孺子，号翠房。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五十

杨 宸

杨宸，荣德人也。隐居不仕，人谓之隐君。父汉琼，周世宗显德中守合阳，罢归。疽发于胯，隐君自吮疽。岁余，汉琼良愈，由是以孝闻。隐君深重有奇志，能殖其财至巨万。谓其子见素曰：三分吾产，一以奉老佛，一以赈穷乏，一以贖吾宗。汝任吾事，吾将有所适。于是径去，谒希夷先生于华山。先生授以道要，临别，饵以丹，大如芥子。遂返其里中，因不复食。一日，取囊中金百斤投之江，曰：财不足贪也，愿生贤厚子孙。其后益沈默，每天大雨仰盛屋溜以灌其首，雨止乃已。冬寒沍，汲水沐浴，气上如蒸。年八十八而化。逾五十年，忽来见从子籍云：尔命将终。已而果然。

李 鉴 夫

李鉴夫，不知何许人也。宋太宗太平兴国初来游蓬池，居开元精舍，都寺未之奇也。一日，间窥先生剑出眉间，烁烁如电，先生弹其铗，且歌且舞。已，复纳于眉间，都寺大骇，始厚礼之。俄醉踣于路以卒，官为瘞之。未几，或见于傍郡，归告与先生雅游者。发其瘞，失其所在。

赵 灵 运

赵灵运，不知何许人也。宋太宗雍熙中，为莫州莫县令。岁大旱，祈祷不应，慨然叹曰：吾为令而旱如是，如将不得粒食，吾何以生为耶？积薪于庭，着道士服，执简焚香，请于上帝曰：三日不雨，以此自焚。居三日，天晴无纤云，乃趋薪所。方举火，而云起雷电大雨，火即灭。有五色云覆薪上，俄与所侍邑小吏乘云而去。后人即其地筑赵仙坛焉。

屈 突 无 为

屈突无为字无不为，世不知其里谯，但云五代时得道教书，号神和子，言保护铅精，可以成变化者也。张忠定公少游东都，与神和子同逆旅。初不知也，神和子意喜忠定公，日会饮酒家。将别去，复崇饮且醉。忠定公曰：与子倾盖于此，而不知子为谁，异日叵识，奈何？神和子曰：吾隐者，何有姓名为哉？苦问之，则云：神和子也，后当见子成都。至宋徽宗时，忠定公出守成都，始思其言，异之。凡再入蜀，物色神和子，不可得。后营缮天庆

观，筑望仙阁，间辍游焉。燕坐终日，冀有所遇，终不克也。遍交符，复一往，将意绝于此矣。薄暮步出东庑，得微径而入。稍探抵精舍，周四墉皆画古人像，而埃尘黝黝。扫墉视之，中有一羽服者，恍然似逆旅中所睹也，题曰神和子。忠定公怅然自失。神和子后亦莫有见者。（利州绵谷县乌奴山，以李乌奴得名。峭壁如削，有洞，高不可上，云五代时屈真人上升所。）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农夫也。愚朴不逊，众谓之率牛。后入南岳观为道士。观西南七里，有紫虚阁，故魏夫人坛也。他道士恶荒寂，莫肯居，先生独乐居之。人莫见其所为，颇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间。大风雨至，不知也；虎狼过前，亦莫之害。故礼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长沙，奉诏祷南岳，访魏夫人坛。先生方醉，不能起，直视曰：村道士爱酒，不能常得，辄径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异，载而与归。居月余，落漠无所言。复送还山，曰：尊师韬光内晦，所不测也，今当以诗奉赠。既而忘虑昼寝，梦来索诗，乃作二绝句，书板，置阁上。众道士惊曰：率牛何以得此？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谓观中入曰：吾将有所适，阁不可无人，当速追继我者。众益惊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耶？狼狽视之，则已死矣，始大异之曰：率牛乃知死者。即葬岳下。未几，南台寺沙门守澄自东都还，见先生南薰门外，神气清逸。守澄问何故出山，曰：闲游尔。因寄一书，致谢衡岳李尊师。归乃知其死日，见先生时也。遂发其冢观之，杖屦而已。

刘希岳

刘希岳，字秀峰，漳州人也。少业儒，三以进士举于乡。宋太宗端拱中，乃去为道士，居西都老子观中。六十四岁始遇异人，得道，因号朗然子。尝自言：辛勤未逾十年，入惊不老岁月。俄经一纪，自觉如新。亦有诗云：夹脊双关至顶门，修行径路此为根。一日辞去，其众曰：汝老矣，尚何之耶？秀峰不答。沐浴更衣，室中陈席而卧。斯须，其卧内有声，飞出一金蝉，遂失秀峰所在。尝著诗三十余篇，行于世。

穆若拙

穆若拙，莫详其里谿与所以登仕版者。宋太宗端拱中，为洺州肥县令。八月既望，宴客县庭。既罢，独处便坐，忽管弦之音出云霄间。少焉，有童子持玉函，乘云而至，曰：上帝有诏，穆若拙有阴德，无缺行，召升南宫列仙。若拙乃焚香下拜，登受，与童子同升天而去。其吏奔告其家，至已无及矣。但闻天香馥郁，空中乐音尚嘈嘈也。邑人图像其容，奉祠甚谨。

吕大郎

吕大郎，大名成安人也。家始饶财，大郎既壮，落魄尽费货，然无毫发恨意。宋真宗景德中，忽发狂，同章市遇饼饼，辄夺食，见梨核弃道上，亦取啖之。后有道人接入山，大郎口许诺，而意不能忘其家也。道人曰：汝可去，将葫芦十数，衣冠置诸榻，夜以剑断葫芦已，则挂剑扉上，亟去，无旋顾。大郎既还，如道人所诫断葫芦矣，已试旋顾，则见家人皆断首。泣涕而去。及旦，家人复见大郎投环扉上死矣，遂瘞之。居数月，乡人自安阳以大郎书来，家人大骇。往启其瘞，则前所挂剑焉。

王鼎

王鼎，襄阳人。其初盖寄迹医卜中，以养妻子。尝有诗云：也有山妻也有儿，也为卜筮也为医。后遇钟离先生，得道，作诗云：假里淘真十八年，今朝始遇汉朝贤。遂自号

王同子，人不见其饮食也。一日行江干，或见二影在水中，怪而问其故。曰：若欲更见之乎？斯须十余，久乃没。宋真宗祥符中，召至禁中，麻衣草履，长揖而已。后去，不知所之。著修真书行于世。

刘 防

刘防字中明，酸枣人也。初为丞相府卒吏，积劳出为左殿直。已而叹曰：为吏徒劳尔，吾将清吾中扃，脱屣尘垢之外，与安期羡门并游。乃屏居东都委巷中，惟务衣食其冻馁，而药石其疾苦，然未尝出也。达官要人稍稍闻其名，愿见中明不可得。多就见之，中明久颇不乐。继而阿保死，中明遂飘然有远引意，曰：吾无累矣。即南游衡山，访养素先生蓝元道。继又往郴州。时从弟质为青州从事，舍中明于家。中明曰：吾恶簿书敲扑而逃之，岂能复从尔居乎。乃止于东山僧坊。沙门道觉谄中明曰：吾然膏油于如来前二十年矣，胜利当无涯。中明曰：异乎吾所闻修行，子以身为槃，戒行为膏油，以心为然器，照一切无明，古有然灯佛是也。道觉大叹异之。居百余日，别质而去，曰：吾方放志宇内以好山为所栖，白云为故乡，恨子不得俱尔。后于南康伽蓝尸解。其徒窆于伽蓝傍，有邑令拜其窆，窆中呼曰：上暴殄，断无明，勿冒贿，勿枉刑。令愕然而去。侯用贤至阆州，见中明葛裘卖药于市。简有从亦尝见于东都，问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无则入有，解乃归真，吾家常事耳，子何讶焉？有从曰：居与先生同闲，先生面若红琼，有从将为朽骨，独不念之乎？中明曰：逾五十之年，虽志于道，如败屋。然枝倾漏直，第可延岁月。况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争讼，损子阴德多矣，尚何言。遂径去。有从追之，中明曰：子归可矣，吾孤云野鹤，子焉能及我哉。遂去，不知所之。

罗 道 成

宋仁宗庆历年间，有处士游东岳，谒主簿郭及甫。既坐，视其刺，乃罗道成。询其乡里，曰：郴人。及甫留饮，处士曰：久思东州之游，前日至泰山，已历遍也，旦夕回南方。乃借纸笔为诗曰：因思灵秀偶东游，碧玉寒堆可叠秋。直上太平高处望，根盘连接十余州。复自和云：水云踪迹日闲游，夏谷阴寒冷胜秋。猿鸟性情犹恋旧，翻身却去海边州。及去，及甫遣人送之。至邸，又为诗付吏曰：白骡代步若奔云，闲人所至留诗迹。欲知名姓问源流，请看郴阳山下石。后询郴人，曰：地有罗真君观，因得道，跨白骡行。石壁上其骡迹，至今存焉。

曾 志 静

曾志静，庐陵人也。少不饮酒食肉，端毅寡言。既胜冠，去为道士，益玄默，不与世接。忽有异人过之，授以道。自是杜门辟谷者逮五六年，异人来视之，曰：未也。与之语而去。逾数年，复至，曰：可矣。志静遂彻关辟牖，人窥之，神观玉立矣。宋仁宗至和二年春，忽告其徒曰：吾九月为衡山之游，世外之期，不可失也。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方首冬傍有桃，灼然放华。俄有自衡山持志静书来，勉其徒学道云。

归 真 子

唐子正，桂州人。宋英宗治平中，赴京调举。至全州途中，雇一夫挈重檐，动若健羽，虽鞭马疾追，常先百步外。恐其逸去，遂遣之。其仆即日自全二千七百里，日午已到唐州，留书寄驿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后月余方抵。唐驿吏出书，题云：呈桂州唐秀才，归真子谨封。及开缄，惟一诗曰：袁州相见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圆。大抵有心求富贵，到头无分学神仙。篋中灵药宜频施，灶里朱砂莫妄传。待得角龙为宴会，好来黄壁卧林泉。唐诘其状貌，乃所雇仆也。留书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后倅邕州。神宗熙宁

三年丙辰，交贼寇邕，唐尽室遇害，所谓角龙也。

孙希龄

孙希龄，不知其里居，亦莫详何代人也。宋英宗治平中，供奉官陈允监衢州酒务，时已七十余，发秃齿脱。孙往候之，衣服缁缕，允意少之。孙俄出一刀圭，令允拭齿，允未之信。他日取以洁上齿，家人见而笑曰：何用黑须耶？允惊，取鉴照之，髯果黝如也。去巾视童首，则发已数寸，脱齿亦隐然有生者。孙则不复知其所之矣。

周贯

周贯自言胶东人，年八十岁，常称木雁子。善属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羁，布褐粗全。人或赠之钱，则诣酒家取醉，余皆散坠不顾。西山之人见贯往来者五十余年，而颜如初。至有以道术访之，则必报以恶声，使之亲近不得也。常蓄一瓢，置酒其中。喜作诗，一日止奉新龙泉观道士合门鼓琴，贯以席自覆，忽叩扉大呼。道士惊问，笑曰：偶得佳句，告子尔。道士殊不意，问之，因使口诵。贯以手指画吟曰：弹琴伤指甲，盖席损髭须。又至袁州，见市人李生为其远韵，欲与俱饮。李生有难色，贯指煮药铛歌以讥之云：顽钝天教合作铛，纵生三脚不能行。虽然有耳不听法，只爱人间恋火坑。宋神宗熙宁元年，至豫章石头市，遇故人张生，为具酒食而宿旅邸。中夜，主人闻户外车马合沓声起，而视之，无有也。惟贯所卧室户正开，犹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贯已死矣。明日告新建县吴杲，即往按之。贯身柔洁如生，扶而转之，腹中汨汨有声，县主簿刘纯臣使人棺敛埋之。张生还家，其弟出迎门曰：周翁凌晨见过，云今往双岭矣。众乃知贯非实死也。贯所著华阳集三篇，坐卧不离怀袖，人莫得见。死之日，纯臣取而有之。纯臣称其文险绝而有条理。纯臣以诗记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乳断布衣穿。形骸一脱尘缘去，太极光阴不记年。后又有人见之于东都，贯令持书约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当上谒也。至期果造李生家。时李生以事出，贯乃以白土大书其门而去。曰：今年中秋夕，来赴去年约。不见折脚铛，弹指空剥剥。李生后竟堕马，折一足也。

刘元真

刘元真字子直，叶原人也，世为农夫。与客奕棋，子直方毁牀卧杏下，忽寤，惊告其父曰：适梦道师海儿奕，且以杏啖儿。自是不复食。既长，弃家徜徉终南山水间，俄于莎岭谷得浮屠废祠居之。盛冬而裸，惟以木叶蔽后前。时有笙箫钟磬之音，群仙下其室。尝与人同行道中，见有骑而过者，子直语之曰：幸以吾民为念。骑者去，同行者问其故，子直曰：华山神也，上帝以麦有秋，民不之爱，使收什二，吾为民请焉。且曰：宜亟行前得道傍舍方休。而天暴雨大雷以风，麦败什二。人稍稍异之，相率立庵庐。子直因为炼丹岭上，逾九年，戒其傍居人曰：吾丹将成，尔为吾伐钲鼓助之。傍居人争持钲鼓往，果有异兽，骇而去。子直取丹沉于泉。居一年，出之以施傍居人，饵之者皆寿百余岁。宋神宗元丰中，子直辞其邻曰：上帝召我，当与尔别。于是昼有云彩如虹，垂庵庐前，子直乘之而去。有刘益者，师子直，得守一存三之道。

陈太初

陈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与苏东坡同学。八岁师道士张易简，易简称之。东坡擢第进士，而太初为郡小吏。其后东坡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太初已乃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日，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返坐于戟门下，遂化。师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舁。乃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趺坐而逝。一城

人见烟焰上，渺渺然，一陈道人冲虚而去。

马 宣 德

马宣德，不知何许人也，尝仕至宣德郎。宋神宗熙宁中，宋若谷通判岢岚军，一日宴坐，宣德遣苍头奴持谒人，宣德继至。冠三山帟，披紫鹤氅。坐定，言曰：吾谢事久矣，闻君世慕道，所以来。吾居抱犊山，君后一月当往彼，幸访我。若谷莫之测，姑哂然应曰：诺。既去，如其期若谷果彼命，按牧马地至抱犊山，尚不省宣德与有约也。吏曰：蹊隧险远，不可往。若谷曰：上命也，可辞乎。叱驭驱之，抵其岑绝。见一童子道周致宣德意，召若谷。若谷始大惊。披蓁莽从之，道上皆虎狼交迹，其深有茅庐一区。宣德肃于门，延入，具盘飧殽馐，多药苗也。室有炉，光景赫然，指示若谷曰：吾炼大丹已有成者，子遇此，殆有缘乎。取二丸遗若谷饵之。若谷俄趋出，回顾苍崖乔木，烟云蓊郁而已。若谷时已六十二，须鬓苍白。归所舍，揽镜视之，则返黑矣。寻去岢岚，来东都，游湘国伽蓝，稠众中有道人呼曰：君腹有大丹，厚护持。言已不见。若谷家饶财，多蓄侍女，不能如道人戒，至八十余岁，口吻忽吐赤光而卒。

胡 用 琮

道士胡用琮，号冲真子。幼脱俗缘，留心修炼，隶籍于庐山太平兴国宫。宋神宗熙宁中，有道人破衫弊履，自称姓名，突入库堂，傍若无人。道士见者，不顾而去。独胡揖坐小床，从容款话。惊其仙风不凡，待遇加礼。既而索酒再饮，复与胡出，饮于邸。胡辞以日暮，回掀髯一笑而别。翌早，胡入城，谒郡侯，抵关未启钥，道人又自城而出，笑以相顾。阍吏去未三鼓时，有回道人在此候门开，不知何入也。胡心因异之。后数年，革带麻鞋，挑二壶，号大宋客，访胡于道院，谈论清雅。胡问此壶何用，答曰：行李也。倾壶视之，皆黄白之物。问胡欲此否，胡答：不愿，但得长生之术足矣。就取碎银鬻酒与胡饮，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剗土沥酒，漱津和土，嘘呵成墨，掷之几上，铿然有声，语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再饮，胡醉倒。及醒来，但闻异香满室，剗土处有泉透出，不知客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饮，宿疾顿苏，年逾七旬，貌若处子，酒量如初。由是渐厌人间，一旦留诗蜕形而去。今宫有墨仙泉，掬饮，味甘，冬夏不竭。王左丞宋、宋侍郎伯友及诸名公，皆有酬倡留题（并载《本宫名贤诗集》）。并有《胡公遇仙传》，载旧记碑刻。

黄 知 微

黄知微，字明道，庐山太平兴国宫道士也。禀性冲淡，赋形丰伟。宋神宗元丰间，充知殿，奉香火。一日潜山体道先生崔君来访，因语泥丸万神，刀圭一粒之妙，遂授一九谷神之道，金液沦景之旨。从此若佯若蹶，散诞靡常，时人呼为黄风子。遂自赋黄颠歌（载本传）。性嗜酒，每醉则浩歌，歌罢颠狂。常在宫前朝真桥上疾声大呼，若有所呵。一衲百结，裸露不顾。隆冬盛夏，恬无寒暑。士夫间有施惠者，随手散去。或居山间，或游城市，常挈两布囊，每遇饼饵药物之属，杂贮囊中，了无秽气，号曰锦香。时有大雪，林壑变白，独先生所居之屋无雪。常指室傍壁罅示人曰：此吾游蜀之路也。初不知书，所谈多史传。素不能文，而所出皆高妙之句。猴溪蔡子高、司马知白、崔风子高赤脚，皆与交游。徽宗崇宁末年，逾九十，貌若处子，肌肤如玉。狂态如初，酒量不减。宣和末诏征，不起。有司强之，至九江，曰：今二天子矣，我往何为？继而潮圣登极，赦至本宫。未回禄日，先生于采访殿揭髻殖蒿，曰：明年了来。次年韩世清贼马果焚宫庭，乃殖蒿之日也。谈入祸福，历历皆验。先生羽化，瘞于宫侧。后数年，有自蜀中回者，曰黄风子今在蜀，昨于成都相会，寄家书在此。众疑之，开缄，乃是丧乱后所存道士姓名。子是发棺视之，惟衣履在。

毕道宁

庐山太平兴国宫道士毕道宁，字康叔。幼颖悟，貌清奇，经书一见成诵。宋哲宗绍圣间，游江浙。一日到潜山，遇方士，默会其意，乃曰：学道贵乎炼神毓气，丹书乃是入道梯媒。公若屏绝俗纷，精炼神气，自然通真达灵矣。因临水指谓曰：水定则形直，心静则神宁，不可不鉴。遂以丹授之，曰：异日与子再会于圣治峰下。一揖而去，恍无所睹。毕即日还山，适遇宫副虚席，州命帖充。未几，丐闲筑道院于宫之右，凿池瀦水，名曰清新。每日杜门存神，诵度人经一卷。至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三日，有衣白山人来访，话旧授沁园春云：一粒金丹，大如黍米，定中降胎。运阴阳根本，东龙西虎，结凝金水，择地深栽。九载无亏，三田功满，卦气周圆。炉鼎开，偷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灵台真才。休恋尘埃，况颖悟明堂，婴未孩。幸淮滨相遇，灵丹付了，亲留玄旨，期进仙阶。此去何时，水云高会，更上烟霞岐路哉。人间世，任王侯贵显，同委蒿莱。毕得此词，越四日整襟危坐而逝。今宫之养素堂右轩扁曰清新，有沼存焉。

田端彦

田端彦，齐鲁间人也，少登进士第。宋徽宗崇宁中，签书荆南节度府。亡何，狱有死囚，与太守吕嘉问议不合，即挂衣冠府门去。入远安山，止于清溪精舍。率常旦入溪谷，抵夕乃归。居百数十日，忽不归清溪，沙门遣人求之，见其寝石上，二虎守其傍，不敢近也。自是不知所之。后数年，短褐蹶屣，负铛谒妻兄邢恕和叔于洛，时盖已八十余，而面有少色，须发郁然，洛之士大夫皆从之游。先生与人谈笑倾盖，或问所以得道者，则不对也。政和末有遇于襄邓之郊，其形容不衰。

刘跛子

刘跛子，青州人也。拄一拐，每一岁必一至洛中看花。张丞相召自京湖，时跛子与客饮市桥。客闻车骑过甚盛，起观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饮。作诗曰：迁客湖湘召赴京，轮蹄相送一何荣。争如与子市桥饮，且免人间宠辱惊。陈莹中素爱之，作长短句赠之曰：槁木形骸，浮云身世，一年两到京华。又还乘兴，闲看洛阳花。闻道鞦红，最好春归，后终委泥沙。忘言处，花开花谢，不似我生涯。年华留不住，饥餐困卧，触处为家。这一轮明月，本自无瑕。随分冬裘夏葛，都不会赤水黄芽。谁知我春风一拐，谈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兴国寺，人计其寿百四五十许。尝馆于京师新门张大郎店三十年，日坐相国寺东，书邸中人无识之者。

水丘子

水丘子，真州人也。始业儒，已而遇至人，乃弃家，放荡嗜酒，人未之知也。有徐文中者，宋徽宗宣和中居东都，所役兵忽为车辄躏甚，遇道者以药付之，即能行。躏兵求道者谢之，自是阳狂，日啖湿纸、冬瓜子，曰：冬瓜易化，湿纸难消。或问其道，曰：清静是也。简易为上尔。文中由是略闻其说，而心好之。未几，遇水丘子，再拜求授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杂乎芒忽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以心为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从志，无志则从意。志致一之谓精，惟天下至精能合天下之志神。精与神一而不离，则变化在我矣。此长生久视之道也。故不可以心湊泊焉，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碍尔。文中因大悟曰：意在脾，脾数五为土，水得土则止，火得土则息，精神意所以合而为一乎。水丘子后登天庆精舍木上仙去。文中官至六品，后不知所终。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五十一

张 虚 白

张虚白字致祥，邓州南阳人也，隶道士籍于太一宫。身長六尺，美须髯。性静重，通太一六壬术。留心丹灶，遇异人得妙诀。自言前身乃武陵张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及虚白诞生之时，若合符节。武陵平生好酒，有诗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应无天上有。南来道士饮一斗，醉卧白云深洞口。虚白亦善饮。宋徽宗知其道行过人，每召见，必饮数觥，虽醉益恭。上爱之，俾管辖龙德太一宫。宫中增饰四堂，曰洪道、真学、会宾、隐真。又创诸庵，如超然、致道、运机，与十余小轩，皆宸翰榜之。悉横牌绢面，缘以古锦，幽邃华丽，甲于诸宫。虽被眷甚久，未尝少自矜耀。凡恩赉无虚日。一日，快行六人舁三朱函以赐，启封，皆赀金。拜受之际，无喜色，曰：此朝廷物，非道流所可用也。但藏之而已。宣和末，夏大雷雨，宣和殿角枝三龙腾跃而去。上惊，召虚白问曰：得非怪耶？虚白曰：愿陛下修德以禳之。虚白少学医，病者求治，多立愈。上既内禅，钦宗召见，待遇尤厚。凡御前所印经典，及三亭所积符药，尽赐之，牛车载数日不绝。金人犯阙，闻其名，搜访甚急。初得之，肩輿至南薰门，诸番争肩輿以行，悉以神仙事之。既陷虏四年，金人再至睢扬，游骑入城，天庆观道士皆奔走，金人止之曰：汝辈多异人，无敢伤也。因问道众识张虚白先生否，昨至吾境，忽一日遍谓诸首领曰：某年月日吾当化去，汝俗行释氏茶毗法，道家忌之，幸得棺柩瘞深土中。至期果化。虚白自遭遇，官至太虚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门羽客。出入禁中，以玉牌为号。侍宸之名九人，林灵蕴、王允诚、徐知常、董南运、李得柔、王冲道、邵若愚、王文卿。金门羽客惟林灵蕴、王允诚、虚白三人而已。居龙德太一宫凡十年，非宣召不出。有就见者，必闻，众宾礼见于堂上，未尝到权贵人门下。侍上前终日论道，无一言及时事。或问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臣等所知也。

刘 卞 功

先生刘卞功，滨州人也，自少好道。家居，有老父过其门曰：善补铁。先生曰：我鬲败，能补否？老父曰：人破尚能补，况鬲乎？先生知其非常人，遽再拜，老父因以丹饵之。自是尽弃世事，穿窟室以居。人欲见者，由窬中人，然未有真契者也。宋徽宗三遣使召之，坚卧不应诏。徽宗益钦重之，赐号高尚先生。先生于书无所不通，而初未尝苦学也。与人谈，必中庸要道，大概云：清静无为，不以外物累心，则神全而守固，蜂蛰不能毒，寒暑不能侵。世之人若之何以嗜欲害身，以货财害子孙，以政事害人，以学术害天下。后世致忘其寿命之宗，终不觉悟。曷若吾上下与天地同流，独不快于心哉。钦宗靖康初，先生始去其乡，游巴蜀，浮江浙，窥衡湘，盖有意于接物矣。在蜀得二士，曰郗、曰柴，自是常从之。先生至吴，又得桐庐李季次仲，授以方书。次仲行之甚笃，道亦成。先生尝以告钟离先生求援度次仲，云：鼻通三剑，脑炼九丹。次仲妻故盲，先生过，次仲唾手拭之，乃复明。尝与次仲约明年春赴茅山鹤会，次仲如期往，有鹤数百，飞集山上。而物色先生，不见，独郗、柴二士在焉。从面问之，则望众中一人神宇轩举者曰：先生也。次仲曰：何与昔异乎？方士曰：先生已换骨矣。出一胫骨示次仲，次仲至今藏之。山有华阳洞，石若屏者，曲折数重，其下陂池不测。先生因与入，曰：吾自此从黄真入游罗浮矣。遂不出。或云今在蜀之青城山，人不得而见之也。

刘 元 道

刘元道字景初，开封府人。世武弁，独元道慕庄老。幼投道士李居演出家，服黄冠。

性简淳静厚，犯而不较。喜读书，道藏之外，九经子史，历历成诵。每接宾友，似不能言者，以事扣之，其应如响。宋徽宗初兴道教，诏天下搜访道家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定，元道首与兹选。自是稍迁签书道录院事，以至左右街道录，无不遍历，官至太虚大夫蕊珠殿校籍。绳校之外，未尝更革一事以动人，士大夫多以此喜之。凡赴内道场，或宣至便殿论道，赐予甚厚。独元道所得，随即散之。一日，林灵蘧以下道官数人侍上侧，上出宝货，使各随所欲而取之，元道独取铜器香奁而已。金人犯阙，多贪金币。道流平日所得，官悉搜检，间有抵刑狱者。惟元道，官知其无，亦不问也。性雅不喜释氏，金人犯阙之后，有溺于浮屠者，问云：主上好道如此，宜承曩贶，今乃尔，何也？元道答曰：梁武舍身为僧奴，铸兵器为道具，竟不免侯景所迫，是亦事佛所致耶？或者唯唯而退。元道后隐去民间，时有见之者。

董 南 运

道录董南运，字宣明。道行高洁，其徒素所推伏。金人犯阙前一年，忽云：吾梦仙童赍黄书召我为炎峰主者。翌日，无疾羽化，寿七十余，颜貌如四五十岁人。

王 秉 文

道士王秉文字彦衡，隶籍于庐山太平兴国宫。成道后游京师，时朝廷方建神霄万寿宫，赐紫衣，命充典客。忽有方士来访，见几间有周易，就布筹数云：此地当有兵厄，子非数中人，宜避之。因授以存三守一之要，黄帝和扁之诀，遂辞职还山。宋高宗建炎四年，本宫毁于贼兵。次年寇退，慕有任其责者，王乃领副职于灰烬之余。经营数载，金碧像焕然一新。遂谢宫事，杜门燕居三十余年，即其居曰三一堂，因号三一先生。日阅道藏，究竟秘诀，留心医药，此外无他嗜好。至孝宗乾道二年上元夜，梦神人告曰：上帝命汝主华大涤洞，赐汝返魂丹一粒，复汝精神，还汝元气，当以神光白马诸司官吏迎送入洞。言讫觉悟。翌旦语诸徒曰：尘世不足住，吾将往矣。因取所著圣治显验集十四卷，西山真君签解一部，十全脉诀一部，朝斗紫庭秘诀一卷，授与徒孙秦致祥等。至二月朔旦，沐浴更衣，凝然而逝。本州太守康敷文以文祭之，见太平兴国宫事实。

刘 烈

道士刘烈号虚谷子，初生时母感异梦，长而有超卓之才。肄业于庐山太平兴国宫，交游不杂，王公大人叹其貌有太古淳风，必异日之道器也。宋高宗绍兴六年，创草庵扁曰真一。每日端然检阅道藏经史，一览随记。士大夫愿纳交焉，如晦庵朱文公与谈易，论还丹之旨，留诗云：细读还丹一百篇，先生信笔亦多言。元机漫向经书觅，至理端于目睫存。二马果能为我驭，五芽应自长家园。明朝驾鹤登山去，此话更从谁与论。张于胡孝祥一见赠诗云：福地中藏小洞天，洞天幽处炼神仙。个中得趣惟虚谷，火候参同妙自然。罗枢密点、王参政炎曹、两府勋凤溪颙、岳吏部甫诸名公，皆往来谈易，酬倡吟咏。至孝宗隆兴元年，注解周易正经及六壬总括机要一部。诣京投进，蒙宣见，问道赐宴。后居山十载，至乾道九年六月，不食四十余日，惟饮冷水。至七月十四日，将亲书登真隐诀二十五卷，并上经九卷，送人本宫藏史。次日中元节，亲笔留诗颂，有云：虚谷子兹欲遗形弃世，扫迹人间，趋烟霞广莫之乡，与道冥一焉。十六夜步月登庐山青牛洞绝顶，端坐而化。有还丹百篇，杂著诗文，周易解义及历代君臣括要图，并行于世。

蓝 乔

蓝乔字子升，循州龙川人。母陈氏，无子，祷于罗浮山而孕。及期，梦仙鹤集其居，是夕生乔，室中有异光。年十二，已能为诗章。有相者谓陈曰：尔子有奇骨，仕宦当至将相，

学道必为神仙。乔曰：将相不足为，乃所愿则轻举尔。自是求道书读之，患独学无友，因辞母，之江淮，抵京师。七年而归，语母曰：儿本飘然江湖，所以复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饴焉，曰：服之可长年无疾。留岁余，复有所往，以黄金数斤遗母曰：真气嘘治所成，母宝用之，儿不归矣。潮人吴子野遇之子京师，方大暑，同登汴桥买瓜，乔曰：尘埃污吾瓜，当于水中啖尔。自掷于河。吴注目以视，时时有瓜皮浮出水面，訖迹俨然。至夜不出，吴往候其邸，则已酣寝，鼻间气如雷。徐开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吴始知乔已得道，再拜愧谢，遂与执爨。后游洛阳，布衣百结，每入酒肆，辄饮数斗。能置纸百幅于足下，令人片片拽之，无一破者。盖身轻乃尔。语入曰：吾罗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货药郊外，复置纸足底，令观者取之。纸尽足浮，风云僛僛，蹶而上升。仙鹤成群自南来，起望之隐然。历历闻空中笙箫之音，犹长诵。李太白诗云：下窥夫子不可及，矫首相思空断肠。母寿九十七而终。葬之日，樵牧者闻墟墓间哭声，识者知其来去云。英州人郑总作传。

沈 东 老

吴兴之东林沈东老，能酿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号回道人，长揖于门曰：知公白酒新熟，远来相访，愿求一醉。宋神宗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见其风骨秀伟，蹇然起迎。徐观其碧眼，有光。与之语，其声清圆，于古今治乱，老庄浮屠之理，无所不通，知其非尘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数，于席间，公曰：闻道人善饮，欲以鼎先为寿，如何？道人曰：饮器中惟钟鼎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叶最小，请戒侍人，次第连斟，当为公自小至大以饮之，笑曰：有如顾恺之食蔗，渐入佳境也。又约周而复始，常易器，满斟于前，笑曰：所谓杯中酒不空也。酒至前即尽饮，更相酬劝。道人因命东老鼓琴，乃浩歌面和之。又尝围棋以相娱，止奕数子，辄拂去，笑曰：只恐棋终烂斧柯。道人自日中至暮，已饮数斗，无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虻尚多，侍人秉烛驱拂，偶灭一烛。道人乃命取竹枝，以余酒喂之，插于远壁，须臾蚊蚋尽趋壁间。所饮之地，洒然无有。东老欲有所叩，请学驱蚊之法。道人曰：且饮，小术乌足道哉。闻公自能黄白之术，未尝妄用，且笃于孝义，又多阴功，此予今自所以来，寻访而将以发之也。东老因叩长生轻举之术，道人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离形而顿去，惟死生去住为大事，死知所住则神生子彼矣。东老摄衣起谢有以谕之，道人曰：此古今所谓最上极则处也。此去五年，复遇。今日公当化去，然公之所钟爱者，子偕也，治命时不得见之。当此之际，公亦先期而知，谨勿动念，恐丧失公之真性。东老领而悟之。饮将达旦，则瓮中所酿，止留糟粕而无饮沥矣。道人曰：久不留浙中，今日为公而来，当留诗以赠。因擘席上榴皮，画字题于庵壁，其色微黄，渐加黑。诗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已而告别东老，启关送之，天渐明矣。握手并行，笑约异时之集。至舍西石桥（今名回仙桥），道人先度乘风而去，莫之所适。后四年中秋之夕，东老微恙，乃囑其族入而告之曰：回道人曩年间此月十九日，尝诵予曰：此去五年复遇今日，当化去。意在明年，今乃熙宁之五年也。子偕又适在京师干荐，道人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馆，凡道人所言皆验（今湖州有回仙观，仙迹存焉）。

车 四

蔡元长初登第，为钱塘尉巡捕。至汤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状貌甚伟，求见。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与语，饮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复见之。又明日泊新村，道人复至，饮酒数尽斗，恳曰：夜不能归，愿托宿，可乎？蔡始犹不可，其请至再，不得已许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处于内，戒曰：中夜有相寻觅者，告勿言。蔡意其奸盗亡命，将有捕者，身为尉，故匿之不便也。然无可奈何，辗转至三更，目不交睫。闻舍外人声，俄顷渐众，遂排户入

曰：车四元在此，何由？叵耐，欲就床擒之。或云：恐并损床外人，帝必怒，恐获罪。蔡大恐，起坐呼从吏，无一应者。道人安寝自如，撼之不动。外人云：又被渠缚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闻室内如揭竹纸数万番之声，鸡鸣乃寂。乎从者，始应，问所见，皆不知。道人矍然起谢曰：某乃车四也，赖公脱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第三次矣，自此无所患。公当贵极人爵，吾是以得免。如甚不然，与公皆死矣。念无以报，吾有药，能化铜铁为金银，公欲之否？蔡拒不受，强与乾汞一诀曰：他日有急当用之。天且明，别去，后不复见。蔡以其说传中子脩，蔡死，脩家窜广西，赖是以济。蔡之客陈丙，尝为象郡守，亦知其详。

章 晉

章晉字隐之，成都人。自幼不群，天才卓异。修举业之暇，精妙于易。注太玄经至九卷，忽昼寝，梦见杨子曰：太玄犹如一浮图，有十三卷，汝注至九，天机岂容易泄耶？晉觉，甚疑异之。后略注至十卷，进上宋神宗，喜，赐爵，不受，封为冲退处士。尝与邵雍康节友善。因游广汉金雁桥，见一童，年十二，鬻诗。晉喜之，拉同归，更名经童。晉常看黄庭经，凡看罢，童窃窥之。一日有青衣童持书至晉接书，已失青童。观书皮云南岳布衣真一子书，至西州冲退处士处。及开，但一章，诗云：未遂山中吟，时闻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尘秽浊神襟。归殖南国芝，点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瑶琳。晉因游西溪，偶濯足，有异人李士宁访之，晉遽云：足濯西溪流水去。李速应云：手持南岳寄来诗。晉惊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辞云：吾先往南岳，君宜早来。自后李不复见。经童一日告去，晉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岳候先生。晉曰：汝何以知之？童曰：久矣。童坐亡。逾月，晉别相知而尸解。晉尝炼丹，后服丹，化如蝉蛻也。今人时见之于南岳。段顾言吊之，诗略云：尸解去难寻，空留一鼎金。西州大隐没，北极少微沉。又张贤良诗云：西海从来镇大名，或闻蝉蛻弃遐龄。青城已结神仙侣，碧落俄沉处士星。金鼎炼成真汞药，玉堂传授太玄经。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无才与勒铭。

邢 仙 翁

宋神宗熙宁四年辛亥岁，有武人李官衡州捕盐，深入九疑山，路不可上，舍警民舍，望前岭青烟贯空凝然，指问村人，人曰：见之，不知为何所。李识其处，告举子李彦高。彦高困场屋，久好奇，去学黄老不死术。闻之心悦，裹粮偕李同行。攀缘而上，忽得平地草堂数间，入见老人燕坐，惊曰：子何能至此？此非人可到。答：以慕道来耳。老人笑揖之坐，问姓字，曰：吾唐末人，避世来此，姓邢氏，名不欲闻世间。彦高意其邢和璞，曰：非也。因言闻今国为宋，不知天子姓氏。彦高以熙宁天子传序年月对，老人颌之。彦高诘其地，皆不答。归益粮，复至。老人笑劳之，留五日，惟授以吐纳炼气术。语倦，援琴作操，堂上惊雷怒涛，余韵不绝。自此继往，老人延如故人，无间矣。遂参问内事，曰：此事秘密，未易言也。因曰：吾校天上书，自有程限，子妨吾事，勿更来，吾亦不久徙去。彦高顾书曰：仙矣，犹用此耶？曰：岂有不知书神仙，此皆著自琼房，系玉籍者分籙，已则归之，再给也。徘徊竟别去，出十二诗赠彦高。今记其二，云：无言隐几闲松扃，万古襟怀独自灵。笈契时铺三卷篆，弹冠常动一簪星。青童去斲南山术，野客来寻北帝经。天道不须窥牖见，满门山岳目青青。事业功名不足论，好乘年少入真门。浑如一梦庄生蝶，况是千年柱史孙。须向黄庭分内外，不交周易秘乾坤。他年陵谷还迁变，家住蓬瀛我尚存。篆皆古文，彦高莫识。后不复再往。讨寻其字，十八年始究。彦高颇得道，今往来湘衡，人无知者。王性之为作邢仙翁记。

贾善翔

道士贾善翔，蓬州人，字鸿举。善谈笑，好琴嗜酒，混俗和光，默究修炼。苏东坡尝过之，献书问曰：身如芭蕉，心似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末云：鸿举下语。善翔答曰：老道士这里没许多般数。善翔于宋哲宗朝作犹龙记暨高道传，行于世。一日在亳州太清宫，众请讲太上洞玄灵宝度人经。至说经二遍，盲者目明。时会中有一媪，年七十余，丧明已三十年，一闻经义，豁然自明。后启醮之夕，梦众灵官传太上命，赐其仙服，以善翔为太清宫主者。数日后，竟返真。张商英作真游记，编载其事。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宋哲宗元祐初，如京师，赴省试。中途遇道者云云，即与弟子入由果山炼丹，声价籍籍。士大夫经山下，无不往见。吕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来谒周。周请吕伸足直前，为布气，令人以扇煽之，少顷足疾，火热炎上彻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风雷大作，霹雳甚震，晓视药炉，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谓妻曰：我当略往，七日且复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与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结庐，闻周死，来吊，力劝其妻曰：学道之人视形骸如粪土，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则已无形体可生矣，空中咄咄责其妻而去。异日僧复来，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适方闻讣，故来，前日未尝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后置周影像于僧舍，日轮一行者奉香火，必于地得四钱。又留醋一瓮，至久不败。

刘大头

秘校通斋徐谊，秦人也。宋哲宗绍圣中，赴调京师，过洛中，时盛寒，丐者卧道侧，谊惻然悯之，探篋中得钱三百文，尽以畀之。丐者初不谢，既行数十步，始于马后追呼云：荷官人仁惠济此余生，官人他日到京城，愿访竹册巷刘大头家。谊许之，到京已忘前语。一日诣亲故，过小巷，问左右，云：此竹册巷也。谊乃忆丐者之言，扣门呼刘大头者三，大头出迎曰：官人信士，乃肯访此贱老。揖坐小轩中，呼其妻出迎，拜曰：我前日不遇官人，且为饿殍。亟命具酒盘中，惟贮大桃数枚。酒三行，谊辞退。丐者曰：贫贱无以为意，愿献此桃而已。谊袖之以归。及至所居，觉渐重，不能胜。取视，皆真金也。复往，则其室虚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五十二

刘混康

刘混康字志通，晋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氏，于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梦一羽士入其室，觉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观道士汤含象受业。嘉祐五年，试经为道士，脱落世故，日阅道书，于洞经妙旨，独心得之。患世无明师，乃散发登坛，以天为宗。已而闻三茅道士毛奉柔偏得观妙朱君之道，遂往依焉。毛一见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经篆。乃结庵于积金峰居。一日，有羽人同造其庐，指庵之东隅谓之曰：汝即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当无愧于前人矣。又顾混康额间曰：此无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疵也。以手扣之，明日瘢灭。混康由是勤行利人，远近宗仰。哲宗时召至京师，赐所居庵为元符观。徽宗即位，召赴阙（《皇朝通鉴纪事》云：混康有节行，颇为神宗所敬重，故上礼信之）。崇宁二年，乞归山。七月，有旨用观妙先生朱自英奏，草九老仙都君即文琢玉赐之，仍赐号葆真观妙先生。五年七月，加号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大观二年四月，同

泰州道士徐神翁、天师张虚静，一时复会上清储祥宫，各赐道院以居。未几羽解。五月，特赐太中大夫。始末优异，各载丰碑。

王 筌

王筌字子真，凤翔阳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为进士，筌独闲居乐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间，野妇从乞瓜，乳齐于腹。筌知非常人，问其姓，曰：吾萧三娘也。筌取瓜置诸囊以遗之，妇就食，辍其余，曰：尔可尝乎？筌接取而食，无难色。妇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当度后学，吾明日挾汝往见。及见海蟾，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长跪，传至道，授丹诀，戒以积功累行。遂还家白母，遣妻归。周游名山。一时大臣荐其贤，赐封冲虚处士。宋哲宗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峰石洞忽开，真诰所谓华阳洞天便门者也，一闭千岁矣。又甘露荐降，道士刘混康曰：必有异人。既而筌乃来，受上清篆。是夕仙乐闻于空浮之上，留逾岁，昼梦二天人与黄衣使者数百，乘拥白虎来迎，跨虎而行，登危蹊险。由中峰入石洞向所开便门。顾视左右金庭玉堂，两青衣童子入通见茅君，再拜谒。君问：劳甚厚。曰：帝已敕汝华阳洞天司命府丞。因赐金敕以还。及寤，别混康曰：吾数将尽，且有所授，从此逝矣。下投道人葛冲曰：敢以死累公。预言八月十七日当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逝，时徽宗建中靖国岁，春秋六十一。

徐 守 信

神翁徐守信，海陵人也。为天庆观佣役，服弊衣，曳绳屣，或时跣足而行。终日无为，惟执簣洒扫，且诵度人经不绝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来，病癰其恶，众厌恶之，斥居观后茅庐中。神翁独卧事之。元吉已而死，神翁丐钱为敛瘞。既已，归茅庐，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异事，入神之，因称为神翁，始知得道于癰道士也。观中或绝食，神翁曰：吾当为汝求之。即入殿上，卧久而出，语众道士曰：至矣。顷之，负米而至者肩相摩也。有以白金为奉，神翁置之床。盗阍其亡方发关而入，则见神翁正色坐床上，盗惧而走，自是四方多来问灾异。吕惠卿吉甫除丧赴阙，枉道过神翁。神翁惊奔，吉甫追之。神翁顾谓曰：善守善守。吉甫拜而去。既还朝，俄以事黜知单州。蒋之奇颖叔主发运江淮，议凿漕渠，而忧有石不可迹导，疑未决，以访神翁。神翁望其来道谕之曰：开即开，何许人也？颖叔叹服曰：异人也。漕渠遂果开。宋哲宗不豫，遣吉甫降香至，神翁书符，吉甫以进。未几，徽宗嗣位。崇宁初召之，不肯往，强舆至东都，复不可留，乃礼归之，即海陵为建仙源万寿宫使居焉。大观末尸解去。

张 润 子

张润子，不知何许人也。往来嵩高山中，常为役于诸道士精舍，而不肯受其一钱。蹶屣而衣楮，寒暑不易也。每语人曰：人身要滋润。人不领其旨，但呼为润子。或叩其言，则复谬乱，其辞不可诘。世传其诗曰：溟滓深藏大道根，槁形存志默然昏。霏霏雨洒昆仑路，浩浩风轰瀚海门。日月气交金鼎暖，乾坤爻动玉炉温。须将此理生前炼，莫学凡夫死后论。久之，去佣于郑州之新郑李氏。宋徽宗崇宁三年，辞李氏，留颂曰：学勤于初，成之有余，一身常润，百海不枯。道隐元冥，馥食鹤居，精成功毕，复我清都。是日，语其徒曰：玉皇有诏，吾升天矣。顷之，舍东南巨槐上有五色云、天乐之音，润子乘云而去。

王 吉

王吉，单州老兵也。盛夏常坐卧烈日中，隆冬没溪水，惟见其首，邦人多称其有道。宋徽宗崇宁初，万俟卨从其父为单州太守，吉时过虚，虚延之书馆，饮以酒。酒竟，吉辄取案上笔书精方，用药才一二，以治奇疾无不愈者。虚方少年，未之重，率随手弃之。一日，吉

来语虚曰：贵人频以酒食害脾胃，遂致恙。吾以按摩法授君，然慎无漏吾言。已而忽告虚曰：吾将去矣。翌日而化，或为瘞之。居数月，有见于傍郡者，归发瘞，惟所蹶屑存焉。虚自是年垂七十，颊如桃花，益能加餐，每剧饮至夜分，而用其所授之法，有验，虚始悔恨少时不能知其异人，求学其所以长生久视者。虚所受，虽其兄亦不得，传兄参知政事也。

祝 大 伯

祝大伯，不知何许人也，尝为佣于信州贵溪桂安时家。大伯外若椎顿老，而服役唯谨。一日，忽自外来，举止异常，且曰：适有道人以药遗我，今能不食矣。安时验之，果然。自是盛夏暴烈日中，冬偃冰上，然为佣如故。桂氏稍重之，欲以为客。大伯辞曰：吾当为人佣，岁满乃去尔。久之，当宋徽宗大观三年，忽告安时曰：去此十余里白花岩，有人召我，主翁能俱往乎？安时即从之。未至，已闻管弦之音，彤云郁然覆山。安时方愕眙，而大伯辞去。言未卒，已不见。

刘 益

刘益，京兆蓝田人也。隐居子直庵庐六十年，肤如玉，面有壮容。饮酒数斗不乱，上下峻阪若履夷途。宋宣和初，京兆以闻，徽宗遣使召之。方秋剧雨，泥淖没踝，益徒步而使者骑不能及。既至东都，徽宗礼之厚，然非所乐也，力求还山。常止于华严川浮屠精舍。宣和末告其徒曰：山川草木何腥膻之甚耶？吾恶之。遂尸解去。将葬，体如蛻焉。已而戎难作，其徒始异其言。

魏 二 翁

魏二翁，濮州雷泽世农也。乡父老自幼见之，状貌常如七十余。身一布裘，手持蒲簑，曳杖而行。素不知书，瞳子若眊然而能蝇头细书，时时语人祸福，里闾稍重之。方严冬，或制纻奉二翁，窃盗间知之，夕至所止庐傍。二翁逆呼其名曰：尔需我纻乎？遂投与之。盗惊，谢再拜而去。先是，鄆城有王老志者，徽宗尝梦见之，即日召至东都。少焉复闻二翁名，遣使即所在起之，使者访得其庐，但闻二翁鼻息鼾如雷，而不见其形影。使者惧无以复命，请甚至。二翁只在其庐也，迫之行，则又不知所在，竟不能致，惟得颂一章以归。其辞曰：我今入山，避此嚣烦。卫以卒史，聘以达官，岂易我乐。物外清闲，养真存气，七返九还。金丹既就，遂陟仙坛。蓬莱绛阙，玉户金关。有能学我，云路非难。宣和初，忽尸解去。乡人为敛葬之，举棺若空，遂启视之，惟有藏头诗云：火田心主须防慎，行方成后世传。守坎离为要妙，趋名利作忧煎。程若识丹霞法，路应归紫府仙。

王 老 志

先生姓王，名老志，濮州之临泉人也。尝遇钟离真人授内丹要诀，以道术知名。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寄所亲致意，先生答之诗曰：多年退罢老公人，手种桑麻数百根。尽是笔头擲拈得，一枝枝上有冤魂。竟拒不见。濮有士人饶口，欲以语穷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环以高墉，但开狗窦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谈辞如云。忽见地有旋涡处，俄已盈数尺，中有鳞甲如斗大。先生谓士人曰：子亟归，稍缓必致奇祸。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电雨雹倏起，马蹊局不行，乃入土室避之。望生庵庐百拜乞命，仅得免。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诏州县敦遣至京师，赐号洞微先生。四年正月加号观妙明真洞微先生。先生虽掉头禄豢，然时出危言讽天子。一日，徽宗召之入禁御，显肃皇后在坐，先生卒然出幅纸曰：陛下他日与中宫皆有难，臣行死，不及见矣。臣有乾坤鉴法，可以厌禳。然尤当修德，始可回天意。请如臣法铸乾坤鉴，各以五色流苏垂置于寝殿。臣死后，当时坐鉴下，记忆臣语。日做一日，思所以消变于未形者。上竦受其说。有诏庀工，鉴成进御，而先生归濮解

化(《皇朝通鉴纪事》云:宣和四年十月辛未,观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赐金以葬,赠正议大夫。《宣和录》云:先生所居地必生花,谓之地锦)。靖康陟方之祸,二宫每宝持之。且叹其先识,纳君于正道也。

李 思 广

李思广字景渊,庐陵之吉水人也。幼岁隶业开明观,后策经受冠褐。志操特异,每放意山水间,得钱即易酒,或独饮于市。年逾七十,容貌不衰。少与人言,不知其何修证也。宋徽宗政和四年,浮游螺川,常驻于习溪桥酒家,一老嫗颇以为异常,以倩酒饮之,不问酒直有无,岁久不替。一日忽谓嫗曰:我将有所往,谢尔厚顾,别得奉书为报。又留饮,至醉宿千肆中。次晨起视,则已化去。形体温然若生,香满一室。复闻于外,遽报所亲殓葬后园。月余,有客自衡岳来者,云途中邂逅景渊,樵亦熟识,见衣冠如故。寄书谢酒嫗及亲族,后聚众发冢开棺,不见其尸,唯存绦系竹杖而已。

荣 阳

荣阳,东平人也,常鬻墨于市,人称之为二郎。其后游蜀至尤县,与郡从事登越王楼,夜有屋瓦堕,二郎曰:一败鬼为之尔。从事以问守卒,云:日者缮修楼时,有梓人堕败而死。从事大惊。二郎俄谓太守赵某曰:宜亟去,不然祸将及。明年,南蛮毁障候深入蜀,以下皆得罪。宋徽宗宣和初,诏求异人,部刺史以名闻,诏乘传至东都。二郎曰:时方如是,我尚何为哉?部使者强之,不得已遂就道。既至,徽宗访以所学,不对,因赐钱十万遣归。二郎复还蜀,平居不食,惟时饮酒。与成都诸生马倩饮阕中,饮已,二郎举袂,若有所招者。顷之,钱出于袂,盈几上,而去。会其数,则与酒直相当也。见病者,则取木枝尺许嘘之,置病处,寻取掷于地践之,或又弃之,病者辄愈。或苦目眊,二郎曰:吾分汝以目光。即张目,令眊者视之,二郎目光注射,殆不能视,其眊亦减。一日携郑子成墨过刘长源父所,长源父调之,则烂烂成金矣。长源云:见二郎四十年,有壮色,未尝衰,多言隋唐五代事。或曰:二郎盖善移精变气之术。高宗绍兴中,荣薨以提举茶马入蜀,云:二郎,其曾大父行也。盖其先五世。曰:涇者转漕益都,二郎从之,当时殆百数十岁,居青城山小麻溪。于绍兴间化去。

雍 广 莫

汪叔詹字致道,徽州歙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以司农少卿总领湖北财赋,尝赴大将田师中宴集,适最后至,漕使鄂守已先在与田奕棋,一道人曰木先生者,亦坐于傍,见汪揖曰:久别,健否?汪愕然曰:相与昧平生,何言久别?道人曰:公已为贵人,忘之矣,独不记宣州道店说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谢。道人去,汪谓诸客曰:徽宗崇宁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单骑之官,投宿小村邸,惟有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不可前,不得已推户径入。曰:值暮至此,与公同其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顾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读唐书否?某愠曰:某虽寡学,宁鄙陋至是?又笑曰:记牛僧儒传否?某以其言无序,怒不答。秀才曰:吾言非他,公乃僧儒后身,前生为武昌节度使,缘未尽,今生当再往,异时官禄多在彼土矣。某亦异之,疑为相师,问其姓字,徐对曰:公知有雍孝闻者乎?吾是也。自崇宁之初殿廷驳放,浪迹山林,偶有所遇尔。叩其术,不肯言,终夕相对,论大道而已。至晓别去,不复再见。蜀人皆言其已死,适睹道人之貌,盖雍君也,丰采与四十年前不异,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惊叹。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为总领,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广莫,往来河汭间,见人惟谈文墨,殊不及他事,无有知其为异人者。沈潜字道源,亦识之,云:政和中以道士说法,徽宗谓其得林灵素之半,故以木为姓。

皇甫涣

皇甫涣字致远，开封人也。赋性闲淡，有敏识卓见。修举业之暇，尤妙于三玄。知命不负，学作黄冠，在京东太乙宫受业，举止状义而不明。宋徽宗政和初，朝廷兴道学，先生向化。次年，试辟雍，作魁，圣览程文，赐金坛郎，不就，乞换自在公。凭野装游历，寻访于西洛，遇至人冯野人，得其道要。后游南岳，栖凌虚台会真观思真。未几，诏赴阙，居太一宫高士寮。后乞还山，居汝水而坐亡。

茴香道人

宋徽宗政和末，林灵素开讲于宝篆宫，道俗会者数千人，皆擎蹠致敬，独一道人瞋目在前立，林讶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答曰：无所能。林曰：既无所能，何以在此？复答曰：君无所不能，亦何以在此？徽宗时在幕中听，窃异之，宣问实有何能。对曰：臣能生养万物。即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种者，得茴香一掬以付之，俾二卫卒监视，种于艮岳之趾，仍护宿于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视茴香，蔚然成丛。

邹葆光

邹葆光，少隶罗浮山冲虚观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名闻九重，召至凝神殿，试以道术。有七道士从之，倏不见。上问为谁，葆光对曰：臣居山习剑术，此七人者，古松也。上异之，拜金坛郎。

龚元正

龚元正字端本，武陵人。家贫好学，带经而锄，后去为道士。天性淳恣，向道精专。创建新宫大殿，巍楼杰阁，广厦重廊，金碧辉映。手植松杉数十万株。宫成，赐额万寿，赐号冲逸大师。住持四十年，未尝背众一食。一日召其徒曰：不出五日，吾逝矣。四日端坐，诵老子道德经，迟明俨然而化，时宋徽宗宣和年。

沈若济

沈若济，临安人，结庵茅山，以施药为务。宋徽宗宣和间，蒙召对，赐封洞元先生。尝指华阳洞之东隙地曰：死必葬我于是。其徒以地势污下为言，不听。高宗绍兴十五年解化，其徒奉治命掘地六尺许，得石板，大书六字曰：沈公瘞剑于此。观者异焉。

张淡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峡山，少年时好与方外人处。有张淡道人过之，留馆其门。巾服萧然，惟著青布夹，道衣中无所有，虽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则携铁笛入山间吹之，彻晓乃止。逢原学易，尝闭户撰大衍数，不得其法。张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日当语子。明日授以轨柝等步之术，凡人生死日时与什器草木禽畜成坏寿夭皆坐，因持以验之，不少差。最好饮酒，时时入市竟日，必酣醉而返，而囊无一钱，人皆云能点艮以自给。逢原欲测其量，召善饮者四人，更迭与饮，自朝至暮，皆大醉，张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见其倒壁下，以足挂壁，散发垂瓦盆内，酒从发际滴沥而出。逢原之祖德谿，年七十余矣，张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厄，速用我法禳袪，可复延十岁。徐氏不信，以为道人善以言相恐，勿听也。语才出口，张已知之，即舍去，入城中罗汉寺。明年五月，德谿病，逢原始请之，不肯行，因死。其徒有头陀一人，又秘藏纸画牛一头，每与客戏，则曰：图挂壁剉生草其傍，良久草或食尽，或齧齧过半，遗粪土地，可扫也。以牛与头陀，而令买火麻四十九斤，纽为大索，嘱之曰：吾将死，死时勿棺殓，只以索从肩至足通缠之，掘寺后空

地为坎埋我，过七日辄一发视。头陀谨奉戒，既死七日，发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发，但余麻索在，并败履一双，尸不见矣。逢原尝赠之诗曰：铁笛爱火风月夜，夹衣能御雪霜天。伊予试问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坚。张以匹绢大书之，笔迹甚伟。又以匹绢书炼汞法授逢原。逢原死，乡人多求所书法，其子梦良不欲泄，举而焚之。

张 拱

汴人张拱，举进士不第，家甚贫，母党龚氏，世为医，故拱亦能方术。置药肆于宜春门后坊，仍不售。尝晨起披衣，栉发沐洗，颇有道士迎日而来，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径造肆中，顾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颇忿其倨傲，作色问所来，答曰：汝无诘吾所从来，正欲见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师固多其比。掷一钱与之，麾使去。笑曰：吾无求于人，以汝有道质，故来诲汝，何相拒之甚邪？拱悟，取冠巾而出，与之语及仙家事，理致精微，闻所未闻。于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见临，愿终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贫，饘粥不继，饒使不食可饱，俗上愿也。俄而鬻蒸枣者来，道士取先所掷视钱买之，得七枚，顾谓拱曰：神仙以辟谷为不然，却粒则无滓浊，无滓浊则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张子房诸人乃以丹药疗饥，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则仙才也。乃取七枣熟视而噉之，曰：汝啖此，可终身不食。人或强使之食，亦无禁。复欲不食，则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从。然既啖七枣，当应七梦，豫为汝言，汝事亲既终，婚嫁既毕，已能不食，复又何求？宜脱身诣名山，于悬绝处寻石穴深广有容者，自累石塞门。一念不起，坐卧行立于其间，自有佳趣。仪及半纪，则汝之身如蝉出壳，逍遥乎六合之外矣。过此，非今日可语汝也。言竟，振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门，无所见，拱乃知其非常人，怅然有所失者累月。闻饮食辄呕，遂不食。逾二年，粪溺俱绝，神气明爽，步趋轻利。每自试其力，从旦至暮，缘京城外郭可匝者五反，盖数百里也。前后得七梦，如道士言不少差。母病痔二十年，众药不验，漫以七枣余核进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内，视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刚，果忿恚而卒。家人益忧疑之，逼而饒之食，食逆而吐。前后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诈者，扁诸室试之，不以为苦人。或召医，则携药而往，至则登病者之席，坐于旁，虽逾旬涉月，杯水粒无所需。喜饮，好作诗，行年六十而颜色如壮者。后其母歿，不知所终。李方叔作传。

李 筌

济南李筌字定国，寓临安军营中，以聚学自给。暇则纵游湖山，尝诣净慈寺，过长桥，于竹径迷路，见青衣道人林下斲笋，筌揖之，道人问所往，曰：将往净慈瞻礼五百罗汉。道人曰：未须去，且来同食。烧笋食之，甚美。俄风雨晦冥，失道人所在。筌惶惧伏林间，少顷雨止，寻径而出。至寺门下，觉身轻神逸，行步如飞。洎归舍，不复饮食。其从兄名莫字大猷，为诸王宫教授。将之任，遣仆致书，见其颜如桃红，且能辟谷，以语大猷。及大猷至，则已去，云游茅山矣。后又闻入蜀，隐青城山。大猷为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访所在。眉守复书报，数年前已经举乘云而去，今惟绘像存。

蒋 风 子

蒋风子者，本邵阳之居民。赋性愚直，言无忌惮。人事不人，或小有小疵，不拘贵贱，面而伸之。周游南岳，见中岭陟峻出意修之，亦不知其宿食之所。忽日有樵者，顶青巾，负薪而鬻之，曰：千辛万苦而食用不给，与子一粒药，吞之力可陪矣，自此但饮水而已。衣衫尽弃，寒暑不问，众称之为风子。周游湖湘，常便卧衢路，虽势位不能屈，毒药不能加，虎狼无所损。独行自语，人莫之测。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人山不知其几年，问之，亦自不言岁数。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岁者，言自小年已见其丰姿，今其容貌须鬓不异于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飞。遇饮而饮，遇食而食，或辟谷数日。不避寒暑，萧然一庵，傍无侍者。常夜坐于飞云顶石岩间，有虎侍傍，不叱遣之，达旦乃去。贵宦游山求见之，多不遇。遗之诗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犹在。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五十三

林灵蘧

先生姓林，本名灵蘧，字通叟，温州永嘉人也，家业寒微。其母夜归，觉红云覆身，因而有孕。怀胎二十四月，一夕梦日光入室，有神人衣绿袍玉带，眼出日光，执笔告曰：来日借此居也。翌日阴云四合，霹雳三声，先生即降诞。金光满室，相貌殊伦。长五岁，不语时。五月五日，风雨大作，有道士顶青玉冠，衣霞衣，不告而入。见先生，喜曰：久不相睹，特来上谒。相顾抚掌，大笑出门，追之不及，自此能言。出语有据，不杂儿戏。七岁读书，粗能作诗，日记万字。苏东坡轼来见，以历日与读，一览了无遗误。东坡惊异曰：子聪明过我，富贵可立待。先生笑而答曰：我之志则异于先生矣。东坡云：子当如何？先生曰：生封侯，死立庙，未为贵也。封侯虚名，庙食不离下鬼，愿作神仙，予之志也。先生年将三十，博通儒道经典，志慕清虚，语论孤高，迥脱尘俗。初，先生游西洛，遇一道人，姓赵，交游数载。忽一日，道人云：我大数将至，与子暂别，后事望子主之。七日果死，乃在客舍，先生竟为沐浴安葬。遗下青钱二十五贯，尽其数用，不余不阙。及遗衣囊中有书三册，细字如珠，间有天篆，人莫能识。分为十九篇，盛以绛纱，题云付与林某。册上题曰神霄天坛玉书。皆有神仙变化法，言兴云致雨符咒，驱遣下鬼，役使万灵。册尾有支使二十五贯钱数，逐项皆合。先生自受其玉书，豁然神悟，察见鬼神，诵咒书符，策役雷电，追摄邪魔，与人禁治疾苦，立见功验。驱瘟伐庙，无施不灵。先生次年至岳阳酒肆，复见赵道人云：子乃汉天师弟子赵升也，向者所授五雷玉书，谨而行之，不可轻泄。即日为神霄教主雷霆大判官东华帝君有难，力当救之。崇宁五年中秋夜，徽宗皇帝梦游神霄府，赴玉帝所，召乘车辇，侍卫森列，腾空而上。遥望金阙门，仙官玉童、金甲力士备守之。次见一人星冠法服，执圭前引帝入阙门，上有朱牌金字，曰神霄玉阙之门。次向西有一门，殿上牌曰碧霞之殿，殿上金光如日，不能仰视。次过一小院，金钉朱户，曰玉枢院。分司列局，官吏严肃。有一朱衣吏迎引而入，揖云：此帝君旧居，请坐东位少待。须臾有一玉童引帝朝见玉皇，帝稽首再拜，惟见金光中传旨下，云：修国事，去奸臣，任忠贤，守宗社。帝即再拜，出见朱衣吏，送出金阙门。复以七宝华车及侍卫官吏，送帝自天门而下约百余步，见一道人青服青巾，跨青牛而上。从者皆鬼面，岩钱二鬼面四目，执幡而前，仗剑持戈，导从甚肃。至御驾前，扬鞭呼万岁。帝急驻车，按问道人，奏曰：今日伏睹天颜，臣之万幸。言讫，驾青牛自天门而上。帝梦觉，录记之。大观二年四月，诏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师刘混康奏曰：臣以愚蒙，无可副圣意。有在世神仙林灵蘧，生居永嘉，何下诏之晚也。帝即遣使求之，不起。至政和六年十月，驾幸于太乙东宫，敕委道录徐知常奏，所有温州道士林灵蘧，在道院安下，言貌异常，累言神霄事，人莫能晓。尝作神霄谣，题于壁，今录奏呈帝览。读其文，皆神仙妙语。喜甚，乃令徐知常引林灵蘧入见。帝曰：卿有何法术？先生奏云：臣上知天上，中识人间，下知地府等事。帝视先生，风貌如旧日识之。帝曰：卿昔仕乎，旧曾面朕乎？先生奏对：臣往年中秋上朝玉帝，瞻见陛下天颜，曾起居圣驾。帝曰：朕方省

之,记得卿乘青牛,今牛何在?先生奏曰:青牛寄牧外国,非久进来。帝甚奇之,御书改名灵素,赐号通真达灵先生。非时宣召入内,删定道史经箓灵坛等事。帝以师事之,特建通真宫为居。兴宝篆宫,建仁济亭,散施符药。次开神霄篆坛。神霄宫成,帝领群臣蔡京等庆宫。早斋罢,帝引百官游行,曰:宣德五门来万国。蔡京等沈思,无以答,帝顾林曰:师能对否?先生应声曰:神霄一府总诸天。帝大喜。先生被旨修正一黄箓青醮科仪,编排三界圣位,校正丹经子书。每月初七日升座,洎亲王内贵、文武百官,皆集听讲三洞道经。或御驾亲临,亦于座下。自此东京人方知奉道也。《皇朝通鉴》云:政和七年,两浙道士林灵素至京师,二月御上清宝篆宫,命通真先生林灵素讲道经及玉清神霄王降生记,有翔鹤数千,飞鸣久之。先生集九天秘书,龙章凤篆,九等雷法,集成玉篇进上。昔汉天师有神霄雷书二十卷,并天部霆司八角雷印六颗。至第八代天师藏十卷,并六印文,并晋火痕印文。国初,张守真遇翊圣真君传赐五卷。帝欲得雷书金经全足,收入道藏,求访不得。先生静夜飞神,从玉华天尊奏告上帝,乞赐观看雷文并霆司等印。帝遣六丁玉女以印授之,一天坛玉印,一神霄嗣教宗师印,一都管雷公印,一天部霆司印,皆坚如铁石,非金非玉,及以雷书五卷赐灵素看。先生拜谢,怀印而还。省录雷书进奏,遂得全集。政和七年七月,高丽国果进青牛到京,帝不胜欣喜。百官拜贺,帝即赐先生乘骑入朝。先生遂作青牛歌一篇,首句有云:政和丁酉西风秋,天子赐以骑青牛。成篇进奏,帝大悦。八月,先生复撰明点纲纪录进,帝赐綬梓。重和元年,华山因开三清殿基,巨石匣中有雷文法书一册,乃金地茧纸,进至御前,与先生上年所进雷书不差一字。帝喜曰:何灵素神圣聪明,记之如此。帝又于禁中自书青词,实封密奏。翌日宣先生问曰:卿尝言能知天上事,朕昨夜奏青词,达否?对曰:青词不达,缘误写一字,为灵官所收。历历读奏,帝抚先生背曰:真入聪明神仙也。奉敕赐玉真教主神霄宫林公。伴膳,帝叹曰:每思皇后英魂何归,朕尝闻唐明皇令叶先生追杨太真相见,师能致否?先生应云:谨领圣谕。至夜设醮,飞符召之。奏云:皇后见在玉华宫,与西王母宴集。闻宣召,顷刻驾青鸾而至。移时,闻异香袭人,天花乱坠,仙乐满空,皇后即至矣。帝熟视,与存日无异,但仙服圭履与人间不同。后见帝曰:臣妾昔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会,思凡得罪,谪下人间。今业缘已满,还遂旧职。荷帝宠召,闻命即临,愿陛下知丙午之乱,奉大道,去华饰,任忠良,灭奸党,修德行,诛童蔡,此祸可免,他时玉府再会天颜。不然,则大祸将临。因循沈坠,切为陛下忧之。帝问:卿昔在仙班,是何职位?曰:臣妾即紫虚元君阴神也,陛下即东华帝君也。帝曰:禁中诸人并臣僚等,无惜一言。曰:明节乃紫虚玄灵夫人,王皇后乃献花菩萨,太子乃龟山罗汉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头,童贯是飞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东海巨螭精。帝又问国祚如何,默默不答,良久云:天数有限,不敢久留。言讫,渐渐不见。先生尝与帝飞神游青华宫,上游月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凡有醮告,多致景云仙鹤之翔。亢旱祈禳则啸命风雷,兴云降雨。五月,赐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侍中大夫。九月,特授本品真官,免视法。十月,天宁节前三日建祝寿大醮,奏邀御驾。候三更,瞻见郁罗萧台,天仙众真俱从太上道君亲降,与陛下增寿。帝闻之斋沐,同三殿九宫宰执亲王同观胜事。是夜,天无浮翳,月朗风清。初闻天香满席,仙鹤翔翔,五色彩云四合而上。仙乐声喧,环佩振响。去地五丈余,虚光明中闪出楼台宫殿,天丁力士、玉女金童,建节捧香绕于台畔。上有玉牌,金篆郁罗萧台四字。众人皆不见,惟帝与张虚静见之。帝上香再拜,宣皇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圣宝塔也。帝怒,敕内侍策出。奉圣旨,皇太子不得再与神霄醮会。上谓先生曰:太子元是龟山尊者,亦曰圣贤,何如此不通正教?先生对曰:罗汉生前持斋执戒,忍辱修行,既堕凡间,合为贵人。但有孝慈,不通玄旨,愿陛下勿责太子也。十一月,赐冲和殿侍宸。十二月,奉修佑圣殿。帝曰:愿见真武圣像。先生曰:容臣同虚静天师奏请。宿殿致斋,于正午时黑云蔽日,大雷霹雳,火光中现苍龟巨蛇,塞于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愿见真君,幸垂降鉴。霹雳一声,龟蛇

不见，但见一巨足塞于帝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愿玄元圣祖应化慈悲，既沐降临，得见一小身，不胜庆幸。须臾遂现身，长丈余，端严妙相，披发，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带腕剑，跣足，顶有圆光，结带飞绕。立一时久，帝自能写真。更宣画院写成，间忽不见。次日安奉醮谢，蔡京奏云：切恐真君未易降于人间，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张守真请降，亦有画本，用匣御封藏于阁下，群臣皆不许见之，乞取对之，可见真伪。奉圣旨宣取，太宰御封尚在，拆展看，与今来现本一同，更无差殊，帝愈悦。又请北斗七真二使者，乘金桥而降，此不画录。帝瞻拜七真，闻斗中降语云：幸速避地，勿尚奢华，当出圣断，毋听奸邪所败。言讫，迤邐升空。此夜帝喜，邀虚静与先生同宴。宴罢，同游禁中一阁下，见碑题曰元祐奸党之碑。先生与虚静看之，各俯首致敬，因请纸笔题诗云：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反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帝翌日以诗示太师蔡京，京惶恐无地，乞出，不允。先生有一室，两面窗前门后壁乃入靖之处，中有二椅，外常封锁，不许一切人入。虽驾到，亦不引入其室。蔡京疑，遣八厢密探之，有黄罗帐、上销金龙床及朱红椅卓。奏上：林公有僭意，愿陛下亲往，臣当从驾指示。敢有不实，臣当万死。帝即幸通真宫，先生迎驾起居，帝与京径入其室，启封关锁，但见粉壁明窗，椅卓二只，他无一物。蔡京惊惶战惧，叩头请罪。先生请问其因，帝曰：蔡京可诛。先生奏乞赦之。乃指室中壁上，请帝近观。帝子细看之，有一小符，乃金楼玉殿符也。下画黄罗帐，如钱大，上有细字，书云：天尊御座。先生曰：臣每请玉华天尊下降坐此，臣焉敢僭。帝笑曰：卿游戏得好。帝曰：朕闻汉武帝尝请西王母降见问道，朕欲见西王母，卿能致否？先生云：谨领圣谕。乃于香炉上烧一小符，少顷见王母领诸玉女乘云而降，一如常人，与帝对坐，顾先生曰：今日何缘，特蒙相召？先生曰：今天子慕道，愿见元君。帝即起，拈香再拜。王母曰：东华帝君免拜。帝曰：今睹仙颜，万劫千生，实为荣幸，若有指教，敢望圣慈。王母曰：凡事可请问侍宸林先生、张虚静天师，可脱大难。帝曰：元君既降，得无垂训？王母遂授帝神丹补益之术，曰：察奸臣，迁都长安，法太祖、太宗行事，虽见小灾，不为大祸。不然，后悔无及矣。言讫而去。一日皇太子上殿奏曰：林灵素妖术，愿陛下诛之。臣每日念他自知法广大，不可思议，如陛下不信，乞宣法师等皆见在京，可与林灵素斗法，别其邪正。时有十四人会于凝神殿，帝宣太子诸王暨群臣观看。先生嚥水一口，化成五色云，中有仙鹤百数，飞绕殿前，又有金龙狮子杂于云间。某等奏曰：此非也，乃纸龙鹤耳，容臣等讽大神咒，即令龙鹤坠地，化为纸也。太子闻之，喜曰：若果然，则林灵素法伪当斩。正诵咒间，十四人中止有两人能讽，余者皆不能语言，面若死灰。皇太子叱先生曰：诸人若死，教尔还命。念咒讫，仙鹤龙加百数，蔽日遮云。帝曰：此件无效，别有何术？十二人皆伏地战惧，其二人奏云：臣能咒水百沸。宣水令咒，果然。太子擎水盂向帝前，呼先生看。先生取气一口吹水中，水即清凉且结成冰。帝责云：本朝待汝等甚厚，敢来妄言。先生奏云：乞烧木炭一千斤为火洞，表里通红，臣乞与二人同入试验。良久火洞已成，先生云：臣乞先入洞，乞令二人随入。先生入火洞，火不著衣。诸人伏地哀鸣，告太子曰：乞救臣等性命，情愿戴冠执简，听役施行。皇太子下殿拜告，乞纳皇太子册赎罪。奉圣旨免罪，惟道坚二人系中国人，不应罔上，送开封府刺面，决配于前令众。宣和元年正月八日，上诏天下僧徒并改称德士。先生上表云：臣本山林之士，误蒙圣恩，若更改僧徒，必招众怨，乞依旧布衣还乡。圣旨不允，不得再有陈请。五月大水犯都城，帝命先生治之，先生奏曰：此水难治，乃天意以戒陛下。兼此水自太子而得，臣不敢漏泄天机，但试令太子拜之，可信也。即令太子上城，降御香四拜，水退一丈。至夜，水退尽。京城人皆言太子德也。先生上奏云：臣初奉天命而来，为陛下去阴魔，断妖异，兴神霄，建宝篆，崇大道，赞忠贤。今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权；童贯国之贼，付之以兵卫。国事不修，奢华太甚。彗星所临，陛下不能积行以禳之；太乙离宫，陛下不能迁都以避之。人心则天之舍，皇天虽高，人心易感也，故修人事可应天心。若言大数不可逃，岂知有过期之历。臣今拟暂别龙颜，无复再瞻天表。切忌丙午、丁未甲兵长

驱，血腥万里，天眷两宫不能保守。陛下岂不见袁天纲推背图诗云：两朝天子笑欣欣，引領群臣渡孟津。拱手自然难进退，欲去不去愁杀人。臣灵素疾苦在身，乞骸骨归乡。又降诏不允。冬，全真主言林灵素妄言迁都，妖惑圣听，改除释教，毁寺人臣。先生闻之，大笑，呼弟子开监宫官吏曰：前所赐之物，约三百檐，自去年用十字文字号封识，籍书分明，一无所用，可回纳宫中。只唤一童子携衣被，行出国门，宣唤不回。帝赐宫温州（《东都事略》云：宣和元年冬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坛，大赦天下，放林灵素归山）。先生顷在京时，虽宰执亲王不与交谈，亦不接见宾客，惟虚静天师至，即开门对话终日终宵。此外则东西皇城使张如晦者，旧在通真宫，出则同行，坐则同席。宗师法教，独张一人得其妙也。既还乡，则同居永嘉。宣和元年八月，忽一日携表见太守，乞为进。及别州官亲族邻里，曰：尘世不可久恋，况大祸将及，即当辞去。至十五日既望，命如晦曰：吾法门以付，惟汝尚有六印九符并六丁妙用神机，尽付与汝，世代只传一人，无致轻泄。并七宝素珠一串，如主上来取，即便分付。汝将来当为朝廷全节大忠，今则别去，他时神霄再会。言讫，索纸笔书颂云：四十五岁劳生，浮名满世峥嵘。只记神霄旧路，中秋月上三更。书讫，上香一炷，时正三更，月朗风清。忽有霹雳一声，先生坐化而去。先自指坟于郭外，遗嘱张公与诸弟子曰：可于正穴下更开深五尺，见龟蛇即遂下棺，见五色气出，不候盖上，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果见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帝闻之，惊叹呜噫，御制祭文敕：呜呼，生者假有，死者返真。志道者为洞达之士，哀死者非悟解之伦。倏尔而来，洞然而去。去住不以形骸为己累，存亡不以显荣为足珍，乃超生死之道，达幻化之理，惟仙卿之能乎。呜呼，仙卿之生非生也，天将假乎佐天行化，助国济民。仙卿之死非死也，复归乎天，大道咸行，群迷已觉，故神凝粹乎天真，尸解托乎世数。乘云气，骑日月，游蓬瀛之巔乎，步紫虚之玉墀乎，不可得而测之者也。今仰守臣执人间之世礼，致祭柩前，若精爽不昧，歆此宠嘉尚飨。敕：侍宸林公羽化，仰守臣闾丘骂如法致祭，仰侍从官吏卜地安瘞。将囊中金器出卖，作黄篆大醮一月日，欠钱将省库钱支用。录奏呈，不得观望灭裂，当别差官审察，以称朕旨。始终待遇之意，敕封九十五字尊号宝诰，敕赐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极西台仙卿、雷霆玉枢元明普化天师、洞明文逸契元应真传道辅教宗师、金门羽客、冲和殿侍宸行特进太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鲁国郡开国公，食邑八千一百户，实封三千户，赐紫玉方符通真达灵元妙护国先生林灵素。靖康元年，渊圣皇帝即位，果元取七宝素珠，次遣使监温州郡守巡尉伐墓，三日不知去处，但见乱石纵横，黑风大雨，雷电火光，霹雳震地，人面不能相睹，异兽巨蛇交出。护卫乃实录其事，具奏。渊圣闻之，大惊，再遣使赐御香至温州，委守臣修设大醮，奉安谢罪敕，封通真达灵真人。仍下诏令彩绘真容，立祠于天庆观，迨今存焉（本传始以翰林学士耿延禧作华饰文章，引证故事，旨趣渊深，非博学士夫莫能晓识。仆今将事实作常言，切欲奉道士俗咸知先生之仙迹。仆初未任，居西洛，遇先生以文字一册实封，见及，曰：后当相中兴，若遇春头木会之贼，可以致仕，开吾册，依法行之，可脱大难，即悟长生。不然，则潮阳相遇于古驿中，此时之悔晚矣。初不以为然，亦不记先生所教文字，因奏检事，果春头木会之贼被罪海岛，道过潮阳驿中，方抵驿亭，见一少年秀衣红颜，径入驿中，熟视之，即先生也。笑问曰：前言不谬乎？始知先生是真神仙也。于是重编本传，以示后人。前尚书左仆射赵鼎谨记）。

王 文 卿

先生姓王名文卿，字述道，世本江右建昌南丰人也。先生生于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十七日亥时。生而神异，长而聪敏。尝为诗，有红尘富贵无心恋，紫府真仙有志攀之句。一日忽告父曰：夜梦至一所，楼观森秀，有一巨蛇蟠于地，某试蹶其首，蛇奋起，几登霄汉。父曰：子当续吾仙宗也。先生继而性慕清虚，志惟养素，不贪名利，远于尘劳。每乐逸游灵境，胜地逶迤，幅巾筇杖，旷游寰宇。徽宗宣和初，将渡扬子江，遇一异人授以飞章

谒帝之法及啸命风雷之书。每克辰飞章，默朝上帝。召雷祈雨，叱咤风云。久雨祈晴，则天即朗霁；深冬祈雪，则六花飘空。或人家妖祟为害，即遣神将驱治，俱获安迹。常隐声不誉，诗酒落魄，俗流不得而晓。先是，侍宸林灵素奏徽宗皇帝，云先生乃三天都史，掌文吏，下生人世，以赞清静之化。凡十八诏，天下搜求，不知所在。皇叔廉访使巡历至高邮军，得病，医不效。遇先生求符水，得愈。初隐姓名，至是方知王文卿也。回朝首奏仙异之端。宣和四年七月，奉皇帝亲洒宸翰，颁赴寓地，褒扬道德，崇奖无为，遣侍宸董仲允充采访使，同本路监司守臣具礼延聘，候送赴阙。先生既至，奏对玄化无为大道，龙颜大喜，赐馆于九阳总真宫，奉使络绎繁至。颁赐金鞍御马，龙茶玉醑，珍玩奇果，金钱币帛，并皆表还不受。先生奉命入清宫，敕水洒扫，奉赐剑盂，引入内洒净。宫人挂金钱，不计其数，出宫门并撒于地上，曰：真入也。又问宫中有祟否？先生奏曰：宫内东南角上有祟。问曰：何以去之？先生曰：臣篆符。符毕，使人速持去后宰门，扬于波心，听其影响。上依奏行。后人回奏：符入水中，如人执去。先生又奏曰：良久雷震，陛下勿惊。果然雷劈开宫中东南角上大桧树，死大蟒一条，长数丈，作两截。上不胜其喜。初京口有狐王庙，乃石祖皇帝置立，奉祀年深。一日庙中出火焚尽，悉为草场。执政张天觉行德政，毁去狐王庙一千余所。天觉既罢，狐鬼乃结成群，入内盗窃器皿珍玩，迷惑宫人。或登山岳，或游殿阁，种种作怪，致卒宠女不少。故先生到阙日，上首谕之，先生奏云：愿陛下渊默，容臣驱治，乞于京之东北门内筑雷坛三层，内安铁瓮。至夜月明，仗剑登坛，飞符叱咤。风雷大作，天地晦冥。中夜，道官皆见将吏驱缚数鬼，绯衣，并入坛心。先生以符纸盖瓮口，作法，埋之地，皆震动。凌晨入奏，已禁狐怪，此去无害。但瑶池中梁朝有一黑鱼在池成怪，狐鬼乘此鱼如龙形出入禁中，惊害宫嫔，今诛死已讫，乞差中官并取往鬼门殓之，永得断绝。上亲幸瑶池，果有死鱼，长一丈余。叹服久之，即于禁狐坛所造殿堂道院，围绕其坛，赐额司命府，敕先生往来提举。五日一次降香，坛中建醮。先生又进符一十二道，用铜铁石三物刊其符，藏于大内十二方位，驱斩花石草木之妖。其后扬州久旱，主上宣祈求雨泽。先生奏乞剑水盂。奉敕赐水盂并剑，先生喂水一口，祝云：大宋皇帝命臣祈雨，雨要滂沱，风要拔树，扬州千里之内，并要沾足。借黄河三尺。急急如律令。过数日，扬州守臣具奏，皆已得雨，雨皆黄浊。上问先生所降甘雨，何为黄浊？先生曰：江河淮济，上帝皆禁之，惟黄河水不禁，故尔。上大喜曰：神哉。宣和七年七月，下诰文敕冲虚妙道先生王文卿，可特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视朝请大夫右文修撰参联从橐。未几，又敕凝神殿侍宸，后加同管辖九阳总真宫提举司命府事。父肇，始赠承事郎；母江氏，赠太宜人。先生上表乞还山林，徘徊靖室，混合帝一之道，讽诵大洞真经，祝延睿筭。上不允。又敕先生五日一次佩金方符，入大内诸宫阁，咒水涤秽，除邪治病，讲明道德。复遣中使黄瑤，命先生就广德宫行持南昌受炼司大法，拔度亡魂。是夜先生飞符迫被狐鬼所害宫人，一一现形。又发生天宝篆，遣超度生，上甚神之。十一月有事于明堂，又淫雨，上召先生曰：每遇明堂即雨雪凝冻，伤损禁卫法物，今次明堂专委仙卿就九阳总真宫祈晴。先生许之。自习仪日至明堂事毕，果然大晴。次日上坐青华殿，召先生入见，上对宰臣曰：今次明堂大晴，实王文卿之力。即命赐诰，依前太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再除两府侍宸冲虚通妙先生、视太中大夫、特进徽猷阁待制、主管教门公事。父再赠承议郎，母太令人，妻平氏宜人，叔王深赐承信郎，弟次卿迪功郎，依干当南郊出身。先生又上表曰：乞求仁智之帅，预防西北妖气。仍乞还山养老，御批：玉府仙卿，岂宜言归，所奏不允。金贼猖獗，王师败绩，果合卿言。为朕齎香二十，合往中外降之，保安宗社。先生受香归宫来，上遣中使黄瑤，齎御香札全封朱章一函，诣九阳总真宫玉皇殿焚之。次特宣命先生审奏，才及一时，中使叠至，宣先生入内。上宣问所上朱章报应如何，先生洒涕奏曰：陛下奏章中，愿出有道之君临莅天下，杀臣一身以谢奏闻报应。奉旨云：革则无悔。上又问：先生其理如何？先生密奏，上深然之。十二月二十三日，禅位东宫，先生入贺。又数日，遂降香出京。钦宗皇帝靖康元年四

月，先生复趋朝乞还乡侍母亲，词旨恳切，上听其奏。绍兴十三年，高宗皇帝诏书来召先生，不赴。一日邵武太守徐德脩过邑，访先生，先生曰：邵武顷大旱。因默朝帝所，见所谓惠应神叩玉陛，为民计甚力，帝谕以数当然。惠应兴言：其州穷且瘠，民不可一日无谷。辞甚切，至卒得请，而岁有秋。徐守回府，述其事，与士民翕然鼎新，增广庙堂，深加奉祀。惠应录中尽言其详。绍兴二十二年，先生一日与弟子朱智卿言曰：吾将隐去。乃自持法书印篆入军峰石洞间藏之，仍敕令地神守护，听候有道行者遇之。二十三年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先生辞县宰，别交游，于二十三日早起作颂题棺木云：我身是假，松板非真。牢笼俗眼，跳出红尘。颂毕，隐化于县之清都观许旌阳炼丹之堂，其时雷震一声，师遂化去。弟子熊山人、平敬宗、袁庭植等奉葬于乌龟冈。次年三月，龙虎山郭道士至邑，云上元之夕，奏篆道场，侍宸在宫住三日方去。后有客自成都府归，中途遇先生入蜀。亦间有遇先生传道法者。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之一

王 哲

师名哲，字知名，号重阳子，京兆咸阳人，迁终南之刘蒋村。母感异梦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时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师自幼不群，及长，体貌雄伟而美须髯，倜傥尚义，不拘小节。弱冠，业进士，系学籍，好属文，才思敏捷。始名中孚，字允卿，后入道，改称焉。齐改元阜昌初（金太宗天会八年，封刘豫为王，国号齐，是南宋建炎四年），抚治河外，不及于秦，岁屡饥，人至相食。时咸阳醴泉惟师家富馔两邑，其大父乃出余以赈之，远而不及者，咸来劫取，邻里三百户余，亦因而侵之，家财为之一空。有司率兵卒捕获，将置之法，师曰：乡人饥荒，拾路所得，吾不忍置之死地。有司贤之，遂释不问，入服其德。金海陵杨王正隆四年，师忽自叹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予犹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后，性少检束，亲戚恶之，曰害风来。师受而不辞。关中谓狂者为害风，因以自呼。是年六月，师醉于甘河镇，会二人被发披毡，其年貌同一，师讶之，从而恳请。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其修真口诀，时年四十有八，故遇师诗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其所遇者，盖唐纯阳子吕仙翁之化身也。五年中秋，再遇于醴泉，师趋拜之，众笑曰：言是害风，安得识真仙耶？其人邀师饮，师问其乡闾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留秘语五篇，令师读毕焚之，且曰：速去东海投谭捉马。已而俄失所在。师乃捐弃妻孥，送次女于姻家，竟委而去。行丐于鄆社终南间，举止亦若狂者，人莫测也。后别构庵于南时村，起封高数尺，圻深丈余，以活死人目之，又号曰行鼓，以方牌挂其上，书云王害风灵位。又于庵四隅各殖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问之，师曰：吾欲使他日四方敦风为一，亦如此殖。三年，迁居刘蒋北之水中央，肆口皆尘外语，乡人素待以害风，故莫审其意。时复自挈壶瓢以游，行歌且饮。有不揆者恒随拉饮，师忻然不拒。又尝从甘河携壶酒归，一入呼曰害风肯与我否？师即予之，一吸而尽，令师取甘河水饮之，盖仙酎也。问师云：子识刘海蟾否？师云：是何能识，得但尝见之画像耳。乃笑而去。师自此不复饮酒，人或招之，惟饮水而已，人醉师亦醉焉。俄一夕，自焚其庵，村里惊救之，师方舞跃而歌曰：数载殷勤，谩居刘蒋，庵中日日尘劳长。豁然真火瞥然开，便教烧了归无上。奉劝诸公，莫生悒悒，我咱别有深深况。惟留灰烬不重游，蓬莱路上知来往。入问其故，答曰：三年之后，便有人来修此。遂东行。师尝留题甘河云：闲来矫首沧溟上，钓出鲸鲵未是雄。又题终南山资圣宫殿壁云：终南山重阳子，违地肺，别京兆，指蓝田，经华岳，入南京，游海岛，得知友，赴蓬瀛，共礼本师之约。尝自写真，题其上曰：来自何方，去由何路，一脚不移，回头即悟。又自画云松鹤为一图，留醴泉弟子史公密收之。及行，辞

诸道友，皆与之歌诗，所以寓其微意，而人不悟也。携铁罐乞食而行，曰：我于东方有缘耳。迤逦出关，抵登州，夜归观中，书陕西所作诗于壁云：一别终南水竹村，家无儿女亦无孙。三千里路寻知友，引入长生不死门。明旦拂衣东迈。世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宁海，径诣儒者范明叔家。主人适与郡人马宜甫邀馆于私第，既久，重而遇之。初，宜甫梦其南园一鹤从地涌出。师至，同师择地立庵，师指鹤起之处，命名全真。全真之名，始于此矣。师欲挽西游，宜甫家赀巨万，久而未决，其室孙氏尤难之。冬十月，师乃入环堵，约宜甫日馈一食，锁庵百日。至于分梨与芋栗，令宜甫夫妇食之，各有其数。每分送，则必以诗词或为歌颂，宜甫亦皆酬和。又示神异罪福之报以警之。既启户，宜甫乃始屏去尘累，改衣冠而执弟子之礼，师名之曰钰，字玄宝，号丹阳子。曩师在宜甫宅，会谭玉者，以宿疾来见，师始拒之，玉固请为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顿愈。玉遂黜其妻而从之，师名以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继有主公者，居牛仙山，闻师至，来谒。问答有契，遂师礼之，后住铁查山云光洞，师飞盖致其名号，名处一，号伞阳子。日者郝升深于易，卖卜于市，师入其肆，背而坐焉。升曰：请公回头。师应声曰：君何为不回头耶？升悚然异之。师出，从至朝元观，师授之二词，以发至意，升大感悟，乃执弟子礼。后至烟霞洞，赐名曰璘，号恬然子，且以无被衣畀之。未几，师领马钰等住昆崙山。始至，指而言曰：是有烟霞洞，我先世修道之所也。命凿之，其器具之朽者与玉池井尚在。又因取石于岭，有巨块将坠，适当其庵，师厉声叱之，屹然而止。山间樵苏，见者骇之。时栖霞丘公年十九，虽已入道，未知所从，而盘桓昆崙。闻师在全真庵，因投谒于斋次。师知其为远器，赠之以诗，赐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自此门人颇集，师以骂詈答捶磨炼之，稍稍散去。笃志不变者，惟马、谭、丘而已。八年八月，师自烟霞迁文登姜实庵，九月居县北苏翁庵。九年四月，宁海周伯通请师至，则立金莲堂、金莲会。其井水旧咸，咒之而甘美。俄夜有光如昼，人以为火，亟往视之，见师行而光明随之。师尝训马钰之妻孙氏，名不二，号清静散人。又以天堂画相示之。五月五日，令不二烧誓状，仍赠以诗。又于文登立七宝会、福川立三光会，至登州立玉华会。间游蓬莱阁观海，大风忽起，人见师随风入海中。有顷，复跃出，惟坠失簪冠，寻于波面泛泛而至。有介公者，素好善事，而请出家，志甚恳切，师竟不许。介去，师谓人曰：今二人于此欲建大殿宇，一则基址既立，材木既丰，未求匠者而匠者自至，何哉？材既备而功可成也。一则指其立基之所，洼坎未平，一工未集，匠者望之而去矣。师在烟霞时，张德昭有子，聪明，甫十六岁，送之入山就学，以其宿有深契，前后所赠歌诗并画一事理，反复晓告者三。后出山省亲而不复至，师与德昭书，又付以真实语，其子内心领之雅之，夙有仙分，而不能自奋于尘。凡师之度人也，必审其才分浅深，故于德昭之子呼小张哥，而未尝以名。百方诱诲而不能致，介公孜孜切切而自请出家，而卒不纳，其所处例如此。在莱州立平等会，自是远近风动，与会者千余人。其五会之榜略云：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静之元，为玉华金莲之根本，作三光七宝之宗源。普济群生，遍拔黎庶。人人愿吐于黄芽，个个不游于黑路。玉华者，乃气之宗。金莲者，乃神之祖。神是气之子，气是神之母。子母相见，得为神仙。然则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真功也。修仁蕴德，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真行也。又有金莲定分疏、开明疏、三光疏、玉华疏、平等会规矩及诸诗篇，文多不载。师后往返于登莱、宁海之间。及行，皆留诗为别。九月，挈马、谭、丘三人西迈。过登州，太守纥石烈名邈者，待以师礼。及辞，曰：再会何时？师曰：南京。后师羽化，而邈适除南京副留守。又指望仙门外画桥，语郡人曰：他年逢桥必坏。复一纪，太守何邦彦以桥势雄峭，不利车马，遂命改之。其逆知类如此。达掖城，又得刘公者，始随其母来谒。师一见，辄契谕以出家，母欣诺之。名以处玄，号长生子，遂行。至是，所谓马谭刘丘，举集席下矣。故竹枝歌云：海上专寻知友来，兀谁堪可教依托。昨宵梦里见诸虬，内有四虬能跳跃。盖预指而言之也。所谓诗词与其事迹始末，各载于本传。师至南京，憩于王氏旅邸。时孟宗献友之，以同知单州，丁母忧归。有神风先生杜

哥者，尝预言友之四魁事，凡所发，莫不应，友之以仙待之。一日，忽告友之曰：元帅来，我当参谒。友之令童仆默踵其后，杜径入王氏邸中，一膝跪见。师方卧而阅书，殊不少顾。友之雅重杜，及闻，大惊。杜再往，始为一盼。三往，笑而视之，杜乃雀跃而去。友之因之就谒，师阅书而不为礼。问读何书，亦不答。就视，乐章集也。问：全乎？师曰：止一帙尔。友之曰：家有全集，可观也。即为送至。师自到京日，使马钰等四人乞钱于市，市及斤之鲤煮食之，秤不及则不食。友之颇惑，默念道人看乐章集，已非所宜，又食鱼，必其斤重，果何为哉。他日，问乐章集彻乎，师不言，但付其旧本。友之检阅，其空行间逐篇和论，不觉叹曰：神仙语也。即还，沐浴更衣，焚香请教，日益加敬。师自是不复食鱼，盖以友之为大鲤，故示意尔。师命马钰召匠者造独坐风车，工毕，师云：近日火熿我眼，不能见，使燃灯遍照之。钰即顿悟。又师自市四鲤，穿而拖之，入于邸中。以羊肉二斤并煮之熟，藏之月余，其鱼肉皆臭败。令门人弟子食之，时各戒膾炙，莫有敢食者。师遍问，皆曰不敢。马钰独稽首曰：师令食，弟子食之。师叱曰：汝自不断，得欲托我耶？遂与满钵。师复曰：到关西，无此物与汝食之。凡数朝，先令钰早食羊鱼，又令沽酒。市天蒸枣蜜弹子，师自食之。询钰曰：会得否？钰未悟，即愈加痛教，狂骂捶楚，不分昼夜。且曰：汝一日自当悟矣。钰拜谢曰：蒙师慈诲，无所可报。师曰：惟修行则可报。后入关，始悟京中之事，皆玄妙之教也。腊月中时，于钰辈极锻炼之功，逾往者百千，错行倒施，一言一动，悉受呵责。以钰等所乞钱物多，市薪炭大然于所寝之室。其室褊小，令马钰谭处端入于内，刘处玄丘处机立于外。内则不任其热，外则不任其寒。处玄不堪而遁去，师将设三子立于床下，师曰：丹阳已得道，长真已知道，吾无虑矣。处机所学，一听丹阳，处玄、长真，当管领之。又顾处机曰：此子异日地位非常，必大开教门者也。甫正月，师与众别曰：今可赴师真之期矣。马钰等乞遗言，师曰：吾昔已书京兆漆村吕道人庵之壁，口占颂曰：地肺重阳子，呼为王害风。来时长日月，去后任西东。作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一灵真性在，不与众心同。且戒勿哭，言讫而蜕。众皆号恸，师忽开目曰：何至于此。嘱马钰以后事，若达关西，化我乡人。仍付之密语，勿轻传之。钰再拜而受。又谓谭处端等曰：汝辈前程，皆在马公手，遂书物外亲眷诗云：一弟一侄两个儿，和予五逸做修持。结为物外真亲眷，摆脱尘中假合尸。周鼎种成清静景，递相传授紫灵芝。山头并赴金华会，我赴蓬莱先礼师。书毕，奄然而逝，享年五十八，时大定十年正月四日也。友之谓众曰：我既为弟子，当主丧事。日祭谨甚，至灵柩西迁，不少懈焉。告其子曰：五人受重阳王公点化，我其一也。马钰等至京兆漆村，访吕道人庵，得所为之颂。又唱和玉蟾李灵阳于终南，师在南京以诗寄二公，有首先一去三人同之句。见醴泉史公密乃出旧图，而皆应合。相与葺师之故庵。师素不为乡里信重，及马钰至秦，入方始追悔。后钰辈复往南京，取其灵柩归葬于刘蒋。结庐三年，然后各从所志。马钰嗣其教，与谭刘丘者继为宗盟，而全真学者称钟吕刘为三祖，又以师为祖师。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国朝褒赠重阳全真开化真君。其遗文全真前后韬光集，行于世云。

臣道一曰：皇不足则帝，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霸。霸又不足，道之不幸也。至哉全真，杰生中土。转浇漓以宗太朴，化顽犷以慕无为。一师倡之，七真和之。猗欤盛哉，时当今之有国也。力不侔于五胡，德弗逮于拓拔。绵绵之运，信罔有矣。然天启玄元之教，俾福被于群生，斯道无丧，以至今日，全真之功也。道德经曰：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故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非全真之谓乎。

马 钰

师初名从义，字宜甫。一名钰，字玄宝，更之也。号丹阳子。汉伏波将军援之后，本

扶风人，五代兵乱，迁宁海。世业儒。祖觉，字莘叟，至孝，通五经。父师杨，字希贤，仪观秀伟，沉静有度量，以孝义称。幼时，客有惊走掷油褶于家者，视之兼金也。具白其父，令藏之以待。旬日，客方至，即付之，客谢曰：吾为吕仙，住幽谷村。世以陶采为业，得金两镒将鬻于市。适监税者逼逐，赖公获免，请中分以报。希贤却而不受，吕曰：君有黄向风，谊后当有高士出其家。他日，访幽谷，人无吕姓者，始知其异。有子五人，以仁义礼智信名之，时号五常马氏。师，次子也。母孕时，梦麻姑赐丹一粒，吞之，觉而分瑞，时金太宗天会元年五月二十日也。师在儿时，常诵乘云驾鹤之语。及长，为儒而不乐进取。父爱其才，俾掌库物。好调济而无私心，由是得轻财好施名。李无梦见而奇之曰：额有三山手垂过膝真大仙之材因赞之，曰：身体堂堂，面圆耳长，眉修目俊，准直口方。相好具足，顶有神光。宜甫受记同步莲庄居。无儿，丹成忠显孙君以女妻师，生三子：庭珍、庭瑞、庭珪。师尝补试郡庠，偶夜梦二人，衣皆褐色。其一素补其两肩，泣告师曰：我辈十万余，命在公所主。言讫而去。逐之入屠者刘清猪圈中，壁上有字：是我辈已亥十万人，大半已经辛巳杀，此门若是不慈悲，后世轴头常厮抹。既觉，闻屠猪声起，视之则清之小子阿儿缚二猪，其一肩白已杀之矣。方悟已亥猪也，辛巳清之岁属也。师疑其梦不祥，使术者孙子元占之，因以稽其寿。子元曰：公寿不过四十九。师乃大感悟，曰：生死果不由人耶？予欲亲有道之士，学长生久视。又师与客奕棋，常自诵云：此一著不错，当不死矣。世宗大定七年七月，同辽阳高巨才、乡人战师饮于范明叔怡老亭，酒酣，师题诗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懒汉如今一也无。终日衔杯畅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皆不晓其意。中元后一日，重阳祖师自终南来，径入怡老亭。战师问：布袍竹笠，冒暑东来，何勤如焉？曰：宿缘仙契，有知己之寻。既食瓜，即从蒂而食。问其故，曰：甘向苦中来。问从何方来，曰：路远千里，特来扶醉人。师默念言：予从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语，此公何以得知？因问：何名为道？曰：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时。明叔曰：此十字耳，曲尽妙意，非神仙能出此语乎？坐间谈论，尤与师合。师邀归私第而师事之。始，师梦一鹤从地涌出，至是立庵于南园祖师指鹤起之地，名之曰全真。祖师必欲挽师西游，师以家事所系，未易猛弃。祖师乃盛陈远离乡之高，不离乡之累，与之开释。师由是与祖师契义日深。是岁十月初，祖师命师锁其庵，日馈一食。时隆冬在候，风雪四入，而庵之所有惟笔砚枕席，布衾草屨而已。然形神冲畅，如在春风和气中。识者谓至人有寒谷回春之妙。锁庵之一日，赐师梨一枚，令啖之。每六日，赐芋栗各六。至是月十一日，分梨为二，令夫妇共食。后六日之芋栗，旬日之梨，为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赐，梨则每旬例增其一。至于九旬，而积数为五十有五。每分送，则必以诗词寓其微意，师亦随韵酬答。解者曰：芋者遇也，梨者离也。立遇则离分之义。又分者损之又损也，五十有五者天地奇偶之数也，欲使离其亲戚里闾，以至无所不离耳。又于梦中以十犯十戒狱警之。八年正月十有一日启锁，祖师谓曰：将行在三四日之间，从我归去。乃作一场奇怪哉，锁害风百日。师于是以贐产付庭珍辈，以离书付孙氏，入市求乞。祖师因师梦中歌烧得白，炼得黄，便是长生不死方之句，赐今名号。又梦随人一山，及旦，祖师呼曰：山侗因为小字。二月从祖师居昆崙之烟霞洞，忽患头痛，殆不可忍，祖师令医于家。一日，语门人曰：马公破道。问何以知之，曰：昨夜梦饮酒，使人往询之，药用酒引，不觉过多，由是疾益甚。人回报云：马公将死矣。祖师鼓掌曰：吾三千里外寻此知友，宁复至于此极乎？为其信之不笃，故感此疾，与法水即可愈矣。乃寄真言云：凡人学道，先须依此一十二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自今后，更无言可说。如不依此，便做灵丹，性命亦不能了。八月，祖师在文登姜实庵，预戒门人曰：马公来，勿纳。九月朔，师果至，祖师传语曰：如今相见，已后不相见；要后相见，今不相见。师乞已后相见，遂居县北苏氏庵。至十月初，令师烧誓状，赠诗云：掷下金钩恰一年，方吞香饵任纶牵。玉京山上为鹏化，随我扶摇入洞天。五月五日，祖师在金莲堂，令孙氏烧誓状，别庵居之。十一日，召师至范明叔宅，以词赠之，亦不收领。或容暂见，又复遁出。后至南京，始得共处。

矣。祖师欲令化钱于宁海，师以有不还乡之愿辞之。祖师怒，自夜撻之至旦。从西行，抵汴梁，寓于王氏旅舍者久之，祖师于师等尤加锻炼，责骂捶楚，逆顺莫测。饮食起居，悉示仙机。是岁将终，祖师辞众云：今可赴师真之期矣。师乞颂，曰：我已书之关中矣。十年春正月四日，嘱以后事而逝。师于是同众化钱，负仙骨往京兆葬之刘蒋，遗命也。仍即祖师旧庵为环，头分二髻，居丧者三年。夫三髻者，三古字，祖师之讳也。师尊而戴之，故多自称三髻山侬。尝与丘刘谭三人，在秦渡真武庙，月夜各言其志。师曰斗贫，谭曰斗是，刘曰斗志，丘曰斗闲。师与诸公虽同出于重阳之门，以祖师尝有一弟一侄之语，特称师为师叔。十五年，弟运甫寄书邀师会葬其父母，师答书云：汝所葬者骨，予所度者神。所行之迹有以异，而报德之心无以异也。遂以炼丹砂词答之。师尝作十劝百不歌，一日示众云：此非出己意，亦是祖师之言，因而成之也。又问门人曰：一日一夜凡几时？对曰：十二。师曰：十二时中，天道运行，斡旋造化，还颇有停息否？对曰：无知。师曰：学道者切须法天之道，斡旋身中造化，十二时中常清常静，不起纤毫尘念。日就月将，工夫既到，神仙必矣。十八年，就化华亭，刘昭信、李大乘十余人，不得其一焉，乃作诗，有云：锦鳞不得空游灞，收什琼竿归去来。大乘还悟，乃执弟子礼，赐号曰灵阳子。师环居华阳亭，墙外有来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四日，师从环汲水以沃之，俄有门人姚铉携纯阳真人家谱，告点其句读，始知纯阳四月十四日生于此树之下。师曰：予生于五月二十日，至日此树生叶矣。大乘私谓人曰：夏至不远，岂能复荣乎？师作颂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宝瓶，七十二候足。李请释其旨，师曰：此隐语，岂易知之，其应有日矣。至其日，绿叶蔼然，始知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日，相去三十六日，天地相合为七十二候，大乘因作异木记。芝阳道友崔公阅其文，疑其过情，遂于四月移竹两丛，松一株于全真庵。以移植不时，枝叶皆黄萎。崔启师曰：此松竹可活否？师答诗云：窗外不惟君子绿，庵前又喜大夫青之句。遂令门人于知一去其黄叶，以漆面水溉之。不旬日，荣茂如初。师率其徒欲西游崆峒，取道亭川，官僚士庶请教者肩摩踵接，惟恐其后。师感其诚，委曲开谕，叠叠忘倦。虽平日陆梁狂恣之徒，率皆改心易虑，以作非为耻。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师往长安祈雨，有诗云：一犁沾足待何时，五五不过二十五。明日雨足。二十一年，师在京兆，谓门人来灵玉曰：关中谓衣裳旧重修洁者，何名？灵玉曰：名拆洗。师曰：东方教门年深弊坏，吾当拆洗之。未逾旬，官中有牒发事，陕西道众不胜震栗，惟长春谓大乘曰：吾道东矣。予虽在牒数，不可出关。若出关，则关中教门扫地也。师出关，所至垂髻戴白，迎送不绝。至济南，有韩陶清甫者，慕邵尧夫之为人，所居号安乐园，邀师诣之，乞师一语，师曰：夫道以无心为体，以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静为基。节饮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韩谢曰：大道鸿蒙，无所叩诘，今闻至论，得其门而入矣。二十二年十二月，师行化于文登。渔者谭氏之婿于公辈，焚网于琅琊，因召风回雪霁，海市忽见之应。士大夫有借苏东坡海市诗韵以赞之者，师亦继作焉。金莲堂水素咸苦，师临井咒之，其甘如醴，郡人号曰灵液，构亭立碑，以记其异。师在文登七宝庵，门人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师乃示洞中仙词云：穿凿须加二尺深，甘泉自有应清吟。凿之一尺八寸，泉自涌出。师一日谓门人曰：今日当有非常之喜。乃歌舞自娱。俄有报云：壬寅十二月晦日，孙仙姑化于河南府。尝为门人说内天地云：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人膈之上为天，人膈之下为地。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上冲下和，气自圆矣。又说四体用云：行则措足于坦途，住则凝神于太虚，坐则匀鼻端之息，卧则抱腹内之珠。又联句云：水中焰进三丹结，火里莲生一性圆。学道男儿无我相，修真烈士没人情。石女吹箫鸾凤舞，泥牛入海虎龙和。玲珑玉蛇敲龙角，惺洒金童跨虎腰。此类甚多，盖道人身中事也。师还海上，初祖师尝立五会，师至则重闾焉。至宁海，一日为向屠者刘清举及在家梦中事云：计汝二十余年，所杀定数亦已足矣。若不改业，必入无间狱。清悉焚屠猪之具于郭外。二十三年四月，师欲往芝阳。

高庄，半途逝者百余人，或曰：海市从旦至午，见而未灭。曩者虽间有之，非清旦不可得而见也。今师之来，有此非常。里之渔者鞠斌、郭亨、栾周辈，不待劝诱，聚网焚于桑岛。过午，复有龙车鹤驾，旌幢羽盖之应。洪儒巨笔，成海市感应集。下元日，文山九幽醮。师夜闻空中报云：重阳真人至。明日晦时，祖师青巾白袍，坐白龟于碧莲叶上，龟摇其尾。众会欢呼，拜于泥中。祖师回身侧卧，东南而去。九月晦日，与僧烛律师、士人范寿卿于城北三教堂焚香宴坐，鄆州王道师抱琴来鼓之。日昃，乡人云集，师作归山操云：能无为兮无不为，能无知兮无不知。知此道兮谁不为，为此道兮谁复知。风萧萧兮木叶飞，声嗷嗷兮雁南飞。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犹贪痴。伤人世兮魂欲飞，嗟人世兮心欲摧。难可了兮人间非，指青山兮当早归。青山夜兮明月辉，青山晓兮明月归。饥餐霞兮渴饮溪，与世隔兮人不知。无乎知兮无乎为，此心灭兮那复为。天庭复有双华飞，登三宫兮游紫微。未几，肆笔书委形赞，其略云：大哉登真，路人青冥。麟随绛节，凤牵朱辇。鸣銮佩玉，履虚步云。超受真诰，上登玉晨。盖寓其归真之意。十二月祖师降辰，醮于莱阳游仙观。师屡瞻于云表，门人曹瑱问其故，曰：祖师并和公师叔至，当赴蓬瀛。于知一曰：缘事浩大，乞暂留于世。师云：堂堂归去也，作个快活仙人。呼刘真一，囑曰：汝等望作神仙，须要积功累行，纵遇千魔万难，慎勿退惰，然后可领吾言。我开眼也见，瞑目也见，正来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则无所不见矣。谈话夜将二鼓，风雨大雷震一声，师东首枕肱而逝，是月二十有二日也。是夜，师叩酒监郭复中门，郭素不相信，出而邀之，索笔书颂云：长年六十一，在世无人识。烈雷吼一声，浩浩随风逸。书毕，告别。坚留之，即趋而去。又刘锡屋壁间留一颂，云：三阳会里行功圆，风马乘风已作仙。劝汝降伏龙与虎，自然有分亦登天。少顷，人云师已逝矣，方悟所见皆师之阳神也。经七日，神质不变，遂葬于游仙。初，师在昆嵛紫金山东华庵，傍有大松数十，枝叶变白，半载不青，师叹曰：松之白，殆为我乎。二十四年正月，长生主醮于昌阳。十八日己午间，进士徐绍祖等见空中卿云鸾鹤，变态飞舞，不可名状，重阳云冠绛服，丹阳三髻素衣，现于云际，移时乃去，遂碑记之。二十五年，邑人疑陕西徒众盗去仙骨，莱阳宰刘公启棺视之，貌如生。乃更衣于金玉堂，而复葬之。师之歌颂，有《渐悟》《金玉》《摘微》《三宝》《行化》《圆成》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赠丹阳抱一无为真人云。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之二

谭处端

师初名玉，字伯玉。后名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盖祖师授之也。世为宁海人，以金太宗天会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岁偶堕井，其家人急救之，则安坐水上。出之，无所伤。又所居遭火，巨栋折于卧榻前，师方熟寝，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为异。既入学，记诵敏给，同辈罕及。十岁学诗，一日其所亲指木架葡萄，令作诗，有云：一朝行上青龙架，见者人人仰面看。众喜其酝藉长。而倜傥不事边幅，以孝义见称。其于经史，靡不涉猎，尤工诸草隶。因醉卧雪中，即感风痺之疾，自知非药石可疗，乃暗诵北斗经以求济急。梦大帝横空，师飞起取之，则诸星君坐其上，师拜其下。恍然而觉，自是归道之心遂决。世宗大定七年，闻祖师在马丹阳家，径往，乞备门弟子列。祖师留宿庵中，时严冬在候，藉以海藻而不任其寒。祖师展足令抱之，少顷汗出，如置身甌中。黎明以盥手余水涂其面，宿疾顿愈。由是愿推诚心，终身事之。他日，妻严氏怪师不归，就诘其所以，师遽离之。祖师复嘉其勇断，遂授以秘诀，立今名号。又赠词，有达真谭玉之语，其许可也明矣。八年，从祖师隐昆嵛之烟霞。九年，从至黄县卢山延真观。观有卢真君出世之迹，师于玉皇殿西壁题诗，有杳杳飘轮去不回，鸾骖鹤驭破云堆之句。是岁从祖师

游梁。十年春，祖师蝉蜕于王氏旅邸，同丹阳辈负仙骨葬于终南之刘蒋村，治丧三年。十四年，复关东，至洛阳朝元宫，题诗云：紫诏师真归去后，未知孰继大罗仙。朝元宫实朗然子登真之所，故迤邐至怀之。修武有张八哥者，如狂如痴，识者以为有道。一日唱言于市，曰：来者谭先生，神仙之总管也。后居新乡府君庙之庵，因往获嘉县，寻复寓卫州北关邸中。新乡之庙官温六，忽夜见庵中灯火荧然，窃视之，则师面火独坐。温拜于前，师微答，不言而出。温待久不至，迹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众，白其事。众令朱四者诣卫质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尝出也。朱回，告其众，乃知其阳神也。十五年，乞食于磁州二祖镇，一狂徒问：尔从何处来？遽以拳击师之口，寻致血流齿折，而容色不变，吐齿于手，舞跃而归于邸中。见者咸怒，欲使讼于官。师但云：谢他慈悲教诲。时丹阳在关中，闻而赞之曰：一拳消尽平生业。师家所见，其有如此。十六年，至洛州白家滩，一农夫病累月，治疗无方，梦中遇一道者，躯干魁伟，与之红药，服之立愈。次日见师，愕然曰：此梦中赐药之师也。欲以物酬，师不领而去。尝与潜州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师之所分，治无不效，王之所分，效十四五。互易之，其效与否如前。始知非独药之神，亦道气法力之神也。十七年，过高唐县，以茶肆吴六者奉待往来道侣甚勤，乃遗龟蛇二字悬其肆，初不知其为谭师真也。一日，邻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吴肆独存。人以二字同纯阳真人辟火符，盖纯阳尝留题于博兴县之酒馆，县被火，其馆不灾。辟火符，时人谓之耳。又乞食宜村，过渡新船就功，将置诸水，聚人而挽之，力不能动。师因助之，应手而去。是后凡僧道渡者，水工愿设手焉。东游抵阳武县北，夜起，见北斗交换，星如车轮。亟呼道众观之，其星尚如鸡卵，动摇未定，久之复故。自后，师念圣号甚谨。卫州淇门镇石孔目问师持念之故，师云：众亦宜念，今岁当有大水之灾。众莫之省，是年河决王洪埽。二十年，复西游至同州西里庵，门人求亲笔，辄书龟蛇二字，笔力遒劲，有龙蛇盘屈之状。凡求书者，亦多以二字与之。盖预指归期，人初不悟，至乙巳四月一日仙蜕，始应焉。二十一年，师在华阴纯阳洞，疮生于首，曰：其将死乎。众莫知所对。良久曰：今我未死，逮生于足则死矣。因示众云：六年炼尽无明火，十载修成换骨丹。湛湛虚堂无挂碍，已知跳出死生关。又云：恰十年来学得痴，腾腾兀兀任东西。欲询风子修行事，垢面髻头火灭时。复至洛阳朝元宫之东，得隙地数亩，筑庵居之。二十五年，梦遇重阳、丹阳，报以仙飞之期。即令门人预营葬事，适足生疮，遂书长短句云：交泰一声雷，迸出灵光万道辉。龙遇迅雷重脱壳，幽微射出，金光透顶飞。一性赴瑶池，得与丹阳相从随。显见长真真妙理，无为涌出，阳神独自归。书毕，曲肱而逝矣。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赠长真云水蕴德真人。有《水云》前后集，行于世。

刘 处 玄

师名处玄，字通妙，长生其号也。金熙宗皇统七年七月十二日，生于东莱之武臣庄。其先九世，孝友相继。宋太宗太平兴国间，朝廷旌其门闾，特免本郡诸役。其存恤亲旧，赈赡贫乏，祖父皆有先世之风。母王氏，夜梦白衣翁呼出西南，指之，有玉树而四枝，枝各有一金叶。令取其一，曰：他日必生异人。意将取之，其叶自坠于手。视之，则金蝉飞起，而复投于口中，翁失所在。十有三月，师乃生，是夜紫气二道从太基山横贯其家。师自幼而孤，事母以孝闻。母亦有栖隐之志。太基在武官南二里许，山之阳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郑道昭成道之所，师尝盘桓其间。弱冠，母欲议娶。师以素有学道之志，竟弗许。金世宗大定九年春，于邻居壁间人所不及处，得二颂，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养性真仙地，须作长生不死人。是岁九月，祖师与其徒丹阳、长真日东而来，师与母俱往参谒。祖师一见，问之曰：汝解壁间语否？师不言，四人相视而笑，正所谓目击道存之妙也。祖师遗之诗云：钓罢归来又见鳌，已知有分列仙曹。鸣榔相唤知子意，跃出洪波万丈高。乃授以名号。未几，从祖师游梁，与马谭丘三子俱。一日，祖师以诗示四子，有我趁蓬莱先礼师之句。又云：我之辞世之语。已，留长安滦村吕道家。十年，祖师羽化，师与三人同负柩归葬终

南，庐于墓侧三年，各听所之。因与长真东入洛阳，长真居朝元，师居市中土地庙，不语者三年。俄迁城东北云溪洞，徒众日集，忽指地云：中有井三。凿之二丈余，得知下贯泉源。人问何以知之，曰：曩世所居也。二十年，师指庵右冯氏园曰：此我身后之缘。四十年，园之松柏死，湍水西流，其地当不售而得。乃磨一碑埋于中，云：此缘兴而碑立。明年，东之莱。迨长春真人西游，道出云溪，门人陈其遗言。其后东海郡侯大安二年运粟，有司得长生观额。至宣宗兴定三年，四十年矣。冯氏鬻其园圃，蔡清臣以白金百两得之。请师之门人于离峰住持，官伐松柏为楼橧之用。又架云桥，取湍水，经观西流以护城。师之言，于斯皆验。师既至莱，筑庵居之。二十二年，复居武官。于是玄风大振，四方受教者日益众。师遂注道德、黄庭、清静等经。是年，丹阳自关中来，师盛服见之。丹阳责其侈，师辩之曰：予闻修行之人，日消万两黄金。丹阳曰：日消万两黄金，正好粗衣淡饭。终荐证明莱州醮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阳羽化。明年正月，姜守静请师主醮于昌阳。十八日己午间，胡璋、徐绍祖等忽见瑞鹤盘绕空际，祖师云冠绛服，丹阳三髻，现于彩云之上。四月十五日，登州醮，海市见于竹岛。丹阳既歿，师与玉阳同主葬事，守坟百日，乃使门人张顺真等持书诣洛，请长真主教。一日谓顺真曰：教门之事，不在于我。丹阳得游仙，吾得朝元。后寄书中有归逝之语，兼委掌教事。是年五月旱，登郡守请师祈雨，海市复见于竹岛。明日，丹阳现于应仙桥之西北，是日雨足。二十九年，师嗣长真主教。章宗明昌二年，驸马都尉出镇莱州，见归向者甚众，而不见有异于人，疑之，命尉司栳武节追捕下狱。俄顷，市人见师于城南，与道友接谈如平日。郑押狱王受事亦见之，意师逃出。往视狱中，师方熟睡。二入惊骇，具所见以白，亟令出之。又潍州温迪罕明威来见，留之三日，告之曰：汝可速归，汝庵欲坏矣。既归，其庵无故，人以病卒。承安二年冬，召赴阙，敕寓天长观。问以玄旨，所对皆合上意。臣庶见者，无不敬焉。就礼部给观额五，曰灵虚，曰太微，曰龙翔，曰集仙，曰妙真。明年三月，得旨还山，大兴灵虚之缘。吴六先高明远者，惮师严厉，密谋他日。师令郝命清谕之曰：我不了道，而且性急，请别寻师友。二人相视而语曰：我辈在心之事，师能知之。遂谢罪。赤脚刘先生得疾，一月不愈，来乞早逝。师振杖言曰：汝向时有一年背道之愆，世则以功准过，阴理则功过各受其报。前日之愆，一年可准。今既相遇，一月亦可也。刘因自誓，而疾顿愈。泰和二年，主滨州醮。正月中旬，小雪初霁，古城壕水复冰，上现琼葩玉树，不啻千数，若珊瑚之状。尤多又杏花，约及二千。其小枝横卧者，殆不可胜计。观之者皆曰：常入至诚，尚可动天地，感鬼神，况有道之士乎，有此感应也宜矣。同知东京留守事刘昭毅、定海军节度使刘师鲁，致政之后，与师往来甚相得。三年正月，二公请讲师弟礼，师谢曰：公等皆当代名臣，深荷顾遇，吾将逝矣，不足为公等友。辄示颂云：正到峥嵘处，何如拂袖归。我今须继踵，回首反希夷。二公览之怆然。是月二十八日，大师溘王请主醮，禀师所赴之期，师云：越八日。二月六日，师羽化，乃八日也。师鲁哭之，以诗云：与君晚岁得相亲，相对忘形略主宾。日望师来虚正寝，忽惊仙去泣同人。闻溪声忆广长舌，见山色思清静身。从此谁为林下客，灵虚寂寞锁深春。时春秋五十有六。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赠长生辅化明德真人。有《太虚安闲仙集》《般阳》《大成》《大同》《神光》《至真语录》等集行于世。

丘 处 机

师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世为显姓。金熙宗大定六年，师甫十九，遂居昆崙山。七年，闻重阳祖师于宁海全真庵，即往师焉。重阳以诗赠之，云：细密金鳞戏碧流，能寻香饵会吞钩。被子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其器重可见。八年春，从祖师住烟霞，秋冬居文登。九年，与丹阳、长真、长生从祖师游梁。祖师日夕训诱，比之余人，尤加切至。未几，祖师羽化，四人护丧葬之终南。庐墓三年，各任所适。师居磻溪者六年，龙门七年。养真所受之于师者，或时作歌诗以形容之。由是声名藉甚。因京兆统

军夹谷公礼请，遂复终南，载扬祖教。二十八年，世宗召入见，问以至道。师首陈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难。又曰：富贵骄淫，人情所常，当兢兢业业以自防尔。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谲诡幻怪，非所闻也。上嘉纳之，馆于万宁宫之西，以便咨访。五月，召见于长松岛。七月，复召见，师剖析至理。进瑶台第一层曲，又应制五。明日，赐上林桃，师不食茶果十余年，至是一啖之，因上赐也。八月，得旨还终南，赐钱十万，辞不受。二十九年，世宗崩，道逢哀诏，挽之以诗。章宗明昌元年，东归栖霞，大建琳宫，敕赐其额曰太虚。三年十月，芝阳醮，忽尘中数骑西来。众惊，以为驿传。俄顷，尘数骑无音迹。三夜，圣前之杯酒醮者十余，始悟尘中之骑，神人也。五年九月，主醮于福山。方请圣，闻天关震响，北辰下红霄烛地，可辩纤悉。泰和七年，元妃施道经一藏，驿送栖霞东海郡侯。大安改元，作学仙记。二年，作开天记。宣宗贞祐四年，师居登州，上命东平监军王庭玉赍诏召师归京，师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则无敢违也。岁在己卯（时金宣宗兴定三年，南宋嘉定十二年），居莱州昊天观。时齐鲁陷于宋。秋八月，宋遣使召师，命大师彭义斌差宫卫行，不起。州牧以为异，师曰：吾之出处，非若辈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是年五月，元太祖圣武皇帝自奈蛮国遣侍臣刘仲禄请师，其制略曰：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是以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戎，悉称臣佐。任大守重，惧有阙政。且夫剗舟剡楫，将以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见其人。伏闻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有古君子之遗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臣备轻素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远行为念。或忧民当世之务，或恤朕保身之术，令朕得亲仙座。惟先生将咳嗽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八月，仲禄抵燕。闻师在莱州，又得益都安抚司吴燕、蒋元等，愿以二十骑从行。至益都，其帅张林助以驺骑。次维州，得清河尹公。十二月，送至东莱，传所以宣召之旨，师慨然许行。庚辰正月间，弟子选可以从行者，得十八人。二月入燕，行省石抹公馆于玉虚观。仲禄先遣人驰奏，师亦奉表以闻。四月，作醮于太极宫，师登宝玄堂传戒。有鹤自西北来，焚简之际，一简飞空，五鹤翔舞其上。明日，师北行，道出居庸，遇群盗，皆稽顙以退，且曰：毋惊师父。五月，至德兴寓龙阳观。中元日，醮，午后传戒。众露坐，暑甚，须臾云覆其上，状若圆盖，移时方散。观中井水仅给百众，至是汲之不竭。八月，太傅移刺公请居宣德之朝元观。公构圣殿及祖堂，欲画其壁，时当十月，画史以寒辞。师不许，曰：邹律尚能回春，况圣贤有所扶持耶？毕工，果无沍寒之阻。是月，进表者曷刺回，有诏曰：敕真人丘师，省所奏，应召而来者，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诏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渍。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之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又敕：仲禄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来。其礼敬如此。辛巳二月，道友钱行于西郊，至有拥马首而泣者，曰：师去万里外，何时复旧瞻礼？师曰：三载归矣。五月朔，抵陆局河，日食之。既七月，至阿不罕山，镇海来谒，言前有大山高峻，广泽沮陷，不可以车。留门弟子宋道安九人，立栖霞观。率赵虚静辈，轻骑以行。中秋日，抵金山白骨甸，皆云此地天气阴黯，魑魅魍魉为祟，过者必以血涂马首厌之。师笑曰：道人家何忧此。过之，卒无所见。抵阴山，王官士庶道释数百来见，师因问其故俗，乃曰：景龙三年杨何为大都护，有德政，惠及后人，于今赖之。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之北，太师移刺国公及蒙古师等，载酒以迎。大设帷幄，因驻车焉。太师以回纥肉食，复多盗贼，恐变生不测。师曰：道人任运逍遥以度岁月，白刃临头犹不足畏，况盗贼未至而预忧乎？日善恶两途，必不相害。众遂安。冬，居等端氏之新宫。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鲜至自行宫，宣谕仲禄、镇海曰：惟汝二人，护从真人来，仍敕万户播鲁，只以甲士千人卫之。过铁门，达于行在，舍馆定入见。上劳

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诏而起者，天也。咨访焉，上重其诚实，设二帐于御臣之东以居之。约四月十四日，及期有山贼之报，上欲亲往，改卜十月望吉。师乞还旧馆，上曰：再来，不亦劳乎？师曰：两句可矣。上又曰：无护送者。越三日，命宣差杨阿狗督回纥酋长一千余骑从行，由他路回。五月，达邪迷思干，诸官迎师入馆，时重五日也。师既还馆，馆据北崖，俯清流十余丈，溪水自雪山来，甚寒。仲夏炎热，就轩风卧，夜则寝屋颠之台。六月极暑，浴溪中。师之在绝域也，自适如此。其馆中宾客甚少，每以经书游戏，有诗云：北出阴山万里余，西过大食半年居。遇荒鄙俗难论道，静室幽严且看书。七月，遣阿里鲜奉表诣行宫，稟论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批答。八日，即行，太师相送数十里。二十二日，田镇海来迎。及行宫，上遣镇海问曰：便欲见邪？且少憩耶？师曰：入见是望。既见，赐酒酪，竟乃辞。上曰：师每日来就食可乎？师曰：山野修道之人，惟爱静处。上令从便。二十七日，车驾北回，在路屡赐葡萄酒、瓜、茶等。九月，巔渡航桥而北，师奏话期将至，上召大师阿海。其月既望，是夕上设庭燎虚前席以延之，大师阿海阿里鲜入侍，上问以至道。师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入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轻清者为天。天，阳也，属火。重浊者为地。地，阴也，属水。入居其中，负阴而抱阳。故学道之人，知修炼之术，去奢屏欲，固精守神，惟炼乎阳。是致阴消而阳全，则升乎天而为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昧者，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恣情逐欲，耗精损神，是致阳衰而阴盛，则沉于地而为鬼，如水之流下也。修真者如转石上山，山愈高而进愈难，跬步颠沛，前功俱废。以其难为，举世莫之为也。道入修真炼心，一物不思，如太虚止水。水之风息也，静而清，万物照之，灿然悉见。水之风来也，动而浊，曷能鉴万物乎。本来真性静如止水，眼悦乎色，耳好乎声，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数者续来而叠举，若飘风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难，岁久功深，损之又损，至于无为。道人一身尔，治心犹难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览万机，治心岂易哉。但能节色欲，减思虑，亦获天祐，况复能全戒者乎。古之人以立嗣而娶，嗣立而戒欲，则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盖人生四十以上，血气渐衰。陛下春秋已高，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寿。谕以服药独卧之理。药为草，精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贮金。以金易铁，久之金尽，囊之所存者铁尔，夫何益哉？服药者何以异此，饮食居处，珍玩货财，亦当依分，不宜稍过。四海之外，所有国土诚众，奇珍异宝其产虽多，然不如中原天垂经教，治国治身之术为之大备，屡有异入成道升天者。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香美蔬鱼盐丝枲，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为大，所以历代有国者，惟重此地尔。今尽为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选清干官为之规画，量免税赋，使军国足布帛之用，黔黎复苏息之期，一举两得，兹亦祈福之一端尔。苟授非其才，不徒无益，反为害也。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东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东平，使经营八年，然后取之，亦开创之良策也。山野微陈梗概，其用之舍之，惟在宸衷之断而已。上悦，令左右书之于策，此其大略也。其详见《庆会录》。翌日，上问以震雷事，对曰：山野闻国俗，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采，畏天威也。然非奉天之至道。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今闻国俗于父母未知孝道，帝宜教戒之。上集太子诸王大臣，谕以师前后之语，且云：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于心。神仙之名始于此矣（《西游记》云：十月朔，奏告乞还旧居）。癸未二月七日，因入见而辞，上曰：少俟三五日，前日道语有所未解者，朕悟即行。上猎东山，射一大豕，马踏失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师闻之，人谏曰：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上曰：朕已深省，以骑射少所习，虽未能遽已，神仙之言在我衷焉。自是乃简出。三月七日，又入辞，制可。而所赐备极丰腆，皆辞之。授尊重安慰之旨，以宠其归。因命阿里鲜护师东行，送者皆泣别。至阿不罕山，过栖霞观。至五月中，师不食，但饮汤而已。众谗之曰：师奚疾？师曰：予疾非尔辈所可测，圣贤琢磨故尔。是夕，尹清和梦入谓之曰：师之疾，公辈勿忧，至汉地当自愈。六月晦抵丰州，宣差

俞公请止其家，奉以汤药，辄饱食，是后如故。众相谓曰：清和之梦验矣。至云中，阿里鲜欲招谕山东，请与清和行，师曰：天意未详，虽往何益。阿里鲜再拜曰：若国王临以大军，生灵必遭杀戮。师曰：虽救之不得，犹愈于坐视也。从其请。八月至宣德，居州之朝元观，河朔州府王官将帅以书疏来请者若辐辏，然师答云：王室未宁，道门先畅，开度有缘，恢弘无量。郡方帅首志心归向，恨不化身分酬众望。甲申二月朔，居缙山之秋阳观，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宣差便宜刘仲禄，各持疏恳请住太极宫，许之，乃度居庸。初，师之出武川也，众请还期，师曰：三载归，至是如其言。是月，曷刺至自行在，传旨：神仙至汉地，凡朕所有之城，其欲居者居之。众官咸曰：师许太极矣，请无他议。是后道侣云集，玄教日兴，乃建八会：曰平等，曰长春，曰灵宝，曰长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灾，曰万莲。求法名者日益众，常以歌颂示之。时复出游故园琼华之上，从者五六人，宴坐松阴。或自赋诗，或相属和。夕阳在山，澹然忘归。乙酉春，师折梨花一枝，持赐宁玄居士张公去华。公重其赐，瓶以养之。至秋结实二十有四，无异其树之生者，时以为祥。去华乃诚明之父也。师之寓意，微矣哉。延祥观枯槐一株，师以杖绕而击之，云：此槐生矣。及今荣茂，他槐莫及。九月初，宣抚王楫以荧惑犯尾宿，主燕境灾，将醮以禳之，问所费。师曰：一物失所，犹怀不忍，况阖境乎。比年民苦征役，公私交困，我当以常住物给之。但令众官斋戒，以俟行礼。醮竟之夕，宣抚喜而贺曰：荧惑已退数舍，我辈无复忧矣。师之德感，何其速哉。师曰：予何德，祈祷之事，自古有之，但恐其不诚尔。丙戌五月，京师大旱，行省请师主醮，雨乃足，金曰：神仙雨也，名公硕儒皆以诗贺。丁亥五月，复旱，在京奉道会，众请作醮。师徐谓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议，所谓好事不约而同也。仍云：一日为祈雨醮，二日为贺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右醮家瑞应雨。过三日，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匪易度，师对众出是语，万一失期，能无招众口之訾也？师曰：非尔所知也。后皆如师言。是月，门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奉旨改太极宫为长春，琼华岛为万安宫，仍赐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神仙处置。六月，师不出，明日雷雨大作。人报云：太液之南岸崩裂，水入东湖，声闻数十里，鼋鼉鱼鳖尽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师初无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将与之俱乎。七月四日，师谓门人曰：昔丹阳尝授记于予，云：吾歿之后，教门大兴，四方往往化为道乡，道院皆敕赐名额。又当住持大宫观，仍有使者佩符乘传干教门事。此乃功成名遂，归休之时也。丹阳之言，一一皆验，吾归无遗憾矣。九日，登宝玄堂，留颂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没水长闲。微光见处跳乌兔，玄量闲时纳海山。挥斥八紘如咫尺，吹嘘万有似机关。狂辞落笔成尘垢，寄在时人妄听间。书毕而逝，春秋八十。便宜刘仲禄挥涕而叹曰：真人入觐以来，君臣道合。离阙之后，上意眷慕，未尝少忘。今师既升华，速当闻奏。自是四方赴丧者，哀恸如丧其亲。戊子三月朔，清和建议为师构堂于白云观，期以七月九日大葬。六月霖雨，皆虑有妨。七月初，廓然晴霁。及启棺，容色如生，观者如堵。三日，藏仙蜕于堂，异香芬馥者移时。既宁神，大雨。宣抚王楫会葬，自为主盟，亲榜其堂曰处顺。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师之歌文，有《磻溪鸣道集》行于世。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之三

王 处 一

师名处一，宁海东牟人，玉阳其号也。金熙宗皇统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氏夜梦红霞绕身，惊寤，是日乃生。甫七岁，尝气绝仆地，移时方苏。母惊问曰：汝何为而若是？曰：但知熟寐，不知其他。师因悟生死之理。一日偶至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谓之曰：子异日扬名帝阙，为道教宗主。遂摩顶令去。又尝闻空中人问云：汝识我否？对曰：未识也。曰：我玄庭宫主也。是后狂歌漫舞，冬寒跣足单衣，颜色不变。忽作颂自歌云：争甚名，竞

甚利，不如闻早修心地。自家修证自前程，自家不作为群类。弱冠，或告以婚事，笑而不应。世宗大定八年，师在文登牛仙山庵居，人告以祖师至，即诣全真庵，请为门弟子。祖师知其为玄门大器，遂从其请。二月晦，从祖师至昆崙烟霞洞，乃授以正法及今名。其母拜祖师，亦愿学道，师知其贞洁，以德清名之，号玄靖散人。九年四月，师在铁查山，祖师与丹阳辈数人自文登将归宁海，取道龙泉。时日方炽，祖师执伞而行，丹阳辈从之。其伞忽腾空而去，自辰及晡，堕于师庵之前。龙泉距查山凡二百里，柄内得今号。又曰伞阳子，此字祖师撰之也。暨有七人之名，师在马潭刘丘之次。故祖师有云：伞竹通为七个人。以应金莲之七数也。又云：结竹金丹出顶上，五光射透彩云棚。九月，祖师西迈，师隐于云光洞，常临危崖，翘足驻立不移者数日，人以铁脚仙人目之。师九年锻炼，心地开明，是后数往来于齐鲁间。二十二年秋，居宁海，丹阳真人来自关中，同宿于金莲堂。从容谓师曰：重阳祖师不远数千里，提挈吾侪，吾侪殊无以报，不愧于心欤。且得道之士苟利其身，功不及物，恐非弘济之旨，诚欲光昭先师之德，莫若彰玄应而福生灵。公今抱道藏器而独善其身，无乃不可乎？师曰：且道无同异，缘有行否。先生道备一身，德光四海，使天下之人望风而敬服者，无他，是道兴而缘行也。今贫子缘之未行，姑猖狂以混世耳。丹阳然之。二十七年，世宗征赴阙，凡所应对，大副宸衷。馆于天长观者久之，上闻有以鸩酒害师者，遣使询其酒之所自来。虽至再三，终不之告，但托疾而已。上闻，益深嘉叹。乞还山侍亲，从之。二十八年二月，复诏至阙，建修真观，赐金书篆额，俾居焉。二月，主万春节醮事。八月，得旨归，仍赐金帛巨万，辞不受。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召师，师谓使者曰：何来之晚，恐不及重睹圣颜矣。明年春，逢哀诏于涿郡，固辞东还。章宗承安二年七月，征见于便殿，问以养生之道。师以无为清静，少私寡欲为对。又问性命之理，师言：内丹之说，以心运气，是皆无为自然，斡旋造化，玄元至道不为而成者也。上曰：非朕所得而议。乃问以治国及边境事，所对莫不允合上心。又谓曰：先生凡有所问而必知之，何也？师曰：偶然尔。上曰：毋让朕，愿闻之。师曰：镜明犹能鉴万物，而况天地之鉴，无幽不烛，何物可得而逃，所谓天地之鉴，自己灵明之妙也。上叹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其兆必先。先生之谓也。明年春，奏母氏寿垂九帙，乞还侍养，上赐观额及体玄大师号，物礼甚厚。三年癸亥，上命亳州太清宫两主普天醮事，具戒度为道士者千余人。得遇师之降日，门人毕集。师之母曰：我今年耄，如何得归。师言寿期或在今秋之七月也。母因有不贪生，不惧死之语，及期得疾，师乃速营葬事。凡二十有五日而逝。逝之日，人皆闻异香馥郁，管弦清雅，移时方止。北京按察使前参政学术鲁公久佩师旨，训名尊道，凡与师遇，或预言雨降之期，或告以后会之处，历历皆应。一日诣圣水致愿而言曰：尊道于神仙但闻其名，自遇师之后，凡伸祈祷，必垂嘉应。行止会遇，示以预知，深愧尘凡不能从云水之游，事与愿违，徒增怅然也。七年，元妃施道经一藏，驿送圣水玉虚观。观之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数丈俯其下，过者惧慑。一日，集众谓之曰：大石今宜去之。锤鑿具举攻之数日，师问云：几何？对曰：百分之一尔。师笑曰：汝等安能去此。遂躬诣其傍，运锤三击，声若雷霆，响震岩谷，其石乃堕，见者莫不悚然。贞祐四年，文登令温迪罕龟寿，迎师归县之天宝观。明年四月二十三日，师语门人曰：群仙已约我矣。言讫，沐浴冠带，焚香朝礼十方，乃辞世。师之歌诗，有云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赠玉阳体玄广度真人。先是，明昌改元，重五日莱阳县刘植以无嗣告，师曰：公富而好礼，未应绝也，然吾禀之上苍。六月望日诣其居，而植为置具，师曰：特来送嗣，岂可以常酒相待耶？库之西北，所封者妙酝也。植往索之，得煮酒一器。师曰：不惟此酒，嗣亦如之。索纸书一颂，后批四四应真四字。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而生子。乞名，师曰：已与之矣。植良久曰：四四则人所共知，应真二字是其名否？师曰：是日纯阳降世，非应真乎。遂名之。至于叱迟金愈历年之疾，为潘信起凶徒之死，卧冻雪于赵实之门，复鸣鸡于羌僦之架，冬单衣而奕棋，瓶无底而贮酒，传道则有山鸣谷吼之应，书符则有鬼怪潜出之灵，此类甚多，是皆师应世之迹，

具载别记，兹不备录焉。

郝大通

师名大通，字太古，宁海人，广宁其号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为宦族，郝朝列之从弟。少孤，事母甚孝。尝梦神人示以周易秘义，由是洞晓阴阳律历、卜筮之术。厌纷华而乐淡薄，隐德于卜筮中。世宗大定七年，祖师至宁海，见其资禀高古，所习不凡，遂以背坐之机感发之。翌日晚，于朝元观付以二词，言下领悟，如走万里迷途，一呼知返。盖其根本知觉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论，其相与固结，日深一日。八年三月，从祖师至崑崙烟霞洞，请列门弟中而求法焉。祖师乃名之曰璘，道号恬然子，仍以弊衲去其袖。界之曰：勿患无袖，汝当自成。盖传法之意也。今之名号，自言游凤翔路中偶得之。师在文登，常携瓦罐乞食。经半载，误触之碎。祖师别赐之题颂于其上云：扑碎真灰罐，却得害风观。真待悟残余，有个人人唤。九年秋，马谭刘丘四师从祖师西去，留师与玉阳居查山。后玉阳以师不立苦志，忠告而劝激之，师遂西访四师。四师方庐于祖师墓，丧礼终，师欲与同处。闻谭长真激以随人脚跟转之语，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复授以易之大义。十五年，坐于沃州桥下而不语，常为小儿辈戏，累砖石为塔于顶，嘱以勿坏，头竟不侧。河水泛溢而不动，而亦不伤。如是者六年。其所守盖如此。真定少尹郭长倩过之，下车致拜礼，所赠甚厚。謁师一顾，终不能得，嗟异而去。二十二年，居真定，每升堂讲演，远近来听者常数百人。有问答歌诗、周易参同演说图象，总三万余言，曰太古集。后至咸平，与高士王绘贤佐游。贤佐相从亦常十数人，占筮之应十得八九，师则无不应者，由是贤佐辈皆神之，请当师席而受其秘义，贤佐因之名动阙庭。师尝欲作易图，遽然索笔。其徒范圆曦以粥熟告，师曰：速持来，我方得意。笔入手，一朝挥三十图。至于天长预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人王镇国之梦，人之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临之期，凡有言之于其前，莫不验之于其后。史馆张邦直子中所谓警动人之耳目，其徒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东海郡侯崇庆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仙蜕于宁海先天观，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预修葬事，及期果然。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赠广宁通玄太古真人云。

和德瑾

玉蟾子姓和名德瑾，秦州甘泉人。尝为州吏，未尝取非义财。日与一道者谈玄笑饮，后道者臂泉而来，曰：此禽怪哉，眼大而不识人。玉蟾子不悟其旨。忽道者以恶疾而殁，玉蟾子备礼葬之。不数旬，有老嫗踵门而謁曰：昔亡道者，吾子也，奈老无依何？玉蟾子赠之金帛，嫗曰：但得发圹，一视吾子，诚无憾矣。玉蟾子率邻里与嫗发圹开棺，失尸所在，惟存赠嫗金帛。回视嫗，亦失焉。由是感悟，弃家人山。后遇至人，得九还金液之妙。游终南山，行其所传，日益精进，以至冲和周密，妙用通神。逮重阳王君遇真，遂结为仙林之友，莫知所终。

李灵阳

灵阳子姓李，名字俱不闻，京兆人也。为人沈默寡欲，学问该博，而乐仙道。遇道者授神仙抱一符火大丹之诀，顿抛尘俗，朝修暮炼，积之岁年，至乎大妙。与玉蟾、重阳二子为终南林泉之友。尝谓重阳子曰：子他日道化九围，教行四海，非吾辈之可及。金世宗太定己丑，重阳携四真人入汴，有诗寄云：和公与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逮重阳登真，丹阳挈丘刘谭三子来謁。一日，二君预留钱于终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刘谭马者至，则待之。四师至食，人道姓以邀之。丹阳笑曰：公何知予等姓氏？曰：和李二仙君预有付嘱，故知之。时二君泊太平宫，四子食毕，就宫参謁，自此真门之下，咸以师叔称之。

皇甫坦

先生讳坦，字履道，皇甫其氏也。其世代地里莫详，或云尝居临淄，及瑕丘，得三避五假之术。后遁迹于蜀之峨嵋。一夕行风雪中，忽闻人呼曰：子有道气，吾当度子。先生一顾，见一道人卧茅檐下，令先生与之抵足而睡。觉暖气自足而达，浹身彻顶，如在春风和气中。比晓，其人振衣拂袖而去。先生询其姓字，但云他日来灵泉相寻。先生后往灵泉观求之，见唐隐士朱桃椎画像，蜀人称妙通真人，方知所遇乃朱真人也。先生一日与一道人偕行，复遇妙通于途，授以冬瓜一截、葱数茎，曰：前去伺我城中酒肆。如其言而往，抵暮及关。视瓜辄为人首，而葱则发也，水所沾衣皆血痕。关吏执之，并录其同行者。先生独以身任咎初，不辩所从来，迟明将以解府，瓜葱如故，衣血亦亡。官吏惊异，慰谕而遣之。出，则妙通已伺于户外。笑曰：子真可教也。乃烹瓜对酌，遂授以虚坎实离之旨。复引泛舟，举杖击水以示，波平复击。如是数次，顾曰：会么？先生唯唯而已。遂传内外二丹之诀。自是随在修持，寒暑喧寂，不问平居多宴，坐而不寐，两足外踝皆平偃。一日见顶门有珠光焰，因歌曰：山头红日出，药苗新，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识者以为丹成之验。方周游海内，救人利物以积功行。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显仁皇太后得目疾，国医不能疗。忽梦黄衣道人长髯广耳，太后问：能医眼否？曰：能。太后曰：若医得我眼明，即是我师父也。觉而异之，以语高宗，皇帝有诏物色之。时先生南游，自称眼医。临安守张偶见画像，以先生惟肖，遣人求得于建康，遂以名闻。召对便殿，问何以治身，先生对曰：臣之治身，犹陛下之治天下也。心无为则身安，帝王无为则天下治。上善其言，即白太后。明日宣入，与俱至慈宁殿。先生敬为皇太后嘘呵布气，良久翳开目明，认见先生，喜曰：真昨梦中所见师父也。由是宫中皆呼先生为师父仙。韶位有甄娘娘，病黯累年，踊而后能步，太后命先生亦为布气，即释踊而行。及将还山，留一扇于禁中，曰：有发寒热者，以此扇之，当差。未几宫中多患疟，用之皆验。陛辞之日，两宫赐赆甚厚，先生止受香茶衣服而已。上亦高之。因其行，命赍御香致祷于青城山丈人观。讫事，还诣安静观焚香，即妙通之旧隐也。遂奏请重新观宇，且赞其像曰：灵泉真人，两蜀钟秀。马溪道成，茅茨赋就。历世救物，示迹不有。惟我知师，再拜稽首。明年，回至忠州仙都观。平都山巅有巨柏，雷震枯死二十年矣，先生呵气祝之，不逾月枝叶再荣。王从道记其事，刊于石。继而上遣使赐手诏慰劳，且召之曰：先生清标孤映，遗迹物外，秕糠尘俗，啸咏烟霞，信可乐也。去秋为别，俯仰周岁，兴怀晤言，驰神缅邈。计青城会友于元览，白云遂无心于帝乡也。秋凉甚迒，不知何日可相见，愿早践言，则骑气御风，冷然无难行。且湘云横素，桂子吹香，燕馆超然，下风问道，虚怀结想久矣，专此为问。残暑在序，益保清虚。先生得诏即行，比至，赐紫衫皂衫丝履，令阁门引见。从容问长生久视之道。先生对以清虚寡欲为先，先损诸欲，莫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上嘉叹久之，曰：真人也。由是传闻中外，竞以真人称之。他日，又问。先生对曰：仙人道士非有灵，积精累气以成真。深契圣意，嘉叹再三，曰：此其所以为真人也。因书其语于扇以赐。仍写道德、黄庭、阴符经赐焉。时姑苏敦道僧亦闻道之士，召至。先生已在座，初不相识，道僧人长揖万乘，而见先生即拜。赐坐，辞。问其故，曰：仙阶有高下，真人在上，我不敢坐。强之，乃坐于地。后先生乞还山，上留过郊祀。时久雨，上以为虑，问于先生，以必晴对。及将宿青城，复遣问焉，先生进诗曰：夜静天中星历历，晓来坛上月娟娟。皇图巩固中兴业，帝祚遐昌亿万年。至夜果晴。上命为先生设幕次嘉会门，赐香烛饮食，以御前金器排办。驾回，先生起居太上式车，顾而微笑。即日宣押赐宴，先生因赋每蒙天一笑，遂与物为春之诗。上大喜。寻复乞还山，上固留，不可，乃命筑庵庐阜以便于宣召。又绘先生像，御题其上，为皇甫真人像，而赞之曰：皇甫高士，眉宇列仙。以道兴世，孰计其年。闲云在空，孤鹤行天。掀髯一笑，同乎自然。封以锦囊，命内侍省都知张某去为持示先生。复携人，留禁中。后移置于德寿

宫道院，太后赐金为建庵费。先生提所著道襍辞曰：只此便是臣庵，无所事金。卒不受。太后乃命幹办御药院董仲永袖金潜置于先生卧榻而去。启行见之，即封付临安府缴纳。比至庐山，太后复遣幕士仰立资金就赐先生，复固辞。寻降付江州，令鬻钱以给。先生不得已而乃用。太后旨意建普天大醮二坛，祈福皇帝仍普及生灵。复以余钱缴纳，太后不许，即命两府曹勋白云处士邱守宁以其钱仍益金为先生置两庄于山之南北，北曰铜盘，南曰丹桂，收岁入以接待云水之士。先生始遂筑庵于莲华洞，拨云游之士而居焉。孝宗皇帝隆兴元年，太上皇御札诏先生曰：自退处别宫，日以颐神养志为事。思见风采，款亲道话。幸早命驾，少同闲适。专信奉迓，用伸至怀。既至，宣见于康寿殿，乃命馆于西湖显应观西斋堂。以两府曹勋馆伴宣对，锡宴至数次。后先生游天台，康寿殿产灵芝。复遣两府传宣抚问，赐沈香二百两，并以画芝草扇亲书御赞于上赐之。乾道改元初，方游武当。上皇遣德寿宫使臣陈球宣召，追及于襄阳。继命两府曹勋迎劳于道。乾道二年二月至行在所，复命馆伴于显应观，明日即宣入，赐宴。又明日幸其馆，命登御舟泛湖游园。后屡侍燕，间谈修真之旨。遂赐御书灵宝度人经，寿圣皇后书清静妙经。孝宗初登位，尝传旨宣问先生，回奏凡百言，大略请审刑德，割嗜欲，推卫生之理以为治。至是引对内殿，赐曲燕，宣劝至数十爵，仍赐内府香茶。乾道三年上皇元命之岁，欲致祷于灊山及庐阜、青城，谓先生精诚足以感格，即命捧两宫御香，以御舟津送至九江，逮至青城，焚香始祝，黄龙为见。初，钦宗靖康之难，两府曹勋自燕京持徽庙御札回，至黄河无舟，夜遇先生于河滨，束苇筏与俱渡。至岸，僵且死。先生然苇以燎之，良久乃苏。问姓名，不告。曰：朱真人以公为安社稷计，故令我来渡公，后三十年当见公于钱塘。言讫而别。及先生应召与之相会，语及旧约，两府追记风貌，感泣下拜，待以师礼。其赠先生词有云：自叹孤身早岁，黄河渡口蒙情。盖序前事也。上皇知之，故每有宣问迎劳馆伴，必属之。先生建阁宝藏所赐御书，上皇赐名绍兴焕文之阁，亦命两府书榜。先是，庐阜庵成，道流聚食日众，而汲水于涧以为苦。先生一旦荷锺引人斲庵侧之地，不一二尺，有泉涌出石隙间，清冽而甘，亢旱不涸。及赴召，上皇偶询山居之事，因以奏闻。寿圣皇后在坐，曰：先生在处，必有神物护持也。上皇即命为神泉，御书二字以赐。乾道九年，复赐御书清虚之庵四字为门额，仍岁赐敕牒度道士以奉香火。先生前后四处召命，自上皇退居德寿，恩眷益加。每至，宴劳外，赐上尊珍膳无虚日。先生再还自青城，扫迹朝市，惟德寿宫岁时遗问不绝，屡遣中使至山宣唤，皆力辞不赴。淳熙五年秋，忽言：我将远适，不可不辞太上皇。治装欲如行在所，中辍不行。九月二十三日，遂口授词旨，令门人作遗奏以进。凡士夫道释与厚善者，亦具辞书。明日晨兴，沐浴更新衣，至日中升堂集众，焚香取御书并宣赐衣物付弟子辈，曰：我将游乎无何有之乡，此太上皇所赐，当留以镇名山。汝等向后接续住持，代相传授，宝而藏之，毋违吾训。又曰：道不负人，大家努力，珍重珍重。语已拱手垂足，坐于绳床而化。三日不斂不倚，容色红莹，髭发如漆。入窆，身犹柔暖。于是弟子曹弥深、谢守灏等，与其徒二十有四人，以十二月壬辰，奉遗蜕藏于庵侧之左陇，从遗训也。初，治圻得白蟾于数仞之下五色土中，又得古断碑，有冷翠凌舟四字。将窆之夕，天灯下烛，比晓方没。会葬者二千余人。及发纛，有仙鹤随之，盘旋其上，窆已乃去。

罗 晏

罗赤脚名晏，阆中入。少时遇异人，携以出，归而有所悟解。宋徽宗宣和中，或言于朝，赐封静应处士。张魏公宣抚陕蜀，延致军中。金虜攻扰凤关，精锐迭出。大将吴玠御之，杀伤相当，犹坚持不去，公以为忧。罗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如不然，晏当伏斧钺以受误军之罪。明日果引去，公始敬异之。连奏，号太和冲夷先生。好游汉州，每至必馆于王志行朝奉家。王氏传三世见之矣，其事志行夫妇礼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高宗绍兴六年丙辰，蜀大饥，志行买妾于流民中，姿貌甚丽。罗见而骇曰：此人安得在公家

留之，稍久得祸，将不细，当为除之。命煮水数斗，取灶下灰一篮，唤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汤于灰上，烟气勃勃然，妾即仆地，盖枯骨一具也。罗曰：渠来时经女侏否，今安在？曰：在某处。亟呼之，俟且至，则又以巾蒙枯骨，复为人形，举止姿态与初时不异。遂付与侏而取其值。志行从弟志举登第归，罗见之他所，授以书一卷，缄其外，戒曰：还家逢不如意事则启之。及家，三日而闻母讣。试发书，乃画一官人，绿袍骑马，前列贺客，最后舆一柩，凶服者随之哭。广都龙华寺，宇文氏功德院也。罗与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来。僧惊问：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谓其怪诞。明日宇文时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尝往扬州镇，馆于陈氏，夜如厕，奔而还曰：异事异事。适四白衣人逾墙垣人圃中，陈氏皆惧，罗曰：无预君事，明晨当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绍兴三十年，在盐亭得疾，寓讯如温江，求迎于李芝提刑家。李遣数仆来，罗病良愈，即上道行，戒其仆曰：自此而左，惟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愿从广汉或他涂以西，幸无误。仆诺退而背其言，乃抵古城镇。及温江而卒。蜀人以为年一百七八十岁。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之四

萨 守 坚

萨真人名守坚，南华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称汾阳萨客。少有济人利物之心。尝学医，误用药杀人，遂弃医。闻江南三十代天师虚静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之高，欲求学法，出蜀至陕，行囊已尽。方坐石闷，忽见三道人来。萨问此去信州远近，道人问所欲，萨云：欲访虚静天师，参学道法。道人曰：天师羽化矣。萨方怅恨，一道人云：今天师道法亦高，吾与之有旧，当为作字可往访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间可以自给。遂授以咒枣之术。曰：咒一枣可取七文，一日但咒十枣，得七十文，则有一日之资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与之棕扇一柄，曰：有病者则搨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萨拜而受之，用之皆验。一日凡咒百余枣，止取七十文为日用，余者复以济贫。及到信州，见天师，投信，举家恸哭，乃三十代天师亲笔也。信中言吾与林侍宸、王侍宸遇萨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尽之文。萨由是道法大显。尝寓某处城隍庙数日，太守梦城隍告之曰：萨先生数日寓此，令我起处不安，幸为我善遣之。太守至庙，逐萨使去。萨行数十里，遇人舁豕往庙酬愿，萨以少香附之，曰：去酬愿毕，为置炉焚之。其人如诫，迅雷一声，火焚其庙，更不延烧民居。越三年，萨至某渡，无操舟者，举篙自渡，置三文钱于舟中以偿渡金。因掬水浣手，见一人铁冠红袍，手执玉斧立于水中，萨诃之曰：汝乃何人，速见形？其人立于侧曰：我玉善，即某州城隍也，昨真官焚我庙，我家三百余口无依，我实无罪，诉于上帝。帝赐玉斧，令我相随，遇真官有犯天律，令得便宜施行后奏。我随真官三年，并无犯律者，今日渡舟，真官乃置钱舟中，则真官无可报之时矣。今愿为部将，奉行法旨。萨曰：更相从三年，亦只如是。萨遂奏玉帝，擢为部将。每有行持，报应若响。尝有诗云：道法于身不等闲，寻思戒行彻心寒。千年铁树开花易，一日酆都出世难。又诗云：言清行浊休谈道，不顾天条法漫行。但依本分安神气，何虑仙都不挂名。真人得道后，游闽中，一日端坐而化。

赵 麻 衣

赵麻衣，不知何许人也。唐僖宗时黄巢盗起，麻衣避于终南山，见道人数十居山间，麻衣无所得食，愿为佣役，由是有所遇而得道。宋高宗建炎初，始来游青城山。久之，乃入成都玉局化。以簾蓑为屋而居，常服麻缕百结之衣，人因号为麻衣。形羸如槁木，而骨不露，神采湛然。昼出，见凡草木之立者，行掇之。暮归，则掇横于道。人莫究其意，亦不

见其有所饮食也。人有具酒茗邀之，或不顾，或为留以饮。余者授人，人饮之，觉芬冽异常。麻衣时时言及五代及本朝事，亹亹有条理。或穷诘之，则于芟上取圆觉经示之曰：尽在此矣。达官贵人招之，未尝往也。或云五代尝为兵，已而免，去帖尚存。平生鬓黑。一旦跌坐而化，尺宅肢体洁白如玉然。

刘 居 中

刘居中，京师人。少时隐于嵩山，居山巅最深处，口控鹤庵。初与两人同处，率一两个月辄下山觅粮，登陟极艰苦，往往跻攀葛藟，穷日力而至。两人不堪其苦，皆舍去，独刘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乱南来。宋高宗绍兴间，尝召入宫，赐冲静处士。后庐于豫章之东湖，每为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极处有平地，可为田者百亩。别有小山岩岫之属，常时云雨只在半山间。大蜥蜴数百，皆长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饲之，抚摩其体，膩如脂。一日聚绕盂边各就取水，才入口即吐出，已圆结如弹丸。积之于侧，俄顷间累累满地。忽震雷一声起，弹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来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为者此也。又闻石壁间老人读书声，进而听之，寂然。既退，复尔。其后石壁摧，得异书甚多，阴阳方技，修真黄白之学，无所不有。既下山，独取其首尾全者数篇，余悉焚之。又尝闻异香满室，经日乃散，不知所从来也。刘生于神宗元丰七年甲子，百余岁矣。不知所终。

譙 定

譙先生名定，字天授，涪州乐温县玉溪人。深于易学，隐青城大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初，以经行召至扬州。欲留之讲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秘阁致仕。今百数十余岁。巢居险绝，人不能到，而先生数年辄一出，至山前，人有见之者。

姚 平 仲

隐青城大面山姚平仲，字希晏。宋钦宗靖康初，在围城中，夜将死士攻敌营，不利，骑骏骤逸去。高宗建炎初，所在揭榜以观察使召之，竟不出。孝宗淳熙甲午乙未间，乃有人见之于青城山丈人观道院。年近九十，髭髯长委地。喜作草书，盖已得成仙云。

崔 羽

先生姓崔名羽，唐州人。少隶京师班直，休官乐道，自号紫霞。宋高宗绍兴间，游罗浮，已老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颜方瞳，举心林野。性喜酒，人具饌邀之，饮则醉，醉则歌。然歌中所言休咎，皆验。后居东莞数年。一夕，命道流设醮于上清观。礼毕，命酌，西室酬酢，笑语若对客者，人问之，曰：钟吕陈三先生会于此。既彻爵，奄然端坐而逝。县人共迎置于紫霞亭焚之，有蝴蝶径尺，自烈焰中腾空而去。是日乡人有识之者，于榴花渡见其东归，盖归罗浮也。

刘 浩 然

宋高宗绍兴中，虞允文侍其父漕潼川。父病，允文斋戒浹日，命道人刘浩然奏章请命。刘亦素以精悉著名，自子夜登坛，迟明方兴言曰：适之帝所见几上书章内两句云：乞减臣之年，增父之筹。帝指示曰：虞允文至孝，可与执政。已而其父竟卒。后有十八年，允文果然参大政，以符其言。

段 瓌

段瓌字德瑱，袁州万载人。略知书，天性淳谨，未尝忤物。然遇不平事，则奋臂而前。宋高宗建炎间，寇盗充斥，段氏族属四十口，皆为所剽。瓌挺身持金帛往赎，贼叹其重义，

皆付之使归。绍兴五年，东南处处大旱，斗米过千钱。璩尽发宿藏，止取常值。又为粥以食饥者，赖活者不可胜计。后忽厌人事，结庵于严田之山中壁间，多书坦荡二字。一旦召会亲旧，与叙诀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为然，经数日升楼鸣钟，款然凌云而去。乡人走视所居，惟弊衣服存。众欲以其事上于朝，而邑官不乐者止之，遂已。

饶廷直

饶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进士，豪俊有气节。宋高宗绍兴七年，以事过武昌，有所遇。自是不迹妻妾，翛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诗纪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游黄鹤楼，忽遇异人授以秘诀，所恨尚牵世故，未能从事于斯也。因作诗以识之，其辞曰：黄鹤楼前秋月寒，楼前江阔烟漫漫。夜深云散万籁息，独对清影凭阑干。一声长啸肃天宇，知是飏霞御风侣。多生曾结香火缘，邂逅相逢竟相语。翛然洗尽朝市忙，直疑身在无何乡。回看往事一破甑，下视举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犹轩冕，知是卢敖游未远。他年有约愿追随，共看蓬莱水清浅。后二年，岁在庚申，朝廷复江南，以为邓州通判。金人叛盟，邓城陷死之后，载其柩还乡。异者觉甚轻，然无敢发验者。人以为尸解仙去云。

苏 庠

丹阳苏养直，名庠。居后湖，暮年徙润州太湖马迹山。宋高宗绍兴十四年甲子十一月中，病酒困卧，所使村童徐行者持谒扣床，曰：有客称江宣赞，欲求见。视其谒云：惠州罗浮山水帘洞长生道人江观潮。两岸各写诗一句，曰：富贵易逢日月短，此中难遇是长生。苏悦其语，强起延之，客曰：罗浮黄真人（黄真人，晋时为惠州太守，弃官入罗浮山水帘洞），以君不欲世间声利，姓名已书仙籍，命我持丹授君。苏时年八十矣，应之曰：庠平生未识真人，又形骸已坏，何以丹为哉。客曰：此非五金八石之比，盖真人真气所化也，服之无嫌。苏视客，衣服侈丽类贵游，而言辞鄙俗无蕴藉，甚恶之，冀速去，曰：虽然，终不愿得也。老病缺于承迎，当令儿曹奉陪。客曰：我专为君来，君不欲丹，当复持以归。但路绝远，愿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不然须少留也。不获已，命馆于松菊墅。时天久晴，五更大雨作。苏忆昨日语，颇悔。亟邀致，具酒。未及饮，苏曰：丹可见否？客喜，便于腰间篋中取授苏，连云：且延一纪。药仅如豆大，黄紫色，亦不作丸剂。客曰：困笃则服之，方可见效。凡身有疾，但敬想丹力所行，至即愈。饵此者当飞升度世，若情欲未毕，故自延一纪寿，寿终亦为仙官矣。酒数行，适既仆牵驴过前，客曰：此驴昔尝为人。叱令笑，驴即笑。又求青箬笠中盐以饲之，祝曰：复为人去。再叱令笑，又笑，坐皆惊异。又谕苏画真人像，苏曰：其状何如？曰：一神仙中人，服黄道衣，系皂绦，著琴鞋，持水晶数珠，挂玉瓢于右带。尝有遇之于罗浮铁桥悬崖云雾间，服佩正如此。遂别去，约五年复来。来时君异于今日矣。苏以丹并刺字置笥中，岁未尽五日，忽大病。至除夕，气绝。家人以顶暖，不忍殓。及明，诸子记前事，发笥视之，药故在。取投口中，即能起，洒然若无疾，饮啖自如。再令拾刺字并丹贴，欲烧未饮之，不复见。后数日，长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图黄像。像成，俨然江君也，始悟江即黄君云。苏虽发如霜，自是其半再黑。初，高宗建炎中，丧右目瞳子，至此瞭然。吴兴陶安世闻其名，往访之，得其所遭本末如此。后二十年，作书与芑林向伯共云：吾可中闻异音，罗浮仙人期以数年相见，应尽便尽，余不复较。十二月往茅山，别诸道友。元日，聚族欢饮达旦，披衣曳杖出门，曰：黄真人至矣。其行如驰，婢仆惊奔，仅能挽衣襟，已立化。未卒之前，洪庆善尝以书求其近诗，答云：须得方士神药，夺命鬼手中。服食以来，哦诗结字，无复余习。庆善叙其诗文，实载此语。陶安世作记，甚备焉。

冯 观 国

冯观国，邵武人。幼敏悟读书，既冠，意若有所厌，即弃乡里，游方外。遇异人，得导

引内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祸福之妙，不学而精。乃晦名氏，自称无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挟术自养。所言人吉凶及阴阳变化，尽验。或有谓其醉饮狂怪者，观国不与较，以诗谢云：踏遍红尘四百州，几多风月是良俦。朝来应笑头陀叟，道不相侔风马牛。又述怀诗云：落魄尘怀触处然，深藏妙用散神仙。笔端间作龙蛇走，壶里长挑日月悬。漫假人伦来混世，只将酒盏度流年。潜修功行归何处，笑指瀛洲返洞天。余诗尚多，皆脱尘离俗，人亦多莫能晓也。有瑞州上高县麻塘李宣卿者，一夕约束门仆黄卷曰：明日要五更早起，看门外有何动静来报。仆唯诺而去。次早凌晨，开门见门外瓮上有一醉道人熟睡，唤之不应，遂通报宅堂。宣卿寻令扶起，请入书院少歇，令左右供给盥漱。毕即请相见，问其姓名，来自何方，并不答。但再索酒，忽进巨觥，不计其数。又告饥觅饭，愈食愈不言饱。时宣卿故妻唐氏新葬，作庵已就，而未有住庵者，因领道人看庵。道人即欣然肯住，遂给米炭等送之入庵。越三日往视，则所给米炭略不曾动。元送火种数块，亦如故。问何故，曰：前日吃已饱矣。但夜寒觅纸衾，复与之。又一日入庵，则见所与纸衾已裂为四，以青茆缚于床四脚。又何何故，答曰：寒从下上。后因酒间忽作诗曰：南北东西总是家，自知身命属烟霞。只因贪恋一杯酒，误却碧桃千树花。人虽见其诗不凡，然时弄小术如今之撮药者，又常喜颠酒，未免以等闲待之。久之，但闻姓冯，故众呼之曰冯颠道。宣卿诸子一日入庵拜扫，竟不见道人何在，但见坟莹中霞光遍地，举头望之，只见道人坐于树杪，仰面向天，吐气而下，寻即光灿。或谓其能吸太阳精也。住庵凡十八年，多与宣卿诸子欢笑戏狎，或出言无状，或就席颠倒，矢溺不禁。似此可厌者，诸子颇恶之。一夕，有倡女佐樽，诸子饮方乐，道人突入席间，少醉。所为及乱。席散，诸子戏举倡女所携之婢配之，锁二人置楼上，翼早启视，则无道人矣，惟婢云钥门之后，满楼之热如火，不容近。其身夜半稍凉，闻虚空乐作。近五更，栋间簌簌有声。言讫，诸子就怪所为，举目视梁间，则有字题其栋云：水非沟壑龙方卧，木是梧桐凤始栖。莫道男儿无去路，碧霄云外有仙梯。翌早，元仆黄卷在袁州遇道人于市，云：夜来众官人取笑太恶，五更我已过此，就寄声云。后会要相见，可来宜春台下相探。是日午时，满城哄传台下有道人坐化。黄卷往视之，即冯颠道也，遂归报其主。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也。先是，道人遍往辞知旧，且寄诗言别。至日端坐，作颂而逝。颂云：平生无町畦，任真但落魄。烂醉是生涯，天地为棺槨。其时，仪真李观民为袁州太守，乃其舅氏，方认得是其甥，本姓冯，名观国，年十八领荐往赴省，后竟不归。于此方见，遂命塑其身于城东之治平宫。宣卿有子名德谦者，往视之，抚其背云：道人何不分晓，一别而去。忽回头相顾，至今塑像犹左顾也。其师王蒙道人，其侣方七道人，往来诗词甚多。

赵 缩 手

赵缩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时，父母与钱令买书于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弃家出游。至宋高宗绍兴末，盖百余岁矣。喜来彭汉间，行则缩两手于胸前，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辄尽。饮酒自一杯至百杯，皆不辞。或终日不饮食，亦怡然自乐。尝于醉中言文潞公入蜀中，历历有本末。他日复询之，曰：不知也。黄仲秉家写其真，事之，成都人房伟为赞云：养气近术，谈道近禅，被褐怀玉，其乐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缩手袖间，孰测其故。赵见而笑曰：养气安得谓之术，禅与道一也，安有二。我缩手于胸，非袖间也。取笔续曰：似驴无鬐，似牛无角，文殊普贤，摸索不著。又自赞曰：红尘白云堆里，好个道人活计。无事东行西行，有时半醒半醉。相逢大笑一场，不是胡歌虏沸。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间有几。绵竹人袁仲举久病起，遇赵过门，邀入，饮以酒。问曰：吾疾状如此，先生将奈何？赵不答，但歌词一阕，云：我有屋三间，柱用八山周回，四壁海遮阑。万象森罗为斗拱，瓦盖青天。无漏得多年，结就因缘，修成功行满三千。降得火龙伏得虎，陆地神仙。云：此吕洞宾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损屋一间儿，好与支持，

休教风雨等闲欺。觅个带，修安稳路，莫遣人知。休更著，便宜下手。知时要知险里，却防危，透得玄关。归去路，方步云梯。歌罢，满饮数杯，无言而去。仲秉正与偕行，徐问其故，曰：观吾词意可见矣。后旬日，袁死什邡县。风俗每以正月作卫真人生日，道众毕会，赵亦往寓于居人谢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为便，假我此榻，吾将有所之。拂旦，径趋对门小寺。得一室，正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视，已化矣。会者数千人，争先来观，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钩联如锁子云。

寇子隆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麻姑洞，相传云亦姑修真处也。丈人观道士寇子隆，独往瞻谒。至中途，遇村妇数辈，自山中担萝卜而出。弛檐牵裳，就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见子隆至，问：尊师何往？曰：将谒麻姑。一妇笑曰：姑今日不在山，无用去。遂取萝卜一颗授子隆，曰：可食此。子隆食之，遂行。窃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妇，岂识麻姑为何人，得非戏我邪？忽焉如悟，回首视之，无所见矣。自是神清气全，老无疾病。每为人章醺，自称火部尚书。寿过百岁，宋孝宗隆兴中羽化矣。

傅得一

师讳得一，字宁道，又字齐贤，清江新淦人也，姓傅氏。师之父某尤笃志道术，偕师之母卢氏，俱有隐操。初闻邑之阳有护国刘仙师坛，观多灵异，间有仙隐于其山，中心窃慕之，遂卜居于山之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九月哉生魄，忽红光绕舍，邻里惊而异之。翌日，而师降诞。未及月，而举动岐嶷，有若髻髻。年十一失怙，恃里人有严县丞，矜其少孤，收育于家。是年，师以生朝往拜刘仙师。回至半山，见茂林修竹中有六道人围棋，饮于磐石之上。师欲就观，徘徊不得其径而入。忽一老者顾而指示之，乃得至石傍。顷之，老人赠以一楂子，厉声谓曰：酒不得饮。师唯唯，执楂子啗之，味苦涩，不可食，遂怀以归。行一里许，乃掷于道傍。其家以师久不回，遣人寻索，经宿乃得之。询其所由，师具以告。其家与邻里之好事者异之，竟随师登山，令指示其所，惟见荆榛荒翳，无复向时之境。回至所弃楂子之地，则既夕矣，红光灿然。人谓宝藏发见，争先取之，光亦寻灭，犹闻异香芬馥。师曰：早间道人与我楂子尚在此。复取而食，味益苦，还掷之而去。自觉神气清爽，行步如飞，遂能预知休咎。所居去邑十里，师尝一日十往返。语言狂怪，歌笑自若。或满头戴花，或醉卧桥路，人莫能测。市人有恶之者，以毒酒推而溺诸县桥之下，师随流出没二里许。登岸，复入市。笑谓溺之者曰：何相戏之酷耶？人始讶其异。后屡试之，复然。众乃惊服，称为傅仙。时师年十八，忽起江湖之兴，被蓑笠，荷瓢囊，遍走湖广淮浙间。名山福地，靡不游历。或孤栖岩谷，或露宿丛祠，所至放诞，不自检束。如在新淦时，人皆谓之狂生。然言人之灾福辄应，士大夫益多奇之。张魏公浚留守建康，召师与语，即蒙殊遇。丞相史公浩尝有诗赠师云：试问此行何所止，乌有乡中无住里。醉时不觉醒时痴，世人谁识颠道士。异时又赠之诗曰：相识三十年，身颠心不颠。有人还会得，即是地行仙。后所赠益多。初，史越王未当国时，与同省诸公宴集，师偶遇之，众中遽呼公曰：傅道人独许你某年月日作相，公他日幸无相忘。后果如期拜相。师一日造府门，即延之上座，酌以酒。自是往来无间。忽一日大醉，跣而入府，遽以泥足穿丞相履，手作执板状，四顾欢呼。公问其所欲，师云：要鹤髻著。公识其意，诺之。会杨和正适来谒，公遂荐之。和正是夕梦一异人来见，翌日王招之，见其仪状俨如梦中。王与语，大喜，即赠以敕牒衣号副焉，遂礼管辖。祖庆章为师隶湖州武康县常清观。观，王所建也。忽一日，持其度牒诣和正曰：野鹤孤云，狂性复作。不能坐受束缚，请从此辞。和正大笑，乃貽书观中，以师散人，当处之以规矩之外。复月，遗以醇酒。居无何，拂袖而去。王遣蓝舆遗赆之物，追路与之，师一无所受。遂径还清江。时郡守严陵吴公闻师名久，一见大悦，举家待以师礼。师不肯留，

乃强延以玉笥山承天宫。贰职非其好也。未几，复请管辖嵩山崇真宫。曾不期月，大师朱公以玉隆万寿宫管辖招之。已而显谟沈公镇豫章，与漕使少卿鲁公、宝文任公移管辖铁柱延真宫。孝宗乾道九年癸巳，晦庵朱文公为扁云庵二大字，及赠一绝句云：到处逢人说傅颠，相看知是几生前。直携北斗倾天汉，去作龙宫第二仙。其后范石湖大参张公枢使诸贤题赠，不可胜纪。淳熙元年甲午，史越王帅闽。一日，师遽呼徒弟叶永寿曰：我欲福州见丞相。次早遂行。于时绘像求赞，王在前，师傍立，竟诺所请，书于三山郡斋。留之数月，因奏荐于德寿殿。是年四月，奉圣旨宣召，师每自洪都至行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将二千里。师亦然躬诣内殿，赐斋并银绢物及御书宝扇一握、灵宝大师度牒等。是月十五日，师上谢表。师虽有此奇遇，而略不动心。未几辞归，住延真凡二十载。其臧否人物，言必有中。如龙图韩公总江夏之师，侍郎李公将江西之漕，皆先期以告，其预知多此类。有自钱塘附师书至清江者，亦三日而达。师或一日应数家之供，同时俱至。人谓师得费长房缩地、蓟子训分形之术，未知其果然否耶。师性旷达，不亲世俗，虽屡典殊庭，充位而已。夜多不寐，亦有时默坐不出尽月。虽猖狂妄行，而志尚清洁。出入公卿之门，每以为善自爱劝诱其人，人亦以此敬之。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呼其门人，嘱以后事，命笔题颂曰：平生胆气清高，抱道长乐逍遥。天地阴阳反覆，云收雾卷丹霄。颂竟，掷笔而化，享年七十有四。凡度弟子门人，以明年正月壬寅瘞剑于府东门之外朱砂冈，会葬者千余人。谢观复跋云：初，师之生，人谓不孕而育，其母亦自以为然。尝考之仙传，虽至人降世，托迹同凡，亦必假阴阳之气、三元育养，以成兹有质之躯。是故混元未诞，先降日精于玄妙；瞿昙将生，必梦白象于莫耶。固未闻不妊而字者。如其异人，托化于世，母不自觉，容或有之。所以老子八十一年，元君不觉其久。庄公寤生，姜氏疑非己产。故师之处身应物，皆非学门师承，所得谅由是也。尝闻许碯有诗云：阆苑花前是醉乡，滔翻阿母九霞觞。群仙指点嫌轻薄，谪向人间作酒狂。师殆其庶几乎，不然，老仙何以切戒其饮，正虑其狂态复作耳。谢守灏昔与之游甚密谨，略摭其大概。后之君子欲考其详，则有史越王之墓志在云。

张宗元

张宗元，河北霸州人也。入青城大面山中峰紫柏岭结茅，耿介有守。居山五十年，傍无给侍，常与虎豹蛇虺杂居，恬不为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无疾而化。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之五

张道清

真君姓张氏，讳道清，字得一，蒲骚里中人。母王氏感异梦而孕，宋高宗绍兴六年丙辰五月二十日，毓真君于青牛山舍。时紫气腾空，远近咸以为异焉。幼侍翁媪徙居郢之京山。自为儿时，气宇澄清，不茹荤醴，达性命祸福。或数日不食。或一日入山，半旬不反，往覩之，则见卧于岩中，有两虎踞于侧，里人惊而神之。又一日寢觉，告母曰：适往复州里女兄吴家方归，大一姐约以丝履果实来献。翌日果然。由是父母亦信其神异。二十七年上元日，真君默坐前山，见五云缥缈，间有万神森卫，中有帝君坐龙舆，召真君授以秘诀灵文。真君得之，道望始显。后于其地建祠，以记受道之所（名曰帝授）。已而乡里旱涝，祈祷辄应。人有疾病，符水立愈。由是京汉向慕者众。孝宗乾道元年，舍所居为祠，立玉帝睥容崇奉（即光庙，御书长森湾，今万岁观是也）。二年，真君幅巾藜杖，遍览襄汉名山。至洪山谒主寺僧木阁老，因与之讲究玄寂之道。喜木阁有慧性定力，罄所得乡里酬施金帛回施之。八年，随州旱，祷雨弗应，木阁以真君灵异闻于郡。郡委佐官躬往长森，

礼请真君。至郡，惟书天授神章一纸焚之，甘雨随降。官民感忭，愿留香火祠奉。真君不诺，重过洪山。木阁告于真君曰：道本乎一，教分则三，愿勿弃此山主张佛法。真君曰：一来一去，各有定缘。予昨受玉帝旨，谓兴建香火之地分应斗牛界，连庐霍，逢九当兴。天命不可违也。乃辞别木阁，回住长森。淳熙元年七月，真君至龙虎山瞻礼天师，受上清大洞箓以归。四年，有僧祖超自天台国清寺来，请师即往彼说过去事，僧众神之。真君归郢，而蒲骚里人益景慕其灵异，士民捐舍，于青牛山毓灵之地立祠宇一所，以奉香火（今崇宁万寿观是也）。十年，真君有中都之游。时光宗在储，适齐安郡主病，亟慈懿皇后念曰：若得张先生来，此病可疗。且地远，卒难至。而李府御带随以真君见，留府第，闻于东官，有命召见。真君咒枣水以进，郡主饮之，遂苏。光宗曰：真哉，神哉。宠赐甚厚，真君不受，乃亲洒真牧二字及镂之牙牌以赐。自此，时一召见，礼貌有加。真君淡泊无为，非问不答。一日召次，问起居之地，对曰：郢州长森湾。光宗又亲洒长森湾以赐。十一年，真君离京城，回旧隐，活民命者众。真君视长森祠宇尚隘，弗称储君宝画之光，命其徒杨宗华等营而新之。既成，白于众曰：昔奉玉帝密旨，建立道场，别有其地，山川之灵。俟命已久，将有行焉。乃自郢入蜀，历参井，泛湖湘，过洞庭而下盆浦。十四年春，过康庐，有仙翁揖于途曰：拙者遁迹九宫，远来参迓，愿早访彼山，庶我辈有所倚藉。真君唯之。遂由富川上至通羊，宿杉坑梵刹。是夕，山之阿有乡耆张镇者，夜梦神人黄袍白马，直入其舍。翌午，真君至镇，异之，倾意相向。真君告之曰：九宫灵坛，湮废已久。吾将辟其基，以为国家祈祷之地。遂扪萝登山数十里，得其地于山之巔，广数十亩，即图志载之曰平壶台是也。日暮，就宿山中，跌坐松下。夜半，山灵喧声，从者骇然。真君曰：是山之神交相喜尔。继有赤蛇神龙之异。平明，从者告饥，真君默坐方醒，于袖中出斋粮，各与其一。异香，犹热。食之，且饱。遂于壶台之下定向子干，标立道场，而下曰：吾且回长森，秋期再来。乃以符法授其徒杨宗华，令先往开辟，结茅为居，权以安憩。十五年戊申，真君至，七众欢迎入山，四方之民抱病求安者云集，随叩随应。贫者助力，富者输财。继而真君灵祝匪一，九宫开辟不日成之。光宗绍熙元年，召命，不赴。上遣使降香烛锦幡银券入山设醮，徼福于民。宁皇在储，亦有厚费。未几，朝命易庵为钦天观。庆元元年，宁宗临御，慈懿居内宫，每岁遣使入山，厚有锡赉。三年，真君返长森。五年，上赐真君为真牧真人。嘉泰四年，宁皇亲洒钦天瑞庆之宫六字，敕修内司，钁梓改观为宫，赐赉駉渥。六月，上复加封太平护国真牧真人。开禧二年，敕江西转运司拨赐闲田，又慈明皇后赐钱置庄，供贍羽众。累降特旨，免役蠲租等。是年虏寇京西，长森实据其要。虏既入境，羽众奔逃。真君端坐堂上，虏莫能犯。及举火焚祠，烟焰自熄。乃惊叹曰：此南朝得道仙子也。三年夏初，真君复还长森，而九宫诸徒亦至省侍，咸愿请真君回九宫，真君曰：吾之行止，非汝等所知。吾创九宫道场，乃奉天命，为保国宁家，安集道众而设。汝等当以进道为心，勿以吾不归为虑。至七月五日，真君鸣鼓升坐，谕众曰：死生一昼夜也，出入一乾坤也。予自历劫以来，应时出世，随念度人，身在尘凡，名书仙谱。今将归矣，洞然八荒，了无挂碍。汝等各守戒行，循规蹈矩，以扶教法，以报君亲。及素纸书颂曰：幻质尘芳，方度六纪。惻一切情，如渴赴水。踏破铁鞋，寻跟索底。一刹那间，众流截止。仰沐宸恩，可谓终始。今日逃形，湛然脱屣。咦，分明记得来时路，乘彼白云归帝乡。颂毕，珍重端坐而蜕。遗表奏上，蒙宁皇御批：太平护国真牧真人张道清，志识清虚，道行高洁。先朝眷遇，极为优厚。况祈祷雨暘，累获感应。今已羽化，朕甚悯之。可于内帑降赐钱，令徒弟往长森湾迎归九宫崇奉仰。九宫主者就禁地内卜吉所安座，不得灭裂，仍不许所在邀阻。付钦天瑞庆宫，准此。续降圣旨札：下江西转运司委都运赵龙图督促其徒，疾速迎回，严奉徒众承旨前往长森湾护龁迎归，涓吉入塔。忽真君亲附童子谓：吾今神归天府，遗形何以葬为，惜诸方善信远来，无以瞻敬，于是立堂崇奉，真相犹存。嘉定三年，续奉宁皇御书真牧堂三字，镂牌以赐。理宗御极，眷遇有加，绍定四年加封真牧普应真人（其事迹灵异，君恩宠渥，详载九宫

山真君全传)。

谢 守 灏

先生姓谢名守灏,字怀英,永嘉人也,生于宋高宗绍兴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午时。先生少聪慧明敏,年弱冠,立志于学。一日有云水道流访其书斋,道流曰:贫道结缘先生。与之揖,就坐。复起入内命茶,道流点首曰:钦哉,古学问神仙也。道流坐,先生默然似有觉悟,自是诸经子史一览无遗。励精儒业,天才该瞻。少年补中上庠,后馆于曹忠靖公府。时清虚皇甫真人遭际主上,每延问道德。曹公感真人渡黄河之恩,时延千家。先生仰慕真人道德,遂脱儒冠,参礼真人,隶籍羽褐。真人之道,首付曹弥深,次于先生为入室弟子焉。先生博学强记,议论宏伟,每优道劣释,间有恶其分别轻重。先生每言:儒家有云,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吾于道家亦云。一日,有士人聪明记问志尚释教,问先生曰:三教孰优耶?先生曰:天下无二道,万殊同一初。至理昭然,何疑之有?先生究竟经史,出言有据,悬河之辩,莫能屈之。一日,复有难者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先生曰:如是则校之经史尚不可信,足下之言尚可信乎?其人无答,钦服而去。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漕使牒请知西山玉隆万寿宫。光宗绍熙之初,朝廷赐观复大师,充行在寿宁观管辖高士。先生惟是究览三教诸子百家之书,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实录一部七卷,奏闻主上,盛行于时。学问渊源,声动朝野。绍熙四年,再任王隆万寿宫住持。宁宗嘉泰元年,复任焚修管辖宫事,一升经座,拨妙指玄,勾引三教。高人问话,应答如响。间亦于寺院借座说法,禅林尊宿,亦多叹服。先生早游江海,多历名山。尝遇至人,授以《旌阳石函记》一部,金丹之理,愈造妙门。内焉养真,外焉混俗,人莫知之也。光宁两朝,眷遇优渥。平生交友,当代大贤,超群拔俗,人莫能及。逮至晚年,相貌清古,须发皓白,人咸谓活老君出世。闲中静坐,焚香诵书。因观自著混元实录,抚几长吟曰:知我者其惟是书乎,罪我者其惟是书乎。门人请益,先生曰:吾志在修文辅教,明辩正邪。立见已定,一言不易。后世毁誉,任之也。老耄之年,面容悦泽,耳目聪明。清夜对灯解书,蝇头细字。尝以所隐《石函记》一篇(此一篇名《金丹法象论》,后有人作一篇补遗,法度乖谬,恐误学者),书字如粟,刻于银叶之上,藏于岩穴,以俟骨相合仙之士焉。晚年复辞往永嘉郡瑞安县紫华峰创宫,请额于朝,为九星宫。兹盖先生汤沐之邑也。住世引年七十有九,于宁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十九夜,忽梦天下降,谓先生曰:太上有命,趣召修真仙史记。翌日午时,具香汤沐浴,辞别道众。书颂云:造物逆旅主,天地一蓬庐。还汝已生有,还我未生无。颂毕,正衣冠端坐,奄忽而化。后门人私谥修文辅教观复先生。

祖 元 君

元君姓祖,讳舒,又名遂道,字昉仲。唐广西零陵永州祁阳县人。月孛化身,九月九日生。面黎黑色,大圆眼,露齿,头发髻松,插竹节钗。手足黑而有毫,身長七尺,寿一百三十二岁。幼存节操,生而神灵。立志修真,父母莫能禁之。遂遍游名山,师事许真君、郑真人、灵光圣母。一日于西京清虚洞神化溪遇太玄夫人降于溪滨,又从而师之。蒙与俱至洞中凡数日,变现男女,历试诸难,终无怠志,乃授以元始大道。俾乘枯木,顺流随止。少焉,木至故处,失夫人所在矣。由是会四派而一之,职位清微元上侍宸。复化身为清微察令昭化元君,又号通化一辉元君,统辖雷霆。变相不一,或红巾搭膊,跣足露腿,威势可畏。或按剑坐石,啸命风霆。或乘龙仗剑,策役万灵。或金冠素服,尊临洞府。性烈令严,虽雷神亦加严励。功成冲举,居金阙昭凝宫,主清微洞照府。又曰金阙中灵凝照府,主持教法,惠济生灵。嗣其道者,脉脉相承。琼室洞清郭元君、福和耀真傅元君、龙光道。明姚元君、紫英玉惠高元君、元勋皇灵清虚华真人、青城山通慧朱真人、云山保一李真人,至眉山混隐南真人,面清微道法尤闡焉。

火师汪真君

真君姓汪，名子华，字时美。唐玄宗二年甲寅，生于蔡州汝阳县。年四十，而三举不第，叹曰：年逾不惑，不登仕版，何面目见朋友乎？吾将学黄老之学，而臣于帝乡矣。遂与颜真卿同师白云先生张约，再师赤城先生司马承祯。遇禄山之乱，弃家云游。经南岳祝融峰下，修道九年，不下山。真卿为卢杞所陷，使淮西为李希烈缢死。师再遇紫虚元君亲幸南岳，授以至道。再修二十八年，丹成道备。贞元五年庚午正月七日，奉诏白日升天。

黄 雷 渊

真人姓黄名舜申，福建建宁人。幼而聪慧过人，三教九流无所不通。仕广西时，宪使南公见而奇之，悉以神书授焉。真人钩玄探赜，集成大全，登门之士如云。后承诏命入觐，继而得旨还山，隐于紫霞沧洲之上，制授丹山雷渊广福普化真人。其所度弟子，皆立石题名。立石之前者三十人，立石之后者五人而已。前者各得一法，后者尽得其传。如武当洞渊张真人，化行四海，独露孤峰，其道则多行于北。西山真息熊真人，独在诸立石题名之后，道阐四方，则尤多行乎南土。传之安城彭汝励，汝励传之安福曾尘外，尘外传之浚仪赵元阳。如上授受者，皆为一代宗匠，道德冲融，内外光霁焉。

雷 默 庵

真人姓雷讳时中，字可权，号默庵。其先本豫章人，后家于湖广之武昌金牛镇。所居溪水回环东西二桥，故又号双桥。老人生于宋嘉定辛巳年十一月初五日辰时，幼习词赋，后通诗经。三领乡荐，精信道学，专务性理，与九江吉甫亲，因己未、庚申之难，揭家依居吉甫。甲子岁殿帅往太平宫酬醮，师从其行。夜宿太平宫之听雨轩，恍惚间见上帝亲谓语曰：卿阳禄无分，阴官有缘，不须留意功名。是夕本宫知宫亦梦采访真君告曰：来日午刻可精严祀事，五百灵官中有一灵官亲降，于坛炷香。次日午朝，殿帅谓师曰：我困甚，师可代烧香。及至坛中，知宫大骇，方知师五百灵官中人也。后知宫白于师，师愈留心道法，绝念功名。复回居金牛镇，置坛祀事。庚午三月三日玄武诞辰，师具表贺，焚香朗诵度人经。忽有一道人标格异常，自外至，谓曰：贫道有一阶道法，特来授汝。因出袖中书一卷，曰：可置此文于坛中，斋戒七日后方可开看。师受之，置于香案。回首，道人已出，不知所在，方悟其为异人也。人坛拜谢，持诚斋戒七日，焚香拜礼，开看其文，乃混元六天如意道法。看毕，坛中白昼如夜，须臾雷火布满，雷霆辛天君立于案上，曰：吾奉昊天敕命，付卿开阐雷霆之教，普济众生。吾教上帝为主，以吾佐之，以卿行之。前日授卿之文者，乃祖师路真君也。卿名在仙籍，七世为儒，三世行法，并无纡过，当大兴吾教。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切须先度祖宗，终得道备，飞升上清。经旨之明，莫越是矣。及儒释二家，博采旁求，贯彻混融，归于一体。四方闻其道行卓异，及其门者日众。弟子数千人，分东南西蜀二派，首度卢、李二宗师及南康查泰宇。由是卢李之道行于西蜀，泰宇之道行乎东南。混元之教大行于世，所著心法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皆发扬混元道化之妙。以至元乙未四月初五日，沐浴更衣端坐。临午，命卢李二师率诸门人讽度人经一卷，毕，即索笔纸书颂曰：一轮明月照清穹，万里无云光霁中。自在逍遥无一事，圆融常与太虚同。颂毕，凝然而逝。是年冬，弟子奉葬子郡之颜山。后雷霆累降笔云：上帝已升真人为玄都上相、混元妙道普济真君、雷声演教天尊。

莫 月 鼎

月鼎真人姓莫氏，讳洞一，字起炎，浙西霅川人，莫合之裔也。生而聪慧，英敏过人。酷慕道法神仙家之说，乃与同郡西野沈震雷真人同师事铁壁邹真人，得侍宸王真君九天雷晶隐书，由是名著当时。至若会稽混融韩公、钱塘杨和玉蟾川诸公，望重当代，为道法所宗，皆炷香座下，由是道法愈重。真人落魄无家，随所寓而止焉。求其道者甚众，往往遗世绝俗离伦，饮酒辄醉，自乐天真。其接门人，多致叱咤，试其诚意之心而进上之。有不堪者，中道而废。至元丁亥，被召赴阙下，符法阐扬，雷雨在指顾之间。一时名动京师，奔走先后者如云如堵。有不远数千里及门而求道者，有奉束脩五十缗，师受之。一日，袖之而去，遇酒肆，陋者乃入。见贫寒者济之，有老病孤弱者必以物与之。及晡而还，缗皆罄矣。门人中有道材法器者，辄循循以进之。其于雷霆之奥，发扬底蕴，开示来学者多矣。使者一符形，每授门人，各有不同，是乃真人自立法以证派源。考其玄微，同归一致。自侍宸王真君演道以来，惟真人与西野沈真人二派支流衍迤，盛于西江，昌于东吴。扶教泽民，莫有甚焉。以延祐庚寅秋日方正午，趺坐问弟子曰：是何时也？弟子曰：日卓午矣。遂索纸笔作偈曰：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阴晴圆缺。今日大地光明，三界虚空透彻。书毕，端坐而逝，颜面如丹。

金 蓬 头

金蓬头，永嘉人也，名志阳，号野庵。素蓬头一髻，世因以为号。生而不群，自幼果敢，大志不羁。甫长，慕道弃世，虑若焚溺，遂师全真道士李月溪。月溪乃真常李真人之徒，真常又长春丘真人之高弟也。一见器之，命游燕赵齐楚，求正乎先德焉，得参事真常李真人。南至袁州，遇守城校尉顾军子，状貌伟素，日不与世接，夜宿神祠。师知其异，乃师事之，亦有所得。历游武夷、龙虎二山。时龙虎主先天观者傅师正，馆师于蓬莱庵。庵据征君圣井、貌姑诸峰之会，师攀陟崖壑，偕鹿豕，藉云雾，视以为常。或夜坐盘石，蛇虎值于前，辄愕而逝去。命其徒李全正、赵真纯筑天瑞庵于峰顶，四方闻其道者，无远迩凡病患者辄叩之，即应以所供果服之，无不愈。参礼者日集。尝天旱，登龙井召龙出，语龙出听。逾时渐小，跃入神中，乃警以偈，龙腾入水，少顷天大雨。元统癸酉，复隐武夷山，居玉蟾之止止庵。浙东元帅李太平闻而礼之，谓曰：命严则民治，心清则欲寡。李益敬服。或有妒者，谋以药毒之。师预知，命其徒凿池蓄水。果服，浴而出之，安然。今名吐丹井。至元丙子岁正月一日，其同学桂心渊，世称桂风子，坐解于庐山。师闻之，四月十日令徒书一颂，坐逝。越十三日，面颊若粟，肢体温软犹生，瘞于庵侧。所受弟子则劳养素、郭处常、李西来、张天全、殷破衲、方方壶，皆以道闻于世。

是书甫成，或者曰：此不编年类传，何名《通鉴》？愚曰：通鉴者，是通天下之人可得而照鉴也，何必局于编年乎。且神仙传记，每有不记年代者，不可编年一也。应世见身历千百载，倏前倏后，难究始终，不可编年一也。茫茫四海，目力难周，安能尽搜传记，考校异同，而使一传一事无遗落者，不可编年一也。况一编年，只可提其大要，其事迹不载年代者，难以铺张，若是削除，毋乃太略。如是删略事迹，学者何以准绳。深思熟虑，不可编年纪事。是故质诸浅见，究观诸家神仙传记，历代史传，参考成书。他日得暇，又当效儒家《资治通鉴》体，搜诸仙传年代可考者，编年纪事，作历世真仙传道通鉴。然其书但能提纲次序，不能详述事迹矣。后有博学高人，别立高见，修撰是书者，亦各从其志也。赵道一再拜焚香谨跋。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之一

无上元君

老君虽历代应现，而未有诞生之迹，将欲和光同尘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为天水尹氏之女，名益寿，适仙人李灵飞。玄妙玉女，即无上元君也。灵飞本皋陶之后，至商时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庆宾，年百岁余，常有少容。周游五岳诸山，一旦云龙下迎，白日升天。灵飞感父升天之事，精修大道，亦百有余日。当老君未诞而升天，至商十有八世，王阳甲践祚之十七年庚申之岁，老君自大清境分神化气，乘日精，驾九龙，化为五色流珠下降。时尹氏昼寝，梦天开数丈，众仙捧日出。良久，见日渐小，从天而坠，为五色珠，大如弹丸，因捧而吞之，觉而有娠（今亳州天静宫有流星坛，即其处）。由是容颜益少，神气安闲。所居之室，六气和平，冬无凝寒，夏无祥暑。祥光照室，众恶不侵。八十一年不觉其久。至商二十一王武丁之九年庚辰岁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时，圣母因攀李枝，忽从左腋降生（仙传所载，皆云在胎八十一年。唯内传云：上帝之师元君，感日精入口，因娠。经七十二年，剖左腋而生。二说虽或不同，然亦有由。虞宣出塞记云：老子复命胞中七十二年，举候九年。则亦八十一年也）。是时阳景重耀，祥云荫庭，万鹤翔空，九天称庆。玉女跪捧，九龙荐水，以浴圣姿。龙出之地，因成九井（汉伏滔《北征记》云：老君庙中有九井，水皆相通，故每汲一井，九井皆动）。降生之初，即行九步，步生莲华。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道独尊。我当开扬无上道法，普度一切动植众生，周遍十方及幽牢地狱应度未度，咸悉度之。隐显人间，为国师范。位登太极无上神仙，号曰聃（或作僊者，汉字通用也），名耳，字伯阳。或曰：伯阳父者，尊老之称也。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阳。一名元，字伯始。一名显，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老君降生九日，身有九变，皆天冠天衣，自然被体。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头圆如天，面光象日伏晨起。玉枕穹隆，皓发如鹤，长七尺余。眉如北斗，其色翠绿。虎髭龙髯，素结如丝。耳有垂珠，中有三门，高平于顶，厚而且坚。河目日光，方瞳绿筋。鼻有双柱，准骨隆隆。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气有紫色，其香若兰。齿如编贝，其坚若银。数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长且广，形如锦纹。其音如玉，其响如金。观高而起，颐方若矩。日角月渊，金容玉姿。龙颜肃肃，凤视闲闲。额有兑象，三午上达。天庭平坦，金匱充盈。颊有白痣，颐有玉丸。项有三约，鹤素昂昂。垂臂过膝，手握十纹。其指纤长，各有策文。爪有玉甲，身有绿毛。胸有偃骨，背有河魁。脐深逾寸，腹软如绵。心有锦纹，腹有玄志。眼有轮文，足蹈二屮。指有乾坤，身長丈二。遍体芳香，面方而泽。上下三停，体如金刚。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动若龙趋。此其相也。左扶青龙，右据白虎，前导朱雀，后从玄武。头荫紫云，足履莲花，项负双景，五明耀日。身有圆象，洞照九天。兼前仙相，光色奇妍。总八十一，谓之好也。寄胎八十一年，极太阳九九之数。生而皓首，故号为老。古人称师为子，又子者男子之通称，故号老子。居于陈国苦县濂乡曲仁里涡水之阴（即今亳州卫真县也）。圣母既诞育道身，将返天阙，复元君之位，欲示世人以师资传授之道，乃告老君曰：夫人受生子天地，中有清有浊。气之清者清明慈仁，气之浊者愚痴凶虐。明者因修以成性，昧者恣欲以伤命。性者身之原也，命者生之根也。是故修学之人，炼身于九丹，解结于五神，引气于本生，灭根于三关。九炼十变，百节开明。胞结断灭，乃知本真而成上仙也。若不修学，则邪魔入身，百病竞生，死不尽命，痛乎难言。夫仙由心学，心诚则仙成。道贵内求内密，则道来能致静以合真，积虚以通神，则取仙日近矣。苟心竞神劳，体烦不专，动静丧精，耳目广明，徒积稔索道，道愈远也。寄寓天地间，少许时尔。若能摄气营神，辛苦注真，久将得道，则与天地共寄寓太无中也。能洞虚体无，则

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乃与道合真矣。老子曰：今混迹尘寰，欲常存不死，随世度人，可乎？元君曰：吾有秘宝，非圣不传。有能修之，可以长存。老子曰：愿闻其致。元君曰：至道渊奥，深不可识。匪有匪无，匪声匪色。视之不见，搏之不得。囊括天地，至大无极。近在诸身，莫之能测。能知其则，是谓玄德。老子曰：其道亦有术以致之乎？元君曰：道者虚通之至真，术者变化之玄技。道因术以济人，人因修而会道，则变化无穷矣。夫道之要者，无为而自然；术之秘者，符与气药而已。符者三光之灵文，天之真性也。药者五行之华英，地之精液也。气者阴阳之和粹，万物之灵爽也。人虽得一事未毕，要资符药道乃迄。此吾之秘宝尔。能兼之，可以长存，度人无量矣。老君曰：身者得道之器也，气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则命终，器败则道去。今欲修之，令命固道隆，可得闻乎？元君曰：人禀骨肉之资，犹陶家坯也。坯未治则败速，身未炼则命促，理固然也。纵使德冠群有，神疏太玄，而身犹未免乎老死。夫何故哉？由化致然，不得不然也。惟药能炼形，符能致神。神归则心通而性逸，形坚则气固而命全。然后化气变精，洞入无形，飞行虚空，存亡自然，乃能长存。得道之人，虽遭劫交，天地崩沦，而灾不能及。所以贵乎符药者，由此也。老君曰：服神丹而长生者，神灵佑之乎，将药之力邪？元君曰：长生之功由于丹，丹之成由于神。故将合丹，必正身心，不履罪过，神明祐之，作丹必成。神丹人口，寿无穷已。天地明察，道归仁人。万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长生之可学，谓为虚诞。从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天岂能强生乎？恣心尽欲，奄忽辄死，千金送葬，何所益哉？则神丹之道成，不惟长生，而亦可作世宝也。知此道者，亦安用天下为。人有以国易吾方，而非其人不传也。老子稽首曰：愿闻其旨。元君乃仰天而啸，倏忽有紫云如盖，自天奄至。中有五色，蕴光明八达。仙人涓子侍之，元君披出神图宝章变化之方，还丹伏火水汞液金之术，凡七十二篇，以授老君。其文曰：一为玄白生金公，太阳流珠入华池。斤内五两文萆薢，赤盐白雪成雄雌。五符九丹得之飞，真道在此人不知。五符者，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飞符，四曰金华，五曰二五青龙精。九丹者，一曰白雪九转还丹，二曰雌雄九转还丹，三曰黄华九转还丹，四曰白华九转还丹，五曰丹华九转还丹，六曰五色九转还丹，七曰泥汞九转还丹，八曰金精九转还丹，九曰九鼎极耀还丹。此九丹，得一则可以长生，不在遍作也。神丹之道，皆三化五转，至九而止。得服之者，与吾等矣。神仙之道，不在祭祀祷鬼神，不在导引与屈伸，不在咒愿多语言，不在精思自苦勤。长生之要在神丹，知之甚易为实难，子能行之可长存。此之道存立得仙，吾亦学得非自然。老子再叩头稽首曰：九丹之道既奉慈训矣，窃闻求仙不得金液，虚自苦辛，愿示其要。元君曰：大哉子之问也。九丹金液，同为升天之道。然九丹中金液为上。所以尔者，服九丹之人，或三年，或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百日六十日、三十日、三日，乃有仙官云龙来迎。惟服金液者，人口则身色紫金，立生羽翼，升天为仙官矣。凡欲服之，须先长斋，断谷一年，乃得服之。自非有玄中之篆及不死之名者，终不得闻金液之道也。其法依前合丹，金成而液之，其道毕矣。此吾之秘宝也。凡有千二百诀，吾于往劫尘沙天地之先受之于元始天尊，奉而行之，得居无上元君之位。吾昔已传至真大圣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今又授尔，尔其勉之。老君受讫，复请曰：万兆芸芸，动之死地，今以此广济，如何？元君曰：悠悠之徒，耽荣嗜欲死者，若坠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伤。然道不虚行，必授其人。此道高妙，秘于九玄琼台云笈，万年一行，贻诸玄篆玉名耳。自非宿命骨分及丹苦之人，不得闻也。愚人多过，方向驱除，乌得违天科而妄宣乎？吾道尽此，将去矣，当遣太一元君语汝。言讫，即有千乘万骑、五帝上真拥八景玉舆迎之升天（今太清神丹经，其法乃出于无上元君。其神能调和阴阳，役使风雨，进退五星，斟酌寒暑。骖驾九龙十二白虎，天下众仙皆仰隶焉。人之生死，莫不由此，犹言服丹所致也）。

太一元君

老君乃远游山泽，求炼神丹。行经劳山，果遇太一元君，乘五色斑麟，侍官数十人。老君从之问道，元君曰：道之要，在乎还丹金液耳。遂具授秘诀。他年之历山，复会太一元君。因谢神丹之方。元君曰：吾是群仙之尊，万道之主，玄灵秘术，本玄分也，奚辱谢焉。老君曰：凡民无知，死者甚众，抚心泣血，见之伤悲。欲给以神药，令皆得长生，可乎？元君曰：不可。生道至重，必授大贤及孝顺笃实之士。天生万物，有善有恶，善者宜生，恶者宜除。不足给药令皆生也。君已知之，不可轻泄。老君以神仙之道必假修炼，欲垂法以劝来世，故存真抱一，炼丹服气，然后乘空凌虚，出有入无，随意所适，入莫能测。一日乘白鹿复履庭桧而升天。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灵九光龟台金母，一号曰西王母，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生化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苍灵之墟，以生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于神洲伊川，厥姓缙氏，生而飞翔，以主阴灵之气，理于西方，亦号王母。皆挺质大无，毓神玄奥。于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木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体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隶焉。所居宫阙，在龟山之春山，昆仑玄圃阆风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台，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飙车羽轮不可到也（尚书帝俊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之野）。所谓玉阙墜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灵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沓映，羽旛荫庭。轩砌之下，殖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然皆奏八会之音也。神洲在昆仑之东南，故《尔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鬋发戴胜，虎齿善啸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万天之统，龟山九光之篆，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宴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映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所授度，咸所关与也。昔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官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剪。神农之后，诛榆罔于版泉而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图。晚年复授帝以清静无为正真之道，其辞曰：饮啄不止身不轻，思虑不止神不清，声色不止心不宁。心不宁则神不灵，神不灵则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礼斗，苦己劳形。贵在湛然方寸，无所营营。神仙之道，乃可长生。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风。周昭王二十五年岁在乙卯，老君与真人尹喜游观八紘之外，西游龟台，为西王母说常清静经，故太极左宫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受之于金阙帝君，金阙帝君受之于西王母，皆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逮至穆王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骅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渠。主车则造父为御，离鬲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左骖盗骊而右斡柏天。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驰驱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国。巨蒐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道，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

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謠，王和之，其词哀焉。乃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王乃叹曰：予一人不盈于德，后世其追数吾过乎。又云：王持白圭重锦以为王母寿。歌白云之謠，刻石纪迹于崑山之上而还（《纪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见西王母，宾于昭宫）。世之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号九天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皇。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入，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升天之时，先拜木公，后谒金母。受事既讫，方得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觐奉元始天尊耳。故汉初有四五小儿戏于路，中一儿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莫知之，惟张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升天，当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虚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汉武帝好长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岳，筑寻真之台，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来语帝曰：闻子欲轻四海之祿，迁万乘之贵，以求长生，真乎？勤哉。七月七日，吾来暂来也。帝问东方朔审其神，应乃清斋百日，焚香宫中。夜二唱后，白云起于西南，郁郁而至，径趋宫庭。渐近则云霞九色，箫鼓震空。龙凤人马之众，乘麟驾鹿之卫，科车天马，霓旌羽幢，千乘万骑，光耀宫阙。大仙从官，森罗亿众，皆长丈余。既至从官所在，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带天真之策，佩金刚灵玺。黄锦之服，文彩鲜明，金光奕奕。腰分景色之剑，结飞云大绶。头上华髻，戴太真晨缨之冠。蹀方琼凤文之履。可年二十许，天姿奄霭，灵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二女扶侍，登床东向而坐。帝拜跪问寒温，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设以天厨，芳华百果，紫芝菱蕊，纷若璚，精珍异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盘盛七枚，大如鹄（音保，与鹄同）子。四以与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辄收其核。母问何为，帝曰：欲种之尔。母曰：此桃三千岁一实，中国土地薄种之不生。于是命王于登弹八珍之璈，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廷之玉，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洞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法婴歌玄灵之曲。众声激清，朗音骇空。歌毕，帝下席叩头，以问长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贱荣乐卑，耽虚味道，自复佳尔。然汝性恣体欲，淫乱过甚，杀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身之具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杀者响对，奢者心烂，积欲则神殒，聚秽则命断。以子蕞尔之身而宅残形之贼，盈尺之材而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脱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无翅之鸚愿鼓天池，朝生之菌而乐春秋者也。若能荡此众乱，拨秽易意，保神气于绛府，闭瑤宫而不开，静奢侈以寂室，爱众生而不危，守慈务施，炼气惜精。倘有若斯之事，岂无仿佛邪。若不尔者，譬如抱石而济长河尔。帝跪受王母之诫，曰：彻不才，沉沦流俗，承禅先业，遂羁世累，刑政乖缪，罪积丘山。今日之后，请事斯语矣。王母曰：夫养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师元始天王昔于严霄之台，授我要言，曰：欲长生者取诸身，坚守三一保灵根。玄谷华体灌沈珍，既长清精入天门。金室宛转在中关，青白分明适泥丸。养液闭精具身神，三宫备卫存绛宫。黄庭戊己无流源，彻通五藏十二轮。吐纳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热寒，保精留命永长存。此所谓呼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为之，皆必长生，亦可役使鬼神，游戏五岳，但不得飞空腾虚而已。汝能为之，足可度世也。夫学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灵药，上帝奇物也。下阴生重云妙草，皆神仙之药也。得上品者，后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药有九丹，金液、紫华、虹英、太清、九转、五云之浆、玄霜绛雪、腾跃三黄、东瀛白香。玄洲飞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胆、东沧青钱、高丘余粮、积石琼田、太虚还丹，盛以金兰、长光绛草、雪童飞干，有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飞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闻。其下药有松柏之膏、山姜、沈精、菊华、泽泻、枸杞、茯苓、菖蒲、门冬、巨胜、黄精、灵飞、赤板、桃胶、木英、升麻、续断、威蕤、黄连，如此下药，略举其端。草类繁多，名数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虽不能长享无期，上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泽，返老童颜，役使群鬼，得为地仙。求道之者，要先凭此阶，渐以入乎妙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气，精不脱则永久，气长存则不

死，不用药石之费，又无营索之劳，取之于身尔，百姓日用不知，此故为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气。气存则生，气去则死。万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为本，岂可不养神固气全尔形也。形神俱全，上圣所贵。形灭神逝，岂不痛哉。一失此身，万劫难复，予其宝焉。我之所言，乃我师元始天王所授之辞也。即敕玉女李庆孙书出之，以付于帝曰：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宫，良久，上元夫人至，复坐设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会之书、五岳真形、五帝六甲灵飞之符，凡十二事，云：此书天上四万劫一传，若在人间，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灵宾开云锦之囊，取一册以授帝。王母执书起，立以付帝。王母咒曰：天尊地卑，五岳真形，元真激气，大泽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长平，太上八会，飞天之成。真仙节信，由兹通灵。泄坠天府，宝归长龄。御其慎之，敢告刘生。祝毕，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学道受符者，宜别祭川岳诸真灵，洁斋而佩之焉。四十年后，若将传付汝之所友，董仲君、李少君可校之尔。况为帝王，可勤祭川岳以安国家，授简真灵以安黎庶也。言讫，与上元夫人命车言去，从官互集，将欲登天。因笑指东方朔：此我邻家小儿，性多滑稽，曾三来偷桃矣。昔为太上仙官，因沈湎于玉酒，失部御之和，谪佐于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后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为酒色所惑，杀伐不休，征辽东，击朝鲜，通西南夷，筑台榭，兴土木，海内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临东海，三祠王母，不复降焉。所受之书，置于柏梁台上，为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东方朔飞翥不还，巫蛊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于五柞宫，葬于茂陵。其后茂陵所藏道书五十余卷，一旦出抱犊山中。又玉箱玉杖出于扶风，市验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于人间，径不知其果何为邪。茅君盈字叔申，从西城王君诣白玉龟台，朝谒王母，求乞长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躯，慕龙凤之年；以朝菌之脆，求积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师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珰、二景缠练之道，上行太极，下造十方，溉月咀日，以入天门，名曰玄真之经。今以授尔，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释以授之，并授宝书四童散方，后茅君南治句曲之山。哀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诸青童君，并从王母降于茅君之室。顷之，天皇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盈神玺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赐盈八龙锦舆、紫羽华衣，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石叔门赐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鲍丘等赐盈以四节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讫，使盈佩玺服衣，正冠带符，握铃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阙玉芝者，位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为司禄。食长曜双飞者，位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总主左右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为司命，授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综江左之山源矣。言毕，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降于其庭，传大帝之命，赐盈紫玉之版，黄金刻书，九锡之文。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讫，俱去。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为盈设天厨。酣宴，歌玄灵之曲。宴罢，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顾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执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以授子盈、固及衷。事讫，王母升天而去。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泊九圣七真，凡得受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其后紫虚元君魏夫人华存，清斋于阳洛隐元之台，王母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云舆同诣清虚上宫，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华存。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礼、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桐柏真人王于乔三十余真，各歌太极阴歌阳歌之曲。王母为之歌曰：驾我八景舆，欻然入玉清。龙旌拂霄上，虎旌掇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观合太冥。南岳挺真干，玉映辉颖精。在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逢河曲，相与乐未央。歌毕，上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上元夫人、紫阳左仙公、太极仙伯、清虚王君，乃携南岳魏华存同去东南行，俱诣天台霍山洞宫玉宇之下，众真皆

从王母升还龟台矣。王母师匠万品，校领群真，圣位崇高，总录幽显。至若边洞玄躬朝而受道，谢自然景侍以登仙，故洞玄及自然传谓金母师王母也。玄经所证事迹，盖多未能备录。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之二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黄帝在昔为有熊之国君，佐神农之孙榆冈。既衰，诸侯相伐，干戈相寻，各据方色，自称五行之号。太皞之后，自为青帝。榆冈神农之后，自号赤帝。共工之族自号白帝，葛天氏之后自号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号黄帝。帝乃恭己下士，侧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虐，弟兄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啖砂吞石，不殖五谷。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铸兵于葛炉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贤能，以为己助。得风后于海隅，得力牧于大泽，以大鸿为佐，天老为师。置三公以象三台，风后为上台，天老为中台，五圣为下台。始获宝鼎，不爨而熟。迎日推策以封胡为将，以夫人费修之子为太子，用张若隰朋、力牧、容光、龙行、苍颉、容成、大挠、奢龙众臣以为羽翼，战蚩尤于涿鹿。帝师不胜，蚩尤作大雾三日，内外皆迷。风后法斗机，作大车，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忧愤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应。居数日，大雾冥冥昼晦，玄女降焉。乘丹凤，御景云，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行太上之教，有疑可问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横，毒害烝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一战必胜之术，与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灵宝五符策使鬼神之书，制妖通灵五明之印，五阴五阳遁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胜负握机之图，五岳河图策精之诀，九光玉节十绝灵魔命魔之剑，霞冠火佩龙戟霓旌翠辇绿辔虬骖虎骑千花之盖，八鸾之舆羽箭玄竿虹旌玉越神仙之物，五龙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节，以为兵信五色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复率诸侯再战。蚩尤驱魑魅杂妖以为阵，雨师风伯以为卫，应龙蓄水以攻帝。帝尽制之，遂灭蚩尤于绝轸之野、中冀之乡。豕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榆冈拒命，又诛之于版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极凡二万八千里，乃铸鼎立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观天地，祠百灵，垂法设教。然后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黄龙下迎，帝乘龙升天。皆玄女之所授符策图局，以佐成功业。

蚕女

蜀之先有蚕丛帝。又高辛时，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为人所掠，惟所乘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其拘绊而去。数日父乃乘马而归。自此马嘶鸣，不肯斂。母以誓众之言告父，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马，安有人而偶非类乎。能脱我于难，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马跑，父怒欲杀之。马愈跑，父射杀之，曝其皮于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以衣被于人间。一日，蚕女乘云驾此马，侍卫数千人，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矣，毋复忆念也。今冢在汉州什邡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蜀之风俗，官观诸化塑女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焉（周礼夏官马质掌质马云：若有马讼，则听之，禁原蚕者。郑玄注云：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不能两大。禁再蚕者，为伤马与。据此之论，蚕马气类，世必有深究其理者。道一特书之以俟）。

云 华 夫 人

夏禹治水，随山浚川，老君遣云华夫人往阴相之。时禹驻巫山之下，大风卒至，崖谷振陨，力不可制。忽遇云华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麾、大翳、庚辰、童律、巨灵神等，助其斩石疏波，决塞导阨。禹尝谒云华于崇嶂之巅。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为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亲也。禹疑其狡狴怪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运道之用者圣也。圣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禀气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盖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云华夫人者，金母之女也（总仙奇记云：名瑶姬）。受书为云华上宫夫人，主领教童真之上，理在玉映之台，隐见变化，盖其常也。亦由凝气成真，与道合体，非离胎禀化之形，乃西华少阴之气也。且气能弥纶天地，经营动植，大包造化，细入毫发。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为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复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琼阙森然，灵官侍卫，不可名识。师子抱关，天马启途，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坐于琼台之上，禹稽首问道，召禹坐而谓曰：夫圣匠肇兴，剖大混之一朴，判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苞，散为无穷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国，刻漏以分昼夜，寒暑以定岁纪，坎离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阴阳，城郭以聚民，器械以卫众，舆服以表贵贱，禾黍以备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养于有形之物。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杀有寒暑。雷电有出入之期，风雨有动静之常。类气浮乎上，而众精散于下。废兴之数，治乱之运，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穷达之期，此皆禀之于道，悬之于天，而圣人为纪也。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无。非道则物不可存也，非修则道不可致也。太上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将自复。复谓归于道，常存也。道之用也，变化万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参玄玄，地参混黄，人参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长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养其气，所以全也。则我命在我，非天地杀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于物矣。勤逮于我矣，善格夫天矣，而未闻至道也。吾昔于紫清之阙受书，宝而勤之，我师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经，天真所宝。封之金台，佩之太微，则云轮上往，神虎抱关。振衣瑶房，邀宴希林，长招仙公，右栖白山而下盼太空。泛乎天津则乘云骋龙，游此名山则真人诣房。万神奉卫，千精伺迎。动有八景玉轮，静则宴处金堂。亦谓之太上玉佩金珰之妙文也。汝将欲越巨海而无飘轮，渡飞沙而无云轩，陟阨涂而无所舆，涉泥波而无所乘。陆则困于远绝，水则惧于漂沦。将欲以导百谷而浚万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将授汝以灵宝真文，陆策虎豹，水制蛟龙，斩馘万邪，检取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阳明之天矣。吾所授宝书，亦可以出入水火，啸叱幽冥，收策虎豹，呼召六丁，隐沦八地，颠倒五星，久视存身，与天地相倾也。因命侍女陵容华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仍命狂章、巨灵等神，助禹诛为民害，人力所不能制者。戮防风氏于会稽，锁淮涡之神无支祗于龟山，皆其力也。禹后入阳明洞天，为紫庭真人。

姮 娥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妻姮娥窃而服之，奔月宫。

织 女

织女上应天宿，牵牛则河鼓是也。旧说天河与海通，汉时有人居海上者，年年八月见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者，立飞阁其上，多资粮乘嗟而去。十余日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室中，有织妇人。又见一丈夫牵牛饮之，惊问曰：何由至此？其人

与说来意，因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因还，后以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东方朔神异记云：郭翰尝遇织女降其室，衣玄霄之衣，霜罗之帔，戴翘凤金冠，蹑琼文九章之履，张霜雾丹縠之帔，施九晶玉华之簪，转会风之扇，有同心龙枕。翌日，丹铅书青缣一幅以寄翰。汉书：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阴树下，而营农作。父死后，自主人贷钱一万，自卖身为奴，遂得钱葬父。还于路，忽见一妇人姿容端正，求为永妻。永乃与俱诣主人，主人令永妻织绢六百匹，放汝夫妻。乃当机织，一月毕。主人深怪其速疾，遂放之。相随至旧相见之处，而辞永曰：我，天之织女，缘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偿债。言訖，凌空而去。今泰州有汉董永所居天女缲丝井存焉（又有织女嫁牵牛，事见前卷《武丁传》）。

昌 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于常山下，食蓬蘽根，往来上下，人见之二百余年，颜色常如二十许。能致紫草，鬻于染工，得钱即施于贫病者。历年如是，奉祠者甚众，人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见形影。或云，昌容能炼形者也。未几，忽冲天而去（出《列仙传》）。

女 偶

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学邪？曰：恶乎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能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撝宁。撝宁也者，撝撝而后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曰：吾闻之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李 真 多

李真多，仙人李八百之妹也。随兄修道，居绵竹中。老君与玄古三师降授以飞升之道，先于八百白日升天。今有真多古迹犹在。或来往浮山之侧，今号真多化，即古浮山治也。一云八百尝与妹真多来卜居于筠阳之五龙冈（又名赤商寨，今瑞州州治是也），复炼丹于华林山石室（今隆兴府奉新县浮云观是也）。八百兄妹俱蜀人也，虽卜居筠阳，间往来蜀中。一日真多自蜀至，八百候之（今瑞州望仙门是也），见真多手持莲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剑挥之。真多觉之，倏尔凌空渡江，产下童子经一卷。遂乘云气，冉冉升天。时人塑真多之像，将奉祠焉。像成，而羿不动。是夕，真多见梦云：吾祠宜在五龙冈。翌日，举像甚轻，乃祠于彼。至唐玄宗天宝十年，天师孙智谅始奏改元阳观，以显圣迹。宪宗元和七年，高安县令谏贲以县治，观基两易。今瑞州城西二里逍遥山，妙真宫是也。其产经之地，今额仪天观。观中女真，世传其经。郡人每备香信诣观看经，以保产难焉。真多今号明香元君。

嬴 女

秦缪公女嬴氏，名弄玉。善吹笙，无和者，欲求得吹笙者以配。有萧史者，善吹箫，能感清风彩云凤凰，嬴女愿嫁之。嬴女吹笙，亦如史所感，于是孟明为媒，蹇叔为宾，约而成婚，宴于西殿。座中不奏他乐，惟二人自以笙箫间奏，遂致凤凰来仪，二人乘之而去。秦

人因作风女祠。

太 阳 女

太阳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至为微妙。行用其道，其验甚速。年二百八十岁，色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肤充泽，眉鬓如画，有如十七八岁者。奉事绝洞子，丹成以赐之，亦得仙升天也。

太 阴 女

太阴女者，姓卢名全。为人聪达，智慧过人。好玉子之道，颇得其法。未能精妙，时无明师，乃当道沽酒，密欲求贤。积年累夕，未得胜已。会太阳子吟然叹曰：彼行白虎腾蛇，我行青龙玄武。天下悠悠，知者为谁。女闻之大喜，使妹问客：土数为几？对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东九西七，中一耳。妹还报曰：客大贤者，至德道人也。我始问一，已至五矣。遂请入道室，改进妙饌，盛设嘉珍而享之。以自陈托，太阳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饮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魁，体有五行之宝，唯贤是亲，岂有所怪。遂教补导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时年已二百岁，而有少童之色也。

毛 女

毛女自玉姜（一云玉美），在华阴山中。山客猎师，世世见之，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秦亡入山避难。道士谷春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飞，百七十余年。所止岩中，有鼓琴声云（出列仙传）。抱朴子云：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见一人，无衣服，身皆黑毛，跳坑越涧如飞。乃密伺其所在，合围取得。乃是一妇人，问之，言：我是秦之宫人，关东贼至，秦王出降，惊走入山。饥无所食，泊欲饥死。有一老公教食松柏叶实，初时苦涩，后稍便吃，遂不复饥。冬不寒，夏不热。此女是秦人，至成帝时，三百余岁也。一云有鱼道超、鱼道远者，皆秦时之女真，入武夷山隐焉，后入常常见之。其地四围皆生毛竹，故入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鱼为毛女。

梅 姑

梅姑，秦时丹阳县人。有道术，能著履行水上。县有梅姑庙，尚存。

女 幾

女幾者，陈氏酒家妇也。有仙人过其家，以素书五卷质酒。幾开视之，乃仙方也。私写要诀，依而修之。数岁，仙人复来，笑曰：窃学无师，有翅不飞。女幾随仙人去，今所居女幾山是也。

孙 氏

孙氏（一云雍氏），汉天师张道陵之妻也，同隐龙虎山修道。章帝元和二年，俱到蜀，居阳平化。天师学道，行满功成，至桓帝永寿二年九月九日，太上诏使至，孙氏同天师子云台峰白日飞升（《三洞珠囊》云：天师升天后一年，夫人复升天）。

张 文 姬

张文姬，天师张道陵之长女也。适陈郡袁公子，家豪好道，久之白日抱五儿升天。

张 文 光

张文光，天师张道陵之次女也，一云第四女。为陵王妃，以得封。犯父讳，不食数月，

白日升天。一云入门三日，于殿上白日升天。

张 贤

张贤，一云名贤姬，天师张道陵之第三女也，一云第五女。为燕王妃，好道，集真人之法，久之白日升天。

张 芝

张芝，一云名芳芝，天师张道陵之第四女也，一云第六女。适魏公第二子，夫故犯父讳，遂郁郁不乐，于家白日飞升。

卢 氏

卢氏，嗣汉第二代天师张衡之妻也。张衡得道，卢氏同于阳平山，白日飞升。

张 玉 兰

张玉兰，张衡之女也。幼而洁素，不食荤血。年十七岁，梦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责之，终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谓侍婢曰：我死尔，当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违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莲花。初开，其中有白素金书十卷，乃本际经也。十余日间，有大风雨晦冥，遂失其经。《成都记》云：天师云孙女无夫而孕，父疑之，欲杀焉。既产，有异光，乃一轴书，则本际经也。父以为神，乃掷其刀。其后于敦信村登仙，即女郎观也。今有圣女台、抛刀池、洗经池存焉。一云得素金书本际经十卷，素长二尺许，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将非人工。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百余日，大风雷雨，失经及玉兰。坟圻自开，空棺而已。

屈 女

东吴葛仙公玄，尝在荆门军紫盖山修炼。值天寒大冻，仙公跣足，衣衫蓝缕。时有屈家二女窥见，怜其忍冷，夤夜促成双履。次日欲献之，往炼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炉灰尚温。二女拨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后神气冲冲，不饥不渴，惟慕清静。后隐去，时人谓得仙矣。

谌 姆

谌姆者，不知何许人也，其字曰婴。常居金陵丹阳郡之黄堂，潜修至道。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见之，齿发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谌姆呼之，谓其可为人师也。吴大帝时，行丹阳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头再拜，愿为义子。谌姆告曰：汝既成长，须侍养所生，何得背其己亲而事吾为母？既非其类，不合大道。于是童子跪谢而去。又经旬月，复过市中，忽见孩儿年可三岁，悲啼呼叫，莫知谁氏之子。因遇谌姆，执衣不舍，告云：我母何来，唯愿哀悯。谌姆怜其无告，遂收归抚育。渐向成大，供侍甘旨，晨昏不亏。心与道合，行通神明。聪慧过人，博通经史。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穷物极玄，探微索奥。年将弱冠，姆谓之曰：我修奉正道，其来久矣。汝以吾抚育，暂此相因。汝既无天，将何以为姓氏？儿曰：昔蒙天真授以灵章，约为孝悌明王，请以此为名号，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有违。复议求婚，儿跪姆前说赞曰：我非世间人，上界真高仙。今与母为儿，乃是宿昔缘。因得行孝道，度脱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气圆，我将返吾身。真凡自殊趣，何为议婚姻。益于黄堂坛，传教付至人。母既施吾教，三清栖我神。谌姆闻赞，惊畏异常，遂于黄堂建立坛靖，严奉香火，大阐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诀曰：每须高处玄坛，疏绝异党，脩闲丘阜，餌服阳和，委鉴太虚，静夷玄圃。若非无英宝帙、黄老

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玄之道，不可偃息于流霞之车，眷盼乎文昌之台也。得此道者，九凤齐鸣，万万萃止，竦身御节，八景浮空，龙舆虎旂，游翔八方矣。每宜宝之。于是尽得妙诀，兼授灵章。已而辞母，飞腾太空。谶姆受讫，宝而秘之，积数十年而人无知者。至西晋之末，许真君逊、吴真君猛，闻姆有道，远诣丹阳求受道法。姆知其名在图籍，应为神仙，于是授以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飞举之宗，及正一斩邪之法、三五飞步之术。仍以兰公所授孝悌明王铜符铁券、金丹宝经，一遵元戒，传付许君。仍语二君玉皇玄谱、仙籍品秩。乃令许君以道授吴君。二君礼谢，将辞归。许君欲每岁来礼谒姆，姆止之曰：子勿来，吾即还帝乡矣。乃取香茅一根，南望掷之，茅随风飞去。因谓曰：子归于所居之南数十里，认茅落处，立吾祠，岁秋一至足矣。语讫，忽有云龙之驾来迎，凌空而去。今新建丰城二县之界，有黄堂观，乃真君访丹阳黄堂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谒谶母之所也。

刘 仙 姑

刘仙姑名懿，靖安县人。年数百岁，貌若童子，谶姆尝称之。真君往见，则已飞升矣，遂留宝木华车遗之。车因风飘举，三日而下，因名其观曰华车观。碑碣犹在，今号栖霞观。

盱 母

盱母者，真君许逊之姊，真君盱烈之母。许逊以其孀居，乃筑室于宅西数十步间，俾居之。许逊隐西山修炼，日夕讲究真途，盱母与子烈日得参其妙焉。许逊每出，则盱母代掌其家事。仙宾隐客，咸获见之。许逊飞升之日，盱母暨烈母子，并受玉皇诏部分仙眷升天。

许 氏

许氏者，许真君逊之女也。适建安黄仁览，尽得真君道妙，日究神仙之学，任青州从事单骑之官。留许氏，侍翁姑。一夕，家僮报许氏，院中夜有语笑声。姑讯之，许氏曰：黄郎尔。姑曰：吾子从事数千里，安得至此。许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顷刻千里。戒在漏语，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当使我见之。是夕仁览归，许氏告以故。比明，仁览不得已出，谒父母曰：仁览虽从宦远乡，夜必潜归膝下，仙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谴责。言讫，取竹杖化为青龙，乘之而去。后许真君轻举之日，许氏同仁览公姑三十二口白日飞升。仙仗既行，许氏钗偶坠落，今有许氏坠钗洲。

薛 练 师

女真薛练师，不知何许人也。晋时世弊，京邑不宁。有道之士，多栖离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岳寻真台，外示同尘，内修至道。常骑白豹游香阁峰，黄鸟白猿不离左右。后于云龙峰尸解（出《仙传拾遗》）。湘中记云：晋女真薛练师冲举之处，梁武帝天监五年建观。至后周武穆公主周惠卦者，生而有异光满室，幼不茹荤，长思独处，慕魏夫人、缙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灵圣母降传经箓，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者数百人。世代将乱，告诸学者曰：我当暂往，约百余年再来。后学如市。唐玄宗开元初，赐额西灵。后有女冠李太真、曹妙本接踵得道，即今常住乃周公主所舍观。废久，马氏复兴，宋朝特赐每岁度女冠一人，以续焚修。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之三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太古以来得道仙籍，亚于龟台金母。金母所降之处，多使侍女与闻，邀为宾侣。汉孝武好神仙之道，祷醮名山以求灵应。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夜二鼓后，西王母降于汉宫。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令帝坐，设以天厨。言宴粗悉，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复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上元夫人同宴于汉宫（事载《金母元君传》）。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茅盈受黄金九锡之命，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时，五帝君授策既毕，各升天而去。茅君之师总真王君、西灵王母与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坛之陵华阳天宫，以宴茅君焉。时茅中君名固，小君名衷，王母王君授以灵诀，亦授锡命。紫素之荣，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亦侍真会。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统领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陈。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长生之要。夫人悯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锦之囊，开绿金之笈，以三元流珠之经、丹景道精经、隐仙八术经、太极录景经，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复敕特地李方明出丹琼函披云珠之笈，出玉佩金珰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授二君。各受书毕，王母与夫人告去。千乘万骑，升还太虚矣。

南极王夫人

南极王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一云第三女），名林，字容真，一号紫元夫人，或曰南极元君。理太丹宫，受书为金阙圣君，上保司命。汉平帝时，降于阳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虚王君太上宝文等经三十卷。夫人著锦帔青羽裙，左佩虎书，右带挥灵，可年十六七，形貌真正，夭姿奄霭。乘羽宝车，驾以九龙，女骑九千。居渤海舟海长离山中，主教当为真人者。

右英王夫人

右英王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兰，字申林（《总仙奇纪》云中林）。治沧浪山，受书为云林夫人。晋哀帝兴宁三年七月降句曲山，真诰云：沧浪云林右英夫人。

紫微王夫人

紫微王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真诰》云愈意），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宝神经与清灵裴真人，行之得道。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六月，与九华安妃、二十三真人、十五女仙降句曲，授道于真人杨羲也。夫人镇羽野玄陇，主教当成真人者也。夫人作服术序，在上清经。

太真王夫人

太真王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丽，姿容绝世，年可十六七。时以儿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被降主东岳。夫人暂来往于岱宗山，石室高崖，重岩深隐，人迹所不能到，去地千余丈。中有玉几金床，珍物奇伟。每弹一弦之琴，即百禽飞集，鼓舞听之。时乘一白龙，周旋四海。仙人马明生尝为县吏，为贼所伤。疮甚，殆死。遇夫人救之，数年后夫人令明生师安期生，受金液还丹，修炼升天。

灵照李夫人

北元中玄道君李庆宾之女，太保王郎李灵飞之小妹。受书为东宫灵照夫人，治方丈台第十三朱馆中。夫人著紫锦衣，带神虎符，握流金铃。有两侍女，年可二十许。夫人年可十三四许。

中候王夫人

女仙王观香字众爱，周灵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于子乔为别生妹。受子乔飞解脱网之道，得去入缙（外书作缙字）氏山中。后俱与子乔入陆浑，积三十九年道成，白日冲天。真诰云：受书为紫清宫。内传：妃领东宫中，候真夫人、子乔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眉寿是观香之同生兄，亦得道。

钩翼赵夫人

钩翼夫人，齐人也，姓赵。少好清静，病卧六年，右手卷，饮食少。汉武帝时，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伟，武帝发其手而得玉，钩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寻害之，殡尸不冷，而香一月。后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丝履，故名其宫曰钩翼。后避讳改为弋。

麻姑

麻姑乃王方平之妹，修道得仙，年可十八许。于顶中作髻，余发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光彩耀日，世所无有也（按道书云：老君历观无极世界，三灾九厄，十芒八难，示以禳除之法。中有建北方黑骑、天官兵马、仓老麻姑、五亿万骑等语。则知麻姑浩劫之高真，乘运应世，有自来矣）。昔方平降蔡经家，遣使邀麻姑同宴，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擘麟脯如行柏炙，进天酒如饮琼浆。麻姑曰：接待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乃浅于往日。会将减半也，将复扬尘也。麻姑手爪颇似鸟爪，蔡经心言背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也。方平已知经心中所言，即使神吏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可萌妄想哉。宣州有麻姑仙坛，建昌军有麻姑山，灵迹非止一处。宋徽宗政和间，宠褒麻姑为真寂冲应元君。宁宗嘉泰间，改封虚寂冲应真人。

南阳公主

汉时南阳公主出降王咸，属王莽秉政，公主夙慕清虚，崇尚至道，每追慕文景之为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谓咸曰：国危世乱，非女子可以扶持。但当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远尘境，必可延年。若碌碌随时，与世进退，恐不见免于支离之苦，奔迫之患也。咸俛俛世禄，未从其言。公主遂于华山结庐栖止。岁余，精思丹道，真灵感应，遂舍庐室而去。人或见之，徐徐绝壁乘云气，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升层巖，涕泗瞻望，漠然无迹。忽于岭上见遗朱履一双，前而取之，已化为石矣。因谓之公主峰，潘安仁为记，行于世。

郭 勺 药

郭勺药，汉度辽将军东平郭蹇女也。少好道笃诚，真人因授其六甲而得道。今或游玄洲，或处东华方诸台也。

赵 爱 儿

赵爱儿者，幽州刺史刘虞别驾赵该姊也。好道得尸解，后又受符，见居东华方诸台。

王 鲁 连

女仙王鲁连，魏明帝城门校尉范阳王刚女也（《真诰》云王伯纲女，未审孰是）。刚得道于元洲。鲁连见父冲天，遂勤志修道，入陆沈山遇太一真人，授以飞升之法。行之，白日升天。

南岳魏夫人

夫人姓魏名华存，字贤安，任成人，即晋武帝左仆射魏舒之女。天才卓异，性乐神仙。年二十四，父母强逼以事南阳刘又玮彦。幼为修武令，夫人随之。遂因请闲斋于别室，谨修道法。入室百日，所期仙灵，精思希感。季冬夜半，感四真人降于靖室，而授道要。后众真再降，令夫人托疾尸解。飘轮命访王屋清虚洞天，奉天帝君命传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主诸学道生死图籍，摄御三官关较罪考，又加南岳夫人，比秩仙公治大霍山洞台。后成帝咸和四年，飘轮下迎升天。杜甫望岳诗云：南岳配朱雀，秩礼自百王。歛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匪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则亡。泊五隘世网，行迈越潇湘。渴日绝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豈相望。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有时五峰气，散风如飞霜。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归来觐命驾，沐浴休玉堂。三叹问府主，曷以赞我皇。性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夫人坛在南岳中峰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余。其形方稳，下圆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尝试一人推之，以能转动，入多则屹然而定。相传以为灵异，往往神仙幽入游息其上。奇秀灵气，弥覆其顶。丹台录云：魏夫人为紫虚元君，治南岳。真诰云：上真司命南岳真人。

九 华 安 妃

九华安妃，古之得道女仙也。晋哀帝兴宁三年六月十五夜，紫微王夫人降授真人杨羲道要，与一神女俱来，著云锦褙，上丹下青，文彩光鲜，视之年可十三四许。左右又有两侍女，一侍女手中持一锦囊，长一尺二寸，以盛书，有十余卷。以白玉检囊口，见刻检上字云：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捧一白箱，以绛带束络之。白箱似象牙形也。一侍女年可十七八，皆整饰非常。神女及侍者容颜莹洁，鲜彻如玉，香气馥乱如烧香婴也（注香婴出外国）。紫微夫入口：此是太虚上真元君金台李夫人之少女也，昔尝诣龟山学上清道。道成，受太上书命为紫清上宫九华真妃者也。于是赐姓为安，名郁嫔，字灵箫。真妃至，良久手中先握三枚枣，色如干枣而形长大，内无核，其味甘美，异常枣。真妃以一枚与杨羲食之。毕，真妃作文相赠，又紫微王夫人亦作文相晓。诸真人皆受书毕，各去，独真妃少留，命侍女发检囊中，出上清玉霞紫映内观隐书、上清还晨归童日晖中元，共二卷，皆三元八会之书也，付杨羲，令写之。又云：君若不耐风火之烟，欲抱真形于幽林者，且可寻剑解之道，作告终之术也。杨羲后果剑解隐化，后遂飞升。

河 北 王 母

女仙河北王母，盖有道者，莫知其年纪，惟见重白和一人。和字仲理，魏朝仙人也。和每拜王母，常坐而止之。语诸入言：阿和是吾邻家儿，吾少所长者。晋武之末，和别去，云：被昆仑召。遂去，不知所之。惠帝元康二年，相识人见和在华阴山中，乘虎从王母，四五人颜色更少。寄谢其亲甚分明。

韩 西 华

韩西华者，不知何许人也。慈爱于物，常行阴功，至于蛸翘微命，皆爱而护之。学道

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王抱台

女仙王抱台，不知何所人。得道为主仙道君之侍女，居元洲之宫。洲之四面，元涛涨天，非人迹所到。昔清虚王真人随西城王君登此洲，上诣仙都阙，下朝谒主仙道君。君命抱台披绿鞵琼笈，出隐书龙文、八灵真经，以授清虚真人。

王妙想

女真王妙想，幼年入道，居苍梧山黄庭观，辟谷服气，结宇临选水之傍。五十余年，貌如十八九岁人。每持念黄庭，精诚感通。一日，忽有灵香郁烈，祥云满庭，天乐震空，光烛坛殿，千乘万骑，浮空而下。旌幢鹤盖，导九龙之辇，下降坛前。见一仙官羽衣宝冠，剑佩曳履，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妙想即往瞻谒，仙官谓妙想曰：吾乃往昔有虞氏之君帝舜也，劳厌万国，养道此山。每欲诱教后人，使之知道，而世无可教授者。夫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尔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也。顷者，地司奏汝居山三十余载，初终如一，守道不邪，存念精诚，遵禀科戒。若无所成证，此乃道之弃人也。玄经云：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之布惠周普，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世人福果单微，道气肤浅，不能精专勤久，道气未应，而已中息。是人自弃道，非道弃人也。汝精诚一志，期以百生千生，望于所证，不怠不退，深可愍也。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经，理国理身，度人行教，可以通天地，贯万物，为行化之要，修政之本，非言可谕。但世俗浮诈，嗤谦光为懦怯，轻退身为迂劣，笑绝圣弃智为荒唐，鄙绝仁弃义为径庭，盖末世之迷妄也。玄圣之意，将欲还淳复朴，崇道黜邪。斜径既除，至道自显。淳朴既立，浇竞自驱。则裁制之义无所施，兼爱之慈无所措，昭灼之圣无所用，讥譏之智无所行，天下混然归乎大顺，此玄圣之大旨也。吾以历数既往，归理兹山，常以久视无为之道分命仙官，下教于人。盖圣高真愍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还，俄尔之间又及阳九百六之会，孜孜下教以救于人，尤切于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系念存心，万中无一。天真悯俗，常在人间隐景化形，随方开悟。此山九峰，皆有宫室，真官主之。其下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镇之药，太上所藏之经。或在石室洞台，云崖嵌谷，皆有灵司主掌，无毒螫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养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来，未尝游览四表，俯睇岑峦，固不得而知也。勉而修之，伫驾景策空，然后倒景而研其本末也。于是命侍宸以道德二经及驻景灵文授之而去。自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黄庭观。后数年，妙想向日升天，所居观改为营道观。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老君尝以道德经授舜于此可验。故河上公云：吾著此书已一千七百岁也。

王奉仙

女仙王奉仙，宣州人也。家贫，父母耕织为业。奉仙年十四，于田中忽见青衣童少女十许人，与之嬉戏，良久散去。他日，往田所见之如旧。月余，诸女夜集其家，终夕言笑，达旦方去。或携珍果骰饌而来，非世所有。其房甚狭，来众虽多，不觉其隘。父母疑而伺之，终无所见。又疑妖物所惑，诘责甚切，每托他辞以对。自是诸女昼日往来，与之远游，无所不屈，及暮乃返。奉仙自此不饮不食，渐觉其异。一日近父母见在庭竹之杪，坠身投地。因问其故，方乃言所遇皆是仙女，每周游天上，自此竹竿上升往来。诸女又剪奉仙之发，前齐眉目，后垂到肩，积年不复长。而肌肤丰洁若冰玉，明眸异貌，天人之相也。又智辩明悟，人所不及，言论之理，契合要妙。尝与高达之人言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所见之女皆女仙也。每到天官见上仙所居，仙人多被服文绣，云冠霜简，执仙花灵草，咏吟洞章。或登云门芝田，瑶宫琼阙，话长生度世之事。行于星汉之上，不知其几千万里。

也。初到天上，曰大有宫，天尊处广殿之中，万真侍卫，天人无数也。奉仙谒见，天尊命左右以玉浆一杯赐之，谓奉仙曰：汝有仙骨，法当上仙。由世运未满，五十年方复还此。百谷之实，食之伤人真气，草木之果，食之损人年寿，汝宜辟谷养真。自此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化于天上，主宰万物，若世人之父也。世尊化于世上，劝人以善，若世人之母也。儒典行于世间，若世人之兄长也。举世人如婴儿焉，但识其母，不知其父兄之尊，故知道者少，重儒者寡，不足怪也。奉仙所见天上事，与今道无异，了无菩萨佛僧之像也。奉仙所图画功德，多作天人帝王道君朝服之仪，题云朝天图。游于淮浙间，所至之处，观者云集。奉仙唯以忠孝正直之道，清净俭约之言，修身密行之要，以教于士女，故远近钦仰。金玉宝货，填委其前，所施万计，皆委而不受。奉仙与二女弟居洞庭山，后居钱塘项山。二女弟子奉香火，建殿宇华盛，力未尝阙。一旦而终，年十八，果符五十年之说也。其平日宴坐居室，则睹千里之事。凝思游神，则朝九天之上。将终，云鹤屡降，异香盈室。化后尸形柔泽，肌肤如生，识者以为尸解。

王 氏

女仙王氏，王丞相王徽之侄女也。时值翰林王氏之父随计入关，王氏与所生刘及其母裴氏寓居义兴山桂岩之下，与洞灵观为邻。王氏幼年慕道，不饮酒，茹荤，立志端庄，常乐在幽静。或抚琴怡悦，或词翰自娱。持大洞真经及度人、道德章句，居室之间，时有异香气，与众香气不同。父母钦而异之，尝密谓母曰：洞宫有召命，当补仙官，辞不获免，恐远行耳。母未解其意。忽一旦微疾，裴与刘皆所钟爱，为于洞灵观祷祈。是日稍愈，亦同诣观中，遍谒真像。处庭焚香，若有所祝。及晚归所居，其门右有巨石，乃于石上题诗曰：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琴诗。此心不恋居尘业，唯见天边双鹤飞。是夕，奄然而终。及明，有双鹤栖于庭木，音乐盈空，异香满野。远近惊异，奔共观之。举形就本室，衣而已。自是一家洁志香火，及长幼皆修道化。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之四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隐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诗曰：我居籍上清，谪居游五岳。以君无俗累，来观神仙学。生拒不纳，后三日至，曰：仆非精魅，名列上仙，冥数与君合为配偶。又赠诗曰：葛洪亦有妇，王母亦有夫。神仙尽灵匹，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对，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情素。明月海上春，彩弁却归去。后数月，生病卒，为吏所追。道遇旌幢拥翠辇，中有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读书薄命汉，取吏所持文字，视曰：今既相遇，不能无情。素笔判云：更与三年。生再拜，吏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贵者。吏送回，生乃活三年卒（此乃真仙下试于人也，任生能不失正，是以延寿三载）。

赵素台

赵素台者，汉幽州刺史赵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济穷困，救王惠等族诛，有阴德数十事。熙得身诣朱陵，儿子得遁形游洞天。素台在易迁宫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谓天下无复乐于此处也。数微服游行，盼山泽以自服。易迁夫人者，乃其品也。

黄景华

黄景华者，汉司空黄琼之女也。景华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后师韩终，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迁宫，位为协晨夫人，领九宫诸神女，亦总教授之（《真诰》注云：黄琼，江

夏人，字世英。汉顺帝时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时为尚书令，救活千余人。琼子婉，司徒太尉，为李权所杀。夫人亦不知出适未也。

周 爰 支

周爰支，汉河南尹周畅伯持之女也。畅，汝南安城人，好行阴德，功在不觉。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阳城傍客死骸骨万余人，为立义冢，祭祀之。应时大雨，丰收。所行多是此辈。太上处以畅有阴行，令爰支从南宫受化得仙，今在洞中为明晨侍郎。爰支亦少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后遇石长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畅即周嘉从弟也，性仁慈和笃。某帝时为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祷无应。因收葬万余人，应时大雨，至光禄勋。出《真诰》）。

张 桃 枝

张桃枝者，汉司隶校尉朱字季陵母也，沛人。寓往，与陈蕃俱诛。字母以阴德久闻，在易迁始得为明晨侍郎耳（出《真诰》。注云：朱字，沛人，桓灵时入俊。后同党人之列，至膺社密俱下狱死，非陈蕃同时）。

傅 礼 和

傅礼和者，汉恒帝外甥、侍中傅建之女也，北地人。举家奉佛，礼和常日日洒扫佛前，勤勤祝誓，心愿仙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华，得道仙去。善为空同之歌，歌则禽鸟相舞而集，飞聚其前以听之。此乃至诚所感而获道也。久处易迁宫，后主掌含真台洞天。

张 微 子

张微子者，汉昭帝时将作大匠张庆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先在易迁宫中，后职掌华阳含真台洞天。微子自言师东海东华玉妃淳文期，受服雾气之道。云：雾是山泽水火之华精，金石之盈气，久服之则能散形入空，与云气合体。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真诰云：文期，青童之妹也。微子曾精思于寝静，诚心感灵，故文期降之。

窦 琼 英

窦琼英者，窦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枯骨为事，以活死为心，故祚及琼英。今得女仙，在易迁宫。

韩 太 华

韩太华者，韩安国之妹也，汉二师将军李广利之妇也。得道，在易迁宫中。利宿世有功德，今亦在南宫受化。

刘 春 龙

刘春龙，汉宗正刘奉仙之女。以其先世有阴德，故皆得道化，炼景入华阳易迁宫中。刘春龙、窦琼英、韩太华、李奚子、郭叔香，并天姿严丽，仪冠骇众，才识伟铄，皆得为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举之，不限男女也。

郭 叔 香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迁宫中。真诰注云：王修字叔治，北海人，为魏武郎中令。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不知郭谁女也。

孙 寒 华

孙寒华者，吴人孙奚之女也。师杜契，受玄白之要，颜容日少。周旋吴越诸山十余年，乃得仙道而去。一云即吴大帝孙女也，于茅山修道。道成冲虚而去，因号其山为华姥山。山在茅山崇禧观前是也。

王 进 贤

王进贤者，晋武帝尚书令王衍女，为愍怀太子妃。洛阳乱，刘曜、石勒掠晋贤渡孟津河，于河中欲妻之。进贤骂曰：我皇太子妇，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毕，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复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复投河中。时遇嵩高女真韩西华出游而愍之，抚接二人，遂获内救，外示死形。体实密济，便将人嵩高山，今在华阳宫洞内易迁之中。六出时年二十二三岁，体貌亦整，善有心节。本姓田，渔阳人魏故浚仪令田讽之孙。讽曾有阴德之行，以及于六出耳（《晋书》载小异）。

李 奚 子

李奚子者，晋东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贞节丘园，性多慈悯，以阴德为事。奚子每专一志，务于救人。大雪寒冻，每积稻布谷于园庭，恐禽鸟饿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华阳洞中。

樊 夫 人

樊夫人者，晋天师刘纲之妻也。尝与夫较术，俱坐堂上，纲作火烧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火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胜，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喊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牵归系于床脚下。夫妻将升天，纲仕上虞令。县厅先有大皂笏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唐德宗贞元中，有湘媪者，尝以丹篆救疾。一日告乡人曰：吾往洞庭救数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一巨舟君山所载百余人居岛上，有一白鼉游沙上，杀食之。明日，城如雪围岛，其城渐窄狭，束人为簇，其中不广数丈。岳阳人亦遥望雪城，莫能晓也。媪至岸，飞剑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遂崩，乃一白鼉，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后有道士议湘媪是刘纲之妻樊夫人也。

东 陵 圣 母

东陵圣母者，广陵人也。适杜氏，师事刘纲学道。能易形变化，隐见无方。行中部事，道成能坐在立亡。杜公不信道，常患圣母。圣母盛行治病救人，或有所诣，杜怒之愈甚，诬言圣母奸妖，告官使收。圣母付狱，顷之即从窗中飞去。众人皆望见之，转高入云中，遗所常著履一舄在窗下。于是远近立庙祠之，民所奉事，祷之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有人失物者乞问所在，青鸟便飞集盗物人头上，故路无拾遗。后岁月稍久，亦不复尔。至今海陵县中不得为奸盗之事，大者即风波没溺、狼虎食之，小者即复病也。

云 英

裴航佣舟于襄汉。同舟樊夫人，国色也。航赂婢袅烟达诗曰：同舟胡越犹怀思，况遇天仙隔锦屏。倘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汉南，幸毋以诸遽为意。但与郎君小有因缘，他日必为姻懿也。答诗曰：一饮云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岖上玉京。航后经蓝桥驿，渴甚，茅店老姬缙麻，航揖之，求浆。

姬曰：云英擎一瓯浆来。航接饮之，真玉液也。航谓姬曰：小娘子艳丽惊人，愿娶如何？姬曰：老病有此女孙，神仙遗一刀圭，得玉杵臼捣一百日方就。欲娶此女，但得玉杵臼者许妻之。金帛吾无所用。航怏怏而去。月余，果获杵臼，挈抵蓝桥。姬襟带间解药捣，航即捣之。姬夜收药纳室，航窥之，有玉兔持杵，雪光耀室。百日，足姬吞药，曰：吾人洞为裴郎，具帷帐。俄见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诸亲多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记鄂渚同舟抵襄汉乎？左右云：是云翘夫人，刘纲天师之妻，为玉皇女史。航将妻，入玉峰洞中，饵绛雪琼英之丹，超为上仙。

鲍 姑

鲍姑，南海太守鲍靓之女，晋散骑常侍葛洪之妻也。靓字太玄，陈留人也。少有密鉴，洞子幽无，沈心冥思，人莫知之。靓及妹并先世累积阴德，福逮于靓，故皆得道，姑及小妹并登仙品。靓学通经纬，后师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岳劾召之要。行之神验，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东晋元帝大兴元年戊寅，靓于蒋山遇真人阴长生，授刀解之术，累征至黄门侍郎。求出为南海太守，以姑适葛稚川。稚川自散骑常侍，为炼丹砂求为勾漏县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无病暴卒。太玄时对宾客，略无悲悼。葬于罗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谓为尸解。靓还丹阳，卒，葬于石于冈。后遇苏峻乱，发棺无尸，但有大刀而已。贼欲取刀，闻冢左右有兵马之声，顾之惊骇。中间有刀，忽然有声，若雷霆之音，众贼奔走。贼平之后，收刀别复葬之。靓与妹亦得尸解之道，姑与稚川相次登仙。后有崔炜者，居南海。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神庙，炜往窥之，见一老姬足蹶覆人酒瓮，被当罐者欧击，炜趋解曰：酒值几钱？当罐者曰：值一贯。炜即脱衣为之代偿，老姬不谢而去。异日，复遇诸途，乃曰：昨蒙为吾解难，不敢忘也。吾善医赘瘤，今有越并冈艾少许，聊为君谢。若遇赘瘤，即可以治之。不过一灼，无不愈者。后遇一僧人，赘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赘，一灼亦愈。由是名显，延者甚众。一旦遂成富翁，炜不敢忘，日夕在念。一日复遇一人告曰：老姬者乃鲍靓之女，葛洪真人之妻也，行此灸于南海者，积有年矣。

丁 淑 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许人也。有救穷之阴德，度赵阜之危难。上感皇入，授以黄庭秘要之诀而升仙。今为朱陵仙嫔，数游三清司命，亦令德政也。

黄 仙 姑

黄仙姑者，东晋神仙黄仁览之妹也。前是，神仙吴猛葬母于临江军之新淦县，石壁峭立，有仙墓仙井仙坛在焉。坛墓至今无恙，地因名大墓岭，一名吴岭。时仁览兄妹皆在会葬，仙姑雅爱其地山水，依吴母墓修行炼丹。后白日飞升，留下炼丹石一片。石受丹火，岁久不冷。每提瓶水其上，不火自汤，名为沸石。宋哲宗旌异，赐建仙姑观，复改为黄仙灵应观。有沸石泉井，至今存焉。四方水旱疾疫，祈祷辄应之。

广 陵 茶 姥

广陵茶姥者，不知姓氏。在乡里间，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头发俱黑。晋元帝南渡之后，耆旧相传见之百余年，颜状不改。再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争买，自旦至暮所卖极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尝减少。人多异之。州吏以冒法系之子狱，姥乃持所卖茗器，自囿中飞去矣。

罗 女

惺绿华仙自云南山人，是一女子，年可二十，著青衣。晋穆帝升平三年，降羊权家。一月中辄六过，来赠权诗一篇，末句云：所期岂朝华岁暮，于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条脱各一，云：君慎勿轻泄言。访问此人，云是九疑山中得道女罗郁也。与权尸解药，今在湘东山，此女已九百岁矣。

梁 母

梁母，盱眙人也。傭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不异。住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客住经月，亦无所厌。摘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诸贫病。曾有一少年，住经月，举动异于常人，临去云：我是东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苍梧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颺至蒙阴，于蜂城西遇一青羊车，车白住。见一小童，唤云：徐道士前来。道盛行进，去车三步许。上又见二童，年十二三许，齐著黄衣绛裹，头上角髻，容止端正，世无比也。车中人遣一童子传语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还，应过蓬莱，寻子乔，经泰山，检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轡飘飘，玄纲峻巖，津驿有限，日程三千。待对在近，我心忧劳。便当乘烟三清，此三子见送玄都国。汝为我谢东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余一，好相开度，过此无忧危也。举手谢云：太平相见。驰车腾游，极目而没。道盛还逆旅访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见也。

徐 仙 姑

徐仙姑者，隋朝仆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师奉何人，已数百岁，状貌常如二十四五岁。善禁咒之术，独游海内，三江五岳，天台四明，罗浮括苍，名山胜境，多所览玩。多宿岩麓林窟之中，间寓止寺院。一日忽有强数辈，巧言挑侮，姑辄叱之。辈愤怒，欲以刃制之，词色愈敦。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弃家云水，不避蛟龙虎狼，岂惧汝鼠辈乎。即解衣而卧，遽彻其烛。辈喜，以为得志。明日，姑理策出山，诸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缚，口禁不能言。姑去数里，乃如故。姑来往江表，吴人见之四十余年，颜色如旧。其行若飞，所至之处畏而敬之若神焉，无敢以非正之意戏侮者。唐懿宗咸通初，因谓瞻县白鹤观道士蕢云陶曰：我先君仕历周隋，以方术闻名，阴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为福所及，亦延年长生尔。以此详之，即实之才之女也。

花 姑

花姑者，女道士黄灵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婴孺，道行高洁，世人号为花姑。蹠履徐行，奔马莫及，不知何许人也。自唐初来往江浙湖岭间，名山灵洞无所不造。经涉之处，或宿于林野，即有神灵卫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颠沛。远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闻南岳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坛靖在临川郡，临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坛，遂访求之。岁月且久，榛芜沦翳，时人莫得知之。以唐则天长寿二年壬辰冬十月，诣洪州西山，谒道士胡惠超而问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为指南郭六里许，有乌龟原，古有石龟，每犯田苗，被人击其首折则其处也。姑访之，见龟之左右坛迹，宛然立处当坛中矣。于其下得尊像、油瓮、牲刀、灯盏之类，因葺而兴之。复梦夫人指九曲池于坛南，访而获之，砖砌尚在。景云中，睿宗使道士叶善信将绣像靡花来修法事，仍于坛西建洞灵观，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玄宗，醮祭祈祷不绝。每有风雨，或闻箫管之声。凡是礼谒，必须严洁，不尔有蛇虎惊吼之异。时有云物，如鸟群飞垂带，直下坛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后非一而已。花姑盼响灵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须崇修。俄闻异香从西来。姑累得嘉兆，躬身葺构。行宿洞口，闻声磬之音，虽荒梗多时，若有人接导寓宿林莽，

怡然甚安。达明入山，果遇坛殿余址，遂立屋宇，闻步虚仙梵之音环坛数里。有樵采不精洁者，必有怪异之惊。有野象中箭来投花姑，姑为除之。其后每斋前，衔莲藕以献姑。玄宗开元九年辛酉岁，姑欲升化，谓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之后，勿钉棺，只以绛纱幕覆棺上而已。明日无疾而终，肌肤香洁，形气温暖，异香满于庭堂之内。弟子依所命，棺不钉，以绛纱覆之。忽闻雷震声，纱上有孔，大如鸡子。棺中惟有衾覆木简，屋上穿处可通入。座中奠瓜数日生蔓，结实如桃者二焉。每至忌日，即风云郁勃，直入室内。玄宗闻而骇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开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敕道士贾龙璧来醮。忽有白鹿自坛东出，至姑冢间而灭，即花姑葬木简之处。又有五色仙娥集于坛上。刺史张景佚以为圣德所感，立碑颂述。天宝八载己丑，魏夫人上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代宗大历三年戊申，鲁郡开国公颜真卿为抚州刺史，见旧迹荒废，阙人住持，召仙灵观道士黄道进二七人住洞灵观，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琼仙七人居仙坛院。颜公述仙坛碑而自书之，以纪其事迹焉。

焦 静 真

唐女真焦静真，因精思间有入导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谓曰：子欲为真官，可谒东华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请名氏，则司马承祯也。归而诣承祯求度，未几升天。尝降谓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于陶都水之任，当为东华上清真人。

王 法 进

王法进，剑州临津县人也。孩孺之时，自然好道。家近古观，虽无道士居之，其嬉戏未尝轻侮，其尊像见必敛手致敬焉。至十余岁，有女冠自剑州历外邑过其家，父母以其慕道，托女冠以保护之。与受正一延生篆，因名曰法进。而专勤香火，护持斋戒，亦茹柏绝粒，时有感降。是岁三川饥馑，斛斗翔贵，死者十有五六，多采山芋野葛充饥。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禀仙骨，归心精诚，不忘于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于玉京也。法进即随青童腾身凌虚，径达天帝之所。帝命以玉杯霞浆赐之。饮讫，帝谓之曰：人禀三才之大体，天地之和气。得为人形，复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运四时之气，地禀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人。而人不体天地养育之恩，轻弃五谷，厌拾丝麻。使耕农之夫，纺织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劳，曾不爱惜。斯固神明所责，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岳渎各有奏，言人厌贱五谷，不贵衣食之本。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令所种不成。下民饥饿，因示责罚，以惩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觉悟。旋奉太上所敕，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恶民以害众善。虽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过之所因起。无忤请首原之路，虚受其苦尔。汝当为无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谕下民，使其悔罪，宝爱桑蚕，恭敬农事，惜五谷百果，知大道之养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于水火之用不可厌弃，衣食之养俭己约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爱之，神明护之，风雨顺调，家国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阴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灵宝清斋醮谢天地法一卷，付之，俾传行于世。曰：世人可相率于清静之处，置斋悔谢。一年之内，春秋再为，春则祈于年丰，秋则谢于道力。如此则宿业可除，谷父蚕母之神为致丰稔也。龙虎之年，复当召汝矣。命青童送还，其家已三个月也。所受之书，即今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简易，与灵宝自然斋大都相类。但入间行之，立成征效。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轻慢油污者，营奉之人有不公心者，即飘风骤雨坏其坛筵，迅雷疾雷毁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汉之人，岁皆崇事。虽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战栗兢戒，肃恭擎跪，知奉其法焉。又螟蝗旱潦害稼伤农之处，有率众诚勉于修奉，炷香告天，旦夕响应，必臻其佑。与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较其征验矣。里南谓之清斋，蜀土谓之天功斋，盖一揆也。法进以唐玄宗天宝十一载壬辰岁，云鹤迎之而升天。此乃亦符龙虎之运神人之言矣。

费妙行

费妙行，唐孙天师智凉之妻也。玄宗天宝七年，天师奏乞置观，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乱，观遂废。宋初复兴，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师像并妙行，并祠于观。今额真福，属隆兴府奉新县。

缙仙姑

缙仙姑，长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容色甚少，于南岳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余年。孑然无侣，坛侧多虎狼。常人游者，须结侣执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隐其间，曾无所畏。数年后，有一青鸟形如鸂鶒，红顶长尾，飞来所居。自语曰：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独栖穷林，命我为伴尔。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缙，乃姑之圣祖也。闻姑修道勤至，将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时未至尔，宜勉于修励也。每有人游山，必青鸟预说其姓字，及其日，一一皆验。又曰：河南缙山王母修道之处，故乡之山也。又一日，青鸟飞来曰：今夕当有暴客至，勿以为怖也。其夕果有十余人来，魏夫人仙坛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余，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则摇动，人多则屹然而住。是夜群人持火杖刀，将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不见。既出门，即推坏仙坛，轰然有声，山震谷裂，谓已颠坠矣，而终不能动。相率奔去。及明，有至远村者分散，九为虎所噬杀，一推坛之时不同其恶，免为虎害。夫人仙坛俨然无损，如亦无恙。岁余，青鸟语姑迁居。因徙居湖南，鸟亦随之，而他人未尝会其语。唐相国文昭郑公敞，自承旨学士在迁梧州牧，师事于姑。姑谓文昭公曰：此后四海多难，人间不可久居，吾将卜隐九嶷矣。一日遂去。

王女

王保义为荆南高从诲行军司马，生女不食荤血，五岁能诵黄庭。及长，梦渡水登山，见金银宫阙，云是方丈山。女仙数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结姊妹，授以琵琶数曲。自是数夜一遇，岁余得百余曲。其尤者有独指商，以一指弹一曲。后梦麻姑曰：即当相邀。明日，庭中有云鹤音乐，女奄然而化去。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之五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有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达背，见玉女祠。前有五石，曰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彻，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祠内有玉石马一匹焉。

江妃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涓，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语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有。顾二女，忽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出《列仙传》）。

太玄女

太玄女姓颢名和，少丧父，或相其母女皆不寿，惻然以为忧。常曰：人之处世，一失不可复得，一死不可复生，寿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其生也。遂访明师，洗心求道。得玉子之术，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雪之时，单衣水上，而颜色不变，身体温暖可至积日。又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屋舍于他处，视之无异，指之则失。其所在门户棧柜有关锁者，指之即开。指山摧折，指木木折，更指之即复故。将弟子行，所到山间，日暮以杖扣石，即开门户。入其中，屋宇床几，帟帐厨廩，供给酒食如常。虽行万里，所在常尔。能令小物忽大，大物忽小。或吐火涨天，一嘘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服不然。须臾之间，或化老翁，或为小儿，或化车马，乘骑出入。三十六术甚著。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不知其何所服食，亦无得其术者。颜色益少，鬓发如鸦。后白日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华山学道，精思服饵，时还乡里省亲。如此二百余年，容貌益少。人人家舍，知其家先世以来善恶功过，有如目击。又知未来吉凶，言无不效。见其外甥女年老多病，将药与之。女服药时年已七十，稍稍还少，色如桃花。汉遣使者经西河，于城东见女子笄一老翁，头发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问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儿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隐居华山，愍妾多病，以神药授妾，渐复少容。今此儿不肯服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悲之，故与杖尔。使者问女及儿年各几许，女子答曰：妾年百一十岁，儿年七十尔。此女寻入华山。

园客妻

园客妻，神女也。园客者，济阴县人也，美姿貌，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妻。常采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一旦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至蚕时，有一女夜至，自称客妻，道蚕状，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饲之。客与俱收蚕，得一百二十头茧，皆如瓮大。缲一茧，六十日始尽。讫则俱去，莫知所在。故济阴人祠桑蚕，设祠堂焉。或云陈留济阳氏。

程伟妻

汉期门郎程伟妻，得道者也，能神通变化，伟不甚异之。伟当从驾出行，而服饰未备，甚以为忧。妻曰：止阙衣耳，何愁之甚邪。即为致两匹缣，忽然而至。伟好黄白术，连时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药少许，以器盛水银，投药而煎之，须臾成银。伟欲从求方，终不可得。云伟骨未应得之。逼不得已，妻遂蹶然而化，尸解而去。

张姜子

张姜子，西川人张济妹也。得道，今在易迁馆东厢中。（出《真诰》。注云：济，后汉末西凉州人。为董卓将，后攻襄城，被射死，即张绣化叔也。其妹不显外书，亦不知出送未）

李惠姑

李惠姑，齐人夏侯玄妇也。得道，今在易迁馆东厢中。（出《真诰》。注云：玄，魏末人，与李丰俱为晋文王所诛。不知妇亡在玄之前后。李丰乃是冯翊人，非齐人。不知此是李谁之女）

施淑女

施淑女，山阳人施绩女也。得道，在易迁馆东厢中。（施绩，吴兴人，孙皓时为骠骑将军，守西陵。今云山阳，恐女或出适，取夫家郡，不尔则乖）

郑天生

郑天生，邓芝母也。得道，在易迁馆东厢中。（邓芝字伯苗，南阳新野人。在蜀为刘禅车骑将军，后行见蛾抱子行引弓射杀，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郑谁之女）

文女真

庐山青霞观后，有石名黄龙，云文女真跨黄龙升天，因得名焉。又有文女真升仙台。其世代名字事迹，并不详。或云名惠通，晋人。

裴元静

裴氏道名元静，缙氏县令裴升之女，鄆县尉李言之妻也。幼而聪惠，母以诗书示之，览诵不忘。及笄，不以华艳自饰，迥然好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许之。日以香水瞻礼道像，以女使伴之，弗纳也。其独居若别有女伴言语者，父母窥之，不见人。诘之，坚不言。洁思闲澹，虽骨肉常拘之以礼，曾无慢容。及年二十，父欲归于李言。闻之，深以为不可，唯愿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归，是为礼妇，时不可失，礼不可亏。倘入道，是毕世无所归也。南岳魏夫人亦尝从夫，后为上仙。遂逼之，以事李言。及奉箕箒，妇礼臻备。未一月间，告于李言曰：某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俗。李言早慕道，闻妻之言甚异，乃独居静室焚修。夜中，闻言笑声，李言稍疑之。未敢惊，乃壁隙窥之，见光明满室，芬郁异香。有二女子可十七八，凤髻霓裳，恣态宛丽。侍女数人，皆云鬟彩服，绰约在侧，元静与二女言笑。李言异之而退。及旦，问于元静，曰：有之，此昆仑仙女相省。更来，慎忽窥也，恐君为灵官所责。且元静与君宿缘薄，暂会人间尔。仙人亦念君未有后，俟真仙再降，当为祈请。后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宅。经年复降，送一儿与李言曰：此君之子也，元静即当去矣。后三日，有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元静冲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遥

戚氏道名逍遥，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资。而逍遥十余岁，情颇静澹，不为儿戏，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阴德于人。而父以女诚授于逍遥，逍遥览之曰：此常人之事尔。遂取老子仙经，诵之不辍。及笄，媒氏诣其家，闻之以为不祥。迨二十岁，父母以适同邑薊浔耕织之家。而舅姑严酷，责之以蚕农怠惰。而逍遥晨暮以斋洁为事，殊不以家产经意。薊浔亦屡责之。逍遥白舅姑，请退返，父母亦逼回。于是以不能为尘俗事，愿独居静室修道，以资舅姑。薊浔与父母俱有他疑，乃弃之于一室。而逍遥但以香水为资，绝食静想。自歌曰：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载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薊浔一家及邻里，悉以为妖狂。夜间，室内有人言语声。及晓，见其独坐，亦不惊之。又三日晨起，举家闻屋裂如雷，但见所服衣履在室内。仰视半天，有云霞烟霭焕赫，鸾鹤飞鸣。复有仙乐香饼，彩仗罗列。逍遥与众仙俱在云中，历历闻分别言语。薊浔驰报逍遥父母。既至，犹见之也。邑郭之人咸奔观望，无不惊叹。

何仙姑

何仙姑，广州增城县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时，住云母溪。年十四五，一夕梦神人教食

云母粉，可得轻身不死。因饵之，誓不嫁。常往来山顶，其行如飞。每朝去，暮则持山果归，遗其母。后遂辟谷，语言异常。天后遣使召赴阙，中路失之。广州会仙观记云：何仙姑居此食云母，唐中宗景龙中白日升仙。至玄宗天宝九载，都虚观会乡人斋，有五色云起于麻姑坛，众皆见之。有仙子缥缈而出，道士蔡天一识其为何仙姑也。代宗大历中，又现身于小石楼。广州刺史高皋具上其事于朝。

谢 自 然

谢自然，蜀华阳女真也。赋性颖异，幼而入道。其师以黄老仙经示之，一览皆如旧读，再览诵之不忘。及长，神气清爽，言谈迥高。好琴书，善笔札，能属文。常鄙卓文君之为人。每焚修瞻祷王母、麻姑、慕南岳魏夫人之节操。及年四十，出远游，往青城、大面、蛾眉、三十六靖庐、二十四治。寻离蜀，历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灵迹之所，无不辛勤历览。后闻天台道士司马承祯居玉霄峰，有道孤高，遂诣焉。师事承祯正三年，别居山野，终日采樵，为承祯执爨而归。又持香果，专切问道。承祯讶其坚苦，曰：我无道德，何以胜此。然于何所欲？自然曰：万里之外，向师得度世之道，故来求受上法以度尔，非他求也。承祯以女真罕传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诺而已。复经逾岁月，自然乃叹曰：明师未录，毋乃命邪。以每登玉霄峰，即见沧海蓬莱，亦应非远，人间恐无可师者。于是告别承祯，言去蓬莱。罄舍资装，布衣绝粒，挈一席投于海，泛之于波上。适新罗船见，就载。及登船数日，但见海水碧色，日落则远浪相蹙，阴火连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为风飘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珠，又一色水如硫黄，气忽风转，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木香雾走兽与禽，皆黄色。船人俱上山，见无大小，悉是硫黄，贾客遽弃别货，尽载其石。凡经四色水，每遇一水皆三五日昼夜，风帆所适，莫知远近。复行月余，又横风所飘，海师惶戚，舟人恐惧。遥见水上涌出大山，上列红旗千余面。海师言是鲸鱼扬鬣。又晴天忽见气直上，高百余丈，傍若暴风雨，此鱼脑中嘘吸气。如此复见海人怪兽鬼神，千态万状，自然乃焚香，想蓬莱祷祝。须臾，俄到一山，见林木花鸟，烟岚若春。海师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众。自然谓曰：岂非仙山乎。海师言：船中人可登山歇泊，以俟风便。俄而人皆登山散游，而自然独游一处，有道士数人，侍者皆青衣，有木风动如金石声。花草香薰人彻骨，彩鸾、霜鹤、碧鸡、五色犬，游于庭除。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状貌端美。青衣引见，自然曰：蓬莱寻师，求度世法。道士笑曰：蓬莱隔弱水，此去三十万里，非舟楫可行，非飞仙莫及。天台司马承祯，名在丹台，身居赤城，真良师也，可以回去。俄顷风起，闻海师促人登船，言风已便。及扬帆，又为横风飘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复往天台，具言其实，以告承祯，并谢前过。承祯曰：俟择日升坛以度。于是为传授上清法。后却归蜀，于果州南充县金泉山修道功成。唐德宗贞元十年甲戌十月十六日，老君命召之，白日飞升。节度使韦皋奏闻于朝。一云自然临升天时，书于堂之东壁云：寄语诸眷属，莫生悲苦，可勤修功德，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源之乡，即得相见。其书迹存焉。上升后三日，再自天降，谓刺史李坚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白玉为壁。上皆金题神仙之名，时有朱书注其下云：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凡神仙谒见老君，皆四拜焉。予恐世人不信有神仙之事，故暂来语君。语讫，遂即升天。坚以表闻，有诏褒美。白紫清云：谢自然，今为东极真人。

王 氏

王氏者，中书舍人谢良弼之妻也。东晋右将军王逸少之后，会稽人也。良弼，进士擢第，为浙东从事而婚焉。岁余，良弼应诏入长安，历尚书郎、中书舍人。王氏幼而好道，常诵黄庭经。时方卧疾，竟不果行。疾且弥甚，时天师吴筠游四明、天台、兰亭、禹穴，驻策山阴。王氏之族诣入师，求救治，遂得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护，乃诣天师

受箓。精修焚香，寂念独处静室，志希升飞。因绝粒咽气，神和体轻。时有奇香异云临映居第，仿佛真降，密接灵仙，而人不知也。一日，忽谓其侍女曰：吾昔之所疾，将近十年，赖天师救之，而续已尽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往过，忤之未尽。吾平生以俗态之疾，颇怀妒忌，今犹心闭藏黑，未通于道。当须阴景炼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后，方得蝉蜕尔。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柏木帐，致尸于野中，时委人检校也。是夕而卒，家人如其言殓之，凡事俭约。置之园林间，偃然如寐，亦无变改。二十年，有盗发殓，弃形于地。隆冬之月，帐侧忽闻雷震之声，举家惊异，驰行看之。及举其尸，则身轻如空壳，肌肤爪发无不具备。右胁有坼痕，长尺余。即再收殓焉。南岳夫人尝言：得道者上品，白日升天，形骨俱飞，上补真官。次者蜕如蛇蝉，亦形骨腾举，肉质登天。皆为仙人，而居灵山矣。良弼亦执弟子之礼，躬侍天师。仍与天师立传，详载其事。

蔡 寻 真

蔡寻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腾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异越，生长富贵，无嗜好。每欲出家学道，父母不能夺其志。唐德宗贞元中，相友人庐山，寻真居咏真洞天，屏风叠南五老峰东，腾空居屏风叠北凌云峰下。大溪喷激，白云苍崖，物象胜处。咸有道德，能以丹药符篆救人疾苦，远近赖之。每于三元八节会于咏真洞，以相师资讲道为事。九江守许浑尝闻于朝，德宗加敬焉。及其蜕解，门人收簪，简瘞于旧居。乡俗岁月祀之。后浑入朝，会昭德皇后崩，因言二女真其故居可赐观名，以伸追奉。乃诏以咏真洞为寻真观，腾空所居为昭德观。李白诗送李云：羨君相门女，爱道爱神仙。素手掬秋霭，罗衣曳紫烟。一往屏风叠，乘鸾著玉鞭。

麻 媪

卢杞少时，与麻媪者废宅赁居。一日见有全犊车子在麻媪门外，杞窥之，一女子年可十四五，神仙人也。明日潜访之，麻媪曰：莫欲一见不？杞然之。麻媪曰：诺。后三日见楼台华丽，辘辘降空，乃前女子也。谓杞曰：更七日奉见。呼麻媪付药二丸，斫地种之。顷刻生二葫芦，渐大如瓮。麻媪以刃刻其中，与杞各处其一。风云忽起，腾上碧霄。杞谓麻媪曰：此去洛阳多少路。答曰：八万里。良久葫芦上见楼阁，以水晶为墙。女子居殿中，从女数百，麻媪立于诸卫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馔，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长者留此宫，寿与天齐。次为地仙，时得至此。下为人间宰相。杞曰：处此为上愿。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某为太阴夫人仙格已高，郎君处此，便是白日飞升。乃为笺奏上帝。少顷，朱衣使者宣帝命，曰：卢杞欲求水晶宫住否？欲为地仙否？欲为人间宰相否？杞曰：人间宰相。朱衣趣出，太阴夫人失色，令麻媪速领回，推入葫芦。却至旧居，尘榻俨然，葫芦与麻媪俱不复见（此乃女仙麻媪以神变开化于人，而卢杞贪昏不悟，遂致堕落）。

卢 眉 娘

唐顺宗朝，南海贡卢眉娘，称北祖帝师之裔，自大足中流落岭表。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绡上绣法华经，字如粟米。又作飞仙盖，以丝一缕为盖五重，中有十洲三岛。每日食胡麻饭二三合。宪宗嘉其聪慧而奇巧，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愿住禁中，遂度为黄冠，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大师。后神迁，香气满室。弟子将葬，觉举棺轻，即彻其盖，惟存藕履焉。其后有人见眉娘乘紫云游于海上，时罗浮处士李象先作卢逍遥传。

吴 彩 鸾

唐文宗太和末，有书生文萧，海内无家，因萍梗抵钟陵郡。萧性柔而治道，貌清而出尘，与紫极宫道士柳栖乾善，遂止其宫三四年矣。钟陵西山有游帷观，即许真君逊上升之

第也。每岁至中秋上升日，吴蜀楚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多携挈名香珍果，缡绣金钱，设斋醮以祈福。时钟陵人万数，车马喧阗，士女栉比，连臂踏歌。萧因往观之，睹一妹歌唱稍异，因听其词理，脱尘出俗，意谐物外。复歌词有文萧彩鸾之句，萧惊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俦侣也。竟植足而不能去。萧诘左右，或云：洪井青衣女子也，其居洪崖坛侧，亦不得其实。萧伺之歌罢，已四更矣。妹与三四辈告别，独秉烛穿大松径，将陟山扞石，冒险而升焉。萧亦潜继其踪。烛将尽，有仙童数十辈持松炬出迎之。萧失声，妹乃觉，回首而诘曰：非文萧邪？萧曰：然。妹曰：吾与子数未合，何遽至此。因相引至绝顶，侍卫甚严，有几案帟幄，金炉国香。与萧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书而前，其间多指射江湖覆溺之事。适至一妇女名，而妹意有不得所。又云某日沧湖风涛，亦有误杀孩稚者。妹怒曰：岂容易而误邪。执簿书曰：但婴孩气弱未足，自不禁也。非不救，莫奈之何。萧闻之，因诘其事，妹竟不对。萧又请益坚，妹答曰：此阴机，不合泄于子，吾当与子受祸尔。仙娥执书既去，忽天地黯晦，风雷震怒，摆裂帟帅，倾覆案几。萧恐悸，不敢傍视。妹仓惶著衣，秉简叩齿，肃恭伏地待罪。俄而风云贴息，星宿陈布，而仙童自天而降，持天书宣曰：吴彩鸾以私欲而泄天机，谪为民妻一纪。妹遂流涕，与萧相同下山，竟许成婚而归钟陵，遂止萧所居之室。萧方知妹姓名，因诘妹先世之谱系，妹曰：我父吴仙君讳猛，豫章人也，晋书有传。济人利物，立正去邪，今为仙官，名标洞府。吾昨为仙主阴籍六百年矣，但无何得罪于帝，俄遭谪也，然子亦因吾可出世矣。萧处清贫，不能自给。妹写孙愐唐韵，日一部，运笔如飞。每鬻之，获金五缗，尽则复写。如此仅十载，至唐武宗会昌二年，稍为人知，遂与萧潜往新吴县越王山侧百姓邹举村中。夫妇共训童子数十人。忽一夜，闻二虎咆哮于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负薪者自越王山下见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风，陟峰峦而去。

杜 兰 香

湘江渔父于洞庭之岸得三岁女子，怜之，养十余岁，天姿奇伟非常。忽有青童自空而降，携女升天。女谓其父曰：我女仙杜兰香也。是时不还家，其后于洞庭忽出降张硕家。硕乃修道之士，兰香初降时，授玉简、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又一夕，命侍女赍黄麟羽帔之服以授于硕，曰：此上仙之服也。

诸 葛 氏

九华山樵者妇诸葛氏，感时疾数日起，白舅姑曰：新妇不惟疾平，复且得仙矣。俄出门，乘空而去。又数日，复降云：天上楼观，皆碧玉琢成窗户。悉以珠玉缀蛟丝帐幔，五色相照，仙女行明中，然不死之香。我今暂来相看。俄有五色车驾，双龙力士御之，女童为从。妇乘之，冉冉而去。

韦 女

郑德璘家长沙，往江夏省亲。将返，有醯贾韦生同宿洞庭湖畔。韦氏女水窗中垂钓，德璘以红绡题诗曰：纤手垂钓对水窗，红渠秋色艳长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以红绡惹钩女，收之。及明，顺风张帆而去。将暮，渔人曰：贾客巨舟没于洞庭。德璘悲惋，为吊江妹诗曰：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娥细浪愁。泪滴白蘋君不见，月明江上软轻鸥。酹而投之，水神持诣水府。府君曰：德璘异日吾邑明宰，召主者送韦女事郑生。女视府君，一老人也。德璘夜半觉有物触舟，拯之，乃韦女，遂纳为室。后数年，果为巴陵令。至洞庭，有老叟曰：昔日水府活尔性命。韦女拜谢曰：父母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须臾舟没，然无所苦。父母居止与常人无异，向所溺之物皆至此。但无火化，所食惟菱芡尔。俄船出湖畔。

杨保宗

女冠杨保宗，不知何许人也。自幼爽秀，及笄许娉矣。忽有感悟，遂乞为道士，父母从之。乃入庐山，栖于上霄峰崇善观。顿忘尘念，达清静之源。却粒炼形而勤行，播于远迹，玄风大振。南唐元宗闻之，持诏赴阙，延入禁中，俾妃嫔之乐道者与之相见。问其所欲，保宗因言旧宇湫弊，不能容众。元宗乃命赐以金钱，而六宫竞施，服玩珍珠彩绣，计逾千万。令新其宇，仍敕尚书郎韩熙载撰记，赐观额以真风，赐保宗以紫衣。又诏臣下作诗颂以送之，皆所以旌道也。保宗素慕蔡寻真、李腾空之为人，亦能以丹药符篆救人疾苦。暇日或至屏风叠之南北，瞻礼二祠焉。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既歿，容貌如生，举棺甚轻，人以为尸解。先是，崇善观始于梁武帝大同初，其后历四百年，而名人高士寂无所闻。暨保宗风声远著，学者大集，而道门称盛。

无名氏

李定记：宋徽宗宣和中，太学士人会饮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妇人妆饰甚古，衣亦穿弊，肌肤雪色而无左臂，执拍板，乃铁马之唱，词云：阑干曲，红扬绣，帘旌花嫩，不堪纤手捻。被风吹去，意还惊。眉恨蹙山青，敲铁板，闲引步虚声。尘世无人知此曲，却骑黄鹤上瑶京，风冷月华清。诸公怪其词异，即问之曰：此何词也？答曰：此是上清蔡夫人法驾导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乱，左手为贼所断，今游人间。诸公饮酒，愿求一杯尔。遂与之一杯，饮毕而去。诸公送之出门，杳无所见。（据《资治通鉴》。欧阳修论曰：予尝闻五代时有王凝者，家青齐之间，为魏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纳。李氏顾天以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所执耶。即引斧自断其臂，见者为之叹泣。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厚恤其李氏而笞其主人也。道一尝闻道书，见自古至忠至孝至贞至烈，蜕形出世，俱为神仙。前传所载妇人，隐其名氏，岂非五代之李氏乎。）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之六

钱女真

女真钱氏二姊妹，依陶居诵黄庭经，即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碧桃、紫萼蒲焉。其姊号披白练衣，得道入洞。及妹至，洞已盖矣。宋太宗淳化五年，巡检夏侯嘉贞与建隆道士五人往彼投龙，是夜雷震，其洞复开，莫测浅深。一吏吏深入，遇道士与林檎一枚。食之，遂绝粒。田霖有诗板在焉：燕口龙泓气象清，钱真此处有遗灵。仙乡去后师犹在，女弟回时洞已扃。云片尚如飞白练，泉声犹似诵黄庭。碧桃花发萼蒲紫，留与人间作话评。

曹文姬

曹文姬，本长安倡女也。生四五岁，妙文字戏，每一卷书，能通大义，人疑其宿习也。及笄，姿貌绝伦，尤工翰墨。自笈疏外，至于罗绮窗户可书处，必书之。日数万字，人号为书仙。笔力为关中第一。当时工书周郎中越、马监察端，一见称赏不已。家人教以丝竹宫商，则曰：此贱事，吾岂乐为之哉。惟墨池笔冢，使吾老于其间足矣。由是籍籍声名，豪杰之士愿输金委玉，求与之偶者，不可胜计。女曰：皆非吾偶也。欲偶吾者，可先投诗，当自裁择。自是长篇短句，绝辞丽语，日驰数百。女悉无意。有岷山任生，客于长安，赋才敏捷，闻之喜曰：吾得偶矣。或问之，则曰：凤栖梧而鱼跃渊，物各有所归尔。遂以诗投

之，诗曰：玉皇前殿掌书仙，一染尘心滴九天。莫怪浓香熏骨腻，霞衣曾惹御炉烟。女得诗，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邪。吾愿事之，幸勿他顾。家不能抑，遂以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妇相同，微吟小酌，以玩一时之景。如是五岁，因三月晦日送春对饮，女题诗曰：仙家无夏亦无秋，红日清风满翠楼。况有碧霄归路稳，可能同驾五云虬。吟毕叹曰：吾本天上司书仙人，以情爱谪居尘寰二纪。又谓任曰：子亦先世得道仙人，谪于人世。吾于子有宿缘，故吾得托于子，今日当偕行矣。俄闻仙乐飘空，异香满室。家人惊异，共窥见朱衣吏持玉版朱书篆文降曰：李长吉新撰玉楼记就，天帝召汝写碑，可速驾母缓。家人曰：长吉，唐之才人，迄今三百年矣。焉有此说，必妖也。女笑曰：非尔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犹顷刻尔。女与任生易衣拜命，举步腾空。但见云霞灿灿，鸾鹤缭绕。于时观者万许。以其所居地为书仙里，宋仁宗庆历四年甲申作记。

赵仙姑

赵仙姑名何，永州零陵人也，家居鄣下。年十二，因随众摘茶，行未数里，仙姑失伴。又行里余，视东峰岩谷尤美，泉石清澈，花木相倚，岩鸟好音，烟霞去来。有一人行于其中，殊遇也。目星弁铖衣，视仙姑而笑。仙姑意其可居此，因再拜求度，愿侍巾几。髯仙曰：汝未可居此，远来必馁也。因袖间出一桃，令姑食之。复曰：汝若能食尽，他日必当飞升，不然且居地中也。仙姑啖之，但能食其半。因怀其半，欲以为亲。髯仙曰：汝可疾归，毋久留此。仙姑因还，母兄曰：汝去何久也。询之，则逾月矣。仙姑自兹不食，但果食暨水而已。往往不喜与俗人语话，终日促膝静坐，默默不言。母兄知其异，乃建竹阁以居之。仙姑惟兄嫂同居，其所居阁，至夜往往有人语话声。其兄一日登阁窃听，则见仙姑与一长髯秀目星弁铖衣相对而语。仙姑呼长髯为仙翁，因曰：前日约下顾，何事爽期？仙翁曰：适会符下，当行雨彭蠡泽一千三百里，雨三尺，一夕要足。以大暑，一龙恐不足。乃召弟子辈六人分道而去，呼云召龙，驱雷走电，故其事乃集。是以爽前夕之约。语方已，复曰：汝兄母窃听玄言，恐泄天机，吾今去矣。惟见白光透牖而去。暨明，仙姑谓兄曰：幸毋再来听伺，恐于兄为不利耳。兄曰：当不复听，但愿闻夜来之事，既为仙，又须行雨乎？仙姑曰：今之得仙，未能居于天上者，亦有数千百人，皆在十洲三岛、名山洞府中，积功累行，方可升举。或治江湖，或主阴府，或掌山岳。兴万世之利，去天下之害，救病除患，振难扶倾，拯济柔弱，阴功密施，德行潜修，非可以一端举。但神仙不自矜伐，惟恐人知，故世人莫得与闻。兄曰：如此则神仙功行何以计之？仙姑曰：神仙功行，亦有仙官主之。故每岁籍其事进于帝所，然后第其高下，进补仙阶矣。道州知州周廉夫替回阙下，道由零陵。及见仙姑，坐中有客，风骨甚异，顾望尤踞，不揖廉夫。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简傲若此？仙姑曰：此乃吕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见矣。仙姑曰：仙翁意欲往何所，即至其地。不逾一刻，身已千里。廉夫因问仙姑曰：仙翁今往何处？仙姑四望曰：仙翁已在荆南府矣。又有士人夏钧过永州，问仙姑曰：吕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兴化寺设斋。钧至潭至寺，取斋历视之，其日果有华州回客设供。潭州李正臣多为游商，往来江湖间。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块，时转动于腹中，即痛不可忍。百术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见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常杀有孕婢，今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术救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对，不可救也。其腹块后浸大，或极痛楚，复坼而死。正臣视妻腹中，乃有一女子，身体间尚有鞭撻痕焉。好事者时时往问，过皆有验，湘东士人翕然称神。会杨公作宪按行近郡，至永闻之，甚愠。公，刚正者也。乃锁扁封号其阁而去。月余，复还开阁，则仙姑貌如故。公亦颇信，无复害仙姑意。滕子京谪守岳阳，一夕大雷雨既霁，华容西峰石壁上有谢仙火三字存焉。字体怪异，公命模字于厅壁，使人往问仙姑，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铁笔书字，其身各长三尺。丁晋公之南迁，道出水，往见仙姑，曰：能复回乎？仙姑曰：复回。再见圣人乎？仙姑即不答。后果如仙姑言。狄右

相之南征，过永，见仙姑曰：奉诏讨贼，愿知胜负，今破贼乎？仙姑曰：贼必破。曰：能获其凶首乎？仙姑即不答。后悉如仙姑言。凡有事过永者，无不见仙姑，问休咎。一日仙姑谓其兄嫂曰：天地不先以祸福示人，虑泄机也。今宾客盈门，问事既不可拒，即将告之是泄天地之隐秘也，宁免获谴于上？吾将有所往矣。乃沐浴冠服，端坐而化。今其真身犹存阁上。

郑仙姑

郑仙姑，徽州人也。父八郎，学道。仙姑自幼惟与父居一阁上，客至，父见之阁下。姑捧茶与汤而下，率以为常人，未尝见其阁上有炊火。父死，殓棺中不葬，曰：吾父非死也。仙姑初不出郭门，而或有见于百里外者。所居屋，岁久朽败。秋大风雨，一夕屋仆，傍侧大惊，人疑其压死矣。且往视之，有一木椅，榻上得不压，而仙姑尚未寤也。苏辙子由为续溪令，见之，云：年已八十，尚处子。子由曰：室家人理之常，姑不嫁何也？曰：吾诵度人经故尔。请其故，曰：此经元始所说，元始生于天地先，立于天地外，安得不尔。子由曰：安有人能出天地上乎？曰：道乃尔。子由曰：道何与乃事？曰：我身何者非道。子由心异之，翌日设饌礼致仙姑。既至，略能饮酒食荤。子由徐问以养生之事，曰：君器败矣，难以成道。子由因就质导引诸方，皆曰：非是，但当养成婴儿尔。子由曰：尝有见姑于百里外者，岂非婴儿往邪？姑笑而不答。其后不知所终。

刘妍

仙姑刘妍，代州妓女也。宋哲宗绍圣中，有老姥至其门丐钱，其家延之，为设食。食已，姥谓曰：汝甘心在是乎，曷不从我去，我将诲汝道。仙姑许之，告其母曰：大人囊中装直万金，又有他女可奉养，乞我去学道。母不从，即断发披布衣，径入太行山，居庵庐，日出乞食。如是数年，一日忽辞常所往乞食者曰：久溷若等，翌日吾行矣。人如期往而视之，见火发其庵庐，仙姑跌坐火中而化，世以为火解云。

虞真人

虞真人本女流，遇异人，不食，隐终南山。士大夫多敬之。宋徽宗崇宁初，首于茅山诏刘混康，海陵诏徐神翁，终南诏虞真人，弋阳诏张虚静。日集秘殿，讲究道妙。

莫州女

莫州任丘县境有滹泆市，积鱼如阜。宋徽宗大观中，有贫女不知所从来，常居丛祠中，晨入市鬻鱼，跳而烧啖之，他不见有所食也，或予之衣，则以刀裂坏。人近之，辄詈骂，甚者以刀刺伤，以故莫敢近者。其姿媚好，肤理凝脂。州兵始萌意犯之，忽见其座有大蟒，惧而却走，回视则座为宝莲华。贫女曰：吾不可居此矣。俄不知所在。

于仙姑

于仙姑，凤翔人也。始，其家业淪茶，居闾閻鬻之。仙姑虽小家女，少独喜洁清，不肉食，日诵老子书。父母予之钱，辄储之，以市弃笈败屨，纽为衣，施丐者。无几何，于笈中得道家嘘呵咽吹嘻之说。行之久，乃辟谷。年十四，不肯嫁。傍近女子好神仙者，争来谒仙姑。一日相与媒田华山，有石室，其深有玉函，中贮丹方。往闻人数求之，手拊玉函而不能启，殆上清宝章，非有道者不可往。吾观于氏女，学道不嫁，已能辟谷，意者可以启玉函焉。遂往请仙姑，仙姑许诺，诸女子共俟其傍。仙姑既入，果见玉函，发之而得大洞经。俱为众所夺，出告其众曰：诚有之，吾不能启也。众怅恨云。仙姑还家读其经，夙夜如其方，遂得度世炼形之法。能行于熏笼上，或时卧榻中累月。其徒开视之，皆凝尘也。

仙姑徐振衣而起。宋徽宗闻之，召至东都，锡真人号。且赐诗曰：身是三山云外侣，心无一点世间尘。钦宗靖康初，语其徒曰：吾将逝矣，后六十年当还。已而遂化。其徒遵其言，为大棺，两傍通达，置终南山谷。人知之，观者狎至。阅数月，仙姑忽起，语其徒曰：吾戒汝毋使众观之，今云何如是。汝亟穿圻，深二十尺，置吾棺。其徒既穿已，仙姑即卧棺中，命其徒瘞之。曰：众复能挠我乎。世传有向湍者得其道。

张 仙 姑

张仙姑，南阳人也。莫详其所以得道者，人有疾，仙姑辄对坐瞑目，潜为布气攻之，疾者俄觉其臆温温然发缊火色，已而鸣声如雷。虽沈痼者，无不愈。一时贵人多敬慕之。宋徽宗尝召至东都，其后不知所之。

徐 道 生

徐道生，山阳军妇也，后人神光观为道士。闻徐神翁在海陵，即往事之。从容问神翁曰：人之躯污秽集成尔，而古有白日升天者，审能如是邪？神翁曰：吾闻太行山有换骨岩，将轻举者先往换骨，然后乃得登上清，列仙籍也。道生既得神翁语，后即求换骨岩而观焉。至则峰顶崇崛，殆不可陟。道生志坚决，虽委命不憚。乃授葛藟，蹈不测，径抵其危巖。果有大屋渠渠，四周有仙人锁子骨千余，跌坐虎下。道生以熏陆香各纳之喙中而归，自是去，不知所之。

陈 琼 玉

陈氏名琼玉，婺州金华县人。年十七，一日邀兄游四明海中。兄乘舟而琼玉行水上，越数日衣裳不濡。既还，语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导往蓬莱，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从此绝粒。更能诗词，及知人间祸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户外屦满。宋徽宗政和七年，郡守刘安、上部使者卢天骥、王汝明等闻于朝，召至京师，赐号妙静炼师。对讠即乞还山，复赐肩舆郭崇。师所居，前面葛仙峰，后枕仙姑坛，独处一室。政和中，邑宰何庭坚赠诗曰：绝粒栖神是几年，闭关终日更翛然。高峰默与麻姑契，妙法亲从婺女传。功行素超三界外，姓名清彻九重天。凭谁与问西王母，师是金华第几仙。人赠诗多，师独喜此篇。师作诗，前后不下数千首，多预言人休咎。其弟昭尝曰：诗词所言，其应如响，何从而知？师曰：声其里系，即仙官持簿来，五百年过去未来皆知。恐泄天机，故托风花雪月为咏，而吉凶寓其中耳。非特知之，又且掌之。昨权无常尉管人间生死，后权阴典管人间六犯。事谓遭官钱，五逆不孝，奸盗逾滥，故杀也。世人冒犯故多天厉，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台仙籍。凡事夫聪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台仙。大抵勉以忠孝诚信。至八九十岁，容貌不衰。后不知其所终。

吴 氏

妙明真人吴氏，句容县士人女也。幼遇异人，得诀修炼，不食，虽水亦不饮。宋徽宗宣和间，召赴阙，馆之蔡京第。京赠之诗，有姑射神仙犹饮露，龟台王母未忘桃之句。既而得请复还钱塘。未几，欲他往。人或问之，曰：城中皆黑气，可速避去。才经旬浹，即有金人之祸。真人肌肤明秀，语论历历可听。宋尝观书，质以古今无不知者。后隐惠州罗浮。

武 元 照

武真人名元照，会稽萧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荤，辄终日不乳，及菜食，则如初。母异之疑。年稍长，议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币，乃怏怏不乐。训以女工，坐面假寐。

母乃答之，谢曰：非敢怠也。昨梦金甲神告以后土见召，与之偕往，入云霄间广殿下。见高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顷坐累暂谪尘世三纪复来。汝归，休粮弃俗修道。及觉，欲不食，而母见强。又梦神怒曰：命汝勿食，违吾戒也。剖腹取肠胃，涤诸玉盆，复纳于腹而缄之。因授灵宝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师回风混合真人印，俾治世之有疾者。母闻言，惊悟曰：儿异人也，予为儿绝姻事，俾遂乃志。自是独居静室，间以符水疗人疾，远近奔凑求符。或邀过家视病，则命二仆肩舆以行。不裹粮，至中途从者馁，但市桃两颗，呵气授之。人食一桃，往数十里不饥。侍御史陈某居钱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傍别围建层楼，圉人告有骑而行其上者，陈叱去曰：焉有是。薄春，携剑宿于下，亦闻马声。未几，家人扣门，趣之归，曰：幼女系空中如物羈縻状。视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陈诣楼设醮厌之，火起壁间，仓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摄治，及门，亡其中，家人亦恐。致书招元照，元照衣冠造之。陈女起迎门，笑语若初无疾者。元照携之，宿楼上。越三昼夜，咸无所睹，女亦泰然。韩子扆，太尉公裔，官辇下。尝自书章拟奏于天，述遭遇太上兴运事，人无知者。邀元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诵章中语，无一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静无觊幸，批答云：谨守千二日，辩曹赏厥功。后皆应如元照言。韩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伸。元照为按摩，觉腰间如火热。又摩其脾，亦热，拂拂有气从足指出。登时履地，厥疾遂瘳。韩仆宿于庐侧隘舍，夜梦鬼物压其身，叫呼而出。值元照至，不告之故，与纵步至其处。元照及户而返，曰：室有自缢者，鬻首出舌，见吾求度。即书符命仆焚之，夜梦人谢过曰：吾得真官符超生，不复来矣。启关而出。韩氏设榻留元照寝，不闻喘息。徐见青云起鼻端，一婴儿长三寸许，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盘旋腹上。顷之不见。张循王家婢有娠，过期不产，请元照往。诸婢杂立，元照独视孕者咨嗟曰：尔宿生为樵夫，掌击杀大蛇，今故仇汝，在腹中食五藏尽乃已。急白王，出之。书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饮讫，产一大蛇。王闻之大骇，敬礼之，赠以金缯，不受。复如韩氏留岁，欲归，止之，不可。叹息而别曰：予不再至矣。众疑其将羽化。旦日挈舟归萧山，至家无疾而卒。先是，邑中十余家俱见元照衣道服，各诣其家聚话，移时乃去。数日或诣元照家访之，家人云：死矣。邑人数辈先后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尔。验其访诸人日，乃尸解日云，宋高宗绍兴十一年也。

孙仙姑

仙姑孙氏，名不二，号清静散人，宁海豪族孙忠翊之幼女也。金太祖天辅二年戊戌春，母梦七鹤衔穗，舞于家庭。一鹤渐入于怀，觉而有娠，至三年己亥正月五日乃生。生而聪慧，柔淑真懿之态，挺乎自然。择配之时，父忠翊闻炼师无梦赞马宜甫有真仙之材，遂妻之。而生三子，咸教以义方。宜甫以家巨富，常济人贫乏，仙姑必承顺而辅之。世宗太定七年丁亥，重阳祖师自终南来，化宜甫泊仙姑入道，构全真庵以居之。夫妇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尝画一骷髅，志期夫妇之从化，题之以颂云：堪笑人人忧里愁，我今须画一骷髅。生前只会贪冤业，不到如斯不肯休。仙姑始然未纯信。是冬，祖师暂锁庵百日，约五日一食。宜甫亲为供送，屡示神变，权以化之十回。拯于地狱，警三业之为愆十度。十以交梨示九丹之妙用。又赐之以芋栗，告之以道戒。以见其留连资产之汨没，始终不悟，一日见祖师大醉，径造其宅，卧于仙姑寝室。姑责其非礼，怒锁之门，使家仆呼宜甫于市而告之。宜甫曰：师与予谈道不离几席，宁有此事。至家开锁，其室已空。窥所锁之庵，祖师睡正浓矣。姑始生敬信。又一日，祖师复画天堂一轴，示之曰：果能出家，决有此报。后一载己丑夏四月，郡人周伯通舍宅为金莲堂，邀祖师、丹阳等住持。重五日，仙姑抛弃三子，屏绝万缘，诣堂以期开度。是旦祖师逐丹阳出堂，姑至，令烧誓状于道前，赐名不二，号清静散人，仍赠以诗云：分梨十化是前缘，天与佳期本自然。因甚当时不出离，元来只待结金莲。祖师导之上街乞化，令别作庵以居，继传道要。时仙姑年五十一矣。是年

秋，祖师挈丘刘谭马归汴梁，翌年祖师升仙。十二年壬辰，丹阳归仙柩于终南刘蒋，乃祖师结庵之地。襄事既终，丹阳持服守坟，尸居环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过潼关，将以参同至理而决疑情。丹阳作浪淘沙以寄姑，姑致礼遥谢。二处环庵，行其所传，东迁洛阳。有风仙姑者，俗呼小二娘。按进士王宇作姑铭序云：风仙姑始自皇统关西，来寓东周，不显姓氏寿，亦不言何处人。以语音较之，似秦人也。乞食度日，垢面髻头，以秽污身而远世魔。昼则徉狂于廛市，夜则栖泊于荒祠。不起爱憎，不言非是。无为淡泊，任性自然。盖内修仙道，外隐仙踪，而能信口放言以畅玄旨。有云：绿叶漫天长，黄花满地开。千里觅不得，万里捉将来。又曰：油尽盏干灯自灭，随风却见剔灯人。若此语言，不可殚录。仙姑至洛阳，依而居焉。风仙姑之居有二洞，命仙姑居下洞，己居上洞。常积砖石于前，凡男子过下洞者，必以砖石击之，而外魔不能作障。加之训奖，则六年道成。行化度人，面归向者甚众。尝作《卜筮子》示众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频交媾。万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关透。仙乐频频奏，自饮醍醐酒。妙药都无，顷刻间九转丹砂就。二十二年壬寅季冬晦日，忽谓门弟子曰：师真有命，当赴瑶池，期即至矣。遂沐浴更衣，问曰：左右以天道时刻。对曰：午刻矣。命具纸笔，写颂以遗世云：三千功满超三界，跳出阴阳包裹外。隐显纵横得自由，醉魂不复归宁海。书毕，跏趺而坐，奄然而化。香风散漫，瑞气氤氲，竟日不散。时丹阳居宁海环堵中，闻仙乐骇空，仰而视之，见仙姑乘彩云而过，仙童玉女旌节仪仗拥导前后。俯而告丹阳曰：吾先归蓬岛矣。逮大元辛丑春，京兆总管田侯将葬重阳祖师仙蜕。清和宗师偕祖庭诸师，泊总管僚属，于终南县李舍人庄创庆真观，首发仙姑之坟，移葬于观之金莲堂，永为十方女冠归依之所。甲辰岁，奉朝命改观为宫。至元己巳正月，褒赠清静渊贞顺德真人。

提 要 《太上感应篇》，作者不详，约成于两宋之际。有多种传注，《道藏》所收系南宋李昌龄注、郑清之赞。

《太上感应篇》本文千余字，李昌龄注，《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一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著录为八卷，此殆繁简之异，其注有明刻一卷、八卷两种文本。《道藏》所收为三十卷，由八卷本分卷而成。郑清之于《太上感应篇》每句之后作一赞，皆四言韵语十句。

《太上感应篇》是一种流传很广的劝善书，称天地间有三台北斗神君、三尸神、灶神等，录人善恶，依善恶轻重赐福降祸。李昌龄注博引三教典籍征成其义，并多述各种灵应故事；郑清之赞多引据儒家经典，赞《太上感应篇》句句不虚。是研究两宋道教世俗化及与儒学合流的重要资料。

此次点校，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道藏》为底本，校改文字刻印讹误。

太上感应篇目录

进太上感应篇表	1264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五	1313
太上感应篇叙	1264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六	1315
纪述灵验	1267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七	1319
太上感应篇卷之一	1269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八	1322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	1275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九	1325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	1278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	1328
太上感应篇卷之四	1281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一	1331
太上感应篇卷之五	1284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二	1334
太上感应篇卷之六	1287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三	1337
太上感应篇卷之七	1291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四	1340
太上感应篇卷之八	1293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五	1344
太上感应篇卷之九	1296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六	1347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	1300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七	1351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一	1302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八	1354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二	1305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九	1357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三	1308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十	1361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四	1311		

进太上感应篇表

(臣)莹微言：凝旒重道，深嘉太上之格言；饬梓迄工，幸毕微(臣)之素愿。辄僭闻于渊听，用祇答于宸恩。(臣)惶惧惶惧顿首顿首；(臣)窃观宝藏之诸经中，有瑶编之大训，本慈悲而救物，爱淳复以诲人，谓善恶感召之由，端类枢机之发，而祸福应验之理，捷于影响之随。千二百恳恳之辞，亿万载昭昭之诫。然必赖明良之敷阐，乃能率众庶以皈依。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视朝，缉熙典学，讲贯虽专于六籍，搜罗旁及于群书，道访蓊冥。继圣祖下风之请，化流清静，迈汉皇当日之规，怡神政事之余，玩意天人之际，将推行而传远，故哀集以加详。羲画丁宁，冠骊珠之八字；甘盘叙赞，擅鸿笔于一家。焕乎函笈之光荣矣。簪裳之遇，(臣)么麽无取，朴野何庸，焚修滥厕于竹宫，名姓误尘于枫陛。曩已躋教门之升擢，今又叨睿旨之使令，宠拜赐金，冒司饘牒，誓竭眇绵之力，少伸报效之私。慨念先(臣)每惧斯文之废阙，不图回禄愈增吾道之宣明，董摹刻以既周，谨緘熏而恭进。伏望皇帝陛下俯留一览，诞布四方，俾尔民皆迁善之归，自乐从于教化，则是书为扶世之助庶，不负于君师。(臣)谨以所刊御题《太上感应篇》一部八卷，随表上进以闻。(臣)莹微惶惧惶惧顿首顿首谨言。

绍定六年八月。日右街鉴义主管教门公事太一宫焚修(臣)胡莹微上表

太上感应篇叙

先儒有言：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故饮食男女谓之欲矣。然于其间理欲所由分，邪正所由辨，于是善恶殊途，相去远矣。使皆以饮食男女为人欲，则是闭口枵腹然后可以得饮食之正，绝灭种类然后可以得人伦之正，是恶有此理哉？使夫人而渴饮饥食，男室女家，举是两端验之心术之微，达之家国天下，念念不离乎天理之正，则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已。夫如是，则感应篇不必有可也。奈之何好善未必能如好好色，恶恶未必能如恶恶臭。始而涓涓，终而滔滔，始而萌于一念虑，终而散为千万端，善念不胜恶念之多，君子不胜小人之众也。此感应篇所由作，而注者之功出人三教，网百家，因事引类，旁引曲证，孜孜劝人为善之意也。是书在故宋时尝刊版于虎林之东太一宫，前有李宗题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大字。其时大儒若真西山先生、郑安晚丞相，皆有序引内附，已七十余年，其为版不存久矣。余乡备员永嘉莫府时刊积善录诸书，今人吴得《四书集注》并小学善本，皆已勒诸梓。欲复刊是篇，则心力有所不遑矣。吴人温怀仁君寿家藏是篇，恒恐磨灭，于是捐金刊诸梓，不足则募施者以足之。经始于至正七年之冬，更九年秋八月刊工告完。君寿刊是篇时，以余有为善也，实谋于余。余力虽不能振之，而时时勉之以有终始，则余不为无助。刊完乞余为之序，故不敢以俗陋辞。承德郎平江路总管府推官许昌冯梦周叙。

《太上感应篇》旧出道藏，宗季刊版临安太一宫。其首题八字，盖宋理宗御书。其以次序述之者，郑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余皆其时宗工巨儒，观其意，无非勉人为善之意也。怀仁生长吴下，自先人以来，莫不好善。至于怀仁，克守先业，今犬马之齿且望五十，窜身民籍中，及保父母遗体，要皆不敢为恶之所致也。于是敬以此篇刻诸梓，庶与四方善人，因是篇也，日加修省，几不孤太上开示之旨。叙者注者，诱掖之意云。平江温怀仁谨叙。

史迁述老子传，参举莱子、史儋之伦，未始定于一，殆不知孰为老氏者。而葛稚川以为所历非一世，所出非一人，其论去迁远矣。迁之言曰：无为而自化，清静而自定。则老氏者吾不知其为天人也耶？唐兴，推其祖之所自出，跻于上帝，尊之也至矣。今读其所著道德之篇，言用天下国家者莫详焉，至其穷极微妙，旁罗秘隐，于是庄周、列御寇之徒，始以其说滂洋乎天下而莫适于实用。载读感应灵篇与蜀士李昌龄之注，是殆推本道德之旨，发明祸福之端，究诘天人之际，严于训戒以警悟人心者乎。虽然，人道近，天道远，人之尽，天之合也，盖曰善而无所劝则沮，恶而无所戒则流，使人知所劝而勉于善，知所戒而惧于为不善，则夫保卫良心，适其情性之正，惕然不敢自肆，以速戾于厥躬，有关于治化审矣。夫以天为不可不信，以己为不可欺，以人为不可逆，以物不可不爱，顺而行之，何往非福？反是则祸之招也，可不谨与？论者曰：顺德者祥，反正者殃。此天道也。为善以邀福，不几于有所为而为之乎？盖视履考祥者，理也。小善未孚，觊心已生，则人事之作止，而天道之远迩系焉。故贵乎诚之也。或者又曰：颜夭而跖寿，庆富而宪贫，董秦之官爵，黔娄之衣巾，天之报施，又何难堪之若此？盖修人事而契天道，所以尽性也；顺天道以修人事，所以至命也。人性无一之不善，则是训是行而不贰其心，抑亦可以立命矣。故知戒惧之不可忘而充于至诚之久，知是心之不可妄用而达于清静无为之妙。读是书者，所当尽心焉。乃若注释之搜冥抉怪，旁引曲喻，是又当嘉其用心之靡而审取焉，则可矣。绍定癸巳季夏中浣九峰真逸陈奂子敬父序。

太上无言，不得已而言。其言《感应篇》云者，律程严备，途径朗分，策之使趋，尼之使辟，总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始之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终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指归精切，不过此一十六字，愚夫愚妇，易知易行。李注言逾十万，不既多乎，矧蔓而为序为跋，未已也。且天地之间，惟一感应心，吾心也，无欠无假，感之在我，应之亦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常祸，感而为应，应复为感，循环无端，有以类至，宜非可以文宝索也。彼托文字而传者，削之又削之，至于不容削。繇文字而悟者，忘之又忘之，至于无可忘。销声剥华，呈真露朴，心与道混，随感随应。若是，则文字诚不足尚矣。虽然，动而之乎情，其不谬于感应者，几何人哉？性命之薄，文字之滋也。集众妙以钩其玄，揭诸征以昭其信，曾谓疏略简淡之辞，可以振遗响于大道将隐之后耶？编牋烂熳，主一善而已。使人人果能以善为感应根，则诸福之物皆其心官统之，虽太上此篇藏诸金匱可也，吾亦将守中焉。端平乙未长至后三日方庄龚幼采谨跋。

是书也，以感应名篇，岂苟云哉？世人每以感应二字作一句轻读过，岂知有感此有应，感者在我，应者在彼，固未有无感而自应者也。幸今吾邑刊是书，则人皆可以有是书矣。人有是书，要须心有是书。使心无是书，虽模以纸侈，其帙压架充栋，犹无书也。《诗》曰：上帝临女，毋贰尔心。心乎心乎，其有是书之心乎？嘉熙戊戌岁闰月朔日谷口郑大惠谨题。

太上感应篇之作，正所以开千万世愚夫愚妇为善之门也，感随于应，应孚于感，其机甚速，可不谨哉？若夫感不在物而在心，应不在近而在远，则士君子者尤当默会于自然之中可也。真氏子其勉之。熙戌立夏后十静轩先挺跋。

太史公作《伯夷传》有曰：近世操行不轨，专纪忌讳，而终身逸乐。及原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坟而遇笑祸者，不可胜数也。范孟博诫诸子：吾欲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合二子之论而观之，而感应之说遂穷，使后世为善者惧，为恶者肆，未必不繇此也。余谓有天道，有人道。福善祸淫，天之道也；趋善远恶，人之道也。为人行人而已，而祸福何知焉？《感应篇》之作，为不能择善而行者设尔。人心未尝无所畏，上焉畏义，其次畏祸。读是书者，见为恶得祸之可畏，充畏祸之心，而畏善之心萌焉，则庶矣。端平丙申二月既望里人叶应辅谨书。

世谓感应之云独出于老佛氏，非也。《书》有作善降祥之训，《易》有积善余庆之言，大抵皆此理也。顾尝思之，所谓善者，果何事耶？《传》称活千人者有封，而杀降者殃及三世。然则有志于善者必其权足以生人杀人然后可也，陋巷箪瓢之士，将焉从而用力乎？否则严禘祀以徼福于鬼神，植因果以希报于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然则当奈何？余闻诸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之徒也。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鸡鸣而起，未与接物，善焉乎施，存心养性，此人事也，于天何与？呜呼，知乎此而后知为善之本矣。盖天命之性赋之于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乱之以欲，然后反善而之恶尔。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斋果如临君父，如对神明，则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为不负天之所予者。此即所以事天也。鸡鸣而起，孳孳一善者，为此而已。苟存乎此，则天下之善皆此焉，出虽功被万物，泽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尔，予故曰此为善之本也。李公注《感应篇》以谕人，予惧世人不求诸内而求诸外，顾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于侥幸觊幸之私，而反流于不善也。故书之篇末，以告观者，庶不失感应之本指云。端平二年上元日西山居士真德秀敬跋七天昌谨斋心三复。

太上感应之旨，金辉玉映，如日之必燥，雨之必润，炊之必熟，种之必生也。恭惟皇上御酒，八字简明，二理该贯，真三十六部之喉衿，万八千篇之管轄也。敬阅大丞相妙赞，心镜了然，输关透轂，随笔呈露，所以开人心之蒙昧，独步杳冥之日月也。若夫李君集注，世网谓如怨妄破漏，迎刃解散，所以去人心之危疑，直跻霄汉之风云也。是理也，吾儒讲之熟矣，达者施于政，穷者蹈于身，未尝不深切著明也。是书之旁引曲谕，特以发明是理，其有功于辅教者哉。君子由是而行夫己之所未行，以觉夫人之所未觉，庶愚夫愚妇皆知迁善远罪，极而至子天人一心，物我同视，始不辜刊行是书者之本意也。时嘉熙戊戌夏五朔谦堂陈天昌谨书。

天道福善祸淫，人之积善积恶，殃庆各以类至。间有为善而得恶，为恶而得善，或者修省之念从而怠焉，是未明夫熟与未熟之论耳。老氏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倚伏之几，谁其尸之？惟君子率性而行，不杂以伪，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此《感应篇》之本旨也。观是书者，无徒知之，宜允蹈之。嘉熙戊戌夏至易隐太初子（应辰）谨跋。

纪述灵验

昔峨眉令奉议郎王湘，绍兴辛巳岁，因观此篇，焚香誓行数十件事，后气疾昏闷殊绝，更衣而卧，男女环泣。觉身在半空，闻哭声微如蜂蝇。少顷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应篇》，真乐善者，且速放还。已而遂苏。

遂宁府周旆，因获此篇，日逐观阅，又好与人演说。绍兴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经日还魂，谓妻曰：有人追去阴司，见庭下皆立篮缕人，各有力士执州府旗号管押，旆被驱立本州旗下。顾盼左右，半是乡里饿死者，心甚恐怖。俄顷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间画星官像，呼旆喻曰：“汝本在饥馑籍中，今以汝钦奉《太上感应篇》，为人演说，汝虽欲行，未及一二，然闻而回心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证仙果者，皆因汝之功。今一概追至，已改注寿禄籍讫，放还之后，坚固善心，可证大道，不复来此。”旆既出，忽一吏戒曰：“汝还阳间，更宜将《感应篇》广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难，天下受持，天下丰治。传受之士，功业不浅，非但脱水火盗贼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嗣，添注寿禄。广而充之，可造神仙。”旆因省，敬录其事以警世人。噫，即此知彼二人福兴一念而报应已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开导，引接未来，积之以渐，持之以久，则天地鬼神森列昭布，岂无助于冥冥之中哉？台州仙居县城西王竺有次男王净，年四岁，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时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带出闲嬉，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语言。至二十六日戌时身死，竺情切，发心命工刊《太上感应篇》印施，欲求亡男王净魂魄再投母胎人为儿子，果蒙感应。妻黄四九娘已卯春有妊，至前三月二十八日夜，梦到黄岩县定光观黄篆普度大会，附荐所同亡男王净共轿归家。梦觉，胎妊微动，至十月十八日申时生长男子，舍在东岳行宫，取名师回。至乙酉年，妻复有孕，得病甚笃。四月二十八日命工上此篇板，即有报应，次日下手刊行，病则继痊。（此段报应，乃邑士施秉文得之于妻弟郑时俊，见居严屿。）

新都杨道机字明夫，云：吾乡友人学谕宋子止，一日尝与子言曰：庆元改元夏六月十二日早，有云游道人以久病死于所居之壁后，至晚忽引首相视，若有言者，因询之，曰：贫道死，良久而苏，略有怪事，愿听其说。贫道姓张，天彭人也，家以酒业破荡，遂慕道流，落于嘉眉黎雅间，口传《太上感应篇》，缘化以充旦暮。至雅安，有一茶肆，日供斋馔，令贫道念诵此经，虽为至诚转诵，然止能诵其半，而未究全篇，每以为愧。数日前，以病故卧于此，适早困绝，初夜之时，见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宪司。方入门，见饥饿者无数。又过一门，有一大庭，见庭下旗帜罗列，枪戟满前，有一人坐于厅上，遂引至前。问曰：“尔在生之日诵《太上感应篇》，何故止诵其半？”贫道竟不敢答。又曰：汝虽有过，而亦有功，令还人间，更受辛苦百日。吏遂引出，谓曰：汝以诵经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还，若到人间，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诵念此经，即可免汝之罪。言讫而觉。又泣而告曰：贫道所见如是，恨此身秽恶，不能化人，乞为作一方便，以《太上感应篇》普劝念诵，一以愿奉道之人消灾集福，一以少赎贫道不诵全篇之罪。益知《太上感应篇》其为冥司取重如此，虽诵而不全，其报应尚尔，况知有《太上感应篇》而略不念诵奉行者乎？

简州进士王巽，于开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笃，为阴府所摄。比至一山，楼宇壮丽，金钉朱门，金字大书曰：东岳府。内则廊庑清肃，阶陛峻严，有青衣道士数辈，如以职役于下。仰视殿左，一碑高可丈余，乃金书一《太上感应篇》，诵读敬礼而出。复经从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报司。方竦然而身已至于庭矣。人亦众聚，有紫缚者，有从容者，半可面识，似各以善恶照对所拘，不相存问。俄闻呼巽姓名，曰：太上圣训，汝既面睹，切宜钦奉，从此当持杀戒。闻之释然，其疾顿愈。

黄岩县郭进士杨琛，因睹刊《感应篇》，遂占助一版。甲午春梦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

三甲第十七名。意谓应在科举，次日刊局发版样请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版。丁酉春，版将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于持诵，庶几由诵而觉，由觉而行。进士沈球因内子项氏有娠多病，发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版至门，项氏即产不移时刻，母子俱庆，且无少艰。至若真大圭竭诚募刊是篇，继获嗣续，及凡能至诚助刊者，亦多获嘉应。今不敢隐其感应之实，姑述其略，用劝善男信女恪意受持，正真在我，则自应于彼矣。

太上感应篇卷之一

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传曰：一念未起，则方寸湛然，有同太虚，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及一念才起，趣向不同，善恶既殊，祸福即异，此太上所以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处，即祸福之门，篇中之言，皆其事也。昔卫仲达初为馆职，被摄至冥，司冥官命吏呈其善恶二录，比至则恶录盈庭而善录才如箸，小官色变，索秤称之，既而小轴乃能压起恶录，地为之动。官乃喜曰：君可出矣。仲达曰：（某）未四十，安得过恶如是之多乎。官曰：不然，但一念不正此即书之，不待其犯也。仲达曰：然则小轴中所书何事。官曰：朝廷尝大兴工役，修三山石桥，君上疏谏止之，此谏稿也。仲达曰：（某）虽言之，朝廷初不从，于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曰：朝廷虽不从，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听从，则君善力何止如是，将见乘此而立获度世矣。尚安得而摄君乎？奈何恶念太多，力已减半，不可复望。大拜后果止于吏部尚书。呜乎，仲达之恶，止是空有其念，尚至一旦损尽合作宰相之福。况本自捐薄而又多直犯者乎？于此益知一念起处，信为祸福之门也。是故赵康靖公槩尝置瓶豆二物于几案间，每一念起必随善恶以豆别之，善则投一白豆于白瓶中，恶则投一黑豆于黑瓶中，初则黑豆绝多，既而渐少，久而善恶二念都忘，瓶豆二物亦俱弃而不用，此盖消磨至于莹彻，无复可以记别者也。嗟乎，世人方寸之间，波澜万丈，尚何望如赵康靖之至于莹彻乎？将见损福如卫君也。

赞曰：

福本自求，孽由自作，同出念虑，分为善恶，吉凶感召，影响酬酢，毋待已形，所贵先觉，致力于斯，俯仰无忤。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传曰：善恶之报而以形影为言者，谓作善得善，作恶得恶，亦犹形之必有影也。昔曹彬忠诚事君，谦恭自处，不急货利，不树私恩，振乏绝，恤鳏寡，喜愠莫见，不以富贵骄人，虽帅师征讨，未尝妄杀。初破遂州，诸将皆欲屠城，公独执为不可。及伐金陵，必先焚香誓众，城下之日，无得妄杀一人。举此二端，余悉可见，前后全活可胜言哉。又如舍怨而雪昌言，自诬而救全斌，缓决新婚之吏，不伤已蛰之虫，皆盛德也。是故诸子皆贤令，玮、琮、璨继领旄钺，少子玘追封王爵，实生光献太后，以至济阴，生享王爵，于孙昌盛，近世无比。然则为善之报，岂不如影随形乎。闽中国计使薛文杰常与内枢密吴英有隙，一日闽主鏐使巫徐彦视鬼宫中，文杰因令以英将反为对，鏐信而杀英。时英久典闽兵，军士悦附，闻英冤死，无不切齿适吴人攻建州，鏐发兵救之，军既发乃逗遛不进，必欲得文杰而后行，鏐不得已以槛车械送，军士得之，齑食立尽。初文杰之为鏐造此车也，谓旧制无他苦，于是自出新意，车内皆周植铁铤，铤皆内向，使槛送者居中不得动，转动即为铤所刺，其意必有所主。无何，未及施用，至是乃身自尝之。然则为恶之报，岂不如影随形乎？

赞曰：

理有施报，出于自然，如种五谷，刈获有年，如植荆棘，久则蔓延，易称善恶，必以积言，勿以其事，责诸目前。

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

传曰：按北帝大伏魔神咒等经，下方正北有一大海，秽恶腥黑莫测边际，中有一山高十万六千里，上参碧落入风泉，名曰北都罗酆山。山近水面有一大洞，名曰阴景天宫。周回三万六千里，中有三十六狱，狱中草木皆聚自然恶毒之气，锋铤风利甚于剑戟。主此

洞者名曰太阴天君，助治四人一曰东斗斗中生炁君，二曰西斗斗中成须君，三曰南斗斗中司禁君，四曰北斗斗中司命君。此洞之外，山上别有六洞，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太阴天君外六曹也，互相关报，主执罪罚。六大洞官之下又有三小官官，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水官，专主刑名之职，最为追呼要司也。三官之下又有九令土主，即九州之主也。五岳府君二十四炁乃二十八宿之阴狱，以至河海掾吏丘陵溪洞主者，各各秉命列为属吏。夫酆都者，天地司过之都司也。九令五岳者，酆都之子司也。令狱以下所有冥曹又属令岳之子司也，分司列局因事授职千千万万，何可胜言。不闻岳司近又置举意司乎，其司共有五案六员判官，专主关达人之事始，即人之起意处也。善恶功过纤悉皆书，既书达于更生虞公御史吕公所主之司，此司得之，又复籍为二簿，达于丰道中狱定予定夺二司。定予司则皆青莲宝座，定夺司则皆荆棘蒺藜。予夺二司亦自绍兴二十八年置，至乾通八年校。幼以善而僧纪福者，四方上有二千八百六人，以恶而将入荆棘者，四方却有八千七百六十一人。便可见其为善者少而为恶者多也。大抵荆棘之狱，端为欺诈奸邪者设，行住坐卧荆棘蒙缚，极为苦楚。呜呼，今日身被蒙缚，岂不亦犹昔日欺诈奸邪人被蒙缚乎？若夫减夺之说，则当随文引证，兹不复载。

赞曰：

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阴诛冥责，列于刀锯，依过定罪，毫发不恕，算既可夺，寿岂难注，不睹不闻，宜益戒惧。

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

传曰：《道藏·纪筭录》云：清斋一句，增算十纪，清斋一日，增算十旬。清斋者，心斋也。一经减算即为有过之人，贫耗忧患何所不有。昔奉符令钱若愚早岁补官，奸险狠愎，在处多不成任，晚益逆蹇，子女沦丧，触目无聊，因投词于龙虎山，叩头祷谢，是夕梦一神叱曰：汝奸险狠愎，夺算将尽，尚何谢为。未几果卒。栢阳尉郭鄂官不得调，奇蹇逆蹇无所不至，虽至亲密友亦渐疏斥，每倦闷间，即见二物，状如猿猱，踞踞其旁，心大恶之，祛亦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自言曰：吾乃主世之虚耗者也，君既获罪，故吾得以扰君，今数满当去，可享安矣。果如言。此皆减算则贫耗多逢忧患者也。呜呼，与其至此，孰若速自澡雪，无令至此乎？

赞曰：

人之赋寿，如木有根，随其生植，修短所存，沃以膏润，枝条苾芬，乃或戕伐，枯悴日闻，栽培倾覆，天何心云。

人皆恶之，

传曰：按《七星移度经》，阴匿暗昧伏奸藏欺不义不仁无恩无德，北斗定为大恶。人阴匿暗昧伏奸藏欺不义不仁固大恶，无恩无德亦大恶欤？大抵无德无恩则功不及人，阴匿暗昧伏奸藏欺不义不仁则害必及物，其为不善，实皆一也。今为人而至使人皆恶者，必自取也。昔丁晋公与寇莱公同在政府，天下之人识与不识，闻莱公之名则必许为忠荅，闻晋公之名则必目为奸谀。闻一善必以归莱公，未必皆莱公所为也，闻一不善必以归晋公，未必皆晋公所为也。物论如此，而鲸波之设竟如此，岂非功不及人而害多及物乎？经云：喜集则福生，怨积则祸至。信不诬矣。昔杜祁公知乾州，岁未满改知凤州，二州之民争于界上，一曰我公也，汝夺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张忠定再镇蜀，蜀中之民无不鼓舞相庆，如赤子之久失父母，知公之来必能复鞠我也。至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则二邦之民所以喜二公者，为何如。呜呼，与其怨积，孰若喜集。戒哉。

赞曰：

西子不洁，掩鼻过之，沧浪之浊，濯足是宜，美恶自取，尤人何为，巢猿螻蛄，唾逐恐迟，爱人不亲，反己可知。

刑祸随之，

传曰：太虚真人南岳赤君曰：人若遇我以祸，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气恒生于我，害气重殃自生于彼，此学道之大行也。然则刑祸随者，岂非害气重殃恒在于身乎？苟为不然，胡为所至，辄与刑祸会也。不闻卢刘之事乎？昔卢婴气质文貌皆足过人，人与之交必遭横祸。时元伯和为军司马，闻而不信，召与之饮宴，未终而节度陈少游已遣军吏缚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当有罪，婴何预焉，吾将荐而官之。及至潼关，则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刘甲者，亦如婴之为人，人与之交必及于祸，士子王建独谓不然，但人偶有灾耳，甲何预焉。甲闻大喜，急往谢之，相与谈论。久之乃退，未几建遂失火，人因日为鸛鵬，或遇诸途，无不急走远避，惟恐避之之不速也。呜呼，卢刘如此而所至辄如此，赤君之言岂不然也。

赞曰：

人之隐慝，为于无形，厌然掩覆，更窃美名，高谈理义，自诡廉清，谓可欺世，永享安荣，孰伺其后，人祸天刑。

吉庆避之，

传曰：南岳寿星告太极真人徐来勒曰：若能克意为善，自然动与福会。然则吉庆避者，岂非不能克意为善而至然乎？大抵非吉庆避之，其福德浅薄自不能与吉庆会也。昔宋太宗作端拱楼，闻董羽善画龙水，召之，使画于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谓天下绝笔。及太宗引嫔御登楼观赏，无何太子见龙大惊，立命污漫，半年工夫一旦无用。向使皇于不惊，董羽恩数岂在明日。范文正公镇鄞阳，有书生献诗甚工，自言平生未尝一饱，可谓天下之至饥者。时士夫盛习欧阳率更字，墨本直千钱，荐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备纸墨使匠打千本，俾售于京。无何震霆暴作，碑遂碎为数片，百万之钱一旦失望。向使碑不击碎，书生享用其有穷乎？于此益知吉庆避者，非吉庆避之，其福德浅薄自不能与吉庆会也。

赞曰：

淑慝以类，吉凶在人，譬如仪凤，不栖荆榛，虺蜴之窟，岂产珠珍，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气所感，当识其因。

恶星灾之，

传曰：按《十一曜大消灭神咒经》，欲界众生不修正道，不知有五行推运，十一曜照临，主其灾福，至如土火留伏，金木凌犯，罗计孛逆，日月薄蚀，乃至州县播迁，人民灾难，水火虫蝗，刀兵相犯，悉皆由也。又按《七星神咒经》，天地设位，乃建五行巡历天下，察无道之国，观不祥之人，凡处虚域之内，蠢动含生，命系于天，星辰凌犯，慧孛冲破，遂生兵灾，水旱流离，知而逃形，可全自己，逆之遇害，凶衅微生，黎民死亡，沦沉苦海。然则人之有灾，要当自省，其可但归恶于星欤？大抵恶自人为，星因灾之，非星之恶而人心自恶耳。宋景公时荧惑守心，子韦曰：祸当君可移于臣。公曰：相所以治国家也。曰：可移于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将谁君。曰：可移于岁。曰：岁饥人饿必死。子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矣。是夕荧惑退三舍。张士平知青州，忽夫妻失明，因弃官家居，日夜祷谢，一日忽有一书生踵门，曰：吾乃太白星官，五帝星君以子久志于道且祷谢勤至，遣吾下降为子疗治。既而不施一剂，惟于宅南凿开一井，取水涤之，一涤遂愈。呜呼，荧惑本主灾厄疾病，今也乃能为宋公退舍，太白本主灾怪刑律，今也乃能为士平疗眼。然则星果恶欤，惜人不知人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上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度主一日，皆二十八宿主之。呜呼，人在世间，日日节节皆属星卦主摄，为善不免予福，为恶不免予灾，是岂星之恶欤？

赞曰：

天道云远，太空冥冥，我兴视夜，瞻彼列星，荧惑退舍，善言足凭，天人相与，如影赴形，视履考祥，甘后之经。

箴尽则死。

传曰：按赤松子中诫经，人有违犯，皆被本命星辰奏闻上帝七星六律四时八风九宫五行，先令司命夺其算纪，授以祸殃。然则人有祸殃乃至死，岂偶然哉？必其作诸不善，夺算至尽，故至然也。惜人莫悟浮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弹指便过。况恶习难拔，修行者少，迷惑者多，业识茫茫，无有是处，求之日用，不免与物浮沉，荡然不反。于胶胶扰扰之场，欲其无过，其可得乎？今日以某事减若干算，明日以某事减若干算，减夺不已，会有尽时。既乏正修，又多过失，一死之后便有三恶险道历然在前，或为畜生，或为饿鬼，或堕地狱。皆未可，必不闻王咨以处官刻核而死受牛身乎，费宜以操心黠劣而死为饿鬼乎，陈堂以恃荫凌人而死堕地狱乎？此皆死有余责而沦入三恶者也，孰谓一死便了，更无余事乎？

赞曰：

纣有天命，忽焉以亡，文拘羑里，与龄益长，覆却万变，善庆恶殃，我命在我，谁云不常，彭殇寿夭，寸心自量。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

传曰：三台共有六星，每台二星，上台司命，中台司功，下台司录。上帝署为天曹，俾主生死寿夭。人有三魂，上应三台，篇言三尸上诣天曹，言人罪过即上诣三台也。若夫北斗乃紫极都曹，为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阴阳木火土金水之德象，陈北斗精应，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统御，斡旋气运，斟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禀一元之气，方得圆形为人，具足一躯，皆北斗也。主持人命，使保天年，亦北斗也。又按九真帝君九阴混合纵景万化隐天秘诀，人两眉间却入一寸号曰明堂，北斗帝君太阴九妃常处其中。又按《业报因缘经》，七星之气常结为一星在人头上，去项三尺。其人为善，则光大而明，为恶则光小而暗。又按《北斗傍通图》，七真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降，受人醮祭，察人善恶。然则三台北斗在人头上，录人罪名，夺其算纪，信不诬矣。

赞曰：人之一身，肖貌天地，反而求之，万物皆备，此心最灵，不行而至，神明所舍，动息弗离，福祈祸禳，无乃儿戏。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

传曰：三尸言人罪过，非独篇中言之，诸书亦皆言也。一云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蹶，下尸名彭蹻。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脏；下尸名血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头，能令人多思欲，好车马；一居人肠，能令人嗜饮食，好恚怒，多忘少气；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欲，喜杀害，关节搔扰，五脏踊动。每至庚申日与身中三魂上诣天曹，言人罪过。大抵三尸言过乃其职也。按经所说修真之人先当绝去。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灭。守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过也。一云寅日三尸游两手，当去两手指甲，午日三尸游两足，当去两足指甲，此名斩三尸随所在而去之。呜呼，与其百守庚申尽去指甲，孰若清心寡欲无使三尸所能恼人者，数事得以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虚志慕清虚，一日因山行为异人捧子所导至稚川仙都，稚川曰：子能绝三彭之仇乎。契虚莫悟，捧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当居人身伺察善恶，庚申之日悉录以闻。然则三尸言过，孰谓不然，内则守心，外则去甲，此修行之初法也。

赞曰：

柳子骂尸，义正词直，奋笔抗辩，出于有激，其实七情，交相蛊贼，投机乘间，肆其侵蚀，非彼巧诉，繄我逸德。

月晦之日，灶神亦然。

传曰：灶之为神，号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贱之命，过无隐露，纤悉皆言。一云灶神状如美人貌，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也），月晦日诣天曹白人罪，大者夺纪，小者夺算。一云灶有三十六神，能转祸为福，除死定生，驱逐妖邪，迁官益禄。若依时祭祷，所愿必从。祭灶有日，或以晦日清净，灶前香花酒果谢之亦吉。一云在天为五帝直符，在地为五音太岁，在

人间为五音灶君，灶中黄帝即世之司命，常将世人罪状及过恶奏闻阴阳二景，记之黑簿。呜呼，灶之为神，明察如是，职主奏告又如是。世人行事但取快一时，岂问家有灶神而恐惧修省乎？

赞曰：

祀典所录，灶其一焉，神灵栖之，是或当然，余苟无过，予亦奚言，一有不戒，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醢祭可捐。

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筭。

传曰：纪之为说，一云十二年为一纪，一云三百日为一纪。筭之为说，一云百日为一筭，一云一日为一筭。大抵三百日自不可夺，况十二年乎，一日犹不可夺，况百日乎。谨按经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筭，皆记在诸天，太上敕勒诸天诸地日月星斗天真圣人将军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飞仙三界四司岳渎官属执策把籍，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结，不辍须臾。若修善立功则便可延年，万一造罪则立见减筭。又按赵业被摄至上清校勘，所见一吏方呈押戊申生人录，其录首具人之姓字，又降行横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有功或过，皆书其下，如无亦书无，功则延年，过则减筭。与经中之言皆无以异，孰谓减筭为无耳。绍兴初，符仲信者，赤手起家，方且称意，年三十五，忽至不起，方委顿间，自言：恍然如处旷野，俄见数人遥呼，曰恩主胡为在此。相与引至一处，乃一官府。仲信因卧门侧，一吏自门引头曰，岂鼎州符仲信乎。数人曰然。吏曰此人本合饥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寿本五十有九，以不烧香睡起晚，今皆削尽。数人曰不烧香睡起晚，皆小过，何至如是。吏曰不烧香即是无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是有多淫之意，岂为小过。数人相顾大惊，曰厚德如符公尚犹以此夺尽纪筭，人其可自恣乎。呜呼，所谓过者不待出于语言，见于行事，然后谓之过。但凡念起于中，稍涉不正，即名为过，仲信之过便可见也。

赞曰：

命曰延续，可演而伸，命曰断弃，促亦有因，细行不谨，终累正真，罪大恶积，乃灭其身，惟德是辅，皇天无亲。

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

传曰：数百事者，即篇中自“非义而动”下迄“死亦及之之”说是也。欲求长生之人，先须避者，非余人不必避也。谓求长生之人则尤当谨避，必使己行净如明珠，虽纤尘微翳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为无过之人也。昔许真君行符施水治病救灾于民，最有大功，上帝犹遣其七世不祀祖先，且有贪、杀、匿三种之罪，必待特赦，然后拔宅轻举。女仙杨正见久以遇师，登真有日，上帝亦遣其少时父母贯钱输税，正见不合择取二文圆好者匿之，名曰隐藏官物，更复谪留人间一年。又如陶隐居之修《本草》，孙真人之著《千金方》，皆是主于济活，惟是中间略取虻虫水蛭之类以备药使，上帝亦遣其功虽及人，反害物命，但得尸解而已。又如紫虚元君与茅君同在清虚宫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顿落者四十七人，复上者才二人。盖为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非止被落又将考三官。然则欲求长生者，是可有纤毫微翳乎？大抵欲求长生之人，于篇中所谓数百事之说者，须得谨避也。

赞曰：

神仙可学，不死可致，博采方药，炼神养气，外诱纷然，可慕可喜，宁保此心，果无纤累，欲成仙道，先修人事。

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传曰：道之为说，见于诸书者其说甚多。然晓而易见者无若《中庸》之说之为著明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大抵性也者，道之体也；道也者，性之用也。人欲未起之前，湛然方寸，即性之天也，道之体也，于日用间能自率性不为人欲所移，即性之用也，道之体也。今日用之间，动静语默，岂非道乎。是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行而是，

是道也，行而非，非道也，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即太上所谓进退也。第人不能率性，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所以倒行逆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当进而退，当退而进也。昔赵清献公尝曰：吾昼之所为，夜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苏黄门书阴君之言曰：昼之所为夜必记之于纸，不可记者不可为也。此皆能自率性不使于进退之间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能知此者，有几人耶？

赞曰：

道则在是，明白坦夷，所谓常道，民之秉彝，试反诸心，能别是非，一念不昧，良能真知，外是求道，斯则自欺。

不履邪径，

传曰：太上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夷者平也，径者不正之路也，即吾儒所谓濬台灭明行不由径之径也。在人履践言之，即人之履践不正处也，履践不正自一念始一念起处，其可不懂。昔李退夫隐居南岳日，以不得遇师为恨，一日寻幽访深，忽闻空中有弹棋声，举头视之，则见二人坐于木杪，相对而弈。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问道间，俄有田妇出傍，不觉反顾，则二弈者已失所矣。退夫不悔，事已无及。张木为浮梁令，县有一庙极灵，能为人祸福，令至必祭以斗酒，随酌辄尽，木疑为妖。既祭，度其醉，撤席执之，果一老猿已大醉矣。将戮于市，猿俄醒曰：某死固不问，然数年所贮极为可惜，君虽至廉，然县道阙乏，不为无补。木才问处，则猿已跃身而去矣。自此百计踪迹，竟不可得。呜呼，一念才差遂至如此，所谓邪径即此便是。

赞曰：

道若六路，曾蔑多岐，跬步弗谨，溪谷险巇，视听言动，以礼自持，九思三省，犹恐失之，舍而他适，颠覆奚疑。

不欺暗室，

传曰：太上所谓不欺暗室，即《中庸》所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诗》所谓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大抵暗室者所可欺处，能不欺于可欺，真不欺也。不闻翊圣真君不欺之说乎？真君戒张守真曰：但洁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以此事君何惧之有。然则不欺为行岂细行哉。昔张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风，波涛如山，自分必死，俄见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间，则已达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涛无足虑，但复登舟，吾当遣人护子。建章竟得将命而返，于是弃官学道，遂获登真。韦行式采访西川，其侄子威侍行，有老兵名曰丁约，日侍左右，子威觉其不凡，方欲诘问，则约已求别，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审察，今果不欺，待道必矣，但尚余两尘耳。子威曰：何谓两尘。约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两尘即两劫也。呜呼，世人于青天白日之下，尚敢公然行欺，况暗室乎？是故超凡入圣常闻于古人，少见于今日也，必欲不欺，在我而已。

赞曰：

境有明暗，心无显幽，一念之举，十目已周，形诸事为，洪水横流，囊袞挹布，何必外求，不愧屋漏，心正身修。

积德累功，

传曰：德也者，日新之谓也。功也者，日用之谓也。苟能闵闵然如农夫之望岁，汲汲然如商贾之营财。今日积德，明日又积其德，今日累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谓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人不能，多至中度，不闻穿石礼树之说乎。紫虚元君曰：昔有傅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积七年，忽遇太极真人授以木钻，使之穿一盘石，戒曰石透吾当度汝。石厚五尺余，傅穿之不息，积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极真人果来度之。又南岳夫人曰：昔有一人，励志于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礼一枯树求乞长生，如是不已积二十八年，树忽生华，有汁如蜜，其人取华并汁吞之，

立获度世。呜呼，积德累功，虽不在于钻石礼树便可以见其积德累功，大抵有其志者，无不成也。

赞曰：

圣贤有顺，成已成物，仁以己任，道由性率，小善必为，细务无忽，事在悠久，效非仓卒，能办背心，断无乾没。

慈心于物。

传曰：佛告善眼曰，我今此身，地水火风，四大和合，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缘尘，亦归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然则世人胡为，而妄执此心以为心乎，况不善用而不慈乎。呜呼，此说微妙，姑置勿论，请以慈之一字言之，佛言我有四无量心，一曰慈，二曰悲，三曰喜，四曰舍。太上曰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诸圣尚尔，况于人乎？按经所说，灯烛焰上，别有一种微细众生，吞食其光，以为性命，人气一吹，随吹即死。是故诸佛戒人不得以口气吹灭灯烛。迦叶尊者，未出家时，尝令其妻压油饮牛，妻不乐曰：我不忍见此等微细众生粉骨碎身。然则诸圣所以慈其心者为如何，惟其如是，所以于一切物不遗微细，一切护念。昔宝文王敏仲，七世不杀，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决于小法华曰：以某所见，不杀不放，一切付之无心，可乎。师厉声曰：公大错，公大错，岂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无心，著几个露柱能救得世间一个苦恼众生，诸佛菩萨其说不尔，可急忏悔，无自貽戚。敏仲骇然汗洽，再发心放一百万命。其后持节，淮甸适岁饥，出按拯济舟次青河，忽闻汹汹声如数百人争闹，疑是饥民，遣人迹之，了无所见，心忽自悟，于是策杖循河而行，则见数十妇女濯笊岸侧，汹汹之声正出笊中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数十斛，亲为诵经持咒，投之中流，既而复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可谓多矣，万一感恩来为眷属，岂不痴钝。是夕即梦文殊现身其前，慰谕之曰：我于往世亦曾生蜾蜭中来，但坚汝心，无自疑沮。敏仲至此始大信异，因著一书以示劝戒。王涣宣和年间，大病濒死，忽梦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已及万命，自合延寿，我今传汝一方，可急买茯苓黄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剂，饵之无不愈者。涣如戒修合一剂，果愈。孰谓诸圣于一切物，不遗微细一切护念之说为不然乎？大抵慈为万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

赞曰：

万物同体，均受于天，乐生畏死，此性则然，忍肆其暴，刳割烹煎，肖翘蠕动，皆在所怜，视物犹己，仁术乃全。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

忠孝，

传曰：东卿司命曰：有萧邈之才，绝众之望，养其浩然，不营富贵。或至贞至廉，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衣，纷华不能散其正气，万乘不能激其名操。或先世有功，流逮后嗣，易世炼化，改氏更生，此皆有应仙格，当登仙品。然必多历年，所始得渐进，至于至忠至孝，则今日谢世明日便当补为地下主者，复从地下主者，便当进补仙阶。大抵忠也者，人臣之大节；孝也者，人子之本事。使为臣而皆不忠，则为君者复何望于臣；为子而皆不孝，则为父者复何望于子。如此则君臣之分，父子之伦，一切丧矣。人不禽兽如，必夷狄如也。惜其不知忠孝乃超度之本，得获度世，莫此为速。不闻吕公海兰公期之事乎？昔吕公海为御史中丞，正色直言，倾动朝野，一日独坐，恍见一青衣授以一丹曰：此清凉丹也，上帝非久南游炎州，命予纠正群仙，彼州大热，故先以此赐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

下咽未几果捐馆。时朱明复初登第，在湘江见公跨一玉角鹿，左右皆青衣小童，吏兵数百，前后呵拥，明复迎揖曰：君其已仙乎。公曰：吾此行侍上帝南游，不及数曲，乃口占一诗曰：功行偶然书玉阙，衣冠无限葬尘埃。我今从帝为司纠，更遣何人直柏台，言讫不见。兰期家世孝悌，聚口百余，上下和睦，略无间言，一夕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吾乃斗中孝悌王也。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草木为之生；孝至于人，王道为之成。子能孝悌吾所以亲眎于子，既得见吾，得道必矣。后果如言。然则至忠至孝，其于度世，岂不捷疾。呜呼，忠孝者，既如此，则不忠不孝者，当如何哉？

赞曰：

非忠无君，非孝无亲，舍是二者，兽而不人，庄周放荡，命义是遵，释氏空寂，报恩犹勤，戴天履地，孰逃其身。

友悌，

传曰：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司命使者以父子兄弟夫妇为三纲。本之与纲，字殊而义一，若弃本舍纲，伦何以立。大抵能践其实，则上下相安而不渝，苟尚其文则悔吝易生而必淡。昔姚栖云家不甚富，惟仰给农桑，生三岁其父为其兄无子，代之远戍，遂死于边。栖云既丧，迎魂以葬，庐于墓侧，终身号慕。县令苏彻捐俸买田并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浑瑊列状以闻，有诏褒赏，旌表门闾，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爱敬。始自栖云，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数百，历三百余年无一人异词，经五代离乱，子孙保守坟墓，不相离散。又有张诚者亦田家也，累世同居，聚口一百七十有余，内外和睦，略无间言，衣服之类，皆无常主，每旦家长坐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职，罔不砥勤，自祖瑄至诚凡六世同居，凡二百余年，始终如一。呜呼，若二家者，真所谓实践者也。尚虚文者能如是乎。

赞曰：

父母之身，分为兄弟，一本而出，安有异体，爱其枝叶，以护根柢，史谓豆箕，诗歌棠棣，如埒如流，神相悱悌。

正己化人。

传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又曰：席不正不坐。呜呼，衣冠几席尚当使正，况行己乎？又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皆圣人行己之大法也。然则人之行己，其可不正。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处，即其心已化处，又何待区区而化之哉。昔司马温公为人正直，名闻海内，其居洛也，风俗为之一变，莫不敦尚名教，不急货利，人随贫富皆自足，后生晚辈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知。吕申公正直敢言，倾动朝野，时王安石出守常州，移书于公曰：某客京师二年，于兹疵吝，积其心胸，每不自胜。及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德人之容，使人意消。今于晦叔见之荜阳，吕公心与道潜，湛然方寸，其为崇政殿说书也，日以正心修身之说，劝导人主，每自言曰：若身修心正不假他术，而天下自化。是以所居则躁，人化闻风则薄夫敦。胡公瑗之为苏湖二州教授也，每解经至有要义，必恳切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人。然则诸君所以正己者为如何哉？以此化人，夫谁不化。

赞曰：

表正影直，源清流沚，枉己直人，万无是理，圣贤何术，举斯加彼，瑕而戮人，三军见齿，大学修身，家齐国治。

矜孤，

传曰：孤也者，未能有成，亲已蚤世，或母死而父或再娶，或父死而母再行，其者父母俱亡，藐然孤露，不幸至此，情况何堪，正今捧负提携，寝兴衣饮，主之者信存惻隐，亦必不如亲父母之情爱之为亲切也，可不矜乎。世人但知孤为可轻，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养成大器者。昔张邓公士逊方在襁褓，父母皆卒，及长安贫，读书勤苦不倦，竟能登科

致位台辅，以贤德称。此至贫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养成大器者乎？吕中丞海幼失所怙，励志为学，不妄交游，洛阳之人多不之识。及登第，人方知为吕正惠公之孙，历官言职以劲正称。此贵家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养成大器者乎？然则孤可轻乎？愚于矜孤之下不书，矜孤而辄书，此者正欲不幸，而孤者以此为法，皆知自励，右以矜孤言之，则前辈行之视以为常，初不以为奇特。查龙图家道甚贫，尝聚亲族之惇独者养之，禄赐所得随施辄尽，与人交情分切，至废弃孤露者，待之尤厚。尝有一同僚，女贫为人婢，公闻而赎之，嫁于士族，吕正惠公端与故相冯道耀帅赵文度皆乡里世旧，道子病废，公分俸给之，又荐文度之子绍宗于朝官之，非真实矜孤能如是乎。

赞曰：

方幼而孤，何怙何恃，怀抱无依，疾疾谁视，吾幼及幼，人子亦子，放麇违命，射麋泣矢，能推是心，乃合天理。

恤寡，

传曰：寡也者，方当盛年，夫忽告殒，形单影只，触目无聊，况女幼男痴，百事未举者耶。此即孟子所谓穷而无告者也，祸变如此非穷极欤？欲语谁吐，非无告欤，为其夫者，虽云死矣，冥冥之间，乌得无念。昔徐择之判北京，赵士恍自仁兴来留为干官，士恍与择之三子俱相得，无何士恍遽以病卒。择之父子为办丧事且津遣其妻子甚厚，又命小吏赵沂护送至京。沂毕事归参，忽作士恍语谢曰：士恍不善摄生，以方壮之年遽就鬼录，荷公父子周恤之恩甚至，不惟死骨得归，老母妻子皆得平达乡舍，无复流落失所之歎，区区此心不胜感激，阴君亦以此敬叹，将有以厚报君矣。中贵黄述奉诏持扇帕至彭泽迎赐北使，无何舟师王贵中路病卒，其舟乃两浙漕司官舟，贵死舟当归官，其妻泣诉曰：舟今归官，妾一家十口饿且死矣，愿得一言使贵长子得继父业，不胜感幸。述至镇江言之漕使，即日刺其子为兵付以父舟。是夕宿丹阳，明见贵操一小舟远远从烟波间来，泣具拜曰：贵虽身死，长子已得继业，一家十口不复忧矣，实荷公恩。言讫不见。呜呼，此固显显，姑置勿论。窃观寡妇人中，立志大有远过人者，不可不书。赵公槩年七岁而孤，其母励志教笃，竟能登天圣五年第三人第。初遇郊恩法当任子，公请以封其母为郡太君，宰相曰：公为学士，拟封不远。公曰：母八十有二，朝夕不可期愿，及今以为荣，许之。李公筠年三岁而孤，其母秦氏有姿色，或有诱之使嫁，母怒叱曰：夫妇义属天伦，死生命由真宰，我宁饿死，其可再嫁。于是笃意教筠，竟能登第，官至耀帅。然则寡可轻乎？愚于恤寡之下亦复书此者，正欲使一切寡妇皆知所法云。呜呼，似此之人天必报者，重乎伦也，何止子贵而已哉。

赞曰：

寡而守义，贤哲所重，折肱露筋，如节尤勇，台筑怀清，暴秦是奉，况其无告，宁不为动，谁或瞞之，不慙不竦。

敬老，

传曰：老也者，阅世之久，更事之多，袞袞年少，无限沦丧，厖眉皓首，独保康强，可不敬乎。开宝初有鄂州卢县尉许永者，诣匭进状曰：言父琮九十七，长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永身七十五，愿得一近便差遣，以就荣养。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敷奏详敏，词气不衰。太祖大加敬叹曰：卿一门如此，必有大过人者。琮曰：亦无他，但累世义聚不分耳。太祖曰：此即卿大过人处。立命赐袭衣腰带银装鞍勒一副，马一匹，御茶三十斤，杂彩三十段，与近便差遣一任，从其志也。吴元嗣亦享高寿，时圣节根括，老人惟元嗣一门有八十九十者一百以上者八人，内吴琬一名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轻健，气不少衰，询其履践，亦累世义聚不分，诏赐一官，旌表门闾，门外又筑二所义顺土台，立二株华表鹤柱，异其礼也。至尊尚尔，况余人乎。窃尝求之本朝处高位而享其高寿者，惟张退传九十一，文潞公九十二，赵康靖八十六，张文定八十五，陈文惠八十二，曾宣靖富文忠皆八十以上。又求其次，赵清献庞庄敏向文简李文正皆七十以上，已不及也。又求其次，曹武惠薛简肃王懿敏吕

文穆吕文惠寇文愍皆六十以上，又不及也。又求其次，种司谏恰六十，刘集贤恰五十，王内翰尹舍人王待制钱宣靖皆四十以上，远不及也。又如石徂徕恰四十，苏内翰三十九，赵舍人三十六，王御史三十八，此则尤可惜也。名利场中弹指便过，还有于自己分上做得些工夫者乎。如或未然，即是空来人世浪走一遭，于诸佛所谓愿我寿命长，勤行一切善愿，我福德盛，广济一切人之说，皆蹉过也。嗟乎，少年但知负才轻侮老辈，不知寿居五福之先，纵有多才不到其地，于事何益。昔杨大年与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时二公皆已老，杨方弱冠，每轻侮二公，翰大不堪，因好谓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终留与君。昂从傍摇手曰：莫与莫与。厥后大年寿止四十有九。然则老也者，欲到其地岂不难乎，可不敬乎。

赞曰：

学养三老，礼尊高年，为近于亲，家国所先，天与之寿，俾华其颠，人而弗敬，是名褻天，矧复耆德，敢不礼焉。

怀幼，

传曰：孔子曰：少者怀之。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盖幼者，年方童稚，未有识知，为之长者固当矜怜而抚恤之也，虐而视之，非人道矣。故父母有幼子，则当尽其恩勤，兄有幼弟，则当极其友爱，他人有幼者，亦当推吾恩爱之心等而视之，不宜分别彼此也。若夫吾之子弟则爱之，他人之子弟则不爱，亦非所以尽怀幼之道也。况夫幼者，位则居卑，力则孱弱，卑者易侮，弱者易凌。苟无慈爱之心，则将挟长以自肆矣，在彼者必无辩口以别是非也，必无强力以较胜负也。如痿者之被杖，无所逃避，如瘠者之受谗，不能辩明，其苦可胜道哉？甚矣，风俗之薄也。妇人之性类多忌刻，为母之德不均，爱子之心始偏，己之所生则亲之，妾之所生则薄之。其为继母者，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如闵子骞之母，冬寒衣其子以纈，而衣子骞以芦花，使之御车是也，于骞之母犹尔，其他可知。由是孤孽幼稚横罹惨毒者多矣。闻巷之人规并财产，则为尊长为兄姊者为赘婿者，乃有不慈不义凌虐其卑幼者矣。巧饰诉牒，伪立契约，囁牙保以曲证，贿吏胥以舞文，使之困苦抑塞无所赴诉，甚则阴谋诡计损伤其性命者有之。呜呼，尚忍言之哉。昔者李知本一门子孙百余，长少雍穆，阳城兄弟，孤嫠相依。前辈救荒则以收养孤幼为先，若此者足以尽怀幼之道矣。

赞曰：

尧哀孺子，聘慕婴儿，仲尼之志，少者怀之，在厥初生，淳德未漓，易致凌虐，可无保持，所以孤幼，周仁先施。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

昆虫草木，犹不可伤。

传曰：按经所说，诸类众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质，随造随成。无明为卵生，烦恼包裹为胎生，爱水浸润为湿生，歎起烦恼为化生，于此四生人复析为十二类生，于十二类生每类又各有八万四千种类差别，总而言之，则一十二类便有一百万八千之多。然则众生种类差别何其多欤，但即其日用观之，目睹珍奇便起贪想，舌味肥脆便起杀想，意攀华丽便起欲想，非独眼舌意三为然，耳鼻身三亦复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颠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后更只纷然，做主不得，腊月三十日脚忙手闹做得主乎。佛所谓十二类生一百万八千种类差别，端起乎此。昔佛在世，游化诸国，独有一国化不能从，及遣目连，倾国而至。众疑问佛，佛言此一国人于往昔世本一聚蜂，目连木一樵夫，因采薪触著树枝，群蜂惊扰争欲螫之，目连谓曰：汝等本有佛性，以恶业流转至此，今也尚有小忿欲逞毒乎，愿我早登圣果，首度汝等。是时群蜂若有所悟，领纳在心，今故见之悉皆随顺。又在瞻婆则中迦罗池畔为众说法时，有一蛤闻法欢喜，跃出池上，潜身草间，倾诚谛听，偶为一听法人拄杖刺

杀，命终之后，生忉利天为忉利主，复从忉利，日往佛所听说妙义以开悟，故证须陀洹然，则昆虫一类。虽曰：微物其为有知，与人异乎。又如草木一类，在吾儒言之，固若有生而无知，验以佛书则亦不可一概谓为无知，按《传灯录》，昔有一僧，久为梵摩净德及其子罗睺罗多受供养，以道眼未明，虚沾信施，命终之后乃于净德园中生为木菌，日充净德父子蔬食，他人欲取不复可得，然则草木一类亦一概谓为无知可乎，若曰：昆虫草木尚不可伤，人则尤不可伤也。

赞曰：

恭惟哲皇，弗践蝼蚁，濂溪之庭，卓观生意，有生有知，此性无异，吾仁所充，际天极地，不见其司，一物可弃。

宜悯人之凶，

传曰：太上言乐人之善，而首言悯人之凶。当知所谓凶者，乃凶人为不善之凶，非凶丧之凶也。大抵人之性真，上与诸圣一体无二，能自率性，则便可为圣为贤，若但任情，不免为凶为忒。是故太上书以告人，使人皆知导之以善，不然则永为凶人，不复反于善矣。太上告真武曰：一切众生竞赴善恶，轮转生死，无有穷已，汝宜普为断除邪见，察其罪福，增益功行，逐月轮定，日分游奕也，间善者以福加之，不善者以善解之。然则太上所以悯乎凶者为如何哉，昔巢州居民餐啜之外竞啖水族，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乃玉帝奏告三清，游历诸天，下观世界，予决罪福之日，其日九天采访使者，日月星宿天地百神，岳渎社庙，皆得条具以闻。一日玉帝召中天北极紫微大帝问曰：南瞻部洲吴国分野地号巢州，善恶如何。北极奏曰：此方居民实是凶恶，杀害物命不知纪极，深恐积日之久冤魂愈结，非连地扯荡为大湖不足以荡除累年残忍杀害厌触腥秽之气。玉帝曰：可。北极既退，召真武告曰：汝为三界游奕，检察善恶，岂不知巢州之民造如是恶，厌秽之气上犯玉帝胜游，日月为之无光，星辰为之失次乎，玉帝有命，尽令全城陷殒，此事属汝，可速奉行。真武曰：千里之广，未必一一皆然，若一例陷殒，恐多冤滥，容臣下降更问地祇回奏。北极曰：彼州神祇皆已奉敕迁往他所矣。真武乃大叹曰：痛哉，一物之命尚在轮回，未易出离，况此千里尽为水界，展转相害，大冤愈结，何可救拔？又复力请自差部下天罡神将再行审验，既而天罡化为火鳖，浮游溪面，先是守俸差人齎取，次及百姓亦复如是，天罡回奏真武。又请自降，于是化为一云游道人，巡街乞水，如是七日，家家腥秽，最后一家号曰焦婆，水独清静，真君诘之，婆曰：某一家三口，久厌腥秽，蔬食而已。真君曰：吾非人也，此州不远当荡为大湖，诚欲救之，已不可矣，汝宜速往他所。未几雨果暴至，洪亦随发，一州千里顷刻之间波涛如山，浩渺无际。是日真君复降，告焦婆曰：汝可使主此湖。数日婆死，其子及妇亦死，遂得为神，因名其湖曰焦，从婆姓也。然则天真所以悯人之凶者为如何，书曰：汝无忿嫉于顽。亦此意也。

赞曰：

人之凶恶，岂皆本情，见如探汤，惻怛已形，无忿于顽，书训丁宁，死丧刑辟，随填颠冥，有拯其迷，暗室之灯。

乐人之善，

传曰：吾之一字，最能成就一切行愿人，发善愿天上闻之，声如爆竹，诸佛无不护念，上真无不主持，心契故也。按《唐文粹》，昔高迈见乡之俊杰，主宝融寺经藏院长明灯，精进成就，喜而发愿，铭而颂之，已而迫于多事，斯文莫构，忽染目疾，朦胧如隔绡縠，每自叹恨，不审得罪之由，一夕梦神告曰：子于长明灯其有负乎。迈应声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颂，明日目愈。然则诸佛所以护念于善者为如何，按《启圣录》：程嗣昌常在密州见郊西镇人好食鸟雀，猎徒数辈日常打捕，或碎首穴胸于鹰鹞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于网罗罟罟之中，或被箭穿，或遭弹击，哀声悲切，所不忍闻。于是夜起露立于星斗之下，仰天告曰：某欲将家藏一切所食众生，并同七世父母因缘《戒杀图子》一本覆板印行，庶几此方皆知

改悔，今日正当真武真君下降之日，愿凭圣力俾获流通。覆毕印行，拦头彭景亦请一本，归示其妻，其妻华氏三娘一见大怒，搥破投之秽处，移时买得一鱼，操刀欲脍，鱼忽跳跃，触破其眼，血遂迸流，俄化为虫，缘绕其身，处处啼噓。方喧传间，监镇孰向恍见一神立于其前，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一大善乃兴化军程嗣昌，印施《戒杀图子》，不谓妇人华氏乃敢搥破掷之秽处，罪恶深重，即当死矣，其他不悔之人，亦当获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则上真所以主持于善者为如何？呜呼，上真与佛皆已久住，解脱乐人之善尚尔如此，况人正在苦海可不然乎？求之世间非无人也。胡文定见李文靖淡然无欲，又能济之以学，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见王所公俨然不动，加以笃学，文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节见司马温公忠厚友悌恭俭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脚踏实地八九分人也。见韩钦之论事，上前无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谓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诚难能也。又如杜正献闻人有善，喜若己出，刘集贤闻人有善，称道不已，文潞公见人善，惟恐弗及，韩忠献闻一小善，必曰：琦所不及。若数君者，非真实乐善已到于乐则恶可已之地，能如是乎。

赞曰：

人无不善，出于天性，胡为忌嫉，私心之胜，克伐怨欲，交相为病，惟其无我，此心不竞，见人之善，如月在镜。

济人之急。

传曰：诺讵罗尊者曰：若人大智慧，耿耿笼中灯，若人大福德，飘飘海上沤，若人大方便，乙乙空中雨。今也于人之急，力能济之，即所谓大方便也。如雨普润，其为及物可胜言哉。所谓急者非一而已，在疾病则以汤剂为急，在死丧则以后事为急，在饥乏则以饮食为急，在婚娉则以奁奩为急，此外又有无限不可悉陈之急，但能各随其急，方便济之，皆为济人之急也。昔许叔微少尝以登科为祷，一夕梦神告曰：汝欲登科，须凭阴德。叔微自念家贫无力，惟医乃可。于是精意方书，久乃通妙，人无高下，皆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声名益著，复梦其神授以一诗曰：药有阴功，陈楼间处，堂上呼卢，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进士第，上一名陈祖言，下一名楼材，及注阙用升甲恩如第五名授职官以归，与诗中言无一字差，此则济人之急者也。范文正知邠州，暇日载酒率僚属登楼观赏，初举觞，俄见数辈衰经往来营理丧具，公遣人问之，乃一寄居官方卒，赠殓棺槨之具皆未有。公为撤宴，厚赐恤之，此则济人死丧之急者也。范忠宣知庆州，岁大饥，饿殍满路，无粟以赈，公请发常平封桩粟麦，郡官皆不许，曰：须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奏而后发，岂能及事，即日发之。且曰：诸君但勿与，吾当自坐，此则济人饥乏之急者也。查道未第时，尝游湘汉间，假贷于人，得钱十万，途次适见故人嫁女理财甚急，即罄囊与之，略无吝色，此则济人婚娉之急者也。用心如此，乌得无报其后。许叔微竟能登第，范文正官至参政，范忠宣官至丞相，查道官至侍从，非其报欤。大抵人处世间，于人急处自当如此。

赞曰：

君子周急，非相为私，如人在阱，修细弗施，有力不用，犹已杀之，揖逊拯溺，无乃自欺，以己望人，其急可知。

救人之危。

传曰：《云笈七签》曰：能救一人之命，当延一纪之年，若所救又是善人，延寿又当倍之。然则于人之危，其可不救。所谓危者，死生之命也。昔王均乱蜀，朝廷忿，蜀再乱，命雷有终将兵平讨，意欲屠城。时蜀上范璨尚气节，范璩好读书，文鉴大师有名行，皆蜀中所素敬者，因相率从间道出迎王师，叩头告曰：蜀人懦弱，城中皆平民，其助从者特畏死耳，城下之日，愿无肆戮，锄其凶党可也。三人者皆堂堂丈夫，且陈议慷慨，忘身为物，出于至诚，有终为之改容曰：不闻长者之言，屠城必矣。由是一城之民，得脱于死，范与鉴之力也。章郇公得象之高祖，仔事闾为建州刺史，其夫人练氏有智识。仔尝出兵，二将后期，

欲斩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将后仕南唐为将，攻破建州时，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门，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旧德愿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耳，不愿独生。二将感其言，遂不屠城，练之力也。范氏今为蜀中望族，子孙蕃衍，有官者常百数人，章氏亦为建之大族，位至卿相者相踵，皆练氏后公其一也。呜呼，二家所救如此，而天之报之亦如此。此固非世常有，但于水火盗贼饥寒疾疫刑狱逼迫逆旅狼狈一切危急皆能如此。存心事体，虽不相侔，其为救危则皆一也。

赞曰：

孺子及井，怵惕皆有，器将坠地，观者举手，转危为安，起痿而走，彼难既脱，我喜亦厚，以仁存心，必无悔咎。

太上感应篇卷之四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传口：文殊问道场于维摩曰：如何是道场。维摩曰：平心是道场。赵州问道于南泉曰：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道。然则平心即道欤，道场欤。欧阳文忠修好贤乐善，常以平心为难，彭中丞思永好学不倦，常语人口：吾不为他学，自幼即学平心。然则平心果难欤，须自学欤，大抵心之为物，即体非有，随用非无，必欲平心在我而已，夫复何难，前辈以为难者，叹无人也，示后学也。世之见人得失不能如己之得失者，必不晓此，惟其不晓，是以物我常胜，罪来集身，如水归海，日成深广，尚何足以道场与道之说而告之哉。昔薛瑄身相燕国，不能平心，见人有得如己有失，见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尝荐一士举一贤有可称者，嫉之如仇，遏截使不得进，晚岁一子死于狱，余皆盲聋哑伛偻痴。时公明子皋见而怜之，因诘责曰：此皆缘汝心行不好，罪当灭门，诸子虽尔，未足以尽子之罪。瑄闻大惧，恳求救护子皋，于是以赤松子《中诫》授之，瑄誓志力行，仅全一子。所谓《中诫》果何书哉，窃尝伏读，其与此篇无以异也，大抵皆是指指出人之错用心处，其为拔罪最为有力。薛瑄敬受《中诫》而能得免灭门，周夔宣扬此篇而能得脱饿死，不有力乎？呜呼，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惟有因长为身累。今注此书正所以发明此说也。知有此书者不可不求一读，既读不可不行，信能如是，异日生死路当得大力也。

赞曰：

百篇之书，穆誓殿后，人之有技，视若己有，民不协极，未离于咎，洪范之君，锡福均受，非曰为人，待己则厚。

不彰人短，

传口：马伏波戒子孙曰：闻人有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而言，此已自尽，夫太上所谓不彰人短之说也。至于龟山先生则又为之语曰：口固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闻，此则又出于马伏波之说向上一头地也。大抵人处尘劳，不能无短，然短自其短，何与于我，在我只消一个不闻不知，则其短终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语彰之，则其短不免传播，阁望自此而减，素守自此而隳，诘此之由咎当谁执，当知好彰人短，君子有所不为，小人为之而无忌惮也。昔龟城之民，有祝期生者，为人谄薄，好彰人短，人有体相不具者，讥笑之，妍美者，嫉毁之，愚昧者，轻侮之，智能者，评品之，贫者鄙薄之，富者訾谤之，官僚则讪其阴邪，士友则发其隐由，门阀才望皆出其右，无可拟议者，则必巧求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家工商也，妻家狙佞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小过者，亦必溢词增饰以成其短，事无巨细，一切如此，乃至以无为有，以十为百，以疑似为端的，以偶然为故犯，以不得已为优为，以错误为情实。度其人可欺即面折之，众辱之，遇毁之。待他人亦如此，待亲族亦如此，平生知识无不在其贬剥中，其者曰父母为顽嚚，目兄

弟为管蔡，或教人兴讼已复和之，教人诋骂已复证之，习之既久不以为非，晚年忽病舌黄，每作必须砭刺出血数升乃已，既而复作又须刺之，一岁之间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此事与道士章齐一好嘲谑人，竟至嚼舌而死一也。然则彰人之短，是可为乎。

赞曰：

我所自立，欲为圣贤，彼亦人耳，何独不然，邂逅有过，尚可涤湔，一播其迹，终身之愆，是以掩恶，君子贵焉。

不衒己长，

传曰：老子曰，良贾深藏若虚，盛德容貌若愚。孔子曰，君子之道暗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大抵人之为人，其可略无所长，苟有所长自当如是，要在益加韬晦，善自涵养，必使日新又新，然后可以成德，苟或不然，不免轻躁衒露自呈褊浅，岂所谓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道暗然而日彰也哉。是故欧阳文忠公修长于文章，每对客论谈，则言政事而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长于政事，每对客论谈，则言文章而不及政事，此皆自晦者也。惜人不知，多至自衒。昔李泌极聪慧，年七岁已能文，尝赋《长歌行》曰：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多良图，诸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称赏，独张九龄力戒之曰：藏器于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庶几成德，况童子乎。若为歌诗，但只赏风景咏古今，勿自扬己为妙。泌若有悟，泣谢再三，从此不复自衒。向使不已，安能成德，为一代之名相乎，当知人有所长，切忌自衒。

赞曰：

三才并立，曰天地人，纲纪两间，系人一身，自贤而圣，由圣而神，顷刻满假，其德不新，颜渊如愚，端可书绅。

遏恶扬善，

传曰：遏恶扬善，在《易》谓之君子，在《篇》谓之善人。《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大有包容之象），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然则遏恶扬善即为顺夫天德，休物之命乎，天之休命果在是乎。大抵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其不善者即名为恶，我能为之遏之，使之不至自弃，复得勉而从善。人谁不贵于善，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名为善，我能为之扬之，使人皆得闻知，争相率而为善，天之休命岂不然乎？天之休命本如此，我今于物亦如此，岂非顺天休命乎。《中庸》曰：舜其大智也，与隐恶而扬善。舜尚如此，况余人乎。是故赵康靖公栻专以掩恶扬善为务，邵康节公雍乐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恶，此皆得夫遏恶扬善之说者也。惜人不知成人败人皆在一言，言之出口，其可不谨。昔寇莱公之在镇也，因生日造一山棚，为监司所奏，上大怒，玉音甚厉，谓王文正公旦曰：寇准每事必欲效朕，何也。文正曰：寇准诚贤能，但呆耳。上曰：但呆耶。遂不复问。向非文正一言，则山棚之怒安得便霁，贤能之说安得上闻乎。王文康公曙治蜀，盗无轻重皆论死，有谤其大苛，会刘焯召还，真宗问曰：凌策与王曙治蜀孰优。焯曰：凌策值岁叠，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岁敛，虑民为盗，不得不绳以法，易地则皆然也。真宗善其言。向非刘焯一言，则大苛之疑，安得遽释，皆然之语安得上闻乎。此遏恶扬善，太上所以称为善人，易所以赞为顺天休命者也。

赞曰：

善恶之念，实同一初，举抑进退，如转辘轳，遏彼扬此，系其机枢，春意所感，百蛰昭苏，易顺休命，其天心乎。

推多取少。

传曰：推多取少似主兄弟言之，大抵义属大伦，临财自当如是。苟或反是，义复何在？况财者尤贵乎义，天之察人，多在乎此。今日取多岂遂多乎，今日取少岂遂少乎。昔薛包

与兄弟析产，奴婢取其老者，田畴取其荒顿者，器物取其弊折者。徐积与二叔析产，先请二叔毕取所欲，惟余一篋图书两间弊屋，积怡然受之，略无愠色。又如魏公咸熙之略取一二种，东染世衡之但取图书，杜正献衍之尽与诸昆，杜神童淳之悉与季弟，此皆推多取少者也。至于官爵亦有推而不受者，如申积中两遇郊恩，悉推以官其二弟，徐禧恩命已下，复推以待其兄之子是也。彼锱铢必校，尺寸必争者，旋踵破败，何足以此而语之哉。

赞曰：

知雄守雌，大白若黑，不贪为宝，老氏之膏，白广狭人，岂曰盛德，意防侈大，身务俭抑，徒以财言，未尽天则。

受辱不怨，

传曰：按《涅槃经》，昔有一人赞佛为大福德，相闻者乃大怒曰：生才七日，母便命终，何者为大福德。相赞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瞋，骂亦不报，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大抵惟有福德方能如是，惟能如是乃有福德，固非局量褊浅者之所可窥。不闻本朝大福德者乎？昔吕蒙正拜参政，将入朝堂，有朝士于帘下指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若不闻，既而同列，必欲诘其姓名，蒙正坚不许曰：若一知其姓名，终身便不能忘，不如不闻也。富文忠公少时，尝有诟之者，文忠闻如不闻，或以告之，文忠曰：恐骂他。人曰：明呼公名。弼曰：天下岂无同名者。竟至不问。此固文士或亦能之，若夫武臣而亦能者诚亦可取。狄武襄为真定副帅，一日宴孙沔，有刘易者亦与座，易素疏讦，见优人以儒为戏，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至诟骂武襄不绝口，俄又掷樽俎而起，时孙沔观武襄气殊白若，不少动笑，语愈温，易归方自悔，则武襄已踵门求谢矣。王吉为添差都监，从征刘旰，吉谨愿寡语，状若无能，动辄为同列诟斥，吉不问，惟尽力王事，奋不顾身，竟能冲破贼军迁统制，非气量超越能如是乎。此皆有前程享福德处，孰谓佛语为不然乎。

赞曰：

颜子不校，随会能贱，下惠袒裼，师德唾面，称美当时，垂芳记传，心和气平，笑观物变，虚舟飘瓦，吾又何怨。

受宠若惊，

传曰：太上于宠辱章曰：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今于此篇又曰：受宠若惊。然则受宠果若惊乎？大抵福兮祸所伏，当受宠时不无盛满，万一盛满则便有无限祸事伏乎其间，一旦宠失祸必勃至，岂不果可惊乎？是故君子受之常若惊也。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知平江，即通判郑州，寻拜右正言知制诰，改集贤殿修撰，迁翰林学士，拜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加同平章事，从封泰山，祀汾阴，兼玉清昭应宫使，迎奉圣像，天书刻玉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贺，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忧惧，何可贺也。及为朝修使，自禁中乘车轺出都门，百官饯送，莫不交口称赏公之荣遇，公则不然，曰：但觉反侧不安耳，他人处此能如是乎。张忠定公咏之拜吏部侍郎也，谓所亲李叟曰：今蒙圣恩擢为天官，少宰可畏可畏，若转下而思则身不危，转上而思则恐必败，栗栗若有惧色。他人处此能如是乎？惟其如是，所以能有其宠，苟或不然，不免立取祸败。不闻卢多逊与种放之事乎。卢多逊初拜参政，服用渐侈，其父亿即愀然不乐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贵遂至如此，未知税驾之地矣。多逊不能念父之言，竟以事败。种放初为朝廷所召，声名大振，其母即患谓放曰：吾劝汝勿聚徒，无求名，今果为人知，不得安处矣。放不能念母之言，竟以名败。此皆受宠不能若惊者也。

赞曰：

栖尊青黄，乃木之灾，孤嫠衣绣，宁活草莱，轩冕所寄，外物傥来，贪荣保存，祸身之胎，夫知道者，可不惧哉。

太上感应篇卷之五

施恩不求报，

传曰：君子有心于施恩，无心于求报。苟有心于求报即是利在于报，初非为人报，未必可求而怨必先之，乌足谓之恩哉？是以不求之报常见于无心之恩。昔尚霖为巫山令，邑尉李铸最强悍，无何感疾，遽至困剧，霖怜之，因请所托，尉拭泪，以老母少女对，及卒，霖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归河东，且为嫁其女于二族，一夕梦尉如生时，拜且泣曰：公本无子，感公之恩，已为力请于帝，今得为公之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沿流而归，每遇滩险，必见尉隐约立岸上如指呼状，将抵荆渚又梦尉曰：某明日当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贮粟米为糜粥之须，因呼之曰合，名之曰颖，及长极宽厚，敏于仁，笃于孝，官至大理寺丞。宇文英迪初领黔江都狱，民有扶爱之者，常诉漕台官吏，适坐事系狱，官吏恨之，必欲文致于法，英迪为之不平，力为辩雪，竟从轻断。又三年，英迪沿檄道由南宾溯流而归，时六月忽大雨，水遂暴至，波涛如山，中流缆绝，舟人拱手坐待倾覆，俄见一小舟冉冉出没于烟波间，远来相救，既济乃扶爱之也，相顾大惊曰：吾昔日平黔之狱，初非有意于君，君今日冒险而来，亦岂知将溺者之为我，岂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与感叹者久之。呜呼，当霖之为尉也，不过曰同官当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为子之报乎，当英迪之为爱之也，不过曰断狱当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救溺之报乎，此皆无心之恩不求之报者也。向使有心则未必然也。古语云：恩虽乱施，有不期而自会，怨不可作，恐窄路之或逢，真至言也。

赞曰：

休惕惻隐，仁心自生，内交要誉，利心乃萌，仁本天理，遇物而亨，利则人欲，其未必争，毫发千里，宜谨权衡。

与人不追悔，

传曰：老子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大抵人之临财，多至吝嗇，一毛不拔者有之，与而复悔者有之。今也乃能与而不悔，非真实乐施，安能如是。福德自此而长，岂不愈有愈多乎。昔柳仲涂少时饮于酒肆，见一书生将谒魏守，求资葬其父母，仲涂问所费几何，书生以二十万对，仲涂即日归家，罄其所有，得白金百两，见钱数万以与悉之，略无吝色。范文正公赏遗其子尧夫归姑苏取麦舟，次丹阳见故人石曼卿以三丧未举不得归，尽以五百石麦舟付之，既归未及言，文正曰：见故人否。尧夫以曼卿三丧未举为对，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付之。曰：付之矣。尧夫怡然喜见于色。若二公者，是有悔乎，此固伟人宜有此举，然求之其次不为无人。比李谦者富室也，尝值岁歉，出粟千石以贷乡人，明年又歉，人无以偿，公即对众焚券曰：债已了矣，不须复偿。明年大熟，人争偿之，一无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复竭家资设粥以济，赖以全活者动以万计，死者复为瘞之，或曰：子阴德大矣。公曰：阴德犹耳鸣，已自知之，人无知者，子今已知，何足为德。李浩然者亦富室也，拯济贫困积四十余年，未尝少息。若二公者亦有悔乎，其后柳范益通显，二李孙皆登第，所谓愈有愈多，岂不然乎。

赞曰：

为德不终，古人所贱，与其诺责，宁有己怨，君子不吝，果于为善，货恶弃地，藏己则浅，随力所及，斯为方便。

所谓善人，

传曰：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常者斯可矣。然则善人者，当何修何饰而能到其地乎，曰无他但能践篇中之言，即能到其地也。篇之言曰：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兄弟当睦，夫妇当和，正己化人，慈心于物，不欺暗室，不履邪径，进退以道，积累有功，恤

寡矜孤，敬老怀幼，悯凶乐善，济急救危，不衒己长，不彰人短，遏恶扬善，取少推多，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人得人失如己得失，乃至泽被昆虫，仁及草木，所践如此，非善人欤。昔李文正公防既致政，因上元张灯，太宗命安輿迎之，坐之御榻之侧，手酌御樽，且迭果核之珍者赐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两在相位未尝有伤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归语其子曰：吾虽无奇功伟绩惊世骇俗，然未尝蔽人之善，忌人之进，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此四者自谓允蹈，今蒙圣上崇奖，对群臣前以善人君子见称。夫善人君子者，男子极善极美之称也，孔子尚云：不见吾何人而敢当之乎，汝曹当念圣上崇奖之言，吾平日所践四者之说，于君忠于亲孝，修谨自立，庶几可以无忤。其子宗谔亦能恪守先训，为一时闻人。参政李公穆之死也，上即时临丧，哭为之恸，既而顾左右曰：天不使好人为朕辅佐耶，何至夺之之早。宗谔问文正曰：从叔为事何如而能使圣上痛惜如此？公曰：参政公清简亮，恬淡寡欲，直不忤物，曲不苟合，乃至学术之该博，识量之深粹，真大雅君子矣，加之善与人交，敏于从政，是故捐馆之日，识与不识莫不交口叹惜，不然何以感致万乘之尊亲临其丧，为之长恸乎。呜呼，二公所践真可谓允蹈夫篇中所谓善人之说也，得名善人，岂为过哉。

赞曰：

乾卦六阳，元为善长，寸阴不容，纯乎天象，受天之中，在人能养，推而行之，安利勉强，阳长阴消，此心天广。

人皆敬之，

传曰：盖巨源为县令，因买罗于公厅上，手自开托，其侍婢从屏间见之，即悲曰：不意今日乃来伏事一个罗织牙郎，因求去不可留。范讽为御史中丞，有一閹吏隶台已四十余年，事二十余中丞矣，每能道丞之贤否，丞贤当声喏时，所执之杖必横，否则直，此语久矣。喧传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一日挺直，讽惊问故，则曰：比见中丞约客喻庖者，至于数四，某私意异时作相，亦复如此，每事喋喋，岂不烦碎心，实鄙之不觉挺之直也，讽愧谢者再三。呜呼，此皆举措偶失，已不为婢仆所敬，况能使人皆敬之乎？当知人皆敬者，必其真可敬也，不闻温公与刘大谏之事乎，昔温公之赴阙也，卫上见之，莫不以手加额，乃至百姓亦复遮道告曰：公无归且留相天子活百姓。时王辟之过青州道，见村民数百亦复欢呼踊跃，皆喧传曰：司马作相，吾侪大快活矣。公薨，京师之民为之罢市而吊，鬻衣以奠，四方会葬者数万人力至，岭南封州父老亦皆相率而至，炷香于顶相九百余人，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刘大谏之在宋也，人皆谓若过南京不见刘待制如到泗州不见大圣，及薨，耆老士庶乃至妇人女子田夫野獠市井小民莫不争持香剂诵佛书以哭公，门为填塞不得入，因设大炉于厅下以受其香，香价为之踊贵，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又如王沂公之在阁下，杨文公性恢谐，一时僚友无不被其押侮，至公则曰：第四厅舍人不敢奉戏。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皆以知天尽性为学，天下之重为己任，士人宗之号曰：四先生。虽诞突盗傲不可率者，亦不敢失礼于其门。富文忠公尝乘小舟过天津桥，人随观之，市中为之一空，徐孝节庐于墓侧，城中之人日往致敬，市中亦为一空，申颜特立独行，每过市肆，市人为之起，邵康节每出游，城中士夫无不倒屣而迎，此亦人皆敬者。非真可敬，能如是乎？

赞曰：

敬心之生，得于未施，林宗之巾，紫芝之眉，至于君实，走卒所知，匪求于人，人则即之，不然回纥，曷拜子仪。

天道祐之，

传曰：天道祐之之说，即《易》所谓“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说也。大抵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果有以格之，无有不为所祐也。昔刘器之既登第，不即就选，复归从学，每以漆雕开斯，未能信为戒，大为温公所知，初拜谏官，即抗疏二十有四，甄别朝臣邪正又抗疏一十有九，论章子厚小人不可用，人皆为缩颈，公则不问，及子

厚用事，公遂走竄，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窰雷化说著便怕，凡此八州，公历其七，虽盛暑畏途，亦必令所属监督，日行一程或泛海冒险，人皆谓公必死，公则安然。年八十，未尝一日病。时公贬所，有一纳粟者揣知子厚意，自求为子厚杀公，子厚即日自选人擢为本路运判，其人飞驭径至距公贬所才二十里而止，明日将有以处公，左右莫不为惧，无何夜半忽闻钟鸣，则运使者若为物击暴吐血而死矣，向使运使不死，公则必死，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戾子與者亦吉人也，其父出守巴西，迁宁蜀而卒，子與扶护而归，时秋水方壮，滟滪微露水面，而瞿唐之流尤为湍悍，天又欲雨，舟人大惧，子與因仰天大哭，一恸未终而水已退减二十余丈，既过水复如初，向使水不退减，事知如何，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当知天道祐之特在我而已耳，况忠孝者百行之冠冕乎，所谓善者此其首也。

赞曰：

天者公理，当然而然，非有好恶，孰司其权，与善辅德，助顺尚贤，惠迪之吉，动相周旋，谁祐我者，在己之天。

福祿随之，

传曰：诗曰：乐只君子，福祿申之，乐只君子，福祿晡之。此即篇中随之之说也。大抵善人君子，其吉祥恺悌足以招致福祿，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来，宜有若随之。昔富郑公以直言危论为谏官，既知制诰，宰相不悦，因荐公使不测之虏，时欧阳文忠公上书引卢杞荐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书入不报。及公使虏，一言之间，乃能使虏之君臣相与诵公之言，修好中国，不用兵者几百余年。使回，除枢密直学士，又除翰林学士，又除枢密副使，皆力辞不受。逾月，除枢密使，又辞。上必待公缀班乃坐，岂非福祿随之而然乎？此固大福大祿，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然各在其身言之，但凡有成，皆福祿也。医官甄百里者，本鄙野庸夫也，然能善用其心，病无大小，皆急赴之，一日上不像，或荐其能，一服果愈，于是宠冠诸医，出入宫禁，半年之间，金如熟薄。所积已二万余片，酒如上樽，亦常贮三千余瓶，此虽未足谓之福祿，然在甄身比之曩日，非福祿乎？当知福祿随之，亦在我而已耳。

赞曰：

颜夭陋巷，夷饿首阳，贫归原宪，刑及范滂，福祿之应，几于反常，当知数子，日月争光，此福此祿，千载明昌。

众邪远之，

传曰：众邪者，不正之类也，其类不一，故曰众邪。大抵邪正殊途，势不两立，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譬如日轮照于冰山，日固自如，冰当自释。所谓远者，求之于古，如禁咒之不能加显，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昔道士陆修静等善咒术，能咒僧衣钵及宫殿梁柱皆飞举振动，高自矜夸以为神仙辈也，时法师昙显闻之，斥曰：尔曹未遇勦敌，敢以小术自肆。遂以稠禅师袈裟置地，使咒之道流并力作法，逾时不能动，显即自取置梁间，使咒梁柱亦不能动，修静等惭缩无人色。如武三思尝买得一妾名素娥，真绝色也，每宴朝士，出以自夸，一日约狄仁杰，仁杰将至，娥遂深匿不肯出，武入呼之，则入堂奥隙中，声若属丝，曰：妾本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何敢出也。自此遂不复出。求之于今，如方公诸君是也。若方谦之者，清静自居，味道为乐者也，时所居之方多病山瘕，谦之书名与之，无不立愈，或请其方，谦之曰：尝闻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贫无财可施，但日诵法轮道德经，随喜众善慈悲靖恶，自谓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此则见名而远者也。张乖崖者始终挺然无所屈挠者也，与高士傅霖相善，一日款于近郊，夜饮剧谈时，彼方大疫，诸邻多有病者，是夕如洗，顿然皆愈，明见鬼物云云若为二公而去，此则闻声而远者也。彭公达者，淡然寡欲，廉谨不苟者也，尝知湖州，州宅素号多怪，前后守臣不获安处，及公到官乃至解去，未尝问其怪之有无，其怪亦不敢辄呈伎俩，始终帖然，殊无小挠，此则见之而远者也，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至于张玄感之任淮南漕也，则不然矣，到官之后，日为鬼物所挠，时

有一武弁善治鬼，因命治之，既至，叱曰：运使尊官，朝廷重任，尔等何鬼，辄敢干之。鬼乃大笑曰：我岂比你班行，苟且取奉，以求荐举。自此益涂糊（上鹤，下突）不可制，岂非两皆无以服之乎。

赞曰：

有道之世，其鬼不灵，清明在躬，物无遁情，无邪尔思，所存者诚，泰宇既定，迅雷不惊，是气无馁，何物敢撓。

神灵卫之。

传曰：神灵者，聪明正直者也，在处皆有之也。所敬者道德，所与者忠孝，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阴德。然则人其可无是四者乎。苟果有之，神灵无不卫也。昔韩魏公自成德移帅中山，将至沙河，前驱回白水暴至，不可前，公曰：业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济，行李未绝，而波涛如山，后骑犹有未得渡者，时徐济之民皆见公方渡时，有神龙偃截上流，水为之立浅。梅公仪尝知滑州，夜报河决，公即躬率官属，分役兵夫，夜趋河上，随处堤塞。正窘急间，明见一白须老人载一舟秸秆往来佐助，意其豪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晓，命吏请之，则白须老人不复见矣，此皆神灵卫之者也。

赞曰：

神之为道，聪明正直，洋洋在上，鉴临微侧，呵禁不祥，以奉有德，匪求于神，彼则受职，恶人反是，神所罚殛。

太上感应篇卷之六

所作必成，

传曰：世间无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无不成也。昔张仲宾之祖，本一善谋利者，但以翻然改图，笃意教子，其子仲容仲宾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于令仪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图，笃意教子，其次子杰、侄子效亦皆登第，然则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况能力行众善者乎。窦公之事便可见也。窦公禹钧者，燕山人也，初梦其祖谓曰：汝无子又不寿，曷不早修阴德以回造化。禹钧惶惧，于是内外姻娅有丧未举，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仆夫之女，得金还去失之人，苟可修德无不为者，又于所居建四十间屋，聚万卷书，延文行师儒居之师席，有志之士，听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门而贵者前后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谏议大夫，年八十无疾而卒，今为洞天真。晚得五子皆登第，仪礼部尚书，俨礼部侍郎，侃左补阙，偁参大政，偁起居郎。呜呼，欲长寿而得长寿，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真。然则，世间所作是有不成者乎。

赞曰：

求仁得仁，叔齐伯夷，孳孳为利，盗跖之归，天既与善，恶亦稔之，贪回阴狡，动遂其为，成效美恶，要终可知。

神仙可冀。

传曰：张杨闻《道藏》见一壁鱼，身有五色，烂然夺目，及开经卷，则神仙字处，蠹蚀殆尽，乃知壁鱼蠹蚀神仙字，遂能身有五色也。何讽买得一轴《道如经》，中有一物，状如发卷，规可四寸，循环无端，既而截断，则头尾两皆水出，滴可升余，遍以问人，无能知者。一日遇一得道者，举以问之，则曰：君遇此物而不能羽化，命也。此乃壁鱼，三蚀神仙字化为此物，名曰脉望。以规映星星，使立降可得还丹，复取其水服之，便得换骨。讽归取经毕读，则一轴之中神仙字处，字字果皆蚀尽，又知壁鱼三蚀神仙字，遂能化为脉望也。呜呼！一虫尚尔，况以人冀神仙，其有不可冀者也。大抵人之与仙，性真本一，第以情胜，遂失其真，一旦反真，尘情俱尽，即神仙也。况能济之以善，求之于古，如子房之忠，吴猛之孝，王

进贤之不失妇节，兰期之友于兄弟，刘翊之损己分人，赵素台之济穷恤死，许真君之行符施水，严平君之以善导人，周伯持之收瘞遗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陈安世之不杀物命，李奚子之拯济饥禽，杨敬直之闲则凝神，唐若山之性无忿恚，乃至黄万祐之鲜过，景相之酷好放生，刘平阿本一医人，吴睦本一县吏，刘妍本一妓女，鲍靓本一店家，贺生本一屠儿，丁约本一兵卒，朱豚本一劫盗，李正玄本一猎人，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求之于今，如晁公迥之为静居天主，章公文起之为司命真君，王公素之为王京侍郎，吕公晦之为上帝司纠，韩公琦之主紫府，富公弼之司昆台，王公叟之掌翊圣，铁轮金公三之为佑圣，风伯张公孝基之为嵩山主者，窦公禹钧之为洞天真入，乃至欧阳公修之主神清，王公安国之主灵芝，吕公藻之主群玉，石公延年之主芙蓉，陈公靖之判司直，田公承君之主维阳，此亦自人而得仙者也。按经云，今中元二品左洞阳宫，所总地上九皇土垒四维八极，其灵官僚属共有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众，皆是在世有功之人，受度而得进补，其职如吾乡台法何公熙，志以注《金刚经》，有补于世，死后乃得补为西岳点检历数官，此虽岳府是亦受度，孰谓神仙为不可冀乎。其间亦有欲冀而终不能冀者，非仙之不可冀也，所践未足冀乎仙也。不闻二真人之言乎，钟离曰：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仙。洞宾曰：人常以不得见吾为恨，虽日见吾而不能行吾言于事，何益。此皆叹人不能冀夫仙也。

赞曰：

神仙之说，多谓渺茫，求而不得，汉武秦皇，亦如释教，地狱天堂，天堂果有，必处忠良，地狱果有，小人之乡。

夫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传曰：天仙地仙之有差，在乎立善多寡之有异，篇中已自言之，固不在论，请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说言之。庶几已得仙者不复从坠，一向超升未得仙者不假他求，即日便到。释迦曰：仙有十种，一曰地行仙，二曰飞行仙，三曰游行仙，四曰空行仙，五曰天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道行仙，八曰照行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绝行仙。既而又曰：是等皆是不循正觉，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到处，寿千万岁，斯亦轮回，妄想颠倒，报尽却来，散入诸趣（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清圆成，名空行仙。坚固精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性圆成，名绝行仙）。钟离曰：仙有五种，一曰鬼仙，二曰人仙，三曰地仙，四曰神仙，五曰天仙。既而答大道之问，则又曰：道本无问，问本无答，万物之中最灵最贵者人也，若能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乎道，自然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其长久矣（一者不悟大道，惟务速成，正令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神识内守，一志不移，定中以出阴神，然穷其归，究竟只名清虚之鬼，不得为纯阳之仙，名曰鬼仙。二者暂于人中，得闻大道，然业重福薄，或以魔退，或僻在一偏，确守不变，绝五味者，不知有六气，忘七情者，不知有十戒，行咽漱者，笑吐纳之为错，著采摘者，指清静之为愚，好接物以夺天地之炁者，不肯休粮，好存想而采日月之精者，不肯导引，孤坐闲息者，不知有自然，屈体劳形者，不识于无为，但能延年安乐而已，名曰人仙。三者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时刻，识龙虎配坎离，辨水源清浊，分气候早晚，收真一，察二仪，别三才，分四象，列五行，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五行，九州颠倒，气传于母，液行夫妇，三田反复，烧成丹药，永镇下田，炼形住世，长生不死，名曰地仙。四者已得地仙，用功不已，超凡入圣，却反三山，名曰神仙。五者已得神仙，传道于世，于道有功，为人有行，功行满足，超居洞天，便得效职，列为仙官，若又于天地有大功，于古今有大行，从此渐进仙阶，升擢历任三十六洞天，反于八十一阳天，复从八十一阳天超入虚无自然之境，名曰天仙）。然

则释迦所谓正觉，钟离所谓大道，果何说哉？夫正觉即大道，大道即正觉也。大抵必欲识取自心，不落情解。不闻僧那之说乎。僧那曰：欲明自心，但于日用中，行住坐卧，常自审谛思察，遇色遇声未起觉观时，心何所之，是有耶是无耶，既不落有无处所，自然心珠独朗，常照世间，无一尘许间隔，刹那顷断续之相，此即正觉，即此大道也。是故吕真人既因不学炼金而得度世矣，又因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而胸次始得豁然，既得胸次豁然矣，又尝饭僧于潭之兴化。孙真人既以留意方书而得度世矣，又尝咨决于唐之宣律，既得咨决于宣律矣，又尝听宝塔品于成都之无名行僧，此即百尺竿头必欲更进一步者也。若夫立善自当然也，纵不求仙亦当然也。

赞曰：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人而行，人道乃全，积功累善，必有后先，条目严备，毫发罔愆，是乃仙道，以人合天。

若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

传曰：《孟子》曰：理也义也，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孟子所谓义理也，大抵义理在人，不可非背，苟或非背，不免追随汨没。阉茸蛆佞无所不至矣，其肯清静自居，味道为乐乎？请以一二君子言之，庶几稍知愧耻。昔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厌世浇薄，筑园圃于水南居之，凡二十余年，足迹未尝至城市。少则与张文定吕文穆游，张吕相继作相，荐之于朝，得职官不肯就。时钱文僖惟演为留守，谢绛为通判，尹洙为掌书记，欧阳修为推官，皆一时文行之士，慕其为人，一日屏骑从同谒延卿，对谈良久，延卿以陶樽果藪进，文僖爱其野逸，引满不辞，至晚，吏报中牌府吏牙甲罗列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从吏如是之多。洙指文僖曰：此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图今日肯顾野人。相与大笑，更进数杯，翌日入公辞归，延卿送出曰：某老病不能造谒，幸勿讶。文僖登车，茫然自失，如入神仙之境，既而叹曰：此人视富贵为何等事乎。此则士大夫中清静自居，味道为乐者也。杜五郎者，本田家也，亦确然有守，所居距县三十里，惟两间小屋，一其自居，一其子居之，枵然一榻，更无他物。时繁阳尉孙轸慕其为人，乘闲谒之，良久曰：某村民无能，何为见访。轸因问：何以不出。笑曰：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不出耳。又问：何以为生。曰：向居邑南，有田半顷，与兄之子共耕，兄子既娶，自度不足赡，尽以付之，因携妻子至此，适乡人有两间闲屋，因借居之，初则卖药择日以自给，及儿子长成，乡人又以三十亩田令佃耕，有余力又佣于人，自此稍足，不欲与人争利，医卜之类一切罢废。又问终日有何所为，曰：端坐而已。又问曾看经否。曰：二十年前曾看一本《净名经》，初见其议论的当，心颇爱之，今已忘却，经亦不知所在矣。对话移时，气韵潇洒，言辞精简，轸大敬叹曰：真有道之士也。自此数数访之。此则田野间清静自居，味道为乐者也。彼非义背理而无所不至者，视此得无愧乎。

赞曰：

理本法意，义为条式，原情定罪，一毫不易，铢铢戒谨，犹差于石，矧越绳矩，肆为颇僻，人而不诛，底天之辟。

以恶为能，忍作残害，

传曰：天道常与善人，尔乃以恶为能；天地之大德曰生，尔乃忍作残害。违天背地，非尔而谁？所谓能者，不自以为非也；所谓忍者，殊无恻隐也。诸恶之中，莫此为甚，残害之中，莫此为惨，地狱之设，端为是人，异时牛头阿旁之属亦岂恤尔而不加毒手乎。请以不忍之说急速救之，庶几不至，已作而不可复救。昔西域僧名觉称者，来入中国，杨文公亿一见即加礼，既而求去不可留，因命译者问之，则曰：我土全不食肉，今入中国，在处皆屠杀猪羊，悬肉市肆，甚不忍观，吾意不乐居此，暂到五台礼文殊即归矣。山谷诗有“齧牙已作小儿拳”之句，张阁一见即蹙然不乐，指为忍人，此但诗人状物初非忍者。盖阁为河内推官而通判葛繁，惟蔬食诵经，阁亦断肉，故有此语。若使世人皆能有悟，如觉公如张公，

于一切物常存不忍，愚保其必不敢以恶为能，而忍作残害也。今故首表出之，然后略叙因果。昔陆孝政欲收一聚蜂，收不可得即怒，尽以热汤沃之，死无遗者，未几，复于其地忽为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尝昼寝户上，有一燕巢三雏呢喃待哺，昂怒悉以痰藜与之，三皆胸裂而死，其后三子皆暗。金华寺有柏数株，忽生毛虫，色黄而长近二寸，蚕食枝叶，莫知纪极，寺僧秀荣恶之，悉命扫除埋瘞，或弃于柴积，其徒秀仁又取柴积晒于口中，俟虫死方以供爨。数年秀荣卒，时寺内别有一僧亦卒，既而得还，语秀仁曰：某到阴司见秀荣，荷铁枷坐烈日中，有万万毛虫缘绕嚼噬，若不可忍，秀仁闻而大惧，不数日亦发背而卒。太慈寺僧修准新开一轩，四面皆竹栏槛，上多有蚊子缘绕，修准怒，立伐其竹，尽取蚊子，弃于火中，未几忽患癰疮，头面尤甚，命医视之，医曰：此名蚊漏疮，不可疗也。未几遂卒。又如王愈，忿鵲之噪，而生断其舌，其后竟死舌疮。张霖忿蛙之鸣，而沃以热灰，其后忽为汤烂。然则人之于物，是可以恶为能，忍作残害乎，既作得无罪报乎。

赞曰：

智伯之贤，盆成之才，明推丹朱，捷称恶来，受天异禀，如木产材，用以为善，其孰御哉，以能济恶，岂不可哀。

阴贼良善，

传曰：陈平多阴谋，自知必当无后，公孙弘好阳与，其后不复显闻。大抵阴谋不免阳与，阳与便有阴谋。譬如弹丸击物，最为暗中施之，余人皆不可施之，良善则尤不可也。盖良善者，民之望也，在一国则一国重，在一乡则一乡重，其可阴贼之乎。昔李林甫未显时，在槐坛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列仙籍，纵不白日上升，亦必为二十年太平宰相，异时事权在手，切记吾言，不得妄有阴贼。林甫既贵，不复忆记，一味怙宠，多所贼害，久之复梦道士责曰：君岂忘吾言乎，今果获罪矣。于是命吏引入一处，林甫耳中惟闻萧萧风水声，既至则府署严飭，帐榻华侈，林甫复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不恶。道士笑曰：此乃鳞介所居，其间苦事，最为惨毒，君尚以为不恶，欲如何而后谓之恶乎。林甫骇然，汗洽而寤，此则以阴贼良善而将生水族者也。许文规被摄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纪而还，既出望见一门，守卫甚严，许以问吏，吏曰：此都狱也，但凡世间谗谮忠良，毁败善类，常行阴贼之人，死后无问贵贱，皆当治罪于此。此则阴贼良善而必入地狱者也。孰谓为之为无罪乎，当知明白洞达，坦然易见者近乎阳也，奸险狠愎深而难知者近乎阴也，平生宅心于阴，死而复归于阴，理之必然，亦无足怪，所谓水族所谓地狱，非阴界坎。

赞曰：

犯法舞法，冒法则均，斗杀谋杀，同于杀人，至于定罪，轻重不伦，舞设智数，谋秘鬼神，发必命中，亦中其身。

暗侮君亲。

传曰：在人臣言之，一味奸谀，肆其欺罔，暗侮也。在人子言之，空事虚文，情实不至，暗侮也。但凡为臣为子而不能尽其所以事君事亲之诚，皆暗侮也。使为臣而皆暗侮其君，为子而皆暗侮其亲，则为君为亲者尚何望于为臣为子者乎。害教叛道莫此为甚，太上所以言之。昔曹武惠彬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对君父，既归私第亦必闭阁宴居，不敢妄通宾客，五鼓才动即待漏于禁门，如此八年，虽雪霜甚寒，未尝辄易其操。王文正公旦虽在私第亦如在朝，一日归自朝中，即冠带入静室，默坐不出，家人惶恐，亟遣其弟谏之赵公安仁，安仁曰：适议事公不欲行，未决而归，必忧国家耳。彼暗侮其君者，视此得无愧乎。郭琮幼丧其父，独有母在，常怀罔极之叹，凡三十年不茹荤不饮酒，朝夕虔祷必欲为母祈寿，其母张氏果得一百四岁，耳目不衰，饮食不减。孟熙者，市井人也，日以贩卖果实养其父母，虽不知学问，而于温清定省出告反面之道皆能曲尽，其至知学问者往往不及，其父死寝苦于地，不食盐酪，哀毁过节，几至灭性，如是三年，始终如一。彼暗侮其亲者，视此得无愧乎。惟其不敢暗侮，所以曹氏王氏二家特盛，郭琮明诏褒赏，旌表门闾。孟熙因掘

地，于锄下得金，遂成富室。然则天子忠孝其报之也，曷尝爽乎？

赞曰：

恭不侮人，伪无戴尔，事父事君，恭莫大此，不用吾情，是欺而已，有既面目，为人臣子，借曰未知，神明彰矣。

太上感应篇卷之七

慢其先生，

传曰：先生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片言之悟，一字之传，皆所自也，其可慢乎。昔胡安定瑗之为先生也，如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一时知名之士，其于先生则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未尝闻其慢也。孙明复之为先生也，如石介之该通，张洵之辩博，皆鲁之尤贤而有道者，其于先生行则从，升降揖拜则执杖屨而侍，肃然其恭，亦未尝闻其慢也。又如待制彭汝砺，少尝师事嗣庐倪天隐，及官保信即迎天隐置于齐阁，执弟子之礼甚恭，天隐死，母犹未葬，明年妻亦死，又且无子，公为葬其三丧，又为嫁其女于同年。进士宋涣尚书王存少尝师事颖川陈俊，俊死无子，存为立其弟之子官之，由是俊妻得有所托，此则又能不忘先生于既死之后者也，况敢慢之于在生之日乎。其间或有慢者，特轻薄小人耳，惜其不知为先生者大有不可慢处，其开悟未达，阴德最大，克昌厥后皆未可知，王公之事便可见也。昔王先生者，家极贫，以教导村童为业，晚得一子，已八岁，不能养，舍与西寺僧为童，其僧一见，知其英物，即令就学，不惜钱帛资之。咸平中举贤良方正，其后为参政作枢密，名位烜赫，官业过人，是为王文康公曙其名也，文康之子益柔，官至龙图学士，益柔之子谨行谨言，皆至大夫，有贤德，尝与康节诸公游，然则为先生者是可慢乎。

赞曰：

父生师教，二者并言，传道授业，孰为本源，服有衰经，心丧三年，人伦所重，天道亦然，慢其所敬，恶莫大焉。

叛其所事，

传曰：僚属之于长吏，卒伍之于部辖，仆妾之于主翁，皆所事也。所谓叛者不待真敢叛之，然后谓之叛也。但凡缓急非所倚，利害不相恤，即为叛也。请以一二仆卒言之，庶几出于仆卒之上者，稍知愧耻。昔仆夫赵延嗣事舍人王邻几为仆夫，邻几知制诰，不逾年而父子俱卒，家素贫，无以为养，延嗣义不舍去，竭力养其三女，凡十许年，未尝识女之面，及三女长成，即诣京访舍人之旧宋翰林白杨、侍郎徽之，放声大哭，具道所以，二公惊谢曰：汝之所为，吾侪不及，于是合金迎三女归京，择良配嫁之，著得名士，时徂徕先生石守道特为传之，以激世之不能笃于义者。王逵初事屯田郎中李县为仆夫，后应募为兵，以选入捧日军，适县父子坐事系御史台狱，平生亲旧无一人敢询问者，独逵日守台门供其饮食，如是四十余日未尝少怠，及狱具，贬为南恩州驾，从者皆辞去，独逵送之，县忽感恚自尽，逵为经理后事，哭之如亲父子，见者无不堕泪，洎事毕方敢舍去。时司马温公亦为传之，以戒世之薄乎义者。然则世之受知于人，临利害而辄相弃背者，曾不若赵延嗣王逵之为仆卒也。

赞曰：

君师长治，及其受恩，皆曰所事，分有常尊，情义攸托，施于子孙，奴仆报主，犬马恋轩，我思婴口，作于九原。

逛诸无识，

传曰：《楞严》云：兹惑无识，疑误众生，死后便当堕人无间。然则逛之为罪，岂为轻哉。昔亳州太清宫有一道人，气貌甚扬，每携一小炉于老君殿下煅药，而卖众方集，必指

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师也。众颇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药。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炉出，飞入其身，须臾焰发，五体烘烧，众皆以水沃之，沃不能灭，号呼跳跃，不胜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状，视之则已死矣。时杨克勤闻之于验尸官甚的。张怀素者亦伟然其人也，自言道术通神，飞走之属皆能呼遣至。言孔子诛少正卯时，彼正在旁谏其太早。又言汉楚成皋之战，彼正登高观战。奸如蔡卞尚犹惑之，每对客言及必极口称叹，惟忠肃陈瓘不信，其后事败抵罪，名士多被污蔑，惟忠肃独免罗织。然则诬诸无识，其掇祸终可免乎。大抵诬妄之人，但知贪财不复畏罪，为僧人则挟谈空而诬，为方士则挟丹药为诬，为师巫则挟鬼神而诬，为医卜则各挟其术而诬。安知诬妄为罪，非独掇祸又当堕大地狱乎。

赞曰：

笑烈于怒，志惨于兵，侮玩给惑，殆非人情，渊鱼可跃，沅鸟易惊，矧我同类，万物之灵，以诬为巧，掩耳盗铃。

谤诸同学，

传曰：人伦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居于其一，然则朋友之道岂为轻乎，况诸同学，平日相处于视席之间，雍容笑语，非不亲厚，其可妄起嫉心而辄加毁谤乎。昔郭尚书贇初作赋即有声，时同学李勉深忌其能，潜加毁谤，由是贇连上不中选，其后竟先登第。及再知贡举，而勉方以明经充选，诏下之日，勉大悔而归，贇闻之亟命亲厚者召还，俾复就选，遂得中第。然则郭之所长终可掩乎，今复赖之得无愧乎？惜其不知前辈同学，未尝不相亲厚也。昔韩亿少与李若谷同学，又尝同途赴试，共有一被一毡，每出谒则互为仆从。是年李先登第受许州长社簿。将之官，李自为其妻控骡，韩从后为负一笼，既至界所，惟余八百见钱，中分为二，一哭而别。明年韩亦登第，后皆官至参政，世为婚姻，有相谤乎。又如赵安仁少尝与宋元兴同学，元兴蚤世裔嗣衰替，安仁既贵，屡以清俸济之，又为训其诸子。手写《周易》《论语》《老子》《孝经》，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此则尤能不忘同学于既死之后者也。彼不忠厚者，乌足以语此哉。

赞曰：

仪秦交臂，败于倾覆，涓腴肾忌，丧身刖足，相观而善，道盛仁熟，借使非才，石可攻玉，须友以成，干禄百福。

虚诬诈伪，

传曰：虚也者，漫浪不根也。诬也者，妄有污蔑也。诈也者，诡计百出也。伪也者，矫饰过情也。离而言之，则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诚也。大抵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入之道也。今乃舍诚而习为虚诬诈伪，即是戾天之道而失人之道也。既戾天道又失人道，不入三恶其将何归。是故药山曰：欲识饿鬼道者，即今之多虚少实，令人不信者是（药山曰：你欲识地狱道，只今镬汤煎煮者是。欲识饿鬼道，即今多虚少实、不令人信者是。欲识畜生道，见今不识仁义、不辨亲疏者是。岂须披毛戴角、斩截倒悬？欲识人天，即今洗尽威仪、持瓶挈钵者是也。云云）。夫多虚少实，在虚诬诈伪中特四之一耳，其从坠之速尚至如此，况兼其四而皆犯之乎。从坠之说姑置勿论，且以一二诚实之士言之，庶几皆知自克。昔李及为监司，既替登对，神宗问曰：麦价几何。及曰：臣于职事无不尽公，独不知麦价耳。他日欲得一官为诸路按察，宰执屡荐其人，终不能当上意。一日上自言曰：向时不知麦价者为谁。宰执问故，上曰：朕欲周知四方利病，须忠诚信实人方可委任，如麦价不知有甚，撰一个不得。于是召及，遂蒙信用。王隐者本皇城司一健步也，时河决大发，丁夫随处筑塞，上遣数辈健步往来侦视，先有两辈至，言决流已塞，水复故道。俄而隐至，其言亦然。既而又曰：初来时，颇觉津流未断，恐尚烦圣虑。上怒构之，少顷报至，则水势暴猛，复冲坏大捷横注数郡矣。上因召隐慰谕，立迁小校，自是补拟校列，多蒙超擢。及东宫择亲卫指挥使，已得刘谦，尚阙一名，上曰：王隐诚实可用，即已补之，其后位至侍卫步军都指挥

使，保宁军节度使，得任子恩，前后凡一十七人。然则二公诚实，岂不愈于虚诬诈伪而速入恶趣者乎。

赞曰：

不诚无物，命之曰虚，言不可复，其实也诬，伪则夺真，诈反近愚，以此行己，谁食其余，骨肉猜阻，况于国都。

攻讦宗亲。

传曰：《礼》曰：亲亲则诸父昆弟无怨。所谓亲亲者，各亲其亲也。身既列为族属，上复同乎祖先，其可不相亲乎，求之前辈，无若范文正公言之最为切当也。文正曰：吾之宗族居于吴中者甚多，在吾固有亲疏，在祖先视之则均为子孙，无亲疏也，且祖先以来积德凡百余年，至吾身而后发。今为大官，若或独享富贵，不复少恤宗亲，异日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今日亦何颜以入家庙乎，是故恩例俸赐必以均及宗亲，又于姑苏近郊买良田四十顷为义庄，以养群从之贫者，且择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入，每人日给米一升，岁给缣一匹，乃至嫁娶丧葬皆有赠给，其子纯仁尤能克绍，其志惟守廉俭，俸禄所得尽以广义庄前后任，子之恩必先及疏属，身歿之日勿子五孙尚有未官者。如公父子其于亲亲之说可谓允蹈者也。又如彭尚书思永，其抚宗族有恩，张康节公升常分俸以及九族，赵夫又世开尝捐金以贖族人之贫不及葬者，吾恭安公存尝收恤族人之孤嫠者，为之珠娶，此亦能亲亲者也，既能亲亲何自而有攻讦之失乎。所谓攻讦者，即今之彼我必争，丝毫必校，或相忿嫉，或相倾夺皆是也，不待如何然后谓之攻讦也，戒哉。

赞曰：

己恶当攻，待人必恕，以许为直，圣人所恶，于厚者薄，尤可愧惧，根本平时，视若行路，不务睦苏，彝伦攸斁。

虚静天师颂：

人之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爆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人之有罪，情不可恕，彼自伏法，我独何预，加以愤疾，是曰迁怒，判死投笔，见者始悟，哀矜庶狱，王政所务。

太上感应篇卷之八

刚强不仁，

传曰：孔子以刚为近仁，太上以刚为不仁。圣人之言岂相戾哉？孔子所取之刚乃刚毅之刚，确然不夺乎内，君子之刚也，有杀身以成仁，故曰：近仁。又曰：桡也欲焉得刚。太上所戒之刚乃刚强之刚，忿然常见乎外，小人之刚也。凌人暴物，焉得仁哉，故以不仁。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坚强者，死之徒。大抵刚强之刚不能自戒，则便有不仁之失在乎其间，太上所以断而书曰不仁也。昔桓范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初到徐州与郡守徐岐争屋，便欲引节斩岐，岐奏于朝，范以理屈坐免。及知冀州时，吕昭才为镇北将军，冀属镇北，范以昭才仕进出其后，意轻之，语其妻曰：吾宁能三公长跪，不能为吕子展屈。妻曰：君在徐州便欲引节斩岐，人皆谓君难为作下，今到冀州又不欲为吕子展屈，人必谓君难为作上。范忿其言，以刀环撞其腹，妻堕胎死。强梁如此，非不仁乎。包孝肃内刚不屈，僚属有所关白，多面折之，至于所言中理亦未尝不怡然而改，由是人皆服其刚而不愎，此即刚毅之刚，与刚强之刚有所不同。而太上、孔子言之所以亦有异也。窃尝论之，纵非刚强之刚而用刚不已，亦不保其无失。杨文公亿以文章独步，帝颇爱之，竟以刚不容物，谮之者众，帝眷遂衰。王内翰禹偁亦以文章独步，帝有意于用之，亦以刚不容物，沮之者众，命竟不下。然则用刚不已，岂不有累子身乎？二公尚尔，况余人乎。

赞曰：

刚非克刚，暴而无亲，强非自强，必多上人，是谓凶德，又焉得仁，善念斯绝，何恶不臻，釐尔多福，枯木难春。

狼戾自用，

传曰：狼戾自用，按如佛说，譬之恶马，言难调也。难调如马，当为无等人乎。是故太上于《法轮经》尝以不自用故彰勉人，今于此篇又以狼戾自用为戒，而吾夫子亦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如此者灾及其身。三教圣人言皆如此，其可不戒。大抵狼戾自用者，则吾友知识必不亲近，性命道德必不喜闻，日用之间一切拗强，能无失乎。惜其不知从善如流，君子所践其可自用，况狼戾乎。昔李文正公昉每自言曰：周显德末，吾为翰林学士，丁太夫人忧起复充职时，礼部侍郎窦俨尝责吾曰：夫鱼袋之取，事君夙夜，匪懈之义，以黄金为饰者亦身之华也，子居太夫人忧，恩诏抑夺不当有金玉之饰。吾遽谢不敏，自是每志于心，曰：夫为人子者丧礼，固非预习，然三年之制，苟不中礼，非惟有亏名教，亦何面目处身于播绅之列乎？于此益知窦君之言真长者也。正叔先生过范尧夫治所，谓尧夫曰：闻旧帅死，公始代之，数日便设筵张乐宴犒军将，有之乎？曰：有之。先生曰：当初只合打散，使知所以不给财食者，旧帅亡也。尧夫面热汗洽愧集于中，明日追送先生于界上曰：非先生远出，不闻此言。贤矣哉，二公临事从善如此，是宜名振当时而泽流后裔也。狼戾自用者，是可望乎？

赞曰：

仲虺有方，自用则小，善必难迁，狂不可矫，吝心封闭，私眉胶扰，愎谏陵物，恶积衅兆，灾及其身，乃其自召。

是非不当，

传曰：《庄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此则超出于是非之外，视是非固若无是非也。苟或尚与世接，不免事有是非，一是一非皆计利害，在一国则计一国之利害，在一家则计一家之利害，孰谓不然乎。是故荀子曰：是是非非之谓智，非是是非之谓愚。愚之为言，犹言不顾利害而妄有非是是非也。败人之事不为愚乎，惜其不知处心平正。不敢妄有非是是非，即日便当度世。不闻尹邹之事乎？昔尹师鲁与人谈论是是非非无所隐避，不为苟止亦不苟随，惟务穷尽道理乃已，临终之日先以手书别文正，文正驰至，则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恸，公复张目曰：已与公别，何用复来，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言讫复揖而逝，向非平日是是非非无所隐避，死生之际能如此乎。邹宿为内殿崇班，正直无二，是是非非未尝妄发，至于背义贪残恣杀物命皆所不作，竟为真武真君收录，署之部下。庆历初，任郑州监酒，忽风雹大作，下一无盖铜棺，公即端简入卧其中，不刹那顷，复下一盖自与棺合，震霆一声，则其棺已在半空，冉冉向北而去矣。今为北极寿限司判官，每岁一次随真武真君下降，勘算世人善恶功过，较量寿限长短。向非平日是是非非不敢妄发，真武真君其肯以此重职而轻付之乎？二君如此而超度如此，彼非是是非非者，当如何哉？

赞曰：

谁毁谁誉，三代直道，是非之公，如辩白皂，小智既凿，臧否颠倒，丑正朋邪，跼廉夷盗，天鉴不迷，出日杲杲。

向背乖宜，

传曰：向也者，趋向之谓也。背也者，违背之义也。当向而背，当背而向，即太上所谓乖宜也。乖宜之事君子有所不为，面小人为之而无忌惮也。昔王资政存议论平恕，无所向背，志有所守，确不可夺，温公尝称之曰：并驰万马中而能驻足者，其惟王存乎。是以始自束发至于老耄，历事五朝，所持一心，屡更变故，所守一道。刘忠肃尝论助役十害在位者，责其向背，下司农寺，诘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政令如此，获罪固已自分，然助役终为天下害，愿陛下勿

忘臣言。人皆为公缩头，公则不问。若二公者，其于向背有乖宜乎？至于李师中吴孝宗之流便不然矣。李师中平日议论与荆公大不合，及荆公权盛，师中复欲合之，于舒州作一亭，榜曰：传岩以荆公。曾倅舒而又始封舒也。吴孝宗初对策，力抵熙宁新法，及荆公得君，孝宗复为十卷巷议以上荆公，言闾巷之间皆言新法之善，荆公鄙之。乖宜如此，为君子耶，为小人耶。

赞曰：

事得其宜，此之谓义，见理必明，用心勿贰，从违既决，祸福顿异，毋远仁贤，毋近邪伪，惟顺人道，斯合天意。

虐下取功，

传曰：烛遇暗则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则成载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当自立，固无待乎取也。苟有意于取之，则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间，功未必立而祸必先之矣。所谓虐取其财，虐用其力，皆为虐也。请以虐取其财言之。盖财者人所急也，不闻王咨马绛之事乎？昔王咨以强鸷处官。绍兴初，为四川都转运司干办公事，被檄榷井潼川，躬自诣井，尽令井户承认大额，合认五十斤者，必令倍认百斤，利其没官而官自煎也。未几井户皆至破败，咨亦暴卒，遂受牛身。当死之夕，其友杨使君举家皆见咨来求救，则公囊下已穿出一尾矣，明日邻家果生一牛。又有马绛者亦为干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钱，不问额之虚实，物之盈缩，一切必欲多得，稍不满意，便敢肆暴人，因呼为马刷子，言其好刷钱也。或以咨事戒之，绛曰：正令即日便生两尾亦所不问。既而疽发于背之左，数日又发于右，两疽相对宛如杖脊，深可寸余，洞见五脏，僚友省问无不惊骇，至是始自伏曰：后之刷钱者，要当以某为戒。肉烂至尽，一息方绝。又如李咨无子，陈恕兵死，林特子孙皆死非命，亦虐下也。

赞曰：

世有健吏，不畏简书，斩刈民力，以充苞苴，囊橐既溢，复献羨余，高爵易享，华屋可居，身及孙子，其终何如。

谄上希旨，

传曰：主知生死罪福之科，为之都司者，无若酆都。酆都，北帝之下惟玄滋天君，助理四君六天大魔天地水三小宫官不显姓字，其于僚属见子《真诰》者，皆世之忠直之士。求之其上，如邵公昶为南明公，吴季札为北明公是也。求之其次，如贾谊为西明都禁郎，臧洪为鬼官北斗君天门亭长是也。又求其次，如纪瞻为北天修门郎，温峤为监海开国伯是也。曷尝有谄上希旨者，得与其列乎？大抵事君贵忠，一言之谄即名不忠，不忠之臣天所必谴，何望超度。昔唐高宗将立武昭仪为后，畏大臣异议未决，一日召李勣、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等计之，遂良等皆持不可，勣独不出，志宁顾望不对，后数日帝复密以访勣，当此之时使勣能以一语谏止，在勣不失为忠，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祸，勣则不然，卒以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为对，由是帝意遂决，昭仪立，而唐之宗室歼矣。观勣之意不过私己畏祸以求自安，不知己竟不可私，祸竟不可畏，身死未几，赤族发冢祸皆及之，孰谓谄上希旨为无祸乎。又有郭崇韬者亦坐此也，崇韬既居显位，自见功高，心怀反侧，于是白帝欲立刘后，意在自固，不知人心难知，易至反背，其后杀崇韬者乃刘后也。然则谄上希旨者是为可乎，为之得无祸乎？

赞曰：

谄上迎合，希旨开先，所谓逢君，罪莫大焉，主意未决，或可变迁，一语从臾，恶力遂坚，丧身亡国，毋宁怨天。

受恩不感。

传曰：按《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种谷，种虽因地，非雨不生，洎至谷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又按《智度论》云：受恩不感，甚于畜生。尝读柳文见一则事，益知受

恩不感，畜生有所不忍为者，为人而不及于畜生，岂不甚于畜生乎？昔荐福寺有一鹤栖于浮屠之上，冬之夕，必取鸟之可以盈握者不杀，而左右转易以暖其爪掌，及旦复完而纵之，既纵必极目远观，鸟东没则西飞，西没则东飞，意不欲复相见而再攫之也。呜呼，鹤之为物，但知攫物决裂而食，今于一夕暖爪掌之鸟乃能如是，彼受恩不感者岂不畜生所不为乎？惜乎不知感恩之人最为近道，非感恩便为近道，即其感恩则其平日履践从可见矣。宣和中士夫有徐文中者，尝游东都，所役兵偶为车辄斃，不能行，遇一道人傅以少药，步履如初。兵大感激，遍游天下访求其人，少致谢悃。一日复遇诸途，哭泣拜谢，道人曰：吾施恩于人者多矣，未尝有一人得如子者。于是授以秘诀，兵遂得道，文中闻之，诣兵问道，兵曰：清静是道，简易为上。文中顿若有省，竟亦得道。孰谓无有感恩而能得道乎，世之如兵者有几人乎？

贊曰：

世有忍人，甚于豺虎，藉其卵翼，报以斨斧，人道斯绝，无君无父，翳桑卫盾，漆身没像，负恩报恩，施者勿顾。

念怨不休。

传曰：《德山示众》云：毫厘系念，三途业因，瞥尔情生，万劫羁锁。此但念念在法，为累，尚尔，况念怨之念，念念不休者乎。当知念怨不休，最能令人自缚，永劫不得解脱，沦入三途，其速如箭。不闻《忏法》所谓“若无怨怼，无有恶道”之说乎。谨按经云：怨习交嫌，发于衔恨，是人命终，未舍暖触。以前便有飞石投枋匣贮车槛瓮盛囊扑等事现于其前，此即念怨不休，死当堕入地狱者也。又云：贪恨为罪，是人罪毕，得出地狱，遇虫成形名蛊毒鬼，此即念怨不休，又当堕入鬼趣者也。又云：虫蛊之鬼，蛊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此即念怨不休，又当堕入畜趣者也。佛语无诳，孰谓为不然乎？其间又有已堕三恶而念尚不休者，如冀州之盗，既以劫盗而死堕地狱矣。尚以郡守张冀法外杀之，为念念而不休必欲追冀到狱是也。如毗婆论所载之鬼，既以积罪而死堕鬼趣矣，尚以女子于五百世前曾一杀之，为念念而不休，竟至复断女子之命是也。如杨褒厩中之骡，既以恶业而死堕畜趣矣，尚以得道王鹤旧尝与之有怨，为念念而不休，竟至蹄杀王鹤是也。然则怨之一字，岂不最能令人自缚永劫不得解脱乎？不闻第三十祖璨大师之言乎，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向璨致敬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璨曰：谁缚汝。信曰：无人缚。璨曰：既无人缚，何用更求解脱。信于言下有悟，遂得解脱，使璨此言广行流布，则不休必休，不解脱必解脱矣。

贊曰：

夷齐不怨，志于求仁，礼人不答，孟子反身，情恕理遣，无物不春，邵克记笑，暴骨交邻，一念芥蒂，万恶之因。

太上感應篇卷之九

轻蔑天民，

传曰：轻蔑天民，此特刻核之辈，旋踵及祸固无足道。请以一二爱民君子言之，庶几皆知则效。昔韩忠献公琦初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拯济饥民，所活者一百九十余万，及镇河北，适河决，岁又大饥，公复多方措划，赈济安辑，所活者又七百余万。富文忠公镇清社，适河决，八州之民乞入京东，公劝民出粟得十余万斛，随处贮之以济殍者，且括公私闲舍得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麦熟，各计地里，远近受粮使归，所活者五十余万。滕章敏元发知郢州，适淮南京东饥，公葺城外废营一千二百余间以处流民，所活者五万。李允则知潭州，适岁饥，公请发廩赈而后奏，运司不许，公曰：须奏后发，安能及事。于是请以家财为质发之，所活者五万。陈文惠尧佐知寿州，适岁饥，公曰：与其令率，孰若

身先。于是自出己钱以济贫民，吏民争出为助，所活者数万。王懿敏素知太原，适汾河大溢，水灌平晋，将灌州城，公急备舟，明日水至，民得无恐，且劝大姓出粟赈济，所活者十万。胡文恭宿为杨子尉，适大水，民多漂溺，公出私钱雇舟以济，已溺而复活者数千。曾中书巩知洪州，适大疫，公自州及县乃至市镇亭传皆贮汤剂以待病者，兵民有病而无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之，所活者数千。苏文忠轼知杭州，适大疫，公出私橐作汤剂，遣吏挟医分坊救疗，兼作病坊以处病者，所活者数千。轻蔑者处此能如是乎，惜其不知居民之上自当如是。

赞曰：

父天母地，气均体同，宗子家相，下及百工，相为鞠育，以裨化功，岂纵其上，挤民困穷，匪民之戕，自戕其躬。

、扰乱国政，

传曰：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陆象先曰：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大抵治贵行其无事，况政者所以正民也。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为便，其可妄意改变以从己说乎。若从己说未必有便于民，适所以自取扰乱。激昂喜事之言，其可尽信？昔杜祁公经抚关中，布衣有张洞者，髯髯黑面青衣布裘，持一诗代刺为谒曰：昨夜云中羽檄来，按兵谁解扫尘埃，长安有客面如铁，为报君王早筑台。及补以一官，寻以赃败。韩魏公镇陕右，布衣有姚嗣宗者，上书论事，且献崆峒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渭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及补以官，无异冗吏。吕许公在朝，布衣有雷简夫者，以荐召对，其气可以吞敌，及敷奏亦复详敏，朝廷便欲大用，许公坚持不可。累官至三司判官，与嗣宗为人无异。江少虞守吉州，布衣有李戒者上书论事，且言少学仁义之道，不在颜回下，又言三皇不圣，惟孔子圣，孟轲以下皆不足道。韩子华知成都，亦复以此说进，子华惑之，及与荆公同判三司，即荐其人，未及引用发狂而卒。然则激昂喜事之言，其可信乎。是以赵韩王为相，每有新进喜事之人投进利害文字，一切不顾。季简穆为相，凡封事建议务更张喜事激昂摇鼓掉阖浮薄新进之徒，一切屏去。当时皆称二公为相得体。乡使轻信，岂不易致扰乱乎？

赞曰：

政者正也，容私则偏，贪夫殉财，夸者喜权，理为势夺，法以情迁，赏罚易置，纪纲弃捐，害于而国，尔身曷全。

赏及非义，

传曰：昌黎曰：行而宜之之谓义。大抵义之为言，犹言宜也。非义者，不宜及而及之之谓也。不宜及而及之，君子其肯为乎。景德中，北虏寇边，河朔郡县屡罹其毒，主兵之将为自安，计莫肯少挫其锋。时李居正以小官催征税于一镇，忿其凶犷，鸠集市人，召募丁壮，奋力击之，因深入其穴，夺所掠妇人老幼，各还其家。在位者因壮其勇，终无一人肯议其赏，惟张忠定咏密以闻奏。奏至，上大喜，立为居正迁数官，召为阁门祗候，居正承恩罔知所自，或以忠定告居正，急往见之，见终不获，因厚赂阍者俾传人榜子，忠定竟不出，但批纸尾曰：公临财廉，临阵勇，临事勤，临民仁，加之谨畏，此报国之大效也，所谢近私，不及相见。居正得之愈于一见，捧玩佩服弗离子身，居正及赏可谓义矣。史吉为延州指挥使，康定中，夏虏寇延州，永平寨主与监押，皆欲引兵匿深山，俟虏去始归。吉率所部数百人遮城门，立于马前曰：寨主监押欲何之。二人以实告，吉曰：如此，兵则完矣。如城中百姓刍粮何，往还之迹何可掩？异日为有司所劾，吉为指挥使不免子斩，愿先斩于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从！二人恟惧，引辔而返，虏忽围城，吉复率众拒守，数日虏去，寨主监押皆以完城迁一官，二人及赏，非非义乎。呜呼，吉虽身不及赏，其后官至团练，使三子皆受命，一女嫁郭达为郡夫人。是尤愈于二人，非义一官之赏也。

赞曰：

不义而贵，垂戒孔圣，不义而侯，光武失政，赏盗劝奸，国何以令，爵及恶德，是

褒天命，所以冢宰，诏王八柄。

刑及无辜。

传曰：刑也者，所以惩恶也。无其恶而辄刑及之，即太上所谓无辜也。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无辜吁天，天不闻乎？蔡州百姓有钱举者，诬其弟为异姓，匿家财二十余万，不与均分，前后官吏皆受举钱，不公其断，惟干证人朱惜姐始终一词，无所阿顺，及许州通判徐沂被差就蔡州置狱根勘，沂复失于鹵莽，为推司杨仲和转弄，反将朱惜姐勘断臀杖十三，沂自此即每事磨勘不行，闻天庆观有道士裴君叟者善章奏，自备香信就观连设三醮以祈景贶，君叟初伏地投词即如鼾睡，明日始龙起曰：某到天门，见北极大帝带领佑圣院善恶都判。真武真君人奏通判在蔡州不合，枉断干证人朱惜姐臀杖十三事，且怒目指挥曰：徐沂心词只留在此，恐金篆照问，汝奏对有差不得还矣，某遂急回，事有之矣。沂曰：有之。言讫，汗洽不胜摧沮，未几果卒。又有士子杨之奇者，晨出探榜，其妻在家，亦僦骡往水门迓其父母，无何中路逢一醉人，罗织殴击，僦者潜遁，无人解劝，遂至官。时温仲舒判开封，但见醉者面有爪痕，不问曲直，一例决遣。妇人大恚不食者已累日矣，其夫亦下第，从外归，见妻被杖，不胜其忿，诣府申说，仲舒不听，于是夫妻赴水而死。是夕仲舒即梦城隍司责曰：子太鹵莽，妄决良人，吾已关报东岳及奏闻上帝，祸将至矣。明日上知，仲舒以下皆罢职，又有幽冥之遣，当如何哉。

赞曰：

过小则赦，罪疑惟轻，圣人之意，刑期无刑，矧是无辜，而弗哀矜，狂狴所及，排根引绳，冤滥充斥，可不痛惩。

杀人取财，

传曰：劫盗迫人于险，医家乘人之危，其为杀人，同是为财，罪皆一也。请以医家言之，庶几病者不遭毒手。不恤缓急，妄索事分，杀人也。不问有无，必欲多得，杀人也。懒惰睡眠，轻视人命，杀人也。辨察不明，用药差互，杀人也。见不即治，俄至增剧，杀人也。有此五失挟术行医，其于杀人甚于挺刃，挺刃之下不当要害，尚有可活，一瓿之下五脏俱坏，是有活乎？昔颜畿以病就医，遂至殒命，既而复苏，气思微细，死生不分，十有三年。陈景仁妻张氏亦有微疾，医者误投血隔之药，遂至不起，既死之后，阴府不收，魂神荡越散游无定，所至辄为界分土地驱逐，不胜其苦，一日因景仁出郊，适与相值，遂得合为一体。自此景仁即恍惚如狂，独歌独语，时其父尹京适中使秦中立过治所，中立素事真武，因为奏闻北极，蒙真武真君怜其天横，即日度令受生，更不经从阴府，孰谓医者不杀人乎？惜其不知医之为术，升坠最速。昔薄拘罗尊者，于往世施一河梨勒果，救一病僧，以是因缘于九十劫中常生，人天未尝有病，其最后身值佛出家，证阿罗汉果，于五百众中，独为上首。王叟以针刺为生，不计钱数，所理多效，一日告众曰：吾明年夏初不可留矣。及期果去，所居之地，香气不绝者累月。刘炆亦行医，虽劳不倦，所疗亦多效，及死葬之日但空棺耳。此皆医家能善用心而立获度世者。本朝丁逢吉善医，其子度第二人及第，至观文殿大学士。张仲和善用其张仲景法治伤寒，其后二子奇兆皆相继及第。张行甫亦行医，子孙典大邦作提转者，今已数世。此亦医家能善用心而克昌厥后者也。信相菩萨至一地狱，见一罪人热铁灌身，铁钉钉体，稽首问何罪所致，佛言此人前世常为针师，妄施砭刺，是以此报。目莲尊者晨朝出城，见一饿鬼哭泣告曰：我之此身有类块肉，无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诸禽虫长时啖食，何罪所致？目莲曰：汝前生行医不精，其术妄投药饵，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报。蔡州神尼于惠普者，尝与客坐，有牵二牛而过堂下者，尼曰：此牛前行者是一官人坐人人罪，后行者是一医人坐误杀人。因呼其前世名字，二牛皆应，此亦医家不善用心而坠三恶者也。呜呼，善不善业备录在前，或顺或违，尔宜自择。

赞曰：

财怨之府，利争之因，积而不散，犹能祸人，杀越于货，乃欲保身，饷饷贪吏，吞

噬富民，籍没死徙，疑无苍旻。

倾人取位，

传曰：元始上帝曰：妃后臣僚隶于紫微垣中，但有品位则隶五岳四渎。大抵一官一职，各有义命，义命当有，则今日拜枢密明日作宰相，不足为难。义命若无，只做一日亦不可得，孰谓为不然乎。昔苏易简先在禁林，李沆后入，既而沆除参政，苏不悦，因上《步虚词》十篇以自见意，上即日俾参大政拜命，不数日而卒。夏侯嘉正以文词称旨，除右拾遗直史馆兼秘阁，意犹不足，曰：吾喜作文且好黄白，但得水银银钱一文，知制造，一日足矣。上闻许之，制未下而卒。李继凝有才干，为枢密直学士，因诏对太宗，许以大用，归与兄弟言之，大喜醉后，忽感风眩而卒。李巨源权中丞，太宗器之，尝而加奖，谕将有进用之意，偶以鞫狱左迁，知閤州，一日驿递堂帖促令乘传归阙，巨源启封大喜，一笑而绝。岂非义命所无，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况倾人而取之者乎。若倾入取之，又不免有一段因果。如弥德超卢多逊旋踵及祸是也。昔德超见枢密曹彬勋望隆重，帝眷甚厚，因诬以不轨，极口倾之，由是彬罢枢密，而德超拜枢密矣。不数日赵普再秉钧轴，力为辩雪，帝悟即日，远窜德超而待彬如故。卢多逊见宰相赵普位望特重，因讽王祐使为己助，悉力倾之，祐不从，乃自为计中以阴事，由是普罢相而多逊拜相矣。既而事状明白，赵普复相而多逊远窜朱崖。然则人之有位，是可倾而取乎，躁进者当以此戒。

赞曰：

工本代天，位必称德，沾沾浅夫，置命用力，徒伤雅道，无益于德，如螳窥蝉，黄雀鼓翼，天道好还，视我效则。

诛降戮服，

传曰：太上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乐之者，乐杀人也，不可得志于天下。是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杀人众多，则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况所持之器皆星宫所主，刀名大房，虚星主之，剑名失伤，角星主之，弓名曲张，氐星主之，矢名傍徨，荧惑主之，弩名远望，张星主之，戟名大将军，参星主之。然则器可乱用，人可杀乎。不闻王显之事乎？王显以使相知定州，一日有道士破冠弊褐，须若刚鬣，笑则口角至耳，自称鄆都观主，持刺为谒曰：昨上帝牒到二万蕃魂，本观未敢收入死籍，公若果于杀之，则名盖当世，夺寿十年，二者惟自择。公以为狂，叱起之。未几，契丹引兵猎梁门，适天雨大雪，虏弓皆破不可用，显记库中有弓弩材木数千，因命工连夜斫削，乘其不备，纵兵击之，蕃兵大败。明日筑京观斩首，恰二万级，方悟道士之言，已无及矣，及奏于朝，上大喜，召以枢密，显离定州才十三日而卒。呜呼，此皆合死之魂，但以果于杀之夺寿尚尔，况已降且服者乎。当知诛降戮服，诚当获罪，蔡居厚知郢州，有梁山泊劫贼五百来降，公悉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发于背，命道士设醮禳谢，因令所亲王拱代作心词。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还曰：适到阴司，主者责曰：汝为儒者，乃敢为人诡作心词，欺逛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词而已。俄见数鬼引出居厚，枷系联贯，极为枯瘠，又见二鬼持一桶血，自头浇灌，浇即大叫，左提右掣，如垂绝状，既苏复浇，既浇复绝，片时之间，如是数四，遥告拱曰：子归切便语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只是理会郢州一事。然则诛降戮服是可为乎。

赞曰：

刑典议辟，斗杀则轻，御敌斩馘，是曰应兵，事不获已，宜恕以情，乃若降服，奚俟兵刑，彼固易杀，天道神明。

贬正排贤。

传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之人才，其于遭遇亦复如是，使在位者人如伯乐，则有德量者便可作宰相，识大体者便可作护官，有方略者便可付兵权，能镇抚者便可寄方面，有风力者便可作监司，廉于财者便可主财谷，知爱民者

皆可作守令，如此则小大之职各得其人，野无遗才而百事举矣。若夫正贤之士则尤当柄用，庶几朝廷有人，中外知畏不敢妄有所窥。可贬排乎，若贬排人，即是故去，其人将逞其欲。是以乐于甄拔者，太上无不收录，而妄有贬排者，太上亦无不深谴。昔韩崇拔一袁安于书佐，位至司徒。人皆谓崇有君子之鉴，譬之昏夕夜光，袁安正贤从可见矣，崇亦以此为太上所知，立命仙官王玮玄授以泥丸紫户之法，遂得度世。今在酆都为定录府左理中监，主始学仙者。本朝谏议大夫谢泌最为知之，不妄许可，平生所荐不过数人，皆至宰相，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王旦皆其荐也，临死之日，盥沐焚香服羽衣端坐而逝，头不少鼓，非尸解乎。此即乐于甄拔而立为太上收录者也。陈后主时幸臣有司马申者，好陷害人，一日昼寝于尚书省，忽有一聚恶鸟飞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流被席，人皆指为陷害之报。周世宗时有陶穀者，亦好陷害，李崧之族诛，鱼崇谅之不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觉寺之后，墓门屡掩屡开，寺僧塞以坚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门又洞开，虽髑髅亦无矣。岂非妄有贬排而为太上深谴者乎，孰谓贬正排贤为无罪乎？赞曰：

贤人正士，体国爱民，苟用于世，大庇斯人，排贬之害，非止其身，国患莫恤，民隐孰伸，貽祸大矣，厥罪惟钧。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

凌孤逼寡，

传曰：矜孤恤寡，上文既已定为善人，凌孤逼寡今复定为罪目。然则孤可凌而寡可逼乎？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尚犹不忘念其孤寡，况未得度世者乎。昔石光祖师真定初之官，道过潭州，闻闾通院有道者姓郭，善种菜，随时新奇，供众取足，因往访之，道者素哑，及见公来则发语琅然，且以密语告公，遂致仕，沐浴安卧而逝，其道者亦复不见。是夕，上于崇政前恍见光祖乘空而来奏曰：臣本北极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副参谋官，郭道者乃北极下检法使，皆以微过谪降人间。今数满当还，念许时食禄且有少请，故特来谢。臣儿庭之未谙朝政，愿垂训诲，无令尸禄有玷父风。言讫不见。月余，潭州奏至，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陈喻言本闽州一士子，以下第久留京师，因游百梁山，忽于天寿洞被二青衣摄去，宣示玉皇金篆，引至中天北极殿下，赐以金紫衣，充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副注生死善恶寿命长短判官。一日随真君下降，忽闻哭声，俯听乃其妻也，因恳真君求通音信，真君许，令写书，取人间递角封志，差直符送下本州俸厅。既而拆不可开，召其妻至，乃开，书中具道遭遇真君本末，且再三嘱曰切在抚育诸孤，保守户门。噫嘻，此皆已得度世，系念尚尔，况未得度世者乎。所谓豕讼端起乎此，苟为不然，太上胡为列为都章，使人上章求解乎。

赞曰：

孤寡无告，文王必先，加以仁政，犹或难全，嗟我一本，兄弟颠连，必肆其虐，俾悼所天，乃如之人，后报亦然。

弃法受赂，

传曰：太上曰：曲直轻重而首以弃法受赂为言者，何哉？盖弃法必因受赂，赂一人，则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一切皆不问矣。惜其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知，弃法受赂，爵禄便当减夺。昔范鲁公质未显时，坐封丘茶肆中，手所持扇偶题“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之句，忽一怪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后数日道过一庙，庙门有一土木鬼，状貌酷类向所见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大异之。及大用，遂首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因缘为奸，周祖因诏公详定，是名刑统。孰谓鬼神不主知乎？侯鉴为江夏令，与胜缘山长老居约有旧，每乘暇必访之，访则院家必已为具。一日又至，则延待殊阙，鉴怪问之，居约曰：公每到，土地必先报曰：相公来。

此番不报,是以失于延待。鉴大惊,密谕居约,使问土地所以不报之由。是夕,居约复得梦曰:侯鉴本合作宰相,与吾有所统摄,是以常报。近为受胡氏白金六十两枉断一事,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但得作监司而已,与吾无复统称,故不复报。然则爵禄孰谓无减削乎?惜其不知不弃法者便当度世。昔王昌遇本潼川一推司,以不敢弃法受赂,竟为上帝收录,白日上升,今为保和真人。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亦以不敢弃法受赂,竟遇钟离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祸福。徽庙时尝召至赐号洞微。呜呼,存心如此,是宜上与道合,岂吏人能之而士大夫反不能乎。

赞曰:

论不受马,辟召犹记,震畏四知,乃免于累,物欲一迁,情态必异,苞苴行欤,成汤所忌,如欲守法,瓜李远避。

以直为曲,

传曰:路冲知凤翔,闻翊圣真君降言,因设醮请问立身行己之要。真君曰:尽力事君,浊财勿顾,邪事莫问,整雪刑狱,救疗人民,动合王道,自为吉人,积愆为咎,必有沉沦。然则处刑狱之任者,可不尽心而整雪乎,况敢以直为曲乎?请以一二大老言之,庶几皆知则效。昔韩魏公镇大名,魏之讼牒最多,事无巨细,公皆亲决,虽在病亦许通报,决之卧内,或以任劳过当,劝公分委僚属,公曰:两讼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在吾一言,其可轻忽。身没之后今为紫府真人。欧阳文忠时之大儒,每与客论谈不言文章而惟言政事,张舜民怪而问之,公曰:文章正以润身,政事乃可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当壮年,未厌于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皆无。因取架阁陈年公案一一披阅,其间枉直多是乖错,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教无所不有,每自叹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于是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益加勤谨,不敢少忽。迨今三十余年,出入中外忝坐三事,以此自将以人望吾,必以吾为翰墨,致身以吾自观,实是当时誓心一言之报。身歿之后,今为神清洞仙官。然则以直为曲者,身歿之后当如何哉。

赞曰:

直道而行,无偏无党,是曰善人,所当崇奖,诬以为曲,罚其可赏,善人何辜,反受其枉,既杀望之,恭显焉往。

以曲为直,

传曰:事有直而不能自直,理有曲而不自知曲,此两讼所以纷拏,待有司而后决也。为有司者,自当公心剖析片言,则曲曲直直无不冰泮,纵遇盘错亦必迎刃而解,尚安有以曲为直之失乎?彼以曲为直者,特其不能公心必因徇托也。昔益州府君刘公初为连江尉,民有争田十年不决者,郡以属公,公得其奸,立为剖决,曲直遂判,人皆谓公为神,不知公非神也,特公心尔。及去官,得直者候于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数斤,聊为长者寿。发而视之乃黄金也,公笑谢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其敢以公事受私赂乎。坚却不受,时皆伟之,其后公之二子原父、贡父,俱以文墨显名。孰谓处官公心无其报乎。又有刘安民者,本丹棱一县吏也,持心平正,素为吏民所敬,民有讼不即诣县,必先诣公,陈曲直决可否,然后行之。公亦自负受而不辞,直即直许其直曰:理直也,可行也。曲则直数其曲曰:此曲也,不应法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县之讼为之顿省,其后二子皆相继登第,长汲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湜官至承议郎,直秘阁提点梓州路刑狱,一女嫁与杨筠亦有官,迨今遂为望族。孰谓吏能公心无其报乎?大抵曲曲直直无不蒙福,而直曲曲直无不受祸也,戒哉。

赞曰:

曲则背理,为佞为邪,是曰恶人,胡可蔽遮,奖以为直,蠹国败家,恶人何幸,乃见宠嘉,德裕窜斥,非敏中耶。

入轻为重,

传曰：《书》曰：罪疑为轻。《论语》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此皆圣人恤刑之大意也。然则轻可入而使为重乎，是以君子谨之。昔王缙为两浙路提刑，每断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后行下，一日暮坐，恍见一神人云冠绛服手持数轴公案，又见一玉女长帔大袖手持一角公文立于檐间，遥告缙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一皆合情法，无有枉滥，上帝嘉汝，已为汝父延寿一纪，兼为汝倍增纪福矣，汝之二孙异日亦当皆作监司，更宜自勉。言讫而没。李龟祥亦居宪职，素称清谨，一日，暮出三井桥，忽睹十数人叫屈称冤，两两三三渐来相逼，龟祥大惧，回马驰归，陡觉委顿，召诸子戒曰：汝辈异日入仕，切不得注受狱官差遣，如吾平生自谓清谨，安知今日尚有此事，坐此郁郁，竟至不起。呜呼，二公皆一时知名之上，王公如此而李公乃如此，岂李公尚有未谨处乎，况入轻为重者乎。请为更陈一二，庶皆知戒。昔欧阳遇判大理寺，有溧阳县令余绍卿者坐事系狱，罪不当死，而遇辄坐以死归，法之日人皆冤之，自此行住坐卧即见绍卿随逐不舍，心不自安，远诣庐山九天采访使者观，设三日黄坛，解谢其事。初，夜分，已见绍卿在侧，心大恶之。明旦再投心词，方俯伏间，忽被数鬼擒捉掷之殿下，流血被体，移时而卒。李若水为淮南司理，时有劫贼五入，事败系狱，且言曾与僧人自成为党，既而五入已就戮，而僧方追出，僧言实未尝为盗，若水于此从轻可矣，而乃坚执贼语为实，夜以湿纸糊僧口鼻，压以土囊，须臾脐腹皆裂而卒。月余狱吏李能无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驱使尔。言讫而卒。明日推司刘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亦苦小腹绞痛，号呼而卒。又明日知军孙诰判官赵禹亦皆暴卒，未几若水一门死丧殆尽，无复遗类。呜呼，若水受祸可谓酷矣，自成之死，脐腹至于拆裂，不为酷乎，此必上帝震怒也。

赞曰：

法重失入，罪惧及疑，二罪并论，其恕可知，国典尚尔，法吏奚为，唐臣罗织，赤族是宜，稔祸垂臭，竟死何裨。

见杀加怒。

传曰：按《涅槃经》：死者于嶮难处无有资粮去处，悬远无有伴侣，昼夜常行，不知边际，深邃幽暗，无有灯明，入无门户，无有处所，虽无痛处，不可疗治，往无遮止，到不得脱。呜呼，人至如此，诚亦可悯，当见杀时可加怒乎。昔志公在世时，有二道人打伴而行，一人就园买瓜，园子怒曰：诸大家初未买，汝要买耶。拒而不卖，一人既往园子，乃喜卖之，且慰谕曰：汝渴热耶。既卖一瓜，又与一瓜。二人私自怪谄，以问志公，志公曰：园子五百生前坐罪赴法时，汝二人适出其旁，买得瓜者，盖尝为之不忍，故今见之而喜，买不得者，盖尝出自作自受之语，故今见之而怒。此但偶出一语，结憾尚尔，况加怒乎。王昙略尝杀一牛，牛见刀抵，突昙略怒逆刺其目，然后杀之，大抵人畜无间，当见杀时皆当方便救护，救而不获只得为助悲叹，何可加怒。

赞曰：

人之有罪，情不可恕，彼自伏法，我独何预，加以愤疾，是曰迁怒，判死投笔，见者始悟，哀矜庶狱，王政所务。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一

知过必改，

传曰：颜子不贰过，孔子称之不贰者。念起于中即念，而改不复贰于行事也。大抵过贵乎改，过而不改真为过矣。其过也，可胜言哉。是以君子一闻其过，无不速改。昔寇莱公准自少富贵，享用过奢，及拜枢密赏赉尤厚，宾客聚观莫不称叹，独一老奶潸然堕泪，公惊问故，则曰：太夫人捐馆时欲求一缣作衾缝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抚膺大恸，自此即折节从俭，不复敢奢。蔡文忠齐平生好饮，饮必至醉，时太夫人已老，心颇忧

之。一日存道先生过其治所，戒以一诗曰：圣君恩重龙头选，慈母年高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得诗大惭，自此即戒酒，非亲旧不对饮，终身未尝至醉。司马温公方五岁时，擘一青皮胡桃，擘不能脱，一婢以热汤沃脱之。既而女兄从外来，问为谁脱，公曰：某自脱。其父从旁叱曰：小子安得谩语。公自此有省，平生不敢谩语，一切待人以诚。徐节孝初见安定先生，头容稍偏，安定厉声曰：头容要直。公即悟曰：头容要直，此心其可不直。自比未尝少曲其心，或问立身行己之要，必大书“正直”二字与之。若数君者，其于道也是有知而不改者乎。

赞曰：

日月之食，其更也明，人岂无过，改必以诚，设辞饰诈，遂非匿情，过上增过，善心曷生，不吝一语，贵乎力行。

知善不为，

传曰：应世真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积一所以成亿。《易》称余庆必归积善。大抵善贵乎积，知之不可不为，为之不可不力。譬如种物初虽至微，灌溉培植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当知于日用间，诚不可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不闻元君之言乎，元君曰：人有善则心定体安，十善则气力强壮，二十善则无诸疾病，三十善则所求皆得，四十善则昌炽富乐，五十善则子孙繁息，六十善则遭厄得脱，七十善则天神护之，八十善则得地之利，九十善则尊贤显荣，一百善则宝瑞降，二百善则后代名布，三百善则后代大富，四百善则后代清贵，五百善则后代长寿，六百善则后代忠孝，七百善则后代智慧，八百善则后代道德，九百善则后代贤圣，一千善则后代神真，二千善则身为众人师圣真仙将吏，三千善则为国师圣真真仙将吏，四千善则为天下师圣真仙主统，五千善则为鬼灵师圣真仙魁帅，六千善则为神明师圣真仙卿大夫，七千善则为诸天师圣真仙公卿，八千善则为三天师圣真仙皇帝，九千善则为元始五帝君，一万善则为太上玉皇帝。是故前辈于善知无不为，为无不力。昔者丞相李昉尝语人曰：吾于《论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一句终身行之，尚不能到，即是尝力行矣。杨应之学士闻一善言必书而记，即是知无不为矣。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自言得于文正者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尽，即是未尝欺矣。刘大谏安世以敢言得名，自言得于温公者至诚二字，平生行之未尝少离，即是无不诚矣。若使人人皆如诸君，则积一成亿，夫复何难。

赞曰：

郭公善善，国何以亡，见善虽喜，用心不刚，悠悠害道，反昧否臧，是以君子，志于自强，惟日不足，汲汲皇皇。

自罪引他，

传曰：按经所说，一切世间生死相续，临命终时，未舍暖触以前，一生善恶俱时顿现。大抵临终所现境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吾之心珠，阎王业鉴即吾之心鉴，且今作一不善曷尝不往来常在胸次乎。不闻赵普一闻道士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庭美，王韶一闻刁十八丈打过贤心下得否之语，遽至发背而卒。然则自罪引他，是有益乎。昔赵业以明经中选，授巴州清化令，忽精神游荡奄然如梦，被逮入冥，初至即见妹婿贾奕在彼，心已大怖，盖尝与奕同杀一牛，至是为奕所引，欲与分罪，奕词甚辩，无以自明。俄见一鉴径可丈余，悬于空中，明见奕鼓刀，业负门有不忍之色，奕始伏，业遂得还。又有常氏美娘者，其夫楚椿卿有一妾姓马氏名春奴，椿卿爱之，常氏不胜其忿，乘椿卿出以大杖捶杀之，及椿卿死，常氏改嫁程选，将产，凡三日子不能下，方委顿间恍见马氏在前，常氏惶惧好语告曰：我当初实无意杀汝，时行杖者稍过遂尽汝命，曷不少宽我耶。马氏曰：我死实主母意，胡可妄引他人，持之愈急，竟至不起。然则自罪引他竟可免乎，既知有罪曷若勿为乎。

赞曰：

孽惟自作，戚本自贻，痛加悔艾，庶或可追，不思已过，反累人为，纵脱罪罟，上天难欺，分谤受恶，迁善之基。

壅塞方术，

传曰：所谓方术，但凡挟术以求售者皆是也。一语沮遏使不得售即壅塞也。灌口白沙村有一泰山庙，极灵，斋祭殆无虚日，一日有医卜数辈同游，道逢一人极贫，众颇轻之，其人忿然投身江中，俄顷拖出一龙，谓众人曰：汝辈各以医卜救人疾急皆是近道，此后于贫素之士，切不得辄持二心。呜呼，医卜为术而神人谓之近道，可壅塞乎。又不闻云安女龙之言乎？昔翟乾祐在世时专以考召著名，每念云安一邑而江流之险乃有一十五处，一日作法召其滩神，俾悉平之。是夕应召而至者一十四滩，独有一滩召不能至，天师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峨冠大袖，慨然进辞曰：天师禀天行化，妾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禀，观君之意不过欲便舟楫，而不知从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纵有少费不足为损。沿江小民三四百家无田可耕无桑可织，全仰为人挽负以资其生。今若尽平滩险，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于衣食为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异时获罪，不免负累，更宜裁之。天师叹曰：汝之所虑非吾所及。于是复命十四滩之神令各复其险，是夕风雨哮吼雷霆震击，明日视之一十五滩惊波涛宛然如故。以此观之，非独方术不可壅塞，但凡服力以糊口者亦皆不可壅塞也。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时，两浙饥，殍殍相枕，公以吴俗喜佛事因召诸寺主僧，谕以谷贵工贱，责令处处修造，官亦大兴工役，仓廩吏舍之类亦皆葺之，由是工技服力之徒日糊口于公私者无虑千数，一方赖之不至转徙。公之意岂亦云安神龙之意乎？

赞曰：

小道可观，第恐其泥，君子之学，亦必游艺，所谓方术，圣人不废，医卜星历，皆以济世，我独壅之，难乎免戾。

汕谤贤圣，

传曰：贤圣有三，在佛家言之，三乘中人是也，在道家言之，五种仙是也，在吾儒言之，孔孟诸君是也。立教虽各不同，心地法门则皆一也。不闻《被邪论》所谓孔子是儒童菩萨，颜子是光净菩萨，老子是摩诃迦叶之说乎。呜呼，贤圣远矣，但毁其书即汕谤之也。然佛家一书多有毁者，何哉，不过以其谈空而言之也。惜其不知如来性如虚空，虚空性是如来，具足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而住持，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者如来也。终日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而未尝真净明妙虚彻灵通者凡夫也。悦能于诸所有一切空却，必使赤洒洒露裸裸净如虚空，然后真净明妙虚彻灵通了然却现，上与如来一体无二，孰谓为不然乎。不闻庞老但欲空诸所有，不欲实诸所无之说乎。庞老前身是维摩居士，维摩前身是金粟如来，其为此言必非欺诳，然于此有悟有不悟者，特其根器人各不同也。昔杜祁公不信佛法，每对客辄嘲笑，张文定以为佞佛。医人有朱其姓者出入于二公之门，尝欲方便劝导祁公，久而未获，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读《楞严》未了不即往。既至，公大怒曰：《楞严》为何等书耶，吾但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首轴呈之，公览訖，毕索余轴，不觉遽尽十卷，乃大叹曰：果奇书也。因拉朱医同谒文定，责其不早以告，文定笑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诘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深信。又有徐铉者，亦名士也，未尝知有佛书，中主以一帙楞严授之曰：久看当见精理。旬余复表上曰：臣读之数过，如一器中倾入一器中，此绝难晓。中主哂之。呜呼，祁公一覽而遽尽十卷，徐铉逾旬而不晓一字，非根器乎。

赞曰：

人亦有言，护疾讳医，圣贤立论，切中百非，既不能行，乃肆诋讥，陈贾议旦，叔孙毁尼，言出童毁，奚其弗思。

欺凌道德。

传曰：按经所说，昔者善财童子为修菩萨，行勤求一切菩萨法遍，参五十三位大善知

识,然后得证菩提。善知识者是大导师,一语之下能令漆桶底脱,其为益也,岂为小哉?所谓道德即其人也,非独释老为。然自古知名之士,亦未尝有不因大善知识,有以磨发激励,然后光华烜赫名闻千古,如子房之于黄石翁,武侯之于庞德翁,李药师之于虬须翁,颜鲁公之于张志和,李太白之于贺知章,杜少陵之于司马子微是也。然则道德于人为无益乎,可侵袭乎?昔尹公师鲁谪官大梁,与老衲法眼禅师游,一日谓法眼曰:某近来颇以退静为得。法眼曰:盍若退静两忘,公即有省,死生之际了然不乱。节度判官朱炎久读海眼,未知趣入,一日问讲僧义江曰:此身死后,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遂能尽通一经之旨。侍郎曾开久慕禅悦,未有所契,一日谒圆悟,咨决其事,圆悟捻出云门赵州须弥山放下著两则公案示之,曾即豁然,平生疑情至此始释。欧阳文忠不信佛老,及守亳社,闻后唐山隐者许昌龄有道,延入郡斋,日与之语,每有所得,自以为喜。然则道德于人为无益乎。

赞曰:

道尊德贵,万类所宗,惟忌与怠,有谦于中,外示凌轹,盖其凡庸,以僭则逆,以傲则凶,宇宙虽广,遏惜厥躬。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二

射飞,

传曰: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气为天,浊气为地,阳精为日,阴精为月,日月之精为星辰,和气为人,傍气为兽,薄气为禽,繁气为虫,种类相因,会合生育,随其业报,各有因缘。然则人之与飞有以异乎,肇论所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非逛语也。然飞之所以与人异者,特福业不同躯壳异耳。窃尝考之,载籍诚有自人而沦入其中者,亦有自仙而游戏其中者。刘安民本一富家,以好尚虚名而道无实,至死后乃为凤凰,经六十年复得为人,于此生中勤苦修道,始得尸解,今在清华宫中。黄安世本一儒士,以志慕飞腾而心不精,至死后乃为飞鸿,经九十年复得为人,于此生中精进修行,始得上升,今在皇曾快乐天。非自人而沦入飞中者乎。辽东华表柱尝有一鹤飞集其上,人欲射之,鹤语人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载,今来归城郭。虽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唐明皇在沙苑尝射一鹤,既中又复矫翅直向西南飞去。及次年幸蜀,于明月观乃见箭在壁间,问箭所自道,众曰:去载重阳日,青城道士徐佐卿带此而来,留之而去。始知其鹤乃佐卿也。非神仙游戏其中者乎。

赞曰:

大道之世,人无杀机,乌鹊之巢,可俯而窥,机心一萌,鸱鸟高飞,鹤且有义,鸦亦称慈,人胡不仁,以弋为嬉。

逐走,

传曰:上已略陈太上之言,今当以佛语为证。佛言一切众生实本清净,因彼妄见,妄习遂生,因彼妄习,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纯想即飞,必生天上,情想均等,不飞不坠,复生人中。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人横生,重为毛群,轻为羽族。大抵七趣轮回,未入正修,有所不免,今为异类,未必不前生曾受人身,今受人身,未必不前生曾为异类。是以诸佛菩萨大道至真,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头最为可畏。不闻密婆私论阿罗汉于往昔世曾作猕猴,骄梵波提于往昔世曾受牛身乎?又不闻夫周询蔡君谟皆蛇精乎?按《东斋记》,周询知安州,一日游园中,园吏见一大蛇垂首栏上,视之乃周询假寐。君谟知福州,以疾不视事,每夕辄梦游鼓角楼上凭鼓而睡,时通判责鼓角将不打三更,对以有大蛇据鼓不得近,君谟既愈,与通判说病中所梦,正与鼓角相同。然则七趣轮回,未入正修,是可免乎。当知今之逐走者,异日未必不为走者所逐,欲免轮回不为人逐,当见逐

时要当力行救之。昔者河间王久病无生意，忽一道者自称玄俗，诣门请医，既而饵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数小蛇，病亦随愈，王惊问故，玄俗曰：此王六世余殃所致，吾非人也，为王于往世中救一母鹿，其鹿乃麟母，仁感天地，是以上帝遣吾下降为王救疗。然则见逐可不救乎？李婴李滔尝逐一鹿，解其四脚挂于树枝，先取杂脏为炙将共食之，俄有一巨人长可三丈，持一巨囊，鼓步而进，婴滔几为所及，既而毕取其炙，纳之囊中，入山而去，须臾婴滔皆暴卒。然则见走是可逐乎？

赞曰：

后稷之弃，牛羊弗践，猩猩人言，猿性柔善，有生有知，其则不远，忍充鼎鼐，甘其肥隗，虎兕可逃，人阱难免。

发蛰，

传曰：《月令》曰：仲秋之月，雷始收声，蛰虫坏户，季秋之月，蛰虫咸俯，在内皆瑾其户，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启户始出。蛰者藏也，坏者益也，益者益小其户也，瑾者涂也，尽涂其户也。一蛰一启，皆与气候相应，以成变化。然则蛰者，是可发乎。是以太上书以戒人，诸佛尤切加护。昔僧惠觉尝跨溪造一曼殊室利堂，将板筑于水际，念言方冬百虫皆蛰，不可轻伤其生。于是就溪设三昼夜道场，誓言板筑之日，一足多足乃至无足，愿垂加护，悉令远离，及期掘地及泉，乃至桥成，不见一蚁。又有宋时老者，尝以父病祷于永祚寺药师殿前，既而疾愈，备具香信欲就殿建一道场，以答灵贶。寺僧襄昭曰：此殿药师座下有一聚蜂积年既久，种类颇多，今正蛰时，恐至惊扰或多伤杀，曷若移就别殿。时老不听僧，乃预期祷于佛前曰：设斋之日，愿运神力慈悲覆护，在窠内者暂食旧蜜，无得出户，在窠外者且令安住，无得辄惊。及期，灯烛腾光铙螺聒耳，一昼二夜不见一蜂。呜呼，此虽二人愿力，实亦诸圣加护之力也。孰谓为不然乎？

赞曰：

盛德之主，泽及昆虫，板筑必时，闭藏在冬，人且塞向，坏户则同，戮行喙息，生意毕通，痒痾伸屈，在吾仁中。

惊栖，

传曰：太上戒人无得惊栖，与孔子弋不射宿之说意皆一也。大抵鸟之已栖亦犹人之已寝，忽然有惊，岂不举家惊扰。众人视之固有间，普心不二者视之则犹己也。音螺髻仙行第四禅出入，息坐一树下，兀然不动，鸟谓之木，栖其髻中，遂生数卵，螺髻禅觉知顶有卵，即自思曰：我若便起，不免鸟惊，鸟若不至，卵必尽坏。于是复入禅定，俟其雏生一一飞去，然后乃起。又有大树仙者，居旃伽河侧，栖神人定，积年之久，形如槁木，游禽栖集，遗尼拘律果于其肩上，暑往寒来垂荫合拱。一夕忽从定起，欲去其树，又恐鸟惊，于是安忍方便移之，移讫乃起，天美其德，赐号大树。此皆已证果位也。其于一物一命，普心如是，况福力浅薄者乎。惜人不知李奚子陈安世皆以不敢惊栖而能证果。李奚子本一山姬，每遇大雪，鸟无安枝，往往飞集其家，遂留不去，姬济以谷且不敢惊，上帝谓有仁心，赐令度世，今在酆都位貌特重。陈安世本权叔本家一佣力人，平生不践生虫，不杀物命，每出入见飞禽当道，必下道引避不欲惊之，亦以此故遂得上升。当知登真之人，未有不因慈心于物而能得到其地。

赞曰：

凡厥有生，各安汝止，夜以安身，人物等耳，圣人之忧，一物失理，弋不射宿，鲁论所纪，惊栖虽微，害人大矣。

填穴，

传曰：自人观之，固一穴也，自彼观之，为一穴乎，莫不自视为金房玉室邃馆琼台。不闻于禁宅南大槐树下有一聚蚁，自国其穴为大槐安乎？又不闻王沂宅后有一大檀树，萝覆其上，下有聚蚁，自国其穴为大檀萝乎？蚁之自国其穴为槐安为檀萝，亦犹蠃之自国其

穴为长鬓，燕之自国其穴为乌衣，各尊其居，物物莫不皆尔，无足深怪。然则穴可填乎，若填其穴即是屯塞其门，绝其出路，岂不覆族尽死穴中乎？按经所说者，有比丘得六神通，与一沙弥同处林野，比丘定中见其沙弥七日当死，因作方便善言谕曰：父母思汝，汝可暂归八日却来。沙弥既归，八日果来，比丘怪之，复入三昧观察其事，乃知沙弥于归路中，一蚁穴流水将入，急脱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入，以此因缘延寿一纪。宋郊宋祁兄弟同行，逢一异僧相曰：小宋当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第。后十年大宋复遇诸途，僧乃大惊曰：公丰神特异，如能活数万命者有之乎。大宋曰：某素贫，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大宋良久曰：比堂下有蚁穴，忽为暴雨所浸，某急编竹桥以度，岂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今岁当首魁，公终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献太后乃谓：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为第一，小宋为第十，然则穴可填乎。

赞曰：

鸿荒之初，其人穴处，所谓营窟，鹿豕为侣，圣人既作，上栋下宇，人兽虽殊，均乐丘土，蠢动含灵，其可失所。

覆巢，

传曰：按《太上保嗣》章，但凡嗣续衰绝，皆是往世覆巢毁卵焚山竭泽堕胎落子，犯一千六百二十条章之人。然则巢可覆乎？大抵众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所依止，其中敷乳产生，各自藏护，今覆其巢，即是夺其依止之所，产生莫遂，不绝嗣乎。谨按《本草》，人有覆鸛巢取其雏者，是年六十里内连月不雨，盖鸛能群飞激云，云散则不雨。又按内攫鸛雏才破壳即出巢外，其母防其颠坠或为日晒，必取带叶树枝周插巢畔，日常两换，叶萎则其雏已去，未萎则其雏尚在。人因覆巢，毕取其雏，孰谓巢居者为无知乎。请为更陈一二，庶皆知戒。昔温璋尹京兆置铃索于厅前，使冤诉得以速达。一日独坐，屡闻铃声，迹之无人，但有一鸦飞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雏者，既而果得其人，因为杖之。元汝之元丰中为鲁山宰，忽有鸛雀衔一草衣坠于庭下，立命物色，果煎肉者脱此草衣上树，将覆其巢取雏供卖，元亦校之。然则巢可覆乎，当覆巢之时，安知不悲鸣求救乎，第人莫晓其语，乌得《九天禽语书》而使之一观乎。（白龟年于嵩山东岩下遇李太白曰：吾与汝父乐天皆已仙矣。因出一轴素书授之曰：读此可辨九天禽语，九地兽言，更修功行，仙亦可冀。龟年如戒果得其效。一日过潞州，太守知其如此，延与之坐，适有二雀啾唧过，守曰：彼何言哉。龟年曰：彼言城西民家廩有余粟可共就食。验之果然，良久厩马仰首而嘶，守曰：彼何言哉？龟年曰：槽中料热不可食。问之亦然。）

赞曰：

昔闻羽族，巢必近人，欲远蛇鸛，惟人是亲，詎知冠屨，心甚不仁，既肉其雏，厥巢是薪，凤凰高翔，臬獍来驯。

伤胎，

传曰：胎生一类，按如佛说杂染轮回，欲颠倒故和合滋成，横竖乱想故有胎逼蒲县，人畜龙仙，其类克塞。呜呼，入畜龙仙，明是不同，佛乃列为一类何哉。盖杂染同而轮回亦同故也。人知爱胎彼不爱乎，按仙传白龟年因入仙洞，得一轴素书，遂能辨九天禽语九地兽言，一日过潞州，太守知其能，延与之坐，适将吏驱三十羊过庭下，中有一羊鞭不肯行，又且悲鸣，守曰：羊有说乎？龟年曰：羊言腹有羔将产，俟产讫，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杀验之，既而果生二羔。刘道原为蓬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梦一妇入泣诉曰：某乃秦氏妻也，夫有一妾不肯相下，某怒痛捶，遂尽其命，为妾所诉，阴君处某已死，且以某为狼，谪罚为羊，见在秦氏栏中，明日将充君庖某，死固自分，但腹有羔，若因某受烹，业愈重矣，愿赐一言得免善幸。黎明言之，则已烹矣，举家大哭，纳羔其腹瘞之别墅。然则胎可伤乎？

赞曰：

鹿以麋繫，肠断而死，鰐或就烹，屈身护子，物之幸爱，甚于爱己，人亦有娠，以续以嗣，胡不反思，举斯加彼。

破卵。

传曰：信相菩萨白佛言，有诸众生，无有子息，孤独自居，何罪所致？佛言是人前生为人暴恶，不信罪福，捕雏食卵，令诸飞禽各失其子，悲鸣叫裂，眼中血出，是为此报。佛语如是，而《太上保嗣》章言之亦如是，然则卵可破乎。按《婆沙论》众生流转至为卵，生识居其中，为卵所缠，为卵所裹，须自啄破，雏乃得生，其为业也，从可知矣。又云：鸛雁鸳鸯孔雀鸚鵡鸂鶒千秋金翅等鸟，或龙或人皆卵生也。窃尝不以为然，鸟固卵生，安有人而亦卵生也。及见耆尸复钵尸徐偃王事，乃知人从卵生诚亦有之。昔閼地佗有一商人，入海采宝得二鵝鸟，一失一生，随意所化，毛色可鸛，俄生二卵，卵破雏生，乃二童子，后皆出家证阿罗汉，一名耆尸婆罗尊者，一名复钵尸婆罗尊者。按《徐州地里志》，昔徐君宫人娠而生卵，卵破儿生，长而仁智，袭君徐国，生时偃故，故名偃王。孰谓人无卵生者乎？支遁少时尝与其师难问物类，遁谓物卵未生不足为杀，师不能屈，取一鸡卵投之于地，壳破雏行，久而俱灭，盖魂识也，遁乃感悟，终身蔬食。李道念好食鸡卵，晚得奇疾，太守褚澄投以苏汁，即时吐出一十三物，剖开皆鸡羽翅，爪距悉具，立能飞行，道念大惧，自此不敢复食。然则卵可破乎。窃尝论之卵生之中，卵至多者无若鱼类，大则无虑数千，小则不减数百，若杀一鱼，其为破卵可胜言哉。李冲元将杀一鮎，先梦一皂衣姬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子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怜特贷一命，元遂放之。富商杨序宣和间梦神告曰：子逾旬当死，若能救活亿万命乃可获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满数。神曰：佛书有云鱼卵不经盐渍三年尚可再活，曷不图之。序于是大书神语于通衢壁间，由是人皆知戒，见人杀鱼即从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余。复梦神曰：亿万之数已是过满，寿可延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救物命于临危，则我命亦无不延于欲绝。

赞曰：

有生之形，其性则具，混沌曷死，以鉴之故，暴彼无知，岂曰公恕，元鸟生商，圣灵所寓，隐显莫测，宁不戒惧。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三

愿人有失，

传曰：《涅槃经》云：诸修心人要当以六法平等智力，摄制自心，必使于运用时一切平等云。何为六，一者如响平等智力，二者如镜像平等智力，三者如幻平等智力，四者清静平等智力，五者世法平等智力，六者集因缘平等智力，大抵具如是之智便当有如是之力，世间万法岂不如响如像如幻乎，如是了知岂不为智，岂不清净所集因缘亦复平等乎。当知愿人有失，特其未到此地耳。博州鼓角楼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击，直更者屡受杖不能制，闻彦禅师有道行，因往问之，师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师曰：但禁气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于此邦所畏者，惟彦禅师黄二叔二人而已，太守已下皆无所畏，更何有于汝哉。既而访寻黄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为业，初无他长。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价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呜呼，持心不二而遂为鬼神敬畏，当知持心有二者必为鬼神戏侮也。不闻余副使之事乎？李士衡奉使高丽，武人余英为之副，凡高丽所得礼币及诸赠遗，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之副使。副使虑过海船漏尽以士衡之物藉船底，独以己物置其上。无何果遇大风，船几倾覆，舟人请减所载，仓忙间不暇拣择，信手捻出，弃之中流。少顷风定，试自点检，则所弃皆副使之物，士衡之物宛然独在无一失者。反受如此，安知非鬼神戏侮而至然乎？

赞曰：

民不尧舜，伊尹自咎，独为君子，伯玉所否，欲并生哉，无负高厚，维彼厉人，挽众同丑，是诚何心，不愧飞走。

毁人成功，

传曰：佛告首迦长者曰：善业有十能令众生得大威德。一者于诸众生无嫉妒心，二者见他得利生欢喜心，三者见他失利起怜悯心，四者于他名利生欣悦心，五者见失名誉助怀忧恼，六者发菩提心造佛形像奉施宝盖，七者于己父母及贤圣所恭敬奉事，八者劝人弃舍少威德业，九者劝人修行大威德事，十者见无威德人不生轻贱离垢。菩萨曰：忘怀于众，从善如流，对治除嫉妒之心，感果得人贤眷属。大抵于人无所妒毁，在我必增威德，在彼不无感悦，异日因缘会遇，不为大善知识，必为大善眷属，孰谓为不然乎？澶渊之役，契丹受盟而归，莱公每有自多之色，上亦颇以为得。冀公忌之，谮于上曰：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投琼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必为虏胜，非为陛下划久长计。此即春秋城下之盟，诸侯犹且耻之，陛下以为功乎。上由是大沮，待准浸疏。广州之役，时转运王罕以按部至海州，郡守冲简以蜡固告急，罕进至惠州，广民又跃马求救，罕下令每村使三大户各募壮丁二百人，又帖所属每县各募弓兵二十人，又亲募骁勇者二十人以自卫，既而得暴掠者十余人，皆腰斩以徇，泊至广州，子死贼手亦不哭，自此南门不闭，粮运得通，贼乃引去。时提刑鲍轸驻军潮州，乃日递一奏，言罕畏怯不战，而谏官李兑从而为助，罕由是降一官，谪监信州商税，轸独受赏。呜呼，莱公之功可谓大矣，王罕之功亦不小矣，冀公李兑一言遂至如是，若二公者为善业乎，知对治乎？当知异日感果必无大威德业，亦无大贤眷属也。

赞曰：

三后协心，治臻成康，萧规曹随，汉基遂昌，李训忌注，甘露祸唐，事不己出，乃肆谤张，败国多矣，已宁不伤。

危人自安，

传曰：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须菩提一闻此言早已默笑曰：唯所谓如是，果何义哉，大抵我欲降伏便可降伏，如是而已。夫复何为彼，危人自安者能晓此乎。惜其不知一大藏教与令篇中所说，只是论个心字，今也乃欲置人于危，求己之安为降伏乎，人果危而已果安乎？多见得罪于天，祸将自及也。昔王文正公旦与王翼公钦若同在政府，一日上出《喜雨诗》以示二府，文正袖归语同列：上诗有一字误写，须进入否。冀公曰：此亦无害。既而密以奏，上大怒，明日厉声责文正曰：朕诗中有一字误处，何不奏来。文正以下皆再拜谢，独马知节不拜，具以实奏，且盛称王，曰：不辩，真宰相也。苏文忠在杭州，上欲用之，王禹玉曰：轼诗中曾有“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反求蛰龙知乎。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乃人君方言龙哉。既退，章子厚责禹玉曰：相公岂欲覆苏公之族乎。禹玉曰：此舒亶之言也。子厚曰：舒亶睡可食乎。呜呼，此皆危人太甚者也，向非圣上明察，二公受祸其有轻乎，谅于如是之说尤不晓也。

赞曰：

坎以习教，蛊以振民，蹇以正邦，屯以经纶，君子居险，志则为入，天助者顺，其道大伸，王衍三窟，只以杀身。

减人自益，

传曰：人生十年，尚有童气，二十弱冠，或可望成，使有前程，自当奋发，若无其福，不免蹉跎。既而妻子累心，家计在念，或处官而官事扰扰，或营利而市道区区，不觉不知大期遽至，空身赤手无一自随，正令烈焰炙天亦所不免。不闻本净禅师之言乎？侍郎杨晋卿问本净曰：此身生时从何处来，死后归何处去？师曰：如人梦时从何而来，睡觉时从何而去。曰：究竟如何。曰：梦时不可言无，觉时不可言有，虽有有无而无往来之所，贫道此

身亦复如是。因说偈曰：视生如在梦，梦里实是闹，忽觉万事休，还同梦时悟，智者会悟梦，迷人信梦闹，会梦如两般，一悟别无悟，富贵与贫贱，亦复无别路。师之此言可谓尽矣。世间万法，无一非梦。郭从义镇河阳，于洛中造一大第，凡千余间，皆以香柏为之，乃至以文梓为梁，花石甃地，穿池引水，筑山种果，周设碾磑，厩库亭阁，无不备具，第成约费白金五千铤，次年被召还都，暮抵其第，秉烛周览，尚未及遍，时朝会有期，不容久驻，饭罢少憩，侵星而出，既朝复归，行至东都乃卒，不复再至。家人不能居，献之于官，官以赐涪王（浚扶鸠），王徙房陵，遂为闲馆。陈恭公于润州治一大第，亦极闳壮，轩亭池馆绵亘数百余步，第成公已疾，但得肩舆一登西楼而已，继亦遂卒，人因名其第为三不得，曰：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云。回视卜筑之日非一梦耶，于此益知减人自益，适足自减，不闻太上所谓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之说乎？

赞曰：

益下损上，民悦无疆，薄人厚己，理不可常，六爻无咎，谦尊而光，盈虚消息，相为抑扬，求自益者，鲜不覆亡。

以恶易好，

传曰：我之此身，耳闻眼见身觉意知明明是有，按如佛说，地水火风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四大，若离我此妄身，当在何处。我之此心作善作恶，见于日用，明明是有，按如佛说四大六根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既知此理，离幻求觉，按如佛说依幻说觉亦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然则我身我心及求觉者皆名为幻，况彼外物。何者非幻而于其中妄分好恶乎，毗舍浮曰：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四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何从起。黑梵志尝运神力，以两手掌各擎一株合欢梧桐花，供养于佛，佛言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又言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只擎两株花，一时放下了，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我放下个什么。佛言：我非教汝放舍其花，只教汝放下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若能于此三者一切放舍，无放舍处，即是汝免生死处。梵志当下豁然得大解脱。唐德宗时吴元卿为六宫使，时洛阳花卉盛开，元卿颇生爱著，忽空中有声曰：虚幻之相开谢不停，能坏善根，仁者安用嗜之。元卿豁然亦得解脱。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带，吕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镜，盖晓此也。以恶易好者，何足以此而告之哉，纵于佛书卒未有悟，曷不以吾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而自悟乎。（王旦为相，有以玉带因其弟为献曰：此带绝好。公曰：身自负重，使人道好，好不亦劳乎。故平生所系止于赐带。吕文靖为相，有因其婿以古鉴求售，曰：此鉴能照二百里外。公曰：吾面不过碟子大，何用照二百里？）

赞曰：

子路敝缁，不羨狐貉，幻铜为金，吕仙耻学，素乎贫贱，君子所乐，紫色夺朱，郑声乱乐，穿窬之智，曾不俯作。

以私废公。

传曰：国尔忘家，主尔忘身，公尔忘私，臣之分也。其可以私而废公乎。苟或以私废公，不免以是为非，以贤为否，败乱国事，莫此为速，是以君子不敢为也。赵康靖公槩初与欧阳文忠修同在馆阁，槩重厚寡言，修颇轻之，及修以其甥移事连逮，上怒欲急，二府皆欲文致其罪，群臣莫敢言，槩独慨然上疏曰：欧阳修以文学为近臣，不可以闺房暧昧事轻加污蔑，臣与修踪迹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或谓槩曰：公不与欧阳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废公，槩所不取，何敢为乎。至和中赵抃为御史，范公镇为谏官，以论陈恭公事有隙。熙宁中王介甫执政，恨景仁数讦之于上前，欲因事中之。一日上问景仁于介甫，介甫曰：请问赵抃，便可知其为人。及问赵抃，则曰：忠臣也。上曰：卿何以知其为忠。曰：嘉祐中，仁宗违豫镇首，请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臣乎？既退，介甫切责曰：公

不与之有隙乎？拊曰：何敢以私废公，某所以直言不隐者，先国家而后私仇也。若二公者，真可谓公尔忘私者也。

赞曰：

公以理胜，私以利言，利欲一启，天理泯然，流靡之极，盗贼相挺，起于有己，反侧陂偏，托公济私，抑又甚焉。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四

窃人之能，

传曰：碧陵迦婆蹉过河，忽闻莲香河神责之曰：尊者为阿罗汉，何故偷我香。蹉曰：香自至鼻，何名为偷。窃尝三复斯言大有深旨，大抵香尘自如，以我鼻根起诸嗅，识分别曰：香。按如佛法即名为偷，当知窃人之能以为己能，真为偷也。昔高龄晚而祭酒，道气不交，灵助无主，是以群邪缠互，急行其祸，保命真君谓许长史曰：高龄之无德也久矣，鬼讼之纷错也积矣。又尝凿败古人碑铭以为己文，水官遣其蔽善以自操阴贼于鬼神，特列于讼事之首，以告其罪必不免矣，未几果卒。然则他人之能，是可窃乎。不闻石曼卿之事乎？曼卿死后数年梦其友关咏曰：吾平生作诗多矣，自以《阳平代意》一篇，词意深美最为得意，然世人空有称之，能令此诗盛传于世在永言耳。咏觉，头为增演其词，隐度人迷仙引，使人歌之。他日复梦曼卿来谢。呜呼，诗不得彰，尚以为请。况窃一以为己能者乎。

赞曰：

见贤思齐，见圣克由，万善备足，在人反求，思不如舜，以为己忧，安有羊质，傅以貔貅，欺人自欺，亦孔之羞。

蔽人之善，

传曰：自古以来技而知名后世者，未有不因于人。如滕王元婴之工蛱蝶，公孙大娘之舞剑，曹刚之琵琶，米嘉荣之歌，但以王建宫词及唐贤诗句偶及之耳。所谓善者，但凡稍有所长皆为善也，使不得彰即蔽之也。不闻许君晋公之事乎？昔许真君在世日，尝修一观欲记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灭，因铲去旧文勒其新记，自是即恍惚不安。一日徐步庭际，忽闻空中有声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恐有不测之眚。许愕然，炷香虔祝，愿闻求救之由，良久复闻曰：所铲旧碑虽已磨灭，而当时作文之人见诣水官，诉君夺彼之名显君之名，由是水官将有执对之命，宜早图之。许君于是访寻旧文，别为立石刻之，是夕复梦一神谢曰：蒙君再显吾名，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万灵，庶得三官举名可以证道。许君如戒修之后，果得道。蔡州既平，宪宗命道士至境，设醮于紫极宫，官本吴少诚生祠，裴晋公废以为宫，设醮之日霹雳大震。韩公所作平淮西碑，其石本少诚德政旧碑，是日流汗成泥，旬余即有中使至，磨去韩公平淮之作，复刻少诚德政之文，盖上下于梦中了有所见也。呜呼，文字尚尔，况其善又甚于文字者乎。

赞曰：

蔽贤之罪，是谓不祥，原其初心，忌人所长，玉在木润，珠生夜光，物有良贵，犹难掩藏，嫉能壅善，欲盖而章。

形人之丑，

传曰：丑也者，乃妍丑之丑也；形也者，形容之形也。如聂崇仪之好嘲，章齐一之喜谤是也。崇仪能诗好嘲，虽僚友亦所不问，竟坐谤政，窜死登州，藁葬道傍无不骂者。章齐一能诗好嘲人，有丑行必形于诗，由是盛传不复可掩，其间不无溢恶，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属，竟以此故晚得恶疾嚼舌而卒。然则人之有丑是可形乎？惜其不闻黄坑之事，闻必戒也。武弁有段遯者，尝过黄坑，从者于马前拾取数片髑髅，中有一片其上隐隐有逃走奴字，盖踪踪入骨也。是夕从者即梦一人以手障面从而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为我深

藏，无令人见我，当有以报君。从者惊觉，立为瘞之。他日再过黄坑，复梦前索骨者告曰：向感君恩，去此数步地下大有伏藏，聊以为谢。如戒掘之，果获财至十余万。然则形人之丑安知异日亦无其报戒哉？

赞曰：

美如昭君，图画故错，矧兹利口，过于丹雘，所谓形容，巧于描摸，众既喧播，终难洗濯，以我片言，陷人大恶。

讪人之私，

传曰：讪也者，不但形容直讪之也，如吕吉甫辈是也。曾子宣之为司农卿也，吕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农未尽未便等事。张粹明之为司农卿也，舒宣代之，尽纳丞簿言司农不了事件。周师厚为湖北提举，有供给酒数十瓶，托监盐张商英卖之，商英以告察访蒲宗孟。宗孟劾奏其事，师厚坐此降官。张商英为馆职，囑举子于判监舒宣，宣缴奏其简，商英亦坐此夺官。夫岂不知子贡所谓恶讪为直之说乎？厚德之士其肯然乎？韩魏公琦为相，每见文字有攻人隐恶处，必手自封记不令人见。陈忠肃瓘在言路，知无不言，然弹击不以细，故未尝及人之私。苏丞相頔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听其人。后当言路乃怀忿，极口诋公，或劝公上其曩日请托书札，公笑曰：讪人之私，吾岂为之。胡公宿知洞州，前守滕公大兴学校费钱数千万，未讫罢去。群小斐然兴谤，皆以滕公费钱不明，自通判以下皆不肯书其簿，公于坐中折之曰：诸君佐滕侯几时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阴拱以观，俟其去乃书字之，岂美事乎？一坐大慚乃书。为人至其于厚凉薄其相距便万万远矣。

赞曰：

讪异于直，圣人恶之，谓其阴险，乘机抵巇，指天信誓，握手笑嬉，利害小及，反眼相持，匪兕匪虎，彼何人斯。

耗人货财，

传曰：耗人货财，使之门户雕零，子孙狼狽，为彼人者，其为罪也岂为小哉。文奇之事便可见也。文奇以烧炼游于两蜀诸贵之门，凡留意于炉火者无不为其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者，积货累万，惑奇之术，三年之间扫地殆尽，为识者所笑，遂至自经。奇乃舍去，复于剑州就一屋于中煅药，无何火发，延烧一坊。奇仓皇走避，迷入林中，遽为鸢兽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复为鸢兽所随。俄顷，天明已为捕者所获。狱具，斩于烧药之所，以谢居民。然则他人货财是可耗乎。他人货财不可耗，己之货财亦可耗乎。请为更举一事，庶几为子弟者皆知所戒。王祖德绍兴乙丑死于秦州，一日其妻与其子暮坐堂中，恍见祖德从外归，责曰：吾闻家中已议卖宅，宅乃祖业，安可辄以。又曰：吾平生所宝黄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枚凡十轴，闻亦持出令人议价，吾下世未几，家不至贫，何至如是？吾思家甚切，无计可归，幸值中元得暂归耳。若不速改，吾将祸汝。其妻大惧，不复议卖。以此观之，他财我财皆不可耗。

赞曰：

女魃致贫，穷鬼疾富，为妖为孽，理不可究，人性至贵，族亲党友，亦独何心，妒人所有，公刘好货，惟民之厚。

离人骨肉。

传曰：骨肉者，血属也。此皆人之大伦，何可离间。不闻张嵩山之事乎。昔张孝基为同郡一富人婿，富人止有一子，偶有微过家人共嫉，因逐出之。未几富人病，临死尽以家财付孝基。后数年，孝基见富人之子乞丐于路，因召问曰：能灌园乎？曰：如得就养幸甚。既而有余，复召问曰：能管库乎？曰：得灌园已自幸，得管库尤厚幸也。于是使之管库，久而其子益驯谨，无复故态。孝基念言彼实父子，我其可但利其财，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过乎，于是尽举家财还之。时人莫不称叹，以为古所未有。孝基死后，其友数人因游嵩山，

道逢一贵人，旌旗满野，骑御联翩，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状，窃视专车者，乃孝基也。相与前揖，请问所以致此之由。孝基曰：即还财事也。语脉未终忽已不见。噫嘻，为人婿而如孝基者世间有几人耶。他人处此能如是耶。昔杭州有一士子亦为富人婿，富人病且死，念其子方三岁，乃命其婿主其资。作遗书付之曰：他日分财以十之三与子，七与婿。及其子长成乃诉于官。时张忠定为郡守，阅遗书，以酒酹地曰：汝之妇翁真智人也，为其子幼故作此计，使汝勤加抚育耳。苟或不然，其子不免死于汝手。乃命以七与子，以三与婿，二皆泣谢而去。呜呼，以此婿而望嵩山，则嵩山脚踏实地，固已远在上天，安得不为神仙。以此婿而求之他，则此婿一折而伏尚为知义，岂不愈于狼戾不情不足倚伏者乎，其望嵩山尤天远矣。

赞曰：

古有太宗，辑正昭穆，姬典之训，亦联宗族，后世义聚，重其亲睦，圣如周公，间于二叔，长舌谗言，惨彼螫毒。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五

侵人所爱，

传曰：许真君在世日，尝于南昌诛一蛇精，道侣愿从者无虑千数，真君止选素所知者三百人与之偕行。既而夜宿山下，又虑其修行无力，因向火取三百块炭变为三百美人，遣令试之。及明验视，惟吴猛施道一二人衣无炭迹，余二百九十八人皆是与炭合者。当其合时岂不人人视为一美妇人，安知特一块炭乎。大抵皆欲习未断易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昔陶穀奉使江南，崖岸高古，风采凛然，虽燕谈未尝启齿，韩熙载谓所亲曰：吾观是人初非端士，其守可矜，当令诸公一笑。乃选名妓得秦弱兰者，衣以弊衣，使诈为驿子之女，旦暮拥帚扫洒驿庭。弱兰有绝色，陶为之动，遂失谨独之戒。因作《邮亭词》数阕，使弱兰歌之。后数日李主大张燕以巨钟酌公，公严毅如初，于是出弱兰使歌所赠词以侑之，穀乃大惭，竟至醉吐茵席。李主自此待之薄矣。及归，朝廷已知不复任用。文潞公在蜀颇多燕集，有飞语闻。适御史何圣从名郾谒告归蜀，上因令密访其事。郾将压境，潞公为之惧。张少愚名俞，白公曰：圣从之来亦不足虑，前任汉州，适同郡会有营妓善舞，圣从爱之。至问之姓，妓曰：妾姓杨。圣从曰：所谓杨台柳也。俞即取其项帕题诗其上，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因命其妓作《竹枝诗》歌之，圣从为之大醉，此可以见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圣从至，果自严重，潞公宴之，因迎其妓，杂府妓中，使歌少愚之诗以侑之，圣从亦为之醉。既而喧传遂达圣听，及归不复引见。潞公之谤由是遂息。呜呼，陶穀固无所守，圣从素称方直，奚亦尔耶。大抵形之于言即是已动于中矣，岂非欲习未断妄认幻躯自生爱见而然耶。

赞曰：

人之爱己，甚于璠玕，人之爱子，亦如予乎，推其所爱，他莫不如，奚独残忍，肆其侵渔，美人宝玉，几覆汉车。

助人为非，

传曰：一本云，教人为非，大抵皆是成人之恶，不能导人以善。不闻佛之言乎？佛言说法教化名为法施，能令众生出于闻道，以是因缘，于未来世得七种报：一者众生闻法顿除嗔恚，我于来世得成上色；二者众生闻法慈心不杀，我于来世得寿命长；三者众生闻法不盗他财，我子来世多饶财宝；四者众生闻法开心乐施，我子来世身得大力；五者众生闻法痴瞋顿除，我于来世得无碍辩；六者众生闻法信心不惑，我于来世信心明了；七者众生闻法方便随顺，我于来世得菩提道。然则导人以善岂不愈于助人为非乎？请为各举一事，庶皆知戒。元丰间，李之纯凡三任为成都漕，仁民爱物，蜀人安之。按察之余，尤留意于

掩骼埋胔。小吏徐熙本眉人，颇知为善，之纯专以委之，熙亦身任其责。一日，市西金花街百姓有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见朱紫数官聚厅而坐，召熙前曰：适天符下，李之纯以葬枯骨有功，更与知成都府一任，汝以主行文书有力，赐汝一子及第。汝为诚恣，人必汝信，归可宣言，庶皆知劝。元祐三年，李之纯果加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徐熙有子名适亦于其年李常宁榜下登第。此即助人为善而亦获其报者也。政和间，有旨大修西内，时王瑋为转运，以科扰罢职。诏起徽猷宋昇为都转运，俾主其事，昇用意太过，大索牛骨灰用涂宫壁，贵令光润。然下令太峻，民至杀牛马发冢取骨以应尚犹不足。时孙贲韩容皆为幕属，贲不喜其事，引疾罢去。容独建议请发城外五代时十数丛冢以足用。宣和间，贲忽暴卒，至泰山所见一门榜曰：清夷吏以铁叉逼令供灭族状。贲曰：某当初正以此罢，恐误耳。俄见数鬼引出二囚皆大枷铁杻，各有一鬼从傍以铁扇挥击，扇皆铁钉，流血被体，视之乃瑋昇也，一辩乃伏。贲临出，则容亦追至，吏复以铁叉逼令供灭族状。容曰：我固有罪，父祖何辜？若令举族皆灭，不亦过乎？俄闻殿上曰：只令供房绝状。贲还言之，未几容之一房果皆死。尽此即助人为非而立获其报者也，然则助人为非是可为乎？

赞曰：

佐瓮得尝，佐斗得伤，善恶以类，人事之常，助杰为虐，同底灭亡，抱薪于火，沃沸以汤，灼烂之祸，如券取偿。

逞志作威。

传曰：寇莱公《六悔铭》曰：官行私曲失时悔，富不俭用贫时悔，艺不少学过时悔，见事不学用时悔，醉发狂言醒时悔，安不将息病时悔。公之此言真寡悔之大法也，愚爱其言，故特取之以以为逞志作威者戒。逞志作威后不悔乎？昔何浹以录事参军提举梓州路常平仓，所至暴横捶挞吏民以立威。吏民畏威窜匿无地，甚至气陵提转直出其上，每牒州县必云未得官司，指挥其提转文牒不得施行。运副李竦判官陈亢与之议事不合，辄叱骂之。知州白事必下马于门外，循廊而进，往往已近座榻尚犹不起。又欲废广安军，众议以旁去他郡甚远不可废。郡官有张辟方者，得其父集贤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楼记》，其中具言不可废，因以呈之。浹曰：凡事当从公议，此何足凭。李竦等因奏其状，诏罢本任。既罢沿路奏竦等事无所不道及，至京师下开封府鞠问，浹索纸万幅以答状，府司如数与之。既而每幅但大划一字，竟坐上书不实有四事，皆属妄诞，狱具夺官。当此之时浹不悔乎？惜其不知逞志作威天所不许。昔杜荀鹤未显时梦一僧戒曰：汝必得君，若逞志作威则必死矣。及梁祖开国，荀鹤乃怙宠肆暴且谋杀素不悦者，事未及行，忽梦一神叱曰：汝岂忘神僧之言乎，帝将罪汝。未几果卒。

赞曰：

威如之吉，本于反身，有威可畏，仪度是循，望之俨然，自可服人，严其在己，非以虐民，无有作威，书戒尔臣。

辱人求胜。

传曰：按藏教，佛在世时人有以行车为业者，家养二牛。一牛生子其角长广，名曰长角；一牛生子秃头无角，名曰秃头。一日因行车，适与一行车者值，因各夸其牛壮，遂请以牛赌上峻坡。既而秃头进步稍迟，其主怒骂曰：秃头畜生何不速行。秃头忿然眼赤，愈更放缓，由是遂输。盖忿其众辱之也。呜呼，畜生尚尔，况于人乎。当知辱人求胜诚不可也。昔邵陵王纶镇郢服，吴规为之客。适张纘出镇湘东，纶饯于郊，规亦与坐。时纘方贵，意颇轻规，忽举杯属规曰：吴规奉庆汝今日得与此宴。规大怒，即起归。其子翁孺闻而为之气结而卒，规悼儿愤纘，俄亦不起，其妻不胜忿怒，寻亦殒命。时人为之曰：张纘一杯酒杀吴氏三人。然则人可辱乎？徽州婺源有俞彦辅者，平生使气凌轹乡里，凡田宅有便于己者必以术吞之，至老尚不知悔。绍兴壬戌忽大病，病中屡作马嘶，久之手足皆化为蹄，数日遂死。孰谓辱人求胜为无害乎？惜人惜见但知以胜入为强，不知胜入非强而自胜为

强。不闻老子所谓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之说乎？

赞曰：

人或受辱，攘臂相睨，匪临以威，则扼以势，怒不敢言，盖有所制，威去势穷，靡不反噬，一能胜予，禹心惕厉。

败人苗稼，

传曰：败人苗稼此特田夫野獠所为，固无足道。请以前辈务农重谷讲究水利一二美事言之，庶几后之临民者皆知则效。高通议赋知唐州土旷人寡，历五代至本朝领县四户六千五百五十有五，公至相视田原，知其可耕，所不至者人力耳。于是大募两河流民，计口受田，增户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有一，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有八，乃至山林蓁莽之地悉变为良田。张学士纶为江淮发运副使，疏五渠导太湖以灌民田，复岁租米者六十万斛。许司封遯知兴元大修山河，堰溉民田者四万余顷。鲁冀州有开初知确山，兴废陂以灌民田者已数千顷。程修撰师孟知石州，凡汾晋诸州山谷有水可以灌民田者，悉相其地酺而为渠，辟田凡一千余顷。许公规知丹阳，适大旱，公冒禁决练湖以救民田，岁大获者一万余顷。练湖冒决者死。陈谏议省华初知栝阳，邑有郑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久为邻邑疆占。公至，陈本末申诸司，由是壅遏之弊一旦尽去，水利均及，灌民田者一千余顷。王刑部济初主龙溪，簿县有陂塘绵亘数十里，先为大姓输课而独专其利。公至，悉夺以灌民田，由是一邑无愆亢之患。苗待制时中初主宁陵簿邑，有古河岁久湮废，公至，请发卒疏导以灌民田，由是一邑之田尽成沃壤。

赞曰：

不稼取禾，诗讽其上，地惟不食，昔人乃葬，孰夺农时，民无盖藏，孰剥民力，使不得养，害及养人，天必降丧。

破人婚姻。

传曰：《礼》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然则婚姻之道可谓大矣，其可破乎？或破之未合之前，或破之既合之后，皆为破也。恩爱杀人甚于挺刃，孰谓为无害乎？昔郑和中少时与王氏女结婚，无何父卒，家道渐微，女家遂有休亲之意。其兄王固为万州推官，实主其义，然迫于公论，不得已复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因遂隔绝和中，不复使归。王氏数遗以衣服，固辄罪其送者。和中由是益怨愤，遂感心疾而卒。王氏女一夕梦和中告曰：吾已诉之阴司，见已送衢州，东岳追人根勘。时王氏女已改嫁陆嵩为妻，嵩时为济州教授。月余固死，凡当时与夺亲之议者无不皆死，惟王氏女实无背夫之意，故得独存。其后王固之子娶徐氏，仅二年亦为女家所夺，非其报欤？恭侔杨紘怒其婿姚拱不学无术，遣之使归。拱求与妻别亦不许，女怨愤，遂感疾而卒。紘命殡于僧舍，婿至殡所，门锁自掣，扇亦自开。其母闻之，不胜感怆，数日遂卒。后十余年，紘至殡所亦暴卒。然则破人婚姻是可为乎？

赞曰：

齐女不娶，终以失国，子哲委禽，几于渔色，夫妇大伦，相配以德，孰间其成，胥谗作慝，百世之祀，一语之贼。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六

苟富而骄，

传曰：坐井观天而小物，逸居无教以自甘。马前呈晏御之能，龙断奋螳螂之臂。繁台阁上，区区求捧砚之名，蔡水河边，我我炽软盘之宴，此皆苟富者之所以为骄者也。尔自为骄，谁美尔为骄哉，惜其莫悟我今苟富而骄，则异日便当有苟富而骄之罪。太上明以示戒，岂不然乎？不闻老子所谓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之说乎？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大抵苟富者如是而已，道

充者未易测量。昔范文正公未遇时，与刘先生读书于长白山。日煮二升粟米，俟其凝，割为四块，旦暮各食其二，其后皆至参政。韩亿李若谷少尝同途赴试，共有一被一毡，每出入则互为仆从，其后亦皆参政。朱昂拾桐子而读书，孔延之斫松明而读书，其后皆为侍从。李行简家贫乏纸，聚木叶而学书；李虚舟家贫无书，动辄假本于人；其后皆至待制。杜衍少极贫，常往来于孟洛间佣书自给，其后官至枢密。王随少极贫，尝遭人饭镬，被执到官，其后官至参政。然则道充者与苟富者岂不万万远乎？又如石徂徕为举子时读书于南都，时侍郎王济闻其穷困，因宴客饷以盘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横浦幼年处学，正当苦寒，衣衾不备，乡里富人以裘衣为送者，亦却而不受，曰：志处贫困正是做工夫时节，若不痛自节抑则贪欲心生，廉耻丧矣，工夫安在？若数君者，所守如此，尔苟富者可得骄乎？

赞曰：

财以苟得，背义伤仁，经营莫夜，白日骄人，穿窬扬扬，华轩绣茵，夸示陶富，笑讥宪贫，成败飘忽，西风庾尘。

苟免无耻，

传曰：佛言，我有二白法能救一切众生。何名二白？一曰惭，二曰愧。惭者不自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无惭愧者名为畜生。此《涅槃经》之说也。又言，惭耻之服于诸庄严最为第一，惭如铁钩能制非法，若离惭耻则失功德，心若惭愧，怨罪两空。此《遗教经》之说也。而吾夫子亦曰：行己有耻。《礼经》亦曰：临难毋苟免。今也苟免而又复无耻，为何等人乎？大抵耻之于人不可须臾离也，苟无其耻，则无耻之耻无不为矣，岂复更问。昔僧愿成好符箓善禁咒，王雾幼乎夜啼，愿成一咒即止。雾大敬之，荐于章申公于厚。时子厚察访荆湖南北二路，有意经略溪洞，或言蛮人多行南法畏符箓，于厚至辰州即令愿成同张裕李资明夷中等先入江南受降。愿成等至洞，乃敢退欲不检，大至秽乱。蛮妇酋首元猛不胜其惯，尽将裕等刳散于柱，次至愿成，愿成搏颊求哀，猛素事佛，贷而不杀，遂得清脱。既归，犹以入洞之劳得紫衣师号，自称廉访大师，乘大马拥挝剑以自随，略无愧色，是有耻乎？平日诵经所谓二白铁钩之说果安在乎？樊太博立与致政屯田王揆里闾亲交，俱老于乡。一日，王揆作六快活诗以议时政，宪清捕立以胁揆，立义簿无守，悉以揆平日游从之事卖之，以求苟免。由是揆坐谤讟削籍远窜，立独以告发免罪，寻复加秩。其诰词中有“为尔交者不亦难乎”之句，当时清议从可见也。立犹昂然拜命，略无三藐之羞，是有愧乎？平日读书行己有耻之说果安在乎？

赞曰：

苟免偷活，无耻求容，为子不孝，为臣不忠，汉隗张禹，晋隳贾充，始患得失，终蹈奸凶，何以惩之，伯夷之风。

认恩推过，

传曰：太上曰：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大抵即心是道，未言修道先当治心，是以前辈治心，将躁则安之，将邪则正之，将求则舍而抑之，将浊则清而澄之。行止于是，造次于是，久而物冥乎外，神鉴乎中，自然心地坦然，一道平正认恩推过之念固亦无自而起。昔王文正为相，莱公使人私公求为使相，公大惊曰：将相之任何可求耶？且吾不受私。准憾其言，已而制出，除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门下平章事。准人对泣谢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上曰：此王旦荐也。准始愧服以为弗及。李文正为相，士夫有以差遣为请者，公察其可用则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绝口未尝与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贤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恩欲归己，怨使谁当？若二公者肯认恩乎？魏仁溥事周为相，世宗性褊急，峻于刑戮，内职近臣有忤旨者，仁溥必归罪于己，以营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曹武惠初与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杀降卒三千余人，武惠谏不听。及归，上大怒，必欲鞫勘，武惠乃自诬伏，全斌由是获免。及武惠再受命伐

江南，上面戒曰：此番无得如在西川时妄乱杀人。武惠始以实对，且曰：初所以坚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独得罪也。由是帝益重之。若二公者肯推过乎？当知认恩推过之人特其不能治心，不免旋踵及祸，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说而告之哉。

赞曰：

欲人之悦，恩不我有，惧人之谤，过必我受，认恩推过，怨怒之藪，已掠其名，谁执其咎，冰炭置肠，扁鹊惊走。

嫁祸卖恶，

传曰：太上曰：生我者神，杀我者心。今也，嫁祸于人而祸还自及，卖恶于人而恶竟自归，非自杀乎？昔姚弋庆历间同舒州桐城县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云仓盘量上供米麦。弋受监专等金银财物，虚抬欠折正数小麦八千余石，回申上司。虎但见姓书名，初不知之。及事败送寿州根勘，弋不欲独受赃名，乃将元受金托一只、银托五只漆为漆托，副以他物，遣亲信送与王虎。度虎不受，先教所差人诈称中路溺水，书偶渍坏，请暂留信箴，俟归别取书来。虎不疑，留之。未几上司忽有文字备坐寿州勘院公文，追摄王虎起狱照对姚弋受赃公事。虎至此始悟为弋所卖，悔已无及。泊到狱，弋乃厚诬王虎以为实同受赃，寻于王虎家抽到元受托子，集行人验视果皆良金。虎语塞不能对，俄至气结而卒。弋因百计厚赂推勘，尽将所坐坐之，弋遂得脱。后数年通判潞州，一日出游淮上，而王虎游魂亦游隔岸，遂得执弋不复放舍。自此即恍惚如狂，常若与人欧击，甚至口鼻流血既复苏。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医巫法篆皆不能治。时钱延年知潞州，陈冕为运使，因为闻奏朝廷，乞暂差道录宋之才到州救度之。才既到，即为闻奏真武真君。初奏牒则弋已从卧榻趋出，俯伏于真武案前，细自陈白当初实是弋起心受赃，非干王虎之事，弋泊事发又不合嫁祸于虎，至令虎冤死，敢望慈悲特赐原赦。时钱延年命吏从傍录其语，俟醒示之。弋大惭，即日致仕，未几遂死。郭黄中知云安军十里外有西霞宫，公一日诣宫烧香，梦主宫之神告曰：公惠顾此邦，邦人受赐多矣。然事有隐匿不敢不告，明日当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几罪不枉及。诘旦巡检司果缚九人解来，有一兵自称捕获欲请功赏。盖牛乃兵杀，嫁祸九人而又执之，以希赏也。公一诘遂伏。呜呼，一则已尘真君圣听，一则先为主官所知，然则嫁祸卖恶是可为乎？天诛阴谴岂遂已乎？

赞曰：

祸福自己，善恶由心，谨其在我，外患莫侵，嗟彼奸慝，城府险深，陷阱是设，干戈相寻，潜虽伏矣，上帝汝临。

沽买虚誉，

传曰：南岳夫人曰：人随俗习要求华名，譬如烧香众人皆闻，不知熏以自燔，燔尽则气灭，名立则身绝，是故高人哂而远之。希夷真人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间无完名，子名将起必有物败，然则名之于人岂不重乎？有其实者尚尔不可，况沽买乎？昔盛俊民，参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负，举进士殊等，声名益振，人莫敢为之先。及庭试，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梦游阴府，谒主者请问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国公杨素后身，已更数世矣。率贫不自振，因说在隋时事受报自当如此，此生亦终，坎壈福业虽异才不易也。俊民闻之大沮，后果无成而卒。呜呼，以昔日之杨素而为今日之俊民，固已自天而坠矣，然不失男身，是犹愈于受女身者。李庶为尚书，以清辩知名，徐陵一见大加敬叹，自谓弗及。庶亦颇以自负，初未得子遽卒。其妻元氏改适赵起，一夕梦庶哭曰：我明日当生于七帝坊十字街南东入穷巷刘家为女，彼家极贫且多女，必不见养，万一又死，那知更人何处，幸念夫妻旧恩急来乞取我去。元氏不答，庶曰：卿意似憐赵君，吾当自告。既而赵亦得梦与元氏同，黎明持金访求其家，则果生一女，已覆在水盆中矣，赵急救取以归。呜呼，以昔日之李庶为今日不举之女，则其坠也，岂不又甚于杨素之坠乎？安知非声名籍盛时骄矜轻薄之报乎？

赞曰：

中必形外，名以宾实，盛德至善，英华日出，誉假甘陵，声浮少息，巴豆疮成，棍鞭价溢，案以春秋，诛心之笔。

包贮险心，

传曰：持地菩萨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但凡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至毗舍浮佛现在世时，国王延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毗舍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世界微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得证圆通，号曰持地。然则心地其可不平，险可贮乎？大抵小人行险以侥幸，固非智虑所能防者。昔侍中曹利用以勋旧自处，虽太后亦严惮之。凡内降恩泽，利用多执不行，所执既多，其有三执而又降出不已者，亦不得不行。久而遂为小人所窥，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一请。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请者曰：臣已告得侍中奶婆，或言告其亲眷，言已许矣。利用实不知也。已而降出，但以三执不获行之，由是太后大怒，曹芮之祸端起乎此。陈贯为三司副使，有一胥极猾，潜通权幸，省中之事率以咨之。当声喏时，为使副者阳为伸欠，如不敢当其礼状，贯闻而不平，必将逐之，胥知其意，奉事弥谨。岁余举无留事，陈亦稍以善待。偶因燕客付钱委令办集，不知其心者包贮也。明日其胥乃携十岁女孩鬻于东华门街，曰：陈省副某日请某客，令我为之办集，宴席所需十未具一，为之奈何？今卖此女须得若干钱方可办也。因结皇城司密运者，俾潜以闻，朝廷信之，几欲便行黜降，赖宰臣办解乃已，岁余竟以此罢。呜呼，二人设心不为险乎，其险如此是可防乎？

赞曰：

险心万仞，内生五兵，义府微笑，林甫柔情，对面莫测，祸福若惊，自诧智数，妙于神明，诤知造物，视于无形。

挫人所长，

传曰：罗仲信问龟山曰：尽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尽心底道理？龟山曰：未问尽心先须理会心是何物。夫心者，明白洞达，广大静一，若理会得了然分明，然后可言尽心理会，未得心尽个什么？大寂禅师曰：人之心性譬如寒月，当其寒时水结为冰，及至暖时冰释为水，众生迷时结性为心，众生悟时释心为性，亦复如是。呜呼，此皆教人使知识心明性也。挫人所长者能知此乎？昔穆修有诗名，多游京洛，有题其诗于禁中壁间者。真宗一见大加赏叹，问为谁诗，左右以穆修对。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荐来。晋公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一语，上不复问。晋公此心为明白洞达广大静一乎，为释心为性乎，此其所以死无其地也。张乖崖在蜀，有录事参军以老病废事，公责之曰：胡不归乎？明日参军即求去，且以诗别，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公惊谢曰：此吾过也。同僚中有如是诗人而吾不知，岂不为过。因固留慰荐之。使于尽心知性之学，释心为性之说，无所悟人能如是乎？此其所以了达生死于未死之前，已能前知月日密记于遗像之上也。古语云：一念才差，霄壤有间。

赞曰：

人有片善，如睹瑞物，长养成就，勿使撓拂，谁生伎心，乃底湮没，撓彼良贵，增我急忽，害己损人，祸深刺骨。

护己所短。

传曰：或问孙真人曰：养性之说愿得闻之。真人曰：夫养性者，养成自性也。要在百行周备，虽绝药饵可保延年，苟获德行不充，虽日饵金丹玉液亦自无益。然则人于日用短可护乎？苟或护短，则日用莫不皆短，可胜言哉。惜其莫悟于短不护久而养成自性，不复有短，即名全体善人，去仙何远？昔黄万祐修道于黔南无人之境，王建迎至成都，尽礼师事。一日请问服食之法，万祐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虚心养气，仁其行而鲜其

过耳。既而恳归，不复可致。刘谊世为名阀，少又登第，不十年官至二千石。崇宁间尝知汉阳，每遇暇日必诡服微行往来于大别山中，日与田夫野獠语。凡郡政便否民间疾苦无不询访，事有未便度其可革归即革之，竟遇异人遂得度世。若二公者，其于短也是肯护乎？复有短乎？此其所以养成自性，终能得登仙品。请为更陈其次，庶几好护短者各知切戒。李及历跻臬仕，临死之日乃召其子谓曰：吾平生无他过，惟知杭州日偶市白集一部，此为恨耳。蔡君谟尝以小吴笺大书特书以美其事。黄宗旦知苏州，王质为通判，一日捉获盗铸钱者一百余人，送狱根勘，喜谓质曰：此皆某以术阴钩得之。质愀然曰：事发无踪，公以术阴钩而置之死地尚为喜乎？宗旦不觉身去坐榻，谢曰：微君之言，吾几失矣。大抵前辈率多如此求之，今世岂无人耶，欲为其人即其人也。

赞曰：

隐讳之疾，无药对治，怙非迷复，终凶可期，众善难人，万恶所基，先圣有过，幸人之知，彼护短者，贤于仲尼。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七

乘威迫胁，

传曰：王文正当国，天禧初薛简肃为江淮发运，入辞公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张士逊为江西转运，入辞公亦无他语，但云朝廷權利至矣。大抵致君泽民自当如此，今也居上位而不恤州县，作州县而不恤小民，即迫胁也。昔宋宣公綏判三司，朝廷有旨，尽放天下逋欠，稽期不报者尚有六十八州。公上疏论例乞委监司责近限核实，由是获实放者凡数百万，释械系者三千二百六人。王文穆欽若判理欠凭由司，建言乞尽蠲天下宿负以广恩泽，自乾德至咸平所放者凡一千余万，释械禁者三千余人。陈侍郎布亮当三司户部时，荣州煮盐，岁久淡竭者一十八井，而有司督课如初，籍没者三百一十五家，公反覆论例悉还所籍岁蠲虚额三十余万。此皆有其位者无其威乎，其所以尔者不欲重困民力也。乘威迫胁者能如是乎？又有一文亦不敢妄取者，请悉陈之，庶晚辈皆知宽恤。国初王赞方奉使均两浙杂税，钱氏旧法亩税三斗，公至悉令亩税一斗，朝廷责其擅减，公曰：今两浙已为王民，其可复循伪国之法。亩税一斗自赞方始。王拱辰请榷河北盐，张方平力诤曰：河北旧法犯者皆死，民请均额随税输纳禁乃获弛，今若复议即再推也。由是上悟，即日除之，民至为公作佛事者七日。李允则知潭州，马氏暴敛。州人出绢谓之地税绢，屋每间输绢一丈三尺，谓之屋输绢，耕牛每岁输米四斗，牛死亦输，谓之枯骨税。公至，一切除之。陈世卿知广州，广有计口买盐之害，公至奏乞除之。由是五羊之民始有完衣足食，广人歌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盖前守邵晔凿内濠以泊舟，民免扬风之害故也。呜呼，与其乘威迫胁而民怨神怒，孰若宽恤而万口称赞乎？不闻喜集则福生，怨积则祸至之说乎？

赞曰：

强齐之威，存卫却狄，夹谷之威，三军辟易，相如一怒，秦王是叱，解纷救患，斯谓有力，暴物殄民，豺虎不食。

纵暴杀伤，

传曰：按《持地经》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入三恶，及生人中得五种报。一者以苦恼众生放，一舍暖触即堕地狱，受诸苦恼；二者以无慈惻行乖人故，地狱罪毕又当堕入畜生，受人屠割；三者以贪著滋味故，畜生罪毕又当堕入饿鬼，日困饥渴；四者以断人命故，饿鬼罪毕虽得人身多是短命；五者以杀害时使彼众生众苦竞集故，不独短命又复多病。佛语如是，岂不然乎？惜其不知人之与畜躯壳虽异，命无两般。但诗自观我今有病肯遂死乎？不免求医问卜以求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天祷地以求增筭。我既畏死彼不畏乎？我既贪生彼不贪乎？昔张道幾好弋猎，其父祖坟侧长林巨麓禽兽成丛。道

幾日与数辈恶少从事其间，四面皆设网罟，号曰漫天一网。所获无虑数百，既而不暇拾取，但从上压杀分掣而去。又尝于明阳观侧射杀一兔，其兔绝小，而白耳有缺处。自此即恍惚如狂，尽将平日猎具焚之，筑一庵于观侧，日处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语曰：吾为兔已三百年，住在张氏东坟，今为汝杀。一曰：吾为兔已一百八十年，隐于明阳观侧，曾为鹰犬网罟吾悉能避，不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诉于上天，当偿吾命。未几果卒。刘翔亦好猎，每遇兴发，寒暑不废，前后伤杀不知其数。绍兴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鳖，而黑隐隐在皮肉间，又数日头足皆具，俨然三鳖也。已而能动，或以鱼诱，则闾然引头如欲食状。稍久左右啖食，痛不可忍，如是月余乃死。死后五日凭其子妇语：我坐平生杀伤物命，故获斯报，见今冥司治我正急，可速取猎具焚之，庶几知我有忏悔之心。然则纵暴杀伤是可为乎？大抵杀为十业之先其可纵暴。

赞曰：

刑以止辟，兵以御变，哀矜决狱，丧礼处战，杀非得已，于此可见，仁民爱物，宁别贵贱，残贼之夫，兽心人面。

无故剪裁，

传曰：按《道藏》：丝帛珍宝主之者，上天有织女三星；布帛制裁主之者，上天有女宿四星。然则无故剪裁是可为乎？不闻蚕本马鸣化身为之之说乎？昔马鸣大士于往世中曾为毗舍离国王，其国有一类人，马其形而无其衣，王乃运其神力分身为蚕，彼乃得衣，厥后其王复生中印度马，人感恋悲鸣不已，因号马鸣焉，即第十二祖也。大抵片衣蚕千命，按如佛说，身服丝帛尚当还债，况复无故辄敢剪裁。是以汉文帝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尝出袖以示群臣，曰此衣已三浣矣；晋文公衣不重帛；子夏衣若悬鹑；季文子无衣帛之妾；晏婴妾不衣帛；董威结残缁为衣，号曰百结；祭彤衣无兼副，皆惜福也。又不闻无故剪裁，身后皆当获罪乎？绍兴初，郭普州印之之女名引凤者，被摄至冥司，见无数罪人。有一妇人姓赵名十二，缋在廊下，前列数堆物帛皆片碎端匹及新旧无数衣服，引凤问曰：此何罪耶？吏曰：此人好服绮罗，耗剪端匹，奉命一一补绽复令成匹，乃得释去。赵士周之夫人全氏，既死数日凭语女使来喜曰：我平生耗费缠帛履袜之物，及洗头濯足分外使水，阴司罪我，日加捶挞，苦不可言，幸为我达此意于士周。举家闻之不胜感恻。然则无故剪裁谓为无罪可乎？况治容诲淫获罪尤重，其可不戒。

赞曰：

云箔春满，红女宵兴，毫忽所积，丈匹乃成，墙屋被绣，舆台衣轻，孰念堕指，寒机不停，母谓公孙，布被钓名。

非礼享宰，

传曰：世固有鞭鱼作鲙而取其红者，亦有渍蟹以糟而取其活者，此皆不仁之甚，沦入三恶其速如箭，固无足论。夫岂悟物皆有知与我，初无异乎？人知爱亲，如邓芝所射母猿，既颠落矣，其子急为拔箭塞疮背负而去，不爱亲乎？人知爱子，如何淫所射母鹑，既中腹矣，复忍死引觜饲雏乃落，不爱子乎？人知敬夫，如环王国野象，牡既死矣，众牝复环守不去，必待悉力瘞之乃散，不敬夫乎？人知爱妻，如章子明所射鸳鸯，既毙其雌，煮之釜中矣，其雄遥见，不顾沸釜投身其中，一鸣而绝，不爱妻乎？人知念恩，如山神所义鸚鵡，一聚鸚鵡尝侨居子远山，远山禽兽爱之不敢加害，既归，远山烧发，鸚鵡复相率入水濡翅向空而洒，山神义之，立为灭火，不念恩乎？人知修怨，如刘永锡所畜之犬，永锡知千乘县，适有客至，食以馒头。永锡以一与犬，客曰：犬毙人食，古人所讥，况珍味乎？犬不食，瞪视而去。其夜伺客睡，排门而入，客识其意，登梁避之。既而果登榻，已不见人，吼怒作气，自扑而死，不修怨乎？人知恋主，如魏大谏所养之马，当死之日魏祝之曰：吾赖尔力可谓多矣，尔今有病，吾为疗治亦已至矣，如必不可，可出门外，切勿毙于吾前，吾不忍也。马

即双跪前足如辞别状，起而歔歔，才出门即气绝，不恋主乎？人知恤孤，如昌黎所记之猫，二猫俱育，一猫遽死，一猫为乳其孤，不恤孤乎？人知从谏，如仁喜所祝之蜂，僧仁喜尝欲建一佛祠，人有以一巨檀为施者，僧往伐之，则巨蜂数万围集其上。匠不敢近，僧祝之曰：汝以恶业至此，吾作佛事汝不吾避，三日不去必将火汝。及期不见一蜂，不从谏乎？人知修证，如南海五百蝙蝠穴于枯树，一日有一聚商人附火其下，中有一人诵阿毗达磨藏，无何火发树遂被焚，五百蝙蝠以贪听法音不忍舍去俱毙于火。既而受生，皆得为人，聪明灵利，弃家学道，并登圣果。其后迦尼色迦与胁尊者招集五百贤圣于迦湿弥罗，作毗婆沙论，其五百贤圣即昔日五百蝙蝠，不修证乎？大抵人之与物本自无异，所以异者福力业力及躯壳耳，又不闻不杀之为力乎？昔峽崛摩罗本一国王，初最好杀，以悔罪出家。巡乞至一人家，适其家产难危急，抱持摩罗求救，摩罗曰：吾初入道安能救汝，俟归问佛。既归，佛言汝可急回于产母榻前，抗声称曰：我从圣贤法来未曾杀生。儿闻此言，无不产者。摩罗如戒，儿果诞生。呜呼，此但一称不杀，其于度厄有力如是，然则非理烹宰其于沦溺岂不亦有力乎？

赞曰：

士苟无故，不杀人豕，七十食肉，其重如此，宾祭之用，乃不获已，敢徇口腹，肆情刀匕，视彼伤生，其痛犹已。

散弃五谷，

传曰：天仓五谷，在二十八宿乃危星主之。大抵人以食为天，一日不食如饥火何？是以圣人务农重谷，天子亲耕以劝农，春夏祈谷于上帝。然则五谷可散弃乎？昔三川饥，物斛翔踊，民至采山芋野葛以给，死者无虑十五。时王法进以功满当仙，既上升矣，复为民力请于帝，帝曰：人处三才之大，体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不为易得。夫天运四时之元，地禀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养之恩，轻弃五谷，履舍丝麻，使农耕之夫纺织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得御寒，又从而不恤其劳，曾无爱惜，此其所以为神明所责，天地不祐也。近地司岳渎皆列章上言，世人履擲五谷，不贵衣食之本，昨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使之种作不成渐至饥饿，以示责罚，庶几少惩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当先救物，比者岁饥实民自取。然民不知所自，固无忤请首原之路，汝今当为上宫侍童入侍天府，可暂还人世普告下民，使知悔罪，宝爱农桑，不敢耗散，此亦汝之阴鹭也。法进禀令而归，言讫复去。刘元真亦得道者也，少梦道人啖以一桃，遂能辟谷。一日于终南道中逢一贵人，诃殿甚盛，元真谓曰：且以吾民为念。贵人颌之。同行者问曰：彼何人耶？元真曰：彼山神也。上帝以麦大熟人不知爱使收其二，吾故为民请之。少顷，风雨大作，麦败十二。于此益知所谓五谷诚不可辄弃散也，况人受用各有定数，譬如有钱千贯，日用一百，则万日方尽，日用一贯，则千日乃尽。与其千日，孰若万日方尽乎？昔者丰稷，尚书每言吾少时亲见雪窠，以惜福教人，云人无寿夭，禄尽乃死。元厚之死而复生，自言初到阴司，主者谓曰：君禄未尽，异时官至两府，然须惜福乃可厚之。自此每事减损，虽一杯饭必先减后食，但凡奉养皆不敢过，其后果能致位执政，寿逾七十。然则人有薄福可不惜乎？杭州五云山志逢大师，一日宴坐于普贤殿中，俄见一神跪膝其前，师曰：汝为谁乎？神曰：护戒神也。师曰：吾尝患有宿愆，汝知之乎？神曰：师有何罪？然亦有一小过，既蒙相问，不敢不告，且如涤钵水亦施主物，师每弃之，非所宜也，自此当有小病。言讫遂隐，其后志逢果患胃病十三年。呜呼，食余之物弃之尚尔，何况其他乎？

赞曰：

卫士弃食，元宗议形，戏贼生稻，士行痛惩，以食为命，所系非轻，尊之曰天，至敬之称，圭米粒粟，珠玉莫胜。

劳扰众生。

传曰：邵伯温初入仕，请益于程颐先生，先生曰：但凡奉行官司文书，于其急处能宽

一分则民间便受一分之赐。噫嘻，先生之言可谓仁矣。大抵人心欲安我不欲安乎，人身欲乐我不欲乐乎？若以安乐自处而以劳扰待人，真不仁也。请以前辈临民不敢少有劳扰一二言之，庶几皆知则效。吕文靖提点两浙刑狱，适京师大建宫观，伐木南方，有司责限太峻，民有死于役者，又复斥为亡命捕系妻子。公上疏论列，以为穷冬水涸，民太苦于挽运，须稍缓程役，且俟河流通快遣卒送之良便，上悦从之。由是知其爱民忧国之心遂至大用。司马池为光山尉，适大内火，诸县调发竹木，州牒县三日毕输。池以土不产大竹转市蕲黄，非三日可至，乃别与民立定期限，过期者罪之。时盛度为太守，闻之大怒，既而光山输竹为诸县之先。范文正公镇青社，会河朔艰食，青社之赋輿就博州，置场收受。民大困于辇置，而河朔斛斗不甚贵，公戒民每斗就本州纳价三锲，委幕属挽金就博州，坐仓倍价招买。时斛豆为厚价所诱，来者山积，五日遂足而余，金尚有，数年公悉按等给还民间。王济主龙溪簿，时福建诸郡皆科鹤翎以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官又迫促过酷，民大不堪。公谕民一面以鹤翎代输，仍急附驿闻奏，朝廷从之，旁及他郡。噫嘻，诸君临民皆能如是，彼劳扰者观之得无愧乎？

赞曰：

曰逸曰安，群情所欲，一岁役民，三日已足，斧斤以时，网罟不数，山川又宁，鸟兽孳育，庸人扰之，鳬鹤断续。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八

破人之家，取其财宝，

传曰：事出无心，偶至破之，为恶已自不小，若为财宝而辄至破之，真大恶也。请以能为已破家者复归其产一二美事言之，庶几后之临民或遇此事皆能如是，于已破者方为有益。刘敞知扬州，州有雷陂旧属民，由官夺之蓄水以便漕运，岁久陂坏，漕运亦未尝赖此，久而为豪族所占，田主屡诉不获。公到任立判还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余口复得其田，不获饥馁。侯叔献为汜县令，县多没官田。有一李诚庄，方围十里，河贯其中最膏腴，佃户百家皆成奥族，旧估价一万五千贯未卖。贾魏公当国又欲增价五千贯卖之，陈道古衔命而来，与叔献议增其价。叔献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诚者，在太祖时为酒务专知，以不能救护当物，为溢水所损，估所损价当五千贯，勒诚偿之。是时朝廷出度支钱预俵民间，令买雕翎箭杆弓弩材木以备军需。及李重进叛，方议起兵，而预买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凡欠负官钱者皆籍其产，而李诚者实非预领官钱之人，官吏畏威不敢开析一例，抄没诚之子孙，遂至破碎。惜相国未能雪正给还其田，莫若更损五千贯俾诚子孙买之，在官司已得倍利，在诚子孙亦不至于狼狈，郎中以为何如？道古曰：某实不知，苟利于人何所不可？于是损价五千贯而去。叔献乃以此议召诚子孙谕之，皆泣拜曰：实荷公恩，奈家贫何？叔献复召众佃谕曰：汝辈本出下户，以得李庄之利，今皆复为仓廩变为豪民，官卖此田而李贫独患无力，万一为他人所得，势必撤廩拆屋离业而去，岂复容汝辈复享厚利耶？曷若百家共贖此钱，俾李氏请买，我则为汝宽其限责，如此则田复归李氏，而汝辈亦得久远佃食，两获其利，不亦可乎？众皆拜曰：愿如公言。由是诚之子孙复得此田。彼破人之家而取其财宝者能如是乎？惜其莫悟天堂地狱端由乎此，作何所见乃敢如此。

赞曰：

人之成家，基于艰苦，前遗后承，俯舍仰取，谁欤寇攘，输掠其聚，当路之狼，苛政之虎，相在尔室，鬼瞰其户。

决水放火，以害居民，

传曰：水火漂焚，世间祸害莫此为酷。今乃决水放火以害居民，罪其轻乎？此其所以不为上真所容，明神必戮也。天圣二年，大名府黄河埽口忽坝溃俱破，水遂横流，其势颇

猛。时韩魏公判北京，忽一吏驰报噪口有一大龟久为燥患。龟若潜伏，水自安流；龟若出浮，水必泛滥。今出浮矣，为之奈何？时使臣郑圭奉命适至堤所，一箭射杀其龟，既而为龟所诉，阎罗追摄郑圭，使与龟对。其日适遇真武灵应真君下降颯罗山，校勘生死，遂蒙真君雪正，将噪口妖龟向空碎为微尘，不使人间复有此物为人之害，仍命直符押还郑圭复归人间。然则水可决乎？李轍事母最孝，薄暮忽有客欲来投宿，轍适临溪烹鸡，客谓必以相款，既而具饭乃脱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轍实告曰：母病思肉，山居无有，故烹一鸡不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从屋后乘风放火，将及其庐，忽天雨反风，火即随灭。既而邻里聚观，乃见一人卧在火中，所执火炬尚犹在手，细视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谓主人待我如是，当纵火时，明见一大神状如神君立于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则死矣。言讫遂绝。然则放火是可为乎？

赞曰：

长民之官，苟且畏避，遇水失防，与决何异，救焚不力，亦放之类，归咎天灾，逃责人事，原情定罪，心迹无二。

紊人规模，以败人功，

传曰：人之立功，功虽归己，然宗庙社稷天下生灵实皆赖之。彼无能者其可紊其规模而幸其败乎？虽曰败彼之功，实是败国之事，其为利害自不为小，岂无罪乎？袁朔之役，杨业奉命副潘美进讨。既至，虜又攻陷寰州。业谓美曰：贼锋方锐，卒未可战，宜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谕云朔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即令将兵先出，我师若至应州，虜必悉众来拒，此时朔州吏民便可垒入石碣谷内，仍分强弩千人使守谷口，所有骑士悉令援于中路，如此则三州之众必万全矣。监军王侁沮之，计不得行，且责业曰：君之此言岂畏死乎？业曰：吾非畏死，行即死矣。且祝美曰：吾去，公等可于谷口张功兵分强弩为左右翼，以为吾援，吾转战至此，纵兵击之必大捷也。美如其言，阵于谷口。既而王侁乃以虜为已遁，欲争其功，引兵而去。业至不见一兵，抚膺大哭，复奋身决战，手刃数百人，身被数十枪，力乏遂为贼擒，不食三日乃死。非侁沮之，功不立乎？是以识者晓此，凡任其责必先预为之计。贝州之役，明镐为将军，中有所奏请，多为枢密夏竦所沮。时文彦博为参政，大不平之，因自请前往督战，且面奏曰：巨在军中请得便宜行事，更不中覆。上从其请。既至，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者，请穴地而入。既而日夜穿掘，昼则伏于穴内，夜则弃土水中。穴成，从教场中出，既出登城杀守者，官军继进，皆得乘线缊而上。贼帅王则于是与其徒张峦卜吉等突围走出，峦吉死于乱兵，则为官军所获。夏竦犹言贼恐非真，及槛送至京，方且语塞。卿非潞公预为之计，功不败乎？

赞曰：

杜预平吴，羊祜之功，玄龄善谋，如晦必从，事业既立，勋名俱崇，曾是褊心，齐敏尽东，彼则败矣，吾亦何庸。

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传曰：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而太上书以为戒者，亦不善用心之一也。不善用心固有罪，又有因此而构成莫大之祸结成无穷之怨者，此则尤当获大罪报也。然则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其可不戒？昔华严和尚妙于华严，又且乐于讲说，以是得名，从之者众。然好严瓶钵，听徒三百余众皆争效之。中有一僧道行独高，寝疾不出者已数月矣，有一琉璃宝钵颇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来自远方，瓶钵莫具，或令从病僧暂借，初拒不许，力告乃从，且戒至切，斋罢宜速见还。既而持还，无何失足，堕地破碎，病僧大怒，诟骂良久乃绝。后数年，华严移住嵩山，时病僧弟子及借钵客僧皆在会中。一日方讲说间，忽闻寺外萧萧作风水声，华严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后。少顷有一大蟒长可十丈，努目张口径趋而入，众将惊散，华严止之，且以锡杖约住蟒曰：汝于三百众中道业最高，只为多瞋不从吾教，今果至是，尚为一钵欲害其僧耶。因命大众为授三皈三敬及诵经咒为作忏悔，蟒乃卷身而出。华

严召其弟子谓曰：适来大蟒乃汝师也，累劫修行将证果位，但以临终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堕地狱，自此流转何时而已。又白众曰：明日山后茶毗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茶毗讫，华严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师明年当于裴家托生为女，临产稍艰，必至怒害其母，则业愈重尔，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传语必无他矣。已而果然。呜呼，彼修行者，只为一必尚至如是，况不知修行者乎？意其怒时怒怀毒意故也。

赞曰：

制器尚象，盖取诸易，或任私智，紊乱成式，轻重权衡，增损丈人，肆其欺谩，甚于毁掷，民无则焉，岂非凶德。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

传曰：民凡有四，曰士、曰农、曰工、曰商，而荣贵者独出其上；福凡有五，曰富、曰寿、曰康宁、曰攸好德、曰考终命，而荣贵者亦出其上。然则得到其地岂偶然哉，皆其夙植德本，故能如是，彼不及者，其可妄生憎嫉而起念愿其流贬乎？国初卢多逊贬朱崖，李符白宰相赵普曰：朱崖虽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恶，春州虽在内地而至者无生还，曷若改窜春州，外示台坐宽贷而实置之必死之地。普不答，未几符亦坐事窜宣州，上怒未已。普于是以符语奏，即日改窜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寇莱公之贬也，丁谓之力居多，初议窜地时，丁谓与冯拯同在中书，谓当秉笔，顾拯曰：欲与窜崖，又恐远涉鲸波，乃拟窜雷州。未几谓亦坐事当窜，拯时犹在中书，适当秉笔，笑谓曾参曰：鹤相始欲窜寇于崖，且有涉鲸波之叹，今且烦相公远涉鲸波一巡，遂与窜崖。然则见他荣贵愿他流贬是可为乎？

赞曰：

名爵悦来，初匪实观，媿彼花畦，抱瓮以灌，风露洁鲜，烟雨散漫，荣枯瞬息，何足把玩，作如是想，忌心冰涣。

见他富有，愿他破散，

传曰：第二十祖闍夜他问第十九祖鸠摩罗多曰：我家素信三宝而常萦疾瘵，凡所营作皆不称遂，至如邻家久为旃陀罗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耶？罗多曰：善恶之报有三时焉，世人但见仁天暴寿逆吉义凶，便自亡因果虚罪福，殊不知影响相随毫厘靡忒，纵经百千万劫，亦不磨灭。时闍夜陀顿释所疑，罗多曰：汝虽已信而未能明业从惑生，惑因识有，识依不觉，不觉依心，心本清静，无生灭，无造作，无报应，无胜负，寂寂然，灵灵然，汝若入此法门便可与诸佛同矣。呜呼，世之见人富有而愿他破散者能晓此乎？纵令富而不贤会有败日，在我则不可起心而愿其破散也。周义夫，虹县人，其家大富，霸于一方，颇多恣横。邻郡有孙识之者，尝从容戒之，义夫辄怒骂曰：小鬼何知，敢预我事。及识之登第为本路漕，义夫犹怒骂曰：彼为监司亦奈我何。一日识之按郡至虹，适义夫挞人于市为被挞者所诉，识之因讽令诉其不法，即日送所司根勘。无何，首事者偶死于狱，议之遂敕奏官吏移送他郡，义夫竟坐谋杀处死，子孙皆编管家籍于官。不数年识之移漕河北，适当军兴，阖家皆死于虏，一旦破散无异义夫，非其报乎？钱若水为同州推官，富家有失一小女奴，为其母爷所诉，州委录参根勘。录参旧有求于富家不获，因劾富家，以为父子共杀女奴投尸水中，狱具上于州，州委官审覆亦无异辞。惟若水疑之，坚不署字，因自出己钱密令人访寻，女奴既而得之，民遂得脱。若非遭遇若水，为富民者亦不免为一义夫矣。以愚观之，非独富民拜赐，录参亦自拜赐，富民若死录参其有安乎。

赞曰：

龙骧之舟，可航万斛，一叶掀舞，积羽犹覆，鹏鷃逍遥，各适所欲，赋量不同，安分斯足，内热自焚，如饮鸩毒。

见他色（一作室）美，起心科之。

传曰：生死轮回不得解脱，无非五阴，无非五蕴，义本一同，特译家翻处字稍异耳。何

名五阴？历历分明，色阴也；领纳在心，受阴也；心缘此理，想阴也；行用此理，行阴也；污秽真性，识阴也。何名五蕴？四大所成，色蕴也；领纳苦乐并不苦乐，受蕴也；取种种境，想蕴也；诸心所法，贪而不息，行蕴也；于所缘境了别为性，亦名心意采集所摄，识蕴也。一切世人其于声色妄生惑著，莫不皆由乎此。使于色空有悟，岂至是耶？昔张宝知成都，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绝美，蜀中知名。宝有意于私之。因上元士女出游，密令人伺其出入，微服窃窥，一见果绝色也。于是遍托尼姑奶子密谕此意，妻初峻拒，久而亦似有意。无何李尉适以赃败，宝因劾奏于朝，送狱根勘。狱具，窜于岭外，遂死于路。宝乃厚赂尉母，强委禽焉。盖尉妻尝有庸奴其夫之恨，至是故亦乐从。宝得妻大喜，妻亦满愜其意，于是相欢，旦暮不舍。无何妻病恍惚，常见李尉在傍，未几遂至乎卒。宝亦得病，梦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报，尉已诉于上天，取公期在旦夕。公若深居未必得便，苟或轻出必为所执。”一日暮坐，遥见堂下竹间有一红袖招之，意谓尉妻。偶忘其告，疾趋急赴，既至乃尉。殴且骂曰：“你这贼，若不以红袖招汝，汝肯来乎？”良久，口鼻流血，踣地乃卒。于是当知起心私之谁目男子然，默含许意实出女人，与其轻许而撮祸至是，孰若确然有守，于此生中度此一报身乎。严武少时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女颇美，武窃窥爱之，因百计诱至其家，遂与俱遁。既而军使知之，诣阙进状，诏出制使收捕。武惧罪，夜醉女子，解琵琶弦缢杀，沉之于水。明日制使至则已无获，由是获免。及在蜀得病，明见女子在前，责曰：“妾之从君，固是失行，然实无负于君，君纵惧罪，曷不舍我而去，乃至见杀，真忍人也。妾已诉于上天，期在明日。”武惭惧请命，黎明果卒。于此益知女人稍有姿色往往易至如是，使其一念不移，凜然冰雪，彼虽欲私可得私乎？愚所以断而言曰：“起心私之虽自男子，默含许意实出女人也。”游赏之地，墙壁之间，其可不谨。

赞曰：

子夏有言，贤贤易色，先圣之训，必曰好德，哲妇倾城，贤德之贼，心失其正，至于狂惑，降志辱身，一念之忒。

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九

负他货财，愿他身死，

传曰：李约为兵部员外郎，尝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约相见。既至，乃以一夜光遗约，且以二女为托，女皆绝色。明日胡死，财宝数万，一舟之人莫不窥覬。约乃悉籍其数寄之于官，一女立为配，乃殓。当殓之时，复以所得夜光舍之，人无见者。其后胡属来理财宝，约请官发视，夜光在焉。一时士夫莫不称叹。魏子都暮行，逢一书生陪于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马为之抚摩，俄顷遂卒。视其囊中乃有一卷素书，十饼黄金。子都为卖其二，以办葬事，余八枕其脑下，素书置之其傍。后数年，有从子都问尸所在，子都引至墓下，既而发开，金书俱在。子都声名由是大振。此皆前辈盛美载之方册，铎铎炳耀荡人耳目。固非负他货财愿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然亦不可不略举一二，庶皆知戒。永嘉有徐辉者，以贾贩为业。尝在丹阳贷一大狙，钱一千余贯，未及偿而狙死，遂默不言，狙家不知亦不复索。其后辉生一子颇聪俊，辉切爱之。八岁乃病，召医市药所费不可胜计，久而货财耗尽，病犹未较。病子一日忽语辉所亲尼湿师曰：“我欲归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如此爱汝，汝复何归？”子曰：“我乃丹阳人也，昔徐公贷我钱千缗，幸我死不偿。今故托生其家，自来取之耳。”言讫遂绝。又有白元通者，尝欠东市杨筠见钱五贯四百文，未偿而筠忽死，遂昧其事。死后乃生筠家为驴，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语：“我乃白元通也。只为欠尔父见钱五贯四百文遂至如此，今南市卖麸家亦欠我钱正如其数，可速卖我于彼，得钱偿尔债，便了也。”筠子如其言，两日驴死。然则负他货财愿他身死岂遂已乎。

赞曰：

子胥报德，捐金于濫，季札许剑，冢木是挂，在亡虽殊，我心匪懈，寄命托孤，名节攸赖，欺死之人，蝇蚋所囓。

干求不遂，便即咒恨，

传曰：不知愧耻，惟务干求，自非廉士。若以不遂而便即咒恨，尤小人也。乌得韩昌黎责己待人之说，范忠宣责人恕己之说，而告之哉。昌黎曰：“君子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恕，重以周，故不急轻以恕，故人乐为善。”忠宣曰：“吾平生所学，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尽。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也。”又尝戒其子弟曰：“人虽至愚，至于责人则明；人虽至明，至于恕己则昏。尔曹但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圣贤地位不患不到。”事干求者能晓此乎，求之世间其不手，干求者诚亦鲜矣。请为更举一二，庶皆知愧。扈郎中襄尝语人曰：“昔知苏州吴县，苏州士夫寓居者众，其于请求莫不皆尔。惟致政大监富严三年，未尝有一事相委。”丘太博舜卿亦言尝知洪州新建县，洪之右族多挠官政，惟致政郎中王述安贫杜门，衣食不足，未始告人。二公廉节可谓过人，贤矣哉！

赞曰：

是心无欲，如水之平，一或有求，波浪勃兴，视彼从违，起吾爱憎，少拂其意，怨怒相乘，盖亦反思，欲窒忿恚。

见他失便，便说他过，

传曰：为人而偶至失便，亦其灾也。其可便说其过，若说其过即是幸灾乐祸。况太上明以戒人，是可为乎？昔何申锡将拜命，忽得疾遂死，妻哭之恸。其嫂有姓赵者从其旁沮曰：“尔夫生平之日恣游妓馆，视尔旁若无人，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即爱歇不复追忆。一夕赵氏忽梦申锡曰：“死生有命，何可笑人尔。亦只余四年，死时更不如我赵氏。”惊觉大惧，及期果然。盖死之时，其夫远出未归，庶生二子皆亦痴幼，真不如也。李熊最能文，笃于孝而敏于行，乡里称之。无何得疾，一剂之失，遂至不起。妻虽有孕，儿犹未生，举家惊忧，罔知所措。其妹婿有何时者，乃扬言于外曰：“此郎平日自称善处置事，此时为我处看。”识者闻之，莫不薄其为人。越明年，其身亦死。然则见其失便是可说乎，我之为人果无过乎。

赞曰：

孟明一眚，终以霸秦，四十九非，遽得日新，跬步有失，未足观人，从而下石，奚其不仁，是谓乐祸，灾及其身。

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

传曰：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郤子登，妇人笑，郤子怒。成公二年，遂有伐齐之举。郭子仪病甚，百官造省者踵至，姬侍满前，未尝屏去。及卢杞至，则悉屏之，或问其故，子仪曰：“彼外陋中险，左右一见必至笑侮，异日得权吾族无遗类矣。”子仪卓识，其与顷公便自万远。又如平原君美人笑躡者桀黜行汲而被诛，赵县人笑孟尝君为眇小丈夫而被杀。此皆前车覆辙，为可戒者。惜人莫悟人之有立在乎器识，初不在于体相。体相虽劣，而器识有余，其可轻乎？昔卢携风貌不扬，语又不正，呼其名携为髻，盖短舌也。尝以文上尚书韦宙，韦氏子弟辄肆轻侮，宙曰：“卢虽人物不扬，观其文章有首有尾，异日必贵。”其后卢果策名立登廊庙，奖拔京兆，至为福建观察。王冀公钦若，神貌疏瘦，举止山野，复赘于颈。尝以文谒钱公希白，希白颇蔑视之。适有术者在坐，乃惊叹曰：“此乃人中之贵，何可轻也。”公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术者曰：“第恐不免，事不远矣。”不数年，果登台辅。孙文懿公亦风貌不扬，尝赴试京师，诣县乞判凭卖田，邑尉李昭言戏曰：“似君人物有几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第，不数年判审官。是时昭言方以选人赴调，一见大惭乃归。侯元功亦貌陋形劣，初预荐，乡人以年长貌丑不足敬。轻薄子

作纸鸢，画其形于上，引线放之。元功适见，乃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曰：“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未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执政。然则见他体相不具是可笑乎。

赞曰：

圣人践形，不以貌具，尊足者存，盲心是惧，未知巖巖，或失子羽，美好长大，智族为辅，指不若人，奚必知恶。

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

传曰：见他才能可称而抑之，此特小人忌前，非君子之所敢为也。王文公旦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劳勉数四，曰：“卿万一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公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上曰：“奈刚褊何。”公曰：“若他人，则非臣所知。”准遂大拜。吕申公乞致事，上曰：“卿既不可留，谁可代者？”公曰：“陛下必欲用英俊经纶之士，臣所不知。如欲图任老成镇静百度，周知天下良苦，无若尧佐。”陈遂大拜。钱枢密若水，喜汲引士类，孜孜靡倦，后进多出其门。欧阳文忠修喜推毂贤士，未尝有忌前好胜之心。苗待制时中为司农丞，体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第事，书成上之，荐能吏十有余人，后皆进用。杜祁公衍历知州，提转安抚其有文学政事殊行绝德，虽不识面，未尝不随能引用。孙中丞扑与唐介具中复，初不相识，但闻其幼正，遂力荐之，及为御史皆有风力。章郇公与文潞公初不识面，但闻其磊落，一见即力荐之。其后出将入相，果有过人。张忠定咏与张希颜声迹莫闻，但因殿直范延贵言其桥道驿传皆完葺，田莱垦辟，野无堕农，肆无赌博，市易不争，更鼓分明，乃大笑曰：“希颜固能吏，天使亦好官员。”即日同荐，后皆有称。若诸君者，其于才能肯抑之乎。

赞曰：

天之生才，将使用世，所贵先达，崇奖后继，祁奚举仇，祐甫拔滞，治功斯立，国事以济，嫉贤忌能，鲜不阶厉。

埋蛊厌人，

传曰：按《玄都律》，过满二千七百为一害。害者，家出巫男覡女。然则生为巫覡，已是先世获罪之人，今子此生又复为人埋蛊厌人，即是益重其过。异日从坠又岂今世之比乎。当知沦入三恶，其速如箭，真所谓呜呼哀哉者也。昔简州知郡季南寿被摄至阴司，断一阴狱。其狱乃熙州巫王自成发遣鬼兵残害高震家二小口，又残害张元家数头牛畜，南寿准律书断云：王自成辄行邪法，残害生人及诸牛畜，合以铁杖决脊，送下无间，备受众苦，无间罪毕，又当配为外道孤魂，一家子孙悉令沦坠，所有门户亦当磨灭。然则埋蛊厌人是可为乎？又有起心而使之为者，则其罪又当重于巫也。按《妖怪录》，昔吕用之伏诛，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一枚铜人，长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贯长钉，背上疏列高骈乡贯里官品姓字，为厌胜法。是以高骈每为用之所制。呜呼，高骈既为用之所制，用之奚为而又及于戮乎。当知埋蛊厌人未必果能害人，适所以自速其祸，戒哉。

赞曰：

巫蛊之兴，汉几中绝，信惑左道，其祸斯烈，傅奕试咒，胡僧反蹶，守用鬼兵，凝之死越，矢激则反，只自作孽。

用药杀树。

传曰：用药杀树，太上书以为戒者，不欲伤物之生也。是以辛灵以扶正草木而能得仙，高柴以方长不折而孔子特称其行，然则用药杀树不获罪乎？不闻伊钵龙王以伤损树叶而堕入龙趣，太一洞龙以发怒伤稼而谪受马形乎？大抵大道好生，虽一物亦不可辄伤其生。况树木中亦有圣人托生其中，如《水经》所载伊尹生于空桑是也。又有修行错路，精神飞入其中，如《业报经》所谓韩元寿化为木精是也。又有中含灵性，无异于人，如钱师

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窃树起祸而先为树神所知，如钱仁伉所窃牡丹是也。上文数事，姑置勿论，请以钱师愈钱仁伉二事言之，庶皆知戒。昔东峡山飞来殿有一古松，大观间为皇城使钱师愈从者斧其根，脂遂流溢。越明年，殿直钱吉过寺，夜梦一老叟告曰：“吾非圆首方足，特植物中含灵性者，昨被钱师愈者斧吾膝取脂代烛，今尚流血。幸君为吾告长老，令急补治，庶几不为盲风摇撼，得终天年，拜赐不浅。”吉黎明遂行，不及告，及见县令钱镒因与言之。镒至寺验视，与吉所说无异，急为浚之。元帅府检校司徒钱仁伉所居，与中军都虞候金沼相邻，沼家有一本牡丹。每花开无虑三百余朵，色丹如血，棱如金含加以瓶子，顶上各有丝纹，一一如自然蛱蝶之状，真奇品也。每开必张宴，伉必与坐。一夕伉乃洪饮，击剑解服中单，背负大篮，腰插匕首，逾墙而入，窃取而归。沼不知也。当窃取时，空中有声，细如蜂蝇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风。明年三月里，朵朵断肠红。”明年花开，沼乃张宴，伉亦与坐，一见大怒，既归以刃决肠而卒。果符诗中之语。呜呼，钱伉为花而死，神已先知于窃花之时，然则用药杀树是可为乎？

赞曰：

仁及草木，王业兴周，荟蔚朝隋，诗人隐忧，天壤生植，和气所游，非理戕贼，无异断沟，社栎见梦，寓言匪浮。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

恚怒师傅，

传曰：李至阳作《亢宫赋》，其序略云：予少时苦羸疾，殆不胜衣，庚寅冬至梦一道宫金碧明焕，一巨殿一宝床岿然其中，一金龙蟠踞其上，碧髯金鬣，光体天地。旁有一道士转盼若电，顾谓予曰：“此亢宫也。大象无停轮，宜远拜之，汝他日当事此龙，积疾亦愈。”予将拜之，龙辄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为皇太子，命公与李沆同为宾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德重望不可轻待，吾选正臣辅导于汝，宗基固本吾无虑矣。”真宗恭禀皇训，见必先拜，果符亢宫之梦。杨砺未显时，尝寓居僧舍。一夕梦至一府，一衣冠状貌甚古，引砺至一宫殿，有三十余真人皆王者服，秉圭南向而坐。砺因拜之，最上一人前列一案，案上皆簿籍，横列世人姓字。砺窃视乃见己名独冠其首，因再拜请问休咎。专案者指示一人谓曰：“此来和天尊也，异日当为汝主。”其后砺为襄王记室，归语其子曰：“吾观襄王仪表真所梦来和天尊也。”然则为帝师傅，岂偶然哉。随事谏正自当如此，何可恚怒？圣君明主必不然也。姑置勿论，请以一二善教导者言之，庶为师傅，者皆益加奋励，不以恚怒而辄挫其志，不以束脩多寡而辄二其心。昔邓至善教导，又能遇人以诚，其后子孙皆跻旂仕。熙宁九年，神宗御集英第进士时，长子绾已为翰林学士，侍立上前，及唱名至其季弟绩，绾下殿谢。又唱名至其二孙，又下殿谢。上顾而笑，王恭公从旁称美，曰：“此其父邓至善尽诚教导所致也。”王文康公（英宗御后）其父本以教授村童为业，过三十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文康也。以贫甚不能养，舍与西寺僧为重。僧教令读书，且以钱帛资助，竟登高第。举贤良方正，拜枢密，迁给事，历群牧及中丞，继以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俄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二子，季子益柔官至龙图阁学士。有能名孙男二人，谨言谨行皆为大夫，与康节诸君游亦有贤德。然则为师傅者其获报岂为小乎。大抵世人薄福开悟者少，迷惑者多，我能方便劝导，临机有悟，只字皆师。一句入神，万劫为种，此天所以炽其报也。不闻严君平以能导人于善而能立证仙阶，葛孝先以与人好说好货而亦能度世乎？此则又非但得子孙贵显而已也。

赞曰：

万乘之主，臣所受教，矧惟后学，可无则效，传道解惑，训以忠孝，悦而诚服，恭匪笑貌，忿傲一萌，心独无忤。

抵触父兄，

传曰：孔子作《孝经》，每夕必簪纁笔，衣绛单衣，面向北辰，磬折良久乃拜。曾子抱《河洛》，七十二子皆从，盖有祷也。及作《春秋》亦复如是。一夕梦有一道黑气从斗而下，直落案前，既开，乃微旨也。当知二书旨意，即斗极旨意。斗极位次玉皇德符大道，持大造之柄，为三界之尊。斗极所予，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为福也；斗极所夺，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为罪也。然则二书之训，是可叛乎？又按佛书，佛告阿难左肩担父，右肩担母，如是绕须弥山百千万匝，流血没踝犹不足以报其一日乳哺之恩，岂应轻出一语恚怒。又云父母生养劬劳辛苦，十月妊娠，三年乳哺，长养教诲，艰苦备尝，冀其成立，才艺过人，以是恩念，昊天难报。又云若能供养父母及家尊长，柔和恭逊，离粗言两舌，弃舍嗔吝，常修真实，信能行此七法，定为三十三天称叹，接引使居其处。然则父兄可抵触乎？昔张义每旦必告天谢愆，一日被摄至阴司，阴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余一事不勾。细视乃义少时，于刘禾处张目反顾其父又微骂数语，以此不赦，盖天律不孝之罪不通忏悔故也。义大惧，即日削发为僧，入山修道。又有李登者，以四举不第，远谒叶靖天师请问休咎。靖默坐良久，曰：“汝曾侵占汝兄屋基，又敢兴讼，至令受辱，上帝已削汝禄籍矣。”后果无成而卒。于此益知人于父兄真不可辄抵触也。

赞曰：

父顽母嚚，负罪引慝，小弃匪怨，弯弓而射，不友不慈，正用吾力，至诚所感，天理融液，未克己私，造次荆棘。

强取强求，

传曰：强取强求，求之世间多有如此。是以神仙试人，试多不过。昔曾慥于药市遇一道人，风貌甚古，手挈大瓢，中贮斗粟杂以一丹，告众人曰：“吾今信手捻出，每人授汝一粒，只看有福当得吾丹。”自旦至暮斗粟已尽，而一丹独存，乃大笑世之无人，遂置丹于玉局枯棕树下。明日棕遂敷荣，方知道人乃吕翁也。大抵世人愚迷，作福者少，以福薄故无自超度。况此阡陌波汲汲尤难其入，真入之意岂欲以此而激发之耳。请为更陈一二，庶几强取强求者稍知愧耻。昔孙泰于义兴军置一庄，钱已支半，忽闻有老姬长恸数声，因召问之。则曰：“老妇逮事君翁于此积有年矣，不幸子孙不肖，遽至破卖，不无悲耳。”泰为惻然，明日即求出宅，复令其子掌之。自此不复再至，其后有子名展，进士及第，入为省郎。张正议问与种世衡善，及持父丧，世衡遗以汝州田十顷，固辞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用父命不复受，荒废者凡五十年。元丰中，郡守刘斐请以田给州学，朝廷不许，命还种氏。刘秘丞道原家极贫，然一文不敢妄取于人。冬寒，归自洛阳，皆无其具，司马温公以一二衣袜及一事貂褥赠之，固辞，强之乃受。及至颍川，悉封以反，温公叹曰：“于光不受于他人其肯受乎。”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为御史杂知，因上言请太后还政，谪守兴化，暴死于室。郡僚及乡之贤者怜之，相与率钱数十万以赠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母曰：“先人忠节，名闻天下，今不幸以直言谪死，且君子不家于丧，此钱决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不谢遗之，送者固请，一文竟不肯受。求之天下有几人耶？舍此一报身后，安知不为吕翁收录耶。

赞曰：

负蠹困载，壁蜗高粘，物贪犹尔，人欲可占，而况天道，亏盈益谦，器满则覆，露行必沾，何以见伐，虞公无厌。

好侵好夺，

传曰：涂定辞得道者也，居一石室，家贮五十万钱，戒家人无妄取。去世数日前乃归语家人曰：“吾平生买物必过所售价与之，冀其间以多为辞，即以所贮钱赏其廉。今终吾身竟无一人以多为辞者，信知廉于财者世俗果无人也。”窃尝静观廉于财者固少，而好侵好夺者何其多耶。惜其莫悟，我今好侵好夺，按如佛说与盗贼同，异日受生便当得贫贱之

报。孰谓为不然乎，况有冥讼，卒未可脱。昔陆茂与留质邻居，茂不已侵占其地，质以文契囊损官不能辩，竟为所侵。茂死数年，僧有怀德者以病入冥，见茂桎梏受捶因问其故。乃曰：“只为侵占留质宅基，今尚拘此。和尚若还，切告为吾说与家人，急令割还，庶几早得出离。”僧还，言之家人，即日割还，质家坚不肯受，地遂成墟。郁丙亦与张先邻居，忽遭回禄俱成灰烬，先死数年。同邑有汤福者以病人冥，丙见福泣曰：“吾旧与张先邻居，吾屋柱址已尽吾界，檐溜所滴实张先所有，吾利其地，巧讼于官竟强夺之。所夺不过三尺，而幽冥之谴不谓乃尔。吾今已伏辜矣。约使家人还之，然张先之子见已徙居陕府，吾儿亦流落寓居建昌。况幽冥路隔，加以道路遥远，非君无以通达此意，切告为吾一出拉吾儿令急割还，庶几一段事了，不然拘此无由出离。”福还言之，由是传播。呜呼，二人报应昭彰如是，岂阴司故以警于世耶？当知好侵好夺无有不招恶报。

赞曰：

争田逊畔，一念权舆，争则不足，逊则有余，意见少差，隘旷顿殊，蜗角所竞，蚊睫之居，达人大观，八荒为衢。

虏掠至富，

传曰：所谓虏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但凡处官而侵渔百姓，剽窃公帑，即虏掠也。不闻扑满之说乎？按《西京杂记》，在汉书名之曰‘瓶’，颜师古释‘瓶也’。其瓶以陶为之，有窍可内而不可出，人以贮钱，逮其满，扑而取之，故云‘扑满’。多藏厚亡，岂不然乎？当其聚时惟恐不满，泊至钱满扑碎乃已，瓶破钱尽两皆成空。昔刘承勋为德昌官使，李氏承吴王基绪保有江左，久笼山泽之利，国帑甚富。德昌官乃其外府也，金帛多贮其中，簿籍散乱不可钩考。承勋专掌库事，乃盗用无算，穷奢极侈，富冠一时。家畜声妓多至百数，尝指妓中一青衣曰：“此女奴教其优剧，止学师巫持刀救水一艺，所费已二千余缗。”即此而观富可知也。及金陵平，太祖薄其为人，止令为一镇将，竟至贫困饿死街中。然则虏掠至富终能享乎？况身后之报有三恶险道为可畏者。按《成都记》，昔文潞公出判长安，一日到奔牛堰，堰牛作人语称潞公名曰：“我与文彦博二十年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复出见之。”堰卒以告，公命牵至，牛一见公即伏地垂头，泪下如雨，鞭亦不起。公大叹曰：“此公平生好偷官钱，今日果获此报。”因命宅库支与二十贯钱，俾增其料。当知虏掠至富徒自坠也。

赞曰：

不辩礼义，万钟盗粟，白昼攫金，御人于国，棣而藏诸，惟恐不足，施及孙子，田庐是鬻，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巧诈求迁。

传曰：幼而学之，壮而行之，贵行己也。况登仕版又与处乡不同，忠直公廉乃吾本事。今也，求迁而先济以巧诈，则心术已自不是，置之廊庙能忠直乎，出而临民能公廉乎？奸邪倾，夺鬲茸狙佞，正是此辈。是以太上特著于篇，而前辈大老亦多抑而不用。若夫恬退之士，则道充乎内，用见乎外，其铢视轩冕，尘视金玉，虽欲处以要职不由其道亦不进也。李垂明道中知绛州，解官归阙，阁门祗候李康伯谒曰：“舜工文学议论称于天下，诸公皆欲以制诰处公，惟宰相以未曾相识，故未获耳。盍一见之？”垂曰：“我若谒丁崖州，则乾兴初已为翰林学士矣。今已老大，每见大臣不法辄面折之，安能随群逐队，趋炎附热，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侯叔献初为一尉，县多盗贼。一日有强盗十六人经其邑，叔献尽擒获，亲押至府。时季绶尹开封慰谕之，曰：“公之才能吾所深知，可一见本府推官，当与同状论荐。”叔献曰：“本以公事至府，事毕归邑，若投谒求荐非某志也。”竟不一见。谭端明世勛为秘书正字，时蔡京得政，其子攸提举修书馆中，谄事者皆越次升擢，独世勛编书竟日泊如也，六年不迁一官。狄密学在河中时，内臣旁午有矜权宠者欲引援之，斐答以他语，已而谓所亲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至侍从，晚节安能夤缘近幸以希进哉。”即谢绝之。呜呼，若数君者恬退如此，而擢用乃如此，岂待巧诈而后然耶。

赞曰：

惟器与名，天命天秩，惟德与才，名器不失，为臣之道，公廉忠实，刘晔忧死，败于智术，丁谓巧心，终于贬黜。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一

赏罚不平，

传曰：按《大藏》，天地初判，便有男女以资生。故各贪积聚，以积聚故遂相侵盗，以不盗故相与推一。智者立之为王，使主赏罚，号曰平等。然则赏罚为用非今日矣。昔王叟最有胆气，每以赏罚不平老于行伍为恨，或闻妖怪诞妄之事，即扼腕切齿，思欲除之。久闻翊圣真君灵异，因求出籍。日奉香火，早晚两时必再拜殿下，抗声告曰：“不平之事实所不甘，今已老矣，身死之后愿得伏事左右，以备驱策。”真君许之。死后数年有设醮于殿上者，忽闻空中有声曰：“何不召吾道士张守真？”曰：“真君之下从来止供养四位，不知君是何神？愿显名字。”俄又言曰：“吾乃昔日王叟也，已蒙真君收录，使掌铁轮位，在四将军下，后有醮祭无相忘也。”呜呼，王叟发愿如是，而真君收录果如是，孰谓赏罚不平上真不得而主知乎？大抵赏也者，所以劝功；罚也者，所以惩恶。若舍赏罚，何以劝惩，此太上所以著之于篇而真君所以收录王叟也。请为更举一二，庶后之主兵柄者皆知取法。刘旰之役军士，争挈人头以求赏给，乖崖曰：“当奔突交战之时岂暇获其首级，此必死后剪来。知后是谁？”段伦曰：“学士此言果神明也。”当时随伦为先锋，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主帅已令赴营将理，公曰：“可悉昇来。”既至，先录其功，带首级者次之。于是军情大惬，以为赏罚至当，相顾欢跃。甘陵之役，惟定兵邀赏，怨愤几至噪于城下。时韩魏公为帅，裁以兵律，察其横于军中不可教者，摔首斩于军门，士有死于阵者厚贖其家，恤其孤使继衣廩。恩威既信，士气百倍。然则赏罚可不平乎？

赞曰：

赏罚在天，福善祸淫，赏罚在人，信如石金，彼则自取，我何容心，惩劝失当，乱亡相寻，明效大验，著在古今。

逸乐过节，

传曰：志公和尚与梁武皇帝论及乐事，请帝出死囚数人以验其说。既而命囚各持满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当贷汝死。”继命作乐以动其心，良久视之无一溢者。帝乃叹曰：“汝闻乐乎？”曰：“不闻。”师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闻乐？陛下若亦如此常怀畏惧，则逸乐之心自然不生。”慧远禅师语大尹张秘曰：“逆境易打，顺境难打。逆我意者，只消一个忍字，不片时间便过了，若遇顺境则诸事顺，适我意无你回避处，譬如磁石与针相逢，不觉不知定是合做一处。无情之物尚犹如此，况我有情全身在情里作活计者耶？”二师之言可谓至矣。大抵人处顺境，心无恐惧，其于逸乐不能无失。昔蒋希鲁知成都，妓籍中有陈凤仪者，姿技绝人。希鲁爱之，每宴席未尝离侧。以此招谤，朝廷知之，及谪公为代，颇惩其失，虽妓女满前未尝一顾。一日因宴客襟纽偶脱，自上弗获，凤仪从旁上之，公转乡微笑，凤仪曰：“相公亦有觑人时耶。”自此意惬，即多与语，有飞语闻朝廷，因令御史何郯密察其事。郯至汉州，见妓女有杨其姓者，舞态颇妙，偶曰所谓杨台柳也，以此一语，人因传之，遂达圣听。然则逸乐之地可不谨乎。二公尚尔，况余入乎。是以杜正献衍食于家，惟一面一饭，或羹其俭，则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寿福冠冕服用皆国家所有，一旦去身复一措大，何以自奉。范文正公仲淹尝自言曰，吾每夜就寝必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书所为之事，若相称则鼾睡熟寐，无复愧耻。苟或不然，则终夜不能安枕。吕申公公著每自言曰，好衣不近节士体，梁谷似怕腹中书。富郑公弼亦曰，守口如瓶，防患如城，谨畏如此，有逸乐乎，况过节乎？当知前辈行持本自如此，非独二师言为然也。

赞曰：

居无求安，仁亦用力，大禹乘橈，陶侃运甓，楚祸日戒，易厉夕惕，我独何人，弛然寝食，昔贤有训，寸阴尺璧。

苛虐其下，

传曰：处官而酷责吏民，主家而过挞婢仆，皆苛虐也。不闻王君贶之父，以平生仕宦棒不妄施，有子八人皆登仕版，而君贶又为天下第一乎？又不闻袁廓之母，以平生过挞婢仆，死后乃堕地狱备受众苦乎？此皆善恶果报显显为可戒者。又有一等过挞孕妾之人，未言孕妾腹中之子先已受害，绝人后嗣罪岂轻乎？惜其莫悟我今无子彼乃有之即因果也。我必欲有，果能有乎？必欲使无，彼果无乎？况嗣续事大，予夺由天，造化自有妙处。昔费孝先以卦影著名，时奉礼郎扬绍言因诣其肆，求决一卦，视影乃二妇人共生一子。绍言大惊，告以实曰：“某艰于得子，因置一妾，今妾有孕而老妇亦孕，岂此是耶？”孝先曰：“姑验之。”及妾临产，午夜乏人，妻自抱持，子生而妻腹亦失。岂妾当生子其妻不能无语故亦孕之姑以塞其意乎？造物玄妙，其巧如此。佛言处于富贵为人之上，好行鞭扑恣行捶打，死堕地狱，数千万岁受诸苦毒；地狱罪毕，生水牛中，贯穿鼻孔，挽船牵车，大杖打扑，偿其宿业。又曰身生恶疮，以鞭挞众生故。然则吏卒婢仆可苛虐乎，况孕妾乎。佛语如是，而太上之语亦如是，其可不戒。

赞曰：

公侯士庶，第级相承，舆台牧圉，奔走服乘，分虽有异，情则可矜，夷蛮闽隶，列于礼经，彼亦人子，仁哉渊明。

恐吓于他，

传曰：观音菩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以无畏施于众生，得证圆通，斯为第一。是故阎浮众生皆号之为施无畏者。然则恐吓于他者当如何哉？是以君子不为，每遇人有怖畏，无不力行安慰。惜其不知，好惊怖人，一死之后便当生为獐鹿。夫獐鹿为物，昼则避畏诸兽，动辄惊走，睡则挂角树枝弓曲而睡，睡即手足惊散。既惊复睡，既睡复惊，自昏达旦竟无一睡之安。盖其报也。其有居人之上而恐吓于他，乃至保头吏卒，及诸恶少肆行恐吓以图利者，岂晓此哉。不闻李舜卿以佃户张三欠租，必欲令还，遂至自经；孙季明以女使来喜与小奴作过，必欲研究，寻亦投水而死。未言身后果报，时下已自不安。虽其自杀，实我杀之，试取太上《业报因缘经》一观，当知此言不妄。

赞曰：

古者善政，莫如人安，鸿雁还定，蛇蛟结蟠，悍吏叫号，股栗胆寒，善良气塞，骇惧百端，孰任其责，字民之官。

怨天尤人，

传曰：阎浮世界素号阨隘，人处其中安得每事称意。其不称意者，乃其分也。大抵积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然则天可怨乎，人可尤乎？非徒无益，适所以自及于祸。昔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举不第洒洒骂天。太平兴国初羁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纸从空而下，落于马前，昂取视之，皆黄字天篆，乃上帝谴昂之词。昂素精篆籀，读毕怒曰：“何浪语也！”擘扯掷之，跃马而去。俄顷片云忽起，雨亦随至。霹雳一声，则人马俱仆，昂遂震死。仆夫收拾行装急奔前店，则风清日丽，了无纤翳。著作佐郎焦俊明早岁登第，久而不迁，每以轹轳怨天，寻又上章致祷。是夕即有一幅素书坠于炉前，细视乃天篆一十六字。俊明不能辨，闻何仙姑有道，持往问之。姑曰：“此天篆，不必问。”俊明苦告，乃曰：“盖云受金五两，折算十年，枉杀一人，死后处分。果有诸乎？”俊明语塞不能对。当知人须自省，不可辄怨尤也。

赞曰：

楚求诸侯，投龟而诟，绍衮官渡，田丰不宥，亮败祈山，痛自引咎，三数其罪，于

夏敬受，试观诸人，孰贤孰否。

诃风骂雨，

传曰：孔子曰：迅雷风烈必变。又曰：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盖畏天也。岂若小民夏暑雨惟曰怨，冬祁寒亦惟曰怨乎。惜人不知风者天地之使，天有八风应乎八节。阴阳以之变化，万物以之生育，是故王者顺八风行八政当八卦。立春日条风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日明庶风至，正封疆修田畴；立夏日清明风至，出币帛礼诸侯；夏至日景风至，辩大将封有功；立秋日凉风至，报一切祀四乡；秋分日阊阖风至，解悬垂不张琴瑟；立冬日不周风至，修城郭守边城；冬至日广莫风至，诛有罪断大刑。雨者，河伯之使，其神素衣玄冠乘朱鬣白马，其众皆有两队，一名左落千，一名右落千，每队各有五万军马簇于云端下。其雨种雨队在前，风车在后，雨之多少各有其数。雨种有二：一如世之马牙硝，名曰干雨；一则以二小项瓶儿中贮人间少水，即常时所降雨也。太上曰：“吾自造化天地以来，或号元始，或号虚皇，在雨中即为雨师，在风中即为风伯。”然则风雨之过可诃骂乎？昔太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一夕梦一美妇人当道哭曰：“妾乃东海太上神女，嫁为西海之妇。灌坛正当归宁之路，其令有德，不敢以疾风暴雨过，何日可得归耶？”文王明日即召太公，太公出境不数里，则风雨已大至矣。世之诃风骂雨者有德如太公乎。

赞曰：

尧舜之世，十雨五风，洪范咎证，曰狂曰蒙，人事不修，变异乃逢，敬天之怒，寅果严恭，惟曰怨咨，小民之恫。

斗合争讼，

传曰：曾子曰：犯而不校。老子曰：上士不争。佛氏曰：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又曰：六度万行，忍为第一。昔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家而问本末，公艺书“忍”字以对，高宗为之感泣，赐以缣帛而去。则知凡事有不平者，忍之可也。不忍必至于争，争之不止，必形于讼，讼之有司，则遭禁锢囚系者有之，笞捶敲榜者有之，伤肌肤残手足者有之。其耻辱痛楚莫得以告，父母与之忧戚，妻子与之涕泣，兄弟与之惊惶，亲旧与之叹息，倾恹囊以求势援，具酒食以赂吏胥。幸而旬日事胜亦庶几矣，不幸积年累月翻来覆去，自邑而至郡，自郡而至监司，自监司而至台部。其所竞者甚小而所害者甚大，所争者不数缗而所费者已百倍。殆未免竭家财以用之，鬻田园以继之。于亲则失养，于妻则失爱，于子则失教。日不暇奔走于讼庭之间，受制于官吏之手，虽有高堂大厦安得而居乎，暖衣饱食又安得而自享乎。呜呼，争讼日甚，怨仇愈深，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使其初之能忍，其患必不至于此极也。虽然讼有出于不得已者，固人之所未免。况唆斗争竞，教人以讼而规求其财，以图口腹之欲，吾未见不殃及其身，又遗患于子孙矣。更请以一二释纷解斗者，言之庶几欲解不得，解者皆得遭值。经云：布施有二，财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然则法施功德岂为小哉。今于两地忿争，能以一语布施，使之两得安乐，亦法施也。昔李无竞调官东京，至朱仙镇，见二丐者争打于道曰：“我终年乞丐得钱数百，被你借用不肯还。”无竞见其殴击颇猛，因以己钱代偿。一乃舍去，一曰：“君能为吾解斗，真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访我必当有报。”无竞行既数里，复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谢我，岂异人乎？既至东都，乘暇访之，果得其人。延无竞至其庐，饮以酒，无竞辞，复进以桃，无竞重拂其意，略取二枚怀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崔炜于开元寺见一乞食老姬，足蹶覆人酒瓮，被当垆者殴击良苦。炜趋解曰：“酒直几钱？”当垆者曰：“直一贯。”炜即脱衣为之代偿。老姬不谢而去，异日复遇诸途，乃曰：“昨蒙为吾解难，不敢忘也。吾善治赘疣，今有越井岗艾少许，聊以为谢。若遇赘疣即可以此治之，不过一灼无不愈者。”其后遇一僧人赘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家，其家大富，主人有赘一灼亦愈。由是知名延之者众，一旦遂成富室。炜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复遇一人告曰：“老姬者，乃鲍姑也，鲍静女，葛

洪妻也。行此灸于南海者积有日矣。”然则见人争讼当斗合耶，即当解释耶？

赞曰：

理到之言，解纷排难，谗邪昵昵，亦足为间，疑忿友集，悔咎滋蔓，公子二争，卒为国患，吁嗟口给，贾福以贩。

妄逐朋党。

传曰：太上以二十四门简要摄念之法授普济真人，曰：好杀损伤以慈悲摄，偷盗劫夺以分义摄，邪淫放荡以贞洁摄，悭贪吝惜以布施摄，瞋怒斗争以欢喜摄，愚痴颠倒以方便摄，绮语浮华以简正摄，妄言虚诞以信顺摄，恶口咒诅以诵念摄，两舌骂詈以赞叹摄，饮酒食肉以斋戒摄，诽谤毁谤以讲说摄，踞傲轻慢以礼拜摄，刚强豪健以柔弱摄，不信罪福宿命以因缘摄，执系有无以中道摄，是非彼我以平等摄，贪浊污秽以清净摄，坚固不移以轮转摄，造作不休以无为摄，局守不变以圆通摄，躁竞不安以静定摄，忧悲不乐以逍遥摄，烦恼不释以解脱摄。大抵世人恶习卒未易除，是故太上开示此法使知摄制也。今乃妄逐朋党，不免绮语浮华，妄言虚诞两舌骂詈，是非彼我。按如此法，参以此篇，当知此曹皆当得罪于太上者也。不闻《朋党论》乎？论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欧阳之言可谓至矣。昔契丹与夏人大战于黄河外，时范文正公被命镇抚河东，请以兵从。杜正献公以契丹未必来兵，不可妄出。文正大怒，至以语侵正献。正献不以为恨，既而契丹果不来。若二公者，皆世俗指为朋党者也。至论国事，矛盾乃尔，党可逐乎？司马君实与范景仁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尝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同传，用舍大节皆不谋而同，所论三大事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后如左右手。”又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不同者姓也。”及论钟律则反复相非，终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虽同，非苟同也。党可逐乎？大抵人而处家，出而处乡，事无巨细，皆当付之公论，其可但以朋党辄妄逐乎？

赞曰：

言有是非，折之以理，人有异同，视其臧否，独立似介，或非端士，道同志合，必也君子，辨别正邪，朋党决矣。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二

用妻妾语，

传曰：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中下之人率以如此。若夫贤，妇岂其然乎？沈泽之年二十五即废学谋利，其妻石氏最贤，力谏不听。乃苦告翁姑曰：“新妇姑姊皆嫁为士人妻，今沈郎不肯读书，令媳妇归宁羞见亲戚。今日备束脯乞为择师勉令就学，不敢望其亨达，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门下亦贤夫矣。”翁姑从之。后五年，泽之果登第，官至正郎。贤矣哉，石氏言念如此而收效果如此。其不贤者曷不以此为法，而乃悍妒陷夫于恶乎？不闻水丘之事乎？度支员外郎王洙再娶高氏，前妻子经大不孝，奉养殊阙。洙死数年，经有二子皆已成立，相继暴卒。经亦丧明，始悔前非，克己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妇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诣母定省，高氏力止，终不辍。经卒，水丘妇亦病癯卒。若经者，真所谓用妻妾语违父母训者也。幸已知悔尚至如此，若不知悔更当如何。

赞曰：

赵衰守原，寺人荐进，问而得贤，犹不可训，阳之从阴，理则非顺，美甚徐公，言以私徇，谋及妇人，雍氏尤信。

违父母训，

传曰：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业，神乃入胎，依地水火风众缘和合，渐得增长。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调酪，三七日如鞋袜，四七日如温石，五七日有风触胎，名摄持两臂

两胫及头五种相现，六七日有风名旋转两手两脚四相现，八七日手足十指二十四相现，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大小便处九种相现，十七日有风名普门吹令坚实及生五脏，十一七日上下气通，十二七日大小肠生，十三七日渐知饥渴饮食滋味皆从脐入，十四七日身前后及左右二边各生一百五十条脉，十五七日又生二十种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气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风名甘露，皆为安置二眼通诸出入息气，十七七日有风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胸臆一切合入之处皆得通滑，十八七日有风名无垢能令六根清静，十九七日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种报曰身曰命曰意，二十七日有风名坚固，二脚二十指节乃至一身二百大骨及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日有风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风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肤光悦，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润，二十六七日发毛爪甲皆与脉通，二十七七日发毛爪甲悉皆成就。母所饮食行住坐卧，儿皆辛苦。二十八七日生屋园池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随自业或薰或白，三十七日薰白相现，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渐得增长，三十五七日支体具足，三十六七日不乐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净臭秽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风名篮花，能令长舒两臂转身向下，次有一风名趋下，能令头下足上，以向生门。然则父母生育，功侔造化，其为恩也，岂为小哉！洎至生矣，又须湔濯以时，乳哺无缺，疾病救疗，临履扶持，然后得成为人。既成人矣，又须男教以学，女则教以女工。迤邐长成，婚嫁时至，择婚办嫁，耗精损神，事尚未周，晚景已逼，况人命无常，流光易失，今日虽存，明日难保，正令曾闵报德之日，已自不多，万一蹉过，生死永隔，不复永报之日。苟有训诲，其可辄有所违。昔刘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侍汤药。母不乐往，妻甚悍，刘不能制。母死乃大骂曰：“我必诉汝于阴。”不数日妻卒，数日刘卒。妻方大殓，忽雷霆一声，腹皆拆裂，臭闻数里。虽至亲亦皆走避，无一在者。然则用妻妾语，违父母训是可然乎？（元漏七七，今用《法苑珠林》：“其日手足掌生。”）

赞曰：

厉入生子，恐肖其貌，欲其凤成，古有胎教，舍曰晋言，无匪忠告，袖简当持，义方宜蹈，为人子者，胡不慙慙。

得新忘故，

传曰：谢少原之妇刈薪而失簪，哭甚哀。或问其故，则曰不忘旧也。此事遂收入《文选》。魏王与龙阳君共船，钓鱼得十余枚，尽弃之。君乃泣曰：“王始得鱼甚喜，后得益多，遂至弃前所得。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内美人甚多，闻臣得幸必褰裳而趋，臣亦同所得鱼，将弃去矣，乌得无涕。”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此亦收入《文选》。大抵入贵不忘其初，得新忘故即忘初也。造怨掇祸端起乎此，孰谓无害乎？昔张文节在政府，国封时节入见庄献，庄献见其二婢陋甚，因命国封令为别置少者，国封如戒。文节一见，乃指二老婢谓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遂出之，则无所归矣。如今姝者皆未笄，嫁与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老翁何益于事，即日面奏嫁之。”范文正以吏部员外郎出守时，有三婢从。及官太历二府乃至薨，凡十年不增一入，亦未尝辄易。贤矣哉，此固厚德，然不足以尽二公盛美，即此而观则其他皆可知也。

赞曰：

故旧不遗，民德归厚，帷盖不弃，犹念其久，糟糠之妻，贫贱之友，故剑弗求，短繁何有，世事或然，天理则否。

口是心非，

传曰：《论语》一书，“学而时习”一语独冠其首。大抵学贵乎习，不习不足为学。念起于中，即念而习事至于前，即事而习，即时习也。所谓学也，不惟读书，但凡入孝出悌，泛爱谨信，乃至亲仁皆为学也。惜人不此是习，而乃以口是心非为习。不闻《楞严》所谓淫习、贪习、慢习、瞋习、诈习、逛习、怨习、见习、枉习、谄习，如是十习，死后皆当受地狱六

畜之报。昔庾道季以久病，酳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身处阳官，贵势不能顺天用法，愤愤慢信，心口不同，自少及长善功无一，积恶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修德以求济免，不已晚乎？”数日果卒。呜呼，当其口是心非时安知已得罪于天乎！

赞曰：

颜子之过，于心不贰，言出于口，乃与心异，方其矢词，宁不内愧，鹿马附奸，凤爵献媚，又其甚者，足香之类。

贪冒于财，欺罔于上，

传曰：忠也，廉也，人臣大节。今乃贪冒其财，而又敢欺罔其上，所为如是，臣节安在？多见旋踵破败而子孙狼狽者必矣。昔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饷翰。翰必连器皿合圆悉留之，既而纯银果合都尽，间用棱合即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工匠锻金造器用，犹不足一日宴，于便殿出两副水晶盘盏以为饮器，翰屡目之。因以赐翰，犹曰：“此珍异之物，归当以献天子。父母若见，必欲取之，奈何？”中主又加赐二副。前后所获无虑数十万，及南征所掠金宝亦巨万，且上言曰：“臣于颍州造一佛寺，乡见庐山东林寺，寺有五百铁罗汉，愿载以归。”上许之，于是调发官船十余艘，载其所获，各以罗汉置其上。时人目为押纲罗汉。太平兴国初为威远军节度，强取民间丝帛菽粟。为汝阴令孙崇望所奏，狱具免死，流登州，家籍于官。死后数年，子孙有乞丐于海上者。梁迥以阁门使使江南亦冒于货，诛求无度，及后主饷以时果食物，若贮以金银杂宝之器，迥则喜而受之，苟或贮以他器则怒而不受。前后所获尤倍于翰，上闻大怒，寻亦得罪。与其如此而旋踵破败，孰若清廉有守永保富贵乎？

赞曰：

利则危国，义不忘君，苟志于义，廉洁忠勤，处心以利，奸欺自文，装橐归报，鞭靴表闻，贪廉忠伪，义利之分。

造作恶语，谗毁平人，

传曰：人本渊清玉洁，我若造为恶语以谗毁之，万一不获昭雪，罪其轻乎？或至反受，宜也。石介以党议起罢监，归徂徕山，得病而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云直温尝从介学，于是夏英公曰仁宗曰：“介实不死，北走胡矣。”寻有旨将介妻子尽行编管，又出中使令与京东部刺史取发介棺，以验虚实。时吕居简为转运，谓中使曰：“今发冢而棺空，则介果北走矣。虽孥戮未足为酷，万一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于是与中使计议，但责凶肆人及会葬门生，亲识军令状以应诏。既而奏上，仁宗亦已悟英公之潜，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人皆多居简之有识。未几英公死，仁宗将往浇奠，吴奎曰：“夏竦多诈，果已死耶？”仁宗恍然，既奠复踟蹰者久之，于是命大阍去竦面幕以验是否。一时士夫皆谓剖棺之报。呜呼，夏竦欲破介棺而身死亦去面幕，破棺去幕相去一间，孰谓一语之恶为报乎？

赞曰：

常情不美，喜闻是非，一语之丑，邮传四驰，或出诸谗，以资笑嬉，乐谤盈篋，曾母下机，流矢中人，驷不及追。

毁人称直，

传曰：立身行己要当行，其在我者必使正直，无诸邪曲，斯为直矣。苟或身未能直，但以毁人为直，则近乎讦，乌得谓之直哉。昔邹浩以极谏得罪，世犹疑为卖直。张绎先生曰：“君子之子人也，当于有过中求其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其有过。”世皆以为知言，夫为人如邹浩可谓无愧。以谏得罪不失为忠，世犹疑为卖直，以此观之，当知毁人称直者不惟得罪于太上，先当得罪于清议也。窃尝论之毁之一字最为恶毒，甚至妄有污蔑使人无以自辨，往往有不测之祸起乎其间，咎当谁执？其为罪也，岂为轻乎？李叔卿为郡功曹，最号廉谨。同僚嫉之，有孙容者宣言于众曰：“叔卿妻其妹，在吾视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

一语，事遂传播，叔卿坐此抑郁不得志，遽至自杀。其妹亦悲愤，诣府门一哭，遂自经。不数日，忽雷雨暴作，震霆一声，则孙容已毙于雷斧之下，置尸于叔卿之门。及葬，雷又发冢，竟至腐烂，骨肉狼籍。世之好毁者岂虑此乎？

赞曰：

古者交绝，不出恶声，谏必焚草，惧其沽名，直虽正道，讪岂人情，羊证安忍，麟经吮成，耻言人过，汉俗致平。

骂神称正。

传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曰：敬鬼神而远之。不语者，不欲轻议也。敬即畏也。圣人尚尔，况余人乎？神也者，聪明正直者也。尔自称正，神不正乎？为人而正，自当如此，何预于神，乃敢慢骂。不闻阮瞻之事乎？阮瞻作《无鬼论》，忽有一客踵门求见，相与谈论，名理才辨，瞻不能折。良久论及鬼神，瞻复坚执不以为有。客忽作色骂曰：“鬼神之事，上古圣贤皆以为有，子独抗言执以为无，吾即鬼也。”忽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心沮，岁余遂卒。然则骂神称正是可为乎？又不闻舍利弗之事乎？昔舍利弗在耆闍崛山时，有一鬼名优波伽吒，语伽吒鬼曰：“此人今日新剃须发，吾当往打其头。”既而舍利弗果患头痛。目连告曰：“此优波伽吒鬼打汝头也。此鬼打耆闍崛山能令碎如糠粃，况打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人也，不然则应手粉碎矣。”呜呼，此果位人也。但以新剃须发尚为所侮，况身未必正者乎？正令身正，何预于神，乃敢骂之，戒哉。

赞曰：

成汤数桀，首曰慢神，天地社稷，日月星辰，国有常祀，礼典是循，祭非其鬼，淫祠勿亲，敬而远之，孔训可遵。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三

弃顺效逆，

传曰：石碣曰，贱妨贵，少凌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顺也。弃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大抵逆顺之说，要无出于此也。昔长安大姓范伟积产巨万，乃冒武公县令范祐为祖父，持祚为县令。时黄敕家不徭役者五十余年，更西事下户调发皆至困弊，伟独自若。及刘敞尹长安，遂发其事抵罪，家籍于官。周总以累举不第，遂往谯郡拜都吏周吉为父，日处诸子之列，三代名讳一切用焉。明年，偶得一解，其父以诗责之。总得诗大沮，惭恨遂卒。为人如此，岂非所谓弃顺效逆者邪？惜其不闻南极寿星真君之言。太极真人徐来勒尝遇南极寿星真君，请问寿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善而祸淫，神明赏顺而罚逆。君能刻意为善，恭己顺天，静将道宜，动与福会。如此则我命在我，不为司杀所制，鬼神所执，不求寿而自寿，不务生而自生。苟或隳纲纪，违天地，肆愚悖，侮神明，反仁慈，亏忠孝，明则刑网理之，幽则鬼神诛之。及将死而言善，过盈而求悔亦不可得。”按如星君之言，弃顺效逆是可为乎？

赞曰：

公无不顺，私无不逆，公本理义，私出胸臆，抑情徇理，所向端直，一念有差，万事倒植，惠吉逆凶，维帝之则。

背亲向疏，

传曰：孔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大抵亲疏之分，不可不明，悖礼悖德，不可不戒。昔申积中本宣义郎起之庶子，祖母乃翰林学士杨元素之姑。时元素有子婴疾，不事事。积中始生，元素以中表故，取以为子。既而元素连举二子，而积中亦知所出，默不敢言，益尽孝谨。谗间不入，元素爱之，凡两遇奏荐皆力辞不肯受，推以官其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奋，元丰五年果登进士第。后数载，元素卒子

余杭。积中扶护以归，既葬终丧，复为弟妹选名族，办婚嫁事。毕，即尽以家财付二弟，拂袖而出，且作《归宗议》一篇数千言，以示亲属。大抵言所生所养恩皆一也。所养既粗报，所生亦不可后。既归，拜其父母，且访寻所生母杜氏，久而得之于闾阎中。杜氏垢面跣足，殆不聊生，子母抱持大哭，感动行路。粵二十年，父母死。既终丧，复以先畴尽归诸兄，徒手而出，僦屋以居。或劝令略受一二，积中坚不许，曰：“杨家资产十倍于此，吾犹弃如敝屣，今于诸兄生计其忍割取以自资乎？”士论莫不伟之。时许光疑为转运，论荐于朝。降诏褒美，赐以一官，除永兴等路提举学事。未几乃卒，许公复同宣和殿学士薛嗣昌、中书舍人宇文黄中列言于朝，再降诏官其一子。噫嘻，世间如积中者有几人耶，真所谓善处者也。

赞曰：

人之至亲，莫如父母，昆弟同气，如足如手，演而伸之，族至于九，等衰虽殊，情义当厚，舍而之他，悖德奚取。

指天地以证鄙怀，

传曰：天有三十二覆，地有三十二载，天覆地载，各理一炁。人居其中，顺吉逆凶，其应如响，小心寅畏，尚虞获罪，况敢辄以鄙怀指以为证，不亦渎乎？昔王沂公之父，虽不学问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纸必掇拾，涂以香水收之，尝发愿曰：愿我子孙以文学显。一夕梦宣圣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欤？惟汝已老无可成就，当遣曾参来生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状元及第，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平章事。李景逊母郑氏酷教诸子，一日墙坏，得一瓮钱。郑氏焚香祝曰：岂天地愍我子母孤寡特以赐乎？然妾所愿惟愿诸子学业有成，仕而受俸，此钱非所愿也。复自揜之，其后景逊果登第，官至太子少保。呜呼，王君一言如此，郑氏一言如此，而天地应之果如此，孰谓指天地以证鄙怀而天地不谴责乎！

赞曰：

鲁庄誓母，殊失孝慈，不仕誓墓，人谓羲之，戴履两间，十目难欺，心迹洞然，自可无疑，皇天后土，讵听淫辞。

引神明而鉴猥事，

传曰：一身有一身之神，一宅有一宅之神。脑神经根名泥丸，眼神明上名英玄，耳神空闲名幽田，鼻神玉垅名灵坚，齿神锸锋名罗干，舌神通命名正伦，发神苍英名太元，重楼十二名太一，肺神皓华名虚神，肝神龙烟名含明，胆神龙耀名威明，心神丹元名守灵，脾神常在名魂停，肾神玄冥名育婴，掌神存想名景宁，乃至玉童君、玉女君、道父君、道母君、师父君、师母君、饮海君、合命君、三十六师子君、丹田君、上和中和下和老君、三元真君，皆身之神也。门户之鬼名丞伯，开闭之鬼名士伯，供大门鬼吏名真公，小门鬼吏名小真，宅舍之鬼名奚子，都房门鬼吏名万伦，灶君守吏名炎景，厕上守吏名奴之，道上之鬼名乌子，丁道上守吏名尸供，此一宅之神也。当知在在处处，主之者莫不各有其神，猥褻之事其可辄引为鉴。昔王少逸久系幽狱，陶弘景曰此人以忤憾告灵，故掇斯祸。于此益知神明诚不可辄引之也。

赞曰：

传谓要盟，神所弗听，秦人咒楚，其德不竞，祝史矫举，随惧修政，郑不禳火，孔宁祷病，聪明正直，焉用口佞。

施与后悔，

传曰：明道中太平州旱蝗相继，民大乏食。忽山泽间生一种乌昧草，民采以食，赖以不饥。至道中环庆路饥，五谷绝种，忽蓬生蔽野，结实如粟可以充肠。熙宁初，淮浙路饥，忽菌生被野，甜软颇美，可以作羹。元丰间，青淄大饥，忽山石间生一种石面，杂以少面即可作饼。圣历间，梓州大饥，真武真君化为一叟，逐日入城货卖蒸熟菹菹，所济者众。建

隆末，河北路饥，又复化为一商，运到十五万斛粟麦入城，物到而商不复见，官取拯济，旁及数郡。大抵荒歉者，灾也，数也。复生如是物者，天地本心也。真君亦如是者，亦天地之心也。今也稟天地之和，具天地之象，而略无天地之心，将何以称为人哉。惜其不知上士处世，大慈平等兼济为德，一灭一生即登胜果。不闻周惠化诸君之事乎？周惠化好施穷困，辛苦不倦。一日智观真人化为乞人，乞食街中试验其事。周果乐施，即日度之，今为西华真人。刘宽好济穷困，未尝辄废，竟为太上收录，今为童初府帅上侯主。始学道者折象家世丰财，每以多藏厚亡为戒，不惜千金随施辄尽。上帝嘉之，赐令度世。刘白云亦家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但以乐于施与，不惜钱帛。竟遇乐真君，授以道要，遂得仙去。贤矣哉，此皆以乐施而立登胜果者也。曷尝有一施与后悔者得筵其列乎。当知施与一事立功最速，纵不一一证果，亦必各获其报。不闻阳君诸公之事乎？阳伯雍好施义浆，一日遇一异人，授以一升玉种，子孙皆大富贵。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老人踵门乞浆，兄弟待之尽敬。老人曰：观君兄弟皆长者也，积德如此岂无其福？安史之乱，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脱兵难。其后兄弟皆至大官，举家寿皆过百。奚百三本一贫者，一日见一道者诣一铺家乞一文钱，铺家睚眦不与。百三嫉之力，自探腰间一文授与。是夕即梦道者与之云：赒，及觉，赒赒果落汤。枢密既死数日，梦其孙曰：“吾在生虽刚褊，然无大过。今岁歉，若能为吾发廩拯济，远胜为作佛事，于吾亦有所赖。”其孙即日以五百石米付县令孙君赒赒济。是夕复梦枢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此皆以乐施而各获其报者也。施与后悔者可望此乎？佛言施食一事当得五种福报，一者命施，所得福报世世长寿，财富无量，谓人乏食七日必死，我能施之，使之复活故曰命施；二者色施，所得福报世世端正，见者欢喜，谓人乏食色必憔悴，我能施之使复充悦，故曰色施；三者力施，所得福报世世多力，永无减耗，谓人乏食必至羸弱，我能施之使复强健，故名力施；四者安施，所得福报世世安稳，不逢灾患，谓人乏食必愁身危，我能施之使复安乐，故名安施；五者辩施，所得福报世世通达，言为人采，谓人乏食困不能语，我能施之使复能语，故辩施大矣哉。此但施食一事所获福报尚犹有五，况施一切合施之处，一切皆施者乎？

赞曰：

行道求福，移粟望民，施必祈报，霸者假仁，要誉于外，矫情匪真，一或失据，怨天尤人，五谷不熟，稊稗足珍。

假借不还，

传曰：假借不还，求之世间，多有如此。夫岂知生虽不还，死后复当还乎？吏人有陈益者，从吴宗嗣借二百千钱，崖不肯还。宗嗣责曰：“我若前生负尔钱者，今以此还；若不尔负而尔负我者，尔当作驴，以还于我。”逾年独坐厅事，恍见陈益负钱来还，不知其死，急呼诘之，则已潜人厩舍，迹之不见。俄顷马生一驹，因询陈益在否，则其日果已卒矣。张陈二有一女名佛儿，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后还。曰初被二鬼捉去，过义岭复见二鬼，以一黑被裹将二人纳之陈家，次将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负他家一千五百钱，今当还之。忽有一绿衣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遽堕池中，惊悸乃寤。其父明日因往义岭询访，果有陈家夜生三狗，一斑二黑，斑者偶堕池死。急归取钱以还其家，陈不肯受。于是相与将钱施于黄岩寺为作佛事，以赎过咎。然则假借可不还乎，与其如此，孰若生而还乎？

赞曰：

晋食秦粟，三施不报，兵连祸结，失国是悼，衔鹿酬恩，谁谓虎暴，一饭不忘，贤者之操，无负于心，神人所劳。

分外营求，

传曰：人处世间，或贵或富，或贱或贫，莫不各有定分。阴注阳受，皆宿业也。分外营求，是可得乎？昔刘颇颇能文，自谓魏科必当高掇。时翊圣真君降言于终南山，颇因持香请问，真君曰：“子文虽优，然赋命淡薄，君安分退守，可保余年。万一过求，必损汝寿。”颇

不之信，竟至无成而卒。然则一解一第，信有定分，虽一解亦不可求而得也。吴公诚官至大夫，年逾七十，将下致仕，忽梦神曰：“子尚有七百千俸金在官未请。”公诘旦视券，果如其数。因戒子弟无得请，子弟如戒不复形言，未几乃死。子弟叹曰：“岂梦寐不足信耶？”是夕复梦神曰：“挂冠后所请半俸，非七百千乎？”子弟骇然，悔已无及。然则一寿一禄，信有定分，虽是合得，亦不可尽而有也。夏侯嘉正未第时，有刘童子者善声骨，尝谓公曰：“公惟得声贵，其他皆弱，已俸外有百金横入，不病则死。”其后官至正言。直史馆充益王生辰使得数百千金弊，方辇归私第贮之，以为润屋。忽一缙自地起立，久而方仆，公惊遽感疾卒。然则一钱一锱信有定分，虽横入亦不可得而有也。又不闻阴司有掠剩使之说乎？裴璞死后为陇右三川掠剩使，梦其友韦元方曰：“凡世人一饮一啄，乃至财宝皆有所籍，其获有限若过其数，吾皆得而掠之。”章昱死后以罪配为扬州掠剩鬼，梦僧人珉楚曰：“世间若我等辈千千万万不可胜纪，凡市易获息各有定数，若逾其数，吾皆得而掠之。”然则世间不如意者，岂即此辈有以掠之耶？

赞曰：

性之所欲，有命存焉，富有不求，无间执鞭，居易以俟，行险疾颠，思不出位，身名则全，百尔君子，无由甫田。

力上施設。

传曰：不恤其力而驱迫过酷，即太上所谓力上施設也。夫岂知贪成为罪，便当死堕恶趣乎？贪成者，谓贪役人力以成其事。按如李虚舟所书便可见也。嘉祐中沈遇知杭州，所经诸堰，皆集堰牛以备牵挽。时方大暑，监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闻以行第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过此知杭州，吾辈又一番劳苦。”一曰：“沈幾早有子知杭州耶。”因鸣噎悲叹，众官审其言气似非俗流，使入迹之，乃堰上数牛有堕泪者。乃大叹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亲旧乎？”虚舟闻而大书，以为力上施設者戒。然多有不知戒者。昔卢秉为盐事提举创开一河，专用运盐。时秋雨连，农事未毕，秉乃日役数千丁夫于泥雨中驱迫穿凿。民大不堪，东坡因为作诗，中有“人如猪与鸭，投泥相溅惊”之句，便可以见其驱迫过酷也。呜呼，使见虚舟所记得无惧乎！

赞曰：

千仞之纆，挟以贯育，苟有颠坠，出之崖谷，胡为妄施，纵意苛酷，济人之资，反为民毒，所赖圣君，敷锡五福。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四

淫欲过度，

传曰：按《道藏》，人者，物之灵也。寿本四万三千二百余日，其神三万六千元阳，真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铢，内应乎乾☰。入不知保而使之散，是以中道夭阏。乾者，六阳具而未知动作施泄也。知此修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则气亏四十八铢，存者其应乎姤☶。嗜欲之甚加十岁焉，则又亏四十八铢，存者其应乎遁☶。又不知养，更加十岁，又亏四十八铢，存者其应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气，又不知养，更加五岁，其亏七十二铢，存者其应乎观☶。又不知养，更加五岁，其亏九十六铢，存者其应乎剥☶。又不知养，八八六十四卦其气终矣，元气尽矣，其应乎坤☷。坤者，纯阴也。惟安穀而生，故名苟寿，入至于此，去死不远。况肾堂者，玄关也，心肾合为一脉，其白如线，其连如环，中广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为九天真一虚和之妙气，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脏六腑百关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华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则二部之海应刻一之候，其潮自生至子生门，大抵壬为一命之本，肾乃金室下元，故名寿海尾闾。不禁则沧溟竭矣。不闻歧伯之言乎？黄帝问歧伯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至半百而动作已

衰，将世异耶、人失之耶？”歧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而《黄庭》亦曰：“长生正慎房中急急者，即众生业重处也。”惜其不知女色于人，按如佛说，是众若本，障碍本，杀害本，忧愁本，是以达者远之。任惠恭晚年益康强，或问其养生之术，公曰：“读《文选》有悟耳。”曰：“敢问悟处？”曰：“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是也。”蒲传正知杭州，乡老有李觉者来谒，年已百岁而色泽华润，有同婴儿。公曰：“愿闻摄养之术。”曰：“某术至简且易，亦无他，但绝欲早耳。”然则淫欲可过度乎？室欲之说可不践乎？（邪淫之说别载“见他室美，起心私之”，并“行多隐僻”段。）

赞曰：

为善害己，则不可悔，使其有益，终身宜佩，戒之在色，养生为最，能畏圣言，没齿无悔，纵欲伤生，以死谁恧。

心毒貌慈，

传曰：心毒貌慈，如李义甫辈是也。李义甫貌极恭柔，每与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阴贼褊急根之于心，少有忤意辄中伤之，人皆号为笑中刀，亦号为人猫，言其似柔而实害物。厥后竟至窜死于嵩。然则毒用其心可乎？大抵世人毒心多有如此，夫岂知一死之后便当堕入恶趣。昔卢瑱有女使名小金者，忽为一女鬼所扰，屡易巫祝终不能治，复为祷之佛前。一夕梦一老人乘一狮子，状如菩萨，谓瑱曰：“扰小金者，本东邻吴家媳妇，姓朱名十二。为平生毒心，死后堕入蛇趣，见社天竺寺大楮树下，下通地穴，岁久成精，故能变化。汝欲免难，可急于一善人家潜避，则彼自不敢来。”瑱如戒，果不复至。然则人之于心当毒用乎？当善用乎？一则死堕蛇趣，一则鬼不敢近，二者之间，尔宜自择。

赞曰：

鸩鸟将击，必匿其形，人之为阱，盖覆若平，软语怡色，仇敌不惊，乌喙鸩毒，尚或可恧，所谓人猫，不虚得名。

秽食喂人，

传曰：秽食喂人，吾儒亦自言之。《曲礼》曰：毋反鱼肉是也。谓己历口也，若以因果言之，不惟捐福，定当掇祸。不闻拭眼禅师瞿永寿之事乎？昔拭眼禅师弃位出家，以目有双瞳为弟所疑。乃佯为目疾，常以帕子揩拭，人因以拭眼称之。然所至辄有光气，益自不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脱褰衣抖擻于釜上。是日其光即落，然则秽食喂人不捐福乎？瞿永寿以贩米为业，绍兴乙卯中路忽闻米价翔踊，乃于稻田取水润米。不知其田已下粪矣，既而片云忽起，震霆大作，永寿心自知非度必不免，因探腰间一绦授与同行，祝令归遗其母，作是语已，天复开霁，遂得脱免。然则秽食喂人，不掇祸乎？按如佛说，又不止于如是，一死之后定当堕为猪豚，为蜚螂，为饿鬼，可不戒乎？

赞曰：

不义之良，仲于必哇，盗餐力吐，不污齿牙，蹴尔而与，乞入所嗟，养或不敬，三牲何加，以畜待人，奚其薄耶。

左道惑众，

传曰：左道者，妖术也。以妖为术，乌得不败。侯莫陈利月以左道得幸，至郑州防御使，奢纵不法，多戕杀人。赵普使人廉得其事，削籍配商州，继又力请除之，得旨遣使剖心以示其众。寻复中悔，遣使贷之。无何使者驰骑遇泞而踣，及掀出易马而行，既至则已剖腹磔尸于驿树矣。李昱其子学妖术，事败，父子俱系御史台狱。狱具县贬为南恩州别驾，诸子皆配岭外，仍即日监防出城。既而从者辞去，昱遂自杀。杨千自言得墨子法，能役使鬼神，召致食物，虽物在拳握可以术取，又能炼丹乾汞，与人蒲搏无能胜者。乃至破扁钅变形貌无不能之，一时贵要悉皆推重，赐官赐服颇自矜负。未几事败竟至伏诛。明

崇俨精于妖术，凡物在千里外，片时皆能立致。一日独寝室中，无何为鬼所刺。既死刀子犹在心上，人皆谓为役鬼遇苦鬼杀之也。然则左道惑众是可为也？

赞曰：

奇衰之民，周有禁防，子不语怪，恐其乱常，仁义礼乐，百王纪纲，日用饮食，不过农桑，文成五利，见诛武皇。

短尺狭度，

传曰：《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大传》曰：圣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人道事凡有九，而立权度量居其先。《王制》曰：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月令》曰：仲秋之日，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孟子》曰：度然后知长短。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度，谓丈尺高卑广狭；量，谓豆区斗斛筐筥之所容受。大抵人心不平，设此以持其平也。今乃不准其平，而短狭其用，即是冒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非但欺人，徒自欺也。不闻心神之说乎！江南处士朱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谓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神即不欺神明也。”或问迂叟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不黍稷不牺牲，惟不欺之为用耳。”呜呼，能晓此者有几人耶，惟其不晓所以短尺狭度靡所不为。

赞曰：

枉尺直寻，君子所耻，物不中度，不鬻于市，毫发无私，铢较黍累，敢饰盗心，剪弃公理，尺度何损，损己多矣。

轻秤小升，

传曰：天有斗秤之宫，人有斗秤之用。在二十八宿，则张星主之。在此篇，则太上定为罪目。大抵锱铢升合者，细民日用之急，一文一镮得之甚难，故一镮一铢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轻，亦不可得而小也。按《五雷云篆》，陈后主时，市中震杀一人，背有字曰：“**怒怒怒**”。得道者李居正识之，乃“斗秤轻重”四字。又按《法华经》，当说经时，有十罗刹女并其子及眷属，佛前发重誓护此经，曰：“如杀父母罪，亦如压油殃，斗秤欺谁人，调达破僧罪，犯此法师者，应获如是殃。”然则轻秤小升其为罪也，岂为轻乎？是以程嗣昌不置轻重斗秤，面立为真武真君，察录书入善簿。黎永正造作空中掇系之秤，拆底隆量之斗，立为上帝谴责，命所在神灵阳警而阴理其罪。英显武烈屡警不悟，竟至双瞽其目，妻孥儿死，乞丐街中。此皆载于方册，其可不畏。

赞曰：

衡生于钧，称物平施，升转斗量，出纳所寄，乃欲求赢，撝人听视，纵尔私欲，托诸公器，升秤不欺，欺心可畏。

以伪杂真，

传曰：以伪杂真，如庐山下卢常以鱼膏杂置油中，建隆观前黄禹以牛脂为烛是也。积日既久，皆为雷霆所击，大抵欺误于人获罪最重，非独二事为然。但凡饮食之须，药品之用，乃至金帛市易，稍有欺误皆所不可。不闻二仙之事乎？昔吕洞宾初学道时，遇一异人授以养道之法。洞宾曰：“愿闻其说。”曰：“煮铜为银。”洞宾曰：“有变乎？”曰：“有变尚在五百年后。”洞宾曰：“误了五百年后人，不愿学也。”以此一语遂得名藏天府，竟遇钟离，遂得度世。李璘性温约，未尝有失于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称姓张名齐物，授以黄白之术。璘曰：“某赋命浅薄，不愿学也。”齐物乃大惊曰：“君之所见，非吾所及。”于是抽簪引以为剑划地，地开投身其中，地复随合，乃神仙也。其后璘亦得道。然则以伪杂真者，乌得不坠，卢常、黄禹一死之后当如何哉？

赞曰：

饕餮假真，物害犹细，人之乱常，家国攸系，行如市贾，奸贪险秽，自诡盛流，党同附势，一为所欺，误食鸟喙。

采取奸利，

传曰：太上言：以伪杂真。又言：采取奸利者，谓所采取又非但以伪杂真也。昔杨丙所居濒大河，岁积刍茭，幸河决倍取其利。时赵昌言知天雄军，兼知其事，因秋渣丙复诱奸民穴堤。堤吏告急，昌言命吏径从丙家毕取所积刍茭以充堤用，仍将丙送狱根勘狱具抵罪。自此其害遂绝，边河居民无敢为奸利者。孙南金出继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结官吏助讼乱政，靡所不为。因一二十大狱，官吏所得无几，已独厚有。所窃求田问宅益自矜负，至乃销钱造器，竭泽捕渔，以酒换麻，造船置碓，侵渔水利，占夺民田。但凡人所不敢为者，彼无不为；人所不敢取者，彼无不取。如是数年，忽得恶疾，饮食不进，枯脊如豺。及死，人皆传其已作驴云。然则采取奸利是可为乎？

赞曰：

利以奸言，取以采说，推其用心，千委万折，置毒斯救，厝火乃撤，术以险售，害由念烈，螫暗啮幽，射千壁蝎。

压良为贱，

传曰：压良为贱，此特拨无因果者之所敢为。夫岂知今为婢仆皆前生造罪积恶过满一千八百之人，其有实非此曹，我乃置于此曹之列，即所谓压良为贱者也。有识之上其肯然乎？昔冯涓其父以中年无子，因置一妾，极姝丽，每理发见公必引避，如有沮丧之状。公怪问之，则曰：“某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远无力可归，故至鬻某，今犹未经卒哭。约发者，实素帛，暂以绛彩蒙其上，不欲公见，初无他也。”公为恻然，即日访寻其母还之，且厚有资助。是夕即梦一羽衣曰：“大锡尔子，庆流涓涓。”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即巨济也。及长赴试，羽衣复入梦曰：“汝欲及第须十三魁。”既而魁太学，魁乡荐，乃至唱名为天下第一，屈指果十三魁。罗城使程彦宾进攻遂宁，城下之日，左右以三处女献，皆蔚然有姿色。时公方醉，谓女子曰：“汝犹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锁，置于一室，及旦访其父母还之。皆泣谢曰：“愿太尉早建旄节。”彦宾曰：“旄节非敢望，但得死时无病便是好也。”其后官至观察，年九十七无疾而卒，诸子皆有官。孰谓作如是事，无如是报乎？以此观之，当知压良为贱者定当得罪。

赞曰：

姿敬挽辂，卫青仆奴，贱不可忽，良可压乎，重耳挥盥，见怒秦姝，女不可贱，而况丈夫，为民父母，其将何如。

漫葺愚人，

传曰：凡涉漫葺，皆所不可。若及愚人，尤不可也。昔毛烈以不义起家，人有善田必百订窥觊，必得乃已。有陈祈者，三弟皆幼，乃尽举田产低价质于烈家，俟三弟长成毕行分割。然后备钱密行抽赎，烈乃挟之，收钱不即与领。久遂漫葺祈，屡诉不得直。遂诣岳祠投牒，未几烈死，明日祈死，既而祈还，言烈在岳司哀告之曰：“吾平生作此凡十三契，契亦见在某处某棧中，公归切烦语吾家人，令急检各还其家，庶可减罪，不然罪益重矣。”张该有一宅颇宏壮，以阙用，典千缗在张俊家。俊心爱之，乃厚遗牙佗作断绝契。契成换其首张，用作绝契。后数年该以乏用，诣俊就绝，俊出契示之，乃绝契也。该语塞，洒泪而出，仰天咒曰：“愿尔子孙异日亦复似我欲语不能。”厥后俊之子孙果皆失音而死。然则漫葺于是可为乎？虽非愚人亦自不可。

赞曰：

见瞽必貌，入虚有人，暗室谨独，出门如宾，处心不欺，视物则均，氓之蚩蚩，至愚而神，孰愚黔首，自愚者秦。

贪婪无厌，

传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曰：名与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墨子曰：非无安居也，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无足心也。庄子曰：鹏与鷃鹪大小固不相侔，椿与朝菌修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适其适。此皆圣贤格言，临财可以为法。嗟乎，世人衣不过被体，衣千金之裘者犹以为不足，不知鹑衣缊袍者固自若；食不过充肠，罗万钱之食者犹以为不足，不知箪食瓢饮者固自乐；室不过蔽风雨，峻宇雕墙者犹以为不足，蓬户瓮牖者固自安；器不过适用，玉杯象箸者犹以为不足，不知污尊杯饮者固自适。惟其如此，是以常无足心。夫岂悟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我之此身终亦变灭，所不灭者一精明耳。与其于变灭处区区徒自劳苦，孰若于不变灭处略作工夫耶？昔波斯匿王问释迦文佛曰：“我今迫于颓龄终当变灭。”佛言：“曾见恒河水否？”王曰：“某三岁时盖尝见之。”佛曰：“汝今六十复曾见否？”王曰：“昨又见之。”佛曰：“与汝三岁时所见其水云何？”王曰：“宛然无异。”佛曰：“汝面虽皱而汝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者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王即当下有悟，始知身后舍生趋生初无断灭。第三祖商那和修问优波鞠多曰：“汝年几耶？”鞠多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鞠多曰：“师今发白，为发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发白，非心白也。”鞠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亦复如是。”大抵生死之身，有无循环，环无起处亦无尽处。况此心流注中间无间见起灭特妄想耳。人从初识至动相灭时，义亦如是。若使世人皆能于此有悟，则一点精明长是了然。一出头来何患无福，所谓财物何所歉阙。

赞曰：

人之处世，其与几何，朝露垂颖，秋叶辞柯，其生有涯，奚必求多，鹿台之址，骊宫之阿。穷富极贵，化为陂池。（陂音坡）

咒诅求直。

传曰：所谓咒诅，不待形于奏牍，但凡忿争之际妄有呼召，即咒诅也。按《咒誓章》，若有咒诅，则九地之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山泽之内，五土之上，受人咒诅，不正邪鬼，刑拷咒誓，考炁之鬼，伏连传尸之鬼，五丘五墓之鬼，妖精作祟祸害之鬼，下官故炁土精之鬼，破杀虚耗五瘟疫炁之鬼，邪魅妖怪之鬼，凶殃破射之鬼，五方五土复注刑克逆拜之鬼，伏匿留停不退恶逆之鬼，拘绞之鬼，刑杀之鬼，疫毒之鬼，乃至一切凶恶之鬼，皆得乘间伺隙行其祸害。若非上章求解，得天师门下断鬼大将军破庙大将军断除咒誓，大将军为之下降，分别解散，未易断除。然则咒诅求直是可为乎？昔张中家，初以父子忿争动辄指天骂日，及其子与其侄争分亦复祀鬼投神，互相诅害，不数年间死丧殆尽。所存惟不预者一房，然亦衰破不及前矣。又有杨长者，出入一寡妇家，颇似亲密，人或议之。寡妇素悍，不胜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诅其人，不一年寡妇与杨长两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当时实无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实有之姑以塞谤耶，不然安有两不相去一日而死者？事之有无皆所不知，然亦可以为戒。

赞曰：

周官五听，辞色莫隐，岂以口舌，盖其肝肾，敌国交盟，王泽斯泯，多言数穷，不如一忍，苟听于神，何以示信。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五

嗜酒悖乱，

传曰：雪峰、岩头、钦山三大禅师自湘中入江南，至吴山下。钦山濯足洞前，见一菜叶顺流而下，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吾辈可沿流寻之。”雪峰曰：“汝智眼太浊，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弃菜叶，住山奚为？”郑升之宣和间被摄至冥司，冥官数曰：“汝平生好饮，饮必不尽，余沥甚至淋漓，几案积已数石。”因命吏押至一处，有一大瓮腐水满中必令

呷尽，升之惊悸遂寤。然则人有少福，其可不惜。况酒者最能乱性，苟或酷嗜，日在醉乡，乌得无失。昔吴有为枢密使，陈执中罢相举以自代，因侍宴醉睡，忽拊床呼其从者，明日黜为西京留台。刁约有俊才，刘沅为集贤相，欲引令修起居注，竟以荒饮无度，帝竟不悦，命竟不下。赵昌言为枢密，日与陈象董俨酣饮，人因为之语曰“陈三更董半夜”。上怒，两皆罢职，昌言贬为崇信军司马。郭贽为参政，以人对酒气熏蒸御座，左迁南京。苏易简为学士，因大饮衄血感疾而卒。王全为殿中丞，以大醉脐裂而卒。此皆前辈覆辙，孰谓嗜酒为无害乎？况悖乱乎？孔子曰：“惟酒无量不及乱。”与篇中之言亦皆一也。

赞曰：

周戒群饮，汉禁糜谷，酒以成礼，乌可纵欲，纣为池亡，卓因瓮辱，醉乡之徒，遁世逃俗，欲修其身，鸱夷可覆。

骨肉忿争，

传曰：佛曰，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又曰：六度万行，忍为第一。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又曰：夫惟不争，故无尤。又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又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论语》曰：君子无所争。又曰：君子矜而不争。《礼记》曰：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然则人于骨肉可忿争乎？骨肉者，血属也。得为骨肉者，莫不皆是夙缘，岂偶然哉！昔顾况为著作佐郎，晚得一子名非熊，无何暴卒。况追悼哀切，常哭吟曰：“老人失爱子，日暮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非熊在冥司闻之，亦大感恻，力恳冥官求归，官亦怜而许之。既而果得复来为孙，年三岁尚记得在冥时事。及长，登进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洪涛其父賁为诸王府教授，涛以太庙斋郎补太学生，好学淳固，登熙宁二年进士第，为石州司户参军。忽梦一冥使授以一纸公文，曰：“石州司户参军洪涛卒。”涛大惧，冥使曰：“不必忧，不半年却当复来为洪氏子。”及期果卒。时妻徐氏已妊，至半年果诞一男，状貌与涛酷类。然则得为骨肉非宿缘乎？其忿争者，不能忍顺故也。异日受生，因缘会遇便当得二种不美之报。一者爱别离苦，今之鳏寡孤独者是也；二者怨憎会苦，今之乖争离背者是也。世人但知二者为苦，而不知实由前世不能忍顺，骨肉忿争，故获斯报。

赞曰：

天一生水，违行曰讼，势近情亲，其争易纵，风自火出，詎能无哄，家人嗃嗃，贵在严重，反身威如，齐家妙用。

男不忠良，

传曰：得为男子，道释二教皆以为难，皆以为贵。然则造物所以生之者为如何？望之者为如何？今也既得为男而乃苟且汨没，不能以忠良自效，非独辜负己灵，实亦辜负造物。不闻前辈为男子者乎？昔杜正献衍其父早卒，公遗腹生，其母改适河阳钱氏。祖父卒，二兄遇之无状，至以剑斫其脑，其姑救解乃免。因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能容。径往孟洛，以佣书自资，富室相里氏一见奇之，遂妻以女。明年举进士，殿试第四。补扬州推官，历知县、通判、提转都转运，除待制，除直学，判三司，判审官，知天雄，知永兴，知并州，宣抚河东，拜枢密，寻以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兖州。自少好学，及贵喜推奖后进。为人廉洁，事上以不欺为忠，推于人以行己为信。是以动静纤悉，谨而有法，放其大节，真伟然也。范文正仲淹生二岁而孤，其母改适朱氏。及长知其家世，感泣而去于南都学舍。自扫一室，昼夜讲诵，饮食起居人所不堪，公益刻苦，六年之中遂能尽通六经之旨。谏议姜遵一见奇之，遂妻以女。年二十举进士，判河中，为司谏，知睦州，徙苏州，知开封，知饶州，徙润州、越州，知永兴，知延州，知耀州，徙庆州环州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改邠州，进枢密，拜参政，除陕西四路安抚，迁户部侍郎，知青州。初入仕即上宰相万言书，及进用所行之事皆无出于此书，虽弄翰戏语亦不外此。是以人皆推敬，名振一时。若二公者，其为男子真无愧也。

赞曰：

乾道成男，六阳与俱，刚德浸长，万事所趋，一失其位，字曰非夫，奸险侧媚，乃阴之徒，为鲁男子，其庶几乎。

女不柔顺，

传曰：《礼经》曰：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而始。又曰：妇人者，幼从父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大抵女贵柔顺，苟不柔顺不免或至悍妒，不孝不义端起乎此。仙源曰：吾与侍讲六十年为夫妇（荣阳吕公），未尝有一日面赤，使不柔顺能如是乎？又有莫筌者，非但柔顺，又能有立，真节妇也。昔周谓以布衣谒太祖，遂见信用，委寄繁剧奔走岭塞不得归者二十六年。其家素贫，妇翁欲夺其妻，莫筌坚不许。但守贫安分以伺其夫之归，奉舅姑益谨。日事蚕绩，躬任机杼，勤苦自营。闺门有法，虽乡里淑妇靖女亦未尝有识其面。闻其风者，帋箔竦然。及二子长，筑室子外，蓄书命师笃之以学。晚年产业渐厚，舅姑渐老，于是柑茱选美丘，且大为寿坎，松栢茂密尽得其制。有上腴田数百顷，皆筌手所自置。又为其夫经营别墅，水竹交映，亭阁相望，诚他妇之罕能。于二十六年中，一婚二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节，及归俱已皓首。筌复劝夫休官，相与老于林泉，时皆号之莫节妇云。

赞曰：

女之美称，曰淑曰令，柔贵有立，顺必以正，无违夫子，必戒必敬，蔡琰非烈，班姬知命，不忌不淫，妇德之盛。

不和其室，

传曰：《易》曰：家人利女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然则男女正位，义同天地，岂为轻乎？近年潮倖余嗣被摄至司命宫，道问使者曰：“何法可以弥灾？”使者曰：“但于除夕取桃符板碎为一篮，密念天皇地皇人皇三纲五常十字，瘞之通衢。如此可弭一年之灾。”呜呼！三纲者，父子兄弟夫妇也。一诵其伦为力如此，况践之者乎！是以君子谨重其事。刘庭式既定婚，入太学，越五年果登第。及归则定婚女子已双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涓日成礼，女家不可，曰：“女子已为废人，何可奉箕箒。”庭式曰：“丧明于定婚之后，于义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倖高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时东坡为太守，慰谕曰：“余闻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爱从何生？”庭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与无目也。若缘色生爱，缘爱生哀，色衰爱绝，于义何有！今之扬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以使为妻乎？”东坡抚其背曰：“真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见，古亦未闻。”盲女所生二子皆相继登第。郑通叔初与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学遂登第。既归，则夏氏女已哑。其伯似欲别择，通叔坚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无所归。况以无恙而成婚，因疾而遽弃，岂人情哉。”竟娶之。其后通叔官至朝奉大夫，哑女所生一子亦有官。呜呼！二公但于定婚之后守义已自如此，真所谓能践圣人之言者也。肯不和乎？其不和者，不过为些夷虏或别有所爱，何足以此而告之哉。

赞曰：

刑于寡妻，文王之治，相待如宾，郤缺可帅，试人以财，观德于醉，内心所形，闺室尤邃，身修家齐，于斯易易。

不敬其夫，

传曰：《昏义》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適见于天，日为之蚀；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適见于天，月为之蚀。然则夫妇失道適见日月，义岂轻乎？昔杜珪为武平令，忽双目俱盲。其妻乃侍郎吴育之女，日夜望极祷告，每拜必尽七七四十九数。竟能感真武化身下降，为之疗治而彻视如初。杜企为人怯弱，其妻张氏素轻视之。晚益多病，不能支持，张不一顾。无何张先卒，既殡棺破，乃化为蟒，径奔林间。然则妻之于夫可不敬乎？呜呼！因果之说姑置勿论，请以一二贤妇言之，庶皆则效。昔宇文邦彦其妻黎氏，刻苦立家，喜观书，略通

大体。手自编录以相其夫，且督励诸子从学甚至。其子粹中兄弟果及第，历词掖，登翰林，至右辖乡里称尊其家。至今有黎氏手编国朝以来制诰纶言集尚在。欧阳文忠公其母韩国夫人，幼归欧阳即能尽其妇道，克相其夫，夫死公始四岁。夫人守节，自誓亲教以学。家贫乏纸，至以芦荻划地学书。公竟以学富历馆阁，修起居，知制诰，为学士，拜枢密，除参政，官至太子太师。若二人者，真所谓无愧于为妇者也。其不敬者，若非悍妇必荡妇也，何足道哉！

赞曰：

三从之义，所重在夫，身仰望者，天可逃乎，举按上食，回文织图，乃捐箕箒，视若庸奴，买臣见弃，终载后车。

每好矜夸，

传曰：老子于《曲则全》章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于《跂者不立》章又曰：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易》曰：谦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然则矜夸于人可不去乎？谢子与伊川别一年，忽得相见，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谢子曰：“只去得一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点检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进向处。”伊川点头。大抵前辈，其于矜夸无不切戒，非独公也。昔顾雍封侯三日而家人不知，谢安对客围棋捷书至而客殊不觉，曹武惠充江南，入见阁门所进榜子，止称奉敕江南干当公事回。向文简时拜仆射，上亦自为殊命，密令李昌言往观公意。昌言盛称眷倚殊越，公但唯唯。杨砺建隆初殿试唱名为天下第一，真宗不记，问公几年及第，砺亦唯唯，真宗由是爱其不以科名自伐。文潞公至和中首议立英宗为嗣，及神宗问之，公但言韩琦之功，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大抵皆是蓄德深厚，固非局量褊浅者之所能及也。

赞曰：

人有疵德，起于自矜，骄念既实，中虚不灵，有过孰告，有忿莫惩，颜无伐善，禹不争能，匪圣匪贤，斗筭易盈。

常行妒忌。

传曰：嗟乎！世人终日造罪而不自以为罪。且如妒忌一事，妇人尤甚。岂知一死之后便当堕入三趣乎？一者地狱，二者鬼趣，三者畜趣。昔崔起妻萧氏性嗔妒，不信善恶，其父教之诵经不能从。未几暴卒，梦其侍婢素玉曰：“我在生闻人说地狱，心实不信，今果见之。”俄顷已见萧氏卧在铁床，猛火自起，惊悸遂寤，非地狱乎？刘伯玉妻段氏性妒忌，伯玉尝于其前诵《洛神赋》曰：“娶妇如此，心可无憾。”妻曰：“君意似美水神而轻我，我死后何患不为水神。”是夜即自沉。复梦伯玉曰：“君美水神，我今为水神矣。”伯玉自此不敢渡水。妇人有过此者，必自坏其妆，然后敢济，不然则波涛暴发。人因名其地为妒妇津云，非鬼趣乎？梁武皇后郗氏，既死数月乃化为鳞，作人语曰：“妾以在生嫉妒，常怀惨毒，忿恚一发，如火炽然，损射于物。今受鳞身，身既长大，无物可食，兼无窟穴可以藏身。每一鳞下，各有无数蛆虫昼夜啖啖，苦痛切至，奈何？”梁武于是为修忏法，以赎其罪，非畜趣乎？然则人而常怀妒忌者，是可为乎？

赞曰：

妒则倾人，忌难为下，孰使之然，心猿意马，胡不反思，求在我者，择善可师，胜己如射，女子小人，不知命也。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六

无行于妻子，

传曰：《礼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月不举乐，思嗣亲也（释之者曰重世变也）。然则女之父母所以望其婿者，为如何？夫之父母所以望其妇者，为如何？今也既娶而辄至对以无行，使之身处深闺，欲去不能，欲住不可。抑郁怨愤，情何以堪。此即轻薄小子所以无前程处也，造物其肯容乎？昔杨大同随其兄之官，在官舍遇一妇人抱一女孩，遂与之合，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复遇其妇人，告以实曰：“我乃尔三生前妻也，此女即尔女也。尔为商于池州，顾恋不归，我贫困无以自给，遂投井死。上帝约法，以尔逐利忘家，至令妻子身死非命。虽别有善业，当得一第，然终不享。”后果如其言。史堂微时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负。大有当时不得富贵家女为妻之悔，遂薄其妻，不与同寝。其妻郁郁不得志，因感疾。凡数岁，堂不一顾。妻益饮恨，临终隔壁呼堂，谓曰：“我今死矣，尔忍不一视我耶。”堂终不顾，及死，心自不安，乃从邪说谋为厌胜，以土器盖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缚而殓。是夕，此女梦其父曰：“女托非人，生怀愁恨，死受厌胜。然彼亦以女故，寿禄皆削尽矣。”明年果卒。然则无行于妻子，是可为乎？惜其不知：一文一艺，空中小蚬；一技一能，日下孤灯。无德以将，适自为累，何足道哉。

赞曰：

下我者妻，事我者子，下则易衰，事则易使，所以常情，或多慢视，道之不行，其端在是，施子闺门，必恭敬止。

失礼于舅姑，

传曰：出嫁为妇所当尊事者，无非舅姑。然世之悍妇，多有失礼。夫岂知不孝之罪，天所必诛乎？昔支祖宜妻喻氏，一夕梦神告曰：“汝前生为牟容妻，以义病殒殒，汝姑日为进食，汝怒其频，辄至吐而叱之。临终又指天骂曰：‘姑七十而不死，我三十九而乃亡，何不平乎？’以此一语，司命闻奏，帝怒，命雷神击汝。既至，而汝气已绝。明日雷神当行前命，幸汝此生却能敬事舅姑，或可脱免。”喻氏惶恐，哭泣告天，适英显行空力为论奏，果蒙原贷。绍兴间，顾德称妻张氏一夕亦梦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日当毙于雷斧。”张寤果闻雷声，自分必死。于是易服出于门外桑树下，立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惊恐何？”俄闻空中有声曰：“此念极是，上帝已知，特赦汝矣。自此更宜勉于为善，广以告人庶皆知戒。”既而天果开霁。然则妇于舅姑可无礼乎？惜其不知孝于舅姑便当度世。昔感玄符世称孝妇，舅姑性严，玄符奉事弥谨。每谓妯娌曰：“我得人身，生于中国，尚为女子，亦所阙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为尊，虽被打骂，亦所不问。”一日忽有神人降于其室，授以灵药，遂得上升。韦蒙妻许氏亦善事舅姑，有一女极聪慧，暴卒。既而复还，言至阴司，司命以“小真”呼之，曰：“汝九世祖有功于国，有惠于人，近已擢为地下主者，行将授地仙之品。汝曾祖、汝祖、汝父三世皆已生天，汝母心志于道，孝事舅姑，当陟仙品。汝亦合居丹陵之阙，且归斋沐，太一使者行将至矣。”明日许氏及小真果皆上升。然则失礼者乌得无祸。

赞曰：

女之从人，更姓改族，继彼世祀，谓之天属，上奉尊章，义均似续，胥惠胥悔，我抚我鞠，慢其逮事，不孝之戮。

轻慢先灵，

传曰：眉州鲜于氏因合小儿药礞一蝙蝠为末，未及和剂，明旦视之则有数枚蝙蝠围聚其上，目皆未开，盖识母气，故致然也。一家为之洒泪，自此合药不复敢用。郴州山丁射一母猿，并生得其子，以献李规。规剥母猿皮晒之，日中猿子一见，即夺取抱持，号叫不食而死。呜呼！畜生尚尔，况于人乎？所谓轻慢，但凡斋祭不谨，葬不即办，拜扫不勤，皆轻慢也。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忧，于二七夜被摄至冥司。见其父责曰：汝斋祭不诚，僧与庖者皆不严肃，惟今夕所请僧，宗顺有定力，加持诵念，密契阴司。兼所诵《大明神咒经》及所奏《九天生神章》，皆于我功德有余，傍及诸囚。然则斋祭可不谨乎？王景芬有一

子极聪慧，无何暴卒，临终忽自言曰：且留取某，待某长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骇，始谋葬其父母。然则葬可缓乎？孔垕丁母忧，既葬，历官至秘书丞，始归焚黄。其母忽现其前，责曰：汝弃吾去，盗发吾冢，至折吾臂。岁时祭享，寄二女家为子，当如是耶。阴司本欲罪汝，以警于世，为汝处官修谨，姑且置之。自此切须勤视坟墓，岁设一祭，以宁山神，亦以安我。然则拜扫可不勤乎？况轻慢又甚于三者乎！

赞曰：

天子七庙，士祭其先，礼有等别，敬则同然，阼阶朝服，惧饘之喧，刻木而事，如奉所天，毋曰既往，洋乎在前。

违逆上命，

传曰：所谓上者，君父也。稍失勤敬，即违逆也。不闻《九幽拔罪经》《教化地狱经》之说乎？《九幽经》云：昔普掠狱中有诸罪人，驱上刀山，中有一人，践锋履刃，了无所苦。北帝异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受九真妙戒，救苦真符，吾故以神力覆护。一者敬让，孝养父母；二者克勤，忠于君主；三者不杀，慈救众生；四者不淫，正身处物；五者不盗，推义损己；六者不嗔，凶怒凌人；七者不诈，谄贼害善；八者不骄，傲忽至真；九者不二，奉戒专一。此道家之说也。《地狱经》云：地狱诸受罪人，衔悲白佛言：作何善行，得离斯苦？佛言：当勤孝养，供养父母，敬事师长，归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慈悲喜舍，怨亲平等，无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轻下贱，护人如己，不起恶念。如是修行，即为已报佛恩，永离三涂，无复众苦。是故，名为《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此释氏之说也。然则上命可违逆乎？

赞曰：

事君致身，义无苟且，言必稽首，召非俟驾，命承解扬，节握司马，真卿死诏，小白拜下，逆命之刑，幽显不赦。

作为无益，

传曰：世间万事，转头即空。惟有好事，所获福报，世世生生，随身受用，无有穷已。是以无益之事，识者有所不为。不闻前辈之所为乎？昔苏文忠知杭州，浚二河，修六井，筑长堤，种麦其上，以备堤用。民受其利，至以公姓名其堤，为苏公堤云。邵晔知广州，城濒海，每蕃舶到岸，多为扬风所中。公至为开内濠，以泊舟楫，由是扬风不能为害，无遇疾者。民至为公醵钱作佛事，以祝公年。及卒，有堕泪者。喻仲宽知顺昌，闽人生子才过三数，临产即先具盆水，溺之盆中，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公至，作《戒杀子文》，召父老坐庑下，亲酌酒，出文以劝。不半年间，所活者已千数，民至以喻字名子。张忠定再镇成都，虑民艰食，或复为盗。于诸邑田税内，岁折未六万斛，至春则籍城中细民。计口给券，依元价罗之。由是一城之民，虽遇荒歉，不至甚饥。陈尧佐为广南西路漕，岭南风俗，病不服药，惟祷于鬼，病多死者。公悉出家藏集验，刻石于桂州驿舍。土人赖之，至呼为佛。王觐知成都，城无闲田，中下之户，死者多从火葬。公至，委官根刷在城未有葬者，得万余丧，以官地瘞之。凡此皆所谓有益者也。

赞曰：

人与天地，并立为三，财成辅相，化育可参，立功立言，百圣不泯，草木俱腐，岂分所甘，罔之生也，梦寐沈酣。

怀挟外心，

传曰：妇德、妇言、妇功、妇容，虽皆妇人美事，然妇人大节特在乎确不可夺。大节一隳，四皆无用，然则怀挟外心是可为乎？盖有外心，则不免心挑目许，乘间投隙，疾赴急趋。久而情好愈密，其视夫婿旁若无人，礼义廉耻，必不复问。往往有不测之祸，起乎其间。是以君子贵乎谨独。上帝亦多以此取人。黄靖国嘉祐间为仪州判官，忽一夕被摄至阴司。阴君曰：卿官仪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因命吏取百叶簿示之，乃医工聂从志子

某年月日，有华亭主簿杨某妻李氏，淫奔从志。从志辞以“乱种必不可”。李不能强，大惭而退。奉上帝敕，聂从志特与延寿一纪，子孙奕世登科，李氏送狱治罪。窃读甫毕，已见数鬼引出一妇人，先以刀剖其腹，继以沸汤沃其肠，名曰湔涤，乃李氏也。既而得还，以语从志，从志骇曰：此固有之，然妻子亦未尝与言，不谓已书阴籍。人于暗室是可欺乎？其后，从志子孙果皆登第。又有何澄者，亦以医术著名。政和间，孙已之以久病不愈，其妻于氏召澄看脉。一再见，乃引澄入于密室，耳语澄曰：妾以良人久病，典卖殆尽，愿以此身酬药之直。澄正色曰：娘子奚为出此语，但安心勿忧，当为疗治。若欲以此相污，必是不可，不惟使某永为小人，娘子亦不得为贤妇。纵免人责，天谴其可逃乎？于氏大沮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见一神引至公署，判官曰：汝医药有功，且不于艰急中乱人妇女，奉上帝敕，赐汝一资官职，五万贯钱。未几，东宫得疾，诏访草泽。澄于是得效其力，一剂遂安。赐官赐钱，宛如其数。自此大富，医道益振京师，号为之何药院云。呜呼！二妇慕之如此，而二公拒之如此，诚亦人所罕能。是以，立为上帝所取。为二妇者，何以处于天地间乎？

赞曰：

纯臣正女，其心无二，诸葛一门，仕吴蜀魏，各守名节，不相诱致，弗嫁刑耳，污手断臂，言言妇烈，传亚忠义。

自咒咒他，

传曰：咒诅一事，篇中言之者四。大抵人贵乎生死，贵乎度今也。处生而有咒有诅，不免速归于死，既死而有执有对，不免禁锢滞留。无由出离，往往有不待死而立，如所咒之言者。昔堰典妻尝与人私，又尝窃邻家一巾，邻家诟骂。典乃自咒咒他曰：若我妻果与人私及窃汝手巾者，当为雷霆所击，否则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霆大震，果皆毙于雷斧之下。典胁下有字曰：痴人保妻贞，将身以为质。妻胁下亦有字曰：行奸为盗，当使皆知。郭引凤绍兴己卯被摄入冥，见一妇人，鬼卒以铁丸大小如蒸饼，填塞其口，继以百炼铜汁，擎其口灌之。既绝复苏，既苏复灌，如是数四，苦不可言。引凤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咒骂，故获斯罪。然则自咒咒他，是可为乎？

赞曰：

咒诅垂戒，淳复数四，爽惟圣言，当有微意，口舌之过，人所轻视，至援神明，或指天地，易犯难赎，深可戒忌。

偏憎偏爱。

传曰：偏憎偏爱，世固有之，而后妻尤甚。惜其莫悟，我为人妻，夫不幸死，遽至奔去，不复更恤。其家诸稚呱呱，亦不复问，为妻为母，当如是耶？妇人大节，至此已丧，其可更于后夫子女，又敢虐遇，尚何以称为人哉？李常曰：卓乎天下之习，不能蔽者，程正叔一人而已。龟山曰：“观其论妇人再适，至云宁饿死，不可再适。若不是见得道理分晓，如何敢下这般言语。”大抵妇人入大节，惟此而已。大节一丧，复何足道？请以一二因果，少以警世。徐铉曰：建安有张兴者，妻死再娶，前妻之子为后妻所虐，兴不能制。一日忽见前妻入门，责后妻曰：入谁不死，谁无子母之情尔，奚为虐我所生，我已诉于阴府，与我十日限，使自告汝。汝若不改，定当杀汝夫妇。后妻大惧，自此不复敢虐。张开娶孔氏，生五子，无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妒，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冢前，孔氏忽自冢出，哭抚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题诗其上，以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已隔，相见永无因。合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浪作冢中尘。有意怜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父以诉于连帅。连帅缴奏于朝，李氏特配岭南。然则为后妻者，当如是乎？偏憎偏爱，是可用乎？

赞曰：

憎必知善，爱当知恶。所见一偏，是非颠错，卢杞奸邪，德宗不觉，党锢所惩，元

礼孟博，欲得其平，好恶无作。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七

越井，

传曰：汉天师既成道矣，又复劝人造桥凿井，谓之立功。大抵井之为用，利济广博，越而过之，即为触秽，乌得无罪。不闻吴湛、李鄠之事乎？昔吴湛为县吏，所居临荆溪。溪有一泉，极为清彻，众人赖之。湛为筑篱遮护，不令秽人。忽于泉侧得一白螺，置之瓮中，每自外归，则厨中饮食已办，心大异之。一日潜窥，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手自操刀。湛急趋之，女子大窘，不容归壳，实告湛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护泉源，且知君螺居，命吾为君操饌。君食吾饌，当得道矣。言讫，不见。李鄠为河山令，县有河山岩，岩半有一脉清泉，次第流注，逐处各有一崖斛，承之如镌出状。鄠一日携家出游，无何侍婢雪儿，辄就斛浣巾，立为震霆所击，即而视之，则其斛已碎，别安一斛于下流矣。然则井泉当遮护乎？可触秽乎？比见世人多不晓此，故悉陈之。

赞曰：

伯益作井，清洁为德，养而不穷，寒泉可食，奈何弗敬，视同瓦砾，耿恭端拜，枯瓮涌溢，有神司之，功利无极。

越灶，

传曰：按祭法，王为群姓立七祀，灶居群祀之中。按《月令》，四时共有十二祀，灶居夏之三祀。太上曰：世间惟太一火神，檢察世人善恶长短，世人不知其触犯者众。玄元道君曰：奉吾道者，醮祭家灶及祀拜先亡，外不得淫祀他鬼。天师门下科令者，祀灶当用社日，春向门左，秋向门右。黄帝曰：凡欲求乞男女，生产平安，婚娶和合，寿命延永，学问聪明，仕宦迁进，人皆爱敬，贵人欢喜，宅不虚耗，家得平安，舟车无虞，田蚕称意，市易和合，讼诉得直，盗贼不侵，口舌永息，疾病痊愈，伏连断绝，咒誓解散，瘟疫永除，乃至穰厌破射，祛逐虎狼，皆当祭祀灶神。昔阴子方为人至孝，又有仁恩，适腊日晨炊，忽见灶神现于其前。子方再拜。每值腊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于邦君。至其孙阴识，有女为后，遂得封侯。是故，阴氏子孙，世世祀灶。然则灶可越乎？

赞曰：

灶司火政，烹饪自出，有相之道，祀典所秩，功在养人，釐尔家室，蚤莫从事，可不祗栗，或取媚焉，又溺方术。

跳食，

传曰：食者，入口之物。稍有不洁，已自不可，况跳过乎？昔盛文肃度，以病入冥，所见极昏黑，恍然如行旷野。道逢故相沈义伦，曰：喜君得还，切烦语吾家人，其死后颇以汗脚袜为苦。及还，呼沈之子谕之，沈子但悲泣不已，竟莫晓所谓汗脚袜者为何等事。及服除，彻灵座，乃见一纳弊袜，挂在灵榻横枕之上方，悟汗脚袜者，此也。然则食可跳乎？

赞曰：

艰鲜之奏，天下为烈，利常用近，一日不阙，利常则玩，用近则褻，人苟无知，或致轻蔑，以食为天，敬心毋越。

跳人，

传曰：贫富贵贱，固若不同。得具人形则皆一也，其可辄跳。昔刘温叟以病命其子弟合药，药中有使天灵骨者，温叟一见，即愀然不乐，亟命致奠，瘞于郊外。翟林尝送正叔先生西迁，道宿僧舍，坐处偶背圣像。先生曰：转倚勿背。林曰：岂以其徒敬之，亦当敬耶？先生曰：但凡具人形貌，皆不当慢。龟山闻而大赏其语，喜曰：见似人者尚不敢忽，则于人

也，从可见矣。苟于似人者辄生慢易，则于其流必至忽人。彼跳人者，能晓此乎？

赞曰：

德禀天地，秀钟五行，人皆尧舜，此性之良，由拱荷筌，禹式耦耕，仲尼大圣，犹畏后生，骑项踞厕，失德之萌。

损子堕胎，

传曰：按《真武灵应纂记》，舒州金部员外郎王尧家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忧虑，求医莫能审察。其女觉而大怒，乃于门中自缢，空中闻人大叱曰：不得枉了性命，是汝宿债。乃请法师于家设醮恳祷，家事真武，遂俄红光附王氏，言前生尝为药婆，货卖毒药，与人打取胎孕。内有贵命枉杀，寻复从堕，卒难出离。上帝震怒，罚令永劫为恒沙毒蛇，今只余此一生人身。昨日园中，若不遇吾，已为蛇矣。又按郭普州记，信可有女名引凤，初被二鬼追摄，遍历一十八狱，每门各有一厅，最后一门大书“地狱”二字。有一王者坐一特殿，殿下列数百妇人，各有小儿抱捉，号呼索命。有孕两三月而自毒其胎者，有因挂麝香而偶至堕者，有因争闹而触损者，有为精魅所扰而遂坏者，有因怒儿啼哭打掷至死者，有因视儿不谨死非其命者，有因阙乳而死者。王者一一诘问，莫不桎梏在身，枯瘠可悯。引凤既而得还，具白其父。信可因大书于天宁寺壁，以为世戒。然则损子堕胎是可为乎？惜其不知人身至贵，得人身者诚亦为难。窃尝涉猎外典，但凡人死，若非大善直生天堂，大恶直入地狱，半善半恶未有去处，不免又受中有。既受中有，又须阴司注拟有可去处，然后得生。不闻邵康节“同胎女子一堕胎后，凡二十年始得受生，又尝两现母前”。非中有乎，不为难乎？按如佛说：神既入胎，四种始立，坚凝为地种，润湿为水种，暖热为火种，动转为风种。处母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五系自缚，如在革囊，如在罗网。起不净想，取秽想，牢狱想。昼夜惴惶，急欲趋出，母食多食少，太腻无腻，大热大冷，色欲过度，当风差久，游行驰走，有所度越，儿皆不安，亦复受诸苦恼。及生堕地，或以衣受，或以衾受，若亦如之，如是处胎始终。三十有八七日于胞胎中，自然生十一种，风关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机开，孔窍皆得流通，然后得成为人。若以道家之说言之：玉清之炁上人上，一是为泥丸上清之炁生人中，一是为绛宫太清之炁上人下，一是为丹田玄元始合为九炁生人。九户二十四炁生人二十四体，三百六十神生人三百六十骨节，八十一分神生人八十一关节。东方八天七宿属阳明，生人三魂。西方八天七宿属阴精，生人七魄。南方八天七宿属丹元，生人天炁。北方八天七宿属北极，生人玄津。无量妙一，结为紫户，天中王炁，上为脑精。每一月即有一天之炁下液，如始一月，郁单无量天真胞命元一黄演之炁下液，乃至第九月，无想无结无爱，天岳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下液是也。九炁既液，又有甲子水神为之调畅血脉，润泽三焦。甲戌土神为之调理肌肉，使不偏枯。甲申金神为之坚固爪齿，养育真牙。甲午火神为之和悦五脏，混合百神。甲辰风神为之保固胎息，呼吸阴阳。甲寅木神为之濯炼筋骨，通贯百骸。但凡一身之中，五脏六腑、筋骨髓脑、皮肤血脉、精脏水脏、二万八千形影、一万二千精光、三万六千出人、八万四千毛窍，莫不各有其神。若以北斗论之，则一元所受，百岁在生。运之盛衰，身之度数，无非斗也。当生之时，九天司马在庭，九天为之称庆，太一为之执符，帝君为之品命，主篆为之勒籍，司命为之定算，五帝为之监生，圣母为之卫房，天真地祇，三界备守。经所谓“得还人道，擢形太阳。惊天骇地，贵亦难言”。岂不然乎？于尔何负，而乃敢杀之，罪其轻乎？所以尔者不过以家业不厚而厌薄其多，野合淫奔而急欲灭口。今有平生无子，或有而又复不育，或有而身不及见，或临老而子已先死，皆其报也！

赞曰：

厥初生民，爰字爰育，四极攸奠，三纲以续，孰残其生，使毙于腹，虎不食子，仁性犹复，呜呼人哉，忍彼荼毒。

行多隐僻，

传曰：隐僻者，非止一事。大抵淫乱人家，最能损行，渎伦乱种，获罪最重。昔李登年十八，魁乡荐，继又连发三荐，自谓状元及第不足为难，每自愤郁。时叶靖法师有道行，通幽达冥，无不验者。因熏沐诣师请问，师曰：俟为询之。他日为人上章，适天门未开，见诸判官皆森列门外。师试以登事叩之，一曰：某即主科举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赐以玉印，年十八魁乡荐，十九作状元，五十三作右相。缘魁荐时，窥一邻女，事虽未谐，因怒其父掊，以他事系之于狱，坐此展退十年，降为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发荐，横役其兄屋基，甚至兴讼，坐此展退十年，降为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发荐，在长安邸中淫一美妇，惧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又展退十年，降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发荐，又挑邻家室女，屡与之合，坐此帝怒，责其不悛，立命有司削其禄籍。今皆尽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师还无所隐，悉以告之。登大沮，寻以病卒。呜呼！岂但一死而已哉？异日受主，便当得绝嗣之报。政和间吴公路被摄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断数囚。囚皆美男子美妇人，荷枷立庭下，询之皆奸事也。公路罔然，未知处决，俄见一吏抱巨册至，公路揭开，乃阴律也。其辞曰：奸人妻者得绝嗣报，奸人室女者得子孙淫泆报。即秉笔依律处判，既而得还。因与同舍生金景行言之，遂闻于世。今前街后市，夸掉风流无相公等福可折，不仁之辈，并已见报，屈指可数。然则隐僻之行，是可为乎？

赞曰：

古有隐慝，震庙必书，人行阴恶，鬼神所诛，暗室屋漏，通道大都，迹或容掩，心不可诬，幸人知过，维德之符。

晦腊歌舞。

传曰：晦者，月晦也，乃司命灶君奏言世人功过之日。腊者，五腊也，乃五方五老五炁天君攒会生人善恶之日。其日五炁天君朝会玄都，统御人间地府五岳三万六千阴阳之神，校定生人善恶、罪福、荣禄、寿筭、吉凶、生死等事，一一籍于录中。正月初一名天腊，集于九炁青天安宝华林青龙阙中，校定神煞时限长短及祈求胤嗣、申达玄祖等事。五月初五名地腊，集于三炁丹天梵宝昌阳丹台朱阙，校定官禄福相、血肉盛衰等事。七月初七名道德腊，集于七炁素天七宝金门素灵皓阙，校定骨体枯盛、学业文籍、名宦等事。十月初一日名岁腊，集于五炁玄天洞阴朔单郁绝玄滋黑灵阙中，校定禄料耗散、官禄衰微、寿筭将尽、疾病轻重、变化饮食等事。十二月腊日，名侯王腊，集于玄都洞元玉宸玉宝戊己金阙元始天帝上元八景殿中，校定生死处所、受禄分野、游魂怪梦，乃至众恶灾祥否泰、违厄时日、及驿马衰旺等事。呜呼！凡遇此日，万一有过，一书黑簿，罪可赎乎？况酆都北帝太阴天君亦于此日，引出生人久远先祖、父母、眷属，乃至幽狱鬼魂，取问住在阴司年代远近，及问积罪结讐所致端由，坟墓见在何处，子孙名为何人，既得子孙兄弟亲姻九族名姓，即攒集校定，以为生人罪状。如积劫未有追贖，定当延累生人。此日先灵眷属皆得释放，各归本家，受领享祀。为子孙者，自当凭仗道法祭祀追贖，信能如是，按经所说，幽冥之间一一得福。然则晦腊之日，当追贖乎？可歌舞乎？

赞曰：

晦月之穷，腊岁之莫，岁月如流，光阴难驻，计吾所作，善恶何务，功过莫掩，内省知惧，酣歌于室，宁不败度。

朔旦号怒。

传曰：按《道藏》，初一日为朔，十五日为望，十八日为颇，月尽日为晦。凡遇是日，皆当谨二炁交会。又曰：月之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其夕三魂弃尸，散游于外。月之朔望及月晦日，七魄亦复流荡，散游于外。上真人曰：晦朔之日，当清斋入室，沐浴尘垢，正席而坐。所以尔者，检制魂魄而消灭尸鬼也，不睡尤佳。《玉烛宝典》曰：月之朔旦，士女皆当湔裳斟酒于水湄，以为度厄。然则可号怒乎？大抵朔旦者，月首也。旦者，又一日之首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为端起乎，此其可不谨。况瞋为功德劫贼，最能烧人善根，

但瞋火起时，善念何在？不闻唐若山以笃尚正真，性无忿恚，遂能亲遇太上乎？华严首坐，行业素高，但以临终一怒，遂至为蟒乎？

赞曰：

月旦曰吉，兆其嘉祥，告朔之礼，奉以饩羊，意在谨始，敬共以将，怒为悖德，焚和自伤，宜定泰宇，以发天光。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八

对北涕唾及溺，

传曰：杨子云著论，以为春秋之际，昼夜平等。谓日出子卯之正东，入于酉之正西故也。桓谭乃著为《新论》以难之，曰：子云之论乃人间之卯酉，非天上之卯酉，天上卯酉当北斗极。极者，天枢也。枢者，天轴也。天之有极亦犹盖有保斗，天虽转而北极不动，亦犹盖虽转而保斗不移。自人观之北固北，而非天正中。然春秋之际，日之出入常在南斗，当知天如盖转，北道常远而南道常近，春秋昼夜曷尝等乎？子云语塞，不能折。于此益知斗为天中无足疑也。是故，元始上帝称北极为中极，宝上真人称北斗七星为中天七星，而吾儒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孰谓为不然乎？昔者天皇北极，北斗七星化生。自七宝莲中结为光明，飞于中极，去地九万九千余里，化为九大宝宫，乃紫微垣大虚宫勾陈之位。掌握符图纪纲元，化为众星之主，领贪狼配天为天元，主身。巨门配地为地元，主命。禄存配火为日元，主福。文曲配木为月元，主禄。廉真配土为江元，主官职。武曲配水为河元，主寿。破军配金为海元，主妻儿。每星各有三十六宫，每宫各有三十六曹，三界十方，百灵众真，皆所隶属。然则中天北极不为尊乎？宅尊之所可触秽乎？若以《长生经》言之，则所谓北者，又不待须是正北，但凡春东、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为犯北斗柄也，减损寿命最为急速。戒哉！

赞曰：

克己之目，非礼勿动，不顾而唾，无义有勇，溺及粪中，擢发是恐，立不易方，君子所重，矧彼居北，众星之共。

对灶吟咏及哭，

传曰：按《黄帝灶经》：灶门不得歌咏哭泣，咒骂叫喊。与篇中所言亦皆一也。世人但知灶为一聚砖土，安知有大威力，不可冒犯，乃如是耶。昔嵩山有一庙极灵异，殿上惟有一灶，绝不可近，近则有祸。由是远近祈祀，殆无虚日。一日有一禅师至庙，直入殿中，以拄杖击灶三下曰：汝本泥土合成，圣从何处来？灵从何起？乃敢恁么烹宰众生。言讫又打三下，灶乃应手破堕，须臾有一青衣峨冠踊出，向师拜曰：某实此庙灶神，久爱京报，今蒙禅师为说无生法忍，已得脱离此处，将生天矣，敢不敬谢。师曰：此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复再拜而没，人因号师为“破灶堕”云。其后，有僧复以此话问曰：某久在左右，不蒙方便启发，此灶得何宗旨，遽得生天。师曰：我只向道“汝本泥土合成”，更无别个道理。僧方仁思，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本有之性，什么不会？僧作礼，师曰：堕也，堕也，破也，破也。其僧亦大悟。呜呼！此灶但以一闻禅师之言，遂能得悟无生法忍，然则吟咏及哭者，岂不掇干渎之祸乎？

赞曰：

食不语言，宴非叹所，哀乐以类，各有攸处，吟咏及哭，乌可妄举，匪惟渎神，恶劣其叙，敬尔执事，谨其默语。

又以灶火烧香，

传曰：按天师门下科令，灶下灰火，谓之伏龙屎。是故，不可烧香。窃尝披阅教典，香火避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渍纸撚不可煮纸钱，谓之枉积蜡钱，东岳垒积如山，天地阴阳

诸司皆所不受。又如供养真武，夏月不可用李子，冬月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烧乳头香。檀香谓之浴香，月季谓之不时华，金桐谓之鬼华，凡此皆当避忌。与其不避而自取冒犯，孰若敬遵其教乎？

赞曰：

火在周典，出纳有时。夫燧取日，洁诚可知。敬心所寓，以祭以祈。拾彼余烬，或非其宜。一物不苟，神之听之。

秘柴作食，

传曰：柴虽不爨，炷实上蒸。此秘柴所以不可作食也。不闻劳薪炼炭之事乎？昔荀勖尝在帝座，适膳夫进饭，勖曰：此必劳薪所炊。帝不之信，立召膳夫问之，则果以一故车脚供爨。杨收虽常饭，必以炭炊。一日李璋宴其二子，亦以炭炊。二子终不下箸，惟略嚼果实而已。其门下僧圣刚谏曰：他物纵不可食，炭炊之饭亦何嫌乎？二子曰：凡以炭炊，当先烧炭令熟，然后入爨，故名炼炭。不然则尚有烟炷，此吾所以不食也。呜呼，车脚供爨而荀勖识为劳薪，炭失于炼而二子尚嫌烟臭，况秘柴造食而奉祀乎？

赞曰：

稷曰明粢，祭有先饭，蔬食齐如，变色盛饌，敬天之禄，无敢或慢，火齐必得，飭彼薪粢，宾祀贵洁，人神奚间。

夜起裸露，

传曰：按《道藏》，日月各广八百四十里，日行乎乾，月行乎坤，日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而明。清明者，其气也。精华者，其质也。阴阳者，其道也。乌兔者，其象也。卯酉者，其路也。昼夜者，其度也。交会者，其用也。大抵昼属阳，夜属阴。夜即百灵交会之时，不欲裸露者，恐冒犯也。不闻黄三狗、袁清之事？昔朱守成凡三夕被盗，皆不能入，贼首黄三狗发怒，必欲一逞其志。既而又至，才入第二重门，则见火光赫然，有数辈甲士喝声叫捉，三狗惶惧争路走出，不觉误伤其党，狱成。所见甲士，乃守成家所事真武帙轴上数员从神耳。单州妓女杨素真，单独一身，厚有所积。武弁袁清因百计诱引，相与结为夫妇，尽载所有，同归京师。舟次孟阳，即夜醉素真，沉之重渊。无何适值真武行空，救之复活。然则深更僻处，孰谓无神明乎？夜起可裸露乎？

赞曰：

处必掩身，视不下带，凡在形色，动如敬戒，安肆则偷，夙夜匪懈，岂曰幽阒，而可纵败，于以考祥，无劳蓍蔡。

八节行刑，

传曰：上真人曰：八节之日，皆当谋诸善事，不可恚怒忿争。此皆天入大忌，获罪非小。况敢行刑？大抵其日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尊、天君、天帝、神仙兵马，无鞅数众，教化人间，开度群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复下降，条录罪福。且如日行赤道，月行黄道，乃其常也。至于立春，则日行青道，出黄道东，三素元君上诣，天皇大帝，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度仙上圣天尊同始青天君下降。立夏则日行赤道，出黄道南，太极上真三元真人上诣紫微宫，游宴玄景，行道受仙，好生度命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立秋则月行白道，出黄道西，太素上真白帝君上诣玉天玄皇高真，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太灵虚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立冬则月行黑道，出黄道北，上真人帝君皇祖上诣高上九天玉帝，游宴洞景，行道受仙，无量太华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春分则日复行青道，出黄道东，太微天帝君上诣高上玉皇，游宴始景，行道受仙，玉宝皇上天尊同青灵始老帝君下降。秋分则月行白道，出黄道西，南极上真赤帝君上诣上阙风台九灵夫人，游宴明景，行道受仙，太妙至极天尊同皓灵皇老帝君下降。夏至则日行赤道，出黄道南，扶桑公大帝上诣太微宫，游宴受景，行道受仙，玄真万福天尊同丹灵真老帝君下降。冬至则月行黑道，出黄道北，太霄玉妃太虚上真上诣太皇宫太微天帝，游宴清景，行道受仙，玄上下晨天尊同五灵玄老帝君下降。

但凡含炁之流，每至是日，各有变化，翾飞蠕动，草木飞沉，随缘感应。改故易新，轻者或更重，重者或更轻，善恶回换，炁象之运，自然而然。上学之士，每于此日自当存想祈谢。因变行化，习吉除凶，进善黜恶，升明弃暗，入正治邪，炼伪成真，励思登圣，开度群品，生成万汇，仰副太上众真如是之意。彼行刑者何物，小子乃敢尔耶？

赞曰：

元气流行，各有分度，斗转星移，鼎新革故，赏罚代天，顺其象数，节序闾端，生意攸寓，奉时承休，宜戢威怒。

唾流星，

传曰：神降自斗而天师生，虚危分秀而真武生，女节感星而白帝生，流星入口而叶君生。然则星之所以分灵孕秀者，为如何哉？流星者，亦星之一也。《楞严经》曰：或见二日，或见两月，乃至晕适佩玦、彗孛飞流、负耳虹霓，皆为恶相。《尔雅》曰：奔星为约。约即流星也。彗星为撻抢，即孛星也。世人但知奔流为妖，而不知奔流非妖，妖实自召，要当恐惧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德其可辄唾。不闻景公三语之善，荧惑为之退舍乎？

赞曰：

流星天使，飞翔太空，占彼顺逆，灾祥所钟，陨石宋徽，坠营亮终，有动于上，敢不敬恭，厌胜之说，出于齐东。

指虹霓，

传曰：《演孔图》曰：霓者斗之乱精，斗失度则投霓应。《河图·稽曜钩》曰：镇星散而为虹霓。《春秋·运斗枢》曰：星散为虹。当知虹霓者，信为斗星余气著于形色者也。昔者，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沐，向北斗自陈所以著书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为黄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孰谓虹霓非斗星余炁乎？苟或指之乌得无罪？

赞曰：

蜺蜺在东，诗人莫指，白虹贯日，軻度易水，骚喻小人，飘风同旨，上象或变，灾异所起，见者耸然，其可慢视。

辄指三光，

传曰：太上曰：若见日曜、月曜、北斗、南斗，则郑重扣头，请乞祐护。上言呼称至圣至尊真宰真君，矜哀凡冗，赦有过咎，即再拜。不得轻慢，反招殃累。然则三光可指乎？三光者，日月星也。日月已疏于下，请以北斗、南斗、五老、五星、二十八宿言之。大抵世人作福者少，造恶者多，是以累岁连遭，连年困笃，鲜有安者。若蒙东方九夷胡老君、岁星重华君、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君主摄者，可解寅卯辰、甲乙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东方九九八十一万步中，五灾九厄土害之炁可以辟斥，正月、二月、三月可保无他。若蒙南方八蛮越老君、火德荧惑君、太阳、南斗君、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君主摄者，可解巳午未、丙丁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南方八八六十四万步中，五灾九厄金害之炁可以辟斥，四月、五月、六月可保无他。若蒙西方六戎氐老君、金德太白君、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君主摄者，可解申酉戌、庚申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西方六六三十六万步中，五灾九厄木害之炁可以辟斥，七月、八月、九月可保无他。若蒙北方五狄羌老君、水德辰星君、太阴、北斗君、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君主摄者，可解亥子丑、壬癸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北方五五二十五万步中，五灾九厄火害之炁可以辟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可保无他。若蒙中央三秦伦老君、土君、镇星君、魁杓轸氐奎魑勾陈七宿君主摄者，可解辰戌、丑未、戊己岁，月日时上三命刑害之灾。中央土害之炁可以辟斥，地祇积祟可以解除，四季之内可保无他。然则三光可辄指乎？

赞曰：

帝尧南面，中星是窥，舜齐七政，璇玉衡玑，兢业观仰，以审百为，照临在上，幽隐弗遗，彼妄指者，凡民无知。

久视日月。

传曰：太阳日君为阳宫总司，列二十八宿为属吏。太阴月君为阴宫总司，总五岳二十四炁治。山为地司，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为水府，每一年有二十四炁，每一节炁即太阳日君首至，当节合巡宿中，此日太阴月君亦至，其日则二十四炁，治山二十四炁君，各攒集世人善恶、灾福、寿禄、生死等事，上于所属之岳，本岳司命又复眷奏于当节阴阳二君所巡宿中。立春节，按虚宿涌泉治，阴官左监神炁君奏事；雨水节，按危宿北平治，阴官右监神炁君奏事；惊蛰节，按室壁二宿稠梗治，阴官左监察炁君奏事；春分节，按奎宿主簿治，阴官右功炁君奏事；清明节，按娄宿蒙秦治，阴官左领功炁君奏事；谷雨节，按胃宿平盖治，阴官右领功炁君奏事；立夏节，按昴宿云台治，阴官左监功炁君奏事；小满节，按毕宿涇口治，阴官右监功炁君奏事；芒种节，按觜参二宿公慕治，阴官右都炁君奏事；夏至节，按井宿玉局治，阴官左察炁君奏事；小暑节，按鬼宿平冈治，阴官左功炁君奏事；大暑节，按柳宿北邙治，阴官右察炁君奏事；立秋节，按星宿葛瑰治，阴官右领炁君奏事；处暑节，按张宿后城治，阴官左都炁君奏事；白露节，按翼宿本竹治，阴官右监察炁君奏事；秋分节，按轸宿秦中治，阴官左领神炁君奏事；寒露节，按角亢二宿阳平治，阴官左平炁君奏事；霜降节，按氐宿鹤鸣治，阴官左长炁君奏事；立冬节，按房宿漓沅治，阴官右长炁君奏事；小雪节，按心尾二宿庚除治，阴官右都领炁君奏事；大雪节，按箕宿隶上治，阴官左都监炁君奏事；冬至节，按斗宿真多治，阴官右领神炁君奏事；小寒节，按牛宿昌利治，阴官左都监炁君奏事；大寒节，按女宿鹿堂治，阴官右平炁君奏事。然则日月可久视乎？

赞曰：

古者人君，朝日夕月。出纳宾饩，职掌炁越。竹宫望拜，汉祀犹设。典礼浸废，寅恭或阙。瞪视奚为，燭火自灭。

太上感应篇卷之二十九

春月燎猎，

传曰：程嗣昌平生戒杀，未尝辄事烹庖。因在密州，见数辈猎徒打捕鸟雀，或碎首穴胸于鹰鸇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于置罟网罟之中。是夕即露香告天曰：辄欲将家藏一切所食众生，并同七世父母因缘，《戒杀图子》覆板印行，庶几此邦，或知改过。既而印行，拦头有彭景者，亦请一本，其妻华氏一见，即大怒，夺取扯破，弃之秽处。明日买得一鱼，操刀欲脍，鱼忽跳跃，触破其眼，血流满地，须臾皆化为虫，缘绕其身。方喧传间，监镇向孰恍见真武真君曰：吾察知此地有一上善，乃兴化军客人程嗣昌，印施《戒杀图子》，不谓妇人华氏乃敢扯破，罪恶深重，自不容逃。其余不改之人，亦当获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则燎猎是可为乎？惜人不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导之以义，亦无不晓。昔韦南康镇蜀时，有一鸛鵒甚慧，驯养者晓以佛理曰：若欲念佛，当由有念以至无念。即仰首奋翼若听若承。及使念佛，则默然不答。或诘其不念，则唱言阿弥弥佛一声。意若有悟，以有念为缘生，以无念为真际也。一日不震不仆，敛翼委足，掉然而绝。焚之有舍利，十公为立塔瘞之，号曰：鸛鵒塔。孰谓无佛性乎？卫敬瑜妻李氏，年二十而寡，父母欲嫁，誓志不许。所居有双燕，一日忽孤飞，李氏感之，谓曰：能如我乎？因以缕志其足，明年复来孤飞如故。李作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情既重，不忍复双飞。又明年复来，则李氏已死，或告之已死及葬处，即径往墓侧悲鸣，不食而死。人因瘞之，号曰：鸛冢。孰谓不尚义乎？太上戒人燎猎，而以春月为言者，盖春月乃万物发生之际，若纵燎猎猎之，伤杀尚犹有数，一火之过是有数乎？《月令》一书亦自言之，其可不戒！

赞曰：

周典夏苗，择取不孕，则知春蒐，弊禽尤靳，意在训兵，非杀之徇，鸟兽孳尾，生

理方顺，焚林而猎，仁者奚忍。

对北恶骂，

传曰：薄拘罗尊者，未证果时，尝骂人吃饭迟为牛销草。至为罗汉，尚不免有牛饲之报。善住天子作维那时，尝骂客僧为眼睛汉，及作天子，受天福尽，亦不免有眼睛之报。孰谓恶骂为无害乎？况对北乎？北者，至尊所居，有北辰焉。辰有五星，第一星即天皇大帝，第五星即北极大帝。斗有九星，第七星破军号曰：天之上帝玄阳天关摇光太明太上玉皇道君，其为尊也，余皆可知。按《本生经》，元始上帝曰：若有信心男女，于上春日一心斋戒，肃尔神明，设九光醮，迎请紫光圣母并七元君，虔恭奏献，纵有十恶重罪，冤家苦报，如九日轮照于冰山，应时消释，福寿增延。无量天真，俱来拥卫，见世圆满，子孙昌盛，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随汲随发，受用无量。命终之后，超生大梵真天。然则对北可恶骂乎？不闻刘俊本命醮祭而果蒙宥罪，虔娄为父祷祈而果获延年乎？又不闻李答奉事而有子，卫公为唐功臣，武侯有女效彭女，奉事而亦获上升乎？此皆载于教典，其事甚众，姑摘一二以示世云。

赞曰：

人之北面，尊归我后，天之北极，口辰与斗，俯仰之际，宜无所苟，一朝对栉，管宁追咎，居如不容，矧敢滕口。

无故杀龟打蛇，

传曰：应世真人曰：一切翾飞蠢动，皆不可杀。若夫龟蛇二物，尤不可杀。若辄杀之，或至杀有灵者，其阴精定当害人，是以识者常切救护。昔刘彦向其父为湖州刺史僚属，从银坑回，有以一大龟为献者，曰：得此龟者寿当千岁。其父即日复自送于坑所。父歿，彦回为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数尺，一家惊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龟似欲引路，从龟而行，历十余地，皆得浅处，遂脱水难。是夕复梦大龟曰：昔在银坑，尝蒙先使君救脱之惠，今故奉报。孙真人在世时，尝因山行道，见村民击一青蛇，公力救之。月余再过其地，遥见一少年驰骑而至，迎公以归。既至，乃一王居，有一绛服者出谢曰：昨日小儿痴呆，几乎遇害，幸先生救之，此间血属甚多，无不感激，故遣长儿迎致，略摅谢悃。既而引入深宫，复有一妃，携一青衣小儿，出拜致谢再三，延留凡三日，珍羞美膳，缣绡珠玉，无不有之，先生皆却不受，惟受上帝所颁《龙宫三十仙方》以归。今《千金方》盖有得于《三十方》者也。然则杀龟打蛇是可为乎？

赞曰：

龟预四灵，蛇先百蛰，豫且之网，不免于执，白帝之精，当道而泣，岂期无知，患或偶及，苟遇识者，宜极其急。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筭。筭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

传曰：如是等罪，上文各已随事演注，兹不复论，请以七趣受生因果言之，庶几各知。七趣轮回，不得真净，皆一虚妄，杀盗淫习尚随顺尔。经云：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顺习，死从变流，临命终时，未舍暖触，一生善恶，俱时顿现。死逆生顺，二习相交，纯想即飞，必生天上。若飞心中，兼福兼慧及与净愿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情少想多，轻举非远，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行罗刹，游于四天，所去无碍。其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我法，或护禁戒，随持戒人，或护神咒，随持咒者，或护禅定，保绥法忍。是等亲往如来坐下，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于人间，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横生，重为毛群，轻为羽族。七情三想，沉下水轮，生于火际，受气猛火，身为饿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已，无食无饮，经百千劫，九情一想，下洞火轮，身入风火，二交过地。轻生有间，重生无间。二种地狱，纯情即沉入阿鼻狱，若使心中有谤大乘，毁佛禁戒，逛妄说法，虚贪信施，滥膺恭敬，五逆十恶，更生十方阿鼻地狱，循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元地。如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罗，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诸

有为相，妄想受生，妄想随业于妙，圆明无作，本心皆如空华，元无所有。但一虚妄，更无根绪。此等众生，不识本心，受此轮回，经无量劫不得真净，皆由随顺杀盗淫故。何名七趣？一者，天趣。经云：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于邪淫中，心不流逸，澄莹生明。命终之后，邻于日月，如是一类，名四天王天。于己妻房淫爱微薄，于净居时，不得全味。命终之后，超日月明，居人间顶。如是一类，名忉利天。逢欲暂交，去无思忆，于人间世，动少静多。命终之后，于虚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类，名须焰摩天。一切时静，有应触来，未能违戾。命终之后，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如是一类，名兜率陀天。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如嚼蜡。命终之后，生越化地。如是一类，名乐变化天。无世间心，同世行事，于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终之后，遍能出超，化无化境。如是二类，名他化自在天。如是六天，形虽出动，心迹尚交，自此已还，名为欲界。乃至色界一十八天，无色界四天，是诸天人按如佛说，皆是不了妙觉，明心积妄，发生妄有。三界中间，妄随七趣，沉溺补特伽罗，各从其类。二者，仙趣。经云：复有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见处，有十仙种。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圆成，名空行仙。坚固津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绝行仙。是等皆于人中炼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休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斯亦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三者，阿修罗趣。经云：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若于鬼道，以护法力，成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若于天中降德贬坠其所，卜居邻于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有修罗王执持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心，沉水沤口，旦游虚空，暮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四者，人趣。经云：为人豪贵，或为国王，或为长者，从礼事三宝中来。为人端正，颜色洁白，姿容第一，从忍辱中来。为人精进，无有懈怠，乐为福德，从精进中来。为人安详，言行审谛，从禅定中来。为人才明，了达深法，讲说妙义，开悟愚蒙，闻其言者，信为珍宝，从智慧中来。音声清彻，从歌咏三宝中来。为人洁净，无有疾病，从慈心中来。为人多怖，音声嘶破，从地狱中来。为人暗钝，懈怠多食，语不明了，又复怯弱，乐友痴人，偏喜黑暗，从畜生中来。为人不净，从猪中来。为人凶恶，从蝮蛇中来。无庶几心，从狗中来。狼戾自用，从羊中来。好美饮食，恣杀物命，无有慈心，从豺狼狸鹰中来。不能安详，及不忍事，从猕猴中来。又云：为人修长，恭敬人故。为人短小，轻慢人故。为人丑陋，好瞋恚故。生无所知，不学问故。为人颠愚，不教人故。短命多病，好杀生故。无有资生，常苦贫困，好偷盗故。无有子息，乱人妻故。子女淫乱，乱人室女故。鰥寡孤独，虐遇于女故。为人饥饿，好独食故。为人奴婢，负债不偿，不礼三尊故。为人丑恶，遮佛灯故。生水牛中，为官酷虐，刻剥小民故。生獐鹿中，惊怖人故。生诸龙中，好调喜故。身生恶疮，疗治不效，鞭挞人故。人见欢喜，对人欢喜故。人见不喜，对人不喜故。长官囚系，桎械在身，笼闭众生故。为人吻缺，好钓鱼故。生裸形国，轻衣唐突佛精舍故。生马蹄国，著屣践佛地故。生穿胸国，布施作福生悔心故。又云：彼枭伦者，酬足复形生人道中，参合顽类咎征，参于愚类；狐伦参于庸类；毒伦参于狼类；蝮伦参于微类；食伦参于柔类；服伦参于劳类；应伦参于文类；休征参于明类；循伦参于达类。是等皆以宿债毕酬，复形人道，皆无始来，业计颠倒，相生相杀，不遇如来，不闻正法，于尘劳中，法尔轮转，此辈名为可怜悯者。五者，地狱。经云：此等众生，自业所惑，造十习因，受六交报。云何十因？一者，淫习；二者，贪习；三者，慢习；四者，瞋习；五者，诈习；六者，逛习；七者，怨习；八者，见习；九者，枉习；十者，讼习。云何六报？一

切众生，六识造业，所招恶报，从六根出。一者，见报招引业果，此见业交，临命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亡者神识飞坠，乘烟入无间狱。二者，闻报招引业果，此闻业交，临命终时，先见波涛没溺天地。亡者神识降注，乘流入无间狱。三者，嗅报招引恶果，此嗅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毒炁充塞远近。亡者神识从地踊出，入无间狱。四者，味报招引恶果，此味业交，则临终时，先见铁网猛焰炽烈，周覆世界。亡者神识，下透挂网，倒悬其头，入无间狱。五者，触报招引恶果，此触业交。则临终时，先见大山四面来合，无复出路。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手执枪槊，驱入城门，向无间狱。六者，思报招引恶果，此思业交。则临终时，先见恶风吹坏国土。亡者神识被吹上空，旋落乘风，堕无间狱。于此六报，一一报中，又各发明二种恶相，此即名为地狱十因六果。大抵皆是众生迷妄所造，若诸众生恶业，圆造入阿鼻狱，受无量苦，经无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则入八无间狱。身口意三作杀盗淫，则入十八地狱。三业不兼中间，或为一杀一盗，则入三十六地狱。见见一根，单犯一业，则入一百八地狱。由是众生，别作别造于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发生，非本来有六者。《饿鬼经》云：是诸众生，非破律仪，犯菩萨戒，毁佛涅槃，诸余杂业历劫烧。然后还罪毕，受诸鬼形，若于本因贪物为罪，是人罪毕，遇物成形，名为怪鬼。贪色为罪，遇风成形，名为魅鬼。贪惑为罪，遇畜成形，名为魅鬼。贪恨为罪，遇虫成形，名蛊毒鬼。贪忆为罪，遇衰成形，名为病鬼。贪傲为罪，遇炁成形，名为饿鬼。贪罔为罪，遇幽成形，名为魔鬼。贪明为罪，遇精为形，名为魑魍鬼。贪成为罪，遇明为形，名役使鬼。贪党为罪，遇入成形，名传送鬼。是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干，上出为鬼。饿鬼一趣，尤为至苦，以诸贪故。虽有所思，终无所得。以诸嫉故，见人饱满，己常饥乏，以毒害故。身自出火，还自焚烧，以骄慢故。福力至微，一切小鬼，已皆不胜。昔佛在维耶离国，晨出，有八万四千饿鬼哀告曰：我等先身虽尝见佛，不知有佛，虽尝闻法，不知有法，虽尝见僧，不知有僧。我不作福，转教他人亦不作福。见人作福，言常笑之，见人作罪，意常欢喜。以种行至恶，堕此趣中已七万岁。每见小水，寻复不见。若见大水，即为鬼神罗刹遮护。虽值大雨，身亦如处热沙，幸望哀救。佛因教令持水奉佛及僧，遂得免苦。阿难在迦毗罗城见一饿鬼，自称面然，告阿难言：汝后三日，决定命终，堕我等趣。阿难告曰：当作何计可以免此？面然曰：无非施我等食，令得饱足，因得出离，则汝亦得脱免。阿难投佛，佛言：汝欲施食，当先施一净器，置食其中，诵我陀罗尼咒七遍，出于户外，弹指七下，施诸鬼神。彼得出离，则汝亦得脱免，兼得延年。即说咒曰：那摩萨缚怛他羯多缚路枳帝唵三跋罗三跋罗吽。阿难信受奉行，果得脱免。七者，《畜趣经》云：鬼业既尽，则情与想二俱成空。方于世间与元负人怨对相值，身为畜生，酬其宿债。物怪之鬼，物销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梟类。风魅之鬼，夙销报尽，多为咎征。一切异类畜魅之鬼，畜死报尽，多为孤类。虫蛊之鬼，蛊灭报尽，多为毒类。衰病之鬼，衰穷报尽，多为蛆类。受炁之鬼，气销报尽，多为食类。绵幽之鬼，幽销报尽，多为服类。和精之鬼，和销报尽，多为应类。明灵之鬼，明灭报尽，多为休征。一切诸类依人之鬼，人亡报尽，多为循类。是等皆以业火干枯，酬其宿债，傍为畜生，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则是妄缘本无所有。又云：从是畜生酬偿先债，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众生还复为人，反征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则于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力。若无福者，还为畜生，偿彼余直。当知用钱物或没其力，偿足自停，如于中间杀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经微尘劫，相食相诛，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不闻兜调以贡高好骂而死受狗身，李六郎以放债倍利而亦身死为狗乎？

赞曰：

不善所积，降殃有余，积既由渐，余亦难除，桀黠伏虐，族党毕诛，秦穆苛酷，子婴素车，施报对立，效验匪虚。

太上感应篇卷之三十

又诸横取人财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渐至死丧。若不死丧，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妄取之直。

传曰：魏明太后，常幸缙藏，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各自负绢，称力取之。时尚书令李崇、牵武王融负绢过重，各足蹶颠仆，崇伤腰，融损足。惟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怪其取少，对曰：臣两手惟堪两匹。由是众皆大沮，惭愧无地。嗟乎！世人临财多是如此，惟其如此，是以横逆之财，亦所不问。夫岂悟太上有如是之戒，冒之便当掇如是之祸乎？昔韦公幹为琼州牧，琼多乌文眩地，皆奇木也。公幹驱匠沿海采伐，至有不中程而以斤自刃者。又竭夷獠膏血，鞭撻过酷，及受代，具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眩地器杂以金，浮海而归。行未百里，二舟俱没。非水灾而折之者乎！吕师造为池州刺史，剽窃公帑，侵渔百姓，厚载而归。舟泊竹箬，忽有一道士，状如狂醉，跃入舟中，直穿而过。随所穿处，火即随发，一舟之物尽成煨烬，惟舟与入了无所伤。非火烧而折之者乎！丁晋公贬朱崖，至龙门南彭婆店，忽遇巨盗，尽失所有。所宝玉枕今在颍阳富家，盗所质也。非盗贼而折之者乎！马襄为西川漕，刘旰之乱，襄忙惶间，亲持五十两大银十铤，以竿送下井中。乱定取不可得，继募水工穷水而取，水辄随发，竟失所在，不复可得。非遗亡而折之者乎！金昱世患白癩，传至昱身已三世矣。时何奎有道术，能知祸福。昱往问之，奎曰：汝家必有人他人功德或供养之具，亡者无依，凭之作祟尔。昱归问母，母曰：今佛前纱窗，乃围城中所得。急撤起，醮祭遣之，病果痊愈。非疾病而折之者乎！刘沼被命点检蜀官时，内库珠宝无算，颇招物议，及解职，乃自请押纲以塞前谤。无何初至新都，忽遇罗今璠，遂为所杀，尽劫而去。非口舌而折之者乎！然则折当之说，孰谓为不然乎？

赞曰：

贪者一得，万有余丧，财悖而出，狼籍莫状，廉者不取，乃无尽藏，福禄传家，举世所上，请择于斯，天理无妄。

又枉杀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杀也。

传曰：所谓枉杀取功于时者，言之不过有三：一者断狱，二者用药，三者破胎。断狱不明，忽至失错，非枉杀乎？用药误谬，遽至不起，非枉杀乎？破胎损子，贼及无辜，非枉杀乎？杀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祸，必有阴诛。虽曰杀人，适足自杀，太上所谓易刀兵而相杀，此皆是也。昔者赵时为无为军教授，夜梦一囚诉冤曰：某不幸为祖鞠枉杀，死魂无归，奈何？时曰：祖公明习法律，又处己廉谨，安有枉者。因曰：不然。某死虽非祖意，然实因其一疑遂致移狱，竟以死论，冤有所自，非鞠而谁？某已诉之于天，鞠不久矣。月余果卒。此但一疑遂成枉杀，然则断狱可不审乎？妇入杨阿剩自幼贫病，晚益狼狈，临终乃自言曰：我前身本一男子，行医但按《本草》，失于详审，一日有一妇人自称病蛊，不复辨其是孕，遽以芫花酒下之，是夕，妇人及腹中二子俱毙，即是我一举而杀三人也。阴司罪我，受苦满足，罚受女身，今已三反。世世常为贱隶，长困饥渴，多病少安。可语世人，当用药时，要当以我为戒。然则用药可不谨乎？妇人有颖娘子者，厌多于，自毒其胎者屡。莫乾道戊子又孕，亦复毒之以药，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临终之日，明见十数小儿，前后挽撮，语声琅然。一家老稚，莫不皆闻，良久遂卒。然则破胎损子可不戒乎？

赞曰：

挺刃杀人，初非有异，止不尝药，犹名为弑，伯仁之死，茂洪所致，持法不平，操刀无二，犴狱卤莽，罪亦称是。

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

传曰：财非己有，起心取之，即不义也。又有至不仁者，取及死人，尤不义者也。昔王玄象为下邳太守，民垣有一古冢，日初升即见一女子立于其上，迫而视之，则遂隐。玄象闻之，立命发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谓玄象曰：妾乃东海王女也，不日当生。冢中之物任君悉取，惟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见女子臂有玉钏，又复斩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寻亦以此伏诛。为玄象者，真不仁矣。惜其不知太阴炼形，古来本有。昔赵成子死于山谷之下，后五年，山行者见其五脏复生。以手披之于五脏间，各得一枚小石，知必异人，因并吞之。又五年，有一老翁，皤然白发，来至尸所。其山行者所吞五石，划时从口吐出，飞入成子身中。成子遂能起行，山行者立至殒命。继遂服灭盗石故也。然则冢可发乎？物可劫乎？

赞曰：

董卓盗汉，郿坞是筑，曾不旋踵，太炷然腹，崇在江陵，剽劫行戮，白首东市，何有金谷，漏脯鸩酒，未足为毒。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

传曰：田子与隰子登台，田子怅然南望，未尝言伐木也，而隰子已知其意，明日尽伐向南之木。曹公下鸡肋之令，未尝言退师也，而杨修已知其退师。大抵意有所向，即是已露。人尚可得而察，况鬼神乎？昔王文正公旦初释褐，知临江狱。有一囚罪当死，公求计出之，久而未得。一夕不寐，至五鼓时，忽然有得，急趋出，则吏卒半皆已起，惊呼相向。公怪而问之，则曰：直更者方击五鼓，忽闻空中有声曰：起，公将出矣。方起整衣，则公果出。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问，竟为平反。胡宿通判宣州，有一囚狱成当死，公疑之，引出审问。囚惮楚榜，不敢言。公一日正衣冠，焚香堂上，静而思之。俄而假寐，忽梦一神告曰：杀人者，吴姓也。公急引囚，屏左右细问。囚始实告：某旦起之田，见一人已卧街中，被姓吴者目。死者之妇令执某到县，久闻姓吴者与此妇奸，不得其实，何敢言也。公命推究杀人者，果吴姓也。然则太上所谓“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不然乎？

赞曰：

阳萌于子，犹在地中。芸生泉动，仁气已通。阴萌于午，尚积虚空。靡草遽死，杀气已钟。阴阳所兆，善恶则同。

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传曰：老子曰“善之与恶，相去何若”。窃详三复斯言，大抵善恶二途，初不相远。特在日用一念起处，有是有不是尔。傥能知此道理，常切点检，则自然全体是善，福德无有不增，美祸无有不转。况太上明有科令，许令以福削刑，以德削罚乎。又不闻抱朴子之言乎？于曰：立功为上，谢过次之。以护人疾病为上功，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行，能如此者，则道合阴阳，虽未拜太上，亦为仙矣。然则人之有过，可不改乎？昔阿那律于往昔世本一劫贼，夜至佛寺，见佛灯欲灭，拔箭挑之，灯忽大明，威光耀目。那律悚然，即时舍去，自此诸恶渐灭，福德日增，竟能得道，彻视第一。朱豚亦一劫贼，以事败深入终南少室等山，日夜忏悔。真人冯君怜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息。凡二十八年，转入东阮修之，又一百四十七年，竟能轻举。杨仲和本许州推司，天圣中被差至蔡州鞠狱，以枉断公事为北极缴奏，将受重罚。仲和悔惧，立舍吏役，誓修百善以赎前过。每遇往来僧道，贫乏道人，鰥寡孤独，死丧疾急，无不拯恤。如是数年，家道一空，甚至无以自给。止有一子，亦复卖与他人，朝夕惟奉真武真君香火，未尝少怠。竟以勇于改过为真君怜悯，化为道人，授以《十二真君灵签》，俾之养道。继蒙东岳收录，补为麻溪注禄主簿。朝廷追封“悟本真人”。吴睦亦

一县吏，以枉刻人民，为民所诉。睦惶惧避罪，远入深山。忽遇真人孙君，为之诵经讲道，谈论祸福，睦即心开，尽出平生所为不善之罪，搏颊忏悔。竟蒙真君授以道要，亦得上升。然则太上所谓“转祸为福”，岂不然乎？

赞曰：

悔而作誓，圣经录秦，变夷用夏，袞笔书麟，念狂作圣，观过知仁，六阴尽剥，一点为春，吾观其复，君子若人。

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勉而行之？

传曰：伯夷目不视恶色，韩昌黎一视而同仁，视善也。燕肃公一言而天下奏献不死，吕文靖一言而天下不税农器，语善也。高柴仁及草木，黄万祐泽及飞禽，行善也。必欲三者皆善，在我日用而已。夫复何难？陈举曰：为善者，必享福报。积阴德者，子孙必昌。不殄天物，不肆淫盗，不毁正教，善事也。救死扶伤，急人患难，无纵隐贼，阴德也。不作善事，不积阴德，则恶趣无所不入。昔李光玄精勤求道，积有年矣。一日于少室山遇一异人，明告之曰：尔今求道，惟当提拔世入耶，惟当只了自己耶，若只自为一身，神仙不取。然则为善固佳，又须提拔世人。提拔当如何？开示悟入是也。（《妙法莲华经》七卷之言，其要亦尽在“开示悟入”四字也。）

赞曰：

太上立言，至正大公，金科玉条，训迪愚蒙，厥有深旨，见诸篇终，舍尔旧恶，开其新功，一念遄返，万善毕通，仁哉妙造，生生无穷。

存目提要目录

一 无上秘要	1367	四〇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1376
二 三洞珠囊	1367	四一 三元延寿参赞书	1377
三 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	1367	四二 周易参同契	1377
四 云笈七籤	1367	四三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1377
五 正统道藏	1368	四四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	1377
六 道藏辑要	1368	四五 石药尔雅	1378
七 道藏精华录	1368	四六 大洞炼真宝经	1378
八 藏外道书	1368	四七 钟吕传道集	1378
九 敦煌道经	1369	四八 悟真篇	1378
一〇 道家金石略	1369	四九 翠虚篇	1379
一一 道书十二种	1369	五〇 海琼白真人语录	1379
一二 道书十七种	1369	五一 许真君石函记	1379
一三 上清大洞真经	1370	五二 重阳立教十五论	1380
一四 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	1370	五三 重阳全真集	1380
一五 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	1370	五四 洞玄金玉集	1380
一六 灵宝度人经	1370	五五 水云集	1380
一七 太上洞渊神咒经	1371	五六 仙乐集	1381
一八 老君音诵诫经	1371	五七 磻溪集	1381
一九 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1371	五八 云光集	1381
二〇 文昌帝君阴骘文	1371	五九 太古集	1381
二一 无上黄篆大斋立成仪	1372	六〇 葆光集	1382
二二 玉音法事	1372	六一 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	1382
二三 大明御制玄教乐章	1372	六二 上阳子金丹大要	1382
二四 老子道德经想尔注	1372	六三 龙门心法	1382
二五 抱朴子内篇	1372	六四 性命圭旨	1383
二六 老子化胡经	1373	六五 方壶外史丛编	1383
二七 太玄真一本际经	1373	六六 张三丰先生全集	1383
二八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	1373	六七 吕祖志	1383
二九 黄帝阴符经	1373	六八 虚靖真君语录	1384
三〇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	1374	六九 冲虚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话	1384
三一 玄珠录	1374	七〇 清微元降大法	1384
三二 坐忘论	1374	七一 净明忠孝全书	1384
三三 玄纲论	1374	七二 上清灵宝大法	1385
三四 道体论	1375	七三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	1385
三五 化书	1375	七四 法海遗珠	1385
三六 岷泉集	1375	七五 道法会元	1385
三七 太上黄庭内景玉经	1375	七六 广成仪制	1386
三八 老子西升经	1376	七七 列仙传	1386
三九 服气精义论	1376	七八 神仙传	1386

七九	道教灵验记	1386	八四	长春真人西游记	1387
八〇	壩城集仙录	1386	八五	汉天师世家	1387
八一	三洞群仙录	1387	八六	龙虎山志	1388
八二	混元圣纪	1387	八七	茅山志	1388
八三	甘水仙源录	1387	八八	白云观志	1388

《无上秘要》

原书撰人。据《续高僧传》卷二《释彦琮传》称：北周武帝（宇文邕）平定北齐之后，自纂道书，号曰《无上秘要》。原书一百卷，二百八十八品。现存敦煌唐抄本（残存目录及正文八卷），另有《道藏》本，残存六十七卷。两本除重复，实存约六十九卷，一百三十七品。此书是道教史上第一部官方主持编修的大型道教类书。分类辑录约三百种道书要言，全面概述道教神学、教理、科仪、方术。综观全书，大略以敷述天地万物生成演化为首，其次述人伦治化、众神仙官、道门经法源起，再次为斋戒威仪之法，服食炼养之术，而终归于成仙证真，体无合道。其品目分类颇具内在联系，大无不包，细无不入，体现南北朝道教之神学世界观、人生观。书中保留不少现已亡佚之早期道教经典文献，可供研究道教史学者参考。

《三洞珠囊》

唐代道士王悬河编修。据《通志·艺文略》著录，原本为三十卷。今《道藏》本仅存十卷，收入太平部。此书为唐代重要道教类书，摘录各种道书原文，分品編集。现存有三十品。其中教导品、贫俭品、韬光品、敕追召道士品等，叙述古来神仙道士生平事迹。投山水龙简品、服食品、绝粒品、神仙丹药名品、丹灶香炉品、坐忘精思品、叩齿咽液品等，叙述道教练丹服食及养生成仙方术。长斋品、斋会品、清戒品、立功禁忌品、受持八戒斋品等，言斋戒之法。二十四治品、二十四气品、二十四地狱品、二十四职品、二十四真图品等，言天师道立治设职及其所奉天地鬼神。法门名数品、相好品，言神仙真人之位业品级及其相貌。诸天年号日月品、分化国土品、劫数品等，言天地运转之劫数。老子为帝师品、老子化西胡品，言老子降世为帝王之师，化胡成佛故事。全书引述道书多达二百余种，是研究六朝隋唐道教之重要史料。

《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

又名《一切道经音义序》。唐长安太清观道士史崇、两宫学士崔湜、薛稷等奉敕编撰。一卷，收入《道藏》太平部。此书为唐代官修道书《一切道经音义》之序论。卷首有唐玄宗御制《一切道经音义序》，敕命长安诸观大德及两宫学士讨论义理，考校群籍，编写《一切道经音义》。又有史崇等人所撰《妙门由起序》一篇，奏称史崇与两宫学士、诸观大德四十余人奉敕后，据京师所藏道书二千余卷，以为音训，撰成《一切道经音义》，并撰《妙门由起》六篇，以及《所音目录》《旧经目录》，总为一百十三卷。按此序所说《一切道经音义》现已失传，仅存序文及《妙门由起》六篇。其六篇目次为：《明道化》《明天尊》《明法界》《明居处》《明开度》《明经法》。各篇分别摘录道书，概述天地化生，道教源起，以及道门经法降世传授始末。此书可供研究唐代道教经书编纂传承之历史。

《云笈七籤》

北宋道士张君房編集。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原本为一百二十卷。现存《道藏》本一百二十二卷，收入太玄部。据编者自序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张君房奉命主持编修《大宋天宫宝藏》，凡收录各种道书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其后张君房又摘录其中精要，辑为《云笈七籤》一百二十卷，进呈真宗皇帝御览。书中内容包括道教经教宗旨、仙真位籍、炼形养生方术、内外丹法、方诀符图、守庚申、尸解等杂术，以及赞颂诗歌、神仙传记等等。全书共分为五十二部类。大多摘抄或全录道书原文，分类编纂而不加评论。所引道

书约七百余种,叙事万余条。是为研究北宋之前道教经典教义及其方术、历史之重要文献。后人称此书为小《道藏》,翻刻版本甚多。齐鲁书社一九八八年影印单行本,有新编目录,便于检索。

《正统道藏》

简称《道藏》。明朝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等奉敕编修,刊成于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敕续补。后世统称为《正统道藏》或明《道藏》。据考证,《道藏》之名最早出现于唐朝初年,是汇集收藏某一时代全部道教经典及有关书籍的大型丛书。唐宋金元等朝代多次编修的《道藏》,现均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明代编修的《正统道藏》和《续道藏》。其中共收入各类道书一千四百七十余种,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分装成五百十二函。所有典籍均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编排。即将道书分为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部等七大部分类;其中三洞各部又细分为十二小类。

《道藏》的内容极为庞杂。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人物传记。这些都是研究道教教义及其历史的重要文献。《道藏》中还收入许多诸子百家著作、医药养生著作、内外丹著作、天文历法著作。这些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医药、科技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明《道藏》原为梵夹本,其刻板于1900年为八国联军焚毁。现存印本仅北京白云观收藏的一部尚基本完整。1926年上海涵芬楼印书馆曾据白云观藏本影印,改为线装册页本。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及台湾一些出版社又据涵芬楼本重新影印,改为精装本。

《道藏辑要》

清朝嘉庆年间,侍郎蒋元庭在京师编集并刻板印刷,收入各类道书一百七十三种,皆取自明代《正统道藏》。是为《道藏》重要典籍之选刊,故名《道藏辑要》。该书后经数次翻刻增补。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贺龙骧、彭翰然等人于四川成都二仙庵第四次刊刻《道藏辑要》,所收道书已增至二百八十七种。其中新增道书一百十四种,均为明《道藏》未收的典籍,是研究明清道教教义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全书按二十八宿字号分编为二十八集,共二百余册。其刻板现存成都青羊宫,近年有据旧版新印本传世。

《道藏精华录》

民国时期守一子丁福保编纂。为道教典籍丛书,共收录各类道书一百种,分作十集。所收道书以养生内炼著作为主,兼及神仙传记、道书目录。对道家诸子书、斋醮科仪及外丹黄白术著作,则一概不收。每种道书前有提要,简述该书源流、内容及优劣。其中部分明清及民国道士著作,为《正统道藏》所未收。此书刊行后,传播较广。有民国时无锡丁氏排印本,198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据之重印。

《藏外道书》

胡道静、陈耀庭、林万清等主编。巴蜀书社出版。为大型道教丛书,即明《正统道藏》未收的道教典籍总集,故称《藏外道书》。所收道书来源大致有三。其一为古佚道书。如马王堆黄老帛书、敦煌道经抄本、元《道藏》佚书等。其二为明清时期刊刻的道教典籍。如《道藏辑要》《方壶外史》《道书十二种》《古书隐楼丛书》《三丰先生全书》《吕祖全书》等。其三为北京、上海等图书馆及道教宫观所藏稀有道书。如北京图书馆藏《太乙月李雷君秘法》等秘书七种,上海图书馆藏《玉笈金箱》《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四川青城山古常道观藏《广成仪制》等。均为文献价值极高的版本。《藏外道书》分类与《道藏》三

洞四辅之传统分类法不同,而是分为十类,即古佚道书类、经典类、教理教义类、摄养类、戒律善书类、仪范类、神仙传记类、宫观地志类、文艺类、目录及索引类。全书分两批出版,第一批共二十册,第二批十六册。

《敦煌道经》

二十世纪初,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大批古代经书抄本。其中道教遗书抄本约有五百余件,其抄写年代约在公元六世纪中叶至八世纪中叶,亦即南北朝后期至唐朝中期约二百年间。抄本内容包括道家诸子书、道教经典、科仪、类书、论著、诗词、变文等,约有一百余种道书。其中部分道书,如《老子想尔注》《老子化胡经》《太平经目录》《太玄真一本际经》《大道通玄要》等书,可弥补现存《正统道藏》之缺佚,是研究早期道教教义及历史的重要文献。

自敦煌遗书发现后,中外学者对其中道书抄本加以整理研究。日本学者大渊忍尔搜集整理世界各地公私收藏的敦煌道经抄本,撰成《敦煌道经目录编》(一九七八年福武书店出版)。该书著录敦煌道经抄本四百九十六件,对每件抄本的卷幅、纸质、书写年代、行格款式、保存状况等,均有记录,并有敦煌本与《道藏》本的文字校勘。一九七九年,大渊忍尔又出版《敦煌道经图录篇》,刊载全部敦煌道经的影印图版。这是迄今研究整理敦煌道经最为完备的成果。

《道家金石略》

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此书为迄今搜集最完备的大型道教碑刻资料集。历代碑刻中,有许多与道教有关的碑文、墓志、造像记等,是研究道教历史、人物的珍贵资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学者陈垣先生曾搜集整理道教碑刻,编成《道家金石略》稿本。八十年代初,陈垣先生后人陈智超等,又对稿本作较多增补校勘,正式交付出版。书中收录汉魏晋南北朝至明代有关道教的碑文,共一千五百三十余篇。均按碑文时代先后编排,并注明各篇之资料来源,校订异文。此书受到道教研究专业学者的一致好评。

《道书十二种》

清人刘一明撰。刘一明道号悟元子,清乾嘉时期著名道士,全真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其著作由后人汇刻,题名《道书十二种》。所收著作以阐述道教哲学及内丹养生学为主,有《周易阐真》《孔易阐真》《象言破疑》《通关文》《参同直指》《悟真直指》《指南针》《悟道录》《会心集》等,分为九集,全书所收著作实际不止十二种。作者所述内丹修炼法,大抵以全真龙门派清修法为主,重视心性修持。此书原有嘉庆二十四年常郡护国庵刊本、光绪上海翼化堂刊本,均有残缺。一九九〇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据以上两本校勘补缺,重新影印出版。

《道书十七种》

清人傅金铨撰。傅金铨号济一子,为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道士。其著作由后人辑录为两部。一为《济一子道书》,收入七种著作,即《一贯真机易简录》《度人梯经》《自题所画》《性天正鹄》《樵阳经》《心学》《吕祖五篇注》。另一部为《证道秘书》,收入著作十种,即《杯溪录》(上下)、《赤水吟》《外金丹》《内金丹》《邱祖全书》《玄微心印》《三丰丹诀》《天仙正理读法点睛》《道海津梁》。以上两部均有清善成堂刊本。后人又将两部合刊,题名《济一子道书十七种》。傅氏著作大多言内外丹法,性命双修,或注解前人丹诀,或咏述隐居修道逸趣。其内丹法融合清修、双修,重心性修炼。

《上清大洞真经》

全称《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九章》。相传东晋兴宁三年(365),南岳魏夫人等仙真降世,以《大洞真经》等上清经典传授道士杨羲。此后道教上清派一直奉持《大洞真经》为根本经典,列于上清诸经之首。经文原本为一卷,自南北朝以后出现许多不同传本。现存《道藏》本六卷,收入洞真部本文类。据考证,此本应为宋代茅山上清宗坛传本。经文卷一为《诵经玉诀》,概述修炼《大洞真经》之道法要诀。有思神法、存神图、诵经法、咒文、科仪等内容。卷二至卷六依次收入经文三十九章,每章有经文(五言韵文)一首,以及思神法、咒语及祝文等,最后附录《徊风混合帝一秘诀》。全书所述道法,以诵章念咒、存思神真为主。据称经文为上帝皇神君所说,其中隐含人身中百神隐名。修道者依法诵章思神,可召上皇真气下降,人布全身,镇神固精,与身中诸神混合,以致性命长存,飞升上清。南北朝以后,历代上清道士皆重视此经道法。陶弘景《真诰》称:“《大洞真经》,读之万过便仙,此仙道之至经也。”

《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

南朝齐梁道士陶弘景撰。一卷,收入《道藏》洞真部谱录类。此书主要根据《真诰》《元始上真众仙记》《元始高上玉检大录》等南北朝上清派经书,将其中出现的近七百名神仙真人名号编为神谱。诸神分等级排列为七阶,每一阶层有一主神列居中位,其余诸神分列左位、右位、散仙位和女仙位。第一阶是以中位主神“元始天尊”为首的玉清境诸天帝道君;第二阶是以“太上大道君”为首的上清境诸神;第三阶是以“太极金阙帝君”为首的上清太极金阙诸神;第四阶是以“太上老君”为首的太清境诸神;第五阶是以“九宫尚书张奉”为首的诸天曹仙官;第六阶是以“定录真君茅固”为首的诸位地仙;第七阶是以“酆都北阴大帝”为首的阴曹地狱诸鬼官。由此构成从天上至地下,等级有序,统属分明的庞大道教神仙谱系。此书对后世道教神仙信仰有重要影响。

《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

简称《五符经》。约成书于魏晋之际,为道教古《灵宝经》之一。原本一卷,后分作三卷,收入《道藏》洞玄部神符类。卷首序文宣称“灵宝五符天文”始出于玄元,历经三皇五帝,至春秋吴王阖闾时传世。此系道士所编神话,不足为信。正文主要内容为魏晋方士养生求仙方术,每卷分数节,载道法仙方数种。上卷为思神服气之术,中卷载服食草木药方,下卷言符咒辟邪法。全书所述道法,颇受汉代《纬书》阴阳五行理论影响。其中存思灵宝五帝官将名号、服五方诸天气法、食日月精气法、服食胡麻、巨胜、枸杞酒、五茄酒之法、除三尸法、书佩灵宝五符法、服五芽密咒等等,皆为汉末魏晋方士常用道术。是为研究早期道教法术之重要史料。

《灵宝度人经》

全称《太上洞玄灵宝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约成书于东晋末南北朝初,为道教古《灵宝经》之一。原书一卷,有敦煌唐写本。另有历代道士注解本十余种,收入《道藏》洞真部。经文约五千余字,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其一为道君前序及经文二章(元始洞玄章、元洞玉历章);其二为道君中序及灵书上中下篇;其三为道君后序及太极真人颂。经文内容主要讲述元始天尊在始青天中,向十方天真大圣演说灵宝度人经教,宣扬“天道贵生,度人无量”之妙旨。其中经文二章,主要讲诸天之中有度人不死之神及司命、司禄、延寿、益算之神;诸天之上各有生门,其中有空洞谣歌之章,有闻其灵音者得受诸神护卫,免除苦难,七祖升迁;诵之万遍,则飞升太空,位登仙公。其余序、颂、灵书等

篇,或描述元始天尊说教情形,或发挥度人教义,宣布吉祥之音,以明天尊随劫度人之旨。本书被后世道教徒奉为万法之宗,群经之首,有各种注释本、增改本流传。

《太上洞渊神咒经》

简称《洞渊经》。晋道士王纂假托太上道君降授,约出于东晋末南朝初。原书十卷,有敦煌唐写本。另有《道藏》本二十卷,其前十卷为六朝古本,后十卷为中晚唐道士增补,收入《道藏》洞玄部本文类。此经受讖纬图书及佛教劫运思想影响,宣称大晋末世值六十甲子劫末之岁,有各种恶鬼魔王降世,致使六夷侵扰,疾疫流行,中国人民遭受刀兵刑狱水旱之苦。当此之时,唯有信奉道教,供养经典,请道士法师禀告上天,召神咒鬼,消弭疫毒,方可禳除灾病。经文又宣称将有李弘真君(即老君化名)降世,拯救万民,使天下大治,人民丰乐长寿。是为早期天师道宣扬太平治世讖语,以符咒治病禳灾之传统道法。南北朝隋唐民间道教领袖受此经影响,常托称李弘降世,号召民众起义。唐代洞渊派道士所增十卷经文,则偏重伏魔咒鬼之术,进而宣扬大道助国教化之德,与早期天师道教义有所不同。

《老君音诵诫经》

又名《太上老君乐音诵诫》。原未题撰人。据《魏书·释老志》称:北魏初道士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降临嵩山,授以《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二十卷,使其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寇谦之所受原书已亡佚大半,仅残存《老君音诵诫经》一卷,收入《道藏》洞神部戒律类。经文假借太上老君宣教,严厉抨击早期天师道之种种流弊,授寇谦之新天师之位,令其在设治授箓、收取财物、治病求福、修炼房中术、服食仙药等方面革除三张旧法,改用新道法。其新道法强调道官教民须奉守道诫,以斋功礼拜为修持长生成仙之要道。本书为研究南北朝道教改革之重要资料。

《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简称《玉皇经》。撰人不详,约出于唐宋间。三卷,收入《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全书分五品。第一《清微天官神通品》,假托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官大法会上,演说玉皇修道证果之事。宣称玉皇本为光严妙乐国王子,嗣位治国有方。后弃国入山修道,证位金仙,与道同体,威灵显赫。玉帝大显神通,分身化形,为十方之人演说清静自然求解脱之道。第二《太上光明圆满大神咒品》,宣称玉帝授五方帝君大神咒五篇,其咒乃元始之妙言,玉皇之真诰,可以“上制天机、中检五灵、下策地祇”。第三《玉皇功德品》、第四《天真护持品》、第五《报应神验品》,均宣扬奉持玉皇经咒之功德果报。谓诵经者所有罪业永得除灭,身心清静,命终升天。又称奉经者将受十方帝君及其部下神将庇护,可得三十种上妙功德,诽谤经文或不信者将受种种恶报。此书自宋元以来广为流传,为道士举行斋醮及道门功课必诵经文之一,其刻本和注解甚多。

《文昌帝君阴骘文》

简称《阴骘文》。撰人不详,似出于宋元以后。书名“阴骘”,出自《尚书·洪范篇》:“惟天阴骘下民。”意为天虽不言,但能于冥冥中监察世人善恶功过而降赏罚。经文假托文昌帝君劝人行善去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佑护,近报于己身,远报于子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劝入“广行阴骘,上格苍穹”,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朝真拜斗,拜佛念经,修桥补路,勿毒鱼虾,勿宰耕牛,勿弃字纸,勿谋人财产等等。全篇虽仅五百余字,然明清以来传播极广,上自都邑士子,下至僻壤小民,皆传诵此书,是与《太上感应篇》同样影响最广的通俗劝善经文。其刻本、注本亦极多,较

为重要者有朱珪石《文昌帝君阴骘文注》、赵如升《阴骘文像注》、项霄卿刻《阴骘文图证》等。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

南宋蒋叔舆编撰。原名《灵宝玉检》，三十六卷。今《道藏》本五十七卷，是经后人增补而成，最后成书已至明代。黄箓斋乃道教灵宝六斋法之一，主要用于为人拔度九祖罪根，拯济幽灵，谢罪祈恩，禳灾致福。自南朝陆修静撰集黄箓斋仪后，六朝隋唐道士常修此斋。唐末杜光庭編集刪改前代各类黄箓斋仪而成《太上黄箓斋仪》五十八卷，收入斋法五十八种。蒋叔舆又据其师留用光所传灵宝斋法仪轨，编成《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集黄箓斋法之大成。书中分门别类，详列各种黄箓斋醮仪轨，包括设坛法式、法具、法服、行斋程序、启文奏疏、咒诀符图、偈颂赞引等。又酌情采集前人陆修静、张万福、杜光庭、李景沂等人修订之斋仪，保存不少古代斋仪资料。全书分二十四门，内容宏富，考辨精详，实为现存道教斋仪书中所罕见者。

《玉音法事》

原不署撰人名。书中有宋真宗、徽宗御制词曲，似为北宋末或南宋人編集。三卷，收入《道藏》洞玄部赞颂类。此书是道士举行斋醮法事时歌唱赞颂之词曲范本。内载道场所用步虚词、奉戒颂、白鹤词、散花词、三清乐、华夏赞等。其上中两卷道词皆标注曲谱，不用工尺谱，只在文字旁标注四声或和声，并于字下画屈折蜿蜒符号，以示声调之抑扬转折。是为研究道教古音乐之宝贵典籍。

《大明御制玄教乐章》

原不题撰人名。从内容看，似为明永乐中道士奉敕编撰。一卷，收入《道藏》洞神部表奏类。书中辑录三种道教斋醮法事所用乐章，即《醮坛赞咏乐章》《洪恩灵济真君乐章》《玄天上帝乐章》。每章包括颂神曲词数首。其中《醮坛赞咏乐章》在曲词旁标注工尺谱，其余两章则仅有曲牌曲词而无谱。此书亦为研究道教音乐之珍贵资料。

《老子道德经想尔注》

相传为东汉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陵撰，或以为是张陵之孙系天师张鲁撰。原本二卷，《正统道藏》未收。现存敦煌发现的南北朝残抄本一件(S6025)，保存原书上卷，即《老子道经》第3—37章之注文。饶宗颐据敦煌抄本整理而成《老子想尔注校笺》。此书以早期天师道思想教义注解《老子》。认为“道”是有意志的最高神灵。道即是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教导信徒奉道守诫，认为按道意行事，可以致国太平，长生成仙。书中又批评世间邪道伪伎，强调行善积功，炼形长生。其思想宗旨与《太平经》《老子河上公章句》等早期道经相似。据说汉末张鲁曾以此书教化蜀中民众。南北朝天师道规定此书为教徒必须传授修习的太玄部经典之一。

《抱朴子内篇》

晋代道教学者葛洪撰。二十卷，收入《道藏》太清部。另有敦煌残抄本、辽宁图书馆藏宋刊本。据作者自序称，此书“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书中备述外丹、黄白、辟谷、服气、导引、存思、房中、服药、摄养、变化分形、符篆禁咒等道教方术。其大要以“玄道”为宇宙万物之本，以炼丹服食，养生成仙为旨归。作者极力论证修道成仙之可能性，批判巫术妖道，提出以服饵金丹为主，兼行其它方术为辅的修仙途径。其《金丹》《黄白》等篇详细记录古代炼丹药方及操作方法，是研究炼丹术发展

史的宝贵资料。《遐览篇》著录早期道书符图数百种,亦可供研究道教史参考。此书对魏晋以后道教发展影响甚大,传本颇多。近人王明所撰《抱朴子内篇校释》,为最佳注本。

《老子化胡经》

简称《化胡经》。原本十卷,约出于南北朝。《正统道藏》未收。现存敦煌残抄本五件。卷一(S1857、P2007)开篇为假托魏明帝所撰《老子化胡经序》,其次为《老子西升化胡经说》。概述太上老君自殷汤以来多次变化法身,降生人世,在中国及西域诸国传经授道、教化民众,宣扬佛教、道教及摩尼教“三教混同齐归”。卷二(S6963)列举“九十六种外道”之名称,及其所部鬼神数额,并附驱散外道邪鬼之偈文一首。卷八(P3404)题作《受道》,叙述老君在西域诸国讲说教义戒律之事。卷十(P2004)题作《玄歌》,辑录有关老君化胡之诗歌三十余首。按《化胡经》为道教重要经典。相传西晋道士王浮伪造《化胡经》,诬谤佛法,引起佛道二教长期争论。南北朝至唐宋,道教所造宣扬化胡的经典颇多。直至元朝至元年间(1264—1294),道士与佛僧辩论《化胡经》真伪而遭失败,元世祖下令焚毁道经,《化胡经》乃全部失传。敦煌《化胡经》残卷之发现,为研究佛道二教关系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近代中外学者中引起热烈讨论。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日本武内义雄、吉冈义丰、福井康顺等人对《化胡经》的研究,最为详备。

《太玄真一本际经》

简称《本际经》。据唐释玄奘《甄正论》称:“《本际》五卷,乃是隋道士刘进喜造,道士李仲卿续成十卷。”现《道藏》本仅残存此经第二卷《咐嘱品》。另据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著录,敦煌遗书中有唐代《本际经》抄本一百余件,经整理校勘,基本可恢复原书十卷旧貌。此经是隋唐道教重要论著。经文假托元始天尊与法解、妙行、天真皇人、正一真人等仙真相互问答,宣讲道教义理及教法。其内容涉及因果宿缘、功德行业、科仪戒律、修行阶次、炼养方法等各方面,而归本于开演本际真义,指示重玄体道之法。本际即道体与物象之关系。道体空寂,非有非无;万物众生自性空无,皆归根反本,而实无根可归,无本可反。众生修仙体道,应先破心想幻相,既不滞有,亦不执无,有无兼忘,乃至忘亦忘,是即重玄双忘之道,为修行之最高境界。本书对隋唐道教重玄哲学思想有重要影响。

《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

简称《海空经》。据唐释玄奘《甄正论》云:“自唐以来,即有益州道士黎兴、澧州道士方长,共造《海空经》十卷。”可知此经应作于唐初。现存《道藏》本十卷,并有敦煌残抄本九件。全书分十品,假托元始天尊与海空智藏真士等人问答,演说道法。大旨以道家虚静无为思想为本,融摄佛教大乘空宗理论,反复论述“海空智藏”之真义,并叙受持经文之法及其功德。海空智藏者,乃身心空寂之义,是无分别、无始终、无因果、无生灭之空境。经文认为:世人若能信道布施,断除烦恼,清静自在,达到空寂无为之境,即是一乘海空智藏。此经对隋唐流行的道教重玄哲学影响甚大。

《黄帝阴符经》

简称《阴符经》。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或以为战国秦汉之书,或以为北魏寇谦之撰,黄庭坚、朱熹则称此经出于唐李筌之手。综合各家之说,大体可信为唐以前道家古籍。经文在唐代已有两种传本,一本三百余字,分作三章;一本四百余字,不分章。后世传本,多依违于二者之间。此经注解甚多,《通志·艺文略》已著录三十九家,《道藏》洞真部所收注本有二十余家。各家注解或以《阴符经》为兵家权谋之书,或解以道家之言,宋元道士多以内丹功法注经,儒家学者则以性理之说释之。皆各随己意,未必合于经旨。

考究原经本意,大抵言天地阴阳运行变化,与人事之间有相生相盗之关系,圣人当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掌握天人暗合之机,使行为举动合乎天道,不违自然,则治国养生皆得其宜,可以长久矣。历代道流儒士,多因此经言简意赅,深有理致而重视之,往往与老庄之书并列。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

简称《常清静经》。撰人不详。约成书于唐代。南宋《秘书》及《通志·艺文略》均著录作一卷。有《道藏》本及翻刻本、注释本甚多。经文约四百字。内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大旨以清静为本,劝人澄心遣欲,空无虚寂,乃至寂无所寂,则体合于道。其说出自隋唐道教重玄哲学。此经对后世影响甚大,唐末杜光庭、南宋白玉蟾、金元全真道士侯善渊、李道纯、王道渊等皆为之作注。全真道以诵习此经为道士日常必修功课。

《玄珠录》

唐道士王玄览撰,弟子王大霄編集。二卷,收入《道藏》太玄部。书中辑录王玄览语录一百二十余条,主要论述道物、空有、心性等哲理问题,而归旨于修心体道。其说受《海空经》影响,多融摄佛理入道。认为道体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物象非真非妄而亦真亦妄;可道与常道相因生灭,而其生无所生,灭无所灭。故曰:“道能遍物,即物是道;物既生灭,道亦生灭。”又认为道性与诸法众生之性不一不异,亦即亦离;“道性众生性,二性俱不见;以其不见故,能与至玄同”。欲达玄同之境,须修心定性,而修心之要为不拘执有无生灭。求心喻如剥芭蕉,剥至无皮无心处,便是真心。能知真心本无心,虽无心而能应物生知,便得解脱之道。此书为隋唐道教重玄哲学之代表作。

《坐忘论》

唐朝上清道士司马承祯撰。一卷,收入《道藏》太玄部。书分七篇,依次为:《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书末附《坐忘枢翼》,概括全书要旨。大抵以老庄清静坐忘之说为本,吸收佛教止观定慧双修之旨,论述修心养神,契真合道之理趣及方法。谓修道者首先须诚信敬重,断绝俗缘,收心离境,不逐外物,不受外名,虚心安心,则道自来居。其次须简事真观,了知吾我与万事悉空,除去心病色想,安分随缘,乐天知命。久习此道,可致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又称勤修形神,凝神宝气,学道无心,神与道合,谓之得道。得道之人形体永固,变质成神,炼神入微,与道冥一。“散一身为万法,混万法为一身,智照无边,形超靡及。总色空而为用,含造化而成功”,是为修道契道之最高境界。全书言简意深,为唐代道教重玄哲学之名著,对后世道教修炼思想有重要影响。

《玄纲论》

唐代道教学者吴筠撰。一卷,收入《道藏》太玄部。书成于天宝年间,分上中下三篇,综述道教义理纲要,故名《玄纲论》。上篇《明道德》,凡九章,阐释“道德”之义。谓道者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德者天地所禀,阴阳所资。“通而生之谓道,畜而成之谓德”。天地人物及灵仙鬼神,皆以道德为生成之大本。人虽禀道德而生,然性动生情,情反于道,故寿夭生死皆不能自主。若能黜嗜欲,隳聪明,无为无虑,至静虚极,超乎动静,神气形全,则可与道为一,超脱生死之累。又称为政者须“内道德而外仁义,先素朴而后礼智”。中篇《辨法教》,凡十五章。述学道成仙之要旨。谓仙道皆以至静为宗,静思为用,斋戒为务,慈惠为先。然后吐纳导引,以阳炼阴,积阴功,改阳过,使五欲无动乎心,

衣食任乎自然，餐吸元和，昼夜不寐，自可得道成仙。下篇《析凝滞》，凡九章。假设问答，以解析修仙学道之各种凝滞。谓成仙与否，唯在学道之能否专精，宿禀仙骨者，虽为官治世，亦可成仙。又主张修性与炼形不可偏废，批评只知炼性而不知炼形者，“所谓清灵善爽之鬼”。此书为唐代道教重要理论著作，流传颇广。

《道体论》

原题“通玄先生述”，此通玄先生疑即五代道士张荐明。一卷，收入《道藏》太玄部。书分为《论老子道经》《问道论》《道体义》三篇。皆自设问答，阐述“道体”之义。其论点及论证方法，与唐初道教重玄哲学相通。作者从有无、同异、生化等不同角度，反复推论道德、道物、名实、空有、真假等哲理范畴之辩证关系。认为万物与道同中有异，即一不二；物以道为体，道还以物为体；物即是道，道即是物。道体非有非无，无始无终，妙绝形名而圆周万物。能包万物、能生万物，而包无所包，生无所生，非与万物相待者也。故道体与万物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能双非之，亦能双是之，而非之与是，皆不得道体。“不在四者，不离四者，乃可得耳”。其说受佛教中观派辩证逻辑影响。全书最终以“兼忘二边，双泯有无”为悟得道体之宗极玄旨，融合老庄与佛学。是为研究唐代道教重玄哲学思想之重要史料。

《化书》

五代道士谭峭撰。六卷，收入《道藏》太玄部。全书分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六篇，凡一百一十章。阐释道教哲学思想，兼融儒学。认为天地间万物生生不已，变化无穷，循环往复，皆不离道本。道以虚无为体，纯一为德。故世人修道养生，理身治国，皆须顺应物化之理，归根返朴，虚心合道。书中所述修炼要道，主要发挥庄子齐物坐忘之说。谓万物一物也，万神一神也；万物可以虚，我身可以无。“以我之无合彼之虚，自然可以隐，可以显，可以死，可以生，而无所拘。”故修道者应物我俱忘，虚心合道。“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通。”书中所述帝王治国之道，则以道德为本。作者猛烈抨击统治者以欺诈刑赏治国，重税剥夺民食，苦役穷民之力，致使纯朴泯灭，道德沦丧，民多饥困。此乃不平之甚，不义之甚。作者因此主张恢复纯朴道德之治，行节俭均食之政，以救天下战乱穷困。其说虽本于老庄，但亦反映五代乱世普通民众愿望。

《岷泉集》

明初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撰，书成于永乐五年（1407）。十二卷，收入《道藏》正一部。此书为张宇初诗文集，共收录各类散文杂著百余篇，诗词歌赋二百余首。全书精义多见于第一卷所录杂著十四篇。其中如《冲道》《慎本》《太极释》《先天图论》《河图原》《广原性》等篇，集中阐述作者哲学思想。大致以老庄虚无思想为本，参合宋儒性理之学，亦兼采佛氏之言。敷述天地造化，万物本源，心性修养，以及山川人物、礼乐制度等等。第二至七卷所收传记序说等散文，涉及不少道教史实，可资参考。最后四卷所收诗词歌赋，亦复婉丽清新，得天趣自然之妙。明初天师道著作，以此书为最好。

《太上黄庭内景玉经》

简称《黄庭内景经》。早期上清派经书，约出于魏晋之际。道教传说此经乃上界仙真降授南岳魏夫人。一卷，收入《道藏》洞玄部。经文分三十六章，七言古诗体。以道教思神守一、宝精爱气之说与古代医家脏腑理论相结合，咏述修仙长生之术。经中宣称人首脑室及面部五官、胸腹内五脏六腑及肠胃等器官，皆有神仙真人居住其中。修道者若能

常诵此经书，默念神名，存思身神之形状、服色、居处及其职司等等，便能通神感灵，使脏腑安和，形神相守，延年却老，成仙升真。经文尤其强调存思上中下三丹田之神，即脑部泥丸宫、胸部绛宫（心脏）及脐下命门之神。认为三丹田乃积精行气之要穴，常思其神则自然常生不死。除诵经思神外，经文又言及漱津咽液、吐纳元气、房中固精、服食五牙（五方生气）、飞奔日月等方术。自魏晋以来，此经流传极广，历代道士抄写、翻刻及注释者甚多。上清派奉此经为主要经典，唐宋内丹家亦深受此经影响。除此经外，还有《黄庭外景经》等经文流传。

《老子西升经》

简称《西升经》或《西升记》。其序文称：老子为关尹讲授《道德经》之后，又为关尹讲授道要，“列为三十九章，目曰《西升经》”。实际此经应出于魏晋，北周道士韦节始为之注解。现存《道藏》本三卷，系宋徽宗政和御注本。经文吸取《道德经》思想，论述炼养形神之要。大旨“以得一为要妙，以飞升为余事”。告诫关令尹喜除垢止念，静心守一，致虚守柔，返于自然。又称神生形，形成神，形神合同，固能长久。宋徽宗注解吸收韦节、徐道邈诸家之长，于趋本达妙，致虚守柔之义，多所发挥。《道藏》中另有北宋道士陈景元所编《西升经集注》六卷，录韦处玄等五家注解。

《服气精义论》

唐朝上清道士司马承祯撰。《云笈七签》卷五十七收录。另有《道藏》本，分作《服气精义论》和《修真精义杂论》两卷。据卷首作者自序称：胎息服气可治病长生，世传服气之书颇多，散漫难稽，故编纂此书。正文分为九篇。首篇《五牙论》，言服食五牙（五方生气）之法。其次《服气论》，言辟谷食气之法。其三《导引论》，言行气导引之法。其四《服药论》，言服食草药以安和五脏、治润气液之法。其五《符水论》，言吞符诵咒，治病益气之法。其六《慎忌论》，言养生禁忌，认为人之饮食起居应符合阴阳气运。其七《五脏论》，言宣行经脉，安和脏腑，保养精气之法。其八《服气疗病论》，言行气攻治疾病之法。其九《病候论》，言据神气颜色之症候，诊断内病之法。全书各篇多先据《黄帝内经》等医书，论述卫生保养之道理，然后详述服气养生治病之法。是为唐代道教气功养生术之重要著作。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晋葛洪撰，梁陶弘景、金杨用道、明初赵宜真等增补刊行。《道藏》本八卷，收入正一部。另有《四库全书》本。此书是道教学者所编医药名著，最初由葛洪编撰。葛洪因见古人医方药典篇帙浩繁，急时难以备办，乃周流华夏，收拾奇异，集成《玉函方》百卷。又从该书中选录三卷，称作《救卒方》。书中收录急救药方八十六首，取其简便易行，可置之佩囊，带之时后，以备贫家病人急需，故又名《肘后备急方》。梁朝陶弘景将葛氏八十六方合为七十九首，另增补二十二首，更名为《肘后百一方》。其书亦为三卷，上卷载药方三十五首，主治内病；中卷三十五首，治外发病；下卷三十一首，治为物所苦病（即传染病）。书中有治疗天花之方，为现存最早有关天花病的记录。葛氏与陶氏之书，隋唐时分别单行。金熙宗时，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节录唐慎微《证类本草》药方，分类附刻于《肘后方》中，更名为《附广肘后方》。明初洪武年间，道士赵宜真又以治外科病方增补杨氏刻本，后编入《道藏》。现存《道藏》本仅残存药方七十首，且无法分辨原作和增补之作。另有朝鲜《医方类聚》所引《百一方》，较《道藏》本多十四首。

《三元延寿参赞书》

元人李鹏飞编撰，约成书于元世祖至元末年(1294)。五卷，收入《道藏》洞神部方法类。书言摄生延年之道。作者自序称：曾于飞来峰下遇宫道人，告之曰：“人之寿天元六十，地元六十，人元六十，共一百八十岁。不知戒慎则日加损焉。精气不固则天元之寿减矣，谋为过当则地元之寿减矣，饮食不节则人元之寿减矣。”作者遂编撰此书，论述保全三元之寿。全书前三卷分别为：《天元之寿精气不耗得之章》，论述节制男女房事，保固精气之道；《地元之寿起居有常得之章》，论调节思虑言行，日常起居之道；《人元之寿饮食有度得之章》，论调节饮食，医药养生之道。后两卷分别为《神仙救世却老还童诀章》《神仙警世章》，大旨劝世人注意调节滋补，惩忿窒欲，行善去恶。此书征引宏富，立论平实，为道家医药保健之重要著作。

《周易参同契》

简称《参同契》。东汉炼丹术士魏伯阳撰，约成书于汉顺帝至桓帝之间(126—167年)。葛洪《神仙传》始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凡三卷。其说如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其书分上中下三篇，大抵附会汉代流行之黄老思想及《周易》象数学原理，以论修仙炼丹之道。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而契合为一，故名《参同契》。作者认为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世间万物之生成演化皆因阴阳消长，坎离(龙虎)交媾，气运流转而致。故炼丹求长生者，亦须掌握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卦爻变化之理。故本书中论述炼丹火候抽添进退，皆以汉代流行之卦气纳甲说、十二消息说、六甲孤虚说为本。其丹法后人解释不一，或以为内丹，或谓外丹，或者以为内外丹兼备。大抵以内丹说较为盛行。此书作为最早论述炼丹原理之著作，对后世影响甚大，被道教徒奉为“丹经之祖”。隋唐以降，为此书作注者颇多，现《道藏》太玄部收入《参同契》注本八种。一般认为后蜀道士彭晓所作《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较为可靠。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化名邹訢，撰《周易参同契考异》，亦颇有影响。明清时期，又有杜一诚改编的《古文参同契》流行。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相传为北宋麻衣道者传授华山道士陈抟。其真伪自宋代以来屡有争论。《四库提要》采纳朱熹之说，断定此书为戴师愈伪造。其书分四十二章，每章有四句四字经文，并有注解。其说颇杂，大抵以象数易学原理附会道教炼丹法术，且窜入佛教术语。故朱熹斥之曰：“必是近年术数末流，道听途说，掇拾老佛医卜之说之陋者，以成此书。”因陈抟为道教易学大师，此书托其名而流传甚广。《四库全书》以此书非易学正宗，编入道家类存目。《藏外道书》教义教理类收入此书。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

撰人不详，约出于唐代。北宋《崇文总目》著录作十卷，现存《道藏》本二十卷。书分为两部分。第一卷为《黄帝九鼎神丹经》本文，出于汉末，葛洪《抱朴子·金丹篇》已引其文。经文假托玄女传授黄帝丹道，谓呼吸导引及服食草木药，只可却病延年，唯有炼服神丹可使入度世成仙，与天地相毕。其丹法有九种：一丹华、二神符、三神丹、四还丹、五饵丹、六炼丹、七柔丹、八伏丹、九寒丹。又有造土釜法、作玄黄法、作六一泥法。皆列举所用药物分两、炼丹火候，以及服丹方法和功效。卷二至卷十为《黄帝九鼎神丹经》之注诀，系唐人纂集，解释发挥原经。内容包括论述丹经源起及传授法、选择炼丹时间地点、防辟恶邪、炼丹禁忌、论九丹功能、制选炼丹泥釜炉鼎灶屋、化诸石药为水法等等。又有炼服

金石药物之法,如炼服五金法、炼服铅汞法等。又论述丹砂、三黄、二青、硝石等药物性能、产地、炼法、服法及功效。又论服丹长生原理,去金石药毒方法,以及合丹忌讳败畏诀、上洞心丹经诀等。全书征引广博,内容详实,是为研究汉唐炼丹术及古代化学、药物学之极重要史料。

《石药尔雅》

唐人梅彪编撰,约成书于元和丙戌(806年)。一卷,收入《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此书是一部炼丹术名词术语小辞典。作者仿照《尔雅》文体,列举各种金石药物、丹药、丹法及丹书名称,并注释其别名异号,旨在解除学者疑迷。原书分六篇。第一篇《释诸药隐名》,列举水银、丹砂、金银等金石类药名六十余种,乌头、附子、牛胆、猪脂等动植物药名百余种,并注释其别名异号。第二篇《载诸有法可营造丹名》,列举太一金丹等七十余种丹药名目,均为有法可造之丹药。第三篇《释诸丹中有别名异号》,列举召魂丹等二十余种丹名,并注释其别名异号。第四篇《叙诸经传歌诀名目》,著录太清经、青霞子诀等百余种外丹书名。第五篇《显诸经记中所造药物名目》,列举黄舆伏火法、造朱雀符法等百余种炼丹方法名目。第六篇《论诸大仙丹有名无法者》,内载黄帝九鼎丹、大仙升霞丹等二十余种丹名。据称皆为古代仙真服食有效之丹,但其造法及所用药方不为世人所知。此书对研究古代炼丹术及药物学极为重要。

《大洞炼真宝经》

又名《七返灵砂论》。唐朝衡岳道士陈少微撰。约出于玄宗开元年间。《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一卷。《道藏》本分作两卷,即《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一卷、《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一卷。原书内容可分为三部分。首篇为《序论》,综述“七返丹砂”之名义。谓丹砂是金火之精结而成形,乃还丹之基本,大药之根源。丹砂品种甚多,唯光明砂、白马牙砂、紫灵砂三种堪称“至药”。将丹砂反复变炼七次,谓之“七返”,可分别炼出白银、黄花银、青金、黄金、红金、赤金、紫金。紫金为七返灵砂所化,含积真元阳气足矣。再将紫金变化为砂,运火烧之一周,即成紫金还丹,服之可飞举成真,亦可用于点化水银及铅锡铜铁成金。本书所载《灵砂七返篇》,即分别叙述变炼丹砂一至七返所需药品分两、火候飞伏要诀,以及服食方法及功效。又有《金丹至诀》二章,言抽砂出汞、炼汞投金、修金合药法;以及伏炼五金四黄以成阳金(丹砂),炼阳金成丹之火候要诀。是为唐代外丹术重要著作。

《钟吕传道集》

原题钟离权述,吕嵒集,施肩吾传,约成书于唐末五代。《道藏》本三卷,收入《修真十书》(洞真部方法类)。此书内容为钟离权传授吕洞宾丹法之问答记录。以内丹为修炼正道,分别论述真仙、大道、天地、四时、五行、水火、龙虎、丹药、铅汞、抽添、河车、还丹、炼形、朝元、内关、魔难、证验等丹法要旨。其说大略以天地之道为宗,认为人身与天地类同,修道者应效法天地阴阳升降之理,五行生克之则,日月交合之度;取肾水中所藏先天元阳真炁为丹本,以真阴真阳交媾合和,以阳炼阴,三田反复,使精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道,则金丹成就,阳神超脱而成仙。其修炼程序分匹配阴阳、聚散水火、交媾龙虎、烧炼丹药、肘后飞金精、玉液还丹、玉液炼形、金液还丹、金液炼形、朝元炼气、内观交换、超脱分形等十二科。是书乃唐宋间最为系统之内丹著作,钟吕金丹派教义法术之宗源。

《悟真篇》

北宋道士张伯端撰,书成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传世注本颇多,以《道藏》洞真

部所收《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道藏精华录》第七集所收《悟真篇正义》最为精详。是书以诗词歌颂文体,阐发内丹修炼原理及方法,认为内丹乃修仙之主要途径。据张伯端自序称,其书分正编和附录两部分。正编有诗词九十三首,言养命固形之术,即内丹修炼之“命功”。其法以人身为鼎器,以身中精炁神三宝为大药,炼精化炁、炼炁化神而结成金丹。附录部分有歌颂诗曲杂言三十二首,借用佛教禅宗“明心见性”之说,阐述达本明性之道,亦即内丹修炼之“性功”。认为修养心性,可以达到虚寂无为,返本还原,与道体合一之境界。全书所述丹法,以性命双修、先修命后修性为特征。北宋以后,金丹派南宗之内丹理论及修炼功法,受此书影响甚大,历代道士皆推崇此书为内丹经典著作。

《翠虚篇》

南宋道士陈楠撰。一卷,收入《道藏》太玄部。本书辑录陈楠所撰诗文。有《紫庭经》《大道歌》《罗浮翠虚吟》三首长篇歌诀,《丹基归一论》短文一篇,以及《金丹诗诀》百首、词三首。所有诗文歌词皆论述内丹。其中《紫庭经》论述丹经要旨唯在铅汞,“身中一亩为家园”,炼精化气,气凝成神,便可无为通灵。《大道歌》主要论述“真阴真阳是真道”。《罗浮翠虚吟》斥责御女采战、服气存思等法术。认为金丹之要在铅汞二字,以太虚为鼎炉,乌兔(铅汞)为药物。《丹基归一论》主要论述“一”为金丹之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即金丹。丹书中所谓魂魄、龙虎、铅汞、坎离、婴儿姤女等名词,其实皆指一物,即阴阳二字。《金丹诗诀》及词三首,皆论述内丹法要。认为炼丹之要在抽坎填离,“但取坎精点离穴,纯乾便可摄飞琼”。以上各篇丹诀,能破除纷繁名相而直指玄要,对内丹修炼之感受及效验亦描述较详。是为宋代金丹派南宗之重要论著。

《海琼白真人语录》

南宋白玉蟾述,弟子彭耜等編集,书成于淳佑辛亥(1251年)。四卷,收入《道藏》正一部。南宋嘉定十年(1217),内丹派宗师白玉蟾游历江南苏州、常州、庐山、武夷、泉州等地,弟子记录其当时讲道语录及有关诗词杂文,编成此书。第一卷为谢显道编录,记述白氏与留元长、彭耜等互相问答,讲论道法。涉及修道理论、方法、醮仪、咒诀、占卜等问题。卷末附表奏一篇、赠友人诗词四十余首。第二卷《鹤林法语》,林伯谦等编录。记述白氏为彭耜之父举行黄篆斋醮法事,并载白与彭、林等讨论斋法科仪。第三卷前半部分收入四篇升堂文,叶古熙等记录。分别记述白氏在武夷、常州、庐山、苏州等处升堂讲道之事。后半部分收入四篇诗文,赵收夫编录。讲述内丹性命修炼功法,并咏述西林禅寺。第四卷由彭耜編集,收入白玉蟾及其师陈楠所撰诗歌杂文,以及与彭耜书信札记数则。其中亦多阐述内丹之作。白玉蟾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海琼问道集》《海琼传道集》《静余玄问》等。

《许真君石函记》

撰人不详,似为南宋道士假托许逊真君之名而作。二卷,收入《道藏》洞神部众术类。书前有序,宣称许真君于东晋宁康二年(374)在洪州西山拔宅飞升,留下一石函,后人于石函中发现秘文九篇,乃修炼金丹之上道也,名曰《石函记》。其九篇目次为:太阳元晶论、日月雌雄论、药丹论、药物是非论、丹砂证道歌、圣石指玄篇、神室玄明论、金鼎虚无论、明堂正德论。各篇分别论述丹砂之生成变化,药物之根源性质,金石之父母君臣,以及坛炉鼎室之制置,阴阳五行之生克,火候直符之推移等等。大抵吸取《参同契》阴阳五行、卦爻变化之说,以及《阴符经》三才互盗之理,以言内丹修炼之要。谓先天一气能生化三才万物,乃还丹之基,大药之母。炼丹者须效法宇宙神运气化之理,使阴阳气并,四象合和而成丹。全书文笔颇佳。

《重阳立教十五论》

金朝王喆撰。一卷，收入《道藏》正一部。全篇分十五小节，以简要文字说明全真道立教宗旨及入门修炼准则。内容可分三类。首先论述全真道士日常修习法则，包括住庵、云游、学书、合药、盖造、合道伴六节。规定全真道士须出家住庵，奉守戒律，参究性命，施药济人，居处俭朴，择友高明。其次论述内丹修炼宗旨，包括打坐、降心、炼性、匹配五气、混性命五节。认为修道应以清静寡欲，定心住性，炼气养神为主，锻炼性命为修道之根本。最后论述修道者所应达到的精神境界，包括论圣道、超三界、养身之法、离凡世四节。认为修道者苦志多年，积功累行，方可超凡入圣。所谓超三界离凡世，并非肉体飞升脱离凡尘，而是身在人间而神游天上，形寄于尘中而心明于物外。“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著空有即超无色界。”离此三界，则心神真性可居仙境。此说是全真道吸收禅宗思想，对早期道教肉体成仙飞升说的重要修正。

《重阳全真集》

金朝王喆撰。十三卷，收入《道藏》太平部。此书是全真道祖师王重阳诗词集，王羽化后诸门人編集刊行，共收入诗词千余篇。其诗词题材除应酬唱和，宣教布道之外，多为自述或抒怀，从中可见王喆之思想及生平。诗词多劝人看破肉身假合，功名空华，应及早归心仙道，以求超出三界。斥酒色财气为四害，儿孙妻女为系累，劝人抛离妻子，出家修道。有咏骷髅诗多首，教人观骷髅而自省肉身无常，觉悟生死轮回之苦。但又教导在家信徒遵守忠孝伦理，“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所述修仙之道，颇近禅宗。如云：“诸公如要真修行，饥来吃饭，睡来合眼，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冗事摒除，只要心中清静两个字。”又述内丹之道，谓神调气和，气神相结，性停命住，复返本来真性，即成就金丹。又倡言三教一家，多与儒生释子交游应答之诗。王重阳诗词形式多样，常杂以俚语。古诗、律绝、词曲，乃至一字诗、三字诗、藏头诗词等，无所不能，而尤喜填词。其著作除本书外，另有《重阳教化集》三卷、《重阳分梨十化集》二卷、《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一卷、《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一卷，均收入《道藏》。

《洞玄金玉集》

金朝马钰撰。十卷，收入《道藏》太平部。此书为全真道大师马钰诗词集，共收录诗词九百余首。皆系马钰出家入道后所作，反映他在山东、陕西修道传教事迹及思想。诗词多为赠答酬和之作，所赠者除道士外，且多儒生、官吏、医者、商人、铁工等各阶层人士。其内容皆宣扬全真教旨，劝人觉悟人生短暂，轮回难逃，看破功名利禄，断除酒色财气，舍爱弃家，学道求仙。又教人去嗔忍辱，安贫抱朴，慈悲济度，倡言三教和同。书中所述修仙之道，以内丹性命修炼为主。言修性则以清静无为求明心见性，言内丹则以养气全神为要。马钰诗词清雅可诵，格调近似其师王重阳。其著述除本书外，另有《丹阳神光灿》一卷、《渐悟集》二卷、《丹阳真人语录》一卷、《丹阳真人直言》一卷，均收入《道藏》。

《水云集》

金朝谭处端撰。三卷，收入《道藏》太平部。此书为全真道大师谭处端诗文集，收录诗词二百四十余首，示门人语录一则。诗词题材多为赠答、述怀之作，间亦咏物、记游。皆宣扬全真教旨，谓人生短促，苦海波险，应斩断名缰利锁，割弃恩爱牵缠，出家悟道修真。所述修真之要，在于念念清静，认识灵源，明心见性。谓众生迷昧真源，于一切境上起贪嗔痴等无明之心，意念生灭不停，故不得解脱。修道入割情弃爱，摧强挫锐，降伏灭除不善之心，十二时中念念清静，自然神气冲和，得见本来真性。其说颇似禅宗。对居家信徒，

则劝导践履忠孝，常行仁慈。宣称：“为官清政同修道，忠孝仁慈胜出家。”又宣扬三教一家，有诗云：“三教由来总一家，道禅清静不相差。仲尼百行通幽理，悟者人人跨彩霞。”

《仙乐集》

金朝刘处玄撰。五卷，收入《道藏》太平部。此书为全真道大师刘处玄诗词集，收入诗词歌颂五百六十余首。皆宣扬全真教旨，谓人生短暂，轮回难逃，应早悟玄理，修道求仙，方可全家拔宅飞升，脱离生老病死，轮回业报之苦。所述修真大旨为内丹心性修炼。认为行住坐卧心常清静，不著有，俱忘动静，以至心混世境，闹里无心，气神相见，命住性定，则真性了，大丹成。又强调伦理纲常，劝行忠孝仁慈，为官清正，处世谦和，多作斋醮度人之事。又倡言三教归一，劝人看三教书，与其师王重阳无异。刘处玄著作另有《无为清静长生真人至真语录》一卷，亦收入《道藏》。

《磻溪集》

金朝丘处机撰。六卷，收入《道藏》太平部。另有金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此书为全真道大师丘处机诗词集，由其门徒編集刊行，共收录诗词歌颂四百七十余首。诗词题材广泛，大多为抒情言志，记事写景之作。言求道成仙之志，抒伤时济世之怀，是其诗词基调。书中赞道愍物之诗屡见不鲜，大抵谓浮生若梦，世事无常，四大皆空，有如泡影，应及早看破红尘，惊觉黄粱，脱离名利场，抛却臭皮囊，遁入玄门，悟道修真，方为人生之归宿。其或不然，亦当敦伦尽分，随缘修行，身在凡间，而心明物外。其论修道，重在身心清静，返本归真，去爱欲，离声色，除妄念，复真性。其说近似禅宗。然其伤时感事之作，表达对乱世众生哀悯之情，教人以真行济世化入，则又近儒。故又倡言三教同源，谓“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三教古今同”。其诗词艺术水平极高，“动容无不妙，出语总成真”。是为金元道流诗词上乘之作。

《云光集》

金朝王处一撰。四卷，收入《道藏》太平部。此书为全真大师王处一诗词集，收录诗词六百余首。以赠答酬和之作居多，皆宣扬全真教旨。其赠答对象有太守、将军等文武官员，以及兵吏、儒生、释子、道士、女冠、卜者、船家、店户、村翁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大抵劝人归去修道，而其教法以内丹为主，谓神气混合，三田反复，三华聚顶，结成神丹，可臻形神俱妙，性命双全。又多言悟性了心，教人“认得元初一点灵，无修无作了无生”。亦主张断绝酒色财气、妄情恩爱，处世柔弱谦下。又有斋醮诗多首，记述全真道为金朝宫廷及士民举行宗教活动情形。

《太古集》

金朝郝大通撰。原本十五卷，现存《道藏》本四卷，收入太平部。此书为全真道大师郝大通诗文集，其诗词歌颂已佚大半，残存诗文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乃四言偈颂，逐句自注。大略谓天地垂象于八卦五行七政，修真之士仰观俯察，体天之道而用之于修炼。又称《周易》之道以乾坤为门户，以北辰为枢机，以日月为运化，以四时为职宰，以五行为变通，以虚静为体，应动为用。圣人体之用之，必在乎心；变而通之，必在乎神。第二部分为《周易》图像，列举三十三图，皆有释义。从八卦五行、天文历法之图像，研究其间变动运转之象数规律，以用之于炼丹。第三部分为金丹诗三十首，皆述内丹。其说以存神守气为要，谓忘情息虑，“一性朝元攒正气，万神聚顶放三花”，则大丹成就，乘云升天。

《葆光集》

金末元初道士尹志平撰。三卷，收入《道藏》太平部。此书为全真宗师尹志平诗文集，收录诗词四百余首，语录二则。其诗词多即事感怀之作，抒写作者自身及全真道士清闲安适之生活情趣，反衬乱世民生之艰难。又以因果报应劝人安分守己，莫起念恋欺诈之心。其言修道，则以明心见性为主，类似禅宗。认为无须问汞学铅，只要认得本来真面目，便是神仙。明心见性之要在于清静，清静之要则在观空。既明万法又不著于万法，即是“诸法空相”。又转述其师丘处机所传全真性命修持之要曰：“慧命相资助，一性真定，入大无碍法门，混而为真一，永超生灭，得灵通自在，目前有验，是为妙道也。”尹志平著作除本书外，另有其弟子所编《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四卷，亦收入《道藏》正一部。

《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

金末元初全真道士王志谨述，弟子论志涣编次。一卷，收入《道藏》太玄部。书中收录王志谨语录九十余条，讲述全真道修心炼性之要。谓修道之人先要明了“自己本分事”，亦即明了自我形骸底一点灵明主宰，是从道里禀受得来，自古及今，清静常然。其次要通明教化，遣除偏执成见，识别万缘虚幻，使本源清静，真宰自明。心不逐物，不爱物，对境无心，不染不著，常应常静，则与道合。其说受《清静经》及禅宗影响。书中又屡言轮回报应，告诫修道者常思已过，勿矜己能，韬光晦迹，安贫守朴，“苦己利他，暗积功行”。又兼述王重阳、马丹阳、丘长春等全真祖师言行。是为研究全真道教义之重要资料。

《上阳子金丹大要》

元代道士上阳子陈致虚撰。约成书于至元改元之年（1335年）。原书十卷，包括论文九篇，《图》一篇，《列仙志》一篇，《仙派》一篇。《道藏》本分为四种道书，均收入太玄部。另有《道藏辑要》本，合四种为一。此书为元代内丹派重要论著。其论文九篇，分别论述内丹源流旨要，丹功法诀，兼述明心见性之道。其内丹法宗承南派祖师张伯端、白玉蟾，以先天一气为丹本，以合会坎离二物（即真阴真阳）为修炼之要。谓先天一气在外者为黑铅，在内者为黑汞，修炼者于癸生之时，急采坎中黑铅入离中，以离中真火锻炼，返归纯阳，则金丹功成。作者又承其师赵友钦仙佛同源之说，力倡三教一致，自称以“禅道俱明，仙佛同证”为修炼宗旨。附录《金丹大要图》一篇，列举太极图、先天太极图等十九幅图像，每图后皆有说明，提示内丹原理。大抵以儒家易学附会道教丹法，以阴阳相交，返归太极为修丹要道。《列仙志》《仙派》二篇，列举钟吕内丹派传承谱系及分派。上起太上老君，中经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而分传南北两派。南宗即张伯端、白玉蟾一派，北宗即王重阳、丘处机一派。陈致虚自称出自北宗宋德方至赵友钦一脉，而其丹法源于南宗，实为兼承南北之代表人物。

《龙门心法》

又名《碧苑坛经》。清初全真宗师王常月讲述，弟子邵守善、詹守椿等记录整理。王常月号昆阳子，全真龙门派第七代律师。清康熙二年（1663）游历南京，在碧苑开坛说戒，讲授龙门派心法。弟子整理其说为上下二卷，凡二十篇，有抄本存于北京白云观。至道光年间，闵小艮以此书刻入其《古书隐楼丛书》中，改名《碧苑坛经》。较原书增多《参悟元机》一篇。书中详述龙门派道士入道学仙之要，依次分为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静身心、求师问道、定慧等持、审行修真、报恩消灾、立志发愿、印证效验、保命延生、阐教弘道、济度众生、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功德圆满，凡二十节。大抵以持守初真、中级、天仙三级道戒为渐进之阶，强调明心见性，惩忿

室欲为得道门径。反对传统内丹家守窍采药、三田搬运、炼化精气之术，否定肉身不死之说，而追求法身不坏，真性常存。其说对龙门后学影响甚大。《藏外道书》收录此书。

《性命圭旨》

原不题撰人。据卷首序文称：“盖尹真人高弟子所述也。”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收入《道藏精华录》第七集。书分元、亨、利、贞四集，言内丹理论及功法口诀。元集为总论，有《大道说》《死生说》《性命说》等二十余篇短论，综述丹道。亨、利、贞三集解说内丹功法口诀，依丹法次序分为九节：第一节口诀涵养本原救护命宝、第二节口诀安神祖窍翕聚先天、第三节口诀蜇藏气穴众妙归根、第四节口诀天人合发采药归壶、第五节口诀乾坤交媾去矿留金、第六节口诀灵丹入鼎长养圣胎、第七节口诀婴儿现形脱离苦海、第八节口诀移神内院端拱冥心、第九节口诀本体虚空超出三界。其叙内丹功法颇为明了，且配以精美插图，指示经脉穴位。是明清时期影响颇广的内丹著作。

《方壶外史丛编》

明朝陆西星撰，约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书中汇辑陆西星大部分著作，取其道号“方壶外史”为书名。原书八卷。前七卷是对前人经书之注解，包括《无上玉皇心印经测疏》《黄帝阴符经测疏》《老子道德经玄览》《周易参同契测疏》《崔公入药镜测疏》《纯阳吕公百字碑测疏》《紫阳真人金丹四百字测疏》《龙眉子金丹印证诗测疏》《丘长春真人青天歌测疏》等十余篇。第八卷收录陆氏自著四种，即《玄肤论》《金丹就正篇》《金丹大旨图》《七破论》。以上所有著作皆言内丹原理及功法。其丹法融合南北二宗，主张性命双修，从筑基炼己，摄心修性入手。但又强调男女双修，阴阳合炼，取“彼体”坎中真阳填补自我离中真阴，炼化精气，使阴阳合和而成纯阳。其阴阳丹法出自南宗双修派，但又反对御女采战，自成一家，后人称为内丹东派。东派丹法在明清影响较大，本书为研究该派丹法主要文献。现存有民国四年香山郑观应刊本，《藏外道书》亦收入。

《张三丰先生全集》

又称《三丰全书》。张三丰为元末明初著名道士，诗文书画俱精。其著作据《明史·文翰类》著录，有《金丹直指》《金丹秘诀》各一卷。但明代《道藏》未收其书。清初雍正年间，剑南观察使汪锡龄以当时流传之张三丰著作及有关张三丰显灵事迹三十余条，合编成《三丰祖师全集》。至道光年间，四川嘉州人李西月又据汪本增补，重编成《三丰全书》八卷刊行。书中所收著作大多为后人伪造，仅第三卷所收《大道论》《玄机直讲》《道言浅近》及第四卷《玄要篇》较为可信。故此书只可视为明清三丰道派集体著作。三丰派内丹学近似全真，主张先修心摄性，后炼化精气修命，最后“粉碎虚空”，返还先天太极而复性归真。其性命双修法在明清颇有影响。其修炼方式分单修及男女双修二途，张三丰本入著述多斥双修，盖主张单修。但李西月的注释则主张双修，后人称为西派丹法。西派与东派相似，虽主双修，但反对御女采战。要之，本书为研究明清三丰道派之重要文献，现存《道藏辑要》本。

《吕祖志》

编者不详，约出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六卷，收入《续道藏》。此书汇辑吕祖（即吕洞宾）之传记师承、丹法源流、显化灵迹及诗词杂著等资料。全书分三部分。首先列举三幅图像，即正阳开悟传道真君像、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像、纯阳吕祖本来面目图。其次为吕祖生平事迹，包括真人本传、真人自记、枕中记、神通变化、更名显化、晋谒儒门、经游寺观、市廛混迹、庙堂赴会、丹药济人等节，凡记事近九十条。第三为艺文志，共收录诗词歌

曲约二百五十首。其内容大多记述吕洞宾家世、得道经历、丹法渊源、显化灵迹等。书中保留部分历史资料,但大多为神话传说,可据之研究宋元以来民间吕洞宾信仰之演变。清人刘体恕编《吕祖全书》三十二卷,较本书增补更多资料,但大多为明清道士扶乩之作。

《虚靖真君语录》

北宋末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撰述,明初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集。七卷,收入《道藏》正一部。此书为张继先诗文集,收录文章九篇,诗词歌颂二百余首。诗文主要论述修道理论及方法。卷一收入《心说》《开坛法语》等九篇散文。其中《心说》论修心要旨,宣称:“夫心者,万法之宗,九窍之主,生死之本,善恶之源。与天地而并生,为神明之主宰。”又称修道者若能正念静心,守一虚无,即可超尘绝俗;若一念萌动,即坠入轮回之苦。卷二至卷七皆为诗词歌颂。其中有《大道歌》,是张继先进呈宋徽宗之作,歌咏驭神住气为修道之要。又有金丹诗三十首,皆述内丹法。张继先为北宋著名道士,其著作除本书外,另有《明真破妄章颂》一卷,歌颂道教雷法宗旨,收入《道藏》洞神部赞颂类。

《冲虚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话》

北宋末王文卿撰述,弟子袁庭植编集。一卷,收入《道藏》正一部。王文卿是北宋末南宋初著名道士,神霄派宗师,宋徽宗赐号“冲虚通妙先生”,授两府侍宸之职。王文卿精通神霄雷法,本书内容即王氏回答弟子袁庭植就雷法提出的四十个问题。首先问雷法授受源流。王文卿答称在金陵清真洞得“嘘呵风雨之文”,又遇火师汪真君授以“飞神谒帝之道”,遂创神霄雷法。其次论述呼唤风雨,召役神雷之法理。强调内修为雷法之要,行法之人若能静坐默朝,久之,则精气神自然混凝。“上可脱壳朝元,次可长生久视,又其次可以兴云致雨,役雷鞭霆,济人利物,何所往而不可也?”

《清微元降大法》

撰人不详,约出于元代。二十五卷,收入《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此书为宋元清微派道法汇编,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叙述清微道法源流,包括《元始清微应运》《师承集要宗会》等篇。宣称清微道派上承元始、上清、灵宝、道德、正一诸派,而会归为一。后半部汇集清微派各种道法,以雷法为主。包括清微玄秘法、元始一炁神玄策法、上清摄山五雷法、西梵碧落五雷法等,共计五十种。诸道法皆先列举本部雷神将帅姓名、冠服及其相貌,然后列举本部雷法所用天经、玉章、灵药、神咒,并概述行法功效。全书末附《道法枢纽》《清微道宗》二篇。其中《道法枢纽》概述清微道法要旨,大略以先天之道为符法之本,以内修心性为行法之要。谓道法无存想、无造作、无叱喝、无祝赞,唯以内心一点灵明通天彻地,以我之精神合天地万物之精神,精精相持,神神相依,方能以符咒召神。本书融合道教符篆、内丹及佛教禅宗、儒家理学心性修炼之说,标志道教符篆法术在理论上达到完备成熟。

《净明忠孝全书》

原题“净明传教师黄元吉编集,嗣法弟子徐慧校正”。约成书于元泰定四年(1237),六卷,收入《道藏》太平部。是书为研究元朝净明道派之重要典籍。卷一收入净明派祖师许逊、张夔、胡慧超、郭璞、刘玉、黄元吉、徐慧等七人传记。卷二收《玉真灵宝坛记》《净明大道说》《净明道法说》等五篇短文,假托为许真君、胡慧超等先师降授,实为刘玉所作。各篇分别叙述净明道教义、道法、戒律,并预言刘玉将为净明派新祖师。卷三至卷五为刘玉语录,分内、外、别三集。其说大抵以“净明忠孝”为宗旨,谓“净明只是正心诚

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以净明忠孝为基,不离日用人事而实践之,惩忿窒欲,则心火下降,肾水升腾,不期长生而自然长生成仙。卷六载刘玉弟子黄元吉语录,其说与刘玉略同,而特别强调惩忿窒欲。全书所述净明派教义,多取于儒家心性修养及忠孝伦理观念,又承袭道教符篆祈攘、性命修炼传统,是儒道融合之典型。

《上清灵宝大法》

南宋金允中编撰。四十五卷,收入《道藏》正一部。书前有作者《总序》一篇,谓北宋以来编集灵宝大法者颇多,皆大淳而小疵,不尽合古人之意。作者自称宗法陆修静、杜光庭所定灵宝斋法,参以师授之旨,编成此书。全书分五十五品,收录灵宝派各种戒律、醮仪及修炼方术,并以《度人经》本文冠于编首。所收斋法有印篆、阶职、阴功、阳德、祭炼、驱邪、斋序、醮幡、镇信、坛幕、符咒、章牍、启奏、策杖、燃灯、摄召、炼度、施食、设醮、投简、传度等等。每品之后附金允中“议论”一篇,解释经法源流及其要旨,评述南宋各道派所修灵宝教义及斋仪之不同,从中可见唐宋道教法术之发展演变。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

南宋宁全真传授,宋末元初林灵真编辑。二人皆为宋元时期灵宝东华派宗师。据考林灵真所编原书仅十二卷,现存《道藏》本则增至三百二十卷,盖为元明间道士陆续增补而成巨帙。书中多次出现“大明国某州某县某乡某里人”字样,即明人增修之证据。全书分二十品,辑录建斋设醮、祈攘炼度所用各种科仪。包括立坛法度、各种斋醮程式、仪轨及所用表章格式、符书云篆、赞偈颂词等等,并附多种符篆图像。所收科仪斋法虽极繁多,然其论斋醮之要旨,仍以内炼存思为科仪符法之本。强调法师须先内炼,自全其阳,方能为人炼度亡魂阴鬼,使其超升脱离幽冥。此书为《道藏》中卷帙最多的斋法著作,对宋元以后道教斋法科仪发展有一定影响。

《法海遗珠》

编撰者不详,约出于元末明初。四十六卷,收入《道藏》太平部。此书汇集宋元金丹南派、正一派、净明派、西河派等道派之法术,共收录符咒秘法四十余篇。所收道法以雷法为主,用以召神役鬼、呼风唤雨、兴云起雷、催雪御电、止雨祈晴、移妖星、灭火殃、炼度亡魂、治病除癆、斩鬼捉祟等,皆详备行法仪式。所述雷法特点为内丹外符并用,以内炼默运之丹法与外用符篆章咒召请雷神之道法相结合。凡书符念咒召请外神,莫不先存思默运,炼神合炁于内,然后以内炁吹呵出坛,以吾神与师神合为一体,号召雷神。此法盖有取于佛教密宗法术,所用咒语亦出自密咒。本书中所述宋元雷法渊源流派,亦可供研究者参考。

《道法会元》

编撰者不详,约成书于元末明初。全书凡二百六十八卷,收入《道藏》正一部。此书为罕见的大型道法汇编,共收入宋元时期各派道法著作一百五十余种,以南方清微、灵宝、正一、净明诸派道法为主。其内容庞杂,涉及雷法、炼度、章奏、符咒等各种道法。“会万法以归元”,故名《道法会元》。诸道法中,又以雷法为主,有《道法九要》《雷霆纲目说》《雷霆玄论》《雷说》《先天雷晶隐书》等雷法理论书;有《清微灌斗五雷符法》《神捷五雷祈祷大法》《高上神霄玉枢斩勘五雷大法》等各派雷法书。另有叙述各符篆道派源流及其戒律科仪之篇章。书中各篇之署名作者近百人,其著名者有王文卿、林灵素、宁全真、金允中、林灵真、萨守坚、白玉蟾、陈楠、莫月鼎、徐必大、刘玉、张继先、赵宜真、王契真、张雨等人,皆为宋元著名道士。是为研究宋元道教符篆法术之重要资料。

《广成仪制》

云峰羽客陈仲达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成都二仙庵刊板,民国二年(1913)重刊。原藏四川青城山古常道观,现已收入《藏外道书》仪范类。此书为现存最为完备的全真道科仪丛书,共收录各类全真科仪二百七十余种。有三元大会、九皇醮、接王驾、斗醮、元辰醮等全真宫观例行醮仪,有灵宝度人斋、施食斋等超度亡魂科仪,以及民间所设除瘟、攘蚁、谢火等祈禳醮仪,皆收录齐备。除全真科仪外,本书还广泛吸收灵宝、清微诸派醮仪,但依全真派风格加以修订。所收民间祈禳醮仪甚多,如炼度荐亡之度人斋仪、保苗科仪、攘蝗灾科仪、攘送度煞仪、攘痘疹仪、金刀断索解冤亡仪、破血湖仪等。其中部分醮仪具有四川及长江流域地方民俗特色。

《列仙传》

旧题西汉刘向撰。据后人考订,应为东汉或魏晋方士所作,晋葛洪《神仙传序》始提及此书。现存《四库全书》本等各种版本。《道藏》本二卷,收入洞真部记传类。此书为现存最早问世的道教神仙传记,内载上古三代至秦汉间七十二位神仙生平事迹。起自神农时雨师赤松子,止于西汉时方士玄俗。每篇传记后附赞颂一首,系后人所加。晋以后此书流传甚广,文人学士多用书中神仙事迹以为诗文典故。

《神仙传》

晋葛洪撰。据葛洪自序称:是书“抄集古之仙者见子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之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葛氏编纂此书,旨在宣扬修道成仙者古已有之,论证神仙可学,不死可得。原书所载神仙入数不详,现存《汉魏丛书》本有九十二人,《四库全书》本有八十四人,皆非全帙。书中所述广成子、老子、彭祖、河上公、刘安、李少君、张道陵诸人事迹,较之《史记》《汉书》之记载多有增益。壶公、蓟子训、刘根、左慈、甘始、封君达等人传记,则与《后汉书·方术传》相符。盖葛洪撰述亦有所本,流传既久,遂成故实。后世道书仙传颇受此书影响,文人小说诗词亦多取材于此书。

《道教灵验记》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編集。《通志·艺文略》著录作二十卷。现存《道藏》本十五卷。另有《云笈七籤》节录本六卷。书前有杜光庭自序称:人为善者天降百祥,为不善者天降百殃,罪福报应,如影随形,历代以来,效验多矣。作者有感于此,遂編集道门中罪福报应之灵验故事,以劝戒世人。书中载宫观灵验故事三十四条、尊像灵验二十三条、老君灵验二十一条、天师灵验十条、真人灵验十二条、经法符箓灵验三十二条、钟磬法物灵验十三条、斋醮拜章灵验二十二条。所记诸事自汉魏六朝迄于唐代,取材丰富,对研究道教历史、人物、宫观、经法、符箓、科仪等皆有参考价值,文章词采亦颇可观。

《墉城集仙录》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編集。据卷首杜光庭自序称:此书记古今女子得道成仙者事迹,取材于仙传道书,“纂彼众说,集为一家”。因道教女仙以西王母最尊,而传说西王母居于金墉城,故书名《墉城集仙录》。又据序文及《通志·艺文略》著录,此书原本为十卷,共载古今女子成仙者一百零九人。现存《道藏》本六卷,所载女仙仅三十余人。另有《云笈七籤》节录本三卷,载女仙二十七人。又北宋《太平广记》亦节录此书所载女仙二十六人。以上三本皆非完帙,尚可辑补校正为更为完备之版本。

《三洞群仙录》

南宋初道士陈葆光撰集，书成于绍兴甲戌（1154年）。二十卷，收入《道藏》正一部。此书为道教人物传记集，辑录上古至北宋一千余人得道成仙事迹，汇集成编。每条传记先以四字骈语为标题，然后援引道书仙传，记述人物事迹。如第一条题曰：“盘古物祖，黄帝道宗”，后引《述异记》《三五历记》《真书》《道学传》等书，记述盘古开天辟地，黄帝修道成仙之故事。其余各条与此相似。全书征引古籍近二百种，皆标明出处。是为研究道教历史之重要资料。

《混元圣纪》

全名《太上老君混元圣纪》。南宋道士谢守灏编撰。九卷，收入《道藏》洞神部谱录类。此书为太上老君之神话传记。编首有绍熙二年（1191）谢守灏《进书表》，宣称历代有关老君之传记，率多疏略，百不具一。或虽记述颇详，但枝蔓旁引，首尾失次，使览者滋惑。作者有感于此，故遍考三教经书典籍，究其源流，编成此书。全书第一卷为《老君年谱》，以编年体简要记述天地开辟以来老君事迹本末，下至北宋宣和年间老君显灵为止，并且记述历代帝王崇奉老君之事。卷二至卷九则详记太上老君于历朝历代垂世传教，变化显灵之神话故事。全书征引宏富，考证精详，叙事博而不乱，为现存最为详实之老君传记。

《甘水仙源录》

元朝全真道士李道谦编撰，书成于至元戊子（1288年）。十卷，收入《道藏》洞神部记传类。此书汇集各地名山宫观有关全真道之传记碑文。前八卷首先录入元世祖至元六年褒赠全真道之诏书，其次收录自王重阳以下五十余位全真道士之传记、碑文、祭文等。后两卷收录全真宫观碑记，以及七真传序赞。相传王重阳于金朝正隆己卯（1159年）在陕西甘河镇遇二仙人，“饮以神水，付以真诀”，遂弃家入道，创立全真道派。本书题名《甘水仙源录》，旨在记述全真教源起始末。书中所收碑记诗文，大多出自金元名家之手，是研究早期全真教史之重要资料。李道谦另撰有《七真年谱》一卷，《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三卷，亦为全真教史重要资料。

《长春真人西游记》

金元时全真道士李志常编撰。一卷，收入《道藏》正一部。本书记载金末元初全真教宗师丘处机及其弟子西游事迹。据《元史·释老传》载：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丘处机应成吉思汗诏请，携弟子李志常等十八人自山东莱州出发，前往西域大雪山朝见成吉思汗，历时四年而返归燕京。本书作者根据其亲身见闻，详细记述西行途中所经道路里程，山川形势，风土气候，语言民俗，并记录丘处机师徒旅途中相互问答、吟咏等事。故此书对研究元史、全真教史、中外交通史，皆有重要参考价值。清人徐松、程同文、董佑诚等，曾考订此书所记西域地理气候和民情，近人王国维、张星娘亦为此书作注。国外有英、法、俄文译本。

《汉天师世家》

明朝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撰，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删定，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补，书成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全书四卷，收入《续道藏》。此书为张天师家谱。书中搜集史书、道书、外书及传说资料，编成一部历代正一道嗣教天师之家族世系史。上起张氏始祖西汉留侯张良、东汉祖天师张陵，下至明朝第四十九代天师张永绪，皆逐一记述其生平履历、奉道事迹及其著述。并且记述历代皇室封赠张氏之封号及有关册封之制诰、赞

文。其中隋唐以前历代天师之生平不尽确实,晚唐北宋以后史实较为明确。本书前后有宋濂、苏伯衡、周天球、喻文伟等名儒官僚之序文。宋濂又增补张良以上张氏家族世系,多系子虚乌有之传说。

《龙虎山志》

清人娄近垣编辑。十六卷,有乾隆五年(1740)刊本。现已收入《藏外道书》宫观地志类。龙虎山在江西贵溪县,是天师道本山。该山在元代已有山志,清初正一道士娄近垣又据旧志重新编辑成书。书中详载龙虎山胜景及道教史迹。卷一《恩赉》,记录历代帝王对龙虎山之恩敕,包括宫观修复、真人封号及敕授匾额等。卷二《山水》,记述龙虎山之山水、岩石、洞井等自然景观。卷三及卷四为《官府院观》,记历代龙虎山宫观道院及天师府之建置沿革,以及清代之兴修情形。卷五《古迹》,载山中历代名胜古迹。卷六《天师世家》,记述自第一代天师张陵至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之生平事迹。卷七记历代于龙虎山隐栖修道之杰出道士。卷八《爵秩》,记历代天师之封号、爵位及职掌。卷九《田赋》,记大上清宫真人府历代赐田及蠲免赋役之情况。卷十至十六为《艺文》,录历朝天师赞、真人诰命及语录、碑记、诗文等。此书为研究龙虎山及天师道史之重要资料。

《茅山志》

元代上清派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编撰,书成于天历元年(1328)。原本十五卷,现存《道藏》本,分作三十三卷。茅山在江苏南部,自东晋以来一直为道教上清派之基地。本书分十二篇详记其道教史迹文物及自然景观。第一《诰副墨》篇,录载汉哀帝至元仁宗历代帝王之诏诰及道士所上表奏。第二《三神记》,载西汉三茅真君之世系及生平事迹。第三《括神篇》,记茅山之山水洞岩、坛石桥亭。第四《稽古篇》,记述天市坛、雷平池、茅君丹井、隐居先生幽馆、桐柏先生墓等古迹二十三处。第五《道山册》,著录茅山所传上清派经书符篆。第六《上清品》,载魏夫人、杨羲、许穆等七位上清派祖师传记,以及历代上清宗师姓名简历,至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为止。第七《仙曹署》,记录茅山诸仙真之职司及其事迹。第八《采真游》,记载历代入山修道而卓有言行者之姓名和事迹。第九《楼观部》,记茅山宫观道院建置沿革。第十《灵植检》,记山中所产灵芝奇药及名花异木。第十一《录金石》,辑录梁、唐、宋、元历代碑文。第十二《金薤篇》,辑录齐梁至宋元历代文人名士有关茅山之诗文。全书搜罗资料详备,编辑条例清晰,读之可见元以前茅山上清派之历史全貌。清人笪毓光编撰《茅山全志》,对本书有所增补。

《白云观志》

民国时期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编撰。凡四卷,收入《藏外道书》宫观地志类。白云观位于北京西便门外,是全真教龙门派重要宫观。小柳博士于1921年来中国考察白云观历史、道士生活及宗教活动,撰成此书。卷一《白云观小志》,记述唐至清代白云观建置沿革历史及部分高道略传。卷二《白云观纪事》,记录历代方丈、道士小传,道士日常起居及戒规,道士分派,宫观经济状况等。卷三《诸真宗派总簿》,著录道教八十四宗派名称及字辈传承,是研究道教各宗派传承的珍贵资料。卷四《白云观碑记》,收录明清两朝白云观碑文三十八篇。四卷正文之后,又附录北京东岳庙志一卷、东岳庙七十六司考证一卷、补汉天师世家一卷。又有白云观调查报告、白云观平面图、东岳庙平面图,以及白云观牌楼、灵官殿、七真殿、戒台、净戒牒、藏文碑等图片。以上均为研究白云观及北京地区道教历史之珍贵资料。



21101000348671